中華大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清總部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25-8447-5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②中國歷史—編年史—清代 Ⅳ.①Z227②K249.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81943 號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
清總部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印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一〇八・五 字數:三五六〇千字
二〇一七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47-5/K・2324
定價(全二册):八二〇圓

清文宗部（起公元一八五〇年，迄公元一八六一年）

《東華續録》咸豐一　文宗顯皇帝，宣宗第四子也。母孝全成皇后鈕祜禄氏，原任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追封承恩公頤齡之女。淑慎安貞仁慈恭儉。事宣宗成皇帝恪實内治，懋著坤儀。以道光十一年辛卯六月初九日丑時，誕上於御園之湛静齋，後更爲基福堂是也。上生有聖德，神志内充，發音鏗洪，舉步嶽重。十四年甲午三月，宣宗成皇帝恭謁昌陵，隨侍行禮。御製詩曰：「初攜幼子祈慈佑。」並識語云：「祥呈姬嫓，福衍孫枝，慈佑無疆，欣感曷其有極蓋。」恩勤鞠育，隱然以祖武克繩，默祈詒翼，天章流播，已可知聖心之所屬焉。六齡就傅，受書於洗馬杜受田。聰明天亶，學問日新，經史淹通，聖藻炳蔚。履信書屋詩文積有卷帙，雖宸脩念典，不尚詞章，而春苑行蒐，則歌賡吉日，靈壇展祀，則句詠同雲，援筆成吟，胥垂則。陳經偶暇，練藝習勞，常製槍法二十八勢，曰「棣華協力，」刀法十八勢，曰「寶鍔宣威，」皆宣宗賜名。上在潛邸，時與恭親王奕訢所講肄者，博慈顔之愉悦，勖同氣以匡襄，惟孝惟友，乃武乃文，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二十年庚子正月，當孝全成皇后大事，悲深罔極，擗踊哀傷。宣宗俯鑒肫誠，每值忌辰周年，必命躬親行禮，用展孝思。上孺慕銜悲，屢形章什，二十餘年如一日焉。十六年丙午六月十六日，宣宗遵密建家法，親書上名，緘置祕函，豫立儲貳。越戊申，祈穀大祀，特命恭代行禮。由是北郊禮神則代陳琮幣，東陵敷土則代謁橋山，以至太廟薦新，奉先展拜，寅承主鬯，聖眷日加隆矣。

道光三〇年（庚戌，一八五〇）

《文宗實録》卷二　正月己未，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略】登極禮成，頒詔天下。【略】以明年爲咸豐元年。

庚申，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大行皇帝尊謚徽稱曰「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廟號曰宣宗。【略】上宣諭曰【略】謹據所奏，恭上尊謚廟號。所有應行典禮，該部敬稽成例以聞。

《文宗實録》卷三　二月戊辰，添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柏葰、内務府大臣基溥恭辦昌西陵工程。

辛未，諭内閣：朕仰承皇考付託之重，兢兢圖治，深恐幾務紛繁，措置未能悉當。敬念列聖御極以後，俱頒詔旨求言。蓋一人之聰明智慮，或有未周，必公聽並觀，而後上下之情通，措施可期於允協。矧朕德薄，何敢不虚衷延納，博採讜言？特此通行曉諭，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俾庶務不至失理，而民隱得以上聞。諸臣務須虚公詳慎，毋偏毋私。凡有裨於官方吏治，國計民生者，各抒所見，切實論奏，以副朕集思廣益之至意。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奉安山陵，例由禮部奏派大臣官員前往守護。恭查道光二十八年，欽奉上諭，此例著永遠停止。交軍機大臣，敬謹存記。著傳知禮部恪遵辦理。

又諭：本日據裕泰馳奏，查探逆匪竄赴廣西，裹脅漸多，現派官兵分投迎勦，又據鄭祖琛馳奏，湖南匪徒竄入粤境，現在籌辦情形各一摺。並據鄭祖琛片奏，咨會湖南、貴州分投截勦等語。此次湖南匪徒滋事，先經竄入廣西，經該省官兵擊退竄回。若使湖南兵勇得力，何至復由城步翻山竄至龍勝一帶？因思該匪等如此竄擾，實由湖南省文武各官圍捕不密所致。目下匪黨益肆兇殘，湖南員弁尚皆觀望不前。而粤省文武乃能不分畛域，越境窮追，以致瑪隆阿奮勇捐軀。湖南各官捫心自問，其能靦顔無愧乎？現在該匪等四路奔竄，該處山徑叢雜，若非各省協力兜拏，必至乘間逃逸。裕泰接奉此旨，務當激發天良，會同鄭祖琛督飭兵弁，激勵紳勇，解散脅從，併力夾攻。其龍勝一帶，現無提鎮大員，著廣西提督閔正鳳即日馳往，以期堵勦得力。至湖南之長安堡等處，可通懷遠之沙宜，並通貴州永從等處，該匪已欲覓路逃往，尤不可不嚴爲防堵。並著喬用遷遴委員弁，在於界連湖南地方，督率兵勇認真堵截，斷不可令其竄逸。本日已有旨，將向榮調補湖南提督，計日可到。至永州鎮一缺，裕泰即於孫應照、谷韞燦二員内揀選奏請補用。裕泰統轄兩省，當此防勦失機，匪蹤日肆之時，若再不奮力殲捡，致使蔓延爲害，該督其何顔以對鄰封文武及兩省士民耶？鄭祖琛、喬用

遷均久任封圻，目擊鄰匪衝突，亦必憤切同仇，協勦不遺餘力，無俟朕諄諄告誡爲也。

丙子，諭內閣：爲政以得人爲首務。我朝列聖御極建元，均於三年大比之外，特開鄉會恩科，廣羅俊彦。今朕纘承大統，宜遵成式，嘉會士林。著於咸豐元年舉行鄉試恩科，二年舉行會試恩科，用副朕作育賢才至意。

《文宗實録》卷四　己卯，賞工部尚書杜受田太子太傅銜，其父前任禮部侍郎坿御書扁額曰「達尊錫類」。

癸未，恭修宣宗成皇帝《實録》，命大學士穆彰阿爲監修總裁官，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祁寯藻、吏部尚書文慶、户部尚書賽尚阿、工部尚書杜受田爲總裁官，户部左侍郎阿靈阿、李芝昌、右侍郎福濟、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爲副總裁官，賽尚阿兼蒙古副總裁官。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裕泰馳奏，賊匪竄聚黔楚交界，現復添調官兵並分派將領，相機進勦一摺。據稱賊匪大隊屢次衝突，雖經該處兵勇殲捡多名，該逆熟諳山徑，屢從間道逸出，焚搶村市，戕害官兵等語。該匪現已竄聚黔楚交界山内，若不乘機堵勦，致令四出奔突，爲害何可勝言。惟統兵貴專責成，軍餉尤應籌裕。本日已由五百里寄諭調任提督向榮，飭令兼程前赴軍營，並飭徐廣縉等迅即籌撥銀二十萬兩，委員星夜解交軍營，以濟要需。如兵力尚單，應如何添調官兵，著裕泰酌量檄調。總期兵精糧足，一鼓作氣，掃蕩餘氛。且有廣西、貴州追擊堵截，趁此機會，四路進勦，使該逆腹背受敵，自無難聚而殲旃。

《文宗實録》卷五　三月癸巳，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柏葰爲兵部尚書，以正黄旗滿洲副都統惠豐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庚子，以工部尚書杜受田兼署吏部尚書。

癸卯，諭內閣：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陳四事，朕詳加披閲，所論剴切真摯，深協朕懷。並録進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孫嘉淦三習一弊疏，其論爲君之道，洵屬切直精深，堪爲聽言臨政之助。

又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

甲辰，諭內閣：鄭祖琛、閔正鳳馳奏，楚匪竄至粤界，官兵大獲勝仗一摺。此次楚匪竄入三省交界地方，分投滋擾，拒捕戕官。前經裕泰奏獲勝仗，賊膽已落。本日復經鄭祖琛奏報，疊次接仗，大挫賊鋒。官兵紳勇，志切同仇，奮勇争先，不遺餘力，所辦甚屬妥協。鄭祖琛、閔正鳳調度有方，均著交部議敘。其餘在事文武員弁，有始終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文宗實録》卷六　丙辰，以雲南布政使駱秉章爲湖南巡撫。

己未，諭內閣：趙光奏陳時務四條，請亟爲整飭一摺。據奏，吏治日壞，武備不修，緝捕廢弛，虧空累積，均切中時弊。至所稱將帥惟躭安逸，養尊處優，以營卒爲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錢糧，專事肥己。沿海水師率皆畏葸無能等語，尤當痛懲其弊。著各直省督撫提鎮按照摺内所陳，認真講求，破除積習，務使吏治蒸蒸日上。

庚申，諭內閣：御史長秀奏，外藩入貢請肅體制，而重懷柔一摺。

《文宗實録》卷七　四月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内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弭盜詰奸一摺。據稱邪教盜賊在在皆有，而避藏之巧，蔓延之多，惟交界處所爲最。【略】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盜賊公行，此拏彼竄。地方官吏以界址轇轕，巧爲推諉之門。【略】著各直省督撫，順天府府尹等，於各教會名目嚴密察訪，將各匪犯餘黨遺孽，掩捕净盡，從重懲辦，以彰國法而正人心。並隨時嚴飭各道府，督率該管州縣，會同營汛員弁，於交界處所加意偵緝，兩地均任責成。

庚午，諭內閣：太僕寺卿龔文齡奏，請飭部臣實心輔政一摺。國家設官分職，内外相維，部臣疆吏，均有稽查督率之責。乃日久相沿，漸成怠忽。各部堂官或未能督飭司員嚴剔蠹弊，考覈限期。各省督撫於奉到部文後，亦往往以照鈔轉行，自謂了事，甚至受屬員蒙混。無怪利不興而害不除，安能漸收實效？嗣後内外大臣，務須大加振刷，遇事講求。如有司員屬吏怠惰因循者，即隨時甄覈，勿避嫌怨。其有蠹吏藉端索詐，立即拏辦，毋稍迴護。庶幾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大法小廉，吏治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

癸酉，又諭：據户部覈復大學士耆英條奏，理財之要，以地丁、鹽課、關税爲歲入之大端，以兵餉、河工爲歲出之大端。得其弊之所在，認真革除，害去而利自見。著各直省督撫、河道總督、鹽政、各關監督，查照該部指出各弊，振刷精神，實力剔除。所有陋規浮費，全應禁革。並將現在如何整頓積弊，辦理之處，據實具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陸建瀛先後馳奏，暎酋求遞公文，循案咨送；並該酋不肯守候，欲赴天津各一摺。覽奏均悉。暎

夷以進城一事，復來曉瀆，且動稱欲赴天津，虛聲恫喝，乃其故智，原可置之不理。惟該酋擅遞穆彰阿、耆英咨文，意在以後瀆請之件，竟不向廣東等省督撫投遞，若非剴切曉諭，於妄念初萌之際示以限制，勢必以無厭之詞，向在京各衙門紛紛呈投，成何事體！中外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本無外交之義，除敕穆彰阿、耆英，將不能咨覆該夷之處，咨明陸建瀛轉告該酋外，仍著陸建瀛查照穆彰阿等咨文內各種情節，逐層詳加開導，俾該酋恍然於前說之不容堅執，文件之毋得妄投，俯首無詞，挂帆南駛，方爲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動以利害，曉以情理，使之廢然而返也。勉之！慎之！

《文宗實録》卷八　湖廣總督裕泰奏：拏獲逆匪李沅發案內夥黨李沅字等多名，訊明正法，並續行解到各犯，另行審擬。得旨：嚴行審辦。

乙酉，又諭：升任內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請嚴定交界協緝章程，降旨飭吏部妥議。茲據覆奏各條，緝捕處分，本已嚴密，例文亦屬詳明，自無庸另議添設。惟所奏兩地均任責成，其中界分輕重，易啟互相推諉之漸，恐致緝捕不力，亟應申禁。嗣後各該督撫，務飭各州縣於交界處所，嚴行巡緝，毋使疏防盜劫。

《文宗實録》卷九　五月壬辰，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訥爾經額兩次奏稱，四月十九日有暎夷火輪船一隻，駛至天津。有夷目駕杉板船進口，求遞公文。自仍係前此所遞各書。已諭令訥爾經額接收馳奏，仍曉諭該酋速回粵東，照舊貿易。該夷初到天津，頗形桀驁。數日來風色不利，未見舉動，或因開導明白，大船不能駛入，無所施其伎倆。惟查從前耆英約以二年後入城，原係屆時察看民情之意。迨民情不願，既已罷議，何以仍復嘵嘵？若粵東商民聞之，仍如上年各停貿易，於該夷又有何益？哎咬等現在上海，該督當以情理利害，剴切開導，令其回帆向粵，照常通商，是爲至要。至江海各口及泖湖等處，應如何設備，以防不虞，久已議立章程，行所無事。該督身膺疆寄，諒必不動聲色，嚴密巡防，無待朕之諄囑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經大學士潘世恩等先後保奏，已有旨令劉韻珂等，查明該員是否在籍？能否來京？該督等務即傳旨，敕令該員迅速北上，聽候簡用，毋稍延緩。如病體實未復元，諭令上緊調理，一俟痊癒，即行來京。

《文宗實録》卷九　丁酉，又諭：據裕泰、鄭祖琛、向榮由六百里馳奏，生捻首逆，殲除匪黨，地方一律肅清一摺。覽奏欣慰。此皆仰荷皇考在天之靈，俾首逆速就捻獲，黔庶得以稍安，思及此，敬感交縈。至湖南逆匪李沅發本係山野莠民，烏合小醜。自上年冬間結會糾黨，戕官踞城，竄擾三省，蔓延愈甚。迨裕泰親往督勦，數月之久，竟未蔵事。日盼捷音，何能稍釋。茲據裕泰等奏稱，該匪自屢次潰敗之後，東奔西突。經該督等設計，誘至金峯嶺山內，該逆仍復抵死抗拒。該督等復督率將弁，一鼓作氣，距踊登山，統計殲斃二百餘人，生捻大小頭目羅登爵等五十八名，滾巖跌斃者不計其數。首逆李沅發帶傷由後山滾落崖澗，當被鄉勇生捻縛獻，櫌槍頓埽，地方一律肅清。裕泰接手辦理軍務，雖不免遲延，然首逆就捻，斬獲甚夥，著免其處分。三省所調官兵，均即裁撤歸伍。仍飭搜捕零匪，勿留餘孽。裕泰著妥辦善後事宜，不可只顧目前，因循草率。兇暴雖除而良善未安，該督必當體朕之心，爲久安之計。已革巡撫馮德馨、道員楊炳堃，提督英俊、總兵雙德等失誤事機，奏報不實，仍著裕泰遵奉前諭，查明根由，分別文武失事輕重，定擬具奏。不准因業已報捷，稍爲開脱，自干重咎。所有傷亡官弁兵勇，應行給予卹典之處，著裕泰查明分別題咨，照例辦理。該省失察之文武官員，本應議處，姑念首惡就捻，均著加恩寬免。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西會匪猖獗，請飭嚴辦一摺。廣西向多會匪，近因楚匪竄入境內，各府匪徒乘間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顧，以致蔓延爲患。【略】現在楚匪已經勦平，該撫鄭祖琛當督率文武員弁奮力嚴拏，分路掩捕，不得任其裹脅句結，坐使滋蔓難圖。

《文宗實録》卷一〇　庚戌，調工部尚書杜受田爲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孫瑞珍爲工部尚書，以署禮部左侍郎何汝霖爲禮部尚書。

辛亥，改山東登州鎮爲水師，兼轄陸路。

壬子，以陝甘總督琦善兼署青海辦事大臣。

己未，諭內閣：御史麟光奏，整頓學務一摺。國家建立官學，原以教養宗支及八旗子弟，自應循名責實，無令曠功。據稱，近日各學勤學者少，僅止按時呈交月課，多不入學，殊非認真教督之道。嗣後著管學王大臣，嚴飭各該學正副管、助教，教習等，督率諸生，勤加講課，以整學規，毋任虛糜廩也。

《文宗實録》卷一一　六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陸建瀛、傅繩勛馳奏，【略】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由天津駛回上海，經蘇松太道等開導，現已情願回粵，定於五月二十七八日起碇等語。是該夷徒勞往返，其技已窮。惟夷性叵測，難保其不竄赴沿海各岸遊奕。著該將軍督撫等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隨時

偵探，加意防守，不可稍涉張皇。如遇該夷船駛近口岸，仍當妥爲曉諭，勸令迅速回粵，不得違約恣行。設該夷因船隻未齊，啟程遲緩，陸建瀛等尤當飭屬嚴防。該督現在前赴江陰一帶，距海口甚近，務期隨時察看情形，妥爲防制，毋稍疏虞。該夷起碇出洋，即行奏報。並著徐廣縉、葉名琛於該夷船回粵後，具摺奏聞，仍遵前旨，持以鎮靜，俾其安心貿易，不致更萌妄念，是爲至要。

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祁寯藻爲大學士，刑部尚書杜受田協辦大學士，調工部尚書孫瑞珍爲户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廣蔭爲工部尚書。

戊辰，諭内閣：刑部奏，覈議御史涂文鈞條陳恤刑事宜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自理詞訟，必當隨到隨審，使民間是非曲直，判決無遺。乃近來疲玩成風，率置民事於不問，懸案不結者日多，守候羈押者因之日衆。甚至有私息巨案，抑勒諱盜等情，殊屬有乖吏治，亟應申明禁令，以肅刑章。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遵照例定期限，迅爲審理。務令案無留牘，庭無滯囚。如查有藉詞展緩，任意稽延，隨時參劾，毋稍事姑息爲也。

庚午，吏部以大學士祁寯藻應定何殿閣請。得旨：卓秉恬著爲武英殿大學士，祁寯藻著爲體仁閣大學士。

《文宗實録》卷一二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兩廣盜匪充斥一摺。據稱近日盜匪之多，莫如兩廣。一曰擄人勒贖，一曰分界打單，始於順德、新會，漸及番禺、東莞、廉州之欽州、靈山、廣西之横州等處，皆有著名巨盜，夥衆搶掠等語。盜賊擾害閭閻，殊堪痛恨。似此猖狂無狀，若非大加懲創，尚復成何事體？著徐廣縉、葉名琛、鄭祖琛按照摺内所指各情，迅速派委員弁，分路緝拏，合力圍捕，悉數殲捡，毋任一名漏網，以衛居民而安行旅。至所稱各鄉村團練壯勇，隨同官兵協捕之處，並著該督撫悉心籌議，實力辦理，勿致養癰貽患。

壬午，以禮部尚書惠豐署吏部尚書，兼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甲申，諭内閣：御史端昌奏，舉劾覈實一摺。督撫薦舉甄别，原以激勵人材，必須將舉劾各員實在事蹟，詳細臚陳，方足以昭懲勸。嗣後著各直省督撫於大計舉劾，及平時豫保，並叅劾之員，務將該員應舉應劾實蹟詳列具奏，不得以空言塞責，用昭覈實而飭官方。

己丑，御史何冠英奏，閩浙總督劉韻珂前以鹽務倒敝，疏請勸捐運本，改行官運。現在各省捐輸概行停止，未便獨留運本，爲閩省官員移東補西之計。應飭該督將勸捐運本，即行停止。【略】即著將該省捐輸運本，奏明停止。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七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海疆防範，不容少疏，如該藩司所奏：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而其最要尤在沿海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民講求聯絡，力行團練之法。並稱：各省巡道，似可仿照臺灣定制，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以期緩急易於措手等語。著各該督撫按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總期海防嚴密，民氣奮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先聲可奪，衆志成城，方爲克盡厥職。其各該省如何酌覈妥辦，與道府與聞兵事果否可行之處，著一併籌議具奏。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一三　癸巳，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咬酋北行，早與各夷商熟籌密計，僉稱廣東官民一氣，衆志成城，上年甫經照會，不復辯論。此事勢難反覆，何必再申前説，互相推諉，不作主意？而咬酋總以該國既有來文，若不能投遞，恐無顔以對巴酋，是以不得已必須遣人赴津投文，伊專在上海候信，方見盡心盡力。現在來文既由江蘇轉奏，又專人赴津，復求呈遞。且業經大學士穆彰阿、耆英移咨兩江督臣陸建瀛，據理傳知，可見勢有難行，並非彼之不辦，該酋儘可卸責，似不至鋌而走險。況該夷從前屢次稱兵，全賴衆夷商簽費。今夷商既不附和，即有妄念，亦恐力有未逮。且粵省新茶雲集，將次開盤，正貿易興旺之時，各國商人皆出貨本，誰肯以必不可行之事，再至停貿虧貨，甘蹈覆轍？總之間諜雖已常通，而防維不可不豫。上年籌備舊規，一切具在，不至臨事周章。得旨：仍遵前旨，妥爲控馭。俟夷船回粵後，密查情形，隨時具奏。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奏【略】廣東英德一帶賊匪聚集多人，戕官滋擾，並有欲往湖南之語。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等府州所屬，多與廣東、廣西連界。該匪等一經粵省官兵兜捕，勢必竄入楚境。況現在該匪踞住之里松墟市，即距江華縣濠界卡所，僅止五十餘里，堵截尤關喫緊。該撫務即督飭鎮道管帶兵勇，於毗連各要隘處所，嚴密堵禦，加意巡防。並飭各屬士民互相保衛，遇有賊匪竄入，立即兜拏解究。總期官民聯絡，防守森嚴，俾匪徒無隙可乘，方免蔓延貽患。

《文宗實録》卷一四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暎夷租賃城内房屋，現經設法籌辦等語。暎夷欲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侯官縣知縣遽將租

約用印，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勸阻等情。前有人奏及此事，已降旨令劉韻珂等妥爲曉諭矣。總之通商定約原期民夷兩安，若辦理稍有偏倚，必致激成事端。惟當恪守成約，不惟城内房屋未便聽其居住，即城外租賃地方亦須查照成約，妥爲安置。儻成約之外，稍爲遷就，不獨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後患。該督等仍應密之又密，慎益加慎，勿存畏葸，勿涉張皇，務使夷釁不生，民心共順，方爲久遠之計。地方官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遵前旨嚴行參辦，勿稍迴護。至所稱該夷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一節，該督等以不應違約，正詞拒絶，自是正辦。仍當密飭文武加意防備，切勿稍存大意，致有疏虞。將此諭令知之。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劉韻珂、徐繼畬奏，暎夷欲往臺灣採煤一節，已寄諭於拒止之後，加意防備矣。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奏，探得夷酋哎咭回香港後，連日在港與商人私議，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思換臺灣作爲港口等語。此説雖出自新聞紙，爲其生心設計之端，然與採煤之詞相合，其陰謀覬覦，必非無因。臺灣爲懸海要區，民番雜處，平時尚易生事，豈容奸夷到彼，借貿易爲窺伺？現已密飭徐廣縉等静俟其間，先折其萌。惟恐其侈心不肯中止，勢必向臺灣附近洋面尋釁，不可不豫爲之防。著劉韻珂等密諭臺灣鎮道，督率文武，嚴密防備。於從前夷船撞遇礁石之處，加意布置，勿存畏怯，亦毋得張皇。如該夷目有求換港口文書，即答以成約内通商五口，本無臺灣地方，斷難允准。該督等仍一面飛咨粤省，正詞駁斥，絶其妄念，慎勿稍涉游移，致貽後患，是爲至要。

調兵部尚書柏俊爲吏部尚書，以前任成都將軍裕誠爲兵部尚書，以户部尚書賽尚阿爲步軍統領。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暎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該縣遽於租約用印，並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説。復據劉韻珂、徐繼畬奏稱，現經設法籌辦。均經先後降旨，飭令該督撫加意防備，慎密辦理矣。本日又有人奏，官紳意見不合一摺。並鈔録往來信函，及該夷揭帖呈覽。該夷詭譎性成，固當示以鎮静。然過於遷就，必失民心。馭外之道，莫先安内，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該夷轉有所藉口。該督閱伍，計將竣事，著即迅速回省，與該撫遵照前旨，妥密籌商。總宜恪守成約，凡該夷稍有違約之處，即當嚴詞拒絶，俾該夷感而知畏，不致遂生嫌隙。至民氣民情，尤須固結。閩粤之民皆吾赤子，該督撫身任海疆，若民意稍有不安，即係爾等辦理不善。務當曲體朕意，妥爲控馭，平心開導，毋得苟且目前，致貽後患。侯官縣知縣興廉於該夷賃住房屋何以不稟上司，遽將租約率爾用印，與成約不符，致令民夷兩相争執，著即查明嚴行參辦，毋稍回護。

《文宗實録》卷一五　八月壬戌，又諭：前據給事中黄兆麟、候補四品京堂李菡先後奏稱，廣西盜匪充斥，疊經降旨，交該撫嚴拏懲辦。兹據鄭祖琛覆奏查明，原奏各案獲犯究辦，並疊次捡獲首夥要犯多名，現在督飭文武各員分投拏辦情形各一摺。比年廣西盜風日熾，雖屢經懲辦，而匪徒仍復結夥肆行，此拏彼竄，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戢奸暴而衛民生？該撫議請責成各道府，會營分投嚴拏各章程，均著照所請行。該撫仍當會同提督，嚴飭鎮道等，督率各屬晝夜巡防。並勸諭紳民團練保衛，遇有盜賊竊發，總當不分畛域，合力兜捡，不得以業經拏獲多名，稍形鬆懈。其劫案内逸犯必應按名捕獲，盡法懲治，勿留餘孽，致貽後患。

又諭：劉韻珂、徐繼畬奏，遵查夷船自上海起碇後，未至福、厦兩口，業經密飭嚴防，並暎夷租賃神光寺房屋，現在相機勸諭各等語。夷船已由上海駛回香港，安静如常，惟防範不容少疏。該督等仍當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加意巡防，慎勿張皇漏洩。至夷人租住神光寺一事，疊有旨，諭令該督等密籌妥辦。兹據奏稱，講經、行醫兩夷人，現雖同住，而不時争論，其勢似難久處等語。該督等正可乘勢開導，務令及早遷移，俾各紳士等均無異詞，而民心亦可安帖。總之海疆要地夷釁固不可開，而固結民心，實爲制夷之本。權其輕重，寬猛兼施。該督等身膺重寄，惟當遵奉前旨，平心籌辦，以衛民生而弭夷患。儻因民夷争執，激成事端，朕惟該督撫是問。懍之慎之！將此密諭知之。

癸亥，又諭：以雲南布政使張亮基爲巡撫。

壬申，又諭：向來各衙門書吏因承辦稟件，往往藉端詐騙，影射婪贓，種種作奸犯科，雖經重懲嚴辦，無如此輩積習相沿，惟利是圖，肆無忌憚。即如刑部現審之書吏陳鴻毓敢寄信外省，任意索詐。此外未經破案者，尚不知凡幾。若不隨時查察，何以儆貪蠹而杜弊端？嗣後著責成各部院堂官嚴飭司員，認真查察。承辦書吏儻有身後辦事，及指騙訛索等情，一露端倪，立即回堂究辦。庶鬼蜮技窮，不致爲若輩所蒙蔽也。

《文宗實録》卷一六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據刑部奏，審擬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耆英宅内呈遞稟函一案，已照議將該民人發遣矣。惟該犯供稱，有大西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曾至山東泰安府城外店内住宿，該犯與同教人郭四投往服

役。羅類思在廣東，隨耆英辦理夷務有功，後自山東赴上海，修蓋房屋居住。並於二十九年三月間，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旋即出京等語。著各該督撫密委妥員，詳加察訪，有無羅類思及高姓其人，是否在內地居住，何時到過上海及泰安府，逐一查訪明確，據實密奏，毋稍張皇漏洩。

癸亥，湖南首逆李沅發伏法。

壬午，以江蘇布政使陳阡爲江西巡撫。

乙酉，河南巡撫潘鐸奏報秋收分數。報聞。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徐廣縉馳奏，廣西修仁縣城失守，擬親往督辦一摺。廣西賊匪擁入修仁、荔浦兩縣城，旋即退出，踞守青山。復有另股賊匪分擾上林、明江、武緣等處。前據鄭祖琛先後馳奏情形，疊經降旨，令其酌調兵勇，剋日殲捡。並諭知徐廣縉帶兵籌餉，馳往會勦。計此時徐廣縉已應行抵粵西，著即與鄭祖琛督率文武，嚴防要隘，激勵紳民，散其裹脅之徒，堵其分竄之路，一鼓作氣，悉數殲除，勿任逃匿蔓延，方爲不負委任。本日又據都察院奏，廣西舉人李宜用、紳士莫子升等各遣抱告呈訴，並生員何可元自行呈控，逆匪横行各情。並著徐廣縉等按照原呈，及鈔單所開案由姓名，確切查明，指名嚴拏，斷不可稍有迴護。該舉人等原呈並鈔單，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一七　九月壬辰，諭内閣：御史文光奏請飭查禁貪污一摺。據稱直隸易州知州朱家學署内有書吏胡人棣，在該州署外土地祠私立銀櫃，包攬租糧，任意折算錢文，糧銀租銀折錢，俱較市價增昂。該州錢糧本年三月間，降旨蠲免十分之七。該書吏竟敢捏稱梓宫經過道路兩旁，三里爲度，按三分蠲免，餘俱照舊催徵。似此蠹吏殃民，該州豈竟毫無知覺。若不嚴加懲辦，何以除積蠹而重民生，著訥爾經額提集人證，徹底根究。如該州有知情故縱情事，著一併從嚴參辦。至勒折浮收，貽害閭閻，恐他省亦所不免。著各直省督撫隨地隨時嚴查密訪，如有蠹吏貪官，仍行浮收勒折，一經查出，即行參辦，毋得姑息容隱。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囉斯國李頓北船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暎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囉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囉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暎夷領事，轉求通商，經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碇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俄囉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暎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内地民人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行知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覆，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剳交總理迤西錫畢爾邊界之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至因此事有傷和好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人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防，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丙申，又諭：有人奏，廣西巡撫鄭祖琛釀亂欺飾，請嚴覈功罪一摺。據稱廣西盜匪充斥，該撫專務彌縫，迨經參奏查問，覆奏尚涉含混。至失守二城以後，又復將償事員弁奏請革職隨營。其八府紳民，航海叩闕。前此豈無見聞，何以不據實陳奏，種種跡近欺罔。著徐廣縉按照所參各款，秉公查覈，據實奏參。前有旨，令該督確查提督閔正鳳縱賊養寇，畏葸無能等情。著即將該提督如何玩誤之處，一併查明嚴參，毋稍瞻徇。

己亥，諭内閣：兵部議奏，萬貢珍條陳練兵弭盜事宜一摺。練兵以火器爲重，弭盜以禁火器爲先。私造私藏，例禁至爲周密。惟地方官平日疏於稽察，浸至編號立册，視爲具文。即非濱海近山，亦多擅製，甚至不逞之徒收藏日衆，轉滋事端，於綏輯地方，大有關繫。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認真查禁。如有私藏私鑄，即照例懲辦，毋得日久生懈。

辛丑，諭内閣：廣西各屬盜匪充斥，前經竄擾修仁、荔浦兩縣，其另股匪徒復又闌入遷江縣城，各地方被其蹂躪，民不聊生，朕甚憫焉。業經降旨，令徐廣縉帶兵馳赴廣西，並起張必禄於四川，調向榮爲廣西提督，會同該撫鄭祖琛迅籌勦辦。並諭知湖廣、貴州各督撫，揀派精兵協勦。惟廣東亦有游匪滋擾，現經提督臬司前往勦辦，儻令該督久駐粵西，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朕睠懷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先經疊次宣召，尚未來京。著即作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驛迅赴廣西，會同鄭祖琛、向榮、張必禄督率藩司勞崇光，悉心勦撫。徐廣縉俟林則徐到後，會籌周妥，再回廣東，專辦該省游匪。其未到以前，仍著徐廣縉等認真堵勦，協力籌辦，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推卸之見。林則徐受皇考簡任重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蔵事，朕所夙知。著

即星馳就道，蕩平羣醜，綏靖巖疆，毋違朕命。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酋咬咬前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該督接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酋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爲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爲籌防。該督撫仍當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一八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啟程赴京，行至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咈嘣哂國文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咈嘣哂屢遣夷人，私赴內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遊牧地方，實違成約。著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咈夷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録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

《文宗實録》卷一九　十月己未，諭內閣：穆騰額等奏，由西藏所屬地方訪有應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聰慧幼童，請旨歸入金瓶簽掣等語。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涅槃已及二載，茲據穆騰額等奏稱，訪得聰慧異常，英靈夙著幼童二名，實屬祥瑞之事，覽奏實深欣慰。著班禪額爾德尼來藏，會同駐藏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及伊弟子達喇嘛羅布桑巴勒卓爾等，將此二童之名歸入金瓶，敬謹唪經，以便定掣呼畢勒罕。

辛酉，諭內閣：御史富興阿奏陳一摺，軍報發遞自應加意嚴密，著兵部查照舊例，慎重加封。傳知各省有驛地方，謹慎接遞，毋得稍有磨損，以致拆動滋弊。如查有何處損溼，及有拆動形跡，一面加封遞往前途，一面稟請該管上司查辦，毋稍玩忽。至所陳軍務改用清文，事涉紛更，著毋庸議。

壬戌，又諭：廣西逆匪連竄數城，疊據徐廣縉、鄭祖琛等馳奏情形，已屢經降旨交該督撫等妥籌迅勦矣。茲復據奏，盜匪擁入遷江縣城肆劫，將該縣及委員等拒傷，旋即退竄等語。與鄭祖琛前奏略同。該匪等肆行劫掠，實堪髮指。亟應厚集兵力，以期剋日殲除。現已降旨，分別飭令鄭祖琛、向榮督飭兵勇，及時追勦。林則徐兼程赴粵，並令程矞采、喬用遷等選派將弁，迅將前調雲貴官兵各二千名，管帶馳往。指日大兵雲集，林則徐、張必禄計將先後馳抵軍營，惟兵貴神速，現在賊勢披猖已極，林則徐未到以前，不可令在事文武稍存觀望。徐廣縉務須通籌全局，隨時知照鄭祖琛、向榮督飭員弁，防勦兼施。既不可聽其分擾屬境，尤不可任其竄入鄰封。總期截擊兜捕，俾免蔓延，方爲萬全之計。

辛未，又諭：陸建瀛奏鹽務新章，試行有效等語。淮南鹽務新章，經陸建瀛督同聯英、劉良駒等掃除積弊。自開局至今五月有餘，已辦過上下兩半奏銷，約十一月內外，淮南全綱可清。合之淮北鹽課協餉，計應共收銀五百餘萬兩，辦理尚屬妥善。陸建瀛、聯英劉良駒、均著加恩，交部議敘。至楚西兩岸爲商販行銷要地，各該督撫務當飭屬一體督銷，毋因新章初立，稍存畛域。如果認真妥辦，日有成效，朕必加以鼓勵。儻藉詞觀望，致令滯銷，責有攸歸，勿謂能逃朕鑒也。

又諭：陸建瀛、傅繩勛奏，遵查西洋人羅類思曾於道光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無庸議。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姚福增奏，粵東防夷團練章程簡易可行，已著成效，請飭發廣西酌量施行，並鈔録章程呈覽。上年粵東籌防嗅夷，由紳士議行團練，據稱不旬日間，得衆十萬，得餉八十餘萬。是廣東省城團練著有成效。現在該省韶州、廉州及廣西平樂等屬，均有盜匪滋擾，屢經飭令，激勵士民，舉行團練。據鄭祖琛覆奏，現已試行。並據徐廣縉等奏明，已照廣西橫州、博白兩處團練章程，通飭辦理。該御史所奏上年省城章程，與該二省現在情形，諒可仿照變通辦理。著鄭祖琛督同藩司勞崇光悉心酌覈，並俟林則徐到後，會同熟籌妥辦。其廣東韶州等處，並著徐廣縉、葉名琛參酌辦理。總期因地制宜，仿堅壁清野之法，使游匪無從擄掠，閭閻得遂安居。行之既久，必有實效。

《文宗實録》卷二〇　丙子，又諭：朕聞嗅夷强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侯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鑛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强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鍔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覆。又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悖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閩省南臺停泊

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衆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典以查驗爲名，賄和了事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畬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搬出，並著隨時奏聞，毋涉含混。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徐廣縉奏，查覆廣西賊匪情形，並遵旨叅奏巡撫鄭祖琛各一摺。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鄭祖琛革職，令林則徐以欽差大臣暫署廣西巡撫事務矣。該大臣現計可以馳抵粵西，所有竄擾修仁等處盜首陳亞潰，業經捡獲正法，其同夥之鄭廷威一犯，尚在稽誅，難保不糾合餘黨，復圖分竄。況該省各郡賊匪尚多，著名頭目，亦必不少，亟宜迅速勦捕。著林則徐專辦廣西勦匪事務，督飭在事文武，務將鄭廷威並各股首匪設法購綫捡獲。庶夥匪易於解散，地方迅就蕩平。

乙酉，頒硃筆，罪穆彰阿、耆英。

丁亥，又諭：徐澤醇奏，查辦地震被灾情形一摺。四川西昌縣城鄉一帶於八月初七日地震，城垣、衙署、倉庫、監獄概行倒坍，壓斃男婦二萬六百餘名口。覽此情形，深堪憫惻。朕爲天下主，一夫失所，皆朕之過也。著該督迅委賢員確切查勘，按户給予賑卹。其被灾處所，應行蠲緩錢糧之處，迅速查明具奏。甯遠府教授曾習傳、西昌縣教諭滕昺甲，把總吴應貴、蔡福雲，騎尉賈志先、胡祥，外委馬坤、戴文熙同時被壓身死，著照例賜卹。其會理州屬，亦於同日地震，並著該督迅即委員查勘撫恤，據實具奏。餘著照所擬辦理。

《文宗實録》卷二一　十一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奏，廣西永康州城失守，賊匪竄逸，現飭追勦一摺。廣西逆匪竄入永康州，劫獄放走人犯，殺斃該署州妻女。前據鄭祖琛奏報情形，已有旨，令林則徐等會籌勦辦。兹據徐廣縉奏，該署知州高汝霖據稱先在隴東地方防守，迨聞信趕回，賊已入城肆擾。是當時該員並未在城，究竟在隴東所防何匪，因何不知賊匪徑行入城，其城守各武弁有無在城堵守，均未切實稟報。且該匪等志在搶掠，從未占踞城池，該署州所稱親往各圖，勸集團練，四面火攻，賊始遁去等語，難保非逃避於前，裝點於後，以遮飾其失守城池之罪。所有廣西署永康州事即用知州高汝霖暨該州吏目時榮，均著先行革職。現在林則徐計已到粵，見聞較近。著將該署州及該吏目有無與城守各武弁臨時逃避情事，訪查明確，據實叅辦，毋許徇隱。至鄭祖琛咨會徐廣縉，所稱此股賊匪，即係前次擁入明江龍州之匪，何以與前奏太平文武節次攻勦，賊鋒大挫等語，前後情形不符。其賊匪頭目是否與滋擾修仁、荔浦之陳亞潰等同黨分夥，並著林則徐查覈確情，一併奏聞，不可稍涉含混。

乙未，署江西巡撫陸元烺奏：委員防堵粵匪情形。得旨，周玉衡於防堵事宜既爲可靠，即責成該員盡心防堵。如粵匪援及鄰省，惟周玉衡是問。爾大吏亦難辭咎。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遵旨會同防堵粵匪。得旨，隨時察看情形，速行奏聞，不可玩視。

戊戌，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等奏：遵旨酌擬軍機處章程九條。

庚子，又諭：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洊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勦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以廣西匪徒滋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勦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啟程。方冀迅埽邊氛，以綏南服，兹據徐繼畬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遽爾溘逝。念其力疾從戎，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林則徐著加恩晉加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均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予祭葬，謚文忠。

又諭：廣西左右江各股逆匪情形現尚猖猖，兵貴神速，不容一日疏懈。李星沅、周天爵未抵粵西以前，著勞崇光、向榮、張必禄隨時妥籌堵勦。前調湖南雲貴之兵，計已到齊。該署撫等正可乘機殲捕，迅埽穴巢。地方責任綦重，慎勿遷延觀望，致有貽誤。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命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會同署巡撫周天爵、勞崇光、提督向榮、張必禄勦賊。

《文宗實録》卷二二　丙午，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解任，調湖廣總督裕泰爲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以福建巡撫徐繼畬署理。調雲貴總督程矞采爲湖廣總督，未到任前，以湖北巡撫龔裕署理。以浙江巡撫吴文鎔爲雲貴總督，湖北布政使常大淳爲浙江巡撫。

己酉，以禮部尚書惠豐暫署兵部尚書。

《文宗實録》卷二三　十二月己未，諭内閣吏部等衙門：會議廣西學政孫鏞鳴陳奏四條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自應各守本任，俾得盡心民事。近日紛紛調署，雖云爲缺擇人，恐不免爲人擇缺。一存調劑之見，便開奔競之風，此種積習，於官方大有關繫。至佐雜微員，遽令署理正印，尤易貽誤地方。著各直省督撫力加整頓，破除積習。凡實缺州縣等官，不得無故調署，亦不得令佐雜濫署正印。其有實係人地相需，必須調署及委署者，務宜各按定例，秉公辦理，毋稍瞻徇，以杜貪緣而肅吏治。

京畿道御史長秀奏請湖南營制，仿照浙江、貴州、廣西三省之例，鎮將以下，就近由巡撫節制。下部議，從之。

辛酉，又諭：吏部奏，尋常捐輸議敘，請酌定限制，以杜冒濫一摺。各省官紳商民急公報效，捐輸銀穀，及捐辦各項工程，該督撫覈實具題，俱准分別給予議敘。乃近年各省尋常捐輸，每將歷年久遠之案，彙請議敘。其間官易數任，稽覈稍疏，難保無蒙混冒濫情弊，自應予以限制。嗣後各省尋常捐輸，著自事竣之日起，統限一年内，由該督撫查明覈實具題。如實有不能依限者，准其咨部，展限一年辦理。如再逾限，即毋庸議。並著吏部，於具題到部之日，趕緊覈辦。奉有諭旨，即咨行該省督撫速飭地方官，按名傳知各該捐生，俾得早邀獎敘，不得任令吏胥人等抑勒稽延，致滋流弊。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暎夷咱嚏呤尚未撤回，仍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略】著徐廣縉再向哎咬設法開導，妥爲勸諭，務令將咱嚏呤等及早撤回，免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用刀戮傷民人林舉爲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唵波囉、吐啥嘩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將此諭令知之。

戊辰，又諭：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逐加訪查，據實奏聞。兹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内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該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内地奸人爲之句引，詳細縷陳。至吆酋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辛未，又諭：據向榮馳奏，敬陳管見一摺。廣西土匪滋擾，所陳現在辦理情形，不爲無見。該提督自抵粤後，身先士卒，屢立戰功，殊堪嘉尚。至請將現任陝甘總督琦善飭赴粤西，會同商辦等語。行軍命將，朕心自有權衡，豈容妄參末議，所請著不准行。

以順天府府尹陸應穀爲江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陸元烺暫署。

《文宗實録》卷二四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向榮馳奏，進勦桂平金田會匪情形一摺。另片奏，勦捕思恩等縣匪犯，及殲捻首匪各等語。廣西桂平縣屬之金田村，有會匪屯聚。經署總兵周鳳岐等督率兵勇，分投防勦，並派副將李殿元等馳往堵禦。該署總兵等宜如何設法布置，奮勇争先，乃在思旺墟追擊，被賊分股回撲，官兵失利，以致副將大員陣亡，文武員弁被害。雖因賊勢猖獗，亦由調度無方，遂致墮賊術中，深堪憤恨！著李星沅等查明失機文武員弁，據實嚴參。向榮勦辦横州等處賊匪，屢獲勝仗。現據奏，稱督帶官兵，馳往桂平，督同周鳳岐及在事文武，激勵兵勇，合力兜捨。自當相度地勢，熟審賊情，將此股逆匪剋日殲除。至該匪詭裝壯練，混入我軍，尤當豫爲設防，勿致售其奸計。所有思恩、羅城及昭平等縣捨捕賊匪多名，均分别從嚴辦理。出力之文武員弁查明保奏，未獲之賊首張晚、要犯鄭廷威等，仍著設法掩捕，無使稽誅。計此時周天爵當已抵粤，該大臣等雖分駐各處，聲息相通，務當共殫心力，運籌決勝，遇有奏報，著該大臣及巡撫、提督等，一併列銜會奏，以歸確實而免紛歧。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諭搬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兹據徐繼畬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住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内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顯預遷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畬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搬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畬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畬密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二四　乙酉，諭内閣：向來每屆年終，各直省督撫於所屬藩臬道府，出具考語，密封進呈。奉行日久，各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本年各省密封考語率多空泛。【略】嗣後，各直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將各該員賢否實蹟，指出確據，臚列密陳，不得僅以空言含混了事。儻有保舉在先，而該員不能始終奮勉，亦著據實直陳，毋稍迴護。封疆大吏，朕寄以耳目腹心，旌别之公私，即以定勸懲之得失。若考覈不精，名實不副，是上以實求，而下不以實應，安用此虚文

爲耶？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

《文宗實録》卷二五　正月戊子，調兵部尚書裕誠爲户部尚書，工部尚書特登額爲兵部尚書，以户部左侍郎阿靈阿爲工部尚書。

己丑，調正白旗滿洲都統惠親王爲鑲黄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漢軍都統薩迎阿爲正白旗滿洲都統，以户部尚書裕誠兼正白旗漢軍都統，調鑲紅旗漢軍都統桂良爲鑲白旗滿洲都統，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阿靈阿爲鑲紅旗漢軍都統。

壬辰，又諭：據李星沅等奏，懇撥軍餉一摺，已諭户部速議具奏矣。【略】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正、洪秀泉等恃衆抗拒，水陸鴟張，自應聚集精兵，全力攻勦，庶期埽穴擒渠，餘匪聞而膽落。該大臣所陳擇急勦辦，自應操有成算，與巡撫、提督隨時審度機宜，同心協力，會籌迅勦，朕亦不爲遥制。惟賊情狡譎，難保不揚言大夥所在，而分遣夥匪，襲我之所不備。江河分汊，山徑叢雜，尤須堵截周市。鄰省毗連扼要處所，均須聲息相通，勿令竄逸。

庚子，又諭：貴州學政翁同書奏陳修水利、練水師二條。農田以畎澮爲先，戎政以海防爲重。水利不常修，則灌溉之區，轉多壅遏；水師不豫練，則巡緝所至，未盡肅清。亟宜實力講求，策頖振怠。著直省各督撫於境内應修塘堰陂障，認真修復宣瀹，以除害爲興利之要。其沿海地方，務當督率水師將弁，將礮械船隻，加意振新，隨時訓練。俾溝洫治而井里皆豐，島澈安而萑苻悉靖。朕於該大吏有厚望焉。

《文宗實録》卷二六　乙巳，又諭：李星沅、勞崇光奏，請分局收捐一摺。廣東暫開捐輸，原爲兩省勦匪之用。現在廣西需費較繁，既據奏該省紳民，及外省士商，捐貲助餉，情形踴躍。若必令赴廣東報捐，未免轉增周折。著准其於廣西省城設立分局，就近收捐，查照部行章程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星沅等馳奏各摺件，已分别明降諭旨，均依議行矣。另片奏，縷陳籌勦事宜等語。解散脅從，誠用兵之良策。然須實在鄉愚無知，被賊裹脅者，自宜原其一綫，准予自新。其中詐僞情形，必當確加密察。儻係計圖内應，探我虚實，或爲利所動，暫時投誠，旋即反覆，賞盜之戒，不可不知。據稱辦理可有端倪，想該大臣等確察情形，不至墮賊奸計。且賊匪近來糧草火藥勢將不繼，正當趁此機會，官兵全力攻勦，壯練分段兜捨，以期迅就殄滅。古人用兵，有以多制勝者，亦有以少擊衆者，全在相地度機，用人得當，固不必盡出一轍也。現在賊匪究有幾股，每股頭目，確係何人，前次奏報均未詳悉開陳，朕心甚爲懸繫。所有前經添調之黔兵一千名，及所請調之廣東潮州兵，均著該大臣迅即分咨飛調會勦。仍當迅速籌辦，毋致老師糜餉，坐失事機。昨據喬用遷奏，訊出粤西盜匪股數，並差探情形一摺，鈔給該大臣等閲看。其所稱賊匪姓名圖章暗號，均著嚴密訪拏，悉數偵獲。該大臣即分咨雲南、貴州、湖南、廣東各鄰省，分飭各交界地方文武，協力同心，互相堵截。如有賊匪竄往，或各該省土匪與粤西賊匪句結，一經獲訊，得有該匪等股首盜窩真實情形。著各該督撫一面具奏，一面飛咨該大臣等，迅速掩捨，免致遲誤。前諭令查閔正鳳貽誤實在情形，並此外劣蹟，著即據實具奏。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馳抵粤西，探聞賊匪情形一摺，所論頗爲明晰。並以大黄江一股會匪，地險人衆，亟宜先事戡除。與李星沅等前奏擇要進攻，所見不謀而合。【略】李星沅、向榮謀勇兼施，自必將金田會匪埽穴捨渠。此處辦理得手，則右江各屬股數雖多，自然聞風瓦解，可成摧枯之勢。惟行軍之要，首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粤西羣盜如毛，豕突鴟張，未可輕視。即使金田奏捷，尚待次第埽除。周天爵慤直樸誠，甚有血性，向榮亦勇敢過人，朕心深所嘉許。但恐過於勇往，所向無前，轉不免輕進疏率之失。李星沅計慮務出萬全，自屬老成持重，但恐過於慎重，又不免遲誤事機，行兵事勢機宜，所争間不容髮，需遲固屬不可，輕鋭尤屬非宜。李星沅既命爲欽差大臣，自宜總領戎行，專司籌辦。而周天爵、向榮各受知遇重恩，務各殫竭智力，相助爲理。現在周天爵甫抵桂林，向榮在潯，李星沅在柳，總須扼要分防，仍復和衷合辦，使三人如一人，協力同心，剛柔互濟，泯意見而杜推諉，於事方爲有濟。

壬子，諭内閣：翰林院自學士以下，詹事府自庶子以下，著該衙門將現任人員名單開列進呈，按月更換一次。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　諭軍機大臣等：據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唤夷在彼逗留，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敕該大臣向咬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兹復據該國稟稱：不惟咱嘘唫尚未撤去，且屢有唤夷船隻到彼，惡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該國日夕憂慮。琉球國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況該王世子年幼初立，屬令使臣到京具稟，豈能匿之不問。著徐廣縉仍遵前旨，再向咬嘺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咱嘘唫並其妻子人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閲看。

《文宗實録》卷二七　二月庚申，又諭：給事中汪元方奏請停增附捐納教職一摺。教職有考課諸生之責，增附生員學業尚淺，驟令司鐸，不足以示矜式。著即將增附捐教一條永行停止。至前項捐生，已經選補者，應不准其濫膺保薦。其應如何酌定限制之處，著該部議奏。尋奏，增附出身之教職，擬請俟二次六年俸滿，方准保升。其有續經中式舉人副貢者，照例扣滿六年，以知縣保升。從之。

署廣西巡撫周天爵奏請設局，收捐米石，以裕軍儲。從之。

壬戌，又諭：穆騰額等奏，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轉世之幼童驗看掣定一摺。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據駐藏大臣等會同達賴喇嘛哷徵阿齊圖諾們罕及伊徒達喇嘛等帶領衆喇嘛等唪經，由金瓶掣出番民密瑪爾之子烏金策仁之名，定爲呼畢勒罕達賴喇嘛。當據經理，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名爲哲布尊阿旺吹濟旺渠車拉嘉木磋德。此事甚屬吉祥，朕心殊深忻悦。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進勦金田，及上龍土司等地方賊匪各一摺。此次進勦金田大股賊匪，雖少有捡獲，弁兵亦有傷亡，急宜厚集兵力，設法兜捡，庶不至勞師糜餉。【略】周天爵前奏調各員内，江蘇候補道周壽朕聞係巡捕出身，專事鑽營，行止貪鄙。又廣東候補千總香山縣武舉韋允升於道光二十一年以團練義勇爲名，冒領帑項肥已。當此藉資羣策之時，既經該署撫奏請差遣，朕無不俯允所請。惟人不易知，儻用之不當，轉受欺蒙，恐貽後悔。朕既有所聞，特諭知李星沅、周天爵隨時查訪。如實係得力之員，自不妨舍其所短，用其所長。或喜事貪功，無裨實用，斷不可因已經奏調，稍存遷就之見。該大臣等忠君體國，和衷共事，因材器使，自必慎之又慎也。

又諭：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呈遞整飭海口一摺。據稱唊夷經費不足，其技已窮，宜乘此使其自窘，計在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如鴉片土獲利最厚，但令無人買食，販賣者不驅自退。該夷商不能獲利，勢必不能久住。請將吸食之犯照例嚴辦，意在懲一儆百，不禁自止。又如夷人最忌粤人，請將福建之興泉永、浙江之甯紹台、江蘇之蘇松太各道缺，皆用廣東籍貫人員，使五口聲氣相通，俾該夷更生畏忌。又如咈嚨唎專事傳教，習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有在上海主教之趙方濟暗爲庇護，往往使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爲結納衆心之計。請嗣後凡遇此等案件，該夷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則習教之人無可仰藉於該夷，其教不攻而自解等語。該道員既任海疆多年，據情入告，諒必向該督稟明。所言夷情暨整飭事宜，現在辦理如何，其所稱海口道員，專用粤人，是否更滋流弊，該督體察情形，定有所見，著即據實具奏。如果洞中窾要，足以奪夷之魄，是該員熟悉情形，即責成該員妥爲辦理，以期得力。

《文宗實録》卷二八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星沅、周天爵奏，廣西省大兵均駐潯郡，南太各路酌派防勦，並咨會廣東，一體堵拏等語。潯屬金田會匪，勦辦尚未得手，官兵齊集該處。南太二府地居上游，鞭長莫及，盜匪愈形猖獗。現在廣東提督陶煜文帶兵馳勦廉州一帶，若粤西無重兵合勦，勢必北竄蔓延，各股糾結屯聚，益恐難制。前因會匪與盜匪不相聯絡，如果金田匪徒負嵎堅拒，一時難以撲滅，而南太盜匪日熾，上游兵力單弱，不免顧此失彼，於大局深爲有礙。兵機操縱變化，不可執一，諒李星沅、周天爵，定能通籌全局，酌量緩急。【略】徐廣縉統轄兩省，亦屬責無旁貸，務當與周天爵、向榮等協力同心，會商合辦。於撥餉調兵，有應彼此通籌之處，均應不分畛域，推誠相與，一以國事爲重，庶幾速殄賊氛。太平等處均有通越南之路，儻賊匪由土屬竄逸，迫近該國，該大臣等應即豫先行文知會越南國王，告以土匪情形，令其自行保衛，以免越境滋擾。至廣西客兵雲集，待餉孔殷，前諭徐廣縉續撥廣西軍餉現解十萬兩，務即湊足三十萬兩，速解濟用，勿誤急需。

壬午，江蘇巡撫傅繩勛因病解任，以江甯布政使楊文定爲江蘇巡撫。

丙戌，諭内閣：朕每日御殿，召見内外大小臣工，詢事考言。固以通上下之情，尤當防漏洩之漸。【略】著内務府於乾清宫西階下之西添設板棚一座，嗣後豫備召對之大小臣工，即令在棚内憩息，藉蔽風雨，於挨次召見，亦可不致遲誤。

《文宗實録》卷二九　三月壬辰，諭内閣：廣西賊匪自蟻聚金田，負嵎抵抗，我師併力定謀，摧堅來入，屢破賊巢，殲其渠首，逆匪已畏鋒逃竄。必當乘此銳氣，前截後追，分堵合勦。現在該省兵勇雲集，鄰省亦協力兜捡，朕睠懷南服，亟思一鼓蕩平。【略】至軍需糧餉，已命所司寬爲籌撥，源源接濟。惟望捷音疊報，全境迅就肅清。朕必立加懋賞，爾臣民其共勉之。

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賊勢披猖，官兵不敷策遣一摺。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均經朕特簡，授以重任，深資倚畀，添兵籌餉，無不立允所請，毫無掣肘之處。況金田大股逆匪，已經焚毀賊巢，連獲勝仗。該大臣等勦辦已屬得手，正可乘機兜捕，即各屬報有夥匪，亦宜度地相機，分派員弁督勦，以期全境肅清，何以此次奏請特簡總統將軍來粤督辦？無論命將遠來，必致耽延時

日，且兵將等一聞另有遣將之諭，勢將紛紛觀望，設有貽誤，罪將誰歸？朕於軍旅之事任人勿疑，前經疊次訓勉，亦可見君臣一體之意。即諸臣意見偶有不同，無非因公起見。兵貴神速，閒不容髮，豈可遽思諉卸，坐失事機？李星沅、周天爵、向榮俱著嚴行申飭。該大臣等務當勠力同心，滅此醜類。各屬地方賊情，應如何調派將弁統領，分勦合擊之處，朕亦不爲遥制也。昨有人奏，賀縣知縣鶴年因兵民逃散，力不能支，以致自縊。龍州同知王淑元合家被害，武緣縣知縣邵坦吞金自盡。除查明業經賜卹外，其餘各情，仍著該大臣確切查明，奏請議卹。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癸巳，以禮部尚書惠豐暫署兵部尚書。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遵查夷情，並陳阡被叅劣蹟，與定海鎮署總兵情形各摺片。據稱神光寺二夷搬入道山觀後，該省士民即無異説，並以觀内居住夷人，已歷多載，彼此相安，懇請從緩辦理。民夷果屬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況該夷領事闞那，現既病故，著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遵照成約，夷商人等不准在城内居住一條，妥爲開導，隨時相機辦理。該領事闞那故後，經該督飭令地方官理諭夷目，不得在城内埋葬，控馭尚爲得體。所有劉韻珂、徐繼畬有無措置失宜之處，著仍遵前旨密查。並據裕瑞、黄贊湯奏，淡水同知史密於前署閩縣及海防同知任内，大不理於紳民之口。劉韻珂到任訪得該員聲名平常，曾經撤其署任，後又屢次保薦，以此致招物議。劉韻珂之於史密，前後訪察何以不符，著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周士法署理定海鎮，已閱年餘，前已有旨諭令該督即行察看具奏。並據稱提臣善禄，查明該署鎮於此缺尚屬合宜，是否確實。應准俟數月後，由該督察訪明確奏聞。至陳阡被叅各款，前另有旨交陸建瀛、陸應穀查辦，應俟該督撫奉到後，再降諭旨，將此諭令知之。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廣西軍興以來，雖疊獲勝仗，而賊勢披猖，縱横皆是。現又添調滇、黔、楚、皖精兵，前往協勦，兵力既厚，需餉孔殷。設使轉運稽時，勦辦必至棘手。前有旨飭部，於江南、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籌撥各款銀兩，委員解赴廣西。【略】著陸建瀛、陸應穀、龔裕、駱秉章各將歷次部撥軍餉，已起解者，沿途迅速催趲前行，未起解者，即日派委幹練員弁，星馳解往。各按所撥銀數，分起領運。務須接踵而至，源源接濟。

丙申，命大學士賽尚阿馳往湖南，辦理防堵事宜。鑲黄旗蒙古都統巴清德、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達洪阿隨往協同辦理。

丁酉，頒給大學士賽尚阿欽差大臣關防。

辛丑，賞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鑲黄旗蒙古都統巴清德、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達洪阿緞匹，並從征員弁兵丁銀有差。

《文宗實録》卷三〇　癸卯，諭内閣：朕因廣西勦匪半載以來，尚未埽除净盡。誠恐匪黨滋蔓愈多，民生窮蹙益甚。特命大學士賽尚阿及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揀帶官兵馳往防堵。楚粤之交，地居扼要，必得重臣駐劄調度，既防竄擾，藉作聲援。當即寄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觀望，仍當督率將士，激勵紳民，協力殲捨，剋期埽蕩。

又諭：前有旨派大學士賽尚阿等酌帶官兵馳往湖南，督辦防堵事宜。旋經賽尚阿等酌派征兵二百名，隨兵四十名，管帶火器，並章京司員等，不日由京分起前進。【略】從前征兵過境，往往包帶客貨，多用民夫，甚至廣占民房，陵辱州縣。種種弊端皆所不免。朕知賽尚阿向來出差，頗能約束。此次分起出都，特諭賽尚阿於最後啟程，著即沿途探訪，留心稽查。儻有滋擾各弊，無論係何人所帶兵役，立即截留，按律懲辦，並將管束不嚴之員，指名叅奏，毋稍徇隱。

又諭：昨因賽尚阿出差，特旨將内閣侍讀穆蔭開缺，以五品京堂候補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略】茲據給事中蘇廷魁奏稱，超擢太驟，易啟倖進之門，已不成話。併稱俟賽尚阿回京後，仍令該員回章京當差，黜陟自下，巧爲嘗試，尤屬亂道。該給事中人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無大謬，姑置不問。夫軍機大臣本爲要任，滿漢兼用，斷不應稍有區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無分於滿漢。穆蔭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滿洲軍機大臣，惟内斷於心，親加選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諸臣所可輕議也。用是明白宣示，使知朕意。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馳奏，進勦武宣逆匪未能得手情形，並周天爵瀝陳病狀，與向榮會籌勦辦事宜各摺片。賊匪滋蔓日久，殷數既多，勢不能旦夕埽殄，自宜妥籌戰守，以冀奏功。

又諭：前有旨，令廣州滿洲副都統烏蘭泰馳驛前往廣西幫辦軍務。

壬子，又諭：廣西勦辦賊匪籌調兵餉，最爲先務。除該省陸續動用外，前經李星沅等，奏請飭部撥餉八十萬兩。【略】著再由内務府廣儲司給發内帑銀一百萬兩，作速解赴大營備用。

癸丑，諭内閣：周天爵著賞加總督銜，會同向榮專辦軍務。以順天府府尹鄒鳴鶴爲廣西巡撫。

《文宗實録》卷三一　四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俄囉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現在尚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囉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爲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室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略】其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此非分干求，即應據理駁斥。

壬戌，又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會勦賀縣賊匪，將備遇伏陣亡，並續調黔兵會勦各一摺。另片奏，分勦陸川縣等處賊匪情形，續請籌撥軍餉各等語。覽奏，實深焦灼。【略】李星沅總統軍務，數月以來，未見所辦何事。現派賽尚阿督兵接應，尤不准稍形觀望，致干咎戾。該大臣等縱不自愛，其如吾民塗炭何？言之至此，憤悶殊深。至陸川縣一帶各股賊匪，尤當嚴飭該文武督帶兵勇，分投防勦，勿令凌十八及劉八等與武宣、賀縣大股逆匪合而爲一。【略】該省節次請調官兵不下一萬數千名，兩次由部撥餉一百八十萬，昨又特發內帑一百萬。是添兵增餉不爲不多，該大臣等宜如何合力同心，謀勇兼施，以期迅速蔵事，用副朕望耶！

甲子，諭内閣：前據徐廣縉查參，廣西巡撫鄭祖琛彌縫粉飾各情，當經降旨，將鄭祖琛革職。【略】茲據李星沅據實查明，並參覈衆論，鄭祖琛於通省文武員弁凡勦捕不力，泄沓苟安者，實不能早爲參劾，是闔茸無能，皆伊一人作俑。即如閔正鳳、盛筠等之畏葸延誤，鄭祖琛但知見好同官，周旋粉飾。朕察其設心，非第袒護大員，即屬吏亦不敢參劾。似此養癰貽患，以致吾民塗炭，糜餉勞師，僅予罷斥歸田，轉得置身事外，何以挽頹風而儆有位？鄭祖琛著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以爲封疆大吏玩誤者戒。

丙寅，諭内閣：廣西盜賊横行，民遭塗炭，推原禍始，總由地方官不得其人，撫綏無術，而大吏又不能澄清舉劾，以致養癰成患。【略】其前此失事及庸懦各員，業據李星沅等陸續奏參外，所有守禦得力，及平日治民出色之員，自應秉公奏保，以昭激勸。現據周天爵特舉林士傅以下十餘人臚列勞績，開單具奏。現當用人之際，周天爵既破格請予獎勵，朕即不難破格給予恩施。各該員承受朕恩，宜如何力圖報稱，益加奮勉。【略】朕實有厚望焉。

辛未，撥江南鹽關銀六十萬兩解赴廣西，以備軍需。

《文宗實録》卷三二　辛巳，諭内閣：户部奏請飭定軍需章程等語。廣西各股盜匪滋擾，疊經頒發内帑，並飭撥各省銀兩以濟軍需，兼令附近廣西各省，添防設備。現在辦理糧餉，款項紛繁，必須豫定章程，方足以照覈實而杜浮濫。著該部即將軍需則例，頒給廣西等省。

又諭：本日據李星沅奏稱，移駐武宣，舊疾增劇，現在醫治。【略】李星沅著即回籍養病，毋庸留駐軍營。所有前頒給李星沅欽差大臣關防，著暫交周天爵收存，俟賽尚阿到日，即由驛遞繳還。

壬午，諭内閣：曾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豫防流弊。雖迂腐欠通，言尚可取。【略】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令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志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

癸未，諭内閣：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由翰林數歷外任，疊蒙皇考簡畀封圻。【略】

昨由柳州力疾進駐武宣，正擬親督將士，埽除羣醜。乃甫報病勢增劇，即聞溘逝。披覽遺疏，詞意憂憤，悼惜殊深。【略】著加恩照總督例賜卹。

《文宗實録》卷三三　五月戊子，又諭：本日據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具奏，鎮將不受節制。又據周天爵單銜片奏，向榮曲徇其子向繼雄，軍不用命等語。湖南副將博春、和春統帶楚兵，何以時歷三日，並無一戰？向榮屢著戰功，何以周天爵叅其曲徇伊子，致失人心？詳閱陳奏各情，皆因統兵大員不和，以致觀望貽誤。周天爵忠直素著，向榮奮勇争先，人所共知。而近日徐廣縉亦有叅該提督諉卸觀望之奏，是否實情？秦定三之心地，朕未深悉。烏蘭泰甫到軍營，無所用其迴護，其所以不和實在情形，自已訪察周知。是否係周天爵不善馭衆，致失兵心，抑係向榮、秦定三等，各有徇私觀望之處，著即查明，據實密陳，毋稍隱飾。並將現查各情，於具奏後，一面迅速知照賽尚阿可也。賽尚阿未到以前，烏蘭泰必能仰體朕意，調和諸將，使之盡釋前嫌，共圖決勝。烏蘭泰朕素知其沈毅，諒必不負委任。況係密旨交查之件，尤不可洩漏。勉之慎之。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編查保甲完竣，並將採取保甲説，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爲除暴安良之善法，該署撫刊有保甲章程，以除暴爲急務，自不至文

飾塞責。惟保甲行於無事之時，團練行於有事之日。現當粵匪未靖，保甲釐奸，團練禦侮，防守之道，兩皆緊要。著周天爵、鄒鳴鶴督飭所屬，實力辦理。俾宵小無自潛蹤，閭閻得以安堵。

丁酉，諭內閣：廣西軍務前已有旨，令烏蘭泰與向榮督率鎮將，相機籌辦。向榮係該省提督，本有節制鎮協之責。烏蘭泰係特旨派令幫辦軍務，所有廣西省鎮將以下，及各省徵調赴勦官弁，均著一併聽其節制。賽尚阿行抵軍營以後，著自巴清德、達洪阿、烏蘭泰、向榮以次，並通省文武，統歸節制，以肅軍紀。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途次接周天爵信，將原函進呈，請添調湖北兵二千名一摺。【略】前奏金田匪衆萬餘，現竄出四千餘人，可見會匪除婦女老弱及裹脅外，人數亦不甚多。總因主帥各執意見，兵將解體，觀望推諉，以致老師糜餉，曠日無功。古人用兵，有以多勝少者，亦有以少勝多者。師克在和，總在統兵大員，善爲調度。若不能駕馭，如楚黔兵將前轍，兵雖多亦何濟耶？賽尚阿到後，事權歸一，自必節制嚴明，激勵將士，信賞必罰，力矯前此漫無紀律之惡習，俾各營將弁兵丁咸奉約束而遵號令，庶克殄除醜類，迅奏膚功。

《文宗實録》卷三四　乙巳，又諭：周天爵自上年派赴廣西辦理軍務，歷次署理巡撫，秉性忠直，不辭勞勩，朕素所嘉尚。第念其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現在賽尚阿已將抵粵，軍營事務統率有人，鄒鳴鶴計日亦可抵任。周天爵著於交卸巡撫篆務後，即行來京。調閩浙總督裕泰爲陝甘總督，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季芝昌爲閩浙總督。

己酉，以陝西布政使王懿德爲福建巡撫。

壬子，以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兼署刑部左侍郎。

癸丑，又諭：廣西賊匪肆行，節經降旨。飭令通省居民舉行團練，互相保衛。並寄發大學士卓秉恬，録進龔景瀚所著堅壁清野各議，周天爵亦曾奏及保甲等法。兹復據前任太常寺卿唐鑑奏陳設立民堡，收恤難民二條。該員曾任廣西知府，熟悉該督情形，所論頗爲親切。著鄒鳴鶴按照摺内所擬設堡事宜，【略】妥速辦理。

《文宗實録》卷三五　六月丙辰，湖南巡撫駱秉章等奏，遵查賊蹤，扼要堵勦。得旨，仍應嚴密防堵，勿令蔓延。馳往協勦之處，不可稍示張皇，致輕進失機。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奏，馳抵長沙，統籌粵西勦辦事宜一摺。據稱粵西賊匪以象州爲最鉅。此股勦捕得力，則各股自成破竹之勢，並酌擬激勵鄉團，解散脅從，先行刊發告示，及慎重糧餉等情。所論均合機宜。

庚申，諭內閣：刑部奏，審擬攜帶腰牌滋事及賭博鬬毆人犯一摺。已將太監白三喜、周玉慶均交内務府定擬具奏，餘俱依議行矣。禁門重地理宜嚴肅，是以出入人等，均有腰牌，以憑查驗。其並無差使人役，概不准私行出入。

丙寅，諭內閣：前據周天爵等奏，進勦象州逆匪，大獲勝仗。當經降旨，將烏蘭泰交部從優議敘。兹據烏蘭泰奏稱，五月初九日，梁山村接仗，先已獲勝。次日因威甯鎮兵見賊退縮，以致將弁傷亡，自請治罪等語。此次我兵偪近賊巢，奮勇勦殺，逆匪已大受懲創。雖小有挫衄，究屬罪不掩功。且烏蘭泰尚能轉敗爲勝，所請治罪之處，著無庸議。其前經交部議敘，亦著毋庸註銷。烏蘭泰據實陳奏，具見不欺，若能迅速立功，仍當加以懋賞。

庚午，諭內閣：鄒鳴鶴奏，請鄉試展期一摺。現在廣西軍務未竣，各屬士子或因團練保衛，或因道路梗阻，未能如期應試，自應量加體恤。所有本年恩科廣西文闈鄉試，著展至十月舉行，武闈鄉試著展至來年四月舉行。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據駐勦辦，並添兵防守省城一摺。廣西勦匪，以韋正、洪秀泉等大股爲最急。而南、太一帶餘匪未淨，且地方窵遠，深恐鞭長莫及，轉致蔓延。該撫鄒鳴鶴擬請飭派藩司勞崇光分駐南甯、太平扼要處所，並咨商該大臣遴委勇幹將官帶兵會同馳往勦辦，諒已酌量調遣矣。現在續調各路官兵，均可到粵。如何分派合擊，前已有旨，諭令熟籌辦理。

《文宗實録》卷三六　壬申，又諭：禮部議覆護理浙江巡撫汪本銓題請敕賜祠額一摺。宋臣岳飛精忠大節，炳耀古今。其杭州、湯陰、武昌等處均有祠額表揚，惟嘉興金陀坊祠宇尚無題額。著内閣擬呈祠額字樣，俟朕親定頒賜，以示褒崇而光祀典。尋奏上，賜額曰「顯忠」。

乙亥，諭內閣：本日據賽尚阿奏，六月初四日，馳抵桂林。巴清德、達洪阿亦先後馳到。現在相機勦辦，並繪呈廣西全省地圖，單開賊首名數。所陳殲汰兵勇，申明紀律，多購間諜，解散賊黨，嚴斷接濟，實行團練，使賊無可掠之食，無可竄之路，籌畫均合機宜。該大臣等經朕特簡，畀以重任。到粵之始，即能通籌全局，條理秩然，深慰朕念。著發去黄馬褂二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火鐮一箇，賞給賽尚阿祇領，黄馬褂二件，分賞巴清德、達洪阿祇領。

又諭：據賽尚阿馳奏，密訪湖南會匪情形等語。現在廣西賊氛未靖，湖南

境地毗連，若會匪潛相勾引，所關非細。著程裔采即行馳赴湖南，督同文武大員於要隘處所加意防堵。仍不動聲色，訪查該省會匪實在情形，妥爲防備。總期弭患未然，斷不可稍涉張皇，致滋事端。至賽尚阿歷陳湖南吏治之廢馳，民情之浮動，自係確有聞見。該督兼轄兩省，本有應行查辦之責。著即按照所奏各情，亟圖整頓。其應如何察吏安民，激勵化導之處，諒該督必能酌量情形，隨時奏聞辦理也。

又諭：賽尚阿奏，請寬籌軍餉，以備撥用一摺。前經特發內帑銀一百萬兩，又經户部籌撥銀一百萬兩。嗣據江南奏撥鹽庫銀六十萬兩，昨復據廣東奏撥粵海關稅銀二十萬兩，均解赴廣西軍營應用，計已可敷支發。惟糧餉至要，必當寬爲儲備，以免臨事周章。著徐廣縉、葉名琛仍於關稅項下，按季扣存，連前次已經撥解之二十萬兩，統籌備銀一百萬兩，聽候賽尚阿咨撥委解，毋稍遲誤。

丁丑，又諭：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廣總督程裔采等，有人奏，河南捻匪肆横，南陽府屬爲尤甚。匪徒結黨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賊巢甚多。【略】所有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均與河南毗連，著各該督撫一體飭屬，於交界處所，不分畛域，合力堵緝，毋任此拏彼竄。其湖北省均州等處，現有賊巢更當嚴密搜查，認真懲辦，以期殄絶根株，勿貽後患。儻辦理不能妥速，或致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

《文宗實録》卷三七　七月丙戌，又諭：前據徐廣縉、葉名琛、許乃釗奏南海縣西湖書院暨東莞縣士子因公項命案之嫌，聲言罷考，已降旨暫停考試。兹據該督等奏稱，倡議罷考之人多係刁徒藉端生事，其安分生監，不在其列等語。現在鄉闈伊邇，多士有志觀光，未便因二三刁健之徒，致阻良善進身之路。著照所請，所有西湖書院及東莞一縣生監等，俱著准其一體鄉試。其倡議罷考之人，仍著嚴拏究辦，以示勸懲。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粵匪情形，並請寬期勦辦。得旨，卿之調度甚合機宜，殊堪嘉尚，朕心已深慰矣。俟新兵到齊，從容妥辦。汝之性情稍急，身體須加意保重。至應何處添調，何處防勦，朕亦不爲遥制。卿之忠悃，朕鑒之，亦天下所共知者。

戊子，諭内閣：裕泰奏，福建省現辦保甲章程，參酌變通，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爲弭盜良法。閩省山海交錯，民貧地瘠，盜賊滋多。現在漳、泉會匪甫經懲治，尤宜力行保甲，以消奸宄而安善良。惟立法尤責得人。若地方官不能實力辦理，該管上司又不能實力稽查，必致良法徒託空言，且易起胥吏擾累等弊。著季芝昌、王懿德於到任後，按照原擬章程，督飭所屬，認真妥辦，務期漸收實效，不至仍前廢弛。儻或始勤終怠，日久視爲具文，即著指名嚴參懲辦。

庚寅，又諭：給事中焦友麟奏，吏治因循，亟宜綜覈名實一摺。各省大吏有察吏安民之責，即如緝捕一端，已疊經申諭，力求整頓之方。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來四川之嘓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兗沂曹、安徽廬鳳潁地方，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皆有。若不力加撙捕，何以除莠安良？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文武，嚴密查拏，以期消患未形，毋得因循坐誤。並著於年終將特旨交辦事件並拏獲盜案，除辦結外，其未完若干案，分晰開單，並將現辦情形具奏，以備查覈。

辛卯，浙江學政吴鍾駿奏稱，甯波府城諸夷雜處，左道易惑。現飭各學教官於鄉鎮中勸立義學，以正人心。報聞。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略】本日據吴文鎔、張亮基奏，粵西賊匪竄入滇省廣南府境，當經弁兵練勇勦殺多名，餘匪潰散。滇省既有粵匪竄擾，湖南毗連處所，尤爲喫重。前有旨令程裔采馳往湖南防勦。著即會同該撫嚴飭地方文武，於楚粵交界要隘，分投防堵，不得以兩粵逸匪距境稍遠，遂形疏懈。儻防堵不嚴，致賊匪乘間竄入楚境，句結蔓延，惟該督撫是問。

《文宗實録》卷三八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有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温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百人至數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雲龍爲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略】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爲甚。併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燬。仍當嚴飭各屬，勿令吏胥藉端滋擾。

丙午，又諭：前因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當經降旨，飭令各省地方課士授徒，均以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爲講習之本。良由士爲民倡，士習端則民風自歸淳正。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進攻新墟詳細情形，並提督向榮攻擊豬仔峽，得獲勝仗，另單奏各路勦匪情形。披覽均悉。紫荆山大股逆匪，經官兵四面

堵偪，勢漸窮蹙，自應隨時合力進攻。該大臣仍駐桂林，扼其由大樟北竄之路，所見甚是。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奏，遵旨查拏捻匪情形等語。安徽壽州、合肥等處匪犯，節據王植、蔣文慶先後奏稱，拏獲高四八孜等犯多名。當經諭令蔣文慶嚴行審辦，務期盡絶根株。茲據該督奏稱，程六麻孜現已究出蹤跡，著即嚴飭地方官，迅速查拏，毋使漏網。

《文宗實録》卷三九　八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尚阿由六百里馳奏，進攻新墟賊巢，並攻破雙髻山要隘，移營山頂各情形。此次進攻新墟，達洪阿、烏蘭泰等督率鎮將，分路進兵。若非卓允升誤遇伏匪被害，又值大雨，已可直擣賊巢，殲茲羣醜。雖小有挫衄，究屬奮勇争先。巴清德，向榮等由紫荆山後路越嶺前進，攻克豬仔峽，連破雙髻山險隘要口。一日之間，進佔山頂，又復窮追深入，斬戮多名。覽奏曷勝嘉慰。

庚申，諭内閣：禮部奏，敬擬恭送皇考宣宗成皇帝聖容，供奉盛京鳳凰樓禮節開單呈覽。著照恭送實録聖訓典禮敬謹豫備。

以鑲白旗滿洲都統桂良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特登額署管户部三庫事。

壬戌，以兵部尚書特登額兼署禮部尚書。

癸亥，又諭：前據鄒鳴鶴奏，請將廣西鄉試展期舉行。當經降旨，令該撫察看情形，於八月初奏到。茲據鄒鳴鶴、孫鏞鳴奏稱，該省士子現多派令董理團練，保衛鄉里。該省文武各官因軍務未竣，各有應辦要務，礙難於本年十月舉行鄉試。自係實在情形。廣西自軍興以來，各屬士子等均能敵愾同仇，隨同地方文武各員勦賊立功，自應俯順羣情，曲加體恤。所有廣西省本年辛亥恩科文武鄉試，著准其展至來年，與壬子正科一併舉行，倍額取中。仍遵照恩詔條款，准予廣額。

河南巡撫潘鐸緣事降調，以甘肅布政使李僡爲河南巡撫。

丙寅，諭内閣：總管内務府奏，援案請將永遠枷示之逃走太監改爲發往黑龍江永遠監禁一摺。【略】尋奏，近來太監紛紛報逃，曾不畏法，應遵諭就近枷示。查番役衙門距慎刑司衙門較近，嗣後永遠枷號之太監，若積聚較多，擬即在番役衙門分禁枷示，責令管轄番役司員等妥爲稽察。從之。

戊辰，以成都將軍奕湘爲禮部尚書，未到任前，以工部尚書阿靈阿兼署。以兵部尚書特登額署吏部尚書。

調福州將軍裕瑞爲成都將軍，以鑲白旗滿洲都統桂良爲福州將軍。

己巳，又諭：寄諭兩廣總督徐廣縉，此次德亮、吴德徵於地方著名賊目停留太平土州等處，並不實力勦辦，反行飾詞，咨送回籍，實出情理之外。其所稱兵力不足之處，是否飾詞推卸？抑係太平一帶兵力本屬單弱，仍宜酌撥弁兵協勦。現在勞崇光已抵該處，著該督飭令該司，察看南、太等郡賊勢，應如何添兵分勦。並知會賽尚阿，應酌派何處將弁兵丁前往會辦，務須通盤籌畫，不可稍分畛域。該督捻勦逆匪劉八之後，現在籌勦淩十八一股，若能速獲渠魁，即可移兵廉州，督同陶煜文等，與廣西太平等處文武會合，以全力兜捕，庶可漸就肅清。該督統轄兩省，當與賽尚阿隨時咨商，計出萬全。慎勿顧此失彼，致誤事機。

《文宗實録》卷四〇　甲戌，諭内閣：前經特召前任太常寺卿唐鑑來京，疊次召對，嘉其品學兼優，器識安定，欲令留京供職。念該員年逾七旬，力陳衰老。若使勉强服官，轉非所以示體恤。唐鑑著加恩賞給二品銜，仍留江南主講書院。江南爲人文淵藪，得老成碩學爲之教導，俾後進有所矜式，於士習民風當有裨益也。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布彦泰奏，會議俄囉斯通商事竣，擬定章程，並開單呈覽一摺。此次俄囉斯使臣來赴伊犂會議通商事宜，該將軍、參贊公同酌定條款，内如卡外搶案，中國不管，及在内地竊案，分别酌辦等情，所議均屬周市。並將喀什噶爾不准通商一層，據理折辯，該使臣無可置對。給予文憑，以爲回國銷差之據，文内仍正詞拒絶，杜其日後請求，辦理尚屬妥協。現在該使臣已回本國，所有伊犂、塔爾巴哈台二處貿易是否即自明春試辦，每年清明後入卡，冬至節停止其辦理，通商安静，情形如何，分别奏咨存案。並内地商民如何稽查約束，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該將軍等悉心妥議具奏。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新墟前路進勦情形，並後路攻破風門坳，屢戰屢勝一摺。覽奏實深欣慰。以攻破廣西風門坳賊巢，欽差大臣賽尚阿、都統巴清德、副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榮下部優敘。

癸未，諭内閣：程矞采奏，湖南吏治廢弛，皆因大員未能表率，致各州縣相率因循。前任布政使、現任大理寺卿萬貢珍在任七年，馭下過於寬縱，因而屬員膽大妄爲，丁役營私舞弊，門丁書吏因緣爲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壞。現在告病之辰永沅靖道吕恩湛由捐納知府，在省數十年，專事逢迎，廣爲結納。辰沅道任内所管屯糧經費，虧欠甚多，交代難於結報。似此顢頇辦事，貽誤地方，若

不嚴行懲創，何以除積習而儆將來？萬貢珍、吕恩湛均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即著程裔采查明該二員任内劣蹟，並吕恩湛虧欠屯糧，曾否交代清楚，據實具奏，毋稍徇隱。至現經查出各州縣門丁書吏因緣舞弊各案，亦即逐款嚴行究辦，以挽頹風。

又諭：鄒鳴鶴奏，密陳粤西積弊已深，擬次第籌辦一摺。據稱到任後，檢閱積案，至五百八十餘起之多，未完交代，亦積至二百數十起。餘如驛站稽遲，緝捕廢弛，種種弊習相沿，幾難挽救。廣西民貧地瘠，官斯土者率諉於邊荒僻遠，困苦異常，因而相率苟安，不思振作。然總由歷任大吏，因循粉飾，不能實力整頓，以致積弊日深。若不力挽頹風，何以飭官方而蘇民困？著即照該撫所請，次第籌辦。先將積案擇要清釐，萬勿再任積壓。尤須身先率作，以整飭廉隅爲本，劾去貪濁，興起循良，庶吾民瘡痍彫敝之餘，得所倚賴。而政貴有恆，事期覈實，勿徒空言美觀，或至始勤終怠。矢之以慎，持之以恆，朕實有厚望焉！

《文宗實録》卷四一 閏八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士民呈請嚴禁天主教，批准立案嘉獎，並酌擬章程數條，開單呈覽。該督等辦理此事，甚屬妥協。惟與須隨時應機通變，期於制馭得宜。

丙申，又諭：賽尚阿奏，新墟賊匪逃竄，官兵追勦情形一摺。廣西逆匪自竄踞新墟，疊經前後兩路官兵進勦，該匪勢漸窮蹙，焚巢而竄。八月十七、十八等日，我兵分路追勦，捻斬甚多。並生捻僞司馬楊繼倡，訊供僞軍師周錫能業已殲斃，現在該匪由藤縣和平墟等處逃逸。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新墟賊匪由藤縣和平墟竄逸，此路可通永安、修仁等處，爲入省要路。該大臣自應持以鎮静，嚴飭向榮一軍，激勵士卒，與烏蘭泰等聲勢聯絡，或前後夾擊，或設伏抄勦，總令該匪奔喘不暇，斷其搶掠之路。再此時賊匪分竄勢已渙散，正可乘此機會，立懸重賞，設法捻縛逆首數人，則賊膽自落，其勢更易解散。所募福勇、潮勇，即飭趕緊招募精壯者數千，以資堵截。

丁酉，刑部尚書阿勒清阿因病開缺，仍管正紅旗漢軍都統，以察哈爾都統恆春爲刑部尚書，吏部尚書柏葰署正紅旗漢軍都統。

《文宗實録》卷四二 己亥，雲貴總督吴文鎔奏，校閱省標六營官弁兵丁技藝情形。得旨，認真督率練習，乃疆吏分内之事。重文輕武，巨患潛伏，戒之戒之。

庚子，諭内閣：軍機處爲絲綸重地，滿漢章京繕寫諭旨，允宜慎重考選。【略】現當保送軍機章京之時，著各該堂官認真揀選，必須先取人品，並察看年力文字，照例咨送，毋許徇情冒濫。軍機大臣傳集考試，著將試卷彌封，公同校閱，擬定次第，帶領引見，候旨記名。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新墟賊匪竄入永安州城，我兵繼至，且追且擊。該匪逃入城中，閉門據守。現在巴清德、向榮、烏蘭泰等均已督帶各路兵勇，先後追至，務當嚴密堵禦，四面圍攻。城中賊匪是否有逆首在内，尤須探明，設法殲捻。

駐藏大臣穆騰額奏，達賴喇嘛採買緞匹逾限，懇准趕行採辦。得旨，著加恩准行，嗣後不得援以爲例。

以廣西永安州城被賊竄陷，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下部議處，革提督向榮、都統巴清德翎頂。

庚戌，又諭，據常大淳奏，七月間接兩江咨會，洋盜巴搭駕船十餘隻，欲在浙省之普陀山設壇打醮，當即飭屬嚴拏。旋據詳報，石浦洋面，探有大小廣東來板船十四隻，攜帶礮位，家眷皆廣東人口音，詭稱係黄富興雇募，前赴山東，往北駛去。

又諭：廣西賊匪竄擾，現在大兵雲集，所需兵餉尤關緊要，朕心甚爲懸念。前經降旨，准撥廣東關税銀兩，并户部籌撥廣東各款，著徐廣縉、葉名琛按照所撥銀數，星速解赴廣西軍營，以濟要需。此外正雜各款，並閒款内，有可以通融協濟之項，著該督撫悉心籌畫，寬爲儲備。並著傳諭曾維於關税應解項内，無論何款，酌量豫備，一面奏明，一面知照賽尚阿。如有急需，即行飛咨調撥。

壬子，又諭：徐廣縉等奏，進勦淩十八等各股匪徒情形一摺。據稱淩十八自疊受挫衄以後，該督復飭兩路兵勇，三次進勦，皆已獲勝。因該匪恃險固守，致未能立時攻破賊巢，其何名科一股仍入信宜縣境。現以兵力尚單，添調兵勇合勦等語。著徐廣縉、葉名琛嚴飭各路帶兵文武，相機設法，迅將淩十八一股勦滅，即移兵信宜縣境，務將何名科與梁二十大等匪黨悉數殲捻，勿留餘孽。

《文宗實録》卷四三 九月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昨面諭定郡王載銓、工部右侍郎彭蘊章、内務府大臣基溥相度萬年吉地。聞陸應穀於地理之學，素所講求，本日已明降諭旨，令該撫來京陛見。陸應穀接奉此旨，交卸後即行來京，協同載銓等詳細相度。並著延訪江西紳民中精曉堪輿者一二人，帶同進京，以資

商酌。

命江西巡撫陸應穀來京陛見，以刑部左侍郎王植署江西巡撫。

庚申，又諭：御史福昌奏，請嚴飭訓練水師，慎重海防一摺。本年山東洋面盜匪占駕官船，上岸搶劫，疊經降旨，諭令陳慶偕督飭水師鎮將實力追勦，並諭令沿海各督撫分路兜拏。該匪現雖南竄，難保不乘機北駛。著山東巡撫及奉天等省嚴飭水師員弁，隨時認真防範，不得以盜蹤遠颺，互相諉卸，巡緝稍疏。至山東、河南、直隸等省陸路亦時有搶劫重案，瞬屆冬令，尤恐查拏不力，以致盜匪擾害商民。著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不分畛域，一體嚴密偵緝，有犯必懲，毋得因循疏懈，致干重咎。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西新墟逆匪分竄，降旨飭令徐廣縉等嚴守肇慶等處。本日據奏，水陸嚴防現辦情形，並如數撥解廣西軍餉等語。逆匪竄擾永安州城，尚未克復。昨據賽尚阿奏，現探該匪復於濛江一帶備有船隻，恐官兵一律到齊，又思竄越東下。肇慶各屬，爲東西兩省孔道，最爲喫重。該督等已添派員弁督，帶兵勇馳往交界處所，著嚴飭認真防堵，斷不可任其竄入。至藤縣距信宜不遠，現在淩十八、梁二十大等股尚未撲滅。該匪與廣西韋正等皆係會匪，結爲死黨。恐韋正等被勦窮蹙，南竄信宜合夥，必應於沿江一帶，扼要堵截，勿任句連糾結，轉致蔓延。再該督現駐高州，辦理淩十八等股匪，屢獲勝仗，計可指日勦除。一俟此股辦竣，即酌量移駐兩省扼要地方，合力堵勦，聲勢更爲聯絡，諒該督等已籌及此也。

癸亥，户部奏：上年奏准暫開捐例，擬請行文各省，遵照辦理。謹先酌議辦法二條。一、歷屆奏開事例，捐生赴部報捐，零費甚爲繁重。應請將歸公飯銀照費並四分平餘，具呈領照諸費，概行裁撤。一、外省捐輸章程，有加無已。所捐銀數，動用並不報銷，無從稽覈。此次擬開事例，係在部庫交銀，應將外省捐輸一律停止。從之。

乙丑，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季芝昌因病賞假，以調任福州將軍裕瑞兼署閩浙總督，布政司慶端暫護福建巡撫。

《文宗實録》卷四四　辛未，諭内閣：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奏，奕山等會議新疆兵屯章程一摺。新疆換防兵丁，前據御史張廷瑞奏稱，多有倩人代替，老弱充數者。邊陲重地，彈壓撫綏，全資兵力。若任令老弱遊民，冒濫充數，於操防控制，尚安望其得力？著陝甘總督、烏嚕木齊都統於每屆換防之時，務須挑選年力强壯，弓馬嫻熟兵丁，前往更替。如查有冒名代充，立即從嚴懲辦，以肅營制而重邊防。

丙子，諭内閣：御史王茂蔭奏，請振興人才，酌擬五條呈覽。

又諭：前因東南兩河工次，每有過往官員等干求資助，業經降旨嚴禁。兹聞各省鹽務衙門，亦有出京官員往求資助。試思鹽務銀兩，國帑攸關，豈容瞻徇私情，濫爲酬應？必當一體申禁，力挽頹風。嗣後如有官員人等，向各省鹽務衙門求助，及投遞書函逗遛不去者，即著該督撫等嚴查參奏，以除陋習而肅整政。

丁丑，諭内閣：各部院學習行走人員行走年滿，向由該堂官嚴定去取，分别咨留。近來各衙門報滿之員，奏留者居多，咨回吏部者甚少，未免無所區别。【略】著通諭各部院堂官，於學習行走人員，務當留心察看。如果當差勤慎，始准保留。儻有辦公疏懈，或於該衙門不甚相宜者，即照例咨回吏部候選，不得概行保留，致滋浮濫。其業經留部人員，或始勤終怠，亦著隨時淘汰，毋稍瞻徇，以副朕澄敘官方至意。

《文宗實録》卷四五　十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楊文定奏，追勦洋匪，盜首投誠等語。山東洋面盜匪，占駕官船南竄，經該督等督飭弁勇截拏。嗣在浙江石浦，探聞盜船，由温州三盤洋面駛往閩洋山嶼島停泊。守備周鼇率同勇目方翔等追勦，盜首布興有呈請投降，並懇請呈繳船隻印信及槍礮等物。該匪等挾黄富興之嫌，輒敢占船搶印，其目無法紀，已可概見。現在各路會勦，呈請投誠，未必非因被追窮蹙，爲苟延旦夕之計。著陸建瀛等即飭鎮將，將礮船印信先行押回，仍飭密察情形，儻稍有反覆，即併力勦捕，擣穴捻渠，毋令片帆逃逸，斷不可因一時乞憐，墮其奸計。並著閩浙各督撫迅派水師將弁，協力痛勦，以期净絶根株。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進攻永安賊匪情形。得旨，目下軍務正當喫緊，汝斷不可過於焦急，若用心過度，轉致成病，是不能善副朕懷。【略】又奏，粤西股匪以金田會匪最爲頑狡。金田稱太平天國，匪首稱太平王。此時各匪徒未有李丹名姓，其麥二邱、二嫂各股匪，及顔品瑶餘黨，現飭兵練嚴密摻查。

戊子，諭内閣：本年南河豐工漫口，江蘇、山東被水災民，朕心實深繫念，疊經降旨，飭令各該督撫妥爲撫恤，諒必仰體朕懷，次第籌辦。兹據給事中袁甲三奏，請飭令江蘇、山東各督撫設局收養，勸諭各紳商捐貲助賑。如捐有成數，或自行設局經理者，事竣之日，迅速奏請優敘。並於交界地方，派員撫輯，大工處

所，嚴行彈壓等語。向來興辦大工，首先撫恤災民，並可以工代賑。第恐該地方官辦理不善，或有侵漁剋扣，實惠不能及民。其有情殷桑梓，急公捐賑者，又不能覈實請獎，以昭激勸。且於地方匪徒，聚衆逞兇等案，不能從嚴懲辦，何以戢奸宄而安善良？著江蘇、山東各督撫，並鄰省各地方官，按照該給事中摺内所陳，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妥協籌辦。其捐貲助賑紳民，經該督撫奏請獎勵，朕必立沛恩施，以爲急公好義者勸。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户部奏，粵省軍需孔亟，請准該省商民出貲助餉一摺。從前辦理夷務，粵東商民多有捐貲助餉之舉。現在東西兩省軍務方殷，均應寬爲籌備。著徐廣縉、葉名琛察看地方情形，如有急公好義，捐貲較多者，不妨專摺奏請，候朕破格施恩，以昭激勸。

己丑，諭内閣：前因御史雷維翰奏，湖南吏治廢弛，請飭徹底查究，當降旨交程裔采嚴密訪查。兹據該督逐款查明覆奏，前任湖南巡撫陸費瑔雖查無受賄徇私實據，惟該撫在任多年，於地方事務未能整頓，又辦理習教匪徒，諸形寬縱，實難辭咎，陸費瑔著交部議處。前任湖南布政使萬貢珍、辰沅道吕恩湛既據查無别項劣蹟，業經革職，著毋庸議。知府銜前任桂陽直隸州知州俞昌會性近巧猾，且以應行送部人員，逗遛省垣，私置産業，殊屬不合，著革去知府銜，勒令休致，即飭回籍。

庚寅，以河南布政使蔣霨遠爲貴州巡撫。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布彦泰奏，遵旨覆議俄囉斯通商章程未盡事宜一摺。據稱，前次俄囉斯來議通商使臣祇有明春遣夷商貿易之説。其到伊犁遲早，彼亦不能豫定，自係實在情形。著該大臣等於明年該夷商初到時，即將夷官是否同來，及入卡後沿途行走，果否恪遵議定章程，先行具奏。其如何蓋造房屋，及該夷交易一切情形，均俟初次試辦完竣時，詳細具奏。其應如何分别奏咨之處，亦俟辦過一次後，再行酌定。至此次議定章程，係於營務處協領等官内，專派二三員，令其照管通商事宜。如派委之員辦理妥協，自可令其一手經理，毋庸拘以年限。亦須試辦後，隨時察看情形，奏請酌定。該大臣等務當遵照前旨，遴委妥員，以期歷久。【略】尋奏俄囉斯商使到時，沿途安静，並無滋事，業已給與地址，聽其修房。

癸巳，兩廣總督徐廣縉奏，酌籌藩關兩庫各款銀三十萬，留備廣西軍需。下部知之。

《文宗實録》卷四六　辛亥，追予浙江陣亡總兵官葛雲飛、鄭國鴻原籍建立專祠。

己亥，以吏治廢弛，革前任湖南巡撫陸費瑔職。

庚子，諭内閣：廣西逆匪竄踞永安州城，現在大兵進勦，層層圍攻。賽尚阿駐劄陽朔，督辦所需軍餉，業經户部陸續撥解，源源接濟。蠢兹小醜，已如釜底遊魂，指日即可一鼓蕩平，捻渠埽穴。惟念兵勇雲集，需用浩繁，必應寬爲儲備。除現經户部撥解外，著再由内庫添撥帑銀一百萬兩，作速解赴廣西大營備用。朕睠懷南服，宵旰難忘，不惜疊發帑金數百萬兩，爲吾民除害。諒該大臣必能督飭文武紳民兵勇，殄滅醜類，迅奏膚功，以副朕綏靖巖疆至意。

癸卯，實授舒興阿陝甘總督。

庚戌，諭内閣：御史宗室英華奏，請肅清蹕路一摺。壇廟大典御路所經，自宜嚴肅。嗣後凡遇朕親行曲禮，自午門至大清門，及蹕路經由處所，著該管大臣等遵照定例，嚴行查察，毋得視爲具文。如有閒雜人等不遵約束，任意往來者，即著查拏懲辦，總期一律肅清，以崇體制。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户部奏，粵省軍需孔亟，請准商民出貲助餉，當降旨著徐廣縉、葉名琛妥協辦理。如有捐貲較多者，准其專摺保奏，並由户部行知山西、陝西等省，一律遵辦。兹有人奏，道光二十三年山西省曾勸捐銀二百餘萬，該地方官假公濟私，藉端滋擾者甚多。有因怨家捏指勒出重貲者，有因私賄奄緣脱身事外者，有因得優敘而索費始詳者，有棍徒句串假託者，種種弊端，不可勝言等語。國家經費有常，一時緩急，借資民力，不惜破格施恩，以爲好義急公者勸。惟在各該省大吏督飭所屬，開誠布公，妥爲勸諭。若如摺内所陳從前劣員，藉端舞弊，尚復成何事體？且山西一省如此，他省亦恐不免。著廣東、山西、陝西各督撫於接到部文之後，妥定章程，明白曉諭，務使上下相信，不得假手吏胥。並責成該管道府隨時稽察，儻有不肖官吏從中漁利，或辦理不善，致生物議，立即指名嚴參。總期民不擾而事易集，於軍國要需方有裨益。

《文宗實録》卷四七　十一月癸丑，諭内閣：昨據徐廣縉、葉名琛奏，越境窮追，捻獲首匪一摺。逆匪何名科一股嘯聚數千人，奔竄兩粵交界地方，滋擾日久，罪大惡極。兹經廣東、廣西兩省官兵練勇合力兜勦，將首夥各匪悉數捻獲，訊明正法，餘匪翦除殆盡，辦理甚屬可嘉。【略】現在竄踞永安州之洪秀泉等及羅鏡墟之凌十八等均係著名會匪，豈容日久逋逃？該大臣暨該督等仍當激勵將

士，併力圍攻，迅速殲除，以慰朕望。

又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勦辦淩十八股匪，先將吴三一股翦除一摺。逆匪淩十八、陳二、吴三分作三股，竄入羅鏡墟，經升任高廉道宗元醇、署肇慶府知府李敦業分飭弁兵前後迎擊，將吴三一股全數殲滅。逆匪三股已去其一，賊勢愈孤，兵心愈壯。該督仍當嚴飭將弁，趁此聲威，趕緊圍攻羅鏡賊巢。諒首匪淩十八等釜底遊魂，不難指日掃蕩也。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連日進勦永安賊匪情形一摺。賊匪久踞永安，雖經官兵疊次攻勦，總未得手。豈逆匪死黨固結，我兵不免觀望耶？抑調度接應，設閒用伏，帶兵大員不能布置得宜耶？烏蘭泰查出退走之兵六名，即於軍前正法，行兵紀律爲要，自應如此辦理。【略】軍餉又發去内庫銀一百萬兩，另由户部撥解一百萬兩，諒可源源接濟。惟據稱軍營每月需銀七十餘萬兩，值此國用支絀之時，儻再耽延，何以爲繼？該大臣諒亦顧慮及此，迅籌全局，以慰宵旰焦思也。

辛酉，又諭：穆騰額奏，達賴喇嘛於明年前往布啦濟綳及齊齊克塔拉等寺，請派駐藏大臣一員護送，抑或另派一官護送一摺。所有達賴喇嘛遵照前世達賴喇嘛前往舊建寺廟，熬茶布惠，化導下人，其意出於至誠，朕心甚爲嘉悦。惟是該達賴喇嘛現在年幼，且齊齊克塔拉距藏較遠，著照穆騰額所請，俟該達賴喇嘛明年擇吉前往齊齊克等寺講經之時，即派恩特亨額妥爲保護。

《文宗實録》卷四八　辛未，又諭：前據常大淳奏，布興有等匪船，現將山東勇船圍住等情，當諭令江南、閩浙各督撫、提鎮等，迅速會勦。並因該匪曾有投誠之稟，如果將黄富興送回，船礮亦均呈繳，即著押赴上海，交陸建瀛酌辦。昨據陸建瀛奏稱，現接常大淳來咨，已添雇勇船，前往接應。如該匪畏罪繳船，即由常大淳就近查辦，毋庸押回上海等語。除盜以勦捕爲先，間有盜勢窮蹙，悔罪投誠，因而准其自首者，亦未始非相機設計，權宜辦理之法。此案前據陸建瀛奏，守備周骸帶勇追匪，該匪遺小船迎降，並據布興有呈遞稟帖，懇請繳還印信船礮。該督即飛飭葉常春，迅赴該島，將該匪及呈繳等件，押回上海，聽候查辦。朕以匪徒詭詐多端，總當察其情僞，仍一面飭催閩浙等省師船，迅速會勦。惟該匪投誠之説，本由江南鎮弁據情稟報，兹陸建瀛又以匪船本在浙洋，應由浙江查辦，恐辦理兩歧，盜匪或乘間遠颺，轉難措手。陸建瀛向於海疆操縱事機，頗有決斷，此事豈可稍分畛域。著即與常大淳密商合辦，仍嚴飭師船，併力追勦。儻該匪等窮蹙投誠，即可將計就計，令將船礮繳出，並將黄富興送還，再行奏明覈辦。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等奏：永安尚未克復，現督全軍嚴密兜圍。得旨，一鼓作氣，埽數殲捡，豈容再耽時日？然斷斷不可孟浪，致再有挫折，更屬難圖。

丁丑，户部奏：廣西軍用浩繁，銀賤錢貴，糜費愈多。湖南、雲貴、廣東皆與該省接壤，應由各鄰省附近府分籌解錢文至粤，以平市價而裕軍餉。得旨，著諭知賽尚阿、鄒鳴鶴等悉心籌畫，妥速辦理，斷不可有名無實。

戊寅，諭内閣：通政使羅惇衍奏請崇儉禁奢一摺。國家承平日久，生物繁滋，官民競尚奢華，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必當申明舊制，以復淳風。【略】著禮部查照道光八年頒行簡明條規，通行内外各衙門，遵照刊刻，出示徧行曉諭，俾民間知所遵循，漸歸淳樸，以副朕崇儉黜奢至意。

《文宗實録》卷四九　十二月癸未，諭内閣：御史周有簫奏，嚴杜奸販接濟，以靖洋匪等語。現在廣艇盜匪，於山東、閩、浙等省洋面游駛，肆行搶劫，總由各省水師訓練不嚴，緝拏不力所致。至内地粟米、硝磺等物，不准出洋，例禁綦嚴。若如所奏，沿海奸徒希圖重價，暗中接濟，地方官何以毫無稽察，任令洋匪游駛自如，無所顧忌，尚復成何事體！著沿海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奸民偷販粟米、硝磺等物出洋，立即訪拏，嚴行究辦。務須實力整飭，不准稍有偷漏。儻地方文武查禁不嚴，致有吏役兵丁句串包庇等弊，即著該督撫等從嚴參辦，以杜奸萌而清盜源。

丙戌，又諭：陸建瀛、楊文定奏，遵旨籌議海運一摺。前據尚書孫瑞珍奏陳從前海運成效，請將新漕援照辦理。並據御史張祥晉奏，請推廣成案，試辦海運。疊經降旨，諭令陸建瀛等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具奏。兹據該督撫籌覈大概情形，先行覆奏。所有來年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五府州漕白糧米，著准其一律改由海運。該督撫即查照成案，迅將籌辦章程，詳議奏聞。並著嚴飭各屬，覈實認真辦理，毋致滋生事端。

丁亥，陝甘總督舒興阿奏報謝恩。得旨，以實心辦公事，以慰朕望。永安城一事妥爲經理，不可張皇。蒙古固宜體恤，然不可受其欺蒙。總之操縱在我，毋遽認其哀告爲真也，密之。又奏，籌辦番務情形。批：妥籌辦理。緑營積習，廢弛粉飾，將不能馭兵，兵不知畏將。汝之辦法，尚屬簡易可行。第條款愈多，俾黠者益得滋其欺僞，老實者無所適從。惟有明定賞罰，懲勸兼施，責成各該員弁

等毋得稍存觀望推諉之心，寬其既往，觀其後效。

庚寅，四川總督徐澤醇奏，遵查我眉山並無教匪總目萬雲龍其人，及忠義堂名號。得旨，仍應嚴密訪緝，勿稍鬆懈。

乙未，以户部右侍郎翁心存爲工部尚書。

丙申，又諭：培成奏叅部員營求一摺。盛京工部筆帖式多隆阿於京察未經過堂之先，輒敢至該侍郎私第營求。迨該侍郎進署面斥，將其前次卓異一等銷除，該員仍敢當堂懇求，實屬有干功令。多隆阿著即革職，以爲妄事營求者戒。

《文宗實録》卷五〇 戊戌，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浙省漕糧礙難海運，請仍循照舊章辦理。得旨，既屬窒礙，著暫停試辦。

庚子，諭内閣：廣西逆匪竄踞永安州城，數月以來，官兵四面攻圍，尚未克復，朕心實深焦盼。昨據賽尚阿奏，現在南北兩路移營進偪，疊獲勝仗，叢爾孤城，自不難指日攻克。行軍之道，賞罰爲先。朕已疊申訓誡，並於賽尚阿出京時，頒給軍營備賞各件，又特賜用遏必隆刀，期於信賞必罰，以振軍威而作士氣。當此大兵合勦，賊匪窮蹙之時，尤當號令嚴明，俾我將士知感知畏，併力争先，庶克一鼓殲捡，膚功迅奏。賽尚阿現駐陽朔，統率諸軍，晝夜籌辦，與朕同此焦勞。著再傳旨，諭知在事文武員弁兵壯人等，務各齊心協力，奮勉圖功。乘此屢勝軍威，機不可失，斷不得稍形疏懈，令逆匪日久稽誅。其出力將士，果有奮勇超羣者，除由該大臣據實保奏外，即將前頒賞件，傳旨賞給，以示褒榮。其有臨陣退縮，不能用命，或守禦不嚴，致賊竄逸，貽誤事機者，該大臣即用朕所賜遏必隆刀立正典刑，以肅軍紀，毋稍姑息。總期賞罰公允，迅埽妖氛，以慰朕望。

辛丑，諭内閣：户部奏，籌議節用各款一摺。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二端，而節財之流尤爲濟時要務，如能實力經理，必可行之無弊。該部將現在應節各條，分晰具奏。朕詳加披閲，如嚴覈上下兩忙，分别藩司功過，以專責成；各省存賸款項，按年抵撥，以免牽混，驛站餘賸銀兩提存司庫，以備封儲，嚴查交代，以杜新虧等語，皆係就國家自有之財，爲覈實經久之計，著即照所議辦理。該部即會同吏部，將上下忙全完未完省分各藩司，應如何分别議處議敘之處，妥議章程，通行遵照。

辛丑，陝甘總督舒興阿奏：遵查甘肅歉收地方，來春無庸接濟。報聞。

甲辰，諭内閣：前據禮部奏，江蘇舉人安徽黟縣訓導朱駿聲呈遞《説文通訓定聲》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閲看進呈。朕幾餘披覽，引證尚爲賅洽，頗於小學有裨。朱駿聲著賞加國子監博士銜，以爲留心經訓者勸。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德齡奏密陳各城大臣考語一摺，並開單呈覽。朕詳加閲看，俱係八字空言，毫無實際。是該參贊大臣於所轄各城大臣，平素漫不經心，及至年終出考，不過循例敷衍，虚應故事，殊非循名責實之道。德齡著傳旨申飭，原摺單均著發還，交該參贊大臣另行詳細出考，臚列事實，密封覆奏，毋得仍以空言塞責。

己酉，又諭：前據陸建瀛、常大淳先後奏，廣艇盜匪畏罪投誠，疊經降旨，以該匪等前在山東登州海口膽敢占去船礮，竄回閩浙洋面游奕，亟應會督師船迅速勦辦。兹據常大淳會同陸建瀛、季芝昌察看情形具奏，並將該匪等繳出船礮，開單呈覽。據稱該匪布興有等畏罪投誠，出自實心。其未即呈繳船礮，及在浙洋圍困守備黄富興勇船，均因盜匪陳成發恃係各船總管，從中阻撓，指使衆夥，搶占滋事。現將陳成發砍傷，捆縛交出，並將黄富興送回，繳出山東師船勇船共二十一隻，水勇二百餘名，商船船户水手一百八十餘名，並被擄難民，全數送出，大小鐵礮共三百餘位，及器械等件，一併呈繳。向來辦理盜匪，聞有實心悔罪，繳械投首，亦姑網開一面，以示法外之仁。此次廣艇盜匪布興有等業經該撫等察其投首出自實心，其從中阻撓之陳成發現已戮首示衆，所有該匪等六百二十四名，著加恩，一概免其治罪。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文宗實録》卷五一 正月壬子，是日不御殿受賀，王大臣於乾清門外、衆官暨朝鮮國使臣等於午門外行禮。

又諭：綿悌之繼子奕劻，著加恩賞給貝子兼奉慶良郡王綿愉祭祀。

癸丑，緩徵直隸任邱、固安【略】二十九州縣上年被水被雹村莊新舊額賦，並給任邱、固安、高陽三縣被水災民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乙卯，允舒興阿奏籌辦甘肅保甲。

《文宗實録》卷五一 庚申，甘肅提督索文奏報到任日期並飭所屬各標挑選精壯勤加操練，防緝番賊。得旨：務須言行相符，不可徒循故事，好好爲之，文武相濟，事克有成，斷不准自甘愚蠢，反畏文員。武弁習氣固壞，然較之不肖文吏猶爲彼勝於此，默識心存，不必形於言色，營伍若有應整頓者，隨時奏聞。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辛酉，命裕誠爲大學士，以禧恩爲户部尚書，調德興爲户部左侍郎，以奕經爲工部左侍郎，以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協辦大學士。

《文宗實録》卷五一　壬戌，諭内閣：御史張煒奏，請嚴禁演戲奢靡積習等語。京師五城向有戲園戲莊歌舞昇平，歲時宴集，原爲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競尚奢華，如該御史所奏或添夜唱，或列女座，宴會飯饌日侈一日，殊非崇儉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劇原爲勸善懲惡，俾知觀感，若靡曼之音，鬬很之技，長奸誨盜，流弊滋多，於風俗人心更有關繫。現在國服將除，必應及早嚴禁。著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先期刊示曉諭，届時認真查辦，如仍蹈前項弊端，即將開設園莊之人嚴拏懲辦，以振靡俗而除積習。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等奏，大兵雲集永安，克復州城期在指顧，報捷後需費繁多，請籌撥銷銀二百萬兩，俾得迅速蔵事。下部議，從之。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楊文定奏，江蘇錢漕積困日深，現籌整頓情形一摺。江蘇漕務疲玩與大户把持之弊，朕早有所聞，必當力求整頓，庶可漸挽頹風。【略】該省蘇松等屬漕糧現在改由海運，著該撫於漕務辦竣時，飭屬各就地方情形認真清釐，總期苛徵可息，民困可蘇。如有紳衿大户把持抗欠等弊，即行據實具奏，從重治罪，以儆刁風。至所稱興修水利，壅築荒廢淹浸田畝，均係地方要務，該撫惟當實力整頓。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戊辰，允季芝昌等奏辦福建保甲章程。

《文宗實録》卷五二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孫鏘鳴奏，廣西難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處，其招募之廣勇及各處壯勇均不受節制，戰不向前，處不安静，並有暗中通賊者，閒與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潮勇，尤節節滋事。經過梧州地方閉城數日，其招安之巨匪如大頭羊、大鯉魚等仍在潯梧一帶江面，包貨抽税，剽劫如常等語。向來召募鄉勇最難遣散，現因兵力不敷，不能不兼資練勇。將來事平之後或抽擇精壯充伍，其出力得功者留營拔用，其餘遣歸復業；或酌留若干人，派員管帶，掺捕土匪，防守地方，一二年再行全撤。必應先事妥爲籌計，務期萬全無弊，不致貽害將來。即現在各路募勇亦應嚴飭管帶之員，堅明約束。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辛未，吏部以大學士裕誠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文淵閣大學士。

《文宗實録》卷五二　甲戌，諭内閣：【略】兹届京察之期，吏部將京外各大員開單題請，朕詳加酌定：大學士賽尚阿、祁寯藻、禮部尚書何汝霖在軍機處行走有年，實力匡襄，殫心竭慮，自軍興以來夙夜在公，勤勞倍著。賽尚阿總統軍務，調度有方。工部侍郎彭蘊章自參樞務以來，克盡厥職。協辦大學士杜受田學醇品正，在上書房行走多年，深資訓誨，現承辦實録底本，詳慎纂輯，不遺餘力。户部尚書孫瑞珍辦理部務，事事實心，盡力籌維，任勞任怨。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久任畿疆，於吏治營伍亦能整頓，辦事諳練。湖廣總督程矞采除暴安良，克膺疆寄。兩廣總督徐廣縉慎密有爲，操縱合宜，雖所轄兩省地方不靖，而平日辦理一切朕甚嘉許。均著加恩交部議敘。

乙亥，命吏部左侍郎張芾仍留江西學政任，以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兼署吏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吕賢基兼署刑部左侍郎。

辛巳，又諭：賽尚阿奏，進攻賊巢連獲勝仗一摺。永安逆匪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三十等日，疊次出巢窺伺，均經兵勇擊退。本年正月初一日向榮親督鎮將攻城之西礮臺，兵勇奮勇争先，並將東礮臺之賊擊傷多名。初二日向榮仍至西礮臺，用大礮對嶺轟擊，東礮臺之賊分股來撲，參將馬龍督兵追擊，立將賊匪擊敗。次日向榮督率鎮將先將東礮臺紅廟等處誘賊出巢，兵勇短兵衝殺，該匪竄回，乘勢追入，立奪小礮臺一處。烏蘭泰與開隆阿督帶兵壯攻西礮臺之南，並攻開賊寨，兵勇擁入，該匪被擡槍火彈擊斃甚多。許祥光、張敬修於初二日擊退賊匪，遂於松山立營，築礮臺於能六嶺頂，又於獨守廟及古眉峽口等處立三大營。十二日紅廟等處之賊冒雨撲我新營，亦經兵勇擊退。並據奏稱賊之礮臺望樓爲風雷擊毀兩處。該逆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現在勢益窮蹙，定可即日蕩平，該大臣等當激勵將士，乘勝圍勦。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是月，給直隸任邱等三縣、安徽宿州等七州縣及屯坐各衛、湖南安鄉縣被水災民口糧。貸江西德化縣、湖北漢川等三縣及屯坐衛所軍民籽種。緩徵直隸薊州等二十九州縣水災、雹災，展緩浙江海甯等十七州縣歉收新舊額賦。免江蘇淮安等七府州攤徵未完挑築河工銀。

《文宗實録》卷五三　二月壬午，以詹事府詹事俞長贊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汪振基、編修龍元僖署日講起居注官。

甲申，以宣宗成皇帝梓宫奉安山陵，恭奉神牌黄輿回京，免經過之宛平、良鄉、涿、房山、涞水、易六州縣地方本年額賦。

丙戌，諭内閣：朕於本月二十日啟鑾後，著派順承郡王春山、大學士卓秉恬、尚書禧恩、吉倫泰、都統禄普留京辦事。

丁亥，山東巡撫陳慶偕因病解任，調河南巡撫李僡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劉源灝暫署。以廣東布政使柏貴爲河南巡撫，雲南按察使崇綸爲廣東布政使，安徽甯池太廣道張印塘爲雲南按察使。

癸巳，命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精額在紫禁城騎馬。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戊戌，兩江總督陸建瀛奏，前督臣陶澍於淮北極疲之時議改票鹽，一切規模數年而後定見。開淮南議論紛紛，意欲更改章程，業經出示查禁，俾人心不至搖惑。得旨，慎勿爲浮言所惑，著傳諭劉良駒斷斷不准將就，若稍有搖惑則前功盡棄矣。

《文宗實録》卷五四　己亥，諭内閣：賽尚阿奏，南邕兵勇攻破那勤賊巢，殲捻多名一摺。粤匪顔品瑶餘黨在靈山縣新鋪那勤地方分踞日久，經兩省兵勇疊次圍攻，連獲勝仗。【略】著即督飭在事文武會合兩省兵勇乘鋭前進，將新鋪賊巢一律蕩平，並將帶傷逃竄之首匪蘇凝三嚴拏務獲，毋任遠颺。把總張鴻才疊次裹創力戰，奮不顧身，勇敢異常，著即以千總升用。此外出力官紳員弁兵勇，查明據實保奏。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等奏，請撥粤海關税以濟廣東軍餉一摺。據稱接奉部行接濟團練章程，業經出示曉諭，一俟捐有成數，即行儘解廣西。惟自上年十月停止捐輸以後，一切經費計無所出，是該省自行動用之款已形支絀，而接濟西省之項亦關緊要。著該督等再行籌畫，如現在停止捐輸，於軍餉急需實有窒礙，即著查照該督等原議捐輸章程，一面迅速奏聞，一面妥爲辦理。

壬寅，頒浙江甯波府殉節兩江總督裕謙專祠御書扁額曰：忠蓋承家。

癸卯，諭内閣：張祥河奏，紳民請建原任巡撫專祠一摺。林則徐前在陝西巡撫任内，居官慈惠，率屬廉明，其籌辦撫賑、培植學校、嚴懲奸宄諸政蹟均於地方有裨，現據該撫奏稱該省西安、同州、鳳翔等屬紳民公懇建立專祠，著准其擇地捐建，以表臣績而順民情。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劉源灝奏籌辦海防情形一摺。本年海運，山東省水師將弁不敷巡防，自係實在情形。惟請飭江蘇遴派武職大員北來防衛一節，業據陸建瀛等奏定章程，並分咨山東、直隸等省沿途接護。又據稱飭令江蘇在籍員外郎王承基、安徽候補知縣沈譽來等雇募水勇，分爲頭尾兩幫，督押糧米起運，是江蘇已有勇船防護，不致漫無約束。況米船現經陸續開洋，若此時始令派委大員，轉恐遷延時日，緩不濟急。該署撫仍照現定章程妥爲辦理，毋庸再議更張。至登州鎮總兵武迎吉計日即可到任，該省水師情形應如何整頓之處，即著與該鎮隨時會商籌辦，實力操防，毋得稍存諉卸。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乙巳，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詣昌陵饗殿孝和睿皇后梓宫前行饗奠禮。詣慕陵隆恩殿宣宗成皇帝梓宫前行饗奠禮。詣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寶城前行禮。畢，閱視寶城。

《文宗實録》卷五四　諭内閣：王慶雲、聯英奏，遵旨查明山西清查情形並叅員追款一摺。【略】嗣後州縣交代，該撫務當嚴飭該司，截清款項，禁止通融，斷不准以前任無著之款累及後任。儻該管上司抑勒接受及虚出通關，希圖掩飾，即著一併叅處。

丙午，命莊親王奕仁在御前行走。

賞已革刑部左侍郎寶清三等侍衛，爲駐藏幫辦大臣。

己酉，諭内閣：賽尚阿奏，進攻永安逆匪屢獲勝仗一摺，並片奏南、太一帶賊匪肅清等語。二月初七、初十、十三等日，我兵南北兩路進攻賊巢，斃匪甚多。惟因連旬暴雨，未即大舉深入，該大臣仍當激勵將士相機進勦，殄此醜類，無稍疏縱。至新鋪賊巢經兵勇攻破，首匪顔三臨陣斬獲，其甯明州及龍州一帶巨匪黄東太、翟二並僞軍師陳樹禮均各就捨，南、太一帶業已肅清。廣西藩司勞崇光自赴南太以來，與東西兩省文武會督勦賊，調度有方，將匪黨悉數埽除，洵堪嘉尚。勞崇光著賞給頭品頂帶以示獎勵，所有出力之文武員弁兵勇人等，著該大臣查明保奏，候朕施恩。該省現有波山艇匪在梧州一帶滋擾，即著勞崇光乘勝帶兵馳赴該處，督率地方文武迅速翦除，勿令句結延蔓。

庚戌，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豐工引河放後，猝遇風暴，大壩門占蛰動，現仍竭力趕辦合龍。得旨，卿等竭盡心力，妥慎趕辦。

《東華續録》咸豐一三　是月，展賑山東濟甯等八州縣衛被水災民一月口糧。免湖廣荆州等五衛、湖南澧州等六州縣積欠錢漕銀米。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三月壬子，大葬宣宗成皇帝於慕陵，命大學士裕誠、祁寯藻恭題神主，上就位行虞祭禮，畢，恭送神牌黄輿啟行。自是每日朝夕，詣黄幄行禮，至還宫皆如之。

命莊親王奕仁、鎮國公有鳳、輔國公恆明、協辦大學士杜受田、尚書奕湘、恆春、左都御史朱鳳標、侍郎杜翰、吕賢基、散秩大臣繼善、恩醇、乾清門侍衛載鶱

恭奉宣宗成皇帝神牌黃輿回京。

《文宗實録》卷五五　癸丑，以吏部尚書賈楨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是日，回鑾，駐蹕秋瀾行宫。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丁巳，恭奉宣宗成皇帝、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神牌升祔太廟，安奉神牌於奉先殿。翌日，頒詔天下。

《文宗實録》卷五五　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江蘇海運漕糧續兑正耗米三十二萬三千六百石有奇，白糧正耗米二萬七千五百石有奇，委員查明各船隨帶器械，跟幫開行並派勇船護送出洋。報聞。

戊午，以升祔太廟禮成頒詔天下。

庚申，又諭：本日據鄒鳴鶴奏，克復永安州城，生捡逆首，先將辦理情形馳報。現在探知大廣地方及昭平之大洞龍寮、荔浦之天平坳等處，均爲賊匪逃竄之路，東西兩省毗連處所尤不可不豫爲堵截。著徐廣縉等迅派文武員弁，嚴密巡防，不准稍有疏虞，致滋延蔓。

《文宗實録》卷五六　辛酉，諭内閣：賽尚阿奏，收復永安州城，生捡逆首，並現在勦辦情形一摺。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竄，我兵四面兜勦，疊有斬戮。現獲之洪大泉即逆首洪秀泉之謀主，現已派員檻送京師。此次統計殺賊不下二三千名，生捡百餘名，惟因連日大雨，山險路滑，以致總兵長瑞等同時陣亡。覽奏實深悼惜。烏蘭泰、向榮督兵追勦，雖殲捡賊匪甚多，究因鋭進失機，咎無可辭，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賽尚阿調度失宜，著交部議處。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略】又諭：前因軍需河工用度浩繁，經户部籌議，遵旨行知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等省令各督撫勸諭官紳士民量力捐輸，以濟要需。現在廣西軍務未能剋期竣事，籌解軍餉仍當寬爲儲備，著户部於未經行知各省分體察情形，分别籌議。

乙丑，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報，海運漕糧全數兑竣，計兑漕糧正耗米一百七萬八千石有奇，白糧正耗米八萬一千三百石有奇，委員查明各船隨帶器械，跟幫開行，並飛咨沿海各鎮營帶兵巡護，以聯聲勢。報聞。

賞前任吐魯番領隊大臣海枚藍翎侍衛，爲科布多幫辦大臣。

丙寅，改鑄浙江歸安縣儒學條記。從巡撫常大淳請也。

丁卯，命綏遠城將軍托明阿在紫禁城騎馬。

命禮部尚書何汝霖無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戊辰，又諭：賽尚阿奏，逆匪竄擾省城，派兵防勦，現在移營陽朔督辦情形一摺。【略】著賽尚阿仍遵前旨，相機勦辦，與鄒鳴鶴、向榮等内外夾擊，務將分竄之匪迅速撲滅，以衛省垣，毋稍延玩。

命惇郡王奕誴帶領侍衛十員，往奠故喀爾喀扎薩克親王車登巴咱爾茶酒，賞銀一千兩治喪，予祭葬，以其子達爾瑪襲爵。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己巳，以勦賊失律，降賽尚阿四級，革向榮、烏蘭泰職，均留任。拔烏蘭泰花翎。

《文宗實録》卷五六　庚午，禮部以宗室會試中額請。得旨，取中二名。

《文宗實録》卷五七　辛未，又諭：朕於四月初六日啟鑾後，著派睿親王仁壽、定郡王載銓、大學士裕誠、協辦大學士杜受田、尚書柏葰留京辦事。

甲戌，諭内閣：徐廣縉、葉名琛奏，封川江口堵勦廣西匪船，大獲勝仗，現在分派員弁會勦一摺。【略】。著徐廣縉即督飭兩省文武員弁無分畛域，合力勦辦，務將艇匪悉數殲除，無任竄逸。

刑部尚書恆春等覆奏，囤積私酒人犯，請仍照原擬辦理。得旨：著照所擬辦理，嗣後如再有囤積過數者必應嚴懲。恆春自任刑部以來，諸事廢弛，近日尤甚，著降爲三品頂戴，以觀後效。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戊寅，王植以病免，以陸元烺署江西巡撫，調張芾爲刑部左侍郎，以沈兆霖爲吏部右侍郎。

《文宗實録》卷五七　己卯，諭内閣：昨降旨，令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各進直言以匡時政。本日據給事中陳壇遵旨陳言，懇請遇災而懼，益深惕畏，以召天和而固人心。披覽所奏頗合責難陳善之義，深契朕衷。

庚辰，諭内閣：勝保奏陳時務各條，朕詳加披閱，所論軍務、河工、明賞罰以振紀綱等語，與紿事中陳壇所奏大畧相同，昨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其所稱近日硃批多而諭旨少，又云市井細民時或私論主德。朕因其語無確指，令軍機大臣傳旨飭令據實回奏。兹據勝保覆奏，所云諸臣條奏及交部重案議覆上時奉旨依議發下，外人不知，似宜通行宣示。此言未諳政體，向來各部奏事有依所議行者，即不另降諭旨。【略】嗣後有言責者惟當矚陳實事，不得摭拾空談，致負朕望。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是月，貸山西遼州等十一州縣上年歉收貧民倉穀，並緩徵保德等九州縣買補節年動缺倉穀。蠲緩安徽無爲等三十四州縣及屯坐

各衛水災額賦。免浙江甯波無徵洋商稅銀。免江西節年緩徵銀米。

四月壬午，常雩祀天於圜丘，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

癸未，以恭奉宣宗成皇帝配天禮成，頒詔天下。

《文宗實録》卷五八 頒發朝鮮國宣宗成皇帝配享郊壇詔書，賞給該國王緞匹如例。

以翰林院侍講吴保泰、左春坊左中允史澐署日講起居注官。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自請治罪一摺，已明降諭旨，暫令戴罪圖功，並派徐廣縉馳往粤西會辦矣。現在逆匪尚在圍攻省城，各處兵力聚於北路，該大臣駐劄陽朔，省南兵力稍單，萬一逆匪因省城固守，難於攻撲，復向南路竄突，該大臣現帶之兵僅有二千，儻致疏虞，更屬不成事體。本日已降旨，飭令四川、雲貴各再挑備精兵二千，該大臣如有應需調遣之處，即一面奏聞，一面飛調應用。鄒鳴鶴、向榮等守禦省城，現與該大臣聲息相通，除軍事隨機應變不及往返咨商外，其舉劾等事仍當統歸欽差大臣查覈具奏，以免兩歧。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丙戌，上行釋服禮，恭謁慕陵，啟鑾。

《文宗實録》卷五八 丁亥，諭内閣：逆匪初撲省城，烏蘭泰督兵直至城下，已據將軍橋要隘，乃因礮傷入骨，甫及兩旬，遽致殞命，深堪憫惻。烏蘭泰著加恩照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尋予祭葬世職，如都統例。謚武壯，賞銀一千兩治喪。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諭：恭親王奕訢於本月二十二日分府，著在内廷行走，仍在上書房讀書。

《文宗實録》卷五九 乙未，又諭：固慶奏，請飭禁無票流民私出邊卡一摺。吉林爲根本重地，向不准無業流民私往潛住，近聞各邊卡稽查疏懈，難保無逃亡人户溷迹潛蹤，冀圖私墾。若不嚴行禁止，於旗民生計風俗均有關礙。著山海關副都統、盛京將軍等嚴飭各屬，按照舊例，於要隘地方，往來行旅，認真稽查，概不准無票流民私往潛住，毋任因循積久，致滋弊端。

丙申，諭内閣：賽尚阿奏逆匪被勦分竄現在省城圍解一摺。據稱逆匪水陸被勦，於初一日夜分路逃竄。現在向榮駐守省城，余萬清、勞崇光均各趕到，著賽尚阿即飛催各路文武督率兵勇，分投追勦。並著程矞采、徐廣縉等飭令文武於交界處所嚴防竄越，勿令逆燄復張，現在徐廣縉計已帶兵馳赴廣西，正可合力攻勦，一鼓蕩平也。

丁酉，諭内閣：顔以燠奏，豫東黄運湖河現在受患情形一摺。【略】著與陸建瀛、楊以增隨時會商妥辦。至該省被水災黎今尚未能復業，朕心實深憫惻，著劉源灝派委司道大員周歷巡查，妥籌賑撫。

戊戌，又諭：太僕寺少卿徐繼畬奏陳釋服之後，三漸宜防：一曰土木之漸，一曰晏安之漸，一曰壅蔽之漸。援古證今，深切事理，於朕修身、制行、聽言、用人之道裨益良多。【略】徐繼畬此奏朕當置之座右，用資省覽。昨據副都御史李菡陳奏因循積習等弊四條，所論亦不爲無見，著并存之，以備採擇。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户部奏請復緑營兵制舊額以節糜費，並侍郎曾國藩條陳裁兵事宜。本日復據户部尚書孫瑞珍奏，豫籌庫餉請照前議施行等語。【略】嗣後武職官員如再有隱匿空糧等弊，即著該管大吏嚴參重處，以儆貪婪而肅戎政。至各該地方，今昔情形或有不同，不妨於裁汰之中寓變通之法，即有裒多益寡之處，統全省緑營而計，總不至逾舊額，各該督撫受恩深重，諒能各矢公忠，妥爲辦理也。

《文宗實録》卷六〇 辛丑，策試天下貢士孫慶咸等二百三十九人於保和殿。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辛丑，特登額以病免，以桂良爲兵部尚書。以前任閩浙總督怡良爲福州將軍。

《文宗實録》卷六〇 癸卯，命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福州將軍怡良馳赴山東、江南查辦事件。

乙巳，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章鋆、楊泗孫、潘祖蔭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彭瑞毓等一百八人進士出身，三甲何桂芳等一百二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丙午，又諭：賽尚阿奏賊匪竄逸督飭諸軍追勦一摺。【略】朕即覺其張皇失措，一籌莫展，若非賽尚阿豫調向榮赴省守禦，幾誤事機。此次賊匪北竄，又欲將猛將精兵留以自衛，株守省城，實屬怯懦無能，大負委任，鄒鳴鶴著即革職以示懲儆。

又諭：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具奏，審明甘肅番案各員分别定擬一摺。已革陝甘總督琦善辦理雍沙番族並無搶劫確據，輒行調兵勦洗，已屬謬妄，且並未先期奏明，尤屬專擅，著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爲巡撫。

己酉，諭内閣：上年豐北決口，山東、江南各州縣被災較廣，疊經降旨，動撥

銀款酌籌捐項，賑撫兼施，俾災黎無虞失所。現在大工緩堵，時日方長，賑款所餘誠恐不敷支發，小民待哺嗷嗷，朕心時深軫念。昨已令户部籌議，截留漕米備賑，本日又據杜受田、怡良奏請派大員督辦賑務等語。所有山東賑務著派藩司劉源灝，江南賑務著派藩司祁宿藻率屬查勘，專司督辦。即著於江廣各幫漕糧内截留米六十萬石，分撥江南三十萬石，山東三十萬石，以備賑濟。其應如何撥運、存儲散放之處，即由各該藩司酌定章程，妥爲經理，仍隨時報明。

以刑部右侍郎陸應穀署河南巡撫。

《東華續録》咸豐一四　是月，貸伊犁被旱回民籽種。緩徵安徽無爲州積欵災區本年額賦暨壓徵蘆課。貸湖北荆州等四衛並湖南岳州衛幫丁辦運銀。

《文宗實録》卷六一　五月辛亥，奕山、布彦泰奏，庫存回布壅積過多，請暫停徵運一摺。伊犁庫存回布，連起運在途，多至四十七萬餘匹。每年需用不過二萬匹，若不及早變通，必至積久黴朽。著德齡會同奕山等查明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等城每年回户布匹正賦，應如何變通折徵，仍不至苦累回户，悉心籌議，奏明辦理。其塔爾巴哈台分運布匹，著即暫行停運。

壬子，調四川、江西兵各二千名赴湖南勦賊。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甲寅，召駱秉章來京，調張亮基爲湖南巡撫。以黄宗漢爲雲南巡撫，易棠爲甘肅布政使，長臻爲陝西按察使。

《文宗實録》卷六一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程矞采馳奏，粤匪竄至永州城外，官兵堵禦獲勝情形，並請欽差大臣前赴湖南，以一事權等語。【略】著賽尚阿迅即統帶大兵，馳赴湖南，扼要駐劄。鎮將中孰應留粤，孰宜赴楚，自行酌量調遣。其粤西防勦事宜即著勞崇光籌辦，向榮前爲鄒鳴鶴留駐省垣，據賽尚阿奏，已飭劉長清赴楚勦賊，向榮回提督本任。此次賽尚阿移營湖南，是否仍需向榮前往，可資得力，抑或令其專辦廣西軍務，均由該大臣酌度辦理。現已派前任湖北巡撫羅繞典馳赴湖南，幫辦軍務。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庚申，調常大淳爲湖北巡撫，黄宗漢爲浙江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椿壽署理。以吴振棫爲雲南巡撫。

以湖南道州被陷，總督程矞采、巡撫駱秉章下部議處。

《文宗實録》卷六一　辛酉，又諭：據吴文鎔等奏，請飭廣西仿照嘉慶年間舉行築堡事宜，並鈔録明亮等原奏呈覽。上年粤匪滋事，疊經有人條奏堅壁清野之議，飭令實力舉行。現在賊竄楚境，已降旨飭令該督撫等勸諭紳民團練，自相保衛。著程矞采會同龔裕、駱秉章查照所奏，各就地方體察情形，飭屬認真試辦，總須隨地制宜，方爲妥善。常大淳、張亮基到任後，並著接續辦理。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癸亥，命吏部左侍郎邵燦、户部右侍郎麟魁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文宗實録》卷六一　甲子，月食。

諭軍機大臣等：龔裕奏，籌辦防堵事宜請酌撥官兵軍餉一摺。粤西逆匪竄入楚境，湖北與湖南接壤，必應豫籌防堵。據奏，已調宜施各營兵一千名，派員管帶交將軍台湧分派嚴防，並咨明程矞采等迅派官兵堵截。即著嚴飭兩省帶兵文武於水路各要隘，認真堵截，毋任賊匪搠入，尤須察看地勢，扼要設防，嚴密偵探，但不得過事張皇，轉致人心搖惑。前已有旨，令提督博勒恭武暫緩來京陛見，所有湖北防堵事宜著與將軍台湧會同地方官，妥爲布置。

革湖北巡撫龔裕職，仍令戴罪籌辦防堵事宜。

調陝西兵二千名、河南兵一千名赴湖北防堵。

乙丑，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納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文宗實録》卷六二　丁卯，諭内閣：前已有旨令賽尚阿迅赴湖南籌辦軍務，其未到以前著程矞采督辦防勦。所有軍營提鎮以下帶兵大員統歸節制，該督其通盤籌畫，相機調度，以副委任。

壬申，以已革吏部尚書文慶、光禄寺卿許乃普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癸酉，諭内閣：程矞采奏叅棄城失守文武各員並查明道州被陷情形。前任湖南提督余萬清，經程矞采派令帶兵防守道州，乃於逆匪竄入境内，輒先棄城而逃，又復捏詞支飾，遊擊瞿我謙亦係駐守州城之員，何以不知去向？余萬清、瞿我謙均著革職拏問，仍於查拏瞿我謙到案時嚴訊逃避情形，據實具奏。道州知州王揆一有守土之責，據奏受傷踰城，投河遇救各情節，殊屬支離，著一併革職拏問。

又諭：駱秉章奏請鄉試展期一摺。現在粤西匪徒竄擾湖南邊境，各屬士子團練保衛，未能如期應試，自應量加體恤。所有湖南省本年壬子科文武鄉試，著改於明年舉行。

丁丑，諭内閣：户部奏，旗民交産擬請量爲變通一摺，另片奏奉天旗地仍照舊例辦理等語。向來旗民交産，例禁綦嚴，無如日久弊生，或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顯避交易之名，陰行典賣之實。此項地畝，從前免納官租，原係體恤旗人

生計，今既私相授受，適啟胥役人等訛詐句串等弊，爭訟繁多，未始不由於此，若仍照舊例禁止，殊屬有名無實。著照該部所請，除奉天一省旗地，盜典盜賣仍照舊例嚴行查禁外，嗣後坐落順天、直隸等處旗地，無論老圈自置，亦無論京旗屯居，及何項民人，俱准互相買賣，照例稅契升科。其從前已賣之田，業主售主均免治罪，一切應辦事宜，仍著該部妥議章程具奏。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梁紹獻奏請查辦沿海各關走私積弊一摺。【略】著各該將軍督撫及各關監督等按照摺內所指各情，認真查辦，事關交涉外夷，辦理之法先在嚴查內地商民，杜絕弊端，俾夷商無可藉口，斷不准稍涉張皇，別生枝節。

《文宗實録》卷六三　六月庚辰，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訥爾濟、侍讀孫鼎臣、侍講廣鳳、編修晉康，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謙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卓樫、吕倌孫署日講起居注官。

壬午，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潘曾瑩爲光禄寺卿。

以先聖周公後裔東野茂嵩承襲五經博士。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馳奏，逆匪現踞道州，我軍圍勦情形，並通籌全局，現已馳赴永州督辦各一摺。據稱嚴斷接濟一節，最關緊要。昨已諭令程矞采認真查察，該大臣現已帶兵馳抵永州，著即將目前防勦事宜，會商妥辦。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戊子，萬壽節，上御正大光明殿受賀。

《文宗實録》卷六三　己丑，以工部右侍郎錫齡爲浙江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劉書年爲副考官。禮部右侍郎曾國藩爲江西鄉試正考官，江南道御史丁浩爲副考官。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謙爲湖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許其光爲副考官。

癸巳，諭内閣：本日據端華、載垣等遵旨回奏各一摺。殿廷考試功令綦嚴，端華經朕特派監試，輒爲已革侍講學士保清修補試卷，實屬違例，著退出御前大臣，交宗人府議處。載垣未能阻止，著一併交宗人府議處。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甲午，諭内閣：舒興阿奏，遵旨籌議番務章程一摺，並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閲，所稱分别地界以杜推諉，不分畛域以嚴堵擊，徵調營汛，發給令旗，裁撤零卡，統歸總隘，以及添派馬探，增築濠壘，各營會哨隨地摻查，番族歲賞仍復舊例，各條籌畫均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

《文宗實録》卷六四　丙申，又諭：程矞采奏請將前叅棄城失守各員交賽尚阿審辦一摺。革職拏問之前任湖南提督余萬清、遊擊瞿我謙、道州知州王揆一，著交賽尚阿會同程矞采將該革員等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

丁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報，馳抵羅定，籌勦淩十八股匪情形。得旨，籌畫尚爲周妥。

戊戌，又諭：顏以燠奏，患病增劇，勢難赴工一摺。本年豐北口門未經合龍，運河漫水未退，南糧北上已形艱滯。現在大汛經臨，黄河水長，濟運修防諸關緊要，該河督受恩深重，正當力圖報效。據稱手足麻木，係屬積勞舊疾。【略】顏以燠著即開缺，仍留東河，俟病痊後以道員降補。河東河道總督著慧成補授，即著馳驛前往，慧成未到任以前，著陸應穀暫行兼署。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通籌防勦情形一摺。據稱道州距桂林、平樂兩府屬之恭城、富川、賀縣、灌陽、興安、全州等州縣均祇一二百里，處處有徑路可通省城。該撫自應通籌全局，加意防堵。【略】賽尚阿現已移劄永州，所有廣西軍務即由該督撫悉心會議商辦，其有關涉楚省事務隨時咨明賽尚阿行營，庶可不致歧誤。提督向榮現在桂林，稱病累月，竟將公事委之代理，殊屬不成事體，著該督傳旨飭令接印任事，毋得藉詞觀望，致干重咎。

又諭：德勒克多爾濟等密奏請肅清邊界卡倫一摺。著照所請辦理，惟此事關繫外國，自應遵照舊章，鎮定辦理，斷不可紛紛起釁。

壬寅，駐藏辦事大臣穆騰額因病解任，賞科布多幫辦大臣海枚二等侍衛，爲駐藏辦事大臣。已革阿克蘇辦事大臣輯瑞三等侍衛，爲科布多幫辦大臣。

甲辰，命升任福州將軍桂良來京，以閩浙總督季芝昌兼署福州將軍。

丁未，先是福建巡撫王懿德奏籌行鈔法以濟急需，命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奏。至是奏稱民間行用鋪户銀錢各票乃取銀取錢之據。若用鈔，則鈔即爲銀，鈔即爲錢，與鋪户各票之持以取銀錢者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滯礙難行。該撫所請改行鈔法之説，應毋庸議。報聞。

《東華續録》咸豐一五　是月，貸江蘇蘇、松等屬幫丁銀穀，湖南乾州等五廳縣屯丁穀石。緩徵雲南黑鹽井竈商應解續捐銀。展緩江蘇海州等四州縣被水地方，山東濮州等十五州縣衛被旱被雹莊屯新舊額賦。免浙江海甯等四十八州縣衛被災緩徵銀米。

《文宗實録》卷六五　七月己酉，諭内閣：給事中袁甲三覆奏定郡王載銓廣收門生一摺。據稱載銓曾繪《息肩圖》一卷，題詠甚多，凡屬門生皆係師生稱謂。

著載銓將所繪《息肩圖》即行呈進。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壬子，裁貴州緑營逾額兵三千九百九十二名。

《文宗實録》卷六五　癸丑，又諭：賽尚阿、程矞采奏，道州賊匪分股句結土匪竄入江華縣城一摺，又片奏賊匪復撲永明，縣城失守等語。該匪於旬日之間，連陷兩城，殊堪髮指。地方文武何以毫無準備，帶兵大員何以不急籌援救，且江華失守後劉長清帶兵已抵永明，正當乘勢進攻，乃繞赴遠處剳營，實出情理之外。已革總兵劉長清著即拏問。永明縣知縣常連係守土之官，輒以請兵爲辭，擅離職守，著一併革職拏問，交賽尚阿、程矞采嚴訊定擬具奏。賽尚阿、程矞采、駱秉章、和春著一併交部議處。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調福建兵三千名赴湖南勦賊。

《文宗實録》卷六六　己未，諭内閣：兵部奏請將八旗及各省駐防官員，告休定例，改歸畫一等語。定例緑營官員，凡遇軍政之年不准告病乞休，八旗則例雖無專條，向俱照緑營辦理。惟各省駐防多有臨考告休，仍請食俸者，辦理殊未畫一。嗣後各省駐防旗員均著與在京八旗，按照緑營定例，如有於軍政之年告病乞休者，即行勒令休致，其出兵受傷非在三處以上，亦不得題請給俸，以杜規避而免歧異。該部即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奏，辦理廣西勦堵各事宜並量裁省局各摺片。【略】即酌派福興統兵，迅由間道馳往協勦，務須先其所急，速殄羣醜，無誤事機。另片奏，量行裁減省局支應一節，所見甚是。即著照所議覈實辦理，仍移咨勞崇光確切查覈，從前辦理糧臺官吏紳民等有剋扣冒領等弊，即著從嚴參辦。至湖南軍餉近又請撥三百萬兩，已由户部籌撥一百五十萬，其餘另行籌款，陸續撥給。【略】著徐廣縉、葉名琛於廣東省設法籌畫，無論關税錢糧及正雜各款，或於商棧暫行通融，如湖南待用甚急，即迅速酌撥，以濟要需。

乙丑，先是湖廣總督程矞采覆奏，湖北宜昌府爲四川入楚門户，堵巡私鹽應將向設隴旺沖等卡略爲改移，並添派宜昌府協同宜昌鎮督緝，以專責成，覈其功過，奏請議敘議處。下户部議。至是奏應如所議辦理，從之。

丙寅，諭内閣：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秉躬端正，勵節直清，經術淵醇，體用兼備。【略】杜受田竟以感受暑溼觸發舊患肝證，於本月初九日遽至不起。披覽遺章，不覺聲淚俱下，悲痛實深。回憶書齋景況，如在目前，奉使陛辭，情尤眷戀，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相睽兩月，晤對無期耶！著賞給陀羅經被，由驛發往，加恩晉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即照大學士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賞給廣儲司銀五千兩，經理喪事，靈柩回京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護送，准其入城治喪，屆時朕當親臨奠酹，用伸悲悼。

戊辰，又諭：前據給事中袁甲三奏叅定郡王載銓、刑部尚書恆春、侍郎書元、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各摺片。【略】據載銓奏稱於保舉之人，欲以師生稱謂者不能豫爲攔阻等語，均屬不知避嫌，有違定例，載銓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略】内閣學士載齡、内閣侍讀許誦恆均係師生稱謂，顯違例禁。載齡、許誦恆均著交部議處。其題圖之潘世恩、卓秉恬、祁寯藻、柏俊、周祖培、麟魁、吴鍾駿、黄贊湯、錫齡、文慶、慧成、富呢雅杭阿、潘曾瑩、潘曾綬、葉名澧等亦有不合，著一併交各該衙門，分別議處。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辛未，諭内閣：宗人府奏，遵議定郡王載銓處分一摺。載銓著改爲罰王俸二年，不准抵銷，其所兼領侍衛内大臣著即開除，並無庸管理健鋭營事務。

《文宗實録》卷六七　壬申，又諭：本日據賽尚阿、程矞采馳奏，賊匪竄踞湖南郴州，已有旨，諭令徐廣縉由廣西帶兵馳赴湖南會勦。所有兩廣總督並欽差大臣關防著葉名琛署理，廣東巡撫即著柏貴暫署。楚粤交界地方防堵緊要，該署督務嚴飭提鎮及地方文武員弁，隨時偵探，扼要設防。儻須越境夾擊，毋稍拘泥，致失事機。至廣西、湖南兩省軍餉，如有緩不濟急之處，該署督撫仍遵前旨，無論何款趕緊設法籌備。

命四川總督徐澤醇來京，以成都將軍裕瑞兼署四川總督。

以勦賊無功，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湖廣總督程矞采、湖南巡撫駱秉章下部議處。

甲戌，又諭：吏部等衙門奏，遵議恆春等處分一摺。刑部尚書恆春、侍郎書元均著改爲降四級調用，内閣學士載齡、侍讀許誦恆均著改爲降二級調用，潘世恩、卓秉恬、祁寯藻、柏俊、周祖培、麟魁、吴鍾駿、黄贊湯、錫齡、文慶、慧成、富呢雅杭阿、潘曾瑩、潘曾綬、葉名澧均著改爲罰俸半年，不准抵銷。

命安徽選兵一千名，河南選兵二千名，豫備湖北咨調。

乙亥，命内閣學士常志爲實録館副總裁官。

以吏部尚書柏葰署正藍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撥河南藩庫銀二十五萬兩備東河防險工需。

是月，免江蘇海運沙船旗丁應賠遭風漂失米、安徽和州借修官圩未完攤徵銀。緩徵廣東佛岡等十五廳州縣道光三十年被擾逋賦，浙江定海廳減徵額賦。

《文宗實録》卷六八　八月己卯，又諭：朕因向榮久歷戎行，才尚可用，於道光三十年八月特旨調任廣西。【略】乃本日據徐廣縉叅奏，向榮於六月二十七日先已接印，至七月初六日奉到飭令任事之旨，竟稱病難速痊，求該督奏請開缺。朕不料向榮喪心昧良，膽大藐玩至於此極。國家用人原期其才能幹濟，即使功過不掩，亦不妨舍短取長。【略】向榮著即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以爲辜恩巧避者戒。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庚辰，吏部遵議，欽差大臣賽尚阿、湖廣總督程矞采、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處分，請照溺職例革職。得旨，賽尚阿、程矞采、駱秉章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甲申，以羅繞典署江西巡撫。

調安徽兵一千名、河南兵二千名赴湖北勦賊。

《文宗實録》卷六八　丙戌，又諭：昨有旨，令羅繞典署理江西巡撫，就近由湖南馳驛前往。本日據羅繞典等馳奏，賊匪竄撲長沙省城，現在督率兵勇籌辦防勦等語。湖南省城防守現當喫緊之時，該署撫勢難剋期前赴江西，所有江西巡撫仍著陸元烺署理。該省吉安、瑞州、袁州各屬多與湖南毗連，且賊匪本有由醴陵竄越江西之謠，邊界地方防堵綦要，亟應嚴密布置，俾免疏虞。至團練保衛及地勢夷險情形，本省紳士尤爲熟悉，前任刑部尚書陳孚恩現告養親回籍，近在省城，即著幫同陸元烺辦理一切團練防堵事宜。

釋吉林效力已革陝甘總督琦善回旗。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現因粵匪竄擾湖南，其鄰近之湖北、江西兩省，防堵緊要。已有旨令安徽、河南各調精兵，迅赴各該省聽候調遣。惟豫、皖兩省調兵過多，須於鄰省備調接應以壯聲威。著舒興阿、張祥河於陝甘各標官兵内選備精兵三千名，豫派得力將弁，妥備軍裝器械，如安徽、河南等省咨調，即奏明派往。

又諭：陸建瀛奏，江西警報疊至，請將湖北省所調安徽官兵先行改赴江西一摺。【略】是現在情形，湖北尤爲緊要，所有前調安徽官兵一千名，著仍遵前旨飛速調赴湖北。至江西兵力不敷，著該督即會同楊文定、蔣文慶於江蘇、安徽二省官兵内，選調精兵二千名馳赴江西吉安、袁州、瑞州一帶，聽候署巡撫陸元烺會同在籍尚書陳孚恩酌量調遣。

《文宗實録》卷六九　己丑，諭内閣：前據羅繞典等奏，逆匪於七月二十八日由醴陵猝至省城，【略】何以半月以來並無奏章報到？殊出情理之外。賽尚阿、程矞采均著摘去頂帶，拔去花翎，仍著賽尚阿統帶官兵馳援長沙，徐廣縉此時當已督帶精兵行抵楚境，著即併力夾擊，使賊匪進退無路。

辛卯，又諭：張亮基奏，行抵湖南常德府籌辦堵勦一摺。【略】現在張亮基業已行抵常德府城，復調辰沅道所屬土兵一千名，鎮箪鎮兵八百名並前調之貴州兵一千名合力進勦，著該撫即親督將弁，與省城派出兵勇，内外夾擊，痛加勦洗。

癸巳，辦事大臣德齡奏報烏什、喀什噶爾二處，嚴防夷匪。得旨，若再進卡句結，務期全數殲捡，勿任遠颺。

《東華續録》咸豐一六　調常大淳爲山西巡撫，羅繞典爲湖北巡撫，以張芾署江西巡撫。

《文宗實録》卷六九　甲午，以右春坊右中允何廷謙、翰林院編修匡源署日講起居注官。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徐廣縉奏叅，向榮藉病規避，當有旨將向榮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兹據向榮奏，遵旨交卸赴楚援勦，並詳陳患病情形。【略】著徐廣縉再行察看，如向榮實係知感知懼，力疾自效，即由該大臣奏明，暫停發遣，留於軍營差遣委用。

《文宗實録》卷七〇　庚子，上御洞明堂，句到四川上年情實罪犯，停決斬犯二十人，絞犯二人，餘七十四人予句。

辛丑，諭内閣：賽尚阿、程矞采奏，逆匪分竄長沙，省城内守外援並督諸軍分勦各匪一摺。【略】兹據賽尚阿奏稱，前經檄調，向榮由粵赴楚，現已馳抵衡州，飭令統兵即赴長沙應援。該革員此次遵調來楚，尚爲迅速，著暫緩發遣，即令統帶四川、河南等處官兵，奮勉勦賊，戴罪圖功，以觀後效。

署江西巡撫陸元烺奏，楚氛不靖，派兵前赴吉安、袁州二府防堵。得旨，嚴密防堵，勿許闌入。

命四川提督蘇布通阿馳赴湖南軍營聽候調遣。

甲辰，諭内閣：前據張亮基奏，調貴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前赴湖南差委，當

經降旨允准。茲據蔣霨遠奏，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等語，胡林翼著毋庸調赴湖南。

諭軍機大臣等：【略】又諭：據陸元烺奏，江西需兵甚急，就近調撥閩浙精兵堵勦一摺。【略】前有旨令於江蘇、安徽兩省選調精兵二千名，馳赴江西。茲據陸元烺奏，蘇省相距較遠，兵到緩不濟急，著准其於福建汀州、浙江衢州兩鎮營內，就近各調精兵一千名，由各該督撫迅派得力將弁，飭令管帶，迅速馳赴江西。

又諭：程矞采奏，楚省軍務支發章程未便照粵西辦理，現在力求覈減一摺。據稱，查覈廣西省支發章程，凡屬鹽糧銀數無不例外加增，並有增至數倍者，兵丁鹽菜口糧每名日給銀米之數，已屬與例不符。【略】前任巡撫鄒鳴鶴督率糧臺大員，專司其事，何以任意開銷，毫無察覈？勞崇光在外勦辦匪徒，糧臺非其專責，無所用其迴護，著即確查據實具奏。並將細册迅速咨送户部，其浮冒侵吞各員，著即嚴參，毋稍含混。

乙巳，又諭：朕於九月十一日啟鑾後，著派惠親王大學士卓秉恬、尚書柏葰、禧恩、麟魁、侍郎奕經留京辦事。步軍統領著奕經暫行署理。

丙午，朝鮮國使臣徐念滄等三人於西安門內瞻覲。

《文宗實録》卷七一　九月己酉，又諭：自廣西軍興以來將及兩載，朕念生民塗炭，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前因大學士賽尚阿人尚樸誠，能任艱苦，特命爲欽差大臣前往督勦。【略】賽尚阿著革職拏問，由徐廣縉派員解交刑部治罪。程矞采總制兩湖，特命前往湖南督辦防堵一年之久，如果布置得宜，堵禦嚴密，何至任賊竄越。【略】程矞采著即行革職，仍留軍營辦理糧臺事務。駱秉章、鮑起豹均有文武地方之責，不能豫爲防範，咎亦難辭，惟念現在長沙城内守禦正當喫緊之時，著俟勦辦省城賊匪完竣後，再降諭旨。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等奏，連日戰守獲勝各情，又據羅繞典等奏會商進勦獲勝並郴州大股賊匪踵至各摺片。【略】昨已降旨，授徐廣縉爲欽差大臣並署湖廣總督，此時計已馳抵軍營，著即相度地勢，扼要駐劄，督飭福興所帶得勝兵勇，並各路援兵，迅赴長沙接應。

命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大學士，仍留直隸總督任。户部尚書禧恩協辦大學士，充國史館總裁官。吏部尚書賈楨協辦大學士。

命大學士祁寯藻管户部事。

命兩江總督陸建瀛會同河道總督楊以增，勘辦洪澤湖仁壩工程。

壬子，命大學士卓秉恬管工部事，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禧恩管理藩院事，命理藩院尚書吉倫泰管雍和宫事。

甲寅，又諭：舒興阿奏，官兵兜勦番賊，大獲勝仗，全股殲除，並生捡首惡，現在撤兵歸伍一摺。【略】該督等督辦有方，洵堪嘉尚，舒興阿、索文均著交部議敘。所有鎮將備弁及兵練人等著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東華續録》咸豐一七　命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暫留湖南，辦理防勦事宜。

戊午，上啟鑾謁東陵。

《文宗實録》卷七一　戊午，諭内閣：樂斌奏，遵查民回互鬬起釁緣由，請將緝捕不力之署同知懲處一摺。【略】茲據奏稱，民回互鬬係因争占廟攤地址及搶錢起釁，並無約期械鬬情事。署吐魯番同知薩斌泰訪拏案犯，未能全行弋獲，經該都統嚴飭，又僅獲一名，緝捕實屬不力。薩斌泰著先行革職留任，勒限三箇月，飭將案内兇犯悉數拏獲，嚴行審辦，如限滿無獲，著即嚴參。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德齡、特克星額、桂齡等奏，夷匪四次竄入喀什噶爾所屬卡倫，復經官兵擊退各一摺。【略】據拏獲安集延、布魯特奸匪供稱，句結潛辦鉛子火藥，又探聽官兵數目，是該匪等蓄謀煽亂已久，現在卡内回子雖未被其煽惑，而賊匪總未大受懲創，仍在卡外窺伺，難保不去而復來。桂齡現在移營托古薩克，務與特克星額確偵嚴防，毋稍疏忽，並著奕山、布彦泰、德齡嚴飭所屬，並附近各城一體嚴密防堵。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常大淳奏，賊欲北竄湖北，防禦兵單，請飭湖南速派官兵來岳助防，並懇添調官兵一摺。【略】著台湧、常大淳、博勒恭武、雙福等相機調度，扼要嚴防，仍宣示以鎮静，毋得稍露張皇，轉致居民驚擾。常大淳所請餉銀三十萬兩，已飭部速議具奏矣。

《東華續録》咸豐一七　調陝甘官兵三千名赴湖北勦賊。

《文宗實録》卷七一　辛酉，上恭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裕陵、俱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隆恩門，詣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均隨行禮。

《東華續録》咸豐一七　壬戌，吏部以大學士訥爾經額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文淵閣大學士。

甲子，上幸朱華山，酹酒回鑾。

《文宗實録》卷七二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奏，堵賊分竄情形並帶兵進省一摺。【略】前曾諭令徐廣縉抵楚後扼要駐劄，現在賊衆全在長沙，城外情形萬分喫緊，何以至今尚未見該大臣奏報抵楚日期？且賽尚阿業經獲罪，統帥無人，朕心甚爲懸繫，著徐廣縉迅速兼程前進，直赴省城，與羅繞典、張亮基、駱秉章、鮑起豹等督率文武，乘此賊夥聚集尚未潰散之時，合力攻勦，一鼓殲除。

己巳，調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常大淳奏，湖北被淹各屬已成災象，先行動項接濟窮黎，俾免失所。得旨，汝現雖調任，籌賑事宜，不可不盡心經理。

辛未，諭内閣：程矞采奏請飭催各省撥解軍餉銀兩一摺。現在湖南軍務未竣，應需餉銀，必須源源接濟，不容稍有遲誤。兹據奏稱，兩淮等處部撥湖南軍餉，現尚未解到者共銀二百六十六萬兩零。著兩江、四川、陝西、安徽、浙江、河南、山東、山西各督撫及長蘆鹽政，迅將未經起解餉銀委員趕緊管解啟程。

甲戌，以協辦大學士、贈大學士杜受田靈柩到京，命恭親王奕訢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

丙子，命貴州提督善禄赴湖南軍營，交欽差大臣徐廣縉飭辦勦捕事務。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飭各省豫籌軍餉一摺。現在楚、粤軍務未能剋期竣事，應用軍餉浩繁，各省疆吏自應迅速籌畫，以資接濟。除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甘肅、雲南、貴州等省或用兵防堵，或地近邊陲，均毋庸議外，其餘各省著該督撫鹽政等督飭藩運各司，確查各該省可減可删之款及留支待用正雜等項，約計至本年下忙爲止，可以移緩就急者，每省或二三十萬兩，或一二十萬兩，各自體察情形，從寬籌備，迅速覈明數目。

《東華續録》咸豐一七　是月，蠲緩直隸保定四十二州縣被水被風被雹邨莊額賦並給口糧有差。

《文宗實録》卷七三　十月戊寅，頒咸豐三年時憲書。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逆匪攻擾長沙，已經五旬之久，【略】著即飭令合力會勦，毋稍延緩，如將弁有臨陣畏葸退避，仍蹈從前惡習者，該大臣即一面奏聞，一面於軍前正法，以肅軍律。逆首洪秀泉、楊秀青等是否均在妙高峯一帶，賊巢務須設法殲捄。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委員及黑龍江將軍所派協領等會同俄囉斯夷官審明槍斃俄夷人犯，供詞均與該將軍原審相符。該犯等搶奪俄夷馬匹銀錢等物，悉按原案辦照例加倍折罰銀七百餘兩，經委員等面交會審夷官收領，業經換寫字據，行文知照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現將該犯五名分起由庫倫解送黑龍江，交該將軍遵候部議辦理。硃批：該部速議具奏。

《文宗實録》卷七三　癸未，諭内閣：僧格林沁奏，骰疾時發，步履維艱，一切差使恐有不敬，請開御前大臣、領侍衛内大臣之缺等語。僧格林沁毋庸開缺，嗣後凡遇隨從行禮差使，著加恩毋庸隨從，以示體恤。

壬辰，廣西巡撫勞崇光奏，遵查粤西軍營支發章程，惟優給壯勇雇值及加增武職鹽糧長夫，均與例案不符。係因軍務緊急，量爲變通，將來歸入外銷辦理，尚非任意糜費，得旨，汝摺内聲明外銷之款，若無此旨，則未免含混，速定章程，從實覈辦。

閩浙總督季芝昌以疾乞休，允之。調雲貴總督吴文鎔爲閩浙總督，以湖北巡撫羅繞典爲雲貴總督，廣東布政使崇綸爲湖北巡撫。

《文宗實録》卷七四　甲午，上御太和殿宣制，册立皇后，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慶賀禮。

命大學士裕誠爲正使，禮部尚書奕湘爲副使，持節齎册寶，册立貴妃鈕祜禄氏爲皇后。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閲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來文，内稱：請遵照原定條約，禁止夷商與華商互換金銀錢並互換錢票等語。當交恰克圖司員賽音博勒格圖查明此事，與華商有無妨礙之處，詳細稟報。兹據該司員報稱，向來華商與俄商貿易俱以錢票互換，並不知錢票爲俄國違禁之物，其金銀錢一項，據商民聲稱約計自道光二十一二年間換起，從此禁止，尚無窒礙。惟錢票一項，至今互換五十餘年，現在商民所存夷商錢票以銀計算，共合八萬餘兩。設驟行禁止，夷商不肯按票償銀，恐致苦累商民，易生枝節等情。應即行知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嗣後金銀錢一項即行知停止互換。惟商民現存錢票應予限一年，令其全行交清，嗣後不准再換，俟該夷回覆再行覈辦。諭内閣：此案著交理藩院議奏。

《文宗實録》卷七四　丁酉，諭内閣：葉名琛奏，馳抵韶州，分兵截勦賊匪，疊獲勝仗，並各路圍擊多賊一摺。【略】亟應趁此聲威，痛加勦洗，毋留餘孽，並於楚粤交界各路，加意設防。如有應須協勦之處，該署督即飭令將弁越境，合力

殲捻，以綏邊圉。

戊戌，又諭：御史張澧翰奏，軍流徒犯動輒脱逃，逞兇肆擾，請嚴加管束一摺。【略】即如兵部前奏，烏嚕木齊脱逃遣犯竟至六百七十八名之多，其未經查出者尚不知凡幾。著各該將軍、都統、督撫、府尹暨新疆大臣等嚴飭所屬於各處安置人犯，嚴密防範，勿任潛逃。如有在配所滋事逞兇者，即行從重懲治，至發遣人犯經過地方尤當妥爲護解，不得稍有鬆懈。其遇赦釋回人犯，責令地方官嚴行約束，認真稽查。

己亥，又諭：禮部奏，據朝鮮國王咨稱，近年以來内地船隻前往該處沿海各島捕魚，每次漁船或八九十隻，或數百隻，船載多人並有鳥銃器械等件。其船號俱是登州、萊州、甯海、榮城、奉天、江南、蘇州各等處船隻，未便擅行驅逐等語。沿海居民越界漁採，例禁綦嚴。【略】著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並沿海各督撫，飭屬一體嚴禁，認真編查。如有前項船隻越境漁採，即行照例懲辦，將該管官查參議處，並著該部行知該國王，遵照康熙年間諭旨嚴查辦理，以肅邊防而申禁令。

庚子，以勦獲福建臺灣匪徒洪紀，賞臺灣道徐宗幹、叅將常存花翎，餘升敘有差。

甲辰，諭内閣：徐廣縉奏，遵旨查明賽尚阿隨帶文武員弁兵丁飭令回京，開單呈覽。副都統銜頭等侍衛開隆阿，係朕特命賽尚阿帶往軍營之員，著仍留湖南軍營，交徐廣縉差遣委用，其餘士魁等文武各員及兵丁等均著飭令回京當差。

乙巳，定郡王載銓等奏，酌擬寬籌軍餉章程。

《東華續録》咸豐一七　是月，蠲緩山西托克托城被旱邨莊本年額賦，並給口糧。緩徵山東歷城等四十六州縣，德州四衛被災民屯並范縣被水邨莊新舊額賦。緩徵廣西、江西被賊各鹽埠道光三十年課餉之半。蠲緩湖北公安等二十八州縣、武昌等九衛被水被旱民屯新舊額賦。給鍾祥、公安、漢川、天門災民口糧。蠲緩奉天金、復等九廳州被水旗地本年額賦，貸遼陽牛莊旗户一月口糧。賑四川平山等八州縣災民。免江西撫州幫漕船遭風漂失米。

《文宗實録》卷七五　十一月己酉，諭内閣：通政使羅惇衍奏，一月之中日月並食，請嚴飭廷臣實力修省，以回天變，並請停止冬至慶賀等語。【略】現在盜賊未平，河決未堵，國用未足，民困未蘇，總由朕用人行政，多有缺失，適見於天，敢不自省，所有本年冬至升殿受賀典禮，著即停止。

又諭：羅繞典等奏，賊匪被勦竄逃，省城圍解一摺。【略】著徐廣縉、羅繞典、張亮基督飭各路將弁兵勇迅速兜截，合力追勦，務期掃蕩賊氛，毋留餘孽。

壬子，四川學政何紹基奏，請鑄用大錢以復古救時，並禁止民用銅器。得旨：所奏不爲無見，然小錢大錢，制雖異，用實同。現鑄小錢，銅尚不足，何況大錢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銅，原干例禁，本年曾經降旨，況古制亦非盡善，舉一事必欲復古，試問井田封建尚可復乎？此摺著户部存記，若有可行時，不妨採擇入奏。

甲寅，諭内閣：黄宗漢奏，浙江新漕試行海運，請飭江蘇委員幫同辦理一摺。來年浙漕海運係屬創始，豫雇船隻最爲緊要。除由該省自雇北運商船外，其不敷船隻應由上海添雇，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派委妥員幫同辦理。所有江蘇、浙江海運事宜，並著該督等責成按察使倪良耀總司其事，以資熟手，總期不分畛域，妥速籌辦，毋稍延誤。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丙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國固畢爾那托爾咨稱，三月間庫博勒哲庫卡倫荒火突發，延至敝國地方，當即撲滅。貴國章京並未咨報，求飭所屬，如遇此等事件即行知照等語。當令總管貝子德濟特多爾濟查明，係蒙克托羅噶依卡兵與該處孩童於三月十六日在郊放荒頑耍，未能撲滅，以致延及俄國地界。查此次火發雖延俄夷境内，並無損傷，來文已經聲明，自與該國無所講論。惟蒙克托羅噶依卡倫章京朗棍札市遺漏未報，以致該夷咨詢，均屬不合。除將官兵等另行懲辦外，並嚴飭該員等，嗣後於邊界要卡，留心防守。

《文宗實録》卷七六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常大淳、雙福先後馳奏，逆匪竄入岳州，府城失守，湖北情形緊急各一摺。【略】提督博勒恭武受傷是否屬實，何以任兵潰散，著先行革職，仍著查明，據實具奏。岳州府城文武下落一併查明奏聞。湖南省城現有張亮基、鮑起豹駐守，羅繞典著暫留湖南，若有應行帶兵堵勦之處，著該大臣等酌量籌辦，毋誤事機。

戊午，以内閣學士許乃普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賞已革陝甘總督琦善三品頂帶，署河南巡撫。

命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留於武昌省城，幫辦防堵事務。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調陝甘兵二千名、西安駐防兵一千名赴河南防勦。

《文宗實録》卷七六　庚申，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稱，拏獲青浦縣毆官拒捕案犯王阿辛等八名，仍嚴緝首匪周立春等，務獲究辦。得旨：此等匪犯務期必

獲，不可任聽屬員蒙混，以遠颺無蹤爲辭。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奏查明長江守禦一摺。【略】茲據陸建瀛所奏各節，該督籍隸楚北所奏自係實情，著徐廣縉、常大淳按照所陳，悉心體察水陸地勢，扼要設防。尤須派委得力大員前往督率，豫爲布置，鎮撫人心，毋至臨時猝辦，稍有延誤。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乙丑，孫毓汶以病免，調蘇敬衡爲浙江按察使。以文煜爲四川按察使。

調山東、浙江兵各二千名赴安徽防勦。

丙寅，調山東兵一千名、山西兵三千名赴河南防勦。

《文宗實録》卷七七　戊辰，諭内閣：穆騰額奏，班禪額爾德尼七旬生辰，接受賞件呈請謝恩，並呈進吉祥丹書克乞爲轉奏一摺。班禪額爾德尼歷居後藏有年，深通經術，推演黄教，且其照顧喇嘛黑人爲年更久，兹又請進丹書克，其誠慤之忱，朕心尤爲歡悦。著照所請，准其交明年年班進京之堪布，代爲呈進。

辛未，諭内閣：軍興以來，將兩年矣，廣西瘡痍未復，湖南又遭塗炭，近乃逆氛更熾，擾及武昌、漢陽，所過郡縣悉被蹂躪。雖桂林、長沙兩省城幸保無虞，而我民之遷徙流離亦已不堪言狀。朕御宇三載，未能安輯四方，俾我民咸登衽席，深宫自省，豈止寢食不安！【略】前此被賊滋擾省分，疊經降旨令該督撫查明奏請，分别蠲緩撫恤。兹者岳州失守，擾及武昌、漢陽一帶，眷懷南服，憂思益深，若再令疆吏飭屬照常徵納，小民其何以堪？著該督撫悉心體察被賊地方，分别蠲緩，奏請恩施。其餘應行徵收錢糧之處，亦著嚴查各州縣，總期照舊開徵，毋得稍有浮勒，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至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該大臣督撫等即刊刻謄黄，徧諭閭閻，其各仰體朕意，速振軍心，用殲羣醜，毋再因循玩泄，致干重罪。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賞署河南巡撫琦善二品頂帶。

《文宗實録》卷七七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等，御史陳慶鏞條陳軍務一摺。朕詳加披覽，所奏不爲無見。【略】其有能捡斬逆首者，除賞銀十萬兩外，即封爵之榮，世職之賞，朕亦不吝。該大臣等即懸示賞格，俾人人曉喻，儻陷於賊營之人有能殺賊效命，自拔來歸者，亦可予以自新，加之重賞。其將弁兵勇有不用命及退避不前者，即分别嚴懲，無稍姑息。

癸酉，諭内閣：著派火器營官兵四十名，齎帶火箭二千枝並各旗營火藥二萬斤，由驛前往河南，交琦善差遣備用。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是月，給安徽鳳陽等四州縣、浙江金華等五縣災民口糧。貸湖南安鄉縣貧民麥種。展緩兩淮富安等十四場被水竈地新舊額賦。緩徵吉林三姓被水地畝上年銀穀，江西南昌等五縣水災旱災地畝本年額賦，並展緩新建等十一縣節年緩徵正雜額賦。蠲緩河南永城等二十七州縣、安徽靈壁等三十八州縣、宣州等三衛、山東滕、嶧等六州縣、濟甯、臨清二衛、浙江仁和等四十九州縣、杭、嚴等二衛、湖南武陵等九州縣並岳州衛水災、旱災、風災、雹災歉收地畝新舊額賦。賑湖北公安等四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給坍塌房屋修費。

《文宗實録》卷七八　十二月丙子，停運湖南、湖北被擾州縣本年新漕。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丁丑，命協領台斐音、保巴揚阿等管帶吉林、黑龍江兵各二千名赴河南，交琦善調遣。

《文宗實録》卷七八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徐廣縉奏，軍營將弁及地方文武膽玩情形，已有旨令擇尤懲辦。本日復明降諭旨，將福興革職，和春等革職留任矣。【略】即責成徐廣縉、向榮二人專辦。本日復明降諭旨，頒給陸建瀛、琦善欽差大臣關防，所有江蘇、安徽、江西毗連湖北各要隘，責成陸建瀛妥爲布置，仍令於上游扼要堵勦，其河南各要路，即責成琦善帶兵進攻。

以提督銜幫辦軍務向榮爲廣西提督。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庚辰，命正黄旗蒙古副都統明慶帶領吉林、黑龍江兵赴河南聽琦善調遣。

辛巳，禮部尚書何汝霖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恪慎，並賞其孫承禧舉人。

以徐澤醇爲禮部尚書，慧成署四川總督，福濟爲河東河道總督。

《文宗實録》卷七八　壬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等奏，現調直隸各兵由琦善督催前行，續到官兵即由陳金綬管帶。得旨，琦善現已授爲欽差大臣，軍中有所統率，自可相機調度，一切應緩應急，朕斷不遥制。陳金綬忠誠素著，勇敢無敵，戰陣之事可與商酌。現在營員中經戰者甚少，大半皆怯懦之人，陳金綬雖精力未衰，究不宜仗仗在前，朕不放心。殲兹羣醜，在此一舉，朕惟有竭誠額天以消民劫也。此旨著寄與琦善、陳金綬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署兩廣總督葉名琛，季芝昌，王懿德等奏，唤咕唎夷人久羈琉球，該國王世子遣使來閩，求爲請諭

並鈔録原咨呈覽一摺。【略】著該署督再向該夷目咆哮相機開導，諭令將帕嘘哈撤回，以示懷柔而杜他釁。並將該領事如何答覆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咨會閩浙總督，諭知琉球使臣可也。

《文宗實録》卷七九 丙戌，又諭：逆匪紛竄湖北，圍撲武昌，疊經諭令，陸建瀛兼程馳赴九江上游一帶，迅籌江防，遏賊東下之路，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復命户部先撥庫帑銀三十萬兩，以濟軍需。

己丑，諭内閣：據户部遵旨議覆，崇文門徵收貨税向以茶酒煙布爲大宗，近來酒税日見虧短，總因奸商雇覓貧民私運，私背囤積，隱寶漏税日多，則正税日少。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將販運私酒各匪犯，隨時一體查拏，奏明懲辦。

癸巳，諭内閣：本日據徐廣縉馳奏，逆匪攻陷武昌，省城失守一摺。覽奏憤恨莫可言喻！【略】。徐廣縉著革去兩廣總督，拔去雙眼花翎，仍以欽差大臣暫署湖廣總督。向榮著革職，仍幫辦軍務，戴罪勦賊，以觀後效。武昌爲省會要地，乃竟被賊攻陷，官兵士民慘遭荼毒，朕自愧自恨，用人失當，不能迅速拯我生民，殄兹羣醜。顧瞻南服，寢饋難安。前已令琦善、陸建瀛爲欽差大臣各帶重兵馳往迎勦，又命陝甘總督捨興阿、四川將軍署總督裕瑞各選精兵馳往楚省交界，合力勦捕。

甲午，以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暫署湖北巡撫。

以革職廣西提督向榮暫署湖北提督。

《文宗實録》卷八〇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青麐、楊以增奏辦理壩工一摺。【略】總期年内及早合龍，以副朕望。楊以增、查文經及在事員弁，經朕棄瑕録用，應如何感激思奮，急圖自效，儻再有疏失，其能當此重罪耶！青麐著仍遵前旨駐工督催，無任延誤。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己亥，賞欽差大臣琦善都統銜專辦軍務，毋庸署河南巡撫。

實授葉名琛兩廣總督，柏貴廣東巡撫，陸應穀河南巡撫，張芾江西巡撫。

調山東綠營兵一千名赴荆州防勦，青州駐防兵一千名赴琦善軍營。

《文宗實録》卷八〇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奏，查明湖北署撫臣殉難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常大淳賜卹矣。【略】若竟以岳郡爲藏身之固，以全師爲自衛之謀，甘心失機，又蹈重罪，亦何面目對殉難官兵及數萬生靈耶！前有旨，令駱秉章署理湖北巡撫，並令於荆襄兩郡擇要駐劄。崇綸未到以前，所有湖北省一切事宜，即著會同徐廣縉籌辦。

命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協辦安徽團練防勦事宜，太常寺卿恆福赴河南軍營交欽差大臣琦善差委。

癸卯，户部遵議變通旗民交産章程。

乙巳，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爾沁、喀爾喀【略】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

又諭：昨據向榮奏籌勦情形。【略】徐廣縉但知自衛，全不以下游地方爲意，朕是以將其拏問治罪，專責向榮以勦賊，並派鎮將帶兵應援九江等處。張亮基已署理湖廣總督，統轄兩省，豈可再蹈徐廣縉覆轍，著仍遵前旨，飭令音德布、韓世禧、鄧紹良、慮應翔等統帶兵勇船隻，迅速前往湖北，聽候向榮調度，設有貽誤，朕惟該署督是問。至湖南籌辦撥兵募勇各事宜，即責成張亮基、潘鐸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妥爲辦理。徐廣縉業經革職拏問，該署督派員解京時，即將朕前賜欽差大臣遏必隆刀一併繳回。至程裔采，現准回籍。

《東華續録》咸豐一八 是月，緩徵河南祥符等十五州縣節年積欠銀米。蠲減直隸隆平等七州縣被水邨莊額賦。緩徵甘肅靖遠等十九州縣及隴西縣丞所屬被水旱雹霜地方新舊額賦。蠲浙江仁和等十八州縣水旱地方漕米。蠲緩江蘇上元等五十五州縣、蘇州等五衛水旱莊屯新舊額賦，並截留漕米三萬二千石，賑豐、沛等十州縣二衛災民口糧。又截留漕米十萬五千石，賑浙江金華等八縣災民。蠲緩浙江海沙等九場歉收竈丁新舊額賦。蠲緩湖南嘉禾等十七州縣暨岳州衛被擾地方新舊額賦。

是歲，朝鮮、暹羅入貢。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文宗實録》卷八一 正月丁未，命青州副都統常清統帶官兵馳赴豫楚交界地方，聽候欽差大臣琦善調遣。

以德州城守尉慶如署青州副都統。

戊申，又諭：張芾奏請調兵礮一摺。據奏，江西前調各兵陸續已到九江，經該縣添派下巢湖及上游各要隘駐劄。惟省城距九江甚近，自應豫籌防守，以資應援。所請咨調廣東省精兵二千名、閩浙五百斤西洋大礮二十尊守護南昌省

城，著即由該撫飛咨葉名琛迅即揀選精兵，如數配足軍火器械，派委得力將弁管帶星馳前赴南昌。

又諭：張亮基奏，查明逆匪蕭潮潰實已轟斃等語。蕭潮潰一犯係賊中著名兇悍首逆，僞號西王，經生捻賊黨羅五等供稱，該逆前在長沙城外被礮轟斃，屍埋老龍潭地方。現已起獲屍身，驗明梟剉，並將羅五等六犯剜心致祭陣亡將士。

命河南巡撫陸應穀駐剳南陽一帶，幫同欽差大臣琦善辦理防勦事宜。

辛亥，朝鮮國王李昇遣使表賀冬至、元旦二大節並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

暹羅國王鄭明遣使表貢方物，賞賚如例。

壬子，命前任貴州學政翁同書馳赴琦善軍營聽候差委。

癸丑，諭内閣：本月上辛祈穀大祀，朕詣壇齋宿，虔申默禱，惟願吾民同登衽席，永戢干戈。

乙卯，賞河南等省壬子科鄉試年老諸生葛圖南等九十六人舉人，副榜有差。

《文宗實録》卷八二　丙辰，欽差大臣琦善奏謝賞福字恩。得旨，逆賊現已東竄，汝應迅速督兵進勦，建奇勳，受上賞，在此行也。

以審辦葉爾羌控案出力，釋遣戍新疆已革湖南巡撫馮德馨回籍。

己未，頒硃筆，訓臣工，戒因循。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賊由武昌東竄，大兵追勦需餉孔殷，各省撥解餉銀恐因驛路阻隔，致有稽延。惟自廣東至湖北轉運較便，上年十二月曾諭令葉名琛等籌款接濟，仍著迅速設法。無論庫款關稅各項先行籌撥，派委得力員弁妥速解赴大營應用。或於廣東殷實商户，暫行借貸，以期有益要需。刻下向榮統帶重兵由武昌陸路跟蹤追勦，九江下游情形萬分喫緊，若停兵待餉，其勢更不可問，諒該督等必同此焦灼也。

癸亥，又諭：曾國藩奏幫辦團練查緝土匪情形，另片稱俟有頭緒，即當回籍守制等語。現在楚省土匪查緝尚未净盡，各處團練保衛鄉閭最關緊要。該侍郎所奏訓練章程，宜仿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既可防守省垣，復可查拏土匪，辦理甚爲妥協。著張亮基、潘鐸會同該侍郎，悉心籌辦，毋任有司視爲具文。曾國藩係丁憂在籍大員，奉旨幫同地方辦理團練事宜，原爲保衛桑梓，所請不敢仰希恩敘並縷陳各情，具見悃忱。惟當此設團訓練勸捐籌辦之時，必須公正。紳士素爲鄉里信服者，會同地方大吏始終其事，庶克有濟。曾國藩籍隸湘鄉，距省不遠，即幫辦公事亦於定省不致疏闊，著俟辦理著有成效，再行具奏，遵例回籍守制可也。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疊據陸建瀛奏，賊匪東竄，九江危險，現擬折回江甯兩摺，又據蔣文慶奏安徽望援不至情勢緊急一摺。披覽十分憤恨，已明降諭旨，將陸建瀛革職，仍責令辦理地方事務，以觀後效矣。

《東華續録》咸豐一九　乙丑，以盛京刑部侍郎景淳爲吉林將軍。實授欽差大臣向榮湖北提督。

《文宗實録》卷八三　丁卯，諭内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賽尚阿罪名一摺。已革大學士賽尚阿經朕簡派欽差大臣，辦理廣西軍務，未能迅速勦賊，致令蔓延楚省，勞師糜餉，深負朕恩。賽尚阿著即照裕誠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將伊子鑾儀衛冠軍使崇緒、禮部主事崇熙、工部主事崇綺、吏部員外郎崇絢一併革職。

《東華續録》咸豐一九　命工部左侍郎吕賢基馳赴安徽，賞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兵部侍郎銜，並會同安徽巡撫蔣文慶辦理軍務。

《文宗實録》卷八三　己巳，命恭親王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命惇郡王奕誴管樂部事。

庚午，諭内閣：吕賢基奏，請帶員前往安徽一摺。翰林院編修李鴻章、刑部員外郎孫家泰、候補主事朱麟祺、五品銜武生張瑞慶均著准其隨帶前往。現在軍報絡繹，沿途差務紛繁，該員等毋庸馳驛。其在籍前任東河通判徐啟山並著蔣文慶飭令隨同吕賢基幫辦一切事宜，俟軍務告竣時，各該員如著有勞績，著該侍郎酌量保奏。

甲戌，諭内閣：周天爵馳奏，探聞安徽省城失守一摺。覽奏曷勝憤懣。蔣文慶於本月十七日尚在安慶發報奏事，兹據周天爵奏稱，據鳳陽府及舒城縣稟報，安慶省城即於十七日失守。省城重地，何以一日之間遽被賊匪攻陷？是否該撫蔣文慶及藩司以下文武各員先期退避，抑帶兵守城力竭殉難，著周天爵迅速查明，分晰馳奏。安徽巡撫即著周天爵署理。

命内閣學士許乃釗迅赴江南，幫辦防勦事宜。

乙亥，又諭：前有旨諭令各直省仿照嘉慶年間堅壁清野之法，辦理團練，以資保衛。誠以賊匪滋擾，奔竄靡定，與其賊至即逃，何如乘其未至設法自固，近來被賊各郡縣，本境已受其蹂躪，毗連各鄰境。【略】即著在籍之前任左都御史

沈岐、閩浙總督季芝昌、吏部侍郎侯桐、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宗人府府丞温葆深、江西巡撫錢寶琛、湖南藩司王藻、浙江藩司汪本銓等會同地方官，邀集衆紳士，酌辦團練事宜。此外各省在籍紳士，著在京各部院堂官及翰詹科道各舉所知，總期通曉事體，居心公正，素繫人望者，責成倡辦，自必經理得宜，輿情允協。當此賊氛未靖，時勢孔艱，該紳士等身受厚恩，應如何自固閭里，爲敵愾同仇之計，所有勸諭、捐貲、濬濠、築寨各事總宜各就地方情形妥爲布置，一切經費，不得令官吏經手。如果辦有成效，即由該督撫隨時奏請獎勵。

《東華續録》咸豐一九　實授張集馨河南按察使，以江忠源爲湖北按察使。

是月，賑直隸景州保定縣、安徽宿州等四州縣及屯坐各衛水旱災民口糧。貸山西托克托城被旱災民籽種。緩徵山東德州等五十一州縣衛水旱風雹災，永利、永阜二場竈地額賦。展緩直隸薊州等四十一州縣水災新舊額賦並津軍廳葦漁等課。

《文宗實録》卷八四　二月丙子，諭内閣：京師重地，各旗營官兵共計十四萬九千有奇，素稱勁旅，若不勤加訓練，俾技藝日精，何以備干城之選。嗣後該管大臣於所屬之驍騎，護軍前鋒，步軍以及圓明園八旗健鋭、火器各營官兵，務須挑選精壯，實心簡練。雖有看守值班之責者，亦須輪流入操，並擇各該營差使較簡之大臣，常川督率。每月由閱兵大臣分班親閱，使馬步火器一律嚴整。儻各該營官兵或有技藝生疏，老弱充數等弊，一經查出，朕必將該管大臣從重懲處，決不寬貸。懍之勉之。

丁丑，諭内閣：本日據楊以增馳奏，豐北大工合龍穩固，全黄歸正一摺。【略】楊以增經理得宜，不負委任，著加恩開復革職留任處分，給還頂帶，賞加三級。其前次捐輸河工經費並著交部從優議敘。查文經襄辦大工，始終奮勉，更能認真稽覈，節省錢糧，著加恩開復處分，並賞戴花翎。其餘在工出力員弁，著該河督覈實保奏。

實授周天爵安徽巡撫。

以浙江瑞安協副將葉萬清爲江南福山鎮總。

以豐工合龍，予徐州道沈濂等開復處分有差。

辛巳，諭内閣：僧格林沁、花沙納奏，遵旨查抄一摺。已革大學士賽尚阿前在廣西軍營，勞師糜餉，日久無功。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接受關防，督辦軍務，遷延不進，以致武昌、漢陽等府相繼失守。已革兩江總督陸建瀛帶兵防堵九江，一戰兵潰，置九江、安慶於不顧，遽回江南，以致省城驚擾，賊船下竄。均屬罪無可逭，除將在京寓所貲財家産分别查抄，並賽尚阿之子先已有旨革職外，所有徐廣縉之子刑部員外郎徐叔喬、陸建瀛之子刑部員外郎陸鍾漢均著革職。徐廣縉、陸建瀛原籍家産及任所貲財，一併查抄。

壬午，命在籍前任兵部侍郎孫葆元、浙江巡撫梁寶常等辦理直隸團練事宜。命在籍前任廣西巡撫周之琦、内閣學士祝慶蕃、廣東布政使王庭蘭等辦理河南團練事宜。命在籍前任山西巡撫梁蕘涵、江蘇布政使李璋煜、河南布政使王簡、浙江按察使孫毓汶、湖南按察使王允中、四川按察使劉耀椿等辦理山東團練事宜。

《東華續録》咸豐二〇　癸未，命周天爵仍以兵部尚書銜辦理江北防勦事務，以李嘉端爲安徽巡撫。

《文宗實録》卷八四　甲申，命在籍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廣東巡撫黄恩彤、江蘇巡撫傅繩勛、湖南巡撫馮德馨等督辦山東團練事宜。

乙酉，以四川建昌道劉裕鈁爲安徽布政使，甘肅蘭州道清盛爲雲南按察使。已革湖廣總督程矞采，遣發新疆充當苦差。已革湖北巡撫龔裕，遣發新疆效力贖罪。

《文宗實録》卷八五　丙戌，命在籍前任兵部侍郎戴熙、内閣學士李嘉乂、朱蘭、湖南巡撫陸費瑔等督辦浙江團練事宜。

丁亥，以詹事府詹事孫銘恩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戊子，先是太僕寺卿李維翰奏請暫停養廉以充軍餉，命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議奏。至是議上，武職自三品以上停給二成，文職自一品至七品暫給廉銀六成，八品以下免其停扣。此項銀兩，令各該省藩司覈明數目，提出另存，由督撫專摺奏報，聽候撥用，俟軍務告竣，仍復舊額。從之。

己丑，命在籍前任甘肅涼州鎮總兵官楊禄之等督辦直隸團練事宜。

庚寅，命貴州提督善禄馳往河南永城，會同巡撫陸應穀辦理防務。

命在籍前任江蘇布政使程焕采、大理寺卿邢福山等督辦江西團練事宜。

命在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棻、江西巡撫陳阡等督辦山東團練事宜。

辛卯，又户部現因外省撥款，未能如期解到，奏請將俸銀分别暫停一年。朕思王公大臣俸入素優，即暫停給發，事尚可行。其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各員，仍著户部將本年春季暫停俸銀，照數補行給領。並著發内庫帑銀五千萬

兩交部庫收存，以備支放俸餉要需，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將此旨刊刻，徧行曉諭。

壬辰，又諭楊文定奏，探報江甯省城失守等語。覽奏不勝憤恨！【略】現已命怡良補授兩江總督，星馳赴任，楊文定駐守鎮江，著即暫署兩江總督事務，聯英著暫行辦理江蘇巡撫事務。向榮昨已繞至六合，刻下諒已渡江，著即相機攻勦，並督率前調師船，水陸扼要，與楊文定等合力夾擊，毋令蔓延。

《東華續録》咸豐二〇 以怡良爲兩江總督。

癸巳，命四川總督慧成馳往江南，會同漕運總督楊殿邦辦理防勦。

改派户部尚書孫瑞珍會同倉場侍郎前往天津，驗收海運漕糧。

《文宗實録》卷八五 甲午，命内閣學士許乃釗幫辦江南軍務。

命在籍前任漕運總督朱樹、陝西布政使陶廷杰、湖北布政使唐樹義等督辦貴州團練事宜。

《東華續録》咸豐二〇 頒朝鮮、琉球、暹羅國御書匾額。

《文宗實録》卷八五 乙未，命前任湖北布政使唐樹義赴湖北幫辦撫輯事宜。

《文宗實録》卷八六 丁酉，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裕瑞奏陳捐鑄銅礮並飭巫山等縣選募團勇。得旨，辦理甚好。

以江蘇布政使倪良耀代辦巡撫事。

戊戌，命在籍前任太常寺卿廖鴻荃、光禄寺卿楊慶琛、浙江提督李廷鈺、江南福山鎮總兵官孫雲鴻等督辦福建團練事宜。

己亥，諭内閣：向榮奏參違抗軍令之將官，請先行斥革一摺。湖南九溪營遊擊儘先、副將鄭魁士帶領兵船隨同勦賊，經該大臣持令往催，竟不遵行，自應立正軍法。據向榮奏稱，該員平素尚屬勇往，爲將備中得力之員，著暫從寬典，先行革職，責令戴罪立功，作爲前隊，以觀後效。如再稍有玩誤，即於軍前正法。此後軍營帶兵將弁，儻有仍蹈疲玩畏葸惡習，不遵調度，貽誤軍機者，該大臣等於查明後如係提鎮大員，即奏聞請旨正法，其副將以下各官，即著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庸先行請旨，以肅軍律。

以福建巡撫王懿德兼署閩浙總督，以福州副都統東純暫署福州將軍。

《東華續録》咸豐二〇 癸卯，命前任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赴安徽太平府一帶，辦理捐輸團練事務。

是月，免奉天金州等四廳州縣上年水災額賦。

《文宗實録》卷八七 三月乙巳，諭内閣：楊殿邦馳奏，揚州失守，自請治罪一摺。覽奏憤恨之極。【略】陳金綬著即摘去頂帶，戴罪圖功。琦善前已革去都統銜，此時若加重懲，轉得置身事外，著該大臣等迅督大兵，前往督勦。若再延誤，自問當得何罪？楊殿邦著革職留任，仍令會同楊以增極力防守，毋得再失機宜，致干重罪。

《東華續録》咸豐二一 壬子，命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馳赴江南幫辦軍務。

以恩華爲理藩院尚書，以許乃釗暫署江蘇巡撫。

《文宗實録》卷八七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楊文定奏瓜口鎮江失守一摺。【略】又諭：陳金綬、勝保馳奏，逆賊分股攻陷揚州，現由間道進勦一摺。該大臣等行抵六合，探聞賊竄揚州，盤踞郡城，四出滋擾儀徵等縣，文報不通，即由六合縣屬之樊家集、陳家集小路馳赴揚州，以圖克復。揚州爲北路咽喉，最爲喫緊，自應先其所急，若能迅埽逆燄，收復揚郡，以後何處緊急，即由何路進兵，斷不可稍有拘泥。

調盛京兵八千名來京，察哈爾兵四千名赴張家口備用。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諭軍機大臣等：據葉名琛、柏貴奏，廣東省城自聞武昌、安慶失守，訛言紛起，人心頗覺震驚，唉夷兵頭哎嗡上年業經回國，頃復駛回香港，當此匪擾兵分之際，不可不密爲防範等語。現在逆匪猖獗，江甯、揚州、鎮江相繼失守，廣東人情浮動，更恐遇事生風。馮雲山之子馮亞養在外逃回，必非無故，該督等當嚴查奸細，消患未萌，尤當鎮定人心，勿爲流言所煽惑。致哎嗡照會既未明言何故，自當示以鎮静，前定條約，許十二年後再行更易。現已屆期，難保不别有要求，該督洞悉夷情，著與柏貴等密爲籌度，以備不虞，切不可稍露端倪，啟該夷窺伺之漸。

《文宗實録》卷八八 乙卯，諭内閣：保極奏請嚴查地面並請另議章程條款一摺。京師重地，五方輻輳，理應嚴密稽查，以昭整肅。疊經降旨，諭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遵辦，其八旗地面向設有旗營堆撥官兵值班，第恐日久廢弛，視爲具文。著各該旗都統副都統等飭令該管章京，循照舊章，認真查察。

丙辰，命刑部右侍郎奕經，統帶密雲官兵前赴山東會辦防堵。

丁巳，署湖南巡撫潘鐸因病解任，以署湖北巡撫駱秉章署湖南巡撫。

命綏遠城將軍托明阿統帶歸化城等處官兵，前往山東會辦防堵。命琿春協領雙成統帶西安官兵，馳往山東、江南地方備用。

《文宗實録》卷八九　乙丑，諭内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徐廣縉罪名一摺。已革署湖廣總督徐廣縉，經朕簡派欽差大臣接辦軍務，沿途行走已屬遲延，迨賊由湖南下竄，漢陽、武昌相繼失守，猶復株守岳州，一籌莫展，實屬調度失機。徐廣縉著即照裕誠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丙寅，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奏，續獲勝仗，奪回鍾山。得旨，有此捷仗，賊膽已落，然城外賊營分布現已奪獲之處，不可稍涉大意，復令該賊竄擾也。

丁卯，諭内閣：朕以軍興三載，需餉浩繁，特命大學士裕誠等並尚書柏葰、翁心存會同户部妥速議奏。本日陳奏各條均屬妥協，已依議行矣，並據奏請推廣恩綸，申勸捐輸，以裕軍餉。【略】著照大學士等所請，由各省督撫妥爲勸導，無論已捐未捐省分，凡紳士商民捐貲備餉，一省至十萬兩者，准廣該省文武鄉試中額各一名。一廳州縣捐至二千兩者，准廣該處文武試學額各一名。如應廣之額浮於原額，即遞行推展，儻捐數較多，展至數次，猶有贏餘者，准其於奏請時聲明，分别酌加永廣定額。加額銀數及如何歸併劃除之處，悉照大學士等所議辦理。

《東華續録》咸豐二一　陝甘總督舒興阿奏，陝省撤防，仍駐西安。得旨，該督仍應移駐西安，以資鎮守，俟大軍凱撤後，再回蘭州。

《文宗實録》卷八九　庚午，安徽巡撫李嘉端奏，請飭布政使劉裕鈐等迅速赴皖。得旨，著吏部飭催各員速赴安徽，如有借辭耽延者，著該部查明參奏。

辛未，諭内閣：琦善等奏，查訪揚州失守文武員弁下落一摺。【略】楊殿邦、但明倫、劉良駒、張廷瑞並甘泉縣知縣梁園棣均著革職，交刑部分别定擬罪名具奏。楊殿邦仍著留於清江浦，隨同楊以增辦理防堵，戴罪自效。其江都縣知縣，著該部查明一併革職，交刑部治罪。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向榮等片奏，探有夷人火輪船隻駛過鎮江，徑往江甯，與本日楊文定所奏略同。著即密飭上海道吴健彰，令其設法曉諭，查得實情，再行覆辦。至楊文定所擬照會，朕詳加披覽，未盡妥愜，不可遽行。向榮所稱不便鈐用關防，所見甚是。現在惟當督飭礮船於大江上下游合力勦賊，先其所急，若能將江面賊船痛加轟擊，水陸夾功，迅殄羣醜，該夷無隙可乘，當不至别生枝節。且賊匪一經勦除，與上海通商馬頭毫無阻礙，該夷等亦可相安。至該夷動静仍當隨時詳加訪查，密爲防範，不可稍示張皇。

《東華續録》咸豐二一　是月，加賑山東濟甯等八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蠲緩江南蘇州等五府州被擾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九〇　四月乙亥，命駐藏幫辦大臣諄齡往奠故後藏班禪額爾德尼茶酒，賞銀五千兩治喪。

丙子，又諭：贈太師、大學士、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靈柩回籍。前經降旨，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祖奠目送，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護送。兹聞初四日啟程回籍，著加恩於到籍後賜祭一壇，派散秩大臣承志前往奠醊，以示朕篤念師儒，有加無已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穆騰額奏，班禪額爾德尼涅槃，已降旨，照例賞賚並加賞物件，由驛發去。派諄齡前往賜奠，其後藏事務，暫令扎薩克喇嘛朗結曲丕代辦矣。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等，本日據周天爵、吕賢基、李嘉端奏，江北等處爲豫東各省門户，應厚集兵力，防賊北竄一摺。

《東華續録》咸豐二二　庚辰，調盛京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二千名往江南勦賊。

《文宗實録》卷九〇　癸未，諭内閣：户部奏請派大員督辦淮北鹽務等語。署兩江總督楊文定現在江南辦理軍務，新授兩淮鹽運使崇綸到任尚需時日，所有淮北鹽務著漕運總督福濟暫行督辦。一切應行事宜，著悉心體察，權宜辦理，務期於鹽課軍務兩有裨益。其淮南鹽務，著楊文定仍遵前旨，迅派道府大員署理，毋得以商販阻，藉詞延誤，致干重咎。

甲申，以内閣學士文惠爲滿洲繙繹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訥爾濟爲副考官。

《文宗實録》卷九一　乙酉，又諭：前因軍餉浩繁，不能不借資民力，疊經降旨，令各省督撫妥爲勸諭捐輸，復允大學士等所請，推廣中額、學額，鼓勵人材，以昭獎勸。諒已刊布謄黄，徧行曉諭矣。【略】如該省富家大族，有能捐貲至百萬或數十萬者，即賞加五等封爵，其次賞加輕車都尉等官，並准予以襲次。俾民間咸知捐貲助餉，即與效力行間無異，如殷實之户，力能多捐，不願榮身者，即明白曉諭給予藩司印照，填寫借用銀數，俟軍務告竣，即行如數發還。

壬辰，命翰林院侍讀金國均、編修龔寶瑛在上書房行走。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夷咨稱，恰克圖部院章京賽音博勒格圖聰明純直，克盡厥職，有裨夷務，該國人等均深欽佩等語一摺。覽奏均悉，恰克圖部院章京本因辦理通商及照料俄夷而設，茲固畢爾那托爾奬譽多辭，顯係該酋欽佩。惟部院章京賽音博勒格圖雖據該夷推稱，亦係職內應爲並非分外之事，前因幫同救火，已將該員交部議敘加一級矣。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奏明之處，繕具覆文，曉諭知之。

《文宗實録》卷九二　乙未，策試天下貢士吴鳳藻等二百二十二人於保和殿。

又諭：奕桂、恒春奏遵查礦山情形一摺。所爾經額、賡福奏請試採之處，業據該處商人承認予限一月，酌定升課，即著該督會同新任熱河都統毓書妥爲辦理。又據該尚書等奏，熱河金銀礦硐雖多，勢不能驟集人衆同時並開，除實係有礙風水。毋庸置議。

丁酉，諭内閣：僧格林沁等奏，遵演礮槍等件一摺。據稱試演山西解到礮槍，不及火器營並武備院所造之窩蜂槍。此項礮槍，著交火器營收存，毋庸照式製造。其藤牌一項，著僧格林沁等酌量製造。

己亥，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孫如僅、吴鳳藻、吕朝瑞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黄鈺等一百七人進士出身，三甲武驪珠等一百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辛丑，諭内閣：琦善、陳金綬、勝保奏，轟塌揚州城垛並焚毁瓜州賊船一摺。四月二十日卯刻，琦善親督官兵出隊，槍礮環施，轟塌城垛十餘處，斃賊甚多。

甲辰，以安徽鳳陽府城被賊竄陷，革安徽巡撫李嘉端、署布政使奎綬職，均留任。

《東華續録》咸豐二二　是月，貸山西永甯等五州縣歉收貧民倉穀並緩保德等十州縣應買節年平糴倉穀。蠲緩湖南臨湘縣並茶陵等十八州縣被擾逋賦漕糧銀款。

《文宗實録》卷九三　五月乙巳，又諭：前因賊擾滁州，意圖北竄，當經諭令李德派兵嚴防徐州要地，並期保衛糧臺。嗣據該撫奏稱，已派委副將武隆額帶領山西官兵一千餘名赴徐州河北駐劄，並飛咨總兵百勝帶領綏遠、熱河、吉林等處官兵二千四百餘名由韓莊改道，撥赴徐州，與武隆額南北兩岸互相策應，諒已督辦妥協，布置周密矣。現在鳳陽失守，徐州萬分喫緊，著李德即督飭帶兵各員扼要駐劄，嚴密防堵，以爲皖省聲援。

丙午，命福建在籍尚書衛前太常寺卿廖鴻荃等籌辦團練事宜。

丁未，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等奏，攻擊揚州並商囑勝保帶兵赴皖。得旨，勝保既已帶兵馳赴安徽，甚妥。江南賊船陸續駛來江北，顯係東西兩路牽掣我軍，揚州城必須及早克復，以杜彼覬覦之心。

甲寅，諭内閣：禮部具題，六月初九日升殿慶賀禮儀，所有在京王公大臣官員著照例行禮，毋庸宣表，並著停止筵宴。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據蘇松太道吴健彰稟稱，本年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面交致大學士文書一封，囑遞兩江總督寄達，該督現將原書咨送兩廣總督，另録底稿進呈等語。覽奏均悉，該夷呈遞文書向由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酌量陳奏，本日已諭令葉名琛即將怡良遞往之該夷使文書拆看，酌量情形，奏明辦理。該國素守信義，著該督仍飭該道吴健彰妥爲曉諭，仍遵舊例，聽候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覈辦可也。

《文宗實録》卷九四　丁巳，又諭：本日據户部奏，兵餉支絀，請飭附近籌款，移緩就急一摺。現在寶泉局雖經復卯兼鑄大錢，尚有不敷備支之勢。著訥爾經額速飭藩司於沿河州縣起運各款内，酌提錢文舟運至京，並派大員催提，毋任延宕。並著長蘆鹽政文謙即將本年鹽課，按照時價，全數改解制錢或寶明銀款。

戊午，諭内閣：前有旨，將賽尚阿、徐廣縉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因思賊匪現已由安徽竄入豫省，各路帶兵大員奉命徵調星速赴勦，而該革員等以失律羈囚，置身事外，值此軍務緊急，豈容安坐待斃耶！賽尚阿著發往直隸，交訥爾經額差遣委用，徐廣縉著發往河南，交陸應穀差遣委用，均責令戴罪自效。

《東華續録》咸豐二三　戊午，實授長臻河東河道總督，命江蘇按察使查文經幫辦江蘇防勦事宜。調察哈爾馬五千匹赴直隸山西備用。

《文宗實録》卷九四　辛酉，河南巡撫陸應穀奏，河北防守宜嚴，請添精兵保衛京城。得旨，所見甚是，汝毫無粉飾處，亦是汝天良發現處，汴省能守與否，惟在天也，非人也。朕心不敢惶惑，亦甚定，或可挽回補救於萬一。嗚呼！汝不必念朕，竭力爲之。

以山西巡撫易棠署陝甘總督，實授哈芬山西巡撫，命刑部右侍郎雷以誠幫辦揚州軍務。調雲南、貴州兵各二千名赴湖南備撥。

壬戌，命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步軍統領花沙納、右翼總兵達洪阿、内閣學士穆蔭督辦京城巡防事宜。命刑部主事楊熙回籍募勇投效軍營。

癸亥，命已革大學士賽尚阿襄辦巡防事宜。

調盛京步兵四千名、吉林馬兵二千名、大凌河馬二千匹，命錦州副都統維禄伯都訥、副都統倭克精額統帶赴天津備調。

《東華續録》咸豐二三　乙丑，命兵部尚書桂良赴直隸省城督辦巡防事宜。以巴里坤鎮總兵官經文岱署河南河北鎮總兵官，幫辦河南軍務。

《文宗實録》卷九五　丁卯，又諭：趙光奏遵查礦山情形，開單呈覽各等語。所有宛平縣屬珠窩山等處業經招商開採，及此外單開各屬勘有礦苗處所，著直隸總督、順天府按照該侍郎所擬分别試行開採。至各商呈報之遷安縣屬桑園山，房山縣屬礦硐坡、匣兒嶺、毘盧寺溝，懷來縣屬之閻家石盆、牛站窪等處，既據奏稱風水攸關，不應試採，即著嚴行封禁。

癸酉，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奏，巡防京師請派旗營嚴行巡查。得旨，所籌甚屬周妥，著照所奏，五日内一律添派。

《東華續録》咸豐二三　是月，貸湖南鳳凰等五廳縣屯丁口糧。

《文宗實録》卷九六　六月乙亥，命福州將軍有鳳兼署閩浙總督，杭州副都統巴彦岱署將軍。

以福建閩安協副將鍾寶三爲金門鎮總兵官，兩廣督標中軍副將慶寅爲福建建甯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咸豐二三　丙子，調盛京兵四千名赴直隸防堵。撥河南司庫銀七千兩給托明阿軍營餉需。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己卯，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奉諭李芝昌、王懿德奏，暎咭唎夷人久羈琉球，該國王世子遣使來閩，求爲請諭，並鈔録原咨呈覽一摺等因欽此。臣當即欽遵相機開導去後，該領事咆哮尚未答覆。本年正月咬嘅已由該國駛回香港，復行照會，昨始據覆稱琉球國王世子咨請閩浙總督將醫生咱嘡吟速撤回國一節。查此事先經者總督曾已照會前德公使，後接徐總督來咨亦復以此爲詞，並另據琉球國咨行本國，亦均已陸續咨覆。現准來咨仍應如前，請爲照覆，總之該國不入中國版圖之中，且醫生原爲行善起見，是以居住彼土，殊非本公使所能勉强撤回等語。竊暎夷咱嘡吟在琉球國居住，數年之久，總未撤回。溯查道光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前督臣耆英、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前督臣徐廣縉，先後接准福建督撫臣來咨，無不隨時照會德酋咬酋往返辯論。兹臣現接咬酋覆稱，琉球國已與該夷本國彼此早有文移，並未允行，其不能勉强撤令回國者，正非該酋所能自主也。硃批：該夷一切情形，密探奏來。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請查庫倫所屬南北兩路二十五台站一摺。本年既屆應查庫倫所屬南北二路台站之時，即照所請，著德勒克多爾濟、訥勒亨額俟將庫倫以南十四站查完後，再於查閱恰克圖十一站之便，照舊赴恰克圖，將該商民情形留心體察，務期彼此相安，不得滋事。

《文宗實録》卷九六　辛巳，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理藩院尚書恩華、江甯將軍托明阿幫辦軍務。

《文宗實録》卷九七　甲申，又諭：張芾奏省城勦守情形一摺。南昌省城自被賊匪攻撲以來，連日出勦獲勝並防守一切均臻嚴密。江忠源所帶練勇，尤爲出力，業已明降諭旨，將出力文武員弁分别獎勵，並將陣亡之把總等破格賜卹矣。張亮基現駐道士洑，昨已有旨，令其選派鎮將督帶兵勇，馳赴救援。本日復令駱秉章、曾國藩迅調鎮箪鎮兵八百名，並令曾國藩將團練得力之楚勇酌派數百名，遴委員弁管帶趕赴江西，交江忠源帶同攻勦。

《文宗實録》卷九八　乙未，以勦賊潰敗，革江南提督鄧紹良職，仍留軍營效力。以陝西延綏鎮總兵官和春暫署江南提督。

《東華續録》咸豐二四　是月，蠲緩湖北興國等十六州縣暨屯坐各衛被擾新舊額賦漕項銀米。

《東華續録》咸豐二五　七月乙巳，命前任山東布政使劉源灝仍留山東督辦團練。

丁未，以勦懷慶賊獲勝，命内閣學士勝保幫辦河南軍務。

《文宗實録》卷九九　己酉，以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兼署湖北提督，以湖南永綏協副將虎嵩林爲湖北宜昌鎮總兵官。福建漳州鎮總兵官郭仁布緣事革任，以興化城守營副將懷塔布署漳州鎮總兵官。

《文宗實録》卷一〇〇　甲寅，諭内閣：張芾奏，江南軍餉請由各省徑行解往，無庸由江西轉解一摺。向榮大營軍餉銀兩，前由各省解至江西省城轉解。現在南昌被擾，道路難免阻滯，所有各省應解軍餉著即由該省徑行解赴江南大營，無庸由江西轉解。

丙辰，又諭：昨因江西省城被圍日久，疊經諭令張亮基等飛催帶兵各員迅速馳往會勦。本日復據張芾奏稱，該逆於六月二十四日率衆數千突由得勝門外向東南直撲，永和門外官兵營盤雖經兵勇邀擊轉敗爲勝，連日續到賊船又有數百號，賊衆已逾二萬，我兵十分單弱，急待援兵早到，方可解圍。湖南距該省一水直達，前調之鎮筸等鎮官兵並所募湘鄉等縣練勇，著張亮基、駱秉章並曾國藩於接奉此旨後，迅即飭催管帶各員星夜馳赴南昌，會合勦賊，萬勿遲延，致誤事機。

《文宗實録》卷一〇一　甲子，諭内閣：自軍興以來，東南各省紳民練勇人等或協同官兵勦捕，或自行保衛鄉閭，均能深明大義。【略】兹據御史黄經奏，上年廣東股匪何名科等擾及茂名之新垌，經電白縣在籍候選知縣李景新親帶鄉勇子弟悉力捍禦，殺賊數十人，鄉勇及子弟陣亡者亦十餘人，該員旋以衆寡不敵被害等語。李景新奮勇捐軀，豈宜久任湮没。著該督撫迅飭查明該員死事情節，奏明請卹。此外被賊滋擾各地方，如有紳士團練殺賊遇害者並著統兵大員及各督撫查明具奏，候旨加恩。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遵查夷酋所遞文書緣由並請飭兩江總督諭令該酋回粤一摺。據稱，馬沙利來粤爲接辦公使事務，非有他故，即前往上海亦爲護貨。後因江南有借雇火輪船之説，遂覺中國倚爲禦侮，因欲呈遞文書，意圖嘗試。現處上海已久，應飭回粤等語。本日已諭令怡良，即飭上海道吴健彰諭令該酋速行回粤矣。著葉名琛於該酋到粤後，即設法防維，相機控馭，或另有要求，仍當堅持定約，杜其妄念，不致别生枝節爲要。

《東華續録》咸豐二五　是月，緩徵山東臨清等十一州縣衛風雹各災，兩浙横浦等六場被擾竈户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一〇二　八月丙子，諭内閣：本日據訥爾經額、恩華、托明阿、勝保由八百里馳奏，官兵攻破賊巢，懷慶城圍立解一摺。【略】統計斬獲賊匪二千餘名，奪獲槍礮一百五十餘件，黄旗大小四百餘面，器械輜馬無算，懷慶城圍立解，零星餘匪倉皇逃潰。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丁丑，諭内閣：所有俄國固畢爾那托爾近海一帶並無疆界，請建立界牌之處，著理藩院詳細查明舊例具奏。

《東華續録》咸豐二六　己卯，調吴文鎔爲湖廣總督。以慧成爲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仍以福州將軍有鳳署理。實授裕瑞四川總督。

《文宗實録》卷一〇三　癸未，以署湖廣總督張亮基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以山東布政使崇恩暫行署理。實授駱秉章湖南巡撫。

甲申，又諭：前經豐降諭旨，令葉名琛等雇備紅單船隻，載礮駛赴江南助勦，業已前後開行。兹據江忠源奏，製造戰船以廣東拖罟船爲式，著葉名琛等速將此號船式咨明各該督撫，仿照製造，即選派熟習工匠數名令赴兩湖南北，俾資製造。並著葉名琛等購備夷礮五百斤、三百斤重者，合千餘尊，剋期三月解至武昌，以便配搭船隻，分布水師各營，爲水陸夾擊之計。

丙戌，諭内閣：京師自七月以來，雨水過多，雖連日天氣晴明，而秋收未免歉薄，糧價稍昂，貧民度日維艱。向例京師每年十月初一日，開設飯廠，著加恩先期於九月初一日，各該城照舊設廠，煮飯散放，俾資接濟。

戊子，乃懷慶之圍甫解，而賊匪竟由西路竄入晉境，由垣曲、絳縣、曲沃擾及平陽。雖經勝保等跟蹤追勦，訥爾經額派撥官兵先後援應，而該大臣調度布置未能周密，實難辭咎。現已將山西巡撫哈芬革職拏問治罪，訥爾經額著即褫去黄馬褂以示薄懲，仍著懍遵前旨，嚴飭援兵，迅速前進。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諭：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酋來文以郭爾畢齊河未經設立界牌及懇請於近海地方定立界址等因一摺。本係例外之事，當寄黑龍江將軍英隆令其就近查明矣。此案關繫兩國界址，至爲緊要，著交德勒克多爾濟、訥勒亨額，於郭爾畢齊河東邊山之前後究係有無界牌，及該國近海未經立界地方應否立界之處，體察情形，循照舊例辦理。一俟英隆咨覆到時，再爲妥密查明辦理，俄囉斯原文著一併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一〇三　己丑，諭内閣：前經降旨，令各直省督撫率同紳民等認真團練，保衛鄉閭，並刊刻嘉慶年間明亮、德楞泰築堡禦賊疏，龔景瀚堅壁清野議，頒發各省，諒已實力奉行。兹據光禄寺卿宋晉呈進鄉守輯要合鈔一書，朕詳加披閱，於團練事宜頗爲詳備，著一併交武英殿，刊刻進呈，候旨頒發。

《文宗實録》卷一〇四　癸巳，諭内閣：【略】兹據訥爾經額奏，請馳回正定一帶，嚴防各路要隘，與晉省相距較遠，一切調度勢難兼顧。著即授勝保爲欽差大臣，並著訥爾經額派員將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山西軍營，交勝保祇領。所有各路官兵及地方文武，統歸節制，著即嚴催追勦各兵，迅速接應，毋稍延緩。

以勦辦安徽石牌股匪出力，賞都司伍登庸花翎，翰林院編修李鴻章等藍翎，

餘加銜開復升補有差。

《東華續録》咸豐二六　是月，展緩湖南被擾各州縣上年逋賦。

《文宗實録》卷一〇五　九月癸卯，諭内閣：訥爾經額奏，賊匪竄越直境，催調官兵堵勦，桂良奏臨洺關被賊竄擾，勝保奏督兵星馳繞赴直隸截勦各一摺。【略】該督調度乖方，實難辭咎，訥爾經額著革職留任，並拔去花翎，以示薄懲。恩華會勦遷延，致賊東竄，著革職留任，仍責令帶兵迅速繞出賊前，會同勝保協力勦辦，以贖前愆。托明阿勦賊奮勇出力，身受槍傷，惟未能遏其竄逸，著降五級留任。勝保督催不力，咎亦難辭，著降二級留任，均著迅速會勦。

丙午，諭内閣：前因逆匪竄入山西，訥爾經額折回直隸，疊次諭令將各路要隘嚴密防守，乃賊匪竟由山口竄入直隸境内。【略】訥爾經額著即革職，仍留於直隸，隨同桂良辦理防勦事宜。直隸總督著桂良補授，務即悉心籌畫，與勝保等調派將弁兵勇迅速截勦，盡殄賊氛。

戊申，又諭：天津爲畿東保衛，現值逆氛未靖，一切防守關繫緊要，必須事權歸一，方足以資彈壓。長蘆鹽政文謙係朕特簡之員，所有地方防堵事宜即責成文謙會同鎮道大員妥爲籌辦，並隨時督率文武員弁及紳民練勇等實力巡防。

己酉，諭内閣：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楊文定罪名一摺。已革江蘇巡撫楊文定奉旨前往江甯省城辦理防堵，乃因陸建瀛自九江退回，輒以鎮江爲蘇省門户，遽行出省。迨賊竄至鎮江，又不能嬰城固守，以致失陷，實屬罪無可逭。楊文定著即照祁寯藻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庚戌，諭内閣：已革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前奉旨督兵馳赴河南，於懷慶解圍，賊匪西竄後，疊經諭令嚴防直隸與山西毗連各路要隘，應如何周密布置，乃於臨洺關遇賊竄出山口，即退守廣平，毫無籌策。【略】訥爾經額著即拏問，由桂良派員押解來京，交刑部按律治罪。

《東華續録》咸豐二七　命工部員外郎耆英在巡防處效力。

《文宗實録》卷一〇五　辛亥，上御乾清宫，授惠親王奉命大將軍印，御前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參贊大臣關防，先期遣内閣學士載垍奉印奉關防陳於乾清宫案。大將軍、參贊大臣暨從征各官，咸蟒袍補服，詣於丹墀東。届時上御龍袍衮服，至乾清宫入座，大將軍、參贊大臣升自東階，從征各官從升，大學士裕誠、祁寯藻奉印奉關防，授大將軍、參贊大臣。大將軍、參贊大臣祇受，率從征將士行禮。禮成。

撥山西司庫銀三十萬兩，解赴直隸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咸豐二七　壬子，添派恭親王奕訢辦理巡防事宜。

《文宗實録》卷一〇六　甲寅，諭内閣：勝保奏，恩華現已趕到，可否責令戴罪自效等語。恩華業已革職拏問，惟當軍務需人之際，既據該大臣奏留，著暫緩解京，准其留於勝保軍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由省進赴深州，並飛飭各路兜勦一摺。【略】惠親王現須留京調度京城内外一切巡防事宜，此次派出官兵均係僧格林沁統帶出京，僧格林沁、培成、多爾濟那木凱、達洪阿等所帶官兵俱駐涿州，保障京師。所有保定省城防守事宜，仍著桂良妥爲布置。恩華奏帶之文武員弁，即著勝保察看，分别去留。

庚申，諭内閣：惠親王等會奏，請頒行銀錢鈔法一摺。據稱，銀票以便出納，錢鈔以利流通，請令京師及各直省均由户部頒行銀票錢鈔，任聽民間日用行使，並完納地丁錢糧、鹽關税課及一切交官等項。俾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咸知銀票即是實銀，錢鈔即是制錢，覈定成數，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等語。自來制用常經，銀錢並重，用楮作幣，歷代通行，現在銀價昂貴，需用浩繁，民間生計維艱，必須與時通變，使鈔票與銀錢兼權並用，以冀裒多益寡，日見充盈。兹據巡防王大臣、大學士、軍機大臣、户部合詞籲請，實已詢謀僉同，著即照所議，由户部製造錢鈔頒發中外，與現行銀票相輔通行，其應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數，以昭限制。

辛酉，又諭：安徽巡撫李嘉端自到任以來，毫無布置，致逆匪竄跨安慶，無爲州、巢縣等處均被蹂躪，實屬調度乖方，有負委任，李嘉端著即革職。

《東華續録》咸豐二七　以江忠源爲安徽巡撫，未到任前以安徽布政使劉裕鈁暫署。

壬戌，調廣東兵一千五百名赴福建勦賊。撥廣東司庫銀十萬兩解往福建備軍需。

以英桂爲河南巡撫，厲恩官爲山東按察使。

《文宗實録》卷一〇七　戊辰，又諭：前據江忠源奏，田鎮失守，道員同時陣亡，當有旨令張亮基等設法趕緊堵截。兹據吴文鎔奏，賊匪擾及蘄州，距省甚近，咨調援兵一摺。該督歷任封圻，朕所倚賴，現值防勦喫緊之時，著與崇綸安撫省垣居民，勸令協同固守，並著台湧迅調荆州滿營官兵二千名剋日至省援應，

與唐樹義帶回廣濟兵勇並江忠源收集潰散之兵，先行分撥布置。

己巳，諭內閣：前任漕運總督，兵部侍郎銜周天爵由知縣擢任封圻，退歸田里。朕御極後，知其人秉性忠直，勇敢有爲，特命前赴廣西督辦軍務，嗣奉旨來京，疊次召對，議論均極樸實，其心地品行迥超流俗。本年特加兵部侍郎銜，旋補授安徽巡撫，辭職後復督帶兵勇，將捻首陸遐齡等捻獲，並將餘黨殲除。辦事甚屬認真，現在皖省土匪未靖方資勦捕，遽聞溘逝，軫惜殊深。周天爵著追贈尚書銜，即照尚書例賜卹，並著加恩，賜謚文忠。

《東華續録》咸豐二七　是月，給貴州鎮遠、松桃等府廳屬被水災民口糧耔種，並修屋費。

《文宗實録》卷一〇八　十月甲戌，又諭：前因江西賊匪竄擾湖北，偪近武昌省垣，當經諭令駱秉章、曾國藩派撥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勦，諒已遵照籌辦矣。現在台湧所帶官兵及咨調江西官兵未知何日趕到，武昌兵單，實恐不敷勦捕。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勦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欲於格爾畢齊河設立界牌，請旨，或先由部咨行薩納特衙門，俟咨覆到時再行派員。或照黑龍江將軍英隆所擬，立即行文俄酋，令其派員前來恰克圖一摺。著即照從前英隆所奏，俟明年冰泮時再派妥幹之員，會同俄夷使臣各盡和好商定。

《文宗實録》卷一〇八　戊寅，命恭親王奕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禮部尚書麟魁爲總管內務府大臣，勿庸在軍機處行走。命户部右侍郎瑞麟、禮部左侍郎穆蔭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賈楨充上書房總師傅。

《文宗實録》卷一〇九　癸未，諭內閣：富興阿奏，請定正陽門啟閉時刻一摺。京城各門稽查理宜嚴密，全在值班人等實心任事，正不必更改舊章，轉致窒礙。富興阿所奏著毋庸議。仍著步軍統領嚴飭值班各官兵，無分晝夜，認真稽查，毋得稍有疏忽。

乙酉，又諭：前因安徽情形喫緊，諭令江忠源速赴巡撫新任。本日據吴文鎔等奏，賊踞漢陽漢口，省城困守，勢甚危急，已諭令江忠源暫留湖北，督帶兵勇迅速援勦，現在皖省防勦事宜，著劉裕鉁會同吕賢基及署藩司袁甲三悉心籌畫，嚴密布置。

戊子，諭內閣：惠親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訥爾經額罪名一摺。已革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經朕特授爲欽差大臣，督兵馳赴河南勦辦逆匪，自懷慶解圍逆匪西竄後，所有直隸與鄰省毗連各要隘，宜如何嚴密防守，乃於臨洺關遇賊竄至，即退守廣平，毫無籌策，以致逆匪紛擾畿疆。該革督統轄全省，貽誤事機，實屬罪無可逭，訥爾經額著照惠親王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辛卯，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温長湧、王虎臣、許夢魁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蔡若珍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强寅等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許乃釗奏，上海之驟難克復，由於該城東北羅列夷館，該夷恐官兵向北門攻打，城中賊匪回放槍礮，夷館難免受傷，因阻止官兵免攻東北，並洋涇濱等處有夷人把守，該逆米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潛運接濟等語。上海爲海口通商重地，必須設法控制各夷，不令與逆匪勾結，方可將城中麕聚匪徒四面兜圍，斷其接應。吴健彰於夷情素所熟習，著怡良、許乃釗即密飭該道，將各夷妥爲羈縻，曲加曉諭，俾知匪徒及早勦滅於通商事務方有裨益。各該夷與逆匪不至聯爲一氣，然後督兵勦辦，方可得手，總在該督撫妥速辦理，不可遷延時日，又致別生枝節。另鈔録摺獲逆書二件，亦俱覽悉，該督撫務即嚴飭各員弁明攻逆匪，暗防外夷，星速督兵進勦，剋期收復，毋再延誤。

《文宗實録》卷一一〇　戊戌，諭內閣：前據國子監司業崇福奏，請借徵山西省一年錢糧以濟軍餉。朕以事關民瘼，議屬創行，而軍餉急需，又難緩待，特命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户部速議具奏。兹據恭親王奕訢等合詞議覆，該司業所奏，度地權時，亦係濟急之一策，其指陳除弊各條均尚周密。請照所議，責成山西巡撫藩司妥速辦理，並推廣陝西、四川一律照辦。朕惟軍興三載，徵調頻仍，各省被賊地方，或耕作失時，或蓋藏罄盡，加恩賑貸。

《東華續録》咸豐二八　是月，賑直隸保定等四縣被水災民。蠲緩安州等五十三州縣水災風災、廣西新甯等二十一州縣被擾地方新舊額賦。緩徵奉天牛莊各旗界水災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一一一　十一月癸卯，又諭：前因湖北賊匪滋擾，諭令舒興阿將所帶官兵由信陽前赴楚省，督同臬司唐樹義迅將陽邏一帶逆匪，合力兜捡。本日據吴文鎔奏，賊已下竄，武漢江面並無賊船，舒興阿所帶陸路之兵可毋庸來楚等語。現在賊匪盤踞皖省，非厚集兵力，不足以資勦辦，已疊次諭令江忠源星

速赴任，皖省情形實屬喫緊。舒興阿著毋庸赴楚，即日帶兵由豫迅往安徽，與江忠源會合進勦，將安慶郡城及集賢關、桐城等處賊匪迅速勦除，以期肅清江北。

丙午，補鑄江南鹽巡道、蘇松太道、江海關監督關防，青浦、上海、南匯三縣知縣印信。從總督怡良請也。

己酉，又諭：江忠源奏，舒城失守，侍郎呂賢基殉難等語。舒城偪近廬州，逆匪披猖殊甚，該撫現因感受風寒不能前進，朕心實深懸繫。現當防勦喫緊之際，督辦需人，本日已諭令福濟兼程馳赴廬州、六安一帶會同該撫及劉裕鈐督率地方文武辦理防勦事宜。該撫如尚未痊癒，所帶兵勇即可交福濟酌量調撥，如已就痊，著即與福濟相機籌辦，飭將桐、舒等處賊匪併力殲除，斷不可任令北竄。

辛亥，諭內閣：王茂蔭奏保本籍人員，回省帶勇防勦一摺。刑部郎中李文安著准其回籍督率練勇，協力防勦，所請賞加御史銜，准令奏事，殊屬非是，著毋庸議。呂賢基之子呂錦文並著回籍，幫同勦賊。至已革江蘇巡撫楊文定係因失守地方，拏問治罪，豈得以其曾在本籍招募壯勇，遽從寬典，所請飭令回籍帶勇協勦之處，著不准行。

《文宗實録》卷一一二　癸丑，又諭：本日據宋晉奏，曾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爲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殄賊氛等語。前因湖北緊要，諭令該侍郎督帶楚勇駛出洞庭湖迎頭截勦，旋據該侍郎奏稱，武昌現已解嚴，擬暫緩赴鄂，即在衡州趕辦戰艦，添置礮位，教練水師各等情，諒已辦有頭緒。現在安徽逆匪勢甚披猖，連陷桐城、舒城，偪近廬郡。呂賢基已經殉難，江忠源又復患病，暫駐六安不能前進，皖省情形甚屬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勦，任令賊踪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郎前奏亦曾籌慮及此，著即趕辦船隻礮位，並將前募楚勇六千由該侍郎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

已未，諭內閣：莊親王奕仁奏，請諭外藩捐輸一摺。我朝撫馭外藩，恩義兼至，歲時朝覲，方且賞賚有加。前因籌備軍需，外扎薩克各蒙古部落呈請報效，朕嘉其忠悃，優予褒獎，不令捐輸。正期軍務及早告竣，與遠近藩服同享昇平之樂，豈有因其愛戴情殷不加體恤之理。奕仁妄言無知，不識大體，著傳旨申飭。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辛酉，欽差大臣向榮奏，據該革員余萬清來文及水營各鎮將稟稱，十一月初四日酉刻，有火輪船一隻往上游駕駛，經已革署京口協副將張攀龍親駕划船趕詢，該船行駛甚速，時已深黑，未及趕上。又據江浦、六合二縣探報，火輪船於初六日停泊觀音門下關，時有賊人小船來往各等情，目下尚未回駛。硃批：知道了，若能及早收功，該夷自不敢再行窺伺。

《文宗實録》卷一一三　乙丑，諭內閣：前有旨令户部製造錢鈔與官票銀錢並行，頒發中外，酌定章程具奏。茲據該部覆擬條款，開單呈覽，並遵議克勦郡王慶惠奏請推廣鈔法一摺。【略】著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寶鈔五成爲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爲限。如此明定章程權衡出納，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總期官民交益，上下相孚。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羅繞典等奏，緬甸國貢使入京請變通辦理一摺。朕念緬甸國王久列藩封，該貢使等遠道輸誠，具徵忱悃。惟現在粵匪未盡殲除，該國貢使向由貴州、湖南、湖北取道進京，若令繞道行走，殊非所以示體恤。即著該督撫傳旨，該使臣等此次無庸來京，仍優予犒賞。

《東華續録》咸豐二九　是月，賑山東濟甯等七州縣、山西太谷縣、浙江臨海縣、福建永定等三縣、廣東連州等二十二州縣被水災民，並給修屋費。蠲免直隸趙州等十七州縣、被援甘肅甯朔縣水災雹災新舊額賦。蠲緩山西太谷縣、山東德州等六十七州縣、浙江海甯等五十九州縣衛、湖南澧州等十七州縣衛、甘肅靜甯等二十一州縣暨隴西縣丞所屬水旱風霜蟲雹災並被援地方額賦。展緩直隸祁州等十五州縣、兩淮富安等十四場竈地水災新舊額賦。免甘肅中衛縣上年地震應徵銀糧草束。

《文宗實録》卷一一四　十二月壬申，軍機大臣會同户部奏，議覆推廣京員捐輸章程，准令廕生旗員改捐對品文職。得旨，廕生一項不過滿洲大員之子弟，人數無多，徒令其盡改文職，殊非覈實之道。若改捐者少，有名無實，更屬不必，此條亦著毋庸議。

甲戌，諭內閣：本日據琦善、陳金綬奏，賊於前月二十六日夜間全股由東面竄赴瓜州，揚城業已克復等語。【略】馮景尼帶勇分守揚子橋，首先奔潰，必應從嚴懲辦，以伸國法，著即行正法。張翊國防守施家橋，棄而弗守，亦屬罪無可逭，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雷以誠、慧成與晉康、查文經均在揚州東路防

勦，督率無方，均難辭罪。琦善統領全軍，不能及早克復揚州，以致賊從東路竄出，陳金綬幫辦軍務一籌莫展，厥罪維均。琦善、陳金綬、雷以誠、慧成著革職，咨康、查文經著一併革職，戴罪自效，仍責令琦善等督率咨康、查文經並各營將弁，迅即將儀徵、瓜州逆匪，剋日勦除。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俄囉斯夷船二隻停泊崇明東頭洋面，有夷目一名在花旗夷館借住，候船修好即回本國等語。該夷是否因在洋遭風暫泊海口，抑或另有別情，著怡良、許乃釗密飭吳健彰，妥爲駕馭。一俟船隻修好，迅速飭回本國，毋任日久逗留。

《文宗實録》卷一一四　乙亥，諭内閣：向榮奏，官兵請領餉銀並不稟知該管官辦理，輒赴營紛紛請領等語。此次貴州湖南官兵於擊退賊匪後，輒赴營請領口糧銀兩，並未由該管官豫爲稟知。雖經向榮提取糧臺銀兩發給不致滋事，究屬約束無方，向榮著交部議處。彭玉雯職司糧餉，未能先事豫籌，著一併交部議處。所有軍營餉銀著户部迅速再爲籌撥，以濟要需。

丁丑，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籌備水陸各勇，俟右江道張敬修解礮到楚，即馳赴安徽會勦。得旨，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然眉。今覩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

《文宗實録》卷一一五　戊子，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奏，請將已革前任大理寺卿恆福留營充當翼長。得旨，恆福著准其留營充當翼長，仍隨時察看，若不知奮勉，即奏明治罪。

《文宗實録》卷一一六　甲午，又諭：據舒興阿奏，本月十六日夜，廬州郡城失守，江忠源在水西門内禦賊陣亡等語。覽奏憤懣之至。江忠源以知縣調赴軍營，屢立戰功，超擢臬司，令其幫辦軍務。本年在江西守城尤爲出力，倍著忠勤，旋即授爲安徽巡撫，由湖北力疾赴皖，甫抵廬州，即值逆匪圍攻郡城，督率文武紳民兵勇竭力守護一月有餘，屢次出奇制勝，力捍危城，方資倚畀，乃因援兵不力，以致賊陷廬州，捐軀盡節，深堪悼惜。舒興阿統帶重兵既已行抵廬州，不能督兵竭力救援，又不遵旨撥兵交和春統帶調遣，以致郡城被陷，蓋臣捐軀，實屬辜恩，大負委任，著即革職，戴罪自效。和春自徐州赴援帶兵無多，所有舒興阿管帶之兵，即著交和春統帶，各路援兵，均歸調遣。

《東華續録》咸豐三〇　是月，蠲緩直隸安州等十七州縣暨豐財等四場、浙江仁和等九場竈地水災風災，山西潞城等七縣被擾地方新舊額賦，並賑貧民口糧，貸倉穀籽種。緩徵山東樂陵等四縣衛、河南蘭儀等十六縣水災，吉林三姓歉收地方新舊額賦。

是歲，朝鮮、暹羅、琉球、緬甸、南掌、越南入貢。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

《文宗實録》卷一一七　正月壬寅，諭内閣：前因舒興阿救援廬州不力，又不撥兵交和春統帶，以致郡城失守，降旨將舒興阿革職，令其戴罪自效。因思此等畏葸無能之員，即留置軍營，亦屬無益。著和春飭令舒興阿，即行回旗，不准逗遛。該革員所帶之兵，前已有旨統歸和春管帶。著即督率各路將弁兵勇，迅圖克復廬州。如有不遵調遣者，即著以軍法從事。

壬寅，諭：本日據袁甲三奏，請令曾國藩督帶兵勇船礮，由九江直赴安徽。安慶刻下賊數無多，或先克復安慶，亦可斷賊歸路等語。廬州爲南北要衝，現在爲賊所據，必須乘其喘息未定，趕緊進勦，遏賊紛竄之路。曾國藩製辦船礮，並所募楚勇數千人，此時諒已齊備。著即遵前旨，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會同和春、福濟水陸並進，南北夾攻，迅殄賊氛，以慰廑念。

《文宗實録》卷一一八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奉命大色楞瑞麟信函二件呈覽，知静海獨流逆匪全股西竄，僧格林沁已馳抵大城，與賊接仗。勝保疾趨霸州，遏其北竄。該大臣等奉旨勦賊，日久無功，致令乘虚奔突，即將該大臣等以軍法從事，亦不足惜。

壬子，以江蘇布政使陳啓邁爲江西巡撫。

己未，以福建巡撫王懿德爲閩浙總督，貴州布政使吕佺孫爲福建巡撫，甘肅鎮迪道炳綱署貴州布政使。

《文宗實録》卷一一九　辛酉，諭：上年據崇綸奏稱，賊踞巴河，屢勸督臣派兵攻勦，決意不從，閉城坐守。嗣據吳文鎔瀝陳，崇綸與該督齟齬，及吳文鎔遵旨帶兵出省，崇綸又稱俟兵餉充足，督臣再行親往。吳文鎔任性偏執，恩促即行。朕閱該督撫歷次奏報，無非彼此爭辯，顯係不能和衷辦事。督撫大吏責任

封疆，若各挾私意，當此防勦喫緊之際，必致貽誤地方。且吴文鎔摺内有崇綸駐守城上，每日回署就食，實欲避人吸食鴉片之語。著青麐將該督撫因何起釁不和緣由，秉公密察，據實具奏。崇綸是否吸食鴉片煙，著一併確查密奏，不准稍有迴護。尋奏，督臣吴文鎔因賊衆兵單，矢志堅守，撫臣崇綸屢迫其帶兵出城迎敵，而己居守，是以意見不合。至崇綸吸食鴉片，臣久有所聞，不敢爲伊諱飾。報聞。

甲子，諭：户部侍郎羅惇衍奏京倉支絀，請飭廣東採買米石，以資接濟一摺。前以江南等省漕糧到通，恐有梗阻，降旨令葉名琛、柏貴勸諭官紳捐銀辦米，運赴上海兑收，轉運天津。

《東華續録》咸豐三一　丙辰，諭内閣：户部奏，議籌浙江海運章程一摺。本年浙江省辦理海運，改由劉河口受兑，一切經理事宜，業經浙江巡撫黄宗漢派員妥辦。惟該處海口係江蘇所轄，若專令浙江委員催辦，尚恐呼應不靈，致有貽誤。著怡良、許乃釗立即派委大員，並熟諳海運之員駐紮劉河，會同浙江委員設局，妥速籌辦，不得稍分畛域。至海船駛抵天津以後應用剥船，著桂良督飭天津道府寬爲豫備，以濟剥運。其江蘇省海運事宜，仍著該督撫迅籌具奏，毋許藉口軍務因循延宕，致誤正供。

《文宗實録》卷一一九　丁卯，諭：崇綸、青麐奏，探聞黄州營盤被賊攻焚，兵勇全行潰散一摺。覽奏殊堪詫異。【略】台湧現駐德安，著即酌帶官兵，馳赴前路，確探賊蹤所向，盡力迎勦。

《東華續録》咸豐三一　二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轟塌上海城垣，並連日獲勝情形一摺。此次進勦，將弁如虎、嵩林、秦如虎等皆能奮勇争先，身受重傷，實屬出力。據該督撫所奏，逆匪接濟已斷，傷斃甚多，正可乘此聲勢，剋期殄滅。

《文宗實録》卷一二〇　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江蘇接濟金陵軍餉未能懸定。得旨，向榮在江南日久無功，死有餘辜，猶謂其聲威夙著。琦善在揚州獨力支持，雖未能埽數廓清，而北面實賴爲屏蔽，尚百般造作蜚語，以逞談鋒。許乃釗祇知有江南，不知有全局；祇知有身家，不知有國家，真可謂喪盡天良，辜負深恩。且琦善同一軍營，因何未有一語題及？近來張芾之事，想汝已悉。汝若再不知悛，更甚於張芾之罪。所請停撥之處，著不准行。若仍行濆請，必斷汝首！

《文宗實録》卷一二一　辛巳，諭：據户部奏，京倉亟宜籌備，請飭各省設法採買，以資接濟一摺。上年因運道梗塞，曾經飭令奉天等省酌量採買，是否辦有章程，至今尚未覆奏。京倉儲備支放攸關，自應亟爲籌畫。著盛京將軍，奉天府兼尹、府尹，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於各該地方無論何項糧米，設法採買一二十萬石，迅速運至天津交局收買。各省米價，均著照户部所奏。

以荆州將軍台湧爲廣總督，仍兼署湖北提督。

癸未，諭：自逆匪竄擾以來，長江數千里，任賊往來遊駛。現在金陵未克，廬州復陷，而回竄武昌之賊，紛紛駛赴漢陽、金口一帶。逆蹤飄忽，非亟籌肅清江面之計，不能奏功。曾國藩現由湖南統帶舟師，順流迎擊，業於正月二十八日啓程，計期應可行抵楚北。【略】曾國藩聲勢聯絡上下夾擊，非但遏賊分竄南昌，且使皖楚紛擾之賊首尾不能相顧，庶勦辦可期得力。該撫等惟當妥速籌辦，不准遷延迂緩，致誤事機。陳啓邁著即兼程前赴新任，其未到任以前，即著陸元烺趕緊籌辦，勿稍遲延。

《東華續録》咸豐三一　丁亥，琦善奏請撥軍餉。得旨，揚州與别處同是軍營，甘苦不均，豈能復責其拌死疆場。況琦善營缺餉日久，非他營可比。著户部再爲籌畫，若仍前指款改撥，或復請飭下妥籌，俱屬畫餅，非濟急之策。設使部臣出外視師，身歷其艱，亦必知非易易也。

《文宗實録》卷一二二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是山東情形尤爲緊急，兖州一帶平原曠野，無險可扼，儻勦辦稍遲，必至與徐州、歸德之賊，聯爲一氣，沿河一帶勢若燎原大局，幾不可問。已另有寄諭飭令善禄會同張亮基，星馳前赴山東南路迎勦。僧格林沁等所派之兵，即著飭令星夜啓程，毋庸俟慶祺來營，致滋延誤。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青麐爲湖北巡撫。

乙未，内閣欽奉貴人那拉氏晉封爲懿嬪。

《文宗實録》卷一二三　三月丙午，欽差大臣勝保奏，暫駐鄭家口，派總兵桂齡馳赴臨清合勦。

貴州學政黄統奏，請收洋煙之税，並嚴禁銅錢出洋。得旨，所奏亦不盡非。

《文宗實録》卷一二四　辛亥，實授許乃釗江蘇巡撫。

壬子，諭：昨據張亮基奏，初七日督率兵勇，於黑家莊地方勦匪獲勝。本日據勝保奏，該撫玩視軍務，覬望逗遛，並欺飾冒功各摺片。覽奏曷勝駭異。【略】

不知張亮基是何肺腑，敢肆欺罔！若將其即行正法軍前，亦屬罪所應得。姑念其平日尚能辦理地方公事，張亮基前已革職留任，著即革任，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即交勝保派員押解啓程，不必再留軍營。俾軍務告竣後，轉得希冀邀恩也。

丁巳，又諭：前據駱秉章奏，收復岳州，賊船下竄，曾國藩已由長沙省城跟蹤追勦。【略】本日據曾國藩奏，撈捕湖汊，並勦辦崇、通股匪各情。是水軍雖已抵岳，而馳赴下游，尚無確期。現在湖北賊情喫緊，【略】鄂省兵勇如此單弱，豈可仍在上游遲滯。著懍遵前次諭旨，迅赴湖北。先清江漢與台湧等聯絡聲威，毋再延緩。其湖汊藏匿餘匪，想已無多，著駱秉章嚴飭地方文武，實力撈捕。崇陽通城各匪，盤踞未久，當易撲滅，著即飭胡林翼等分投勦辦。曾國藩所統水勇，既不准青麐等留守武昌，若駱秉章欲藉曾國藩爲保障，任意牽留，朕亦不能寬宥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辛酉，兩江總督怡良奏：本月初九日，據吉爾杭阿稟報，初六日有游民冒稱兵勇，與唛咭唎夷人爭取木植，彼此爭鬧受傷。夷人心疑兵勇滋擾，糾衆將觀音堂防卡兵勇營帳燒毀。經吳健彰函詢該夷領事，覆稱欲令川黔撫勇等營即行遷移，當向開導，許將滋事之人嚴拏重辦。初七日，逆匪衝出西門，虎嵩林、劉存厚出隊迎敵，該夷乘機施放槍礮火箭，將撫勇川兵等營焚毀，並延燒黔粵兵勇各營。經各帶兵官馳至救息，該署司候補府薛煥、候補府經歷田濤及湖南、浙江各營，均尚無恙等情。署撫臣許乃釗來信，所言大略相同。伏思唛夷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屢經設法羈縻，此次忽有燒營之事，是否兵勇不遵紀律，抑該夷藉端作梗？已咨明署撫臣許乃釗確查情形，徑行據實具奏。傳聞上海自初九日以後，逆匪屢次竄出，經我兵截擊，連獲勝仗，夷情亦尚安静。現經密飭吳健彰妥爲理論，毋得再釀事端。

《東華續録》咸豐三三　癸亥，諭：雷以誠奏試行捐釐助餉，業有成效，請推廣照辦，以裕軍儲，並開列章程呈覽一摺。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藉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兹據雷以誠所奏，捐釐章程係於勸論捐輸之中設法變通，以冀衆擎易舉。據稱裏下河一帶辦有成效，其餘各州縣情形，想復不甚相遠。著怡良、許乃釗、楊以增各就江南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

《文宗實録》卷一二五　甲子，河南巡撫英桂因病賞假，以布政使鄭敦謹暫署巡撫。

《文宗實録》卷一二六　四月甲戌，諭：王茂蔭奏，請將皖省徽郡暫歸浙江管轄一摺。【略】兹據王茂蔭奏稱，徽浙有脣齒相依之勢，保徽即以保浙。并因徽郡距廬郡窵遠，江路不通，恐皖省控馭不及，欲請暫歸浙省管轄。雖係因時制宜，惟地勢情形，仍須詳加體察。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向榮奏，節次籌攻金陵，並請飭催楚粵礮船師船一摺。【略】所有廣東各船並著向榮與琦善會商，飛速分提，以資攻勦。

《文宗實録》卷一二七　壬午，諭内閣：本日勝保等由八百里馳奏，官兵勦辦賊匪，殄滅淨盡，首逆伏誅一摺。【略】勝保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還花翎，開復降級，留任處分。

癸未，諭内閣：昨日新授國子監滿洲司業蘇勒布具摺謝恩，因繕寫伊名不成清語。【略】蘇勒布身係旗人，竟忘本業，可惡之至。著仍降爲編修，以示薄懲。

《東華續録》咸豐三四　乙酉，諭内閣：德齡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前聞葉爾羌有建立德齡生祠，旋被兵民毀像等事，批令德齡明白回奏。兹據奏稱，咸豐二年，葉爾羌商民捐貲立祠，實不知情，訪明後即將原像拆毀等語。部民爲本官建立生祠，例干嚴禁。德齡既未能先行禁止，迨訪明拆毀後彼時又不據實具奏，實難辭咎。德齡著交部嚴加議處。

《文宗實録》卷一二八　辛卯，降調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靖江水師潰散，請交部從重治罪。得旨，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憒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拏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摇摇如懸旌，漫無定見也。

以株守無能革湖南提督鮑起豹職。以雲南騰越鎮總兵官常存爲湖南提督，未到任前以湖南補用副將塔齊布暫署。以廣東順德協副將通安爲雲南騰越鎮總兵官。

以湖南水師失利，革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職，仍戴罪勦賊。以克復湖南湘潭縣城，賞副將塔齊布總兵銜巴圖魯名號，守備周鳳山、千總楊載福花翎，餘升敘有差。革前疏防知縣劉建德，守備傅步雲職。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　丙申，怡良又奏：再上年馬沙利呈遞圖書案内，欽奉諭旨，飭令迅速回粵，往見欽差大臣，此次自應遵照辦理。惟麥酋以葉名琛公忙支吾爲詞，奴才若絶之已甚，轉使該酋得以藉口，設或徑赴天津。現當直隸用兵，且值海運沙船陸續赴津之際，未免諸多窒礙。奴才此次批駁之後，該

酋如肯折回廣東，應毋庸議。儻再四求見，仍不准行，彼將謂奴才憚於一晤，殊覺非體。惟有欽遵上年所奉硃批，示以大方，相機辦理。若接見後，於商稅事宜輕議更張，或別有要求之處，奴才惟有仗義執言，仍令赴粵，聽候葉名琛查辦，以免另生枝節。

《文宗實録》卷一二九　五月庚子，諭軍機大臣等：諄齡奏，廓爾喀國王呈遞表文，請派兵隨同勦賊，已檄諭該國王恪遵定制，毋庸派兵助勦。自應如此辦理。該國王以邊外小邦，情殷敵愾，其悃忱亦自可嘉。但内地小醜跳梁，從無借助外夷之理。著諄齡再行檄知該國王，諭以表文業已上達，大皇帝亦獎其誠悃，惟念該國王久列藩封，不忍令其派兵遠道跋涉。且内地匪徒滋擾，天朝兵力所加，指日即可殄滅，亦無須該國王派兵助勦。務使寬嚴得中，俾該國王内知感戴，外絶覬覦，自不致别有干求。所呈表底各件均著留存。

《東華續録》咸豐三五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許乃釗奏，轟塌上海城垣，因遇雨未能攻克一摺。覽奏曷勝焦急。許乃釗攻勦上海賊匪，師久無功。吴健彰所帶挖壕夾板等船，未能得力，徒以雨勢過猛，退潮奔放，不能上駛爲詞。是水陸兩軍，均屬毫無把握。似此糜餉老師，日復一日，貽誤遷延，罪將誰諉！據稱逆匪股數，既分頭目，遂多宜於用閒等語。可見該撫於勦辦事宜漫無定見，不過藉此躭延，希圖搪塞。前次誤聽撫議，致失事機，該匪詭譎異常，豈可再蹈覆轍！該撫惟當督飭水陸兵勇，奮力進攻，萬不可墮賊奸計。

《文宗實録》卷一三一　庚申，諭：官文等奏收復宜昌府城一摺。逆匪於上月占踞宜昌府城，經署宜昌鎮總兵訥欽，署宜昌府知府吴開陽等統帶兵勇，水陸進勦，連獲勝仗，傷斃賊匪甚多，生捡逆首胡得義，曾大範等七名。五月初一日復分路進攻，當將府城收復，訥欽等乘勝追殺，斃賊百餘名，並燒毁賊船九隻。現在餘匪被勦南竄，著貴陞督飭各員弁水陸並進，分頭堵勦，務將此股逆匪，悉數殲除。

壬戌，諭内閣：和春、福濟奏，勦毁廬州賊營，並連次大獲勝仗情形一摺。【略】該地方文武各官於匪徒惑衆謀逆，即時召募壯丁，會同兵役，悉數捡勦，不致蔓延，功過尚足相抵，均著免其議處。

《文宗實録》卷一三二　六月己巳，諭：寄諭黑龍江將軍奕格：英隆奏俄囉斯船隻由黑龍江下駛，進入内地，由江直下一摺。俄囉斯船隻已由黑龍江下駛，該坐卡官員未能攔阻，追趕不及。該俄囉斯呈稱，欲與暎咭唎侵擾，請由大島經過等語。該夷等彼此爭擾，雖與中國無涉，然其中恐有狡詐。著坐卡官員等不時嚴密防查，儻俄囉斯等有擾及内地情事，該將軍等惟當持以大義，辦理不可輕率。仍諭坐卡官員等妥爲防守，亦不可起釁生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　庚辰，江蘇巡撫許乃釗奏：上海賊勢，正在銀錢日缺，黨羽日離，辦理方有把握之時。本月望間，有暎國公使咆哮，提督賜德齡帶領大小兵船五隻來至上海，聲稱將赴日本、暹羅驅逐俄夷。隨有照會，欲請臣與吉爾杭阿相見，云有緊急面商之事。臣時正在感受風寒，據實辭之。吴健彰又因偕咪國公使麥蓮同赴崑山，謁見督臣吉爾杭阿，即於二十六日往晤。據該酋口稱，上海賊久未平，以致暎國貿易滯銷，兹願將賊黨驅逐，無論送往何處，不必過問，即將城池交還貴國等語。吉爾杭阿答以驅賊而交還城池，是貴國好意。惟兵官之潘小鏡子、謝安邦二犯，不便令其遠颺。且貴國將該逆另送一處，萬一再擾亂一處，轉非貴國要好本意，必須實有去向，方無後患。該酋云，果欲若是爲難，我當坐火輪船赴天津，奏聞大皇帝處置。

《文宗實録》卷一三三　庚辰，又諭：本日據許乃釗奏籌辦滬匪情形，並暎夷要求照會等語。許乃釗督師上海，日久無功，處處爲暎夷所挾制。此次率與照會，不啻授人以柄，尤屬不知大體，殊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許乃釗革任，授吉爾杭阿爲江蘇巡撫矣。

癸未，諭内閣：台湧奏武昌省城失守一摺。【略】覽奏曷勝憤懣。台湧職任兼圻，毫無布置。前次暫予革職，尚望其自贖愆尤，乃一味因循，貽誤大局，實堪痛恨。台湧著即革職，交楊霈差遣委用。並著楊霈馳驛速赴新任，統帶各路官兵，迅籌勦辦，務將省城趕緊克復，以次埽除各屬賊匪，毋令該逆日久占踞，用副委任。所有武昌城内文武各員下落，即著迅速查明具奏。

《東華續録》咸豐三六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江蘇蘇松太道吴健彰，有侵吞關税銀兩，由海船帶回廣東，並接濟海匪劉麗川等事。本日已將吴健彰革職拏問。該革員原籍貲財家產，著葉名琛、柏貴迅即派員嚴密查封，聽候諭旨，毋得洩漏，致有隱匿寄頓之弊。至吴健彰有無由海船帶回銀兩，數至累萬之多，並著查明具奏。

《文宗實録》卷一三六　七月壬子，諭：怡良奏，現辦夷務情形。據咪酋有欲偕暎酋赴津之説，該夷等藉端要求，是其慣技，其所言亦不過虚詞探試。本日已諭知葉名琛堅明約束，妥爲查辦。該督即飭夷酋等前赴廣東聽候辦理，勿生

枝節。至吉爾杭阿接任巡撫，責無旁貸，即應督兵迅圖克復上海縣城，以副重任。本日據該督所奏，尚未提及攻勦上海之事，殊深懸念。著吉爾杭阿迅即督率將弁，設法環攻，總期一鼓殲除，毋致該匪蹈隙他竄，別滋延蔓。

丁巳，諭：吉爾杭阿奏，三次轟坍滬城，大獲勝仗一摺。【略】該逆經此懲創，或仍負嵎死拒，或意圖他竄，均未可定。著吉爾杭阿仍嚴飭各營將弁，迅速進攻，務將縣城克復，首夥各犯悉數殲捻，毋令乘間竄逸。

《文宗實録》卷一三七 庚申，諭内閣：駱秉章、曾國藩奏水師克復岳州，湖南賊艘全數殄滅一摺。【略】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艘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 庚申，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噪咭唎夷酋咆呤，咪唎嗶夷酋麥蓮勒畢唵，於五月間前來上海。在奴才處呈遞節略，懇求欽差重臣，查辦變通貿易事宜等情。奴才當將節略擲還，遵旨飭令回粵，聽候兩廣督臣葉名琛查辦。並將該夷等種種狡詐情形，縷晰密陳。旋因該酋等逾期未至，又經附片陳明在案。乃前摺甫經拜發，咆、麥二酋與咈嘣哂夷酋咘嘲咘嘻，於八月初七八等日聯檣而至。奴才即於初九日以禮接見，詢其來意。據稱咆、麥二酋，遵諭前赴廣東，與咘酋一體照會兩廣總督。不特葉總督未與相見，且咘酋處亦未接有回文，僅派知州張崇恪、知縣陳宜之，面見繙譯人，口稱葉總督並未奉有諭旨辦理變通事宜。旋接葉總督與咆、麥二酋覆文，僅云天朝臣下無權，但知護守成約，其重大事件必須奏明請旨，又無准與代奏之語。守候多日而回，不得不來一見。即欲前赴天津，求見大皇帝及大學士申訴一切。其前呈節略内所言事理，並未提及。但據咆酋云，十二年之期已過，前定章程皆不足爲據。又據麥、咘二酋云，伊等在香港，奉該國王之命，凡事皆由咆酋商定辦理等語。奴才因該酋等業已合而爲一，與七月中情形又已不同，當答以嗥夷原定章程名爲萬年和約，本無十二年變通之文，即當永遠遵行，咆酋不應有此不經之談。咪、咘二夷，雖有十二年變通之約，而無另定新章之語。爾等欲赴天津，必須俟奏明大皇帝，准爾前去，方可開行。否則不過與天津鎮道一見而已，仍屬徒勞往返。或將前遞節略所求代奏，恭候欽定，亦無不可。辯論竟日，迄無成議。十二日，該酋等三人同繙譯人麥華陀等五人復來謁見。據云天津之行，伊等已奏明各該國王，若由貴部院代奏而大皇帝仍令回粵，爾時再赴天津。

《文宗實録》卷一三八 閏七月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等奏水師失利，陸路獲勝一摺。覽奏曷勝憤懣。我兵克復岳州，水師懌獲勝仗，方冀乘勢東下，直擣武漢賊巢。該提督等雖經屢勝，仍當於銳進之中，力圖萬全之策。乃因輕進失利，致鎮道陣亡，失去船礮甚多。雖塔齊布陸路獲勝，究屬得不償失。曾國藩係在水路督戰，於陳耀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一軍毫無節制，即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曾國藩前經革職，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議，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勦，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前。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陳金綬等奏，琦善因病出缺一摺。已降旨，授托明阿爲欽差大臣，馳驛前往揚州督辦軍務矣。

《文宗實録》卷一三九 丙戌，諭：據陳啓邁奏，逆船竄擾吴城、建昌，偪近省城，兵力不敷調遣。【略】江西賊勢披猖，省垣兵力單薄，急須鄰省分兵援救。著駱秉章迅即選派精兵三四千名，馳赴江西，以資接應。

《文宗實録》卷一四一 八月壬寅，諭内閣：前因勝保圍攻高唐，未能克復，降旨拔去花翎，以示薄懲，原冀其感奮圖功，迅殄醜類，以贖前愆。乃圍勦已及四月，我兵雖偪近賊壘剳營，仍未能剋期收復。似此遷延觀望，糜餉老師，實屬大負委任。勝保著即革職，仍著督率將弁，迅圖克復。儻再玩延，朕必從重治罪。

《文宗實録》卷一四二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柏貴奏，逆匪句結日衆，郡縣相繼失守，請調兵會勦一摺。覽奏曷勝焦急。江南逆匪潛遣夥黨回粵，句結醜類，同謀滋事。【略】此時省城情形更爲喫緊，閩楚官兵到粵尚需時日，該督等務當督率滿漢官兵，多募練勇，迅將近省一帶逆匪勦除净盡。並設法力破賊巢，則各屬匪黨自必聞風解散。該省紳士素明大義，如果開誠布公，勸諭紳民，一體團練，較之征調客兵，尤能得力。海陽等縣賊匪蜂起，北礮臺已被賊踞；潮州郡城，勢極危險，該督等務嚴飭該地方文武實力防勦。一俟兵力可分，即當統籌兼顧。該匪事起倉卒，必多烏合之衆。該督等務於水陸兩路，迅籌勦辦，毋令日久蔓延爲患。

《東華續録》咸豐三九 庚申，吉爾杭阿奏：英吉利領事包呤、米利堅麥連勒畢唵、佛蘭西布爾布隆，先後駛抵上海，稱欲變通成約。因兩廣總督不肯接見，定期八月十八日前赴天津。堅執不移，勢難阻止，命文謙、桂良嚴密防範。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霈奏，克復武昌、漢陽等語。【略】即督飭兵

勇奮力圍攻，務當一鼓殲除，迅圖克復，毋致再有竄逸。安慶一帶賊匪尚未殄滅，即著飭令秦定三迅速勦辦，毋稍延緩。

《文宗實録》卷一四四　九月辛未，諭内閣：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大軍同日克復武昌、漢陽一摺。覽奏欣慰。【略】總督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帶，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黄馬褂，並賞給騎都尉世職。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暎、咪二夷船隻，已於二十四日竟抵天津。經文謙接見開導，尚未回帆。昨又諭桂良，酌量應否前往，密爲調度。惟總督出省，地方不免訛言。此次夷酋之來，不過欲變通條約，並非用武之事。儻軍中或有傳聞疑懼之言，著僧格林沁持以鎮定，不可張皇。如有探聞情形，隨時密奏。

《文宗實録》卷一四五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崇綸等奏咪、暎二國夷酋進口見面，詢出來意，並酌辦情形一摺。十三日崇綸等與夷酋麥蓮、咆呤接見，措詞尚屬得體。另片所陳各情，亦頗周密。至該夷呈出變通清摺，所開各條均屬荒謬已極，必須逐層指駁，以杜其無厭之求。【略】至民夷相争，原有成約可稽。近來地方官有無審斷不公，准其行查該督撫秉公辦理。上海匪徒滋事，貿易維艱，如果夷商因此賠累，欲免欠税，朕撫馭中外，柔遠爲懷，原不難稍從減免。但應如何覈減之處，亦須由該省督撫查明酌辦。至廣東茶税，據稱濫抽每擔二錢，天津亦無成案可考，必須由兩廣總督辦理。以上三款，尚可允其查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　壬午，直隸總督桂良奏：本月十三日，暎、咪二酋來見，呈出節略數紙，内多難行之事，言詞尚屬恭順，現在出口聽信。又嘶嚼委員哥士者，聲稱伊國公使與暎、咪二國，同心前來。因船破耽延，令伊前來，看在何處辦事。伊亦别無所求，伊國十二年之約，自二十四年起今已十年，約著單人前來，再訴委曲。奴才查夷酋呈出節略，該鎮道未經録送，計崇綸等當已入奏。硃批：知道了。

《文宗實録》卷一四五　癸未，以恭親王奕訢爲宗人府宗令。

《東華續録》咸豐四〇丁亥，曾國藩奏報謝恩，並懇辭署湖北巡撫。得旨，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罪甚大，著嚴行申飭。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載齡、崇實奏。遵查總督收受陋規一摺，並巡捕官具供後自盡等語。已有旨，將裕瑞撤任，聽候查辦矣。

裕瑞緣事解任，以黄宗漢爲四川總督。未到任前，以成都將軍樂斌兼署，以何桂清爲浙江巡撫。

《文宗實録》卷一四八　十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廣東自會匪滋事以來，僅接葉名琛等兩次奏報。現在已踰三月，肇慶府城並高明、順德、惠來等縣是否收復？攻撲省垣之賊如何擊退，海陽自北礮臺被占後作何勦辦？其花縣等十四州縣有無另被賊踞？文報遲延，尚未據該督撫等續奏。本日侍郎羅惇衍奏，大股賊匪仍在廣州北門外三元里地方屯聚，英德已陷，肇慶所屬已失去十一州縣，廣州屬之順德、清遠、花縣、增城亦皆淪没等語。朕心實深焦灼。該侍郎請用勦撫兼施之策，欲慎選賢令，使之收復各城。

《文宗實録》卷一四九　丁巳，兵部侍郎銜曾國藩等奏，南路陸軍大捷，斃賊萬餘，斫斷江中鐵鎖，水師繞出賊前，屢獲勝仗。得旨，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

《文宗實録》卷一五一　十一月庚辰，諭内閣：楊霈奏官軍克復廣濟、黄梅，全楚肅清一摺。【略】該督現由黄州移兵援應後路，指日塔齊布與曾國藩水師會合，即可直達安慶，齊擣金陵賊巢。諒無難一鼓殲除，廓清餘孽也。

《文宗實録》卷一五二　戊子，以山西巡撫恒春爲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調陝西巡撫王慶雲爲山西巡撫，雲南巡撫吴振棫爲陝西巡撫。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〇　己丑，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據該夷酋等照會，即以本年閏七月初六日係前定和約十二年屆滿之期，必須在臣署中相見，復行定議。臣當即照覆，或在省河，或在虎門皆可接見。至於署在城内，進城之説，已於六年前罷議，豈有反覆再伸前説之理？旋即聞得該夷酋等前赴厦門、寧波、上海各口，察看貿易各事宜。迨至七月内，該夷酋等回粤，復來照會，並遣小夷目來省。據稱現有要事相商，必須先爲允准，始可面遞。臣當即照覆，凡事循照條約舊章而行，何待今日始行允准。儻其中稍有更易之處，一切均應奏明請旨，斷非臣下所敢擅專。嗣後亦並不知所要求者何事。現聞該夷酋等又於八月内復抵上海，傳聞有前赴天津之説。該夷酋等如果徑抵天津，無論所要求者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聖廑。硃批：已有旨。

庚寅，命協辦大學士賈楨爲正使，禮部左侍郎肅順爲副使，持節齎册咎封懿

貴人那拉氏爲懿嬪。

庚寅，祁寯藻因病乞休，命以大學士致仕。命協辦大學士賈楨爲大學士，管户部事，充實録館監修總裁官。命大學士卓秉恬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調兵部尚書翁心存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周祖培爲兵部尚書。

《文宗實録》卷一五三 十二月壬寅，諭：現在曾國藩已駐軍九江城外，與塔齊布會合，扼守湖口内外要隘。又據楊霈奏，賊中凶悍頭目，皆在安徽、江西等處，長髮老賊亦多上竄，江寧等城勢必空虚，請飭乘機攻勦等語。所奏不爲無見。該逆死黨，半在楚皖，今既疊受懲創，即金陵等處賊匪亦必聞風破膽。若托明阿、向榮等能將金陵、鎮江等城攻破，並盡殲瓜州逆匪，即上游竄匪必思還救，楚師從而壓之，自成建瓴破竹之勢。向榮前奏金陵賊黨仍踞上方橋，雖經兵勇襲破木柵，未聞續獲勝仗。余萬清在鎮江僅能攻毀該逆礮臺，終未斷其往來之路。托明阿等攻勦瓜州，亦未得手。日復一日，伊於胡底。著該大臣等嚴飭水師，攻毀賊匪鐵鍊，掃除江上賊營，水陸並進，明攻暗襲，將金陵、鎮江、瓜州等處次第克復。如能先復一城，則賊匪已覺喪膽。而曾國藩等督兵東下勦，辦更易爲力。托明阿等與向榮現已聲勢聯絡，當不致互相觀望，重負委任也。

《東華續録》咸豐四三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王茂蔭奏，大江南北捐局過多，官私錯雜，揚州以下沿江各府州縣設有十餘局，苛斂行商過客，假公濟私，包送違禁貨物，甚致聚衆斂錢，以錢聚衆。普安辟家港等局，竟至互鬬併吞，大肆争鬬，商民無不受害等語。雷以誠捐釐協濟軍餉，原在揚州一帶辦理，尚屬妥協，何以普安等局竟有收捐未解糧臺之弊，著托明阿等確切訪查。如有奸徒藉端漁利，藐法營私，即著飭令該地方官嚴行究辦。其在大江以南者，並即移咨怡良就近查明，如係私設，即行嚴禁，務期濟餉安民兩無窒礙。

戊午，諭内閣：貴人他他拉氏著封爲婉嬪。

庚申，諭：奕格奏，俄羅斯船隻過境，應否放行，請旨遵辦等語。俄羅斯與別國往來，自應由外海行走，不能聽其取道内地。惟本年五月間，該國船隻過境既經放行，此時若阻其歸路，該國不免藉口又滋釁端。著奕格隨時查探，如該國前此次經過之船，仍由黑龍江等處駛回，果於沿途地方不至騷擾，即著聽其歸國，毋庸攔阻。若再有續來之船，並非前此經過船隻，即著妥爲開導，告以内地江面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致啓猜嫌，總以剴切曉諭。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

《文宗實録》卷一五六 正月丁丑，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爲布政使。

戊寅，諭内閣：文彩、李嘉奏，北新倉米數虧短，請交部嚴訊。並給事中啓文奏，存倉米石，有虧短情弊，請旨究辦各一摺。北新倉應存粳秈稜米，虧短至數千石之多。該吏役等偷漏侵漁，竟法已極，必應徹底根究，以懲積蠹。書吏田子春、花户孔泰、張清仁均著交刑部嚴行審辦。撤任監督廣勤、尚政濟專司收放，亦難保無扶同隱飾情弊，均著先行交部議處，仍聽候刑部傳質。尋奏，審明孔泰等應照監守盜倉庫錢糧入己擬斬監候。田子春等應照蠹役詐贓十兩以上擬發近邊充軍。廣勤、尚政濟，查無扶同隱飾情弊，應令回任聽候部議。允之。

《東華續録》咸豐四四 丁丑，諭：吉爾杭阿奏，殲斃逆首，克復上海縣城一摺。覽奏欣慰。逆罪占踞上海，經吉爾杭阿督率兵勇克復縣城，首逆業已就戮，全股盡數殲除。在事員弁兵勇，洵屬奮勇可嘉，著該撫迅速查明保奏。其善後事宜，亟應妥爲辦理。著名惡逆陳阿林、潘小鏡子雖經獲犯供稱殲斃，是否確有實據，仍應嚴密訪查，毋使漏網。該處兵勇有由向榮調派者，此時自應仍歸金陵大營，以資勦辦。吉爾杭阿見在幫辦向榮軍務，即著統帶前往。其浙江兵勇，在上海防勦頗爲得力，應否一併帶往金陵，或令歸伍，著向榮與吉爾杭阿悉心籌畫，酌量辦理。其餘兵勇或撤或留，並著該撫妥爲安置。至佛蘭西提督喊呢嘶，首先助順；英吉利領事阿利國，亦聽懲官兵築牆紮營，情形尚屬恭順。上次佛夷並有陣亡受傷之人，此時縣城克復，應否酌加獎勵，以慰其心，著怡良、吉爾杭阿妥籌具奏。務當斟酌盡善，以示懷柔。

《文宗實録》卷一五七 辛巳，諭：楊霈奏，賊由黄梅回竄漢鎮，現由德安相機進勦一摺。楊霈督兵廣濟，爲楚軍後路，致令逆賊回竄失利，節節退守，實屬調度乖方。楊霈著即革職，並拔去花翎，暫留本任，仍著收集兵勇，相機進勦，以贖前愆。並著官文、曾國藩、塔齊布迅速撥兵援應，毋令蔓延。

乙酉，又諭：本日已寄諭僧格林沁，命其帶兵馳往高唐，督辦軍務矣。該城餘匪本屬無多，勝保自任欽差大臣以來，志驕氣惰，將士未能用命，以致小醜數百，日久稽誅，被參各款甚多。朕以簡任乏人，一時未即懲辦，疊降諭旨，令其改

過自省，仍然不知愧懼，遷延日久，殊堪痛恨。著僧格林沁於到高唐後，將防勦事務布置妥協，即傳旨將勝保拏問，派員押解來京。一面訪查勝保劣蹟，並貽誤事機各情節，詳細奏聞。如革職不足蔽辜，應從重治罪之處，即著迅速密奏。

辛卯，諭：曾國藩、塔齊布先後奏報，陸軍渡江勦賊，並迎勦九江城中撲營逆匪，及籌辦情形各摺。覽奏殊深懸繫。【略】曾國藩等既定直擣金陵之計，即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

《東華續録》咸豐四五　二月甲午朔，諭軍機大臣等：王懿德等奏，夷商販茶，請准租屋居住一摺。福建省因茶販不通，暫開海禁，各國夷商多來貿販。該督撫爲廣收茶稅，俯順輿情起見，准該夷領事承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地基，並准夷商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衙等處屋地六所，爲儲貨棲身之地。均係民夷兩願，並立租約，蓋用印信，係照從前和約辦理。該夷等向化遠來，自應處以館舍，用示懷柔。惟民夷雜居，必須嚴加約束。且南臺一帶，偪近省垣，既已租與屋地，著該督撫諭令該夷領事官金執爾等，稽查彈壓，務令與本地居人相安無事，免生嫌隙，方爲妥善。其續到夷商需租房屋，並著飭令該地方一律辦理。

《文宗實録》卷一五八　乙未，諭：吉爾杭阿奏，酌擬夷人獎賞等語。咈嘛哂提督嚇呃嘛，於官軍攻勦上海逆匪情殷助順。吉爾杭阿請賞給該夷綢四卷，銀一萬兩，以示懷柔，尚爲妥協。著即照所擬辦理。

乙未，以克復安徽含山縣城，賞翰林院編修李鴻章知府銜、花翎。

《文宗實録》卷一五九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詳議鈔法章程一摺。民間完納錢糧，自咸豐六年上忙起，凡應搭官票，改換寶鈔。議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先行遵辦。内如部頒寶鈔，令各省藩司編立號簿，蓋用印信，再行解部。所用騎縫印信，篆文大略相同，恐小民難於辨認，應否添設簡明標識之處，著各該督撫斟酌奏辦。其各省收到寶鈔並准由各官銀錢號兑賣，事屬官民交涉，防範稍有未周，易啓勒掯把持之弊。至酌給蓑餘一層，應由該督撫體察所屬情形，通盤覈計，酌立定額，固未可過於苛刻，亦豈容稍涉冒濫。立法之始，不厭周詳。著桂良、崇恩、英桂各就該地方情形，悉心斟酌，妥擬詳細章程，迅速具奏。總期寶鈔得以流通，而兵民亦藉紓困累。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諄齡奏廓番舉動情形一摺。廓爾喀國前欲唐古忒認出幫兵使費，已屬有意尋釁，現復私給千布康松汪堆頂翎，到濟嚨傳集村民，欲接管營官事務。巴勒布舊頭人熱瑪松達爾又欲進藏呈遞表章，亦與由塘轉遞例案不符。該夷居心叵測，一切舉動甚屬謬妄。惟先後呈遞該大臣稟内，並無違悖之詞，此次差人赴藏呈遞表章稟信，亦似尚知名分。此時辦理機宜，總當不動聲色，嚴密設防。該大臣現派噶布倫汪曲結布及糧務張祺等，先後馳往後藏定日一帶，藉查辦案件爲名，暗爲布置。如該夷呈遞表文，即飛遞該大臣等照例譯閱；如有悖謬干求之語，一面據理駁斥，一面迅速具奏。萬勿示之以弱，啓該夷窺伺之心。所有藏屬要隘，密加防範之處，仍當處以鎮静，不得過事矜張。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吴健彰通夷養賊各款，當降旨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並諭黄宗漢派員訪查。兹據黄宗漢奏稱，查明吴健彰實與賊首劉麗川同鄉，該逆起事時，吴健彰眷屬奔避夷館，庫中存銀，悉爲賊有。並與夷人夥開旗昌行，及所雇船勇俱係粤人，每有攻城之舉，往往漏洩，致船勇與滬城之匪暗通信息各情。惟道庫存銀是否三四十萬，吴健彰所雇拖罾船價曾否於關税取償，其徵收關税有無捏報隱匿，並與咪夷夥開旗昌行有無約據，其上火輪船與逆匪如何談論，貨船漏税實有若干銀兩，未得確據。怡良近在蘇省見聞切近，吉爾杭阿與吴健彰同在上海日久，更難諉爲不知。該道拏問已久，尚未據該督撫將原參各款查明具奏。現在上海克復，所有應訊人證不難傳集，著即逐款查明，並此外有無别項劣蹟，一併確查，據實參奏，毋稍徇隱。

《文宗實録》卷一六〇　乙卯，諭内閣：惠親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具奏定擬勝保罪名一摺。已革都統勝保，經朕特授爲欽差大臣，勦辦逆匪。自賊踞高唐州後，勝保帶兵圍攻九月有餘，未能克復，糜餉勞師，罪無可逭。惟念勝保前由揚州帶兵解懷慶之圍，追賊山西不遺餘力。其另股賊匪由山東臨清竄出後，復沿途追勦，直至江蘇豐縣，悉數殲除，尚屬著有勞績。勝保著照擬於斬罪上減等，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楚北逆氛復熾，豫省邊防喫緊一摺。【略】著僧格林沁於所帶官兵及勝保前存兵丁内，挑選馬步兵三四千名，派委得力大員統帶，星速馳赴河南，交英桂調遣，毋得稍涉延緩。

辛酉，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圍勦逆匪情形一摺。逆匪竄踞馮官屯，經我兵用大礮轟擊，房屋坍塌。乃該逆在溝内宻窖潛藏，以避礮火，實屬狡悍異常。該大臣現擬由上河廳三孔橋挑開，引放運河，以水灌賊。此計未免迂緩，且

恐辦理稍不周妥，或有泛濫旁洩之虞，轉使該逆有險可恃。該大臣務當斟酌妥善，一面迅速辦理，仍一面設法進攻，毋令負嵎。

《東華續録》咸豐四六 三月甲子，諭：前據刑部議覆王慶雲奏發遣新疆官犯准其捐輸改發内地，當降旨令查明原案情節，奏明請旨。原以發遣官犯情節輕重不同，若概令犯罪較重之員紛紛捐請，寬典倖邀，尚復成何政體？茲據載齡奏請停止捐改内地章程一摺，所奏甚是。所有發遣官犯捐改内地章程，著即行停止。

《文宗實録》卷一六一 乙丑，諭：官文、楊霈奏，此次武昌失陷，雖因兵力飢疲，奸匪内應，究因漢川進攻之兵不能得力，以致省城孤立無援。【略】此時楚省賊勢南北蔓延，幾至無從著手。官文等分辦合辦，同係一事。大江以北，朕統以責之楊霈；荆州防守事宜，即責成官文布置；南岸攻勦事宜，即責成胡林翼妥辦。其如何互相援應，迅圖肅清之處，該將軍等務當熟計兼權，亦不能自分畛域也。

《文宗實録》卷一六二 丙子，諭内閣：怡良奏，查明鹽船積弊，並土匪私設鹽卡，擾害票法一摺。淮北綱鹽，行銷皖、豫二省，日形壅滯。據怡良查明，因各販運經由阜陽、霍邱、固始三縣交界處，所有船户等肆行舞弊，致虧客本。又信陽、羅山二處，爲行銷最暢之區，光山係必由之路，聞該境私設鹽卡，盤踞需索，以致往來客販畏葸不前。自應亟加整頓，以肅嶷政。著英桂、福濟嚴飭各該地方官，凡淮鹽經過處所，如船户人等有敢行盜賣，並水手攙和沙土等弊，一經查出，即行拏究，毋得稍分畛域。至土匪私設鹽卡，尤屬大干法紀，並著該撫等密速查拏，從重懲辦。斷不准稍涉疏縱，以除積弊而裕國課。

《文宗實録》卷一六三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駐藏大臣赫特賀等：諄齡奏，接據廓爾喀國王先後來稟呈遞表章及邊界情形一摺。【略】該國此次動兵，不過要求唐古忒給與銀兩，亦未明言與中國抗拒。該大臣所擬檄諭，逐層指駁，自應如此辦理，但措詞必須得體。如違悖天朝，要將疆土讓爾等語，一經説破，恐該夷轉無顧忌。唐古忒、廓爾喀均隸我屏藩，自來一視同仁，毫無偏袒。如果唐古忒實有欺陵廓夷之事，必應迅速查辦，使兩造平允，該夷自不能藉端起釁。該大臣現在催調各路土兵，趕到邊界，但當暗地設防，不可稍露聲色。定日地方向設官兵稽查，斷無另行遠駐之理。仍一面密查該夷如何舉動，一面將所稟各案妥爲查辦，以折服該夷之心。總不得妄動兵力，致生枝節。該國所遞表文，毋庸給予敕書。該大臣即按此次諭旨大意檄諭該國，令將所派之兵趕緊撤回。

乙酉，諭：御史宗稷辰奏，大江南北設卡抽釐，收捐太雜，出入總數毫無稽覈。並有常鎮散勇與江面土豪，在江濱距圌山關相近地方，樹幟攔船，肆行盤踞。與營卡比列，莫辨公私。請將釐捐事宜，責成江督經理等語。江南省捐釐濟餉，雷以誠創議於前，文煜接辦於後。原期集餉安民，兩無窒礙。其揚、通一帶，設立各卡，均有章程可稽，豈容任意添設？若如所奏，官收捐項，已極繁瑣，復有匪徒冒名勒索，擾累行旅，更屬大干法紀。著托明阿等確切訪查，如有奸徒把持漁利，即著從嚴拏究。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桂良：全慶、文彩奏海運漕船被劫一摺。據稱孫德茂等沙船，裝載江浙漕糧米石並公項銀兩，於二月二十五日行至山東黑水洋石島地方，被艇匪搶去銀米，並有勒銀贖船情事。已諭令山東、江蘇各督撫，嚴密防範，並將疏防之登州鎮總兵田浩然，摘頂示懲矣。本年海運米船，已到者未及十分之二，隨後各船尚有數百餘隻，並有隨帶公項銀兩，爲數甚多。著該督即飭天津鎮道，率同地方文武員弁，於附近口岸加意巡防。儻有奸徒溷跡，乘閒搶竊，立即嚴拏懲辦，毋稍疏虞。

《文宗實録》卷一六四 四月庚子，安徽學政沈祖懋奏，請將徽州府暫歸浙江管轄。得旨，尚有窒礙之處，汝未深悉。前據何桂清所奏，已允其請，仍歸浙經理，實與管轄無異。

辛丑，諭内閣：駱秉章奏，湖南南路官軍，勦辦廣東、廣西賊匪，疊獲勝仗，收復城池，並辦理本省土匪，捻獲逆渠匪目多名一摺。【略】其最爲著名之逆渠邱倡道即朱九濤，尹石保二犯經署郴州戚天保等，於該州之周源山及藍山縣拏獲正法。辦理均尚妥協。著駱秉章仍督該員弁等，實力堵勦，毋分畛域。並摻緝餘匪，務期净盡。【略】即選同知直隸州知州王鑫，勦辦富川股匪尤爲出力，著以知府遇缺即選，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出力弁勇，著該撫擇尤保奏，候朕施恩。

《文宗實録》卷一六五 庚戌，諭：現在馮官屯逆匪全股蕩平，北路一律肅清。軍機大臣贊襄軍務，夙夜勤勞，允宜分别加恩，以昭優眷。恭親王奕訢，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尚書彭蘊章、侍郎穆蔭、杜翰，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侍郎瑞麟，著交部議敘；致仕大學士祁寯藻，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懋著勞勤，著一併交部從優議敘。其滿漢章京各員，均著交部議敘。

《文宗實録》卷一六六　己未，諭内閣：湖廣總督楊霈，前因武昌失守降旨革職，仍暫留本任，責令戴罪自效。迨逆賊上竄德安，該革督以防守襄樊爲名，由隨州以至棗陽，節節退守。屢經嚴旨，催令進勦，復以兵勇未集，遷延觀望。迨西安將軍扎拉芬由陝帶兵，行抵隨州，於五里墩地方與賊接仗被圍。該革督坐擁重兵，近在數里之間，並不實力救援，反催調相去較遠之揀發知府崔蘭馨等前往接應，以致該將軍力竭陣亡。實屬懦怯無能，有心延誤。該革督自廣濟兵潰以後，湖北逆匪復肆狡猖，其貽誤之罪何堪悉數！朕僅予薄懲，方冀其振刷精神，力贖前愆。乃數月以來，毫無布置，辜恩溺職，實堪痛恨。楊霈著即革任，仍交官文差遣。儻再不知奮勉，即行從重治罪。

《文宗實録》卷一六七　五月壬戌，諭：昨據英桂奏探，聞湖北隨州被賊占踞，德安賊蹤未退。本日已授西淩阿爲欽差大臣，統兵赴鄂督勦。著桂良於直隸省挑選精兵三千名，崇恩於山東省挑選精兵二千名，配齊軍裝火藥，聽候調遣。命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爲欽差大臣，馳往湖北，督辦軍務。

辛未，諭内閣：前因逆匪擾及畿疆，特授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並派恭親王奕訢等辦理京城巡防事宜，復命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統兵進勦。現在北省軍務告蔵，河北一律肅清，本日舉行凱撤典禮。大將軍及參贊大臣均已恭繳印信關防，所有京城辦理巡防事務，著即裁撤。其在事出力之司員章京等，並著巡防王大臣酌量保奏，以示獎勵。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辛未，吉林將軍景淳奏：先後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現有俄羅斯人等，乘船由黑龍江陸續經過。據稱前赴東海，防勦唤夷前來等因。隨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時巡防，並查探有無經過人船。當據該卡領催淩春等報稱，四月二十日黎明，有俄囉斯大小船二隻，由黑龍江駛入松花江，順游東下。該領催帶兵尾隨，查得大船載有四十餘人，小船載有三十餘人。向其查詢，言語不通，看其手指之狀，似欲下駛，並有續來人船之意。現已安静東行等情，呈報前來。查該夷經過沿途，雖無滋擾情事，惟夷性詭譎，未敢稍事疏忽，仍令三姓副都統密飭嚴防。硃批：知道了。

《文宗實録》卷一百六十八　乙亥，諭：巡防王大臣奏，革員當差愧奮，可否免罪等語。賽尚阿前以大學士奉命督師楚粤，當賊匪困守山筲，坐擁重兵，不能立即撲滅。及賊竄永安，蕞爾州城，又不能剋期攻復。嗣後赴援桂林，力守長沙，只能獲全二城，未能扼其竄逸。以致該逆蔓延數省，荼毒生靈，勞師五載有餘，糜餉數千萬兩。揆其貽誤情節，較之其餘獲罪各員，實爲尤重。惟現據該王大臣奏稱，該革員自奉差委以來，尚知愧奮，自應量予減罪，以示法外之仁。賽尚阿著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赫特賀奏廓爾喀尋衅，占踞濟嚨、聶拉木兩處地方。川境毗連藏界，諭令樂斌等偵探夷情，不得稍涉張皇。本日據赫特賀奏，該大臣由前藏行次曲水白地，知廓夷復於三月十四日攻占宗喀。所調乍丫、察木多、類烏齊各處土兵尚未齊集，請飭調川省五屯官兵備勦等語。藏屬額設番兵，並催調各土兵，計數已有七八千名。惟隘口甚多，自應厚集兵力，以備調遣。著樂斌、黄宗漢於該省屯兵内酌撥三千名，由樂斌管帶，赴前藏察看情形，再定進止。

《文宗實録》卷一六九　六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載增等奏，鄢家灣等處勦賊獲勝，探聞逆情，圖竄荆襄並西淩阿。奏請飭督臣會勦德安，及胡林翼奏籌攻武漢各情形。所籌均尚周密。【略】著官文一面飭令湖北糧臺，將西淩阿軍營應需軍火等項隨時支應；一面酌量情形，親自督兵，與西淩阿會合，攻克德安。先清北面，以遏賊北竄之路。然後與胡林翼會合，水陸進攻武漢，於南北形勢，似屬相宜。著官文通籌大局，相機辦理，朕亦不爲遥制。

《文宗實録》卷一七〇　庚戌，諭：前因粤匪滋事，疊次諭令各直省督撫大吏，督飭地方官會同紳士舉行團練。比年以來，各該省紳民人等均能深明大義，志切同仇，其殺賊禦侮，著有成效。如直隸天津、河南許州、山東單縣及江南六合、安徽六安等處，經該督撫隨時保奏，均經降旨嘉獎。現在北路肅清，直隸、山東、山西等省距賊較遠地方，自應量予裁撤，以息民力。河南省除與皖、楚毗連之州縣，仍宜舉行團練，藉資捍衛，其餘各州縣所辦聯莊團練，著該撫出示曉諭，酌量裁撤，俾小民各安農業，無妨生計。並著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斟酌妥辦。其辦理聯莊團練尤爲出力者，著各該省督撫查明，酌量獎勵，以昭激勸。

丙辰，諭：蔣啓敭奏，下北蘭陽汛三堡漫溢，請將疏防各員分别懲處一摺。【略】著桂良、崇恩、英桂趕緊派員籌款前往，確查黄水經由之處，將被水災黎妥爲撫恤，無令一夫失所。並著該署河督嚴飭道廳趕集料物，裹做盤頭，毋使再行坍寬，以致工程愈大，糜帑愈多。所有疏防專管之署下北河同知王熙文、署下北守備梁美、汛官蘭陽主簿林際泰、蘭陽千總諸葛元、蘭陽汛額外外委司文端，均

著即行革職，枷號河干，以示懲儆。兼轄之代辦河北道事務黃沁、同知王緒昆著交部議處。蔣啓敭以該管道員署理河督，未能先事豫防，實難辭咎，著摘去頂帶，革職留任，仍責成趕緊督辦，以贖前愆。

《東華續録》咸豐四九　己未，諭内閣：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吏部、兵部議覆侍郎沈兆霖奏請暫設皖南巡撫一摺。安徽徽、寧、池、太、廣五屬，介在江南，當此軍務繁多，恐該撫鞭長莫及，自應專責文武大員，俾資督率。該侍郎原請暫設巡撫，既屬窒礙難行，著即照軍機大臣等所議，將安徽寧池太廣道，暫改爲徽寧池太廣道，加按察使銜，竝添設皖南鎮總兵一員，暫照臺灣鎮道之例，准其會銜專摺奏事。所有該四府一州地方軍務緊要機宜，均著責成專辦。俟軍務告竣，道員仍歸舊制，總兵即作爲額缺，以重地方而符定例。至該處距兩江總督、安徽巡撫駐紮處所較遠，所有見在協防籌餉事宜，仍著浙江巡撫不分畛域，暫行督辦。其餘應辦事宜，著該督撫分別妥議，迅速具奏。

《文宗實録》卷一七一　七月壬戌，諭惠親王綿愉等：朕維禮緣於義，首重慈闈之尊養；孝本乎誠，宜崇母範之鴻稱。欽惟康慈皇貴太妃侍奉皇考廿餘年，徽柔素著。撫育朕躬十五載，恩恤優加。雖懿德揭謙，而孝忱難罄。今謹上尊號爲「康慈皇太后」。福履無疆，長承愛日之暄；壽考有徵，永協億齡之慶。一切應行典禮，著該部察例具奏。

癸亥，諭内閣：曾國藩奏巡撫劣蹟較多。【略】陳啓邁著即革職，惲光宸著先行撤任，均聽候新任巡撫文俊查辦。該撫到任後，著即將曾國藩所參各情節逐款嚴查，據實具奏，不得稍有徇隱。

己巳，諭内閣：向榮奏水陸連獲大勝，攻克蕪湖縣城一摺。【略】蕪湖久陷賊中，地處江皖之衝。今既克復縣城，實爲全局關鍵。各將弁冒暑從征，累戰克捷，奮勇可嘉。所有在事出力各員，准向榮擇尤保奏，候朕施恩。

庚午，皇太后疾大漸，巳刻崩。上奉靈駕至慈寧宮。上翦髮成服，哀慟深至。皇后以下俱成服。酉刻，大行皇太后大殮，奉安梓宮於慈寧宮正中。上朝夕行奠獻禮。頒大行皇太后遺詔。

《文宗實録》卷一七二　壬申，又諭：黃宗漢奏請查禁販運黑鉛一摺。四川、雲南、貴州各省，多有産鉛之區，所採鉛斤半歸官賣，半歸商銷，向無例禁之文。惟黑鉛有關軍火，若任令行店市商照常販運，輾轉銷售，莫究歸宿，流弊滋多，必當嚴行禁止。嗣後除白鉛一項仍聽商人行運外，其黑鉛著四川、雲南、貴州各督撫分飭所屬地方各員一律嚴禁，不准出境。並飭各廠員及水陸各州縣、各關隘口，會同營汛查拏偷漏。儻有抗違，照私販銷磺例，加等治罪。仍須人鉛並獲，以杜妄拏訛詐等弊。

《文宗實録》卷一七三　壬午，頒硃諭：恭親王奕訢，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之處，著勿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均著開缺，並勿庸恭理喪儀事務、管理三庫事務，仍在内廷行走，上書房讀書，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命吏部尚書翁心存恭理喪儀。命户部尚書文慶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怡親王載垣爲宗人府宗令。

庚寅，諭：葉名琛、柏貴奏，遵旨查封吴健彰原籍貲産一摺，並聲明該革員並無由海船運回銀兩之事。此案前經黃宗漢查明覆奏，當降旨交怡良、吉爾杭阿嚴審定擬。現在上海早經收復，該革員被參各款，無難訪查確實，迅速定讞，何以至今尚未覆奏，吴健彰是否養賊通夷，有無侵吞關税，捏報隱匿各情，該督等前奏委員確查，諒已得有端緒。著怡良等仍遵疊次寄諭，按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即行具奏，毋再遲延。其由海船運回銀兩一節，有無寄頓，仍應嚴切根究，不得因廣東查無實據，稍涉遷就。

《文宗實録》卷一七四　八月甲午，諭内閣：英桂奏，勦辦光州所屬捻匪，捻獲首要各犯一摺。【略】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著英桂擇尤保奏，候朕施恩。

《文宗實録》卷一七五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英秀等奏，土匪流民聚衆焚燒俄囉斯貿易圈子，並劫貨物一摺。已諭令扎拉芬泰派員前往會同查辦矣。該處土匪流民，將俄囉斯貿易圈子焚燒，搶劫貨物，理應將不法流民嚴行拏辦，以期息事。何遽張皇失措，紛紛咨調援兵？現在該國並未率衆前來，即使該國果有入卡報復情事，該大臣等亦祇當妥密防範，明白曉諭，許以嚴拏土匪，從嚴懲辦，切不可與之開仗，致該國得以藉口。儻或不知輕重，妄啓邊釁，朕惟英秀等是問。爲首流民五名現已拏獲，未獲要犯仍著嚴拏，並先行知照該國管貿易官，俟伊犂派員到時，會商妥辦。啓釁根由並著查明具奏。該大臣等惟當持以鎮静，並曉諭在城兵民無得慌亂，以安人心爲要。

甲寅，兩江總督怡良等奏，查明火輪船赴北洋原委，並諭暎夷不得再由北洋開駛。一面曉諭商民，捐貲募雇内地勇船出洋巡緝，不准借資夷力。報聞。

《文宗實録》卷一七六　九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於俄囉斯交涉一案未免過涉張皇，恐難勝邊疆大員之任。本日已授明誼爲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令英秀即行來京。惟明誼到任尚需時日，若令英秀暫行留任，恐辦理未能妥協。著扎拉芬泰就近於伊犂斟酌妥員，前往署理，即令英秀交卸來京。該處搶案，俄羅斯是否藉端起釁，尚難豫料。所派署任之員，務擇明白曉事，能合機宜者，方足以資彈壓。俟揀派有人，一面奏聞，一面即令馳往。

甲子，調兵部右侍郎匡源爲吏部右侍郎。以兵部侍郎銜曾國藩爲兵部右侍郎，仍督辦軍務，未到任前，以署工部右侍郎沈兆霖兼署。

庚午，命户部尚書文慶、兩廣總督葉名琛協辦大學士，仍留葉名琛兩廣總督任。

《文宗實録》卷一七八　乙酉，諭内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接受金印，叩謝天恩，呈進哈達，並欲特派喇嘛齎呈丹書克等情，乞爲轉奏一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坐牀感戴厚恩，捐銀四千兩，聚集喇嘛班第等將及萬衆，虔誦皇經，實屬誠悃可嘉。著賞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大哈達一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黄緞二匹，蟒緞二匹，交德勒克多爾濟等，曉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祇領。

丙戌，諭：赫特賀奏，廓番妄事要求，請飭四川官兵進勦一摺。【略】諭令該將軍暫緩啓程。現在都司戴廷超從陽布轉回，並該國噶箕呈遞夷稟，情詞愈加狂悖，自應示以兵威，杜其要挾。但四川與楚北接壤，辦理防勦正在緊要之際。若復派兵前往後藏，誠恐轉餉維艱，諸多窒礙。且節近冬令，天氣嚴寒，我兵斷難深入。藏屬番土各兵既有萬餘，挑選精壯堪用者，扼要防堵。不可擅啓兵端，亦不可不豫爲防範。

《文宗實録》卷一七九　十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奕格等奏俄囉斯船隻凍阻内江一摺。俄囉斯上下往還船隻，於黑龍江城阻凍，不能行駛。該夷人請借馬乘騎，由驛路分送伊國公文。據該將軍等以夷情詭詐，難保無窺探別情，若陸路程途，復令通曉，設有事端，更難兩顧。所見甚是。所有俄囉斯夷人請借馬由驛行走之處，著不准行。惟該夷人既因阻凍在江邊居住，著奕格揀派幹員，帶領官兵，看守照料。所需口食帳房，妥爲籌給，毋許該夷人擅離江岸，致有他虞，一俟春融冰泮，即令開駛啓程。至内地江面，本不能聽外國船隻往來。前經諭令奕格曉諭該夷，杜其行駛。此項夷船於來年開行時，即著奕格遵照前旨，剴切曉諭。該國上下船隻，不得再由黑龍江往還，以符定制。

丁酉，諭内閣：和春、福濟奏，克復廬州府城，將逆匪殲戮净盡一摺。【略】著該提督等督率將士，將舒、巢各屬賊匪乘此聲威次第迅速掃蕩，以靖逆氛。

《文宗實録》卷一八〇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分界委員會晤夷使，先行稟報情形一摺。【略】黑龍、松花兩江皆係中國地界，何得請給？該國顯有窺伺侵占之意。至該夷使所稱，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該國地界，有無確據？上年景淳奏，欲令該委員等前往東海，將立碑分界處所查明。此時三省委員會同前往，如果查明立碑處所，即可杜其狡賴。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其爲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恐犬羊之性，難與理論。著景淳作爲己意，告以中國法制森嚴，守邊大臣於邊界事宜違例奏請，即應革職治罪，斷不敢據爾國無理之言，冒昧入奏，自干罪戾。其闢吞屯所蓋房屋，既以防堵唉夷爲名，止可暫行借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年久，斷難令其移居。景淳俟會勘委員如何回覆，即一面剴切曉諭該國，一面將辦理情形密爲馳奏。切不可告以業經入奏，請旨辦理，以致該夷妄生覬覦之心，一旦有旨拒絶，轉或滋生事端。此事關繫重大，該將軍務當遵照此諭，斟酌盡善，相機妥辦，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咸豐五三　己酉，命恭親王奕訢恭捧孝静康慈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

庚戌，以恭上孝静康慈皇后尊謚並升祔奉先殿禮成，頒詔天下。

丁巳，諭内閣：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與顧命大臣敬啓密緘，欽奉硃諭：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欽此。朕祇遵遺命，於十七日降旨，封奕訢爲恭親王，並於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謹敘述。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訢之封親王係朕即位後之推恩，未知係皇考遺命，不足以傳信後世。著將此旨宣付史館，於實録本紀内將皇考硃諭封奕訢爲親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遺命各條之次，以昭信史。

《文宗實録》卷一八二　十一月甲子，諭内閣：怡良、吉爾杭阿奏遵查已革道員被參各款，嚴密定擬一摺。已革江蘇蘇松太道吴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夷養賊，侵吞關税各實據，惟以現任職官，與本管地方夷行商夥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至賊匪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復避居夷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吴健彰著從重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二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奕格等先後奏報俄夷欲分地界情形，諭令該將軍等作爲己意，公具文移，知照該國，聽

候勘定不可將入奏一層，令該夷聞知，致礙辦理。茲據奕格等奏，該夷阻冰登陸，已由陸路回國等語。夷情狡詐，雖現在經過江面，尚無滋事，而聲言明年仍有船隻前來，居心叵測，仍須密加防範。其存字跡七紙，並咨報理藩院公文一角，姑暫存留，俟該將軍等作爲己意，行文曉諭後，再由理藩院給予回文，亦祇可正言理諭，令其遵照舊章，如有非理之言，理藩院亦不敢據以入奏也。至現在該夷由陸路回國，恐其爲偵探路徑起見，抑或另有詭謀。著奕格會同景淳、德勒克多爾濟暗地設防，一面將界碑原文勘定從前分界處所，妥商辦理。

《文宗實録》卷一八三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倫惠奏蠲役舞弊，有礙錢法，請飭查禁一摺。據稱地方官於民間交納錢糧不收大錢，故近京百里以外，大錢不能行使。延慶州等處差役以買草豆煤炭爲名，按户勒派，且勒令折價交納。至當五當十大錢保安州行使已久，惟州署人役每持票向鋪户勒取制錢，運至張家口發賣，以致民間疑議等語。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地方官於民間交納錢糧，自應恪遵前旨，按成搭收。至胥役藉端科派，併勒索制錢，販賣漁利，尤屬大干功令。著桂良嚴飭所屬各州縣，於民間交納錢糧時，務遵前定章程，將當五當十大錢按成搭收。儻有陽奉陰違，不肯收受者，即著嚴行參辦。其延慶州、保安州懷來縣差役舞弊，並著桂良按照該御史所參各情，密速拏訪，盡法懲治。各該州縣等如查有縱容包庇情事，併著嚴參懲處，毋稍姑息。

《東華續録》咸豐五四　戊寅，諭内閣：英桂奏，截留漕糧請折色放賑一摺。前因豫省被水災黎亟宜撫恤，諭令英桂將應徵未完漕米五萬餘石截留，該省於應行給賑地方認真散放。兹據奏稱，體察民情，咸願散給賑銀，自應全放折色，以順輿情。著照所請。所有河南省截留滎陽等十二州縣未完四年漕糧五萬三百餘石，除濟源縣已解本色四千六百餘石留備展賑外，餘著按照每石一兩二錢五分折銀報解。該撫即飭屬覈實散給，蘭儀等六縣被水災民，先於前發帑銀内動給，俾窮黎早沾實惠。仍著該撫飭令各該州縣，趕緊徵收，以備賑需，無任遲延。

《東華續録》咸豐五五　十二月辛卯，諭内閣：怡良等奏請申明定例，嚴飭沿海地方不准私船出海等語。廣東潮州等府人民繁庶，素性獷悍。其失業游民每多覓食外省，千百成羣。近年以來，以充當潮勇爲名，紛紛航海，由乍浦、上海等處登岸，其中良莠不齊，往往聚衆滋事。本年蘇州地方即有搶奪行李之案，雖將該犯馬泳風等拏獲正法，而見在寄食游民尚不減少。著該督等嚴飭地方官，查明此項廣勇内，有並非官雇不受約束，或私販違禁貨物不安本分者，責成地方各官督同會館董事，清查懲辦。並著沿海督撫各飭所屬，於海船出洋時，務須悉遵舊例，給與執照，將在船商民年貌、籍貫註明，如有人照不符及照外夾帶，即行查拏治罪。並不准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責成守口員弁挂號驗照，如有無照人民私自渡海者，除將倫渡人船照例辦理外，並將失察私造船隻之地方官、查驗不力之守口員弁嚴參懲辦。得賄故縱者，從重治罪。

《文宗實録》卷一八六　辛丑，諭内閣：宗稷辰奏，平寇需才，請保舉備用一摺。現在用兵省分委用需人，如其才兼文武，膽識出衆之士，自應隨時採訪，或令隨營，或辦團練，以收實效。該御史所稱湖南之左宗棠、浙江湖州之姚承輿、江蘇常州之周騰虎、管晏、廣西桂林之唐啓華，才略各有所長，著江蘇、浙江、湖南、廣西各督撫悉心訪察。如其人果有經濟之才，即著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此外衡茅伏處，不乏英奇，並著各省督撫廣爲諮訪，擇其素懷忠義，韜略過人者據實保奏，一併給咨，送部引見，候朕録用。總期保舉得實，毋尚虚聲。

乙巳，命大學士賈楨管工部事。命協辦大學士文慶爲大學士，管户部事。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命桂良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彭蘊章爲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熱河都統柏俊爲户部尚書，未到任前以工部尚書全慶兼署。

戊申，命賈楨爲武英殿大學士，文慶爲文淵閣大學士，葉名琛爲體仁閣大學士。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龐鍾璐爲光禄寺卿。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二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防夷情形，並請撤回本省官兵守禦一摺。俄囉斯與三姓等處邊界毗連，兩年以來該夷以請分疆界爲名，陰懷叵測。景淳此奏，實屬思患預防。惟此時粤匪未平，正在攻勦之際，調出官兵萬難遽行撤回，祇可將備調餘丁勤加操練，以成勁旅。從來撫馭外夷，惟有設法羈縻，善爲開導，斷無輕率用兵之理。該將軍既已洞悉情形，定能處以鎮静，密加防範。儻該夷來春復至，別有要約，務須妥爲駕馭，勿啓釁端。並著嚴飭三姓等處官兵，認真防守，毋稍鬆懈。

《文宗實録》卷一八七　丁巳，命大學士文慶爲正使，署禮部尚書麟魁爲副使，持節齎册封麗嬪他他拉氏爲麗妃。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年）

《文宗實録》卷一八八　正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捻匪竄回老巢，亟須添兵進勦一摺。捻匪張樂行等雖經柘城等縣團勇擊退，全數敗回雉河集，而拏獲奸細，有欲向會亭、馬牧等處招集夥黨，會合大股之語。自應趁各匪未出之先，厚集兵力，直搗賊巢，不得因豫境暫時安謐，專事防堵，致令蔓延。武隆額所稱調取壽春、固原、河州等兵均不能來，河南所派兵勇僅止數千，自嫌單薄。惟安徽省前有鄭魁士原帶兵一千五百名，已諭令和春等另委大員統帶，此外有容照、興慶所帶馬步隊兵及諭托明阿等酌派之吉林兵，並令官文於留駐德安馬隊中量撥數百名，又有和春等前派之戴世熙所帶兗州中正各兵勇，龔耀倫、武全之徐州、潁州兩處兵各五百名，爲數已屬不少。英桂現在督辦三省勦匪事宜，權有專歸，責無旁貸，著即遵旨嚴催各路兵勇，前赴雉河集會勦，儻有逗遛畏葸情事，即將帶兵各員從嚴參辦，以肅軍令，毋得任令遷延，致有貽誤。軍行糧餉，一面飭令藩司籌款接濟。

乙丑，諭内閣：内務府奏，訊明犯事太監大概供詞一摺。國子監祭酒彦昌、張家口理事同知恒俊聽信太監丁得禄輾轉請託，薦用家丁，殊屬有干例禁。彦昌、恒俊均著降一級調用。

《文宗實録》卷一八九　甲申，諭内閣：前據刑部議覆御史毓禄奏請變通辦理秋審，當經諭令江蘇、安徽等省各督撫將各該省秋審人犯，查照直隸章程辦理。兹據福濟奏，遵旨變通辦理一摺，所有安徽省咸豐四年及三年停辦秋審人犯，著福濟督同臬司遵照前旨，將例應情實者，立予正法；情有可矜及例應緩決各犯，按照應減罪名先行減等發配；至舊事情實免句，並新事例應情實向俱免句各犯，即由該撫開單奏請減等。其議減各犯及原犯軍流以下，有年力精壯、投營效力者，准其酌量收録，如能殺賊立功，奏請免罪，儻或别滋事端，即著從重懲辦。其餘變通各條，著刑部速議具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二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呈遞夷字之使臣面禀：上年因暎夷與俄夷接仗，旋回上海、廣東等處過冬，本年春融仍有前來接仗之意等情一摺。又據奕格等奏，前曾密派由回疆發遣之回民扎子哩偵探，據稱：俄夷本年春間，帶領夷兵數千，仍由内地，自黑龍江左岸至松花江闊吞屯築城安卡蓋房等語各一摺。著景淳、奕山詳查虚實，嚴防妥辦。至俄夷原文所稱，該夷與暎夷在海口接仗失利，並該夷如到黑龍江時，妥爲款待，必欲重謝，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處。著該將軍將此情由查明具奏，並著嚴飭委員斷不可收受俄夷禮物，致被該夷藉口。

《文宗實録》卷一九〇　二月己丑朔，諭内閣：從前内外大員之兄弟子孫，每屆五年考查一次，挑補侍衛拜唐阿，其侍衛拜唐阿係近御差使，必須通曉清語技藝，方爲得人。前於咸豐元年考查後，今已屆五年，又應查辦之期。惟思該大員子弟，或身體輭弱，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不暇學習騎射，似此挑補侍衛拜唐阿差使，又安能得力？自應量爲變通辦理。嗣後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在外文職自總督至臬司，武職自將軍提督至總兵，該大員兄弟子孫内年已及歲，堪挑補侍衛拜唐阿差使，如遇五年查辦情願赴挑者，該大臣等仍遵前次查辦咨報本旗。該旗造册咨送軍機處彙總具奏，俟朕擬定，帶領引見。儻身體輭弱，素有殘疾，或騎射平常，不堪挑補者，該大臣等據實報明該旗，轉行軍機處，均聽其自便，該旗毋庸催取花名，以副朕教演旗僕之至意。

辛卯，諭内閣：前因御史李鶴年奏，敬陳管見各條，當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兹據文慶等會議具奏，向來月選揀發分發各員，原應依限赴省赴任，乃近來用兵省分揀發人員，往往經本籍及經過地方督撫大臣留營差委，或留辦團練防堵等事，甚至特旨簡放之員，亦復觀望徘徊，延不赴任。似此規避取巧，以致員缺久懸，尚復成何事體。著各省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等查明從前奏留各員，如有已著勞績保奏有案者，仍准留於該處差委，其餘並無勞績者，自奉旨之日爲始，勒限飭赴本任，本省不得復行藉詞奏留，仍一面報部查覈。嗣後月選揀發分發人員，概不准經過地方督撫大臣奏留差委。其推升軍務省分人員應行引見赴任者，如原省本無軍務，尤不准奏留展限，如有藉端奏請者，即著該部查明奏參。至失守城池，罪名綦重，各省州縣賊至則稱出城堵禦，賊去又稱帶兵收復，紛紛開脱，何以申法紀而肅官常？嗣後失守城池各員，仍著照本例定擬罪名，必實係禦賊接仗，身受重傷，或真能督率兵勇隨同克復城池，情節實有可原者，方准各省統兵大臣及督撫等奏明請旨，不得概以功過相抵等詞曲爲開脱。至前任河南開歸陳許道周煦徵被參各款，雖據英桂查明並無實在劣蹟，請仍留該省另補，著送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滿慶奏，達賴喇嘛圓寂，將商上事務暫交呼圖克圖掌

管一摺。據稱：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人尚穩妥，從前曾代辦商上事務數年，均無舛錯。現因達賴喇嘛圓寂，該大臣已將一切事宜令該呼圖克圖暫行代管。惟以後商上事務，該呼圖克圖掌辦能否勝任，著滿慶悉心察看，再行具奏。至唐古忒僧俗人等，現在是否照常安靜，並著該大臣妥爲彈壓，毋令滋事。

《東華續録》咸豐五七　壬辰，諭内閣：前據駱秉章奏，湖南鳳凰廳勦匪出力之各苗備弁，請准撥入緑營一摺。當交兵部議奏。兹據裕誠等奏稱，見當黔匪滋事竄入該廳苗地，該苗備弁尚能約束良苗，兼資勦捕，誠屬深明大義，自應破格優獎。著准其於事竣後，將該苗備弁曾經賞給翎銜者，擇其尤爲出力之員，據實保奏，撥入緑營學習敘補，嗣後不得援以爲例。至其分營敘補如何限制章程，及補用後能否鈐束内地兵丁，杜絶苗匪句結之處，仍著該撫詳細體察，一併妥議具奏。

《文宗實録》卷一九〇　丁酉，諭：前因勞崇光奏，請飭催實任揀發各員迅速赴粤，並請將改省指省人員，酌議章程，定以限制，當交該部覈議具奏。兹據吏部遵議覆奏，現在廣西等省辦理軍務，在在需人差委，部選揀發各員正宜趕緊赴省，豈容任意趨避，以致委任乏人。嗣後用兵各省揀發分發人員，均著依限赴省，概不准報捐離省，改指他省。其實缺人員無論特旨簡放，以及月選推升，均著領憑後即行赴任，不准改捐降捐。如有遵例捐升者，統俟到省到任後，呈明該督撫酌覈辦理，不得於未到之先，捐升歸選。其軍務省分，告病人員亦不准於病痊後，捐免坐補原缺，改捐别省，以杜規避。至各該員中如有實心任事，不避艱險，於地方實有裨益者，並准該督撫不拘年限資格，切實保奏，請旨録用。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軍餉不繼，請於上海抽取釐金接濟等語。江蘇省抽取釐金，所有上海地方是否一律辦理？現在曾國藩在江西軍餉缺乏，但有可籌之款自應不分畛域，力籌接濟。惟上海爲夷人通商口岸，抽釐之舉於夷税有無窒礙，著怡良、吉爾杭阿體察情形，如該處各市鎮行貨，可以抽釐濟餉，即著酌量辦理。並照曾國藩所請，飭調在浙之前任杭嘉湖道顧椿會同松江府知府袁芳瑛專司其事，俟集有成數，奏明候撥。儻上海現在未辦抽釐，而於商情或有窒礙，亦著據實奏聞，毋庸勉強遷就。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英桂奏，捻匪全數竄擾豫境，請飭鄭魁士等帶兵馳赴歸德會勦。又據奏，官兵接仗失利，捻匪近偪歸德，請調北路精兵各一摺。捻匪分五大股，屯踞各村，邱聯恩、崇安等因衆寡不敵，各勇紛紛潰散，該匪直偪郡城，存城兵勇無多，勢極危迫，自應厚集兵力，以資防勦。本日已諭和春、福濟迅飭鄭魁士等由宿州帶兵馳赴歸德應援，徐州、蕭縣現在情形稍鬆，並諭邵燦飭令傅振邦由徐州進勦，復諭桂良酌調直隸精兵二三千名馳往歸德，交該撫調遣。目下匪勢披猖，急待援兵速至。該撫接奉此旨，著即飛提徐、宿兩路官兵，一面仍督飭邱聯恩等激勵兵勇，爲出奇制勝之計。該撫節制全軍，若坐困孤城，專待外援，該匪勢必愈行猖獗，設歸德稍有皖虞，則全省爲之震動。該撫身任封圻，貽誤之罪，斷難寬宥。所有現在歸德如何布置，省城一路如何防備，著即迅速妥籌，毋得徒涉張皇，致誤事機。

癸卯，湖廣總督官文奏，聞湖南舉人左宗棠有匡時平寇之才，請飭赴營聽候差遣。得旨：著咨詢駱秉章其人才具若何？能否赴湖北軍營？奏明請旨。尋奏，左宗棠已在駱秉章幕中，無須咨調報聞。

《東華續録》咸豐五七　甲辰，調陝甘兵二千名、山西兵一千名赴河南勦賊。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二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吉爾杭阿奏，咪、唎二夷欲求更改條約章程等語。咪酋啯嚟移文江蘇，有候船即赴上海重議條約之説。唎酋哮嘩嘓亦有各國條約必求更改，廣東絶之已甚，各國公使萬不肯再向關説之語。是其意以欲赴上海爲挾制，而藉口於廣東之拒絶，情形顯然。從前五口通商條約，雖有十二年再行更定之議，不過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礙之處，不妨小有變通，其大段章程，原未能更改。該夷前年在上海，天津要求各事，均屬萬不能行，經崇綸等面加駁斥，該夷酋亦自知理屈，不復争論。今云廣東絶之已甚，故赴上海。蘇省督撫本非總辦夷務，自不能允其所求，必至上赴天津，更屬不成事體。著葉名琛體察情形，妥爲駕馭，如該夷所欲更改之事，實止細故，不妨酌量奏聞，稍事通變；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絶。務宜恩威並用，絶其北駛之念，勿峻拒不見，轉致該夷有所藉口。

《文宗實録》卷一九一　丁未，諭内閣：前年逆匪渡河北竄，特命奉命大將軍惠親王、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統帶京營勁旅，滿漢官兵及三盟蒙古官兵，克期進勦，業已悉數殄滅，殲捻首逆，方冀各路統兵大臣愧奮激發，迅速圖功，俾逆氛次第掃除，吾民得安衽席。乃金陵首逆日久稽誅，鎮江、瓜州尚未克復，安徽、江西、湖北賊蹤肆擾，雖捷奏頻聞，勢已漸蹙。而勞師數載，兵力漸疲，亟應厚集精兵，以期大舉。著内扎薩克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各盟於所轄四十九旗内挑備驍健官兵，膘壯馬匹，備齊軍裝器械，聽候調遣，

一俟秋高氣爽，即當簡派重臣，統帥南下，加以京營勁旅、滿漢重兵分道出師，殄除羣醜，諒茲窮寇不難一鼓蕩平。各路統兵大臣仍當實力攻勦，將賊匪占踞各城迅圖克復。若俟大兵南下，始奏膚功，遲延觀望之罪，責有攸歸，其各懍之！

己酉，户部奏，遵覈酌增各直省文武官員養廉，福建業照減成原案議增，無庸再議。此外各省擬即自本年夏季起，文職一二品酌給七成，三四品酌給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正印官與武職三品以上酌給九成，其餘文職六七品以下佐貳雜職、武職四品以下以及軍營帶兵效力各員，均照原額支給。得旨：所有各直省官員養廉，自本年夏季起，文職一二品、三四品、五品以下及七品之正印官，武職三品以上，均著照該部所議酌增成數支給，俾資辦公，以示體恤。

《文宗實録》卷一九二　三月壬戌，諭：現在托明阿全營兵丁大半潰散，即使收集散亡，亦難復振，設淮安、清江一帶稍有疏虞，大局何堪設想。邵燦兵練爲數無多，難資堵遏，豫、東兩省，毗連江境，亟應分兵應援。所有伊興額等馬隊千名，本日已有旨，飭令回至蒙亳。此時淮揚情形緊急，著英桂即飭伊興額、德昌帶兵即日飛馳，由徐州一路前赴淮揚。崇恩出省防勦，所調各路官兵諒已到齊。著即酌撥勁旅，迅速馳赴清江、淮安一帶，力扼賊衝，均歸邵燦調遣，並確探賊情，隨時馳奏。

甲子，諭内閣：托明阿奏，瓜州逆匪撲出，自請治罪一摺，並另股逆賊竄入揚城等語。托明阿等督師江北一載有餘，瓜州蕞爾鎮城，不能力圖攻克，已屬大負委任。乃此次逆匪突圍出撲，由土橋一帶分股亂竄，二月二十九、三月初一兩日，遂致徐家集、新集子、薛家樓等地方均有逆匪上竄，各路兵勇紛紛潰敗，揚州府城復被闌入。托明阿先事既不能嚴防，迨逆匪撲出，復不能力爲扼截，雖經副都統德興阿督帶馬隊連日截殺，斃賊數千，而營盤連失，府城復陷，托明阿之調度無方，實堪痛恨。陳金綬、雷以誠以幫辦大員駐兵東岸，迨逆匪直撲三汊河營盤，並不派兵接應，現在退至何處，亦未與托明阿會合，均屬恇怯無能，厥咎甚重。托明阿、雷以誠均著先行革職，陳金綬業經革職，所有三品頂帶並著先行革去，聽候查辦。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德興阿著賞加都統銜，授爲欽差大臣，並著詹事府少詹事翁同書幫辦軍務，先就現存兵勇擇要嚴扼，毋令該逆擾及清淮一帶，其由揚州旁竄之路，亦即分投堵勦，毋稍疏忽。至失守營盤之總兵松齡，參將毛三元、遊擊滿禄、協領奇成額均著即行革職，仍留德興阿軍營戴罪自效，儻再不知奮勉，即行嚴參治罪。

乙丑，諭内閣：曾國藩奏，軍營保舉人員，請准給封典等語。曾國藩軍營節次保舉各員，選補尚無實缺，自應先被光榮。著援照羅澤南、李續賓給予封典前旨，准其擇保尤爲出力者數員，按照原保升階咨部給予封典，毋許冒濫。其有告假回籍者，概不准給，以示區别而勵戎行。

《東華續録》咸豐五八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惠親王奏，黄河險要，請派大員勘查。諭令瑞麟、慶祺分路，自潼關起至黄河決口止，親歷查勘。復思見在情形，蘭陽決口以下最爲緊要，著瑞麟、慶祺改由蘭陽漫流所至山東境内，分路繞行，詳細履勘，凡由江南山路、湖南至山東必經之所，何處扼險，以及附近鎮市場集，逐一繪繕明晰圖説，於到京之日呈覽。所有前諭由潼關查至黄河決口之處，著毋庸議。

釋遣戍軍臺已革總督訥爾經額罪，交直隸總督桂良差遣委用。

己巳，已革直隸提督陳金綬等奏，兵食不敷，久有解體之虞。得旨：軍餉不敷，各處皆然。安徽軍營數月未得餉者，尚能屢殲逆衆，方之揚營，何啻天淵。又奏，托明阿退守沙頭，三汊河營盤旋即失守。批：托明阿失律喪師，尚在彼極力挽回，不似汝等逃避無蹤。又奏，請飭部嚴催原撥淮關等處餉銀解赴糧臺。又批：始終以兵餒餉缺資爲口實，雷以誠何不自供平日簞豆，以致軍心解體，近又因作賀生辰，漫無防範。又奏，吉爾杭阿派兵渡江助勦，見飭令暫紮沙頭，一俟到齊，即當相機進勦。又批：吉爾杭阿所派兵勇專爲救援揚城，今雖無及，自應迅催赴托明阿等軍營，何得擁爲自衛。

《文宗實録》卷一九三　己巳，兩江總督怡良等奏，暎夷司税李泰國呈請買辦火輪船，以備勦逆，現已密飭護上海道藍蔚雯隨機駕馭。得旨：近有廷寄詢問汝等能否雇用夷船，實與此事無涉，惟該夷既有此呈，前事更應斟酌，勿墮其術中，豫杜患萌。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托明阿奏，金陵賊匪撲陷江浦縣城。本日據向榮奏，攻勦三汊河、棲霞、石埠橋一帶，賊壘踏毀，南岸肅清。聞賊船多隻於初十日由上河新江口登岸，竄撲江浦，援軍不及，城池失陷。十二日探報，浦口又有失守之信，已檄張國樑督同李發榮、蔡應龍各兵勇二千四百名前往攻勦。昨閲托明阿奏報，有飛咨鄧紹良馳往會同武慶克復之語。現在鄧紹良等甫經攻克揚城，於城外寶塔灣等處扼要駐守，正當令鄧紹良移得勝之師，將桂花莊、三汊河各賊營次第攻勦，以圖進取。鄧紹良著仍留揚州助勦，毋庸前往江浦。至江浦

地處要途，武慶係在浦口督辦大員，是否接仗失利，抑或先期退避？所有失事各情及文武下落，仍著德興阿等確查具奏。昨已諭令和春等迅速添撥精兵，遏賊北竄，今金陵南岸官軍疊次得手，若江浦、浦口不即攻復，設有蔓延，不但天長、滁、和、含山均可衝突，且慮與瓜賊北岸通聯。向榮既已派張國樑往援，德興阿身爲統帥，仍當南北兼籌，水陸並扼，飭令水營將弁於沿江一帶通達浦口之路，實力堵禦，無任蔓延。

丁丑，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效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逆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勦武昌，乘勝追賊，直倡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帶，伊子羅兆作羅、兆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附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尋予祭葬世職，謚忠節。

《東華續録》咸豐五八　庚辰，穆宗毅皇帝生，上之長子也，母懿嬪，今慈禧皇太后。

《文宗實録》卷一九五　四月庚子，諭内閣：葉名琛、柏貴奏，續獲洋匪審辦，並請將出力人員酌保一摺。廣東澳門洋面匪船竄出外洋，經官軍於上年夏間疊次勦捕，捡斬甚多，餘匪分路逃竄，復經提督吴元猷督飭水師及沿海各文武陸續圍捕，斬馘多名，並生捡三百四十七名，解省審辦。計自上年夏間起至本年春間止，各路殲捡洋匪不下二千餘名，奪獲並燒沈各匪船一百四十餘隻。辦理尚屬認真，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該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秉公保奏，候朕施恩。

《文宗實録》卷一九六　辛亥，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翁同龢、孫毓汶、洪昌燕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鍾寶華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孫彦等一百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甲寅，諭：吴振棫奏，請將陝西攤徵鹽課變通辦理一摺。據稱，陝省鹽課改歸地丁併徵，諸形窒礙，請仿照河南鹽課，改行河東招販，先課後鹽之法，變通辦理等語。著王慶雲將前辦章程，悉心參酌，通盤籌畫，其有應行變通之處，即咨行吴振棫會商妥辦，以裕國課而便民食。

《東華續録》咸豐五九　丙辰，諭内閣：勞崇光奏，越南國正貢，届期據情代奏一摺。越南國王阮福時以丁巳年正貢届期，咨呈勞崇光奏請恭進方物等情，具見該國王誠悃可嘉。惟見在用兵省分尚未能一律肅清，若令繞程跋涉，轉非所以示體恤。所有越南國此次例貢，著緩至下届兩貢並進，用副朕懷柔遠方至意。

《文宗實録》卷一九七　五月辛酉，以京口副都統都興阿爲江甯將軍。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三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貨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剳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剳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币，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即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豫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埽蕩賊蹤也。

《東華續録》咸豐六〇　癸亥，上諭内閣：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略】因勦賊煙墩山登高瞭望，中槍殉難，深堪憫惜。吉爾杭阿著追贈總督，即照總督陣亡例賜卹，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並准其入城治喪，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户部筆帖式文鈺，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帶領引見，用示朕褒嘉忠藎至意。尋予祭葬，謚勇烈。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三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奕山、景淳等奏，俄夷復由水路下駛，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該夷沿途留有人船，寄存糧石，雖稱接濟伊國往來口糧，而不候允許，遽行占地建房，其心終屬叵測。現在該夷既無倨慢之跡，内地又無阻止之法，該將軍等所稱陽撫陰防，及俟木里斐、岳輻到時，正言向商之處，均尚操縱合宜，著即照所議辦理。惟防備之法，固不可稍示張皇，亦不可遽涉大意，仍當隨事相機，善爲駕馭，使目前勿啓釁端，而日後亦不致漫無限制，方爲妥善。至該夷屯糧地方，尤當曉諭居民，禁止與該夷往來交易，以防句結而杜生事。此後夷船續來情形若何，著隨時具奏。

癸未，福州將軍有鳳、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臣等疊准暎咭唎國夷酋咆呤照會，以上海地方已設立司稅官，代爲稽查稅務，並代徵稅銀，於事甚爲有益，請福

州關口照依辦理。臣等以事屬創始，且各口關務，向歸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各有專司，豈可聽其添設。嗣因屢次瀆求，不得已，將請立司稅官一節，咨商兩廣督臣葉名琛，就近與該夷酋熟商，妥爲諭止。至今尚未接准兩廣督臣咨覆。第思關稅一事，既歸臣將軍衙門兼管，此時若聽其添設司稅官，夷情叵測，利之所在，難免不生覬覦。況該夷議請設官，而又不歸臣等管束，來去聽其自如，作僞不能過問，即所用之夷人，亦不容臣等查察，設或滋生事端，咎將誰諉。該夷此番提及福州關口有減稅偷漏情事，未嘗不因臣等阻之至再，飾詞挾制。但未知上海從前如何設立？此時欲令福州仿照而行，臣等斷不敢輕許，致紊關政。硃批：依葉名琛咨覆到日，再行酌量情形具奏，是時斷難允行。

《東華續録》咸豐六一　六月丙戌朔，向榮等奏，金陵逆匪糾衆撲陷營盤，自請從重治罪。得旨：向榮久歷戎行，素諳機宜，雖賊數過多而悍，何至如此大挫，一再敗退，展布全無，殊屬孤恩之至。著奮勉以補前愆，趁此梟獍萃集，未必不轉好機會。爾若遽存孥問發遣，以遂脱離之心，是真喪良也。料爾或不出此！

《文宗實録》卷二〇〇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向榮奏連日布置情形，並請調廣東官兵助勦一摺。已有旨諭令葉名琛等挑選精兵四千名，由海道駛赴江南，其所請提督崑壽等統兵之處，並諭該督等斟酌辦理矣。至福建兵三千名，已由邵武至撫州，雖距江南較遠，然較之廣東兵到尚爲迅速，著該大臣即行催提，以資攻勦。至丹陽地方爲蘇杭緊要門户，我兵業已乞築營盤，收集兵勇，惟甯國、溧水尚未克復，而句容又被賊陷，内犯之路，幾不勝防。該大臣於丹陽一帶布置既定，仍當激勵弁兵，以勦爲防，毋得株守一隅，以致鞭長莫及，難資控馭。

《東華續録》咸豐六一　丁酉，伊犁領隊大臣勝保奏繳硃批，並陳前辦軍務情形。得旨：汝見雖非統帥，何妨歷陳所見所知，並舉汝素所信者。汝受朕厚恩，不料汝乃不實若是！此疏雖思自效，而云羣情不諒，是汝之獲咎，似誰爲傾軋，即使真有其人，朕豈肯明受彼欺。朕治汝之罪，亦非朕先存成見，皆汝之自取也。汝今棄瑕復用，不思自愧，仍作是不平之詞，事君之義顧當如是乎？豈尚未自悟耶，抑故態復萌耶。汝尚非無血性者，惟自是非人，回護己過。若云少年心性，年近四旬，亦不爲少。若畢生莫悛，非廢物而何！朕曾用汝信汝，故是時雖在邊荒，尚不惜詳細批諭，不知汝悔恨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三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嘆、咪、嘶各國請重訂條約，現已設法開導阻止一摺。據稱咪夷咱嘿照會内稱，條約章程第三十四條載，十二年後兩國派員酌辦，本年六月期滿，請代奏。嘆夷咆吟、嘶夷顧思亦先後照會等語。【略】現在該夷酋等又以十二年届期，懇請代奏，咪酋咱嘿並有起程赴京之語。雖經葉名琛力爲阻止，但恐咱嘿從中煽惑，約同咆吟、顧思等復行北駛，不可不防。各夷議定條約雖有十二年從公平酌辦之説，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有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故有「萬年和約」之稱。況前年到津，業已加恩酌免關稅等項，天朝懷柔遠人之意，不可謂不厚。若再藉詞嘵瀆，斷難允准，葉名琛惟當據理開導，絶其覬覦之心。如其堅執十二年查辦之語，該督等亦只可擇其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若該夷酋等競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著怡良等諭以兩廣總督爲辦理夷務之欽差大臣，無論何事總須回粤呈請，兩江督撫不能代奏。設有欲至天津之語，並著葉名琛等諭以天津本非通商口岸，爾等前往，顯背條約。上次天津所派大臣已與爾等言明，爾若再至天津，斷不能再派大員與爾等會晤，如此剴切曉諭，庶可杜其妄念。至咱嘿在粤既居心叵測，此時若到上海，怡良等務須暗中防範，毋令句通粤逆，别生事端。

《文宗實録》卷二〇二　庚戌，諭内閣：前因各直省大錢鈔票未能暢行，疊經諭令各該督撫剴切示諭，民間按成搭解錢糧，以期通行無滯。惟錢鈔之行，必自近及遠。本日據給事中仙保奏，直隸保定府清苑縣至今並未出示曉諭，以致商民無所取信，鈔票大錢仍多窒礙。直隸一省尚形阻滯，他省自更難流通。著桂良查明該省地方官，如果未經出示曉諭，其爲收銀買鈔，或買大錢搭交藩庫，營私肥己，情弊顯然，即著據實參奏。

《文宗實録》卷二〇三　七月戊午，諭内閣：桂良奏，永定河北岸漫溢，馳往勘辦一摺。直隸永定河南岸漫口後，大雨不止，河水疊次增長，各汛隄埽，紛紛被衝，大溜直漫隄頂，北四上汛，北三工隄工衝缺二十餘丈。該廳汛員弁當河水盛漲，並不加意防範，以致北岸復有漫溢，實非尋常玩誤可比。知府銜北岸同知婁煜、署北四工上汛涿州同試用縣丞施成釗、北三工涿州州判朱秉璋，協防北岸把總蔡鐸著一併革職，仍責令隨工效力。永定河道崇祥，前因南岸漫口，業經革職留任，北岸又復漫溢，未能實力防護，著即行革任。桂良著再行交部議處，該督俟南岸查勘明後，即著馳赴北岸，嚴飭該管員弁趕緊堵築，被淹村莊應如何撫恤之處，並著桂良迅速查明具奏。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咪酋伯駕與唎、咈二國夷酋在粵各遞照會，欲求重訂條約，伯駕並有欲行北上之語，已經葉名琛阻止，猶恐其各處要求，請飭嗣後該酋無論行抵何省，如有懇求代奏之件，總令其回粵查辦。已諭知怡良照議辦理，妥爲防範。本日據王懿德奏，咪酋呈遞國書，代爲呈進。覽其呈遞之件，大意仍在更定條約，其事萬難准行。王懿德接到此件，自應正言拒絶，告以一切夷務皆由廣東辦理，他省不能入奏，令其將原件齎回廣東，一面照鈔密奏，不使該夷知悉，方爲得體。前年該酋駛抵上海、天津，怡良、崇綸等皆係如此辦理，該酋始俯首帖服，起碇南還。今王懿德既已代爲呈遞，惟有設法開導，令其仍回廣東，告以此次雖經入奏，因非閩浙總督應行管理之事，不能據所奏查辦，已將原件發還。若再爲陳奏，必致上干重譴，與爾國仍無所益，只有前往廣東，聽候辦理。上年爾往天津，皆係徒勞往返，今福建事同一律，即具奏亦難邀允准。該夷狡詐成性，遇事生風，固不可過於峻拒，激成事端，亦豈可一味通融，授之以柄。所有代遞夷書各件，著原匣發還，嗣後不得再爲呈進。發還之後，該夷酋作何動靜，是否遵諭赴粵？並著速行密奏。

癸亥，諭內閣：户部奏，遵旨酌定糧臺奏報支發各款，限期章程一摺。前因各路糧臺支發各款，奏報稽延，諭令户部酌定限期，妥議章程具奏。兹據該部奏稱，軍興以來，款目愈積愈多，若仍令各軍營每月一奏，誠恐趕辦不及，藉詞延宕。著照所議，於半年開單奏報一次，統以六月、十二月二十日作爲奏報到部定限，儻再遲延，即著户部查明參奏。經此次奏定章程，各路糧臺及各省總局大員，均當力杜冒濫積弊，無論征防軍需，支發各款，趕緊清釐，先行按照前定單款填註，並覈明放款例案，一併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限内，奏報到部，以憑查覈，毋得仍蹈故轍，因循玩誤。

己巳，諭内閣：御史毛昶熙奏，請嚴捐復之例，並飭督撫保舉廉能各等語。近年捐例疊經推廣，即如捐復一項，未免失諸過寬。嗣後除因公獲咎人員仍照例准其捐復外，其有事涉私罪，而覈其情節尚屬可原者，始准加成捐復。若廢弛不職，有玷官方，酷虐貪污，罔念民瘼者，不得率行奏請，以致漫無區别。其應如何分别條款，明定章程，以示限制之處，著該部妥議具奏。至澄清吏治，必先拔擢賢才。自用兵以來，各直省牧令或堅守城池，認真團練，或安輯難民，嚴拏土匪，一經奏請獎勵，無不立沛恩施。嗣後仍著各直省大吏認真考察所屬各員，如有治行廉能，内而安民，外而禦侮，著有成效者，隨時專摺保奏，候朕録用。進賢之賞，在所不吝。儻所舉非人，或失諸冒濫，亦必治以應得之咎，務當循名責實，勿徇虚聲，以副朕孜孜求治之至意。

《東華續録》咸豐六二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德興阿等奏，據張國樑稟報，向榮患病，於本月初九日在營病故。覽奏深堪憫惜，已諭知怡良暫署欽差大臣關防。向榮應得卹典，俟怡良報奏，到日再降諭旨。

癸酉，諭内閣：【略】向榮著加恩開復提督，賞還花翎，即照提督軍營病故例賜卹，並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孫向恩等三人，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其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用示朕褒嘉忠藎至意。尋予祭葬，謚忠武。

《文宗實録》卷二〇四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赫特賀、滿慶奏，廓夷議立合同，現據前後藏僧俗人衆懇准照議和息，並鈔呈檄諭稟底各件。廓夷與唐古忒尋釁，經我兵勦辦，屢次獲勝，遣人乞和，自應遵照檄諭，揀派頭目至邊界同委員妥議章程，俾得永遠遵行。乃逆酋藏格巴都爾竟敢擬含混合同，迫令宜瑪頓柱等在彼了結，似此居心詭譎，難保日後不别啓釁端。惟既據前藏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後藏色本諾們罕並僧俗番目百姓等公同呈懇，准照所議合同完結，自應俯順輿情，從權辦理，以期息事安人。赫特賀繕給檄諭，以此次從權允准，係該大臣委曲成全，萬不敢據情陳奏，所辦尚爲得體。廓夷頑梗異常，必須令其循照舊例呈遞表文，方與和好，未可聽其桀驁不馴，毫無忌憚。至息事之後，所調各兵即可裁撤，一切善後事宜，著該大臣等詳細妥辦。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亢旱災象已成，現在查辦等語。據稱，浙省現在節過立秋，甘霖未沛，禾苗黄萎，災象已成，且河流乾涸，蘇杭舟楫不通，各屬並有鬧災滋事之案。覽奏廑念實深。該省旱象已成，禾苗未能插蒔，應行分别蠲緩事宜，自應酌籌辦理。惟刁民藉災紛紛滋事，其風亦斷不可長，所有嘉興各屬及龍游、桐廬等縣鬧災滋事之案，業據該撫飭委楊裕深、繆梓等分别查辦，著將爲首滋事之人嚴拏懲治，以儆刁風。其被災較重之區，並著委員會同地方官迅速詣勘具奏。江蘇界連浙省，前據趙德轍於六月内陳奏，望雨甚殷，現在被旱情形當與浙江無異。著怡良、趙德轍派委妥員，分詣各屬查勘，據實具奏，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人船行止情形一摺。據稱，俄夷前駕木箄停泊達雅爾昂阿等處，現已拆毀，夷人陸續折回。六月二十三日又有夷人

分駕大小船隻載糧下駛，並於霍爾托庫地方搭蓋房屋，黑河口、烏蘇哩口時有夷船來往，薛爾古一帶又有夷人搭蓋窩棚二所等語。俄夷行止詭譎，此時人船由邊境行走，尚爲安靜，固不可輕啓釁端，亦不可漫無限制。該將軍等應如何善爲開導，外示羈縻，內加防範，俾狡詭之計無所復施，辦理方爲妥善。其下行船隻究竟駛往何處，亦須偵探明確，隨時具奏。

《文宗實録》卷二〇五　八月丙戌，諭：扎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産茶斤，商民人等採取售賣，擬酌徵商稅一摺。自係爲裨補經費起見，惟此種茶斤恐不自今日始行出産，向來何以並未議及收稅？其每年計産茶斤若干，酌收稅課若干，該將軍尚未能知其數。現擬試行收稅，務須詳加體察，如果輿情稱便，並無窒礙，再行妥議章程具奏。伊犁地處邊陲，民間貿易多與外夷交涉，儻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規目前之小利而貽患於後日也。

戊子，山東巡撫崇恩奏，泰安、兗州、沂州、濟甯及濟南、東昌等所屬各州縣，報有蝗孽，現嚴檄撲捕。得旨：成災較輕處所務須盡力撲捕，其已經成災之處尤須豫籌撫恤，地方官但能誠心勸導，紳商斷無不樂於輸將。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彤雲奏，雲南回匪滋事情形，並以所獲匪徒往往身帶傳單，意圖句結他省回民，請飭四川、貴州於交界處所嚴查等語。雲南回匪攻撲省城後，屯踞海口、東川、楚雄等屬匪徒，所在響應，若再令句結川、陝、甘肅等處回民前往助逆，則勦辦更難措手。著樂斌、恒春、蔣霨遠於各該省與雲南交界處所一切關津要隘，嚴飭地方文武員弁設法盤查，如有回民欲赴雲南，形迹可疑者，即行截回，以杜其糾聚之謀。儻各該地方官不能實力稽查，致有回民三五成羣潛往雲南助逆，一經察出，即著樂斌等從嚴參辦。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户部奏，請碾運四川米石以實京倉，並遵議龍啓瑞奏採買北省米石各一摺。本年江浙兩省雨澤愆期，來歲海運漕糧恐難足額，該部所請碾運四川成都等屬倉穀聚於重慶，由嘉陵江運至陝西鳳縣之南登陸，再由渭水運至潼關廳入黄河，沿河東下至河南孟縣之東北入洛河，又北入濟河入丹河，即由河南、山東運道以達通州，藉濟倉儲。並請照龍啓瑞所請於陝西省城設局勸捐，並先行籌款採買，由渭河運至潼關，沿河而東，以抵武陟。由武陟陸路運入衛河，即由臨清運通。其河南之懷慶、彰德等處皆有糧石可買，應請勸捐和糴等語，均爲亟籌積儲起見。惟川陝運米至京，事屬創始，該部所指運道有無阻礙，其舍舟登陸，雇船裝載，並一路應需經費若干，均應先爲籌及。著樂斌、吴振棫、英桂按照摺内所陳，詳細體察情形，妥速議奏。至四川倉穀現可碾運若干，陝、豫二省採買勸捐，就現在地方情形而論有無窒礙，並如何酌議章程辦理之處，著一併妥議具奏。京倉儲備關繫緊要，該督撫等務當實心籌畫，以濟時艱，毋得空言塞責，視爲具文。

《文宗實録》卷二〇六　壬寅，諭内閣：前據桂良奏，省南州縣得雨稀少，間有蝗蝻，尚未捕除净盡，朕心方深軫念。昨日親見飛蝗成陣，蔽空往來，現雖節逾白露，禾稼漸次登場，尚有未經收穫之處，京畿一帶農田被災，諒必不少。著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派委妥員，分投履勘，並飭該地方官迅即撲捕，以除民害。儻有怠玩不力者，即著嚴參懲辦，並將成災輕重，查明速奏，以副朕廑念民依至意。

丙午，諭：李鈞、崇恩奏，勘明微山湖新淤尺寸，請加收湖水，並繪圖呈覽一摺。微山湖爲宣濟山東八閘，及江南邳、宿運河水櫃，連年因豐工漫水灌注，淤墊深厚，若竟照新淤尺寸加收，不獨濱湖地畝恐多被淹，且湖隄喫重，防守不易。著准其酌量加收湖水一尺，統計湖底新舊淤墊，以誌樁水深一丈五尺爲度，以備接濟漕運。

己酉，諭：御史何桂芬奏，請平穀價一摺。本年京官俸糈及八旗兵米，均按季按月支放，京師民食本屬足敷周轉，何至旬日之間米價驟長，幾至加倍，雜糧亦復昂貴？顯係市儈奸商把持行市，射利居奇，實於小民生計大有妨礙，必應嚴加懲創，以儆刁風。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先行出示曉諭米鋪各商人等，於米石雜糧務各均平糶糶。儻查有私行囤積、擡價居奇、把持行市，以致妨礙民食者，即著各該衙門嚴拏，交部治罪。亦不得任聽吏胥，藉端需索，致多擾累。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趙德轍、何桂清奏，江浙旱災已成，請招徠臺米以資接濟一摺。本年江蘇、浙江兩省，入夏以來雨澤稀少，蘇、常、杭、嘉、湖等屬被旱尤重，早禾既皆黄萎，晚稻未能插蒔，以致米價騰貴，民食兵糈均虞缺乏，自應暫弛海禁，招徠臺米以資接濟。即著王懿德、吕佺孫飭知臺灣鎮道速即出示招商，販運米石，由海道運至江蘇之上海、浙江之乍浦、甯波等海口售賣。即由臺灣道發給執照，准其免稅，以期商情踴躍，源源轉運，毋稍遲誤。

癸丑，諭内閣：前因直隸各州縣飛蝗爲災，並河南、山東各省次第奏報，疊次諭令該府尹、督撫嚴飭各屬，認真撲捕，刨挖遺孽，以除民害，並查明成災輕

重，覈辦蠲緩撫恤事宜。茲據給事中伍輔祥條奏，治蝗諸法，或先時撦掘蝻子，或臨時給價收買，並該管上司親往督捕，務須輕騎減從，不得因查災轉致擾民。所奏不爲無見，著各直省大吏飭令被蝗州縣實力奉行，其請行祭蜡之禮以消蝗害，亦屬古制，著該地方官勸率鄉民於歲暮舉行。至被兵處所骸骨暴露，厲氣所感，亦足以致災祲，著地方官隨時收瘞。所有京師梟示兇犯首級歷時較久者，即著步軍統領、五城飭坊掩埋，以消沴戾而迓祥和。

《文宗實録》卷二〇七　九月乙卯，諭内閣：赫特賀等奏，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現訪得靈秀二童等語。呼畢勒罕涅槃將及四載，今據赫特賀等奏稱訪得知覺異常靈妙二童，實屬祥瑞，朕心快悦。著照所奏，即照定例將此二童之名，入於金瓶内唪經，敬謹掣籤，以定呼畢勒罕。俟掣定後，由驛馳奏。

壬戌，諭内閣：上年河南省河工加價一款，久爲民累，特降恩旨全予豁免，永不攤徵，並令其將已徵在官者抵作本年正賦。原係朕念切民依，不惜捐帑金以頒曠典，該省大吏接奉此旨，自應速刊謄黄，俾家喻户曉，共沐恩施。乃本日據御史張守岱奏，河南各州縣，或隱匿謄黄不貼，照舊徵收，或年終始行張貼，或延至今春，始行張貼，迫謄黄既貼，上年正賦已完，攤徵加價一款，亦完納過半。本年春季開徵，百姓欲以前項抵完正課，州縣官復多方支吾，不肯作抵。似此不肖州縣，喪心昧良，骫法營私，實堪痛恨。英桂身任巡撫，於此等貪劣庸員豈竟毫無覺察，著即督飭藩司確切查明，如有蒙混徵收、抑閣謄黄、不行張貼情弊，即著嚴行參劾，治以應得之罪，毋稍徇隱，自罹重咎。至地方錢糧丁耗，止納惟正之供，儻經徵各員膽敢浮收抑勒，著一併認真訪察，嚴參懲辦，以肅吏治而安民生。

《東華續録》咸豐六四　壬戌，諭内閣：有人奏，黔省徵額加增，並勒令捐派，請飭嚴行禁革一摺。據稱，貴州州縣徵收錢糧，每於正額外加增平數，名曰「躧戥費」，民甚苦之。前桐梓縣革役楊灊喜等倡亂，皆藉口除躧戥之害，糾衆滋事。銅仁府知府葛景萊亦以循舊加徵，致匪徒戕官踞城。桐梓縣知縣劉毅辦理善後，誅求未已，以致匪黨復行滋事。又該省州縣，每勒令苗民捐輸，罄其家産。該匪之不靖，實由官吏偪迫等語。州縣徵收錢糧，均有定額，似此額外加增，無怪民不聊生，激成事變。著恒春、蔣霨遠嚴查各州縣，如有前項情弊，即著嚴參示懲，並將「躧戥費」名色永遠革除。至苗民情願捐輸，原屬不禁，斷不准不肖官吏勒令派捐，即著於各州縣通衢村鎮出示曉諭，以安民心而除弊政。

《文宗實録》卷二〇七　丙寅，諭：怡良、趙德轍奏，請減免咪唎噠未繳關税一摺。上海通商各國應交江海關税銀，因上年匪徒滋事，貿易未能照常，商情苦累，曾經諭令該督撫酌量覈減。茲據查明咪唎噠國積欠税鈔銀三十五萬餘兩，該國使臣情願繳銀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又從前已納税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其未繳銀兩爲數尚鉅。惟念該國商力拮据，係屬實情，所有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前咪唎噠欠交税鈔銀兩，除業經呈繳外，餘著加恩概行豁免，以示體恤。

《東華續録》咸豐六四　庚午，浙江巡撫何桂清奏報浙省軍情，並内防本境，外保鄰封，援勦助餉事宜。得旨：汝數載艱辛，實爲浙省保障，浙省獲全，則江南大營方無牽掣之患，汝功居多也。

《文宗實録》卷二〇八　壬申，諭：御史錢以同奏，請嚴禁官吏賣荒一摺。【略】江蘇省蘇松等屬州縣，每遇蠲緩之年，書吏輒向業户索取錢文，始爲填註荒歉，名爲賣荒。出錢者雖豐收亦得緩徵，不出錢者雖荒歉亦不獲查辦。甚至不肖州縣，通同分肥，以致開徵時有抗欠關漕等事，玩法殃民，實堪痛恨！本年江蘇被災被擾地方，除業經降旨分别蠲緩外，其餘各屬尚在查勘。著怡良、趙德轍嚴禁前項情弊，如有書差人等仍敢賣荒舞弊，該州縣不加查禁，任令向應蠲應緩之户，需索註荒使費者，除將書差從重治罪外，並將該州縣嚴行參處。其業户句通書吏以熟作荒，蒙混射利者，一併嚴懲，以清漕弊而紓民困。

壬午，陝甘總督易棠因病解任，以成都將軍樂斌爲陝甘總督。

調福州將軍有鳳爲成都將軍，以西甯辦事大臣東純爲福州將軍。調陝西提督鄧紹良爲浙江提督。

《文宗實録》卷二〇九　十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移營進偪句容、溧水縣城，連日攻勦獲勝，並片奏金陵逆賊内亂等語。【略】現在洪逆殺死楊逆，雖探報情形不一，而賊匪内亂當屬可信。怡良等以石逆有前往報復之謡，若徑擣金陵，恐該逆急則復合，是以佯爲不知，力攻句容、溧水，先行翦其枝葉。所見甚合機宜。【略】和春等務當趁此機會，與江北德興阿等聯絡一氣，迅奏膚功，朕不勝盼望。

命署江甯將軍福興馳赴江西，會同兵部右侍郎曾國藩、江西巡撫文俊辦理軍務。以江南提督和春署江甯將軍。

《東華續録》咸豐六五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武漢逆賊負嵎已久，據官文、胡林翼奏報，疊次擊敗大股賊援，城中之賊勢已窮蹙，是兩城計日可克。乃南岸

自八月初七日擊敗石逆，以後兩月未見動靜，北岸自八月二十七日擊敗下游援賊以後，亦但以嚴遏外援爲詞，何以於進攻機宜仍復漫無把握？見聞金陵城內賊黨相殘，楊逆被洪、韋二逆所殺，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懸賞購石逆首級，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見。此等傳言湖北當有所聞，若不乘此機會迅拔一城，儻石逆不附金陵，自圖占踞，必至率其死黨或撲湖北，或走江西，皆屬可慮。見在餉需日缺，調撥維艱，所望克復上游，即可移師東下，由九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而至金陵，乘其內亂，次第削平，兵餉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幾有望。官文、胡林翼身膺督師重任，須當統籌大局，謀勇兼施，何得以城堅賊悍爲詞，坐擁水陸重兵日久無功。若云斷絶接濟可以困賊，何以爲時已久尚未蔵功？恐沿江一帶港汊紛歧，接濟仍未能斷絶，不過藉口躭延，掩其遷延之咎。經此次剴切申諭後，該大臣等即當嚴督在事將弁，設法進攻，迅將兩城克復，俾得分兵東下，大局冀有轉機。如敢仍前延玩，必致師老力疲，別生變故，官文等不能當此重咎也！

甲辰，諭曾國藩：【略】聞石達開見因與韋逆不睦，頗有投誠之意，雖未必即係確信，而窮蹙思降，亦或事之所有。此輩狼子野心，原難輕議招撫，儻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亦當豫爲籌畫，經權互用，以收實效。

《文宗實録》卷二一二　十一月乙卯朔，皇考宣宗成皇帝《聖訓》、《實録》告成，朕祇肅受書，實深欣慶。【略】監修總裁大學士文慶雖甫經添派，惟開館之初本充總裁，當此盛典告成，銜名首列，著加恩賞御用袍一件，並賞加一級。總裁兵部尚書阿靈阿、副總裁兵部尚書周祖培，吏部侍郎瑞常均係始終其事，阿靈阿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周祖培續辦稾本，妥慎精詳，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伊子監生周文龕並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瑞常之子候選筆帖式文德，著以六部主事用。總裁户部尚書朱鳳標在館六年，著賞加太子少保銜。

辛未，諭：葉名琛奏，暎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九月間，廣東水師兵勇因查拏划艇盜匪，暎國夷酋吧嘎哩欲藉此爲詞，復作進城之想，竟敢放礮攻擊城垣，焚燒鋪户。十月初一、初九等日我兵接戰，兩獲勝仗，夷匪傷亡四百餘名，並將該夷水師大兵頭殲斃。粵省紳團同仲義憤，夷膽已寒，所調水陸兵勇業有二萬餘名。該夷縱極狡横，經此挫敗，諒不敢再肆披猖。且咪唎噠、咈嚟晒及西洋各國均知此事起釁曲在暎夷，未肯相助，其勢亦孤，當可悔禍罷兵。本日已諭葉名琛如果暎夷自爲轉圜，不必疾之已甚。儻仍頑梗如故，勢難遷就議和，復啓要求之漸，葉名琛久任粵疆，夷情素所諳熟，諒必能酌度辦理。因思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爲該夷火輪船熟習之路，儻該夷不得逞志於粵東，復向各海口滋擾，亦當豫爲之防。著怡良、趙德轍、王懿德、何桂清密飭所屬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駛至，不動聲色，妥爲防範。或來訴粵東搆釁情事，亦著據理折服，俾知無隙可乘，廢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張皇，以致民心惶惑。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四　壬申，京畿道御史韓錦雲奏：【略】臣現接廣東省城及香港來信云：九月二十三日，暎夷貨船內有賊三名，官兵購線，俟至內河，連水手漢人共十二名，一併拏獲。暎夷因制軍不早爲通知，極爲不平，投文七次，向制軍索人，制軍不收其文書，旋將所拏十二名送回該夷處。該夷説，此人內有假的，要制軍見面，分辨是非。制軍置之不理，亦未先爲防衛。該夷水師提督於二十五日，乘戰船三隻突入內河，將獵德、龜活及鳳凰岡、東安、西固、海珠等處礮臺盡行占踞，堅立紅毛旗號。二十七日，各街派丁巡緝，被暎夷鎗斃二命。因此人心忿怒，欲放火盡燒十三行，制軍飭令禁止。二十九日，夷兵在城外放礮，轟入靖海門內，礮火延燒鋪户數十間。三十日，夷兵扒入外城，搶至制軍衙門後街，被壯勇殺退。十月初二日，攻破外城，將制軍衙門燒毀，制軍走入內城。著紳士伍崇曜、蘇廷魁等出城向暎夷領事講和。該夷仍連日放礮攻城，船隻均不能出入。

《文宗實録》卷二一三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略】茲據怡良、趙德轍奏，暎夷領事赴蘇松太道投遞照會，仍係從前故智，既不可示以怯弱，長其驕志，亦不可絶之已甚，致激事端。夷人惟利是圖，重在貿易，怡良熟悉夷情，當飭該道等諭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爲永息兵端，今忽以細故稱兵，一經入奏，必致查辦，無論曲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暫停貿易，恐於爾等未便，是以未敢入奏。至該夷與上海並無嫌怨，仍宜安静通商，方爲正理。如此明白曉諭，或可杜其覬覦干求。至葉名琛辦理夷務已久，於一切駕馭之方，當不至毫無把握。該夷若悔禍求和，諒必仍事羈縻，不使決裂，但不可先行遷就，致啓要求。前據葉名琛奏，咪、咈各夷均知該夷理曲，不肯相助。茲怡良等奏，探報内有暎、咪二夷均踞礮臺之語，恐即暎夷造言聳聽，冀飾其獨啓釁端之罪，該督等勿爲所惑。又另片會同何桂清奏，火輪船入江，請暫行停緩等語。此時冬令水落，船行既多不便，又因粵東滋事，夷匠難招。著准其暫行停緩，俟明年春漲，足資浮送，察看夷情安帖，即可催令入江，不必俟粵事全定，始行辦理。

《文宗實録》卷二一四 十二月甲申，命大學士彭蘊章爲正使，禮部尚書瑞麟爲副使，持節齎册印，晉封懿嬪那拉氏爲懿妃。

丙戌，諭内閣：赫特賀、滿慶奏，廓夷進表輸誠，邊界一律肅清一摺。【略】著赫特賀等傳諭該國王，嗣後但當謹守藩封，與唐古忒永敦和好，毋以小嫌微隙再起争端，以仰體朕柔遠推恩，一視同仁之意。赫特賀辦理此案調度尚合機宜，著加恩賞加都統銜，並賞戴花翎。滿慶虚衷商辦，持以鎮静，著加恩賞戴花翎，並交部議敘。所有一切善後事宜，仍著該大臣等妥籌辦理，以靖邊圉。

《文宗實録》卷二一五 甲午，諭：福濟奏，擬添備礮船，以資防勦一摺。【略】皖省勦匪，如果得有戰船，則水陸互相策應，較可得力。著曾國藩即揀派水師得力將弁一二員，帶同熟諳造船工匠數十名，前赴廬州，聽候福濟差遣。至製辦洋礮需款較鉅，蘇省軍務孔亟，深恐籌措維艱，惟事關行軍要需，未堪貽誤。現在安徽造船尚需時日，著怡良、趙德轍届時於上海關税内，撥款製辦五六百斤至二三百斤洋礮百餘尊，派員解往，以資攻勦。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慶祺等奏，會籌商户日捐釐捐試辦情形，請飭吉林籌辦一摺。盛京兵餉，待用孔亟，庫款支絀，該將軍等現擬釐捐鋪税二條，權行試辦，酌立章程，令店商於買貨之家，照所買價值，每東錢百千抽捐東錢一千，每糧十石捐東錢一千，不及者以次遞減；商賈鋪户，則量其生意大小，分晰等第，按户逐日捐東錢數十文至一千餘文不等。兩月以來，辦理已有成效。此項捐輸，本屬權宜之計，既據該將軍等奏稱該商等樂從，自應照議辦理，俾盛京兵餉，稍資接濟，惟不可稍有抑勒，致拂輿情，總期商賈樂輸，庶可行之久遠。至所稱奉天與吉林接壤，商販貨物，兩省流通，請飭吉林一體辦理等語。吉林地方是否能行釐捐鋪税？著景淳體察該處情形，酌量妥辦。並著慶祺等將奉天現辦章程，咨交景淳查照，俟辦有端緒，再行酌擬章程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會籌商户酌量妥辦，分飭内外城遵照奉行。報聞。

壬寅，諭：赫特賀等奏，詳查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所遺幼子等簽掣定擬奏聞一摺。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駐藏大臣等親往布達拉山，會同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色呼本諾們罕率僧俗人等唪經，由金瓶内掣出番民丹擇旺結之子拉木結旺堆嘉木參之名籤，擬定爲呼畢勒罕。是日天氣清和，諸事祥瑞，闔藏僧俗人等皆大歡喜，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等按經理稱爲羅布藏班第衍垂濟扎克巴丹貝旺序，實爲祥瑞之事，朕心實深嘉悦。

《文宗實録》卷二一六 甲辰，諭：官文、胡林翼奏，請飭購礮，並加解火藥等語。湖北水師勦辦賊匪，自粤東運到夷礮六百尊，攻勦甚爲得力，現需再爲購運。著葉名琛即飭購辦四百斤以上夷礮三百尊、五百斤以上夷礮二百尊、六百斤至七百斤夷礮二百尊、八百斤以上夷礮五十尊、千斤至一千五百斤夷礮五十尊，統於來年春夏間，迅速由湖南運至武昌，聽候調用。並著吴振棫、譚廷襄、駱秉章於四川、陝西、湖南三省每月仍遵前旨各解火藥三萬斤外，四川、陝西按月各加解火繩三萬盤，鳥槍撞槍鉛子各一萬斤，湖南按月加解生鐵熟鐵合膛礮子十萬斤，委員趕解胡林翼軍營，以濟要需，毋稍延誤。

《東華續録》咸豐六七 是歲，朝鮮入貢。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文宗實録》卷二一七 正月乙卯，内閣欽奉諭旨，懿妃晉封爲懿貴妃。

己未，兩江總督怡良等奏，上海煙税未便抽釐。得旨：若明給執照，抽收煙釐，必致處處受人挾制，擔虚名，受實害，甚非計之得也。

《東華續録》咸豐六八 丁卯，諭内閣：前因德勒克色楞於領放三盟兵丁賞銀内有隱匿掩飾情弊，降旨革去爵職，交理藩院會同刑部定擬罪名。兹據該衙門比照成例聲明請旨，德勒克色楞著發往熱河，交該都統嚴加管束，所遺貝子爵職，仍准其以德勒克色楞之子承襲，以示朕格外施恩至意。

《文宗實録》卷二一九 丁丑，諭：前因御史保恒奏，請疏通大錢，並聯順奏請定交納章程，暨轉運糧石。先後諭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户部妥速議奏。本日據載垣等會議具奏，京師行用銅鐵大錢，總由直隸省未能設法疏通，以致情形壅滯，自應亟籌變通。著照所議，順天、直隸各屬錢糧，即自本年上忙爲始，著以實銀四成，寶鈔三成，當十銅鐵大錢三成，按成搭交。其零星小户，應交錢糧，不足寶鈔之數者，准以大錢抵交。所交寶鈔大錢數目，按照現定章程辦理，一切用項亦照成數搭放。該府尹、總督迅即刊刻謄黄，徧行曉諭，務使民間家喻户曉，按章輸納。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葉名琛奏，防勦唉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一摺。【略】該夷屢經挫衂，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肯助逆，其勢似已窮蹙，此時若專力攻勦，原不難盡殲醜類。惟控制外夷，究非勦

辦内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嗹咖喇等國與之搆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信人言，謂暎咭唎無能爲役，不妨懾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理，自有公論，日後暎國傳聞，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並罷議進城，祇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該督久任粵疆，熟悉夷情，必能設法駕馭，操縱得宜，勿貽後患，朕亦不爲遥制。至江蘇、閩、浙等處，上年業經諭令該督撫密加防範，如有夷船駛至控訴稱冤，自當諭令仍回廣東，聽候查辦也。

《東華續録》咸豐六八　二月辛卯，諭：英桂奏，捻匪南竄潁州，派兵追勦並各路堵截一摺。【略】著即飭令該總兵與勝保、穆騰阿馬步官軍四路會合，力挫兇鋒，該匪自不敢向西窺伺。徐州賊情見已稍鬆，袁甲三即可駐紮亳州，爲英桂、勝保後路聲援，並兼顧歸德門户。所派德楞額、托津阿等分赴潁州、懷遠之處，均照所議，速飭各員，分投前進，毋稍遲延。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福濟奏，桐城兵潰，廬州喫緊，請撥北路馬步精兵三四千名來皖等語。秦定三、鄭魁士等圍攻桐城，自正月二十五日賊匪大股屢次攻撲營盤，二十九、初一等日安慶賊黨四五萬人出撲，我軍飢疲已久，復因糧道梗阻，遂潰圍而出。見在廬州情形萬分喫緊，必須添調兵力以資堵勦。著桂良、雙銳於景州駐紮之馬步官兵内抽撥一千名，派委妥員統帶，即日馳赴廬州。前因無爲被陷，即諭令官文等分兵一千名赴廬助勦，見在湖北荆、宜一帶如已就肅清，即著官文、胡林翼迅派陸路官兵一千名馳往協勦，並督飭水師沿江東下，以分賊勢。甯國已經收復，皖南軍務較鬆，兵力當可抽撥，著晏端書、鄧紹良迅速籌商，就近撥兵一千名或數百名渡江繞道赴廬州軍營，聽候福濟調遣。

己酉，諭内閣：駱秉章奏，統兵大員見丁父憂一摺。兵部侍郎曾國藩之父曾麟書在籍病故，該侍郎見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絰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

予故貴州提督孝順祭葬卹蔭，謚壯肅。

《文宗實録》卷二二一　三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據給事中龔自閎奏，訪聞通州所屬之張家灣地方，多有私鑄當五銅錢，輪廓大小與制錢等，獲利甚厚，運京甚近，以至京師當五錢頓形壅滯等語。奸徒瞥不畏法，膽敢在近畿地方私鑄錢文，實於圜法大有妨礙，亟應從嚴究辦。著張祥河、黄宗漢遴派幹員嚴密躡緝，查拏懲辦，毋令漏網。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夷情叵測，急籌撫馭，請於伊犁等處舉行茶稅一摺。塔爾巴哈台俄夷商貨被金夫等燒搶，曾諭令扎拉芬泰等，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貼補，亦須體察該商力量，方能酌辦。兹據該將軍奏稱，口外各商俱形蕭索，惟茶斤一項爲華商獲利大宗，請於伊犁、塔爾巴哈台、阿克蘇等處徵收茶稅，豫爲華商貼補地步。所籌尚屬妥協，著即照議辦理。

《文宗實録》卷二二二　壬申，本日據和春奏，大營兵餉欠至四月有餘，兵丁時有鼓譟，情形急迫，請飭催協餉，以資接濟等語。該營需餉較鉅，本省解款不敷支放，全賴各省協濟。葉名琛等於奉撥款項，未即報解，自因本省用款較多，一時未能兼顧。惟江南一軍關繫東南大局，現在既有餉竭兵潰之虞，急應設法籌濟。著葉名琛將月濟江南餉銀並上年欠款迅速設法，陸續撥解。山東省應解銀五萬兩，除去年解過一萬兩外，尚短銀四萬兩，並京餉項下劃撥銀十萬兩，河南省應解銀五萬兩，著崇恩、英桂遵照前旨，分别籌解。該督撫等務當悉心籌畫，毋得稍涉推諉，致滋貽誤。

癸酉，諭：自粵匪東竄以來，江蘇省籌解大營軍餉皆取給於地丁關稅，並由各省協撥之款，從無貽誤。現因荒歉，錢糧蠲緩居多，關稅未能暢旺，各省撥款又因用兵之處較多，以致解數寥寥。現據和春、怡良等先後奏到，俱稱江南大營兵餉積欠四月有餘，兵丁時有鼓譟之事。雖經降旨嚴催廣東等省將欠解各款趕緊起解，恐一時未能即到，兵勇嗷嗷待餉，豈能枵腹荷戈，若再遲延，大局將不可問。因思用兵禦寇原以保全黎庶，且各省捐輸軍餉，朕無不立沛恩施，惟民力不齊，爲數零星，又無濟於大勢。咸豐四年間，陝西巡撫王慶雲曾有捐借兼行之舉，頗著成效，不獨江蘇省可以照辦，即浙省籌濟皖南，江西、江南等處餉需亦屬支絀，如能查照辦理，除本省供支外，亦可協濟江南軍餉。著怡良、趙德轍、晏端書督同省垣紳士，並派委妥員分赴各府州縣，會同各該紳士，查明上户若干，開報該督撫，即責成公正紳士委婉勸導，隨時請獎。其有爲數較多，自一萬數萬以至十萬兩者，自應分别等差，逾格施恩，或賞給鹽運使銜，或賞給副將銜，或加銜

之外另賞花翎，或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均准該督撫等酌量請旨，以期踴躍。其有力可多捐而不願請獎者，即由該督撫等飭由藩司按數給與借資印帖，自咸豐八年起分年給還，作正開銷，仍按照銀數多寡分別建坊給扁，以示優獎。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福濟奏，皖營兵勇缺餉，請飭於江南釐捐項下酌提撥解等語。皖省旱荒米貴，無款可籌，致各營兵勇索餉滋鬧，勢甚危急，所奏自係實情。惟江南大營近據和春奏到，因欠餉多月，兵勇亦有鼓譟之事，是江南與廬州情形同一緊迫。福濟所稱江南釐捐已收銀二百餘萬兩，不知隨收隨放，豈有鉅款存留？至廬州軍餉本年各省節次報解者，山西已有十萬兩，陝西已有五萬兩，河南九千餘兩，浙江於本月奏到解銀二萬兩，江蘇於本日奏到解銀三萬兩，爲數已屬不少。其或因道路梗塞，日久未達，福濟惟當派兵疏通，設法迎提前進，以濟急需，勿使已經起解之餉阻滯附近地方，自誤餉需。再前據庚長奏，籌米二千石解赴臨淮。秦定三現在帶兵赴臨淮一帶，原爲疏通糧道起見，如果臨淮一帶並無梗阻，則此項米石無難運到。又本日英桂奏，河南解赴廬州米麥六千石，尚在阜陽，因無路可通，不能前進。福濟當設法迎提，聊資接濟，毋得一籌莫展，以致坐困。安徽藩司已簡放李孟羣，該員現由湖北帶兵，前來援應廬州，諒計日可到矣。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防禦暎夷獲勝，並現辦情形一摺。暎夷船隻自退出省河後，復經官兵連旬擊勦，疊次焚船斃匪，堵禦尚爲嚴密。該夷被勦後，兩旬之久既無動靜，自應暫緩攻擊。至該國以咆吟、吧嘎哩不應與中國啓釁，另派夷酋來粵定議，係得自傳聞，虛實尚未可定。如果屬實，所派夷酋亦須夏間始能到粵，此時正可先定主見，以爲將來定議地步。儻此次派來之人尚講情理，即應以禮相接，勿使再有藉口，俾得自爲轉圜。至咪、咈兩國及各國夷商貨物停滯，洋樓焚毀，必有怨心，暎酋不肯遽回香港，因恐各夷商索賠之故。則將來新酋到時，不特與中國定議，即與咈、咪各國亦必有一番理論。該兩國與中國並無嫌隙，此次吧嘎哩開釁情形爲夷人所共見，孰是孰非，定有公論。應派曉事之人先與咪、咈等酋，詳加開導，使其了然於胸，俟暎酋到時，不致爲吧嘎哩等捏詞淆惑，更爲妥協。當此中原多故，餉糈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該督於夷務情形素所熟悉，諒能慎密妥籌，不負委任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五　四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欲遣使來京商辦密事一摺。覽奏均悉。俄囉斯狡猾性成，所稱暎夷糾約各國欲往天津，伊欲來京密商等語，無非藉端恐嚇，欲與黑龍江外占踞地方，並索賠塔爾巴哈台夷國貨物起見。茲復據理藩院奏，俄囉斯達喇嘛巴拉第具呈，亦稱該國上司諭文，欲差大臣進京等語。著該大臣等明白曉諭，告以中國與爾國交好多年，從無差大臣前來商辦要件之事，本國但知遵守舊章，永遠和好。今爾國達喇嘛巴拉第在京，呈稱爾國因暎夷等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商機密事件，已由理藩院具奏。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遥遠，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已諭理藩院行知該國照例但送學生進京，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從前暎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鬭，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爾國相商。至爾國既誠心交好，從前只有恰克圖一處通商，今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可謂優厚，爾國當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國一事應行查辦，爾國既敦和好之情，即當派員會同該大臣等秉公辦理，速行了結，以後照舊通商，無傷和好。此外並無應議事件，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如此明白曉諭，不至墮其詭計。儻該夷不遵曉諭，仍欲前來，該大臣即當據理攔阻，告以已奉諭旨，不敢專擅，勸其回國，不可又無主見，再請理藩院指示，致爲外夷看輕。惟該夷尚無開釁之端，但當密加防範，不可調兵防備，故事張皇，轉使該夷疑貳，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咸豐七〇　癸巳，怡良以病免，命何桂清以二品頂帶署兩江總督。

《文宗實録》卷二二四　戊戌，諭内閣：近年江、浙二省辦理海運，湖廣等省辦理折色。所有停運軍船，前經户部奏請，將年分較遠者迅即變價，並節次奏請飭催漕運總督查辦。茲復據該部奏稱，迄今年餘，尚未據該漕督奏明辦理。著邵燦即將現辦情形迅速具奏。並著有漕省分各督撫迅將各該省停運軍船，分別已未歸次，並年分較遠可以折變船隻數目，及節年應徵造船銀兩餘賸若干，統限兩箇月，詳細查明具奏，妥速辦理，以歸覈實而節虚糜。

戊申，諭内閣：總管内務府大臣裕誠等奏，請將世職幼官歸入兩翼幼官學肄業一摺。内務府承襲世職幼官，向不入官學肄業，及歲時復不分優劣，概准支食全俸，殊不足以廣造就而示勸懲。此後内務府世職幼官，著照八旗定例，歸入兩翼幼官學肄業，以昭畫一。

《東華續録》咸豐七〇　戊申，署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送親北上宿遷道中，接

奉寄諭，即折回江南，所有籌防籌餉事宜，容莅任後與撫臣盡心經理。得旨：卿膺茲鉅任，一切展布，朕將拭目以待。惟汝父進京，有何人在側？可奏來，朕甚念焉。

《文宗實録》卷二二五　五月丁巳，諭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今日引見後，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譚廷襄妥議流通大錢暨鐵制錢辦法，並將將來設有窒礙之處作何補救之方，一併議及，庶免京外情形有所隔膜，惟不必另立章程，徒涉紛更，總期潛移默運，益民生而裕經費也。尋御前大臣載垣等奏，疏通大錢並搭收錢糧，應先由直隸酌定章程，再由户部覈計，方能中外相符，不致隔膜。應請自本年下忙爲始，直隸徵收錢糧悉照銀七票三辦理。其大錢三成，即納在鈔票三成之内，交票交錢悉聽其便。仍於各府設立鈔局，准以鈔票與大錢互相易換，再以大錢分發各行店，按二八搭配行使。庶鈔票與大錢互相通融，以爲補救。再查鐵錢局及五宇各官號，捐銅局，平糶處共存鐵當十錢五百餘萬吊，已足敷搭用，所有鐵錢局尚鑄二成大錢，應照現議停鑄。其停鑄銅制錢加鑄銅大錢，應由户、工兩部酌改卯額，分別奏辦，總以鐵制錢與銅大錢相輔而行，仍以寶鈔運實於虚，以便民利用。從之。

《東華續録》咸豐七〇　乙丑，諭：前因江南大營壯勇潛出滋事，並委員人數過多，諭令和春分別拏獲裁汰。連日復有人奏，江南抽捐名目過多，糧臺委員百餘，任意開銷，蘇、常兩府二三百里内設立抽釐局卡至數十處之多，稽查難徧，弊實百出。近復有勒爲畝捐、鋪捐、丁捐之説，科派紛繁，徒滋擾累。糧臺委員於兵糧則抵換醜米，於捐款則需索使費。鎮江潮勇二千名最爲不法，不服調遣，四出搶掠，擾害行旅。常州所駐督標新勇七百名亦多劫案，皆以營盤爲藏身之地，無從緝捕，又與收養之金陵難民恃衆横行，實爲心腹之患等語。因思勸捐一事原屬不得已之舉，若多設名目而利歸浮蠹，徒使上擔虚名，民受重困，既無裨正餉，尤恐别起事端。著何桂清、趙德轍將江南抽釐卡局擇其扼要之地歸併數處，其餘悉加裁汰，使便於稽察，不令委員漁利及土棍冒名擾及行商，轉致商人裹足，正課無收。江北之揚州、通、泰一帶，亦著派委妥員察訪，仍責成文煜及該地方官覈實辦理，毋得多派冗員，致滋流弊。其捐輸名目有瑣屑病民者，酌量裁撤，以歸簡易而杜侵漁。所有糧臺濫設之委員，著會同和春嚴加裁汰，其從中射利積慣侵吞者，嚴參懲辦。並將常州所駐兵勇滋事者分别查拏，無用者分别遣散，毋令與難民句結，致貽後患，以節浮費而靖地方。

《文宗實録》卷二二六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湖南舉人左宗棠，前經曾國藩奏保，以郎中分發兵部行走。復經駱秉章奏，該員有志觀光，俟湖南軍務告竣，遇會試之年，再行給咨，送部引見。現當軍務需才，該員素有謀略，能否幫同曾國藩辦理軍務，抑或無意仕進，與人寡合，難以位置，著駱秉章據實具奏。

《東華續録》咸豐七〇　戊寅，諭内閣：我朝積德累仁，燕天昌後，皇考宣宗成皇帝於「載」字輩公以下續選「溥、毓、恒、啓」四字依次命名，洵足昭佑啓而迓蕃釐。朕惟雲礽遞衍，卜世延長，特命大學士軍機大臣續擬四字，同道光六年存記六字，開單具奏。兹據恭擬進呈，經朕選用「燾、鬮、增、祺」四字，自啓字輩分以下，按字命名引用勿替，其餘六字，仍著軍機大臣存記，俟將來續擬時，再加四字，一併進呈，候朕酌定。我國家景祚延鴻億萬年，繼繼承承，永遵令典。此旨並著繕録二分，一交内閣，一交上書房封識。

《文宗實録》卷二二七　閏五月壬午，諭：前因俄囉斯欲遣人赴京，諭令德勒克多爾濟等明白開導，設法阻止。昨以該夷復有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天津之語，復論譚廷襄、烏勒洪額妥爲羈縻，勿啓釁端。惟該夷此次決意來京，特以商禦暎咭唎二夷爲詞，語多恐嚇，總未將實情吐露，其中藏匿，測已可概見。【略】咸豐三年夏間，普提雅廷曾到上海，聲稱欲進口貿易，此次遣來仍係此人，其中必有詭謀。況業經由理藩院行文知照該夷毋庸來京，而該夷不遵，回文言欲到天津，未便由京派員，與之講論。如果該夷到津，譚廷襄等密派曉事大員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

《東華續録》咸豐七一　甲午，諭内閣：御史尹耕雲奏，軍營文員保舉太濫，請從嚴分别覈辦一摺。【略】該御史以文員在營當差不過辦理糧臺文案，並無攻堅陷陣之勞，獎勵未免過優，所奏不爲無見。【略】嗣後各路統兵大員保舉出力人員，務當秉公覈實，毋許冒濫，除打仗各員躬冒矢石，懋著戰功，准其從優請獎外，其餘辦理糧臺文案人員，必須隨營年久，始准録其勞績，酌量保舉，仍不得與親歷行陣之員，同邀優獎。其在營年分尚淺，濫竽充數者，概不准徇情保奏，以杜倖進之門。至從前所請記名簡放及指省補用各項文員，均著俟該省軍務事竣送部引見，再降諭旨。

《文宗實録》卷二二七　乙未，駐藏大臣赫特賀因病解任，以駐藏幫辦大臣滿慶爲駐藏大臣。

《文宗實録》卷二二八　丁酉，諭：有人奏，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方，近年

時有唛咭唎夷人乘坐船隻潛入內河，往來窺伺，登高則圖繪形勢，入市則散布夷書，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至毫無顧忌。近復於烏程縣橫塘橋開設繭行，意圖偷漏關稅，有奸民吳香谷者從中句結包攬，請飭查辦等語。浙省所產絲斤，爲課稅大宗，止准夷人於水次收買，即由商人於賣貨時代納稅課。若聽其潛藏內地，購繭繅絲，則稅銀必致短絀，於經費大有關繫。除已飭何桂清等於上海關各口申明例禁，不准該夷潛入內地外，著晏端書密派幹員，前往烏程縣橫塘橋訪查句結包攬之吳香谷拏獲嚴辦，並曉諭夷商遵照成約，各赴海口收買貨物，不准在內地逗遛。其杭、嘉、湖各屬產絲處所偏僻地方，恐有奸民句通藏匿，著一體嚴行查禁。並嚴定章程，將內地民人導引夷人漏稅者，從重治罪，以杜後患，毋得視爲具文。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擁衆猝來，要求通商一摺。據稱五月二十八九等日，俄夷有七八百人分駕木箠，隨帶小船艋艄，駛至海蘭泡停泊，建房二十處，並安設礮位。協領巴達朗貴會晤木里斐岳幅，據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此相安，並稱後起人數尚多等語。是該夷欲占地通商，已明言不諱。該將軍等辦理此事，固不可激生事端，亦不可不據理折辯。該夷餽送禮物，該將軍等自當嚴行拒絕，並密禁該處民人私與交易，接濟食物，再於要隘處所督飭弁兵密加防範，使該夷行糧斷絕，難以久居。仍揀派明幹之員告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其地以興安嶺爲界，自五年夏間，爾國有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行駛，並於闊吞屯地方蓋房留兵，聲言爲堵禦唛夷，借由中國地方行走，中國大臣因念與爾國百餘年相好，未便據情入奏，致生爭論。此次復在海蘭泡蓋房，聲言在此通商，是強占中國地方，並非爲堵禦唛夷起見，不料中國以誠信相待，爾等乃不遵舊例，任意妄爲，恐非爾國王之意也。至通商一事，亦須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豈能憑爾等一言，我等即行入奏。況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是大皇帝格外加恩，豈能屢次求請。況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加二處，而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人擅殺乞金民人，以致積怨報仇，燒毀圈子，此案至今未結。中國因要好加恩，反增口舌，以後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江地方寒苦，並無出產，即米麪菜蔬亦祇敷本地民人食用，不能與人交易。又民情兇悍，動輒爭鬬，既無利可圖，又恐約束不周，互生嫌隙，有傷和睦，爾等當及早將人衆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我等不敢不據實奏聞大皇帝，連闊吞屯之事亦不得不奏，彼時定由理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從中搆釁，欲起兩國爭端，諒爾國王必當秉公懲辦也。如此剴切曉諭，察看該夷如何動靜，如何回覆，一面密奏，一面妥爲防範，無涉張皇。

辛丑，怡親王載垣等議覆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陳推行大錢鈔票章程：一、准州縣分設票局；一、持票取錢先儘餉票給發，餘仍照舊掣字辦理；一、票價隨銀長落；一、加卯鼓鑄，以資搭放。均應如所請辦理。從之。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慶英奏，賊匪滋事，占踞回城，請飭籌撥餉需一摺。據稱五月間，有浩罕賊匪先在喀什噶爾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帶盤踞，圍城放火，延及英吉沙爾。該處伯克逃散，回城已被占踞。現經該大臣調集伊犁、喀喇沙爾官兵前往援勦。惟軍需浩繁，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處兵丁缺乏鹽菜已有八九箇月，葉爾羌庫款無存，雖有陝甘解來生息等項銀一萬六千餘兩，杯水車薪，難敷支給，亟須多爲籌款，以備攻勦。著樂斌在於該省無論何項設法籌撥銀數萬兩，迅速解往葉爾羌，藉資接濟，毋稍延誤。

《東華續録》咸豐七二　六月乙卯，實授何桂清兩江總督。

以克復句容縣城，賞和春太子少保，張國樑黃馬衽。

《文宗實録》卷二二九　丙辰，諭内閣：御史陳慶松奏，米糧來源阻滯，請飭直隸總督曉諭商販接濟一摺。京師人煙稠密，民間糧食全賴近京一帶源源販運，以資接濟。本年春夏以來，雨澤應時，直隸各屬產糧處所，麥收亦屬中稔。乃近日糧價，逐漸加增，顯有商販把持，居奇牟利，或地方官強分畛域，不令米糧出境，於京師民食，殊有妨礙。著譚廷襄嚴查各屬，如有禁遏米石出境者，即行參辦。並出示曉諭商販人等，源源運京，儻敢囤積把持，即由地方官嚴拏懲辦，以廣招徠而裕民食。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略】茲據慶英、固慶奏稱，訪聞起釁根由，係烏爾清阿家丁串通回子通事，濫行攤派，以致釀成事端。【略】烏爾清阿任信家丁，淩虐回民，糊塗已極。特克慎到任尚需時日，庫車辦事大臣著固慶前往署理，到任後，即傳旨將烏爾清阿革職拏問，解赴葉爾羌，交慶英嚴訊確情，從重懲處。

《文宗實録》卷二三〇　癸酉，諭：本日據烏勒洪額、文謙、錢炘和奏，派員接見俄夷，據實密陳一摺。俄夷到津，聲稱有知照理藩院公文來津投遞，並就近等候覆信。業經烏勒洪額等派員相機開導，而該夷堅欲投文，不肯説明來意，詭譎情形已可概見。烏勒洪額等以不難於拒之使去，而難於去後不再生枝節，所慮亦是。但此次委員職分較卑，該夷恐未能深信，著派文謙親往夷船，諭以爾國公文例由庫倫咨照理藩院辦理，天津並非該國應到之地，我等斷不敢率行接遞

公文，自干冒昧之咎。惟念兩國素稱和好，爾等遠涉重洋，來此已經數日，未便拘泥成例，所有此次來文，如果我等接收後，爾等即行回帆，聽候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辦理，如此尚可勉強代爲呈遞理藩院查察。若欲在天津守候回文，我等既不知其中何事，實不敢接收代遞，致開辦論之端，我等實當不起。爾國與中國和好多年，豈可因投文一事有失和睦。如此曉諭，若該夷起碇回國，即將該夷文書進呈，仍諭以此次代爲投遞，已屬違例，若再至天津，斷不能照此通融辦理。儻該夷堅欲在津守候回信，即著文謙正詞拒絶，不許代爲投遞。該夷雖中藏叵測，若能據理折辯，當不至遽啓釁端也。

《東華續録》咸豐七二　乙亥，諭：舒興阿、桑春榮奏，督臣憤急自盡一摺。覽奏殊堪駭異！雲貴總督恒春歷歷中外，平日辦理尚屬認真。見因回匪偪近省城，雖事處危急，而城池並未失陷，該督自應力籌堵勦，乃甫經具摺自請嚴議，旋於六月初一日夜，與其妻博禹特氏在署自縊。封疆大吏當時事艱難之際，不思力圖挽救，輒以一死卸責，不惟無益國事，抑且貽誤大局，死出無名，與效命疆場者不可同日而語。惟覽其遺摺，因堵截計窮，自怨誤國殃民，一死不足蔽辜，且悱惻以國計民生爲念，無一語涉及家事，其情亦甚可憫。所有該督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仍無庸給予卹典，以昭平允。

《文宗實録》卷二三一　七月壬午，諭内閣：惠親王等奏，遵議散放八旗賑米一摺。著照所請。

癸未，諭内閣：上年入秋以後，近畿一帶時見飛蝗，旋據直隸等省奏報，亦各有飛蝗停落之處，疊經降旨嚴飭地方官吏認真撲捕。原慮蝻孽滋生，致傷禾稼，是以古來捕蝗之法或付之烈炬，或填之深溝，總以不留餘孽爲要務。近聞各省被災之處，民間訛稱蝗爲神蟲，不肯撲捕，鄉愚無知，殊爲可憫。著通諭各省督撫飭令地方官一體出示曉諭，如遇飛蝗入境，無論是否傷稼，務須盡力撲捕，勿得惑於俗説，任令蔓延。至《會典》所載，劉猛將軍爲驅蝗正神，於雍正年間曾奉諭旨飭令各省建廟致祭。上年飛蝗四起，秋稼未傷。今年春夏，各省奏到蝻孽滋生處所，或並未停落，或收捕潛消，並有經雷雨掃蕩無蹤者，此皆靈爽驅除，默爲呵護。應如何酌量加增致敬之處，著禮部覈議具奏。

《東華續録》咸豐七三　己丑，奕山、景淳等奏，俄羅斯國人自至黑龍江岸船隻紛紛往還，人數多至千餘，且欲令江左屯户移居江右，其爲圖占地方已可概見。【略】諭理藩院行知俄國薩納特衙門查辦。

《文宗實録》卷二三一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遵籌各路軍務等語。【略】金陵向石逆求援不應，洪逆日夜不安，將有潛竄之意。惟蕪湖等處賊蹤飄忽，恐將來不犯江西，即擾皖南，自應通籌形勢，先事圖維。現在江南大營尚無可分之兵，著俟鎮江得手後，即與和春等商酌，分兵前往蕪湖、繁昌，聯絡水師，以清上游江面。賊勢既分，然後直擣金陵，使悍賊不致併歸池、太，以消後患。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六　甲午，大清國理藩院爲咨行俄囉斯國薩納持衙門事：【略】查兩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烏倫穆河相近之格爾畢齊河及大興安嶺爲界，當時立定界碑，永垂不朽，無可商議。惟查有烏特河一處，從前作爲兩國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咸豐三年，貴國欲會看界碑，曾令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各委官員，會同貴國來使查看，日久未有查覆。今貴國既有大臣普提雅廷在此，本院已奏請大皇帝特派大員，會同普提雅廷將烏特河地方查看，分定界址可也。至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向爲中國地界，所有木哩斐岳幅等帶領多人，自稱貴國差來，在彼蓋房占住，恐非貴國王之意。本院已行文知照，諒貴國必當查辦，以全交誼也。

《東華續録》咸豐七三　甲辰，命江甯將軍都興阿在欽差大臣官文軍營幫辦軍務。

《東華續録》咸豐七四　八月庚戌，諭：前因倭仁琿布奏，商民籲求免徵鹽課一摺，當交户部議奏。兹據該部覈議，【略】係實在情形。所有此項鹽課，著概行免徵。其官交鹽課業經存庫備用，來歲即著停止。並鎮標各營未經完納者，毋庸催追，已經完納者，一併發還，以示體恤。

先是御史李培祜奏，請嚴定保舉限制，下吏部議。至是奏，該御史所擬條目多與欽奉諭旨奏定章程相符，仍應遵照辦理。至請賞翎枝，除軍營，河工出力，准請旨賞帶，尋常勞績，不准濫請；翰詹人員，如係軍營勞績出力，仍准保奏坊職，並准保奏道府，其餘各項勞績，止准保奏遇缺題奏；至庶吉士一項，應將嗣後無論何項勞績，止准保奏俟散館後以應升之缺升用，概不准保免其散館授職編檢，以符定制。從之。

《文宗實録》卷二三三　壬戌，諭：丁憂侍郎曾國藩，前經降旨准其暫行在籍守制，儻江西軍務緊急，或他省有需人之處，仍著候旨前往。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疊蒙賜金給假，褒獎慰留，此後墨絰從戎，宜爲天下後世

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瀆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即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曾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倘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

《東華續録》咸豐七四　乙丑，賡福以病免，以肅順爲理藩院尚書，瑞常爲左都御史。

《文宗實録》卷二三四　己巳，諭：奕山等奏，俄夷復於江右蓋房及越卡駛行一摺。前曾諭令奕山會同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勘定地界，並先行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該國現有大臣前來，應即撤回入船，靜候查勘。現在該夷復有在黑龍江左精奇哩開墾種菜，松花江右圖勒密添蓋房屋，並有船隻越卡西上之事，其爲圖占地方，欲謀久住，已屬顯然。著奕山等仍遵前諭，告以中國與該國和好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現既派有大臣與爾國使臣分勘界址，不得任意違例，致啓爭端，一面妥爲駕馭，毋令開釁，一面密禁沿海奸民私通貿易，斷其接濟，使彼糧食匱絶，當必廢然思返。該將軍等勿因海濱地廣，難於稽查，致令奸民句結，自貽後患。

《東華續録》咸豐七五　九月庚辰，諭内閣：譚廷襄奏，請藉團助賑一摺。直隸大、順、廣等屬被水被旱，前經諭令該署督妥爲安撫。兹據奏稱，業經籌動倉穀，酌撥銀錢，先行散放。並稱辦賑之處，多係辦團之處，如寓賑於團，就各處地方勸諭紳商捐輸銀米，即挑選壯丁巡防盜賊，由董事經理，按期散放，可裕民食而靖地方等語。著照所請，所有捐辦紳商，准其照直隸捐米章程給獎，並准將前次部頒空名執照發給，即責成清河道董醇總司其事。所有已捐銀錢一併提充賑款，以今年冬三月爲度，俟年底再行察看情形辦理，毋得假手吏胥，致滋擾累，用副朕軫念民艱至意。

《文宗實録》卷二三五　庚辰，諭：王茂蔭奏，請飭外省廣鑄制錢，暫濟民急等語。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浙江捐款名目太多，請飭裁撤。據稱，浙江省前辦釐捐、茶捐尚無擾累。惟近年添設江運局、船捐局、房租局、串捐局等名目，委員董事多至百餘人，所得無多，而商民交困。並有幕友金樸齋從中煽弄，奸商胡錫年聯絡鑽營，毫無忌憚。又於省城各錢店勒令領帖繳銀，以致人心不服，幾至罷市等語。設局勸捐原非得已，前經疊降諭旨，令江南督撫裁撤歸併，原以體恤民生，浙江豈可轉行添設？況臺幕奸商把持播弄，弊竇尤不可言。著晏端書詳加察覈，除釐捐、茶捐業已著有成效者，仍照舊章辦理外，其餘添設各捐局，酌量一律裁撤，以歸簡易。並查明幕友金樸齋等劣蹟，嚴行懲辦，毋稍瞻徇。

《東華續録》咸豐七五　丙戌，諭内閣：法福禮奏，官軍立解城圍，並收復回城一摺。官軍自克復英吉沙爾回城後，探聞餘匪逃往喀什噶爾，麕聚回城，引水淹灌漢城。八月初三日，法福禮督兵前進，行抵該城，該匪聞風逃散，官軍分路追勦，即將回城收復，邊境一律肅清。所有蒙古官兵，著先行凱撤歸伍，續調官兵即行停止。該回城被匪蹂躪，應辦善後事宜，即著法福禮等妥籌辦理，安輯回民，使無失所。

《文宗實録》卷二三六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法福禮奏，回匪逃竄出卡，邊境肅清。【略】另片奏，喀城貿易，安集延回子礙難令其仍住回城，請仿照伊犁等處安頓哈薩克章程，於距城二三里地方，擇一曠地，令其自行建房居住，以便貿易等語。自爲弭患未萌起見，著法福禮等籌商妥辦。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擅開煙禁，抽取釐金一摺。據稱，本年春間，福建省因防勦需費，經升任知府葉永元建議，開禁抽釐，改鴉片之名爲洋藥，於南台中洲設釐金總局，每箱裝煙土四十顆，每顆抽收洋銀一圓，其零碎煙土，每十斤抽銀四圓，均由總局發給照引爲憑，准其隨處行銷，並徧貼告示，稱係奏明辦理，以致興販之徒，敢於通衢開設煙館，懸挂招牌，誘人吸食。所抽釐金大半官役分肥，充餉者不及十分之二等語。鴉片煙例禁森嚴，前有人奏請弛禁，疊經大學士、九卿等議駁在案。該員葉永元等何得變易名目，擅行抽稅，即或因防勦需費，姑爲一時權宜之計，亦不應張貼告示，駭人聽聞。且妄稱奏明，更屬荒謬。著王懿德、慶端查明，如有此等情事，即將該員等據實參處。

《文宗實録》卷二三七　十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法福禮奏，官兵出卡追勦賊匪，至黑孜倭依地方，大獲勝仗。因卡外道路迷漫，礙難深入，已飭業布沖額、巴哈善撤兵歸營，仍令錫拉那、伊綿阿退兵沿卡駐劄，密探賊蹤，並諭知浩罕伯克及布魯特，如倭里罕逃至該處，即行縛送各等語。賊首倭里罕如尚在卡外附近地方盤踞，恐其復圖進卡，自宜設法捨獲，以絶根株。今業已遠遁，儻日久並無蹤跡，即著飭令錫拉那等將駐劄沿卡官兵酌量撤回。法福禮等現在籌辦善後事宜，總須布置嚴密，自固藩籬，使卡内無奸徒句結，自可絶外匪窺伺之端。

庚申，諭：福濟奏，請飭購辦洋礮，藉資攻勦等語。安徽巢湖設立水師，必須船礮相資，攻守方能得力。該撫現已添造長龍舢板等船，惟礮位短少，亟應多爲籌備。江蘇省前購洋礮施放甚屬精利，著何桂清、趙德轍迅飭上海道再爲購買五百觔四十尊、八百觔三十尊解赴廬州應用，並著葉名琛、柏貴籌款採買五六百觔並七八百觔洋礮各一百尊，派員由海道運至上海，轉解福濟軍營，以資勦辦。

《東華續録》咸豐七六　甲戌，諭内閣：僧格林沁會同刑部等衙門奏，遵旨定擬大員被參各款及案内各犯罪名，並端華奏聯順等家産不應請抵各一摺。此案已革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聯順身任一品大員，不知自愛，於所屬錢糧有監臨之責，竟敢得受換銀餘錢及辦公錢文至三萬四千餘串之多，並有廢弛營務及信任慶陽納賄，縱容家人索贓，失察屬員侵蝕官項，濫保營員各款，實屬孤恩昧良，聯順著照擬斬監候，勒限一年完贓後，從重發往新疆，所鈔家産不准作抵。已革筆帖式蘭森、廉保、恩錦、恩霈、穆克登額，已革員外郎毓量，已革主事德清，已革司務伊奇立，均照擬斬監候，勒限一年完贓後，從重發往新疆。已革郎中椿齡、已革主事常順，均著照擬杖流，限内完贓，發往軍臺，如逾限不完，即著發往新疆。以上各員，查封家産，一併入官，均不准作抵。已革筆帖式慶陽，著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赦，著落該革員家屬勒限追贓，亦不准以家産相抵。已革書吏章安瀾，著照擬斬監候，並即查鈔家産入官，亦不准作抵。吏部主事恩輝，著交都察院照例議處解任。中營副將李英，著即革職。參將李萬年、馬湛，游擊蘇恩綬、馬服襄、李炳業，都司王全山、肇春，守備程秀純、貴特通阿、周光恒、張海，筆帖式奎斌，均著分別交部議處。世襲雲騎尉蘇聯芳，著交部照例議處。筆帖式慶春，著交部察議。

《文宗實録》卷二三八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吴振棫奏參紳士辦團不善一摺，並請頒發諭旨，以便勦撫兼施等語。雲南省漢回搆釁，以致省城日久被困，原應懾以兵威，使莠民知所儆惕，再議撫綏。惟現在東南各省軍務未平，兵力斷難厚集，餉需亦艱於籌措。且據吴振棫奏，回民之紛紛尋釁，實由官紳辦理失宜所致。此時匪徒蜂起，幾徧三迆，儻率行進勦，深恐於事無濟，徒損兵威。且曲靖及省城一帶，回民尚不肯自居叛逆，乘其有一綫可原，請旨剴切曉諭，冀有轉機。所奏不爲無見。本日已明降諭旨曉諭回民，如該回民悔悟自新，即可從公辦理，並著慎選良吏，加意撫綏，曲直分明，人心自定。儻仍負固不服，或面從心違，則是自外生成，國法所難寬宥，該督惟有統率官兵痛加勦辦，無得姑息養奸，爲所輕視。

《文宗實録》卷二四〇　十一月甲午，諭：滿慶奏，請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靈異幼童三名一摺。自達賴喇嘛涅槃已及二年，兹據滿慶奏稱，其穎悟異常，顯著瑞靈幼童三名，實屬祥瑞之事，朕心悦慕。著照所請，即遵成例，將此三幼童之名入瓶，敬謹掣定呼畢勒罕，由驛奏聞。

《東華續録》咸豐七七　丙申，以克復瓜州，賞欽差大臣德興、阿雙眼花翎，騎都尉世職。詹事府詹事、幫辦軍務翁同書黄馬褂，以侍郎候補。總兵官鞠殿華加提督銜。

戊戌，以攻克鎮江府城，賞欽差大臣和春雙眼花翎，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幫辦軍務張國樑騎都尉世職。總督何桂清太子少保。按察使王有齡二品頂帶。三品頂帶幫辦軍務許乃釗、總兵官余萬清花翎。總兵官王浚等加銜升敘有差。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七　十二月庚戌，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略】查有候補通判南海縣丞許文深，常年管理夷務往來文件，前在九龍司巡檢任内，每與香港夷酋多有交涉事件，素稱信服。遂於二十七日午刻，先在白鵝潭河面守候，甫交未刻，果見有火輪船、三板船共三隻，乘潮而進，火輪船上四方大白旗一面，三板船上三角尖白旗各一面，皆大書免戰二字。嘆官係兵總一員，小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咈官係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迨各船攏近，即來船相見，各酋皆免冠佩劍，禮貌尚稱恭順，敘茶少坐，即將照會接收，各該酋亦皆回本船，揚帆而返。臣詳加披閲，文理鮮通，字句費解。大抵噸酋照會内稱：中國五港口，獨廣東何以不准進城；並欲請中國特派平儀大員，與之另行商議條約；上年起事，所有嘆民及嘆屬受累，皆當照數賠補；並欲河南地方及各礮臺，駐紮嘆國軍士。以上數條，如能允准，即可將附近兵船全行退去，中外通商照常各等語。臣當即逐一照覆。【略】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徧貼謄黄，勉強曉諭？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遠人。【略】查上年九月間起事，中國因拏内地人犯，巴領事信聽划艇船主一面之詞，謂官兵到船拏匪，扯破嘆國旗號。不知官兵到船時，並未見有旗號，即據被拏之水手供稱：官兵往拏之時，因船未開行，旗號收在艙内。是旗號並未扯破，顯然無疑。該划艇係内地人蘇亞成所造，轉雇該船主代領牌照，故船内水手，皆係内地匪徒。所拏李明太、梁建富，均已供認在洋行劫，有吴亞認可證，該二犯委係巨盜。

疊接巴領事官來文，業將該犯十二名交還，已屬情理兼盡。而巴領事官不收，突然無故興兵，毀各路礮臺，連日開礮攻擊省城，並派暎兵放火三次，延燒各處房屋，中國商民受其慘害，較之貴國損累更重。【略】河南地方前次租造機房，尚且中止，何能駐紮軍士；其沿河各礮臺，均係紳民捐資起造，以防盜賊之用，貴國軍士欲駐紮該處，恐致釀成事端。【略】至咈國噶酋照會：傳教人馬神父經廣西西林縣被拏拷打致死一事。前接咘公使來文，已據廣西按察使稟稱：據署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稟稱：咸豐六年正月十九日，並無拘拏馬神父拷打致死之案。至來文又稱：本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均被燒毀，照數賠銀等語。查上年九月內，暎國無故動兵，放火延燒西關一帶房屋，數十萬人皆在目睹，即各外國人亦無不周知。暎兵放火燒毀，各外國人自應向暎國理論，並聞巴領事官早已允其賠補，實與中國無干。

《東華續錄》咸豐七七 丙辰，勝保奏，事權不一，請令皖衆悉歸節制。得旨：以一人之才力欲當數省兵柄之責，且視諸將概不如己，何自恃若此！朕何靳一帥符而違汝志，惟萬難之事，輒妄行瀆請耶！

庚申，晉封懿妃那拉氏爲懿貴妃。

《文宗實錄》卷二四一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聯銜具奏，夷人乘機入城一摺。覽奏實深詫異！暎夷搆釁，葉名琛節次奏報，辦理似有把握，本月奏稱暎、咈二酋呈遞照會，已據理回覆，方冀從此轉圜，可以照舊相安。不料該督剛愎自用，於咪夷請見堅持不肯，夷人兩次送來五衙照會，又不與將軍、巡撫等會商，復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以致該夷忿激，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臺占踞，並將該督拉赴夷船，雖據稱斷不加害，已屬不成事體。葉名琛辦理乖謬，罪無可辭，惟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重輕，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該夷自言省城亦不久踞，但欲其自行退出，必有無厭之求。惟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尚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督，著即以情理開導，看其有無悔禍之心。如果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該將軍、署督等即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儻該夷以索賠燒毀貨物爲詞，即告以中國礮臺及民間房屋被其攻毀者甚多，若論賠償，其數尚不足相抵，且係該夷首先開礮，曲直是非，各國自有公論。若竟不肯退出省城，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勇與之戰鬬，勿使久踞城中。況廣東紳士咸知大義，其民亦勇敢可用，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仇敵愾，將該夷逐出內河，再與講理。該將軍、署督等辦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剛，如葉名琛之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之心。黃宗漢由京赴粵，到任需時，軍務未可遷延，全在該署督等相度機宜，先行籌辦，俟辦有端緒，即行馳奏，以慰朕懷。所有關防印信是否遺失？並即查明具奏。

《文宗實錄》卷二四二 丁卯，諭：王慶雲奏，四川省節年籌解京外各餉爲數甚鉅，擬請於咸豐八年再行勸諭紳董續辦津貼等語。川省按糧津貼一款，辦理已閱數年，民情踴躍，殊堪嘉尚。惟國家借資民力，原屬不得已之舉，儻或辦理不善，以致胥吏中飽，於餉需仍有名無實，甚非民間報效之本心。著該督飭屬嚴密稽查，剔除弊竇，於濟餉之中，仍寓恤民之意。如有不肖州縣藉端浮收，即著從嚴參辦，毋稍姑容。此項津貼銀兩，俟收解完竣，即由該督覈計多寡，奏請加增學額中額，用昭激勸而順輿情。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庚長奏，寶鈔騐形壅滯，竭籌鈔本一摺。近年南河工用，全賴寶鈔接濟，自部議京師五字官號，不能應付外省之鈔，以致該處積存寶鈔騐形壅滯。該河督擬仿照京師官號，掣字付錢之法，期於流通，惟須豫籌鈔本，以資周轉。各省額解南河款內，以兩淮鹽課及節年工料生息等款，並兩江藩司地漕等項爲大宗。現在欠解至三百四十餘萬兩之多，雖因軍餉緊要，不能照常撥解，但河務工程，所以保衛民生，關繫亦重，豈能任其頹廢，致將來辦理愈難？著何桂清督飭藩運兩司，將應解南河各款，自咸豐八年起，仍按年起解，即或不能如數，亦須籌解一半，以作該處鈔本。其積欠之款，並著分年陸續補解，以重河防而免貽誤。

宗人府會同吏部、兵部奏，遵議推廣宗室升途，文職准用道府，武職准用各省城守尉，並分別支派遠近，請自高宗純皇帝位下之宗室，均爲最近，未便補用外，其餘各旗無分遠近，一體酌量外用。從之。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和春、何桂清、趙德轍奏，江南各營兵勇糧餉支放比例未符，據實陳明一摺。並何桂清等片奏，請明降諭旨量予加增等語。軍營餉需前經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令各路帶兵大臣查照舊章，征兵每名日支口糧米八合三勺，月支鹽菜銀九錢，並於出邊口之日加給鹽菜銀四錢，凱旋之日即行停止，自應遵照辦理。今江南軍營每兵所支銀數，不特浮於定例，且溢於成案，各勇所支銀數亦屬浮多，並於領銀之外，復支米石，似此濫支濫應，顯違定例。原應及時裁汰，惟據該大臣等奏稱，現在銀賤錢貴，若遽行覈減，兵勇難敷食用，此

時功在垂成，設因議減口糧，致軍心解體，貽誤非淺，請將江南軍營各兵勇領項照舊辦理，原係因體恤兵勇，望能迅速成功起見。本日據該大臣等奏，大軍直薄金陵城下，埽蕩賊壘，指日捷音將至。如果一月半月之間即能攻克賊巢，則所費尚屬無多，自不必遽加覈減，致失兵心。若仍曠日持久，則需用浩繁，何桂清等身任督撫，豈能任聽虛糜，不加裁抑。所請明降諭旨之處，各路軍營事同一律，豈宜獨厚於江南，實未便宣言，致他處轉生覬望。如果大功速蔵，將來報銷不能合例，該督等應得處分，自必加恩寬免也。

《東華續録》咸豐七七　是歲，朝鮮、琉球入貢。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六）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八　正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續陳夷務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暎夷顯背成約，稱兵犯順，陷我省會，劫我大臣，以情理而論，即當絶其貿易，調兵勦辦，方足申天討而快人心。前此諭知柏貴等，如該夷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若久踞城垣，惟有調兵驅逐，然後與之置辯。今據奏稱：該夷欲俟議定章程，方肯退出省城。其爲要挾，已屬顯然，而柏貴等竟欲商建夷樓，先議開港，束手無策，何至於此？日内傳聞，該夷欲於河南地方建立夷館，又欲於海口抽釐，柏貴等均欲應允。朕意柏貴久在粤東，熟悉夷情，未必如此遷就，今覽奏報，傳聞竟非無因，豈因葉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葉名琛辱國殃民，生不如死，況已革職，有何顧忌？穆克德訥、柏貴等，亦皆有失守城池之罪，朕從寬議處，原欲汝等運籌補救起見，不料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恨不即與通商，希圖目前了事也。現在黄宗漢未到，柏貴署理欽差大臣，該夷必與議論通商，多方要挾。若允其在河南建蓋夷樓，逼近省城，將來必不能相安。至中國抽釐，爲近日濟餉起見，軍務告竣，即當停止。今夷人欲抽釐，則無停止之日，恐均非商民所願。

又諭：前據駱秉章以逆夷襲踞廣東省城馳奏，當經諭令嗣後如有見聞粤省近事，即著隨時馳奏。本日據穆克德訥、柏貴等續報夷務情形，逆夷兵船二十餘號，仍排列省河，據稱須俟新放欽差大臣到後，方能退出省河，交回城垣。其爲要求無厭，已屬顯然。【略】今聞該將軍署督等仍有告示，言夷務已有辦法，令民間不可妄動等語。非所以激義憤而保地方。雖連次寄諭，均令其與前任侍郎羅惇衍、京堂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商酌，激勵鄉團，以助兵威，將該夷退出省河，然後與之講理。該夷見衆怒難犯，當可少遏兇鋒，不至盡受挾制，於辦理之方實爲有益。茲有廷寄一道，諭羅惇衍、龍元僖、蔡廷魁等，令其密諭各鄉團，宣示朕意，妥爲辦理。著駱秉章於奉到時，即加封專差員弁迅速赴粤，妥爲投交，勿爲該夷知覺，致有阻撓，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二四三　乙酉，又諭：勝保等奏，連破賊圩，擊敗竄匪等語。捻首劉狗即劉大淵，於渦河兩岸之酈家集等處，負嵎抗拒。黑旗捻首梁思任在喬家廟等處，添築兩圩。經侍衛伊興額等督率馬隊截殺殆盡，將梁思任捻獲正法。兵勇乘夜進攻賊圩，餘賊逃竄。史榮椿迎頭截擊，捻首劉狗被追乞降，亦經殲斃。其藍旗回竄股匪，經候選知府倪元灝等追勦，斬獲極多，餘匪逃散。

《文宗實録》卷二四四　癸巳，雲貴總督吴振棫奏：回民就撫，辦理已有端緒。惟漢回忿争不已，燒殺相尋，就撫一局深恐又有變更。得旨，應撫者自撫，違抗者必勦，固可並行不悖。勿憂其局有變更，惟在曉諭得宜，方能潛消反側。

丁酉，又諭：本日據駱秉章奏，密陳廣東民夷各情，並鈔呈信緘一摺。據稱，該夷將將軍、巡撫送回撫署，令夷目夷兵監守，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團軍器，省河礮船，亦歸夷人統帶。並分守城門，出示則夷酋與將軍等會銜等語。逆夷闌入廣東省城，迫脅大吏，柏貴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其所陳奏事件，必皆聽從夷人指使，一切不能自主。該署督及該將軍既並受挾制，在官無可用之兵，即紳士鄉團無官兵爲之援應，亦恐獨力難支。著黄宗漢迅速馳往，勿再遲延。該督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奏明，一面酌帶。到粤後，擇地駐劄，遥作聲援，切不可誤信人言，輕入省城，致蹈前車覆轍。安營後，即飛調水陸兵勇，召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勦，勿以柏貴等在城，心存顧忌，總以維持大局爲要。若如駱秉章所奏，傳聞近日情形，是該署督、將軍等辦理紕繆，與葉名琛無異。朕必另簡大員前往，會同黄宗漢分駐各處，相機勦辦，使該夷失其所恃，庶幾權操自我，尚可挽回。駱秉章奏此次真夷及漢奸人數不過數千，咈嚕哂一股係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能經理得宜，逆夷何能爲患？又稱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若得一二賢吏，暗爲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乘夷兵赴省之時，擣其香港巢穴，則逆夷回顧不遑，自難久踞省城。又夷酋吧嘎嚏及廣東漢奸王道崇兩人不除，粤省無安静之日各等語。著黄宗漢豫籌妥辦。駱秉章所呈信緘，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以安徽兵練勦捻捻匪出力，攻毀趙屯、酆圩賊巢，賞知州孫洪金、練總苗沛霖花翎，六品軍功王尚辰等藍翎，餘升擢有差。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連日疊據勝保等奏，固始被圍喫緊，並李孟羣奏請飭催餉銀，當經諭令英桂撥兵赴援，即親自督兵繼進，並先行籌餉，解赴李孟羣軍營，諒已遵照辦理。固始城圍未解，李孟羣派援兵勇雖多，未知接仗能否得力。英桂馳抵汝郡後，著即酌度情形，先其所急，多派兵勇與勝保等會合夾擊，迅解固始之圍。至阜陽等處土匪滋事，沈邱、項城所屬地方已被竄擾，亟應嚴密防勦。除飭該管地方文武，並候補知府前賀蓀督勇堵扼外，仍當遴派得力將弁前往勦辦，毋令蔓延。其甘肅赴皖官兵一百八十四名，准其暫行截留，以資助勦。惟此係福濟等奏補缺額官兵，未便久留豫省。著俟陳、汝情形稍鬆，即行飭赴安徽軍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等密陳暎、咪、咈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此次夷人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現又來滬投遞照會，並言欲赴天津，顯係虛聲恫喝，欲以肆其無厭之求。向來夷務皆由兩廣總督專辦，已派黃宗漢赴粵辦理。乃該夷酋等竟不候查辦，前來蘇州投遞照會，並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種種嘵瀆，皆係一面之詞，出乎情理之外。除飭裕誠將不能照覆該夷之處，咨明何桂清等轉諭該酋外，仍著何桂清等查照裕誠咨文內各情，逐層詳加開導，諭以上海本非籌辦夷務之地，中國自有專辦夷務之人，俾該夷駛回廣東，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方爲妥善。

《東華續録》咸豐七八　甲辰，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奏：臣等欽奉諭旨，派兵出境迎勦，即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名駐紮襄陽，舒保馬隊二百名馳赴麻城，羅田一帶。嗣接禀報，舒保先期移紮麻城，距襄較遠，而楚豫交界之隨州、棗陽久爲豫匪窺伺，臣等已咨行署提臣訥欽等加意防範，並酌留舒保馬隊百名協同扼守，以資策應。刻下楚軍水陸馬步全抵江皖，急切未能遠征。實因九江功在垂成，上游重鎮，攸關尤當，奮力攻擊，迅圖收復。臣等擬俟九江得手，除分援江省外，其餘楚軍專力豫、皖，先清長江北路，以防竄越。前此調來之吉林、黑龍江，西丹如訓練得力，亦當爲豫皖助征之用。再皖逆屢圖上犯，正月初一二等日，太湖逆衆數千乘我兵度歲之隙，竄近蘄州邊界。當派道員唐訓方會合各路兵勇，分投擊退。初七日，宿松股匪又竄近蘄州邊界之荆橋等處，築壘抗拒，臣都興阿飭鮑超等嚴密防守，並派多隆阿帶領馬步各隊分路進攻，斃賊甚衆，餘逆奪路狂竄。我軍追至太湖城邊，沿途殺賊四五百名，生捻三十餘名。十一日，進勦桃花鋪等處賊巢。我軍分三路直前，該逆抵敵不住，沿山逃竄，追殺三十餘里，斃賊一千餘名。惟據獲賊供稱，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約計賊七八萬人，連營三十餘里。臣等仍激勵將士，奮勉圖功，務期剋日會合皖軍，盡殲醜類。上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勝保等援勦固始，雖屢獲勝仗，尚未解圍，仍須添兵助勦。舒保此時諒已起程。惟所帶馬隊僅二百名，不成一軍，著官文等酌量情形，添撥步隊，相輔而行。或即於駐紮襄陽兵內酌撥千名，交舒保統帶前進，較爲得力。太湖、宿松逆匪竄近蘄州，經都興阿等督兵迎勦，斬獲頗多。惟探聞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尚有賊黨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逆勢如此猖獗，非下擾金陵，即上竄楚境。著都興阿督飭各軍，相機截勦，務將此股逆匪迅速殲除。九江功在垂成，何以尚無捷報，不勝殷盼。見在和春等正在圍偪金陵，安慶、蕪湖等處，賊黨尚多，時往金陵援應。所望九江早克，順流而下，與江南大軍兩路夾攻，使該逆不至他竄，方爲妥善。著官文等傳旨，令楊載福、彭玉麟等奮勇圖功，毋得遷延時日，坐失機宜。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四五　二月辛亥，密雲副都統勝保奏，河南尉氏縣地方拏獲捻首李兆受咸屬家口，設法羈縻。得旨，梟獍之性，難以理喻，必須專意離間，使其自相殘殺。

壬子，又諭：蔣霨遠奏，教匪闌入思南府城一摺。據稱，上年十二月初四日，有教匪數千人於思南府距城數十里地方，肆行焚掠。該署知府福奎督同文武帶兵會勇出城勦捕，因衆寡不敵，又值城中火起，兵練驚潰，該署府被傷殉難，經歷鍾策勳等同時陣亡。匪擁入城，旋即退出，盤踞滋擾等語。此次貴州思南府城被擾，前經王慶雲探聞奏報，已有旨派貴州提督蔣玉龍統帶所部川兵，相機進勦。即著督同貴州兵練迅速撲滅，毋任久踞。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九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暎、咪、咈各夷酋，投遞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誠將不能照覆之處，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曉諭該夷令其仍在廣東聽候黃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州，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已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爲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焚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統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懼，黃

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内藉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爲海運關税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粤，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别生枝節。【略】該夷照會内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内分别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内，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釁端起自該夷，粤省民房貨物被其焚毁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夷轉欲索取兵費，尤爲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焚貨物先須償還，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不甘心。況聞咈夷貨物，皆爲嗅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嗅夷索賠貨物，而向中國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否即議及此？尚須黄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嗅、咈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咪夷照會内，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件，其中袒護嗅、咈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敕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

《文宗實録》卷二四五　庚申，諭内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覆陝西官錢鋪局委員舞弊罪名一摺。各省設立官錢鋪局，原以軍務未竣，藉資協濟。派委管理各員，宜如何激發天良，實心經理。此案陝西官錢局委員已革知縣李應詔，已革未入流李洵於官鑄鐵錢，匿報至七萬餘串，李洵復虧短鐵炭本錢五萬餘串之多。官錢鋪委員已革知縣郭廷椿、管理鋪事已革未入流王迎科那移官項，夥開私鋪，以致虧欠銀錢，數逾巨萬。均屬營私骫法，喪心昧良。據曾望顔訊明，照監守自盜例，從重定擬，尚覺情浮於法。李應詔、李洵、郭廷椿、王迎科均著照載垣等所請，於應得斬監候罪上從重即行處斬，以昭炯戒。撤任陝西布政使司徒照之家人黄君任串通委員，朋比分肥，致令肆意侵那，毫無忌憚。若僅從重擬遣，尚屬輕縱，亦著照載垣等所請，改爲絞監候，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丁憂湖北知縣李應誥、管事人路萬大明知委員匿扣局錢，聽從指使，狼狽爲奸，均應從重懲辦。李應誥著照議改爲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路萬太著照議改爲杖一百，流三千里。【略】嗣後無論京外，有似此案情罪俱重者，必應從嚴懲辦，立予正法，著追賠項。俾現在京外局號大員、委員、吏胥等早知儆戒，或自顧身家者，不敢泯盡天良，將此通諭知之。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興奏，撫州進賢賊犯東路，當經諭令晏端書飭饒廷選，派兵前往廣信迎擊，並令福興等催提壽山援兵助勦。本日據福興奏稱，逆匪已竄踞河口鎮，圖犯廣信，其另股由胡坊竄至鉛山。該處與福建崇安縣接界，並可東由廣豐入浙之江山縣境，分竄旁竄，在在堪虞。現已飛咨耆齡及閩浙督撫，撥兵防勦等語。

《文宗實録》卷二四六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福興奏，縷陳浙江喫緊情形，請飭迅籌重兵堵扼一摺。據稱洪逆以金陵危急，數次求援於石逆，石逆遂率撫、建、新淦之匪，傾巢而出。該逆自統大隊，號稱十餘萬，擬先據廣信，直犯蘇、杭，以分金陵之勢。現在逆匪已越廣豐而北，竄至大南橋，饒廷選已退劄玉山，福興所有之兵，只能專顧信郡。其旁竄浙疆之路，在在空虚，恐誤大局各等語。逆賊因金陵圍攻甚緊，率其大股旁竄浙疆，意圖分我兵力。設一旦令其闌入，不獨金陵功敗垂成，東南大局豈堪設想？著和春等即調撥勁兵二三千名，選派得力大員管帶，星馳前往常山、玉山一帶，扼要截擊，並與饒廷選會商進勦機宜，併力堵禦，保全浙境，即所以截斷金陵援賊，自顧藩籬。該大臣等當以大局爲重，毋稍延緩，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彭蘊章等奏，會議海運米石，分成仍歸河運，請飭有漕各督撫籌畫試行一摺。海運漕糧本屬一時權宜之計，現在瓜鎮克復，江路已通，運河設法挑濬，人力可施。黄河一帶，商船停泊不少，自應將糧石酌分成數，河海並運，以圖經久之規。著何桂清、庚長、季鈞、邵燦、趙德轍、晏端書、崇恩按照所奏，各就地方情形，通盤籌畫。本屆如可試行，即於海運漕糧内分定成數，改歸河運。儻因趕辦不及，須俟來年，亦應豫爲籌定。惟所稱以三成試歸河運，以七成仍由海運，河運米數未免太少，能酌加成數，更爲妥善。至引水濟漕，雇船節費，並嚴禁地方加派河工開銷等弊，是在各該督撫認真稽查，並遴派妥員，實心督辦。一切章程，均著會同妥議，迅速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尋奏，江浙新漕仍請全由海運，毋庸另議更張。從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九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轍奏：嗅、咪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欲侯咈酋一到，即赴天津。截至十四日，共到嗅、咪、（咈）、（俄）三國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咈酋現赴小吕宋借撥兵船，併計有四五十號，夷兵四五千人。請敕直隸總督，儻有夷人到津，設法羈縻等語。逆夷駛赴上海，因欽差大臣黄宗漢業已過蘇，欲徑赴天津，何桂清等照會，

亦不即日答覆，情形實屬叵測。天津海口防堵事宜，業經譚廷襄嚴密布置，但該夷如果到天津，未必遽行滋擾。本日已派崇綸前赴天津辦理海運，著傳諭藩司錢炘和迅速赴津，會同崇綸豫商一切。上年俄酋到津，始而不收其來文，後乃令文謙等前往接見。此次各夷前來，如錢炘和等遽往接見，恐俄夷有所藉口。應先派明幹委員，諭以廣東大臣辦理不善，大皇帝業已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並開署總督柏貴因各國籲請，已准通商，爾等到彼，自能秉公會議，酌量辦理。天津既非通商之地，又無專辦夷務大員，到此無可商議。看其如何動靜，再行奏明辦理。至俄囉斯上年至津，投遞公文，藉詞防堵暎夷，今則與該夷等同惡相濟，居心尤爲譎詐。但中國與俄夷和好已百有餘年，並無嫌隙，與暎、咈等夷不同，相待之禮，亦當稍有區別。如接晤普提雅廷，仍當以禮貌相待，諭以和好多年，不應干預暎、咈等國無理之事。咪夷在粵並未助惡，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咪兩酋，不至助逆，則暎、咈之勢已孤，再觀其要求何事，從長計議。暎夷罪無可恕，咈夷黨惡，亦屬可恨。惟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爲羈縻之計。張殿元、達年等，此時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若夷船到後，自當多撥兵勇，張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該督並密飭地方官，禁止沿海奸民私與貿易及接濟食物爲要。

《東華續録》咸豐七八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吴振棫等奏宣威勦匪獲勝，並省回就撫，散練滋事等語。吴振棫駐紮曲靖，與桑春榮籌辦省城安撫事宜，已漸有定局。乃宣城回匪竟敢裹脅漢夷各匪，撲攻州城。經張亮基督同司道簡選兵練，立即擊退。此等冥頑回匪，自當懾以兵威，使已經受撫者不敢相率效尤。仍不外分別良莠，勦撫兼施。至曲靖距宣威甚近，急應加意撫綏，不令煽惑句結。張亮基帶兵前進，吴振棫仍宜嚴防後路，不可大意。見在省城回衆既經具結，不復滋事，即係良民，豈容散練任意戕害？除已獲各犯業經正法外，著桑春榮將餘犯按名弋獲，執法重懲，以安衆回之心。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四六　癸酉，又諭：蔣霨遠奏，麻哈州城失守，現飭文武各員堵勦一摺。【略】著蔣霨遠督飭巴揚阿等迅將州城克復，勿致蔓延。該州文武各官下落，著查明據實具奏。

《文宗實録》卷二四七　三月丁丑，又諭，滿慶奏查驗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之幼子掣定奏聞一摺。本年正月十三日，駐藏大臣會同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堪布喇嘛率同衆喇嘛哮經，由金餅將番民朋錯測旺之子明珠爾丹測加木錯之名掣出。定呼畢勒罕之時，因班禪額爾德呢之呼畢勒罕尚未及歲，不能命名，是以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按佛道伊師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即以阿旺羅布藏丹貝加木燦琛呼加木錯命名，甚屬吉祥。朕心不勝欣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〇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使臣普提雅廷由上海附遞照會，内有分定界址欲以黑龍江左岸爲斷一節。已諭知奕山，如果該夷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拒絶，仍照前議將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嗣據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奏：普提雅廷仍在上海，欲與暎、咈、咪各夷酋前來天津。其果來與否，尚未可定，而據該國知照理藩院文稱：木哩斐岳幅現由額爾口城，水路赴黑龍江、松花江等語。内木哩斐岳幅銜名，自稱總管西〔錫〕畢爾大臣，似會勘地界一事，竟由木哩斐岳幅經管，普提雅廷未必即回黑龍江。本日奕山等奏，派員分辦夷務。自係木哩斐岳幅尚未行抵該處，如其前來，奕山得信後，即當遵照前旨，會同查勘。

戊寅，又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於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陸續駛赴天津，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尚有暎夷兵船數隻隨後赴津。復據烏勒洪額等奏：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欄江沙七庹水以外，投遞公文，已派委員前往探詢各等語。俄夷船隻先到天津，既稱有善事面商，自不至遽起釁端，不過欲強爲説合，希圖從中獲利。該鹽政等既經派員前往，即著妥爲曉諭，探其意之所在。如其所商尚非袒庇暎、咈兩夷，於大體不至窒礙，即著密速奏聞，候旨定奪。至調兵集團，該夷儻有知覺，須告以專爲暎、咈而設，中國與該夷和好有年，斷不至稱兵尋釁。崇綸已諭令即日起程，錢炘和諒亦到津，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或暫駐天津附近地方，將來崇綸到時，商辦事件，即可就近會奏。儻有調兵防堵緊要事宜，該署督呼應亦較靈，惟不必親至海口，免致該夷要求請見。

《文宗實録》卷二四七　己卯，又諭，法福禮、裕瑞奏，浩罕遣使懇求通商，鈔録諭帖呈覽一摺。首逆倭里罕在喀什噶爾滋事，罪大惡極，現在逃赴浩罕，法福禮等諭令拏解來營，始准通商，自係正辦。惟據該浩罕伯克派額爾沁等聲稱，倭里罕鬧事後，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又將倭里罕拏禁，如准其通商，即將逆首罪名照經典自行懲辦等語。情詞尚屬恭順。該夷經典既無捆獻霍卓之説，此時若不准通商，勒令獻出，恐致別生枝節。如果浩罕已將倭里罕等按照經典懲辦，即可准其通商。其如何懲辦之處，亦可無庸深究，著密訪奏聞。

癸未，鄭親王端華署步軍統領。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〇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委員接見夷酋情形，恐其搶入内河，可否即行攻擊？請旨遵辦一摺。直隸委員接見俄夷普提雅廷問答情形，已據烏勒洪額等奏報，當即諭知崇綸等，畧遲五六日，派員給與回音，然後約期相見。譚廷襄到津後，崇綸等自應將此旨公同密看。該夷既有願就羈縻之意，似未必遽起釁端，前日駛進攔江沙内之火輪船，一經攔阻，旋即折回。嗣後仍當派員攔阻，彼若遽開槍礮，彼先無禮，然後可以回擊，不可先行用武，使有所藉口也。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奏，夷情叵測，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占踞廣東省城，負嵎據險，巢穴已堅。該侍郎等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擬密用間諜，聲言直擣香港，設伏誘使出城。惟倉卒舉兵，軍火礮械無款可籌，自應向紳商先行借貸，一時未能集事。而黄宗漢未到，該紳等聲勢尚孤，祇可從容密爲防備，無須急切舉動。現在該夷已由上海徑赴天津，尚無滋擾情事，而海運漕船尚未全到，該夷之來，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示以羈縻。已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前赴海口，察看該夷情形，以理曉諭矣。【略】所有捐輸未保紳民，即咨明黄宗漢迅速出奏，以慰人心。該侍郎等在局辦事，准其用木刻關防，此後情形，黄宗漢未到以前，仍遞交湖南，由駱秉章馳奏，以昭嚴密。其現在捐輸人員，即由羅惇衍等查照廣東事例，隨時奏請獎勵。各團得力之人，並准其由總局酌給六品以下功牌，俾知激勵。湖南郴州知州馮汝棻，准其留粤委辦一切事宜；候補主事陳桂籍等六員，均著交羅惇衍等差遣委用。

《文宗實録》卷二四八 己丑，實授譚廷襄直隸總督。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〇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内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初十日，由臣崇綸等令署游擊陳克明等赴俄夷船上，見普提雅廷，告以前事業經奏蒙大皇帝欽差大臣出京查辦。該公使甚爲欣感，當欲駕坐火輪船前來，經陳克明以居民驟見火輪船，必多駭異，深爲不便。況欽差大臣尚在天津途次，今日未能相見，遂即中止，約於十一日先遣通事明常來見。屆期明常到口，臣崇綸、臣烏爾棍泰以明常並非公使，未便即與晤面，當即令臣錢炘和與天津道英毓同往海口，先行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請何事，欽差大臣必能代奏。該通事答稱：前寄裕中堂文内業已敘明，此係全權大臣之事，不便輕言。臣錢炘和等即以已由理藩院行文回覆之言向詰，明常無詞可答，云於十二日，令普提雅廷來與欽差大臣相見，便知分曉。其時嘆、咈、咪三國，各駕舢板船前來，當令陳克明等攔阻，未容上岸。該夷等各自投遞公文一件，臣錢炘和等初尚未肯接收，因明常再三代爲諄懇，遂假以詞色接收，並據俄夷亦投遞公文一件，統共四件。再，三月初九日亥刻，續到咈夷火輪船二隻，咪夷火輪船一隻，前後共計十三隻，同泊攔江沙外。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國公使普提雅廷，於十二日已與崇綸等相見，並於十三日行文各該夷，察看動静，再行約期相見。該夷等必欲進京與京中大臣相見，其（截）〔事〕斷不能行。昨諭譚廷襄等曉諭該夷，告以中國從無便宜行事之官，現在崇綸等即是京中派出大員，有事可以代奏。諒崇綸等業已諭知俄夷。其添派譚廷襄一節，如尚未向該夷説及，即著無庸宣露。儻崇綸等再與俄夷相見，該夷吐出實情，即可與之定議，毋庸譚廷襄相見，更爲妥善。崇綸等可告該夷云：所遞文書，業經裕誠具奏，奉旨已派崇綸等辦理，京中無人再來。即命崇綸等告知該使臣，有話面商，即行具奏。至俄夷欲令該國住京喇嘛巴拉第等前赴天津，其意不過欲傳述言語，可告以該國現有明常等二人，通曉中國言語，可毋須巴拉第等前往。如其必欲該喇嘛前往海口相見，俟奏聞後再令前來可也。

《文宗實録》卷二四八 丙申，又諭，福興奏馳抵衢郡，擊退撲城賊匪，並晏端書奏衢州獲勝情形各一摺。江山之賊糾合玉山、廣豐各股匪，趨撲衢州，數至鉅萬。經饒廷選等先期布置，激勵民團，福興復親至督勦，稍挫兇鋒。衢郡爲浙東門户，得此勝仗，當有轉機。惟匪勢尚屬猖獗。據該撫奏，該逆於初七日夜間復偷築營壘二三十座，必得盡數攻毀，方可進復江山縣城。福興所部援軍已有六千餘名，加以三衢防勇，省城續調官兵，及周天受、明安泰等軍爲數約二萬有餘，足資埽蕩。所有金陵、江西兩路官軍，著歸福興調度，徽州、浙江兩路官軍，著歸周天受調度。該將軍等迅即併力會勦，先清附近賊壘，即日乘勝攻克江邑，再圖進勦。其常山、玉山等處，著仍遵前旨，分兵防堵，不可專顧一路。至界連浦城之處州所屬龍泉等縣，前經晏端書檄留赴衢防守之處標兵一百名，並抽調金、温兩營兵，著該撫嚴飭該地方官，力防内竄。江山之賊，亦恐由間道竄伺金華。余萬清所募鄉勇當能得力，即飭會合民團，扼守要隘。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〇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體察夷情反覆不定，請旨將所求之事先行斟酌一摺。譚廷襄等因暎夷十八日未曾來見，派員向俄夷探問，據云：暎夷等所求，止有二事等語。譚廷襄等本約今日訂期見暎、咈、咪夷，未知光景如何？諒必難與理論。惟有仍告俄夷云：暎夷等在粵，占踞省城，劫擄大臣，行同叛逆，原不值與之講話。惟因俄國同來，從中說合，是以暫緩用兵，並准其與欽差接見，此即中國懷柔遠人至大至公之意。現在廣東省城尚未交還，葉總督尚未送回，豈有不加罪反與加恩之理？若暎、咈二國自行前來，直可置之不理，亦不令其安然停泊海口。此時俄國既肯從中說合，亦須在中國而上下得去，方能兩全。若偏聽暎、咈、咪一面之詞，而於中國不便，亦礙難辦理。即如通商一節，道光年間，立定萬年和約，原止五口，今欲於五口之外，另添交易地方，即是不遵舊約。中國自議和好以來，十餘年從未有背約用兵，又欲將通商之地另議增加。從前萬年和約皆是虛設，何能取信於中國？此事斷毋庸議。俄國既爲和好而來，祇可就五口貿易之中，有近來辦理不善之處，酌量更改。如暎夷照會所云各貨運至內地，除納稅外，有勒索規賄者。若有其事，中國必當查禁。其因年來價值頓減，欲議減稅之處，亦在情理之中。但有減必有增，方爲公道，未可有減無增，止圖自利。此中辦法，必須通商海口方能知悉，此間不能懸擬。惟五口總匯，向在廣東，一切稅則皆由廣東原定。此時該省城池尚被占踞，中國豈能酌量加恩，亦不便先允其請。惟有煩俄國大臣，將此意告知暎夷，勸其回粵；一面交還城池，送還葉總督，廣東民人消其怨恨，該二國不患受虧，即大皇帝加恩，亦屬有詞。至天主教，亦係從前議定，載在和約，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拏，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我中國惟恪守舊章，數年來，遇有傳教夷人，俱經解回，交該國領事官收領，從無陵虐情事。今因廣東匪徒馬子農，在廣西西林縣犯案懲辦，咈夷疑爲該國傳教之馬神父，致生嫌隙。如果不信，亦惟有請旨再敕新任總督秉公查明，豈能因彼一面之詞，遂謂中國殘忍。即如該二國擄去葉總督，此時伊國公使登岸，我國何難報仇，因中國以信義待人，不作此等無理之事。以上各節，譚廷襄等可告知俄夷，令其轉告暎、咈等夷，看其如何回覆，再行酌辦。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暎、咈兩酋投遞照會，並譯呈俄酋來文各摺片。均已覽悉。俄酋所請兩條，如黑龍江分界一節。前已諭知譚廷襄等轉諭該酋，已欽派奕山在彼相待。今普提雅廷欲遣人回黑龍江送信，繪圖定議，儘可允准。但告以從前節次耽延，皆因爾國不守往年興安嶺分界成議，強欲移我江左居民於右岸，以致日久無成。今爾既肯繪圖定議，但能一秉公道，彼處大臣斷無不從公勘辦之理。惟由旱路走恰克圖豫備槍礮一層，當妥爲阻止。一則由內地行走，中間經過蒙古地方，彼處人多愚直，恐其別生枝節；一則槍礮等項，無須代爲備辦，中國從不與各國海外爭鋒，軍器亦尚可恃。彼肯從中說合，即見和好之誼，無庸更助兵械。總令其仍由海道行走，較之旱路回國，轉形穩速。至通商一節。前令俟各國定議後再爲奏請，譚廷襄等既欲乘此牢籠，不妨即爲允准。告以業經奏准，惟暎、咈、咪三國，請添口岸均未准行，爾若驟添五口，則合之恰克圖等三口，已成八處，設他國藉口要求，無可折服。現在大皇帝諭旨，准爾於五口之中，選擇兩口，其道遠而貿易無多者，自可不必，此非中國吝惜，當能體諒此意。看其擇定何處，即行奏聞，如必以爲未足，即三口亦尚可允許，即作爲譚廷襄等格外乞恩，使知欽差大臣並非不能了事也。至暎、咈所投之文，悖謬可惡！昨諭令告知俄、咪轉諭該夷，勒限繳還廣東省城，如逾限不交，即一面封關；一面興兵。諒譚廷襄等接到後，當即告知俄、咪轉向述知。如暎、咈兩酋藉此作轉圜之計，則便宜行事之說，亦未必再提。如必欲回文，可先告俄、咪囑爲轉達，再行文覆之。【略】至譚廷襄等慮其乘潮闖入內河，如仍止游駛，於我無傷，設或先開槍礮，則我之回擊爲有詞，務使釁端勿自我開，諒彼知我有備，必不敢狡焉思逞也。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酋反覆，並二次接見咪酋情形一摺。俄夷所求各款，已允其五口通商，乃該夷於分界一層，又欲以黑龍江、烏蘇里河、綏芬河爲界，不肯遵興安嶺舊約。輒稱他國之事，彼此不能再管。實屬要求無厭，其情可惡！若太涉遷就，恐益啓驕心，譚廷襄等擬少緩再爲理論，所見甚是。惟從前以禮貌相待，今若遽置不理，恐其挑唆暎、咈、咪三酋不肯受我羈縻，亦不可不慮。如日內俄夷或遣人探詢，或別有可乘之機，可告以大皇帝准令五口通商，恩意極優，儻此時因查勘地界，忽有異議，本大臣礙難入奏。查中國《會典》，原以興安嶺爲界，至烏蘇里河、綏芬河，我等不知其地，並不知其界址，難以懸斷。此事兩國已議論三年，尚未辦了，原須查勘明白，非一言所能說定。黑龍江現有欽差大臣專辦此事，貴國自應仍到黑龍江查勘辦理可也。如此曉諭，該夷或先往粵東辦理通商事務，其分界一事，另屬他人，仍可由奕山等查辦。不至目前過激，又肆鴟張，是在該督等體察，酌量辦理。至咪夷復來接見，該督等尚未

邊允其增添口岸，辦理亦有次第。現約二十九日再商，俟接見該酋後，再將情形具奏。咪夷國書即諭令進呈，聽候答覆。

《文宗實録》卷二五〇 四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福興奏衢州勦賊情形，並晏端書奏常山、開化被擾，現籌分路進兵各一摺。福興專辦江西東路軍務，不能力攻撫、建，致賊衆傾巢内犯，分擾浙疆。現在賊蹤擾及龍游，已在衢州之下，雖擊回遂昌，而旁竄金華、處州，皆可直達省城。福興擁重兵於衢州城外，而下游扼勦之兵僅止三千餘名，是又蹈從前株守信郡，不顧廣豐之故轍。本日已命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勦事宜，會同晏端書通籌全局，分投布置。衢州守禦事宜，現有饒廷選、繆梓籌辦，而常開一帶尚屬空虚。李元度一軍在玉山駐劄，勝負未有消息，且已在常山之外，恐其兵力較單，未能進勦。著福興即將原帶官兵五千餘名酌留一半，交周天受調遣，其餘一半，即親自統帶，回駐玉山，以杜續來之賊，並著就近勦辦常山賊匪，儻再有貽誤，自問當得何罪。周天受既經統領全軍，事權歸一，即應擇要布置，會同晏端書妥爲調度，無稍疏虞。衢州存兵尚屬不少，即責成饒廷選嚴加防守，相機出勦，以清浙境。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二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黄宗漢奏，探訪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加竣拒一摺。所奏與近日辦理情形適相符合。該夷自二月三十日起，陸續駛到火輪船二十九隻，艇船三隻，均在海口停泊，間有小船駛入攔江沙内，尚不滋事，亦不騷擾海運船隻。現派譚廷襄、崇綸、烏爾棍泰馳往大沽，與之接見，妥爲開導。復派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酌帶京兵前往，暗地設防，備而不用。疊據譚廷襄等奏報：俄、咪兩夷均來接見，唝、咈夷酋則僅有照會來往。俄夷所要求者，一爲黑龍江分界；一爲請准五口通商。咪酋所要求者二條，以索賠平日損失貨物；請添浙江、福建、廣東口岸；欲補遞前年福建所遞國書三款爲大宗，其餘皆係枝葉。因其情詞尚屬恭順，且唝、咈桀驁未馴，俄、咪欲從中説合，正可用以轉圜，是以始雖與之辯論，旋亦酌允數條。俄夷所請分界，許其往黑龍江查勘；五口通商，准與唝夷等一律辦理。咪夷所遞國書，已准其呈進；並准於廣東、福建附近大口處所，各添小口一處；又欲減該國貨船噸鈔，皆准令回廣東酌議詳細章程。至咈夷所開十條，皆由俄轉述。其索賠兵費一條，欲於内地江河貿易一條，廣行天主教給與照票任其行走一條，派員進京一條，多與唝夷來文相同，已令譚廷襄等據理拒絶。惟酌減稅則一條，唝、咈與咪皆有是請，尚可量准，亦令譚廷襄（等）諭知，令其回粤聽候酌議。至咈夷於廣西西林縣一案，猶嘵嘵不已，此則不過將來再費一番查辦，無足重輕。以上各條，自歷次理論後，唝、咈兩夷尚無覆音，咪夷亦尚未滿志，而其藉口於必欲進京，即俄夷亦隨聲附和。兵船停泊，無非虚聲恫喝之意，該夷志在獲利，而所欲無饜，且俟其如何答覆，再作計較。斷不能使暢然滿志，惟有許其大署，仍以廣東爲歸宿，俟有定議，再行諭知該督也。廣東已與開市，而夷人尚踞城中，穆克德訥、柏貴均爲所挾持，奏報及寄信諭旨，大約皆須該夷過目，不但不成事體，且控制機宜，無從下手，甚至與夷酋聯銜出示，尤不足服粤民之心。黄宗漢到粤後，斷不可入省城。其穆克德訥、柏貴等，應如何設法，令勿與夷人爲伍，然後可以辦事。前已諭譚廷襄等，與唝、咈要約，令其於四月内退出廣東省城，如逾限不肯繳還，即調兵攻勦，絶其貿易。亦尚未遽回覆。然省城尚有夷兵踞守，何得先議通商？柏貴爲夷挾制，辦理毫無把握。此時若不動兵，則城中夷目斷不肯去，若與動兵，又與天津現辦情形不合，祇可先行懾以虚聲，再籌辦法。前據駱秉章奏：紳士團練，非經官司諭令不敢舉行，必俟新任總督到粤爲之主持。現在夷人不敢凌虐百姓，實畏粤民強悍。又據羅惇衍等奏，已招募東莞等縣及三元里等鄉並佛山九十六鄉練勇，密爲防備，而聲勢尚孤，未可舉動等語。是粤東民情，現在雖不舉兵，尚能足以自衛。儻該夷遵諭回帆，繳城候議，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遽啓戎心，不得不與用武，候旨遵辦可也。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代進咪夷國書一摺。披覽該夷所遞漢字夷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爲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駐紮京師，與俄夷之意相同，礙難允准。現既准其呈進，自應賜函答覆，用示羈縻。若夷酋詢問回函日期，告以大皇帝嘉爾前在粤東未曾助逆，數日内必當修書褒答，不必吐露他詞。如該夷詢及進京一節，譚廷襄等即當如前答俄夷之語，告以天朝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係朝貢陪臣。若咪唎噠既是與國，款待之禮，例所不載，既無章程可仿，即恐禮貌未周，轉傷和好之誼，此事恐難允准。其增口減稅，業經有旨，但須唝、咈局定，方能均霑利益。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卯刻，譚廷襄等奏：夷船聯絡並進，復投遞逆文，即料該夷欲行肆擾，尚冀其虚聲恫喝。乃午刻該督等馳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雖經擊壞夷船四隻，拒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内河，轟傷兵勇，礮臺被占。覽奏實深憤懣！現派托明阿馳往天津，會同該督布置一切，該員久歷戎行，可資臂助。該督等所調兵勇八九千人，並有馬隊分紮新河、新城等處，此時逆氣猖

獗，礮臺後路及天津前路水陸一帶，均宜節節嚴防。著嚴飭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扼要堵禦，一經得手，即設法攻擊礮臺，毋令久踞。崇綸、烏爾棍泰回至津都，即督率團練，激勵民心，實力防守。漕船停泊內河甚多，尤應妥爲彈壓，毋令擾亂。譚廷襄現令錢炘和沿途設法沈船，阻其上駛。若於海河上游，築壩束水；或決口旁洩，使下游水勢淺阻，則逆夷輪船不能上竄，著譚廷襄酌量妥辦。屢據該督等奏軍威尚壯，不期一戰而潰，殊出意外。譚廷襄自請治罪之處，著俟查明失利情形具奏後，再降諭旨。

又諭：前經諭令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業經該都統等奏先後進口。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昨日闖入天津海口，礮臺被占，京畿東路，應須設兵防堵，著西淩阿查明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所帶三起四起兵一千名，現抵何處，即飭前往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仍著西淩阿駐紮防守。

又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礮臺被占。已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成凱迅挑綏遠城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管帶，剋日馳赴通州駐紮，聽候調遣，毋稍遲誤。

又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闖入海口，占踞礮臺。該督等現在督兵防勦，尚恐兵力不敷分布。著英隆揀調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統帶，馳赴通州駐紮，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乙卯，又諭：前據黃宗漢奏：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峻拒。當將夷船到津後辦理情形，詳細寄諭矣。詎料嘆、咈兩夷，於初八日投文，欲將礮臺交伊經管，並至天津，未及回文，已即開礮，我兵失利，礮臺旋被占踞，狂悖已極！前令譚廷襄等要約該夷，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仍可相安無事；若不交出，五月中必當攻打省城，該夷城內兵丁必至受傷。該夷並無回覆，又在天津犯順，原應攻打廣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彼必駛往他處，肆其報復，設被另占一處，更多掣肘。祇可暫緩進攻，且看俄、咪二夷日內有無投文說合之事，再作計議，該督仍候旨遵行。

《文宗實録》卷二五一　丙辰，以督辦防務調度無方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職，拔花翎，仍留任。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二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礮臺失事情形，並俄、咪二夷仍願説合，懇准羈縻等語。【略】此時夷船雖未前進，然逆燄鴟張，儻守禦不力，難保不乘虛深入。自應於礮臺後路築營，以爲前敵，未可退守府城，致前路空虛，毫無阻隔。所稱上海、寧波商人，情願自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船貨，有話再商等語。自係業經卸米回空出口之船，其未曾收口重載漕船，仍當遵昨日諭旨辦理。著仍由天津海口前進，恐被擄掠，或按船索費，得不償失，不如駛進偏僻口岸，再圖剥運爲妥。俄、咪前次説合，迄未定局，今既肯再爲説合，自可仍用轉圜，爲緩兵之計。添口一節，譚廷襄等尚未告知咪夷，此時自應告知。嘆、咈所求各款，如遣使進京及傳教夷人准在內地游行兩事，在彼並無利益，無非擾亂中國，斷難允准。此外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現調京兵一千五百名，在通州以南駐紮，取其距津不遠，距京亦近，設有緊要，原可馳往援應。此時大沽一帶兵勇，爲數尚屬不少，且本有京兵在內，全在布置得宜，方有把握。托明阿即日到津，可與商酌，即國瑞等亦當會商布置也。該督等前給嘆、咈兩夷照會，著鈔録呈覽。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嘆、咈兩夷在天津要挾，尚有俄、咪兩夷説合，諭令黃宗漢，將攻打廣東省城之事，暫緩舉行，原恐一經用兵，則沿海地方，必有夷船尋仇報復，而與天津現辦情形事出兩歧也。本日據羅惇衍等奏：移紮花縣，激勵紳團，並密籌布置各情形。粵東士民敵愾同仇，忠義可用，當該夷攻城之時，地方大吏不能藉以爲力，轉行阻止，原屬坐失事機。現在天津雖仍議羈縻，廣東則係紳民義憤，與官兵暫緩攻打之意，本不相妨。且使該夷知衆怒難犯，而將來官爲轉圜，亦可使之知畏知感。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入海口，礮臺被占，諭令文彩等，將未經進口沙船，妥籌辦理。並亦可使之知畏知感。前令譚廷襄等告知該夷，限四月內繳還廣東省城，一交五月，即興兵攻打，並絶嘆、咈二夷沿海貿易。業已寄知黃宗漢，該督行抵粵境，定與羅惇衍等會謀此事。如該侍郎等業已舉行，該督到時，務當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如尚未舉行，亦須與羅惇衍等密商，操必勝之權，然後舉發，使該夷兇鋒稍挫，然後地方官出爲調停，較易就範。省城夷人無多，自不難於驅逐；香港爲該夷資貨所聚，兵船精悍，恐急切難圖。即使毀其巢穴，而將來肆意索賠，更難了局。著該侍郎等於克復省城後，作爲進攻香港之勢，然後黃宗漢出而調停，保全其貨物，將來該夷還粵，既畏紳民，仍感該督，庶可恩威並示。京師距粵東遥遠，文報遲延，其中操縱機宜，著黃宗漢與羅惇衍等密計施行可也。現在嘆、咈二夷在天津，因要求不遂，已於初八日先開大礮，

奪我礮臺，雖未深入，仍用俄、咪二夷爲説合，以肆其要求。但其所欲無厭，故天津羈縻，亦未有把握耳。

另片奏，江國霖等媚夷情形，深爲可恨！柏貴種種畏葸，毫無振作，惟係巡撫大員，將來事定之後，朕自有權衡。至藩司以下，皆黄宗漢屬員，即可隨時懲辦。著將江國霖先行撤任，一面派員署理，一面據實嚴參；蔡振武本不合例，亦著一併撤參；已革道員俞文詔，以寄寓革員，冒用翎頂，甚至造作蜚語，通同夷人，情尤可惡，著黄宗漢即行查拏，從重懲辦。伍崇曜、潘仕成及潘斯濂、葉炳華等，均係著名紳富，著該督等即飭捐資助餉，以爲士民之倡。羅惇衍等摺片，著鈔給黄宗漢閱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三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直抵津關一摺。據稱十四日，逆夷火輪船直抵津關，在後之船亦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該督等令府縣往見，該夷請另派大臣前往共議等語。逆夷駛抵津關，逼近郡城，猖獗已極！惟請另派大臣前往商議，未必非自願轉圜。現在天津設備，全不足恃，若再拒之，必至荼毒小民。本日已明降諭旨，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譚廷襄等接奉此旨，即可宣示該夷，告以大皇帝特派大學士尚書前來相見，即可毋庸進京。惟二十日以前恐不能到，須少遲一二日，必來會晤也。天津人煙輻輳，若令其在城内見面，恐居民惶恐；海口爲逆夷占踞，桂良等亦未便前往；可於離城二三十里，擇地相見，須陳兵防衛，不可大意。該夷既云先派之大臣，可不再見，譚廷襄等即毋庸與之接見，至委員人等往來其間，情形熟悉，仍可隨同桂良等前往。夷船既逼近郡城，該處人心難免驚惶，譚廷襄務當親督地方官，妥爲安撫，以固民心，仍須設法防其上駛，毋得以有欽派大臣，遂可卸責也。懍之！慎之！

《文宗實録》卷二五一　諭内閣：官文等奏，九江克復，逆匪盡數殲除一摺。粤逆占踞九江，負嵎久拒。自湖口攻克以後，官文等添募勁旅，挖濠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賊援遂絶。本年二三月間，李續賓等督勇開挖地道，晝夜攻擊，轟塌城垣數次。本月初六等日，水陸各軍分攻北門及東南一帶，將弁等以梯登城，用火轟塌一百餘丈，伏勇城中，内外衝殺，殲賊净盡。並將僞貞天侯林啓榮、僞元戎李興隆各賊目寸磔梟示，共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即於初七日克復，其逃竄之賊，亦經官軍概行截殺，並無一名漏網。勦辦實屬奮勇。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查明，擇尤請獎，候朕施恩。

以克復江西九江府城，加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太子少保，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巡撫銜，按察使銜道員彭玉麟布政使銜。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三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抵通布置情形，並調黑龍江等處官兵一摺。僧格林沁等於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布置水陸兩路，因所帶兵力尚單，擬豫爲借調。惟黑龍江、吉林兩處官兵，屢經各省請調，該將軍等均以餘丁湊數，並稱無可再調。今爲防堵京師起見，已諭令景淳、奕山各調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其哲里木盟、昭烏達盟蒙古兵各一千名，已諭理藩院咨調。但現在天時潮熱，恐該蒙古兵於水土不服，已令其暫駐熱河聽調；八旗礮位，亦傳知預備矣。

昨因譚廷襄等奏，已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籌辦夷務。能否理諭，尚未可定。設該夷另換小船由運河北駛，我之礮力足以禦之，著僧格林沁等在沿河一帶，節節設防。托明阿現在楊村駐紮，並有珠勒亨馬步隊，正可聯絡堵截，以固藩籬。譚廷襄毫無布置，天津兵勇已不足恃，所稱北河横淺，業已決口洩水，層層阻滯。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不可有名無實。其通州負米人夫，爲數甚多，著嚴飭地方官妥爲彈壓，毋令滋事，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二五一　乙丑，又諭，前因楚軍攻克九江，諭令李續賓統領得勝之師，馳赴六安會勦，其宿、太一路賊匪，即令都興阿統兵勦辦。本日據官文等奏，九江、湖口等處由鄂省分兵防守，李續賓擬酌帶兵勇渡江，先清皖北，再議皖南，並於九江設立糧臺，轉運軍火等語。所籌進勦機宜，與前降諭旨相符。其以九江爲扼要，更屬切中形勢，即照所議辦理。惟九江道沈葆楨久在廣信，深得民心。現在江西賊匪竄入浙境，廣信郡城正當喫重，沈葆楨尚未可調回本任。所有九江設立糧臺，著官文、胡林翼另派廉幹大員，妥爲經理。至楚兵深入皖境，米糧軍火必須地方官員隨同照料，呼應較靈。即著福濟派員，繞道分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設立隨營支應局，會同楚省委員辦理。其糧餉等項，恐皖省無從措辦，仍著由湖北籌撥接濟。至各州縣克復以後，自難處處留兵防守。著即責成福濟慎選賢良，安輯難民，辦理團練，自行保衛。儻有竄匪即由皖兵策應，方可以次肅清。福濟務當振刷精神，悉心籌畫，以期相與有成。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三　又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回三岔河待撫，惟探聞該夷船内，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該夷

復因望海樓有空屋數間，堅欲暫住，禁阻不聽，情形實爲叵測，請嚴防陸路北竄。茲復據譚廷襄等奏稱，四國夷酋投遞公文，以現聞欽差來津，如果有全權便宜行事，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儻有人攔阻，必行抵禦各等語。現已諭令桂良等，接見該夷後，如非不情之請，即可量爲斟酌辦理。惟逆夷要求多款，勢難悉如所請，一有不遂其欲，竟恐豕突狼奔，由陸來犯。現派伊勒東阿統帶京兵九百名前赴通州，著僧格林沁等速即查明何處爲天津赴通水路必由之路，俟伊勒東阿到營，即飭帶兵駐紮，作爲前敵。至僧格林沁營盤，似宜酌量移至後路，至八里橋一帶，相度要隘駐守。該夷設竟來犯，即著督飭將士截擊，該親王在後調度，仍宜格外慎重，不可輕於一試，致損國威。現在京中已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辦理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僧格林沁如有緊要情形，即著飛咨商辦可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四 丙寅，諭內閣：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軍務。

又諭：耆英著賞給侍郎銜，辦理夷務。

又諭：著派兵部侍郎王茂蔭、內閣學士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國防事宜。

丁卯，昨降諭旨，賞耆英侍郎銜，辦理夷務。因道光年間，與嗥夷等訂立和約等事，均係該員經手，故此次仍令前往辦理。桂良等可令委員傳知該夷酋等，並密探夷情若何？至該夷要求各款，一時自難說定，可否以俟耆英到津後，再爲酌辦？

又諭：昨降旨，派耆英前往天津辦理夷務。所有文武委員，即著於直隸地方營汛內調派委用。一切奏報文移，即借用直隸總督關防，以資便捷。所有議撫事宜，專歸耆英辦理，譚廷襄毋庸會辦。

《文宗實録》卷二五二戊辰，諭內閣：勝保、袁甲三奏，官軍克復州城，並追勦餘匪一摺。逆匪踞六安州城，經勝保等督兵圍攻。本月十一日，該逆出撲官軍新營，勝保親督穆騰阿等各率馬步兵勇分路抄截，繞至鳳凰橋、尚家廟一帶，迎斬悍賊百餘名，賊衆敗逃。次日，該逆又擁大股搶過河西，分撲鳳凰橋、新集等處營盤。副將王鳳祥等分督兵勇，開礮轟擊，賊衆潰走。官軍分途追殺，賊屍枕藉。另股接應之賊，亦經官軍擊退，乘勢趕殺四五百名。其撲擾河東營盤之賊，均經袁甲三督飭兵勇，擊斃甚多。十二日夜間，參將賽沙布等繞抵六安，搶過城濠，爭豎雲梯而上。在城內應之許原如、楊邦本等將城門大啓，兵勇一擁而入，賊匪亡命分竄。未經逃脫之賊，經官兵沿街掩殺三千餘名，救出難民二千餘人，立將州城克復。餘賊擁船下竄，經兵勇兩岸截殺無數，並擊沈賊船一百餘隻，斃賊二千餘名，淹斃不計其數。生捡張樂行之叔張玉明，襲得之姪龔玉，及其戚黨多名。追勦亦屬得手。在事出力員弁紳練，著勝保等擇尤保奏，候朕施恩。

己巳，以頭等侍衛托明阿爲直隸提督，已革提督張殿元留營差遣。

辛未，又諭：何桂清奏，浙江軍情緊急，請飭和春督辦江南浙江軍務一摺。浙江賊勢東趨，處州既陷，逆燄益張。先後由金陵大營撥去兵勇五千餘名，徽、甯兩處援兵亦已逾萬。前經降旨，令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勦事宜。該員現在嚴守金華，恐難兼顧。江蘇、浙江，脣齒相依，設有疏虞，有礙大局。和春圍攻金陵，布置已屬周妥。著即馳赴浙江，督辦江南、浙江兩省軍務。總兵周天受著幫辦浙江軍務。所有江南、安徽、江西援浙各軍，均歸該大臣節制，以一事權。前命李續賓帶九江得勝之師赴浙援勦，亦著歸和春調度。和春赴浙後，所有江南軍務，即著張國樑、許乃釗暫行會辦。俟浙江軍務辦有就緒，即可責成周天受專辦，和春仍馳回金陵。該大臣聲威久著，現在竄浙之賊乘其巢穴未固，分飭各路帶兵大員，一鼓殲除，以保東南大局，朕有厚望焉。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四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花沙納奏，接見各夷及現辦情形。覽奏已悉。所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一節，業已敕部鑄造，兩三日內即可頒發。該夷酋等如果前來探詢此事，可告以業經奉請，如果允准，不日自可頒到。至咪夷前進國書，業經允其答覆，本日已將答覆咪夷璽書，由驛發去。桂良等於奉到後，即可傳知該公使令其祇領，俾得回至該國覆命。惟聞近日各該夷，有騎馬入天津郡城之事，並據前日桂良等奏，該夷輪船，圍逼津郡城下，槍礮迅利各等語。是津郡情形，非常緊迫，現雖以議撫爲羈縻，而該夷反覆靡常，難保不忽然生變。聞津民業已集團，人數不少，如果聯絡一氣，自可收衆志成城之效。此事未便明白出示曉諭，譚廷襄惟當密諭張錦文等，令其設法糾集團勇，暗中嚴密布置，以備不虞，不可冀倖撫局將成，稍涉大意。

甲戌，又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嗥夷所求條款，連日派員面議，分別准駁，而該夷情形，似非全准不可等語。該夷要求各款內，如鎮江、漢口各處通商；並由江通海各處，任聽伊國隨時往來；要緊地方，由伊國設領事官，懲辦不法之徒等語。直欲以中國地方聽伊出入，所請斷屬難行，現已諭知耆英正言駁斥，另行設

法羈縻。惟該夷以此款爲最要，一經拒絶，其決裂實在意中。此時調撥各兵，漸可齊集，著僧格林沁相度要隘，妥速布置，不可遲緩。天津府城危在旦夕，該大臣諒亦探有消息。官軍挫敗以後，戰守兩難，惟有激勵民團，尚可冀其出力，保衛府城。僧格林沁如聞該夷内犯之信，或派委幹員，或頒發告示，激勵鄉團，以助兵力。現聞楊村、通州等處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當此防勦喫緊之際，若聽其飢疲，兵丁何能出力，所得口分，應如何酌量加增，俾得宿飽，並著該大臣迅速覈計，傳諭糧臺辦理。續調密雲兵五百名，由署副都統哈福那親帶來京，已令其歸僧格林沁調度，現應派往何處駐紮，即著量爲派撥。

《文宗實録》卷二五三　五月乙亥朔，諭内閣，譚廷襄奏遵查失事總兵各員一摺。署天津鎮總兵副將達年督同署副將德魁駐守礮臺，不能督率兵勇，認真抵禦，以致礮臺失陷，實屬畏葸無能。達年、德魁均著革職拏問，交譚廷襄嚴行審訊，按律懲辦。已革提督張殿元如何失事，都司訥勒和尚無下落，著譚廷襄一併查明具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五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曾諭知奕山，與木哩斐岳幅曾勘時，當查照從前界碑與之剖辯，不可遷就了事。兹據該將軍奏，會晤夷酋，酌議地界，該夷酋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户之外，所餘空曠地方，給與該夷安静存居，並江中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恐起釁，並因與屯户生計尚無妨礙，業已悉行允許。自係從權辦理，限於時勢不得已也。惟該處既給與俄夷，又恐民夷雜處，致滋事端，奕山當妥爲彈壓，毋稍大意。其松花江、烏蘇里、綏芬等河，界屬吉林，距興安嶺遠近，奕山不能懸揣。即著景淳迅速查明，如亦係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儻該處本有居人，一旦爲夷占踞，與我國屯丁耕作均有妨礙，景淳當咨明奕山，仍應與該酋據理剖辯，不可一概允許，又滋後患。至該夷所請於黑龍江通商之事，即著奕山體察情形，妥籌條約；一面仍嚴密防範，設法駕馭，毋令該夷既遂所欲，更肆要求無厭也。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領到關防，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暎夷嗜利逞強，專擇萬不能允之事，故肆刁難。桂良等遽爲所懾，竟將内地通商、游歷各省兩節，允俟軍務完竣後酌辦，輕爲許諾，但願目前，必貽無窮後患。即兵費推交廣東，進京約俟再議，雖屬萬不得已，姑爲羈縻之計，惟日後不能踐言，轉致失信於該夷，釁端復起。

又諭：前據羅惇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勵紳團，密籌克復省城。並片陳江國霖等媚夷各情。均經諭令黄宗漢，與該侍郎等密商舉動，並將該藩司等懲辦。計該大臣當已行抵粤省，所有調兵集餉，輯民攘夷各事宜，想能遵照諭旨，妥爲辦理。廣東文武各官，受夷挾制，殊堪痛恨！本擬俟黄宗漢查參懲辦，乃本日據江國霖奏，竟以籌勦西江軍務爲名，擅自出省。該藩司於夷人入城，失去庫項，咎已難辭；復敢抽身遠出，置夷務於不顧，更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江國霖革職，交黄宗漢審訊。其廣東布政使著畢承昭補授。畢承昭本係黄宗漢隨帶之員，現已擢任藩司，籌備餉需各事，即著責成督辦。江國霖素性貪巧，曾據羅惇衍等參奏，首鼠兩端，每月朔日，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曾到花縣求緩攻城，並有恐獲罪於夷，不回省城等語。此次藉詞勦匪，居心已可概見，黄宗漢務當嚴切審訊，無令遁飾。其前諭撤參之署臬司蔡振武及拏問之革道俞文詔，並著按照所參嚴辦。夷船到津攻奪礮臺後，逼脅要求，多不可准，撫局未易定議。廣東團練現辦情形若何？著該督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己卯，硃批〔諭〕：耆英經朕棄瑕録用，委任辦理夷務，乃〔長〕〔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無顔以對天下，實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杻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此次朕用耆英，原出於不得已，冀其有成，雖經惠親王等保奏，實係操縱自朕，無先見之明，愧恧殊深！惟王等贊襄無方，若不予以薄懲，曷以洽服衆議。惠親王著毋庸管理中正殿、雍和宫事務。載垣、端華均著開領侍衛内大臣缺，與惠親王一併交宗人府議處；彭蘊章、柏葰、穆蔭、杜翰均著交部議處。

《文宗實録》卷二五三　庚辰，湖南巡撫駱秉章奏，瀝陳籌餉情形。一在釐剔錢糧宿弊以恤農，而輸將較前踴躍；一在杜絶釐金擾累以通商，而抽收較爲實際。得旨，汝久任封疆，所陳皆歷練有據之論，洵非以耳爲目者比。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五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暎夷將次就範，現擬從權辦理一摺。暎夷所求各條，種種皆貽後患。如内地通商一節，原議軍務完竣再辦，而該夷即欲於鎮江先立馬頭，可見步步進占，所求無厭。現在該夷滋擾海口，海運已難踵辦，勢不可不改由河運。若復任其盤踞鎮江，則河運亦難辦理，實爲大患。可明白曉諭，告以鎮江地方，連年皆遭兵火，民情尚未安帖，亦無殷實商人在彼，若驟立馬頭，置棧積貨，不但不能銷售，且難保

無爭奪口舌之事。設或彼此不能相安，轉致有傷和好，是以必須軍務完竣，方可定議，並非託故遲延。又如游歷各省州縣一節，雖議明持照前往，儻與民人口角鬬毆，或迷失傷亡，中國地廣人多，不能查察。須先與之言明，方免日後又費脣舌。至進京一節，他國所議，但言有事進京，而噗夷必欲在京久駐，且自居欽差名目，其窒礙之處，尤不勝言。當告以有事進京，既經允許，則遇有大事，儘可來京面訴，何必留人遠駐京師？若必欲駐京，則俄夷成例具在，但能派學生留住，不能有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聽中國約束，專令學習技藝，不得與聞公事，於爾國亦無大益。況各口通商，各有督撫，嗣後若有要事，不拘何處，皆可由本省督撫代爲轉奏，不必向廣東欽差理論，自不至有蒙蔽之處，即與駐京同其便捷。以上各層，均可聽其自擇。桂良等已託俄夷代爲轉圜，無論如何爲難，必須將此事阻止。俄夷既感激出力，其好勝之心，當可激發。即與之言：爾國多年和好，尚止學生在京，從無欽差駐京之事。今噗夷尚未交還廣東，如何先議入(城)〔京〕，豈不轉在俄國之上。託其從中設法，即不能罷進京之議，亦須廣東事了，再行詳細議定如何禮節，彼此允協，方能定約。至天津海口，斷不可許其往來，將來定議進京，亦止能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資斧。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如能藉俄夷轉圜，其先來京城看定寓所，及在天津租賃房屋之處，俱毋庸議。至鎮江設立馬頭，於漕運有礙一層，不必向俄夷實告也。俄夷欲送槍礮，既出真心，可告以送來之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正可藉此籠絡，示以不疑，以冀爲我所用，不可露中國急需此項之意，致啓輕視之心。其欲令人來教導技藝，跴看礦苗，均著婉言回覆，勿許爲要。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密陳噗、咈兩夷議論條約情形一摺。咈夷所求內地通商一節，該大臣等已許南京一處，現在逆(夷)〔匪〕占踞金陵，官軍克復之後，地方凋蔽，一切善後事宜，非兩三年不能妥辦，須俟辦妥後，方能議立馬頭。此事與噗夷所求鎮江，同一窒礙，該大臣等務當明白開導，以免臨時饒舌。內地游行一節，該夷無非意在傳教，但中國民情不一，肯否習教，不能相強。儻將傳教之人暗中殘害，或迷失傷亡，中國地方人衆，不能紛紛代爲查辦。此層須向該夷先爲說定，以免將來因此起釁。至派員至京，看定房屋，留數人居住辦事一條。該夷留人在京，無事可辦，海口通商事宜，仍須由各省督撫察看地勢民情，京中礙難懸斷。若照俄夷成例，其隨從人等，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於該夷有何裨益？此事仍須囑俄夷向噗、咈二夷詳言阻止，方爲妥善。其賠償兵費數目至一(二)百萬，雖屬無理，原不足計較。惟廣東開稅，五年之中能否扣出此數？況尚有噗、咈二國，恐爲數不敷，必須俟廣東大局定後，方能覈算。桂良等若先行畫押，將來事有難行，反謂中國失信，又恐其復有要求，伊於胡底？若能藉俄夷之力，加以挽回，與說活動。該大臣等亦須示以誠信，以見不輕定約，爲定約後事必能行，其尚無把握者，不敢漫然應允，並非推諉也。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略】俄夷來文，謂將進京，內江兩事已代說明。詢之噗夷，乃云並無其事。此中情節，或俄夷未曾轉達，或噗夷故爲狡賴，均未可知。該夷所求鎮江馬頭，與咈夷之金陵，桂良等皆許其軍務告竣，再爲定議。原不過爲緩兵之計，他時尚費周章。若進京一節，亦須如其所請，是桂良、花沙納籌辦夷務，毫無主見，惟一味畏葸，竟未將初十日寄諭細心體會。噗夷照會，謂我徒事遷延，若再無定說，惟(有)帶兵北竄等語。究竟何者未定，豈桂良等尚未分晰告知耶？連日據王大臣科道條奏，僉以該夷駐京及內江通商，萬不可准。桂良等豈不知貽患將來，惟應照初十日寄諭，妥爲籌辦，使該夷知非全行拒絕，又非概允該夷所請，如此羈縻，或可不至決裂。其咈夷所請，萬不能阻止，亦祇可仿照辦理。儻該夷定欲派欽差來京，建樓久駐。當告以此事斷難允准，我等若擅自允許，大皇帝必將我等從重治罪，所許各條，亦祇好均歸罷議。應如何辦理之處，聽噗、咈兩酋照覆，一面告知俄、咪兩夷，令其將內河船隻及早退出，免致打仗時誤受損傷。並飛咨僧格林沁妥速籌備。似此決絕言之，看其如何動靜，若竟用武，祇可與之決戰。儻其顧惜桂良等所許，利益已屬不少，必轉託俄、咪二夷出來說合，彼時再行酌辦，庶不致全爲挾制，貽患無窮。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六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初十、十二、十四等日，疊次諭知桂良、花沙納，令將噗、咈兩夷請駐京師，及鎮江、金陵先立馬頭之處，設法阻止。本日據桂良等奏：該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一字不令更易，並添出在津居住一層。俄夷既不足恃，咪夷又欲開船。照此情形，豈非有心決裂，志不在和。桂良等已令該夷幫辦筆墨之華人從中挽回。儻如所擬，該夷進京於一年之後，不稱欽差名目，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其鎮江通商，俟軍務完竣再辦；天津不至居住，則撫局即可定。事已至此，尚有何靳惜，必欲該大學士爲難，但恐並此不能，則其勢不得不用武。昨十四日寄信諭旨，令將何款已允，何款難允，分晰告知該夷，使該夷知我於所請各款，並非全行拒絕，自可漸就範圍。

該夷所謂五十六款一字不可更易者，恐尚係傳說之人，於中把持，果能分晰開導，何至如此堅執。桂良等所稱天津居住一節，或可易以他處。但當易與閩、廣等省距京較遠之處，若如奉天牛莊及山海關等處，則與天津無異，仍不可行。本日已密諭譚廷襄，密伏練勇，隨地布置，一面抵禦該夷；一面即爲保護桂良等之用。如其事機決裂，桂良等即當設法抽身，萬不可輕蹈虎口，致傷國體。桂良、花沙納、譚廷襄聲氣必須聯絡，勿至臨期遺誤事機。至俄、咪兩國條約，既稱已定，即可先行具奏，以備印證。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夷人出城滋擾，迎擊獲勝，並瀝陳省城情形，請旨遵辦一摺。該夷四出滋擾，業經與之接仗，兵端既起，勢不能再有顧惜。前次諭令勿遽舉動，原恐黃宗漢一時未能到粵，該紳等聲勢尚孤。今據奏稱請以遏抑夷人之事，責成該紳等，而以轉圜之權歸之黃宗漢。所見甚是。黃宗漢何以日久未到？殊不可解。該侍郎等即當激勵團練，乘其公憤，實力攻勦，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能將夷人逐出，將來轉圜之事，黃宗漢自能斟酌辦理。其出力之户部主事陳桂籍、千總鄧安邦，俟立功後隨時密保。該侍郎等雖係奉旨辦團，而勦夷之舉，仍當以民心義憤爲詞，不可自露帶勇打仗之名，免致將來指名報復，又增饒舌。摺内所參媚夷及僨事各官，除江國霖業經革職交黃宗漢訊辦外，其餘各員劣跡，著俟黃宗漢到後，詳細告知，聽候查辦。

《文宗實録》卷二五四　壬辰，諭内閣，官文等奏，官軍連克縣城，越境追勦一摺。皖匪竄踞湖北麻城，另股竄入黃安，經布政使李續賓馳抵黃安督勦，四面環攻。大股賊匪出撲，伏兵齊起，槍礮如雷。馬隊縱横衝截，生捡一百餘名，殲斃僞丞相、僞先鋒、僞檢點、指揮、司馬等數十名，乘夜逃竄。跟追三十餘里，殺賊無算，遂將縣城克復。麻城之賊亦於初四日夜間不戰而遁。道員李續宜、副將鮑超率馬步隊日夜窮追，勦辦甚屬妥速。著李續賓等乘勝追勦，節節埽蕩，以期肅清。

又諭，江國霖奏，勦辦廣西匪徒，克復梧州一摺。廣西匪徒竄踞梧州府城，匪船數百隻，圖竄東境。廣東提督崑壽督帶師船陸勇，於三月初旬泝流迎勦，已革梧州府知府陳瑞芝等自募潮勇，分起前進。三月十七日，水師先於德慶州河面接仗獲勝，副將衛佐邦等繞道迎擊。二十七至四月十一等日，封川各屬文武分投堵勦，疊有斬捡。將該匪江口礮臺焚毁，並攻破白田村、社學嶺等處匪巢，杜其牽掣。水陸大兵遂由封川前進，斃賊一千餘名。匪猶抵死抗拒，官軍揚帆直上，礮無虚發，匪艇破碎漂流，悉被奪獲，梧城羣賊，棄臺而走，十八日寅刻，遂將府城克復。著崑壽即飭水陸將弁會合廣西兵勇，將柳、潯各屬匪徒一律埽平，毋留餘孽。所有出力文武員弁紳士，著黃宗漢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陣亡兵勇，著查明請卹。

又諭，官文、胡林翼奏，請飭調江西下游之師就近援勦浙江等語。浙省自處州失守，衢州東門外營盤復陷，賊由縉雲竄入永康、武義，并從間道窺伺諸暨，軍情實屬緊急。李續賓克復黃安、麻城，已帶兵追勦潛、太賊匪，不能赴援浙江。惟據官文等探聞，江西建昌亦已收復，祇有吉安一府未復。現有曾國荃、劉鴻翱等軍足敷勦辦，蕭啓江所帶之勇均久經戰陣；其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所部勇丁，亦多精鋭。統計各軍不下萬餘，且距浙省程途較近。著耆齡即飭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各率所部兵勇，就近由祁門、甯國一路兼程前進，馳援杭州，繞出賊前，竭力堵勦。石逆現踞常山，其鋒甚鋭。該撫務飭該將弁等並力攻勦，殲厥渠魁，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七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呈遞俄、咪兩夷條約，並歷陳嘆、咈所請，不得不從權允准一摺。桂良等所稱以後但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豈知和約一定，如何補救，即自請治罪，何補於事耶？俄、咪夷條約内，均有進京一條，皆無久駐京城之説，則嘆、咈兩夷，豈能偏准，桂良等既言不妨權允，亦當與之約定，來時祇准帶人若干，到京後祇准暫住若干時，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咪夷條約内所載：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不得躭延。或由陸蹈，或由海路，不得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小事不得援引極請，從人不得過二十名。上京時先行知照禮部，公館自由中國豫備。嘆夷若得照此，亦自可允，若必欲駐京，則前此業經諭及，必須更易中國衣冠，諒該夷亦所不願。其人數時日及禮節事宜，總須照咪夷約定，載入條款，方可允准。至鎮江通商，原許其軍務告竣後商辦，咈夷所請之金陵，現爲賊踞，不能即議通商，鎮江亦未便先立馬頭。仍許其俟長江一律肅清，各路軍務告竣，再行定議。天津一處，該夷必欲以登州、牛莊相易，牛莊究近京畿，且爲東三省貨物總匯，惟登州尚可酌辦。但須載明祇准貨船往來，不得於岸上建立夷樓；不得攜帶器械，駕坐兵船。以上三條，如其所議，即可將條約呈進。該夷原約既不肯更改，即作爲中國所添條款，與之更約，彼所要請，我已准至數十條，我國所定不過三條，豈能拒絶。閲俄國清字照會，有駐京及行駛内河已爲阻止之語，何以

桂良等仍以爲請？恐係哮嘯輩從中播弄，嚇嘱唆與中國人彼此語言文字均不通曉，遂致任其所爲。俄使既有此語，即可託其踐言，以破此疑義。況該使臣方以不能力阻嘆、咈爲抱歉，祇此三條，又非更改已成之款，必當代爲妥議。另寄信諭旨一道，即宣示俄使可也。

癸巳，硃諭：前據惠親王等請，將耆英照軍法從事，因命解京嚴訊，嗣訊具供詞，復令恭親王奕訢等秉公定擬。茲據奏稱：耆英不候諭旨，糊塗冒昧，酌擬爲絞監候，朝審時入於情實。所擬尚無不協，惟其聲敘獲咎之由，殊非誅心之論，不得不明白宣示。【略】惟惠親王等原參，未免過重，即肅順所奏，仍擬正法，亦未爲是。朕之交議，正因其罪重，欲廷臣衡情酌斷，暴白於衆。若仍予正法，何必解京？又何必定擬？且謂其苟延歲月，儻以病亡，獲保首領，比擬更屬不倫，此乃盜案內斷語，難妄加諸耆英。朕數日詳酌，欲貸其一死，實不可得。即照奕訢等所擬，朝審時必予句決，尤不忍棄之於市。不得已，思盡情法兩全之道，著派左宗正仁壽、左宗人綿勳、刑部尚書德魁，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令耆英看朕硃諭，傳旨令伊自盡，以示朕飭紀加恩之至意。

《文宗實録》卷二五五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之常山、開化，圍偪衢州府城，疊由江南徽州等處調撥援師，馳往救援。恐官軍無所統屬，特加漳州鎮總兵周天受提督銜，督辦浙江防勦事宜。嗣因處州失守，並攻陷金華所屬之永康、武義二縣，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衆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茲據和春奏，現在患病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率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只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敷勦辦，前諭耆齡令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口丁，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諭令曾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即傳旨，令該侍郎速赴江西，督率蕭啓江等，星馳赴援浙境，與周天受等各軍，力圖掃蕩。該侍郎前此墨絰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啓程，並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七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各夷條約已定，遵旨覆奏一摺。嘆、咈兩夷條約內，前命囑俄夷挽回之處，已不能行，覽奏徒增憤懣！至俄夷欲派人修理礮臺、教演槍礮，前諭桂良等阻止，原係體恤該國，並非有猜疑之意。今該夷既謂祇派十人或五人前來，爲數不多，尚可允准，若桂良等即備文照會該夷，准其酌派數人前來，教演槍礮、修築礮臺，並加嘉獎，以堅其和好之心。所稱各國公使，均須各回本國。究竟該夷起碇時，言明先往何處？桂良等前奏，有在上海議定稅則之語。該夷等曾否約定何時往議？現在嘆、咈、咪三夷船隻，是否離大沽海口已遠？即著桂良等務必偵探明確，密速奏聞。嘆、咈兩夷條款業經議定，何以遲遲未奏？並著即日鈔録進呈，毋許延緩。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八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呈遞俄咪兩國條約，未將嘆、咈兩國條約呈遞，迭經諭令速奏，本日始據桂良等鈔録呈覽。各國條約，經桂良等面議定見，蓋用關防，豈尚有不准之理？茲據桂良等奏稱：各國欲以奉到硃批爲信。所有該大臣等前奏俄、咪兩國條約，並本日所奏嘆、咈二國條約，朕均批依議二字，發交桂良、花沙納閱看。著即將此旨宣示各國，照此辦理，從此長敦和好，永息兵端，共體朕懷柔遠人之至意。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四月初七、初十等日，將夷船到天津後大概情形，及該夷占踞大沽礮臺，未能即時用武各情節，先後寄知黃宗漢矣。嗣因羅惇衍等奏：夷人出擾村鎮，練勇迎擊，於四月二十二等日，連次獲勝。復經兩次諭知黃宗漢，大意總在勿阻民團義憤，而官爲轉圜，使夷人畏民感官，方可措手。現在天津議撫，已有端倪，自大沽礮臺被占後，夷船直逼天津城下，密邇京畿，勢難用武。已經桂良、花沙納將所請各條議准，業已用印盡押，彼此互換，其勢難於翻悔。嘆夷約內，索賠兵費四百萬，咈夷約內，索賠兵費二百萬，分年由廣東關稅內扣抵，扣完之後，再行交還廣東省城。是黃宗漢本日所奏，該夷搭橋築臺，欲爲長久之計，未必無因。且該夷所築礮臺，能使十里內外不能駐足，此時羅惇衍等恐急切未能攻城。著黃宗漢懍遵前旨，如團練力可制勝，萬全無失，則聽其進攻，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則不可輕於一試，設有疏失，轉令夷人窺破，從此用民勦夷之說，亦不足懾服夷人。況黃宗漢所帶兵勇無多，必須蓄民團之威，以爲局外調停之助，若並此不足恃，則黃宗漢愈無把握。此係慎重機宜，並非遏民義憤，黃宗漢當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可也。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黃宗漢奏：入粵探訪夷情，有搭橋築臺，欲爲久計等語。當將天津近日議撫及所請各條業經用印畫押，勢難翻悔各情，諭知黃宗漢。並以廣東團練能否必操勝算，諭該督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原爲慎重機宜，並非遏民義憤，諒黃宗漢必能體察辦理。夷人占踞粵城半年之久，中國並未

發兵征勦，前黃宗漢奏，傳聞該夷向民間搜索軍器，並有擄掠等情，民團曾與打仗。乃本日桂良等奏，各夷因和約已成，漸次起碇，一二日各船俱可退盡。惟暎酋來晤，提及廣東之事，請桂良等回京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並咈夷呈遞照會，稱聞黃宗漢在省城內外出示，令百姓勦滅番兵，該民人遇外國獨行兵丁，即時斃死。是否總督所爲？或有假冒其名，招災攬禍等語。著黃宗漢就近照會粵省夷酋，告以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斷無與爾構兵之理。廣州鄉團人數衆多，聞與爾國兵丁尋仇爭鬬，或假冒本大臣之名出示，本大臣無從知悉。爾國但當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不致受虧。使該夷知起釁在彼，報復在民，與官無涉，庶不致於議和之後別生枝節也。

《文宗實録》卷二五五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官文奏，楚軍水陸東征，籌策調度一摺。湖北官兵克復九江、黃安、麻城，軍威已壯。自應水陸乘勝，進勦皖豫，先清江北，爲直擣金陵之計。官文所籌各條尚屬周妥。九江地勢扼要，官文等已撥兵五千駐守。江西兵勇多赴浙境追勦竄匪，能否抽兵五千，同守九江之處，著官文等知照耆齡籌辦。楊載福師船下駛，會合蕪湖紅單船後，亦即知照和春、德興阿，飭令帶兵之員與楊載福和衷商辦。江北一帶，全、滁、和州之賊，急欲應援金陵，德興阿已飭各營勦辦矣。捻匪回竄懷遠，臨淮、鳳陽先後失守。勝保現駐懷遠，袁甲三亦折赴臨淮，亟應迅圖克復，節節南偪。李續賓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直攻安慶，皖北之賊，當可次第肅清。所有楚軍馬步水師應需糧餉，仍由官文等豫籌撥解。至運送糧餉軍火等項，著何桂清、福濟、英桂、瑛棨先期派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利遄行。至所撥楚軍餉，項收支各數，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入蘇境則咨蘇省，各該督撫即飭承辦之員，仍照湖北章程銷算，以便稽查而免轇轕。楚軍進勦皖豫，水陸各軍即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他省帶兵大員不得調歸統轄，以一事權而期得力。現在皖豫兩省賊勢蔓延，官文等分飭諸軍，水陸並進，實爲全局關鍵。勝保、袁甲三務與都興阿、李續賓同心勠力，迅殄逆氛，以收師克在和之效。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九 六月戊申，諭内閣：著派瑞麟馳驛前往天津，查辦事件。

己酉，諭内閣：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所有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文宗實録》卷二五六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王懿德等奏，福建軍情緊急，請飭調兵援勦一摺。據稱浦城、松溪、政和等縣被賊踞守，邵武逆匪句結土匪，時圖下竄，建甯縣城失守，賊援踵至，情形萬分喫緊。江西、浙江毗連該省，自應不分畛域，實力兜勦。張運蘭、蕭啓江各軍前已諭令赴浙助勦，現在別無可調之兵。福興由玉山至衢州，屢失事機，本日已有旨，令其來京另候簡用。所有該將軍帶往玉山兵勇，著即交耆齡，會同周天受，酌派得力將領統帶，馳赴浦城等處援勦。將失守各屬，力圖攻克，不可稍有遲延，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德興阿奏，福濟辦理安徽軍務，不事攻勦，恐致貽誤。請飭翁同書前往安徽勦辦，並鈔録德安信函呈覽一摺。福濟徒知株守，日久無功，已降旨令其來京另候簡用，並授翁同書爲安徽巡撫，督辦軍務矣。翁同書接奉此旨，即酌帶官兵馳赴新任，務須力圖整頓，俾皖省軍務日有起色，方爲不負委任。德興阿軍營辦理文案需人，著即揀選妥實可靠之員，接手辦理爲要。此時金陵尚未克復，江北之防不容稍懈。若克復九洑洲後，該大臣移營赴皖，恐該逆乘虚北竄，實於大局有關。現在李續賓已由楚赴皖，埽蕩皖北賊匪；都興阿亦由宿、太前來廬州一帶，攻勦可期得力。德興阿請帶兵前往安徽之處，著毋庸議。此次鞫殿華攻勦全椒，身受重傷，實屬奮勇可嘉，著發去如意拔毒散四料，交該總兵祇領。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九 庚申，諭内閣：僧格林沁奏，遵旨查參天津失事大員一摺。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瑞，雖營盤未動，惟未能上前援應，各有應得之咎。珠勒亨、國瑞著交部分别嚴加議處。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北岸，竟將礮位營盤全行失陷，著即拏問，同已革提督張殿元、總兵達年、副將德魁，一併押解來京，交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直隸總督譚廷襄，有統轄緑營之責，據奏兵力足恃，布置皆妥，乃一經開仗，即失礮臺，實屬督率無方，並據僧格林沁查取國瑞等供，是日該督坐轎奔走，尤爲恇怯無能，大負委任。譚廷襄著即革任來京，聽候查辦。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續接俄夷來咨，察其詞意，漸已就範，相機妥籌辦理一摺。俄酋普提雅廷本年在天津海口，所求五口通商，業已允准，其獲利甚厚。又俄酋木哩斐岳幅至黑龍江勘地，業經奕山如其所請，與以空曠之

地，該夷甚爲感激。普酋曾於天津許備槍礮，由該國送來。此次來文，並不執議賠償，僅以察看貨物商議完事爲詞，總爲中國優待之故。可即派委員與之議結，毋庸再加辯駁，諒必無起釁之心。惟天津、黑龍江之事，亦不必與之明言。至調兵示威，原可不必，著照該將軍所議，相機控馭，咨照明誼妥辦可也。該將軍四月所奏該夷咨文，當即論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矣。

《文宗實録》卷二五七 己巳，又諭，前因晏端書奏，浙江軍務總統需員，當降旨將周天受賞加提督銜，督辦浙江防勦事宜。兹據張芾奏稱，周天受調度乖方，縱兵騷擾，在湯溪、蘭谿等處沿途焚掠，並有擅殺鄉團，指爲通賊情事。似此漫無紀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武義、永康次第收復，該員尚有微勞，著從寬先行革去提督銜，毋庸總統浙江軍務，仍責令帶兵勦賊，以觀後效。張芾曾經奏保周天受赴浙援勦，既經自行檢舉，並著交部議處。現在金、衢、嚴各屬失陷地方，均已先後克復。儻有不肖兵勇於賊去之後，借端摻括財物，甚至焚毁城市村莊，帶兵將弁不能約束者，一經參奏，朕必按律嚴懲，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辛未，辦理浙江軍務、前任兵部侍郎曾國藩奏報啓程日期，擬由水路至九江登陸，遄抵河口大營。得旨，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勦機宜，由驛馳奏可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九 諭軍機大臣等：據瑞麟奏：遵旨速籌防範，已咨商僧格林沁酌撥勁旅二千名備調，並由通州各營内撥大小礮位二十尊赴津等語。夷船有仍欲來津之説，想不過虚聲恫喝，即使果來探聽消息，瑞麟惟當好言開導，原無須多兵耀武。惟有備無患，自應豫爲籌畫，所需兵丁礮位，著僧格林沁酌量調撥應用。至礮臺營壘，均應次第修築，雙港地方既爲扼要，即著先行辦理。其餘各工，亦可陸續興辦，毋稍遲緩。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七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狡執字約，漸至蔓延，現議派員查辦一摺。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户之外空曠地方，許俄夷居住，並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興安嶺舊界。奕山前次悉行允准，並未辯駁，辦理本覺太易，因限於時勢，從權允許。乃該夷闖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内又寫烏蘇里河至海，爲中國與該國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里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帶，蓋房修道，其心尤爲叵測。該將軍等現派副都統富隆額、圖欽帶同佐領三隆，親赴綏芬、烏蘇里等處履勘。著奕山、景淳即飭該副都統等細心體察，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當與俄夷以何處爲界，即著該將軍等據理曉諭，儻夷酋有心狡賴，即著嚴行拒絶，毋庸先行請旨，徒勞往返，致稽時日，勘定後，再行繪圖貼説，詳細奏聞。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如其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啓釁也。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天津議定和約，有索賠兵費扣完後，再行歸還廣東省城之語。已諭知黄宗漢，如團練力可制勝，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不可輕於一試。並照會該夷，使知構兵之故，與官無涉。諒黄宗漢當已知照羅惇衍等，妥籌操縱。本日據羅惇衍等奏：六月十一日，進攻省城，因該夷防守甚嚴，不能得手。是攻城之舉，尚未能操必勝之權，儻徒傷損士民，轉使該夷有所藉口，亦未爲計出萬全。該侍郎等所稱，夷人焚燒房屋，捉殺無辜，拆毁石坊。如仍前肆擾民間，而紳團合力與戰，原係義憤，不能禁止。若挑釁生事，有意與之爲難，在我未必能勝，而在彼轉得有詞，亦當暫事緩兵，以顧沿海大局。惟各鄉團練糾集非易，若聽其渙散，不特夷人無所忌憚，即剿辦土匪，籌畫地方公事，黄宗漢失其所恃，亦恐難於措手。仍當與羅惇衍等聯絡激勵，使敵愾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爲妥善。黄宗漢行抵惠州，距羅惇衍等發報之時已經逾月，何以至今並無奏報？著將該省夷務並各路土匪情形及迭次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延搁，又蹈從前故轍。再，前據徐澤醇奏：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籌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著該督查明，如果現在省城，即行飭令來京，以資差委。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西凌阿奏，催辦礮臺營壘，擬移營雙港一摺。現在購辦椿木，解赴天津，修整礮臺營壘，並撥運礮位，辦理漸有就緒。惟該夷船是否再來不能預定，該大臣可先赴天津，察看雙港營壘礮臺，布置周妥後，可仍回通州駐紮，不必常駐天津。如有應行辦理之處，不難隨時前往，總以通州後路爲要。如夷船到津，仍由瑞麟妥爲開導。僧格林沁赴津後，通州營壘礮位，即交副都統克興阿暫爲照料，應調官兵，即照所擬辦理。需用牛皮，已諭慶昀購辦，解赴天津。所需椿木，已派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督辦。並諭户、工兩部籌撥銅斤，及步軍統領衙門修墊道路矣。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棻，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其人是否堪以調赴天津軍營，藉資驅策？著查明具奏。

《文宗實録》卷二五八 又諭，前據李鈞、崇恩奏，豫籌明年分成河運事宜，

當經降旨，以全漕河運能否照辦，諭令籌商具奏。茲據奏稱，籌款挑河，設法趲運，並將應修各工擇要估辦。著照所議，即飭藩運二司將挑河例價津貼銀兩，趕緊籌備支發，以免臨時遲誤。李鈞等即飭該地方官認真挑挖，務使河身一律深通，輓運無阻。並將應辦各工需用錢糧，撙節估計，先行具奏，毋許任聽屬員藉端浮冒，以重帑項而歸覈實。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和春、何桂清等奏，浙省軍務將竣，請飭曾國藩將援浙之師改道援閩一摺，所籌甚合機宜。福建地勢西接江西，北鄰浙江，若令賊勢蔓延，所關非淺。已諭曾國藩迅由鉛山直擣崇安，著晏端書迅飭饒廷選帶漳、福各兵勇馳往浦城等處援勦。其周天培所帶援浙兵勇內，並著挑選精銳三千餘名，由龍泉一帶赴閩，與饒廷選會擣浦城。慶端現已出省，近駐延平督辦。著該署督飛飭在建甯帶兵之保泰等，迅速上勦，爲三路夾攻之計。周天培一軍，業據和春等奏稱，由江蘇月撥銀二萬兩解往該總兵軍營。援兵未到之時，慶端仍當就本省兵力督飭，在事文武實力堵勦，毋許延緩。再據福興奏，所帶援浙一軍衢圍已解，其出力各員弁請由晏端書彙覈請獎等語。著該撫確查，擇尤保奏，毋稍冒濫。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丙戌，諭：吏部奏，遵議山西巡撫恒福等請停增、附捐教一摺。據稱，捐例變通原屬權宜之計，請俟軍務告竣，再行停止等語。教職有考課士子之責，增、附生捐教，前經停止，嗣因户部奏請，暫爲變通，究不足以示矜式。所有增貢、附貢報捐教職一條仍著停止，以重學校而勵真才。

《東華續録》咸豐八一　勝保奏，見據獲匪供稱，捻首張灘分遣奸細，潛赴紅心驛、店埠、定遠等處，探聽官兵虚實，欲攻定遠，竝遣人句結滁州髮賊，前來會攻等情。是東路情形十分喫重。見在塔思哈移兵關山，未能前進，黄元吉一軍勢成孤立，斷難奮擊大股竄匪。雖派遊擊唐玉輝駐軍鳳陽，但亦不能兼顧東南各處。李孟羣見紮店埠，臣即飭調，未卜能否前來，且恐緩不濟急。臣若不即日繞赴鳳臨，先爲布置，不但廬州後路梗塞堪虞，且恐全、滁、鳳臨髮捻又成一片，糾合滋蔓，江北大局收拾更難。李兆受一股兇燄尚熾，查其所領二十四軍，每軍實有二千五百人，以二十四軍計之，衆已數萬，賊中推爲勁卒，前撥江浦，即其餘黨。見又爲髮逆所偪，竄踞全、滁，勢極浩大。臣若徒以力争，恐難遽操勝算。幸經臣前次設法羈縻，故兆受頓格頑梗之心，見欲輸誠納款。查其禀中所稱，先獻滁州，後圖他策。若能盡如所言，則其黨數萬不爲我敵，轉爲我用，即粤逆之勢愈孤，捻逆之氣亦奪，淮南皖北指顧肅清。是李兆受之向背，實爲全局之轉關。臣仰仗皇上德威，平日虚聲，尚爲李兆受所震懾。又以全家被獲，概未加誅，感戴之忱，浹於肌髓。而其前次旋撫旋叛，戕及大員，雖經屢次明白開示，究覺負罪甚大，疑畏難消，必須臣親往招撫，開誠布公，坦白相示，庶幾釋其疑貳，堅其嚮往。李兆受若果納土抒誠，率衆助勦，臣當臨時酌度而行。或先優給頂帶，示以寵榮，俾知我皇上仁施法外，准予自新。但能立功贖罪，上答高深，必不追理前愆，兼可策其後效。統俟臣到日，相機籌辦。得旨，招降李兆受一事，固應示以坦白，尤須倍加防範。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諭内閣：惠親王等會同刑部奏：遵旨訊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員，分别按律定擬一摺。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遵旨聽督臣議撫，俟夷務平定，請移練勇防勦西、北兩江等語。羅惇衍等接奉兩次諭旨，已傳諭各營不復進攻，惟該夷淫掠焚燒，依然如故，並欲盡勦東北兩路村莊，如果肆意騷擾，自應激勵團練，竭力保護，毋令人心解體。至通商雖有定議，而該夷一時未即將省城交出，著羅惇衍等先與黄宗漢籌商，將各團分撥西、北兩江助勦，毋令坐糜兵餉。羅惇衍等擬將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爲團練，即著届時改刻，毋庸明降諭旨。

《文宗實録》卷二五九　癸巳，又諭：官文奏，撫臣丁憂，據請代奏，並以軍務緊要，請照軍營例改爲署理各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自邀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閤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尚待調度，籌備餉糈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即由湖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所有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胡林翼俟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完竣，准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孟羣奏，賊匪圍撲廬州，情形危急，請催李續賓等迅速赴援。旋據翁同書奏，廬州兵潰，賊匪入城各等語。廬營將驕兵惰，實爲可恨。已頒給勝保欽差大臣關防，並令翁同書幫辦軍務，以重事權。翁同書由定遠前進，不日當可抵廬。著即嚴督各路兵勇，力圖克復。如有鎮將不遵約束，兵勇輒行譁潰者，即行從嚴參劾，按律重懲，使咸知儆畏，不至仍蹈故轍。李續賓一軍，據官文奏，已行入皖境，水陸東下。但由潛、太一路直攻安慶，係沿江進勦，恐其攻勦愈急，賊愈北趨。現已諭知官文，令其知照都興阿、李續賓，酌分

勁旅，由舒、桐一帶，赴援廬州，力扼賊匪上竄之路。惟楚軍繞越需時，即勝保督兵懷遠，亦未能克日抵廬。著翁同書咨商德興阿，先行酌撥馬步官兵前往協勦，俟勝保全軍到廬，或楚軍趕到，再行酌量撥回。勝保在滁州招撫李兆受後，仍擬回攻懷遠。著於布置停妥後，俟袁甲三馳抵懷遠，或亦至鳳陽，即將三省會勦事宜交袁甲三督辦，勝保即進攻廬州，不准避難就易。惟袁甲三究係文員，尚須武職得力大員幫辦。並著勝保、袁甲三會同商定一員，奏明請旨。至李兆受納款投誠，既經勝保傳旨賞給頂翎，但其舉事尚未定期。若先行降旨，泄漏事機，恐未遂投誠，先爲粵逆加害。是以待其獻城舉事，即行破格獎賞。勝保可將此意密諭知悉，俾無疑貳。至滁州城內既有僞國宗楊逆盤踞，何以任聽委員出入？而李兆受出城迎降，楊逆竟若罔聞，究竟有無奸僞，仍當隨時體察，不可稍存大意。李孟羣已革職留營，著即飭令收拾潰兵，力圖自效。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山東巡撫崇恩奏，派沂州協副將郝上庠勦辦郯城等處幅匪。得旨，該匪叛迹昭然，並有許多火器，若不認真勦捕淨盡，殊爲可慮。斷不准狃於粉飾積習，將就含混了事。

改定湖北漕務章程。

《文宗實録》卷二六〇 八月癸卯朔，以舉行仲秋經筵，遣官告祭奉先殿，上親詣傳心殿行禮。

户部奏清查五宇完欠帳目，分別催追。得旨，依議辦理。雖未能徹底根究，但可作此完局，尚屬可行。若必逐款清查該五宇私帳，徒興大獄，無裨大局。惟以後豫籌民鋪防制之法，務須慎益加慎，不可爲後人作俑，他日艱於補救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復設水師以重海防，並酌籌增餉各摺片。天津海口原設水師於道光元年、六年，先後將水師總兵及水師營裁撤。現值海氛未靖，自應亟籌復設，以重防務。本日已諭知黄宗漢、慶瑞等，於閩、廣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備齊器械，派員管帶來津，以備操演。其瑞麟請設水師二千名，與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將原額抵補外，共添兵一千三百餘名及添蓋兵房等事，均著照議辦理。惟直隸提督移至大沽海口一節，從前立法，酌量通省形勢，安設提鎮，以資彈壓，自有深意。今專爲防夷起見，於形勢有無窒礙，著僧格林沁會同慶祺酌籌。或將天津鎮總兵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而提督仍駐古北口，以符舊制，著妥議具奏。至添設水師以後，每年增餉十餘萬兩，現在添建兵房營署及置備器械等項，復需銀十餘萬兩，據瑞麟奏，請將長蘆鹽引每斤減價制錢二文，除京引照常減價外，餘擬仍復舊價。並將緝私巡費復歸官辦，及閩、廣商船准其在大直沽地方起剥，每年捐交剥價錢數萬串，並勸辦抽釐等事，均爲協濟餉需起見。既稱商情悦服，自可無礙施行，並著酌定章程具奏。

《文宗實録》卷二六〇 甲辰，又諭，勝保奏，店埠、梁園相繼失陷，定遠危急；並翁同書奏，兵勇潰散情形，及飭潰勇歸隊各摺片。覽奏，實深憤懣。髮捻各逆紛擾皖北，自廬州失陷，南路粵匪與鳳、懷捻匪相去愈近，惟恃定遠一城爲之閒隔，設再有疏虞，則賊勢蔓延，何堪設想！勝保經朕授爲欽差大臣，專辦皖省軍務；翁同書身任巡撫，現派幫辦，均屬責無旁貸。勝保自聞梁園失陷，已於懷遠各營撥兵三千餘名，分布殷家潤等處，以杜該匪等南北句結，兼爲定遠後路聲援。並飭穆騰阿率領馬隊，由定遠迎擊。懷遠攻勦事宜，暫令徐廣縉督同龍澤厚等輪流進攻，不使坐失機會。其東西兩路，復飛咨袁甲三等隨時偵探賊情，設法進偪。所籌均尚周密。惟賊勢鴟張，非速將廬州克復，恐難遏其北竄。此時勝保已移營鳳南一帶，著即督飭將士實力進勦，與翁同書和衷共濟，將失陷地方速圖克復。翁同書所請餉需，已諭令和春、何桂清、德興阿於江南北糧臺各撥銀二三萬兩，即日解往接濟。其所請調鄭魁士赴皖之處，亦已諭令和春斟酌調派矣。至李孟羣潰勇已由翁同書督令赴六安歸隊。軍中法令宜嚴，非獨潰勇無可姑息，即將弁中有畏葸不前，致誤事機者，亦當執法從事，庶使稍知儆懼。該撫既知皖省兵將疲玩積習，務宜力圖振作，毋負委任。李孟羣逃往六安，置廬州於不顧，即治以軍法，亦不爲過，姑念其平日尚屬勇往，業經革職留營，仍著勝保、翁同書調遣，如有玩誤，即著嚴參治罪。至此次店埠、梁園相繼失守，其帶兵各員有無臨陣退縮情事，並著勝保等查明參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戊申，以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柏葰爲順天鄉試正考官，兵部尚書朱鳳標、署户部右侍郎程庭桂爲副考官。

《文宗實録》卷二六一 癸丑，欽差大臣江南提督和春奏，金陵窮寇外撲，勦辦獲勝。得旨，現在逆援未絶，尤應嚴防旁竄，能不使其逸出，再分勦援賊，自不難壹穴捻渠矣。

丙辰，又諭，勝保奏，皖省軍情緊要，請飭撥四川、湖南官兵等語。安徽自廬州再失後，店埠、梁園等處相繼告陷，定遠危急。該處勇多兵少，亟應裁勇添兵，

以資得力。四川、湖南兩省兵力素健，著王慶雲、駱秉章悉心籌畫，如存營兵力尚敷調遣，即著各挑選精銳一千五百名，配帶軍裝糧餉，撥赴鳳陽一帶，交勝保、翁同書調遣。即使該省兵力不敷，亦應酌量調撥，勿得稍存膜視。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廬州失守，諭令官文知照李續賓、都興阿等分兵赴援。本日據官文奏，通籌大局，兵力難分一摺。擬俟太湖攻克，乘勢埽蕩舒、桐，再行趨赴廬州，會圖克復。並以俟吉安得手後，撤回劉騰鶴一軍，代防湖口、彭澤，然後調留防各兵，併交李續賓統帶，始能分兵沿江，以會楊載福之師。復因都興阿馬隊不及千名，方議由宿松進勦，遽難抽調。所籌雖係實在情形，俱恐緩不濟急。現在店埠、梁園、藉塘一帶均爲賊踞，定遠縣城萬分危急。翁同書挫敗之餘，軍械全失。即勝保拔營前進，仍慮兵力較單，恐難遏賊北竄。該大臣既稱應援淮北，如兵力不敷，擬由楚省另行籌募於勦捻機宜堪資補救。著即早爲籌募，並撥本省營兵，共合二三千名，即派得力大員統帶，徑赴廬州、定遠等處，以爲勝保等策應，並帶軍火器械，酌帶糧餉前往。著官文即行妥籌辦理。仍飭李續賓迅克太湖，即未能速克舒、桐，儻能與勝保等謀面會商，兩路夾攻，更爲得力。李續賓一軍係官文派出，原不必歸勝保調遣，而既經會同協勦，仍當不分畛域。都興阿一軍尚在宿松，能否兼顧北路，著官文酌量調度。此時鳳陽、定遠等處賊衆兵單，若但攻南路，恐驅賊北竄，勝保、袁甲三力難抵禦。該大臣務當統籌大局，使皖省危急情形早有轉機，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六二　癸亥，又諭，德興阿奏，皖逆撲及浦營，後路危急情形一摺。水師逼攻九洑州賊壘，續獲勝仗。乃滁州之賊占踞三界，竄至來安。李秀成、陳玉成各賊全股東犯，粵捻句結，衆各數萬，珠龍橋失守。該逆由烏衣直撲浦口，占踞東西葛地方，賊勢猖獗。鞠殿華督兵深入，身受矛傷，朕心殊爲繫念。亟宜整頓各軍，嚴密堵截。該大臣現調安勇，由石磧橋帶官兵二千餘名回守小店，尚恐兵力不敷。和春所撥援兵計已渡江，賊黨雖多，其中裹脅不少，如能連挫兇鋒，其勢亦易解散。一面督水師認真防勦，毋令水口之賊竄伺東路。至李兆受投誠，尚難深信。該大臣俟江南援兵到日，仍可分兵扼守來安，防賊詭計，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明善、段承寘奏：行抵常州，籌議辦理情形。所有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之後，看該夷光景若何，再作轉圜等語。所籌尚未妥協。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僅能消弭一二事，則該夷仍要賠償兵費，廣東省城即不即時退出。況待該夷堅執不允然後再以免稅爲轉圜，則該夷必以我爲背約，愈多藉口。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若如明善等所擬辦法，即使該夷目前應允，日後必來饒舌，終無了局。至既全免夷稅，則廣東兵費，自不應再向中國索賠，占踞省城，亦應即時退出。其查辦短收稅課一節，因從前徵多報少，以致夷人藉口訴冤，今既免其稅課，亦無慮該夷聞知。如查有冒收中飽之弊，並未入於國帑，無從索還，桂良等總應恪遵原議，妥爲辦理。前經諭知何桂清，如於地方情形有礙，亦祇可稱爲變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當遵辦爲要。

《文宗實録》卷二六二　丁卯，伊犁參贊大臣法福禮等奏，議准浩罕通商以綏夷情而完善後。得旨，辦理尚屬得體。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遣官與俄夷使臣會議，已定大局情形一摺。此次該夷不肯即領貨物，意在索賠，經委員等許以興修房屋，令華商賠補。復再三設法，分年以茶抵補，始得減省成數，該夷業已應允。所議均尚妥協，著明誼即行照辦，並令委員等趕緊與立合同條約，所有應付茶箱即行付給，俾夷使可早日離卡，勿致別生枝節。並著英蘊、武隆額於巡查卡倫之便，妥爲彈壓，毋令民夷於貿易時復滋事端，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二六二　壬申，以江南浦口軍營失利，拔欽差大臣德興阿花翎，與幫辦軍務提督鞠殿華均革職留任。

《文宗實録》卷二六三　九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浦口失利，東路危急，疊經諭令德興阿等，嚴扼六合，力保儀、揚。猶冀和春派往之援兵五千名攻勦得力，重振軍威。不意本日德興阿奏報，江南官兵竟至三次挫衂，僅餘二三百名，管帶渡江，馬隊潰敗，六合孤危。覽奏，曷勝憤悶。據奏，請簡派和春、張國樑一人渡江援勦。此時金陵逆黨時圖衝撲，正恐功敗垂成，該大臣等未必能分身北渡，已諭令再於南岸撥精兵二千迅速赴援。並諭知勝保、翁同書，令提督德安挑帶官兵，前往六合協勦。本日復據何桂清奏，已調上海火輪船入江助勦，並將浙江撤回之西安馬隊三百名，催赴江北。前派去吉林及直隸提標馬隊共四百五十名，諒已趕到。著德興阿、鞠殿華一面催提各路援兵，一面將收集各兵，即

交成明統帶，會同温紹原、羅玉賦等現有兵勇，並富明阿招回馬隊，實力堵勦，務期力保六合，以爲儀、揚屏蔽。若該縣未能固守，則江北大局不可收拾，清淮一路均難安枕。該大臣等雖抱病受傷，仍當勉力督率，不可稍形鬆勁。摺内所稱南兵二千接仗失利，是否和春等續派馬騰霄所帶之兵，其最後添派孔朝彪所帶之二千名，自應得力。即江浦存兵二千七八百名，既已全師而出，併入六合，亦著飭令協同攻勦，以厚兵力。昨經諭令保奏之武職大員，該大臣等如商定有人，即迅速具奏，一面先令統率各軍，俟德安到營會同督勦，毋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以籌辦湖南軍務出力，賞在籍郎中左宗棠四品卿銜。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勝保軍營需用馬隊，諭令袁甲三於綏遠城馬隊到營後，以二百名留於徐營，其餘三百名即飭赴勝保軍營。本日據勝保奏，現在駐兵池河，適當逆匪北竄之衝，兵力實形單薄。請催前調馬隊馬匹，速即前往等語。所有綏遠城馬隊三百名，著袁甲三遵照前旨，即行如數撥往勝保軍營聽調。並帶所撥馬匹，一併催令迅速遄行，毋許延誤。至袁甲三軍營幫辦之員，據勝保奏，傅振邦、史榮椿均可勝任。已降旨，令傅振邦幫同袁甲三辦理勦匪事宜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一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會商夷務大概辦法，並何桂清奏免稅開禁，均於夷酋無涉等語，已於各摺片内，嚴切批示，並諭知何桂清，當力持定見，即或稍作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桂良等接奉批諭，自當確遵初定辦法。乃本日據惠親王等呈遞桂良等所致信函，竟云免稅無裨大局，弛禁之説亦屬無裨，其駐京一節已有端倪，入江一節頗難挽回，惟有不准其將内地貨物即在内地販運，該夷無利可圖，其念可息等語。朕披覽之下，深爲詫異！何桂清以關稅接濟軍餉爲虚，雖屬可原，然業經接奉寄諭硃批，諄諄告戒，已不應再有異説，況桂良等奉命而出，宜如何恪遵諭旨，力籌辦法，乃尚未與夷酋會晤，意已游移，是何意見？且免稅即有窒礙，亦應條分縷晰，詳細陳明請旨，何得遽改辦法？況既准其入江，安能禁其將内地貨物在内地販運？桂良等前在天津，濫允該夷要求，至有今日補救之事。若再苟且了事，不爲一勞永逸之計，日後夷患迭起，即將桂良等從重治罪，於國事何補？至免稅一節，據云夷商所樂，而夷酋並不知感。既有益於夷商，豈有夷酋不樂之理？此次在天津請户部堂官前往上海議定稅則，豈非夷酋之意？況此時欲收華商之稅，原以補償所免夷稅，若如桂良等所擬辦法，又何必規此小利，而冒不韙之名，後患仍屬無窮，彼時悔之無及。著桂良等再行悉心妥籌，如能另議辦法，能否一勞永逸，日後保無夷患？苟非確有把握，朕亦斷難俯允，仍當恪遵原議，並細繹迭次批示，祇可稍爲變通，不可更改大局。並不准如前在天津擅自應許，謹以從重治罪四字爲塞責地步。懍之！

《文宗實録》卷二六三　辛巳，諭内閣，滿慶奏，查明哷徵阿齊圖呼圖克圖堪以辦理商上事務一摺。前世達賴喇嘛涅槃後，哷徵阿齊圖呼圖克圖辦理商上事務，甚屬妥協。著照所請，商上事務，著哷徵阿齊圖呼圖克圖敬謹辦理。現在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尚未及歲，著該呼圖克圖留心照管。

壬午，又諭，本日據德興阿奏，賊陷揚州，退扼萬福橋。又據楊能格奏，兵勇潰散，江北益加危急各摺片。覽奏，實堪憤懣！德興阿收集潰兵，移劄五臺山，方冀其重振軍威，力圖儀徵等處，爲進取之計。乃天長之賊直奔揚州，初三日攻破郡城。據楊能格奏報情形，縱火之賊數止七八十人，而各路兵勇望風潰散。是德興阿自浦營失陷之後，已不能成軍。現在退守邵伯，揚州南路已屬空虚。深恐賊匪渡江，而高郵又有賊蹤。設再有疏虞，北路亦不堪設想。德興阿現尚患病，鞠殿華受傷未愈，本日已降旨，令總兵毛三元幫辦軍務。該總兵即協同德興阿加意整頓，申明軍律，扼軍設防，以遏賊匪北竄爲要。現已諭勝保撥兵徑赴揚州，以助德興阿等兵力。復命和春帶兵駐劄鎮江，派兵北渡，爲攻取揚州地步。所有調回援浙之周天培所帶官兵，仍諭和春分半救援六合，分半攻取揚州。俟該官兵到後，即由和春調度。或親自督帶過江，攻勦揚州。届時德興阿等務當會合夾攻，以圖恢復。楊能格現在裏下河，所有該處糧臺著妥爲保護，勿許疏失。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德興阿、鞠殿華，毛三元，並傳諭楊能格知之。

又諭，本日據德興阿奏，揚州失陷，退劄邵伯埭，另股賊匪又向高郵竄撲各情。不圖江北各軍挫敗至此！覽奏曷勝憤懣。已降旨，令毛三元幫辦德興阿軍務，仍責令該大臣等力扼北竄。俟援軍到齊，即圖進取。惟軍心渙散，賊燄愈張。德興阿等退守邵伯，已在揚州北路，而南路無兵扼守。恐該逆復擾瓜州，即鎮江亦屬可危。金山峙立江心，尤爲扼要之地。雖據德興阿前奏，瓜州有副將鞠耀乾督帶船駐守，並有和春所調黄彬師船駐泊鎮江，恐尚不足以資遏截。萬一瓜、鎮有失，則前功盡棄，實屬不堪設想。著和春暫將金陵攻勦事宜交張國樑妥爲調度，該大臣即酌帶官兵，前赴鎮江駐劄，就近調遣水營戰艦，嚴扼金山。

並另派勁兵渡江，駐劄瓜州，勿令揚城逆賊南竄。俟由浙調回之周天培各軍到後，即照前諭，分撥一半救援六合，其餘一半，和春即可督帶渡江，攻復揚州。此外，另諭勝保撥兵赴揚，以助德興阿等保守北路，屆時即可爲南北合攻之計。何桂清前赴蘇州會辦夷務，現在賊勢猖獗，急應折回常州，藉資彈壓。俟和春渡江，即著該督移劄鎮江，以資控馭。至揚州失陷，在城文武如何下落，並著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一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俄夷會議領貨貼補，互換文憑，照舊通商一摺。塔爾巴哈臺焚燒屯圈一案，經明誼等迭次開導，用茶箱貼補，分年賠償，現已互換文憑，通商和好，辦理尚爲妥協。所有一切籌備貼補各事宜，並所定條約，即著照所議辦理，令該夷即速帶兵離卡，以安民心。至伊犂委員哈布齊賢等，熟悉夷性，隨同辦理此案，已閱數年，尚屬著有微勞，著明誼咨會扎拉芬泰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文宗實録》卷二六三　協辦大學士柏葰爲大學士，管兵部事，協辦大學士翁心存爲大學士，管户部事，官文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周祖培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一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辦理棘手，非將黄宗漢撤任並撤羅惇衍等之權，必致決裂等語。桂良等未抵上海，即將内定辦法擅擬更改，已屬大負委任，業經嚴切批示，並迭次寄諭。乃甫經到滬，一切尚未會議，即已别生枝節，若必盡遂該夷之欲，則是中國黜陟之權，外夷得而操之，尚復何所底止？惟桂良等既有另片參奏黄宗漢之語，業經告知夷人，是以另發寄諭，將黄宗漢所辦原委，及羅惇衍現已停兵之處示明，使夷人聞之，知桂良等並非誑語，以安其心而示之信。至會議辦法，總須恪遵九月十二日諭旨，將派員駐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賠償兵費始還廣東省城四項全行消弭，方可曲從所請。若如所奏，祇將第一要事消弭，並於税務中將賠款按年擬還，令其交還廣東省城，其餘各事，從緩想法，是仍然貽患無窮，斷不能允。桂良等既已擅允於前，又不能挽回於後，轉於前議之外别起波瀾。何桂清身受重恩，於特命會辦之件，輒執一己之見，苟且了事，甚至有不忍言不敢言等語。試思利害所在，有何不可詳陳，而爲此隱約之詞耶？如再不能悉心妥籌，將四項要件挽回，朕亦别無他諭，桂良等自問當得何罪？

《文宗實録》卷二六四　壬辰，又諭，官文等奏，克復桐城一摺。官軍自攻克潛山縣城，及石牌賊壘之後，李續賓督軍進攻桐城。九月初一等日，派令副將趙克彰等各營先後繼進。至城外五里墩，賊衆萬餘，分路來撲。官軍分投衝擊，立斃悍賊多名，生捡賊目劉清桂等二十三名。初四日，賊復由西門出撲，趙克彰等整隊迎擊，賊分大股潛出包抄，李續賓親率後隊各營突前迎勦，賊大驚潰，兵勇奮力衝殺，斃賊二千餘名。官軍遂薄城下，乘夜進攻，賊遂開門分竄，趙克彰等伏兵齊起，前後夾擊，殺賊無算，當於初七日收復縣城。安徽桐城縣地方險要，被賊盤踞數年，此次進攻克復，迅速辦理，尚屬得手。仍著官文飭令李續賓等督率各軍，以次進克舒城等處，埽蕩逆氛。

甲午，諭内閣，德興阿奏，南北兩軍會同攻克揚州府城一摺。逆匪竄踞揚城後，屢由西北山焚掠，並於黄玨橋等處出没無常，圖犯邵伯。經張國樑由南岸督帶大兵渡江，九月十四日夜間，密諭各營挑選勇隊，進攻東南兩門。逆匪擁衆出撲，我軍勇氣百倍，轟斃逆匪無數，匪即敗退。遊擊馮觀勝、黄靖等帶領兵勇，分路殺至各門。突有騎馬悍賊由北門擁出，張國樑揮令兵勇，飛馬迎擊，並施放擡礮，連環繼進，轟斃黄袍賊首五名，賊隊驚亂。張國樑揮令四路馬步各官軍一齊搶進，鞠殿華、成明、富明阿等相繼追擊，逆賊自相踐踏，賊屍枕藉，殺斃淹斃轟斃不計其數。遂於九月十五日，將府城克復。此次賊踞揚城，旬餘即行克復，勦辦尚爲迅速。所有在事出力人員，著准其會同張國樑擇尤保奏。

《文宗實録》卷二六五　丁酉，諭内閣，德興阿奏，官軍收復儀徵縣城一摺。提督張國樑克復揚州後，即督率各軍拔營前進。成明、富明阿、毛三元先後馳抵儀徵縣屬茅家橋地方。該逆聞風驚懼，東北兩門賊壘全撤入城。張國樑飭令總兵李若珠等率領兵勇，由東門北門直入，並親督大隊繼進。該逆望見我軍旗幟，紛紛逃竄，各軍奮力疾追，乘勝擁入，斃賊數百名，轟斃淹斃賊匪甚多，奪獲槍礮器械無算，救出難民千餘名，遂於十七日將儀徵縣城收復。張國樑援勦江北，所向克捷，實屬奮勇可嘉。著即乘勝將六合等處賊匪一律掃除，迅速奏功，待膺懋賞。

戊戌，以江南提督和春爲江甯將軍，調湖南提督張國樑爲江南提督，以福建漳州鎮總兵官周天受署湖南提督，前任浙江衢州鎮總兵官富勒興阿爲福建漳州鎮總兵官。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勝保奏，六合失守，當諭張國樑督兵進攻。本日據德興阿奏，接准張國樑函稱，十九日帶兵馳往陳板橋，十八日六合縣城已被地

雷轟陷，並稱溧水縣城亦於是日失守，已帶兵渡江南去等語。張國樑援勦江北，連克儀、揚，滿擬迅解六合之圍，而該城於大兵未到之先，業經被陷。該提督因溧水失守，折回南岸，自係先其所急。溧水偪近高淳，東壩及鎮江一帶，處處可虞。和春、張國樑務當體察賊情，妥爲布置。此時江南江北賊勢鴟張，情形俱屬喫緊。張國樑留兵二三千名協防北岸，尚恐不敷攻勦。胡興仁前奏，副將朱承先等管帶之兵勇一千七百餘名，副將陶茂森等所帶湖南兵勇一千二百名，曾諭德興阿飭赴張國樑軍營，現在該提督已赴江南，此項兵勇仍令馳赴揚州，由德興阿派員管帶，與張國樑留下之兵同攻六合，毋庸截留，並已諭知德興阿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一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慶祺奏，遵議提督改駐海口，並酌擬加價抽釐等章程，開單呈覽一摺。直隸提督駐紮處所，未容遽易更張，而海口復設水師，亟資整理。據僧格林沁等請令該提督於每年二月改駐大沽，至十月仍回古北口，自可與營務海防，兩有裨益。惟現在時令已交十月，而海口善後事宜尚未告蔵，該提督自不能遠離津郡。著俟督辦礮臺等工完竣，再行奏請，來年即照所定章程，按期來往，俾資兼顧。至所議鹽斤加價及設局抽釐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其添設將弁等事，仍著勘議明確，隨時具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二　十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瀝陳夷情，並辦理棘手情形一摺，總以夷人不肯罷棄條約爲言。在該夷自不肯輕棄前議，原欲桂良等竭力設法，以圖補救。乃歷次奏報，於內定辦法，業已置之不論，而此次摺內，竟並駐京一節，亦有不能挽回之勢，然則朕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爲稅則計耶？桂良等接奉疊次嚴諭，既知惶悚，尚非全無天良，不過希圖了事。不知目前兵端固不可開，將來後患豈不可慮，所謂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不過徒託空談，豈能確有把握。總須將前諭四事，盡力挽回，即不能照內定辦法，亦可勉從所請，若徒事作難，必欲邀朕允許，然後將就了局，一奏塞責。試思桂良等在津濫許該夷所求之事，據奏原思日後挽回，若至今仍無補救，不獨無顏對朕，其何以對天下？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會辦要事，而堅執己見，竟於國計無裨，桂良等隨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前據奏稱，該夷哮嗻嘓，尚肯爲我出力，何以此時並未見其相助說合？即前在天津所覓內綫黃姓諸人，桂良等所恃爲轉圜者，何奏報中未見提及？如果似此情形，桂良等亦何所恃而輕許於前耶？至該夷欲赴漢口，尤須力爲阻止，此時沿江賊船充斥，若夷船誤被損傷，中國豈能任咎。若因夷船經過，而我水師停兵相讓，設或賊船跟蹤直上，豈不攪我長江大局。該夷既真心和好，豈有不可理諭，著桂良等剴切止之爲要。迭次批示之後，本已無可再諭，朕不惜諄諄告誡，尚冀桂良等盡心圖維，以全大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盡一分心力，即爲天下消一分禍害，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責有攸歸，朕不能再爲曲諒也。

《文宗實録》卷二六六　乙巳，諭內閣，前據勝保奏，捻首李兆受請獻滁城，歸誠效順，當經准其免罪，並允所請，賞給三品頂帶花翎，俟立有戰功，再行保奏。茲據勝保奏稱，大兵進攻天長，李兆受分衆駐守來安，甚爲出力。旋復伏兵內應，克復天長，並赴滁州，率所部丁壯歸順，自願進襲全椒，以圖報效。實能輸誠歸正，奮勇立功，自應先給官階，以示嘉奬。李兆受著吏名李世忠，以參將即行補用。如續有勞績，再由勝保奏請奬勵。其部下出力頭目，著該大臣查明覈實，奏請恩施。此後各路軍營遇有被陷賊中，棄邪歸正者，果能立功自贖，克復城池，亦當一體施恩，以昭激勵。

己酉，頒硃諭：御史孟傳金奏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物議沸騰，請特行覆試一摺。著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准稍涉迴護。並將摺內所指各情，可傳集同考官，一併訊辦。

庚戌，諭內閣：御史富稼奏，請飭嚴禁錢市賣空買空一摺。據稱錢市舊規各持現銀現錢，互相交易。近日市間多有憑空言買賣之人，並各官號影射買銀之弊，故銀價日昂，百物因之騰貴，小民生計愈艱，大爲閭閻之害。著順天府、五城迅即出示嚴禁，如查有空言買賣銀錢者，立即嚴拏，照刑部新定章程懲辦。失察官員，照例議處。並將代保之經紀，一併嚴懲，以儆奸商而平市價。

又諭，德興阿奏，招集諸軍奮勇進攻，擬嚴定章程，以示勸懲一摺。江北一軍自浦口潰敗後，儀、揚相繼失陷，馬步各軍節次退縮，深堪痛恨。現在揚州、儀徵先後收復，天長亦已攻克，而六合尚爲賊踞。若不嚴定章程，使各員弁知所勸懲，愧憤圖功，其何以奮勇勦賊，迅速廓清。各省軍營出缺，向儘軍營人員拔補，原以殺賊立功，用昭激勸。此次浦營潰敗，各將弁戰死行間，紛紛開缺，而畏賊全軀之輩，轉得唾手遷官，殊不足以昭公允。除德興阿另請拔補數員外，所出協領以下至驍騎校，副將以下至都司守備各缺，均著咨明直省將軍、督撫、提鎮，令

各歸本營按班序補。俟續有戰績，再復軍營拔補之例，以昭激勸。至兵勇之奮勉，全恃將領之倡率。若將領見賊先退，各員弁兵勇必更望風而靡。嗣後旗營自參領協領以下，綠營自副將以下，遇有臨陣退縮者，該統兵大臣一面奏明，一面即於軍前正法。副都統總兵以上，奏請嚴加治罪。其遇賊逡巡，情節稍輕者，亦著將累次保案，分別奏請撤銷，以肅軍令。至兵丁防勦數年，受傷患病，難期得力，自應將隨營最久之兵分別抽撤歸伍，仍由原營換調精壯，補足原額，庶不至以疲乏充數。軍營文案委員暨隨營糧臺委員，履險相隨，准其從優保奏。其後路總辦糧臺委員，止可與團練捐釐諸員分別請獎，不得過優，以杜僥倖。至所奏隨營出力文員，向來止准免補本班一次，未免阻其上進，應請准子免補兩次之處，著該部議奏。經此次嚴定章程之後，該大臣務當策勵將士，奮勉圖功，以贖前愆而觀後效。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二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修理雙港海口等處礮臺營牆一律完竣，酌撤防兵，繪圖呈覽一摺。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及雙港地方，修築礮臺，安設營壘，並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項工程，已於本月十二日一律告竣。該大臣辦理海防，已逾數月，夙夜辛勤，自應暫行回京，以節勞勩。本日降旨，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彦納謨祐齎往，交僧格林沁祇領。現在各工完竣，該大臣著即來京，所有操練水師，建蓋兵房等事，即交瑞麟、慶祺妥爲辦理。礮臺分設礮位，著即飭副將烏忠阿等，帶宜化鎮官兵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小心守護，餘俱著照所議辦理。至所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官兵，程途遥遠，未便令其歸伍，此次回京後，應在何處駐紮？著僧格林沁籌議具奏。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稅則議定，夷性漸馴一摺。覽奏實堪痛恨！已於摺内詳細批示，桂良等接奉後，當知自愧。嗥夷輪船，豈容輕令内駛，桂良等輒自允許，猶言示以不疑，朕若力持定見，必欲責令阻止，但恐桂良等既已允許，力不能阻，祇可聽其一行。若回滬後，又欲隨意往來，或他國效尤，跟蹤前往，斷不能再聽其便。

至鹽斤在内地本各有界限，豆石亦奉天等處貿易大宗，原當定以限制。其游歷内地，恃執照爲稽查，焉能周徧，係屬最下之策，朕此時不再加駁斥，不過恐桂良等力有不能，至於決裂耳，並非謂其可以勉從也。駐京一節，在該夷不過因廣東道遠，恐下情不能上達，前次寄諭，准其將欽差移至上海，正可以此爲詞，罷其駐京之議，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著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其廣東省城退出，則該處民人不致與該夷爲難，並可開艙貿易，實屬彼此有益。該夷回來，欲議此事，即著曲爲開導，俾有轉機。凡此數端，皆非無可措詞者，總在桂良等激發天良，力任其難，能罷去一事，即免一事之貽害。若徒以釜底抽薪爲詞，而實則於事無補救，桂良等其何顔以對朕耶？

《文宗實録》卷二六八　乙丑，又諭，吴振棫等奏請停鑄大錢一摺。鼓鑄當十大錢，與制錢配成搭放，原冀省銅而利用滇省兵餉廠本等項。既據該督撫體察情形，實形壅滯，自應隨時變通，著准其收回大錢，改鑄制錢。其請將制錢銅斤酌減之處，並照所議辦理。

丙寅，又諭，都興阿奏，李續賓分軍援廬，深入失利，現在辦理情形，並請飭東北兩路進勦各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李續賓克復潛山、桐城後，由舒城直擣三河，力援廬州。不意援賊大至，官營全失，賊衆已過舒城。都興阿現在圍攻安慶，官軍腹背受敵，亟宜力籌攻勦，以遏賊衝。該將軍業經飭令糧道唐訓方，將赴援徐、宿之兵由英、霍轉回潛山，力援桐城。並咨官文，派舒保帶馬隊，由武昌馳赴下游。調度尚屬周妥，本日已寄諭官文照辦矣。刻下賊勢披猖，意在救援安慶。該將軍務飭多隆阿、鮑超圍倡安慶，一面令趙克彰扼守桐城，並迅飭李續宜、唐訓方剋期往援，毋令稍有疏失。楊載福水師由樅陽繞進内湖，即可聯絡聲勢，以固楚軍全局。該逆大股由和州、江浦上竄，東路六合，北路定遠，各軍自應乘虚進勦，已諭令勝保、翁同書、德興阿等併力進攻矣。李續賓下落及失利情形，著即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戊辰，頒硃諭，本年鄉試主考、同考各官荒謬已極，覆勘試卷，應訊辦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該考官等，朕聞其中亦尚有不敢昧良者，除同考官有無情賄，逐案查訊外，其正考官柏葰著先行革職，聽候傳訊。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均著暫行解任，聽候查辦。至此案頭緒紛繁，著欽派王大臣等，毋得含混了事，認真研鞫，按例從嚴懲辦。

《文宗實録》卷二六九　十一月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德興阿奏，江北兵單，請飭黑龍江迅撥馬步兵丁等語。現在黑龍江官兵在德興阿軍營止二百餘人，不能成隊。著奕山挑選餘丁一百名，前赴揚州軍營應用，毋稍遲誤。又據奏，江北將領傷亡病撤者甚多，請調黑龍江得力各員前往等語。所有黑龍江協領富陞

阿、四品官托克托布、佐領額哲通額、富平阿、蘇楞額，著奕山酌調數員，派赴江北，交德興阿軍營差遣。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又諭，德興阿奏，官軍進攻六合獲勝，並請調直隸等處官兵各摺片。總兵成明督兵進攻六合，於猴子鋪、孟家店一帶，擊焚賊卡，捻斬多名。即可乘勝進攻，殄茲醜類。德興阿現已移營五臺山，扼要駐劄。著即督飭各軍，節節進偪，務將六合、江浦迅圖克復，毋再遷延。現在江南東自江甯鎮，北至采石磯，百餘里一律肅清。是南岸勦辦，正在得手。若該逆窮極思竄，則北岸防勦情形愈爲喫重。德興阿兵勇潰散之後，馬步僅止八千，且多傷病，自應量爲抽換。惟直隸、陝甘、黑龍江官兵未能照數調撥，致本地空虛。本日已諭慶祺飭調直隸官兵四百名，樂斌酌調陝甘官兵一千名，奕山調黑龍江餘丁一百名，馳赴該大臣軍營聽候調遣。至請調將領馬匹，除伊犁鎮總兵常英道途遥遠，毋庸調派外，其協領富陞阿等，已諭奕山、樂斌酌量派往。其甘州孳生馬匹，亦諭該督酌撥三四百匹，迅赴揚營矣。至朱承先等兵勇，前曾諭令和春酌量飭赴江北，並令將張國樑留下之兵，毋庸調回。德興阿惟當力圖振作，親督各軍，自東而西，將六合、江浦之賊次第掃除，並嚴扼該匪紛竄之路，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乙亥，又諭：昨據瑞麟、慶祺奏，酌擬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各情，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本日據覆稱，該大臣所擬請裁移添設之將弁各缺，均甚妥協，其原設及新募之兵，足資守衛。業經明降諭旨依議辦理矣。

《文宗實録》卷二六九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廖鴻荃奏，福建省永豐官局前因提用局票過多，局夥倚恃委員護芘，買空賣空，致民間不復信用局票，物價日昂，奸徒鼓煽，致有三月間闖入督署之事。及鐵錢窒礙，議復銅錢，以二成錢票，一成現錢搭放市肆，未見分文，多被奸民運赴省外銷售。近因彌補票本，設局勸捐，怨聲載道。將來此項捐資，若復那移別用，更何以爲清釐官局之資。一朝潰裂，患不勝言等語。該省設立官局，原期酌盈劑虚，便民利用。若任令委員盤踞，奸夥營私，不思力加整頓，必至官民交困。王懿德現在出省督兵，所有該局倚勢作奸之委員，著派東純會同慶端，嚴參懲辦。局夥奸民從中漁利者，一併嚴懲，以除積弊。至錢票與現錢分成搭放，該省銅錢本不敷用，不准奸民外運私銷，日久自堪補救。其勸捐一節，原屬不得已之舉，亦須俯順輿情，不得抑勒苛派，致滋怨譁。該將軍、巡撫務當通盤籌畫，剔弊釐奸，嚴定章程，飭屬妥辦，以資周轉而裕民生。將此諭令知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官文奏，胡林翼葬親事畢，當經諭令該署撫即赴湖北署任，籌辦軍務。本日據都興阿奏，扼勦上犯賊匪，兵力單薄，勢恐難支，請飭胡林翼駐劄黄梅督辦等語。都興阿撤安慶之圍，馳赴宿松後，賊隊大至。雖經連次擊退，而援兵未到，情形萬分危急。胡林翼前在湖北調度各軍，悉合機宜。此時該署撫諒已到省，即著前往黄梅一帶駐劄，將撥兵籌餉各事宜妥爲督辦。至都興阿身任將軍，且係幫辦軍務，除所部各營外，其餘兵勇亦應聽其調度。所有舒保、李續宜等馬步各軍，早經官文派出赴援，何以日久不至？即著該將軍速行催提前赴宿、太一路，協力攻勦。儻有躭延不進，以致貽誤機宜者，即著從嚴參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〇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和春奏，鄧紹良大營被圍，當諭令周天培已抵甯國，即飭悉力應援。本日據胡興仁奏，探聞鄧紹良於本月十二日接仗陣亡等語。覽奏，實深憤懣！甯國爲江浙門户，鄧紹良一軍既已敗潰，恐朱承先、馮日坤等兵勇不敷堵勦。周天培諒已馳抵甯國，如果鄧紹良陣亡屬實，著和春等一面馳奏，一面傳旨將周天培署理浙江提督，令其督辦甯國軍務，迅將此股逆匪痛加勦洗，毋令蔓延。鄧紹良陣亡情形，俟奏到時，再行降旨賜卹。甯國郡城是否尚保無虞，著該大臣等迅速撥兵救援。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張亮基初抵雲南，駐兵曲靖，連次勦辦回匪，屢獲勝仗，回衆頗知畏懼。嗣因吴振棫誤信回人之言，堅請該撫進省，張亮基遂撤曲靖之兵，輕騎赴任。甫經抵省，回匪即將張亮基之姪殺害。迫張亮基入城後，回人四處看守，出入均難自主，一切文報均須回人拆看，始能發遞。該回匪等復於省城之外築一小城抽税，所收税銀半月歸官，半月歸回人自用，以致居民遷徙，商賈裹足，省城貿易鋪户盡屬回人，米糧食物價加數倍。此等情形，雖係傳聞未確，而吴振棫等本日六百里奏報，並未敘及張亮基之姪被害一事，恐其受制於回人，不便入奏。此時若令張亮基查奏，亦恐事機漏洩，轉致生變。著王慶雲即選派精細幹員，改裝易服，前往雲南省城，面見張亮基，密訪確情，據實具奏。如果此事屬實，則張亮基等已有不能施展之勢，惟有仍借川省兵力以爲援應。或以助勦迤西爲名，酌派川兵駐劄宣威、曲靖等處，俾張亮基等緩急有恃，庶可漸有轉機。並著王慶雲一面馳奏，一面斟酌妥辦，毋致貽誤。將此由五百里諭

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一　十二月乙巳，諭内閣：周祖培等奏，覆勘各省試卷，應議太多，開單呈覽一摺，並請將應查各卷交各省查明等語。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嗛酋將回上海，請將條約先行進呈一摺。前諭桂良等將條約進呈，原令其挽回四事，定議之後，即行呈閱。兹據奏請擬將兩次條約，先行專弁齎呈。著照所請，准其先將天津原約及現定稅則條款進呈，俟挽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候朕酌奪如何准行，一併用寶發回，交桂良等與該夷互換。據奏該夷雖不長駐京師，而其隨時進京，尚未杜絶。即内江通商，游行内地及歸還廣東省城三事如何辦法，摺内並未切實聲明。其上海應派欽差，亦須俟一切定議後，再行簡放。此時夷船尚未回滬，究竟逗留何處？恐桂良等爲其所愚，稽延時日，一交春令，該夷又潛赴天津。前經疊次諭知：如果該夷北來，我兵必先開礮。條約内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該夷應到之處，我若用兵，並非理曲。桂良等曾否將此言透露？儻不便向嚼嚼唫面説，或令委員道達，或由他國轉傳，使之聞知，均無不可。總之，既有欽差改駐上海之議，則進京一層，不但長駐不能允准，即隨時往來亦可不必。上海道路非廣東可比，何事不可上達，該夷必執前議，是誠何心？

《文宗實録》卷二七一　乙卯，諭内閣，前因載垣等奏，平齡案内訊出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有送給程庭桂條子之事，當令江蘇督撫取具確供具奏。兹據何桂清等訊明，李清鳳之子李旦華假托父名，私送條子，並有代同籍貢生王景麟致送條子之事。工部郎中李旦華著即革職，由該督撫派員解京歸案辦理。貢生王景麟據奏尚未回籍，著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到案，一併訊辦。李清鳳著交部議處。

丙辰，以安徽壽春鎮總兵官鄭魁士爲浙江提督，督辦甯國軍務。湖南岳州參將熊天喜署安徽壽春鎮總兵官，廣東羅定協副將劉季三爲直隸通永鎮總兵官。

《文宗實録》卷二七二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都興阿奏，移營進規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摺。復據奏稱：現患骸疾，讀賞假調理，已降旨賞假一箇月矣。蓮花塘、楓香驛餘賊退至太湖等處，分茅嶺之賊退至石牌，增壘抗拒，另股復由潛山趨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該將軍現派各軍，責成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統帶移營前進，並由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剳黄梅。飭令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亦不爲單薄。惟都興阿告假在營調理，雖有多隆阿爲前敵，而後路尚無大員總統調度。胡林翼到省後，已馳往黄州，著即申明紀律，調度各軍。仍以多隆阿爲前敵，督飭李續宜等體察情形，節節進勦。胡林翼應否督兵前進，著與官文會商辦理。儻因兵力不敷，即著官文酌量調派，爲進兵圖皖之計，不致遲誤事機，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王慶雲奏，四川省撥解京外各餉爲數甚鉅，請續辦按糧津貼，以資接濟一摺。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海口，業經僧格林沁添築礮臺營壘，以資守禦。其沿海各口岸，何處應行設防，尚須周歷履勘，方能布置周密。著慶祺傳旨諭知史榮椿會同格綳額，即由天津馳赴山海關，將沿海一帶口岸及扼要地方，詳加履勘。查明後，史榮椿即折回大沽海口，格綳額即在山海關駐紮，俟防兵到關，歸其統帶。並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將由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沿途海口各要隘，一體詳查明確。所有兩路查勘情形，均由慶祺繪圖貼説，詳晰具奏。

《文宗實録》卷二七二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樂斌奏，甘餉緊要，請飭迅速籌撥一摺。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綏芬、烏蘇里地方，並俄夷具字要挾情形一摺。據稱：綏芬至三姓交界，寬廣千餘里，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烏蘇里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距興安嶺甚遠，亦無接壤俄夷處所。是該二處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遥，且近接三姓，寧古塔等處，實已深入内地。據該將軍等查明，未便允許，自應正言拒絶。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爲開導，諭以各處准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爲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爲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蔓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況該夷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觸怒軍民，若日久占居，必致積怨成仇，羣起爲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禮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夷使聽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里爲請，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竄越。如有堅執不遵，即著將該夷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哩斐岳幅，據理所辯，曉以利害，勿任各夷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不宜過於激烈，致啓釁端，亦斷不可一味輭弱，總宜

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服。摺内所稱：夷文各件，封送軍機處。未據隨報遞到，恐有遺漏，著該將軍等即行補送，以備呈覽。

丁卯，諭内閣：本日據桂良等陳奏，暎國咨文各件，内有僞造廷寄諭旨一道，據稱係暎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爲詫異！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黄宗漢爲兩廣總督，接（授）（受）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黄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並無與暎、咈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僞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二國爲難，以致暎國疑慮。著黄宗漢嚴拏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我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東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黄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遵旨呈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黏籤開單呈覽一摺。詳閲單内所開歧異之處，均屬有因，從前既經普提雅廷斟酌看定始行畫押，則該夷此次狡賴，顯係恃無質證。桂良現令在津與晃明同議之參領張廷岳先行回京，當俟該員到時，與之辯證，自必無從狡執。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即不與之互換。原議本有一年之説，即俟上海事竣，再與理論，亦不爲遲。

至另片所奏：必須撤去黄宗漢，暎夷始能帖服。試思中國大臣，豈能視外夷之喜怒爲黜陟。況欽差大臣關防，已改授何桂清，則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黄宗漢無涉。至各省督撫辦理地方公事，該夷豈能干預。著桂良等向夷酋剴切曉諭。前因廣東有僞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閲看。其挽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毋再别生枝節。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

《文宗實録》卷二七三　正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有僞造廷寄諭旨，致該夷疑慮。當明降諭旨，令黄宗漢嚴拏僞造之人，並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祇領接辦。原冀該夷見此諭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黄宗漢無涉，可以釋其疑慮。乃本日據桂良等奏，廣東夷、民互鬬，致礙和局。該夷必欲回粤措置，定於日内起身，自係未見前旨，故堅欲駛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該夷，仍應將前旨鈔録，設法迅速知照該夷，並告以自議和之後，黄宗漢辦理本地土匪，紳士，羅惇衍等裁撤練勇，均未與暎國搆釁。該夷照會内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各勇屢已胡爲等語。究竟何時何事，並未明言，恐係傳聞不確。又恐暎、咈之兵出城擾害百姓，以致互相爭鬬，其曲亦不在廣東百姓。現在欽差大臣關防已交何桂清接辦，黄宗漢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暎國到粤亦無可商議。若如照會内所言，恐傷和議，勸其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可設法挽回各事。儻該夷業已先到廣東，肆行攻擊，是該夷等背約動兵，自起釁端，並非中國失信。將來該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絶，亦覺理直氣壯。至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形勢危險。桂良等於夷酋赴粤後即可暫駐蘇州，俟該夷回滬時再與計議。若事已決裂，難以理諭，即迅速馳奏，聽候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密諭桂良、花沙納、何桂清，並傳諭段承實知之。

癸酉，諭内閣：朕自御極之初，特開恩榜，迄今已閲數年。緬惟皇考宣宗成皇帝五旬、六旬萬壽，均降旨特開鄉會試恩科。仰見宏敷教澤，行慶作人，有加無已。兹於咸豐十年屆朕三旬萬壽，允宜特開慶榜，嘉惠士林。著於本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明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副朕簡拔人材至意。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請先行進呈兩次條約，當經降旨允准，並令俟挽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再行一併用寶發回。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税則各件，業經軍機處代爲呈覽矣。惟挽回專條，俟暎酋回滬後總須及早定議，迅速進呈，方能與現遞條約一併用寶發交各國，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條約業已進呈，含糊了事，有負委任。此時利害轉關，全恃專條爲補救。著桂良等悉心籌畫，盡力挽回，即行馳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發諭旨，桂良等奉到後如何傳示該夷，該夷接奉後作何情形，並暎船駛到粤東有無消息，著一併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桂良、花沙納、何桂清，並傳諭段承實知之。

《東華續録》咸豐八五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省僞造廷寄、諭旨，致英國疑慮，業經諭令黄宗漢查拏僞造之人。本日據羅惇衍等奏，該國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鈔録奸民僞造諭旨，與桂良等前奏相符。羅惇衍等在粤辦理團練，曾申諭北路鄉民不與英、佛等國爲難，致開釁端。詎該國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衆千餘，由三元里前進，一路焚燒，轟斃行人，鄉民始鳴鑼對仗。初五

日，復直趨石井，互有殺傷。皆由奸民僞造諭旨致該國疑慮，並非羅惇衍等不遵前旨仍與該國搆釁。本日已諭令黄宗漢、柏貴，昭會該國，令其盡釋前疑，不可爲奸民所惑。額爾金見已回粤，儻經查明，自必恍然知花縣之事由於奸民僞造諭旨，致懷疑慮，並非中國故違和約也。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設法照會額爾金，告以此次與鄉民互鬬，雖由彼先啓兵端，究係因懷疑所致。一經説明，自當相安無事。如額爾金業已回滬，更可明白開導，以全議撫大局。羅惇衍等摺，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二七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胡興仁奏，徽、甯需餉孔亟，請飭江蘇省暫爲通那一摺。據稱江南所派援甯兵勇，業經何桂清由蘇發給十一、十二兩月口糧，本年正月即須由浙支放。現在鄭魁士將南陵西路之賊攻退，即可規復灣黄。援師四集，需餉萬分緊要，浙省勸捐現無起色，一時湊辦不及，擬請飭江蘇省於庫存項下暫借銀二十萬兩，以救目前之急，俟浙餉稍裕即行籌還等語。前因甯國缺餉，浙省未能接濟，曾諭何桂清不分畛域，就近籌撥，著該督仍遵前旨，即於蘇省庫款内，酌量撥銀二十萬兩，以濟甯防之餉，毋使飢兵潰散，又生意外之變。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庚寅，諭内閣：理藩院奏，扎薩克喇嘛嘉木磋與那木喀呼圖克圖口角忿争，並達賴自戕身死一案，著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瑞麟、穆蔭提集全案人證，嚴行訊辦。那木喀呼圖克圖，著暫行勿庸掌印。嘉木磋著革去扎薩克，並達喇嘛，一併歸案鞫審。其扎薩克印，務著洞闊爾呼圖克圖署理。

《東華續録》咸豐八五　是月，緩徵山東臨清四十六州縣並德州等五衛，江西南昌等七縣，福建邵武等四府二十五縣並邵武等三廳，被水、被旱額賦，展緩浙江海鹽歉收白糧，賑安徽滁州等二州縣，山東東平等八州縣並東昌衛，被擾、被水貧民一月口糧。免貴州都匀等二十一府廳州縣並錦屏縣丞所屬被擾地方額賦。

《文宗實録》卷二七五　二月壬寅朔，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各國議定税則内洋藥一項，從前未經定税之時，聞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情弊。現在既經議有定章，官爲收税，各省自應一律辦理。上海爲各商薈萃之所，尤應及早奉行。現經户部由驛通行，諒江蘇省當已奉到，曉諭商民一體遵辦。特恐地方官希圖掩飾，壓閣部文，不能及早奉行，或以多報少，藉肥私囊，皆所不免。著桂良、花沙納嚴密訪查，儻有前項弊端，即行會同該督撫據實參奏，毋稍徇隱。且使夷商知此次税則，業經通行，獲利已多。桂良等亦可藉此爲詞，消弭兵釁。將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

辛亥，又諭：勝保等奏，進取高旺及截勦回竄浦口各匪，均獲全勝，並片陳浦口等處攻守情形，咨商德興阿派兵守隘，令李世忠撤隊回皖。覽奏均悉。浦口被匪撲入，旋經李世忠等擊退，必須重兵屯駐，方保無虞。德興阿業經革任，江北各軍均歸和春節制。前諭和春等選擇謀勇兼優之大員前往江北統率德興阿一軍，並以張國樑現在江北受降，令其乘勝督兵進攻六合。又諭勝保，令李世忠隨同攻勦，俟六合克後，再赴和、全等處。該大臣諒已奉到諭旨，即行遵辦。惟此時浦口被賊撲入，幸未再失，所有江浦、浦口二處，必得和春等派兵前來守禦，方能令李世忠助勦六合，本日已諭和春酌辦。其薛成良降衆，亦著派令助勦六合；至江浦一城，江南派兵未到以前，即著勝保等酌撥官軍會合薛成良新附之衆，併力協守。該大臣素能不分畛域，著就近與張國樑商酌，通籌緩急，相機辦理爲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六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臚陳辦理通商機宜一摺。前因廣東距京窵遠，夷情不能遽達，致令藉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欽差大臣於上海，並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兩廣總督之例，授爲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宜。兹據奏請簡派專員，駐劄上海，議給養廉，以崇體制。至總督距上海較遠，事未親身目擊，恐措置失宜，並恐該夷遣人往來，似多窒礙等語。從前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遇有各國議事，先派員接見，原非事事與總督面議。葉名琛並不派員接見，相視太輕，而又不設備，故爾釀成此變。如果操縱得宜，亦不至蔑視督撫。況總督爲地方大吏，足資彈壓，若另設欽差，以京中大員任之，恐遇事呼應不靈。現在撫局尚未大定，所有應辦各事宜，俟互換和約後，朕當再行詳諭該督欽遵辦理可也。至該督已授爲欽差大臣，即當與桂良等設法阻止暎夷進京，並入江等事，挽回得一件，即爲他時消去一件後患，未可徒託空言。至撫議已成，所有條約自須頒發通商各省一體遵行。然須仍歸欽差酌辦，以一事權，其有據情代奏之件，該大臣要當擇其無傷國體者，方准代爲上達，亦不得聽其所求，屢爲瀆請。再前據勝保奏，夷船有句通金陵逆賊之事，曾諭和春等豫飭水師密訪。從前辦理夷務時，圌山關曾設礮臺，現在是否尚存，該處爲入江要隘，著何桂清察看形勢，酌撥兵丁，密加防守，以備不虞。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甲寅，諭曰：本日據載垣等奏，會審科場案內已革大員，並已革職員，定擬罪名，先行擬結一摺。朕詳加披覽，反覆審定，有不能不爲在廷諸臣明白宣示者。科場爲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自來典試大小諸臣，從無敢以身試法，輕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係科甲進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即撤換試卷，若使斬祥尚在，加以夾訊，何難盡情吐露。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爲已甚。但就所供情節，詳加審覈，情難可原，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均著照例斬決，以昭炯戒。副考官户部尚書朱鳳標，於柏葰撤換試卷，闈中並未查詢，出場後又不即行參奏。若照舊例辦理，知情徇隱，即應治罪，即止於失察，亦應研訊。惟閱其供詞，尚無知情情弊，諒朱鳳標亦不敢公然徇縱，著從寬即行革職。

《文宗實録》卷二七七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遞到慶祺密摺一件，據稱，天津爲全局攸關，且當南漕北上之際，未便輕於議戰。如夷船駛到，宜先示羈縻，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説，仍令往上海互換和約。儻肯回帆，即可毋庸啓釁。如竟闖進内河，再當觀釁而動。所見甚爲詳慎。著僧格林沁會商文煜，豫派委員，如果該夷船到，即往攔江沙外與之理論，勿令駛入内河。其理論之詞照慶祺所擬，亦尚寬嚴得體，惟所派之員，據慶祺所奏，不令紳士出面，固爲周到，但派委官員亦應詳慎遴選。上年派委各員，如卞寶書等，既已懾於夷酋之狡悍，且與之習熟，悉爲夷人所玩視。此次著另選明幹有才之員派往理論，以免貽誤。慶祺摺著發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四　丙寅，又諭：昨據桂良等奏，夷情叵測一摺，所稱上海換約及另立專條之説，均未與該夷明言。是該大臣等辦理此事，至今尚無把握，現在噸酋到粤已久，如日内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應與該夷議明，在彼互換和約。桂良等具有天良，自必竭力補救。惟夷情狡執，該大臣等迫於時勢，亦屬勢處兩難，該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鑒之中。因思駐京一節，爲患最鉅，斷難允行；至進京換約，如能盡力阻止，更屬妥善。儻該夷堅執不肯，務須剴切言明，議定由海口進京時所帶人數不准過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轎擺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駐。以上各條如肯遵辦，我等即一面奏明，一面先行回京，約定日期。俟我等到京後，爾國船隻方可前赴天津，庶不致在海口久候。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俯首聽命，其餘三事即可乘勢開導。儻能消弭一事，即日後少受一事之累。如不能全行挽回，亦當於三事中予以限制，以杜該夷無厭之求。何桂清係五口欽差大臣，責無旁貸，一聞該夷酋回滬，即與桂良等同至上海，尤應盡心籌辦。王有齡、薛焕、吴煦均能熟悉夷情，著即先行派往，遵照諭旨，次第妥辦。如該夷堅欲進京換約，何桂清即於王有齡等三員中揀派兩員，隨同桂良等馳驛來京辦理，免致該夷藉口逗遛。桂良等上年在津，於夷人駐京等事率行允許，已屬咎無可辭，方冀前往上海可以逐漸挽回，乃數月之久，迄無實濟。此次准其進京換約，實萬不得已之舉，該大臣等若能仰體朕心，總須在上海互換和約，方爲妥協，諒不至因朕有此旨，桂良等即可將就諉卸也。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桂良、花沙納、何桂清，並傳諭段承實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八　三月辛未，命怡親王載垣往天津察看海防事宜。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鄭魁士奏，需餉甚鉅，請飭浙省月籌餉銀二十萬兩，當諭令胡興仁酌量加增。嗣據鄧瀛奏，甯國地方雕敝，按月三萬兩之數未能籌措，復諭胡興仁設法籌解，並諭何桂清協濟。兹據胡興仁奏，甯防餉需，足敷支放，並瀝陳辦理情形一摺。現在黄池鴉山已無賊蹤，甯防稍鬆，金陵等處援軍均已調回，所需軍餉自可較前撙節。甯國地方，被災被擾，所籌三萬兩已准其暫緩數月，此後仍應竭力徵收地漕釐捐等項，以供軍儲。著何桂清飭令該道認真辦理，不可徒恃浙餉，致有貽誤。該處係江南統轄，又爲浙省門户，著何桂清、胡興仁仍遵前旨，無分畛域，通籌協濟，毋誤要需。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探聞夷情仍堅欲進京，並鈔録夷文各件，業經諭知桂良等再加開導，設法挽回矣。惟披覽照會各件，情詞桀驁，並據桂良等奏，探聞有嗅夷帶兵二千名，船十餘隻，直赴天津，咈咪兩夷各帶兵船之信。現在桂良等如能設法羈縻，令其即在上海換約，固屬妥善。如竟不能阻止，則到津後亦恐非口舌所能爭勝。況既帶兵船必至用武，前諭僧格林沁於防海官兵内酌撥馬步精兵一二千名，赴黄河北岸扼剳，日内尚未據覆奏。現當夷氛甚惡，急宜厚集兵力，以資捍衛。此項官兵調出後，深恐海防不敷調遣，即著該大臣酌量各路預備官兵内應行調補若干，迅速具奏，以便早爲催調。將此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九　庚寅，又諭：户部奏請飭籌辦淮南鹽務，酌擬條款，

開單呈覽一摺。淮南鹽課爲撥解大宗，近年因長江梗阻，經户部議令就場收課，辦理數年，稍有起色，尚未能復舊額，亟應設法籌辦，以裕課款。著照該部所議，如通、泰各場於適中之地駐劄武職大員，稽察出入，以杜偷漏。泰州總局及分局酌增稅銀。淮鹽侵越浙岸，於京口等處地方設卡抽收稅銀，抵補浙課。又事務較簡各場鹽官，酌量裁併。又川淮各私，由湖北闌入湖南者，必由岳州經過，於該府設局抽稅，其餘毗連川粵處所，各設稅卡，以防偷越。江西饒州、吉安、建昌、九江等府，各於適中地方設局，仿照湖北章程，一律收稅。所議均尚周妥。各該督撫果能認真籌辦，於衹務餉需，實有裨益。著兩江總督、江西、湖南各巡撫，悉心籌畫，妥速辦理。另片奏，淮北代納協貼懸課，綱運積壓，未據奏報等語。並著何桂清、庚長迅飭運司、運判等實力督催。即將乙卯綱課額全完奏報覈銷，並將臨淮等處各卡抽收鹽釐抵完協貼懸課數目，一併造報。丙辰綱各販停積之鹽，亦著飭令設法營運完課，毋誤要需。

《東華續録》咸豐八五　甲午，諭：本日據勞崇光奏，英、佛各國兵船駛至梧州，旋即退回廣東一摺。據稱，有英、佛各國火輪等船載兵一千餘名，由廣東省城駛至肇慶，並分出船隻於正月二十二日駛至梧州城外。其隨同前往之廣東番禺縣丞卓秉森稱，係由廣東巡撫柏貴派委，請見提督鹿壽，該國官員帶回兵丁二十餘人登陸遊行，並在城外步量街段登山繪畫地圖，旋於二十一日開船而去等語。見在各國和約尚未互換，其通商海口原准前往貿易，但從無攜帶兵船深入内地之事。況粵西並不在通商之列，該國人員遽帶火輪、兵船突如其來，該省民人不免驚疑，設或滋生事端，豈得謂中國有乖和好。此事黄宗漢、柏貴何以均未奏及。柏貴近在省城，以後英、佛等國如再有此等舉動，該撫務當竭力阻止，免致議和之後復有意外之變。至此次英國人，一名斯託賓齊，一名墨克福第；佛國人，名達博威，俱言語不通。又一名巴夏禮能通華語，均與崑壽相見，並稱秋冬再要出遊。著柏貴妥爲開導，使不至再蹈前轍。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七九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遵查黑龍江通商事宜，仍請免徵稅課一摺。據稱，前議條規原係專指黑龍江一處，因地屬邊疆，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事同一律，非海口輻輳之區可比，請仍准互相換貨，免徵稅課等語。此款既經該將軍與木哩斐岳幅反覆辯論，應允在先，勢難更改，祇可俯從所請，互相換貨，免其徵稅。其餘三條，著催令迅速定議，仍遵前旨，先行奏明，俟奉到諭旨，方准向該夷允許。至綏芬、烏蘇里兩處，事關疆土，尤爲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將軍務當正言拒絶，不可仍前輕率，自干重咎。現在俄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在京互換和約，已與言明，界址一事仍歸黑龍江、吉林將軍覈辦，與天津所定各口通商和約無涉。奕山不得向京中推諉。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咸豐八六　四月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瑛棨奏，擊退亳州捻匪，並調派兵勇堵勦一摺。亳州撲城捻匪，經朱連泰等督兵擊退，而五馬溝等處均築有賊圩，偪近豫境。且據稱竪旗聚衆，有俟雉河賊股齊集即行西竄之信。亟應迅速進勦，以遏逆氛。該撫抽撥歸、陳等屬防兵，派總兵朱連泰及承惠統帶出省進勦。所籌歸、陳等屬留守禦各節，布置均尚周妥。惟伊興額所帶豫省官兵業已改派關保統帶，督辦該省防勦事宜。見在調派各兵爲數不少，軍威已壯，進勦當可得力。俟關保馳赴永城接替後，即令馳赴鹿邑，督率豫軍相機攻勦，以期擣穴捻渠。至濉口一營，亦關緊要。傅振邦欲留兵勇，該撫仍當如數酌留，以均兵力。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〇　甲辰，諭内閣：劉崐、崇綸奏，請將海運米石暫行截卸通倉一摺。天津運米剥船現已陸續抵通，若待上游放水下注，裏河水勢暢旺，挨次轉運，恐停船待驗，不能迅速回空。所有抵通米石，著照該侍郎等所請驗收後暫行截卸通州中西二倉，俾得迅速轉運，所有車脚等項准其作正開銷。惟經紀船户人等，起卸米石，向有偷漏攙和情弊。今既多一番起卸，更恐弊竇叢生。著該侍郎等督飭司員坐糧廳嚴密稽查，毋令藉端舞弊。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庚長奏，南北運河來源告竭，請飭山東迅即開壩一摺。據稱江蘇運河，以東省河水及微山湖爲來源，現因來源告竭，舟楫阻滯，於餉道商販釐捐稅項，諸多窒礙。且兩岸民田灌溉攸資，自應量爲疏洩。新任河督黄贊湯到任需時，瑛棨暫行兼署，相距較遠，著崇恩就近督飭該管道廳察看實在情形，斟酌辦理，務使開壩之後，於江蘇境内實有裨益，而於東河蓄水設防各事宜，仍無妨礙，方爲妥善。庚長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壬子，諭内閣：張亮基、徐之銘奏，兵練圍攻，城外回衆肅清一摺。雲南省回衆上年就撫後，於南城外江右館駐劄，時聚悍回搶劫訛詐，並劄營於碧雞關要路，經張亮基等飭署安甯州知州慶安，招集練目謝連科等暗襲碧雞關回營，擊斃回衆七百餘人。嗣官兵與各鄉團疊次分攻，將木柵攻破，殲斃首匪馬占魁，並賊

目十餘名，又攻破白馬廟彌勒寺回營，斃匪二百餘人。兵練遂進攻江右館，殲斃悍匪十餘人。回衆窮蹙，各分散歸籍。回匪久踞雲南省城外，諸多不法。該練目等轉戰兩月，將該匪全行驅逐，省城得以肅清，實屬著有微勞。著張亮基等擇其尤爲出力者，奏請獎敘，以示鼓勵。

《文宗實録》卷二八一　丙辰，又諭：僧格林沁等奏，俄夷運送軍器船隻抵津，應交何處；護送之夷，應否進京，請旨遵行等語。俄囉斯國運送槍礮，如果船隻到津，該大臣等仍遵前旨，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另換内地船隻裝載進口。其槍礮應交何處，及護送之夷應否進京，届時奏明請旨。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陸續進關，已飭武備院將製造鳥槍弓箭等件趕緊造齊，解赴海口應用。將此諭令知之。

壬戌，以恭親王奕訢爲内大臣。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在烏蘇里口以下南岸添建房間，並該夷狡執履勘。又奕山、那敷德另摺奏，以後會奏夷務，請分别主稿各等語。綏芬河、烏蘇里江，皆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例，屢經諭令奕山等據理拒絶。乃該夷潛在烏蘇里口以下南岸，舊居博力地方，添建房間，並於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牧放牛馬。似此任意侵占，實屬不成事體。夷官奇薩羅幅復帶同通事到卡，聲稱會勘烏蘇里河源興開湖分界，有自行去占之語，尤屬狡執可惡。該夷占地建房，並欲會勘地界，總由奕山輕允黑龍江左岸地方，以致該夷肆意占踞。該將軍既已貽誤於前，並不思力圖挽救，乃輒奏稱事屬吉林，應由吉林主稿，免致往返貽誤，顯係因現在侵占之地均在吉林界内，有心推諉。惟奕山既輕諾於前，此時礙難阻止，宜其一籌莫展。著特普欽，督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曉諭夷酋木哩斐岳幅：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其借住，已屬中國優待之意；吉林界内，係中國採捕蔓珠之地，斷不容爾侵占，若背約妄行，必致有傷和好。興開湖等處，本不與俄國連界，無可會勘，豈得以曾在黑龍江具文爲詞，意圖狡賴，該署將軍等務當正言拒絶，不可含糊了事。嗣後奏事，關涉吉林，著即由吉林主稿，一面會銜，一面具奏，免致往返札商，徒稽時日。至奕山、吉拉明阿，亦應力圖補救，不得因該夷現占地界俱屬吉林，希圖諉卸。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二　戊辰，諭内閣：惠親王、恭親王奕訢、工部尚書文彩，均著毋庸管理鐵錢局事務，其奏留襄辦各員，並著一併撤回。所有鐵錢局事務，著統歸户部右侍郎管理，並著户部總理滿漢尚書兼管。

《東華續録》咸豐八六　是月，蠲緩浙江杭州等三府暨衢州等各衛，河南光州等二十三州縣，山東濟南等五州，並臨清等二衛，被賊被擾地方新舊額賦，賑山東城武等六縣衛貧民一月口糧。

《文宗實録》卷二八三　五月庚午朔，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翁同書奏，逆匪占踞天長、汊澗，盱眙後路仍形危急，請飭催各路進兵一摺。前據勝保、傅振邦各奏撥天津馬隊，現因海防未撤，不能多撥，已諭僧格林沁調撥黑龍江馬隊一千名赴傅振邦軍營，此項馬隊到時即由傅振邦分撥五百名交勝保軍營調遣。除樂善現有經手事件，業經僧格林沁覆奏，不能令其帶兵來皖外，其江南大營已派熊天喜帶兵四千渡江援勦，復添派兵勇一千交張玉良調遣。現在擊退揚州撲城之賊，復分兵保守邵伯等處。本日復諭和春，即飭毛三元等與勝保合勦天長，無須另派鎮將帶兵赴皖矣。勝保不可專待天津馬隊，惟當就現有兵力分投堵扼，迅克天長，而解汊澗之圍，以期埽清北路。至湖北各營東下之師，雖已剳營於英、霍之間，祇能爲六安後路，須俟分援湖南馬步水師撤回，方擬力圖進取，一時固難移兵深入皖境。且都興阿、楊載福等軍，前據官文等奏明，即使東下，亦不能受他人節制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癸酉，諭内閣：工部實源局奏，鑄辦鐵錢需用平鐵等語。實源局所需鐵斤，由山西省採辦，按季解京。因上年所解潞鐵不堪鼓鑄，業經咨行山西巡撫，嗣後均應一律起運平鐵。兹據奏稱，山西應解該局秋運二批鐵斤，仍由潞安府辦運，恐誤鼓鑄。著山西巡撫將應解實源局鐵斤一律均以平鐵運解，如平鐵或有不敷，即照鐵錢局三七成搭運，俾利鎔鑄。

乙亥，請派大員暫事羈縻。得旨，總以上海換約爲第一要義，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瀾江沙外，少帶從人，實爲妥協。尤必須該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頭之類，意存攪擾。抵京原爲換約，萬不能聽其久駐。該夷酋設欲駐京，必將薛焕留於京師作爲辦理之常人。此時清淮一路，雖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斷斷不能措施合宜。卿等艱辛備嘗，二載勤勞，亦必欲速觀厥成。所請毋庸議，正可藉兹赴津需日之語，爲羈縻換約之地步也。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俄夷在烏蘇里河以下博力、抓吉等處蓋房占地，前經奕山、特普欽奏到，當經諭令特普欽飭令富尼揚阿曉諭夷酋，阻其下駛，並嚴諭奕山督飭吉拉明阿力圖補救，不准推諉。本日據特普欽奏，該夷目等不聽理諭，動以木哩斐岳幅爲詞，而木哩斐岳幅之狡執貪亢，則恃前約内有烏蘇里河至海

爲中國、俄國同管之地一語，請飭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分較明晰，俾免藉口等語。烏蘇里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何以奕山等所議條約竟有與俄國同管之語？況該夷現欲開山修道，則其本不通海，已可概見。奕山等許其會勘，尤爲輕率。特普欽所奏，欲將前約分晰，言明烏蘇里河至海一節係專指江路行走，並非准其上岸。然既准其往來江路，則登岸亦難禁止，自應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爲直截了當。著奕山傳知吉拉明阿，向木哩斐岳幅言明，從前初議之時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現在業已查明烏蘇里、綏芬河等並非俄國接壤，又與海道不通，自應將此語更正。不但圖勒密、博力、抓吉及三姓等陸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綏芬、烏蘇里河路亦當與之約定，不准人船駛往。儻堅執不遵，惟有更進一步，告以爾既不講情理，則中國亦難事事曲從。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之地准其船隻行走外，其餘黑龍江下游及松花江內均不准其行駛。如肯更正前約，收回吉林境內人船，不復下駛，則黑龍江、松花江通海之路業經許其行走，中國亦決不負約。總宜將木哩斐岳幅折服，則其餘夷目無所藉口，後來人船方能斂戢。若謂地在吉林，意圖推諉，奕山、吉拉明阿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特普欽既經飭知富尼揚阿於三姓地方就近拒絕，其黑河口、牡牛河等處，並著轉飭各該副都統一體防範，務期兩省會商，合力阻拒，亦不可因貽誤由於奕山等遂謂難於籌辦也。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堅欲北行一摺。據稱，嗅酋嚐嚕嘶、咿酋布爾布濺到滬，均不肯與桂良等相見，但堅執進京換約之議，決意北行，咪酋華若翰亦隨同前往。又稱，嗅夷兵船已有六隻於初九日開行，其餘亦將陸續北駛。本日已諭知桂良等即行回京，並傳諭文煜，令其馳赴天津幫同恒福辦理夷務矣。各夷船隻如到天津海口，著僧格林沁、恒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幹委員前往，迎至攔江沙外，向其曉諭，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會告知，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入攔江沙，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反失和好之道。即將來進京時，亦須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進京。並告以去歲天津所定和約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即使剋時進京，亦須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換，爲期亦不甚遲。儻該酋不肯在攔江沙外靜候，即用內地船隻迎護，由北塘登陸至津。即著該酋在天津等候，一切豫備館驛派人護送，自當以禮相待，仍與言明兩國既係和好，互換和約不得隨帶兵船，不得多帶從人，其一切設備僧格林沁務當先行趕緊妥籌辦理。至備辦館驛等事，恒福即與文煜商同妥辦可也。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四　庚寅，諭內閣：前因江南文闈鄉試，以軍務未竣，兩次停止，本年恩榜特開，該省督撫奏請借用浙省文闈舉行。該部議交浙江巡撫察看辦理。旋據胡興仁覆奏，聲稱號舍不敷，恐多窒礙等語。朕以江南士子未免向隅，復諭令江南、浙江各督撫妥爲籌畫。茲據何桂清、徐有壬、胡興仁會奏，據稱，咨商安徽學政，該省距浙較遠，賊氛未靖，且歲科兩試久停，士子等未能一律應試，擬分別辦理，以昭慎重。著照所請，本年江蘇省鄉試即定於十月內舉行，借用浙江文闈辦理；安徽省鄉試，著俟該省平定地方較多，應如何通融辦理之處，由該督撫届時奏請補行，以示朕嘉惠士林至意。

癸巳，又諭：前因逆匪竄近粵西，諭令駱秉章撥兵援應。本日據該撫奏稱，自石逆竄楚以來，數省逆黨悉竄湖南，非勢極窮蹙，未肯舍楚入粵，廣西現可無須分兵往援等語。逆衆麕聚湖南，則粵西情形較鬆，此時自可無庸援勦。儻該逆窮蹙竄粵，仍著撥兵追擊爲要。再昨據官文奏稱，探聞石逆圖竄四川，蓄謀已久，或由資江、沅江以窺常、澧、掠荆、宜，或由辰、沅徑趨酉、秀，均應亟籌堵禦。當已諭令有鳳，於夔、巫及秀山、酉陽等處派撥重兵，嚴密設防。並諭令曾國藩，即統所部精銳，由楚江直赴夔州，妥籌防範矣。逆賊竄擾數省，所至糜爛，若再令援及蜀中，則不獨財賦之區悉遭蹂躪，且勢踞湖北上游，荆、襄等處皆爲震動，即陝西亦需設防，大局將不可問。著駱秉章悉心籌畫，務於辰、沅、常、澧等處調派重兵，嚴行扼截，以杜賊衆西竄蜀川之路，仍一面督飭弁兵，分投攻勦，將匪黨次第殲除，不可稍涉疏忽。另片奏，道員李續宜即可到籍，擬令統帶寶東兵勇，著照所請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八　甲午，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臨行之際，先飭候選知縣黃仲畬，向嗅夷喊咥嗎再三勸諭，令其仍留夷酋嚐嚕嘶在滬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務將兵船寄碇攔江沙外。又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再令哖嚎嘓向該夷酋婉轉關說。茲於十六日行抵蘇州，舟次接據吳煦稟報，閱之不勝憤懣！謹將原稟鈔録，恭呈御覽。復查夷人之必欲進京換約者，實因從前廣東所換之約，未經進呈，該夷前在粵城搜得舊約，是以無論如何開導，決不肯信。【略】現在嗅夷情急，難通商量，實不敢不據實直陳，恐有貽誤，關繫非淺。

《文宗實録》卷二八五　六月己亥，此次夷酋嚐嚕嘶等，以互換和約來津，帶

領兵船欲進大沽海口，已諭令在攔江沙外停泊，靜候桂良等到京商辦。復恐夷情躁急，未肯久待，又諭僧格林沁、恒福等，令由北塘進口，暫在天津安設館驛，仍候桂良等到後辦理。詎該夷不收照會，不遵理諭，屢將海口所設鐵戧等件撤毀多件。五月二十五日，夷船闖入，先行開礮，官軍不得不回擊。夷船受傷多隻，猶以步隊搦戰，勢甚猖獗。我軍擊斃夷兵數百名，生捡二名，餘皆敗竄。計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攔江沙外。據生捡夷兵供稱，皆暎夷號稱提督之赫姓主見。是日赫姓因桅折壓傷，其骸不能轉動，現在各船仍泊攔江沙外。暎夷背約恃強，先行開釁，並非我中國失信。惟念古來駕馭外夷終歸議撫，若專意用兵，終非了局，現仍令僧格林沁辦理防勦事務，另派恒福督同文煜辦理撫局。暎夷背約稱兵，固難與之理論，其咪、嘶雖與同來，未必幫同犯順，仍可善爲撫綏，令由北塘至津暫住，待桂良等到後再議該二國情形如何。尚未據恒福等覆奏。暎夷挫折之後，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無多，計必或赴上海，或召廣東兵船重來報復。著何桂清密派妥員，赴滬查探，有何動靜，暗中防範，其天津被創之事不可漏洩。儻該夷果有火輪船至上海，欲糾衆北犯，可令該處華商與夷商等聲言，若復用兵，則上年所議各條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囑各商從中勸阻，或挽咪、嘶二夷之滬者爲之勸解，令暎夷弭兵息事，仍在天津等桂良等辦理。庶各國可以同沾利益，亦保全撫局之一道也。惟此意須出自商人，不可官爲宣露，更不可因此事先給照會。何桂清有辦理夷務之責，既有變局，不可不早令知悉。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勝保等奏，粵逆由六合分股竄撲，盱眙危急，江南援兵尚未派往一摺。前因天長未復，賊燄甚熾，疊經諭令和春等就近於張玉良、熊天喜等所統各軍內派撥數千名前往，會同勝保攻勦。現在大股逆匪由馬家集等處竄撲天長各軍之後，勝保兵力過單，難於抵禦，所有張玉良等兵勇現俱駐劄揚州，六合等處。著勝保飛咨和春，催提所派鎮將，酌帶兵三四千人，馳赴天長，會同勝保兵勇將該城速籌克復。儻盱眙需兵，即提此項官兵，自北向南堵勦，更爲得勢。惟江南北軍務，均歸和春督辦。地方甚廣，需兵較多，前因和春未即撥兵赴援天長，業經諭令俟克復天長後，仍將所撥之兵回至江南北軍營，歸和春調度，勝保不得截留，致滋貽誤。至定遠南路喫緊，勝保已派馬隊援應，仍著翁同書督飭弁兵實力堵扼，毋稍疏懈。其黑龍江馬隊，並著該大臣等催提，以資助勦。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九 戊申，俄囉斯國大皇帝細閱早年所立新舊和約，確知其中條例，不能除兩國嫌隙，多因條說不合現相交之意，或有含混之處，或有宜增之處，以及重說等弊，必須講明。故議定補續數條，使時勢合而和好益固。下至庶民相交，雖人事日繁，亦無妨害。是以本官與貴國欽差大臣等商辦。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決定兩國東西分界。一、定旱路貿易章程。一、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爲指出增減各條。

《文宗實録》卷二八五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恒福等奏，接晤咪酋情形，並擬緩訂日期，令該酋赴京一摺。咪酋華若翰於初九日在北塘地方與恒福等會晤，辭意尚爲恭順，此時既許其來京換約，或由北塘起旱赴天津，由水路進京，或由香河一帶進京，俱令該夷自行酌定，斷不可勒令由香河行走，以免生疑。惟不可多帶從人，並須飭令各該地方，嚴密防範，啓程在二十日以外，則到京之時桂良等計亦可到。惟薛煥及黃仲畬，前有旨，准其先赴天津，此時既由恒福派員護送該夷進京，薛煥等即可毋庸先赴天津。著恒福即沿途行知薛煥等遵照，令其即行來京，毋庸投赴僧格林沁軍營。至該酋所稱，暎、嘶兩酋均往上海，原難憑信，惟咪酋和約內載有他國或有爭端，該國應善爲調處之語，儻伊願爲該兩國調處，即可乘機轉圜。著僧格林沁等悉心籌度，相機辦理。本日亦已諭知何桂清，令其探聽暎、嘶兩酋，如果在滬先給照會，將嘶酋開導矣。咪酋所懇轉給俄夷書信，不必拂其所請。恒福等著遇便寄京，即可轉付俄夷。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僧格林沁、恒福，並傳諭文煜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六 丙辰，硃諭王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先詢其來意，如無要事，即代爲接遞書信，如必欲進京，即令其少帶從人。俟咪夷起身後，再令其由北塘進京，抵都後更可與言明，常由海口往來，往返徒勞，一切事件各有地方官之專責，並可以踐丕酋所改專條之言，以釋其疑。至戰船一層，不必與較，可告以我國與貴國相好有年，今雖與暎國開仗，係彼自啓釁端，並不借貴國兵力代爲禦侮。此說妥否？王等酌之。

壬戌，琉球國王世子尚泰遣使表謝，並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〇 戊辰，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僧格林沁前因南路軍情緊急，奏撥馬隊助勦，力扼北竄。奉旨：撥馬隊一千名赴山東，再撥馬隊一千名赴安徽，交傅振邦、勝保兩營協勦。當令黑龍江頭起與吉林二三四起爲一軍，交口名副都統總管德楞額統帶，

前赴山東；令吉林頭起與黑龍江二三四起爲一事，交佐領德永等管帶赴皖。

昨因暎、咈夷酋退回上海，奉旨：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句結金陵逆匪等因。欽此。仰皇上燭照無遺，聖謨遠到。奴才愚見，江北逆匪悉金陵羽翼，惟逆首之言是聽，誠恐該夷授意互相句結，使粵、捻兩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重兵。而該夷率領救援，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詭譎情形，不可不先爲防範。所有江北及豫、皖、山左各軍，均應加意嚴防，實力堵勦，使奴才無南顧之憂，得以專心防海，則實大局之幸也。

《文宗實録》卷二八七　七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捏稱暎夷一撂。俄夷大船一隻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經副都統格綳額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稱係暎國人，自上海、廣東來此，内有俄夷一名，爲防兵識認，恐係俄酋慕姓，前往山海關捏稱暎夷，意圖窺伺形勢。本日已飭肅順等照會在京之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告以中國現與暎夷接仗，各處口岸設防嚴密，如見伊船隻即行開礮，爾國船隻不得擅自停泊，亦不得與暎夷同船，恐致誤傷，轉失和好。僧格林沁仍嚴飭格綳額密加防範，如察係俄夷，自可以理開導，勿令停泊，設有暎夷船隻前往該處滋擾，即誘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勦擊，以期聚而殲旃。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乙亥，又諭：據崇恩奏稱，本年五、六月間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先後來至登屬，在煙臺海口停泊，奸民惟利是視，難保無私通買賣之事。並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經該縣訪聞查拏，始行寢息等語。夷船私至登州及煙臺地方貿易、買地造屋，必有奸民暗與勾通。地方官始因夷船往來私通買賣，藉圖漁利，繼聞奉旨查拏，懼干處分，難保不飾詞稟報。仍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各官，認真稽查，妥爲防範，並嚴拏粵人范姓，務獲究辦。登州雖係暎、咈兩國議增口岸，現經天津接仗後，兩夷條約未定，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更不得任他國夷人私自與民間交易貨物。如有夷船停泊，當令迅速開行，毋許逗遛。地方文武有隱匿不報者，指名參處，毋稍徇隱。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八　己卯，諭内閣：上年暎咭唎國船隻駛至天津海口，首先開礮傷我將弁，是以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嚴行設防。此次各該國前來換約，業經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告以大沽設防須由北塘海口行走。乃本年五月暎國嘈嘈嘶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竟欲闖入大沽口内毀我防具，五月二十四日，駛進雞心灘，用炸礮轟斷鐵鍊，我兵仍未與較。二十五日，火輪船十餘隻拉倒錢俄十餘架，皆豎紅旗，志在決戰。經直隸總督恒福等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暎國并不接收，竟敢先行開礮，轟擊礮臺。我軍始開礮回擊，沈毀該國戰船多隻，擊斃上岸步隊數百名。暎兵挫敗，實由自取，并非中國失信。其時咪唎嘩國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准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進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花沙納將咪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甚屬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准其進呈，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航海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發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自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求朕懷柔遠人，敦崇信義至意。此旨即著桂良、花沙納宣示咪唎嘩使臣華若翰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咪夷在京頗爲恭順，即日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已加恩准其在北塘海口互換。俟該夷啓程，即將和約由驛發交恒福。該督接到後，即在北塘海口與該夷互換可也。至前獲夷人蔣什坡一名，既係咪國之人，即可發還該國，以示懷柔；所獲暎夷人犯一名，曾受重傷，留之無益，或即交咪夷，令其由海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由上海道交還暎酋嘈嘈嘶收明，亦可藉此稍示羈縻，著該大臣等斟酌辦理可也。將此諭知僧格林沁、恒福，並傳諭文煜知之。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湖南巡撫駱秉章，前據官文奏，湖南賊勢蔓延，恐其入蜀，諭令曾國藩親督所部赴蜀，並諭有鳳先於夔州正路及酉、秀一帶趕緊布置，扼要防守。本日據有鳳奏，湖南之辰州、常德水陸各路均可竄入川省，酉、秀、黔、彭尤爲緊要，涪州爲各路總口，現有皁陞等駐劄堵勦。楚南之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皆爲賊所畏憚，請飭俟賊匪西竄蜀疆，即分道追擊等語。楚南賊匪現在麕聚寶慶，曾國藩先後派往之蕭啓江、張運蘭等軍陸續可到，即可與劉長佑等會同夾擊，但恐該匪乘隙旁竄，如果勢將入蜀，即著該撫於劉長佑等各員内酌量選派一二員帶兵嚴行堵截，毋令竄入川疆，亦爲上策。設或該逆竄入，有鳳所派皁陞等亦即出境迎頭堵勦，不難聚而殲旃。其楚南各軍如追勦入川，即由川省應付餉糈，免由湖南遠道運送。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八九　壬辰，又諭：本日據何桂清奏，上海民、夷互鬬，已派道員馳往查辦一摺。並將夷人照會及信稟各件，鈔録呈覽。吕宋夷人，用咈囉晒船隻，擄捉内地民人出洋種地非止一次。致令民情洶洶，激成忿怒，見夷人則羣相毆打，並誤傷暎咭唎、暹羅兩國之人，李泰國等均被誤傷。因此，民、夷各

懷疑懼。業經何桂清等派委喬松年馳往上海，會同吴煦妥辦。著即飭令一面訪拏代夷拐騙之匪徒就地正法，並一面查明下手誤傷夷人之人，照例治以應得之罪，以期情法兩平，無枉無縱。至暹羅係臣服之國，其朝貢使臣及遭風難夷，中國待之均有恩禮，此次該國民人誤被淹斃，著該督飭令地方官嚴緝凶犯，務獲究辦。俟辦理完竣具奏後，尚須給予敕書，以示撫恤遠人之意。至暎酋所請欲桂良等給嚐嚕嘶照會以爲和解，但桂良等在上海，邀嚐嚕嘶會面，竟不肯前往。今桂良等回京，已繳欽差關防，無從與聞其事。暎夷背約肇釁，咈夷同心附和，勢難先行遷就。前已將現擬辦法於七月初三、初七等日寄諭，何桂清業已接奉，自當遵照籌辦。如有轉圜之處，即可在上海辦理，毋得令其北上。至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可藉此挽回。何桂清當堅持定見，不可再向關説，以致跡涉求和。如果該夷悔悟，自來説合，即須迎機善導，勿令坐失機宜。咪夷華若翰已於十八日在北塘與恒福換約，即於二十日起碇回南。應覆璽書，已由恒福驛遞，交何桂清轉付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咸豐八七　癸巳，諭内閣：前給事中李培祜奏，山東曹州鎮總兵多隆武，於上年捻匪竄擾曹、單等縣時聞警逃回，致縣城相繼失守；本年四月，捻匪由徐州北竄，護兖州鎮總兵忠順未即接仗，隨即回兖等事情，當降旨交副都統德楞額詳查具奏。兹據奏稱，訪查并探聞確情，均與該給事中所奏大略相符。【略】調任河南南陽鎮總兵多隆武，前護理兖州鎮總兵參將忠順，均著摘去頂帶，革職留任，以示懲儆。山東巡撫崇恩，有督率之責，並不據實參奏，著交部議處。

《文宗實録》卷二九〇　八月庚子，又諭：僧格林沁奏，夷船在沿海口岸窺伺一摺。據稱，夷船三隻，一月以來，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口、澗河口等處，用小船探水，並查看地勢，復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劉家河停泊，用千里鏡打看等語。暎咈各船，前已駛回上海，現在夷船恐係俄夷多方窺伺，已於摺内詳細批示矣。該大臣現在調派成保等帶領馬隊分劄各處，防範尚爲周密。該夷如敢登岸滋擾，或在船上先行開礮，著即遵前旨，奮力轟擊，勿受彼欺，致落後著，如僅試探水勢及上岸尋覓食物，自不必先開釁端，致彼有所藉口。至前獲暎夷一名，現既物故，即爲棺殮，或即交沙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轉交該夷，以爲轉圜地步；或暫存海口，俟該夷就撫後再爲交還。即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二　丁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本年自夏徂秋，福山縣煙臺海口，時有夷船往來停泊，該夷一經收口，輒即逗留不去，即使開行，亦多半仍在北洋游駛。臣以該夷往來行駛，情殊叵測，深恐登屬稍有疏虞，謹遵諭旨嚴飭沿海地方官，先行欽遵查照辦理；一面遴委候補道明新馳往登州，會同登鎮暨該管道府，查明煙臺如現有夷船停泊，立即親往海口，催令迅速開行。仍督飭各屬認真嚴密巡防，儻有續到船隻，一體正言拒絶，勿許奸商句通貿易，致使久留。至於沿海各口，如界直隸之大沽河，曾於春間，經臣遵旨，派撥官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附近之官莊地方駐紮防堵。其餘口岸，亦先後嚴飭所在文武，隨時小心防範；一面團練鄉勇，添募餘兵，以期有備無患。惟東省洋面三千八百餘里，其間港汊紛出，實係防不勝防。臣現飭該道再行相度地勢事機，如須添撥布置，亦即會議稟候酌辦。硃批：知道了。

《文宗實録》卷二九一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沿淮西勦壘獲勝仗，並請飭傅振邦帶兵前進，及分撥馬隊各摺片。勝保收撫沿淮衆圩，圖攻懷遠我軍於三鋪地方，扼要劄營，斷賊糧道。該匪出撲，經水陸官軍連日勦擊獲勝，而大股捻逆糾合孫葵心匪衆，直奔三鋪官軍營盤，勢甚猖獗。該大臣分佈四路，兵力較單，自係實在情形。傅振邦前奏，粤、捻各逆有直撲徐、宿之謡，北路更形喫重，是以曾諭毋庸親往。惟現在勝保進攻懷遠，已有可乘之機，三鋪營盤正當喫緊，五河、張家溝一帶俱形震動，傅振邦自應趕緊抽撥馬隊，並親帶大兵馳往，會合勦辦，以期迅速殲除。但捻匪股數衆多，徐、宿一帶地方緊要，傅振邦一軍與關保、富新、黄良楷等爲掎角之勢，以固北路藩籬。設勝保將傅振邦調赴懷遠，而該匪由西路乘機北竄，亦不可不嚴爲之防。勝保督辦皖省軍務，粤、捻各匪，均歸勦辦，務當統籌全局，毋得顧此失彼。儻傅振邦進兵北路稍有疏虞，惟勝保是問。所調馬隊，已諭德楞額撥五百名前赴勝保軍營。山東爲畿輔門户，此項馬隊未可久調在外，致東境空虚。俟攻克懷遠後即可與翁同書合軍南勦，馬隊足數應用，此項新調馬隊仍令折回韓莊駐劄，以資防守。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九二　己未，諭内閣：禮部奏，江西官卷擬請比照江南，加倍取中一摺。本年江西鄉試係兩科歸併舉行，本省官卷著即照江南官卷，加倍取中，以歸畫一。其捐輸推廣之額，均歸民卷取中，不得加入官卷。嗣後兩科併舉省分，均照此辦理。另片奏，駐防繙譯鄉試兩科歸併，可否援照官卷，加倍取

中等語。嗣後凡兩科併舉省分，繙譯中額，准其援照官卷，加倍取中。

《東華續録》咸豐八八　是月，減免江蘇横浦等六場被災竈地八年額賦十分之一，蠲緩河南睢州等二十三州縣被擾村莊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二九三　九月丁卯朔，諭内閣：福濟奏，番族投誠，地方肅清，並安插户口，善後章程開單呈覽一摺。甘肅野番連年滋事，經該大臣親督員弁出口查勘，開誠布公，殲厥渠魁，寬其脅從，隨處覈定界址，編查户口，妥爲安插。統計八族，共一千七百四十七户，男、婦、大、小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名口。該番族感激歡呼，交出認賠牲畜及被搶牛馬羊各物，呈出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結，地方得以肅清，辦理尚屬妥速。所有善後事宜，即照奏定章程十條妥爲辦理。嗣後每年巡查，禁通事之句引，防歇家之容留，賞罰必明，奉行必力，均責成該管廳營妥爲經理，以期日久相安。此次調撥兵勇所需經費，俱係在事官紳捐辦，著免其造册報銷。除捐貲人員，照例請獎外，其出力各員，著福濟擇尤酌保數員，毋許冒濫。

《文宗實録》卷二九五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旨籌勦皖匪機宜，現已由鄂回駐巴河一摺。皖省賊氣甚熾，必須楚師東下方可埽蕩。曾國藩奏稱，以兩軍循江而下，規取安慶、桐城，兩軍循山而進，規取舒城、廬州。各軍所部兵勇，自即照官文前奏派撥，該侍郎獨任一路，尚擬將蕭啓江調回，派張運蘭留湘協防。但蕭啓江一軍已入粤西，現當桂林危急萬分，全恃此軍援應，急切未能調回。至湘中防堵，尚有兵勇可派，著該侍郎斟酌情形，即將張運蘭調取回鄂，亦可補蕭啓江之缺。再本日據袁甲三、庚長奏，現聞官文等籌議進兵勦辦皖逆，並議令勝保等於東北路截勦。惟勝保、傅振邦兵力單弱，一經楚師大舉，深恐驅賊北竄，請飭由光州、固始、潁州一帶繞赴北路進勦等語。曾國藩所奏北路一軍由商城前進，本去潁州不遠，惟須折赴六安，規取廬州，則蒙、亳等處，已難兼顧。此時捻、粤句結，設因南路不支，竟圖北竄，恐傅振邦、翁同書等不能堵遏。袁甲三等所慮亦不爲無見。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所有東下四軍内應如何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與勝保等官軍會合南勦，俾逆匪不敢北犯，是爲至要。至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稍遲時日，謀定後動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翁同書奏，攻勦捻逆情形喫重，請飭陝西月解協餉，勿再短絀等語。現在潁、亳一帶，捻逆鴟張，意圖攻撲壽州，亟應力圖勦洗。惟需餉孔殷，陝西協餉每月止解銀一萬兩，實不敷用，著曾望顔每月解銀二萬兩，務須如數籌撥，以濟要需。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咸豐八八　是月，蠲緩廣西永甯等四十三州縣，並歸德等十三土司被擾村莊新舊額賦；緩徵廣東德慶等七州縣被擾村莊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二九六　十月丁酉，又諭：本日據駱秉章奏，石逆經官軍勦敗後，已竄至義甯、永福等處，探聞柳州及平樂所屬，各股賊匪均有句結之意。該逆可南竄柳州，北竄黔省邊境。該撫現已飛飭署總兵田興恕，由東安、新甯、武岡前赴靖州截勦，且慮該逆由黔入蜀，必須隨時籌防等語。石逆狡悍異常，既經湖南、廣西官軍擊敗，難保不句引另股匪徒竄往他處，所有廣東、江西、湖南三省前已有旨，諭令各飭沿邊文武嚴密堵勦，並令蕭啓江帶兵出境窮追，諒可無虞竄擾。惟該逆蹤跡靡定，欲竄蜀疆，必取道黔省。此時田興恕尚未回黔，著駱秉章即飭該署鎮，詳加偵探。如該逆竄往黔省，務當實力截回，毋任闌入。劉長佑一軍，現經進至全州，並著探明賊蹤，前往追勦，必將石逆殲除，以杜後患。昨據有鳳奏，滇匪竄至川省，猝不及防，以致筠連等三縣失守。現在調兵出勦，請留藩司祥奎在川辦理諸務等語。已有旨令祥奎毋庸署理廣西巡撫矣。著曹澍鍾，俟廣西軍務漸平，賊氛已遠，堪以離省，即行奏聞，當令派員暫署巡撫印務，以便該撫回川經理喪事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九七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曹澍鍾奏，逆匪分竄柳州等處，請全留湖南援兵截勦，並先調張運蘭赴鄂等語。劉長佑所帶之兵，前已准留粤西勦匪，蕭啓江一軍，亦已諭令窮追石逆，毋令兔脱。並諭知曾國藩，現在蕭啓江未能調回，酌量另調張運蘭回鄂。兹據曹澍鍾奏稱，蕭啓江接奉曾國藩札調會勦皖匪，稟請拔營回楚，自係該侍郎尚未接奉前次諭旨。廣西賊勢，非蔣益澧所能獨支，該撫現擬分兵由柳北融縣、懷遠一帶繞出賊前，由維容、柳城一帶包抄賊後，爲會合夾攻之計，著准其留蕭啓江一軍，與劉長佑會合勦辦，俟事竣酌撤回楚。至該撫請將張運蘭先調赴曾國藩軍營差遣，以補蕭啓江一軍之數，固屬兼籌並顧。惟據駱秉章前奏，張運蘭率所部由衡赴郴，獲勝後即飭由郴、宜越境追賊，急切未能更調，而皖境自廬以北粤逆句結捻匪，勢甚鴟張，曾國藩議分四路進兵之舉，亦屬不能稍緩，並須厚集兵力，方能大舉深入。蕭啓江、張運蘭既不能刻即回軍，除調回李續宜一軍外，有無别項兵勇可調。能否即日東征，著曾國藩妥籌調派，總期援皖勦粤，兩無貽誤，方臻妥善。至石達開逆蹤剽疾，

能即在粵境聚殲，固爲上策。據曹澍鍾奏，該逆欲由懷遠至洪江等處趨黔入蜀，急須豫籌堵勦，雖田興恕已由武岡、綏甯、靖州一帶扼截，但與其扼於黔蜀之交，不若控其奔黔之路。著駱秉章飛飭該署總兵，探賊所向，擇要防勦，迎頭截擊，勿致落後。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四　丁巳，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於十月初九日行抵崑山，該使臣亦帶同繙譯官秦鎮西等九員如期而至。臣即於是日在城隍廟公所，率同署蘇松太道吳煦、知府藍蔚雯等與之接晤。該使臣堅以前項三事爲請，臣與之再三要約，此外各條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即爲代奏乞恩，仍俟奉到諭旨遵行。如潮、臺兩口准先開市，中國亦應設關收稅，並令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妥議交易合宜之處，以期無礙大局。該使臣一一首肯，惟求恩膏速霈，俾得永久相安。覈與該使臣照會尚屬相符。如蒙俞允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仍俟暎、咪兩國定議之後再議舉行。自應將咪國原定條約及辦理緣由，咨行各口知照。該使臣面見後，已無異詞，當不致有逾範圍。惟新章伊始，未敢擅便，可否加恩之處，伏候聖裁。

《文宗實録》卷二九八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特普欽奏，俄酋繞越黑龍江城行走，未得會晤，擬回任另加偵探。當經諭令特普欽，必須與該酋會面，以免其有所藉口生釁。茲據奏，拜摺後得信，木酋復到黑龍江城，即令署副都統愛伸泰阻截木酋，木酋不答，驅車而去。復飭愛伸泰至海蘭泡，與之會晤，並詳加開導。該酋雖未聽信，而綏芬、烏蘇里等地方，中國不肯借給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特普欽尚未接到前次寄諭，所辦尚相符合。惟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該將軍等須堅持定見，勿墮其奸詭術中，方爲妥善。現屆江水凝結，愛伸泰船幾覆墜，諒該夷船隻亦難行走。惟明春必有續來船隻，且有於黑龍江城對岸建房安礮，並拆毀卡房之説，不可不嚴密防維。現距冰泮之時，尚有三月，特普欽等正當趁此暇日，豫籌布置，爲未雨綢繆之計，庶免臨時張皇。應如何布置之處，迅速奏明。至該酋既稱並無在黑龍江商辦之事，其意專在吉林，所有三姓地方，夷蹤屢往，明春恐別有舉動，必須加意防範，勿令該夷占踞後得有挾制。景淳、富尼揚阿等，仍遵前旨，密令城鄉團練，並趕緊招集攬頭人等，於明春先行開墾，作爲居民防守地方，特不可先行開釁，俟其肆擾方與相拒，但須誘之登陸，勿與沿江及舟中爭鬬。我既人衆，彼必喫虧，然後官爲調處，使該夷知衆怒難犯。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免致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豫爲籌畫，斟酌辦理。至此次木酋經過黑龍江，並未與特普欽會晤商准，恐該夷復往吉林等處，或景淳見面，抑係派員前往開導，其如何情形及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攬頭等事，著景淳詳細具奏。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二九九　十一月辛未，又諭：瑛棨、關保奏，回竄捻匪撲擾鹿邑，經官軍擊敗回巢，豫境肅清一摺。捻匪竄擾豫境，被勦東竄後，復撲周家口，經官軍併力衝殺，殲斃多名。該匪窮蹙狂奔，欲乘虛擾撲鹿邑，經關保派令王鳳祥等扼要堵截，適後股援賊踵至，官軍分兩翼掩殺，馬隊直擣中堅，賊勢奔潰，救出難民二千餘口，生捻李黑兒等五名正法。二十三日，逆捻全股擁至，直撲我軍，經官軍分隊抵禦，陣斬千餘人。該匪愈聚愈多，分股直撲縣城，經鹿邑縣知縣孫嘉臻等內外夾擊，賊勢不支，盡向東北狂奔。副將博崇武等跟蹤追勦，至亳州棗子集地方，擊斃馬賊數十名，生捻捻匪單和尚等三名正法。豫省全境一律肅清。勦辦尚屬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准其查明彙案酌保。

《文宗實録》卷三〇〇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川省匪徒滋事，係地方官激變等語。據稱，本年九月間，有川省本地民人數起，自雲南購販煙土，致敘州府屬筠連縣地方。因該縣徵收稅銀較多，未能如數應付，議留二人爲質，餘往措銀交納。該縣以報獲奸細解府，該府將二人駢誅，遂至糾衆踞城，分陷高縣、慶符二邑。如果屬實，是該府縣擾民激變，及至疊陷縣城，遂以滇匪闌入爲詞，重煩兵力，曾望顏甫經署任，無所用其迴護。著即查明據實嚴參，如係本省匪徒藉端滋事，即可設法解散。至該地方文武各員，並著查明下落，一併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文宗實録》卷三〇一　辛卯，諭內閣：載華等奏，陵寢工程緊要，請由永濟庫發給錢糧一摺。孝陵東西琉璃花門工程緊要，著准其援照成案，即由永濟庫存款內照工部奏准工料銀數，按銀錢各半發給，內仍搭用銀票，並大錢二成，以期迅速而重要工。

《文宗實録》卷三〇二　十二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恒福奏，遵籌海防布置事宜，繪圖呈覽，並遵保山海關統兵大員各等語。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僧格林沁等以夷情願和則應在滬，欲戰則必來津。大沽海口，仍以雞心灘爲界，儻夷船駛入，毀我防具，自應開礮轟擊，使官兵有所適從，不致懈怠；其或在外遊駛，即派員迎至北塘，告以彼處有人看待，看其如何情形，再行馳奏，隨機應變，均甚妥協。其北塘陸路，暗伏地雷，不使占踞礮臺，並有馬隊可以截擊。

又挑挖環濠，布置事宜，亦屬周密。所請調察哈爾馬一千四，本日已諭令慶昀速行照數挑選，於明年二月內解抵防所。所需調健銳等營京兵二千名，亦已諭令各該營挑選候調。惟京營距津二百餘里，必令一日夜趕到，恐人馬疲乏，仍須先期數日奏調方妥。至此項京兵，宜選精銳者列爲前敵，其次方令防守城濠。而所築環濠，據稱約三十五里，仍應揀選練勇之中可恃者協助兵丁，以資守禦。山海關地方緊要，自應謀勇兼優之員，方足以資捍衛，所保奕山、賽尚阿俱未愜朕意，仍著該大臣再行酌保，候旨派往。僧格林沁辦理夷務，竭盡心力，卓著戰功，勤勞在外，瞬閱一年，朕心嘉悅之餘，尤深廑繫。此時防務稍鬆，著該大臣於本月中旬即行來京陛見，以慰朕念，並可面授機宜，俟來春再行赴津。該大臣來京之前須將一切防務交明樂善、西凌阿暫行管理。恒福駐劄大沽，呼應較靈，並著暫緩回省，與樂善等妥爲防守。至該大臣等另片奏稱津沽布置情形，無妨令何桂清、勞崇光等告知該夷，令來決戰等語，雖爲先聲奪人起見，然辦理軍務惟當自籌善策，不必誇示敵人，轉似激之使來，所奏著毋庸議。將此密諭知之。

《文宗實録》卷三〇三　庚戌，諭内閣：郭嵩燾奏，請將辦理釐税含混之前任巡撫議處一摺。山東海口，辦理釐税，自應奏定章程，曉諭商民，妥爲辦理。前任巡撫崇恩，於奉旨交辦之件，僅札行各屬，以致州縣視爲具文，並不實力辦理。崇恩久任山東巡撫，於地方情形，必能熟悉，乃於各海口通商繁盛之處，並不據實奏明，殊屬玩泄。崇恩已補授内閣學士，著降補太常寺少卿，以示薄懲。

辛亥，又諭：滿慶等奏，達賴喇嘛之父，敬備貢物，懇請交附巴雅爾堪布恭進一摺。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之父公彭錯策旺，呈進貢物，具見悃忱，著准其將貢物附交巴雅爾堪布恭進，並准其於達賴喇嘛及輔國公台吉扎薩克例貢之年，隨同進獻。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六　癸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咈夷三桅火輪兵船一隻，甫到上海三日，即於十二月初三日開行出口，探係前赴粵東。臣察覈新聞紙云：暎、咈議定合兵前來。覈與前次探報，暎、咈不願合兵，及因事失和之語，殊屬矛盾，犬羊反覆之性，難以理測。即將新聞紙所云西班牙即大呂宋，與摩洛哥構兵，暎、咈亦干涉其事；咈夷又與安南互鬨；暎、咪復因地界相争。此係各該夷所屬部落各自構釁，本與稱兵中華無涉。而傳聞咈夷現欲攻打澳門，與大西洋爲難，是以咈夷兵船不旋踵即已折回，復與新聞紙又不相符，廣東省亦無文報，尚不足信。硃批：覽奏均悉。

《東華續録》咸豐八九　甲子，胡林翼奏，楚軍征皖，侍郎曾國藩駐紮宿松，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馬步四軍圍守太湖，探聞逆首糾合粵匪，大股上犯，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自黄州移營至蘄州陳德園，籌商各路軍情，布置稍定。十二月初六日移營英山縣城南，距黄州約二百餘里，距羅田、蘄水約各數十里，控制潛、霍，規畫六、舒，可以捍蔽楚疆，兼顧豫境。查潛山縣屬之天堂，雄據山中，實爲舒、桐、英、霍之總要。臣先於九月密飭參將余際昌等奪此天險，移營駐紮。惟孤軍深入處，賊所必争之地，更當密查機宜，隨時策應，庶保無虞。報聞。

《文宗實録》卷三〇四　乙丑，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爾沁、烏珠穆沁、喀喇沁、敖漢、阿巴噶、蘇尼特、浩齊特、四子部落喀爾喀、茂明安、郭爾羅斯、扎嚕特、翁牛特、烏喇特、柰曼、土默特、青海、伊克明安、土爾扈特、察哈爾、綽羅斯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等，及朝鮮正副使等，隨文武大臣，依次就坐，諸樂並作。

《東華續録》咸豐八九　是月，給直隸開州等三州縣被水災民口糧，並緩徵額賦。江蘇海門等六十六廳州縣衛，高郵等四十七州縣；浙江海寧等六十八州縣衛暨杜瀆等四場；河南鄭州等五十三州縣；湖北沔陽等二十州縣被災地方，新舊錢漕，額賦。展緩陝西府谷縣，甘肅狄道等十六州縣暨沙泥州判所屬水旱霜雪雹災，舊欠兵糧，額賦；伊犁新溝、白陽溝、南渠被旱田地賦額。蠲免浙江衢州所屬被兵地方，上年津租囤餉。

咸豐一〇年（庚申、一八六〇）

《文宗實録》卷三〇五　正月丙寅，諭：本年朕三旬萬壽，各省督撫及將軍、提鎮等，俱不准奏請來京祝嘏。

丁卯，以江西南昌、新建、豐城【略】十二縣被災較重，命平糶倉穀。展緩直隸固安、永清【略】五十二州縣被災地方新舊額賦，給固安縣貧民口糧有差。

己巳，諭：都統勝保自簡任欽差大臣，督勦皖省捻匪，尚知奮勉，迨護城一挫以後，軍威不能復振，以致廬定不能克復，逆匪蔓延，日久無功，實有難辭之咎，著即撤去欽差大臣，以示薄懲。惟念該都統平素帶兵勇往，曾立戰功，現在豫省堵勦需人，著即馳往河南，督辦該省勦匪事宜，即派關保爲勝保幫辦。袁甲三仍著署理欽差大臣關防，督辦安徽軍務，除翁同書本係幫辦外，並派副都統穆

騰阿幫辦軍務。傅振邦著督辦徐、宿一帶勦匪事宜，仍著田在田幫辦。其山東勦匪事宜，即派德楞額督辦，並派乾清門三等侍衛哈勒洪阿幫辦，著即馳驛前往。傅振邦無庸幫辦袁甲三軍務，關保亦無庸幫辦傅振邦勦匪事宜，以期事權歸一，各有專司。自此次分派之後，儻有賊匪由何路北竄，即將何路督兵大臣，嚴加懲處，決不寬貸。

蠲緩山東臨清、齊東【略】五十七州縣被水被旱被蟲被雹村莊額賦有差。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安徽捻匪，時常出擾徐、宿及河南、山東等處，【略】著何桂清嚴飭該地方官，認真團練，俾傅振邦等，可以合力勦辦，不至有兵力單薄之慮。河南歸、陳等屬，曾經辦理堅壁清野，山東曹、單一帶，團練向稱得力，著瑛棨、文煜再行嚴飭各該地方官，實心經理，不得因賊氛已遠，稍有懈弛。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　壬申，辦理軍機處爲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略】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住，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儻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礮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爲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況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強欲定界，有是理乎？

《文宗實録》卷三〇五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恒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略】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恒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户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

命山東巡撫文煜、山西巡撫英桂，各挑官兵二千名；西安將軍托明阿，挑官兵一千名；綏遠城將軍成凱，青州副都統恩夔，各挑官兵五百名，備各路軍營調用。

命熱河都統常清、密雲副都統玻崇武，各再挑官兵五百名，備天津防所調用。

丁丑，諭內閣：吏部奏，遵議歷任河南巡撫藩司各員處分一摺。河南一省，歷年欠解京餉，爲數甚鉅，節經户部奏咨飛催，置若罔聞，實屬任意延宕。前任河南布政使今升河南巡撫瑛棨，著降補陝西按察使，仍帶降二級留任處分；現任河南布政使祥裕，著改爲降二級留任，並降爲三品頂帶；前任河南巡撫調任山西巡撫英桂，升任直隸總督恒福，均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以上各員所得處分，均不准其抵銷。

《文宗實録》卷三〇六　癸未，諭：有人奏，各關稅課，本有定則，近因洋藥收稅關津處所，多設海役巡查，往往一衣一履之漏報，罰至盈千累百，且有得錢賣放之事，稅款仍難足額，其弊各關皆然，而杭關爲尤甚，請明定罰款章程，無任胥吏舞弊。再地方水旱偏災，奉有蠲緩諭旨，州縣官必先期加緊催科，故意遲貼騰黃，以便侵蝕，【略】著羅遵殿按照所參情節嚴密查訪。

甲申，諭內閣：前據御史林之望奏，懷遠民人胡文忠呈稱，勝保酒色行樂，李世忠滋擾滁、來，翁同書保升降匪之知縣王啓秀等，並道員黃元吉不借餉銀，以致懷遠失守，及縱兵搶掠，設卡剥民等情，當經降旨交和春、何桂清查明具奏。【略】既經和春等查明，翁同書並無濫保匪人，黃元吉亦無不借餉需各情，均著免其置議。惟勝保退守蔣壩，正當軍務緊急之時，各將弁前往慶賀生辰，即當拒絶，乃復給以酒食，實屬不知遠嫌。勝保著降爲副都統候補，仍著督辦河南勦匪事宜，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和春奏，官軍攻克浦口沿江一帶賊壘，及九狀洲賊巢，逆勢窮蹙，請飭楚皖各路官軍乘機進勦各等語。【略】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袁甲三、翁同書、張芾、周天受，各飭所部將士，剋期大舉，實力進勦。

命漕運總督袁甲三爲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

己丑，諭內閣：刑部候補主事何秋濤呈進所纂書籍八十卷，著賜名《朔方備乘》。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具見學有根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升補，並著在懋勤殿行走，毋庸常川入直。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將軍等衙署，設立嗶嘰總局，不准地方官抽收釐金。城內奸細極多，官之動靜，夷能周知；夷之情形，官難測探，勞崇光大有孤立之患。請飭巡撫耆齡，速即赴任，擇要駐紮外郡，以相控制等語。前因夷情詭譎，曾經諭令耆齡，於行抵粵境後，即派妥員入城，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勦匪爲名，帶印出省。儻勞崇光未能抽身，即留該撫在外調度，以免該夷挾制。

甲午，辦理軍機處爲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略】陸路通商一節，查通商處所，以《天津和約》爲憑。除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已與貴國通商外，餘如庫倫、張家口等處，不但《天津和約》內所無，即乾隆嘉慶年間，均未准行，不應議

及此條。【略】再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處所，應分清地界，屢次行文，【略】貴國使臣查照，何竟置若不聞，殊不可解！再如兵船前來，懇爲送信一節，【略】總須海口無事，方可前來。【略】況和約內，並未載有貴國之兵船前來，及送信接濟之條，礙難允行。

《文宗實録》卷三〇七　二月戊戌，命翰林院侍講黄倬提督四川學政。

庚子，以雲南布政使劉源灝爲貴州巡撫，雲南按察使姚錫華爲布政使，鹽法道鄧爾恒爲按察使。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四隻北駛，現仍設法轉圜，並録夷商所擬條款呈覽一摺。上海夷商，因華商徐昭珩等開導，開列八條，懇爲照准，其中窒礙甚多。【略】今有需銀一百萬兩之條，又有天津所定和約，不能更改一字之語，豈非多添百萬？況咈夷尚有兵費二百萬兩，亦未聞如何辦法，不可墮其奸計。【略】又有帶兵至大沽口外駐紮，及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並請撤大沽之防各條，顯係藉此要挾，乘間滋擾，豈可爲其所愚。夷船四隻北駛，意在攔阻漕船，爲脅和之計。除頭二批業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暫緩放洋，以防疏失。

著僧格林沁，俟山海關應辦事宜辦有眉目，即交增慶、格綳額、成保等接辦，以資守禦，僧格林沁即行馳赴大沽海口，嚴防礮臺後路，勿令該夷抄截，以豫杜其窺伺之心。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分撥官兵防守城池一摺。山海關布置一切，現已辦有頭緒，分撥添調各官兵防守，認真操演，足資堵禦。該大臣已啓程回至大沽，將應辦事宜，交增慶等接辦。

《文宗實録》卷三〇七　甲辰，諭内閣：惠親王等會同軍機户部奏，酌加兵餉實銀，並變通鈔票出入章程一摺。京城各旗營兵餉，自上年歷次搭放實銀以來，該兵丁領項較前雖覺寬裕，惟念物價仍未平減，兵丁不免拮据，除二成錢、四成實銀照舊放給外，著加恩自三月爲始，將應折四成票鈔，改放三成實銀，以示體恤。至捐銅局收捐章程，向係以錢折銀，現在兵餉既加實銀，則捐項亦應稍爲變通。著准其於每兩内，改收實銀二錢，餘仍分别搭收鈔票等項。其前經奏定六條九條捐項，仍著照舊辦理。此外如鈔本改放現錢，及鈔票掣字停止，與官票酌給寶鈔，並停止民號寶鈔之處，均著照所請行。

《文宗實録》卷三〇八　辛亥，諭内閣：本年朕三旬慶辰，覃敷闓澤，中外均霑。【略】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許乃普、工部尚書張祥河，均著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癸丑，諭内閣：江甯布政使薛煥，著賞加巡撫銜，幫辦五口通商事宜。

甲寅，辦理軍機處爲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略】烏蘇哩地屬吉林，既不與俄國毗連，即無所用其分界，【略】正所以守定《天津和約》辦理也！【略】其烏蘇哩江岸，有人滋擾，貴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將來設有釁端，皆由貴國背約所致，並非中國無禮也。

《文宗實録》卷三〇八　舉行咸豐九年大計。

丁巳，諭内閣：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於本年十月初二日坐牀，著派恩慶會同色呼本諾們罕前往看視。所有頒給敕書賞齎等件，著理藩院揀派司員二人，馳驛齎往。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略】據何桂清奏，華夷各商，力圖轉圜情形，【略】而嚕嚕嘶忽復稱兵，是該夷先行背約，並非中國前失信於外夷。此時兵威既振，豈能將前議之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兵費一層，中國既經得勝，即應該夷賠償，若兩抵不償，已屬通融，安有中國出銀之理？【略】至大沽設防，係海疆應辦之事，並非專爲嘆咈，即使和約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

壬戌，辦理軍機處爲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據稱，【略】至春融以後，有船數隻前來北塘，現有書信一封，求爲送至上海。並擬於三月二十日以後，由京派人赴北塘等候船隻等語。查向上海轉送書信，及兵船到北塘停泊，均係和約内所無，礙難允行，相應將原信發還。

《文宗實録》卷三〇八　以禮部尚書朱嶟兼署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署管理户部三庫事，刑部右侍郎文俊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甲子，諭内閣：前因户部官票所官吏交通舞弊，當經降旨，令載垣會同刑部審訊，並將各官吏家産，派王大臣查封。兹據載垣等奏，已革官票所掌關防員外郎景雯等，先後聽受筆帖式常禄、書吏董桂庭等賄囑，用短號鈔換出長號鈔，得受謝錢。常禄等又聽從已故員外郎色卿額，自咸豐八年秋間，至九年春間，向換鈔商民勒索使費，與書吏俞俊等分用。該官吏等，交通婪贓舞弊，殊屬瞻玩！所

有已革員外郎景雯、崇貴，筆帖式常禄、鳳儀，郎中宗室奕遷，主事豐瑞，書吏俞俊、歸瓚、董桂庭，各家産著原派王大臣前往先行查抄入官，俟結案時再行定擬罪名。色卿額起意勒索商民使費，雖已病故，其家産貨財，著派愛仁一併查抄入官。至短號整票，兑換長號零鈔，據忠麟、王熙震等供稱，曾經回堂議准，惟日久未能記憶，所回何堂，著七八兩年户部歷任各堂官據實明白回奏，不准稍涉推諉。

《文宗實録》卷三〇九 三月乙丑，諭：滿慶等奏，班禪額爾德尼坐牀受戒，請派照料一摺。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現届坐牀，又值受戒之期，達賴喇嘛尚屬年幼，未能前往。前班禪額爾德尼披剃，更取法名時，經呼徵阿齊圖呼圖克圖前往辦理，甚屬吉祥，仍著派令前赴扎什倫布照料坐牀受戒，以示朕振興黄教至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九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咈各酋呈遞照會，意存挾制，並鈔録新聞紙呈覽一摺。暎咈各酋，呈遞大學士公文，有欲令中華認咎，派員赴津迎接，及長駐京城，賠償兵費各節，大致相同，所言狂悖已極，已由軍機大臣照會何桂清，轉覆該酋矣。所遞譯出該夷新聞紙，有暎咈增兵共有三萬之衆，攜帶礮械等具，仍攻天津，并有於北塘左右覓得水勢深處登岸，直抄津口礮臺之後等語。雖不足深信，然嚐嚐嘶與咘嘛咘嚨狼狽爲奸，其情兇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礮臺之後，亦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恒福，相度形勢，妥爲布置，務使防禦周密，計出萬全。【略】至在京俄酋聲稱，派人前赴北塘，難保不别生詭計。如果有俄夷由京來至北塘，著該大臣等，嚴密查訪擒獲，派人解京，毋令窺探虚實，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三〇九 諭：和春等奏，派兵援浙，並江浦獲勝；及何桂清等奏，逆匪直撲杭州省城，請速派督辦大員各一摺。【略】所有浙江軍務，即著和春兼辦，並著候補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其各省派出帶兵之員，及浙江各軍，均歸張玉良調度，以一事權。

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爲會試正考官，吏部尚書全慶、禮部尚書朱嶟、吏部右侍郎杜翰爲副考官。

以兵部尚書穆蔭署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兆霖署户部尚書，吏部尚書許乃普署管户部三庫事，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尚書，刑部尚書趙光署兵部尚書，候補侍郎黄宗漢署吏部右侍郎，内閣學士載崇署刑部左侍郎，户部左侍郎文祥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候補侍郎李菡署禮部右侍郎。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奏，夷酋意在脅制夷商，並接收暎咈各酋照會公文呈覽一摺。【略】照會言詞，諸多狂悖，而尤於駐京、賠費二層，嘵嘵置辦，可見其意所專注，強詞奪理。該大臣以覆文給予閱看後，即當飭令薛焕，督同吴煦等，密諭華商籠絡夷商，設法詳細開導，以期消患未萌。無論駐京一事，從前已説通融，斷不能再准，即擇地居住之説，亦不可行。【略】至索償兵費一節，暎夷釁由自啓，本無賠費之理。【略】至增添口岸一節，【略】如必不得已，暎國可再添其所請之瓊州一處，咈國可再添其所請之淡水一處。

《文宗實録》卷三一〇 丙子，據和春、何桂清等馳奏，二月二十七日，逆衆在清波門暗掘地道，將城轟塌三十餘丈，蜂擁入城，滿洲營官兵接仗殺賊，衆寡不敵，以致杭城失陷等語。【略】現派王有齡署理浙江巡撫，並著會同張玉良督飭諸軍，迅圖克復。

丁丑，諭内閣：和春、何桂清等奏，江南援兵，會同杭州駐防官兵，克復杭州省城。【略】署浙江巡撫王有齡密告機宜，籌濟軍火糧餉不遺餘力，著補授浙江巡撫。

蠲免福建甌甯、建陽【略】三十九府州縣，暨汀州、邵武、興化、馬港四廳，溪口州同、嵐下、麻沙、仁壽、永和里、泉上里、羅漢峽、陽縣丞所屬被擾地方新舊額賦。

甲申，諭内閣：前因翁心存、杜翰再行回奏，均稱司員並未將兑換寶鈔之事回堂，當諭載垣等，再訊忠麟、王熙震，有無質證確據。兹據奏稱，覆訊忠麟等，供稱約略記得回過翁心存、杜翰，並無證據等語。【略】是忠麟等回堂一節，雖無確據，而該堂官於部務漫不經心，實難辭咎。翁心存、杜翰，均著先行交部議處，無庸再行回奏，亦無庸傳訊。其餘失察之户部各堂官，著俟定案時，一併查取職名，交部分别議處。

以内閣學士慶英署兵部右侍郎。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九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念益堅一摺。據稱三月十三日，嚐嚐嘶與夷商公議，先遣兩輪船赴北洋聽信，攔阻漕船，並阻南北往來商船。另遣輪船赴舟山聽信，占踞定海，以爲接應夷商等因。先經華商開導，再三勸阻未允。十四日，果有輪船二隻北駛；十五、十七等日，復有輪船二隻南駛。並聞暎咈兩夷，在日本等處買馬千

餘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餵養，製造叉式木架，鑽有多孔，欲用木人乘馬，中藏火器，以爲陸路衝突之用。又聞前遣輪船北駛，已於成山外之海山，紮有夷兵，專爲攔阻漕船、商船。嚕嚕嘶之意，兵船到齊，概赴天津附近數處，一齊侵犯等語。夷商嚕嚕嘶接到咨會，決意用兵，已有夷船北駛，自應嚴密防範。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恒福布置周妥，著即時時偵探，相機堵禦。該夷既有同時侵犯各口之説，則山海關、盛京、山東各海口，亦應一體嚴防。著僧格林沁、玉明、文煜督飭在防員弁，認真守禦，毋稍大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〇 閏三月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念益堅，現仍擬設法開導一摺。【略】著何桂清，即令薛焕等，傳諭夷商，使該夷知悉。至前諭通融辦理各條，總須在上海議定，毫無疑意，方准北來，不帶兵船，由北塘登岸進京換約。儻條款未定，貿然即至天津，無人與之會議，亦須堅執前説，勿涉游移。該大臣仍飭薛焕等，妥爲駕馭，相機開導，竭力挽回，不致驟然決裂。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粤東省城近有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黄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該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爲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爲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各等語。【略】著耆齡查明，即行嚴禁，從重懲辦。

《文宗實録》卷三一二 庚子，諭：和春奏，建平等處失守，自請議處一摺。廣德逆匪，竄擾建平。三月十八日以後，官軍與賊晝夜鏖戰，將賊匪所造浮橋，旋搭旋毀。復有浙西回竄之賊，益以皖南、江北新到各匪，我軍寡不敵衆，遂於二十一日失守。東壩、溧陽，相繼失陷。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瑞昌、張玉良奏，衢防喫緊，蘇、常戒嚴，縷陳分兵援應各事宜一摺。賊匪由江西窺浙，常山、江山，已有賊蹤，情形實屬喫緊。瑞昌等業已挑選練勇，派員管帶，分起赴衢，聽候饒廷選調遣。著即責成該鎮，實力堵勦，毋稍疏失。儻兵力實有不敷，准其招集民團助勦。

《文宗實録》卷三一三 乙巳，以禮部右侍郎伊精阿爲繙譯會試正考官，工部左侍郎伊勒東阿爲副考官。

丙午，命署廣西巡撫曹澍鍾馳往四川，辦理軍務。

以廣西布政使劉長佑爲巡撫，按察使張凱嵩爲布政使，右江道華日新爲按察使。

辛亥，諭内閣：吏部具題，遵議禮部漏檢科場條例之堂司各官處分。此係嚴辦科場案内之事，禮部初次奏摺，實屬含混，迨經特派會同覆議，始行更正。【略】至麟魁等處分，著吏部照有意蒙混，尚非始終徇隱例酌擬具奏。尋奏，遵擬禮部郎中壽昌等，應照徇隱例減等降一級調用。尚書麟魁等，降一級留任，均不准抵銷。從之。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〇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夷酋復各呈遞照會，意在以兵脅和一摺。【略】該大臣惟當俟噸酋等到後，仍飭薛焕，督同吴煦，密飭華夷各商，迎機開導，俾就範圍。此時無庸再與嚕酋曉辦，轉令彼持之愈堅。至天津原定條約内，爲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運河運，皆歸其掌握，挾制無窮。夷人駐京，則中國爲外夷所監守，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其餘各條，如無太室礙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略】至該大臣此次已許嚕酋等代奏，該夷必要索看上諭，爲此另寄諭旨一道，以便該大臣於奉到時，或摘録給予閱看，或傳述大意，令彼知悉。此密寄中言語，萬勿先行宣露爲要。

諭：何桂清奏，暎咪二國公使投遞照會，據情代奏一摺。【略】詎上年春間，又帶兵船到津，不遵理諭，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其損兵折將，實屬咎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略】如其真心和好，朕亦必體恤中外各商，允其所請。然必於前議條款内，擇其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該國，保全顔面。仍須於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毁防守器具等事，必當痛加攻勦，毋貽後悔。

《文宗實録》卷三一三 癸丑，命河南學政李鴻藻來京供職，以右春坊右中允景其濬提督河南學政。

甲寅，以湖北按察使嚴樹森爲布政使，督糧道唐訓方爲按察使，實授恩錫安徽按察使。

《文宗實録》卷三一四 乙卯，實授毓科江西巡撫，調署福建布政使張集馨署江西布政使，以福建按察使裕鐸爲布政使，降調湖北布政使莊受祺爲福建按察使。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〇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人闖入定海廳城一摺。【略】該夷此次占踞定海，雖未肆擾，而以兵脅和，以地要和，情形殊堪痛恨！【略】該大臣係欽差辦理各國通商事宜，若在上海商議，尚可代

奏懇求，儻徑至天津，恐徒啓兵端，於事無益。並將本月十八日所寄諭旨，詳加開導，使該夷得一退步，或可望其轉圜，切不可意存推諉，激其決意北行。

《文宗實録》卷三一四 庚申，諭：本日據和春奏，金陵逆賊圍攻大營，官軍退守鎮江等語。【略】都興阿病已痊癒，著即督帶馬步各隊四五千名，馳赴皖北，或由舒、桐，或由霍、六進兵，與袁甲三等各軍，聯絡聲勢，駐劄江北，進攻六合、浦口、天長等處，以杜粵逆北援。

以金陵營盤被陷，退扼鎮江，革欽差大臣和春職，拔去雙眼花翎，仍暫署江甯將軍，督兵攻勦。江南提督張國樑拔去花翎，革職留任。光禄寺卿許乃釗以四品京堂降補。

調江甯布政使薛焕爲江蘇布政使，以江蘇按察使王夢齡爲江甯布政使，福建督糧道甯曾綸爲江蘇按察使。

壬戌，署漕運總督聯英因病解任，以江甯布政使王夢齡署漕運總督。

命署浙江按察使義泰辦理省城糧臺。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〇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爲遞送一摺。【略】經恒福將該夷信件封送軍機處，已由理藩院轉交夷館矣。【略】一俟在京俄酋寄有回信，即飭令迅速開行。【略】夷務關繫緊要，該大臣等一切奏報文移，務當格外慎密，以免該夷探聽消息。即營中之人，亦宜加意嚴防，是爲至要！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一 四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俄囉斯伊格那提業幅，現定於初八日，由京前赴北塘。本日業經傳知順天府，專派妥員護送前往，並令將食宿之處，妥爲辦理矣。著僧格林沁、恒福，即行派委員弁，迅速探迎護送，並飭沿途地方官，照順天府一律辦理。俟該酋登舟後，即令開行，勿使在該處逗留。其經行道路，務須由北倉行走，不准前往天津及大沽礮臺後路等處，免其窺見，致令得我虚實，是爲至要！

《文宗實録》卷三一五 癸酉，又諭：據薛焕奏，夷情詭譎變幻，決意添兵北駛，並鈔録新聞紙各件呈覽。暎酋嚜嘓唋道經咈國，因該國主一意添兵主戰，嚜酋已回覆該國主，不來中國，仍聽嚕嚕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説。夷情詭譎，本難懸揣，惟兩國相持，暎既欲和，而咈又欲戰，足見欲戰亦非其本意，其中不無可乘之機。薛焕現已前往上海，即當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咈酋婉轉開導。【略】咈酋如能悔悟，或可阻其北駛之心，嚕酋之勢既孤，更可設法令夷商等相機勸諭，俾就範圍。

諭：本日據薛焕奏，暎咈仍圖北駛報復，並探聞咈兵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掣我師及兵船。【略】著文煜嚴飭該處將弁，暗爲防備，一面嚴飭地方，不准接濟食物。【略】如該夷登岸滋擾，該撫務須臨時酌量情形，妥爲辦理，切不可先行起釁，致令該夷有所藉口，於大局轉多窒礙。

《文宗實録》三一六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道員苗沛霖欲帶練西來助勦，已令俟程玉得手後，由西路進兵專擣老巢，兼顧豫疆。並擬即日馳赴鹿邑，檄調該員前往，面授機宜，於皖豫兩省，均有裨益等語。【略】據勝保奏稱，該員與皖軍不睦，不願聽袁甲三、翁同書調遣，此次西來助勦，並非皖軍調之使來。苗沛霖疊經袁甲三等保奏，並無齟齬不合，究係因何稍有不睦，著袁甲三嚴密查明，據實具奏。

庚辰，命荆州將軍都興阿督辦江蘇江北軍務。

壬午，諭：【略】江南大營潰退以後，和春等退保常州，情形萬分危急。無錫爲蘇州屏障，如賊再越此而南，蘇州無險可扼，東南大局將不可問！曾國藩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而蘇、常有失，亦屬得不償失。爲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爲第一要務，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熟商妥議，統籌全局，即令曾國藩統領所部各軍，探明道路，赴援蘇、常，以顧大局。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常州被圍，蘇城危急，當諭曾國藩赴援蘇、常，扼截江面，以顧大局。本日據何桂清奏，常州失利，和春等退至澀墅關，何桂清退守常熟。現在常州岌岌可危，無錫又有賊蹤，可以徑犯蘇城，江南大局，幾同瓦解。曾國藩接奉此旨，即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甯國、廣、建一帶，徑赴蘇州，相機兜勦，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遲誤。

賞前任侍郎曾國藩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未到任前，以江蘇巡撫徐有壬兼署。

命江蘇布政使薛焕署欽差大臣，辦五口通商事。

甲申，以大學士瑞麟、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瑞常、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兆霖、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劉崐、署禮部左侍郎宜振、工部左侍郎潘曾瑩爲殿試讀卷官。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

《文宗實録》卷三一七 乙酉，策試天下貢士徐致祥等一百九十人於保

和殿。

諭：前因何桂清輾轉退至常熟，當降旨革職，來京聽候審訊。茲據徐有壬奏，何桂清自丹陽失守，即已膽落，立思逃避。【略】何桂清著即拏問，交徐有壬派員押解來京，聽候審訊。

茲據徐有壬等奏，逆匪攻犯常州府城，和春親自帶兵迎敵，胸前重受槍傷，衝圍而出，火毒內陷，嘔血身亡。【略】和春著開復革職處分，照將軍例賜卹，以慰忠魂。尋予祭葬世職，謚忠壯。

命廣西提督張玉良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壬辰，上御正大光明殿傳臚，賜一甲鍾駿聲等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黎培敬等八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崇謙等九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癸巳，諭：本日據瑞昌奏，蘇州失守，請飭曾國藩來浙督辦等語。江南軍務，自和春身故，大營兵勇，全行潰散，不獨不堪任使，並且擾害民間，非有勁旅，不足掃蕩賊氛。【略】著曾國藩即遵前旨，兼程前進，由浙赴蘇，會同瑞昌調度各軍。

以兵勇潰退，革署欽差大臣廣西提督張玉良職，仍留營差遣。命杭州將軍瑞昌總統江南軍務，署湖北提督江長貴幫同辦理。

以江蘇布政使薛煥暫署兩江總督。

《文宗實録》卷三一八 五月甲午，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徐有壬照會嘆咈，欲借夷兵防守蘇州，該酋答以必須何總督來滬面商，方能定議，何桂清已坐輪船前赴上海商辦各等語。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此舉，紕繆已極，此事斷不可行。恐何桂清仍伸前説，著薛煥即飭吴煦等，告知該夷，徐有壬已死，此事毋庸再議。即或該夷情願入江相助，亦當婉言拒之，以杜後患。【略】何桂清業已革職拏問，於夷務軍務，均無干涉，著薛煥即派員起解赴京，聽候審訊，毋任逗遛。

以江蘇布政使薛煥爲巡撫，仍暫署兩江總督。

丁酉，以兵部尚書全慶充翰林院掌院學士。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綿森爲禮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愛仁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兵部右侍郎基溥爲吏部右侍郎，以内閣學士載崇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

以吏部右侍郎文祥兼左翼總兵，理藩院尚書倭什珲布兼正藍旗蒙古都統。

戊戌，以户部尚書肅順、户部右侍郎寶鋆爲總管内務府大臣，以大學士瑞麟、兵部尚書全慶爲内大臣。

己亥，諭：前因御史薛書堂及兩淮鹽運使喬松年參奏，庚長演戲宴客，退守淮安各情，當派文俊馳驛前往查辦。茲據該侍郎查明覆奏，請旨定奪。革職暫留本任江南河道總督庚長，當清江防堵喫緊之時，輒因酬神演戲，已屬不知緩急，猶復觀劇終日，迨聞賊警，倉惶出隊，迎勦失利，遽行退入淮城，尤屬畏葸無能，有負委任。庚長著即革任來京，聽候審訊。

以署漕運總督王夢齡兼署江南河道總督。

辛丑，以城陷脱逃，及先期出城，革署江蘇布政使蔡映斗、署蘇州府知府吴雲、元和縣知縣馮樹勳職，嚴行查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二 諭：本日據薛煥奏，嘆咈聯爲一氣，狂悖愈甚一摺。據稱，何桂清到滬，見嘈嘈嘶，反覆開導，毫無悔悟。咈夷喝吐嗜所言，亦與嘈酋相同。又稱，嘽嘛唫噶囉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咪酋嘩喏嘽亦要赴津等語。嘆咈兩夷，因江南大營潰退，愈肆恫喝。據稱，嘆兵已屯紮山東之成山，咈夷亦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嘽酋噶酋到來，即行北駛。著僧格林沁、恒福，隨時偵探，密爲防範。其山海關一帶，亦應一體嚴防。咈夷已占踞烟臺地方，文煜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著即督飭該員妥速辦理，並於各海口認真嚴防，以免該夷登岸滋擾，是爲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三一八 以畏葸無能，降督辦河南勦匪事宜副都統勝保三品京堂，來京候補。以河南巡撫庸督辦勦匪事宜，副都統關保幫同辦理。

《文宗實録》卷三一九 甲辰，諭：前因江南逆燄鴟張，蘇、常失守，特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疊次諭令統帶各軍，兼程前進矣。本日據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又據胡林翼奏，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並瀝陳四川軍情各摺片。曾國藩現在進兵安慶，已薄城下，驟難撤動，而蘇、常一帶，望援孔亟，亦須帶兵過江，先固人心。所稱平江南之賊，必據上游之勢。現已駐劄徽、池境内，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並聞賊欲分竄江西、湖北，須俟湖南協防江西兵勇，布置妥協，約須八月，方能進勦各情。統籌全局，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至四川軍務，關繫緊要，本日據胡林翼陳奏各情，業經降旨，令東純兼程前往署理四川總督，並令暫時接辦軍務。【略】該撫所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

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略】其沈葆楨一員，已諭慶端等，飭令前赴江西，俟李元度募勇到時，即可駐防一處。劉蓉一員，並諭知駱秉章，飭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皖南等省。張運蘭一軍，已令迅速前往，該員等到後，即著曾國藩、胡林翼分別差委調遣。

庚戌，諭內閣：户部奏，遵議曾國藩請設立糧臺釐局一摺。署兩江總督曾國藩，現在督兵進勦，所有該署督糧臺，即著札令江西布政使總辦，再派道府數員幫同辦理，由江西報銷。並准其將江西錢漕，仿照湖北章程，歸巡撫經收，以充本省兵餉。其通省牙稅釐金，亦准其照湖南章程，另設一局，由該署督自行經收，以充征兵餉需。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三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聞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諭令文煜設法防範。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恒福，於直隸北路各營，挑選精銳官兵四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

《文宗實録》卷三一〇　甲寅，諭內閣：前諭山東等省在京大小官員，各就地方情形，仿照河南辦理團練章程，直抒所見，並令各舉所知，候旨派往。兹據大學士賈楨等，酌擬辦理章程八條呈覽，均屬可行，自應一律籌辦。著派前任户部右侍郎杜翻，作爲督辦山東團練大臣，馳驛前往。並著山東登萊青道貢璜、登州府知府暫留濟甯州知州盧朝安，幫辦團練事宜。即按照所議條款，並參酌河南章程，體察情形，妥爲辦理。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昨諭都興阿取道臨、鳳，馳抵江北，帶兵進勦，以免紆折遲誤。兹據奏，籌商調撥馬步各隊，催辦餉項情形一摺。據稱擬調余際昌所部三千餘名，胡林翼因此軍移動霍山，藩籬盡撤，深以北路空虚爲慮。且該營欠餉未能支領，尚須催辦。至抽調吉林馬隊，未見多隆阿咨覆，而舒保所撥西丹，又復疲弱不堪，現到英山馬隊，只有百餘名，實難得力等語。現在江北久無統帥，防勦喫緊，若該將軍因馬步兵單，繞道馳赴，則遷延日久，深恐有誤事機。著官文、胡林翼迅即飭令多隆阿、舒保，將所部馬隊，酌量調撥都興阿軍營，與該將軍現有馬隊，合計湊足四五百名，以資攻勦。並著調得力兵勇三四千名，派委鎮將大員一二人管帶，聽該將軍調遣。江北李若珠所部一軍，該將軍馳抵後，即可全歸統帶。都興阿仍遵前旨，酌量情形，取道臨、鳳，剋期馳往江北，督辦堵勦事宜，勿得再有遲誤。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焕奏，噸嘛唭、噶囉已到上海，即日北駛，並派員來津，聽候差遣等語。【略】即著恒福揀派善於詞令之人，詢其來意，如該夷稱欲進京換約，不肯遽言用兵，或投遞文書，該督亦不必拒絶。【略】雖僧格林沁責在防勦，然撫局亦當暗爲幫同恒福妥爲辦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四　六月，丙寅，軍機處爲照覆事。本日由禮部遞到貴使臣照會，内稱前換和約，未經鈔發通商各海口，請飭查辦。信札一封，求爲轉遞。並嘆咈與中國有隙，願善爲説合各等語。【略】今貴國欲爲説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略】今嘆咈二國，如願誠心和好，若遵照咪國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即行拒絶。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探聞嘆酋噸嘛唭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並購得新聞紙，知嘆咭唎國王之意主和，惟適值江蘇軍務決裂，難保該酋不故作刁難等語。【略】亦與昨日薛焕所稱該夷欲於到大沽後，察中國舉動，再決戰和之語暗合，是該夷等志在求和之説，尚非無因。著僧格林沁、恒福，酌量情形【略】設法辦理，不可坐失機宜。惟夷情叵測，亦恐借議和爲名，乘我不防，暗施詭計。僧格林沁仍當整飭防務，不可稍涉大意。

盛京將軍玉明奏，奴才前因夷船分泊金州各口，夷人登岸甚衆，添搭帳房較多，樹旗出示，演陣牧馬，漸肆滋擾。當經遵旨密咨希拉布揀派幹員，善爲開導，並飭屬嚴斷接濟，盤拏奸匪，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驛奏明在案。兹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自十七日以後，羊頭窪、大魚溝、大孤山等處，續到夷船十五隻，連日復又駛出外洋者十二隻，現在分泊各口，實有輪船一百三十隻，夷人登岸者約五千餘名，將東西青泥窪民房，全行占踞。又在該處並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白石洞等處，前後共搭帳房一千餘架，馬七百餘匹，牛二百餘條。並卸槍礮器械，及馱鞍騎鞍多件，三輪四輪各樣車輛。夷人時赴岸上嘗水，脩墊道路，騎馬持械，尋掠牲畜食物。且在距城切近之三里莊山上，用千里鏡窺看城池。又有夷船帶來閩粵匪人，潛令上岸，分赴各城，偵探虚實等情。

《文宗實録》卷三一一　辛未，萬壽節，遣官祭太廟後殿。

御正大光明殿，受王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小官員，及外藩使臣等，行慶賀禮。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焕奏，噸嘛唭、噶囉即日北駛，並派員駕坐捕

盜輪船來津，聽候差遣。當諭令恒福，派善於詞令之人，俟該夷酋到時，詢其來意，因勢利導，並諭僧格林沁，暗幫恒福辦理撫局。茲據薛焕奏稱，捕盜輪船水手等，全被嚕嚕嘶唤去，現飭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北上。並稱上年天津開仗，係由嚕酋與咈酋咘嘛咘嚓擅自主戰，並非該國主本意，是以另派噶酋、噶酋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惟嚕酋恐一經議和，則益著其上年擅戰之失，是以堅稱國主主戰，豫爲布置。噶、噶兩酋既至以後，阻使不令見薛焕一面，使無從説合，無非一片私心等語。此次薛焕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暎咈兩國既另換使臣，並不令嚕嚕嘶等赴津辦事，其意不專主用兵，已可概見。其所以帶兵前來者，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此時若不迎機善導，不但激噶酋等之怒，且中嚕酋奸計，殊非撫馭外夷之法，【略】著恒福不必俟上海委員，先行照會該二酋，【略】推誠開導，則該酋等得有體面，必可稍爲轉圜，消彌兵釁，全在於此。想僧格林沁與恒福，必能揣測夷情，斟酌妥辦也。

命大學士彭蘊章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五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船在攔江沙外，諭令恒福先行照會該酋，令其少帶從人，來京換約。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三十餘隻，駛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踞村莊。恒福現已照會咪酋，轉約暎咈二夷，進京換約，所辦尚爲妥善。惟當接咪酋照會時，即應立時照覆。今暎咈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覆咪酋，已屬落後一著。儻咪酋不爲即達暎咈，必至立起釁端，著恒福即趕緊分擬照會，徑行給與暎咈兩酋。其暎咈照會，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即到北塘，足見真心和好，有意換約而來，如願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必代爲轉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咈國照會内，告以上年爾國並未助暎國打仗，大皇帝深爲嘉奬，此次來至北塘換約，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別照會，看其如何答覆，迅即馳奏。

《文宗實録》卷三一二　庚辰，諭内閣：前據御史薛書堂、侍郎宋晉、御史福寬等奏請裁汰河員，並改設漕運總督，簡員駐守宿遷各摺片，當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載垣等奏，遵議裁汰河工文武官員，酌改操防營伍各事宜，開單呈覽。江南河道總督，統轄三道二十廳，文武員弁數百員，操防修防各兵數千名，原以防河險而利漕行。自河流改道，舊黄河一帶，本無應辦之工，官多闕冗，兵皆疲惰，虚費餉需，莫此爲甚。所有江南河道總督一缺，著即裁撤；其淮揚、淮海道兩缺，亦即裁撤；淮徐道著改爲淮徐揚海兵備道，仍駐徐州。所有淮揚、淮海兩道應管地方河工各事宜，統歸該道管轄。【略】添設總兵一員，作爲淮揚鎮總兵，駐劄該處，俟軍務平静，再行改駐揚州。

《文宗實録》卷三一三　乙酉，又諭：本日據薛焕奏，松江克復後，查獲賊匪僞諭一紙，内有兩粤兵勇三千餘人，欲由上海投誠字樣。廣勇通賊，爲害非鮮，請通飭各省軍營，裁汰驅逐，毋令入伍等語。各省軍營，招募廣勇，歷有年所，若如該署督所奏，該勇與逆匪句結，蓄意不良，本年江南大營潰敗，實由於此，不可不嚴爲之防。著袁甲三、翁同書、瑞昌、王有齡、慶廉、李若珠於各該營内，嚴密詳查此項勇丁。如有逆跡顯露，已得其通賊實據者，除將該犯立即正法外，並行文該逆本籍，夷其族屬，以儆兇頑而消反側。其尚無通賊實據，而平日素不安分者，亦須分别裁汰，嚴行驅逐，或資遣回籍，毋許再招入伍，以期盡絶根株。

丙戌，諭：【略】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事權歸一，責無旁貸。著即飭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

諭：前命都興阿馳赴江北，因馬步兵單，恐其遷延日久，有誤事機。【略】著官文、胡林翼，仍遵前旨，迅即添調馬隊，并得力兵勇三四千名，速赴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統帶前進，馳赴江北督辦防勦，勿得再行遲延，致誤事機。所需餉項，仍著官文等寬爲籌備，毋令缺乏。本日已降旨，將曾國藩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大江南北諸軍，均歸節制。都興阿與該大臣曾經共事，自可協同商辦。總之江北地方，軍務緊要，該將軍不得有畏難之心；官文、胡林翼，不得存畛域之見，惟期同心共濟，迅埽賊氛。

丁亥，以成都將軍東純兼署四川總督。

己丑，諭：【略】著駱秉章即馳赴四川督辦軍務，【略】駱秉章出省後，湖南巡撫著文格暫行署理。

辛卯，硃諭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載，現在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在軍中，憂心如焚，倍切朕懷。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若稍有挫大，總須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勦，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切要切要！

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暎咈等夷占踞北塘村莊，其大股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接仗失利。本日據奏，唐兒沽亦被占踞，大沽礮臺萬分危急。現在夷氛猖獗，其或襲天津，或趨京師，均未可定，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著托明阿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撥馬隊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成凱、德勒

克多爾濟、英桂於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挑選駐防兵一千名；春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慶昀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名；文謙挑選直隸兵三千名；並文煜將本年原調之山東兵三千名；恩夔將本年原調之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派若干名，均須趕緊調派，一律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各派大員管帶，即日啓程，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

諭：本日派大學士瑞麟，統帶京旗各官兵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啓程，前往通州；併尚書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共馬步隊官兵九千名。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五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兩岸危急，當由六百里加緊發去硃諭一道，今該大臣總當以大局爲重，計本日已可接奉矣。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占踞唐兒沽，並未出村撲援，給與照會，亦尚未覆。並據恒福奏，密陳設法議撫之策各一摺。【略】著恒福一面再行給與照會，【略】若必欲由大沽行走，即可由我更換小船，令該夷乘坐；【略】如該夷萬難理諭，仍以全力向兩岸礮臺攻撲，我軍抵禦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務須遵奉硃諭，酌派大員防守礮臺，該大臣即抽帶兵勇，迅保津郡，以固京師門戶。諒僧格林沁必能仰體朕心，權宜辦理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六　七月乙未，給暎咭唎咨文：辦理軍機處爲咨行事。本日據貴大臣等奏，行抵天津委員送交暎國照會等語。又據直隸總督恒，呈遞暎國照覆內，據稱因二月間求要各節，致咨舉動等因。貴大臣應行照會暎國，現在已派出欽差大臣在京面議。所有和約內五十六條，既經定議在先，自應即照上年咪國之例，進京互換和約，以敦和好。至本年二月所定之四條，俟來京會晤派出之欽差大臣後，如所言均在情理之中，亦無不可商辦也。須至咨者。

《文宗實録》卷三二四　直隸總督恒福奏，夷情緊急，請將所請各條，俯賜曲從。得旨，戰機已決，挽回無術，現仍擬由文俊等轉覆該夷，不過希其萬有一得，以不改前年原約爲釣餌也。

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等奏，湖北軍情緊急，馬步兵勇無可撥赴都興阿軍營。得旨，近又有寄諭，仍飭籌撥，官文等自應懍遵。該將軍雖不甚習於步隊，已有旨飭令另派大員，隨同都興阿管帶。

丙申，命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馳驛回籍，辦理團練。

丁酉，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兵部尚書陳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瑩、右侍郎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團防。

命山西道御史陳鴻翔回籍，辦理團練。

庚子，命大學士桂良馳赴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恒福辦理夷務，均授爲欽差大臣。

《文宗實録》卷三二五　甲辰，諭：前因蘇、常等處失守，當諭瑞昌、王有齡將所調各軍酌派赴援。茲據薛煥奏，青浦官軍失利，松江府城復陷，上海情形危迫，請飭督師大臣兼程援救等語。【略】瑞昌因宜興之賊，直犯餘杭，偪近省城，未能前進，現在滬城危急，著該將軍即於馬得昭、彭斯舉、吴再升、饒廷選四員中酌派一人，統帶精鋭四五千人，前往救應。

乙巳，以通州辦理防務，命直隸、河南、山西各督撫，將備用軍械迅速解京。賞已革大學士賽尚阿五品頂帶，交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軍營差委。

丙午，硃諭惠親王等：僧格林沁勤於王事，朕深厪念，況近京一切布置，更必日夕勤劬。著惠親王等前赴通州傳旨，詢咨僧格林沁防守情形。並著僧格林沁激勵兵心，以期有備無患。

丁未，以駐藏大臣崇實署四川總督。

命督辦皖南軍務張芾來京，其軍務統歸欽差大臣曾國藩督辦。已革提督周天受，交曾國藩差委。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八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業經詳諭該大臣隨機應變，權衡輕重辦理矣。本日復據桂良奏，接到暎咈照會，請旨遵辦一摺。該夷照會內稱，總以天津通商，賠償兵費，爲退兵息兵之關鍵。該大臣等前此給予照會，所云無不可商者，原指見面互相商辦，並非直言允許。現在該夷狂悖異常，固應示之以信，使其不疑。然仍須斟酌妥善，俾無後患，方合辦法。桂良馳抵津郡，與該酋晤面，如提及索賠兵費，若能相機開導，減去若干，固屬甚善，否則必不可減，亦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庶可從容辦理。至天津通商一層，可告以不獨八年所定和約並無此條，即本年二月所要四款亦無此語，況八年和約，有牛莊而無天津，原係以此易彼，今何又多此款？如此辯論，看該夷如何回答。若仍不能挽回，亦應告以通商雖無不可商辦，但該國既帶兵船，不獨大沽、天津民心驚疑，即商賈亦必裹足不前，實與爾等無益。如該夷允許不帶兵船駐紮，若欲建夷樓，與不退兵船無異，亦不可允許。總之賠費通商，即使允准，亦必將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議換

約。其舟山、烟臺二處，亦均須退出，始可辦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九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夷務急迫，不得已將所求各款允准，及該夷索討賠項，設法商辦各摺片。並據載垣等軍機大臣，將桂良等所寄信函呈覽，該夷狂悖異常，動則虛聲恫喝，意圖挾制。桂良等照覆喫咈，將所求各款，概爲允許，固係暫示羈縻，然前屢降諭旨，如欲天津通商，及占踞海口，斷不可允許。【略】天津通商一層，【略】祇准每年來津通商幾次，【略】不准攜帶兵船，亦不准在大沽、天津建蓋夷樓；【略】至該夷進京換約，必須令其先將內河兵船、海光寺一帶馬隊撤回，並將兵船概行退出海口，按照咪夷少帶從人，方准來京換約；【略】索賠兵費一層，【略】該大臣等仍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尤不可允其先付現銀；通州撤避防兵一節，即直告以爾國既帶有兵船來津，則中國防兵亦萬不能撤去。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〇 癸丑，諭：昨因夷人欲先派人進京，當諭僧格林沁等設法攔阻，並整軍設防，以備截擊。

甲寅，硃諭：中國以天下之勢，而受累於蠢茲逆夷，甘載於茲，戰撫兩難，誠堪浩歎！【略】索費一層，多方要挾，必遂其欲而後止，無論二百萬不能當時付與，即有此款，亦斷無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恥，若再靦顏奉幣，則中國尚有人耶？帶兵換約，謂各有戒心，不得不防。【略】京師重地，尚可問乎？以上二條，若桂良等喪心病狂，擅自應許，不惟違旨畏夷，是直舉國家而奉之！朕即將該大臣等，立寘典刑，以飭綱紀，再與該夷決戰。【略】決戰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若遲至明歲春夏之交，則該夷又必廣募黑夷，舉四國之力，與我爭衡，再向通髮逆，遠近交攻，支持頗覺費手。

《文宗實録》卷三二六 乙卯，命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爲欽差大臣，往通州籌辦撫局。

命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往天津查辦團練。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〇 丙辰，硃諭：桂良等奏，夷務決裂情形。覽奏曷勝憤怒！朕爲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撫局。乃該夷屢肆要挾，勢不決戰不能。況我滿漢臣僕，世受國恩，斷無不敵愾同仇，共伸積忿。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著内廷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内務府大臣，迅速定議。並有僧格林沁密摺一封，一並閱看。本日奏事之外廷大臣，並著與議。特諭。

丁巳，硃批：覽奏一切均悉。現在議撫之王大臣，料已行至通州，不知此時已見仗否？若尚未決裂，僧格林沁等斷不可輕於一試，以期於撫局有絲毫之益，實爲萬幸也！

《文宗實録》卷三二六 以辦理夷務未能妥協，撤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恒福欽差大臣，武備院卿恒祺幫辦大臣。命將欽差大臣關防，交怡親王載垣等祇領。江蘇委員藍蔚雯等，仍聽候差委。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一 戊午，硃諭：朕察時審勢，夷氛雖近，尤應鼓勵人心，以拯時艱。即將巡幸之豫備，作爲親征之舉，鎮定人心，以期鞏固。著惠親王等，傳諭京城巡守接應各營隊，若馬頭、通州一帶見仗，朕仍帶勁旅，在京北坐鎮。

己未，硃諭：從來中華之於外國，首重懷柔。【略】天津有事以來，我内外大小臣工，抗章請戰，不啻數十百上。總欲不使事之決裂，誠以中華多故，民力弗堪，搆怨興兵，非可了事，小民動遭荼毒，故有所不忍耳！乃桂良等奏，接該領事等照會，所請各條，必得概允，一有駁斥，立即用兵，兇狡情形，至於斯極！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惟有嚴飭統兵大臣，整頓師律，調集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略】城鄉軍民各色人等，務各敵愾同仇，無論明攻暗襲，事成獎卹，均各加等。

《文宗實録》卷三二六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夷人逐日前進，其意必至通州，現在嚴陣以待，以備截擊一摺。據稱載垣等接喫夷照會，仍欲赴通商議，經載垣等復又兩次給與照會，該夷並不照覆，仍往前進，載垣等現已折回通州。據探該夷前隊已至河西務，僧格林沁等現派格綳額督帶馬隊駐劄安平。俟該夷探馬到時，著即攔阻，毋令再行前進，如不聽從，即行拏獲。至夷人後隊，儻越過馬頭，即著僧格林沁等迎頭截擊，盡殲醜類。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二 八月乙丑，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奴才等，前因欽差大臣與吧嗄噜等會晤，所議和約，漸有就緒，並准全在張家灣五里之外駐兵等情。奴才等當飭馬步官兵，移張家灣以後，以期和議有成。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本月初三日，吧嗄噜等復又來通，前議各條，雖無增改，惟夷酋進京時，須帶兵千名，並欲在大皇帝前親遞國書，經載垣等再三開導，該夷堅執不允，言語之間已經決裂。奴才當即連夜撥兵，仍往張家灣以南扼守。初四日，載垣等派恒祺前往馬頭，面見夷

酋。行至張家灣以南，即見該夷結隊前進，詢知夷酋尚在河西務，恒祺即已折回。奴才僧格林沁面飭恒祺，令其回稟欽差王大臣，事已決裂，應將吧嗄嚕等羈留在通。維時吧嗄嚕等已行至大隊不遠，因槍礮聲緊，後又折回通州，向載垣等查詢，因何用兵，言畢馳馬而回，當經馬隊官兵拏獲，解往通州。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經我兵槍礮齊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火箭數百枝齊發，馬匹驚駭回奔，沖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退後。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守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並知會載垣等，迅即回京，即將吧嗄嚕等一併押解進京。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儻該夷由通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俟該夷到通後，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諭內閣：【略】現在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捡斬著名夷酋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奪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敵愾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至該夷所擄閩廣等處內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來歸，或斬夷首來獻，朕亦必予以厚賞。至該夷去國萬里，原爲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絶其貿易。

《文宗實録》卷三二七　丙寅，命山東在籍已革閩浙總督劉韻珂、廣東巡撫黄恩彤，前任江西巡撫傅繩勛等，分辦本省團練。

戊辰，諭內閣：載垣、穆蔭辦理和局不善，著撤去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著授爲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

己巳，以秋獮木蘭，自圓明園啓鑾，皇長子隨駕。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　庚午，諭內閣：留京辦事王大臣，著派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仍在禁城，周祖培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

《文宗實録》卷三二七　辛未，恭親王奕訢等奏，夷務情形。得旨，覽奏均悉，以後情形，實難逆料，亦不便遥爲指示，祇有相機而行。

《文宗實録》卷三二八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夷氛偪近闕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擊一摺。【略】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數千名，即派副將黄得魁、遊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略】現在尚議撫局，吧嗄嚕自應妥爲看管。儻撫局不成，該夷攻撲城池，著慶惠、綿森、奕山、賽尚阿等，悉力固守。萬一勢不可支，即將吧嗄嚕提出正法。並著奕訢等，先行知照慶惠等知悉。

丁丑，上至熱河。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奉命辦理夷務，數日以來，尚未開仗，一面設法議撫，一面知會城內巡防團防各大臣，嚴密防守，並知會軍營相機堵禦。但城中人心驚惶，臣文祥極力撫綏，人心稍定。惟兵力單弱，防守未能周備，實不足恃。至僧格林沁及瑞麟等所帶之兵，已潰散十之五六，存營之兵，均無鬬志，疲餒已極，堵禦實難得手。臣等於初九日，遣員給與暎咈兩國照會，至十二日始有照覆前來，仍申前議，且須放還被獲之夷後在通州議和，進城換約，親遞國書，始行退兵天津，並有來春方回該國之説，詞意狂悖。

《文宗實録》卷三二八　戊寅，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夷情緊急，請飭趕辦撫局。得旨，力挽撫局，已屢諭恭親王矣。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撫局難成，現仍竭力挽回一摺。夷人運送大礮、雲梯，顯係欲爲攻城之舉。城內外兵力疲餒，戰守皆無足恃。京師爲根本重地，儻有疏虞，大局何堪設想？據該夷等照會，無非欲送還吧嗄嚕等，始肯罷兵。轉圜之機，在此一綫，該夷如肯遵照恭親王等所給照會，退至張家灣一帶，酌定適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員將在津續定條約蓋印畫押，再將吧嗄嚕等送回，固屬甚善。如必不肯遵行，或並無照覆前來，不必待其進攻城池，莫若即將所獲吧酋等送還，以示大方，尚可冀其從此罷兵換約。不值爲此數十夷醜，致令億萬生靈俱遭塗炭。

以暎咈逆夷入犯京師，命綏遠城將軍成凱、盛京將軍玉明、陝甘總督樂斌、山東巡撫文煜、河南巡撫慶廉、山西巡撫英桂，赴京合勦。

《文宗實録》卷三二九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現

辦議撫情形各摺片。前因事機緊迫，諭令將吧嘎噜等放還，以示大方，原恐該夷即欲攻城，藉此保全億萬生靈之命。恭親王等現派恒祺、藍蔚雯等，與該酋商辦從前允許各條，如何派員會晤畫押，並覆給該夷照會，使知羈留該酋，原爲商辦和約起見，此中操縱，甚合機宜。【略】僧格林沁、瑞麟及城守大臣，昨已寄諭，令其悉心戰守。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馳奏，夷人擾踞園庭，情形危急一摺。覽奏憤懣之至！連日接恭親王等奏報，方冀撫議有成，不料夷務決裂敗壞至此！據恭親王等奏稱，萬不能再議撫局，現在兵力，毫無足恃，若任令該夷盤踞日久，消息不通，以後更難措手。仍應於萬難之中，設法極力挽回，以冀維持大局。【略】勝保是否已到蘆溝橋，所有續到各省兵勇，即行留勦，俱著交勝保統帶，相機勦辦。俟兵力稍厚，亦可繞至東南，抄其後路。務須與恭親王等，鼻氣相通，不至有礙撫局。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退出園庭一摺。覽奏已悉。僧格林沁、瑞麟統帶重兵，節節退剳，已屬畏葸無能！此次夷人直犯圓明園，肆行焚搶，又不能馳往救護，實屬咎無可辭！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職，仍留欽差大臣；瑞麟著即革職，均仍留軍營，帶兵堵勦，保護京城。

《文宗實録》卷三一九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惠等奏，釋放夷首保全大局一摺。據稱，夷匪竄踞圓明園一帶地方，内外城人心十分驚懼。僧格林沁、瑞麟兩軍潰散，勝保手無重兵，城守事宜未可深恃。公同將吧嘎噜等，交恒祺送往該營，以示寬大等語。

《文宗實録》卷三三〇　九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齊集援兵，静以觀變一摺。足徵該大臣忠勇性成，赤心報國，著即授爲欽差大臣，並開缺以侍郎候補，總統各省援兵，相機勦辦。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略】本日復據義道等聯銜具奏，夷人入城，現尚安静，專待辦撫王大臣親來換約等語。義道等不候恭親王等函商，輒即暫開一門，許其入城，雖爲保護城池起見，實屬冒昧。然事已至此，若再與決裂，勢必闔城生靈被其荼毒。此時若在城外畫押，該夷必不肯從，著恭親王等，迅即入城，與該夷將本年所議續約畫押蓋印，並將八年天津和約互換，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駐京章程，方爲妥善。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六　己亥，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略】初四日亥刻，接到暎咭唎兩夷照會，並暎夷僞將軍克酋照會一件。均藉口於前獲夷兵二十餘名，監禁凌虐。暎夷則稱欲賠恤銀三十萬兩，及拆毁圓明園宫殿；咭夷則稱給銀二十萬兩，及康熙年間，各省天主堂，並傳教人墳塋，查明給還。均定於初七日照覆，初九日給銀，初十日畫押換約各等語。種種狂悖情形，實堪髮指！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乙巳，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略】據運司崇厚，帶呈暎夷續定條約，删去一條，增添三條；咭夷增添二條。其餘字句亦有異同，而大致尚無出入。暎夷所删，係准該國欽差入京，以禮相待一條。原其用意，噸酋業已入城，無庸再立此條，以便另添條款，亦足見其鬼蜮伎倆，得步進步。暎夷所增三條：一，廣東九龍司地方，并歸暎屬香港界内；一，續增條約，請明降諭旨宣佈；一，華民出口赴暎，無庸禁阻。咭夷所增二條：一，照道光二十六年諭旨，准軍民學習天主教，給還各省學堂、塋墳、田土、房産；一，准華民出口。

諭内閣：恭親王奕訢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十二等日，業經恭親王奕訢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暎咭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内所定各條，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和約内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暎咭兩夷換約情形，並自請議處各一摺。覽奏具悉。據稱，暎咭兩酋，業已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換和約。朕閱兩國和約内，大致尚無出入，所請明降諭旨一條，恭親王等奏稱，條約既已互換，不待降旨，自然宣布，自係慎重之意。朕思和約已換，似不如示之以信，使之不疑。本日明降諭旨一道，著恭親王等，宣示該夷，並交内閣發鈔，令中外不逞之徒，知和約已成，不敢乘機滋事，亦可定人心而杜奸謀。至換和約以後，夷兵退至津城，回鑾後能否不至再有要求，及任意往來，必須與之議定，以免再生枝節。其親遞國書一節，雖經吧酋與恒祺言及，作爲罷論，照會中究未提及，亦須得有確信。所議現銀一百萬兩，爲期甚近，著即於宗人府所存工程銀兩内，撥給四十萬，其餘六十萬，即飭令户部，迅令附近省分湊撥。如限内不能趕到，著由内庫先行墊撥，各省解到，再行歸還。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亦深諒苦衷，自請處分之處，著毋庸議。另片奏，俄夷照會，請派大臣商酌等語。該夷要求本在意中，所稱未了之事，若待其明言，轉恐又多需索，著即令瑞常等，

告以綏芬、烏蘇哩等處，均照崎嗜闊吞之例，借與該夷居住，此外俱不必提及，以杜其得步進步。

《文宗實録》卷三三〇 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暎咈兩夷，已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換和約，雖現在俱未退兵，城外尚有勝保一軍，以備緩急。僧格林沁、瑞麟，著即赴行在。該大臣等軍營所調察哈爾蒙古三盟官兵，即著全數帶回遣撤。其餘各軍，均著交勝保統帶。

《文宗實録》卷三三一 戊申，諭：昨因用項浩繁，部庫未裕，業經諭局定議。暎咈兩酋，業已互換和約，惟尚有償給兵費，部庫無款可籌，自應由各省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北、湖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無論何款，趕緊著撥，委員星速兼程解京，赴庫交納。銀兩一日不到，即暎咈一日不能退兵。京師根本重地，事繫安危，該督撫藩司等，共濟時艱，諒不能膜視也。

辛亥，諭：恒福奏，裁撤僧格林沁等大營糧臺，請飭部借撥銀兩，解交勝保糧臺應用等語。此時勝保一軍，兵多餉鉅，自屬實在情形，惟庫款自辦理夷務以來，用項浩繁。昨據户部奏，僅存銀二十餘萬，尚不敷下月兵餉。已寄諭各省迅速籌解，此時萬難借撥，著恒福仍飭該司道等，設法籌款接濟勝保糧臺，毋令缺乏。俟夷兵退後，即當將所調兵勇酌量遣撤，以省糜費。

諭：本日據曾國藩奏，請於該大臣與胡林翼二人中，欽派一人帶兵北上一摺。現在暎咈兩夷，已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換和約，撫議漸可就緒。【略】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癸丑，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略】茲於十九日，咈夷之兵，俱已退去，現隨噶酋在京者，不過三四百人。惟噶酋須俟暎夷退兵，與噸酋同行，並欲求見。臣奕訢等，旋於廣化寺接見。該酋所帶從人甚少，言詞極爲馴順，並稱該國向與俄國甚好，與暎國本屬不協，此番之來，實非咈國本意，不過爲暎夷牽制，且願爲中國攻勦髮逆等語。其言亦屬茫無實際，臣等以中國勦匪事宜，自不便與夷議論，致啓其窺伺之意，即以正言答覆。惟該酋既稱欲與噸酋同行，而噸酋必以奉到諭旨爲信，且須有無不批准永遠遵行等字樣，方無疑慮。臣等竊思暎酋情形，較他國尤爲桀驁，儻該夷之兵一日不退，則所有應辦事件，在在俱形棘手，且土匪依草附木，更難保不另滋事端。茲於十八日，奉到明發諭旨，臣等即令恒祺等前往宣示，並交内閣發鈔，以示之信。該夷尚爲悦服，聲稱五六日内，即可退去。惟現在俄夷之事，總以八年所奉諭旨内，所載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和約定議一節，藉爲口實，並呈出前換和約，擬定條目，將烏蘇哩江暨興凱河，至綏芬河、圖們江一帶地界，並西路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往西至齊桑淖爾湖，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請彼此各派信任大員，會同勘定，設立界牌碑碣，以爲憑據。並請於北京、張家口、庫倫、齊齊哈爾、喀什噶爾五處通商，以及給予地基，設立領事官等繁瑣條目。種種要求，心殊叵測。且暎咈兩夷之來，皆屬該夷慫恿，儻或從中作祟，則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暎夷之兵，一日不退，深爲可慮！

《文宗實録》卷三三一 乙卯，恭親王奕訢等奏，暎夷允期退兵，並已接見噸酋等語。得旨：二夷雖已換約，難保其明春必不反覆。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爲罷論，回巒後，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惟汝等是問！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丙辰，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議定俄國條約，開單呈覽一摺。俄國使臣呈出條約十五款，經恭親王令瑞常等會同該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逐層商酌定議，尚屬妥協，即著照所議辦理。惟兩國通商往來，必期永遠和睦，方於兩國有益。著恭親王仍飭瑞常等，與該使臣言明，彼此共守和約，毫無疑惑，即可定期畫押蓋印，以昭信義而敦和好。

丁巳，賞已革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郡王爵，並還三眼花翎；已革大學士瑞麟侍郎銜，並還花翎。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八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寶山奏，夷船復泊老龍頭海口，派員驅逐防範等情。現在夷人業經換約講和，彼此罷兵，如有夷人登岸，惟當派員善言開導，不得擅啓釁端，致生枝節。

《文宗實録》卷三三一 庚申，諭：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送到刊刻條約，通行各省，請密諭沿海各督撫酌辦等語。暎咈兩夷，業經換約退兵，該夷送到刊刻通行各省條約告示，請鈐用欽差關防，由該酋等自行帶往各省，交府尹督撫宣布。恭親王等以事既通行，若不鈐印，恐爲藉口，業已照辦。此次該夷稱兵犯順，擾及京師，雖經互換和約，其條約中所載，多有窒礙難行之處。朕恐荼毒生靈，不得不保全大局，俯從所請。既經通行各省，勢難再有變更，全在各省封疆

大吏，設法羈縻，於條約外，不得任令另生枝節。如該酋等在各省請議詳細章程，仍可於權宜之中，寓限制之意，總期不至貽患無窮，庶可相安永久。

《文宗實録》卷三三二　十月辛酉，頒咸豐十一年時憲書。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合詞籲請回鑾一摺。此次夷人稱兵犯順，恭親王等與之議撫，雖已換約，此係萬不得已，允其所請。然退兵後，而各國夷酋，尚有駐京者，且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該夷言明，難保不因朕回鑾，再來饒舌。諸事既未妥協，設使朕率爾回鑾，夷人又來挾制，朕必將去而復返。【略】且木蘭巡幸，係循祖宗舊典，其地距京師尚不甚遠，與在京無異，足資控制。朕意本年暫緩回鑾，俟夷務大定後，再將回鑾一切事宜辦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九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略】親遞國書一層，【略】復經恒祺、榮綸，以臣奕訢係特旨派辦撫議，即可交出轉遞。該酋搖首不答，窺其意，似不遞則可，斷不肯由他人轉呈。現飭恒祺等，到津後設法消弭，如不允其請，該夷亦不至因此復起兵端。其屢求住京者，總謂外省大吏，不肯將實情代奏。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内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

《文宗實録》卷三三二　壬戌，兵部右侍郎李維翰因病解任，以内閣學士畢道遠爲兵部右侍郎，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兼署兵部左侍郎。

雲貴總督張亮基因病解任，以貴州巡撫劉源灝爲雲貴總督，雲南布政使鄧爾恒爲貴州巡撫，山東按察使陳景亮爲雲南布政使，長蘆鹽運使貢璜爲山東按察使。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軍機處事繁人少，焦祐瀛著即赴行在當差。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俄夷和約已換一摺。此次恭親王等於本月初二日，業將俄夷呈出條約畫押蓋印，與之互換。惟地圖一分，係綏芬、烏蘇里河分界之據，因前定條約，曾添入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並漁獵之處，俄人均不得占之語。一經畫押，漫無限制，告以明春須派員互勘，未即畫押，自係爲慎重界址起見。其餽送槍礮一節，未知是否真誠，以後再當相機辦理。此次俄夷所換條約十五款，除吉林、黑龍江二處，已令軍機大臣鈔寄行知外，其餘各省，尚有應行行文知照之處，著恭親王等一體知照，以便届時會同酌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九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見夷酋各情形一摺。覽奏均悉。俄酋所稱伊國欲送中國槍礮一節，前已由理藩院行文，令其由陸路運至庫倫。此次欲派該國官數員，帶匠役來中國教導，在西北兩路距京較遠地方，請中國派員帶同兵丁數名前往，學習製造演放諸法。奕訢等恐夷言未必確實，請旨遵行等語。該夷既有此意，自係有心見好，未便遽行阻絶，著奕訢等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將槍礮送至恰克圖地方，即由内地派弁兵運回京師。

《文宗實録》卷三三三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遵旨會同密商西巡事宜，並開列條款呈覽。西巡事關重大，必須慎重圖維，以期悉臻妥善。現在不過先事豫籌，須俟明年二三月間，察看夷人如何舉動，再行酌量辦理。

丁丑，浙江巡撫王有齡奏，請留何桂清會辦浙防。得旨，所請斷不准行。

庚辰，諭：恭親王奕訢等奏，暎國欲於長江通商，業經給予照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内載明，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爲夷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以撫局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據該酋照會内稱，先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明給發。儻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

以湖北布政使嚴樹森爲河南巡撫，未到任前，以河東河道總督黄贊湯暫行兼署。湖北按察使唐訓方爲布政使，廣東鹽運使裕麟爲湖北按察使，河南按察使邊浴禮爲布政使，南汝光道鄭元善爲按察使。

《文宗實録》卷三三四　辛巳，命荆州將軍都興阿督辦江北軍務，福建陸路提督李若珠幫辦。

戊子，以太常寺少卿鄭敦謹爲太常寺卿，仍留山東學政任。

命太常寺少卿焦祐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文宗實録》卷三三五　十一月辛卯，河南巡撫慶廉奏，京餉無款籌解。得旨，所請萬難允准，仍應迅速籌解，此係專供京餉要需，屢奉嚴旨，尚如此遷延，殊屬可惡！

癸巳，欽差大臣袁甲三奏，夷患稍紓，亟宜力圖整頓，以杜禍患而固根本。得旨，精訓練、儲將才二條，著總理行營王大臣妥議具奏。又奏，燕京爲天下根本，不可輕議遷徙。批：所奏甚是！初因京師危在呼吸，原有此議，近則撫議已

成，斷無輕議遷徙，自就偏安之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〇　乙未，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酌保隨同當差出力各員弁，開單請獎一摺。恭親王奕訢，辦理各國換約事宜，諸臻妥協，著加恩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隨同辦理，著一併交部從優議敘。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因夷酋親遞國書一層，審度夷情，似已確有把握，惟究未得該夷照會，可爲實在憑據，諄飭恒祺等，在津設法消弭。【略】昨因恒祺送到暎酋照會，據稱泰西各國，通行既久，爲友國以禮往來之節文。本國君主以禮相待，大皇帝以禮相答，其要總在實存和誼。儻若召見，不由出自誠願，誠如來文所云，斷無勉強之理，貴親王亦可釋然等語。【略】是該夷親遞國書一層，作爲罷論，已有定據。

恭親王等又奏，據暎國嚐嚐嘶遞到照會，內稱欲永租津地一區，爲造領事官署，及暎商住屋棧房之用。現勘得津地迤南二三里許，坐落紫竹林至下園地一方，約四頃有餘，請查明津縣地丁原册，立契永租。【略】臣等查條約第十二款內載，暎民在各口並各地方，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均按民價，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掯。今該國係照條約辦理，自未便拂其所請，因飭天津府縣，查勘該處有無窒礙。據稟稱，該處多係空曠地畝，祇有零星土房，並無墳墓窒礙之處。臣等即將條約內所載不得勒掯等語，酌給照覆，以杜其侵越之意，並允咨直隸總督，轉飭地方官與該國領事官妥爲商辦，以期地方相安。

《文宗實録》卷三三五　丙申，又諭：陳孚恩奏，編修吴嘉善通曉外洋各國文義，江蘇臬司湯雲松與之同縣等語。著薛煥傳飭湯雲松，查明該員現在何處，即催令赴京，毋得延緩。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壬寅，諭：户部奏，請將欠解京餉等項之督撫、藩司、監督，分别議處一摺。山西等省，欠解京餉銀兩；直隸等省，欠解另案銀兩。各該督撫、藩司、監督等，延不報解，實屬玩泄。山西巡撫英桂、布政使常績、山東巡撫文煜、布政使清盛、前任河南巡撫慶廉、前任布政使賈臻、四川布政使祥奎，均著降爲三品頂帶，仍交部議處。署四川總督崇實、山西署布政使瑞昌、山東署布政使陳景亮，暨江海關監督，均著交部分别議處。仍著該督撫、藩司、監督等，將未解京餉於接到部文之日起，限一月内掃數報解。

以辦理各國和約出力，賞武備院卿恒祺頭品頂帶，候補京堂崇厚侍郎銜；復侍郎崇綸職，並下部議敘。

蠲緩山東濟甯、章邱【略】七十三州縣被水被擾莊屯，暨永利場竈地新舊額賦有差。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戊申，諭内閣：恭親王奕訢等奏，請派查勘邊界大員一摺。著派倉場侍郎成琦，於明年正月間，馳驛前往吉林，會同將軍景淳，辦理查勘俄國分界事宜。

《文宗實録》卷三三六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請訓練京兵，以備緩急一摺。京營兵丁，向例按期操演，多屬奉行故事。該大臣請將内外火器營、健鋭營，及圓明園八旗官兵，專派知兵大員，加以訓練，以期悉成勁旅，自係當務之急。惟是否變通舊章，抑須另籌經費，均應悉心妥議。若徒飾外觀，虚糜糧餉，轉恐有名無實。著勝保將練兵章程，先行詳細妥議，迅速具奏，再降諭旨。至將來訓練時，各營關支錢糧，及升補額缺等事，自應仍由各該管大臣辦理。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見俄夷換約各情一摺。内有該酋面稱，髮逆横行江南，願撥夷兵助勦，及明年南漕運京，或有阻礙，上海咪商粤商，情願領運臺米洋米運津二事。當經諭令曾國藩、薛煥、袁甲三等，公同悉心妥議具奏。嗣據袁甲三、薛煥先後覆奏，所陳均各有所見。【略】袁甲三謂借夷勦賊，有害無利，自是正論，但拒之太甚，轉啓該酋疑慮。果能因勢利導，操縱在我，於軍務漕運，不無裨益。曾國藩所奏，俟官軍陸路得手，再約其水路會勦，似尚可行。【略】其請幫運南漕一節，【略】薛煥慮其將來藉口漕糧歸其運辦，所見亦是。【略】著奕訢等，詳細妥籌，統俟議定章程，再與該國會商辦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十二月壬戌，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略】臣等竭其顓蒙之力，必能有所補救，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係偶有要求，尚不遽爲大害。謹悉心參度，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恭呈御覽，懇請飭下行營王大臣，公同商議。【略】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

《文宗實録》卷三三七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請飭奕訢等，發給暎人李泰國札諭，令其幫辦各口通商事務等語。【略】著奕訢等，即行發給執照，交李泰國收執，責令幫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員籌辦。

己巳，諭内閣：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

摺。據稱恭親王奕訢等，籌議各條，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略】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劄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略】其廣州、福州、厦門、甯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請由廣東、上海各派識解外國言語文字二人，來京差委。及各海口内外商情，各國新聞紙，應由各該大臣，暨各該將軍督撫府尹，按月奏報。【略】並准於八旗中，挑人學習外國言語文字。

命貴州提督田興恕爲欽差大臣，督辦全省軍務。

《文宗實録》卷三三八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議借夷勦賊，並代運南漕各情一摺。【略】兹據奏稱，【略】借夷勦賊，流弊滋多，自不可貪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略】儻上海夷人，諄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爲獎勉。儻有兵船駛入内地，即按照條約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現有兵力，設法攻勦逆匪，毋再觀望。至咈夷槍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著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即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雇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若肯受雇助勦，只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可有利無弊。並著該督撫，斟酌試行。【略】其代運南漕一節，亦照恭親王等所議，由薛煥出示招商運津，無論華商、夷商，一體販運，按照税則，完納税餉，官爲收買。

諭：前據勝保奏，訓練京兵章程一摺，並將章程十條，開單呈覽，當經逐條批示。兹據奕訢等奏，請令八旗兵丁，添習槍礮技藝一摺。據稱，現擬有技藝各營，兼習槍礮；僅習弓馬者，加習槍礮技藝。並挑選各旗營閒散餘丁，另立營伍，專習技藝撞槍。如果操演純熟，即挑補各營額缺等語。恭親王等所陳，訓練八旗兵丁，意在添習火器技藝。儻能認真操練精熟，自可有備無患。著勝保按照硃批各條，及本日恭親王等所奏，悉心妥議，酌定章程，詳細具奏。

丙子，以克復江西德興、安徽婺源二縣城，予四品京堂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

丁丑，諭内閣：前因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將長蘆鹽政一缺裁撤，歸直隸總督兼管等語。【略】長蘆鹽政一缺，著即裁撤，所有督辦運課事宜，統歸直隸總督管理。【略】其原設鹽政衙署，及養廉銀兩，並著改歸新設辦理三口通商大臣，以資辦公。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辦新設衙門未盡事宜，酌擬章程十條，開單呈覽，並覆奏章京司員等兼行走各一摺。所有單開各條，經朕詳加披覽，尚屬妥協。惟内酌撥經費一條，所稱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擬於天津、上海酌提關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將軍、督撫、府尹、監督解總理衙門，以資辦公等語。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酌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户部開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税銀兩，統交户部，毋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户部支領。至各省機密事件，應照例奏而不咨，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録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咨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其軍機章京，於滿漢各員内，挑取各四員，作爲總理衙門額外行走，專管交涉事件，及檢查機密文移，責任綦重。雖不必常川到衙門，而該章京等在兩處行走，恐日久有互相推諉之弊，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以免曠誤之處，著再行妥議。餘著照所擬行。

《文宗實録》卷三三九　丙戌，又諭：前因袁甲三奏，苗沛霖與徐立壯等尋仇懷疑，業經明降諭旨，令袁甲三、翁同書秉公查辦。本日據勝保奏，苗沛霖遣弁赴營申愬徐立壯、孫家泰攻打苗寨，挾制巡撫等語，並將苗沛霖原稟信單，一併呈覽。苗沛霖所稟各情，雖未可深信，但既據孫家泰、徐立壯拘囚巡撫，不許官軍進城，強奪其印，明調官軍，暗句髮逆，與苗營打仗，如果實有其事，於皖北軍務大有關礙。著袁甲三一面嚴密訪查，一面將此旨密交翁同書，將徐立壯等，有無句通逆匪，挾制巡撫情事，據實具奏。至苗練與壽州練勇，彼此尋仇，孰是孰非，務須秉公查辦，兩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

命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爲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周祖培爲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户部尚書肅順協辦大學士。

調兵部尚書沈兆霖爲户部尚書，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鳳標爲兵部尚書。以光禄寺卿雷以誠署刑部右侍郎。

己丑，蠲緩江蘇長洲【略】三十九廳州縣，並蘇州、揚州、徐州、鎮江、太倉、鎮海、金山七衛被兵災區新舊額賦，及雜税銀。

咸豐一一年（辛酉、一八六一）

《文宗實録》卷三四〇　正月辛卯，諭内閣：朕於二月十三日回鑾。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薛焕奏，暎國領事争辯賠款，並阻撓税捐，請飭奕訢等留心防範各等語。賠補一款，據暎酋密迪樂稱，嚕嚕嘶來文，係於海關總收數内，各扣二成，除洋商按貨完税外，尚有外國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一併覈扣，顯係藉詞狡執。本日已密諭恭親王等，照會嚕酋矣。至華商應交出口税銀，及内地商人販運洋藥應交捐款，該酋阻撓不准繳納，以致華商互相觀望。其私販洋藥之華商駱增美，該酋亦藉稱在伊租地界寓居，不令中國查拏各節，亦諭知恭親王等，隨時防範。薛焕係辦理通商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密迪樂如不遵條約辦理，即應據理駁斥，不得盡諉之恭親王等辦理。所有華商應完税銀，由舊關稽徵，並完繳税捐，既與洋商毫無干涉，即不能任該國領事藉詞狡賴。著該撫仍督飭吴煦按照條款，與該領事逐層剖辯，務令中外應收税項，彼此胥歸公允，該領事無可藉口，方爲妥善。

《文宗實録》卷三四〇　癸巳，緩徵山東臨清、長清【略】四十八州縣，並德州、東昌、臨清、濟甯、四衛、永利、永阜、官臺三場被水被旱被雹被蟲被擾莊屯本年額賦。

乙未，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挑取滿漢章京，前經降旨，毋庸再兼軍機處行走。嗣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在額外行走專管交涉事件，復諭令再行妥議。兹據酌定章程具奏。著照所請，所有滿漢軍機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員，在總理衙門額外行走，仍照常在軍機處值班，毋庸常川到署。

丙申，命安徽巡撫翁同書、布政使張光第來京，以按察使李續宜爲巡撫，前任河南布政使賈臻爲安徽布政使，候補道員張學醇爲安徽按察使。

辛丑，蠲緩江蘇桃源【略】三十三廳州縣，並淮安、大河、揚州、徐州、金山五衛歉收被兵地方新舊額賦。

《文宗實録》卷三四一　丙午，直隸總督恒福因病解任，以山東巡撫文煜署直隸總督；賞著陝西巡撫譚廷襄二品頂帶，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清盛署理；調貴州巡撫鄧爾恒爲陝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瑛棨署理；賞貴州貴東道何冠英二品頂帶，署巡撫。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官軍截勦東境捻匪失利一摺。此次捻匪竄入東境，屯踞金鄉之白福圖等處，旋向西北奔竄。僧格林沁等督隊跟勦，至菏澤縣屬之關李家莊地方，接仗失利，全隊潰散，軍械遺失。實屬調度乖方，業將該大臣等交部嚴加議處矣。

庚戌，諭：安徽一帶捻匪，擾及東豫，到處句結，裹脅良民，以致愈聚愈多，此勦彼竄。朕思此輩烏合雖衆，未必皆甘心從逆之人，若概予誅夷，朕心實有不忍。李世忠自投誠之後，屢立戰功，爲國宣勞，是以擢至提督。該員於捻衆頭目，多所素習，其中必有情願投誠，而自知罪重，意存觀望者，若能宣示朕意，使其自拔來歸，必當寬其既往。如有率衆歸誠，助兵勦賊者，更不難立沛恩施，以彰激勸。至怙惡不悛，負嵎抗拒者，惟有嚴飭各路官兵認真勦辦，亦不能任其猖獗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焕奏，暎國兵船，駛赴長江，前往漢口等處，路過金陵，欲見髮逆。並據巴棟阿奏，暎國商船，現抵鎮江，有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欲使粤匪知其來往通商，毋得攔阻各摺片。覽奏均悉。暎夷於九江、漢口兩處開商，先與髮逆交結，該夷甫與中國換約，雖不助我勦賊，亦未必遂勾通粤逆，再啓兵端。惟此後該夷商船往來江面，恐金陵逆匪，借伊船隻，裝載賊匪，駛入天津海口，其患不可不防。此事若由中國稽查，恐該夷心生疑忌，不如向該酋告以現在漢口、九江通商各國船隻，往來甚多，恐粤匪假充商賈，混跡其中，竄入天津海口，中國無從稽查，應由貴國派人，將出口進口人數，嚴密查察。如有賊匪潛赴天津，務即代爲拏獲，以見彼此和好之道。著恭親王奕訢等，悉心籌議，或行文照會，或與嘅叹嗎等當面言定之處，即行酌量辦理。至由海關查驗護船兵器，該夷前已照會恭親王，自必遵照辦理矣。薛焕、巴棟阿，各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三四二　二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黑藍二旗捻匪，復竄菏澤，擬親督鄉團，前往會勦。當經諭令該大臣等，宜嚴扼邊濠，不可輕臨前敵，致令再有挫失。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捻匪五旗併出，分股在定陶、曹縣、菏澤等處滋擾。該大臣行抵大義集，各州縣鄉團，因賊勢過衆，膽怯不能協勦，現在仍回唐家口，激勵官兵，防守河岸等語。此股捻匪既號稱十餘萬，兇悍異常，各屬鄉團，未能協助官兵，但各守村寨，必須互相聯絡，方能杜賊竄撲。該大臣等仍當激勵趙康侯等，令其分飭鄉團，遇賊即擊，毋令賊蹤北竄。

現在裁汰陝甘官兵二千餘名，兵力更單，惟有將牛頭河及運河等處各要隘，嚴密防守，以固北路藩籬。俟袁甲三會同田在田、伊興額等，分兵勦辦，將捻匪後路牽制，該大臣再當酌度機宜，督兵策應，此時宜仍遵前旨，不可銳意輕進，再蹈從前覆轍。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清盛奏，咈酋索還天主堂地基，請旨辦理一摺。據稱，咈囒哂主教江頫思等，赴省接見，口稱伊國舊有天主堂一座，在西門內熨斗隅，日久被占，現須交還，應否另查官地抵給等語。山東省城，有原設天主堂地基，自應給還該國，惟廢址又經改造民房，轉相承買，各執契據，勢難概令遷移。除塋地業經查出，應行交還外，著清盛按照該國天主堂原基畝數，另查官地抵給，聽其修造。如查無官地，即置買民地一段，給予該夷建立天主堂。其買地價值，如該夷情願歸還，即照數收回；如不肯給價，亦不必與之爭辯，以示羈縻。嗣後該省地方，與各國交涉事件，遇有應辦者，即奏明辦理，不得盡諉之總理衙門及通商大臣，致令該夷紛紛進京，有所藉口。

《文宗實録》卷三四三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翁同書奏，苗練率隊攻撲壽州城廂下蔡，大隊復由菱角嘴渡河，當經諭令袁甲三，密商翁同書，察看情形，酌量妥辦。茲據袁甲三奏，苗練徑撲壽州，翁同書扶病登陣，咨請發兵撥餉情形。苗練因張學醇勸諭，雖暫行撤退撲城之練，而大隊已過淮立營，馬步數千向壽南竄擾，已襲踞堰口集民圩，並有欲攻正陽之説。種種兇横不法，叛跡已屬昭然，此時尚欲還就羈縻，恐該練句結粵匪捻匪，聯爲一氣，勦辦更難措手。臨淮爲南北鎖鑰，現在上游河路已梗，亟應趕緊布置，毋稍疏虞。翁同書之兵，僅一萬餘名，尚恐不敷堵勦，該大臣督辦皖省軍務，責無旁貸，仍當與翁同書密商定計，撥兵夾擊，迅速殲除。

庚午，轉兵部右侍郎慶英爲左侍郎，以候補侍郎勝保爲兵部右侍郎。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壬申，諭内閣：常清、景廉奏，遵旨請派會勘地界大臣一摺。所有會同俄國使臣查勘西界事宜，著派明誼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妥爲辦理。伊犂協領哈布齊督，著交明誼等差遣委用。明誼起程後，烏里雅蘇台將軍著平瑞署理。

丁丑，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據崇厚事稱，暎國嚐嚕嘶、咈國咘嚩咘嚽，由津起行日期，當經恭摺馳奏在案。嗣接崇厚稟稱，派人查知兩國起程人數：嚐嚕嘶、嘁啜嗎，均各帶有役從三十餘人；咘嚩咘嚽，並帶有家眷，其妻現在患病，乘坐該國四輪大車，隨有女役一名，統計兩國役從男女共六十餘名、轎二乘、小車二十餘輛，人推獨輪行李小車三十餘輛等語。臣等差往偵看之人，回稟數亦相符，並探知咈使於十五日抵京，暎使於十六日抵京。

《文宗實録》卷三四四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李續宜奏，皖逆糾合大股捻匪，由英、霍上犯鄂邊，已於二月初六日，由青草塌率全軍而上，六安、壽州一帶，勢難兼顧等語。【略】前諭官文、胡林翼，調兵二千名駐劄三河尖，此時兵力如可分撥，仍著該大臣等酌量撥往，以壯皖北聲勢。

又諭：勝保奏，逆匪偪近直東邊界，擬派官兵馳赴河間防堵一摺。【略】勝保現由大營撥青州陝甘兵一千名，交總兵伊綿阿管帶，馳赴河間。所有天津鎮標官兵一千名，著文煜即如數調赴河間駐劄，統歸勝保節制。

庚辰，諭内閣：朕於正月間降旨，於二月十三日回鑾。繼因偶抱微疴，改於二十五日啓蹕。旬日以來，氣體雖稍可支持，仍須静心調攝。本日王大臣等，以朕躬尚未大安，奏請暫停回鑾，情詞懇切，不得已勉從所請，暫緩回鑾，俟秋間再降諭旨。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收俄國照會一摺。覽奏均悉。俄國以槍礮有應行修補之處，教演兵丁，護送臣役，於四月間方到。奕訢等擬先挑熟悉火器之兵丁數十名，前往試演，除留存烏槍數十桿外，餘俱由庫倫辦事大臣運京。此項烏槍，即在恰克圖演習，不可令其赴張家口教演。所挑熟習火器兵丁，即著奕訢等揀派妥員，奏明管帶前往。其礮位五十尊，准其運至天津海口交納，但不可令其在彼處安設，方爲妥善。至希冀開礦一節，流弊滋多，已諭令色克通額等，設法阻止，並於該國運送烏槍時，嚴密防範矣。

《文宗實録》卷三四五　三月庚寅，命河南巡撫嚴樹森督辦勦匪事宜，順天府丞毛昶熙幫辦河南勦匪事宜，仍督辦團練。

乙未，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赴行在，祇問起居。得旨，朕與恭親王奕訢，自去秋别後，倏經半載有餘，時思握手而談，稍慰廑念。惟朕近日身體違和，欬嗽未止，紅痰尚有時而見，總宜静攝，庶期火不上炎。朕與汝棣萼情聯，見面時迴思往事，豈能無感於懷，實於病體未宜，況諸事妥協，尚無面諭之處，統俟今歲回鑾後，再行詳細面陳，著不必赴行在。文祥亦不必前來。特諭。

丙申，內閣欽奉硃諭：大阿哥於四月初七日入學讀書，著李鴻藻充大阿哥師傅。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布魯西亞國通商事宜奉派崇綸赴津辦理，請由軍機處恭擬上諭一道，交崇綸齎往，給與該酋閱看，以免歧誤等語。各國公使於欽派大臣接見時，往往求看諭旨，以爲憑據。奕訢等所請擬給上諭，以免該公使生疑，或藉端希圖入京，亦爲先事防維起見。惟此次布魯西亞國赴津通商，一切事宜，仍應歸該大臣等籌辦。若另給崇綸諭旨，則必須有欽差字樣，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覺事權不一。且一國到津，即須派一欽差大臣，亦屬不成事體。崇綸赴津，似無庸給與上諭，或由奕訢等妥擬照會，告以各國通商事宜，均由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辦理。現經奏派崇綸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如慮該酋以崇綸等非全權大臣，不肯商辦，或桂良、文祥兩人中酌量一人，帶同崇綸，前赴天津，諒該酋亦無可藉口。將來換約蓋用印信，即用總理衙門關防，較爲妥協。著奕訢等，將此兩節，斟酌妥善，奏明辦理。

《文宗實錄》卷三四六　辛丑，命欽差大臣勝保，馳赴直隸山東，督辦防勦事宜。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阻止俄國商人進京貿易，現辦情形一摺。前因俄國商人欲至京城貿易，並欲由獨石口行走，當經諭知奕訢等，據理阻止。【略】著文煜飭知該處地方官，儻有俄國商人到口，即據條約設法阻止，不得任令進口。至張家口地方，雖准其將零星貨物銷售，亦不得設立行棧等事。並著慶昀、廉至，轉飭張家口監督，於該國商人到口時，明晰曉諭，令照條約辦理。

《文宗實錄》卷三四六　甲辰，命署倉場侍郎崇綸、武備院卿恒祺，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幫辦大臣。

乙巳，蠲緩山東滋陽、泗水【略】二十八州縣，東昌、臨清、濟甯、東平、四衛所被擾被旱被風被水被蟲新舊額賦並雜項銀。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克興阿等奏，勦匪獲勝，並生捻匪首正法各摺片。匪首李滿淦，被獲正法，並據供，匪首劉豬業於桃花圖接仗時受傷身死，其餘黨與當不難即時樸滅。惟此徒供稱，有與義州官軍接仗，傷過官兵數十名之語。深恐其意圖竄逸，復致蔓延，著克興阿、成明，督率將士迅攻鳳凰山老巢，務將要路堵截，盡殲醜類。

《文宗實錄》卷三四七　己酉，欽差大臣袁甲三奏，壽州城圍稍鬆，函致翁同書，並飭張學醇等分別籌辦。得旨，該練等結仇已深，恐非查辦所能了結，苗練既無歸路，若令進退維谷，不激而生變，其誰信之？莫若以毒制毒，令苗練即攻孫、徐，以贖前愆，兼洩私忿。此三人中互相格鬬，能殲除一二，官軍坐收其利，較之敷衍羈縻，似有把握。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咈國哥士耆聲稱，現既和好，擬不俟繳款扣清，先行撤兵，將粵城讓出。惟藩司衙門，曾經伊國修蓋，欲賃與領事官永遠居住。暎國如賃居省署房屋，即咈國可代爲阻止。現與哥士耆議定，將來扣款交清後，所租藩司衙門舊地，一併交還。彼時如中國仍欲將此地租與咈國，任聽中國自便，並於契內載明。旋由嚕嚕嘶、吶囉吶囉，將退出粵東省城照會遞到等語。暎咈兩國，不俟扣款繳清，撤兵退出粵東省城，係爲和好起見。著勞崇光、耆齡，即照奕訢等所議辦理。設暎國別有要求，即著勞崇光等，設法開導，一面知照總理各國衙門，照會哥士耆，令其阻止。並將暎咈二國撤兵情形，隨時具奏。

《文宗實錄》卷三四七　戊午，署安徽巡撫賈臻奏，苗練仍宜暫示羈縻。得旨，賈臻所奏不爲無見，著軍機大臣鈔與袁甲三閱看，斟酌妥辦。

《文宗實錄》卷三四八　四月癸亥，諭內閣：伊精阿著充大阿哥滿洲諳達。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據艾林波照會，及崇綸等函商辦理情形一摺，並將原照會及崇綸等信函呈覽。布路斯國艾林波抵津，與崇綸等會晤，因該侍郎等未奉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之旨，照會奕訢等懇請代奏，方能會辦通商事宜。現據奕訢等於摘録諭旨內，加入全權等字，以免猜疑，即著照所擬，寄交崇綸等。

《文宗實錄》卷三四九　己巳，前任户部右侍郎杜翻奏，捻教等匪四起，請飭勝保帶兵赴東勦辦。得旨，昨已有旨，令勝保由京趕緊啓程，相機前進，以固籓輔藩籬。茲覽汝奏，東省民團未盡得力，著趕緊策勵，以補兵力之不足。從前捻逆屢犯齊疆，無大兵扼守，只民團即可驅令回巢，何以有兵以後，反不如前？

庚午，諭：前因山東省匪勢猖獗，諭令勝保速赴直東交界，探明匪蹤，親自督勦。本日據聯捷奏，曲周收復，威縣解圍，惟探聞山東范縣賊匪，復有渡河之信，並在各村插旗裹人，聲言欲接南捻過河。濮州、觀城四鄉被脅，亦皆插旗。

莘、邱、冠各縣情形，如出一轍。並荷澤縣土匪蜂起，人數不下數萬。請飭勝保分兵三路，由西北兩面進攻，以除巨患。【略】勝保接奉前旨，諒已由京啓程，現在軍情喫緊，著即迅速前進，【略】酌量情形，妥速辦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成琦等與俄國會勘地界，設該國公使因諭旨內無全權等字樣，不肯會勘，必致臨期請旨，往返需時，著即發給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字樣上諭一道。

《文宗實録》卷三四九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捐務亟宜覈實，請飭嚴定章程一摺。據稱江北糧臺，既有指捐、借捐、礮船捐、畝捐；而江南糧臺，又有米捐、餉捐、畝捐；漕河有礮船捐、隄工捐、餉捐；袁甲三軍營有米捐；此外有船捐、房捐、鹽捐、卡捐、板釐捐、活釐捐，所徵甚鉅，報解寥寥。候補投效，以及職員生監，營謀札委，目爲美差，四出騷擾。指借則任意訛索，卡釐則以多報少。糧臺漕河大員，多由情託，知而不問。並有擅自立卡，抽收商船捐銀，名曰「椰頭捐」各名目。請飭督辦大員，嚴定章程各等語。【略】著袁甲三、晏端書、王夢齡，並傳諭喬松年、江清驥，嚴密訪查，如有多設名目，及營謀差委，任意訛索，以多報少，并私自設卡收捐者，即據實嚴參，懲一儆百。

乙亥，命候補三品京堂左宗棠幫辦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

《文宗實録》卷三五〇　辛巳，諭內閣：現在軍務未竣，亟須多儲將材，以備任使。近年帶兵各員，如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左宗棠等，多係寒畯之士，經該督撫保奏，朕無不破格擢用。該員等效力戎行，均已著有成效。因思此外或寄迹末僚，或衡茅伏處，自必不乏才能之士，著各直省督撫，虛心諮訪，如實有秉性忠誠，素嫻韜略，堪勝將帥之任者，即著據實保奏，送部引見，候旨簡用。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王有齡奏，甯波設立新關，徵收外國稅鈔一摺。據稱甯波稅鈔，向由上海代爲收納，給發免單，但無關考成，易滋流弊。現在已設有新關，令外國人幫司稅務，應請嗣後凡外國貿易進口，稅鈔各歸各口，各自徵收，所有免單認單，概行停止等語。江蘇上海關代徵各口稅鈔，原因有外國人幫同照料，從權辦理。現在甯波既設新關，且有外國人日意格爲副稅務司，自應以各收各口稅鈔爲正辦。已諭知薛煥，照王有齡所議辦理矣。

《文宗實録》卷三五〇　丙戌，諭：前據袁甲三奏，擬赴徐州勦匪，諭令仍駐臨淮，將苗練尋仇一事妥辦。【略】本日據袁甲三奏稱，【略】苗沛霖已將所受粵匪僞印等燒毀，大隊漸回下蔡各等語。【略】著袁甲三仍遵前旨，駐劄臨淮，即行確探苗練情形。如果大隊已回下蔡，其暫留許保清，係爲轉圜起見，自應乘其悔悟，亟加開導，令其速爲反正，以省兵力。儻反覆無常，仍欲攻取壽州，即調派官軍，星馳赴援，毋任壽州闔城生靈，慘遭毒荼。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五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嚕嚕嘶聲稱，廣東潮州府城，開辦通商，領事官欲往府城，惠潮嘉道不令進城，並呈遞照會，請飭廣東督撫酌量辦理等語。已諭知勞崇光等，體察民情，遵照條約，酌量辦理矣。奕訢等總理各國事務，如各省督撫辦理外國事務，有未盡妥協之處，經該國公使呈訴，即當酌量事之輕重，劄飭各該督撫，遵照施行，一面奏聞，使各國知總理衙門事權較重，遇事可以代爲辦理。若因該國所請，事事降旨，不但無此體制，且恐各國視總理衙門不過僅能轉奏，必啓輕視之心，於事無益。嗣後各國公使，如求奕訢等奏請諭旨，即告以應由總理衙門，劄飭各督撫，遵照條約辦理，未便據情奏請諭旨。如此則呼應較靈，亦可杜該國無厭之請矣。

《文宗實録》卷三五一　癸巳，諭：前因苗練尋仇一事，袁甲三辦理未有把握，諭令妥爲籌辦，並令賈臻會商具奏。本日據翁同書奏，【略】於二十三日，將徐立壯及主謀之徐立言，捻獲正法，並將孫家泰鎖拏監禁，已飛咨袁甲三、賈臻，派員訊辦等語。【略】著袁甲三、賈臻，即嚴飭張學醇等，前往壽州，將革員孫家泰擅殺啓釁一案，秉公審辦，務期毫無偏袒，並招撫苗練。

甲午，實授瑛棨陝西巡撫，以按察使吴春煥爲布政使，督糧道王承基爲按察使。

乙未，諭：前據劉源灝奏，懇赴京請訓，當經諭令不必來見，趕緊前往雲南。本日據徐之銘奏，調任巡撫鄧爾恒，行至曲靖府被賊戕害一摺。【略】劉源灝於接奉諭旨後，著即將鄧爾恒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詳晰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

《文宗實録》卷三五二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略】藍逆大股，圍攻綿州，甚爲喫緊，並分股在潼川各場，肆行滋擾。【略】福濟現須趕緊赴防，所調陝西分劄甯羌駐守之甘肅官兵五百名，帶赴川北，尚覺兵力不敷勦辦。該將軍現已分咨崇實、駱秉章，各撥兵勇二千名，馳往援勦。現在川北情形喫緊，各路兵勇，如可勻撥，即著崇實，如數派赴福濟軍營，與所調滿洲官兵一千名，協力防勦，以清川

北一路，兼保陝西完善地方。

命署安徽巡撫實臻、江南提督李世忠，幫辦欽差大臣袁甲三軍務。

甲辰，命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幫辦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軍務。

乙巳，諭内閣：瑞昌等奏，龍游、湯溪、金華府縣城池，及長興縣城，先後失守各一摺。瑞昌、王有齡督辦軍務，不惟毫無成效，而且屢失郡縣。已失者，久稽克復；完善者，未聞保障之方。即如本日奏到，又失一郡三邑。況屢次奏報，亦從未自請處分，殊屬膽大！瑞昌、王有齡均著革職留任，以示懲儆。

《文宗實録》卷三五三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恭親王奕訢等奏，【略】據赫德稱，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可雇内地人隨時學習。【略】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礮，勦賊必能得力。【略】奕訢等現擬於上海、廣東各關税内，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税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德札文，令其購買。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覆陳税務事宜，併赫德呈遞清單，及稟呈内所陳各事宜，分别辦法各摺片。覽奏均悉。所有長江一帶通商，在上海總納税餉，徵收子口税，設立關卡，及請領印票執照。通商各口，每年應收洋税銀兩，各口徵收費用各款，本日已諭令薛焕、崇厚查辦。其會緝私鹽，及洋藥、茶葉抽釐，有礙關税各款，亦諭勞崇光等查覈覆奏矣。洋藥抽税章程，前經王大臣會議税則通行，但今昔情形不同，未便拘泥。赫德既稱收税愈重，則走漏愈甚，其論尚可采擇，即著恭親王奕訢等，斟酌情形，妥議章程，總期税務日有起色。將來如有窒礙之處，仍可由該王大臣等，隨時變通，不必令原議諸臣另議，反不能洞悉流弊。至内地貨物出口而復進口，條約税則，未經分晰，輩混之語甚多。既經奕訢等照會唊咈兩國，擬令内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税，准扣二成；若完一半正税，不扣二成。完清之後，仍逢關納税。應俟該二國照覆到時，再行妥商籌辦。此項貨税，爲内地關税大宗，易啓影射偷漏之弊。果能就我範圍，即可杜内地商民句串情弊，亦可杜外國人入内地通商藉端起釁。總在奕訢等悉心籌議，期於有利無弊，方爲妥善。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六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收布路斯國照會，擬即酌定章程，並鈔録照會呈覽一摺。艾林波投遞照會，語多不馴，一經崇綸等駁詰，即知謝罪，並更改照會。惟駐京一節，仍執五年爲期，此時祇可從權允許，以示羈縻。所有該國派員駐京一節，著奕訢等即傳諭崇綸等，再爲關導，若能於章程交換後，過六年再辦，爲期自覺較寬。儻艾林波執意懇求，即准其於互換後，過五年再辦。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略】本日據成琦等奏，會辦分界事宜，現已作記畫押鈐印，一律完竣。已諭令成琦等，將記文牌文，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矣。成琦等原摺，併鈔給閱看。

《文宗實録》卷三五四 甲子，諭内閣：前因壽州團練殺害苗練，諭令袁甲三，會同翁同書，秉公查辦。本日據翁同書奏，圍城練勇，現已撤退，請將被害各練議卹，並鼓勵出力各員等語。苗沛霖所部練勇，因勇目都司李學曾等被害，輒敢不候查辦，糾衆圍攻壽州。經袁甲三等，派令按察使張學醇等，往返開導，始行悔悟撤隊。當該練勇滋事之初，苗沛霖不能約束其衆，任令尋仇搆釁，幾至釀成鉅案，本應從重治罪。念其統帶練勇，隨同官軍勦賊，屢立戰功；現在各練總，因徐立壯正法，孫家泰監禁待訊，均情願撤隊，仍隨苗沛霖立功自贖；該員亦知感激圖報，惟約束不嚴，咎有應得，四川川北道苗沛霖，著交部議處，以示薄懲。仍責令聽候袁甲三等調度，勦賊自效，以贖前愆。前任安徽巡撫翁同書，於團練仇殺，未能速爲訊斷，實屬辦理不善，著一併交部議處。

乙丑，上以萬壽節御福壽園，賜王大臣、貝勒、貝子、公等食。

諭軍機大臣等：官文等奏，唊咈等國商船，經過長江，請嚴禁漢奸附載輪船，貪利濟匪一摺。據奏四月十六日，有洋船一號，至安慶城下停泊，次早始開赴下游，輕載而去。旋據投誠賊供，城内米糧將盡，因洋船來此，城内賊匪向買油鹽米糧，用小船接遞入城。【略】著奕訢等即照會唊咈兩國留京公使，嚴查奸人附載輪船，貪利濟匪。凡洋船由安慶等地經過，不得停泊城下，禁止漢奸與城賊句通接濟。其咪唎噠、布嚕斯兩國，亦應一體照會。

《文宗實録》卷三五五 丁丑，諭：駱秉章奏，請飭劉嶽昭赴蜀援勦等語。據稱，藍逆巨股，竄踞川北綿州、龍安一帶；李逆巨股，蔓延川南眉州、嘉定一帶，各號十餘萬，零匪所在嘯聚，黄澄熙現已陣亡，請飭劉嶽昭兵勇，仍行赴川等語。川省匪勢鴟張，兵力未厚，官軍統領乏人。劉嶽昭現帶兵勇，圍攻隨州，著官文等體察情形，如楚北兵力，足敷調遣，即飭令劉嶽昭管帶所部兵勇，迅速啓程赴川，聽候駱秉章調遣，毋稍遲緩。

戊寅，諭内閣：户部奏，銀價日貴，設法辦理；並據翰林院侍讀學士綿宜奏，請嚴禁蠹商把持，並訪拏私銷各等語。京師銀價騰貴，於旗民生計，大有關

繫，總由各官號商人，始以户部官號爲名，暢開私票；繼以官款長開爲口實，意在挾持。因之奸商從中漁利，實堪痛恨！著照户部所議，所有該部長開官號票存，按上年十月奏准錢隨市價之日，統扣三成，作爲該商罰款。並變通捐銅局章程，收回該部長開官號票存，俟官款收清，將四乾字號，撤去官號字樣，作爲民鋪，交順天府管理。

乙酉，諭内閣：安徽捻匪，屢次出巢竄擾，急應調集官兵，剋期掃蕩。著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勝保，督辦安徽、河南勦匪事宜，該兩省官兵，統歸節制。俟北路肅清，即行統帶大兵，馳往勦辦。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七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國使臣未到，先派委員查勘界址，改定地圖一摺。前據奕訢等奏，接准俄國照會，約定於咸豐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塔爾巴哈台會商查辦西界，業經知照明誼等屆期前往。著明誼等，即飭派出委員，按照地圖，詳細履勘，並將舊案地圖，檢查明白。如有疑似不清之處，查照更改。一俟地圖改定，明誼即行回任。俟明年會辦屆期，再赴塔爾巴哈台，與明緒會同俄使查辦可也。

《文宗實録》卷三五六　己丑，欽差大臣袁甲三奏報，苗練定日薙髮撤兵，委博崇武赴壽州辦理善後。報聞。

丁酉，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肅順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以户部右侍郎寶鋆兼鑲紅旗護軍統領，内閣學士慶明兼鑲藍旗漢軍副都統。

庚子，諭内閣：官文、曾國藩奏，安慶圍師，掃蕩菱湖兩岸賊壘一摺。官軍圍勦安慶，經即用道曾國荃率所部各營，將關外逸賊掫捕净盡。五月二十四等日，逆賊吴定才率悍賊數千，撲我東路横濠。我軍於齋壇埂、棋盤山等處，水陸進攻。曾國荃派令各營分率兵勇，直偪北門城下剳營。菱湖北岸之賊，與城賊數千來撲，我軍槍礮排擊，斃賊三百餘名，並斃黄袍賊首一名。西門援賊，亦經官軍擊斃數百名，北岸壘賊，乘夜紛紛争渡入城。曾國荃復率各營出濠轟擊，水師亦分投抄截，生捡賊衆五千四百餘名。菱湖南岸賊壘，亦爲水陸各軍同日攻破，斬賊一千餘名，統計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蕩平。

辛丑，上不豫，皇長子朝夕侍側。

壬寅，上疾大漸，召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承寫硃諭，立皇長子爲皇太子。

癸卯，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宫。

清穆宗部（起公元一八六一年，迄公元一八七四年）

《東華續録》同治一　穆宗毅皇帝，文宗長子也。聖母慈禧端佑康頤昭裕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那拉氏，前任安徽徽甯池太廣道追，封承恩公惠徵之女。稟梓通門，延釐天室。事文宗顯皇帝柔嘉維則，淑慎其儀，化佐坤元，祥符震索。以咸豐六年丙辰三月二十三日未時誕上於御園之儲秀宫。時孝貞顯皇后方切祈禖之禱，適符主器之占，聖懷慰悦，撫育恩勤，同一致焉。上之生也，文宗以天恩祖佑，喜溢丹毫，爰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圭萬斯人」之詠。由是常雩成禮，則有云「鴻恩幼子干春慶」，湛静升香則又云「喜見麟孫慰母思而且喜音之額，彪炳璇題。周歲之章，焜煌宸翰，固不待誕膺洪祚，早知世德克承已。上聰明天亶，氣度煒如，英毅外流，沈潛内蕴。六齡就傅，文宗特命受書於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厥後大學士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檢討徐桐、修撰翁同龢諸臣同心納誨，輔導聖功，盛德大業，富有日新逮。乎繼序之初，思齊作則。上稟承懿訓，念典逾勤。主善爲師，則殿開弘德，以古爲鑑，則書賜啟心。聖學既充，皇猷斯懋，積承謨烈，簡任賢親，文教誕敷，武功耆定，巍巍蕩蕩，蔑以加已。上生有聖德，純孝性成奉。事文宗暨兩宫皇太后承顔養志，式洽聖心。恭讀御製詩有云：「繞膝堂前助笑顔。」蓋雖在幼齡，而宫寢追隨，庭闈拜舞，極天家樂事焉。歲在庚申，文宗三旬萬壽，賜宴臣工。時上甫五齡，稱觥祝壽，儀度備嫻，宸懷彌暢。特命上出見廷臣，凡瞻仰天表者，莫不稽首歡呼，益信聖聖相承，篤膺天眷，無疆之休基諸此矣。

咸豐一一年（辛酉、一八六一）

《穆宗實録》卷一　秋七月丁亥朔，命睿親王仁壽、豫親王義道、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大學士周祖培、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肅順、吏部尚書全慶、陳孚恩、工部尚書綿森、右侍郎杜翰，恭理喪儀。豫親王義道、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周祖培、尚書全慶，仍在京辦事。

命署直隸總督文煜，前來熱河叩謁梓宫。

甲辰，諭内閣：朕纘承大統，母后皇后應尊爲皇太后，聖母應尊爲皇太后，所有應行典禮，該衙門敬謹查例具奏。

又諭：【略】皇考大行皇帝在山莊升遐，恭奉梓宫回京，除熱河都統本在熱河，直隸總督已諭令前來熱河叩謁梓宫外，其餘直隸各大員俱不必前來。

又諭：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祖特降諭旨，以二名不偏諱，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舊毋庸改避，亦毋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之處，臨時酌定，以是著爲令典等因，欽此。今朕敬遵成憲，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下一字毋庸缺筆，凡臣工奏章内遇有此字，著用「渲」字改避。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毋庸議。

丙午，實授駱秉章四川總督，仍督辦軍務。

命雲貴總督劉源灝來京，以成都將軍福濟爲雲貴總督。

以駐藏大臣崇實爲成都將軍，並接辦川陝交界防堵事宜。

戊申，以江蘇布政使毛鴻賓爲湖南巡撫，廣西按察使華日新爲江蘇布政使。

己酉，恭親王奕訢奏，請前赴熱河，叩謁梓宫。允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　八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請將上海現泊輪船駛赴上游，豫爲練習等語。據奏前兩江總督於美利堅租得大輪船二隻，一名「土只坡」，一名「可敷其」。「土只坡」一隻，現泊上海黄浦江，供護餉護運之用。該督擬先調此船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查勘試用，督令楚軍水師將弁，豫爲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其損壞輪船一隻，如可修理，亦令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兩船上下輪皆更換，遇有軍務要件，該督撫往返函商，數日可達，不致如現在文報阻滯等語。現在籌買外洋船礮以資勦賊，而購到尚需時日，曾國藩請先將現泊上海洋船，令楚軍豫爲演駕，洵屬有益。著薛焕即將上海現泊之「土只坡」洋船，迅派幹員，剋日押令上駛安慶一帶，交曾國藩軍營，俾資演習。楚軍餉項缺乏，一切弁勇工匠口糧，仍照向章在於上海支領。其損壞輪船一隻，並著迅速修理完好，駕赴安慶，俾兩船更替輪轉，以資利用。

《穆宗實録》卷二　以醇郡王奕譞爲正黄旗漢軍都統，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麟魁署鑲藍旗漢軍都統。

以吏部左侍郎匡源兼署户部左侍郎，管三庫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發桂

署兵部左侍郎；大理寺少卿潘祖蔭署宗人府府丞。

以太常寺少卿焦祐瀛爲太僕寺卿。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北路軍務竣事，籲懇叩謁梓宮，再行統兵南下一摺。各路統兵大臣等，無庸奏請叩謁梓宮，業經明降諭旨，各該大臣等自宜恪遵。勝保受皇考大行皇帝厚恩，現因龍馭上賓，懇請叩謁梓宮，情詞出於至誠，且河北已就肅清，該大臣暫時離營，尚可無虞曠誤。勝保著准其前來行在，叩謁梓宮，叩謁後即赴軍營。

添派惇親王奕誴恭理喪儀。

戊辰，湖北巡撫胡林翼因病乞假，以安徽巡撫李續宜暫署湖北巡撫。

己巳，諭内閣：本日禮部奏，朕登極日期，及頒詔典禮一摺。覽奏，朕心益增感慟，惟念皇考以祖宗丕緒，傳付朕躬，勉從所請，依欽天監所擇吉日，於十月初九日甲子卯時，舉行登極頒詔鉅典。各該衙門遵照舊儀，敬謹豫備。

庚午，諭内閣：謹擇九月二十三日辰時，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宮回京；於二十二日辰時，行啓奠禮。各該衙門敬謹豫備。

《穆宗實録》卷三　甲戌，諭内閣：據載垣等奏，恭奉梓宮回京，因朕沖齡即位，合詞籲懇，於恭送登舉後，先行啓蹕回京。【略】九月二十三日，朕於麗正門外，跪送梓宮登舉後，【略】即啓蹕於二十九日還宮。所有梓宮沿途一切事宜，著恭理喪儀王大臣等敬謹將事。

諭：本日曾國藩馳奏，克復安慶省城等語。據稱即用道曾國荃稟報，八月初一日，官軍用地雷轟倒安慶北門城垣，踰濠登城，立將安慶省城克復，殺斃長髮老賊二萬餘人。該逆赴江内湖内鳧水遁竄，又經水師截殺，城内悍賊，無一得脱。逆首陳玉城等各股援賊，膽落退去等情。逆匪自咸豐三年，竄陷安慶省城，負嵎久踞。上年冬閒，官軍合圍以後，逆首陳玉城疊次來援，我軍堅壁力戰，卒能克復城池，圍殺逆匪净盡，洵足以申天討而快人心！所有詳細情形，及在事出力人員，著官文等查明迅速具奏。

戊寅，以克復廣西潯州府城，賞按察使蔣益澧、道員劉坤一一品封典。

辛巳，諭：前據曾國藩奏，克復安慶省城，當經諭令官文等將詳細情形查明具奏。本日據官文、曾國藩等奏，攻勦詳細情形，並將勞績最著各員，開單呈覽。【略】官文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湖北巡撫胡林翼，首先畫策，身親督勦，厥功甚偉，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給騎都尉世職；安徽巡撫李續宜，前經隨同籌辦，著加恩賞穿黄馬褂；福建水師提督楊載福，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疊著戰功，均著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官文等另片奏，曾國荃等於圍攻安慶，智勇兼施，懇恩鼓勵等語。道員曾國荃，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穿黄馬褂，以示優獎。

追予安徽三河殉難道員曾國華謚愍烈。

癸未，諭内閣：大學士九卿會同議，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顯皇帝」，廟號曰「文宗」。

甲申，命户部右侍郎寶鋆爲正使，内大臣穆隆阿爲副使，恭齎大行皇帝遺詔，頒給朝鮮國。

《穆宗實録》卷四　九月丙戌，大學士桂良等奏，遵旨謹擬崇上母后皇太后徽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徽號曰「慈禧皇太后」。得旨：是。

己丑，諭内閣：十月初三日，皇考大行皇帝靈駕至京，所有應赴蘭溝恭迎之王公以下一品大臣，及鎮國將軍等，均著在清河蘆殿恭迎。

諭：本日載垣、端華、肅順面奏，因差務較繁，請將管理處所，懇恩酌量改派等語。著照所請，載垣著開鑾儀衛上虞備用處事務，端華著開步軍統領缺，肅順著開管理理藩院並鄰導處事務。

實授瑞常步軍統領，以鄭親王端華暫署行在步軍統領。

命御前大臣景壽掌鑾儀衛事，並管奉宸院事；兵部尚書穆蔭管理藩院事。

辛卯，諭内閣：曾國藩奏，水師克復池州府城一摺。官軍自攻克安慶省城後，提督楊載福派總兵王明山等進攻池州。八月初五日，趙三元帶兵先到，繞城攻擊，率水師奮勇登城。賊開西北門而遁，王明山等水陸各營趕到，殺賊無算，立將府城克復，辦理甚爲得手。

癸巳，以大理寺少卿崇厚爲大理寺卿。

乙未，諭内閣：前據御史卞寶第奏，失守地方免罪人員，續保官階，請飭議定限制，當經奉旨交吏、兵二部嚴定章程。兹據吏部等部遵議覆奏，並將嚴定罪名處分章程，開單呈覽。著照所議，嗣後各路統兵大臣，各直省督撫，於地方失事人員，均著照例覈辦，非素得民心，及實能奮勇殺賊者，概不准率請留營效力。其失守城池隨同克復之員，止准奏請免罪；續有勞績，准其請給虚銜頂帶；三次得有勞績，方准奏請開復原官。仍著補交捐復銀兩，不准奏請免繳，俟軍務完竣，送部引見，以示限制。其武職失守城池罪名處分，即著照兵部現定章程

辦理。

諭：駱秉章奏，官軍大破藍逆，蹋毀賊營七十餘座，川北肅清一摺。【略】駱秉章調度有方，深堪嘉尚，仍著督飭將士，將竄往綿竹一帶之藍逆餘黨，乘勝勦洗淨盡，毋留餘孽。

《穆宗實録》卷五　壬寅，諭：湖北巡撫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略】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即照總督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予謚，入祀賢良祠。並於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篤念藎臣至意。尋予祭葬，謚文忠。

調安徽巡撫李續宜爲湖北巡撫，仍駐紮湖北、安徽交界地方，督辦軍務。擢廣東按察使彭玉麟爲安徽巡撫，未到任前，仍以布政使賈臻署理。

癸卯，以記名按察使劉坤一爲廣東按察使。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諭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爲經理，都城内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大臣議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衆論。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朕搶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别輕重，按律秉公具奏。

《穆宗實録》卷五　乙巳，諭：僧格林沁奏，追勦各股捻匪，連獲大勝，全行擊敗回巢，請將尤爲出力各員，先行獎勵一摺。【略】僧格林沁躬冒矢石，調度有方，著加恩賞還御前大臣，並賞還黄繖，以示優獎。

戊申，恭奉大行皇帝梓宫由山莊啓駕。

己酉，諭内閣：袁甲三奏，道員甘心叛逆，派兵進討一摺。四川川北道苗沛霖，以生員辦理團練。【略】據袁甲三奏，該練團攻壽州愈急，並令死黨張士端等，踞守懷遠，抗拒官軍，且受粤逆僞封，偪令練衆蓄髮，四出搶掠，是其甘心叛逆，自外生成，萬難寬貸。四川川北道苗沛霖，著即行革職，並拔去花翎，撤銷勇號。即著袁甲三、李世忠，調派官軍，並會合賈臻、田在田、嚴樹森、毛昶熙等各路兵勇，奮力進勦，以申國法。

甲寅，上奏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還宫。

乙卯，諭内閣：本日據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奏，政權請操之自上，並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請飭廷臣會議。並據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各一摺。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如何酌古準今，折衷定議之處，即行妥議以聞。

諭：醇郡王奕譞，著即來京。

諭：前因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於熱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兹於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帶同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攔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予解任，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拏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穆宗實録》卷六　十月丙辰，諭内閣：前因肅順跋扈不臣，招權納賄，種種悖謬，當經降旨將肅順革職。派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將該革員拏交宗人府議罪。乃該革員於接奉諭旨之後，咆哮狂肆，目無君上，悖逆情形，實堪髮指。且該革員恭送梓宫由熱河回京，輒敢私帶眷屬行走，尤爲法紀所不容。所有肅順家産，除熱河私寓，令春佑嚴密查抄外，其在京家産，著即派熙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隱匿。

授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

命大學士桂良、户部尚書沈兆霖、右侍郎寶鋆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命户部左侍郎文祥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恭親王奕訢爲宗人府宗令，肅親王華豐爲右宗正。

以惇親王奕誴爲閱兵大臣，並管武備院事。

以醇郡王奕譞爲御前大臣。

以醇郡王奕譞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

丁巳，以恭親王奕訢兼總管内務府大臣，並管宗人府銀庫。

戊午，大行皇帝靈駕至京，上詣德勝門外跪迎，慟哭盡哀。王公百官，均跪

迎舉哀。

庚申，諭内閣：大學士周祖培奏，建元年號，可否更定一摺。【略】前經載垣等擬進「祺祥」字樣，意義重複，本有未協。【略】爰命議政王軍機大臣恭擬「同治」二字進呈，仰蒙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允行。本月初九日，朕御極頒詔，其以明年爲同治元年，布告天下。

辛酉，諭内閣：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擬載垣等罪名，請將載垣、端華、肅順照大逆律淩遲處死等因一摺。【略】兹據該五大臣等，按律擬罪，請將載垣、端華、肅順淩遲處死。【略】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略】肅順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略】景壽著即革職，加恩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尚書穆蔭著即革職，加恩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

壬戌，諭内閣：朕奉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懿旨，各直省將軍、督撫等摺奏，向於呈遞之次日，硃批發還，其有應降諭旨者，亦即令軍機大臣繕擬，於進呈後即行交發。其各路軍營緊要奏報，則無論何時呈遞，均係即行辦理。現在一切政務，仰蒙兩宫皇太后躬親裁制，慈懷沖挹，深恐於披覽章奏，未能周詳。嗣後各直省及各路軍營摺報應行降旨各件，於呈遞兩宫皇太后慈覽，發交議政王軍機大臣後，該王大臣等悉心詳議，於當日召見時恭請諭旨，再行繕擬，於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閱定頒發。應行批答各件，該王大臣查照舊章，敬謹繕擬，呈遞後一併於次日發下。其緊要軍務事件，仍於遞到時立即辦理，以昭慎重。

甲子，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

頒同治元年時憲書。

乙丑，諭：僧格林沁受三朝知遇之恩，宣力中外，功勳卓越，【略】著賞還博多勒噶台親王，以示朕優異藎臣至意。

《穆宗實録》卷七　丙寅，諭：袁甲三奏，苗練攻破壽城，並仍請就撫各摺。【略】著袁甲三、翁同書、李世忠，悉心斟酌，如苗練尚係真心求撫，則值此皖、豫多事之秋，不妨暫爲羈縻，從權辦理。儻必不可撫，即著據實具奏，毋稍遷就。

庚午，諭内閣：【略】命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簾事蹟，著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擇其可爲法戒者，據史直書，簡明註釋，彙爲一册，恭呈慈覽。

辛未，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東南軍務緊要，請嚴飭督兵大員速籌進勦，並請密查江浙撫臣能否勝任一摺。江、浙所屬郡縣，爲東南財賦之區，豈容任賊久踞？曾國藩駐軍安慶，規取金陵，若得江、浙兩省撫臣併力進攻，自不難將被陷城池次第收復。薛焕前在蘇州府任内，聲譽頗著，惟該省軍務正當喫緊，督帶兵勇，或恐非其所長，且前據有人奏，該撫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福等語。如果屬實，即不能勝此重任。浙撫王有齡，頗有才具，前任蘇藩時，雖尚能籌辦軍餉，惟於浙撫一缺，未知能否勝任。以上二員，均著曾國藩悉心察看，據實具奏。又另片奏，東南軍務，需才孔亟，請飭曾國藩酌量保奏等語。該大臣久歷戎行，見聞較廣，著擇其智勇兼全、堪勝封疆將帥之任者，酌保數員，聽候簡用。

癸酉，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勦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

《穆宗實録》卷八　丙子，諭：予告大學士祁寯藻忠清亮直，學問優長，著即來京聽候簡用。

諭：予告大學士翁心存守正不阿，學問淹博；前任太常寺少卿李棠階學養深邃，方正老成，朕當御極之初，亟應延訪耆儒，以資輔翼。翁心存尚未出京，著即銷假，聽候簡用；李棠階現在河南辦理團練，亦著即行來京候旨，以副朕側席興賢、人惟求舊至意。

以克復安徽無爲州城，賞布政使銜按察使曾國荃頭品頂帶。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英法兩國撤兵退出廣東省城，現在辦理地方善後事宜一摺。據稱英法兩國遵照前議，於九月初一等日次第撤兵出城，將省城各門交還，十八日一同登舟由黄浦向香港而去，均屬安静等語。該兩國兵丁撤退後，一切善後事宜，攸關緊要，所有省城空曠地方，防守更宜嚴密。其新城老城所需礮位，並派撥看守之旗營官兵，以及城樓兵房應行修葺各工，並城廂内外清釐户口、編查保甲等各事宜，均著妥爲辦理，以靖奸宄而備不虞。耆齡身任巡撫，不宜久住省外，此次英法兩國既已

退出省城，該撫應即回省，會同穆克德訥、勞崇光，經理地方一切事務。另片奏，英國巴夏禮欲令該國領事租住將軍衙門二堂後房屋並空園荒地，情願每年交租銀二百兩，仍約定一二年後即行遷移等語。既據該將軍等查無窒礙，著准其暫行租住，仍與訂明地段界址，並遷移日期，以符原議。

《穆宗實録》卷八　戊寅，諭：前因浙江軍情喫緊，諭令曾國藩即飭左宗棠帶領所部兼程赴浙，督辦軍務。【略】著曾國藩仍遵前旨，迅飭左宗棠帶領所部，星馳赴浙，督辦軍務。

庚辰，諭内閣：【略】著慶端、瑞璸，傳諭沈葆楨，迅赴曾國藩軍營，聽候該大臣酌量奏請簡用。

辛巳，諭内閣：【略】本日據王大臣等，遵將交議各件集議以聞，並單開各事宜，恭呈慈覽。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據王大臣等所議，詳加披閲，援據典章，斟酌妥善，著即依議行。

諭：爲政以得人爲首務，我朝列聖御極建元，均於三年大比之外，特開鄉會恩科，廣羅俊彦。今朕纘承大統，宜遵成式，嘉惠士林，著於同治元年舉行鄉試恩科，二年舉行會試恩科，用副朕作育賢才至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癸未，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經皇考大行皇帝特派桂良、文祥、崇綸、恒祺，隨同恭親王辦理，著再添派軍機大臣户部右侍郎寶鋆、户部右侍郎董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

《穆宗實録》卷八　甲申，諭：【略】因思載垣、端華、肅順，權勢薰灼，肅順管理處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贈答書函，均恐難與拒絶。當兹政令維新，務從寬大，自今以後，諸臣其各滌慮洗心，爲國宣力，朕自當開誠相待，一秉大公，斷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肅順家産内帳目書信各件，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即在軍機處公所公同監視焚毁，無庸呈覽，以示寬厚和平禮待臣工至意。

《穆宗實録》卷九　十一月乙酉，上奉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王以下大學士、六部、九卿，於養心門外行禮。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丙戌，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衆，請分别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内載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是以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若不持平辦理，殊不足以昭公允。著照所請，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儻或倚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預别項公私事務，或至作奸犯科，霸地抗租，欺侮良民，則不獨爲中國之莠民，亦即係伊教中之敗類，斷難寬貸，必應照例治罪，決不能因習教而少從寬假。各該地方官務當事事公平，分别辦理，以示撫綏善良之至意。

《穆宗實録》卷一〇　乙未，開復前任大學士翁心存革職留任處分，命以大學士銜管工部事。

辛丑，又諭：王履謙奏，賊匪大股攻陷蕭山、諸暨、紹興府城相繼失陷一摺。覽奏曷勝憤懣！王履謙以在籍大員，幫辦團練，平時漫無布置，臨難蒼黄出城，厥咎已無可逭，【略】王履謙著即革職拏問。

壬寅，諭：福濟奏，懇請叩謁梓宫一摺。【略】諭各直省督撫，毋庸來京叩謁梓宫；迨該督具摺陳請，復批令毋庸前來。【略】該督於接奉後並未赴任，仍折回西安，專差遞摺懇請，仍准叩謁梓宫，並稱滇黔軍務諸多棘手，非奏牘所能罄述，必須泥首闕廷，詳細面陳。於拜摺後，竟自起程北上，而於查辦事件，並催令赴任諭旨，無一字提及，覽奏不勝駭異！【略】福濟著革去總督，賞給四品頂帶，仍飭迅赴雲南，交新任署總督潘鐸差遣，儻再不知愧奮，必當重懲治罪。賞降調湖南布政使潘鐸二品頂帶，署雲貴總督。

癸卯，諭内閣：御史鍾佩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元醇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旨，明白宣示矣。【略】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名目，及擅擬駁斥董元醇諭旨，著即銷除。惟此案係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於内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伊等造作之諭旨二道，即著内閣刑部，隨同本案檔册録存，以著信讞。並著軍機處即隨此次諭旨，照録一分存檔，另録一分交南書房收存。均著低二格書寫，以示區别，庶使奸邪逆跡，不得溷載方策，以重綸音而昭炯戒。

甲辰，命安徽巡撫彭玉麟幫辦欽差大臣袁甲三軍務。

《穆宗實録》卷一一　庚戌，命署漕運總督江甯布政使王夢齡來京，以五品京堂候補；擢江南淮徐揚道吴棠爲江甯布政使，兼署漕運總督。

辛亥，諭：致仕大學士祁寯藻奏，瀝陳末見一摺。所稱綏輯民心以清盜源，自粤匪跳梁，東南數省，蹂躪殆偏，推原其故，總由吏治廢弛，養癰貽患等語。所

奏不爲無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十二月戊午，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焕奏，英法洋商與賊匪往還等語。英法商人與賊往還，既與和約不符，且於該二國稅務無益，巴夏禮等如由甯波赴滬，該撫自應據理詰責，設法離間，何得任聽自然，一籌莫展？

《穆宗實録》卷一二　諭：薛焕奏浙江賊匪竄踞紹興府城後，甯波府城已於十一月初八日失守，並陷鎮海縣城，現在擄掠釣船，以爲縱横海上之計，請嚴防吴淞口等語。【略】著都興阿、黄彬，即派得力將弁，管帶戰船數號，飛速駛赴吴淞口扼泊。萬一賊欲航海北趨，准薛焕隨時咨調。並著都興阿等務飭各鎮將，如聞有警，立即飛駛前往，堵截逆船，以固長江要口。

庚申，上素服詣太和門，恭閲大行皇帝尊謚廟號册寶。行禮畢，還宫。更縞素，詣觀德殿，恭候册寶至。上詣大行皇帝几筵前行禮，恭獻册寶、册文，【略】恭上尊謚曰「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孝淵恭端仁寬敏顯皇帝」，廟號曰「文宗」。

癸亥，諭：御史任兆堅奏，大臣伏法，情罪未明，請旨昭雪一摺。科場條例，至爲慎重，如果主司舞弊行私，自應明正典刑，但亦當贓證明確，罪當情真，方成信讞。若如所奏柏葰一案，全由載垣等深文周内，置柏葰於重典，藉以盗竊政柄，若日久不予昭雪，何以持刑憲之平？此案即著禮、刑兩部，會同將原案悉心確查，秉公詳議具奏。

《穆宗實録》卷一三　乙丑，又諭：彭玉麟管帶水師，屢著戰功，由諸生蒙文宗顯皇帝疊加超擢，經朕簡任安徽巡撫。【略】兹覽所奏，瀝陳十載戎行，於水師稍諳駕駛，而刑名錢穀皆非所知，深恐於地方公事或有貽誤，籲請開缺，仍帶水師，一意辦賊。【略】彭玉麟隨同曾國藩出兵最久，知之必深，是否該撫實係不習吏事，於安徽巡撫能否勝任，著曾國藩據實迅速馳奏。

丁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瀝忱懇辭，並遵查江、浙撫臣參款，酌保人員，聽候簡用各摺片。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喫緊，特諭曾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統一，可以通籌全局。兹據該大臣瀝陳各情，謂遥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具見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經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略】道員李鴻章，既據察看其才可勝重寄，著照所擬，即飭統帶水軍，並再由曾國藩撥給陸軍六七千，馳赴下游。

諭：前因東南軍務需才孔亟，以曾國藩久歷戎行，見聞較廣，諭令該大臣擇其堪勝封疆將帥之任者，酌保數員，以備録用。兹據奏稱，經濟以歷練而成，人材以獎借而出，去年常州之陷，該郡士民，尚能與賊相持，如候選主事周騰虎、候選同知劉瀚清、監生趙烈文、方駿謨、華蘅芳，議敘從九品徐壽等，令之閲歷戎行，擴其聞見，必可有裨軍謀等語。著譚廷襄、嚴樹森、左宗棠、薛焕，即將各該員速行訪求，咨送曾國藩軍營，俾該大臣悉心察看，是否均堪造就，由該大臣分别酌量奏請録用。

庚午，諭内閣：吏部具題推封外戚以光盛典一本。【略】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母家，均著援照乾隆四十三年成案，推封公爵，以示尊崇之至意。

辛未，諭：兹禧皇太后母家，著擡入鑲黄旗滿洲。

擢前任江西吉南贛甯道沈葆楨爲江西巡撫。

壬申，諭内閣：前因宗人府奏，得碩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獲罪革爵，所遺之爵，應否承襲，聲明例案，並將該王等所得之册文勅書，另繕呈覽，請旨辦理一摺，當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兹據桂良等奏稱，端華、載垣，跋扈不臣，既負國家豢養之恩，且爲乃祖勳名之玷，今既身罹重辟，厥罪惟均，均應永遠革削爵秩，以昭炯戒等語。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册文勅書所載親賢褒寵，或早深爲狂悖之戒，或不忍有逆料之詞。而端華、載垣之罪大惡極，直不爲其祖宗少留餘地，即如該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永遠革除爵秩，亦屬權衡至當。惟念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怡賢親王允祥，功勳卓著，炳耀旂常，以端華、載垣之故，若遽使其支裔投閒置散，無歲時奉祀之人，九原有知，豈無餘痛？朕心究有不忍。端華、載垣世襲爵秩，均著降爲不入八分輔國公。照例於始封立官人之後裔内，擇其向有襲次房分，排列在前；僅止有分房分，排列在後；如各房分均屬相同，即以長幼之序排列，帶領引見。其端華、載垣子孫，及親兄弟姪，均不准其揀選。

《穆宗實録》卷一四　甲戌，諭内閣：近年江蘇、安徽、浙江地方，被賊蹂躪小民，流離失業，慘不忍言。疊經降旨蠲免錢糧，冀蘇民困。現在該三省失陷城邑，多未攻克，即令漸次規復，而田廬半遭兵燹，耕作未免失時，朕睠懷南服，深用惻然。所有江蘇、安徽、浙江失陷郡縣，明年錢糧糧漕，著一概蠲免，以紓

民力。

丁丑，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爲浙江巡撫。

改安徽巡撫彭玉麟爲水師提督，調湖北巡撫李續宜爲安徽巡撫，河南巡撫嚴樹森爲湖北巡撫，以河南布政使鄭元善爲巡撫，擢候補道張曜爲布政使。

戊寅，諭：薛煥奏，據報浙江省城失守，代遞瑞昌、王有齡奏摺等語。浙江省城被圍，已逾兩月，卒以糧盡援絶，被匪攻陷，覽奏曷勝憤懣！閩浙總督慶端，身任兼圻，遷延不進，以致杭城失陷，實屬救援不力，慶端著即革職，暫留本任，仍責令帶兵，迅圖克復浙江失陷各城，以贖前愆。兩江總督曾國藩，有節制浙江全省之責，咎亦難辭，著交部議處。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殉難情形，及在城文武下落，著曾國藩、慶端、左宗棠查明具奏。

禮部尚書朱嶟因病解職，命前任大學士祁寯藻以大學士銜爲禮部尚書。

改水師提督彭玉麟以兵部侍郎候補。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庚辰，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調英法兩國兵衆勦賊，據情代奏，並將該紳等公稟信函呈覽。據稱逆匪有一得杭州，即圖上海之説，亟應早爲預備。而英國巴夏禮與該紳等論及賊情，頗以爲恨，固請該撫陳奏，飭下總理衙門會商英法兩國使臣，撥兵合勦各等語。逆匪竄陷杭城，上海一隅，久爲垂涎之地，該紳士等因有借助英法兩國兵衆合勦之請。第上年本有借兵勦賊之議，惟威妥瑪在京，前經恭親王等面商威妥瑪，有借兵勦賊，克復城池，即行占踞，係外國向章之語。雖其言未必盡確，而其不肯誠心相助亦可概見，因奏請停止。現在該紳等既與巴夏禮議及，自必深悉其情，本日已飭總理衙門與英法在京使臣妥爲籌商。但該使臣未必遽能順應，而英法向以商人爲重，並畏百姓，著薛煥密飭該紳等多集華商百姓，剴切開導洋商，令其轉求巴夏禮，以津商貨物在滬，須撥兵助勦，殄除粤匪，方足以資保護。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

《穆宗實録》卷一五　正月甲申，聖母皇太后懿旨，恭親王以議政王在軍機處辦理一切政務，勤勞懋著，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轎，以示優異。

惠親王之子奉恩輔國公奕詳，恭親王之子奉恩輔國公載澂，均著加恩賞戴三眼花翎。惇親王之子載濂著加恩封爲二等鎮國將軍。以禮親王世鐸爲内大臣，並賞戴二眼花翎。命兵部尚書麟魁、兩江總督曾國藩協辦大學士。

癸巳，諭：前據薛煥奏，撲吴淞口，經法國輪船協同水師擊退。請飭總理衙門，與英法駐京使臣，將借師會勦商定，俾洋人益形鼓舞等語。至借師助勦一節，業諭總理衙門與英法駐京使臣商酌。上海爲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爲保衛，軍務至緊，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致稽遲，即著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紳士，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剋日辦理，但於勦賊有裨，朕必不爲遥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説，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

《穆宗實録》卷一六　甲午，前因各路軍報，驛遞任意遲延，屢次嚴加申飭，現在各路軍報仍未能按照里數剋期遞至，事關軍務，豈容如此延玩。嗣後著兵部於接到後，按計日期里數，如有遲誤者，即行文各直省督撫沿途挨查，嚴行參處。

丙申，諭内閣：前因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芾、御史陳廷經、裘德俊，先後奏參陝甘總督樂斌各款，諭令麟魁、沈兆霖前往查辦。

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幫同勦賊，尤見真心和好，仍著薛煥督飭官軍認真防勦，力埽賊氛，嗣後英法文武各員，續有協同助勦之處，均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不得没其勞勩，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

己亥，麟魁著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

調工部尚書愛仁爲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爲工部尚書。

《穆宗實録》卷一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杭州、甯波府府失守，沿海各口宜加防範，諭令薛煥等將購買外國船礮速籌辦理。兹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船礮銀兩，與署總税務司赫德覈計，約需八十萬兩，請飭該撫趕緊與赫德商酌購買。並請飭閩粤兩關分籌銀兩，兩江總督撥派官兵前往上海聽調等語。即著薛煥督飭該税務司將應購船礮軍械等速爲購買，其船隻務須購覓兵船，不可以貨船、信船充數。其駕駛輪船應否雇用吕宋等國之人，以免臨時挾制，著薛煥商令赫德相機辦理。至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著曾國藩於水師官兵内遴派得力鎮將並兵丁等聽候調遣，一俟船礮購齊即行飭赴上海等處以資防勦。現在北洋防務尤關緊要，並著薛煥於購齊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

丙午，恭親王自簡授議政王以來，首贊樞廷，親賢輔翼，公忠體國，於一切用

人行政，事無鉅細，綜覈靡遺，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桂良、户部尚書沈兆霖、都察院左都御史文祥、户部左侍郎寶鋆，在軍機處行走，實力匡襄，和衷共濟；順天府府丞曹毓瑛，自參機務，克任厥職，均著交部議敘。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久任封圻，虚懷延攬，於吏治戎行，均能整飭，著交部從優議敘。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勦賊，勤勞罔懈，於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所部將士，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著交部從優議敘。四川總督駱秉章，前在湖南巡撫任内，勦辦賊匪，不分畛域，其所薦舉人才，尤爲有裨實用，自升任川督，辦理丹棱股匪，及整頓地方，均能妥速，著賞加太子少保銜，用示嘉奬。

所有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提鎮以下，仍悉歸曾國藩節制。

丁未，王有齡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用示朕篤念忠節至意。尋予祭葬世職，瑞昌謚忠壯，王有齡謚壯愍。

己酉，以大理寺少卿潘祖蔭爲光禄寺卿，華爾著賞給四品頂戴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著薛焕傳旨嘉奬。至借助西兵一節，日來經總理衙門與英法兩國公使籌商，據英國公使言，事屬可行，惟可暫而不可常，當告以現因援兵未到，故須借助外國，一俟勁旅雲集，自可無須協助。至天津防務，則須俟購有輪船，兵力方厚，該使臣亦頗首肯，惟於松滬吏治軍務，頗多訾議。

壬子，諭内閣：御史興奎等奏，請飭吏部查辦職官冒名頂替，並嚴定出結官處分等語。著吏部認真查辦。

《穆宗實録》卷一八　二月乙卯，欽奉聖母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沖齡，亟宜典學，曾經降旨令議政王等保舉師傅，現諭欽天監選擇吉期，於二月十二日，皇帝在弘德殿入學讀書，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鴻藻，均著在弘德殿授皇帝讀。惠親王之子奕詳，並著在弘德殿伴讀。

蒙古語言文字，及騎射等事，皇帝亦應兼肄，著派御前大臣等隨時教習。

丙辰，諭内閣：江蘇布政使著曾國荃補授。

諭：吴棠奏，馳勦東路捻股並回援清江，疊獲勝仗一摺。著吴棠嚴飭袁世功等，會同德楞額馬隊，將西竄捻股追勦净盡。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上海軍情萬分緊要，諭令曾國荃統領楚軍，赴滬援應。

丁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籌江浙軍務，並攻勦蘇、常未宜借助洋人等語。現已諭知馮子材俟李鴻章到後，再行酌量赴滬。

戊午，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朱潮奏，統籌東南大局一摺，覽其所奏，與現辦情形，均屬不相符合。

以户部右侍郎董恂兼署兵部左侍郎，光禄寺卿潘祖蔭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曹毓瑛兼署宗人府府丞。

己未，諭内閣：前因曾國藩奏，參前任安徽巡撫翁同書棄城逃遁等情，翁同書著即照王大臣等所議斬監候，秋後處決。

以大理寺卿崇厚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大理寺少卿阿克敦布爲大理寺卿。

庚申，諭内閣：前因全慶承審已革大學士柏葰科場一案，不能悉心覈議，輒附和載垣等妄擬罪名，【略】全慶著加恩免其革職，照議降四級調用。

辛酉，調户部尚書瑞常爲吏部尚書，以户部左侍郎寶鋆爲尚書。以工部尚書倭仁充翰林院掌院學士，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文祥管國子監事。調鑲紅旗蒙古都統恭親王爲正紅旗滿洲都統。

癸亥，諭内閣：前因從征將士兵勇歷次陣亡者，其子孫甚可憫念，諭令各原籍地方妥爲撫恤。

《穆宗實録》卷一九　甲子，諭内閣：工部尚書倭仁呈進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二帙，著賜名啓心金鑑，並將此書陳設弘德殿。

乙丑，諭：據駱秉章奏，石逆偪近川疆，請飭催黔楚各軍，合力堵勦等語。【略】著官文、嚴樹森即飭劉嶽昭一軍，星馳赴夔。

丙寅，實授劉蓉四川布政使。

以四川按察使毛震壽爲陝西布政使。

丁卯，諭：曾國藩奏，遵旨通籌全局一摺。據稱，【略】與其急進金陵，無功而退，何如先清後路，再圖進取。籌畫甚屬穩妥。

己巳，諭内閣：御史卞寶第奏，辦理卹典，請除積弊一摺。嗣後陣亡殉難各員，子孫承襲世職，例由原籍縣府轉申督撫驗看具題，並應給咨赴部引見者，均著兵部詳查。

諭：薛焕奏，浦東逆匪偪近上海，會同英法兩國勦除高橋賊壘大獲全勝一

摺。【略】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以彰中外和好之意。【略】白齊文著賞給四品頂帶花翎，與華爾一併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由薛煥傳旨嘉獎。

《穆宗實録》卷二〇 乙亥，著添派惠親王之子奕詢在弘德殿伴讀。

丙子，諭：御史佛爾國春奏，軍機章京與外官交結，私通信息。著議政王、軍機大臣，隨時嚴密稽查，以挽頹風而除積習。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王慶雲奏，江北地當衝要，現在督撫分駐，鞭長莫及，請就近暫歸漕運總督辦理一摺。【略】著曾國藩、都興阿體察情形，悉心會議具奏。

所有天津海防應辦事宜，及鎮道以下各官，均歸崇厚，成明督率調度，以一事權。

己卯，諭内閣：向來派閲殿廷考試試卷，均於即日閲畢，分別等第，開單進呈。昨派出閲看各省舉人補行覆試試卷之大臣賈楨等，何以遲至次日始行閲竣，殊非慎重關防之道。

庚辰，諭：據馮子材、魁玉奏，鎮江水陸各軍額餉，各處報解寥寥，著勞崇光於前撥三萬兩之外，再行添撥水師銀二萬兩，每月按數撥解。

《穆宗實録》卷二一 三月甲申，諭：都興阿奏，探報金陵逆匪派出僞護王等，率領黨與三四萬衆，屯聚下關江甯鎮一帶，聲稱渡江救援廬州，曾國藩惟當督飭多隆阿等，力圖攻拔。

丙戌，諭内閣：本年壬戌科會試場期已近，各省來京會試舉人，有因道途梗阻，到京遲誤，著加恩准其先行一體會試，俟場後再補行覆試。

戊子，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著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文祥署工部尚書，吏部右侍郎孫葆元署兵部尚書。

己丑，諭内閣：浙江按察使現在簡用乏人，著曾國藩、左宗棠於平日所知擇其才堪勝任，酌保數員，候旨簡放。

諭：王茂蔭奏，請飭議政王專心機務，事綜大綱等語。其議政王所管各衙門隨同辦事之大臣，亦均身列卿貳，遇有意見不同者，不妨獨抒己見，與議政王公同妥商。

《穆宗實録》卷二二 甲午，諭内閣：禮部奏萬壽禮儀一摺，著禮部查照乾隆宫行禮成案辦理。

乙未，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京外盜賊横行，文煜迅即飭令内邱縣知縣將此起賊犯，趕緊緝拏。

戊戌，諭：勝保奏，統籌皖豫大局一摺。【略】惟勝保性情驕恣，實所不免，恐李續宜不能與之共事，著曾國藩密屬李續宜不必有所避忌，如果勝保有意掣肘，貽誤軍務，李續宜或未便參奏，即著曾國藩據實密陳。

命安徽巡撫李續宜、河南巡撫鄭元善，幫辦欽差大臣勝保軍務。

己亥，諭：户部奏，奉天運米船隻，請仍由直隸雇備等語。著盛京將軍、奉天府尹、直隸總督隨時查察。

《穆宗實録》卷二三 甲辰，命委散秩大臣照祥、和碩額駙扎拉豐阿、德徽，在乾清門行走。

乙巳，萬壽節，遣官祭太廟後殿。朝鮮國使臣徐憲淳等三人於神武門外瞻覲。

丙午，調兵部右侍郎察杭阿爲禮部左侍郎，禮部左侍郎伊精阿爲兵部右侍郎。

丁未，賞土爾扈特親王策林喇普坦三眼花翎。

己酉，諭：沈葆楨奏，法國天主教堂均被拆毀，現飭查拏首要各犯懲辦。

命江蘇巡撫薛煥以頭品頂帶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擢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李鴻章署江蘇巡撫。

以江蘇上海勦賊獲勝，洋將華爾、何伯等得旨優獎。

辛亥，諭内閣，前因惇親王奏，監試宗室貢士之王大臣，隨意更換試卷，著該部明定章程，以免歧誤。

《穆宗實録》卷二四 四月己未，諭：曾國藩奏，遵籌借助洋兵，攻勦蘇、常等處賊匪，並薛煥奏，借兵助勦情形各摺片。【略】現在洋兵在形空虚，況英國公使議及借兵助勦蘇、常，以爲借兵攻克城池，則主客易位，後患必多，此等言語，總緣中國以誠相孚，彼始肯傾心吐露，並非有意推諉。惟法國仍執前年之議，請前往勦賊。第法國雖性情好勝，然英國如不願前往，則法國亦斷不能獨主其事。此時李鴻章方帶兵到滬，自應仍與英法之兵，力籌守滬，以保餉源。但法國曾有願帶兵入江助勦之語，恐其冒昧前往，不可不防。曾國藩所稱勝必相讓，敗必相救，實能以恩信相孚，著隨時酌量辦理，以期周妥。至華爾一軍，因其尚能得力，諭令添募，兹據薛煥奏稱，察其才力，亦不過能帶三千人，且漸覺志滿氣驕，隱然

以常勝軍爲己所部，進止自爲主持，每戰必求重賞。是其屢勝之後，漸行驕恣，不可不豫爲裁制，現在李鴻章所帶湘勇到滬，即可將滬上各營，力加整頓，不必專藉華爾之軍方能勦賊，著薛煥、李鴻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勦，即可無須再添，以杜後患。

諭：薛煥奏，比利時國使臣來滬，投遞照會，懇請換約一摺。【略】著薛煥妥爲開導，告以該國既在各口通商，毋庸另立條約。

《穆宗實録》卷二五　甲子，以降調吏部尚書全慶爲大理寺卿。

丁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奏，請借運粵鹽以裕軍餉等語。【略】著曾國藩、勞崇光、毛鴻賓各將地方情形通盤籌畫，妥議章程。

戊辰，諭：曾國藩奏，曾國荃一軍，克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城牐、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等處。至曾國荃等宣力戎行，連克要隘【略】頭品頂帶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交部從優議敘。

辛未，諭：前因葉爾羌城攤派回衆銀錢，參贊大臣英蕴依照經典，斬絞回子多名，並違禁演戲各節，疊經諭令常清、景廉確查具奏。此案葉爾羌三品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將發商銀兩私還商債，又復攤派回衆，濫行枷責，以致回子自行殘傷，實屬膽大妄爲。阿克拉依都著退出御前行走，革去郡王並散秩大臣銜。三品阿奇木伯克所犯情罪較重，本應從嚴定擬，姑念其祖父宣力有年，加恩改爲發遣，仍將欠交官項本銀一萬兩及應交利銀勒限完繳，俟繳清時，再行請旨。其陸續收過各回莊銀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兩零，著勒令與商同攤派之伊什罕伯克呢雅斯等三十員公同交出，給還原主，以安回衆。

《穆宗實録》卷二六　戊寅，以恭上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略】於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謹奉册寶，恭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恭上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

己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袁甲三奏，逆首陳玉城經苗練生捻，聲言解赴勝保軍營，餘衆亦投順苗練一摺。

《穆宗實録》卷二七　五月丙戌，賜一甲徐郙、何金壽、温忠翰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陳彝等七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李江等一百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穆宗實録》卷二八　甲午，諭内閣：李鴻章奏，外國將士會同常勝軍攻克南橋賊壘，法國提督陣亡，懇請賞卹一摺。【略】著李鴻章遵旨派委道府大員，前往賜祭一壇，並著賞給庫存貂皮百張，彩絨四端，交議政王轉給卜羅德家屬祇領，用彰優異而慰忠魂。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傳諭實録館總裁官，所有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五日以後，至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止，凡有交涉外國事件，著照皇祖宣宗成皇帝實録之例，另爲一書。

乙未，諭内閣：曾國藩、彭玉麟奏，克復太平、蕪湖兩城，並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一摺。逆匪竄踞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爲關鍵。經彭玉麟與曾國荃定計水陸併攻，曾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近偪金柱關下，彭玉麟派李朝斌等從上下游奮攻環擊，曾國荃復率各營疾抵太平府北門，揮軍掩襲，斬卡突進。該逆駭走，閉關不及，相率狂奔。我軍擁進北門，遂將府城克復。彭玉麟分水師爲三隊，以二隊分扼江汊要隘，以一隊分攻金柱關，以大礮火箭連環轟擊，賊於烈燄中衝突而出，我軍躍上隄埂，短兵擊刺，積骸滿渠，即時攻克金柱關，並將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平毀。並據諜報，分撥之黄翼升等軍，往襲東梁山，亦已一戰而下，移軍進次蕪湖。曾貞幹自率所部循江而進，適與黄翼升等水師會合，萬礮同轟，羣賊内亂，棄壘潰奔，立將蕪湖克復。

《穆宗實録》卷二九　甲辰，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會，以稱貴州提督田興恕起意淩辱教人。去年屢次帶兵攻擊貴陽等處天主堂，並派團務道趙畏三等往青巖等處攻壞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並不審問即行處斬。何冠英與田興恕有致府縣公信，内云驅逐教人，並藉故處之以法。本年正月間，開州夾沙龍地方因偪脅教人，共祭龍燈，知州戴鹿芝將傳教人文乃耳及中國人吴貞相等拏去，用極刑處死，仍派團首撏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現署巡撫韓超又不將和約張貼，知府多文、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駭人聽聞，請飭駱秉章等派員密查各等語。天主教弛禁，本係不得已之舉，第目前軍務孔殷，督撫大吏自當通籌利害，不僅爲洩憤一時之舉，況人命至重，即使傳習天主教而其人並未犯法，亦何得不加審問遽行斬決。田興恕本屬武夫，或不能無鹵莽之處，而戴鹿芝素稱循吏，何亦忽有是舉。韓超不將和約張貼，何冠英有驅逐天主教人之信，是否均有其事？多文等口出狂悖之語，是否係法國傳教人，及中國之習教者捏造激怒之詞，抑或實係不知檢點，信口而道。著駱秉章、勞崇光分派滿漢慎密妥靠大員前往貴州訪查確實，即行覆奏。

丁未，沈葆楨奏：查明教堂被毀，自請嚴議一摺。據稱法國傳教人初到江省，形蹤叵測，紳民不能無疑，時值生童雲集，衆情洶洶，遂將教堂拆毀，紳士夏

姓等閒傳各節，經署南昌府知府王必達驗無左證，業經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現在滋事之犯遠颺，即爲首爲從實係何人，無從訪問，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使臣商辦，俟該衙門如何定議再咨行該撫辦理。沈葆楨所請交部嚴議之處，身任其咎，自係爲權顧大局起見，著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辯，如何辦法再行酌定。至天主教弛禁原一時權宜之計，此時內患未平，豈容另生枝節。且該國在上海助勦逆匪，不得不暫示牢籠，所賴各地方大吏曲體朝廷不得已之苦心，當於羈縻之中默寓防範之意，斷不可操之過急，別搆釁端，是爲至要。

《穆宗實録》卷三〇　六月癸丑，諭內閣：前因蔣琦齡奏，請開屯田以恤旗僕等語，當交八旗都統會同該部妥議具奏。茲據户部會同八旗都統籌議覆奏，並請飭令吉林等處將軍、都統、府尹等將指查各件，迅速覆奏一摺。國家定鼎燕都，八旗兵丁，生齒日繁，丁雖增而兵額有定，不能因之加廣，自應開墾閒田，豫籌移屯，以資生計。道光元年，吉林將軍富俊奏辦雙城堡屯田，移居京旗閒散，除陸續移居三百七十六户，給田屯種外，餘田尚多。上年惇親王奏請籌議八旗開墾生理，經户部奏請，飭令吉林將軍查明前項餘地，可否推廣耕種，及房屋牛具等項，有無經費，據實奏明。

《穆宗實録》卷三一　癸酉，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滿慶等奏，稱呼徵呼圖克圖稟稱布賚綳寺所聚人等向惜德寺擲石，隨於附近該寺各廟宇房屋放槍，而商屬僧俗亦以呼徵喇嘛居心叛逆達賴喇嘛，合藏僧俗均聲稱要將呼徵及此案串謀主使之人一同埽滅等情。經滿慶等分飭兩造，不得妄肆，惟當靜候諭旨辦理。兩造竟不聽信，商屬僧俗竟從布達拉山軍械庫內取出礮位藥鉛，調集前後藏江孜番營官兵藥鉛，所屬百姓等，將惜德寺圍攻。因惜德寺竭力守禦，殺斃商屬僧俗兵民不少，呼徵呼圖克圖忿極，擬調果洛克野番來藏助戰。雖是否聽從尚難逆料，惟西藏係達賴喇嘛駐紮處所，西南北三面均與外番毗連，該僧俗等同室操戈，不受漢官約束，經滿慶等面屬薩迦喇嘛向兩造勸解，並劄調已辭噶布倫江曲結布來藏理説，而兩造皆知防兵人少，藏臺餉乏，肆行無忌，以致藏中漢兵漢民俱恐誤遭殺害，懇飭由川委員管帶文武官員兵丁數百名及應用餉銀軍火兼程來藏，彈壓審辦等語。著駱秉章由川酌調妥幹文武官數員及兵丁數百名探明景紋行抵何處，即交管帶赴藏，以資彈壓。

《穆宗實録》卷三三　七月庚寅，諭內閣：京師內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情形殊堪憫惻。除御藥房藥丸照舊祇領外，著由廣儲司發給實銀二千五百兩分交五城祇領，選擇良方，修和藥劑，於五城內外坊地面分段設局施放，廣爲救治。遴派妥實可靠之司坊等官經理，各該城御史，仍不時前往認真稽察，不准假手胥吏，偷減藥料，以致有名無實。

《穆宗實録》卷三五　丁未，禮科給事中卞寶第奏：軍務未平，請飭定逃官議罪章程。命議政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至是議上，嗣後各省督撫、提鎮除失守州縣仍照統轄兼轄舊例，交部議處外，如遇省城及駐紮地方不行固守，輒即聞警先逃者，即照失陷城寨本律擬斬監候，聲明情罪重大，應即處決，仍請旨定奪。儻情罪重大，必須於軍前正法者，應請旨即在軍前正法。如有必須研訊情節再行定罪者，仍拏問來京審訊。其尋常失守一城一寨，並無聞警先逃情事者，仍照各本律辦理。

《穆宗實録》卷三六　八月乙卯，諭內閣：滿慶、恩慶奏，呼徵呼圖克圖帶印逃走，請飭查拏究辦一摺。另片奏請賞加汪曲結布名號等語。呼徵呼圖克圖阿旺伊喜楚稱嘉木參自咸豐八年掌辦商上事務，不思維持地面，輒因布施小事激怒衆僧，致與布賚綳、噶勒丹兩寺互相仇殺，呼徵呼圖克圖一味負氣揚言已調果洛克野番來藏助戰。布賚綳等兩寺喇嘛互相攻擊，呼徵呼圖克圖見勢力不敵，攜帶掌辦商上印信圖記潛逃，實屬辜恩怙惡，有玷黄教。所有從前賞給阿旺伊喜楚稱嘉木參慧能名號，廣衍黄法阿齊圖呼圖克圖敕印，及黄纛等件，均著一併註銷，不准再令轉世。仍著理藩院衙門，沿邊各省督撫，口外將軍大臣、蒙古王公，一體查拏究辦，追出攜帶之掌辦印信圖記，送交西藏，以免招搖。達賴喇嘛公事緊要，既據藏中僧俗大衆公舉已辭噶布倫汪曲結布堪以輔佐辦理，著照滿慶等所請，即以汪曲結布協理西藏事務，並賞給諾們罕名號。

丁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御史裘德俊奏，門禁仍前廢弛一摺。據稱八月初五日進內奏事，行抵東華門前三座柵欄，甫經下車，忽來一人將馬奪去，查夜兵丁俱屬目睹等語。禁門重地，守衛宜嚴，疊經明降諭旨，不啻三令五申，該步軍統領等宜如何督飭弁兵，力加整頓，痛戒因循，乃於宫禁森嚴之地劫掠公行，膽敢將入直官員馬匹恃強搶去，情形極爲可惡。此外地面任令匪人肆行，不法不問，可知該直班官兵等怠惰偷安，形同木偶。總由該步軍統領等視諭旨若弁髦，並不認真整頓，以致玩惕成風，毫無畏憚，養癰貽患，實堪痛恨。著即查明該御史被搶馬匹地面之該管官及直班官兵等，分別究辦，加等治罪。

《穆宗實録》卷三九　閏八月甲申，諭内閣：都察院奏，請飭各省將咨交控案迅速審辦，並請將逾限未結之委審各員議處一摺。近來各省吏治因循，每遇京控案件，一經交辦，率皆視爲具文，久懸不結，以致吏胥黄緣爲奸，官員規避取巧。京控各件無論虚實，地方官均應速爲了結，方免拖累抑勒之苦。現據都察院單開，該衙門及步軍統領衙門咨交各省京控案件逾限未結，並上次展限已逾，仍未審結各案，共計一百五十六件之多，實屬疲玩已極。著盛京將軍，順天、奉天各府尹，熱河都統，閩浙、雲貴、福建、湖北、河南、山東、山西、江西各督撫督同臬司，將各該省承審京控各案遲延職名，立即查明，送部議處，並嚴飭將未結各案迅速審結。

《穆宗實録》卷四〇　乙未，崇厚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内稱副將華爾於八月間進勦慈谿受傷身故，現在所部常勝軍暫交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接帶，英國卻欲薦人，尚在未定。並據法國公使哥士耆函稱，甯波與餘姚勢甚危急，亟宜嚴加堵禦，所有前已議准該國副將拉伯拉德在甯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請總理衙門行文李鴻章迅給憑劄，並令左宗棠轉飭甯波道將該處防務統交籌辦，必可竭力部署各等語。華爾以外洋歸誠之人，從前雖稍有驕悍，而此時既爲中國效力，禦賊捐軀，自應獎卹優加，以爲外國觀感，諒薛焕等必當奏請恩卹。惟常勝軍必需幹練之員方可接管，白齊文、法思爾德確係何國之人，是否勝任抑或徑用中國大員接管，著薛焕、李鴻章、左宗棠妥爲籌商，迅速辦理。

《穆宗實録》卷四一　丁未，前因都興阿奏，訪獲習教匪徒，當經諭令吴棠遴派員弁，前往泰州一帶查辦。兹據吴棠奏，查閲都興阿咨到經卷等件，並曹懷富等供，不過喫齋學道，拜師收徒，其經卷亦止是《華嚴》等經，尚無違悖不法，及創立邪教名號等語。愚民惑於果報之説，念佛持齋，寖成風俗，第傳徒聚衆，結會斂錢，黨與過多，必至爲地方之害。且據都興阿奏，訪聞該處入教者，男婦俱穿白衣，其家中祖先牌位一概劈毁，查詢稱爲新教，匪犯左戎山即左城山，又供稱係普渡教。該習教民人如果立願修身，何必均穿白衣，手拏白扇等件，作爲記號？又何至劈毁祖先牌位？是否有新教普渡教名號？均應逐一根究，以期弭患未萌。

《穆宗實録》卷四二　九月癸丑，諭：前因御史裘德俊奏，商賈人等止准捐虚銜雜職，不准報捐正印實在官階，當令吏部、户部會議具奏。兹據奏稱商人報捐，例所不禁。儻其中有通達事情，留心時務者，亦未便阻其上進。但文員正印官職，於民生國計關繫尤多，名器不得不益加慎重，該御史所奏不爲無見等語。著照該部所議，自此次奉旨之日爲始，凡由商賈出身者，止准其捐納虚銜頂帶，並州同以下佐貳雜職實在官階等項，以示限制。其在奉旨以前報捐者，均著免其置議。如官聲尚好，著有勞績人員，仍准予以正印升途，俾資觀感。

《穆宗實録》卷四三　癸亥，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户部奏，京餉支絀，請飭催各省欠款，並請明定遲延處分各摺片。部撥要款，屢催罔應，以致庫儲極爲支絀。京師爲根本重地，年内非有實銀二百餘萬兩，斷不足以供支放。該督撫監督等，亟應激發天良，源源報解，豈容膜視。所有山西欠解銀六十五萬兩，湖南欠解銀五萬兩，湖北欠解銀七萬兩，福建垻折原撥未解銀十三萬兩，長蘆鹽課欠解銀五萬兩，廣東鹽課欠解銀十五萬兩，又鹽商捐輸京餉，除已解外欠解銀七萬兩，粤海關税除解到外欠解銀十萬兩，山海關除報起程外欠解銀八萬兩，均著儘數報解。又廣東地丁雜款等項内，著先提解銀五十萬兩，又運庫已繳及應繳舊息，著先提解銀十萬兩，河南地丁著先提解銀十萬兩，山東地丁著先提解銀五萬兩，山東鹽課著先提解銀五萬兩，河東加課羨餘著先提解銀十萬兩，福建起運、運銷兩項茶税著先提解銀十五萬兩，閩海關税著先提解銀十萬兩，又廣東另案捐輸米價應解部銀十八萬兩，以上專提各款，統限於十一月内陸續解齊。

《穆宗實録》卷四五　十月甲申，賜一甲史天祥、徐壽春、劉其昌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孟志遠等八人武進士出身，三甲趙景清等三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

《穆宗實録》卷四六　甲午，諭：薛焕等奏，遵籌派員接管常勝軍，及優卹華爾各情，並曾國藩等遵籌俄國兵船助勦各摺片。常勝一軍，現據吴煦力薦白齊文材勇可任，已交其接管，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即著薛焕等隨時察看，酌量辦理。薛焕等現派李恒嵩協同管束，聞該副將尚能與之相處，即著傳諭李恒嵩，令其留心稽察，如與該勇丁熟習後，足以獨力鈐制，不妨密行稟聞，聽候李鴻章酌辦。現在調遣鈐制事宜，即責成吴煦、楊坊等轉飭遵照，不准稍涉諉卸。華爾所部本係數百名，現留松江者已有四千五百餘人之多，習氣漸形獷悍，吴煦等不爲限制，聽其自行添募，實屬無主見。即著嚴飭吴煦、楊坊將現存實數截止，止准陸續設法裁汰疲弱，斷不准再行添募。儻不能得力，應如何裁撤，即著薛焕、李鴻章隨時妥辦，不許稍存遷就。吴煦、楊坊經理此事，未能慎終圖始，嗣後若再有增添，及不遵調度約束之處，即著將該道等嚴參治罪。

乙未，諭：有人奏，粤東犯官陶昌培、章昇耀在粤數年，私設礮船，包攬私鹽

洋藥，每歲私蝕國帑約有數十萬，數年來私積當逾百萬，現計尚應有數十萬。當此軍餉支絀，與其取之於民，何如將該犯官等家產查抄，藉備軍儲。又另片奏，現捐廣東試用道史杰，自道光年間即捐鹽大使分發廣東，百計營謀美缺，在粵二十餘年，包攬私鹽，現復捐升道員，把持鹽綱，又使其弟史績懋捐鹽知事，指省廣東，以罔市利。統計該員數十年來私囊所積，數十萬不止，請飭一併查封各摺片。陶昌培、章昇耀橫行於粵，上攘官款，下削百姓，摺內所稱約計該犯官等現當有數十萬贏餘，必非無所聞而云然。現值軍需支絀之際，得此鉅款，儘可藉充軍項，著劉長佑、晏端書密速派委妥員，特該犯官等財產一併查封，不准走漏消息。

《穆宗實録》卷四八　十一月乙卯，諭內閣：户部奏，通籌來年提撥京餉，開單呈覽一摺。京餉關繫緊要，若不早爲籌撥，必至臨時貽誤。兹覽户部擬撥同治二年分京餉數目，其中酌盈劑虚，於各該省軍務情形尚無掣肘之處，即著各該省督撫監督等按照户部單開各銀數，一體遵照，分爲兩限，五月以前解到一半，十二月以前埽數解清，不准藉詞抵撥。並著於來年開印後，陸續分批起解，如有遷延不到者，即著户部分別嚴參。另片奏，各直省地丁旗租關稅，請一律停收鈔票。捐輸章程，除雲南、貴州兩省准其照常收捐，其餘各省報捐京外文武各員，止准捐足三班。其分發指省銀兩專歸銅局上兑，及各項捐復人員，一併令其赴京呈交銀兩。尚屬可行，均著照所議辦理。

戊午，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御史劉其年奏，河工經費宜裁減以杜弊混一摺。另片奏，請將東河河道總督一缺裁去等語。據稱東河修防之費歲額百五十萬，近因庫儲告竭，欠發甚多，其支發各款，則河道藩司視廳員之交誼爲等差，各州縣以賤值購買河工印領，交庫彌補虧空。州縣河員，各圖便利，請飭該督撫體察各廳工程，酌留經費一二十萬兩，責成該員認真經理。

《穆宗實録》卷四九　乙丑，多隆阿奏稱：接據陝省紳士耆民等信函公稟各件，瀝訴勝保諱飾貪冒妄爲情形呈覽，續經僧格林沁將勝保被參各款，查覆具奏。【略】多隆阿業已行抵潼關，著該大臣即行傳旨將勝保撤去欽差大臣關防，革職拏問，即日派委妥員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並派步軍統領存誠、總兵崇綸、熙拉布將該革員京寓貲産查抄，其陝西軍營侵吞餉項，及寄頓各處貲財，即著多隆阿嚴密查抄，並著直隸、河南、山東、安徽各督撫查明該革員有無寄頓貲財，一併查抄。該革員跋扈貪污，欺罔無忌，實屬辜恩負職，罪由自取，若不嚴行懲辦，何以肅軍律而振紀綱。多隆阿既授爲欽差大臣，所有勝保統率各營兵勇，亦著併歸多隆阿節制調遣。

《穆宗實録》卷五〇　癸酉，閩省前因錢法疲敝，奏停永豐官局，嗣因兵餉不敷，復出準銀司票，標寫准納稅課錢糧，實止茶葉、洋藥二項釐稅可以搭交，入少出多，遞有減折，徒使牟利商民坐享其利，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且恐商人與外洋交易，賤收司票，假手支銀，宜將已發司票定章收繳，永不再出，此司票之急宜停止也。全閩土産以洋藥、茶葉爲大宗，自添設釐金以來，微至手挈肩挑，亦皆層層抽稅，商民交困，釐局有總督衙門承辦書吏分設局所飯食等費，名目滋繁，與小民争利，一以官勢行之，往往激而生變。如福州、興化、泉州各局，皆有閩關設卡之事，官亦無如之何，此雜項抽釐之亟宜裁革也。至茶葉、洋藥兩項，當於本行户中酌舉數人輪流承辦，不必多派委員等語。福建積弊已深，亟宜力加整頓，著耆齡、徐宗幹按照所奏各條逐一訪查，務使無弊不剔，有犯必懲。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謹將辦理情形並鈔録照會，照覆哥士耆所遞條款呈覽等語。法國於貴州殺害教民一事，嘵嘵不已，現復呈遞照會條款，萬難俯允。經恭親王給予照覆，雖屬詞義嚴正，惟今已數日，該公使毫無動静，已令由該衙門隨時相機開導。貴州殺害教民之案，辦理麤暴，田興恕、韓起均不能辭咎，是以先後將該二員撤任查辦。然無論其罪如何，亦斷無遽憑該公使一言，即令其抵償之理。

《穆宗實録》卷五二　十二月壬辰，諭：有人奏，江蘇知府俞斌初至上海貿易，並無貲本，得官後暴富，咸豐八年間，令其弟參將俞奎藉捕盜之名，裝載違禁貨物，出洋販賣，獲利數十萬，請將該員家産查抄等語。著曾國藩、李鴻章即將俞斌家産嚴密查抄，並按照所參各款徹底根究，從嚴參辦。另片奏，已革江蘇省藩司蔡映斗潛回上海等語。蔡映斗本係應行查辦之員，現由江西潛回上海，著即派員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

甲午，諭内閣：前據禮部奏，廣東舉人揀選知縣桂文燦，呈遞《經學叢書》四函，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閱看進呈，該舉人所呈各種，考證箋注均尚詳明，羣經補證一編，於近儒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經説多所糾正，薈萃衆家，確有依據，具見潛心研究之功。

《穆宗實録》卷五三　辛丑，崇厚業已起程，著即迅速前往幫同文煜辦理防勦事宜，一經到營即行馳奏。宋景詩狼子野心，若留之直隸或縱往山東，終爲異

日之患，該降衆如尚馴順安静，則不妨暫與羈縻，仍須隨時防範，儻不遵鈐束，即著知照成保薩薩布等軍圍而擊之，盡殲醜類，以除後患。此事若令文煜辦理，恐其拘泥貽誤，崇厚向來辦事明決，著即責成相機妥速辦理。有人奏，遮克敦布於張錫珠聚衆滋事，僅委參將帶兵前往，並全調秦聚奎馬勇擁以自衛，致該道兵單遇害。性耽安逸，日以鬬鶉爲樂。知縣李鴻墳把持營務，濫收降衆，殺害良民，遮克敦布甘爲所欺等語。著崇厚按照所參各情確切查明據實參奏。

壬寅，諭：勞崇光奏，遵派内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一摺。據稱派撥旗緑官兵教練外國兵法，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督率稽查，今日同襄教練之勞，即豫儲他日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國奪中國之兵權等語。所籌尚稱妥協。勞崇光現已交卸起程。晏端書權任兼圻，崑壽身膺專閫，均屬責無旁貸，即著按照現籌辦法，飭令派出各官督率兵丁逐日訓練，以期精熟，俟學有成效。旗緑兩營加至四千人爲斷，其餘各弁兵仍著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

《穆宗實録》卷五四　辛亥，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都興阿奏，裁撤水師舊船並布置江防情形一摺。據稱江防師船，並新調紅單船，及在楚打造長龍船礮划，共四百六十三隻。兹酌覈裁撤朽爛紅單拖罾各船共一百二十九隻，以節糜費。惟師船月餉積欠甚多，紅單船既已裁撤，必應找給舊欠，由兩廣總督補發，並先由蘇撫籌給口糧，俾作川貲，拖罾等船亦應酌給遣散各等語。此項欠餉自係萬不可緩之需，著晏端書於所裁紅單師船到粤時按照糧臺細册查明積欠船價勇糧照數補發，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先行飭司籌給一月口糧，俾作回粤路費，其拖罾各船迅速籌給前欠，以資遣散。所有裁撤師船著責成統帶回粤之陳國泰，將船户夫役人等妥爲彈壓照料，免致沿途滋事。

《東華續録》同治一八　己未，諭内閣：前因御史劉其年奏，裁減河工經費，並請將河東河道總督一缺裁去，降旨交張之萬詳細妥議具奏。兹據奏稱，河東河道總督一缺，兼轄兩省黄運河工，關繫非輕，未敢率議裁撤，俟詳加體察再行奏請。惟南岸所屬四廳、北岸所屬三廳，河道均已乾涸，各廳員一無所事，均可裁撤。所有山東所屬之曹河、曹單二廳，著山東巡撫酌量辦理，其河南所屬之南儀、儀睢、睢甯、商虞、曹考五廳，著照該撫所請，即行裁撤，並著該部援照河南裁缺成案，查議具奏。

《穆宗實録》卷五五　癸亥，諭内閣：國家愛育黎元，體恤商民，從無苛刻之事。近因軍餉浩繁，設局抽釐，乃朝廷萬不得已之舉，疊經明降前旨，嚴禁擾累，並因御史丁紹周條陳江北釐捐積弊，復經通諭各直省督撫，於釐捐委員概行裁革，統歸地方官經理，按月申報實數，由該管督撫按照例限報部，並照部定章程，酌定簡明條款分晰開載，榜示通衢，以昭覈實。乃昨據富明阿奏稱，親赴裏下河一帶，南北糧臺設立捐卡，大小均有百餘處。有一處而設數卡者，有一卡而分數局者，委員既繁，局費尤濫，每月局用少者二百金，多者至千餘金，委員嚴邀等貪鄙不職。因降旨將嚴邀等革職，以示懲儆。

《東華續録》同治一八　甲戌，諭内閣：穆騰阿、瑛棨由六百里馳奏，直隸軍務喫緊，請飭勝保前往勦辦一摺。覽奏不勝詫異。勝保以軍營獲咎，革拏問罪之員，生殺予奪，朝廷自有權衡，穆騰同瑛棨何得輒爲此請，意存嘗試。且陝省軍務正在喫緊，而瑛棨由六百里馳遞摺報，並無一字提及。該將軍巡撫等於分内應辦公事置之不顧，而於瞻庇朋奸代爲乞恩之舉輒敢擅發急遞，若惟恐遲則不及者，舍己芸人，實屬膽大。穆騰阿從前在安徽軍營，曾經奏請簡派旗員協帶馬隊，爲勝保表暴功績，蒙文宗顯皇帝明燭其隱，降旨申飭，此次復以此等伎倆形諸奏牘，亦豈能逃洞鑒耶？上年勝保曾爲瑛棨請派幫辦軍務，今瑛棨即爲勝保瀆請，可見伊等互欲見好，不顧大局，此風斷不可長。穆騰阿、瑛棨均著傳旨嚴行申飭。

《東華續録》同治一九　二月壬午，諭：據曾國藩奏，代陳李世忠因勝保逮京治罪，懇請褫職，立功贖罪一摺。將帥爲國家大臣，貽誤軍務，罪有攸歸，刑章憲典，稟之列祖列宗，非朝廷所得而私。勝保以督率大員，種種貽誤，疊經中外參劾，猶恐被人誣毁，復密派大臣確切訪查，始行逮京治罪，此豈臣下所得代爲乞恩？曾國藩據李世忠之稟，率行具奏，揆諸體制，殊有未協。見在江南逆匪紛紛渡江，李世忠受恩優渥，官居專閫，自當迅速立功，以圖報稱，即前此該提督經勝保拊循保全，亦由仰承文宗顯皇帝如天之度准其投誠，得以邀此異數，該提督自應力矢公忠，不得專顧私誼，如此瀆請。姑念李世忠本係武夫，不深責備，所有自請褫革之處，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曾國藩即轉飭該提督迅將九洑洲等處賊匪奮力擊勦，不使該逆旁竄。

乙酉，諭内閣：刑部奏，已革兵部侍郎勝保押解到部，請派大員會同審訊一摺。著派議政王、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審訊，按律定擬具奏。

丙戌，諭内閣：前因江蘇泗江口解圍，巡撫李鴻章之弟知縣李鶴章，擊退援賊，與在事員弁功足相埒，該撫意存引嫌，未經請獎，當經諭令李鴻章查明勞績，一體奏請獎敘。兹據該撫遵查，克復嘉定各案出力人員請獎，另片奏，李鶴章雖同勦賊，乃義分所當爲，仍不敢仰邀議敘等語。五品銜分發補用知縣李鶴章，戰功卓著，豈可没其微勞，著賞加四品銜，以知州用。

《穆宗實録》卷五九　乙巳，明誼奏：行文俄國約期分界，妥籌防守，並查勘木房等情各摺片。俄人蓄謀詭譎，必須杜其狡謀，豫爲籌備。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議覆西北兩路分界事宜摺件，行文知照明誼。該將軍於接到行知後，即行劄諭厄魯特、烏梁海等部落，不得供俄人驅使，並不可貪利爲所搖惑，嚴密設防，以備俄人逞兵侵界，並行文科布多一體照辦。所籌甚屬妥協。即著明誼隨時知照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以期撫綏藩服，同心禦侮。

《東華續録》同治一九　丙午，僧格林沁、國瑞奏，臣等欽奉上諭，當於十八日遵旨，將逆首張落刑及其子張溍等三犯在軍前極刑處死。該逆在潁州府一帶擾害最深，隨將張落刑首級解赴該府地方示衆，以儆兇頑而快人心。

《東華續録》同治二〇　三月癸亥，江南提督李世忠奏，【略】該提督仍遵前旨，迅速立功，毋得徒託空言，嗣後有應陳事件，仍著稟明曾國藩覈定奏聞，以一事權。

甲子，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明降諭旨將耆齡補授福州將軍，左宗棠補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並諭令耆齡即將所辦閩浙兩省防勦事宜及所部各軍移交左宗棠接辦。左宗棠接辦後，耆齡即赴福州將軍之任。左宗棠見駐浙省，軍務正當緊要，其浦城防所應即遴委大員前往，抑當如何接辦之處，即由左宗棠酌度奏明辦理。閩浙兩省軍務兵勇均歸左宗棠節制，耆齡所部廣勇並著左宗棠於閩浙軍營中選擇善於駕馭之員，派令統帶，如廣勇實係不能得力，有害無利，即著左宗棠酌量撤遣。浙省係左宗棠兼轄省分，既兼署巡撫，尤責無旁貸。曾國荃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庸以浙事爲念。

乙丑，飭禁商船濟金陵賊糧。

丙子，諭内閣：軍興以來，各直省百姓慘遭荼毒，凡有臨難捐軀守義殉節者，一經地方大吏奏聞，無不立沛恩施，優予卹典。因思漢回皆朝廷赤子，國家一視同仁，原無歧異。去年陝省逆回滋事以來，延及甘肅地方。【略】舊陝西、甘肅等省地方大吏及統兵大員等，於各該地方回民中確切訪查，如有實係良回，不肯從賊，被逆回偪脅奮身死節及合門殉難者，一體分别查明，奏請旌卹，毋得稍存漢回成見，以示大公。

《東華續録》同治二一　四月庚辰，以安徽治理需人，命吏部本科多掣知縣十六員分發差委。

癸未，諭内閣：前因浙江省金、嚴、甯、紹、台等府地方均爲賊踞，百姓慘遭荼毒，曾經降旨將浙東新復各府州縣均蠲免二年錢漕，以蘇民困。嗣因衢州一城雖未失陷，而西安縣各鄉亦俱被匪焚掠，復降旨將該縣錢漕照新復州縣一體蠲免。兹據左宗棠奏稱，同治元年分錢漕業於咸豐十一年冬間奉旨豁免，所有前奉恩旨請飭遵行等語。浙江被陷地方，同治元年分錢漕既已有旨豁免，即著將同治二年分應徵錢漕一體豁免，並舊於原降諭旨二年上添註同治二字，以示區别，而免牽混，該撫其迅即頒發，謄黄徧行曉諭。

《穆宗實録》卷六四　辛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御史吴台壽奏，奉省東邊閒曠之地多未開墾，錦州、廣甯、義州一帶官荒馬廠儘可設法變通，請飭實力履勘，以開利源，當經諭令恩合悉心查奏。兹據恩合奏，稱錦州牧馬之區，名爲西廠，水草豐茂，足敷牧放。此外則廣甯所屬之閻陽驛小黑山等界名爲東廠，地勢平坦，内有窪陷，於牧放不甚相宜，若將東廠裁撤一律開墾，可得田一百萬畝。惟東邊一帶近有流民在彼私墾，聚集日衆，查辦甚難，請派封疆大員詳酌籌辦等語。閻陽驛小黑山等界舊設牧廠，既據恩合奏稱地勢低溼，於牧馬不甚相宜，而大凌河西岸地勢寬廣，即官馬多至一萬餘匹，亦足敷用。即著照該副都統所議，將東廠裁撤歸併西廠牧放，遵照舊章妥爲經理。其應墾廠地即照恩合所擬令盛京六十六佐領下甲兵，按名分領，招佃取租，除交升科租銀外，餘資津貼常差，其按年應徵租銀，即責成各該佐領催交造報，以收裕餉便民之效。

《穆宗實録》卷六五　辛丑，賜一甲翁曾源、龔承鈞、張之洞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周蘭等七十八人進士出身，三甲景善等一百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同治二二　五月庚戌，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東直交界肅清，擬仿南省營制，選練兵勇，並請飭崇厚籌畫兵餉及吴再升到營派令募勇訓練各摺片。

《清穆宗實録》卷六七　壬戌，諭内閣：吴棠奏，請將貪劣委員暫行革職等語。辦理申夏等港釐捐委員知縣吴維禧，自設局以來任意開銷，且需索票費，擡折銀價，種種擾累，經紳民呈控有案，現又與委員知縣張金釗互相稟訐。似此昏庸貪劣之員，亟應從嚴懲辦，以儆其餘。吴維禧著暫行革職，並著吴棠飭令該司道等提同張金釗質訊根究，分别勒賠追繳，以肅釐務而儆官邪。尋奏，遵查吴維禧辦理釐捐尚無侵吞情事，惟多設船隻任意開銷，擬請即予革職，勒追賠款，俟繳清省釋。從之。

《東華續録》同治二二　丙寅，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授毛鴻賓爲兩廣總督，接奉此旨，計不日即可馳赴新任。粤東係財賦之區，餉源所出，洋務、釐務、軍務頭緒紛繁，關繫緊要，該督任大責重，不可無相助爲理之人，黄贊湯自簡任巡撫以來，尚未見有所設施，其人近於巧滑一流，而毁譽參半，著該督於到任後，留心察看，黄贊湯是否能實心任事，若令久於其任能否得力，據實密奏。將此密諭知之。

《穆宗實録》卷六八　戊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中國自置火輪兵船將抵海口，所有添買軍裝器械，豫籌月支經費，在各海關分撥，並酌定節制章程一摺。據稱此項輪船除前撥過銀八十萬兩外，並在英國借銀十五萬兩，在上海借銀十二萬兩，共計需銀一百零七萬兩。又應支糧餉軍火等項一切用款，每月統給銀七萬五千兩，均經該衙門向李泰國再四駁詰，酌定章程，及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爲該師船之漢總統，所延外國人阿思本作爲幫同總統，以四年爲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各等語。著即照議辦理。此項輪船駛抵海口後，即著曾國藩、李鴻章節制調遣，並著派令武職大員作爲漢總統會同辦理。

《東華續録》同治二二　己巳，引見四品鄉銜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得旨著以三品京堂候補。賞降調河南巡撫鄭元善知府，發往山東軍營，交署巡撫閻敬銘差委。

《東華續録》同治二三　六月戊寅，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潘祖蔭、丁壽昌先後奏請，酌減江浙等處漕額，當交户部議奏。嗣據曾國藩等奏請，減蘇、松、太三屬漕額，因特降諭旨宣示，令曾國藩、李鴻章分别查後奏請，酌減江浙等處漕額，當交户部議奏。【略】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税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奏明辦理。

《穆宗實録》卷七一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牧搶掠，遵旨籌辦一摺。另片奏，紬繹條約與俄國住京公使剖辯窮詰，請飭伊犁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上年俄國會議西界，強執中國常住卡倫爲界一語極力狡賴，使中國不能定議，而彼得乘閒籠絡哈薩克、布魯特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卡騷擾，冀遂其蠶食之謀，其情實屬可惡。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將伊國誤解條約内往西直至及常住卡倫兩層，往復駁詰，字字講解明白，使之無可置喙。又於把留捷克回國時，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亟須勘定疆界及亟須講明條約兩層，切實剖辯。現在格凌喀接到未次照會後，雖尚未照覆，而外國最重條約，理屈者詞必窮，諒亦難一味狡獪，竟置和約於不顧。第該國勘界大臣今年果否來塔會議尚無消息，明誼此時計已起程，馳赴塔城，著即會同明緒先事豫籌，相機妥辦。

《東華續録》同治二四　七月丙午，革瑛棨任，以劉蓉爲陝西巡撫。

戊申，諭内閣：理藩院奏，查明遠支王公之女格格額駙等所食俸銀等件，照例應請裁撤，開單呈覽，並請將辦理錯誤歷任堂司各官分别議處一摺。【略】念近來宗支蕃衍，譜牒愈繁，世次愈遠，亦應恪遵成憲，以次量爲變通，遞加裁制。嗣後各王公之女授封格格額駙，著自高宗純皇帝之子孫以下，各王公所生女均作爲近支，照例視爵，封授格格額駙，給予俸禄等項，其餘均作爲遠派，僅依王公之職，封授格格額駙虚銜，其下嫁外藩蒙古格格額駙，並著一律辦理。

庚戌，申禁各部院積壓案件。

壬戌，諭内閣：前因中外諸臣交章奏參勝保貪污欺罔各款，當經降旨將勝保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略】姑念其從前勦辦髮捻有年，尚有戰功足録，勝保著從寬賜令自盡，即派周祖培、綿森前往監視，所有案内牽涉人犯，即著刑部分别提審訊明奏結，以清積牘。

《穆宗實録》卷七五　八月丙戌，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官軍克復江陰縣城並楓涇石壘詳細情形，及攻克嘉善縣之西塘鎮等處，擊敗蕩口援賊各摺片。江陰一城，介居江海之衝，最關緊要。現經官軍克復，該逆渡江北竄之路業已斷絶，從此乘勝進兵，則常州、無錫之賊亦必聞風膽落。李鴻章現由常熟前赴江陰察看軍情，所籌分路掎角，取遠勢以制敵，使賊大局不振，筋脈不舒，則蘇城遲早可克各等語，甚合攻取機宜，著即照所擬妥爲布置。李鴻章另片奏籌攻蘇郡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而戈登尚欲添雇英兵，經該撫准添洋兵百

名，戈登復有須與英國提督伯郎妥商之語。伯郎因該撫未回崑山會晤，遂聲稱赴京一行，即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該撫慮及伯郎抵京後飾詞嚇詐，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覈辦，已諭知該王大臣等查照辦理。將來伯郎到京時，如向總理衙門要求助順，一切均照該撫所議，以正言折之，俾免妄生覬覦。李鴻章計將回滬，仍當隨時密飭程學啓等，與戈登聯絡聲勢，以期迅拔蘇城。

《穆宗實録》卷七八　九月戊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水陸官軍會攻蘇州省城，疊獲勝仗。攻克寶帶橋要隘，並蹋平無錫東南兩門賊壘賊卡各摺片。寶帶橋爲水陸要區，現經我軍攻克，則攻取蘇城已成破竹之勢。著李鴻章激勵將弁節節進攻，以期迅克堅城，仍須穩紮穩進，計出萬全，不可稍涉大意。至無錫一路攻勦正極得手，著李鴻章迅飭劉銘傳等軍趕緊進紮，與郭松林等軍聯絡聲勢，爲規取無錫之計。僞忠王李秀城已於八月十一日由金陵回蘇，所帶賊黨甚衆，意欲立解蘇城之圍。現在忠逆既回蘇郡，金陵老巢勢必空虚，我軍正可乘此機會迅圖攻取。著曾國藩督飭曾國荃等軍將如何乘虚進擣，圖拔堅城，俾金陵、蘇州之賊首尾不能兼顧，庶我軍於該二城或有一處可以得手之處，酌度機宜，妥爲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諭：李鴻章奏，上海學習洋人火器，現製開花礮自來火等件，備具規模，必須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始可推行盡利。查有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在廣東高州軍營督辦火器業已告竣，請飭催赴滬等語。上海官軍刻下盡攻蘇州，倘城而壘，正形得手，所需軍火尤屬刻不容緩。著毛鴻賓、晏端書、郭嵩燾速即飭令丁日昌趕緊起程赴滬，督匠趲造，以資攻勦，毋稍遲延。

《東華續録》同治二六　癸丑，諭内閣：朕奉兩宫皇太后懿旨，軍興以來，需餉甚鉅，一切度支均從節省，八旗兵丁錢糧亦暫減成開放，每念及該兵丁等，仰事俯育，軫恤時殷，亟應量加撫恤，所有八旗兵丁，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

甲寅，諭内閣：宋慤詩以屢降屢叛之賊，竄擾直東一帶地方，經僧格林沁、劉長佑等督軍勦洗，疊有斬獲。【略】朝廷所必欲誅者，惟宋慤詩一人，其餘被脅之衆概可從寬，務須及早歸順，切勿甘心從賊，自取滅亡也。著僧格林沁、劉長佑、閻敬銘將此旨刊刻謄黄，廣爲曉諭，以示朝廷法外施仁之至意。

《穆宗實録》卷七九　乙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多隆阿奏，收復高陵縣城，涇河迤北一律肅清，及雷正綰攻拔永樂店等處賊巢各摺片。現在軍威大振，該逆自必聞風膽落，亟宜乘勝進攻，以收破竹之效。著多隆阿督飭諸軍移營前進，節節埽蕩，迅將咸陽迤西乾、邠等處賊巢削平，並嚴杜該匪往西北奔竄之路，期於聚而殲旃，廓清全陝，以副委任。馬陞一軍曾否馳抵咸陽，如敢任意遷延，即著從嚴參辦。鳳翔被圍已久，望援急切，若赴救再遲，恐蹈漢中覆轍。該大臣當嚴飭陶茂林速將曹逆殄除，克日直達鳳翔，以拯倒懸之急。多隆阿亦當親督大軍，由高陵節節前進，爲之聲援。漢中失守以後賊勢若何，潰敗兵勇能否招集成軍，仍著該大臣速飭毛震壽就現有兵力扼要堵禦，毋令再行竄擾完善。該處兵將無所統屬，事權不一，多隆阿仍當妥籌兼顧。其子午谷一帶爲省垣門户，關繫甚重，著督同張集馨豫爲布置，毋稍疏虞。洛陽捻匪雖由東南竄去，惟該逆匪奔突靡定，且張總愚一股，勢甚慓悍，潼、商等處防務未可稍鬆。

《穆宗實録》卷八一　十月己卯，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博採衆論，請撤退輪船，以杜流弊。又密陳撤退輪船詳細情形，將李泰國革退等摺片。並鈔録曾國藩、李鴻章信函呈遞。採買輪船一事，前經内外諸臣詳議，不惜重價，原期利器歸公，操縱由我，使外洋頓失所恃。總理衙門因需款甚鉅，且駕馭洋人不易，遲久未即議行。嗣因甯波失守，海口設防，九洑洲尚未克復，髮逆亦有購船之説，【略】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卜魯士等反復會商，因阿思本有遣散弁兵之語，即就其説，並將輪船撤退，買價仍由英國交還中國。卜魯士亦允照辦。惟弁兵薪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並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此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爲決絶，亦欲以折服外國虚憍之氣。且輪船價值，該公使既允爲扣還，亦未至全行棄擲。至李泰國之爲人本極刁詐，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辦船貽誤，遽行革退，藉此驅逐，其總税務司一缺，派赫德辦理。且看該税務司能否稱職，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該督撫等察看，具奏隨時辦理。

《穆宗實録》卷八二　辛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御史華祝三奏，撫臣引疾，假期將滿，請令照舊供職一摺。據稱沈葆楨年甫四十有餘，其病非難速痊，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協餉用人兩端，與曾國藩意見不合，而營員乘閒伺隙，飾非亂是，是以沈葆楨知難而退。現在該撫假期將滿，諭令毋庸固辭，沈葆楨與曾國藩意見不合，朝廷早有所聞，此奏不爲無因。曾國藩辦理東南軍務，需餉孔急，而沈葆楨值地方彫敝之餘，心存撫字，或致繩緩多而協餉未能如數。至用人一項，沈葆楨爲地方大吏，甄别不得不嚴，而曾國藩因軍營需才，葑菲無棄，亦恐

有耳目難周之弊。該御史所稱此輩一經得志，顛倒是非，任意播弄，亦所不免。在該大臣等，事屬有因，初非自便其私，惟天下事往往以小嫌而誤大局，不可不思。曾國藩、沈葆楨皆賢能卓著，公忠體國之臣，如果尚有畛域未化，各懷意見，東南民生何日可奠，朝廷尚安望二臣之共濟艱難耶。經此次訓諭之後，沈葆楨與曾國藩軍營協餉苟可設法，即當盡力籌措，並著該撫於假滿後即行銷假任事，毋稍耽延。

《東華續録》同治二七　癸巳，諭内閣：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略】各省地方軍興日久，物力耗絀，正我羣臣上下艱難共濟之日，豈宜稍涉恬熙，致忘無逸之戒。矧皇帝沖齡在位，知慧漸開，尤應遜志典學，時以憂勤惕勵爲心，其於逸樂及玩好遊觀興作諸務，一切嚴加屏斥，即内廷服御亦當概從節儉，爲天下先。祁寯藻、倭仁、李鴻藻同心啓沃，其各朝夕訥誨陳善閉邪，日以詩書牖迪，養成令德，以端治本而懋躬行。

辛丑，以英桂爲福州將軍，沈桂芬署山西巡撫。

《東華續録》同治二八　十一月丁未，諭内閣：僧格林沁等奏，督軍進援蒙城，斬馘首逆苗沛霖，生捻悍黨，踏平賊壘，立解城圍一摺。【略】僧格林沁甫抵蒙城，元兇授首，具見調度有方，深堪嘉尚，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李鴻章奏，督軍攻勦蘇州城垣，賊勢窮蹙。内應官軍乘勝進攻常州，會師金陵，埽穴捻渠，廓清江境。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遣將助兵，克復名城，著交部從優議敘。李鴻章自簡任江蘇巡撫以來，悉心調度，謀盡萬全，疊下堅城，戰功屢著，此次督軍克復蘇州省城，尤堪嘉尚，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黄馬褂，以示優奬。

乙丑，諭内閣：各省設立團練，原以助守望而禦寇盜，輔兵力之不足，其能協奏官兵保衛桑梓者，固不乏人，乃或有不肖團長以有寨可踞，藐視官長，甚至擅理詞訟，聚衆抗糧，挾仇械鬬，其尤甚者竟至謀爲不軌，踞城戕官。【略】著張之萬督飭各守令，實心實力辦理，不可有名無實。至各直省舉行團練，均須慎選賢能之員，悉心妥辦，務使收守望相助之效，而無藐法抗官之弊，以資悍衛，而立防閑，方爲妥善。

《東華續録》同治二九　十二月辛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遵旨覆奏，唐訓方於皖北軍務措置乖方，降旨交吏部議處。本日據吏部議以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尚覺從輕，已明降諭旨，將唐訓方以藩司降補，安徽巡撫令喬松年補授。

戊子，以載齡爲兵部尚書，全慶爲左都御史，調和潤爲工部右侍郎，以寶珣爲盛京户部侍郎。

丁酉，諭：僧格林沁奏遵旨密陳一摺，即著曾國藩迅將李世忠調赴該大臣軍營，一切遵照前旨，酌量妥辦，並由該大臣隨時密商僧格林沁，毋稍洩漏。

是歲朝鮮入貢。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

《穆宗實録》卷九〇　正月乙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滿慶、恩慶奏稱，呼徵捏詞誣控，並勦辦瞻對，及委員妄稟等各摺片。當經諭令滿慶等以呼徵控訴各語，萬難憑信，令其傳知李玉團迅速赴京質對，並曉諭明正土司安站通道，糧員嚴清榮撤回川省查辦矣。呼徵失察堪布剋扣布施，不能秉公辦理，致令藏中滋事，斷難復令回藏，所控情節亦難憑信。汪曲結布既爲藏中僧俗所服，即著滿慶等責令協同達賴喇嘛掌辦藏務，令其撫輯僧俗，務使各寺相安，永息爭端，不准區分黨類，恃強陵弱，再行滋事，儻能全藏底定，尚當破格加恩。所有呼徵前控各情，並著無庸查辦。此係朝廷爲安輯全藏起見，特降此旨，即著滿慶等傳諭汪曲結布知悉，令其益知感激，倍加奮勉。前據駱秉章奏，瞻對匪衆現已回巢，此時所調藏兵自無庸再行進勦，以省兵力而示體恤，著滿慶即將此項兵丁撤退，仍歸藏地本境，毋庸越境會勦，並著崇實、駱秉章飭令史致康派撥兵丁查拏夾壩，以次疏通驛路。前據滿慶等奏稱，李玉團在川候補十年未得署缺，並聲敘該員勞績，請破格録用。當以該員現辦軍務，俟有成效再行奏奬，現在瞻對既無須進勦，著滿慶等即將該員前次勞績查明，會同崇實、駱秉章、福濟、景紋保奏，令其赴川，由駱秉章送部引見，並由駱秉章察看該員才具，酌量委用。其嚴清榮被參之案，即著福濟等將該員撤回内地查辦。其明正等土司仍由滿慶等曉諭，令其照常安設驛站。呼徵事現在雖可無庸查辦，瞻對土匪回巢，能否與明正等土司日久相安，及洋人傳教能否阻止各節，事關緊要，福濟曾任封疆，辦理較滿慶等更當老練，福濟到藏後，即幫同景紋將該處實在情形辦理，一面迅速奏聞。其福濟行止，著俟藏務辦竣後，再行請旨。滿慶本係任滿赴京人員，著仍遵前旨起程回京，福濟等仍遵前旨迅速赴藏，毋稍延緩。

《穆宗實録》卷九二　乙丑，諭内閣：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認真辦事克著勳勤者，允宜特加甄敘，其或衰庸不職，亦必立予罷斥。當兹多事未已，朝野望治孔殷，尤應黜陟幽明，用彰旌別。兹届京察之期，吏部開單題請，自當詳審，以爲舉錯。議政恭親王賢親最著，輔翼公忠，自首贊樞廷，於今三載，於用人行政，一切克盡匡襄，勤勞罔懈，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工部尚書文祥、户部尚書寶鋆、工部尚書李棠階、兵部左侍郎曹毓瑛，同心協贊，克慎克勤，均著交部議敘。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歷歷封疆，宣勤最久，於軍謀吏治衆善靡遺；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勦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四川總督駱秉章，連年辦賦，疊平巨股，全蜀漸就肅清，於鄰省軍務及地方整頓各事宜均能實力妥籌，精勤罔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自簡任封圻以來，辦理軍務及地方事宜均能果敢嚴毅，克復浙東郡縣，卓著戰功；江蘇巡撫李鴻章親履行間，克復蘇州省城及各郡縣，功績殊彰；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吏部左侍郎孫葆元才具平庸，内閣學士中常年力就衰，均著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

丁卯，諭：前因麟興、車林敦多布奏，稱准分界大臣咨催，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户地面一摺，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兹據該衙門奏稱，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雖據麟興等奏稱未能指定何山，而該處地方人户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請飭明誼等援照東界條約，令俄人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衆。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中國人照常遊牧，若俄使仍不允從，其被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堅心内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内遷，不得攔阻，並先索憑據，以免日後藉口尋釁各等語。西界蒙古等部落百餘年來誠心效順，現雖因俄國分界駸駸被其包去，而朝廷實無委棄之意，明誼等與該國使臣議界時，能令其將烏梁海等處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衆，於該蒙古等生計庶有裨益。儻此節竟不能辦，即可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遊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而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商選好官等語，即可就此乘間而入，與之商照舊章辦理。惟俄性堅韌，萬一堅執條約，不肯通融，其被包去之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

《東華續録》同治三〇　辛未，諭内閣：爲政之要，首在足食。各直省州縣設立常平社倉，所以爲未雨綢繆之計者，法至善也。近來軍務繁興，盜賊所至，每以糧盡被陷，總由各州縣恣意侵那，以致守禦無資，生民塗炭。嗣後各省責成督撫大吏，認真整頓，廢者復之，缺者補之，未動之穀，不得變價提用，倘復任州縣侵漁虧缺，定一併從重懲處。

《東華續録》同治三一　二月丁丑，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覆陳遵旨札調李世忠到營大概情形等語。所有李世忠部衆如何妥協遣散，所留二千人是否分隸各營，如何管帶調遣及交出各城，如何派營接防，均著責成曾國藩悉心籌畫，妥速辦理，不可稍涉大意，致留後患。

《穆宗實録》卷九五　己亥，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平瑞奏，陝甘驛路梗塞，摺報阻滯，請暫行改道接遞一摺。邊疆重地值此多事之秋，摺報往還最關緊要，若因驛路梗阻致誤旨遵行之件日久稽滯，必至貽誤事機。平瑞現擬暫行改道，由蒙古臺站行走，並將古城迤北之北套橋等處戈壁臺站添撥兵役，常川駐守，接遞文報，所籌均合機宜，即著准其暫行改道行走，以昭便捷。本日業經諭知兵部、理藩院轉傳各該處一體遵照辦理外，並著明誼、麟興、車林敦多布、錫霖、廣鳳、奎昌、阿克敦布等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及察哈爾各臺站實力整頓，督飭各該盟長總管等一體接遞，毋稍遲誤。此次麟興奏摺到京，不過一月有餘，視上年所遞各報，遲速迥殊，是西南各城亦可仿照辦理。即著烏里雅蘇台將軍咨行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葉爾羌參贊大臣，及所屬各城，嗣後奏報，均著暫行改道，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蒙古臺站，挨臺遞送至張家口，轉遞進京，以期迅速。

《東華續録》同治三二　三月庚戌，命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督辦陝西、甘肅兩省軍務。

甲寅，諭内閣：嘉興、杭州兩府先後克復，該府屬地方久爲賊踞，小民慘遭荼毒，蕩析離居，田土荒蕪，殊堪憫惻。所有杭州、嘉興兩府屬新復各州縣地方，著加恩將同治二年及三年分應徵錢漕悉行蠲免，其未經克復之湖州一府暨石門等縣，並著於克復後查照杭、嘉兩府蠲免章程一律辦理。該督撫即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並督飭各地方官吏安集流亡，妥籌撫恤，務使實惠及民。

庚申，左宗棠奏，杭州、餘杭兩城，經官軍於二月二十四日同時攻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於明降諭旨内將德克碑一例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矣。所有頭等功牌式樣，亦應與前賞戈登式樣一

律，即著左宗棠向李鴻章咨取前式仿照製造，並著左宗棠無論何款，動用銀一萬兩，一併賞給。其片內所稱，由該督另行籌給德克碑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之處，與李鴻章前次另籌洋銀七萬元給與戈登犒軍辦法相符，即著照所議辦法，將來浙省軍務肅清後亦須將該洋將撤回。

癸亥，萬壽節，上詣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前行禮，停止，升殿，御乾清宮，王以下文武官員行慶賀禮。自是每歲皆如之。

《穆宗實録》卷一〇〇 四月甲申，以故朝鮮國王李昇世子熙襲爵，命户部左侍郎阜保爲正使，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文謙爲副使往封。

《東華續録》同治三三 己丑，上諭内閣：江南提督李世忠，自任事以來，屢著戰功，上年春間，髮逆沿江上竄，該提督力保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逆不得逞，官軍乘勝克復浦口、江浦、九狀洲、江北得以肅清。追苗逆復叛，該提督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巨慝。此時江淮軍務大定，復能將所部弁勇發貲遣散，並願廣散貨財，捐助軍餉，實屬深明大義，誠悃可嘉。該提督見因傷病舉發，親柩未葬，懇請開缺回籍，若不允其所請，無以恤勤勞而慰孝思。李世忠著准其開缺回籍。

庚寅，諭内閣：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略】著加恩追贈太子太保，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賜卹，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准入祀京師昭忠祠。

《穆宗實録》卷一〇〇 諭内閣：御史富稼奏，運河一帶兩岸住户多於院落開掘地窖，藏竊銅米，比户皆然。聚衆搶糧之案，正犯聞拏遠避，完案復歸，怙惡不悛，作爲沿河之害。其慣竊銅米積匪，雖經拏獲多名，而竊藏之銅並未掛獲。今南漕尚未抵京，請豫除積匪，以清河運等語。著鍾岱、宋晉遴派員役實力搜查，將窖藏一律平毀，並飭各該管營汛及沿河委員節節梭巡，儻有棍徒夥竊及攙雜浸灌等弊，即行嚴拏，從重懲辦。廳橋各役，如有與賊通氣者，亦即嚴究革懲，以清積蠹而重運務。

《穆宗實録》卷一〇一 辛卯，户部奏：豫籌江南財賦以紓國課一摺。據稱東南地利素饒，自遭兵燹，一切應辦事宜均未舉行。現在皖北肅清，江蘇境内亦將剋期底定，亟宜釐定成規，以爲長治久安之計。查釐捐一項有礙正賦，應請將從前糧捐、畝捐、草捐、花布捐等項概行禁止，至正賦錢糧除蠲緩外，務令認真收納，年清年款。至灘地、沙洲二事爲利甚溥，懇請飭下督撫大吏遴員馳往查勘妥辦，以盡地利各等語。所奏係爲興利除弊起見，自應先事籌畫，以爲善後地步，著曾國藩、李鴻章按照該部所奏各節確切查明，實力興辦，以蘇民困而裕國計。

《東華續録》同治三三 丁酉，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富明阿奏，江防下游肅清，擬裁師船節餉，並籌防天長一帶情形各摺片。江南一帶自蘇、常各郡及江陰、常昭、丹陽等處相繼克復，【略】著曾國藩、富明阿隨時聯絡聲勢，互相策應，務期遏賊東竄，毋令擾及完善，是爲至要。

己亥，上諭内閣：各路軍營惡習，以少報多，諱敗爲勝，疊經通諭各該統兵大臣及督撫大吏，痛除積弊，不啻三令五申。兹覽僧格林沁所奏，是各路軍營積弊仍未革除，【略】嗣後各路營員及統兵大臣等，於賊勢之多寡，接仗之勝負，均須字字從實奏報，如仍任意鋪張，未能掃除積習，一經有人奏參，必將捏報軍情之營員及統兵大臣等，一併從嚴懲治。

《穆宗實録》卷一〇一 戊戌，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京營弁兵學製火器一摺。據稱練兵之要，製器爲先，洋人所製炸礮炸彈等項尤爲行軍利器，現在李鴻章軍營製造此項火器已有成效，擬請飭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内，揀派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發往江蘇，一體學習等語。所奏自係爲思患豫防起見，本日業經諭令火器營照該衙門所請派撥矣。此起弁兵俟抵江蘇後，即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從優奏請獎勵。其有怠惰偷安不遵約束者，即照軍法治罪。該撫務當明定勸懲，俾該弁兵等盡心講求，以期備得西人之妙。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務須加意稽察，妥爲防閑，俾祕妙之傳，不致稍有漏洩，方爲妥善。所有應給薪水等項，即由江蘇酌定支發，准其作正開銷。

《穆宗實録》卷一〇二 五月丙午，諭内閣：古今治亂得失之源，聖賢身心性命之學，莫備於經。君臨天下者，所當朝夕講求，期有裨於治理。著倭仁、賈楨選派翰林十數員，將四書五經擇其切要之言，衍爲講義，敷陳推闡，不必拘泥排偶舊習，總期言簡意賅，仿照《大學衍義》體例，與史鑑互相發明，將來纂輯成書，由掌院學士裝帙進呈，以備觀覽。

《東華續録》同治三四 乙酉，諭内閣：歷代史書皆以帝王本紀冠諸簡端，我朝列聖相承，均經國史館纂修本紀，敬謹尊覽。伏念皇考文宗顯皇帝至德鴻謨，耿光大烈，業經特命開館纂修實録，見已進呈至五年，允宜恭修本紀，垂示後昆，著國史館總裁遴派提調等官，督率謄録，詣實録館將業已進呈之書，照副本

恭繕一分，恪遵編纂，隨時進呈，於實録告成後，陸續辦竣，所繕實録副本，即恭藏史館，以資考證。

庚戌，諭内閣：戈登著賞穿黄馬褂，賞戴花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以示寵榮。

《穆宗實録》卷一〇四　庚申，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内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疋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略】著總管内務府大臣等嚴密稽查，如果實有其事，即著從嚴究辦，毋得稍有瞻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學之餘務當親近正人，講求治道，儻或左右近習恣爲娱耳悦目之事，冒貢非幾，所繫實非淺鮮。並著該大臣等隨時查察，責成總管太監認真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摇等事，並著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拏辦。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若總管内務府大臣等不加查察，别經發覺，必將該大臣等嚴加懲處，其各懍遵毋忽。此旨並著敬事房内務府各録一通，敬謹存記。

《東華續録》同治三四　壬戌，諭内閣：國家命將出師，翦除兇逆，原期與吾民共樂昇平，其甘心從賊者，固爲法所難容，而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凡被賊偪脅而悔罪自新者，皆在可矜可赦之列，前經疊諭各路統兵大臣，令於誠心歸順者，無論從賊久暫，均准一律投誠，各該大臣亦能仰體朝廷好生之心，妥爲辦理，故大軍肅清蘇、浙兩省，收撫甚多，凡率衆來歸，殺賊反正者，類皆寬其既往，咸與維新，此被陷難民所當共聞共見。見在金陵合圍，指日可克，若俟城池既拔，則玉石俱焚，雖悔何及，亟宜及早省悟，自覓生機。惟念其間有久陷賊中隱懷疑懼，未能自拔者，用是再行剴諭，嗣後如有設計獻城或捨斬首逆，即立予重賞。其有從賊已久，蓄髮較長，但能誠心歸順，均准薙髮免死，給予牌照路費，資遣回籍，攜帶眷口貲財，悉歸本人，兵勇不得搶奪，無籍可歸，妥爲安置。如私行殺害劫奪財物，即將該兵勇按照軍法從事，並將該本管官從重懲辦，各處投誠難民照此一律辦理。著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即將此旨刊刻張貼，徧行曉諭，務令身陷賊中者咸知朝廷寬大之政，益以堅其向化之心，用副覆幬生成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癸亥，諭内閣：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從來致治之源，端在以古爲鑑，凡用人行政之要，治亂得失之源，載在簡編，足資法戒。前於皇帝御極之初，命南書房、尚書房諸臣採擇前史事蹟，纂輯成書，進呈備覽，賜名《治平寶鑑》。其中採據往事，推闡敷陳，尚稱切要，若將此書講貫發明，於治理尤有裨益。著瑞常、寶鋆、載齡、李棠階、單懋謙、徐桐於本月二十七日起，每日輪派一人，由議政王帶領進講，瑞常等於進講之時，務當剴切敷陳，言必盡意，毋得稍有避忌，用副集思廣益至意。

《穆宗實録》卷一〇四　甲子，諭内閣：河南學政景其濬奏，請飭各省慎選孝廉方正等語。國家於科目之外設立孝廉方正一途，原以掇羅遺逸，振拔單寒。前經諭令各省採訪真儒，不得有名無實，乃近來各州縣視爲具文，不但所舉不實，甚至各衙門書吏任意勒索，致令砥節勵行之士，無力進身，而坐擁厚貲者反得濫竽充數，積習相沿，亟宜痛加釐剔。著各直省督撫、學政嚴飭各州縣，嗣後選舉孝廉方正，務當禁革陋規，痛除積弊，悉心採訪寒畯，以期名實相符，用副朝廷登明選公之至意。

《東華續録》同治三五　六月己丑，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覆疊奉諭旨一摺。據稱李鴻章絶無避嫌之意，所稱助攻金陵即難協勦湖州，係屬實在情形。

《穆宗實録》卷一〇七　乙未，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金陵克復，改派各軍分投堵勦一摺。前據曾國荃等奏，官軍克復金陵外城，不過二二日即可勦清餘匪等語。連日翹盼捷音，未據續報，殊深廑繫。該逆死黨尚有萬餘，曾國荃於攻克大城時即應一鼓作氣，將僞城儘力攻拔，生捨首逆。乃因大勢鞏定，遽回老營，恐將士等貪取財物因而懈弛，萬一該逆委棄輜重，餌我軍士，而潛出别道，乘我不備，冀圖一逞，或伺間奔竄，衝出重圍，均不可不慮。著曾國藩飭令曾國荃督率將士迅將僞城剋日攻拔，殲捨首逆，以竟一簣之功，同膺懋賞。儻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致稽時日，必惟曾國荃是問。李鴻章於前日奏到，派出王永勝、劉銘傳等軍並攜帶炸礮隊助攻金陵，當經諭知，金陵外城已破而僞城未拔，仍令迅往助攻。乃本日遽奏，接曾國荃飛咨，金陵已於十六日午刻克復，是李鴻章於僞城未拔情形尚未知悉，軍情變幻，事機緊要，著李鴻章仍遵前旨，飭令派出各軍攜帶炸礮火器星馳前往金陵，協力攻勦，此外如有逸出之賊，仍著會合分守要隘各軍分投截勦，毋令一名漏網。

《東華續録》同治三五　戊戌，上諭内閣：本日據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甯省城，逆首自焚，賊黨悉數殄滅，並生捨李秀城、洪仁達等

逆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略】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略】李秀城、洪仁達二犯，即著曾國藩等派委妥員檻送京師，訊明後盡法處治，洪秀全屍身覓獲後，挫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洩衆憤。

諭：本日據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克復江甯，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略】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略】僧格林沁已疊次加恩晉封親王，世襲罔替，著再施恩加賞一貝勒，令其子伯彦諾謨祜受封。官文著加恩錫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李鴻章著加恩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

《穆宗實録》卷一〇八 七月庚子，諭：恭親王自簡授議政王以來，於今三載，適值東南等省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籌餉，一切深資贊畫，弼亮宣猷，忠勤丕著。軍機大臣文祥等翼贊樞廷，同心輔治，前於蘇杭省城克復，各案內屢欲降旨加恩，均經該王大臣等再三懇辭，不忍重違其意。茲當江甯省城克復，紅旗馳報殲捻首逆，本欲援照從前優獎成案，降旨施恩，乃該王大臣等仍復懇切力辭，鑒其誠悃，不得已酌中給予恩施，以獎勞勤。議政恭親王著加恩賞加軍功三級，仍加賞一貝勒，令伊子奉恩輔國公載澂受封，並封伊子載濬入八分輔國公，載瀅不入八分鎮國公。軍機大臣、工部尚書文祥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伊姪凱肇並賞給員外郎，分部學習行走。户部尚書寶鋆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花翎。工部尚書李棠階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伊子李溶並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兵部左侍郎曹毓瑛著賞加頭品頂帶，賞戴花翎，以示朕慶賞酬庸之意。此次辦理軍務十有餘年，軍報絡繹，事務殷繁，軍機章京等昕夕從公承書諭旨，均無貽誤，尚屬著有微勞，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分別等第酌量從優保獎，候旨施恩。

壬寅，諭内閣：御史景霖等奏，宗室覺羅潛住外城，請飭查禁一摺。據稱近來南城地面頗有宗室覺羅隱匿姓名居住者，行蹤詭秘，不安本分。及與民人口角爭訟，始將真姓名説出，以圖挾制，司坊官傳訊，永不到案，請飭查禁等語。外城地面向不准旗人居住，至宗室覺羅更不應在外城溷跡，若如該御史所奏，詭託姓名與匪人爲伍，滋生事端，情尤可惡。著宗人府八旗嚴行飭禁，宗室覺羅人等概不准移居外城，如有先經移居者，即著查明，勒限遷回内城居住，毋任延玩。經此次飭禁之後，儻再有潛居外城，怙惡不悛者，即著該城御史等訪查確實，奏明究辦。

戊申，諭内閣：户部奏，請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報銷向來必以例爲斷，然其間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徵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覈案，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屬員借以招摇，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並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爲因時杜弊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來用兵十餘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令照例辦理，不獨虚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稍有不符於例，即難覈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行間，甫邀恩錫，旋迫追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著照該部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准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册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施恩，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覈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以前項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各該統兵大臣及各該省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有在各處招摇撞騙，蒙混包攬者，並著嚴行拏辦，以懲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遵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須先行奏咨備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册報銷，不得以此次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〇九 乙酉，諭内閣：江甯前明太祖陵寢，本朝每歲春秋致祭，並於江甯地方官内專委一人修理傾圮，設有陵户加意防護，所以敬禮前代者，極爲優渥。咸豐三年賊匪竄陷江甯，曾據向榮奏稱，明陵享殿被焚。前因逆燄鴟張，未獲以時展祀，緬懷前朝陵廟，良用惻然。現在紅旗奏捷，攻拔名城，地方已臻底定，而兵燹之餘，廟貌傾壞，若非重加繕治，殊不足以肅禋祀而昭優禮。著派曾國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其有應行修葺之處，著曾國藩一面查明情形迅速奏聞，一面督飭地方官酌量興修，務令完固整齊，用副隆禮勝朝，有加無已至意。尋奏：遵查明陵毀傷過甚，修理維艱，擬俟修城挑河各工完竣再行籌辦。報聞。

丁巳，諭：張凱嵩奏，越南例貢屆期，據情代奏，並密陳南太兩郡尚有梗阻，

可否照案暫行展緩各摺片。越南國王阮福時因現屆乙丑例貢之期，請將上二屆丁巳、辛酉兩貢一併恭進，具見誠悃，亟應行令依期入貢，以遂其愛戴之忱。惟張凱嵩所陳左江南太兩郡道路尚多梗阻，繞越無從，自係實在情形，已照該撫所請准其暫行展緩矣。越南國例貢業經三屆展緩，恐遠人或生觖望，著張凱嵩於軍務完竣、道路流通之時，即行奏明請旨，無庸遲至下屆例貢之期，始行令其併進，並由該撫宣布朝廷德意，俾該國王知悉，以示體恤。

《穆宗實録》卷一一〇　癸亥，諭：滿慶等奏，達賴喇嘛從伊正師傅羅布藏吉饒汪曲，受格隆小戒，呈遞佛尊哈達等物一摺。本年四月十三日，達賴喇嘛從伊正師傅受格隆小戒，實有吉祥之事，朕心甚爲喜悦。達賴喇嘛嗣後尤應專習經咒，謹守黄教，永受朕恩。著加恩賞給達賴喇嘛黄哈達一箇，椰子捻珠一串，玉盌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著滿慶接奉此旨諭知達賴喇嘛照數祇領。再達賴喇嘛仍將照例應進貢物，交班禪額爾德尼年班堪布來京呈進。即照所請辦理。

《東華續録》同治三七　八月己巳，諭旨，變通辦理，俯如所請，俾克盡友恭之義，藉以順秩敘之常，嗣後朝祭大典，内廷行走及各衙門請派差使，聯銜奏事摺件，恭親王均著排列在惇親王之次，以遂誠悃。

庚午，諭：常清等奏，回匪肆擾，失陷三城，伊犂危急一摺。【略】穆圖善前有請回湖北勦賊之語，具見勇往任事，甚屬可嘉，此時鄂省兵力厚於甘省，而甘省軍情較鄂省尤爲緊要，即著該將軍統帶所部馬步各營，兼程馳往甘省，會同都興阿、雷正綰妥籌勦辦。

《穆宗實録》卷一一一　辛未，都興阿奏：甘省難回過多，請派大員查辦，妥爲安置一摺。據稱陝西回衆前經大兵勦辦，望風逃入甘省，自平涼、固原、鹽茶收復後，兇悍之徒多就誅滅，其餘被脅之衆，扶老攜幼，尚不下數萬人，甘省無從安插。現經署臬司楊柄鍠等飭令該頭目等查明籍貫人數，造具清册，請派大員赴甘查明，准將該回衆解回陝西，原籍安插等語。前因陝西回匪煽亂，荼毒生靈，朝廷命將出師，無非欲除暴安良，登斯民於衽席。疊經諭令，統兵大臣但分良莠，不分漢回，初未嘗因回民中偶有逞兇藐法之人，即將安分良回，概行誅戮。兹據都興阿奏稱，陝省回民逃入甘省者，其中被脅難回尚盈數萬，此等回民大率因大兵進勦，惑於奸回謠言，被其偪脅，紛紛遠竄。此時天戈所指，疊克堅城，悍黨業就殲戮，而該難回等蕩析離居，嗷嗷待哺，朝廷一視同仁，豈忍令數萬生靈，展轉溝壑。因思此等回衆籍隸陝西者已數百年，與該省漢民相安已久，且邱墓田廬均在原籍，該回衆等自必樂歸故土。即該省漢民亦斷不至因遭逆回荼毒，致與安分良回稍存嫌隙。總之漢民回民皆吾赤子，初未嘗稍存歧視，該地方官果能宣布朝廷德意，使漢回居民各安生業，永息爭端，民雖至愚，豈有不爲感悟之理。著派陝西按察使張集馨馳赴甘肅，將陝省難回詳細查明。如實係被賊偪脅，現已投誠者，概准免罪，其有原籍可歸者，即分别解回安插。並著劉蓉於此起回民回籍時酌量情形，妥爲安置。儻該回衆等回籍後仍敢懷疑搆釁，不遵約束，或漢民中有意存歧視，逞忿尋仇者，均著該地方官分别從嚴懲辦。該督撫即刊刻謄黄，徧行曉諭，用示朝廷胞與爲懷，秉公辦理至意。

《東華續録》同治三七　乙亥，上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曾國藩奏稱，湘勇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静回籍，即著責成該大臣妥速辦理。

戊子，諭内閣：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軍需用款，准照新章奏報者，有統兵大臣責成統兵大臣辦理，無統兵大臣省分，責成各該督撫辦理。【略】如有吏胥人等，在外藉端撞騙者，著懍遵前奉諭旨，嚴行查拏，從重懲辦。

《東華續録》同治三八　九月壬寅，以馬新貽爲浙江巡撫，未到任前仍以閩浙總督左宗棠兼署，英翰爲安徽布政使，何璟爲安徽按察使。

丙午，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蔡啓二逆合竄漢南，見籌防勦事宜，著即飛催唐友耕各軍偵探迎勦，並會合蕭慶高等軍夾擊，務期翦滅净盡。

癸丑，嚴飭各省迅解京餉。

丙辰，諭内閣：總管内務府大臣奏，統籌庫款全局，請飭部妥議章程一摺。嗣後宫内雖尋常工作，大不得已者亦著酌量停緩，以節糜費，其餘一切照例進御服飾器皿等件，並著總管内務府大臣等，懍遵疊次諭旨，覈實備辦，力求撙節，以示朝廷崇儉黜奢之至意。

辛酉，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浙軍出境追勦，連獲勝仗，見籌勦辦情形一摺。【略】左宗棠惟當督飭閩浙諸軍，合力夾擊，毋任漏網，以竟全功。

癸亥，賞普濟堂、功德林煮賑米三百石。

丙寅，賞五城貧民棉衣銀。

丁卯，以孟冬時享太廟，上前期親詣行禮。

《東華續録》同治三八　十月戊辰，命刑部尚書綿森、户部左侍郎吴廷棟往

治察哈爾獄。

辛未，諭内閣：伊犁將軍常清，自到任以來，於邊防事務一切未能整頓。【略】常清著即行革職，仍留伊犁聽候查辦。

乙亥，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保恒奏，烏魯木齊省垣失守，請派兵出關勦賊，並請於科布多揀員統轄蒙古官兵各摺片。烏魯木齊都統著保恒暫行署理，烏垣等處文武下落，著查明具奏，一面將見存蒙古官兵並烏科等處調到蒙兵妥籌調度。科布多地方亦關緊要，廣凰已派往辦分界事宜，保恒所請由該城大臣揀調一員，來古督同辦理，著毋庸議。本日廣凰、奎昌奏，續撥二起蒙兵起程赴古，嗣後無可再撥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所有科城蒙兵，即著毋庸再撥，此項蒙兵到古時，即由保恒等分別調遣可也。

諭：新疆各城自庫車、喀喇沙爾、葉爾羌、烏魯木齊、滿城亦已失陷，見在甘肅軍務尚無就緒，道路亦未通暢，而湖北賊氛未淨，礙難騰出兵力赴甘援勦。是欲勦關外之賊，必須先清甘省；欲清甘省，非將竄擾楚、豫、皖三省之賊迅速殄除，則兵力實爲牽掣，不能鼓行而西。前諭曾國藩調派劉連捷等軍赴楚助勦，疊據奏報，業經陸續到皖。劉連捷一軍已由官文檄調赴鄂，此起官兵皆係曾國藩舊部，即鄂省水陸各營亦係楚勇居多，若得曾國藩前往調度，則兵將相習，必可收指臂之效。即著李鴻章前赴江甯暫署總督篆務，曾國藩俟李鴻章到後即行交代起程，江蘇巡撫著吴棠暫行署理。

丁丑，慈禧皇太后聖壽節，御慈寧宫，上率王以下文武官員行慶賀禮。

戊寅，諭：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督師入浙，恢復浙東各郡縣，進規浙西，攻克杭州省城及湖州等府縣，肅清全浙，並派兵截勦皖南竄賊，蕩平巨股，卓著勳猷。兹當幼逆洪福瑱就捡，殲除餘孽，東南軍務漸次底定，自應渥加懋賞，左宗棠著加恩錫封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隨同左宗棠統兵入浙，身先士卒，所向無前，先後立拔堅城，廓清浙境，懋著戰功，並著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以示渥沛恩綸至意。

《穆宗實録》卷一一二　十一月庚申，諭：綿森、吴廷棟奏，請飭整頓馬政等語。國家設立牧羣，豢養弁兵，原以備臨時徵調，緩急可以應用。乃近年以來，該總管等並不認真牧放，遇有徵調，往往馬匹疲乏，不堪挑選，因而扣餉購馬，累及兵丁，甚至將馬駒變價，孳生日少，百弊叢生，殊堪痛恨。現在軍務未竣，需用馬匹尤多，豈容任意廢弛，著察哈爾都統等力加整頓，嚴飭總管翼長等認真牧放，隨時查驗，務期馬匹全無疲乏，馬駒蕃實歸羣，以祛積弊而收實效。如遇有徵調，必須添買，及籌備供應各項，並著該都統等通籌全局，悉心妥議，奏明辦理。其攢扣兵餉，馬駒變價，及挑缺令兵丁出銀添補馬羣，一切積弊，務須全行革除。各衙門陋規及餽送查羣大臣程儀等項名目，並著永遠裁汰，毋得再蹈從前積習。

辛酉，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奏，據美國公使蒲安臣在總理衙門呈遞照會，内稱咸豐八年，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經前任兩廣總督會同粵海關監督立揭銀單，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

《穆宗實録》卷一一四　十二月庚辰，諭：吴棠奏，東南軍務大定，擬試辦河運等語。據稱江北各屬，均以河運爲便，惟停運有年，漕艘久廢。若設法雇用民船，慮難鈐束，並沿河二路縴隄牐壩，浮送能否無虞，亦難逆料。現擬於清淮軍需捐款内動銀購米三萬石解赴通倉，試行河運等情。具見該漕督心存大局，辦事認真。江北各屬距滬較遠，如與蘇、浙、江、廣糧艘，一律由上海轉運，由北而南，殊多周折，著照吴棠所請。

癸未，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地方官於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辦理一摺。據稱江蘇麻莊地方，有英國人一名，布國人三名，搶取鄉村物件，與民人互鬬，傷死鄉民三人，被該處民人將該洋人等拏獲，縛送地方官辦理。乃該地方官展轉推諉，並不收理，以致延閣三日。該洋人等被捆致斃二人，已由該衙門咨行該省查辦等語。各直省地方遇有洋人不持護照擅入内地及與民人爭鬬，或有不法情事，理應按照條約將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此次麻莊地方互鬬一案，若如所奏，該地方官並不查照條約迅速辦理，致洋人被捆多日，遂致殞命，實屬非是。儻各省皆似此互相推諉畏事不辦，尚復成何事體。著各直省督撫嚴飭該地方官，嗣後遇有外國人不持執照，擅入内地，及持有執照，而或有不法情事，抑或照内查有訛誤者，均著按照條約拏交領事官懲辦。其或官府未及覺察，先由民間受害之家拏送者，一經解到，亦著按約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無論由官府民間拏送，中途拘禁不准陵虐，至中外一切交涉事件甚多，並著飭令該地方官平時將各國條約悉心檢閱，不准視爲具文，漠不關心。

《穆宗實録》卷一一五　乙丑，諭：禮部奏，琉球國使臣呈稱，該國世子此次恭進方物，懇照道光二年、六年、咸豐元年、五年准予賞收，免其留抵等語。該國世子因慶賀登極，並進文宗顯皇帝香品，專遣使臣呈進方物，前經降旨留抵下次

正貢，原以昭體恤而示懷柔。今據該使臣等呈稱，伊等臨行時，該國世子諄屬懇請准予賞收，免抵下次正貢，具見抒誠效悃，誠懇可嘉。著照所請，此次所進方物，准予賞收，下次正貢屆期，該國遣使來京時，再當優加賞賚，用昭柔惠遠藩至意。該部即傳諭該使臣，令於回國時轉告該國世子知之。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

《穆宗實録》卷一二六 正月乙酉，漕運總督吴棠奏，遵議籌辦河運漕米章程十條。

庚子，兹據明緒等奏，伊犁救援巴燕岱之兵，中途失利，現在賊衆兵單情形，萬分喫緊等語。伊犁爲統領各城重地，設有疏虞情形，更難設想。該處盼望援兵誠屬刻不可緩，該督募勇一事如已辦有頭緒，即應整隊赴甘，以便都興阿、穆圖善之兵早日騰出鼓行而西，以收底定西陲之效。儻該督仍以勇未招齊赴甘稍遲一日，則援勦新疆亦遲一日，關繫誠爲不淺，著楊岳斌懍遵疊次諭旨，迅即料理起程，不得再事稽延。

壬寅，諭内閣：國家綏懷遠服，闓澤覃敷，於外藩各國朝貢進京無不體恤備至，恩禮有加。凡賞賚筵宴及一切典禮定例，本極周詳，第恐日久相沿，各該承辦衙門或致視爲具文，供應草率，殊非朝廷厚待遠人之意。現值朝鮮、琉球使臣來京朝貢，著各該衙門於一切應行事宜，務須懍遵定例，揀派妥員詳慎辦理，毋得任聽吏胥苟簡從事。該堂官等仍應逐一稽察，如查有辦理不能妥協之處，即將承辦之員據實參處，以昭慎重而示懷柔。

曾國藩奏：：疊奉諭旨，恭摺覆陳一摺。所陳勦辦捻匪，宜用淮勇；西路軍務，宜併力先清甘肅，再及關外，並餉源日匱，必須多撤楚勇各條，均於時勢軍情確有見地。劉銘傳等軍前據李鴻章奏，所用洋礮軍火最爲笨重，運送頗難，當經諭令毋庸檄調赴豫，並令李鴻章與左宗棠籌商如閩省應需該營前往協勦，即檄飭劉銘傳統軍赴閩，聽候左宗棠調遣。此次曾國藩所奏各情均與前旨脗合。現在僧格林沁督兵偪賊立營，大獲勝仗，軍威已振，無須再俟淮勇助勦。所有劉銘傳所部即著咨商李鴻章恪遵前旨，酌量調赴閩省，以資厚集。甘肅軍務未清，原不能揚威塞外，第新疆南路各城大半淪陷，烏噜木齊及古城之漢城先後爲賊占踞，北路亦形岌岌，若不迅圖掃蕩，恐全局淪胥，必至不可收拾。昨因伊犁危急，諭令穆圖善迅速帶兵出關，並令鮑超即日整隊西行。著懍遵前旨，趕緊辦理。至鮑超赴甘前因沈葆楨奏到，已有旨准其將所部八千人統帶前往。曾國藩所稱鮑超回蜀募勇，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一節，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且皆可徑達階州，自較川東之勇尤爲得力。著駱秉章傳知鮑超迅速馳赴川北，募勇成軍，剋期赴甘，一面檄調宋國永等軍由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毋稍遲誤。其所需軍餉一切仍著駱秉章源源籌解，以利師行。曾國藩以餉源日匱，擬請多撤楚勇，自係目前第一急務。即著將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次第裁撤，以節糜費。至韋志俊等諸降衆尤應妥籌安插，善爲遣散，庶騰出有用之餉以供留防之勇，濟西征之軍，於大局實有裨益。

丙午，頒賞朝鮮國王李熙扁額曰教敷箕壤，琉球國王尚泰扁額曰瀛嶠屏藩。

《穆宗實録》卷一三一 二月癸巳，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等奏，福建官軍擊賊大勝一摺。劉典、王得榜等軍進勦汪逆，疊破賊壘，續獲大勝，該逆痛哭逸去，幾爲官軍所獲。劉明珍等軍扼漳平一路，蹋毁丁逆賊卡三座。高連陞截勦漳州踞逆，大獲勝捷，李侍賢棄馬而逃，其悍黨亡失殆盡。現在汪逆勢窮，圖與侍逆合股。漳州南境地濱大海，賊勢窘蹙，難保不句結洋人計圖入海。左宗棠已飭提督劉清亮率所部由同安徑趨石碼以保漳州東南一路，令吴全美速雇紅單拖罾等船赴閩助勦以固海防，所籌均極妥協，著即激勵各軍覘賊所向，會師夾擊。該逆大敗之餘，其膽已寒，不難一鼓殄滅，左宗棠當督飭劉典、高連陞等分路布置，務須就地殲除，毋任他竄。汪逆、李逆逃往何處，責令帶兵各將弁追截，毋任合併一處。

甲午，諭内閣：沈桂芬奏，請嚴禁種植罌粟等語。三農畎畝服勞，以生九穀，自宜專務稼穡，藉爲仰事俯育之資。乃近年以來，山西人民多以種植罌粟爲業，始而山坡地角，偶爾試栽，繼且沃壤腴田，種植殆徧，遂致産米愈少，糧價增昂。設遇收成歉薄之年，民間儲蓄毫無，奚由得食。著沈桂芬即行刊刻告示，將種植罌粟嚴行禁止，並著各直省督撫通飭所屬一律嚴禁。

《穆宗實録》卷一三二 三月壬寅，命恭親王毋庸在軍機處議政，並撤一切差使。

《穆宗實録》卷一三七 四月癸巳，諭内閣：國瑞奏，官軍進勦髮捻，督師重臣遇伏力戰陣亡，現籌勦辦一摺。髮捻逆匪竄擾山東，由汶上縣之袁路口過河，竄至鄆城西北水套一帶，句結伏莽，糾約馬步數萬，勢甚兇悍。經僧格林沁督軍

迎勦，將賊擊退，復督馬步進追，猝墮賊伏。該親王督率諸軍奮力衝突，斃賊甚夥，乃該逆恃衆層層包裹，僧林林沁於四月二十四日夜間率隊衝出，又被該逆大股猛撲，在曹州城西力竭陣亡，覽奏曷勝悲悼。【略】僧格林沁著賞給陀羅經被，照陣亡例，以親王飾終典禮從優議卹。應得卹典，該衙門詳查具奏。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准其入城治喪，其靈柩回旗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並派乾清門侍衛克興阿、岳林、恩全、吉凌迅即馳驛前往該營迎護，賞給銀五千兩，由廣儲司給發，經理喪事，准其入祀京師昭忠祠。其死事地方及該親王出師省分，均著建立專祠，生前事功宣付國史館立傳。伊子伯彦訥謨祜俟百日孝滿後，即著承襲親王。該衙門無庸帶領引見，伯彦訥謨祜所遺員勒，即著賞給伊孫那爾蘇以示篤念忠藎之至意。尋議上，賜祭葬，謚曰忠。

《穆宗實録》卷一三八　五月戊戌，命欽差大臣曾國藩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地方文武員弁，暨旗緑各營，均歸節制調遣。

辛丑，諭：許彭壽、潘祖蔭奏，請飭江蘇巡撫解落地開花礮，並揀諳悉製造火器之員，由輪船北上一摺。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崇厚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内稱現帶洋槍隊赴景州，技藝陣勢，尚稱嫻熟，以之戰守，可望得力。現籌破賊之方，惟外國所製之開花礮尤爲制勝，聞戈登助勦時所練洋槍隊，上海尚有千名，請飭江蘇巡撫查明調派，戈登雖去，仍可邀外國人幫同統領等語。現在賊勢鴟張，如其鋭意北犯，以未經行陣之戰兵，當飄忽無常之悍寇，辦理毫無把握。疊經諭令李鴻章派隊北來，諒已認真籌辦。著即查明戈登所練洋槍各隊，尚有若干，酌量派撥，迅即由輪船赴津，並將落地開花礮多爲籌備，一併由輪船帶來。其帶隊洋人，應否酌派數員，隨同内地將弁管帶，如令其前來，必須妥籌章程，覈定餉項，以免臨時藉口、事後要挾等弊。丁日昌能否令其北上，如該員不能離滬，即另派妥員，帶領熟諳製造火器之匠役數人，趕緊前來。

《穆宗實録》卷一三九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派兵將航海赴津。閻敬銘奏，賊撲濟甯，籌辦省防河防，滋陽等境均有賊蹤，現擬籌添礮船各摺片。李鴻章恐賊北趨震驚畿輔，派常鎮道潘鼎新帶所部淮勇十營由海道赴天津，實能視國如家，顧全大局，深堪嘉尚。該道即日雇坐輪船赴津，入境必速。著劉長佑先派大員在津迎護，預備剥船往大沽接運，再酌雇船隻車輛由天津陸續裝運南下。其開花礮隊酌挑輕利者帶赴行營，其笨重者即留鎮津郡，軍情旦夕變遷，届時何路緊要，即派赴何路防勦，均由劉長佑與該道酌商辦理，穩慎防勦。其在直隸時歸劉長佑調遣，俟曾國藩到東境，即歸曾國藩調遣，每月餉項著直隸、山東督撫按月各撥銀一萬五千兩，必須如數解濟，毋令缺乏。所有軍火一切要需仍著李鴻章督令丁日昌隨時籌撥應用，滬關應解夏季京餉五萬兩，著准其作爲該軍北援餉需，嗣後仍籌解十萬兩以符本年户部原派之數。

《穆宗實録》卷一四〇　庚申，諭：御史夏獻馨奏，請飭各省整頓保甲以清治源一摺。安良弭暴之方，莫善於保甲，地方官果能恪遵成法，實力奉行，奸究何由匿跡。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州縣等官往往履任逾年，未曾編查鄉甲，或僅於城廂造册，虚應故事，甚至以無賴游民充當甲長，非但不能戢暴，而且多事擾民，以致良法美意，漸成具文，殊非實事求是之道。著各直省督撫、府尹嚴飭所屬講求舊章，認真辦理，不准吏胥等藉端需索，並於考覈牧令之時明示勸懲，隨時舉劾，儻敢陽奉陰違，仍蹈從前種種積弊，即著該督撫等從嚴參奏。

《穆宗實録》卷一四四　六月甲午，諭：八旗都統等會同户部等部奏，遵議沈桂芬條陳籌費移屯，恤旗民而實邊防一摺。據稱旗人聽往各省之法，道光年間曾經籌辦有案，現擬量爲推廣，以裕旗人生計。請嗣後旗人有願出外營生者，無論降革、休致文武官員及未食錢糧、本食錢糧舉貢生監，暨兵丁閒散人等准由該都統給照前往，如願在外省落業，准其呈明該州縣編爲旗籍。其服官外省之降革、休致文武各員，及病故人員之子孫親族人等無力回京者，亦准一體辦理。所有詞訟案件統歸該州縣管理，如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即由該地方官照民人一律懲治。其願入民籍者，即編入該地方民籍，文武考試章程，俟應試有人再由督撫體察情形奏交該部覈議。至八旗兵丁人等在外落業者，並准其調補緑營馬戰守兵各等語，所籌尚屬周妥，即著八旗都統將此次推廣辦法逐節出示曉諭，俾衆咸知，以裕生計而示體恤。

《穆宗實録》卷一四八　七月庚辰，軍機大臣等李瀚章奏：遵旨裁撤東征局，請酌留鹽茶二項歸本省局卡抽收，其餘各物酌留四成作爲協餉等語。所籌尚屬妥洽。本月初一日，據劉蓉奏，請飭撥湖南釐金協濟甘餉，當經寄諭李瀚章斟酌情形，儻能有裨國用，無損民生，即將東征局釐金照舊抽收，接濟甘餉數年，俟隴省軍務肅清再行停止。李瀚章此奏，自係尚未接奉前諭。鹽茶爲釐金大宗，著照所請毋庸議減，全數歸併湖南本省局卡抽收，其餘各色貨物據稱擬於向收東征釐稅内一律酌留四成，增寫本省釐票内，作爲協餉。惟甘省兵多餉絀，待用孔殷，即使以酌留之四成專協甘省，尚恐爲數不多，不足濟事。著李瀚章仍遵

前旨悉心籌畫，儻能照舊抽收，接濟甘餉，於西陲大局，自有裨益。儻情形實有窒礙，或局面係屬已成，即著將鹽茶兩項及各色貨物酌留之釐金，儘力解甘，俾該省得此有著之款，可收實效，萬勿稍分畛域，致誤師行。

《穆宗實録》卷一四九 庚寅，諭：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不悟等情，當將原摺批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本年閏五月間曾經法國繙譯官豐大業以貴州興義府匪首求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等詞，向該衙門呈遞，當經駁斥，並函致崇實、駱秉章令其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毋爲所惑。嗣據崇實等覆稱，因恐中途洩露，未經函知。現經該衙門將張亮基所奏各情，與法國使臣伯洛内閲看，已商允該使臣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是該公使亦以胡縛理辦理招撫之事爲非，並無異説。著勞崇光、張亮基、裕麟傳知胡縛理將法國傳教人向來所持諭單聲明開導，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現在勦捕事宜，毋令從中干涉，致多棘手。

《穆宗實録》卷一五二 八月戊午，李瀚章奏：查明湖南米價增昂，銀價減賤，若將本年漕糧徵收本色納數倍增，民力實有不逮等情。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所有該省本年漕糧，著准其仍徵折色，提充京餉，俟來年開徵時能否改收本色，該撫再行酌覈，辦理具奏。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尚未准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請派大員妥籌辦理等語。潮州府城准英人進城通商，載在條約，久已頒行，並奉文宗顯皇帝諭旨，令該省督撫按照條約辦理，何以五年之久尚未准該國人入城。現據英國照會，勢難中止，萬一該國不能忍耐，恃強入城，與國體更有關繫，何如曉諭紳民按照條約准其入城，略無痕跡之爲愈乎。瑞麟於接奉此旨後酌帶委員馳往潮州，揀擇通達事理之紳士斟酌情形，督飭該地方官曉諭開導，使知外國和好已久，彼此相安，此番照約入城係奉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毋爲浮言所惑，俾該領事按約進城，用符定約，方可以示誠信。至華商曾源成虧欠英商銀二萬四千餘圓之多，即使内地民人交易亦當按律嚴追，詎得以事屬英商轉存歧視。從來地方官辦理中外事件，俱存此意，以致口實愈多，並著瑞麟查明，按照條約，將曾源成欠項嚴追歸款。儻再遷延不交，即著按律治罪，以昭平允。瑞麟出省後所有中外及地方應辦事宜均著郭嵩燾妥爲經理，用副委任。

《東華續録》同治五一 九月丁卯，諭内閣：劉蓉奏，發遣官犯呈請贖罪一摺。據稱已革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已革前署浙江杭嘉湖道劉齊昂，已革從九品銜井維憲，均係發遣新疆官犯，援照新疆贖罪章程，捐銀贖罪，請旨定奪等語。王履謙前在浙江本籍辦團諸多貽誤，追紹興府城失陷，該革員復蒼黄遠遁，諉罪於人；至劉齊昂係因浙江省城失守獲咎，井維憲在陝西商南有攤銀餽賊情事。該革員等從前所犯之罪情節較重，所請捐銀贖罪之處，著不准行，即著劉蓉迅將該革員等押赴新疆戍所，不許逗留。

戊辰，諭：昨據曾國藩等奏，髮捻各股見竄東境，官軍追勦各情形，當經諭令曾國藩仍駐徐州，就近督勦。特諭李鴻章督兵赴豫，與曾國藩兩路夾攻，俾髮捻股匪剋日殄除，直、東、皖、豫一律廓清，然後騰出兵力相機調遣，似於大局甚有裨益。曾國藩、李鴻章均以天下爲己任，諒必以此旨爲然，如或別有所見，亦不妨據實奏聞，以備採擇。至兩江總督事繁任重，李鴻章帶兵出省，不可無人署理，吴棠辦事認真，且在清淮駐守有年，於軍務亦能整頓，即著吴棠署理兩江總督，其漕運總督印務，即交與李宗羲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與洋人交涉事件頗多，丁日昌籍隸粤東，熟悉洋務，以之署理江蘇巡撫，可期勝任。

丙子，署河東河道總督張之萬奏報秋汛安瀾，命詣河神廟祀謝，賞還張之萬二品頂帶，實授河東河道總督。

甲申，大葬文宗顯皇帝、孝德顯皇后於定陵。命大學士周祖培、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瑞常恭題神主，恭親王奕訢恭代行虞祭禮。上跪送神牌黄輿，啓行，命豫親王義道，禮部尚書倭仁琿布恭奉神牌黄輿回京。

論内閣：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親王自襄辦文宗顯皇帝大事以來，五載於兹，盡敬盡誠，有條有理，定陵工程前經派令總司稽查一切，悉臻妥協。本日文宗顯皇帝、孝德顯皇后梓宫奉安，定陵禮成，瞻仰規制崇閎，典儀明備，悲慟之懷稍釋，在天之靈亦慰。自應仰體文宗顯皇帝誼篤友于之心，並參酌成案，渥沛殊施。以示優奬，乃據恭親王以盈滿爲懼，再四固辭，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得不勉從所請，僅交宗人府從優議敘。惟恭親王誼屬親藩，首參機務，近來事無巨細，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斂抑，實能不負委任。本年三月初七日，所降諭旨原因其小節之疏，恐蹈愆尤之漸，期望既厚，責備不得不嚴，業於三月十六、四月十四等日，將辦理始末明白宣示，諒天下共見其聞，惟慮傳之久遠，後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轉爲白圭之玷，殊無以釋羣疑而彰忠悃。所有三月初七日諭旨，著毋庸編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勳勞，保全令名至意。

《東華續録》同治五二　十月甲午，命前任太僕寺少卿徐繼畬，以三品京堂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丙申，賜張蜀錦等八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子，諭内閣：馬新貽奏，覈減漕南浮革陋規以肅漕政一摺。浙省正漕，前經降旨分成覈減，並准部議，以漕項籌抵運費，皆所以軫恤民艱。

癸卯，諭内閣：左宗棠、徐宗幹奏，勦辦上下府各屬土匪情形一摺。福建興泉、永、漳各屬小刀會等匪黨，素爲民害，經左宗棠等派兵勦捕，將首要各犯次第捡斬，辦理甚屬認真，仍著督飭地方文武，實力擒捕，以消奸究而安善良。

諭軍機大臣等：粤東軍務正當防勦喫緊之時，瑞麟於布置調度機宜，自當虚衷延訪，共濟時艱，郭嵩燾亦當和衷商酌，務求至當，不得偏執己見。此後該督撫遇有公商事件，總當以國事爲重，毋許各懷私見，再蹈前非。

辛亥，諭内閣：前據杨岳斌奏，陝西紳士候選道雷致福等禀稱，降調陝西巡撫劉蓉勦辦賊匪潰勇均能得力，藩司林壽圖實心任事不避嫌怨。劉蓉著仍帶革職留任處分，署理陝西巡撫。趙長齡即著赴山西，署理巡撫印務。降調陝西布政使林壽圖著來京另候簡用。

庚申，諭内閣：麒慶奏，熱河地方幅員遼闊，吏治不振，請將調補舊例量爲變通，並揀發州縣各員一摺。著熱河都統札飭該道，遵照定例，每屆春秋二季，分巡各屬，以昭嚴密，不准性耽安逸，視爲具文。其熱河都統亦著於每年不拘時令，酌帶駐防官員兵丁，出巡一二次，以期盜賊斂迹。

《東華續録》同治五三》　十一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伯彦訥謨祜奏馳抵盛京沿途馬賊情形一摺。著恩合、恩錫查明嚴參懲辦，以靖盜源而肅吏治，毋稍徇隱。

甲子，命刑部右侍郎譚廷襄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乙丑，調譚廷襄爲工部右侍郎，吴廷棟爲刑部右侍郎，汪元方爲户部左侍郎，宜振爲禮部右侍郎。

壬申，調萬青藜爲禮部尚書，以曹毓瑛爲兵部尚書，董恂爲左都御史，鄭敦謹爲户部右侍郎，李鶴年爲湖北巡撫。

《穆宗實録》卷一六〇　乙亥，據張亮基奏，各省歷年欠撥黔省軍餉鉛本等項，開單呈覽，請飭分年補還一摺。據稱貴州歲需兵餉鉛本等項，無不仰給鄰封。自咸豐四年楊逆倡亂，各省撥款概停，所入歲減百餘萬，而防勦之需歲增。屢經奏請撥款，奉旨嚴催，仍屬毫無實際，僅賴湖南勸捐一項苟延旦夕。本年糧價陡昂，數倍於前，又值防勦喫緊，練費軍火，在在均須籌備，即湖南、四川偶撥一二萬兩，亦屬杯水車薪，萬難足用，深恐兵潰援絶，貽誤大局。【略】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該省地方瘠苦，需餉緊迫，若不趕爲籌解，恐軍務益形決裂。即著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西、浙江、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該督撫，暨福州將軍、粤海關監督，迅將單開積欠黔省兵餉鉛本，及文武不敷養廉兵糧米價等項，分作二十年清款，各照所欠總數，以奉旨之日爲始，按年撥還半成，不准稍涉延玩。

《東華續録》同治五四　十二月丁未，以疏防降賊恩合等下部議處。飭閻敬銘嚴查州縣浮收勒折等弊。

《穆宗實録》卷一六三　辛亥，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函，密陳辦理黔省教務一摺。據稱法國公使遣繙譯官呈遞胡縛理稟函各件，内敘招撫回匪始末，並稱陸佑勤等造言捏謗，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之事等語。傳教一事原難保無好事之人從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辦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無事，僅或意存歧視，有意與之爲難，必至枝節横生，辦理諸多掣肘。

《東華續録》同治五四　丙辰，調督辦甘肅軍務西安將軍都興阿爲盛京將軍，未到任前，以正黄旗漢軍都統福興署理。命甯夏將軍穆圖善督辦甘肅軍務。

丁巳，諭内閣：李鴻章、劉郇膏奏，查明蘇、松等屬截除浮收實數，並請旨永禁大小户名目等弊一摺。該督撫務當督飭各屬秉公徵收，亦不准於例定折價之外，稍有浮冒抑勒，違則從嚴參辦。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

《穆宗實録》卷一六七　正月乙酉，户部議覆陝西巡撫劉蓉奏墾荒章程：一、正經界，叛絶各産，劃分段落，編立字號，客户應募者，查明來歷，給照承種。一、定限制，叛産概令入官，絶産以三年爲期，業主逾期不返，即行截止，客民認墾者期至六年，租糧及額即爲永業。一、緩錢糧，水田初年免租，止納正糧，旱田租糧俱免，次年再升科。一、定租穀，每畝每年納取租穀，六年後統免租穀，照額輸糧。以上四條，均應如所請辦理。從之。

丁亥，諭内閣：景霖奏，請將弁兵應支廉餉，量加變通一摺。馬蘭鎮所屬遵化等營廉餉，向由通永霸昌道庫按實銀七成支領，較之馬蘭鎮左右兩營按八成實銀支領者，已覺向隅，況弁兵廉餉，均未能按季撥給，枵腹差操，殊堪憐憫。現當邊防緊要之時，自應量爲變通，以示體恤。所有遵化營等五營路弁兵應支七成廉餉馬乾等銀，准其援照左右兩營廉餉章程，一律按八成實銀徑向藩庫支領，即著直隸總督轉飭藩司，自本年春季起按季籌撥，毋稍延誤。

《穆宗實録》卷一六九　二月壬寅，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俄國公使照會，稱有土爾扈特數千名，爲首喇嘛一人、巴揚託孤子、桑扎二員，帶領闖入境内搶殺，巴揚託孤子復帶土爾扈特十一人往馬甘鹵河兵卡，殺死八人，經該國將巴揚託孤子扣留，送至恰克圖辦理等語。土爾扈特越界殺人，有無其事，並未據武隆額奏及。該國公使照會内所稱爲首之喇嘛係屬何人？巴揚託孤子、桑扎二員係屬中國何官？曾否帶領土爾扈特往俄國境内搶殺哈薩克及該國所屬回人？其烏龍甲馬甘鹵河等處是否俄國地界？所稱此事係塔城參贊主使，是否確有其事？其中有無别項回人，藉端挑唆搆釁？抑係俄人砌詞狡執？均著武隆額詳細查明，據實具奏，事關中外交涉，不可稍有虚飾，致啓邊釁。巴揚託孤子如已由俄國送至恰克圖地方，即著文盛、阿爾塔什達將其提至庫倫，務將以上各情節詢問確實，詳細具奏。此事固不可含混了結，亦不得鋪張生事，文盛等務當審慎妥商，秉公覈辦，仍將訊辦大概情形，先行速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覈覆該國公使，毋稍疏忽。俄國公使照會，均著鈔給武隆額、文盛、阿爾塔什達閱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〇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税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請飭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各督撫大臣妥議一摺，並將總税司及英國使臣所遞論議照會各件，一併進呈，披覽之餘，有不能不豫爲籌畫者。中國軍務未平，咎項未裕，洋人即因此以生覬覦，詳閱總税司赫德所陳《局外旁觀論》，大旨有二，曰内情，四外情，英國使臣威妥瑪所陳《新議論略》，大旨有二，曰借法自強，曰緩不濟急，其詞與《局外旁觀論》大意相同，而措詞更加激切，其所以挾制中國者，則以地方多故，不能保護洋商爲兢兢。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督撫將中外交涉事件迅速了結等語。洋人性多堅執，遇有交涉事件，必求悉如所願，惟在臨時揆度機宜，辦理迅速，方不至因遲生疑。

《穆宗實録》卷一七二　三月戊寅，諭内閣：翰林院檢討董文渙奏吏治廢弛，請飭内外臣工講求律例以資整頓一摺。律例有關政治，庶司百職，平日均應加意講求，精思熟習。乃近來内外臣工於律例漫不經心，以致劣幕奸胥得以把持蒙蔽，吏治廢弛，率由於此。著各部堂官於學習人員奏留時，考以本部則例，條對詳明者方准奏留，如不能諳習，或咨回吏部，或再留學習三年，由該堂官隨時酌定。其外省試用人員，亦著各該督撫於期滿時考以《大清律例》，察其能否熟習，分别繁簡補用，其不曉律意、文理荒謬者，即著嚴加甄劾，毋稍徇隱。經此次嚴諭之後，内外大臣務須通飭所屬各員，平日講明律例，於公事詳細剖決，毋得假手胥吏幕友，任意顛倒，以除積弊而整紀綱。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董文渙奏，京師五城地面窮民結羣，白晝搶奪，平民商賈均受其累，並有假裝厮僕撞騙財物，請飭妥爲彈壓安置等語。著五城御史、順天府會議章程，如查有無賴之徒肆行搶奪，即著從嚴懲辦。其老弱困苦者迫於飢寒情殊可憫，著於棲流所■養濟院等處酌加經費，妥爲撫恤，用副朝廷除莠安良至意。

《穆宗實録》卷一七四　四月甲午，諭内閣：前據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將盜墓案犯罪名從重定擬具奏，業經降旨允行。兹據御史林式恭奏請將發冢爲從人犯，分别酌定實緩章程一摺，仍著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悉心妥議具奏。尋奏，擬請嗣後發冢開棺見屍，爲從幫同下手者，不論次數，俱入情實。在外瞭望一二次者，入於緩決，三次及三次以上者，入於情實。其發冢見棺，鋸縫鑿孔，爲從幫同下手三次及三次以上者，入於情實，一二次者入於緩決。從之。

《穆宗實録》卷一七五　壬子，諭：景紋奏，布魯克巴與披楞搆釁，親歷隘口，相機籌辦一摺。布魯克巴前經殺傷披楞數千人，已成不解之仇。現在披楞大股出巢，號稱數十萬，三月中旬可齊抵隘口，意在報復前仇。布魯克巴雖一時獲勝，究難與披楞相敵。若令唐古特從中説合，既恐布魯克巴逞其無厭之求，如聽其自然，於唐古特關繫甚大，自應計出萬全，以弭釁端。該大臣現擬親歷隘口查辦，一面藉校閱春操爲名，暗中挑備精壯聽候調遣，布置尚屬妥協，均著照所擬辦理。景紋抵布魯克巴後，務當不動聲色，將各隘口密爲防範，仍相機籌辦，俾兩造消釋舊怨，斂兵回巢，永息爭端，方爲妥善。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七七　五月甲戌，諭内閣：御史朱鎮奏，廣東濱海州縣每於海潮退後，水涸成灘，紳衿據爲私産，請飭清查丈量，以裕國賦而免侵漁等語。著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嚴飭濱海各州縣將此項沙地認真丈量，悉數

造册，計畝升科，毋任該紳等壟斷弊混，其州縣各員果能辦理妥善，並准仿照近畿辦理黑地章程奏請獎敘。

《穆宗實録》卷一七八　六月己丑，諭内閣：御史書文奏，各省特交案件，請飭嚴定章程，迅速訊斷一摺。各直省於奉旨交審之案，自應遵照定章速行審訊。近來積習相沿，竟有拖至數年十數年案懸不辦者，小民負屈含冤，不能及早申雪，即兩造待質人證，亦因此淹滯，大受拖累，何以清訟獄而恤民生。嗣後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遇有京控發交案件，務須迅即親提，悉心研鞫，不得任聽承審各員捏稱人證未齊展轉延閣，致滋弊端。經此次通諭之後，儻仍蹈從前積習，任意遲逾，不能依限訊結，必將該督撫等從重懲處。將此通諭知之。

庚寅，諭：左宗棠奏，現擬試造輪船，並陳勦捻利用車戰各摺片。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係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内酌量提用。至海關結款雖完而庫儲支絀，仍須將此項扣款按年解赴部庫，閩省不得輒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該督提取本省釐税應用。左宗棠務當揀派妥員認真講求，必盡悉洋人製造駕駛之法，方不至虚糜帑項。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至所陳勦捻宜用車戰等語，捻蹤剽疾異常，飄忽靡定，日前鮑超曾有擬用獨輪車放礮之奏，能否合用制勝，尚未據該提督續陳。行軍之道，全在因地制宜，將來仍須諭令曾國藩斟酌辦理。所論調派習戰營官令赴豫秦一帶，挑選土著散丁，練成隊伍，赴甘聽用之處，事屬可行，即著該督遴選得力營員奏明調派。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七九　庚戌，諭：劉蓉奏，甘省軍務實因餉源枯竭，軍無鬬志，現在逆回飢窘竄陝，如能就陝邊勦滅一股，即可爲甘省減除一股，惟添募馬勇，厚集兵力，而餉需無出，莫遂遠圖；請飭浙江月協餉銀六萬兩，廣東月協餉銀四萬兩，即從六月爲始，按月委解湖北藩庫轉解赴陝，酌量分撥陝甘各營等語。前據馬新貽奏，浙江月協甘餉銀二萬兩，目前閩餉停止，本欲移爲海塘之需，惟甘肅軍務緊要，不能不兼籌並顧，請自本年六月爲始添撥銀三萬兩，共銀五萬兩按月解鄂轉解等語。此次劉蓉所奏添兵增餉，與甘省通力合作勦辦回逆，實係目前至急之務，馬新貽能否於月協五萬兩之外，每月添撥若干兩？務當不分畛域，極力籌撥。其已經奏定餉數，仍當源源運解，不得稍有遲延。廣東軍務已竣，劉蓉請撥之月餉四萬兩，著瑞麟、蔣益澧設法籌措，自本年六月起，按月如數派員解赴湖北，轉解陝西，毋許藉詞推諉。劉蓉於各該省解到協餉，當督飭林壽圖酌量緩急，分撥陝甘各營，以贍飢軍，一俟陝邊軍務稍定，仍將此項協餉，撥歸甘省，俾收飽騰之效。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三　七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蔣益澧奏籌辦洋務情形，所陳亦頗中窾要，該督撫等惟當虚心實力，慎發徐圖。前據左宗棠奏，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當諭令該督照議辦理。兹據蔣益澧奏，擬於沿海省分建設鐵廠，製造輪船，或在福建設廠，或在廣東設廠等語，著瑞麟、蔣益澧咨商左宗棠會籌妥辦。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出廣川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英領事照約入潮摺片，奉旨該衙門議奏，片二件併發，欽此。臣等查英領事入潮州一事七年之久，辦理迄無就緒，良以潮州民風獷悍，素性椎魯，其拒洋人進城，乃係激於義憤，並非有心抗違，純用迫脅，而洋人堅欲入城，亦係遵照條約，並非格外要求，更萬難置之不辦，釀成釁端，是此案中止不能，過激不可，事處兩難，實乏善策。今該署督等欽遵歷次聖諭，督飭丁日昌、李福泰等，極力開導，實心經理，俾該領事安静入城，洵屬操縱得宜。

《穆宗實録》卷一八一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張之萬奏，上南河廳猝出險工，分投搶辦，請飭豫省籌撥銀兩一摺。本年河流異常盛漲，上南廳緊抱南岸，溜勢側注，正當其衝，以致胡家屯等六堡陡埽蟄塌，情形極爲危險。現經張之萬相機搶護，而六堡之長一時同生巨險，鑲新補舊，需款甚繁。當此工程萬緊之時，若用項不敷，恐難一律穩固。著李鶴年迅飭藩司，將奉撥未解銀兩，源源撥發，毋許延宕，以固要工。張之萬仍當嚴督在工員弁，設法搶護，化險爲平，不得稍有疏懈。

《穆宗實録》卷一八三　八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官文、曾國荃奏，拏獲冒充職官冒教匪徒，録供呈覽，請通飭嚴密查拏等語。匪徒楊汶政等膽敢傳習白蓮邪教謀逆，並分往各省糾黨進京，希圖起事。楊汶政復在湖北冒充欽差職官，經署當陽縣知縣阮恩光將楊汶政及其跟隨丁僕一併拏獲。該犯供詞内習教黨與甚多，並有住居京城及分往各省，糾約夥黨多人姓名里居，及來往京城住址，均歷歷如繪。此事情節重大，非尋常案件可比，不可不切實根究，著都察院、五城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密派明幹妥員，按照供單内所開各犯姓名住址，認真訪拏，務須全數弋獲，不准一名漏網。該文武員弁等有能迅破重案拏獲要犯者，准

該管衙門擇尤保奏，尤當嚴密查辦，不准稍有洩漏。儻不知慎密，任意傳播，致該匪徒等聞風遠颺，惟各該管衙門是問。白全爲案内最要首犯，著劉長佑、崇厚嚴拏務獲，毋任脱逃；其分往湖南等省之王升等各要犯，著各省督撫迅督各地方官嚴密查拏，務期必獲，毋得視爲具文，並准將拏獲要犯之地方官一體保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四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七月初六日具奏，直隸籌餉練兵事宜，附片内曾經奏明一切機器，尤應設局募匠，先事講求，或在都城，或在天津，派員專司製造。

《穆宗實録》卷一八三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捻股東竄，派軍追勦，請寬疏防處分，令李鴻章等出省會勦；並劉長佑奏，請調余承恩一軍回直各摺片。曾國藩所奏捻首張、牛、任、賴四逆，合股東竄，河防無成，與李鶴年前奏大致相同。曾國藩現已飭令劉銘傳等分赴山東追勦，著即嚴檄各軍，視賊趨重處所，盡力追勦。閻敬銘尤當督軍嚴扼運河，毋任賊騎東渡。黄河爲畿輔屏蔽，防務尤關緊要，著劉長佑、閻敬銘嚴督水師皷船，梭織巡防，並飭陸軍實力堵遏。張秋、濮、范一帶，尤宜不分畛域，互相援應。余承恩於畿南情形較爲熟悉，即著李鶴年將余承恩一軍調回直隸，以固河防。賊股分合靡常，趨向無定，江皖邊境，亦須力籌堵截，並著吴棠、喬松年、英翰恪遵前旨，督軍扼守要略，以備迎擊。曾國藩現駐周家口，距濟甯、徐州較遠，難於兼顧。著李鴻章迅即攜帶關防出省，馳赴徐州駐紮，就近調度淮湘各軍防務，保衛淮徐以東各路，並與閻敬銘商辦山東軍務，互相策應。李鴻章未出省以前，淮徐防務仍著吴棠辦理，並著張之萬遵奉前旨，迅赴漕督新任。儻賊折向豫西，曾國荃亦當督率鄂軍，越境馳赴南陽，會同豫師合勦，並隨時與李鶴年商辦軍務，聯絡聲勢。總期合數省之力，迅埽狂氛，不可稍分彼此。曾國藩總領師干，尤宜統籌全局，毋得專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散漫無紀。鮑超一軍，並著官文、曾國荃飭令趕緊赴豫，由曾國藩相機調遣，毋再遷延干咎。李鶴年疏防濠牆，前據該撫自行奏請議處，業已降旨交部議處矣。劉銘傳、潘鼎新到防雖遲，據奏分守濠牆，尚無貽誤，著從寬免議。汴省應修濠牆，仍著李鶴年實力興辦，防賊回竄，毋稍弛懈。至勦辦機宜，固須博采衆議，而軍情變幻無常，更當隨時酌度，内斷於心，朝廷總以辦理有無成效爲憑。該大臣督撫等惟當同心竭力，埽除餘孽，速竟全功，毋得各懷疑忌，致負委任。

《穆宗實録》卷一八四　九月丁巳，命户部左侍郎譚廷襄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義大利亞國通商條約事務。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候補内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海塘關繫東南大局，請派員督修，以策萬全一摺，【略】即著咨商該省督撫一體會籌興辦。

庚午，諭内閣：予告大學士祁寯藻學粹品端忠清亮直，由翰林入直南書房，洊擢正卿，贊畫樞務，簡任綸扉，總理部務，疊受先朝知遇之隆，遽聞溘逝，悼惜良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鍾郡王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

《穆宗實録》卷一八五　丙子，浙江巡撫馬新貽奏，辦理墾荒事宜，已有頭緒，並清理庶獄，以重農事。得旨，所奏墾荒事宜，尚屬詳盡，該撫惟當督飭各該地方官實心實力，次第興辦，不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

《穆宗實録》卷一八六　十月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閩省設廠製造輪船，事關緊要，特經諭令吴棠接辦，復經諭令左宗棠將輪船事務辦有端倪，交英桂、吴棠、沈葆楨等經理。兹據左宗棠奏，請派重臣總理船政接管局務一摺。該督以輪船事在必行，不以去閩在邇，遽行閣置，實屬沈毅有爲，能見其大，著遵奉前旨，將設局造船事宜辦有眉目，再行交卸起程。沈葆楨辦事素來認真，人亦公正廉明，現雖守制家居，惟事關船政大局，必須經理得人，該前撫務當遵奉前旨，出而任事，不可稍行諉卸，所有船政事務即著該前撫總司其事，並准其專摺奏事，先刻木質關防印用，以昭信守。一俟局務辦成，再行奏請部頒關防，一切應辦事宜，並需用經費，均著英桂、吴棠、徐宗幹妥爲經理，仍隨時與沈葆楨會商，不可稍有延誤。道員胡光墉即著交沈葆楨差遣。左宗棠另奏請令劉典幫辦甘肅軍務，本日已明降諭旨，照所請行。前因劉典係丁憂人員，是以降旨令該員署理甘肅按察使，現在該員是否服闋，並著左宗棠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八七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馬新貽奏，開辦海甯繞城石塘，繪圖呈覽一摺。海塘爲東南農田要務，而海甯塘工貼近城垣，尤關緊要。既據馬新貽督飭道員陳璚等親加履勘，自應趕緊興辦，所有海甯魚鱗石工二百六十餘丈，即照該撫所請，揀用舊石。如有不敷，設法採辦。其建復坦水需用石塊椿木等件，務擇堅料，以期經久，雖採辦維艱，亦不可意存畏難，致涉草率，所需經費銀二十四萬兩，准其照數動用。該撫即嚴飭陳璚等認真興辦，不得稍有偷減。儻該道等不能得力，並著嚴行參辦。如或工料不能堅固，修成後未能經久，必將承修各員著落賠補，並從重治罪，毋稍玩忽。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籌辦臺灣吏事兵事，請責成該鎮道等經理一摺。臺灣一郡，遠隔大洋，番民雜處，易啓釁端。現當生齒日繁，洋舶來往，尤宜加意整頓，以奠巖疆。該督以去閩在即，一切規畫未暇致詳，請飭該鎮道等妥辦，具見實心。所陳臺灣積弊，兵制則班戍之期已廢，有册無兵，戰船無一存者，而修費不減；吏事則官索陋規以取盈，民好械鬬以爭勝，錮習相沿，殊堪痛恨。該督擬復班兵舊章，三年更戍，復設道標，以重事權；申明鎮兵歸道察看之例，以互相維制；移修船之費，以製船巡洋；募練水兵，裁革陋規，別籌津貼，以資辦公各條，均屬因時制宜之策。總兵劉明燈，道員吴大廷既據該督遴選派辦，必須實力籌辦，以挽頹風，不得以該督遠行，玩忽於繼。並著吴棠、徐宗幹隨時督飭該鎮道等認真釐剔，所有一切情形，或詳由該督撫奏聞，或徑由該鎮道會銜陳奏，均著斟酌事之緩急，緩急辦理。生番既以不得内附爲憾，自宜相機駕馭，羈縻弗絶。其社會儲積等事亦應綢繆未雨，及早興辦。吴棠未到任之先，英桂、徐宗幹責無旁貸，必當善成該督之志也。左宗棠另摺奏，釐定閩省各屬進出款項，請將各廳縣應徵地丁糧米等款數目，出示勒石，以杜浮取。提款籌補流攤，以祛官累，酌提稅餘，以充公費，所籌於吏治民生均屬有益。即著照所請行，其餘一切未盡事宜，該督未起程以前，仍當隨事規畫，以臻周密。將此由五百里諭知英桂、左宗棠、吴棠、徐宗幹，並傳諭劉明燈、吴大廷知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六　十一月庚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略】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七月間，設立同文館，延請英、法、俄三國教師，分館教習，各館學生，係由八旗咨取年在十四歲内外，迄今幾及五載，各館學生，於洋文洋語，尚能領略，惟年幼學淺，於漢文文義，尚難貫串，現仍督令該學生等，將洋文繙譯漢文，以冀精進。

《穆宗實録》卷一九〇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請撥西征的餉以捄危局一摺。據稱陝甘兵事難在糧餉不繼，轉運維艱，籌辦行糧等項，現已略有籌畫，然竊計西征大局，非增練馬隊車營，別無勝算。其上口買馬、招募土著、製造輪車、安置礮械火器、挑練贏馬等項，需費不貲。西北地多斥鹵，有水草可牧之地，半遭蹂躪，勢不得不擇地興屯，而籌給口食籽種農器牲畜等費，需款尤鉅。兩省制兵欠餉，並甘省兵勇百餘營，宜分别留撤，一切經費均不能不豫爲籌策。頻年部撥甘餉，解到無幾，若不豫籌的餉，恐西事益形決裂。除閩省每月協濟甘餉四萬兩無庸另籌外，從前曾國藩奏停西征軍餉時，江蘇每月協甘銀三萬兩，派浙江每月協甘銀二萬兩，馬新貽更請每月增解銀三萬兩，共銀五萬兩，嗣浙江又議解曾國藩馬隊協餉每月一萬兩，此項浙江協濟江南之餉，應即劃抵；江蘇月協甘餉銀一萬兩，方爲允協。廣東於前已定撥甘餉一萬兩外，再籌解銀二萬兩。又廣東、浙江本議輪船經費每月各一萬兩，應並劃解陝甘後路糧臺，請飭照准撥解等語。左宗棠督軍入甘，所籌銀兩均屬萬不可緩之需，即著瑞麟、英桂、吴棠、馬新貽、蔣益澧、周開錫將福建協餉銀四萬兩、浙江協餉銀七萬兩、廣東協餉銀四萬兩，按月源源解濟，以應急需。其江海關每月應濟甘餉，並著曾國藩、李鴻章、郭柏蔭嚴飭該監督按月接濟，按季具奏。經此次撥定之後，各該督撫等務當認真按期撥解，不得稍存膜視，致干重咎。其江西等省應濟甘餉，即著左宗棠於道出江西、湖北、河南時，與該督撫商酌籌辦，江蘇、湖南、四川、山東應協甘餉，即由左宗棠咨商各該督撫妥爲籌撥。將此由五百里諭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瑞麟、英桂、吴棠、馬新貽、蔣益澧，並傳諭郭柏蔭、周開錫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九一　十二月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黄河日漸北趨，請飭河督履勘，商同三省會辦一摺。本年黄水來源極旺，近年新修金隄概被衝刷，情形十分危急，直境被水之處，既竟且重，甚於往年，開州所屬地方，險工五段，自開、滑交界之杜家樓起，至開、濮交界之陳家莊止，隄工均須培高加厚。即著劉長佑督飭該地方官趕緊辦理，並將險工隄口一律修辦，以資捍禦，應需款項，並應調豫省河工員弁，均著劉長佑酌辦。直隸境内黄河經由處所，僅止開、東、長三處，其豫省上游及滑、濬等處，並東省濮、范、觀、館等縣，均宜接修長隄，以免罅漏，著蘇廷魁即行馳往各該處周歷履勘，並著會同劉長佑、李鶴年、閻敬銘、丁寶楨統籌合力興修。何處可由民辦，何處須實立專官修守，均著察度情形，妥議具奏。其自汶黄交匯以下，至武定入海一帶，應如何修防之處，並著蘇廷魁巡歷察看，會同閻敬銘、丁寶楨一體妥籌辦理。劉長佑所請將直隸境内隄工並歸河督管轄，作爲河、直、東三省河督之處，著俟三省會議具奏後，再行降旨。原摺著鈔給蘇廷魁等閱看。另片奏，直隸水災連年，民窮已極，請將前撥以工代賑銀兩，就款開除，免再扣抵，今冬及明春應須接濟之處，仍由該管道府體察，赴司領銀撫恤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本日復據丁寶楨奏，東綱災歉，鹽斤短絀，請借撥長蘆綱鹽應運等語。著劉長佑轉飭該場於東商赴津批買時，勿令商人擡價居奇，並將鹽船免其納稅，查明何場堪以借撥，及由何路轉運，迅速議定章程，咨明丁寶楨辦理。將此諭知劉長佑、蘇廷魁、李鴻年、閻敬銘，並傳諭丁寶

楨知之。

辛卯，諭：本日據管理錢法堂事務崇綸、畢道遠、毓禄、王發桂奏，遵查户、工兩局鼓鑄情形各一摺。所稱近因滇省銅廠停開，專用收買銅斤鼓鑄錢文，質未純净，錢形間有參差，工局現年所鑄錢數較少各等語。錢法關係民用，各該管堂官及監督自應認真籌辦，以期一律流通，豈可不加意講求，致啓挑剔之漸，辦理不善，咎實難辭，所有户、工兩部兼管錢法堂事務大臣及寶源、寶泉兩局監督，著先行交部分别議處。嗣後該堂官等務當遵循成法，認真督辦，期於裕國便民，永無流弊。儻再任意因循，致滋弊竇，定當從重懲處。摺内所稱應行酌定章程，仍著妥議具奏。尋奏，遵議章程七條：一、廣籌銅斤以裕鼓鑄。一、錢文分兩，酌量以三錢五分爲率。一、發廠銅斤，宜覈實計算，並停止配搭鉛斤。一、局廠各員，宜嚴加責成。一、四廠宜添設勇丁，幫同巡邏。一、四廠圍牆及鑪磨各房，宜加修葺。一、嚴拏私銷私鑄，以期官錢暢行。從之。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

《穆宗實録》卷一九四 正月丙寅，諭：前因官文在湖廣總督任内動用捐款各情，當經降旨交部嚴加議處。兹據吏部議以革職，自屬咎所應得。惟念官文在湖廣總督任内十餘年，歷經會同胡林翼、曾國藩廓清江鄂，勳勞甚著，而被議各款，尚非貪污欺罔可比，若遽盡予罷斥，殊非朝廷保全功臣之意。大學士一等伯官文著革去湖廣總督，加恩仍留伯爵大學士，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並罰伯俸十年，不准抵銷，即行來京供職。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臣衙門現議添設學習天文算學館，咨取進士、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並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由前項出身之京外各官，考試録取留學，業經條議章程。

《穆宗實録》卷一九五 甲申，諭内閣：御史張盛藻奏，天文算學等事，宜歸欽天監、工部，毋庸招集正途學習一摺。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設同文館，專用正途科甲人員，學習天文算術，並擬章程六條呈覽，當經降旨依議。兹據張盛藻奏，科甲正途，讀書學道，何必令其習爲機巧，於士習人心大有關繫等語。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術，爲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爲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則學習自易，亦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是以派令徐繼畬總管其事，以專責成，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何至有凝於人心士習耶。該御史請飭廷臣妥議之處，著毋庸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 二月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臣衙門辦理外國事務，應備知底細，方能動中窾要，從前偵探外國開設字館，搜訪各省及外洋事件，刊刻發賣，名曰新聞紙，雖未必盡屬可信，然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是以奏定章程，行令南北洋通商大臣，並劄飭各税務司，按月咨報。

辛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教練京營馬隊之洋人總教官薄朗，幫教官魯富、瑞克斯經奴才於同治四年冬間，延定在津逐日教練，年餘之久，無間寒暑，均能實心任事，薄朗著賞給副將銜，魯富、瑞克斯二員，著賞給都司銜。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三月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大學士倭仁條奏一摺。倭仁所奏，陳義甚高，持論甚正，臣等未曾經理洋務之前，所見亦復如此，而今日不敢專持此説者，實有不得已之苦衷。

《穆宗實録》卷一九八 壬戌，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朝鮮與俄人交兵情形一摺。朝鮮國去年十二月間，有匪類渡江肆擾，並俄人壘赴該處擾累，立界牌，投書契各情。朝鮮臣服我朝，最爲恭順，越界之禁，定例綦嚴。上年十月間，既有中國人數百名，渡江搶掠，不過月餘，復有匪類過三洞山邊之事，恐係中國游民偷越爲匪，此等不法匪類，經朝鮮國官軍擊斃，實屬罪所應得，而中國亦當申明例禁，認真查拏，方爲妥協。即著富明阿、富爾蓀嚴飭沿邊各卡員弁，晝夜梭巡，遇有偷越赴朝鮮民人，即行嚴拏懲辦，並著按照朝鮮國王來咨，詳查覆奏，不准稍涉含混。其俄人築屋之處，究在何處界牌境内，並著禮部轉咨朝鮮國王，據實登覆，以憑考覈。嗣後中國匪徒私越邊境赴朝鮮搶掠者，該國不妨拏辦，以遏亂萌。現在朝鮮多事之秋，不得不從權辦理，以示體恤也，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富明阿等奏，據甯古塔佐領松恒稟報，會同琿春防禦永祥在接界一帶，細訪偏查，實無游民越界搬運朝鮮逃人財産，搶擄滋事等情。惟棘心河、嚴桿河二處，有朝鮮人千餘名，訊係因本國歉收逃出，所住之處，並非應管界内，但事關邊徼，自應嚴飭官弁，認真密查，以清疆域。下所司知之。

《穆宗實録》卷一九九 戊寅，諭内閣：前派大學士倭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據該大學士奏，懇請收回成命，復令軍機大臣傳旨，毋許固辭。本日復據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貽誤，仍請無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等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務，關繫緊要，倭仁身爲大臣，當此時事多艱，正宜竭盡心力，

以副委任，豈可稍涉推諉？倭仁所奏，著毋庸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四月丁未，禮部奏，准盛京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咨文一件。

戊申，陝甘總督左宗棠奏，入關後軍餉，專恃洋商借款，暫資接濟，原議由山西解州、運城匯兌，取其距秦甚近，現聞運城商銀尚多，可供匯兌，惟盼應協各省速發印票，交上海轉運局留問道員胡光墉領取，交洋商兌取現銀，付與票商，即可換取票商銀票，至運城收兌。

《穆宗實録》卷二〇二　五月戊午，諭内閣：鮑源深奏，請飭刊刻書籍，頒發各學一摺。江蘇等省自遭兵燹以後，各府州縣學中舊藏書籍大半散佚，經史板片亦皆毀失無存。現在地方已就肅清，亟應振興文教，士子有志讀書，而載籍難於購覓，其何以資講貫而惠藝林。著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將舊存學中書籍廣爲購補，並將列聖御纂欽定經史各書，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准書肆刷印，以廣流傳，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實學，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九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略】臣等辦理各國事務，均未曾親歷各口，朝夕目睹情形，將來換約辯論之時，恐不免仍多隔閡，擬請旨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於平時辦理洋務各員中，擇其熟悉情形，通達政體，兼工才辯者，每處選派二員，於本年十月咨送來臣衙門，以備查詢一切，藉資得力。

六月己亥，禮科掌印給事中周星譽奏，適者朝廷以天時亢旱，下詔求言，凡在臣工，宜共體宵旰之盛心，思國家之至計，勉圖良策，以濟時艱。

《穆宗實録》卷二〇七　七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國家設立督撫，委任綦重，力矢公忠，和衷共濟，方於理財用人諸大端，綱舉目張，封疆庶期靖謐。兹據兩廣總督瑞麟參奏，巡撫蔣益澧，任性妄爲，劣蹟彰著，署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恐誤大局一摺。著吴棠馳赴廣東，會同慶春秉公查辦。

《穆宗實録》卷二〇八　己卯，諭内閣：丁兵追勦一摺，捻逆盤踞山東萊陽等境，經李鴻章、丁寶楨調集各省兵勇，沿河築牆堵禦。朝廷以河牆本不可恃，疊諭李鴻章親赴前敵，防勦兼施，以期會合東軍，殲除巨患，【略】李鴻章總統諸軍，未能先事豫防，又未迅赴前敵，妥籌堵禦，以致逆匪竄渡，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山東布政使潘鼎新，帶隊堵勦未能得力，著一併交部議處。山東巡撫丁寶楨，在防守禦，未能調集各軍嚴密扼截，致賊飽颺，糜餉殃民，厥咎尤重，著即革職留任，並摘去頂帶，仍責令該大臣等督率兵勇，實力追勦。

《穆宗實録》卷二〇九　八月丙戌，盛京將軍都興阿奏，孤山勦賊，大獲勝仗。得旨，仍當督飭各軍，將匪徒勦除净盡。

庚寅，諭内閣：前因太常寺卿石贊清奏，條陳黔省勦撫事宜。【略】四川省事務殷繁，原設總督一人，立法本極周密，近年秦、隴、滇、黔不靖，該省東南北三面防勦，已非尋常無事之時，且黔省上游勦匪，軍火餉糈等項，均由該省兼籌，若再責四川總督駱秉章，兼督滇、黔事務，深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於大局轉多窒礙，該京卿所請援照鄂爾泰成案，令駱秉章總制川、滇、黔三省之處，著毋庸議。

《穆宗實録》卷二一〇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禮部接准朝鮮國王來咨轉奏，【略】都興阿等奉派查勘此事，關繫綦重，該游民開墾之地，東界朝鮮，若不謀畫萬全，殊失朝廷字小之意，該國王現已派員赴該地方，聽候辦理，著奕榕迅將勦匪事宜辦竣，剋期會同延煦等，帶領恩合進山查勘，就近與該國委員，將地方情形通盤籌畫，並與都興阿和衷商酌，以期中外兼籌，永杜後患。

庚戌，船政大臣前署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查看福州海口創修船塢工程，並豫行練習水勇。得旨，事屬創造，該大臣即當力任其難，妥籌辦理。

《穆宗實録》卷二一一　九月甲子，諭内閣：前據吏部奏，前任江西南昌府同知慶麟，以參劾不明等詞，在該部呈遞，當經降旨令曾國藩、劉坤一詳查覆奏。兹據劉坤一奏稱，慶麟前在江西通判、同知任内，大計卓異，軍務保舉，均係該撫未到任以前之事。上年九月，慶麟以俸滿併案給咨送部引見，其時該撫已先期出省閱伍，照例由藩司代填考語，該撫旋因慶麟於地方公事皆屬茫然，督辦錢局一任鑪匠人等舞弊，不知整頓，物議沸騰，據實參劾等語。是劉坤一於慶麟並無保劾兩歧之處，慶麟在省請咨，豈不知撫臣出省，係由藩司代行，輒敢藉詞呈訴，希圖牽混，居心尤屬狡詐，劉坤一原參該員才具疏庸，不知振作，尚未盡其劣蹟也。慶麟前已有旨勒令休致，不足蔽辜，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以爲巧詐干進者戒。

《穆宗實録》卷二一二　壬申，諭：有人奏，晉省鹽務弊竇漸生，亟宜剔除一摺。據稱山西鹽務於奏改官運官銷後，各州縣需索商人陋規節壽，復添有季規月規及到任贄禮等名目，該商人等或厚餽送以求保全，或侵正課以爲苞苴，規費愈增，課項愈捐，請飭山西巡撫嚴行查辦等語。鹽課爲餉需所出，必須釐剔弊端，方能充裕餉源。著趙長齡按照所參，悉心訪查，如各州縣有任意索等情，

即行從嚴參辦，並將侵課行賄之商人，一併查辦，以整飭綱。

甲戌，諭內閣：兵部奏，革職開復人員，往往將從前所得虛銜升階翎支勇號等項，含混戴用，請明定章程等語。著照所請，嗣後武職人員，得有虛銜升階翎支勇號等項，緣事革職者，一律註銷。如續立功績，保奏開復原官，除本案開復，或奉旨開復原銜升階，暨賞還翎支勇號，准其戴用外，如僅係開復原官，概不得含混戴用。降調人員所得升階升銜，亦應一律註銷，其花翎視所降之級在五品以上者，仍准戴用，降至六品以下，即不准戴用。如續立功績，升至五品以上，非奉特旨賞還及各督撫大臣奏請開復翎支，亦不得戴用。其藍翎勇號，無論降至何品，一概准其戴用。

《穆宗實録》卷二一三　十月壬午，諭內閣：給事中夏獻馨奏，請設立義倉以裕民食一摺。民生本計，足食爲先。歲之豐歉無常，惟在平時豫爲籌備，遇有偏災，方足以資接濟。向來各直省州縣設立常平倉以外，復設義倉，原以廣積儲而備災荒，立法本爲至善，自軍興以來，地方被賊擾害，舊有義倉，每多廢棄，亟應及早興復，以備不虞。著各直省督撫即飭所屬地方官，申明舊制，酌議章程，勸令紳民量力捐穀，於各鄉村廣設義倉，並擇公正紳耆妥爲經理，不准吏胥干預，該督撫等務當實力奉行，不得視爲具文。將此通諭知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一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月初七日，准軍機處鈔交署伊犁將軍榮全具奏，現抵斜米，與俄官議辦收攬索倫人衆一摺。又具奏歸降俄國哈薩克滋生事端，妥爲籌辦一摺。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二　十一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公同酌議，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樸實懇摯，器識開通，道銜記名繁缺知府禮部郎中孫家穀，老成勤謹，穩練安詳，堪以派令會同蒲安臣前往各該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遇有一切事件，詳悉由輪船寄知臣等，以便斟酌妥辦。

《穆宗實録》卷二一五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飭濱臨江海各省解錢籌銅一摺。前因銅斤缺乏，鼓鑄當十大錢原爲一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不無流弊。近來市廛行使暗中折減，於國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規復圜法，必須籌備制錢。京師自通行大錢以來，所有制錢大都運往外省，若欲鼓鑄新錢，又非一二年所能驟復。户部議令濱臨江海各省籌解制錢，實爲便捷之法。前經譚廷襄函商湖北督撫，擬於鹽釐項下酌提制錢，由輪船運津。據稱事屬可行。此外如江西、江蘇、浙江、廣東四省，均有海船可通，各該省釐金較旺，自可一律提解。著曾國藩、郭柏蔭、英桂、馬新貽、瑞麟、蔣益澧、李瀚章、何璟、劉坤一各於鹽卡釐卡收款內，每年酌提制錢三十萬串，由輪船裝運天津，交崇厚擇地嚴密收存，聽候提用。酌提錢文，准照銀價劃抵應解京餉，其制錢一千合銀若干及運脚若干，即著各該督撫迅速議定具奏。所提之錢，務須年清年款，以兩年爲止，不准稍有短解。此項錢文即名爲天津練餉，以昭慎密，不可稍有宣露，致令外來商民傳播都城，有礙錢法。其湖北施、宜等處向多銅礦，著該督撫飭屬招商試辦，酌抽礦稅，試行有效，即籌款收買商銅，以裕鼓鑄，並著妥議章程具奏。至濱海商賈，向有販運紅銅、條銅等項，應如何招商收買之處，並著各該督撫、三口通商大臣妥速議奏。將此密諭曾國藩、英桂、瑞麟、李瀚章、馬新貽、郭柏蔭、劉坤一、蔣益澧、崇厚，並傳諭何璟知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四　壬申，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愚以爲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

丙子，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船政提調布政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到工。

《穆宗實録》卷二一八　十二月戊子，諭內閣：前因户部奏遵議右贊善徐申錫積穀條陳，當經降旨諭令江蘇、浙江督撫迅籌採買米糧數十萬石，由海運津。茲據太僕寺少卿彭祖賢奏，東南穀賤傷農，畿輔宜籌足食，請飭江蘇招商販運，以資調劑等語。向來沿海地方運米出口，例禁綦嚴，惟現在南北米價懸殊，若准內地商船接踵販運，畿輔民食，庶可藉資接濟，自應變通辦理。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蘇松太道，督飭沿海州縣出示招商，凡沙船、衛船及甯波、福建、廣東商船，均准其在上海等處運米赴天津售賣，隨時由地方官給予護照，所過關卡並准免納稅釐，以廣招徠。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六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次奉派出使外洋各員，蒲安臣先行赴滬等候，茲志剛、孫家穀二員，於本月初十日跪聆聖訓後，即於十一日起程，柏卓安於十四日起程，在涿州一帶會齊南發，所有奏准頒給國書，初八日由軍機處交出。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伏查本年三月間，左宗棠奏借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總稅務司赫德曾論其以一分五釐行息，實爲重利。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年）

《穆宗實録》卷二二一　正月壬子，署閩浙總督英桂議覆浙江省減兵增餉章程，除海塘兵六百五十四名向來不與徵調無庸置議外，擬裁水陸額兵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名，實存兵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名。加馬兵月餉銀一兩，馬乾五錢；戰兵月加一兩，守兵月加五錢。添嘉興、湖州兩協水師兵五百名，均照《楚軍章程》選鋒操練，並增修器械，添造戰船，酌給備弁以下津貼，各營公需用費，下部議，從之。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官文馳奏，賊勢北趨，請飛調客兵入直各摺片；崇厚奏，派撥洋槍隊等軍助勦一摺。覽奏曷勝憤懣。張總愚等股匪前由陝省渡河入晉時，即經諭令李鴻章、李鶴年、英翰飭令張曜、宋慶並劉銘傳、程文炳等軍，迅速渡河，分由直豫迎頭截擊。李鴻章等各擁重兵，坐視觀望，毫無急難之意，是誠何心！捻股裹脅日衆，畿輔東北一路兵力未厚，設因客兵未齊，蔓延益甚，震及近畿一帶，尚復成何事體！劉銘傳、善慶、温德勒克西等軍勦平東捻，爲日已多，將士早可休息，並不趕緊前進，皆李鴻章督催不嚴之咎。著該大臣限日飭令迅赴直境，迎頭截勦。左宗棠現在行抵何處，劉松山、郭寶昌兩軍於初三日馳過漳河，追勦尚屬出力，仍著官文、左宗棠飛速催提，繞前迎擊，總期將賊侷出直境爲要。李鴻章、李鶴年均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以示薄懲。

《穆宗實録》卷二二四　二月庚辰，諭：沈葆楨奏，報造船開工日期，並陳明船廠情形一摺。據稱開造輪船鐵廠，關繫最重，上年十二月開船臺造成一座，所運鐵器木料亦已附舶而來，當親率在事官紳工匠，前赴船塢開工，相機酌辦，惟需石、需木、需土、需匠，四者頗難。所奏均中窾要。輪船一事，所難在於經始，現在鳩庀已有可觀，尤當矢以實心實力，期於必成。即著沈葆楨督飭周開錫等及日意格各員，盡心經理，毋以畏難自阻，庶日新月異，共觀厥成。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七　辛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黔省教民事件。御批，多文於田興恕案内革職永不敘用，前據張亮基奏，請留該革員辦理籌餉帶練等事，不准干預教民事件，當因該革員前案情節較重，未經允准，何得顯違諭旨，仍令干預教務，所奏前後矛盾。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八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布路斯國自換約以來，派使臣李福斯在京辦理該國事務，於十九日在臣衙門接見，李福斯呈出黄綾面紙所譯國書一分。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新疆各城，多與俄界毗連，前曾經分界大臣與俄國官員，於三年間會勘分定，原議於四年建立界牌鄂博。

諭軍機大臣等：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址未清，俄國得以藉口，此時若不速籌建立，勢必釀成釁端，辦理更形棘手，著奎昌、福濟、車林多爾濟、李雲麟、明瑶、錫綸咨商麟興、榮全、錦不勒多爾濟速將分界事宜，會同俄國邊界官員，查明三年所分界址，將應建界牌鄂博，概行建立，以固邊防。

《穆宗實録》卷二二六　三月庚申，諭：據理藩院奏，轉據吐爾扈特扎薩克卓哩克圖汗布彦烏勒哲依圖呈稱，請欽派大臣帶兵進勦烏嚕木齊回匪，該汗率所屬會同進勦，並請每年差人進京恭請聖安，祇領時憲書及自同治三年起應領十三旗俸銀俸緞，由京賞給。請旨遵行。著准其照所請行。其歷年應領俸銀俸緞，已加恩交户部速議。該汗所屬人數尚多，遊牧無貲，著傳諭該汗於領到時，即行分給各屬，以資養贍，毋庸由京置辦軍器，俟到布倫托海後，儻可會合進勦，所需軍仗，李雲麟等自當籌給也。

《穆宗實録》卷二二七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等奏，捻逆由直豫邊境竄入山東，搶渡運河。捻逆既到東省，此後即責成李鴻章親督所部迅入東境，嚴飭諸將領將此股竄匪就地殲除，所有前敵各軍，均著李鴻章調度，以一事權。

《穆宗實録》卷二二九　四月丙申，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學士錢寶廉奏請嚴禁火葬一摺。火葬之習，久干例禁。近來浙江嘉、湖等府尚有此弊，若如該學士所奏，實於地方人心風俗大有關繫，亟宜嚴禁以挽頹風。著浙江巡撫出示曉諭，申明例禁，並恐他省沿此陋習，著各省督撫通飭所屬州縣一併嚴禁，如有仍前火葬者，即行按律治罪。其嘉興府向有惡棍阻葬等事，並著李瀚章飭令各州縣從嚴懲辦，以儆刁頑。

《穆宗實録》卷二三二　閏四月辛未，諭：崇厚奏派撥兵勇赴滅河下游防守，並曾國藩等奏，調用閩省輪船赴津各摺片。天津滅河上游，已經左宗棠抽派劉松山、郭運昌等營勻紮，其下游自吴莊至祁口一帶，現經崇厚派令劉景芳、余承恩、春霖三軍防守，並添募勇丁兩營，以資厚集。所陳於水淺處所，偏掘陷阬，窄斷岑子頭高埂，並雇雁艇槍勇巡防各節，籌辦尚屬周妥。著即認真辦理，不得有名無實。蘇省捕盜輪船不適於用，閩省之華福寶輪船現在上海，可以移調北

來，俟駛抵天津後，著崇厚飭令該督帶委員沈應奎等於津門沿海洋面一帶，實力巡緝，以杜洋人接濟捻匪，暗相句結之弊。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〇 六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等奏，截勦竄匪獲勝，並與俄國會議情形一摺。俄界宻金匪人滋事，竄入甯古塔界，經富明阿派兵迎勦，將匪黨殲戮殆盡，並生捻匪首石才等三名。在逃餘匪，雖僅止三四名，匿入深林，難保不餘燼復燃，著富明阿等即飭令派出官兵，實力擒捕，不准一名漏網，以清邊境。烏勒興阿現赴摩闊崴地方，與俄官辯論邊境交涉事務，並會議現辦事宜五條，尚屬妥協，著俟俄人聲復後，奏明辦理。所有此次勦匪出力之官弁兵丁，准其俟邊界會議事竣，餘匪勦辦肅清後，彙案保獎，所陳分界圖說一件，留中備覽。

《穆宗實録》卷二三七 七月乙酉，諭：本日據李鴻章馳奏，勦辦捻匪，全股蕩平。覽奏之餘，實深嘉悦。捻逆自倡亂東南十有餘年，竄擾數省，生民受其荼毒，神人共憤，罪惡貫盈。上年派李鴻章爲欽差大臣，勦除任柱、賴汶洸等股匪。本年正月間，逆首張總愚復糾合匪衆，肆擾山西、河南、直隸，窺伺近畿，經官文、英翰、丁寶楨、李鶴年督兵防勦，並經左宗棠統軍追擊，朝廷復調李鴻章赴直東一帶督勦，以收衆志成城之效。現經李鴻章會同各軍，督率各將領蕩平捻逆，並將餘匪擒捕净盡，具見該大臣督撫等協力同心，膚公克奏。前已賞還李鴻章雙眼花翎、騎都尉世職、黄馬褂，並開復處分；及左宗棠等降革處分，均予開復，自應分別再沛恩施，以昭懋賞。李鴻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左宗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丁寶楨、英翰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李鶴年著賞戴花翎，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崇厚當捻逆攻撲天津時督率兵勇紳團，力保郡城，並籌濟各營糧石餉需，源源不絶，實屬著有勞績，崇厚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帶，並賞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糧餉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一 八月己酉，諭内閣：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著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放上海通商大臣，已明降諭旨，令馬新貽充補矣。馬新貽新任兩江總督，丁日昌久在上海，於外國情形更爲熟悉，遇有緊要事件，著即幫同辦理。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綏遠城將軍裕瑞等奏，歸化城商人呈請由恰克圖假道俄邊貿易，並願照例納税加釐等因。【略】該商至恰克圖口，無論千兩茶珠蘭茶，應照張家口商民章程，每票不得過一萬二千斤之數。至票規銀兩，試辦之初，若按照張家口商民每票一張交票規銀五十兩，實不足以示體恤，自應比照張家口商民呈交票規銀兩數目酌減，請令歸化城商民赴恰克圖每票一張，呈交庫平足色銀二十五兩，此外不得濫行勒索浮費，以期踴躍而示區別，儻票外有勒索情事，准該商民呈明該管官，從嚴究辦。所交銀兩，照章由恰克圖司員解交理藩院存庫備放，其恰克圖司員應扣銀兩，比照前項數目，每票一張，覈減扣留銀一兩五錢，以資辦公。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關繫重大，請飭格外慎密一摺。西洋各國自入内地以來，辦理諸多棘手，凡遇中外交件事件，有關繫大局者，自宜慎密將事，不得稍有洩漏。乃曾國藩於密陳籌議條約事宜摺件，不能慎密，致被人傳鈔，業經交部議處，此事若再追究，誠恐欲蓋彌彰，轉於大局無益。第思各直省將軍、督撫、三口通商大臣等，均有中外交涉事件，遇有奉到密寄諭旨，及總理衙門密行文件，並該將軍、督撫等密奏摺件，若復稍涉大意，致有洩漏，則機事不密，咎有攸歸，嗣後務當格外慎密，以維大局，如有在事各員，不能體會此意，一經察出，定當從重懲處，決不寬貸。

《穆宗實録》卷二四一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吉林請開圍荒，宜防流弊，並歷年報墾尚未升科地畝及欠交租項請飭查追一摺。吉林圍場原爲長養牲畜以備狩獵之用，設堆置卡封禁甚嚴，乃該處游民借開墾之名，偷越禁地，私獵藏牲，斬伐樹木，追林木牲畜既盡，又復竄而之他。有招佃之虚名，無徵租之實效。數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蕩然無存。即如景綸前於咸豐十一年奏稱，尚有圍場二十一處；而此次富明阿奏稱該處南北十七八里，東西八十餘里皆無樹藏牲，其爲游佃偷越已可概見。此次該將軍辦理開墾事宜，自當嚴防流弊。即著親往履勘，嚴定界限，毋任委員弊混。並將新墾各地造具畝數四至，佃户花名清册，以及如何那移卡倫，添設封堆，暨布置員弁，逐處巡察各事宜詳細妥籌，迅行覆奏，以杜弊端。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左宗棠奏請議撥實餉，當諭令軍機大臣會同户部速議具奏。兹據奏稱，擬由各海關六成洋税内湊撥銀一百萬兩爲該督西征軍餉，並由該督酌量協濟甘省等語。著曾國藩、馬新貽、丁日昌於江海關撥銀五十

萬兩，英桂於閩海關撥銀二十萬兩，郭柏蔭、何璟於江海關撥銀十五萬兩，師曾於粵海關撥銀十萬兩，李瀚章於浙海關撥銀五萬兩，各該將軍、督撫、監督等務當迅速如數解往，以濟要需。廣東、福建、浙江、湖北、江蘇五省每月共計協撥左宗棠餉銀十九萬兩，扣至本年十月止，月餉全行扣抵借款。著各該督撫等自本年十二月起，各照原撥數目按月協濟。此外山東、山西、河南、湖南、四川、江西、河東等處每月共計協撥左宗棠餉銀十萬三千五百兩，各該督撫等尤當按照奉撥之數源源報解。

甲戌，諭：崇實奏，訊取匪首，確供正法，鈔録供詞呈覽一摺。教匪首犯劉儀順習教傳徒，謀反倡亂，秦崽崽相助爲逆，受其僞職，經官軍捡獲，解送成都省城，崇實親提研訊，供認謀逆不諱。該二犯罪大惡極，業經淩遲處死，傳首倡亂地方，以昭炯戒。該犯劉儀順供稱由湖南寶慶遷居四川宜賓，又有四川豐都人徐大川等代爲傳教，是其醜類散布，實繁有徒，若不悉數殲除，誠恐死灰復然，致貽後患。仍著崇實督飭所屬嚴密捕拏，毋任漏網。至所供兩湖、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廣西、雲貴、陝甘等省皆有黨與，互相句結，此時首逆既誅，人心渙散，亟應乘時速爲翦滅，免致散而復聚。著左宗棠等按照該逆犯所供情節，並各人犯住趾、姓名，嚴飭所屬認真摻緝，不得含混了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二　九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摺片。設局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尤爲出力各員，准由曾國藩會商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曾國藩等擇尤請獎，以示鼓勵。

《穆宗實録》卷二四三　戊戌，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蘇、閩等省現辦傳教各案，中外未能相安一摺。據稱河南省南陽教堂一案，民人傳帖聚衆，其勢洶洶。江蘇揚州聚衆毆辱教士，曾國藩咨報訊辦，犂有頭緒。臺灣壯勇殺死教民，英桂尚未將辦理情形咨報，而該國使臣屢請拏辦正兇，情詞迫切等語。傳教一事，既已載在條約，勢難顯爲禁止，惟在自端趨向，崇正黜邪。現在辦理各件，務須妥慎籌維，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辨明，不至日久遷延，橫生枝節，方爲妥善。著曾國藩、英桂、馬新貽、丁日昌、卞寶第、李鶴年各將現辦未結之教案，迅速設法了結，毋稍偏徇，致辦理不得其平，轉滋流弊。

《穆宗實録》卷二四四　十月戊午，諭：侍郎胡家玉奏請濬黄河故道以利漕運一摺。黄水遷徙以來，不遵故道，頻年泛溢堪虞，該侍郎擬請趁此時疏濬河身，高培河隄，令河循故道，由雲梯關入海，江廣之漕運可行，直東之水患可紓，並請將直隸、山東、河南、安徽等省及清淮一帶留而不撤之勇各數千人，仿古人發卒治河之法，令各營將領各帶所部，分段挑掘等語。果能如此辦理，將舊河深通，決上游之水，掣溜東行，自是一勞永逸之計，且勇非坐食，餉不虚糜，尤爲策之善者。著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張之萬、蘇廷魁、李鶴年、丁寶楨、吴坤修各按該侍郎所奏，悉心體察，彼此會商，奏明興辦，以重河道而利漕運。另片奏，製造軍船，擬令江西等省先行試辦，酌徵本色，規復全漕等語。著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通盤籌畫，一併妥議具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張之萬、蘇廷魁、李鶴年、丁寶楨，並傳諭吴坤修知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二　庚申，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查哈薩克回衆，原居卡外有年，今被俄人不容，該官察幹瑪克里帶領五百餘户，移入烏梁海遊牧。

十一月辛未，閩浙總督兼理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伏查臺灣海外孤懸，民情強悍，自准各國通商以後，華洋雜處，時虞搆釁生端，並以臺屬所産之樟腦，洋商不願赴官廠買運，頻年争執，尤恐枝節横生。

《穆宗實録》卷二四七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分别遣撤留防各軍一摺。李鴻章抵德州後，陸續將所部兵勇遣撤共五十營至江甯省城，復與曾國藩等商定，以淮勇未可盡撤，酌留銘鼎兩軍分駐河北。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二　十二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英桂等奏，臺灣洋人違約妄爲等情，著英桂、卞寶第即將辦理已未結教案起釁情由，及與該領事面議各節，並來往文件，趕緊詳細咨報該衙門覆辦，並將此案始末情形，據實咨報，不得稍有迴護粉飾，致滋口實。

《穆宗實録》卷二四八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請禁川私入楚，收復淮南引地，以復舊制，當交户部議奏。兹據該部遵議請旨辦理一摺，淮南引地，以楚岸爲大宗，從前因江路梗阻，淮鹽未能行銷。疊經湖廣總督奏明借撥川鹽，並抽收川私釐税，原係一時權宜之計。近年江路早經暢通，自應規復舊制，雖節經酌減淮釐以輕成本，而鄰私未能盡禁，淮鹽總難暢銷。曾國藩所陳川私病淮各節，自係實在情形。著吴棠、李鴻章、郭柏蔭、何璟即將川鹽行楚章程，妥籌停止。

《穆宗實録》卷二四九　庚申，諭内閣：御史游百川奏請飭嚴禁栽種罌粟以濟民生一摺。栽種罌粟之害，有妨民食，始於甘肅，延及陝西、山西，近復江蘇、河南、山東等省亦有漸行栽種者，小民貪利忘害，僅顧目前，勢必至膏腴之産盡種無用之物，於百姓生計大有關礙。前曾嚴行申禁，著各該督撫迅飭各地方官再行剴切曉諭，一體禁止。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　甲子，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一摺，除管理該衙門事務王大臣毋庸與議外，著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具奏，其各省將軍、督撫等歷次覆奏摺片，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奏咨往來照會節略等件，均著發給閱看。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英國照會，據實奏聞一摺。洋弁在臺灣違約妄爲，前經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臣辦理，現據該國使臣阿禮國照覆，以一切情形，未據臺灣領事詳報，若確情果與所奏相同，必將該領事暨洋將責處，其索去之洋銀亦爲辦理退還。

辛未，睿親王德長等奏，臣等遵即訂期，逐日赴内閣公同閱看，詳細推求，所有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並數年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維持羈縻，不致決裂之意，均已略悉原委，其該衙門所致各將軍、督撫大臣密信中，有云不難據理直指其事之不可行，難在籌策使其事之可不行，實爲辦理洋務竅要。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年）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四　正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崇實等奏，酉陽民教仇殺，現飭查辦，請將署任知州暫行革職一摺。著崇實、吴棠飭令川東道會督該州文武，持平辦理，庶可折服民教之心，斷不可稍有偏重，致滋事端。署任知州胡圻，先事未能駕馭，臨事又不能彈壓，著暫行革職，留於地方協緝首先滋事之犯，以贖前愆。

壬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天津奉旨設立機器總局。

二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酉陽州民教仇殺，現籌辦理情形一摺。著崇實吴棠、參酌情形，妥速籌辦。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五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事宜，請飭迅速辦理一摺。著榮全、奎昌、福濟按照定約，如期前往，各將應分地界，會同俄使妥速辦結。並著麟興、錦丕勒多爾濟、明瑶、錫綸於該城分界事宜，隨時與榮全等商酌妥辦，毋稍膜視，儻該將軍等藉故耽延，致有貽誤，即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實參奏。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福濟、錫綸奏，籌辦安置索倫，阿爾泰山南地多閒曠，可以安插索倫人衆。著福濟等斟酌情形，妥速籌辦。一面咨商麟興等，將額魯特人衆趕緊分布，免與索倫雜居一處，滋生事端。

三月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將稅務司狄妥瑪、吉羅福、美理登、馬福臣等四人，均賞給四品銜，惠達、滿三德、好博遜等三人，均賞給五品銜，杜德維、漢南、葛顯禮、包臘廷得爾等五人，各給一等金功牌一面。雷德、康發達二人，各給二等金功牌一面。幫辦萬德立、赫政、德益壽三名，各給銀功牌一面，以昭激勸。

《穆宗實録》卷二五四　乙酉，諭内閣：御史宋邦德奏請整頓吏治，並請舉辦社倉，社學，普濟，育嬰各摺片。該御史所陳興教化，杜浮收，清案牘，省徭役，禁官價，除盜賊，修城池，禁賭博，治衙蠹，減僕從各條，均爲州縣官應行之事。著各直省督撫嚴飭各該州縣實心講求，並飭藩臬各司及本管道府隨時查察，如有廉勤素著者，即著列名保奏，其因循不職之員，並著破除情面，從嚴參處，以肅吏治而裕民生。至社倉，社學，普濟堂，育嬰堂皆有裨於吾民，惟日久弊生，各州縣不無廢弛，現除用兵省分外，即著各該督撫轉飭所屬地方官查照舊章，一律興復。

諭：御史徐景軼奏請飭用兵省分，安集流民，務農興利一摺。著各直省督撫於從前被兵現經收復地方，慎選賢良牧令，責令加意招徠，流亡有歸業者，爲之清還田産，緩其逋租，假以籽種之資，俾有歸農之樂，務使兵燹餘生，各安舊業，以恤民艱而固根本。

《穆宗實録》卷二五五　壬辰，兵部等部議覆調任兩江總督曾國藩酌改江蘇水師營制事宜：一、江蘇水師，應改爲内洋、外海、裏河三支，以資控馭。一、内洋、外海營數，應以蘇松鎮川沙、吴淞二營，改歸福山鎮管轄，並提督所轄南匯營、蘇松鎮中營、左營、狼山鎮掘港營爲外海六營；蘇松鎮右營、福山鎮左營、狼山鎮右營，並新設通州、海門二營爲内洋五營。一、裏河水師，應以原設提標右營、太湖左營、右營，並添設淞北、淞南二營爲五營，專歸提督管轄。一、狼山鎮新設通州、海門二營，應歸江南提督專管，並由長江水師提督兼轄。一、外海每

營撥廣艇二號，內洋每營撥三板十二號，太湖等營酌撥三板十三號至二十號不等，應即興修。一、續造輪船四號，分撥提督及蘇松各鎮，專巡外海內洋。一、江甯設立船廠，按年輪修戰船，輪船應由上海船塢整理。一、水師專以管船爲主，每船設一官，大者設兩官，其無船之弁兵，一律裁撤。一、裏河內洋兵糧，照長江章程給發，外海較爲辛苦，應遞加以示區別。一、前議設立淮揚水師，應行緩辦。一、太湖七營改爲裏河五營，應裁員弁，遇有裏河缺出，即行酌補。一、所裁內河外海及通州、海門兩營守備等員，分歸兩提督先行序補。一、蘇松鎮中軍，應仍其舊，狼山、福山裁去中營，應以通州營遊擊爲狼山鎮中軍，福山營遊擊爲本鎮中軍，各留陸兵百名，以備差遣。一、統計水師俸餉歲需十五萬餘兩，兵米雜費四萬餘兩，覈算歷年司庫實發銀兩，足敷支放，無庸另議款項。以上十四條，均應如所請辦理。從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五　四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福濟、錫綸奏，查明分界內無塔城管轄之地，瑪呢圖噶圖爾幹卡倫，既在科布多地界，著奎昌、明瑤悉心經理，毋稍推諉。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六　五月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茲於本年二月間，復據美國使臣呈遞臣衙門照會，稱本國書籍，業已披覽，尚未得覩中華之書，並議檢查中國民數册籍，由臣衙門購買中國書籍共十種，裝成一百三十套，裝成五十六匣，花于五十種裝成五十匣，一併發交該使臣祇領，以示酬答。

《穆宗實録》卷二五九　丙申，諭內閣：左宗棠奏，官軍擒捕各匪净盡，陝境肅清一摺。陝西官軍自埽平董志原回巢後，各路匪徒仍復暗相句結，肆行刼掠。經提督郭寶昌、劉松山等派兵擒捕，斬獲甚多，雲嚴鎮巨逆袁大魁竄至保安縣屬之老巖窯，憑險結寨，經道員魏光燾、提督劉端冕等率兵攻勦，殲斃逆首袁大魁及賊目多名，餘匪悉數埽除，各處匪類，亦經官兵擒捕净盡，榆、綏、延、鄜各屬一律肅清。勦辦尚爲得手。惟陝西頻年疊遭兵燹，此時逆匪雖經勦净，而游勇土匪仍恐易滋嘯聚，且各屬地方賑撫窮黎，安插人衆，在在均關緊要。左宗棠現在振旅西征，所有陝省善後各事宜，劉典責無旁貸，即著悉心籌畫。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六　六月壬子，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使臣到津，請派員互換條約一摺。著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兵部尚書董恂、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壬戌，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等將上海購製機器，先行揀擇精要，於上年十月委解赴津，聲明其餘重大之件，俟今春再行解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會立牌博俄官意圖侵越，奎昌奏，建立牌博情形各一摺。榮全、奎昌現與俄官分界，遵照紅綫條約，於博果蘇克壩塔斯啓勒山分建界牌鄂博兩處，未容俄官向內侵占，辦理尚爲妥協。其由珠嚕淖爾至沙賓達巴哈分界處所，原圖所載，險阻難行，俄官輒欲由珠嚕淖爾迤北數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齊壩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繞至沙賓達巴哈，按其地址，已將唐努烏渠海遊牧包去大半，該俄官藉詞欺蒙，意圖侵越，豈可遂其狡謀，榮全惟當按照條約，與之辯論，固不可過於決裂，致生事端，亦不得藉口從權，遷就了事，任令得步進步，貽誤事機，是在該大臣妥爲善辦，以副委任。奎昌現與俄官往立西邊牌博，亦著詳細履勘，照約辦理，是爲至要。

《穆宗實録》卷二六一　丙寅，諭內閣：御史徐景軼奏，興利宜重農桑，及請力興教化各摺片。農桑爲衣食之原，最關緊要，惟小民耕種，未免勤惰不齊，是在地方官隨時督率，予以勸懲。著各省督撫責成各該地方官認真考課，實力奉行，不得藉端滋擾，並著會同各省學政嚴飭州縣教職等官，訓迪士林，勸置義塾，以資觀感。

《穆宗實録》卷二六二　七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洋人在臺灣違禁滋事，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洋人美利士等在臺灣大南澳地方伐木墾荒，私販軍火，交通生番，實屬違禁妄爲，業經該衙門照會英、布兩國使臣由中國自行拏辦，並知照該督撫酌覈辦理。此事英國使臣自知理屈，已據照覆，飭將英人名康撤回，而布國使臣則請將美利士暫行停辦，顯有袒護之意。此時該洋人等曾否撤回，抑仍在該處招募工作？如果不遵條約，任性妄爲，自應由該督撫查拏懲辦，惟事關中外交涉，必須有明幹大員隨時斟酌辦理。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等奏，洋務日繁，請調員來閩差遣。前福州府知府丁嘉瑋，福建儘先補用參將王榮和，既據該將軍等奏稱，該員等熟悉詳情，自應俯如所請。

《穆宗實録》卷二六二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卞寶第奏請簡臺灣道員缺，並請以楊在元試署臺灣鎮總兵各摺片，本日已降旨令黎兆棠署臺灣道員缺，並批令楊在元試署臺灣鎮矣。臺灣孤懸海外，五方雜處，人心浮動，當此多事之

秋，必其人才識足以獨當一面，而又能實心整頓者，方能有益地方。著英桂、卞寶第於該鎮道到任後留心察看，如措置未能合宜，即行奏明撤回。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八月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德英等奏，俄人越境要求通商各情，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約辦理一摺。德英等仍當密飭防卡官弁，如再遇俄人入境，即按照條約，設法攔阻，毋任其乘隙闖入，並一面嚴禁軍民私相貿易，以弭釁端。

《穆宗實録》卷二六四　癸卯，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七月間有安姓太監乘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炫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上有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旁有龍鳳旗幟，帶有男女多人，並有女樂品竹調絲，兩岸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係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在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飭屬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深堪詫異。該太監擅自遠出，並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宫禁而儆效尤。著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丁寶楨迅速派委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無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即著曾國藩飭屬一體嚴拏正法，儻有疏縱，惟該督撫等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跡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無庸再行請旨。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界務辦竣，俄國實無侵越，並議償俄人被擄錢數，暨請飭接濟索倫人衆各摺片。覽奏均悉。俄國立界事宜，久未定議，茲據該大臣奏稱，此次與俄官會議分立地界，將中原新立牌博八處，俱用清字註明，細閱紅綫，兩國圖形相符，與從前原圖紅綫，均屬相合，其唐努烏梁海蒙官等衆，皆結稱俄國實無絲毫侵越，該大臣經理此事，使俄人無所刁難，而蒙衆亦皆悦服，實屬不負委任。現在烏屬邊界，業經立單，榮全已馳赴索果克卡倫，著奎昌迅將俄國印押圖記，如期送到，其善後各務，著榮全於回抵烏城後，會同福濟等悉心酌度，次第辦理。科城界務，是奎昌專責，此時正可乘機利導，該大臣當趕緊籌辦，毋稍稽延。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民教仇殺案件，請旨飭催早結一摺。【略】李鴻章計已抵川，著即會同崇實、吴棠嚴飭該地方官，將殺死李教士一案，查拏真正兇手，按律審辦，毋任漏網，並著將民教互殺人數，秉公查訊，及早擬結。李國安是否即係李國，亦當確查聲覆，不可稍涉含糊。其覃教士率匪殺斃平民多命之案，李鴻章等亦即悉心籌辦，務期毋枉毋縱，以弭争端。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八　九月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義教士被傷殞命，請飭查明妥辦一摺。【略】著即派委通曉時務之員，馳赴貴州，會同曾璧光迅速查明，秉公辦理，據實具奏，不得稍有遷延袒護，以致別生事端。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貴州遵義縣教民互争一案，尚未辦結。【略】仍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隨時咨催李鴻章、曾璧光，妥速辦結，其四川西陽州教民相争一案，並著李鴻章會同崇實、吴棠懍遵前旨，秉公辦理。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新造輪船赴津，請派大員勘驗一摺。福建新造第一號輪船，沈葆楨現派道員吴大廷監駛赴津，著派崇厚前往驗收。【略】並著詳細勘明，據實覆奏，至此號輪船，即著照沈葆楨前擬名爲萬年清。沈葆楨所繪輪船總圖，業由軍機處呈進，留中備覽。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九　十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四川西陽州民教仇殺，貴州遵義縣民教互争兩案，疊諭李鴻章等迅速查辦。諒該督等業已分别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西陽、遵義兩案未結，【略】藉詞要挾。並聲稱會同該國提督攜帶兵船，前赴江西等處，急求各案了結等語。中外定約以來，各督撫於民教争訟各案，每以正兇未獲，人證未齊爲詞，累月經年，案懸莫結，以致該使臣從而生心，所有西陽、遵義兩案，著李鴻章、崇實、吴棠、曾璧光懍遵前旨，將西陽案内劉幅、張佩超等，究係何人正兇，按律懲辦。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倫托海分界事宜，請簡員會同俄國勘辦一摺。布倫托海所屬地方，皆係塔爾巴哈台管轄之地。前據明瑶奏稱，塔城未經克復，道途梗塞，無地可分，茲據該衙門奏稱，俄國使臣擬於塔城安静地方，從北起首，先建鄂博，並稱無中國大臣會辦，亦可自行建立，是該處分界事宜，亟應迅速辦理。設俄國先自往建，則任意侵占，事後必啓争端。文碩係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責無旁貸。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此次蒲安臣與志剛、孫家穀出使，與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頗爲有益，其在美國所擬八條，尚無窒礙難行之處，既經該使臣等與美國大臣畫押蓋印，現復遣柏卓安來京，請與互换，自應代爲奏請，准其照行，俾該使臣

等在外國辦事，得有把握。

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大臣在美國續定條約，請派員互換一摺。著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户部尚書董恂，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總稅務司赫德數年以來，尚無貽誤，此次議修英國條約，經臣等飭令該總稅務司與章京委員等公同辦理，遇有中外情形，彼此尚未深悉者，辯難相持，令其從中排解，兩年以來，頗爲得力，亦未便没其微勞，可否仰懇恩施，逾格賞加布政使銜，以示鼓勵之處，伏乞訓示祇遵。御批：依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〇　十一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遵義教士因傷殞命疊經諭令曾璧光妥速籌辦，並令李鴻章會同辦結。李鴻章前派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訪，計早抵黔，曾璧光諒已派員會辦，此案總以教士因何身死爲最要關鍵，必須質證明確，斷不可稍涉含糊。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往俄界墾地，應由朝鮮早申禁令，當諭禮部行文該國王妥爲辦理。【略】著禮部迅即行文該國，申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許再有逃越，以重邊防，並著富明阿飭令訥木津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將朝鮮越界民人，悉行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别生枝節。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辦理考董滋鬧教士公寓大概情形一摺。馬新貽等仍當懍遵前旨，嚴飭該府縣官，將領首滋事之夏姓等迅速查拏，持平審辦，並飭吴世熊等會同該地方官妥爲料理，斷不可稍涉偏縱，致啓釁端。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榮全奏，賠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請於津海關或北洋三口，於俄國應納稅餉内照數扣收，當交該衙門議奏。兹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奏稱，此項賠款，既經榮全議定，除委員薩碧屯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外，其餘銀十萬數千兩有零，按照原議三年補償，每年需銀三萬四千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惟北洋三口，山海東海兩關，並無俄國交納貨稅，即天津一關，俄商陸運稅銀，每年亦止一千餘兩，不敷抵扣，請於山西應解京餉内分年籌撥等語。著李宗羲飭令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内，自明年爲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四千兩，交歸綏道轉解，務須提前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解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納，覈計三年，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絀，著福濟、榮全查明辦理。

《穆宗實録》卷二七二　十二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貴州軍務日久未有起色，川楚援黔各軍頻年勦辦教匪，尚能克復城邑，迨進勦苗巢楚軍敗於黄瓢，黔軍潰於羊安，從此一蹶不復再振。李鴻章威望素著，現在重慶暫駐，著即馳赴貴州，所有川、楚、貴州各軍均歸節制。該督即逐加揀選，申明賞罰，嚴檄各將領分投進勦，互爲援應，庶得同心協力，迅奏膚功。儻川楚各軍不能得力，即行裁撤。咨明崇實、吴棠、劉崐將此項兵糈仍解赴李鴻章軍營充餉。該督上年凱撤之師，其中不乏驍勇，著即酌量奏調赴黔，以備調遣。廣西防邊之兵如須調赴黔省會勦，並著李鴻章酌度辦理。至李鴻章進兵克復地方後，修治城池，招集流散，聯保甲，給籽種，仍著曾璧光隨時商同李鴻章妥爲經理。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〇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崇實、吴棠奏，議結酉陽教案；李鴻章奏，遵義教案，派員會辦，暨起程回鄂各摺片。李鴻章現以酉陽教案已結，天門教案初起，即由川省起程東下，自係未奉到本月初七日諭旨。天門一案，前經郭柏蔭查明奏結，羅淑亞所帶兵船，自不至駛赴漢口，再圖滋擾，著即懍遵前旨，趕緊折回，入黔督軍進勦。

《穆宗實録》卷二七三　甲子，諭：曾國藩奏遵查畿南所屬災歉較重，應行賑恤一摺。直隸南路之大、順、廣三府地方本年雨澤稀少，災情較重，經曾國藩屬令臬司錢鼎銘親歷周查，以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毗連肥鄉之數十村莊及大名所屬之大名、元城爲最苦。該督現擬寓賑於貸，就各屬著名災重處所編定户口，酌借錢文，請飭部於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出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交錢鼎銘經理賑恤事宜等語。幾南災歉較重，自應設法補救，以靖地方。兹覽該督所陳一切具臻妥協，即著崇厚在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派員運至大名，交錢鼎銘收領，並著曾國藩飭令該臬司妥爲散放，以拯災黎。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年）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正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法國使臣羅淑亞駛至漢口，由川趕回，與之商辦定議一摺。即照李鴻章所擬，令其設法遷移，以圖兩全，著崇實、吴棠妥籌辦理。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自立牌博，請飭查辦一

摺。瑪呢國嘎圖勒幹至哈已爾阿蘇一帶，俄國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裁撤，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當經改派奎昌前往會辦。【略】昨因文碩到科需時，諭令榮全前往代辦，即著榮全懍遵前旨迅速前往，俟文碩到後，再回烏城。

《穆宗實録》卷二七六　二月辛丑，諭：左宗棠奏，提督劉松山陣亡後，該軍統率需員，查有布政使銜候選道劉錦棠膽略尚優，軍情翕服，堪以接統，請賞加京銜等語。劉錦棠著賞加三品卿銜，接統劉松山舊部，用資鎮率。

諭：英桂、卞寶第奏，查明臺灣洋案，請將主謀搆釁之蕭瑞芳等懲辦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喘噹前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滋事各案，經該署道黎兆棠查係廩生許建勳、副將蕭瑞芳爲之主謀，以致洋人藉端生釁。現在許建勳冒開洋行，私販樟腦，日引洋人深入内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請即拘案懲辦等語。臺灣爲商賈輻湊之地，人情浮動，今許建勳懷挾私嫌，膽敢重賂洋人從中搆煽，蕭瑞芳身任武職大員，竟至偷見喘噹，煽其開礦占署，釀成巨案，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從嚴懲辦，何以禁遏内奸。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英桂等即密飭黎兆棠迅將該二犯一併嚴拏正法，以絶後患。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劉典奏，停止廣東陝捐，並請飭催廣東協餉一摺。據稱陝西在廣東開設捐局，撥充西征軍餉，每年所收捐項無多，而貴州又在該省辦理黔捐，此招彼徠，辦法尤難一律，請停止陝捐，專儘貴州辦捐，以免轇轕，廣東每月應協陝餉請飭瑞麟等遵照前奏，按月彙解等語。所奏係爲清釐餉項起見，所有陝西設立廣東米捐分局，著即停止，並著劉典將前派之委員撤回。貴州所設捐局既經曾璧光派令臬司葆亨赴粵開辦，即著該撫檄飭該臬司認真辦理，以濟軍食。至廣東省每月應協陝餉一萬兩，自同治五年起至八年年底止，已欠銀四十餘萬兩。現在甘回屢擾陝邊，該省防勦各務仍不能鬆，需餉實形緊急，著瑞麟、李福泰查明該省欠解陝餉確數，即飭運司鍾謙鈞守催撥解，並將粵海關四成洋税銀兩，每月撥濟陝餉銀一萬兩，源源轉解，不得仍前推延。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各將軍、督撫、南北洋通商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藉兵要挾，漸不可長，請飭各省遇有外國案件，持平速結，並請飭地方官於傳教事件，先事防維，列入考成，及請飭江蘇、福建，迅辦英國未結各案各摺片。【略】著各該將軍、督撫、通商大臣等，嚴飭所屬，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認真查辦，持平迅結。毋得仍前延宕，致外人得以藉口。況現在英國使臣威妥瑪，鈔録上海新聞紙，以羅淑亞催辦各省積案有效爲詞，則該國未結各案，豈可聽其遷延。著文煜、英桂、卞寶第、馬新貽、丁日昌將臺灣販運樟腦等案，剋日辦結，毋貽該國使臣口實。嗣後各該省遇有交涉案件，並著各該將軍、督撫、飭屬勒限完結，以弭後患。至傳教一事，流弊固多，而地方有司，如能先事圖維，經權互用，未嘗不可杜其干預，著各該將軍、督撫大臣等，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次總理衙門通行成案，悉心體察，豫爲經理，儻能辦理妥協，即准其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以冀挽回積習，用弭釁端。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三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議奏内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請各項勞績保獎，宜示限制一節。【略】按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爲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慎者，酌保數員，其保獎員數，總以差事之勤惰，定人數之多寡。

《穆宗實録》卷二七九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瑞麟、李福泰奏，派兵勦辦黎匪，殲捡首要各犯一摺。崖州黎匪劉振欣等，因外委洪雲章派貲修理土城，膽敢糾集多人將洪雲章戕斃，復突入内地，焚刦村莊。都司吴成龍等帶兵彈壓，該匪並句結各路黎匪，圍攻土城，吴成龍、黎桂香先後戰歿。經瑞麟等檄飭署總兵劉成元，督同地方文武前往勦辦，劉振欣等在大田一帶踞險抗拒，官軍進抵大田，疊破賊棚，生捡首匪多名，劉振欣由嶺背竄逸，副將王伯熊等追至五指山下河邊，將首犯劉振欣捡獲。現在東西兩路各村黎人，俱已投誠，劉振欣等均經訊明正法，在事員弁兵勇尚屬奮勉出力。著瑞麟等擇尤酌保，毋許冒濫。儋、崖、陵水各州縣所屬黎匪，獷悍性成，平日每易滋事，此次劉振欣等糾衆戕官，則由於營弁之科派啓釁，實屬不成事體。嗣後該府所屬文武，瑞麟等務須隨時遴選循良，安民戢暴，遇有貪劣不職之員，即行參劾，並嚴飭該管道府力加整頓，毋任文恬武嬉，致滋隱患。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十二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遵義教案，請飭迅結一摺。至此案雖由李鴻章派員往辦，曾璧光係該省大吏，豈得置身事外，著即嚴督派出各員，悉心會辦，逐層確查，覈實持平，以自立於不敗之地。勿任教士肆意索賠，轉授該使臣以口實。

四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美國使臣蒲安臣病故，現籌辦理情形。美國使臣蒲安臣，前經派充出使各國大臣，與志剛、孫家穀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該使臣周歷英、法、美暨瑞、丹、和、布諸國，遠涉重洋，不辭勞瘁，辦事諸臻妥協，本年正月間，行抵俄國病故，殊堪憫惻。該使臣身

後事宜，業由志剛等妥爲照料，兼撥銀兩經理喪事，著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交該使臣家屬祇領，以示優待之意。蒲安臣業經身故，出使事宜，甚關緊要，著該衙門飭令志剛等督同左協理柏卓安、右協理德善，悉心商酌，妥爲辦理。

已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遵義教案未結，疊諭李鴻章等持平籌辦。【略】仍著迅飭余思樞會同該省官員，妥速籌辦，不得以他省派往人員，意存推諉。曾璧光身任黔撫，責無旁貸，著即懍遵前旨，迅令余思樞馳回遵義，並飭承辦各員，會商訊結，以期早息釁端。教士羅伯恩有無被團勇欺陵情事，亦著曾璧光切實查明，隨時約束，毋得故置不問，致生枝節。

五月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使臣威妥瑪，請於沿海水底，暗設通綫，謹將辯論各節據實密陳一摺。洋人以貿易爲本，時慮中國舟車遲滯，欲以外國之銅綫諸法，試行於中國。【略】著南北洋通商大臣，暨沿海各督撫，密飭各關道地方官，先事豫籌，嚴密稽查，遇有洋人安設通綫之處，祇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綫端祇准在船隻內安設，即在沿海埠口，向來停泊各洋船碼頭之外，近海處所停泊，儻有將綫端牽引上岸，不遵定章辦理者，即照會領事官立時查禁，以杜將來流弊，而絶他國效尤之漸。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拏獲句煽洋人搆釁之要犯，遵旨正法一摺。已革副將蕭瑞芳，即蘇阿成，先在廣東原籍煽惑洋人搆禍，繼在臺灣偷見洋弁，唆其開礮占著，釀成巨案，實屬罪大惡極。經黎兆棠將該員拏獲，遵旨即行正法。辦理深合機宜。

庚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天津一帶，自入夏以來，亢旱異常，人心不定，民間謠言甚多，有謂用藥迷拐幼孩者，有謂義塚内有幼孩屍骨暴露者，有謂暴露之屍均係教堂所棄者，遂有謂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紛紛謠傳。【略】遂將豐大業羣毆斃命，傳鑼聚集各處民人，將該教堂焚毀。【略】諭内閣，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

《穆宗實録》卷二八三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崇厚奏津郡民教搆釁情形，當經密諭曾國藩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妥籌，持平辦理。本日復據崇厚奏自請治罪，並將天津道府縣各官請分别嚴革職，及查津郡現在情形各摺片。已明降諭旨，將崇厚等先行交部分别議處，並令曾國藩於抵津後確查奏參矣。匪徒迷拐人口，本干例禁，宻眼剖心之事，尤屬罪無可逭，人所共憤，全賴地方官平日嚴密稽查，隨時拏辦，如任民間擅自拏人，實屬不成事體。著曾國藩於抵天津後，與崇厚體察情形，妥爲辦理。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六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奉旨飭赴天津，恭摺覆陳一摺。【略】即著飭令派出之道員博多宏武等，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根究，妥籌辦理，昨已特命崇厚充出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前往署理，以冀潛伐敵謀，消弭隱患。曾國藩眩暈之症，現已十愈其八，日内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至傳教習教之人，傷斃若干，中國外國之人，無故被害者若干，皆須切實查明，嚴拏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尤爲目前要務。並著認真區畫，妥速籌辦。原摺著鈔給崇厚閱看。

《穆宗實録》卷二八四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李宗羲奏，河東豫引積滯，請飭禁違章抽釐，並嚴緝私鹽一摺。據稱河東豫引滯銷，因蘆紅小土各鹽越境侵灌，豫省行銷引地各州縣未經會同委員認真協緝所致。且河東每年向有津貼河南銀二萬兩，不應再抽鹽釐。近來南陽府唐縣等處，仍復私抽釐金，遂致成本愈重，引銷愈行壅滯等語。著李鶴年嚴禁河南各府州縣，毋許違章抽收鹽釐，並飭行銷河東引鹽之各地方官會同委員認真巡查，遇有蘆紅小土各私鹽越入引地，立即嚴拏，私販人犯，照例懲辦，所獲私鹽一半歸公，一半充賞。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庚子，給法國照會：【略】特派太子少保、頭品頂帶雙眼花翎、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前往貴國，以著兩國實心和好，天津一案，祇由民間一朝之釁，定能迅速辦結，益昭睦誼。爲此照會。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據稱教堂牽涉迷拐之案，訊供稍有端倪，尚未能確指證據等語。此案啓釁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爲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則曲直既明，方可再籌辦法。至於洋人傷斃多人，情節較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此事亦勢難了結。著曾國藩、崇厚悉心會商，體察事機，妥籌辦理，以期早日完案，免滋後患。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宋晉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請飭曾國藩速查起釁根由，據實覆陳。

諭：據宋晉奏，江南設立長江水師，原以控扼海口，巡邏江面，近聞水師遠

遜於前，營制漸形疏懈，並有不法水勇，假巡邏爲搶刼，江面盜案屢出，行旅戒嚴，地方官不敢捕拏，恐日久肆行，轉致貽害，請飭彭玉麟前往整理等語。【略】著馬新貽、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郭柏蔭、劉崐，按照曾國藩所定章程，會同黃翼升時加整頓，務使士卒驍壯，號令嚴明，並一面檄飭各該地方官，遇有水勇搶刼案件，即行捕拏究辦，不准互相容隱，擾害商民。

《穆宗實録》卷二八五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覆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萬一事有決裂，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不思未雨綢繆。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馬新貽、英桂、瑞麟、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丁寶楨、郭柏蔭、劉崐、李福泰、黃翼升、楊昌濬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該督撫等務宜悉心辦理，不可徒託空言，以期有備無患。

癸亥，據崇厚奏稱，曾國藩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朝廷實深廑繫。此案關繫頗大，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本日已諭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該督辦理。又以丁日昌由蘇赴津，即航海前來至速，亦須在旬日以外，因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該督等務當悉心籌畫，此案了結，總以愈速愈妙。至天津府縣等正法一節既難照辦，而爲首滋事之犯自應趕緊緝拏，如首犯緝獲，則據理辯駁，一切自易轉圜。崇厚摺内所稱曾國藩論及道光年間辦理洋務以來，時而主戰，時而主和，和戰兩歧，況目前情形尤與從前迥異，一國搆釁，各國連衡，沿江沿海防不勝防。曾國藩所論切中情事，著與毛昶熙、崇厚熟籌辦法，總以力保和局爲要。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釁，現亦不可不豫爲防範，以備不虞。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並令傅振邦前赴天津，聽候該督調遣，其練軍及標營官兵已令傅振邦豫爲部署候調。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七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酌帶各軍剋日起程。天津之事，現經毛昶熙前往，會同曾國藩辦理，旬日以來，法使羅淑亞仍復恃強逞忿。【略】該督馳抵直境後，應駐紮何處，屆時再行請旨辦理。袁保恒現辦西征糧臺，情形較熟，未便遽易生手，所請赴直效力，著毋庸議。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據稱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因患病出省，在順德府調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亦在密雲縣治病，已派員分赴守催等語。覽奏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略】著錢鼎銘懍遵前旨，星夜派員前往，將該革員等迅解天津，不准藉詞託病，仍著將起解日期，趕緊覆奏。曾國藩於張光藻等革職後，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並著派員勒限催提，俟解到日，會同毛昶熙取具該革員等確切親供，以憑覈辦。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八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提解已革天津府縣到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近日辯論情形，並鈔録照會呈覽。【略】現在羅淑亞所遞洋文，業由該衙門譯出，即著曾國藩等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訊，取具切實親供。【略】成林到津後，毛昶熙計已交卸，仍著暫留天津，會同曾國藩籌辦一切。丁日昌於洋務情形，素稱熟悉，此次兼程到津，籌畫各事，均極認真，即著幫同曾國藩等悉心妥辦，務協機宜，以副委任。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魁玉奏稱，兩江總督馬新貽，猝被行刺，因傷出缺，已將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補授矣。兩江職任綦重，曾國藩前在江南多年，情形既多熟悉，布置尤爲得宜，刻下交卸在即，務當遵奉昨日諭旨，嚴飭地方文武員弁，將在逃首要各犯，儘數購獲，並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將現獲各犯詳細研究，審得實供。其羅淑亞照會内所指各節，該督等亦當逐一詳訊，取具張光藻、劉傑切實親供，以期及早結案，毋令枝節横生。李鴻章現在行抵何處，著即馳赴天津接篆，所部各軍，仍著分飭郭松林等，於直隸邊境獲鹿一帶，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紮，以防回匪竄擾爲名，不可稍動聲色。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辛亥，諭内閣：署兩江總督、江甯將軍魁玉，著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穆宗實録》卷二八九　己未，諭：曾國藩等奏，審明天津案内各犯，分别定擬，開單呈覽，並天津府縣未能剋日解京各摺片。天津滋事一案，爲時已久，必應趕緊辦結。曾國藩等以此案棘手甚多，礙難拘守常例，不得不變通辦理。現據訊明各犯擬辦正法者十五人，擬辦軍徒者二十一人，既屬供證確實，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辦理。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尚未確實之犯，仍著認真研鞫，迅速定擬具奏。未獲各犯並著上緊飭緝，歸案訊辦。至所稱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償實數，由總理衙門覈定行知等語。所奏殊屬拘泥。此次津民逞忿滋事，幾至釀釁，案情重大，自不得不嚴行懲辦，

但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爲憑，期無枉縱，豈能豫爲懸擬，強人就案。著曾國藩等審訊明確，持平定擬，不必拘定成見，至應行正法各犯，著俟刑部議奏。

庚申，諭内閣：御史劉瑞祺奏，請崇儉德，以維風化一摺。方今物力艱難，民生彫敝，允宜黜華崇實，力挽頹風。屢經明降諭旨，期與中外臣民力除浮靡，諒已共見共聞。茲覽該御史所奏各情，尤宜倍加儆惕，嗣後當益求撙節，爲天下先，中外臣民，亦應一體從儉戒奢，毋蹈從前積習，以副朝廷敦崇節儉至意。

《穆宗實録》卷二九〇　九月甲戌，諭内閣：前因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民教啓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儆。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慈堂内貞女慘殺，尤爲兇殘。現經曾國藩等拏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别情節輕重，將馮癩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徒，既屬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將馮癩子等即行處決，小錐王五等分别發配安置。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民教啓釁，疊諭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嚴密設防，現在天津一案，業已辦理就緒。經此次訓諭後，務當實事求是，嚴密設防，毋再視爲具文。至各省民教交涉事件，亦應處處持平，不可專顧一面，若地方官操縱合宜，剛柔互濟，自可消患未形。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於所屬州縣地方官，務須選擇有風骨而又通曉事務之員，遇教士非分之求，不得曲爲遷就，遇條約應辦之事，亦當妥爲撫綏，庶中外相信，不致再滋事端。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十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崇厚等奏，天津機器局告成，動用經費各款，開單奏報一摺。著交李鴻章妥爲籌畫，奏明辦理。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摺。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前因東豫各省，匪蹤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爲難，特設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係屬因時制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繫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專責成。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錦道所管之牛莊關，均歸該大臣統轄。【略】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鴻章現任直隸總督，當懍遵此次改定章程，將洋務事宜悉心籌畫，海防緊要，尤須統籌全局，選將練兵，大加整頓。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大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加意慎密一摺。中外交涉事宜，非尋常日行事件可比，【略】乃本年因天津民教構釁，令劉坤一暗中防維諭旨一道，竟爲九江領事官鈔録，經威妥瑪照會總理衙門。此等緊要事件，劉坤一何以漫不經心，致有疏漏，其爲養尊處優，事事假手於人，已可概見。此件諭旨，究由何處漏洩，著即澈底查明，嚴恭懲辦，不准稍有迴護徇庇，致干重咎。嗣後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等，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加意慎密，不得稍有疏虞，無論是何等諭，均須親自拆閱。

庚申，諭内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尚書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當諭令李鴻章妥籌應辦各事宜。【略】惟中外交涉事務較繁，自應添設道員管理，著照所請，准其另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各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並責成該道督飭府縣，悉心妥辦，仍隨時稟請該督酌覈辦理。嗣後津海關道缺出，著由直隸總督揀員請補，其餘未盡事宜，著李鴻章迅速妥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津案暫結，隱憂方大，敬陳籌備事宜一摺。【略】並因直隸、江南爲南北洋總匯，以曾國藩、李鴻章分任其事，該督等爲國家股肱心膂之臣，想必能先事圖維，講求實際。

十一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酌議津海關道章程七條，已令該衙門議奏矣，此外如尚有未盡事宜，仍著該督體察情形，隨時陳奏。另片奏，天津機器局添購碾器，增建廠屋，並興造藥庫，該局事務，多與洋人交涉，擬派陳欽會同沈保靖辦理等語，著即飭令該員等認真經理，以期漸臻精熟。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醇郡王奏，請飭辦理夷務諸臣，除徇夷之積習，舉驅夷之大局等語。自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以來，時艱孔亟，本當懲前毖後，不可一息苟安，嗣後中外任事諸臣，遇有交涉事件，務當堅持定見，衆伐敵謀，勿令一事稍涉畏怯，致長敵人氣燄。至驅夷大局，目前雖未能遽見施行，亦當未雨綢繆，先機布置，爲自強不息之計，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實力實心，次第籌辦。

《穆宗實録》卷三〇〇　乙亥，諭：御史許廷桂奏，請整額吏治一摺。向來捐納人員試用期滿，勞績人員到省一年，均由該督撫察看甄别，必須嚴定去留，

方足以示勸懲。近來該督撫於各項人員甄別時，大率填註籠統考語，概予留用，雖有繁簡之分，從無降斥之請，致定例皆屬具文，殊非覈實之道。嗣後著各直省督撫恪遵定例，於道府州縣等官到省時，無論捐納勞績，認真察看，如果係爲守兼優堪膺民社之員，即出具切實考語，分別繁簡奏明補用，如才具未能勝任，即秉公參劾，或酌量改補降補，毋稍姑容，其實缺及正途人員，亦應隨時考覈，以肅官方。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十二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徵收洋藥正稅，請飭自行覈實辦理一摺。據稱接據赫德申稱，香、澳併徵洋藥正稅，粵省既不承辦，該省洋藥稅走私甚多，擬在附近香、澳等處，設立公所，代關納稅，已將巡查洋稅之輪船，調赴廣東，委副稅務司專司其事，每月需經費銀一萬兩，年終計可多徵洋藥、稅銀四五十萬兩等語。【略】惟華商納稅，係該省應辦事件，地方官吏豈可置身事外，著瑞麟、崇禮按照赫德原申各節，及户部等衙門此次所奏，即於收釐處所，帶收正稅，由該督等自行商辦。總在巡緝認真，嚴防偷漏，毋得任令委員蒙混，以除從前積弊。月需經費銀兩，准由該督等自行覈定，正稅按三十兩之數徵收，仍於年終將總數報部。惟利源所在，洋人每生覬覦，現如自行商辦，必實無走私偷漏情弊，方爲覈實辦公，不致爲洋人所竊笑，該督等務即詳定章程，斟酌妥辦。

同治一〇年（辛未、一八七一年）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正月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令柏卓安、德善隨辦出使事宜，擬請賞給各該員頭等寶星一面。

《穆宗實録》卷三〇三　己酉，諭：曾國藩奏，遵籌日本通商事宜，所陳派員駐紮日本，約束内地商民一節，與李鴻章前奏大意相同，至謂明定章程，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仿照泰西之例，固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及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霑之詞，以免含混等語。所慮頗爲周密。著李鴻章按照曾國藩籌議各情，豫行區畫，庶將來該國使臣到後，得以因時制宜，不至再蹈從前隔閡覆轍，是爲至要。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崇實、曾璧光奏，黔省教案，仍照原議歸結一摺。黔省教案九起，經在事各員與教士李萬美等商議妥協，一律議結，並由該教士出具甘結，照會銷案，是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此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曾璧光務當督飭地方官秉公持平辦理，以期永遠相安。在事出力之道員余思樞著賞加布政使銜，知府馬應鏜著賞加三品銜，同知張鴻績著賞加鹽運使銜，州同湯中著俟補缺後以知州用，章紹濱著不論雙單月選用，副貢生華國輝著賞給五品銜。前署遵義府知府汪炳墩、前署遵義縣知縣劉肇觀、前署遵義協副將梁正春，於民教倉卒滋事，未能即時解散，實難辭咎，均著交部議處；外委范玉芳、把總陳雲龍，著一併斥革；前署永甯州知州尹樹棠，著摘去頂帶，一年無過，方准開復；前署綏陽縣知縣楊嘉禾、前署獨山州知州錢壎、前署桐梓縣知縣耿光祺，均著交部察議，以示勸懲。至賠款銀七萬兩，已由黔省籌發三千兩，其餘六萬七千兩，崇實等分咨各省於協黔軍餉内劃撥，固因黔省餉需支絀無可應付，惟與其令該教士自行走領，易滋事端，不如由川省先行籌款墊發，一面咨催各省於協黔餉内照數提出，解還四川，較爲直捷。著崇實、吴棠、曾璧光斟酌情形，設法籌辦。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二月壬戌，禮部又奏，臣部於朝貢各邦，向皆按例咨行，從無轉遞書函情事，良以體統所係，不得不恪守舊章，此次美國封函一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由臣部轉遞朝鮮，自是一時權宜之計，故臣部未敢拘泥。第恐各外國紛紛援照申請，將來必有窒礙難行之處，應請嗣後如有各國書函，臣部仍遵舊例，不爲代遞，以全體制。

《穆宗實録》卷三〇四　辛未，諭：丁寶楨奏，捻獲倡教謀逆重犯，審明分別辦理一摺。教匪郜四即高四，世習離卦教，因其父叛逆，緣坐充軍潛逃，仍復怙惡不悛，倡教授徒，煽惑鄉愚。咸豐九年間，與其徒張玉懷、宋景詩等豎旗謀反，焚掠攻城，旋經官軍勦敗，該逆脱逃。經丁寶楨派員訪拏，兹於直隸吴橋縣境内將該逆捻獲，審明後即行正法，實足以彰國法而快人心。至習教之徒，多係愚民無知被其煽惑，現在該逆郜四業已伏誅，其被惑之人，如能翻然改悔，即著概予免罪，用示朝廷咸與維新至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三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張之萬奏，署藩司應寶時，稔習洋人情形，擬將蘇省各屬民教交涉之案，派令應寶時綜理其事等語。華洋交涉事件，關繫緊要，即著張之萬會商曾國藩，督飭應寶時隨時妥籌辦理，以期中外相安。張之萬身任封圻，蘇省一切事宜，均屬責無旁貸，不得以洋務非所諳習爲詞，置身事外也。

《穆宗實録》卷三〇七　辛亥，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籌辦廣德等處土客開墾事宜，擬先清查現墾之田，分別有主無主，認糧認租，嚴禁侵占，次即設立保甲，無論土客，一概編册，以爲除莠安良之計。得旨：著嚴飭該委員等悉心經理，俾土客各民恪遵約束，毋任再滋事端。

《穆宗實録》卷三〇九　四月乙亥，諭：左宗棠奏，南路官軍截勦竄匪獲勝一摺。前據左宗棠奏稱，撫回李德昌求赴河州曉諭，近日該處情形究竟若何，該大臣務當相度機宜，速籌攻勦，斷不可任其觀望遲回，致墮緩兵之計。金積堡收復後，北路有無餘孽潛藏，應否留兵駐紮，並如何調派各營分投西進之處，均著詳悉奏聞。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查閱海口礮臺，現籌布置情形等語。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日就傾壞，李鴻章現令副將羅榮光督率兵夫，擇要興築，先將營壘加挑堅厚，添築夾牆，並擬於礮臺前加築護臺，復於牆外添築攔潮土壩一道，以免潮汐侵刷。又將蘇局舊存炸礮及江甯礮局製成洋礮陸續運津，並委員添購西洋新式巨礮數尊，以備更換操習。所籌均係未雨綢繆至計，即著該督妥爲經理，行之以漸，持之以恒，務令海疆要地屹若長城，方爲不負委任。至北塘與大沽掎角，關繫緊要，李鴻章已調周得勝帶遵化練軍一千名，移紮北塘，即著飭令該總兵實力操防，將應設礮臺次第修整，俾壯聲威。其各該處應需經費，並著該督悉心籌畫，期收得寸得尺之效，不可畏難中輟，致廢遠謀。將此諭令知之。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一　丁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當蒙欽派出使各國大臣志剛、孫家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並由臣等奏明頒給國書，交志剛等於行抵各國時，酌量情形，敬謹頒給。嗣後歷據志剛等呈報所到各國情形，並瑞、和、丹三國君主呈遞國書等因。旋於使竣回京後，據稱此項各國回書，均用該國洋文，加用蠟印，稱係本國君主印信，並各另繕回書底稟附送前來，據隨同前往之協理學生等譯出漢文，大指皆祝頌大皇帝國運常隆等詞，尚爲恭順。

《穆宗實録》卷三一〇　五月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左宗棠奏，請禁絶回民新教摺。所稱乾隆年間，逆回馬明心等創立新教，惑衆滋事，先後伏誅，根株未絶，至馬化漄之父馬二等復以新教私相傳授，遂至釀成變亂，皆由新教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迷而不悟。現在馬化漄雖已伏法，而新教傳染漸廣，必須嚴加禁絶，以杜亂萌等語。所奏自爲思患豫防起見。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隸編氓，各安生業，若因區別舊教新教設爲厲禁，地方官稍不加察，書吏藉此掊求騷擾，必至回衆驚疑，轉生枝節。從前乾隆四十九年回逆田五等滋事以後，欽奉高宗純皇帝聖諭：查辦此事，止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欽此。嗣於乾隆五十四年經勒保奏稱新教爲回教之大害，擬令靜甯等處頭人訪察稟首，復奉聖諭，令其設法化導，不可區別新舊之名，仰見垂訓周詳，具有深意。此次馬化漄倡亂及身既被刑誅，徒黨亦遭殲戮，正可借此剴切曉諭，俾該回衆等及早改悔，不至誤入迷途，自陷罪戾。該督現既出示所屬州縣禁習新教，並准自悔免罪，仍著嚴飭該地方官妥爲開導，不可操之過蹙，致激事端，所請飭令各省一體禁絶之處，可從緩辦理也。將此諭令知之。

《穆宗實録》卷三一二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日本使臣將抵天津，請派大臣在津會議立約一摺，已另有諭旨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並派應寶時、陳欽隨同幫辦矣。該大臣俟日本使臣到津後，務當督飭應寶時、陳欽悉心籌畫，杜漸防微，總期周密妥善，免致將來窒礙，是爲至要。本日簡派全權大臣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著李鴻章另行恭録，給與閱看，俟議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一　丙辰，恭親王等又奏，再查本年春間美國使臣鏤斐迪前往朝鮮，臣衙門現據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朝鮮與美國兵船已接仗二次，並未聞有英國幫助美國之事。

《穆宗實録》卷三一二　戊午，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續議長江水師變通章程五條：一、調操擬改爲巡哨閱操，並定營官月操、總兵季操、提督歲操，每年由長江提督閱畢，密咨總督會奏。一、調汛擬改爲本營就近互調，由營官察看辦理，按期造册通報。一、分防内河，勢難兼顧，擬將内河湖蕩，概歸地方文武管轄，俾營哨各官處分，不得藉口推諉。一、提鎮衙署，擬添設親兵二十四名，總兵以下各添十二名，俾軍火各庫有所守衛。一、守備以下哨官，請添設飛划一隻，以資急捕。下部議，從之。

《穆宗實録》卷三一三　六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都察院奏，河南職員周文浚等遣抱赴該衙門呈稱，咸豐九年間，商城縣知縣忽改徵收定例，將上下兩忙錢糧併爲一徵，每届二月初旬，糧差催比，勒令全完，始因軍需緊急，後遂沿爲定例，甚至糧差先代花户墊完，名曰備糧，加倍收取，任意勒索，請飭遵照定例徵收等語。徵收錢糧，向分上下兩忙，何以該縣擅改舊章，先期併徵，並任令糧差代

墊倍徵，藉端勒索？著李鶴年嚴飭該縣遵照定例辦理，並查明有無糧差勒索之弊，隨時懲辦，以蘇民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一 癸酉，恭親王等又奏，布國使臣李福斯現在請假回國，所有住京公使事務，該國派上海布國總領事安納克來京接署。

《穆宗實録》卷三一四 乙酉，戌刻，有流星出天市垣。

《穆宗實録》卷三一五 七月壬辰，諭內閣：御史佘培軒奏，軍流等犯藐法潛逃，請飭查禁一摺。軍流徒罪及遞解回籍人犯，理宜依法管解，毋任乘閒脱逃。乃近來地方官吏往往視爲具文，致令前項人犯或中途疏脱，或到配潛逃，甚至爲匪滋事，怙惡不悛，殊屬不成事體。著各直省將軍、督撫、都統、府尹嚴飭所屬，遇有軍流徒罪及遞解回籍人犯過境，務當遴派幹役，認真管解，儻有縱刑賄縱情弊，即將該管地方官從嚴懲辦，不得飾詞開脱。其已至配所及到籍者，尤應嚴加管束，毋任出外生事，仍照定例隨時按名點驗，如有脱逃，立即申報查拏，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稽查，遇有此等人犯潛逃來京，即行拏交刑部懲辦，以肅法紀。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二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日本議約，漸有端倪，並將往返信函鈔録呈覽一摺。日本與中土最近，又自託於同文之國，現在議立修好條規，通商章程，自不必沿襲泰西各國舊套，該督飭應寶時、陳欽與該使臣反覆辯論，大致均已允服遵照，惟章程內請添凡兩國准予別國優恩，及有裁革事件，無不酌照施准一條，仍是一體均霑之意，亟宜相機開導，使之就我範圍。應寶時等覆該使臣信函，頗足折服其心，即著李鴻章飭令應寶時等力持定見，悉心開導，總期妥爲酌定，以示區別而杜弊端，並將辦理情形隨時具奏。

丁未，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三 八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聞俄國收復伊犂一摺。俄人帶兵代爲收復伊犂，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及，已令榮全馳赴伊犂，妥爲布置，文碩現接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來文及委員探報，均有俄人收復伊犂之事，其是否將城池仍交中國接管，尚難遽定，榮全當懍遵前者，迅赴伊犂，與之會晤商辦。中國有人經理，庶俄人無所藉口，藉杜詭謀。

《穆宗實録》卷三一八 丁丑，諭：御史吴鎮奏，訪聞四川各州縣未經查禁私種罌粟，並將洋藥稅一項按糧攤徵，請飭嚴禁一摺。民間栽種罌粟，地方官即應認真查禁，至洋藥稅一項，取之商販，何得科派農民。若如該御史所奏，是四川省奉行不善，致有前項情弊，恐他省亦在所不免。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於徵收洋藥稅務，止宜稽察商販，不准按糧攤徵，以免擾累，並隨時曉諭農民，不得違禁私種罌粟，致干功令。另片奏，軍務平定後，各省流寓孤寡，亟宜設法保全等語。著各直省督撫通飭所屬地方官，勸諭紳民，共成義舉，如何集貲設局妥爲養贍之處，即由該紳民自行籌辦，毋得假手吏胥，致滋流弊。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三 九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酌帶官兵起程前赴伊犂一摺。俄人襲取伊犂，已四閱月，急須大員前往經理，且轉瞬大雪封山，行途阻滯，自應迅速前進，以赴事機。榮全因所調官兵未集，現於烏里雅蘇台防守各營內，酌量抽調百餘名，定於九月初四日起程，該署將軍膺茲鉅任，遠道遄行，所有一切機宜，即著穩慎籌辦，隨時具奏，具後路糧運各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碩妥籌接濟，俾榮全得以壹意前進，不致贍前顧後。前諭李鴻章、何璟，飭令口北道、歸綏道各先辦糧十萬斤，由臺站解赴烏城，著嚴飭各該道趕緊如數籌解，並著定安、慶春督催趲運，毋任遲誤。

《穆宗實録》卷三一一 十月庚午，駐藏大臣恩麟等奏，訪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靈異幼童，例應掣瓶，惟現在班禪額爾德尼患病，不克前赴前藏，可否會同達賴喇嘛照例敬謹掣瓶。得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業經訪出，不可久稽，即著恩麟等會同達賴喇嘛敬謹掣定。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四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王凱泰奏，閩省前辦洋務密摺，現有漏洩，澈查嚴辦一摺。上年七月間，英桂覆奏防範海口密摺，曾經咨行沿海文武各員，慎密籌辦，在事人員自應鄭重其事，不得稍有漏洩，何以漫不經心，致爲美國領事鈔録，實屬不成事體，是否沿途驛站偷拆，抑係該省文武各衙門收藏不慎，以致洩漏？著文煜、王凱泰澈底根查，嚴參懲辦，不准含糊了事。

《穆宗實録》卷三一三 十一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奏，餉項支絀，請飭撥實款一摺。據稱貴州軍務現當喫緊，近因川省荒歉，月餉不能如期解到，而各省奉撥月餉，僅收到實銀二十餘萬兩，官軍情形困苦，待餉彌殷，且收復各城辦理開墾各事宜，及撫恤由川入黔難民，需款均甚緊要，請旨飭撥實餉等語。

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江西欠解黔餉，據稱積至七百餘萬兩之多，自應迅速籌撥，以資接濟。著劉坤一查明該省欠解數目，除新撥關餉一萬兩按月批解外，迅速提撥實銀五十萬兩，限於年內掃數解黔，以應急需，毋稍遲緩。此項銀兩到時，即著曾璧光與提督周達武分別支用。至各省奉撥協餉，廣東、湖北各二萬兩，湖南、四川各一萬兩，據曾璧光奏稱均因本省有事，未能解黔，請飭改撥，以符定數。著户部速議具奏，其山東、福建、江蘇、浙江等省報解分數，並著户部查明，酌定章程，奏請獎敘。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十四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前因朝鮮國王咨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一節，【略】臣等現給該使臣照會，仍以代寄書函，已由禮部奏明停止，礙難辦理等語覆之，並將照會内語意不符之處，明晰指駁。惟該國之於朝鮮，既不遂其所欲，未必終甘於心，嗣後難保其必不再求。

十二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宋晉奏，閩省製造輪船，經費已撥用至四五百萬，名爲遠謀，實同虚耗，且聞採買雜料，委員四出，雖官爲給價，民間不無擾動。江蘇上海製造輪船，情形亦同，請飭暫行停止。其每年額撥之款，即以轉解户部，已經造成船隻，撥給殷商駕駛，收其租價，以爲修理之費等語。製造輪船，原爲綢繆未雨，力圖自強之策，如果製造合宜，可以禦侮，自不應惜小費而墮遠謀，若如宋晉所奏，是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籌變通，著文煜、王凱泰通盤籌畫，應否將輪船局暫行停止之處，斟酌情形，奏明辦理，其上海輪船，應否一律停造，並著曾國藩、張之萬、何璟妥籌熟計，據實奏聞。

同治一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年）

《穆宗實録》卷三二七　正月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議辦臺站事宜，請將舊設卡倫變通辦理各一摺，並將會奏原摺呈覽。前據奎昌等奏分段整飭臺站，摺内聲明科布多第八臺阿爾噶朗圖起，至第十四臺哈拉烏蘇止，共七臺，交杜爾伯特、明阿特、扎哈沁各盟長總管等，由科布多大臣專辦。兹據文碩奏稱該七臺地址，多在扎薩克圖汗部落之内，與明阿特、扎哈沁、杜爾伯特等旗牧地無涉，請飭仍令舊駐官兵應差等語。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順、保英酌度情形，妥商辦理，總期無誤臺站，不可顧此失彼。至榮全前奏擬於烏梁海一帶安設臺站，直抵塔爾巴哈台，其科城所屬，自和碩特起至布倫托海應設十二臺。著奎昌等仍遵前旨，妥速籌辦。據文碩奏稱榮全所議各臺兵馬駝隻額數，恐不敷用，著榮全酌覈定議，咨會奎昌等妥爲辦理。文碩所議變通卡倫事宜，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既未允聯銜會奏，如文碩果有所見，不妨單銜陳奏，以備採擇，何得仍聯奎昌等銜名，另摺繕遞，向來無此體制，著傳旨申飭，本日並已降旨將文碩照部議革職矣。至烏科兩城所屬卡倫，應否變通辦理之處，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順、保英妥議具奏，常順、保英現已行抵何處，著即迅速馳赴新任，以重職守。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五　丙午，恭親王等又奏，英國使臣威妥瑪，忽於十二月十九日，東皇城根翠花胡同西口外，有旗丁全喜與威妥瑪路遇，用棍毆傷該使臣一案，當時該使臣因恐傳播不甚體面，力請不必重辦。

辛亥，諭内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太常寺少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夏家鎬，著在該衙門大臣上行走。

《穆宗實録》卷三二七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圍場重地，自宜規復舊制。從前辦理開墾事宜，僅據各旗防禦出具甘結，任憑旗民各户紛紛請領展放，漫無限制，不顧正圍，且有書吏人等任意包攬情事。庫克吉泰於積重難返之際，力爲挽回，非慎選妥員辦理，必滋物議。著庫克吉泰嚴飭各員實心經理，總期日久相安，所有未盡事宜，仍著隨時酌度情形，妥爲籌辦。圍内遷出旗民，如實有無地可種以致失業者，並著該都統督飭地方官隨時設法安撫，以示體恤。常恩、童華即著率同隨帶司員回京供職。

《穆宗實録》卷三二八　二月丁巳，皇太后懿旨：皇帝沖齡踐阼，於今十有一年，允宜擇賢作配，正位中宫，以輔君德而襄内治。兹選得翰林院侍講崇綺之女阿魯特氏，淑慎端莊，著立爲皇后。特諭。又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著欽天監諏吉於本年九月舉行，所有納采大徵及一切事宜，著派恭親王奕訢、户部尚書寶鋆會同各該衙門詳覈典章，敬謹辦理。又奉懿旨：員外郎鳳秀之女富察氏，著封爲慧妃。知府崇齡之女赫舍哩氏，著封爲瑜嬪。前任副都統賽尚阿之女阿魯特氏，著封爲珣嬪。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五　戊辰，諭内閣：署兩江總督何璟，著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穆宗實録》卷三三〇　三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奉天金州地方，上年被水成災，協領書明額、署同知徐仲三匿災不報，災民赴副都統衙門控訴，反被鎖拏多名，拷訊禁錮，該衙門司員奎山扶同捏咨，徐仲三等復帶勇催徵，激

成衆怒，捏稱土匪聚衆抗糧，開礮擊斃災民數名，徐仲三所帶勇丁率皆亡命匪徒，官民相仇，恐釀巨患。又牛莊城防守尉果勒明阿不恤民災，橫徵苛斂，私設賭局，抽收肥己，苛派兵車，借端詐索，收斂賭局錢，名爲官局，以致賭風日熾，馬賊肆起，刼案疊出各等語。地方遇有水旱偏災，該管官理應及早查勘，妥爲安撫，若如所奏各情，匿災侵徵，縱匪殃民，實屬荒謬已極。著都興阿、瑞聯、恭鏜將書明額等被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參辦。奉省賭風日熾，以致盜賊橫行，亟應嚴行懲辦，豈可任聽官吏斂收賭局錢文。所有果勒明阿被參各款，並著都興阿、瑞聯一併確查具奏，毋稍徇隱。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五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調撥閩省輪船赴粵一摺。廣東欽州一帶海港遼闊，捕盜巡洋，極關緊要，必須大號輪船，方足禦風濤而資巡緝，瑞麟所請將福建輪船調赴該省應用，係爲綏靖洋面起見。著文煜、王凱泰即將閩廠已成之伏波輪船一號，派撥赴粵，即用原派管駕之弁兵水手人等，駕駛前往，其月需工費薪糧等項，蓋即知照粵省，由瑞麟飭局籌款支發，以節浮費而歸實用。

《穆宗實録》卷三三〇　壬子，諭：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庫倫情形，今昔不同，請量爲變通一摺。據稱庫倫孤懸草地，無城無池，向未設兵戍守，遇有事務，須調取圖、車兩部落官員差委，往返需時。現在事務較繁，擬將圖、車兩盟之協理將軍和貝，飭令每年輪班在庫，聽候差委，該處近接俄疆，宜籌防範，請由圖、車兩盟蒙兵內每季輪派四百名，分駐四隅防守，與將軍和貝輪替休息。所有烏城駐班，即責成賽、扎兩盟將軍和貝，按季輪替，圖、車兩盟，無庸赴烏城駐班。其賽、扎兩盟所屬毗連俄國之卡倫，距庫較遠，請仍歸烏城將軍管理。遇有烏庫交涉事件，彼此咨商關照等語。所陳各情，係爲因時變通起見。惟如該大臣所奏，是否烏庫兩處均各得宜，並有無流弊之處，事當更改舊章，不厭詳求。著金順、奎昌、志剛，多布沁扎木楚、張廷岳、阿爾塔什達統籌全局，彼此悉心會商，據實覆奏。

《穆宗實録》卷三三一　四月甲寅，諭內閣：恩麟等奏，察看轉世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靈異幼童，掣定奏聞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駐藏大臣會同達嘛喇嘛呼圖克圖羅布藏青饒汪曲並伊徒達喇嘛等率領衆喇嘛諷經，由金瓶掣出番民貢確策仁之子阿旺羅布藏成勒迥柰丹貝甲木參之名，定爲呼畢勒罕，當經達嘛喇嘛遵依經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名之曰阿旺羅布藏吹瑪呢瑪丹增旺楚克。洵屬祥瑞之事，朕心深爲欣悦，著加恩賞給該呼畢勒罕黃哈達一箇，佛一尊，大緞四匹，並著庫倫辦事大臣傳諭喀爾喀四部落汗王等，使相慶幸，所有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一切應辦事宜，均著張廷岳等照例妥爲辦理。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袁承業奏，敬陳河東鹽務流弊一摺。據稱河東行鹽引地係晉、豫、陝三省分銷，豫、陝引票於每年掣籤時，扣留引票若干不行入筒，分給現任候補各官，以爲調劑屬員之計，山西引地各州縣招商代運，勒索分肥，私立官費，甚至幕友、家丁、佐雜、營員皆分其利。擬請將豫、陝引票統歸掣籤，其山西引地，即照代運之法，令該商取具保結領運等語。著鮑源深確切查明，酌覈具奏。如有前項弊端，即行認真釐剔，毋稍姑容。所擬辦法是否可行，並著妥籌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河東鹽行豫、陝二省，久經定爲官民並運，各有引張，未能統歸籤掣，至本省引地行鹽，查無勒索分肥等弊，現飭各州縣查明代運之夥，如確係殷實良民，准其具結領運。得旨：著該撫督飭河東道隨時體察情形，實力整頓，期於有利無弊，以肅鹺綱而裕民食。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六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瑞麟等奏，擬撥輪船巡緝，並籌議經費一摺。著文煜、王凱泰酌度情形，派撥小號輪船一隻，配齊舵工水手，委員駛赴奉天牛莊海口停泊，聽候調遣，並將船內經費章程，詳細咨明都興阿等覈實支給，俟輪船駛抵奉省，都興阿等當遵派得力弁兵，隨時出洋，認真巡緝。並可令該弁兵等隨同駕駛，以資練習。

《穆宗實録》卷三三三　五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瑞聯、清凱奏，邊外賊匪滋擾，兵勇迎擊獲勝一摺。邊外大東溝突有由上江竄來賊匪五百餘名，雖經兵勇在榆樹房東甸子地方迎擊，捻斬多名，惟邊外地面遼闊，逆蹤出沒靡定，仍恐去而復來，著都興阿、瑞聯、清凱嚴飭鳳凰城城守尉及帶兵各員在沿邊一帶勤加偵探，實力防勦，毋稍疏虞。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濫。此股賊匪係由海洋竄來，棄船登岸，分股肆擾，嗣後尤應嚴防海口，絶其登岸之路。瑞聯等前調福建輪船，已諭文煜等酌撥小號輪船一隻，駛赴牛莊海口聽調，此項船隻到後，即著都興阿等遴派得力弁兵，隨時出洋，認真巡緝，遇賊即擊，毋任逆蹤登岸，以靖游氛。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六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輪船未可裁撤摺，同左宗棠、沈葆楨前奏各一摺，一併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滬津機器各局，事體繁重，知府鄭藻如於本年春間乞假回粵省親，現未銷假，廣東道員吴贊誠，精於算學，堪備督理製造之選，請飭該員等回滬來津等語。滬津兩局，辦理洋務機器，委用需人，著瑞麟即飭鄭藻如迅速回滬銷假，無稍延緩，並飭吴贊誠即行雇搭輪船，航海來津，隨同辦理洋務製造事宜，以資臂助。

《穆宗實録》卷三三五　六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都興阿等奏，查勘邊地情形一摺。據稱查明嶮廠門外已墾熟地十二萬五千餘畝，俟北二邊地段查勘完畢，再行報部起科。邊外河岸山廠關繫捕漁採蜜地方，游民耕種多年，未便封禁，若於河渠山巖溝甸閒荒處所從權採辦，於貢物山場兩無窒礙等語。邊外地方，現當夏苗盛長，未能全行丈量，著都興阿等督飭委員，俟秋成後續行勘丈，妥籌辦理。至此項熟地，游民墾種已久，歷年呈進魚蜜等項，尚無不敷採辦之處，且游民人數甚多，若令將河岸山廠等處概行退出，該人衆無處安插，殊不足以示體恤。既據該將軍等奏稱，山巖溝甸河渠閒荒處所足敷採捕貢物之用，即著照所請辦理，並著知照盛京禮部、内務府，責成承辦之員，於各項貢物照常呈進，毋任有所藉口，致誤需用。

辛巳，諭内閣：巡視中城御史國秀等奏，五城捕務亟宜整頓一摺。京師地面理宜嚴肅，近來竊盜之案層見疊出，甚至持械傷人，肆行無忌，捕務廢弛如此，實堪痛恨，亟宜認真整頓，以挽頹風。著五城御史督飭司坊慎選捕役，嚴密巡緝，稍有疏懈，立予參處。並著步軍統領嚴飭營汛兵弁，遇有竊盜案件趕緊緝拏，以期共濟。緝獲盜犯解交刑部後，該承審司員總當研訊確情，按律懲辦，毋存姑息之心，致涉輕縱。至有罪人犯中途脱逃，往往潛回京城，流爲積匪，此等弊端尤應嚴禁。著該部申明舊章，責成各省督撫嚴爲稽查，於罪犯到籍到配，務當飭令地方官吏嚴加管束，其中途脱逃者解役如何治罪，官弁如何議處，實力辦理。庶盜源可清，盜風日息，毋視諮誡爲具文也。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七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軍機處交出署伊犁將軍榮全等奏，面見俄官會議各摺片，【略】臣等業經詳細函知榮全，令其相機先與商辦。

恭親王等又奏，【略】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諸臣，慮事周詳，任事果毅，意見既已相同，持論各有定識，且皆身在局中，力任其難，自必確有把握。其開造商船以資華商雇領一節，李鴻章、沈葆楨俱以爲可行，應由該督撫隨時查看情形，妥籌辦理。

《穆宗實録》卷三三六　七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袁承業奏，晉省時有游勇刼搶，多未破案，刻下鄰氛未靖，恐此輩乘機騷動，爲患地方。該省栽種罌粟，雖經鮑源深飭屬嚴禁，究未悉絶根株，並請將煙館一併禁革等語。游勇爲害閭閻，民閒私種罌粟，既妨農田，並壞風俗，均宜及時整頓。著鮑源深按照該御史所奏將游勇認真查拏，毋任藏匿。並禁止民閒栽種罌粟，開設煙館，飭屬一律遵辦，不得視爲具文。至所稱晉省停鑄多年，懇請減鑪鼓鑄一節，該省此時能否開鑄，著該撫酌度情形，妥籌具奏。

己丑，諭：恩麟、德泰奏，廓爾喀國王例貢屆期，援案懇免，暨達木蒙古番族被災，請撥款撫恤各一摺。廓爾喀國王例貢屆期，懇請赴京呈進，現在陝南一帶隴回未靖，道路通塞靡常，若准其來京，致該貢使阻滯中途，徒勞跋涉，殊非柔遠之道。所有此次該國王應進貢物，著照上屆成案，免予呈進一次，以示體恤。至達木蒙古官兵及三十九族番民，據恩麟等奏稱，於同治九、十年閒疊遭大雪，人畜凍斃，遊牧乏所，藏庫無款那濟，請飭川省先行撥銀三四千兩等語。達木一帶連年被災，自應速籌賑恤。著恩麟等即於藏庫軍餉項下先行那用，派委妥員前往該處，查明被災重輕，覈實散放，毋令一夫失所，其那用餉項若干，由恩麟等覈明，行知吴棠，迅速照數籌撥，解藏歸款。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七　辛亥，恭親王等又奏，再奥斯馬加國使臣嘉理治，上年九月閒來京，請在上海互換同治八年所訂條約，臣等據情具奏。奉旨簡派江蘇布政使恩錫赴滬辦理。

《穆宗實録》卷三三八　八月丁巳，諭：豫師奏，辦理西甯撫局並擊賊獲勝情形一摺。陝回暨米拉溝西馬營回衆雖呈繳馬匹器械，其中尚有觀望不決、暗行出擾情事。西甯回衆所繳馬匹較多，據豫師奏稱近頗安分，仍當防其更變，未可稍涉疏虞。現在左宗棠已派提督何作霖等分統十六營赴湟，兵力厚集，豫師當隨時會同該提督等，將反側逆回痛加勦洗，其真心悔罪者方准投誠，斷不可一意主撫，致貽後患。此中操縱機宜，仍著咨商左宗棠妥慎籌辦。新添堡一帶突有陝回竄擾，經黄武賢派隊追擊，餘匪敗遁回巢，仍著督飭各軍加意嚴防，毋任賊蹤紛竄。另片奏，西甯專餉，已派員分赴各省坐催，在陝設立西甯運局，兑收轉解，無庸由西征糧臺催提墊發，以免拖累等語。即著照所請行，其各省解餉按月報部事宜，仍著袁保恒照舊辦理。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七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接閱俄國來文，其意不欲中國官兵前往伊犂，託詞以緩我師，居心實爲叵測。榮全已將接濟官兵銀兩，交克柯色本等運赴伊犂分給，以安衆心，自係權宜辦法，仍著懍遵疊次諭旨，妥慎籌辦，毋爲俄人所愚。

《穆宗實録》卷三四〇　九月乙未，寅刻，上禮服御太和殿，閱視皇后册寶，遣惇親王奕誴爲正使，貝勒奕劻爲副使，持節奉册寶詣皇后邸，册封阿魯特氏爲皇后。

又：遣大學士文祥爲正使，禮部尚書靈桂爲副使，持節齎册印，封富察氏爲慧妃。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八　丁未，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以閩局製造輪船，原爲備物制用，亟應分布海口，以期熟悉風沙，如直隸之天津等處，海道可通，若撥用閩省船隻，可節閩局薪糧，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無用。

《穆宗實録》卷三四三　十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馮子材奏，各屬勦捕匪徒情形，暨整頓沿邊關隘各摺片。廣西各屬伏莽甚多，現經劉長佑等分派兵勇，會同地方官偵探擒捕，將隆安匪首盧成茂、岑溪匪首陳經謨、永甯逸匪韋之穩等及其黨與捻獲正法，並將西隆苗匪，痛加勦洗。其越南州布積匪及廣東靈山土匪，亦經官軍兜勦，斬馘多名。出力員弁，准由劉長佑等查明存記，彙案酌保。各處逃竄餘匪，仍當飭屬一體查拏，淨絶根株，以靖地方而弭後患。太鎮沿邊一帶關隘久廢，不足以固邊防，現在大軍將次入關，亟應及時修補，毋任荒廢。劉長佑已派道員覃遠璡前往，會同地方官周歷履勘，量加修葺，所籌甚是，惟當飭令該道認真經理，務臻周密，應如何布置兵勇，以資捍禦，即著覃遠璡就近幫同馮子材妥爲料理。

癸酉，諭：湖南學政廖壽恒奏，整飭録科事宜一摺。鄉試録科送考自當恪守成規，據奏湖南近來風氣，凡捐納保舉至州縣以上者，往往領卷出場，謄真後始行送進，並有生員貢監不由學官地方官申送，自行投卷考録者，實屬有違定例。考試事宜本係該學政專責，即著實力整頓，以挽積習。此等情弊恐不獨湖南一省爲然，並著各省學政於録科時，遇有前項各弊，一體認真釐剔，用副朝廷整飭士習至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八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國使臣熱福理函稱，法國文學苑令備書籍，以備同文館肄業泰西文字之用，並述及中華喜窺泰西之事理，猶泰西喜窺中國之景物，深冀留納此書，彼此互讀，則友誼日厚，由該國繙譯官德微理亞送交同文館查收。

《穆宗實録》卷三四四　十一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賊船侵擾朝鮮，據咨轉奏一摺。本年八月間中國商船四隻被賊船追趕，避入朝鮮東江地方，賊船竟闖入光城坊泊船島，該國發兵擊敗賊船，將中國商船救護出境。此起賊船雖經朝鮮勦散，而餘黨猶存，沿邊各海洋理宜一律嚴肅，豈容匪徒嘯聚，越界搶掠。況此次因匪船越境竄擾致朝鮮衛將受傷，衛士殞命，尤屬不成事體。著都興阿、瑞聯、恭鏜、丁寶楨檄飭沿海水師，查拏奸宄，勦滅餘孽，以靖海疆而綏藩服。並著禮部行知朝鮮國王，嗣後如有匪徒侵越滋擾，即照向章一體兜擊，格殺勿論，以期盡殲醜類。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在粵製造師船，請飭派員駕駛來東，及調員赴東差委各摺片。前因山東整頓水師，該府委派道員李宗岱前赴粵東，製造大小拖罾船十四號，配齊洋礮軍械，就近在粵海等處，選帶熟諳水師員弁數人，遴募善於駕船之舵工人等隨船來東。據稱師船來春可以造齊，應於春夏之交乘風北上，惟遠涉重洋，與其臨時雇募無業閒人，莫若就近飭令粵省水師駕送，較爲可恃等語。即著瑞麟、張兆棟俟李宗岱師船造齊出水時，酌派該省水師營誠樸可靠將弁，酌帶兵丁，會同山東委員代爲駕送赴東，以免疏虞。至該弁兵到東後，即由丁寶楨籌給川貲，咨送回粵。廣東在籍候選員外郎温子紹，候選縣丞許應驤，並著瑞麟、張兆棟飭令該員等前赴山東，聽候丁寶楨差遣委用。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拏獲搶梟積匪，分別懲辦，並查拏哥老會匪各摺片。江浙交界處所時有搶匪出没，擾害地方。【略】著張樹聲、恩錫、楊昌濬各飭地方營汛員弁認真巡緝，協力兜拏，務絶根株。該匪等以聚賭藏身，乘閒句結刼掠，張樹聲已飭屬查拏賭局，清理保甲，隨時稽察，使匪徒無可容身，即著恩錫責成各州縣實力奉行，並著楊昌濬一體照辦，以靖盜源。至哥老會到處結黨拜盟，此風斷不可長，張樹聲現將羅淋保、譚啓思二犯查拏正法。其供出劉東伯、陳錦汶二犯，著王文韶檄飭所屬嚴密捕獲，毋任漏網，並將游兵撤勇悉數驅逐出境，不准逗遛。其沿江沿海軍民既水陸各營，不少此類溷跡，即照張樹聲所議，准其自首免罪，儻仍瞥不畏法，一經發覺，即著重懲不貸。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八　丁未，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略】以海運難在雇船，今有招商輪船，以濟沙衛之乏，不但無礙漕行，實於海運大有裨

益，當嚴飭江海關道等和衷協力，勿致善舉中輟等語。是南北合力籌辦，華商輪船，可期就緒，目前海運，固不致竭蹶。若從此中國輪船暢行，閩滬各廠造成商船，亦得隨時租領，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爲洋人占盡，其關繫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

《穆宗實録》卷三四六　十二月辛亥，諭：富和奏，籌畫新疆大概情形，整頓邊境，請飭撥馬匹軍火。景廉奏，錫綸需用軍火，請飭烏科兩城分撥各摺片。據富和奏稱，塔爾巴哈台城池難於整理，且距科布多古城較遠，不能接應，擬請緩修塔城，帶兵由古城沙子山一帶進勦，或暫紮布倫托海阿勒台山一帶，以資鎮壓等語。富和身任參贊大臣，所有塔城應辦事宜責無旁貸，自應竭力籌畫，勉爲其難，豈得意存諉卸。所稱帶兵進勦，亦未確有把握，且該參贊與榮全同在塔城，何以不會商該署將軍再行入奏，所陳各情於新疆大局有無裨益，著榮全酌度，迅速奏聞，如有應與景廉咨商之處，即著彼此妥籌具奏。至該署將軍參贊等同辦一事，必應和衷共濟，方於公事有裨，毋得各執意見。卡拉托羅蓋臺究竟是否俄國地面，富和以該處屢被俄人偪勒，擬將東南兩路十四臺暫行裁撤，但裁撤之後，道路恐致梗阻，著榮全、與富和會商妥辦。哈薩克肆行搶掠，逃避俄境，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俄使商辦，仍著榮全、富和派撥官兵，認真彈壓，遇有哈薩克搶刼之案，按照條約分別辦理。厄魯特索倫官兵需用軍械馬匹各項數目，該參贊何以不分晰奏明，著富和知照奎昌，多布沁札木楚，志剛將馬匹需用若干，酌量撥給軍械等項，應撥若干，並著知照奎昌等於前月十九日奏撥神機營軍械內分撥應用，該城如有不敷，再由奎昌等奏請撥補。錫綸前赴布倫托海募練勇丁，需用軍火，著奎昌，多布沁札木楚，志剛，常順，托倫布，保英豫爲籌備，以便就近撥用。富和另片奏，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奉諭旨豫撥俸餉銀二萬兩，迄今尚未解到等語，著户部查明前項撥款，迅即行催，毋令延緩。

《穆宗實録》卷三四七　丙寅，諭：張廷岳等奏，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可否照第六世、七世仍用黄布城黄車轎一摺。前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黄布城黄車轎例應坐牀後始准乘用，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累世均能闡揚黄教，保衛蒙衆，爲喀爾喀四部落同奉之大佛，此次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著加恩沿途准用黄布城黄車轎，其所用黄繖藍旗，亦准照舊賞用。

戊辰，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續與俄使辯論情形一摺。俄人代收伊犂一事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與之辨論，該使臣總持先議從交之説，一味狡展，心殊叵測，其派兵駐紮西湖阻止中國官兵前往各節，詰問再三，始允轉行該國，詳細聲復，能否照辦，尚無把握。似此情形，斷非空言所能有濟，必須中國兵力足以震懾，先發制人，方能操縱自如，杜其覬覦之漸。著榮全就現有兵力妥爲布置，穩紮穩進，前派英廉帶兵赴庫爾喀喇烏蘇能否紮定，儻能先復瑪納斯，再與景廉彼此聯絡，進復烏嚕木齊，毋使該國續有占越，庶可挽回大局。該使臣以邊界之事須兩國邊界官商辦，將來如與榮全會晤，即著該署將軍隨時相機辯論，毋使該國有所藉口。景廉前敵軍情若何，所調各隊及奏撥成禄處吉林、黑龍江馬隊，曾否迎提至巴里坤，錫綸抵布倫托海後，所招募者已訓練成軍否，著該都統通籌全局，設法進取，毋得坐失機宜。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八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請飭採運茶斤，擬招集華商，漸聚各城，冀復從前舊規，以免行使俄票之累。請於綏遠城代買挂錫裏箱，每箱約重六七十斤，紅梅茶八百箱，上細珠蘭茶二百箱等語。著定安即行照數購辦，派員解赴科布多存儲，聽候榮全調用。

同治一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年）

《穆宗實録》卷三四八　正月戊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員辦理日本國換約事宜一摺。日本國通商條約，上年經李鴻章與該國使臣會同議定，兹該國派使臣來津換約，著派李鴻章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爲互換，其條規二本，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交李鴻章，祇領照辦。其覲奉國書一節，著李鴻章於換約時體察情形，妥慎酌辦。

丙午，上親政，率王以下大學士、六部、九卿詣慈寧門行慶賀禮。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朝賀禮。

《穆宗實録》卷三四九　二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喬松年奏，籌辦黄運兩河情形。文彬、丁寶楨奏，請仍挽復淮徐故道，並御史游百川奏，河運並治，宜詳籌妥辦等情，當經降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六部、九卿妥議具奏。兹據遵議會奏，請派大員前往山東查勘各等語。黄河自銅瓦廂決口改道北行後，汎濫山東境内，久爲漕運民生之害。現在淮徐故道既難規復，豈可聽其自然，不爲修治。李鴻章曾在山東勦辦捻匪，於黄運兩河情形閱歷既久，自必熟悉，著該督將喬松

年等所奏悉心體察，從長計議。應如何妥籌辦法，期於漕運民生兩有裨益，及辦理有無把握之處，據實詳細具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九　庚申，山東巡撫丁寶楨奏，東省傳教之法國主教顧立爵擬於正月二十六日按照該國在該教堂衣冠敬謹行禮，默祝大皇帝萬壽無疆，是否可行。

《穆宗實録》卷三四九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游勇滋擾地方，亟宜整頓一摺。據稱本年正月，湖北差弁行至直隸保定府屬望都、滿城一帶，突遇騎馬賊匪搶去衣服銀物，並傷事主。容城等縣路刼重案層見疊出，傳聞半係游勇溷跡，肆行刼掠等語。近來各營散勇往往流爲盜匪，沿途搶刼，實爲閭閻之害，尤慮日久滋蔓，釀成巨患，亟宜認真拏辦。著李鴻章派委妥員會同地方文武嚴密巡察，實力查拏，嚴行懲辦，以安行旅而靖地方。

《穆宗實録》卷三五〇　三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賊匪意圖竄擾，豫籌堵擊一摺。賊匪勾結甘州、肅州逆黨，由阿拉善王旗竄至諾彦山一帶，圖犯庫倫暨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及額爾德尼招等處，偪近庫倫西南。張廷岳等已檄齊默特多爾濟等各帶所部，分投防守，並飭宣古兩營會同蒙古各營，扼紮庫倫迤西，聯絡聲勢，以防賊匪奔竄，所籌尚妥，仍著張廷岳等隨時偵探盤查，毋任賊匪溷入。如遇匪蹤竄近，即著督飭各營相機前後夾擊，痛加勦洗，以期一鼓聚殲。諾彦山等處地方險阻，易於藏奸，其平原處所路路可通，並無要隘足扼，賊蹤飄忽靡定，各遊牧又路徑紛歧，尤虞伺隙肆竄，亟應一體防範，以遏妖氛。著定安、常順、多布沁扎木楚、志剛、杜嘎爾、張曜實力嚴防，遇賊即擊，毋任紛竄。

丙申，諭：榮全奏，伊犂兵民盼救，並陳伊犂等處情形一摺。俄人之在伊犂者現有一千餘衆，日向索倫錫伯蒙漢人等勒索銀糧，蒙漢人等窘苦，盼救甚殷。纏頭色得克等亦受俄人酷虐，情願反正歸誠，機有可乘，榮全當隨時設法，妥爲拊循，以便相機進取。【略】趙興體與瑪納斯回匪互殺，賊勢似可稍蹙，第首逆馬伏沅漏網，而投誠之説，又未可深信，榮全仍當妥慎籌辦，隨時咨商景廉，激勵士卒，設法進兵，速將烏嚕木齊及瑪納斯等處戡定，庶可併力西進。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九　丙申，恭親王等又奏，再查覲見之事，載在咸豐八年所定條約，即覲見二字而論，自係尊崇中國之意，從前各國使臣時嘗論及，臣等因中外禮節不同，難於定議。

《穆宗實録》卷三五〇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翰林院編修吴大澂奏，洋人懇請召見，未可允准。本日復據御史吴鴻恩奏，洋人請覲請飭開導，並酌定禮節各摺片。西洋各國使臣籲懇朝覲，蓄志已久，此次復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屢次懇請，經王大臣力爲辯論，儻該使臣堅執前説，應如何豫籌辦理，期於朝廷體制及中外大局兩無窒礙之處，著李鴻章妥議具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知之。尋奏，各國以朝覲爲修好第一事，今值親政大典，請准面申慶忱，措詞尚屬恭順。惟泰西各國見君向無跪拜之儀，本朝有待屬國一定之禮，而無待與國一定之禮，各使不從中國禮節，良由習俗素殊，儻竟其小節，示以大度，似尚無損朝廷體制。下所司知之。

《穆宗實録》卷三五一　四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景廉奏，遵旨通籌西路全局一摺。錫綸行抵布倫托海，察看該處地勢空曠，無險可據，暫赴阿勒台山南駐紮，擬調集蒙古喇嘛及未經回堵之厄魯特官兵，以壯聲威，惟該官兵等困苦異常，亟應籌給款項。即著常順，多布沁扎木楚、志剛、托倫布，保英就近籌撥銀一萬兩，以便錫綸派員分往迎提，毋稍延緩。該都統所奏，錫綸宜駐紮沙山子，或另擇善地，徐圖進勦，著景廉、錫綸隨時會商妥辦。趙興體等團勇，錫綸當妥爲撫馭，以資援應。景廉以榮全前赴伊犂，尚宜少緩，該署將軍所帶官兵莫若與錫綸會合，以全力規取瑪納斯，果能克復，庶聲勢聯絡，烏嚕木齊可期得手。彼時再議交還伊犂之事，辦理較易等語，所籌亦是。著榮全悉心酌度，妥籌辦理。景廉於三月内起程進紮古城，居中調度，該都統到古後，務當妥爲布置，穩慎進取，以挫賊鋒而維全局。巴里坤爲大軍後路，景廉計已拔隊，該處地方空虚，李天和等隊伍一時不能到坤，著文麟迅撥營勇填紮巴城，不得稍涉推諉。前經疊諭金順出關，即著星馳西進，餘令李天和所部三營及吉林、黑龍江馬隊迅赴景廉軍營，以厚兵力。肅州一城爲關内外樞紐，亟應迅圖攻克。著左宗棠檄飭徐占彪實力圍勦，捻渠埽穴，迅奏膚功，毋任逆黨疊竄邊外，致擾蒙古地方，是爲至要。

《穆宗實録》卷三五二　五月乙酉，諭内閣：德英奏，縷陳東省地方情形，請及時整頓一摺。盛京爲根本重地，吉林、黑龍江實爲陪都藩籬，自招墾荒地以來，藏奸匿匪，盜賊肆行，亟應及時整頓，以重邊防。東省官兵向稱勇敢，而黑龍江索倫愛曼騎射尤強，近來餉項短絀，殊不足以示體恤，嗣後每歲應給官兵俸餉，著户部咨令指撥，各省依限解清，不准稍有蒂欠。其歷年積欠之餉，並著催令陸續補解，毋得日久拖延，俾該將軍等得以隨時汰弱留強，勤加操練，以期漸

復舊觀。著該省將軍再行認真嚴禁，並著該部明定章程，將訪獲鑽營地畝之攬頭，照依土豪惡棍例從重懲辦，並將使費銀錢追出充公。其已經開墾之處，該將軍等務將户口編册，不時稽查，毋許容留外匪，以清盜源。東省馬賊横行，皆由兵役奸民句結容隱所致，前因綿宜及瑞聯等先後條陳辦法，已諭令盛京將軍等嚴定章程，實力籌辦。德英所擬各節與前旨大略相同，仍著該將軍、府尹等督率所屬員弁認真緝捕，毋得日久懈生。黑龍江新設呼蘭理事同知管轄遼闊，旗民雜處，公事繁多，德英因銓選之員，經年始能履任，請將此缺歸於奉天揀發人員内補用，遇有同知缺出，一面報部，一面咨奉天府府尹，於揀發應升人員内遴員試署，如果勝任，出考題補，三年任滿無過，照邊俸期滿例，調入内地升補等語，係爲邊地得人起見，即著該部妥議具奏。奉天旗民近年遷徙吉林、黑龍江者，竟有千餘户之多，是否因生計艱難謀生外出，著該將軍轉飭所屬地方旗佐隨時稽查，覈實辦理，毋許無故遷移，漫無限制。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〇 丁酉，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住京各國使臣，籲請覲見呈遞國書一摺，現在齎有回書之住京各國使臣，著准其覲見。

《穆宗實録》卷三五三 六月壬子，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俄羅斯國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堅國使臣鏤斐迪、英吉利國使臣威妥瑪、法蘭西使臣臣熱福理、和蘭國使臣費果掾於紫光閣前瞻覲。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一 甲寅，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西洋各國使臣來京，齎有國書，雖由臣衙門代爲呈遞，均奉旨頒給回書，歷經遵辦在案。兹日本國使臣所遞國書，聲明專爲慶賀而來，與西洋各國住京者不同，可否查照成案，回給璽書一道，以示禮尚往來之意。【略】硃批，依議。

《穆宗實録》卷三五三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詳陳近日邊情，亟圖補救一摺。土爾扈特遊牧屢被哈薩克竊去馬匹，該蒙古未經報官，因認有原馬，即將哈薩克馬羣趕來作質。雖有不合，而俄官聽信哈薩克一面之詞，不問曲直，大肆搶掠，竟將員子固山達等拘執赴伊，實屬非理。榮全現已行文俄國查詢此事，即著催令該國迅速咨覆，詳悉具奏。此事榮全務當妥爲辦理，毋任哈薩克倚勢妄行，以安蒙古。各處民團，榮全仍當設法鈐束，隨時招集安撫，俾爲我用，以輔兵力。該署將軍現擬派員赴庫爾哈喇烏蘇一帶，擇地安營訓練，保衛地方，即著實力舉行，不得有名無實。金順著懍遵疊次諭旨，迅速出關，與景廉之軍聯絡聲勢，相機進取，以靖邊疆。

癸酉，據文麟奏稱，回王邁哈默特等以哈密産糧僅足供本城兵民之食，呈請禁止販賣出境等語。自爲慮及乏食起見。惟現在景廉進紮古城，後路糧運必須源源接濟，巴里坤亦係瘠苦之區，所産糧石無多，尤非安敦玉一帶可比，文麟仍當酌度情形，妥籌兼顧，毋稍膜視。其有奸商私販出境，希圖牟利，或有暗中接濟賊匪等情，自當明白曉諭，設法禁止，但不可概行遏糴，致誤軍糈。

《穆宗實録》卷三五四 閏六月甲申，諭内閣：前據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議，喬松年、文彬、丁寶楨並御史游百川所奏籌辦黄運兩河情形，當經諭令李鴻章妥籌辦法，據實詳細具奏。兹據奏稱，銅瓦廂決口後，舊河身淤墊過高，歲久乾隄，無從修治，勢難挽復淮徐故道，且於漕運無甚裨益。至借黄濟運，築隄束水工程，均無把握，與導衛濟運之法同一難行各等語。所奏頗爲詳盡。河流既難挽之使南，而利運又别無長策，李鴻章請仍由海道轉運，令各督撫酌提本色若干運滬，由海船解津，其餘仍照章折解，以省運費，並隨時指撥漕折銀兩，採買接濟，著户部通盤籌畫，妥議具奏。河流趨重山東，自應增立隄防，著丁寶楨酌度形勢，將張秋、利津一帶舊有民埝加培堅固，以資捍衛。其侯家林決口，現雖堵築合龍，仍恐民埝不能久恃，並著該撫於秋汛後詳悉勘估，酌籌款項，將侯家林上下民埝仿照官隄辦法，一律加高培厚，設法守護。沿河各州縣民人田地久被淹没，情殊可憫，即著查明，分别奏請蠲緩錢糧，並將海口鹽場商運各事宜酌量變通辦理，以示體恤。至銅瓦廂決口以下蘭儀、東明一帶，地勢平衍，不可無遥隄以防泛濫，著喬松年就近察看，應如何量築隄埝以資保護，即行悉心籌辦。淮徐故道涸出舊河身民間多有占種，該督所請酌議升科之處，著江蘇、河南、山東各督撫體察情形，妥籌具奏。另片奏，請停止河運採買糧石，推廣海運等語，著户部議奏。

辛丑，諭：李鴻章奏，永定河南四工漫口，在工各員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據稱本年伏汛，大雨連旬，山水暴發，河湖異漲，經該河道等晝夜搶險開放陡壩，險工已就平穩。自六月十二日以後，大雨傾盆，各處山水匯注，陡壩宣洩不及，河不能容，南四工九號對岸又淤生沙觜，迴風倒溜，水勢擡高數尺，人力難施，遂至漫口各等語。【略】李鴻章督率無方，著交部議處。即著該督嚴飭在事員弁，迅將決口趕緊堵築，毋稍延緩。【略】吏部議，李鴻章應降一級留任，得旨准其抵銷。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一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景廉奏請飭榮全進兵會攻瑪納斯片。俄商前赴瑪納斯貿易，該處正爲賊匪出沒之區，貨物被搶，勢所必至，俄商遽指爲徐學功搶刼，未必非藉此圖詐，希冀官爲賠償，景廉現已劄調徐學功來營面詢，並派員前往查訪，虛實自無難根究，即著景廉查詢明確，將如何辦理之處，即行據實奏聞。俄人覬覦烏垣，已非一日，藉端生事，自在意中，官軍能將瑪納斯剋期攻拔，先發制人，兵機庶可得手。著榮全咨會錫綸，迅速會兵進攻，務將瑪納斯攻克，以期次第進取。

《穆宗實録》卷三五五　七月癸丑，諭内閣：奕榕等奏，阿勒楚喀地方失火，延燒衙署官民房屋，請將該管各官分別議處一摺。本年五月間，吉林阿勒楚喀地方不戒於火，由城南土圍門外，延燒圍内民房及衙署監獄官房，共燒毀房間七千有零，燒斃民人八名口。所有被災商民旗户，情殊可憫。著奕榕等查明，設法妥爲撫恤，毋令失所。副都統海英於該管地方被災，救護不力，實屬咎有應得，著交部議處。協領烏勒喜佈、委協領蘇勒通阿、雲騎尉年常阿、富祥先事未能防範，臨時又不能救止，尤難辭咎，著一併交部議處，以示懲儆。被災衙署監獄八旗兵房及各項官所，並著飭令該副都統等籌款照例賠修。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中國船隻往泊朝鮮，據咨轉奏一摺。據稱本年四月間有中國船三隻往泊朝鮮義州境内，經該國官弁逐捕，反持銃礮向發，旋被該國兜擊，格殺六人，始行退走等語。内地民人越境漁採貿易，本干禁止，上年十一月間業經諭令禮部傳知該國王，嗣後如有匪徒侵援，即照向章一體兜擊，格殺勿論。此次復有民船偷越滋擾，實屬不成事體，亟應嚴行禁止，著都興阿、瑞聯、志和、恭鏜、丁寶楨分飭沿海各處，設法整頓，嚴密稽查。如有内地民船越境滋擾，即行嚴拏懲辦，毋稍寬縱，並著禮部行知該國王，仍懍遵上年十一月間諭旨，一體查拏逐捕，以清邊界。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一　八月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上年日斯巴尼亞國照請在廣州各處遵依二十二款章程，招工前往該國所屬之夏灣拏地方承工，臣衙門既經准行之後，旋閱新聞紙内載古巴夏灣拏有陵虐華工情事，並美國使臣暨美國領事，會同各國領事照會，均稱該處陵虐華工情形，因思現在選帶學生出洋肄業委員主事陳蘭彬，駐紮美國，距日國不遠，如令就近往查，尚屬簡易，擬即劄飭該員前往日國古巴夏灣拏地方，查明該處華工，是否實受陵虐，以便臣衙門酌覈辦理。

《清穆宗實録》卷三五六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詳陳圍場積弊並課銀不能依限起徵，懇請展緩一摺。熱河圍場自同治二年奏明招墾，委員辦理謬誤，奸佃從中漁利，以致弊竇叢生。崇實現擬將已騰正圍，永遠封禁，並將邊界卡倫修齊，所有新舊放出之地，逐次重修丈量，另換新照，其舊領紅照，一概繳銷，查明地畝，造册發交州縣承領，按畝徵糧，均著照所議辦理。查丈之舉，須俟秋禾登場，方能舉辦。著瑞聯、崇實體察情形，妥爲經理，以清圍地而垂永久，毋任再滋弊端。庫克吉泰前請自同治十二年爲始，圍場新舊課銀改由各府州縣徵解，此時尚難照辦，著准其暫行展緩，仍照舊章辦理，一俟圍地丈量清楚，糧籍可考，即將一切善後事宜酌籌具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一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劉嶽昭、岑毓英奏，遵查馬如龍採辦外洋軍火情形。李玉墀本非雲南所派之員，與陳得貴有無不法情事，著劉長佑就近確查分別懲辦。馬如龍委令涂普義前往外洋採辦軍火，未經先行咨商劉嶽昭發給通關文憑，以致中途被阻，亦屬疏忽。馬如龍著交部察議。

《穆宗實録》卷三五六　乙未，盛京將軍都興阿等奏，朝鮮使臣被刼，請將地方官摘頂勒緝。得旨：慶麟、余文鳳均著先行摘去頂帶，勒限三箇月嚴緝務獲。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内閣學士宋晉奏，近畿連年被水，請飭以工代賑一摺。據稱直隸河道漫溢，連歲水災，與其併力籌賑，不如擇要修工，請飭該督以現撥帑金，酌提一半拯恤災區，以一半趕擇河道緊要者，速爲修治，工賑兼施，兩收其效。至現撥帑金尚不敷用，並飭續撥款項，以成鉅工等語。近年以來直省河患頻仍，亟宜設法疏治，期於一勞永逸。至宋晉所陳辦法是否可行，著李鴻章統籌全局，悉心酌覈，迅速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直隸河患日深，亟應工賑並舉，擬明春開辦天津引河及上游隄河各工，俾災黎藉資傭趁，除撥用各省協款外，不敷之數請由藩庫提用，事竣報銷。從之。

《穆宗實録》卷三五七　九月乙丑，諭内閣：李鴻章、延煦、畢道遠奏，江浙漕糧海運抵津，擬請改令糧道自行運通一摺。向來江浙漕糧海運到津，用官剥船運通交納，乃行之既久，滋生弊端。本年海運白糧及輪船所載漕糧，改由糧道自顧民船運通，較用官剥船運送，米色尚爲乾潔。李鴻章等請將嗣後南糧變通辦理，係爲剔除弊端起見，著照所議。所有來歲江浙漕糧，即著改由糧道運通交納，毋庸在津驗收，並著户部、兩江總督、江蘇、浙江各巡撫一體遵照辦理。其應

行變通章程，著李鴻章、延煦、畢道遠悉心妥議具奏。

《穆宗實録》卷三五八　十月丁丑，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川省毆斃司鐸教士，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據稱接准魁玉等函稱，法國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私買民房，建堂傳教，致該縣民人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毆斃，與法國使臣照會所述不符，請飭魁玉等迅速查辦等語。【略】著魁玉、吴棠將此案詳細實情，先行具奏。一面嚴飭該地方官將案内下手正兇及幫毆從犯嚴緝務獲，訊明起釁根由，分别按律懲辦，並將現在辦理情形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憑覈辦，不得稍涉遲延。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川省黔江縣民人毆斃法國司鐸教士，請飭查辦。【略】兹據魁玉等奏稱，法國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私買民房，建堂傳教，該縣民人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毆斃，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奏情形大略相同，現已拏獲正兇陳淙發等六名，飭令酉陽州知州羅亨奎等提犯研究下手正兇，禀候查辦，餘犯仍飭嚴緝，並飭涪州知州濮文昇前赴黔江，會同覆行相驗等語。【略】桂衢亨辦理不善，咎無可辭，著即行摘去頂帶撤任。仍著魁玉、吴棠懍遵前旨，將啓釁實情迅速查明具奏，並嚴究下手正兇，躧緝幫毆從犯，訊明分别懲辦，毋得一味拖延，任令該地方官含糊了事，並將現在辦理情形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毋稍延緩。

《穆宗實録》卷三五九　十一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越南使臣齎到該國王奏疏，鈔録呈覽一摺。據該國王奏稱，河陽、興化諸匪巢獨力攻勦，顧此失彼，山、興、宣三轄蔓匪仍復猖獗，請飭派兵會勦等語。越南國邊地被匪竄擾，前經諭令馮子材督飭官軍出關勦辦，嗣以兵勇不宜久駐外國，且慮有騷擾情事，是以疊准劉長佑等所奏，將各營陸續撤回。兹據該國王具疏籲請，朕睠顧藩封，殊深軫念，此時粤西官軍如令出境勦匪，究於該國有無裨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處，著劉長佑、馮子材悉心妥籌，迅速具奏，並著禮部傳令該國王知悉。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二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越南各匪肆擾，現飭粤軍防勦，並籌保衛邊境一摺。越南各匪在宣光河陽一帶，分股擄刼，據報法國帶兵攻破越南河内省城。【略】著瑞麟、張兆棟迅即撥兵數千名，由欽州徑出關外，約會援勦。或繞赴西省南太地方，協同堵擊，並著劉長佑飭令劉玉成等軍，酌度情形，認真勦辦。仍著瑞麟等查照前次奏撥之案，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以資接濟，粤軍於邊關内外堵勦越南各匪，與法兵絶不相涉，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行照會法國使臣，轉飭遵照，毋令别滋事端。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船工將竣，謹籌善後事宜一摺。【略】應請一併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並原議開設船廠之陝甘督臣左宗棠，與沈葆楨會商熱籌。

恭親王等又奏，【略】日意格與德克碑，前因船廠得力，業經賞予提督銜、花翎，現在工竣，又各給銀二萬四千兩，已足酬其勞勩，擬將日意格援照戈登、蒲安臣保獎，天恩再行賞加一品銜，並准其穿黄馬褂，仍與德克碑一體賞給一等寶星。

《穆宗實録》卷三五九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李宗羲奏，本年江北漕糧仍辦河運，東境河道阻塞，所有漕船經由戴家廟、馬家口一帶及張秋至臨清等處淤塞地方，又苻澤臨濮、菓汛各口民堰衝缺處所，亟應分别疏濬堵合等語。著喬松年、丁寶楨、文彬督飭所屬將漕船經行河道趕緊豫籌修理，以利轉運，毋稍延緩。

同治一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

《穆宗實録》卷三六二　正月甲寅，諭：承繼等奏，達賴喇嘛下山唪經一摺。現在藏地清平，達賴喇嘛擬於本年正月閏下山，率領僧衆親赴大招，攢招唪經，爲國祈福，具見悃忱，洵堪嘉尚，即著承繼等前往布達拉山妥爲照料，並發去黄哈達一箇，銀曼達一箇，鈴杵一分，菩提念珠一串，玉盌一箇，玉杯一箇，小卷五絲緞二卷，傳諭該達賴喇嘛祇領，用昭恩賚。

丙辰，諭内閣：御史鄧承修奏，請飭禁抽收闈姓賭款一摺。據稱廣東省賭風甚熾，每屆鄉試及歲科試期，開場設局，竟有巧立闈姓名目，抽收經費等語。賭博本干例禁，況考試屆期，尤應嚴行禁止，若如該御史所奏，藉端抽收款項，殊屬不成事體。著瑞麟、張兆棟即行裁革，出示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張兆棟奏，越南股匪與法國兵互相攻擊，情形未定，擬請固守邊圉，相機籌辦各摺片。法國與越南搆兵，踞其河内省城，股匪劉永幅等乘機肆擾，與法兵互相攻擊，現聞法國已與越南議和，因股匪猖獗，回國添兵往勦。該國事勢紛紜，情形未定，中國自當扼要駐紮，固守疆圉，未便越境用兵，轉致生事。瑞麟等已檄鄭紹忠帶勇二千名馳赴欽州附近扼紮，著飭令該總兵隨時查探，遇有越南匪徒竄至邊界，立即會同地方文武實力堵勦，其洋面

交界處所，並著認真防堵，毋任竄越。粵西防軍向紮越南高平、諒山二省，已由瑞麟等知照法國領事，毋得進兵侵犯，該處粵軍亦不向河内轄境前進，免至互啓猜疑，有傷和好。著劉長佑飭令覃遠璡等遵照辦理，太、鎮、南甯三府均與越南毗連，該撫當妥爲布置，以固邊防，廣東按月應協廣西餉銀二萬兩，仍著瑞麟等隨時籌措，源源接濟，毋稍推諉。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三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伊犁現在情形，請飭大兵迅速出關，伊犁一城，尚爲俄人占踞，耽延日久，必致枝節叢生，辦理更形棘手。前據左宗棠奏，擬令張曜、金順、額爾慶額各軍，分起出關。金順一軍，未知該軍現在行抵何處，著即迅速西進。並著左宗棠將糧運事宜，妥爲籌備。令張曜、額爾慶額等軍，陸續趲行。金順抵古城後，即著會同景廉各軍，速將瑪納斯、烏嚕木齊等城，剋期收復，兵威一振，則伊犁辦理較易爲力。該大臣務當嚴飭各軍，鼓行西進，迅赴戎機，速將回逆蕩平，得占先機，則俄人亦可杜其隱患。

《穆宗實録》卷三六三 二月丁亥，諭内閣：御史張觀準奏，請禁止私設釐卡等語。各省設局抽收釐金，係屬萬不得已，借資民力，豈容私自添設，苛斂民財，亟應嚴行禁止。著各直省督撫於所屬應設釐卡，嚴密稽察，儻有私設卡局情弊，即行從嚴參辦，並著遴派廉正之員經理局務，覈實報銷，以杜浮冒。

丙申，諭内閣：本日御史張觀準條陳江西丁漕摺内，聲稱本年正月間，劉坤一奏請緩徵錢糧，未將被災之都圖村社明白開列等語。該御史所指究係何州何縣之都圖村社劉坤一未經開列，著張觀準明白回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三 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探聞越南軍務喫緊，籌辦滇省邊防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現住越南之領事各官，俾知滇省派兵防邊，係堵勦越南各匪，與法國不相干涉。

《穆宗實録》卷三六四 三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醇親王奏，請飭密籌杜絶洋藥之策等語。自洋藥入中國以來，耗財害民，流毒不可勝言，李鴻章既有與該親王談及將此一端與夷辦理，力除巨患之意，應如何審度時勢杜絶洋藥之處，即著李鴻章妥議辦法，詳細密陳。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三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厦門，請派大員查看一摺。【略】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爲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至生番如可開禁，即設法撫綏駕馭，俾爲我用，藉衛地方，以免外國侵越。

《穆宗實録》卷三六五 四月戊寅，諭軍大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厦門，聲稱借地操兵，福建布政使潘霨早經陛辭出京，即著馳赴臺灣，幫同沈葆楨將一切事宜妥爲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潘霨現在行抵何處，並著張樹聲查明，催令迅速赴閩，兼程前往，不得稍涉遲延。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久踞伊犁，希圖侵越一摺。榮全前與俄官會議收回伊犁，迄無成説，近更多方要挾，肆意妄爲，不特久假不歸，並覬覦伊城附近地方，希圖侵越。該國住京使臣布策竟有違約背理之詞，雖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辯，允爲行查彼國，其言未足深恃。伊犁久爲俄國所踞，蓄謀侵占，本在意中，現且有東犯之勢，若再不亟圖進取，先發制人，辦理更無把握。察哈爾馬隊計已馳抵塔城，榮全兵力稍厚，著即將各營力加整頓，先期布置，一面與景廉各軍聲息相通，妥爲籌畫，毋誤事機。瑪納斯、烏嚕木齊等城必須剋期收復，方免俄國生心，且可爲規復伊城進步。著左宗棠催令出關諸軍，迅速西進，會同景廉籌商進勦，迅將各城踞賊次第蕩平，期與榮全聲勢聯絡，以靖邊氛。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赴臺灣，各國船隻亦有駛往福建洋面情事，請旨責成前派大員妥速籌策一摺。【略】各國均有兵船駛往，以巡查爲名，因利乘便，心存叵測。臺灣道視爲番界尋釁，勢難禁止，實屬不知緩急。現在日本兵船已赴臺灣，且有登岸情事，亟應迅籌辦法，使彼族無隙可乘。沈葆楨著授爲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以重事權，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均歸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俾得與日本及各國按約辯論，而於征調兵弁船隻事宜，亦臻便捷。該大臣接奉前旨，計已馳赴臺灣一帶，著即體察情形，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辦理，並與潘霨隨時慎密籌辦。一面會商文煜、李鶴年等督飭鎮道，妥爲布置。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日本兵船已抵臺灣番境，密籌防範，並詳陳臺灣地利，日本詭謀各摺片。日本兵船不候照覆，即行駛赴臺灣，登岸紮營，顯係心懷叵測。李鶴年已派水陸各營分往鳳山、澎湖等處屯紮，並調集莊團水師防範臺境，藉壯聲威，以期有備無患。番地雖居荒服，究隸中國版圖，其戕殺

日本難民，當聽中國持平辦理，日本何得遽爾興兵，侵軼入境，【略】派往琅嶠之員，與日本如何辯論，能否就我範圍，著該督據實奏聞。仍隨時會同文煜悉心布置，務臻周妥。沈葆楨計當起程，著懍遵疊次諭旨，與潘霨慎密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妥爲辦理，毋稍大意。近日臺灣番境情形若何，著隨時詳細具奏。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日本師船已與生番接仗，現籌防範一摺。日本並不遵約回兵，已與生番接仗，並擬即日移營進勦，其蓄謀尋隙意圖占踞已可概見。該國現到輪船七隻，尚有鐵甲船及堅固兵船未到，此時釁端已開，自應先事布置，嚴密設防，以期有備無患。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前已有旨，准歸沈葆楨調遣，李鶴年亦擬添調直隸、江蘇輪船赴閩防範，應需輪船若干隻，即著李鴻章、李宗羲、張樹聲、瑞麟、張兆棟如數撥往，以壯聲勢。日本被傷者是否止係數人，至生番有無被傷被殺之人，未據該督奏及。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爲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事關海疆安危大計，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後患。著沈葆楨懍遵疊次諭旨，隨時與潘霨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辦理，總當消弭邊釁，豫遏詭謀，方爲不負委任。李鶴年所籌自強之策，有無把握，是否辦有端倪，不得以空言塞責，致誤事機。

《穆宗實録》卷三六六　五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據報臺灣近日情形一摺。日本已分三路進攻番社，生番逃散，遂將牡丹社等處焚燒，並欲攻龜仔角社，是其乘隙尋仇，意圖深入，已可概見，若再不亟籌辦法，則生番更遭荼毒，該國必愈肆欺凌。沈葆楨已與潘霨起程赴臺，邀集各國領事公平曲直。日本興兵，顯背條約，固屬理曲辭窮，若能就我範圍斂兵回國，自可消弭釁端，儻仍肆意妄爲，悍然不顧，即當聲罪致討，不得遷就因循，轉誤事機，致將來辦理愈形棘手。沈葆楨與潘霨當相度機宜，悉心籌辦，應如何調撥官兵前往，藉壯聲勢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妥速布置，以維大局。本日有旨，諭令王凱泰即行起程回任，毋庸來京陛見，該撫回任後，著李鶴年隨事和衷商辦，以期共濟時艱。

乙卯，諭：文麟、明春奏，回王邁哈默特呈請代懇賞借十年俸銀，以補修城垣，安輯難夷，另頒新印，以昭世守，並據聲稱該回王每年應支俸銀二千兩，該辦事大臣因餉項支絀，欠發三年等語。上年七月，陝回大股竄擾哈密，圍攻營城，該回王等深明大義，派選槍手隨同勦辦，逆匪因將回王等偪挾西行，經官軍搶救回營，該回王等困苦情形，殊堪矜念，自應優加體恤。著照所請賞借十年俸銀，由户部發給，交該回王所派通事領齎回哈。該回王採辦各物，准其由臺站運解，並著禮部另鑄該回王印信，由驛遞交文麟等轉給祇領。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近年川省匪徒日衆，聯名結社，有帽頂會、燈花教諸名目，聚衆連盟省垣附近地方，肆行搶刼。崇慶州、高縣、彭縣、鹽亭等處均有匪徒嘯聚，恐釀成巨患，請飭防患未萌等語。匪徒糾衆搶刼，實爲閭閻之害，且川省與滇、黔各省毗連，尤恐句結各處匪徒，乘機竊發，亟應認真拏辦。著吴棠派委妥員會同各該處地方文武，一體實力查拏，嚴行懲辦，以絶根株。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到臺日期，籌辦大概情形，並番軍火等事。所籌均是，即著該大臣等分別妥速辦理。日本藉口他國積年舊案，違約稱兵，曲直是非，中外共見。沈葆楨等務當與之極力理論，斷不可任其妄爲，儻該國悍然不顧，亦當示以兵威，不得稍涉遷就，致誤事機。該國如何照覆，潘霨到琅嶠後如何辯論情形，著隨時詳細奏聞，以慰廑繫。生番本隸中國版圖，朝廷一視同仁，疊諭該大臣等設法撫綏，不得視同化外，任其慘罹荼毒。現據各社目籲乞歸化臺澎防兵，擬另招精壯充補，請將臺灣課税等銀撥充經費各摺片。沈葆楨、潘霨先後行抵臺灣，察看該處情形，沈葆楨給與日本西鄉從道照會，詞義頗爲嚴正，潘霨於本月初八日親赴琅嶠面加詰問，彼族狡詐性成，中藏叵測，設防之事，自屬萬不容緩。沈葆楨等擬於海口建築礮臺，安放巨礮，使不得停泊兵船，北路淡水等處，派兵駐紮，由提督羅大春督率巡防，並另招勁勇，多備番目，籲乞歸化即著該大臣等酌度機宜，妥爲收撫，聯絡聲勢，以固其心，俾不至爲彼族所誘。臺澎向用内地班兵，率皆疲弱，現在因時制宜，自不妨變通辦理。沈葆楨等擬將班兵疲弱者撤令歸伍，另招本地精壯充補，事平之後，察看情形，再行酌辦，即著照所議行。臺灣鹽課關税釐金等款，准其儘數截留，撥充海防經費，歸臺灣道衙門支銷，不敷之款，著文煜、李鶴年籌撥接濟，毋令缺乏。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紮番社，濱海防務，請飭先事籌辦一摺。日本有事生番，占踞臺灣牡丹社一帶，前據沈葆楨等奏擬於海口及北路淡水等處嚴密設防，當諭該大臣等妥速辦理。又據文煜等奏，馬祖澳等處已有日本兵船游弋，復諭該將軍等於沿海各口妥爲籌布，刻下辦理情形若何，及該國近日作何動静，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潘霨詳細奏聞，以慰廑繫。各省沿海口岸甚多，亟應一體設防，爲未雨綢繆之計，並當聯絡聲勢，藉壯兵威，以期有備無患。著瑞麟、李鴻章、都興阿、志和、恭鏜、李宗羲、文彬、張樹聲、楊昌濬、張兆棟統籌全局，於各該省沿海地方形勢，詳細體察，何處最爲扼要，何處

必當設防，並如何聯爲一氣得操勝算之處，務當悉心會商，妥籌布置，奏明辦理。

《穆宗實録》卷三六七 六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文煜、李鶴年奏，布置海防，籌撥臺防餉銀軍火，並探報日本船隻在五虎口外游弋情形，請飭宋慶統兵赴閩各摺片。日本違約稱兵，昨據沈葆楨奏報，到臺後業經給與照會，向其理諭，並經潘霨親赴琅嶠面加詰問，是否斂兵回國，尚未續有奏報。現據文煜等奏，福州五虎口百餘里外已有該國鐵甲等船在彼游弋，是福州、厦門等處海防甚爲喫緊，文煜等現擬擇要堅築礮臺，並飭副將楊廷輝將附近漁人招募成軍，免資寇兵，即著迅速妥爲布置，並飭總兵孫開華等認真辦理，以期有備無患。所需水雷及轉輪礮臺等，即著咨商沈葆楨，妥爲籌辦，以資要需。此外沿江沿海如尚有扼要之處，亦當豫爲防範，毋稍疏懈。臺灣近日情形自沈葆楨給與照會之後，日本官如何照覆，能否就我範圍，著沈葆楨等相機妥辦，仍隨時奏聞，以慰廑繫。至提督宋慶一軍，現在整理出關，雖尚未成行，而閩省海防緊要，該軍遠在甯夏，焉能濟急，閩、浙兩省皆李鶴年管轄，何至乏員調撥，如防軍需人統帶，即著另行揀派，以資得力，所請飭令宋慶帶兵赴閩之處，著毋庸議。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五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旨籌派洋槍隊航海馳赴臺防，並請調駐陝銘軍東來，以備南北海口策應一摺。南北洋防務緊要，並著該督等悉心妥籌，詳細具奏。

諭：傳諭大學士文祥，數月以來，該大臣病體尚未就痊，【略】惟各國交涉事件甚繁，刻下日本與生番尋釁，辦理亦無頭緒，亟須該大臣前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籌畫，著文祥不必拘定假期，隨時前往該衙門，悉心會商妥辦，共濟時艱。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提督不遵節制，請旨嚴議一摺。提督羅大春，經李鶴年催令迅速東渡，仍未起程，實屬延玩，羅大春著革職留任，仍著文煜、李鶴年、王凱泰飭令該提督迅赴臺灣，駐紮蘇澳一帶。

《穆宗實録》卷三六八 七月丙午，諭内閣：李鴻章奏，職官報效木植，現在無從驗收轉解一摺。據稱候選知府李光昭報效木植，現與美法兩國商人互控結訟，轇轕甚多，其所買法商木植較之呈報内務府之數木價既多浮開，銀亦分毫未付等語。李光昭所辦木植，經李鴻章查明，係買自法商，其價僅議定洋銀五萬四千餘圓，而在内務府呈稱購運洋木竟敢浮報值銀三十萬兩之多，似此膽大妄爲，欺罔朝廷，不法已極，李光昭著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著即註銷。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現籌勦撫越南匪徒及越南近日情形一摺。法人與越南會勦各匪之議未可遽信，則粤軍未可遽撤，匪徒未可遽招，劉長佑所籌各情，詳審周密，實爲切中窾要。現在法人原駐河内者，漸次退出，其大小洋船亦皆退泊左金港口，有俟涂普義來時，仍欲進紮省城，及勒令南官往勸劉永幅讓出河路之説，用意殊屬叵測。粤軍駐紮高諒，既爲越南聲援，又可自固疆圉，現在黄崇英股匪屢爲劉永幅所敗，復爲滇省開化練勇所截，機會大有可乘。劉長佑已飭徐延旭、趙沃體察越南賊勢軍情，籌辦勦撫，仍著該撫隨時密授機宜，以期於事有裨。粤東官軍，查辦積匪，漸次蔵事，即可進駐欽州，遥爲掎角。著瑞麟、張兆棟會商劉長佑，協力通籌，俾兩省邊防同臻鞏固，總期安本境而綏藩服，毋任他族欺陵，此中大有權衡，諒該督撫等必能籌畫盡善也。徐延旭等到防後如何辦理情形，著劉長佑詳悉具奏。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六 壬戌，署山東巡撫漕運總督文彬奏，【略】諭軍機大臣等，東省沿海各口岸防務，關繫緊要，文彬當督飭總兵陳擇輔等，嚴密布置，並將應築土城營寨礮臺等事，妥爲籌辦。

《穆宗實録》卷三六九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諭旨，請飭查究等語。軍機處封發寄信諭旨，各省奉到後自應加意慎密，況係中外交涉事件，豈容稍有漏洩。乃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上海新聞紙内竟行刊刻，究係何人洩漏，著李宗羲嚴密確查，據實覆奏，毋得稍涉含混。嗣後各將軍督撫等奉到寄諭，務當格外嚴密，以昭慎重，儻有仍前漏洩致誤機宜，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

己巳，諭内閣：都興阿、桂清奏，查勘福陵應修各工，請擇吉派員興修一摺。著欽天監於本年八九月間，選擇吉期先行知照，即著盛京將軍會同工部侍郎届期敬謹興修。又諭：前降旨諭令總管内務府大臣將圓明園工程擇要興修，原以備兩宫皇太后燕憩，用資頤養而遂孝思。本年開工後，朕曾親往閱看數次，見工程浩大，非剋期所能蔵功。現在物力艱難，經費支絀，軍務未盡平定，各省時有偏災，朕仰體慈懷，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勞民力，所有圓明園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止，俟將來邊境又安，庫款充裕，再行興修。因念三海近來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至過繁，著該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將如何修葺之處，奏請辦理。

《穆宗實録》卷三七〇　八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臺灣近日情形，力籌防務，並北路倭案辦結，屯番槍傷生番，現飭嚴辦，及閩廠輪船懇准續造各摺片。日本兵船在後灣楓港一帶，日以蓋兵房掘濠溝豎竹圍爲事，意圖招誘番衆，恫喝村民，日久相持，情形漸怯。現在淮軍業經到臺，羅大春已抵蘇澳，夏獻綸招募楚勇亦已成軍，澎湖地方現借海關淩風輪船，駐彼教習，閩廠六船，隨同操練，防務漸臻嚴密。彼族自無隙可乘，惟中路水沙、連秀、姑巒一帶，爲全臺適中之區，地方最爲緊要，刻下該處社寮竟有教堂數處，並有逃匪逋匿其間，難保倭族不暗爲勾通，肆其煽惑。沈葆楨等現擬募兵前往，即著與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迅速籌商，妥爲調派。一面撫綏番衆，擒捕匪徒，一面開路設防，力求固守，毋使倭族得售其奸，斷我南北之路。安平礮臺，並著沈葆楨等設法興築。臺城倒塌千有餘丈，現經發款分修，著即飭令周懋琦等認真經理，務期修築鞏固，不准草率從事。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福建臺灣府屬，民間置買田房税契，並不照章徵收，惟以契價銀數多寡爲斷，於定例之外浮收至三四倍七八倍不等，至典當田産，亦勒令照契納税等語。田産税契自有定章，若如所奏任意浮收，殊屬不成事體，著李鶴年、王凱泰確切查明，即行從嚴禁止，務令照章辦理，以杜弊端。

乙未，諭：前據御史袁承業奏，請酌裁釐金，申禁罌粟，當經降旨交户部議奏。兹據該部奏稱，請飭現辦抽釐省分，按照户部歷年奏案體察辦理，並請飭禁止栽種罌粟等語。同治八年十二月間，疊經户部具奏，令各督撫酌裁釐卡，嚴察局員，均有成案可循，所有現辦抽釐省分，設立收捐局卡，或量爲裁減，或覈實歸併，著各該省督撫查照户部奏案隨時體察情形，妥爲辦理，儻有不肖局員侵漁捐項，滋擾行商，即著嚴參懲辦。至栽種罌粟，例禁綦嚴，據袁承業奏稱，山西大同、汾州、代州尚知禁約，其餘州縣多未遵行等語。著山西巡撫分别飭屬確實勘明，即行剴切曉諭，嚴禁栽種。此等惡習，恐他省亦所不免，並著各直省督撫通飭所屬，隨時認真稽察，無論已種未種一律嚴行申禁，仍不得任令胥役人等藉端索詐，擾累民生。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恩麟奏，護送呼畢勒罕行抵西甯，途遇野番搶擄一摺。恩麟護送照料呼畢勒罕回庫坐牀，行至通天河沿地方，突遇騎馬番夷，擁衆數百，聲稱求賞箱包駝馬各節，膽敢圍放槍銃，肆行搶擄，實屬不成事體。恩麟現已護送呼畢勒罕行抵西甯，將來出口赴庫，道路尚遥，著該前駐藏大臣沿途小心照料，飭令哨探弁兵勤加偵探，穩慎行走，毋得再有疏虞。

《穆宗實録》卷三七一　九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淮粤兩軍到臺及南北開路情形一摺。倭人句致近番，並蓋兵房，練槍礮，中雖怯弱，外仍示強。沈葆楨等惟當慎密防範，申嚴警備，不得稍涉疏虞。現在淮粤兩軍陸續到臺，即著分别布置，擇要扼紮，以壯聲威。臺南生番尚易招致，北路各社率多頑梗之徒，大南澳平埔等處有兇番糾集丁壯數千，意在抗違。沈葆楨等務宜悉心籌度，恩威並用，會同羅大春加意招徠，妥慎辦理，不可輕易進紮，致爲番族所乘，轉礙撫番大局。臺郡城垣關繫緊要，著督飭該地方官速行修葺，務期鞏固。沈葆楨另片奏，大雅安瀾輪船遭風損壞，自請議處等語。此次損壞船隻，即著分别設法修理，沈葆楨未能先事豫防，殊屬疏忽，著交部議處。製造輪船，工鉅費繁，嗣後務當飭令該管駕等隨時加慎。又片奏，訊結屯番槍傷生番一案，即著照所議辦理。

己未，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新聞紙刊刻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請飭查究，當諭李宗羲嚴密確查。兹據該督奏稱，查覈上海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均係照鈔香港華字日報。至香港華字日報内有臺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等語。此次密寄諭旨，究由何人洩漏，著文煜等嚴行查究，即將洩漏根由，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涉含混。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七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摺。【略】該王大臣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都興阿、李鶴年、李瀚章、吴翰、張兆棟、文彬、吴元炳、裕禄、楊昌濬、劉坤一、王凱泰、王文韶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内覆奏，此外别有要計，亦即一併奏陳。

《穆宗實録》卷三七二　十月甲戌，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張鳳鳴、趙瑞雲、劉雲會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黄兆晉等十七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吉生等一百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八　庚辰，廣東巡撫張兆棟奏，據丁日昌呈稱，因見外海水師一切艇船，總不如輪船之堅捷，必須配駕大號輪船，方足以資巡勦，即沿海礮臺，亦應因地制宜，相度形勢，改式修築，以嚴捍衛，曾經參以西人築臺練兵之法，豫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

《穆宗實録》卷三七二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國貢使被刼，據咨轉奏一摺。朝鮮國貢使回國，行至鳳凰城邊門以外，竟有匪類結夥持械，搶奪行裝，實屬不成事體，亟應嚴密查拏。著都興阿、志和、恭鏜派委員弁，前赴邊門以外，迅即緝拏懲辦，毋任遠颺。嗣後朝鮮貢使過境應如何妥爲防護，並邊外如何設法整頓，毋使奸徒滋蔓之處，並著都興阿等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奏明辦理，以清貢路而靖邊圍。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臺灣近日情形並淮軍到臺一摺。日本兵船尚未退出臺灣，刻下退兵章程業經定議，惟此後海防各事宜亟須認真講求，以期有備無患。現在淮軍三起均抵澎湖，應如何分紮要隘之處，仍著沈葆楨等酌度情形，妥爲布置。其南北開路以及郡城修築礮壘各事，並著該大臣等悉心經理，毋得以日本事已辦結，稍形鬆勁。剌桐腳莊民已與龜紋社釋嫌尋好，琅嶠諸社均受約束，其餘亟須次第清查。惟入山愈深，番社愈雜。北路復有生番撲犯碉樓傷斃兵丁之事，亟應妥爲籌辦，俾番衆悉爲我用，藉可自固藩籬。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飭令派出各員設法招徠，隨時撫恤。招墾事宜，仍須商同羅大春認真籌畫。臺郡城工業已過半，安平礮臺現擬設於三鯤身地方，一切工程，沈葆楨等務當悉心經畫，毋得畏難思阻。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文祥奏，敬陳管見一摺。臺灣之事，現雖權宜辦結，而後患在在堪虞。日本與閩浙一葦可杭，倭人習慣食言，難保不再生枝節。前因議買鐵甲船及水礮臺各節，倉卒莫辦，措手無從，不得不爲暫緩。目前之計。刻下事機已緩，亟宜趕緊籌畫，以期未雨綢繆，豈可仍蹈因循故習。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悉心籌商，所有在臺兵勇應如何酌留，淮軍素稱得力，現在業已到臺，應如何分紮防堵，全臺事宜，應如何布置，該大臣等務當妥爲經畫，以善將來。並著李鴻章、李宗羲將前議購買未成之鐵甲船、水礮臺及應用軍械等件，迅速籌款購辦，無論如何爲難，務須妥爲設法，庶幾兵械精良，有備無患。

《穆宗實録》卷三七三　十一月己酉，諭内閣：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經惇親王等合詞籲懇静心調攝，朕思萬幾至重，何敢稍眈安逸，惟朕躬現在尚難耐勞，自應俯從所請，但恐諸事無所稟承，深虞曠誤，再三籲懇兩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資調養，所有内外各衙門陳奏事件，呈請披覽裁定，仰荷慈懷曲體，俯允權宜辦理，朕心實深感幸。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日本遵約退兵，收回草房營地一摺。日本兵船盡數退出臺灣，其遺下營房草房板片均經點收完竣，該處已派官軍填紮。惟琅嶠一帶善後機宜，亟須悉心籌畫，妥善經營。所有招撫生番及修城開路各事宜，仍當妥籌辦理，毋得以倭兵已退即形鬆懈，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懍遵十月二十八日諭旨，妥爲布置，毋稍因循。倭人詭譎性成，此次退兵，原不可恃，沈葆楨等惟當於此時力圖自強之策，以期未雨綢繆，庶幾有備無患。另片奏，道員黎兆棠因病回籍等語。該員現經簡放津海關道，即著沈葆楨傳知黎兆棠，病痊後迅速赴任，以重職守。

《清穆宗實録》卷三七四　十二月甲戌，穆宗毅皇帝遘疾大漸，酉刻賓天。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御養心殿，召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詳，貝勒載治、載澂，公奕謨，御前大臣伯彦訥謨祜，奕劻、景壽，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總管内務府大臣英桂、崇綸、魁齡、榮禄、明善、貴寶、文錫，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慶祺，南書房行走黄鈺、潘祖蔭、孫詒經、徐郙、張家驤等入。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之子，著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特諭。

丙子，據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等奏，請籲懇兩宫皇太后垂簾聽政一摺。朕恭呈慈覽，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覽王大臣等所奏，更覺悲痛莫釋，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惟念嗣皇帝此時尚在沖齡，且時事多艱，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不得已姑如所請，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

甲申，諭内閣，本日禮部奏，朕登極日期，及頒詔典禮一摺，覽奏益增感慟。惟念大行皇帝，以祖宗丕緒，傳付朕躬，勉從所請，以明年爲光緒元年，依欽天監所擇吉日，於正月二十日戊午卯時，舉行登極頒詔鉅典，各該衙門遵照舊儀，敬謹豫備。

清德宗部（起公元一八七五年，迄公元一九〇年）

《光緒朝東華録》一　德宗景皇帝，文宗嗣子也。皇本生父宣宗成皇帝第七子醇賢親王。皇本生母醇賢親王嫡福晉葉赫那拉氏以同治辛未六月二十八日子時誕上於太平湖邸第。上生而神靈，天挺奇表，豐上兑下，隆準頎身，睿智淵通，志量恢遠。同治十一年九月庚子，恭遇穆宗毅皇帝大婚禮成，欽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加恩賞給頭品頂戴。十三年十一月，穆宗毅皇帝天花之喜，諸豫康吉。甲寅，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加恩賞食輔國公俸。誕膺多祜，靈貺渥承。穆宗毅皇帝彌留時，遺詔以祠皇帝仁孝聰明，必能仰承付託，聖懷默契，神器攸歸。上繼十三載，中興耆定之庥，下開億萬年憲政文明之局，懿歟盛哉。天之篤生聖人，洵非偶已。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光緒朝東華録》一　正月戊午，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禮成，頒詔天下，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德宗實録》卷三　辛酉，諭内閣：兵部奏，郎中魏綱條陳整頓吏治，據呈代奏一摺。吏治之清濁，關繫國計民生，疊經諭令各省督撫，認真整頓。乃近來仕途日雜，積習相沿，以致弊竇叢生，吏治仍未有起色。著各該督撫振刷精神，嚴加考覈，務將夤緣奔競等弊概行革除。獎進賢能，懲退貪墨，庶幾官方澄敘，力挽頹風，毋得粉飾瞻徇，致負委任。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海防事宜，並丁日昌條陳海洋水師章程，業經李鴻章等覆奏，請飭廷臣會議。左宗棠覆陳各件，可否一併會議，及請飭廷臣，將該衙門原奏内籌議各條，並各大臣議覆中引申請議各節，詳商論定各摺片。除管理該衙門事務王大臣毋庸與議外，著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議，限一月内覆奏。其各省將軍、督撫等歷次覆奏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各摺片清單，均著發給閱看。

《德宗實録》卷四　二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新疆各城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近英屬之印度。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近聞喀什噶爾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並與俄、英兩國立約通商。不獨伊犂久踞中國，目前力量不及專顧西域，可否飭西路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不必急圖進取。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匀作海防之餉。又有人奏，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其視成敗以爲動静者，則惟西陲軍務。俄人攘我伊犂，勢將久假不歸。今雖大軍出關，而艱於饋運，深入爲難。我師日遲，俄人日進，事機之急，莫此爲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搆衅於東南各等語。刻下情形，如可暫緩西征節餉，以備海防，原於財用不無裨益。惟中國不圖規復烏魯木齊，則俄人得步進步，西北兩路已屬堪虞。且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復嘯聚，肆擾近關一帶。關外賊氛既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未能。現在通籌全局，究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該大臣酌度機宜，妥籌具奏。至關外現在統帥及現有兵力能否勦滅此賊，抑或尚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遥制，俾關外諸軍作爲前敵，專任勦賊，方能有所稟承。並著通盤籌畫，詳細密陳。肅州克復後，疊次諭令該大臣將所部各營設法裁併遣撤，原冀撙節餉項，以備出關之需。上年十月間，並據左宗棠奏，亟擬次第裁併，爲節餉整軍計等語。現在能否續行裁撤，以期匀出餉需，該大臣諒必隨時經畫，並著一併奏聞。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肅州一帶爲後路糧臺，朝廷不別簡派户部堂官辦理，疊諭左宗棠駐紮肅州，專司其事，亦以糧運事宜，經本省大吏督辦，呼應較靈。又恐該大臣公務紛繁，不遑兼顧，並以袁保恒前辦西征糧臺，數年以來尚無與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並作爲幫辦，以爲該大臣指臂之助。乃近來彼此齟齬，殊失協和之道。左宗棠閱歷之深，居心之正，辦事之精細結實，原迥非袁保恒所能及，而該大臣平日亦聞有意存畛域，氣量近褊之處。袁保恒既不能與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貽誤事機，朝廷實深廑慮，且遇事各存意見，則兩人同辦，轉不如一人獨辦，可免掣肘之虞。左宗棠老成謀國，素著公忠，關外糧餉轉運事宜，應如何辦理，自必籌之至熟。而鎮西、迪化各廳州皆該督所轄，尤應獨任其難。左宗棠前曾有不駐肅州，亦可隨時料量之奏。如該大臣可以兼顧。抑或一人不能兼顧，而袁保恒實難勝幫辦之任，該大臣意中或另有得力之員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據實直陳，均著妥籌密奏。俟奏到後，再降旨將袁保恒撤回。朝廷用人毫無

成見，但求於事有濟，該大臣當諒此苦衷也。本日據錢鼎銘奏，中原如無大軍鎮撫，萬一事機猝發，遂成坐困。擬將宋慶所統全部調回潼關扼紮，不但西可顧秦、隴，北可蔽晉、燕，豫省亦有所恃。且可省一軍之芻粟，以供出關諸軍之飽騰等語。宋慶所部應否留紮內地，如不令該軍西征關外，兵力是否足敷勦辦。著左宗棠體察情形，迅速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英國注意雲南等處已非一日，現欲借此開釁，以爲要挾之計，亟應加意籌防。著岑毓英將此案確切查辦，並著劉嶽昭迅即回任，會同該撫持平辦理，毋得消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幹之員，帶領得力弁兵前往就近駐紮，借彈壓土司爲名，暗杜彼族不測之謀。或騰越一帶本有兵勇屯戍，即由該督撫相機密籌，不可遇涉張皇，亦不可消涉疏忽，總期邊釁可息，後患無虞，力爲妥善。

寅刻，嘉順皇后阿魯特氏崩。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嘉順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茲於本日寅刻遽爾崩逝，距大行皇帝大喪未逾百日，復遭此變，痛何可言。著於壽康宮行殮奠禮，擇期移至永思殿暫安。所有一切事宜，著派恭親王奕訢會同恭理喪儀王大臣暨各該衙門查照例案，隨時妥籌具奏。

《德宗實録》卷五　乙未，本日醇親王奏遵議海防事宜，禮親王世鐸等奏會議籌辦海防，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奏敬陳管見，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會議海防未獲盡言另行詳議具奏，並刑部左侍郎黄鈺前奏條陳海防事宜各摺片，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一併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六　三月乙卯，又奏，緬甸貢使抵滇，委員護解進京，下部知之。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兵部奏議覆侍讀楊紹和條陳東三省官兵亟宜整頓，請飭妥議章程一摺。東三省官兵槍箭之利，向稱勁旅，近來調赴西路者，迥非昔比，若不亟行整飭，勢必漸就頹靡。現在奉屬馬賊充斥，緝捕巡防，悉資兵力，尤應隨時簡練，以備不虞。所有該三省官兵應如何嚴行整頓，俾槍箭技藝，悉臻嫻熟，著各該將軍等妥議章程，奏明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繙譯官馬嘉理在雲南邊境被戕一案，請飭該省督撫妥辦一摺。英使威妥瑪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辦此案，該王大臣等疊與相持，並將該使照會所稱各節，屢加駁斥。該使屢以派員到滇從旁觀審爲請，並請由中國派員同往。該王大臣等現與訂定，由北洋大臣派員赴滇，並不與聞馬嘉理案件，英國所派之員只准於定案時旁坐觀審。威妥瑪現赴上海，派員前往滇省。探聞英國欲派兵進滇，藉端滋擾。並聞威妥瑪出京時，俄使與之密商，英兵進滇，俄兵亦由伊犂進，使中國首尾不能相顧等語。赫德亦稱該國現派兵五千人，由緬甸藍貢海口至雲南交界處所駐紮。英國蓄志在雲南通商，已非朝夕。此時適有馬嘉理一案，儻辦理稍有不善，難保不墮其術中。所聞各節，虚實雖未可知，亟應先事綢繆，豫爲防範。此次彼族狡焉思逞，總由此案而起。使在我果能實事求是，則在彼亦無隙可乘。總之馬嘉理無論爲何人所殺，均應徹底確查，秉公辦理，方足以折其心而箝其口。滇省野人雖居鐵壁關外，其地尚屬中國，不得謂非中國管理。設馬嘉理非野人所戕，而諉之野人，或實係野人所戕，而謂野人非王法所能及，勢必如上年臺灣番社之事，彼族即可派兵自辦，遂其奸計，大局所關，實非淺鮮。著劉嶽昭、岑毓英恪遵前旨，迅將此案確切情形據實奏聞，並一切持平妥辦，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將弁，前往駐紮，由該督撫隨時妥爲布置，相機籌辦，以重邊防而弭後患。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令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調補烏魯木齊都統，景廉回京供職，著俟金順行抵古城後，將各營兵勇糧饟移交金順接管，再行起程回京。前頒欽差大臣關防，即由景廉恭繳。新疆軍務孔殷，必須速籌進兵，節節埽蕩。金順本有自帶各營，益以景廉所部，兵力本不單薄，著即督率各營，親臨前敵，相機進勦，爲收復烏魯木齊各城之計，毋再遲延，致誤戎機。所有進兵機宜，隨時會商左宗棠酌辦。袁保恒已令回京，供職西征糧臺。

《德宗實録》卷七　四月戊寅。又諭：丁寶楨代奏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薛福成條陳治平六策、海防密議十條，著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尋議，薛福成條陳十條，如製器、造船、籌饟、開礦、練水師、購鐵甲，已見臣衙門議奏海防事宜條内。其恤商、清理茶政兩條，意在保商整稅。擇交、儲才兩條，爲籌辦海防之要領。應請飭下督辦海防大臣，將該員十條彙入臣衙門議奏海防事宜，一併酌度籌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　辛卯，諭：有人奏，問官覆器重案，意存瞻徇，請派大員查辦一摺。據稱浙江餘杭縣民婦萬畢氏毒斃本夫萬品連，誣拳舉人楊乃武因

姦同謀一案，經楊昌濬委員覆審，萬畢氏等俱已供出實情，屢用嚴刑，逼令照依原供。該氏仍堅稱誤信人言，因仇誤斃，實與楊乃武無干等語。此案情節極重，既經萬畢氏等供出實情，自應澈底根究，以雪冤誣，而成信讞。著派胡瑞瀾提集全案人證卷宗，秉公嚴訊確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迴護同官，含糊結案，致干咎戾。

《德宗實録》卷八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籌辦海防各事宜，分別開單呈覽各摺片。海防關繫緊要，既爲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若築室道謀，僅以空言了事，則因循廢弛，何時見諸施行？亟宜未雨綢繆，以爲自強之計。惟事屬創始，必須通盤籌畫，計出萬全，方能有利無害。若始基不慎，過於鋪張，既非切實辦法，將興利轉以滋害，貽誤曷可勝言！計惟有逐漸舉行，持之以久，講求實際，力戒虛糜，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後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爲持久之方。南北洋地面過寬，界連數省，必須分段督辦，以專責成。著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練軍設局，及招致海島華人諸議，統歸該大臣等擇要籌辦。其如何巡歷各海口，隨宜布置，及提撥饟需，整頓諸稅之處，均著悉心經理。如應需幫辦大員，即由李鴻章、沈葆楨保奏，候旨簡用。各該省督撫務當事事和衷共濟，不得稍分畛域。陸軍須歸併訓練，方能得力。著各該督撫各就地方形勢，量更舊汛，合營併操，晝一訓練。限一年內辦理就緒，奏請派員查閱。江防與海防表裏，著彭玉麟、楊岳斌會同李成謀勤加操練。俟海防船礮購成，應擇要添設兵輪船若干隻，配兵練習，著與李鴻章、沈葆楨會商辦理。雲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各邊境均有洋人窺伺，並著各該督撫整頓吏治軍政，留意交涉事件，以固邊防，毋得輕啓衅端，以致不可收拾。至鐵甲船需費過鉅，購買甚難，著李鴻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實利於用，即先購一兩隻，再行續辦。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撥應用，即著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並著總管内務府大臣量入爲出，裁汰浮費。户部、工部於應發款項，著詳細酌覈，力杜浮冒。各省公私各費，該督撫務當實力撙節，以裕國用。開採煤鐵事宜，著照李鴻章、沈葆楨所請，先在臺灣、磁州試辦，派員妥爲經理。即有需用外國人之處，亦當權自我操，毋任彼族攙越。出使各國及通曉洋務人才，著李鴻章、沈葆楨隨時切實保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單二件著鈔給李鴻章、沈葆楨閱看，仍詳細妥議具奏。此次議奏，有關繫西北及防範俄人事務，業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寄左宗棠閱看。即著該大臣通盤籌畫，以固塞防。西北水利事宜，並著該大臣會商譚鍾麟相機籌辦。東三省爲根本重地，尤宜加意整頓。著該將軍、副都統、府尹切實籌畫。醇親王摺兩件，並丁寶楨、文彬片，著鈔給該將軍等閱看，迅速覆奏。沈葆楨已補授兩江總督，海防緊要，自應迅速到任，以專責成。惟臺灣開山撫番，一切事宜，是否仍須該督親爲督率，抑或奏派大員經理，並著沈葆楨酌度情形，速行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彭玉麟、崇實、岐元、清凱、奕榕、奕艾、豐紳、托克湍、李鶴年、李瀚章、吴棠、英翰、劉嶽昭、楊岳斌、劉坤一、吴元炳、裕禄、丁寶楨、楊昌濬、王凱泰、翁同爵、王文韶、張兆棟、劉長佑、岑毓英，並傳諭劉秉璋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　五月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海防事宜，關繫緊要，諭令各省督撫通盤籌畫，實力舉行。因思西路用兵實與各省海防共相維繫，新疆軍務一能得手，則各省操防訓練，自振聲威。該大臣宣力行閒十有餘年，朝廷深爲倚畀。現在甘肅軍務告竣，自當壹意西征，爲一勞永逸之計。該大臣所部官兵不少，年來自必汰弱留強，選成精鋭。刻下所部共有幾營，軍事饟事及關外轉運事宜如何料理；金順、張曜等軍業經次第前進，該大臣如何布置；進兵機宜有無把握；統著左宗棠隨時詳細奏聞，以慰廑系。各省饟源甚形支絀，加以海防之舉不容稍緩須臾，而西征饟需仍疊諭各省竭力籌措，該大臣務當飭令各軍，奮力戎行，迅圖規復各城，毋稍耽延，致曠時日。左宗棠公忠素著，諒必能仰副委任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南北洋大臣與沿海督撫聲明外國軍火只准官買，不准私販，隨時由海關稽查。又保舉主事陳蘭彬等九員堪備遴選出使。均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　壬子，命李瀚章往雲南查辦事件，以翁同爵兼署湖廣總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有旨，派李瀚章前往雲南查辦事件，著即迅速赴滇，將馬嘉理被戕一案遵旨查覆。暨滇省礙難通商，現在撫綏土司各摺片，岑毓英惟當飭令楊玉科等，審慎籌辦，一面妥爲布置，自固邊防，毋得冒昧從事，以致不可收拾。洋人在雲南通商既屬窒礙難行，果能設法阻止，自爲盡善。著李瀚章會同該督撫籌度機宜，妥慎辦理。

《德宗實録》卷一〇　甲寅，扼紮濟木薩防護屯種暨糧饟艱難一摺。金順由

巴里坤督隊西進，於三月間行抵古城。該都統以奇台縣屬西集爾地方，近接南山，賊匪最易出没，已派馬步各隊駐紮，即著飭令聯絡聲勢，嚴密設防。據奏，濟木薩西近三臺，東接古城，該處僅有禮字等營屯紮，兵力尚單，現在督軍進紮等語。前已有旨，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調補烏魯木齊都統，仍幫辦軍務，並接統景廉各營。該都統現已前抵古城，著景廉即將各營兵勇糧饟移交金順接管。金順統率全軍，所有調度機宜，均歸區畫。究應駐紮何處，方爲相宜，著左宗棠、金順通籌全局，毋誤戎機。其濟木薩地方，是否必須該都統進紮，或酌派隊伍前往，以資防護屯種之處，並著斟酌情形，妥爲辦理。古城糧石缺乏，亟應妥籌接濟。著左宗棠懍遵前旨，源源運解，以期士飽馬騰。各省關應協金順軍營饟銀，山西、四川兩省每年應協銀二十四萬兩，僅據山西撥解一萬五千兩，四川撥解六萬兩，江海、江漢、粵海三關每關每年應協饟銀二十四萬兩，僅據江海關撥解十萬兩，江漢關撥解六萬兩，粵海關撥解三萬兩。現在該營盼饟甚殷，著李瀚章、英翰、吴棠、劉坤一、翁同爵、吴元炳、鮑源深、張兆棟、文銛即將各省關欠解協饟迅速掃數按期撥解，毋稍延緩。並著左宗棠咨照陝西巡撫，俟前項協饟解到時，即由西征糧臺迅解金順軍營，俾應急需。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左宗棠、金順、景廉、李瀚章、英翰、吴棠、劉坤一、翁同爵、吴元炳、鮑源深、張兆棟，並傳諭文銛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　六月己巳，諭内閣：給事中黄槐森奏廣東闈姓賭局復設，請飭申明前禁一摺。廣東省闈姓賭局上年業經奉旨嚴禁，兹據該給事中奏稱，近有棍徒營謀改易闈姓名目，復圖開設，實屬有干禁令。著英翰、張兆棟迅即申明前禁，永遠裁革。查有土棍私行開設，即著飭屬拏辦。並飭嚴查往來渡船，如有夾帶票根號簿者，即行從重究辦，以杜弊端而肅政體。

丁丑，諭：岑毓英奏，查明馬嘉理被戕情形，暨阻止威妥瑪帶兵入滇各摺片。據稱馬嘉理被戕一案，查係野人殺害，現在嚴拏此案兇犯務獲，聽候英國觀審之員到滇訊明懲辦。詳閱摺内所陳，騰越廳民既先期聯絡土司齊團防堵，李珍國曾經會團一次。又稱並無子姪帶兵干預公事。嗣聞野人劫搶，遣人往探，已無蹤迹。所敘蠻允夷民之言，及查驗失事地方情形，亦屬惝恍。事關中外交涉，不可稍涉含混，致生枝節。仍著李瀚章迅赴雲南，將此案原委確切查明，徹底根究。劉嶽昭抵滇後，亦著會同岑毓英再行詳查。若其中另有别情，輒以野人殺害爲詞，豈足以折彼族之心而杜其口耶？至威妥瑪帶兵赴滇一節，是否確實，其由上海赴漢口時，李瀚章必有見聞。劉嶽昭、岑毓英當一面彈壓紳團，毋令滋事，方爲操縱合宜，不得稍涉鹵莽，致啓衅端。岑毓英摺片，著鈔給李瀚章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祕魯使臣到津，請簡派大員互換條約，並請派丁日昌就近互換商辦各摺片。祕魯國通商和約，並查辦華工專條，上年經李鴻章與該國使臣議定，公同畫押。現在祕魯使臣愛勒謨爾來津換約，著照李鴻章所請，即派丁日昌將上年所立條約，與該使臣互換。仍著李鴻章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籌畫，以期悉臻妥協。華工在祕魯各處山寮受其陵虐，必須妥議辦法。李鴻章擬於前定查辦專條互換時，再由換約大臣給與照會，令將以前虐待華人各情弊嚴爲禁革之處，即著照所擬辦理。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内閣，將祕魯漢洋字合訂條約，及專條一分，請用御寶，迅速發交丁日昌祇領遵辦。本日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臣索看憑據，著丁日昌另行恭録，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黑龍江營伍空虚，亟宜簡練軍旅，以壯聲勢。著豐紳、托克湍於在伍兵丁實練六千名，西丹兵丁添練四千名，分旗調考各屯騎射鎗箭。豐紳等務當督率各官兵，實力操防，不得稍涉鬆懈。至招集流民，最難駕馭，能否募練五千名，備我驅策，不致滋生事端，並著豐紳等體察情形，奏明辦理。黑龍江練兵工食馬乾，每年應撥銀八萬四千兩。著丁寶楨、劉齊衡各於該省地丁項下每年各撥銀四萬二千兩，解交黑龍江應用。

《德宗實録》卷一三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籌畫新疆軍務情形一摺。新疆地方從前因兵力饟事未能兼顧，以致久稽規復。現在關内肅清，正宜乘此事機，力圖大舉，綏靖邊疆。左宗棠此次所陳籌辦糧運兵事，有條不紊，頗合機宜。南北路分籌採運，著該大臣督飭委員等，妥爲經理。俄官索思諾福斯齊到甘，左宗棠與之商定，由該國購糧，運赴古城，於軍食亦有裨益。開屯爲邊防要務，全在得人而理。據奏，張曜進屯哈密，親率所部，殫力經營，已著成效。該提督現未移軍，務當實力興辦，以規久遠。巴里坤古城一帶開墾事宜，左宗棠現派員前往察看，並著該大臣悉心經畫，次第舉行。西路各營兵勇不宜耕戰相兼。該大臣所奏，擇其精壯者，束以營制，如徐學功輩，分别任用，其不能戰者，散之爲農。即著左宗棠、金順會商妥辦，以實營伍而增屯墾。金順、張曜兩軍留後之隊，即當開拔前進。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據稱，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駐各大

臣，應就現在所存旗營，覈定糧饟。如缺額過多，准照舊額馬步，就地挑募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池，不必責以戰事，脱屯丁伍籍，散之歸農。官屯、私屯地畝，收穫餘糧，准照時價發糶，各軍可資接濟，於兵事更覺順利等語。著金順、文麟即照該大臣所籌辦理。左宗棠擬俟前敵軍糧灌運充裕，甘省防守各事布置周妥，即簡率大軍進紮肅州。該大臣當妥速區畫，俾出關各軍整旆西進，迅奏膚功。朝廷實有厚望焉。另摺奏，俄官游歷過境，察看情形等語。俄官索思諾福斯齊請代爲運糧，意在速師，期以通茶運。其所請徑銷茶引，以取捷便，著俟邊境肅清後，由該大臣酌奪情形，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左宗棠、金順、文麟，並傳諭張曜知之。

甲辰，又諭軍機大臣等：奏遵議東三省饟需一摺。東三省爲根本重地，現當整飭戎行之際，自應量加歲饟。著照所議，自明年爲始，每年由部撥銀七十萬兩，作爲東三省的饟。其七十萬兩內應歸盛京俸饟若干，吉林、黑龍江、打牲烏拉俸饟若干，著該將軍於請撥明年俸饟案內分別聲敘。此項銀兩仍著户部於各省鹽關地丁項下指款奏撥，令各該省督撫如期籌解盛京，户部分別交納支領。如有延欠，即由各該將軍指名奏參，照遲延京饟例議處，以儆玩誤。東三省自此次添給饟需後，該署將軍等務當共體時艱，撙節支放，實用實銷，毋任稍有浮冒，以資飽騰。仍著體察情形，妥爲籌畫，將各城應徵租課暨海口船規等項，力求整頓。俾輸將起色，則備豫有資，勿徒恃歲增俸饟以爲長策。其免扣俸饟量減鋪捐諸務，著俟庫帑稍裕，撥款加增，再行隨時酌辦。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諭：李鴻章、丁日昌奏，祕魯國換約事竣，將添議照會照覆各稿，鈔録呈覽，並請派使臣保護華工，暨請嚴禁拐騙各摺片。祕魯換約事宜業經李鴻章等與祕魯使臣訂定，將用實條約專條，先行互換，其餘洋文條約專條，暫存天津海關道署，俟祕魯國將漢文條約專條送到，即由津海關道與祕魯使臣補換，毋庸再派換約大臣，辦理甚爲周妥。惟換約事宜，中國總以漢文爲憑。著李鴻章、丁日昌俟將原訂漢文條約專條送到，再行刊刻通行，以期周密。保護華工一節，亦已加立照會，復將除弊各層，明白指出，自宜派員前往祕魯國，按照條約等件，凡遇可爲華工保護除弊之處，隨時議立章程。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李鴻章、沈葆楨、劉坤一妥爲籌議，奏明辦理。澳門等處向設有招工局，拐騙華人，實堪痛恨。現在澳門之大西洋官雖有停止招工之信，然暗中招雇，仍難保其必無。其次如汕頭、廈門及閩、粵二省不通商口岸，往往有夾板輪船，私自販買，亟宜設法嚴禁，以杜奸謀。著英翰、張兆棟、李鶴年、王凱泰督同官紳，按照條約，妥擬杜弊章程，奏明實力照辦，不得稍涉含糊。至總税務司及閩、粵各口税務司久悉誘拐確情，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行總税務司，由閩、粵各口税務司一併妥議稽查之法，詳悉具奏。如各口稽查嚴密，著有成效，准由南北洋大臣奏明請獎。將此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沈葆楨、劉坤一、李鶴年、英翰、王凱泰、張兆棟、丁日昌知之。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臺北擬建府廳縣治，並船政需費，請撥四成洋税各摺，已分別交該衙門議奏矣。臺北開煤一節，現經委員何恩綺等親往履勘。惟雞籠附近之老鼻坑等處，堪以開採，並須雇用洋工製器開鑿等語。著照所請，俟該委員帶同洋人翟薩到郡詳詢情形，明定章程，覈實開辦，務須派員妥爲經理。即有需用洋人之處，仍當權自我操，勿任彼族攙越。臺南番族據奏業已就撫，現將淮軍陸續凱撤内渡。另調各營填紮刺桐腳、琅嶠等處，辦理尚爲妥協。惟現因雲南邊境有戕害英國繙譯官馬嘉理一案，南洋防務甚關緊要。前諭沈葆楨俟該處應辦事宜妥籌具奏後，再行内渡。料理船政事竣，起程北上。現在臺郡事宜漸次就緒，著將善後諸務與王凱泰妥爲籌商，即交該撫接辦。沈葆楨交代清楚，即行前赴新任，籌辦海防，毋庸來京陛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五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會籌全臺大局，並巡撫兼顧省臺情形一摺。據稱，撫番開山，實爲豫籌防海地步，不但關繫臺灣安危，並關繫南北全局等語。所籌深合機宜。現在臺地南北路徑漸通，所有應辦各事宜必須妥爲區畫，爲一勞永逸之計。王凱泰務當親歷南北各路，將全臺情形悉心察看，即與沈葆楨等隨時會商，次第布置，總期悉臻妥善，有裨全局。據奏，巡撫宜兼顧省臺，若另設一省，呼應不靈，且恐諸多室礙。所陳亦係實在情形，並著沈葆楨等通盤籌畫，應如何往來兼顧，俾省臺各事不致掣肘之處，即行詳細奏聞。沈葆楨俟將善後諸務與王凱泰籌商交代後，即懍遵前旨，迅赴新任，以重職守。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李瀚章迅速到滇，查辦事件。英使威妥瑪在津與李鴻章辯論各情，請飭李鴻章籌議各摺片。本年正月，英國繙譯官馬嘉理被戕一案，情節甚重。岑毓英職任地方，自應將詳細情由迅即查明，以昭信讞。乃時閱半年之久，未能確查具奏，實屬不成事體。李瀚章甫於七月十八日

起程，即著迅速馳抵滇省，會同劉嶽昭、岑毓英將此案實在情形查究明確。柏郎被阻之事，著一併詳查，即行據實奏聞，並一面會同妥速籌辦，以杜衅端。儻李瀚章等再任意遲延，或稍涉含糊，致彼有所藉口，更生枝節，該督等豈能當此重咎耶！威妥瑪在津與李鴻章疊次晤面，該使藉端要挾，語甚迫切。雖跡近恫嚇，自當思患豫防，勿稍大意。梅輝立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聲敘馬嘉理被害緣由，仍指定李姓，且言及李珍國之名，並謂攻擊柏郎事尤重於馬嘉理等語。威妥瑪所遞條款，肆意要求。該使現在天津，自應即在該處與之辯論。本日已有旨派李鴻章、丁日昌將此案與之商議。該督等務當悉心籌畫，妥商定議，以顧大局。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著李鴻章等另行恭録，給與閱看。俟事竣後，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

又諭：著派李鴻章、丁日昌將馬嘉理一案與英國駐京大臣威妥瑪就近在津妥爲會商。

《德宗實録》卷一六　八月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宣示諭旨體制，及酌定各部院大臣與各國駐京大臣往來一摺。所奏辨明諭旨體制甚是。至與各部院大臣往來之處，著照所擬辦理。」

《德宗實録》卷一七　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申明各國條約，請飭各省遵照一摺。洋人入内地游歷，各國條約内均經載明，必須請有執照，蓋用中國印信，經過地方，隨時呈驗放行。儻有不法情事，亦載明就近交領事官辦理，沿途祇可拘禁，不可陵虐。如非體面有身家之人，概不許給與執照。條約本極明晰，地方官不難分别辦理。近有英國繙譯官馬嘉理在雲南邊境被戕一案，其爲何人戕害，業派李瀚章馳往查辦。嗣後各省督撫務當通飭所屬地方官，細覈條約本意，遇有各國執持護照之人入境，必須照約妥爲分别辦理，以安中外而杜釁端。

《德宗實録》卷一八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拏獲劫殺馬嘉理案内兇犯，提省聽候審辦一摺。英國繙譯官馬嘉理被戕一案，前據岑毓英奏已獲兇犯九名。兹復據奏稱前獲之犯，除在監病故之六濕幹、阿用二名外，尚存七名。又經總兵蔣宗漢督參將李珍國帶兵在雲嚴硐山生擒兇犯爾同巴等八名，並掠獲馬匹贓物等件。岑毓英已飭同前獲之犯，一併解省，即妥爲羈禁。並著該督撫遵奉前旨，將李珍國留省聽候質證。李瀚章日内即可到滇，即著將此案實在情節，暨調兵阻擊柏郎等情，秉公確查，按律懲辦。英國派往雲南聽審之員，諒亦不久可到。該督務將案内緊要各情，一一審究明晰，衆供確鑿，分别定擬，庶可折服彼族之心，不至有所藉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〇　十月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匪黨潛滋，請飭密查妥辦等語。據稱，江蘇匪徒内有安清道友、哥老會兩大起。安清道友多在江北，所有劫殺重案及包販私鹽，掠賣婦女，皆其夥黨所爲。哥老會蔓延湘、鄂、浙、閩、雲、貴、川、陝、安徽、江西各省，而江蘇爲尤多。近來該匪等各立山名堂名，甚至分設僞官，製造僞印及旗幟等項，漸有萌動之勢。劉坤一現飭總兵吴家榜查拏頭目易文富等，訊明情罪重輕，分别辦理。該匪等黨與甚衆，散布各省地方，狼狽爲奸，深慮釀成巨患。著該督撫等不動聲色，密查妥辦，偵拏首惡各匪，務期弋獲，按律嚴懲。一面解散脅從，以安反側。總期消患未萌，不得稍涉大意。哥匪多係前在軍營將弁，其中甘爲游蕩者固多，迫於飢寒者亦復不少。並著各該省督撫寬爲收標，倣照江西奏准章程，給予半俸，以示體恤。此事全在該督撫等操縱得宜，斷不可意存姑息，養癰貽患，亦不可任令地方官掺查擾累，别滋流弊。務各妥慎辦理，隨時具奏。將此諭知沈葆楨、劉坤一、李鶴年、吴棠、劉嶽昭、翁同爵、岑毓英、吴元炳、裕禄、楊昌濬、王凱泰、劉秉璋、譚鍾麟、王文韶、黎培敬，並傳諭李文敏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籌巡撫兼顧省臺情形，暨臺灣各路續辦事宜；王凱泰奏整飭臺地營伍、吏治、士習、民風各摺片。臺灣開山撫番事宜，現經總兵吴光亮等將南北路及中路陸續督辦，並於刺桐腳等處填紮勇營，以備彈壓；於車城新街等處增設義塾，以資訓課，辦理尚爲妥協。即著王凱泰飭令認真經理。官兵糧饟務當源源接濟，毋任缺乏。一切機宜，仍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隨時會商妥辦。至巡撫有全省地方之責，自難常川駐臺。王凱泰擬於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庶兩地均可兼顧，即著照所請辦理。該撫現返省垣，若俟明歲冬閒始行赴臺，爲日過久，著俟假滿後，即將省署應辦事宜趕緊料理，即行渡臺，以資鎮攝。該撫駐省期内，臺郡一切事務即著夏獻綸等妥爲辦理。臺灣孤懸海外，風氣迥殊，現在亟圖整理，自當於吏治、營規實力講求，而欲挽回積習，則民風士習尤應設法轉移。該督撫當隨時認真整飭，不得有名無實，致負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十一月乙巳，諭内閣：李瀚章等奏，遵旨查辦馬嘉理被戕大概情形，請將辦理不善各員革職審訊一摺。馬嘉理被戕一案，現經李瀚章等明查暗訪，調覈全

案卷宗，派委幹員秉公嚴訊。據奏由滇至緬，中隔野人土司地界，該處向多匪徒句搶。其時騰越紳民聞洋人帶有洋兵多名，將入關內，是以集團自衛。馬嘉理由滇赴緬，執有護照，沿途地方妥爲護送無誤。嗣由緬回滇，未經知會地方官派人迎護，以致不法匪徒伺隙乘機劫殺各情。騰越廳同知吴啓亮於紳民聚團時未能開導彈壓，先事豫防，迨失事後，經岑毓英嚴檄勒拏，乃數月之久始行獲犯，實屬辦理不善。署騰越鎮總兵蔣宗漢於專轄地方出此巨案，毫無覺察，亦有應得之咎。吴啓亮、蔣宗漢均著撤任，暫行革職，歸案審訊。如查有調兵阻止，及指使戕害情事，即著李瀚章等確切研求，以成信讞，毋得稍有徇隱。

諭軍機大臣等：李瀚章等奏行抵滇省，並合籌大概情形一摺。據稱馬嘉理被戕一案，查係騰越紳民誤聽訛傳，集團自衛。該處不法匪徒，與野人乘機滋事，地方官未能先事防範，以致釀成事端。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辦理不善之署總兵蔣宗漢、同知吴啓亮撤任，暫行革職，歸案聽候審訊矣。即著李瀚章等懍遵疊次諭旨，認真查辦，務將案内緊要情節一一研究明晰。所有調兵阻擊柏郎等情，及牽涉李珍國之處，並吴啓亮等有無指使情弊，均須查訊切實。總期衆供確鑿，有以折服外國人之心，庶觀審之員不至有所藉口。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三　十二月癸酉，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皇帝沖齡踐阼，亟宜乘時典學，日就月將，以裕養正之功，而端出治之本。著欽天監於明年四月内選擇吉期，皇帝在毓慶宫入學讀書。著派署侍郎内閣學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讀。其各朝夕納誨，盡心講貫，用收啓沃之效。皇帝讀書課程及毓慶宫一切事宜，著醇親王妥爲照料。至國語清文係我朝根本，皇帝應行肄習蒙古語言文字及騎射等事，亦應兼肄，著派御前大臣隨時教習，並著醇親王一體照料。

《德宗實録》卷二四　癸未，諭内閣：前據沈葆楨等先後具奏，臺北擬建府廳縣治，請移紮南北路同知酌改臺地營制，臺屬考試，請歸巡撫主政各摺片，當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妥議具奏。兹據奏，稱沈葆楨等所奏各節係爲因時制宜起見，自應准如所請等語。著照軍機大臣等所議，准其於福建臺北艋舺地方添設知府一缺，名爲臺北府，仍隸於臺灣兵備道。附府添設知縣一缺，名爲淡水縣。其竹塹地方原設淡水廳同知，即行裁汰，改設新竹縣知縣一缺。並於璞石閣廳舊治添設宜蘭縣知縣一缺，即改璞石閣廳通判爲臺北府分防通判，移紮雞籠地方。福建巡撫現在既有駐臺之日，其臺地營制並著照所議。該處千總以下，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揀選題補。臺灣鎮總兵撤去「挂印」字樣，歸巡撫節制，即將安平協副將裁撤。至所請移紮南北路同知，並歸巡撫考試等語。臺灣南路同知即著移紮卑南，北路同知改爲中路，移紮水沙連，各加「撫民」字樣。臺灣學政事宜，並著歸巡撫兼理。

乙酉，諭内閣：前因崇實等奏請變通奉天吏治章程，暨州縣各官仍請變通辦理各一摺。當經先後諭令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議具奏。兹據奏稱，該署將軍等所陳係屬實在情形，均請照准等語。即著照所請盛京將軍一缺作爲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准其仿照各省總督體例加銜，所有刑部及奉天府旗民一切案件悉歸總理。奉天府府尹一缺，准其加二品銜，以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旗民詞訟、命盜案件，悉歸該府尹管理。五部侍郎即照此次所奏，恪遵例案，各專責成。奉天府治中一缺，著即行裁撤，改爲奉天驛巡道。該處各廳州縣等缺，准其照熱河之例，滿漢兼用。州縣各官均加理事、同知、通判銜。所有旗界大小官員只准經理旗租，緝捕盜賊，毋許干預地方公事。奉天爲陪京重地，從前狃於故習，積弊已深。經此次變通章程，崇實等務宜實力奉行，認真整頓，所有陋規等項悉數革除。地方文武各員並著該署將軍等隨時稽查，覈實勸懲。如有不肖之員仍蹈故轍者，即行據實嚴參，毋稍徇縱。其餘未盡事宜，仍著隨時酌度情形，奏明辦理。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德宗實録》卷二五　正月乙未，閩浙總督李鶴年奏，福建巡撫丁日昌現未接篆，暫將關防封存。得旨：前已諭令丁日昌接印任事，毋許固辭矣。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鄂省試辦開採煤鐵一摺。據稱湖北廣濟縣所屬陽城山産煤甚旺，興國州所屬山地兼産鐵礦，兩處均可開採。現由李鴻章、翁同爵籌撥資本制錢共三十萬串，擬即派員設局試辦等語。此事爲該省創辦，必須詳細籌畫，以期悉臻妥協。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宋慶一軍現在駐紮華陰潼關一帶，該員現任四川提督員缺，未便久懸，刻下陝西、河南防務稍鬆，宋慶能否前往赴任，著李慶翱酌度情形，迅速具奏。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黎培敬奏，粵邊瀝練匀結黔匪滋事，當經諭令王

文韶等，派軍會勦。茲據王文韶奏，游匪擾及楚疆，追勦出境情形，大略相同。匪黨現踞六硐四腳牛地方，該處在黎平、古州之間，與廣西之懷遠接壤，前經黎培敬咨商張文德帶兵往勦，王文韶現飭儲裕立等軍，馳赴黎、靖之交，相機辦理。嚴樹森已否派隊前往，著該撫等會商勦辦，通力合作，務將此股匪徒，迅速撲滅，以遏亂萌，毋任蔓延爲患。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乙卯，諭內閣：朕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職守恪共，勞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恭親王首贊樞廷，殫心匡弼，靖共夙夜，歷久彌勤，懋著勛勞，深資夾輔，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文祥、寶鋆，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工部尚書李鴻藻，同心贊畫，勤慎益昭，均著交部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宣力畿疆，勛猷卓著。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督師邊塞，備極勤勞，均著交部從優議敘。餘著照舊供職。

《德宗實録》卷二六 二月乙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德國使臣巴蘭德，面稱中國有一獸名四不象，爲本國及各國所無，請給一對，送至本國等語。查四不象一物，爲南苑中所有，隸奉宸苑管理，如蒙俞允，應知照奉宸苑辦理。從之。

辛未，諭內閣：本年輪應查閱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營伍之期，湖北即派翁同爵，湖南即派王文韶，雲南即派劉長佑，貴州即派黎培敬，逐一查閱，認真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奏，毋得視爲具文。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新授山西布政使張瀛，著傳令即行請訓，速赴新任。

辛巳，諭內閣：從前內外大員之兄弟子孫，每屆五年查辦一次，挑選侍衛拜唐阿差使，原因侍衛拜唐阿差使體面，務須熟習清文技藝騎射，差使方可得人。自同治十年查辦後，迄今已逾五年，又當查辦之期，惟念該大員之子弟中不齊，或身弱有疾，或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一時未能學習騎射，此等即使挑選侍衛拜唐阿，又安能得力，自應量爲變通辦理。嗣後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外任文職自總督至按察使，武職自將軍、提督至總兵，其兄弟子孫，年已及歲，願挑侍衛拜唐阿者，五年查辦時，如情願挑取，該大員等報明本旗，由該旗造册咨送軍機處彙奏，經朕圈出帶領引見，儻有身弱有疾，馬步平常，不願挑選者，由該大員等據實報明該旗，轉行軍機處，均著聽其自便，該旗亦勿庸行催挑選，以示曲養旗僕量才器使之至意。

丙戌，諭內閣：此次覆試各省駐防繙譯鄉試舉人，考列二等之昇福等四名，三等之葉蘭芳等六名，均著准其一體會試。

《德宗實録》卷二七 三月，諭：左宗棠、劉典奏，會報抵蘭出塞日期。左宗棠奏辦理新疆賊勢大概情形，請減借洋款四百萬兩，丁日昌奏洋債不宜多借各摺片。覽奏均悉。著於户部庫存四成洋稅項下撥給銀二百萬兩，並准其借用洋款五百萬兩，各省應解西征協饟，提前撥解三百萬兩，以足一千萬兩之數。該督得此鉅款，務將新疆軍務早日蔵事，迅奏膚功，國家經費有常，似此竭力湊撥，可一而不可再，萬不可虚糜帑項，日久無功。洋款如何籌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辦理。撥用四成洋稅二百萬兩，如何解還部庫，著户部籌撥歸款，所借洋款，著仍遵前旨在各省應協西征新饟内分年撥還，各省應解西征協饟，現令提前趕解三百萬兩，並著户部酌量指提，毋任延宕，其餘應解西征協饟，仍著各該將軍督撫懔遵前旨，嚴飭各該藩司監督，儘力報解，毋得以八成自限。左宗棠奏，閩、粵欠解較多，請飭將本年應協甘款如數迅解等語，著該督撫遵照辦理。籌借洋款本係萬不得已之舉，因西征大局所關，是以允借五百萬兩，俾利軍行。丁日昌所陳變通西饟辦法亦有所見，並先行湊齊六十萬兩，匯由沈葆楨處彙解，具見急公，嗣後應解左宗棠協饟，仍著會商文煜、李鶴年源源籌辦，以應急需。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左宗棠、劉典、文煜、沈葆楨、李鶴年、劉坤一、翁同爵、吴元炳、裕禄、劉秉璋、楊昌濬、丁日昌、丁寶楨、鮑源深、李慶翱、譚鍾麟、王文韶、張兆棟，並傳諭文格、李文敏知之。

丁未，諭內閣：本年七月十二日，恭遇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四旬萬壽，著查照成案，將在京八旗官員及男婦太監等，年六十以上者，均加恩賞。該部即遵論行。

《德宗實録》卷二八 戊申，諭內閣：御史袁承業奏，雨澤愆期，請修明政體一摺。嗣後内外臣工，務宜各矢公忠，悉除奔競之風，勿用調停之説，勸懲賞罰，胥得其平，朝廷政事如有闕失，必當直言無隱，庶幾集思廣益，國是民隱不壅上聞，以期上下交儆，感召和甘，毋再玩忽因循，共安緘默。

庚戌，聖祖仁皇帝誕辰，遣官祭。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觀審洋員到滇，並陳英國使臣議論情形一摺。著李瀚章、薛煥悉心查辦，務須實事求是，並須就格維訥未經赴緬之先，將案中緊要關鍵及罪名各節，逐一切實擬議，有以折服其心，再行奏明辦理。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李嘉樂奏，各省勸捐抽釐，積弊中飽，請飭查禁一摺。著各直省督撫於所屬捐局釐卡，認真清查，欠解者嚴加勒追，私罰者力爲裁革，以杜弊端而紓民困。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景壽等奏，荒火延燒禁山，請飭巡防；景瑞奏，請將防守不力員弁，分別懲處，並自請議處各摺片。著李鴻章、萬青藜、張淏卿、景瑞督飭所屬各該州縣弁兵，妥爲會哨，加意巡邏，以昭慎重。

禮部又奏，朝鮮國王咨稱與日本修好通商，凡大小事，用兩國臣僚平等通信，港口商界，不許攜帶他國客商，及奇技淫巧物事。報聞。

辛酉，奏，德國都司李勸協教練礮隊，期滿回國，請賞給二等寶星，並派遊擊卞長勝等七人，隨赴德國武備院學習。從之。

《德宗實録》卷二九　四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刑部奏，浙江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一案，業將該犯婦等提解到部，當飭司員逐一檢查，由沈喻氏身上摻出字帖，牽涉劈柴胡同南寬街浙江糧道如山宅内之劉殿臣，請飭嚴拏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將劉殿臣嚴密查拏，歸案審辦，並著刑部飭令如山，將劉殿臣迅速交出，毋任逃匿。將此諭令知之。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托倫布等奏，回匪攻撲布倫托海民廠，派兵偵探一摺。著金順、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榮全，多派官兵協力勦辦，務將此股竄匪悉數殲除，毋任蔓延爲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〇　己卯，諭内閣，此次新貢士覆試列入一等之吴樹梅等六十七名，二等之陳琇瑩等一百二十名，三等之高寅生等一百四十六名，俱著准其一體殿試，列入四等之錢錫庚著罰停殿試一科。

乙酉，上御養心殿，召讀卷官入，親閲定進呈十卷甲第。

《德宗實録》卷三一　五月癸巳，諭内閣：崇實奏，拏獲著名首盜，請立正典刑一摺。著准其擇尤彙案保奏，毋許冒濫。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魁玉、文格奏，查明西藏堪布羅桑粗瓶被搶情形一摺。即著魁玉、文格督飭松潘鎮颱等實力嚴拏，並著豫師檄令所屬漢番官兵就近一體訪緝。

乙未，諭内閣：大學士文祥，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兹聞溘逝，震悼良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郡王銜貝勒載漪，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酹，加恩予謚，晉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賞給騎都尉世職，即令伊子熙治於百日孝滿後承襲。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到旗後著崇實前往賜祭一壇，用示篤念藎臣至意。尋予祭葬，謚文忠。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現擬招商販運以濟民食一摺。著照所請，所有山東商販赴奉天、江南等省，販運米麥雜糧，沿途關卡應完釐税，均著暫予停免。

《德宗實録》卷三二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據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所稱本年二月間，寧古塔副都統派員監視會寧交易完竣後，復行偵探朝鮮與俄人打仗，是否有無，該國王以本不通涉，無所相詰等詞答覆等語。外國交涉事件，自應慎密從事，該副都統以未知有無之事，遽行往來通問，誠恐别生枝節，轉滋事端，著崇實嚴密確查，據實具奏。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寶鋆、沈桂芬面奏，英國繙譯官馬嘉理被戕一案，今該使遽行出京，自是意存要挾，如該使行抵天津，往見李鴻章議及此事，該督即可相機開導，就近商辦，如該使到津後徑欲南行，該督亦須與之晤商，冀可早了此案，不至遷延。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文煜、丁日昌奏請調員襄辦洋務一摺。即著李鴻章、沈葆楨、吴元炳，飭令唐廷樞等，迅即赴閩，以資差委。

《德宗實録》卷三三　閏五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英使過津會晤，無可商辦，現已起程赴滬，將其來信鈔録呈覽一摺。【略】著沈葆楨密飭上海道慎密察看，或派委明幹妥慎之員，赴滬嚴密訪察，該使究竟作何舉動，詳悉奏聞。沈葆楨或藉地方公事之便，前赴上海，就近體察情形，設法轉圜，統由該督相機籌辦，李鴻章仍當隨時與沈葆楨彼此聯絡聲氣，互爲知照，所有一切情形，隨時密速奏聞，以慰廑系。李鴻章摺一件、單一件，均著鈔給沈葆楨閲看，此案彼此往來文件，統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陸續鈔寄該督閲悉。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侍郎袁保恒奏，夷情叵測，請簡撥勁旅以備調遣一摺。中外交涉事務，原宜力維和局，釁端不可自我而開，惟夷情叵測，亦不可不思患豫防。前諭南北洋大臣籌辦沿海防務，現在辦理情形如何，著李鴻章沈葆楨妥慎籌商，認真布置，以期緩急可恃，不致臨事周章，方爲妥善。至山東、河南、安徽各省，現在精勁馬步，尚有若干，著丁寶楨、李慶翱、裕禄各於該省兵勇内，挑選勁旅，派委久經戰陣之員統領，無事則隨時訓練，有事即聽候調遣，尤須

慎密措置，不可稍涉張惶。李鴻章、沈葆楨仍當與各該省彼此聯絡，互爲聲援，隨時密速奏聞，以慰廑系。將此各密諭知之。

諭：托倫布等奏，賊匪敗竄撤隊回城一摺。該參贊現在科城，責無旁貸，仍當與保英協力妥籌，督飭官兵，隨時偵探防勦，不得因匪衆遠颺，稍涉疏懈。

己巳，諭内閣：丁寶楨奏，近來被參革各員，被參後並不回籍，仍復戀踞省城，造言生事，請飭勒令回籍等語。被參人員，於參革後逗遛罷官省分，毫無拘束，任意妄爲，大爲風氣之害，此等惡習，恐不獨山東一省爲然，著各直省督撫嚴行查察，凡有參革人員，奉旨後即行勒令回籍，如藉故逗遛原省，滋生事端，即著該督撫嚴行懲辦，毋稍徇隱。

《德宗實録》卷三四　六月丁酉，諭内閣：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即赴煙臺，與英國駐京大臣威妥瑪會商一切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五　戊午，諭内閣：金順奏，帶隊大員，不遵節制，阻撓進隊，請旨懲辦一摺。著古尼音布，督飭官兵，實力追勦，務將該匪首夥，迅速殲除，並著崇實、豐紳，一體派兵堵擊，毋任日久蔓延，致貽巨患。三姓阿勒楚喀境内，金匪馬賊，尚未撲滅，古尼音布當飭令各軍，迅籌勦辦，以靖地方。

《德宗實録》卷三六　七月辛酉，兩次恭上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徽號册寶，上禮服御太和殿，恭閱册寶畢，【略】上率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貝勒、貝子等，行慶賀禮。

庚午，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四旬萬壽聖節。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收回淮鹽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一摺。著李瀚章、文格、翁同爵、王文韶遵照部議，迅速辦理。

《德宗實録》卷三七　庚辰，黑龍江將軍豐紳等奏，捐修黑龍江省會城垣工竣，請飭立案，並免造銷。從之。

壬午，諭内閣：御史樓譽普奏，風聞本年考試試差人員，有分帶《佩文韻府》進内檢查詩題出處者，請飭部明定摻檢章程等語。殿廷各項考試人員，理宜各知自愛，豈容懷挾書籍以圖倖進，若如該御史所奏，殊屬不成事體。嗣後殿廷考試，著派出之監試王大臣，嚴行稽查，不得視爲具文，所請明定摻檢章程之處，著毋庸議。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喜昌奏，請揀選各省旗兵，就近訓練一摺。著豐紳、魁玉、善慶、巴揚阿、古尼音布、圖明額各就喜昌條陳辦法，通盤籌畫，妥議具奏。

戊子，諭内閣：李鴻章奏，遵旨馳赴煙臺，與英國使臣會辦滇案各摺片。英國繙譯官馬嘉理，前在雲南騰越邊界被戕，該處地方文武，不能留心保護，咎有應得，本應分別懲辦，既據李鴻章奏，英國使臣威妥瑪，以爲責其既往，莫若保其將來，請將案内各犯寬免等語，著照所請。除署騰越鎮總兵蔣宗漢、騰越廳同知吴啟亮，業經革職，毋庸議外，已革都司李珍國及匪犯而通凹腊都等十一名，應得罪名，均著加恩寬免。惟馬嘉理係英國所派職員，由雲南前赴緬甸，發有護照，往返均應保護。乃馬嘉理猝遭戕害，同行之員，並被擊阻，殊失朝廷和好之意。嗣後各直省督撫，當懍遵上年九月十一日諭旨，嚴飭所屬，凡遇各國執有護照之人，往來内地，務須照約相待，妥爲保護，如有違約侵陵傷害情事，即惟該省大小官吏是問。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擬定告示，咨行各省遵照辦理，各該地方官均宜講求條約，以期中外相安，儻有外國官民被戕，迅即查拏正兇，勒限辦結，不得任意遷延，致干咎戾。

《德宗實録》卷三八　八月辛卯，諭内閣：前據左宗棠奏，甘肅階州白馬關齋匪滋事，當諭令該督等查明，是否地方官辦理不善，據實具奏。【略】周捷平於衙署被焚，輒令鄉約集捐修復，致啟釁端，實屬咎有應得，著即行革職。階州直隸州知州顧超，於所屬齋匪滋事，事前既失於覺察，事後又不將啟釁根由據實詳報，亦難辭咎，著交部照例議處，以示懲儆。

諭：左宗棠奏，官軍會勦賊匪，大獲勝仗，攻拔堅巢，克復烏魯木齊等城大概情形一摺。左宗棠規畫調度，洞中機宜，金順、劉錦棠勦賊奮勇，均堪嘉尚，所有一切詳細情形，及應行獎卹各員，即著該大臣等查明具奏，仍著督飭各軍實力勦辦，並查明逆首白彦虎等下落，毋任漏網，以靖邊疆。

甲午，諭内閣：御史鄧慶麟奏，各衙門司員，定有年限差使，往往不行更換，記名御史人員，有奏請緩帶引見者，易啟夤緣奔競情弊等語。嗣後各部院衙門堂官，於各項差使，務當查照向章，秉公遴派，毋得意存見好。其記名御史，應行引見各員，不准奏請展緩帶領，以符定制。

乙未，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景廉兼署工部尚書，吏部右侍郎徐桐兼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户部右侍郎翁同龢兼署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成林兼署理藩院右侍郎。

丙申，諭：鮑源深奏，請飭各省捐備倉穀以濟荒歉等語。足民之政，積穀爲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賑濟之用，第監守在官，於民究有未便。鮑源深擬

仿照江南從前設立豐備倉之法，勸民遵辦，其向有社倉者，加意整頓，其未立社倉者，趕緊捐儲，事成報官，地方官不得問其出入，以杜擾累，所籌尚爲周妥。著各直省督撫體察情形，飭屬一體辦理，務使户有蓋藏，以備荒歉。將此通諭知之。

丁酉，諭：榮全奏，會勦瑪納斯情形一摺。著左宗棠、金順，即派步隊數營，前赴該處，協同攻勦，毋稍疏虞。左宗棠等務當飭令派出各軍，穩慎進攻，迅將瑪納斯、呼圖壁及吐魯番各城，以次收復，毋令此拏彼竄，蔓延爲患。

己亥，命出使英國大臣二品頂戴直隸候補道許鈐身，改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翰林院編修何如璋以侍講升用，並加三品銜，充出使日本國副使。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景瑞奏，守護陵寢各事宜，請飭撥銀兩一摺。據稱，現擬整頓火道，添蓋堆撥，增設官兵，加添餘丁饟銀，籌給巡查經費等語，即著照所請行。景瑞務當妥爲籌畫，認真辦理，以昭慎重，不得有名無實，徒糜饟需。該處款項不敷，亟應迅速籌撥，著李鴻章即由藩庫撥銀五千兩，以應要需，並著另撥銀一千二百兩，以爲巡山官兵津貼。此項銀兩，即作爲常款，以後每年即於秋季隨俸饟領回，俾資應用。

諭：沈葆楨奏，匪徒傳習邪術，現籌查辦情形一摺。著沈葆楨、吴元炳、裕禄嚴飭各地方官，認真盤查，獲犯嚴懲，毋任匪徒溷迹。並曉諭居民，不得捕風捉影，擅害無辜，其有牽涉教堂之事，尤須妥爲剖晰，毋致因疑生事。

癸卯，命刑部員外郎劉錫鴻開缺，以五品京堂候補，並加三品銜，充出使英國副使。

《德宗實録》卷三九　甲辰，左宗堂奏，各省協饟延欠未解，請旨飭催一摺。著沈葆楨、劉坤一、吴元炳、張兆棟督飭藩司，迅將新舊欠饟，趕緊籌撥，並將老湘軍饟，一併報解。此外各省協饟，著翁同爵、文格、裕禄、楊昌濬、劉秉璋、丁寶楨、李慶翱、鮑源深、王文韶查明各省未解數目，一體飭司迅籌撥解，儻仍前延欠，致該軍停兵待饟，貽誤戎機，恐該督撫等不能當此重咎也。至福建省解數較多，尚能力顧大局，仍著文煜、丁日昌源源協撥，俾利師行。

《德宗實録》卷四〇　九月辛酉，諭内閣：刑部奏，訊取四川匪犯袁廷蛟供詞鈔録呈覽。都察院奏，中書蕭宗瑀等聯名呈控帶兵官寃殺姦虜，請旨辦理。御史李廷簫奏，四川重案覆奏，疑竇甚多，請飭嚴訊各一摺。著仍交李瀚章將李有恒有無摻殺無辜情事及袁廷蛟滋事各節，秉公確查，據實具奏。袁廷蛟一犯，即著刑部仍遵前旨解回該省，並將原供一併咨交李瀚章查辦。

丁卯，調四川總督李瀚章爲湖廣總督，以山東巡撫丁寶楨爲四川總督，調雲南巡撫文格爲山東巡撫，實授署雲南巡撫潘鼎新爲雲南巡撫。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出使章程十二條，【略】擬由禮部鑄造銅關防，頒發出使各國大臣各一顆。

庚午，命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家鼐，仍在上書房行走。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傳諭實録館總裁官，所有自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以後，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止，凡有交涉外國事件，著照皇考文宗顯皇帝實録之例，另爲一書，該總裁等敬謹纂輯，毋稍漏略。

丁丑，廣西巡撫涂宗瀛奏，越南國王阮福時遣使臣裴文禩等，表進丁丑歲貢品，於八月初一日進關。下禮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一　十月辛卯，上御養心殿，引見中式武舉，親定甲乙。

丁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萬壽聖節，上詣長春宫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前行禮，王大臣於慈寧門外，衆官於午門外行禮。

庚子，黑龍江將軍豐紳等奏，截勦松花江竄賊獲勝。得旨：即著該將軍等督飭派出官軍，探蹤勦捕，務絶根株，毋任紛竄。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兩淮等處積欠京饟，逾限未解，請旨議處，並飭各省關迅解本年京饟一摺。著該督撫監督等，各將未解京饟，迅即照數依限解京，已報起程各款，亦即迅催解部，毋任沿途逗遛，儻有諉卸延欠，致誤開放，即著該部指名嚴參。

庚戌，以兵部左侍郎崇厚署盛京將軍，兼管奉天府府尹。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太常寺卿陳蘭彬奏，招商局輪船關繫大局，請飭疆臣認真經理一摺。著李鴻章、沈葆楨體察情形，悉心會商，妥籌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癸丑，諭内閣：現值天氣嚴寒，實録館人員朝夕恭纂書籍，著加恩於例支柴炭外，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月賞銀五十兩，在廣儲司支領。

諭：署盛京將軍刑部尚書崇實，老成練達，才識俱優，兹聞溘逝，悼惜殊深，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尚書例賜卹。

以盛京户部侍郎岐元暫署盛京將軍。命工部尚書李鴻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廉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甲寅，調理藩院尚書卓保爲刑部尚書，以禮部左侍郎察杭阿爲理藩院尚書，轉禮部右侍郎綿宜爲左侍郎，以內閣學士全慶爲禮部右侍郎，調工部右侍郎桂清爲倉場侍郎，理藩院左侍郎德椿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理藩院右侍郎麟書爲左侍郎，內閣學士桂全爲理藩院右侍郎。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古尼音布等奏，補立界牌，請派員會辦等語。著派寧古塔副都統雙福、三姓副都統長麟、琿春協領訥穆錦，就近查照分界原案，俟該國派員到日，即帶同原辦之員，及通曉俄語之人，親往該處，分別會同勘辦。

《德宗實録》卷四二　十一月丁卯，諭內閣：魁齡、宜振奏，承修孝陵大碑樓工程請撥專款，暨採辦架木司員等酌給工費各摺片。著户部指撥專款，催令各該省迅速徑解工部，毋得稍有遲延。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金順奏，攻克瑪納斯南城大概情形，並布置防守各摺片。著左宗棠督飭諸軍，乘此聲威，迅速規取吐魯番等城，以收埽穴擒渠之效。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各國使臣會晤辦法，除新年在總署接見外，約同各部院大臣分日往各國使館答拜。從之。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英俊奏，糧價日增，錢法多窒，請飭籌辦一摺。著户部酌度情形，妥議具奏。其減平糧價，嚴拏私造各節，著直隸總督、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分別妥爲籌畫，認真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三　丙子，諭內閣：御史張道淵奏，災區免徵錢糧，積弊多端，請飭查辦一摺。著各該省督撫隨時訪查，如遇災歉地方，務即查明分數輕重，覈實奏辦，一經奉旨蠲緩，即飭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不准任意稽延，儻查有前項情弊，即行從嚴參辦，毋稍姑容，將此通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臺灣事宜，亟應統籌全局，並有城臺灣勢難兼顧情形，及擬於臺灣舉辦礦務暨務各摺片。著李鴻章、沈葆楨通盤籌畫，奏明辦理，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德宗實録》卷四四　十二月丁亥，諭內閣：禮部奏，元旦令節禮儀請旨遵行一摺。朕欽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光緒三年元旦，著停止升慈寧宫寶座，停止筵燕，毋庸設立儀仗，樂設而不作，皇帝於養心殿行禮，王公大臣二品以上各員在慈寧門外行禮，三品以下各員在午門外行禮，所有內庭宫眷及公主、福晉、命婦，均著停止行禮，皇帝停止升殿受賀，其王公百官行禮之處，均照該部所議行。

戊子，南洋大臣沈葆楨等奏，選派候選道李鳳苞、閩廠監督日意格充華洋監督，率領閩廠前後堂學生，分赴法國官廠學習製造，英國水師大學堂及鐵甲兵船學習駕駛，學生員數以三十名爲度，肄習年限以三年爲期，經費約共需銀二十餘萬兩，由閩省釐金、閩海關洋税、船政經費各項下勻撥，分年匯解。下所司知之。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美國旗昌公司願併歸招商局，議定各項價值，請飭撥款一摺。即著李瀚章、翁同爵、劉秉璋、楊昌濬迅速照數撥解，毋稍延誤。至所稱官本息銀不限定額，宜官商一體等語，均著照所議行，並著李鴻章將北洋從前所發官帑照此辦理，以廣招來。

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本年春間上海英商於租地內擅築鐵路，行駛火輪車，直達吴淞，當派道員盛宣懷、朱其詔馳晤江海關道馮焌光，會同英員妥籌辦法。適威妥瑪所派之漢文正使梅輝立，於八月十八日亦到上海會議，當向逐細剖辯，以中國地方外人未便擅造鐵路，通融給價已屬格外體恤，儻再生枝節，則曲不在中國而在西洋。經該道等往復籌商，始於九月初八日議明，買斷行止悉聽中國自便。計買此鐵路共需規平銀二十八萬五千兩，分三期付清，一年限滿價銀付訖，即將地畝車器各件，照單由中國收管，永與洋商無涉。下所司知之。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吴贊誠奏，船政局造船經費，向由閩海關月撥六成，四成洋税，共銀五萬兩，計新舊欠解銀三十二萬兩，養船經費計支發過銀二十三萬六千餘兩，除税釐局解過銀十二萬六千餘兩，計不敷銀十一萬餘兩，均在造船本款，暫爲挪墊。現在經費支絀異常，請飭儘先撥解等語。船政經費均關緊要，必須源源接濟，以期毋誤要需，著文煜、何璟、丁日昌酌度情形，分別緩急，將船政局造船養船兩款，儘先撥解，毋稍延緩，其欠解之款，並著隨時解清，俾資應用。將此各諭令知之。

庚子，諭內閣：克蒙額謙禧奏，地方有司歲供兵米請飭仍復舊制一摺，著左宗棠查照向章，察看地方情形，斟酌辦理，其馬匹料草，應否全數供支，著一併妥籌，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五　甲辰，諭內閣：國家深仁厚澤，浹洽寰區，宵旰焦勞，勤求民瘼，凡遇水旱偏災，一經督撫奏報，無不立沛恩施，冀紓民力，各直省自遭寇亂，户口凋殘，元氣未能盡復，民生疾苦，深宫時切隱憂。本年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安徽等省，亢旱爲災，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復遭水患，飢民顛沛流離，

尤堪矜憫，各該地方官宜如何仰體朝廷德意，竭力撫綏，惟循良之吏盡心民事者固不乏人，而不肖州縣假公濟私罔恤民艱者，亦所不免。甚至骫法營私，違例苛派，或匿災不報，民隱未能上達，或蠲緩錢糧，蒙混徵收，小民不能均霑實惠，種種情形，殊堪痛恨。著各該將軍、督撫、府尹破除情面，認真查察，如有前項情弊，立即嚴參懲辦，務使閭閻共沐恩膏，得安生業，用副軫念民依至意。至民教同爲朝廷赤子，初無歧視，著各該將軍、督撫、府尹飭令各屬，遇有爭訟案件，務當持平訊辦，但分曲直，不分民教，早爲了結，毋得稍執偏見，日久稽延，轉致兩相扼累，將此通諭知之。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德宗實録》卷四六　正月戊午，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景廉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庚申，駐藏辦事大臣松溎奏，濟嚨呼圖克圖掌辦商上事務，一年期滿，懇請賞給敕書。得旨：現在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未經出世以前，所有商上事務，著該濟嚨呼圖克圖敬謹掌辦，並加恩賞給達善名號，俟前輩達賴喇嘛章禪齎送布彦時，再行發給敕書。

癸亥，兩江總督沈葆楨、江蘇巡撫吴元炳奏，蘇省冬漕海運酌議辦理章程十二條。報聞。

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英桂爲大學士，開去步軍統領總管内務府大臣差。調户部尚書載齡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魁齡爲户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景廉爲工部尚書。命吏部尚書載齡協辦大學士，以禮部右侍郎全慶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内閣學士署兵部左侍郎長敍爲禮部右侍郎，内閣學士慶福署兵部左侍郎。以户部左侍郎榮禄爲步軍統領，工部左侍郎成林爲左翼總兵，正藍旗蒙古副都統文秀爲右翼總兵。

丙寅，諭内閣：國子監司業寶廷奏敬陳管見二摺。著順天府、五城御史、各省督撫學政，督飭官紳認真舉行，毋得稍形懈弛，所有設立講舍等事宜，並著酌量辦理。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奉天添練旗緑各兵，請飭迅撥銀兩，並請飭道員管解等語。奉省練兵需饋孔亟，著劉坤一、張兆棟將應解奉天練兵銀六萬兩，粤海關應解奉天捕盜營銀二萬兩迅速如數籌撥，交廣東候補道高從望，解赴奉天。其南洋應解奉天各槍械，即由該員順往上海，與蘇松太道會商選解。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查勘臺灣北路，回抵郡城布置大略情形，並調方耀一軍赴臺，請飭豫籌饟銀暨調撥輪船礮位各摺片，覽奏均悉。臺灣生番叛服無常，仍有殺害兵民之事，必須設法懲治，平埔近海各番，易開外釁，尤宜先行籌辦，著丁日昌酌度情形，相機勦撫，爲一勞永逸之計。日國有調兵船來臺之説，虚實固不可知，然未雨綢繆，斷不可置爲後圖。

《德宗實録》卷四七　二月庚寅，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道員在滬議借洋款，請飭確查虚實，嚴密究辦一摺。著沈葆楨密派委員前往上海，會同江海關道確切查明，許厚如儻有在滬招摇撞騙情事，即行奏請革職，嚴行審訊，按律懲辦，不得稍有洩漏，致該員乘閒遠颺。此事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詢金順，至今未據聲覆，著該將軍據實迅速奏聞，並著左宗棠就近查明此事是否有因，即行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八　諭内閣：前因給事中王書瑞奏，浙江覆訊民人葛品連身死一案。嗣後各直省督撫等，於審辦案件，務當督飭屬員悉心研究，期於情真罪當，不得稍涉輕率，用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以刑部尚書皁保兼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廣壽兼署户部尚書。以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爲兵部左侍郎，未到任前仍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童華署理。以吏部右侍郎徐桐兼署禮部左侍郎，以工部尚書景廉署正藍旗蒙古都統，額駙公景壽署正黄旗蒙古都統，大學士英桂署鑲白旗漢軍都統，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彦訥謨祜署鑲藍旗漢軍都統，鎮國公奕謨署鑲黄旗蒙古副都統。

甲寅，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奏，奉使英國呈遞國書惋惜滇案，並無充當公使文據，亦未列副使名，請旨遵辦。又副使劉錫鴻奏，西洋通例，因事特遣之使不限人數，而駐紮公使，各國均祇一人，並無副使名目，此時惋惜滇案已畢，駐紮尚未頒發國書，請將副使裁撤，無庸另行簡派。均下所司議。尋議，現在英國交涉事件，亟資經理，擬請補頒國書，俾充駐紮英國辦理交涉事件大臣，並知照内閣，頒給敕書，以昭慎重。又據副使劉錫鴻奏陳副使可裁情形，可否俯如所請，即將劉錫鴻撤回。從之。

乙卯，署吉林將軍古尼音布等奏，寧古塔三姓二城，官軍入山擒斬各賊，並平毁賊巢。得旨：仍著知照各該副都統，隨時派兵巡察，勿任餘匪嘯聚，以靖

地方。

《德宗實録》卷四九 三月戊午，諭内閣：御史劉錫金奏，官員堂會演戲仍應禁止一摺。穆宗毅皇帝梓宫尚未永遠奉安，前奉兩宫皇太后懿旨，將應行典禮分别舉行停緩，大小臣工均受先帝厚恩，現在雖經釋服，山陵尚未奉安，若遽行照常宴樂，自必有所不忍，所有官員等演戲讌會，仍著概行禁止。

庚申，兩江總督沈葆楨奏，湖北開採煤鐵請援案減税。下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又奏，籌防經費不敷，請將二成洋藥再截留一半。下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湖廣總督李瀚章奏，江漢關招商局税項請准分四六成。下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

辛酉，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載齡，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以户部尚書董恂兼署吏部尚書，以内閣學士馮譽驥署刑部右侍郎，以禮部左侍郎綿宜兼署兵部右侍郎，内閣學士周壽昌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著沈葆楨飭令宋國永管帶所部兩營，迅速前赴福建省城，聽候調遣。該軍抵閩後，應如何布置，及以後應否添募數營歸併宋國永統帶之處，著何璟、丁日昌酌度情形，妥商辦理。

癸酉，改派三品銜五品京堂劉錫鴻爲出使德國欽差大臣，並賞加二品頂戴。

《德宗實録》卷五〇 四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郭嵩燾等奏鴉片煙爲害中國，擬請設法禁止一摺。著各該將軍府尹，各直省督撫斟酌情形，妥籌具奏。其各省駐防旗營官兵，著該督撫會同該將軍酌度辦理。

辛丑，陝甘總督左宗棠奏，甘肅制兵尚未復額，飭赴塔爾巴哈台換防制兵無可派撥，請從緩議。從之。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潘鼎新奏，昭通等府各匪滋事，次第勦除一摺。劉長佑、潘鼎新務當督飭各該員弁，隨時查緝，加意防維，不得稍涉疏懈，致令餘燼復然，所有善後各事宜，即著妥爲辦理，以靖地方。在事出力各官紳，准其彙案請獎，毋許冒濫。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現籌捕蝗情形等語。著沈葆楨、文彬、吴元炳、裕禄分别嚴飭地方官及各防營實力撙捕，務期盡除遺孽，以衛農田，儻有督捕不力之員，即著照例奏參懲辦。

戊申，諭内閣：昨因英桂等進呈繙譯試卷，擬取之第二名第一場卷錯落太多，諭令另行擬取，兹據另擬呈覽，即著照此次所擬取中。英桂、景廉於試卷錯落處，未能看出，均著交部議處。

己酉，上御養心殿，召讀卷官入，親閱定進呈十卷甲第。

庚戌，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王仁堪爲翰林院修撰，余聯沅、朱寯瀛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孫宗錫等一百三十二人賜進士出身，三甲陳馨等一百九十四人賜同進士出身。

《德宗實録》卷五一 五月丙辰，諭内閣：朕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軍機大臣、大學士、總裁王大臣等奏，遵議玉牒體式一摺。此次恭修玉牒體式，著照所議敬謹繕寫。

辛酉，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講求條約一摺。中外交涉事件關繫大局，全在堅持條約，庶不至措置乖方，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各省，將條約刊刻發給各地方官詳細檢閱，惟恐條約雖經頒發，該地方官平時不能詳閱，臨事仍無準則，著各該將軍、督撫、府尹再行嚴飭所屬，務將條約詳研熟識，融會貫通，以期深明窾要，遇事辦理妥協，並著於考試各官及接見屬員，隨時詢問，觀其辨難，試其才識，分别舉劾，俾知勸懲。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霆慶二營請仍留江防，以節糜費一摺。著何璟、丁日昌酌度情形，咨商沈葆楨辦理。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何璟、丁日昌奏，日本阻梗琉球貢物，請旨辦理。吴贊誠奏，遵旨赴臺並布置船政事宜各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傳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後相機妥籌辦理。至琉球使臣暨通事人等，即著何璟、丁日昌飭令統行回國，毋庸在閩等候。吴贊誠現在前赴臺灣，該處一切事宜，經丁日昌實力經營，粗有頭緒，應如何籌畫布置，著吴贊誠隨時咨商何璟、丁日昌，次第施行，勿稍鬆勁。丁日昌假期將滿，一俟病體稍痊，仍著馳赴臺灣，以副委任。吴贊誠渡臺後，省中船政事宜，即著責成道員吴仲翔妥爲籌畫。

癸酉，諭内閣：前因山西災歉情形，經前任巡撫鮑源深奏聞，當經准照所請，開倉賑濟。曾國荃到任後，復諭令妥籌撫恤。兹據奏稱，該省上年秋稼未登，春夏又復亢旱，秋苗未能播種，各屬自開倉放賑，飢民就食者多，倉穀不敷，亟須籌款賑濟等語。覽奏情形，殊殷軫念，加恩著照所請，即將該省本年應解京饟，劃留銀二十萬兩，由曾國荃飭屬採辦糧米，派員查明各府州屬被災輕重，分别賑恤。

戊子，駐藏辦事大臣松溎奏，請將訪獲靈異幼童，可否免其掣餅，即作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一摺。得旨，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即作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毋庸掣餅。

《德宗實録》卷五二　六月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塔城訊辦俄屬哈薩克，辦理未協，請飭妥籌一摺。上年四月間，塔城拏獲騎馬行劫哈薩克一名，當經訊明正法，旋據俄國使臣以哈薩克爲俄國所屬，中國不應正法之言，赴該衙門辯論，事關中外交涉，必須迅速確查，始可定籌辦之方。此案哈薩克是否中國所屬，私投俄國，抑係分歸俄境之人，亟須查有實據，毋稍欺飾，方足以資辯論。著左宗棠、金順、英廉即行確切查明，會同覈議，據實覆奏，仍即查照約章設法區處，就近行知俄官，妥籌辦結，以弭釁端。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日本國大臣升用翰林院侍講何如璋，出使德國大臣光禄寺少卿劉錫鴻，應遵照奏定出使章程，作爲二等。何如璋、劉錫鴻俱係五品，擬請均照四品充二等者月給銀一千兩，以示體恤。從之。

乙巳，兩廣總督劉坤一等奏，廣東府屬北海地方添開通商口岸，據總税務司赫德呈報，已調派税務司速赴新任，會同地方官商辦。旋據廉州府知府冒澄、署合浦縣知縣謝鏡澄會同税務委員祁兆熙稟稱，北海新關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開辦，通商以後商民安堵，地方静謐。報聞。

《德宗實録》卷五三　七月己未，欽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列聖廟享，中殿龕位，已與九楹之數相符，該親王等奏，請敬將東西各四楹，倣照道光元年增修奉先殿後殿龕座成案，修理改飾。即著照所議。

《德宗實録》卷五四　己巳，諭内閣：御史劉恩溥奏，請飭將捕蝗不力之牧令參處等語。著各該督撫府尹嚴飭各屬，實力掩捕，如有撲拏不力之員，即行照例參處，毋稍疏縱。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金順奏，訂買俄糧價銀兑至湖北江漢關交給，當經諭令該將軍咨明李瀚章等，將所兑銀兩届期如數付給，著李瀚章翁同爵竭力籌畫，無論何款，豫爲撥定，以備應付，如實不能全數籌撥，短少若干，即著該督等與李鴻章熟商，於北洋海防經費内，暫行借撥，以足三十五萬之數，總期届時無誤給發，是爲至要，所借海防經費，仍著李瀚章等隨時籌解歸款。

乙亥，諭内閣：侍郎綿宜奏，東三省州縣等官，請飭明定揀發分發章程，並各省捐納勞績人員，另定甄别年限各摺片，著吏部議奏。

戊寅，庫倫辦事大臣志剛等奏，哲普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堪布諾們罕懇請瞻覲。得旨：堪布諾們罕巴勒丹揣木丕勒適逢年班，所請叩賀，自係出於至誠，堪布諾們罕巴勒丹揣木丕勒著來京瞻覲，照常洞禮唪經。

壬午，署盛京將軍崇厚等奏，大政殿工程緊要，應否派員估修，抑援案辦理。得旨：著就近援照成案，敬謹酌度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五　八月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南路官軍剋期進勦，請飭嚴防北竄一摺。著金順、英翰、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保英、英廉督飭各營，勤加偵探，嚴密防範，遇有賊匪竄出，即行實力堵勦，毋任竄逸。

丁亥，諭：吏部奏，遵議山西藩司等處分一摺。山西布政使林壽圖，於該省應解西征軍饟，並不遵照户部奏定章程，蒙混具詳，意存取巧，實屬咎有應得，著照部議即行革職。前山西巡撫鮑源深據詳具奏，未將歷届成案詳查，亦屬不合，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准其抵銷。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額勒和布等奏，軍饟支絀，請飭部撥款一摺。著户部即行照數籌撥，交烏里雅蘇台委員領解回營，由額勒和布等驗收應用，以資接濟。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郭嵩燾奏，英人照會調處喀什噶爾事宜，並傳聞俄古柏病歿各摺片。著左宗棠將郭嵩燾所奏體察情形，斟酌覈辦。

《德宗實録》卷五六　己亥，諭内閣：大學士寶鋆等奏，内閣大庫失去物件，請飭拏犯究辦，並自請議處一摺。著前鋒統領確切查明具奏，並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賊犯，務獲究辦，寶鋆等暨失於覺察之侍讀鍾秀等，均著交部分别議處。禁城重地，理宜嚴肅，嗣後該直班大臣等，務當隨時認真整頓，督飭官兵，實力稽查，如有閒雜人等，溷迹往來，即行嚴拏懲辦，儻敢仍前疏懈，定惟該直班大臣等是問。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豐紳等奏，派員帶隊擄勦賊匪等語。即著照所請行。豐紳等當檄令該副都統督飭各隊，分投擄捕，務將此股賊匪悉數殲除，毋留餘孽。吉林與黑龍江毗連處所，並著銘安等派撥官兵扼要防堵，遇有賊蹤竄近，即著協力截勦，以靖地方。

壬子，派吏部右侍郎崇綺、湖北巡撫邵亨豫，赴河南查辦事件。以湖廣總督

李瀚章兼署湖北巡撫，命雲南巡撫潘鼎新來京另候簡用，以雲南布政使杜瑞聯署雲南巡撫。

《德宗實録》卷五七　九月丙辰，以京師雨澤尚未霑足，山西、河南、陝西等省亢旱成災，上詣大高殿祈禱行禮。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尋鑾焯奏，籌備山西荒政，請飭將各州縣已徵未解錢糧提歸藩庫各摺片。閻敬銘寄寓晉省，本日已明降諭旨，派令稽查該省賑務。該侍郎深受國恩，實心任事，現值災黎待賑孔亟之時，務當迅速啟程，周歷災區，認真查覈，不得稍涉推諉，所有應用經費，著曾國荃酌量籌給。

己未，諭内閣：御史劉恩溥奏，請飭禁種罌粟等語。栽種罌粟，於民食大有妨礙，前經降旨諭令各省督撫嚴行查禁，兹據該御史奏稱，山西各州縣地方仍多私種，請申明例禁，並定州縣失察處分，著曾國荃認真查察，務須一律禁止，儻各該州縣仍敢奉行不力，明知故縱，即行從嚴參奏。

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廣開言路以拯時艱一摺。爾大小臣工，務當各據己見，切實指陳，總期廣獻謨謀，力祛積習，用副朝廷遇災修省，從諫弗咈至意。

《德宗實録》卷五八　戊辰，諭：左宗棠奏覆陳辦理回疆事宜一摺。喀什噶爾爲回疆南路屏障，現在軍務順手，自應席捲掃蕩，復我舊疆。即著督飭各軍，轉戰而前，力圖規復，不得稍涉遲延，致啟外人覬覦，將來克復各城後，應如何妥籌布置，俾得一勞永逸之處，並著豫爲籌畫，計出萬全，用紓朝廷西顧之憂。英人以護持安集延爲名，意圖蠶食，該督豫飭張曜、劉錦棠答覆英人各語，詞意正大，當可折其陰謀，仍著該督隨時體察情形，妥爲辦理，以顧大局。

庚午，諭内閣：御史恭鎧奏，内務府保舉各員官階升銜等項，與部定章程兩歧，請飭由吏部覈辦等語。著内務府大臣，嗣後於保舉各員官階升銜等項，均咨由吏部遵照例章覈明辦理，以符定制而重名器。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董儁翰奏，輪船招商局關繫緊要，亟須整頓一摺。著李鴻章、沈葆楨通盤籌畫，於該局經費，權衡出入，認真整頓，毋得稍有虚糜。嚴諭該局不得以辦公爲名，位置私人，亦不得因礙於情面，濫行收録，並飭令該商總和衷辦事，勿騖虚名而鮮實濟。至該御史所稱沿江沿海各口岸，中國官商應需輪船運載貨物，能否統歸該局攬載，各省漕糧能否再予加成。歸該局輪船載運之處，並著該大臣等體察情形，妥籌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九　十月甲申，諭：侍郎郭嵩燾奏，特參副使劉錫鴻懇請撤回，以李鳳苞接署德國使臣各摺片。據稱李鳳苞講求洋務，勤慎耐勞，若以之接辦德國使臣事務，必遠勝劉錫鴻等語。李鳳苞人才究竟如何，是否能勝出使之任，派令接署德國使臣，能否稱職，有無窒礙，著李鴻章據實具奏。

《德宗實録》卷六〇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斯巴尼亞國使臣伊巴里，議就古巴華工條款十六條。又奏，日國索威拉納商船，前在臺灣遭風，被匪拆搶，現經議給撫恤銀一萬八千圓結案。均從之。

庚子，諭内閣：給事中郭從矩奏，災民流離失所，請飭地方官設法撫輯一摺。著該督撫飭令地方官設法安集，或動公項，或籌捐款，酌度情形，妥籌賑恤，毋任一夫失所。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田翰墀奏，鹽梟滋擾直境，亟宜整頓捕務一摺。著李鴻章嚴飭所屬地方文武，與練軍聯絡巡防，實力緝拏懲辦，不得稍形懈弛。

癸卯，諭内閣：御史張觀准奏，平糶米石請嚴禁就近採購一摺。著李鴻章確切查明，嚴飭委員不得在近京州縣採買米石，遴派妥員於天津海口，認真稽查，必須米自南來，始准給以照票，運至通州，仍覈其米數是否相符，並飭委員於設廠後，按原購實數定價平糶，不得加增，與民間爭利。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派員於該管地面平糶米局，同往監視，如有以京倉米糶賣者，即行查辦，以昭覈實。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官員疊被喇嘛庫倫地方人民欺侮，請飭查究辦理各摺片。著左宗棠、金順揀派妥員前往該處，將實在情形，確切查明，妥籌具奏。至察罕格根性情蠢魯，應如何剴切曉諭，俾弭釁隙之處，即由左宗棠斟酌情形，早爲了結。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郭嵩燾奏辦理洋務横被搆陷一摺。所奏著毋庸議，該侍郎惟當以國事爲重，力任其難，於辦理一切事宜，不可固執任性，貽笑遠人。

《德宗實録》卷六一　十一月癸丑，諭内閣：現在時事艱難，全在大小臣工殫心盡職，昕夕趨公，以冀庶政交修，日臻上理。各部院大臣，受國厚恩，自應督率司員，恪共職守，豈可稍耽安樂，不以公事爲重。近聞各部院堂官好逸畏勞，辦公未能勤慎，偶一進署，爲時太遲，不過虚應故事，於公事未暇講求，以致司員無所懲勸，泄沓成風，各衙門應辦事件，積壓廢弛，百弊叢生，吏治安能日有起色。嗣後各部院衙門堂官，務當共矢公忠，力圖振作，常川赴署，不得後時，以爲

司員表率，毋再蹈玩愒，因循積習，用副朝廷宵旰焦勞，孜孜圖治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丁巳，諭内閣：御史鄧慶麟奏，請飭講求吏治一摺。著各該督撫府尹，嚴飭所屬州縣於民間疾苦，隨時實心訪求，凡吏胥衙役之有害於民者，立即查明，嚴行懲辦，以期民心日固，吏治蒸蒸日上。

甲子，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撫臣覆奏措辭失當，請旨申飭一摺。茲覽張佩綸所奏，以該撫覆奏摺内嘵嘵置辯，語多失當，恐開驕蹇之漸，請予申飭，嗣後該撫惟當實心任事，恪矢靖共，於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得稍逞意氣之偏，轉致有虧職守。

《德宗實録》卷六二　丁卯，諭内閣：吴元炳奏，丁憂人員請旨飭查，勒限回籍等語。即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查，所有實缺候補各員，丁憂後如有在省逗遛者，勒限令其回籍，儻查有僅遣家屬虚報到籍，請咨起復者，即行據實嚴參，以肅官常而符定制。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閻敬銘、曾國荃奏，遵籌轉運漕糧平糶經費，並籌辦速運東漕一摺。著照所請，即由江蘇借撥銀六萬兩，安徽借撥銀五萬兩，江西借撥銀六萬兩，浙江借撥銀六萬兩，湖南借撥銀六萬兩，四川借撥銀六萬兩，廣東借撥銀六萬兩，廣西借撥銀三萬兩，該督撫即竭力籌撥，分批徑解晉省，俟賑捐收有成數，即行如數扣還。

辛未，諭：冼馬温忠翰奏，請飭晉省招商買糧，給事中郭從矩奏，條陳賑務各一摺。著閻敬銘、曾國荃悉心會商，妥爲籌辦。

戊寅，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遵籌整頓輪船招商局事宜，並酌議變通辦法。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六三　十二月壬午，諭内閣：李鴻章奏，京城試辦平糶，擬仍照原議，在正陽、崇文門外設局辦理，或交糧鋪承買出糶，請飭各衙門會議一摺。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同體察情形，妥速議奏。

丁亥，諭：李瀚章奏，英國教士被毆，獲犯飭認，並疊次辯論情形一摺。即著李瀚章督飭該關道迎機開導，設法完案，務當迅速了結，以免日久另生枝節。

兩江總督沈葆楨奏，上海機器製造局支款紛紜，加以購物外洋，勢難如期結算，工程未竣亦難提款湊銷，一年一報殊覺棘手，嗣後報銷請以兩年爲限。從之。

己丑，諭内閣：前據崇綺等奏，河南飢民遮道呈訴豪户蒙蔽勒捐，並懇求蠲緩等節。著李鶴年即將崇綺等接收各呈，詳加查覈，其湯陰等縣如何違例私徵，及聽從蒙蔽勒捐，儻有劣蹟，即行查取職名，及失察之該管上司，分别參辦。並著通查各屬，如有盡心賑務者，自應量予激勸，庸劣之員隨時懲儆，務期埽除積習，以衛民生。至防弊各條，即著通飭仿照山西辦理，毋得虚應故事。

《德宗實録》卷六四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譚鍾麟奏，轉運賑糧需費過鉅，請飭催協饟並催欠饟一摺。著何璟、李瀚章、劉坤一、俊啟將本年應協陝饟悉數籌解，即使爲難，亦著分借一批，由各關分期扣還。至各省欠饟，僅四川、山東各解過銀二萬兩，安徽解過銀一萬兩，著沈葆楨、李瀚章、劉坤一、吴元炳、梅啟照、裕禄、邵亨豫、王文韶、崇福飭令各該司，無論如何爲難，即籌一大批，迅速起解，毋再延緩。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郭從矩奏，請借用輪船招商買米濟賑一摺。著李鴻章酌度情形，通盤籌畫，並咨行盛京、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東各將軍督撫、籌商一切，酌量辦理。所稱由兩江總督及福建船政大臣各撥輪船一二號，專聽商販運米赴津，經費仍由該局給發，或令商人酌貼若干之處，著沈葆楨、吴贊誠妥爲籌議，仍著咨商李鴻章斟酌辦理，原摺著鈔給李鴻章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尋李鴻章奏，郭從矩所奏並無窒礙之處，臣已咨各省將軍督撫，招商販運，以濟災區。報聞。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保英等奏，請飭撥軍火等語。著神機營撥發洋藥鉛箭二萬出，銅帽四萬粒，交順天府運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解科布多，以應要需。

戊申，朝鮮國使臣曹錫輿等三人，於午門外瞻覲。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豫省災賑急需籌款，請仍准借洋款一摺。息借洋款銀兩實爲萬不得已之舉，現在各省關稅務，支絀異常，綢繆補苴，惟恐不及，前撫李慶翱奏請借撥洋款二百萬兩，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覈奏，請毋庸議，刻下河南辦賑一切，需款甚殷，仍著李鶴年妥爲設法，另行籌畫，不可以萬難籌措之款徒成畫餅充飢。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德宗實録》卷六五　正月甲寅，諭：左宗棠奏，官軍勦除沙雅爾逆回，進規

喀什噶爾各城，並揀回目署理阿奇木伯克等缺各一摺。沙雅爾回目麻木爾挈黨竄踞哈番地方，經劉錦棠率軍擊散，惟麻木爾受傷竄逸，仍著飭令官軍探蹤嚴拏，毋任漏網。喀什噶爾兵民反正，已據漢城逆酋伯克胡里引衆向英吉沙爾竄走，而逆黨阿里達什猶敢攻撲漢城，且白彦虎亦有竄併助攻之信。劉錦棠現已分軍先行進規喀什噶爾，當此事機順手之時，自不難剋日攻拔。一俟張曜全軍到齊，即行相機規取各城，次第掃蕩，功在垂成，尤應穩慎圖維，以收萬全之效。伯克胡里既往英吉沙爾竄走，又有引白彦虎入喀什噶爾之說，設與該逆合併，遠竄窮荒，終爲不了之局，左宗棠當飭前敵官軍，務將首要各逆設法兜捕，就地殲除，以竟全功。各城投誠纏回隨同官軍打仗出力，左宗棠擬給予頂戴，暫令署理阿奇木伯克等缺，即著照所請辦理。該大臣前有改設郡縣行省之議，現在已經收復各城向有辦事及領隊大臣，應否簡放之處，著即詳議具奏。北路一帶布置事宜，著金順隨時與左宗棠妥商辦理。

《德宗實録》卷六六　丁卯，以貝勒奕劻署鑲紅旗滿洲都統，以禮部尚書靈桂署正紅旗滿洲都統，以輔國公喜昌署正黄旗護軍統領，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尚宗瑞署鑲白旗護軍統領，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鐵祺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新疆應否改設行省郡縣，請飭會議，並咨金順揀員往查交涉事件各摺片。據稱，葉爾羌及喀什噶爾滿漢兩城均已收復，和闐回衆亦已投誠，劉錦棠已繞道英吉沙爾以抵喀什噶爾，是南路各城即可剋期底定。惟白彦虎是著名首惡，斷不可任其漏網，此次曾否擒斬，儻竟遠竄邊外，務須趕緊設法捕獲，毋任久稽顯戮。至新疆應否改設郡縣，事關重大，非熟悉該處地方情形難以懸斷，此時遽令內外臣工議奏，亦未必確有定見。仍著左宗棠詳細酌度，因時制宜，如果改設行省郡縣實有裨於大局，即著將何處應設省城，何處分設郡縣及官缺、兵制，一切需用經費，妥議章程具奏，再飭廷臣悉心會議，候旨定奪。

癸酉，兩廣總督劉坤一等奏，遵旨撥解山西、陝西、河南賑銀各五萬兩。

己卯，御史胡延夔奏，各省審辦案件自應迅速審結。近來地方官積習未除，任意遲延，往往拖累無辜，殊屬不成事體。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各州縣，於承審命盜重案及自理詞訟依限迅結，並責成該管道府認真督催稽查，按月詳報。儻查有藉故躭延，及任令吏胥需索情弊，即行據實詳參。其各省讞局承審案件並著勒限完結，以清庶獄。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　是月，命駐英使臣郭嵩燾兼充出使法國欽差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　二月辛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四川東鄉一案，丁寶楨取供定讞，輕縱李有恒，人言藉藉，請飭再加覆核等語。東鄉一案，前據丁寶楨定擬具奏，若果案情允協，於李有恒罪名不涉輕縱，何至尚招物議？著丁寶楨再將前案悉心覈核，務使情真罪當，以雪民冤。如前奏稍有出入，當據實奏明更正，不得意存迴護，致負委任。

《德宗實録》卷六七　壬午，諭內閣：前據給事中夏獻馨奏，請飭修水利以裕民食，當諭令各直省督撫、府尹認真籌辦。茲據御史彭世昌奏，興辦水利，北方尤爲急務，請飭遵前旨，趕緊辦理等語。近年北方各省被旱，災歉頻仍，民食缺乏，亟宜將應辦水利事宜實力舉行，期於農田有所裨益。著該督撫、府尹懍遵前旨，迅速籌畫，遴派大員，督同地方官紳悉心講求，因地制宜，妥爲經理。一面嚴立限程，留心考察，如果辦有成效，即將出力之員奏請從優議敘，並將紳士酌量獎勵。儻漫不經心，視同具文，亦即分別懲處。所有各該省辦理情形，並著隨時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　乙酉，命王文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丁亥，諭：崇厚等奏，請將已故將軍予謚一摺。已故盛京將軍都興阿前經轉戰江、皖、陝、甘等省，歷著勳勞。自調任盛京將軍後，殄除巨匪，綏靖地方，籌辦一切，亦均妥協，洵屬功德在民等語。前因該將軍積勞病故，業經降旨賜卹，著加恩予謚，以彰忠藎。

《德宗實録》卷六七　壬辰，諭內閣：本日左宗棠、金順、劉典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南路西四城，回疆一律肅清一摺。【略】自同治三年布魯特叛酋肇亂，逆回金相印等攻陷喀什噶爾，蠶食南八城，而吐魯番、烏魯木齊等相繼淪陷，於今十有餘年。朝廷恭行天討，特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該大臣勦撫兼籌，議定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以扼其總要，旋克瑪納斯，數道並進，規復吐魯番等城，力争南路要隘，然後整旅西行，勢如破竹，現在南八城一律收復。此皆仰賴昊天眷佑，列聖垂庥。兩宮皇太后宵旰焦勞，知人善任，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穆宗毅皇帝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實深欣幸。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籌兵籌餉，備歷艱辛，卒能謀出萬全，膚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晉爲二等侯；候補三品京堂劉錦棠智勇深沈，出奇制勝，用能功

宣絶域，著由騎都尉世職晉爲二等男。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製外洋軍火，請飭妥議畫一辦理一摺。外洋槍礮名目甚多，必須擇其最精之品，一律覈實購辦，方足以資利用而杜虛糜。現在各省所購多不一律，即一省亦不一律，無論良楛雜收，未必皆爲利器，而各省不能通用，各營亦不能合用，設遇有事之時，誠恐未得其利，轉受其累。且委辦之員每多視爲利藪，遂致以劣充良，不復認真挑選，虛耗鉅款，莫此爲甚。事關防務大局，自應妥爲籌辦，力求實際。上海爲各商聚匯之區，著照所請，專派精明廉正之員總司其事，凡各省有委購軍火者，責成該專派委員覈定；儻有不堪施用及浮冒開銷等弊，即將該員與承辦之員分別勒追，嚴行治罪。其應如何遴員，並各省如何統歸一律之處，著李鴻章、沈葆楨會商妥議，奏明辦理。至外省仿製外洋軍火，上海、天津均經設立機器局，應否於兩局內會同遴派得力專員，統令隨時酌覈，畫一辦理，著該大臣等一併妥議籌辦。該局用款奏銷，嗣後並著將每年每款需費若干逐細登明，按年造報一次，其每年成造各件暨撥用存留各數目亦即按件造報，以照覈實。山東、湖南各設局廠用款最省，四川現已設局，所奏應令一律詳細造報，著依議行。

另片奏，洋槍隊口號請飭改用中國語言等語。洋槍隊向以洋語爲口號，傳授不廣，且不足以昭慎密。著該大臣等選派精通洋語之人，將教練口號全用中國語言文字，譯成一書，其有一切教法爲語言所不能傳者，並令繪圖輔之，頒發各軍營，俾將弁等隨時觀聽，人皆通曉，期於防務有裨。

《德宗實録》卷六八　己亥，諭内閣：上年被災省分冬雪稀少，春雨愆期，疊經設壇虔禱，爲民請命，而杲杲出日，繼之以風，節逾春分，尚未一霑渥澤，千里赤地。【略】懿旨：晉、豫兩省人民困苦流離，爲人上者，豈忍稍涉奢侈，著内務府大臣督飭司員，將宫闈一切應用之需力加裁減，約可節省若干，迅速具奏，但能省一分浮費，即可多一分賑需。欽此。仰維慈訓，俯念斯民，惟有悔過省愆，以實心行實政，庶幾感格昊蒼，速降甘澍，起吾民於溝壑。内外大小臣工亦當仰體朝廷宵旰焦勞之意，恐懼修省，共濟時艱。方今飢民待哺，春賑方殷，著户部再撥庫款銀二十萬兩分解山西、河南。本年南漕運到天津者，並著截留十六萬石分撥該兩省，俾資散放，著李鴻章與曾國荃、李鶴年妥籌運解。京師城鎮各粥廠及曾經賞給米石各廠，著每廠每日加賞粟米一石，以贍窮黎。京外問刑各衙門務當憭遵疊次所降諭旨，將現審各案迅速清釐，毋令無辜之民久稽囹圄。近聞直隸河間府屬亦形荒旱，應如何分別蠲緩錢糧並妥籌撫恤之處，著李鴻章迅速查明具奏。當此災廣且鉅，民困難蘇，但期補救有方，亦復何所靳惜。即將此旨飭下所司，迅速遵行，以副省過誠祈之意。

丙午，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遇災修省，請訓責樞臣一摺。前因近畿等省被災甚廣，雨澤愆期，業經降旨悔過省愆，以冀感格天心，速沛甘澍。兹據何金壽奏稱，現在朕躬幼冲，兩宫皇太后聽政，權衡雖出自上，翊贊則在樞臣，請責以忘私忘家，認真改過等語。此次饑饉薦臻，瘡痍滿目，天降奇災，皆由政令闕失所致，軍機大臣贊畫樞要，實有獻替之責。若謂災諉諸天，過諉諸上，諒必有所不敢。惟當此災廣且久，朝廷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而該王大臣等目擊時艱，毫無補救，咎實難辭。恭親王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寶鋆、沈桂芬、景廉、王文韶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尋宗人府、吏部、都察院奏，恭親王、寶鋆、沈桂芬、景廉、王文韶應得革職處分。得旨：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　丁未諭：前據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御史胡聘之先後奏，請飭禁燒鍋以裕民食，經户部議駁。兹據詹事府左庶子黄體芳奏，燒鍋領帖，每年有户部飯銀三萬兩，是以該決意議駁，時值災荒，以救急爲先，務請宸斷施行等語。現在近畿各省糧米缺乏，民生困苦，燒鍋耗穀最甚，應即嚴行禁止。除山西、河南業由該省飭禁外，著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嚴飭地方官，即將燒鍋一律禁止，俟年穀豐稔，再照舊章辦理。倘有違禁私燒，立即嚴拿，照例懲治。如地方官陽奉陰違，並不認真查禁，胥役得規包庇或藉端擾索，即著從嚴參辦。至該左庶子所稱，户部因燒鍋向有飯銀，是以議駁，著該部堂官明白覆奏。

《德宗實録》卷六九　三月壬子，翰林院編修吴觀禮奏，請節省海防經費，移濟賑需，並海防漏卮宜塞各等語。籌辦海防本爲自强之計，該編修以今之患在北三省，須急籌救濟之方，請查明海防經費實存若干，移作賑需，係爲救災恤民起見。著李鴻章、沈葆楨、吴元炳悉心商酌，此項經費能否移緩就急，勻撥若干，拯濟災黎。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　己未，調邵亨豫爲湖南巡撫，以潘霨署湖北巡撫。

癸亥，以全慶爲刑部尚書，恩承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德宗實録》卷七〇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遵議海防經費暫宜移緩就急，並摻捕蝗蝻撫恤飢民各摺片。據稱，海防經費自光緒四年後，業經奏定，仍行分撥南洋，請飭各省關本年提銀五成，分解晉、豫，以濟賑需等語。除江

西應解南洋經費業已劃抵洋款，所餘無多，毋庸提解晉、豫外，其餘各省關應解光緒四年南洋經費，即著户部查明數目，咨照各該省關於此項銀兩内提出五成，迅速分解山西、河南，俾資辦賑。此外五成仍解南洋。其明年以後，南洋海防經費即行全解南洋。

癸酉，河東河道總督兼署河南巡撫李鶴年等奏，豫省得雨。得旨：仍著隨時認真經理賑務。

《德宗實録》卷七一　四月庚辰，皇太后懿旨：内務府各項用款，業據大學士、九卿詳加查覈，飭令總管内務府大臣等力求撙節，酌量裁減。惟節用所餘尚需時日，而飢民待哺嗷嗷，刻不容緩，著總管内務府大臣無論如何爲難，先行籌撥銀數萬兩分給山西、河南兩省，藉資接濟。明知賑務需款實繁，惟深宫軫念災區，不能自已，該衙門其遵諭行。欽此。著總管内務府大臣，懍遵懿旨，迅速籌撥，毋稍稽延。

又諭：國子監司業寶廷奏，災廣賑繁，條陳分貸之法，請飭速議一摺。前因河南賑款不敷，曾經李鶴年、袁保恒奏，請於本省及鄰省官商富户内分别息借銀兩，以三年爲期，由地丁項下歸還，業經照准。

壬午，諭内閣：沈葆楨奏，請飭停武科以節經費等語。國家設立武科，垂爲定制，其中不乏干城禦侮之材。沈葆楨輒因撙節經費，請將武闈停止，率改舊章，實屬不知大體，著傳旨申飭。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勸辦潮州並香港各埠捐務，集有成數，及捐款分解晉、豫，南洋捐户一律給獎，英國總督捐賑應否致謝各摺片。丁日昌督飭道員張銑等勸捐賑銀，紳民人等急公好義，踴躍樂輸。潮州一府，已捐者業有二十餘萬之多，其香港及南洋各埠，經紳董梁雲漢等實力勸辦，起解三萬餘兩；新加坡、小吕宋等處華商亦經該紳士等切勸，已捐定者共三萬餘圓，將來尚可擴充，所辦甚屬認真。丁日昌以豫省災荒與晉省相等，擬將潮州捐款專解山西，將香港及南洋各埠捐款專解河南，均匯至天津，由李鴻章轉購米糧，分别起運，即著照所請行。所有潮州及香港等處捐生，業由丁日昌查照新章，先行給予實收，以示招來。其勸捐出力紳董及各埠管事頭目並准於事竣後，由丁日昌知照李鴻章，覈明請旨獎敘。前發部照不敷，著李鴻章於天津局所存部照内隨時撥給，以資便捷。至巫來由國王捐銀千圓，以爲華商之倡，該國向無與中國交涉事件，應如何辦理之處，著李鴻章與丁日昌斟酌妥辦。香港駐埠之英國總督燕軒尼士約翰捐賑銀五千圓，亦屬好義，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悉，應否酬答，並著該督等酌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尋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各國商民捐助銀米，請繕給樂善好施扁額，並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致該國駐京使臣，傳旨嘉獎，以尉遠人。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　乙酉，丁日昌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允之。

丙戌，以吴贊誠署理福建巡撫。

《德宗實録》卷七一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山西、河南被災甚重，諭令江蘇等省每省協濟山西、河南銀各數萬兩，俾資賑需。兹據閻敬銘、曾國荃奏，辦理賑務，萬分窘迫，請於各該省指定確實數目，協濟晉省銀六十萬兩等語。現在山西尚未得有透雨，飢民待賑，爲日甚長，亟應速籌接濟，著即由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東、四川、廣東各籌撥銀六萬兩，剋期解赴山西，以應急需。晉民被災之慘，朝廷實深矜憫，所有應行加賑事宜，著閻敬銘、曾國荃悉心會商，認真經理，毋令失所。

《德宗實録》卷七二　庚子，諭内閣：曾國荃馳奏，各屬得雨情形一摺。山西被旱日久，自前次得有微雨後，本月初八、初九、初十、十四、十五等日，省城暨東南各州縣渥被甘霖，農田皆可及時播種。覽奏良深欣慰。所有太原縣屬晉祠龍神廟、省城關帝廟，經曾國荃虔誠祈禱，靈應丕昭，實深寅感。著南書房翰林恭書扁額各一方，交曾國荃祇領，敬謹懸挂，以答神庥。現在甫經得雨，秋成尚需時日，小民生計仍艱，曾國荃務當會同閻敬銘，將各屬賑務認真經理，設法接濟，並趕緊多備籽種，散給災黎，俾資耕作。尋頒晉祠龍神廟扁額曰「惠流三晉」，關帝廟扁額曰「福祐羣生」。

癸卯，前據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面奏，日本國使臣森有禮曾在該衙門聲稱，日本人有捐助山西賑糧者，當經王大臣等以山西轉運艱難，力爲勸阻。嗣據李鴻章函致該衙門，米已運至天津等情。外國捐銀捐米助賑，名爲善舉，實則流弊滋多。兹據瞿鴻禨奏，英人攜銀前往晉豫散賑，即著曾國荃、涂宗瀛悉心酌度，婉爲開導，設法勸阻，一面將羅亨利等前往情形，確切密查具奏。致販賣婦女出洋，本干例禁，著李鴻章、沈葆楨、吴元炳、李瀚章、潘霨督飭地方官，實力稽查，嚴行禁止。儻有奸民漁利轉販，即行查拏，照例懲辦。

戊申，諭：左宗棠奏，請將捐輸鉅款之道員獎敘等語。道員胡光墉捐銀助賑，前據梅啟照奏請覈獎，業交户部覈給獎敘。至該員歷年購辦西征軍火，籌運

饟項，一切均無貽誤，其勞績實與前敵無異，自應量予鼓勵。胡光墉著賞穿黃馬褂。

《光緒朝東華録》二二　五月庚戌，命全慶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載齡爲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

辛亥，調靈桂爲吏部尚書，以恩承爲禮部尚書，榮禄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德宗實録》卷七三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郭嵩燾、劉錫鴻自奉使出洋後，意見齟齬，始則郭嵩燾斥劉錫鴻爲任性，繼則劉錫鴻指郭嵩燾爲悖謬，懷私互訐，不顧大體。以堂堂中國之使臣而舉動若此，何足以示協恭而禦外侮，本應立予撤回，嚴行懲處，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燾駐英以來，辦理交涉事件尚能妥爲完結；劉錫鴻改派駐紮德國，於議論修約各事宜，語多中肯，朝廷略短取長，寬其既往，暫免深究。該侍郎等嗣後務當力矢公忠，消除嫌隙，不得偏聽他人播弄之詞，致誤大局。經此次訓誡後，儻敢仍懷私怨，怙過不悛，則國法具在，不能屢邀寬宥也。

《光緒朝東華録》二二　癸亥，户部尚書魁齡因病懇請開缺。允之。

甲子，以景廉爲户部尚書，榮禄爲工部尚書，文煜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德宗實録》卷七四　戊辰，毛昶熙丁憂，調禮部尚書萬青藜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桐爲禮部尚書，户部右侍郎翁同龢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命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崇厚本日已有旨派充出使俄國欽差大臣。現在新疆厎定，伊犂爲俄兵駐守，未據交還；首逆白彦虎等逃往俄疆，尚未交出；該國修約事宜，亦久未定議。崇厚尚能辦事，於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駐紮，相機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二二　是月，美利堅使臣西華回國，參贊何天爵署理；比利時國使臣謝惠施回國，謝武伯署理。

《德宗實録》卷七五　六月庚辰，諭内閣：前任都統奕山由侍衛出師回疆等處，荷累朝知遇之隆，洊升將軍、都統，補授御前大臣内大臣，前因年逾八旬，蒙恩准其開缺，仍留一等鎮國將軍，賞食全俸。方冀遐齡克享，恩眷長承，兹聞溘逝，殊深軫惜！加恩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瀅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由廣儲司給發，並照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曾孫頭品頂生毓照著賞給郎中，應封宗室毓楷，著賞給主事，用示篤念耆臣至意。

壬午，諭内閣：曾國荃奏，廬陳山西目前要務一摺。山西值兹大祲之後，閭閻瘡痍難復，亟應將應辦事宜妥爲經畫，以培民氣而救時艱。該省荒地甚多，應即詳細清查，招來開墾。曾國荃現擬酌給貧民籽種，至無人地畝，准其族鄰或客民承種，分别辦理。如本户歸來，俟次年播種之時，方許認回；儻五年後本户不回，即由佃種之人承爲永業等語。即著督飭地方官實心籌辦，務臻妥善。我朝成憲，將丁糧歸入地糧，山西有未盡一律辦理之處，著照所請，按户稽查，將有丁之糧歸之於地，並准將缺額之丁、無丁之糧覈實酌減，該撫即派妥員會同該管道府確切詳查，奏明辦理。該省徭役，各縣攤派不同，該撫所陳均減差徭以免此輕彼重，並除虚糧認差之弊，均依議行。即著嚴檄州縣不准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車馬支應者，即將舞弊之人照例治罪，並將該管官吏參處。至招集流亡、籌補倉穀、整飭鹽務、裁減練饟各事宜，並著隨時妥籌，次第舉行，用副軫念民依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二二　甲申，載齡爲體仁閣大學士。

壬寅，撫卹朝鮮遭風難民。

《德宗實録》卷七六　七月辛亥，諭：詹事府左庶子黄體芳奏，各省陋規有妨吏治，請飭分别裁定一摺。外省各項陋規，本干禁例。據稱，近年司道、知府多有收受節壽等規情事，以致瞻徇情面，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等語。各省司道、知府均有考察屬員之責，自應整躬率屬，以肅官方，若如所奏，陋習相沿，殊屬不成事體。著該督撫嚴飭所屬，將各項陋規悉行裁革，務令地方官吏咸知潔己奉公，以期吏治日有起色，儻有仍蹈前轍者，即著隨時奏參懲辦。其所請酌定臬司、道、府公費，飭令各省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仿照辦理等語。著該督撫體察各該省情形，悉心籌議具奏。至攤捐各款，並著力加裁汰。即將如何裁減之處，奏明立案，以昭覈實。

實授潘霨爲湖北巡撫，以雲南布政使杜瑞聯爲雲南巡撫。

辛未，以江西布政使李文敏爲江西巡撫，順天府府尹彭祖賢爲江西布政使，大理寺少卿周家楣爲順天府府尹。

命禮部左侍郎王文韶、順天府府尹周家楣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乙亥，賞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崇厚内大臣銜。

以候補四五品京堂曾紀澤爲出使英國、法國欽差大臣，賞戴花翎。

以候選道李鳳苞署出使德國欽差大臣，賞二品頂戴。

《光緒朝東華録》二三　八月壬午，諭：榮禄奏，病未痊愈，懇請賞假調理一摺。榮禄著賞假一箇月調理，工部尚書著景廉兼署，步軍統領著成林署理。

《德宗實録》卷七七　丙戌，諭内閣：御史董儁翰奏，請飭各省督撫整頓吏治等語。各省呈控案件亟應迅速審結，以清庶獄。近來各州縣遇有命盜重案不能消弭，即故意留難；其尋常詞訟輒置不理，以致小民含冤莫伸。至徵收錢漕往往額外誅求，藉端釐金等項自有定章，豈容苛派需索？乃各州縣於徵收錢漕往往額外誅求，藉端苛派，其尤甚者，釐卡委員於民間攜帶食物等項百端需索，飽其私囊，種種弊端，殊堪痛恨！著各直省督撫實力整頓，於屬員之賢否，隨時認真查察，如有前項情弊，即著嚴參懲辦。各該督撫、司道等均有稽查屬員之責，儻敢瞻徇隱匿，並不據實糾參，定將該督撫等一併懲處。

己丑，前據丁寶楨奏，都江堰頻年泛溢，衝毀民田，現設法籌款修理。旋聞該處江流盛漲，民間已被水災，正以新築工程能否可靠，地方被災是否深重，廑念方殷。【略】丁寶楨當嚴飭丁士彬認真履勘，據實稟報，再行詳細奏聞，不准稍有粉飾，並將興築隄工隨時保護完善，被災地方加意撫恤，毋令失所。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尋奏，都江堰水異常盛漲，工程穩固，民田無傷，並繪圖詳陳。報聞。

癸巳，諭内閣：御史傅大章奏，各省吏治因循，請飭認真甄別一摺。各省試用人員，向例一年期滿由各該督撫分别奏留補用，原期詳加考察，以定去留。近來往往視爲具文，凡試用期滿之員概請留省補用，殊非澄敘官方之意。嗣後各省督撫於捐納保舉人員到省，務當破除情面，悉心考察，於一年試用期滿後認真甄别，不得一味姑容，概請留省補用。其實缺正途暨業經留省及毋庸試用各員仍當隨時嚴行查覈，如有貪劣不職者，即行奏明參處，毋稍徇隱。

又諭：御史傅大章奏，試署期滿人員並不題請實授，易於取巧，請飭酌定章程等語。著吏部議奏。

戊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留防淮勇軍需短絀，現籌裁勇就饟。下部知之。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大臣崇厚、曾紀澤俸薪擬分等支給，崇厚以侍郎爲全權大臣，作爲頭等；曾紀澤以承襲侯爵，候補四五品京堂，作爲二等，比照二三品充二等例。允之。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閩省城内洋樓被毀，請飭妥速辦結一摺。據奏前接何璟等函稱，福建省城士民因英國教士在烏石山雀舌橋添蓋洋樓，有礙風水，稟經該督等飭查，實係侵占，旋因教士胡約翰嫚罵，羣情憤憤，致將新蓋樓屋三間燒毀。現據英國使臣傅磊斯聲稱，此案與領事官所報情節不符，業經該衙門函復該督等查辦等語。此案起釁情由，教士固有理曲之處，然該處民人遽將其樓屋焚毀，亦屬鹵莽，地方官臨時既未能彈壓保護，若再辦理遲延，更滋口實，且恐日久枝節愈多，尤難了結。著何璟、吴贊誠嚴飭該地方官迅速查明實在情節，持平妥辦，不准稍涉遷延。

《光緒朝東華録》二四　九月丁未，曾國荃奏，山右鶯粟之弊，曾經臣與前工部右侍郎臣閻敬銘奏明，重申嚴禁，欽奉諭旨在案。嗣經翰林院編修李用清周歷各廳州縣，稽查賑務，就便查看鶯粟。嗣經該編修緘稱，各州縣各奉諭禁之後，鄉民頗知悔悟，所歷之處，種鶯粟者較去年減十之六七，乘此大禁糧貴之時，勸民改業，可期事半功倍，倘或失此機會，往後湔除更難等語。臣查該編修所言甚有見解，惟愚民無識，非嚴懲重罰，不能挽回錮習。查兩江禁止鶯粟，有將地畝章程，立法不甚苛擾，最爲民間所畏憚。臣擬以後晉省如有栽種鶯粟者，一經查出，即將該户所種鶯粟地畝全數充公，作爲各村本甲公業，仍責公正耆老社首經營，以便地方公用。倘各廳州縣稽查不嚴，即將該管地方官分别撤參；有能力禁而不擾累閭閻者，飭司註册獎勵。一俟奉旨俞允，臣當會同閻敬銘刊刻簡明告示，遍行張貼，庶冀盡絶根株，他日再遇災荒，不至重妨民食。得旨：著照所議辦理。該撫務當嚴飭地方官紳實力奉行，毋得虚行故事。

戊午，諭：御史周開銘奏，東南數省被水，請飭豫籌拯救一摺。本年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雨水過多，被淹地方甚衆。江西饒州、湖北安陸、荆州、湖南常德等處被災尤重，荒歉已形。明歲青黄不接之時，甚屬可慮，亟宜豫爲籌畫，防患未萌。著各該督撫確查所屬州縣被災情形，豫籌拯救之策。所有疏導水勢，安輯流亡，籌辦賑濟，勘報蠲緩各事宜，均著悉心體察，妥爲辦理，以期有備無患。

《德宗實録》卷七八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左宗棠籌借商款一摺。現在新疆酌改營饟，清釐欠款，一切需用浩繁，經費無措。左宗棠所請籌借華商銀一百七十五萬兩，洋商銀一百七十五萬兩，共三百五十萬兩，指由江蘇、浙江、廣東、湖北、福建五省應協甘饟項下併本息各銀，攤作六年十二期，齊還清款。經該衙門議定，所稱係實在情形，不得不准照辦理。

癸亥，諭内閣：山西上年被旱極重，疊經撥給銀米，以資賑濟。本年五月

閒，接據山西巡撫奏報，得有雨澤，稍慰廑懷，方冀轉歉爲豐，登吾民於衽席。乃六月閒又遭大旱，被災之區仍復不少，殘喘餘生，何堪重困。今冬明春青黄不接之時，深恐飢寒交迫，無以爲生，朝廷時廑焦慮。著加恩撥給山東本屆漕米十二萬石，以濟賑需，即由山東巡撫督飭糧道，提前趕辦，務於年内全行起運，毋稍稽延，其隨漕輕齎等銀一併先行扣留備用。至運解甚屬不易，並著户部撥給庫銀二十萬兩，俾充運費。所有應賑災黎，著閻敬銘、曾國荃督率官紳，妥爲經理，毋任失所，用副軫念民生至意。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左宗棠，前因新疆勘定，伊犂未復，派崇厚充出使俄國欽差大臣，諭令相機辦理，該大臣現由海道前往，年内可達彼都。伊犂在昔爲西路第一重鎮，今爲俄人久占，形勢變遷，將來能否交還，固無把握，而交還以後，如何防守始免實逼處此之嫌？未交以前，如何布置始杜狡焉思啟之志？尤應審時度勢，先事圖維。伊犂九城縱横相聯，俄人在彼舉動若何？伊犂大城西、南、北三面，舊有卡倫距俄境若干道路，其東面俄人有無布置？及俄軍駐紮至何處？一切情形，該督務當詳加探訪，庶知彼知己，措置不至乖方。金順現駐庫爾喀喇烏蘇，其前隊西至何處？該督不可因崇厚已使俄國，稍涉株守。郡縣之制，以民爲本。現由嘉峪關而烏魯木齊至庫爾喀喇烏蘇迤西，商户、回户各存若干；由吐魯番至南八城，纏頭共存若干；除舊有各廳州縣外，其餘各城改設行省，究竟合宜與否？何以遲未覆奏？儻置郡縣，有無可治之民？不設行省，此外有無良策？固不可因陳奏在先，礙難變計，而默爾以息，尤不可因時勢所值不易措手而隱忍以待，總宜於萬難施措之中求一可進可退之計。該督力顧大局，素矢公忠，西陲形勢瞭如，想早胸有成算。至關内外滿緑制兵，如何整頓？防勇征勇如何裁併？及改設營屯節縮餉項之處，亟應通盤籌畫，次第妥辦。數年來竭東南財力以助西征，前復因善後緊要，特允籌借商款三百五十萬兩，俾應急需，每歲各省入款止有此數，損彼益此，勢斷不能持久，商款又萬難再借，想亦該督所深悉也。此旨到後，著將垂詢各節並布置方略，即行密速奏聞。

《德宗實録》卷七九　十月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楊重雅奏，在籍武員招勇潛赴越南滋事一摺。記名總兵李揚才妄稱，越南國係伊上祖基業，伊欲復回舊業，並在原籍靈山縣及欽州等處捏稱奉總督札委，募勇出關，招黨萬餘，陸續進發，實屬狂悖已極！李揚才著即行革職，嚴拏懲辦。越南地方凋敝，何堪復遭蹂躪，此次李揚才突然起事，恐該國兵力難資備禦，著楊重雅迅即調派官兵跟蹤追捕，務將該犯擒獲懲治，毋令深入蔓延。該犯糾集人衆不少，其兇悍黨與自應一併勦除；此外被其誘脅者，仍應剴切曉諭，分别解散。馮子材前經勦辦越南土匪，於該國情形較熟，著即帶兵出關，相機督勦。一切調度機宜，仍著與楊重雅會商辦理。越南世守藩封，且爲南服屏蔽，兹以中國武員無端生事，實屬不成事體，若不早爲勦平，誠恐别招窺伺，所關非細。楊重雅等當迅速籌辦，毋稍大意。該革員在靈山等處徧貼僞示，招集匪黨，該地方官何以毫無覺察？現在欽、靈一帶有無匪徒伏匿陸續出境？著劉坤一、張兆棟迅即查明，妥籌防範。

《光緒朝東華録》二四　丁亥，靈桂兼署禮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七九　戊子，准前任户部右侍郎温葆深重與鹿鳴筵燕，賞頭品頂戴。

《光緒朝東華録》二四　癸巳，賞翁同龢、托雲在紫禁城騎馬，賞王文韶、成林紫禁城騎馬。

《德宗實録》卷八〇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飭各省趕解京饟一摺。本年京饟，前經户部原撥、續撥共銀八百萬兩，統限年内解齊。【略】著該將軍、督撫等各將欠解京饟，迅即照數依限提前解京，已報起程各款，亦即趕催解部，毋任沿途逗遛。儻敢諉卸拖欠，致誤要需，即著户部指名嚴參。

庚子，御史曹秉哲奏，請仿用西法開採煤鐵，以利器用一摺。據稱，近來各省開設機器等局，需用煤鐵甚多，大半辦自外洋，每年經費甚鉅，請由内地仿照西法用機器開採，轉運鼓鑄製造，既省買價，並濬財源等語。各省所産煤鐵甚富，本可隨時開採，惟仿用西法需費浩繁，該御史所請各節，除火車轉運勢不可行應毋庸議外，其所稱招來殷商，聽其開辦，酌量徵收釐税，是否可行？開採有無窒礙？著李鴻章、沈葆楨體察情形，斟酌妥善，奏明辦理。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現接法國使臣照會，請飭將呼蘭城及海城縣教案分别查辦各摺片。前據豐紳等奏，呼蘭城守尉惠安被法國教士毆傷，與教堂所報情節兩歧，業經降旨令銘安、馮譽驥前往查辦。兹據該衙門接法國使臣照會，所敘情節較詳，與惠安所稟大不相符，虚實均應確切查辦。著銘安、馮譽驥按照該使臣照會所開各節，詳細查明，秉公覈辦。至海城縣盜首張成謙逃匿教堂，通事王蔭槐保犯抗官一案，業經該衙門咨行李鴻章等確查辦理。此次法國使臣照會内，因呼蘭城一案復牽涉海城縣之事，意在藉此生波，亟應迅速查辦，以免别生枝節。著李鴻章、岐元、恩福查照該衙門前行文件，查明實在

情形若何，持平辦理，不得稍有延緩，致滋口實。

《德宗實録》卷八一　十一月辛亥，諭内閣：前據彭玉麟奏，遵查湖北樊口地方宜修補大隄，建築石閘，當照所請，諭令李瀚章等飭屬辦理。兹據李瀚章等奏，一面飭議舉行，並稱樊口建閘惟於西陽畈附近一隅有益，而江湖盛漲之時，皆難宣洩，有害通省水利等語。所奏亦不爲無見。惟建築石閘究非隄壩可比，但當察看外江内湖水勢消長，以時啟閉，既可宣洩盛漲，又可保衛田廬，未始不可兩全。該督等所稱下閘必在桃汛以前，放閘應俟霜降以後，殊屬拘泥成説，至應如何嚴立章程，重懲需索之處，著李瀚章等督飭屬員妥議辦理。將來建閘以後，利病若何，仍准隨時體察情形，據實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二五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新嘉坡設立中國領事，應給俸薪，援照章程成案酌核辦理。查上年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奏定設立新嘉坡領事，諭知胡璇澤允發開辦經費，旋准胡璇澤具報，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開辦。其領事薪俸應照奏定《出使章程》内開正領事月給薪俸銀五百兩之例，按月由郭嵩燾發給新嘉坡領事胡璇澤照數支領。胡璇澤通曉西洋語言，即毋庸添設繙譯，以歸節省。至領事官需用文案委員之處，查臣衙門前議復郭嵩燾等奏隨帶人員摺内聲明，《出使章程》祇有隨員醫官，並無文案名目，請將該大臣等隨帶之文案作爲隨員，按月照俸薪銀二百兩之數支給。現在新嘉坡處需用人員，未便創立文案名目，應令查照奏案，將文案委員作爲領事隨員，照出使大臣隨員月給俸薪銀二百兩之數酌減，每月給予俸薪一百六十兩，稍示等差。該領事應用隨員名數，仍由該大臣核定後，咨報臣衙門查覈。所有領事及隨員等俸薪等項，均自開辦之日起支，統於該大臣出使經費内發給，仍彙入一年期滿奏銷册内一併列款請銷。至該處所收身格紙費等項，臣衙門前咨復郭嵩燾，以現與日國有議訂《招工章程》，華人前往新嘉坡可按此章程商辦。所有出洋身格紙費，無庸另議，以歸一律。惟出洋船牌費一項，各國征收有無異同，轉飭胡璇澤詳細稟復，應令該大臣查照前咨，即飭胡璇澤將船牌費一節迅即查明，稟由該大臣咨復臣衙門核辦，併令該大臣飭將該處每年所收船牌費若干，抵支開辦薪俸等項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經費内撥給，以昭核實。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八一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覆陳新疆情形一摺。據稱，北路迪化等處自克復以來，招來開墾，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現辦開渠、丈地、鑄錢、徵釐諸事俱有端緒，開設行省，於天時人事機有可乘等語。新疆議設行省，事關創始，必須熟籌於事前，乃能收效於後日。該大臣爲長治久安之計，因時變通，所奏不爲無見。刻下伊犂未經收還，一切建置事宜尚難遽定，其餘南北各城應如何隨宜經理之處，即著悉心籌畫，次第興辦，總期先實後名，俟諸事辦有眉目，然後設官分職，改設郡縣，自可收一勞永逸之效。所有辦理情形並著隨時詳悉具奏。至所奏三年以内，每年請飭指撥銀五百萬兩，俾得斟酌損益，定爲永圖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奏。

《光緒朝東華録》二五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光緒三年十月十三日，與日斯巴尼亞國會訂中國民人前往古巴如何優待條約十六款，請用御寶，並公立憑單，訂期互換。得旨：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八一　庚申，分設日本通商口岸横濱、神户、長崎等處領事官。

《德宗實録》卷八二　壬戌，以禮部尚書徐桐兼署吏部尚書。

癸亥，給事中王昕奏，山西地方官辦理賑務，不免欺飾，請飭認真查覈一摺。據稱，山西上年異常荒旱，地方官仍前徵比錢糧；及至奏明蠲緩，催科已將竣事，並有壓閣謄黄於頒徵埽數後，始行張貼者；該省富户捐款，各州縣託詞解省，勒限交官；甚至縱容書差，苛派中飽，至放賑之弊，官吏侵吞剋扣，實惠不能徧及等語。山西饑饉薦臻，朝廷軫念災黎，時廑宵旰，迭經降旨撥發銀米，諭令該省大吏妥爲撫綏，各州縣應如何盡心籌辦？若如該給事中所奏，尚復成何事體！著閻敬銘、曾國荃即令派出之查賑各員紳，將該給事中所奏各情形，一併認真稽查。如有虚冒情弊，即行據實嚴參。前准李鴻章等所請，將承辦山西賑務人員分别保奬，其辦理不能得力各員，著仍遵前旨，毋許濫行列保。

己巳，諭内閣：爲治之道，首在講求吏治。又安民生而武備修明，尤爲經國要務。封疆大吏，受朝廷特簡之恩，畀以重寄，宜如何整躬率屬，共濟時艱，以副委任？近聞各直省督撫，實事求是者固不乏人，而因循怠玩，恬過飾非者亦正不少，且有偏袒同鄉及護庇年世交誼情事。用舍不公，而欲屬僚畏服，吏肅民懷，其可得耶？又聞帶兵將弁往往虚報名糧，冒銷軍火，私肥囊橐，日用豪奢，此弊不除，其何以使將士一心，緩急足恃？著通諭各該督撫等痛自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凡地方利弊，民生休戚，總當虚心諮訪，因時制宜。用人則一秉大公，毋稍偏徇，屬員中之賢聲卓著，名實相孚者，固應保薦；其貪庸廢弛者，亦應立予參劾，不得瞻顧情面，曲事姑容，庶幾大法小廉，吏治日有起色。至各營武

員，查有前項情弊，即行從嚴參辦，以肅軍律而飭戎行。經此次訓誡後，儻敢不知振作，積習相沿，一經朝廷訪聞，或被參得實，必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

《德宗實録》卷八三　十二月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遵撥東三省己卯年官兵俸饟一摺。據稱，奉天需銀二十五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兩零，擬撥山東己卯年地丁銀八萬兩、河南己卯年地丁銀六萬兩、驛站存賸銀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兩零、兩淮鹽釐銀八萬兩、淮安關常税銀二萬兩；吉林需銀十三萬四千六十二兩零，擬撥長蘆己卯年鹽課銀二萬四千六十二兩零、山東己卯年地丁銀三萬兩、河南己卯年地丁銀三萬兩、東海關常税銀五萬兩；打牲烏拉需銀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零，擬撥長蘆己卯年鹽課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兩零、江蘇釐金銀三萬兩；黑龍江需銀二十七萬兩，擬撥長蘆己卯年鹽課銀三萬兩、福建己卯年鹽課銀三萬兩、安徽己卯年地丁銀五萬兩、山東己卯年地丁銀三萬兩、河南己卯年地丁銀三萬兩、驛站存賸銀三萬兩、直隸旗租銀三萬兩、江蘇釐金銀一萬兩、臨清關常税銀三萬兩等語。即著該督撫監督查照户部指撥銀數迅速籌撥，委員分批徑解盛京户部交納，不得解由部庫轉發，以致耽延。該督撫監督務當如數籌解，如有延欠，即由各該將軍指名奏參，照遲延京饟例議處，並著盛京户部於各該省解到時，分别知照該將軍等，派員領回，以資散放。其黑龍江應領制錢，仍著查照舊章辦理，毋稍浮冒。所有用過銀錢各數，照例題報。如有餘賸，於下年請饟時聲明列抵，並將應造銀價清册，按月照報，以憑稽覈。各該省欠解東三省本年的饟，著該督撫監督查照户部咨開數目，懍遵前旨，迅即掃數解清，毋得再有遲延。

戊子，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一摺。據稱，四川候補道寶森，係大學士寶鋆之弟，特膺保薦，恐以虚譽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係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之兄子，並非正途出身，不由提調坐辦，而京察列入一等，恐爲奔競夤緣口實等語。所陳絶無瞻顧，尚屬敢言。丁寶楨特薦寶森，著有何項實績？著該督據實奏聞，毋稍迴護。所稱寶森前官直隸，並無才能一節，並著李鴻章查明寶森在直隸時官聲政績究竟如何？詳細具奏。刑部郎中翁曾桂平日差使若何？此次京察因何列入一等？著該部堂官據實覆奏。至司員不由正途出身，京察保送一等是否與例相符？並著吏部查明具奏。

己丑，諭内閣：前因軍務未平，用款不濟，不得已開捐納職，藉濟饟需。乃近來中外捐納各員，其爲守兼優、才具可用者固不乏人，而濫竽充數、甚至有玷官箴者實屬不少。至各局辦理捐輸，原不無實事求是，有裨國計之處，而行之日久，捐貲之影射，捐生之取巧，及委員等種種弊竇，不一而足。於澄清吏治之道既多窒礙，於饟需亦多有名無實，自應及時停止，以肅政體。著户部及各省督撫通盤籌畫，務將京捐局及各省捐局每年入項若干，詳細查明，將此項作何支用之處，設法籌款相抵，一面奏明停止捐輸，毋得藉詞款項難籌，有意延宕。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左宗棠奏，籌辦新疆事宜，三年以内請飭每年指撥銀五百萬兩，當諭令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奏。兹據奏稱，新疆經理善後各事宜，需款甚亟，請飭各省將協濟西征月饟每年共銀七百餘萬兩，儘數報解等語。新疆各城，甫經戡定，所有辦理善後一切事宜需款孔殷，亟應籌畫接濟，俾該大臣得以次第經營，爲一勞永逸之計。兹據軍機大臣等所奏，鉅款難以另籌，而要需必不可緩，係屬實在情形。即著照所議，各該省應協左宗棠月饟，自光緒五年起，三年内均按十成數目報解，俾資應用。其應扣借款息銀省分，准其歸併計算。該將軍督撫務當共體時艱，力籌解濟，毋得稍有延欠。儻解不足數，即將該藩司監督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果能如數迅速撥解，並著照報解京饟全完例，奏請議敘，以示懲勸。

《德宗實録》卷八四　壬寅，諭：寶鋆、榮禄差務較繁，寶鋆著開去國史館總裁、閲兵大臣差使，榮禄著開去工部尚書缺，並開去總管内務府大臣差使。

癸卯，命户部尚書景廉爲國史館總裁官，調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全慶爲工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文煜爲刑部尚書，以吏部左侍郎崇厚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工部尚書賀壽慈兼署刑部尚書，以正黄旗漢軍都統安興阿爲總管内務府大臣，以兵部尚書廣壽爲閲兵大臣。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德宗實録》卷八五　正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安集延逆目糾衆謀逆，勦捕藏事一摺。安集延逆目阿里達什，由俄官處告假，潛出糾衆，謀襲喀什噶爾，經劉錦棠督率官軍星馳進勦，剋期撲滅，陣斃首逆阿里達什，辦理尚爲迅速。劉錦棠於逆謀甫露之時，迅赴戎機，俾邊境不至驚擾，尚屬認真。仍著左宗棠飭令隨時嚴密防範，以安邊圉。布魯特回目庫彌什，協助官軍，先殲逋寇，頗知效順，並著傳旨嘉獎。此次出力員弁，著准其彙案保獎，陣亡之擬保總

兵銜副將丁遠學、擬保守備李富貴、擬保把總羅中英、梁勝德，均著交部照擬保官階，從優議卹。阿里達什由俄國告假，潛出寇邊，既經伏誅，此外逆黨之遁匿俄境者尚多，應如何申明禁約之處，著該衙門照會俄國駐京使臣查照，並著崇厚於抵俄國後按照條約妥籌辦理。陝甘兩省文武各員年終密考，近數年來該督均未辦理，嗣後仍著照例具奏。將此諭知崇厚，並由五百里諭令左宗棠知之。

《德宗實録》卷八六 辛酉，又諭：工部奏請催解飛金一摺。江蘇欠解紅飛金三千二百塊，疊經催令趕緊解部，迄今又逾兩月，既未將金塊解到，亦未據咨報啟程，典禮攸關，極爲緊要，似此任意遲延，實屬不知緩急。著沈葆楨、吴元炳嚴催承辦各員，迅將欠解金塊，星夜起解，限於二月初十日以前，赴部交納，毋再延緩，致誤要需。並著將辦理遲延之員查取職名，先行交部議處，以儆玩泄而重要工。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卯，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績最著者，固宜特加甄敘；其有年力衰邁者，亦難曲予優容。兹當京察届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恭親王首贊樞廷，親賢夙著，殫心輔弼，悉合機宜。大學士寶鋆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户部尚書景廉、禮部左侍郎王文韶，同心翊贊，共矢公忠，前經得有革職留任處分，均加恩開復。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宣力有年，實心任事，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肅清邊塞，懋著勤勞，兩江總督沈葆楨，任事精勤，不辭勞怨，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户部左侍郎殷兆鏞，年逾七旬，精力尚未就衰，惟户部事務較繁，辦理恐難周到，著調補禮部右侍郎，毋庸兼署吏部左侍郎，仍在上書房行走。工部右侍郎德椿，理藩院右侍郎惠泉、内閣學士載慶，體弱多病，均以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

《光緒朝東華録》二六 壬申，諭：前因科爾沁札薩克達爾罕親王棍布旺濟勒被參各款，經理藩院查明覆奏，當經降旨，將該親王議處。兹據御史曲泰奏，風聞理藩院查取該旗各結乃正盟長句串所報，達罕親王性情暴虐，苛派勒索，非止一端，從輕議處，不足以昭平允，請飭盛京將軍會同該盟長確查等語。此案既據理藩院查明棍布旺濟勒借用屬下銀至三千餘兩之多，業經交理藩院議處，並責令將借款照數償還。若將已結之案再行派員查辦，徒事紛擾，亦非政體，所奏著毋庸議。蒙古各旗民生艱難，該札薩克掌管印務，必體恤下屬，豈容稍有擾累。嗣後各該旗如有肆行科斂，貽害蒙古地方者，一經查訪得實，定當從嚴查辦，決不寬貸。

《德宗實録》卷八七 二月戊寅，諭内閣：閻敬銘奏，南糧運竣，請將豫軍護運出力之營官獎敘一摺。

《德宗實録》卷八八 丁酉，出使俄國大臣崇厚奏，抵俄日期及接見外部情形。得旨：嗣後商辦事件，該大臣當隨時相機籌畫，務臻妥協。

癸卯，又諭：恭鏜奏，籌辦烏城善後情形，請飭催撥饟需一摺。烏魯木齊爲西陲扼要地方，一切善後事宜，亟應速行舉辦。恭鏜現擬召募馬步衞隊三四營，及時訓練，以資巡防。並咨行劉錦棠查明北路遷徙南八城之回衆，及被裹漢民，儘數遣歸開墾，擬於綏來添設屯局，廣籌牛籽，兼顧西路。即著左宗棠、恭鏜酌度緩急，速籌興辦。該署都統所稱變通錢法、修築城堡、疏導溝渠、整理學校各事宜，亦係目前要務，著恭鏜隨時隨事與左宗棠妥爲籌商，次第興辦，毋得徒託空言。該城饟需支絀，籌畫維艱，著户部查明應協該城月饟各省，咨催各該督撫等，迅速籌解，以濟要需。並著該部墊發銀四萬兩，由恭鏜派員領解，俾資應用。此項銀兩，即著由各省關應解該城饟内扣還，以清款目。恭鏜摺著鈔給左宗棠閱看，將此諭知户部，並由五百里諭令左宗棠、恭鏜知之。

《德宗實録》卷八九 三月丙午，諭内閣：前據御史黄元善奏，各省設局經費浮濫，當降旨諭令各該督撫裁減歸併。兹據御史戈靖奏，直省各局不惟經費虚糜，亦且保舉多濫等語。著各該督撫懍遵前旨，體察情形，迅將各局裁併，以節糜費。所有承辦局務各員，並不准援照軍務保案請獎，致滋冒濫。至各省捐局委員，亦不得率行濫保。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等奏，官軍進勦客匪，尚未得手，添募勁勇，派員督辦一摺。廣東客匪分屯臨高縣屬之和舍墟、儋州屬之那大墟，將土民恣意殺戮，抗拒官兵，並有另股數千人出圖繞襲。似此叛逆情形，自應痛加勦洗。現在受創乞撫，願遵約束，難保不首鼠兩端，意存觀望。前派鎮道辦理，未能得力，自當調募勁勇，另派大員督辦。著劉坤一飭令鄭紹忠會同王澍前往，相機妥籌，所有水路各軍統歸節制調遣，以一事權。並令殷錫茂、劉鎮楚察看情形，如撫事尚未就緒，即令回郡專辦防務。前募勇丁，量行裁撤，以節糜費。以後勦撫機宜，概交鄭紹忠、王澍酌辦。此事耽延已數月之久，該督務當嚴飭該鎮、道等迅速蔵事，勿任遲回，致干咎戾。至該省土、客搆怨，屢肇釁端，皆由不得其平，致成固結莫解之勢。劉坤一務當一面飭令各屬文武遇事持平，妥爲安頓，庶免他

處客民效尤滋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〇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辦理日本阻梗琉球國入貢一案。報聞。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等奏，議結焚毀洋樓案，並與英國使臣辯論情形各摺片。烏石山洋樓被焚一案，現經丁日昌等將拏獲滋事各犯分別定罪，並將林應霖摘頂停委，教士所失銀物亦經賠償，案已議結，辦理尚屬妥協。惟紳董呈控教士侵占公地一節，尚在相持。現在威妥瑪既經到閩，即當將此事早與議結，免致別生枝節。仍著慶春等迅速籌辦，務使民、教日久相安，方爲妥善。丁日昌仍俟此事辦結後再行回籍。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接出使日本大臣來信，該國廢琉球爲縣等語。琉球久屬中國，日本竟敢阻其入貢，夷爲郡縣，狡焉思啟，情殊叵測，亟應妥爲備豫，力圖自强，以固藩籬。著沈葆楨、吴元炳將南洋防守事宜悉心區畫，實力籌辦，固不可稍涉張惶，亦不得稍存大意，並著隨時探明該國情形，密速具奏。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一　閏三月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恩承、童華奏，道員丁士彬等承修都江堰工程，做法與原稟不符，當諭令該尚書等查明有無浮冒、侵蝕情弊。兹據奏稱，此項隄工支發帑項，先據該員等稟，請發銀五六萬兩，丁寶楨即奏請動用銀九萬兩。嗣據稟請續奏籌款，該督並不奏明，輒批令籌撥四萬兩，統計提用銀十三萬兩等語。工需均關國帑，自應力求覈實。此次動用銀兩，何以前後數目懸殊，有無浮冒情弊？即著丁寶楨據實覆奏，不得稍有含混。一面懍遵前旨，將工程銀兩迅速造册報銷。東鄉縣一案，著恩承、童華即行查訊，明確定擬具奏，毋稍遲延。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二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派大員會辦南洋防務一摺。前於光緒元年四月間，曾經派令李鴻章、沈葆楨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數年以來漸有頭緒。惟值海疆無事之時，難保不日久生懈。現在泰西各國皆練習水師，日本船礮亦效西人。該國密邇東隅，近且阻梗琉球入貢，情尤叵測，亟應未雨綢繆，力圖自强之計。因思北洋所轄海口較少，李鴻章一人尚能兼顧，著即責成該督認真整頓，妥籌布置，不得冀倖目前無事，稍涉大意。至南洋統轄數省，地面遼闊，洋人來華亦首當其衝，沈葆楨駐紮江寧，緩急恐難兼顧。前福建巡撫丁日昌，辦事認真，於海疆防務向來亦能講求，著賞加總督銜，派令專駐南洋，會同沈葆楨及各督撫，將海防一切事宜實力籌辦，所有南洋沿海水師弁兵統歸節制，以專責成。如海防與江防有相爲呼應之處，亦即會同彭玉麟、李成謀妥商辦理。丁日昌接奉此旨，著即馳赴江南，會籌督辦，毋誤事機。至應駐紮何處，並巡歷各海口隨宜布置，及需用薪水公費，著沈葆楨、丁日昌隨時酌覈，奏明辦理。沿江沿海各督撫亦當各籌防範，自固藩籬，以期有備無患。本日據侍郎夏同善奏，遵查沿江礮臺情形，所稱各處所築礮臺經費甚鉅，緩急能否足恃，殊無把握，宜擇留吴淞、江陰及焦山等處扼要之區，餘可置而不修等語。著沈葆楨、吴元炳、彭玉麟、李成謀酌度情形，會商籌議具奏，原摺著鈔給沈葆楨等閱看。將此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由五百里諭知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彭玉麟、何璟、李瀚章、劉坤一、吴元炳、李文敏、裕禄、梅啟照、李明墀、潘霨、邵亨豫，並傳諭勒方錡、李成謀知之。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遵查邊境滋事匪徒，與俄國商辦情形一摺。據稱，逃匿俄境之回匪，分道寇邊，經俄國外部尚書格爾斯面稱，此項人衆並非俄國之人，路票内寫明地方，係在界内，並不料其越境滋事，現已知照各邊界認真查禁，嗣後越界滋事之人，任聽中國辦理等語。即著左宗棠、金順隨時相機妥爲籌辦。至照會中有中國將回人赦免准其回籍一節，自係指未經滋事良善回民而言，並著左宗棠酌度情形，出示曉諭。其首要各逆及怙惡不悛者，固爲法所難寬；其洗心遷善，情有可原者，自應分别辦理，以示勸懲。至俄國商民入境貿易，前經降旨，於未經收還伊犂以前，應行設法禁止。仍著左宗棠、金順遵照前旨辦理，其入境俄人，務當妥爲保護，免生枝節。崇厚即將議辦各事妥慎籌商，期於迅速了結。將此諭知崇厚，並由五百里諭令左宗棠、金順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七　是月，實授李鳳苞爲出使德國欽差大臣。法蘭西國使臣白羅呢回國，參贊巴特納署理。義大利國新簡駐華使臣盧嘎抵任，義使之不兼駐日本自此始。日本國新簡駐華使臣宍户璣抵任。

《德宗實録》卷九三　四月壬申，諭内閣：前因恩承等奏，遵查川省鹽務，改辦官運商銷，利少弊多，與丁寶楨原奏不符，當經諭令户部酌覈具奏。兹據奏稱，川省自開辦官運後，疊據該督奏報，邊計額引全數銷滯，引至一萬餘張，所收稅羨截釐暨雜款至一百餘萬兩。是該局之有益課款，似尚可憑。滇黔岸引久懸，現在開辦黔邊，甫著成效，未可遽行更改。其改包抽釐一節，統覈鹽價，每斤所加祇在毫釐之間，不致遽妨民食。且該省現時辦法雖屬官運，仍由商銷。該

督摺内既有川鹽旺銷、號商添設之語，自亦不致病商。再查該督前奏邊鹽增收銀兩，除本省留支外，尚能因應有餘，即以抵捐撥款二十五萬餘兩言之，是其贏餘之數，當不止八九萬兩，請仍飭該督妥籌辦理各等語。即著丁寶楨懍遵閩三月二十二日諭旨，將官運商銷各事宜悉心區畫，慎始圖終。封疆大吏，整頓地方公事固不可動於浮言，亦不可操之過蹙，務令裕課恤商便民均無窒礙，方爲不負委任。其在事官員尤宜隨時督率，勿令日久懈生。設有始勤終怠，或將來徵收漸絀，不便民用等情，則咎有攸歸，必惟該督是問。並著按照户部先後奏咨各案，迅將徵收雜款開支局用領收運本，及撥還借款數目限期並新收各款如何分別存局解道，及此次恩承等原奏所稱不符情節，各歸各款，詳晰查明具奏，仍一面分造清册專案報部覈銷，不得稍涉含混，致滋口實。

《德宗實録》卷九四　五月乙酉，欽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寶鋆、沈桂芬奏，前撰册文，請旨更正，並請議處各摺片。據稱，光緒三年六月，翰林院奏醇親王世襲罔替册文，係循照舊式撰擬，詞氣究有未安，現擬稍事變通，於册内恭録懿旨，另行鐫刻等語。即著照所擬辦理。掌院學士寶鋆、前掌院學士毛昶熙，於前撰册文，未能斟酌盡善，究屬疎忽，均著照例議處。

《德宗實録》卷九五　庚寅，又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派大員會辦南洋防務，當經派令丁日昌專駐南洋，會同沈葆楨及各督撫，將海防一切事宜實力籌辦。兹據丁日昌奏，雙足痿痺，不能舉步，一時尚難就道等語。海防關繫緊要，豈可專待丁日昌病愈，始行籌辦。因思海防與江防勞逸懸殊，夷險迥别，必須練習風濤，熟悉水戰之大員督率巡查，方不至有名無實。著沈葆楨於外海水師提鎮中留心選擇，酌保數員，候旨簡用。至江南製造局之輪船，及福建船政局之輪船，可以供轉運，不能備攻擊，似宜選一深諳外海水師之大員統領是船，勤加操演。應否延致熟諳水師之西員會同操練，並著沈葆楨斟酌辦理。聞李成謀前在廈門整頓水師，極爲得力，現在閩海防務重於江防，著沈葆楨傳知李成謀即赴福建廈門、臺灣一帶，總統水師，並將船政輪船先行練成一軍，以備不虞，歸南洋大臣節制，隨時與閩省督撫妥籌備禦之策。其長江水師提督，即由彭玉麟會商沈葆楨、李瀚章，選擇結實可靠之員，奏請派署，所有長江水師各營，仍著彭玉麟實力巡閱，隨時整頓，用副委任。船政局之兵輪船，前因兵費不敷，將船勇裁減一半，以致不能成操。著何璟、李明墀、勒方錡設法籌款，速將兵輪船勇數照舊補足，認真操演。其商輪船，亦應一律添給槍礮戰勇，俾可合操，以期有備無患。至招商局輪船，計有二十餘號，可否擇其結實便捷者配給槍礮水勇，並豫備中國駕駛之人，著李鴻章、沈葆楨酌量籌辦。江防專用長龍舢板，似亦可靖内匪，而不能禦外侮，應否輔以淺水輪船及水雷等物，著各該督撫未雨綢繆，妥籌辦理。現在日本恃有鐵甲船，狡焉思啟，則自强之策，自以練兵購器爲先，著李鴻章、沈葆楨妥速籌購合用鐵甲船水雷，以及一切有用軍火，用備緩急，不得徒託空言。至購買鐵艦等物，需用浩繁，應如何籌集鉅款，並著該大臣等設法商辦。上海爲通商樞紐，兩江總督應否仿照直隸辦法，往來金陵、上海，以期呼應較靈，並著沈葆楨酌議具奏。此外用人、行政、練兵、裕餉各事，凡有關於自强者，各該將軍督撫等籌畫所及，並著剴切敷陳，用資採擇。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沈葆楨、慶春、彭玉麟、何璟、李瀚章、劉坤一、吴元炳、李文敏、裕禄、梅啟照、李明墀、勒方錡、潘霨、邵亨豫，並傳諭傅慶貽、李成謀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八　乙未，諭：吏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俄國欽差大臣。

《德宗實録》卷九六　六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出使俄國大臣電報，並密陳交收伊犂一事各摺片。據奏，崇厚電報内稱俄國接金順覆文，俟交收伊犂後，方可弛禁；俄人所争，俟弛禁後，方可交收伊犂；現擬辦法，請即行文邊界，弛禁通商等語。俄人久踞伊犂，此次雖允交還，其欲藉此要挾圖占便宜，固在意中。然利害所關，必當權其輕重，未可因急於索還伊犂，轉貽後患。即如通商一節，所該地方甚廣，流弊滋多；分界一節，欲於原定界址外再圖侵占；即償款一節，雖據布策云，並無因利多索之心，然數目究未言明。以上三端，均尚未有成議，若遽行弛禁，彼又得步進步，多所要求，辦理轉致棘手。崇厚務當力持定見，總宜將通商、分界、償款三端議定後，與交還伊犂同時並舉，方爲妥善。設或所議各節，利害相權，得不償失，自應另籌辦法。著崇厚、左宗棠、金順、錫綸通盤籌畫，詳悉陳奏。至崇厚電信所稱喀什噶爾寄居俄國屬民，驅逐出境，及和闐有亂，住俄回民欲入喀什噶爾滋事各節，是否確有其事，著交左宗棠、金順查明具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崇厚，並由六百里密諭左宗棠、金順、錫綸知之。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銘安等奏，官兵勦捕賊匪，突有俄兵闖入隊内，戕害營總，殺傷官兵一摺。據稱，寧古塔副都統雙福，咨報本年五月間，石頭嶺地方

有股匪二三百人盤踞，經該副都統派兵往勦，二十二日勦匪獲勝，二十三日突有俄兵五六十人闖入隊內，直前衝殺，營總德順向前攔阻，被戕殞命等語。該副都統所報各情，是否屬實，俄兵越界戕殺，究竟有無起釁別情，被殺兵勇、商民共若干人，事關中外交涉，必須確切查明，方能持平辦理。著銘安、玉亮咨行寧古塔副都統，並飭派出各員詳細確查，即行據實具奏。所請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將起事緣由查明照覆，已諭知王大臣等辦理矣。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七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接據越南國王來咨：現在統籌關外勦匪事宜一摺。逆匪李揚才，以中國叛將，竄擾藩封，勢不能不振旅出關，速行勦辦。現經馮子材親督各軍，次第攻勦，將者嚴等處巢穴一律掃平，並將李揚才家屬拏獲。該逆以釜魚檻獸，拒守一隅，諒不難剋期授首。著劉坤一、張樹聲、馮子材飭令各軍，乘此聲威，掃穴擒渠，立將李揚才、陸之平等逆悉數擒拏，迅圖蔵事，毋得日久勞師遠地，糜費饋需。在該國王咨呈張樹聲，有請留官軍盡勦諸匪之語。該國伏莽甚衆，防不勝防，斷無以中國兵力代爲勦捕之理，仍著劉坤一等飭令各官軍迅將李、陸股匪殲除後，即行班師。越南積匪尚多，劉坤一等即傳知該國王自行攻勦，肅清餘孽。廣西邊境各要隘，該督等當妥派得力營隊扼守防堵，一遇餘匪竄近，即隨時勦滅，以靖邊疆。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甲子，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懇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醇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即著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著毋庸會同商辦，以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即行具摺請安。

乙丑，又諭：李鴻章等奏，紳士捐輸鉅款全數繳清，請破格優獎一摺。福建紳士三品銜候選道林維源等，因臺灣試辦礦務等事，認捐洋銀五十萬圓，嗣因山西、河南辦賑需款，將此項銀兩提前措繳，分撥濟賑。該員等捐輸鉅款，實屬好義急公，自應破格加恩，以昭激勸。林維源著賞給三品卿銜，並一品封典；林爾昌等均著照所請給獎。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閩省防務緊要，諭令沈葆楨傳知李成謀即赴廈門、臺灣一帶總統水師，其長江水師提督一缺，並令與彭玉麟等會商遴員奏請派署。茲據彭玉麟等會商具奏，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堪以接署長江水師提督，惟與其與李成謀彼此更換，不如將彭楚漢就近統領閩局輪船等語。彭楚漢既能勝任，即著照所請，令該提督總統閩局輪船，李成謀仍留長江提督之任，以資熟手。沈葆楨務當遵照前旨，飭令彭楚漢將船政輪船先行練成一軍，以備不虞，均歸該督節制，仍隨時與何璟、勒方錡妥籌備禦之策。所有長江水師各營仍著彭玉麟、李成謀認真巡閱，隨時整頓，以副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李瀚章、何璟、丁日昌、勒方錡，並傳諭李成謀、彭楚漢知之。

《德宗實録》卷九八　七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葉蔭昉奏，規復河運宜妥籌辦法一摺。國家歲輸東南漕糧，原以河運爲長策，現雖因工繁費鉅，一時不能遽復舊章，而運道則不可不設法疏通，以爲逐漸規復之計。該御史所稱藉黄濟運不如藉衛濟運各節，是否可行，著李鶴年、文彬、周恒祺悉心商酌，妥議具奏，固不可依違遷就，亦不可畏難苟安，總期籌畫萬全，有裨全局，方爲妥善。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九　先是朝鮮國原任太師李裕元奉使來華，直隸總督李鴻章默揣朝鮮安危關係中國，與李裕元往來書信中略示外交方略。時朝鮮屢拒泰西各國立約通商之請，迨光緒四年日本迫立通商條約，泰西各國羣議，其後東方局勢變動。經前福建巡撫丁日昌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籌畫情形，先後奏聞。至是，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泰西各國欲與朝鮮通商，事關大局，縷晰密陳等語。日本、朝鮮積不相能，將來日本恃其詐力，逞志朝鮮，泰西各國羣起而謀其後，皆在意計之中。各國既欲與朝鮮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約，庶幾可以息事，俾無意外之虞。惟該國政教禁令亦難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鮮，而顧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問。據該衙門奏，李鴻章與朝鮮使臣李裕元曾經通信，略及交鄰之意，自可乘機緩爲開導。在該督必不肯輕與藩服使臣往來通問，而大局所關亦當權衡輕重。著李鴻章查照本年五月間丁日昌所陳各節作爲該督之意，轉致朝鮮，俾得未雨綢繆，潛弭外患。

《德宗實録》卷九八　戊子，諭内閣：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請修省以弭災變，敬陳管見一摺。本年六月以來，金星晝見。五月中旬，甘肅地震爲災，陝省毗連處所同時震動，自應恐懼修省，以弭災祲。著在廷諸臣有言事之責者，於政事闕失民生利病懍，遵歷次諭旨，剴切敷陳，用備採擇。至中外臣工務當振刷精神，實事求是，毋蹈因循疲玩之習。【略】又據稱，本年河汛甚猛，河南省城外險工可危，請築月隄，並挑掘引河以資保衛一條，著河東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會商妥辦。摺内所稱地震情形，東至西安以東，南過成都以南等語，何以未見丁寶楨

奏報，著該督查明據實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二九　癸巳，諭：崇厚著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德宗實録》卷九九　八月辛亥，又諭：理藩院覆奏，遵議捐輸銀兩之蒙古汗王等，應得獎敘一摺。圖什業圖汗、那遜綽克圖等捐輸銀兩，具見誠忱。加恩圖什業圖汗、那遜綽克圖、車臣汗、車林多爾濟、三音諾彦部落札薩克和碩親王車林敦多布，均著賞用黄韁；三音諾彦部落札薩克多羅貝勒額林沁忠勤著賞紫韁，並賞戴雙眼花翎；車臣汗部落札薩克多羅貝勒車林桑都布、札薩克固山貝子貢楚克札布、札薩克鎮國公札木色楞札布、札薩克圖汗部落貝子銜札薩克輔國公車德恩敦多布多爾濟、札薩克鎮國公阿育爾色德丹占札木楚、三音諾彦部落札薩克輔國公達爾瑪巴札哩，均賞用紫韁；札薩克圖汗部落花翎札薩克鎮國公密法木三布，賞換雙眼花翎；三音諾彦部落札薩克和碩親王車林敦多布之嫡孫二等台吉班丹納木濟勒、貝子銜札薩克輔國公額爾奇木濟爾噶朗之嫡孫未授職台吉都噶爾札布、車臣汗部落札薩克頭等台吉達什克車林多爾吉之子三等台吉車林棍布、札薩克圖汗部落鎮國公銜札薩克頭等台吉那遜布彦吉爾噶勒、協理台吉諾木車林，均賞戴花翎；三音諾彦部落札薩克頭等台吉車林棍布，賞給本身鎮國公虚銜，並賞戴花翎；札薩克圖汗部落鎮國公銜札薩克頭等台吉那遜布彦吉爾噶勒並挑乾清門；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洛布桑黨占丕淩哩圖克米特，賞給廣濟名號；業固雜哩阿齊圖額爾德尼莫爾根堪布呼畢勒罕噶拉桑達什，賞給性寬名號。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遵查道員被參各節，請旨留營，並勒限查拏逆酋，請將提臣免議各摺片。已革道員趙沃被參各節，既據該撫查明，功過尚足相抵，且平日樸誠廉潔，曉暢戎機，自可稍從寬宥。趙沃著准其留於廣西軍營效力，以觀後效。逆酋李揚才、陸之平罪大惡極，豈容日久稽誅，縱使地方遼闊、林密山深，似此著名巨酋，何至掩捕無獲？著劉坤一、張樹聲、馮子材速咨越南國王，飭地方官確查李逆等實在下落，指出藏匿處所，即派營圍拏，期於必獲，務於兩月内咨復，以免勞師糜餉。該提督自請議處，並張樹聲奏請免議之處，著俟續奏到日再降諭旨。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庚申，諭内閣：兵部奏，邊疆大臣擬在都中設局派員兼辦轉運據咨請旨一摺。烏里雅蘇台將軍春福等，以該城採買皮衣軍裝、調取火藥等事，擬於京城設轉運局，又未奏明請旨，遽派刑部員外郎希賢、長春二員兼辦局務，向來無此辦法，實屬任意妄爲。烏里雅蘇台將軍春福，參贊大臣車林多爾濟、杜嘎爾，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其所擬設局及派員兼辦局務之處著不准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松淮奏，西藏商上呈遞稟結，不令洋人入藏，請將掌辦商上事務之通善濟嚨呼圖克圖等嚴行懲辦，並自請從重治罪一摺。洋人入藏游歷，係條約准行之事。該藏僧俗人衆執意不遵，公具稟結，不令入境，松淮未能剴切曉諭，殊屬辦理不善，著交部議處。通善濟嚨呼圖克圖等，本應懲辦，暫從寬免，著松淮、色楞額責成該呼圖克圖等開導僧俗人衆，告以該洋人入藏人數無多，前往游歷，不至有欺壓之事，毋庸妄自驚疑，致生事端。該商上於洋人到藏時，務當飭令漢番弁兵，妥爲照護，儻仍前違抗，定將駐藏大臣及該呼圖克圖等從嚴懲處。此事關繫綦重，松淮、色楞額當悉心妥辦，毋得稍有疏虞，貽誤大局。該藏商上此次遞結情形，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該國使臣知悉，並著恒訓、丁寶楨於洋人抵川時將藏衆情形詳細告知，設法勸阻，令其停止前進，更爲妥善。松淮、色楞額仍即一面妥籌辦理，不得意存觀望。將此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由五百里諭令恒訓、丁寶楨、松淮、色楞額知之。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交收伊犂事宜，請飭疆臣覈議一摺。據稱連接崇厚電報，内稱約章現皆定議，崇厚定於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畫押後，即由南洋回京覆命，並將現議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詳加覆覈。償費一節，尚不過多，通商則事多轇轕，分界則弊難枚舉，亟宜籌畫布置，迅圖補救各等語。崇厚出使俄國，固以索還伊犂爲重，而界務、商務關繫國家大局者，自應熟思審處，計出萬全，且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崇厚。若照來函，有礙大局，節畧内並言所損已多，斷不可行。該大臣尤應遵照辦理，設法與之辯論，乃竟任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現在俄約既經議定，其第七款所稱中國接收伊犂後，珲爾果斯河西及伊犂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是照同治三年議定之界；又於西境南境劃去地段不少，從此伊犂勢成孤立，控守彌難。況山南劃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兩條，關繫回疆全局，尤非淺鮮。至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不特口岸過多，並與華商生計亦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自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左宗棠於新疆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

綸久在西北各路，諳習邊情。且西路通商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有權衡。至張家口、漢口係南北洋分轄地方，所有通商諸務亦應彼此通籌。著左宗棠、金順、錫綸將界務、商務各條款悉心酌覈；李鴻章、沈葆楨素顧大局，除商務各條款詳加籌畫外，其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分別詳細密陳。該衙門另片所陳界務尤關緊要，就崇厚寄來分界圖說，中國如尚可設法布置，即當妥爲辦理；若必不可允，則邊防尤宜及時籌辦各等語。此事一出一入，關繫綦重，左宗棠督辦軍務，事權歸一，尤當通籌全局，權其利害輕重，一併覈議，密速具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論令知之。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崇厚與俄國商辦交收伊犂事宜，輕率定議畫押，當經諭令左宗棠等籌畫密奏。本日據左宗棠奏，覆陳邊務一摺。所陳界務、商務大畧，及妨民病國各條，慮遠思深，洵屬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畫押，事機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懍遵昨日諭旨，將商務、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或約章必不可允，邊防一切如何布置，始無患生肘腋之虞，詳細籌度，妥議具奏。前據編修高萬鵬奏，秦、隴等處聞有煙土入境，嚴拏焚燒之事，請暫罷此令以弭釁端，曾諭該督酌辦。此次左宗棠摺內所稱甘境禁種罌粟，根株淨盡，現擬出示，禁止外來土煙。如有川滇客民販土入境者，當衆焚燒，薄與責懲等語。是高萬鵬所奏，事非無因，仍著左宗棠體察情形，妥籌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〇〇 九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現接提臣馮子材函稱，據越南官稟報，李、陸二逆仍在太原等省轄境山谷竄匿，業經派兵分投掫拏等語。官軍勦辦關外賊匪，必須將李揚才、陸之平二逆首剋期擒獲，始竟全功。現既據越南官稟報該二逆仍在太原等省轄境山谷藏匿，馮子材已招募該國山人五百名，配入各營，分投引兵入山掫捕。即著劉坤一、張樹聲、馮子材嚴飭官軍等，剋日將該二逆迅速擒獲，即行班師入關。當此功虧一簣之時，萬不可稍形鬆勁。儻任該逆遠颺，致貽後患，必惟馮子材是問。將此由五百里各論令知之。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琉球官員到京乞援，剴切開導，資送回閩。從之。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風聞江蘇糧道英樸，每年押運漕糧北上，潛行來京，在私宅演戲宴客，至十月底方行回省。赴上海收米時，乘坐小轎，微服冶游。每逢北上時，輒勒令屬員餽送程儀，署中各用開銷均向海運總局支取。復以敬神爲名，動用工項，造成戲臺，移至京城私宅自用。於上海、天津、京城開設松盛長銀號，將海運公費發交生息。勒掯委員等薪水。又於上海、天津、京城開設裕豐金珠銀號，惟利是圖，請飭查辦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李鴻章、沈葆楨、吴元炳按照所參各節，分別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並諭令李鴻章、沈葆楨、吴元炳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〇 丁亥，左宗棠奏，喀什噶爾今正大捷，逆酋愛克木大汗條勒阿布都勒哈瑪與敗殘餘衆數十人，竄遁俄境阿來地方，五月内被俄官逐。該逆酋等因俄不見容，遂由阿來竄出，越愛克什塔木俄國邊卡，踞我外卡之外，以跟地方自言無地逃生，卑詞懇諸安集延烏魯特各回助其竊踞邊城，暫延喘息。回衆中喜事無賴之徒轉相句煽，加以誘脅，從亂者漸多。六月十七日竄至烏魯克哈提，嗣後渡河而南，招致回部，意在窺邊。臣接道員羅長祐緘告，比於八月十一日覆陳摺内附敘及之。旋接通政使二等男臣劉錦棠七月十四日咨報，所敘賊情賊蹤與羅長祐無異，而布置一切較爲詳明。按烏魯克哈提距喀什噶爾約七百里，中隔戈壁。賊由烏魯克哈提南竄則西南、西南竄則必出色勒庫爾。以兩地水草均便，多産糧料，人馬足供故也。劉錦棠先派羅長祐淬馬步赴烏帕爾，修築堅壘，留副將劉必勝步隊，總兵夏辛酉馬隊駐守扼之。飭西南沿邊各布魯特徒帳内地，避賊裹脅。劉錦棠按兵喀什噶爾，擬伺賊所向，急起擊之。嗣後接劉錦棠七月二十五日咨報，阿布都勒哈瑪由烏魯克哈提翻山而南，向色勒庫爾竄走，後兩日愛克木汗由烏魯克哈提踰河而南，越賈勒克蘇明特蓋等處，復向西南竄走，是其併趨色勒庫爾，圖與阿布都勒哈瑪合股無疑。劉錦棠派羅長祐率步隊三旗留守喀什噶爾漢城，總理後路防守事宜，總兵杜錫斌率部董字左營步隊駐紮回城；並飭提督李克常、副將劉必勝等仍常駐紮，以重邊防。布置已定，七月二十六日劉錦棠親率馬步二千有奇，由喀什噶爾向色勒庫爾進發，沿途如別無戰事計，旬日内可到地接仗，容俟續報，到時再行馳奏。

《德宗實録》卷一〇〇 辛卯，出使俄國大臣崇厚奏，俄國交涉各案，現擬完結辦法，並照録俄國外部照會七件。下所司知之。

己亥，諭内閣：前因給事中吴鎮奏四川地震情形，丁寶楨諱災不報，並南部地方因加釐啟釁，蓬溪亦因設卡滋事等情，當諭令該署督詳查具奏。兹據奏稱，

四川省城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微覺地動，旋據重慶等府及梓潼等縣共十九屬稟報，亦於五月初十十二等日地動情形尚輕；閬中等七屬，城牆間有坍塌，惟南坪一處城署房屋倒塌甚多。又珠河場河溝被山岩墜塌將河身壅塞，後復衝開，水勢洶湧，致河北街民房盡行淹壞，傷人甚重。實因委查稟報未齊，是以具奏稍遲等語。川省地震成災，各屬輕重情形不一。即著丁寶楨迅即查明，分別籌款撫恤，毋令一夫失所。至南部抽釐，既據該署督奏稱舉辦多年，此次照前從減，並未加增。其蓬溪設卡，實有不能不辦之勢，現經妥定盤查章程，不致再有滋事。抽釐設卡，弊端甚多。該署督惟當隨時切實稽查，悉心經畫，毋得狃於目前安靜，稍涉疏虞。其向東陽等處挪銀兩，並著飭縣嚴追，以重官款。

《德宗實録》卷一〇一　十月丙午，又諭：李鴻章、沈葆楨奏，海防需才，請飭閩局生徒出洋肄業，定章三年爲限，自光緒六年起，至光緒六年，即當陸續送回供差。現在南洋定購蚊子船四號，即擬以學生飭派管駕。此後閩廠成船日多，需才甚亟，閩局前後學堂續招各生不乏穎異之才，可以接續派往，就已成之緒，收深造之功等語。著慶春、何璟、勒方錡查照出洋章程，接續遴才，派赴英、法各國就學，以冀人才日盛，緩急有資。將此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〇二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光禄寺少卿劉錫鴻奏，水師宜兼練陸戰之技一摺。據稱師船水手必當兼練火槍、刀牌、跳躍、擊刺之技，其利有四，不可專恃大礮等語。水師各營練兵之法原不專恃船礮，劉錫鴻所陳，有各營向來兼習者，惟當加意訓練，精益求精。其未經兼習各營，著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李成謀按照所奏情形，酌量籌辦，並著分別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撫一體酌度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並傳諭李成謀知之。

癸亥，諭内閣：丁寶楨奏，霜降已過，修補都江堰隄工悉臻堅固，民田已多涸復等語。四川都江堰隄工失修多年，此次丁寶楨督飭承修之員，挑穵江身，修砌兩岸，現據奏稱河道一律深通，連年水勢極大，但有灌溉之利，並無泛溢之患。灌縣、温江、崇慶等州縣，從前淹没田地，已涸復八萬二千九百餘畝。江隄所以保衛田廬，關繫緊要，現既著有成效，尤宜實力修防，永資利賴，嗣後該督仍當嚴飭該地方官隨時察看情形，認真辦理，毋得日久生懈，致隳前功。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丁寶楨於四川地震情形諱匿不報，迨奉諭飭查，始以委員稟報不齊等語支吾搪塞。又丁寶楨所奏都江堰隄工修築堅固，恐有不實，請飭密查等語。著恒訓按照所奏各節，秉公確查，據實具奏。原摺並丁寶楨摺一件、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議海防、購船、選將各節，並請催解經費各摺片。海防辦理有年，迄未就緒，亟應通力合作，趕緊籌辦，以圖自强。李鴻章所陳必購置鐵甲等船，練成數軍，決勝海上，能戰而後能守，自是要論。該督擬先購快船，再辦鐵甲。現令總税務司轉飭駐英税司訂辦快船二隻，期於光緒七年到華，現在購到蚊船八隻，來春弁勇配齊，分赴南北洋調遣。其廣東、臺灣、浙江寧波、山東煙臺各海口，均須酌備蚊船，與南北洋互調會操，藉杜窺伺，均著照所議辦理。該督撫當仰體朝廷宵旰焦勞之意，共矢公忠，先其所急，迅速籌辦，不得藉辭諉延。所有帶船將才及購船事宜，即著李鴻章認真講求，務使人才輩出，器械精良，以期得力。至福建船政局製造各船，必精益求精，不可蹈常襲故。李鴻章此次定購之快船，將來如能仿造，始有裨於實用。著該管大臣實力整頓，逐漸圖功。惟籌備海防，經費宜裕，除福建業經該省奏請截留外，其餘各該省應解南北洋海防經費，著各該督撫趕緊設法籌解大批饟項，各監督按結如數迅速分解，以應急需。儻再稍有挪延，由李鴻章等指名嚴參。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沈葆楨、李瀚章、何璟、劉坤一、周恒祺、吴元炳、李文敏、譚鍾麟、勒方錡、潘霨、裕寬、黎兆棠，並傳諭俊啟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〇三　十一月庚午，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南洋大臣趕辦海防事宜一摺。前因海防關繫緊要，疊經諭令南、北洋大臣實力籌辦，祇以經費未充，遽難集事。近來東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測，若再事因循，緩急難資備禦，必致貽誤大局。李鴻章以鐵甲船暫難購辦，現已訂購兼碰快船兩隻。北洋稍資防護，南洋海面較寬，尤應添置戰艦，以備不虞。現經該衙門擬由出使經費項下，於兩年内共湊撥銀四十萬兩接濟南洋購船之用。著沈葆楨將購船事宜迅速籌辦，如鐵甲船一時無力購辦，應否先購兼碰快船兩隻，或添購蚊子船數隻，藉資策應，俟將來經費稍充，再行籌購鐵甲船，方不至因噎廢食，坐誤事機。至購到之船應用何人統領，何人教練，及在何處扼守，期與北洋聯絡一氣之處，並著該督酌度情形，奏明辦理。此次總理衙門湊撥之款，專爲購船要需起見，不得移作他用。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覆，陳交收伊犂事宜一摺。俄人包藏禍心，蓄謀已久，此次與崇厚所議約章，流弊甚大。覽奏，洞徹利害，深中竅要，刻下崇

厚計將回京，俟其覆命後，所有原議各條，應准應駁，朝廷自當權衡辦理。惟俄人所求不遂，啟釁亦在意中。該督所稱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自是剛柔互用之意。所有新疆南北兩路邊防事宜，即著該督豫籌布置，以備緩急之用。所慮者，吉林、黑龍江一帶均與俄疆毗連，不無防範難周之處，將來操縱機宜，諒該督必能通籌全局，謀定後動也。現在伊犂界務未定，所有塔爾巴哈台、精河等處，應如何加意綢繆之處，並著與金順、錫綸妥商籌辦。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城，饟絀兵單，力難自固，該督亦當統籌兼顧，以維全局。所請飭催協饟一節，刻下籌辦邊務，關繫緊要，必須饟需充足方可措手。著户部查明各省應協左宗棠及金順、錫綸、張曜、金運昌各專饟，嚴催大批速解，毋稍遲誤。原摺留中，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鴻章奏，籌議海防，廣東、臺灣、浙江、寧波、山東煙臺各海口，均須酌備船隻。當經諭令各該督撫迅速籌辦。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應購船隻該衙門既不熟悉，若由各省自行定購，不如徑由李鴻章一手經理，較爲周妥等語。前次所購蚊子船及現在議購兼碰快船，均係李鴻章訂辦。該督前奏，此項船隻於海防最爲得力，必當講求有素，各省需用之船，自宜統由李鴻章酌量代訂。其所需購船經費，即著何璟、劉坤一、裕寬、周恒祺、譚鍾麟、勒方錡分別籌解李鴻章備用，將來各船購到時，並由該督驗收，分布各海口以資調遣。將此由四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〇四　庚寅，諭内閣：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開缺聽候部議。其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所奏各摺片，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

丁酉，又諭：錫綸奏，酌擬接收伊犂各事宜一摺。接收伊犂及分界通商各事，崇厚所議條約章程，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後奏陳摺件，業經明降諭旨，令廷臣會議。現在尚未覆奏，錫綸當靜候諭旨，一面仍將目下應辦事宜，妥籌布置。另片奏，棍噶札拉參請酌予假期等語。該呼圖克圖出關帶兵，歷有年所，現擬請假回鄉，情詞懇至，即著給假三年，並准其馳驛行走。所有阿爾泰山、承化寺徒衆事務，委尚卓特巴喇嘛經管，仍著錫綸隨時照料，毋任日久生事。錫綸所請飭催欠款一節，已諭令曾國荃如數補放矣。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二　十二月乙巳，左宗棠、楊昌濬奏，制兵之設，所以備緩急而固疆圉，强弱攸分，所關甚鉅。國家養兵二百餘年，歲糜帑藏。此次軍興，未能稍收制兵之効者，由於餉薄而額多。夫兵在精不在多，兵之能戰不能戰，視夫練之精否。兵之能練不能練，視夫餉之足否。若饑乏之卒，内顧不遑，不得不聽其别營生業，心志因之而紛，精力因之而懈，技藝因之而生，兵與將兩不相習，無論不能驅以禦敵，即訓練亦難應時入操。名爲制兵，實與惰民無異，徒爲地方之蠹而已。各省戎政廢弛，弊雖不一，而其要皆由於額多餉薄，不能勤督精練。【略】時勢攸殊，兵固有可裁者，現擬將督提鎮標路各營酌量地方，今昔情形，分别輕重，仍按照馬步守三項名目分成核減。甘省馬兵額數較多，邊地雖宜用騎，而應敵布陣必步兵多於馬兵，乃可制勝，是馬兵固有可裁者。現查關内各營馬步守三項兵數參差不一，多寡懸殊，章程未能畫一，當初隨時增損，自非無因。而據現在情形審之，自應變通，以期盡利。至於糧餉，擬將減存兵數量加折色，以資飽騰。臣等數月以來周諮博訪，往復函商減兵增餉章程，甘肅實宜仿照辦理。除加增兵餉外，尚可節省銀六七十萬兩，以之撥充新疆設省經費，於西事亦不無小補。下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〇五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文緒奏，奉天練兵不敷分布，請酌覈添練等語。奉天幅員遼闊，防務必應嚴密，現在所有練兵客隊是否足敷分布，應否陸續添練，著岐元查覈練饟數目，斟酌情形，妥籌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幫辦軍務大臣、伊犂將軍金順奏，遵籌交收伊犂，並查住俄回民滋事各節。得旨：交收伊犂事宜業經降旨，令廷臣會議具奏。回匪圍攻色勒庫爾，已據左宗棠奏勦辦完竣矣。

《德宗實録》卷一〇六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崇厚出使俄國議辦條約章程，俄人多所要求，勢難允許，崇厚率行畫押，擅自回京，現已降旨將崇厚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並將此事交王大臣等會議，現在尚未覆奏。惟念俄人挾制多端，心懷叵測，此時雖事機未定，不可不亟籌防務，備豫不虞。所有兵饟兩端及布置之法，著該將軍督撫等豫爲籌畫，妥慎辦理，務須不動聲色，毋得稍涉張惶。此外一切機宜，俟定議後再降諭旨。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岐元、銘安、希元、豐紳、金順、穆圖善、慶春、吉和、春福、劉坤一、李瀚章、何璟、張樹聲、景豐、祥亨、吴元炳、裕寬、裕禄、李文敏、譚鍾麟、勒方錡、潘霨、李明墀、周恒祺、松林、錫綸、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清安、桂祥、奕榕、那穆濟勒端多

布，並傳諭譚鈞培、李成謀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二　戊寅，張樹聲奏，苗匪竄擾西林地方。查西林縣西北與西隆州毗連，西南與滇省廣南府屬之寶寧縣、土富州犬牙相錯。苗人在西林者甚少，而寶寧、土富之苗與西隆三份之白苗皆環西林而居，諸苗良莠不齊，其愚蠢而易惑，頑悍而輕亂則同。自内地耆定，田陽改流，稔惡積匪又多以苗爲逋逃藪。西林邊境大槽地方，在縣治西百一十里，多叢山峻嶺，南有水坎曰大艷溝，溝外荒山老林，綿亘數十里，直通滇境。本年九月間，白苗王么在大槽種山掘地，得廢礮，妄生覬覦。因詭言得無字天書，命在大槽，爲苗王，潛煽廣南及西隆苗人同踞大槽起事，謀刼附近民團，進攻縣城。十月初旬，各苗乘夜由山僻小路陸續齊集大槽，到處粘貼僞示，王么自稱爲王，其黨馬三、馬四、寶三、李富、陳三等僞稱元帥、寶小六、王二大等僞稱大先鋒。僞示内有能撒豆成兵、飛蟲射人等語，邊民信畏鬼神，訛言四起，苗來愈衆，遂聚至二千餘人。西林無城，縣中四百餘户可充練勇者百人，合以縣營兵男不過二百數十人，倉卒聞警，人心恇懼。署該縣知縣曾傳均邀同署上林營都司翁長春，一面傳集紳士，齊團堵剿，多張告示，聲言大兵將至，但誅首要，各逆脅從者概予勿治；一面清查内奸，曉諭百姓，以主客勞逸之勢，使釋疑懼，並議築土壘，躬親板築六晝夜，工成，衆志益固。此苗逆僭號聚衆，踞險起事，及該縣布置守禦之情形也。正在調派間，十八九等日，該匪蟻擁而來，連破革列、板達、渭悶等寨，逼近高角山，距縣城三十里。曾傳均與翁長春議，曰寇深矣，無兵無餉，株守將益困，遂定計出攻苗寨，激勵勇練，出縣官衣物備賞，衆皆感奮，並招致良苗潛入賊寨中，散其黨與。苗逆以大槽大豔溝爲巢穴，自此至高角山七八十里中，復分踞渌里、昂岩、那瑪、平戛、腦寨等處，各數百人，聲勢聯絡。二十七日翁長春率兵練夜撲腦寨。曾傳均撥縣署壯勇，並調齊附近團丁助之。苗備甚嚴，未克。二十八日，又力攻竟日，傷勇練八名，仍未得手。二十九日黎明，翁長春率所部猛攻中路，該逆整隊迎敵，被傷兵丁二名，練勇三名，督戰益力，移時轟斃黄旗賊帥寶三，並悍匪數十名，賊勢披靡。團練軍功黎兆富，向楙秀山旁徑横擊，而入陣斬藍旗賊帥陳三，短兵相接，斃賊多名，兵練亦有傷亡。縱火焚寨，賊奔平戛，我軍乘之，平戛賊出生力軍鋭，甚傷勇練五名。我軍燃臺礮轟擊，賊隊分避，我軍就勢撲進，遂破平戛，尾追至那瑪，賊已喪膽，不戰自潰。追斬僞元帥馬四一名，殄擒無算。十一月初一日，進攻距那瑪二十里之昂岩，克之，斃賊十餘名。團衆岑至浩亦先一日攻克渌里，斬級六顆，傷斃苗匪四十餘名，於是苗匪皆遁歸大槽一帶矣。首逆王么以官軍日逼，退守大豔溝，留數十人守大槽。適守備盧士傑帶泗洲城府防勇於初一日馳至，與把總王霖、團總何國棟覓土人前導，夜初鼓帶勇練嘟枚行五十里，登大槽山，天明入其巢，守賊不虞官軍驟至，驚起四竄，追斬殆盡。時與大豔溝掎角者，曰渭馬寨，賊以全力守之，險固異常。初二日翁長春督所部攻之。王么自大豔溝率衆來援，我軍迎擊，鏖戰二時之久，斬悍黨十餘名，斃匪甚夥，兵練亦傷亡四名，賊收隊入寨，作負嵎勢。是日，把總彭得才帶泗洲府防勇並解鉛藥到縣，曾傳均連夜裹火藥包，多備鉛藥，即派把總彭得才解赴渭馬助勦。泗城府右營守備曾慶祥亦奉檄率民，晝夜兼行，於初四抵渭馬，與翁長春合營攻寨。賊憑險屢拒，鎗礮如雨，我軍火藥罄盡，相持正急，彭得才馳解鉛藥適至，隨以火藥包齊力奮擲，棚立焚，勇練肉薄環登，賊潰走。嚮道有指示僞苗王者，翁長春商令曾慶祥督縣親兵隊長李文彬，團總何國柱等各帶勇練，分道截擊。該逆王么率數十人奔龍山，官軍四面追逼，匪衆都墜岸死，僅餘死黨八人，猶持鎗械，擁護王么據地，作畫符狀，練衆李德興等悉力圍殺，生擒僞王王么及僞元帥李富。大豔溝守賊已聞風驚竄，皆逃赴土富州，官軍窮追十餘里，復斃匪多名。所募團練何國棟亦於是日誘擒僞大先鋒寶小六、王二大，解縣訊辦。王么傷重將死，僅能言本主是大神教，伊爲王，授以神法數語。翁長春恐其倖逃顯戮，即在行營處斬將首級，解縣懸示，合縣聚觀，同聲稱快。西林縣境已一律平靖。

《德宗實録》卷一〇六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本月二十六日王大臣等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議事件，降旨令洗馬張之洞前往，嗣後王大臣等有應行諮商之處，著該衙門知照該洗馬前往。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德宗實録》卷一〇七　正月己巳朔，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裕寬奏，籌備蚊子輪船擬由粤省自行試辦，並請飭講求製造兵輪船各摺片。籌辦海防船械，自應切實圖維，未可蹈常襲故。劉坤一等擬照蚊子船改用木殼，將前膛礮改用後膛洋礮，即由粤省自行仿造船隻，變通辦理。局員温子紹捐置一號，業已興工，覈計工價約銀僅二萬餘兩，並另籌銀兩添造一號各節。此項船隻造成，果能與外洋蚊子船相爲頡頏，既可節省饟需，又能迅速蔵事，自係兩得之計。即著照

所請，先行試辦。惟事屬創始，能否合用，究竟尚無把握。前經諭令各省籌解經費交李鴻章訂購蚊子船，分布各口，仍著一面遵照辦理。張樹聲、裕寬即陸續解款，俾資應用。製造戰艦，必須精益求精，以期攻守得力。著劉坤一、吴元炳、何璟、勒方錡、黎兆棠飭令各局，加意講求，務須於成法之中，自出心裁，益臻精利，以期一船得一船之用，尤當覈實辦理，毋稍虚糜饟項。將此由四百里諭知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吴元炳、勒方錡、裕寬，並傳諭黎兆棠知之。

辛未，又奉懿旨：前有旨，將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奏遵議崇厚所議條約章程等件，並疊據大小臣工陳奏各摺片，一併交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再行詳細妥議，並令醇親王一併會議。兹據該王大臣等會奏，並據醇親王另摺奏，意見相同。此次崇厚奉命出使，所議條約章程等件，有違訓越權之處。並據京外大小臣工陳奏，均稱事多窒礙。著派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前往，將應議事件再行商辦，以期妥協而重邦交。

諭内閣：前因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京，當經革職拏問，交部治罪。兹據刑部奏，該革員案情重大，請派王大臣會同辦理。本日並據會議王大臣等聯銜覆奏各一摺，崇厚奉命出使，於辦理事件違訓越權，情節重大，所有該革員應得罪名，著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會同定擬具奏。

命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充出使俄國大臣。

《德宗實録》卷一〇八　己丑，又諭：本日據王大臣等會議籌備邊防事宜一摺。此次俄國與崇厚所議條約章程，多所要求，斷難允准，已改派曾紀澤前往再議。惟該國不遂所欲，恐其伺隙啟釁，必須有備無患，以折狡謀。新疆防務緊要，左宗棠熟悉邊情，老於軍事，即著將南北兩路邊防通盤籌畫，務臻周密。本日有旨令劉錦棠幫辦新疆軍務。劉錦棠、金順兩軍均在前敵，尤爲喫重，並著隨時偵探防範，會商左宗棠妥爲布置。錫綸現駐塔城，兵力太單，且與俄人逼處，宜策萬全，如能就地選募邊人，招來蕃屬，亦可壯我聲威，著與左宗棠商酌辦理。棍噶札拉參久在邊疆，聞爲俄人所憚，該呼圖克圖前經給假三年，現當用人之際，著錫綸傳旨令其銷假赴營，統帶所部，以爲掎角。錫綸駕馭有方，當可收指臂之助。左宗棠前有移營哈密之奏，究竟移紮該處能否聯絡聲勢，有裨前敵，於後路不致懸隔，可以兼顧，該督當斟酌情形，妥籌進止。至練生軍以防老師，足糧食以計長久，聯兵勢以完後路，均係目前要著，並著悉心經畫，以固疆圉。現在時勢艱難，全賴該督等爲國宣勤，同仇敵愾。所有一切機宜，著於奉旨一月内具奏，以慰廑系。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癸巳，諭内閣：户部奏籌備饟需一摺。國家歲入歲出，自有常經，軍興以來，供億浩繁，以致京師及各省庫儲均形支絀，事平之後帑藏仍未裕如，皆因本有之財源不能規復，可緩之用款未盡減裁。既無以備緩急之需，亦非慎重度支之意。如該部所稱嚴催各省舊荒一條，果能認真查辦，行之數年，何嘗不可漸復舊額。其捐收兩淮票本一條，既與改票初章不相刺謬，且亦不至病商。至通覈關税及整飭釐金各條，均屬目前要務，必應嚴定章程，覈實辦理。州縣經徵錢糧，絲毫皆關國帑，豈容任意虧短。該部所請嚴查州縣交代及嚴覈各項奏銷各條，係爲裕饟源除積弊起見。其專提減成養廉銀兩及催提減平銀兩各條，或循名覈實，或申明舊章，均可次第施行。若停止不急工程，暨覈實顔料、緞疋兩庫折價等條，亦係撙節帑項之道，均著照所議辦理。總之有治法須有治人，任事諸臣果肯實力實心，行之以漸，持之以果，自可著有成效。若徒敷衍從事，則雖有良法美意，不過視同具文，仍於治理無補。此次户部所籌各節，除停工程覈折價應由該部籌辦外，其餘皆疆臣之責。各該督撫平日受國厚恩，當此時事多艱，豈可懈弛因循，不知振作。著於奉到此旨後，督率藩運各司，並各該關監督等，振刷精神，悉心經畫，各盡其職所當爲，勿避嫌怨，勿涉瞻徇，勿畏艱難，勿任粉飾。總期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方爲不負委任。仍將如何辦理情形，趕緊妥籌定議，限兩箇月據實覆奏，不准稍有延宕。至各省物力民情，並著各就地方近日情形，通盤酌度，如有可籌之款，可興之利，無損於民而有益於國者，各抒所見，一併奏聞，以備採擇。

《德宗實録》卷一〇九　二月己亥朔，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崇厚與俄國所議交收伊犁條約章程等件，經王大臣等會議，諸多窒礙難行，業經降旨將該革員治罪，並派曾紀澤爲出使俄國欽差大臣矣。俄人占我伊犁，其理甚曲。崇厚奉命出使議收伊犁，竟不熟權利害，任其要求，遽與定約，殊出意料之外。曾紀澤到俄國後，察看如何情形，先行具奏。此次前往另議，必須力持定見，慎重辦理。現已頒發國書，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寄，並令該衙門將條約章程等件詳細酌覈，分别可行及必不可行之款，奏准後知照該少卿，以便與俄人另行商辦。縱或一時未能就緒，不妨從容時日，妥慎籌商。總期不激不隨，以全大局。將此諭令

知之。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銘安奏，籌備邊防大概情形一摺。據稱吉林各城馬步練隊，共計僅四千數百名，不敷分布，請於西北各省速調得力馬隊一軍，剋期赴吉，俟本省添練成軍，再將客隊裁撤歸伍，並請飭部覓撥餉需，爲吉林辦防專餉等語。吉林與俄境毗連，思患豫防，亟宜妥籌布置。惟西北各省，現在並無大枝勁旅可以遠調赴防，且客軍亦不如就地召募之得力。著該將軍一面就現有各軍認真訓練，務期悉成精銳；一面挑選本省西丹，陸續添練馬步隊若干名，以壯聲勢而資捍衛，不必稍涉張惶。現在事機未定，儻疏於備豫，則警變猝乘，難以禦敵；若大舉興辦，則餉項支絀，又難持久。該將軍務當斟酌機宜，隨時妥籌辦理，以副委任。所請撥餉之處，俟該將軍將添練馬步若干名，酌定具奏，再行飭部撥給，俾資應用。總之練兵不必貪多，籌餉期於能繼，行之以漸，而又持之以恒，庶幾日有起色。至經費一層，該省如有可籌之處，亦應實力籌辦，勿徒恃各省之協解也。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〇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辦海防，擬購鐵甲兵船，並豫籌調撥事宜一摺。鐵甲船爲防海利器，前以所費過鉅，未經購置。現在籌辦海防，事機緊要，李鴻章已函商李鳳苞，定購八角臺鐵甲船兩隻：一名柏爾來，一名奥利恩，共約需銀二百餘萬兩，擬將前定蚊船碰船暫緩購置，騰出經費先購柏爾來一船，專歸臺灣調撥防守。所籌尚妥，需用款項即以前撥部庫銀三十萬兩，並何璟等奏明籌備三十餘萬圓，約銀二十五萬兩，又前諭何璟等籌解銀六十餘萬兩，通共合計，足敷購鐵甲船之用。著穆圖善、何璟、勒方錡於稅釐項下竭力籌撥，不可稍有躭延。合之原有的款，先湊成一百萬兩，由李鴻章匯付，以便船價兩交，剋期來華。如閩省一時未能如數解足，即著李鴻章先行通融籌墊，以濟要需，仍由閩省陸續解還。其奥利恩一船既須一年後交付，需用船價除將南洋備購碰快船之款六十五萬兩抵用外，所短銀兩亦須豫爲籌備，以資應付。俟該船到華後應如何調派之處，著李鴻章與南洋大臣隨時會商辦理，並著何璟等豫選管駕及輪機生徒舵水等六十人赴英，隨同所雇洋員在船歷練，將來修船及駕駛一切事宜，李鴻章仍當妥籌兼顧，分別商辦。至養船之費，亦應籌定的款。福建既另設輪船水師，則原有之外海戰船與各路緑營之兵分防之勇，即可酌量裁減數成，庶經費不致竭蹶，著何璟等一併妥籌具奏。將此由五百里諭知李鴻章、穆圖善、何璟、吴元炳、勒方錡，並傳諭黎兆棠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三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祥亨等奏，直屬之張、獨、多三廳各旗官荒馬廠，開墾已有成效，若能認真查明欠交押荒銀兩，責令按畝補交，比户計田，派夫訓練，餉需既有著落，練勇即屬有裨，尤爲兩得之計。著李鴻章遴選明幹道府，前往切實查明呈報，應如何籌辦之處，酌核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一　三月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籌防務一摺。直隸沿海各處口岸岐出，亟應妥籌布置，備豫不虞。郭松林舊部現留湖北襄陽之武毅步隊三營、馬隊一營，著李瀚章飭令即行拔隊來直，所需月餉軍裝仍由湖北源源解濟。至所奏請將奉天原調古北口練軍步隊右營馬隊三哨，津防練軍槍隊兩營全數撤回等語，前因奉天兵力甚單，降旨調宋慶一軍前往營口等處扼紮。該軍到防後，直隸練軍能否撤回，著岐元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所有北塘等處海口，李鴻章即商同郭松林酌撥隊伍，擇要扼紮，以臻周密。煙臺、大連灣等處兵船尚少，兵亦單薄，所陳自屬實在情形，該督當實力經營，務期緩急足恃。其所稱張家口不宜屯駐多營，儻北邊有警，派隊前往，計程不過數日，現在無庸調撥大隊，令劉盛休撥兩三營，赴宣化府附近屯紮等語。即著照所議辦理。祥亨著仍遵前旨，實力操練滿蒙官兵，以期得力。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醇親王各奏，與俄國擬約事宜。欽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即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所擬約章等件咨行曾紀澤妥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三三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遵籌布置情形一摺。左宗棠定於三月内出紮哈密，著於到防後將三路官軍及後路填紮各營相度機宜，與金順等妥商調度，並隨時偵探伊犂情形，慎密籌辦，以免疏虞。

《德宗實録》卷一一一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李明墀奏，鳳凰廳屬苗匪滋事，當即撲滅一摺。本年二月間，湖南鳳凰廳董倒坡苗匪石老化等，句結貴州梵淨山餘匪，謀爲不軌，焚掠滋擾，經該地方文武督兵馳勦，分路進攻，斃匪多名，將董倒賊巢燒毁，分擄山洞匪黨，殲除殆盡，辦理尚爲迅速。逆首石老化、石華工是否業經殲斃，抑尚在逃，務須查明，實在下落，毋任漏網。革弁龍有發係此案緊要頭目，與石老添及其餘未獲各匪，著李明墀、岑毓英督飭所屬一體嚴拏，按名弋獲，以净根株，並將善後各事宜認真妥爲經理。苗民易動難静，全在地方官撫馭得宜，方不至滋生事端。該撫等當各飭所屬員弁，撫綏彈壓，加意防維，

以安邊圉。梵淨山之朝陽寺、舉賢溪等處尚爲餘匪所踞，著岑毓英督飭官兵，實力進勦，迅即殲除，並著李明墀檄飭防營嚴加防範，毋稍疏虞。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續撥京饟等語。近年庫款支絀，疊經户部續請添撥京饟。此次該部酌量各省情形，擬撥山東地丁銀五萬兩，湖南地丁銀五萬兩，江西地丁銀三萬兩，福建稅釐銀十萬兩，兩淮鹽釐銀四萬兩，長蘆榮工加價銀五萬兩，廣東鹽課銀五萬兩，釐金銀七萬兩，江蘇釐金銀十萬兩，安徽釐金銀五萬兩，湖北鹽釐銀五萬兩，四川津貼銀三萬兩，鹽釐銀八萬兩，閩海關洋稅銀五萬兩，九江關常稅銀十萬兩，江海關洋稅銀七萬兩，贛關常稅銀三萬兩，共銀一百萬兩。著該將軍、督撫各將所撥饟銀連本年原撥未解京饟，均於五月前解到一半，十二月初間如數解齊。各該將軍、督撫務須顧全大局，依限提前完解，儻藉詞諉卸，率請劃抵截留，貽誤要需，即著該部指名嚴參。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二　四月庚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春福等奏：酌擬於科布多所屬昌吉斯臺、霍呢邁拉扈等處復設卡倫。下該衙門議。尋議，科布多所屬昌吉斯臺、霍呢邁拉扈等處八卡倫官兵，自被俄逐後，前經伊犂將軍奏請暫撤，由索果克所屬卡内撥兵防守，原係一時權宜之計。近來哈薩克疊有越界强踞情事，僅以官兵三十名防守各卡，實有不敷。原設昌吉斯臺八卡地面，已交給俄人，應擇要安置，請照該將軍所請辦理從之。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郭嵩燾奏，俄人搆患，當籌補救之方一摺，不爲無見。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將俄國約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紀澤遵照妥辦。原就已定之約，權衡利害，以爲辯論改議之地，第思俄人貪得無厭，能否就我範圍，殊不可必，此時若遽責其交還伊犂全境，而於分界通商各節未能悉如所願，操之太蹙，易啟釁端；若往返辯論，亦恐久無成議。曾紀澤前往俄國，當先將原議交收伊犂各節，關繫中國利害，礙難覈准之故，據理告知，看其如何答覆。如彼以條約不允，不能交還伊犂，亦祇可暫時緩議，兩作罷論，但須相機引導，歸宿到此，即可暫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轉致得步進步，别有要求。至舊約分界、通商事宜，及應修約章本與交收伊犂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後當令左宗棠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分别辦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郭嵩燾摺著摘鈔給與閱看，將此密諭知之。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等奏，番匪滋事，兵團勦辦獲勝，現籌辦理情形一摺。甘肅階州瓜子溝地方番匪古旦巴造言生有活佛，煽惑番民，脅令弓壩等處番族各派壯丁，隨其作亂，攻破西固州同所轄哈河壩民堡，並聲稱由西固、階州走四川。經左宗棠等飭派總兵沈玉遂、署蘭州道劉璈等會同勦辦，擒獲逆首哈力等二十名，訊明正法，並將墨松坪賊巢搗破。現飭各營諭令良番縛獻首要各犯，暫勿深入番地。辦理尚爲妥協。仍著左宗棠、楊昌濬督飭兵團分别良莠，寬嚴互用，以期番族相安，迅速蔵事。該匪既有入川之語，並著丁寶楨加意防範，如有餘匪竄擾，立即派兵勦辦，毋任貽患地方。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左宗棠、丁寶楨，並傳諭楊昌濬知之。

丁卯，貴州巡撫岑毓英奏，會勦鳳凰廳屬苗邊情形。得旨，石老添一犯前據李明墀奏，業經捕獲正法，革弁龍有發逃匿何處，仍著嚴拏務獲，毋任漏網，並飭該地方文武隨時認真防範，以安邊圉。

《德宗實録》卷一一三　五月戊辰朔，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覆陳新疆宜開設行省，請先簡督撫一摺。所擬建置事宜，頗爲詳悉。惟現在伊犂尚未收復，布置一切不無窒礙，所有新疆善後諸務，仍著該督因地制宜，次第籌辦。原摺著暫留中，再候諭旨。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劉錦棠奏，覆陳新疆西路各城邊防情形一摺。所陳進兵道路，及偵探敵情各節，尚爲詳悉。該京卿所部現在防守瑪喇爾巴什以至和闐各城，地段遼闊，務當就現有兵力，嚴密布置，以期有備無患。喀什噶爾等城，邊境多與俄境毗連，尤宜不動聲色，勤加偵探，隨時咨商左宗棠相機防範，毋稍疎虞。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五　壬申，春福、那遜綽克圖、杜嘎爾奏：烏里雅蘇臺自同治九年猝遭兵燹之後，節經前任將軍、大臣等以戍守官兵度日維艱，奏請擬照新疆之例，酌增鹽菜銀兩，俾資餬口等因，奏奉諭旨允准，欽遵辦理在案。嗣准部咨，關外現在肅清，所有烏城從前添練官弁，酌加鹽菜一律裁撤，以復舊制而節經費等因。行知到烏，奴才等自應遵照辦理。惟查西疆自用兵以來，各城被賊滋擾，蹂躪幾遍。現在雖有克復之處，辦理撫局一切事宜，在在需員。況渠魁地未伏誅，餘匪仍復出没，警報時聞，巡防偵探，夙夜難懈。刻下兼籌設辦邊防，差操更爲紛繁，且烏城爲西北門户，各城糧餉出入接護，尤關緊要。奴才春福於四年四月抵任後，查看烏城天寒地瘠，出産毫無，兼之餉項不繼，該官兵以及差

委暫留員弁等異常苦累，猶能辦理一切公務，奮勉當差，辛勤晝夜，毫無貽誤。其官弁日用等一切，均係內地等商人遠道販運。值此糧餉支絀，多有裹足不前。至於百色貨物，較前價增倍蓰不止，該官弁兵丁每銀一兩購物，較內地不足五錢。諸凡困憊，不堪言狀，若不量爲體恤，實有枵腹之虞。奴才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當此帑項支絀之際，但有可以省儉，無不設法力求撙節，焉敢再事濱陳。奈目覩該官兵差委人員實在窘迫情形，籌思再四，不得不據實直陳，懇恩俯念該官兵等遠戍邊防，不敷餬口，加添鹽菜銀兩，俾得接放，以示優恤而資養贍。如蒙俞允，該官兵差委人等得能果腹，當差自必益加奮勉。下户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一三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崇厚出使俄國，違訓越權所議條約諸多窒礙，經廷臣會議罪名，定以斬監候，實屬罪有應得。乃近聞外間議論，頗以中國將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顔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實願始終不渝，無失友邦之誼。崇厚奉命出使，於中國必不可行之事，並不向俄國詳切言明，含糊定議，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於俄國不相干涉，第恐遠道傳聞，於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茲特法外施恩，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俟曾紀澤到俄國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諭旨。曾紀澤接到此旨，著即將崇厚暫免斬罪，知照俄國，並告以中國於俄國和好之據，即此可見。其應議條約，著仍遵前旨，妥慎辦理。將此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四　六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摻勦梵净山悍匪，出力員弁請獎一摺。梵净山匪徒疊經官軍勦辯，猶有餘孽，潛伏金頂後洞内。岑毓英督飭何秀林等密圍摻勦，將賊首楊滿等五十餘人擒斬净盡，該山一律肅清。在事出力員弁，不無微勞足録。提督何秀林，著交部從優議敘；遊擊崔金斗等，均著以參將留於貴州儘先補用；崔金斗，並賞給揚勇巴圖魯名號；李成興，並賞給力勇巴圖魯名號；李正等，均著以參將留於貴州儘先補用；都司張連奭等，均著以遊擊留於貴州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縣丞韓學孟，著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前先選用，並賞加知州銜；把總蔣春山等，均著免升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武童秦永豪，著以把總儘先補用，並賞戴六品藍翎。至該撫摺内以賊黨五十餘人分紮小營九十餘座，由山頂至四面山腳，均布置周密等語，敘述未免鋪張。該撫身任封疆，務當事事覈實，力杜屬吏營員等粉飾欺蒙之弊，庶幾吏治營伍日有起色。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甲辰，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福建船政局諸事廢弛，請飭確查參辦等語。據稱閩船政局所雇洋人，藝亦平常；所造之船，多係舊式，即如康邦機器，是其明徵，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餼，往往派華匠造器，寬其期限，如有先期製成者，必以不中程式棄之，華匠相率宕延，遂成錮習。管駕以至水手，俸薪本厚，竟有管駕數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擁厚資，難免浮冒侵吞之弊等情。船政爲海防而設，關繫至爲緊要，頻年不惜重帑，創此規模，宜如何實力圖維，以期緩急足恃。若如該衙門所聞各節，虚糜饟項，必至貽誤要工。積久相沿，流弊何所底止。黎兆棠甫經到局，無所用其迴護，著即確切查明，儻有前項情弊，即分別嚴行參辦，並將船政刻意講求，認真整頓。應如何實事求是之處，即由黎兆棠奏明辦理。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直東沿海防軍不敷布置，請調回駐奉直軍一摺。直隸北塘迤東至山海關，沿海袤延五百餘里，口岸紛歧。李長樂接統之武毅各營，既不敷分布，此外各軍又別無可調，所有現駐奉天之古北口練軍步隊一營、天津練軍槍隊兩營即著岐元飭令全數撤回直隸，以便李鴻章等擇要扼紮。奉省勦匪事竣，内地安靖，海防已有宋慶九營足資控扼，岐元務飭該軍剋日調回，毋許延緩。到直後，著李鴻章飭交李長樂妥籌分紮，認真操防，不得稍涉鬆懈。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探訪俄國情形，意在起釁，摘録各處函報，另單呈覽，山海關一帶請添兵防守各摺片。俄國因崇厚罪名有關顔面，由英、法使臣之請，已將崇厚暫免罪名，仍行監禁。乃據英外部云，俄人仍未滿意，此案不易轉圜。並聞俄國紛紛調派兵船，暫駐日本，情形實爲叵測。雖意圖挾制，是其慣技，而似此舉動，難保不起釁端。著李鴻章等將沿海防兵加意操練，一切防務格外嚴密備禦，以期有恃無恐。吉林、黑龍江所添各軍，亦當趕緊訓練。該將軍等並隨時約束營伍，彈壓地方，釁端不能自我而開，而防禦則不可一息鬆懈。李鴻章現駐天津，津海一口，該督責無旁貸。惟山海關一帶相距較遠，兵力尚嫌單薄，本日已諭令曾國荃督辦該處防務，統帶劉連捷一軍，擇要扼紮。並令李瀚章、彭祖賢、裕禄分飭劉維楨、郭寶昌挑選勇隊各二千名北來，暨宋慶一軍，統歸曾國荃節制。該撫到後，著李鴻章、岐元遇事妥商布置，俾臻周密。劉維楨、郭寶昌兩軍暨劉連捷一軍，均限於八月以前趕到防所。陸路程途紆遠，皖、楚兩軍自應乘坐輪船北上。李鴻章、劉坤一等即飭招商局妥爲豫

備，毋稍延誤。聞俄國句結日本，乘機滋事。現在琉球事尚未定議，臺灣一帶著何璟、勒方錡先事豫防。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岐元、銘安、定安、何璟、張樹聲、吴元炳、譚鍾麟、勒方錡、周恒祺，並傳諭吴大澂知之。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請旨催解北洋海防經費一摺。據稱北洋海防經費，該大臣前請將各省奉撥釐金，悉按原撥八成實數解足，經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准奏催，計自本年正月以來各關洋税，惟山海、江海兩關隨徵隨解，粤海、浙江兩關自第七十八結以後時逾半年，未據報解。各省釐金，湖北解到銀四萬兩，江西解到銀二萬兩，又報解銀一萬兩，江蘇應解之款，劉坤一擬俟到任後竭力籌措。惟浙江一省，半年以來未解分毫，亦無咨稟具覆等語。北洋防務，極關緊要，疊次購買船械，庫儲經費業將告罄，已訂未放之款爲數甚鉅。現在事機迫緊，需饟尤殷，各省關應解經費，浙江何以久未報解，實屬不知緩急。著譚鍾麟嚴飭司道，趕緊籌解大批，以濟目前之急，釐金必解足八成，關税必照章提前，毋再因循貽誤。至湖北、江西、江蘇應解釐金，粤海、江海兩關應解洋税，並著該督撫監督，趕緊撥解，力求足額。各該省關儻再延欠，即著李鴻章於年終覈參，照延誤京饟例議處。將此由五百里諭知李鴻章、劉坤一、李瀚章、吴元炳、李文敏、譚鍾麟、彭祖賢，並傳諭俊啟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五　七月丁卯朔，諭軍機大臣等：銘安等奏，吉林防務緊要，請將宋慶一軍豫籌咨調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意在啟釁，請添兵防守山海關一帶等情。當經諭令曾國荃督辦該處海防事宜，宋慶所紮營口各營均歸節制調遣，緣近日各路新聞電報，均有俄國派員來華，以兵挾制，並調撥兵船，約八九月將封遼海之信。山海關一帶防務，未可稍鬆，宋慶所部兵力尚恐不敷，是以添調劉連捷、劉維楨、郭寶昌等營，以資厚集。現在琿春、寧古塔、三姓等處，均有俄國輪船駛往，並於伯力地方添修衙署、兵房，添設總督，其窺伺松花江之意顯然可見。吉林地方緊要，自應豫籌布置，以備不虞。刻下宋慶一軍勢難移調，銘安、吴大澂惟當就地募練，妥籌布置，隨時偵探，實力防守，不可稍有疏虞。該處槍礮銅帽火藥等件，需用甚殷。著李鴻章、岐元轉飭沿途迅速解到，毋稍遲誤。宋慶各營應如何豫籌調派，著曾國荃懍遵前旨，與李鴻章、岐元妥密籌商，以期緩急可恃。曾國荃未到防以前，宋慶一軍著李鴻章、岐元酌度情形，擇要扼紮。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曾國荃、岐元、銘安，並傳諭吴大澂知之。

癸酉，諭内閣：前有旨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諭令曾紀澤將應議條約，妥慎辦理。兹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曾紀澤電報，現在商辦一切，懇爲代奏施恩等語。崇厚著加恩即行開釋。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詹事府右庶子張之洞奏，臚陳應防要地事宜開單呈覽。所稱江防應專派重臣督辦，宜令彭玉麟親駐吴淞、江陰等處及早籌備一條，自係爲扼要設防起見。彭玉麟能否專駐各該處籌辦，即著酌度具奏。其請禁上海賣煤與俄人一條，俄人近在上海購定煤至數千萬斤之多，情殊叵測。著劉坤一、吴元炳飭令該道設法牽制，毋得任其取求。所稱俄人專恃日本爲後路，宜速聯絡日本，所議商務，可允者早允，但得彼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暨李鴻章、劉坤一酌度辦理。其請飭講習《防海新論》一條，著照所議，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將此書購備數十部，發交東三省將軍等，並一面先行知沿海各督撫，於上海等處多爲購買，分給諸將，細心講求，務使外海内河情形漸臻熟習。原單著摘鈔給閱看。將此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吴元炳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六　乙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覆日本商務，並購《防海新論》。日本廢置琉球一事，現正與該國使臣晤商。張之洞所稱商務，日本是否欲圖藉此抵制，該使臣尚未露及。《防海新論》現遵旨先行分寄東三省，並擬知照南洋大臣，分行沿海督撫，轉發諸將領講求。報聞。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國文稱，内地漁船越境漁採，請飭嚴禁，並鈔録原咨呈覽一摺。捕漁船隻越境漁採，本屬有干例禁，近來各處漁船赴朝鮮國洪州地元山、插匙島等處捕魚，來去無常，竟有五六百隻之多，甚至放礮抗拒，實屬兇頑不法。且此等船隻日聚日多，難保無匪徒混入其中，釀成事端。究竟捕魚船隻潛往朝鮮地界者，何處爲多，著李鴻章、岐元、周恒祺確切查明，嚴行禁止。如有不遵約束者，立即從嚴懲辦。仍嚴飭所屬沿海州縣，設法編查，以清奸宄，毋得視爲具文。並著禮部知照朝鮮國王，遇有此項船隻到境，即行捕拏解送，以儆兇頑。原咨著鈔給李鴻章等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乙未，命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軍機大臣前工部尚書李鴻藻爲全權大臣，與美使議約。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曾紀澤電報，與俄國開議情形一摺。此次曾紀澤與俄人辯論，自應先以索還伊犁全境爲言，然彼既占據

已久，未必遽肯全還，目前統籌全局，所重者尚不專在此節。著曾紀澤察看情形，如此事急切未能定議，即遵照四月初五日諭旨，暫行從緩。至通商各條，原因索地起見，不能不量予從寬。如伊犂既從緩商，則通商各條中之必不可允者，亟應據理相持，多爭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內如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及西安、漢中通商兩條，尤爲約章中最要關鍵，勿得稍涉遷就。該少卿務須力持定見，與之辯駁。俄人欲以兵船來華，冀圖挾制，亦在意中。惟當剛柔互用，以期事可轉圜，無傷大體，方爲妥善。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將此旨大意由電信知照曾紀澤遵辦，將此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七　八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曾紀澤電報，俄人以要務全駁，無可和衷，派使速赴北京商訂一摺。覽奏不勝詫異。此次曾紀澤與俄人論駁，僅及數事，因外部作拒絶之詞，遂思諉卸，並未將各條如何窒礙，詳細商改。所論數事，如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暨西安、漢中通商等最要之件，均未議及。該少卿將聽其派使赴京，竟嘿爾而息，置身事外耶？商議約章是曾紀澤專責，前允該少卿所請，將崇厚開釋罪名，原爲改約地步。乃曾紀澤因外部一言齟齬，遂不能設法轉圜，與之從容商議，豈開釋罪臣，僅以呈遞國書遂爲了事。且據稱釋崇結案，占理十足，該少卿何不即與辯論。種種情節，殊不可解。著懍遵疊次電寄辦法，與其外部從容商辦，以維大局，不得因彼有派使來華之信，不候諭旨，擅離俄國，致生枝節。邵友濂既熟悉情形，著留於該處以資襄辦，毋庸飭令回京。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將此旨大意，由電信知照曾紀澤遵辦。將此密諭令知之。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岐元奏，現調宋慶一軍擇要扼防一摺。奉天海口以金州之大連灣、旅順口，海城之營口爲最要。現據該將軍奏，曾國荃前已奏報起程，現在已逾半月，該撫行抵何處，並未據有奏報，殊深廑系。著曾國荃懍遵七月二十六日諭旨，督帶親軍速即馳赴山海關一帶，妥籌布置，毋稍延緩。【略】據報大連灣之大孤山海口曾有兵輪洋船駛入，並測水上岸登山眺望情事。是該處防務正當喫緊，岐元現已飛咨宋慶，剋日拔隊赴金州駐紮四營。蓋平二營，其暫留錦州之三營，一併移紮牛莊附近之田莊臺，扼要防守。即著岐元傳知該提督迅速到防，嚴密守禦，毋稍疏虞。奉省口岸甚多，應如何酌撥礮船兵隊駐守，著李鴻章、曾國荃、岐元妥密籌商，迅速辦理。

《德宗實録》卷一一八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蕭韶奏，吉林地方緊要，請調勁旅以實邊防一摺。據稱吉林琿春東北俄兵湊集，請飭抽調淮勇四五千人馳赴該省，交銘安等調遣，並酌調各省勇丁填紮原駐地方等語。留防各處淮勇能否酌量抽調，著李鴻章揆度情形，妥籌具奏。又據御史周開銘奏，直隸寶坻等屬被水，正定等屬被旱，請飭查明被災分數，奏請停徵一節。著李鴻章確切查勘，奏明辦理，毋任屬員等稍爲含混，貽累民生。州縣縱差殃民，亟應嚴查懲辦，並著督率藩司認真甄別，如有粉飾玩忽者，即行參劾。至疏濬河道等節，一併酌量舉行。原摺一件，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戊午，又諭：祭酒王先謙奏，長江水師請飭彭玉麟酌度，或將各營量爲調撥，審擇要隘，歸併屯紮，船隻礮位，有不合用之處，酌量變通，務求盡善。閩、滬船廠所造兵輪船，請併歸彭玉麟總理，並令保舉賢員協同管理，將弁勇丁嚴加簡汰，由長江水師中選擇換補，其不合用之兵船，由該侍郎會商船政大臣奏明改造等語。該祭酒所奏各節，是否可行，著彭玉麟體察情形，酌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六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荃奏，起程赴防，遵旨覆陳一摺。曾國荃現已由津赴防，力疾從戎，具見公忠體國。所陳兵力單弱，僅能督率宋慶、郭寶昌、劉維楨等軍防守山海關一路，若調遣旁軍，節制旁路，深恐力有不及等語，固爲慎重軍事起見，第該撫威望素著，謀略深長，當此防務喫緊之時，實有非他人所能勝任者。曾國荃總當懍遵前旨，力任其難，節制各軍，妥籌布置，以副朝廷倚畀。所有博崇武管帶旗營練兵，仍著歸該撫調遣，以一事權。

《德宗實録》卷一一八　乙丑，又諭：禮部奏，據朝鮮國王咨稱，該國講究武備，懇爲轉奏請旨，俾該國匠工學造器械於天津廠等語。著李鴻章妥籌具奏。其咨內所請簡選解事人員或於邊外習教一層，並著李鴻章詳審其意，一併妥籌迅奏。該國使臣業經該部安置居住，俟該督覆奏到日，再降諭旨。原咨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九　九月庚午，又諭：李鴻章遵籌朝鮮請派匠工學造器械一摺。朝鮮爲東北藩服，脣齒相依，該國現擬講求武備，請派匠工前來天津學造器械，自應俯如所請，善爲指引。本日已諭令禮部揀派通事伴送該國齎奏官卞元圭赴津。俟該員到後，著李鴻章詢問一切情形，再行奏明辦理。李裕元致李鴻章書函，並致送禮物，即可收受，從厚酬答，以聯情誼。並著酌度情形，作書答覆，俾知領會。將此諭令知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詹事府左庶子張之洞奏，敵船若入遼海，必趨營口，今日海防宜備者奉天，非山海關。關外形勢，營口爲前敵，錦州爲重鎮，統帥宜駐於此，方可左右策應。宋慶、郭寶昌、劉連捷、劉維楨四軍，分相敵而情不相浹，且湘、楚、皖、豫饟章厚薄不同，尤須主帥較近，方能鎮撫調護等語。所奏是否合宜，著曾國荃與李鴻章會商，妥籌具奏。將此由四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二〇　壬辰，又諭：彭玉麟奏覆陳調撥長江水師等事宜一摺。所稱各兵輪船全在頭礮、梢礮得力，請飭嗣後續造兵輪，務須豫謀地位，安設頭礮、梢礮一節。著穆圖善、何璟、勒方錡、黎兆棠妥籌辦理，江南及各省兵輪既無須另立總局名目，並協理之人，即著責成李朝斌一手合操，逐漸整頓。並由彭玉麟及李成謀每年調操一次，務期精益求精。將士如敢懈弛因循，仍著彭玉麟隨時參辦，以重江防。另片奏，請飭趕造十七八丈長小兵輪十隻。此船重在頭、梢兩礮，亦酌配邊礮以輔之，以爲江陰以下海防之用，仍交李朝斌合操等語。著劉坤一、穆圖善、何璟、張樹聲、吴元炳、勒方錡、裕寬、黎兆棠會商妥辦，原片各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劉坤一、穆圖善、何璟、張樹聲、彭玉麟、吴元炳、勒方錡、裕寬，並傳諭黎兆棠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二一　十月丙申朔，廣西巡撫慶裕奏，越南國王懇請討叛靖藩。得旨：越南土匪出没靡常，中國官兵勢難深入勦捕，該撫惟當督飭各防軍認真扼守，如賊蹤竄近，即行相機援應截勦，以安邊境。

壬寅，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奏，達賴喇嘛之父工噶仁青，請援案進貢。得旨：達賴喇嘛之父公衛工噶仁青進獻貢物，出於至誠，著照所請，准其隨同達賴喇嘛應進貢物交巴雅爾堪布一併呈進。嗣後，達賴喇嘛例貢之年，並准其隨同呈進。

《德宗實録》卷一二二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結琉球一案。又據右庶子陳寶琛奏，球案不宜遽結，當經惇親王等酌議，宜照總理衙門所奏辦理。旋據左庶子張之洞奏，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復經惇親王等議，以日本與俄深相邀結，又與福建、江、浙最近，且恐各國從而搆煽，卒至仍歸前説，或併二島而棄之，益爲所輕等語。復諭令李鴻章統籌全局，切實指陳。嗣據覆奏，宜用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以分緩急。又經惇親王等議奏，因此搆釁，未爲得計，且即天津海口可恃，江、浙、閩、粤各口究未可知，請飭妥議等語。此事關繫全局，自應博訪周諮，以期妥協。著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吴元炳、譚鍾麟、勒方錡、裕寬悉心妥議，切實陳奏。總理衙門摺片各一件，單三件，陳寶琛、張之洞、李鴻章摺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密諭知之。

戊午，諭内閣：繼格等奏，滿漢監督一時礙難同易生手，請將滿監督接辦漕務一摺。坐糧廳滿監督何桂芳，著准其再行接辦一年，嗣後不得援以爲例。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坤一奏，江南添募新湘勇五營，請將吴長慶帶往山東六營之饟撥歸山東應付，即將原解淮軍糧臺月饟劃扣，當諭令李鴻章、周恒祺查照辦理。兹據周恒祺奏，該營月饟山東力難籌撥，請飭照舊支發等語。所陳東省庫藏支絀，亦屬實情。該提督帶往各營，原爲暫時防守之計，所需饟項究應由何處籌撥，著李鴻章、劉坤一、周恒祺會商具奏，毋得彼此推諉，致有貽誤。現在各該省度支均非寬裕，儻有可以騰挪饟力之處，並著妥籌辦理。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八　十一月丙寅，劉銘傳奏：臣以菲材，渥承恩遇，自解兵柄，養疴田園。每念中外大局，往往中夜起立，背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馬以圖報於萬一。近者被命力疾來京，仰蒙召見，訓誨周詳，莫名銘感。竊念人臣事君之道，知無不言，況事變至迫，利害甚鉅，敢不竭其縷縷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中國自與外國通商以來，門户洞開，藩籬盡撤，自古敵國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生風，欺凌挾制，一國有事，各國圜窺。而俄地横亘東西北，與我壤界交錯，扼吭附背，尤爲心腹之憂。我以積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遷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難久恃，財有盡期，守此不變，何以自立？今論者動曰用兵矣，竊謂用兵之道，貴審敵情。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於海參崴開鐵路以達琿春，此時之持滿不發者，非畏我兵力，以鐵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禍將不測。日本一彈丸國耳，其君臣師西洋之長技，恃有鐵路，動逞螳螂之臂，窺視中華，亦遇事與我爲難。臣每私憂竊嘆，以爲失今不圖自强，後雖欲圖，恐無及矣。自强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略】查中國要道，南路宜開二條：一條由清江經山東，一條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惟工費浩繁，急切未能並舉。擬請先修清江至京一路，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表裏。【略】事關軍國安危大計，如蒙俞允，請旨飭下總理衙門迅速議覆。若輾轉遷延，視爲緩圖，將來俄局定後，築室道謀，誠恐臥薪嘗膽徒託空言，則永無自强之日矣。

上諭軍機大臣等：劉銘傳奏籌造鐵路一摺，所請籌欵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本年李鴻章請設之電線相爲表裏等語，所奏係爲自强起見，著李鴻章、劉坤一按照摺内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德宗實録》卷一二三　戊辰，又諭：户部奏，豫撥來年京饟一摺。據稱，歷届京饟均於年前豫撥，光緒七年京饟擬在各省地丁鹽課關税等款内指撥銀七百萬兩，請飭各該省於來年分批起解等語。京饟關繫緊要，現經該部就各省情形酌量動撥，自應遵照奏定數目源源報解，以應要需。著該將軍督撫監督等務於來年開印後分批起解，限五月前解到一半，十二月初間全數解清，不准截留改撥，藉詞延誤。儻届限不到，即照奏定章程指名嚴參。原單著分别摘鈔給與閱看。另片奏，光緒七年内務府經費擬撥兩淮鹽課銀十五萬兩、兩浙鹽課銀五萬兩、廣東鹽課銀五萬兩、湖北鹽釐銀五萬兩、福建茶税銀五萬兩、閩海關常税銀十萬兩、九江關常税銀十五萬兩，共銀六十萬兩，請飭依限完解等語。著該將軍督撫等務於來年開印後陸續徑解内務府交納，先將起程日期報部，仍限六月前解到一半，十二月初間報數解清，不准稍有蒂欠。將此由五百里諭知福州將軍，直隸、兩江、湖廣、閩浙、兩廣、四川、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各督撫，並傳諭粵海關監督知之。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直境黄河漫口要工及應補築大隄，並一切善後工程，共約需銀十數萬兩，除由直省竭力儘籌七萬餘兩，尚不敷銀八萬兩，請飭山東協籌等語。著周恒祺督飭司道，無論何款，剋日湊提銀八萬兩，委員徑解東明工次，交大順廣道劉盛藻兑收，以濟急需。並著李鴻章飭劉盛藻等撙節動用，毋稍浮冒。將此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二四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洋兩局廢弛，請飭嚴加整頓一摺。據稱福建船政局近來專徇情面，濫竽充數，提調監工不諳洋務，船政大臣亦爲所欺，一切公事提調等任意把持，所造輪船，難以適用，虚糜薪水。出洋學生近來多入耶蘇教，幫辦繙譯黄姓暗誘學生進教，總辦區姓十數日不到局，學生等毫無管束，拋荒本業等語。朝廷不惜重帑設立船政局，並派員管帶幼童出洋，原期製造輪船精堅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實用，若如所奏種種弊端，尚復成何事體。著何璟、勒方錡、黎兆棠將船政局事務力加整頓，提調監工等如有怠玩把持，即行從嚴參處。並著李鴻章、劉坤一、陳蘭彬查明洋局劣員，分别參撤，將該學生等嚴加約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知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勒方錡、陳蘭彬，並傳諭黎兆棠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二五　十二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色楞額等奏，派員查辦黄、黑兩教夷案一摺。批：結嶺寺喇嘛與夥爾族番互訟一案，據派往之噶布倫等稟稱，普納等寺黑教藐視逞强，而夥爾總百户等則以該噶布倫偏袒黄教、私自調兵等情稟訴。此案自係爲各寺布施起釁，該噶布倫等所稟各執一詞，自應另派賢員查辦。著色楞額、維慶即飭派出糧員，確切查明案中關鍵，相機開導，秉公辦結。所有帶兵彈壓之處，亦當斟酌情形，不得輕舉妄動，激成事端。另片奏，派員前赴裹塘查辦夷務等語。查緑野番與裹塘土司搆釁，色楞額等已派員帶兵查辦。著恒訓、丁寶楨、色楞額、維慶遵照前旨，妥籌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劉錦棠奏，布置防務一摺。劉錦棠現在駐紮哈密，新疆南路防務自應另籌布置。西四城事務繁雜，且近俄邊，一切尤關緊要，各將領事權不一，必須才兼文武之大員前往督率。劉錦棠商令張曜移紮喀什噶爾，就近調度，所籌甚合機宜。即著張曜統率全部，迅赴喀城，將西四城邊防善後，暨中外交涉事宜，隨時妥籌，與劉錦棠會商辦理。所有提督董福祥等馬步十一營旗，均歸節制。至阿克蘇、烏什等城，並著劉錦棠飭令道員羅長祐等分投扼紮，認真防守。其餘布置各節，均著照所議行。北路防務，將來有應變通之處，著劉錦棠、金順相機酌辦。左宗棠現在來京，該大臣等責任綦重，惟當遇事和衷，相期共濟，以副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吴長慶奏，山東海防緊要，請增募水師，並請飭兼顧商撥水雷大礮輪船暨籌撥水師饟銀各摺片，固爲力籌防務起見，惟現在海防緩急情形與前數月不同，自當因時制宜，斟酌辦理。將來事機大定，必須通籌布置，以爲久長之計。該提督所請各節，著李鴻章悉心酌度，妥議具奏。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八　戊午，諭：前據銘安奏，請調總兵唐仁廉差遣，旋據李鴻章奏，該總兵統帶所部駐防海口，且有承辦要務，未能派赴吉林。兹據銘安、喜昌奏稱，現聞該總兵修築礮臺業已告竣，仍請飭調赴吉總統三姓防營，沿江礮臺亦令相度辦理等語。著李鴻章即飭該總兵迅赴吉林，俾資防守。

《德宗實録》卷一二五　庚申，神機營奏，循例選派弁兵赴天津學製外洋軍

火機器。欽奉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允之。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本年冬漕遵辦河運，請飭濬河築壩一摺。據稱，本年辦運冬漕，東省新挑十字河，現又淤墊，戴村壩爲蓄汶濟運關鍵，水漲易於衝決，張秋、荆門、七級一帶，旋挑旋淤，必須大加挑深。請飭趕緊疏濬，並將戴村壩修築堅固等語。漕運關繫緊要，著李鶴年、周恒祺嚴飭該管河道各員，將淤淺各工趕緊認真疏濬，毋稍遲誤。其戴村壩業經周恒祺委員修築，據報一律堅固，仍著該撫隨時飭屬整理各閘，俾利漕行。劉坤一即飭司道等，將雇船兑運各事提前趕辦，以期迅速。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光緒朝東華録》三九　正月丙寅，以李鴻藻爲兵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一二六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慶裕奏，百色廳屬匪徒滋事，派兵擒捕等語。廣西百色廳屬恩陽境内，匪徒劉興佳等糾黨起事，已革土官岑森膽敢通信謀逆，實屬狂悖已極。現經慶裕派軍會同地方文武擒捕，業將岑森及匪黨黄亞芒等正法，疊次擒捕餘匪殆盡，辦理尚爲迅速。仍著慶裕飭令嚴拏劉興佳等，務獲究辦，毋任漏網，並飭緝零星匪黨，俾净根株，一面清查保甲，剴諭土族人等各安本分，勿爲匪徒煽誘，以期地方靖謐。將此諭令知之。

庚午，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光緒六年冬漕海運辦理章程十二條，一、海運事繁責重，應循案委員設局分辦；一、交倉漕白正耗應請就數起運，其節省漕白等耗仍舊儘數糶變撥抵運腳；一、海運經費應照章以河運節省銀米等款分别抵支；一、津通經費並北局各項用款，應照新章分别裁革撥解；一、剥運漕糧應仿照白糧，裝用口袋，以期周密；一、慎重米色，必須早驗早卸，應請先儘正漕兑收，並將上届存倉循案作抵；一、運通剥船首貴籌畫盡善；一、沙船經剥耗食等米，應請循舊動支，作正開銷；一、米船放洋，循案派撥輪船，咨行沿海水師逐段巡護，並飭撥艘船於津通一帶巡防官剥；一、沙船領運各事宜，應遵照成案辦理；一、蠲減缺額南糧，應以變價餘賸撥補；一、丹徒縣漕南等米並行月變價，應仍循案辦理。下部知之。

戊寅，雲貴總督劉長佑等奏：雲南兩迤鹽務，疊遭匪擾，廢弛已久，請先將正額課銀二十六萬一千六百餘兩，自光緒六年起照數徵足，如有缺額，即在鹽釐項下撥補。其養廉雜支銀兩，俟煎銷暢旺，察看情形，再行酌量啟徵。下户部議。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劉銘傳奏請籌造鐵路，當諭令李鴻章、劉坤一等籌商妥議。兹據先後覆奏，李鴻章以經費不貲，若借洋款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劉坤一則以有妨民間生計，且恐於税釐有礙。所奏均係爲慎重起見。鐵路火車爲外洋所盛行，中國若擬創辦，無論利少害多，且需費至數千萬，安得有此鉅款？若借用洋債，流弊尤多。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爲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將此各諭令知之。

丙戌，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籌議王先謙所奏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二事。請將華商由招商局運茶，自漢運津者，祇完正半兩税，以外概不重徵。華船運貨出洋，仍由招商局逐漸推廣，不必另立公司。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三九　戊子，李鴻章奏：准出使德國大臣兼肄業監督李鳳苞咨開，前因福建船政選派駕駛、製造生徒出洋肄業，經該大臣偕同洋監督日意格，隨員馬建忠、文案陳季同，繙譯羅豐禄等於光緒三年三月内到洋，督率肄習三年，陸續學成，咨送回華。其展限補習四月者，扣至六年八月亦一律完畢，分别留洋、遣回在案。溯查出洋生徒，在船時各限功課，不令間曠，既抵英法，專延洋師補教，以充根柢。一面偕同洋監督面商英、法部臣，將在英之駕駛生先派三生登鐵甲船。九年入格令尼次官學，續將官學八生調入鐵甲船學習，歷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堅、阿非利加、印度洋等處學習操防排布迎禦之法，迨離船後，又專延教習補授電氣、鎗礮、水雷各法，具有船主憑單給執，並照章酌量游歷工廠，以廣見識。是駕駛諸生在船學習，不止原定章程分班五次入上鐵甲船已也。其在法之製造生，先送四生入削浦官學，五生入多廓官廠，其餘派入油答佃官礦學及科魯蘇民廠，分習開採、烹鍊、鎔鑄等事。旋經商明部臣，將油答佃處五生入巴黎官礦學。其製造藝徒，初派民廠補習工藝，續經分送賽隆及向海士登官藝學。該生徒等各照官學所定章程，專門洋師按年甄别，給執官憑，並酌量游歷英、法、比、德各國新式機器船械各廠，以資考訂。凡有傳習，各生徒俱已竟功，雖天資不一，造就有深淺之殊，而按章督課，實與諸官學卒業之洋員無所軒輊。其製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機及應需之物，駕駛者能管駕鐵甲兵船，調度布陣，其製造如魏瀚、陳兆翱、鄭清濂、林怡游，開採鎔煉如羅臻禄、林慶升，駕駛如劉

步蟾、林泰曾、蔣超吴、方伯謙、薩鎮冰，頗爲優異。其餘加以陶鎔，均可成器，皆有考取確據，委與原定章程辦有成效之語相符。苟非在事各員指臂相資，未克臻此，所有出力各員，除正一品前船政監督日意格屢稱渥荷隆恩不敢再邀獎敘，及隨員候補道馬建忠業經奏獎，襄辦文案縣丞錢德培不及三年存記勞績外，其文案陳季同、繙譯羅豐禄、出使德國二等參贊官徐建寅、幫辦監督洋員斯恭塞格、洋文案商氏邪等五員，辦理文案繙譯，襄助華洋監督，移調生徒，料管妥協，及偕同前赴各廠考求機器製造採鍊並查察功課，兼習律例、公法、化學、政治等事，均能始終勤奮，辦理有成，應請照案奏獎。允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六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慶裕奏：繕録越南國王奏疏呈覽，暨勦捕匪徒各摺片。越南國王以該國積年諸匪勢難獨辦，現在李、陸餘黨擾掠，籲請派兵助勦等語。該國列在藩封，朝廷字小爲懷，初未稍存膜視。前因叛將李揚才出關滋擾，特命提督馮子材督師往勦。該逆旋即就擒，至其餘積匪黨類既衆，蔓延亦廣，勢難懸軍深入，一一芟除，自應由該國隨時妥籌辦理。其近邊各處，仍著張樹聲、慶裕督飭防營，擇要扼守，遇有匪蹤竄擾，務當實力會勦，俾壯聲援。該督撫即將此旨傳諭該國王知悉。李亞生等各匪，撲擾高平等處，經提督黄桂蘭督兵截擊，斃賊多名。仍著飭令該提督相度機宜，認真勦捕，以遏賊氛。另片奏越南國王疏内，左江之何明英、謝福喜，右江之黄三、潘如林，新投匪黨之語。節據邊防軍報，出擾之賊，並無何明英等之名。仍著張樹聲、慶裕查明辦理。廣西伏莽匪徒，即著該督撫飭令防軍暨地方官，隨時嚴密掩捕，務盡根株，毋任竄出關外，旬結爲患。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一七　二月丙申，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酌覆朝鮮委員詢問各條，並代擬通商約章，馳書開導，以免固拒。下所司知之。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國商議琉球一案，降旨交南北洋大臣等籌議。日本使臣宍户璣，於未經議定之先，即自棄前議，悻悻而去，其所請各節與中國存球之意，尚未盡善，未能即予准行。該國不遂所求，尤難保無藉端要挾情事，所有沿海各省防務自應嚴行戒備。著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吴元炳、譚鍾麟、勒方錡、周恒祺、裕寬督飭各營，妥爲備豫，不動聲色，静以待之，毋得稍有疏懈。聞日本造小鐵甲輪船兩隻，可以駛入長江，並著彭玉麟、李成謀加意籌備，毋爲所乘。定海一廳，四面環海，應增調閩省輪船，以助兵力，並著何璟、勒方錡、譚鍾麟、黎兆棠會商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彭玉麟、吴元炳、譚鍾麟、勒方錡、周恒祺、裕寬，並傳諭黎兆棠、李成謀知之。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鴻章奏，酌覆朝鮮詢問各條内議及華商乘船前往貿易各節，兹據吴大澂奏，請飭察度該國口岸，招集商人，行船販貨，藉此聯絡保護等語。所見大略相同。著李鴻章參酌情形，妥籌具奏。另片奏蘇城溝等處民人，可由中國派員，在海參崴一帶設立公所，爲之經理等語。是否可行，並著李鴻章悉心酌度，一併覆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遵查招商局被參各款摺，李鴻章奏，查明招商局員被參各款，並瀝陳辦理情形各摺片。著户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一二八　三月乙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杜嘎爾奏：偵探俄兵在庫什業莫多地方盤踞，業已分咨各路，練兵扼守要隘，以備緩急。報聞。

壬申，欽奉大行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遺誥。

乙酉，又諭：岐元等奏江南代製洋礮等項，解到需時，請飭將郭寶昌撤回各營内兩磅後膛礮六尊，格林礮兩尊，馬梯呢後門洋槍五百杆，並火藥鉛丸全數截留，由郭寶昌派員解赴奉省軍營。其帶礮隊員弁兵丁，俟運解到日，即留奉省差委，並由江南將礮位等撥給郭寶昌應用等語。江南本有應解奉省軍械，現在尚未解到，即著李鴻章飭令郭寶昌將該營礮位等項，照數截留。其應如何運解，及酌留員弁兵丁俾資訓練之處，並著李鴻章查明辦理。所有此次截留礮位等項，著劉坤一於機器局如數撥給安徽，由裕禄知照郭寶昌領用，以利操防。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〇　是月，命駐德使臣李鳳苞兼義、奥、荷三國使事。

《德宗實録》卷一二九　四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事雖已定議，惟念中國邊境與俄毗連，必宜慎固封守，以爲思患豫防之計。吉林之三姓、寧古塔、琿春等處，防務尤關緊要。該將軍駐紮吉林省城，相距寫遠，恐難兼顧。所有三姓、寧古塔、琿春防務，即著責成吴大澂督辦，並將各該處屯墾事宜妥爲籌辦。銘安身任將軍，於通省防務及地方一切事宜，亦當認真講求，力圖振作，毋致日久懈生。至庫倫爲俄人來往衝途，關繫甚重，本日已有旨，將喜昌補授庫倫辦事大臣，著將所部新軍酌帶一千人，前赴庫倫，並督率該處原有宣化馬隊，勤加操練，以備不虞。其餘現紮寧古塔、琿春各營，均歸吴大澂節制。應需饟銀，

仍照舊由部分別給領。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尋據吉林將軍銘安奏稱，防軍現有九千人，當督飭將領，盡心蒐討，嗣後邊防屯墾事宜，自當商榷籌辦，隨時具奏。報聞。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奏：遵議招商局員被參各款摺，因劉坤一、李鴻章所奏異詞，臣等無從臆斷。惟據劉坤一、李鴻章覆奏，均稱招商局銀錢帳目向由駐滬道員徐潤一手經理，應請飭下該大臣等，調齊該局一切卷宗帳據，再行詳細確查，會同辦理。從之。

丙午，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曾紀澤奏，與俄國改訂約章及辦事艱難情形各一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進呈曾紀澤改定條約章程並地圖等件一摺。著惇親王奕誴、醇親王奕譞、潘祖蔭、翁同龢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覆覈具奏。

丁巳，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湘毅軍等十營，全數遣撤。又奏：飭原駐山海關總兵楊玉書武毅軍步隊兩營，填紮寧海城左右；馬隊兩營，於附近海岸之秦王島等處分紮巡防。併報聞。

己未，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據左宗棠奏，擬調各營先修水利，當諭醇親王奕譞酌覈具奏。茲據奏稱興修水利一事，機不可失，事同創舉，請飭恭親王奕訢總司其事等語。畿輔水利，自雍正、乾隆年間興修後，歷年既久，地勢河道今昔異形，旱潦無從蓄洩，關繫民生，甚爲重大，自應及時籌辦。著派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會同左宗棠暨直隸總督李鴻章，兼管順天府府尹童華等，妥議章程，奏明辦理。

庚申，閩浙總督何璟等奏：福建臺北府屬淡水、新竹二縣地震。得旨，著即督飭該管道府，確查被災輕重情形，妥籌撫恤，毋令一夫失所。

《德宗實録》卷一三〇 五月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禁食鴉片，請先增洋藥土煙稅捐，以收實效一摺。鴉片流毒中國，爲害甚深，近因民間吸食愈多，銷路愈廣，於國計民生大有妨礙。朝廷軫念時艱，何難申明禁令，齊之以刑。惟慮陷溺既久，興販吸食之徒日衆，空文禁制，既屬徒法難行，而訟獄滋繁，又將別增擾累。左宗棠所奏擬加徵稅釐，參用罰懲遺意，冀可漸挽頹風，不爲無見。各省原定洋藥釐捐，本較洋稅爲重，乃總計所收釐金，竟遠不及進口之稅。是承辦各員奉行不力，減成折收，任令奸商隱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顯然。現照左宗棠所擬每洋藥百斤，統稅釐合計，共徵銀一百五十兩。內地土煙價值較低，稅釐准照洋藥推算徵收，亦尚平允。此項係取之於吸食鴉片之人，與華洋各商並無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將軍、各直省督撫、粵海關監督將各關口及各地方情形詳細體察，將稽查徵收章程悉心妥議，於一月內覆奏，候旨定奪。此事務在必行，該大臣等當熟籌辦法，期於大局有裨，實爲至要。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南北洋大臣、福州將軍、各直省督撫，並傳諭粵海關監督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一 癸酉，張樹聲奏：粵省洋面遼闊，港汊分歧，私鹽日益充斥，官引因而滯銷，先經前督臣勞崇光奏准，在於江北清遠縣屬白廟地方添設排船，製備鎗礮，遇有大夥私梟持械拒捕，准其施放抵禦，照例格殺勿論。光緒四年間，又經前督臣劉坤一於奏辦私鹽案內，將置造輪拖等船配給洋快鎗礮，分布虎門內外，嚴密堵緝各情陳明在案。惟念此等亡命之徒，專以販私爲業，恃其船堅礮利，熟習波濤，結幫連檣，肆行無忌，遇有緝私船勇，動輒逞兇拒捕，開礮迎敵，若不嚴加懲創，不獨於鹽務大有關係，且爲地方隱憂。臣伏查例載，江西省行銷淮鹽各州縣並山西省河東鹽池地方，派出緝私員弁兵役，准其攜帶鳥鎗，官編字號給發，遇有大夥私梟持械拒捕，許令施放抵禦，登時格殺者照罪人持杖拒捕登時格殺律勿論等語。近來粵東鹽務廢弛日甚一日，而奸販之輩亦復愈聚愈多，凡夫行銷粵鹽各引地，大抵民情刁悍，積慣販私，毫無忌憚。蓋緣嶺海阻深，歧路紛出，私販既到處可充，梟徒輒恃衆抗拒。現值整頓峴務講求緝私之際，亟應援照成案，申明定例，分別辦理，俾期梟匪斂跡，官引暢行。據兩廣鹽運使段起、廣東按察使倪文蔚會詳請奏前來，相應請旨俯准援照江西等省成案，於粵東內河外海以及行銷粵鹽各省引地，遇有大夥私梟聯幫闖越，執持火器抵禦，登時格殺勿論，其非大夥私匪及並未執持火鎗軍械拒捕者，祇准照案捕拿，分別擬辦，不得概行施放鎗礮，以示區別而防流弊，仍俟數年後此風稍戢，即行奏請停止。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一三〇 乙亥，諭內閣：繼格畢道遠奏，請飭慎選漕糧米色一摺。此次江蘇海運漕糧米色未能純潔，前據該撫奏明，飭令倉場侍郎通融驗收，在該省偶遇暘雨失時，原不能不量加體恤，俾小民便於輸將。惟米質柔嫩，不堪久儲，儻各州縣暨委員等，因有通融驗收之案，並不認真揀選，輒請援案兌收，殊非慎重倉庾之道。著該撫嚴飭糧道，暨有漕各州縣，並收米委員等，嗣後兌運漕糧，務當詳細查驗，慎選一律乾圓潔淨之米，儻有藉詞影射情弊，即行據

實嚴參。

癸未，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李鴻章奏，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節次辦法一摺。據稱，近畿水利，關繫國計民生，頻年逐漸經營，將各河擇要修濬，因需費繁鉅，未舉大工，考諸往昔成案，揆之目下情形，通盤籌畫，惟有次第酌辦等語。著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會同左宗棠、李鴻章、童華等，酌奪情形，隨時妥商辦理。

己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中俄新訂約章各款，界務除接收伊犁外，塔、喀二處亦須重加勘定。前奉諭派錫綸會商金順，相機籌辦，應由該大臣詳慎籌辦。商務新添嘉峪關一口，請設監督一員，擬以甘肅安肅兵備道兼充。其應否設稅務司辦理稅務，請飭下陝甘總督察看情形具奏。嘉峪關、吐魯番設領事，張家口設行棧及茶稅各節，應於換約後分別辦理，償款盧布九百萬圓，約合銀五百萬兩，六次歸還，應由户部妥速覆議，以備屆期開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一　己丑，諭：丁寶楨奏，鹽源縣屬地方被水成災，現飭查勘籌款賑濟等語。本年四月間，四川鹽源縣屬河西地方，雷雨冰雹，水勢陡漲，衝壞民房約七八百户，傷斃男女約千餘口，殊堪矜憫。即著丁寶楨飭屬確切查明被災户口，分別輕重，籌款賑濟，妥爲撫恤，毋令失所，用副軫念災黎至意。至該省城於四月間地覺微震，省外各屬有無震動情形，並著查明據實具奏。

《德宗實録》卷一三一　六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樂，年來精神疲弱，於公事不能整頓，沿江礮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礮，煙氣眯目，甚或坍毀。又有人奏：該督嗜好過深，廣蓄姬妾，稀見賓客，且縱容家丁收受門包，在廣東所築礮臺一經霪雨，盡行坍塌各等語。現在東南海防，正關緊要，所奏是否屬實，著彭玉麟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江海防務辦理有年，究竟有無把握，著彭玉麟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原摺片著摘鈔給與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丙午，諭内閣：據内閣學士張之洞、詹事府右庶子周德潤、御史洪良品先後因星變陳言，詳加披閱，所陳各條不爲無見。訟獄爲民命所關，屢經諭令内外用刑衙門，清理庶獄，免致小民冤抑。乃各省積習相沿，於民間控訴案件日久積壓，甚且任意刑求，拖累株連，在所不免，遂致京控之案層見疊出。嗣後各該督撫等，於京控命盜重案，務當親提，秉公審訊，遇有冤抑，立予平反，不得概以懷疑誤控等詞一奏結案，以重民命。並著刑部將京控積案年限，申明舊章，隨時稽查，毋任日久生懈。錢糧係維正之供，豈容經徵人員暗中侵挪，乃或上司意存見好，每遇屬員虧空，轉設法爲之彌縫，至離任虧欠久懸，身後參追無著，國課因之日絀。關稅、釐金出入尤多蒙混，不能涓滴歸公，總由經手官紳營私取巧，百弊叢生，遂致利歸中飽。嗣後該督撫監督等，務當潔己奉公，於錢糧釐稅款項認真經理，覈實奏報，不得任意開銷，稍有欺飾，以裕帑項。各省防軍歲需餉項甚鉅，著各督撫、統兵大臣將所部各營嚴行稽覈，選派得力將弁管帶，隨時申明紀律，汰弱留强，俾成勁旅。儻有不加訓練，不講營規，虛報空額，吞蝕口糧諸弊，一經發覺，定即重懲。澄敘官方，察吏實爲急務。各省督撫考察屬員，率多虛應故事，不足以示勸懲。凡屬員任内各有應辦公務，該督撫平日當留心詳查，認真考課，視其能否，定功過以爲舉劾，仍須詳敘實蹟具奏，用昭賞罰，不得僅託空言。至冗員過多，亟應照章甄別，將庸劣各員隨時裁汰，毋任日久濫竽，並將參劾裁汰員數陸續咨明吏部查覈。以上各節，均須實力奉行，不得視爲具文，一味粉飾因循，致負委任。總之時事多艱，全在中外大臣共矢公忠，實心任事，破除成見，以期宏濟艱難。朝廷進退大臣，惟視其能否盡職，以爲考覈。其各時加惕厲，庶幾恩眷長承也。

《光緒朝東華録》四一　乙卯，曾紀澤奏：臣於光緒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附片陳明，駐紮英國屬地新嘉坡領事官候選道胡璇澤因病出缺，並派委領事隨員鹽提舉銜布政使經歷蘇淮清暫行代理。仰蒙聖慈垂鑒，查該埠萬國通衢，五方雜處，英人既竭力經營，而華民之經商寄寓於該處者，輻輳往來，日臻繁盛。該處領事官，實有聯絡邦交、保護商民之責，必得精明强幹之員，方足以膺茲劇任。臣與總理衙門往返函商，查有五品銜都察院學習都事左秉隆，駐防廣州正黄旗漢軍忠山佐領下人，由同文館學生派充英文副教習，歷保今職，光緒四年十月隨臣出洋，派充英文三等繙譯官。該員年力正富，學識俱優，通達和平，有爲有守，熟習英國情形，通曉西洋律例，以之充補新嘉坡領事官，實屬人地相宜。允之。

《德宗實録》卷一三二　七月甲子，又諭：順天學政孫詒經奏，考試八旗童生，查出頂替四十四卷，照例查究，並請飭嚴定章程等語。童試爲士子進身之始，宜如何束身自愛，恪守功令。乃此次考試八旗童生，竟有頂替四十四卷之多，實屬不成事體。該學政將其一併扣除查究，辦理甚是。嗣後八旗童試，應如何革除積習，嚴定章程之處，著禮部妥議具奏。尋奏，嗣後八旗童試由各旗造送

年貌三代清册，送參領等看驗，本佐領出具切實圖片，交本童收執，以憑取結投卷。先將派出各參領等職名，造送查覆，其保結廩生，入場時公同送考識認。如有頂名冒替情弊，交點名御史究辦。參領等則由兵部酌擬專條，奏請議處。從之。

庚午，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學士尚賢奏，八旗各項繙譯考試，請飭一併嚴定章程，以杜弊端一摺。據稱：八旗童試而外，各項繙譯考試，槍冒頂替，弊端甚多，殊屬不成事體。應如何嚴定章程，革除積習之處，著該部妥議具奏。另片奏：盛京宗室覺羅官學，經將軍岐元籌修督課，已有起色。八旗各學廢弛，請飭整頓等語。著岐元等認真整飭，隨時督察，以培人才，毋任稍有懈弛。

壬申，諭内閣：繼格、畢道遠奏，招商局協運江浙漕糧，攙雜破碎過多等語。漕糧爲倉庾正供，宜如何慎重起運，本年招商局協運漕糧，攙雜破碎過多，總由該委員等辦理草率，殊屬不成事體。著直隸總督飭令招商局於協運漕糧時，酌分派道員一員，常川駐京，認真驗兑。並著江蘇、浙江各巡撫，責成各該糧道，嚴督辦漕各委員，在上海、天津與招商局兑米時，加意察查，務令米色一律乾圓清淨，毋得稍涉含混，致干咎戾。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兵部奏，請飭各省題報現年兵馬數目一摺。各省兵馬數目，例應於每年十月具題造册報部，該部於年終彙題，所以備考查而杜浮冒。現除浙江依限題報外，其餘各省率多辦理遲延，甚至積壓年久，竟不造報，實屬不成事體。該部以各省欠報年分甚多，若令以次遞補，則到部之册所報並非本年，而本年之册到部不知何日。請飭欠報各省，即將現年數目造報，係爲清理積牘起見，著各直省督撫自光緒七年起，將本屆兵馬數目依年造報，勿逾例限。如再遲延，即著該部奏參，將該督撫及營官從嚴議處，以儆玩泄。至歷年未報各案，並著分年帶補。

戊子，諭内閣：彭玉麟奏，道員辦理局務，諸多謬妄等語。江蘇候補道趙繼元，嗜好素深，辦理兩江軍需總局，遇事把持，任意蒙蔽，於應辦各務粉飾敷衍，毫無實濟，實屬劣迹昭著。趙繼元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德宗實録》卷一三三　閏七月壬辰，諭内閣：給事中劉瑞祺奏，各省抽釐設卡，請飭權衡出入，酌量撤留一摺。各省抽收釐金，疊經諭令覈實辦理。若如該給事中所奏情形，實屬無裨國計。著各該督撫將各釐卡出入數目悉心統覈，酌量撤留，報部備查，不得以空言塞責。將此通諭知之。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彭玉麟署理兩江總督，並諭令迅即赴任。惟念該侍郎從前補授安徽巡撫、漕運總督，屢辭職任，現因兩江事務重大，江海防務尤關緊要，亟須得人而治。該侍郎威望素著，且於該處地方情形及水陸營務均所熟悉，劉坤一既令來京陛見，即須交卸，若該侍郎固執成見，仍辭署任，輾轉耽延，必致貽誤疆事。彭玉麟體國公忠，受恩深重，值此時事多艱，當念朝廷倚任之重，力圖報稱，接奉此旨，著即馳赴署任，毋稍延緩。將此諭令知之。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收伊犂事宜亟應剋期舉辦一摺。接收伊犂及分界事宜，前已先後派令錫綸、升泰前往辦理，惟原定條約應特派大臣遵照督辦交收伊犂事宜之陝甘總督商定開辦。現在陝甘總督曾國荃因病給假調理，一時未能到任，著派金順督辦交收伊犂事宜，錫綸作爲特派大臣，以符原約。該將軍等仍當與劉錦棠、升泰等詳細妥籌，會同俄國所派大員在伊犂城商定次序開辦，並著金順派委妥員，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土爾吉斯坦總督，將交收伊犂各事照約如期辦竣。其分界事宜，仍著錫綸、升泰懍遵前旨，與劉錦棠、金順、張曜隨時隨地詳加籌度，妥慎辦理，勿稍輕率。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粵海關應解北洋海防經費，積欠甚多，請旨嚴催一摺。據稱：粵海關應解北洋海防經費計歷一年之久，迄未解到絲毫等語。北洋海防，關繫緊要，現在訂購船礮等項需款尤殷。該關積欠至四結之多，殊屬延玩。著崇光迅將徵存四結北洋經費限一月内分兩批解清，嗣後務當恪遵前降諭旨按結，提前報解，儻再延欠，即由李鴻章奏參。並著張樹聲、裕寬隨時催令該監督趕緊報解，勿任支展。將此由四百里諭知張樹聲、裕寬，並傳諭崇光知之。

辛亥，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劉錦棠奏：接收伊犂及與俄國分界事宜，現籌辦理情形。得旨：宜軍進紮伊犂，自應嚴禁擾累，善爲撫輯，將來善後諸事，著劉錦棠隨時與金順會商辦理。前已派金順督辦交收伊犂事宜，錫綸作爲特派大臣，該京卿當仍遵前旨，與該將軍等妥商籌辦。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戈靖奏，廣東瓊州地方土客漢夷雜處，從前署雷瓊道劉鎮楚辦理客匪善後事宜，未能持平，致安插雷州所屬之客民逃往瓊州邊界，結黨要盟，創立天地會名目，分股在萬州、陵水、定安等處，句結黎匪，剽劫鄉村，裹脅良民入會，疊次滋擾崖州萬縣，戕官搶殺；該處道府，卸過屬員捏報

地方安堵，請飭查辦等語。匪徒句結滋事，若不從嚴懲辦，必致養癰貽患。著張樹聲、裕寬飭令該處地方文武，隨時認真防範，並將滋事要犯嚴行捕治，以遏亂萌，毋任稍有諱飾，致貽後患。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三四 八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侍講學士陳寶琛奏，辦理洋務條陳六事一摺。所奏請飭蒐求各國史乘及私家著述，或出使游歷諸人紀載，編輯備覽一節。著各該督撫留意訪求，得有關涉洋務足資考證之書，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送國史館以備采擇。又請飭所司於曾經出洋之學生，曾辦洋務之府縣，酌保數人一節。出洋學生及各省屬員中，如有志趣方正，才識練達，足備總理衙門行走之選者，即著該督撫咨明該衙門，聽候調取。又請於每科進士中選擇十數人，令其游歷各國一節，是否可行，又請參合中西律意，訂一公允章程，商布各國勒爲科條一節，有無窒礙，著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酌議具奏，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所奏六條一併議奏。另片奏，近來派駐各口之輪船，操演多不合法，管駕員弁徵逐嬉游，漫無紀律，水手間有虛額，薪糧或亦剋扣等語。中國創造輪船，操練水師，需費甚鉅，原期海口巡防，藉資得力，若如所奏各情，虛糜帑項，弊竇叢生，殊屬不成事體。著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何璟、岑毓英、黎兆棠查明參辦，嗣後務當大加整頓，力求實際。應如何責成統領認真操閱稽查，嚴申黜陟之處，著南北洋大臣等體察情形，詳細覆奏。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何璟、張樹聲、岑毓英、裕寬，並傳諭黎兆棠知之。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原奏請飭蒐求各國史乘等編輯備覽，及酌保學生府縣數人兩條，業經奉旨應令各該督撫遵照辦理。其擇選進士游歷，及參合中西律意編訂章程兩條，應俟李鴻章等覆奏後再行覈議。至臣衙門設立已二十餘年，未便遽議改名，所請改爲通商院一節應毋庸議。又現在軍機大臣兼管臣衙門有年，似可照舊辦理，其司員保送章京及臣衙門辦事分股各節，仍請查照奏章辦理。又原奏謂洋務爲諱莫如深，嗣後如有關繫洋務要件，應須內外臣工集議者，隨時請旨遵行。得旨，依議行。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續修德國條約，本年七月間畫押互換，將條款刊刻咨行各省，一體遵照。報聞。

壬申，又諭：錫綸奏，前往接收伊犂，分定邊界，應行備辦各事宜；並陳明往返需時，參贊一缺未可久懸各摺片。接收伊犂及前往分界，道途往返，時日難以豫計。塔城地方緊要，參贊一缺未可久懸，均屬實在情形。所有交收伊犂事宜，仍著金順督辦，並著升泰作爲特派大臣，遵照前旨妥慎辦理。其分界一事，升泰當隨時隨地會商劉錦棠、金順、張曜等，詳細籌辦，務臻妥協。錫綸即將塔城應辦之事悉心經理，以專責成，毋庸會辦交收分界各事，仍將棍克札拉參藉端勒索等情一案，認真查辦，迅即奏聞。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三五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遵旨覆陳增收洋藥土煙稅釐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李鴻章妥議具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洋藥稅釐，香港偷漏過鉅，俟英使威妥瑪北來後，與之逐細會議，奏明請旨。報聞。

《德宗實録》卷一三六 九月癸巳，諭內閣：巡視東城御史阿彥泰等奏，拏獲營房窩賭匪徒請交部審辦，並將該管營官嚴劾一摺。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局員久擅利權，諸多弊竇，請飭嚴查一摺。據稱，已故內閣中書何慎修，前督辦蘇滬釐局，開支巡查經費，或數月一巡，或終年不出，公項則按月坐支；各局卡收款，存放各錢鋪，挪移生息；其經管水利工程，獨斷獨行，名爲辦事認真，實則侵攬利權，恐該省局員相率效尤等語。所奏是否屬實，著黎培敬、譚鈞培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嗣後該省各項局務，應如何妥定章程，以杜把持蒙蔽之處，並著悉心經理，務昭覈實。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黎培敬，並傳諭譚鈞培知之。

乙未，又諭：彭玉麟先後陳奏，請開兩江總督署缺，並開巡閱江海差使各一摺。覽奏情詞懇切，自應俯如所請，准開兩江總督署缺。至該侍郎巡閱江海有年，不辭勞瘁，整頓水師，深資倚任，仍著照舊巡閱，毋許推諉。劉坤一著即開缺，大學士左宗棠著補授兩江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劉坤一著俟左宗棠到任後，再行交卸，來京陛見。

庚子，出使俄國大臣曾紀澤奏：與俄國新定約章，互換日期，即將俄國蓋印畫押之條約正本譯妥齎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奏：在比德和福行宮，致遞賀俄君即位國書日期。均報聞。

《德宗實録》卷一三七 丁未，河南巡撫涂宗瀛奏：勦辦汝寧府光州捻匪，地方肅清。得旨，仍著知照李鶴年飭屬將逸匪魯驢子嚴拏務獲，毋任漏網。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清安等奏，遵旨安撫哈薩克，並豫籌安謐邊陲一摺。棍克札拉參在科屬地方收撫哈薩克，藉端勒索等情，前經諭令錫綸確查參奏，何以尚未查辦？此項哈薩克，前在塔城附近駐牧，因棍克札拉參勒索太苦，逃赴科

境，該呼圖克圖又不能妥速收回，肆行勒索，實屬荒謬已極。據清安等所稱，該哈薩克原係十二柯喇依內兩柯喇依，早歸俄國等語，尤應妥爲安插，勿任四出爲患。著錫綸即將此項哈薩克設法全行調回塔境，不得再越科界，以期永遠相安，並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仍遵前旨，將棍克札拉參查明參辦，一面飭令迅速回籍，不准逗遛。該哈薩克未經調回以前，仍著清安等暫行安撫，免致激而生變。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三　甲寅，楊昌濬奏：本年六月二十五日，甘南各州縣地震，經臣查明附片馳奏。閏七月十三日遞回原片，内開：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即督飭地方官將被害災民妥爲撫恤，毋任失所，欽此。當即飛飭各該印委欽遵辦理在案。旋據階州詳報，續查該州屬之柳林里、永川里、石門里、角弓鎮等處，被震壓斃男女大小四十二名口，受傷二十七人，倒塌房屋一百二十餘間，傷斃牲畜一百餘隻。禮縣詳報，續查該縣與階州西固接壤之白家莊、岳平里、大潭等處，壓斃男女大小三百四十七名口，受傷近百人，房屋倒塌不少，傷斃牲畜三百餘隻。臣接閱之餘，實深憫惻，皆由臣奉職無狀，有此災殃，無任悚惕，隨飭鞏秦階道譚繼洵將前年賑捐餘糧盡數提撥，委員前往，會同印委查明户口，迅速賑撫，如有不敷，即由原捐項下撥用。得旨：覽奏，階州等處被災情形，殊堪憫惻，著仍遵前旨妥爲撫恤，務使災民均沾實惠。

《德宗實録》卷一三七　乙卯，又諭：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東北邊防經費，各省報解遲延，請旨嚴催一摺。據稱，各直省應解本年東北邊防經費，截至九月止，除已解到銀九十五萬兩，暨報解銀二十三萬兩外，尚欠解銀八十二萬兩，現在庫存經費不敷周轉，請旨嚴催等語。此項經費銀兩，關繫緊要，自應迅速籌解，以濟要需。除河南及津海關業經户部議准暫行緩解行，其餘各省關欠解銀兩，即著各該督撫監督源源報解，統限年内解清，儻再遲延，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其浙海關欠解六年分經費銀二萬五千兩，並著閩浙總督、浙江巡撫即飭該監督剋期補解，毋再遲延。原單著分别摘鈔給與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兩江、閩浙、湖廣、兩廣、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廣東各督撫，並傳諭粵海關監督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四　十月庚午，色楞額等奏：前據駐防察木多游擊馬應祥稟稱，轉據察木多大呼圖克帕克巴拉等公具夷稟譯漢内稱，舊倉儲巴帕克巴丹增辭退，遺缺揀選卓業洛布策旺充當。從前勦辦瞻對案内，我察木多寺院頗著勤勞，蒙大皇帝天恩賞給達爾漢堪布名號，准倉儲巴承襲在案，今懇照案准襲等情。當經前大臣松溎咨請理藩院示覆，本年正月十九日接准咨開：西藏應襲應放僧俗各官，向由駐藏大臣隨時奏明辦理，前議獎勵瞻對案内，倉儲巴帕克巴丹增係請賞承襲達爾漢名號，並無堪布字樣，應由該大臣自行辦理等因。復經奴才等札飭察木多糧務游擊，會同確查稟覆核辦去後。兹據該臺糧務熊錫恩、游擊馬應祥稟稱：查明辭退倉儲巴帕克巴丹增，實係承襲達爾漢名號，並無堪布字樣，前次繙譯錯誤，應請免究，仍懇准現在倉儲巴洛布策旺承襲等情前來，奴才等未敢擅專，可否將察木多商上新充倉儲巴洛布策旺援案賞給達爾漢名號之處出自逾格鴻慈。得旨，該衙門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三八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人謀占越南北境並欲通商雲南，擬籌辦法各摺片。越南向隸藩服，爲滇、粵兩省屏蔽，法人據其西貢一帶，現復以東京捕盜爲名添置兵船，並欲由紅江通商雲南，計殊叵測。該國積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則滇、粵藩籬盡爲他族逼處，後患不可勝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與李鴻章籌商辦法，即著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張樹聲、劉長佑、慶裕、杜瑞聯商同，密爲妥辦。其丁日昌、曾紀澤函致該衙門各節，一併參酌辦理，務當詳加揆度，合力圖維，庶可弭釁端而安邊境。並將如何辦理情形，隨時詳晰密陳。曾紀澤屢與法國外部辯詰，仍著堅持前議，相機辯論，期於大局有裨。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左宗棠、曾紀澤，並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張樹聲、劉長佑、慶裕、杜瑞聯知之。

己卯，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劉錦棠，以署任實授，奏懇收回成命。得旨：覽奏情詞懇切，具見寅畏之忱。惟念劉錦棠任事經年，辦理一切頗臻妥協，該大臣膺兹重寄，惟當將防務善後及中外交涉諸事，竭力籌辦，以期邊圉久安，用副委任，毋許固辭。

《光緒朝東華録》四四　辛巳，諭：繼格、畢道遠奏，全漕告竣，請將出力員弁獎勵，並請將前保各員改獎各摺片。本年江蘇、浙江、海運，山東、江北河運漕白糧米及奉天額運米豆先後抵通，經繼格、畢道遠督率坐糧廳等驗收完竣，辦理均無貽誤。繼格、畢道遠，均著交部議敘。所保出力及改獎各員，著該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三八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都察院奏，宗人府咨送繼文博寄遞信函一摺，内所稱監利、沔陽交屬之洪湖週圍數百里，茭林叢雜，土匪混亂，其間擾害居民行旅，近已成哥弟會，聚散無常，儻不急圖殄除，恐由涓流而成

江河。會匪廖士銀等十二頭目，自僭混號，半自粵餘土匪出身，半由白蓮教匪出身等語。著李瀚章、彭祖賢確切查明，如實有此事，即行嚴密查拏，妥籌辦理，毋致養癰貽患。至繼文博據稱係正黃旗閒髦，頻過洪湖，是否實有其人，抑係捏名，並著查明具奏。原信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三九 十一月丙申，諭内閣：李瀚章等奏，拏獲滋事會匪，就地懲辦等語。湖北施南府所屬山羊溪地方，有匪首楊登峻，膽敢糾集不法之徒，結會拜盟，疊次遣黨劫掠燒殺，擾害閭閻，並與四川等省匪徒潛謀滋事，實屬罪大惡極。現經李瀚章、彭祖賢飭屬擒獲，將該匪首就地正法，解散脅從，並將山羊溪匪巢平毀。仍著該督撫隨時飭屬查拏匪黨。並著四川、湖南、貴州各督撫飭令毗連各屬，一體嚴拏逸犯，務獲究辦，以靖地方。此次出力之把總關發旺，著以千總儘先拔補，勇目龔應春，著以外委補用。

《光緒朝東華録》四五 己亥，諭：工部奏，修理陵工請照向章辦理等語。向來東陵、西陵遇有異常緊要工程，原准隨時奏報，專案辦理。近來該管大臣於奏報歲修另案工程時，復派入專案急修等工，殊與向章未符。嗣後該管大臣如遇異常緊要工程，仍著隨時專案奏請估修，其餘一概併入另案，不得於奏報歲修另案工程時列入專案等項名目，以歸劃一。

《德宗實録》卷一三九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楊昌濬、福錕奏，辦結蒙番積年搶案一摺。西寧循化廳屬番衆内多哇一族，與蒙古積有夙讎，屢次搶劫，並有虜人勒贖之事，疊經查辦，久未清結。現經楊昌濬、福錕會檄總兵沈玉遂帶營前往，該番懾於兵威，歸案聽審，認罪賠償，並將所争山界勘定，多年積案得以清潔，辦理尚妥。仍著譚鍾麟、福錕、楊昌濬督飭該管廳營，隨時約束，各守界址，毋任再生事端。此次查辦出力各員，准其擇尤保奬，毋許冒濫。將此諭知譚鍾麟、福錕，並傳諭楊昌濬知之。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閩省開造快船，請催經費等語。閩廠仿造快船，前由部撥南洋經費銀二十萬兩，僅據粵海關解銀三萬兩，現由劉坤一籌解銀四萬兩，尚短銀十三萬兩。刻下閩廠定期興工，需款甚急，粵海關欠解南洋經費約有十五六萬之多，著崇光即於前項欠解款内迅速撥銀十三萬兩徑解閩廠，以濟要需，毋稍延誤。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縷陳鄂省積弊，請旨派員查辦一摺。據稱，湖北釐金及新關竹木税，每年實收之數與報部之數相去懸殊，悉歸委員中飽，督署亦有規費。李瀚章任用私人，縱容劣員，該省防軍缺額，虚糜餉項，貽害地方，並李瀚章黷貨無厭，民怨日深等語。李瀚章任湖廣總督有年，兹據所奏，理財、用人、練兵種種弊端，是否屬實，著左宗棠將所奏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〇 十二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朝鮮陪臣密陳該國王議商外交情形一摺。據稱，美國欲與朝鮮結約通好，該大臣勸令朝鮮派員赴津與美總兵蕭孚爾商議；該國王遣使前來籌議外交，經該大臣開導，現在回國酌辦等語。朝鮮久隸藩屬，自應隨時維持調護，即以固我邊陲。該國如與美國訂約，則他國不致肆意要求，於大局實有關繫。仍著李鴻章隨時相機開導，妥爲籌辦。該國聯美之計，爲日、俄各國所不願，該大臣並應加意慎密，毋貽口實。將此諭令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裕寬奏，查明瓊州客民句結黎匪歷年滋事，及先後籌辦情形一摺。瓊州遠在海南，黎匪不時滋擾，爲害地方，該處客民復與句結生事，若不嚴行勦捕，何以永遏亂萌。張樹聲等現已督飭地方文武，派隊相機進勦，務將首惡一律擒獲懲辦，解散脅從，使其畏威懷德，不得因山深徑險，任其逋逃，敷衍塞責，儻再有結會剽劫等事，定將該地方文武重懲不貸。至客匪尤當認真清查，以杜句結。即著將團練保甲各事宜悉心籌辦，毋任奸宄溷跡。將此各諭令知之。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色楞額奏查明後藏聚衆拋石案情，分别擬結一節。後藏營官索巴彭錯、策墊崙珠等，向不安分，此次竟敢在幫辦大臣行館聚衆拋石，實屬不法。現經色楞額查明懲辦，並將其餘人等酌量責罰，足以懲玩法而儆效尤。至通善濟嚨呼圖克圖、阿旺班墊曲吉堅參等，雖支吾延抗於前，尚能開導遵辦於後，均著免其議處。幕友沈其康、吴灝、家丁趙九等，雖無擾累實據，而事出有因，著色楞額傳知維慶查明懲辦。嗣後該大臣等巡閱藏地，務當嚴明約束，不得稍涉擾累，致貽口實。將此諭令知之。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新疆局勢大定，亟應裁減勇營一摺。頻年以來，各省關協解西征軍饟實已不遺餘力，甚至疊次籌借洋款，銷耗息銀。國家經費有常，似此年復一年，斷非經久之道。現在新疆平定，防務漸鬆，劉錦棠曾有隨時裁撤各營之請。即著該大臣與譚鍾麟、楊昌濬悉心會商，將關内外現存馬步若干營如何漸次裁減之處，迅速酌覈，奏咨辦理。至光緒五、六兩年欠解饟銀

尚多，加以裁減營勇，均須發給欠款。其光緒八年西征月餉，自應照舊撥解十成，著户部咨行各督撫、將軍、監督等一體遵照。將此諭知户部，並由五百里諭知劉錦棠、譚鍾麟，並傳諭楊昌濬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一 丙子，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吴大澂奏：海參崴華民過多，請設立公所，派員保護。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尋奏：此事已由出使大臣曾紀澤面商俄國外部，並照會東悉畢爾總督，專候覆音。所有設立公所，並選員請旨簡派各事宜，應俟曾紀澤與俄國議定後再行請旨辦理。報聞。

戊寅，伊犁將軍、幫辦軍務大臣金順奏：接准俄國總督來文，定期舉辦交還伊犁。得旨：交收一切事宜，務須查照約章，慎重辦理，毋得稍涉大意。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本年冬漕遵辦河運，請飭疏濬河道一摺。據稱，本年江北冬漕仍辦河運，山東戴村壩雖經修築，仍當隨時保護；其新挑十字河，現又淤墊，陶城埠口門外淤灘沙埂，均須分別挑濬。請飭河道總督、山東巡撫趕緊辦理等語。漕運關繫緊要，著梅啟照、任道鎔嚴飭該管河道各員，趕將淤淺各工，認真疏濬，一律深通，俾利漕行。其戴村壩業經修築堅固，仍著隨時飭屬妥爲整理，毋稍延誤。左宗棠、劉坤一即飭該司道等，將雇船兑運各事宜提前趕辦，以期迅速。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譚鍾麟奏，請仍令楊昌濬幫辦新疆善後事宜等語。甘肅關内外善後諸事，關繫久遠，楊昌濬經理有年，情形熟悉，幫辦新疆善後事宜，毋庸繳銷關防。昨日楊昌濬奏請陛見，業已令其來見，第念譚鍾麟甫經到任，接辦一切事宜，需人佐理。楊昌濬著俟來年夏秋間，再行來京陛見。將此諭知譚鍾麟，並傳諭楊昌濬知之。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遵議金順軍饟，請飭各省關趕解一摺。金順以伊犁接收在即，開拔各營，轉運食糧軍火以及找發積欠，需款甚急，請將各省關應解軍饟，先行各籌撥銀十萬兩，限來年三月前解數解清。兹據户部奏，提撥之數稍鉅，爲時且促，或各省不能如數籌解，轉滋貽誤，擬請將應解金順軍饟之山西提銀五萬兩、河東道提銀五萬兩、四川提銀五萬兩、陝西提銀五萬兩、湖北提銀五萬兩、山東提銀五萬兩、河南提銀五萬兩、江海、粤海、江漢三關每關各提銀五萬兩，均限來年三月以前解數批解等語。著各該督撫、監督等，查照户部此次奉撥銀兩，趕緊如期照數解清，毋誤要需。其每月應解金順協饟，亦應隨時籌解，毋再積欠。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左宗棠、劉坤一、李瀚章、丁寶楨、任道鎔、衛榮光、張之洞、李鶴年、彭祖賢、馮譽驥，並傳諭譚鈞培、崇光知之。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德宗實録》卷一四二 正月辛卯，諭内閣：謙禧等奏，軍臺廢員由配脱逃，請旨飭拏，並將管站各員議處一摺。廢員雙全，膽敢由配脱逃，難保不潛行來京，或擅自回旗，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吉林將軍一體嚴拏，務獲解部訊辦。管站部員理藩院郎中崇壽，筆帖式文瑞於雙全脱逃時漏未呈報，殊屬顢頇，均著交部分别議處。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瀝陳保小扞邊，當謀自强之計一摺。據稱，日本既廢琉球，法蘭西亦越境而圖越南，馭倭之策，宜大設水師，以北洋三口爲一軍，設北海水師提督，天津、通、永、登、萊等鎮屬之師船分駐旅順、煙臺、大連灣，以控天險。江南形勢當先海而後江，宜改長江水師提督駐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鎮均隸之，專領兵輪出洋聚操。責大臣以巡江，兼顧五省；責提督以巡海，專顧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轄陸路。閩浙同一總督轄境，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爲閩浙水師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門兩鎮隸之，浙江提督專轄陸路。至滇粤邊防，宜責粤督治水師爲奇兵；廣西、雲南治陸師爲正兵，扼險以伺利便，劉永福等皆可羅致爲用。復以水師大船坐鎮珠崖，快船水雷出入於越南神投海口，與爲聯絡等語。海防邊防爲目前當務之要，亟應統籌全局，因時制宜，必有折衝禦侮之實，始可爲長駕遠馭之計。該侍講所陳各節，不爲無見，即著李鴻章、左宗棠、何璟、張樹聲、彭玉麟等將海防事宜通盤籌畫，會同妥議具奏。其滇粤邊防，即著張樹聲、劉長佑等各就地方情形，實力籌辦，期於綏邊弭釁，永固疆圍。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左宗棠、何璟、張樹聲、劉長佑、彭玉麟、衛榮光、陳士杰、岑毓英、裕寬、慶裕、杜瑞聯，並傳諭譚鈞培知之。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請派大員與巴西國互換條約一摺。巴西國通商條約上年經李鴻章與該國使臣會議增改，公同畫押，該國亦經照准，使臣喀拉多現在上海，著派譚鈞培將上年所訂條約，與該使臣互換，仍著李鴻章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籌畫，以期悉臻妥協，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將條約原本發交

譚鈞培祇領遵辦。本日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臣索看憑據，著譚鈞培另行恭録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將此諭知李鴻章，並傳諭譚鈞培知之。

辛亥，諭内閣：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勤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其有平庸衰老者，亦難曲予優容。兹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恭親王首贊樞廷，殫心輔弼，機宜悉協，懋著勳勞，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寶鋆，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調任吏部尚書李鴻藻、户部尚書景廉、署户部尚書左侍郎王文韶同心贊畫，克慎克勤，均著交部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任事實心，才猷閎遠；大學士、兩江總督左宗棠，勳績夙著，勞瘁不辭；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宣力有年，任勞任怨，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吏部尚書萬青藜，屢被參奏，衆望未孚；户部尚書董恂，年力就衰，均著開缺。都察院左都御史童華，在上書房行走有年，精力未衰，惟辦事不無疏懈，著開缺，以侍郎候補，仍在上書房行走。兵部右侍郎恩麟、理藩院右侍郎鐵祺，才具平庸，均著以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

甲寅，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劉錦棠奏：俄商來往新疆貿易應遵查驗，不得行銷中國土貨，請飭照會俄使，移知該國照辦，以符約章。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三　二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銘安、吴大澂奏，朝鮮貧民占種吉林邊地，遵旨妥議覆陳一摺。吉林與朝鮮，向以圖們江爲界，該國民人越界墾種，前據禮部議奏，該民人等既種中國之地，即爲中國之民，除照該將軍等所請准其領照納租外，必令隸我版圖，遵我政教，並酌立年限，易我冠服，目前姑照雲貴苗人暫從各便等語。兹據銘安等遵旨詳細妥議，請照該部所議辦理。朝鮮民人越界墾地，本應懲辦，歷奉成憲，禁令甚嚴。惟現在該民人等開墾有年，人數衆多，朝廷務從寬大，不究既往，即著准其領照納租，並由銘安、吴大澂派員履勘，查明户籍，分歸琿春暨敦化縣管轄，所有地方詞訟及命盜案件，均照吉林一律辦理。該將軍等務當體察情形，將應辦事宜妥籌經理，毋致滋生弊端，並督飭該地方官隨時妥爲撫綏，俾該民人得以安業，用副一視同仁至意。該部即咨照該國王知悉，嗣後仍當嚴申禁令，儻再有私行越界情事，定當照例懲辦不貸。將此諭知禮部，並諭令銘安、吴大澂知之。

壬申，諭内閣：太僕寺少卿鍾佩賢奏，督撫奏調京員，體制未協，並指調他省人員，沿習成風，請飭禁止各摺片，自係爲嚴防流弊起見。嗣後各督撫不得再行奏調翰林部屬等官，用符定制。至隔省人員，業經申諭不准濫行奏調，如果委用需人，原可遵照舊章奏請揀發，毋得紛紛指名奏調，以杜貪緣而肅政體。

《光緒朝東華録》四六　戊寅，吴大澂奏：吏治之廢興，視乎人才之賢否，而任用之權，操之大吏。大吏秉公考察，實力講求，則賢者皆得盡其才能，中材亦各知所趨向；若拘泥定章，而敍補輒多遷就，或變通舊例，而去留轉涉偏私，皆於吏治有損而無益。臣以爲國家立法，所以防流弊，而舉劾之典存乎其人，公論有是非，宸衷亦有權衡。苟於地方利弊有關，部臣守經而疆吏達權，但求其於事有濟耳。查吉林舊設理事同通三廳，添設寶州、五常二廳，敦化一縣，將軍銘安又於上年十一月内奏請添設吉林道缺，擬改吉林同知爲知府，並於伊通河添設知州一缺，此外如寧、姓、琿三城尚有應添道府廳縣各缺，實因地方遼闊，耳目難周，緝匪安民，須圖久遠，奏添各缺，事事均須開創，非爲守兼優實心任事之員，不能措置裕如。就揀發到省及奏調差委各員兩途並用，尚可輪流署補，爲地擇人。現准吏部議覆吉林將軍銘安等請補各缺定章一摺，准其仿照奉天章程，奏請揀發曾任實缺正途人員，不分滿漢，酌量請補，並中缺知縣一項仍以候補、委用兩項相間輪補。又請查照奉天停止奏調成案，嗣後不准奏留，奏調他省候補、候選人員差委、補用，以歸劃一。如在此次奉旨以後奏留，奏調到部者，臣即行議駁。奉旨允准之件，仍應請旨更正，以示限制等因，於光緒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由部轉行欽遵在案。臣持議本係援案奏請，毋庸再行瀆陳。惟吉省情形，正需才孔亟之時，遴選稍寬，尚可拔十得五，實因邊地苦寒，賢才裹足，指省分發人員並無指分吉林之人，奏調各員必平日略知梗概，到省既久，歷經考驗，始擇其人地相宜者酌量奏留，亦極周詳慎重。若一概拘以成案，則從前奏調差委中有得力之員，亦將格於部議，棄而不用，是不免因噎廢食，於邊省用人之途似多窒礙。臣之愚見，擬請飭部察度情形，再行核議；或於奏調、奏留一節酌予年限，俾新設各缺均可得人而理，俟地方布置漸有規模，風俗民情悉臻安謐，三五年後再行援照奉天成案請停奏調，庶目前可收指臂之助，日久亦無冗濫之員，似於吉省吏治大有關繫。下吏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四三　己卯，福建臺灣鎮總兵吴光亮奏：臺灣自停補額兵以後，各營存兵過少，操演難成陣隊，請仍暫緩校閱冬操。下部知之。

乙酉，諭内閣：前因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江寧三牌樓命案疑竇孔多，當派尚書麟書、侍郎薛允升前往查辦。該尚書等馳抵江寧，提案研鞫，録取各供，曾經具奏大概情形，諭令督訊定擬。兹據奏稱，訊明周五即周步畛，挾恨起意，謀殺朱彪，商同沈鮑洪即潘洪潛攜篾刀，尋遇朱彪，糾邀行竊，至三牌樓竹園旁，將朱彪砍斃同逃，並未移屍，嗣經地保報縣驗詳。已故兩江總督沈葆楨，飭令營務處洪汝奎懸賞購拏，並派緝捕委員胡金傳密訪，先後拏獲僧紹棕、張克友、曲學如，並賄教方小庚作證。胡金傳與問官嚴堃同訊，喝令用刑，酷逼成招，初供殺死謝姓，旋供係薛姓名泳泾，繼復稱爲薛春芳。胡金傳輾轉誘令改供，洪汝奎於復審後以案情重大，稟請派員覆訊。沈葆楨以爲會匪自相殘殺，批飭將曲學如、僧紹棕正法。上年拏獲竊犯李大潩，供出沈鮑洪、周五殺死朱彪等情與辦結前案地方時日相符，當將沈鮑洪、周五獲案，訊供不諱。現經反復推鞫，周五沈鮑洪均各供認商同謀殺朱彪，胡金傳亦將刑訊教供各情據實供吐，方小庚、張克友等供俱各吻合，應即擬結等語。此案周五起意謀殺，沈鮑洪聽從下手加功，均脱逃已逾三年。胡金傳故入人罪，冤殺二命，情節較重。周五即周步畛，著依擬斬立決；沈鮑洪即潘洪，著依擬絞立決；已革參將胡金傳，著依擬斬立決，均著即行正法。兩淮鹽運使洪汝奎督審此案，率行録供，於胡金傳教供私拷等情，毫無覺察；候補知縣嚴堃承審此案，率將胡金傳誘取供詞，認爲實情，隨同附和，實屬糊塗謬妄。洪汝奎、嚴堃均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會審此案之候補同知單之珩、候補知縣丁仁澤，著交部分别議處察議。前兩江總督沈葆楨，辦理草率，實有應得之咎，業經身故，著免其置議。

《德宗實録》卷一四四　戊子，諭内閣：李鴻章奏，母病日久未愈，請賞假省親一摺。披覽所奏，情詞懇切，廑系殊深，不得不俯如所請。李鴻章著賞假一箇月，前往湖北省親，假滿後迅即回任，並賞伊母人蔘八兩，俾資調理。直隸總督著張樹聲署理，並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兩廣總督著裕寬暫行兼署。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長江水師設有專營，皖省澄清左右兩營似可裁撤。右營管帶官提督蕭泰來在服官省分置買房産，並令礮船各勇爲之興造房屋，且開各營勇丁多有缺額，裕禄不思整頓等語。著彭玉麟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裁併澄清左右兩營，右營管帶官提督蕭泰來以副將降補左營，仍以記名提督張捷書管帶，巡撫裕禄整頓吏治軍政，尚稱嚴肅，請免置議。從之。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文緒等奏，黑龍江各城現擬教練礮隊，請飭直隸總督由天津機器局酌撥開花礮十尊，步洋槍一千杆並隨礮子配帶，俾資練習等語。著李鴻章照數撥給，由文緒等派員前往天津領回應用。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諭：慶裕奏，法人圖占越南北圻，意在侵軼滇疆，請飭豫爲籌備一摺。據稱，探聞法人添置兵船，欲圖越南北圻地面，由保勝以通雲南，請飭該督撫於紅江一帶豫爲設法堵截，即彼以通商爲詞亦不輕許等語。法人冀由越南以達滇省，覬覦通商之利，自在意中。該省防務較粤西爲尤要，亟應加意綢繆，以期有備無患。昨有旨每年由四川撥給練軍饟銀二十萬兩，諭令劉長佑等將增軍備邊事宜，妥爲布置。該督撫務當實力經營，先事防範，不得稍涉大意。法人如果由保勝窺滇，並著酌量情形，妥籌因應，期於固疆圉而杜釁端。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密諭知之。

庚子，諭内閣：李鴻章奏，瀝陳下情，仍請開缺終制一摺，情詞懇切，覽奏良用惻然。朝廷以孝治天下，本不忍重違所請，强人子以所難，惟念李鴻章久任畿疆，值此時勢艱難，一切措置機宜，動關全局，實非尋常疆事可比。雍正、乾隆年間，大臣如孫嘉淦、朱軾、嵇曾筠、蔣炳、于敏中等，皆奉特旨在任守制；近年如曾國藩、胡林翼等亦皆奪情起用。李鴻章惟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勉抑哀思，仍遵前旨，俟穿孝百日後即回署任，毋得再行固辭。

庚戌，又諭：前因李鴻章久任畿疆，事繁責重，未可遽去，疊經諭令，俟穿孝百日後即回署任。兹復據奏，瀆陳愚悃，籲懇收回成命，准予開缺終制一摺。披覽之餘，深爲軫惻。在李鴻章陳情固請，原屬人子之至情，而朝廷廑念疆事，倚任需人，實出於萬不得已。然若仍令照常供職，度李鴻章之心，終必不安，亦非所以示體恤。李鴻章著准開大學士署直隸總督之缺，仍俟穿孝百日後駐紮天津，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並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該大臣既經開缺留營，揆之金革無避之義，亦不背於禮經，此係曲鑒其懇切之忱，從權酌辦，俾得忠孝兩全，可無遺憾，當亦天下所共諒。該大臣其仰體宵旰之勞，自念責任之重，勉圖報稱，宏濟艱難，以副厚望。並著派軍機大臣署户部尚書王文韶前往天津，剴切宣諭慰勉，俾知朕意，毋許再行固請。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越兵端已起，亟宜通籌邊備，以弭後患一摺。據稱，張樹聲函報，二月十四五等日，突有法國兵船由西貢駛至海防進口，聲稱攻取東京等語。越南孱弱已甚，如果法人意在併吞，該國萬

難自全。論藩屬之義，中國即應派兵救援。而在我既鞭長莫及，在彼又弱不能支，揆度情形，勢難籌議及此。惟越南北圻各省多與滇粵毗連，若法盡占北圻，則藩籬全撤，後患將無窮期。强弱安危，關繫綦重，何可坐失事機，致成不可收拾之局。惟事體重大，應如何謀定後動，務策萬全之處，著李鴻章、左宗棠、張樹聲、劉長佑、裕寬、倪文蔚、杜瑞聯就現在情形參以該衙門所奏，再行通盤籌畫，悉心妥議，迅速覆奏，候旨施行。法國意在由富良江通商雲南，保勝一帶實爲扼要之地，防務尤爲緊要，著劉長佑、杜瑞聯懍遵疊次諭旨，嚴密防維，相機因應，以杜窺伺而固邊疆。廣西防營現紮關外諒山等處，本爲勦除積匪而設，但能保護越南境地，即所以屏蔽邊圉，並著倪文蔚體察情形，妥籌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五 四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王文韶代奏李鴻章瀝陳下情一摺。據稱，該前督百日假滿後，海上或有警報，即遵旨赴津，籌辦一切，若中外無事，屆時如營葬需時，續請賞假等語。李鴻章孝思肫摯，亦深以國事爲重，覽奏具見悃忱。惟現在時勢艱難，防務緊要，兼以屬邦多事，關繫大局，均須及時籌辦。北洋近復添練水師，增置戰艦，尤在隨時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李鴻章公忠素著，諒必不忍恝然。著俟百日假滿後，仍遵前旨，駐紮天津，督率各營認真訓練，並辦理通商事務，以慰廑系。朝廷不得已之苦衷，疊降諭旨甚明，李鴻章當勉抑哀思，力圖報稱，毋得再行陳請。將此諭令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遵旨通籌邊備一摺。法人圖占越南北圻，已於二月中攻破東京，又將城池交還南官，意殊詭譎，恐復用占據南圻故智，修改新約，迫越南以必從，事機甚爲緊急。張樹聲所稱中國備邊之策，惟有令滇粵防軍，守於城外，仍以勦辦土匪爲名，藉圖進步，即當乘時合力經營，毋落後著。廣東兵輪各船，應剋期整頓出洋，藉壯聲勢。著裕寬迅將該省兵輪各船挑選齊備，即派吴全美統帶，駛赴廉瓊一帶駐紮，認真操練，作爲防勦黎匪巡緝重洋之師，仍不時駛往越南洋面游弋，確探消息，隨時知照裕寬，妥籌因應之方，相機調度閩廠兵輪，並著黎兆棠擇其尤爲得力者，迅速撥調前往，統歸吴全美督帶，以資厚集。黄桂蘭一軍，現已節節前進，逼近越南東京，辦理甚合機宜。該軍所需礮械，已據張樹聲撥給，仍著倪文蔚檄令妥籌布置，藉固藩籬，並添調關内防軍，出關進紮，聯絡聲勢。前諭劉長佑等增軍備邊，業由四川每年撥給饟銀二十萬兩，俾資應用，該督等諒已辦有就緒。富良江上游保勝一帶，防務最爲緊要，所有籌防各軍，即當選派將領，統帶進發，扼要分布，遥爲保勝聲援，毋僅作閉關自守之計。滇粵邊防事宜，佐理需人，前已有旨催令唐炯、徐延旭迅赴新任矣。將此由五百里密諭張樹聲、劉長佑、裕寬、倪文蔚、杜瑞聯，並傳諭黎兆棠知之。

壬申，兩江總督左宗棠奏：籌辦淮鹺，力圖興復引岸，一講求鹽質，一裁減雜款規費，一嚴緝私，一先行官運。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四七 壬申，陳寶琛奏：本月十五日奉上諭，張樹聲奏請派員幫辦水師事宜，並請加卿銜以示優異一摺。幫辦大員及賞加卿銜，向係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請。張樹聲所請派翰林院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北洋水師事宜，仿照吴大澂賞加卿銜之處，著毋庸議，欽此。仰見朝廷裁抑疆臣，慎重名器之意，曷勝欽服。臣惟近日督撫奏調京員，特蒙降諭申禁，日講起居注官，職司言動，制同三品，視詞臣尤爲清切。該署總督貿然請派幫辦水師，並欲加卿銜以示優異，雖以幫辦略諉奏調之名，而以從臣下仿道員之例，無論體制不符，初非優異，且於二月間不得再行奏調翰林等官之詔旨實相觸背。夫編修王文錦，篤志潛修，名不甚著；張之洞起家詞苑，指臂相需，舉爾所知，於政體尚無大礙。若張佩綸累歲上書言事，其才識長短，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本無俟該署督冒昧疏薦，上年畿輔興辦水利，侍郎孫貽經以該侍講與張之洞均籍隸畿疆，疏請襄辦。左宗棠雖聲明請旨，初未敢擅請派往，李鴻章與該侍講素稱投契，已見於左宗棠疏中，然李鴻章議創水師，亦未敢遽請該侍講幫辦。誠以張佩綸既屬侍從之臣，又有論思之職，固非大臣所可薦揚，疆吏所得引辟也。臣與張佩綸同參講幄，其澹於榮利，臣所深知，而講求時事，見理明決，迥非臣之所及。際此時局多艱，實願該侍講久居内職，遇事殫誠竭慮，以備採擇。若張樹聲之見該侍講條陳水師，即令幫辦水師，雖云事屬因公，而僅窺一隅，所見已小，且究其弊，必至使建言者避于進之嫌而不復敢抒憂時之論。此固疆吏之所甚便，而非朝廷之所樂聞也。伏考嘉慶七年署直隸總督熊枚請隨帶御史費錫章幫辦事務，曾奉諭旨責其冒昧，因通諭嗣後如有違例陳請者，即當交部議處。今講官御史，胥有言責，擅請幫辦，冒昧正同，應請旨將張樹聲交部議處，以爲違例陳請者戒。上諭：前據張樹聲奏調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幫辦北洋水師事宜，當以該督擅行奏調，未允所請。兹據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張樹聲擅調近臣，實屬冒昧，請照例議處等語。張樹聲著交部議處。

《德宗實録》卷一四五 辛巳，署直隸總督張樹聲奏：朝鮮與美國議立通商

和好條約十四款，又奏令道員馬建忠仍留朝鮮，襄助辦理他國交涉。下該衙門知之。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請飭會議一摺。據稱，該國請於已開口岸，互相交易，並派使進駐京師等語。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制，惟商民貨物不准在各處私相交易，現在各國既已通商，自應量予變通，准其一體互相貿易。應如何詳定章程之處，著張樹聲函商李鴻章妥議具奏。此後該國貿易事宜，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其朝貢陳奏等事，仍照向例由禮部辦理，以符舊制。至所請遣使駐京一節，事多窒礙，著不准行。將此諭知禮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諭令張樹聲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六　五月丙戌朔，諭軍機大臣等：金順、升泰奏，金順馳抵伊犂暨該處大概情形，並遵保大員請旨添派勘畫邊界各摺片。伊犂甫經收還，一切事宜，均同創始，一年之内交涉尤多，該將軍等當妥慎辦理，用副委任。中外兵民雜處，易起猜嫌，尤應申明軍律，隨時彈壓防範，以定人心，毋任釀成事端，另生枝節。所陳該處情形於邊防殊有關礙，務須悉心酌度，經理得宜，以奠邊陲而杜釁端。所請准保出力員弁，著俟全局大定後，聲明請旨。分界事宜，即著添派長順分勘西北邊界，沙克都林札布分勘西南邊界，即行傳知該大臣等會同俄官詳細查勘，妥爲籌辦。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酉，禮部奏：琉球國陳情陪臣法司官毛鳳來等，呈稱日本禁阻進貢，甚至廢藩爲縣，國主被其脅迫，闔國臣民皆因日人苛政猛烈，號泣載塗，仰望天討，復國復君，仍修貢職。報聞。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杜瑞聯奏，通籌相機弭患，並增募練軍八營各摺片。法、越搆釁，滇粵邊防緊要，疊經諭令該督撫等妥爲籌備；並前據劉長佑等派員帶兵出境，以勦辦土匪爲名，相機保護，亦經諭令該督等體察情形辦理。惟關外軍情，隨時變易，要在詳審緩急機宜，妥籌因應。著劉長佑、杜瑞聯，就現在兵力密爲布置，藉作聲援，免致彼族狡焉思逞；並飭令道員沈壽榕確切偵探，穩慎籌辦，不得稍涉張惶，其增募練軍八營務當認真訓練，俾成勁旅，以資調遣。曾國荃、岑毓英此時計已起程赴任，著俟抵任後各將該省水陸邊防事宜悉心規畫，通籌全局，彼此聯絡聲勢，會商妥辦。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七　六月丁巳，又諭吏部：國子監奏，會議整頓八旗官學，請簡派大員詳議規模一摺。八旗官學廢弛已久，此次籌議整頓，事同創始，所有一切事宜應如何設法變通，妥籌辦理之處，著派寶鋆、李鴻藻、徐桐、麟書會同國子監堂官，體察情形，悉心酌覈，妥議具奏。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彭祖賢奏，奉調山海關之鄂軍，請撤調回鄂，並將添設馬隊遣散一摺。據稱，前因直隸山海關一帶海防緊要，由湖北挑選鄂軍忠義四營，派提督劉維楨統帶前往駐紮，並添設馬隊勇丁，購備馬匹，其糧饟等項在天津設局，委員支應；現在防務已鬆，請將該軍裁撤等語。著張樹聲飭令劉維楨，即將忠義軍四營全行撤調回鄂，責成該提督飭各營官分起管帶，仍坐輪船由海入江，至漢口卸載，分別遣留所添馬隊勇丁，即在山海關就地遣散，將馬匹變價劃抵饟銀，並將天津支應局即行裁撤。張樹聲即剴飭招商局趕緊豫備輪船，駛赴山海關裝載，以期便捷。將此諭令知之。

丙寅，諭内閣：户部奏，稽查雲南銅運各員期滿，請旨更換一摺。雲南辦運銅斤頭二三起，及四起頭批，業已到京。四起二批現據咨報起程，此後續辦銅斤次第運解。前派沿途經理各員期滿，該部查照例案，將經過之廣西、廣東、江蘇、直隸等省藩臬開列名單請旨更換。廣西著派徐延旭，廣東著派姚覲元，江蘇著派譚鈞培，直隸著派崧駿，即責成各該員嚴飭各道府，及沿途地方文武員弁認真稽查，催趲護送前進，如有無故逗遛及盜賣短少情弊，詳報該督撫嚴行參辦。沿途應需水師照料之處，即由派出之員，詳咨前途督撫及水師提督調遣，仍著自奉旨之日起，以三年爲限，均責成此次所派之員一體經理，遇有升調事故，即令接任之員遵辦期滿再行更換。

《德宗實録》卷一四八　壬申，兩江總督左宗棠奏：巡閱江南營伍，舉江南提標中軍參將王幼山等十四員，劾狼山鎮標外海水師掘港營遊擊周鼎來等十員。如所請行。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回籍穿孝，現計百日屆滿，北洋事務關繫緊要，朝廷懸系殊深，著裕禄傳知李鴻章恪遵前旨，即行起程前赴天津，毋稍遲緩。將此諭令知之。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亂黨滋事，籌議派兵援護一摺。據稱，張樹聲函報，疊接黎庶昌電信，朝鮮亂黨滋事，突圍日本使館，並劫朝鮮王宫，日本現有水兵七百餘、步兵七百前往朝鮮，中國似宜派兵前往察看情形，相機辦理等語。朝鮮亂黨突起滋事，既圍日本使館，兼劫朝鮮王宫，其意不但與日本爲難，日本現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難測度。朝鮮久隸藩封，論朝廷字小

之義，本應派兵前往保護。日本爲中國有約之國，既在朝鮮受警，亦應一律護持，庶師出有名，兼可伐其陰謀。著張樹聲酌派水陸兩軍，迅赴事機，如兵船不敷調派，即咨南洋大臣添撥應用，並調招商局輪船運載陸師，以期迅速，該督務當悉心調度；並飭丁汝昌、馬建忠相度機宜，隨時稟商辦理，以冀有裨時局。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又諭：前因北洋事務緊要，已寄諭裕祿傳知李鴻章即行起程赴津。近日法、越搆釁之事，籌辦尚無善策。朝鮮亂黨現又突圍日本使館，傷斃人命，朝鮮王宮同時被劫，日本已有兵船前往朝鮮，其情叵測，中國亦應派兵援護，本日已諭令張樹聲調撥水陸兩軍前往相機辦理。朝鮮密邇東邊，設有不靖，關繫甚重，李鴻章公忠體國，大局關懷，朝廷深資倚畀，況事機因應，尤貴神速，該督遠在原籍，勢難翰度，著即剋日起程，馳赴天津，以分宵旰之勞，用慰廑盼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越南、朝鮮事變迭出，疊經諭令李鴻章迅速赴津籌辦一切，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疊接張樹聲函稱，朝鮮之亂係該國王之本生父李昰應爲首，戕害王妃及大臣多人，情形危急，非該國所能自定等語。朝鮮久列藩封，密邇陪都，現值中外多事之際，該國忽生內變，日本已有兵船前往，恐將乘隙蹈瑕，藉端逞志，後患不可勝言。雖經張樹聲派令丁汝昌、馬建忠等前往，恐亦無濟於事。著李鴻章接奉此旨，即行起程，馳赴天津部署水陸各軍前往查辦，以期無誤機宜。該大臣素性公忠，必能迅赴事機，顧全大局，不致稍涉遲回也。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四九 七月丙戌，浙江巡撫陳士杰奏：浙西、蘇松常鎮太五屬引鹽，銷數漸旺，成本過重，擬請酌加引額，照完帑課，以利行銷。下户部議。尋奏，於原定六萬六千引外，加認三萬四千引，照靖江縣祇完帑課成案，藉以減價敵私，其餘雜款概免輸納。允之。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張樹聲先後奏稱，朝鮮亂黨滋事，突圍日本使館，傷斃人命，朝鮮王宮同時被劫，係該國王之本生父李昰應爲首，並有戕害王妃及大臣多人情事，日本已有兵船前往。朝廷顧念藩封，當飭張樹聲派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酌帶兵船，又添派提督吳長慶統率所部六營，馳往相機因應，妥籌辦理，並諭令李鴻章剋日赴津，部署水陸各軍，前往查辦。朝鮮密邇陪都，特將該國變亂情形諭令崇綺知悉。該將軍接奉此旨，毋得稍涉張惶，就近探有消息，即著隨時奏聞。將此密諭知之。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官軍捕治朝鮮亂黨情形，並商辦善後事宜一摺。朝鮮亂黨，經提督吳長慶等督兵擒捕，擒獲一百七十餘人，將罪狀較著者立予就戮，脅從者酌交釋放。現在亂黨業已勦散，該國大勢粗定，辦理甚爲妥速，日兵未撤以前自應留軍駐守。著李鴻章、張樹聲飭令吳長慶等嚴肅營規，妥爲鎮攝，仍認真擒捕餘黨，以淨根株。李昰應現已解回天津，並著李鴻章等仍遵前旨，詳細究問具奏。至善後一切事宜，關繫緊要，該國現經派員到津，即著悉心商度，次第酌辦。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四九 是月，美利堅國新簡駐華使臣楊約翰抵任。英吉利國使臣威妥瑪回國，參贊格維訥署理。奧大利亞國使臣何福爾回國，由德意志國使臣兼理使事。

《德宗實録》卷一五〇 八月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清安、額爾慶額奏，勘分科境邊界，未敢冒昧從事等情，繪圖呈覽，請飭妥議一摺。據稱，現在分界，若將新約內之奎峒山及科屬之哈巴河等處分入俄界，既失地利，而蒙民等無處容身，恐滋事端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該處界務，崇厚貽誤於前，曾紀澤力爭於後，既定新約，祇可就原圖應行勘分之處力與指辨，酌定新界。金順等務當懍遵六月二十一日諭旨，詳慎商辦，毋庸另行交議。至圖中黃綫以西，蒙民哈夷約有若干，應如何擇地安插，籌款撫恤之處，並著清安、額爾慶額會商金順，升泰，悉心妥籌具奏。惟分界期迫，一時恐難就緒，應由金順、升泰知照俄國分界大臣，量議推展，以期勘定之後彼此得以相安，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使臣，並知照曾紀澤轉咨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乙丑，諭內閣：朝鮮爲我大清屬國，世守藩邦，素稱恭謹，朝廷視同內服，休戚相關。前據張樹聲奏，朝鮮國亂軍生變，突於六月閒圍逼王宮，王妃與難，大臣被戕，日本使館亦受其害。當諭令張樹聲調派水陸各軍前往援勦，又以李鴻章假期屆滿，召赴天津，會同查辦。旋經提督吳長慶、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等率師東渡，進抵該國都城，擒獲亂黨一百數十人，殲厥渠魁，赦其脅從，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采訪該國輿論，咸稱釁起兵丁索餉，而激之使變者皆出自李昰應主謀。經吳長慶等將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鴻章、張樹聲究明情由具奏。李昰應當國王沖年，專權虐民，惡蹟昭著，迨致政後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載先謀逆情事，此次亂軍初起，先赴伊家申訴，既不能正言禁止，乃於事後擅攬

庶務，威福自由，獨置亂黨於不問，及李鴻章等遵旨詰訊，猶復多方掩飾，不肯吐實，其爲黨惡首禍，實屬百喙難逃。論其積威震主，謀危宗社之罪，本意執法嚴懲，惟念朝鮮國王於李昰應誼屬尊親，若竟置之重典，轉令該國王無以自處，是用特沛恩施，姑從寬減，李昰應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遠不准回國，仍著直隸總督優給廩餼，嚴其防閑，以弭該國禍亂之端，即以維該國王倫紀之變。吴長慶所部官軍，仍著暫留朝鮮，藉資彈壓。該國善後事宜，並著李鴻章等悉心商辦，用示朝廷酌法準情綏靖藩服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四九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讀張佩綸奏，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服一摺。據稱，日本貧寡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禍起蕭牆，殃及賓館，彼狃於琉球故智，刼盟索費，貪婪無厭。今日之事宜因二國爲名，令南、北洋大臣簡練水師，廣造戰船，臺灣、山東兩處宜治兵蓄艦，爲南北洋犄角；沿海各督撫迅練水陸各軍，以備進規日本等語。所奏頗爲切要，著李鴻章先行通盤籌畫，迅速覆奏。

《德宗實録》卷一五〇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粤海關應解北洋海防經費，積欠過鉅，請旨嚴催一摺。北洋防務，關繫緊要，各省應解經費，自當源源撥解，以應急需。乃粤海關自光緒七年六月至本年八月，積欠北洋經費約有二十餘萬兩之多，該監督任催罔應，實屬不成事體。現在北洋需款孔亟，著崇光迅將積欠八十四五六七八等五結北洋海防經費限一月内掃數解清，以後仍著按結報解，不得再有積欠。儻仍任意遲延，或限滿解不足數，即由李鴻章將該監督嚴參，照貽誤京饟例議處。將此由四百里諭知李鴻章，並傳諭崇光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五一　九月甲申朔，諭内閣：李鴻章、張樹聲奏，查明援護朝鮮出力員弁，遵旨擬獎，開單呈覽，並陳明吴長慶等功績各摺片。此次朝鮮亂軍生變，張樹聲先後奏派提督吴長慶等率師東渡，並特召李鴻章前赴天津會同查辦，旬日之間，該國亂黨悉平，局勢大定，辦理甚爲妥速。李鴻章創練水師，深資得力，著交部從優議敘。張樹聲相機調度，督率有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提督吴長慶統帶所部，會同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迅赴事機，剋期定亂，吴長慶著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丁汝昌著賞穿黄馬褂，馬建忠著賞戴花翎，以海關道員用，交軍機處記名。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金順奏，酌調索倫官兵仍回伊犂一摺。據稱，伊犂索倫官兵，前因回匪變亂，調赴塔爾巴哈台駐紮，現在伊犂收還，請將官兵調回等語。索倫官兵，前駐塔城，原屬一時權宜之計，伊犂現已收復，自應調回，以復舊制。著錫綸飭令台慶，即將索倫營官兵並閑散餘丁及其眷口於明年二月以前悉數管帶前往伊犂，由錫綸酌量資送，以示體恤。該官兵調回後，並著金順妥爲安插，勤加訓練，藉資整頓而實邊防。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五二　壬寅，又諭：有人奏，日本與朝鮮定約，如兵費五十萬元，及兵駐王城兩條，所關甚大。聞道員馬建忠實主其事，且言賠償兵費朝鮮無資，可由中國商局代借，又恐李鴻章等察出，乃屬朝鮮使臣彌縫其失。筆談中謂此約非建忠主謀，正其欲蓋彌彰，吴長慶亦歸罪該道，謂其擅預倭約，任性妄爲等語。此次朝鮮與日本定約，究竟馬建忠曾否與聞其事，著李鴻章、張樹聲確切訪查，據實覆奏，毋稍徇隱。原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乙巳，又諭：侍講學士何如璋奏，請酌定經制，力整水師一摺。據稱，中國自籌辦水師以來，船械非良，兵弁多濫，章程不一，訓練不精，以之應變，難操勝算，欲固沿海之防，宜定練軍之制，條陳六事，懇請採擇等語。海防關繫大局，自以力整水師爲急務，何如璋所陳立營制、編艦隊、勤訓練，謀併省，精選拔，並請特設水師衙門，以知兵重臣統理各節，著李鴻章悉心酌度，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五三　十月丙辰，又諭：禮部奏，接據朝鮮國王來咨，懇准令李昰應歸國，並鈔録原咨呈覽一摺。李昰應業已格外施恩，擇地安置，前因該國王瀝情陳請，並准其歲時派員省問，以示體恤。兹復據該部代奏各情，自係該國尚未接奉前旨，即著禮部傳知該國王，仍遵前奉諭旨，恪守藩封，務以宗社爲重。至李昰應安置保定，已諭令直隸總督優給廩餼，妥爲保護，該國王並可歲時派員省問，亦足慰思慕之情，嗣後毋得再行陳請。將此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〇　辛未，張觀準奏：兩淮行鹽六省，地方遼闊，如湖北之荆、襄一帶，則有潞鹽之私；江西之南、贛一帶，則有粤鹽之私；他若河南之蘆私、安徽之浙私，皆由各省越境偷漏，占礙淮綱，其害不獨在梟販，此淮鹽受病之處。而推求病根，實因視成法爲具文，久之遂渙散而不能收拾，誠非區區補偏救敝所能轉機也，必有以杜侵漁之漸而清套墊之源，使射利者無可藉端，欠課者無從藉口，則弊去其太甚，法貴乎必行，庶鹽政日清，久之自見成效。謹就管見所及備擬六條，伏候聖裁。一裁選商總也。淮南設有總商，原以籌辦通綱公事，趕課滾總，爲衆商表率，近則公事飭議罔應，錢糧滾總不前，惟辦公之項，按月分

發領辦，任意冒開，每年於定額外，仍以不敷名目溢領數十萬不等。且有運鹽無幾，濫充總商，藉以營私獲利，實屬把持。應請於現在各商內擇公正純謹行鹽最久者數人，作爲辦事之商，遇有公事，飭令核議經手；至辦公一項，悉照減定額數指款請領，不准冒濫，再立總商名目，永杜弊端。一酌核帶銷也。辛巳綱引尚未開綱行運，而庚辰仍有未完積引，今年壬午即應開綱，斷不能以一年而行三綱之引；若轉展敷衍，徒存虛名，課仍無著，且庫項解支各款，又復輳套搭，必至仍前挪移奏銷，難以核實。應請於本年正月即開本綱，所有前數年未行之綱引，未完之積引，隨綱帶銷，另款存庫撥解，俟將來辦有效驗，遇暢銷提綱之時，仍將未完前引補銷，以符原額。一宜恤竈丁也。竈户、煎丁，濱海窮民，最爲艱苦，宜加體恤。查收鹽桶，舊秤本有定制，近來場商每以大桶重秤任意浮收勒措，致竈户以交官鹽爲累而樂於透私。應請嗣後由運司衙門驗烙桶秤頒發，不准私製，毋許場商再有前項情弊。責成場官隨時稽查，仍嚴督竈丁按埠繳以編保甲，復火伏以稽額煎，俾清場私之源。再提批驗所各秤，一律較准烙發，飭令認真秤驗，並於運河之要道，運司親到抽秤，如有格外重斤，即將秤驗各官參撤。一慎重出納也。商課入庫，向來不分正雜，籠統動支，迨遇緊餉應解，百計挪湊，因有預納減納貼色貼息及印本抵課等弊，庫款之輳繳虧耗一空，皆由於此。嗣後永禁前項名目，將正項庫存專候部撥，及應解正款，其餘雜費另存外庫，不許將正款挪墊，更不許商人干預庫項，以免朦混。一整飭紀綱也。鹽務各員，志在溫飽，從無甄別，不遵體制，或與商人聯姻換帖，或同商人夥本行鹽，最爲劣習。【略】臣愚竊謂皖岸情形與楚岸同，即勉强增引，而伊厚塈等所繳三十五萬餘兩，應按左宗棠原批票費三千六百兩之數綜而計之，准新加一萬二千引。如此量予轉旋，於銷綱或無大窒礙，於新舊亦弗慮偏枯。如新商果嫌利輕微，仍請勒令舊商認領，以徵平準。臣以左宗棠之虛衷體察，部臣之加意維持，用敢續陳以備採擇，合併請旨飭議施行。上諭：給事中張觀準奏兩淮鹽務疲敝請釐定條款，御史李暎奏淮北增引宜加詳審及皖岸增引量予轉旋各摺片，著户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一五三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内務府奏，請嚴催各省關應解各款，開單呈覽一摺。據稱，本年應發各款，需用甚急，前經户部指撥銀六十萬兩，除解到外，所欠尚鉅，其長蘆山東帑利，均未解足，各省關攤繳蔑價銀兩，亦有蒂欠，請飭嚴催等語。著左宗棠、穆圖善、張樹聲、何璟、涂宗瀛、曾國荃、丁寶楨、衞榮光、李文敏、張兆棟、陳士杰、彭祖賢、任道鎔、裕寬按照單開各款趕緊如數籌解，務於本年十二月初間解到，以濟急需。單二件著分別摘鈔給與閱看。另片奏：兩淮帑利銀兩，請飭籌解等語。著户部咨行兩江總督、酌量籌濟。將此諭知户部，並由四百里諭令左宗棠、穆圖善、張樹聲、何璟、涂宗瀛、曾國荃、丁寶楨、衞榮光、李文敏、張兆棟、陳士杰、彭祖賢、任道鎔、裕寬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五四　十一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銘安、吴大澂奏，遵旨覆陳一摺。據稱，朝鮮貧民占墾吉林邊地，現擬派員前赴該處，查明户口，知照該地方官陸續收回，妥爲撫輯。惟念該流民等人數衆多，安土重遷，若即時驅逐出境，誠恐該國地方官無從安插，轉致流離失所，懇恩寬予限期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議辦理，並著禮部傳知該國王轉飭該處地方官豫籌妥爲安置，准其於一年内悉數收回，以示體恤。至圖們江北岸一帶閑荒，應行招墾，著銘安、吴大澂飭屬照章認真辦理。將此諭知禮部，並諭令銘安、吴大澂知之。

戊子，諭内閣：恭親王奏，久病未痊，懇恩續假一摺。覽奏殊深廑系。恭親王著安心調理，不必拘定假期，一俟痊愈，即行入直，所管正白旗滿洲都統及各處印鈐均著毋庸派署。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崇綺、松林奏，朝鮮貿易，宜嚴定限制，申明禁令，並有關奉天事宜，應咨會酌定，暨中國官員與陪臣往來礙難平行各摺片。據稱，此次變通互市舊章，以稽查匪類爲最要，擬於中江地方設立關卡，祇准在設卡處所貿易，由鳳凰邊門出入，不得肆意游行；鴨緑江與該國鄰近地方仍申前禁，不得以濱海准其捕魚，藉口影射，致啟侵踰之漸。嗣後有關奉省事宜，北洋大臣與該國王如何會商應咨照將軍、府尹公同斟酌，再行定議。該國陪臣一切體制，仍應照舊遵行，未可與中國官員定爲平行，請飭覆加體究等語。朝鮮貿易章程，前准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議辦理。兹據崇綺等所陳各節，自係爲體察地方情形，並維持舊制起見，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李鴻章再行妥議章程，會商禮部具奏。原摺一件、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禮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諭令李鴻章知之。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奏：查中江地方設立關卡，可俟派員踏勘後體察商情辦理。至商民入内地採買土貨，查互市章程應稟請商務委員給予執照，必過本關納税，方准出境，自應飭其由鳳凰邊門正路行走。如慮其肆意游行，儘可嚴飭商務委員，不得給予執照。又章程内，該國與山東等處濱海，聽憑捕魚，原與鴨緑江無涉，既係每年採辦祭品官魚之地，尤宜嚴申禁令，自不得藉口影射。至中國官員與陪臣往來一節，擬請嗣後朝鮮凡係商務委員，見中國督

撫兩司以上，概用屬禮；道府以下，概用平禮，均照前定章程辦理。其因朝貢典禮來京各員，仍照定制遵行。從之。

盛京將軍崇綺等奏：朝鮮通商聽邊民往來交易，恐匪類易於溷迹，亟應添兵巡緝，嚴密稽查。邊外原設靖邊馬步三營，不敷分防，查中江地方，舊有九連城毗連貢道，形勢險便，足資控扼。擬先練步隊一營，即於九連城駐紮，應支薪水口糧，仿照直隸練軍章程，飭令東邊道由邊款項下籌給。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一　己亥，麟書、潘祖蔭奏：臣等查辦雲南報銷一案，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奏奉諭旨，將解任太常寺卿周瑞清暫行革職，户部主事孫家穆解任等因在案。當即咨行各該衙門將周瑞清、孫家穆傳送到部，分别收禁看管，臣等督飭司員詳加研訊。據孫家穆呈遞親供内稱，今年二月間，有同司主事龍繼棟言及雲南銷册將到，向來均有奏銷飯銀，自軍興後改爲公費，貼補司中辦公，有人託他轉求照料，伊曾吩咐書吏，册子到時，詳細核算，所有一切公費均由外邊來人辦理，求傳到龍姓自知分曉等語。究竟此項交給何人，該司如何分用，未據詳細供明，亟應澈底根究，除片行户部將主事龍繼棟傳問外，相應請旨將户部主事孫家穆先行革職，以便審訊。雲南永昌府知府潘英章，賄辦報銷，查有證據，迭經催提，延不到案，應請旨將潘英章即行革職，並請飭下該管督撫及該員原籍湖南巡撫一體嚴拿，迅即歸案審辦，無任脱逃。再臣等正在繕摺具奏間，准户部將主事龍繼棟傳送到案，詰以如何囑託孫家穆辦理報銷各情，堅不承認，非提同孫家穆質訊，不能研取確供，惟係現任部員，應請旨將户部主事龍繼棟先行解任，聽候傳質，理合附片具奏請旨。上諭：【略】户部主事孫家穆，著先行革職審訊；雲南永昌府知府潘英章，迭經催提，延不到案，著即行革職，並著雲南督撫及該員原籍湖南巡撫沿途各督撫一體嚴拿送部，歸案審訊，毋稍遲延；户部主事龍繼棟，著先行解任，聽候傳質。

《德宗實録》卷一五六　十二月辛酉，諭内閣：山東黄河工程關繫至爲緊要，亟應通籌全局，設法疏濬，以弭後患。著派游百川馳驛前赴山東，察看情形，妥籌具奏；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錡，直隸候補知府朱采，著交游百川差遣委用。

壬戌，又諭：李鴻章奏，招商接辦由滬至粤沿海各省陸路電綫並鈔録章程呈覽一摺。前於天津至上海安置電綫，經李鴻章督率辦理，業已著有成效。兹據奏稱推廣興辦，擬自蘇州、浙江、福建通商各海口以達廣東，與現在粤商所辦陸綫相接，招集衆商，合力籌辦，係爲因時制宜，豫杜外人覬覦起見。即著照所議妥慎辦理，並著左宗棠、何璟、曾國荃、衞榮光、任道鎔、陳士杰、張兆棟、裕寬嚴飭沿途各地方官，一體照料保護，勿使稍有阻撓損壞。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越交涉一事，法人現欲與中國會商，請飭豫籌善法一摺。法越一事，法人願與中國派員商辦，李鴻章現與法使寶海議大略辦法三條，亟須滇、粤各省先事妥籌，以備臨時會議。分界保護一節，滇粤兵力究能保護至越南北圻何省，並何處爲滇省保護之界，何處爲粤西保護之界；至通商口岸，是否借設保勝爲宜，越官劉永福現駐山西興化、宣光等處，將來保勝能否作爲近邊口岸，就所議第三條南北劃分之論，以越之富良江各分保護之界，即於入界處設立總口，均須規畫情形，豫爲酌度。著曾國荃、岑毓英、裕寬、倪文蔚、杜瑞聯將應行籌畫各節查照該衙門前函，詳慎妥議，如何有利無害，堪以行之久遠，迅速奏明，並知照該衙門，以憑覈辦。原摺單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一　癸亥，左宗棠奏：南北洋籌辦防務，以製造船礮爲第一要義；而各省所設機器輪船等局製造一切，又以煤鐵爲大宗。近來湖北、安徽等處礦山均經仿照西法設廠開挖，本年夏間，據徐州道程國熙稟稱，銅山縣屬利國驛等處多産煤鐵，若以機器開採，足供輪船等局之用，飭令候選知府胡恩燮延聘洋礦師入山採驗，煤鐵均堪開採，酌擬招商集資章程，由道稟請試辦。當將章程逐條批示，並准委胡恩燮承辦。續據該道呈報，已於八月二十四日設局開採，並請創辦之始購辦機器有費，倩約礦師有費，以及起造廠屋廠爐一切無不有費，所需成本爲數甚鉅，擬照湖北等處土煤出口每噸完稅銀一錢之案，一律請減等情前來。臣查該局用西法開採，出煤必多，核與安徽、湖北諸廠情事相同，且該局礦山深處江境極邊，運道綿長，又多淺瀨懸流，每一阻險，動須盤剥，較之貴治等處運路近江，尤覺爲難，所挖土煤，應准一律減稅，合無籲懇天恩俯准援照湖北、安徽成案辦理，以維商本而塞漏巵。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一五七　壬申，諭内閣：李鴻章奏懇恩賞假回籍營葬一摺。披覽所奏，情詞懇切，良用惻然，本應俯如所請，寬予假期，惟北洋事務關繫緊要，李鴻章措置得宜，朝廷方資倚畀，所有請假營葬之處，俟來年正二月間，再降諭旨。

《光緒朝東華録》五一　癸酉，諭：考試爲掄才大典，功令森嚴，原期拔真才而杜倖進，乃日久弊生，在事官員奉行不力，應試士子賢否不齊，甚至作奸犯科，

僥倖嘗試，於人才士習大有關繫，亟應嚴行整頓。昨據給事中鄧承修奏條陳科場事宜，不無可採。據稱，近來考到録科，每有槍冒頂替，京官濫出印結，或藉端訛索，鄉會士子入闈及交卷日，往來攙亂，換卷傳遞各情，殊屬不成事體。著各該衙門並監臨知貢舉大臣實力整頓，嚴密關防，倘有前項弊端，即行分別懲辦，毋得玩泄從事，仍前寬縱。各省鄉試同考官，著該督撫遴派品學兼優之員，並嚴加查察，如有通賄薦卷者，照例治罪。各省學政録科送考，一體從嚴甄録，毋稍寬濫。鄉會試覆試閱卷大臣，認真考核，不得意存遷就。其所請添派謄録對讀各官量加獎敘一節，著該部議奏。各項考試，惟在秉公校閱，不在變更成法，嗣後殿廷考試，讀卷閱卷大臣務當精白乃心，詳加遴選，力杜情弊。該給事中所請殿試及考試試差揀選供事書吏謄寫之處，著毋庸議。

《德宗實録》卷一五七　戊寅，諭軍機大臣：左宗棠奏，本年冬漕，遵辦河運，請飭疏濬河道一摺。據稱，本年江北冬漕仍辦河運，山東新挑十字河現又淤墊，期門七級一帶，河身高仰，陶城埠口門内外新淤，均須分別挑濬等語。漕運關繫緊要，必須暢行無阻，庶可早日抵通，著梅啟照、陳士杰、任道鎔嚴飭該管河道各員，趕將淤淺各工，認真疏濬，一律深通，俾利轉運。左宗棠即飭該司道等，將雇船兑運各事宜提前趕辦，以期迅速。將此各諭令知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梅啟照奏請撥運河另案工需銀兩一摺。運河各廳，應修河道隄閘等工，需款甚亟，自應豫爲籌撥，以利漕行。著陳士杰、任道鎔飭令藩司，籌撥癸未年另案工需銀六萬兩，分次撥交運河道庫，以資應用。梅啟照務當督飭在工各員，覈實估辦，毋稍虚糜。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一　是年，葡萄牙國始以澳門總督兼充駐華使臣。塞爾維亞國王密朗，以晉王號，乞駐法使臣代遞國書。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光緒朝東華録》五二　正月甲午，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皇)(王)奕譞之第五子命名載灃。

《光緒政要》卷九　甲午，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辦理洋藥稅釐併徵事務。【略】洋藥流毒多年，自應設法禁止。英國現有禁烟善會，頗以洋藥害人爲恥。該大臣如能乘機利導，聯絡會紳與外部酌議洋藥進口分年遞減專條，於逐漸設法禁止，尤屬正本清源之至。

《德宗實録》卷一五八　己亥，命宗人府府丞吴廷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

丙午，以禮部尚書徐桐爲國史館總裁官。派户部右侍郎福錕、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知貢舉。調兵部尚書張之萬爲刑部尚書，以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爲兵部尚書。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奏請仍准召募馬隊，並防邊宜練北軍及議調將弁各摺片。【略】准其於直東等省召募馬隊四五百名，認真訓練，俾成勁旅。

辛亥，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回籍營葬，以署直隸總督張樹聲暫署北洋通商大臣。

《德宗實録》卷一五九　二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越交涉一事。法人與中國會商，請飭豫籌，當諭令岑毓英等妥議。兹據岑毓英、杜瑞聯奏，遵議覆陳一摺。據稱法使有此調停之舉，宜堅持定見，不至貽害將來，方可行之久遠。疆界可分，而北圻斷不可割。通商可許，而廠利斷不容分。土匪可驅，而劉永福斷不宜逐。洵爲扼要之論，深合機宜。近聞法國欲更前議，並欲將該使寶海撤回，彼族反覆無常，惟當持以鎮静，嚴申儆備。著岑毓英、杜瑞聯、倪文蔚督飭關外各營，擇要扼守，妥籌防範。固不宜深入越境，必不可稍有退縮，以期固邊疆而維大局。

《光緒朝東華録》五二　甲寅，以瑞聯爲兵部尚書，麟書爲工部尚書，額勒和布爲理藩院尚書。

《德宗實録》卷一五九　丁巳，兩江總督左宗棠奏，淮南鄂湘前加新票，另招股商照繳票價，給發循環鹽引三萬引。

《光緒朝東華録》五二　庚申，以馬蘭鎮兵變，革總兵桂昂職，以文秀爲馬蘭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一五九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伊犂交涉俄人案件，請飭伊犂將軍金順迅速緝犯結案，以免藉口宕延撤兵期約。又奏俄皇五月加冕，及瑞典國王生孫，請從西俗傳旨致賀，以敦睦誼。

直隸總督張樹聲奏，【略】又奏，朝鮮内亂初平，吴長慶一軍，尚駐朝鮮王城，彈壓教練其後路轉運糧械，接遞文報，必須專派兵船往來策應。【略】前調南洋登瀛輪船，請暫留梭巡朝鮮海口。從之。又奏，前在德國伏爾鏗廠訂造鋼面鐵

甲船兩號，計期竣工，現擬續造穹面鋼甲快船一隻，備出洋時輔佐鐵甲艦之用。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鄭藻如奏，美國紐約地方華民日衆，請設官保護，並擬派江蘇試用通判歐陽明爲紐約領事官。從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法越交涉一案，現在尚無成議。夷情叵測，亟應先事綢繆。越南北圻爲粵西門户，若能保護北圻，即以固吾疆圉。藩司徐延旭於關外情形頗爲熟悉，著即出關相度機宜，豫籌布置，准其專摺奏事。

《德宗實録》卷一六〇　丁卯，閩浙總督何璟等奏，福州臺灣建築洋式礮臺，購配洋礮洋槍及製造火藥，均稱適用。

戊辰，開去黎兆棠光禄寺卿及督辦福建船政差使。賞張夢元三品卿銜，開去福建按察使缺，督辦福建船政事宜。

庚午，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奏，近聞法國外部易人，頓翻前議，並有將該使寶海撤回之信。是越事會議無期，惟越南陪臣范慎遹、阮述已來天津，亦可藉以查詢該國情實，已密商張樹聲相機因應。

《光緒朝東華録》五二　庚午，以景善、陳寶琛爲内閣學士。

《德宗實録》卷一六〇　丙子，諭内閣：此次補行覆試順天及各直省鄉試之李長華等一百三十名，列入三等之毛鏡清等二百八十名，均著准其一體會試。列入四等之陳鳴玉、耿本榮、張蘊，均著罰停會試一科。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留駐朝鮮官軍暫緩撤回一摺。【略】兹據張樹聲奏，稱接朝鮮國王咨文，以吴長慶一軍不可暫離，現擬從緩撤回等語。朝鮮大難雖平，人心未定，尚須大兵震懾，吴長慶所部六營，即著暫留朝鮮。

《光緒朝東華録》五二　庚辰，以慶裕爲河東河道總督，楊昌濬爲漕運總督，鹿傳霖爲河南巡撫。

是月，德意志國使臣巴蘭德回國，參贊潭敦邦署理。義大利國使臣盧嘎回國，由德意志國使臣兼理使事。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羅德里回國，參贊吴禮巴署理。

《德宗實録》卷一六一　三月丙戌，以禮部尚書徐桐爲會試正考官，兵部尚書瑞聯、刑部尚書張之萬、刑部右侍郎貴恒爲副考官。

戊子，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越南事宜現有變局，亟應密籌防務一摺。現聞法兵已攻破越之南定，並議將寶海撤回。事已中變，情殊叵測，在我保護屬邦，固守邊界，均關緊要，亟應妥籌備豫。著岑毓英、倪文蔚、杜瑞聯督飭關外防軍，挑選勁旅，扼要進紮。該兩省現在駐越兵勇若干，著查明確實具奏，應否添派隊伍以厚兵力。

辛卯，諭内閣：翰林院侍講陳學棻奏，武英殿書版闕失，請飭查明補刊等語。著該管王大臣查明現闕書版，先將經籍補刊，餘俟陸續刊刻完全，用備觀覽。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辦理江海防務，需用殷繁。粵海關應解南洋經費，自第八十一結起至八十九結，約共徵存應解銀四十餘萬兩，疊次咨催，絲毫未解。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鴻章奏請回籍葬親，當經賞假兩月，現在北洋事務緊要，李鴻章營葬事畢，著不必拘定假滿，即回署任。

又諭：前據劉錦棠奏，中俄界約以天山之頂爲限，此次沙克都林札布同俄使勘分新疆南段界務，將貢古魯克山口至别疊里之達坂路西邊，相離二十二丈半，埋立中俄兩國界牌。

辛丑，兩江總督左宗棠奏，遵查商人請開青龍山煤礦，業經禁止。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諭令李鴻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現聞法人在越，勢更披猖。越南孱弱之邦，蠶食不已，難以圖存，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爲保護，且滇粵各省壤地相接，儻藩籬一撤，後患何可勝言。

戊申，倪文蔚奏，越南軍情日亟，【略】法人攻陷越南南定情形。徐延旭於本月二十日起程出關，擇要駐紮。近聞法復添兵千五百人赴越，並添撥饟項，勢將肆意蠶食，越南情事更爲危迫。

《光緒政要》卷九　三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陳，旅順籌防費難預估。【略】查海防與尋常防務不同，海防各事情形又各不相同，北洋現辦防務，以旅順工程最爲繁鉅。【略】旅順籌防，實爲北洋必不可緩之工，經臣飭派候補道袁保齡駐工督率。擬將挑挖澳身、疏濬海口、建築船塢、蓋造庫房、添築砲臺，各工逐漸舉辦，此即其大概範圍也。

《德宗實録》卷一六二　四月丙辰，兩江總督左宗棠奏，籌辦海防機宜。得旨，所陳籌辦海防情形爲未雨綢繆之計，仍著該督隨時妥爲布置，以期有備無患。

《光緒朝東華録》五三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豫籌越南邊防事宜各摺片。前因越南情形緊迫，諭令李鴻章前往廣東籌辦。兹據陳奏各情所籌

亦甚周密。事機旦夕變遷，惟在隨時權衡辦理。該大臣現由金陵前赴上海，即著暫在上海駐紮，統籌全局。

《德宗實録》卷一六二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金順等奏，俄兵撤回日期並籌辦邊防一摺。據稱前駐伊犂之俄國兵隊，於二月十三日如約撤回。現在清查居民户口，量撥地畝，仍擬安設管理屯墾等官，並於沿邊一帶添設卡倫，以資防守。

又諭：岑毓英等奏，越南南定失守情形一摺。越南南定失守，該國局勢愈危，滇省邊防尤爲喫緊。前諭岑毓英等飭令唐炯出省統率防軍，著即催令迅速前往開化，督軍進紮，相機備禦。

壬戌，兩江總督左宗棠奏，調撥江南防軍，擬俟商定再行會奏。得旨，李鴻章計即行抵江寧，應否調撥江南防軍，著俟商定後即行具奏。

甲子，諭内閣：御史陳啟泰奏，請整飭學校以端吏治之本一摺。各省書院爲培植人材而設，必須院長得人，方足以資模楷。若如所奏，請託干求流弊滋多，以致有名無實。嗣後書院院長均著由地方官紳自行延訪品學兼優之人，各該上司概不准徇情壓薦，以杜弊端。學政職司文教，士子風尚視爲轉移，簡是選者必能束身砥行，振興實學，方爲無忝厥職。各省學政向由該省督撫於年終密陳考語，嗣後各該督撫務當認真查察，出具切實考語具奏。儻有聲名平常，不能稱職之員並不據實奏聞，一經發覺，定惟該督撫是問。至該御史所陳酌留學額、澄敘教官兩條，著該部議奏。

乙丑，伊犂參贊大臣升泰奏，到科日期並現辦界務情形。得旨，著將分界事宜悉心籌度，毋得稍涉大意，應行遷移之蒙古哈薩克等民亦著妥爲安插。

丁卯，陝甘總督譚鍾麟奏，遵覆甘回現無蠢動情形。【略】蠲免甘肅全省舊欠地丁錢糧及各項雜賦。

戊辰，諭内閣：此次新貢士覆試列入一等之管廷獻等六十名，二等之黄培俊等一百二十名，三等之任宗泰等一百三十一名，俱著准其一體殿試。列入四等之劉永清著罰停殿試一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鴻章奏，豫籌越南邊防事宜，【略】現無定局。必須在我者兵力足恃，辦理較爲有益。刻下滇粤防營兵力甚單，自應添撥勁旅，以資備禦。提督劉銘傳係李鴻章舊部宿將，聲望夙著，如令其調募數營統帶前赴粤西，作爲後路援軍，於事能否有濟，著李鴻章悉心酌度。

甲戌，雲貴總督劉長佑因病乞休，以福建巡撫岑毓英爲雲貴總督，前廣東巡撫張兆棟爲福建巡撫。

乙亥，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陳冕爲翰林院修撰，壽耆、管廷獻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朱祖謀等一百二十四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葉大烜等一百八十一人賜同進士出身。

《光緒朝東華録》五三　是月，法蘭西國使臣費海回國，參贊謝滿禄署理。奥大利亞國新簡駐華使臣薩魯斯齊抵任。

《光緒政要》卷九　兩江總督左宗棠奏，辦兩淮鹽務，經理年餘，著有微效事。【略】臣查得情形，飭先籌款，將鹽河於今春挑濬深通。本年霜汛以後，鹽艘行運毫無阻滯，全綱四十六萬引賴以早日運竣。貼色則暗增商本，重斤則私佔國課，復嚴申禁令，並由運司轉飭分司，親赴鹽場履驗，遇犯必懲，而後數十年之積弊，始克掃除。

太僕寺少卿鍾佩賢奏，新例盜犯罪名請酌復舊例，以重民命事。

《德宗實録》卷一六三　五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行抵上海，暫行駐紮，並請飭潘鼎新幫同籌辦各摺片。李鴻章著即速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籌備海防一切事宜，並傳知潘鼎新隨同北來。

雲貴總督岑毓英等奏，遵飭藩司唐炯馳往蒙自、開化邊界，擇要防守。得旨，即著岑毓英等督飭唐炯體察情形，妥籌布置，以固邊防。

壬午，伊犂參贊大臣升泰奏，塔城西南去歲未分界段，擬約會俄使順道前往分辦，以免遲誤。得旨，所有塔城西南未分之界，即著升泰於勘分科屬界務畢後，順道前往，一併勘分，均宜詳慎辦理，毋稍大意。

癸未，諭内閣：御習膳録，原所以廣羅寒畯，俾少棄才。若如該御史所奏，近年每屆考期，倩覓槍替，弊端百出，殊屬不成事體。著該部申明定例，責成出結官認真查覈，嗣後如有頂替情弊，定當嚴行懲辦。

督辦船政大臣張夢元奏，第五號鐵脅輪船安上龍骨，並修理第一號、第二號船臺，製造開濟快船情形。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庚寅，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等奏，前藏喇嘛滋事查辦情形。得旨，即著督飭通善濟噭呼圖克圖等查照條約，秉公妥辦，以息爭端。鐵棒喇嘛不能約束僧衆，致滋事端，並著查明辦理。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法越搆兵一事，久未定局，法人近爲劉永福所敗，其

蓄謀報復自在意中。法使脱利古與李鴻章會晤，以中國是否助越爲言，意在挑釁，甚爲叵測。亟應先事籌防，以杜狡謀。著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何璟、曾國荃、張兆棟、劉秉璋、裕寬將沿海防務實力籌辦，認真布置，不可虚應故事，徒令外人輕視。李鴻章著仍遵前旨，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籌備一切。脱利古現在上海，作何動静？李鴻章如定期北來，須知照該使，如有面議之事，俟其到津再行商辦，以示羈縻勿絶之意。

丙申，本日據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邊情已亟，宜早定計。御史劉恩溥奏，請飭保護越南等語。所奏均不爲無見，原摺片四件著鈔給李鴻章閱看。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清安奏，科屬疊經報災，請飭催各省欠解新陳臺費一摺。據稱科屬連遭旱災，上年尤甚，水涸草枯，瘟痘流行，牲畜倒斃無存，差務極爲繁重。請飭河南、山東、山西，將欠解科城新陳臺費悉數解清，以備採買駝馬，供應差徭等語。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法人近爲越南所敗，其蓄謀報復，自在意中。現據李鴻章電稱，中國宜添兵增勢等語。本日已諭令倪文蔚等添募數營，堅守北寧一帶。滇邊防務，同關緊要，亟應厚集兵力，以壯聲援，著岑毓英、杜瑞聯督同唐炯就近選募邊民之能耐炎瘴者，迅速成營，與現有隊伍擇要扼紮。如法之援兵到後，切不可與之挑戰，惟當深溝高壘，掘斷來路，嚴密堵守，使彼日久計窮，或可就我範圍。所需饟項，著丁寶楨於每年撥款外，無論何款即行撥解銀二十萬兩，以濟要需。現在饟項支絀，因事機緊要，特予添撥，岑毓英等務當妥爲籌辦，力求實濟，不得稍涉虚糜。【略】前疊降諭旨，令曾國荃、裕寬飭令師船前赴廉、瓊一帶。現在防務尤爲緊要，著督飭吴全美將輪船速籌整備，駛赴該處洋面游弋巡哨，毋得藉口遲延。

壬寅，湖廣總督涂宗瀛因病乞休，以湖南巡撫卞寶第署湖廣總督。

甲辰，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奏，朝鮮與美國議訂條約，届期互換，並照録條約國書咨文呈覽。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四　甲辰，以賴鎮邊爲廣東瓊州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一六三　戊申，現在辦理法越事宜，著醇親王奕譞會同籌辦。

諭内閣：前據御史陳啟泰奏，參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雲南報銷。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賄託，後據御史洪良品、給事中鄧承修奏，以此案牽涉景廉、王文韶，先後降旨派惇親王、閻敬銘、潘祖蔭、張之萬、麟書、翁同龢、薛允升會同查辦。兹據惇親王等奏，查明收受津貼及説事過錢各官吏完繳贓款，仍分别從重定擬，請將失察之户部堂官及工部堂司各官、雲南督撫交部分别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吉和等奏，軍臺亢旱成災，請撥銀兩撫恤，當有旨令户部速議具奏。兹據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内外蒙古地方，亢旱太甚，被災頗廣，請飭妥籌辦理等語。

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吴大澂奏，吉林毗連俄界，築臺修路，搜山緝匪，均資兵力，防練各軍，礙難裁撤。

《德宗實録》卷一六四　六月庚戌，諭内閣：游百川、陳士杰奏，黄汛盛漲，漫溢歷城等處隄工，現籌撫恤一摺。【略】著游百川、陳士杰迅速寬籌賑項，查明各屬被災輕重，分别認真撫恤，毋任一夫失所。各處決口，並著相機趕籌堵築，毋稍遲延。

丁巳，文宗顯皇帝誕辰，上詣奉先殿壽皇殿行禮。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署辦理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張樹聲即回兩廣總督本任矣。李鴻章現計已抵天津，著將籌防一切事宜豫爲布置，以期有備無患。現聞法國派脱利古爲全權大臣，並齎國書商議中外交涉事宜。諒該使必將北來，著李鴻章俟其到後，即令在津將應議之事，妥慎籌商。該使此來，雖未顯露尋釁之意，而恫嚇要求是其慣技，務須堅持定見，不可爲其所惑。如有應准應駁之事，隨時奏明，候旨遵行。廣東防務緊要，廉、瓊一帶甚形空虚，必應整頓水陸各營以資控扼。張樹聲著即迅赴本任。

命署兩廣總督曾國荃來京陛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讀王邦璽奏，江西溺女之習，經前任學政督飭教官勸辦救嬰會，漸著成效。請飭現任學政接續辦理，並各府州縣向有育嬰堂，請飭該撫籌款興辦等語。民間溺女，實爲惡習，自應設法勸禁，著潘霨、陳寶琛查照所奏各節督飭屬員，認真辦理。

辛酉，諭内閣：此次山東歷城等處，黄河漫溢，被災甚重。前經諭令游百川、陳士杰籌款撫恤。災黎情形困苦，宵旰厪懷，著於山東應解京饟項下截留銀十六萬兩，以資賑濟。游百川、陳士杰即督飭該地方官及委員等分赴災區，詳細查明，覈實散放，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稍有侵蝕。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吴長慶留戍朝鮮六營，比聞以三營回駐煙臺，備多力分，非經久之策。該提督久駐朝鮮，必不能鋭然自任，請飭妥籌，別選賢能等語。駐紮朝鮮官軍，關繫甚重。該國大難雖平，人心未定，前諭令張樹聲將吴長慶六營仍留朝鮮。張佩綸所奏撤回三營，有無其事，未據奏報。吴長慶久駐朝鮮，能否得力，著李鴻章悉心察看，並將防護該國事宜，妥籌經久之策，隨時具奏。

又諭：御史李璟奏，風聞京城及直隸等處，有在理教以戒人吸煙飲酒爲名，互相傳引，人衆甚多，聞係白蓮教之别名，教首即在天津，請飭密拏等語。匪徒創立教名，誘惑愚民，大干例禁，自應嚴行查辦，以遏亂萌。該教首蹤迹詭祕，是否潛匿天津，著李鴻章遴派妥員嚴密查訪，妥慎辦理，毋致激成事端。將此密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一六五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臺站被災，遵旨籌撥銀兩以資撫恤一摺。

乙丑，諭内閣：李鴻章奏，瀝陳下情，籲懇收回成命一摺。覽奏情詞懇切，出於至誠，本應俯如所請。惟畿輔重地，一切吏治民生防軍水利均關緊要。李鴻章在任有年，辦理周妥，是以特降諭旨，令其署理直隸總督兼署辦理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以一事權。際此時事多艱，朝廷倚任需人，該署督惟當仰體宵旰焦勞之意，移孝作忠，勉圖報稱。即著仍遵前旨，毋得固辭。

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天津至通州接設電綫，以捷音信而裨時局。又奏，請將山海鈔關贏餘銀兩留存關庫，修築礮臺。允之。

兩江總督左宗棠等奏，審明拏獲傳教從逆匪犯吴玉山等，分别懲辦。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徐延旭奏，遵旨出關布置防務情形，並請將主事唐景崧留營各摺片。法人經此挫敗，其添兵報復，自在意中。越南孱弱之邦，勢難持久。徐延旭於關外情形素所深悉，兹據所奏布置各節，足以壯聲援而資備禦，頗合機宜。惟糧饟軍火，深慮不繼，必須源源接濟。前已撥給饟銀共二十萬兩，即著倪文蔚、徐延旭斟酌機宜，妥爲籌辦。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旨催解京饟，分别已解未解銀數開單呈覽一摺。本年京饟，户部原撥續撥共銀八百萬兩，截至五月底止，各省關計共欠解銀五百四十一萬六千餘兩。現在部庫支絀，應放各款均關緊要。除山東現辦賑務，前經諭令截留銀十六萬兩外，所有各省關欠解京饟自應迅速報解，不得任意宕延，致誤要需。

庚午，調理藩院尚書額勒和布爲户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烏拉喜崇阿爲理藩院尚書。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巴國前任宰相錫呢布這挨兒微斯係創請立約之員，請照章頒給頭等第三寶星一面，以示寵榮。

壬申，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派員赴朝鮮辦理商務，酌擬章程呈覽。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行。又奏，派河南候補道陳樹棠充總辦朝鮮商務委員。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戊寅，四川總督丁寶楨奏，請調直隸候補道薛福成差委。得旨，薛福成已據李鴻章奏准留於北洋差遣矣。

《光緒政要》卷九　六月，出使俄國大臣曾紀澤覆陳前訂中俄界約重加履勘事。【略】欽遵諭旨，與俄國外部相機面談，臣於四月間在俄之南都木司姑城屢與俄國外部丞相吉爾斯談論及之。及回抵森比德堡，又與外部尚書倭良嘎里面論數次，并作一函，請其飭令分界俄官重加履勘，按照天山騎嶺劃分之舊，更正已立之界牌鄂博，將侵佔之地按約歸還。該尚書已允行文飭查，俟查明再行答覆。伏思此案刻下既據俄國外部允爲查辦，將來長順重加履勘之時，或於更正之事，稍易爲力。

《德宗實録》卷一六六　七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法越搆兵一事，久未定局，廣西防務經徐延旭出關布置，尚屬周密，惟糧饟軍火需款甚多。前由四川及粤海關共撥銀二十萬兩，尚恐不敷，著張樹聲、曾國荃、裕寬於廣東應解京饟項下截留銀二十萬兩，解交廣西應用，即著倪文蔚、徐延旭斟酌機宜，妥速籌辦。

壬午，署兩廣總督曾國荃等奏，遵籌海防情形。得旨，所奏豫籌布置各節，即著切實妥辦，務臻周密，以期緩急可恃。廉、瓊洋面及欽州邊境，飭令吴全美、方耀認真巡防，毋稍疏懈。

癸未，雲貴總督岑毓英等奏，審明浪穹縣屬民教滋事案内首從各犯分别定擬。又奏，給法國主教古若望修復教堂，撫恤銀五萬兩結案。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張樹聲奏請調淮勇赴粤一摺。前據左宗棠奏，籌撥江南淮楚各軍以備調遣。兹據李鴻章等奏，稱粤東水陸各路均與越南接壤，該省饟絀備虚，亟須酌調勁旅，以顧要防，請飭調提督吴宏洛所統淮勇五營赴粤等語。粤東防務緊要，自應調撥防軍以資布置，著左宗棠飭令提督吴宏

洛統率所部准勇五營，即行前赴廣東。由江南給餉四箇月，俾資行糧。嗣後該軍月餉由李鴻章按照舊章於所部淮餉內通融籌撥，並飭招商局輪船載運，以期迅速。所有吴淞海口礮臺，即由左宗棠分撥新軍填紮。

丙戌，哈密幫辦大臣長順奏，覆勘貢古魯克等處分定界址，竪與圖約相符，及查明南北路徑情形。得旨，著即照所請辦理。此外未分南界，仍由沙克都林札布一手經理，並著長順會商張曜知照該領隊大臣，按照圖約詳慎妥辦，不可稍有遷就。

戊子，前據岑毓英等奏，整頓銅政章程五條，業經户部議覆准行。昨據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稱招集商股，開採滇礦爲富强本計，不爲無見。岑毓英、唐炯身膺疆寄，於滇省礦務必能留意講求，實心經畫，著即詳細會商，妥速籌辦。新任藩司龔易圖到後，並著飭令將籌款招商等事妥爲經理。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伊犂參贊大臣升泰、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福與俄國分界大臣巴布闊福及撒裴索富，在喀巴河賽里烏蘭奇巴爾會議科布多界約五條成。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等奏，添募勇營，扼紮越南要隘一摺。法越搆兵未已，滇邊防軍自應加意扼守，第法人並未與我失和，我軍總以勦辦土匪爲名，未可顯露助戰之迹，致啓釁端。據奏，山西城逼近江邊，輪船在江中，礮彈可及，萬一法船上駛，彼時我軍進止殊多窒礙。岑毓英、唐炯務當統籌全局，相機布置，俾法人有所顧忌而不致藉爲口實，方爲妥善。

《德宗實録》卷一六七　丙申，諭内閣：翰林院侍讀盛昱奏，兵部尚書彭玉麟奉命數月延不到任，該尚書抗詔鳴高，不足勵仕途退讓之風，反以開功臣驕蹇之漸，請飭迅速來京等語。前據彭玉麟奏，請收回成命，當降旨諭令該尚書俟病體稍愈，即行來京，日久未據奏報北上。該尚書當已就痊，著遵前旨即行來京，毋再遲延。

丙申，以降調前户部尚書景廉爲内閣學士。

戊戌，出使俄英法國大臣左副都御史曾紀澤奏，遵旨與俄國外部商議新疆南段中俄界務情形。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壬寅，諭：御史劉恩溥奏，京城旗民婦女開設煙館賭局等情。蘇州、上海、杭州等處亦有婦女開設煙館拐販情事，請將犯罪婦女量予監禁等語。著刑部妥議章程具奏。

《德宗實録》卷一六七　丙午，諭内閣：禮親王等竊爵霸産、串結誣陷等詞呈控。現經查訊大概情形，請旨訊辦一摺。著刑部研訊確情，定擬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是月，荷蘭國使臣費果孫如香港，副使來因代辦使事，尋回任。

《德宗實録》卷一六八　八月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游百川、陳士杰奏，遵旨酌議分減黄流及各工次第興辦一摺。據稱杜家溝新決口門至濟陽境灌徒駭河，業已刷成河槽，因勢利導，自可事半功倍，現籌辦法。其馬頰河亦經派員逐段細查，並函商李鴻章會同籌度等語。馬頰一河，距黄流尚遠，且經過直隸地方，於民生利害關繫甚重。著李鴻章、游百川、陳士杰會同悉心酌度，妥議具奏。至請將分河地段錢漕豁免，著照所請行。現在山東應辦各工，仍著游百川等妥爲辦理。

辛亥，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往來邊營，頗爲出力，著賞給四品銜以示鼓勵。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辛亥，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福與俄國分界大臣撒裴索富在阿拉克别克河口會議科布多新界約記成。

《德宗實録》卷一六八　壬子，籌辦邊防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又奏，越南兵事，深恐擾及外國商人，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各國駐京公使，暫止商人前往貿易。從之。

丁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奏，烏城邊防重要，請免索倫練兵調回伊犂，從之。

戊午，諭内閣：倉場侍郎游百川著即回任，所有山東黄河工程，即著陳士杰督飭各員認真辦理，以專責成。降調山東按察使潘駿文，著交陳士杰差遣委用。

又諭：昨據曾紀澤電奏，聞法艦將離越赴津，意欲恫喝辦成此事等語。法人詭計百出，欲以兵船來華，肆其要挾，亦意中之事，李鴻章務當認真戒備。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越南嗣王懇令使臣由海道進京，並將該嗣王致李鴻章文件照録呈覽一摺。越南使臣定例由鎮南關經廣西北上，邇來法人搆兵，越地道途多梗。據該嗣王阮福昇文稱，現在權攝邦事，循例遣使，懇准由海道進京叩陳等語。情詞迫切，自應准如所請，暫予變通，以示體恤藩服之意。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法越搆兵一事，法人自攻占順化河岸礮臺後，迫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岌岌可危，邊事孔棘，防務尤形喫緊。近聞越南黑旗

各營復經接仗獲勝，滇粵防軍皆須嚴密布置，聯絡聲勢，不可稍涉鬆勁。粵西各營相距較近，更宜加意豫備，所有糧饟關繫最要，軍火器械尤須擇其精利者力籌接濟，毋任缺乏。

壬戌，籌辦邊防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奏，越南國王新逝，法軍決戰情形。得旨，法人欲與越將劉永福決戰，事機喫緊，該藩司務當遵照疊次諭旨，嚴密布置，相機辦理。越南嗣王有文咨北洋大臣，欲遣使由海道齎表晉京，昨已諭令李鴻章等准其變通辦理矣。

《德宗實録》卷一六九 甲子，又諭：法使脱利古現於本月十三日由滬乘兵船來津，巴夏禮亦相繼北上。彼族詭詐多端，無非爲恫喝要求之計。該使等到津後，著即責成李鴻章據理與之駁辯，以折其謀。該大臣務當切實籌畫，相機因應，留其在津商議。

伊犂將軍金順等奏，與俄使巴布闢福按約議定科塔新界。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法國兵船無聽其進口，務在黄埔以外設法阻止，力與辨論。方耀素頗勇往，著調回省廣東。本年應解京餉，均著截留該省，俾濟要需。沙面租界一案，著該督撫迅速持平辦結，認真彈壓，毋任再滋事端，並先擇要電知。

《德宗實録》卷一六九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法使脱利古由滬乘兵船來津，英使巴夏禮亦相繼北上，已諭令李鴻章相機因應，並嚴密戒備。【略】該大臣若何布置，萬一有事，戰守機宜是否確有把握？儻兵力尚單，應否添調大員，增募兵勇，以資協助。如潘鼎新、鮑超、劉銘傳等皆久經戰陣，此外有無謀勇素優爲該大臣所深悉，堪備任使者，著即悉心籌度，迅速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戊辰，諭：前據降調按察使陳寶箴奏，張佩綸所奏該員到京日營營於承審各官之門，彌縫掩飾一節，懇請飭查。當降旨派閻敬銘查明具奏。兹據奏稱，承審各官，除簡放外任及税差外，傳到員外郎廷杰、趙舒翹、陳惺馴各員，呈遞親供，並無陳寶箴往來情事。復加訪察，亦無確據。此事既無確據，即著毋庸置議。

《德宗實録》卷一六九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法越搆兵一事【略】，廣東兵力單薄，守禦尚虚，著派彭玉麟酌帶舊部得力將弁酌量召募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該尚書接奉此旨後，即行部署起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著責成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慎辦理。長江防務著責成左宗棠、李成謀督飭各營，認真籌備，均不得稍有疏懈。北洋防務著李鴻章懍遵本月十九日諭旨，迅即籌議覆奏。前據吴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抽撥民勇三千人聽候徵調等語。著該京卿即行統率此項勇丁航海來津，以備調遣。

乙亥，閩浙總督何璟等奏，採買穀石請予免税。得旨，著即咨照左宗棠等，俟此項穀石經過各關，飭屬查驗放行，免其完納釐税。

丁丑，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遵籌疊次交辦情形。得旨，北洋防務關繫緊要，著李鴻章隨時妥籌布置，務臻嚴密，不得稍有疏虞。至吴長慶所部兵勇，現仍駐紮朝鮮，應否調回津郡，並著李鴻章妥籌辦理。

以圖什業圖汗那遜綽克圖爲庫倫辦事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五五 是月，英吉利國新簡駐華使臣巴夏禮抵任。

《德宗實録》卷一七〇 九月戊寅，出使俄英法國大臣曾紀澤奏，出洋期滿人員請予獎勵。得旨，劉麒祥等均著照所請獎勵，馬格里所請獎勵，著該衙門議奏。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京東水患甚大，請飭急籌賑撫一摺。承德、永平兩府被水成災，前據恩福、謙德先後具奏，當諭令李鴻章妥籌撫恤。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庚辰，伊犂參贊大臣升泰與俄國分界大臣佛里德在塔城會議定塔爾巴哈臺界約七條成。

《德宗實録》卷一七〇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倪文蔚奏，法越議和一摺。七月内即聞法人攻占順化礮臺，越王爲所逼脅立新約十三條，將該國所有政權盡歸掌握，所顧忌者惟黑旗一軍，必欲設法除之。法使脱利古在津與李鴻章面議，意在劃界撤兵，共勦土匪，及蠻耗地方通商，無非肆意要求。已飭李鴻章、曾紀澤等堅持定見，概毋允許。仍著倪文蔚、徐延旭督飭防營，嚴密布置。所有糧饟軍火務當力籌接濟，並著唐景崧設法激勵，不可因彼國議和稍形退沮。日來電報有黑旗進攻河内頗爲得手之説，是否確實，著隨時探明，迅速具奏。雲南防軍軍火器械是否足用，著岑毓英、唐炯添撥勁旅，嚴申儆備，以壯聲援，毋致貽誤事機。

丙戌，廣東巡撫裕寬因病解職，調廣西巡撫倪文蔚爲廣東巡撫，以廣西布政使徐延旭爲巡撫。督辦福建船政事宜張夢元爲廣西布政使，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如璋督辦福建船政事宜。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廣西、雲南邊防緊要，需饟孔急，著户部迅速籌撥有

著之款四五十萬兩。

庚寅，以工部右侍郎張家驤爲武會試正考官，内閣學士周德潤爲副考官，派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知武舉。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法人脅越議約，盡攘該國權利，果如所議，越南無以圖存，大局所關甚重。法使脱利古來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提及此事，意殊叵測。劉永福一軍屢獲勝仗，當不因彼國議和稍形退沮。現在進規河内，如能剋期攻克，以固北圻門户，辦理自易得手。前有旨諭倪文蔚等令唐景崧設法激勵，著該撫等密速妥籌。徐延旭著懍遵前旨，星速出關，相機調度所有滇粤防軍。岑毓英、倪文蔚、徐延旭、唐炯務當督飭將領，嚴密布置，俾壯聲援，勿稍鬆勁。糧饟軍火必須力籌接濟。朝廷惟恐該兩省饟需不繼，致失事機，諭令户部籌撥有著之款。【略】至借用洋款，耗息甚多，於國計大有關繫，嗣後無論何項需用概不得借用洋款以重帑項。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本年六月間，曾寄諭李鴻章，將吴長慶久駐朝鮮，能否得力，悉心察看，未據該督覆奏。因思朝鮮商務初開，隱患未已。該國密邇陪都，固應力籌保護，而防軍日久遠戍，究竟是否相宜，亦應豫爲籌及，著李鴻章悉心酌度具奏。

幫辦山東海防廣東水師提督吴長慶奏，密陳駐防朝鮮情形並請入覲。得旨，該提督統率防軍駐紮朝鮮，關繫緊要，所請陛見之處著聽候諭旨。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唐炯奏，密籌越南邊防，倪文蔚奏，探報邊情防務愈棘各一摺。法人脅越議約，果如所議，越已無以立國，大局所關甚重。獨以劉永福一軍屢次獲勝，進規河内，如能剋期攻拔，辦理得手，則越事尚可挽回。乃滇軍遽行退紮，以致劉團解體，有回駐保勝之議。彼族將益思狡逞，邊事尚可問耶？岑毓英、唐炯調度乖方，貽誤大局，著傳旨嚴行申飭。即著懍遵前旨，督飭防軍，扼要進紮，嚴密布置，儻仍怠緩從事，定將該督撫治罪。唐炯著星速出省，馳赴防所。徐延旭諒已出關。法人現由丹鳳攻撲山西，黑旗各營恐難抵禦，岑毓英、倪文蔚、徐延旭、唐炯務當飭令各軍嚴申儆備，聯絡聲勢，相機援應，不得稍涉疏虞。

已亥，諭軍機大臣等：徐延旭奏，法與越和，仍向劉團尋釁，粤軍照常扼守並劉軍需饟情形各摺片。【略】。徐延旭接奉前旨，諒即出關，著即激勵該團固結兵心，相機進紮。劉軍饟需恐越人不能供給，設有缺乏，關繫匪輕。前已先後

撥給廣西饟銀六十五萬兩，恐一時未能解到，著倪文蔚、徐延旭即於藩庫内先行措撥銀十萬兩，迅速發給劉永福軍營，俾應急需。俟各省解到歸款，軍火器械尤應多爲籌撥。

辛丑，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吴長慶駐守朝鮮官軍擬緩至明春，酌度情形分别撤留。得旨，朝鮮需兵鎮撫，未可輕議撤回。

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旨催解京饟一摺。本年京饟原撥續撥共銀八百萬兩，統限年内解齊。截至九月止，除劃撥截留、報解起程等款外，尚欠解銀二百五十萬四千餘兩。現在部庫支絀，年内應放各項關繫緊要，亟須各省關全數解到，以應要需，豈容任意延宕！著該將軍督撫等，各將欠解銀兩迅即照數依限提前解京。

丁未，又諭：法人既與越南立約，必將以驅逐劉團爲名，專力於北圻，滇粤門户豈可任令侵逼。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爲天下各國所共知。今乃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儻竟侵及我軍駐紮之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等語。【略】唐炯親駐防所，自應隨時相機調度，乃該撫並未奉有諭旨，率行回省，致邊防鬆懈，咎實難辭，著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如再退縮不前，定行從重治罪。滇省防營無多，難資策應，著岑毓英、唐炯添募數營以厚兵力。此舉係爲法人侵我藩屬，逼近邊境，不得不力籌防禦。至内地各國通商地方及法之商人，仍當隨時保護，免滋口實。儻法人竟以兵船來華尋釁，必應先事戒備，著李鴻章、左宗棠、張樹聲、倪文蔚、裕寬迅籌布置，不可視爲緩圖。天津密邇京師，關繫尤重，李鴻章籌辦海防有年，爲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責備，尤應勉力圖維，不得意存諉卸。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是月，俄羅斯國新簡駐華使臣博白傅抵任。

《光緒政要》卷九 直隸總督李鴻章疏請展接津通電綫，又請添設山海關等處電綫。

《德宗實録》卷一七一 十月戊申，盛京將軍崇綺等奏，新民廳户口繁多，請建學設官，定額取士，並添廩增額，以廣文教。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張夢元奏，舊定輪船經費名額酌覈變通一摺。據稱閩廠輪船各項薪糧名額及公費一切，因今昔情勢不同，酌易舊章，分别當減當裁當仍，開單呈覽等語，自係爲覈實撙節起見。張夢元交卸在即，著何如璋到閩後，詳細酌覈，奏明辦理。另片奏，擬將第五號鐵脅船改作練船等語，著一併酌

度辦理。

派惇親王奕誴、豫親王本格校閱中式武舉馬步射技勇。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辛亥，諭：禮部左侍郎著徐郙調補，未到任以前著陳蘭彬署理。劉錦棠著(捕)(補)授兵部右侍郎，未到任以前著徐用儀署理。

《德宗實録》卷一七一 辛亥，又諭：彭玉麟奏，遵旨起程赴粵部署大略，擬在湖南取給軍火，請飭照會各國並籌乘虚攻擣各摺片。【略】令該督撫督飭邊外各軍，嚴密防守，並激勵劉永福進規河内。目前辦法總以固守北圻爲主，儻法人侵及我軍駐紮之地，則釁自彼開，自不能不與接仗。該尚書所奏照會各國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度辦理。【略】並著張樹聲、裕寬將現在情形與該尚書妥籌辦理。

壬子，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楊廷弼、周選青、劉占魁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陳熾昌等十九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劉永吉等一百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兩江總督左宗棠奏，遵查金陵至鎮江電報局，同文館月支經費銀數，請飭部立案。又奏，江陰江防修理礮臺工程及圖山關南北岸添建火藥庫各一所，並定購礮船先撥銀兩。均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癸丑，以李用清爲貴州布政使，以邊寶泉爲陝西巡撫，劉瑞芬爲江西布政使，王嵩齡爲江西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一七一 甲寅，雲貴總督岑毓英等奏，會議礦務仍擬招商集股並用西法。得旨，雲南礦務擬設局招商開辦，即著該督撫妥爲經理。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奏到津日期並通籌全局一摺。據稱酌度南北海防緩急情形，擬請率師赴粵，並願以偏師進紮越南等語。具見勇往之忱。惟廣東防務業據彭玉麟商調湘軍前往布置，著吴大澂仍遵前旨督率所部各營駐紮天津，毋庸統帶赴粵。現在事機未定，天津密邇京師，防務關繫尤重。李鴻章務當隨時斟酌機宜，籌備一切，是爲至要。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徐延旭奏，籌辦邊務必須力保北圻一摺。【略】目前事勢總以保守北圻，力固滇粵門户，固結劉團，進規河内，最爲緊要。倪文蔚、徐延旭務當切實籌畫，妥爲辦理，毋稍鬆勁。劉永福所部餉需，前有旨於廣西藩庫存款内發給銀十萬兩。據奏該營月需餉銀五千兩，此後由該撫行營酌量發給。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倪文蔚奏，西省軍火局器械已撥解關外無餘。聞王德榜募勇赴援越南，現在湖南永州府聽候諭旨，所帶軍火器械皆極精利，請飭就近撥解，俾應急需等語。著左宗棠即將此項軍火迅速撥解關外，由倪文蔚派員提解，以資前敵應用。王德榜所需軍火等項仍著左宗棠源源接濟，毋令缺乏。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壬戌，諭：李鴻章奏，順直各屬向有王公等府莊田，請飭將減收租數行知州縣等語。本年順天各屬水災甚廣，小民困苦異常，朝廷廑念災區，業將錢糧分别蠲免，所有王公等府並各京旗莊田著即自行察看災歉情形，應如何減收租數之處，行知地方州縣，出示曉諭，不准莊頭等將已減之租朦混舞弊。

《德宗實録》卷一七二 壬戌，伊犂將軍金順等奏，塔爾西南界務定議互換條約。報聞。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派升任雲南布政使、前廣東按察使龔易圖查辦廣東汕頭德魯麟洋行强占海坪官地一案。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北洋沿海各口地段甚長，應如何扼要布置，宋慶一軍，素稱得力，究以駐紮何處爲宜，著李鴻章詳籌調度。

《德宗實録》卷一七二 辛未，徐延旭仍當密飭唐景崧激勵劉永福整頓隊伍，聯絡越南義兵，相機進取，力圖恢復。該撫迅即出關，督率在防各營照常扼守。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丁振鐸奏，請飭宋慶增募勇營，扼守關外及旅順礮臺，並令曹克忠招募津郡民勇自爲一軍等語。所陳尚爲切要，著李鴻章酌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一七二 癸酉，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等奏，喇嘛滋事，現派員馳赴濟嚨邊界，酌斷巴勒布商民償款。得旨，著即督飭派委各員妥籌商辦，迅速了結，以靖邊圉。

甲戌，浙江巡撫劉秉璋奏，添募勇營暨海防情形，並請飭廣東水師提督吴長慶帶營來浙幫辦。得旨，現在直隸海防、朝鮮鎮撫均關緊要，吴長慶豈能遠赴浙江？所有該省防務，劉秉璋仍當另籌妥員，統帶兵勇，毋稍疏懈。

丙子，據内閣學士周德潤奏，請飭各省保薦將才一摺。國家整軍經武，本以儲備將才爲要義，疊經諭令各直省督撫保薦。兹值防務方殷，需才尤亟，著該督撫等加意延訪，果有曉暢兵機、深明韜略及熟諳邊務、練習海防者即行據實保奏，以備任使。

丁丑，兹聞彭玉麟擬曉諭粵民，有准其仇殺法人及禁各國商船進口，違禁者

取其船貨等語。揆之目前事理，均係必不可行。法人侵擾越南，究未與我先開兵釁。此時自宜靜以待動，不宜自我先起釁端。至各國通商以來，二十餘年，尚屬相安，現在並無戰事，遽行封港，必致激怒各國，釀成事變，所關於全局者極大。粵東人心浮動，沙面滋事一案尚未辦結，尤宜加意鎮定，認真彈壓，俾民情綏靖，不致別生枝節。該尚書所擬告示，著毋庸張貼，仍著隨時會同張樹聲將籌防事宜悉心商榷，總期深思遠慮。

《光緒朝東華録》五六　是月，法蘭西國使德理固回國，參贊謝滿禄署理。

《德宗實録》卷一七三　十一月庚辰，廣西巡撫倪文蔚奏，遵撥饟銀發給越軍，催徐延旭督軍進攻河内。得旨，著該撫會同徐延旭隨時妥籌調度，激勵劉永福一軍迅圖進取，以固邊圍。

《光緒朝東華録》五七　辛巳，命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七三　戊子，雲貴總督岑毓英、雲南巡撫唐炯奏，越南劉團退守山西，添派官兵出關，駐紮興化、山西以備援應。得旨，據稱河内猝難攻拔，所慮亦尚周密。前已有旨令岑毓英帶兵出關，即著督飭各營力保山西，穩慎進紮，與徐延旭隨時和衷商辦，聯絡粵軍，妥籌布置，以固邊圍而裨大局。

己丑，哈密幫辦大臣長順奏，聲明新疆南界伊爾克地他木蕯與圖約立界相符，並無舛錯。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

《德宗實録》卷一七四　癸巳，又諭：倪文蔚奏，近日邊情並前敵各軍籌備情形；徐延旭奏，遵旨出關日期現飭分別進窺嚴防一摺。法人於山西之丹鳳，北寧之嘉林設險嚴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防官軍必須穩慎進紮，嚴密布置，不可稍形輕忽，著岑毓英、倪文蔚、徐延旭、唐炯督飭各營，妥籌調度。劉永福添募勇漸次到齊。

《光緒朝東華録》五七　乙未，以景廉爲兵部尚書，以恭鏜爲西安將軍，長順爲烏魯木齊都統。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緊要，宜毖近患而豫遠謀。山東要隘以烟臺爲最，著李鴻章遴選得力將領如曹克忠、郭寶昌等酌帶數營扼紮烟臺，與(沽塘)〔塘沽〕、旅順相犄角，陳士杰當就本省現有各營嚴密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聞越民將該(國嗣)〔國嗣〕王戕害，禍亂方殷。著張樹聲統帶兵勇直達順化妥籌(販)〔鎮〕撫，或由海或由陸迅赴事機，毋任另生他變。廣東兵單，著吴大澂馳赴該省幫辦，並著李鴻章飭派丁汝昌統帶師船赴粵聽調。前諭岑毓英統營赴防，著迅速前進策應。

丙申，電諭：張樹聲著迅赴越南，宣布威德，相機戡定，一面令該國擇賢嗣位，奏請册封，至或由海由陸著詳籌妥辦。

《德宗實録》卷一七四　丙申，又諭：吴大澂奏，保薦人才一摺。同知銜汪啟，著發往直隸，交李鴻章差遣委用。

《光緒朝東華録》五七　諭：前署兩廣總督曾國荃，著加恩在紫禁城騎馬。

《德宗實録》卷一七四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楊昌濬奏，擒獲教匪王覺一之子王繼泰等，訊供究辦等語。山東教匪王覺一，即王養浩，倡立邪教，謀爲不軌，往來數省，前經諭令兩江、四川、湖廣、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各督撫飭屬嚴密訪拏，至今尚未弋獲。該匪情罪重大，斷不容任令漏網，著左宗棠等將王繼泰等嚴行審訊，究明王覺一實在下落，密咨各該省一體嚴拏，務獲懲辦，以絶亂萌。

壬寅，又諭：現據李鴻章、曾紀澤電奏，法兵已攻破越南山西省城，劉團退走，事機尤爲緊要。山西既爲法踞，則與我軍駐紮之地相接，儻再得步進步，滇粵邊疆俱形喫重。此時惟有嚴飭各軍，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岑毓英計已出省，徐延旭業經出關，著即相機調度，嚴密扼紮，互相聯絡，不得稍涉鬆懈。劉團現在退至何處，仍著設法激勵，令其統營進紮。關外各軍恐尚不敷防禦，著張樹聲選派得力將領統帶勁旅馳赴鎮南關，以實後路。滇粵邊防，並著張樹聲、岑毓英、倪文蔚等妥籌布置，扼要填紮。徐延旭進至何處，唐景崧是否亦在北寧，一切詳細情形，著張樹聲迅速電聞，以慰廑系。

命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馳赴天津，與李鴻章商辦事件。

乙巳，又諭：倪文蔚奏，王德榜勇營饟項，請飭妥籌，並請撥軍火各等語。【略】並著左宗棠由金陵，上海兩局酌撥後膛槍兩千杆，十二三磅後膛開花等礮數十尊，派委妥員迅速解赴關外軍營，以應急需。其購自外洋者，價值若干，並咨明廣西由該省撥款歸還。

科布多參贊大臣清安等奏，塔城北段牌博建立完竣，與俄互換條約。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以四川布政使張凱嵩爲貴州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五七　是月，日本國使臣榎本武揚回國，書記官吉田二郎

署理。

十二月丁未，以國英爲浙江按察使，李秉衡爲廣西按察使。

諭：張凱嵩現已簡放貴州巡撫，著即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

《德宗實録》卷一七五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籌邊計，並酌撥軍火各摺片。【略】李鴻章所奏與敵久持以待機會，亦與現在辦法脗合。至内地防務，以天津爲最要。該督既稱臨敵因應，不以法船到津挾和爲慮，自必確有把握，惟當慎益加慎，妥籌布置，以紓宵旰之憂。前有議及防務者，謂宜堅壁清野，辦理團練，是否可行，著該督仍遵前旨，酌議具奏。關外需用軍火業經李鴻章勻撥運往，本日並已諭令左宗棠、張樹聲分别協濟矣。

又諭：户部奏，新疆南北兩路急需大興屯田，開單呈覽，暨開辦屯務必須得人各摺片。著户部咨行新疆各路統兵大臣，酌議辦理。

己酉，諭：現據李鴻章、張樹聲電報，法兵攻破山西，進攻北寧，並聞將犯瓊州，欲據以爲質，圖索兵費等語。【略】著張樹聲飭令帶兵前往，合力防守。各營所需饟項軍火，張樹聲務當隨時接濟，毋任缺乏。刻下東省防務緊要，王孝祺一軍即毋庸調派赴關。法人聲東擊西，亦未可定，張樹聲仍當力顧省防，以杜窺伺。彭玉麟威望素著，務當相機調度，不必親赴瓊州，以期慎重，毋得稍涉疏虞。至各國商船照常貿易，自應格外保護，並著嚴飭水陸各營毋得别滋事端，致生枝節。

《光緒朝東華録》五七 庚戌，諭：楊岳斌馳往福建，會同何璟等籌辦海防，並將起程日期迅速奏聞。

《德宗實録》卷一七五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北寧兵力尚單，著彭玉麟與張樹聲籌商選派得力將領，添募數營，以資接濟。

己未，又諭：張之洞奏，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暨瀝陳不可罷兵各一摺。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妥議具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閩省船政局製造巡海快船，任意玩延。開濟船甫經試洋，偶遇風浪，抽水機器即不合用，行駛不前。前船政大臣張夢元有意諱飾，請旨嚴行申飭等語。即著何如璋確切查明，據實參奏，毋稍徇隱，並將船政局務破除情面，切實整頓，各員紳人等，隨時酌量分别勸懲。

《德宗實録》卷一七六 癸亥，雲貴總督岑毓英奏，帶兵出關起程日期。得旨，越南山西省城前聞已被法兵攻破，該督出關後，著即嚴密布置，力保北寧等處，以固邊疆。所請調員差遣已諭知潘霨，飭令鄒復勝馳赴雲南，交該督差委矣。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秉璋奏，請調吴長慶酌帶勇營赴浙，當以直隸海防、朝鮮鎮撫均關緊要，諭令另籌妥員統帶兵勇。兹據該撫奏，仍懇飭調吴長慶赴浙幫辦防務各摺片。浙省饟絀兵單，沿海各口備禦空虚，係屬實在情形。惟吴長慶現率所部駐紮朝鮮，關繫甚重，勢難遠調赴浙，著李鴻章與劉秉璋悉心會商，另選得力將領與該撫氣誼素孚者前赴浙省。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唐炯奏，俟督臣出關起程回滇暨探報越南山西失守情形各摺片。岑毓英計可到防，現在軍情緊要，著該督飭令所部各營擇要扼紮，相度機宜，妥籌調度，以振軍威而固邊境。

又諭：彭玉麟等奏，現辦防務需才甚亟，請調候補道鄭官應迴避改歸江西補用，直隸州知州曾紀渠赴彭玉麟軍營差委等語。著李鴻章、左宗棠、潘霨分飭各該員迅赴廣東，聽候差遣委用，曾紀渠俟防務告竣，著仍歸廣東補用。

光緒一〇年（甲申、一八八四）

《德宗實録》卷一七七 正月己卯，兩廣總督張樹聲奏，遵辦廣東防務整頓水陸團練情形。得旨，即著該督隨時會商彭玉麟、倪文蔚，督飭各軍，力守虎門，並將此外各口擇要嚴防，毋稍疏懈。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己卯，以孫毓汶兼署刑部尚書，許應騤兼署兵部左侍郎。

庚辰，諭：倪文蔚奏，廣西臬司國英自兼理藩司篆務，頗形竭厥，入秋以來精神恍惚，公事躭延，時復舛謬等語。調任浙江按察使國英，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

《德宗實録》卷一七七 庚辰，以前山西巡撫曾國荃署禮部尚書，以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兼署刑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許應騤兼署兵部左侍郎。

戊子，又諭：左宗棠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仍懇開缺回籍一摺。左宗棠宣力疆圻，勞勤懋著，朝廷深資倚任，屢次陳請開缺，均經賞假調理。兹復疊據奏稱，目疾增劇，氣血漸衰，非静心調攝，斷難見效，情詞懇摯，不得不勉如所請。左宗棠著准其開缺，賞假四箇月，回籍安心調理。兩江總督著裕禄署理，兼署辦

理通商事務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徐延旭先後奏陳調撥輪船由水路進擊。現在廣東、福建防務喫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無可徵調。前據徐延旭奏請飭廣東由欽、靈進規海陽，仍著張樹聲遵照前旨，酌度辦理。尋會奏，酌度方長華一軍已由南寧迅赴關外，礙難由欽、靈前進。報聞。

《德宗實録》卷一七七　壬辰，督辦船政大臣何如璋奏，承造南洋快船兩號，安上龍骨。第五號鐵脅輪船製已及半，雖工程不易，而經費較省。報聞。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已抵保勝，亟應親往興化一帶，查勘布置。邊外各軍心志未齊，必當有所統攝，以一事權。所有徐延旭統帶各營及後路調防諸軍，均著歸岑毓英節制調度。

丙申，以署禮部尚書曾國荃署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徐延旭奏，教堂句匪滋事，法人窺犯北寧，現經添營備禦，請飭催撥餉需一摺。上思州地方與越南接壤，該處教堂句引匪徒，不服盤查，且有教士帶匪赴援河城之語，難保不乘閒滋事。法人占踞山西後，時以火船游弋，撲犯防營。越之建昌府城又爲法踞，内外交訌，事機甚緊，徐延旭先後添募二十餘營分別布置，著即督飭各營嚴密防範，如有土匪藉端蠢動，立即捕拏，以清内患，仍著即速前進，力保北寧。昨有旨令岑毓英節制各軍，徐延旭務當彼此互商，妥籌抵禦，以維大局。廣西防餉緊要，現又添募多營，需用更亟，上年飭派廣東、四川籌解之款，據奏尚未解齊，著張樹聲、丁寶楨、倪文蔚督飭藩司，將未解之數迅速籌解，毋稍遲延。至所請再爲豫籌撥款之處，著户部速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己亥，諭：開復按察使陳湜著發往江南，交曾國荃差遣委用。

《德宗實録》卷一七七　辛丑，四川總督丁寶楨奏，請飭駐日使臣黎庶昌密探日本情形，儻法人與之勾結，宜迅爲調度，豫伐其謀。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奏，滇、桂邊防緊要，請准率所部前往廣西會同籌辦一摺。該京卿所部各營原擬駐紮灤樂一帶，如調赴廣西，該處沿海各地方應派何軍填紮，直隸防營是否足資分布，著李鴻章酌度情形，妥籌具奏。

是月，比利時國使臣諾丹福回國，參贊米師麗署理。

《德宗實録》卷一七八　二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劉秉璋奏，察看沿海形勢，分别布置，請撥輪船一摺。浙江定海地方防務緊要，急需得力兵輪以資備禦，著左宗棠、何璟、張兆棟、何如璋酌量分撥堅利兵輪船或蚊子船四號，前赴定海駐泊。各該船原有額餉仍由原省接濟，俾免缺乏。所有浙省現在分布各營，即著劉秉璋督飭認真操練，毋稍疏懈。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吉林與朝鮮商民貿易章程。報聞。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上海招商局開辦煤礦鐵廠各事，悉仿外洋集股辦法，乃司其事者往往藉集股之名爲羅掘之計。迨商務折閱或減半歸還或僅得什一，甚至徒執股票，取償無日，請嚴定折閱之罰等語。開辦各項礦廠原爲興利起見，著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飭令承辦各員，認真經理，如有剋減虧移情弊，即著嚴行懲辦。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倪文蔚奏，遵查康國器開辦捐輸情形一摺。據稱康國器籌捐濟餉，殊無把握，係屬實在情形，著該督撫飭令康國器實力勸辦，以期有裨餉需，即著該部將章程執照迅速頒發。至王德榜一軍遠赴關外，所需餉項，關繫緊要，康國器勸捐誠不可恃，著左宗棠、曾國荃隨時力籌解濟，毋任稍有缺乏，致誤事機。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方學伊奏，請飭嚴禁錢攤加用私錢各摺片。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各飭所屬嚴行查禁，儻該地面官查禁不力，即著分别參處。

乙丑，昨據李鴻章電報，北寧已失，官軍退至太原。曷勝憤懣。前疊諭徐延旭力保北寧，乃竟株守諒山，毫無布置。岑毓英派劉永福十二營往援，該撫又以北寧無警報，令其規復嘉林，調度乖方，殊堪痛恨。本日已將該撫先行摘去頂戴，革職留任。黄桂蘭、趙沃現在何處，著張樹聲將詳細情形，查明具奏。瓊州防務愈急，若有疏虞，辦理更形棘手，著彭玉麟、張樹聲、倪文蔚認真籌備，嚴密布置，務期緩急足恃。

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中國朝鮮商民貿易章程第四條，現應變通酌改：華商運貨可至朝鮮内地出售，韓商亦可前來中國内地賣貨，庶與英德各約不致軒輊。下部知之。

丁卯，又諭：張樹聲、倪文蔚奏，會匪滋事，調集兵勇前往勦辦一摺。廣東惠州府歸善縣屬，三點會匪徒竟敢誘脅黨類在稔山地方滋事。【略】現在該省海

防緊要，尤虞牽掣，亟應迅速撲滅，以期地方肅清。著張樹聲、倪文蔚督飭派出各軍，認真撙勦，剋日殲除，一面解散脅從，免致蔓延。

又諭：現在廣西防務緊要，著潘鼎新剋期起程，馳赴廣西。俟到該省後即速知照張樹聲，由該督電報奏聞，聽候諭旨。湖南巡撫著龐際雲暫行護理。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鴻章電報，法兵已攻取太原，華兵死傷甚衆，又有擬索兵費之説。法人猖獗至此，殊堪髮指。

又諭：前有旨，令潘鼎新馳赴廣西，俟到該省後由張樹聲電報奏聞，聽候諭旨。現在法人鴟張日甚，自攻占北寧後，昨據李鴻章電報，越之太原又爲法人攻取。徐延旭株守諒山，毫無備禦，關外軍情萬緊，潘鼎新奉到此旨，即日馳赴廣西鎮南關外，傳旨將徐延旭革職拏問，派員解交刑部治罪，廣西巡撫著潘鼎新署理，徐延旭所帶各營即著該署撫接統，認真整頓。

諭：前派唐炯督帶滇軍防守越南山西等處，乃該撫並未奉有諭旨，率行回省，以致邊防鬆懈，當經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示薄懲。近日山西北寧、太原相繼被陷，皆由唐炯退縮於前，以致軍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著張凱嵩馳赴雲南，傳旨將唐炯革職拏問，派員解交刑部治罪。雲南巡撫著張凱嵩署理，貴州巡撫著李用清暫行護理。

《德宗實録》卷一七九　三月丙子，雲貴總督岑毓英奏，據報法兵大股往攻北寧，現飭劉團馳往接應。得旨，疊據李鴻章電報，北寧、太原相繼失陷，殊堪髮指，粵軍退紮何處，著岑毓英查明詳細情形具奏。一面督飭該統將等收集整頓，擇要扼紮。王德榜、方長華兩軍計可到防，著飭令妥籌備禦，毋稍疏虞，現在邊事萬分棘手，該督當竭力籌畫，維持大局。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潘鼎新署理廣西巡撫，剋日馳往，接統徐延旭所部各營。邊事正殷，需才孔亟，潘鼎新到粵後，必須有人相助爲理。著李鴻章於各將領中擇其堪勝邊疆提鎮之任者，據實保奏一二員聽候簡用。粵軍所用軍火等項極關緊要，並著設法接濟，毋任缺乏。尋奏，保直隸通永鎮總兵唐仁廉、貴州安義鎮總兵周壽昌。允之。

《德宗實録》卷一七九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色楞額、崇綱奏，前藏喇嘛滋事，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派員前往濟嚨邊界，查明辦理，當經諭令色楞額等督飭各員妥爲查辦。茲據丁寶楨奏，此案尚未了結，請派大員前往辦理等語。【略】著派道員丁士彬剋日馳赴前藏，查明實在情形，由丁寶楨酌覈辦理。巴勒布搶劫鉅款，若不予以賠償，番衆必不甘服。然如該督所請，明降諭旨賞給廓番銀兩亦於政體有礙。總之，此事必須速結，應如何酌定銀數，由川省先行籌墊。令藏中分年歸款之處，著該督斟酌妥辦，並著色楞額等勒令鐵棒喇嘛將爲首滋事之犯交出，從嚴懲辦，以申國法而服番情。

乙酉，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鄭藻如奏，祕魯國與智利和議已成，俟該國舉定總統，當往遞國書。現在豫籌祕魯使事，擬調福建候補守備李壽田爲繙譯官，俾資差遣。從之。

丁亥，又諭：廣西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統領各營駐紮越南地方防堵，乃北寧、太原相繼失陷，黃桂蘭等不能實力堵禦，罪無可辭。著王德榜傳旨，將黃桂蘭、趙沃革職拏問，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廣西提督著王德榜暫行署理，並接統該二員所帶各營，妥爲撫馭，認真防守。前諭潘鼎新剋期馳赴廣西，奉旨後諒即起程，著星速出關，將徐延旭所統各營實力整頓，以遏敵氛。

戊子，諭内閣：欽奉懿旨，【略】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兹特録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内廷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宫行走，以示區別。

又諭：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御前大臣並毋庸帶領豹尾槍。户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己丑，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庚寅，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印鑰著麟書暫行佩帶。調徐桐爲吏部尚書，未到任以前命張之萬兼署。以畢道遠爲禮部尚書，以祁世長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許應騤爲吏部左侍郎，調張家驤爲吏部右侍郎，以徐用儀爲工部右侍郎，以豫親王本格爲宗人府左宗正，調烏拉喜崇阿爲兵部尚書，以延煦爲理藩院尚書，以崑岡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命靈桂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德宗實録》卷一八〇　辛卯，諭内閣：唐炯奏，辦銅委員虧短銅片，請革職訊究等語。補用知州林禧經理銅務虧短銅片一萬四千餘斤，輒敢藉詞延宕，私行回籍。並據知府蔡元燮稟訐該員有私賣餘銅情事，亟應確切訊究。運同銜補用知州林禧，著暫行革職，並著廣東巡撫勒提該員押解雲南，歸案究辦，以儆官邪。

諭軍機大臣等：唐炯奏，緬甸所屬夷匪滋事，現飭沿邊防範一摺。緬甸夷官激生民變，該國往勦失利，以致夷匪乘亂蠭起，新街勢甚危急。該處爲自緬入滇大路，亟應嚴行防範，著張凱嵩嚴飭張松林督帶兵勇，實力防禦，並飭屬聯絡沿邊民夷擇要扼守。據奏，恐英人乘亂占據新街，句結夷匪，尤應密速籌防，以免後患。儻將領不能得力，即行從嚴參辦，毋稍姑容。

《光緒朝東華録》卷五八　壬辰，命奕劻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周德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八〇　雲貴總督岑毓英奏，法兵將攻興化，現在官軍正籌分股抵禦。報聞。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北寧失陷，興化等處布置防守，並隨時激勵劉團，暨請賞給越南官兵餉銀各摺片。據稱法人擬分三路攻撲，現飭官軍分投抵禦，即著岑毓英激勵防營及劉永福一軍，竭力固守，相機籌辦。該督所部各營兵力不敷分布，所有續募之勇即著催令迅速到防，家喻關等處爲大軍後路，務宜妥籌兼顧。【略】接據李鴻章、曾紀澤電報，法犯興化，華軍將城焚毁退走等語，是否屬實，著該督酌量兵力，妥慎籌辦，總以力保邊疆門户爲要，不得稍涉疏懈。

又諭：李鴻章著來京陛見，即行啟程，毋稍遲延。

《光緒朝東華録》五八　己亥，命閻敬銘、許庚身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八〇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昨據道員邵友濂電報，德國施繙譯官云，洋行接厦門電報，法國提督帶兵船八隻過厦門，向北開駛等語。【略】恫喝要求自在意中，沿海各處亟應妥籌備豫。著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衛榮光、劉秉璋、張兆棟、陳士杰、倪文蔚、吴大澂飭令防軍加緊訓練，於沿海各要隘力籌守禦。

兩江總督左宗棠奏：調已革湖南提督羅大春前往瑞安，將練有洋槍隊六千名挑選三千名來江，由臣覆驗，届時再派歸長江提督李成謀統帶，俾資臂助。允之。

甲辰，四川總督丁寶楨奏，穆坪土司無力完納馬匹糧草，請酌免十年。允之。

《德宗實録》卷一八一　四月乙巳，又諭：岑毓英奏，太原失守，興化更加喫緊，請旨辦理一摺。據稱北寧、太原相繼淪陷，道路梗阻，興化城小臨江，又乏存糧，勢難堅守，如全師撤回扼守邊境，可免傷精鋭等語。

《光緒朝東華録》五九　戊申，命許景澄充出使法國、德國並義、和、奥三國欽差大臣，未到任以前，以李鳳苞兼署。

《德宗實録》卷一八一　癸丑，又諭：左宗棠奏，目疾稍愈，遵旨銷假一摺。署兩江總督曾國荃奏，籌辦南洋防守事宜五條。得旨，南洋防守極關緊要，昨有旨諭令曾國荃嚴密布置，即著懍遵妥辦，毋稍疏虞。此外，應辦各事並著隨時體察情形，悉心規畫，奏明辦理。

戊午，諭内閣：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著會辦北洋事宜，内閣學士陳寶琛著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專摺奏事。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信，據稱福禄諾與該署督晤面，擬有私議五條，兵費可免，但求商務有益於法人等語。法人自知理屈，不索兵費，自可與之從容籌議。惟所稱商務有益於法人一語，彼族設心叵測，不可稍涉含糊。李鴻章務當懍遵初十日諭旨，與之切實辯論。

又諭：現在海防緊要，需款甚鉅，亟應裁革冗費，儲備防饟，著户部切實籌畫，用備不虞。雲南礦務疊經諭令該督撫等妥速籌辦，應如何廣爲開採之處，著户部妥籌辦理。

《德宗實録》卷一八二　庚申，又諭：前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爲全權大臣，與法國使臣辦理條約事務。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荃奏，出省察看沿江各要隘一摺。【略】。該署督出省後，著將各處要隘認真布置，力籌備禦。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左宗棠奏遵旨銷假，當即諭令來京陛見，所有南洋大臣暨兩江總督應辦各事宜，業經責成曾國荃妥籌辦理。左宗棠著遵前旨，迅即來京陛見。

又諭：李鴻章奏，籌辦法越交涉議定簡明條約畫押竣事一摺。此次簡明條

約與初十日所諭該署督各節尚不相背，惟越南係我藩屬，第四款內雖有現與越南改約決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之語，究係隱約其詞，並未將屬藩一層切實說明，殊未愜心。將來條目中越南册貢照舊辦理，務須註明。越南既爲屬邦，一切政令與中國交涉者，朝廷均可酌辦。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已革提督黃桂蘭感憤自盡情形，據情代奏一摺。【略】黃桂蘭服藥身死，難保非畏罪自盡，其咨文所稱各節是否屬實，著潘鼎新秉公確查，據實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五九　丙寅，諭：前據岑毓英奏，請全師撤回扼守要隘等語。該督未候諭旨，輒即退紮館司，殊屬不合機宜。岑毓英著交部議處。

《德宗實録》卷一八二　戊辰，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奏，北洋海防宜有專責，懇收回成命，毋庸會辦北洋事宜。得旨，北洋事務緊要，吴大澂正宜與李鴻章竭誠會辦，勉圖報效。且有協防海疆之責，何得以主和主戰未悉機宜，飾詞取巧。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不准行。

壬申，諭内閣：張樹聲奏，因病籲懇開缺，專治軍事一摺。據稱該督患病未痊，兩廣事繁任重，現在辦理防務恐難兼顧等語。張樹聲著准開兩廣總督之缺，仍著督率所部辦理廣東防務。兩廣總督著張之洞署理。張樹聲俟張之洞到任後，再行交卸總督篆務。山西巡撫著奎斌暫行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設七省兵輪水師，派員經畫一摺。據稱各省海口，防不勝防。欲求制敵之法，須創設外海兵輪水師，其要曰：審形勢，練將才，治師船，考工用。責成重臣創辦，各省督撫通力合作，以水師一軍應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師一軍之饟等語。著李鴻章、曾國荃先行會議具奏。

癸酉，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尚書彭玉麟等奏，瓊州孤懸巨浸，爲彼族所垂涎，已多備水雷，添募壯勇。得旨，著即飭令王之春、吴全美督率水陸各軍嚴密布置，毋稍疏懈。

《光緒朝東華録》五九　是月，德意志國使臣巴蘭德回任。義大利國使臣盧嘎回任，改名盧嘉德。

《德宗實録》卷一八三　五月乙亥，又諭：前因福建海疆緊要，諭令張佩綸前往會辦，以資整頓。該督撫有地方應辦事務，所有該省瀕海各處，張佩綸抵閩後自當周歷巡查，會商該將軍、督撫妥籌布置，期於周密。臺灣孤懸海外，久爲外人所垂涎，一切防守事宜尤應切實籌畫。疊據有人奏稱，該處鎮道意見不合，恐滋貽誤，業經何璟等將吴光亮調省委用，並委楊在元署理臺灣鎮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國王現遵奏定章程，派員駐紮天津，照料朝鮮商民。報聞。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西藏喇嘛搶掠巴勒布商民一案，催令丁士彬速往查辦等語。【略】著丁寶楨傳知丁士彬星馳前往，剋日抵藏，悉心籌辦，務臻妥善。應如何酌定銀數，由川省先行墊給。藏中分年歸款之處，並著該督懍遵前旨，妥籌具奏。

又諭：曾國荃奏，遵旨籌辦防務，布置水陸要隘，並擬派李成謀總統兵輪船，以備戰守一摺。【略】著照所請，即派李成謀接統兵輪船，責成該提督認真訓練，俾成勁旅，期於有備無患。

署兩江總督曾國荃奏，前南洋大臣左宗棠訂購德國船礮等價，請借出使經費撥還。下所司議。尋會奏，應准其暫借六十萬兩以濟急用，仍限定三年，無論何項由南洋照數撥還。從之。

戊寅，又諭：翰林院侍讀王邦璽奏，上海所刻申報往往指摘時政，妄肆譏評，淆亂賢否，顛倒是非，並將軍營密奏摺件閒或登列。聞操筆者爲中華失志之士紳，請飭防禁等語。申報謠言惑衆，頗爲風俗人心之害，前年二月間曾諭令左宗棠禁止，迄今未據覆陳辦法。兹又據王邦璽力言其弊，應如何設法嚴禁之處，著曾國荃、衞榮光斟酌情形，妥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六〇　戊寅，諭：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賞加三品卿銜。

《德宗實録》卷一八三　乙卯，雲貴總督岑毓英奏，官軍撤回大灘、保勝、河口、河陽等處布置防守，並懇辭節制重任。得旨，岑毓英務當督飭滇省各營妥爲扼紮，認真訓練，以備不虞。粵楚各軍現在相距較遠，即著毋庸節制。

《光緒朝東華録》六〇　甲申，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扎布與俄國分界大臣在新瑪爾葛拉會議喀什噶爾西北界約六條成。

《德宗實録》卷一八三　丁亥，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文煜爲大學士。

《光緒朝東華録》六〇　戊子，以户部尚書額勒和布協辦大學士。

《德宗實録》卷一八三　己丑，命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張蔭桓開缺，賞三品卿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學習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八四　乙未，以吏部尚書徐桐兼署兵部尚書。

丁酉，又諭：都察院奏，朝鮮國臣李昰應遣抱以懇請釋放回國等詞，赴該衙門呈訴一摺。【略】現在該國禍亂甫平，前派鎮撫之軍尚未全數撤回，自未便將李昰應釋令回國。著李鴻章傳知李昰應懷遵前旨，省過安居，該督仍當飭屬妥爲照料加意矜恤。

己亥，諭内閣：左宗棠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該大學士卓著勛績，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緊要事件，豫備傳問，並著管理神機營事務，所有應派各項差使，均著毋庸開列，以示體恤。

又諭：電寄岑毓英，本日據李鴻章照録潘鼎新電信，法兵來至屯梅谷松以外，我軍防守戒嚴等語。著岑毓英嚴飭各營仍紮原處，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發接仗。

庚子，禮部奏，朝鮮國與英國換約。據咨轉奏，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癸卯，科布多參贊大臣清安等奏，科布多界務分竣，遣撤防臺蒙軍回旗。

《光緒朝東華録》六〇　以福錕爲步軍統領兼工部尚書，以晉祺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法國圖佔越南北圻，當念越南世列藩封，諭令岑毓英等督率重兵出關往援。而該國君臣不知感奮，暗地媚敵，殊堪痛恨。然若任聽法人要挾，盡撤藩籬，脣亡齒寒，亦屬可慮。李鴻章久任封圻，素資倚畀，當此進退之際，深悉國家時局之艱，所奏不爲無見，著賞給全權，准其便宜行事。務須顧全國體，消弭後患，與法船主福尼爾從長計議，訂立約章，言歸於好。

《光緒政要》卷一〇　五月，兵部尚書彭玉麟奏陳廣東積弊，請澈查興革事宜。

《德宗實録》卷一八五　閏五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潘鼎新奏，官軍續克匪岡。著潘鼎新嚴飭李秉衡與董履高等軍會同掩捕，務將莫夢弼等迅速擒獲，以靖賊氛。並著李用清督飭該省文武一體嚴查莫夢弼、莫夢葵實在下落，協力兜拿，毋任竄逸。

《光緒朝東華録》六一　乙巳，命工部尚書福錕、理藩院尚書崑岡、都察院左都御史錫珍、工部右侍郎徐用儀、内閣學士廖壽恒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八五　丁未，諭内閣：前直隸提督劉銘傳著賞給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所有臺灣鎮道以下各官均歸節制。

《光緒朝東華録》六一　戊申，命錫珍、廖壽恒、陳寶琛、吴大澂會同李鴻章詳細妥籌法國條約。

《德宗實録》卷一八五　庚戌，又諭：本日閲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音橋營盤，我軍槍礮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次釁自彼開，原非中國違約。惟彼族狡很，若爲滇粤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洞甫經赴任，諸事生疏，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尚書密陳一節，仍遵初四日密諭，不動聲色，豫爲布置，一俟奉有電旨，即可應機辦理。惟此事關繫重大，總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

壬子，又諭：前據李鴻章奏，前往旅順口巡閲水陸各軍。【略】即著李鴻章、吴大澂查明詳確情形，將直隸口岸及旅順、煙臺各礮臺繪圖貼説，即行呈進。並將防軍分紮地方、某處兵勇若干、何人統領、山海關防兵是否足敷扼守一併迅速詳晰具奏。

癸丑，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給法國照會，義正詞嚴，頗爲切當。現據總稅務司赫德前赴該衙門陳説，意在講解。惟此次法兵先行開礮，釁自彼開，中國並無不照條約之處。且詳細條約尚未議定，不能將中國原紮防營即行調回，著該衙門傳知赫德，均仍按前日照會之意辦理，毋得踰此範圍。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潘鼎新，昨據法國使臣照會總署各節，意在請和。著潘鼎新飭令前敵各營全行調回諒山老營，岑毓英各軍仍紮保勝。儻法兵再來撲犯，自不能不與接仗，如彼按兵不動，均不准各營輕進開釁。一切機宜靜候諭旨遵行，並著潘鼎新傳知岑毓英知悉。

《光緒朝東華録》六一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彭玉麟在粤辦防，忠誠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來講解，和議尚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尚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勁。

《德宗實録》卷一八六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劉銘傳奏，現值海防喫緊之時，此次路經上海，擬訂購槍礮，澎湖等處礮臺須次第改修，請飭撥銀兩等語。著何璟、張兆棟迅即籌撥銀四十萬兩，解交劉銘傳。

《光緒朝東華録》六一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趙爾巽奏，海防緊要，急宜兼籌團練一摺。天津民情可用，辦理團練可輔兵力之不足，著李鴻章慎選該處公正紳士，由地方官統率舉辦。

以文額恩榮爲內閣學士。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五旬萬壽，著翰林院恭撰《喜起舞》樂章二十章呈進。

《德宗實録》卷一八六 丁卯，諭內閣：前據李鴻章與福禄諾於四月間議定簡明條約第五款，聲明三月後將所定各節詳細會議。現在已將屆期，所有第二款北圻各防營調回邊界一節應即如約照行，著岑毓英、潘鼎新將保勝、諒山各處防營撤回滇粵關內駐紮，並於一月內全數撤竣，以昭大信。

又諭：法國巴使逗遛上海，不即來京議約。並據各處電報孤拔有集兵他駛，占據中國地方爲質，索賠兵費之説。無理要求，萬難遷就。海疆防務喫緊，著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嚴陣以待。一面廣爲偵探，儻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撲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須併力迎擊。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法使巴德諾現在上海，著授曾國荃爲全權大臣，剋日前往，與議詳細條約，並派陳寶琛會辦，派邵友濂、劉麒祥隨同辦理。所索兵費卹款萬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條約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措置。分界應於關外留出空地，作爲甌脱。雲南運銷貨物應在保勝開關，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節切實辦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需用繙譯，總署前派福建在津，現令攜帶簡明條約及往來照會文件，前往備查。並諭李鴻章加派繙譯一人同往。

《光緒朝東華録》六一 是月，法蘭西國新簡駐華使臣巴特納抵任。日斯巴尼亞國新簡駐華使臣薩時鐸抵任。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六月癸酉朔，諭軍機大臣等：疊據何璟、張佩綸等電報，法全力注閩，已進八艘，請飭援應牽制等語。孤拔赴閩，有欲踞地爲質之説，南北洋覆稱無船可撥。惟閩防緊急，粵、浙相距較近，著彭玉麟、張樹聲、張之洞、倪文蔚、劉秉璋酌撥師船前往，設法援應牽制。

《德宗實録》卷一八七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國荃所請派總署大臣酌帶精於條約章京赴滬，或派錫珍等前往，均緩不濟事，著毋庸議。【略】曾國荃即著初三日起程，兵費卹款，萬不能允。中國照約撤兵，原爲顧全和好，該國何得背約索賠。五條細目外，如别有要求，仍遵前旨，告以請旨辦理，不得擅許。

甲戌，諭：法艦至基隆購煤，劉銘傳飭封煤窯，所辦甚是，著傳旨嘉獎。礮臺俱在低處，著即趕緊改築。礮位是否合用，尤關緊要，法情叵測，務當布置周密，勿稍大意。斷絶接濟是制敵要策，各海口均當仿照辦理，著即電諭沿海各統兵大員知悉。

又諭：著添派許景澄會同曾國荃、陳寶琛在上海辦理詳細條約事宜。

丙子，又諭：御史唐椿森奏，曲藝不宜設科一摺。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歸入潘衍桐等摺，一併妥議具奏。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萬培因奏，福建船政緊要，宜速籌保護，並請旨飭下江西撫臣接濟糧米各摺片。【略】江西産米素多，即著潘霨迅速設法，無論何款先行動支，陸續購買，源源接濟，毋任缺乏。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丁丑，廣東水師提督吴長慶卒，賜卹如例。以曹克忠爲廣東水師提督。

《德宗實録》卷一八七 戊寅，署兩江總督曾國荃奏，遵旨赴滬議約，並布置前路戰守事宜。得旨，所籌布置情形尚屬周密，著即督飭各將領嚴守要隘，豫備戰事，毋稍疏虞。

壬午，又諭：曾國荃等遽許法國撫恤銀五十萬兩，雖係爲和局速成起見，然於事無補，徒貽笑柄。法使尚言須聽國主之命，中國大臣反輕自出口允許，實屬不知大體。陳寶琛向來遇事敢言，是以特派會辦，乃亦隨聲附和，殊負委任，均著傳旨申飭。現美使願爲調處，總署已電知曾國荃等，爲期較緩。如法使願將津約五條詳細先議，曾國荃等即在滬與議，否則曾國荃、陳寶琛同回江寧，許景澄即出洋，劉麒祥回京。美國公平評論，數日内亦必有信。閩省有無警信，均著確探，酌定行止。

癸未，諭內閣：前因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奏請特開藝學一科。【略】兹據會議具奏，國家造就人材不拘一格，設科取士原爲遴選實學起見，即講求藝學亦未嘗不可兼收並取，正不必别立科目，致涉紛歧。【略】潘衍桐、方汝紹所請特開藝學實學科之處，均著毋庸置議。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喫重，彭玉麟素有遠略，著於廣東應留防軍預備二萬人聽候調遣，或就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尚書酌辦。

《德宗實録》卷一八七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穆圖善，據李鴻章電信，十四日接西電，福州居民震動，洋人遷徙，英兵船調隊上岸等語。【略】著穆圖善、何璟、張兆棟、張佩綸諭令居民安堵無恐，督飭地方官及各營官竭力保護各

國商民。並傳集紳士剴切曉諭，切勿別滋事端。英船調隊登岸，已由總署面商巴嘎哩阻止，並電致曾紀澤告知英外部。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丁亥，諭：内閣學士文碩奏，疆臣玩忽闡寄，請旨懲處一摺。前據張佩綸奏，遵查署總兵楊在元貪謬各款，當將該署總兵革職。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該督率將楊在元派署，殊屬疏忽，何璟著交部議處。

戊子，以盧士杰署理安徽巡撫。

《德宗實録》卷一八八　辛卯，雲貴總督岑毓英奏，密陳現擬籌備越防情形。並遵查劉永福視財太重，待下寡恩，恐不可靠。得旨，現在和戰局勢未定，所有劉永福一軍，著該督暫行羈縻，聽候諭旨。

壬辰，欽奉懿旨，現有交議事件，著醇親王奕譞一併與議具奏。

又諭：現有交議事件，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日講起居注官於本月二十二日午刻前赴内閣會同妥議具奏。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國荃等，據電稱基隆礮臺陷後，法人上岸攻營，劉銘傳飭軍旁抄，生擒一名，死傷法人百餘，稍挫敵燄。惟兵單器缺，臺廈文報梗滯，應如何設法接濟軍火之處，著李鴻章妥爲籌畫。聞臺南兵數尚足，可否調赴前敵，著劉銘傳酌度辦理。

甲午，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日講起居注官會同妥議具奏。和戰兩端，均未可輕易從事，爾諸臣務當殫誠區畫，熟權利害輕重，並將兵餉各事宜徹始徹終，通盤籌議。總須爲堅實持久之計，期於國事實有裨益，儻徒託空言，一奏塞責，必將原摺發還，懍之。

乙未，又諭：募兵圖越牽制法人内犯亦制敵之策，劉永福可用，另有調遣。彭玉麟等請封爲越王，斷不可行。

丙申，又諭：電寄李鴻章，從前設立招商局購買輪船係奏明辦理。現聞售與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爲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著據實奏聞，並隨時酌度情形，設法收回。

伊犂將軍金順奏，查明南路喀什噶爾西邊界務情形。下該衙門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新疆南路喀什噶爾西邊界務，按照圖約，應以帖列克達灣爲界，距今所劃界綫依爾克池他木外尚有二百餘里，惟形勢孤懸，實非要隘，且已勘立牌博，互換圖約，勢難改訂。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法人狡横，無理已甚，現惟一意主戰。著岑毓英飭令劉永福先行進兵，迅圖規復北圻，岑毓英、潘鼎新關内各軍陸續進發。

《德宗實録》卷一八八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彭玉麟，法人注意臺灣，傳聞有復踞基隆並擾澎湖之説。臺南此均形喫重，著彭玉麟等速撥吴宏洛五營或他軍，攜精械航海至旗後上岸。該尚書等力顧大局，必能妥籌援應，迅赴戎機，以後並當設法接濟軍火。前撥方恭敉五營現紮廈門，應否赴臺，著穆圖善等遵旨妥速酌辦。臺灣情形，該將軍等探確，速電聞。

《光緒朝東華録》六二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奏，請飭南北洋添募勇營一摺。著李鴻章、曾國荃查照吴大澂所奏悉心酌度，據實具奏。如須添募，並著覈明餉需，奏請飭撥。

《德宗實録》卷一八八　又諭：電寄穆圖善等，據電報民驟私約，聞礮即焚南臺洋行並禍各國，已連罵英美國人，恐釀他釁等語。二十六日已有旨諭該將軍飭屬保護各國商民，此次法人尋釁，斷不可遷怒各國。儻波及他國，羣起爲難，辦理更形棘手，關繫大局極重，該將軍等宜深體此意，速選公正明白紳士，曉諭居民，免滋事端，勿稍大意，懍之。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七月癸卯，法國使臣謝滿禄下旗出京。

電諭李鴻章：閩需洋礮甚亟，著速購德國大礮十尊，次礮二十尊解閩應用。

《德宗實録》卷一八九　甲辰，又諭：現在海防緊要，山東煙臺一帶，防務尤形喫重。該省籌募新軍亟須得人統帶，扼要守禦。總兵王正起前在山東曹州鎮任内，是否得力，如果堪勝統率，即著陳士杰奏明調赴山東，以資任使。

署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法人開釁，商局輪船暫售美國以防劫奪，議明事定收回。得旨，所有商局輪船俟事定後，務當即行收回，以資轉運。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乙巳，實授張之洞爲兩廣總督。

命吴元炳前往山東查勘河工海防。

《德宗實録》卷一八九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新疆防務經劉錦棠隨時布置，該大臣駐紮哈密，足資控馭。伊犂有金順防營，兵力亦尚敷用。喀什噶爾防務較鬆，現在北路邊防緊要，張曜一軍如可抽調北來，著劉錦棠詳加酌度，遴選熟悉邊情之員帶營前往喀什噶爾接替。即令張曜督率所部迅即北來，聽候諭旨

調派。該大臣酌定後一面奏聞，一面即將此旨知會張曜，遵照辦理。

又諭：電寄穆圖善等，據李鴻章電報，法人先開礮擊壞揚武船水師七船沈沒，船署亦報轟毀等語。法人專行詭計，數日來我軍未經先發，適墮術中，現惟在陸路合力轟擊，以挫兇鋒。著穆圖善等會同張佩綸等飭陸軍力遏敵氛，並將城守事宜嚴密布置，仍保護通商各洋行，免生枝節。一切情形，迅速電聞。【略】著沿海各督撫及統兵大臣速飭各防營，見有法船進口立即轟擊，毋稍遲徊，致落後著。其餘各國來往之船，仍須分別清楚，切勿鹵莽。

命在籍翰林院編修吳大衡前赴廣東，交張之洞差遣委用。

戊申，又諭：電寄曾國荃，本日戰旨已宣。沿海督撫大臣等，當懍遵六月二十七、七月初四等日電旨，嚴密防守吳淞等處，如有法船在口，即行轟擊。並賞給劉永福記名提督，賞戴花翎，令將法人侵占越地力圖恢復矣。唐景崧著賞加五品卿銜，即著張之洞傳旨。【略】岑毓英、潘鼎新務即督率所部，星馳前進，相機籌辦。俟各軍齊抵前敵，迅即奏聞，再行降旨宣示。張樹聲即遵前旨酌帶兵勇馳赴粵西關外，毋稍遲延。

《光緒朝東華録》卷一八九　己酉，又諭：電寄張樹聲等，法援閩口，軍情萬緊，著張樹聲督師往閩援勦。

庚戌，又諭：電寄何璟等，戰事以解散脅從爲要，越南人民被法裹脅甚多，聞赴閩法兵亦多越人。著何璟、張兆棟、岑毓英、潘鼎新出示曉諭，越人被脅者，自拔來歸，定當優待安置。近來洋人頗有願爲中國效力者，如法人中有能斬將投誠，亦即破格録用，給以重賞，並著多方曉示招來。

癸丑，尋吳大澂奏，查辦黑頂子界址，俄人並無勒寫契約，所稱營勇逃散、騷擾地方等情親自稽查，亦無其事。下部知之。

乙卯，又諭：電寄李鳳苞等，德國向與法仇，此次德領事在閩，以法人違背公法宣示於衆，與我睦誼顯然。著李鳳苞告諸德主，請設法助我，彼此有益。不准接濟一層緩告外部，所見亦是。著隨時酌辦，並電告曾紀澤、鄭藻如一律辦理。

丙辰，周家楣、吳廷芬在該衙門行走年久，辦理未能合宜。崑岡於洋務未能講求，周德潤於應行公商事件，輒單銜陳奏，其爲不能和衷，已可概見。張蔭桓屢經參奏，衆望不孚。陳蘭彬年力漸衰，難勝繁劇。均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又諭：電寄李鴻章，據電稱有孤拔前往北洋等語。孤拔傷斃，疊據張佩綸等電報，似尚可信。北洋戒備已久，諒臻周密。李鴻章當一面力籌防守，一面確切偵探，畿東一帶陸路防務，並著李鴻章會商吳大澂層層布置。

《德宗實録》卷一九〇　丁巳，又諭：電寄楊昌濬，據奏遵籌督師援閩各摺片。【略】著楊昌濬迅募勇營，剋日赴閩。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諭：御史劉恩溥奏，請於劉銘傳、張佩綸二員中簡任一人暫權閩督等語。封疆大吏出自朝廷特簡，豈臣下所能率請。該御史所奏實屬冒昧，劉恩溥著交部議處。

諭：吏部奏，遵議大員處分一摺。禮部尚書延煦應得降三級調用處分，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罰俸一年。

《德宗實録》卷一九〇　戊午，又諭：李鴻章奏，海防急需軍器，北洋無款可籌，請暫行酌量收捐一摺。著該部速議具奏。

庚申，命大學士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濬幫辦軍務。三品卿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以會辦大臣兼署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來京。

實授曾國荃爲兩江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壬戌，以熱河圍場匪平，予出力人員文桂等獎敘有差。

《德宗實録》卷一九〇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彭玉麟等，聞法國現與葡萄牙密約，澳門有通廣東省旱路，擬由此路協力攻撲省城，如果得手，即將法國所有澳門地界酬葡等語。雖係傳聞之詞，不可不防，著彭玉麟、張之洞等嚴密偵探。

戊辰，諭內閣：慶裕等奏，查明大圍場地畝應行永遠封禁，繪圖呈覽一摺。【略】著該將軍等即將奉天大圍場地畝永遠嚴行封禁，嗣後如有希圖漁利，赴部具呈捏詞請領者，即著該部解交奉天訊明治罪，以肅禁令。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內地法人請准俄國代爲保護。得旨，現留內地之法人，業經諭令一律保護，所請由俄國使臣代爲照料，著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庚午，諭：何璟著來京另候簡用，閩浙總督著楊昌

濬補授，未到任以前，著張兆棟兼理。以吳元炳爲漕運總督。

《德宗實録》卷一九〇 辛未，又諭：電寄李鴻章，劉銘傳電報法調兵四千攻滬尾，臺北萬緊等語。援臺之軍雖已撥劉朝祐四營，尚恐無濟，著李鴻章竭力設法援救，總以保全臺灣爲要。

又諭：電寄張之洞，前令廣西至雲南安設電綫，現在滇粵督撫已否辦理，能否由龍州徑至馬白關，著張之洞轉電潘鼎新，迅咨岑毓英，立即商辦，以速軍報，並一面奏聞，勿得遲誤。

予故廣東水師提督吴長慶在朝鮮建立專祠。從朝鮮國王李熙請也。

《光緒朝東華録》六三 是月，日本國使臣榎本武揚回任。

《德宗實録》卷一九一 八月壬申，陣亡之高騰雲及受傷之宋錦元、冼懿林及其餘陣亡受傷各將弁，均著查明分别奏請獎卹，並著穆圖善、張佩綸於前頒内帑備賞項下，擇其打仗尤爲出力兵勇及陣亡之官弁兵勇家屬，分别覈實賞給，毋稍疏漏。

《光緒朝東華録》六四 癸酉，命晉祺、格埏克林沁爲御前大臣，命許庚身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命鴻臚寺卿鄧承修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一九一 丙子，實授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實授李鴻章爲文華殿大學士。

《光緒朝東華録》六四 諭軍機大臣等：劉永福部將黄守忠等打仗奮勇，著岑毓英傳知該提督，於具摺謝恩時從優酌保官員由該督代奏，候旨施恩。

《德宗實録》卷一九一 戊寅，諭：現在軍饟緊要，著崇厚捐銀三十萬兩，崇禮捐銀二十萬兩，文錫捐銀十五萬兩，文銛捐銀十萬兩，即行解交户部應用，毋得遲延。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讀王邦璽奏，嗣後保薦算術人員請交同文館及機器局差委，並請飭議補選章程等語。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奏，遵議保獎算術人員章程。如議行。

癸未，又諭：現據英國及日本使臣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稱，法有五船在山東廟島地方游弋。本日該衙門復接李鴻章函稱，法有四船前往廟島等語。法人詭計多端，亟應豫籌防範，著陳士杰嚴飭各營勤加偵探，遇有法國兵輪駛進，即行實力轟擊。

臺灣防務極爲緊要，劉銘傳所調江南各營，據曾國荃電稱已有三起攜帶軍火前往，援軍漸集，兵力較厚，著李鴻章電知劉銘傳嚴密守禦，不得稍涉疏虞。

《光緒朝東華録》六四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楊岳斌擬即遵旨募勇教練，忠勇可嘉。湖南現已就募六營，著即交該前督統率，認真訓練，迅往江南幫辦軍務，與曾國荃隨時會商，妥籌戰守。此旨著下寶第速咨楊岳斌遵照。

調恩承爲吏部尚書，以錫珍爲刑部尚書，奎潤爲左都御史，以福錕耀年爲總管内務府大臣。

命額勒和布爲國史館正總裁。

《德宗實録》卷一九一 丙戌，又諭：電寄曾國荃等，據李鴻章電稱，閩口法船大隊南行等語。其爲復犯臺灣自無疑義，臺防萬緊，劉銘傳務當勤加偵探，極力備禦。曾國荃，穆圖善等，無論如何爲難，仍當設法與臺互通消息，妥籌接應。如臺北不能登岸，其臺南一帶但有可通之路，務即相度繞越，渡臺應援，不准稍涉瘝視。廣東距臺較近，並著彭玉麟、張之洞等急籌援濟。李鴻章如有可設法之處，亦著一體詳籌，務使臺灣兵械一切無缺乏之慮。

《光緒朝東華録》六四 以沙克都幾壑爲科布多參贊大臣。

《德宗實録》卷一九二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等，昨據李鴻章電稱，閩口法船大隊南行，今復有基隆失守之信。法人兇狡，惟有攻其必救，直逼西貢等處，庶使分兵西援，臺灣乃可稍鬆。前諭令岑毓英、潘鼎新合力進兵，著即迅速前進，並激勵劉永福率軍進勦，先攻克太原、北寧各城。越南義民，如有可爲内應，務當設法聯絡，内外夾攻，俾法人無可駐足，自可直達南圻，以期牽制。

戊子，命道員徐承祖充出使日本國大臣，即行來京陛見。

己丑，督辦臺灣軍務直隸提督劉銘傳奏，臺灣危急接仗情形。得旨，前有旨令南洋閩粵速籌援應，著劉銘傳就現有防兵，嚴密布置，力籌戰守。

庚寅，著李鴻章、曾國荃竭力籌畫，不惜重費，愈速愈好，總以保全臺灣爲主。

廣東距臺較近，著彭玉麟、張之洞等不遺餘力，趕緊援濟臺南防務。

癸巳，又諭：電寄左宗棠等，法兵現占基隆，臺北府城萬緊，著派楊岳斌幫辦左宗棠軍務，即帶湖南現有八營迅赴福建，駐紮漳、泉一帶，聯絡該處士紳土勇設計渡基，暗結臺民，速圖逐法之策。

丁酉，又諭：前據劉銘傳奏，請設局譯刻泰西各書；徐承祖奏，使臣宜購書排印；余思詒奏，請購外國輿地圖説各件等語。西學各書，精粗不一，當擇其至

精者譯刻采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行知照出使各國大臣，將西洋各書及輿地圖說分別選擇，咨送該衙門酌量彙刻，頒發各省，並將中國所有論海防各書，一併采擇。

戊戌，諭內閣：各直省鹽務關稅等項向有提存豫備公用之款。前據龐際雲奏請，將湖南巡撫所有緝私經費移作軍需，當以該署撫急公可嘉，降旨允准。此外各省如有似此公費，可以移緩就急者，著各該將軍督撫等酌度情形，奏明辦理。

又諭：電寄潘鼎新，據李鴻章轉電，潘鼎新廿四電信，蘇元春酣戰五日，法人未退等語。蘇元春孤軍當勁敵，允稱强將。潘鼎新嚴催各軍速進援助，昨已有旨催王德榜前進，該藩司向稱勇往，若稍退阻，朝廷決不姑寬。潘鼎新總統各軍尤當加意聯絡，同心合力，互相策應。並知照岑毓英彼此通籌分勦，以殺敵勢。廣西饟缺，已諭令四川等省迅速撥解。

《德宗實録》卷一九三　九月壬寅，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五旬萬壽，禮部等衙門題請照例行禮筵燕。奉懿旨，是日在慈寧宫行禮，至禮成後，內廷自有筵燕，所請照例筵燕之處，毋庸舉行。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聞劉永福軍缺饟，加恩著賞銀五萬兩，著張之洞無論何款即行解交岑毓英，傳旨賞給。

丙午，現在軍饟緊要，應如何豫爲籌畫之處，著軍機大臣、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

《光緒朝東華録》六五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曾國荃傳知程文炳無庸赴閩，即率營改駐崇明。現據該督電稱，崇明無須屯紮重兵，程文炳一軍如已入閩境，即著迅赴臺灣援勦。周盛波新募各營改赴天津北塘一帶助防，如程文炳所帶各營離閩尚遠，折回較易，著即統帶北來，歸李鴻章節制調遣。周盛波仍赴臺灣，該督即電知曾國荃遵照辦理。

戊申，前兩廣總督張樹聲卒，賜卹如例。

《德宗實録》卷一九三　己酉，命吏部尚書徐桐、刑部尚書張之萬充上書房總師傅。

庚戌，又諭：電寄許景澄，前經李鳳苞在德國訂購鐵甲船二隻，現在許景澄已到該國，著即將所購鐵甲船詳細勘驗，工料如不堅固，據實參奏。此項鐵甲即歸許景澄接管，將來船隻到華，如查與所驗不符，定惟該侍講是問。

《光緒朝東華録》六五　壬子，諭：吏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福建巡撫張兆棟、前船政大臣詹事府詹事何如璋，即行革職。以劉銘傳爲福建巡撫，仍駐紮臺灣，督辦防務。

《德宗實録》卷一九三　又諭：電寄潘鼎新，蘇元春力戰屢捷，奮勇可嘉，著派該提督幫辦潘鼎新軍務。

乙卯，又諭：電寄李鴻章等，左宗棠奏籌議援臺一摺。著照所議，南洋派兵輪五艘，北洋派兵輪四五艘，在上海會齊，楊岳斌統帶八營由漢口搭輪船赴滬，即統領各兵輪赴閩。

《德宗實録》卷一九四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紀澤，據電稱，儻不索兵費，津約可照否，乞速諭以便酌覆法之密探者等語。法人肇釁，現踞基隆，惟有力籌攻取，期操勝算。如彼果悔禍，照會曾紀澤轉圜，即由該大臣電奏。惟中國亦有應向彼擬約之條，届時諭知該大臣，與津約一併酌度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六五　戊午，以德馨爲江西巡撫，許應鑅爲浙江布政使，李家樂爲江蘇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一九四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將署津海關道盛宣懷罷斥一摺。盛宣懷屢被參劾，物望未孚，著開去津海關道署缺，惟其才尚堪任使，可留於直隸另行差委。

又諭：電寄曾紀澤，總署據赫德云，茹斐禮對議院説，著仍照津約即了事。英國因法封禁臺灣海口，商船不便，已問法，尚無回信。英大臣可與法商議中法事件，中國若有一定了事辦法，願從中調處等語。現在力籌戰守，決不因基隆未復，草率允和。儻英外部來議轉圜之事，該大臣當持論正大，不傷國體，如何措詞，即行電奏，勿先擅許。

甲子，又諭：電寄曾紀澤，二十日電報已悉。現據擬與法議約八條，著發交曾紀澤。如法悔禍，或由英外部或由法國照會該大臣商議，即本此意，力與辯論，察其情形若何，隨時電奏。

授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額勒和布爲大學士。

《光緒朝東華録》六五　乙丑，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兩江總督曾國荃應得革職處分，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以吏部尚書恩承協辦大學士，崇綺爲吏部尚書，吴大澂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額勒和布管理户部事務。

《德宗實録》卷一九四 丁卯，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詳陳遵飭劉團暨各營前進館司關，法教各匪退守宣光，官軍紮營相持情形。得旨，即著督飭各軍勦辦，遵照九月二十五日電旨進攻宣光，牽制敵勢，並隨時與潘鼎新互商辦理。

又奏，覆陳由廣西龍州至雲南馬白關安設電綫。

又奏，越南國王阮膺登自盡，法酋立其弟，改元咸宜。均報聞。

己巳，又諭：電寄曾國荃等，李鴻章現派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帶快船赴閩，著飭令速往。

浙江巡撫劉秉璋奏，温郡焚毁教堂案，現已議結。得旨，辦理尚爲妥速，准照所請，於釐金項下動撥銀兩，作正開銷。

《光緒朝東華録》六五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鮑超前存天津洋鎗等件，據李鴻章奏稱，除修整另撥他營外，其餘不堪修理，已另備前膛洋鎗二千桿派員解赴夔州，著嚴催務期速到。此外如尚有可撥鎗械及需用銅帽各件，仍當設法接濟。

《德宗實録》卷一九四 辛未，又諭：户部等部會奏，議覆劉錦棠奏統籌新疆全局一摺。【略】前經左宗棠創議改立行省，分設郡縣，業據劉錦棠詳晰陳奏，由部奏准。先設道廳州縣等官，現在更定官制，將南北兩路辦事大臣等缺裁撤，自應另設地方大員以資統轄。著照所議，添設甘肅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員。其應裁之辦事、幫辦、領隊、參贊各大臣及烏魯木齊都統等缺。

《德宗實録》卷一九五 十月壬申，貝勒奕劻著加恩晉封慶郡王。

癸酉，授劉錦棠爲甘肅新疆巡撫，仍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事宜。以甘肅布政使魏光燾爲甘肅新疆布政使，甘肅按察使譚繼洵爲甘肅布政使。

甲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紀澤爲兵部右侍郎。

《光緒朝東華録》六六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電稱張佩綸懇准回京等語。張佩綸著仍遵前旨辦理船政事宜，不得藉詞諉卸。

《德宗實録》卷一九五 辛巳，伊犁將軍金順奏，俄屬哈薩克闌入邊界，派員驅逐。得旨，所有闌入邊界之哈薩克，著該將軍咨會俄官迅速收回。一面派員前往開導，並著妥爲嚴防，以備不虞。

壬午，又諭：電寄曾紀澤，據電陳節略八條，所擬與前次電旨八條尚不相背，如彼來辯論，著堅持定見，勿稍游移。儻有商議之處，務當速電請旨，不得輕率遷就。近日關外各軍疊勝，並諭該侍郎知悉，瓦使如固執己見，曾紀澤可宣播其非。

《光緒朝東華録》六六 癸未，以李鴻章爲文華殿大學士，靈桂爲武英殿大學士，額勒和布爲體仁閣大學士。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德總兵式百齡加恩賞給二等第二寶星，著李鴻章傳諭該總兵奮勉出力，渥膺懋賞。

《德宗實録》卷一九六 庚寅，又諭：岑毓英奏，官軍圍攻宣光，截斷陸路，並派朱洪章募勇隨征各摺片。進規北圻，必須攻克宣光，庶滇粤各軍可以聯爲一氣。此次岑毓英督兵截斷陸路，設伏獲勝，辦理尚屬得手，即著嚴飭各營，務將水陸設法阻截，攻拔宣光，乘勝進取。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李鴻章電陳，朝鮮又有内亂，似有日人播弄主持，擬請派員查辦等語。【略】著派李鴻章、吴大澂會同規畫一切事宜。吴大澂接奉此旨，即著酌帶數營馳赴朝鮮邊界，察看情形。【略】著李鴻章將北洋快船二號調回，添配船隻，備齊軍火，令丁汝昌統率前往朝鮮，督同吴兆有等相機定亂，統歸吴大澂等調度，會商李鴻章辦理。吴大澂、丁汝昌移營後，樂亭及旅順防務應如何責成填補之處，著李鴻章悉心籌畫，南洋援閩五船李鴻章即電知曾國荃，仍令式百齡統帶赴閩，牽制法人，庶不至顧此失彼。

又諭：電寄黎庶昌等，據李鴻章電稱，朝鮮盜殺大臣，遷王他處，日人擁王回宫，外署皆換日黨，仁川日輪開行，恐回渡兵等語。此次朝鮮啟釁之由，日本必有消息，及日人近日如何舉動，著黎庶昌、徐承祖密探實情，隨時電聞。

《光緒朝東華録》六六 戊戌，電諭李鴻章：北洋快船二號可毋庸調回，仍飭式百齡統帶，同開濟、南琛、南瑞三船赴閩，其澄慶、馭遠兩船，著仍改派赴津歸李調遣，備赴朝鮮。

《德宗實録》卷一九六 庚子，電寄吴大澂，此次朝鮮之變由於該國亂民肇端，焚毁日館，原與中國無涉，總署與榎本武揚屢次問答，均係此意。現在惟有彈壓解散，以期速結。李昰應爲日人所惡，若遽釋回，必至别生枝節，此事本非中國意料。若如黎庶昌所稱，電日本外務，轉啟其疑。總之目下辦法，以查辦亂民，保護朝王，安日人之心，並剖析中倭誤會打架以釋釁端，爲第一要義。

《德宗實録》卷一九七 十一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國荃，式百齡既經北來，所有南洋五船著曾國荃即飭吴安康等統帶赴閩，歸楊岳斌調度。

又諭：李鴻章、吴大澂奏，遵旨會商查辦朝鮮事宜，吴大澂由津啟程日期一

摺，所陳以查辦朝鮮亂黨爲名，立意不與日人開釁，深合機宜。

乙巳，又諭：電寄潘鼎新、李鴻章轉電稱潘鼎新、蘇元春督勦大捷，覽奏欣慰，著先行傳旨嘉獎，俟詳細情形奏到，再降諭旨。仍著該撫等乘勝進取，會商岑毓英併力埽蕩，迅奏膚功。

丁未，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鄭藻如奏，抵秘魯呈遞國書，並派光禄寺署正劉福謙等充嘉里約埠領事官，以衛華僑。報聞。

庚戌，又諭：電寄黎庶昌，據電稱徐承祖已到，擬十一交代等語。現在朝鮮與日本有事，黎庶昌著於交代後，暫留三月，會同徐承祖商辦一切。

《德宗實録》卷一九八　丁巳，又諭：前據卞寶第奏，訪求地營築法，繪具圖説呈覽一摺，當諭令楊昌濬、劉銘傳酌辦。沿海防務緊要，均應妥籌備豫，並著各該將軍督撫酌度情形，一體籌辦。

己未，兩江總督曾國荃奏，吴安康五船赴閩交楊岳斌調度。得旨，即飭令吴安康將五船礮位等件配齊，即日前進，馬祖澳法船來去無定，務令格外穩慎，確探前路，乘隙赴閩，但能遥作聲勢，自可牽制法船，以鬆臺圍。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左宗棠等，法添艦裝多兵赴基隆，狡謀叵測，著左宗棠、楊昌濬飭恪靖各營，及程文炳軍剋日渡臺。吴鴻源計已抵臺，飭速會合土勇進勦。

甲子，又諭：電寄岑毓英等，曾紀澤電稱，新報法新兵部酋派六千兵赴越，另六千續往，欲乘雨潦前逼我軍出越。又云，擬取道陸岸繞北里華兵之後，使不戰自潰。西人以我兵心易亂，慣用此危道等語。敵情叵測，著岑毓英、潘鼎新嚴備，並力籌攻取。如彼繞出北里，正可斷其歸路，出奇制勝，著相機妥辦。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慶綿奏，請嚴賭禁一摺。

予出使德國參贊陳季同、隨員曹金詠等獎敘有差。

丙寅，黑龍江將軍文緒等奏，請添設卡倫二十處。允之。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楊昌濬，據電稱臺事可慮，半在法寇，半在堂屬不和。劉璈布置不錯，劉銘傳惡之，若易生手，恐臺南不保等語。【略】總之，現在情形不獨臺南北宜聯一氣，即楊昌濬等亦必須與劉銘傳通力合籌，師堯在和，萬不准各存意見。該督幫辦軍務，調和將帥，措置一切，責任綦重，儻因彼此齟齬致有貽誤，惟該督是問。

庚午，幫辦福建軍務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奏，行抵江西，飛催陸軍前進。得旨，該前督即催軍迅至漳、泉，仍設法即行渡臺，毋稍延緩。

《德宗實録》卷一九九　十二月壬申，諭：電寄彭玉麟、張之洞，電奏已悉，馮子材、王孝祺兩軍，該督策勵進發，應需饟械設法協濟。岑毓英、潘鼎新遵疊諭悉力進勦，勿稍遷延。

《光緒朝東華録》六七　甲戌，電諭李鴻章：著吴續等將查辦亂黨及善後事宜詳加籌畫。金玉均逃往日本，駐京日使並不承認，且云不能與高麗拿人，有意庇護，宜向朝王詰問，令其查明金玉均等究在何處，訪拿嚴辦。此時丁汝昌等駐紮保護，事局尚未大定，自難撤回。將來如我軍久駐，應如何妥爲區畫，俾收實效，著吴續與李統籌妥商，會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一九九　乙亥，禮部奏，朝鮮國於光緒九年與德國重訂條約通商章程税則及善後續條。報聞。

丙子，又諭：電寄左宗棠等，李鴻章轉奏，劉銘傳上月十九、廿一、二日電報已悉。臺北急需援師，左宗棠等前派恪靖軍千人赴臺，兩營繼發，著催令前進，並再撥勁旅千人。

又諭：電寄張之洞，據電稱現擬訂借德商狄士府、德意志兩銀行五十萬磅等語。依議行，著張之洞電知許景澄等遵辦。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等，李鴻章轉奏，潘鼎新電報已悉。法糾衆來犯，聲言繞犯關内，沿途修道。著該撫督軍扼要穩紮，嚴防狡計。務令各營聯絡聲勢，悉力抵禦，勿任衝突繞越。馮子材、王孝祺兩軍現由龍州前進，法儻繞出後路，窺伺關内，著該提督等與在防各軍前後兩軍夾擊，務將敵兵悉數殲除。

戊寅，又諭：已革雲南巡撫唐炯、已革廣西巡撫徐延旭，應得罪名著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即行定擬具奏。

又諭：電寄左宗棠等，據電稱各軍到齊，統計百五十餘營。擬購輪假英德旗號，轉運濟臺，借洋款四百萬兩，指海關分十年歸還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惟現借定洋款，計息或九釐或七釐半，閩省議息應以此數爲準，不得再如前用胡光墉等劣員經手，致多侵蝕肥己。

《光緒朝東華録》六七　己卯，諭：鄭藻如、曾紀澤出使均屆期滿，惟法事未定，曾紀澤留駐倫敦等處聲息相通，辦理得宜，鄭藻如於各國情形亦頗熟悉，均著暫留半年，以資得力。

《德宗實録》卷一九九　又諭：電寄黎庶昌等，據電稱晤井上馨欲中日將駐朝兵丁撤回，黎庶昌無事求歸等語。華兵駐朝保護屬藩，業已有年，又經朝王屢請留防，義難膜視。今該國亂黨未靖，尤不能撤，著徐承祖據理辯論，以釋其疑。黎庶昌既無應辦之事，著准其回籍。

辛巳，會辦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奏，朝鮮、日本已訂續約，現與朝鮮商辦善後事宜。得旨，所籌尚妥，仍著懍遵本月初四日諭旨，將朝鮮善後事宜妥商辦理。吴大澂等所帶各營及水師船隻，俟事竣奏到，聽候諭旨撤回。

壬午，諭内閣：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定擬已革巡撫唐炯、徐延旭罪名各一摺。【略】唐炯、徐延旭均著照所擬斬監侯，秋後處決。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曾紀澤電奏，緬甸王昏國亂，有華人據八募城，儻雲南官派去固宜商英廷，儻係亂民，似宜招降該華人。因拓雲南界，據通海之江以固圍而防患，拓界事，亦宜早商英廷等語。【略】著岑毓英、張凱嵩迅速查明詳確情形，即行奏聞。

《德宗實録》卷二〇〇　丁亥，督辦新疆事宜新疆甘肅巡撫劉錦棠奏，哨弁戕斃營官，脅衆譁潰，隨即追捕撲滅，首要就擒，地方静謐。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據張之洞電稱現與英大東公司在天津訂借銀五十萬零五千磅，約二百萬兩，請飭李鴻章妥辦匯港。曾紀澤與該公司行東本特，將保單畫押等語。均著依議行，

又諭電寄張之洞等，據電稱向匯豐再借五十萬零五千磅約二百萬兩，照舊案九釐加閏，分十年還等語，均著依議行。

甲午，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同文館教習期滿，請仍照專章辦理一摺。教習黄興廉著仍照原請以知縣分發省分候補班補用，並加同知銜。嗣後同文館教習年滿，仍照該衙門專章辦理，他處不得援以爲例。

丁酉，又諭：電寄岑毓英等，潘鼎新電稱，蘇元春軍退回山莊，諒防喫重等語。法人糾衆撲犯，意圖狡逞，必須痛加勦辦，潘鼎新當力守諒山，嚴密備禦，並飭各軍奮勇進勦，不准稍有退縮。馮子材、王孝祺兩軍著迅赴前敵接應。

戊戌，又諭：電寄曾國荃、李鴻章、曾國荃先後電稱，法六艦駛入佘山口大七山等語。該處與吴淞、上海均屬切近，著曾國荃嚴督各軍，實力巡防，見有法船，即行轟擊。巴特納是否回國，如法人援及吴淞等口，而該酋尚在上海，必應嚴拏關禁，庶免潛通消息，句結爲患，並著密飭邵友濂等設法妥辦，勿稍洩漏。

《光緒朝東華録》六七　諭軍機大臣等：據張之洞電稱，滬泰來行有八生車礮九十三尊，各帶彈四百，議定每尊一千三百四十兩，已立合同，由粤付定銀五萬兩，擬分給津軍等營，懇飭南洋暨上海道驗收合同，由北餉付價等語。著李鴻章、曾國荃、張之洞會商辦理，總以按期銀械並清，勿似德國購艦前事爲要。方恭五營，准其調赴欽州。

光緒一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德宗實録》卷二〇一　正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等，李鴻章轉電潘鼎新電稱，法衆上犯，日夜鏖戰等語。諒山軍情緊要，潘鼎新身臨前敵，王德榜、王孝祺等軍著均聽候調遣，以一事權。馮子材著幫辦廣西關外軍務，所統各營亦歸潘鼎新調派，該撫暨該幫辦等務當和衷協力。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昨據劉銘傳電稱，商借旗昌銀百萬磅等語，已諭左宗棠於所借洋款内，分濟臺防，惟恐該大臣所借尚未訂妥，難應急需，著李鴻章督飭盛宣懷與旗昌洋行議借，期於敷用，必須現款應付，不得支延時日，緩不濟急，所借銀兩即徑解劉銘傳應用。

又諭：電寄左宗棠等，南洋五船被法船在浙洋圍困，必須基隆告捷，法船回救，我船方可乘隙前駛。刻下臺北兵力較厚，孤拔又帶船他往，正可乘勢進勦，劉銘傳何以一味株守臺無布置，著懍遵疊次嚴諭，剋日進兵。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奏，籌辦朝鮮善後事宜，起程内渡日期一摺。中國駐防朝鮮各營現經吴大澂分派駐紮，並擬令各船於旅順馬山等口往來游弋，布置尚爲妥協。其陸路邊界與奉天鳳凰門接壤之區，仍須派營駐防，以期周密，即著慶裕酌度情形，遴派數營，常駐中江臺九連城一帶，遥爲聲援。至所稱如由奉省籌款，添設電綫，自旅順接至鳳凰邊門外交界，由邊界至朝鮮國都，約計設電之費所需不過五萬餘金，該國亦頗樂從等語，並著李鴻章、慶裕、吴大澂通盤籌畫，會商妥議，奏明辦理。

丁未，幫辦福建軍務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奏，馳赴泉州，並沿途收領饟械數目。得旨，著即前催各營，趕緊赴泉援臺，一面設法覓船隨到隨渡，務期迅速，勿事稍遲。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銘傳，據李鴻章電稱，接新嘉坡電，法到大戰

船一，運兵船三，裝黑兵四千並糧銃分往東京、臺灣等語。【略】著劉銘傳速籌方略，將基隆限日攻克，孫開華幫辦軍務。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己酉，以丁槐爲貴州古州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二〇一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據電稱大東公司不願借款，改與匯豐定借，照粵新借之款辦法等語。著依議行。

又諭：電寄張之洞，據電稱，另借匯豐銀百萬兩濟鮑超軍饟等語。著該督即與匯豐借定，仍由各海關還。至鮑超月饟如何限定，四川能否借支，此款如何撥用，著户部速議具奏，候旨遵行。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張之洞電稱滇粵各軍力攻宣光，苦戰不退等語。官軍奮勇進攻，深堪嘉尚，著岑毓英鼓勵各將領，將宣光剋期攻拔，迅奏膚功。據探敵援將到，並聞有太原法兵圖犯宣光之説，著督軍扼紮。

《德宗實録》卷二〇一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卞寶第等，李鴻章接粵局電，稱法人入鎮南關，潘鼎新身受重傷等語。【略】著卞寶第、龐際雲即飭統率本部精兵，星速前往廣西助勦。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紀澤，據電稱，英爲戈登建坊等語。戈登前在中國帶兵出力，聞信甚爲惋惜，著發給銀百二十鎊，以示旌卹。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已否到津，著即來京覆命。日使不日北來，應如何妥籌因應，著與李鴻章詳細會商，到京面奏，用備采擇。

《德宗實録》卷二〇二　丁巳，出使德義荷奥國大臣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勘驗定遠、鎮遠鐵甲船及濟遠鋼艦工料並接管情形。得旨，著許景澄妥爲接管，隨時察看整理，毋任鏽壞。一俟海道通行，即遴派妥員將該三船駕駛來華。該衙門知道。

庚申，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尚書彭玉麟等奏，分遣廣軍四枝大舉規越，以緩臺援而顧全局。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電奏，鎮口法船受傷而遁，目前必不能來，宜速調北洋快船兩艘，護以划船三艘飛速南下，與我三船合勢，相機戰守等語。開濟等三船在鎮口依傍礮臺，合擊法船，頗爲得力，放洋禦敵，兵力尚單。如調北洋戰艦前往會合，聲勢自壯，惟法人有續添兵艦之信，中途設遇戰事，尤須加意慎重。著李鴻章妥爲籌畫，即行電奏。

《德宗實録》卷二〇二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據電稱，榎本言伊藤擬赴京會議等語。伊藤到津，李鴻章當將已授全權憑據，照會該使，告以現辦防務，不能來京，應即在津商辦。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聞法救宣光，劉永福等軍潰退，丁槐等軍亦退紮。尚未據岑毓英電報，殊深懸系，著即確查速奏，並飭各統領扼要堅守，與潘鼎新各軍力固邊疆門户，毋稍疏虞。

《德宗實録》卷二〇二　庚午，諭内閣：禮部奏，朝鮮國王遣使臣李應浚恭齎謝恩表文來京，代爲呈進一摺。

《德宗實録》卷二〇三　二月壬申，以降調前吏部尚書李鴻藻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甲戌，又奏，會同俄領事官訂定約章並按照分界條約，分別哈薩克人隨地歸牧暨接收人户應辦各事宜。下所司知之。

丙子，兩江總督曾國荃奏，總兵吴安康統帶五船赴閩，突遇法船，適風霧大作，澄慶、馭遠駛至石浦沈没。開濟、南琛、南瑞被困鎮口，嗣隨同浙江防營疊次擊退法船。

戊寅，又諭：廣西關外軍務屢次失利，潘鼎新調度乖方，本日已降旨將該撫及王德榜均即革職，並令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矣。王德榜所帶各營即著蘇元春接統。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己卯，諭：謙禧奏，東土默特旗扎薩克尚未襲定，該旗無所統屬，一切公事漫無紀律等語。該旗扎薩克貝勒哈思塔瑪嘎故後，迄今將届六年，何以尚未承襲，以致旗務廢弛，實屬不成事體。著理藩院查明應襲之人，迅速奏請承襲，以資統攝，毋再遲延。

《德宗實録》卷二〇三　癸未，諭内閣：潘鼎新奏，各軍鏖戰，大獲勝仗等語。本月初七、初八兩日，敵兵在鎮南關外分路進攻，馮子材、王孝祺兩軍立即迎擊，蘇元春與蔣宗捷率師馳援，各軍合力堵勦，大獲勝仗，殺傷千餘名，奪獲象馬並槍礮多件，當將敵兵擊退。將士奮勇可嘉，著蘇元春、李秉衡優給獎賞。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所有此次京察一等交軍機處記名各員，著自本月二十一日起，按照名次先後每日二員，於寅刻赴乾清門伺候召見。如本日未經召見及遇外膳日期，是日應行召見之員即改於次日寅刻赴乾

清門伺候召見，其餘各員以次遞推。其記名之內務府郎中英綬等十四員，著俟各部院衙門人員召見完竣後，於次日起接續伺候召見。

《德宗實録》卷二〇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彭玉麟自赴廣東辦防以來，實心任事，不遺餘力，該尚書向有咯血等證，現聞尚未痊愈，亦未服藥調理，身在行閒，與士卒同甘苦，不遑少息，朝廷實深廑系，必宜善自調攝，方能爲國宣勤。該尚書務當仰體此意，慎求醫藥，勉節勞勤，以副倚畀之殷，保身即所以報國也。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辛卯，諭：廣西關外各軍自本月初七、八日獲勝後，迭據張之洞、潘鼎新等奏稱，官軍合力進攻，先克文淵州，乘勝追勦，十三日克復諒山，斃敵甚多，奪獲礮械無算。各該軍奮勇力攻，殊堪嘉尚。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老於兵事，夙著勳勤，此次與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援勦迭勝，馮子材著先行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箇、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王孝祺著先行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其餘出力員弁著蘇元春、李秉衡將各軍戰狀詳細確查，據實具奏，候旨施恩。

《德宗實録》卷二〇四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法人現來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定於三月初一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鮑超奏，粵邊喫緊，於二月初五日由臨安馳赴廣西等語。諒山已復，法人議和，業已定期停戰。鮑超一軍毋庸出關，著於滇粵邊界適中地方擇要駐紮，勤加訓練，聽候諭旨。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乙未，諭：卞寶第著回湖南巡撫本任，湖廣總督著裕禄署理。安徽巡撫著吴元炳補授。

《德宗實録》卷二〇四 丙申，又諭：電寄彭玉麟，據電奏請飭統兵諸臣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斷難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諭知張之洞，著即給與該尚書閱看，自可了然。至撤兵回界，仍係整軍嚴防，彼即挾詐背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尚書等惟當懍遵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丙申，以剛毅爲山西巡撫，鹿傳霖署理陝西巡撫，邊寶泉爲河南巡撫，崧駿爲漕運總督。

《德宗實録》卷二〇四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二十五日與伊藤問答各節，措詞正大，極爲得體。撤兵一事，即著細心籌畫，務臻盡善。其餘兩節，該督所稱敬謹默識等語，所見甚是。二十七日會議何如，並速電聞。

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理事署學習繙譯羅庚齡、楊錦庭、蔡霖在署已歷七年，可否酌量照章即予列保，此後東文繙譯如何保獎，統俟訓示祇遵。得旨，羅庚齡等均著准其列保，嗣後該繙譯官准其五年保獎一次，並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六八 是月，英吉利國使臣巴夏禮卒，參贊歐格訥署理。美利堅國使臣巴特納回國，鎮江領事石米德署理。荷蘭國使臣費果蓀因病回國，副使來因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〇五 三月庚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據電及致總署信件均悉。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該督務當力與辯論，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無干句下，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亦不在前條之例數語，尚屬可行。至第四條教練兵士一節，亦須言定兩國均不派員爲要。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希元奏，中俄疆域毗連東西，橫亘萬里，防務莫重於吉林，至伊犁、塔爾巴哈台、庫倫、黑龍江各城，無事自應慎固封守，有事即須合力圖維等語。所見甚是。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爲全權大臣與法國使臣辦理詳細條約事務，刑部尚書錫珍、鴻臚寺卿鄧承修並著馳驛前往天津，會同商議。

予赴美肄業暨天津召募學習水師畢業學生候選縣丞唐榮浩、縣丞銜黄開甲等一百四十名獎勵有差。

丙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日本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卹難民。經疊次力争，幸免隕越，訂立專條，畫押竣事。得旨，該督等辦理此事，相機因應，迅速完結，甚爲得體，所呈約本著依議行。

庚戌，又諭：電寄岑毓英，據奏，請由粵代借商款一百萬兩，並飭劉永福募勇五千人等語。本日又據張之洞電稱，於前爲鮑超借饟百萬兩，分濟雲、桂各四十萬，所籌尚妥，著依議行。滇軍有此接濟，岑毓英所請再借一百萬兩，應毋庸議。

諭：電寄張之洞，據岑毓英奏，拏獲越南叛臣等語。黄相協、陳克良、阮芃

均著即行正法。此旨著張之洞密電岑毓英知悉。

兩江總督曾國荃奏，查明澄慶、馭遠兩船失事情形，分別參辦。得旨，李時珍著即嚴拏，務獲正法，蔣超英、金榮均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一俟絞船撈礮事竣，即行起解。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張之洞電奏滇桂近日軍情，以備議約操縱等語。著該衙門咨行李鴻章等知悉。

調廣東布政使龔易圖爲湖南布政使，湖南布政使龐際雲爲廣東布政使。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吉林東界牌博中多舛錯，年久失修，請派大員會同履勘，據約立界一摺。著派吳大澂、依克唐阿前往會勘，將圖約參互考證，據以勘定界限，仿照西路辦法，重立牌博，以肇邊陲而昭信守。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紀澤，據電稱安島之事，現議約云英據該島，中朝允不阻難。英據一年後，察該島歲稅若干，每年以稅歸朝鮮，派費若干送交中國作爲貢款。聲明英不得損該島居民權利，可否照此訂約畫押，東洋多方撓我上邦之權，欲藉此約挽回等語。屬國之地，豈可由我許其占據，且於中取利，尤非政體，儻爲他國藉口，流弊甚多。惟此事究應若何措置方爲妥協，著李鴻章酌議速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所陳派員往探各節均依議行。昨已由總署電知曾紀澤，毋庸畫押，並令勸英勿爲戎首，以利他人矣。此意一併密爲函致，令該國王斟酌妥辦。

辛酉，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奏，法寇占踞澎湖，革員呂文經往探被拏，詭言得釋，其膽略尚有可取，請准其留營。得旨，前據楊岳斌奏，已降旨不准行，並將該前督交部議處。呂文經著仍遵前旨。

癸亥，盛京兵部侍郎鍾濂因病解職，以內閣學士鳳秀爲盛京兵部侍郎。

甲子，又諭：御史趙爾巽奏，道光年間，俄人曾進書七百餘册，奉旨存理藩院，請飭將全書檢出，交同文館繙譯鏤版等語。此項書籍，著該衙門查明具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前項書籍於同治八年由理藩院移存本署，惟單內天算、地理、格物、醫學等書二百餘年，所載未必有裨時務，且每譯一書動須經年，該御史所請繙譯鏤版之處，應毋庸議。從之。

《德宗實録》卷二〇六　四月己巳，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吉林與朝鮮商民互市，擬派督理商務委員，藉資保護。如所請行。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譚鍾麟奏，請飭各省迅解關外軍饟，當諭令户部速議具奏。兹據該部奏稱，本年甘肅、新疆軍饟，前經分省指撥共銀四百八十萬兩。截至三月底止，已據報解銀一百萬九千兩，未解銀三百七十九萬一千兩，分晰開單呈覽。甘肅、新疆軍饟關繫緊要，各該省並不依限報解，欠數甚鉅，殊屬延玩，著各該督撫迅將本年應解甘肅、新疆軍饟遵照部定期限歸數解清。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據奏停戰撤師，仍嚴密整備一摺。阮光碧等情殷效順，實屬深明大義。現在詳約未定，著岑毓英設法維繫其心，儻有驅策之處，仍可得力。所奏請賞給刁文撐等宣撫土司之職，分界現未定議，且屬國地方官員向不由中朝除授，應毋庸議。刁文撐等如果情殷内附，該督當查明實係安分尤爲出力者，令其隨同入關，妥籌安插，請旨遵行。其仍留越境者，應俟定界後奏明分別辦理。劉永福仍遵前旨飭赴欽州，歸張之洞調遣。

丁丑，又諭：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條約互易後兩國即撤駐朝防兵，不必拘定限期，著照所請行。惟於撤兵之先，該大臣應照會日本同時並撤，不得稍有先後。並飭將領嚴加約束，不得攜帶貨物等項，致滋紛擾。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據李鴻章奏，法電稱吴税司言雲督不肯退兵回界，謂須奉旨全退，方可欽遵等語。其言固不足據，但撤兵之期早經約定且雲軍路遠已議展十日，現在條款不日畫押，爽約之釁豈可自我而開。岑毓英惟當懍遵疊次諭旨，將全軍按期速撤至界，並與張之洞嚴催劉永福一軍如期撤回滇界，再赴思、欽。中外交涉，惟以信義爲主。況中旨屢降，大計攸關，在遠疆臣未能深悉情形，何得於事及垂成再生異議。將來設有貽誤致蹈上年覆轍，該督等豈能當此重咎耶！岑毓英接奉此旨後，即將啟程及何時抵界日期速行奏聞。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國荃，據電奏，王德榜請將所部遣撤等語。現在詳約未定，仍應備豫不虞，王德榜一軍，不准遽行遣撤。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據奏撤兵日期各情一摺。劉永福飭赴思、欽，及維繫越官，安插内附越民各節，業於初八日明晰電諭，著岑毓英詳慎遵辦。滇省各營除已撤回滇境外，其暫留關外者迅速一律撤回邊界。【略】岑毓英所請飭派熟習洋務人員赴滇之處，俟詳約定後再行辦理。將來分界通商事宜，係地方大吏專責，該督務當先事豫籌，不得以此次未預和議，託詞不諳洋務，輒思置身事外。

辛卯，又諭：電寄李鴻章，此次議約往返電商各條約尚得體，本日披覽改定第二、第十兩條，亦已妥協。著李鴻章等再將各條詳加覆對，如意義相符，並無舛錯，即著定期畫押，事關重大，萬勿草率。

壬辰，諭内閣：南北海爲禁苑重地，理宜整肅，乃昨見牆垣多有拆毀，坐落處所亦有往來行走痕迹，其爲平日閒雜人等潛行出入已可概見。該管各官漫不經心，實屬不成事體。景壽、德銘、崇光均著交部議處，郎中立山著摘去頂戴，以示懲儆。

又諭：電寄李鴻章、岑毓英等，據電奏，林椿來言，法約定一月内退澎湖，但劉永福不退保勝，澎湖亦須遲退等語。現在詳約將定，中外交涉，惟重信義。劉永福一軍亟應如期撤回，著岑毓英、張之洞懍遵十八日電旨，嚴催該提督即率所部迅回滇界，再赴思、欽，不准稍有遲延，令人藉口。其起程抵滇日期，仍速電聞。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中法詳約已定，定遠、鎮遠兩鐵艦，濟遠鋼艦即著駕駛來華。應如何遴派員弁妥爲管駕之處，著李鴻章、許景澄會商辦理。

諭：電寄李鴻章，中法詳約已定，著李鴻章懍遵前旨，將招商局輪船迅速收回，其如何辦理之處，該大臣即行覆奏。

戊戌，調雲南布政使沈鎔經爲廣東布政使，廣東布政使龐際雲爲雲南布政使。

《光緒朝東華録》六九　是月，比利時國新簡駐華使臣維禮用抵任。

《光緒政要》卷一一　是月，欽差大臣左宗棠奏請增拓船礮大廠。

《德宗實録》卷二〇七　五月丙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天津創設武備學堂，遴派德國兵官作爲教師，挑選各營弁兵百餘名入堂肄業，擇其成績優者發回各營，量材授事，分番挑取，以宏造就。並請將教習各員及屢列優等之學生，援照同文館成案二年奏保一次，以示鼓勵。如所請行。

丁未，懿旨，南北海應修工程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奉宸苑會同醇親王奕譞，踏勘修飾。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實籌辦善後，爲久遠可恃之計。前據左宗棠奏，請旨飭議拓增船礮大廠。昨據李鴻章奏仿照西法，創設武備學堂各一摺，規畫周詳，均爲當務之急。

戊申，命前刑部尚書潘祖蔭仍在南書房行走，並署理兵部尚書。

以出洋期滿，予駐俄繙譯官户部郎中桂榮等，駐英領事官通判左秉隆等，駐祕參贊官道員徐壽朋等升敘加銜有差。以洋員供差期滿，賞駐美使署洋員柏立等寶星。

庚戌，又諭：岑毓英奏，已革雲南巡撫唐炯，前官四川，辦事認真，操守廉潔，此次身罹重辟，可否貸其一死等語。唐炯失誤軍機，罪由自取。刑賞大權操之自上，豈臣下所得瀆請。岑毓英代爲乞恩，實屬冒昧，著交部嚴加議處。尋吏部議，雲貴總督岑毓英照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從嚴加等，議以革職留任。得旨，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洋員赫德、金登幹商辦議約條款均能妥慎，請賞給寶星。得旨，此次中法議約，赫德、金登幹悉心商辦，均臻妥協，實屬始終出力，著傳旨嘉獎。其所請給獎該二員之處，著依議行。至該總稅務司等往來電信所用銀兩，著該衙門查明支給。

又奏，英國擬在洋子角外花島山添設海綫，引端上岸。曁與英使臣商訂，暫時通融安設，俟英俄事定，即行撤去。惟洋人狡譎多端，難保不藉詞嘗試，惟有隨時設法抵制，總以不准吴淞上岸一語，始終峻拒，俾免藉口而杜隱謀。允之。

《德宗實録》卷二〇八　丙辰，懿旨：銅斤爲鼓鑄所關，現在雲南礦務漸次擴充，採運尚未復額，應如何悉心籌畫，詳定章程，以期將來規復舊制，著軍機大臣、户部、工部會同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

《光緒朝東華録》七〇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海防善後用項浩繁，必須通盤籌畫，覈實經理，方足以裕度支而紓國用。各該省關每年所入之款，究竟實有若干，其常年例需及現在添支防勇局卡饟需薪水各款，實在費用若干，此後常年可以裁減歸併，節省之款若干，著切實覈計，逐款分晰開單，限於奉旨一月内詳細奏報，毋得稍涉含混，藉詞延緩。

《德宗實録》卷二〇八　己未，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遵旨撤回駐朝慶軍，調紮旅順。得旨，即著督飭該軍於撤回後聯絡操防，以備緩急，毋稍鬆懈。

辛酉，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奏，行抵基隆大營，與撫臣劉銘傳籌商防務，勤加操練，增高牆壘，深濬溝濠，以期有備無患。報聞。

癸亥，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奏，法酋孤拔已於四月十九日在澎湖病斃，所有平安輪船被虜之乾軍弁勇應另與法官商辦，俾得早日收回。報聞。

又奏，衰病增劇，現在中法和約已定，請開缺回籍調理。得旨，覽奏殊深廑系，著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

甲子，又諭：現在中法詳約已定，法兵業經退出基隆。雲南、廣西關外均已撤兵，所有鮑超一軍自應迅速遣撤，以節饟需。著該提督飭將弁，將各營所領槍礮器械一律呈繳，點驗造册，就近移交岑毓英收存。

《光緒朝東華録》七〇 丁卯，以張曜爲廣西巡撫，唐仁廉爲廣東陸路提督，蘇元春爲廣西提督。

《德宗實録》卷二〇九 六月庚午，欽奉懿旨，三海現修内外工程著奉宸苑會同文銛、崇禮、崇厚、文錫妥爲修建，並著隨時報明醇親王奕譞、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查覈辦理。此項工程應需銀兩及奉宸苑四月間修葺南海各工款項，並挑挖南海等處河道經費著於上年派令文銛等四員呈交銀兩未繳數目内開支。

命二品頂戴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兼充出使比利時國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七一 甲戌，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在英京倫敦與英外部大臣會議，續增《煙臺條約》專條十款成。

《德宗實録》卷二〇九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陳士杰奏，伏汛盛漲，隄埝漫決，分别籌辦情形，暨毛家店大隄決口合龍日期各摺片。【略】著俟霜清後，查看情形，奏明辦理。此次被水災區該撫務當妥爲賑撫，毋任流離失所。所需銀兩即由該省藩庫籌撥。其疏防之都司法明亮，著摘去頂戴，以示懲儆。至毛家店決口雖已合龍，仍著趕築後戗，並將善後事宜妥爲布置。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等奏，遵議雲南礦務，請飭查明礦廠現在産銅情形，及需用銅本若干，據實具奏一摺。【略】東南各省，不乏産銅之區。並著曾國荃、丁寶楨、裕禄、衞榮光、吴元炳、德馨、彭祖賢、卞寶第、盧士杰查明各該省，如有可開之礦，即行奏明。一面籌撥資本，招商試辦，總期廣爲開採，源源運京，以重銅政。

又諭：李鴻章奏，招商局船産仍照原議全數收回一摺。輪船招商局爲中國商務大端，聞從前該局經管各員辦理不善，虧負纍纍，弊端百出。此次全數收回，正當乘此交代之際認真整頓，應如何嚴定章程，剔除積弊，以期經久可行，著李鴻章詳細籌畫，次第辦理。

又諭：朝鮮密邇俄國，現在俄人意存窺伺，情殊叵測。朝廷眷懷藩服，亟應先事綢繆。李昰應從前秉政多年，能否於該國自强之道及外交情形，洞知窾要，著李鴻章飭傳到津，詳加詢問，即行具奏。並將李昰應近來是否明於大義，悔悟前非，悉心察看，一併奏聞。

《光緒朝東華録》七一 戊寅，調張夢元爲福建布政使，李秉衡爲廣西布政使，以慶愛爲廣西按察使。

貝勒載漪卒，賜卹如郡王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劉銘傳奏，臺灣道劉璈貪污狡詐，不受節制，劣跡多端，聲名狼藉一摺。本日已有旨將劉璈革職拿問，著卞寶第遴派廉幹委員，將該革員原籍資財嚴密查抄，毋任寄頓隱匿，並將抄出財産開列清單，據實具奏。

癸未，命工部左侍郎孫毓汶、順天府府尹沈秉成、湖南按察使續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以江西布政使劉瑞芬充出使英國、俄國欽差大臣，召曾紀澤回京供職。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劉瑞芬已到馬賽，著先赴英接任。曾紀澤將經手事宜詳晰告知，即行回華。存緬英既未允，所商分界各節關係綦重，俟曾紀澤到京後面加垂詢，再行定議。

甲申，命張蔭桓充出使美國兼日國、比國欽差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一〇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據奏桂邊礮臺需礮，請購洋礮以資守禦，價銀十萬於洋款内撥用。著依議行。

丁亥，諭内閣：曾國荃奏，江南、安徽、江西三省被水籌辦情形一摺。據稱，本年南中雨水過多，遂致江河漫溢。江南之上元等州縣、安徽之六安等州縣、江西之清江等州縣，低區圩田隄埂俱有被淹衝決情事，業經分别疏消撫恤等語。【略】即著該督撫飭屬確查，務將賑撫事宜妥籌速辦，總期實惠及民，毋任流離失所。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楊岳斌，據奏請撤營歸養等語。楊岳斌著准其回籍養親，即將所部各營妥爲遣撤，俟撤竣後再行起程。

督辦臺灣軍務福建巡撫劉銘傳奏，目疾沈重，請開巡撫本缺，專辦臺灣事務。得旨，本日已有旨令楊昌濬兼署福建巡撫矣，劉銘傳督師無功，正當力圖自贖，著將臺灣善後事宜認真整頓，以觀後效，所請開缺之處不准行。

《光緒朝東華録》七一 辛卯，電諭李鴻章：著照前購鋼面鐵甲快船四隻備臺澎用，即電商英德出使大臣妥辦船價，户部有的款可撥。

《德宗實録》卷二一〇 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奏，覆陳劉銘傳退棄

基隆實在情形。得旨，劉銘傳倉猝赴臺，兵單餉絀，雖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自不相掩。該大臣輒謂其罪遠過於徐延旭、唐炯，實屬意存周內，儻不于倫，左宗棠著傳旨申飭。

《光緒朝東華録》七一　甲午，命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蘇元春、李秉衡電稱王德榜一軍請飭遣撤等語。即著該藩司統帶所部回湘妥爲遣撤，毋令滋生事端。

《德宗實録》卷二一一　七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雲南文報由蒙自至廣西南寧驛遞遲滯，請飭籌設電綫等語。滇省程站遥遠，文報稽遲，嗣後邊防商務均關緊要，自應安設電綫，以期迅速。著照該督所請，由廣西南寧接設電綫，直達雲南，其應如何擇地安綫之處，並著李鴻章會商岑毓英、李秉衡派員前往查勘，妥爲籌畫，奏明辦理。

戊戌，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粵省試造淺水輪船，以資扼守。得旨，淺水輪船現造四艘，著俟造成後詳加察看，如果合用，再行奏明辦理。

庚子，又諭：李鴻章奏，遵議海防事宜一摺。言多扼要，惟事關重大，當此創辦伊始，必須該督來京，與在事諸臣熟思審計，將一切宏綱細目規畫精詳，方能次第施行，漸收實效。李鴻章前寄總理衙門信函，業經該王大臣等呈覽。此時朝鮮使臣未到，未便降旨，著俟此事辦竣，該督即行來京陛見。

《光緒朝東華録》七一　甲辰，予故湖南提督周盛傳於安徽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祠，戰蹟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一一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催解東北邊防經費一摺。據稱各省關本年應解東北邊防經費，截至六月底止，除解到及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二百七萬兩，請飭迅解，並補解歷年積欠銀兩等語。此項經費關緊要，自應迅速籌解，以濟要需。

《德宗實録》卷二一二　甲寅，福州將軍穆圖善奏，軍務已定，懇銷去幫辦軍務差。得旨，穆圖善著准其開去幫辦軍務差使。

丙辰，諭内閣：著派内閣學士周德潤馳驛前往雲南，會同岑毓英、張凱嵩辦理中越勘界事宜，並著五品卿銜吏部主事唐景崧、江蘇試用道葉廷眷隨同辦理，與周德潤隨帶司員一併馳驛前往。

又諭：著派鴻臚寺卿鄧承修馳驛前往廣西，會同張之洞、倪文蔚、李秉衡辦理中越勘界事宜。並著廣東督糧道王之春、直隸候補道李興銳隨同辦理，與鄧承修隨帶司員一併馳驛前往。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鄭藻如奏，現患半身不遂，請收回成命。得旨，前據奏請開缺，業經降旨，開光禄寺卿缺，所請著毋庸議。

丁巳，諭内閣：前因黑龍江將軍文緒、副都統成慶因邊民偷挖金沙一案，互相參奏，當派寶森前往查辦。兹據查明覆奏，此案文緒雖查無奏報蒙蔽移禍捏參等情，惟於奏參成慶摺内未將該副都統查出金廠及商辦各節，詳晰聲叙，咎實難辭。成慶具摺剖辯於失察屬員、縱釋金匪各情，概置不論，亦屬非是。文緒、成慶均著交部議處。

又諭：色楞額等奏，圓寂班禪額爾德尼入葬金塔日期一摺。班禪額爾德尼爲後藏喇嘛僧衆表率，深諳經典，闡興黄教。現徒衆修理金塔工竣，於四月初八日入葬金塔，洵屬祥瑞，朕心甚爲暢慰，念切殊深。著加恩賞給白哈達一箇、念珠一串，用副追念勤奮喇嘛之至意。將此交色楞額轉飭該徒衆祇領，獻於班禪額爾德尼金塔之前。

甲子，諭：電寄李鴻章，據電稱左宗棠因病出缺，覽奏殊深悼惜。所有該大學士身後一切事宜，著楊昌濬妥爲照料，並著趕緊馳奏，候旨施恩。

《光緒朝東華録》七二　八月己巳，以李鴻藻署吏部左侍郎，周家楣署左副都御史，文暉署刑部右侍郎。

命户部左侍郎孫詒經仍在南書房行走。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譚鍾麟奏，密陳伊犁現在情形。據稱弭亂之策，一在籌款以清欠餉，一在擇人以整營規，金順所部各營欠餉約計三十萬兩，可以了結等語。

《光緒朝東華録》七二　命金順入覲，以錫綸署伊犁將軍，明春署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

乙亥，前刑部尚書鄭敦謹卒，予祭葬。

丁丑，命李鴻章爲滇、越邊界通商議約全權大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來華請派員會議通商章程一摺。已另有諭旨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矣。此次中法議立滇、粵陸路通商章程，事係創辦，該大臣務當悉心籌畫，詳細商議，總期周密妥善，免致將來窒礙。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戊寅，諭内閣：前因朝鮮兵變，幾危宗社，李昰應於亂軍索餉，不能禁止，事後復置不問，以致輿論紛紛，咎爲禍首。朝廷軫念藩服，

命將出師，殲厥渠魁，驅除叛黨。當時審察該處情勢，若李昰應不離本國則亂萌尚未有艾，特命安置近畿，優其廩餼，並准該國王歲時派員省問。【略】迄今時閱三年，李昰應又以年老多疾，瀝陳怨艾私衷，具呈申懇，特命李鴻章傳至天津驗視屬實。【略】即著李鴻章派委妥員護送回國，並著李昰應加恩准禮部傳知該國王，此係朕法外施仁。

《德宗實録》卷二一四 癸未，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招商局道員徐潤、張鴻禄等虧欠局款，請革職勒繳。得旨，徐潤、張鴻禄均著革職，嚴追欠款，並將徐潤所交房地確切估計，不得稍涉含糊。該局甫經收回，正可徹底清查，該督務當破除情面，督飭現辦各員，認真經理，俾局務日有起色。

乙酉，諭内閣：大學士左宗棠學問優長，經濟宏遠，秉性廉正，洊事忠誠。【略】方冀醫治就痊，長承恩眷。詎意未及就道，遽爾溘逝。披覽遺疏，震悼良深。左宗棠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福建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謚文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

戊子，欽奉懿旨，海防善後事宜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李鴻章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所有左宗棠等條奏各摺片均著給與閱看。

庚寅，黑龍江將軍文緒奏，江省地居上游，與俄對峙，防務緊要，擬請購克虜伯陸路銅礮四尊，過山鋼礮四尊，洋槍一千杆，以資訓練。如所請行。又奏，漠河金廠所臕華俄各民一律驅除淨盡，將木房窩鋪全行焚毀，並留兵看守。得旨，此次辦理尚屬妥協，仍著督飭各員弁嚴守要隘，實力巡查，毋任再有匪徒偷越情事。

《光緒朝東華録》七二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勇營糜費甚鉅，已欽奉懿旨，令各將軍督撫汰弱留強，覈實辦理。惟向來撤勇一事流弊滋多，不可不謀之於豫。且此次撤勇固貴節省饟項，移作要需，尤在整飭營規，練成勁旅。將此諭令知之。

命二品頂戴三品卿銜直隸大順廣道張蔭桓以四品京堂候補。

是月，日本國使臣榎本武揚回國，參贊島田允則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一五 九月庚子，欽奉懿旨，前因海防善後事宜關繫重大，諭令南北洋大臣等籌議具奏。嗣據該大臣等各抒所見，陸續奏陳，復經諭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李鴻章妥議具奏，並令醇親王奕譞一併與議。茲據奏稱，統籌全局，擬請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以爲之倡，此外分年次第興辦等語。所籌深合機宜。著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派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現當北洋練軍伊始，即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行創設籌議各事宜統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

諭内閣：彭玉麟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該尚書公忠體國，夙著勳勞，覽奏殊深廑系。彭玉麟著賞假三月，回籍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並毋庸開去巡閱長江水師差使。

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曾紀澤信函，據稱英國現派使臣馬科蕾來京，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等語。【略】著丁寶楨詳細籌度，會商色楞額、崇綱，遴選明幹委員，向該番衆將此時一切事理切實開導，必使覺悟而後已。番衆頭目中當有明白曉事之人，所派委員必須通達大體而又熟習藏番情形，方能於事有益。該督等務當詳慎籌商，並將遵辦情形，先行迅速覆奏，曾紀澤信二件著鈔給閱看。

又諭：李鴻章奏，籌造雲南電綫，擬改接鄂綫由川入滇，請飭四川籌借銀十萬兩，湖北籌借銀五萬兩，交電局委員領用等語。著丁寶楨、裕禄、彭祖賢如數籌解，以資應用。俟事竣分年繳還歸款，並著沿途各督撫派委妥員幫同辦理。

壬寅，諭内閣：大學士靈桂老成端恪，學問優長，【略】遽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輔國公載瀅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酹。加恩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孚會著俟服闋後以六部員外郎即補，用示篤念耆臣至意。尋予謚文恭。

甲辰，前據左宗棠議覆海防善後事宜，請裁額兵並減沿海水師艇船，給事中秦鍾簡亦有請裁水師防勇之奏。經醇親王奕譞、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李鴻章詳籌奏稱，各省額兵存營多寡不一，應就該省情形酌量裁減。上年新募之勇除滇粵邊防酌留若干營外，餘可全行裁撤。舊有各營可裁十分之一二，沿海舊設水師及紅單艇船可裁等語。前有旨令該將軍督撫裁減兵勇以節饟需，訓諭諄諄，至爲明切。此次復令王大臣等參酌衆議，體察情形，期於必可施

行，籌定辦法。現在經理海防善後需款甚鉅，籌饟甚難，必須將糜費之款痛加刪節。

本日軍機大臣呈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送到郎中舒文、主事王詠霓各信函，據稱前購濟遠快船製造不精等語。除已有旨電知曾紀澤、許景澄，諭令暫緩照式定造外，著醇親王奕譞、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俟濟遠等船駛到天津，遴派妥員詳加查勘。

乙巳，出使俄英國大臣曾紀澤奏，與英國外部續議條約。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七二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曾紀澤電奏已悉，英國北緬有無規畫進取顯然布置情事，著將近所偵察詳晰電聞，語勿太簡。緬亦朝貢之邦，儻彼謀未定，遽與開隙，是啓之也。所籌一節著候旨遵行，慎勿輕發。該大臣前有八募拓界之奏，曾交張凱嵩查覆。旋據奏報新街踞匪殄除，並無另有華人占踞八募之事。自騰越城南三百五里至蠻允爲雲界，由蠻允至緬之新街計二百八十五里，其間一百六十五里爲野人界，向無管轄，所奏拓界一節窒礙難行等語。今該大臣此奏仍循前説，究竟八募坐落何處，與新街是一是二，其中有無野人間隔，此層最關緊要，不可稍有訛誤，並著探訪明確電聞。

《德宗實録》卷二一六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接曾紀澤電稱，英久占南緬，今圖其北。本日復據李鴻章電奏，印度出示招人，運軍往緬各等語。緬甸爲朝貢之邦，與雲南接壤，英人圖其北鄙，不獨屬國受患，尤慮逼近吾圍，不可不豫籌布置，爲未雨綢繆之計。著岑毓英、張凱嵩派委妥員不動聲色密探英緬近日詳細情形，趕緊馳奏。一面相機籌措，固我邊陲，勿得稍涉張惶。至滇省與緬甸交界各要隘，係何地名，里數若干，暨八募究竟坐落何處，是否即係新街，並著該督撫先行確查奏聞，隨即詳晰繪圖貼説呈覽。

乙卯，懿旨：前據李鴻章面奏，開設官銀號以裨國計等語。原爲通籌經費起見，惟此事創辦非易，中華與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經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著毋庸議。將此諭令知之。

戊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遴派幹員接辦朝鮮交涉通商事務，並懇超擢銜階以重體制。得旨，袁世凱著以知府分發儘先即補，俟補缺後以道員升用，並賞加三品銜。

《光緒朝東華録》七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電奏，曾紀澤所定快船，往返電商，據稱機艙不危，似可照式訂造等語。此項船隻既據該大臣等詳細商定，即著電知曾紀澤依式訂造。此事責成曾紀澤認真辦理，務期適用，毋得虛糜帑銀，致干咎戾，慎之。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電奏已悉，即著電知許景澄照擬定造，責令認真辦理，以期適用。毋得虛糜干咎，所需加價銀十六萬餘兩，著户部籌撥。

是月，法蘭西國使臣巴特納回國，戈可當繼之。

《德宗實録》卷二一七 十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熙呈請派兵鎮撫，據咨轉奏一摺。前將駐防朝鮮各營一律撤回，李鴻章奏報撤軍摺内本有備援軍以作遠勢之語。今該國王以伏莽未除，呈請派兵鎮撫，係爲豫防内患起見。中國與朝鮮休戚相關，自應代爲籌備，著李鴻章察酌情形，隨時調撥水陸各軍飛輪徑渡，擇要扼紮，相機防衛。

丁卯，又諭：前據左宗棠等奏，中法議約已成，懇由船政試造鋼甲兵船一摺。據稱法國現在創造雙機鋼甲兵船，雖較鐵甲稍遜而駕駛較易，費用較減。每船估需工料銀四十六萬兩，閩省擬請試造三數號等語。現當創辦海軍之際，洋面兵船自應次第籌備，以資操練。著裴蔭森即將新式雙機鋼甲兵船先行試造一號，如果試驗合用，將來再行奏明，陸續添造。目前所需造船經費，即由閩省前存洋款内撥用，餘賸洋款著楊昌濬解交神機營存儲。裴蔭森務當督飭員役工匠，覈實經理，不得虛糜帑項，以重要需。楊昌濬亦當隨時會商妥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諭軍機大臣等：中越勘界事宜，前經諭令周德潤、鄧承修會同各該督撫詳細勘定。此事關繫重大，必應慎之於始。各處所繪地圖詳略不一，法使所攜難保不互有異同。目前分界自應以《會典》及《通志》所載圖説爲主，仍須履勘地勢，詳加斟酌。若於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干里作爲甌脱，最爲相宜。

己巳，命編修李培元、高賡恩在上書房行走，編修吴樹梅在南書房行走。

《德宗實録》卷二一七 辛未，兩廣總督張之洞【略】又奏，遵籌海防善後水師事宜。得旨：據奏籌辦水師事宜，不無可採。惟該督擬以洋藥稅釐作爲經費，此事各國能否一律商允，尚無把握。前經欽奉懿旨，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此外分年興辦。該督所奏各節著交海軍衙門隨時察度情形，俟饟項有著，次第推廣辦理。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擬於金山各埠設立中西學堂。得旨，即著察看情形，認真辦理，務期實有功效，毋得徒託空言。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辛未，命江西布政使劉瑞芬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並賞給二品頂戴。以張端卿爲江西布政使，阿克達春爲安徽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二一七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岑毓英奏，法國通商勘界事不可緩，當經諭令李鴻章妥籌覆奏。現在所立新約分界一層，尤關緊要。或有謂諒山宜歸粵界，留出隙地，以免爭端。許景澄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亦有乘其暗中鬆勁，與議寬留甌脱之語，其意大略相同。著李鴻章與岑毓英前奏一併酌覈具奏，並於法使戈可當到津時，設法與之辯論，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益。

又諭：張之洞奏，外洋各埠如新嘉坡等處華商甚多，若勸令捐貲購造護商兵船，分赴周巡，有事時調集相助，養船經費由各埠抽捐，另設外洋海軍統領一員，歸粵省調度等語。所陳各節雖不僅爲護商起見，惟此事創始非易，至經久之計尤須詳慎豫籌。著張蔭桓抵粵後，與張之洞先行會商，再於經過處所體察情形能否照辦，悉心妥籌具奏。

丁丑，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續選閩廠學生出洋肄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己卯，黑龍江將軍文緒等奏，淘金華俄人等復行闖越，擬添兵驅辦。得旨：此項越卡人衆，既據俄官稱係匪徒，即著督飭派出弁兵扼守要隘，嚴行驅逐，務期掃除净盡。並知會俄官，斷其接濟，攔阻續入之匪，勿任滋蔓。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庚辰，諭：鑾儀衛奏，直隸欠解地租及應徵本年租銀請飭催迅解一摺。直隸藩司欠解鑾儀衛地租銀兩爲數甚鉅，現在發放各款需用孔急，著李鴻章嚴飭藩司，即將歷年欠解該衙門地租及應徵本年租銀務於年内如數批解，以濟要需。

《德宗實録》卷二一八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煙臺條款及議辦洋藥專條，擬請批准。交新任出使大臣劉瑞芬齎往倫敦，以備互換。允之。

派慶郡王奕劻，軍機大臣、刑部右侍郎許庚身與法國使臣互換條約。

癸未，諭内閣：前據劉銘傳奏參臺灣道劉璈貪汙狡詐劣迹多端，當將該員革職拏問，並將任所原籍資産一併查抄，特派錫珍、衞榮光馳往查辦。兹據查明覆奏【略】該革道以監司大員總理營務，輒敢虚支鉅款，任意冒銷，律以監守自盜，罪無可辭。已革臺灣道劉璈，著照所擬斬監候，即由該督撫派員解交刑部監禁。

又諭：前有旨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一切改設事宜令該督撫詳籌議奏。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丁亥，欽奉懿旨，前據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神機營王大臣遵議東三省邊防事宜，屯田如果辦理得宜，爲天地自然之利。各該將軍身任地方，均屬分内應爲之事，並著確切商辦。

《德宗實録》卷二一八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銘傳奏，目疾日重，懇請開缺一摺。劉銘傳經朝廷特簡督辦臺灣事宜，正當次第經營，力圖報稱。上年督師不力，謗書盈篋，仍復曲予優容，尤宜奮勉圖功，以期自贖，何得因目疾未愈遽請開缺。著賞假一箇月，毋庸開缺。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法國使臣戈可當互換條約事竣。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湖北巡撫彭祖賢卒，予祭葬。

己丑，以譚鈞培爲湖北巡撫，王嵩齡爲江蘇布政使，以瑞璋爲江西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二一八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試驗定遠等鐵艦並巡閱旅順礮臺。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海軍衙門知之。

賞給德國領事官貝勒瑞及洋員法來格等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甲午，諭：本年山東沿河隄埝屢次復決，小民顛沛流離，情殊可憫。迭經諭令該撫妥籌賑撫，並特發内帑銀五萬兩以資接濟。現在天氣嚴寒，被水災區，未經涸復者尚多，各災民棲身無所，餬口無資，一切困苦情形，倍堪軫急。欽奉懿旨，著户部於本年節應進宫内銀款撥銀五萬兩，發交陳士杰核實散放。欽此。

十一月乙未朔，劉錦棠奏，查新疆著名荒瘠，自經兵燹，凋敝尤甚，整頓撫綏，悉關緊要。而漢回雜處，語言文字隔閡不通，非習知其情，無從求治。故從前各項差委皆以隨營辦事人員擇能而任，現值設省之始，亦應酌立定章。

《德宗實録》卷二一九　丁酉，又諭：現在直東一帶水潦爲災，流民甚衆，彈壓巡防，正關緊要。著張曜督飭所部前往該兩省交界處所，擇要分紮，以資鎮撫。山東黄河連年漫決，積患尤深，疏導之策，堵禦之宜，歷經臣工條奏，迄無定論。並著該撫到東後親赴上下游周歷履勘，將黄河入海究由何道爲宜及應如何相機疏濬，變通盡利之處，妥籌辦法，即行奏聞。查河事畢，仍著馳赴煙臺，察看該處防務布置情形，是否合宜。

癸卯，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擬由奉天接展陸路電綫直達琿春以通文報而

重邊防，並請由滬關部庫撥借款項，用濟要需。允之。

甲辰，以教習譯書著有成效，賞同文館洋員總教習丁韙良三品銜，法文教習華必樂、化學教習畢利幹四品銜。

《德宗實録》卷二二〇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十六日三次電奏均悉。金玉均在倭播散訛言，句結亂黨，據袁世凱來電，又有倭人板垣退朝等同謀相約之信。若欲憑仗口舌，令倭拘禁金玉均，深恐徒有此説。李鴻章務將擬派前赴朝鮮之兵豫備齊全，如倭竟不執送金匪，或別有警信，即著迅速馳援，以赴戎機，毋稍遲誤。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癸丑，李鴻章等奏，内閣鈔出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將先儒黄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一摺。【略】本日據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具奏，請毋庸從祀；又據潘祖蔭等另奏請旨准行各一摺，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二二〇 乙卯，又諭：前據太常寺少卿徐致祥、翰林院侍講學士惲彦彬先後陳奏山東河務，均經諭令該部議奏。兹據工部、户部會議覆奏請派大臣周歷覆勘各摺片。【略】前經諭令張曜查勘山東河道，即著馳驛前往，應行隨帶人員詳慎遴選，准其一併馳驛。該撫務當親歷上下游逐加察看，究竟黄河入海之路，因勢利導，應由何道爲宜，其修築疏導各節，並著詳加籌畫，博採羣言，折衷一是。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據李鴻章電奏，朝鮮去冬倡亂之朴泳孝、徐載弼現至香港，請飭誘入華界拘拏送津等語，著張之洞密查妥辦。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調色楞額爲庫倫掌印辦事大臣，以文碩爲駐藏辦事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二〇 辛酉，懿旨，前於咸豐年間因辦理軍務需饟甚鉅，將王公官員暨兵丁等俸饟減成放給，撙節度支，以濟要需，原屬一時權宜之計。現在軍務敉平，朝廷體恤臣僕，廑念時殷，加恩著將王公及在京官員俸銀、京師旗緑各營兵丁饟銀並太監錢糧，自光緒十二年正月起一律仍照舊制，全數放給。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李鴻章信函並鈔録法人嘉爾蕪來信，其於英人有事緬甸，言之甚詳。【略】再本日曾紀澤電報，據稱已咨英責其未與華議，遽滅緬甸爲食言等語。英人若何答覆尚未可知。惟此次與緬搆釁，心實叵測。滇與緬鄰，將來邊防日形喫重，應如何密爲布置，固我疆圉，岑毓英、張凱嵩務當互相商榷，切實豫籌。

《光緒朝東華録》七三 諭軍機大臣等：英人現併緬甸，恐狡焉思啓之心，因此益甚。四川邊防著丁寶楨密籌熟計先事圖維，一切情形隨時探明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以恩承爲大學士，管理理藩院事務。閻敬銘爲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命福錕以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張之萬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崇綺爲吏部尚書，福錕爲户部尚書，以麟書爲工部尚書，調翁同龢爲户部尚書，以潘祖蔭爲工部尚書。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十二月乙丑朔，以許庚身署兵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二一 丙寅，又諭：前據李鴻章、希元奏，擬由奉天接展吉林陸路電綫直達琿春，當照所請辦理。兹據穆圖善奏，請飭北洋大臣派員馳往琿春、三姓、黑龍江三處，履勘程途，購備陸綫等語。東三省陸路電綫自應一律添設，以期便捷。吉林琿春業由李鴻章籌款勘辦，所有三姓、黑龍江應如何續設陸路電綫之處，即著李鴻章會商希元、文緒、禄彭妥籌辦理。

丁卯，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奉天與朝鮮原訂邊民交易章程内使臣等行李貨物一條，應酌量蠲徵，並請將商民紅蔴税項減爲值百抽十，以恤藩邦。允之。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周德潤等奏，辦理滇邊界務情形，鄧承修奏，行抵桂邊附陳關隘情形各一摺。【略】所有滇桂界務責成周德潤、鄧承修與該督撫等竭力圖維。新約第五款内所載中國邊界指定兩處，一在保勝以上，一在諒山以北，係指通商處所而言，又第三款内有或因北圻現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兩國公同有益等語。既云改正，則展寬甌脱一層，亦屬有詞可措，應如何相機辯難之處，周德潤、鄧承修等務當竭力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辛未，裴蔭森奏，福建船廠造成鏡清快船下水，懇請擇尤獎勵。得旨，此項輪船著俟試洋後，如果駕駛得力，毫無流弊，再將出力人員擇尤請獎。

丙子，諭：楊昌濬奏，添設臺北道不如添設藩司，係爲因地制宜起見，自可准行。臺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連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維。著詳細會商，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二二一 又奉懿旨，三海工程緊要，現在放款不敷，著粤海關監督設法籌款一百萬兩分批解交奉宸苑應用。自光緒十二年起，由該關監督按

年報效銀三萬兩，此項銀兩未到以前，所有工程放項著由神機營存款內酌量借支，俟粵海關款項解到即行歸還。又奉懿旨，著户部自光緒十二年起至二十一年止，於每年內務府經費銀六十萬兩內撥十萬兩歸工程處應用。又奉懿旨，內務府奏，年終發款不敷，請指款借撥一摺。著准由海軍衙門存款內借銀四十萬兩以資應用，分作五年歸還。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戊寅，以額勒和布爲武英殿大學士，恩承爲體仁閣大學士，閻敬銘爲東閣大學士。

《德宗實録》卷二一二　庚辰，直隸總督李鴻章又奏，出洋隨員候選道伍廷芳請留津差委。又奏，仿照西法創設武備學堂，請以革職湖北道員楊宗濂總理。均報聞。

以襄辦北洋務出力，賞候選道伍廷芳二品頂戴。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辛巳，欽奉懿旨，侍郎黄體芳奏，大臣會辦海軍恐多貽誤，請電諭使臣遄歸練師一摺。本年創立海軍，事關重大，特派醇親王總理一切事宜。李鴻章卓著戰功，閱歷已深，諭令會同辦理。原恐操練巡閱諸事，李鴻章一人未能兼顧，遴派曾紀澤幫辦。所有一切機宜均由海軍衙門奏聞請旨辦理，朝廷於此事審思熟慮，業經全局通籌，況黜陟之權操之自上，豈臣下所能意爲進退。海軍開辦伊始，該侍郎輒請開去李鴻章會辦差使，並諭飭曾紀澤遄歸練師，改絃更張，迹近亂政，黄體芳著交部議處。

《德宗實録》卷二一二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英緬兵争，現擬籌布邊防一摺。此次英緬搆兵，實由緬不量力，自取挫敗。惟究係中國朝貢之邦，未便置之不問，疊諭曾紀澤與英外部辦理。現據曾紀澤電信，有英允另立緬王，管教不管政，照舊進獻中國等語。是英雖逞志於緬，而於中華尚思修好，或可乘機利導，以弭兵端。惟滇境邊防不容稍懈，該督所擬撫諭野人，授以土都司、守備、千把總之職，果能部勒其衆，就我範圍，騰緬之閒又添一層門户，自係因地制宜之策。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辛卯，轉曾紀澤爲兵部左侍郎，以廖壽恒爲兵部右侍郎。

《德宗實録》卷二一二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色楞額、崇綱奏，廓爾喀貢使進京請飭沿途迎護一摺。廓爾喀應進八年分年班貢品，現據揀派噶箕頭目人等恭齎赴京呈進。該國遠道輸忱，深堪嘉尚，所有該貢使經過地方自應一體迎護，以示懷柔。即著李鴻章、丁寶楨、剛毅、鹿傳霖一俟該國貢使入境，即行派委妥員迎護前進，俾得早日到京，免致中途羈滯。

《光緒政要》卷一一　是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歷年創辦沿江沿海各省電報先後告竣事。

光緒一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丙申，又諭：電寄李鴻章，轉電鄧承修等電信暨張之洞電奏均悉。勘界總以按約爲主，鄧承修等所稱浦若照約艽尉、高平、保樂必劃歸於我等語，新約無此明文，是否別有確據？張之洞所稱保樂歸我，新安、海寧兩處語亦活動，驅驢之説，稍持可商等語，究竟現議若何，著鄧承修等切實電聞。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戊戌，諭：陳士杰奏，騷溝決口合龍日期一摺。上年山東河工趙莊、騷溝決口兩處，數月以來經陳士杰督率堵築，其趙莊決口已於十二月初八日合龍。兹復據奏，騷溝決口，經在工員弁衝寒蹈險，竭力搶堵，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合龍，二十七日將後倉一律堵築穩固。覽奏稍慰廑系。陳士杰著加恩開復降三級留任處分，著該撫將各工防堵事宜認真趕辦，務期悉臻妥洽，以衛民生。所有兩次出力各員，著准其併案擇尤保奬，毋許冒濫。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張凱嵩奏，英人詐取緬甸詳細情形一摺，並由軍機處將騰越文武官探報，呈覽均悉。【略】續據曾紀澤電信，有近商緬事頗順，英擇緬教王，候中朝俞允，並照前進獻潞江東地咸歸中國，均將定議。惟英政府因事告退，須俟新政府到任再商等語。是英於中華並無釁端，惟前議尚在未定，滇省邊防不容稍涉懈弛，著岑毓英、張凱嵩督飭丁槐等嚴密布置。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庚子，諭：惇親王年近六旬，一切行禮差使允宜特加體恤。嗣後致祭壇廟暨壽皇殿、元旦大祭應派恭代，均著毋庸開列。奉先殿大祭並著毋庸輪班行禮，其各處陪祀差使一併加恩免其到班，以示優禮懿親至意。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周德潤等奏，履勘雲南邊界，陳明各路險夷形勢一摺。【略】現據奏稱，已將滇越界址豫爲履勘，著俟法使到

時，懷遵初四日諭旨先勘原界以後，酌度情形，再議改正。總勿豫存成見，致令該使以違約藉口，別生枝節，是爲至要。另片奏，請飭嚴拒法使由內地出關等語。浦理變前赴廣西，欲由內地行走，當經諭令李鴻章轉電阻止。此後該使如欲由內地赴滇，亦可仿照辦理。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員前往香港與英國商訂洋藥新章。得旨，著派邵友濂前往香港會商開辦。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親王銜惠郡王奕詳卒，命貝勒載瀅前往奠醊，照郡王例賜卹。子載潤承襲貝勒，載濟封三等鎮國將軍。

乙巳，諭：兵部奏，請飭催積欠租銀一摺。直隸各州縣應解兵部馬館地租生息銀兩，積欠甚多。本年二月朕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祇謁東陵，該部恭備要差，應付車馬繁多，需款孔亟。著直隸總督飭令藩司，無論何款即行設法於歷年欠銀六萬餘兩內先撥銀三萬兩，限於正月內撥解到部，毋得遲延。嗣後務須年清年款，不得再有拖欠。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鴻章電稱，法使接越電，北圻先安州九頭山有廣東兵輪四、帆船六并兵登岸，似將占踞，法擬調兵船往詰等語。覽奏不勝詫異。此事既無諭旨，該省又未奏報，何得遽爾派船前往，恐係謠傳不確，現當分界未定，豈可自生枝節，貽人口實。著張之洞迅即查明電覆。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丙辰，會辦東三省練兵事宜福州將軍穆圖善奏，覆陳東三省練兵應行舉辦事宜，請派員總統練兵。得旨，著派特爾慶河、豐陞阿、倭恒額、鈕楞額、富林布前往東三省隨同穆圖善辦理練兵事宜。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戊午，李鴻章奏，輪船招商局之設，原因各口通商以來，中國沿江沿海之利盡爲外國商船侵佔，故設法招集華股，特創此局，以與洋商爭衡，庶逐漸收回權利。關於國家體制，華民生計極巨，亦實爲中外交涉之大端。惟船棧碼頭各項成本甚重，與洋商分攬客貨，常年所得水腳無多，且洋商心懷嫉忌，屢次跌價傾擠。上年又遭法兵之擾，海舶難行，遂致局本層遞虧折，該員等無法支持，不得不暫借洋債以濟急需。當此局勢岌岌之際，必須官爲維持，乃可日就起色【略】事關中國商務要端，非此斷不足以敵洋商而保我權利。相應仰懇特恩俯准照辦，以作商民之氣，大局幸甚。至該局自去秋向旗昌收回後，已遴派道員盛宣懷認真整頓經理，嚴定章程，力除弊竇，務使商民信從，可資經久。江海、津海關道本飭隨時會籌局務，應併令江蘇糧道與江海關道，遇有要件隨時會同局員籌商協助，俾資利便。下户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一三　庚申，著鄧承修等即行知照浦使狄所允商，伊既翻悔不認，則遵旨先勘原界之議更不可緩，即約彼迅速會司履勘。所爭新界暫置不論，如彼因瘴生求去，則我仍是照約結束，彼更何詞可藉。該大臣等辦理此事，務存遠大之識，切勿見小拘執，致誤大局，慎之。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甲子，諭：朕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祇謁東陵，業經降旨於三月初七日還宮，所有本年會試應行聽宣之考官等，著改於三月初八日聽宣入闈，應試士子定於初十日點名入場，其餘一切事宜仍著該部查照定例辦理。

《德宗實録》卷二一四　二月丙寅，又諭：電寄曾紀澤，緬事近議若何，印督有無異説，曾紀澤著俟此事議定再行起程回華。洋藥事赫德所擬緊要條款，已與英外部商妥否，均即日電復。

又諭：電寄鄧承修等，本日鄧承修自南關電奏各節，不勝詫異。疊次電諭該大臣等先勘原界，並不遵旨速辦。輒思託病回龍，又不請旨遵行，遽與照會緩至秋末再辦。【略】仍著懷遵前旨，即行知照浦使先勘原界，儻瘴發趕辦不及，亦必勘辦一二段，先立文據，餘俟秋後再勘，若再託故遲延，始終違誤，必當從重治罪，懷之慎之。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曾紀澤，倫敦電報華民在美被害，中國索賠，總統卻之，粵督電致駐美大臣謂將報復等語。美使田貝歷次照會，均允拏人究辦，現亦以前信來問。閩粵華民在美甚衆，若該督果有報復之説，恐粵省人民藉端滋事，或波及別國洋房，必至枝節橫生，難於收拾。儻係好事之人播散謠言，該督必應實力查禁。美國向係真心和好，此次照會詞亦恭順，切不可因此開釁，究竟該督有無此説，並著先行電聞。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鄧承修等，疊次電諭鄧承修、李秉衡會商法使，先勘原界，機宜所繫，前諭已詳。乃該大臣等並不遵旨辦理，固執己見，託病遷延。昨鄧承修電稱即重罪亦復何辭，併少垂明察等語，已屬負氣。【略】飾詞規避，始終執拗，殊屬大負委任，鄧承修、李秉衡著交部嚴加議處，仍遵前旨迅即履勘。儻再玩延，致誤大局，耆英治罪成案具在，試問該大臣等能當此重咎乎？尋吏部議上，得旨，現在勘界事竣，所有吏部前議鄧承修、李秉衡革職處分，均著加恩寬免。

癸酉，署貴州巡撫潘霨奏，遵籌採礦章程：一規復鏹鉛，一擴充煤鐵，一弛禁硝磺，一厚集股分，一豫籌銷路，一明定課票。如所請行。

甲戌，又諭：電寄曾紀澤，庚電已悉，先論界務商務，既爲認英滅緬，即辦到遣使呈儀，何獨不然，況與緬督往來尤失國體，斷不可行。前諭本以存緬爲正辦，而以該大臣八募通商原議爲第二步，此時仍宜堅守存祀前說，與之終始力爭，縱爭之不得，尚可留待異日也。續議如何，隨時電聞。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甲戌，吏部尚書崇綺復因病乞休，允之。調錫珍爲吏部尚書，麟書爲刑部尚書，崑岡爲工部尚書，以紹祺爲理藩院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一四　丙子，出使法德義和比奧國大臣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前赴比利時暨和蘭呈遞國書日期。報聞。

丁丑，又諭：電寄曾紀澤，隊電已悉。英緬搆釁，始則緬自取怨，英頗有理，英外部前與曾紀澤所議存緬立王各節，不特與中華字小之義脗合，即環海各國亦無訾議。現因外部換人，忽然翻覆，殊出意外。中華所重，在乎不滅人國，貢與不貢無足重輕。著曾紀澤再爲辯論，詳述恃德恃力之道，並責義始利終之非，看其如何作答，即行電聞。

又諭：電寄曾國荃，前派邵友濂前往香港商辦洋藥稅釐，著曾國荃飭令即日由海道來京，赴總理衙門商議一切。

壬午，命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前赴臺灣，幫辦臺北開墾撫番事務。

甲申，雲南巡撫張凱嵩奏，英緬相持，請飭勘明潞江地址。得旨，潞江以西，滇境甚多，已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考輿圖，與曾紀澤分晰辯論矣。

戊子，雲貴總督岑毓英奏，緬甸土司因緬王被虜，不忍坐視，已聚兵二萬與英人決戰。惟恐力不能支，敬備貢物，求發兵救援，並派員往撫野夷情形。得旨，緬事經曾紀澤與英外部辯論，尚未定議。修貢一節，著俟定議後聽候諭旨。

《光緒朝東華録》七四　張之洞等奏，籌議外洋各埠捐船護商情形，已奏派總兵王榮和、知府余瓚先赴南洋有名諸島詳慎周歷，飭將設官、造船兩事一併密加商度，以憑籌定切實辦法。下所司知之。

是月，俄羅斯國使臣博白傅回國，參贊拉德仁署理。義大利國使臣盧嘉德因病回國，蘭家驪署理。

《光緒朝東華録》七五　三月乙未，諭：額勒和布、闊敬銘、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均著賞穿黃馬褂。

《德宗實録》卷二一五　壬寅，諭內閣：山東黃河頻年爲患，小民顛沛流離，迄未復業。上年何王莊決口，被水村莊。【略】著加恩截留山東本年新漕粟米六萬石並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俾作賑需，陳士杰務當督飭各該地方官及委員等覈實散放，毋任吏胥稍有侵蝕。

甲辰，浙江巡撫劉秉璋奏，旗兵加餉，請從緩議。得旨，創立海軍自係當務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資操練而固根本。至欲另籌安插疏通，輕議更張，尤屬非是，原摺著即擲還。

《光緒朝東華録》七五　癸丑，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醇親王福晉均著賞坐杏黃轎。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劉瑞芬已到馬賽，著先赴英接任。曾紀澤將經手事宜詳晰告知，即行回華。存緬英既未允，所商分界各節，關係綦重，俟曾紀澤到京後面加垂詢，再行定議。

乙卯，大學士、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法國來使戈可當等在天津會議越南邊界通商章程十九款成。

以劉永福爲廣東南澳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二一五　丁巳，又諭：前因三海工程緊要，欽奉懿旨，諭飭粵海關監督籌銀壹百萬兩解交應用，係令該監督設法籌解，本與正款無涉，解清後自光緒十二年起，由該關監督按年各報效銀三萬兩，係指明此項銀兩。【略】著海緒迅速如數籌備，分批解交奉宸苑以應咨需，並將酌定起解日期。

辛酉，諭內閣：陳士杰奏，桃汛盛漲，民埝大隄漫決，分別籌辦情形一摺。【略】前曾特降諭旨，截留山東新漕粟米六萬石，此時恐又不敷散放。著加恩截留新漕四萬石並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一並散放，以資賑濟。【略】陳士杰疏於防範，咎無可辭，著革職留任，署惠民縣知縣沈士銓著摘去頂戴仍留署任，候補副將陳長發著革職留工，以示懲儆。

《光緒朝東華録》七五　是月，日斯巴尼亞國使臣薩時鐸回國，參贊鄂尼思署理。日本國新簡駐華使臣鹽田三郎抵任。

《德宗實録》卷二一六　四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北堂移讓，彼既允不建樓，必須切實説定，索一確據，方准其在西什庫地方建立教堂。惟洋房與內地房屋迥不相同，官爲修理，有無窒礙，務當再行詳度。至西什庫在皇城西北，本年方向不利，即使説定移建，今年不能動工，亦應豫爲説明。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朔電已悉，勘界從保勝上游辦起，未嘗不可，惟應行改正處所仍當照桂邊辦法會立標識。周德潤、岑毓英係特派大員，若法國不專派欽差，僅令營員等會勘，即與體制不合，不能與之商辦，此節當豫告該使爲要。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潘霨奏，試辦礦務一摺。據稱黔省各礦煤鐵處處皆有，硝磺兩項尤價賤質良，所有礦産半在萬山之中。現查看直達江口之路，設局分運，搭附商輪由漢口至上海，以便輓運。其價值各處不同，擬比較向時所採買者，酌減定價，以期暢銷。惟須各省每歲酌量能銷若干斤數，彙總計算，分儲備用，其餘仍聽各商領照運銷等語。煤鐵硝磺等項均爲防務所必需，果能設法暢銷，不獨黔省之利。惟各省採辦道路遠近不同，運腳多寡不一，必須各將價值詳加覈算，方能定購。著李鴻章、曾國荃、裕禄、張之洞、丁寶楨、岑毓英、譚鈞培、卞寶第、倪文蔚、張凱嵩、李秉衡各就該省情形，與潘霨詳細會商。

乙亥，兩江總督曾國荃等奏，江蘇試行河運漕糧在寶應水次開行，隨同江北漕船前進。下部知之。

丙子，江西巡撫德馨奏，江西加徵洋藥稅釐擬援照鄂省章程，歸商承包，按新關進口洋藥箱數爲準，以六成八釐歸公，三成二釐爲承辦各項費用，每箱仍著繳稅釐銀八十六兩，以符部章。

《德宗實録》卷二二七　己卯，欽奉懿旨，電寄醇親王，覽奏欣慰。應獎三艦洋人，著俟操畢，分別等次，傳旨給予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江西南昌縣知縣汪以誠甘酒嗜音，向來不理公事，因巡撫德馨性愛聽戲，遂極力逢迎，由上海招一戲班來江，請飭查辦等語。所奏是否屬實，著曾國荃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

《德宗實録》卷二二七　庚辰，懿旨，電寄李鴻章，此次醇親王閱看旅順、煙臺、天津水陸各操陣勢及三處地形礮臺船隻式樣，均用洋法照圖呈進。

癸未，出使法德義荷比奧國大臣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條陳海軍應辦事宜六條：一大沽海口宜設鐵甲礮船以固内防，一鐵甲船快船哨水尺寸不宜太淺，一鐵甲船式宜仿外洋近來行用各式製造，一海軍礮位宜用一律，一船廠機器局製造宜由漸擴充，一山東之膠州灣宜及時相度爲海軍屯埠。

甲申，山西巡撫剛毅奏，請重稅罌粟以除痼習。擬於栽種州縣，於揚花時查明所種地畝，成熟百斤者抽稅銀二十二兩，仍於落地行銷處所照外來土藥章程再抽釐銀二十二兩，試辦一年，酌量遞加。

乙酉，以力戰攻克越南各要地，賞四川川北鎮總兵覃修綱、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道員岑毓寶、湯聘珍黄馬褂，雲南臨沅鎮總兵何秀林頭品頂戴。以督運越南官軍饟械有功，予雲南巡撫張凱嵩等優敘。

戊子，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趙以炯爲修撰，鄒福保、馮煦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彭述等一百三十人賜進士出身；三甲王文毓等一百八十六人賜同進士出身。

己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國王改派樸齊純駐津督理通商事務。報聞。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北洋閩廠第三届出洋學習製造學生展限六年期滿，請三年先予擇尤請獎一次，俟六年期滿再予一律請獎。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己丑，召倪文蔚入覲，以張之洞兼署廣東巡撫。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色楞額等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稱，英人欲由印度入藏，再三開導，藏中番衆執意力阻等情，當經該衙門照會英使矣。本日據李鴻章電奏，英領事言馬高嗣不日由印度入藏游歷，路多山僻無人，須帶帳房行李，以備沿途食宿，擬分起行走，押送帳房食物夫役五十八人，護送英弁兵十六名，事非得已，毫無他意，請豫爲知照川藏等語。【略】諭以英人此來係爲游歷起見，並無他意，該處兵民毋得攔阻，一面派員於印藏交界處所察看情形。設其時藏番堅執如故，務當勸止英人暫緩前進，免致倉猝生變，是爲至要。

《德宗實録》卷二二八　五月癸巳，懿旨：醇親王奕譞奏，巡閱北洋覆陳水陸操演情形，暨請獎敘將領員弁，及分給寶星各摺片。精練水師前經諭令先從北洋開辦，此次醇親王奕譞親赴天津，會同李鴻章、善慶周歷旅順等處，將南北洋輪船調集合操，並將水陸各營一律校閱，技藝均尚純熟，陣法亦極整齊。【略】海防關繫緊要，必須逐漸擴充，歷久不懈。據奏練兵先須選將，陸軍人才以武備學堂爲根本，水師人才以駕駛管輪學堂爲根本，洵屬扼要之論。並據王面奏，各學堂肄業於講求戰備外，兼習經史，尤屬合宜。又據奏，已革道員楊宗濂前辦天津武備學堂，規制頗能整肅，可否棄瑕録用等語。楊宗濂著准其留於直隸，交李鴻章差遣委用。經此次巡閱之後，醇親王奕譞務當會同李鴻章等物色將才，實力整頓，並督飭現在管帶各員，認真練習，力求精進。應如何籌集巨款，續添船

礙之處，並著隨時會商，奏明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廣東巡撫倪文蔚因病乞休，允之。調譚鈞培爲廣東巡撫。召陳士杰來京，以張曜爲山東巡撫。命李秉衡仍護理廣西巡撫。

甲午，以奎斌爲湖北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二八 乙未，諭内閣：御史文海奏，請嚴禁士子吸食鴉片一摺。士爲四民之首，宜如何束身自愛，若如所奏，本年會試士子竟有手提鴉片煙燈出闈情事，實屬不成事體。該御史當時既經目覩，何得因人數衆多，不即扣留懲辦。嗣後鄉會各場所有派出王大臣等，務當實力稽查，如有前項弊端，即行送交刑部，照例辦理。並著各省督撫於鄉試時一體認真查辦，以端士習而挽頹風。

丁酉，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與駐京教士商移北堂教堂於西什庫地。得旨，現議辦法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請。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丁酉，李鴻章電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吴欽差初三來電：二十六議定土字界牌，照舊圖挪前十八里，離海口二十二里，再前則沙土浮鬆，不能立牌。現與巴使定期歸還黑頂子，補寫記文，將圖們江一段重繪切圖，畫定紅線，俟奉電旨即與巴使畫押蓋印，乞轉電總署代奏。回電由佘道速遞。澈。云云。請轉奏。上諭國機大臣等：李鴻章轉電吴大澈所議展界豎牌補記繪圖各節，均尚妥協，即著照議畫押。

己亥，四川總督丁寶楨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銜，入祀賢良祠，予謚文誠，賞其子體晉郎中。

以劉秉璋爲四川總督。

駐藏幫辦大臣崇綱因病乞休，允之。

庚子，調衛榮光爲浙江巡撫，以崧駿爲江蘇巡撫，盧士杰爲漕運總督，李嘉樂爲江西布政使。以尚賢爲駐藏幫辦大臣。

辛丑，諭：兵部奏，遵議廣東裁併改撥總兵各缺一摺。廣東陽江鎮水師總兵著即裁撤，改設北海鎮水陸總兵，以資控制。其高州鎮總兵並著改爲水陸總兵。餘依議。該部知道。

《德宗實録》卷二二八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轉據袁世凱電稱，韓欲去金允植而斥華自主之議決，如此謬妄，恐將難制等語。【略】著李鴻章豫籌熟計，或遴派精細之員，以他事爲名前往該國詳晰探訪，與袁世凱所報，參觀互證，有無悖謬實據，抑或另有別情，密速電聞。前曾經明諭該國王去讒遠佞，親仁善鄰，李鴻章亦曾致函該國王勸其親近正人，此次應否再由該督作函詳加開導，破其成謀，潛消萌孽，並著李鴻章酌度辦理。

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華民在美被害，請飭催該國從速嚴辦。下所司知之。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彙覈出使經費一摺。據稱江海關道册報出使經費，自九十七結至一百結，南北洋共先後借撥銀三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兩零，又自九十三結至九十六結，南洋共先後借撥銀一百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一兩零，請飭迅籌歸款等語。此項出使經費本係專款存儲，疊經南北洋挪借動用，爲數甚鉅，現在存款無多，不敷分撥。著李鴻章、曾國荃即將前後借撥銀兩，分別迅速籌解歸款，以資應用，毋稍遲延。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甲寅，安徽巡撫吴元炳卒，予祭葬。以陳彝爲安徽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二八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劉銘傳奏，臺灣經費現與督臣議由福建釐金項下每年協濟銀二十四萬兩，由閩海關照舊協銀二十萬兩，請飭先期撥給等語。臺灣需饟孔急，自應豫爲籌撥。著古尼音布、楊昌濬自本年起，將議定每年協濟臺灣饟銀四十四萬兩，按季先期撥給，以應要需，餘俟楊昌濬會奏到時，再降諭旨。

《光緒朝東華録》七六 辛酉，以綿宜爲内閣學士。予故四川總督丁寶楨於山東建祠。

是月，法蘭西國使臣戈可當回國，上海總領事愷自邇署理。英吉利國新簡駐華使臣華爾身抵任。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六月乙丑，劉錦棠奏，新疆南路建置已定，請飭提督迅即移防，以資整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二二九 壬申，懿旨：前因皇帝冲齡踐作，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允准廷臣之請，垂簾聽政，並諭俟皇帝典學有成，即行親政。十餘年來，皇帝孜孜念典，德業日新，近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本日召見醇親王奕譞暨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爲始，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

乙亥，諭内閣：户部奏，遵議譚鍾麟奏，請將解足甘肅新饟各員分別獎敘，開單呈覽一摺。

丙子，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奏籲請體念時艱，俯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合詞籲懇訓政數年，伯彦訥謨祜等奏籲請從緩歸政以懋聖學各一摺。垂簾之舉出於萬不得已，十餘年來深宮訓導，欣見皇帝典學有成，特命於明年正月內舉行親政典禮，審慎宣綸，權衡至當，不容再有游移，【略】該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懿旨，皇帝親政吉期本日已降旨定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著照欽天監所擬即於是日卯時舉行。

雲貴總督岑毓英等奏，滇省銅礦辦理艱難，運京不易，請變通商銅成數，如辦銅一百萬斤，准以一成通商，以上遞加，並照漕運章程給獎。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李鴻章電，重慶教堂與民口角，槍傷考生，遂致聚衆毀堂，洋房無一存者，並傷多人，罷考罷市等語。四川民情浮動，最易滋事。重慶民教仇怨本深，此次究竟因何起釁，著游智開迅即遴派幹員，前往彈壓，持平辦理，並查明搆釁緣由。民教被傷人數及現辦情形，先行據實馳奏。前有旨令劉秉璋速赴新任，此時計早交卸，該督接奉此旨，著即兼程赴川督飭妥辦。此事關繫緊要，該督等務當確切查明，迅速了結，不得稍涉偏袒，致生枝節。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英國商訂條約五條：一、因緬甸每屆十年有派員呈進方物成例，英國允由駐緬大臣循例舉行。一、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政權，均聽其便。一、勘定中緬邊界，彼此保護通商。一、煙臺條約另議專條，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情形窒礙，英國允即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如果可行，再行妥議。章程儻多窒礙，英國亦不催問。一、本約立定，彼此畫押用印，速行互換。允之。

命慶郡王奕劻、工部左侍郎孫毓汶與英國使臣互換條約。

庚辰，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奏，重申愚悃籲請勉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再行瀝誠籲懇訓政數年，錫珍等奏揆時度勢親政尚宜稍緩，貴賢奏舉行親政關繫綦重各一摺。【略】勉允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港議既未甚定，各口著暫緩開辦，並電知邵友濂先行回任。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壬午，予故兩廣總督張樹聲於安徽本籍建祠。

乙酉，慶親王奕劻、工部左侍郎孫毓汶會同前署駐華英使歐格納會議緬甸條約五款成。

《德宗實録》卷二二九　乙酉，吉林勘界大臣吴大澂、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奏，與俄國會勘琿春邊界，補立沙草峯南越嶺下至平岡盡處王字界牌，距圖們江口當中里三十里，又收回黑頂子要地，並補記繪圖簽押等事。下所司知之。

又奏，圖們江海口中國船隻出入，即當與俄使商辦，並商勘寧古塔境內倭字、那字二界牌。報聞。

戊子，護理四川總督游智開奏，英人入藏游歷，委員入藏開導被阻情形。得旨，現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使議定，已允停止入藏，仍須商辦印藏通商事宜。著游智開仍遵前旨，會同駐藏大臣，將藏番與印度人有無在邊界私相貿易情事，密查據實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是月，日斯巴尼亞國新簡駐華使臣羅德理抵任。

《德宗實録》卷二三〇　七月癸巳，雲貴總督岑毓英奏，法使到境，擬即興疾勘界。報聞。

乙未，禮部奏，朝鮮與法國通商，議定條約並章程稅則，據咨轉奏。下所司知之。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張曜等奏，山東黄河伏汛漫口。並陳明民埝此堵彼開情形各摺片。本年六月間伏汛盛漲，趙莊、河套圈兩處隄埝同時漫決，衝刷口門甚寬。該省黄河頻年漫溢，此次復被水災，各村莊困苦情形，殊深軫系。著張曜迅飭印委各員，查放急賑，妥籌拯濟。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戊戌，伊犁將軍金順卒，予祭葬，贈太子太保銜，賜卹如例。

允穆圖善奏，請於上海設鎗械軍火採運局。

《德宗實録》卷二三〇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蔭桓、張之洞，電奏已悉。王榮和等既不能與洋官交涉議事，徒以官輪壯觀，無濟於事，轉令該埠滋疑，殊屬無謂。著仍附商輪前往，日國並無駐京公使，總署無從與商，所有議設領事保護華商事宜，著張蔭桓與日廷妥爲商辦。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癸卯，裴蔭森奏，鏡清快船試洋赴寧，請照前奏擇尤獎勵。允之。

甲辰，楊昌濬等奏，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内奏稱臺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略】現在整頓海防，百廢待舉，加以改設行省，經費浩繁，如澎湖一島辦防需銀八十萬兩，業經臣等先後奏請勅部指撥。此外辦防製械設電，添官分治，招墾撫番，在在均關緊要。至建

立省城衙署壇廟各項工程，雖不妨稍緩，惟既經分省，亦不能不次第舉辦。臺地防營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營，分防沿海二千餘里，勢難再減。臣等悉心籌畫，擬由閩海關本年照舊協銀二十萬兩，經臣銘傳咨請福州將軍古尼音布，嗣後由厦關徑撥解臺。其閩省各庫局無論如何爲難，每年按限協銀二十四萬兩陸續籌解，並請旨飭下粵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漢五關，每年協銀三十六萬兩，共成八十萬兩，以五年爲度，統計閩省及閩海關所協四十四萬，合之臺內歲入百萬兩，專爲防軍月餉之需。

《德宗實録》卷二三〇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訂換日本條約請照成案，由本署與該使詳議。從之。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進呈李鴻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時情事未定，先以整軍嚴備爲主。李鴻章務將調兵事宜趕緊豫籌，爲朝發夕至之計。先事宜審慎，不可大意；臨事宜決斷，不可游移。一面酌調兵輪赴朝鮮海面不時操巡，以聯聲勢，並電催陳允頤詢問之事，有無把握，劉瑞芬詰問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確覆，即電聞請旨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七七 癸丑，王先謙奏：集貲刊刻《續皇清經解》一書。報聞。

《德宗實録》卷二三〇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進呈李鴻章信函等件均悉。俄外部既稱實無此事，韓廷已拏匪治罪，且允備文申敘，非國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廢紙等語。有此兩節，此事即可不再窮究。惟朝鮮所備之文，必須明晰聲敘，蓋用國寶，方爲確據。著李鴻章督飭妥辦。至原文索還與否可以置之不問，一面催詢陳允頤到後若何情形，即電聞請旨。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催解東北邊防經費一摺。據稱各省關本年應解東北邊防經費，截至七月十五日止，除解到及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一百二十五萬兩，請飭迅解，並補解歷年積欠銀兩等語。此項經費關繫緊要，自應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該將軍督撫監督將欠解銀兩趕緊籌解，儻再遲延，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

庚申，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覈議游智開所奏渝城打毀教堂各節暨羅縉紳稟報滋事情形，請飭查覆各摺片。此案應試武童不遵地方官約束，恃衆滋事，輒因美國在鵝項頸等處買地設堂，不協衆心，逞强拆毀，兼及各國教堂，實屬肆意妄爲，此風斷不可長。前經諭令劉秉璋確切查明，迅速了結。現在該督計已到任，即著詳查覈辦，持平斷結，不得稍涉偏袒，並將爲首滋事之人嚴拏懲辦，以儆將來。至宜昌鎮總兵羅縉紳探報各情與游智開前奏輕重懸殊，所稱南川綦江團勇開仗傷人，江北廳地方被教民燒燬鋪屋四百餘家，究竟有無其事，並著劉秉璋確查覆奏。

《德宗實録》卷二三一 八月壬戌，以庫倫辦事大臣色楞額爲伊犁將軍。

《光緒朝東華録》七八 甲子，命安德爲庫倫堂印辦事大臣。

丙寅，諭：《大清會典》一書自嘉慶二十三年修纂成書後，迄未續修。前於同治十二年奉旨准如内閣等衙門所議，先令各該衙門彙查案件，分限編次，嗣因編纂未就，復於光緒九年諭令各該堂官督飭司員悉心編輯，今又逾數載，計應一律告竣，正宜開館彙編，俾臻完備。著將嘉慶十八年以後增定一切典禮及修改各衙門則例編輯成書，頒行中外，所有開館事宜，著大學士、九卿酌定章程，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二三一 丁卯，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請飭催各省協饟。得旨，滇省需饟孔亟，著户部咨催各省關新舊協饟，迅速撥解，毋稍延緩。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等，近聞香港新聞紙内有中國兵勇於老街相近之地攻打法國勘界官員，親兵武官二人、兵十人被殺等語。此信雖未辨虚實，然關繫甚重，如有其事，應迅速妥辦，以弭釁端。著岑毓英、周德潤確切查明，先行電覆。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電稱滇省沿邊防務每月需饟七萬兩以外，各省新舊各饟僅解到十五萬兩，現在需饟甚急，無從挪墊，請飭催各省迅速接濟等語。著户部查明欠解滇饟省分，催令迅速撥解，以濟要需，毋再遲延干咎。

丙子，兵部奏，會議兩廣總督等奏廣西邊陲分營扼紮，請撥的饟，酌移提督駐所，另設柳州總兵官並擬添邊關道員。允之。

丁丑，海軍衙門奏，請規復水師舊制，參用西法，以期實濟。欽奉懿旨，允之。

刑部奏，已革臺灣道劉璈完繳各款，請減等治罪。得旨，劉璈著減一等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

己卯，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越南匪黨殺斃法國兵官，燒毀船隻。報聞。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二十、二十一日連接周德潤冬東二電

奏，法使因者蘭被劫，界務亟求脱卸，周德潤等與之擬訂六條，暫爲結束。又請展限數年，俟越界肅清，再由法照會續勘。其六條所訂毋庸改正之舊界，擬立節略繪圖，應行改正，而意見不同處所記明，俟後補勘。就此暫結本無不可，但讓地數十里設埠通商之説，彼始終不露一字，此次第六條但云改正處所商酌，並未言明何時，亦屬含混之詞。此節必須及時豫籌，況桂界續勘辦理亦須一律，著李鴻章統合全局，詳細酌度，應否照議暫緩抑或另議辦法，飭令趁此併議之處。

《光緒朝東華録》七八　乙酉，欽奉懿旨，前於四月間派醇親王奕譞巡閱北洋海口，因該親王遠涉風濤，實深眷念，皇帝亦時切廑系，故於召見時諭知欲派宫監帶領御醫全順隨往，以時調護。當據該親王面稱，總管太監李連英人極謹飭，請派隨往。迨回京時召見該親王，諭以李連英有無招摇情事。據稱，該總管太監沿途小心伺應，實與府中隨往太監無異，絶無絲毫干預外事。兹據御史朱一新奏遇災修省預防宦寺流弊一摺，忽以李連英隨該親王前往，恐蹈唐代監軍覆轍，危詞聳聽，已屬擬不於倫。又請近來各省水災，朝廷不無過舉，未能感召天和，一若因菑一事竟爲咎徵，尤屬附會不經。我朝廷優禮近支親藩，宫廷太監賜予往來係屬常有之事，此次該親王巡閱洋面，迥非尋常差使可比，特派太監帶同御醫隨行，以示深宫眷注體恤之意，於公事毫無干涉。該御史既未悉内廷規制，又復砌詞牽引，語多支離，姑置勿論。惟所稱李連英隨至天津，道路譁傳，士庶駭愕，與該親王面奏各語大相逕庭，是否確有實據。又稱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語意尤不可解。以上兩節著朱一新明白回奏，不得稍涉含混。

戊子，欽奉懿旨，御史朱一新明白回奏一摺。據稱前奏不得已之苦衷一語，即係仰測深宫體恤醇親王，因令太監隨行之意。至李連英隨往天津，道路譁然，士民駭愕一節，風聞醇親王不受北洋所派座船，該太監遂乘之，沿途辦差者誤爲王船，駭人觀聽，該太監一不詳慎，流弊遂已至斯等語。因召見醇親王面詢，據稱由通至津李鴻章派來座船一隻，該親王乘坐。又備船一隻，係護衛等乘坐。李連英與隨行府中太監等所乘係常船數隻，其火食船隻係李鴻章出資預備，派令隨行，並無沿途辦差之人，亦無誤認之事，是該御史風聞不實，確無疑義。【略】朱一新著以主事降補，其從前所陳奏留中兩次摺件均皆擲還。嗣後近支親藩遇有外差，内廷派令御前總管太監等隨行，絶不干預公事，内外臣工不必妄生疑義。

是月，法蘭西國新簡駐華使臣恭思當抵任。荷蘭國使臣費果蓀病痊回任。

《光緒政要》卷一二　是月，禮親王世鐸等恭請加上聖母徽號，以光鉅典。

《德宗實録》卷二三二　九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熙遣官齎咨赴部懇請代奏，鈔咨呈覽一摺。察覈咨内所稱去月忽有奸細捏造文憑一事，此必樂禍之徒爲搆閒之計，應永遠作爲廢紙。現已飭令外署，將此意照會各國公使。【略】今既據查明實係小人捏造，一聞此事舉朝惶悚，具見真心服事之忱，深堪嘉許。惟自來立國之道全在君臣同德，内政肅清，雖有小人，無從造言作僞。我朝優待屬藩，視同一體，朝鮮密邇畿輔，尤與内地行省無異。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一一難逃洞鑒，而整軍經武，剔盡除奸，尤屬休戚相關，不容膜視。嗣後，該國王務當屏斥邪佞，親近賢臣，矢恪恭翼戴之實心，爲長治久安之至計。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英議將巨文作爲通商碼頭，本以防俄占踞藉口，今俄既允立約，不取韓地，則英更無他慮，正可藉此轉圜，應勸令速還朝鮮，以全睦誼，其通商碼頭一説，可作罷論。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據總理衙門奏請飭粤督照章接見法領事一摺，前經諭令張之洞與法領事相見，何以該督膠執己見，並不遵辦。疆吏接見領事，本係載在條約，如有非理要求，正可當面駁辯。儻堅拒不見，致該使曉瀆有辭，非特有傷國體，必致别生枝節，著張之洞懍遵諭旨，即行接見。

《光緒朝東華録》七八　命浙江按察使陳寶箴、已革兩淮鹽運使洪汝奎、分省補用知府桑彬、廣西候補知府石承霖、試用知縣陸維祺前赴廣東，交張之洞差遣委用。

曾國荃奏，金陵洋火藥局添購碾盤機器並增建廠屋需用經費銀數。

《德宗實録》卷二三二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籌撥甘肅新饟一摺。【略】著該督撫等嚴飭各該司道按照部撥數目，於年内十二月底止趕解三成，至來年四月底止再解三成，其餘四成統限九月底歸數解清。各該省如能依限完解，即由陝甘總督照案奏請優獎，儻仍前延欠，即著户部照例奏參。

《光緒朝東華録》七八　庚子，前湖南提督鮑超卒，予祭葬，卹銀，建祠，贈太子少保銜，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並予謚武襄，命其子祖齡承襲子爵。

壬寅，諭：載遷等奏，工程緊要，永濟庫款項支絀，請籌撥銀兩一摺。據稱，各項工程萬難停緩，擇要興修，需款甚亟，著李鴻章飭令藩司無論何款迅即籌撥銀二萬兩，由載遷等派員支領，以應急需。

癸卯，命刑部郎中余顯邦馳赴臺灣，交劉銘傳差遣委用。

《德宗實録》卷二三二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酉電並由總理衙門進呈該督信函鈔册均悉。俄使擬改照會，有兩國政府約明不改變朝鮮現在情形之語，仍是隱寓保護之意，於將來措置屬國事宜，恐多牽掣，必須删去此語方妥。所有擬改照會字句，著李鴻章詳細斟酌，勿令一字含混，仍録稿請旨，再與定議。

丁未，欽奉懿旨，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進醇親王信函，内稱中俄因韓立約原恐俄懷他意，若因此被俄牽制，轉不如不約爲愈。蓋俄不侵韓乃其本分應爾，安能與我爲上國者相提並論，牽就立約，無論郡縣監國，本不欲辦，亦辦不到。【略】若俄約則無中生有，自我發端，而乃墮其術中，自貽伊戚，豈不貽後人之訾乎？無已或酌添數語，大致謂韓爲華屬，保全周至，苟非干名犯義，斷不别有措置，俄與韓修睦通商，亦斷無侵攫之心云云，似名分疆界，尚覺清楚等語。所論切中窾要，著李鴻章詳審酌度，照此定議，免貽後患。

壬子，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奏，請將回部義塾學童酌獎備取佾生，以資觀感。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七八　壬子，劉銘傳奏，臺灣産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争滋事。經内閣學士臣林維源、道員林朝棟等籌商，收歸官辦，以助撫番經費。臣查硫磺一項歷由已革浙江候補知府通商委員李彤恩兼辦，飭令該委員會同候補知府丁達意，將樟腦、硫磺籌議辦理章程，以收自然之利。

《德宗實録》卷二三二　丁巳，諭内閣：閻敬銘奏，瀝陳下悃，懇恩於軍機處、户部兩項差使開去其一等語。閻敬銘向來辦事實心，任勞任怨，朝廷深資倚畀。據奏久病之後力難兼顧，情詞懇摯，自應量加體恤。著准開軍機大臣差使，俾得專心部務，以副委任，所有年間應得賞項俱照軍機大臣例賞給，用示優眷。

戊午，以營務廢弛革後藏戴琫頓柱多布結連東科爾職。

《光緒政要》卷一二　是月，山東巡撫張曜奏籌辦黄河工程經費事。

出使大臣許景澄條陳海軍應辦事宜。

總理衙門奏請試辦天津等處鐵路。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十月辛酉，命額勒和布、閻敬銘、恩承、張之萬充會典館正總裁，錫珍、翁同龢、延煦、烏拉喜崇阿、麟書、潘祖蔭充會典館副總裁。

《德宗實録》卷二三三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毓英、李鴻章奏，據岑毓英電稱界圖校畢，在營畫押，惟疾尚未愈，殊深廑系。岑毓英著暫行回省調理，以示體恤，其界務防務未盡事宜仍著妥籌辦理，一俟稍痊，再行前往。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丙寅，欽奉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加恩賞還親王雙俸。欽奉懿旨，原品休致大學士寶鋆著加恩以大學士致仕，賞食半俸。

辛未，賜宋占魁等一百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德宗實録》卷二三三　丙子，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奏，明年正月皇上親政，皇太后訓政，所有應行酌復舊制或變通辦理及暫緩舉行各事宜，謹酌擬條款，繕單呈覽。欽奉懿旨，依議行。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游百川奏，東省河工仍宜兼用張曜初議，分流入故道之策一摺。據稱該撫前奏，分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工省費輕，有利無害。此次摺内所稱分流僅指導入徒駭，終虞氾濫，請仍飭各該督撫會商堅意舉行等語。前經諭令張曜會商曾國荃等，將減水分入故道一節，妥議具奏。又於七月間寄諭催問，迄今尚未奏到。黄河北徙三十餘年，由大清河奪溜入海，現在河身逐漸淤高，以致頻年漫溢，幾於不可收拾，東省數十州縣，民不聊生。【略】如果挑築得宜，不致掣溜爲患，其分流之利較之徒駭等河，不啻倍蓰。仍著曾國荃等迅速會商，限於一月内覆奏，毋得畏難推諉，致誤大局。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己卯，以長庚爲伊犁副都統，升泰爲駐藏幫辦大臣。

丁亥，潘霨奏，清查地畝並全徵各府州縣出力請獎。得旨，覽奏已悉，該撫督率清釐地畝，整頓丁糧，俾正賦漸臻足額，辦事認真，洵堪嘉許。出力之知府余上華著以道員在任候補，餘均著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

己丑，以防護直隸東明縣黄河出力，予大順廣道張紹華等優敘有差。

是月，俄羅斯國新簡駐華使臣庫滿抵任。

《德宗實録》卷二三四　十一月辛卯，以出洋三年期滿，予駐德使館二等繙譯官洋員金楷理總領事銜。三年繙譯官賡音泰以直隸州知州歸部選用，並加知府銜。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癸巳，先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統帶鐵艦駛赴日本長崎進隄修理，水手登岸受侮於巡查，遂決鬬，斃巡查七名，我水兵斃五名，傷四十餘名。我國派參贊楊樞往長崎相機商辦，日本亦派員會審，嗣允拏凶究訊員捕而不及撫恤，且欲我國亦拏凶審辦，相持日久。出使大臣徐承祖不得要領，因請停審，電致李鴻章，乞代奏。至是奉上諭，李鴻章朔電已悉。長崎一案，徐承

祖與該外部屢議不合，諒難在彼完結，著照李鴻章所議電飭停審，將已審兩造證供全案鈔送來京，由總理衙門詳覈，仍交李鴻章承辦。

追予故烏魯木齊提督金運昌於陝西建祠，戰績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三四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連次電奏法越攻擊情形均悉。【略】現在辦法，法越相爭祇有聽其自然，中國不必過問。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己亥，雲南巡撫張凱嵩卒，予祭葬。調譚鈞培爲雲南巡撫，以吴大澂爲廣東巡撫。

乙巳，諭：徐延旭、唐炯、趙沃、張誠均著加恩免予句決。徐延旭、趙沃著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唐炯著發往雲南交岑毓英差遣効力贖罪，張誠著發往臺灣交劉銘傳差遣効力贖罪。

丁未，命兵部左侍郎曾紀澤在總理衙門行走。

己酉，欽奉懿旨，吏部都察院奏，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請將御史常明暫留當差，查無成案，請旨遵行各一摺。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創辦伊始，一切事宜關係綦重，亟需委員經理，與各衙門尋常奏留不同，御史常明著仍准其暫留當差。

《德宗實録》卷二三五　癸丑，又諭：有人奏，兩廣、湖南地方拐帶之風甚熾等語。匪徒拐販人口，貽害閭閻，全在地方官隨時查拏，並嚴禁胥役等通同舞弊，庶使奸宄斂迹。著該督撫嚴飭所屬，認真訪拏懲辦，以靖地方。將此諭知張之洞、卞寶第並傳諭李秉衡知之。

又諭：有人奏，貴州近有匪徒拐賣人口，參將刁士樞、候補道顔培鼐給發護票，藉索銀兩，並有局紳道員冷超儒、同知楊訓章同惡相濟，以致拐案疊出，該匪益無儆畏，靖飭查參等語。

丁巳，吉林將軍希元等奏，收回黑頂子地方，派員撥兵試辦屯墾。得旨，黑頂子甫經收回，必應布置周密，以固邊圉，著照所議撥營前往，試辦屯墾，並督飭委員認真經理，俾臻實效。

《光緒朝東華録》七九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雲南邱北縣地震，剥隘等處被火，騰越被水，均經該督撫等查勘撫恤，小民諒可不至失所。惟念來春青黄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據，著傳諭該督撫等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接濟之處，即查明據實覆奏，務於封印以前奏到，候朕於新正降旨加恩。

《光緒政要》卷一一　是月，兩江總督曾國荃、漕運總督盧士杰奏，會勘江北舊黄河情形。

兩江總督曾國荃會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湘淮各軍少裁長夫事。

《光緒朝東華録》八〇　十二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豫撥來年京餉一摺。京餉關繫緊要，現經該部就各省關情形酌量動撥，自應遵照奏定數目源源報解，以應要需。著該將軍等務於來年開印後分批起解，限五月前解到一半，十二月初間全數解清，不准截留改撥，藉詞延誤。將此諭令各該將軍、督撫、監督等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三六　辛酉，廣東巡撫吴大澂奏，與廣東學政汪鳴鑾姻親，應否迴避。得旨，毋庸迴避，所有該學政年終考語，著專歸總督辦理。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吴大澂奏，調防各軍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共請銷銀六十九萬八千餘兩。現在海防已鬆，庫款支絀，此項防饟爲數頗鉅，自應酌量裁併，以節經費。著李鴻章體察情形，應如何裁撤歸併之處，悉心妥籌，奏明辦理。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謝祖源奏，請飭保薦出洋人員，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請由翰林院、六部覈實保薦，現在幾及兩年，尚未據保薦有人，著該衙門傳知翰林院、六部迅即查明有無可以保薦之員，限三箇月内咨覆該衙門，毋再遲延。

又奏，西什庫南邊空地換給蠶池口移建教堂，已與駐京教士續立合同，劃定界址，並與法國使臣往來照會，換給執照。報聞。

癸酉，又諭：電寄徐承祖，據張之洞電稱，接徐承祖電，日本外部因新購法艦未到，擬派船至各港訪尋等語。南洋接閩電相同。目下崎案未定，華民積憤，如日本有兵輪入口，難保不别滋事端。此事該外部語涉支離，徐承祖既不先事力阻，且未電告總署及南北洋大臣，輒爲轉電閩粤，殊屬輕率。著傳旨申飭，彼船如未成行，仍應向其阻止，並即電聞。

《德宗實録》卷二三七　甲戌，諭内閣：御史瑞霖奏，請於城内添設練勇局一摺。稽查巡緝本係步軍統領衙門專責，若如所奏，竊盜肆行，尚復成何事體。著步軍統領等督飭將弁實力稽查，不准稍有懈弛，以期除莠安良。該御史所請添設練勇局之處，事涉紛更，著毋庸議。

四川總督劉秉璋奏，重慶教案已將各國賠款數目覈實議定。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〇　戊寅，准故伊犁將軍金順建祠，戰蹟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三七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奉懿旨，醇親王奕譞等奏遵

旨會議黃河分流事宜一摺。據稱會同酌議，將曾國荃等原奏所陳各節再三參覈，張曜分流之議急求紓難，而於建牐窒礙情形不暇詳審。曾國荃、成孚等但就本地工程立說，於東省河患，未經籌及，皆未免偏而不舉等語。【略】若因循不治，難保不如張曜前奏所云自尋故潰，且恐豫省上游諸工亦因之漸加危險。江豫各督撫不可不深籌豫計，必應統會各省全局，屏除成見，確切圖維，冀收河流順軌之效。挽回故道一節，誠屬費鉅工艱，能否分年辦理，較易集事。攔河建牐一節，既係窒礙難行，亦宜另籌善策。著曾國荃、成孚、盧士杰、崧駿、邊寶泉、張曜按照王大臣等所指原摺疏漏之處，再加詳審，切實籌議。

《光緒朝東華録》八〇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北洋大臣確詢，外洋挖河機器船隻辦法，於山東黃河海口仿造試行。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恭鏜等奏，漠河金廠亟應舉辦一摺。黑龍江漠河山地方，上年曾有中俄匪徒過江偷挖金礦，自應及時開採，以杜外人覬覦。著李鴻章選派熟習礦務幹員，迅往黑龍江，隨同恭鏜認真勘辦，如津滬股實各商有情願承辦之人，並著飭令同往，俾可圖成。另片奏，吉林候補知府李金鏞熟悉礦務，請飭派往會辦等語。即著希元轉飭赴黑龍江會辦。

《光緒政要》卷一二 黑龍江將軍恭鏜奏，籌辦開墾呼蘭所屬通肯荒地事宜。

光緒一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正月甲午，諭：前據御史方汝紹奏參浙江道員馬駟良總辦綱鹽局務，貪縱營私各款，當經諭令衛榮光提案澈查參辦。茲據查明奏稱，所參該道與徽商蘇寶善、何萬裕互相句結，重斤越銷，擡價抗課等弊，及歌酒賭博、因案得贓各節，均查無其事。惟以監司大員自詣商人私寓，實屬不知遠嫌，請交部察議等語。浙江候補道馬駟良著交部察議。

《德宗實録》卷二三八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徐承祖，崎案既經德使轉圜，倭外部願遵傷多卹重之議歸結，尚不失體，事屬可行。如別無翻覆及另添枝節，即著徐承祖與之妥慎定議，先行電覆，再降全權諭旨，以便畫押結案。徐承祖承辦此事，務須步步詳慎，不可稍涉輕急。拏兇本屬空言，登岸已有西例，兩層均毋庸置議。德使何名，兵捕因傷成廢各有幾人，著一併覆奏。

庚子，兩廣總督張之洞奏，廣東略賣人口出洋之風日熾，請復就地正法舊章，從重辦理。

辛丑，又奉懿旨，户部奏，請於濱臨江海各省應解京饟内酌易制錢解存天津備用，開單呈覽一摺。上年六月間諭令醇親王奕譞會同軍機大臣、户部、工部將錢法妥爲籌議，以期漸復舊制。旋據奏請以三年爲期，徐圖規復，先令直隸、江蘇各督撫添購機器，製造制錢，並飭例應鼓鑄制錢各省一體趕緊開爐鑄造。當經照所請行。此係特旨交辦之事，宜如何切實舉行，俾臻成效，户部爲錢法總匯，自應督催各省認真籌辦。【略】總之，舊制必宜規復，錢法亟應整頓，前經疊次訓諭，乃該堂官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實屬大負委任。户部堂官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原摺單擲還。仍著將開爐鼓鑄各事宜迅速另行籌議具奏，限於一年内一體辦理就緒，毋再遲延干咎，懍之。

諭軍機大臣等：雷正綰所部馬步九營前經調駐營口，復諭令移紮鳳凰邊門。該提督統軍久戍，頗著勤勞，朝廷時深廑念。現在邊防安靖，自應遣撤回甘，俾資休息。著雷正綰統率所部仍回固原本任。該軍經過地方著李鴻章、慶裕飭屬妥爲照料。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電悉。查圖内白龍尾係填黄色，白龍之西至江平一段皆白色，鄧承修前電但稱竹山至白龍尾一段意見不合，而於白龍尾駐兵及分畫一綫，左歸華，右歸越，均未明晰聲敘。既據該督奏稱，確係中國現界，則約内亟應抽出，以免含糊狡賴，著即轉電遵辦。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壬寅，諭：上年自冬至後朕恭遇壇廟大祀，敬謹親詣行禮，而奉先殿未經特祭。恭查咸豐二年皇考文宗顯皇帝，同治十二年穆宗毅皇帝均親詣奉先殿致祭行禮。朕親政後自當敬法前謨，用申誠悃。謹於三月初一日恭詣奉先殿前殿讀祝致祭，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癸卯，上親政，率王以下六部九卿詣慈寧門行慶賀禮畢，御太和殿受賀，保和殿筵宴。

《德宗實録》卷二三八 又諭：電寄李鴻章，電悉。長崎結案所議各節均尚妥協，即著依議行。本日已電諭徐承祖爲全權大臣就近畫押，著李鴻章即行轉電飭遵。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徐承祖，崎案理曲在彼，會審辯駁久無成説，今因德使調處，照傷多卹重之議，將就了結，在事之人無勞可紀。如日本獎勵德

使，我可從同，至所請伊井各實星及在事各員擇尤保獎之處，著毋庸議。所有全案供招仍鈔送總署存案。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辛亥，諭：鑾儀衛奏恭備要差請飭催欠款一摺。直隸應解鑾儀衛地租銀兩積欠甚鉅，本年三月朕恭奉皇太后祇謁西陵，該衙門恭備一切差使，需款孔亟。著李鴻章飭令藩司於積欠地租項下迅速籌提銀二萬兩，務於二月二十日以前如數解到，以濟急需。其本年應徵地租銀兩亦著照舊陸續批解。

調曾紀澤爲户部右侍郎，轉廖壽恒爲兵部左侍郎，調孫家鼐爲兵部右侍郎。

癸丑，諭：兵部奏，請飭催積欠租銀一摺。直隸各州縣應解兵部馬館地租生息銀兩積欠甚多，本年三月朕恭奉皇太后祇謁西陵，該部恭備要差，應付車馬繁多，需款孔亟，著直隸總督飭令藩司無論何款即行設法於本年欠銀四萬餘兩内先撥銀三萬兩，限於二月初十以前撥解到部，毋稍遲延。嗣後務須年清年款，不得稍有拖欠。

乙卯，欽奉懿旨，規復舊制錢必應廣籌鼓鑄，著李鴻章先行購置機器一分，就天津機器局趕緊鼓鑄，運京備用。嗣後每錢一文均以重一錢爲率，京局及各省一律照辦。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二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禄等奏，鄂省錢少價昂，請暫禁輪船洋船裝運出口一摺。當經諭令該衙門議奏。兹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條約内載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仍應照向章辦理等語。銅錢裝運出口條約所載本甚明晰，各省督撫果能督飭關道實力稽查，自無流弊。且向來洋人亦無私運銅錢出洋情事，今忽通行照會，轉致生疑，易滋口舌，至圜法本貴流通，此省運至彼省，例所不禁，安能與歲荒禁米，相提並論。該督等所請由總署照會各國使臣之處著毋庸議。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詳覈條約，照常妥辦，毋得另生枝節，以致窒礙難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覈實撙節出使俸薪，擬嗣後出使東西洋各國大臣，西洋參贊、領事、繙譯、隨員等均減十成之二，東洋參贊等官本已減數支領，應照現支再減十分之一。從之。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擬在日斯巴尼亞國古巴島籌設古巴學堂。允之。

乙丑，吉林將軍希元奏，請留知府李金鏞督辦吉林屯墾，其黑龍江會辦礦務請以湖南候補知府周冕接辦。得旨，創辦礦務事關緊要，著仍遵前旨，即飭李金鏞前赴黑龍江會辦，所有吉林屯墾事宜，該將軍另揀妥員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穆圖善奏，三省練兵一律成軍，核計常年餉數並酌定防軍章程。竊奴才辦理東三省練兵事宜，業經會同各該省將軍詳細籌商，認真揀選，遵照會議，每省挑練馬隊兩起，步隊八營。内惟奉省酌撥舊隊兵册一千名，吉林酌撥舊隊兵册一千五百名，餘俱改練新兵。江省地曠兵單，全屬挑練新兵。三省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之數，均已先後點驗成軍，會奏在案。所有營制餉章會議，准照吉林防軍章程辦理。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丙寅，李鴻章又奏，前在英國、德國定造快船四隻，命名致遠、靖遠、經遠、來遠，豫派員弁出洋驗收，駕駛回華，請予獎敘。允之。又奏，購上海利運輪船一隻，價規平銀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兩。又奏，查明訂購德國商廠定遠、鎮遠鐵甲船收支款目，共銀三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十五兩。又奏，在德國伏耳鏗廠購濟遠輪船，價六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兩零。均報聞。

丁卯，欽奉懿旨，著派醇親王奕譞，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管理奉宸苑大臣將三海各門及圍牆外面一切守衛並王大臣官員等出入各門章程，會同妥議具奏。尋議三海等處出入門禁並外圍守衛事宜，妥定章程三十六條。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謝祖源陳奏，出使外洋人員飭翰林院、六部等衙門由堂官就屬員中考察精明幹練實堪勝任者，每二年保薦一次，現已兩年有餘，未據各衙門具摺保薦，可傳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文各署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壬申，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萬年青輪船被挫沈没，請飭照會英使。報聞。

甲戌，吏部奏，福建臺灣改設行省，請添設布政司一缺。從之。

丁丑，諭内閣：有人奏各省保甲廢弛，請飭整頓等語。【略】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將保甲事宜，認真辦理，立法固期盡善，尤在實力奉行，務令各州縣隨時親查，絶不假手吏役，庶有稽查之實而無滋擾之弊。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丁丑，諭：本年輪應查閲直隸、山西、陝西、四川、甘肅五省營伍之期。直隸即派李鴻章，山西即派剛毅，陝西即派葉伯英，四川即派劉秉璋，甘肅即派譚鍾麟，逐一查閲，認真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奏，毋得視爲具文。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庚辰，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請試辦天津等處鐵路。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辛巳，諭：唐炯著賞給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准其專摺奏事。所有各省應解銅本銀兩均著解交唐炯應用。該部知道。

諭：朕於三月初七日啓鑾後，著派醇親王、大學士恩承、閻敬銘、協辦大學士尚書福錕留京辦事。醇親王、恩承、閻敬銘三人分日輪流在内值宿，不值宿者於申刻散值。福錕每日進内辦事後，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葡萄牙國人久住澳門，屢經議約未成，現擬於洋藥稅釐併徵案内設法籌辦。又奏，香港、澳門兩處現創設粵海分關，香港關在九龍灣即名曰九龍關，澳門關設在拱北灣即名曰拱北關，仍歸粵海關監督並轄，應由臣衙門派定稅務司前往駐紮。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壬午，欽奉懿旨，禮親王世鐸奏請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以符定制一摺。覽奏具見悃忱。皇帝甫經親政，前允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正期左右諸臣盡心匡濟。該親王自入值以來，夙夜在公，深資倚任，尤當體念時艱，力圖報稱，所請開去要差之處，著俟數年後全復舊制，再降諭旨。

以邵友濂爲福建臺灣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三九 癸未，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英、法兩國用兵越地，直逼滇邊，土人驚恐，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英、法公使，傳諭該國領兵約束兵弁，毋得侵軼邊界。下該衙門知之。

丁亥，禮部尚書延煦卒，予祭葬，賜銀。命貝勒載瀅前往奠醊，賞其孫容濬主事。

調英煦爲盛京刑部侍郎，以續昌爲禮部右侍郎。

以奎潤爲禮部尚書，松森爲左都御史。

《光緒政要》卷一三 是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辦開平煤礦。

《德宗實録》卷二四〇 三月己丑，以大學士恩承爲國史館副總裁官，禮部尚書奎潤爲會典館副總裁官。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己丑，以鄭工緊急，命李鴻章息借洋款銀一百萬兩。

《德宗實録》卷二四〇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遵議張之洞奏廣東購辦機器試鑄制錢銀元並擬令督辦礦務大臣兼理瀘州鑄錢事宜各一摺。現議規復制錢，必應廣籌鼓鑄，變通辦理，以輔京局之不足。張之洞擬於廣東購用機器製造制錢，自係因地制宜之策。【略】礦務與錢法互相表裏，雲南之銅、貴州之鉛向來解京必須經過四川瀘州，是瀘州設局鼓鑄最爲相宜。唐炯於四川情形素熟，前已派令督辦雲南礦務，即可兼籌瀘州鼓鑄事宜，著將礦務迅速籌畫，實心經理，銅斤一項，務期於解京外兼備川省鼓鑄之用。瀘州設局各事應如何先行籌議，並著專摺具奏。需用銅鉛等項如何採辦，著劉秉璋、岑毓英、卞寶第、譚鈞培、潘霨與唐炯隨時會商。

乙未，是日駐蹕黄新莊行宫。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戊戌，諭：吏部奏，遵議管道大臣站道空誤處分一摺。内閣學士豐烈、國子監司業崇文均著照部議罰俸一年，不准抵銷。豐烈二次站道空誤，應得降二級調用處分，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德宗實録》卷二四〇 壬寅，雲貴總督岑毓英奏，川滇電綫接合工成，請分别飭議電奏驛奏章程，下該衙門議。尋議，嗣後該省循例奏案仍應照常驛遞，如有邊務緊要事件，應准其先行電達臣衙門代奏，以期迅捷。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甲辰，前署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明春卒，予祭葬。

《德宗實録》卷二四〇 丁未，閩浙總督楊昌濬奏，閩省試鑄制錢，仿照康熙年間舊制，酌定每文八分五釐，尚無虧耗。下部知之。

己酉，山西巡撫剛毅奏，北洋訂造快船等價，奉撥捐款不敷，擬籌動釐稅墊解。下户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洋藥稅釐並徵定明新章，香港與澳門會辦。允之。

壬子，欽奉懿旨，御史陳琇瑩奏，請將明習算學人員量予科甲出身，並游歷人員准給厚貲，參贊等官缺出，准令游歷人員兼充，暨溉田購用機器各摺片。著該衙門會同吏部、禮部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

《德宗實録》卷二四〇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劉錦棠奏，請開缺賞假一年省親就醫一摺。覽奏情詞肫摯，殊深廑系。現在新疆地方緊要，所有屯田遣勇各事宜尚須妥籌經理，該撫久膺邊寄，辦事認真，於新疆一切情形尤爲熟悉。朝廷眷顧西陲，正資倚畀，雖據陳情懇切，惟當此時事艱難，自應國而忘家，益圖報稱。劉錦棠著賞假三月，並加恩賞給人蔘八兩，在任安心調理，毋庸開缺。

丁巳，以幫辦朝鮮通商設關三年期滿，予候選縣丞唐紹儀等獎敘。

周榮曜報捐水操學堂工程銀一萬三千兩，欽奉懿旨，周榮曜著以道員即選

並賞加二品銜。

《光緒朝東華録》八一 是月，義大利國使臣盧加德回任。

《德宗實録》卷二四一 四月辛酉，諭内閣：前任綏遠城將軍福興【略】前因患病開缺，兹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將軍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設衙門查例具奏。伊孫筆帖式鐵寶著賞給主事，分部行走，用示篤念蓋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謚莊愍。

癸亥，欽奉懿旨，近日京城銀價易錢易票任意低昂，而物價不減，兵民受累。據户部奏稱，由於民閒竊議制錢一出，大錢將廢，各鋪所開錢票恐將來虧折，紛紛收回，遂致錢票現錢價值懸殊等語。規復制錢，仍准搭用當十大錢。【略】現經户部擬定章程，將來通行制錢之時，每當十大錢准折抵制錢二文，官民購買物件及各行商買均照此出入，不得稍有參差。其捐項税務，亦照此折抵數目搭成交收，庶大錢、制錢相輔而行，不致偏廢。

巡閱長江水師兵部尚書彭玉麟奏，巡閱起程日期。得旨，該尚書扶疾起程，具見忠悃，嘉許之餘，彌深廑系，著賞給人蔘四兩，妥爲調攝，以資倚畀。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丁卯，予故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照提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准於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祠，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四一 丁卯，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臺灣擬興修鐵路，創辦商務，並請派内閣侍讀學士林維源督辦。欽奉懿旨，著海軍衙門議奏。尋議，臺灣孤懸海外，物産蕃盛，非興商務不足以開利源，非造鐵路不足以興商務，應請旨准其開辦。林維源籍隸臺北，鄉望素孚，擬請旨准如該撫所奏，令該學士查照現議條款督飭商人委員，認真照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庚午，召裕禄入覲，以奎斌兼署湖廣總督。

《德宗實録》卷二四一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訪聞山東淄川縣槲木溝等處，素有鉛礦，産苗甚旺，請飭開採等語。向來京外鼓鑄制錢，皆由貴州、湖南運解鉛斤，以資配製。現在該兩省辦解無多，必須另籌接濟。該處礦苗既旺，即著張曜遴委妥員前往確勘，詳定章程，奏明辦理。

乙亥，以協辦吴淞口防務出力，賞駐滬德國總領事吕森等寶星，江海關税務司好博遜二品頂戴。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擬出洋游歷人員章程：一、此次派出之員，除繙譯外當以十員或十二員爲定額。一、各衙門保送人員，除翰林院外由臣衙門定期傳集考試，以定去取。一、游歷至久者以二年爲限，先歸者聽。一、京官實缺四品以上人員願行者請旨定奪。一、往返船價及各國游歷火車車價，准其開支公項。一、各員准豫支六箇月薪水以備應用。一、船價車價由各員自行造册報銷，分兩次開報。一、游歷之時應將各國地形、風俗、政治、交通、武備逐一詳細記載。一、各國語言文字及一切測量格致之學，各員如有能通曉及學習者，可以所寫手册録交臣衙門以備參考。一、各員游歷回華，擬擇成績卓著之員奏請獎勵。又奏，出使大臣兼駐之國宜令附近分隸，請嗣後出使英國之員兼充駐法使臣，以義、比兩國附之。出使俄國之員，兼充駐德使臣，以奥、和兩國附之。均從之。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洛士丙冷擅殺華工案，現與美國定議，賠款十四萬七千餘圓，並擬互訂保護限制華工章程善後。又奏，古巴被繫華工，已經釋放。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略】臣等就原奏所陳，公同商酌，試士之例未容輕議變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爲推廣。擬請旨飭下各省學臣，於歲科試時，生監中有報考算學者除正場仍試以四書經文詩策外，其考試經古場内另出算學題目。果能通曉算法即將原卷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勘註册，俟鄉試之年按册咨取赴總理衙門，試以格物、測算及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礮水雷或公法條約，各國史事諸題，擇其明通者録送順天鄉試，不分滿合員皿等字號，如人數在二十名以上統於卷面加印算學字樣，與通場士子一同試以詩文策問，無庸另出算學題目，其試卷由外簾另爲一束，封送内簾，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於二十名額外取中一名。

《德宗實録》卷二四一 乙酉，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道員潘永受、毓俊等報捐船隻銀兩。欽奉懿旨，潘永受著以道員即選並賞加二品銜，沈爾嘉毓俊著以道員簽掣名次即選，李鳴梧著以知府在任即選。

丙戌，欽奉懿旨，前經設立海軍事務衙門，特派醇親王奕譞總司其事，舉凡造船購器，選將練兵，均應由該衙門主持考覈，次第辦理。目前應辦事宜以操練輪船爲最要，尤以裁節冗費爲最先【略】必須將無用之船分别裁撤，騰出餉項精練兵船爲有備無患之計。著李鴻章、曾國荃、楊昌濬、張之洞、崧駿、吴大澂將各該省現有大小輪船可留者若干，可裁者若干分晰開單，咨商海軍衙門彙覈具奏。【略】前令曾紀澤、許景澄所定快船四號，不久亦可駛到，需人正多。李鴻章等尤

須將管帶快船之員留心物色，務得果敢耐勞、不染習氣之人豫爲儲備。浙江、山東均爲沿海要區，有無可裁船隻並著衞榮光、張曜與海軍衙門商酌具奏。總之，創立海軍事關重大，一切機宜，該衙門責無旁貸。嗣後各該省於海防應需購買器械、撥用經費等項，均著先期咨報海軍衙門，斟酌妥善，再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是月，比利時國使臣維禮用回國，參贊米師麗署理。閏四月辛丑，欽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崇隆，允宜先期預備一切應辦事宜，【略】嚴飭承辦各員認真經理，不准稍涉浮冒，所有支發款項著醇親王隨時稽查。

《德宗實録》卷二四二 辛丑，又奉懿旨，醇親王奕譞等奏，部撥海軍經費解不足數，請旨飭催一摺。海軍爲自强要政，現在創辦伊始，全賴費用充裕。户部原撥十二年分該衙門經費内釐金一項，江蘇欠解銀十八萬兩，浙江欠解銀八萬兩，江西欠解銀十五萬兩，似此任意遷延，以致辦事掣肘，殊屬不顧大局，著曾國荃、崧駿、衞榮光、李嘉樂迅將前欠銀兩趕緊籌解，並本年各省應解之項務當於年内掃數解清，不准絲毫帶欠。至福建、廣東應撥海防經費，已歸本省動用，滬尾、打狗二口，已歸臺防，著户部另籌的款相抵，以符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嗣後各省關撥解海軍款項，若不年清年款，並著該部嚴定處分，指名奏參。果能全數解清，即著酌覈請獎。

癸卯，諭内閣：劉銘傳奏，臺灣各路生番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請將出力將領獎勵一摺。臺灣前後山各路生番自上年十月經劉銘傳檄委將領開通道路，設法招撫，數月之間，後山南北兩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萬餘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餘社，番丁三萬八千餘人，均各次第歸化，可墾田園數十萬畝，辦理尚爲妥速。劉銘傳督率有方，深堪嘉尚。其尤爲出力之副將張兆連、陶茂森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守備鄭有勤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遊擊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准其彙案請獎，毋許冒濫。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鄧承修，界務將竣，即日立約。鄧承修等准其暫回欽州候旨，李興鋭病如就愈，即著來京豫備召見。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己酉，予故三品卿銜前雲南巡撫林鴻年學行事蹟，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四二 壬子，吉林將軍希元等奏，吉省地方制錢缺少，擬試鑄八分重制錢一摺。得旨，覽奏係爲因地制宜起見，准其試行鑄造。惟當隨時認真督察工匠，不得再有輕減，以資經久。

《光緒朝東華録》八二 是月，日本國使臣鹽田三郎回國，參贊梶山鼎介代辦使事。

《光緒朝東華録》八三 五月丁巳朔，准河南巡撫邊寶泉開缺調理。戊午，以倪文蔚爲河南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四三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天津水師武備學堂學生及教習人員，請由臣咨送總理衙門考試算學，録送一體鄉試，獲雋後仍歸學堂及水師陸軍調用，俾收實效。從之。

己未，命慶郡王奕劻、工部左侍郎孫毓汶與法國使臣畫押。

《光緒朝東華録》八三 己未，以内閣學士洪鈞充出使俄國、德國兼駐奥國和國欽差大臣。大理寺卿劉瑞芬充出使英國、法國兼義國、比國欽差大臣。直隸候補道李興鋭賞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國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四三 癸亥，又諭電寄鄧承修，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已派王大臣與法使畫押，所有照繪欽州界圖及照録條約各件即由總理衙門發交委員馬復賁賫回。其設立界牌事宜，照約由地方官會同駐越法員辦理，鄧承修著即馳驛回京。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徐承祖，著飭令隨員知縣于德楙延聘東洋上等礦師二人，議訂三年，即令于德楙伴送由四川敘州府入滇，交唐炯委用。

丙寅，又諭：御史慶祥奏，洋槍傷人之案層見疊出，請飭嚴禁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出示嚴行禁止，遇有槍傷之案，即行嚴拏懲辦，以靖閭閻。

又諭：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法使恭思當畫押，所有條約照會各件不日由總理衙門咨行該督撫查照辦理。滇省界務，周德潤與法使狄隆會勘時意見未合，歸入請示者兩段，此次定議，經總理衙門與周德潤按圖面商，據稱猛梭、猛賴一段，荒遠瘴癘，棄之不足惜，岑毓英所見相同。至我所必爭者，南丹山以北，馬白關以南，其中山川險峻，田疇沃美，如能劃歸中國，既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當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法使恭思當反覆辯論，將猛梭、猛賴一段准歸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頭寨，東至清水河一帶地方均歸中國管轄。約計收回各地段不下方四百餘里，此事煞費唇舌，始克就我範圍，所有各該處界址應照約按圖由地方官會同駐越之法員，申畫清楚，設立界牌。其餘善後各事宜，屯田應如何興辦，防兵應如何分戍，該督撫務

當詳細籌商，次第經理。界務既定，即須接辦商務，岑毓英前奏布置邊防摺内有蒙自爲通商要津之語，現准蒙自設立領事，開辦通商，正相脗合。至蠻耗係保勝至蒙自水道必由之路，准其分設領事屬員，與中國分設之稅司，互相稽查。現經議定，蒙自設立領事官時必於數月之前，先期照會，以便駐紮關道，安設稅司。粵省以龍州開關請設太平歸順道一員，駐紮該處。雲南事同一律，著該督撫趁此尚未開辦之時悉心布置，奏明辦理。至滇之土藥釐金，向來徵收甚微，現定每百斤稅釐各收銀二十兩，必須完過釐銀後方准法商完稅接買，將來於課項亦有裨益。

甲戌，雲南提督黄武賢年老休致，賞食全俸，以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爲雲南提督。

丙子，醇親王奕譞面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應需款項，著户部先行籌畫銀二百萬兩奏明候旨辦理。其各省各織造監督恭辦傳用各件，並由部奏准傳辦之件，均著於奉旨後先將價值開送禮儀處，由王大臣覆定奏明，再行開辦。所需款項並著户部於各該省豫爲指派二百萬兩奏聞，候旨遵行。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沙克都林札布等奏，承化寺僧衆借居游牧，久未移挪，恐滋事端，請飭趕緊指地安插等語。【略】著劉錦棠懍遵前旨，會同錫綸迅於新疆所屬擇一距俄較遠之地，俾該僧衆安插得宜，免致該蒙哈等藉端生事，並著迅速奏覆，毋再遲緩。

《德宗實録》卷二四四　六月壬辰，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擇地創建製造槍彈廠，陳請立案。又奏，開設電報學堂，造就成材，以備任使。均下部知之。

甲午，禮部奏，朝鮮國王以該國巨文島被英人占據三年，蒙天朝理責，今已收復，咨請轉奏謝恩。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丁酉，工部奏，恭辦大婚典禮需用綵紬，欽遵懿旨，照成案覈減三分之一，應由臣部撥給内務府綵紬二萬二千餘疋。

丁未，諭内閣：張曜奏，直隸開州大辛莊黄河漫溢，淹及山東地方，並現在籌放賑款情形各摺片。【略】至此次開州漫水，尚未據李鴻章奏報，著該督嚴飭地方文武將隄工加緊培護，實力防守，毋得再有疏虞，並將現辦情形迅速覆奏。尋奏，民埝距河甚近，防守本無把握，旋決旋堵，習以爲常。該州縣往往俟查明災情稟報，此次被淹地面較多，迄今尚未報到，應請將知州賈孝彰摘頂示儆。從之。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鑾池口教堂議令迅速遷移於西什庫，與法國使臣商定辦法，並飭教士恪遵立案。

又奏，葡萄牙國使臣到京開議洋藥稅釐並徵條約。報聞。

《光緒政要》卷一三　是月，閩浙總督楊昌濬、台灣巡撫劉銘傳奏，籌議台灣郡縣添改裁撤事宜。

《德宗實録》卷二四五　七月庚申，諭内閣：李鴻章奏，永定河隄工漫口，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略】署三角淀通判唐應駒、永定河道塔奇魁均著革職留任。李鴻章著交部議處。該督務當督飭在工員弁將漫口趕緊修築，期臻完固。其上游各汛並著嚴飭認真防護，毋得再有疏虞。

又諭：李鴻章奏，潮白河漫口情形，據實參辦等語。著李鴻章督令該道迅將漫口設法盤築裹頭，並飭派出之員，會同勘籌堵築事宜，實力興辦，以通運道。

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覆陳滇省界務商務防務大概情形。又奏，請先在蠻耗試辦商務。均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浙江巡撫衞榮光奏，鼓鑄制錢，採購銅鉛等項，請免徵關税。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甲子，諭：楊昌濬等奏，遵議澎湖、海壇鎮協互調事宜一摺。福建澎湖鎮總兵著吴宏洛補授，其海壇協副將著吴奇勳暫行署理，遇有内地水師總兵缺出，候旨簡放。

己巳，李鴻章奏，奉天、威海衞等海口添設防勇，建築礮臺，布置水雷，需款甚鉅。請將山海關加增盈餘銀八萬兩留存關庫，專備此項要需。得旨，户部核議具奏。

癸酉，李興銳因病奏請開去差使，允之。以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

甲戌，召曾國荃入覲，以裕禄署兩江總督兼辦通商事務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四五　乙亥，以雲南蒙自通商，添設臨安開廣道。從雲貴總督岑毓英請也。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前經籌備東三省練兵防邊經費，指撥各省每年協濟餉銀二百萬兩。兹届一年期滿，未解之銀尚有一百三十餘萬。東北練餉原屬要需，豈得如此延玩，請旨飭催各省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而固邊防。得旨，允行。

《德宗實録》卷二四五　戊寅，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創設水陸師學堂，擬調熟習大員委令總辦。得旨，吴仲翔著交張之洞等差委。

辛巳，盛京將軍慶裕等奏，吉、黑兩省學校已增，文風日盛，請另設鄉試中額與奉天分省取中，以廣登進而資鼓勵。下禮部議。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周天霖奏，外城地面有土棍綽號活太歲陳大、伏地王常大、鐵巴掌王三、花槍杆李大、羅似虎即羅三等五名恃衆逞兇，在内外城設局，關閉善類，勒寫字據，持以惡討，甚且搶人勒贖，種種不法，請飭嚴拏等語。匪徒擾害地方，亟應嚴行懲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密查拏，務獲究辦。

癸未，以沈秉成爲廣西巡撫。

是月，法蘭西國使臣恭思當回國，蘇阿爾署理。

《光緒政要》卷一三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設南洋各島領事。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八月丙戌，張之洞奏，粵省應償洋款限期將盡，迫不容遲，請飭户部於粵省洋藥稅釐項下籌劃銀八十萬兩以濟要需。得旨，户部速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二四六　丁亥，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奏，新疆省城添設稅務總分各局。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辛卯，先是朝鮮擬派公使分赴各國，英人密勸中國設法阻止。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凱屢以爲言，至是上諭軍機大臣等，朝鮮派使西國必須先行請示，俟允准後再往，方合屬邦體制。

《德宗實録》卷二四六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疆臣私合洋商開立銀行，請旨飭禁摺。據稱李鴻章現與美國洋商米建威訂約，股開華美銀行，官爲保護等語。洋人牟利之心，無微不至。中華與之交涉，稍有不慎，必至墮其術中。合開銀行一事，關繫甚大，後患頗多，該督果與洋商訂議，何以不奏明請旨，遽立合同，著李鴻章據實覆奏。另片奏，此次股開銀行由道員馬建忠等串通慫恿等語，是否屬實，著一併奏覆，毋稍徇隱。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戊戌，河南鄭州黄河漫口。

前任雲貴總督劉長佑卒，予祭葬，謚武慎。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洋人於通商口岸購運制錢，鎔化提銀。各省釐局存積純銅制錢加價售於錢商，錢商售於洋人銷燬。如果實有其事，必應嚴行禁止，著李鴻章、曾國荃、裕禄確切查明，擬實覆奏。並咨行沿江沿海各督撫，飭屬一體認真查禁，以杜弊端。

《德宗實録》卷二四六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李鴻章與美國洋商米建威訂約股開華美銀行，請旨飭禁一摺。當經諭令該督據實覆奏，迄今多日尚未奏到。此事流弊甚多，斷不可行，現在交章論劾，衆議沸騰。該督如果有與美商訂約之事，著即行罷議，迅速覆奏，毋再遷延干咎。

丙午，又諭：成孚奏，南岸鄭州下汛十堡河水漫溢，請將文武員弁懲處，並自請懲治一摺。【略】在工員弁疏於防護，實屬咎無可辭，該河督請一併革職尚覺過輕。上南同知余璜、上南營守備王忻、鄭州州判余嘉蘭、署鄭下汛千總陳景山、署鄭州汛額外外委郭俊儒均著即行革職，枷號河干，以示懲儆。署開歸陳許道李正榮著摘去頂戴，交部議處。成孚督辦河防是其專責，乃未能先事豫防，亦難辭咎，著摘去頂戴，革職留任。

《光緒朝東華録》八四　丁未，福建臺灣水底電綫成。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河南鄭州十堡漫口，前據李鴻章電信，必由沙河經陳州、淮、亳入洪澤湖，並有裹下河亦可危等語。【略】裕禄著即回湖廣總督本任，曾國荃如已起程，無論行抵何處，著即迅速回任，暫緩來京陛見。該督等務將應辦各事妥速籌辦。

壬子，又諭：翁同龢、潘祖蔭奏，黄河南決，懇飭速籌堵塞，並設法補救一摺。此次鄭州決口爲患甚鉅，【略】著即會同倪文蔚趕集料物，盤築裹頭，務將堵合。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懿旨發出節省内帑項下銀十萬兩，賑濟黄流經過地方災民，著户部於河南鄰近省分應解部庫的款先行籌撥，速交倪文蔚應用，並著内務府俟内帑發出，解交户部歸款。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河南鄭州黄河漫口，所有搶辦河工及辦理災賑各事宜需款甚鉅，亟應豫籌的款，以濟要需，著户部悉心酌核，妥議具奏。尋部議，將各省洋藥加徵釐税，自今年正月以後除已由部撥各用不計外，所有收數全行存儲，以備防賑之用。並擬將應減應停之項及變通則例再行分具條款奏明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八五　九月乙卯，劉錦棠奏，擬以發遣新疆効力贖罪革員趙沃管理屯田事務。報聞。

丁巳，畢道遠以病免，以李鴻藻爲禮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四七　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國派使西國，先行請

示，呈進奏章一摺。披閱奏章内所陳各節，情詞恭順，具見悃誠。朝鮮與各國立約，既有派使互駐之條，現在遴員前往，自無不可。惟中國之於朝鮮，推誠相與，休戚與同。該國物産無多，商務未旺，加以頻年多故，國用日繁，若再派使分駐各國，並無應辦之事，而從此常年頓添鉅款。嗣後若因經費不繼，竟行中輟，或勉力籌措，債負日增，既與國計無裨，轉致遠方騰笑。朝廷代爲區畫，殊屬非計。該國王務當仰體中朝覆庇保全之意，將此事詳籌終始，審慎而行。至於派駐之後，體制交涉務歸兩全，奏章所陳，深爲得體。所有派往各國之員與中國使臣往來均用屬邦體制。前經李鴻章電奏，該國已遵章辦理，其餘未盡事宜仍著李鴻章隨時通問籌商，務臻妥協。

《光緒朝東華録》八五　戊午，調許庚身爲吏部右侍郎，仍兼署兵部尚書。以周德潤爲刑部右侍郎，潘祖蔭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

己未，予故總兵陳國瑞於江蘇高郵、寶應等處立功地方建祠。

辛酉，諭：河南鄭州決口，下游被水成災，業經欽奉懿旨特發内帑銀十萬兩並准倪文蔚所請截留銀三十萬兩。念此次黄水横流，饑區甚廣，饑民待哺嗷嗷，尚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光緒十四年分江北及江蘇應行河運京倉米石並水腳運費等項一併全數截留。即著曾國荃、盧士杰、崧駿、陳彝、倪文蔚遴派妥幹委員查明河南等省被災處所，分投運解，核實散放，務使窮黎均沾實惠，毋任官吏稍有弊混。

《德宗實録》卷二四七　乙丑，諭内閣：成孚、倪文蔚奏，會勘堵築事宜一摺。據稱鄭下汛十堡漫口，督飭工員竭力堵築，已將東西兩壩裹頭護埽三十餘段鑲辦完竣。現在盤築壩基，購料興工，惟需款甚急，請飭籌撥等語。鄭州決口後，水勢直趨下游，該處河工關繫數省民命，若不亟籌堵合，爲害伊於胡底。【略】著先由部庫提撥銀二百萬兩，剋日解往。未到以前准其由司庫提款應用，仍著户部陸續籌撥的款，源源接濟，以期無誤要需。

《光緒朝東華録》八五　命前山西布政使紹誠、降調浙江按察使陳寶箴、前山東按察使潘駿文均往河南隨同成孚、倪文蔚辦理河工事宜，並飭鑲黄旗滿洲都統、兩廣總督、山東巡撫令該員迅速赴工，毋稍遲誤。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鄭州決口將來堵合後，河流依舊北趨，著趁此湍流驟減，易於施工，將東明、長垣、開州一帶河身及時挑濬，並將兩岸堤埝加築堅厚。

戊辰，劉錦棠奏，新疆省城擬添設税務總分各局，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俄國駐京公使酌擬税則，以便興辦。得旨，該衙門核議具奏。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李士琨奏，河工需款甚鉅，請飭各省設局開捐一摺。著户部歸入周天霖摺一併議奏。

辛未，唐炯奏，據知縣于德楙自東洋電報，礦師二人業已聘定，並酌定應用器械，約八月底自日本起身，計十月底可入滇境。屆時臣當親赴昭通、東川、曲靖三府，貴州威寧一帶相度開辦銅鉛各廠，俟有成效，西南兩迤再漸次推行。至招商局承辦八起頭批，現僅得銅二十餘萬斤，臣仍督飭極力趕辦，務於年内足數，以便起運，不敢遲延。下户部知之。

戊寅，諭：河南鄭州黄河決口，前經諭令薛允升就近馳赴工次確查具奏。著添派李鴻藻即行馳驛前往該省，會同薛允升將現辦大工一切情形詳細查明，迅速覆奏，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德宗實録》卷二四七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續議葡約二條：一、未經定界以前，照依現時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一、未經中國允准，葡人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五　壬申，以祁世長署禮部尚書。

癸未，諭：李鶴年著署理河東河道總督，會同倪文蔚籌辦大工事宜，即行前赴署任，毋庸請訓。成孚獲咎甚重，現值堵築加緊之際，未便令其置身事外，著留工効力，以觀後效。

《德宗實録》卷二四八　十月丁亥，督辦廣東防務前雲南提督馮子材奏，病軀不克到任，懇請另簡賢能。得旨，馮子材仍著暫留廣東督辦欽廉防務，毋庸開缺。

甲午，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全臺田畝丈量將竣，請飭部仿同安下沙則定賦。下户部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甲午，張曜奏，山東河淤愈高，黄流實難容納，擬請乘勢規復南河故道。得旨，著李鴻藻妥籌覆奏。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薛允升奏，鄭工亟需料物，該省現經委員分途購辦，惟運到無幾，請飭直隸、山東協濟等語。著李鴻章、張曜一體飭屬迅即代購料物，運解到工，以應要需。

《德宗實録》卷二四八　河南巡撫倪文蔚奏，【略】又奏，工賑事務極繁，須與鄰省商辦者關繫緊要。擬由山東濟南至河南省城，接設電報。得旨，著照所請，

趕緊籌辦。該衙門知道。

戊戌，以續訂葡國條約，命慶郡王奕劻、工部左侍郎孫毓汶與葡國使臣畫押。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己亥，予故福州將軍穆圖善照將軍軍營病故例議卹。

四川總督劉秉璋電致李鴻章，升大臣現到川，人甚明練，藏事已急，可否密電總署，請電旨催速赴任。軍機大臣奉旨，升泰現已到川，著迅飭赴任，會同文碩速籌撤退隆吐藏兵，並開導邊界通商事宜，毋稍延緩。

《德宗實録》卷二四八 辛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旨與葡使將新定葡約五十四款，緝私專約三款畫押。報聞。

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劉瑞芬奏，新嘉坡領事官左秉隆二次任滿，懇仍留洋接辦。從之。

戊申，上奉皇太后幸醇親王邸第視疾。

癸丑，署督辦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裴蔭森奏，閩廠協造廣東兵輪八號，應援照開濟快船成案動支官款。下所司議。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是月，日本國使臣鹽田三郎回任。法蘭西國新簡駐華使臣李梅抵任。

《光緒政要》卷一三 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設普洱府官茶局。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十一月乙卯，命黑龍江將軍定安爲欽差大臣，會同東三省將軍辦理練兵事宜，各城副都統以下均歸節制。

《德宗實録》卷二四九 丁巳，又諭：潘霨奏，黔省電綫分局經費支發銀數共用二萬八千餘兩，請照原議飭令東海關籌撥二萬兩等語。該省帑項支絀，無款可籌，自係實在情形，著李鴻章、張曜飭令東海關道於應協黔饟內撥銀二萬兩，查照該撫所奏分別匯解，覈收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劉秉璋陽庚兩電均悉，向來哲孟雄自爲部落在後藏界外，不入輿圖，且久已暗附於英。今設卡既在哲孟雄境之隆吐山，即不得謂之西藏界內，況英國正議邊界通商而藏衆反設卡禁絶通商之路，是顯與定約背馳。英爲與國，於停止入藏一節，尚知通情退讓。藏爲中國屬地，乃竟不知恭順朝廷，將來設有不虞，國家亦何能於此等頑梗之徒曲施保護耶！著劉秉璋飛咨文碩、升泰傳齊各番官，將此旨嚴切宣示，飭令迅將卡兵撤回，慎毋再有違延，自貽罪悔，並著文碩等將還辦情形迅速覆奏。

《德宗實録》卷二四九 壬戌，諭內閣：文碩奏，訪獲班禪額爾德呢之呼畢勒罕聰穎幼童三名，請旨一摺。班禪額爾德呢轉世已屆五年，茲據文碩奏稱，訪獲聰穎異常有靈根之幼童三名，洵爲嘉祥，朕心悦覽。著照所奏，即遵定例將三幼童之名入於奔巴金瓶內唪經，敬謹掣籤，定爲呼畢勒罕。

《光緒朝東華録》八六 癸亥，李鴻章奏，東海關稅課不旺，所撥旅順口船塢工程款項無從籌措，請於續限海防捐輸項下由部庫如數提解。得旨，户部核議具奏。

甲子，李鴻章奏，北洋借撥出使經費內籌造雲南電線借撥銀八萬兩，應由該省籌還，非北洋應還之款，該省瘠苦，能否籌還，由臣咨催自行奏明辦理。得旨，該衙門議奏。

丙寅，予故福州將軍穆圖善戰績交國史館立傳，准於立功省分及黑龍江地方建祠。

己巳，户部奏，十四年分東北兩路邊防經費，擬在各省地丁釐金、鹽課、關稅各項內共撥銀二百萬兩，限明年五月以一半解部，十二月掃數解清。得旨允行。

壬申，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幸醇親王邸第視疾。

《德宗實録》卷二四九 甲戌，諭內閣：文碩奏，達賴喇嘛明年前往布賚綳兩寺講經熬茶，呈請代奏請旨一摺。達賴喇嘛遵照先世達賴喇嘛前往舊建寺院佈施熬茶，並化導所屬，具見誠悃，朕心深爲嘉悦。達賴喇嘛選定次年吉期前往布賚綳兩寺講經時，即著文碩隨時妥爲照料。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十二月甲申，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幸醇親王邸視疾。

《德宗實録》卷二五〇 丁亥，命禮部尚書李鴻藻督辦河南鄭州大工事宜。

己丑，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黑龍江漠河金廠官督商辦，謹擬定詳細章程呈覽。下該衙門議。

癸巳，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開除廣東鐵禁，變通章程，准其擇便運售並暫免釐稅。從之。又奏，派員查悉南洋各島華民商務，擬於小呂宋先設總領事，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日使妥商，催令該國速發憑照，一面咨會出使大臣促其外部速辦。下所司議。

戊戌，欽奉懿旨，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閻敬銘、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福錕、

户部尚書翁同龢、户部左侍郎嵩申、孫詒經，吏部右侍郎前户部右侍郎景善、兵部右侍郎前户部右侍郎孫家鼐均著加恩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己亥，以遺愛在民，予故直隸布政使錢鼎銘、清河道陳鼐附祀大學士曾國藩保定專祠。從直隸總督李鴻章請也。

予直隸海防軍營積勞病故記名提督吴兆有等優卹。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庚子，雲南地震。

《德宗實録》卷二五〇　壬寅，雲南巡撫譚鈞培奏，石屏、建水地震成災，業經籌款賑恤。得旨，覽奏情形，殊深憫惻，該處罹此奇災，該撫務當督飭屬員加意妥爲撫恤，毋使一夫失所。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壬寅，興修河南鄭州黄河西壩工程。

《德宗實録》卷二五〇　癸卯，出使日本國大臣徐承祖奏，横濱理事署東文繙譯官羅庚齡等請改照出使定章，三年保奬一次。從之。

丙午，以派充中越勘界繙譯出力，賞洋員赫政二品頂戴。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倪文蔚奏，查明各省關欠解部撥工款，請飭催一摺。河南鄭州大工，前經户部指撥各省關的款，兹據該署督等查明，截至十二月十五日止，除解到及已報解外欠解銀九十五萬三千餘兩。鄭工現已開辦，事機緊要，需款孔亟，著曾國荃、楊昌濬、張之洞、劉秉璋、崧駿、陳彝、德馨、衞榮光、張曜、吴大澂查照單開欠解數目，迅速勒限起解，以濟要需，毋稍延緩。

《光緒政要》卷一三　是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籌商朝鮮通使各國事宜。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妥議澳門租界改歸葡國永遠居住事。

光緒一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正月戊午，興修河南鄭州黄河東壩工程。

《德宗實録》卷二五一　己未，先是署黑龍江將軍恭鏜等奏，派員查勘漠河金廠並擬集資開辦情形，下該衙門知之。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擬定漠河金廠官督商辦詳細章程，下該衙門議。至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奏，請即派候補知府李金鏞督理黑龍江等處礦務，以專責成，並請飭黑龍江將軍督同該員審慎辦理。

庚申，〔張之洞〕又奏，法國領事官白藻德因叢樹被伐，擅毆武弁，復欲治以軍法，臣與之理論，該領事妄訴公使，冀免詰責。請告知法使，嚴飭該領事認錯息事，如再以非禮相加，即將保護之兵丁裁撤，免生後論。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之。

辛酉，雲貴總督岑毓英奏，請將滇省電綫與廣西南寧接通，並擬自騰越廳至雲南省城，添接一綫，以通西南邊報。允之。

壬戌，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添設廣西梧州至桂林省城電綫六百四十五里，廣東欽州至東興電綫三百二十里，瓊州海口展至黎崗各處電綫一千九百零一里，岸步展至高州電綫二百四十里，廣西南寧展至滇境剥隘電綫八百餘里。

甲子，閩浙總督楊昌濬奏，酌定土藥稅則，擬請每百斤徵收稅釐正項銀三十五兩，隨徵加一釐餘銀三兩五錢，正項留充本省饟需，釐餘撥歸局用。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丁卯，譚鈞培奏，雲南石屏、建水等州縣地震成災，死傷四千餘名，現已籌款委員分投勘賑。得旨，覽奏情形殊堪憫惻，該處罹此奇災，該撫務當督飭屬員加意妥爲賑撫，毋使一夫失所。

戊辰，先是張之洞奏請弛兩廣鐵器運往各省之禁，經過關卡暫免稅釐，下所司議。至是户、工兩部奏覆，應如所請。得旨，允行。

己巳，欽奉懿旨，辦理大婚典禮，户部去歲籌撥外用之款二百萬兩，著户部全數提撥來京，由禮儀處交進。其傳辦外省應需之款，由禮儀處隨時奏明，核定價值請領，由内支發。再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籌撥一百萬兩，先行提撥二十萬兩，亦由禮儀處交進，其餘八十萬兩陸續籌撥。

辛未，添置新疆伊塔道如鎮迪道例。

《德宗實録》卷二五一　癸酉，命駐藏辦事大臣文碩來京，以伊犁副都統長庚爲駐藏辦事大臣。

乙亥，諭内閣：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職守恪共，勞勤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兹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禮親王世鐸、大學士額勒和布，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張之萬，署兵部尚書吏部右侍郎許庚身，工部左侍郎孫毓汶翊贊樞廷，勤勞懋著，公忠共矢，悉協機宜，均著交該衙門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宣力畿疆，經猷遠大，兩江總督曾國荃勛勤卓著，歷久不渝，均著交部從優議敘。陝甘總督譚鍾麟、兩廣總督張之洞、雲貴總督岑毓英、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盡心民事，綏輯巖疆，殫竭蠲忱，不辭勞瘁，譚鍾麟、張之洞、岑毓英均著交部議敘。劉錦棠著開

復降一級留任處分。劉銘傳著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餘著照舊供職。

《光緒朝東華録》八七 丙子，予故署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明春戰績交國史館立傳，准於哈密地方建祠。

《德宗實録》卷二五一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秉璋，上年英人麻葛嗌擬帶兵入藏，情勢岌岌可危。朝廷憫念番衆愚頑，特飭總署與英使訂約，停止入藏，其邊界通商一節英人亦不催問。當時辦理此事不知幾費脣舌，儻藏衆安分自守，不生枝節，從此便可相安無事，是朝廷保護藏番，委曲成全，何等周詳妥協。乃蠢茲忘蒭，不量己力，越疆置卡，肇釁生端，因有新約通商，反欲斷絶商路。文碩受事以後，不能將朝廷保全該番之意剴切勸諭，近復畏難取巧，反欲藉拒英護藏爲名，謂地爲藏地，撤無可撤，連章累牘，曉辯不休，推其執謬之見，雖興兵搆怨，有所不恤，而於藏界尺寸之争，不應騷動天下。【略】因藏事未定，先行撤回，新任長庚未到之前，升泰責無旁貸。前已有旨，飭催赴藏，著於抵任後即傳齊番官，諭以上年與英人訂議緩設通商之約，永免入藏之患，正朝廷扶持黄教，覆庇藏番，代籌一永保安全之至計。但令趕速撤卡，印督已言明，彼決不越藏中定界熱勒巴拉山嶺一步。蓋英人顧念和約，其視西藏尚與哲布有殊，此時印兵未來，藏卡先撤，固屬甚好。即印兵已到，卡衆亦應善退，勿與交鋒。蓋彼此未經接仗，無論此界屬藏屬哲，將來尚可徐徐辯明。若彼兵争所得，此後斷不再讓，且恐所失更多。與其男盡女絶，曷若相安無事。如此反覆開解。冀其萬一之悟。儻再執迷不改，則是甘蹈覆滅，自外生成，朝廷斷難再施補救矣。現經總署與英使議展限期，伊已電達印督，並令劉瑞芬面商外部，均尚無覆音，殊不可必。此旨著劉秉璋飛遞升泰，懍遵速辦，勿踵文碩迂謬之見。

壬午，以綏靖邊疆，功德在民，予故雲南巡撫張凱嵩在廣西省城建立專祠，並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五二 二月癸未，諭内閣：朕自冲齡入承大統，仰蒙皇太后垂簾聽政，憂勤宵旰，十有餘年，中外奠安，羣黎被福。上年命朕躬親大政，仍俯鑒孺忱，特允訓政之請。溯自同治以來，前後二十餘年，我聖母爲天下憂勞，無微不至，而萬幾餘暇，不克稍資頤養，撫衷循省，實覺寢饋難安。因念西苑密邇宫庭，聖祖仁皇帝曾經駐蹕，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養性怡神。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爲高宗純皇帝侍奉孝聖憲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規，尤徵祥洽。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爲頤和園，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備慈輿臨幸。恭逢大慶之年，朕躬率羣臣同申祝悃，稍盡區區尊養微忱，籲懇再三，幸邀慈允。

欽奉懿旨，自垂簾聽政以後，夙夜祇懼，如臨淵谷，今雖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無時少弛，第念列聖敕幾聽政，問民疾苦，凡苑囿之設，蒐狩之舉，原非若前代之肆意遊畋，此舉爲皇帝孝養所關，深宫未忍過拂，況工用所需悉出節省羨餘，未動司農正款，亦屬無傷國計。但外間傳聞不悉，或竟疑圓明園工程亦由此陸續興辦，則甚非深宫兢惕之本懷。

又諭：文碩奏，商上申覆情形，請飭會議，並附陳管見，節録前奉諭旨各摺片。隆吐設卡一事，前經疊諭文碩，令其開導藏番趕緊撤卡，以爲保全該番之計。朝廷於此事權衡利害，度勢審機，籌之至熟，前寄升泰電旨業經詳諭。文碩於此事籌及軍旅，殊屬昧於事情，不顧大局，所請會議之處著毋庸議。目下事機緊迫，無論隆吐屬藏屬哲，將來自可辯明，現在總以撤卡爲第一要義。升泰未到以前，文碩責無旁貸，仍著懍遵疊次諭旨，剴切勸諭，迅速撤卡。即令印兵已到，强弱勢殊，藏中番兵不可與之接仗，至我兵駐藏無幾，尤宜嚴加約束，毋得稍有干涉，致生枝節。

《光緒朝東華録》八八 美國要訂禁止華工赴美條約六款，出使美國欽差大臣張蔭桓以聞。尋朝議，以是約不利我國，廢之。

丙戌，以奎俊爲福建按察使。諭：福建按察使裴蔭森著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督辦福建船政事宜。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英兵於初八日攻燬隆吐兵房，藏番自行退去。英使來言，印督飭約其兵，但使藏番不越界出關，彼兵不過隆吐，以後一切照舊等語。藏番昏愚已極，違旨背約，此次辱由自取，朝廷早在意中。現在卡房既燬，若藏兵不再出，英兵亦必撤回，仍可相安如舊。著升泰迅諭藏官，勿再執迷不悟，爲出界復仇之舉，或俟英兵退後又復前往設卡，以致引敵深入，求如現在情形而不可得，則噬臍無及矣。除飭總理衙門促英使電催印督及早撤兵外，劉秉璋接奉此旨，即飛咨升泰欽遵辦理，迅速覆奏。

己亥，江西地震。

庚子，上奉皇太后幸醇親王邸第視疾。

《德宗實録》卷二五二 壬寅，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劉瑞芬奏，新加坡領事官分省補用直隸州知州左秉隆等四員出洋期滿，請援案獎勵。又奏，前調出洋道員潘志俊請按章銓選。允之。

癸卯，又諭：前據劉銘傳奏，署恒春營遊擊劉全稟控臺灣鎮總兵吴光亮，調考軍政，有向該員函借索賄等情。當將吴光亮撤任，交劉銘傳查辦。兹據查明覆奏，吴光亮雖無向劉全索賄免考軍政情事，惟以專閫大員輒向屬員函借銀兩，究屬不知檢束，吴光亮著交部議處。劉全因帶病過考未能得力，經吴光亮稟撤調郡，即以吴光亮索賄免考等情挾嫌妄控，此風斷不可長，劉全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六品頂戴吴卓勳在該鎮署内管帳輒與劉全往來，亦屬不安本分，著即勒令回籍，不准逗遛。尋兵部議上，得旨，吴光亮著降三級調用。

甲辰，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新購英德兩廠快船四艘到華，酌定人數饟數。又奏，銘軍定購小輪船價歸淮軍月饟勻撥。

《光緒朝東華録》八八　丁未，調楊昌濬爲陝甘總督，以卞寶第爲浙閩總督，王文韶爲湖南巡撫。

電諭劉銘傳：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臺灣設局抽收洋商釐金與約不符，請旨遵辦一摺。臺灣爲通商口岸，洋商應完出口正税，向不抽釐。既據該使臣等屢次據約陳請，著劉銘傳將抽收洋商釐金一事即行停止。至該省應如何徵收落地税釐，著另行設法辦理，總應徵之華商，彼自無所藉口。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英德承造戰船來華，擬明年編立海軍第一枝。欽奉懿旨，如所議行。

是月，廓爾喀來貢。

《德宗實録》卷二五三　三月癸丑，督辦鄭工禮部尚書李鴻藻等奏，趕辦大工料少時促，酌擬併工節料辦法，並先息借商款一百萬兩，察看情形斟酌提用。得旨，即著照所擬辦理，仍一面催集料物，督飭在工員弁認真趕辦，務臻穩固。

戊午，兩江總督曾國荃奏，金陵洋火藥局修葺廠屋及添備鍋鑪等費，請由金陵防營支應局撥用。下部知之。

辛酉，命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葡國使臣在天津互換條約。

《光緒朝東華録》八八　癸亥，江蘇地震。

《德宗實録》卷二五三　戊辰，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接奉諭旨，兼程赴藏，豫飭駐藏委員傳諭商上番官，毋再妄思復仇，出兵設卡，自貽禍患。得旨，即著迅速赴任，懍遵疊次諭旨，妥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八八　己巳，與葡國互換條約。

《德宗實録》卷二五三　壬申，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洋商入内地購買土貨，應令完納子口半税，亟應聲明約章，劃清界限，以示限制而杜覬覦。又奏，臺灣府城並非通商口岸，應查照英約内載明府城口，據定口字立論，俾洋商不得違約置辯。

《光緒朝東華録》八八　癸酉，以萬國本爲福建臺灣鎮總兵。

甲戌，户部奏，查臣部歲入之款，惟各省京餉八百萬兩，各省漕折一百餘萬兩爲待支正項，此外邊防經費二百萬，籌邊軍餉二百萬，加放俸餉二百餘萬皆有專款支銷，不在正項待支之内。至四成洋税及六分扣平均係奏明另款存儲以備要用，此部庫入款之大略也。從前各省報解足額，出入僅可相抵。近一二年各省因籌辦海防，購買船礮，勻還洋款，往往截留京餉，每年解部者不過十之六七。而部中用款又倍增於前，除恭備大婚典禮四百萬，添撥銀一百萬，臣部業已備有專款不與尋常度支並論。此外籌撥鄭州大工六百萬兩，山東河工二百萬兩，續撥山東河工八十九萬兩，制錢工本九十餘萬兩，銅本五十萬兩，直隸陶工巡船購費數十萬兩，皆係提撥截留部庫之款，將歷年銖積寸累之餘罄於數月，此部庫出款之大略也。現在部庫存款截至三月半止，統計銀五百四十萬兩，其中漕折一百十萬兩係專備開放俸甲米折之用，邊防經費二百三十八萬兩係專備撥放東三省防軍之用，其另款存儲可以挪用者只四成洋税一百二十三萬兩而已。現在正額專款已經告罄，而各省應解本年京餉大抵皆在上忙開征之後，部中上半年放款竟支絀萬分。現擬暫顧目前之窘，擬先將四成洋税一百二十三萬兩提歸正項，以備開放月餉之需。此外可以提用者，尚有加征洋藥釐金一項。查洋藥釐金原係上年臣部奏准專歸部庫留爲彌補庫儲之用，今查此款自上年正月開辦起至十一月第一百九結止，除各省留支及海防撥用外，尚餘剩銀一百萬兩上下，擬飛催各省儘數提解部庫，以備度支。得旨，如所議行。

己卯，李鴻章奏，新購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於上年十月杪駛抵厦門，業飭統領水師提督丁汝昌前往會同洋員琅維理驗收，即在該處過冬。北洋解到以後，該四船歸隊操巡，現由旅順調至大沽口，臣應親往察驗船身礮位及機器馬力等項駛行里數，以重利器，擬將諸務略爲部署，即率同水陸營務處津海關道周馥等出海驗駛，並順赴奉天之旅順口、大連灣、山東之威海衛各防所，查看船隻礮臺工程形勢與將領籌布一切。所有津署日行事件，暫委長蘆運司賀良楨代行代印，其緊要者仍封送臣行次核辦。報聞。

庚辰，以蕭韶爲江西布政使，陶模爲陝西布政使，以周馥爲直隸按察使，王

之春爲浙江按察使。

辛巳，成貴妃薨。

《光緒政要》卷一四　是月，禮部尚書李鴻藻、署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蔚等奏報鄭工西壩工程。

《德宗實録》卷二五四　四月乙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奏，法國使臣呈遞國書，請給覆書。德君嗣位，請頒國書。並依議行。

又奏，曾國荃咨送方言館學生擬分別録送鄉試，同文館算學生監出身者擬考送鄉試。報可。

察哈爾都統托倫布等奏，廢員張佩綸效力年滿，應否釋回。得旨，張佩綸著准其釋回。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文碩二月十七日、二十三日兩奏均悉，印藏通商一事英人約定並不催辦，儻非隆吐設卡妄生枝節，儘可相安無事。此次開衅與通商絶無干涉，文碩辦理此事始終不明機要，於撤卡一節不但不竭力開導，反代爲曉辨力争。一旦兵敗卡燬，束手無策，乃欲藉通商爲轉圜，而於藏番之自行商辦又不攔阻，種種乖謬輕忽，深堪痛恨。殊不思藏爲中國屬地，斷無聽其自主之理。且以藏番之愚蠢，豈知西國體例，儻受其愚弄，非藏地哄虧，即中國失體，後患何可不防。及今爲挽回之計，著升泰、文碩接奉此旨即傳集番官，諭以通商事例非爾等所能知曉，一經墮其術中，追悔無及。現如議有條款伊等不可遽允，總須稟明駐藏大臣具奏，由總理衙門覈定，候旨遵辦。若並非定議，更可由中朝與英國從容商辦。但令該番從此不自添枝節，印兵必不再進，切不可因惶惑改圖又增虧辱也。此旨著劉秉璋飛咨升泰、文碩遵辦。

《德宗實録》卷二五四　庚寅，諭内閣：李鴻章奏，永定河漫口合龍，請將出力各員給奬一摺。【略】著以直隸州知州補用知州施則敬著賞戴花翎，其餘出力員弁，准其擇尤酌保。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鄭工需款甚殷，著户部迅速豫籌銀一二百萬兩，聽候撥用。尋户部奏，正項罄盡無餘，移緩就急之法，惟有將提歸部庫之藥釐一百萬兩先令趕解，暫留該工。依議行。

戊戌，又諭：電寄李鴻章，諫電已悉。著准其再借洋款銀一百萬兩，解工應用，歸還年限並著覆奏。

壬寅，督辦鄭工禮部尚書李鴻藻等奏，大工喫緊，請添撥銀三百萬兩。得旨，前准該尚書等兩次所請，息借商款洋款各一百萬兩，又據户部奏於藥釐項下遵撥一百萬，兩令各省趕解，是已符三百萬兩之數。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己酉，福州將軍善慶卒，賜卹如將軍軍營病故例，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並准於立功省分建祠。

調希元爲福州將軍，以長順爲吉林將軍，定安爲正白旗漢軍都統，以恭鏜爲黑龍江將軍。

《德宗實録》卷二五四　辛亥，欽奉懿旨，山東巡撫張曜著幫辦海軍事務。

督辦雲南礦務唐炯奏，貴州鉛廠困敝，黑白鉛課懇分别減免，以廣招來。從之。

《光緒政要》卷一四　是月，定海軍經制。先是法粤既平，廷議銳意建海軍。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督辦以醇賢親王，以北洋大臣李鴻章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慶皆幫辦。會前訂德廠鎮遠、定遠兩鐵甲，濟遠一快船亦陸續至。十二年春，醇賢親王乃奉慈旨周歷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台諸要隘。十三年續訂英德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並延英水師兵官琅威理均來華，合超勇、揚成凡得鐵甲二，快船七。至是乃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英國水師兵官琅威理副將銜爲海軍總教習，福建船政局學生劉步蟾等適出洋歸，盡與營官，乃編爲中軍左右翼。後軍四隊，中軍三營，左翼三營，右翼三營，此戰船九艘。後軍則守口蚊子船六艘，合以魚雷艇六艘，練船三艘，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又定考校之制、簡閱之制、員升之制、俸餉之制。

是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九江陸綫擬接南雄事。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五月癸丑，予故大學士左宗棠、雲貴總督劉長佑於江西省城建祠。

乙卯，京師、奉天、山東地震。

《德宗實録》卷二五五　丙辰，閩浙總督楊昌濬等奏，請以福建安平水師副將改爲臺東陸路副將，並撥安平水師營遊擊改隸臺灣鎮，臺灣鎮屬之恒春遊擊改隸臺東，以資統攝。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己未，欽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著於明年正月舉行。

《德宗實録》卷二五五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升泰，前據劉瑞芬電報，四月十三日藏番出攻印兵營卡，又復敗退，當經總署電詢。近據英使兩次到署云，接印督電稱近又函達藏官，但令藏衆退回原界，仍守二年以前情形，不在隆

吐山紮兵，以後便可照舊辦理，絶不欲侵入藏地，致礙兩國和好等語。【略】爲今之計，印督既有不進原界之語，藏兵卻不可有再出捻納復仇之事，但令安分不動，以後一切均易商量。向來藏務專歸商上，開第穆呼圖克圖素日人尚和平曉事，現在掌辦商上，責有專歸，著升泰於奉旨後傳諭第穆加以策勵即專委該呼圖克圖，將此事妥爲了結。儻能深維終始，仰體朝廷覆庇深恩，保安全藏定當優加褒賞。若惑於衆論，不顧全局，以後兵交無已，自速敗亡，求如現在轉圜尚可完守捻納定界而不可得，亦惟該呼圖克圖是問。

丙寅，諭内閣：瞿鴻禨奏，在籍道員捐送書籍開單呈覽，請旨嘉獎等語。前廣東高廉道陸心源，因國子監廣求書籍，選擇家藏舊書一百五十種計二千四百餘卷，附以所刊叢書等三百餘卷，願行捐送到監。據稱陸心源自解官後刊校古書，潛心著述，兹復慨捐羣籍，洵屬稽古尚義，伊子麐生陸樹藩、附生陸樹屏均著賞給國子監學正銜，以示嘉獎。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藻等，三電均悉，合龍在即，欣慰覽之。料物已充，伏汛伊邇，尤應加緊趲辦，現定何日開放引河，仍著迅速電覆。

丙子，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查定例，欽天監時憲書印各省頒給一顆。臺灣新設行省，請飭部頒鑄，以備印書之用。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己卯，李鴻藻等電致李鴻章，兩壩各餘三占，本擬二十七八挂纜合龍，乃二十一戌刻西壩進至六十占，因急溜淘深，陡然蛰陷，將綑鑲船壓入水中，繩纜未斷，起撈不出，適阻進占之路。正在設法間，二十四亥刻東壩正壩亦蛰，趕緊搶鑲。二十五申刻，上邊壩一占竟至走失。當喫緊之時，出此意外之事，萬分焦急，現已水深六丈餘，儻再擡高即當相機開放引河，伏汛伊邇，深恐功敗垂成，不勝急懼，伏祈代電奏。軍機大臣奉旨，兩壩蛰陷走占情形，殊深焦急，仍著嚴督在工員弁，趁此汛期未到，水勢尚平，齊心併力，加緊趕辦，以期即日竣工。勿因小有失挫，稍涉退縮惶惑，致誤全局，懍之勉之。

庚辰，予故原任湖北提督傅振邦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並於山東昌邑縣原籍建祠。

《德宗實録》卷二五六　六月壬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奥國給使臣許景澄頭等寶星，請受而不佩。從之。

賞俄國外部大臣嘎爾斯頭等第三寶星。

丙戌，諭内閣：户部奏，稽查雲南運銅各員期滿，請旨更換一摺。雲南辦解八起頭批京銅，現據咨報起程，此後續辦銅斤次第運解。前派沿途經理各員期滿，該部查照例案將經過之四川、湖北、江蘇、直隸等省藩臬開列名單，請旨更換。四川著派崧蕃、湖北著派前德標、江蘇著派黄彭年、直隸著派松椿，即責成各該員嚴飭各道府及沿途地方文武員弁，認真稽查，催趲護送前進。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庚寅，以新疆巴里坤城東關新建故大學士左宗棠祠，予死事官兵士民一千九百餘名附祀。

己亥，欽奉懿旨，前因皇帝甫經親政，決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請，訓政數年。兩年以來，皇帝幾餘典學益臻精進，於軍國大小事務均能隨時剖決，措置合宜，深宫甚爲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禮成，應即親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欽天監於明年二月内敬謹選擇歸政吉期具奏。

壬寅，欽奉懿旨，欽天監奏遵旨選擇吉期恭候欽定一摺。著於明年二月初三日歸政。

《德宗實録》卷二五六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於署内添設英、法、俄、布文繙譯官。允之。

甲辰，諭内閣：彭玉麟奏，痼疾難痊，懇請開缺，並開去差使，回籍調理一摺。【略】兵部尚書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其長江水師巡閱差使毋庸開去，即責成李成謀認真經理。彭玉麟不必拘定假期，一俟病體稍愈，仍著照舊任事，以副朝廷倚畀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升泰，五月初九、廿五兩次電諭升泰開導藏番，勿再搆釁，並責成第穆妥爲了事，現尚未據該大臣奏報，殊深廑系。昨英使照會總署，據稱接印督電信，藏番現又添兵，並有攀阻該大臣不赴邊界之語。【略】該大臣務當守定「先解戰争」四字傳諭第穆切實辦理。前奏有與英官面議之意，目前事機緊要，如親至邊界商辦，先令印藏彼此退兵，再明定彼此界址，使此後不相侵犯，自較派員前往更爲妥協。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按察使周馥暫留海軍衙門，創辦海軍章程，俟擬成再行赴任。欽奉皇太后懿旨，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八九　乙巳，李鴻章奏，奉天、威海衛等處海口前經添設防勇，議建礮臺，預置水雷，一切需款甚鉅，請將山海關加增贏餘關税銀八萬兩留存關庫，預備一切要需。允之。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電奏已悉，著趕緊固守已成之工，不

可再有失陷。其引河挑溜空淤工程仍應認真辦理，不可停止，冀大汛遄臨，分流挈溜，稍減跌塘之患，餘俟奏報到時再降諭旨。

《德宗實録》卷二五七 七月壬子，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金山華人衆多，請籌建中華醫院並咨總理衙門備案，以垂久遠。又奏，金山領事署左近籌設中西學堂，並援照古巴奏案，酌量獎勵。均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〇 以許庚身爲兵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五七 庚申，諭内閣：本日據李鴻藻等奏，伏秋汛至，請停緩大工，俟秋汛稍平接辦一摺。覽奏殊深憤懣。自上年八月鄭工漫口疊諭該河督等迅籌堵築，先後發給工需銀九百萬兩，明旨電諭三令五申，朝廷軫念民生籌措不遺餘力。【略】自上月二十一日西壩捆廂船失事，阻礙不能進占，又不先期放河引溜，以致口門淘刷日深。秋汛已臨，不克堵合，該尚書等辦理不善，咎無可逭。但據奏種種棘手情形，若仍令勉强趲辦，終歸無濟，著准其暫行停緩，一面固守已成之工，一面添集料物，俟秋汛稍平，迅速接辦。李鶴年身任河督，責無旁貸，陛辭之日自詡剋日就功，詎到任奏報，詞氣全涉推諉，嗣後並不竭力催辦，一味敷衍取巧，以致功隳垂成，誤工糜帑，與成孚厥罪維均，縱令留工，難期後效。李鶴年著開去銜翎，與成孚均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李鴻藻係督辦之員，倪文蔚係兼轄會辦之員，督率無方，主見不定，亦難辭咎。李鴻藻、倪文蔚均著革職留任，降爲三品頂戴。現已簡派吴大澂署理河督，未到任以前，著李鴻藻暫署。

又諭：電寄吴大徵，本日已有旨令吴大澂署理河東河道總督，毋庸來京請訓，廣東巡撫令張之洞兼署。吴大澂接奉電旨迅速交卸起程，毋稍延緩。

癸亥，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寓美粤商稟稱，中美新約禁止華工赴美，以二十年爲限。華工既禁，華商將不禁而自絶，現新約尚未畫押，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利弊，設法維持，以保華民生計。下所司知之。

甲子，又諭：李鴻章奏，永定河隄工漫口，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本年入秋以後，大雨連綿，永定河水勢盛漲，疊出險工。七月初六日，盧溝汛南岸三號石隄及南二工十七號、北上汛十二號等處大隄均被漫溢，刷寬口門四五十丈不等，該管各員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署永定河道金福曾、南岸同知鄭煥均著革職留任，武清縣縣丞張善扐著革職留工，石景山同知寶延馨、署良鄉縣縣丞試用主簿趙福濟均著摘去頂戴，李鴻章著交部議處。該督務當督飭在工員弁將漫口趕緊盤築裹頭，並飭派出之員勘籌堵築事宜，認真防護。

《光緒朝東華録》九〇 甲子，江蘇學政王先謙奏刊刻《皇清經解續編》告成。報聞。

《德宗實録》卷二五七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催解東北邊防經費一摺。據稱各省關本年應解東北邊防經費，截至六月底止，除解到及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一百三十萬兩零，請飭迅解，並補解歷年積欠銀兩等語。此項經費關繫緊要，自應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該將軍、督撫、監督將欠解銀兩趕緊籌解，儻再遲延，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原單均著鈔給閱看。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旨催解京饟一摺。本年京饟原撥續撥共銀八百萬兩，截至五月底止，除截留劃撥已解及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五百十三萬兩零。現在部庫支絀，應放各款均關緊要，所有各省關欠解京饟亟應全數報解，以應要需。著該將軍、督撫、監督等各將欠解銀兩趕緊陸續提前報部，統於年内埽數解齊。

《光緒朝東華録》九〇 丁丑，欽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著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舉行。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納采，十二月初四日大徵，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迅速敬謹辦理。

戊寅，以陳學夔爲内閣學士。

是月，津沽鐵路成。

八月庚辰，以潘祖蔭兼署户部尚書，祁世長署兵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五八 壬午，黑龍江將軍恭鏜等奏，黑龍江左岸地方從前原以外興安嶺爲中俄大界，内有二卡倫，六封堆，每年派兵查放，均爲防俄窺邊而設。上年遵例查放，經海蘭泡城，俄酋派兵攔截。據稱江左俄屬，毋庸中兵查放。伏查咸豐八年，中俄和約載明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國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屬地。是凡屬左岸地方應歸俄屬，所有原設卡倫封堆悉在其中。俄酋阻止官兵，似非有意尋釁，所有礙難查放情形，請飭覈議。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左精奇里河一帶，地雖劃分俄境，惟原住旗屯應照約管轄，則查放舊章不妨藉爲維繫，未可遽爾遷就。從之。

癸未，又奏，臺灣移駐巡撫新設藩司等官應需廉俸役食，暨臺灣道兼理臬司

養廉分別議給酌增。下户部議行。

己丑，諭内閣：御史何福堃奏，刑部監禁人犯太多，請飭迅速清理，並各省管押案犯嚴飭詳報榜示各摺片。京外問刑各衙門審理案件必須迅速斷結，方不致拖累無辜。若如所奏，羈押纍纍，案懸莫結，殊不足以昭欽恤，著刑部堂官督飭司員，將未結各案迅即清釐。其現審案件，務遵照例限，隨時審結，毋任積壓。並著各直省督撫嚴飭各屬，遇有訟案隨到隨審，毋得藉口要犯在逃，監候待質等詞，濫行羈禁。其在押各犯，按月詳報榜示，以杜弊端。

《光緒朝東華録》九〇　庚寅，以恭修玉牒告成，命和碩睿親王魁斌等恭送盛京。

《德宗實録》卷二五八　甲午，察哈爾都統托倫布等奏，廢員何如璋效力三年期滿，臺費繳清，應請釋回。得旨，何如璋著准其釋回。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德國使臣巴蘭德以新君即位，呈遞國書，擬照章給予覆書，交出使大臣洪鈞齎達。從之。

壬寅，（直隸總督李鴻章）又奏，新購西洋機器，試造制錢，覈計工本虧折過鉅，擬請停造。下部知之。

以武備學堂教習期滿，賞洋員德國兵官李寶那珀等寶星。

癸卯，諭内閣：前因河南鄭州大工日久未蔵，在事人員辦理不善，並據御史劉綸襄，燕起烈奏參糜帑誤工各款，當經諭令吴大澂於到任後確查具奏，並將該工情形速勘妥籌。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廣東按察使王之春奏敬陳管見一摺。其兼備商輪一條，據稱擬准中國商民自造輪船，議定旗照租費及照納税鈔章程等語；購置機器一條，據稱以鍊鐵與織布兩種爲最要，擬仿招商局、電報局之例，寬籌官本，期在必成等語。所奏係爲收回利權起見，著李鴻章、曾國荃悉心妥議。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黎庶昌以輕視祀典，得降調處分，可否准以二品頂戴仍留使任。得旨，黎庶昌著准以二品頂戴，仍留出使日本大臣之任。

以報效海軍經費，欽奉懿旨，予道員周綬等獎敘。

乙巳，欽奉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海軍章程已定，病仍未痊，歸政有期，懇恩開去差使一摺。【略】惟念海軍關繫重大，迥非尋常庶政可比，目前規模粗定，嗣後應辦之事正多，非特宫廷軫念時艱，冀歸盡善，即醇親王休戚相關之意，諒亦未能恝置。數月以來，疊次視疾，見王眠食精神漸臻康復，所有海軍衙門一切事宜仍著醇親王照常經理，庶會辦幫辦諸臣，有所稟承，足以竟全功而垂久遠。其神機營事務並著照舊管理，明年歸政後，該衙門具奏事件毋庸列銜。俟海軍著有成效，由王斟酌情形，奏達深宫，再行降旨。王務以國事爲重，勉肩鉅任，不必推辭。

《光緒朝東華録》九〇　丁未，賞恒明副都統銜作爲伊犁察哈爾領隊大臣。

是月，京師有疫。

《光緒朝東華録》九一　九月甲寅，陝西巡撫葉伯英卒，賜卹如例。以張煦爲陝西巡撫。

以紹祺兼署禮部尚書，麟書兼署工部尚書。

以廖壽恒兼署工部左侍郎，曾紀澤兼署刑部右侍郎，以豫山爲山西布政使，薛福成爲湖南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二五九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前出使大臣徐承祖貪劣侵欺，列款糾參，請飭查辦一摺。據稱徐承祖採購日本銅斤浮冒侵漁，長崎一案辦理失體，並浮銷經費，擅刻功牌，索賄把持，奏調私人，狡詐取巧，保舉欺罔。各節如果屬實，亟應嚴行懲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將所參各款詳細確查，其在日本查訊各節密咨黎庶昌，逐一查明，據實聲覆，不准稍涉含混，俟查覆到日由該衙門一併具奏。

甲子，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吉林和龍峪一帶分設局卡，原以羈縻韓民，惟所收税項不敷用度，請仍由山海關撥解銀兩濟用。下所司知之。

予故前廣西巡撫潘鼎新開復原官，入祀准軍昭忠祠。從直隸總督李鴻章請也。

以節交寒，令賞京師中城朝陽閘、東城卧佛寺育嬰堂、南城打磨廠、西城長椿寺甎塔胡同、北城圓通觀梁家園各粥廠每月粟米三百三十石。清化寺街崇善堂、梁家園百善堂、太清觀公善堂三處煖廠，暨教子胡同禮拜寺各小米三百石。朝陽門外南海會寺、崇文門外玉清觀各粥廠並岡子上興善堂煖廠、東便門外三忠祠粥廠各小米一百五十五石。

丁卯，又諭：升泰奏，遵旨傳諭第穆呼圖克圖並查明藏哲界址，開導情形各摺片。【略】刻下該大臣想已與保爾會晤，藏哲界址既已查明，印督又有甚望速了之語，著即熟商妥辦，一面嚴飭藏番勿得再出滋事。即將會商情形隨時飛咨劉秉璋迅速電奏。

辛未，兩廣總督張之洞奏，酌擬北海、高州兩鎮巡洋章程。現既改設高州鎮總兵，統轄外海水師，其巡洋上班應以高州鎮爲統巡，下班以陽江營遊擊爲統巡，新設北海鎮總兵已將龍門協水師兩營改歸管轄，其巡洋上班應仍以龍門協副將爲統巡，下班以北海鎮爲統巡。下部知之。

癸酉，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臺東直隸州統轄後山全境，地廣兵單，請添募勇營，以資鎮守。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一　甲戌，漕運總督盧士杰卒，賜卹如例。以李瀚章爲漕運總督。

丙子，欽奉懿旨，皇帝大婚典禮前經明降諭旨，一切遵照會典辦理。早據禮部單開，皇帝大婚前期遣官祭告天地、太廟、後殿、奉先殿禮節，請照案前二日舉行，當經查照會典改爲前一日黏簽宣示，該部宜如何敬謹遵行。以昭慎重。乃昨據繕奏清單仍開列大婚前二日祭告，殊堪詫異。【略】所有禮部堂官及承辦司員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德宗實録》卷二六〇　十月庚辰，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開導藏番具稟停戰，即赴邊界籌辦情形。得旨，該大臣甫經到任即能盡心開導，藏事已有轉機，深堪嘉許。刻下想已馳抵邊境，著即懍遵前旨，熟商妥辦，以副委任，並隨時將辦理情形速咨劉秉璋由電奏聞。

《光緒朝東華録》九一　癸未，欽奉懿旨，皇帝寅紹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擇賢作配，佐理宫闈，以協坤儀而輔君德。兹選得副都統桂祥之女葉赫那拉氏端莊賢淑，著立爲皇后。特諭。

欽奉懿旨，原任侍郎長敍之十五歲女他他拉氏，著封爲瑾嬪，原任侍郎長敍之十三歲女他他拉氏，著封爲珍嬪。

《德宗實録》卷二六〇　壬辰，頒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關防。以報效海軍經費，予前長蘆運同沈永泉等升敍有差。

《光緒朝東華録》九一　甲午，湖南提督周盛波卒，予謚剛敏，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並准於安徽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祠。

乙未，調衛榮光爲山西巡撫，崧駿爲浙江巡撫，剛毅爲江蘇巡撫。召陳彝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調沈秉成爲安徽巡撫，以高崇基爲廣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六〇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升泰奏，印藏挑釁交戰，藏兵潰敗情形，並瀝陳棘手實情各摺片。【略】升泰抵藏後布置一切均尚中肯，目前印藏情形非該大臣親赴邊界與英官面議，終難定局，且事機亦萬難再緩。據英使華爾身告知總理衙門，有該大臣於十月十二日啟程之説，著即懍遵疊次諭旨，熟商妥辦，該大臣務當勉爲其難，竭力開導，綏靖邊疆，以副委任。一面先將會商情形飛咨劉秉璋由電奏聞。至請電印督添派漢文通事一節，已飭總理衙門酌覈辦理矣。

乙巳，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津沽鐵路告成，驗收如式，各商稟請接造通州鐵路以廣利益。欽奉懿旨，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一　丙午，中法滇越邊界聯接電綫章程十二款成。是月，比利時國使巨維禮用回任。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十一月己酉，剛毅奏，陽曲等二十一廳州縣被旱被水被雹被雦成災，並綏遠渾津、黑河二村被雹歉收，查勘撫卹。下户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六一　庚戌，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奏，粤省歸還第五次洋款，遞年不敷鎊價，請於粤海關六廠洋藥税或六成洋税内撥補，以歸有著。下部議。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慶裕等奏，請飭撥東三省來年的饟並請催欠饟一摺。【略】著户部照數指撥，令該督撫等如數籌解，毋許遲延。

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承辦臺灣鐵路委員李彤恩病故，商股觀望，請改歸官辦，以裨海防。如所請行。

乙卯，欽奉懿旨，御史屠仁守奏，報效一途急宜停止。所稱報效萬金其營謀關通，常三數千金不等，而副都統恩佑乾没獨多等語。是否屬實，著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王大臣確查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尋奏，各員捐呈投遞與恩佑初不相涉，實無乾没確據。現定擬章程以嚴收捐之限，一俟臣衙門入款如常，海防有恃，即將收捐一項停止。欽奉懿旨，依議行。

以辦事和衷，賞奧國駐上海領事夏士寶星。

丁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關提存出使經費，謹將收撥總數彙覈請銷，並請飭下南北洋大臣將先後借撥銀一百八十七萬餘兩，迅速籌解，以資應用。又奏，粤海關欠解出使經費共銀七十八萬餘兩，請飭該監督趕籌補解，以重要款。均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丁巳，洪鈞奏，請選派庶吉士出洋，畀以二三等參贊，三年期滿由使臣保奏，授職編檢。總署已經考取之正途章京擇派參隨，俾先期閱歷，參隨員數明定限制，遊歷經費併入度支。下所司議奏。

戊午，理藩院尚書紹祺卒，派載澤前往奠醊，卹蔭如例，並賞銀一千五百兩治喪。以嵩申爲理藩院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六一　壬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滇粤邊界中國電綫與越南北圻法綫相接，藉收越南，暹羅，印度等處商報之利，有事斷綫阻信，仍可操縱由我，謹照録章程呈覽。如所請行。

又奏，北洋海軍俸餉等項，擬自光緒十五年正月起悉照新章辦理，以清界限。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以丁汝昌爲北洋海軍提督，林泰曾爲北洋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爲北洋海軍右翼總兵。

《德宗實録》卷二六一　予山東捐建故四川總督丁寶楨專祠，列入祀典。從山東巡撫張曜請也。

辛未，又諭：有人奏，崇文門内外有軍人王四海及弟王五石頭，朝陽門外有東霸天劉大及牛眼馬四、小太歲張七，西四牌樓有猪牙子金三及崔禿子，滾地雷紀大，花户葉三即葉書年諸匪，或結黨兇横，或包攬倉務，請飭查拏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密查拏，務獲究辦。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秉璋，升泰十月十六日奏報已悉。【略】昨據英使聲稱，該大臣已於十九日到納東地方，此後與印使相見，撤兵定界，不難次第商辦，所請撥銀七八萬兩，即著劉秉璋如數籌撥，即日迅解打箭爐城，交廳員暫存，以便轉匯，勿稍遲緩。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壬申，國史館續纂文武大臣年表及臣工奏議全書成，予出力人員奎華等並總纂官李端棻等獎敘有差。

癸酉，長順奏，伯都訥等處被水。報聞。

《德宗實録》卷二六一　甲戌，諭内閣：翰林院侍講學士志鋭奏，請續修《八旗氏族通譜》一摺。【略】該侍講學士所請開局續修之處，著毋庸議。

乙亥，山東巡撫張曜奏，嵩武軍馬步礮隊十一營分紮煙臺海防，本年應支月餉銀兩請飭部撥發，以資軍食。下部議。

《德宗實録》卷二六二　十二月戊寅，以侵吞公款革福建臺灣機器局委員候選知縣洪熙職，永不敘用。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蔭桓，電悉。美繳賠款，著照所請行。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色楞額奏，俄國毆斃中國兵民一案，幾肇釁端，並陳時局窒礙情形一摺。寧遠一案，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使確查妥辦，並知照洪鈞轉電該將軍彈壓兵民，勿任滋事。此事近在伊犂，色楞額責無旁貸，總在就地確查，與該領事持平商辦。該處密邇鄰疆，此等交涉事所常有，必須持以鎮静，斷不可急遽張惶，致滋貽誤。兹據奏俄領事允撤馬隊回國，現在謠言已息，地方安静等語。該將軍仍當加意防維，隨時約束兵民，毋令别生枝節。

癸未，署河東河道總督吴大澂奏，節交冬至，鄭工東西兩壩進占順利，合龍已有把握。得旨，覽奏合龍有期，殊深欣盼，即著該署督等乘此事機得手，督飭員弁妥速趲辦，早日告成，以慰廑系。

乙酉，諭内閣：明年舉行歸政典禮，崇上皇太后徽號，普天率土，抃舞臚歡，多士如林，涵濡聖澤，允宜特開慶榜，俾遂觀光。著於光緒十五年舉行恩科鄉試，十六年舉行恩科會試。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户部奏，催雲、貴二省應辦銅鉛認真開採，提前起解。得旨，允行。

《德宗實録》卷二六二　稟承懿訓，命將專征天山南北各城一律戡定，綜計戰事始末二十餘年，允宜載諸簡編，昭兹來許。即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充方略館總裁，督飭提調總纂等官詳慎編輯，毋稍疏漏，所有應行各事宜並著隨時斟酌辦理。

己丑，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自秘返美，更派繙譯官林怡游充駐秘參贊，代辦使事。又奏，擬酌照檀香山辦法在巴拏馬島添設商董，以保華商。

庚寅，以洋員當差出力，賞德國教習施密士額德茂、英國醫官鮑德均伊爾文等三等寶星，德國隊長貝阿四等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壬辰，太和門災。

《德宗實録》卷二六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直省各督撫共籌銀二百六十萬兩分批解津，不惟海防緩急足恃，騰出閒雜各款專顧欽工，亦不致有誤盛典。欽奉懿旨，允之。

詳定海軍經費生息章程。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也。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甲午，諭：本月十五日夜間，貞度門不戒於火，延燒太和門及庫房等處。所有本日值班之章京護軍等於禁城重地並不小心看守，實堪痛恨，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值班之前鋒統領恩全疏於防範，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

《德宗實録》卷二六二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太和門等處應修工程，著工部、内務府會同覈實勘估，奏明請旨。

《光緒朝東華録》九二　乙未，李鴻章奏，永定河合龍，請將淮練各軍給獎。下部議奏。

丙申，鄭州河工合龍。

《德宗實録》卷二六二　丁酉，又奉懿旨，余聯沅、屠仁守等，洪良品等奏，請停辦鐵路摺三件，徐會澧等摺内請停鐵路一條。著海軍衙門會同軍機大臣，妥議具奏。

戊戌，欽奉懿旨，翁同龢等、奎潤等，游百川、文治奏請停辦鐵路摺四件，片一件。著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會同軍機大臣歸入余聯沅等摺件，一併妥議具奏。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前出使大臣徐承祖貪劣侵欺、列款糾參，請飭查辦，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細確查。兹據該衙門奏稱，分别行查户部、南北洋大臣、出使日本大臣嚴密查覈，業經先後覆到。原參徐承祖各款中以浮冒銅價及浮開運費爲最重，李鴻章覆函及黎庶昌咨覆内所稱各節，顯有浮冒情弊等語。徐承祖經朝廷特簡派令出使日本，復以部局需用銅斤，責成購辦，宜如何潔己奉公，覈實經理。乃竟營私肥己，種種侵漁，即就銅價一項而論，據黎庶昌所查已浮冒銀三萬餘兩之多，其餘運費餘銅各節均有弊竇，似此牟利妄爲，行止貪鄙，實堪痛恨。二品頂戴候選道徐承祖著先行革職，聽候查辦。並著曾國荃飭派妥員前往六合縣，將該革員原籍財産嚴密查封備抵，所有浮銷銀數究有若干，及其餘被參各款均應徹底根究。

壬寅，以辦理天津水師學堂成效昭著，直隸道員吕耀斗仍交軍機處存記。

以訂購洋輪坐車、火輪車出力，賞德國洋商德威尼等三等寶星。

乙巳，諭内閣：劉錦棠奏，懇恩展假回籍省視祖母一摺。覽奏情詞墾切，自應勉如所請，劉錦棠著賞假六箇月，准其回籍省親，假滿即行回任，以資倚畀。甘肅新疆巡撫著魏光燾暫行護理。

丙午，以鄭州大工合龍，實授吴大澂河東河道總督，並賞頭品頂戴。開復革職留任河南巡撫倪文蔚，留工效力山西布政使紹誠、按察使潘駿文處分，並賞還禮部尚書李鴻藻頂戴。釋回革職遣戍前河東河道總督成孚，以按察使候補，並賞還署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銜翎。餘升敘開復有差。

光緒一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德宗實録》卷二六四　正月庚戌，以大理寺卿劉瑞芬爲廣東巡撫，未到任前仍以兩廣總督張之洞兼署。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甲寅，張曜奏，河運未能久停，請改撥海運漕米二十萬石仍歸河運。下户部速議具奏。尋部覆議准。得旨，飭部照辦。

乙卯，衛榮光奏，查明各屬荒産並新墾田地請將地漕等項分别蠲免。允之。

辛酉，以張之萬爲大學士，徐桐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毓汶爲刑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六四　諭軍機大臣等：欽奉懿旨，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請由天津至通州接修鐵路，當經降旨允准。嗣據御史余聯沅等先後陳奏，請停辦鐵路，均諭令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會同軍機大臣妥議具奏。兹據會商籌議，逐款臚陳，詳加披閲，所陳各節辨駁精詳，敷陳剴切，其於條陳各摺内似是而非之論，實能剖析無遺。惟事關創辦，不厭求詳，在廷諸臣於海防機要素未究心，語多隔膜。該將軍督撫等身膺疆寄，辦理防務，利害躬親，自必講求有素。著慶裕、定安、曾國荃、卞寶第、裕禄、張之洞、崧駿、陳彝、德馨、劉銘傳、奎斌、王文韶、黄彭年按切時勢各抒所見，迅速覆奏，用備採擇。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壬戌，命徐桐兼會典館正總裁。

癸亥，杭州將軍長善卒，卹蔭如例。

調恭鏜爲杭州將軍，以依克唐阿爲黑龍江將軍，卓淩阿爲琿春副都統。

《德宗實録》卷二六五　乙丑，欽奉懿旨，禮親王世鐸奏，再陳下悃，請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一摺。【略】該親王自入直以來恪恭盡職，機務悉臻妥協，朝廷深資倚畀，著照常入直，毋庸固辭，所請開去要差之處，仍俟數年後一切全復舊制，再降諭旨。

又諭：朕叔惇親王薨逝，已降旨派貝勒載瀅前往奠醊，朕於本日恭奉慈禧皇太后親臨府邸賜奠，用示篤念懿親至意。

丁卯，欽奉懿旨，御史屠仁守奏，歸政届期，直抒管見一摺。據稱歸政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聖鑒，懇恩披覽，然後施行等語。覽奏殊深駭異。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略】該御史此奏既與前

旨顯然相背，且開後世妄測訾議之端，所見甚屬乖謬。此事關繫甚大，若不予以懲處，無以爲逞臆妄言紊亂成法者戒。屠仁守著開去御史，交部議處，原摺著擲還。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丁卯，以世鐸爲宗人府宗令，奕劻爲宗人府右宗正，晉祺爲宗人府左宗正。

《德宗實録》卷二六五　戊辰，又奉懿旨，垂簾聽政以來，軍機大臣朝夕論思，恪恭匪懈，每遇軍國重事，指示機宜，均能悉心區畫，克慎克勤。現在歸政屆期，深宫數十年兢業之懷可以少釋，實惟前後諸臣夙夜在公，襄成郅治，允宜特沛恩施，以示寵眷。禮親王世鐸著賞給御書果行育德扁額一方，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額勒和布著賞給御書言物行恒扁額一方，張之萬著賞給御書進德修業扁額一方，兵部尚書許庚身著賞給御書居德善俗扁額一方，刑部尚書孫毓汶著賞給御書經德秉哲扁額一方，均交部從優議敘。前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致仕大學士寶鋆著賞食全俸。前大學士閻敬銘、户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工部尚書潘祖蔭、湖南巡撫王文韶均著交部議敘。原任大學士文祥、桂良、左宗棠，協辦大學士沈桂芬、户部尚書沈兆霖、禮部尚書李棠階、工部尚書曹毓瑛、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内閣學士景廉均著賜祭一壇。

又奉懿旨，各省封疆大吏均爲國家倚任之臣，其久歷戎旃，熟諳韜略者，懋建殊勛，賢勞尤著。現任提鎮諸臣，類皆起自行間，洊膺專閫。各該文武大員爲國宣勤，歷久不懈，現在歸政伊邇，允宜分别施恩。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賞用紫韁，兩江總督曾國荃、雲貴總督岑毓英均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陝甘總督楊昌濬、山東巡撫張曜、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

又奉懿旨，本年正月舉行皇帝大婚典禮，二月舉行歸政典禮，普天率土，抃舞歡騰。因思國有大慶，中外攸同，自各國訂約通好以來，信睦之誼。久而彌著，各國駐京使臣均能深明大體，慎固邦交。兹當盛典躬逢，允宜慶忱同洽，所有現在京城之巴蘭德、田貝、鹽田三郎、華爾身庫滿、羅德理、李梅、維禮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郡王奕劻等於二月内擇日在署設燕款待，並頒給如意緞疋等件，其現未在京之盧嘉德、費果孫並著一併頒給。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欽奉懿旨，頭品頂戴花翎總稅務司赫德久辦洋稅，精明切實，事事盡心，近來收數逐年加增，確著明效。歸政伊邇，允宜特加褒奬，以勵成勞，赫德著賞給三代一品封典。

《德宗實録》卷二六五　又奉懿旨，御史林紹年奏，督撫報效，有關政體民生，請旨飭禁一摺。海軍爲經國要圖，自光緒十一年創辦以來，規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准由兩江等省於正雜諸款内騰挪鉅款，分年撥解天津，由李鴻章發商生息。各省籌解之銀專備海軍不時之需，其每年息銀則以補海軍衙門放項之不敷，並無令各省督撫報效之事。該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責進獻，督撫肆誅求等語，任意揣測，危詞聳聽，殊屬謬妄，林紹年著傳旨嚴行申飭。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鴻章電，袁世凱電稱朝鮮國王爲李應浚所愚，謂已行賄二萬餘金，禮部允免專使等語，當諭令禮部確查覆奏。兹據該部奏稱，派員面詢該使臣等，堅稱不知有行賄免使等事，來京亦無消息等語。此事虚實，惟以李應浚來京與否爲緊要關鍵，既未來京，無憑根究，著李鴻章電飭袁世凱就近詢問該國王。【略】尋奏，遵諭查明，朝鮮並無行賄希免專使各情，係李應浚指中國官吏爲由欺王騙財，與四譯館及禮部司員書吏無涉。下所司知之。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呈進德國君主恭賀大婚典禮國書。報聞。

壬申，上禮服詣太和殿閱視皇后册寶，遣大學士額勒和布爲正使，禮部尚書奎潤爲副使，持節奉册寶詣皇后邸册封葉赫那拉氏爲皇后。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甲戌，上詣壽皇殿行禮，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德宗實録》卷二六五　乙亥，吏部奏，遵議開缺御史屠仁守處分，比照違制律議以革職留任，惟現已開缺，應於補官日辦理。得旨，所稱屠仁守開去御史之處另行辦理，係作何辦理，議以補官日革職留任係補何官，著該部明白回奏。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色楞額等奏，伊塔遠居邊要，巡撫礙難遥制，擬將地方文武仍歸將軍、副都統就近專轄一摺。新疆改設行省，分置郡縣，左宗棠創議於前，劉錦棠等詳議於後，一切官制營制甫經議定，自未便遽行更張。惟據色楞額等所陳，伊塔距新疆省會太遠，文移往返數千里，動輒兼旬。文武各官若不就近專轄，深恐呼應不靈，致誤事機，擬援照直隸承德府歸熱河都統管轄之例，仍歸伊犁將軍、副都統專轄等情事，關邊防緊要，不厭求詳，著楊昌濬、譚鍾麟、劉錦棠、魏光燾按照所奏各節，詳細覈議。【略】尋議，應毋庸更張。惟設立軍標當照辦，擬請於伊犁原定漢隊四千人内撥千人隸之將軍，塔爾巴哈台原定漢隊二

千人內撥五百人隸之副都統。從之。

《德宗實録》卷二六六 二月戊寅，欽奉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吴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皇帝入嗣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宫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恭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黄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醇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内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慮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説，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此深宫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兹當歸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此邪説競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越古今，即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共白。嗣後闚名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己卯，上詣慈寧宫行禮，御太和殿親政受禮。

庚辰，上詣慈寧宫行禮，御太和殿受賀。

以恩承爲東閣大學士，張之萬爲體仁閣大學士。

壬午，命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福錕等宴各國駐京使臣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頒給玉如意、綢緞、活件。

丙戌，諭：曹鴻勛著授載潤讀，張仁黼著授載濟讀。

《德宗實録》卷二六六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升泰奏，移營仁進岡，開導藏番布置諸務，暨請刊用關防各摺一片。哲孟雄與英國定約租地，事屬已成，無可挽救。該國本在版圖之外，現在勢窮力竭，願求内附，若照所請辦理，英人窺伺已久，必不相讓，殊於藏事無益有害。該大臣許其保護而爭照舊二字，所見甚是。布魯克巴派兵來營效力，該大臣重給賞需，飭其速回，所辦亦中肯綮。總之，此時惟有就事論事，將藏案妥籌完結，若别生枝節，必致貽誤大局，諒該大臣必能體會此意也。長庚到任後，著暫緩赴邊，即由升泰咨照該大臣知悉。升泰於此事情形已熟，即著責成一手經理，該大臣務當勉爲其難，與英官妥爲商辦，徐與磋磨。

《光緒朝東華録》九三 戊子，諭：本年輪應查閱福建、浙江、廣東、廣西、四川營務之期。福建即派卞寶第、浙江即派崧駿、廣東即派張之洞、廣西即派沈秉成、四川即派劉秉璋逐一查閱，認真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奏，毋得視爲具文。

《德宗實録》卷二六七 癸巳，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唐炯奏，東川、昭通兩府銅廠漸次見功，本年可得銅一百數十萬斤起解，以後必能逐年加增，請飭部籌撥銅本一百萬兩，以資採買發價。得旨，據奏雲南礦務漸有起色，著照所請由户部指撥的款一百萬兩，限期分解，以應急需。

甲午，以大婚禮成，賞朝鮮國王及王妃緞疋如例。朝鮮國續進慶賀歸政方物。

丁酉，以兵部尚書許庚身爲國史館副總裁官。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鍾泰奏，請調礮械以備操防一摺。據稱寧夏滿營向無新式槍礮，附近無從購辦，旗營無款可籌，請就近由陝甘總督撥給陸戰洋礮數尊、洋槍一千杆，配齊子藥，運解到營等語。即著該督酌量籌撥，俾資應用。

乙巳，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美國禁阻華工新約中輟，善後較難，謹録呈前使臣鄭藻如所擬自禁議略及草約新例，請飭直隸、兩廣督臣妥籌補救。

命户部右侍郎曾紀澤、兵部左侍郎徐用儀管同文館事務。

《德宗實録》卷二六八 三月丙午，以江蘇按察使陳欽銘爲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賞翰林院侍講崔國因二品頂戴，爲出使美日秘國大臣。

以辦理兩廣電綫出力，予直隸州知州沈嵩齡等獎敘。

《光緒政要》卷一五 丁未，兩湖總督張之洞奏辦蘆漢鐵路。

《德宗實録》卷二六八 庚戌，以臺番歸化逆首就擒，予出力人員副將林福喜以總兵記名簡放，都司鄭有勤、劉朝帶免補參將遊擊，以副將補用，並賞巴圖魯名號，千總林勝標、紳士郎中蔡占鼇等升敘加銜開復有差。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鴻藻爲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崑岡、潘祖蔭、禮部右侍郎廖壽恒爲副考官。

壬子，巡閱長江水師前兵部尚書彭玉麟奏，因病請開去差使。得旨，覽奏殊深廑系，該尚書務當加意調攝，毋庸開去差使。俟痊愈後，再行照常巡閱，以資倚畀。

以理藩院尚書嵩申、吏部尚書徐桐兼署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長署禮部尚書。

癸丑，駐藏幫辦大臣升泰【略】又奏，布魯克巴部長傾誠向化，請頒給敕書印

信，責令防守邊隘。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會奏，請俟藏邊事定後，頒給布魯克巴封號印敕。報聞。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長順等奏，吉林練隊所需洋火藥等件餘存無多，請飭天津機器局發給洋火藥二萬斤、鉛丸五十萬粒、銅帽二百萬粒等語。著李鴻章照數撥給，以資應用，所需價銀即由户部於吉林練餉項下如數扣抵，就近撥還直隸歸款。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己未，黄彭年奏，吴中以水利爲第一要務，從前屢經修濬，近來復多淤塞，上年旱災，凡水泉可通之處，宜救田畝，皆得收成，其去水太遠之區禾悉黄槁，是其明證。然旱年失水爲害尚輕，設遇潦漲無從宣洩，則爲害更大。查小河支港業經遵照向章責成州縣就地籌濬，至經流幹河需款較巨，籌畫維艱。臣擬委員查勘各經流亟應修治之處，俟賑務完竣，核計尚有餘款擇要興修，期於國計民生實資裨益。報聞。

壬戌，卞寶第奏，臺省新案交代，仿照山東新章按半年開報。下户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六八　丁卯，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藏番具結，遵旨撤兵，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英使，約期撤兵。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戊辰，諭：閻敬銘奏懇准回籍調理一摺。閻敬銘著准其回籍並加恩賞給馳驛，該大學士辦事認真，深資倚畀，一俟病痊，即行來京陛見。

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幸頤和園，閱水陸操五日。

《德宗實録》卷二六八　辛未，浙江巡撫崧駿奏，浙省奉撥北洋經費，力難解足，酌定本年解數二十萬兩，並籌補兩年舊欠四萬兩。下所司議。

山東巡撫張曜奏，加修山東黄河隄埝，遷移災民，請飭將各省所收鄭工捐輸銀兩撥爲山東工賑之需。下所司速議。

癸酉，添鑄北洋海軍新設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印信關防十八顆。從直隸總督李鴻章請也。

乙亥，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前辦撫番大員沈葆楨、吴贊誠功績在臺，請於臺灣建立專祠。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是月，德意志國使臣巴蘭德歸國，旋回任。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羅德理歸國，參贊鄂尼思署理。義大利國使臣盧嘉德卒，賈雅第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六九　四月丁丑，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祥麟等奏，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俄人越界采金，請派員履勘邊界。得旨，所有應勘界址，著先行遴派妥員詳細履勘，並知照庫倫辦事大臣派員會同查勘，奏明辦理。尋祥麟等奏，派員前往車爾里克一帶細勘，俄人蓋房、窖金，開地三事俟呈覆到日，請旨遵辦。其沙濱嶺迤東至恰克圖界址亦會同派勘，如有應行添建牌博之處，俟繪圖奏明遵辦。

戊寅，諭内閣：山東連年被災，收成歉薄，民情困苦，上年張曜奏請截留京饟銀五萬兩，本年奏請由藩庫籌銀五萬兩，並請飭部撥銀十萬兩作爲賑款，先後降旨允准。惟念該省災區甚廣，現届青黄不接，小民覓食尤艱，流離失所，殊堪憫惻，著加恩截撥本年輪船起運南漕十萬石，由李鴻章飭令迅速運往山東，交張曜派委妥員剥運被災地方，及時分散。

辛巳，又諭：唐炯奏，辦理礦務應購開鑿、通風、洩水三種機器，現已派員前往東洋購辦，請准免徵稅釐等語。此項機器准其免納稅釐，即著曾國荃轉飭各關一體遵照辦理。

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唐炯奏，滇礦開采漸著成效，巧家白錫蠟山産銅尤富，迤南所屬寧州及曲靖府屬之平彝、昭通府屬之大關等處，銅苗甚旺，請推廣采辦，並續延日本礦師，購買機器。下部知之。

癸未，欽奉懿旨，上月二十三日臨幸頤和園，閱視神機營水陸各操，隊伍整齊，聲勢聯絡，實深嘉悦。醇親王奕譞管理多年，訓練精勤，卓著成效，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

又奉懿旨，前因籌議鐵路事宜，諭令沿江沿海將軍督撫各抒所見，以備采擇。嗣據陸續覆奏，詳加披閱，其偏執成見、不達時勢及另籌辦法尚未合宜者毋庸議外，張之洞、劉銘傳、黄彭年所奏各有見地。而張之洞所議，自盧溝橋起徑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劃爲四段，分作八年造辦等語，尤爲詳盡。此事爲自强要策，必應通籌天下全局，海軍衙門原奏意在開拓風氣，次第推行，本不限定津通一路，但冀有益於國無損於民，定一至當不易之策即可毅然興辦，毋庸築室道謀。著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即就張之洞所奏各節，詳細覆議，奏明請旨。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諭：上月二十三日，朕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閱看神機營水陸各操，技藝精熟，聲勢聯絡，該大臣等平日訓練認真，深堪嘉尚。所有管營大臣慶郡王奕劻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都統德福、扎

拉豐阿，副都統熙敬、容貴，全營翼長副都統秀吉恩佑，均著交部議敘。營務翼長祥普並各委員管帶官均著交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酌加保獎，其餘各項書手兵丁等，均著加恩賞銀五千兩以示鼓勵。

《德宗實録》卷二六九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荃奏，遵旨查辦已革道員徐承祖被參各款一摺。此案以浮冒銅價、私匿餘銅、浮侵運費爲最重情節，茲據逐款訊明。徐承祖辦事粗疏，虛糜帑項尚非貪利營私，業經革職，姑免治罪。惟虧折洋釐銀至三萬二千餘兩之多，亟應嚴行追繳，著照所擬勒限一年，如數繳清，儻敢任意延宕，逾限交不足數，仍拏交刑部，按律懲辦，決不寬貸。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戊子，升泰奏，藏兵已撤，赫政到邊，及擬赴白棟與英官會議分界通商事宜。下該衙門知之。

庚寅，吴大澂奏，鄭工合龍以後應辦善後事宜，及造册報銷、測繪河圖諸務並歸善後局辦理。報聞。

《德宗實録》卷二六九　辛卯，諭内閣：前因山東連年災歉，疊次籌撥銀兩，復以該省災區甚廣，截撥南漕賑濟。朝廷軫念窮黎，無時或釋，朕恭奉懿旨，東省災民甚衆，恐前撥銀米尚有不敷，著發去宫中節省内帑銀十萬兩作爲賑款，交張曜分派妥員，詳查災區，迅籌散放。

賞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二品頂戴，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

乙未，派大學士恩承、協辦大學士徐桐、禮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許庚身、工部尚書潘祖蔭、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長、户部左侍郎孫詒經、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爲殿試讀卷官。

丙申，策試天下貢士許葉芬等二百九十六人於保和殿。

庚子，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張建勳爲翰林院修撰，李盛鐸、劉世安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杜本崇等一百三十二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孫廷翰等一百九十六人賜同進士出身。

辛丑，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懸挂國旗，請分别等級，定爲方式，俾與商旗區别。如所請行。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乙巳，日本國使臣鹽田三郎卒，參贊金立吐醉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七〇　五月丁未，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飭令藏番辦理定界通商，已有端倪，專候印使約期親往會議。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癸丑，諭：户部奏，虧短銅斤委員請旨交部嚴追一摺。雲南運銅委員惠山運解京銅短交三萬八千餘斤，應賠銀五千餘兩，前經部議革職勒追，今期限久逾，仍未完繳，實屬任意延玩。已革雲南楚雄縣知縣惠山，著鑲黄旗漢軍都統送交刑部，嚴限監追，以儆玩泄。

丁巳，定安等奏，遣撤吉林客隊，仍以原餉募練本省兵勇。得旨，准行。

《德宗實録》卷二七〇　己未，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唐炯奏，銅廠添爐購炭，趕速煎運，並覆陳威寧鉛廠情形。下部知之。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長請假修墓，以禮部尚書李鴻藻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乙丑，督辦船政候補三品京堂裴蔭森奏，自製龍威兵輪出口試洋情形。又奏，擬委出洋學生試造槍礮，請於節省經費項下購置機件。均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四　予故雲貴總督劉長佑廣西省城專祠，列入祀典。

諭：定安等奏，查勘福陵、昭陵應修工程，請擇吉興修一摺。著欽天監於本年六月内選擇吉期，先行知照，即著盛京將軍會同工部侍郎届期敬謹興修。

癸酉，蠲丹江衛屯田被水秋糧。

是月，日本國新簡駐華使臣大鳥圭介抵任。

《德宗實録》卷二七一　六月丙子，諭内閣：雲貴總督岑毓英秉性公忠，才識沈毅，【略】本年四月力疾銷假，方冀醫治就痊，長資倚畀，遽聞溘逝，軫惜殊深。岑毓英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並於雲南省建立專祠，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國史館立傳，賞銀一千兩治喪，由雲南藩庫給發，照總督例賜卹。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丁丑，以王文韶爲雲貴總督。

調前德鏞爲福建臺灣布政使，以鄧華熙爲湖北布政使，岑毓禧爲雲南按察使，以邵友濂爲湖南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七一　戊寅，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藏番已允在亞東地方通商，英人雖强，似亦無可要挾，現在印督尚未照覆，俟定議後再行請旨辦理通商事宜。報聞。

己卯，派大學士額勒和布、禮部尚書李鴻藻承修太和門等處工程。

辛巳，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澎湖一島爲閩臺咽喉，形勢散漫，現經勘定，於碼宫地方憑海築城，聯絡礮臺，以資捍衛。下兵部知之。

丙戌，諭内閣：奕劻等奏，各省關應解海防經費限滿，請分别勸懲，開單呈

覽一摺。據稱各省關應解上年海防經費及補解歷年欠款，有陸數全解者，有尚未解清者，自應查照定章，分別勸懲。所有業經解清之湖北省及閩海、鎮江、江漢、蕪湖、粵海各關著交部查取職名，給予議敘。其未經解清之江蘇、江寧、浙江、江西等省著查取職名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奕劻等奏，請飭內務府歸還海軍衙門借款等語。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即將十三年分欠解銀一萬兩，十四年分應還銀八萬兩，並本年應還之款一併迅籌解還，勿再延宕。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壬辰，徐桐等奏，本月十六日據臣院侍講銜編修王懿榮呈稱，爲《四庫全書》事關文教，請俟《方略》、《會典》兩書告成後，懇恩特飭續修事。竊職伏見乾隆朝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目，所收書籍上自周秦以迄我朝，三千餘年聖作明述之跡，粲然大備，中間恭載列聖御製全集，御纂欽定各書，牢籠天地，彪炳古今，漢唐以來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至我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網羅散失、採集逸佚、復古再成之書，説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地輿、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迭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僞而改題者真，考據一門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録者，其爲粹美。庶幾前編皆所以導揚盛治，恢崇至道，千載一時，於今爲烈。職愚以爲皇上親裁大政，庶事求舊，以聖紹聖，美善畢臻，所宜重開新館，續纂前書。【略】上諭：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飭取列學官各一摺。著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旨。

《德宗實録》卷二七一　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代奏，編修王懿榮呈請懇恩訓飭衍聖公向學，並飭山東巡撫整理地産一摺。衍聖公生爲聖裔，承襲世爵，允宜讀書砥行，勉承先澤。孔令貽上年來京，疊次召見，察其材質尚堪造就，著張曜傳諭加意進修，延訪明師，講求經史實學，勿染世禄驕奢之習，庶可仰副朝廷慇慇期望之意。至所稱衍聖公府田産，百户把持，任意出納，並有侵吞蒙混情事，並著該撫遴派妥員前往曲阜，會同地方官詳細確查。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癸卯，升泰奏，藏印邊事自赫政三月二十一日前赴印營之後，倏已將届兩月，奴才屢次遣弁往催，據赫政覆函，總以英廷印督及駐京公使往覆電商，尚無約期確信。奴才久駐於此，雖中情焦灼，然以邊事重大，且曾蒙聖訓徐與磋磨，亦惟有静心專候。昨據探卒回稱，納蕩印營將磝隊移赴白棟一帶，是已退劄三站，有撤回之意，第尚未接印使來文，僅據探報所云如是。惟納蕩尚有印兵千餘，哲境扣移及丁里八甲兩處，亦分有印兵屯劄，總計不下四千，必須會議之後，始能促其速撤。理合將實在情形由五百里附片具陳。報聞。

《德宗實録》卷二七二　七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張曜奏，前經部議，加培黄河兩岸隄埝，指撥各省鄭工捐輸銀兩，現除山西等省陸續解到外，其餘指撥江蘇、甘肅、新疆、福建、臺灣、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應解山東銀兩迄今尚未起解等語。山東黄河增培隄埝工程需款孔亟，既經該部指撥各省鄭工捐項均係有著之款，何以尚未報解，即著各該省督撫迅將前項銀兩如數解往山東，以資工用，毋稍延緩。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壬子，慶裕因病請解任，允之。

甲寅，以裕禄爲盛京將軍。

《德宗實録》卷二七二　乙卯，閩浙總督卞寶第奏，江西幫船匪徒，聚衆滋事，業經官兵擊散。得旨，即著飭屬認真掩捕逸匪，毋留餘孽，以靖地方。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丙辰，調張之洞爲湖廣總督，以李瀚章爲兩廣總督。

《德宗實録》卷二七二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道員龔壽圖前於光緒六年在上海設立機器織布局，招合股分銀四十萬兩，至今十年迄未開辦。去年忽稱資本虧折，改由龔彝圖經理，如不續加銀兩，前票作爲廢紙，以致物議譁然，請飭查辦等語。【略】著即據實覆奏，毋稍徇隱。尋奏，龔壽圖當創辦之初，即陳明專管官務，並不經手銀錢，委無設詞誑騙情弊。龔彝圖是北洋大臣札委接辦局務，亦非私相授受，老股加價三十兩逾限不加，以三股折作一股，給換新票，稟准有案，並非作爲廢紙。所有局中虧折，係專管商務之候選道鄭官應所爲，應嚴催鄭官應來滬，勒限究追，以儆效尤。以後局務責成龔壽圖等認真經理。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己巳，繼格奏，同文館學生三年考試，請給予繙譯生、附貢生、監生。允之。

《德宗實録》卷二七二　庚午，山東巡撫張曜奏，河工現在困難情形，並自請罷斥。得旨，該撫爲朝廷特簡，河工尤關重要，惟當悉心經理，以副委任，毋得意存諉卸。

癸酉，兩廣總督張之洞奏，粵省籌捐經費購置外洋機器，建廠自造槍礮以爲自强久計。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七三　八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朕欽奉懿旨，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遵議通籌鐵路全局一摺。據稱擬照張之洞條陳，由盧溝橋直達漢口，現在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州，北由盧溝至正定府，其餘再行次第接辦，並臚陳籌款購地各節。所奏頗爲賅備，業據一再籌議，規畫周詳，即可定計興辦。著派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開辦，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駿德隨同辦理，以資熟手。此事造端閎遠，實爲自强要圖，惟創始之際難免羣疑，著直隸、湖北、河南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紳民，毋得阻撓滋事，總期内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蔵全功而裨至計。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丁丑，廣西巡撫高崇基卒，賜卹如例。

己卯，以馬丕瑤爲廣西巡撫，張聯桂爲廣西布政使。

庚辰，命載漪爲閱兵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七三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會奏，議駁劉銘傳奏基隆煤礦及新竹煤油擬令英商承辦一摺，已依議行矣。該衙門所奏臺灣煤礦如合同内所載定立年限，指定界限，不准華民開窓，加徵土煤釐捐各節，有妨本地民生及洋商承辦後種種流弊，立論極爲切當。此事開辦十餘年未著成效，實由承辦之人經理不善，該撫思欲補救，不於所用官商實力講求，輒與英商訂擬合同，雖可作爲罷論，究屬多此一舉，辦事殊屬粗率，著傳旨申飭。該撫接奉此旨後，即著按照該衙門所奏，慎選賢員，破除積習，將煤礦各事宜認真覈實，妥爲經理，總在用人得宜，自可漸收成效。如産煤日絀，虧折太多，亦應酌量情形另籌辦法，毋再草率從事，致滋後患，慎之。

辛巳，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已故候補道袁保齡辦理海防，以死勤事，懇請優卹，並附祀其父袁甲三專祠。得旨，袁保齡著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所請附祀之處，著毋庸議。

丙戌，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密陳近日邊情。得旨，覽奏具悉，此次該大臣迅速赴邊挽回藏事，深明機要，赫政勤奮耐勞，著先行傳旨嘉獎。

丁亥，諭内閣：山東黄河本年伏汛盛漲，章邱、齊河等隄埝先後漫溢，濱河各州縣村莊多被淹浸，災區甚廣。疊經諭令張曜妥籌賑撫，瞬交寒令，災民困苦情形，尤深軫系，著將該省本年新漕截留十萬石備賑，隨漕輕齎等項一併按數扣支。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癸巳，諭：本年夏秋間，四川涪、雅兩江漲溢，近水州縣民間田廬被淹，災區甚廣，朝廷殊深軫念，加恩著於該省捐輸項下賞撥銀五萬兩，俾資賑濟。即著劉秉璋分給被災各處，飭屬核實散放，務期實惠及民，毋任稍有弊混，用副撫卹災黎至意。

丁酉，天壇祈年殿災。

《德宗實録》卷二七三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瑞典那威國王誕生皇孫，請飭出使俄德奧和國大臣洪鈞轉行致賀。報可。

己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懇將本届山海鈔關加增贏餘銀兩截留，備海口水雷營需用。從之。

壬寅，兼署雲貴總督譚鈞培奏，蒙自開關日期並陳添設分卡，歸併稅關情形。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五　是月，荷蘭國使臣費果孫回國，副使來因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七四　九月甲辰，以江南水旱爲災，英國君主捐銀助賑，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致謝，賞律師擔文三品頂戴。

乙巳，督辦船政候補三品京堂裴蔭森奏，閩廠協造粵東、廣庚、廣乙兵輪先後下水，並陳廠務情形。又奏，經費支絀，請暫停青州開船陽工程。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己酉，曾國荃奏，查上海製造局舊有成大帆船一隻，不堪行駛，久泊浦江，日受風潮，勢必蝕朽廢棄。現因招商局需用蔴船，覓購爲難，請將該帆船撥給該局修改，以作蔴船，於製造局既省看守之煩，於商局亦免另購之費，一轉移間兩有裨益等情。臣查核所請，與海安輪船撥歸商局改作蔴船之案情事相同，似可照撥。下所司知之。

庚戌，命游智開署理廣東巡撫。

《德宗實録》卷二七四　癸亥，伊犂將軍色楞額【略】又奏，俄國地震，難民恐擾邊陲，通飭一體嚴密防範。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乙丑，予故貴州按察使席寶田於本籍及立功地方建祠，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

《德宗實録》卷二七四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風聞東三省新練之軍仍未精强，聚兵既多，不免漸染習氣，轉以所給優饟爲狎邪賭博之費，請飭實力整頓等語。東三省練軍關繫最要，當兹創辦甫經就緒，必須申嚴紀律，一洗軍

嘗向來習氣，方可慎固邊防。著定安、長順、依克唐阿確切查明，如有前項弊端，嚴行禁止。該署將軍等務當督同各統領嚴飭營官，認真訓練，以期日見精强，用副朝廷整軍經武捍衛疆圍之至意。【略】尋奏，東三省練軍尚無習氣。報聞。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詹事府右庶子崇文奏，參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著派福錕、潘祖蔭查明具奏。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仿照西法用印花稅以備海軍經費。下所司議。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粵省試鑄銀元，查無流弊，洋商匯豐銀行並求附鑄行用。下部議。尋奏，擬請旨允准試辦，惟銀元鑄成後，是否即由該洋行發出行用，局中鼓鑄機器如有損壞，該洋行是否貼款添購，應令該督查明報部。從之。

己巳，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奏，印兵漸次撤退，印官會議稽延，察看番情，未可久待，請速會議定約。又奏，藏番已允通商，請速立約完案。均下所司知之。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外國教士所設育嬰堂最易滋事，現與法國領事商定稽察辦法。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是月，日斯巴尼亞國署理使臣鄂尼思卒，參贊羅鄰德署理。

十月戊寅，諭：譚鈞培奏，藩司呈請開缺終養，據情代奏一摺。雲南布政使，曾紀鳳著准其開缺，以史念祖爲雲南布政使，王德榜爲貴州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七五　己卯，諭内閣：【略】前據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參劾大學士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當派福錕、潘祖蔭查奏。兹據查明覆奏，該大學士接見外官或因面詢公務，或係素有交往，不得指爲結納營私。北沙灘廟宇，外官來京者往往寓居，非自今始，不得因與張之萬寓所相近，遂指爲夤緣奔競。該大學士住居湫隘，並無另設執客堂專談機密之事。【略】崇文著交部議處，原摺片均擲還。張之萬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參遇事引嫌卻避，惟當小心謹慎，益加奮勉，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尋議，崇文即行革職，從之。

丁亥，諭内閣：本年江蘇久雨爲災，自八月以來連旬不止，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各府州屬俱遭水患，兼以浙西、皖南蛟水下注，江湖並漲，禾稼淹没，糧價陡長。該省猝被奇災，朕心實深憫惻，著於該省藩庫撥銀五萬兩，以資急賑。復欽奉懿旨，著發去宫中節省内帑銀五萬兩作爲蘇州等府賑款，著剛毅分撥災區，妥速散放。

又諭：本年秋間，浙江大雨連旬，水勢漲發，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台州、金華、嚴州、温州處州俱被水災。前據崧駿奏報，諭令妥爲撫恤。嗣據續報，杭、嘉、湖三府情形最重，復降旨令該撫酌撥銀米逐籌賑撫，准其作正開銷。惟該省被水之區多至十府，且係秋後成災，民情益形困苦，朝廷念切疢瘝，無時或釋，加恩著於浙江藩庫提銀五萬兩作爲賑撫之需。並欽奉懿旨，浙省遭此奇災深堪憫惻，著於宫中節省内帑項下發去銀五萬兩，交崧駿妥速賑濟。

諭軍機大臣等：【略】各省添購機器等項照章應於事前奏明立案。乃近閲張之洞疊次奏報，於添購機器等事未經奏明，輒先向洋商訂立合同，如前購織布、鑄錢機器及沙路錢椿，本日具奏購買煉鐵機器，動需鉅款，皆於已經議辦之後始行入奏，殊屬非是。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任意開支，除將所奏交該衙門覆議外，嗣後如有建議創辦之事及購買機器軍火各項物料，均著先行陳請，候旨遵行，不得於未經奏准之先，率行舉辦。

己丑，諭内閣：【略】裕禄、奎斌奏，各屬被水成災，懇請撥款賑撫一摺。本年湖北夏秋兩汛，江河並漲，八月以後又復大雨兼旬，水勢日甚。武昌、漢陽、黄州、安陸、德安、荆州各府低窪田地，多被淹浸。襄陽、鄖陽、宜昌、施南地處上游，亦因雨水過多，同時被災。小民蕩析離居，實堪憫惻，加恩著於司庫撥銀十萬兩以作賑需，准其作正開銷。如有不敷，仍著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請旨。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祥麟等奏，派員查勘俄人在烏里雅蘇台所屬烏梁海境内蓋房、挖金、開地三事，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駐俄使臣，嚴詰俄外部，將背約俄人，照約遷回本國。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法國兵輪駛至崖州之榆林港，量水插標，顯背條約，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禁阻，並擬籌款在該港駐營築臺，以保形勢。下所司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以豫山爲山西巡撫，奎俊爲山西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七五　庚寅，兩江總督曾國荃奏，擬於奉撥南洋防費項下，挪銀十萬兩購辦外洋新式後膛槍礮，以資軍用。下所司議行。

壬辰，予故雲貴總督岑毓英在貴州地方建立專祠。從巡撫潘霨請也。

賞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寶星。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現在交涉事務較前倍多，

繙譯語言文字最關緊要，請派員專管同文館以資訓練，當派曾紀澤、徐用儀總理其事。現已數月，整頓情形若何，著該大臣等即行覆奏。

又諭：詹事志鋭奏，請飭整頓商務，以保利權一摺。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原奏所請減釐金加洋稅兩端，揆之目前情形，諸多窒礙，勢所難行，至礦務工作業已次第開辦，所稱瓷器創設公司仿造西式一節，能否獲利，殊無把握，應請毋庸置議。從之。

又諭：詹事志鋭奏，洋人密耳士、滿德遇事欺蒙，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國使並咨行各督撫，勿用此二人等語。該衙門知道。

又諭：詹事志鋭奏，請飭各省試行小火輪船並甘肅舉辦電綫等語。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省試行小火輪船，應請旨飭下南北洋大臣、沿江沿海各督撫察看情形，通盤籌畫，請旨遵行。至甘肅興辦電綫，查由保定至嘉峪關，官商分辦，業經陝甘總督楊昌濬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先後奏准開辦，並聲明關外應如何展拓，已與署新疆巡撫魏光燾等設法興修，另行奏明辦理。該詹事所陳各節，應毋庸議。從之。

庚子，諭内閣：軍務平定以來，各直省設立防營，朝廷歲糜巨帑，不知凡幾，各營勇額糧饟必應事事覈實，方足以鼓勵軍心。近聞營中惡習，往往虛冒額數，剋扣饟項，統領營官，養尊處優，並不時時操練，一切廢弛情形，幾與從前緑營積弊相等，殊堪痛恨。著各將軍督撫將該省現有各營隨時嚴查，如有前項情弊，即行嚴參治罪。至各營駐紮處所及管帶銜名、兵勇數目，疊經該部奏准，通飭一一咨報，各該省視爲具文，總未能據實開報，著自奉此旨後限於兩月内，一律開單詳晰具奏，以備稽覈。

《德宗實録》卷二七六 十一月丙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關隴電綫擬由保定接至太原，由蒲州渡河至西安作爲商綫，由公司籌款。西安至嘉峪關作爲官綫，由陝甘籌款。將來接至新疆，則東西萬里一律靈通。下所司知之。

丁未，閩浙總督卞寶第奏，江西船幫滋事案内續獲首要各犯，懲辦並善後情形。得旨，即著飭屬認真彈壓巡查，以靖地方，並咨行德馨將各要犯嚴拏務獲，解閩究辦。

戊申，（兩廣總督張之洞）又奏，西學確有實用，宜旁收博采，以濟時需。除算學外，尚有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五種，皆足以資自强而裨交涉。下所司知之。

庚戌，諭内閣：國家設官分職，文武並重。從前軍務倥傯，各營勇兵積功累保有洊至提鎮而仍隸卒徒者，文職大員往往視同廝僕，當時隨營轉戰，習以爲常，等威莫辨。現在軍事敉定，各營將弁先應整肅營規，習勞耐苦，不准講究酬酢虛文，一切體制，亦須悉遵定例。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辛亥，諭：御史何福堃奏，海防捐輸減成宜分別辦理一摺，著該部議奏。

以甘肅新餉解清，予河南布政使劉瑞祺等獎敘有差。

癸丑，諭：户部奏，駁給事中方汝紹奏海防新捐請變通推廣一摺。此次海防新捐一切條款章程，均經該部照鄭工例重定，嗣據李鴻章奏請變通捐章選法，復經户部分别准駁奏准通行。該給事中所請道府優定選班及改獎移獎展限，皆與定章有礙，武職報捐業於同治年間奉旨永遠停止，至會試殿試捐免罰科，尤屬有關體制，均著毋庸置議。

《德宗實録》卷二七六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銅鉛爲鼓鑄要需，前派唐炯督辦礦務，並諭户部籌撥鉅款，源源解濟，原期事有專責，日起有功。乃數年以來，並未辦有成效。【略】近數月來，又無奏報。現在京局需用銅鉛甚急，屢次購之外洋，斷非常策。【略】即著懍遵疊次諭旨，督飭公司實力攻採，次第推廣，務期力復舊額，不准仍前延宕，空言塞責。並將現辦情形及以後每年究可辦解若干，迅速覆奏。儻再不知振作，曠時糜費，致誤要需，定當重治其罪，毋謂寬典可再邀也。

丙辰，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開辦鐵路請飭部歲撥的款二百萬，不借洋債，不購洋鐵，用藏全工。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二七七 戊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洋法印花稅遽難議行。又奏，葡萄牙國君主薨逝，太子嘎路期第一嗣立，請行文唁賀。均報可。

己未，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蔭桓奏，美國賠款散放完竣，並勻撥山東賑款。又奏，美國廢約現駁正者華人假道美境及華商往來美國照式兩事，謹繕呈往來照會。均下所司知之。

庚申，以辦事公正，賞英國領事費笠士寶星。

壬戌，以記名提督左寶貴爲廣東高州鎮總兵官。

《光緒朝東華録》九六 甲子，直隸提督李長樂卒，賜卹如提督軍營積勞病故例，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並准予謚建祠。

丁卯，以奎斌爲察哈爾都統，以葉志超爲直隸提督。

《德宗實録》卷二七七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直省欠解東北邊防經費請旨嚴催一摺。據稱本年各省關應解東北邊防經費除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三十一萬五千兩，其光緒六年至十四年積欠銀兩，節經嚴催，迄未報解等語。此項經費關繫緊要，著各該督撫、監督各將本年及歷年欠解銀兩迅即查照户部單開各數分别籌解部庫，儻再延欠，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

《光緒政要》卷一五　是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洋息請撥藥釐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十二月壬申，以譚繼洵爲湖北巡撫。

癸酉，以嵩崑爲安徽按察使，潘文駿爲山西按察使。

甲戌，以雙壽爲科布多參贊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七八　丁丑，諭内閣：裕禄等奏，各屬被災，來春青黄不接，懇請籌款接濟一摺。本年湖北武昌各府屬田畝被災甚重，民情困苦，前經賞撥銀十萬兩以作賑需。現經該督等體察地方情形，來春青黄不接，民食維艱，自應豫籌接濟，加恩於該省司庫再撥銀五萬兩，由該督撫分别備賑，務須實惠及民，毋任稍有弊混。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劉銘傳奏，臺灣舊設驛站五十處，辦理廢弛，文報往往遲延貽誤，經臣督飭司道量加整頓，將原設玉腰各站裁實裁減，並於旁通暨新設各縣分添旁站，仍不過原設站數，所有原用站夫一律撤去，由各營汛分撥兵丁酌給津貼，責令傳遞，各站另僱書識專司站務，仿照外洋郵政辦法，委令道員陳鳴志督辦。自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十日起，試辦已過一年，南北文報毫無稽遲，所在稱便。統計一年需用經費約在一萬兩上下，比較臺防舊章全年需用一萬五六千兩，實可撙節銀五六千兩。下部知之。

乙酉，以鹿傳霖爲陝西巡撫，張煦爲湖南巡撫。

予故新疆喀什噶爾道袁垚齡照道員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生前事實交國史館立傳並附祀新疆省城左宗棠祠。

《德宗實録》卷二七九　丁亥，諭内閣：前據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奏，遵籌通肯荒地，開禁招墾，有利無弊，當交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户部議奏。嗣據御史楊晨奏，請將山東災民資送東三省墾荒，復經諭令該衙門一併議奏。兹據會同妥議，分别覆陳。朕詳加披閱，所籌各節均屬深中窾要，東三省山場荒地，係旗丁游牧圍獵之區，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年間歷奉諭旨嚴禁流民開墾，深恐有礙旗人生計。聖訓周詳，用意極爲閎遠。通肯爲向來封禁之地，近年以來疊據中外臣工，奏請招民認墾，均未允行，誠以該處荒地一經開墾，勢必將牧獵之場漸行侵占，旗丁生計日蹙，流弊不可勝言，豈容輕議更張，顯違聖訓。

戊子，諭内閣：張曜奏，利津縣韓家垣地方，新河通暢，請築隄束水，俾全河由此歸海一摺。【略】即照所議，於該處兩旁添築大隄，束水中行，並於蕭神廟以下河身，截築土埂，以免兩行力弱，易致停淤。所需工用銀九萬八千餘兩，即著張曜於司庫提撥應用。惟此事雖係因勢利導，必應審慎通籌，豫爲區畫。

己丑，諭内閣：禮部奏，遵議御史余聯沅條陳科場事宜，嚴定章程，本日復據御史牟蔭喬奏，請嚴禁科場積弊各一摺。近年以來科場弊竇滋多，必應認真整頓，以杜倖進。該部所議於點名時責成出結，官從旁識認及嚴杜槍替傳遞等弊，立法尚爲周密，全在實力奉行。

戊戌，先是山東巡撫張曜奏請停捐翎枝以重名器，諭令户部、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議奏。至是奏上，翎枝與官階有實惠虚榮之别，若因其濫，遽停此項捐例，似未免過事拘執。該撫請將翎枝停捐之處應毋庸議。惟此後翎枝捐數是否仍援鄭工事例或照部議減數收捐，相應請旨定奪。得旨，仍照鄭工事例收捐。

己亥，諭内閣：【略】又諭：本日户部奏，旗民交産請規復舊制一摺。宗室及京屯八旗從前所得田産，允宜永遠世守，查照舊例，本不准民人典買。咸豐年間因違例典買涉訟繁多，量爲弛禁。兹據該部奏稱開禁以來，民人置買甚多，將來旗産勢必日見其少，仍請申明例禁等語。所奏甚是，已依議行矣。旗人户口日繁，亟宜籌久遠之謀，俾資生計，以培元氣而固根本。嗣後宗室八旗京屯田産，無論老圈自置，永遠不准賣與民人。如有違例，私自買賣，即行照例懲辦。

光緒一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德宗實録》卷二八〇　正月癸卯，蠲緩直隸武清【略】四十州縣被災地方錢糧有差。

乙巳，蠲緩山東濟寧【略】五十州縣被災地方錢糧有差。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王文韶奏，洞庭湖爲東南巨浸，納南條百川之水而司其蓄洩，急則受諸衆河，徐而還諸大江，吞吐有權，以能容爲量，實爲湖南北兩

省水利之樞紐。自荆江南岸藉池潰口，江水横決而南，挾泥沙以趨洞庭，沙沈淤積，西湖一帶漸以成洲。現合龍陽、華容、安鄉三縣轄境計之，廣袤幾二百里，土人名之曰南洲，貧窮私墾，豪强争佔，蟻聚蜂屯，五方雜處，納污藏垢，訟獄滋多，此皆近年情形，臣初次撫湘時尚不至此，然此禍患之顯著者也。惟洲地愈積愈寬，則湖面愈狹，容水之區日偪，必致横溢四出。湖北則荆江大堤受其害，湖南則濱湖州縣被其災，蓋湖中之水既漸變而爲田，則湖外之田將盡變而爲水，此必然之勢也。臣上年到任後，察悉情形，以爲湖南之大患無有過於此者。

《德宗實録》卷二八〇 己酉，諭内閣：邵友濂代奏，劉錦棠瀝陳祖母病狀，懇恩開缺終養一摺。覽奏情詞悱惻，出於至誠，朝廷良深憫念。惟新疆事務重要，該撫久膺邊寄，威望素孚，一時實難遽易生手。劉錦棠著毋庸開缺，再賞假四箇月，並加恩賞給伊祖母人蔘八兩，以資頤養。該撫其善求醫藥，盡心調治，一俟親疾就痊，即行馳回本任。

庚戌，命駐藏幫辦大臣升泰爲全權大臣，與英國全權大臣定約畫押。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癸亥，諭：本年朕二旬萬壽，慶典宏開，莊順皇貴妃母家三代，允宜特示推恩。以光盛典。原任巴里坤鎮總兵德林，原任通判百禄，原任筆帖式靈壽，均著加恩追贈一品封典。靈壽之繼子筆帖式廷惠，著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襲罔替，用昭隆禮。

丙寅，張夢元以病免，以廖壽豐爲福建布政使。

丁卯，諭：本年朕二旬慶辰，恩施疊沛，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卓著勳勞，久膺疆寄者，允宜優加奬敍。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曾國荃、山東巡撫張曜著該部查明各該大臣子弟具奏，候旨施恩。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著賞給兵部尚書銜，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著賞給太子太保銜。督辦東三省練兵事宜正白旗護軍都統定安、雲南提督馮子材均著交部從優議敍。四川提督宋慶、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陝西提督雷正綰、廣西提督蘇元春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用示朕慶賞酬庸優眷勳勤至意。

戊辰，諭：本年朕二旬萬壽，各省督撫及將軍、提鎮等俱不准奏請來京祝嘏。

《德宗實録》卷二八一 二月辛未，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祥麟等奏，俄商運茶原議由歸化取道科布多回國，今又繞走烏里雅蘇台地方，實屬任意妄行，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免致蒙民受累。下所司知之。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吴大澂奏，請撥運河另案工需銀兩一摺。山東運河隄埽各工均關緊要，本年漕米仍辦河運，亟須及時修築，以利漕行。著張曜飭令藩司籌撥庚寅年另案工需銀六萬兩，分次撥交運河道，俾資應用。倪文蔚現署河督，務當督飭在工員弁，覈實估辦。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己卯，以許振禕爲河東河道總督。

禮部尚書奎潤卒，賜卹如例。

庚辰，以崑岡爲禮部尚書，熙敬爲工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二八一 乙酉，諭内閣：張曜奏，估計山東黄河工用銀兩，繪圖繕單呈覽各摺片。山東黄河應辦各工關繫緊要，前經諭令張曜覈實估計需用銀兩，奏明候撥。兹據奏稱，勘估增培隄埝，添建石壩水門，挑溝購船並護城大隄各工，共需銀二百八十八萬五千餘兩。除上年已撥之款，尚有二十三萬三千餘兩，請飭撥銀二百六十五萬二千餘兩，現已定期興工等語。即著户部查照所請數目，迅速籌撥，並先於部庫撥銀若干萬兩解赴山東，以應急需。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輪船招商局結存官款提還津沽鐵路洋債，並由商船酌認官款息銀備充賑需。又奏，籌款接辦蒙自至保勝電綫與越南法綫相連。均下所司知之。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朝鮮越墾流民，請將清丈升科事宜妥爲經理。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己丑，駐藏大臣升泰與英國總理五印度執政大臣寶星、上議院侯爵蘭士丹在孟加臘城會議藏印條約八款成。

《德宗實録》卷二八一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重慶開辦通商，停止輪船上駛續議條款及先後籌辦情形，並請派員畫押。得旨，著派奕劻、孫毓汶與英國使臣畫押。

丁酉，督辦船政光禄寺卿裴蔭森奏，修整龍威鋼甲兵船工竣，請賞還各學生頂戴並請飭部立案。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己亥，諭：朕於閏二月十五日啓鑾後，著派肅親王隆懃、大學士恩承、協辦大學士尚書福錕、徐桐、尚書崑岡留京辦事。肅親王隆懃、恩承、徐桐、崑岡四人分日輪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於申刻散值。福錕每日進内辦事，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德宗實録》卷二八一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飭李鴻章商議朝鮮

要件。欽奉懿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李鴻章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

《光緒政要》卷一六　是月，山東巡撫張曜奏脩山東全省志書。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閏二月戊申，李鴻章奏，前辦輪船招商局道員徐潤虧欠局款銀十六萬一千餘兩，前據呈交銀七千餘兩，又以房地産契抵銀十四萬數千兩，下短銀兩延不完交，經臣奏參革職，勒令呈繳。奉旨，所交房地確切估計，不得稍涉含糊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旋即迭次嚴追，該革道除前交銀兩外，又續交房産變價銀一千兩，又交本局輪船股票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其餘五萬九千餘兩，以上海自置房屋作抵。飭據道員王松森等核實估計，按照現在時價約值銀六萬兩左右，知市面興旺，尚可起色。現在收歸招商局管業所交股票，亦有每年利息可收，以之抵交欠款尚有盈餘，並無絲毫含混。查該革道前當商局創辦之始，設法招徠股本，開拓生意，不無微勞足録，其虧短局款，亦因船用浩繁，根柢未深，時局多變，市面艱窘，周轉爲難，致有挪移，並非有意侵蝕。今既分別完交，並將房産股票抵歸該局管業，核計款項有盈無絀，合無仰懇天恩，將二品銜已革浙江補用道徐潤准予開復，以昭平允。得旨，如所請行。

己酉，以劉瑞祺爲山西巡撫，劉樹堂爲福建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八二　命太僕寺卿張蔭桓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辛亥，諭：前因朕本年萬壽恩典，諭令吏部將李鴻章等子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兹據該部開單覆奏，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兩江總督曾國荃之孫曾廣漢、山東巡撫張曜之子張端理均著加恩以主事用。

《德宗實録》卷二八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弱小，不足自存，現籌整頓事宜六條：一、精練水陸各軍，一、東三省興辦鐵路，一、該國税司由中國委派，一、該國派使應守屬國體制，一、阻止該國借外債，一、匡正該國秕政。欽奉懿旨，所議六條内整頓練兵、興辦鐵路兩條均合機宜，惟揆之該國現在情形，必須籌一切實辦法，方免延誤。原擬後四條尚近空言，著該衙門會同李鴻章再行妥籌具奏，醇親王仍一併與議。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六條與英使華爾身於閏二月十一日公同蓋印畫押，以昭信守。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癸亥，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祇謁東陵，禮成回鑾。

《德宗實録》卷二八二　乙丑，諭内閣：户部右侍郎曾紀澤才猷練達，任事勤能。【略】忽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照侍郎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蔭生曾廣鑾著俟服闋後由該部帶領引見，兵部主事曾廣銓著以員外郎補用，以示篤念藎臣至意。尋予謚惠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前議要件遵旨再行妥籌。查朝鮮國王闇弱，受人愚弄，舉動漸不如前，不得不杜漸防微，豫爲之計。前議六條，以整頓武備興辦鐵路爲先，果能及時認真辦理，則與後四條剛柔相濟。現在固可消患未萌，將來亦覺緩急可恃。欽奉懿旨，本月初十、十四等日醇親王奕譞奏摺二件並奕劻等會奏摺二件，均著照所議辦理。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購辦織布機器用款並布局移鄂後在省城文昌門外建造廠屋，商撥廣東闈姓捐款與山西善後生息款，爲建廠暨常年經費，不動鄂省庫款及勸商集資，擴充推廣情形。

丙寅，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全臺田畝清丈完竣。年額徵銀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零，隨徵補水平餘銀一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二兩零，加官莊租額銀二萬八千餘兩，全年共銀六十七萬餘兩。比較舊額，溢出銀四十八萬八千餘兩零，應請作爲定額。至新設臺灣、雲林、苗栗三縣，徵額另咨。遇有坍漲隨時分别升除。澎湖一廳孤懸荒島，地糧銀一百三兩零，仍循其舊。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七　是月，俄羅斯國使臣庫滿回國，參贊闊雷明署理。

《光緒政要》卷一六　飭兩江總督曾國荃查勘寶山縣蘊藻浜河道。欽奉上諭，前據剛毅奏，江蘇寶山縣蘊藻河道年久失修，該河迤西大壩壅遏水脈，現在興工挑濬等情。兹據給事中金壽松奏，稱蘊藻河屢開屢塞，自立壩以來，嘉定附近諸河幸免淤塞，若將堤閘拆去，利少害多。請飭通籌全局，倘業已興工，仍宜將堤閘移建黑橋口或另勘善地設立，於吴淞等處下游一律細勘，陸續擇要修治等語。修濬河道原係保衛農田，必須熟權利害爲一勞永逸之計，未可專顧一隅，致滋流弊，著曾國荃體察情形，妥籌具奏。

《德宗實録》卷二八三　三月辛未，諭内閣：朕欽奉懿旨，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著幫辦海軍事務。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辛未，諭：光禄寺卿裴蔭森著來京供職，所有船政

事務著派閩浙總督卞寶第兼管。

《德宗實録》卷二八三　丙戌，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臺灣府縣請定文武學額，並臺南臺北各府廳縣學額分別循舊增改。又奏，請將鳳山縣訓導移設雲林縣，臺南府訓導移設苗栗縣。均下部議。

癸巳，予故原任户部右侍郎曾紀澤事蹟宣付史館立傳。從直隸總督李鴻章請也。

乙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商由科布多運貨回國，擬照約刊刻運照，頒天津海關，轉發俄商，俟行抵科布多呈繳。從之。

丙申，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臺灣新設郡縣，請籌撥款項興辦城垣、衙署工程。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是月，義大利國新簡駐華使臣潘薩抵任。

四月庚子，廣西龍州電報，與法屬越南北圻電報在鎮南關接綫。

辛丑，諭：張煦代奏劉錦棠瀝陳祖母病篤，懇恩暫行開缺侍養，並請收回加銜成命各摺片。覽奏情辭迫切，具見悃忱。惟新疆爲西陲要地，劉錦棠辦理一切深合機宜，朝廷正資倚任。著再賞假四箇月，毋庸開缺，仍俟伊祖母病體稍愈即行回任，以重職守。前以行慶宣綸賞加該撫太子太保銜，酬庸懋賞，出自特恩，毋庸固辭。

《德宗實録》卷二八四　壬寅，諭内閣：前兵部尚書彭玉麟忠清亮直，卓著勳勤，【略】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彭玉麟著追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略】尋予謚剛直。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丙午，署廣東巡撫布政使游智開以病免，以李瀚章兼署廣東巡撫。以前德標爲廣東布政使，于蔭霖爲福建臺灣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八四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疆臣條奏要件請飭慎密一摺。各省封疆大吏陳奏重要事件，未經明降諭旨交内閣發鈔者，外間如有傳播，應根究洩漏之人，治以應得之罪，定制綦嚴。光緒十年四月，曾經降旨嚴飭各大臣督撫等於機密之事不准稍有宣露。乃張之洞、劉銘傳、黄彭年議覆鐵路事宜三摺，竟至刊登申報，一字不譌，深堪詫異。在朝廷順時立政爲所當爲，本未於交涉外洋之局，别存成見，而輾轉鈔傳，訛言紛起。西國新報謂我意存猜忌，俄人遂有促興東悉畢爾鐵路之舉，似此懷疑挾忌，誠恐别生枝節，總由該督等漫不經心，一任幕友鈔胥，宣洩傳播，殊非慎密之道。嗣後各省將軍、督撫凡遇關繫重要摺件務當倍加謹密，稿存内署，擇令親信之人繕寫，不准照尋常公事行司發房。經此次申誡之後，儻再不知慎重，致漏消息，謄播各口新聞紙，即著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名奏參，嚴行根究，決不寬貸。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甲寅，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奏，整頓土藥税釐請飭詳查妥辦一摺。内地栽種土藥爲中國出産大宗，果能設法稽徵，認真辦理，既可裨益餉需，且亦收回利權之一助，並可以徵爲禁，隱寓崇本抑末之意。近聞吉林、黑龍江、呼蘭、熱河及四川、雲南、江南淮、徐等處土藥出産日繁，各該省局卡徵收税項官吏隱匿入己，爲數甚鉅，弊端百出，以致徵多報少，於國課毫無裨益，若不及時整頓，於洋藥併徵辦法大有關礙，税數必將日絀，何以昭核實而裕餉源。著各直省督撫詳察地方情形，或於出産之處就地徵收，或於販運過境嚴查走漏，務當破除情面，實力稽核，將原定新定各辦法迅速覆奏。

《德宗實録》卷二八四　賞日斯巴尼亞國首相薩格達等寶星。

己未，命協辦大學士徐桐、福錕，吏部尚書麟書、户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嵩申、禮部左侍郎徐郙、右侍郎廖壽恒、工部左侍郎汪鳴鑾爲殿試讀卷大臣。

甘肅新疆喀什噶爾提督譚上連病故，以阿克蘇鎮總兵董福祥爲喀什噶爾提督。

庚申，策試天下貢士夏曾佑等三百八人於保和殿。

甲子，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吴魯爲翰林院修撰，文廷式、吴蔭培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蕭大猷等一百三十六人賜進士出身，三甲王肇敏等一百八十七人賜同進士出身。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五月辛未，伊犁將軍色楞額卒，賜卹如例。

甲戌，倪文蔚奏，前河臣吴大澂於光緒十五年三月會同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山東撫臣張曜及臣文蔚，具奏調員赴豫測繪全河，奉到硃批，著准其咨調數員辦理繪圖事件等因，欽此。遵即遴派候補道易順鼎總司其事，分飭各員按段測繪，於十六年三月全圖告竣。兹謹裝潢成册，恭呈御覽。得旨，留覽。

乙亥，以長庚爲伊犁將軍。

命升泰爲駐藏辦事大臣，紹誠爲駐藏幫辦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八五　丁丑，諭内閣：曾國荃奏，已故提督戰功卓著，籲懇賜卹並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一摺。【略】蕭孚泗著照提督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

卹，於江南立功地方建立專祠，生平戰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著加恩予謚，以彰忠藎。尋予謚壯肅。

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伊犁爲新疆重地，經畫宜周，現在整頓營伍，修理水渠，興辦屯務，聯絡保甲，推廣義學，修建城署，修整卡倫，清理交涉，或次第推行，或同時並舉，認真辦理，總期裨益邊疆。下部知之。

以繳清賠款，復前出使日本大臣已革道員徐承祖職。

辛巳，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出海驗收閩省船廠試造雙機鋼甲平遠兵船情形。下所司知之。

甲申，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由獨脊嶺回藏，查明西藏密邇印度，英人畏俄窺伺，時思派員到藏游歷，藉探消息。儻英俄事機稍急，則藏地之安危繫之，邊防亟宜講求。現同漢番各員悉心籌畫：一、宜修建關隘以重邊防，一、宜分設駐邊漢番文武官員以資控制，一、布坦廓爾喀兩部宜令藏番與修鄰好以期相助，一、酌留官兵駐邊暫資巡查。如所請行。

《光緒朝東華録》九八　辛卯，張曜奏，接准會典館及部咨，以奉勅續修會典，凡應查造輿圖及海防、河工、田賦、兵刑一切應行纂考者詳具圖説同送。臣謹即分檄藩、臬、運三司各道，並飭府州縣詳細造送，以憑彙核。因思省志之修，實與政書相表裏，我朝自雍正七年世宗顯皇帝命各省重修通志，上諸史館，以備《一統志》之採擇，《山東通志》即於是時開局排纂，至乾隆元年造成。迄今又閱一百五十餘年，文獻所關久未編輯，現當恭修《大清會典》，所有《山東通志》亦應及時重修。【略】一俟書成，恭繕正本敬呈御覽，所需經費，臣當與司道各官捐廉備用，合併陳明。得旨，著照所請。

《德宗實録》卷二八六　六月庚子，山東巡撫張曜奏，鐵軌運土最爲迅速，河工堵口壓土之時深資得力，派員赴天津購造。報聞。

壬寅，諭内閣：京師自上月二十九日以後大雨滂沱，連宵徹旦，河流驟漲，誠恐近畿一帶禾稼受傷，朕心實深焦慮。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查明各處地方，有無被災之處，迅即馳奏。近日京城内外倒塌房屋甚多，有無傷斃人口，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確切查明，即行奏聞，以慰廑系。

丙午，諭内閣：步軍統領衙門奏，遵查京城内外因雨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一摺。所有現經查報之左右翼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六名口，著該衙門酌給賞卹，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即照此次賞卹。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等衙門奏，遵議三姓開礦，請飭遴員履勘妥議章程一摺。【略】著李鴻章會同長順遴委幹練之員，前往三姓切實履勘，繪圖貼説，並妥議商民開辦章程，詳晰覆奏，請旨遵行。該將軍身任地方，務當審慎從事，勿得仍前草率，貽誤干咎。

戊申，以藏事大定，頒給布魯克巴部長敕印，其出力洋員印督蘭士丹、政事官保爾命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親赴該外務部署傳旨嘉獎，並向英廷致謝。税務司赫政給予寶星，並賞花翎。

辛亥，諭内閣：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疊經諭令順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兹據潘祖蔭等奏稱近畿一帶，東西南三隅被災最鉅。【略】朕欽奉懿旨，畿輔水災甚重，深宫軫念彌殷，著發去宫中節省内帑銀五萬兩，作爲賑撫之需。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御史何福堃奏，京師雨後商賈不前，糧價騰貴，請飭招商運米來京糶賣並請免捐税等語。著李鴻章就近於天津地方出示招商販運米糧來京，俾糧價得以稍平，貧民藉資餬口，如有應繳捐税著暫行一律寬免。

諭：近來京師雨水過多，八旗兵丁生計維艱，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體恤。

諭：本年朕二旬萬壽，所有聽戲之各侍郎均著准其呈遞如意。

諭：本年朕二旬萬壽，遵照道光二年欽奉諭旨，所有上書房師傅、南書房翰林不論品級，均著准其呈遞如意。

《德宗實録》卷二八六　壬子，諭内閣：李鴻章奏，永定河隄工漫口，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略】該管各員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永定河道萬培因、石景山同知寶廷磐均著革職留任，武清縣丞張映辰著革職留工效力，李鴻章著交部議處。該督務當督飭在工員弁，將北上汛漫口迅籌堵築，不得再有疏虞。

乙卯，又諭：張曜奏，黄水盛漲，高家套民埝刷塌，請將在事文武各員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山東齊河縣高家套埝工，正在興修，未及竣事，猝於五月二十一、二等日，晝夜大雨，風狂浪急，致埝身刷塌三十餘丈。在事員弁未能立時搶護，實屬咎無可辭。都司張鳳儀、候補知縣劉師向、傅善寶均著即行革職，道員張上達事前疏於防範，著交部議處。張曜著一併交部議處。該撫務當

督飭印委各員，將漫口迅即堵築，毋得再有疏虞。

丁巳，諭內閣：前因天津等處被水成災，業准李鴻章所請，撥銀六萬兩，先就被水極重之區辦理急撫。惟念此次雨水過多，災區甚廣，飢民嗷嗷待哺，爲日方長，尚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奉天運京粟米一萬二千七百餘石並於本年江北河運漕米內截留三萬六千石，撥給備賑。

兩江總督曾國荃奏，朝鮮國王請將盜賣紅蔘罰款捐賑。得旨，該國王捐資助賑，具見悃忱。惟念朝鮮國用不充，此項銀兩仍著發還，以示體恤。

戊午，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基隆煤礦官辦無效，洋人承辦。又經部駁，現招富商承辦，較爲妥協。下户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戊午，福建臺灣布政使于蔭霖以病免，以沈應奎爲臺灣布政使。

庚申，河南巡撫倪文蔚卒，賜卹如例。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鴻章奏，永定河北上汛漫口，當經諭令督飭員弁迅籌堵築。現在被溼各處飢民徧野，大溜所經偪近京師，若不迅速堵合，嗣後情形何堪設想。著該督嚴飭在工各員趕緊集料興工，剋期蔵事，毋得藉詞遷延，致干重咎，並將現在如何籌辦之處即行覆奏。

以裕寬爲河南巡撫。

《光緒政要》卷一六　是月，總理衙門保獎出洋游歷人員。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七月庚午，諭：麟書奏，假滿病仍未痊，懇請續假，並派署差使一摺。麟書著賞假一月，吏部尚書著福錕兼署，麟書所管户部三庫事務，並著福錕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八七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薛福成，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英國使臣華爾身照會，代其君主致賀萬壽等語。除飭該衙門照覆外，著薛福成至英外部傳旨致謝。

癸酉，諭內閣：御史崇齡奏，災區甚廣，請停燒鍋以蘇民困一摺。本年大雨成災，糧價昂貴，各處燒鍋耗糧甚多，誠恐有妨民食。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嚴飭各屬停止燒鍋一年，以平糧價而濟貧民。尋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遵查燒鍋係取苦高粱一項，無礙民食，仍令按户酌捐助賑。如所請行。

乙亥，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納金、丈結、洛納等山爲赴哲孟雄捷徑，洋人時來窺探，應否添兵駐守。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尋奏，籌款維艱，當以兵力饟力兼權並顧，該大臣請添兵駐守納金各隘，是否就前添兵數量爲移紮，抑或另議增加，應令悉心籌畫，詳細具奏，再行覈覆。如所請行。尋升泰又奏，擬暫由前添兵數量爲移紮。從之。

戊寅，諭內閣：崑岡奏，遵查文廷式試卷據實覆奏一摺。據稱檢閱原卷策內閭面二字係屬筆誤，讀卷大臣未經簽出等語。所有此次讀卷大臣福錕、徐桐、麟書、翁同龢、嵩申、徐郙、廖壽恒、汪鳴鑾均著交該衙門照例議處。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新疆地方緊要，疊經諭令劉錦棠迅即回任，並因該撫祖母年邁，令道員劉襄回湘侍奉，俾得安心就道。嗣經倪文蔚奏稱，劉襄已於五月三十日起程回湘等語。現在當已到籍，著張煦傳諭劉錦棠即行回任，毋稍遲延。

又諭：前據額爾慶額奏，伊犂將軍色楞額病故，情節可疑，當諭令該參贊大臣確查覆奏。茲據奏稱色楞額因署伊犂府知府潘效蘇等承辦官錢局經理不善，借銀周轉，饟局委員定啟等挪移虧空，以致借撥遲延，幾釀事端。色楞額自恨委用非人，遂與其妻莫爾登氏同服洋藥身故，富勒銘額以傷病陡發含糊具奏，請飭查辦等語。案關局員營私舞弊，以致大員服毒自盡，亟應徹底嚴究。著長庚於抵任後，即將以上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其奏。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己卯，藏印條約八款，由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在倫敦互換。

《德宗實録》卷二八七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省關欠解東北邊防經費請旨嚴催一摺。【略】此項經費關繫邊防要需，何得任意延欠。著該將軍、督撫、監督按照單開本年未解及歷年欠解銀數，趕緊籌解，儻再遲延，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

又諭：有人奏，廣東賭風太熾，盜拐日多，亟應嚴禁以靖地方一摺。【略】著李瀚章確查飭禁。另片奏，請將該省新設加抽釐金各名目酌裁等語，並著該督斟酌情形，妥籌辦理。【略】尋奏，粵省禁賭治盜各情形。又片奏，各項釐税於市無礙。均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乙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進英國君主致賀大婚國書暨自鳴鐘一座。

丁亥，李瀚章奏，粵省購買機器試鑄銀圓，業經奏奉諭旨允准試辦，遵即督飭局員轉飭工匠另置銅模，洋文改鑿蟠龍文外，正面改刻廣東省造等字。【略】

茲據兼管廣東錢局事務署布政使王之春詳稱，現已將鑄成銀圓陸續解還善後局查收搭用，即由該局會同善後局出示曉諭商民一體遵行，合將所鑄銀錢各式樣呈請驗奪等情前來。臣查粵省此次開鑄銀圓刻鏤精工，成色有準，市面商情僉稱適用，業已交易通行，倘能愈行愈遠，可期中外暢銷，實屬有利無弊。下户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八七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堵築永定河漫口籌議辦法，請分別撥款各摺片。據稱查勘北上汛等工情形，派員分投購料，添築挑壩，並開窄引河，已於七月十五日開工，約計兩月可以合龍，請撥經費銀三十萬兩等語。著户部迅即撥銀十萬兩解交該督應用，准由直隸藩運兩庫各撥銀五萬兩，至江海關本有協濟直隸河防之款，積欠甚多，即著曾國荃、剛毅飭令江海關道，無論何款先行挪解銀十萬兩，以應要需。

順天府奏，順屬被水，疊據續報二十四縣幾無完區，實爲百年來未有之奇災，散放急撫，酌籌辦法，並請調直隸滄州知州袁遂、補用知州施則敬幫辦順賑。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九九　壬辰，命翰林院侍讀許景澄充出使俄國兼德國、奧國、和國欽差大臣。命二品頂戴江蘇候補道李經方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是月，荷蘭國使臣費果搽回任。

《德宗實録》卷二八八　八月戊戌，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添設霍爾果斯驛站夫馬。下部知之。

壬寅，諭内閣：潘祖蔭等奏，瀝陳順屬災賑情形一摺。近畿一帶，本年水災甚重，疊經賞給銀米，俾資賑濟。兹據奏稱災區太廣，飢民衆多，轉瞬嚴寒，生路更窘，覽奏情形，殊深憫惻。加恩著再賞給粳和米十萬石，由京倉撥給，作爲順天各屬冬春賑需，交潘祖蔭等分撥各廠煮粥散放。

己酉，諭内閣：張煦奏，在籍大員籲懇開缺終養，據情代奏一摺。【略】兹復據奏該撫祖母病益增劇，未能遠離，仍懇開缺。在劉錦棠孝思肫摯，原屬出於至誠，惟念新疆地方緊要，該撫威望素孚，整頓一切事宜諸臻妥協，實未便准其開缺。劉錦棠著再賞假四箇月，俟伊祖母病體稍痊，即行馳回本任。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庚戌，以鄧華熙爲江蘇布政使，黄彭年爲湖北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二八八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奏，臺灣煤礦招商承辦章程種種紕繆，請飭停辦一摺。【略】該撫並不奏明請旨，輒即議立章程，擅行開辦，尤非尋常輕率可比。劉銘傳著交部議處。該撫接奉此旨，即將現辦之局趕緊停止，不准遷延迴護。從來創辦重大事件必應慮及久遠，慎之於始，不可膠執己見，亦不可輕信人言。基隆煤礦久無成效，該撫務當熟思審慮，籌一妥善辦法，明晰具奏。【略】尋吏部奏，遵議福建巡撫劉銘傳應得革職處分。得旨，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尋劉銘傳覆奏，今商人退辦，官若另開新礦，不獨鉅款難籌，以後逐年虧折之費亦難爲繼，惟有暫仍其舊，督令妥員格外撙節，認真經理，以濟船政及官輪之需。下所司議。

諭：户部奏，籌撥甘肅新餉並酌定分給各軍餉數開單呈覽一摺。甘肅關内外各軍餉銀，關繫緊要。【略】共銀四百八十萬兩，請飭依限報解，著該將軍督撫等嚴飭各該司道，按照部撥數目於本年十二月底止，趕解三成，至來年四月底止再解三成，其餘四成統限九月底止掃數解清。各該省如能依限完解，即由陝甘總督奏請獎敘。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阻止朝鮮向各國借款，已由各出使大臣密覆，概不允借。惟日本覆語游移，再當隨時酌度辦理。報聞。

又奏，本年與英國新訂煙臺續增專約六條，請用御寶互換。依議行。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洪鈞，俄世子來華游歷，已飭疆吏届時妥爲照料。至不能入京謁見，俄君道歉情詞頗爲周市，著洪鈞赴外部傳旨致謝。

丁巳，諭内閣：【略】張曜奏，被水地方請撥銀米賑濟一摺。本年山東黄河南北兩岸及濱臨運河各州縣黄流漫溢，兼值山東湖水同時氾濫，濮州等處三十七州縣低窪村莊被淹甚廣，災民困苦情形，深堪憫念，自應寬籌賑撫。著照所請，將該省本年新漕截留五萬石，並撥糧道庫銀十萬兩，以備賑需。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朝鮮告訃使臣具呈懇恩，請免遣使賜奠一摺。據稱該國王太妃薨逝，連年喪亂饑饉，國用艱難，喪祭之需俱從儉約。恐欽使貴臨，禮節設有不到，負罪滋甚，懇將頒敕由該使敬謹齎回等語。【略】此次派往大員著改由天津乘坐北洋輪船前往，徑至該國仁川登岸，禮成仍由此路回京。如此暫爲變通，則道途甚近，支應無多，所有該國向來陸路煩費悉從節省。至欽使到國以後，應行一切禮儀，凡無關冗費者，均應恪遵舊章，不得稍事簡略。

乙丑，諭内閣：前任陝甘總督楊岳斌忠勇性成，勳勞卓著。【略】兹聞溘逝，軫惜殊深，楊岳斌著追贈太子太保銜，照總督例賜卹。【略】尋予謚勇毅。

庫倫辦事大臣安德等奏，庫倫所屬恰克圖等處開辦金礦，華商既無可招，洋商則斷不可招集，縷陳窒礙難行情形。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是月，法蘭西國使臣李梅回國，天津總領事林椿署理。比利時國使臣維禮用回國，參贊米師麗署理。

九月戊辰，命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恭齎國書致謝英君主。

《德宗實録》卷二八九 己巳，命户部左侍郎續昌、右侍郎崇禮爲諭祭朝鮮國王母妃正使。

壬申，以教練勤能賞福建船政學堂洋教習賴格羅寶星，鄧羅三品頂戴，斐士博五品頂戴。

乙亥，科布多參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等奏，滿營換防官兵，三年期滿，照案請飭更換。得旨，著即知照綏遠城將軍照數更換。

又奏，緑營換防官兵班滿，擬請將此項換防兵一百一十二名，留駐一班，俟下屆期滿再行更換。得旨，仍著照例更換，不得輕改舊章。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壬午，諭：御史吴兆泰奏，請停止頤和園工程一摺。【略】光緒十四年二月所降諭旨甚明，天下臣民當已共諭，該御史備員臺諫，豈獨未知，乃輒以工作未停有累聖德，並以畿輔被災，河決未塞等詞摭拾瀆陳，是於朕孝養之心全未體會，實屬冒昧已極。吴兆泰著交部嚴加議處。

《德宗實録》卷二八九 乙未，諭内閣：劉銘傳奏，假期屆滿，病勢增劇，請開缺調理。復稱如不得請，懇賞假内渡就醫各摺片。率意瀆陳，殊屬非是，劉銘傳著傳旨申飭，仍著賞假三月在任調理，毋庸開缺。

《德宗實録》卷二九〇 十月丁酉，頒光緒十七年時憲書。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諭：劉銘傳奏，總兵在營積勞病故，懇恩優卹一摺。福建建寧鎮總兵蘇德勝於咸豐年間投効軍營，轉戰江蘇、浙江、山東、湖北等省，迭著戰功，洊保記名提督。前經劉銘傳調赴臺灣勦辦生番，深資得力，遽以感受瘴氣，在營病故。蘇得勝著加恩照提督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准其於臺北府城建立專祠，生平戰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勞勩。伊妻徐氏絶食殉節，著准其旌表。

乙巳，諭：禮部尚書崑岡、刑部尚書嵩申、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騎馬。

丁未，諭：兩江總督著劉坤一補授，未到任以前著沈秉成署理。

《德宗實録》卷二九〇 庚戌，諭内閣：兩江總督曾國荃秉性沈毅，涖事公忠【略】實爲國家柱石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荃著追贈太傅，照總督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護理江寧將軍副都統承綏前往致祭。加恩予謚忠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准其一併建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

命兩江總督劉坤一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未到任前以安徽巡撫沈秉成署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王文韶、譚鈞培奏，查滇省電線與川黔、兩廣接通後，擬自騰越廳至雲南省城添接一綫，以通西南邊報。經前督臣岑毓英會同臣鈞培暨前兩廣督臣張之洞奏，奉諭旨允准，所有騰越工次出力各員，並經臣鈞培於兼署督篆任内咨部立案。兹據善後局道湯聘珍等以工程告竣，核明開單詳請奏獎前來，【略】謹擇尤爲出力文武員弁，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查照粤東成案，分別獎敘，以昭激勸，出自逾格鴻慈。得旨，如所請行。

辛亥，諭：吏部、兵部奏遵議處分各一摺。前福建臺灣布政使于蔭霖，著照部議即行革職。吉林將軍長順、前署伯訥廳同知孫逢源均著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

《德宗實録》卷二九〇 壬子，蠲緩直隸通、三河【略】九十八州縣被水村莊丁糧租課有差。

癸丑，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遵旨於倫敦互換印藏條約。下所司知之。

賞日斯巴尼亞署使赫海連、參贊歐達蘭、義大利參贊賈雅第等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以陳寶箴爲湖北按察使。

《德宗實録》卷二九〇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楊昌濬、富勒銘額、魏光燾奏，塔城分隸事宜請飭遵照奏案，定期交接，並請頒發印信一摺。已照所請行矣。本日復據額爾慶額奏，塔城僻處偏隅，巡撫萬難專轄，請仿照科布多之例，仍歸參贊大臣鎮守專轄等語。塔爾巴哈台地方營伍前經楊昌濬等會奏，分隸甘肅新疆巡撫管轄，定期交接，業經該部議准覆奏，降旨允行，該副都統自應遵照辦理，何得輒生異議，致涉紛更。所有塔城勇隊及地方善後各事，仍著額爾慶額於本年年底移交巡撫接管，不准再行藉詞延展，致干咎戾。

己未，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奏，基隆煤礦遵諭飭商退辦，惟勢難停歇，現擬委員仍就舊井開採。如果出產日絀，虧折日多，即遵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議停止。俟籌有鉅款，再於產煤豐旺之區，另開新礦。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〇　諭：興廉、游百川奏，全漕告竣，請將出力員弁獎勵及改獎人員各摺片。本年江蘇等省海運，河運漕白糧米豆石先後抵通，經興廉等督率坐糧廳等驗收完竣，辦理均無貽誤。興廉、游百川著交部議敘，所保出力及改獎人員各摺片，著該部議奏。

《光緒政要》卷一六　是月，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奏，請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事宜。出使大臣薛福成奏，請與英吉利外部會立坎巨提頭目事。

《德宗實録》卷二九一　十一月丁卯，諭内閣：各國訂約以來，璽書通問，歲時不絶，和好之誼，歷久彌敦。駐京各國使臣均能講信修睦，聯絡邦交，深堪嘉悦。上年正二月間疊逢慶典，欽奉懿旨，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燕款待，寰海聯情，洵稱盛舉。兹朕親裁大政已閱二年，在京各國使臣，誼應覲見。允宜仿照同治十二年成案，並增定歲見之期，以昭優禮。所有各國駐京實任署任各使臣著於明年正月，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定期覲見。即於次日，在該衙門設燕款待。嗣後每歲正月，均照此舉行。續到使臣按年覲見，至國有大慶，中外臚歡，並著該衙門届時奏請筵燕，用示朝廷修好睦鄰有加無已至意。所有應行禮節，著該衙門先期具奏。

戊辰，諭内閣：工部尚書潘祖蔭學問淵通，才猷練達。【略】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瀅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酹，賞銀二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加恩晉贈太子太傅銜，照尚書例賜卹。【略】尋予謚文勤。

庚午，以禮部尚書李鴻藻爲會典館副總裁官。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辛未，李鴻章奏，前於光緒七年十月驗收碰快船摺内奏明，奉天金州旅順口形勢實居北洋險要，局廠船塢各項當陸續籌款興造。九年二月附片具陳籌辦旅順各工大概範圍，聲明該處工程開山濬海，工大費鉅，仿照西法，多與洋人交涉，絶無例案可循，實難豫爲估定。嗣於十四年十二月附片陳明，旅順船塢工程交法國人德威尼承攬包做，派按察使周馥、候補道劉含芳督同妥辦，並添築攔潮石壩暨籌撥工款數目，均經蒙恩允准在案。【略】旅順口濱臨大洋，怒潮衝激，風浪搜淘，水底施工，極難絪鑿。聞在外洋經營水師海口塢澳各工，需費動輒千百萬金，與内江内河工程迥異，德威尼全仿西法製造，亦復幾經改作，始底於成。今據驗收，各工均屬相符，一年限内由代德威尼擔保之外國銀行照料，並且保固以十年爲限。嗣後北洋海軍戰艦遇有損壞，均可就近入塢修理，無庸借助日本、香港諸石塢，洵爲緩急可恃，並無須糜費巨資。從此量力籌畫，逐漸擴充，將見北洋海軍規模，足以雄視一切，渤海門户深固不摇，其裨益於海防大局誠非淺鮮。此項工程雇與洋匠包辦全用洋法，並無例案可循，請免造册報銷。得旨，該衙門知道。

癸酉，唐炯奏，巧家、威寧兩銅廠礦脈如常，其餘各廠都陸續見效，但入山不深，礦脈尚微，現嚴督趕辦，十起頭批年内足可繳齊。威寧鉛廠獲礦雖多，成分尚薄，於七月開鑪，煎出鉛斤，已陸續交貴州採辦京鉛委員鄧良成收解。其礦山鉛廠已起解五十萬斤，倘貴州工本發足，年内尚可辦得數十萬斤。下户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九一　甲戌，命在籍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假滿，來京陛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己卯，怡親王載敦薨，賞銀一千兩治喪。

壬午，諭：本月十五日麗皇貴太妃薨逝，十八日朕親詣奠酒行禮，大内以下宗室以上並王公文武官員，著於是日素服一日。

乙酉，上幸醇親王邸第視疾。

丁亥，醇親王奕譞薨。

諭：朕欽奉慈禧端祐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皇帝本生父醇親王奕譞，秉性忠純，宅心仁厚，才猷遠大，勳業崇閎。【略】不料病勢已深，醫藥罔效，遽於二十一日丑刻薨逝，深宫震悼實深。著賞給陀羅經被，即日親臨賜奠，皇帝詣邸成服行禮，派總管内務府大臣福錕、禮部尚書崑岡、工部尚書熙敬、禮部左侍郎錢應溥辦理喪事。所有一切事宜俱由官爲經理，鎮國公載澧即日承襲王爵，用示篤念親賢至意。

《德宗實録》卷二九一　己丑，諭内閣：朕欽奉懿旨，皇帝本生考醇親王薨逝，業經降旨加恩，用昭隆禮。因念飾終之典，首重易名。醇親王親賢重望，中外交孚，茂績宏猷，增光史册，允宜特加謚號，昭示來兹。醇親王著賜謚曰賢，以彰勳德而垂久遠。

壬辰，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擬將荆州商局電綫，由沙市過江接造湖南澧州，經長沙省城直抵湘潭，將來修綫養綫經費統歸商局。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癸巳，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澧著加恩賞食親王全俸，入八分輔國公載洵著晉封爲

入八分鎮國公，鎮國將軍載濤著晉封爲不入八分輔國公。

《德宗實録》卷二九一　甲午，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創辦羅布淖爾地方事宜，將全境區分段落，以英格可立等十三莊爲中段，卡克里等七莊爲東段，托和拉克等六莊爲西段，約共可安數萬户，墾地百數十萬畝。

《光緒政要》卷一六　是月，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奏報與英吉利外部商設香港領事情形。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十二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電報已悉，即著該大臣電致各該督撫，俟俄太子抵口岸時，一律照議親行款待以重邦交。

乙巳，上幸醇賢親王邸第行初祭禮。

《德宗實録》卷二九二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著户部撥交内殿銀十萬兩。嗣後每年照數交進。

山東巡撫張曜奏，請將山東鹽斤，每引加收津貼課銀二百兩以濟京饋，每包例重三百二十斤，准其加滷耗鹽一百二十斤，以期裕課恤商，兩得兼顧。下部知之。

緩徵湖北武昌【略】二十八州縣暨武昌衛被災地方新舊錢糧，其武昌咸寧【略】二十二州縣被淹受旱地方漕糧並緩徵。

蠲緩浙江仁和【略】七十二廳州縣暨杭嚴、台州二衛、杭、衢二所災區地漕銀米有差。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己酉，李鴻章奏，三品銜吉林補用道李金鏞，經臣遵旨奏派辦理黑龍江漠河金礦事務。【略】李金鏞氣體素健，自到廠後始有脾瀉心悸等疾，經年隨從員役相繼死亡，終無退悔，歿後接其病中稟牘，區劃各事，詳盡如常。歎其忠懇之忱，臨危不改，卒以身殉，深可痛傷，合無籲懇天恩，飭部將已故三品銜吉林補用道李金鏞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事蹟宣付史館，仍准在無錫縣原籍自行建祠，以爲絶域勤事者勸。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二九二　辛亥，上奉皇太后幸醇賢親王邸第，行大祭禮。

壬子，廣西巡撫馬丕瑤奏，廣西鹽桑辦有成效，請豁免紬疋稅釐，並酌保出力官紳。得旨，廣西新出紬疋，著准免稅釐辦理，有效之官紳准其擇尤酌保數員，毋許冒濫。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甲寅，楊昌濬奏，陝、甘請設電綫以速邊報，經臣於上年會奏奉旨允准在案。【略】八月由西安動工，當飭沿途州縣營汛幫同妥爲經理，因甘肅氣候寒冷，冰凍較早，復分派員弁工匠東西兩路趕辦，於十月二十日設至肅州，大工告竣，所有總分各局亦均安設如法，一律通報。

丁巳，卞寶第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嗣後文武汛官及外海水師管駕人等，遇有中外船隻遭風觸礁瞬將沈没者，果能奮身冒險救出至三十人以上，准其比照異常勞績奏獎，但每船每次奏獎不得過兩三員等因，奏奉諭旨依議，欽此。咨行到閩，即經分飭遵照在案。兹准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咨稱，本年三月初二夜間東尾洋面有英國太古行之中莊輪船，因大霧迷失方向，觸礁入水，瞬將沈没。代理金門營都司陳紹勳、候補千總陳士斌等聞報帶領弁兵，雇倩小船，知會金門縣丞萬鵬派撥丁役人等冒險馳往，將該船洋人七名、華人四十餘名全行救去，船主囑將黄豆豆餅等貨搬棄海中，船始浮起十分之二。復用機器將水抽盡，修補救起，船價詢值洋十三萬圓，經廈門英國領事及稅務司疊次函謝，並送還該營墊用洋銀六十元，各兵酬勞四十元。興泉永道吴世榮稟報相同，請將出力各員弁分别奏咨獎敘前來。臣覆查屬實。【略】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二九二　戊午，諭内閣：劉銘傳奏，假期届滿，病仍未痊，籲懇開缺一摺。劉銘傳著再賞假三箇月，毋庸開缺，所有臺灣科試事宜，著派唐景崧暫行代辦。

庚申，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在籍記名提督劉維楨捐銀二十萬兩充槍礮廠經費，其子劉國梁、劉國標讀書鄉學，均堪造就，懇予恩施。得旨，劉國梁、劉國標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

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請籌設英、法、荷、日所屬南洋各埠領事官保護華民。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一　是年，日斯巴尼亞國署理使臣吴禮巴抵任。

光緒一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德宗實録》卷二九三　正月己巳，緩徵山東濟寧【略】六十三州縣被災村莊本年上忙額賦，暨河漕攤徵各項，並德州、濟寧、東昌、臨清四衛，東平所屯莊，永阜、永利、王家岡三場竈地錢糧。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乙亥，薛福成奏，查英屬香港一島，華民流寓者十四五萬，逼近廣東省城，尤爲中外往來咽喉。凡華洋各商貨均先至香港，然後轉

運各省，其交涉事件之繁難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以該處並無華員無以通中外之情，於廣東全省政務每多扞格。是商設領事實於大局尤關緊要，前任使臣郭嵩燾有此志而未及辦，曾紀澤任內曾經照會英外部數次，迄無成議。揣其隱情，蓋因全島多寓華民，而洋人不過數千，若准設華官，與廣東大吏聲息相通，在彼不免多懷顧慮，所以靳而未許。臣昨辦文與外部，援照公法商定通例，而未明提香港。該外部侍郎山特生果向英文參贊馬格理以香港一處爲疑，且云，恐華官不習外務，或竟侵權越分，致多窒礙。臣思新嘉坡領事左秉隆與英官頗能相得，外部亦稱其辦理妥洽，因遣馬格理告以香港若設領事，當以左秉隆調往開辦，察其辭意，似尚易商。惟遇事設法支展，必再四催問而始辦，則外部之常例也，容俟覆文到日，如仍不遽允，臣再當相機辯論。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德宗實録》卷二九三　己卯，署兩江總督沈秉成奏，江南創設水師學堂，延訂洋文、漢文各項教習，分別駕駛、管輪兩門，各計額設學生六十名，按日輪課，按季考試，以定班次。並將原設魚雷學堂裁撤，挑選優等學生送至旅順魚雷營加習海操，其餘歸併堂内，以示節省。請准將在事各員俟辦理著有成效，援照北洋成案給予獎敘。如所請行。

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改派西藏糧務委員黄紹勳等赴邊會同洋員商議新約。下所司知之。

己丑，諭内閣：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兹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閲。禮親王世鐸、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兵部尚書許庚身、刑部尚書孫毓汶、翊贊樞廷，公忠共矢，襄理庶務，深合機宜，均著交該衙門從優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久任畿疆，勳勞懋著，著交部從優議敘。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張曜實心任事，勞怨不辭，均著交部議敘。餘著照舊供職。

庚寅，上御紫光閣，德國使臣巴蘭德等覲見，呈遞國書。

《光緒政要》卷一七　是月二十五日，聖駕率御前王公百官幸紫光閣，凡百執事暨文武朝臣，侍衛親軍，前鋒軍各營官員，皆冠裳趨蹌，分别排立。各國使臣，曰吴禮德，曰田貝，曰華爾身，曰大島圭介，曰潘薩，曰費果孫，署使臣曰吴禮巴，曰濶雷明，曰林椿，曰米師麗，及參贊繙譯等三十二人，由總署堂官引見。諸欽使既入閣，即免冠向上鞠躬施禮，前行數步，復鞠躬施禮，由繙譯譯奏。然後向前呈遞國書，御前大臣接受國書，各公使又向上施鞠躬禮，退歸本班。候上嘉勉數言，各公使復鞠躬行禮，然後相率出閣云。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庚寅諭：本年輪應查閲直隸、山西、陝西、四川、甘肅五省營伍之期。直隸即派李鴻章、山西即派劉瑞祺、陝西即派鹿傳霖、四川即派劉秉璋、甘肅即派楊昌濬逐一查閲，認真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奏，毋得祝爲具文。

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前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楊昌濬應得降一級調用處分，著准其抵銷。

《德宗實録》卷二九三　壬辰，察哈爾都統奎斌奏，遵旨會商直隸督臣，清釐口外牧地，查禁越界私墾，以安游牧。惟查私墾之地，毗連山西者居多，擬請飭晉撫揀派熟悉邊務之員，會同籌辦，以期迅速集事。得旨，即著知照山西巡撫派員會辦。

《光緒政要》卷一七　是月，江蘇巡撫剛毅奏報開浚吴淞江勘視工程事。

《德宗實録》卷二九四　二月庚子，前出使日本國大臣黎庶昌奏，日本近年事事講求，海陸兩軍擴張整飭，工商技藝日異月新，中國與之脣齒相依，宜將琉球一案彼此説明，别定一親密往來互助之約，用備緩急。下所司知之。

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崔國因奏，小吕宋議設領事，日斯巴尼亞國外部徑直推辭，請禁彩票以相抵制。下所司議。

予出使日本隨員陳明遠等暨日本各口商董譚國柱等獎敘，已故神户領事署繙譯官楊錦庭優卹。

乙巳，諭内閣：御史高燮曾奏請舉行日講一摺。朕自親裁大政以來，每日召見内外臣工，於人才之賢否，政治之得失，莫不虚衷考察，實事求是。幾餘披覽經史，復與毓慶宫諸臣，講習討論，不敢稍自暇逸。【略】該御史於列聖歷次訓諭似未恭閲，摺内措辭亦多隔膜，所奏著毋庸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丁未，李經方奏，中國與日本通商口岸横濱、神户、長崎設正理事官外，嗣因箱館、新潟、夷港商務漸興，添設副理事官一員。此外築地一處歸横濱理事兼轄，大坂一處歸神户理事兼轄。近年大坂商務日盛，交涉漸多，而築地坐落東京，華民寄寓益衆。現擬請築地、大坂二處仍歸横濱、神户理事官兼轄，惟再設副領事各一員，於隨員中擇其廉幹有爲者分别派充，以資助理。得旨，如所請行。

科布多參贊大臣雙壽卒，以魁福爲科布多參贊大臣。

己酉，長順奏，吉林地方山深林密，土廣人稀，自昔年馬賊肆擾後，至今伏莽未靖，時有結夥成羣之賊出擾閭閻。近則頻年災歉，流民愈多，盜風復熾。【略】計自光緒十三年六月起截止光緒十六年六月底止，除打仗殲斃賊匪不計外，共生擒首從各盜一千三百有餘，均經審實正法。茲據各副都統並翼長委員等核明文武員弁以及地方官節制之捕盜營所有在事出力人員，開單請獎前來。奴才詳加查覈，尚無冒濫，謹擇其尤爲出力文職四十六員名，武職一百五十八員名分別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准予照章獎敘，以示勸勉而勵將來。

《德宗實録》卷二九四 庚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頤和園工程用款擬由海防捐輸項下挪墊。從之。

辛亥，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請派大臣出海會校北洋合操。得旨，現屆校閱海軍之期，著派李鴻章、張曜認真會校。

閩浙總督卞寶第【略】又奏，千總吴陸在德國礮廠開槍行兇，經該國收禁，請飭知照德外部，將該員交回治罪。下所司知之。

甲寅，署兩江總督沈秉成等奏，遵查徐州土藥出産數目並擬試辦章程。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徐州界連山東、河南、安徽三省，請飭三省巡撫各就地方情形，參酌新章，一體舉辦。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丙辰，賞陝甘總督譚鍾麟在紫禁城内騎馬。

《德宗實録》卷二九四 丁巳，以陝西布政使陶模爲甘肅新疆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壬戌，馬丕瑶奏，臣前以廣西人文夙盛，兵燹後藏書悉燬，舊板無存，無以爲讀書培才之助，擬在省城開局刊書，並請旨飭下江南、浙江、廣東、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將局刊經史等書刷寄來粤，俾得分儲擇刊等因一摺，於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欽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遵即恭録咨會各該省督撫查照並加函諄懇去後，隨准該督撫等先後咨覆，咸念粤居邊徼，士多寒畯，同此教育之心，不分畛域之見，印寄書籍，陸續咨送到粤。

《光緒政要》卷一七 是月，户科給事中洪良品奏參倉臣溺職事。

成都將軍岐元、四川總督劉秉璋奏剿辦雷波夷匪事宜。

《德宗實録》卷二九五 三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風聞張之洞於上年四月間令湖南茶商分别輸捐，作爲創修兩湖書院經費。該商疊請邀免，批斥不准。近來茶商賠累，請飭一律撤銷等語。中國茶葉銷路不暢，由於成本太重，所奏茶商輸捐一節，如果屬實，自應裁撤，以恤商困。著張之洞查明覆奏。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張之洞奏，遵查茶商捐助經費並無賠累。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丁卯，奎斌、永德奏，察哈爾八旗分設口外，拱衛京師，原爲安置蒙民休養生息操練射獵之所，且有駝馬牛羊各羣牧並臺站草地分隸各旗，專資牧養，定例游牧，不准開動。【略】此次私墾之地，毘連山西者居多，豐鎮並有私羈牧地之案，自應一律清釐。並請飭下山西撫臣劉瑞祺揀派廉正勤明熟悉邊務之道府大員，會同奴才衙門委員酌商籌辦。兩省同時舉行，可期迅速集事。其如何詳定章程永遠禁止之處，統俟辦竣奏結時請旨遵行，以副聖朝惠養蒙民慎重牧政之至意。得旨，即著知照山西巡撫派員會辦。

《德宗實録》卷二九五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奕劻等會奏，勘估關東鐵路，酌擬辦法，繪圖呈覽一摺。據稱查勘關東鐵路，以由林西現有鐵路接造幹路至吉林，另由瀋陽造枝路至營口爲便，所籌辦法及宜慎宜防各節，朕詳加披閱，較上年原議更爲周妥。即著派李鴻章督辦一切事宜，並派裕禄會同辦理。所需經費著户部將原議每年籌撥之二百萬兩，自本年起移作關東鐵路專款，除庫撥之一百二十萬兩可以如期應用外，其按年指撥各省之款，每省五萬兩，爲數無多，著户部咨行各該省督撫等逐年如數解清，不准稍有延欠。至關東民情素稱樸厚，惟創始之際，愚民於鐵路利益未能盡曉，奸徒或藉端阻撓，應由李鴻章、裕禄、長順、興陞剴切出示曉諭，以釋衆惑而竟全功。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戊寅，升泰奏，竊奴才前以納金、丈結、洛納等山爲赴哲捷徑，擬請添兵駐守，當經具奏。【略】查納金、丈結、洛納等山均關緊要，而納金尤爲密邇。既經查實，何敢稍事疏虞，致滋貽誤。可否暫由奴才前擬靖西關兵數内，量移靖西關内外委一員，兵丁二十名駐防干壩，撥往納金一帶隘口梭巡，仍歸靖西遊擊管轄，以一事權，月需餉銀仍由前擬兵數内籌撥。干壩舊設番兵二十五名，向歸該處營官管轄。擬再由後藏番營添撥番兵二十名，協同駐守，以示周密。通商後地方果能静謐，即可藉以稽查，不須更易。若尚需添兵駐守，再由奴才隨時察看情形，酌議加增，以副聖主慎重邊陲之至意。得旨，該衙門知道。

《德宗實録》卷二九五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派主事懿善等前往西藏測繪。依議行。

丁亥，吉林將軍長順等奏，勘明珲春天寶山銀礦，派員試辦情形。下所

司議。

戊子，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請於香港等處酌設領事。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使臣華爾身稱香港領事祇宜以稅司兼充，語涉含糊，應飭薛福成察探英廷之意，再行商辦。從之。

己丑，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緬甸分界通商事宜，亟應豫爲籌備，不使英國獨占先著，以免臨時棘手。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光緒十二年六月臣署奏准與英署使歐格訥議約五條，內第三條稱中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彼此保護振興等語。【略】現據薛福成奏，英廷屢派幹員馳往滇緬交界，察看形勢，自爲將來勘界地步。彼未催問，我亦未便發端。緣滇省邊外疆域形勢爲中國輿圖所不載，若不先行查勘明確，將來議界時必至無所依據。應請飭下雲貴督臣王文韶，密派幹員往沿邊一帶，詳細訪查，何者爲土司之境，何者爲甌脫之區，何者爲野人之地，以及山川道里風土地名逐一繪圖貼說，開具節略咨送臣署，以憑考覈，屆時再當相機辦理。薛福成所請先與辯論之處，暫可從緩。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二 戊子，許景澄奏，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俄，十七日接任，當經奏明在案。於二十日往見該外部，旋准外部照會俄皇定於二十二日接見。是日，臣親齎國書前往恭遞，並照例撰擬頌詞，宣揚聖意。俄皇亦以與中國和好二百餘年，深願從此益加敦睦，其言似出真誠。謹將頌詞及俄皇問答繕單呈覽。下所司知之。

辛卯，諭：劉銘傳奏，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著准其開缺，並開去幫辦海軍事務差使。

《德宗實録》卷二九六 四月乙未，調湖南巡撫邵友濂爲福建臺灣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李鴻章奏，永定河下口一帶近年游墊高仰，以致下壅上潰，頻有漫決之患。兼之衝刷鳳河，往往闌入北運，去秋汛漲更盛，數百里間一片汪洋，運道民田爲害匪淺。【略】永定河下口既令南移，則鳳河以後受害較輕，必須及時疏濬河槽，培築束堤，以資保衛。臣現派天津紳士前廣東水師提督曹克忠，會同候補道桂本誠前往勘估，分投趕辦疏築事宜。以上兩項需費均屬浩繁，所估永定河及鳳河工費，督飭司道在賑捐項下竭力籌撥，事竣據實開單彙報。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九六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張曜奏，臺灣爲東南重地情殷效力一摺。覽奏具見悃忱，福建臺灣巡撫已簡放邵友濂矣。張曜自任山東巡撫以來，於地方事宜均能實心辦理。現在山東黃河關繫緊要，該撫修防認真，深資倚畀，務當仰體朝廷廑念河防之意，悉心區畫，毋負委任。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庚戌，命麟書、翁同龢、敬信、張蔭桓爲抖晾實録大臣。

《德宗實録》卷二九六 癸丑，諭內閣：前經降旨修葺頤和園，恭備皇太后慈輿臨幸，現在工程將次就竣。欽奉慈諭於四月二十八日幸頤和園，即於是日駐蹕。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甲寅，卞寶第奏，閩廠協造粵省廣丙穹甲船於三月初三日下水。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九六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庫款支絀，虧短甚鉅，酌擬籌饟辦法開單呈覽一摺。所擬各條於籌補庫儲尚屬切實，著依議行。惟籌饟一事，部臣雖盡心擘畫，全賴各省疆臣認真督辦，不避怨嫌，庶一切諉卸掩飾之弊可除，克臻實效。現當庫存奇絀，各直省將軍、督撫等受恩深重，必應顧全大局，共濟時艱，無待諄諄詳諭也。

出使俄德奧和國大臣許景澄奏，俄國建築東境海參崴鐵道情形。下所司知之。

癸亥，通政使司通政使黃體芳因病乞休，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五月甲子，劉秉璋奏，寶川局需用白鉛，照機器局鉛價採辦。下户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二九七 己巳，以東三省齊字營練軍出力，賞護軍統領豐陞阿等頭品頂戴。

庚午，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省教案疊出，請嚴飭各督撫迅速籌辦一摺。據稱本年四月間，安徽蕪湖教堂被匪徒焚毀，江蘇丹陽縣、湖北武穴鎮等處教堂亦相繼被毀，亟應查拏匪犯早爲嚴防等語。【略】著兩江、湖廣、江蘇、安徽、湖北各督撫，迅飭該管文武查拏匪首要犯，訊明，正法，以儆將來。至泰西之教，本是勸人爲善，即從教之人亦係中國子民，仍歸地方官管轄，民教本可相安，總因不逞之徒，捏造無根之言，藉端滋事。此等奸民所在多有，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出示曉諭居民，切勿輕聽浮言，妄生事端。儻有匿名揭帖，造言惑衆，即行嚴密查拏，從重治罪。各國商民教士，地方官必當隨時設法，保其身家，勿任

奸徒擾害。儻或防範不嚴，致釀事端，即著據實嚴參，其從前各省未結各案並著該將軍、督撫從速辦結。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辛未，諭：李鴻章、張曜奏，會同校閱海軍並查勘各海口臺隘工程事竣一摺。覽奏均悉。該大臣等周歷旅順等處，調集南北洋師船會齊合操，並將水陸各營以次校閱，技藝均尚純熟，行陣亦屬整齊，各海口礮臺船隘等工俱稱堅固。李鴻章盡心籌畫，頻年布置，漸臻周密，洵堪嘉許，著交部從優議敘。張曜會同籌辦，著交部議敘。各將領訓練士卒，修建臺隘，不無微勞足録，著准其擇尤保奬，以示鼓勵。海軍關繫緊要，必須精益求精，仍著李鴻章、張曜切實講求，督飭提鎮各員認真經理，以期歷久不懈，日起有功。另片奏擬在膠州、煙臺各海口添築礮臺等語，著照所議行。該衙門知道。

乙亥，魏光燾奏請解任回籍終養，允之。

丙子，劉秉璋奏，江、楚兩省川鹽請停加抽釐金。下户部議奏。

戊寅，馬丕瑤奏，廣西創辦蠶桑已著成效，遵旨先行酌保尤爲出力之官紳。得旨，覽奏，興辦蠶桑尚屬認真，著俟通省著有成效，核實保奬。

壬午，以登萊青道盛宣懷倡捐勸賑，賞頭品頂戴。

《德宗實録》卷二九七　癸未，出使美日祕國大臣崔國因奏，祕魯創設中西學堂，經費無出，來學無人，請即停辦。又奏祕魯領事請由本處華人自行籌費，公舉所知，作爲代理領事。均下所司知之。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日本既有意修好，著嚴飭丁汝昌加意約束將弁兵勇，不得登岸滋事。長崎前轍，俄儲近事，皆應切鑒，其巡歷情形及回伍日期並著隨時電奏。

戊子，廣西巡撫馬丕瑤奏，查明廣西邊防，修築礮臺緩急情形。請將礮臺銀十八萬兩分爲三年酌撥。下所司議。

辛卯，貴州巡撫潘霨因病解職，以四川布政使崧蕃爲貴州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三　是月，日斯巴尼亞國使臣調駐委内瑞拉國，參贊阿嶽樂兼署使事。

《德宗實録》卷二九八　六月乙未，山東巡撫張曜奏，再陳海防情形。竊見南洋兵船鐵皮厚僅數分，有事斷難得力，請收停廠澳，歲可節費五十餘萬。以之另造鐵甲堅船，則精良適用，足以震懾遠人。得旨，著海軍衙門會同劉坤一妥議具奏。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會奏，遵議南洋水師略爲變通，酌減人數，節省銀兩，專備添購碰快雷艇之需。從之。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哥老會匪最爲地方之害，疊經降旨查拏，並經各該督撫先後獲案，奏明懲辦。惟此等匪徒行蹤詭祕，往往與游勇地痞暗相句結，動輒糾集黨與，乘機煽亂，甚至造謠惑衆，潛謀不軌。近來江蘇、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屢有焚毀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兇，搶劫衙署等案，更層見疊出。【略】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嚴飭地方文武隨時留心，實力查緝，如有訪獲會匪首犯，一面嚴行懲辦，一面准將出力員弁照異常勞績隨案奏請優奬。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四　辛丑，李鴻章奏，委員赴張家口外選購戰馬，請飭部給票免税。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二九八　癸卯，護理福建臺灣巡撫沈應奎奏，准吏部咨臺灣清賦保案應加删汰，前保官紳均係實在出力，懇特恩准奬，以昭信賞。得旨，所請開復各員，著該部議奏，餘均如所請奬勵。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四　乙巳，張之洞奏，委員赴張家口外選購戰馬，請飭部給票免税。下兵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二九八　丙午，以交涉馴順賞日斯巴尼亞國外部大臣公爵德都案，協理外部大臣裴喇斯寶星。

壬子，諭内閣：前據御史文郁奏參烏里雅蘇台將軍托克湍於赴任時，有勒索臺站騷擾地方情事，當諭令奎斌確查具奏。【略】此案烏里雅蘇台將軍托克湍於經過臺站時，竟有折收羊價禮銀，縱容屬員家人攬貨分肥，勒派駝馬，復捏造家人陳有之名，希圖卸罪，實屬貪黷營私，辜恩溺職。托克湍著即行革職，仍追繳贓銀，分别入官還主。已革驍騎校吉通著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所有分收贓銀之家人平安、張有均著照擬懲辦。外委陳玉山等即著該都統咨行各該管將軍大臣就近審明，分别定擬。另片奏，酌擬章程整頓臺站等語。

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南洋海防江防應分别籌辦。現飭總統兵輪前壽春鎮總兵郭寶昌等考覈各號兵輪，期歸實用，其水師學堂擬酌裁教習學生名數，俟南洋兵輪購製齊全，再行規復舊章。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四　甲寅，以永德爲烏里雅蘇臺將軍，吉陞阿爲察哈爾副都統。

《德宗實録》卷二九八　丙辰，出使日本國大臣李經方丁憂，賞假百日，回籍治喪。以翰林院編修汪鳳藻暫署出使日本國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四　庚申，李瀚章奏，查前兩廣督臣張之洞因瓊州海灘散漫，擬築礮堤二十餘里，訂購外洋七生半車礮一百二尊，於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具摺奏明在案。現經德國克虜伯廠一律造齊，運送到粵，臣逐細查閱，製作精美，車駕碼彈具全，實爲行軍利器。惟用之於粵不甚合宜，【略】與其留於廣東，時虞損壞，莫若移之北路，守衛京畿。臣電詢直隸督臣李鴻章，意見相同，擬即籌商起運，解赴天津點收，由李鴻章分撥留存，以備緩急之用。至其礮價銀兩以及保險運費，臣已由粵借款清給，應仍歸粵省造銷，將來直隸如能籌還，再行奏明辦理。得旨，如所請行。

是月，比利時國以陸彌業署理使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七月乙丑，調鄭紹忠爲廣東水師提督，以婁慶雲爲湖南提督，劉世俊爲廣東潮州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二九九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省關欠解東北邊防經費請旨嚴催一摺。據稱本年各省關應解東北邊防經費，除解到及報解起程並劃撥等項外，尚欠解銀一百二十七萬五千兩，請飭速解，並補解歷年積欠銀兩等語。此項經費關繫邊防要需，何得任意延欠，著該將軍、督撫、監督，按照單開本年未解及歷年欠解銀數趕緊籌解。

又諭：電寄劉坤一等，近來江南、湖北等處教案紛起，皆由匪徒造言惑衆，希圖乘機搶掠。前經明降諭旨，令該督等迅飭嚴拏懲辦，迄今兩月之久，僅蕪湖、武穴兩處正法四名，此外丹陽、無錫、金匱、陽湖、江陰、如皋等處，首從各犯悉無一獲。總由各該地方官，因案關教堂，意存膜視，於查辦訪緝毫不認真。【略】著劉坤一等查明分別據實嚴參，不得稍涉瞻徇。仍一面督飭各文武員弁將丹陽等處首要匪犯，懸賞購綫，實力緝捕，務獲嚴辦。其蕪湖、武穴逃散之首從各犯，仍應設法嚴拏。【略】此案於内治外交，均關緊要，該督等身膺重寄，務須盡心竭力，妥籌速辦，免致别生枝節。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丁卯，予故大學士左宗棠、原任兩江總督沈葆楨於福建福州船廠學堂附近建立合祠，列入祀典。

《德宗實録》卷二九九　丁卯，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威海衛、大連灣添設水雷三營，酌定員名饟數。下所司知之。

出使日本國大臣李經方奏，箱館事務漸繁，請添設副理事官，在彼專駐，以資保護。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己巳，以張蔭桓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德宗實録》卷二九九　壬申，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新疆省城設立博達書院，籌款生息，以裕經費。下部知之。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已革駐法參贊陳季同所欠洋款，若提京監追，恐該革員一時未能措還，辦理殊多窒礙，請飭由北洋提解訊追。至出使大臣薛福成請將該欠款由出使經費項下，先代墊還，無此政體，應毋庸議。

又奏，新加坡改設總領事，其關防應援案由出使大臣就近刊給，香港領事俟設立後，照此辦理。並從之。

乙酉，諭内閣：山東巡撫張曜，秉性忠勇，歷著勳勤。【略】遽聞溘逝，軫惜殊深。張曜著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並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生平戰績事實，宣付國史館立傳。加恩予謚。【略】尋予謚勤果。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丙戌，以福潤爲山東巡撫。

諭軍機大臣等，張曜所部嵩武軍，訓練有年，所辦皆海防之事，著歸李鴻章節制調遣。

《德宗實録》卷二九九　直隸總督李鴻章【略】又奏，故兵部左侍郎郭嵩燾事蹟，請宣付史館。得旨，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

以洋員效力北洋，當差勤勉，賞丹國人博來璞爾生、英國人藍博德安得禄寶星。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各省教案疊出，請飭嚴辦保甲一摺。據稱沿江一帶，會匪最多，常德、漢口、大通、蕪湖、鎮江、清江浦各口皆商賈薈萃之區，匪徒易於匿迹，請飭各省擇要舉辦保甲等語。保甲爲弭盜良法，如果實力奉行，何至會匪游勇結黨滋事，層見疊出。著劉坤一、張之洞、松椿、剛毅、沈秉成、譚繼洵、張煦、裕寬督飭各屬認真舉辦，不得因循廢弛，視爲具文，亦不得任令胥役，藉端騷擾，務使會匪無所潛蹤，俾免句煽爲患。

又諭：有人奏，長江水師，日久廢弛，兵丁於泊船處所，安立家口，每遇巡查，臨時湊集，且兵丁多半入會，請飭懲辦等語。【略】著劉坤一會同李成謀按照原定水師章程，認真整頓，嚴飭該弁兵等。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八月癸巳，命奕劻總理海軍事務，定安、劉坤一幫辦海軍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〇〇　丁酉，四川總督劉秉璋奏，土藥稅銀遵議在於川省

界連湘、鄂、陝處所扼要設卡稽查，以免偷漏。下所司知之。

己亥，諭內閣：【略】又諭：致仕大學士賽尚阿，忠清亮直，練達老成。【略】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瀅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加恩予謚，入祀賢良祠。【略】尋予謚文靖。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等，前因江南一帶教案疊起，曾經明降諭旨，令各該督撫嚴飭迅拏首要匪犯，保護教士商民。嗣因拏犯遲延，又降電旨飭催。乃迄今三月之久，丹陽等處匪犯並無一獲，總理衙門屢次電催結案，亦均未據奏。【略】茲再嚴行申諭，嗣後各督撫務當督飭設有教堂各州縣文武，隨時派委兵役設法嚴密防護。遇有造謠聚衆之事，一聞風聲，立時查拏，務獲重辦。若再有似此之案，除將該地方官從重懲處外，並惟該督撫是問。前諭劉坤一等迅速結案，並查參失事各地方官，即著剋日覆奏。此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知劉坤一、張之洞等，並通諭各省將軍、督撫一體懍遵辦理。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遵查部議北洋停購船械。目前饟絀，自宜暫停至裁減勇營一成，應俟各處礮臺工竣後再行酌辦。如所請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丙午，卞寶第奏，續減鹽釐請再展限三年。下户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三〇〇 丁未，四川總督劉秉璋奏，寧遠府屬通安廠銅斤，遵照原奏，川買四成官銅，滇買六成商銅，此外川省別廠之銅，滇局不得併買，各子廠亦不得越占，劃清界限，俾供京運而敷川鑄。下户部議。

護理福建臺灣巡撫沈應奎奏，臺灣新設各學文武生員，查明轄籍，分撥歸管，並議廩糧起住日期。下部知之。

己酉，四川總督劉秉璋奏，駐藏大臣前在印度電匯總税務處銀兩，請在出使經費項下，作正開銷，免予川省籌還。下部議。

辛亥，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改關游歷等款，藏番不遵開導，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商英使，轉電印督，仍照前議在亞東立市，抵關貿易，以免藏人疑貳。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辛亥，劉坤一、剛毅奏，本年四月間，安徽蕪湖教堂被匪造謠焚燬後，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皋各屬教堂，接踵被焚被燬，派員前往查辦。【略】臣坤一復密派員弁四處訪緝，並令各州縣清查保甲。數月以來，地方漸已安謐。竊維籌辦善後，以輯洽民教爲第一要義。拿辦匪犯必須情真罪當，方足以昭折服而安民教。據各屬先後稟報，拿獲各犯訊係均衹在場附和，飭令會同委員一再研訊，加以刑嚇，矢口不移。現已各按情罪，分別軍流徒杖，從重定擬。各教堂燬失屋物若待著追賠償，勢必稽延時日，無以安教士之心，已飭據常鎮道黄祖絡督飭印委各員籌撥款項，與各教士分別一律擬結。並仍嚴飭該管道府督飭各屬勒拿首要各匪，務獲懲辦，以期仰副聖朝輯睦邦交綏靖地方之至意。得旨，仍著嚴拿逸匪，務獲究辦。該衙門知道。

《德宗實録》卷三〇〇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籌撥甘肅新饟開單呈覽，並請飭催關内外各軍將裁減實需饟數迅速奏報一摺。甘肅關内外各軍饟銀，關繫緊要，【略】共銀四百八十萬兩，請飭依限報解。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五 是月，奥大利亞國新簡駐華使臣畢格哩本抵任。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六 九月戊辰，魏光燾奏，光緒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會典館咨稱，現辦會典輿圖式附圖説式刊刻頒發，遵照奏定期限於一年内，測繪各府直隸廳州圖、廳州縣圖各一分，附以圖説，解送到館等因，當經行司轉飭各屬遵辦，並派員開局總纂在案。查新疆幅員遼闊，郡縣初開，畫界分疆，周勘測繪，均屬創辦，備極繁難，且沿途數千里與各外部毘連，舊界新界、卡倫鄂博等類尤關緊要，悉應載入圖中，詳著爲説，參稽考訂，動需歲時。開辦以來，竭力督催，一年之限早經届滿，現雖大致脱稿，尚須逐細詳核，屆計數月以内仍難一律辦齊，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自本年十一月起再行展限半年解送，以期詳晰核校，俾臻妥善。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三〇一 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略】又奏，湖北武穴地方焚毀教堂毆斃洋人一案辦理完結情形。下所司知之。

庚午，以歷年辦理海軍出力，予海軍提督丁汝昌，直隸按察使周馥優敘，總兵鄧世昌、副將方伯謙、葉祖珪等賞換勇號，復總兵吴康安職，賞還勇號，餘獎勵有差。

以效力勤勞，賞承修威海衛日島礮臺德國兵官漢納根花翎，加總兵銜。英人天津機器局教習施爵爾、鐵路監工金達、北洋醫官伊爾文三品頂戴，施爵爾、金達並給寶星，餘頒賞有差。

以操巡怠玩，革北洋海軍守備定遠船駕駛大副鄺國光、定遠船礮務二副鄧世聰職。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恩溥奏，各省教案皆緣育嬰而起，請飭廣設育嬰

堂一摺。所奏不爲無見。育嬰一事從前疊奉諭旨，通飭辦理。現在教案繁興，半由各國育嬰起釁，若使地方官籌辦盡善，自可隱杜亂萌。惟各省情形不同，全在疆吏因地制宜，委用得人，立法周備，庶日久奉行，不致滋生他弊，著各直省將軍督撫悉心體察，妥爲籌畫。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德使巴蘭德來署面稱，紫光閣爲筵燕藩屬之地，見諸記載，同治十二年以來各國使臣，於此覲見。在聖意固屬優待，而道路傳聞總疑視與國使臣等於藩屬，於體面有礙。堅請代奏，另定處所。依議行。

庚辰，吉林將軍長順等奏，吉林防務捕務均關重要，馬步各營礙難裁減。

又奏，創修《吉林通志》。報聞。

癸未，陝西巡撫鹿傳霖奏，陝省土藥按畝徵稅，尚無擾累，至商販釐捐並徵未免過重，請飭部將捐輸量爲裁減，以免偷漏。下所司議行。

戊子，吏部會奏，雲南北勝土州同改土歸流，請添設要缺經歷並移設營汛官弁。依議行。

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英、法兩國教案牽涉既廣，關繫較鉅，謹分別治本治標辦法，以備采擇。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六　是月，俄羅斯國新簡駐華使臣喀希尼抵任。法蘭西國使臣李梅回任。

十月丙申，山西巡撫劉瑞祺卒，賜卹如例。

丁酉，以奎俊爲山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三〇二　辛丑，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安徽蕪湖教堂焚毀一案，首從各匪分別懲辦，賠款由蕪湖關道撥給教士收領，地方安謐。

雲貴總督王文韶奏，進勦猓黑夷匪疊獲勝仗情形。得旨，即著飭令派出各軍實力勦辦，迅速蔵事。

壬寅，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坐牀吉期，例頒敕書，請由驛馳遞，其恩賜各物，請飭各省派員接換護送，以期迅速。又奏，札薩克請遵照佛規，飭令第穆呼圖克圖依期赴札什倫布寺院，照料呼畢勒罕坐牀受戒傳經。均如所請行。

又奏，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請援照封親之例，移封外祖父期美汪布爵銜頂戴花翎。下所司議。尋理藩院奏，歷届呼畢勒罕之父蒙恩賞給爵銜頂翎，非專指坐牀榮親而論，未便援引，應否援照達賴喇嘛請封懿親之案，賞給公銜或頭等台吉之職，只授本身，勿庸襲替。得旨，期美汪布著加恩賞給本身輔國公銜。

丙午，諭内閣：前據王文韶奏，已故湖南提督馬如龍有功於滇，據本籍紳士呈請具奏，籲懇恩施。當經降旨議卹，並准於雲南省城建立專祠，戰績宣付國史館立傳。兹據都察院奏，雲南京官編修陳思霖等臚列該故提督功不掩罪各款，呈請代奏，收回成命等語。馬如龍前在雲南曾著戰績，嗣以傷發身故，朝廷賞功宥過，恩卹有加。惟建祠一節，必須輿論咸孚，方稱褒揚鉅典，今既毀譽參半，所有建立專祠之處，著即撤銷。

己酉，諭内閣：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三年校閱，五年例保，均已届期，請將辦事出力各員分別給獎。業經降旨允行。慶郡王奕劻自創辦海軍以來，盡心規畫，悉協機宜，深堪嘉尚，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六　庚戌，薛福成奏，臣於光緒十六年二月間到任後奏派使署人員，查有福建候補副將陳季同精曉法文，諳悉外事，歷充駐法二等參贊官已六七年，當飭留差，以資熟手，曾附片陳明在案。旋於三月間在倫敦使署接到巴黎銀行來信，陳季同前借法銀十萬佛郎，稱係使館所用。【略】乃該員狃於西俗，專講應酬，積年浪費，致成巨虧。且借使館爲名，託言公用，復節次推宕，失信外人，有關中國聲望，於情理尤難姑容。相應請旨，將總兵銜福建候補副將陳季同先行革職，並請敕下總理衙門核議。應如何勒追懲儆之處，按律辦理。得旨，陳季同著先行革職，交該衙門查辦。

《德宗實録》卷三〇二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福奏，夥匪竄擾熱河朝陽等縣地方，請調援兵會勦。當諭令裕禄、李鴻章迅派得力將弁，統帶練軍馳往援勦，密雲沿邊各口，誠恐該匪乘隙闌入，著國俊迅派得力弁兵，勤加偵探，嚴密防守，遇有竄匪闌入，即行實力勦捕，毋得稍有疏虞。

又諭：電寄裕禄等，昨據德福奏，朝陽縣匪徒滋事，已有旨令裕禄、李鴻章派得力將弁，統帶練軍迅往援勦。此股匪徒突起滋擾，亟宜迅速撲滅，著催令派出兵勇，剋日啟程，勿稍延誤。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六　癸丑，諭：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於明年正月初三日坐牀，著派升泰會同蘇捋諸門罕前往看視，所有頒給敕書賞賜等件，著由驛馳遞。其沿途經過地方，妥爲護送，並著劉秉璋於司庫提銀一萬兩，派員迅速解往，一併賞給班禪額爾德尼祇領。

《德宗實録》卷三〇二 諭軍機大臣等：德福奏，夥匪焚毀教堂，請催各路兵勇援勦一摺。此股賊匪倉猝起事，陡聚多人，行蹤飄忽。熱河園庭所在，關繫緊要，口外地方遼闊，山岔紛歧，必須迅集重兵合力兜勦，方能一鼓殲除，本日李鴻章電奏已派馬步六營，前往勦辦。

另片奏，請飭撥軍火等語。著神機營迅撥火藥二千斤，隨帶鉛丸等項，派員解送熱河，交德福存儲備用。

又諭：電寄李鴻章，據德福奏，此股教匪與遷安天主教堂有隙，本日已諭令李鴻章撥兵駐紮遷安，保衛地方。聞永平所屬教堂不少，並著嚴諭各該州縣先期妥籌保護，勿涉大意。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德福奏，請飭撥饟銀，並派隊援救喀喇沁王旗，暨匪徒焚燒教堂情形各摺片。熱河賊匪滋擾，防勦喫緊，需饟孔殷，即著户部撥銀五萬兩，迅速解往。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熱河賊匪竄擾，勢甚猖獗，直隸沿邊各口，徑路紛歧，亟須加意防守，以杜内竄。應如何調派各軍分路駐紮，著李鴻章統籌全局，妥速布置，不得稍涉大意。至葉志超統帶各軍，進勦能否得力，並著該督悉心體察，妥籌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尋奏，葉志超驍果精明，堪資倚任，現值嚴冬冰雪，師行匪易，仍飭相機進勦。報聞。

己未，東三省練兵大臣定安等奏，熱河朝陽縣匪徒滋事與奉省地界毗連，會商派兵堵勦。得旨，即著督飭派出各軍，認真堵勦，並會同直隸官兵合力兜拏，毋任竄逸。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七 十一月辛酉朔，調奎斌爲熱河都統，以惠銘爲察哈爾都統。

癸亥，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彦訥謨祜卒，賞銀五千兩治喪，以其孫阿穆爾靈速承襲親王。

《德宗實録》卷三〇三 諭軍機大臣等，奎斌前已調補熱河都統，並派吉順暫護察哈爾都統。熱河防勦事務緊要，奎斌著迅赴新任，毋稍延緩。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七 甲子，命奕劻爲鑾儀衛掌衛事大臣，載瀅爲總理行營事務大臣，福錕爲閲兵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〇三 丙寅，諭内閣：前據德福奏報，熱河朝陽匪徒滋事，當經飭令李鴻章、定安、裕禄各派兵勇，分投勦捕。旋據直隸提督葉志超奏，在建昌縣三十家子等處，勦賊獲勝。茲據定安、裕禄、李鴻章同日奏報，迎勦教匪，屢獲大捷情形。覽奏均悉。【略】仍著李鴻章、定安、裕禄分飭諸軍將領，乘此聲威，合力進勦，迅將朝陽踞匪一鼓殲除，毋留餘孽，以靖地方。

己巳，蠲緩山東青城【略】八十州縣暨濟寧、東昌、臨清三衛，東平所、永阜等場被災各屯莊新舊糧賦，並鹽蘆雜課有差。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綿宜奏，奉天辦理軍務情形，敬陳管見各摺片。前據定安、裕禄奏報進勦朝陽賊匪疊獲大勝，並生擒匪首郭萬湄等多名，業經降旨宣示。茲據綿宜奏稱，所斬獲者多係裹脅難民，未與真正賊匪交戰，覽奏殊堪詫異。軍營奏捷，向有以少報多之弊，豈生擒首匪亦敢造言粉飾耶？著定安、裕禄確切查明，據實覆奏。【略】尋奏，疊次所獲匪犯均經訊明，實非裹脅。軍械等件亦經各營陸續解省，查驗存儲。至添調重兵倡辦團練各節，現在前敵援軍足敷戰守，均請毋庸置議。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七 乙亥，命崇禮、洪鈞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三〇四 丙子，諭内閣：【略】又諭：葉志超奏，官軍進勦毛家窩鋪賊匪獲勝，暨勦除高爾磴一帶賊匪各摺片。【略】陣斃僞大王趙金貴、徐小枝及僞領兵侯陳忠等十餘名，並馬賊三百餘名，道匪一千餘名，奪獲槍礮馬匹旗幟無數，並生擒僞大王劉獻堂，正法梟示。復於初六日在二十家子地方將起事賊首王廷照、宋學智、宋洛大三名一併擒獲，均經訊明正法。又建昌縣屬高爾磴等處，匪徒盤踞，經總兵曾騰芳等率隊在瀾泥溝、葦子溝及三官廟各地方，疊次獲勝，斃賊多名，並起獲金丹道盟簿、符咒等件，生擒匪首于剛及著名賊匪八名，均已正法，並將道士吴廣生一股悉數殲除。又據總兵蘭福喜稟報，在建昌附近將僞平西王佟傑拏獲，交縣訊辦，高爾磴一帶現已平静。勦辦甚爲順手，仍著葉志超督飭各營將弁乘勝進，攻合力兜勦，毋留餘孽，以靖地方。

戊寅，東三省練兵大臣定安奏，三省練兵改分三班輪換，營制不齊，調集不易，擬請變通辦法，將各省步隊八營改爲八起，仍仿舊制，每隊以二百五十人爲率，每省各練二千人。原有馬隊二起，添練二起，合成一千人作爲常練之兵。滿三年後，察看地方情形，撤練歸旗，再調一班接練。遇有征調，仍將撤練之兵按册編隊。下部議。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奉直兩軍疊次勦賊獲勝，尚屬得手。惟敗殘賊匪，現在分竄何處，股數尚有若干，著即飭令確切偵探，詳細覆奏，並先

電聞。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葉志超奏，官軍連戰皆捷，現由東北一路進擣賊巢，並三家子地方擊賊獲勝情形各摺片。【略】即著葉志超身臨前敵，激勵衆心，分派各路將領四面兜擊，務將各股匪徒，迅速殄除，毋任句結竄擾，一面出示解散脅從，以孤賊勢。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七　甲申，以唐景崧爲福建臺灣布政使。

乙酉，以解清甘肅新餉，予各省督撫、司道瑞璋等獎敘有差。

戊子，調恭壽爲成都將軍，以榮禄爲西安將軍。

《德宗實録》卷三〇四　己丑，直隸提督葉志超奏，軍次硃砬科，前軍獲勝情形。得旨，覽奏勦辦情形，尚爲得手，著即親往督勦，務期迅掃逆氛，毋留餘孽。

《德宗實録》卷三〇五　十二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直省欠解東北邊防經費請旨嚴催一摺。【略】此項經費關繫緊要，豈容稍有延宕，著各該將軍、督撫、監督迅即查照户部單開欠解各數。

癸巳，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提撥賑捐餘款四十萬兩，發商生息，以備賑撫急需。

以直隸水災辦理河務賑務出力，賞甘肅寧夏鎮總兵衛汝貴、直隸布政使裕長、廣西按察使前天津道胡燏棻頭品頂戴，長蘆鹽運使季邦楨二品銜，予廣東按察使前長蘆鹽運使額勒精額等優敘。

乙未，直隸提督葉志超奏，副將潘萬才、參將傅廷臣分途進勦北路賊匪，屢獲全勝，現合兵馳赴烏丹城，相機勦辦。報聞。

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西藏與英人通商，可定於亞東立市，現派員伴送英員保爾前來該處察看酌議。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八　己亥，張之萬等奏，海軍衙門咨稱，海防新捐展辦一年，將屆期滿，此項捐款專爲本衙門籌備海防之用。【略】籌備海防動需鉅款，此項捐例未便遽停，擬請將新海防捐輸於初展一年限滿後，再展一年，俾得廣集捐資，藉供要用，所有收捐條款，銓補章程，悉仍其舊，以免紛更。恭候命下，即由臣部行文各自遵照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三〇五　辛丑，諭内閣：葉志超奏，官兵進攻烏丹城一帶股匪，擒獲逆首並勦滅大股逆匪情形一摺。【略】提督葉志超調度有方，將士用命，兩月以來，所向克捷，用能迅掃逆氛，深堪嘉尚。葉志超著加恩賞穿黄馬褂，並賞給雲騎尉世職，以示優獎。

又諭：葉志超奏，官軍擒獲逆首敖漢，各旗一律肅清，請將出力各員獎勵一摺。逆首楊悦春，倡立金丹道教名目，煽惑愚民，蔓延平泉、朝陽、建昌、赤峯四州縣，並因與蒙古有隙，輒敢假讐殺天主堂爲名，糾衆滋事，焚燒搶劫，數萬生靈遭其毒害。先後經葉志超督軍進勦，疊獲大勝。

癸卯，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遵旨酌議部臣籌補部饟辦法四條：一、已勸諭兩淮鹽商，按引認捐銀一百萬兩。一、江蘇各關局抽收土藥稅釐，儘數解部。一、防務現多未備，購買外洋槍礮、船隻、機器項上實無餘款可撥。一、兵力不足，馬步營勇，未可遽議裁減一成。下部知之。

熱河都統奎斌奏，熱河匪亂之後，教民有意尋釁，報復良民，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各使約束教民，以弭禍變而靖地方。

甲辰，以報效洋槍，賞西安將軍榮禄尚書銜。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八　乙巳，上御承光殿，法國使臣李梅覲見。

戊申，電命薛福成唁英皇長孫之喪。

《德宗實録》卷三〇六　辛亥，蠲緩甘肅、新疆温宿州、鎮西廳被災地畝應徵糧草。

乙卯，緩徵河南祥符【略】五十三廳州縣新舊錢漕有差。

豁免陝西省本年民欠銀糧草束。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八　丙辰，以明年正月初五日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七十生辰，先期頒賞御書、聯額、福壽字、無量壽佛、如意、袍褂等件。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頒賞御書、聯額、福壽字、益壽字、御筆蟠桃圖、無量壽佛、貂褂、如意、袍褂等件。

《德宗實録》卷三〇六　戊午，江蘇巡撫剛毅奏，釐務洋務需人，請將奉旨發往臺灣差遣之江蘇直隸州知州胡傳、知縣汪瑞曾仍留江蘇。得旨，臺灣差遣需人，胡傳等著仍遵前旨發往。

己未，頒西藏萬壽寺扁額曰：祇樹長春，大招寺扁額曰：福資萬有，吉綳寺扁額曰：兹雲普佑。從駐藏辦事大臣升泰請也。

《光緒政要》卷一七　是月，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奏滇緬分界通商事宜。

光緒一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光緒政要》卷一八　正月，賜外藩筵宴於紫光閣。是月初十日，上幸紫光閣，賜外藩筵宴，計入宴者，有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四十餘人，台吉、塔布囊三十一人，呼圖克圖二人，達賴喇嘛呼弼勒罕各一人。由理藩院帶領入宴。朝鮮正使官、副使官各二人，伴官一人，由禮部帶領入宴。駕既至閣，閱看善撲營官兵貫跤騙驢騙駝，精捷營官兵對單刀，對竿子，樂部跑竹馬，射嗎呼，音律處彈箜篌，唱庫們曲，回回營官兵唱西番回回曲，及各項玩藝。中有羊上樹一齣，台高三尺，以木製成，寬方相若，上置青松一株，台南有層級，官兵悉作西番裝束，雜以西番音樂。宴畢，跪領所賜各物，碰頭謝恩，駕遂啟蹕還宮。

《德宗實録》卷三〇七　壬申，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喀什噶爾城設立通商局及沿邊安設卡倫，所需經費，極力覈減，請飭立案。允之。

甲戌，四川總督劉秉璋奏，四川大足縣教案現已議結，辦匪四名，卹銀五萬。下所司知之。

乙亥，安徽巡撫沈秉成奏，遵派大員暫辦蕪湖大通地方保甲，並飭各屬廣設育嬰堂以弭教案。報聞。

丙子，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查明西藏達賴喇嘛近支停襲公爵彭錯崙珠並無內亂傷倫情事，參處失實，請開復公爵翎頂。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八　己卯，龍湛霖奏，江西在籍候補主事龍文彬著有《明會要》八十卷，謹繕進呈。得旨，留覽。

庚辰，升泰奏，據第穆呼圖克圖阿旺洛桑稱勒拉普結稟稱，此次赴邊應派噶布倫一員前往，查商上例設噶布倫四員，自伊喜洛布江曲於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病故後，懸缺未補，現只三員，均皆年逾六旬，於洋務邊情未甚熟悉，且商上公事繁多，勢難分派。【略】茲既據稱該商卓特巴辦事老練，懇以該員暫署伊喜洛布汪曲噶布倫遺缺，核與保爾函內請派掌事番官之議相符，噶布倫又係商卓特巴應陞之階。合無仰懇天恩，即以該商卓特巴邊覺奪吉署理伊喜洛布汪曲所遺噶布倫一缺，實於邊務不無裨益。至應否補放，俟奴才到邊察看能否勝任及邊務果否始終無誤，再行奏請補放。允之。

《德宗實録》卷三〇七　江西巡撫德馨奏，重修鷺湖書院，請捐撥經費，籌給膏火，並請頒賜扁額。允之。尋頒扁額曰：道學之宗。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江北冬漕遵辦河運，請飭疏通河道一摺。據稱大泛口濟寧新店、安山一帶，或河係沙礓，或異常淺澀，十里鋪陶城埠口門內外，淤墊更甚，以及南陽湖進出口門，均須大加挑濬等語。南漕關繫緊要，所有漕船經行河道，必須豫籌疏濬，方能迅速抵通。著許振禕、福潤、湯聘珍嚴飭該管河道各官認真挑濬，務期一律深通，以利漕行。

己丑，廣西巡撫馬丕瑤丁憂，以廣西布政使張聯桂護理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二月甲午，命桂祥、文秀管理神機營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〇八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許振禕奏，運河另案工需銀兩，請飭如數籌撥，以利漕行一摺。運河另案工款，前經該河督奏准每年撥銀六萬兩。茲據奏稱，上年山東司庫僅給銀四萬兩，仍欠銀二萬兩，工需浩繁，實不敷用，請飭山東巡撫飭司如數撥給等語。此項銀兩關繫要工，着福潤、湯聘珍仍遵前旨，歲撥銀六萬兩，於二月半前先籌銀三萬以應急需，餘俟漕船入東，即行全數撥解，毋再延欠。

戊戌，協辦大學士福錕等奏，醇賢親王安葬吉期，據欽天監選擇本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時。得旨，朕欽奉懿旨，依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戊戌，以張聯桂爲廣西巡撫。

辛丑，諭：李鴻章奏，侍衛恃符妄爲，請量予懲處等語。據稱，宗室侍衛舒英赴灤州收取田租，於被水地畝並不體察情形，減收成數，概令交納全租，經該州知州吴積旬詳案查訊，輒敢闖入州署，咆哮凌逼，實屬膽大妄爲。此風斷不可長，舒英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德宗實録》卷三〇八　辛亥，閩浙總督卞寶第奏，福州海口長門及電光山最占形勢，請設臺置礮以固海防。下部知之。

癸丑，甘肅新疆巡撫陶模奏，英兵由哪格爾入回部坎巨提，坎巨提頭目賽必德哎里罕與哪格爾頭目烏孜爾罕率衆竄至色勒庫，已妥爲賑撫，並擬照會英官排解送歸原部。下所司知之。

丙辰，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奏，黑龍江省創設電綫工料銀兩共十一萬有奇，其不敷之一萬餘兩，請歸吉林劃抵。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卞寶第奏，閩省瀕海土田磽确，小民生計維艱，異常貧困，而於種棉織布之法素未講求，全賴江浙布商販運來閩，歲耗金錢百萬，

以致生機日蹙。臣與在籍紳士籌商於省會創立織布局，招集織徒，市購織具，量給火食，限以三箇月學成，領機歸織，數月之後每徒每月率能織布二十餘疋，試驗已有成效。其局用經費由臣題銷籌發，並各紳士湊集股分公司製辦，現經設局兩年，城鄉多仿照辦理，每年約出布四十餘萬疋。窮民執業，賴以資生，從此逐漸推廣，織務可冀日盛。據各紳士稟稱，土布爲洋紗所織，貨粗價賤，行銷本滯。現既收其進口之紗稅，又徵其口內之布釐，是一徵再徵，價值因而愈增，銷售必至愈阻，籲請免徵布疋進口稅釐等情。具稟前來，當飭稅釐局司道核議去後。據稟織布官局所出土布，此時未旺，暫行免徵。其民局運往各處土布，請照六折徵收等情具覆，行之將屆一年，官局售布已有利益，民局售布尚少盈餘，似不得不酌減稅釐，以示體恤。伏查閩省民業艱難，特勸廣興織布，冀收什一之利，藉免饑寒，可否仰懇天恩土布進口免其再徵稅釐，其運售出口土布減爲四折徵收。得旨，如所請行。

是月，比利時國實授陸爾業爲駐華使臣。

《德宗實録》卷三〇九　三月庚申，諭內閣：【略】致仕大學士閻敬銘，清勤直亮，練達老成。【略】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用示篤念耆臣至意。尋予謚文介。

甲子，以户部尚書翁同龢爲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祁世長、內閣學士霍穆歡、李端棻爲副考官。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以譚鍾麟署工部尚書，孫家鼐署户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三〇九　乙丑，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擬將徐州土藥照山東、四川等省酌加捐銀，通行各省，不再重徵。下所司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丙子，劉坤一奏，《兩淮鹽法志》一書，自嘉慶十一年重修之後，迄今已歷八十餘年，其間改綱爲票，又經寇亂，變故百生，今昔情形迥然各別，自宜徵文考獻，載諸簡篇，用存典章而示來世。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前督臣曾國荃始議設局續修，查照成案，由淮南北商販略捐經費，派委前山西冀寧道王定安專司總纂。兩載以來，督同員紳詳加討論，特以金陵、揚州衙署均遭兵燹，案牘蕩然無存，爰偏稽舊籍，廣爲咨訪，或從近人文集，或得故家藏案，以及老商世幕所鈔秘本，采輯無遺，於繼悉必録之中仍寓繁冗必删之意，約計得書百餘卷，容俟全書告成，敬謹繕本恭呈御覽。俾舊章得稽考而有徵，新政垂久遠而不墜。報聞。

《德宗實録》卷三〇九　乙亥，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遵旨看視班禪呼畢勒罕坐牀禮成。又奏，由江孜起程赴邊日期並據洋員送到赫爾商會來文，經面商呼圖克圖，譯行商上會議，以便妥結。並下所司知之。

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奏，基隆試辦金砂，設局抽釐。下部知之。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使商接琿春等處電綫，請派大員妥議章程。得旨，著派李鴻章與俄國使臣妥商，奏明辦理。

出使美日祕國大臣崔國因奏，豫籌中美續約辦法：一、拒止禁工，一、限制傳教並冀推及英、法各國，以杜後患。下所司知之。

出使日本國大臣李經方奏，請添派學習東文繙譯，請於使署增設二員，各口理事署增設一員，並照出洋學生章程，一例請獎。從之。

乙酉，神機營奏，武成永固新式礮車，一律配齊，請移存威遠兵廠，按日操練。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喀希呢議接海蘭泡、琿春等處陸路電綫請派大員會商辦理。得旨，著派李鴻章與俄國使臣妥商，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三〇九　戊子，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熱河承辦兵米，商民苦累，請改徵折色，並每石加足銀一兩六錢，以除積弊而示體恤。從之。

蠲緩陝西膚施、延長、安塞、定邊、靖邊、清澗、米脂七縣被雹被旱地畝未完上年丁糧雜課有差。

豁免雲南建水縣屬被匪地方糧銀。

《光緒政要》卷一八　是月，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奏請嚴禁私購外洋軍火以杜隱患事。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九　四月壬辰，廣東巡撫劉瑞芬卒，賜卹如例。

己亥，調剛毅爲廣東巡撫，奎俊爲江蘇巡撫，以阿克達春爲山西巡撫，命額勒春爲科布多幫辦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一〇　甲辰，諭內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致祥奏，疆臣聲名惡劣，據實糾參一摺。據稱新授山西巡撫阿克達春在安徽藩司任內，貪黷之聲，流傳道路。該副都御史奉使嶺表，往返均由皖江，既有所聞，即應隨時具奏，何以回京數月，直至阿克達春簡放巡撫後，始行糾參，著徐致祥明白回奏。

丙午，諭內閣：徐致祥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所稱阿克達春在安徽藩司任內貪劣之狀，仍係得諸傳聞，未能指出實據，著派劉坤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迴護。

戊申，上詣園寢送醇賢親王金棺。

己酉，上親撰醇賢親王碑文。

壬子，陝甘總督楊昌濬等奏，設肅州至新疆電綫，請分籌銀兩，購辦機器。得旨，該衙門議奏。尋議，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各撥銀五萬兩，解交北洋大臣李鴻章應用，其採購材料，就甘肅、新疆平餘項下動撥。從之。

癸丑，諭內閣：前據張之洞等奏，查辦湖南刊播揭帖僞造公文一案，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覆奏，請照張之洞等所擬辦理等語。此案道員周漢雖無刊播揭帖及僞造公文情事，惟身爲職官，言語荒誕，迹類瘋狂，以致匪徒假託其名，造言煽惑，實屬咎無可辭。陝西候補道周漢著即行革職，查傳到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勿令出外滋生事端。

派大學士額勒和布、恩承、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吏部右侍郎徐郙、戶部左侍郎廖壽恒、工部左侍郎汪鳴鑾、內閣學士陳學棻爲殿試讀卷大臣。

甲寅，策試天下貢士劉可毅等三百一十七人於保和殿。

《光緒政要》卷一八 是月，諭臺灣巡撫邵友濂奏勦平太科坎內山番社事。浙江巡撫劉樹堂奏報勘明海鹽塘工情形。

《德宗實録》卷三一一 五月戊午，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劉福姚爲翰林院修撰，吴士鑑、陳伯陶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惲毓嘉等一百三十二人賜進士出身，三甲饒寶書等一百八十二人賜同進士出身。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天津至熱河創辦電綫，經由之處，請飭地方文武一體保護。如所請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甲子，以聶士成爲山西太原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三一一 丙寅，孫毓汶因病續假，以禮部尚書李鴻藻兼署刑部尚書。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乙酉，以譚鍾麟爲閩浙總督。

《光緒政要》卷一八 本月，諭：廣西巡撫張聯桂奏，勦平齊匪事。諭：兩廣總督李瀚章奏，剿平三合會事。

《德宗實録》卷三一二 六月辛卯，兩廣總督李瀚章【略】又奏，廣西省爐稅停徵期滿，未便歸併釐廠帶徵，擬請以所收鐵釐，照數撥補。下户部知之。

丁酉，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漢陽煉鐵槍礮等廠工程，正在喫緊之際，查閱省外各營，請展至明年舉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丁酉，命翰林院編修汪鳳藻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一二 己亥，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請將亞東通商續議改關添口條約删去，以免礙難。下所司知之。

辛丑，西安將軍榮禄奏，添練洋槍步隊酌籌饟項。得旨，即著會同鹿傳霖妥籌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壬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專派薛福成商辦滇緬界綫商務，以重事權。允之。

《德宗實録》卷三一二 甲寅，兩廣總督李瀚章奏，閩廠續造廣乙、廣丙兩兵輪驗收情形。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是月，奥大利亞國使臣畢格哩本回國，參贊古典福和署理。日斯巴尼亞國新簡駐華使臣德拉拔抵任。

《德宗實録》卷三一三 閏六月庚申，諭內閣：李鴻章奏，永定河隄工漫口，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本年六月以後，永定河水勢驟漲，險工疊出。北三工北二上汛，先後漫溢，現成旱口。六月二十四日，南上汛灰壩漫口四十餘丈。該管各員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署南岸同知夏人傑、霸州州同周蓉第均著革職留任，石景山同知寶延馨、署北岸同知周起濤、良鄉縣縣丞韓傳琦、涿州州判唐照均著摘去頂戴。永定河道萬培因著革職留任。李鴻章著交部議處。該督務當督飭在工員弁，將漫口趕緊盤築裹頭，以防續塌，並迅籌款項，及早堵合。其上游各汛並著嚴飭認真防護，毋得再有疏虞。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出使大臣薛福成奏請嚴禁私購外洋軍火，以杜隱患。從之。

辛酉，以籌解海軍鉅款，予直隸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優敘，兩廣總督李瀚章等二十一員議敘有差。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丙寅，諭：本日召見山西巡撫阿克達春，於詢問事件奏對均未明晰，著開缺，另候簡用。

《德宗實録》卷三一三 丁卯，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直隸補用道袁世凱辦理通商交涉事宜，頗著勞績，懇恩擢用。得旨，袁世凱著以海關道存記簡放。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戊辰，調張煦爲山西巡撫，以吴大澂爲湖南巡撫。

《德宗實録》卷三一三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中俄議接陸路電綫訂定約款。從之。

己卯，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順直災區甚廣，請援案開辦賑捐。允之。

以辦理邊界交涉得力，賞俄國總兵左克羅斯奇寶星。

庚辰，諭内閣：大學士恩承恪慎持躬，老成練達。【略】兹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輔國公載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子少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略】尋予謚文慎。

陝甘總督楊昌濬奏，邊事日棘，請派大員督辦防務。下所司知之。

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奏，印度後三款辦法已無異議，飭商上具結定案。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〇 辛巳，命翁同龢充會典館正總裁，貴恒副之。

《德宗實録》卷三一三 壬午，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鐵銅機爐，不敷鍛鍊，擬添購以圖擴充。下部知之。

乙酉，西安將軍榮禄等奏，遵籌添練洋槍步隊並請飭撥軍火。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三一四 七月丁亥，甘肅新疆巡撫陶模奏，英俄前爲帕米爾地越入各卡，現探俄兵馬步一千八百餘人，擬向色勒庫爾進發，情形叵測。查離疏勒州五百餘里之布隆庫爾形勢扼要，已由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派兵駐守，保固門户。並飭莎車協營撥兵進駐色勒庫爾，仍於後路屯兵運糧，以爲聲援，其各險要均經飛咨提臣妥爲調度，仍飭遇事持重，不得輕進。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丁亥，以楊岐珍爲福建水師提督。

戊子，以孫昌凱爲浙江海門鎮總兵。

《德宗實録》卷三一四 庚寅，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希元【略】又奏，福建設局勸織所織土布，請仍准免徵進口税釐，其運售出口，無論官局民局，一概四折徵收，以昭公允。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辛丑，諭：王文韶等奏，各屬水災較廣，賑需甚鉅，懇恩撥款接濟一摺。本年春間雲南昭通、東川各屬苦旱，收成歉薄。六月以後，又復陰雨連綿，山水暴發，河海同時猛漲，以致昆明等十六州縣田禾被淹，廬舍亦多坍塌，小民蕩析流離，實堪憫惻。加恩著照所請，即由户部迅速籌撥銀十萬兩以備賑需，仍著該督等督飭所屬，分别災區輕重，妥爲散放，務使實惠均霑，毋任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

《德宗實録》卷三一四 諭内閣：【略】福潤奏，惠民等縣隄埝漫溢，請將在工文武各員分别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略】該撫務當督飭在工各員，迅將各處口門盤築裹頭，免致續塌，一俟水勢稍平，即飭趕籌堵合。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帕米爾界務，現經電知出使大臣許景澄與俄外部切實辯論，以杜狡謀，並知照新疆撫臣嚴飭現駐色勒庫爾布隆庫爾各營慎固邊防，毋挑邊釁。又奏，現俄阿交閧，必須俟其退兵，乃可與之議界。並報聞。

乙巳，諭内閣：前據御史余聯沅奏，升任山西巡撫阿克達春在安徽布政使任内劣迹昭著，列款糾參，當諭令劉坤一確查具奏。兹據劉坤一查明覆奏，阿克達春雖無賄賣差缺，收受屬員餽送及巧立公費名目實據，惟任用幕友翟汝藩、門丁鄒植遇事招摇，毫無覺察，且濫收門生，致啟貪緣奔競之風，實屬大負委任。開缺山西巡撫阿克達春著交部嚴加議處，彭禄等以道府大員與阿克達春結爲師生，均屬不知自愛，有玷官箴。安徽候補道彭禄、松峻、袁秉楨、寧國府知府李成鼇均著即行革職。【略】尋議，阿克達春應即行革職。從之。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遵旨與俄使妥商連接中俄邊界陸路電綫，訂條約十款，在天津畫押蓋印，各自分執。下所司知之。

《光緒政要》卷一八 是月，刑部奏，議定竊毀電報桿綫人犯分别治罪專條。

《德宗實録》卷三一五 八月庚申，陝甘總督楊昌濬奏，甘肅新疆邊防緊要，營制未復，改併未齊，請展緩舉行軍政。報可。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籌撥甘肅新餉一摺。甘肅關内外各庫餉銀，關係緊要，現經該撫嚴飭司道按照撥數於本年十二月底趕解三成，至來年四月底再解三成，其餘統限九月底解清。

癸亥，工部尚書祁世長卒，賜卹如例，賞其孫一品蔭生師曾以員外郎即補，子友(董)(蒙)由部帶領引見。謚文恪。

《德宗實録》卷三一五 乙丑，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坎巨提回部被英兵攻擊，逐其頭目。疊與英外部商議，由中國派員會同英員封立新酋，以全兩屬體統，計可剋期妥結。又奏，回疆邊外，有回部錯居之地曰帕米爾，爲英、俄

與中國三國出入之門户。英、俄近頗注意經營，若不妥籌分界，恐俄人益肆詭謀，英亦漸生異心，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催俄勘界，以期一勞永逸。均下所司知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奎煥，升泰駐邊辦理印藏商約事宜，漸次就緒，遽聞溘逝，軫惜殊深。事在垂成，不可無人接辦，著派奎煥迅速前赴仁進岡，查照升泰原議各節，與英使保爾妥爲商辦。升泰所帶隨員，即令在邊静候，毋庸折回。至開導藏番，爲此事第一要義，升泰所派之員可勿更動，税務司赫德在事始終出力，奎煥一切可與商酌。知府嵇志文堅忍耐勞，熟悉藏中情形，著劉秉璋傳知該員，趕緊赴藏，隨同奎煥襄辦商約。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壬申，以孫家鼐爲工部尚書，徐郙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轉徐用儀爲吏部左侍郎，調廖壽恒爲吏部右侍郎，轉張蔭桓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以陳學棻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一五 己卯，又諭：升泰奏，請將頒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祈福文書咨送軍機處等因一摺。此書著交理藩院由驛咨送庫倫，著該辦事大臣承領轉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洪良品奏，永定河水性湍急，每易潰決，其北岸頭工上汛，關繫尤重。請接連石景山二十四號，自北上頭號起至十號止，添砌石隄十里，以資捍衛等語。著李鴻章遴派熟習河工之員，前往該處，詳細覆勘，妥籌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壬午，前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卒，賜卹如例，戰績交國史館立傳，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祠，賞其子江蘇候補同知傳新以知府用。尋予謚勇愍。

甲申，以福錕爲大學士，吏部尚書麟書協辦大學士。調熙敬爲户部尚書，以松淮爲工部尚書，命張之萬管理吏部事務。

是月，英吉利國使臣華爾身調駐羅馬尼亞國，由參贊代理使事。

《德宗實録》卷三一六 九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總兵龍殿揚在江蘇充當緝捕私鹽差使，暗與梟匪句結，坐地分贓，每一出巡，私受餽遺無算，致有鹽梟砍傷巡丁，焚船劫銀，牽涉該總兵隊下兵勇情事。前撫臣剛毅受其蒙蔽，久而不覺，吴人咸以爲怨，請飭查辦等語。著劉坤一、奎俊按照原參各款，確切查明，據實參奏。【略】尋劉坤一等奏查明，龍殿揚並非句結梟匪，惟紀律不嚴，漫無約束，請旨革職，以示懲儆。從之。

又諭：有人奏，去冬廣東省城匪徒白晝夥搶，連劫鋪户，今年西關等處有槍斃練勇刀傷婦女情事。官輪紐私，被賊誘奪船隻，兵弁受傷。揭陽縣衙署被火，案卷焚毁。海關苛罰商販，巡勇礮斃土人，衆情憤怨，罷市六日。連平州牧不洽輿情，致激民變。此等重案，皆未參辦，請飭徹查等語。所奏如果屬實，殊屬不成事體，著李瀚章、剛毅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略】尋李瀚章等奏，省城盜劫各案，均已破獲，輪船被劫已經參辦，揭陽衙署被火及海關苛罰商販，礮斃土人均無其事，田明曜亦無激變之事。報聞。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大理寺少卿延茂奏，新疆邊事掣肘，實由洪鈞繪圖錯誤，請飭考證。又片奏，出使大臣崔國因函告總理衙門，因美國賽奇會採購觀瓿之具，貽訕外部，並請密查各摺片。著該衙門查明辦理。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奏，邊外輿地向乏詳圖，洪鈞就俄圖譯成漢字，原以備考覈，非以爲證據，未可以邊事棘手，歸咎此圖。崔國因信函述及金山商董陳姓，欲備優伶赴美國賽會，當屬其嚴切禁阻，因非公函，故不登檔册，與所奏情節不符。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甲午，以張之萬爲東閣大學士，福錕爲體仁閣大學士。

乙未，長順奏，西寧辦事大臣薩凌阿因病開缺，允之。以奎順爲西寧辦事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一六 賞俄羅斯官索廓羅夫斯其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丙申，賞給京師朝陽閣、臥佛寺、育嬰堂、打磨廠、長椿寺、磚塔胡同、圓通觀、梁家園各粥廠米石。賞給崇善堂、百善堂、公善堂、各煖廠及禮拜寺、南海會寺、玉清觀、三忠祠、西悦生堂各粥廠米石。

《德宗實録》卷三一六 己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借給朝鮮銀十萬兩，由華商出名訂立合同，限期拔還，於保護屬藩大局殊有裨益。允之。

癸卯，予故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卹典，如都統例，賞銀一千兩治喪，子壽蓉以主事用。尋予謚恭勤。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甲辰，以奎煥爲駐藏辦事大臣，延茂爲駐藏幫辦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一六 己酉，伊犁將軍長庚等奏，遵照分界條約，派員會同

俄官查勘邊界牌博。下所司知之。

癸丑，駐藏辦事大臣奎煥奏，乍了番僧與戎州百姓，因債起釁，互相仇殺，委知縣王家容酌帶番漢兵丁，馳往查辦。得旨，即著秉公查辦，迅速結案，以靖地方。

予故前任閩浙總督卞寶第卹典如例。

甲寅，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酌議懲辦會匪章程。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一　是月，比利時國使臣陸彌業回國，參贊米師麗署理。

《德宗實録》卷三一七　十月丁巳，以總辦漠河金廠出力，予知府袁大化道員用，加二品銜。

己未，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卞賡、張連同、李連仲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仝雲龍等二十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易國相等一百三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

己巳，諭内閣：御史陳懋侯奏，各省州縣濫用非刑，請飭嚴禁一摺。内外問刑衙門設立刑具，本有一定制度，若如所奏，各省州縣濫用種種非刑，實屬大干例禁。著各該督撫申明舊例，嚴行禁止，如有前項情事，即著隨時參辦，毋稍姑容，用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甘肅新疆巡撫陶模奏，新疆設立俄文學館，酌擬章程，懇請立案。下所司知之。

又奏，莎車州河水陡漲，淹倒民房一百四十間，衝壞地三千九百餘畝，當飭委員前往會勘，現籌撫恤情形。得旨，即著飭屬妥爲撫恤，毋任失所。

庚午，蠲免直隸通州【略】四十一廳州縣被水村莊本年糧租雜課有差，並展緩民借倉穀籽種。蠲緩直隸河間【略】三十二州縣歉收村莊新舊糧賦租課，並減免差徭。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己卯，上御承光殿，駐京英國使臣歐格訥覲見，呈遞國書並英主自著書集。

《德宗實録》卷三一七　庚辰，甘肅新疆巡撫陶模奏，委員會同英員議立坎巨提新酋事竣，並擬安置舊酋各情形。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籌備餉需一摺。據稱，癸巳年籌備餉需，共指撥銀二百萬兩，請飭依限報解等語。此項餉銀關繫緊要，著該撫按照指撥銀數於來年四月前解到一半，十月内全數解清，毋稍遲逾。

《德宗實録》卷三一八　十一月己丑，御史文郁奏，京師税務衙門向以燒酒爲大宗，近來私酒偷漏過甚，税課日虧，請飭變通辦理。得旨，著户部崇文門監督會商妥籌辦理。

吏部奏，會議福建臺灣縣南投社縣丞移設彰化縣之鹿港。從之。

辛卯，蠲緩山東歷城【略】八十四州縣災歉村莊及德州、東昌、臨清、濟寧四衛、東平所、永利、永阜、官臺、王家岡四場新舊錢漕雜課有差。

壬辰，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設新疆省城至喀什噶爾電綫，以速邊報。允之。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江蘇江陰等處教案，償款不敷，應由鎮江關道洋藥税款項下開銷。地方文武辦理民教尚屬相安，所有摘頂記過處分，請一律給還註銷。從之。

又奏，新疆派員會立西南徼外坎巨提回部頭目事竣。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壬寅，刑部奏，内閣鈔出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嚴懲會匪，分别輕重，酌議辦理章程具奏一摺。【略】如此照定章程，各州縣有所遵循，自必隨時留心，實力查緝，不敢輕縱玩忽，該匪黨亦各知所儆懼，庶足銷患於未萌，而地方可期安謐矣。覆查此等會匪，各省亦時有蠢動，湖北省既經分别輕重酌議章程，他省亦應照辦，以昭劃一。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該督，並湖北巡撫暨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一體欽遵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三一八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略】又諭：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撥東北邊防經費一摺。【略】此項饟需最關緊要，著該將軍、督撫監督等按照指撥銀數，於來年五月前批解一半，年内全數解清，毋稍遲逾。以解清甘肅新饟，予河南巡撫裕寬等二十五員獎敘有差。

壬子，以德國兵官漢納根，效力北洋差滿回國，賞給寶星。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癸丑，諭：朕奉皇太后懿旨，本年順天直隸雨水過多，災祲較廣。現在天氣嚴寒，小民困苦情形，實深廑念，著發給内帑銀二萬兩以資賑恤，欽此。著李鴻章、孫家鼐、孫楫遴派妥員，分投核實散放，務使窮黎咸沾實惠，仰副聖慈軫念民艱有加無已之至意。

《光緒政要》卷一八　是月，總理衙門奏陳籌辦新疆西南邊外帕米爾界務情形。

《德宗實録》卷三一九　十二月乙卯，軍機處奏，《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

纂輯完竣，擬分次呈進。報可。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丙辰，諭：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略】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壽宇宏開，朕當率天下臣民臚歡祝嘏，所有應備儀文典禮必應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以昭慎重。著派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劻、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福錕、户部尚書熙敬、翁同龢、禮部尚書崑岡、李鴻藻、兵部尚書許庚身、工部尚書松溎、孫家鼐總辦萬壽慶典，該王大臣等其會同户部、禮部、工部、内務府恪恭將事博稽舊典，詳議隆儀，隨時請旨遵行。

《德宗實録》卷三一九 己未，駐藏辦事大臣奎煥奏，開導藏番先將改關一層剴切宣示，番目感悟，酌呈結底。内除抵關貿易不得擅入，請註約内一條，應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覆再定，餘條似可照辦。下所司知之。

辛酉，諭内閣：【略】又諭：御史蔣式芬奏，内侍屬託大員公事，請飭查辦一摺。據稱本年六七月間，有太監金九者在西苑門外直廬，向刑部侍郎薛允升手遞一紙，聞係地畝案件，再四屬託，該侍郎未曾接受。又聞該太監先曾屬託尚書貴恒，是否應允，無從知悉等語。著貴恒、薛允升明白回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壬戌，諭：前據御史蔣式芬參内侍囑託大員公事等語，當令貴恒、薛允升明白回奏。兹據貴恒奏稱，並無太監囑託地畝案件。薛允升奏稱，本年夏間在西苑門直廬，有人手持紙條投遞，拒不肯收，其人亦即走去，忽遽之間未及問其姓名各等語。該御史所參各節，既據貴恒等覆奏，或並無其事，或無從追獲，即著毋庸置議。嗣後如有此等情事，各該大臣即應據實奏參，照例懲辦，以昭炯戒。

《德宗實録》卷三一九 癸亥，四川總督劉秉璋奏，重慶開設自來火廠專用川黔土磺製造，不用洋磺，並由道縣出給印票，以昭慎重。下所司知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略】許景澄奏，敬陳新疆南路邊境情形一摺。據稱非清畫地界不足以弭釁爭，非先增繕邊備，不足以決界議。葉爾羌之色勒庫爾爲扼要之地，其間有地曰塔什庫爾干者，舊爲東西要道。近年游歷洋人出入帕地，率以此爲停頓之所，應調防兵常川駐紮，兼駐地方文員，撫輯回衆，置爲重鎮。其稍北塔戛瑪山口，即由該軍分隊邏守，北與郎庫里帕米爾所通山口，應由現紮布倫庫里之防營屯守，作爲次要之鎮。新疆巡撫應於明年春夏之交，親赴喀城巡閱一次，以利控馭，並酌籌新式過山快放礮，以資應用。葉爾羌南境奇靈桑珠等卡，亦宜隨時巡徼等語。所奏各條，不爲無見。本年十月間，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奏，楊昌濬等電稱，色勒庫爾、布隆庫爾各留馬隊，其餘分别撤留，當經該衙門遵旨電覆，謂防兵斷不應撤。本日復據楊昌濬電稱，聞俄現增兵，欲奪塔哈爾滿，已飭籌防等語。布隆庫爾、色勒庫爾均是第二重門户，自應嚴密設防，著楊昌濬、陶模督飭防營將弁，加意巡守，應用新式槍礮，已諭令神機營暨北洋大臣迅速籌備，並揀派熟習槍礮之教習前往，即由陶模派員迎提。總之，交涉之事，邊釁固不可輕開，聲威斷不可不壯，彼族知我有備，或可稍杜狡謀。楊昌濬、陶模必應熟籌審處，嚴密布置，以昭慎重。

出使俄德奥和國大臣許景澄奏，伊犂哈什河等處，據法國王爵所著游記，隙地甚多，請飭查勘，以重地利。下所司知之。

蠲緩甘肅、新疆吐魯番、鎮西、迪化、奇臺、阜康、莎車、葉城七廳州縣本年被凍被雹被水被旱地畝應徵課銀糧草有差。

己巳，欽奉懿旨，甲午年爲予六旬壽辰。【略】此次辦理慶典，王大臣等於應行典禮，查照舊章，請旨遵行外，其餘一切用款務當力求撙節，毋得稍滋糜費，以副予慎懷節儉、體念閭閻之意。中外諸臣，其各勤職守，共濟時艱。内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將軍、督撫、都統、副都統、提督、總兵，照例應進貢物緞疋均著毋庸進獻，以示體恤。本年特頒内帑，賑濟順天、直隸貧民，嗣後著每年發銀二萬兩，交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普給窮黎，甲午年每省各賞銀二萬兩。

壬申，以海軍衙門創辦水操内外學堂著有成效，予鑲藍旗蒙古都統恩佑、道員王福祥等優敘。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二 丙子，命楊儒出使美國兼日國、祕國欽差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一九 癸未，閩浙總督譚鍾麟奏，建築厦門礮室購置銅礮需款甚鉅，請展緩海防捐一年。從之。

光緒一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德宗實録》卷三二〇 正月乙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仰維懿德普被寰區，慶洽敷天，歡臚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藝林，著於本年舉行癸巳恩科鄉試。二十年舉行甲午恩科會試。

丁酉，又諭：陶模奏，俄人增兵，情形叵測，籌備戰守一摺。據稱探聞俄人

現於讓庫爾小爾阿烏增兵二千餘人，欲奪色勒庫爾等處。現咨商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派隊擇要扼守，如俄人必欲棄好稱兵，方可迎擊，並咨楊昌濬等整頓營旗，豫備調遣等語。所籌尚合機宜。此事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已有旨，諭令神機營暨北洋大臣籌備新式槍礮，撥往應用，並諭楊昌濬、陶模嚴密布置，熟籌審處，不可輕開釁端，此旨自係尚未奉到。現據許景澄電，據外部復稱郎庫哩住兵無多，爲冬令通信，俄意仍願和好，俄兵決不到明屬喀境之地等語，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知楊昌濬轉電陶模知悉。惟據陶模此次奏報，俄人增兵二千有奇，是否屬實，仍著該撫確探詳細情形，隨時具奏。楊昌濬、陶模仍當懍遵前旨，穩慎籌辦，是爲至要。

戊申，據稱湖廣總督張之洞自移督湖廣以來議辦鍊鐵，並開煤鐵各礦，乞留鉅款，輕信人言，浪擲正供，又復多方搜索，借電竿毀通橋，幾釀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縣補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斂。直隸州知州趙鳳昌聲名甚穢等語。著劉坤一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癸丑，諭內閣：上年山西陽曲等州縣收成歉薄，北路口外一帶被災尤重，閭閻困難情形，殊堪憫惻。現當青黃不接之時，爲日方長，必須寬爲接濟。除諭令張煦妥籌賑撫外，加恩著先由户部撥銀十萬兩，解往備賑，即著張煦督飭所屬，詳查災區輕重，覈實散放，一面將現辦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懷。

《德宗實録》卷三二一　二月甲子，駐藏辦事大臣奎煥奏：藏番擬具結底，已無異議，惟防患心切，懇將「英商抵關貿易，不得擅入關内」一語，注入約内。其商上防費賞卹各節，擬俟藏約完竣，奏懇恩施。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洋面巡防不力，請飭整頓一摺。據稱普陀巖、温州、台州、福甯一帶洋面，屢有盜匪虜船劫貨，殺害商人之事，地方官不爲越境緝拏，巡洋師船以諱盜爲得計，甚且安居内港，洋面不靖，該員弁竟未之知，請飭認真整頓等語。著譚鍾麟、崧駿嚴飭水師將弁，實力梭巡，嚴拏匪類。儻有諱盜疏防情事，別經破案，立即嚴參懲辦，不得有名無實，任意安居内港，虚糜饟需。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吴光奎奏，四川雅州、甯遠兩府屬五金並産，請飭查勘開辦。當經諭令李鴻章咨商劉秉璋，派員勘驗，現尚未據覆奏。兹據給事中方汝紹奏稱，甯遠府屬之鹽源縣等處，銅質極佳，運道尤便，請飭開採等語。著李鴻章、劉秉璋一併派員確查，迅速覆奏。

己巳，以英國新嘉坡總督施密司、倫敦府尹威德海募捐蘇皖賑款，命出使大臣薛福成傳旨嘉獎。

《德宗實録》卷三二二　三月辛卯，前因山西被災較重，賞發部庫銀十萬兩賑濟，旋據張煦覆奏冬春賑撫及籌款購糧情形。該省丁酉銀二十五萬兩，米數萬石；嗣復據徐桐等奏，捐米二萬石；李鴻章奏，陸續籌捐銀二十餘萬兩。總計各項銀米，源源解往，諒可稍資接濟。惟聞該處災民衆多，嗷嗷待哺，爲日方長，殊深軫念，加恩著將湖南、湖北本年應解正耗漕米六萬五千餘石，迅速覈實變價，同水腳運費等款，一併覈扣，徑解天津，交李鴻章發交辦賑各員，確查災區，妥速散放，毋得稍有弊混。

丁酉，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漢陽鐵廠計日告成，豫籌開煉成本，酌擬節省騰挪辦法。下户部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速議。尋奏，扣留兩湖應解關東鐵路經費，凝難照准。至由湖北糧道庫内借撥無礙京饟之雜款十萬兩，作爲代北洋籌墊軌木之用，應如所請辦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三二三　四月乙卯，閩浙總督譚鍾麟等奏，閩浙兩省海洋遼闊，商船每致疏虞，請添設護商師船，以資保衛。如所請行。

辛酉，伊犂將軍長庚奏，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巴爾魯克山，借給俄屬哈薩克游牧，現屆限滿，派員會同俄官商辦收還。下所司知之。

丙寅，以太常寺少卿沈恩嘉爲光禄寺卿。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王廷相奏，山西朔州一帶災情甚重，京津義賑由大同豐鎮前往七廳散放，迤南口内各屬恐難兼濟，懇恩撥帑賑撫等語。山西北路各災區，疊經撥發銀米賑濟，即著張煦斟酌情形，均勻散放，總期實惠普沾，勿任災黎失所，用慰朝廷廑系。

戊辰，諭内閣：前據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廣總督張之洞，辜恩負職，當諭令劉坤一、李瀚章確查具奏。兹據該督等先後查明覆奏，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内，並無懶見僚屬，用人不公，興居無節，苛罰濫用等情。現在湖北辦理鍊鐵開礦，尚無浪擲經費情事。其餘各條均係傳聞之誤。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無掊克聚斂實據。張之洞、王之春均著毋庸置議。候補直隸州知州趙鳳昌，不恤人言，罔知自愛，著即革職，勒令回籍，以肅官方。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裕禄等奏，請飭催本年的饟，並歷年欠饟，開單呈覽一摺。【略】著各該督撫監督等，即將應解奉天本年的饟，於六月内批解一半，十

月內埽數解清，並將欠解歷年專饟，分年搭解，俾資應用。

己卯，諭內閣：理藩院代奏，阿拉善札薩克和碩親王多羅特色楞呈稱，所屬遊牧地方，連年荒旱，被災甚重，蒙藩兼形貧困，懇請賞銀賑濟一摺。該游牧連年被災，殊堪憫惻，著加恩賞銀三萬兩，由户部給發，交該親王多羅特色楞祇領覈實散放，以示朕體恤蒙藩至意。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出使各國大臣：嗣後辦理交涉事件，總須格外慎密，每遇更換各國出使大臣，未經奉旨之先，該大臣不得將保薦之人先行漏言，懍遵毋忽。

《德宗實録》卷三一四　五月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張煦奏，山西省向有善後銀二十萬兩，張之洞帶至鄂省應用。現在山西辦賑需款，請飭該督迅即撥還等語。山西北路荒歉，賑撫一切，待用孔殷，即著張之洞將前借山西銀二十萬兩，迅籌撥還，交商限期匯解晉省，以應急需。

癸未，雲貴總督王文韶等奏，貴州普安直隸廳妖匪起事，攻撲廳城，經兵團堵勦，城圍已解，餘賊潰逃，現籌勦辦大概情形。得旨，即著嚴拏匪首劉燕飛等，務獲懲辦，並將餘匪搜捕净盡，毋任漏網。

甲申，諭內閣：御史端良奏，匪徒迎神進香，敗俗釀弊，請飭禁止，並嚴申門禁一摺。據稱永定門外南頂地方廟宇，向於五月開迎神進香，男女雜遝，竟有公侯大員、部院職官，微服混淆其間，致有馳騁車馬，壓斃幼孩等情，甚至永定門亦遲至亥刻始行掩閉等語。所奏如果屬實，殊屬不成事體。著步軍統領、南城御史，嚴飭營城司坊各官，一體嚴行禁止。儻敢明知故縱，即行從嚴參辦。並分飭各城門該管員弁，務當遵照向章，按時啟閉，以重門禁。

乙未，理藩院代奏，伊克昭盟長札薩克固山貝子札那吉爾第呈稱，伊所屬七旗地方，連年亢旱，大風成災，蒙藩益形貧困，懇請賞銀賑濟。得旨，覽奏殊堪憫惻，著加恩賞銀一萬兩，由户部給發，交札那吉爾第祇領，覈實散放，以示朕體恤蒙藩至意。

丙申，諭內閣：御史張仲炘奏，本年考試試差，繼燭者竟有十數人之多，遲至戌正三刻始畢，請飭嚴禁等語。向來試場不准繼燭，例禁綦嚴，至各項殿廷考試，尤宜恪守成規。若如該御史所奏，尚復成何事體？嗣後殿廷考試，著監試王大臣等認真稽查，嚴行禁止，以符定制。

庚子，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南北洋各口稅務司辦事出力，懇恩分別給獎。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四　六月乙卯，世鐸等奏：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略】明歲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普天同慶，凡屬中外大小臣工，皆願祝嘏輸忱，共襄盛典。臣等查照乾隆年間成案，酌擬數目，開具清單，籲懇天恩俯如所請，庶葵藿私衷稍伸萬一。至應交款項，臣等公同商酌，在京王公及文武大小官員，均在户部呈繳；其外省文武官員所交之款，即於各省藩庫、運庫、織造、關稅等庫就近存儲，聽候户部提解，統由臣等隨時支取備用。再查乾隆年間，各省鹽商皆有捐輸款項，由各督撫奏明請旨准其報効，以遂衢歌巷舞之忱。此次各該商衆如有照案呈請者，應由各督撫據實奏聞，請旨遵辦。得旨，如所議行。【略】統計京外各官共報効銀一百二十萬六千九百兩。得旨，覽。

《德宗實録》卷三一五　乙丑，諭內閣：京師近日以來雨勢連緜不止，十二日復大雨滂沱，連宵達旦，誠恐河流驟漲，近畿一帶禾稼受傷。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查明各屬被水之處，妥籌賑撫，迅即馳奏。京城內外倒塌房屋處所，如有傷斃人口，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確切查明，迅速奏聞，以慰廑系。

辛未，以出洋期滿予駐美隨員同知黎榮耀等獎敘，其當差勤慎之洋員杜來爾等一併給獎。

壬申，諭內閣：步軍統領衙門奏，遵查京城內外雨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一摺。所有現經查報之左右翼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三名口，著該衙門酌給賞卹。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即照此次賞卹一律奏明辦理。

癸酉，諭內閣：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當經諭令順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兹據孫家鼐等奏稱，近畿東南一帶，被災較重，疊據順義、寶坻、武清、涿州、霸州、香河、房山等州縣查報，所屬地方山水陡發，各河同時並漲，田廬淹没，傷斃人口業經分派委員賑撫，請撥銀米等語。近畿猝遭水患，小民蕩析離居，殊深憫惻。著照所請，先在六門外添設粥廠，於孫河、定福莊、馬駒橋、黄村、龐各莊、盧溝橋六處一律添設。加恩賞給京倉米一萬石，即行分領煮散，以資急賑。著派溥顧、徐承煜、岑春煊、劉恩溥、載蕚、田我霖分往孫河等六處，稽查彈壓，妥爲監放。各鎮開廠所需經費銀二千兩，著户部照數撥給。其尚未稟報之東安、永清兩縣，即著孫家鼐、孫楫飭令該縣等趕緊詳查，毋稍漠視。

乙亥，諭内閣：本年入夏以來雨水過多，順直各屬災區甚廣，小民蕩析離居，深堪憫惻。加恩著將奉天粟米一萬四千四百餘石，並江蘇河運漕米五萬石、江北河運漕米五萬石，撥給備賑。其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並著查照成案，覈實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有加無已至意。

《德宗實録》卷三二六　七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余聯沅奏，京城糧價日昂，請設法平糶一摺。本年近畿一帶，大雨過多，河水漫溢，田禾被淹，以致京師糧價漸昂，小民日食維艱，允宜早爲籌畫。著孫家鼐、孫楫趕緊設法，籌款平糶，所需南米並著李鴻章設法運京，以資接濟。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等電均悉，現在帕米爾界務爲中俄喫緊交涉，較之法暹争界尤關切要，慶常著准其暫行調往。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各省關欠解東北邊防經費請旨嚴催一摺。據稱本年各省關應解東北邊防經費，除解到及報解起程外，尚欠解銀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兩，請飭速解，並補解歷年積欠銀兩等語。此項經費關繫邊防要需，何得任意延欠？著該將軍、督撫、監督，按照單開本年未解及歷年欠解銀數，趕緊籌解。儻再遲延，即著户部照貽誤京饟例指名嚴參。

己丑，以隨辦北洋洋務出力，賞候選道伍廷芳等從一品封典，餘升敘加銜有差。

庚寅，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保護出洋華民良法，並聲明禁止出洋舊例已删，以杜吏民詐擾，暨准各口領事覈給護照，俾海外華民得籌歸計。又奏，請酌議派撥兵船，保護外埠華民。並下所司議。尋奏，應如所請行。至派撥兵船，宜俟日後體察情形，再行籌辦。從之。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恩溥奏，近畿積潦漸消，請飭將内外城就食之民，妥定分别遣歸章程一摺。著順天府府尹會同步軍統領、五城御史，體察情形，妥籌辦理。

丁未，駐藏辦事大臣奎煥奏：邊事逐漸就緒，知府嵇志文帶同番官入藏取結，俟藏番結到，仍帶葛布倫回邊。一面函約英員會議立約，以期速蔵邊事，並遵諭飭原議委員黄紹勳到邊聽候畫押。下所司知之。又奏：懇如商上葛布倫三大寺僧俗大衆等請，仍飭第穆呼圖克圖再行掌辦商上事務五年。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四　八月癸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軍機處鈔交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奏請，申明新章豁除海禁舊例一摺，光緒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中外通商以來，華民傭工既已任其出洋，豈轉禁其回國？同治年間既有美、祕各約，載明華洋人民前往各國，或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均聽自便之語。是國初舊禁早已不弛之弛，特當時未及廣布明文，家喻户曉，吏胥族鄰因得窺罅滋擾，訛索誣陷，致累朝深仁厚澤尚未徧被海隅。如薛福成所奏種種積弊，自係實在情形。華人流寓各國，人數滋多，若概禁其遄返故鄉，不無觖望，應請如該大臣所奏，勅下刑部，將私出外境之例酌議删改，並由沿海各直省督撫出示曉諭州縣鄉村，申明新章既定，舊禁已除，除僞冒洋商包攬貨物及别有不法重情者，仍應查究外，其餘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領事官給與護照，任其回國治生置業，與内地人民一律看待。並聽其隨時經商出洋，毋得仍前藉端訛索，違者按律懲治。如此變通辦理，庶幾上以廣聖朝丕冒之仁，下以慰羈旅懷歸之念，誠爲因時制宜，維持邦本之急務。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三二七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達椿奏，理藩院辦理蒙古盟長各缺，例未畫一，並父子同在一旗協理，易滋流弊，請飭妥議章程各摺片。著理藩院查覈例章，妥議具奏。

庚申，兩廣總督李瀚章奏：虎門沙角，爲南洋第一門户，亟應保衛。現咨由陸路提督添練標兵五百五十名，飭高陽羅鎮總兵添練標兵三百名。又連州地方，毗連猺寨，飭三江協副將添練標兵二百名，扼要駐防，其練兵兼習礮火，添募礮教習四員。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孫家鼐等奏，請寬籌經費，以備賑需一摺。據稱現辦賑務，以籌費爲最難，惟各省鹽商尚稱殷富，請飭兩淮商人捐輸濟賑，照海防捐例給獎實官等語。著劉坤一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迅速覆奏。

《德宗實録》卷三二八　九月癸未，又諭：昨據御史褚成博奏，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行抵蘇州，忽有人投遞書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並銀票一萬兩，囑與關節取中。經殷如璋將其人扣留，交蘇州府看管，轉解浙江，請飭究辦，當經諭令崧駿嚴切根究。本日據崧駿奏，據臬司趙舒翹稟稱，准江蘇臬司移咨此案，並將投遞書函之家丁陶阿順，解交浙省。訊據陶阿順供稱，係周福清令伊投信。查周福清係丁憂内閣中書，請飭革職，歸案審訊等語。案關科場舞弊，亟應徹底查究，丁憂内閣中書周福清，著即行革職，查拏到案，嚴行審辦，務得確情，按律定

擬具奏。

乙酉，以科爾沁親王那彥圖貝勒載漪爲御前大臣。現月以科爾沁親王那彥圖爲鑲白旗蒙古都統，現月調工部尚書松溎爲刑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爲工部尚書。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鄭思賀奏，運河水涸，糧米不能輓運，民食日艱，請飭迅速籌辦一摺。據稱近日京城糧米日見缺少，實因運河水涸，所有南來白米雜糧百十萬石，船至楊村不能前進，轉瞬河水成冰，恐改由陸運市價更增等語。著李鴻章迅速添派營兵數千名，將各處口門剋日堵合，並挑挖河身，停蓄水勢，以利舟行；一面趕緊設法剝運糧米，以濟急需。

壬寅，諭內閣：御史聯俊奏，科場舞弊，倖中多名，請飭究辦一摺。著派麟書、徐桐調取本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周學熙、湯寶霖、蔡學淵、陳步鑾、黃樹聲、萬航録科卷與中式墨卷，覈對文理筆蹟，是否相符，據實覆奏。此次覆試，著禮部即將周學熙等六名先行扣除，另行奏請，定期覆試。

乙巳，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與英外部商辦滇緬界綫，滇邊西南兩面均有展拓。又奏：查明車里、孟連兩土司地全屬中國，與英無涉。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五　乙巳，李鴻章奏：查總理海軍衙門奏定海軍章程摺內，聲明章程容有未備及臨時應行變通者，隨時酌擬具奏等因，欽奉懿旨允准在案。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章程內原定駕駛學生在堂習業四年，畢業派上練船學習船藝一年，送回學堂再習三月，然後撥入鎗礮練船再學三月，考校如式，派歸兵船差遣補用等因。查學習船藝鎗礮，原定期限太促，學習甫得門徑，即改肄別業，恐有未精，難免功虧一簣。當日海軍創設，在在需材，欲其速成，以供驅策，故不能寬予限期。現在天津學堂學生日增，威海學堂學生亦將畢業，又有北京內學堂學生將次上船，人材不患不多，惟在力求精邃。擬變通舊章，將京津兩學堂學生畢業後，即先派入鎗礮學堂學習六箇月，考校如式，分別等第，填給執照；再派上康濟練船學習魚雷、水雷各種技藝六箇月，考校給照；然後派上威遠練船學習船藝，並令隨船廣歷東南洋一帶，考究風濤沙綫。寬限兩年，俾臻精進，其春秋考校，仍照章分別等第。統以三年爲期，諸藝學畢，彙集各照，擇其最優者以千總候補，次者以把總候補，加儘先字樣。如此量爲變通，年限稍寬，藝業必更精到；且分班上船學習，亦免擁擠之虞。其威海學堂學生本係兼習鎗礮，仍照定章辦理等情，呈請核辦前來。臣查鎗礮船藝極難精熟，欲究其精微之奧，必寬其學習之期。該提督所擬變通辦法，較原限既寬年半，爲時亦不過久，而學生藝業更可精益求精，自爲因時制宜期收實效起見，於造就海軍人材不無裨益。得旨，該衙門議奏。

《德宗實録》卷三二八　丙午，諭內閣：麟書、徐桐奏，遵查試卷文理筆蹟，據實覆奏一摺。所有文理不符之蔡學淵、筆蹟不符之黃樹聲、文理筆蹟均不符之萬航，均著斥革舉人；其文理筆蹟相符之周學熙、湯寶霖、陳步鑾三名，著禮部傳齊，奏請定期另行覆試。

《德宗實録》卷三二九　十月庚戌，諭內閣：御史龐鴻書奏，科場交卷時刻，請申明定例，以杜弊端一摺。科場條例，士子交卷本有限定時刻，不准遲逾。乃近來士習不如從前，每逾定限，甚有遲至亥刻始行交卷者，遂致弊端紛出。而該士子相沿成習，視爲故然，少加約束，動易喧譁。監臨、提調、監試各官亦多姑容寬縱，殊屬不成事體。本科順天鄉試，倖中三名，業經查明斥革示儆，亟應申明定例，以戒將來。嗣後鄉試會試，均著恪守舊章，按照定例時刻交卷，不准繼燭。儻該士子不遵約束，或有抗違，即著斥革嚴辦。如該監臨、知貢舉提調、監試等官有意從寬，經朕訪聞，或被人參奏，定將該員等照例懲處不貸，懍之。

又諭：御史龐鴻書奏，請飭整頓江南鄉試場規等語。鄉試爲掄才大典，必須場規嚴肅，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江南士子接卷後紛紛出場，午後始行陸續歸號，甚至僕人攜送考具入場，且閒人出入，漫無稽查，以致諸弊叢生，實屬不成事體。著江蘇、安徽各巡撫嗣後辦理科場，務須督飭提調、監試等官申明例章，嚴加約束。如有任意抗違者，即行斥革懲辦，毋稍姑容，以肅場規而杜積弊。

壬子，賞四川布政使龔照瑗侍郎銜，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內務府每年借撥户部款項約銀五六十萬兩，嗣後著户部按年於各省關項下另籌銀五十萬兩，解交內務府應用。並傳諭內務府，有此專款，毋得再請由部借撥。

戊辰，劉秉璋奏：甘省拉布浪寺侵占川番各寨，請飭嚴辦一摺。據稱甘省查辦番案拉布浪寺嘉木樣，窩藏匪犯棒周，串同搶劫，縱令黑窩香錯等，率兵侵占焚掠。楊昌濬等漫無覺察，以致案久未結。請飭勒令該寺退還各寨，撤回管寨喇嘛，並嚴辦帶兵焚掠之黑窩等語。此案前經諭令楊昌濬等派員認真查辦，

並令恭壽等會商妥辦，不得互相推諉。茲據恭壽等所奏各節，是拉布浪寺顯有欺誑刁抗情形，亟應徹底查究，以遏亂萌。即著楊昌濬等按照川省所指各節，懍遵前旨，確切查辦，迅速覆奏，不得稍涉迴護，致干咎戾。

戊辰，又諭：有人奏，四川吏治，蠹蝕汙濁，請飭查辦一摺。據稱四川總督劉秉璋，信用候選道徐春榮、署提督錢玉興二人，招搖納賄。知縣陳錫鬯等聲名狼藉，官運局本，該委員侵蝕餽送。又所屬州縣設立私卡，痍斃民人，防營弁勇，暗通會匪，劫案疊出，列款糾參等語。著譚繼洵馳驛前往四川，確切查辦，據實具奏。

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兼署湖北巡撫。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徐樹鈞奏，永定河患，亟宜設法疏濬一摺。據稱近年永定河決愈甚，爲害愈深。上游加築石岸，尚未竣工，下游處處淤塞。不挑中洪，河身不容，不濬下游，尾閭不暢，似宜逐漸設法量力補救。請飭直隸總督，每年就近抽調淮練各軍，會同道廳，分段挑挖。由户部每年籌銀六萬餘兩，作爲犒賞津貼之用等語。著户部、李鴻章妥議具奏。

甲戌，出使俄德奧和國大臣許景澄奏：新疆省南路以和闐爲極邊，其地綿亘二千餘里，西洋人通稱爲崑崙山。光緒十六年，俄國地里會遣礦學人博格達諾委趨，前往該處詳測金礦所在，著有圖説，計自和闐州至克里雅城得礦三處，曰玉隴哈什河，曰策勒村，曰克里雅角；克里雅以東得礦五處，曰索爾戛克，曰烏魯克河，曰闊帕，曰莫羅札河，曰池曰干河，均在崑崙山北麓；逾山以南得礦一處，曰坎波拉克，凡九處。其金砂或凝結巖壁，或隨山水衝注，土民赴采者約及二千人，日可出金五十餘兩。誠能就已開礦地，由官設廠經理，數年而後財用漸裕，可省中原輸輓，似應按照該俄人所述各礦情形，覆加查察，庶於邊情地利得有確徵。下所司議。

《德宗實録》卷三三〇　十一月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撥東北邊防經費一摺。【略】此項饟需最關緊要，著該將軍、督撫、監督等，按照指撥銀數，於來年五月前批解一半，年内全數解清，毋稍遲逾。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易俊奏，條陳釐務積弊，請飭認真整頓一摺。所稱釐務積弊八條，著各該將軍、督撫體察地方情形，妥立章程，湔除積弊，毋得稍涉徇縱。又片奏，各省釐卡司事巡丁，查驗貨物，賣放賄託，無所不至，甚至肩負小賈，亦復多方需索等語。著各該將軍、督撫嚴行禁止，如查有前項弊端，即行從嚴參辦。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許景澄奏，新疆和闐一帶金礦旺聚，並詳述游歷洋人測探情形，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衙門奏稱，和闐産金之盛據許景澄原奏圖説，亟以近日新疆測繪輿圖，大致相同。克里雅城毗連帕米爾諸處，邊疆重地，綢繆未雨，宜在機先。若照漠河金廠章程辦理得宜，自可濬利源於不竭，請飭妥議辦理等語。著楊昌濬、陶模按照所奏各節，會商辦法，妥議具奏。

戊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略】漢陽鍊鐵全廠告成，現擬於十二月開籌款開鑪，試鍊生鐵、熟鐵及各鋼軌、鐵貨，並趕辦煤井工程。又奏：於湖北省城建立自强學堂，分習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招選兩湖學生分門學習。均下所司知之。

壬寅，諭内閣：薛福成奏，各省建築火藥局庫，宜在空曠寥廓之區，以昭慎重等語。火藥爲操防要需，儲藏宜格外慎密。著各該督酌覈情形，相度地勢，務擇空廓僻静之處，妥爲存儲。至所稱承辦各員儻有經理不善，請飭吏、兵二部嚴定處分一節，著該部妥議具奏。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薛福成奏，各省江河漫溢，民閒屢遭昏墊，近來電綫四通八達，若由通衢幹綫接一枝綫至江河之上，一遇上游水漲，電報下游，俾當其衝者速爲之備等語。所奏是否可行，有無裨益，著李鴻章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三三一　十二月壬子，諭：三載考績，爲國家掄才大典。近來每屆京察之年，各部院衙門於所屬司員，往往有舉無劾，殊非慎重激揚之道。本年京察屆期，著各衙門堂官認真考覈，如有才具庸劣、聲名平常、不堪造就之員，即著各該堂官據實嚴劾，毋得瞻徇情面，稍事姑容，用副循名責實至意。

丁巳，調刑部尚書孫毓汶爲兵部尚書，以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爲刑部尚書。

戊午，諭：兵部奏，請飭催各省營制册籍，以憑纂輯會典等語。現修會典，必須各省營制造報齊全，方足以資考證。所有未經咨報之浙江、雲南、福建及臺灣等省，著各該督撫轉飭各提鎮，即行按照部頒款式，統限於文到三箇月内一律造齊報部，不得再行遲延。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刑部奏，遵議出使大臣薛福成奏請申明新章，豁除海禁一摺。據稱内地人民流寓各國，其有確守華風，情願旋歸鄉里者，應由各出使

大臣覈給護照，任其回國，並由沿海各督撫督飭地方官，嚴禁胥吏人等侵擾詐索。至私出外境各條，薛福成所請酌量删改之處，擬俟纂修則例時奏明辦理等語。著依議行，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沿海各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一體遵照。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六 癸亥，命翁同龢充國史館副總裁，孫家鼐充會典館副總裁。

《德宗實録》卷三三一 戊辰，諭内閣：兵部奏，擬定甲午恩科武會試日期，請旨遵行一摺。明歲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慶典，應行禮節甚多，所有考試日期自應量爲變通，以昭慎重。明年武會試考試内外場及傳臚各日期，著照該部所擬提前辦理；其繙譯鄉試並武鄉試日期，均依議行。

壬申，出使日本國大臣汪鳳藻奏：修建日本長崎口文廟落成，請頒扁額。得旨，著南書房翰林恭書扁額一方，交汪鳳藻祇領，敬謹懸挂。尋頒扁額曰「文教東漸」。

癸酉，諭：刑部奏，遵議革員周福清罪名一摺。據稱革員周福清，於考官中途遞信函求通關節，當被舉發破案，較之已成未中者，情節稍有區别，應於斬罪上量予末減，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欽定等語。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以嚴法紀而儆僥尤。

光緒二〇年（甲午、一八九四）

《德宗實録》卷三三二 正月己卯，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内廷妃嬪，平日侍奉謹慎，允宜特晉榮封。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允宜特沛恩綸，延釐中外，懋賞之典，首重親賢。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推恩懋賞，在廷臣工，克勤厥職，宣力有年。自應一體加恩，以昭盛典。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所有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各員，供職克勤，宜加恩賞。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薛福成，電奏已悉，滇緬約事著照所議辦理。

癸巳，本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寰寓臚歡，薄海臣民，咸深慶忭。外省將軍、督撫、都統、提鎮、藩臬等官自必情殷瞻覲，籲懇祝釐。第念各省文武大吏職任綦重，若同時並赴，恐地方營伍事務管理乏人，或有貽誤，轉非敬事抒忱之意。朕欽奉懿旨，於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藩臬内，每省各酌派二三員，均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並各酌帶道府、丞倅、將備二三人，隨同班列。其未派令來京者，毋庸紛紛籲請。庶各省文武官員於本任職司要務，不虞曠廢。將此通諭知之。

乙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國君主舉行二十五年婚期慶禮，請頒給賀書禮物。得旨，著由該衙門酌量備辦。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在廷臣工業經降旨加恩，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久膺重寄，卓著勛勞者，允宜同膺懋賞。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歡，蒙古王公等自應一體加恩，以彰慶典。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中外臣工業經降旨加恩，軍機章京承書諭旨，夙夜在公，允宜量予恩施。

《德宗實録》卷三三二 戊子，閩浙總督譚鍾麟奏：福靖穹甲快船訂購洋礮，前督臣卞寶第未經奏明，遽立合同，未免疏忽。惟事屬已成，未便失信洋人，懇仍照案辦理。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所需礮位既由鄂廠鑄造，自不應仍與外洋定議，承辦各員均屬疏忽。惟業經訂立合同，不得不准如所請，並請飭鄂廠停造，以免重複。得旨，承辦各員均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

壬寅，諭：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勤最著者，尤宜特加甄敘；其平庸衰病者，亦難曲予優容。兹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朕詳加披閱。禮親王世鐸、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兵部尚書孫毓汶、吏部左侍郎徐用儀，翊贊樞廷，盡心經畫，和衷共濟，悉協機宜，均著交該衙門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老成碩望，重任克肩；兩江總督劉坤一，宣力有年，勤勞懋著；河東河道總督許振禕，實心任事，勞怨不辭，均著交部議敘。兵部尚書烏拉喜崇阿，衰邁多病；理藩院尚書松森、禮部右侍郎景善、理藩院左侍郎志顔，才具平庸，均著原品休致。理藩院右侍郎慶福，才具稍短，年力尚强，著

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餘著照舊供職。

甲辰，兩廣總督李瀚章奏，廣東水陸師學堂派登練船各學生，及添建機器廠支用各款，請飭立案。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三三　二月辛亥，諭：内閣御史安維峻奏，編檢擁擠太甚，請慎重館選一摺。所奏不爲無見。翰林爲清華之選，必應遴拔真才。每科會試後，覆試、殿試、朝考及庶吉士散館，朕於閱卷大臣取在前列者，酌量録用。乃近來閱卷，擬取前列等第逐漸加多，殊非慎重選擇之道。嗣後殿、廷各考試，該閱卷大臣務當秉公校閱，詳慎擬取。如有文字平常及疵累之卷，均不得濫置前列，以杜倖進。

辛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漢陽鐵廠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開爐煆礦，並飭大冶鐵山委員洋匠迅速開採，暨趲辦煤井情形。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知之。

甲寅，諭：前經傳諭禮部，於本月初九日在保和殿覆試順天新中舉人周學熙等三名。所有是日派出監試王大臣等，著認真稽查。該舉人等如有懷挾等弊，立即懲辦。嗣後殿廷各考試，均著監試王大臣等輪班巡視，嚴查一切弊端，不准稍涉寬縱，並著懔遵不准繼燭定例。儻有爲時已晚，尚未交卷者，即著撤卷扶出。應試之人當思功令森嚴，咸知自愛，毋得身罹法網，用副朝廷整頓士習，遴取真才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一十　戊午，諭内閣：此次覆試順天新中舉人周學熙等三名，列爲一等之周學熙，著准其一體會試。列爲三等之湯寶森，著罰停會試一科。列爲四等之陳步鑾，著罰停會試二科。

戊午，駐美欽差大臣楊儒與美外部大臣葛禮山續定華工條約六款成。

甲子，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海軍成軍又屆三年，請派大臣校閱。得旨，現屆校閱海軍之期，著派李鴻章、定安認真會校。

戊辰，諭：内閣前因御史鍾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蝕汙濁，列款糾參，當諭令譚繼洵前往查辦。兹據查明覆奏，【略】四川總督劉秉璋措施失當，任用非人，致招物議，著交部議處。

丁丑，閩浙總督譚鍾麟等奏，臺灣省會要區，地利不宜，擬請移設臺北府城，以定規模。下部議。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臺灣鐵路工程告竣，所有借墊支給銀數懇飭部全數准銷。下部議。

《德宗實録》卷三三四　[三月]庚辰，諭吏部等：部會奏遵議處分一摺。四川總督劉秉璋，經部照溺職例，議以革職，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朕念該督宣力有年，平日辦事尚屬認真，是以特從寬宥。嗣後務當振刷精神，於川省吏治營伍實力整頓，不得稍涉懈弛。

辛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慶親王奕劻代奏，恭親王奕訢籲懇祝嘏，具見悃忱。惟念奕訢久病未痊，尚宜静養，若必拘以禮節，轉非體恤之意。著免其隨班祝嘏，以示優眷。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褚成博奏，各省防營所需軍械，大半購自外洋，迨報銷時輒以難循例價爲辭，以致鉅帑虚糜，部議無從覈駁。嗣後凡各省需用軍械，請飭奏明立案，概在中國定鑄，不准再向外洋訂購等語。各省需用外洋軍械，前經海軍衙門奏定章程，先行立案，方准購買。著再申明定章，通行各省督撫等遵照辦理，不得擅自購買，致干咎戾。至該御史所稱概在中國定鑄，不准購自外洋之處，著該衙門體察情形，妥籌酌辦。

乙未，又諭：御史褚成博奏洋商違約築池，存儲火油，大拂民情，請飭禁阻一摺。據稱去冬有德國商人在上海縣浦東陸家渡地方購地築池，爲存儲火油之用，衆情疑駭，力求禁阻。南洋大臣曾委蘇松太道聶緝槼與該國領事再三辯論。今年二月，該洋商不候華官允准，擅將火油裝運抵滬。且聞另有洋人在漢口購買地基，亦爲存儲火油而設，請飭速行阻止等語。洋商開池存油，是否有礙民居，著南北洋大臣詳細查明，設法阻止，妥籌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李鴻章等奏，遵查上海浦東地方，洋商試辦火油池棧，設於曠地，並無貼鄰。所製桶管，亦均穩固，油池嚴防滲漏，亦已備列設限防險章程，與民居汲飲不致有妨。且載明儻有滲漏，殃及居民，除賠償外，即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將池拆毀，不得再行建造。如有未盡，仍當飭令蘇松太道隨時查察妥辦。至漢口地方，據查尚無築池形迹。已將所訂章程通行各口，一體遵照。

丙申，諭：近來京師地面，游手好閒之徒聚集多人，結夥演會，喧譁嘈雜，聲達宫禁。此等惡習，深爲人心風俗之害。著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諭令地面各官，嚴行禁止。儻仍有聚衆演會情事，即著拏交刑部治罪，以挽澆風。

戊戌，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與英國外部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二十條，剋日先將草約畫諾，以杜狡變。又奏，此次定約，中國之船，可以在大金沙江往來行走。

《德宗實録》卷三三五　四月庚午，以捐田贍族，賞湖廣總督張之洞扁額曰

「誼篤本支」。

辛未，上御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張謇爲翰林院修撰，尹銘綬、鄭沅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吴筠孫等一百三十人賜進士出身，三甲朱紹文等一百七十八人賜同進士出身。

乙亥，出使美日祕國大臣楊儒奏，與美國外部重訂限禁華工保護華工約款詳細情形。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〇 五月，諭軍機大臣等，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俾屬藩無烽燧之驚。

《德宗實録》卷三三六 壬午，出使英法義比國大臣薛福成奏，新訂滇緬條約，中國須派領事官駐紮仰光，豫擬揀員充補。下所司知之。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疊次電信，均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覽。現在日本以兵脅議，唆使朝鮮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辯，已屬無濟於事。前李鴻章不欲多派兵隊，原以釁自我開，難於收束。現倭已多兵赴漢，勢甚危迫。設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更落後著。此時事機喫緊，應如何及時措置，李鴻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韓情勢，著即妥籌辦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勦匪之兵，現應如何調度移紮，以備緩急之處，並著詳酌辦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别謀，李鴻章當沈幾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爲至要。

戊戌，諭：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此次朝鮮亂匪聚黨甚衆，中朝派兵助勦，地勢敵情，均非素習，必須謀出萬全，務操必勝之勢，不可意存輕視，稍涉疏虞。派出兵練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勦辦。如須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調，剋期續發，以期一鼓蕩平，用慰綏靖藩服至意。

乙巳，出使俄德奥和國大臣許景澄奏，帕米爾界務，已與俄約未經定議以前，彼此各不進兵。下所司知之。

乙巳，命前福建巡撫劉銘傳來京陛見。

《德宗實録》卷三三七 己酉，諭内閣：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奏，捐納非經久之制，請概行停止，以維政體等語。國家開設捐例，原屬不得已之舉，近來仕途擁擠，人品混淆，頗滋流弊。道府大員有監司表率之責，尤非未諳吏治捐貲濫列者所能勝任。著户部即將道府兩項捐例先行停止，其餘各項實官花樣，應如何分别停止之處，並著該部悉心妥議具奏。

己酉，諭：李鴻章奏，遵覆北洋現有兵數，請飭撥的餉以備戰守一摺。據稱北洋戰艦過少，沿海陸軍分布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礮臺，合計祇二萬人。各處緑營扼要巡防，備多力分，斷難抽調。體察倭韓情勢，出境援勦，至少亦須二三十營。此次請籌的餉二三百萬，實係通盤籌畫，豫防未然等語。該督所奏，自爲先事豫籌，以備緩急起見。即著户部、海軍總理衙門會同妥議具奏。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邵友濂等，據邵友濂電奏，請飭南洋調派兵輪三四艘赴臺協助，並飭聶緝槼駐滬辦理後路轉運等語。即著劉坤一酌派兵輪前赴臺灣備用。聶緝槼著暫緩來京陛見。又諭：電寄李鴻章等，現在倭韓情勢未定，袁世凱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與各國駐韓使臣商議事件，亦較熟習，毋庸調回。

己未，諭：電寄李鴻章，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覆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倭韓之事，關繫重大，特派尚書翁同龢、李鴻藻與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詳議，妥籌具奏。兹據該大臣等會議覆奏，倭人以重兵駐韓，日久未撤，和局迄無成議，不得不速籌戰事。李鴻章現派衛汝貴等分統盛軍毅軍，前往平壤等處，並調葉志超一軍移紮平壤。著李鴻章即飭派出各軍，迅速前進，勿稍延緩。其左寶貴馬步八營，並著咨行裕禄速急派往，以資厚集。各軍到後，一切進止機宜，即由該督妥籌調度，用慰廑系。

《光緒朝東華録》一〇 辛酉，召袁世凱回國，以唐紹儀代辦總理交涉通商大臣。

《德宗實録》卷三三七 丁卯，諭：電寄李瀚章等，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著李瀚章傳知該員，酌帶兵勇，迅速前赴臺灣，隨同邵友濂辦理防守事宜。並諭邵友濂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〇 戊辰，日人於朝鮮牙山洋面擊我租用英國高陞輪船，沈之。

《德宗實録》卷三三七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日本擊我兵輪，業已絶好開釁，出使日本大臣汪鳳藻，應即撤令回國。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現與日本業已開仗，必須厚集兵力，廣籌後應。李鴻章久歷戎行，從前舊部中立功將弁，及現在各腹省訓練得力兵勇，

該督知之必悉，均可奏明調派。至平壤已爲倭踞，毅盛兩軍業由義州前進，應如何陸續添兵前往，合力攻勦；葉志超據探接仗得勝，擬赴水原，該軍饟械如何接濟，俾免缺乏之處，均著迅速酌辦。以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備文照會各國公使。

《德宗實録》卷三三八　七月乙亥，諭内閣：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中外所共知。近十數年來，該國時多内亂，朝廷孚小爲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請兵援勦，情詞迫切，當即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内政事，嚮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强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説，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勦，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

丁丑，據李鴻章電稱，直隸提督葉志超一軍，在朝鮮牙山一帶地方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著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至意。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南海縣舉人康祖詒，刊有《新學僞經考》一書，詆毀前人，煽惑後進，於士習文教，大有關繫，請飭嚴禁等語。著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詒所刊《新學僞經考》一書，實係離經畔道，即行銷毀，以崇正學而端士習。

己卯，諭：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袁世凱著毋庸來京，即馳赴平壤辦理撫輯事宜。餘均著照所請行。初三日，電飭察看丁汝昌有無畏葸縱寇情事，即日據實覆奏。昨據該大臣覆總理衙門電稱，丁汝昌又帶六船赴朝鮮洋面，尚未見。接奉電旨覆奏，丁汝昌前稱追倭船不遇，今又稱帶船出洋，儻日久無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敵船爲諉卸地步。近日奏勦該提督巽懦規避，媮生縱寇者，幾於異口同聲，若衆論屬實，該大臣不行參辦，則貽誤軍機，該大臣身當其咎矣。著接奉此旨後，即日據實電覆，不得有片詞粉飾。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自光緒十年越南用兵之後，創辦海軍已及十載，所有購船、製械、選將、練兵諸事，均李鴻章一手經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鮮變亂，經我軍戡定，該軍敗挫而歸，從此蓄謀報復，加意練兵。此次突犯朝鮮，一切兵備，居然可恃，而我之海軍船械不足，訓練無實。李鴻章未能遠慮及此，豫爲防範，疏慢之咎，實所難辭。現在添購快船，已屬補牢之計。究竟何時可到，能否趕及此次戰事，足備進攻之用，著李鴻章迅即奏覆。因思海軍爲國家第一要務，此後必須破除常格，一意專營。該大臣熟悉中外情形，於兹事久經體察，應如何擴充辦理，總成大軍，可以出洋攻勦，計需購船械若干，用款若干，應分幾年購辦，如何仿照西法，慎選將才，精求訓練，均著李鴻章通籌熟計，詳晰陳明，候旨遵辦。將此密諭知之。

丙申，諭：倭船前在威海，旅順等處施放空礮，旋即遠颺，難保不乘我之懈，再來猛撲。威海、大連灣、煙臺、旅順等處爲北洋要隘，大沽門户。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儻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

己亥，諭：現在駐紮平壤各軍爲數較多，亟須派員總統，以一事權。直隸提督葉志超戰功夙著，堅忍耐勞，即著派爲總統，督率諸軍，相機進勦。所有一切事宜，仍隨時電商李鴻章妥籌辦理。

庚子，丁汝昌著即行革職，仍責令戴罪自效，以贖前愆。儻再不知奮勉，定當按律嚴懲，決不寬貸。懍之。

壬寅，諭：電寄李鴻章等，本日據李鴻章電稱，葉志超因病懇請開缺就醫，復懇收回成命，另派總統等語。葉志超孤軍禦敵，冒險出圍，督率有方，堪勝總統之任。現雖暫時患病，著毋庸開缺，在營安心調理。一俟痊癒，即統率全軍，合力進勦，毋許固辭。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重訂中外保護華工約六條。又奏，請飭楊儒於中美約本互換後，即將中墨約章妥議。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三三九　八月乙巳，諭：前因海軍統將亟須得人，丁汝昌畏葸無能，屢被參劾，諭令李鴻章遴員接替。兹據李鴻章奏稱，自近年部議停購船

械，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各船行用日久，愈舊愈緩。前曾奏明海上交鋒，恐非勝算。今日海軍力量攻人不足，自守有餘。應遵旨嚴防威、旅門户，爲保船制敵之計，不敢輕於一擲。丁汝昌前勦粵捻，疊著戰功，創辦海軍，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總兵劉步蟾、林泰曾未經戰陣，難勝統率之任。若另調他省水師人員，更慮僨事貽誤，懇請主持定斷等語。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丁汝昌統率全軍戰艦未能奮勉圖功，以致衆口交騰，當此軍情緊急之時，不得不嚴行查究，免致貽害將來。既據該大臣密籌海軍彼此情勢，戰守得失，詳晰覆奏，自係實在情形。丁汝昌暫免處分，著李鴻章嚴切誡飭。嗣後務須仰體朝廷曲予保全之意，振刷精神，盡心防勦。儻遇敵船猝至，有畏縮退避情事，定按軍法從事，決不姑寬。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請飭各省息借商款等語。現在倭氛不靖，購船募勇，需饟浩繁，息借商款，京城業經創辦。即著各直省督撫徧諭官紳商民人等，如有湊集貲本，情願借給官用者，准赴藩司關道衙門呈明，即照户部辦法議定行息，填給印票。其票鈐用藩司關道印信，填明歸還本利限期，准於地丁關税項下，照數按期歸還，不得絲毫挂欠。如集款至一萬兩以上，准將籌集之人先行請獎虚銜封典，以示鼓勵。

乙卯，諭：内閣御史端良奏，請將革員驅令回籍，以免貽誤事機等語。革員張佩綸獲咎甚重，乃於發遣釋回後，又在李鴻章署中以干預公事，屢招物議，實屬不安本分。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回籍，毋許逗遛。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張之洞電奏，現由許景澄密購大批精槍一萬三千枝，彈六百五十萬顆，連珠快礮八尊，彈配足，約兩箇月到滬，共價約二十四萬兩，運費未言，先匯定銀七萬兩，日内即可起運等語。現在軍火需用正亟，此項槍械訂購甚屬合宜。已諭許景澄照辦，並令商訂徑運天津。著李鴻章即飭江海關道無論何款，先墊付定銀七萬兩，匯交許景澄辦理。

壬戌，諭内閣：倭人渝盟肇釁，迫脅朝鮮，朝廷眷念藩封，興師致討。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統師干，通籌全局，是其專責。乃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殊負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馬褂，以示薄懲。該大臣務當力圖振作，督催各路將領，實力進勦，以贖前愆。

八月乙丑，諭：電寄李鴻章，電奏十四、十五等日平壤接戰情形，均悉。左寶貴力戰陣亡，深堪憫惻。所有此次應行賜卹議處各員，著李鴻章專摺馳奏。

庚午，諭内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歡，同深抃祝。【略】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變亂藩封，尋復毀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干戈未戢，征調頻煩，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思及，憫悼何窮？前因念士卒戰陣之苦，特頒内帑三百萬金，俾資騰飽。兹者慶辰將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萊之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宫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欽此。

《德宗實録》卷三四〇　九月甲戌，諭内閣：欽奉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在内廷行走。又諭欽奉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其病體雖未痊愈，精神尚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乙亥，諭：前經降旨派宋慶幫辦北洋軍務，現在已赴奉天。除依克唐阿一軍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鮮各軍，及奉省派往東邊防勦各營，均著歸宋慶節制。如有不遵調遣者，即以軍法從事，不得稍涉徇縱，致誤戎機。

乙亥，諭，電寄吴大澂：現在沿海各口，自山海關至大沽地段綿長，防務緊要。著派吴大澂周歷各處，總司稽查，隨時酌量緩急，調集兵隊，與李鴻章合力固守，勿得稍有疏虞。

乙亥，出使美日祕國大臣楊儒奏，通籌寓美華民善後事宜，並派員赴墨西哥分途查看情形。前開議之中墨約款，當與墨國使臣商妥後，由總署奏請允行，以符歷届辦理成案。

丙子，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已革侍講學士張佩綸在署，絶不干預公事，懇恩矜全。得旨，張佩綸獲咎甚重，何得再爲剖辯。仍令回籍，不准在該督署中居住。

己卯，諭電寄李鴻章：前臺灣巡撫劉銘傳馭軍有法，卓著勳勞。六月閒因倭人肇釁，特旨起用，旋據電覆，因疾未能赴召。現在軍事日棘，統帥乏人，該前撫受國厚恩，當此邊防危急之時，豈得置身事外？著李鴻章再行傳諭劉銘傳，於接奉此旨後，即行起程，來京陛見。該前撫忠勇素著，諒不至藉詞諉卸，視國事如秦越也。仍將遵旨起程日期，先行電聞。

壬午，諭内閣：前據李鴻章電奏，海軍各艦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船接仗情形，當經諭令該大臣查明傷亡將士，請旨優卹。兹據覆奏詳細情形，此次海軍護送運船，突遇倭船，鏖戰三時之久。我軍以兵艦十艘，當倭船十二隻，以寡敵衆，循環攻擊，始終不懈，俾陸軍得以登岸，我船被沈四隻，擊沈倭船三隻，餘船多受

重傷。各將士效死用命，深堪嘉憫。提督銜記名總兵鄧世昌，升用總兵林永升，均著照提督例從優議卹。鄧世昌首先衝陣，攻毀敵船，被溺後遇救出水，義不獨生，奮擲自毀，忠勇性成，死事尤烈，並著加恩予謚。升用遊擊陳金揆，著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丁亥，諭：電寄宋慶，葉志超駐軍平壤，漫無布置，以致臨敵潰退。衛汝貴所統盛軍，兵數較多，全行潰散，槍械盡失，且劣迹甚多，屢被參劾。葉志超、衛汝貴均著先行撤去統領，聽候查辦。聶士成向來帶兵尚屬勇往，葉志超、衛汝貴所部各軍，即著宋慶傳旨，派令聶士成統帶，以專責成。

戊子，諭：電寄唐景崧，本日已明降諭旨，邵友濂調署湖南巡撫，唐景崧署理福建臺灣巡撫。臺灣防務極關緊要，唐景崧既經署理巡撫，責任綦重，一切事宜即責成該署撫妥爲籌畫，並著與楊岐珍、劉永福會商布置，不得意氣用事，自以爲是。

戊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通籌北洋備倭饟需，及定購快船各款，不敷甚鉅，懇請飭部迅行照數添撥備用。下所司速議。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北洋備倭經費，及訂購快船，先後會同户部撥銀五百萬兩，又由廣東捐輸長蘆課價撥銀各六十萬兩。除借支使費等外，尚餘九十萬兩。應飭查明。並快船究購幾隻，需價若何，一併趕緊奏咨報部。從之。

己亥，諭内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皇帝率天下臣民臚歡祝嘏。前經降旨，内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將軍、督撫、都統、副都統、提、鎮照例應進貢物緞疋，均著毋庸進獻，以示體恤。兹當慶典屆期，該王公大臣等仍循舊例，呈進貢物，係屬出於至誠，若不允准，無以申臣下將敬之忱，轉似近於矯情，均著加恩賞收。所有此次呈進貢物之王公大臣等，著各賞給福字一方，壽字一方，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尺頭二疋，用示行慶施惠至意。

辛丑，諭：電寄宋慶，本日據電奏，倭賊渡江猛撲，抵禦不退，傷亡甚多，亟盼接應不至，惟有竭盡心力等語。覽奏焦急萬分。倭賊擁衆惡戰，我軍强弱不敵，以致敗退。該提督當以全局爲念，擇地穩紮，相機雕勦，毋得株守一隅，不思變計。

諭：電寄劉坤一，現在倭兵已越奉邊，近畿一帶防務更形喫緊。著劉坤一悉心酌度，在轄境三省防軍之内，籌撥五六千人，帶足槍械子藥，揀派敢戰將弁，迅速統率，附搭商輪來京。朝廷明知江防重要，難以抽調，但畿疆尤爲切近，不得不移緩就急。該督當仰體此意，趕緊籌畫辦理，不得稍有推卸，致誤事機。

諭：電寄張之洞等，電奏已悉。余虎恩所著王廉無論何款，速即照數撥解湖北應用，並著張之洞催令余虎恩迅速帶兵北上，勿稍延緩。

壬寅，諭：電寄李鴻章，現在倭賊渡江肆擾，畿疆門户萬分緊要，該大臣每次電報前敵軍情，於一切布置防守情形，略無一語。刻下奉邊被擾，寇氛甚熾。該大臣身膺重寄，諒已隨時設法，竭力圖維。邊門鎖鑰，非僅山海關一處喫緊。其地北各口，逼近京畿，處處皆虞竄越。該督以奉省爲鞭長莫及，豈直北一帶亦可置之度外耶？朝廷旰食增憂，日夜焦慮。該大臣具有天良，自當盡心籌畫，以紓廑系。著於奉旨後即行電覆。

《德宗實録》卷三五一　十月乙巳，閩浙總督譚鍾麟奏，議覆息借洋款商款各情。查借銀論磅，洋人百計繞算，中國受累無窮。請飭各省以後不准再有借銀論磅之事。華商非無銀，地方官能取信於民，借款亦自易易。擬設總局，按部章月息七釐變通辦理，以周年七釐還商民，留一分四釐充局費。下部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二　戊申，諭：現在畿輔大兵雲集，著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如有不遵號令者，即以軍法從事。慶親王奕劻，著幫辦軍務。翁同龢、李鴻藻、榮禄、長麟，並著會同商辦。

《德宗實録》卷三五一　戊申，諭：甯夏鎮總兵衛汝貴統帶盛軍，臨敵退縮，以致全軍潰敗，並有剋扣軍饟，縱令兵勇，沿途搶掠情事。衛汝貴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海軍提督丁汝昌統帶戰艦，不能得力，所有交部議敘之案，著即撤銷。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著派恭親王、慶親王奕劻、户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步軍統領榮禄、右翼總兵禮部左侍郎長麟辦理巡防事宜。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二　戊申，召劉坤一入覲，調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仍以譚繼洵署湖廣總督。

《德宗實録》卷三五一　己酉，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均著補授軍機大臣。

己酉，諭：朕欽奉懿旨，總稅務司赫德當差有年，深資得力，兹逢慶典，推恩伊子承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示優異。

己酉，賞朝鮮使臣筵燕，賜朝鮮王妃緞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二　癸丑，日人取我金州。

甲寅，日人取我大連灣。

《德宗實録》卷三五一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軍務需款甚鉅，現擬借用洋款一千萬兩，借還皆依庫平，不論磅價。長年七釐行息，劃二十年本息還清。依議行。

辛酉，四川總督劉秉璋著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

辛酉，諭：本月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各國使臣齎遞慶賀國書，和好益敦，雍容成禮，朕心實深欣悦。

諭，電寄李鴻章：宋慶電奏已悉。刻下金州已陷，旅順情形萬緊，該提督已抵蓋平，著即前赴復州一帶，相機進勦，以挫賊勢。

乙丑，命四川總督劉秉璋開缺來京，另候簡用。調閩浙總督譚鍾麟爲四川總督，以前河南巡撫邊寶泉爲閩浙總督。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平壤之役，葉志超恇怯退縮，毫無布置。雖未若衛汝貴之罪狀纍纍，而債軍之咎則同，前已交宋慶查辦。宋慶軍事正繁，尚未查覆，葉志超著先行革職，以肅軍紀。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二　丁卯，旅順陷。

《德宗實録》卷三五一　庚午，諭：電寄李鴻章，據電旅順失守，覽奏曷勝憤懣。該大臣調度乖方，救援不力，深堪痛恨，著革職留任，並摘去頂戴，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刻下逆氛益熾，各海口處處喫緊，著李鴻章迅即親赴大沽北塘等處，周歷巡閱，嚴密布置，不准再事遷延，致干嚴譴。

壬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嚴明，凡在宫闈，從不准干預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稱淑慎，是以優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皇帝深慮漸不可長，據實面陳，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爲夤緣蒙蔽之階，患有不可勝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爲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内政。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前因旅順告警，海軍不能得力，降旨將丁汝昌革去尚書銜，摘去頂戴，以示薄懲。現在旅順已失，該提督救援不力，厥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職，仍暫留本任，嚴防各海口，以觀後效。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三　十一月癸酉朔，諭：本年十月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所有各省來京協同辦理，點景暨隨班祝嘏之道府州縣丞倅及武職各員，加恩均著賞加一級，即飭各回本省。其隨同叩祝之耆民等，著每人各賞給銀一兩。該衙門知道。

丁丑，諭：電寄李鴻章，前經津海關道與倫道呵訂借洋款一百萬磅，已有成議。著李鴻章電知龔照瑗，即與銀商安蒙士莊詳立合同畫押。

庚辰，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補授軍機大臣。

乙酉，諭内閣：提督聶士成等於前月二十九日陣斃倭酋富岡三造，殲賊甚衆，業經頒給聶士成、吕本元賞件，並賞給軍士銀兩。

丁亥，諭：電寄李鴻章：據電稱俄館調兵四十名，赴京護衛等語。此事斷不可行，告以在京各館，中國應認保護，伊若調兵，他國亦將仿照，轉恐人心疑惑，易致生事。著李鴻章切實阻止，勿稍遷就，是爲至要。

乙丑，日人取我海城縣。

辛卯，命步軍統領榮禄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癸巳，諭：宋慶奏，遵旨查辦統將被參各節，據實覆陳一摺。已革甘肅甯夏鎮總兵衛汝貴平時待兵寡恩，此次赴朝鮮援勦，不能約束弁勇，縱令到處騷擾，以致民人怨謗，種種罪狀，實爲僨事之尤。衛汝貴業經降旨，革職拏問。著李鴻章、裕禄懔遵疊次諭旨，查明該革員行抵何處，嚴飭押解員役，迅即解交刑部治罪，毋許逗遛。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回平壤，並未接仗，沿途所報戰狀，盡係虚捏。迨行抵平壤，又復漫無布置，即行潰退。其時安州尚有馬步八營，可爲策應。該革員並不扼守安州，乃竟退過鴨緑江，實屬統馭無方，大負委任。革職留任海軍提督丁汝昌統領海軍多年，自倭人啟釁以來，疊經諭令統領師船，出海援勦。該革員畏葸遷延，節節貽誤。旅順船塢是其專責，復不能率師援救，實屬恇怯無能，罪無可逭。葉志超、丁汝昌均著拏交刑部，分别治罪。

戊戌，命户部左侍郎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前往日本會議和局。

《德宗實録》卷三五三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據電稱戴宗騫等禀請暫留丁汝昌辦理防務等語。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經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瀆請。

辛丑，諭：有人奏，已革總兵衛汝貴，起自盛軍營官，巧善逢迎，不數年而統淮軍十七營，兵多缺額，饟入私囊，擁貲數十萬，悉由剋扣盤剥而來。清江浦一處，即開設典當四座，比及事敗，電致親屬將當業倒填月日，改易商名，是其爲利

孳孳，已可概見，請飭查抄等語。衛汝貴罪狀昭著，業經逮問，著張之洞迅速派員，將該革員家產嚴密查抄，解充軍饟，不准稍有隱匿。尋奏，查抄衛汝貴家產，分別辦理。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五五　十二月癸卯，諭内閣：現在軍務未平，從征將士冒鏑衝鋒，備嘗艱苦。烽煙所至，民生不得安業。朕宵旰焦勞，時深軫念。所有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紫光閣筵燕、除夕保和殿筵燕及明年正月内一切筵燕均著停止。

諭：前因旅順失守，當經降旨，將丁汝昌、龔照璵拏交刑部治罪，並飭李鴻章查明衛汝成、黄仕林等下落，現尚未據覆奏。兹據李秉衡奏稱，丁汝昌、龔照璵、衛汝成臨敵逃竄，貽誤軍機，請明正典刑，以伸國法等語。記名提督衛汝成於赴援旅順時，沿途縱勇殃民，迨旅順失利，聞風先遁，實屬罪無可逭，著即革職，拏交刑部治罪。李鴻章迅即派員起解，不准稍涉延緩。記名提督黄仕林仍著李鴻章查明下落，迅速覆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三　甲辰，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爲欽差大臣，關内外防勦各軍均歸節制。

命太僕寺卿岑春煊馳赴劉坤一軍營聽候差遣。

《德宗實録》卷三五五　壬子，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張蔭桓、邵友濂現已派爲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事件。所有應議各節，凡日本所請，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諾，懔之慎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三　丁巳，日人取我蓋平。

己未，諭：電寄張之洞，現在防勦各軍需用槍礮甚繁，盡向外洋購運，深恐緩不濟急。湖北創設槍礮廠有年，前降旨仍歸張之洞一手經理，並令督飭速辦。刻下籌辦情形若何，能否及時擴充，設法製造，以便分撥應用，即著張之洞迅籌覆奏。

庚申，諭：宋慶電奏，蓋平於十五日失守，請將總兵章高元、徐邦道嚴議，並自請治罪等語。章高元駐防蓋平，於賊犯該州時接仗未能得力，徐邦道赴援遲緩，均屬咎無可辭。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宋慶調度無方，著一併交部議處。

庚申，諭：有人奏，吴大澂言大而夸，不諳軍旅，日惟手一洋槍，講究準頭，洋洋自得。所部勇丁，每月僅關饟三兩四錢，魏光燾、劉光才、余虎恩等受其節制，無不心懷抑鬱，誠恐有誤全局。且其官階較大，自負不凡，恐與劉坤一多所掣肘等語。吴大澂駐守榆關，責任綦重。當此寇氛日熾，海防戒嚴，亟宜慎之又慎，懔遵疊次諭旨，聯絡諸將，固結軍心，方爲不負委任，豈可輕率從事，致滋物議？原奏各節，該撫當返己自思，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總期熟籌守禦，與各該將領遇事和衷，勿稍滿假，庶無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也。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略】本日已電諭吴大澂統帶所部，及魏光燾、吴元愷各軍，即日拔隊出關。劉坤一身爲統帥，一切調度機宜，責無旁貸。著緊即前赴山海關，扼要駐紮，與關内外各軍聯絡，迅聲勢，妥籌進止。能於海口未開凍之前，得有大捷，軍事庶有起色。欽此。該大臣當懔遵慈訓，剋日啟行，毋稍延緩，以副朝廷期望之意。

癸亥，諭：刑部奏，遵旨定擬革員衛汝貴罪名，並聲明該革員罪狀較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饟，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傲尤！衛汝貴著依律論斬，即行處決。派刑部尚書薛允升監視行刑。

《清德宗實録》卷三五六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蔭桓等，前據電奏，業經抵滬，諒已與邵友濂會商一切。即著該侍郎等剋日出洋，毋庸另候諭旨，並將啟程日期電覆。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三　丁卯，日人犯山東榮城縣，據之，進逼威海衛。

《德宗實録》卷三五六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二十五日各電均悉，倭寇蓄意謀攻威海，大隊兵船已在榮成開礮，並有倭兵上岸。電綫不通，情形極爲危急。其洋划登岸之兵，究有若干，著李鴻章、李秉衡各飭防軍，飛速馳擊，勿任深入蔓延，海軍戰艦必須設法保全。前據李鴻章電奏豫籌水陸相依之法，尚屬詳細。現當臨敵之時，應如何相機合力出擊之處，即飭該將領等迅速籌辦，毋得束手坐待，致爲所困。

庚午，命雲貴總督王文韶充幫辦北洋事務大臣。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成山倭輪四十艘，已開赴東洋。其上岸之賊，逼近威海，來勢甚鋭。威海南岸礮臺，正當榮成來路，最爲喫重。在防兵勇，必須齊心戮力，共效死守，不得稍涉疏虞。儻能堅守勿退，力卻兇鋒，朝廷

破格酬庸，定加以不次之賞，如有臨敵潰退者，即以軍法從事。李鴻章、李秉衡當剴切曉諭全營將士俾共懍遵。

光緒二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德宗實録》卷三五八　正月丙子，山東巡撫李秉衡奏，榮成失守，力籌堵勦情形。得旨，著查明文武各官下落，再行具奏。

《華東續録》光緒一二四　辛巳，威海衛陷。

《德宗實録》卷三五八　壬午，諭：電寄李鴻章，據電奏威海失守情形，閱之殊深憤懣。戴宗騫誓死守臺，今又與丁汝昌同往定遠，究竟海軍各艦能否力戰衝出，現泊何處，劉公島孤懸海濱，勢亦不保，日内情形，著即探明速報。沿海各口，瞬屆開凍，威海一失，處處喫緊。李鴻章前奏不能兼顧奉天，而以專保直隸海口自任。昨電稱恐倭登岸包抄後路，請添遊擊之師，已准其調回聶士成一軍應用，著由該督再行嚴劄飛催。各海口可以上岸之處，皆該督轄境，責無旁貸。先期豫防，固宜嚴密，至一聞警信，應如何呼應靈捷，合力堵擊，使敵不得乘間登岸，尤關緊要。著李鴻章迅籌覆奏。

《德宗實録》卷三五九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奏，籌備軍需，訂借匯豐洋行庫平足銀一千萬兩，每年七釐行息。又借英金三百萬鎊六釐行息，均分二十年歸還。妥立合同，派員畫押。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四　乙酉，日人據劉公島，覆我北洋海軍。

《德宗實録》卷三五九　己丑，出使美日秘國大臣楊儒奏，中倭開仗以後，歐美大邦，皆恪守局外公法，所有軍艦，不容轉售，中國勢難購船。美國亦無售船與倭之事，惟南美小國，間思乘時射利，或以廢舊之艦，投函求售，即使購得，無裨軍實。下所司知之。

辛卯，諭：電寄張之洞，電奏已悉，威海被陷，北洋戰艦盡失。若欲重整海軍，自非另購鐵快等艦不可。惟需費甚鉅，即借用大批洋款，亦未易集事。漢納根所購鐵快各一船，現經王大臣議與訂定，將來此船到華，即可撥歸南洋，先行調遣。此外購船，先須籌有款項。著張之洞即在上海等處洋行，商訂借款，電知户部總署奏明辦理。如集有成數，即設法購船，以備海洋禦敵之用。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四　壬辰，上御文華殿，各國駐華使臣覲見賀年。

《德宗實録》卷三六〇　甲午，諭：電寄李鴻章，本日據張蔭桓等電奏，已於二十一日到滬，將往來問答倭敕底稿，鈔録呈覽。並云再派重臣，可不必到廣島，伊藤等可來旅順，就近商辦。至停戰之議，初次派使時，美使即向倭言及，倭覆電須俟兩國大臣聚會時，方能將如何議和停戰言明。昨接李鴻章電奏，復飭總署與田貝商酌，田謂倭必不改前説，礙難再商，惟盼李鴻章速與會面定議。此時事機至迫，連日電詢李鴻章啟程日期，殊深焦盼。該大臣務須即日布置成行，所有隨帶人員，並著揀派妥協，迅速具奏。

丙申，諭：刑部奏，遵旨嚴訊革員葉志超、龔照瑗，按照律例分别定擬罪名，請旨遵行各一摺。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已革道員龔照瑗，均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辛丑，諭，電寄譚鍾麟：昨聞澎湖見有倭船，臺灣水綫已斷，業經電令譚鍾麟傳諭唐景崧嚴備。臺灣孤懸海中，饟需不繼，關繫匪輕。户部所撥銀一百萬，設臺灣不能匯兑，祇能匯到福建，應如何設法運解，著譚鍾麟妥籌辦理。刻下賊情如何，著即電覆。

《德宗實録》卷三六一　二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昨奏續借熾大洋行二百萬磅，著該督即行照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四　戊申，電諭龔照瑗、許景澄：致英國大君主法國大伯理璽天德，朕現定派大學士李鴻章赴日本與商停戰定約，以全民命，息爭端，素諗貴國以保平安爲心，希設法力勸，總以公道議和爲望。

戊申，日人取我牛莊。

《德宗實録》卷三六一　己酉，諭：電寄唐景崧，電奏已悉，臺灣爲外人垂涎，近聞倭人有調集兵船，聚泊琉球之説，恐將就近圖犯臺灣。情殊叵測，戰守事宜亟須豫爲籌備。著唐景崧督飭各營嚴密布置，毋稍大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四　庚戌，日人取我營口。

出使日本議和大臣張蔭桓、邵友濂回國。

《德宗實録》卷三六一　癸丑，諭：電寄張之洞，前據電奏，以臺灣作押借用洋款，藉資保衛一節。經總理衙門詢之總税務司，據稱各國均守局外，勢不能行。該督所奏，究竟有無確實辦法，著詳細電覆。

甲寅，諭：電寄宋慶等，電奏均悉，此次賊竄牛莊，湘軍初次接仗輒即敗退。吴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臨敵疏於調度，致損軍威。宋慶以牛莊失守，率軍

回救田莊臺，致賊乘虛襲踞營口。宋慶、吴大澂自請嚴議，均屬咎無可辭，姑從寬改爲交部議處，以示薄懲。

《光緒朝東華録》卷二二四 乙卯，日人取我田莊臺。

《德宗實録》卷三六二 辛未，諭：電寄劉坤一，本日據李鴻章電奏，倭人所欲甚奢，恐難就範。伊藤面稱現要攻取臺灣，倭新報云兵船二十隻，在大沽北塘海面游弋，查察商船，倭主派小弁親王赴旅順督師等語。連日據唐景崧電稱，倭攻澎湖，已由文良港登岸，臺灣恒春亦有倭船停泊，是其欲攻臺灣之説已確。津沽南北口外有無倭船來往，著劉坤一隨時確探，加意嚴防。

《清德宗實録》卷三六三 三月壬申，命湖南巡撫吴大澂仍回本任，毋庸來京。

己卯，諭：電寄唐景崧，電奏四件均悉。向來兩國議和，先定停戰日期；和議不成，仍即開戰。此次議定停戰，自初五至二十六亦祇二十一日，其不允臺、澎，李鴻章按公法與之力争，而彼堅執如故，此節權自彼操。

壬午，前諭張之洞酌撥槍彈，並調兵輪赴臺。本日據該督電稱，槍彈已竭力撥解，南洋兵輪無多，且船舊行遲，祇可在長江依輔礮臺，若出海遇敵，徒供糜碎，有損於江，無益於臺。所奏亦係實情，想該督必已電覆矣。

丙戌，諭内閣：李秉衡奏，查明威海失守，死事各員情形一摺。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宣，護理海軍左翼總兵楊用霖，儘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黄祖蓮，均能見危授命，忠烈可嘉，著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僨事，前經降旨拏問，獲咎甚重，雖此次戰敗死綏，仍著毋庸議卹。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五 癸巳，調譚鍾麟爲兩廣總督，以鹿傳霖爲四川總督。

《德宗實録》卷三六四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李鴻章電稱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馬關議定和約十一款：一中國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廢除貢獻典禮。二中國將遼南地方及臺灣全島、澎湖列島讓與日本。三兩國各派官員二名，公同畫界限，一年竣事。四中國償日本軍費貳萬萬兩，分八次，於七年内交清。五中國所讓地方，二年之内准人民變賣産業，遷居境外，但臺灣一省，須各派大員，於兩箇月内交接清楚。六准添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商埠，由日本添設領事官駐紮，及日本輪船從湖北宜昌至四川重慶，又從上海吴淞江至蘇州、杭州載客運貨，並日本臣民在中國購買貨物或將商貨運往内地，得暫租棧房存儲，又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從事工藝製造。七日本現駐中國之軍隊，限三箇月内撤回。八其暫駐威海衛之軍隊，俟第一第二兩次償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批准，暨確定抵押辦法後撤回。九兩國各將俘虜交還並予免罪。十本約批准後，按兵息戰。十一本約批准後，定於四月十四日在煙臺互換。從之。

乙未，借款一節，前經總税務司借用匯豐行三千餘萬兩，他處借款皆議而不成。現須借用鉅款，仍由匯豐一手經理，已有成議。儻再由他處洋商訂借，恐匯豐借款因之罷議，關繫甚重。王之春所訂借款，著張之洞電令即作罷論。將來南洋需用款項，由户部另行籌議，不得再由他商攬借，以免淆亂。

己亥，欽差大臣大學士李鴻章奏，中日會議，和約已成，照鈔畫押條約進呈，請早批准，派員互換，以便停戰撤兵。得旨，聞俄、德、法三國現與日本商改中日新約，將來如有與此約情形不同之處，仍須隨時修改。

《德宗實録》卷三六五 四月壬寅，諭：電寄許景澄，二十九日電諭許景澄向俄廷致謝，商由三國告倭，展緩停戰互換之期，並飭總署王大臣赴三國使館，囑將展期一節各電本國該使，皆允即日發電。不審日内俄廷已得日本覆信否，殊深懸盼。俄稱倭果堅拒，只好用力詢之喀希呢，語涉含糊。究竟俄外部之言有無實際，此事至急。若有布置，此時必已定議，並著密探以聞。儻至限期迫近，尚無覆音，可否由中國徑達日本，直告以三國不允新約，囑中國暫緩批准之處，著許景澄往見外部，與之豫籌。此節先期電覆。再巴蘭德向德廷陳説，勸阻新約，係爲中國出力，深堪嘉許，著該大臣傳旨獎勵。

壬寅，諭：電寄劉坤一等，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諒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本皆萬難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瀋陽、京師兩地，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即將決戰。如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尚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害攸關，即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安危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三國勸阻之議，許景澄電稱外部允催日本駐使，於批

准定期之前，定一日期限倭確覆，迄今未到。詢以可否由中國徑告日本，三國勸暫緩批准之意，外部以爲未可，囑以尚未查清，權詞答覆。現在爲期更促，爲我自計，似究以明告日本爲妥，三國諒亦不能藉口，著李鴻章即行妥籌覆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六 甲寅，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因病乞休，允之。

《德宗實録》卷三六六 丁巳，諭：電寄劉坤一等，中日新約，現已互換，彼此息兵，並另商歸還遼地。刻下各路防軍應照舊駐紮訓練，以備不虞。關外前敵各軍，不得越界生釁，著劉坤一、王文韶、宋慶、裕禄、依克唐阿、長順通飭各軍，一體懍遵。

戊午，硃諭：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近自和約定議以後，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以期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饟，不遺餘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紜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至今日而關内外情勢更迫，北則竟逼遼瀋，南則直犯京畿，皆現前意中之事。陪都爲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廿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一朝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没，戰守更難措手。用是宵旰徬徨，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熟權，而後幡然定計。此中萬分爲難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兹當批准定約，特將前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饟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覈實，以收自强之效。朕於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甲子，諭：電寄李鴻章，廿一日電奏已悉。兹據張之洞電奏，接全臺紳民電禀云，臺灣屬倭，萬姓不服，既爲朝廷棄地，惟有死守，據爲島國。並據唐景崧稱，臺民堅留該署撫與劉永福，不聽開導，求死不得等語。是臺灣難交情形，已可概見。該大臣仍當熟籌辦法，以期補救。萬一伊藤回電，如何即行電覆。張之洞、唐景崧原電並由總理衙門照録電知。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六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著派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前往臺灣，與日本派出大臣商辦事件。

《德宗實録》卷三六六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兩電俱悉，據稱伊藤覆電，詞意決絶。德國又疑中國陰令臺民叛拒，恐致搆兵等語。臺灣一事，朝廷深爲焦慮。昨派李經方前往商辦，可見中國並無不願交割之意。現在倭使將到，著李鴻章飭令李經方迅速往臺，與倭使妥爲商辦，毋稍耽延貽誤。一面仍將臺民不服開導，竟欲據爲島國情形，再行電告伊藤，免致懷疑藉口。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六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飭令陸續内渡。

《德宗實録》卷三六七 五月辛未，諭：電寄許景澄一電奏已悉，三國允與日本議歸遼地，幫助到底，毋須派員豫議，是已力任其事，可期就範。惟中國負累已重，力難再加償款，仍著許景澄諄屬外部，竭力駁阻，尤所深盼。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七 壬申，臺灣民人公議自立爲民主國，擁署臺灣巡撫唐景崧爲總統，布告各國。

《德宗實録》卷三六七 甲戌，兵部尚書孫毓汶因病賞假，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桐兼署兵部尚書。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電奏已悉。臺民劫制生變，事出意外，無從過問。李經方既經照約派往，若不速行，轉令生疑。伊藤電内既有出力助護之説，自應剋日前往，相機商辦。即使不能排解，彼亦無可藉口也。又諭：電寄張之洞，電奏已悉，臺事無從過問，饟械等自不宜再解，免生枝節。

庚辰，諭：電寄張之洞等，現在和約既定，而臺民不服，據爲島國，自已無從過問。惟近據英德使臣言，上海、廣東均有軍械解往，並有勇丁由粤往臺，疑爲中國暗中接濟，登之洋報，或係臺人自行私運，亦未可知。而此等謠傳實於和約大有妨礙。著張之洞、奎俊、譚鍾麟、馬丕瑶飭查各海口，究竟有無私運軍械勇丁之事，設法禁止，免滋口實。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前據美使函稱，接日本電，已派林董爲駐紮中國使臣，當經總理衙門商令美使轉告日本暫緩前來。兹據覆稱，兩國須將各事商辦完結，不必展緩等語。現聞日使即將抵津，著李鴻章、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商辦事件，不必先令來京，以免周折。該使如索看文憑，即摘録諭旨，令其閲看。

壬午，諭：電寄劉坤一，劉坤一十一日電，長順初九日電均悉。現在臺灣已經李經方交接清楚，倭兵攻臺，基隆不守，省城瓦解，無從過問，和局並未決裂。倭允歸遼，有三國擔認，不致翻悔。我軍祇宜就原紮處所，小心防守，且不可輕信傳聞，率行進紮，圖占先著，轉致啟釁，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七 癸未，日人攻取基隆，臺灣大亂。前署臺灣巡撫唐景崧遁回廈門。

《德宗實録》卷三六八 丁酉，以中法續議界約商約專條，派慶親王奕劻、吏部左侍郎徐用儀會同法國使臣畫押。

庚子，諭：電寄張之洞，電奏已悉，唐景崧著即休致回籍。

《德宗實録》卷三六九 閏五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電已悉。借款删去末端，聲明他國如得權利，准俄均霑，尚無關礙。至改擬付款阻滯，許銀行蟬聯發給股票本息等語，不甚明晰，著即詳悉電覆。此外三端如與前電相符，亦可照辦。許景澄務當斟酌妥協，即與訂定，並將漢洋文字句逐一覆對，勿稍歧誤。借款與歸遼，係屬兩事，合同内切勿牽連及之。

甲辰，諭：電寄宋慶，電奏已悉。現在海城等處倭兵並無動静，宋慶擬將各營分别裁併，著即咨商劉坤一妥籌辦理。所裁之營務須責成管帶各員嚴行約束，毋任沿途滋事。

乙巳，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裁併天津、山海關各防營。得旨，督辦軍務王大臣覈議具奏。尋奏，以直隸提督聶士成總統淮軍三十營，駐紮津沽；江西藩司魏光燾總統湘軍三十營，駐紮山海關；四川提督宋慶總統豫軍三十營，駐紮錦州。各礮臺守兵及親軍營礮隊汰弱留强，仍歸北洋大臣調遣。至駐守大高嶺及遼瀋各軍，俟防務大定，再行議奏。其王連三、李永芳、丁槐、陳鳳樓、宋朝儒五軍應如原奏，與馬心勝、牛師韓、何鳴高三軍即行分别遣撤。從之。

丙午，諭：電寄李秉衡，日本使臣到京，照稱現派弁前往威海衛，會商駐兵事宜。並據李鴻章電稱，已令東海關道豫爲籌商。著李秉衡即飭劉含芳及派出印委各員按條約，將一切事宜妥籌辦理。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津海關道盛宣懷此次撤軍係該道倡議，屢次餽送李鴻章，數皆盈萬。承辦電綫，乾没鉅款。任東海關道時剋扣防軍饟項，私設税關，私收護照，招權納賄，任意妄爲。與上海招商局員沈能虎朋比爲奸。又買粤東有夫之婦劉氏爲妾。請飭查辦等語。著李秉衡按照所奏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己酉，督辦軍務王大臣等奏，請裁東三省練兵，改用洋操，先練奉天一軍以爲程式。從之。

癸丑，諭：御史管廷獻奏，請節糜費以裕帑儲一摺，著户部妥議具奏。尋奏，原奏所稱，妥爲覈議。除内務府經費能否規復舊制，應由該管大臣查奏，臣部應放款項如有可減，自當權衡緩急，陸續陳奏。

乙卯，上御文華殿，日本國使臣林董覲見。

調德壽爲湖南巡撫，以嵩崑爲貴州巡撫。

丁巳，諭：電寄許景澄，借款既定，歸遼一事，即應接辦。著許景澄詢問外部曾否議有端倪，將來如何交割。此事爲東方全局所繫，俄國既有幫到底之説，必不食言。至賠費萬難再允，前電屢言之，許景澄總當極力維持爲要，一切即詢明覆奏。

戊午，命廣東惠潮嘉道裕庚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國大臣。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强而弭隱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爲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産，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饟、練兵爲急務，以恤商惠工爲本源，皆應及時舉辦。至整頓釐金，嚴覈關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員各節，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畫，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苟安，空言塞責。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通商條約弊混滋多，請飭詳慎訂議一摺。據稱中日條約所失最甚者，莫如第六款内所列各條蘇州、杭州、重慶、沙市等處添設口岸，聽其任便往來，中國無能過問。又如第二條，日本輪船得駛入各口，搭客運貨。第三條，日本臣民在中國内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第五條，日本臣民得在中國製造各項工藝，又得將各項機器裝進口，止交進口税。日本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即照日本運入中國貨物，一體辦理。以上各節，易滋弊混。恐中國奸商藉口改造，用日商字號圖記，詭免釐金等語。此次開議商約，關繫中國利源，商民生計，其事甚重。亟應儘力維持，豫防流弊。著李鴻章、王文韶按照原奏各節，悉心妥籌，謹慎辦理，毋許稍涉遷就。該大臣等身膺重寄，總須自保權利，力與磋磨，將所議條約易於弊混之處，詳細剖析，以免貽患將來，是爲至要。

戊辰，諭：電寄鹿傳霖等，中日新約第六款添設蘇、杭、沙市、重慶口岸，並在各口工藝製造其通商行船章程，現在即須開議。此事於華民生計及應徵稅釐大有妨礙，就中有何設法補救之處，著鹿傳霖、譚繼洵妥速籌議覆奏。

《德宗實録》卷三七〇 六月庚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使臣林董以章奏指稱島夷，函請更正飭禁。謹申明咸豐八年英約，嗣後各式公文，不得提書「夷」字，以固邦交。從之。

庚午，署直隸總督王文韶奏，北洋海軍武職實缺，自提督、總兵至千把、外委，共計三百十五員名。現在艦艇已失，各缺自應全裁，以昭覈實。並將關防印信鈐記，一律繳銷。僅存之康濟一船，不能成軍，擬請改缺爲差。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八 甲戌，准兵部尚書孫毓汶開缺調理。

《德宗實録》卷三七〇 乙亥，諭：户部奏，需饟孔殷，謹陳辦理情形一摺。現因償款過鉅，息借洋款，每年籌還本息約須一千五六百萬兩。各路防軍，又未能盡撤，需饟亦繁亟，須豫爲籌備。該部所擬考覈錢糧整頓釐金各節，皆屬切實可行。著各直省將軍督撫，查照該部所擬，認真妥辦，據實具奏。又裁減制兵一條，擬令各省挑留精壯三成，其餘老弱，一概裁撤。著該督撫各就地方情形，悉心妥籌，覈實裁汰，奏明請旨辦理。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交涉日繁，請專派使臣常駐。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八 己卯，以徐郙爲兵部尚書，許應騤爲左都御史。

《德宗實録》卷三七〇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電奏，籌辦盧漢鐵路並擬在江甯、蘇、杭等處，另造一路各等語。著督辦軍務處王大臣妥議具奏。又諭：電寄張之洞，電奏均悉。鐵路由盧至漢，該督從前即主是議，究竟辦法若何，購路造軌一切需費若干，諒已籌有大概，即著詳晰電覆。

辛巳，召見浙江温處道袁世凱。得旨，著交督辦軍務王大臣差委。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八 乙酉，命徐用儀退出軍機處，並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命翁同龢、李鴻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命禮部左侍郎錢應溥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禮部尚書崑岡協辦大學士，授麟書爲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七一 庚寅，調户部尚書熙敬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敬信爲户部尚書，以步軍統領榮禄爲兵部尚書。

壬辰，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請設鐵路商務公司，借款開辦，以收利權。得旨，著交督辦軍務王大臣歸入張之洞條陳鐵路摺件，一併妥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八 丙申，授麟書爲文淵閣大學士。

《德宗實録》卷三七一 七月庚子，户部尚書翁同龢管理同文館。

壬寅，諭：電寄許景澄，電奏悉，歸遼之議發自俄廷，若仍賠費，則於俄之初意未合，且於中國交誼亦未爲完足。現在德既鬆口，即當趁此定議，一面令日本將遼地交還，一面由中國將首二兩期兵費一併交付。如此則於日有益，於中無損，而俄國從中説合，亦易於措詞。該大臣膺此重寄，務與羅拔悉心密商，使遼地早歸，賠費悉去，以符前此操縱之説，方爲妥善。

丁未，命大學士李鴻章留京入閣辦事，實授雲貴總督王文韶爲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

己酉，以雲南巡撫崧蕃爲雲貴總督，江西布政使魏光燾爲雲南巡撫。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電悉，賠費減去二千萬，在俄雖極費力，而中國實不能照辦。現日使在京儻彼允減讓，豈非轉虚俄廷美意？此節著許景澄再與羅拔密商，務加磋磨，商定即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八 壬子，調德壽爲江西巡撫，以陳寶箴爲湖南巡撫。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陶模，甘肅回氛甚熾，關内防營不敷調撥。著陶模於新疆各營内抽調數營旗及開花礮隊馳赴河州，歸董福祥調遣。其月饟即由甘肅開支。

丁巳，諭：電寄邊寶泉等，古田教案已獲多人，然必訊有首要各犯確供，方能定案。若照單大索，濫及無辜，無此辦法。道員許星翼專辦此案，何以駐京使臣輒稱係辦通商局務，並無斷案之權？總之此案情節重大，各國皆藉以要挾，甚至有兵船來華之語。著責成許星翼與該領事妥切商辦，以速結爲要。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護理黑龍江將軍增祺奏，請開墾閒荒一摺，當交户部議奏。兹據奏稱，黑龍江東南一帶膏腴千里，實多宜稼之區。前將軍恭鏜、依克唐阿屢請開墾，因恐礙旗丁生計，未經議准。【略】東三省爲根本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當留有餘以養民。是以雖有閒荒，尚多封禁。今强鄰逼處，軍食空虚，揆度時宜，不得不以墾闢爲籌邊之策。黑龍江之通肯河一段，著即開禁。與克音湯旺河觀音山等處，准旗民人等一律墾種。每年所得租銀，即留備軍饟之用。至如何劃分旗屯，酌定荒價，尤須斟酌妥協。事當創始，條目紛繁，著延茂馳往黑龍江，會同該將軍悉心妥議，並遴委妥員逐段履勘。【略】其奉天大圍

場及大凌河牧地、吉林甯古塔三姓等處，均有閒荒可墾，並著盛京、吉林各將軍察看情形，實力興辦，詳細覆奏。

壬戌，調湖南巡撫德壽爲江西巡撫，以直隸布政使陳寶箴爲湖南巡撫，以浙江布政使胡聘之爲陝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三七四　八月丁丑，諭：御史龐鴻書奏，滇邊界務，急宜熟籌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議奏。尋奏，遵查滇緬界務已咨行雲貴督臣選派妥員，會同英官就新定圖綫，定立界石。至八募野人山地，關繫甚重，未可輕許，已與英使再三辯駁。方今時事多艱，環求無厭。誠如該御史所言，惟有刻意堅持，相機因應，以擴利源而杜狡謀。報聞。

己卯，諭：各國設立教堂，疊經諭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加意保護，以期民教相安。本年五月間，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毀東校場教堂，省外各處旋又屢出教案，皆由地方官平日不加勸諭百姓，致釀事端，迨鬧事後，又不趕緊懲辦。該督劉秉璋督率無方，厥咎甚重。據御史吴光奎奏稱，省城滋事之始，劉秉璋堅置不理，並未派兵彈壓。無業游民愈聚愈衆，以致省外教案層見疊出。該督任意廢弛，有負重任，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其餘辦理不善之道府等官，著鹿傳霖確切查明，分別參辦。

庚辰，王文韶奏，據津海關道盛宣懷稟稱，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爲本；求才之道，以設立學堂爲先。

壬午，以班禪額爾德尼遣使堪布羅布藏榮墊在京病故，賞銀一百兩、哈達一方。

丁亥，調陝西巡撫胡聘之爲山西巡撫，雲南巡撫魏光燾爲陝西巡撫，以廣西布政使黄槐森爲雲南巡撫。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龔照瑗，第一期應交日本庫平銀五千萬兩著，派龔照瑗在倫敦與日本駐英使臣交收清楚。又諭：電寄許景澄，第一期應交日本庫平銀五千萬兩，著許景澄於倫敦存款内按數提付龔照瑗，交日本駐英使臣接收。

庚寅，諭：電寄許景澄，前據法外部告，慶常倭退，遼旅可照辦。俄外部在法所告相同。數日以來，俄法兩使均未來告，而日使忽欲與中國訂立歸遼之約。拒之則事機恐誤，允之則三國失歡，甚難措置。著許景澄徑告俄外部，以遼議創自俄廷，此時斷無撇開三國，與日開議之理。俄前云幫助到底，頃復云倭可照辦，其何時退兵，有無賠費，想兩國已有成言。著再切詢外部，必得確音，以便飭該衙門照會日本，並著即速電奏。

庚寅，諭：電寄慶常，慶常在差年久，熟習法國情形，是以派充駐法專使，正當感激圖報，將交際難辦之事，竭力妥辦，能與外部商量，使在華公使不生要挾，方爲不負委任。該員其專心奉職，毋許固辭。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電悉。遼費三千萬兩，雖經三國定議，並無明文告知中國，中國亦並未允許，必應切商俄外部，如再減讓，中國方可照辦。著許景澄速與商酌電覆。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慶常，電悉。日本交遼給費，三國雖有成言，中國並未允許。著慶常切告俄、法外部，以鉅款難籌，必須商減，方能定議。又哈允電施使不催促，具見彼此能和衷商辦也。

甲午，諭：著仍派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將歸還遼、旅事宜，與日本使臣林董定期開議。

《德宗實録》卷三七五　九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俄派員四起分赴東三省勘路，雖以與我接路爲辭，實有借地修路之勢。此事原委，許景澄曾經函述，諒已瞭然。現在俄外部何以不與該大臣面商，遽欲興辦？至中國辦法，惟有自造鐵路，在中俄交界與彼相接，方無流弊。著許景澄即將此意先與俄外部説明，總期勿損己權，勿傷交誼，方爲兩得。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楊昌濬，據奎順奏，西甯危急，大通營城失守；並據劉世安奏，甘涼道路梗塞等語。現在賊氛偏地，關外饟道，幾至不通。楊昌濬一無籌策，前後所募數十營，零星分布，將領屢次敗衄，且有營私剋扣等情。該督身任邊圻，若再粉飾因循，貽誤大局，自問應得何罪？著即調派各營，一面援救西甯，一面疏通甘涼道路。諸將中有不能得力者，隨時撤參。如查有剋扣兵饟情弊，即按軍法從事。該督務當振刷精神，抉去壅蔽，以期力贖前愆。懍之！勉之！

丁未，以兩廣總督譚鍾麟兼署廣東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二九　丙辰，諭：上海製造軍器局，著督辦軍務王大臣督率江蘇候補道劉麒祥辦理。

《德宗實録》卷三七六　丁巳，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漢陽鐵廠煉成鋼鐵、鋼軌，並造成快槍藥彈，派員解京試驗。得旨，交督辦軍務王大臣閱看。

戊午，先是與日本議和，約內有將遼南地方讓與日本等語，俄、德、法三國出而調停，勸中國另償款項，勿讓此地，命全權大臣大學士李鴻章與日本使臣訂議。至是李鴻章奏，擬定交收遼南條約六款：一本年三月所訂條約第二款內中國讓與日本之遼南地方，俟日本軍隊撤回時，永遠交還中國；二中國照俄、德、法三國調停之議，另償日本銀三千萬兩；三自中國將償款三千萬交清之日起，日本軍隊限三箇月內撤回；四日本軍隊占踞該地時，所有關涉該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五本約繕漢文、日本文、英文各二分存據，如漢文與日本文解譯不同，以英文爲憑；六本約自批准署名蓋印之日起，二十一日內在北京互換。下所司知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裕祿：歸遼業經換約，三箇月內，全境退還，惟接收之員，須豫選派。著裕祿會同伊克唐阿，擇道府中明幹有爲者數員，奏明派往。即州縣各缺，亦須擇人而畀，俾之安輯流亡，營口、牛莊稅務，尤宜重加整頓。裕祿久在陪京，屬員賢否，諒能深悉，當爲補牢之計，不得以現經調任，稍存推諉。又諭：電寄龔照瑗，歸遼費庫平銀三千萬兩，著龔照瑗於九月三十日，交日本駐英使臣接收清楚。又諭：電寄許景澄，歸遼費三千萬兩，著許景澄於倫敦存款內，撥交龔照瑗轉付日本駐英使臣接收。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〇 辛未，命楊昌濬開缺回籍，以陶模署陝甘總督，饒應祺署甘肅新疆巡撫，以成允署廣東巡撫。

庚辰，日人歸我遼東等地。

《德宗實録》卷三七八 癸未，諭：翰林院侍講學士秦綬章奏，請改武科以儲將略等語，著兵部歸入前次御史孫賦謙奏武場考試請變通舊制各摺片內一併議奏。尋兵部奏，武場改習槍礮，與私藏火器之禁有礙，應毋庸議。惟營制不妨變通成例。每科武進士發標學習，及武舉歸標者，請令該管官督飭練習洋槍礮，分別等第，限一年咨部註册，優者拔補，劣者革退，以示勸懲。至武科重技藝，不重文字，若兼試策論，不免替換代倩之弊，仍屬有名無實。秦綬章所請並試策論之處，亦毋庸議。從之。

甲申，諭內閣：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夙夜無違，仰蒙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細而起居服御，凡所以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學無術之徒，妄事揣摩，輒於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即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迹近離間。當時本欲即行宣播，因值軍務方棘，恐致有觸聖懷，是以隱忍未發。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所儆惕。户部右侍郎長麟、吏部右侍郎汪鳴鑾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此係從輕辦理，嗣後內外大小臣工儻敢有以巧言嘗試者，朕必加以重罪。爾諸臣當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余孝治，有厚望焉。

甲申，閩浙總督邊寶泉奏：臺灣文職各官陸續內渡，仕途擁擠，請量予變通。原係在閩禀到調臺差遣者，仍歸閩序補差委。由臺禀到者，可否令該員另指他省，或於鄰近浙江、江西、廣東各省分勻改發，以免趨重一隅。下部議。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御史王鵬運奏，疆臣瞻徇因循，請嚴諭申飭，痛除積習一摺。王文韶自簡任直隸總督以來，辦理北洋防務，及地方事宜尚屬周妥。惟據該御史奏稱，該督所用文武各員皆李鴻章舊用私人，積習甚深，恐致貽誤等語。嗣後該督務當振刷精神，力求整頓，於所屬各員詳加察看，如實有貪汙狡猾積習，即著勿避嫌怨，據實嚴參懲辦，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乙酉，諭：去歲海上用兵，中國購買外洋槍礮，良楛不一，價倍尋常。朝廷有鑒前失，特降諭旨，令督辦軍務王大臣督率江蘇候補道劉麒祥辦理上海製造軍器局，原冀實事求是，一切藉資整頓，並非將該局遠隸二千里之外，不准該省督撫過問也。兹有人奏劉麒祥在上海多年，任意揮霍，虧空鉅萬等語。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毫無成見。況製造局關繫自强要圖，自不惜再四求詳，俾臻至當。江蘇製造軍器局仍著張之洞督飭劉麒祥認真規畫，次第擴充，按照向辦章程報部覈銷，毋庸由督辦軍務王大臣督率辦理。至劉麒祥承辦該局究竟有無虧短情事，著張之洞確查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遵查上海製造局趕辦報銷非一二月間所能藏事。現飭委江海關道黄祖絡暫行兼管該局事務，責成督飭局員趕造，覈明有無虧短，再行覈奏報聞。

乙酉，諭：電寄裕祿，電悉，營口、海、蓋及鳳、岫等處次第接收，著妥爲安撫。營口開關，事同創辦，廷雍何以尚未趕到，著飭催。

又諭：電寄張之洞，電悉，俄路現修至托穆司克，本欲東通海參崴。今派員假道勘路，則意在大連灣矣。與其彼來，莫如我接，前諭三省將軍一面伴送俄員，一面隨地查勘，正是此意。惟集股甚難，借款亦不易，該督所陳，豈能遽辦。至俄款利息並非五釐，該督亦毋庸輕與商借也。

丁亥，諭：内閣督辦軍務王大臣奏請簡派大員督辦鐵路一摺。鐵路爲通商惠工要務，朝廷定議，必欲舉行。前諭王大臣等令將近畿一帶先擬辦法，當經該

王大臣選派廣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茲據奏稱，自天津起，循運河西岸，迤邐而北，繞越南苑，以達盧溝橋，計二百一十六里，估需工料銀二百四十餘萬兩。並繪圖貼説，請派員督辦等語。夫創舉之端，難於慮始；任用之際，要在不疑。胡燏棻既經條奏於先，又復履勘於後，津盧一路著即派該臬司督率興辦，以專責成。所需經費，著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籌撥。至由盧溝南抵漢口幹路一條，道里較長，經費亦鉅。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萬兩以上者，著准其設立公司，實力興築。事歸商辦，一切贏絀，官不與聞。如有成效可觀，必當加以獎勵。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會匪在澳門、香港等處聚衆滋事，有草鞋、紅棍、白扇等名目。本年九月間，潛圖叛逆，至今首犯未獲，恐成大患等語。著譚鍾麟，成允督飭員弁，嚴密緝拏，毋任漏網。原片著摘鈔給與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知譚鍾麟，並傳諭成允知之。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督辦軍務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陸軍，請派員督練一摺。中國試練洋隊，大抵參用西法。此次所練，係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若無實際，將成虛擲。温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一切饟章著照擬支發該道。

又諭：電寄王文韶，電悉，遼地次第歸復，大高嶺應即撤防。所有孫顯寅、吕本元十七營著全數撤回。如不得力，著王文韶妥爲遣散，以節饟需。當思籌饟甚難，變法匪易，其嚴加訓練，事事覈實。儻仍蹈勇營習氣，惟該道是問。懔之！慎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〇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甘肅回匪猖獗，軍事方殷。所有軍營文報，關繫戎機，遞送不容遲緩。著崇歡、志鋭、魁福、額勒春、惠銘、吉陞阿體察蒙古臺站情形，設法整頓。並嚴飭各臺，遇有軍營文報等件，務當迅速接遞，毋得稍有貽誤。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七八　辛卯，諭内閣：依克唐阿奏，自揣才力不逮，懇恩開缺，另簡賢能一摺。朝廷以依克唐阿平日辦事尚屬奮往，是以特簡爲盛京將軍，正當激發天良，竭誠圖報。兹閲摺内臚列籌防、裕饟、飭吏、安民各節，該將軍既已明知其難，尤當引爲己任，乃輒以才力不逮等詞，奏請開缺，殊嫌曉瀆，不知大體。依克唐阿著傳旨申飭。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〇　辛卯，楊昌濬等奏：官軍攻勦回匪，河州解圍。得旨，楊昌濬、董福祥先後電奏，河州解圍，軍威頗振。覽奏欣慰。俟接到詳細奏報，再降諭旨。河州本係賊巢，忽起忽伏，最爲狡譎，宜慎重進取，勿墮其計。省路想已疏通，西甯尚在圍困，著董福祥分兵速援甘涼一路，楊昌濬亦應派兵兼顧。

《德宗實録》卷三七九　十一月庚子，以兩廣總督譚鍾麟暫行兼署廣東巡撫。

辛丑，諭：電寄宋慶，金、旅已收，著宋慶統帶全隊即日移紮。前據宋慶奏，金州爲旅順後路，著相度地勢，扼要紮營，並著安輯拊循，以慰民望。

丙午，翰林院代奏，編修丁立鈞等請在京師設立陸軍學堂。下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議。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御史陳璧奏請，派大員查明福建船政實在情形。本日據户部奏，船政事宜可否仍循舊章，特派大臣總理各摺片。福建船政局興辦已久，近年來製造日稀，雖撥款較少，總難免濫支濫用情弊。邊寶泉到任後，業經飭令兼管，所有一切情形，有無弊竇，著邊寶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應如何整頓辦理，聽候諭旨。户部片、陳璧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己酉，諭：電寄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辦事得體，明年四月間，俄君加冕，誼應致賀。著派王之春爲專使，齎國書前往。該藩司奉到此旨，即交卸乘輪赴滬。候國書遞到，迅速啟行。所有致贈俄君酉星，已飭許景澄在洋置備矣。

又諭：電寄譚繼洵，王之春現派出使俄國大臣，湖北藩司著譚繼洵派員署理。

癸丑，御史王鵬運奏請講求商務。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尋奏：商務局應設立，然當由紳商主其事。招商局應整頓，然當由南北洋大臣總其成。至京師設商務公所，請毋庸議。從之。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令劉坤一回兩江總督本任矣。兩江地方緊要，所有張之洞辦理鐵路，整頓商務，簡練陸軍諸大端，均經創始，尚未就緒。該督回任後，務當振刷精神，實力籌辦，俾諸務日有起色，方爲不負委任。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本日已有旨，令張之洞回湖廣總督本任矣。湖廣地方緊要，鐵廠、槍礮廠甫經告成。現當開辦鐵路，整頓陸軍之際，需用甚繁。煉鋼軌，製快槍，實爲當務之急。銀圓鑄成後，能否流通各省，該督回任後，均當加意舉辦，以立富

强之本。現在關內外散勇絡繹回籍，尤慮滋生事端。並著通飭所屬，豫籌防範，銷患未萌。江南防營太多，前經諭令酌量裁減。該督務於未經交卸以前，妥爲遣撤，以節饋需。將此諭令知之。

甲寅，諭：有人奏，津海關道盛宣懷，招權納賄，任意妄爲各節。當交李秉衡確切查明。茲據查明具奏，原參各款，或事出有因，或查無實據。惟總辦電報害則歸公，利則歸己，復剋扣軍饋，搜羅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並請撤去該道電報局總辦各摺片。盛宣懷所管電報、招商局務，關繫緊要。接手之人，必須才識兼長，操守廉潔者，方能勝任。著王文韶將各局現在情形詳細確查，並酌保熟悉電報、招商等局妥實之員，以備任使，毋稍遷就。

《德宗實録》卷三八一　戊辰，調河東河道總督許振禕爲廣東巡撫，以河南巡撫劉樹堂兼署河東河道總督。

壬申，昨據張之洞奏：南洋創辦新軍，責成洋將操練，並金陵、上海興辦鐵路各摺，均照所請行，並諭令移交劉坤一，賡續辦理矣。際此時局艱難，全在封疆大吏竭慮殫精，力圖自强，以爲補牢之計。張之洞意在恢張，其創辦各節，於帑項或不無多費，然要皆方今切要之圖。該督回任接辦，但當悉心酌覈，就已定之規模，次第經營，以竟全功而裨至計，用副朝廷倚畀之意。將此諭令知之。

癸酉，諭：御史楊崇伊奏，京官創設强學書院，植黨營私，請旨嚴禁一摺。據稱近來臺館諸臣於後孫公園賃屋，創立强學書院，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鈔録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户銷售。猶復藉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爲要挾，請飭嚴禁等語。著都察院查明封禁。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商約關繫重大，請堅持定見等語。税則爲中國自主之權，此次日本新議商約，製造土貨，徵收税款，最爲全約關鍵。儻竟漫無限制，條約一定，各國將藉口利益均霑，於中國海關税務大有關繫。著李鴻章堅持定見，力與磋磨，務令就我範圍，斷不准草率從事，致滋貽誤。

《德宗實録》卷三八二　壬午，直隸總督王文韶奏：提督聶士成遵議，挑留淮軍三十營，營制悉照舊章，訓練改用西法，延聘教員以資訓練。請飭立案。下部知之。

甲申，諭：前據給事中吴光奎奏，四川雅州各屬礦産素旺，請飭開辦。當經諭令鹿傳霖酌覈辦理。旋據該督覆奏，已派委員前往勘驗試辦。茲復據吴光奎奏稱，礦務之興，官辦事難而利微，商辦事易而利廣。請飭招商承辦，由地方官稽查保護等語。即著鹿傳霖設法招商，集資舉辦，毋令官吏阻撓，以興利源。

丁亥，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整頓奉天事宜，曰練兵隊，曰築礮臺，曰造鐵路，曰製槍械，曰開礦産，曰辦團練，請先借撥鉅款，剋日興辦，力圖自强。下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議。尋議原奏六條，惟礦務最爲切要，亟應妥籌辦法，酌量開采。其餘分别緩急，據實妥籌。從之。

戊子，諭：本日御史胡孚宸奏，書局有益人才，請飭籌設，以裨時局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尋議，擬援照八旗官學之例，建立官書局，特派大臣管理。聘訂通曉中西學問之人，專司選擇書籍，各國新報，及指授各種西學，由管理大臣詳定章程，定期開設。從之。

己丑，諭：户部奏，遵議御史胡景桂奏請，嚴定限期，改用制錢，詳陳辦理窒礙情形一摺，已依議行矣。該部摺内奏稱，禁用當十大錢，非多鑄制錢不可。多鑄制錢，非廣籌銅斤不可。現在洋銅既難訂購，滇銅騾難復額，錢局鼓鑄已遞減卯數，八旗兵餉搭放制錢，亦經暫停等語。京局鼓鑄需銅甚亟，洋銅既無可購，全賴滇銅爲來源。前此户部議加銅價，及運夫腳價，並疊次奏催唐炯督辦礦務。宜如何激發天良，盡力辦解，乃運京銅數每年止有兩批，毫無起色，疲玩已極。即著迅飭公司局員，趕緊籌辦，務期解京批數，逐漸加增。委員在瀘州逗遛，即著參辦。儻仍前玩泄，致誤急需，定惟唐炯是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庚寅，諭：御史陳其璋奏，山東開礦不宜停止，請飭派賢員實力勘辦一摺。山東礦務，前據李秉衡以歷辦並無成效，奏請封禁。當照所請行矣。茲據該御史奏稱，開礦之法，果能慎選礦師，購備機器，相度地勢，禁用私人，總可大獲利益。甯海礦産饒富，久爲德商垂涎，無故請停，必啟彼族貪謀。且工匠勇丁亦已召募不少，封禁之後，微特歷次開辦之功盡棄，礦丁獷悍性成，必貽後患。登萊青道李興鋭精於西學，請飭派辦等語。現在帑項支絀，籌款維艱，前經通諭直省疆吏，體察本省情形，將礦務實力開辦，原期收地利以裨國用。覽該撫前奏，不過以辦理不得其人，暫請封禁。今該御史謂不宜停止，頗屬有見，自未便因噎廢食。即著李秉衡督飭李興鋭詳細查勘，擇要興辦。該撫毋得因已允封禁之請，稍執成見。

辛卯，直隸總督王文韶奏，北洋淮軍擬留定五十八營十五哨，請飭部添撥的餉，以濟要需。下部議。

壬辰，督辦鐵路事務順天府府尹胡燏棻奏，津盧鐵路擬借洋款舉辦。得旨，

該衙門速議具奏。尋督辦軍務處會奏，籌借洋款，以濟鐵路工需，將來運腳收入，能否撥還，未必確有把握，應毋庸議。從之。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明年四月爲俄君加冕之期，著派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前往俄國致賀，以重邦交。

又諭：大學士李鴻章現在出差，尚書銜户部左侍郎張蔭桓，著作爲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林董妥議通商事宜。

又諭：電寄廖壽豐等，明年四月初爲俄君加冕之期，已派李鴻章爲正使，前往致賀。前任巡撫邵友濂，熟於俄事，著即授爲副使，以輔其行。

甲午，諭：李鴻章奏，籲懇收回成命一摺。李鴻章耆年遠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賀，應派威望重臣，方能勝任。該大學士務當仰體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馳驅，以副委任，毋得固辭。

乙未，四川提督宋慶奏，金、旅沿海七百餘里，防不勝防。必簡練精銳，以爲可戰之兵，擇要興修，以爲可守之地。擬俟各營到齊後，將臺隘營壘次第修築。報聞。

光緒二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德宗實録》卷三八三　正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王之春，現派李鴻章出使俄國，王之春毋庸前往，著即回任。

又諭：電寄張之洞，電悉。邵友濂病既未痊，即著毋庸赴俄，著張之洞傳諭知之。

壬寅，以降調前山東巡撫任道鎔署河東河道總督。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大學士李鴻章奉使俄廷，經過英、法、德三國之境，歸途取道美國。頭等公使，體制尊崇，各國均屬耳目，未便往來徑行過境而不將意。應請繕寫滿漢文國書各四分，交李鴻章齎往四國親遞，以固邦交。依議行。

甲辰，諭内閣：大學士李鴻章奉使巡行，精神彊固。惟年逾七旬，遠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經述著賞給三品銜，隨侍前往，以示優眷。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增進口洋税。請飭李鴻章於奉使之便，與俄、英、法、德、美各外部商論損益，挽回利權。依議行。

戊申，大學士李鴻章奏，酌擬隨帶出洋兵部主事于式枚等十員，副税司柯樂德等五員，並請飭内務府豫備禮物。均依議行。

己酉，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江南現擬創設儲才學堂，分立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並將向有之同文館歸併推廣。得旨，著張之洞移交劉坤一妥爲辦理。

《德宗實録》卷三八四　庚戌，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江甯省城創設陸軍學堂，附設鐵路專門學，擬籌撥經費。如所請行。

丙辰，諭内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新設官書局，請派大員管理一摺。著派孫家鼐管理。

丁巳，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奏，遵議裁減制兵，酌擬大概辦法五條：一曰官弁不可裁，一曰練軍不宜裁，一曰存營之兵不能裁，一曰零星汛兵可裁，一曰江省水師可酌裁。下部議。

戊午，總督張之洞奏，嚴禁上海洋人於租界外侵占地址，民間亦不得以界外地私行賣與洋人，以收地利而保政權。下所司議。

辛酉，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江南息借洋款一百萬鎊，統籌歸還之法，擬由釐局分籌，並遵部議減撥淮饟，並請飭江西、安徽兩省協濟，以期集成的款。下部知之。又奏，洋操新軍的饟統籌辦法，以裁兵所節之饟，與蕪湖、蘇滬米釐當之，足供支用。又奏，金陵、上海鐵路，籌議官商合辦。並下所司知之。

又奏，請添派前湖南巡撫吴大澂，與前國子監祭酒陸潤庠，會辦蘇滬鐵路事宜。得旨，吴大澂不必添派。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自上年與日本訂約以來，内外臣工條陳時務摺内，多以廣開礦産爲方今濟急要圖，當通諭各直省將軍、督撫，體察各省情形，酌度辦法具奏。嗣據陸續覆奏，安徽太湖之大石等各保莊煤礦業已准商試辦。江西袁州、吉安、廣信、饒州等處均有煤礦，萍鄉煤質尤佳，亦已集款勸辦。湖南永順、永州二府屬礦苗甚旺，新疆和闐舊有金礦，均已派員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屬礦産，疊據給事中吴光奎奏請招商開採，業經諭令鹿傳霖設法舉辦。山東甯海礦務亦經諭令李秉衡未可停止，即派道員李興銳擇要興辦。以上各該省有礦處均係確鑿可指，即著責成各該督撫認真督辦，務臻實效，毋得輒行中止。他若雲南向産五金，貴州礦苗素旺，山西所出之鐵夙稱精良，現雖未據覆奏，均宜及時攻採，以期逐漸推廣。吉林、黑龍江、江蘇現亦未據奏到，著即將籌辦情形據實迅

速覆奏。此外各省覆奏摺件，謂礦不宜開，固屬拘泥之見；謂礦無可開，亦屬臆斷之詞。又或謂先宜講求礦學，慎擇礦師，及悉聽民間自採，招商承辦，恐無成效等詞，一奏塞責，並未將該省如何擬辦情形詳細聲敘，甚非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八五　二月丙寅，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蘇州開埠通商，所有籌辦繅絲，紡紗各廠，及內河行駛小輪各事宜，除江甯、蘇州、上海各設商務總局，派員督飭辦理外，需才求效難緩。擬選派已通西文之學生，分入外洋各國學堂肄業，並籌備經費。下所司知之。

戊辰，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江西紳商禀請創辦內河小輪、西式瓷器、蠶桑學堂，以擴商務。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該省紳商所請創辦內河小輪一節，事屬可行，應准開辦。其如何併卡收釐之處，由江西撫臣酌定辦理。至仿照外國瓷器及開設蠶桑學堂，新出繭絲銷運出口，應准暫免釐稅三年，俟銷路既廣，再行酌量徵收。從之。

壬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旨議辦郵政，請由海關現設郵遞推廣，並與各國聯會。允之。又奏，御史陳璧請仿行外洋印花稅。遵即咨行出使大臣，遵照辦理。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二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奎煥著即開缺來京，所有西藏一切事宜，著訥欽妥慎辦理。

《德宗案録》卷三八五　乙亥，諭：電寄文海，賞貴州按察使文海副都統銜，爲駐藏辦事大臣。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訂借英德商款，議定詳細章程，照案畫押。允之。

《清德宗實録》卷三八六　壬午，兩江總督劉坤一奏，遵議南洋創辦新軍及鐵路商務情形。報聞。又奏，請設商務大臣，開辦盧漢鐵路。下所司議。

丁亥，御史陳其璋奏，萬國公法請飭總署立約，並知照李鴻章與各外部議定。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歐洲公法會，係各國律師所附入，非國家之事。該御史請與各國立約，各國從未辦過，以難自我發凡。惟外洋律師熟諳公法，遇有交涉情其折辯，較易轉圜。現與比利時國使臣酌訂一人來華，專爲本署之用。訂明期限，妥定合同，以昭慎重。從之。

丁亥，湖南巡撫陳寶箴奏，擬辦湘省礦務，設局試行開採。得旨，所奏甚是，該撫其悉心妥辦，以觀厥成。

《德宗實録》卷三八七　三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文海，文海著迅速入藏，毋庸來京，徒延時日。至分界案卷，具在藏署，該大臣到後，自可查悉。現聞廓夷與藏失和，並須設法解散，藏事孔棘，不准遲留。

吉林將軍長順奏，裁併靖邊防軍，添設武備學堂，仿照西法教演礮位。允之。又奏，吉林省礦務，以三姓金礦爲最，其銀、煤、鉛、鐵亦多開辦。報聞。

癸卯，奏，杭州開設商埠，該處關務請以杭嘉湖道兼充監督。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三　癸卯，王文韶奏，天津武備學堂兩屆期滿，請將在事出力員弁及屢考優等學生照章擇尤給獎。允之。

《德宗實録》卷三八七　丙午，侍郎張蔭桓奏，遵議日本商約駁刪九款，駁改七款，惟稅務諸大端，未肯遵改。現另繕約稿候商，仍須切實駁論。下所司知之。

己酉，直隸總督王文韶奏，北洋現留淮軍營哨，勢難再減。請飭督辦軍務處暨户部兵部查照立案。下所司知之。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董福祥等，西事之興，疊次諭令先勦後撫。乃勦則未淨根株，撫則動多粉飾，以致蔓延青海，浸及關外，在事諸將帥均不能辭咎。董福祥著迅赴西甯，沿途不准逗遛。到湟後著與奎順、魏光燾公同商酌，孰居前敵，孰固後路，務得一的實辦法，具奏候旨。陶模究竟行抵何處，若已抵湟，著一併會議。此事關繫邊疆全局，該提督等如敢各執成見，互相推諉，必重治其罪。懍之。鄧增等計抵青海，著先行飭令出關追勦，毋稍遲延。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吴光奎奏，重慶通商，請豫籌補救一摺。據稱日本通商，改造土貨，蘇杭各省已於本地設立公司，振興商務。川中物産，其可設法擴充者，以絲、綿、白麻、油蠟、玻璼爲大宗，謹擬辦法三條，請飭妥辦等語。馬關商約於華民生計大有關礙，亟應設法補救，以保利權。著鹿傳霖按照所陳各節，於洋人未經開埠之先，斟酌情形，迅速興辦。一面咨取蘇、浙、江西各省商務章程，以備參酌。另片奏，浙江甯波租界由官建築，租與洋人，看街巡捕亦用華人，此法最善，請飭仿照辦理等語。並著該督轉飭川東道張華奎，妥速籌辦，以期日久相安。

己未，諭：電寄李鴻章，李鴻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系。至聯絡邦交，籌商一切辦法，可隨時電聞。

甲子，出使俄德奧和國大臣許景澄奏，八旗兵制與西制相近，請變通整頓，並選儲將校，以固根本。得旨，著督辦軍務王大臣會同八旗都統，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三八八 四月辛未，駐藏辦事大臣文海奏，黔藩任內督辦遵義等六處十年未結之教案，現已就緒，俟與洋人換約竣事，即行束裝赴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三 丁丑，兵部查近年各省教案迭出，地方武職人員，誠不能不明定處分章程。今該御史所奏，係爲先事預防起見。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遇有拆堂殺教之案，除有心故縱以致釀成巨案者，應由臣部酌量案情，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外，如係事起倉猝，迫不及防，應將地方官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公罪例議以降一級留任。其保護未能得力，自係辦理不善，應照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議以降二級留任，俾示懲儆，均候命下之日，由臣衙門通行各直省各出使大臣遵照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三八九 辛巳，諭：前因天津新建陸軍，特派袁世凱督練洋操，優給饟項，原冀壁壘一新，盡洗從前勇營習氣。兹有人奏，袁世凱徒尚虚文，營私蝕饟，性情謬妄，擾害地方一摺。該員所練各軍，饟項最鉅，必應切實操練，饟不虚糜，方收實效。著榮禄馳赴天津，將該員督練洋操一切情形，詳細查明能否得力，斷不准徒飾外觀，毫無實際。其被參各節是否屬實，一併秉公確查，據實具奏。

辛巳，御史張仲炘奏，商務不振，請飭商俄人改訂稅額，以收權利。得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尋議，李鴻章出使方在俄都，又值俄以東北鐵路求助於我，宜乘此機會，密電李鴻章先與俄外部發端。儻得轉圜，徑與重定稅則，以爲各國先聲，一國允增，他國當無異議，裨益國計，良非淺鮮。依議行。

甲申，湖南巡撫陳寶箴奏，湘省設立礦務總局，請飭江、浙、鄂、粵等省，嗣後派員來湘采辦硝磺，皆赴總局驗照，毋庸赴出産地方自行收買，以防流弊。得旨，著即咨明各省辦理。

丙戌，督辦鐵路事務順天府府尹胡燏棻奏，鐵路工程以買地、填道、購料、建橋四大宗爲最要。外設火車站五處，皆分别動工，年内儘可工竣，明春可以開行火車。下所司知之。

戊子，授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崑岡爲大學士，命兵部尚書榮禄協辦大學士，以大學士麟書署步軍統領。

己丑，護理陝西巡撫張汝梅等奏，創建格致實學書院，以培人才，並擬設機器織布局，提出餘利供書院經費。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三 己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郎中舒文與法國費務林公司監工葛理義訂立龍州至鎮南關鐵路公司合同八款。

庚寅，命麟書管理户部事務，崑岡管理工部事務。

《德宗實録》卷三八九 庚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交日本第二次賠費五千萬兩，由息借英德兩國款内提付，依日使約，即在英德分交，可省匯撥，取具收據存案。報聞。

庚寅，調工部尚書懷塔布爲禮部尚書，以户部右侍郎剛毅爲工部尚書，調理藩院左侍郎溥良爲户部理藩院左侍郎。

《德宗實録》卷三九〇 五月丙申，諭内閣：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興學誠自强本，計請由各省督撫酌擬辦法，或就原有書院量加程課，或另建書院，肄習專門。果使業有可觀，三年後由督撫奏明，再行議定章程，請旨考試録用。其藏書樓、儀器院、譯書院三節，均可於新立學堂中兼舉並行。選派游歷一節，與臣衙門奏派同文館學生出洋章程大意略同，惟經費難支，請嗣後游歷諸學生由學堂商局選派者，即由學堂商局籌給資斧，庶推廣之中，仍存限制。至所請京師建設大學堂，係爲擴充官書局起見，請飭下該管大臣察度情形籌辦。從之。

己亥，四川總督鹿傳霖奏，遵旨在重慶設立通商局，派在籍紳士李本方、喬樹枏經理。如所請行。又奏，逆回敗竄青海，應添調勇營防堵要塞，彈壓土司，以固邊圉。下部知之。又奏，重慶通商，請飭税務司赫德速行撥款，建關修路。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四 己亥，授麟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崑岡爲體仁閣大學士。

《清德宗實録》卷三九〇 癸卯，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皇帝本生母醇賢親王嫡福晉葉赫那拉氏【略】乃竟於本月初八日辰刻奄然長逝。撫今追昔，摧悼良深。著賞給陀羅經被，即日親往賜奠。皇帝詣邸，成服行禮。派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崑岡、禮部尚書總管内務府大臣懷塔布、刑部右侍郎總管内務府大臣文琳、工部右侍郎英年辦理喪事，一切事宜，官爲經理，以示篤念宗親至意。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胡景桂奏參袁世凱營私，蝕饟各款，當經派榮禄馳往查辦。兹據查明覆奏，袁世凱被參各款，均無實據，即著毋庸置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四　壬子，鹿傳霖電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頃准駐藏幫辦大臣訥欽咨覆，查無廓藏失和決戰之事，僅有界務兩案，已結一案，刻正查斷，或別有祕謀，則不可知。惟劃界行茶等事，藏番違抗曉諭，達賴管事攬權，惑於羣小，更不聽開導，瞻對番官仍抗不遵撤等語。伏思廓藏決戰之言，英人故爲此説，必有狡謀。李毓森由印赴藏，或可密探消息。新藏使文海旬日可到，當與熟籌酌辦。惟據報瞻番糾衆出巢，盤踞章谷土司官寨，勒令投瞻，委員業已馳往，仍飭婉爲開導，一面勒兵以待，恐難善了。除詳細陳奏外，請先代奏。又電稱，昨准藏咨廓無決戰事，當即電請代奏在案。新藏使文海現已抵川，今據委員李毓森行抵上海電稟，以廓藏既無決戰事，自可毋庸解釋。印藏界務大臣訥已咨印督，緩待文大臣到任，再爲勘辦。是毓森奉委兩事，均無可辦，惟業已奏咨，應否仍出洋赴藏，抑可毋庸前往，以免耗費，請示前來。伏思解釋廓藏及隨勘界務兩事現准藏咨，一則並無失和，一則緩待新任，誠如李毓森所稟，赴藏無可籌辦，惟既經奏咨，如總署已照會駐京英使知照印督，則應仍飭李毓森航海由印度入藏，藉可密探消息。如尚未照會英使，則似可中止。敬祈查明代奏。奏入，軍機大臣奉旨：鹿傳霖電悉，李毓森著仍赴藏隨勘軍務。

己卯，崧蕃奏，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正月三十日奉上諭，雲南向産五金，貴州出鉛素旺，山西所出之鐵夙稱精良，現雖未據覆奏，均宜及時攻採，以期逐漸推廣，著即將籌辦情形據實迅速覆奏。總之開辦礦務以金銀礦務爲最先，各該省如能實力訪查，確有金銀礦地，設法興辦，自較煤礦等項得款爲鉅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深宫焦勞，推廣利源之至意，下懷欽悚，莫可名言。查雲南五金各廠承平時計有六十餘處，兵燹以後，除銅務一項已蒙特派唐炯督辦外，其餘金銀錫鐵各廠計尚有三十處之譜。或洞老山空，久經停歇；或從前極旺之地，現在積水過深，無從著手；或現雖開辦，而所出無多，僅敷成本；或官雖封禁，而附近無業貧民不時私自採取。種種情形，不一而足。當此需款孔亟，允宜收此天地自然之利，以(俾)〔裨〕國用而裕度支。奴才身受厚恩，天良具在，敢不竭力圖維，冀紓宸廑，當飭藩臬會同善後局司道妥議詳辦。現擬遴委熟悉礦務之員，分赴各屬，先將舊有金銀各廠會同各該地方官一律，查勘，明確分別，何處可辦，何處不能辦，再設法籌備官本，在於礦苗最旺之處，認真開採，以期得款較鉅。一面廣集商股，加委妥員，逐漸擴充辦理，併將錫鐵各廠亦次第興辦。

《清德宗實録》卷三九〇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訥欽奏，藏廓爭界事務查辦尚未完結，此外並無另有搆釁情由，並藏内近日情形各摺片。藏廓界務現經該大臣飭傳兩造呈出實據，辦理尚爲中肯，著俟禀覆到日，即行派員會勘，迅速完結，以弭隱患。至失和決戰，雖查無其事，惟藏人頑梗成性，受人愚弄，據片内歷敘可疑形迹，不得不豫爲之防，仍著隨時訪察，妥籌措置，毋稍疏虞。另摺奏，印藏界務請飭總理衙門會商英使，暫緩勘辦等語。此事英使正擬在總署開議所請五年換約之時再行勘辦，斷不能行，現在事機已迫，該大臣惟有竭盡心力，設法開導，俾藏番憬然悔悟，免致釀成邊釁。前據鹿傳霖電奏，文海業抵成都，抵藏之期尚難豫定，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滇省辦解京銅不敷鼓鑄，請嚴飭設法趕辦，加批起運一摺。前因唐炯辦解滇銅每年止有兩批，毫無起色，疊經飭令，趕緊認真籌辦，源源解京，毋得仍前疲玩。兹據户部奏，唐炯於奉旨嚴催之後，歷陳水陸轉運之難，即按年兩批尚難解到，又安望有加批之日，仍請嚴飭加批起運等語。唐炯督辦滇銅已閱十年，所有運滬程途，皆係當年故道，豈得藉口運途阻滯，即獲銅豐旺，亦永遠不能加批，似此玩泄情形，必致貽誤鼓鑄，仍著趕緊設法，務將每年辦運京銅，遵照部章，限期加批起運。儻飾詞搪塞，即著户部據實奏參，定將唐炯從嚴懲處，決不寬貸。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三九一　六月乙丑，署駐藏辦事大臣訥欽奏，藏印界務，請飭總署會商英使，暫行緩辦。得旨，文海未到任以前，著該大臣實力妥籌辦理。

丁卯，全權大臣户部侍郎張蔭桓奏，呈日本商約原送條款，改定條款及往來説帖。又奏，通商章程擬暫緩商訂。得旨，依議。所有製造土貨納税，仍著張蔭桓妥籌商辦。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奏，瞻對番官，現復帶兵出巢，越界侵擾，不服開導及擬辦情形一摺。瞻對番官，上年與明正土司越界搆兵，經鹿傳霖等將駐瞻僧俗番官先後撤參，均經降旨允准，乃該革番官並不遵照撤換，近復帶兵越界滋事，干預章谷土司案件，勒令書立投瞻字樣。迫經委員前往切實開導，仍敢玩不遵從，添兵抗拒，藐玩梗頑，形同叛逆，自應懾以兵威。著鹿傳霖即飭羅以禮出關再行開導，曉以利害。一面咨明訥欽，轉飭商上，如其稍知悔禍，領兵回巢，准從寬免其勦辦。儻仍執迷不悟，即著厚集兵力，妥籌進勦。惟打箭爐與滇邊相通，該處教民雜處，尤恐勾結爲患。該督務當穩慎以圖，不可任其越界侵擾，

亦不可因此激成邊釁，是爲至要。

庚午，諭：電寄李鴻章，該大學士周歷各邦，辛勞可念，自宜稍加憩息。其加稅一事，著於所到之國隨宜商酌。

辛未，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招商承辦鐵廠。下部速議。又奏，新設洋操，酌仿武毅軍饟章程。下督辦軍務王大臣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四　丙子，潘慶瀾奏，莠民藉入教爲護符，一有爭訟，地方官勢須扶教抑民，以致良民積憤填胸，教案疊出。應請飭下總理衙門亟行設法消弭。軍機大臣奉旨：著該衙門議奏。

甲戌，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成。

《德宗實録》卷三九二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長江水師積弊日深，急宜整頓，以靖盜源一摺。據稱長江一帶，近年以來水盜出没，毫無顧忌，商船被劫之案，無月無之。兵勇登岸居住，吸煙賭錢；提督巡閱一切供億，踵事增華；將領等亦皆修飾廚傳，講究應酬，正項不給，因而剋扣剥削。額缺不補，船敝不修，種種弊端，指不勝屈等語。長江水師統轄東南五省江面，關繫緊要，從前奏定章程極爲周密。若如所奏，近年以來提督將領專尚虚文，兵丁日事游蕩，以致盜賊充斥，搶劫之案層見疊出，廢弛情形殊堪痛恨。著劉坤一、張之洞、譚繼洵、陳寶箴、福潤、德壽會同彭楚漢，查明水師章程，將一切操防事宜實力整頓。遇有劫案，立即緝拏贓賊，務獲嚴懲，以靖盜源而固江防。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閩浙總督邊寶泉查明船政情形，請派大員督辦一摺。福州將軍裕禄著兼充船政大臣。船政一事爲海防根本，經前大學士左宗棠等經營締造，實事求是，卓著成效。後因經費支絀，日漸廢弛，現在泰西各國製造日新，鐵甲愈堅，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頓，不足以建威銷萌。該衙門所議各節，均極周妥。其添置機器，召募精於工作之洋人，督造新式巨艦，即著照邊寶泉所請行。造船物料名目不一，著裕禄督率在事員匠，隨時講究，奏明辦理。内地煤鐵各礦業經該督委員查勘，即著從速興辦，不准猾吏劣紳等阻撓，以收實效。船政學生延請教習數人，在廠督課，仍照成案出洋，其業有心得者，咨送總理衙門考驗，酌量位置。經費一項，從前積欠過多，亟應源源撥解，以濟要工。著裕禄、邊寶泉將閩海關等處每月應解五萬兩並養船各經費均照光緒二三年以前按月清解，儻解不足額，即照甘饟邊饟之例，由該衙門嚴定功過，奏明辦理。並著咨行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撫，將應定甲船快船繪圖估價，奏明撥款興辦。現在從新整頓船政，實於時局大有關繫，該將軍務當破除積習，實心實力，認真辦理，方爲不負委任。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熟悉機器情形，已由總理衙門電飭該員，前赴船政局，聽候差遣，著裕禄察看能否派充提調，酌量辦理。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奏，勦撫松潘番賊獲勝，並辦理情形一摺。川甘交界之打拉罩子等溝，賊番句結川屬包坐雙寨、甲借等寨，屢次出巢滋事，大爲邊患。本年四月間，松潘鎮總兵夏毓秀帶隊出關，先將松潘城攻克，復乘勝將甲借、雙寨、喇嘛嶺等處賊巢，一律攻破，並將首匪正巴笑訊明正法，擊斃番賊無算。其未下之六讓等寨，逃出良番，現請緩期進兵，設法擒獻首逆。該賊番積年稔惡，此次勦撫兼施，番部懾服，辦理尚爲迅速。松潘鎮總兵夏毓秀，及前敵出力漢土官兵員弁勇丁，准其酌量保獎，毋許冒濫。仍著鹿傳霖督飭夏毓秀等，加意嚴防，總期邊境乂安，一勞永逸，方爲妥善。

四川總督鹿傳霖奏，川省礦務，擬請官商合資開辦。下部知之。又奏，創設西學堂，請飭議定章程。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尋奏，查川督原奏西學堂生徒，如學有成就，或准作監生入場鄉試，或給予從九銜。其教習及監堂各員，若辦有成效，酌量保獎等語。覈與廣東同文館、新疆俄文館章程尚屬相符，擬請准如所奏辦理。其學業出衆各生，並准照案保府經歷、縣丞官階，以示優異。至派令學生出洋一節，應由出使大臣酌量奏調，其餘一切章程均以廣東、新疆爲式。從之。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各國商務，英爲領袖。照鎊加價，亦得情理之平。該大學士切實與商，當可就範。如有頭緒，隨時電聞。龔照瑗病體若何，並著察看具奏。

《德宗實録》卷三九三　七月壬寅，江西巡撫德壽奏，省城設局開辦蠶桑，以廣利源。報聞。

乙巳，諭内閣：本年六月以來，大雨時行，永定河水勢漫溢，順直各屬被災，小民蕩析離居，深堪憫惻。加恩著將江蘇河運漕米五萬石、江北河運漕米五萬石，即在天津就近截留放賑。其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一併覈數提扣，以備順直賑撫之需。著王文韶會同孫家鼐、胡燏棻督飭所屬，詳察災區輕重，酌量分撥，覈實散放。務使實惠及民，不准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

辛亥，出使美日祕國大臣楊儒奏，祕魯旅居華民被毀財産索賠情形。下所

司知之。

癸丑，諭：電寄文海，本日據奏瞻對情形已悉。此事干涉達賴，且適梗入藏之路，自宜妥慎辦理，著文海與鹿傳霖細爲斟酌。至新募兵數，及赴打箭鑪暫駐，均照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三九四 八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廖壽豐，電悉。聶緝槼著俟辦理杭關通商場事竣，再行交卸，來京陛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五 駐俄欽差大臣許景澄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十二條。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陶模、董福祥電悉。據報關内外肅清，大局已定。惟安插悍衆，收捕殘匪，應責成派出各員妥慎經理。鄧增著赴固原提督本任，所有海城逸匪，即著該提督就近查辦，毋使漏網。一俟辦理完竣，地方平靖，即著速行馳奏，以慰廑懷。

《德宗實録》卷三九四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等奏，遵旨會商籌議保川圖藏情形一摺。給事中吴光奎條陳各節，既據鹿傳霖等查明事多窒礙，即著毋庸置議。惟現在藏事孔棘，禍機已伏，藏番冥頑倔强，隱有所恃，致有輕藐抗拒情事。鹿傳霖擬俟收復三瞻後，議設流官，妥籌善後。文海擬於入藏之便，沿途察看情形，斟酌辦理。所籌均尚周妥。即著該督等悉心籌畫，並查明由滇通藏道路，斟酌妥辦。總期自固藩籬，消弭隱患，用副朝廷廑念邊陲至意。

辛未，諭：有人奏，江西紳民招集公司，在鄱陽湖行駛小輪船，各釐局特立苛例，百計爲難。令該輪歸船行經管，月繳行費數百金，搭客抽費三成，自省開抵九江，由關道調船沿江攔截停泊，俟道署家丁點名收費，方准登岸等語。内河行駛小輪，所以振興商務，收回利權，所過關局何得任意刁難？著劉坤一、德壽確切查明所奏。如果屬實，著即嚴行禁止，以安商旅而闢利源。

辛未，諭：電寄王文韶等，王文韶、張之洞會奏，請設盧漢鐵路公司並保盛宣懷督辦一摺。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著即飭令來京，以備諮詢。

壬申，署甘肅新疆巡撫饒應祺奏，新疆俄文學館教習學徒已著成效，懇飭部照章獎勵。從之。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重整海軍，籌辦戰船情形。又奏，津盧鐵路借款，請分别辦理。從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鹿傳霖，電悉。瞻對用兵係暫時辦法，事定之後應否仍設番官，當再斟酌妥辦。訥欽尚未奏到，俟奏到當諭以從緩再辦，不能因此嚴責喇嘛，轉生他釁也。藏事棘手，該督等當通盤籌計，切勿鹵莽，並諭文海知之。

庚寅，西甯辦事大臣奎順奏：回匪前竄青海各旗，蒙古王公等甫經被擾，現雖據報肅清，爲時未久，防範難疏，未便傳調。擬將本年青海祀典並蒙古王公等會盟，仍請暫緩，俟下屆再行照例舉辦。允之。

辛卯，諭内閣：御史張兆蘭奏，外省問刑衙門濫用非刑，請嚴行禁止一摺。朝廷設立刑章，原有定制，外省問刑衙門濫用非刑，疊經降旨申禁。兹據該御史所奏，各直省州縣仍有濫用各種非刑情事，殊非矜恤民命之道。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懔遵疊次諭旨，實力奉行。儻仍敢陽奉陰違，即著從嚴參辦。

壬辰，江西巡撫德壽奏，酌裁友教書院童卷，移設算科，招生學習。如有新法明通，暢達時務者，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以備器使。報聞。

《德宗實録》卷三九五 九月癸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中日通商條約請派大臣互換。得旨，著派張蔭桓互換。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催行馬關約，請互立文憑，併商訂製造稅，抵換利益。從之。

丙午，諭内閣：前據張之萬因病三次奏請開缺，疊經降旨，賞假調理。兹據奏稱，假滿病尚未痊，仍懇開缺等語。張之萬年逾八旬，固請開缺，覽奏情詞懇摯，若不允其所請，轉不足以示體恤。張之萬著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食全俸，俾資頤養，用示眷懷耆碩，恩禮優加至意。

丙午，諭：王文韶、張之洞覆奏盧漢鐵路辦法，請設立鐵路總公司，保薦盛宣懷督辦等語。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著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公司事務。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六 丁未，中俄新約成。

《清德宗實録》卷三九五 己酉，諭：電寄李秉衡，電悉，具見奮發之忱。惟馬關約内，兩次償款交清，商約互換後，尚有將關稅作爲賸款並息之抵押，如不確定，日本不允撤隊等語。抵押一節，斷不可行，故未能責以撤隊。至威海彼占四十里外，再空四十里不駐兵隊，庶可彼此相安。此等辦法，原屬不得已之舉，該撫務當從權辦理，毋致因此再起波瀾，是爲至要。

庚戌，諭：本月十五日，李鴻章擅入圓明園禁地游覽，殊於體制不合，著交

部議處。尋議革職。得旨，加恩改爲罰俸一年，不准抵銷。

庚戌，命大學士李鴻章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戊午，諭：本日候補四品京堂盛宣懷奏，條陳自强大計，暨設立達成館，並開設銀行各摺片。著軍機大臣、總理衙門、户部妥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六　庚申，許景澄奏，奉使再届期滿，請簡派新任出使俄德奥和等國大臣接辦。得旨，該衙門知道。

《德宗實録》卷三九六　十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董福祥等，董福祥樸實勇敢，所部各營亦多驍健。著於議留十二營外，再留八營，以資鎮懾，並著認真操練，毋稍疏懈。甘省前募多營，不免冗濫，著陶模再加删汰，騰出餉糈，以供董福祥全軍之用。河州冬賑，著及時舉辦。至漢民仇視回民，尤應持平開導，勿再生釁爲要。

丙寅，諭：電寄陶模等，昨據陶模、董福祥、奎順馳奏關内外肅清摺，已有旨分别加恩，並將疊次保案照准宣示矣。此次善後事宜，最要者曰戎政，曰吏治。甘營習氣已深，董福祥現留二十營得勝之兵，務當隨時訓練，於無事時常作有事之想。至全標兵丁，尤須汰弱留强，分紮要隘，以壯聲勢。甘省吏治，頹靡已極。此次回亂，由地方官審斷不公而起。著陶模慎擇廉明忠信之吏，持平勸導，戢回民頑獷之氣，化漢民仇視之心。毋信謠言，毋持偏見，以期長久相安。該督等受恩深重，其和衷協力，慎勉爲之。

丙寅，福州將軍兼理船政事務裕禄奏，整頓船政，議定洋員薪費數目，暨報通濟輪船試洋日期，並現辦廠務情形。均下所司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銀行一事前交部議，尚未定局。昨盛宣懷條陳有請歸商辦之議，如果辦理合宜，洵於商務有益。著即責成盛宣懷選擇殷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

庚午，命吏部尚書熙敬、理藩院尚書啟秀、户部左侍郎張蔭桓、刑部右侍郎文琳在紫禁城内騎馬。

乙亥，福州將軍兼理船政事務裕禄奏，察看船政要務，約有數端：一續辦生徒出洋，以教練人材；一整頓應用工匠，以講究新法；一開辦礦務，以期物料省資；一籌撥款項，以期經費有著。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船政以籌備工料爲先，開煤煉鐵亟應設廠興辦。學生出洋爲練習新法起見，亦應續派，惟挑選宜精不宜多。所募洋匠到工，宜訂明先就小者試辦，漸次擴充。至籌款一節，出使經費斷難挪用，南北洋海防經費亦無可匀撥。擬請由江海關道於部存備撥款内提銀十萬，解交應用。從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議約全權大臣張蔭桓咨稱，奉命接議中日通商行船條約，酌留人員，按月所給經費，應准其支銷。允之。又奏，豫籌朝鮮通商辦法，擬訂通商章程，准設領事，不立條約，不遣使臣，不遞國書。中國派總領事一員，駐紮朝鮮都城，代辦使事，以存屬國之體。從之。

庚辰，命二品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儒充出使俄、奥、和國大臣；二品頂戴記名海關道羅豐禄，充出使英、義、比國大臣，並賞給四品卿銜；二品銜候補道黄遵憲，充出使德國大臣，並賞給四品卿銜；二品銜候補道伍廷芳，充出使美、日、祕國大臣，並賞給四品卿銜。

己丑，授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桐爲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命禮部尚書李鴻藻協辦大學士。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奏，瞻對全境收復，應請撤回番官，達賴勢難生釁外向，並賞給銀兩，其端不可自我先發，及瞻民聞新番官將至紛紛驚疑各摺片。現在全瞻收復，自應亟籌辦法。惟徑行收回，與仍行賞還事處兩難，必須通盤籌畫，俾達賴、瞻民，均無窒礙，方可以保川保藏。朝廷用意，總以保藏爲要。並無成見，所有一切情形，已於本月二十八日寄諭，詳細諭知。文海已准折回成都，著該督即與該大臣詳細商酌，定一至當不易之策，會同具奏。

辛卯，調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李鴻藻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孫家鼐爲禮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許應騤爲工部尚書，禮部左侍郎錢應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轉禮部右侍郎徐會澧爲左侍郎，未到任前以户部右侍郎陳學棻署理，以内閣學士張英麟爲禮部右侍郎。

《德宗實録》卷三九七　十一月壬辰，榮禄出差，以大學士麟書署步軍統領。以吏部尚書熙敬兼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孫家鼐兼署工部尚書。以報效銀兩賞科爾沁那蘇圖之長子達賚輔國公銜。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盛宣懷奏，條陳自强大計，並請開設銀行，設立達成館各摺片，當經諭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户部妥議具奏。兹據該王大臣等悉心覆議，逐條具奏。朕詳加披閱，除指駁各節，應毋庸置議，或應暫行緩議外，其練兵一條，爲各省將軍督撫專責，不論勇營緑營，當此餉項支絀，均應大加裁汰。現在各省仿照西法新練各軍，暨上海、湖北製造槍礮兩局廠，務須

督飭該管將領、承辦局員，認真講求，操練則毋襲皮毛，器械則務求畫一，並按照此次所擬辦法，若者宜減定成數，若者宜增創新章，體察情形，斟酌辦理。理財一事，户部實任其難。釐金既未能遽停，印花稅亦驟難仿辦，加稅之說，迄今各國尚無成議。惟有開設銀行或亦收回利權之一法，前已諭令盛宣懷招商集股，合力興辦銀行。辦成後並准其附鑄一兩重銀圓十萬元，試行南省，如無窒礙，再由户部議訂章程辦理。育才爲當今急務，節經諭令各直省添設學堂，實力舉辦。其武備學堂能否於各省會中一律添設，並著該將軍、督撫等妥籌具奏。京師、上海兩處，既准設立大學堂，則是國家陶冶人材之重地，與各省集捐設立之書院不同，著由户部籌定的款，按年撥給，毋庸由盛宣懷所管招商、電報兩局集款解濟，以崇體制。以上三條，經該王大臣等逐條覆議，均屬切實可行。著户部暨各該將軍、督撫等，查明議准各節，實力舉辦。其有前奉諭旨未經覆奏者，即著迅速覆奏。總之辦事須求實際，徒法不能自行。該將軍、督撫等，奉到此旨，務須腳踏實地，見諸施行，毋得粉飾因循，一奏塞責。

甲午，諭：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兆文奏，請停止捐納道府州縣實官，以挽積弊一摺。著該部歸入昨日翰林院代奏侍讀王榮商請停捐知縣摺内，一併議奏。

丙申，吏部以大學士崑岡、徐桐應定何殿閣請，得旨：崑岡著授爲東閣大學士，徐桐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讀陳秉和奏，各國傳教洋人不遵約章，請飭聲明條約，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該侍讀所陳以條約爲交涉之要，實閱歷有得之言。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將各國條約廣爲刷印，分頒各府廳州縣，遇有教案，照約辦理，所益實多。從之。

《德宗實録》卷三九八　十二月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廷相奏，開平煤礦穴採日深，有關陵寢風脈，請嚴定界限一摺。開平煤礦興辦已久，現在是否於陵寢風脈有礙，關繫甚重。著王文韶派員前往該廠認真查勘，詳細測量，並著繪圖貼説，應如何嚴定界限，妥爲辦理之處，奏明請旨定奪。

乙丑，諭：鹿傳霖、文海奏，遵旨會商妥籌瞻對辦法。鹿傳霖奏，籌辦瞻對、朱窩，章谷善後事宜各一摺。所陳瞻對地方形勢，瞻民向化，藏番震懾各情，通籌全局，利害相形，自以收回瞻地，改設漢官爲正辦。著鹿傳霖、文海即將前後情形，及現在辦法，詳細函知訥欽，剴切詳明，開導達賴，曉以大義。並譯行商上，示以朝廷保護黄教二百餘年，瞻對距藏窩遠，鞭長莫及，此次收回内屬，實爲藏中省卻無數葛藤，免致瞻民與藏番交怨。並飭現在察木多暫住之參將喻立誠，向四郎多布結青饒彭錯等相機開導，總應令番官折回。縱費脣舌，當不至別生枝節，掣動全局，則辦理自易就緒。其賞銀一節，並准通融辦理。如達賴撤回番官，即可藉此轉圜，是在該督等之相機因應矣。至所請將章谷、朱窩兩土司一併改設漢官，將來次第經營，巴裏塘一帶地方，展修電綫界務，亦易就範各節，並著該督等通盤籌畫，妥慎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八　丙寅，劉坤一奏，光緒二十年間沿江沿海分設電綫，由署督臣張之洞將設綫情形奏明在案。兹據督辦官電事宜道員盛宣懷詳稱，江陰一綫自上海之吴淞起經寶山、滸浦、福山以達江陰，計綫路二百七十七里。崇明一綫沿吴淞口南岸起，接至獅子林，以達北岸崇明，計水陸綫路一百十八里。乍浦一綫自上海起，越黄浦江，經川沙廳、南匯、奉賢、金山之海塘，以達乍浦，計綫路二百六十八里。通州一綫分爲三路，一由鎮江南岸象山起，接至圌山關，約五十一里；一由鎮江北岸瓜州起，接至都天廟，約二十里；一由揚州起，接至通州之任家港，並横接泰州，約綫路三百四十六里，共四百十七里。海州一綫自清江起，接至海州及贛榆之青口，並横接板浦，約綫路二百九十六里。通共水陸綫路一千三百七十六里，分起籌辦，一律工竣，共用工料薪費庫平銀七萬五千八百四十兩有奇，分晰造册，詳請核辦前來。臣查此次設立電綫器具，有可向商電局借用者，即不購辦；所需員司有可向商電局借用者，即不委派，是以開支較爲節省，一切用款亦均核實無浮。惟此項電綫既因籌防而設，自應即撤以節省養綫之費，臣於本年正月抵任後，當督飭局員分别核定。海州至(青)〔清〕江，通州至瓜州，路遠綫長，照料不易，惟該兩處尚有商報可遞，暫交商局收管應用。崇明孤懸海外，水綫費鉅，酌留司事工役專管。其餘各處桿綫，責成各地方官會營派撥兵役看管，遇有損壞，隨時撥款修理，所有委員報生人等概行裁撤，以節經費。下部知之。

戊辰，諭：給事中丁立瀛奏捐納實官請一概議停，並請變通漕法，以裕利源一摺，著户部議奏。

戊辰，王文韶奏，南漕改由海運後，獨江北漕糧仍由河運，定議之初，原爲留此一綫運道，以備不虞起見。然年例江安糧道轉漕十餘萬石，經行江南、山東境内，河工例有歲修，重運回空均須兼顧，且江北漕船每年往還一次，已足保此運道而有餘。復於蘇漕項下提撥米十萬石併入河運，由滬而津，計期不過三四日，

由津而通亦數日可達，故官剥船雖不能保其無弊，而尚易嚴防。江北河運著爲定章，糧道親身押運，呼應較靈，雖不如海運之簡便，而流弊亦覺尚少。惟蘇漕則臨時派員押運，船多而照料難周，道遠而官非素習，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本年漕船到津，較之歷届已遲二三月，臣恐其有誤回空，民船不堪其苦，督飭天津印委各員，運通者兼程催趲，留津者尅日兑收。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萬石，米色尚好，江蘇五萬石之米色參差不齊，其尤甚者蒸變成團，不成顆粒，剔除曬晾，幾費周章，其故由於途長水淺，自黄入運，自運入衛，節節阻滯，由陶城埠以至臨清，路不過二百數十里，而耽延至七八十日之久。船户水腳止有此數，窮無復之則偷米，米數短少則攙水。以天庾正供，拘千百號之民船，歷數千里之險阻，而致此紅朽老爛之物，亦奚以爲？且運受黄病已非人力所能施，所以不避挽運之難者，良非得已。臣見今年河運抵津之遲與米色之雜，因得詳求其利病，而竊思有以變通之。不揣庸愚，擬請自光緒二十二年冬漕爲始，除江北漕糧仍循原定章程辦理河運外，其改撥之蘇漕十萬石一律統歸海運。既不失顧全運道之本意，而京倉亦可多得十萬石好米，即大江南北之駕船爲生者並可免四百餘户之遠役仳離。

《德宗實録》卷三九九　丁丑，給事中褚成博奏，洋商製造土貨，括我利權，請飭籌抵制。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該御史奏請酌度土宜，設廠製造，官助商本，逐漸推廣一節，自足溶利源而杜外溢，應即照行，並應照原奏所擬各章程辦理。惟各廠中如有弊混，必須附有股本者始能入廠查詢。原奏所稱無論何人，均准赴廠辦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護持。若有人舉發弊端，而該管大吏不爲查理，或竟爲迴護，自應量予處分，以警玩泄。請飭各省將軍督撫，認真舉辦。其南北洋大臣，能否各籌二三百萬兩，以爲倡導，並請飭下王文韶、劉坤一迅籌辦理。從之。

又奏，請設繙譯一科，及各項考試酌用三禮命題，策問用本朝人名書名。下部議。

庚辰，諭：電寄鹿傳霖，據奏瞻對設官各節，此事關繫川藏全局，是以疊諭該督妥慎辦理。今據所奏於川省藩籬，綢繆甚固，而於藏衛情形仍無把握。達賴尚無回信，又未撤兵，其包藏貳心，已可概見。設因一隅内屬，而全藏搖動，得不償失，該督豈未深思耶。著該督將瞻民願仍歸川，並朝廷垂念藏番，可以酌賞銀兩之意，明白宣示。派委幹員乘傳入藏，必得達賴的實聲覆，且以覘其向背之機，俟有確情，再行定議，切勿孟浪從事，致誤大局。

光緒二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九　正月辛卯，興辦各直省郵政。

《德宗實録》卷四〇〇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議粤省西江通商，重訂滇緬邊界，與英使臣擬定附款專條，請派大臣與該使臣畫押，以符成案。得旨，著派李鴻章畫押。

甲辰，命湖北巡撫譚繼洵來京陛見，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兼署湖北巡撫。

乙卯，諭内閣：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勤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兹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朕詳加披閱。恭親王勛勞懋著，夙矢公忠，首贊樞廷，竭誠匡弼，靖共夙夜，夾輔深資，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禮親王世鐸、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户部尚書翁同龢、工部尚書剛毅、都察院左都御史錢應溥夙夜從公，和衷共濟，盡心擘畫，倍著慎勤，均著交該衙門議敘。大學士李鴻章久資倚任，勞瘁不辭，著交部議敘。直隸總督王文韶宣勤畿輔，籌畫精詳，著開復降三級留任處分。兩江總督劉坤一老成練達，重任克肩，著交部議敘。餘著照舊供職。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奏，遵旨派員入藏，瞻對暫緩設官，及達賴不能生釁一摺。即著飭令裕鋼，迅速會同前派委員李毓森稟商訥欽，遵照疊次諭旨，明白宣示，開導達賴，必須令其心悦誠服，取有的實回信，瞻事自易轉圜。是在該督審度機宜，妥慎辦理，不在遽撤番官也。另片奏，印藏界務，藏番已允會勘，請即由訥欽知照印督，會同畫界等語。著照所請行。

戊午，諭：黄思永奏，出使各國領事官前後任，請在使署交接。又奏，加税值百抽十，華商虧折太甚各片。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尋奏，領事責任綦重，應請飭出使大臣嚴定章程，嗣後各處領事必俟接任有人，方能交卸回華，如有擅離，准其奏參，以重職守。又奏，徵税章程，有礙華商，應仍照前電覆浙江緩徵原案辦理。俟洋商有開辦機器廠時，華洋一體徵税，以免藉口。均允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九　二月壬戌，貴州巡撫嵩崑緣事革職。

甲子，以王毓藻爲貴州巡撫，以裕長爲四川布政使。

《德宗實録》卷四〇一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出使各國大臣，聘問往

來，邦交所重，嗣後各大國如有稱慶之事，該出使大臣駐紮彼都一有見聞，著先期速即電達，毋得臨時再行奏請。

甲子，以四川布政使王毓藻爲貴州巡撫，以前直隸布政使裕長爲四川布政使。

乙亥，御史徐道焜奏：各海關附設郵政局，請豫防流弊。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飭總稅務司妥定辦法，刊刻報單，張貼各口岸，使人人得知利便。並飭各口稅司，認真經理，不准郵局厮役人等，藉端滋擾。從之。

己卯，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鄂省籌設武備學堂，俟學有成效，擬援照直隸、江南奏定學堂年限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以示鼓勵。下所司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九　己卯，命崇禮、許應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四〇一　辛巳，雲貴總督崧蕃等奏，雲南思茅廳試辦開關。

丁亥，諭：訥欽奏，遵查達賴情形，籌擬辦法，並番情狡詐派員勸導各摺片。界務與瞻事分別辦理，所籌甚是。番人性多頑梗，難保不藉詞挾制，必須使之中心悦服，方無後患。現在鹿傳霖已派知府裕鋼入藏開導，該大臣務當與之悉心妥商，因勢利導，總期早日完結爲要。

《德宗實録》卷四〇二　三月甲午，陝甘總督陶模奏，各屬民種罌粟，前督楊昌濬因籌海防，奏准每畝川原徵銀一錢，山坡徵銀六分。年來徵稅甚少，於饟需仍屬無濟。現經酌定新章，自今年起水地徵銀三錢，川原徵銀二錢，山坡徵銀一錢二分，以裕饟需。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〇三　庚戌，諭：文海奏，瞻事尚無端倪，礙難即行入藏，並敬抒管見，及籲懇開缺各摺片。瞻對一案，業經兵力收復，祇宜妥籌善後，未便再有游移。該大臣既稱礙難入藏，即著暫駐成都，與鹿傳霖和衷商辦，以期早日了結。前據訥欽奏稱，達賴雖無輸復之意，訥欽再三曉諭，該噶布倫等頗有聳動之色，允爲開釁僧俗，不敢復逞兵戈等語，並無達賴喇嘛來京控訴，請派大員查辦之説，與此次文海所奏詞意不同。究竟情形若何，著訥欽詳細開導，並將量爲加賞之意，斟酌宣示，據實覆奏。文海所請，派員查辦，著毋庸議。此次朝廷特簡文海爲駐藏大臣，原爲藏事棘手起見。該大臣正當力任其難，方爲不負委任，何得藉詞推諉，率請開缺？著不准行。文海摺一件著鈔給訥欽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壬子，吏部尚書李鴻藻因病乞假，以禮部尚書孫家鼐兼署吏部尚書。

乙卯，直隸總督王文韶等奏，籌辦幹路次序。盧漢鐵道【略】趕緊造軌爲先著。懇飭户部將准撥官款銀一千萬兩，即日發給承領，以成分道開工之策，以操洋款招商之樞。下部議。尋奏，請於英德借款内先行撥銀四百萬兩，俾資應用。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三九　丙辰，命吕海寰充出使德國兼荷國欽差大臣。

《德宗實録》卷四〇三　丁巳，以大學士麟書署步軍統領。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盛宣懷條陳自强大計，請開設銀行，業經諭令招商集股，合力興辦。兹據御史管廷獻奏，銀行官設流弊宜防一摺。縷陳原定章程，窒礙多端，有不可解者六條。【略】著王文韶、張之洞會同盛宣懷悉心妥議，究竟官設銀行利弊若何，徹始徹終，詳細具奏。並將該御史所奏逐條聲覆，以憑覈辦。另片奏，盧漢鐵路息借洋款，國家不宜代商作保等語。昨據王文韶等會奏，籌辦幹路請准撥借官款，現尚未據户部議覆。該御史所奏息借洋款不宜國家擔保，並鐵路萬不可作爲抵押之處，並著王文韶等就現在籌辦情形，權衡輕重，酌量緩急，悉心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〇四　四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十二月初五日據御史王廷相奏，開平煤礦，穴採日深，有關陵寢風脈，當經諭令王文韶，派員前往認真查勘，並著繪圖貼説，應如何嚴定界限，奏明請旨。王文韶奉到此旨，自應趕緊派員前往，詳細查勘，以昭慎重。乃迄今將屆四月，尚未據該督覆奏。著謹遵前旨，迅速具奏，毋得再涉遲延。尋奏，查明開平煤井於陵寢風脈無礙。報聞。

乙丑，兩廣總督譚鍾麟等奏，三水縣設關通商，前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應以糧道管理，嗣復電囑與粵海關監督商辦，應歸何員專管，請旨定奪。下所司速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粵東各口稅務，均歸粵海關監督管理，與他省不同，三水開關，應仍由監督經管稅務，地方交涉事宜，即由糧道辦理，以期各專責成。從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王文韶等，借款代保，流弊滋多，著力與磋磨，務令删去。如比國銀行決意不删，即另籌辦法，毋得依違遷就，貽誤將來。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王文韶等，本日據王文韶等電奏，借款代保，改爲國家批准，原可允行，惟「批准」二字亦不可輕下。合同萬無御筆批字之理，若批於摺奏之内，則此摺尚未奏到，該督等何由知爲必准耶？即使批准，亦專指借款而言，不得牽涉公司權利及推廣辦法，以免含混。草合同底，著即電來，數日

內且勿畫押。

戊辰，又諭：國子監司業黃思永奏，內蒙古伊克昭西、烏蘭布通二盟牧地，縱橫數千里，土田沃衍，河套東西，尤屬膏腴，山西纏金牧地，如令民多私墾，不如官爲經營，請飭籌辦等語。著王文韶、陶模、胡聘之、魏光燾體察情形，詳細籌畫，妥議具奏。

國子監司業黃思永奏，創辦鐵路銀行，宜用羣策羣力。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會奏，風氣初開，亟應寬繩檢，泯猜疑，俾承辦人員，得以竭力從事，仍當隨時察看。如辦理稍滋弊端，必應分別參辦。從之。

辛未，御史張兆蘭奏，各省土藥行銷日盛，請變通收稅章程。下部議。尋户部奏，遵擬另籌徵收之法。從之。

癸未，直隸總督王文韶等奏，歷陳籌辦盧漢鐵路情形，並鈔呈議借比國洋款草合同。依議行。

丁亥，福州將軍裕禄等奏，商定船政局學堂招考學生章程。前學堂課程限制以六年爲期，其藝圃學堂則分爲藝徒、匠首兩學堂，課程限制，各以三年爲期。下所司知之。又奏，延募洋員到閩，考驗各廠機器，及察看船塢等處，商籌整頓添備，並製造船工情形。下部知之。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重訂滇緬條約附款，及議定粵省西江通商專條，請旨批准，並欽派大臣互換。得旨。著派李鴻章互換。

戊子，署吉林將軍延茂奏，華俄銀行承造東省鐵路，現將勘地興工，照約派員保護。報聞。

五月壬辰，諭：御史楊崇伊奏，制錢日少，請飭各省開鑪鼓鑄，並雲南銅廠有名無實，請另籌辦法各摺片。著户部議奏。尋奏，應通行已經開鑄及停鑪未鑄等省各督撫體察地方情形，認真舉辦，以期挽回圜法，便益商民。至雲南礦務，應飭該省督撫臣據實確查，奏明辦理。從之。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蔭桓，使事竣後，即宜講論加稅之事。此事固不易辦，全在該大臣善爲説辭。至免釐一節，萬不可允。釐金歷辦多年，加稅則尚無把握。饟源所繫，該大臣於問答之際，語氣切勿稍鬆，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〇 甲辰，致仕大學士張之萬卒，予祭葬，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尋予謚文達。

《德宗實録》卷四〇五 丙午，諭：御史張仲炘奏，洋人購買地基房産，請照西例納稅一摺。著該衙門議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所奏各節，皆屬窒礙，難行應請，毋庸置議。從之。

諭：御史張仲炘奏，臺灣土貨進口，請照洋貨收稅等語。著該衙門查覈具奏。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飭總稅務司赫德妥擬徵稅辦法四條：一臺灣土貨作爲洋貨看待；一中國土貨運往臺灣，於出口時應完納出口正稅；一洋貨已在中國完納稅釐者，若限內運往臺灣應給存票；一船隻已在中國完納船鈔，領有四箇月爲期之專照，如駛赴臺灣，所領專照無礙行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四〇六 六月戊辰，山東巡撫李秉衡奏，部議總稅務司所籌土藥稅釐並徵辦法，窒礙多端，流弊甚大，懇照舊稽徵，毋庸改議。下所司議。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胡聘之奏，議開晉邊蒙地，以興屯利而固邊防一摺。晉邊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旗地，川原饒沃，水陸交通，據該撫臚陳興屯之利，約有四端。現擬辦法，如設局籌費、定租、駐兵各節，均著照所請辦理。惟興辦屯田，固所以裕稅課而重邊防，亦須無礙蒙民生計，著胡聘之飭令派出查勘各員，曉譬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長，諭以朝廷興辦此舉，實爲蒙民策安全，既議租以贍其身，復置兵以衛其地，該地方蒙民等，自無不樂於從事之理。至西二盟壤地，毗連數省，其與陝甘鄰界者，可墾之地尚多。誠能一律開辦，亦屬有裨大局。著陶模、魏光燾各就地方情形，詳細查勘，應如何陸續興辦之處，分別妥籌，奏明辦理。

諭：胡聘之奏，籌辦礦務，擬先修鐵路一摺。晉省煤鐵各礦，運道阻滯，必須興辦鐵路，方能暢銷。覽奏設立公司，所貸之款，商借商還，餘利酌提歸公各條，大致尚屬周妥。惟創辦伊始，必須豫防流弊，並借款有無實在把握，著胡聘之悉心妥籌，酌定詳細章程，奏明辦理。

乙亥，御史李念兹奏，津榆鐵路歸併盧漢公司，有害無利，應仍歸官路，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行妥議辦法。下所司議。

七月癸未，諭軍機大臣等：袁世凱本日已補授直隸按察使，著仍歸督辦軍務王大臣節制。並著王文韶督飭該臬司，將練兵事宜認真講求，隨時指示，務臻妥協。該臬司一時未能到任，即著揀員署理。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李念兹奏，津榆鐵路請仍歸官辦，當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兹據覆議具奏，津榆鐵路本係官辦，嗣因盧漢鐵路設立總公司，王文韶奏請改歸盛宣懷經理，曾經降旨允准。兹據奏稱，盛宣懷所辦盧

漢鐵路，尚未開辦，誠如該御史所奏，力難兼顧。津盧鐵路係順天府府尹胡燏棻承辦，現在工將告竣。若將此路責成該府尹接續辦理，一切委員工匠人等，均係熟手，所需經費，即由津盧及津榆已成鐵路餘利項下動用，並可隨時勸集商股，以輔官款等語。即著照所請行。胡燏棻務當悉心籌畫，覈實經理，逐漸展拓，以竟全功。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〇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龐鴻書等奏，太湖梟匪充斥，亟宜妥籌辦法一摺。著劉坤一等查明，先行具奏。太湖界連江浙，遇有梟匪出没，該督撫等務當各派得力營弁迅速會勦。

《德宗實録》卷四〇七 辛卯，浙江巡撫廖壽豐奏，浙江省城專設求是書院，兼課中西實學。下所司知之。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史念祖奏，哥老會匪潛撲灌陽縣城，當經督團擊，退，並飭拏餘匪一摺。廣西興安地方，前有哥老會匪首唐燕亭等開堂放飄，業經拏獲正法。本年五月間，匪黨聲言報復，乘夜潛撲灌陽縣城。該縣知縣吴良棻督團迎勦，擒斬多名，該匪敗退逃竄，辦理尚無貽誤。仍著該撫督飭各員弁，將此股匪徒實力搜勦。並勒限嚴拏逸匪唐玉合，務獲究辦。興安縣知縣卜永春辦理不善，畏葸無能，著即行革職。出力員弁，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濫。陣亡練丁，著交部議卹。

壬辰，以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爲武英殿總裁官，兵部尚書徐郙爲會典館副總裁官。命户部尚書翁同龢教習庶吉士。調禮部尚書孫家鼐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許應騤爲禮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錢應溥爲工部尚書，倉場侍郎廖壽恒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甲午，調工部尚書剛毅爲刑部尚書，刑部尚書松溎爲工部尚書，調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爲倉場侍郎。以江蘇巡撫趙舒翹爲刑部左侍郎，以前江蘇巡撫奎俊署江蘇巡撫。

丙申，以順天府府尹胡燏棻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詹事府詹事瞿鴻禨署刑部左侍郎，内閣學士梁仲衡署工部左侍郎。

《德宗實録》卷四〇八 庚申，以户部右侍郎陳學棻兼署禮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徐會澧兼署吏部右侍郎，光禄寺卿曾廣漢署刑部左侍郎，大理寺少卿貴賢署宗人府府丞。

辛酉，命禮部左侍郎徐會澧仍在上書房行走，派兵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楊頤承修東陵風水圍墻。

八月甲子，以户部尚書翁同龢兼署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廖壽恒署兵部尚書，前熱河都統崇禮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崇光兼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吏部右侍郎溥善兼署兵部右侍郎。以理藩院尚書啟秀署鑲黄旗漢軍都統。鑲黄旗滿洲副都統彭壽署鑲紅旗滿洲副都統。

壬申，命户部尚書翁同龢協辦大學士。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〇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恭壽奏，土司改土歸流，督臣事前並未商辦，徑行列銜具奏，據實奏聞一摺。四川邊務事宜，向由總督會同將軍互商妥善，合詞具奏。德爾格忒土司獻地改土歸流一案，鹿傳霖並未知照恭壽，竟將該將軍銜名列入，與歷來辦法不符。並據該將軍奏稱，該督不察虚實，即飭委員張繼率師往取其地，張繼急於邀功，遂將該土司全家誘獲，解省監禁，疊次提審，所供情節，與張繼所稟懸殊。現聞張繼在德爾格忒被圍，邊民之未必心服，亦可想見等語。此案實在情形究竟若何，朝廷無由懸度。若如該將軍所奏辦理，實未妥善。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各土司食毛踐土，與内地軍民無異，從前用兵查辦之案甚少。此次鹿傳霖在川，瞻對既已用兵，三巖、披桑又復紛紛滋事。雖時勢所值不同，該督等亦應酌度情形，倍加詳慎。乃鹿傳霖咨覆恭壽，有如果辦理不善，該督當獨任其咎之語。事關邊務，豈可掉以輕心，獨斷獨行？設有貽誤，該督能當此重咎耶？恭壽所請嗣後邊務事件無庸會列銜名，徑由督臣具奏，以一事權，亦屬非是。總之恭壽、鹿傳霖共事一方，同受朝廷重寄，均應屏除成見，和衷商辦，俾邊圉乂安，番情悦服，方爲不負委任。正不獨德爾格忒一事爲然也。

《德宗實録》卷四〇九 丁丑，出使英國大臣張蔭桓奏，使事竣後，遵議加税。俄、法、美三國俱允酌加。英外部亦謂李鴻章前議按鎊完税，鎊價漲落無常，税則須有定數，加鎊不如加税。已電知駐華使臣與總署商辦。下所司知之。

戊寅，調兵部左侍郎徐樹銘爲吏部右侍郎，未到任前仍以禮部左侍郎徐會澧兼署。轉兵部右侍郎楊頤爲左侍郎，仍兼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壽昌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

甲申，直隸總督王文韶奏，創設育才館，分課中西經史、策論及天文、地理、格致、圖算一切根本之學，以期漸收得人之效。下所司知之。

乙酉，諭：電寄文海，德爾格忒土司改土歸流一案，鹿傳霖辦理未妥。此係

該土司家事，朝廷可不過問。著宣布德意責成該老土司仍舊管轄，毋庸改設流官。土司昂翁降白仁青及其家屬著一併釋放。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九月戊子，召鹿傳霖回京，以李秉衡爲四川總督。以張汝梅爲山東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一〇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訥欽奏，瞻對撤歸川屬，無可疑慮一摺。瞻對歸川一事，朝廷審察周詳，疊經諭令鹿傳霖妥慎辦理。嗣因訥欽奏達賴不遵勸導，並將分界之事，藉以挾制。復電諭訥欽將瞻對可撤不可撤，下一斷語，以憑覈辦。兹據奏稱，藏番不敢生釁，約有四端，通籌熟計，保無意外之虞等語。從來辦理邊疆重務，總以持平穩慎爲主。鹿傳霖偏執己見，以致難以結束。恭壽務當詳慎籌度，應否即照訥欽所奏辦理，抑或別有善策可以速了之處，著會商妥辦。固不可操切圖功，亦未便遷就了事，以紓朝廷西顧之憂。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丙申，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初十日萬壽慶辰，在頤和園排雲殿受賀。欽此。是日，宣表行禮，朕親進表文。初八日，朕率領王公百官詣仁壽殿筵宴。初九日，皇后率領内廷公主、福晉、命婦詣仁壽殿筵宴。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諭：本年十月初十日，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萬壽慶辰，欽奉懿旨，在頤和園慶賀筵宴。所有應行典禮，派恭親王、慶親王奕劻會同禮部、内務府敬謹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一〇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奏，達賴喇嘛懇請賞還瞻對地方，據呈代奏一摺。據稱光緒十五年明正土司句串瞻對百姓投降，領其進界，搶殺該土司，並將太林寺廟宇拆毀。復賄通軍糧廳，轉稟總督派帶隊官周萬順會同明正土司土兵進瞻，該處堪布無奈退出。屢次轉咨駐藏大臣，懇其代奏，未允等語。與鹿傳霖疊次所奏情形迥不相同。此事籌辦將及一年，至今尚無歸宿。以達賴遣人來京呈訴，無論所訴各節是否屬實，其心之不肯輸服，已可概見。究竟三瞻用兵因何啟釁，是否鹿傳霖過於操切，查辦不公，抑或達賴飾詞强辯，著將確實情形查明，詳細具奏。前據訥欽奏稱，瞻對撤歸川屬，無可疑慮，復經諭令恭壽妥籌善法，現在該署督等籌辦情形若何，未可堅執收回之説，致滋波折。如果查明該喇嘛所陳各節並無虚妄，自當設法轉圜，速了爲是。恭壽等務即會商一萬全之策，一併迅速具奏。呈内所稱軍糧廳自係指打箭鑪同知而言，至所請藏中緊急要事可否准達賴遣人來京遞呈，由理藩院代奏一節，顯與舊章不符，著不准行。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陳其璋奏，浙江杭州鐵路有害無利，羣情洶懼，請飭撫臣迅即停止，以安衆心一摺。所奏各節，頗屬詳細。如開辦並無大利，自以停止爲是。著廖壽豐體察情形，據實具奏。另片奏，杭州如必需鐵路當就艮山門向東南興築，事半功倍等語。著廖壽豐一併查覈具奏。

己酉，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太常寺少卿盛宣懷奏，詳勘盧漢鐵路由楚入豫辦法。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會奏，所陳各節，籌畫周妥，均擬准如所奏辦理。至開平焦炭，應由王文韶督飭局員，雇匠添鍊，先儘漢陽鐵廠購用。仍由盛宣懷酌籌鉅款，與開平合力籌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癸丑，廣西巡撫史念祖緣事革職。

《德宗實録》卷四一〇 乙卯，湖南巡撫陳寶箴奏，開缺陝甘總督楊昌濬在籍病故，請開復處分，照例議卹。得旨，楊昌濬著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交部照例議卹。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十月戊午，調黄槐森爲廣西巡撫，以裕祥爲雲南巡撫。以瞿鴻禨爲内閣學士。

己未，以奎俊爲江蘇巡撫。

癸亥，山東曹州鉅野縣天主堂德教士二人被殺，中德交涉起。

《德宗實録》卷四一一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秉衡，曹州殺斃洋人一案，前據德使及許景澄先後電報，今始據李秉衡電覆，已屬遲延。且盜匪在逃，豈懸賞通緝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員馳往該處，根究起釁情形，務將兇盜拏獲懲辦。陽穀教堂事，一併查明勒緝。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鹿傳霖奏，辦理德爾格忒土司一案情形，據實上陳一摺。據稱德格歸流各土司，小有不安，實因謠傳所致。雜竹卡部落經張繼親往開導，亦已聽命。察木多之倉儲已經該前督出示曉諭，各土司早已帖然無事。且提訊老土司父子，並無怨詞。奪吉色額手書番字供詞，存卷可查。該處道里賦税，未及兩月，均已查清。今忽而改圖，恐啟土司之輕藐，長藏番之刁風等語。此事關繫川藏大局，著恭壽將其所奏各節，詳細參酌，毋得稍存成見，迴護前奏。

儻敷衍了事，仍貽後患，恭壽亦不得辭其咎也。

諭：電寄李秉衡，電悉，此案以速獲兇盜爲第一要義。鉅野、陽穀二縣既有盜案，匪無一獲。著先將該縣知縣摘頂勒緝，毋任遷延。

《東華續録・光緒一四一》 乙亥，德國海軍少將岱特利菲率軍艦三艘突入膠州灣，遂奪礮臺據之。

《德宗實録》卷四一一 丁丑，諭：電寄李秉衡，膠澳一事，據王文韶、李秉衡先後電奏已悉。德國圖占海口，蓄謀已久。此時將藉鉅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勢，萬無遽行開仗之理。惟有鎮静嚴紮，任其恫喝，不爲之動。斷不可先行開礮，致釁自我開。

己卯，諭：電寄王文韶，電悉。敵情雖横，總不可輕啟兵端，東省往事前車可鑒。著該督電飭章高元等，於現紮處所穩慎防守，不准妄動。海靖尚未到京，俟過津時，王文韶即邀與切實講論。又諭：電寄李秉衡，電悉。敵情雖横，朝廷決不動兵。此時辦法總以杜後患爲主。若輕言決戰，立啟兵端，必致震動海疆，貽誤大局，試問將來如何收束。章高元、夏辛酉均著於附近膠澳屯紮，非奉諭旨，不准妄動。新募之營固屬烏合，適足以啟戎心，著毋庸召募。此事已飭總署及出使大臣向彼理論，俟有回信，再定進止。巡撫張汝梅已令速赴新任，所有拏犯訊供等事，仍著李秉衡上緊妥辦，毋得推諉。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秉衡，電悉。所陳各節，朝廷所稔知，其應争處在此，其難辦處亦在此。洋人舉動全在勢力，力不能勝，必受大虧，此戰事所以當慎也。該省風氣雖勁，然前數年用兵，亦節節退守，前車可鑒。著遵前旨，毋庸召募。夏辛酉各營仍擇要屯紮，以防深入。至將弁功罪，事定再議，不必瀆陳。

乙酉，山東巡撫李秉衡奏：查參疏防教堂被劫各員，請將署鉅野縣知縣許廷瑞、壽張縣知縣莊洪烈摘頂勒緝。得旨，緝捕乃地方官要事，該縣疏防盜案，殺斃洋人，以致釀成巨釁，實屬可惡，亦不僅以摘頂塞責也。

《德宗實録》卷四一二 十一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許景澄，德軍孔棘，著許景澄廣設方法。如巴蘭德、德璀琳等宜籠絡之，俾勸德廷，毋失邦交，以顧大局。巴使前在華得力，並著傳諭褒奬。至彼國前派戰船及別項情形，隨時探明電達。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著派翁同龢、張蔭桓，即日前往德國使館，與海靖再行理論。以理藩院左侍郎綿宜爲左翼監督。奉宸院卿奕劻爲右翼監督。

癸卯，四川總督李秉衡因事解職，調福州將軍裕禄爲四川總督。調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爲四川布政使，直隸布政使員鳳林爲湖北布政使，四川布政使裕長爲直隸布政使。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戊申，貴州學政嚴修奏請設經濟特科，以收實用。軍機大臣奉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一二 己酉，諭：電寄劉坤一，俄艘到旅，防英北窺。今英亦有大艦泊吴淞，恐開争局。該督惟當飭淞臺將領鎮静嚴備，覘其所向，慎勿張惶。又諭：電寄宋慶，俄艘已到，一切應用物件隨時接濟，切勿聽將弁傳言，以爲俄情叵測，先有驚疑之意，致生嫌隙。

辛亥，諭：電寄劉坤一等，電悉，英將之言，雖未可盡信，然聯盟分占之説，朝廷亦早有所聞。此時機括，全在膠澳。膠澳不退，則各國蠭起。現在只可穩住各國，虚與委蛇，俟海靖回電到後，再與商辦。若能將膠澳開作通商口岸，而另給澳中租界，爲德國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暫息紛争。若僅聯一二國，此輕彼重，適啟争局，恐非長策。著該督等從長計較，各抒所見，切實電奏，以備採擇。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兩電均悉。兩國相忌，必致交訌，此一定之理。現在英艦續到，正當問其來意，和平商酌，是亦聯絡之一法。如彼詢及膠澳，告以不能輕讓；如詢俄船舉動，即告以自行前來，暫時停泊，以釋其疑。該督務當慎重圖維，俟彼有覆音，隨時電達。

乙卯，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德人猝據膠灣，事變不測。南洋兵力太單，擬豫召勇三千名，以備緩急。得旨：著暫准召募六營，以資策應。惟須鎮静挑選，毋得虚張聲勢，轉致各國生疑。

《德宗實録》卷四一三 十二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汝梅，據總署鈔遞德使照會，近日曹州府又有驅逐教民欲殺洋人之事。鉅野教案正在將了，豈容再起波瀾？著張汝梅一面查明確情，一面實力保護，出示曉諭兵民，如有滋鬧者，即照土匪辦理。速電覆。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汝梅，鉅野教案正在議結，適又有曹州府聚衆欲殺洋人之事，以致德使大肆要挾，頓翻前議，實屬可恨。曹州鎮總兵萬本華，著即撤任回省，聽候查辦。該撫身任地方，自應飭誡屬員，毋致再生教案。乃一味顢頇，於朝廷現辦情形全未體會。即如此案，洋人屢次接電，而該撫尚未聞

知，其聾聵概可想見。曹俗雖稱强悍，該撫豈竟無術綏輯，任其生事，貽害於國耶。接奉此旨後，若再延不出示，飾詞迴護，致外人藉口，定將該撫嚴懲不貸。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三電均悉。中日修好之後，本無不洽，若遂連衡，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將所請，斷勿輕允，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戊寅，諭：前因山東鉅野縣地方，有盜匪拒捕，傷斃教士之案，業將兇犯分別懲辦矣。開缺四川總督前巡撫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預防，以致釀成巨案，著交部議處。兗沂曹濟道錫良、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曹州府知府邵承照，一併交部議處。鉅野縣知縣許廷瑞，緝捕廢弛，稟報遲延，著即革職。壽張縣有教堂被劫，該縣知縣莊維烈，著即查參。其餘濟甯、菏澤、單縣、城武等州縣，亦有民教相爭者。該州縣官，著分別撤調。山東係禮樂名邦，士夫服習儒術，素知自重。至草野愚民，間有不明事理，甚或毀辱教士，毀壞教堂，此風斷不可長。著該地方官均行禁戢，實力保護。並著通諭各省將軍、督撫等，嗣後如有藉端鬧教堂爲名，聚衆生事者，即遵光緒十七年六月諭旨辦理。倘仍因循玩忽，定行嚴加懲處，決不寬貸。

《德宗實録》卷四一三　戊寅，諭：自西教開禁之後，教堂幾徧天下，傳教洋人，相望於道，華民入教者，亦日增月盛。地方官措置一有失當，則內憂外侮，皆從此起。此誠治亂之關鍵，不可不慎者也。前於光緒十七年六月，有嚴辦會匪焚燬教堂之諭，嗣是成都有案，古田有案，近日復有曹州盜殺教士之案。雖勉强議結，而准建教堂，准租膠澳，種種要挾，已不勝其弊矣。各省將軍、督撫等，身受重恩，當思爲國家弭患。用是特加申諭，此後益當振刷精神，以謹防教案爲事。接見州縣，諄飭查明所轄境內教堂若干，坐落何處，該處民情是否相安。若遇民教詞訟，持平公斷，俾善良者不致屈抑，而刁頑者亦無所藉口。至往來教士，尤當按約切實保護，庶幾防患未然，不使激成變故，是爲至要。若固執成見，徒騖虛名，絶不權其利害輕重，以一隅而害及全省，甚致貽誤大局，惟該將軍、督撫、都統、府尹是問。懍之慎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一　庚辰，榮禄奏：武備之設，原期得折衝禦侮之才。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文科舉時文試帖之弊略同。積習之端，未始不由於此。雖經朝廷屢次條奏，皆以格於成例，難議更張。查應試武童每縣少則百餘人，多或數百人千人不等，約而計之，縣以二百人爲率，合計天下數可三四十萬。教練成其利有五：年富力强，無老弱濫竽充數，利一。弓馬嫻習，教練易成，利二。有志上進，與謀衣食者不同，利三。姓名鄉里有籍可稽，無逃亡之弊，利四。有室有家，散則歸農，不至流爲盜賊，利五。且近在鄉里，養兵之費自輕。此尤勝於召募者。若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於操練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歲之後，可成精兵，足以充役。二年作爲武生，選其材武聰穎者，每省設一武備學堂，挑入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諸學，分礮隊、馬隊、工程隊諸科，限以三年，由各省督撫詳加考試。凡考列優等者，作爲武舉人。其名數略參科場舊制，分別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額十分之五。此爲武備特科。其三年一試之武科，暫准照舊舉行，但須酌減舊額一半，以期相濟爲用。試之有效，再將舊制停罷。立將此項特科武舉人咨送京師大學堂，限以三年，由兵部奏請欽派王大臣考試，分別優等者作爲武進士，其名數與常年會試中額各得其半。仍恭候廷試，各就本科驗其膂力技藝，詢以方略，以侍衛、守備分用。屆時並令各路軍營自哨以上，均用此項舉人、武進士人員充補。俾得效力行間，以備干城之選。似此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材，其用至廣，其效至速。各國聞此舉動，或稍戢其狡焉思啓之心，於國事實有裨益。應請飭下廷臣會議，奏請宸斷施行。上諭：榮禄奏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材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

《德宗實録》卷四一三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等，海疆多事，朝廷方切殷憂。張之洞、陳寶箴各電奏頗有可採。現英議借款，俄欲借灣，正在未定。已飭總理衙門從長計議，候旨施行。

光緒二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二　正月丁亥，先是工部主事康有爲，以光緒二十一年中日役後上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事下各督撫核議施行。後康有爲屢上書言事，格不得達。至是上念國勢阽危，毅然有改革之志。知康有爲伉直敢言，又因大學士翁同龢之請，欲擢用之。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隨時接見康有爲，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有著述論政治者，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進呈。於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間康有爲抗論德據膠州亟宜變法自强，呈請工部堂官代奏之書進。

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呈進工部主事康有爲所著《日本變政考》、《俄皇大

彼得變政考》等書。

《德宗實録》卷四一四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奏粵漢鐵路緊要，三省紳商籲請通力合作，以保利權，並籌議借款各摺片。現在時局日亟，所有中國緊要枝幹各路，除盧漢業經開辦外，粵漢一路，雖經總署王大臣奏明次第舉辦，尚未定有切實規模，自應豫爭先著。若由湘、鄂、粵三省紳商自行承辦，仍歸總公司總其綱領，實於大局有裨。惟是造路之資本，借款之辦法，通行之章程，必須與盧漢公司一氣貫注，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著王文韶、張之洞、譚鍾麟、譚繼洵、陳寶箴、許振禕隨時會商盛宣懷，妥議招股、借款各節，並選舉各省紳商設立分局，購地鳩工，認真辦理。各國如有以承辦此路爲請者，即由總署王大臣告以三省紳商自行承辦，已有成議，或可杜其要求。此路貫湖南腹地，銜接武昌，不特取徑直捷，練兵、開礦諸凡有益。該大臣等當妥速開辦，力任其難，以收實效。另片奏，請暫用中國工師勘路等語。詹天佑、鄺景陽二員已諭令胡燏棻暫時借調，即著陳寶箴派員協同該二員將湘省應造鐵路之地測量勘繪。原摺著鈔給譚鍾麟、譚繼洵、許振禕、陳寶箴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又諭：詹天佑、鄺景陽二員，著胡燏棻飭令前赴湖南，交陳寶箴差委，辦理勘路事宜。直隸總督王文韶等奏、密陳粵漢鐵路利害，宜用美款興修，請勿允他國承攬。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一四　戊戌，諭内閣：户部奏，遵議右中允黄思永奏籌借華款，請造股票一摺。據稱按照該中允原摺所陳，詳細參酌，擬由部印造部票一百萬張，名曰昭信股票，頒發中外，週年以五釐行息，期以二十年本利完訖。平時股票准其轉相售買，每屆還期，准抵地丁、鹽課。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官員，均領票繳銀，以爲商民之倡。其地方商民願借者，即責成順天府府尹及各直省將軍、督撫，將部定章程先行出示，並派員剴切勸諭，不准稍有勒索。派辦之員能借鉅款者，分别優予奬敘各等語。著依議行。當此需款孔亟，該王公及内外臣工等，均受朝廷厚恩，即各省紳商士民，亦當深明大義，共濟時艱。況該部所議章程，既不責以報效，亦不强令捐輸，一律按本計息，分期歸還，諒不至遲回觀望也。

己酉，諭内閣：内閣侍讀學士榮慶奏，請飭培養八旗人才，認真考試一摺。各衙門司員分理庶政，旗員既須考試，漢員何獨不然？當兹時事多艱，欲求幹濟之才，自不在記誦詞章之末，惟講求時務，明習例案，亦須具有學識，始克疏通證明。嗣後各衙門滿漢司員，著各該堂官自行釐定章程，無論何項出身，一體面加考試，並認真訓飭。務使究心實學，勉爲有用之才，以備朝廷器使。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御史王鵬運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等語。京師大學堂疊經臣工奏請，准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籌具奏。

庚戌，諭内閣：胡燏棻奏請就各省現有兵饟，精練陸軍一摺。方今時局艱難，自以練兵爲第一要義。各省防練各營近來積習，如缺額、剋扣、攤派等弊，不勝枚舉。若不嚴行禁革，訓練必不能精，營務安有起色？至操演之法，不宜拘守成格。應如何變通盡利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督辦軍務王大臣妥議具奏。另片奏，神機營改用新式槍礮各節，著一併議奏。又諭：胡燏棻奏酌設武科章程，請於各省府廳州縣分設學堂教習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歸入榮禄等前奏内，一併議奏。

辛亥，諭内閣：侍講惲毓鼎奏，經濟特科宜議登進之途一摺。國家登進人材，必須言行相符，而後可收實效。況經濟一科，係屬特設，内外臣工尤當仰體朝廷破格旁求之意，不得以有才無行之人，濫登薦牘。至該侍講所請，仿照從前觀政之例，以試其能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參酌情形，奏明辦理。

甲寅，諭内閣：裁兵節餉等事爲今日萬不可緩之圖，疊經諄諭各省將軍、督撫認真籌辦，不准藉詞搪塞。連日據魏光燾、張汝梅、王文韶先後奏到，朕詳加披閱，無非瀝陳該督撫辦事艱難，籲懇稍寬時日，或竟稱裁無可裁，減無可減，或小有删除，仍屬寥寥無幾。其於各營之廢弛缺額，未置一詞。似此敷衍塞責，任意遷延，何日始能見諸實政？朕宵旰焦勞，臨朝太息，苟非萬不得已，豈肯裁及制兵？無如時勢所迫，不得不先其所急，安能以有著之饟養無用之兵，徒使不肖營員窟穴其中，剋扣侵吞，習成慣技。督撫瞻徇情面，亦復代爲支飾，置國家大局於不顧，實堪痛恨。疆臣受恩深重，手綰軍符，於分内應辦之事，猶苦力不能舉，亦可謂無術之甚矣。自此次申諭之後，該將軍、督撫等其各激發天良，悉心籌畫。經制之兵何處可以歸併，何處可以全裁，挑練之勇某營應行改章，某營應行遣撤，及一切糜費，應如何節省，逐一確切查明，迅速辦理。但能省一分無著之饟，即可添一分有用之兵，勉竭悃忱，朕言不再。儻或意存遷就，於可裁之兵，可節之饟仍有不實不盡，一經查出，朕必治以抗違之罪，勿謂尺籍伍符，難於綜

覈，外開積弊，朕不能知也。將此通諭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三　二月丁巳，依克唐阿奏：覆陳籌餉練兵要策，請飭户部籌款開設銀行，仿行鈔法。軍機大臣奉旨，著户部核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一五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升任司業黄思永奏請開墾内蒙古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牧地，當經諭令沿邊各督撫議奏。嗣據胡聘之查明，盛稱興屯之利，約有四端，並擬定辦法具奏。復經諭令派員曉譬該盟長等妥籌辦理。兹據理藩院奏，伊克昭盟長鄂爾多斯札薩克、貝子札那濟爾迪呈稱，開墾牧地，實於蒙古生計有礙。且現擬辦法，較東三盟自行收租之例，未免向隅，懇請奏明，准免開墾等語。與胡聘之所奏迥不相同。蒙古生計在租不在牧，胡聘之力持此議，並稱業經派員與該旗會商，均各領悟，何以該盟長復有此請？究竟現在辦理若何？蒙古一旦失業，難免滋生事端，自屬實在情形。興屯之利安在？著胡聘之悉心酌度，再行妥籌具奏，毋執前説，致拂衆心。理藩院摺著鈔給胡聘之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遵籌晉邊蒙地屯墾事宜，請免開辦，以順蒙情。仍飭該蒙古等恪遵定例，勿得違禁私租，致啟爭端。下部知之。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都察院奏，山西京官呈訴山西興辦鐵路，流弊滋多，請飭停辦一摺。山西興辦鐵路，前據該撫奏稱，因所産煤鐵各礦，須修鐵路方能運銷。現有皖粤各紳商，籌借洋款，來晉開辦，並聲明洋款與洋股有别，當經降旨允其興辦，並令豫防流弊，酌定詳細章程，奏明辦理。迄今尚未奏到。兹據山西京官呈稱，該撫竟將潞安、澤州、沁州、平定二府二州，典與洋人等語。覽奏深堪詫異。疆吏身膺重寄，興辦大舉，總當計慮周詳，而慎之於始。若但顧目前之微利，而不思後日之隱憂，孟浪從事，而後患至不可思議，朝廷亦安用此疆吏爲耶？況山西地非衝要，又山徑崎嶇，修造鐵路，本重利微，斷非華商所樂爲，必有洋商巨股爲之壟斷。稍有不慎，墮其術中，將來堂奥洞開，險要盡失，加以各國競相援照，引爲口實，彼時應之不能，拒之不得，該撫能當此咎否？總之此事關繫重大，必須慎之又慎，不可稍涉遷就。現在辦理情形若何，所稱皖粤紳商是何姓名，是否的實可靠，所議合同是否細密，總以計出萬全，毫無流弊爲第一要義。

甲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續借英德商款一千六百萬鎊，周息四釐五毫，八三折扣，以蘇州、淞滬、九江、浙東貨釐，及宜昌、鄂岸、皖岸鹽釐作抵，分四十五年本利還清，訂立合同。請旨遵行。從之。

户部奏，擬定給發昭信股票詳細章程十七條。

甲子，命刑部尚書廖壽恒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許景澄著派充頭等欽差大臣，專使俄國商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三　戊辰，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成。

《德宗實録》卷四一五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膠澳事起，中外交涉愈形棘手。請簡派俄、德、法、英、日、美等國專使，重其事任，先爲懲前毖後之謀，以圖固圉自强之計。從之。

庚辰，諭内閣：前據榮禄、高燮曾、胡燏棻先後奏請設武備特科，酌改章程各摺片，當經諭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兹據該王大臣等分别准駁，詳議覆奏，並擬定大概章程，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閲，尚屬切實可行。國家設科，武備與文事並重，原期選拔真才，以備折衝之用。現在風氣日新，雖毋庸另設特科，亦應參酌情形，變通舊制。著照該大臣等所議，各直省武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爲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爲始，童試自下届爲始，一律改試槍礮。其默寫武經一場，著即行裁去。所有一切未盡事宜，暨各省應如何設立武備學堂之處，著該衙門隨時奏明辦理。現在時局艱難，朝廷釐定章程，專務振興實學，武場改試槍礮，亦轉移風氣之一端。嗣後主試王大臣及各省督撫，學政尤當加意講求，認真考覈，務在作其忠勇，開其智識。平時則嚴督功課，校試則秉公去取。毋得奉行日久，又成具文，致負作育人材至意。該部即遵議行。尋兵部奏，遵議，武科改試槍礮，取中之後，武生可補勇缺，武舉可充哨官，其營用衛用之武進士可充管帶。宜裁汰各營冗弱，將此項人員儘先充補，以副寓營制於武科之意。未盡事宜，隨時酌覈，彙定頒發。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三　三月戊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臣等於本年三月初三日，奏請將湖南岳州府、福建福甯府所屬之三都澳開設通商口岸，奉旨允准在案。兹查直隸撫甯縣屬北戴河至海濱之秦王島，隆冬不封，每年津河凍後，開平局船由此運煤，郵政包封亦附此出入，與津榆鐵路甚近。若將秦王島開作通商口岸，與津榆鐵路相近，殊於商務有益。如蒙俞允，即由臣等咨行南北洋大臣、順天府尹先將應辦事宜妥速籌備，定期開辦。得旨，如所議行。

己丑，中、俄會訂旅順、大連灣租借條約成。

《德宗實録》卷四一六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依克唐阿，疊次電奏均悉，旅大租界雖經議定，尚未劃分。金州一廳並營汛道路，萬不能允在租界之内，業經隨約照會，並令許景澄與該國外部詳議商定矣。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黄槐森奏，遵旨籌議裁兵節餉，並瀝陳管見一摺。所奏裁去緑營兵，改爲練勇，營官仍照舊缺，毋庸裁減更張，及裁減水師各條，尚屬切實。其有無流弊，著該撫詳晰妥定章程，奏明辦理。該省機器局既據奏稱，以鉅款作無益之用，費多利少，著即停辦。武場改試洋槍，並考取中式後，分別選用，著兵部歸入變通武科舊制未盡事宜内妥議具奏。所請將五金煤炭各礦招商採辦，及鐵路支路招商集股分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籌辦。至所稱文武大小各員於補缺時，定繳報效銀數等語，殊屬有乖政體，應毋庸議。各省由商包繳釐税，及鼓鑄銀圓，贏餘有無，可以加繳充餉之處，著户部斟酌辦理。現在時局艱難，必須破除積習，實事求是，該撫擬辦各節，尚能悉心籌畫，即著隨時認真整頓，毋得有名無實，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大臣許景澄函稱，德君遣其胞弟帶有禮物赴京請覲。請參考中西，酌定各國近支親王覲見禮節，奏明立案，以重睦誼，而垂定章。謹電商酌擬具陳，屆時欽定處所。得旨，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著在園内覲見。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等奏，陳明湖北鐵廠經該督等招商承辦，現將造軌採煤各事，力籌整頓，已具端緒。所有鐵路電綫經過之地，著德壽、陳寶箴轉飭地方文武妥爲保護。另片奏，萍鄉煤礦現籌開辦，請援照開平，禁止商人別立公司，及多開小窿攙價收買等語。著德壽即飭所屬，隨時申禁，以重礦務。

壬子，詹事府左中允黄思永奏，口岸、鐵路、礦産三事，各國尋間抵隙，得步進步。擬請均利止貪，保權弭患。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通商口岸先行開辦，以杜覬覦，應飭各省察看地方情形，酌覆辦理。至路礦兩項，該中允所擬辦法，語多切要，應如所奏辦理。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四　閏三月丙辰，大學士麟書卒，予祭葬，贈太子太保。尋予謚文恪。

《德宗實録》卷四一七　戊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大臣伍廷芳以教案疊起，請變通成法，廣開通商口岸，加重入口關税，采各國通行律，勒爲通商律例一書，布告各國，所有交涉詞訟，以此爲准，庶教民教士有所儆畏。查内地各口，百貨釐金所萃，概歸通商，收數必減。進口洋税能否酌加，現值修約屆期，須與各使通盤籌議。至改訂刑律，請飭該大臣博考西律及日本新例，酌擬條款，咨送妥商。又奏，法國請租廣州灣及建造滇越鐵路辦理情形。並依議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派船政大臣等語。福州將軍增祺著兼充船政大臣。船政爲海防根本，前經特派裕禄從新整頓，已有規模。該將軍到任後，務即查照裕禄所定章程，督率該廠提調各員並工匠等，將一切製造機器事宜，認真講求，覈實辦理，以副委任。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天津設有國聞報館，咸謂係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道員嚴復合股所開，本年三月間歸日本人經理，而水師學生譯報如故，請飭查禁等語。國聞報館如係中國人所開，不應借外人爲護符；如已歸日本人經理，則不應用水師學生代爲譯報。著王文韶查明該報館現辦情形，及道員嚴復有無與外人句串之事，據實具奏。尋奏，遵查道員嚴復被參各節，查無其事，應毋庸置議。仍諭飭嚴復並學堂學生等，嗣後不得再有隻字附登報館，以自取戾。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四　庚午，中俄會訂續約成。

《德宗實録》卷四一七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德國親王來京覲見，著派世續照料一切。

甲戌，諭：電寄祥亨等，電悉。沙市客民燒毀洋房，是否新關房屋，著將啟釁根由查明電復，並著該署督派員會同關道迅速辦理。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前據電奏於十七日啟程，嗣後尚無交卸來京之奏，此時計程當抵上海。惟現在湖北有沙市焚燒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句結滋事。長江一帶，呼吸相連，上游情形最爲喫重。著張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辦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靖，再行來京。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償款交清，收回威海。報聞。

辛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此次神機營、火器營、健鋭營、武勝新隊操演各項陣法，技藝嫻熟，步武整齊，施放槍礮，聲勢均尚聯絡。該營王大臣督率有方，允宜量予恩施，用昭激勸。奕劻、載漪均著賞加二級；熙敬、桂祥、恩佑、芬車、敬信、剛毅均著賞加一級；神機營、武勝新隊全營翼長均著各賞加二級，賞給八絲緞一件；各營備操官員均著各賞加一級；各營備操兵丁、馬步技藝兵丁著每名賞銀二兩；各項執事兵丁著每名賞銀一兩，以示獎勵。仍著該王大臣等隨時督練，精益求精，俾效禦侮折衝之用。朕恭侍慈輿親臨簡閲，現當整軍經武之際，該王大臣等尤應訓厲弁兵，益加講肄，毋得始勤終怠，以副朝廷委任至意。

壬午，雲貴總督崧蕃奏，提督馮子材病請開缺。得旨，馮子材老成練達，素著戰功，著賞假兩箇月，毋庸開缺。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四　四月壬辰，恭親王薨。

《德宗實録》卷四一八　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誼篤親賢，久襄密勿。【略】不意本月初十日遽爾長逝。時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懷震悼，曷可勝言。本日臨邸奠醊，追維疇昔，眷念成勞。恭親王著賜謚曰忠，入祀賢良祠，守衛園寢，添設丁户，四時祭祀，官爲經理。伊孫溥偉著即日承襲親王，用示篤念宗親，愴懷賢輔至意。

乙未，御史楊深秀奏，請派王公出洋遊歷，下所司歸入榮惠摺内議奏。又奏，請議游學章程暨籌款譯書，均下所司議。

乙未，出使美日祕國大臣伍廷芳奏：請先在通商口岸倣行印花税。下所司議。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此事外洋通行，成效昭著。中國度支不充，自應就所送章程，詳加釐定，作爲試辦章程。從之。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英使議定展拓廣東香港九龍城租界專條，以九十九年爲期限。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租地内大鵬灣、深州灣水面，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請派員畫押。允之。

御史李盛鐸奏，請開館專譯東西洋書籍。下所司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四　甲辰，授榮禄爲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調剛毅爲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崇禮爲刑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一八　乙巳，諭内閣：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强。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説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饟，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强弱相形，貧富懸絶，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户紛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説。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己酉，諭内閣：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衆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己酉，命直隸總督王文韶迅即入覲，以大學士榮禄暫署直隸總督。

庚戌，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得旨，康有爲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

《德宗實録》卷四一九　五月丁巳，諭内閣：我朝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改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藝，大都循題敷衍，於經義罕有發明，而譾陋空疏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策論與制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爲通儒，毋得競逞博辯，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丁巳，命吏部尚書孫家鼐協辦大學士，以直隸總督王文韶爲户部尚書，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實授榮禄爲直隸總督兼充北洋通商大臣。以刑部尚書崇禮爲步軍統領。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奏，英人請租威海衛，議立專條呈覽，並請派大臣畫押一摺。著派奕劻、廖壽恒畫押。

又諭：京師大學堂指日開辦，亦應設立譯書局，以開風氣。如何籌款興辦之處，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一併妥擬詳細章程，迅速具奏。

甲子，諭内閣：御史宋伯魯奏請，將經濟歲舉歸併正科，並各省生童歲科試迅即改試策論一摺。前因八股詩文積弊太深，特諭令改試策論，用覘實學。惟是掄才大典，究以鄉、會兩試爲綱。鄉、會試既改試策論，經濟歲舉亦不外此，自應併爲一科考試，以免紛歧。至生童歲科試著各省學政奉到此次諭旨，即行一律改爲策論，毋庸候至下屆更改。將此通諭知之。

丁卯，諭内閣：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奏，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詳細章程繕單呈覽一摺。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閎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材。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參用泰西學規，綱舉目張，尚屬周備。即著照所議辦理。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辦事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綜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士，奏請簡派。其分教習各員，亦一體精選，中西並用。所需興辦經費，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別籌撥。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著併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此次設立大學堂，爲廣育人才，講求時務起見。該大臣務當督飭教習等，按照奏定課程，認真訓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興實學至意。

《德宗實録》卷四二〇　戊辰，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覆御史曾宗彦奏請振興農業一摺。農務爲富國根本，亟宜振興。各省可耕之土，未盡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撫督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實興辦，不准空言搪塞。須知講求農政，本古人勞農勸相之意，是在地方官隨時維持保護，實力奉行。如果辦有成效，准該督撫奏請獎敘。上海近日拟設農學會，頗開風氣。著劉坤一查明該學會章程，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頒行。其外洋農學諸書，並著各省學堂廣爲編譯，以資肄習。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工部主事康有爲條陳一摺，著該衙門另行妥議具奏。

己巳，諭内閣：自古致治之道，必以開物成務爲先。近來各國通商，工藝繁興，風氣日闢。中國地大物博，聰明才力不乏傑出之英，祇以囿於舊習，未能自出新奇。現在振興庶務，富强至計，首在鼓勵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堪資實用者，允宜懸賞，以爲之勸。或量其材能，試以實職，或錫之章服，表以殊榮。所製之器，頒給執照，酌定年限，准其專利售賣。其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礮各廠，有裨於經國遠猷，殖民大計，並著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其如何詳定章程之處，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行妥議具奏。

庚午，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奏：籌集輪船、電局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情形。下所司知之。又奏，就南洋公學内設立譯書院，選師範生繙譯東西洋書籍。得旨，著照所擬辦理。

壬申，出使俄奥國大臣許景澄等奏：俄國訂立旅順口、大連灣迤北所需保守陸地各租地界綫條約，遵旨與外部議定，專條辦理情形。下所司知之。

甲戌，諭内閣：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覩。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暨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箇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闈姓規，聞頗有溢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要書，頒發遵行。至如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徧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旨另議康有爲條陳。所稱請皇上大誓百司庶僚於太廟，置制度局於内廷，設待詔所於午門，又分設十二局於京師：一曰法律，二曰税計，三曰學校，四曰農商，五曰工務，六曰礦政，七曰鐵路，八曰郵政，九曰造幣，十曰游歷，十一曰社會，十二曰武備。外省每道設一新政局，每縣設一民政局，將藩臬道府州縣盡變爲差。會同地方紳士，公議新政，即以釐金與之各節，均變易内政，事關重要，請特派王大臣會同臣衙門議奏。得旨，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切實籌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

辛巳，諭内閣：孫家鼐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最爲精密。其書板在天津廣仁堂，請飭刷印頒行等語。著榮禄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

又諭：御史宋伯魯奏，請將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一摺。著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酌覈妥議，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二一　六月癸未，諭内閣：張之洞、陳寶箴奏請飭妥議科舉新章，並酌改考試詩賦、小楷之法一摺。鄉會試改試策論，前據禮部詳擬分場命題各章程，已依議行。兹據該督等奏稱，宜合科舉、經濟學堂爲一事，求才不厭多門，而學術仍歸一是。擬爲先博後約，隨場去取之法，將三場先後之序互易等語。朕詳加披閲，所奏各節剴切周詳，頗中肯綮。著照所擬。鄉會試仍定爲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録取，二場三倍録取，取者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完畢，如額取中。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經義各一篇。禮部即通行各省，一體遵照。朝廷於科舉一事，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典試諸臣務當仰體此意，精心衡校，以期遴選真才。至詞章楷法，雖館閣撰擬應奉文字，未可盡廢，如需用此項人員，自當先期特降諭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爲常例。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爲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爲高下，以勵碩學而黜浮華。其未盡事宜，仍著該部隨時妥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法領事强索四明公所義地，至以礮兵脅拆圍墻，並調兵船。而甯波人傳單罷市，事機甚迫，勢恐莠民藉端滋鬧，釀成巨案。著劉坤一、奎俊飛飭派出各員，一面向法領事切實勸導，就甯人可讓之地允助建屋等費，和商息事。一面嚴飭文武各官實力彈壓商民，務令静候議辦，毋任恃衆尋釁，以遏亂萌。

戊子，諭内閣：前據孫家鼐奏，請將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一書刷印，發交部院等衙門籤議，當經諭令榮禄迅速刷印咨送。兹據軍機大臣將應行頒發各衙門及擬定數目，開單呈覽。即著按照單開，俟書到後，頒發各衙門悉心覈看，逐條籤出，各註簡明論説，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軍機處彙覈進呈，以備採擇。

己丑，諭内閣：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黄紹箕呈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摺，原書内，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爲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諭軍機大臣等：振興商務，爲目前切要之圖，疊經諭令各省認真整頓，而辦理尚無頭緒。泰西各國首重商學，是以商務勃興，稱雄海外。中國地大物博，百貨浩穰，果能就地取材，講求製造，自可以暗塞漏巵，不致利權外溢。著劉坤一、張之洞揀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漢口一帶，查明各該省所出物産，設廠興工，使製造精良，自能銷路暢旺，日起有功。應如何設立商學、商報、商會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産，某貨所宜之製造，並著飭令切實講求，務使利源日闢，不令貨棄於地，以期逐漸推廣，馴致富强。事屬創辦，總以得人爲先。該督等慎選有人，即著將擬定辦法，迅速奏聞，毋稍延緩。將此各諭令知之。

庚寅，諭：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一摺。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達民情，必應官爲倡辦。該大臣所擬章程三條，均尚周妥，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爲官報。【略】凡有報單，均著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分，擇其有關時事者，由大學堂一律呈覽。至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廣見聞爲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籌官報經費，即依議行。

壬辰，諭：盛宣懷奏，籌造南北鐵路辦理情形一摺。所稱三路，分三國借款營造，緊約寬期，互相比較，洵爲扼要之論。並瀝陳委曲艱難各節，亦屬實在情形。惟是作事謀始，必須力任其難，不辭勞怨，方能日起有功。該大臣膺兹重任，務當力持定見，與各洋商堅明約束。會同榮禄、張之洞迅速籌辦，使三路合爲一氣，南北相爲銜接，提綱挈領，勿分畛域，以期剋日觀成，毋得意存推諉，空言搪塞，致負委任。將此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六　癸巳，諭：李端棻奏，各省學堂請特派紳士督辦等語。現在京師大學堂業經專派管學大臣剋日興辦，各省中學堂、小學堂亦當一律設立，以爲培養人才之本。惟事屬創始，首貴得人。著各該督撫就各省在籍紳士中選擇品學兼優，能孚衆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該學堂一切事宜，仍隨時稟承督撫認真辦理。該督撫慎選有人，即著奏請派充，以專責成而收實效。

《德宗實録》卷四二一　丁酉，諭内閣：朝廷於整飭吏治，不啻三令五申。乃各省大吏往往粉飾因循，於所屬各員不肯認真考察，以致賢者無由各盡其長，不肖者得以自匿其短。甚至案關吏議，尚不免巧爲開脱，誤國病民，皆由於此。著各省督撫嗣後於屬員中，務當詳加考覈，賢能者即行臚陳政績，保薦擢用，其

曠廢職事，營私舞弊之員，隨時分別奏參，立予黜革。經此次申諭後，各該督撫身膺重寄，尚其振刷精神，秉公舉劾，以期吏治日有起色，毋負諄諄誥誡之至意。

又諭：朝廷振興庶務，不厭講求，所賴大小臣工各抒讜論，以備採擇。著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於直日之日，由該堂官輪派講讀。編檢八員、中贊二員、科道四員，隨同到班，聽候召見，俾收敷奏以言之益。其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邇言必察之至意。

又諭：通商惠工，務材訓農，古之善政。方今力圖富強，業經明諭各省，振興農政，獎勵工藝，並派大臣督辦沿江等處商務。惟中國地大物博，非開通風氣，不足以盡地力而闢利源。圖治之法，以農爲體，以工商爲用。現當整飭庶務之際，著各省督撫認真勸導紳民，兼採中西各法，講求利弊。有能創製新法者，必當立予優獎。該督撫等務當仰體朝廷開物成務之意，各就該管地方，考察情形。所有頒行農學章程，及製造新器新藝，專利給獎，並設立商務局，選派員紳開辦各節，皆當實力推廣，俾收成效。此外疊經明降諭旨，飭辦事宜，亦均宜悉心講求，次第興辦，毋得徒託空言，一奏塞責。並將各項如何辦理情形，隨時具奏。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鐵路、礦務，爲時政最要關鍵。現在津榆、津盧鐵路，早已工竣。由山海關至大凌河一帶，亦籌款接辦。其粵漢、盧漢兩路均歸總公司建造。是幹路規模大段已具。礦務以開平、漠河兩處辦理最爲得法，成效已著，現正一律推廣。惟路礦事務繁重，誠恐各省辦法未能畫一，或致章程歧出，動多窒礙，亟應設一總匯之地，以一事權。著於京師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以專責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講求新學，風氣大開。惟百聞不如一見，自以派人出洋游學爲要。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繙譯，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學，以期考證精確，益臻美備。前經總理衙門奏稱，擬妥定章程，將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咨南北洋、兩廣、兩湖、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遴選學生，咨報總理衙門，陸續派往。著即擬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該省迅即選定學生，開具銜名，陸續咨送，並咨詢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游學人員，出具切實考語，一併咨送，均毋延緩。

《德宗實録》卷四二二　甲辰，諭：前據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請派康有爲督辦其事。並據廖壽恒面奏，嗣後辦理官報事宜，應令康有爲向孫家鼐商辦，當經諭令由總理衙門傳知康有爲遵照。茲據孫家鼐奏陳官報一切辦法。報館之設，義在發明國是，宣達民情，原於古者陳詩觀風之制。一切學校、農商、兵刑、財賦，均准臚陳利弊，藉爲韜鐸之助。兼可繙譯各國報章，以備官商士庶開擴見聞，於内政外交，裨益非淺。所需經費，自應先行籌定，以爲久遠之計。著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並另撥開辦經費六千兩，以資布置。各省官民閱報，仍照商報例價。著各督撫通飭全省文武衙門、差局、書院、學堂，應閱報單數目，移送官報局。該局即按期照數分送，其報價著照湖北成案，籌款墊解。至報館所著論説，總以昌明大義，抉去壅蔽爲要義。不必拘牽忌諱，致多窒礙，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爲詳細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爲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乙巳，諭内閣：目今時局艱難，欲求自强之策，不得不舍舊圖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舊章，曾經剴切曉諭，勗以講求時務，勿蹈宋明積習，諄諄訓誡，不啻三令五申。惟是朝廷用意之所在，大小臣工尚恐未盡深悉。現在應辦一切要務，造端宏大，條目繁多，不得不採集衆長，折衷一是。遇有交議之件，内外諸臣，務當周諮博訪，詳細討論。毋緣飾經術，附會古義，毋膠執成見，隱便身圖。儻面從心違，希冀敷衍塞責，致令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失其本旨，甚非朕所望於諸臣也。總之無動爲大，病在痿痺，積弊太深，諸臣所宜力戒。即如陳寶箴自簡任湖南巡撫以來，銳意整頓，即不免指摘紛乘。此等悠悠之口，屬在縉紳，儻亦隨聲附和，則是有意阻撓，不顧大局，必當予以嚴懲，斷難寬貸。至於襄理庶務，需才甚多。上年曾有考試各部院司員之諭，著各該堂官認真考察，果係有用之才，即當據實臚陳，候朕録用。如或闒茸不職，亦當立予參劾，毋令濫竽。當茲時事孔棘，朕懲後懲前，深維窮變通久之義，創辦一切，實具萬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諭，爾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誠相感，庶國是以定，而治理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

又諭：中國創建水師歷有年所，惟是制勝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將領之才，必以學堂爲根本。應如何增設學額，添置練船，講求駕駛，諳習風濤，以備異日增購戰船，可期統帶得力。著南北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一體實

力籌辦，妥議具奏。至鐵路、礦務，爲目今切要之圖。造端伊始，亟應設立學堂，豫備人材，方可冀收實效。所有各處鐵路扼要之區，暨開礦省分，應行增設學堂。切實舉辦之處，著王文韶、張蔭桓悉心籌議，奏明辦理。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歐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國均不侵占。現當海禁洞開，强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本年三月間，業經准如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所奏，將湖南之岳州府、福建之三都澳、直隸之秦王島開作口岸。嗣據該衙門議覆中允黄思永條陳，請飭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廣設口岸。現在尚無成議。著沿江沿海邊各將軍督撫，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籌度。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輻輳之區，可以推廣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辦理。惟須詳定節目，不准劃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權。該將軍、督撫等，籌定辦法，即著迅速具奏。

辛亥，諭内閣：孫家鼐奏，舉人梁啟超恭擬譯書局章程，並瀝陳開辦情形，據呈代奏一摺。譯書局事務，前經派令梁啟超辦理。現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爲各國觀瞻所繫，應需功課書籍，尤應速行編譯，以便肄習。該舉人所擬章程十條，均尚切實，即著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四二三　七月甲寅，諭内閣：現在變通科舉，業經准如張之洞、陳寶箴所奏，更定新章。並據禮部詳議條目頒行，各項考試改試策論，一洗從前空疏浮靡之習。殿試一場爲通籍之始，典禮至重。朕臨軒發策，虚衷採納，自必遴取明體達用之才，嗣後一經殿試，即可據爲授職之等差。其朝考一場，著即停止。朝廷造就人才，惟務振興實學，一切考試詩賦概行停罷，亦不憑楷法取士。俾天下翕然向風，講求經濟，用備國家任使，朕實有厚望焉。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七　丙辰，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工部主事康有爲陳請興農殖民，以富國用一摺。訓農通商，爲富國大端。前迭諭各省整頓農務、工務、商務，以冀開闢利源。各處辦理如何，現尚未據奏報。萬寶之原，皆出於地。地利日闢，物産日阜，即商務亦可擴充，是訓農又爲通商惠工之本。中國向本重農，惟向無專董其事者，非力爲勸導，不以鼓舞振作，著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吴懋鼎等督理。端方著開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著賞給三品卿銜，一切事件，准其隨時具奏。其各省府州縣設立農務學堂，廣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爲之率。至工學商局各事宜，亦著一體認真舉辦，統歸督理工商總局端方等隨時考查。各直省即由該督撫設立分局，遴派通達時務，公正廉明之紳士二三員總司。其所有各局開辦日期及派出辦理之員，並著先行電奏。此事創辦之始，必須官民一氣，實力實心，方可漸收成效。端方等及各該督撫等務當體朝廷振作之心，考求新法，精益求精，庶幾農業興而生殖日蕃，商業盛而流通日廣，以植富强之基，朕有厚望焉。

《德宗實録》卷四二三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勸學篇》一書，著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内明綱一篇，自議婚有限至皆不爲婚二十一字，注語自七等至無爲婚者三十四字，著删去，餘俱照原文排印。

諭：電寄黄遵憲、劉坤一，電稱康有爲電，奉旨改《時務報》爲官報，汪康年私改爲《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交收之處，著黄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覈議電奏，毋任彼此各執意見，致曠報務。

辛酉，諭：孫家鼐奏，舉人梁啟超請設立編譯學堂，准予學生出身，並書籍報紙懇免納税，據呈代奏一摺。該舉人辦理譯書事務，擬就上海設立學堂，自爲培養譯才起見。如果學業有成，考驗屬實，准其作爲學生出身。至書籍報紙一律免税，均著照所請行。

又諭：翰林院奏編修陳鼎進呈《校邠廬抗議》別論四十八篇，據呈代奏一摺。該編修所著論説其中有無可採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王大臣悉心閲看，妥議具奏。

甲子，諭：少詹事王錫蕃奏，請飭各省設立商會，於上海設總商會等語。現在請求商務，業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並諭令劉坤一、張之洞先就上海、漢口試辦商務局，擬定辦法奏聞，現尚未據奏到。商會即商務之一端，著劉坤一等歸案迅速妥籌具奏。其沿江沿海商賈輻輳之區，應由各該督撫一體查明辦理。所有一切開辦事宜，並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咨商各督撫，詳訂章程，妥爲籌辦。

丁卯，諭：懷塔布等奏，司員呈遞條陳，請旨辦理一摺。據稱禮部主事王照條陳時務，藉端挾制等語。朝廷廣開言路，本期明目達聰，邇言必察。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誠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該堂官等鰓鰓過慮也。若如該尚書等所奏，輒以語多偏激，抑不上聞，即係狃於積習，致成壅蔽之一端，豈於前奉諭旨毫無體會耶？懷塔布等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各衙門司員等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即

由各該堂官將原封呈進，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覽。

諭軍機大臣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現已裁撤。所有各該衙門一切事宜，歸併内閣六部分辦。著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籌議，限五日内具奏。尋大學士李鴻章等會奏，謹按會典内載，詹事府掌文學侍從，擬請歸併翰林院；通政司掌納各道題本，擬請歸併内閣；光禄寺恭辦典禮，鴻臚寺掌朝會燕饗，擬請歸併禮部；太僕寺掌牧馬政令，擬請歸併兵部；大理寺掌天下刑名，擬請歸併刑部。惟歸併之後一切事宜，應由各衙門移取職掌文卷，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從之。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嗣後都察院凡接有條陳事件，如係封口呈請代奏，即著將原封進呈，毋庸拆閱。其具呈到院者，即將原呈封進，不必另行鈔録。均著隨到隨遞，不准稽壓。儻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

辛未，諭：張蔭桓奏請飭實行團練一摺。據稱近來臣工屢有仿西法練民兵之請，若各省實行團練，即以民團爲民兵，徐定更番替換之法，較之遽練民兵，爲有把握等語。辦理團練既可輔兵力之不足，亦即爲舉辦民兵根本，實爲目前切要之圖。廣西會匪滋事，尤應迅速辦理，以收捍禦之功。著各省督撫按照張蔭桓所奏，一律切實籌辦。各直省限三月内，廣東、廣西限一月内，各將籌辦情形先行覆奏，以副朕保衛閭閻至意。

辛未，諭内閣：侍讀楊鋭、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德宗實録》卷四二五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侍講惲毓鼎奏，請於京師設立武備大學堂，簡派大員督辦一摺。著孫家鼐妥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七 癸酉，諭：李鴻章、敬信，均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四二五 癸酉，實授裕禄、李端棻爲禮部尚書。

癸酉，命禮部尚書裕禄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丁丑，諭：《通商約章成案彙編》一書，著總理衙門詳細閱看。其中有應改正者，有應分類續行纂入者，著妥爲編輯，擺印數百部呈覽。頒行内外各衙門，令其廣爲刊布，以便遵守。並著嗣後遇有訂立條約及奏定章程，並往來照會等件，即行隨時分類增入，擺印頒發，毋得耽延遺漏。

諭，電寄榮禄：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戊寅，諭：瑞洵奏，請徧設報館，實力勸辦一摺。報館之設，原期開風氣而擴見聞。該學士所稱，現商約同志於京城創設報館，繙譯新報，爲上海官報之續等語。即著瑞洵創辦，以爲之倡。此外官紳士民，並著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切實勸辦，以期一律舉行。

己卯，諭内閣：都察院代奏，舉人張如翰呈請設農學科等語。著禮部會同孫家鼐、端方等議奏。

諭：督理農工商總局事務端方等奏，遵議中書王景沂條陳農工商務事宜，主事程式穀條陳推廣農會農報事宜，並端方等籌辦絲茶情形各摺。農務爲中國大利根本，業經諭令各行省開設分局。

庚辰，諭：電寄陳寶箴：有人奏，湖南巡撫陳寶箴被人脅制，聞已將學堂及諸要舉，全行停止，僅存保衛一局等語。新政關繫自强要圖，凡一切應辦事宜，該撫務當堅持定見，實力舉行，慎勿爲浮言所動，稍涉游移。

《德宗實録》卷四二六 八月癸未，諭内閣：工部主事康有爲，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爲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爲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爲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代遞章京霍翔呈請，推廣游學章程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尋奏，遵議，該章京呈請推廣游學辦法，臚陳七便，言皆切實，事屬可行。應請准令紳富之家各選子弟彙送外洋各學堂肄業，俟卒業領有文憑，考驗後引見録用，以期選拔真材。從之。

乙酉，諭：前經降旨，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編輯通商約章，頒行各衙門，以便遵守。兹據該衙門奏稱，編輯需時，請將北洋原有條約彙纂一書，刷印頒行等語。即著照所議行。仍著咨行各直省將軍、督撫先行派員赴北洋請領，以便飭屬認真講求，遇事得有依據。仍俟該衙門編輯成書，再行補發。至此項通商約章，事事皆關交涉，該衙門務須遴選熟習條約之員，悉心考訂，以成善本而免流弊。

丙戌，御勤政殿，日本國前總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署使臣林權助暨繙譯隨員等覲見。

丁亥，諭内閣：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

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

戊子，諭：電寄榮祿，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爲，現經降旨革職拏辦。茲據步軍統領衙門奏稱，該革員業已出京，難免不由天津航海脱逃。著榮祿於火車到處，及塘沽一帶，嚴密查拏。並著李希杰、蔡鈞，明保於輪船到時，立即捕獲，毋任避匿租界爲要。

《德宗實録》卷四二七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治罪。

辛卯，諭内閣：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毋稍延緩。

辛卯，諭：電寄榮祿，著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行護理。

辛卯，諭：電寄劉坤一等，已革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是否在籍，抑在上海一帶，著劉坤一、翁曾桂密飭訪拏，押解來京。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八　壬辰，諭：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爲當此時局，冀爲國家圖富强，爲吾民籌生計，並非好爲變法，棄舊如遺。此朕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乃體察近日民情頗覺惶惑，總緣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體朕意，以致無識之徒妄相揣測，議論紛騰。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爲沙汰冗員，而外間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爲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若不開誠宣示，誠恐胥動浮言，民氣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圖自强之本意。所有現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門，原議將應辦之事分别歸并以省繁冗。現在詳察情形，此減彼增，轉多周折，不若仍悉其舊。著將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并。其各省應行裁并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認真裁汰。至開辦時務官報及准令士民上書，原以寓明目達聰之用。惟現在朝廷廣開言路，内外臣工條陳時政者，言苟可采，無不立見施行。而疏章競進，輒多摭拾浮詞，雷同附和，甚至語涉荒誕，殊多龐雜。嗣後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讜論，以達民隱而宣國是。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准擅遞封章，以符定制。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大學堂爲培植人材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察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舊，毋庸改爲學堂，致於民情不便。此外業經議行及現在交議各事，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材以及修武、備濟、利源，實係有關國計民生者，亟當切實次第舉行。其無裨時政而有礙治體者，均毋庸置議。著六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核議，據實奏明，分别辦理。方今時勢艱難，一切興革事宜，總須斟酌盡善，期於毫無流弊。朕執兩用中，不存成見。爾大小臣工等務當善體朕心，共矢公忠，實事求是，以副朝廷勵精圖治，不厭求詳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二七　壬辰，諭：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一摺。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屢經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尚非康有爲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至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嚴訊。此外官紳中難保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

甲午，諭内閣：榮祿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裕禄著補授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所有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並著裕禄幫辦。

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

諭：電寄奎俊，江蘇在籍郎中陳秉鈞，據盛宣懷奏保該員醫學精通，著江蘇巡撫將陳秉鈞迅即馳送來京，赴軍機處報到。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八　乙未，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强。凡所設施，無非爲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爲，首倡邪説，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爲學術乖僻，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遛輦下，搆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爲實爲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爲狼狽爲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係與康有爲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爲非常之變，附和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爲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衆咸知。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爲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爲覆載所不容。鷹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爲爲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於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

乙未，諭：已革户部左侍郎張蔭桓，居心巧詐，行蹤詭祕，趨炎附勢，反復無常，著發往新疆交該巡撫嚴加管束，沿途經過地方，著各該督撫等遴派妥員押解，毋稍疏虞。已革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著刑部永遠監禁。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徐仁鑄，著革職永不敍用。

《德宗實録》卷四二七 乙未，諭：大學士榮禄著管理兵部事務，並節制北洋各軍，由禮部頒給關防。

乙未，諭：電寄廖壽豐，邵友濂前因告病開缺回籍，著廖壽豐傳知該巡撫迅即來京，聽候簡用。

調理藩院尚書啟秀爲禮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爲理藩院尚書。

乙未，以前禮部尚書懷塔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總管内務府大臣。

丁酉，諭：電寄譚鍾麟，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爲，已革舉人梁啟超，情罪重大，現飭革職拏辦。所有該革員等原籍財産，著譚鍾麟督飭該地方官迅速嚴密查抄。該家屬例應緣坐，著一併嚴拏到案。一面根究康有爲、梁啟超下落，一面懸賞購緝，剋日電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八 辛丑，調廖壽恒爲禮部尚書，以趙舒翹爲刑部尚書。

壬寅，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敍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併革職。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庇護奸黨，暗通消息，均著革職永不敍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德宗實録》卷四二八 諭：電寄張之洞，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迹近植黨，應即一併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約、劄説答問等書，一律銷燬，以絶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

甲辰，諭：吴懋鼎著撤銷三品卿銜，毋庸管理農工商務總局事務。又諭：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革職，永不敍用。又諭：陳寶箴昨已革職，永不敍用。榮禄曾經保薦，兹據自請處分，榮禄著交部議處。尋奏，大學士榮禄應得降二級，調用處分。得旨，著改爲降二級留任。又諭：張百熙保送康有爲使才，實屬荒謬，著交部嚴加議處。尋奏，内閣學士張百熙應得革職處分。得旨，著改爲革職留任。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八 乙巳，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本先儒傳注，闡發聖賢精義，二百年來，得人爲盛。近來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勦襲雷同，毫無根柢。此非時文之弊，乃典試諸臣不能釐正文體之弊，乃論者不揣其本，輒以所學非所用，歸咎於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試場獻藝，不過爲士子進身之階。苟其人懷奇抱偉，雖沿用唐宋舊制，試以詩賦，亦未嘗不可得人。設論説徒工，心術不正，雖日策以時務，亦適足長囂競之風。用特明白宣示，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别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朝廷於掄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嗣後典試諸臣及應試士子，務當屏斥浮華，力崇正學，毋負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至富强之術，固當講求，惟必須地方官認真舉辦，方不至有名無實。所有農工商諸務，亟宜實力整頓。惟總局設在京城，文牘往還，事多隔膜，一切未能靈便，仍應責成各督撫在省設局，分門别類，詳加考核，俾有實際。著直隸總督選派妥員督率辦理，以爲各省之倡。京城現設之局，著即裁撤。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著步軍統領衙門等專派妥員督率得力弁兵，將各國使館一帶地方晝夜巡邏，認真保護，並彈壓一

切。倘有閒雜人等藉端滋事，立即當場拿獲懲辦，不得推諉，致有疏懈。

諭：莠言亂政，最爲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將官報局《時務報》一律停止。近聞天津、上海、漢口各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著各該督撫飭屬認真查禁。其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治，以息邪說而靖人心。

《德宗實録》卷四二八　諭：電寄羅豐禄等，各國駐京使館，中國已力籌保護，地方安堵。惟英、俄、德現已派兵入城自衛。應再向外部商明電飭該使將派來之兵即日撤回，以靖人心。又諭：電寄楊儒，各國派兵入城自衛，發端於俄。外部雖允電阻，而俄、英、德三國已派兵來京。現在中國力籌保護地方安堵，應再向外部商明，電飭巴署使將派來之兵即日撤回，並勸英、德各使照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四八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聯名結會，本干例禁。乃近來風氣，往往私立會名。官宦鄉紳，罔顧名教，甘心附和。名爲勸人向善，實則結黨營私，有害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著各省督撫嚴行查核，拿獲入會人等，分別首從，按律治罪。其設會房屋，封禁入官。該督撫務當實力查辦，勿得陽奉陰違，庶使賊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

《德宗實録》卷四二九　九月辛亥，諭内閣：欽奉皇太后懿旨，國家制治保邦，綱常名教，亘古爲昭，至於條理損益，隨時變通盡利，本無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説，爲煽亂之謀，當經嚴拏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仍應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廢食，疊經明降諭旨，剴切宣示，大小臣工當能仰體此意。惟言事諸臣往往胸無定識，即如亂謀方張之日，内外章奏能灼見先幾，防微杜漸者，並不多見。迨至事後，或且仰窺意旨，揣合希榮。豈知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執兩用中，不偏不倚。用特再爲申諭，嗣後内外臣工，務當精白乃心，一化新舊之見。凡所建白，但期有裨時局，不得妄意揣摩，甚或挾私攻訐，是非所在，亦自難逃洞鑒也。將此通諭知之。

辛酉，以前禮部尚書許應騤爲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將軍增祺兼署。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内閣學士準良奏，報館挾洋自重，刊布邪説一摺。報館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誹謗詆斥，較往日有加，自係指《國聞報》而言。著裕禄揀派妥員，設法嚴禁懲辦，毋得輕縱。

《德宗實録》卷四三〇　戊辰，諭内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兵部奏武場改制事宜，遵旨分晰條款，詳議具奏一摺。武科改試槍礮，原爲因時制宜起見。惟科舉之設，無非爲士子進身之階。至於訓練操防，尤以營伍學堂爲儲材之根本。所有武場童試及鄉會試均著仍照舊制，用馬步箭弓刀石等項分别考試。前據兵部奏請各省營用武進士及投標武舉悉令練習槍礮，酌定勸懲章程，即著各督撫一律遵行，不准虚應故事。其在京侍衛於録用後，著由該衙門咨送神機營，一體練習。至各省武備學堂應由各督撫酌量建設，所有未經入伍之武舉武生等，均就近挑入學堂，學習格致、輿地等學，及礮隊、槍隊、馬隊、工程隊諸科，以備折衝禦侮之用。朝廷作育羣材，武備與文事並重。該督撫等務當鼓舞振興，實事求是，毋負諄諄誥誡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又欽奉懿旨，前因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河道總督應否復設，先後諭令軍機大臣、吏部會同妥議具奏。兹據詳加擬議，會奏請旨辦理各摺片。各省總督、巡撫國初以來屢經裁移改設，本已斟酌盡善。現在應行整頓諸大端，不在裁減職官，而在綜覈名實。總督專重典兵，巡撫專重吏治，誠能各舉其職，自可相得益彰。儻使坐擁封圻，辜恩溺職，同城則各執意見，專任則益形叢脞，徒事更張，無裨實際，甚無謂也。所有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均著悉仍舊制，毋庸裁併。湖北巡撫著曾銘補授，廣東巡撫著鹿傳霖補授，雲南巡撫著丁振鐸補授。至河道總督一缺，專司防汛修守事宜，亦非河南巡撫所能兼顧，並著照舊設立。任道鎔著仍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該督撫等務當體念時艱，實事求是，毋負朝廷慎重設官之意。

庚辰，欽奉懿旨：禮部奏取士之法，亟宜切實申明舊制一摺。我朝取士之法，具載於《欽定科場條例》《欽定學政全書》，列聖斟酌損益，祖訓煌煌，實已盡善盡美。該部請切實申明舊章，自係爲維持風會，培植人才起見，著照所請。由該部行知各省學政，暨鄉會試正副考官，務當懍遵《學政全書》《科場條例》内載各條款，實力奉行，以端士習。另片奏，試官閘中查閱書籍，請一以欽頒各種爲斷等語。均著照所請行。又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内之事，學堂亦不外乎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

《德宗實録》卷四三一　十月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裕禄等，直東邊境

拳民時與教民爲難，隱患甚巨。茲據裕禄電稱，廣平拳民姚洛奇於冠縣、威縣一帶，句匪鬧教，業經拏獲審辦。該黨結會衆多，一旦藉端滋事，勢將不可遏抑。著張汝梅密飭地方文武，加意彈壓，隨時防範，以弭釁端。仍著裕禄將撫恤保護一切事宜，妥籌辦理，毋稍大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定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條，請旨通行飭遵。從之。

壬辰，諭：電寄出使各國大臣，前因各國派兵入城自衛，當經將力籌保護緣由，電諭各該使臣，向外部商明，電飭該國駐京各使，將派來之兵撤回。現在地方一律安堵，而各國尚未撤兵，轉瞬封河，恐又將藉口稽延。著各該使臣再向外部切實商訂，令其電飭各使即日撤兵，以定人心而敦睦誼。該大臣等銜命出使，體制優崇，遇有交涉緊要事宜，自應折衝樽俎，據理力争，方爲不辱使事。若奉諭後，僅止向外部一行，敷衍塞責，仍於實事毫無裨益，又安用此使臣爲耶？此旨奉到後，即著將遵辦情形先行電覆。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〇　辛丑，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説，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戰主和，甚至議及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爲，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亟圖自强，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爲乘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悦，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德宗實録》卷四三二　辛丑，諭：開缺巡撫吴大澂居心狡詐，言大而誇，遇事粉飾，聲名惡劣，著革職永不敘用。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逆匪康有爲等，煽亂遠遁，朝廷寬大爲懷，不肯概行株連。惟近聞該逆等仍復往來各處，結黨蓄謀，肆意簧鼓，爲人心風俗之害，未便任其倖逃法網。著沿江沿海各督撫隨時嚴密查拏，毋稍鬆勁。康有爲、梁啟超、王照等罪大惡極，均應按名弋獲。朝廷不惜破格之賞，以待有功。其膽敢附和邪説，顯與該逆等結爲黨與之徒，一經訪拏確實，亦應一併嚴拏懲辦，以遏亂萌而肅法紀。

壬寅，諭：電寄李盛鐸，聞康有爲、梁啟超、王照諸逆，現在遁迹日本，有無其事。該逆等日久稽誅，慮有後患，如果實在日本，應即妥爲設法密速辦理。總期不動聲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藉口，斯爲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賞也。該大臣世受國恩，明敏練事，尚其妥籌密復，以慰廑系。

丙午，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御儀鸞殿，比國使臣費葛覲見。

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向來辦事認真，公忠體國，朝廷素所深知。自簡任兩江以來，於地方事宜亦能加意整頓，唯是近來時局艱難，用人一端最爲第一要義，不但所屬大小文武各員宜時時留心考察，即幕友書吏人等亦宜嚴加約束，不可偏信。兩江重地，該督在任有年，尤貴振刷精神，力任艱鉅，方不負朝廷殷殷期望之厚意。將此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三四　十一月甲寅，命禮部尚書啟秀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命刑部尚書趙舒翹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乙丑，諭内閣：昨據兩廣總督譚鍾麟在康有爲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稱譚嗣同爲伯理璽之選，謂本朝爲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迹其種種狂悖情形，實爲亂臣賊子之尤。其信件往還，牽涉多人。朝廷政存寬大，不欲深究株連，已將原信悉數焚燬矣。前因康有爲首倡邪説，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亂萌。嗣聞無知之徒，浮議紛紜，有謂該逆僅止意在變法者，試證以抄出函件，當知康有爲大逆不道，確鑿可據。凡屬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踐土之倫，應曉然於大義之所在，毋爲該逆邪説所惑，以定國是而靖人心。

戊辰，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黄思永條陳請各省廣設口岸等語，當於本年六月間，諭令各將軍督撫悉心籌度，推廣口岸，詳定章程，迅速具奏。現在各省多未奏到，著各將軍督撫從速妥籌。

辛未，諭内閣：向來沿江沿海通商省分，交涉事務本繁，即内地各省，亦時有教案應行覈辦。各直省將軍、督撫，往往因事隸總理衙門，不免意存諉卸。總理衙門亦以事難懸斷，未便徑行，以致往還轉折，不無延誤。嗣後各直省將軍、督撫，均著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仍隨時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和衷商辦，以期中

外一氣相生，遇事悉臻妥善。

《德宗實録》卷四三五　十二月乙酉，諭内閣，前據湖北巡撫曾銘奏請變通成例，當經降旨，令該衙門議奏以覘衆論。兹據翰林院侍講學士貽穀奏參大臣擅請變法，光禄寺少卿張仲炘奏參疆臣莠言亂政各一摺。曾銘原奏語言紕繆，於朝廷整頓庶務，力圖自强之本意大相刺謬，是爲亂法，不得以變法藉口。曾銘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爲莠言亂政者戒。原奏著毋庸置議。

庚寅，諭内閣：朕體違和，近來服藥調理，尚未大愈。所有壇廟大祀，鉅典攸關，禮節繁重，若勉强親行，精力恐有未周。進退拜獻，設有愆儀，轉不足以昭誠敬。明年正月初十日孟春時享太廟，著派慶親王奕劻恭代。正月十三日祭祈穀壇，著派怡親王溥静恭代行禮。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鐵路緊要，先後將津盧各路工程特派胡燏棻督辦，責任不爲不專。乃該侍郎任事以來，辦理多未允協，屢經被人參奏。朝廷念事關重大，恐致貽誤，因添派候補四品京堂張翼幫同籌辦。兹據張翼奏稱，該侍郎隱存意見，並不和衷商辦，於款項出入，多有弊混。胡燏棻著撤去辦理鐵路差事，派慶親王奕劻、王文韶、趙舒翹按照原參各節，詳細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所有津盧、津榆、津鎮及關内外已修未修各路，著派許景澄督辦，仍著張翼幫辦。並著會商管理鐵路礦務大臣及北洋大臣，與應修之地方督撫、將軍、都統，妥籌辦理。至胡燏棻因修路借用洋款，及與銀行各項交涉事宜，均著照舊辦理。仍由該大臣等隨時斟酌情形，務臻妥協，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三六　壬寅，諭内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學士榮禄著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禮部尚書啟秀著開復降三級留任處分。總管内務府大臣崇光，前得降二級留任，降一級留任，又降三級留任處分，均著加恩開復。内閣學士張百熙，著加恩開復革職留任處分。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著加恩賞還花翎。

乙巳，諭内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專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盛京將軍依克唐阿著加恩賞還花翎。

光緒二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德宗實録》卷四三七　正月丙辰，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夏秋之交，朕躬違和，至今尚未痊癒。著將太醫院脈案，按五日一次，由軍機處發給裕禄閱看，並著裕禄隨時鈔咨各省督撫一體閱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練兵爲當今要務，疊經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饟力妥定章程，認真辦理。該將軍、督撫等受恩深重，自當共體時艱，力圖振作，迅速舉行。現在某省實能籌饟若干，練成幾營，何人統率，未據切實奏到。著各督撫懍遵歷次諭旨，通籌妥議，限一月内迅即覆奏。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朕躬尚未痊癒，此次各國駐京使臣請覲賀年，著傳旨停止，仍著總理衙門王大臣設宴款待。

癸亥，兩廣總督譚鍾麟等奏，法人恃强越界，游弋高州府屬吴川縣之廣州灣海面，測量水道，繪畫形勢，欲侵占爲囤煤泊船之所，内以扼省港之門户，外以聯越南之聲援，請飭速定界以弭釁端。得旨，著該衙門迅速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三八　乙丑，諭：電寄楊儒，金州城外租界，俄官屢次無理生事，已飭總署電知該大臣，向俄外部逐節理論矣。兹復據依克唐阿電稱，俄隊每日繞城梭巡，見人即拏，以致城内兵民不敢出入，往來不通，勢成坐困。此實違理之至，著楊儒即赴外部，切實辯論，務令華人出入租界，無稍攔阻，方爲合理。國家派員出使，遇有關繫緊要事件，自應侃直力争，維持大局，斯爲不負委任。楊儒奉使多年，不得諉爲情形不熟，乃近來每遇總署商辦之事，輒以遵告外部四字含糊塞責，似此一意敷衍，無裨實事，又安用派員出使爲耶？所有現在金州交涉各事，應責成該大臣向外部據理争辯，總期金州城内官民得以相安無事。儻仍以空言搪塞，咎有攸歸，不能爲該大臣寬恕也。將此電諭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一　丙寅，諭：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秉和奏，疆臣衰頹昏憒，愎詐貪婪，據實糾參一摺。據稱山東巡撫張汝梅，性喜逢迎，用人不當，要差優缺悉委私人。張上達行賄三萬兩，由歷城縣過付幕友卡寶昌，包攬把持，任情顛倒，信任崔廷桂等爲心腹，及治河謬妄，百弊叢生，辦賑不實，始終掩飾，捕務廢弛，劫案迭出各等語。張汝梅身任疆寄，具有天良，所參種種劣跡，如果屬實，殊爲大負委任。著溥良按照該學士奏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並著鈔給閱看。其所稱李鴻章到山東館舍器具一切窮極奢侈，日費千金，復每日折銀若干名爲薪水，隨員等各滿其欲，到省之後，日日不停筵宴，費幾萬金等語。該撫如果竭力逢迎，奢華如此，該大學士即應立時參奏，當不至安然受之。原摺内所稱此言一出，内而見忌於廷臣，外而見憎於使臣，諒必確有可

據，著陳秉和即明白回奏。

《德宗實録》卷四三八 庚午，諭：御史余誠格奏，請開江南通州天生港商埠，以固江防一摺。據稱上海至江陰三百餘里，通州之天生港處其中，深洪近岸，舉足可涉，於江防最爲扼要。近來該處設立紡紗機廠，製造土貨，物産殷賑，商賈輻輳。若援照吴淞、岳州、南甯成案，豫先自開商埠，可以保形勝而清窺伺等語。各省推廣口岸，前經諭令各將軍督撫籌議具奏。該御史請開天生港口岸，於該省地方情形有無窒礙，商務防務是否確有裨益，著劉坤一、德壽切實查明，悉心籌度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三九 二月辛巳，山東巡撫張汝梅開缺聽候查辦，以署江甯將軍毓賢爲山東巡撫。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二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地方官與教中往來事宜五條。

《德宗實録》卷四三九 甲申，諭内閣：前因積穀、清訟、保甲、團練等事，均爲國計民生所繫，疊經諭令各直省認真籌辦。其已經定議覆奏者，務當力踐其言，事事皆求實際，辦有成效，仍隨時奏聞。其尚未定議具奏者，即著各該督撫，各就地方情形妥定切實章程，迅即奏明辦理，勿再延緩。朝廷念切民依，要在實事求是，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各疆臣身膺重寄，必當共體此意也。

己丑，命大學士榮禄爲閲兵大臣，以協辦大學士剛毅爲内大臣。

庚寅，奏以裁撤時務學堂經費，設立求實書院。得旨，即著顧名思義，認真辦理，以儲有用之才。

壬辰，諭：前因山東黄河工程緊要，特派大學士李鴻章馳往山東，會同任道鎔、張汝梅，周歷查勘，妥議具奏。兹據李鴻章等聯銜覆奏，並會議黄河大治切實辦法及救急治標辦法，詳擬章程，繪圖呈覽各摺片。事關山東全省河防工程，尤爲重大。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體會議具奏。

戊戌，諭内閣：榮禄奏新建陸軍，訓練三年，著有成效，請將出力員弁擇尤保獎一摺。新建陸軍，經候補侍郎袁世凱悉心擘畫，按照泰西操法訓練精勤，現在已歷三年，確著成效。該侍郎勤明果毅，辦事認真，深堪嘉尚。袁世凱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該軍得力員弁，著榮禄傳知該侍郎，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濫。

辛丑，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敬謁脈案，伏願聖躬静養。得旨，覽奏具見悃忱。朕躬仍日進湯劑，總未大安。且身輭氣弱，有時眩暈，不耐久於坐立。每日召見臣工，尚覺勉强。朕心亦不勝焦急，知卿企念，特諭及之。

《德宗實録》卷四四〇 甲辰，調任山東巡撫署江甯將軍毓賢奏，謹將練兵事宜移交後任，妥爲接辦。得旨，所有駐防練兵每月應需餉銀，著劉坤一籌款撥給，俟崇善到任，即行認真挑練。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毓賢：山東教案疊出，人心浮動，遇有交涉事件，不可不慎。現德兵尚在日照，業經疊諭張汝梅飭夏辛酉，帶隊前往彈壓，明示保護，暗爲防範。毓賢接任後，應仍遵前旨，慎重辦理，相機因應。如果一味蠻横，固不得事事忍讓，無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釁自我開。疆臣辦事，總須爲國家通籌全局，期無後患。不宜顧一時毀譽，率意徑行，是爲至要。

甲寅，諭内閣：軍機大臣等奏，遵旨會議山東黄河工程一摺。山東黄河經李鴻章會同任道鎔、張汝梅、周歷查勘，詳擬辦法具奏，當交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議覆。兹據世鐸等奏稱，該大學士等所陳大治辦法與救急治標辦法，均尚切實，請照議辦理，並飭户部分别籌款等語。山東河患日亟，非大加修治，無以灑沈瘡災。現議治標，即大治之始事，自應豫籌的款，以資開辦。著户部按照所議應需各款，依期分别籌撥。並將籌撥的款，先行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三 丙辰，前兵部尚書孫毓汶卒，卹蔭如例。

《清德宗實録》卷四四一 三月丁卯，諭内閣：前據翰林院侍讀學士陳秉和奏，山東巡撫張汝梅衰頽昏憒，愎詐貪婪，臚列各款糾參，當經諭令溥良確查具奏。兹據查明覆奏，開缺山東巡撫張汝梅在任年餘，於捕務、賑務、河務雖未能辦理盡善，尚無廢弛欺飾各情弊。惟所委差缺之袁保純等，係該撫子姪親戚，應否迴避，未據聲明。並將崔廷桂之孫崔壽濫列保案，楊史道口焚燒稭料，未經派員往驗，均屬疏忽。其信任崔廷桂，尤爲用人不當。該撫屢被參劾，物望未孚，惟尚無贓私劣迹，著降二級，另候簡用。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山東爲畿疆門户，德人居心叵測，亟應加意嚴防，沿海一帶尤關緊要。現在該省水陸各軍共有營數若干，應如何扼要分布，豫占先著，著毓賢迅即通盤籌畫，揀派得力將領嚴密布置，毋得稍涉疏虞。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三 乙亥，户部尚書王文韶、工部左侍郎許景澄與俄國駐京使臣格爾思議立勘分旅順大連灣租界專條八款成。

《德宗實録》卷四四二 四月癸未，諭：電寄劉樹堂，意使偕該國提督到淞，聞將强索三門灣。據劉坤一電稱，已電該撫嚴備矣。意艦如係大隊，未便以尋

常兵輪嘗試，只應設法哨探，相機制敵。至陸路防軍，該撫所派余宏亮統帶，究有幾營，能否得力，相度形勢，究應於何處扼紮，何處設伏，總須自立不敗之地，便於策應。兵貴神速，著劉樹堂妥籌調度，密飭嚴備，毋稍貽誤。仍將以上飭復各節，暨現在布置情形，詳晰電奏，並由該撫密電許應騤一體遵照。

己丑，諭內閣：著派剛毅前往江南一帶查辦事件，應行隨帶司員，著奏明帶往。

庚寅，督辦鐵路事務侍郎許景澄等奏，津鎮鐵路借款訂立草合同。依議行。

壬辰，諭：許應騤奏，福建廈門設立保商局，保護出洋回籍華商一摺。閩民出洋，多籍隸漳、泉，以廈門爲孔道。此項民人不忘故土，偶一歸來，則關卡苛求，族鄰詐擾，以致聞風裹足，殊非國家懷保小民之意。著准其於廈門設立保商局，遴選公正紳董，妥爲經理。凡有出洋回籍之人，均令赴局報到，即爲之照料還鄉。儻仍有各項擾累情形，准受害之人稟局，立予查辦，以資保護而慰商氓。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等，電奏均悉。倭允北路暫時停戰，而聲言將攻臺灣，情殊狡詐。昨據李鴻章電，倭人交出條款，所索過奢，恐難結局。儻限滿和議難成，仍將開戰，自應豫爲戒備。宋慶擬留銘、嵩兩軍，分駐石山站、閻陽驛，以固遼瀋運道，自率毅軍移紮大凌河西岸，自爲豫籌赴援起見。即照所請辦理。宋慶請調編修張孝謙赴營。該員前經李鴻章奏調出洋，因病未往，所請著毋庸議。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袁世凱奏，時局艱危，亟宜認真講求練兵一摺。據奏練習洋操，備極繁難，並約舉數端，均不爲無見。惟洋操爲泰西長技，其平時訓練必有精意存乎其間。徒震於火器之精利，步武之整齊，未得彼之專長，已先失我故步，恐尚非制勝之道。現在時勢多艱，各國虎視鷹瞵，難保不合以謀我。非有必勝之兵，不足以禦侮；尤非有必勝之將，不足以練兵。無論何等操法，總以制人而不制於人爲上，固不可避難就易，亦不可得鑾遺精。該侍郎講求日久，必有真知灼見。著將該軍平日訓練情形，詳晰陳奏，並將各種操法繪圖貼說，進呈備覽。

《德宗實録》卷四四三　乙未，安徽巡撫鄧華熙奏，請聖躬節勞靜養，早慶大安。得旨，朕躬仍日進湯劑，從未大安。每日召見臣工，尚覺勉强，朕亦不勝焦急。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三　乙巳，諭：從來練兵籌餉，事理本屬相因。近日朝廷整頓庶務，於籌餉一事尤在所當急。各省關稅、釐金、鹽課等項，取之於民，歲有常經。倘使各督撫能認真整頓，裁汰陋規，剔除中飽，事事涓滴歸公，何患餉源不濟？無如封疆大吏瞻徇情面，不能力祛因循積習，以致委員、司巡人等窟穴其間，種種侵欺，難以枚舉。此後若不認真革除，必致日甚一日，將復何所底止？著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將各省關稅、釐金、鹽課詳加查核，應如何杜絶弊端，裨益餉項，總期朝廷不加取於民而國用藉資挹注，以維大局而濟時艱。

《德宗實録》卷四四四　五月丁未，諭內閣：端郡王載漪等奏，虎神營訓練五年，著有成效，請將出力員弁擇尤保獎一摺。虎神營自成軍以來，經該王大臣督飭全營翼長，認真訓練，現在已屆五年，確著成效。該王大臣公忠篤實，倍著勤勞，深堪嘉尚。端郡王載漪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户部尚書敬信均著交部議敘。所有該營得力員弁，著准其擇尤保獎，毋許冒濫。

乙卯，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樹銘爲工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徐用儀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丙辰，以工部左侍郎楊儒、右侍郎袁世凱均未到任，以內閣學士華金壽署工部左侍郎，陸潤庠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庚申，兩廣總督譚鍾麟等奏，英人占據九龍城，侵越租界；法人藉廣州灣爲名，圖占吴川、遂溪兩縣地方，勢難理諭。請飭總理衙門妥籌辦法，密授機宜。得旨，該衙門迅速酌覆電覆。

《德宗實録》卷四四五　壬戌，奏吴淞開設商埠，作爲滬關分卡，業已勘估開工，所有採辦木石等料，請援案免税。允之。

乙丑，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湖南岳州府開設通商口岸籌辦情形，並請飭籌撥的款二十五萬兩，以資營建。下部議。

《德宗實録》卷四四六　六月庚辰，【略】近來時事多艱，饟需不繼。中外諸臣正宜殫竭血誠，力圖報稱。乃各省經徵關稅、釐金、鹽課之員，積習相沿，工於舞弊。止知有身家，不知有君國。各該將軍、督撫亦或瞻徇情面，意存隱飾，坐視國家之急，漠然無所動於中。似此情形，言之殊堪痛恨。江南地大物博，業經特派剛毅前往，將關稅、釐金、鹽課等項實力整頓。諒該大臣必能不避嫌怨，會商該督撫，遵旨認真辦理。其各直省將軍、督撫，著各就地方情形切實考較。責

成司道監督及局員等將現在收數，無論爲公爲私，凡取諸商民者，一併和盤托出。一俟徹底查清，即由該管將軍、督撫詳細句稽，悉心綜覈。究竟裁去陋規，中飽之數若干，酌量提歸公用之數若干，勒限三箇月，擬定章程，專案奏報。此外尚有雖非陋規中飽，而利不在國，亦不盡在商，如徐桐所奏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及開平礦務局，近年獲利不貲，而贏餘利息如何，酌提歸公，未經議及，是徒有收回利權之名，並無裨益公家之實。著責成辦理輪船、電綫事務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督飭在事官商人等，迅將經管各項，近年收支數目，亦限三箇月分晰開具清單，酌定餘利歸公章程，專案奏明，請旨定奪。

丙戌，出使日本國大臣李盛鐸奏，東洋留學生甚衆，使署照料難周，請調工部主事夏偕復專充監督，以資約束。允之。

吏部尚書兼管大學堂事務孫家鼐因病予假，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用儀署吏部尚書，吏部右侍郎許景澄暫管理大學堂事務。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四　丁亥，許應騤奏，福甯府三都澳通商，經臣專摺奏明，於三月二十九日開辦，並飭委鑲紅旗協領明玉會同稅務司前往開關。查此時商賈尚未暢行，稅務較簡，應暫由東沖口委員就近兼管，以節糜費。俟將來關徵日旺，再行添設，俾專責成。其餘應辦各事宜，統容臣妥定章程，次第舉辦。再稅務司建造洋關公所，除地價外，估計工料約需關平銀三萬五千兩，請在洋稅項下動支，合併陳明。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四七　己亥，諭内閣：剛毅等奏，整頓釐捐及酌提關稅鹽務贏餘，並裁併局所一摺。前因籌備饟需，亟應剔除弊竇，特派剛毅前往江南切實查辦。兹據該尚書會同劉坤一等奏稱，江南各項開支，近年疊次裁減，爲數已逾百萬。現復悉心綜覈，釐捐、關稅、鹽務各項，每年再行加提贏餘，並裁併各局所節省經費，確有成數。

己亥，雲貴總督崧蕃奏，箇、蒙廠匪因法員勘路，聚衆滋事，調兵防勦，匪徒敗竄情形。得旨，著總理衙門酌覈辦理。又奏，法員勘路滋擾全省，紳民驚惶，聯遞公呈，請設法挽回，以靖邊圉。下所司知之。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敬陳管見，以裕利源一摺。據稱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督辦之員，盤踞把持，積弊多端，請派大員徹底詳查等語。招商、電報兩局，前經明降諭旨，飭令盛宣懷督飭在事官商人等，迅將經管各項遞年收支數目，限三箇月分晰開具清單，酌定餘利歸公章程，專案奏報。並寄諭剛毅，飭令督同盛宣懷一併徹查。原以輪船、招商局務係官督商辦，其各分局、各輪船如有弊竇，應由該局隨時自行整頓也。昨據剛毅奏，由甯啟程赴蘇，查覈招商、電報兩局款項。著即懍遵前旨，督飭盛宣懷迅將酌提餘利歸公章程，擬定成數，奏明辦理。當此時局孔艱，該大臣必能不避嫌怨，實事求是，萬不至任聽在事各員多方掩飾，置公家利益於不顧也。尋奏，查招商局、電報局初借官款，業已還清。盛宣懷有督辦之名，實與官場之通屬有别。報效一節，仍應照章辦理。報聞。

《德宗實録》卷四四八　七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崑岡等奏，西藏爲强敵欺陵，請設法固結達賴喇嘛，啟發其愚，並飭川滇督撫統籌全局，同力維持一摺。前據理藩院代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會報西藏情形，當經飭交總理衙門詳議。旋據該衙門按照臚列各節，分别議覆，請令駐藏大臣曉諭達賴喇嘛妥商辦理。該大臣諒已切實宣諭。現在時局艱難，强鄰環伺，閉關絶約，勢所難行。達賴喇嘛等世守藩封，輸忱效順，自應深體朝廷推誠相與之意，勿滋疑慮，致啟釁端。著文海、裕鋼傳諭該達賴喇嘛，開導番衆人等，因時制變，知己知彼，務釋羣疑而防後患。並將應辦事宜，和衷商酌，及時整頓，毋再因循貽誤。藏衛爲川滇屏蔽，應如何未雨綢繆，豫爲防範之處，並著奎俊、崧藩、丁振鐸統籌全局，協力維持，勿得稍存觀望，以期外綏藩服，内固邊防。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尋文海等奏，遵查藏番素性執拗，但知堅拒外洋交涉，惟有遇事開導，冀祛其惑。至强鄰迫脅，或恐動摇，體察藏情，尚無外附之意。得旨，仍著隨時體察情形，因時制變，務釋羣疑，以維大局。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張翼奏，開辦直隸全省及熱河礦務公司，並查明秦王島詳細情形，擬先由開平礦局借款試辦馬頭各一摺。直隸爲首善之區，開礦一事，宜争先著。秦王島地方關繫海疆形勢，著即責成該京卿督同在事人等分别妥籌，次第興辦。務須確有把握，漸收成效，方爲不負委任。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剛毅：此次剛毅前往江南，整頓關稅、釐金、鹽課及招商、電報局各項事宜，均能力除積弊，酌定章程，辦理尚屬認真。廣東地大物博，疊經有人陳奏各項積弊，較江南爲尤甚。誠能認真整頓，必可剔除中飽，籌出鉅款。剛毅曾任廣東巡撫，熟悉地方情形。著即督同隨帶司員，剋日啟程，前往該省，會同督撫，將一切出入款項，悉心釐剔。應如何妥定章程，以裕庫款之處，隨時奏明，請旨辦理。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淮徐一帶地方爲中原綰轂之區，襟帶江海，水陸交衝。

不特東南各省運道所必經，而且近聯齊豫，遥拱畿疆，實爲北洋第一重門户。現在時局艱難，各國虎視鷹瞵，入我堂奥。英人窺伺長江，蓄謀已久，津鎮鐵路英、德爭先攬造。將來輪舶交馳，水陸並急。我既不能與之争雄海上，自當精練一軍，力扼衝要，南北兼顧，庶無鞭長莫及之虞。黄少春、李占椿等所統長江水師及南洋諸軍，棋布星羅，各有專責。必得專閫大員，獨樹一幟，申明約束，萬衆一心。無事則勤加訓練，有事則爲大枝遊擊之師，聯絡聲威，無逾於此。惟練兵必先籌餉。此次剛毅前往江南，剔除税釐積弊。據奏甯、蘇兩屬約得一百二十萬兩，皆係有著的款，不同紙上空談。此項若歸入常年度支，不免分而見少，惟有移緩就急，即以爲淮徐練兵之需。得此大宗餉源，召集勁旅，誠令統帶得人，督練有法，自足以備緩急而壯聲援。蘇元春忠勇性成，威望素著，著俟廣州灣勘界事竣，將廣西邊防諸軍暫交總兵馬盛治接統。該提督即精選得力營員，酌帶隊伍，馳赴淮徐一帶，擇要駐紮。一面召募成軍，參酌南北洋近來操練新法，督飭營哨各員，認真簡校，演習一切攻守之方，戰陣之略。勿狃湘淮舊習，勿襲外洋皮毛，要在精益求精，一兵得一兵之用。中權既振，南北洋呼應皆靈，不僅爲長淮重鎮也。至於馬步應如何分練，槍礮以何種爲宜，均著該提督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其平時得力人員亦准該提督分别奏咨，調往該軍，仍歸入北洋，聽大學士榮禄節制，以期與武衛諸軍聯成一氣。此項兵餉關繫南北大局，該督撫務須詳訂章程，嚴立期限，按照該軍應用之數，源源報解，毋得貽誤要需，致干重咎。將此各諭令知之。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農工商各項事務亟應認真講求，疊經諭令各直省設局興辦，不憚至再至三。嗣據陸續覆奏，不過就各該省向設各局所内，附入農工商局名目，總未得有切實辦法，各省官紳亦無首先創辦之人。似此意存敷衍，無怪乎風氣不開，各項利源益形窒塞也。該將軍、督撫身任地方，於此等分内應辦之事，何得相率觀望。著即懍遵疊次諭旨，物色人材，無論官紳，如能有詳訂章程，確中事理，或籌集鉅資，購置一切應用器具者，即行奏明在省，設局試辦，以爲各省之倡。毋得徒託空談，致負朝廷率作興事諄諄訓誡之至意。將此各諭令知之。

諭：向來出洋學生，除習學水陸武備外，大抵專意言語文字，其餘各種學問均未能涉及。即如農工商及礦務等項，泰西各國講求有素，夙擅專長。中國風氣未開，絶少精於各種學問之人。嗣後出洋學生應如何分入各國農工商等學堂，專門肄習，以備回華傳授之處，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細妥定章程，奏明請旨辦理。尋奏，遵擬章程六條：一飭出使大臣令出洋學生各肄專門之業；一飭選譯農工商礦各書使人易曉；一飭疆臣寬籌出洋學生經費；一出使隨員亦可令肄習各學；一學成回國分派各省農工等藝學堂以開風氣；一業成回國得有文憑者，甄别優絀委用，予以官職。依議行。

乙亥，諭内閣：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廣東駐防漢軍監生門定鼇，前因通曉醫學，保薦來京，隨同太醫院請脈。惟朕躬服藥日久，未見大效。朱焜、門定鼇均著飭回原省。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五　壬午，太僕寺卿徐壽朋與韓國外部大臣朴齊純，在韓國都城議訂和好通商條約十五款。

《德宗實録》卷四四九　己亥，諭：方今時事艱難，凡練兵籌餉、察吏恤民諸務，需才孔亟。惟求才之要，首在知人。大臣以人事君，必須登明選公，屏除私見，而後羣材彙進，各效智能，用成自强之業。嗣後中外臣工，務當共矢公忠，力求上理。凡進退人材，均須循名覈實，勿以保薦汲引爲樹私植黨之謀，勿以徇隱欺蒙爲市恩見好之地。獎善勿濫，懲惡勿寬。庶幾大法小廉，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勵精圖治之至意。

癸卯，浙江巡撫劉樹堂奏，杭州開埠通商，設關徵税，以杭嘉湖道兼管杭關監督。與各國交涉事宜最關緊要，非熟悉地方情形，恐致貽誤。可否改爲題缺，將在省候補熟悉民教之員，開單請簡。下部議。

九月丙午，以陝西按察使端方暫行護理陝西巡撫。

丁未，諭内閣，本年夏秋以來雨澤愆期，近畿一帶旱象將成，疊經設壇祈禱，以冀渥沛甘霖。惟是應天之道，以實不以文。朕撫躬循省，深懼未能感召天和，輔弼匡襄，實百爾臣工是賴。在廷諸臣其各抒忠忱，共摅讜論，庶幾上下交儆，修人事以迓天庥。

庚戌，諭内閣：人臣事君之道，首貴勿欺。朝廷孜孜求治，大小臣工或條陳時政，或申明舊章，一善可從，無不詔令通行，責成各疆臣實力興辦。然各省情形不同，即一省之中，各屬之情形又不同。宜於東南者或不能行於西北，宜於通都者或不可施之僻地。其可行者，自當切實奉行，而實有窒礙者，即當剴切陳奏。朝廷曲體民艱，未有不洞鑒者。無如各疆臣狃於積習，凡有奉旨交辦之事，其不能行者，默無一言，但以敷衍了事，其能行者百無一效，亦以敷衍了事。朝

廷以股肱耳目相期，而諸臣以雷同欺飾相報，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嗣後遇有通行諭旨交辦之事，當行即行，毋許畏難苟安。其不能行者，即將實有窒礙之處，直陳勿隱。儻再因循敷衍，外則下一通飭，內則辦一覆奏，使朝廷實事求是之意盡成紙上空談，各該督撫等不惟有愧生成，恐亦難當重咎也。

諭：州縣爲親民之官，收養小民，責在州縣；訓教州縣，責在上司。古人先學爲政，而後入官，今則先入官而後學爲政。嘗有作吏數十年，而公事一無所知者，吏治安望有起色耶？今之大吏當以師長自居，而視屬員如子弟，先教以端志向，再教以習科條，委以發審，試其能折獄否，畀以短差，試其能了事否，上司事事考察，屬僚自人人奮興。若大吏漫無教督，一味徇私，屬僚習於鑽營，惟知自利，其究必歸於害民而止。迨其害既形，乃以一劾了事，推原本始，大吏豈得謂無過耶？官場風氣最易轉移，各牧令以宦爲家，誰甘自棄？爲上司者誠能整躬率屬，示以一定之步趨，就我範圍，即令久任，玩視民瘼，立予撤參，屬員未有不畏服者，但恐不能正己以正人耳。督撫用人固不可偏私，尤不當拘泥。其要在於持公道，而其本在於順輿情。要當始之以教誨，繼之以考察，終之以舉劾，庶於吏治民生實有裨益。將此通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甘隴客回太衆，請飭設法鈐束，並嚴檄防軍於北路扼要防堵各摺片。甘肅回匪上年經官軍勦定後，餘孽尚多。本年五六月間，新疆綏來及甘肅海城地方復有謀逆之事。雖經隨時撲滅，惟回衆良莠不齊，思患豫防，不可不善爲制馭。著陶模等嚴飭各營加意防範，並責成地方牧令實力撫循，務使懷德畏威，潛消異志。新疆密邇俄境，尤恐逆回餘黨出界竄擾。並著饒應祺派撥防軍，扼要堵截，以靖邊圉。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六　癸丑，諭：近年沿海各省通商以來，多有華民出洋貿易。雖淹留海外，而其心恒不忘中土，忠愛之忱，殊堪嘉尚。前經諭令沿海各省，於海外華民貿易回籍時，設法保護，不准關津胥吏及地方莠民藉端苛擾。國家厚念民依，無微不至。其貿易海外商民，並著各出使大臣隨在妥籌保護，用副朝廷懷保吾民在遠不遺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四五〇　乙卯，諭：鹿傳霖奏，九龍至廣州鐵路修成以後，如有事故，英兵由香港頃刻而至，險要俱失。此路現經盛宣懷派員勘定，尚待集款，請及時罷修，以杜後患等語。九龍鐵路關繫粵防門户，現在集款未成，洋商既不願出資，能否設法停罷，抑或宕延從緩，著盛宣懷體察情形，妥籌辦理。

丙辰，出使俄國大臣楊儒奏，遵赴和蘭國保和公會，戚事返俄情形。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四五一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等，本日據李盛鐸電稱，康有爲由加拏大乘音勃來司奧夫恩地而輪船，昨午至横濱。經日政府查知不准登岸，該船旋即開赴神户、長崎、上海、香港等埠。該逆此來尤極詭祕，不知其意所在等語。康逆蹤迹，飄忽靡常，著該督等遴派妥員嚴密偵探，於所到口岸務即不動聲色，設法捕拏，期於必得。儻經弋獲，必予重賞，慎勿任其潛逃，肆行詭譎，是爲至要。

《德宗實録》卷四五二　十月丙子，調安徽巡撫鄧華熙爲山西巡撫，山西巡撫王之春爲安徽巡撫。

丁丑，諭：剛毅等奏，整頓釐捐、鹽務及裁節冗費，酌提贏餘一摺。廣東地大物博，前經諭令剛毅馳往，會同該督撫等妥籌的款，以濟饟需。兹據奏稱，先就現在情形，籌出常年的饟銀一百六十萬餘兩。均係出自外銷，及新舊加增節省贏餘等項，並未絲毫加取於民。即著自光緒二十五年十月起，一律專款存儲，聽候部撥。國家慎重度支，首在撙節糜費，嚴杜中飽。果使悉心綜覈，自能有益於國，無損於民。該督撫等尤當通飭所屬，實力奉行，更不得以此藉口，多方設法取償，以致累商病民，轉滋流弊。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六　戊子，先是廣州附近有法國兵官爲游匪所戕，法人以兵艦入廣州灣據之，向我政府要求租借。争議年餘，至是欽差勘界大臣廣東提督蘇元春與法國使臣會議廣州灣租界約七條成。

《德宗實録》卷四五三　庚寅，諭：盛宣懷奏，條陳籌饟事宜，開單呈覽一摺。據稱加税一事，與各國屢議未成。查咸豐十年新定通商税，則善後條約第一款載明應覈作時價，照值百抽五例徵税。現在金貴銀賤，但須扼定此一語，將各口進出貨物税則，照時價另行覈估，自無所用其加税。現届十年換約限期，應及時迅與認真開議。又近來外國煙酒、藥料、器皿等物，中國銷路甚廣，不盡各國官商自用。應如何分别辦理之處，請一併籌議等語。各國關税如照現在時價覈估，所增税項實爲籌饟大宗。著派盛宣懷、聶緝槼會同赫德，查照條約，迅速籌議，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綜覈辦理。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强

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於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爲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儻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並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苟能矢忠君愛國之誠，又何强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爲玉帛，專恃折衝尊俎也。將此通諭知之。

諭：近聞山東各屬，時有匪徒藉仇教爲名，聚衆煽惑，屢釀巨案。若不早加鎮攝，勢將滋蔓難圖。著毓賢體察情形，密飭地方文武加意撫綏彈壓，務期消患未萌。

丙申，命大學士李鴻章爲商務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一切商務事宜。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近聞山東地方有大刀會、紅拳會各種名目，多係不逞之徒，藉鬧教爲名，結黨横行，欺壓良善。地方文武彈壓緝捕，俱不得力。巡撫毓賢又固執成見，以爲與教民爲難者即係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該撫身任封圻，遇事總須持平辦理，消患未萌，豈得沾一己之名，竟置大局於不顧？著即督飭所屬文武各員，查明各種會匪名目，嚴行禁止。儻敢仍前聚衆藉鬧教爲名，結黨滋事，並著從嚴懲辦，以靖地方。將此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七　十一月戊申，諭：毓賢著來京陛見，山東巡撫著袁世凱署理，即行來京請訓。

《德宗實録》卷四五四　癸丑，命廖壽恒毋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刑部尚書趙舒翹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議覆大理寺少卿盛宣懷條陳，請將一歲出入款項由户部豫先覈定一摺。户部爲度支總匯，出入款項均宜通籌豫計。茲據該部將常年收支各數，臚舉大綱，開單呈覽。近年用款浩繁，支絀情形，中外一致。户部責無旁貸，即著責成該堂官等，通盤籌畫，酌盈劑虚，妥爲覈定。其有可裁可減及可緩之款，務當力求撙節，以便將一年用度隨時應付，不致貽誤要需。所請簡派王大臣等會議之處，著毋庸議。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七　出使美日祕大臣伍廷芳，與駐美墨西哥使臣阿斯芘羅斯在華盛頓議訂和好通商條約二十款成。

《德宗實録》卷四五五　辛酉，命兩廣總督譚鍾麟來京陛見。以大學士李鴻章署兩廣總督，未到任前以廣東巡撫德壽兼署。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山東民教不和，亟宜持平辦理一摺。所奏語多中肯，其推原民教情形亦確切。近日情事著袁世凱嚴飭各屬，遇有民教之案，持平辦理，不可徒恃兵力，轉致民心惶惑。總之操縱之妙，在乎平時地方官果爲衆情所服，遇事自不難化大爲小，化有爲無。其所陳慎重兵端，整頓吏治，尤爲扼要之論。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己巳，兵部尚書徐郙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用儀爲兵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徐會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袁世凱，電悉，前因屢有人奏陳山東民教不和，亟宜持平辦理等語，當於二十四日詳切寄諭該署撫遵照矣。拳民聚衆滋事，自無寬縱釀禍之理。惟目前辦法，總以彈壓解散爲第一要義。如果尋擊官兵，始終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應詳查案情，分别辦理，不可一意勦擊，致令鋌而走險，激成大禍。著袁世凱相機設法，慎之又慎，嚴飭吉燦升、馬金敘等隨機因應，各了各案。毋輕聽謠傳，任令營員貪功喜事，稍涉操切。儻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

《德宗實録》卷四五六　十二月乙亥，諭内閣：近因朕躬尚未痊癒，所有壇廟大祀均經遣員恭代。明年元旦應恭詣皇太后前朝賀，荷蒙聖慈，以天氣嚴寒，曲加體恤，自應仰體慈懷，明年正月初一日，朕躬詣寧壽宫，在皇太后前行禮。王公百官均著於皇極門外行禮，至升殿一切筵燕，業已降旨停止。是日朕仍御乾清宫受賀。

丁丑，諭内閣：袁世凱電，奏山東平陰、肥城兩縣匪徒聚衆滋事，將教士架至毛家鋪地方。該署撫多方設法購救，並派馬隊兜拏，卒以防護不及，教士被匪徒殺害等語。覽奏，殊深惋惜。各國傳教載在約章，疊經諭令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隨事隨時認真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山東地方竟有教士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各員事前疏於防範，已屬咎無可辭。若不即將兇犯趕緊緝獲，尚復成何事體！著袁世凱迅將疏防之該管各官先行參處，一面勒限嚴緝兇犯，務獲懲辦，以靖地方而敦鄰好。

《德宗實録》卷四五七　辛卯，四川總督奎俊奏，上年余蠻子糾衆讐教一案，現已辦結。共需賠卹銀一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兩，挪撥庫款，分期付給。

癸巳，諭：電寄袁世凱，電悉，高密百姓抗阻德人修路，固應嚴拏懲辦。惟聚衆已至兩旬，該撫身膺疆寄，不能設法勸諭解散，分別首從懲治，乃意存推諉，請速示機宜。殊不思此等事機頃刻變幻，朝廷何能遥制？設遷延日久，德人竟以兵至，多傷民命，咎將誰歸？著該撫迅速相度情形，妥籌辦理。無挾非用兵不可之見，致失國家固結民心本意，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七 丁酉，諭：朕沖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兹時事艱難，仰見深宫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畀。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爲皇子。

壬寅，諭：明年朕三旬壽辰，允宜特開慶榜，嘉惠士林。著以明年庚子科爲恩科鄉試，次年辛丑爲恩科會試，著遞推於辛、丑壬寅年舉行，用示行慶作人有嘉無已至意。

光緒二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德宗實録》卷四五八 正月乙巳，諭内閣：張之洞、于蔭霖電奏，前奉電諭，令各省將關税、鹽課、釐金裁去陋規，提充分用，迅將實在數目奏報。據稱湖北税、釐、鹽課三項及州縣丁漕平餘，皆經逐加整頓，無可裁提。又極言近年來户部指撥之多，該督等籌畫之苦，擬以後每年總督捐助銀二千兩，巡撫以下分别遞減共銀七千七百兩等語。現在時局艱難，張之洞等手握疆符，受恩深重，目覩庫款支絀，自應通盤籌算，極力删除浮費，以杜中飽而充正用，非令其搜括民財，亦非令官吏勉强報效也。如實在無可裁提，亦應據實奏明，詎可數衍塞責？昨據裕長奏到，願通省捐提十萬兩，當以款非陋規中飽，地方官應加體恤，諭令免其提扣。張之洞久任封疆，創辦各局，開支國家經費，奚止鉅萬？即以湖北一省而論，豈竟弊絶風清，毫無陋規中飽？乃以區區之數，託名捐助，殊屬不知大體！張之洞、于蔭霖均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捐之項，著不准收。嗣後如實係事關緊要，准其簡明電奏。若尋常應行奏咨事件，均不得輒發長電，以節糜費。

壬子，諭：有人奏，電局委員聚衆妄爲，危詞挾制督辦，通同一氣，縱令潛逃，請嚴旨勒交，以伸國憲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頒硃諭，爲穆宗毅皇帝立嗣，薄海臣民，同深慶幸。乃有上海電報局總辦委員候補知府經元善，膽敢糾衆千餘人，電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危詞要挾。論其居心，與叛逆何異？正在查拏間，聞經元善即於二十八日挈眷潛逃，難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唆使遠遁。盛宣懷督辦各省電報，受國厚恩，經元善爲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蹤迹。著勒限一箇月，將經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國法而靖人心。儻不認真查拏，一經畏罪遠颺，定惟盛宣懷是問。

乙卯，諭：逆黨康有爲、梁啟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獲。該犯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其廣東本籍墳墓，著李鴻章查訪確實，即行刨毀，以儆凶邪。

乙卯，諭：盛宣懷覆陳經元善蹤迹一摺。本日已有旨將該員革職，並令劉樹堂查抄該革員家産。仍責成盛宣懷設法購拏，毋任遠颺，致干重咎。至該革員虧挪公款三萬七千餘圓，即著盛宣懷如數賠繳。

戊午，諭内閣：前因康有爲、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諭令海疆各督撫，懸賞購綫，嚴密緝拏，迄今尚未弋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髮指。著南北洋、閩浙、廣東各督撫再行明白曉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爲、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係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萬一該逆等早伏天誅，只須呈驗屍身，確實無疑，亦即一體給賞。此項銀兩並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交犯，即一面驗明交銀，免致展轉稽延。如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至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拏懲辦。此外如尚有該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毀，以伸國法而靖人心。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州灣租界業與法人勘定，並議界約七款，租期九十九年，繪圖呈覽。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八 二月丙戌，以鄧華熙爲貴州巡撫，毓賢爲山西巡撫，袁世凱爲山東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六〇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墨西哥國訂立通商招工，各設專使領事約款二十條，請旨批准。如所請行。

己亥，諭：李鴻章電奏，探聞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戰裙等件，名爲新黨勤王，實欲襲城起事。已密商港督查禁，惟慮激則生變，平毀康墳，似宜稍緩等語。此等叛逆之徒，狼心思逞，正復何所不至。惟地方百姓，明曉大義者多應知順逆，即間有被其煽惑者，該署督當設法解散，一面密飭嚴拏，妥籌布置，毋任釀成巨禍。至所稱平毀康墳，恐致激變，語殊失當。康逆罪大惡極，如直欲乘機起事，豈留一逆墳所能遏止？該署督身膺疆寄，惟當不動聲色，力遏亂萌，儻或瞻顧徬徨，反張逆燄，惟李鴻章是問。

諭：前據盛宣懷等覆陳籌議增税事宜，當以該京卿等所籌進口洋貨税釐併徵，並將出口土貨向完半税者改完釐金，以抵虧釐之數，於内地各省釐金有無窒礙之處，寄諭該京卿等詳慎辦理矣。事關饟項大局，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户部將盛宣懷、聶緝槼所籌各節利弊若何，會同詳細籌議具奏，毋稍遷就。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九 三月庚申，以剛毅爲吏部尚書，立山爲户部尚書，調敬信爲兵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六一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榮禄奏，遵議袁世凱奏籌饟練兵酌擬辦法並擬定軍名請旨一摺。山東爲海疆要地，關繫最重。上年冬間，榮禄本有請練馬步二十營旗之奏。今該撫所陳各節，自係爲通籌全局起見，著照所請，即就東省現有各營汰疲去冗，分别裁調，集成新兵二十營，增立一軍，仿照武衛各軍營制，另訂饟章，認真訓練。其所籌新饟四十萬兩，皆係有著的款，即著照擬舉辦，以收實效。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禄奏稱，直隸地方有外來之義和拳會到處煽誘愚民，藉辭與教民尋釁，現在設法彈壓解散等語。畿輔重地，豈可任令匪徒糾結滋生事端？提督梅東益，道員張蓮芬在直年久，熟悉地方情形，應即責成該二員相機辦理，切實開導。諭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踐土，自應彼此永遠相安。遇有兩造争執之案，論是非不分民教，務在持平辦理，毋稍偏徇。民間學習拳技，自衛身家，亦止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是在該督嚴飭地方官吏準情酌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也。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盛宣懷等覆陳增税事宜各摺片。洋税爲國家歲入大宗，前因饟項支絀，特派盛宣懷、聶緝槼會同赫德，將加税事宜查照條約，籌議辦理。該京卿等所擬將進出口貨物照時價另行覈估，暨外國煙酒等物分别納税，均屬有利無害。現在修約届期，即著盛宣懷、聶緝槼會同赫德，照會各國公使，將此次修改税則緣由，聲明大旨，即就以上兩端先行開議，以免延誤。至該京卿等所議釐税併徵，係專指洋貨而言，與土貨釐金尚無關涉。此事利害出入關繫甚大，如果確有把握，則每年可增千百餘萬之進款，於大局實有裨益，亦不宜諉延觀望，致失事機。所有洋貨加税免釐一事，著南北洋大臣、兩廣、湖廣、四川、閩浙各總督、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各巡撫，查照盛宣懷等及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原摺，參以本省情形，按之中外時勢，如何可有利而無害，如何可利重而害輕，勿持兩端，勿執成見，務即妥爲籌定。限於一箇月内迅速覆奏，聽候諭旨遵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九 己巳，李鴻章奏：臣欽奉恩命考察商務，自以鼓舞華商，開通海外諸埠，爲入手要義。兹查廣東地接南洋，中外輻輳，工藝精巧。惟山多田少，人户蕃衍，土産米穀不敷民食，每賴安南、暹邏洋米及鎮江、蕪湖米商源源接濟。而香山、增城所産絲苗銀黏等項上色細米，轉以運出外洋舊金山等埠，爲粤民食用。以貴易賤，以少易多，因而惠濟貧民，養育黎庶。是以欲振商務，必先力顧民天；欲厚民生，必先整飭米政。現擬廣東省城開設商務總局，即委廣東布政使丁體常、按察使吴引孫總理局務。先將各埠運入之米，查勘豐歉，以劑價值之平；次核轉輸，以節舟車之費；又招集米商，分設棧店，以時糴糶，酌中定價，嚴禁居奇壟斷。而運出之米，仍照前督臣張之洞奏定之案，每年以五十萬石爲額，每石抽徵出口經費洋銀一圓，准商棧領照承運。仍派九龍、拱北兩關税務司，認真稽徵，以杜弊混。米政既舉，然後將絲、茶、百貨器用服物等事，逐件推行，務期土貨外銷，利權漸挽。惟是振興商務，事緒紛繁，兩司政務孔殷，祇能舉其大綱，勢難詳其條目。查有奉旨交臣差遣道員劉學詢，籍隸本省，熟悉商情；又已革候補道王存善，仕粤多年，精明幹練，情形亦熟，均堪派令會辦局務，俾專責成。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四六二 四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山東威海界務，英人自行履勘，膠登百姓不服，聚衆阻止。經袁世凱電請英員緩勘，以便開導明白，再行委員會勘，英員竟置不理，現已釀成釁端。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與竇納樂剴切申論，令其電致威海英員暫緩勘辦，萬不可一味操切從事，以致不可收拾。仍一面電知袁世凱，先行設法解散，並詳切開導紳民，勿再自貽伊戚，是爲至要。

壬午，諭，電寄各省督撫：前因盛宣懷等籌議加稅一事，業據户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奏，寄諭各督撫，限一月内查議覆奏。洋貨稅釐併徵，其緊要關鍵，總須先將洋貨釐金查明每年實收若干，與關稅增收之數兩相比較，贏絀不難立見。著該督撫迅將前三届實收洋貨釐金數目，確切查明，先行電奏。仍遵前旨，將加稅詳細情形，按限據實奏覆，勿得遷延觀望，致誤開議限期，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五九 庚寅，西藏辦事大臣文海卒，照尚書例賜卹，並賞其子成楷以主事用。

《德宗實録》卷四六一 癸巳，直隸總督裕禄奏，義和拳會始自山東，皆係無籍游民託言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體，金刃不入，槍礮不傷，誘惑鄉愚，無非爲牟取衣食之計。現在飭令提督梅東益、道員張蓮芬等隨處稽查，督同地方各官切實開導，以期保安黎庶，消患無形。得旨，著即督飭地方官隨時彈壓，仍遵前旨分別辦理，毋稍偏縱。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直隸地方拳教相鬨，疊經諭令該督派員分別彈壓解散。乃聞近畿一帶派出之帶勇員弁，辦理不善，甚至縱容兵勇以查拳拳匪爲名，擇肥而噬，勒索鄉愚，以致閭里騷然，良民不能安堵，似此情形必致釀成事變。著裕禄嚴飭帶兵各員及地方文武，查明實在滋事拳匪，指名拏辦。儻或任意株連，藉端訛索，波及無辜，即當從嚴懲辦。總期匪徒知懼，良善獲安，是爲至要。

丁酉，命兩廣總督譚鍾麟留京當差，實授李鴻章爲兩廣總督。

戊戌，山東巡撫袁世凱奏：遵議洋貨稅釐併徵事屬可行。得旨，著户部歸案覈辦。

《德宗實録》卷四六三 五月癸卯，諭：電寄裕禄，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長辛店一帶車站局廠，均被焚燬，亟應懲前毖後，認真彈壓。著裕禄飭令聶士成，將盧保、津盧兩路電綫、鐵道專派隊伍，妥爲保護，毋任再有疏虞，是爲至要。

庚戌，諭内閣：西人傳教，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爲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間，教士亦難偏查其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爲名，欺壓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屢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爲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如有藉端生事，即應嚴拏懲辦。是教民、拳民均爲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不分教會，即有民教涉訟，亦曾諭令各地方官持平辦理。乃近來各府廳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誤，平日既未能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爲辦理，致使積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爲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擾，拆毀鐵路，焚燒教堂。至鐵路原係國家所造，教堂亦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毀？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簡派順天府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曉諭，該團民等即遵奉一齊解散，各安生業。儻有奸民會匪從中慫恿煽惑，希圖擾害地方，該團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懲辦。若再執迷不悟，即係叛民，一經大兵勦捕，勢必父母妻子離散，家敗身亡，仍負不忠不義之名，後悔何及？朝廷深爲吾民惜也。經此次宣諭之後，如仍不悛改，即著大學士榮禄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各率所部，實力勦捕，仍以分别首從，解散脅從爲要。至派出隊伍，原所以衛民，近聞直隸所派之軍，不但未能保護彈壓，且有騷擾地方情事，即著直隸總督裕禄嚴行查辦，並著榮禄派員查訪。儻有不肖營哨各官，不能嚴束勇丁，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此旨即著刊刻謄黄，徧行曉諭軍民人等一體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甲寅，諭：端郡王載漪著管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尚書啓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那桐，均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現在時事艱難，該王大臣等務當實心任事，以副委任，不准固辭。

諭：廖壽恒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德宗實録》卷四六四 丁巳，諭：十五日永定門外，有日本書記生杉山彬被匪徒戕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鄰國駐京人員，本應隨時保護，況現在匪徒蠭起，尤宜加意嚴防。疊經諭令各地方官認真巡緝，密爲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案，該地方文武既疏於防範，兇犯亦未登時拏獲，實屬不成事體。著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拏，務獲兇犯，盡法懲治，儻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

諭：前據裕禄報稱，日内有洋兵千餘，將由鐵路到京等語。現在近畿一帶土匪滋事，辦理方形棘手。各國使館先後到京之兵，已有千餘名，亦已足敷保護。儻再紛至沓來，後患何堪設想。著裕禄迅將聶士成一軍全數調回天津附近鐵路地方，扼要駐紮。儻有各國兵隊欲乘火車北行，責成裕禄實力禁阻。並著聶士成整齊隊伍，備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務並著督飭羅榮光一體戒嚴，以防不

測。如有外兵闌入畿輔，定惟裕祿、聶士成、羅榮光等是問。

戊午，諭：頃聞義和團衆，約於本日午刻進皇城地安門、西安門，焚燒西什庫教堂之議，業經弁兵攔阻，仍約於今晚舉事，不可不亟爲彈壓。著英年、載瀾於拳民聚集之所，務須親自馳往，面爲剴切曉諭。該拳民既不自居匪類，即當立時解散，不應於禁城地面肆行無忌。儻不遵勸諭，即行設法拏辦。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著迅速來京，兩廣總督著德壽兼署。袁世凱著酌帶所部隊伍迅速來京，如膠澳地方緊要，該撫不克分身，著揀派得力將領統帶來京。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辛酉，英、俄、德、法、美、意、奥、日本聯軍攻大沽礮臺，據之。

庚申，諭：近因民教尋仇，訛言四起，匪徒乘亂，燒搶迭出。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著榮祿迅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衛，不得稍有疎虞。如使館眷屬人等有願暫行赴津，原應沿途一體保護，惟現在鐵路未通，若由陸道行，防護恐難周妥，應仍照常安居，俟鐵路修復，再行查看情形，分別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六四　辛酉，諭：近因民教尋仇，匪徒乘機燒搶，京師内外擾亂已極。著各直省督撫，迅速挑選馬步隊伍，各就地方兵力饟力酌派得力將弁，統帶數營，星夜馳赴京師，聽候調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

甲子，諭：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勦撫兩難。洋兵麕聚津沽，中外釁端已成，將來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誼同休戚，事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饟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事勢緊迫，企望之至！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甲子，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被戕。

庚午，諭：昨已將團民仇教勦撫兩難，及戰釁由各國先開各情節，諭知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矣。惟爾各督撫度勢量力，不欲輕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無如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徧，其衆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勦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矣。爾各督撫若知内變如此之急，必有寢食難安奔問不遑者，安肯作此一面語耶？爾各督撫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如有疎失，惟各該督撫是問。

庚午，劉坤一、張之洞電令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議訂東南保護約款九條。

《德宗實録》卷四六五　六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已革户部侍郎張蔭桓著即行正法。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壬午，諭：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兼充北洋大臣。現在天津防務緊要，李鴻章未到任以前，仍責成裕祿會同宋慶妥籌辦理，不得因簡放有人，稍涉諉卸。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已調補直隸總督，著該督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國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爲殷盼；否則即出陸路兼程前來，勿稍刻延，是爲至要。

我軍與各國聯軍戰於八里臺，聶士成死之。

《德宗實録》卷四六五　庚寅，以前吏部尚書崇綺爲户部尚書。

辛卯，諭内閣：此次中外開釁，起於民教之相鬨，嗣因大沽礮臺被占，以致激成兵端。朝廷誼重邦交，仍不肯輕於決絶，疊經明降諭旨，保護使館，並諭各直省保護教士。現在兵事未弭，各國商民在中國者甚多，均應一律保護。各將軍、督撫查明各國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縣者，按照條約均一律認真保護，不得稍有疏虞。上月日本書記杉山彬被戕，正深駭異，乃未幾復有德國公使被害之事。該公使駐京辦理交涉，遽遭傷害，惋惜尤深，應仍嚴飭勒拏兇手，務獲究辦。所有此次天津開戰後，除戰斃不論外，其因亂無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損失物産，著順天府、直隸總督飭屬分別查明，聽候覈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癸巳，命宋慶、馬玉崑、裕祿恢復天津。

《清德宗實録》卷四六五　壬辰，又諭：電寄李鴻章，據奏，籲懇救護各國使臣摺已悉，現在各國使臣均平安無恙。著李鴻章電知楊儒等，轉告各國外部勿念。該督即迅速兼程北上，勿再刻延，仍將啟程日期電聞。

癸巳，諭：李鴻章等奏，遵議暫行停還洋款，據實覈計，請旨遵行一摺。據稱洋款若停，牽動内地釐金，亦礙小民生計，轉於饟需有害，京饟及北上諸軍饟

項，無從接濟等語。初議停還洋款，原因湊濟軍需起見，儻各海關如常抽稅，內地釐金亦不短絀，即著照所議，查照成案，按期解還歸款，用昭大信。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現在事機日緊，各國使臣亦尚在京，疊次電諭李鴻章兼程來京，迄今並無啟程確期電奏。該督受恩深重，尤非諸大臣可比，豈能坐視大局艱危於不顧耶？著接奉此旨後，無論水陸，即刻啟程，並將啟程日期速行電奏。

《德宗實録》卷四六六 七月癸卯，直隸總督李鴻章電奏，調補直督二十五日到滬，屢奉電促，星夜北上。二十年北洋，經營粗就，一旦敗壞，深懼無可措手。盛暑馳驅，感冒腹瀉。俄國並無信船在滬，容俟稍愈，由陸前進。得旨，李鴻章電悉，現在事機甚緊，著仍遵前旨迅速北來，毋再藉延。

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戰事方殷，合詞敬陳管見，請授李鴻章全權，就近在滬與各國電商，藉探消息，緩其進兵，以間敵謀，而紓國難。得旨，留。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癸卯，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棄市。

丁未，又諭：前因近畿民教滋事，激成中外兵端，各國使臣在京者理應一律保護。疊經總理衙門王大臣致函慰問，並以京城人心未靖，防範難周，與各使臣商議，派兵護送前往天津暫避，以免驚恐。即著大學士榮禄豫行遴派妥實文武大員，帶同得力兵隊，俟該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爲護送。儻有匪徒窺伺搶掠情事，即行勦擊，不可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以前，如有通信本國之處，但係明電，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爲辦理，毋稍延閣，用示朝廷懷柔遠人，坦懷相與之至意。

庚戌，各國聯軍據我楊村，直隸總督裕禄死之。

癸丑，李鴻章電致軍機處：鴻章抵滬後，觸暑腹瀉，本擬稍痊即行，乃連瀉不止，精神委頓。因念國事至急，理當盡瘁，惟半月以來元氣大傷，夜不成寐，兩腿輭弱，竟難寸步，醫藥雜投，曾無少效。擬懇聖慈賞假二十日，俾息殘喘，儻假內見愈，仍力疾趲程北上。乞代奏。上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昨已授爲全權大臣，與各國外部商辦一切，事機至迫，所請賞假之處著毋庸議。

兵部尚書徐用儀、户部尚書立山、内閣學士聯元棄市。

《清德宗實録》卷四六七 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十三日已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結一切事宜，並電知各國外部先行停戰。著宋慶即將此旨照會各國前敵統兵大員，先行商議停戰；仍一面穩慎紮營，若各國統兵官尚未得各外部訓條，仍前猛進，自應悉力抵禦，以挫其鋒，毋稍誤會。

丁巳，諭：寄宋慶，現據探報洋兵已抵通州，京城防務，萬分喫緊。著該提督迅即來京，商辦城守事宜，毋稍刻延。

吉林將軍長順奏，琿春、三姓同日失守，甯古塔垂危，請速催援兵。又軍械缺乏，請飭南洋籌撥。得旨，著長順就現有兵力設法堵禦，其軍械著劉坤一勻撥。

戊午，諭：京師萬分喫緊，著速催兩江、湖南、山東、河南、安徽各省勤王之師，星速北上。劉光才素稱得力，著即行帶隊北上。

戊午，諭：電寄李鴻章，電悉，據楊儒原電所稱，似俄亦有停戰之意，自可先從俄國辦起。通電一節，業已照行，護送各使出京一節，屢經函牘頻催，竇使等現以請示外部爲詞，尚未覆准定期。惟奉天之蓋平、熊岳，吉林之三姓、琿春，黑龍江之愛琿，現已均爲俄據。如俄實願先行停戰，並許勸阻各國，則東省被擾各處，先當有説以處此。著李鴻章穩慎通籌，如果確有把握，自當諭飭增祺等一體停兵也。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〇 戊午，各國聯軍逼京師。

己未，各國聯軍入京師。

庚申，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啓鑾出德勝門，駐園。

壬戌，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至懷來縣，駐蹕。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七月二十一日洋兵猛攻入城，圖撲宫禁，勢甚危險，朕不得已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慈駕暫行西幸。此次釁起民教互鬬，朝廷辦理爲難情形，已歷次備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除亂民爲辭，於國家並無他意。而似此舉動，殊屬不顧邦交，未符原議。且中國於駐京各使臣始終委曲成全，未嘗失禮，尤不應如此相待。昨已派榮禄、徐桐、崇綺留京辦事，然當各國氣勢方張之際，恐在京未能遽與開議。該大臣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爲外人所信服，國事如此，不知該大臣正復如何憤激？著即迅籌辦法，或電各國外部，或商上海各總領事從中轉圜，務期竭盡心力，爲國家捍此大患。朕不勝翹盼之至！

丙寅，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啓鑾行六十里，至宣化府駐蹕。

丁卯，諭：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爲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爲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當此創鉅痛深之後，如猶惡聞諍論，喜近讒諂，朕雖薄德，自問當不至此。設平日未懷忠悃，臨時漫摭浮詞，甚或假公濟私，巧爲嘗試，則爾諸臣之負朕實深，苟具天良，不應有此。所冀內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幾集思廣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實惓惓有厚望焉！

己巳，諭全權大臣李鴻章：准其便宜行事，將應辦事宜迅速辦理，朕不爲遥制。接奉此旨後，先行覆奏，以慰廑系。

《清德宗實録》卷四六八　八月辛未，大學士崑岡等奏：鑾輿西狩後，臣等於二十七日晤税務司赫德，據云各國並無害國傷民之意，如有大臣出頭商辦，定可轉危爲安。慶親王奕劻在總署多年，各國最爲信服，願與早日商議和局，遲則恐有他變，謹合詞籲懇，請迅飭回京，速定大計。

壬申，諭李鴻章：著即乘輪船來京，會同慶親王商辦一切事宜，毋延。又諭，寄總税務司赫德：本日據崑岡等奏報京城會晤情形，知該總税務司目擊時艱，力維大局，數十年借材異地，至此具見悃忱，朕心實深嘉慰。現已派慶親王即日回京，會同該總税務司與各國妥商一切。又寄全權大臣李鴻章諭旨一道，即由該總税務司向各國商借輪船，派員將諭旨賫送上海，俾李鴻章得以迅速來京，會同慶親王商辦事宜。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一　諭：毓賢著開缺另候簡用，山西巡撫著錫良補授。

調陶模爲兩廣總督，以魏光燾爲陝甘總督，岑春煊爲陝西巡撫。

甲戌，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至山西大同府駐蹕。

《德宗實録》卷四六八　壬午，户部尚書崇綺，持躬端正，學問優長。【略】詎本日據榮禄奏，七月二十一日以後，榮禄偕該尚書退守保定，該尚書因恢復無力，竟於本月初二日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洵能舍生取義，大節無虧。覽奏曷勝震悼。崇綺著照尚書例賜卹。

諭：幫辦武衛軍事務前四川總督李秉衡，持躬廉正，辦事公忠。【略】乃聞李秉衡以兵敗潰退，竟於七月十七日殉節於通州之張家灣。雖尚未見奏報，而訪聞業已確實，悼惜之懷，曷云能已。著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一　癸未，諭：朕此次恭奉鑾輿暫幸太原，當經先後派出榮禄、徐桐、崑岡、崇禮、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陳夔龍充留京辦事大臣。復令慶親王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辦一切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榮禄奏稱，擬俟防務佈置妥協，即赴行在，當經諭令該大學士仍駐保定，力顧畿輔大局。茲據李鴻章疊次電請添派王大臣會辦議款，除已命慶親王奕劻星馳回京，並與劉坤一、張之洞函電互商外，即著添派榮禄會同辦理，並准其便宜行事。該大學士如已赴獲鹿，著即速回保定，俟李鴻章到津後妥爲商辦。大局所關，安危係之，存亡亦係之，該大學士爲國重臣，受恩最深，當不忍一意藉詞諉卸也。

《德宗實録》卷四六八　甲申，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自原平鎮啟鑾。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等，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會奏摺片，暨李鴻章初九日電奏，同日覽悉。七月二十一日之變，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該大學士等與國同休戚，力圖挽救，宗社有靈，實深鑒之。所陳各節，悉係目前最要機宜。慶親王奕劻計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復有旨加派榮禄會同辦理。現在俄户部允可撤兵，是機有可乘，不可一誤再誤。該大學士應即借乘俄艦，駛赴天津，先行接印，仍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

甲申，調兵部尚書敬信爲户部尚書，理藩院尚書裕德爲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爲理藩院尚書，户部左侍郎英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禮部右侍郎桂春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一　丙戌，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至太原府駐蹕。

《德宗實録》卷四六九　戊子，以江蘇巡撫鹿傳霖爲兩廣總督，調江西巡撫松壽爲江蘇巡撫。以河南布政使景星爲江西巡撫，河南按察使延祉爲布政使，直隸口北道鍾培爲河南按察使。

庚寅，諭：奕劻奏，遵旨回京並查看城內外情形各摺片。總税務司赫德，該王業已接見，各國命意如何，諒露端倪。李鴻章現尚未到，所有與各國應商事件，不妨先與開議，如何情形隨時具奏。李鴻章已疊次電催，並由該王設法再行

發電催促，以便會商辦理。至户部倉庫均有洋兵保護，該王令赫德婉商各國公使，先行交還。如能允從，即著溥良隨時撥給銀米，散放各營，以恤兵艱。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癸巳，諭内閣，此次釁端實由拳民肇禍，教民因而疑懼，以致兩不相下，擾攘非常。不知教民、拳民均我赤子，朝廷視民如傷。該教民等但能各安本業，自應照常保護，無所用其疑慮。著各省督撫諄飭各該地方官開誠布公，切實勸導，俾各教民咸知一視同仁之意，坦然無疑，如常安處。至拳民多被拳匪迫脅，亦何忍不分良莠，概加誅戮。並著各該地方官明白曉諭，即令解散歸農。儻仍敢糾衆麕集，不知感悟，一旦大兵所指，不分玉石，後悔莫及，勿謂不教而誅也。將此通諭知之。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事機萬緊，請將統率拳匪之莊親王等先行分别懲辦一摺。李鴻章計日到京，著奕劻與該大學士體察各國實在情形，究竟如何切實會商，即行具奏。

丙申，諭：廷雍奏，派營勦辦拳匪一摺。此次事變，實由拳民藉端肇釁，以致激成巨禍。現在順直各屬拳匪聚集處所，尚有三十餘州縣之多，亟宜嚴行懲辦，庶足以清亂源。即著督飭吕本元等認真勦辦，毋稍姑息。梅東益素不得力，著另派妥員前赴滄州接辦。各國藉口，總以代勦拳匪爲名，該護督務當迅速辦理，以絶禍根，毋貽彼族口實，是爲至要。

《德宗實録》卷四七〇 閏八月辛丑，諭内閣：大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爲惋惜。因思該使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加軫惜。著賜祭一壇，派大學士崑岡即日前往奠醊。靈柩回國時，並著南北洋大臣妥爲照料。抵本國時，著再賜祭一壇，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諭：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别重輕，加以懲處。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静、貝勒載瀛、載濴均著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著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著停俸；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著交都察院吏部議處，以示懲儆。朕受祖宗付託之重，總期保全大局，不能顧及其他，諸王大臣等謀國不臧，咎由自取，當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

命兩廣總督鹿傳霖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一 壬寅，諭：大日本駐京使臣書記杉山彬被殺一事，前經降旨緝兇懲辦。因念該書記既在使館當差，理應一律保護，乃因事出倉猝，遽爾被戕，實深軫惜。著派禮部右侍郎那桐前往致祭，並賞給祭葬銀五千兩。靈柩回抵本國時，著内閣侍讀學士李盛鐸派參贊官一員再行奠醊，以示篤念友邦惋惜不忘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四七〇 壬寅，調陝甘總督陶模爲兩廣總督，以陝西巡撫魏光燾爲陝甘總督，甘肅布政使岑春煊爲陝西巡撫。

壬寅，解山西巡撫毓賢職，以湖南布政使錫良爲山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七一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張之洞等奏，逆黨圖謀不軌，派營勦辦一摺。康有爲大逆不道，久稽顯戮。其逆黨唐才常等，膽敢潛匿上海，創設自立會，散放富有票，句結各處會匪，意圖煽惑人心，擾亂大局。覽所奏種種悖逆情形，實堪髮指。除沿江沿海一帶已飭各該督撫嚴拏懲治外，該逆窮凶極惡，難保不遣其餘黨於北五省地方放票句結，希圖一逞。且摺内所指該逆已派人糾合大刀會，並逆黨孫汶，已到山東。至湖北襄陽等處，界連豫省，年來旱荒，飢民衆多，亦有會匪開堂放飄之事。並查有匪首潛往河南信陽州一帶，謀劫北上諸軍軍火情事。是該逆黨與實繁有徒，其句引山東、河南會匪，已有明證。況直隸、山東正值拳匪滋事，陝西亦有飢民，儻該逆匪等句串一氣，互爲聲援，一朝竊發，其禍曷可勝言！著李鴻章、袁世凱、錫良、裕長、端方通飭所屬，嚴密稽查，認真拏辦。如果該州縣能將放票句結之首要匪徒拏獲，餘黨解散，消患無形，准其從優保獎。儻因循疏縱，漫無覺察，以致養癰貽患，定即嚴加懲處，決不寬貸。此事關繫重大，李鴻章等務當密速飭辦，隨時查察考覈，不得以接奉諭旨恭録通行，遂爲了事。

調湖北巡撫于蔭霖爲河南巡撫，河南巡撫裕長爲湖北巡撫。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等合詞籲懇，事定回鑾，先行宣示各摺片。此次拳教紛争，勦撫兩難，以致釁啟鄰邦，震驚宫闕。朕恭奉慈輿，於槍林彈雨之中倉皇西幸，中途跋涉蒙塵，艱苦萬狀，有爲該督等所不忍聞者。朕馭下無方，業經引咎自責，並將辦理不善之王大臣，分别重懲。原期和議速定，早日回鑾，以安宗社而定人心，豈有甘就偏安，輕棄京師之理？惟現在奕劻、李鴻章在京與

各國使臣尚未開議，洋兵在京分段據守，即來往官民尚難自便，若遽議回鑾，試問是何景象？但使各國與中國真心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勿强以所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至目前巡幸長安，原係暫行駐蹕，前降諭旨，意甚明晰。凡此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豈該督等老成謀國，尚未能仰體及此耶？此中機括，朕籌之已熟，該督等惟當謹守封疆，接濟行在，朕實有厚望焉！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一　己未，諭：慶親王奕劻著授爲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應議事宜。劉坤一、張之洞均著仍遵前旨會商辦理，並准便宜行事。該親王等務當往還函電熟商，折衷一是，毋得内外兩歧，致多周折，是爲至要。

乙丑，奕劻、李鴻章電致行在軍機處，閏八月十八日鴻章抵京，正與奕劻晤商。適接駐美伍使真電，美外部文稱，電傳初二諭旨，兹奉總統諭，中朝懲辦諸王大臣足見推誠相待。惟細繹旨意，仍多疑慮。各駐使僉稱端王罪魁，若不嚴懲，無以謝各國。剛毅、趙舒翹亦釀禍首惡，重治方足蔽辜。當電康使確查，此次未及查辦者，尚有幾員，並查明奉旨懲辦。諸人有無徇縱，至如何懲辦，應使各國皆知果然確辦，方是核實。廷芳得文後，即詣外部宣朝廷德意。外部稱中朝須嚴放流竄殛之典，方免列邦漸侵内治自主之權，美與中睦，故以情告。並云兩宫早日回鑾，諸事方有主裁，亦免意外生變，務請轉奏等情。查嚴懲罪魁各節，不獨美主此議，俄、法、英亦以此迭相詰責。況德主覆電，已明言執政王大臣並各省大小臣工所犯之罪，原應論死，如能定其應得之罪，始足以折服各國之心。並欲准受害各國所派之官，幫同查辦。議和之時，須雪無辜受害各人員，抵償各罪。是各國異口同聲，不加懲辦，斷難就議。聞德統帥仍令聯軍往攻保定，難保不意存追襲，必欲得禍首而甘心。若能此時自行懲辦，當可止其西犯。縱不能盡如所請，亦應將致亂諸王大臣分別從嚴治罪安置，萬不可仍隨行在，使各國有所藉口，致稽開議，伏乞聖裁。請代奏。上諭軍機大臣等：奕劻、李鴻章皓電悉。此次肇禍諸臣，前經按照情罪輕重，降旨分別懲辦。朕心一秉大公，毫無掩護。即如怡親王溥静、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迭次電奏，均未指出，朕亦據實一體懲辦。可知此事始末，中外傳聞未必盡確。而朕之懲處諸王大臣，並無徇縱，亦可昭然共揭。所有已革之王貝勒等，業已不准其隨侍行在。其嚴議議處諸王，俟各衙門議覆之日，再行降旨示懲。至山西民教仇殺，巡撫毓賢辦事操切，業經開缺不用。此外尚有何員，並無主名，無憑查辦。以上各情形，奕劻皆所深知，亦當會同李鴻章與各國使臣明白宣示，切實磋磨，俾釋疑議。否則渾言懲處之重輕，泛指查辦之疏漏，反覆詰責，開議無期，恐大局將益不可問。至如所請處分該親王等，亦知其不可。惟究應如何分別輕重，辦理得當之處，不妨擬議密奏，候朕定奪。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二　九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錫良電稱，洋兵頭隊已到新樂、正定一帶，意在西犯等語。保定以禮接待，雖無異議，若意在西犯，勢難聽其長驅直入。奕劻、李鴻章速與各國使臣商辦，阻其前進，庶免有礙和局。儻竟置之不理，仍以迎護教士爲名，一意西驅，獲鹿等處防營，各執尚未停戰之説，（難斷）〔斷難〕束手以待。一面已電飭各統領嚴密防守，不准洋兵闌入豫、晉境内。如果洋兵先有開礮放鎗等事，即著各防營竭力抵禦。儻致有傷和局，不得謂釁自我開。著該親王等迅即遵照辦理，並速電覆。目前正在議和，洋兵仍復西驅，究竟其意何在！該親王等不妨明向各國使臣請詢確情，一併電奏。

癸酉，調敬信爲吏部尚書，崇禮爲户部尚書，以貴恒爲刑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七二　丁丑，以理藩院尚書懷塔布兼署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廖壽恒因病解職，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鹿傳霖爲禮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七三　乙酉，又諭：本日禮部具奏，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萬壽禮儀一摺。現在時勢艱難，我聖母皇太后覽奏倍深感觸，一切典禮本欲概行停止，經朕再三籲懇，始蒙俯允。令朕於是日率同王公百官在便殿行禮，停止筵燕，其餘典禮均著停止。該部即遵諭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二　丁亥，工部尚書陳學棻卒，賜卹如例。

戊子，以瞿鴻禨爲工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七三　己丑，以禮部尚書鹿傳霖兼署工部尚書。

庚寅，諭内閣：此次肇禍諸臣，縱庇拳匪，開釁友邦，貽憂宗社，前經降旨分別懲處。現在京畿一帶拳匪尚未净盡，以致地方糜爛，生民塗炭，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治，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友邦之憾。端郡王載漪，著革去爵職，與已革莊親王載勛，均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已革怡親王溥静、已革貝勒載瀅著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貝勒載濂，業經革去爵職，著閉門思過；輔國公載瀾，著停公俸，降一級調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著降二級調用；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派往查辦拳匪，回京覆奏，語多縱庇，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著免其置議；刑部尚書趙舒翹，查辦拳匪，

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無飾詞，著革職留任，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在山西巡撫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爲，情節尤重，著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諸臣疊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國使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仍據實一體懲辦，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袒，當亦薄海內外所共諒也。

庚寅，又諭，電寄奕劻等：此次肇禍諸臣加重處分，本日已明降諭旨宣示。朝廷准情定罪，毫無徇縱。著奕劻、李鴻章迅即切實向各使據理商明，剋日開議。若再遷延推宕，致誤事機，是則該親王等之責矣。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二 辛卯，調景星爲湖北巡撫，以李興銳爲江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七四 十月庚子，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查拏康有爲黨富有票會，以杜亂源。得旨：即著電知三江兩廣等省，一體密訪嚴拏，殲厥渠魁，解散黨與，務期淨絶根株，以遏亂萌。

壬寅，命浙江巡撫劉樹堂開缺候簡，以浙江布政使惲祖翼爲浙江巡撫。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本日據綽哈布電奏，奕劻、李鴻章有電，催令由江下駛，航海先赴旅順，與俄提督商議大略等語，已諭令照行矣。此事關繫緊要，應如何示以機宜，俾辦理得有依據，著該親王等詳晰電知綽哈布爲要。

乙巳，諭：電寄奕劻等，疊據錫良電奏，法兵西進不止，晉防日緊，恐致開釁等語。法兵西進，自爲尋仇起見，現在毓賢已擬嚴辦，初三日電諭想已轉告各使，著奕劻、李鴻章再與法使切實商阻，並告以晉省教案俟和議定後，再專派大員持平查辦，萬勿再行進兵，致礙大局而傷睦誼。該省自錫良到任以後，極力保護教士，安輯教民，目下民教相安，辦理甚爲妥協，並告各使儘可放懷也。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三 癸丑，以吏部尚書徐郙、户部尚書崇禮協辦大學士。

授王文韶爲大學士。

調鹿傳霖爲户部尚書，孫家鼐爲禮部尚書。

以善耆爲崇文門正監督，敬信副之。

丙辰，奕劻、李鴻章電致行在軍機處：聞各國條款大致商定，德使忽謂臣等，前奉全權電旨不合式，不能開議，請援照二十一年馬關議約，奉有全權大臣用寶敕書，以昭慎重。與之駁辯再四，堅持不允。英、俄、日本皆從此議，可否權宜酌辦？由京恭録諭旨：在大內請用御寶，臨時給閱，免其藉詞延宕開議日期。乞代奏，請旨遵行。上諭軍機大臣等：奕劻、李鴻章諫電悉，全權敕書用寶，即著照所請辦理。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浙江衢州教案，著派盛宣懷會同惲祖翼迅速認真查辦，妥爲了結，毋再延誤。

《德宗實録》卷四七四 辛酉，出使美日祕國大臣伍廷芳奏：中墨約章經已簽押互換。下所司知之。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將毓賢發往新疆，著即日起解，毋再遲延。

丁卯，諭：增祺等奏，詳陳奉省情形，並自請治罪各摺片。現在東三省俄國已許交還，業經諭令奕劻、李鴻章知照該將軍等，與俄員晤商接收。據奕劻等電奏，該將軍尚在義州，即著馳回省城，妥與俄員商辦，並隨時電商奕劻等指示一切，期臻妥協。增祺等於此次事變，未能豫爲籌畫，以致地方蹂躪，皆屬咎無可辭。增祺、玉恒、清銳、崇寬、薩廉、溥頤、鍾靈等均著交部議處。晉昌前已有旨開缺，聽候查辦，即著先行革職。

《德宗實録》卷四七五 十一月癸酉，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逆犯康有爲遣黨潛入長江，散放富有票，句串會匪，謀爲不軌。在桐城地方，宰牲祭旗，擾及大通，派兵會勦，一律盪平。出力文武各員，知府李光鄴、副將王世雄等請獎。下部議。

庚辰，諭：電寄奕劻等，楊儒著授爲全權大臣，與俄國商辦接收東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誼，允許交還，一切辦法，須臻妥協。著楊儒審時度勢，悉心籌畫，隨時電商奕劻、李鴻章互相參酌。並著奕劻等傳諭東三省將軍，遇事妥爲經理，毋稍歧誤。

癸未，命宗人府府丞盛宣懷充會辦商務大臣。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據奏，請調大員隨辦各國稅則條約一摺。盛宣懷已有旨派充會辦商務大臣，徐壽朋著即來京幫同辦理。此次商務條約事宜，韓國交涉事件，暫派參贊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三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通商行船必先將前約或廢或停始能更改，具載公法。本年戰事止在北方，彼時東南各省曾與各國立有互保之約，通商行船一切照常。此次所議擬改通商行船約章，自應責成原議保護東南商務各督撫大臣切實婉商，免其修改；或如何變通，以資補救等語。著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悉心籌議，或電商各國全權大臣及外部據理辯

論。並電告奕劻、李鴻章一體妥議，隨時電奏。

《德宗實録》卷四七五　庚寅，全權大臣大學士李鴻章奏：天津城外各國通商口岸，俄國向無租界，現俄使擬求河東地一段，以爲通商市場。姑從所請，訂立草約，申明靠河鹽坨關繫緊要，劃出不入界内。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三　癸巳，電諭奕劻、李鴻章：條款大綱既已照允，自應次第辦理。其第一款爲德使克林德樹立銘誌之碑，如何方與德使品位相配，著即斟酌妥商，派員先行撰文，措詞務須得體。撰就後繕稿呈覽，候旨定奪。第三款日本書記生杉山彬，除業經降旨祭卹外，應用何典優榮，以謝政府，亦著酌定奏聞。至傳教章程務須商訂另立專條，以杜後患。

《德宗實録》卷四七五　丙申，諭内閣：現因時事艱難，下詔求言，原期廣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條奏多未能按切時勢，能言而不能行。昨據鹿傳霖面奏，夏震武復劾王文韶請治重罪。王文韶朝廷任用有年，克勤厥職，辦理洋務，尚能分别輕重，斟酌緩急，何得以傳聞臆度之詞，率請將大臣置之重典？殊屬冒昧。姑念迂儒，不達時務，雖其言過甚而心尚懷忠，免其置議。本日洪嘉與條奏繁徵博引，雖間有可採，究多窒礙難行。總之書生之見不免沽名，毋庸再行瀆奏。嗣後言事諸臣，務當擇其補偏救弊，切實可行者，静細敷陳，以副下詔求言之本意。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徑宥兩電悉，楊儒留電所稱，增祺派委已革道員周冕，往旅順與俄擅立奉天交地暫且約章九條畫押等語，閱之殊深駭詫。此事增祺始終並未奏明，周冕係已革道員，久已擯棄不用，即係暫且約章，該革員亦無議訂之權。此次東三省交收事宜，關繫甚大，楊儒既膺全權重任，著即責成向俄外部婉切辯明，務臻允協。增祺擅行委員，妄加全權字樣，殊屬荒謬，著交部嚴加議處。俄與中國訂交最久，近年於中國諸事，無不極力維持，此次許還東三省，尤爲深敦睦誼。想俄廷亦斷不至以該革員私畫暫且之約，遂執爲一成不易之據也。李鴻章曾赴俄國立有專約，更應統籌全局。東三省安危，所繫甚重，著仍遵前旨，隨時電商楊儒，參酌妥籌。總期吏治兵權，均不失我自主爲要。格使所言，當與力辯，以期共濟。尋兵部奏：增祺處分，應請革職。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四　十二月戊戌朔，理藩院尚書懷塔布卒，賜卹如例。辛丑，以工部左侍郎世續爲理藩院尚書。

丁未，諭：世有萬禩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略】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箇月内，悉條議以聞。

辛亥，以湖北巡撫景星爲福州將軍，未到任前以閩浙總督許應騤兼署。以江蘇布政使聶緝槼爲湖北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七七　癸丑，命福州將軍景星即赴新任，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兼署湖北巡撫。

丙辰，諭：電寄奕劻等，增祺元電悉，交還東省前已有旨授楊儒全權大臣，悉應由其在俄妥商辦理，今增祺復在旅擅行商定約章，必致又爲所藉口。著該親王等速電飭增祺迅回盛京，毋再多事干咎。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四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懲辦禍首一節，此次照會竟係變本加厲，自應極力剖析。惟往來辯論，夜長夢多，恐多延誤。但必須分别輕重，如能酌改遠戍固好，萬一故作刁難，意存叵測，或擇要辦到，如彼所云假死罪者，亦萬不得已之舉也。著奕劻、李鴻章密商酌辦，並查有無觀望别事，另有意見，一併電覆。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張佩綸著賞給翰林院編修，隨同李鴻章辦理交涉事宜。

以薛允升爲刑部尚書。

壬戌，諭：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奕劻、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勦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燄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主令鹵莽將卒

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經兩降諭旨，尚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著革去爵職。惟念俱屬懿親，特予加恩，均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爲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即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即行革職。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著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平日尚無嫉視外交之意，前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定爲斬監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兩人均著先行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著革職，並將卹典撤銷。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即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之關繫重大也。

諭：禮部尚書啓秀，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著先行革職。著奕劻、李鴻章查明所犯確據，即行奏明，從嚴懲辦。

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勦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户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内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俱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勤，應即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該部知道。

《德宗實録》卷四七七　癸亥，諭内閣：本年夏間拳匪搆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疊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覈。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得不爲爾天下臣民明諭之。

丙寅，諭：電寄盛宣懷，豔電悉。首禍諸臣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會列銜名，係屬隨同畫諾。且載勛爲首，業已重懲；英年爲從，例應減等，何得一律論死。趙舒翹查辦拳匪，亦係兼管順天府任内，照例派往，兩日即回，頗有解散覆奏，並無庇縱之詞，情實可原。著盛宣懷將此中情節會商劉坤一、張之洞與各國外部切實剖明，務從末減。至啟秀、徐承煜業經革職，如果應得重罪，亦當交回由朝廷按律懲辦，決不寬貸。仍將婉商各國情形，迅速覆奏。又諭：電寄劉坤一，沁電悉。張佩綸毋庸迴避，著即飭催上緊醫痊，迅速赴京，勿稍藉延。

光緒二七年　辛丑、一九〇一

《德宗實録》卷四七八　正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懲辦禍首一條業經按照照會辦結，則和局亟應早定，以便商令撤兵；所有各條亦宜迅速妥商籌辦，毋再宕延。昨擬改諭旨二道，不得已均照來電更正頒行，惟必須將傳教一事定立妥章，以免後患無窮，官民交困。儘可約同不傳教之俄、日兩國及雖傳教素最和平之美國公議，教士不得再有欺陵平民、干預詞訟等事，向法、德、英三國會議，妥定約章，永遠遵守。總期日後民教相安，若一味嚴束平民，激成大變，即各國教士教民亦大有不利。而中國之大員地方官，不勝罪愆，民情怨憤，人才消阻，何以爲國？此次大亂，亦實因教民平日欺侮良民，積忿莫洩，拳匪因而煽惑所致。聞各國公使亦頗知此中情形，務趁此商議條款之時，一併妥確商定平允專條，以杜後禍。

癸酉，諭内閣：此案首禍諸臣，昨已降旨分別嚴行懲辦。茲據奕劻、李鴻章電奏，按照各國全權大臣照會尚須加重，懇請酌奪等語。除載勛已賜令自盡，毓賢已飭即行正法，均各派員前往監視外，載漪、載瀾均定爲斬監候罪名，惟念誼屬懿親，特予加恩，發往極邊新疆永遠監禁，即日派員押解啟程。剛毅情罪較

重，應定爲斬立決，業經病故，免其置議。英年、趙舒翹昨已定爲斬監候，著即賜令自盡，派陝西巡撫岑春煊前往監視。啟秀、徐承煜各國指稱力庇拳匪，專與洋人爲難，昨已革職，著奕劻、李鴻章照會各國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監視。徐桐輕信拳匪，貽誤大局；李秉衡好爲高論，固執釀禍，均應定爲斬監候，惟念臨難自盡，業經革職，撤銷卹典，應免再議。至首禍諸人所犯罪狀，已於前旨內逐一明白聲敘矣。

癸酉，諭：電寄奕劻等，豪電悉，俄約已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照舊。第七款內「將金州自治之權廢除」，顯係據我土地，與全行交還之約相背。八款內「連界各處，如滿蒙及新疆之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于闐等處礦路及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他國；或他國人非俄允許，中國不得自行造路。除牛莊外不准將地租與他人」尤侵我自主之權。頃據劉坤一電稱日、英兩國之意，以中國此時與某一國定立條約，不可允其獨享利益以及壤土之權，必須與各國商辦方能保全等語。李鴻章從前曾與俄訂密約，中俄交際情形最爲熟悉。近日該國復到國書，情詞肫懇，聲明不侵我主權。現在事機萬緊，朝廷惟該大學士是賴。楊儒雖派全權，其約內極有關繫之處，仍須先與俄使切實磋磨；一面將劉坤一電稱各節，悉心體察。設專顧俄約而英、德、日各國援以相爭，是以一俄而掣動各國，後患將不可勝言。著奕劻、李鴻章設法統籌兼顧，能將俄與各國各不相下之處，銷融無迹，斯爲至善。

甲戌，諭：電寄奕劻等，魚電悉，據劉坤一、張之洞電稱，各國之意，均以東三省之約爲不然。此事關繫重大，非楊儒所能了結。朝廷深思熟計，急遽固非所宜，延緩亦恐誤事。著奕劻、李鴻章統籌全局，悉心擘畫，或婉商英、德、日、美、奧、義各公使，通籌一妥善辦法；或面商俄使，別圖補救。總之既不可激俄廷之怒，亦不可動各國之憤。李鴻章熟悉俄情，此中因應機宜，尤在該大學士之善爲操縱耳。本日據錫良等電奏，洋兵西進不止，我軍已退至晉界，如再前驅，勢難坐待。著奕劻、李鴻章迅速切商阻止，即日電復，升允已撤換矣。

庚辰，調江蘇巡撫松壽爲河南巡撫，湖北巡撫聶緝槼爲江蘇巡撫，河南巡撫于蔭霖爲湖北巡撫。

《德宗實録》卷四七九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呂海寰等，各處華民出洋謀生者甚多，無不眷懷故土，傾心內嚮。乃孫汶、康、梁諸逆，託爲保國之説，設立富有票會，煽惑出洋華民，斂貲鉅萬。若不詳切開導，破其詭謀，使知該逆等藉詞保國，實圖謀逆，乘機作亂，誠恐華民受其蠱惑，仍紛紛資助款項，蔓延日盛，爲患實深。著呂海寰、李盛鐸、羅豐禄、伍廷芳選派妥員，前往各商埠詳察情形，剴切勸諭。務令各華民曉然於該逆等並非真心保國，勿再聽其摇惑，輕棄貲財，以定人心而弭隱患。

庚寅，命山西巡撫錫良開缺候簡，調陝西巡撫岑春煊爲山西巡撫。以河南布政使端方護理陝西巡撫。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宥沁轉楊儒兩電均悉，俄約雖已多商改，然仍有窒礙之處，恐爲各國藉口，效尤圖我，並非望各國助我排解也。此約關繫利害甚重，必須詳細熟籌。期限太迫，務再商請展期，寬以時日，從長計議。如不肯緩，則第一款「吏治一切照舊」，則政權利權俱包在內；第二款「辦到之日」改爲「開辦之日」；第八款添「中國自辦，不在此例」；末款「長城鐵路」亦須再酌改輕，或有詞以謝各國，不致藉口。昨已電諭會同妥商酌辦。此事全賴奕劻、李鴻章。楊儒妥訂，總期訂酌以後，各國不至藉詞貽禍爲斷，朝廷非必堅持也。楊儒可明告外部，中國深賴俄爲保全，所請展限商改，實恐各國藉口效尤爲害，不能不慎重徐商，務請見諒爲要。

《德宗實録》卷四八〇　二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俄約關繫太重，疊經諭令熟權利害輕重，妥籌辦理，迄未據切實覆奏。昨據各督撫及各駐使紛紛電奏，皆以堅持不畫押爲害較輕。昨又具國書懇俄展限酌改，總以不背公約，各國不致藉口爲斷，亦未據楊儒覆奏。朝廷細思不遽畫押，僅只激怒於俄；畫則羣起效尤分據，其禍尤速。即著該王大臣等分告在京各使，中國不敢遽允俄約畫押，請先議公約。並著楊儒婉告俄外部，中國爲各國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無礙公約，不敢遽行畫押，請格外見諒。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英瀾侯既有各國駐使向中國聲明，公約未定以前不得與他國議立專約之語，奕劻、李鴻章必早知之，當日亟應先行商定公約。今呂海寰電稱，德外部亦云俄約須由各駐京使公議，至公約德自能在京照常辦洽等語。昨電旨飭楊儒向俄婉商，總照國書所懇，將有礙中國主權及關礙各國利益之處，全行删妥，不與公約相背，各國無可藉口，方能定議。疊次電旨已詳細聲明，設急難就緒，惟有切實商懇在京先定公約後，再議專約爲最妥。楊儒務當盡心竭力，婉切商懇，先定公約，想俄厚意保全中國，必能相諒。並著奕劻、李鴻章在京亦將此意向格使確商，即與各使迅速妥議，早定公約，以免牽

掣推延，致誤和局。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六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俄約限期已逾，萬難置擱不辦，必須籌轉圜之法。今擬四條如下：一、楊儒患病不能辦事，即應另簡使臣前往接替；二、東三省約章德、英、美、日皆請交與各使在京公商；三、俄廷現覆日本，第二節約内如侵礙中國主權及礙各國利益並無其事，則十一款内國書所指删去數項，及此外如有侵礙主權並各國利益者，自應盡除；四、中國仍願與俄如常敦睦，但迫於公論，須懇原諒。著奕劻、李鴻章按此四條照會格使，婉切商議候覆，並向各使速商定公約爲要。

壬子，諭：黄槐森著開缺另候簡用，廣西巡撫著于蔭霖補授。

癸丑，以錫良爲湖北巡撫。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岑春煊奏，山西教案繁重，請調員辦理一摺。在籍吏部主事勞乃宣，在籍廣西候補道魏瀚，直隸候補知府吕僧祥，著李鴻章、許應騤、余聯沅分飭各該員迅赴山西，交岑春煊差遣委用。

《德宗實録》卷四八一　三月丁卯，諭：電寄岑春煊，電悉，劉光才一軍撤入晉境，原爲德法退兵起見。本日據奕劻、李鴻章電奏，德兵已由火車西行，雖告德使轉商瓦帥阻止進兵，是否肯聽，亦無把握等語。獲鹿係法兵駐守，與德無涉，德忽倡議與法合兵西進，敵情叵測，不可不防。除電諭奕劻等，速告德、法公使，劉軍已撤，力阻洋兵西進外，著岑春煊仍確探情形，督飭各軍扼紮晉境，擇要嚴防，不可稍涉張惶，亦不可或有疏虞。儻洋兵仍進，迅即照會德、法兵官各扼疆界，一面電知全權理論爲要。

己巳，諭内閣：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變通政治，力圖自强，通飭京外各大臣各抒所見，剴切敷陳，以待甄擇。近來陸續條陳已復不少，惟各疆臣使臣多未奏到。此舉事體重大，條件繁多，奏牘紛煩。務在體察時勢，決擇精當，分别可行不可行，並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統匯之區，不足以專責成而挈綱領。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禄、崑岡、王文韶、户部尚書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遥爲參預。各該王大臣等，於一切因革事宜，務當和衷商榷，悉心評議，次第奏聞。俟朕上稟慈謨，隨時更定，回鑾後切實頒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無黨無偏之意。其政務提調各官，該王大臣等務擇心術純正、通達時務之員，奏請簡派，勿稍率忽。此事予限兩月，現已過期，其未經陳奏者，著迅速條議具奏，勿再延逾觀望。

命廣西巡撫于蔭霖開缺候簡，以雲南布政使李經羲爲廣西巡撫，貴州按察使林紹年爲雲南布政使。

丁丑，諭内閣：上年拳匪肇亂，京畿一帶多被擾害，以致各省人心煽動，焚燬教堂，傷害教士教民之案，層見疊出。朝廷屢降諭旨，飭令妥爲保護，乃地方官奉行不力，致釀事端，自應分别情罪輕重，予以懲處。【略】已故直隸總督裕禄，駐藏辦事大臣慶善均著追奪官職。浙江巡撫劉樹堂著革職永不敘用。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六　辛巳，奕劻、李鴻章電致行在軍機處文電悉。月朔法、英、德、日本四使，約那桐、徐壽朋、周馥赴德館討論賠償抵款。稱賠款須四萬五千萬兩，答以太多，則稱各國祇索實用之數，並無虚開。旋問中國究有何款可以作抵，答以賠款數目太鉅，甚難籌畫。海關税因鎊價今昔懸殊，擬按鎊價加收，以作抵款，於洋商無損，於中國有益。各使稱伊等亦有此意，但驟難商定，須另籌切實抵款。隨徧問鹽課、常税、折漕、土藥並開辦印花税、房捐等項，答以舊有之款均有要用，新籌之款驟難辦成，惟賠款總不可不籌，竭力騰挪，連海關加收，每年至多能籌至一千五百萬兩。各使稱如此則須六十年方能攤完，伊等擬請每年籌付三千萬兩，三十年可完。按借債週息五釐，二十年本利相平，四百五十兆三十年成九百兆，計週息三釐三毫有零，利息尚不爲重。答以分三十年攤單，款實難籌。各使又稱，内中尚有一二國願得現銀者，可否商借現銀付給？答以中國情願攤還，不願借債。是日各使相約，因赫德前曾分送節略，臚列京外各進款及改章辦法，該使等願借而談考證，並非與那桐等議事。及告以累年入不敷出，暨一切改章爲難情形，各使稱俟再商而散。嗣臣鴻章晤英、美、日本等使，均屬將賠款大減。美使稱，彼國政府謂中國力量不過能賠至三萬一千萬兩爲止，擬向各國勸減，但須籌備現銀；英使則稱四百五十兆兩可作準數；日本使則以洋貨加税爲是，但稱必須英國肯允；詢之英使，則稱中國税章將來必須大減，莫妙於將釐金及土貨出口税全行免去，專徵進口洋税。此豈一時所能辦到？臣奕劻面詢赫德，據稱各使意見不一，有願聽攤還者，有願索現銀者。如付現銀，必須借債，付四百五十兆之款，必須借六百兆，方能敷用。以週息四釐計之，三十年須加息七百二十兆，大不合算。又稱斷不可以抵款難籌推託，恐各國藉口，佔地自籌，爲害尤大。各使約須至四月底，方與全權會議。莫如及此閒暇，先與政府、户部、各督撫通盤籌畫，速定大計。總期能指有的款作抵，先辦撤兵，是爲要著。至自用無論如何爲難，於撤兵後另籌，則不受加費之累。若俟會

議時再行往覆籌商，各督撫意見不同，多煩商酌，恐議論未定而賠款又增數千萬矣。所言極爲有理，正擬電奏請旨飭下户部及各督撫，力顧大局，通盤澈籌，以解倒懸之急。適接軍機處來電，謹將籌議情形據實陳明。除電江督、鄂督外，請代奏。上諭軍機大臣等：願電已悉，償款一節已諭劉坤一、張之洞悉心籌畫，彼此電商定計。並諭各督撫就各省情形，每年節省若干，切實妥籌，以期湊集抵償。至展寬年限，議改銀數，仍著實心磋磨，毋稍鬆勁。擬索現銀者究係何國，萬不可允，並查覆。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奕劻、李鴻章電奏，各國索賠款四百五十兆各情，仍飭商寬期議減，分年攤還。此次償款爲數過鉅，自應分飭各督撫合力通籌。各省庫款支絀，朝廷固所深知，然當事處萬難，必須竭力籌措，確有指抵之款，庶不致各國藉口，侵我自主利權。著各省通盤覈計，將一切可省之費竭力裁節，至地丁、漕折、鹽課、釐金等項，更當剔除中飽，涓滴歸公。此外應如何設法之處，亦須悉心籌度，不遺餘力，以期湊集抵償。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其各激發天良，力維大局，不得以無款可籌，稍存諉卸。現在款議漸將就緒，爲期甚迫，著即將籌定情形迅速電奏。

命湖北巡撫錫良開缺候簡，以護理陝西巡撫端方爲湖北巡撫，陝西布政使升允署陝西巡撫。

丁亥，又諭：瞿鴻禨奏，各省教民，請編入册籍；教堂處所，須咨明立案，以便清查保護等語。現在議約之際，亟宜將傳教妥定章程，以防後患。著奕劻、李鴻章歸入前次教案條陳，一併覈辦。

于蔭霖奏：臣於上年欽奉上諭，飭將回鑾經過地方，先期籌備。遵即委員周歷履勘，將擬辦情形繪圖貼説，專摺奏明；並飭司設立供支局，擇要撥款，派員籌辦在案。

《德宗實録》卷四八一　庚寅，諭：電寄劉坤一等，此次商議償款，中國常年度支，除指抵外不敷甚鉅，必須設法另籌。鹽務爲饋源大宗，近聞有欲謀攬辦者，更應自行認真豫籌辦理。從前四川鹽務經丁寶楨破除情面，切實整頓，至今增款甚鉅，自應仿照妥辦，以期加多庫款。著劉坤一、張之洞、奎俊、陶模、許應騤、魏光燾、袁世凱、岑春煊、余聯沅各就地方情形，詳加體察，應如何設法變通，剔除中飽，嚴緝漏私，痛革官商一切積弊，並酌量加釐加課之處，悉心籌議，迅速復奏。

癸巳，調禮部尚書孫家鼐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徐郙爲禮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八二　四月己亥，調廣西巡撫李經羲爲雲南巡撫，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丁振鐸爲廣西巡撫。

辛丑，調河東河道總督任道鎔爲浙江巡撫，以前湖北巡撫錫良爲河東河道總督。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奕劻、李鴻章奏，擬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一摺。所有應設司員額缺事宜，著政務處大臣會同吏部妥議具奏。尋會奏，遵擬外務部額缺，分設和會、考工、榷算、庶務四司，並設左右丞參議，優給養廉，暨各項章程。依議行。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陽電悉，各國賠款共四百五十兆，四釐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惟中國財力，止有此數，務須將本利覈定總數，寬展年限，力與磋磨爲要。

命工部尚書瞿鴻禨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陽電悉，償款四萬五千萬，各國既不允減，尚可照准。惟前奏聞索息一倍，計合三釐三毫零，仍照此商減爲要。中國財力已竭，各國皆所深知，並須展寬年限，方能勉籌。著即迅速商定，以便早日撤兵。

丙午，諭内閣：京師爲天下之根本，六部爲天下政事之根本。六部則例本極詳明，行之既久，書吏窟穴其中，漁財舞文，往往舍例引案，上下其手。今當變通政治之初，亟應首先整頓部務，爲正本清源之道，非盡去蠹吏，掃除案卷，專用司員辦公不可。兹值京師兵燹之後，各部署案卷不過十存四五，著即一併銷毀，以示廓清弊竇，鋭意自强之志。自此次銷燬以後，各部堂官務當督飭司員躬親部務，各視事之繁簡，另募書手若干名，專備鈔繕文牘之用，不准擬辦稿件，積壓文書。並著堂司各官，妥定簡明無弊章程，通限兩箇月咨送政務處大臣覆覈具奏，候旨頒行。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崑岡，近日疊據京師大小臣工籲請回鑾，在諸臣情殷依戀，具見悃忱。朕恭奉慈輿，暫駐關中，眷懷宗社，寤寐難安。亟欲早日回鑾，上安九廟之靈，下慰臣民之望。前已諭催奕劻、李鴻章迅定公約，俾洋兵早退，即行定期回鑾，並令傳諭官紳商民知之。著崑岡等再將此意傳旨，一體曉諭，俾衆共知。所有内廷及各衙門應行豫備之處，並著分别傳知，早爲辦理。

丁未，派工部尚書瞿鴻禨充政務處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壬子，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爲政之道，首在得人，況值時局艱危，尤應破格求才，以資治理。允宜敬遵成憲，照博學鴻詞科例，開經濟特科，於本屆會試前舉行。天下之廣，何患無才，其有志慮忠純，規模閎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學政，出具考語，即行保薦。並著政務處大臣擬定考試章程，請旨辦理。朝廷振興百度，母子一心，懲往日之因循，思得賢以輔治。爾諸臣當詳加延攬，各舉所知，共濟艱難，以維邦本。使中興人才之盛，再見于今，則深宫所禱祀求之者也。

諭：現在時事艱難，朕仰體慈懷，宫廷日用益崇節儉，所有各省每年例貢，除茶葉、藥材及有關於一切食物等項外，其餘一切食物，著一併永遠停止。

《德宗實録》卷四八二　癸丑，命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德國大臣，以前内閣侍讀學士張翼、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蔭昌爲參贊官。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甲寅，諭：翰林院爲儲才重地，在館各員自應講求實學，通達古今，以備朝廷任使。乃近日風氣，專以詩賦小楷爲工，敝精神於無用；而經世事務，或轉不暇考求，殊非造就人才之意。兹當變通政治之初，允宜首先整頓。嗣後編檢以上各官，應專課政治之學，以《大清會典》、《六部則例》爲宗，旁及古今政書，直省通志，凡有關經濟者，皆當究心。他如條約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諸書，聽其分門肄習。其有願赴南北洋學習者，亦准其在本署呈明，咨送前往。著掌院學士酌定課程，每月呈送劄記，擇其議論切實確有見解者，選録進呈，量予獎勵；其紕繆不正有害士習者，分别參劾。凡散館大考考差，均應一律變通。著掌院學士妥擬章程，咨送政務處王大臣覆核，請旨辦理。朝廷側席旁求，冀得通儒碩彦，朝夕論思，用恢治道，其各争自濯磨，以副朕求治作人之至意。

丙辰，諭：上年七月以來，倉卒播遷，朕侍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暫駐關中，瞬將經歲，睠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經諭令内務府大臣掃除宫闕，亟欲即日回鑾。惟現在時令已交仲夏，天氣炎熱，聖母高年，理宜衛攝起居，以昭頤養，萬難於溽暑之際，跋涉長途，自應俟節候稍涼啓蹕。兹擇於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輿，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著各該衙門先期敬謹預備。

《德宗實録》卷四八二　己未，諭内閣：奕劻、李鴻章奏，請嚴飭各省保護盧漢鐵路、電綫一摺。鐵路、電綫，爲國家興利之源，十數年來經營締造，疊撥鉅帑，方得麤具規模。乃上年拳匪之亂，盧漢鐵路及沿途電綫，肆意拆毀，幾致盡棄前功，殊堪痛恨。現在大局漸定，亟應及時修復，其經過地方尤宜加意防範。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州縣及各防營，認真辦理。該公司各項物料，均係動用國帑；購造工藝諸人，亦係國家招雇，均應一體切實保護，毋得稍有疏虞，致干參處。並著出示剴切曉諭軍民人等，務各仰體朝廷興作本意，家喻户曉，悉泯猜嫌。儻敢違抗，定即嚴拏重辦，以肅政令。至沿途巡護之兵，必須得力，應如何酌量歸併，隨時調遣之處，著督辦鐵路大臣妥議章程，奏明辦理。

庚申，諭内閣：本日奕劻、李鴻章具奏，各國議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各考試五年一摺。所有單開直隸省之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略】等地方均應停止文武考試五年，以爲輕信拳匪及闌教滋事者戒。即著各該省督撫學政遵照辦理，出示曉諭。

《德宗實録》卷四八三　五月丁卯，諭：電寄奕劻等，電悉，醇親王載灃初次出洋，一切言動諸宜謹慎，飲食起居隨時調護，並著張翼等悉心照料，妥慎贊襄。禮畢即行回國，仍將外洋風土人情，隨地留心體察，以資閱歷。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江電悉，賠款一事，每年二千六百萬，中國既難籌抵足數，則各國列表年限，展寬十四年，利息多至二萬數千萬，勢亦不得不然。該王大臣俟各國議覆到齊，再與婉商，如實不能磨減，只可照准。至海關如何指項作抵，於中國利權有無窒礙，並著妥確籌商電奏。又諭：電寄奕劻等，現距撤兵限期僅有十日，究竟各國兵隊果如期全撤否，覩見禮節如何定議，迄未據奏。教案續行議處人員，亦未據商定復奏。當不至因此宕延，又生枝節。該王大臣膺此重任，責有攸歸，著即迅速電復。其通商行船約章，亦須及時妥議。前有旨令盛宣懷會同商辦，是否應在京會議，抑在滬邀集洋商，先行妥議，並著妥籌電奏，仍知會盛宣懷遵照。又民教專約，關繫甚重，亟應趁此與各國會商，定立妥協章程，奏明通飭遵照，以杜後患而固邦交。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文電悉，京畿内外地方，本係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專責，現當善後緊要之時，諸事尤爲繁重。兹據奕劻、李鴻章奏請，派令胡燏棻辦理京畿地方營務事宜，著照所請，刊給胡燏棻襄辦京畿地方善後營務事宜關防，俾昭信守，仍著該侍郎隨時稟承奕劻、李鴻章，

並會商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通籌妥爲辦理，以重事權而免紛歧。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癸未，命蔡鈞爲出使日本國大臣。

《德宗實録》卷四八三　甲申，諭：電寄奕劻等，效電悉，日使函稱醇親王使德，回路經美暨日本，政府望旌節抵日，藉伸同洲和好之誼等語。著照所請，以重邦交。英、比如有此意函請，亦可准行。即由該王大臣隨時知照辦理，仍一面電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爲政之要，首重人才，聞出洋華商子弟，就近游學者，頗多可造之才。著各出使大臣留心察訪，如有在外洋大書院肄業，精通專門之學，領有憑照，或著有成書者，准由各使臣認真查訪，分別等第，咨送回華，由政務處奏請簡派大臣按其所學分門考試，交卷後帶領引見，聽候録取，予以進士、舉人、貢生出身，俟將來著有實在勞績，即當重予擢用。所有考試章程及考取姓名、籍貫、年貌，著分別咨送各該衙門查照。該使臣等務當切實考選，毋得以並無實學者濫竽充數，至使徒勞往返，用副朝廷搜羅俊乂，實事求是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四八四　六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江南自强一軍，素練洋操，本係備調之隊。現在山東武衛右軍調派三千人，赴京彈壓地方，該省未免空虚。著劉坤一即飭調該軍前往山東，交袁世凱酌量分布，督飭訓練，務成勁旅，以資得力。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庚子，諭：禮部奏萬壽禮儀一摺。自乘輿播遷以來，宗社陵寢，典禮闕如，北望觚棱，倍深感觸。況我聖母皇太后，蒙塵在外，寢饋未安，俯念時艱，憂勤靡已。上年萬壽聖節，曾諭令停止一切典禮。今朕生辰，尚復何心受賀？是日朕恭詣皇太后前行禮後，即御便殿，王公百官按班行禮。所有筵宴一切典禮，均著概行停止，該部即遵諭行。

《德宗實録》卷四八四　癸卯，諭内閣：從來設官分職，惟在因時制宜，現當重定和約之時，首以邦交爲重，一切講信修睦，尤賴得人而理。從前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交涉，雖歷有年，惟所派王大臣等多係兼差，仍恐未能殫心職守，自應特設員缺，以專責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改爲外務部，班列在六部之前。簡派和碩慶親王奕劻總理外務部事務，體仁閣大學士王文韶著授爲會辦外務部大臣，工部尚書鴻機著調補外務部尚書，授爲會辦大臣，太僕寺卿徐壽朋、候補三四品京堂聯芳著補授外務部左右侍郎。所有該部應設司員額缺選補章程，並堂司各官應如何優給俸糈之處，著政務處大臣會同吏部妥速覈議具奏。

甲辰，命大學士榮禄管理户部事務，大學士崑岡管理兵部事務。吏部尚書敬信管理理藩院事務，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張百熙爲工部尚書。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蒸電覽悉，殊堪詫異。據稱京使館留兵二千，覈與該王大臣前奏使館留兵共計僅數百名之語，大相懸殊。即天津及沿途留兵之數，亦多至萬人。回鑾所以慎重者，正因公約未畫，洋兵未撤之故。乃該王大臣於畫約遲早，全未奏及，昨經電詢，始云不再畫約。前據稱撤兵日期，有六月内全撤之語，今又云由河南回鑾，始行全撤，亦屬前後兩歧。宵旰憂勞，無一日不繫念於此，該王大臣此奏，獨不爲朝廷設想，於心安乎？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七　戊申，電諭奕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前後論俄事各電均覽悉，二月初間中外諸臣僉言俄約一成，即起瓜分之禍，朝廷熟思利害，不得不爲停畫。此事勢之當然，本無所容其成見。乃自是之後，李鴻章誤以畫約爲劉坤一、張之洞所阻，至有江、鄂爲日人所愚之言；劉坤一、張之洞又以李鴻章爲偏執己見，亦有全權爲俄人所愚之言。彼此積疑，負氣争論，究於國事何補？該大臣等受恩深重，上年共扶危局，各著勤勞，方深倚賴。國步至此，回心戮力，猶懼不濟，何忍自相水火，貽憂君父，見笑外人？平心而論，李鴻章身處其難，原多委曲，然時有不受商量之失；劉坤一、張之洞慮事固深，而發言太易，亦未免責人無已。要之俄約自難全廢，終當設法改訂。俄人交還東三省，若仍奪我兵權利權，名還而實不還，害豈可言？且各國起而效尤，則内地之禍，何堪設想！必須乘公約既成之際，向俄使商定前約，婉與磋磨，並即照會各國公使，請爲公議，便可詢問關東撤兵日期，以觀動静。若能將東三省許各國通商，得互相牽制之益，庶幾根本之地可保，全局亦安。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責成奕劻、李鴻章趕緊籌商，務臻妥善，速行具奏。劉坤一、張之洞有會辦之責，亦不准置身事外。特此開誠申諭，該大臣等同一竭忠謀國，務各捐除意見，和衷經畫，挽回氣數，共濟艱難，實有厚望，爾功爾過，不能逃朝廷洞鑒也。

《德宗實録》卷四八四　癸丑，慶親王奕劻等奏：商定各國使臣覲見禮節，設法磋磨，將其甚者酌議改易，以嚴天澤堂廉之辨，時歷數月，始克就範。依議行。

乙卯，江西巡撫李興銳奏：江西教案一律完結，所有賠款，計修教堂者六十萬兩有奇，恤教民者二十萬兩有奇。擬先就庫款挪移湊撥，設法歸還。允之。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帑電悉。吴淞口、天津海河係天然攔沙，並非淤淺，此事本不在原約之内，自應另與磋商，不得混入此次約内。且查薩使前遣傑彌遜赴江鄂時，據劉坤一來電，言傑曾面稱如能將吴淞淤沙許彼開通，即加税值百抽十二五，亦未嘗不可商辦等語。是開沙於彼大有利益，於我有無窒礙，更應細酌辦理。著奕劻、李鴻章即據此向商，妥籌另議爲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八　七月甲子朔，諭：前選七月十九日回鑾，早經降旨宣示。朕侍奉聖母皇太后，無日不瞻宗社，北望思歸。方擬依期啓鑾，早紓慈念，乃昨據升允奏稱，關中秋熱，較伏暑尤甚；大雨之後，泥淖彌旬，懇請展期回鑾。並代奏，陝西全省紳民籲懇俟天時涼爽，再行啓蹕，庶萬乘之重，不致冒暑遄征等語。復據松壽奏稱，本年夏令，積雨連旬，河水驟漲，蹕路多被衝毁，靈寶、閿鄉等處深溝一綫之路，山水暴注，尤屬危險，泥深數尺，節節阻滯。鞏縣行宫，現因洛河漫溢，工程亦有損失，刻正設法趕修。因思七月間秋熱方甚，六飛在道，實非所宜，懇恩將回鑾日期改至八月節後，秋高氣爽，較爲安適一摺。該撫等所奏查係實情，不能不加審慎。沿途行宫，前已有旨力從簡略，即或備辦未齊，原可遷就。惟山溝險窄，積潦未退，勢難暢行；且秋陽正熾，溼熱薰蒸，聖母高年，方資衛攝，值此憂勞靡暇，尤宜保重起居。若長途跋涉，逐暑遄征，揆諸敬養之道，朕心萬不能安，即天下臣民之心，亦必不安。再四籌維，籲懇慈恩，勉從該撫等所請，准改於八月二十四日，恭奉慈輿啓蹕回京。所遲不過月餘，一切較爲妥慎，著遵照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八五　乙丑，諭内閣：漕政日久弊生，層層剥蝕，上耗國帑，下朘民生。當此時勢艱難，財用匱乏，亟宜力除糜費，覈實整頓。著自本年爲始，各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責成該督撫等認真清釐，將節省局費、運費等項，悉數提存，聽候户部指撥。並查明各州縣向來徵收浮費，責令和盤托出，全數歸公，以期集成鉅款，仍由該督撫將提存歸公各數目，先行具奏。至倉儲關繫緊要，全漕既經改折，自應按年籌備，詳定辦法。所有採買、運解、收放、儲備各章程，及到倉後應如何嚴責成防弊竇之處，著漕運總督、倉場侍郎分别妥議，統限於兩箇月内覆奏，毋稍遲誤。

己巳，諭内閣：胡廷幹兩次電奏，山東黄河漫決，請將在事各員分别懲處，並自請議處等語。山東黄河因本年豫陝一帶入夏水漲，該省亦連經大雨，山水暴發，勢若建瓴。六月二十四日南岸章邱縣境陳家窯大隄，漫溢決口數十丈；北岸惠民縣境五楊家大隄，又復漫決成口，在事各員未能先事防護，實屬異常疏忽，亟應予以懲處。

《德宗實録》卷四八五　乙亥，會辦商務大臣宗人府府丞盛宣懷奏，進呈南洋公學新譯各書，並擬推廣繙輯，以資治理。得旨，著即推廣繙輯，書留覽。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制兵防勇積弊甚深，耗饟頗巨，倉猝有事，仍無可用之兵。歷年疊經降旨，飭令認真裁汰冗兵，而浮惰充數、虚伍缺額等弊，各省仍所在多有。值此時艱饟絀，亟宜嚴行整頓，汰弱留强，力杜虚冒。著各直省督撫悉心規畫，覈實釐剔，除素稱得力及練習洋操著有成效者，毋庸裁撤外，所有各省原有之緑營防勇，均限於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時，各省紛紛奏請添募之勇營，亦一併酌量裁撤，以免虚糜。騰出饟需，報部候撥，不得藉口窒礙，觀望阻撓。並將遵辦情形，於兩月内覆奏。該督撫等務當共體時艱，講求實效，藉省虚耗之饟，另練有用之兵，以仰副朝廷力圖富强之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八　丁丑，電諭奕劻、李鴻章：公約業已定議，即行畫押。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據盛宣懷電稱，李鴻章月初甚病，近日稍愈等語。覽奏殊深廑系。該大學士公忠體國，勞瘁不辭。現值時勢艱難，專賴匡扶危局，尚其爲國自重，加意調養，俾得早日就痊，以釋垂念。

諭：販運軍火本干例禁，乃通商口岸商人，往往借官買爲名，私運私售。近來土匪不靖，亟應嚴申禁令，以杜亂萌。著各省將軍督撫暨各關監督，先於兩年内將所有外洋軍火器料，一概不准販運進口。該部知道。

《清德宗實録》卷四八五　己卯，諭内閣：科舉爲掄材大典，我朝沿用前明舊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碩儒，多出其中。其時學者皆潛心經史，文藝特其緒餘。乃行之二百餘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視爲弋取科名之具，勦襲庸濫，於經史大義無所發明，急宜講求實學，挽回積習。況近來各國通商，智巧日闢，尤貴博通中外，儲爲有用之材。所有各項考試，不得不因時變通，以資造就。著自明年爲始，嗣後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閱卷，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考試試差、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

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自此次降旨之後，皆當争自濯磨，務以四書五經爲根柢，究心經濟，力戒浮囂，明體達用，足備器使，庶副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所有各試場詳細章程，及其餘各項考試未盡事宜，著禮部會同政務處妥議具奏。又諭：武科一途，本因前明舊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習硬弓、刀石及馬步射，皆與兵事無涉，施之今日，亦無所用，自應設法變通，力求實濟。嗣後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著即一律永遠停止。所有武舉人、進士，均令投標學習。其精壯之武生及向習武學之童生，均准其應募入伍，俟各省建立武備學堂後，再行酌定挑選考試章程，以廣造就。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德主接見醇親王禮節，擬坐受三鞠躬，參贊以下皆跪叩，倨傲過甚，各國向無此禮，殊非敦睦之道。前歲德亨利王覲見，曾經出位延接，並於納陛上賜坐，極爲優禮。今醇親王雖因道歉前往，亦不應屈辱中國至此。著該大臣切託英、美、日本外部電達德外部，婉切商改，務期循通禮而修舊好。想英、美、日本篤念邦交，必能代爲轉圜也。

丙戌，護理山東巡撫胡廷幹奏：黄河伏汛，異常甚漲，各游搶護險工，及下游上段大隄，兩處漫決情形。得旨，著即督飭將決口相機堵合，並將各游險工認真保護，毋稍疏虞。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八　戊子，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與十一國駐京公使議訂和約十二款成。

壬辰，諭：現在整頓兵制，停止武科，承應於各直省會建立武備學堂，以期培養將才，練成勁旅。查北洋湖北所設武備學堂，及山東所設隨營學堂，均已辦有規模，應即責成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酌量擴充，認真訓練。其應如何分門操習，俾精兵學而備干城，一切規制章程，務再悉心核議，斟酌盡善，詳晰具奏，請旨施行。其餘各省，即著該督撫設法籌建，一體仿照辦理，以歸畫一。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捐納職官，本一時權宜之政，近來捐輸益濫，流弊滋多，人員混淆，仕路冗雜，實爲吏治民生之害。現在振興庶務，亟應加意澄清。嗣後無論何項事例，均著不准報捐實官。自降旨之日起，即行永遠停止，通限兩箇月内，截數報部，毋得奏請展限。其虚銜封典翎枝貢監及現行常例准捐各項，究竟有無妨礙，著該部核議奏明辦理。

癸巳，諭：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甚爲疲弱，業經通諭各督撫認真裁汰，另練有用之兵。因念練兵必先選將，而將才端由教育而成，自應廣建武備學堂，挑選練習，用儲腹心干城之選。但學堂成效，既非旦夕可期，其各省之設有學堂者，學成之員現尚不敷分調，惟有仍就原有將弁，擇其樸實勤奮者，遴選摺用。著各省將軍督撫，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爲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一律操習新式鎗礮，認真訓練，以成勁旅。仍隨時嚴切考校，如有沾染舊習，惰窳廢弛，即行嚴參懲辦。朝廷振興戎政，在此一舉，各該將軍、督撫務當實力整頓，加意修明，以期日有起色，無負諄諄誥誡之至意。所有改練章程及應如何更定餉章，著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核議，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四八五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聞李鴻章現在患病，尚未痊愈，該大學士以時局多艱，力疾從公，不肯請假，具見忠愛性成。朝廷嘉許之餘，益深廑念，著賞假二十日，安心調理，期早就痊，以紓垂系。

《德宗實録》卷四八六　八月乙未，諭内閣：人才爲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三代以來，學校之隆，皆以德行道藝爲重，故其時體用兼備，賢才衆多。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寡實，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將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務使心術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用，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方副朕圖治作人之至意。著該督撫、學政，切實通籌，認真舉辦，所有慎延師長，妥定教規，及學生卒業應如何選舉鼓勵，一切詳細章程，著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覆奏具奏。

丁酉，諭：造就人才，實爲當今急務。前據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選派學生出洋游學，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撫一律仿照辦理，務擇心術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學習，於一切專門藝學，認真肄業，實力講求。學成領有憑照回華，即由該督撫、學政，按其所學分門考驗，如實與憑照相符，即行出具切實考語，咨送外務部覆加考驗，擇尤奏請獎勵。其游學經費，著各省妥籌發給，准其作正開銷。如有自備資斧出洋游學者，著由該省督撫咨明該出使大臣，隨時照料。如果學成得有優等憑照回華，准照派出學生一體考驗獎勵，均候旨分别賞給進士、舉人各

項出身，以備任用而資鼓舞。

己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載灃江電覽悉，此行本爲德國專使，該親王現有水土不服之證，飲食減少，聞之深爲廑念。在德使事既畢，著即啟程回華，以慰遠係。美、日、意、比各國使事，暫從緩議，此時均毋庸前往。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奕劻等奏，照録畫押條款全文，繕單呈覽一摺。所稱各國在天津所設暫理地方之都統衙門，不肯遽撤，並有俟奉天牛莊交還時，一體交還之説。現在和議業經畫押，各國在津所設都統衙門自應一律撤回，及早交還。著奕劻、李鴻章速行設法，竭力磋商，務期早日收回，以免窒礙，是爲至要。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盛宣懷，著派盛宣懷爲辦理商税事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税則一切事宜。並著就近會商劉坤一、張之洞妥爲定議，税務司戴樂爾、賀璧理均著隨同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六九　癸丑，先是劉坤一、張之洞奏：臣等欽奉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或求諸己，或取諸人；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箇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懲毖多難，必欲掃積習以濟時艱，感泣之餘，且愧且奮。【略】謹先就育才興學之大端，參考古今，會通文武，籌擬四條：【略】上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略】昨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大要不外言歸於實，用得其人。予與皇帝宵旰焦勞，母子一心，力圖興復。大小臣工，其各實力奉行，以稱予意。

丁巳，辰刻，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自西安啓鑾，至東關八仙庵拈香，申刻至臨潼縣駐蹕。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奕劻奏請准迎鑾一摺。覽奏具見悃忱，著即前來河南迎鑾。其總理外務部事務，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步軍統領敬信未到任以前，著崑岡暫行署理，督辦善後一切事宜。

《德宗實録》卷四八七　九月癸亥，是日駐蹕潼關。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奕劻等，支電悉，現在公約已定，津榆鐵路自應即時交還。兹據英使來函，所云尚非其時，不知將何所待定，於何時歸還？該使又云蹕路工程外，尚有關繫鐵路他事，亦可併商。所謂他事者，係屬何事，著奕劻、李鴻章確詢情形，詳細電覆，並即切實商定，將鐵路趕緊收回。至所請簡派大員督辦一節，胡燏棻現正籌辦善後一切事宜，勢難兼顧，著派外務部侍郎徐壽朋，仍與張翼會同辦理，即將收回鐵路事宜，飭令悉心商議，妥爲經畫。

甲戌，御史徐士佳奏：譯才關繫緊要，請變通鄉會試，增設洋文中額。下所司議。尋奏，順天鄉試，捐納監生即可應考。該御史請定洋文中額，恐中學未深，粗通洋文，藉此希圖倖獲，所請應毋庸議。至舉人有通習洋文者，擬請於每屆會試場後報明禮部，如未中式，即將此項舉人，咨送外務部扃試録用。庶中學譯學，兩無偏廢。依議行。

戊寅，管學大臣工部尚書張百熙奏：請將京師大學堂改隸國子監、外務部，同文館改隸大學，並請變通翰林院規制。下政務處議。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李鴻章，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據慶親王奕劻電稱，李鴻章十九日夜忽病吐血，次晨微好等語。覽奏深爲廑念。該大學士爲國勞瘁，務須加意調攝，早日痊愈。現在病情如何，眠食能否如常，即行電奏，以紓垂系。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〇　己丑，命王文韶署理全權大臣。

以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未到任以前命周馥暫行護理。

調張人駿爲山東巡撫。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湛深，才猷宏遠，【略】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李鴻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賞給陀羅經被，派恭親王溥偉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予謚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其餘飾終之典，再行降旨。

《德宗實録》卷四八八　十月甲午，諭内閣：禮部具奏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萬壽禮節一摺。上年萬壽聖節，欽奉慈諭，一切典禮概行停止。現在行抵開封，聖母皇太后瞻懷宗社，依戀彌殷，諭令一切典禮仍著概行停止。朕於是日率同王公百官在便殿行禮，該部即遵諭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〇　甲午，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

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周馥奏，督臣因病出缺代遞遺疏一摺。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儒臣起家軍旅，早膺疆寄，晉贊綸扉，輔佐中興，削平大難。【略】著再賞銀五千兩治喪，由户部給發。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立專祠，並將生平戰功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刑部員外郎李經述，著賞給四品京堂，承襲一等侯爵，毋庸帶領引見；工部員外郎李經邁，著以四五品京堂用；記名道李經方，著俟服闋後以道員遇缺簡放；伊孫户部員外郎李國杰，著以郎中即補；李國燕、李國煦，均著以員外郎分部行走；李國熊、李國燾，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篤念蓋臣有加無已之至意。

乙未，命載洵在御前行走。載濤、載(瀾)〔搜〕在乾清門行走。

丙申，調張百熙爲刑部尚書，以葛寶華爲工部尚書。

壬子，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前經降旨立爲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宣諭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亂，肇釁列邦，以致廟社震驚，乘輿播越，推究變端，載漪實爲禍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經嚴譴，其子豈宜膺儲位之重？溥儁亦自知惕息惴恐，籲懇廢黜，自應更正前命。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宫，加恩賞給入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至承嗣穆宗毅皇帝一節，關繫甚重，應俟選擇元良，再降懿旨，以延統緒，用昭慎重。

《德宗實録》卷四八八　乙卯，調江蘇巡撫聶緝槼爲安徽巡撫，以漕運總督恩壽爲江蘇巡撫，河南布政使陳夔龍署漕運總督。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〇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十一月初四日，朕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由開封啓鑾回京。

《德宗實録》卷四八八　丁巳，諭内閣：政務處會同禮部奏，遵旨覈議學堂選舉鼓勵章程一摺。學堂之設，原以鼓舞士氣，作育真才，自當優其進取之途，尤應防其登進之濫。披閱所擬章程，尚屬妥協，著照所請。飭令各該省將小學堂畢業學生，考取功課合格者，送入中學堂肄業。俟畢業後考取合格者，再送入該省大學堂。畢業後取其合格者，給照作爲優等學生，由該省督撫、學政按其功課，嚴密考校，擇尤擬取，咨送京師大學堂覆試。候旨欽定作爲舉人貢生，仍留下屆應考，願應鄉試者聽。俟舉人積有成數，再由大學堂嚴加去取，咨送禮部，奏請特派大臣考試，候旨欽定作爲進士，一體殿試，分别等第，帶領引見，量加擢用，不拘庶吉士、部屬中書等項成例，以勵通材而收實效。前據袁世凱奏，先於省城建立學堂，分齋督課，其備齋即寓小學堂、中學堂規制，業經諭令各省仿照開辦。所有此項學生，著俟專齋畢業後，即照此次所擬選舉章程，一律辦理，以示鼓勵。

戊午，兩江總督劉坤一等電奏：請將部派各省賠款減免三成，以紓民力，至明年五月還期，如不足數，再行商借洋款。允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〇　庚申，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奕劻奏酌保隨辦議約人員開單奏請獎勵各摺片。現在和局已定，在事出力各員，或隨同議約，或辦理交涉，均屬著有勞勤，自應量予獎勵。外務部侍郎聯芳，著賞戴花翎；户部右侍郎那桐，著賞加尚書銜；内閣侍讀學士張翼，著以内閣學士升用；直隸布政使周馥，著賞加巡撫銜；河南布政使陳夔龍，著賞戴花翎；副都統蔭昌，著賞給頭品頂戴；翰林院編修張佩綸，著以四五品京堂補用；前外務部左侍郎徐壽朋之子徐仁輔，著以主事用。餘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在大局漸定，回京有期，奕劻、李鴻章會同妥議，轉危爲安，榮禄保護使館，力主勤拳，復能隨事贊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協力同心，不避艱險；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均屬卓著勳勞，自應同膺懋賞。慶親王奕劻，著賞食親王雙俸；大學士榮禄，著賞戴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王文韶，著賞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劉坤一，著賞加太子太保銜；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直隸總督袁世凱，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已故大學士李鴻章，再賜祭一壇，伊子李經邁，著以三四品京堂候補。

《德宗實録》卷四八九　十一月癸亥，諭内閣：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懷，贊襄和議，保護東南地方，總稅務司赫德，隨同商辦和約，頗資贊助。盛宣懷、赫德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以示獎勵。

丙子，諭内閣：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奕劻等奏，據呈請爲已故大學士功德在民，懇建專祠一摺。【略】李鴻章著准於京師建立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

《德宗實録》卷四九〇　庚辰，諭：據奕劻等奏，英美兩國使臣，請將張蔭桓處分開復等語。已故户部左侍郎張蔭桓，著加恩開復原官，以敦睦誼。

諭軍機大臣等：呂海寰奏，出洋肄業學生，宜防偏重，以杜流弊一摺。學生出洋肄業，原爲儲才起見，豈容濫竽充數。若如所奏，近來學生出洋，沾染習氣，流弊滋多，殊非慎重名器之意。著外務部按照所陳防弊，及考課保送各節，詳晰妥議。並將該大臣原奏，分咨各國出使大臣覈議具奏，請旨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〇 甲申，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上年京師之變，孽賊內訌，激成大事，震驚九廟，國步阽危。【略】值此國用空虛，籌款迫切，何一非萬姓脂膏，斷不忍厚斂繁徵，剥削元氣。自應薄於自奉，一切當以崇儉爲先。除壇廟各處要工，已飭覈實估修外，其餘可省及應裁之處，皆應力杜虛糜。至於聯固邦交，修明內政，舉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我君臣上下，務在同心協力，切實講求，次第舉行，認真整頓。庶幾交相咨誡，安不忘危，永矢憂勤惕厲之忱，痛除粉飾因循之習。實事求是，同濟艱難，無怠無荒。願中外大小臣工，與朝廷共勉之。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與各友邦講信修睦，槩敦聯歡。現在回鑾京師，各國駐京公使亟應早行覲見，以篤邦交而重使事。俟擇日後皇帝於乾清宫覲見各國公使，其各國公使夫人從前入謁內廷，極稱款洽，予甚嘉之。現擬另期於甯壽宫覲見公使夫人，用昭睦誼。著外務部即行擇定日期，一併恭録照會辦理。

乙酉，諭：前據劉坤一等會奏，賠款數鉅，籌畫甚艱，約計洋稅加足值百抽五，並洋煙酒食物一律收稅，加以常關歸洋關徵稅，約共增銀四百五十萬兩；再加漕折百萬，共五百五十萬兩。按照户部奏派賠款約有三成，請減三成籌解等語，當經照准。原以半年籌解，可資騰挪。兹據奕劻等奏，賠款仍應按照公約，每月籌解足數，自不能核減三成。著仍照部撥十成原數，按月解滬，不得諉延，致滋口實。

丙戌，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由正定府御火車，至保定省城駐蹕。

丁亥，諭：吕海寰奏捐輸關繫太重，宜變通辦理一摺。去歲以來，畿輔蹂躪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災，小民困苦流離，朝廷時深憫念。前已明降諭旨，斷不忍厚斂繁徵，剥削元氣。兹據該左都御史所奏各節，著各該督撫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將如何籌捐之法，明白曉示。嚴禁紳董吏役朦混中飽，藉端需索。務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總之於籌款之中，必以恤民爲主，不准稍涉苛刻，擾累閭閻，以副朕視民如傷之至意。

諭：昨已有旨，二十八日回宫後，本日即恭詣奉先殿、壽皇殿行禮，次日祇謁大高殿、太廟告祭，擇日祇謁社稷告祭。更遣官告祭方澤、朝日夕月各壇，及東西陵等處。此次表文，自應質實沈痛，以伸歉悚之誠。著該衙門迅即恭撰進呈御覽。其祭日服色禮節，並著禮部分别妥議，先期電奏。

庚寅，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由保定府御火車至馬家堡，午刻乘輿入永定門，正陽門，未刻還宫。

壬辰，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上年京師之變，倉猝之中，珍妃扈從不及，即於宫內靖難，洵屬節烈可嘉，加恩著追贈貴妃位號，以示褒恤。該衙門知道。

《德宗實録》卷四九一 十二月甲午，諭内閣：昨已有旨，飭辦京師大學堂，並派張百熙爲管學大臣。所有從前設立之同文館，毋庸隸外務部，著即歸併大學堂，一併責成張百熙管理。務即認真整頓，以副委任。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一 諭：此次賠款載在約章，必須如期籌償，萬不可稍涉遷延，致失大信。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務遵照全權户部會議辦法，竭力籌措，源源撥解，按期應付，不准絲毫短欠，致生枝節。倘或因循貽誤，定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懔之慎之。

諭：現值時局大定，亟應整頓路礦，以開利源。著仍派王文韶充督辦路礦大臣，加派瞿鴻禨（璣）〔禨〕充會辦大臣，張翼幫同辦理。其關内外鐵路事宜，改派袁世凱接收，督辦胡燏棻會同辦理。務各認真籌畫，實事求是，以保利權。

《德宗實録》卷四九一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溥儁回京後，著在載瀛府第居住，妥爲照顧。並隨時管教，不准與外人接交。儻出外滋生事端，定惟載瀛是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一 甲寅，授孫家鼐爲大學士。命瞿鴻禨（璣）〔禨〕爲軍機大臣。

乙卯，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深仁厚澤，淪浹寰區，滿漢臣民朝廷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媾，原因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爲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歷二百餘年，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結婚，毋庸拘泥。至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後搢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

喻户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准官吏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如遇選秀女年分，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漢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

諭：交涉事宜，最爲重要。現在振興庶政，尤應博採所長。出洋游歷人員，若能於各國政治工藝，潛心考究，切實講求，庶幾蔚爲通才，足備國家任使。近來各省士子，留心時務，多赴各國學堂肄業。惟宗室八旗子弟，風氣未開，亟宜廣爲造就。著宗人府、八旗都統，遴擇各旗子弟，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志趣正大，資質聰明，體氣强壯者，造册開送軍機處進呈，聽候派員覆覈挑選，給資遣赴各國游學，藉資歷練而廣見聞，用副朝廷圖治育才至意。

調張百熙爲吏部尚書，葛寶華爲刑部尚書，以吕海寰爲工部尚書，陸潤庠爲左都御史，朱祖謀爲禮部右侍郎。

丙辰，命榮禄爲文華殿大學士。王文韶爲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爲體仁閣大學士。

光緒二八年　公元一九〇二年

《德宗實録》卷四九三　正月丁卯，諭内閣：張百熙奏，籌辦學堂大概情形一摺。披閱所擬章程，大致尚屬周妥，著即認真舉辦，切實奉行。朝廷於此事垂意至殷，原冀興學儲才，以備國家任使。務各殫精竭慮，争自濯磨。總之學術純疵，爲人才消長之幾，亦即風俗汙隆所繫，一切條規將來即以通行各省，必當斟酌盡善，損益得中，期於一道同風，有實效而無流弊。張百熙責無旁貸，仍著悉心逐漸擴充，次第興辦，以副委任。所需經費著各省督撫量力認解，其有未盡事宜，應即隨時具奏。

己巳，江西巡撫李興銳奏：江西省城設立工藝院院，立物工、細工、學工三廠，收無業游民及犯輕罪之人，雇派工師，教以工藝。得旨，收養游民，教以工藝，最爲良法美意，著即認真辦理。

癸酉，又諭：户部左侍郎楊儒，才識宏通，由道員派充出使美國大臣，調充出使俄國大臣。辦理交涉事務，不避艱難，力顧大局，一切悉臻妥協。兹聞溘逝，軫惜殊深。楊儒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該侍郎現有子嗣幾人，有無官職，並著查明覆奏，候旨施恩。

癸酉，諭：翰林院侍讀寶熙奏，請變通宗室八旗學校章程一摺。據稱宗學及覺羅等學，教習學生恒不到館，虚應故事；八旗官學，於中西根柢之學亦少講求。著照所請，將宗室、覺羅、八旗等官學，改設小學堂，中學堂，均歸入大學堂辦理。庶幾埽除積弊，造就通才。著張百熙妥爲經理，以專責成而收實效。另片奏，請通飭各省駐防官學書院，一律改爲小學堂，並慎選學員，豫防流弊各等語，並著張百熙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一　四川提督宋慶卒，予祭葬建祠賜卹如尚書例，晉封三等男，戰功事蹟交國史館立傳。賞其子試用道宋天傑以五品京堂候補。

《德宗實録》卷四九四　丁丑，諭内閣：中國地大物博，礦産無窮，實天地自然之利。十餘年來，屢經降旨通飭開採，而各省舉辦迄無成效，亟應切實講求。著即派張翼總辦路礦事宜，仍著王文韶、瞿鴻禨督同辦理。所有親歷查勘，並籌擇人才，及應如何招商集股之處，著即責成張翼認真經理，妥議章程，隨時具奏。務當悉心籌辦，以闢利源。不准敷衍因循，空言塞責。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一　戊寅，諭：政務處會同吏部、兵部奏，遵議河東河道總督錫良盧陳河工變通事宜一摺。黄河改道以來，直隸、山東兩省修守工程久歸督撫管理。錫良原奏所稱漕米改折，運河無事，河臣僅司堤岸，撫臣足可兼顧等語。該河督身親目擊，自屬確實可憑。所有河東河道總督一缺，著即裁撤，一切事宜，改歸河南巡撫兼辦。其酌擬宜裁宜留，及分别緩急各節，均著照所請行。仍責成錫良，將裁併各事宜一手經理，俟諸事辦有頭緒，再行奏明請旨。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政務處奏，遵議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請振興農工商業，以保利權一摺。農工商業，爲富强之根本，自應及時振興。除商務已特派大臣專辦外，其農工各務，即著責成各該督撫等，認真興辦。查照劉坤一、張之洞原奏所陳，各就地方情形，詳籌辦理。並先行分設農務、工藝學堂，以資講習。

以葛寶華兼署工部尚書。

《德宗實録》卷四九四　壬午，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漕糧河運改歸海運辦理情形。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一　戊子，諭：詹事府係沿前明官制，名實本不相符，應即歸併翰林院。昨已將吏部請簡漢庶子兩缺摺件留中，嗣後出有該衙門滿漢各缺，均著扣除，無庸奏請簡補。至通政司專管題本，現在改題爲奏，其官缺著即一併裁撤。應裁各官缺出，即照詹事府辦理。該衙門官署，著留爲改建翰林院之用。所有未盡事宜，著各該衙門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四九五　二月癸巳，諭内閣：前經通飭各省開辦學堂，並因經費難籌，復諭令仿照山東所擬章程先行舉辦。迄今數月，各該省如何辦理，多未奏覆，即間有奏到者，亦未能詳細切實。該督撫等身膺重寄，目擊時艱，當知變法求才，實爲方今急務。其各懍遵疊次諭旨，妥速籌畫，實力奉行，即將開辦情形，詳晰具奏。如再觀望遷延，敷衍塞責，咎有攸歸，不能爲該督撫等寬也。

又諭：各省制兵積習太深，亟宜更定饟章，認真改練。前經諭令各該將軍督撫，悉心覈議具奏，迄今數月，奏到者尚屬寥寥。當此時局艱難，豈容因循怠弛？著各將軍、督撫等，速將兵制饟章切實釐定，覆奏到日，由政務處彙齊覆覈，妥定畫一章程，請旨頒行遵守。務期兵歸實用，饟不虛糜。至武備學堂，尤爲教練將才根本。前已通飭各督撫設法籌建，並令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將一切規制章程妥議具奏，亦尚未據奏到。著該督等迅速奏覆，候旨定奪，俾各省一律遵行，毋再延緩，有負委任。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中國律例，自漢唐以來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書，折衷至當，備極精詳。惟是爲治之道，尤貴因時制宜，今昔情勢不同，非參酌適中不能推行盡善。況近來地利日興，商務日廣，如礦律、路律、商律等類，皆應妥議專條。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咨送外務部。並著責成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來京，聽候簡派，開館編纂，請旨審定頒發。總期切實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變宜民之至意。

己亥，又諭：外務部代奏，直隸試用道陸樹藩條陳一摺，所擬開辦印花稅一條，著外務部會同户部覈議具奏。尋奏：印花稅法，業經奏准於通商口岸試辦，應由沿江沿海各省督撫會商妥定畫一章程，先行奏咨立案，果使各省通行一切雜捐，均可次第裁免。依議行。

外務部奏：出使經費近年各處分館日多，交際所關，需款尤鉅。擬就原定經費之數，明定限制，力求撙節。酌擬章程四條，分咨各出使大臣遵照辦理。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二　庚子，前工部尚書錢應溥卒，予祭葬，賞其子檢討錢駿祥以應升之缺升用。

辛丑，追贈前直隸提督聶士成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賜卹。戰功事蹟及死事本末付國史館立傳，立功省分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祠。賞其子候補知府聶汝魁以道員即補。

《德宗實録》卷四九六　丁未，諭：御史陳慶桂奏，請慎擇出使隨員一摺。著政務處覈議具奏。尋奏：出使隨員疊經嚴定章程，不得濫竽充數。現在科舉改章，專重時務，京師復奏設仕學館，講求内政外交之學，數年以後自不乏可用之才，若再另設特科，轉致紛歧。出使保獎，本有限制，各該員遠涉重洋，同係奉差，若分别異常尋常，似不足以示鼓勵，所請均毋庸議。至各省督撫派人出洋游學，應由各使臣就近察覈，如有不堪造就者，隨時咨請撤回，以收實效。從之。

《德宗實録》卷四九七　三月壬戌，全權大臣奕劻等奏，中俄訂定交收東三省條約四款，遵旨畫押。報聞。

丁丑，辦理商約大臣吕海寰等奏，茶稅過重，銷數日少，請將出口茶稅改爲值百抽五，以紓商困而維大局。下部速議。

己丑，署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交涉重要，亟宜變通外務部及出使人員章程。請嗣後外部司員各缺，由出使大臣精揀所屬參贊、隨譯各員久在外洋者，出具考語，保送考察充補。其使館參隨各員缺，由外部精選品端學優，能通洋文之司員前往充補，概不准以洋務隔膜之人，濫與其選。五年之後人才日多，外無濫竽之參隨，内無隔膜之司官，應變適機，裨益非淺。得旨，所陳甚是，著外務部查照辦理。又奏：請飭外務部派員按年編纂交涉事務書，以資參證。下外務部議。尋奏：外交政策，有宜守祕密者。至於條約章程，均經刊布。現在政務處奏准每月彙編政要，所有關於外交各摺件及隨時奏定章程，復酌送彙刊頒發，已足以備參考。該督請按年編纂交涉事務書之處，應毋庸議。報聞。

《德宗實録》卷四九八　四月丙申，諭内閣：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爲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覽，候旨頒行。

戊戌，諭：有人奏，現在江蘇等處米價昂貴，皆由商販私運出洋所致，請飭嚴禁等語。販米出洋，本有明禁，近來沿江一帶水災甚重，尤宜禁止私販，以資接濟。著劉坤一、恩壽、陳夔龍通飭所屬，於沿江沿海各要口，凡有商販運米，認真稽查堵禦，毋任紛紛偷漏，運往外洋。儻各該地方官未能實力禁止，一經查出，立即從嚴參處，其違禁之奸商一併治罪，以杜流弊而重民食。

己亥，諭：電寄吕海寰等，商約一事，財政攸關，最爲緊要。前以盛宣懷熟悉商情，特旨派令議辦此事，並飭隨時與劉坤一、張之洞悉心商酌，嗣復添派吕海寰會同議辦，乃數月以來尚無頭緒。疊經外務部將歷次往返函電呈覽，所議

加稅免釐一節，現在償款方急，財力奇窘，亟應通籌出入，力保利權，不可稍涉大意，致滋流弊。著責成呂海寰、盛宣懷務當激發天良，扼要辯論，切實磋磨，詳慎覈議。仍遵前旨與劉坤一、張之洞會商，妥爲籌訂。期於財政無所虧損，有裨大局，毋負委任。

庚戌，諭：有人奏，畿輔善後事宜，請飭慎籌捐款，妥布防兵一摺。直隸自遭兵燹，元氣大傷，民情困苦，人心浮動。近因捐賠教款，致有奸民乘機煽亂，亟應妥籌善後，思患豫防。著袁世凱按照所奏各節，體察情形，詳籌辦法，總期集款而不至病民。其盜匪嘯聚之區，一面分布防兵，認真彈壓，以安民生而靖地方。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三　辛亥，外務部奏：臣部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具奏酌定礦務章程一摺，本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德宗實録》卷四九八　辛亥，調山東巡撫張人駿爲河南巡撫，直隸布政使周馥爲山東巡撫。

壬子，又諭：戴鴻慈奏，請置宣諭化導使，以各省學政兼充，並創立報館各摺片。著政務處覈議具奏。尋奏：學政事繁時促，若令兼充宣諭化導使，恐難兼顧。查定例，各省府廳州縣教官原有教化之責，應請申明定章，飭下各省督撫、學政，督飭教官隨時親歷城鄉，傳集紳庶，切實訓諭，較爲易行。至請在翰林院創立報館，係爲廣見聞息浮議起見。惟從前向有官書局彙報，原隸大學堂，應請飭管學大臣慎擇妥員編輯，毋庸另設報局，以免紛歧。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四九九　五月壬戌，實授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丁卯，廣西巡撫丁振鐸奏：粵西游匪聚於滇粵交界之土富州鎮邊縣一帶，現飭各營擇要扼紮，聞警赴援，互相關會，以資控禦。得旨，著懍遵疊次電旨，認真會勦，務將游匪一律肅清，以安民生而重邊要，勿稍大意。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呂海寰等，有人奏，會議商約，洋商運米出口一條爲害甚大。聞各國藉口華商有販運出洋情事，呂海寰等無可折辯，竟許以視年歲之豐歉酌奪辦法等語。米糧出口，斷不可行。著呂海寰、盛宣懷極力堅持，切實磋商，以裕民食。

戊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釐訂營制餉章暨北洋創練常備軍情形。下政務處會同兵部覈議。尋奏：直隸淮練各軍久成勞勩，畿輔重地亟應創設精兵，以資鎮攝。應如該督所擬，逐年挑練，按時退伍，認真興辦。其餉章應由該督體察情形，將舊有各營酌量分期裁遣，妥籌的餉。至武職各缺，查山西、福建兩省奏請改定武職，均請旨交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覈議。此次直隸奏改武職，事同一律，應俟該督等覆奏到後，再行會議具奏。依議行。

甲申，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各省新籌償款，本萬不得已之舉，疊經降旨，諭令各督撫酌量情形，妥爲辦理，不准苛虐，擾累閭閻。朝廷體恤民隱，寤寐不忘。用特再行申諭，著各該督撫將一切籌捐款目，去其太甚，毋得稍涉苛碎，致滋流弊。使百姓曉然於不忍重累吾民之意，庶幾急公奉義，踴躍輸將。至各州縣及局卡委員，經收款項，尤須革除中飽，嚴禁需索。如有巧立名目，任意抑勒，希圖漁利，蒙混浮收等情事，即著據實奏參，必予從重懲辦，決不姑容。各該督撫皆受恩深重，務當隨時考察，加意撫循，以濟時艱而紓民困，無負諄諄告誡之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三　丁亥，諭：外務部奏，西人傳教分天主、耶穌兩門，現在總理耶穌教會事務李提摩太因事來京，請旨辦理一摺。李提摩太學識優長，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外務部即將現擬民教相安規條，一併與之商議，以期中外輯和，百姓親睦，有厚望焉。

以德壽署兩廣總督，調岑春煊爲廣東巡撫，丁振鐸爲山西巡撫，以王之春爲廣西巡撫。

《德宗實録》卷五〇〇　六月辛卯，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妥議粵漢鐵路辦法，並鈔呈美國借款詳細合同，以保利權而争先。著下外務部議。尋奏，盛宣懷、伍廷芳與美公司議訂借款草約十五條，及續約二十六條，綜其大要，不外自保權利，均屬可行，請准如所擬辦理。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四　癸巳，岑春煊奏：晉省太原等府州所屬亢旱日久，災象已成。得旨，覽奏殊深廑念，著即查明分別蠲緩，並購運糧食妥爲賑撫，以恤民艱。

《德宗實録》卷五〇〇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東南沿江各省米價騰貴，請設法防弊等語。據稱各該省米價驟漲，由於屯積居奇，偷漏出洋二弊，並商務大臣盛宣懷、蘇松太道袁樹勛徇私舞弊，致招物議等語。著劉坤一、恩壽按照所指各節，確查具奏，毋稍徇隱。至所陳防弊二策，並著察酌情形，會商妥議，奏明辦理。尋奏，所參盛宣懷私屯米石，袁樹勛漏米出洋各節，查無確據，應請免議。惟是紳富屯積，奸商販洋，在所不免。原奏防弊二策，不爲無見。所有

禁止私積，業經咨明商務大臣，傳集商會嚴定章程，互相舉發，藉資挽救。至於禁止漏放，原奏辦法正與約章相符，現已札飭江海關查明。如近來辦法有名無實，應即亟請咨明外務部，轉飭總稅務司行文各關稅司，照章切實辦理，以期杜絕偷漏。報聞。

乙巳，諭：電寄劉坤一等，劉坤一、張之洞、呂海寰、盛宣懷等先後電奏加稅免釐，請旨即行定議等語，既據該大臣等通盤籌計，均稱足敷抵補，著即照所議辦理。惟所陳各條內，尚恐有侵我利權之處，流弊不可不防，仍著悉心籌慮，妥定一切。儻有後患，惟該大臣等是問。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等，張之洞、呂海寰、盛宣懷等十七日電奏各節具悉。加稅免釐一事，昨據劉坤一等會奏，已有旨允准。并責成該大臣等，悉心籌慮，妥定一切。茲據奏擬，以修改法律及各國派員考查教務兩條，一併入約，自可照行。惟所陳索議四條，何以前次會奏電內並未提及？至推廣口岸權利，語尤含混，其詳細節目究竟如何？仍著該大臣等詳慎妥議，憑遵前旨，切勿稍貽後患。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四 辛亥，命湖廣總督張之洞充督辦通商大臣。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川省亂象日熾，督臣溺職貽誤情形。又奏川省亂象已成，督臣辦理日形竭蹶，各摺片。據稱藩司員鳳林，昏憒善忘，年老嗜利，及道府各員劣跡等語。川省吏治疲玩，軍政廢弛，近日資陽等處匪徒，復有擾亂情事，全在疆臣認真整頓，挽回積習，綏靖地方。若如所奏各節，將至貽誤大局，實屬有負委任。奎俊嗣後務當振作精神，力圖報稱，并將所參文武各員，按款嚴查，據實具奏，毋稍徇飾，自干咎戾。

《德宗實録》卷五〇二 七月己未，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兼署兵部尚書，以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庚申，以户部尚書崇禮兼署吏部尚書。命四川總督奎俊開缺，以山西巡撫岑春煊署四川總督，山西布政使趙爾巽護理山西巡撫，調江西巡撫李興銳署廣東巡撫，以江西布政使柯逢時護理江西巡撫。

丁卯，諭内閣：礦務爲今之要政，昨經劉坤一、張之洞電奏，應採取各國礦章，詳加參酌，妥議章程等語。所見甚是，即著該督等將各國辦理礦務情形，悉心採擇，會同妥議章程，奏聞請旨。務期通行無弊，以保利權而昭慎重。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飭南北洋大臣，變通驗疫之法，以全民命一摺。據稱上海查船驗病，係中西集資合辦。現在全由洋人作主，以西法治中人，慘酷异常，多至殞命，請飭南北洋大臣速籌善法等語。著袁世凱、劉坤一按照所陳各節，設法變通，妥籌辦理，以順輿情而保民生。

庚午，諭内閣：張百熙奏，遵擬學堂章程，開單呈覽一摺。披閲各項章程，尚屬詳備，即照所擬辦理，並頒行各省，著各該督撫按照條規，寬籌經費，實力奉行，總期造就真才，以備國家任使。其京師大學堂，著責成張百熙悉心經理，加意陶鎔，樹之風聲，以收成效，期副朝廷興學育才之至意。開辦之後，如有未盡事宜，應行增改，仍著隨時審酌，奏明辦理。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劉坤一等，據電奏，與英國使臣馬凱議定商務全約等語。既據該督等會奏稱屢經妥酌定議，即著呂海寰、盛宣懷就近畫押，仍將各條與劉坤一、張之洞悉心詳覆辦理。一切務臻妥善，儻有後患，惟該督等是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四 甲申，諭：抽釐助餉，本軍興時不得已之政。近年以來收數雖多，而委員、司事、巡丁辦理未能盡善，或至留難商賈，弊端百出。朝廷軫念民艱，久擬一概廓清，革除弊政。現與各國新訂商約，加收洋貨進口、土貨出口等稅。一經定議，著即將各省局卡一律裁撤，不再抽收釐金。至各省應解應留經費，將來免釐之後，應將加稅進款如何撥補之處，著户部迅即咨行各省，預先籌畫，俟開辦後再行奏請，遵照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〇四 八月戊子，予故大學士李鴻章在上海縣建立專祠。從工部左侍郎盛宣懷請也。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五 辛卯，商約大臣尚書呂海寰、侍郎盛宣懷與英國商約大臣馬凱，在上海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六款成。

《德宗實録》卷五〇四 癸巳，外務部奏議，覆山西巡撫岑春煊奏柳太鐵路改訂合同，請飭下盛宣懷，按照盧漢鐵路辦法與俄商妥訂詳細合同，奏明辦理。從之。

乙未，諭内閣：王培佑奏，加稅免釐，預防流弊各摺片。加稅免釐一事，疊經飭令劉坤一、張之洞、呂海寰、盛宣懷等悉心籌議，僉稱約計加稅之數，足抵各省抽釐之數，是加稅足以撥抵各省釐金用款，該督撫等自當仰體朝廷恤商愛民之意，斷不准任聽劣員巧立名目，增設民捐局所，多方搜括，騷擾閭閻。儻有此等弊端，定惟該督撫等是問。至加稅原以抵補釐金，現在英約業已定議，載明加

稅免釐開辦之期定在明年冬間，仍俟各國一律商定，即以加稅之日爲免釐之日。該督撫等定能明白曉諭，使商人不至誤會，並應豫爲妥籌裁釐地步，以免臨時周章也。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五　山東利津縣馮家莊黄河漫口。

《德宗實録》卷五〇四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上海關道爲各省匯解賠款總匯，若常存銀行生息，每年得利甚鉅，請飭酌量提充公用。又蘇州前辦息借時，提借州縣積穀銀六十萬兩，嗣後息借停辦，而此項提借之款至今未見發還等語。著劉坤一、恩壽，按照所指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戊戌，諭内閣：袁世凱奏，整頓吏治，請將各項陋規一律酌改公費一摺。國家設官分職，原期大法小廉，潔己奉公，乃該管上司收受陋規視爲故常，無怪吏治日益頹壞。兹袁世凱奏請將舊有規費責令和盤托出，化私爲公，酌給公費，實爲整飭官方起見。此等風氣，各省皆然。著各督撫仿照直隸奏定章程，將各項陋規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費，以資辦公。務期弊絶風清，認真考察屬員，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五　戊申，慶親王奕劻、大學士王文韶與俄國駐京公使雷薩爾，商定交還山海關鐵路條款七條成。

丙午，外務部奏，俄國交還奉省西南段及營口地方。得旨，著派增祺接收。又奏，俄國交還山海關等處鐵路。得旨，著袁世凱接收。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六　九月辛酉，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飭令各省調派學生出洋游學，以資造就。聞近來游學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國或以道遠費多，資送甚少。亟應廣開風氣，著各省督撫選擇明通端正之學生，籌給經費，派往西洋各國，講求專門學業，務期成就真才，以備任使。

壬戌，浙江巡撫任道鎔因病乞休，允之。調聶緝槼爲浙江巡撫，饒應祺爲安徽巡撫，以潘效蘇爲甘肅新疆巡撫。

癸亥，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兩江總督劉坤一秉性公忠，才猷宏遠。【略】遽聞溘逝，震悼良深。劉坤一著加恩追封一等男爵，晉贈太傅，照總督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署江甯將軍額勒春前往致祭。予謚忠誠，入祀京師賢良祠。並於江甯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生平事蹟，宣付史館。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該故督子孫幾人，著張之洞迅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蓋臣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五〇五　調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以湖北巡撫端方兼署湖廣總督。

丁卯，鎮國將軍載振奏，游歷外洋，謹以管見所及，條陳三事：曰振興商務，曰擴張路礦，曰推廣學堂。下政務處會同外務部議。尋奏，該將軍所陳各節，整頓商務，首先仿辦賽會，意在鼓舞商業，挽回利源。應如何分派官紳，廣爲勸導；選擇工匠，精爲攷求；及體察商情能否墊借成本，酌給津貼之處，請飭下南北洋大臣、商務大臣、各省督撫妥籌辦理。至路礦爲中國大利之源，該將軍請一面定法，一面招商，實爲扼要之論。請飭下商務大臣派員出洋，會同各國使臣，就所轄各島華商，廣爲勸導，以期集事。若學堂爲人才所從出，伏讀疊次諭旨，廣設學堂，並定各學生出身階級，正與該將軍所請相符。請飭下管學大臣，速將教科書編定。其各省小學蒙學，有能集資創設者，並隨時奏請優獎，於勸學興教，不爲無裨。依議行。

己巳，外務部奏，增改中葡條約，繕單呈覽，並請簡派大臣訂期畫押。得旨，著派慶親王奕劻畫押。

癸酉，諭内閣：前據袁世凱奏定警務章程，於保衛地方一切，甚屬妥善。著各直省督撫仿照直隸章程，奏明辦理，不准視爲緩圖，因循不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六　甲戌，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袁世凱著賞假四十日，回籍葬親。該督之母劉氏加恩賜祭一壇，著河南巡撫派員前往致祭。

辛巳，袁世凱奏：前准外務部咨准行在户部覆稱各關界限，應照全權大臣所議，常關分局在五十里以内者歸併稅務司兼管，仍由監督派員隨同經理，咨行飭遵等因。現在天津常關歸併伊始，自應詳擬辦法，以期周密。經臣札飭津海關監督唐紹儀遵照妥議在案。兹據該監督詳稱，天津常關歸併稅司，載在公約，自應遵辦。惟應由該監督派委幹員一員，隨同稅司襄理一切。其關内所用人員，未便任意去留，擬由稅務司先行商明監督，秉公酌定，意見相同，方可施行。至通商埠岸，如須參用洋人，應由稅務司會同監督妥慎選擇。在埠岸以外各口一概不用洋人，免與内地商民有所隔閡。其所用洋員，倘有人地不宜，辦事不妥，亦應由監督商明稅務司，即行調撤，以期得力。又查從前各國都統衙門，所

徵內地稅課，暫行按照進口稅則減半抽稅。現在天津收回，常關已復，仍遵户部常關稅則徵收，以符定章。所徵稅課統由稅務司經收，移道存儲，備撥賠款要需。其常稅項下，除總稅務司札飭稅司提出一成，作爲常關經費外，查歷年北洋大臣衙門暨關道署常年辦公並洋務商務各費，向在常關稅課項下開支。現雖歸併稅司，前項仍應出自常稅，亦擬提出一成，撥解關署，另款存儲，以資辦公等情前來。臣查津海關常稅關係賠款要需，應責成監督會同稅務司認真稽徵。所擬辦法，尚屬周妥。其議提公費，亦事所必需，應請准如所擬辦理。下外務部、户部知之。

壬午，命直隸總督袁世凱充督辦商務大臣，與張之洞會同辦理，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

命候補四品京堂伍廷芳充會辦商務大臣，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

《德宗實録》卷五〇六 十月丁亥，諭内閣：外務部奏，請派日本游學生總監督一摺。四品銜外務部員外郎汪大燮，著賞給五品卿銜，派充游學日本學生總監督，所有游學各生均著歸該員管轄。務即認真經理督飭，切實講求，以端趨向而宏造就。

戊子，商務大臣調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奏，與英使馬凱議定商約，詳慎准駁删改，於利權尚無虧損。現已遵旨畫押，並將約本進呈。下部知之。又奏，英約十六款内，以第八款加稅免釐一事爲全約緊要關鍵，應由户部會商外務部，札飭總稅務司豫籌布置，以免臨事周章。下外務部、户部妥議具奏。

辛卯，政務處大臣慶親王奕劻等奏，泰西以商立國，於商務特設專部。中國亦宜設立商部，以爲振興商務之地。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六 丁未，諭：上年降旨特開經濟科，諭令内外臣工查訪保薦，於本屆會試前舉行。現在各省保奏之摺既未到齊，而明年會試係在河南舉行，且天氣尚寒，遠省之士跋涉維艱，自應量加體恤。著改於明年會試後舉行，所有保薦各員，即著政務處查明原官省分，咨行原保大臣及該督撫分别保送。務於明年四月以前齊集京師，届時由政務處會同禮部奏請欽定日期考試。

《德宗實録》卷五〇六 癸丑，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武昌城外通商場，共計購買官民各地三萬餘畝，用過地價局費銀二十三萬餘兩，暫借商款應付。此外如可推廣收買，仍當體察情形，相機擴充。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六 甲寅，慶親王奕劻與俄國使臣雷薩爾訂中俄陸路接綫展限續約四條。

《德宗實録》卷五〇七 十一月戊午，諭内閣：儲才爲當今急務，疊經明降諭旨，創辦學堂，變通科舉。現在學堂初設，成材尚需時日。科舉改試策論，固異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詣。進士爲入官之始，尤應加意陶成，用資器使。著自明年會試爲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其在堂肄業之一甲進士、庶吉士，必須領有卒業文憑，始咨送翰林院散館。並將堂課分數，於引見排單内註明，以備酌量録用。其未留館職之以主事分部，並知縣銓選者，仍照向章辦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學未卒業者，留俟下届考試。分部司員及内閣中書，亦必領有卒業文憑，始准奏留歸本衙門補用。如因事告假及學未及格，必俟補足年限課程，始准作爲學習，期滿。其即用知縣，簽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課吏館學習由該督撫按時考覈，擇其優者，立予敘補。其平常者，仍留肄習，再行酌量補用。所有一切課程，著責成張百熙悉心覈議具奏，隨時認真經理，期收實效。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徐堉奏，請開辦彩票一摺，著政務處會同户部議奏。尋奏，該御史所稱各省彩票零星分辦，無裨要需，係屬實在情形。擬請將原奏所擬章程，咨行沿江沿海各督撫，體察情形。將如何歸總辦法，能否如原奏所稱集款之數，通籌會商，奏明覈辦。依議行。

癸亥，命兩江總督魏光燾兼充南洋大臣。

戊辰，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此次道經上海，面飭輪船招商局各員董等。嗣後應提報效銀兩，覈實分解。其一切要務，隨時稟請覈辦。得旨。著該總督認真經理。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改修《兩淮鹽法志》告成，繕呈御覽。下户部知之。

己巳，諭内閣：練兵之道最忌紛歧，曾經疊次降旨飭各省督撫整頓兵制，期歸一律。乃近來各省奏報，仍多空言搪塞，絶少切實辦法，殊難望有成效。查北洋、湖北訓練新軍頗具規模，自應逐漸推廣。所有河南、山東、山西各省，速即選派將弁頭目，赴北洋學習操練。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頭目，赴湖北學習操練。俟練成後，即發回各原省，令其管帶新兵，認真訓練，以資得力而期畫一。

又諭：各國電綫多歸官辦，凡遇軍國要政傳遞消息，最稱密捷。中國創自商辦，諸多窒礙，亟應收回，以昭鄭重。著袁世凱、張之洞迅將中國所有電綫覈

實估計，奏請籌撥款項，發還商股，即將各電局悉數收回。聽候遴派大員認真經理，以專責成而維政體。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盛宣懷，前因各處開辦鐵路關繫重大，曾經降旨，將應辦各事分任責成。嗣後鐵路用款報銷，應由盛宣懷先行造册，咨送鐵路經過省分各督撫詳細覈明，會銜具奏，其應造鐵路地段，勘定後著繪圖貼説，移送該管督撫，派員查明，如無窒礙，始可開工。盛宣懷如與他國公司議立各項合同條款，亦著先由各督撫覈定，始可簽押。仍將該合同鈔録會奏，以期周密而免疏誤。

又諭：電寄盛宣懷，所有會辦商務大臣關防，著盛宣懷俟伍廷芳到滬後，即交該京堂接收。

《德宗實録》卷五〇八　乙酉，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同文館歸併大學堂，變通辦法，並請將學堂應用書籍儀品等物一律免税。下外務部議。尋奏：同文館歸併大學堂，所以齊制度而一趨向。今該大臣奏請變通辦法，是將同文館繙譯學生，與大學堂各項學生顯示區别，似非朝廷甄陶廣被之意。應請由大學堂速成預備兩科中，擇其少年質敏、洋文已有門徑者，作爲繙譯專科，於肄習普通學外分習各國語言文字，卒業後一體予以出身。嗣後本部及出使大臣、各省督撫咨取譯員並各處學堂延訂教習，即以此項學生爲上選。不必沿同文館名目，亦毋庸另行招考。至一切章程，應如該大臣所奏辦理。其經費一節，查華俄銀行餘利，除俄文學堂每年撥銀二萬餘兩外，其餘儘數撥交大學堂應用。又查向章本有官物免税之條，大學堂需用物件，自可照官物免税。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七　十二月壬午，駐藏幫辦大臣安成因病乞休，允之。以訥欽爲駐藏幫辦大臣。

《東華續録・光緒一百七十七》　己丑，貴州巡撫鄧華熙因病乞休，允之。賞李經羲三品頂戴，署理貴州巡撫。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參閩浙總督許應騤貪污卑鄙各款請旨飭查一摺。著張之洞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

癸巳，外務部奏：美國將於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即中國光緒三十年，在散魯伊斯城開設美國博覽會。此會因記念美國由法人購得魯西亞那地方已及百年，設會慶賀，係美國立國以來極爲重大之事。六月間，其總理會務大臣巴禮德前來中國，敦請赴會。到京後與臣等會晤，縷懇觀見。經臣部奏明奉旨允准。當於六月二十二日，由臣等會同美國使臣康格帶領入覲。並蒙答敕允准，簡派大員往襄盛會，欽遵在案。臣等伏查泰西崇尚工商，賽會之設，在羅致各國物産工藝，區分類别，排列會場，俾各國之人，咸得較其精良，用資模仿，實於通商之中，隱寓勸工之意。聞美國此次散魯伊斯賽會，其國家撥給該會鉅款，以贊其成，各國均特派大員赴會。蓋因此舉與交涉邦交，顯有關繫，而於商務尤爲有益。中國物産甲於全球，徒以工藝未興，商情渙散，比諸各國，實有不逮。現當整飭庶政之時，適美國有此大會，亟應加意講求，期於工商諸務，有所裨益。曾詢美國使臣康格各國派往員數，大率用正副監督三人者居多。臣等公同商酌，所有正監督一員，應請特旨簡派。此後一切赴會事宜，統歸該員主持。仍俟開會届期，再行前往。至應派副監督，查有候選道黄開甲，才具幹練，熟悉商情；東海關税務司美國人柯爾樂，精細妥實，在華多年，均堪派充，隨同正監督辦理。該副監督等應令先行前往，將度地建屋，陳設貨物各事宜，預爲經營布置。其赴會一切用款，所費不貲，亟應籌備，以資撥用。

《清德宗實録》卷五一〇　癸卯，諭内閣：前因電務爲國要政，應歸官辦，已諭令袁世凱、張之洞籌還商股，將各電局悉數收回，候派大員經理。著即派袁世凱爲督辦大臣，直隸布政使吴重憙著開缺，以侍郎候補，派爲駐滬會辦大臣。該局改歸官辦之後，其原有商股不願領回者，均准照舊合股，朝廷於維持政體之中，仍寓體恤商情之意。該大臣等務當通籌全局，認真辦理，將從前積弊一律剔除，以期上下交益。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侍讀王榮商奏，請開米禁一摺。據稱閩浙兩省，人稠米少，每年仰給江蘇販運接濟。若准循照向章，令閩浙米商前赴江蘇仙女廟等處採買，可以兩獲其利等語。著張之洞、恩壽體察地方情形，酌量辦理。仍嚴禁奸商私販出洋，以重民食。

甲辰，刑部尚書貴恒因病解職，以倉場侍郎榮慶爲刑部尚書。

戊申，諭内閣：太僕寺少卿隆恩奏保經濟特科一摺。特科之設，前經降旨飭令各部院堂官及督撫、學政，各舉所知，出具考語，切實保薦。近來京卿紛紛奏保，如三品京堂之光禄寺卿曾廣漢、太常寺卿陳兆文、國子監祭酒王垿等所保，朝廷從寬存記。兹該少卿又復率行保薦。此端一開，必至漫無限制。隆恩所保，著毋庸議，並將太常寺少卿李擢英前保一併撤銷。嗣後保薦人才，務當格外慎選，覈實舉薦，毋得稍涉冗濫。

庚戌，調湖南巡撫俞廉三爲山西巡撫，以山西布政使趙爾巽爲湖南巡撫。

光緒二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德宗實録》卷五一一　正月丁巳，【略】懿德普被寰區，慶洽敷天，歡騰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藝林，著於本年舉行癸卯恩科鄉試，明年舉行甲辰恩科會試。其癸卯、甲辰正科鄉會試，即歸併丙午、丁未科舉行。俾兹多士，忭舞觀光。

乙丑，駐藏辦事大臣裕鋼奏，遵旨派員赴邊，與英員磋商界務商務，並陳開導藏番情形。下部知之。

丙寅，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淮鹽疲弊，急宜整頓，擬增兵船以制梟，剔卡弊以恤商，並定鹽務差使比較章程。得旨，著照所請，督飭運司認真整頓，以除積弊而裕饟源。

丁卯，諭内閣：刑部尚書榮慶，著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務當和衷商辦，認真經理。

又奏，蒙古各旗所辦礦務，並未指明界限，或由洋商徑行定約請辦，有違定章，請飭部妥議辦法。下外務部覈議。尋奏，請飭該旗王公，將所指礦地，劃清界限，嗣後礦務未經呈部覈覆，不得輒與華洋商人私立合同，以免别滋轇轕。如所議行。

以鑲白旗漢軍副都統載振爲鑲藍旗漢軍都統，以記名副都統振格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以開缺四川總督奎俊爲理藩院尚書。

予故理藩院尚書阿克丹卹典如例，子吏部員外郎海錕以郎中即補。

癸酉，福州將軍崇善奏，常洋兩稅，先提匯滬，並劃解洋藥釐金，備還新案賠款。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八　丙子，外務部奏，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准軍機處鈔交浙江巡撫任道鎔奏，紳商承辦礦務改定章程一摺，奉硃批，外務部議奏。欽此。嗣於十二月初一日，准浙江巡撫將章程咨送前來。查原奏内稱：光緒二十四年，浙省紳商高爾伊請設立浙東寶昌公司，開採衢、嚴、温、處煤鐵等礦，向義國惠工公司商人沙鏢納貸款銀五百萬兩，訂立合同，並取義國公使薩爾瓦葛保款單，擬議開辦章程，稟經前撫臣廖壽豐據情具奏。奉硃批，著統轄礦務鐵路總局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欽此。嗣經路礦大臣覆奏，以高爾伊所擬礦章與奏定通行章程不符，應令妥籌釐正。奉旨：依議，欽此。咨行到浙，當經轉飭去後。兹據該紳商候選道高爾伊於原請承辦浙東衢、嚴、温、處各礦外，又請兼辦浙西杭、湖兩府礦務，當飭將前擬章程查照部定新章重加釐訂，並將昔年與惠工公司原訂貸款合同及義使保款單呈驗稟請奏咨前來。【略】查杭、湖兩屬，雖爲前撫原奏所已及，然祇爲將來推廣之計，並非同時興辦。現據該員所擬章程二十條，其第一條係統指六屬礦務，並將原奏未及之煤油礦産任意列入。經臣等酌核改定，將杭、湖兩屬礦務及煤油礦産一併剔除，擬令該員專在衢、嚴、温、處四府境内，指明煤鐵礦山數處，繪圖貼説，呈報地方官查無窒礙，咨部核准，先行試辦，不得預佔該四府全境。如將來辦有成效，准其設法推廣，仍不越衢、嚴、温、處四屬，以清界限。其餘各條，與臣部奏定新章均屬相符，應請准如所擬辦理。兹將章程繕具清單，恭聖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浙江巡撫轉飭該員，與義商沙鏢納訂立合同，依限開辦；如有遲逾，即將合同作廢，以符定章。得旨，允行。

《德宗實録》卷五一一　己卯，革職留任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籌辦湖南練兵事宜，酌擬常備、續備軍營制饟章，一面挑選員弁，派往湖北學習操練。得旨，著趙爾巽到任後，隨時整頓，認真訓練，以期饟不虚糜。

庚辰，諭内閣：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京外滿漢諸臣，有能恪恭職守，勞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異。兹當京察届期，吏部開單奏請，朕詳加披閲。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奕劻，夙矢公忠，勳勞懋著，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榮禄、王文韶，户部尚書鹿傳霖，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同心襄贊，矢慎矢勤，均著交部議敘；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四川總督岑春煊，盡心規畫，勞怨不辭，均著交部議敘。餘著照舊供職。

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奏，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興辦學堂一摺，與欽定章程相合處甚多，大都久經閱歷，深造有得之言，其防流弊等語，於學務尤有裨益，應請悉如所議辦理，責成該督等隨時認真舉行。報可。

辛巳，調盛京户部侍郎清銳爲理藩院右侍郎，盛京刑部侍郎溥頲爲盛京户部侍郎，理藩院右侍郎儒林爲盛京刑部侍郎，以内閣學士景厚爲盛京禮部侍郎，貴州貴西道桂霖副都統銜爲駐藏幫辦大臣；鐵良出差，以内閣學士崇壽署兵部左侍郎。

壬午，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江南省創建三江師範學堂，請將江甯銀圓局鑄造銅圓贏餘銀兩，專供該堂經費。下所司議。

乙酉，外務部奏，出使大臣伍廷芳請賞給出洋學生鄭廷襄等出身，應將該生咨送來京，赴部覆加考驗，以昭覈實。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一二　二月己丑，諭内閣：兵部奏，請派員查閱直隸等省營伍一摺。近來查閱營伍，已成具文，現當變通軍制之時，尤應力求實濟。嗣後各直省均著暫緩查閱，仍著該督撫隨時認真整頓，勤加訓練，俟有成效，再行特派查閱，用示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

甲午，政務處奏，議覆護理山西巡撫趙爾巽通籌本計一摺。一、廣宣教化以開民智；二、增設民官以消隱患；三、設勸農局以重本業；四、設工藝局以安游民；五、重商以保富民；六、因利以濟貧民；七、設改良局；八、安散勇以銷亂民；九、設教務局以重要案；十、設遞信局。除以兵助工，及徧設教務局兩條，毋庸議外，餘各條分別妥酌，次第施行。報可。

山海關副都統倭恒額奏，關地五方雜處，兼聯軍在境，交涉日繁，所有八旗營制，改絃更張，常川操練，擬咨商直督設法籌款，仿常備軍饟章加給津貼。允之。

以辦結晉省教案出力，賞法領事瑪璽理、參贊端貴二品頂戴；洋員林輔臣等，獎敘有差。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代遞盛宣懷電奏，請將通商銀行商股，改作萍鄉礦股。所存部款百萬，改歸鐵廠，由該廠分年歸本繳息等語。著外務部、户部議奏。尋奏，商力竭蹶，而湖北鐵廠不至中輟，實賴萍鄉煤礦輔助之功。所請通商銀行商股，改作萍鄉礦股，自應照准。至部款應歸部庫，留作國家銀行之用，未便挪移。從之。

又奏，遵飭各省挑選將目，赴北洋湖北學習操練，謹擬簡易章程：一、分設學堂、學營；一、定學額；一、選將弁；一、限考期；一、優薪饟；一、籌雜費；一、備器械；一、定學期；一、獎優等；一、畢業考驗；一、回省後委用；一、畫一操法。如所請行。

丁酉，盛京將軍增祺奏，奉省天主教案賠卹，業經議結，用款百四十萬兩，所訂善後條約，教民仍是中國百姓，詞訟案件，仍由地方官不分民教，按律辦理，教士主傳道，毋得干預。下外務部知之。

己亥，直隸總督袁世凱、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時艱需才，科舉阻礙學校，擬變通辦法。請俟萬壽恩科舉行後，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三科減盡。即以科場遞減之額，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士子，舍學堂別無進身之路。至舊日舉貢生員，三十歲以下者，可入學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學師範速成兩途；五十至六十，與夫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爲寬籌出路，如再科大挑或揀發一次，或歲貢倍增其額，或多挑謄録，令其入館，可得議敘；或舉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員比照已滿吏，准其考職，三年一次，分别用爲知縣、佐貳雜職，六十以上，酌給職銜。其有經生宿儒，文行並美，而不能改習新學者，爲學堂經書詞章師。務期科舉漸廢，學校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人材。下政務處會同禮部妥議。

辛丑，又諭：有人奏，江蘇繭捐，以無錫、金匱兩縣爲大宗，每歲可得四十萬圓左右。該局委員以多報少，朋分肥己，開支亦多浮濫。去年蘇省禁米出口，該局串令奸商，運米繞道出口，收受陋規，幾釀重案。請旨飭查等語。當此款絀糧貴之時，豈容劣員行私舞弊！著恩壽按照所參各節，徹底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該委員奉委收捐，雖查無營私入己情弊，惟於黏貼印花，及過秤驗船等事，玩忽瞻徇，實屬咎有應得。應請將錫金釐局委員候補知縣姚守彝革職，以爲徇私誤公者戒。如所請行。

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湖南遵設師範館，並續派學生出洋留學。得旨，著趙爾巽隨時嚴加考覈，期收實效。

癸卯，外務部奏，金貴銀賤，中國受虧甚鉅，亟變通錢幣，以圖補救：一、鑄金錢；一、存金款；一、嚴金禁；一、用金票；一、鑄銀圓；一、設銀行。大要以金錢定銅、銀二幣之值，以鈔票濟金、銀二幣之用，以銀行爲利國便民之樞紐，以礦産爲設局鼓鑄之來源。借鑒列邦成法，損益盡善，庶挽利權。下政務處會同户部議奏。

戊申，諭内閣：南洋各埠，多有華商出洋貿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於君國身家互相維繫之義。雖僑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愛悃忱，朝廷深爲嘉尚。疊經諭令沿海各省，於流寓華商回籍時，設法保護。現在振興庶政，講求商務，一切應辦事宜，全在得人，尤應體恤商情，加意護惜。各埠華商人等，凡有因事回華者，其身家財産，均責成該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切實保護，即行妥定章程，奏明辦理。儻有關津丁役，地方胥吏，及鄉里莠民，藉端訛索，即予按律嚴懲，決

不寬貸。著即由沿海督撫，及商務大臣、出使大臣，剴切曉諭，宣布朝廷德意，俾衆咸知。

庚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遵設北洋陸軍武備學堂，擬訂章程。下政務處議。

山東巡撫周馥奏，旗丁生計日蹙，請挑選八旗聰穎子弟，入武備、醫學、農工、機器、電報、鐵路各學堂，以期成就。下各旗營知之。

辛亥，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奏，江蘇錢價日貴，民用日艱，擬設官銀錢局，行用官錢票，並添機增鑄銅圓。報可。

癸丑，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奏，自滬至甯鐵路，仿照粵漢幹路美款辦法，詳訂合同二十五條，議借英金三百二十五萬鎊，虛數九扣，年息五釐，五十年爲期，即將全路作爲借款抵押，五年全竣，逾限有罰。下外務部議。尋奏，該督等所擬合同，與粵漢鐵路用意相符，而於禁止洋工程師干預地方事宜，及豫訂將來徵收稅捐各節，尤爲詳密，應請准如所擬辦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一三　三月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東三省時局日蹙，宜亟籌抵制之法。俄人興修鐵路，三省形勢險要皆失，惟有招民實地，力圖抵制，並以後按照自設木植公司辦法，俾操縱在我，豫防流弊等語。著增祺體察情形，妥籌覆奏，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俄國鐵路業經竣工，此後宜如何堅定章程，不得再行侵占，應請飭下外務部，妥議限制，俾有遵循。至稱招民實地，及自設木植公司各節，前經續請開放東流水大淩河荒地，及上年量地添官各舉，無非力圖抵制，並飭東邊道袁大化體察情形，自設木植公司以保利權。當此時艱孔亟，但有可以補苴之處，應隨時相機籌畫，以冀稍裨時局。下外務部知之。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增祺等，俄約第二期交還奉天、吉林地方，著派增祺、長順接收。

癸亥，閩浙總督許應騤因事解職，以熱河都統錫良爲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將軍崇善署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九　乙丑，命盛宣懷隨同袁世凱、張之洞、吕海寰、伍廷芳會議商約事宜。

《德宗實録》卷五一三　庚午，命慶親王奕劻爲軍機大臣。

甲戌，護理江西巡撫柯逢時奏，釐金改辦統捐，商民稱便，擬請土貨改從一律。得旨，著即督飭認真辦理，剔除中飽，以期裕課恤商。

調署四川總督岑春煊署兩廣總督，以閩浙總督錫良署四川總督，未到任前，以四川布政使陳璚暫行護理。以署廣東巡撫李興銳署閩浙總督，調河南巡撫張人駿爲廣東巡撫，以漕運總督陳夔龍爲河南巡撫，署兩廣總督德壽爲漕運總督。

庚辰，諭内閣：從來立國之道，端在理財用人，方今時局艱難，財用匱乏，國與民俱受其病，自非通盤籌畫，因時制宜，安望財政日有起色？著派慶親王奕劻、瞿鴻禨會同户部認真整頓，將一切應辦事宜，悉心經理。即如各省所用銀錢式樣各殊，平色不一，最爲商民之累，自應明定畫一銀式，於京師設立鑄造銀錢總廠，俟新式銀錢鑄成，足敷頒行後，所有完納錢糧、關稅、釐捐、一切公款，均專用此項銀錢，使補平申水等弊，悉除净盡。部庫省庫，收發統歸一律，不准巧立名目，稍涉紛歧。其應如何妥定章程，著即詳晰覆議，分别次第，請旨遵行。總之，此舉爲國家要政，上下交益。該王大臣等惟當力任勞怨，堅定不摇，務令圜法整齊，推行盡利，用副朝廷通變宜民之至意。

又諭：通商惠工爲經國之要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爲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亟應變通盡利，加意講求。前據政務處奏，議覆載振奏請設立商部，業經降旨允准，兹著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作爲則例，俟商律編成奏定後，即行特簡大員，開辦商部，其應如何提倡工藝，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載振等悉心妥議，請旨施行，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餘力。庶幾商務振興，蒸蒸日上，阜民財而培邦本，有厚望焉。

《光緒朝東華録》一七九　癸未，孫寶琦奏，各國賽會之舉，在開會之國，重在博覽新奇貨物，使本國得以仿行，爲農工商之進步；在入會之國，則重在陳列本國貨物，視何者利於銷售，即可陸續增運，爲農工商之銷路，非徒爲是矜奇立異也。各國入會者，富商大賈，必親往監察，視何項暢銷，即與該國商人訂議續運。中國商人不明此義，但交貨物交付海關，轉運會場代售，親自西來者絶少。據華必樂面稱，中國貨物，本爲歐人所喜悦，故當會場陳列，爭先購買，乃貨主不來，以致法人欲向訂購，無從面議，機會可惜等語。現美國將開百年大會，亟宜廣招富商，鳩集公司，親自運貨前往，考察商情，陸續運售，勿貪一時之利，宜爲久遠之謀。應請飭下商務大臣、各直省督撫勸諭紳商，分投籌辦，以擴利源。下外務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一四 四月辛卯，以讓出賠款、創立學堂，予山西總教士李提摩太等獎敘。

甲午，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江甯省城設立兩江學務處，並派員辦理。得旨，著即認真辦理，務收實效。

《德宗實録》卷五一五 五月戊午，吏部以大學士王文韶、崑岡、崇禮應授何殿閣請。得旨，王文韶著補授武英殿大學士，崑岡著補授文淵閣大學士，崇禮著補授東閣大學士。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〇 戊辰，外務部奏，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准軍機處鈔交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江蘇巡撫恩壽、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會奏滬甯鐵路籌借英款訂立詳細合同一摺。奉硃批：外務部議奏，單併發，欽此。查原奏内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四日承准總理衙門來電，英使述其政府之意，自滬至甯鐵路，必欲令怡和承辦，勢難峻拒，飭由總公司相機籌辦。臣宣懷遵與怡和兼代匯豐之英國銀公司磋議草約二十五條，聲明設與地方窒礙，隨時更正，仍俟簽定正約，會同督撫具奏。電經總理衙門核准，於是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先將草約簽印，即派員伴護英公司瑪利孫等測勘軌道，估計工費，適英以特戰，吾以拳亂，彼此遷延，未議正約。上年七月，銀公司公舉上海領事官璧理南來議詳細合同，開議以來，磋磨五六月，易稿六七次，間有爭持未允者。臣宣懷復屬璧理南攜稿來甯，經臣之洞覆加考核，派員與之按款磋商，分別駁改增删，幸皆妥商就範，計訂詳細合同二十五條，以粵漢美款辦法爲基址，其自保權利之處，實較已定各路爲尤多。璧理南電致英京，一切俱已允協，理合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俟奉旨批准，再行簽印等語。臣等將該督等所訂合同詳加查核，如訂借英金三百二十五萬鎊，虚數九扣，年息五釐，以英公司出售小票先後爲起息日期，並訂明備付息款取贖小票辦法。他如需用材料，先儘漢陽鐵廠承辦，遇調兵運械賑饑諸要務，減收車價，儘先載運，以及自購地基以固根本、遴派總辦以重事權，皆爲取益防損之端，核與粵漢鐵路合同用意相符，而於禁止洋工程師干預地方事宜，及預訂將來徵收稅捐各節，則尤爲詳密。其餘各條，均屬可行，應請准如所擬辦理，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遵照會同簽印，並照會英國駐京使臣，飭令該公司按照合同妥速開辦。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一六 辛未，諭内閣：電寄吕海寰等，各國商約，著即在京開議。張之洞現已來京，吕海寰、盛宣懷、伍廷芳等著迅即來京與議，並隨時與袁世凱商酌，妥籌辦理。

乙亥，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略】遵章創練常備軍，已成步、礮、馬、工程、輜重二十五營。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〇 戊寅，奕劻等奏，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欽奉懿旨，照博學鴻詞科例，開經濟特科。【略】現在報到者一百二十二人，既奉諭旨於會試後舉行，自毋庸再予展限。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就現在人數傳集考試，於閏五月内新進士各場完畢後舉行，應請欽定日期，特旨宣示，剋期取齊，所有考試各事宜，由禮部查照殿廷考試向章妥爲辦理。惟原奏係以二場分試策論，現就試人數較少，擬請略爲變通，以第一場爲正場，録取者再行覆試一場，均試以論一篇、策一道，並請欽命題目，簡派大臣校閱進呈，恭候欽定等第名次，交禮部帶領引見，分别録用。上諭：經濟特科保薦人員，著於閏五月十六日在保和殿考試。

《德宗實録》卷五一六 庚辰，諭内閣：電寄沿海沿江各省督撫，據魏光燾電稱，查有上海創立愛國會社，招集羣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説，已飭查禁密拏等語。朝廷銳意興學，方期造就通才，儲爲國用。乃近來各省學生，潛心肄業者，固不乏人，而沾染習氣，肆行無忌者，正復不免。似此猖狂悖謬，形同叛逆，實爲風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撫，務將此等敗類嚴密查拏，隨時懲辦，所有學堂條規並著督飭認真整頓，力挽澆風，以期經正民興，勿誤歧趨，是爲至要。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〇 閏五月丙戌，張百熙等奏，京師大學堂爲學術人才根本，關繫至重，考究宜詳。自上年奉旨開辦以來，疊經酌擬章程，仰邀欽定。惟各省蒙小學堂，甫籌創設，咨送至學，既無真正合格學生，兼以近來人心浮動，好爲空論，往往有跅弢之士，從前未經科學艱苦，粗習譯書，妄騰異説，弊由於未入學堂之故。而惡習所染，深慮及於在堂肄業之生。今日因乏才而謀興學，因興學而防流弊，操縱之間，倍難措手。必須有精審畫一之課本，完全無缺之章程，方能合中人以上之才而陶鑄之。上年因編輯課本事恐歧誤，曾經臣百熙於開辦譯書局摺内聲明，與湖廣督臣張之洞商定會辦之法，嗣該督疏陳湖北學堂章程，其中足補臣百熙奏進章程所不及者，當即一律照改，奏明在案。學堂爲當今第一要務，張之洞爲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湖北所辦學堂，頗有成效，此中利弊，閱歷最深，臣等顧念時艱，究心學務，竊願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將來學術人

才多一分裨益。雖在前函電往還，商榷多次，近日該督展覲入都，臣等復請其來堂考察各項科學。該督指示竅要，竟日不倦，教習生徒，同深悅服。臣等猶恐該督或以事非專責，容有稍存謙抑，言之不盡之處。聞商約諸政，均有旨飭該督商辦，學堂尤政務中之大端，所關更重。伏懇天恩，特派該督會同商辦京師大學堂事宜，一切章程，詳加釐定，嗣後有應行修改之處，由臣等隨時咨行該督會商具奏，實於整飭條規，維持教育，大有補助。上諭：張百熙等奏請添派重臣會商學務一摺，京師大學堂爲學術人心根本，關係重要，著即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並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釐定，詳悉具奏，務期推行無弊，造就通才，俾朝廷收得人之效，是爲至要。

乙未，楊兆鋆奏，近年增設通商口岸，洋商教士來者尤衆，紛紛購置地畝，或造市廛，或建教堂。購置之時，祇與地主訂價議定報告，並有不報官而私相授受者。試言其弊，約有三端：地雖有主而勢居形勝，建造洋房，於地方大局有礙，輿情未協，致起齟齬，一也；民基以契爲憑，兵燹以後，地荒無主者居多，狡黠之徒，立私契以愚外人，執此契而指彼地，影射爲奸，不可究詰，二也；口岸一經通商，地價驟昂，奸民輒假名洋人，以賤值預購多地，輾轉相售，藉以漁利，遇有轇轕，恃洋人爲護符，欺壓平民，官辦棘手，三也。三端之中，以奸民假名洋人爲尤甚。臣愚以爲，爭之於事後，徒費筆舌，而所損已多，何若慎之於事先，預定章程，而俾知所守。應請飭下外務部行文各直省督撫，轉飭府廳州縣，凡洋人於通商口岸或內地指購地畝，先由售主稟報地方官呈驗契單，並令洋人書據載明該地作爲何用，官爲查勘，實非形勝之區，勢無窒礙，方准購置，彙報督撫，並知照該國領事官，一體立案，交付地價之時，嚴禁吏胥從中需索，以恤民隱。洋人購地作用，如與書據不符，無關緊要者，准其營造，仍報明更正，如有大妨礙，由地方官申報上司，行文領事官駁正。倘查勘之際，疑係假冒，即由地方官移問該管領事，洋人是否屬實，察知其僞，立將奸民從重懲治，以杜澆風，於交涉不無裨益。下外務部知之。

丙申，袁世凱奏，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諭：各省制兵積弊甚深，耗餉頗鉅，亟宜嚴行整頓，汰弱留強，著各直省督撫悉心規畫，核實釐剔，所有各省原有之緑營，裁去十之二三，騰出餉需，報部候撥等因。欽此。臣於是年十月間到任，因查直隸制兵，歷年抽撥截減，較額設所去已多，且彼時天津地面，尚未收回，該處鎮協各營弁兵，均未歸任，應領餉糈，司庫亦未撥放，與完善省分情形不同，尚難遽議裁減。請俟洋兵全退，再行妥籌議辦。於是年十二月間奏明在案。現在收回天津，已將一載，事局大定，本省常備軍練成一鎮，需餉甚鉅，籌撥爲難，本應將緑營制兵全裁，騰作新軍額餉。惟念直省幅員遼闊，兵燹以後，伏莽尤多，巡警尚未設齊，彈壓須資兵力。科布多年例換防兵丁，又須按期派往，自應權衡緩急，分別裁留。查直隸制兵，現計實存馬步守各兵二萬六千餘名，無閒之年，應支餉米乾折等銀四十三萬餘兩，內除守護陵寢之馬蘭、泰甯二鎮內外標各營外委兵丁，又妙高峯汛有看守醇賢親王園寢之責，河防營兵，平時修工，臨汛搶險，均關重要，未能遽裁，應仍發給全餉，容再妥籌辦法。並各捕盜營內四路廳、業經就餉改練巡警，其張、獨、多三廳及熱河承德府，能否仿照改練，另行辦理外，其餘督標提標，通永、天津、正定、大名、宣化五鎮，並分防各營馬步守兵一萬六千餘名，照向章應支餉米乾折七八成實銀二十四萬餘兩，小建按日核扣，遇閏之年應分別冬春夏秋及大小建加銀一萬六千餘兩不等。臣詳加查核，天津鎮左右城守三營，葛沽一營，通永鎮並通州協，山永協各左右二營，北塘一營，以上共十一營，當庚子之變，紛紛逃避，豈容再令入伍糜餉，自應悉數裁撤。此外督標、提標、正定、大名、宣化三鎮並分防各營及津通兩鎮所轄各外汛，應請就現在兵數各裁一半，即於本年六月以前，一律裁齊，每年各節省一十四萬餘兩。查制兵餉項，前於二十七年前督臣李鴻章因亂後司庫匱乏，奏明減半支放，此次裁節之款，應按全數核算，其餘裁存之兵，嗣後即發半餉，又可節省銀五萬餘兩，統計節省銀二十萬兩左右，遇閏之年又加節省銀一萬六七千餘兩，儘數撥充常備軍額餉之用。惟本年所裁各兵，上半年連閏已發折半銀三萬五千餘兩，實可撥用銀十七萬餘兩，其自來年起，即照節省全數撥用。一轉移間，騰出舊有之餉，以贍新練之軍，期副朝廷汰弱留强修明武備之至意。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一七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魏光燾等，電悉，鄒容等六犯業經拏獲，仍著嚴飭，速籌解甯懲辦，勿任狡脱，以儆狂悖。

甲辰，外務部奏，中英續訂通商行船條約，請用寶互換。報聞。

辛亥，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天津新訂義、奥、日本三國租界，次第議成。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一八　六月乙卯，御史徐堉奏，請設養正學堂，並派學生出洋肄業。從之。

庚申，御史張元奇奏，各省學堂，宜嚴選師範，振興實業。又奏，本科進士入大學堂肄業，請分別年歲願否，酌爲變通。得旨，著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妥議具奏。尋奏，該御史請嚴選師範，振興實業，洵爲知本之論。現已擬定各級師範學堂章程，各省不難照辦。至蒙學暫不課西文，現在所擬小學堂章程，即嚴申此禁，與該御史所見正同。本科進士入大學堂肄業，業經酌定年歲，量爲變通，自可免遷就入學、有名無實之弊。報聞。

《德宗實録》卷五一九　七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所有八旗兵丁，著該都統等切實教養，務令讀書識字，以便選入武備學堂肄業，用備國家干城之選。各旗大員子弟，如有願入武備學堂肄業者，亦即報明各該旗，咨行北洋大臣，聽候挑選。

戊戌，諭内閣：現在振興商務，應行設立商部衙門。商部尚書著載振補授，伍廷芳著補授商部左侍郎，陳璧著補授商部右侍郎，應辦一切事宜，著該尚書等妥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一　乙巳，長順奏，奴才等前因東三省鐵路俄已修竣，意欲展修省城至長春枝路，以接幹路，奏請專歸中國自行興修，以保利權。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專摺密陳，奉硃批，外務部議奏。欽此。嗣經外務部奏覆，吉林省城至長春一段鐵路，亟應籌款自築，此段工費約計需銀二百數十萬兩，應請飭下户部先籌的款八十萬兩，爲之基礎，不敷之數，即由吉林將軍就地籌集，或招集華商股分等因。又經户部奏覆，此款先據外務部咨商，當經臣部片覆在案。今外務部奏請户部先撥的款，與部議辦法，先後次第，稍有未符，應請飭下吉林將軍，仍查照臣部前議，將本省自籌之八十萬兩，集有成數，並招商股之一百萬兩，辦有端緒，即行奏咨報部，臣部再將籌備銀八十萬兩撥給該省等因。先後奉旨，依議，欽此。各鈔奏咨行前來。【略】是以奴才等於既奉部文以後，復將此項工程細加考查，再三審度，覺俄員所言以歸公司接修爲利，似非相欺，現據達聶爾將帶回合同，與總副監工覈定，各繕華俄文，復行寄省，專待彼此簽押。奴才等覈其字句，稍有更易，而大致相同，當與商明簽押後，仍須請旨定奪。謹將合同十六條敬繕清單，恭呈御覽，並請飭下外務部覈覆施行。得旨，外務部議奏，單併發。

《德宗實録》卷五二〇　八月丁巳，諭内閣：商部奏，擬於各省設立路礦、農務、工藝各項公司，請飭各將軍、督撫會同籌辦等語。現在振興商務，全在官商聯絡一氣，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維持，廣爲董勸，以期日有起色。著各省將軍、督撫，於商部議設各項公司，會同籌畫，悉心經理，並飭該管道府州縣隨時認真保護。儻有推諉因循，仍前膜視，該部即行據實奏聞，力除壅蔽，毋稍遷就。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二　庚申，外務部奏，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熱河都統松壽奏續修礦章推廣辦法一摺。本日奉硃批：外務部議奏，單併發。欽此。欽遵由軍機處將原奏清單鈔交前來。查原奏内稱：熱河辦礦章程大綱四條，細目二十四條，經前都統錫良開單奏明在案。近日官辦商辦，各自遵循，以故風氣大開，呈請開採者，接踵而來，課款亦日有起色。然利之所在，弊即生焉。細繹原定章程，本爲至周且密，但近來辦礦黠商，往往從指明地段限制之外，任意侵踰，其經手之人，又或以多報少，冀圖朦混隱瞞，若不先事預防，流弊必種種不絶。至蒙旗山分之外，前經外務部核議，酌提礦稅，以示體恤。擬由官課内提給一成，並不取之礦商，以昭大信。此皆原奏未盡事宜，悉心酌議，應即續行添入。若銅、鉛、錫、鐵等礦，口外採者向屬寥寥，故原定章程稅則，止及金、銀、煤礦，並未議及此項。若不明定章程，一經開辦，必多狡執，應酌定辦法，俾有遵循，謹續擬礦章四條，應請敕下外務部核議等語。臣等查熱河辦礦章程，業經臣部於本年二月間核議奏明在案，惟開辦礦務關繫緊要，如有未盡事宜，自應隨時釐訂，以期妥善。兹據熱河都統松壽續擬章程四條，臣等詳加查核。其第一條所載開礦地界以圍圓計算一節，礦地界址本應劃清，以防侵佔，現擬將原定大礦二十里、小礦十里之界，均以圍圓計算，並標明四至，繪圖立案，自足杜礦商影射侵踰之弊。其第二條所載礦局帳目檢簿核對一節，礦産採取多寡，原以礦局帳目爲憑，非詳細核算經手之人，即不免以多報少，希圖漏稅，現擬將每月出數若干，核實登簿，蓋用戳記，聽候委員檢簿查核，庶就礦徵稅，不至稍有隱匿。其第三條所載礦稅一成提給蒙旗一節，臣部於議覆前熱河都統錫良奏擬定礦章摺内業經聲明，應將課稅酌定提歸各旗成數以補糧之不足，現擬以稅課一成提給蒙旗，核與臣部奏案相符，該款出自公家，於礦商課稅並無加增，尚屬公允。其第四條所載銅、錫、鉛、鐵各礦分別大小呈交押課銀兩，並照值百抽十升課一節，熱河金銀各礦押課章程，大礦交銀三百兩，現擬將銅、錫、鉛、鐵各礦分交押課銀，大者六百兩，小者二百兩，較金、銀各礦爲輕，應令如數交納。至以值百抽十升課，則較熱河金礦值百抽六、銀礦值百抽八章程爲重，不足以昭平允，應令均照值百抽五升課，作爲暫行試辦章程，俟另定通行稅章，仍令一律照辦。以上各

條，除銅、錫、鉛、鐵抽收稅課應照臣等所擬辦理外，其餘均可補原章所未備，自應准如所請。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熱河都統歸入前定章程，一併遵照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二〇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吕海寰，日本商約已定，即著吕海寰等就近畫押。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遵旨與日本使臣籌議出洋學生辦法，擬定約束鼓勵章程各十款，又另擬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七款，請分别通飭遵照。如所請行。

庚午，督辦鐵路事務、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奏，南洋公學請定爲高等商務學堂。下管學大臣議。尋奏，南洋公學上院請改爲商業學堂，係爲振興實業起見，應請照准。至定爲高等，以中院學生遞升一節，升學考試及畢業獎勵，均有奏定專章，應飭其按照定章辦理。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二　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據稱查有上海創立愛國會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説，已飭查禁密拏等語。朝廷銳意興學，方期造就通才，儲爲國用。乃近來各省學生潛心肄業者，固不乏人，而沾染習氣，肆行無忌者，正復不免。似此猖狂悖謬，形同叛逆，實爲風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督撫，務將此等敗類，嚴密查拏，隨時懲辦，所有學堂條規，併著督飭認真整頓，力挽澆風，以期經正民興，勿入歧趨，是爲至要。

丙子，授崇禮爲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爲東閣大學士，敬信爲體仁閣大學士。

《德宗實録》卷五二一　九月辛巳，諭内閣：商部奏，請飭力行保商之政一摺。中國自互市以來，商務日盛，現在設立商部，正宜極力整頓，相與維持。惟中國商民平日與官場隔閡，情誼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牽掣抑勒，甚至報關完稅，多所需索。商船驗放，到處留難，遇有詞訟，不能速爲斷結，辦理不得其平，以致商情不通，諸多阻滯。著各直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文武各官，及局卡委員，一律認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難延閣各項積弊，以順商情而維財政。儻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刁難，著即隨時嚴查參辦，勿稍徇縱。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春煊等，久未接廣西奏報，近來軍務情形若何，各屬地方，是否漸就靖謐。著岑春煊、柯逢時、丁體常詳晰電奏。

外務部奏，自越南邊界，至雲南省城，法國借地建造鐵路，訂議八十年後，由中國議收。公司股票，中國亦可購買，與各股票均分利息，將來購股票較多，藉可收回權利，已與法使訂定。從之。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胡惟德，現聞俄兵復回奉天省城，把守城門，占據官署，諸事要挾，實堪詫異。俄國與中國交好垂三百年，素稱親睦。前因拳匪之變，致啟兵端，本出意外，公約定後，經朕與俄皇御筆批准，分期撤兵交還，條約具在，天下所共聞。今久逾交還之期，又將奉省已撤之兵折回，人心甚爲惶駭。俄武員如此舉動，恐由誤聽人言，俄廷尚未詳知。著胡惟德告其外部，覲見俄皇，陳達一切情形，諄請先將奉省兵隊撤退，並將二三期撤兵交還，照約辦理。如有兩國應商事件，仍由駐京使臣與外部和衷商議。

戊戌，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奏，粵省書院全改學堂，並酌提各屬賓興學田各款，以充經費。得旨，務即飭令妥爲籌辦，期收實效。

辛丑，商部奏，酌擬獎勵公司章程，以顧問官議員之目，分别等差，請旨遵行，以廣招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二二　十月辛亥，諭内閣：商部奏，請通飭各省振興農務一摺。據稱商務初基，以提倡土貨爲要義，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農，非先振興農務，則始基不立，工商亦無以爲資。振興農務之法，不外清地畝，辨土宜，以及興水利，廣畜牧，設立農務學堂與試驗場。請飭各將軍督撫，通飭各屬，將地畝册、土性表，詳晰編造報部等語。所陳不爲無見，著各省大吏，速飭各府廳州縣，認真確查，極力講求，一律切實興辦，以廣種植而裕利源。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三　甲子，商部奏，臣部奏定章程，内開擬招商設立鐵路礦務各項公司，如一時官本籌集不易，全係商股承辦者，應由臣部隨時維持保護等因。所有鐵路公司，自應訂定專章，俾資遵守。查前光緒二十四年十月間，統轄礦務鐵路總局大臣曾經奏定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條通行在案。臣部綜覈商務，礦路事宜，奉旨歸併臣部辦理。除礦務章程，上年七月間欽奉諭旨，飭令劉坤一、張之洞採擇各國礦章詳加參酌妥議。現在張之洞尚未議定，應由臣部先擬試辦章程，再行奏聞外，查鐵路章程，有從前訂定之條現在應行修改者，亦有從前章程所未賅現在應行增補者，臣等公同商酌，擬重訂鐵路簡明章程二十四條，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遵照，並咨明外務部照會各國駐京大臣備案。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二三　丙寅，諭内閣：前因各直省軍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疊經降旨飭下各督撫，認真講求訓練，以期畫一。乃歷時既久，尚少成效，必

須於京師特設總匯之處，隨時考查督練，以期整齊而重戎政。著派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近在北洋，著派充會辦練兵大臣，並著鐵良襄同辦理。該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務當任勞任怨，認真籌辦，以副朝廷力圖自强之至意。其應辦事宜，著該王大臣等，隨時妥議具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三　辛未，趙爾巽奏，湘省紳商集股設立煉礦總廠，並設阜湘總公司，承辦中路南路各屬礦産；設沅豐總公司，承辦西路各屬礦産。經前撫臣俞廉三於二十八年六月專摺奏請立案，奉硃批，外務部、路礦總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嗣又據總公司紳董稟請兩公司合併爲一，凡湘省未開各礦，概歸總公司承辦，並設購地總公司，先集華股購買礦地，以保自主之權，亦經俞廉三電知外務部、路礦總局核准有案。惟查礦地綿亘，費鉅事繁，從前招股章程間有應者，究以名稱不一，權限不定，未能十分踴躍。奴才迭飭公司詳定章程，廣招股本，合力興辦，茲據總公司紳董呈稱，現已公同商定，仍照前案合併爲一，銷去阜湘、沅豐之名，名曰湖南全省礦務總公司。初次先集股本銀三百萬兩，並力籌官股以資補助，所有湖南全省礦産，除礦産總局現在試辦之新化鐵礦、常甯鉛礦、平江金礦外，皆歸總公司經理。以後本省外省外埠各紳商，有願承辦湖南礦産者，祇准指一礦作爲總公司之分公司，不得另設總公司。一切章程，必須遵守總公司所定，其總公司辦公區域，仍分爲中、南、西三路，各設總理一人，分任其事，以專責成，仍令辦總公司一切事件，以期聯絡。又由奴才選派監督官一員，專司稽察國家税項、股本利息及一切財政各事宜，並附設礦務銀行，以挽利權而昭大信。其煉礦購地各事，即由各路總理就近兼辦，亦無須另立名目，以歸畫一，並據礦務局道詳請具奏前來，奴才覆查無異。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二二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商部奏，粵紳承辦潮汕鐵路請予立案並飭保護一摺。廣東汕頭埠爲潮州咽喉，現經候補京堂張煜南呈請招集華商股，分於該處創辦鐵路，自應官爲保護，以期廣開風氣，逐漸擴充。著岑春煊、張人駿飭令該處地方官，出示曉諭居民，俾知爲興商便民之舉，所有該紳辦理勘路、購路、運料、興工一切事宜，妥爲照料，毋得稍存膜視。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袁世凱奏，開平煤礦暨秦王島口岸，請飭迅速收回一摺。開平煤礦係國家籌撥鉅款，提倡創辦。秦王島尤爲我自開口岸，疆土利權，均關緊要，豈容擅賣！前降旨責成張翼設法收回，如有遲誤，惟該侍郎是問。至今數月之久，乃敢支梧拖延，迄未收回，實屬罪有應得。張翼著先行革職，仍著袁世凱嚴飭張翼，勒限收回，不准稍有虧失。儻再延宕，定將該革員從重治罪，並著該督切實挽回，俾資補救。

《德宗實録》卷五二三　十一月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張百熙等奏，選派學生前赴東西洋各國游學一摺。師範學生最關緊要，著管學大臣擇其心術純正、學問優長者，詳細考察，分班派往游學。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百度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絀，理財籌款尤爲救時急務。前經户部通行各省，整頓煙酒税，以濟要需，乃報解之無多，實由稽徵之不力。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稱，直隸抽收煙酒兩税，計歲入銀八十餘萬兩。以直隸彫敝之區，猶能集此鉅款，足見該督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殊堪嘉尚。即著鈔録直隸現辦章程，咨送各省，責成該將軍、督撫等一體仿行，並量其省分之繁簡，派定税額之多寡。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四　己丑，諭奕劻等：奏請簡派練兵處差使各摺片。商部左丞徐世昌，著開缺以内閣學士候補，充練兵處提調。直隸即補道劉永慶，著充軍政司正使。直隸補用道段祺瑞，著充軍令司正使。候選道王士珍，著充軍學司正使。均著賞給副都統銜，餘依議。

《德宗實録》卷五二三　辛丑，外務部奏，中美續訂通商行船條約，請旨用寶互換。從之。又奏，中日續訂通商行船條約，請旨用寶，並派大臣互換。得旨，著那桐互換。

甲辰，商部奏，勸辦商會，酌擬簡章二十六條，以資遵守。從之。

丙午，諭内閣：方今時事多艱，興學育才，實爲當務之急。前經令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將學堂章程，悉心釐訂，妥議具奏。茲據會奏臚陳各摺片，條分縷晰，立法尚屬周備，著即次第推行。其有應行斟酌損益之處，仍著該管學大臣會同張之洞隨時詳覈議奏。至所稱遞減科舉，及將來畢業學生，由督撫、學政並簡放考官考試一節，使學堂科舉合爲一途，係爲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著自丙午科爲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别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届時候旨遵行。即著各該督撫趕緊督飭各府廳州縣建設學堂，並善爲勸導地方逐漸推廣，無論官立、民立皆當恪遵列聖訓士之規，謹守範圍，端正趨向，不准沾染習氣，誤入奇衺。一切課程，尤在認真講求，毋得徒事皮毛，有名無實。務期教學相長，成德達材，體用兼賅，以備國家任使，有厚望焉。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四　丁未，命大學士孫家（鼐）〔鼐〕充學務大臣。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五　十二月甲寅，商部奏，臣載振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諭，通商惠工，爲古今經國之要政，急應加意講求。著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作爲則例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慎重商政，力圖振興之至意。維時伍廷芳在上海會議商約，臣載振曾與函商，先將各國商律擇要譯録，以備參考之資。旋於七月十六日奉旨設立商部，伍廷芳復承簡補授臣部侍郎，於八月間來京。臣等與之公同籌議，當以編輯商律，門類繁夥，實非剋期所能告成，而目前要圖，莫如籌辦各項公司，力祛曩日渙散之弊，庶商務日有起色，不致坐失利權，則公司條例，亟應先爲妥訂，俾商人有所遵循，而臣部遇事維持，設法保護，亦可按照定章覈辦。是以趕速先期擬商律之公司一門，並於卷首冠以商人通例，於脱稿後，函寄直隸督臣袁世凱會商在案。嗣准軍機處交片内開，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袁世凱奏差務太繁，請開去各項兼差一摺。商務商律，現已設有商部，即著責成該部詳議妥訂等因。欽此。並准該督咨同前因，自應欽遵辦理。兹將商律卷首之商人通例九條，暨公司例一百三十一條，繕具清册，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作爲欽定之本，由臣部刊刻頒行，此外各門商律，仍由臣等次第擬訂，奏明辦理。現在伍廷芳奉旨調補外務部侍郎，臣等深悉該侍郎久歷外洋，於律學最爲嫻熟，嗣後籌議商律一切事宜，仍隨時與該侍郎會商，以期周妥。得旨允行。

《德宗實録》卷五二五　乙丑，諭内閣：袁世凱奏，請開去會辦練兵差使一摺。現在時局艱難，練兵爲當務之急。前有旨派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宜，以袁世凱近在北洋，派令會辦。原以該督於兵事素所講求，特加委任，惟當任怨任勞，挽回積習，認真整頓，毋稍推諉，所有練兵一切事宜，著隨時會商慶親王妥籌辦理，以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所請開去練兵差使之處，著毋庸議。

辛未，吉林將軍長順等奏，韓人覬覦越垈，擬過江設官自治，請設法阻絶。得旨，著外務部查覈辦理。

署四川總督錫良奏，遵照商部新訂鐵路章程，設立川漢公司。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五　壬申，軍機大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著袁世凱迅速調齊各營嚴防沿海及關外一帶。該督即親赴榆關，居中調度，以固封守，不必來京請訓。直隸總督日行公事，著運司暫理。

《德宗實録》卷五二五　丙子，諭内閣：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念彼此均係友邦，中國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著各直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文武，並曉諭軍民人等，一體欽遵，以篤邦交而維大局，毋得疏誤。

又諭：現在日俄兩國失和，非與中國開釁，京外各處地方，均應照常安堵。本日業經明降諭旨，按照局外中立之例辦理，所有各省及沿邊各地方，著該將軍、督撫等加意嚴防，慎固封守。凡有通商口岸，及各國人民財産教堂，一體認真保護，隨時防範。儻有匪徒造謠滋事，即著迅速查拏，從嚴治罪。京師地面重要，著步軍統領衙門、工巡總局、順天府、五城御史，嚴密巡查，切實彈壓。俾鋪户居民，各安生業，所有各國使館教堂，尤應加意保護。儻有不肖匪徒，妄造謠言，藉端滋擾，即行緝拏審訊，輕者按律懲處，重者立即正法，以示儆戒。京外各該衙門，皆有地方之責，務當嚴申禁令，銷患未萌，毋得稍涉疏懈，用副朕輯和中外、綏靖閭閻之至意。

光緒三〇年（甲辰、一九〇四）

《德宗實録》卷五二六　正月癸未，廣西巡撫柯逢時等奏，自梧州設洋關通商，以鹽法道兼該關監督，應即飭該道移駐梧州，督率水師員弁，認真清理河道，以安商旅，遇有交涉事件，妥爲辦理。報聞。

戊子，會辦五城練勇局事宜。商部左侍郎陳璧等奏，籌辦五城防護事宜，請撥經費，添募練勇，以靖地方。從之。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代遞總税務司赫德條陳一摺。據該總税務司稱，練兵籌餉，以地丁錢糧爲大宗，若竭力整頓，即用此款練兵，並可舉辦各項要務。按里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確可經久，百姓亦不受絲毫擾累等語。現在財用匱乏，幾於羅掘俱窮，一切應行要政，如練兵等事，尤爲萬不容緩之舉，需款更殷，亟應切實通籌，期有良法。著該督等按照所陳各節，體察情形，悉心會商，逐條覈議，妥速具奏。原節略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尋直隸總督袁世凱、署四川總督錫良、署閩浙總督李興鋭會奏，總税務司赫德籌款條陳，其整頓地丁錢糧，按里計畝，按畝計賦一節，於事有不能盡行。惟加賦未敢輕言，而清丈固無傷政體，應略採其議，先從一縣辦起，行之有效，再行逐漸推廣。附陳清丈切要辦法。下所司議。

癸卯，署雲貴總督丁振鐸等奏，滇越鐵路，購地設兵，需費甚鉅，懇撥的款解

滇，以濟急需而免貽誤。下户部議。

戊申，庫倫後地，蒙民租佃，擬設清墾局，以杜與外人私墾。下户部議。

己酉，出使日本國大臣楊樞奏，請多派學生入日本陸師學堂。下練兵處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六　二月庚戌，商部奏，臣部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間奏定鐵路章程摺内聲明，礦務章程前經欽奉諭旨，飭令劉坤一、張之洞採擇各國礦章詳加參酌。現在張之洞尚未議定，應由臣部先擬試辦章程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張之洞業經回任，聞其於泰西礦務各書購置甫齊，編譯尚需時日。臣部自奉旨綜緝礦路事宜，責有專歸。目前風氣漸開，各商紛紛請辦礦務，若無定章，准駁難期畫一。況事關華洋交涉，尤宜審慎周詳，藉資遵守。查光緒二十四年十月間，路礦總局曾經奏定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條；二十八年二月間，外務部又經奏定礦務章程十九條。以上各項章程，覈諸現在情形，均有應行修改增補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擬定礦務暫行章程三十八條，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遵照，並咨明外務部照會各國駐京大臣備案。嗣後俟張之洞輯有專書，仍應歸併辦理，以免歧異。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二七　丙辰，以户部尚書榮慶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兼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溥良兼署兵部尚書，户部尚書鹿傳霖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裁缺通政使司通政使郭曾炘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己巳，漕運總督陸元鼎奏，舉辦清淮警察情形。得旨，著即督飭認真辦理，務收實效。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六　商部奏，臣部於上年七月間奏定章程摺内聲明，擬設學堂，酌量情形，隨時奏明辦理。又十一月間管學大臣張百熙等會奏，請重訂學堂章程一摺，内開國計民生，莫要於農工商、實業。興辦實業學堂，有百利而無一弊，最宜注重。另擬高等中學堂、農工商實業各學堂章程及通則，先後奏明，奉旨允准，欽遵在案。查農工商務皆係臣部專職，而尤以製造、實業爲切要之圖。臣等伏念泰西各國殫精竭思，競以商戰角勝，日臻富强，而揆其致此之由，則一出於製造之學。中國不少聰明才智之士，祇以風氣未開，機器製造等事大率延用西人，而中國人才益形乏絶。今欲振勵才能，精求實學，應先從設立學堂下手。學堂之設，以考求實用，能奪西人所長爲主。實學之門類凡十，曰算學，曰化學，曰機器學，曰汽機學，曰電學，曰氣學，曰水學，曰光學，曰地學，曰礦學，其最有關製造，能闢利源者，爲化、電、機器、礦四門，餘皆相助爲用，不可缺一。現正延訪品學兼優之士，充當學堂教習，並選派諳習西學章京，令先赴日本購置各項儀器，就地實加考驗，運回應用。一面調取書籍，俟粗具規模，即行招考學生入堂肄業。惟是臣部款項支絀，所有學堂開辦一切經費，擬由上年礦路總局移交候補京堂張勳報効學堂經費款内動支。常年開支款項，必須銀數萬兩之譜，一時未易籌集，當經臣等咨商學務大臣，酌量撥助。旋准覆稱，擬俟開學後，每年撥助銀二萬兩，歸入奏銷支款。惟大學分科，必須開辦，届時此項撥款，尚須另籌辦法等因。此項常年經費，目前既經學務大臣咨撥銀二萬兩，其不敷之款，臣等仍當設法籌給，以期上副國家培植人才之至意。得旨，允行。

《德宗實録》卷五二八　三月庚辰，諭内閣：商部奏，江蘇在籍紳士創設商業公司，卓著成效，請破格獎勵，作爲商部顧問官一摺。翰林院修撰張謇，著賞加三品銜，作爲商部頭等顧問官。

論軍機大臣等：商部奏，據江蘇在籍翰林院修撰張謇條陳鹽業公司辦法，擬變通鹽法，設廠造鹽，一切煎法、運法、銷法由公司稟請鹽政立案等語。兩淮鹽課爲帑項大宗，關繫重要，著魏光燾督飭運司，將所陳各節妥籌議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六　辛巳，蔣式瑆奏，本年二月十三日户部請設立銀行，成本四百萬金，户部任籌其半，下餘二百萬金招商入股，月息六釐，業經奉旨依議在案。臣維銀行之設，所以杜漏卮而裕利源。苟用得其人，成效可以立覩。惟中國歷來情形，官商本相隔閡，自咸豐年間舉行鈔票，近年舉辦昭信股票，鮮克有終，未能取信於天下，商民愈涉疑懼，一聞官辦，動輒蹙額，視爲畏途。户部堂官尚能悉心籌畫，尚書鹿傳霖對衆宣言，擬首先入股以爲之倡，而外間票號議論，仍復徘徊觀望，不肯踴躍争先。鹿傳霖平日於操守二字，尚知講求，即令將廉俸所入悉以充公，爲數亦復有限。臣風聞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日宣戰消息已通，慶親王奕劻知華俄銀行與日本正金銀行之不足恃，乃將私産一百二十萬金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存放。該銀行明其來意，多方刁難，數四往返，始允收存，月息僅給二釐，鬼鬼祟祟，情殊可憫。該親王自簡授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上年九月間，經臣具摺奏參在案，無如該親王曾不自返，但囑外官來謁，一律免見，聊以掩一時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父子起

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不計外，尚能儲此鉅款。萬一我皇上赫然震怒，嚴詰其何所自來，臣固知該親王必浹背汗流，莫能置對。準諸聖天子刑賞之大權，責以報効贖罪，或沒入贓罰庫，以懲貪墨，亦未爲過。而聖朝寬仁厚澤，誼篤懿親，若必爲此已甚之舉，亦非臣子所願聞也。應請於召見該親王時，命將此款由匯豐銀行提出，撥交官立銀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開辦。而月息二釐之款，遽增爲六釐，於該親王私產亦大有利益。將使天下商民聞之，必衆口一辭曰，慶親王尚肯入此鉅款，吾儕小人，何所疑懼，行見爭先恐後，踴躍從事，可以不日觀其成矣。上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蔣式瑆奏官立銀行請飭親貴大臣入股以資表率一摺，據稱匯豐銀行慶親王奕劻有存放私款等語，著派清鋭、鹿傳霖帶同該御史，即日前往該銀行確查具奏。

《德宗實録》卷五二八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練兵籌防，待饟孔亟，除本省缺分較優，各州縣每年派提銀五萬兩外，現率同藩臬道府等，即省養廉，共湊集銀十萬兩，藉助經費。下練兵處知之。

壬午，兼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端方奏，續選學生派赴德、美、法、比各國學習實業。下所司知之。

己丑，外務部奏，補畫瑞士紅十字會原約，並請批准保和會畫押各款。從之。又奏，比國黎業斯地方舉行賽會，請派員屆期前往。得旨，著派楊兆鋆屆期前往。

庚寅，商部奏，整頓土貨，以廣出口而挽利權。又奏，請派左參議王清穆等前往江鄂等省籌辦商會。均從之。

戊戌，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查明山東內地鐵路暢行，擬請於濟南城外及濰縣周村，自開商埠，以擴利源。下外務部議。尋奏，覈與秦王島、三都澳、岳州自開商埠，成案相符，應請照辦。從之。

甲辰，湖南巡撫趙爾巽奏，長沙開設通商口岸，布置一切，應請指撥的款，以資經費。下部議。尋外務部、户部奏，長沙開設通商口岸，應准按約舉辦。至開辦經費，應查照蘇杭開埠成案，自行設法籌措，於徵收稅款內陸續歸還。從之。又奏，湘省紳商請設湖南鐵路支路總公司，先將常辰一路集股試辦。下外務部、商部議。尋奏，常辰一路集股試辦，請准如所奏。先辦通蜀一路，其通黔一路，即接續辦理。所請酌借洋款與奏定章程不合，應毋庸議。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二九 四月己酉，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常備軍第二三鎮添募新兵期滿，所有甄別留營優免差徭，暨提扣贍饟各事，照章辦理。下部知之。

壬子，給事中謝希銓奏，日俄戰局終歸於和，請先事豫籌收回東省鐵路，以復主權而固國本。下外務部知之。

以昌言革命，刊布逆詩，斥革陝西三原縣舉人于伯循，並拏辦。

己未，命湖南巡撫趙爾巽來京陛見。以漕運總督陸元鼎署湖南巡撫，江蘇巡撫恩壽署漕運總督，湖北巡撫端方署江蘇巡撫，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兼署湖北巡撫。

戊辰，直隸總督袁世凱奏，上年奉撥北洋淮饟、海防經費，收數不敷甚鉅，請停留京協各饟，並自籌撥補，以濟要需。下部議。

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江甯省城遵設南洋官報局，仿照北洋章程，派員經理，以專責成。下外務部知之。

甲戌，署四川總督錫良奏，選派官員士子分赴比國肄習路礦，赴歐、美肄習機器、製造專門之學。請畢業予獎，先飭立案。

《德宗實録》卷五三〇 五月己卯，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魏光燾會奏，遵籌江南製造局移建新廠辦法，妥商定議，計籌款、擇地、定機、覈用、用人、定槍礮式、儲備廠才、整頓舊局八大端。下所司議。

庚辰，商部奏，參酌中外情形，訂定公司註册試辦章程十八條呈進，擬請刊刻，通行各省遵照，並咨明外務部，照會各國駐京大臣備案。從之。

丙戌，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方今時局阽危，百端待理，而財用匱乏，以至練兵要政，籌饟亦尚艱難。中國地大物博，何一非取之於民，國家借資民力，何事不時廑軫恤，乃往往澤不下究，皆由上下隔絶，中飽虚糜，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則冗員浮費之爲害深也。朝廷爲民司牧，非以天下奉一人，每念吾民瘡痍困苦，祇切心疚。平日宫中服御，本極省減，常以節儉爲天下先。兹撫物力之奇艱，慨積重之難返，尤應痛加整頓，改弦更張，即著先自宫廷始。嗣後宫内一切用款工程，著儘内務府例定經費，量入爲出，不准再撥户部款項。其户部正雜各款，專作地方正用。此外應行開源節流之處，著户部悉心籌畫，遇事整理。至内務府司員太多，應如何裁汰歸併，著政務處會同内務府大臣妥議具奏。其餘内外各衙門，亦即仿照覈辦，次第推行。該王大臣等務當破除情面，切實通籌，認真辦理，以除冗濫而裕度支，期共副朝廷孜孜圖治之至意。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本年七旬萬壽疊經降旨施恩，京外臣民無不均霑闓澤。因思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爲、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内各員，均著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復原銜；其通飭緝拏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體開釋。事在此次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以示覃敷慶典，法外施仁之至意。著該部及各省督撫迅即查明具奏，欽遵辦理。

庚寅，商部奏，勸辦京城商會，並推廣上海商會，將原設商業公所改爲商務總會，刊給關防。報聞。

壬辰，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民爲邦本，國家用人行政，無非爲民。州縣之設，原以與民相親，俾周知閭閻疾苦。朝廷簡任督撫及藩臬道府等官，皆欲其董率牧令，盡心民事，庶幾撫綏休養，保我羣黎。百官俸禄，皆係民膏民脂，若養尊處優而不憫百姓之顛連無告，捫心清夜，何以自安？中國官民隔絶，痼習已深，頗聞各省州縣官多有深居簡出，玩視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經意，以至幕友官親，蒙蔽用事，家丁胥吏，狼狽爲奸。公款則舞弊浮收，刑案則拖累陵虐，種種魚肉，爲害無窮。小民何辜，受此荼毒！深宫惓懷赤子，每一念及，常爲淚下。嗣後責成各省督撫考察州縣，必以爲守俱優，下無苛擾，聽斷明允，緝捕勤能，爲地方興利除害，於學校農工諸要政悉心經畫，教養兼資，方爲克盡厥職。著自本年爲始，每屆年終，各該督撫將各州縣廬列銜名、年歲、籍貫清單，注明何年月日補署到任，經徵錢糧完欠分數，及有無命盜各案，詞訟已結未結若干起，監禁羈押各若干名，均令據實開報。其尋常公罪處分，准予寬免，不准諱飾。任内興建學堂幾所，種植、工藝、巡警諸要政是否舉辦，一併分別優劣，開列簡明事實，不准出籠統寬泛考語。奏到後，著交政務處詳加查覈，分起具奏，請旨勸懲，並著將各省奏單刊入官報，與衆共知，以通下情而伸公論。前經降旨諭令各省將書吏差役，嚴行裁汰，即張之洞與劉坤一會奏摺内亦痛言此弊，並恤刑獄各條，皆於吏治民生極有關繫，何以因循不辦？著一體督飭屬員，認真整頓。各該督撫務當破除情面，察吏安民，切實遵辦，用副朝廷力挽頹風，勤恤民隱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五三一　丁酉，署閩浙總督李興銳奏，制兵改爲巡警，經設立警務總分局，並設學堂教練，現已陸續派兵站街，實行警察之政。下所司知之。

己亥，策試天下貢士譚延闓等二百七十四人於保和殿。

出使韓國大臣許台身奏，擬將韓國通商口岸開單咨由外務部行文奉天、直隸、山東等省，通飭所屬，申明條約，曉諭商民，此後至韓貿易，祇准在單開各處居住往來，切勿不請牌照私入内地，並嚴禁匪棍來韓以符定約。下部知之。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比商在天津承辦電車電鐙公司，議定合同，批准興辦。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七　癸卯，賜劉春霖等二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德宗實録》卷五三一　乙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方今大局艱危，民生困敝，全在君臣上下實心實政，屏絶浮文，力除積習，庶幾挽回氣數，使吾民登衽席之安。上年皇帝率王公百官以七旬萬壽，籲懇崇上徽號，及内外臣工請報效廉俸，同伸慶禧，業經降旨剴切宣示，均未俞允。昨皇帝復以萬壽屆期，皇帝應呈進奉爲請，再三跪懇，具見孝養之誠。惟值此時事多艱，日俄兩國兵事未定，我東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離顛沛之中，廣西叛匪披猖，生靈屢遭荼毒，其餘完善各省亦復疲於捐派，民力難堪，滿目瘡痍。深宫無日不爲引疚，豈尚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此次皇帝所請，仍不准行。本年萬壽，所有臣工筵燕，著即停止。各省將軍督撫以下等官均毋庸奏請來京祝嘏，京外文武諸臣並一概不准進獻。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現在物力維艱，自應力除冗濫，用資整頓。前已疊降諭旨，飭裁冗員浮費，而内外因循瞻顧，未能實力奉行。兹特嚴申告誡，樹之風聲，所有粵海關、淮安關兩監督，著即行裁撤。其粵海關一切事務，著歸兩廣總督管理，切實整頓。江甯、蘇州兩織造同在一省，著即將江甯織造裁撤。凡京外各項差缺，有應行裁汰歸併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將軍、督撫，破除情面，認真釐剔，奏明裁併，以節虚糜而昭覈實。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自日俄開釁，中國勢處兩難，將來兩國戰事定後，一切因應必多棘手。現在各省空虚，西北邊防尤關緊要，近畿一帶非有數支勁旅，難期鞏固。朝廷思維再四，上年特設練兵處，整齊軍制，以資籌畫。因袁世凱近在天津，當令其會同辦理，以期聯絡。惟軍制以整齊爲要，練兵尤以籌餉爲先。數月以來，疊經諭令各直省通力合作，現雖陸續奏到，除安徽每年認解十萬，其餘各省雖有報解，不無敷衍之處，一切積弊多未認真剔除。現在宵旰焦勞，難安寢饋，疊經降旨卻進

獻、裁冗員。豈宮廷服御之用可減，外省浮靡之費獨不可節乎？豈內府奉御之官可裁，局所浮濫之員獨不可去乎？總由各督撫未能深悉朝廷用意所在，狃於積習，不免瞻徇情面，仍蹈因循。若謂以近畿練兵無關各省休戚，意存膜視，該督撫身爲大臣，諒亦不敢出此。茲特將此次練兵關繫之重，密爲宣示各督撫，膺茲重寄，素矢公忠，務須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不分畛域，共濟艱難，以身作則，崇儉去奢，爲屬吏倡率。各就本省財力，實心籌措，外銷之款覈實騰挪，中飽之數從嚴釐剔，並歸併局所，裁汰冗員，清提陋規，力除糜費，以資挹注。每年勻出的款若干，以爲練兵之用，不得僅據屬吏之詳報，任聽局員之把持，多留優缺，優差，爲調劑屬員地步。現在時艱日棘，除寬籌的款，迅練勁兵，實無救急之策。至籌款之法，各省不同，尤以不擾民生，不傷元氣爲第一要義。事關重要，不得稍有漏洩，並將籌辦情形，限於一月內具奏。

《德宗實録》卷五三二 六月己酉，諭內閣：方今時事多艱，民生重困，而官吏壅蔽，下情不通，甚至地方錢糧浮收中飽，以完作欠，百弊叢生，大負朝廷恤民之意。著各省督撫，將各屬經徵錢糧限三箇月內開列簡明表册，該州縣錢糧正額若干，現在實徵若干。向係收銀者注明每賦一兩正耗各收銀若干，或係收錢折銀，或係收銀圓作銀，均注明；每銀一兩折收若干，每漕糧一石收本色者正耗各收米若干，收折色者每石收銀錢若干。此外有無陋規雜費，逐一登明，據實聲敘，各令和盤托出，不准含混遺漏。俟該省奏報到後，著户部覈對，由政務處刊入官報，俾衆共知，藉以察官方而通民隱。各該督撫務即認真辦理，毋得徇飾宕延，儻敢敷衍搪塞，定將該省藩司糧道從重懲處。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之洞等奏，江南製造局移建新廠一摺。製造局廠關繫緊要，究竟應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槍礮諸製若何盡利，著派鐵良前往各該處詳細考求，通盤籌畫，據實覆奏；並著順道將各該省進出款項，及各司庫局所利弊，逐一查明，併行具奏。所有隨帶司員，均毋庸馳驛，著户部酌給往返川資，不准地方供應。該侍郎務須破除情面，實力辦理，以副委任。

己未，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淮北鹽課議加新引五萬，自甲辰綱起，暫先試辦兩綱，不入原額奏限，如試辦期滿，壅銷無滯，即以併入原額，一律作爲正引。下部知之。

辛酉，學務大臣孫家鼐等奏，擴充宗室覺羅八旗學堂，酌覈辦法。從之。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辦理京旗練兵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京旗擴充成協，新添步、馬、礮隊及工程隊，先後成營。報聞。

戊辰，諭內閣：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必須學識明通，方足以資獻替。嗣後宗室滿蒙御史，均著照漢員之例，一體考試。滿員五品人數不敷，自應量爲推廣。所有各衙門六七品實任京官，著各該堂官擇其品端守潔者，切實保送。其內務府五品以下滿蒙人員，如有堪膺此選者，准其一律保送考試。

諭軍機大臣等：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前因時事方殷，需款孔急，曾經密諭各督撫切實籌辦。昨趙爾巽來京召見，連日垂詢布置東三省事宜。該撫亦以外交、兵備、財政爲入手要著。此事爲全球各國所注意，實我中國大局安危所關，即使事機俱順，非得數枝勁旅，大宗的款極力經營，不足以厚聲勢而保權利。況强鄰交逼，事變難知，更恐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朝廷先事圖維，焦思倍切，各省疆臣均受國家心膂之寄，自應同心協力，共濟艱危。其籌畫東三省一切有何深謀至計，著該督撫各抒所見，具摺密陳，以備采擇。至現在庫藏空虚，內外同一支絀。然事勢迫切，練兵籌餉實刻不容緩之時，無論如何爲艱，總當先顧根本。著各省通力合作，聯爲一氣，應如何移緩就急，騰挪接濟之處，著仍遵前旨，一併速籌具奏。

庚午，商部奏，擬訂商標註册試辦章程，由部設立總局，派員經理，並令津海、江海兩關設挂號分局，以便商民。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三三 七月戊寅，署閩浙總督李興銳奏，福建水師提督之設，原以控扼臺澎，梭巡洋海。惟今昔情形迥異，閩省海軍既未設立，提督所統不過礮船舢板，縱有巡洋之職，亦僅於沿海一行，虚應故事。查福建陸路提督駐紮泉州，與水師提督所駐之廈門相距甚近。若以之移駐廈門，將原有水師裁併，歸其兼統，擇要巡汛，節餉當復不少。下政務處、練兵處議。尋奏，應如所請，將水師提督一缺，即行裁撤。其陸路提督，改爲提督福建全省水陸軍務，節制各鎮，駐紮廈門，以符體制。依議行。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以户部尚書鹿傳霖署工部尚書，湖南巡撫趙爾巽署户部尚書。

甲申，諭內閣：順天府奏，學堂獎勵等級各殊，學生瞻顧獎勵，頻年轉學。擬請將來各學堂畢業，所有出身獎勵，專以學生程度爲衡，不必拘定學堂名目，庶以杜轉學之弊，而收造就之益。下學務大臣議。尋奏，杜防流弊之法。依議行。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誠義奏，新進士學堂固應肄業，部務亦須學習，且部曹不必遽分部，知縣不必遽分省，擬請變通章程，以期盡善。下學務大臣議。尋奏，此次更定章程，分別內班外班，如部屬願歸外班，儘可講求本署公事，與該御史所奏用意正同。至原奏既請令新進士學習部務，自應分部乃能學習。知縣到省入課吏館，與在京入學無殊。所請變通之處，請毋庸議。從之。

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奏，請俟日俄罷戰，將東三省、蒙古、新疆等處開門通商，以杜覬覦。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八　商部奏，臣部於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接據江蘇在籍臣部頭等顧問官翰林院修撰張謇，在籍安徽候補道許鼎霖、前廣東惠潮嘉道丁寶銓、湖北候補知府黄以霖，候選知府林松唐，在籍翰林院編修陳同禮等聯名呈稱，徐州府宿遷境，三(臺)〔台〕、嶧山、峒峿等處，向産玻璃砂料，屢有傳教外人，前往探驗。經德、比兩國名廠工師，化分考驗，砂質純良。若不早自經營，無異慢藏誨盜。且宿遷地當南北要衝，運道水陸皆通，又距嶧山等處窪窑甚近，煤炭石灰，足供煉製。人多游手，工價尤廉，就此建廠，洵稱利便。爰議立耀徐公司，購置砂地三千六百餘畝，先集股本銀五十萬兩，以便建立巨廠，肇興大利。惟事屬創始，風氣未開，攙奪阻撓，均未能免。呈請奏咨立案，准予專利二十年，即將該縣境内産砂之地，次第由該公司照時價核購，以便隨時擴充，不得零售他人，并通飭地方文武，照章保護等情，呈請奏咨前來。臣等竊維玻璃一項，於製造之法，中國素未講求。凡宫室舟車器用所需，大半來自外洋。據海關貿易册進口貨玻璃片、料器、燈器項下，光緒二十六年值關平銀九十九萬一千餘兩，二十八年增至一百八十四萬七千餘兩。利源外溢，年逾一年，且時價日長，比前加倍。臣部有鑒於此，當於工藝官局舊設之玻璃科，力籌展拓，特採順屬房山縣玻璃礦石，延致廣東及山東博山縣之著名工匠，來京選料精製，思爲挽回利權起見。今該紳張謇等請創設耀徐玻璃公司，意在振興實業，洵堪嘉尚。擬請准予立案，并准其在徐州境内專辦十年，即飭令該紳等妥速籌辦。惟是淮、徐一帶風氣初開，創立公司事宜，誠不免有攙奪阻撓情事，應請飭下兩江總督、漕運總督、江蘇巡撫通飭蘇屬，實力保護，不得稍存漠視。一面由臣部諭令該紳等，按照臣部奏定公司章程，切實辦理，隨時咨報查核。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五三三　甲辰，山東巡撫周馥奏，旗防生計日蹙，擬請選入各學堂肄業，暨認墾官山荒地以謀教養，並請嚴禁漢人纏足陋俗。下政務處議。尋奏，該撫等籌畫旗人生計，教養兼施，所慮甚爲周妥，應請准其試辦。至纏足陋俗，應隨時勸導，毋庸特設科條。依議行。

乙巳，學務大臣孫家鼐等奏遵將進士館章程酌擬八條，責成該館監督認真辦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三四　八月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開辦女學堂，流弊日滋，請飭停辦等語。上年學務大臣奏定章程，並無女學堂名目，著陸元鼎查明。如果該省設有女學堂，即行停辦，原片著鈔給閱看。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練兵處奏，籌擬陸軍學堂辦法，暨營制饟章，請飭各省次第編練。依議行。

壬子，出使比國大臣楊兆鍔奏，酌擬游學章程。下外務部、學務大臣議。尋奏，所擬章程，以慎選學生、齊一學費爲綱要，應即咨行查照辦理。從之。

戊午，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江甯省城高等專門學堂，暨各府廳州縣中小學堂，漸次興辦。下學務大臣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八　己未，魏光燾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一日奉上諭：商部奏，據在籍翰林院修撰張謇條陳鹽業公司辦法，擬變通鹽法，設廠造鹽，一切煎法、運法、銷法由公司稟請鹽政立案等語。兩淮鹽課爲帑項大宗，關繫重要。著魏光燾督飭運司，將所陳各節妥籌議奏等因。欽此。當經飭司籌議。茲據署兩淮鹽運司恩銘詳稱，兩淮鹽務爲東南財賦第一大宗，舉凡京協要餉，新舊洋款，取給於此者不下七八百萬之鉅。當此財用匱竭，如果運銷引數昔暢今滯，課釐收數昔多今少，自宜設法變通，以求增益。今考淮南、鄂、湖、(西)〔兩〕皖四岸，歷年銷數，不過四十餘萬引。上年極力整頓，已銷至五十餘萬引。淮北銷數亦增，業據通綱票販認加新引五萬兩，似鹽務方有通暢之機，並非窒塞之會。儻變改成法，未能確有把握，公家每年千百萬固有之課釐加價，設有短絀，從何籌補？又原奏修撰張謇條陳中有鹽業公司字樣，查該修撰於上年六月間價買通屬吕四場商李通源恒産，但請改名同仁泰垣，並無公司字樣。鹽務場運諸商，各有花名，非有票不得爲運商，非有垣不得爲場商。向來各垣場産商人集股收鹽，皆以垣爲名。張謇所辦吕四一垣，應令循舊名爲同仁泰垣，似無庸别立名目。又條陳内稱設廠造田，仿日本製鹽新法，竈丁聚處廠中，難以偷漏。鹽既無私，梟於何有，無梟則防於何有等語。查淮南上色場分，産數每多短絀，竈丁偷漏，接濟私梟，全賴隨時認真查緝。果設廠聚煎，使私梟無從偷漏，産

數加增，亦屬善法。無如海濱地廣，到處有滷，人人可煎，似非設廠造田，遂能盡絶私產。第吕四一場，本祇一垣，已由張謇承買，既因整頓額産，擬仿日本新法設廠造田，爲聚煎之計，應由張謇自行試辦。將來有無效驗，再行考察。惟條陳内所稱煎法、運法、銷法一切，惟公司酌量更易，稟請鹽政立案一節，查兩淮鹽務，以煎法、運法、銷法三項盡之。以煎法言，如張謇現擬設廠造田即係更易煎法，但現辦僅吕四一垣，則吕四一垣之煎法准其自行試辦。若他場之煎法，以及此外各商運法、銷法，應有定章，事爲衆商所共，未便更易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兩淮鹽法，歷經前賢殫精竭慮，著有成規。近年所收課釐加價等項，每歲約八九百萬，爲江南大宗餉源，即鄂、湘、兩皖四省洋債賠款，亦均賴此湊濟，原未可輕議更張。惟南鹽現雖暢銷，綱引尚多積滯，如果得人經理，因時變通，設法改良，試辦一隅，無礙全局，似當盡窮變思通之義，以期補救。今該修撰張謇請辦吕四一垣，設廠造煎，應令仍名同仁泰垣，暫就吕四一垣試辦，不必牽及他場，亦毋庸别立公司名目。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五三四　癸亥，命直隸津海關道唐紹儀以三品京堂候補，並加副都統銜，前往西藏查辦事件。

丙寅，鴻臚寺少卿毓朗奏，請責成駐防兵丁辦理警察，其密雲縣屬警察先用旗丁試辦。下政務處議。尋奏，前四川總督岑春煊奏，辦滿城警察，挑選旗丁，專管滿城，各省自可仿辦。允之。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西藏爲我朝二百餘年藩屬，該處地大物博，久爲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脅番衆立約，情形叵測，亟應思患豫防。補救籌維，端在開墾實邊，練兵講武，期挽利權而資抵禦，方足以自固藩籬。前有旨，令鳳全移駐察木多，西甯辦事大臣昨已簡放延祉。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北至青海界一帶，著延祉認真經理。各將所屬蒙番，設法安撫，並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饟源。目前所需經費，著會商崧蕃、錫良妥籌具奏。該大臣等均經朝廷特簡，才足有爲，務即盡心籌畫，不避艱難，竭力經營，慎重邊圉，用裨大局，庶副委任，功多厚賞，其共勉之。

壬申，翰林院侍講榮光奏，請設滿洲繙譯學堂。下學務大臣議。尋奏，現辦之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本月繙譯課程，除照章通習外，應由該監督擇聰穎子弟多加鐘點，嚴立規條，令其專心學習，務臻精熟。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三五　九月丁丑，駐藏辦事大臣有泰奏，藏番與英兵開釁，達賴喇嘛平日跋扈妄爲，臨事潛逃無蹤，請褫革達賴喇嘛名號。又奏，英藏阻兵，開導藏番接洽英員，現與英員開議辦法。均下外務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九　戊寅，張之洞奏，目前自强要政，莫急於練兵。而練兵以製械爲先，製械非籌款不辦。臣於上年十一月陛辭出京時，面奉皇太后懿旨，詳詢湖北漢陽鎗礮廠每日每年所出之數，臣當經詳晰奏陳，聖意以出械尚少，諄諄以擴充製造爲調。跪聆之下，欽悚難名。況值此邊患日深，軍械未備，夙夜焦憂，亟應欽遵妥籌辦理。臣於本年二月回任後，即督飭該局司道通盤籌畫，力圖擴充。以鄂廠現有造鎗機器，每日出鎗五十枝，機器力量已盡，無可再加。通年出數，僅止一萬五千枝，實不足以供數省之用。當此時勢極爲可憂，必須添機多造，至鎗彈一項，尤宜多爲儲備，有事時方不致鎗爲虚器。原有造彈機器，連去冬續行訂購之彈機併計，每日出數，至多不過四、五萬顆。今鎗機既添，則彈數愈形不足，尤爲兵家大忌，斷斷無此辦法。若欲擴充製造，必須添配鎗機，尤須酌添彈機。惟鄂廠經費本屬不敷，兹擬添製大宗鎗械彈藥，非有經久確實之款，萬難集事。查本年二月，准政務處咨，會同練兵處議覆前兼署湖廣督臣端方，升任湖南撫臣趙爾巽奏請於湘省地方合力籌建鎗廠一摺。政務處原奏内開，湖北鎗礮廠每年製出之鎗械，尚嫌所造不多，推原其故，仍是款項不足，不能多聘良匠，多購新機，加意講求，以臻完備。湘省近與接壤，自應先行設法維持，使鄂廠款項充足，製造精進，因已有之成規，宏軍儲之製作，便孰甚焉等語。是鄂廠必應添機多造，及鄂廠經費支絀情形，早爲政務處、練兵處王大臣所深悉。惟欲借資湘省，設法維持，屢經詢商未允，此係斷斷必無之事。查湖北歷年整頓土藥税捐，本奏明專爲供濟鎗礮廠之用，前因新案賠款無著，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復經奏明籌辦膏捐，以資湊解賠款及自强要政之需。當經奉旨俞允，並飭妥爲辦理，欽遵在案。上年冬間，經前兼署督臣端方與湘省定議合辦土膏統捐，除扣存原徵之土藥税釐、膏捐等項歲計較有增收，原議以增收之款，統歸兩省合辦之湘省鎗礮廠濟用，現經政務處、練兵處議駁，鄂省自應具籌辦法，改就漢陽鎗礮廠盡力擴充。至經費除土膏統捐增收之項，别無可以挹注。當查光緒二十八年湖北開辦膏捐原奏，本係聲明添湊自强要政之需。竊謂自强要政，莫過於練兵製械，雖政務處咨，以原奏請鄂省與湘省合辦，既無偷漏之虞，即有增加之數，亦應另款存儲，以備練兵處提撥等語。夫既責以擴充，即宜增其經費，若本省籌

辦之款，尚不能歸入製械之用，將何從多購新機，何法可臻完備乎！且練兵之與製械，事本相因，有兵無械，與無兵同；兵多械少，與無械同；有鎗礮而無彈藥，與無鎗礮同。將來鄂廠出械日多，即可以備練兵處提撥之用，供練兵處之械，即與供練兵處之餉無異。至京師練兵處餉項，臣已遵旨將派撥之項認解足數，并已多爲籌備。此項土膏統捐溢收之劃歸湖北者，除大宗湊齊新案賠款外，如有盈餘，擬即儘數撥充湖北鎗礮廠添購新機、添造新廠及添備物料工本之需。此次統捐溢收，今年甫經試辦，爲數尚難豫定，總之不能甚多，斷不敷添機添廠之用，所差尚遠。此外臣仍應設法籌措，隨時奏明辦理。惟購機、安機、出械，周折甚多，而時勢危迫，繼日待旦，猶恐不及。故添機造械之舉，萬難猶豫延緩，以致坐誤光陰。臣現已一面訂購新機，一面設法多籌款項，迅速趕辦，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軍儲緊要，急須擴充，鄂廠費絀用繁，准照二十八年奏准原案。俯如所請，將鄂省溢收土膏統捐餘款，撥歸鄂廠，以資添補要需，實與中外練兵要政，均有裨益。時局幸甚！再鎗礮廠內分廠林立，廠各有名，非鎗礮二字所能包括。查日本製造鎗礮之廠，名曰礮兵工廠，較爲簡要，現擬改稱爲湖北兵工廠，以昭核備，合併陳明。得旨，如所請行。

《德宗實録》卷五三五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各州縣興辦學堂，多於已經加抽各項之外，重複加抽等語。各省設立學堂，固爲地方應辦之事，但當善爲倡勸，不得藉端抽捐，致滋苛擾。著各該督撫嚴切查禁，以免擾累。原片著鈔給閱看。

壬辰，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奏，日俄戰局必出於和，請慎選各國公法專家，討論戰後和議辦法，以備應付。得旨，著外務部查覈辦理。

癸巳，商部奏，實業學堂開學並擬附學章程八條。報聞。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四川鐵路關繫大局，宜及早開工，以工代賑等語。著錫良體察情形，妥籌辦理。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請經營四川各土司，並及時將三瞻收回內屬等語。著錫良、有泰、鳳全體察情形，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寅，外務部奏，請派總領事赴南斐洲保護華工。允之。

《德宗實録》卷五三六　十月丙午，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等電奏，與大西洋國續定中葡商約二十款成，請特派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得旨，著呂海寰等就近畫押。

丁未，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開平礦案，在英興訟，革員張翼擬請前往對質。得旨，張翼著賞給三品頂戴，准其前往設法收回。如再遲誤，定行嚴辦。

《光緒朝東華録》一八九　己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大西洋國使臣白朗穀訂立廣澳鐵路合同三十一款。

《德宗實録》卷五三六　丙辰，商部奏，開辦實業學堂，請賞給石印《圖書集成》。又奏，檳榔嶼創建中華學校，請賞給扁額，並石印《圖書集成》。均允之。

又奏，張振勳請在廣東設立農工路礦總公司，請先行立案。從之。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黄昌年奏，請挽回路政一摺。粵漢鐵路關繫緊要，現在合興公司正議廢約，應即另籌接辦。著張之洞悉心覈議，妥籌辦理，以挽利權。原摺著鈔給閱看。

外務部奏，各國議免紅十字會施醫船稅錢，請旨派員赴和蘭會議。得旨，著派胡惟德會議。尋胡惟德覆奏，奉電旨，著與各國一律辦理。又奏，辛丑和約，各國賠款銀四百五十兆兩，用金付給，各省督撫以照約應按定約時金價付銀，不應按還款時市價易金付給，屢次力争，僅美國應允還銀，餘國堅持未允。現擬辦法三端：一、金價按月折中算定，可免還款屆期金價驟漲之害；一、以前欠款，免再計息；一、未屆還期豫付之款，須按月扣還息銀，可以減虧累而圖節省。切商各使，反復磋磨，漸有應許之意。如所請行。又奏，改定華英公司合辦四川江北廳煤鐵礦務合同。依議行。

丙寅，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立國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來，民力已極凋敝，加以各省攤派賠款，益復不支。剜肉補瘡，生計日蹙。深宫惓懷民瘼，常切疚心。聞各省督撫因舉辦地方要政，又復多方籌款，幾同竭澤而漁。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騷擾，劣紳訟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吾民有限之脂膏，豈能堪此剥削！言念及此，能無惻然。兹特明白宣示，所有各省捐派等款，除有大宗收數者，姑准照辦外，其餘巧立名目，及苛細私捐，著即概行禁止。凡地方應辦要政，仍著次第推行，一切學堂、工藝，有關教養之事，但當官爲剴切勸導，應由紳民自行籌辦，不准藉端抽派，致滋苛擾。各該督撫等務當督飭屬員，深維邦本，共體時艱，勉副朝廷不忍重累吾民之至意。

戊辰，貴州學政朱福詵奏，生員入教，貽害不淺，請趕辦學堂，力挽狂瀾，令歸教者不得入學堂，教士不得干預學務。報聞。

《德宗實録》卷五三七　十一月丁丑，署四川總督錫良奏，川省交涉日繁，譯

文傳語，動苦無人。現建設英文、法文官學堂一所，延訂教習，考選學生，分班肄習，俟有成效，請援案分別獎敘。下部知之。又奏，川省民情錮蔽，最易傳訛。現改官書局爲官報書局，派員創辦官報，分發各州縣，散給四鄉，以端風氣而息謠惑。下所司知之。

庚辰，諭内閣：政務處、吏部會議林紹年奏，督撫同城，事權不一，請裁巡撫一摺。雲南、湖北巡撫兩缺，著即行裁撤，湖廣總督、雲貴總督均著兼管巡撫事。

諭軍機大臣等：袁世凱奏，旗民盜賣禁地，請旨分別查辦一摺。

户部右侍郎戴鴻慈奏，請飭定會議章程變通推廣，凡内政外交，由政務處標明要領，交閣部、九卿、翰林、科道會議，寬以時日，各抒所見，别紙録陳，並令傳知屬官，咸得論列。得旨，著政務處妥議章程具奏。尋奏，擬定會議章程七條：一、奉旨會議事件，實任四五品京堂、科道皆與議；一、内政外交，建革之大疑難之端，由各該衙門審度重輕，臨時請旨會議，或特旨舉行，其事關祕密緊急者，廷臣仍免干預；一、會議應速覆奏之件，限十日；一、時難決者，酌展限；一、與議臣工，具説帖交政務處，彙擇具奏；一、事關何省者，由政務處知照該省較崇京官，傳同鄉具説帖轉送酌覈；一、初議未定，再定後期，其莫衷一是者，由政務處酌覈奏請辦理；一、翰林院講讀以下及各部司員説帖由掌院堂官擇可行者送覈。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〇　癸未，端方奏，近來時局危迫，首宜精練陸軍，而江南當江海要衝，海軍之學尤當注意。江南雖設有水師學堂，而於風濤、沙綫、行船、駕駛之法，均未親身閱歷。非選派出洋游學，不能切實研求。近年出洋學生，習陸軍者，頗不乏人；習水師者，則絶無而僅有。現與英領事商允該國水師提督電稱，中國水師學生，准即挑選，由駐滬英國水師總兵，分派各船學習等語。業於江甯水師學堂中挑選合格學生六名，前往學習，暫以兩年爲限。所有學費，即於通州紗廠官本利息項下，分年籌給。較之派赴出洋游歷，收效不少。該學生等一經分派各船，即不啻身親所事，且又近在上海，一切易於約束，尚可望有成就，以濟時艱。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三七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鐵良奏，擬請派員抽收土膏統捐，以裕度支一摺。據稱湖北、湖南合力於宜昌設立總局，抽收土膏税捐，繼又併江西、安徽兩省合辦，較各省分辦之時，溢收甚鉅，已著成效。兩廣、蘇、閩亦係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爲一，收數必更可觀。收捐章程，悉照宜昌現行辦法，凡納總捐後，運售各省者，如非落地銷售，概不重徵，此項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數，作爲各省定額，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數，另款存儲候撥等語。土藥税捐，統歸一處抽收，既爲商民省累，又於進款加增。著財政處、户部即行切實舉辦。其統捐收數，除按各省定額仍照舊撥給應用外，其餘溢收之數，均著另儲候解，專作練兵經費的款，不得挪移。至此項統捐，應如何遴派妥員，通籌辦法，期於推行盡利之處，並著財政處、户部會商，各該督撫從速詳定章程，奏明辦理。

戊子，練兵處奏，武職猥濫，難資鼓勵，擬請另定新軍官制，區爲三等，析爲九級：上等軍官第一級，曰正都統，階從一品；第二級曰副都統，階正二品；第三級曰協都統，階從二品。中等軍官第一級曰正參領，階正三品；第二級曰副參領，階從三品；第三級曰協參領，階正四品。下等軍官第一級曰正軍校，階正五品；第二級曰副軍校，階正六品；第三級曰協軍校，階正七品。嗣後以此三等九級分别除授，與對品文職，體制相仿，以作士氣而振戎行。從之。

又奏，現屆第一年選派陸軍學生就學日本之期，除直隸附送，由北洋撥款，餘由練兵處籌給川資學費，揀派駐日監督，禀承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節制。報聞。

大學士孫家鼐等奏，遵旨纂輯《書經圖説》，全書告成，計圖五百八十幅、説四百六十篇。請欽定交局石印，以備頒發各省學堂，爲讀經課本。報聞。

《德宗實録》卷五三八　辛卯，署兩江總督端方等奏，江西招股籌辦全省鐵路，擬將引鹽每斤加價四文，另款提存撥充經費。從之。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刑部代奏，主事梁廣照條陳粵漢鐵路事宜一摺。粵漢鐵路，前經諭令張之洞妥議籌辦，兹據奏稱，路權放失，亟應收回自辦，不可遷延貽誤等語。著商部、張之洞妥籌辦理，以挽路權。原摺著鈔給閱看。

戊戌，貝子溥倫奏，奉命前赴美國，歷考列邦强國之基，以海陸軍爲要政。擬請廣興漁業，復定土藥新章，集款規復海軍，並募捐出洋華商，以助經費。下練兵處知之。

署江西巡撫夏時奏，遵籌江西全省鐵路，派在籍前江甯布政使李有棻總辦路事，妥擬章程，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三九　十二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外人索借内湖操練水師，違約要求，請飭遏阻等語。著周馥、張之洞、胡廷幹按照所陳各節，

妥籌辦理。

丙辰，商部奏，安徽貴池縣紳士劉世珩設立公司，籌辦墾務郎中李厚祐創辦奉錦墾務公司，同知葉璋設漢口火柴公司，均集厚股，請予獎勵。從之。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增祺等，奉省難民麕聚，顛連困苦，宮廷時深憫惻。著户部發去帑銀三十萬兩，交增祺、廷杰妥爲經理，盡心賑撫，以奠災黎。應如何移民就食，並著妥籌辦法，務當源源接濟，毋任流離失所。

《德宗實録》卷五四〇　癸酉，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北洋驗疫，向由外人主持，每有言語不通、體質各異之嫌，且權限攸關，尤防越俎。現設院收回自驗，常年需用，統歸津關八分經費項下撥支。下部知之。

壬戌，諭内閣：袁世凱奏，擬試辦直隸公債票一摺。外洋各國遇有軍國要需，臨時募債，無不聞風踴躍。獨中國辦理公債，輒多觀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踐言，民信未孚之所致。兹據該督奏稱，開募債票，以取信便用爲宗旨，洵爲扼要，所陳籌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還本，發給票據，准其交納本省庫款關税各項，並隨處皆可兑用，擬具章程，尚屬周妥。著即准其試辦。

乙丑，雲南巡撫林紹年奏，滇越毗鄰，需用法文居多。法政府現在越南河内設立學堂，課程美備，亟宜選派學生，給予學費，前往肄習。又奏，開辦東文學堂、蠶桑學堂。並下所司知之。

丁卯，出使日本國大臣楊樞奏，特設經緯學堂。下外務部、學務大臣知之。

又奏，請設法政速成科學，教授游學官紳。下學務大臣知之。

戊辰，翰林院侍講文華奏，請慎選出洋游學生，以防流弊。下學務大臣知之。

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關内外鐵路收數暢旺，現於存款中酌提餘利，儲備部撥。下部知之。

己巳，盛京將軍增祺奏，日俄宣戰，被災難民不下十餘萬口，續籌賑撫情形。又奏，税捐大減，賑饟浩繁，在盛京户部款内借撥銀十萬，以資接濟。均下部知之。

庚午，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長蘆鹽通綱各商，請將鹽斤定價、定秤，設局緝私，報繳餘價，留二成備抵虧課。下部知之。

光緒三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德宗實録》卷五四一　正月庚辰，會議商約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葡萄牙國商約定議，遵旨畫押。下外務部知之。

辛巳，四川總督錫良奏，川漢鐵路籌費開辦，議定集股章程。下部議。尋外務部奏，所擬章程，尚屬周妥，謹修改集股分利股票息摺四條進呈。依議行。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延祉等代奏，達賴喇嘛呈稱，因英人徑行入藏，恐有滋擾，故攜印出走，現在惟期藏地早復，以衛衆生等語。英人帶兵入藏，並未侵占地方，該達賴喇嘛，本不應攜印潛逃，自離職守。朝廷保安黄教，仍予加恩曲全。現在西藏業已平靖，一切照常，該達賴喇嘛即可早日回藏，仍承恩眷，切勿游移不定，自外生成。至庫倫係哲布尊丹巴呼圖克教之地，原與西藏各有專歸，該達賴喇嘛所請在該處建廟念經，應不准行。仍著延祉懍遵前旨，偕同該達賴喇嘛前赴西甯，再令啟程，自行回藏，善撫衆生，毋負德意，致貽後悔。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商部奏，江甯等府當商額外息捐，懇請減免一摺。著周馥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四二　二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延祉等，電悉，達賴回藏，准其由張家口大同内地行走，著理藩院知照各將軍、都統、督撫並各盟旗，一體遵辦。

甲子，商部奏，調日本留學法科學生章宗祥等十一員到部，作爲學習主事。下所司知之。

壬申，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開平礦案，張翼赴英質訟，僅争到照副約辦事，未便遽行還就，是否責成收回礦産土地，抑責令與該公司另訂詳約，以期實有主權，請旨定奪。得旨，仍著袁世凱嚴飭張翼全數收回，切實妥訂，不准含糊牽混，致貽後患。

《德宗實録》卷五四三　三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吕海寰奏，藏事關繫全局，密陳管見一摺。著錫良悉心籌議，會商綽哈布，有泰、鳳全妥爲辦理。

辦理商約大臣吕海寰奏，請簡專使與羅馬教皇議訂教約，或派駐義使臣就近商訂，將教規、教律詳載約章，遇有重大教案，交由專使與教皇直接議結，以期持平辦理。得旨，著外務部查覈辦理。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樸壽等，電悉，該達賴喇嘛已報四月十四日啟程回藏，即著延祉偕行，先至西甯，應否由内地行走，究以何路爲便，著樸壽、延祉會商妥定，奏明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二　錫良奏，鐵路興築固難，籌費尤難。然若集借外款，應者争至，則亦未爲甚難也。惟川漢路工，上年奴才在京與兩湖督臣張之洞再四熟商，均主自辦，曾經奴才屢疏陳請。川省士紳遠邇同詞，亦皆力請自辦。但計里四千有奇，計費五千萬以上，中國招集民股，最爲難事。川省地居僻遠，耳目拘隘，昔爲鄰省辦礦等股，寸效未睹，至今人多畏之。驟欲集數百萬股之多，此誠難之尤難者也。奴才督飭司道及該公司，並與在京在籍諸紳，往復熟商，惟有開示誠心，祛疑惑之端，而破庸俗之論。一則將修路關繫全川之故，利害得失，詳明曉諭；一則民間恒慮出資後，事或輟於半途，疑或移於他用，茲將公司内官款民款，悉作股本，無論異日有何項急需，決不提挪；一則自辦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之謂也，而士民猶恐持之不堅，將來中外紛歧，利權侵損，茲當首嚴其戒，期於始終一致，如非中國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認。經此定議以後，稍明時務之人，汲汲焉不俟終日，即竦啓寡聞者，亦不似從前以建軌爲駭怪。該紳等咸請公司酌擬集股章程，選舉端人，分途廣募，並請仿照歷届辦理積穀等項，按租出穀百分取三，意在輕而易舉，積微成鉅。該公司又請在重慶府城試鑄銅元，撥其餘利，充作公司股本。綜此數項，雖尚無實在確數，然按年皆爲有著。此外如有可籌之款，不涉苛細煩擾，尚擬陸續興辦。籌費既有成議，審路考工又不容緩，水陸之險，皆在川、鄂接壤之區，應從宜昌開工，先能修至萬縣，即可避峽江覆溺之患。商貨頓易流通，軌料均便輸運。電商兩湖督臣張之洞，意見亦復相同。將來勘路興工，購料諸事，當再會商張之洞悉心籌畫，通力合作，一俟商定，另行專摺奏陳。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四三　己丑，雲貴總督丁振鐸奏，雲南省城商務日漸繁盛，應請援照山東、湖南等省成案，開設商埠，以擴利權。下所司議。尋外務部會奏，應准照所請辦理，由該督查照各處自開口岸辦法，豫備一切事宜，俟議妥章程，奏明定期開辦。從之。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二　庚寅，政務處奏，本年二月初九日，准軍機處鈔交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等奏，蘇、淮分省，略舉數端，以備採擇一摺。奉旨著併陸潤庠前摺，交政務處按照奏定章程會議，再由政務處具奏。欽此。臣等當遵照章程，咨行各衙門會議，旋據咨送説帖前來。臣等詳加檢覈，説帖内主蘇、淮不必分省另設大員者，計四十二件；主專裁淮撫者，計三十一件；主蘇、淮仍議分省暨復設漕督者，共七件。【略】上諭：政務處奏覆會議蘇、淮分立行者一摺，蘇、淮分省，以治理既多不便，著即無庸分設；江淮巡撫即行裁撤，所有淮揚鎮總兵著改爲江北提督，以資鎮懾。

《德宗實録》卷五四三　壬辰，諭内閣：長庚、徐世昌奏，考驗北洋陸軍情形各摺片。據稱考驗三鎮訓練之法，編制之宜，體大思精，非他省可及等語。北洋陸軍，袁世凱累歲經營，規模宏備，具見公忠體國，任事實心，深堪嘉尚。其賢能卓著之遷安一鎮統制官儘先選用道王英楷，步隊統領官儘先選用知府張懷芝、礮隊統帶官儘先補用參將田中玉、馬廠一鎮步隊統領官補用副將馬龍標，保定一鎮步隊統領官補用遊擊張永成，均著傳旨嘉獎。督辦陸軍學堂之分省補用道馮國璋，於各堂學務，具有成效，並著傳旨嘉獎。至新練旗兵，甫及一年，即已改觀，足見奮勉向上。鐵良悉心教練，辦事認真，不負委任，仍著奕劻等督飭各營切實講求，蔚成勁旅，用副朝廷整軍經武之至意。

癸巳，諭内閣：伍廷芳、沈家本等奏，考訂法律請先將律例内重刑變通酌改一摺。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爲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律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淩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兇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現在改定法律，嗣後凡死罪至斬決而止，淩遲及梟首、戮屍三項，著即永遠删除。所有現行律例内，淩遲、斬、梟各條，俱改爲斬決。其斬決各條，俱改爲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斬監候各條，俱改爲絞監候，與絞候人犯，仍入於秋審，分别實緩辦理。至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治罪外，餘著悉予寬免。其刺字等項，亦著概行革除。此外當因當革，應行變通之處，均著該侍郎等悉心甄採，從速纂訂，請旨頒行，務期酌法準情，折衷至當，用副朝廷明刑弼教之至意。

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交涉日繁，擬請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考取各部屬員，入堂肄業，畢業後，派往各省，佐理新政。並酌擬辦法三端。又奏，請在各省課吏館内，添設仕學速成科，講習法律，以造就已仕人才。均下學務大臣議。尋奏，均應准如所請，惟將來專科畢業，人才日出，應酌議歸併，以節經費而符定章。依議行。

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奏，外交日亟，宜切實仿訂公斷條約，勉附列國公法，將來遇有交涉相持不決者，俱可交和京公斷衙門秉公覈奪，並請派使專駐和蘭，

兼充公斷署專員，以資聯絡，藉收遠效。下部知之。

又奏，自强根本，在普通教育，擬請飭各督撫、學政切實督飭地方官，勸諭紳士，廣設小學堂，以維國本，並請飭學務處編輯小學課本。下學務大臣議。尋奏，籌辦小學，前經行文各省，飭屬切實倡導，應嚴定各州縣功過，以期推廣。至現編小學課本，務歸簡要，與該大臣用意正同，毋庸另議。依議行。

甲午，諭内閣：昨據伍廷芳、沈家本奏，議覆恤刑獄各條，請飭禁止刑訊挖累，變通笞杖辦法，並清查監獄羈所等條，業經降旨依議。惟立法期於盡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實心，力除壅蔽，庶幾政平訟理，積習可回。頗聞各省州縣，或嚴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動輒株連，傳到不即審訊，任聽丁差蒙蔽，擇肥而噬，拖累羈押，淩虐百端，種種情形，實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獄，務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誥誡。著該督撫等嚴飭各屬，認真清理，實力遵行，仍隨時詳加考察。儻有陽奉陰違，再蹈前項弊端者，即行從嚴參辦，毋稍迴護瞻徇。其各勤求民瘼，盡心獄訟，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

壬寅，四川總督錫良奏，籌議收回三瞻，請飭駐藏大臣開導藏番，令商上人等繳回瞻地，調回瞻官，並給還兵費銀二十萬兩，由川籌解，以杜狡謀。又奏，關外喇嘛等搖惑抗阻，疊起事端，現飭提督馬維騏赴鑪城相機進勦，並請駐藏大臣將關外兵事，就近指示，以免遲誤戎機。得旨，著即體察情形，妥籌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四四　四月丙午，署兩江總督周馥奏，在籍修撰張謇招集商股，開辦漁業公司，用新法捕魚，購德人拖船試辦，以上海爲總局，另設江蘇、浙江分局各五處，再行推廣直、奉、山東、閩、廣等處，以挽利權，並飭沿海關道督飭地方文武，認真保護。下部知之。

盛京將軍增祺丁憂解任，以署户部尚書趙爾巽爲盛京將軍，未到任前，以奉天府府尹廷杰署理。調户部尚書鹿傳霖爲吏部尚書，仍兼署工部尚書。吏部尚書張百熙爲户部尚書。

壬子，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籌設京張鐵路，工鉅款繁，酌議提撥關内外鐵路餘利，每年提銀一百萬兩，從速動工，四年可成。此路即作爲中國籌款自造之路，不用洋工程司經理，俟將全路工程，測勘完竣，繪具圖説，另行覈辦。下部知之。

癸丑，外務部奏，滇緬接綫約款，現屆十年期滿，應須修改，經電政大臣派員與英國所派印度電務司員磋商，改訂續約九款，尚屬妥協，照會英使臣簽約蓋印。從之。

癸亥，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奏，法屬安南各埠，中國工商人等十餘萬，向未派有領事，致受苛待，疊與法外部申論，迄未定議。現派道員嚴璩等往各埠激勸衆商，設立商會，廣建學堂，以期自立，俟考查事竣，飭令往商閩廣督臣，詳籌切實辦法。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崇古學以勵通材一摺。據稱廣東學海堂、菊坡精舍研究實學，與學堂相爲表裏，請飭酌留一所等語。著岑春煊、張人駿查覈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德宗實録》卷五四五　五月丁亥，江蘇巡撫陸元鼎奏，辦理蘇省政治大概：一、振興學務；一、整頓營制；一、維持圜法；一、嚴治梟匪，並警察、墾牧、仕學館，一切舉行。得旨，著即認真整頓，實力籌辦，毋稍因循。

戊子，御史張學華奏，美國華工禁約應及時改定，請飭部並出使大臣堅持力争。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日俄兩國已有和意，聞有在華盛頓兩國直接開議之説。中國現在應如何因應，及將來接收東三省，應如何善後辦法，著政務處傳知各衙門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密行具奏，以備採擇。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著翰林院掌院學士酌保南書房翰林數員，聽候考試。命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命户部右侍郎鐵良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會辦練兵事宜。

辛丑，派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充政務處大臣。

壬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籌議兩廣游學預備科，造就高等師範，請飭立案。

《德宗實録》卷五四六　六月癸丑，署貴州巡撫林紹年奏，開辦蠶桑學堂，請俟辦有成效，照學堂成案給獎，畢業生優予出身。下所司知之。

己酉，察哈爾都統溥頲奏到任後體察情形，撮擬辦法六條：曰整頓武備學堂，建設八旗學堂，簡練軍實，創興工藝，慎重交涉，整飭官常。下所司知之。

癸丑，外務部奏，議定付還賠款辦法四條：一、議結從前鈐虧；一、議定嗣後還法；一、各國各有分别辦法；一、美款亦照各國辦理。現已與各國使臣互換照會。報聞。

甲寅，商部奏，安徽紳士籌辦全省鐵路，公舉總辦，請予立案。依議行。

丙辰，諭内閣：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採，毋負委任。所有各員經費，如何撥給，著外務部、户部議奏。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四　戊午，兵部奏，選將以流品爲先，捐納非經武之道，向來選補將弁，非科班行伍世職出身者，不得濫膺，蓋慕重也。嗣因軍書旁午，需餉浩繁，暫開捐納一途，原屬一時權宜之計。但事例既行，或生長富厚，未諳操防，或年力未强，不嫻訓練，一旦輪補得缺，不免貽誤事機。更有慮者，報捐之資，本非有餘，既債累於平時，必取償於後日，剋扣薪餉，浮開兵額，種種流弊，所關良非淺鮮。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間講求營務，技藝優長者，自不乏人，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恐將材之日少，而武備之日廢也。查從前籌餉例，報捐武職，經已故大學士左宗棠於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奏請停止，嗣因户部、臣部會議新海防事例，復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奏請開辦報捐武職，并將捐納人員於揀發班外，另立一班，使之得缺較易，以期捐輸踴躍，借濟餉需。乃迄今已十年之久，約計入款不過十餘萬金，於國帑全無裨益，而於營務大有關係。方今各省設立學堂，選將訓官，無不嚴核流品，切實整頓，若仍開辦武職捐輸，殊非整飭戎行澄敍官方之道。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旨將武職捐輸實官，虚銜及捐復銜翎、封典所有一切捐項，一律停止。除已經分發人員照章辦理外，其未經赴部各員弁，俟奏准之日起，由臣部通行後，限五箇月内，所有捐輸人員，統令赴部分發，倘逾期不到，即一律停其分發，以重員缺而肅營伍。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四六　辛丑，諭内閣：我朝開國，以弧矢威天下，故向制考驗官員，訓練軍士，均用騎射，所以崇尚武功，昭示來許。惟近來兵法日變，器械日新，當仰體列聖重武之精心，力行有用之實政。嗣後八旗王公大臣，均當深求兵學，修明武備，勿尚虚文。所有引見人員例應持弓者，著毋庸持弓，其出入扈從宫禁守衛官兵，所備軍械，尤應變通盡善，不准虚應故事。至挑取各項侍衛，拔補内外官員，挑選滿漢兵丁，應如何驗其學識、試其膂力、考其藝能之處，均著御前大臣會同兵部妥定章程，奏明辦理。

癸亥，出使比國大臣楊兆鋆奏，賽會關繫商務，向由税司領辦，以西人置華貨，所擇已未必精，陳所不應陳，每貽笑柄。嗣後應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丞參，充當監督，會同駐紮該國使臣辦理。下外務部商部議。尋奏，嗣後遇有會事，按地方大小、日期久暫、程途遠近，由外務部、商部會同酌覈辦理。依議行。

丙寅，署盛京將軍廷杰等奏，整頓警察，創設警務學堂，期於逐漸推廣，並設立衛生所，各籌款項情形。下部知之。

又奏，揀派學生出洋，肄習武備，並捐廉撥充學費。下部知之。

又奏，分飭各府廳州縣挑選品行端正、學有根柢之學生，送往日本，學習速成師範。報聞。

署兩江總督周馥奏，各省販賣銅圓，流弊無窮，亟應豫籌補救，俾有限制，而維圜法。下財政處、户部議。尋奏，所言極有見地，請飭各省督撫，酌量情形，遵照辦理。依議行。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著派商部右丞紹英隨同出洋，考求各國政治。

雲貴總督丁振鐸奏，派在籍編修陳榮昌赴日本考察留學事宜，剔退惰廢，更易學科，會同留學監督酌覈辦理。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四七　七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爲儲才之地，研求實學，培植成材，實爲當今要務。所需購置儀器等費，著各省督撫按照所請，酌定數目，逐年籌解，以資興辦。

丙子，諭内閣：巡警爲方今要政，内城現辦工巡局，尚有條理，亟應實力推行。所有五城練勇，著即改爲巡捕，均按内城辦理。著派左都御史壽耆、副都御史張仁黼會同尚書那桐通盤籌畫，認真舉辦，以專責成。原派之巡視五城及街道廳御史，著一併裁撤。陳璧亦著毋庸管理。一切未盡事宜，及裁撤五城御史後，詞訟案件，應如何督飭審理之處，著那桐等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戊寅，督辦電政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外國新創無綫電報，輕巧便利，最易闌入中土。請援照公例聲明，無論何國、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國境内私設，以維電政。又奏，請聲明中國電話，除通商口岸已設之電話外，無論何地、何人，凡未經中國政府及電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設電話，以保電利。均下部知之。

己卯，又諭：電寄岑春煊電悉，據稱粤漢鐵路，争回自辦，贖路約需銀七百餘萬兩。廣東分任三百萬兩，已託張督代借洋債應急。惟洋債還款，粤力斷無可籌，擬請特派太僕寺卿張振勳出洋集款，廣召内外華商，不令暗雜洋股等語。

此路贖回自辦，實於全局有益，出洋召集華股，能否不至暗中攙雜，別無流弊，著會商張之洞妥籌辦理。

湖南巡撫端方奏，【略】湘省礦產富饒，久爲外人垂涎，現擬先將平江金礦改用西法，自行開採，以保利權而杜隱患。下外務部、商部知之。

丁亥，商部奏，厦門、廣州商務重要，遵章設立商務總會，並請頒給關防，以昭信守。從之。

壬辰，署吉林將軍富順奏，自日俄搆釁以來，戰事已逼近吉省，凡通道之處，兩國各有重兵防守，不容行旅往來。請飭部與兩國駐京公使商明，凡民間食用貨物，准照常販運，以維大局。得旨，著外務部查覈辦理。又奏，俄兵所收鬍匪，名爲花膀子隊，到處肆擾，較俄兵爲尤甚。其匪首埽北、大義字等，率同降匪，任意横行。現與俄兵力商，令將埽北、大義字交還華官懲治，並嚴束降隊，不准仍前恣肆。下部知之。又奏，日俄戰事，逼近吉林，凡有外兵經過占駐之處，民不聊生，顛沛流離，哀鴻徧野。擬即派員設局妥籌賑濟，以資撫恤。得旨，覽奏益深軫念，著即妥爲賑撫，毋任失所。

丁酉，商部奏，浙江紳士籌辦全省鐵路，公舉在籍前署兩淮鹽運使湯壽潛爲總理，請賞卿銜，以崇體制。得旨，湯壽潛著賞給四品卿銜。

又奏，上年奏設高等實業學堂，專爲研究高等工業，現擬添設藝徒及中等工業學堂，酌定章程，以期周備，並請將已革端郡王載漪府第廢地撥歸學堂，添建校舍。從之。

戊戌，署兩江總督周馥奏，改良監獄，籌款維艱，現擬通飭各府廳州縣剋期興修，統限一年内一律告竣。其自行捐辦者，准其分別銀數多寡，按照賑捐例獎敘。下政務處議。尋奏，請照准，即飭該署督速令各屬認真舉辦，册報考覈。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四八　八月壬寅，諭内閣：御史王步瀛奏，各省工商抵制美約，風潮過激，請飭加意防範，以維大局一摺。前據外務部王大臣面奏，美國工約一事，疊經出使大臣梁誠及外務部先後與美政府商議，美政府已允優待華商及教習學生游歷人等，並允於議院開時，盡力公平妥辦各在案。昨據該御史奏稱，公憤既興，人衆言龐，難保無宵小生心，乘機竊發，恐誤大局等語。亟應明白宣示，以免誤會而釋羣疑。中美兩國，睦誼素敦，從無彼此牴牾之事，所有從前工約，業經美國政府允爲和平商議，自應静候外務部切實商改，持平辦理；不應以禁用美貨，輒思抵制，既屬有礙邦交，且於華民商務亦大有損失。疊經外務部電行該省督撫曉諭商民，剴切開導，務令照常貿易，共保安全。著再責成該督等認真勸諭，隨時稽查，總期安居樂業，毋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儻有無知之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從嚴查究，以弭隱患。

癸卯，諭内閣：前經降旨，諭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游學，該督撫已陸續遵照辦理。惟所派出之學生，皆應講求實業專科，以期致用，毋得避難就易，徒託空言。著各視其性之所近，責令分門肄習，殫心研究，務底專精。畢業回華，考試合格，優予出身，用備器使。現在游學東洋者已不乏人，若再多派學生分赴歐美，俾宏造就。各該學生遠涉重瀛，將爲國家效用，朝廷深爲嘉許。各出使大臣皆有監督之責，當視學生如子弟，隨時考察，無論官費、自費，如能堅苦嚮學，志正品端，應一體認真愛護。其資斧不繼、染患疾病者，即酌量情形，分别體恤。如有不守範圍之生，亦即嚴加約束，冀廣成材，毋稍膜視，用副朝廷培植人材、實事求是之至意。

甲辰，諭内閣：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并妥籌辦法一摺。【略】所陳不爲無見。著即自丙午科爲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舉貢生員，分别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略】經此次諭旨後，著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並著責成各該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城鄉各處，徧設蒙小學堂，慎擇師資，廣開民智。其各認真舉辦，隨時考察，不得敷衍瞻徇，致滋流弊。務期進德修業，體用兼賅，共副朝廷勸學作人之至意。尋政務處奏，酌擬章程六條：一、酌加優拔貢額；一、考用謄録；一、已就揀選舉人，准捐分發免交補班銀兩；一、截取舉人，請毋庸用教職；一、生員考職；一、貢士准赴部呈請帶領、引見、録用。依議行。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之洞，據電稱，接梁誠電，粤漢鐵路廢約，合興股東已批准草約，美外部電稱美廷決不阻撓等語。仍著責成張之洞、梁誠一手經理，盛宣懷不准干預此事。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五　袁世凱奏，臣前於直隸省城遵旨創設保定警務局，並添設警務學堂，將擬定章程於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專摺奏陳。欽奉硃批，知道了，著即認真舉辦，逐漸推行，單併發。欽此。欽遵在案。嗣經通飭各屬一律仿辦。現據各州縣陸續禀設者，雖已有九十餘處，而大半有名無實。惟天津

爲通商巨埠，華洋雜處，辦理尤爲注意。三年以來，次第改良，奸宄不行，閭閻安堵，成效昭著，中外翕然。祇以財力未充，僅及城廂，尚遺村鎮。查外國警察之制，上通政府，下達窮鄉，就地抽捐，以取諸民者仍用諸民。故官無籌款之勞，民無橫征之怨。證諸《周禮》修閭野廬之職，《管子》軌里連鄉之制，今古同符。臣維立法貴乎因時，時既至，則迎機易導。治民期乎立信，信既孚，則下令如流。因督飭天津巡警總局道員趙秉鈞，先從天津四鄉辦起，以爲各屬模範。該道心精力果，遇事講求，呈擬章程十二條，業經試辦數月，所需經費，以地方本有之青苗會支更費及賽會演戲一切無益有餘之款，酌提充用。視村莊之大小，定警兵之多寡，殷富之區，按五十户出一名，荒僻之區，按百户出一名。初次清查四鄉，共有七萬五千四百七十八户，暫定巡警七百二十四名，月餉由村董酌定支給，官不經手。其總分局區官弁薪工馬匹雜支，月需銀一千八百餘兩，應由官發給，以示體恤。開辦之初，先從清查户口入手，酌定禁令，務去民害，犯者名曰違警，由巡官受理，即警察應有之司法權也。此外命盜户婚田土等案，仍歸地方官管理，即地方官固有之裁判權也。次在維持治安，凡有關於公共利害之事，官紳聯合，徐議興革，但使實力奉行，綿歷歲月，不獨鄉曲愚民，漸明公理，漸知公益，汛兵衙役，亦可以次裁撤。催科傳案，則一呼即至，無擾累之虞。募兵退伍，則有籍可稽，無頂替之弊。

《德宗實録》卷五四八　丙午，諭内閣：有人奏，川漢鐵路，關繫甚鉅，宜畫一事權，以維路政等語。著張之洞、錫良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尋奏，請將宜昌以上鄂境之路，讓川省代修，訂期二十五年，由鄂備價取回，未贖以前，權利暫歸川省。總之，兩省聯爲一氣，並不專顧一隅。下部知之。

癸丑，諭内閣：前已有旨停止科舉及歲科考試，飭令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嗣後各該學政事宜，著即歸學務大臣考覈，毋庸再隸禮部，以昭畫一。

丁巳，諭内閣：商部奏，振興東三省商務，請飭妥籌辦法一摺。東三省地大物博，風氣未開，亟應指定地界，多開場埠，推廣通商，期與有約各國，公共利益，並飭地方官舉辦各項實業，以興商務。著外務部、商部會同北洋大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統籌辦法，妥議章程具奏，候旨施行。

諭軍機大臣等：商部奏，請飭清釐礦産以保利權一摺。中國地大物博，礦産之富，甲於全球，祇以研究無人，遂致利源未闢。又或奸徒句結，設謀售賣，輾轉影射，流弊滋多。亟應徹底清釐，認真整頓。兹據商部奏稱，周馥所陳委查三江礦産，並集股試辦，禁止私售各節，有裨要政，請飭各省一律援照辦理等語。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即行遴派諳練廉正之員，酌帶工師，周歷各屬，切實探勘，按照商部所發表式，將已開未開各礦，逐一詳晰註明，隨時咨報，並按照兩江辦法，迅即籌辦，毋稍延緩。其各省所派專員，均准作爲商部礦務議員，並由該部悉心稽察，嚴定考成，隨時請旨辦理，以示勸懲。總期權自我操，利不外溢，是爲至要。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滬甯鐵路糜費太鉅，請減輕成本，剋期完工，冀早贖路而保公益各摺片。鐵路關繫緊要，亟應力求覈實，自保利權。所有滬甯鐵路工程款項，著周馥、陸元鼎切實查覈，並責成盛宣懷早爲收回，以重路政而杜後患。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朱錫恩等奏，浙省自辦鐵路，請將舊訂蘇杭甬草合同速與撤廢一摺。浙江全省鐵路，業經商部奏准由紳民自辦，所有前與英商訂立蘇杭甬草合同，著責成盛宣懷趕緊磋商，務期收回自辦，毋得藉詞延宕。並著聶緝槼會同妥速籌辦，以重路政而保利權。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奏，疊經函致英公司，商將草合同作廢，自可因其逾期，置之不理，如英使到底狡執，當切實辯難，以期結束。下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四九　九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輦轂重地，竟有匪人在火車上擲放炸彈之事，此等凶頑不法，難保無黨與溷迹京城，暗圖生事。巡警關繫重要，亟應認真辦理，以銷隱患而靖人心。著責成那桐、壽耆、張仁黼等，各按地段，督飭官弁巡捕，嚴密查拏，加意防範，務令奸宄無所容身，期於警務日有起色，俾内外城一律清謐，閭閻安堵無驚，用副委任。

庚辰，諭内閣：巡警關繫緊要，疊經諭令京師及各省一體舉辦，自應專設衙門，俾資統率。著即設立巡警部，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著補授該部尚書，内閣學士毓朗著補授該部左侍郎，直隸候補道趙秉鈞著賞給三品京堂署理該部右侍郎。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務，均歸管理，以專責成。其各省巡警，並著該部督飭辦理。該尚書等務即悉心通籌，力任勞怨，嚴定章程，隨時切實稽覈，期於内外清謐，黎民乂安，用副委任，一切未盡事宜，即由該部妥議具奏。

癸未，署兩江總督周馥奏，淮鹽加價，撥充江西省鐵路經費。如所請行。

丁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輕罪禁用刑訊，笞杖改爲罰金，各省奉行不力，請再申明定章。從之。

壬辰，諭内閣：練兵處、兵部奏，貴胄學堂章程一摺。自來習戎整武，實爲强國之基。方今軍制日新，尤應講求兵學。兹據奏稱建立貴胄學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學，親習士伍，洵屬振興武備之資。所定章程，亦尚周密。即著責成該王公大臣等切實舉辦，督飭認真講肄，力底精强，隨時考察，毋稍寬弛。各該王公大臣務當父詔兄勉，激厲奮發，樹之風聲，俾壯干城而安磐石，庶共副國家培植世臣、簡練俊傑之至意。

丁酉，商部奏，酌定京師勸工陳列所章程。又奏，商部京察一等員數，比照外務部辦理。從之。

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鐵路展拓利益，本省生利將絶，現擬令鐵路公司派員赴哈爾濱，會同俄員詳議，以冀保全生計，挽回利益。得旨，該署將軍辦事認真，仍著堅持，毋稍遷就。

戊戌，諭内閣：著派尚其亨、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己亥，財政處奏，各省銅圓局不准購買外洋銅餅。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五〇　十月甲辰，諭内閣：袁世凱、鐵良奏，遵旨校閱陸軍合操情形各摺片。據陳此次合操始末情形各節，並披覽單圖，於南北兩軍部署之方、攻守之術，頗爲完密。袁世凱、鐵良督率將士，簡練有方，深堪嘉許。所有該鎮協官佐目兵，步伐整齊，一切指揮籌辦，尚能合法，大改舊觀，仍當督飭認真訓練，協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並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定章，共圖振厲，講求兵學，力底精强，務期有勇知方，規模日臻美備。俾堅衆志而壯干城，用副朝廷整軍經武、實事求是之至意。

丁未，商部奏，各省鐵路軌道應行釐定，擬妥酌畫一章程，奏請頒行。從之。

署貴州巡撫林紹年奏，擬請乘時振興女學，即飭會議施行。下政務處、學務大臣議。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中國與日、俄兩國商議東三省一切事宜，著派慶親王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北洋大臣袁世凱爲全權大臣，妥籌商辦。

己未，出使美墨祕古國大臣梁誠奏，和蘭公斷關繫重要，請飭外務部將和蘭國設館遣使，迅速覈議施行，以資聯絡而重交涉。報聞。

辛酉，給事中吴煦奏，請以學務大臣兼翰林院掌院，並管國子監。整頓翰林院，擬分三類：曰撰述，曰圖史，曰編譯。又奏，請仿鴻博例，考選館職。並下政務處議。尋奏，翰林院並不歸併，所請以學務大臣兼管翰林院之處，應毋庸議。鴻博特科，未便遽定年限，應俟館員疏通後，奏請欽定。從之。

壬戌，諭内閣：財政處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並行用章程開單呈覽一摺。據稱各省所鑄銀圓，係屬一時權宜，未可垂爲定制。現在明定國幣，擬鑄造重庫平一兩銀幣，定爲本位，更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與現鑄之銅圓、舊有之制錢，相輔而行等語。整齊圜法，爲當今財政要圖。著户部造幣總廠按照所擬章程，行知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各分廠，趕緊鑄造。嗣後公私收發款項，均應行用銀幣，以垂定制而昭大信。一切未盡事宜，著該王大臣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

戊辰，諭内閣：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乂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爲革命排滿之説，煽惑遠近，淆亂是非。察其心迹，實爲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剴切宣示，嚴行查禁，恐講張日久，愚民無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説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著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儻再有怙惡不悛，造言惑衆者，即重懸賞格，隨時嚴密訪拏，詳細訊究。除無知被誘，不預逆謀，准其量予末減；及改過投首，並能指拏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從各犯，應按照謀逆定例，盡法懲治。如有拏獲首要出力之員弁，准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儻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該將軍、督撫據實嚴參，以期杜絶亂萌而維大局。

又諭：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著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法之與中國治體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著該王大臣妥議具奏。

《德宗實録》卷五五一　十一月庚午，商部奏，擬訂各省礦政調查局章程二十四條，分别辦事之法十五條，勘礦之法九條，以資實驗。從之。

辛未，以户部尚書榮慶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孫家鼐等奏學務緊要，請提科場款項一摺。現在科舉停止，專辦學堂，京師爲總匯之區，需款尤鉅。所有各省科場款項，自應提充經費。著各省督撫，將關於科舉各項用款，無論報部外銷儘數解京，專備學務經費。至各省認解大學堂協濟各款，仍當源源照解，以應要需。

己卯，諭内閣：本日政務處學務大臣會奏，議覆寶熙等條陳一摺。前經降

旨停止科舉，亟應振興學務，廣育人才。現在各省學堂已次第興辦，必須有總匯之區，以資董率而專責成。著即設立學部，榮慶著調補學部尚書，學部左侍郎著熙瑛補授，翰林院編修嚴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國子監即古之成均，本係大學，所有該監事務，著即歸併學部。其餘未盡事宜，著該尚書等即行妥議具奏。該部創設伊始，興學育才，責任綦重，務當悉心考覈，加意培養，期於敦崇正學，造就通才，用副朝廷建學明倫、化民成俗之至意。

以户部右侍郎鐵良爲户部尚書，熱河都統松壽爲兵部尚書，未到任前，以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兼署。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學部次序，著在禮部之前。

辛卯，侍講學士達壽奏，旗營積弊太深，生計艱迫，擬請變通舊制，統籌教養之方。其要曰：除積弊、改兵制、謀生計、籌經費。下練兵處、户部議。尋奏，所擬裁革莫吉格一節，應照准。所稱旗營各兵歸練兵處、巡警部挑選訓練一節，查陸軍須按格遴挑，請飭巡警部多選旗員，入堂肄習，其餘軍屯、工藝等事，請從緩議。改兵制一條，事多窒礙，請毋庸議。從之。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程德全奏，時機危迫，亟宜開通各蒙一摺。據稱蒙古各盟，世爲北邊屏蔽，承平日久，習於便安。比年時局變遷，亟宜設法經營，以資控制。所陳墾務各節，不爲無見。著該親王、理藩院及各將軍、都統、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詳晰具奏。

《德宗實録》卷五五二 十二月己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遵練兵處新章，改編湖北常備軍兩鎮營制，饟章並設立督練公所，考究軍政，擬定辦法十三條，下所司議。尋奏，擬將湖北所編第二鎮改爲第二十一混成協，所有薪饟，請飭照奏准。福建變通新饟章程辦理，統領兼轄兩協，萬難久懸，擬即行遴充，以專責成，正軍醫馬醫、官應令遴用中國明習西醫者試充，餘應照准依議行。

癸卯，給事中劉學廉奏，洋貨進口日增，請飭多設局廠，仿造機器，推廣紡織，以挽利權。

戊申，署甘肅新疆巡撫吴引孫奏，擬就書院改設學堂，其高等辦法，仿照山東章程，暫分備齋、正齋。督課外國語文，擬將舊設俄文學館併入，再聘精通英、德、法語言文字者，以補所未備。至府州縣應設各等學堂，當通飭籌款，一律仿辦。下學部知之。

庚戌，直隸提督馬玉崑奏，籌設武衛左軍隨營速成學堂，謹擬試辦章程八條呈進。下所司議。尋練兵處奏，擬令改設學兵營，就本營截曠之款，騰挪應用，所請由部籌撥之處，毋庸議。從之。

調工部尚書吕海寰爲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陸潤庠爲工部尚書，兵部右侍郎陸寶忠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周馥等電稱，上海會審公堂擬變通刑章，以期華洋輕重略均等語。著刑部迅速議奏。

癸丑，巡警部奏，酌擬巡警部官制，擬設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參議各一員，分設五司十六科，並變通工巡局舊章，改設内外城總廳，各設廳丞一員，下設參事、知事各官。依議行。

命巡警部尚書徐世昌、户部尚書鐵良爲軍機大臣，並賞穿帶膝貂褂。

《德宗實録》卷五五三 乙卯，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遵旨擬訂中國礦務章程，謹纂成正章七十四款，附章七十三條呈進，請飭部覆覈。下外務部、商部議。

戊午，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廣東課吏館擬改辦法政學堂，講求新政，以儲人才。下部知之。

癸亥，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開平煤礦訟案，經張翼赴英質訟，祇能争到照副約辦理。英使意在和平調停，擬請仍督飭張翼妥籌商辦。得旨，張翼著以道員發往北洋差遣委用，仍著袁世凱督飭妥籌辦理。

以大學士那桐爲國史館總裁官。

甲子，命兵部尚書吕海寰留辦商約，以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兼署兵部尚書。

丙寅，辦理商約大臣兵部尚書吕海寰奏，學堂注重，端在教科課本，擬請官編教科及早頒發，私纂課本亟行釐正。下部知之。

丁卯，諭：中日兩國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經朕批准，著派全權大臣瞿鴻禨互換。

光緒三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德宗實録》卷五五四 正月戊寅，外務部奏，日本在韓京設立總監，英、美、法等國駐韓使臣，均已撤退，請撤回駐韓使臣，該館權限事務，移交駐日使館辦理，另派總領事一員前往駐紮。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八 庚辰，户部奏，臣部總攬天下財賦，凡有大軍大

役，用款向由部撥，以及各處如有他項動支不在常例之內者，亦必隨時咨報核定。故《户部則例》内載，凡各省協撥餉銀及别有急需，應協濟者，倘藩庫不敷，或動鹽課，或請内帑，由部隨時具奏等語。誠以臣部爲錢糧總匯，凡有出入，悉宜周知，慎重庫儲之道，必出於此也。咸、同以來，各省軍務倥傯，部撥款項，往往難於立應，疆臣遂多就地籌款，以濟軍食，如抽釐助餉之類，因而一有緩急，彼此自相通融協借，不盡咨部核覆。然亦以其係就地自籌之款，與例支之項無礙，故部臣亦無從深問。近年庫款支絀，各省皆然，任事之臣，知臣部籌措之難，動輒自行電檄各省，求爲協濟，其意不過在外銷款内勻撥。而各省亦不盡能另籌的款，遂將例支正項，及報部候撥者，挪移擅動以應之。迨臣部查知，而款已動用，往返駁詰，迄難就緒，誠恐日久難以限制，臣部職司出納，豈敢諉爲不知，苟謝責任。臣等公同商酌，擬請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嗣後凡有動撥款項，必先咨明臣部，核其有無窒礙，俟部覆到日，再行查照辦理，倘或不俟部覆，擅自動解，除將所動之項照數提還外，仍由臣部指明嚴參，以重庫儲。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五四　甲申，江蘇巡撫陸元鼎奏，籌辦警察，設立警察學堂，教練吏才，設立仕學館，並附設法政學堂。又開辦游學豫備科。並下所司知之。

乙酉，諭内閣：軍機處爲用人行政樞紐，關繫綦重，允宜優加體恤，以清治源。所有該處行走之王大臣及滿漢章京等，均著賞給養廉，用資津貼。經此次優賞之後，該王大臣等必能整躬率屬，砥礪廉隅，内外一切餽贈，自應永遠禁絶，各避嫌疑，儻仍有揣摩嘗試情事，著該王大臣即行據實嚴參懲辦，如或瞻徇容隱，一經發覺，與受同罪，以端政體而挽頹風。此項養廉，著户部按年籌給。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蒙旗招墾閒荒，衆户守候日久，亟宜妥爲經理一摺。著趙爾巽按照所指各節，查明辦理。

己丑，御史姚舒密奏，今之士子昏惑狂悖，背君親，裂名教，甚至平等自由，革命流血，甘爲邪黨而不恤。請正學術以端士風。又奏，興辦學堂，請寬其限制，鄉里立學，令報官存案，考試時與官立學堂一律調考。並下部知之。

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就地籌款，擬加收臺礮經費三成，糧捐沙田畝捐，並試辦基塘租捐，商漁船捐，鹽斤加價，一面勸募集股，舉辦粵漢鐵路。下部議。

又奏，籌議在粵擴充製造，前向德商訂購新式造槍造彈及無煙藥各種機器，已陸續運到，所有新槍口徑，俟練兵處酌定遵辦，請飭部立案，下練兵處議。尋奏，該省舊廠請准暫勿裁撤，一俟三廠成立，將該廠停辦，改爲别用。依議行。

癸巳，巡警部奏，緑營疲弱，請飭各省一律改爲巡警，以收實用而節虚糜。下政務處會同兵部議行。

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鄂、湘、粵三省修築鐵路，經三省官紳公商妥協，議定條款十四條，豫議路成後條款四條。下部知之。

甲午，命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協辦大學士。

《德宗實録》卷五五五　二月戊戌，出使日本國大臣楊樞奏，東洋留學生多至八千餘人，挾利禄功名之見而來，務爲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學而去，無補文明。請飭嚴定選派學生出洋留學章程。下學部議。

辛丑，財政處奏，整頓圜法以防流弊，酌擬八條：曰禁止販運，限制鼓鑄，禁購銅餅，覈定銅斤，官民一律行用，行旅隨帶不逾二千枚免禁，市面行使彼此不得異視，各省多寡有無設法勻撥。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一九九　壬寅，政務處、兵部奏，正月二十五日准軍機處鈔交巡警部尚書徐世昌等奏，緑營疲弱，請一律改爲巡警，以收實用一摺。奉旨政務處會同兵部議奏。欽此。原奏内稱，光緒二十七年欽奉諭旨，飭練巡警軍，各省多就緑營設法。比年以來，辦法既有參差，名稱復不畫一，且有雖經具奏並未實行者，於警政之規制餉章，均有窒礙。請飭各省督辦將現存馬步戰守各兵，挑選年力富强，體量合格，粗識文字，别無嗜好者，改編巡警。慎選廉明武職暨粗通警察人員，督率教練，不得以原有制兵改易巡警名目，空文塞責。每年騰出餉項，儘數撥作巡警要需。先於省會及商埠設巡警學堂，徵募士民肄業，一面將由緑營挑選之警兵，更番派入學堂，教以淺近警法，再逐漸分别去留，徐臻美備。實於警政大有裨益等語。查緑營久稱窳敗，巡警亟應振興。現在朝廷特設專部，整理京外警務，以爲保民要政。各省興辦巡警，應需經費頗鉅，自應將緑營挑改巡警，化無用爲有用，該尚書等所請挑選制兵改編巡警，以餉項充警費，及設立學堂教練各辦法，均尚妥協。擬請飭下各督撫查照該部原奏，認真辦理，以重警政而節虚糜。至緑營舊設官缺，並准俟該部擬定各省巡警官制，及一切行政詳細章程，再行奏明請旨，分别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五五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胡廷幹，電悉，據稱法國天主堂神甫王安之函約南昌縣知縣江召棠便飯，談及教案，阻止從人不准隨入。忽聞江召棠頸受刀傷，隨飭員赴堂驗視，傷勢甚重，民情不服，議論沸騰，疊經出示

開導解散，並派兵保護各處教堂，文武官紳正在分投彈壓。忽有匪徒乘機煽惑滋事，致毀法國教堂三處，傷害法人六名，波及英國教堂一處，被害英人二名，受傷一名等語。此案因地方官在教堂身受刀傷，以致人心不服，激生衆怒。惟應靜候查辦，據理評論。乃竟有匪徒乘機滋事，任意妄爲，實屬不知法紀。著胡廷幹督飭嚴拏首要，按律懲辦，仍將各處教堂，極力保護，毋得再有疏虞。至英、法兩國人口，傷害多名，深堪憫惻，即著妥爲撫卹，江召棠現在傷勢如何，並著查明電奏。

戊申，諭內閣：從來敦篤邦交，端在講信修睦。朝廷與東西各國通商立約，開誠布公，固已情誼交孚，毫無隔閡。各國亦均稱歡洽親密有加，中外相安，實天下所共悉。乃聞近日以來，訛言肆起，適偶有不虞之暴動，遂突生排外之謠傳。市虎杯蛇，衆情惶駭，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離間我交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詭計陰謀，莫可究詰，關繫大局，良非淺鮮，不得不明白宣示，以釋羣疑。方今時局艱難，正賴列邦互相聯絡，庶幾寰宇協和。豈有自啟猜嫌，擾害治安之理！我君臣上下，惟當力戒因循，勵精圖治，以實心行實政，期於漸致富强。各處學生尤當深明忠愛，爭自濯磨，精修本業，學成待用，以儲楨幹之才。應遵照奏定學堂禁令章程，束身自愛，尤不得干預外交，妄生議論。總之，團體原宜固結，而斷不可有讎視外洋之心；權利固當保全，而斷不可有違背條約之舉。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將何所倡導？一有匪人乘機滋事，必至貽害地方。經此次宣諭之後，著各省將軍、督撫嚴飭該文武各官，認真防範，所有外國人命財產及各教堂，均應一體切實保護。即遇不平之事，應候官爲理論，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爲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趕緊查拏，立行究辦。儻或防護不力，致出重情，定將該地方官從重懲處，決不姑容。該將軍督撫等務即剴切曉示，隨時約束，懲前毖後，防患未然，用副國家輯睦友邦，保安黎庶之至意。

庚戌，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奏，江西教案禍由激成，辦法宜爭先著，於英國認誤傷之過，於法國責誘殺之非，不宜遷就，辱國體而失民心。下外務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五六 二月乙卯，出使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奏，考察日本政治，其富强之效，雖得力於改良律法，精練海陸軍，獎勵農工商各業，而其根本尤在教育普及，不恥效人，不輕舍己，故能合歐化漢學，鎔鑄而成日本之特色。報聞。

戊午，外務部奏，外交需才，擬變通舊章，請准隨時調用人員，以期得力。依議行。

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行抵美京，分投閱看，參觀憲法之源流，兼究立官之本末，旅外華商並隨時接見勸諭，戒以勿染習氣，立黨入會，類皆聞言感服。報聞。

壬戌，卸辦鐵路大臣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奏，滬甯鐵路議定合同，及派員開辦情形。報聞。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户部奏，各關洋稅、常稅奏報遲延，請飭按結開單，先行報部各摺片。海關洋稅，爲入款大宗，專資撥付要需，關繫尤重，豈容絲毫牽混！前經户部奏准，飭令按結奏報，並將未經奏報各案，分結分款，併案具報。兹據奏稱，各關仍復遷延推宕，未能一律辦清，實屬不成事體。嗣後著該將軍、督撫責成各關道等，遵照限期，按結具報，結期滿後三箇月内，一面詳報督撫，一面將收支數目，開列清單，逕行報部稽覈。如逾限不報，即將該關道等，按照所定處分，指名嚴參。至各關徵收常稅，例應按限奏銷，並著責成委管關務之道員委員，遵照此次奏定章程，於關期滿後，即先行繕單報部，並將從前未銷各案，予限一律辦結，如違亦即嚴參。各該督撫綜理一省財政，並著隨時認真嚴覈，督飭遵辦，以清積弊而裕饟源。

《德宗實録》卷五五七 三月戊辰，諭内閣：學部奏，請將教育宗旨宣示天下一摺。【略】著該部即照所奏各節，通飭遵行。所有京師及各省學堂師長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義利，不視爲功名利禄之路，而以爲修齊治平之規，於國家勸學育才之意，方爲不負。該尚書侍郎等，惟當整躬率屬，行必踐言，切實提倡，認真查覈，懍時局之艱難，思全國之關繫，朕心惓惓，實有厚望焉。

戊子，辦理商約大臣兵部尚書吕海寰奏，教案要索日甚，亟宜考察各國教規、教律，會定專約，俾資信守。下外務部議。

乙未，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改編直隸淮部各營，區分五路，以資整飭。下練兵處、户部議。尋奏，應照准改爲北洋淮軍巡防隊，以符定章。從之。

丙申，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奏，各省礦務，現經自辦，應將前設之勘礦總公司裁撤，所有前撥未動勘礦總公司銀十萬兩，並由北洋籌銀十萬兩，山西籌銀十萬兩，合三十萬，撥歸晉省同濟礦務公司，以之購買礦地，救山西一省之礦務，即所以挽天下之利權。請飭商部隨時會商北洋大臣、山西巡撫查照，督飭該公司紳

董認真辦理，以免中輟。下外務部、商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五八　四月戊戌，外務部奏，繕呈中英兩國議訂藏約條款，並附入約内之光緒三十年英藏條約，及印督更訂批准之款，又聲明照會各一件，請簡全權大臣畫押。得旨，著派唐紹儀爲全權大臣，即行畫押。尋奏，遵於四月初四日在外務部會同畫押。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〇　己亥，商部、法律大臣等奏，前准軍機處交片内開，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商部、商律，現已設有商部，即著責成該部詳議妥訂等因，欽此。當經臣部趕速先擬商律之公司一門，奏准頒行，並聲明此外各律，仍由臣等次第擬訂，奏明辦理在案。竊維商律之有公司一門，所以使已成之商業，咸得有所維護，乃或因經營未善，或因市價不齊，即不能不有破産之事。而狡黠者往往因緣爲奸，以致弊端百出，貽害無窮。故刑部於光緒二十五年十月間議覆前兩江督臣劉坤一奏奸商倒騙，請照京城錢鋪定例分别辦理摺内，申明治罪專條，自枷杖以至軍、流及永遠監禁。蓋謂近來商情變幻，倒騙之局，愈出愈奇，必如此嚴懲，庶奸商知所畏服。然詐僞倒騙者之出於有心，與虧蝕倒閉者之出於無奈，雖皆謂之破産，而情形容有不同。詐僞倒騙，洵屬可恨，虧蝕倒閉，不無可原。若僅以懲罰示儆之條，預防流弊，而無維持調護之意，體察下情，似於保商之道猶未盡也。兹經臣等督飭司員，調查東西各國破産律，及各埠商會條陳商人習慣，參酌考訂，成商律之破産一門。由舉董清理，以迄還債銷案，尤注重於倒騙情弊，爲之分别詳議監禁罰金等項罪名。脱稿後，咨送法律大臣臣家本、臣廷芳會同商定。都凡九節六十九條，繕具清册，恭呈御鑒，如蒙俞允，即作爲欽定之本，由臣部刊刻，頒行各直省將軍、督撫、都統、府尹一體遵照。嗣後遇有倒閉案件，即無須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錢鋪之例辦理，以免兩歧而昭公允。抑臣等查東西各國破産律，有專爲商人而設者，有不專爲商人而設者，臣部責在保商，而此項破産之律，本與民人有相關之義。今中國民法尚未訂定，其有雖非商人破産之案，除依臣家本、臣廷芳編訂之訴訟法辦理外，其餘未賅載者，應准地方官比照本律辦理。是以臣部所訂破産律，准令民間財産赴商會註册，以備稽查，仍責成地方官握行法之關鍵，而以商會副之。結案後，由地方官詳咨臣部查核。其有關罪名者，並俟年終時，彙咨刑部存案，俾昭慎重。各省凡有破産之案，各督撫應嚴飭地方官剋期完結，不得狃於積習，視錢債爲細故，以仰副疊次諭旨殷殷誥誡之至意。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五八　諭内閣：政務處、學部會奏，遵議裁撤學政，請設直省提學使司一摺。現在停止科舉，專辦學堂，所有學政事宜，自應設法變通。著即照所請，各省改設提學使司提學使一員，統轄全省學務，歸督撫節制。一切詳細官制及辦事權限章程，仍由學部籌議具奏。所有各省學政，一律裁撤，均著回京供職。各該省學校事宜，暫由各該督撫督飭學員妥爲經畫。

諭軍機大臣等：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刑事、民事、訴訟各法，擬請先行試辦一摺。法律關繫重要，該大臣所纂各條，究竟於現在民情風俗能否通行，著該將軍、督撫、都統等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扞格之處，即行縷析條分，據實具奏。

辛丑，諭内閣：袁世凱奏，遵旨校閱陸軍第二鎮一摺。據陳此次校閱各項情形，頗屬精娴，成效漸著，深堪嘉許。仍著練兵處王大臣等督飭認真訓練，力求精進，月異日新，逐漸擴充，悉成勁旅，用副朝廷修明武備、振勵戎行之至意。餘著練兵處妥覈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〇　唐紹儀與英國使臣薩道義訂藏印正約成。

《德宗實録》卷五五八　癸卯，御史顧瑗奏，請參酌中西成法，清釐户籍。下政務處、户部、巡警部議。尋奏，請由巡警部擬定章程，通行飭辦。依議行。

甲辰，署山東巡撫楊士驤奏，推廣巡警，分飭添設警務學堂。下部知之。

己酉，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商部咨行路務議員章程，不無窒礙，請飭另行覈議。下政務處議。尋奏，請飭商部將各省路務，詳細調查，其規則有應行酌訂之處，由該部删改，頒行遵守。依議行。

癸丑，命户部尚書鐵良充督辦税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充會辦税務大臣。

丁巳，學部奏，遵議各省學務詳細官制、辦事權限章程，及勸學所章程。又奏，酌擬學部官制職守，並歸併國子監事宜，改定額缺。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五九　閏四月己巳，商部奏，參酌東西各國規制，籌辦商業模範銀行，請准立案。下財政處、户部議。尋奏，該行既爲商人所取法，自應照商業銀行辦理。查日本正金銀行條例，商業銀行總理，應由股東内選舉。今商部於該銀行徑行奏派丞參總理，不合商業銀行辦法，所請立案之處，礙難照准。俟户部商業銀行專例擬定頒行，再令一律查照辦理。依議行。

又奏，江蘇紳士籌築本省鐵路，設立公司，公舉總協理，請准立案。又奏，京

師勸工陳列所將次竣工，各省物品陸續解到，開辦事繁，派員總理。均依議行。

壬申，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省城設立法政學堂，請撥發舉貢來直，學習法政，畢業後分別奏留調用，以廣出路而儲人才。下部知之。

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抵德覲見德皇，論及中國變法，謂必以練兵爲先；政治措施，尤宜自審國勢，各當事機，貴有獨具之精神，不在徒摹夫形式。其言至爲懇切。報聞。

辛巳，諭內閣：政務處奏，開辦考察政治館，請派員充當提調一摺。【略】仍責成該王大臣等督飭各員，將中外政治，悉心考覈，詳加纂輯，用備甄採。

丙戌，諭內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近來時局艱難，民生困苦，深宮宵旰憂勞，無時不以敬天勤民爲念。比因賠款浩繁，加以舉辦要政，各省籌捐集款，重累吾民，實爲萬不得已之舉。惓懷民瘼，早切疚心。本年湖南、江西等省被水成災，飢民嗷嗷待哺；近畿一帶又復缺雨，麥收多歉，糧價驟貴，民食維艱。每念暘雨愆時，偏災屢告，政事闕失，或有未知，循省之餘，益深恐懼。我君臣上下惟當交相咨儆，痛戒因循，實事實心，修明政治，即各省籌集各款，當思民膏民脂，來處不易，務宜撙節愛養，留其有餘。地方所行新政，如練兵、興學、巡警、工藝諸務，原爲教養保衛而設，自不應視爲緩圖，但必以百姓之財，皆爲百姓之用，不得漫無稽覈，濫費虛糜。至濱海沿江，鹽梟會匪，時有蠢動，擾害閭閻，尤爲斯民之害，務當隨時嚴查重懲，以安良善，並責成該將軍、督撫振厲官方，整飭吏治，體念時艱，共培元氣，庶幾感召天和，用副朝廷不忘修省之至意。

戊子，外務部奏，續擬調用人員辦法，並設立儲才館以專責成，擬具章程二十五條。又奏，譯學館畢業學生，酌派出洋，分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各學，以備辦理交涉。均依議行。

庚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釐定直隸常備軍年滿退伍試辦章程，並續備軍現行辦法，及營制餉章。下練兵處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一　五月辛丑，商部奏，請頒發蘇省商辦鐵路關防。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六〇　丁未，御史王步瀛奏，考察政治，請豫籌辦法，以免窒礙。下所司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一　己酉，外務部、商部、户部奏，竊商部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具奏重訂鐵路章程繕單呈覽一摺，奉旨，依議，欽此。通行欽遵在案。查原章第四條內開，公司買地，應由地方官估定公平價值，毋許高擡，應完地租，由公司按年認繳，不得拖欠等語。是鐵路佔地納税，早已載明定章，現在各省路務先後開辦，縱横綿亘，佔地日多，此項地税，應再切實申明，俾有遵守。凡各省官紳承辦鐵路，所有佔用地畝，除官道官河向來本不納税應毋庸議外，其購買民間地畝，一經過割，糧隨地轉，即由各該州縣會同該處辦路官紳勘丈明確，仍照原額科則，歸入鐵路公司，即應繳納若干，務與原數相符，不至有虧正額。至借款官辦各路，其合同條款切實載明不納地税者，暫行免收，一俟合同年滿，應即照繳。嗣後官辦、商辦各路，均不得率行請免賦税，以重税課而符定章。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六一　壬申，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無綫電報爲西人新創之法，輕巧靈便，隨處可設，尤以意國人馬康尼所造機具，能達一百五十英里者爲最適用。現在北洋創議舉辦，延聘洋員承辦購置機器，挑選學生，先就海圻、海容等船安置妥貼，繼在南苑行營等處，建電房，設機器，現皆次第蔵事。下部知之。

丁丑，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擬定法政學堂章程規則。下所司知之。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商部奏，湖南商董請將湘境路綫歸商籌辦，公舉總理，懇乞奏明立案一摺。鐵路係國家要政，仍應官督商辦，至所稱公舉總理各節，著張之洞查明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一　乙酉，商部奏，據湖南總商會衆董陳文瑋、周聲洋、陳家珍等聯名二十六人呈稱，粵漢鐵路自美約廢棄，收回路權，歸湘、粵、鄂三省分辦。粵省紳商合力，鄂由官局湊資，聞皆次第訂議，刻期興辦。惟湘僅恃米捐鹽釐，入款有限，以致開辦無期，商董等爲湘商代表，不容遲疑觀望，然路長費鉅，自以籌款爲先，爰於四月間提議歸商承辦。擬集股款二千萬元，設立商辦湖南全省鐵路有限公司，由發起諸人公同認股二百萬元，以爲辦路基礎。當時與議者千餘人，衆口贊成，歡聲雷動，良以正名商辦，則障礙全消，人無疑慮。此湘境鐵路經商董等提議，湘商踴躍之實在情形也。惟造端宏大，非有全省紳商所信服者，不足以膺茲鉅任。查有順天府府尹袁樹勛，廉明公正，衆望素孚，擬公舉爲鐵路總理，統籌全局，必能措理裕如；又前江西按察使余肇康，才識兼優，熱心時政；在籍候選道張祖彭，才長心細，洞悉商情，於鐵路亦曾研究，擬公

懇酌定派爲協理，俾得共襄厥事。查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均邀奏明商辦，並派大員主持，先後奉旨允准在案。湘省事同一律，擬援案請歸商辦，以維路政而順商情。其勘路、定綫、購地、興工、用人、理財各事宜，恭候奏定總協理公同妥訂詳細章程，再行呈部核奪等語。臣等伏查粵漢路綫，爲湘、粵、鄂三省命脈所關，湖廣督臣張之洞老成勝算，體國公忠，俯順三省之輿情，堅持廢約，卒能收回自辦。現在粵境既商籌商辦，集股頗稱踴躍，業經兩廣督臣岑春煊奏奉俞允在案，湘路自應迅速興辦，以期銜接。既據該商董等請歸商辦，公舉總協理，懇乞代奏前來，臣等未敢壅於上聞，謹恭摺具陳。得旨，湘路著官督商辦，所舉總協理，著張之洞查明辦理。

《德宗實録》卷五六二　七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關道擅改定章，用心叵測各摺片。據稱前湖南岳常澧道韓慶雲辦理常關，有准挂洋旗並仿上海會審章程兩條，恐貽後患；並不顧城隄，以善卷村爲商埠；且有在三官殿一帶開埠之示，請飭查辦等語。自開商埠，自應妥定章程，不得稍有流弊。兹據所陳各節，該道辦理殊屬荒謬，著張之洞、龐鴻書切實查明，妥籌辦理，據實具奏，並著外務部知道。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條陳各摺件，著派醇親王載灃、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大學士暨北洋大臣袁世凱，公同閱看，請旨辦理。

戊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内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强者，實由于實行憲法，取决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覈，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别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定，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豫備立憲基礎。著内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察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己酉，諭内閣：昨已有旨宣示，急爲立憲之豫備，飭令先行釐定官制，事關重要，必當酌古準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參列邦規制之善，折衷至當，纖悉無遺，庶幾推行盡利。著派載澤、世續、那桐、榮慶、載振、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庠、壽耆、袁世凱公同編纂。該大臣等務當共矢公忠，屏除成見，悉心妥訂。並著端方、張之洞、升允、錫良、周馥、岑春煊選派司道大員，來京隨同參議，並著派慶親王奕劻、孫家鼐、瞿鴻禨總司覈定，候旨遵行，以昭鄭重。

《德宗實録》卷五六三　八月丁卯，諭内閣：自鴉片煙弛禁以來，流毒幾徧中國，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年來日形貧弱，實由於此，言之可爲痛恨。今朝廷銳意圖强，亟應申儆國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净盡。其應如何分别嚴禁吸食，並禁種罌粟之處，著政務處妥議章程具奏。尋奏，遵議禁煙辦法十一條：一、限種罌粟，二、分給牌照，三、勒限減吸，四、禁止煙館，五、清查煙店，六、官製方藥，七、准設戒煙會，八、責成官紳督率，九、嚴禁官員吸食，十、商禁洋藥進口，十一、分飭張貼告示。從之。

丁丑，御史劉汝驥奏，大權不可旁落，總理大臣不可輕設。均下考察政治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二　己卯，學部奏，臣部於本年四月奏准考驗游學畢業生，自本年始，每年八月舉行一次，業由臣部遵行各省，並經奏請欽派大臣會同考試在案。現據各省咨送應考學生陸續到京，亟應議定考驗章程，以憑辦理。查上年考驗游學畢業生辦法，因其時科舉未停，學部未設，援照鄉會試覆試之例，奏請在保和殿考試，本係一時權宜之計。現在科舉既已停罷，又值朝廷綜核名實，振興百度之時，自應妥議章程，悉心考驗。臣等詳考外國制度，大都學成試驗，與入官試驗分爲兩事，而條理實相貫通。故當其就學，初未嘗有得官之心，及其入官，亦未聞有不學之士。教育之所由精進，政治之所由修明，胥基於此。臣部此次考驗游學畢業生，即各國學成試驗之意。擬酌照奏定分科大學畢

業及高等畢業章程，由臣等會同欽派大臣，按照所習學科，分門考試，務求詳密。試畢，酌擬等第，帶領引見，恭候欽定，分別給與進士、舉人等出身。俾人人皆知其隆重，仍將某科字樣加於進士等名目之上，以爲表識而咨獎勸。京外衙門可就所分之科，分別調用，加以試驗，奏請録用實官，庶幾循名責實，各盡所長，用副朝廷因才器使之至意。得旨，如所議行。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一、考試分兩場，第一場就各畢業生文憑所注學科，擇要命題考驗；第二場試中國文、外國文。一、第一場每學科各命三題，作二題爲完卷；第二場試中國文一題、外國文一題，作一題爲完卷。一、考卷由襄校分閱，評記分數，再由學部大臣會同欽派大臣詳細覆校，分別最優等、優等、中等。一、畢業生考列最優等者，給予進士出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均由學部開單，帶領，引見，請旨。一、畢業生准給出身者，並加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准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習法科者，准稱法科進士、法科舉人；醫科、理科、工科、商科、農科仿此。

《德宗實録》卷五六三 丙戌，大學士孫家鼐奏，籌設學堂，經費不敷，教難普及，擬請於京師立一大學、一中學、一蒙學堂，以爲各省程式；各省照立三項學堂，以爲各州縣亦立三項學堂，以爲各鄉村程式。入堂肄業者，酌令出費，其不能出費者，令於私塾自修。將來選用人才，學堂、私塾歸於一律。惟選取之先，須由保薦，慎擇公正紳董，與以保薦之權。歲擇人品端正、學問優長者，薦之州縣官，州縣官試之，並加採訪，薦之於省；督撫提學試之，並加採訪，薦之京師；學部試之，並加採訪，然後因所長而用之。庶人人爭自濯磨，而才不可勝用。請飭學部酌覈施行。

内閣奏，中書殷濟條陳要政：一、行政經費宜豫爲籌定；一、請清查陋規，改定俸金，並酌予世禄；一、海軍宜從速建立；一、國債票宜推廣通行；一、服制宜分別更定；一、女服請參酌更定；一、學堂獎勵宜從速宣示；一、請實行强迫教育，並添設校外生；一、請添設宫廷警視及高等警察官；一、各省請添設警察使；一、商部司員宜兼習地質學；一、外務部及各省洋務局，宜添設同文館；一、各省督撫不得擅聘外人爲顧問官；一、各營操法口號宜歸一律；一、出使人員宜寬籌經費，嚴定賞罰；一、司法衙門宜嚴誣告及堅不吐實者之罪；一、仕途日雜，宜嚴定舉劾；一進出口税宜分别增減；一、各省幣制，應由户部鑄造，並嚴禁出口；一、權衡度量，宜歸一律；一、投票選舉之法，宜先造就議員資格；一、改官以後，應將原有官員，妥籌安置；一、改官以前，各衙門現存案卷，宜認真清查；一、秋操在邇，豫防流弊。下政務處知之。

己丑，御史趙炳麟奏，新編官制，流弊太多，擬請行政機關，仍歸各部；立法一權，無所歸屬，則以專衙言事，屬之御史，講官及四品以上京堂，使分任立法職務；其内閣軍機應請暫仍舊制。

庚寅，出使考察政治大臣禮部尚書戴鴻慈等奏，軍政重要，擬請擇要取法各國：一、軍事大政，應請皇上親御戎服，以振士氣；二、軍事行政，宜重加釐定機關；三、海軍制度，宜次第籌畫規復；四、徵兵之法，宜實行全國；五、軍事教育，宜明示方鍼；六、高等兵學，宜速成修習；七、貴胄子弟，宜出洋入伍；八、軍火器械，宜建廠自辦；九、戰時計畫，宜豫先籌備；十、軍人位置，宜優定章程。下練兵處知之。又奏，教育關繫重要，謹斟酌條陳，采他國之優長，資吾實行之方法。應請釐定教育行政之機關，以資行政；定學堂爲模範辦法，以端始基；明定教育趨向，以維萬法之本原；覈定學堂經費，豫爲普及之基礎；訂定學堂冠服，以壹民志；嚴定游學章程，以培真才。下學部知之。又奏，各國導民善法，擬請次第舉辦：曰圖書館，曰博物院，曰萬牲園，曰公園。下學部、巡警部知之。

壬辰，商部奏，中國工藝亟須提倡，擬訂獎給商勳章程八條，各按等級，給與頂戴。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六四 九月壬寅，學部奏，詳擬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分兩場考驗，所注學科及中外國文，由襄校手記分數，再由大臣覆校。最優等給予進士出身；優等、中等給舉人出身；加某學科字樣，由學部帶領引見，酌予實官。從之。

乙巳，署兩江總督周馥奏，上海通商日久，前經開築南市馬路，闢成華界，嗣復於新閘濱北地方，建橋築路，作爲北市商場。惟商力不逮，擬改歸官辦，與南市聯合一氣。下部知之。

甲寅，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宣示，爲立憲之豫備，飭令先行釐定官制，特派載澤等公同編纂，悉心妥訂；並派慶親王奕劻等總司覈定，候旨遵行。兹據該王大臣等將編纂原案，詳覈定擬，一併繕單具奏。披覽之餘，權衡裁擇，用特明白宣諭：仰惟列聖成憲昭垂，法良意美，設官分職，莫不因時制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自應變通盡利，其要旨惟在專責成，清積弊，求實事，去浮文，期於釐百工而熙庶績。軍機處爲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由内閣分設，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直承旨辦事，較爲

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復改。內閣、軍機處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直日，聽候召對。外務部、吏部均著仍舊。巡警爲民政之一端，著改爲民政部。户部著改爲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著以太常、光禄、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著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著改爲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爲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著併入商部，改爲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綫、郵政應設專司，著名爲郵傳部。理藩院著改爲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員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本糾察行政之官，職在指陳闕失，伸理冤滯，著改爲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著改爲給事中，與御史各員缺均暫如舊。其應行增設者，資政院爲博采羣言，審計院爲覈查經費，均著以次成立。其餘宗人府、内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内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著毋庸更改。原擬各部院等衙門職掌事宜，及員司各缺，仍著各該堂官自行覈議，悉心妥籌，會同軍機大臣奏明辦理。此次斟酌損益，原爲立憲始基，實行豫備，如有未盡合宜之處，仍著體察情形，隨時修改，循序漸進，以臻至善。總之，時局艱危，事機迫切，非定上下共守之法，不足以起衰頹；非通君民一體之情，不足以伸疾苦。所有新簡及原派各大臣，責無旁貸，惟當顧名思義，協力同心，盡去偏私，真任勞怨。務使志無不通，政無不舉，庶幾他日頒行憲法，成效可期。儻仍視爲具文，因循不振，則是上負朝廷，下負國民，不能爲爾等寬也。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此次裁缺之堂官，均著以原品食俸，聽候簡用；其裁缺衙門之實缺，候補司員，筆帖式，或由他衙門調用，或分别班次分發外省補用。著吏部即行妥議具奏。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此次釐定官制，據該王大臣等將部院各衙門詳覈定擬，業經分别降旨施行，其各直省官制，著仍陸續編訂，仍妥覈具奏。

乙卯，諭内閣：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學部、農工商部尚書、侍郎均毋庸更換外，吏部尚書仍著鹿傳霖補授，左侍郎著陳邦瑞調補，右侍郎著唐景崇調補；度支部尚書著溥頲補授，左侍郎著紹英補授，右侍郎仍著陳璧補授；禮部尚書仍著溥良補授，左侍郎著張亨嘉調補，右侍郎仍著景厚補授；陸軍部尚書著鐵良補授，左侍郎仍著壽勳補授，右侍郎著蔭昌補授；法部尚書著戴鴻慈補授，左侍郎仍著紹昌補授，右侍郎著張仁黼補授；郵傳部尚書著張百熙補授，左侍郎著唐紹儀補授，右侍郎著胡燏棻補授；理藩部尚書著壽耆補授，左侍郎著堃岫補授，右侍郎著恩順補授；都察院都御史仍著陸寶忠補授，副都御史仍著伊克坦、陳名侃補授。

又諭：溥頲未到任以前，度支部尚書著鐵良兼署。

又諭：蔭昌未到任以前，陸軍部右侍郎著王士珍署理。

又諭：外務部右侍郎著汪大燮補授，未到任以前著唐紹儀兼署。

又諭：嗣後大學士、尚書、侍郎均著毋庸兼管都統、副都統事務。

又諭：大理院正卿作爲正二品，著沈家本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暫署農工商部。

以裁缺户部右侍郎柯逢時爲廣西巡撫，未到任前命署廣西布政使張鳴岐暫行護理。

《德宗實録》卷五六五　十月乙丑，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粵漢鐵路交商接辦章程，送部查覈。下部知之。

戊辰，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懇恩開去各項兼差，以專責成而符新制。得旨，該督任事實心，辦理均尚妥協，現在改定官制，各專責成，著照所請，開去各項兼差。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陸軍部奏，各省應練新軍，請飭認真籌辦一摺。方今時局艱難，非練兵無以立國，疊經降旨飭令各省認真整頓，修明武備。現在專設陸軍部，所有各省軍隊，均歸該部統轄，應即督飭切實辦理。其各該省應練之兵，應籌之饟，如何擴張，如何儲備，以及裁汰緑營，興立學堂，皆不容緩。著該將軍、督撫等實力籌辦，不得稍涉因循，一俟新軍編練已有規模，即由該部奏請簡派大臣前往校閱，用副朝廷諄諄申警、整軍經武之至意。將此各諭令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六六　十一月戊申，諭内閣：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爲先，方今時局多艱，民生重困。本年兩廣、兩湖、江西、安徽等省屢告偏災，近日江蘇淮、徐、海一帶，被災尤重，疊經發帑諭令，妥籌賑撫。深宫惓懷民瘼，無時不軫切疾瘵。每念各直省情形，率皆元氣凋傷，生計窘蹙，哀我黎民，顛連窮困，豈可勝言。其不逞者，又或迫於飢寒，流爲盜賊，擾及鄉里，貽害善良，全在地方文武各官，平日加意綏撫，勤求疾苦，興養立教，禁暴詰奸，庶閭閻可期安堵。乃聞各省州縣，往往習於蒙蔽，疲玩因循，或吏胥苛虐而若罔聞知，或盜賊橫行而不爲懲辦。民轉以告匪爲懼，匪更以劫民爲生。愚氓無知，被其鼓惑，放票入

會，結黨日多，迨至釀成事端，不得不派兵圍勦。其甘心爲逆，執迷不悟者，固屬罪不容誅，而脅從之衆，伏匿山村，負嵎抗拒，難免波及無辜，玉石俱焚，言之亦殊可憫。近如山東曹州，匪徒肆掠，尚未擒除净盡；江西萍鄉，湖南醴陵、瀏陽等縣，匪黨披猖，節經江、贛、湘、鄂各軍合力勦捕，首要各犯均已拏獲正法，漸就敉平。惟起事之初，必非驟發，若地方官緝捕嚴明，防患未然，早爲撲滅，何至勢成燎原！各省伏莽尚多，皆當引爲前車之鑒。著責成該將軍、督撫等整飭吏治，嚴定考成，務令各該州縣及軍隊等官於平時必當周知民隱，剴切拊循，講求地利以厚其生，興辦巡警以除其害，遇有匪徒倡擾，立即查拏懲治，並隨時認真防範，豫遏亂萌。儻文武互相推諉，養癰貽患，縱匪殃民，即行據實嚴參，從重懲治；如或察吏不嚴，瞻徇情面，不爲糾發，一經查出，決不寬恕。

《德宗實録》卷五六七　庚申，諭内閣：軍機大臣會奏，議覆都察院官制一摺。科道職司糾察，關繫綦重，前經諭令軍機大臣等將如何慎加遴選，嚴定考成之處，會同妥議具奏。兹據奏稱保送章程及增減缺額各節，所擬尚屬周妥，即著依議行。嗣後保送御史，著各部院大臣於京官實缺五品以下至中書、外官實缺四品以下至州縣，各舉所知，將該員志行事蹟臚陳，切實保薦，不得以籠統之詞，漫爲推許。如或徇情濫保，定將原保大臣從重議處。該給事中、御史等即著照此次奏定章程，統司糾察。凡内外各衙門，如有用人不當，辦事不實，均准奏參。仍著該堂官等隨時查覈，不稱職者，據實甄劾。爾大小臣工，務當精白乃心，實事求是，用副朝廷集思廣益之至意。

《德宗實録》卷五六八　十二月戊寅，學部奏，派内閣侍讀梁慶桂赴美籌辦華僑興學事宜。又，派法政科舉人董鴻禕總理南洋各埠學務。從之。

丁亥，諭内閣：民政部奏，統籌禁煙事宜一摺。鴉片煙爲生民之害，前已有旨諭令各省定限嚴禁，兹據該部奏稱推行戒煙分會，將各省煙館按照新章一律封禁等語。著各該將軍、督撫督飭所屬認真辦理。惟嚴禁吸食，尤必以禁種罌粟爲清源辦法。著責成各將軍、督撫務照定章遞年減種，限十年以内，將洋土藥盡絶根株，不得因循欺飾，用副朝廷保惠民生、力除沈痼至意。

光緒三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德宗實録》卷五六九　正月戊戌，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方今時局艱難，前經降旨，爲立憲之豫備，内外大小臣工，於一切政治，宜如何切實舉行，力圖振作。乃體察近日情形，仍不免敷衍因循，徇情見好，殊負朝廷惕厲憂勤之至意。兹特嚴申誥戒，嗣後内外諸臣，於辦事用人，務各力求實際，一秉大公，儻再不能痛改積習，破除情面，一經察出，定不姑寬。

《德宗實録》卷五七〇　二月丁卯，兩江總督端方等奏，籌建南洋大學，擬將貢院拆卸，改闢市場，以充建築及常年經費之用。下部議。

辛未，御史俾壽奏，學堂關繫綦重，亟宜汰冗存真，並廣立各項實業學堂，以資教養。得旨，著學部妥訂課程，認真辦理。

丁丑，署廣西巡撫張鳴岐奏，時危財竭，要政莫舉，若復嚴督各省急練新軍，恐外侮未來，内訌轉亟，請慎軍政以固國本。下部議。尋奏，詳覈各節，如廣派學生出洋，整頓陸軍學堂，興辦槍廠、拓牧馬廠、設呢革廠、次第興復海軍，均業由部分别籌議，奏明辦理。惟現在積弱之際，如必諸事完備，始行練兵，恐事變之來，不我能待。該撫所陳，固宜次第籌維，而各省應練之兵，尤須責成及早籌辦。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五　壬午，民政部奏，魏晉以來，始設民部，唐時改民爲户，相沿及今。現經總核官制王大臣奏改户部爲度支部掌財政，畫疆等項歸入臣部。則臣部新增之職掌，即《周禮》大司徒之職也。上年十二月十七日臣等會同軍機大臣奏定臣部官制内設疆理一司，以審議地方區數，核辦測繪圖志等項，實與大司徒所掌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又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之義符合。伏維各省地勢，今昔變遷不同，而新政推行，則府縣區域之增拆裁併者，亦所在多有，非有新繪之圖、新修之志，不足以資考證。臣部現正籌辦測繪學堂，冀以廣儲此項人才，爲將來測繪地圖之用。惟造就尚需時日，擬先調取京外邊腹各省原有之圖志，以爲參核編輯之資。其陸地形勢、河海流域、都圖村莊、商埠船塢等處，以及荒熟林牧等地，皆於疆域有重要之關繫，而邊陲界限，國境攸關，尤宜注意考求，方昭詳密。應請飭下各將軍、督撫大臣，就近詳考疆域，慎核界線，分别繪圖貼説，列表造册，隨時咨送臣部，以備查核。至於變通官制，增改郡縣，近日各疆臣參酌形勢，奏奉俞允者，時有所聞。嘗考漢晉之分郡國，皆司徒上之，臣部職司疆理，應有稽核記載之責，嗣後各疆臣如有奏改及新設府廳州縣者，應請飭下臣部核議，以昭鄭重土疆修

明治本之意。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七一　三月壬辰，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奏，要政待興，庫儲支絀，因時制宜，行用金幣，實有利無弊。下度支部議。尋奏，本位幣制，關繫重要，請飭廷臣會議。得旨，著内閣各部院會議具奏，並著直隸、兩江、湖廣、兩廣各總督，一併妥議奏聞。

戊戌，署吉林將軍達桂等奏，吉林、長春、哈爾濱等處，自開商埠，分設公司，招集華股，以備購地經始之需。下部知之。

己亥，諭内閣：東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應認真整頓，以除積弊而專責成。盛京將軍著改爲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隨時分駐三省行臺。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缺，以資治理。徐世昌著補授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並授爲欽差大臣。奉天巡撫著唐紹儀補授，朱家寶著署理吉林巡撫，段芝貴著賞給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該督等受兹重寄，務當悉心經畫，破除情面，任怨任勞，於一切應辦事宜，切實通籌，次第舉辦，用副委任，其應如何分設職司之處，即著該督等妥議具奏。

庚子，以大學士那桐兼署民政部尚書，外務部右丞朱寶奎爲郵傳部左侍郎。

壬寅，外務部奏，收回新奉添造吉長等鐵路，現與日本使臣議訂條款，會同畫押。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五　考察政治館奏，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御史趙炳麟奏設印刷官報局一片，奉旨考察政治館知道。欽此。查該御史奏稱朝廷立法行政，公諸國人，擬請參用東西各國官報體例，設立官報，以仰副七月十三日懿旨，使紳民明悉國政，爲豫備立憲基礎之意等語。竊維豫備立憲之基礎，必先造成國民之資格；欲造國民之資格，必自國民皆能明悉國政始。東西各國開化較遲，而進化獨速，其憲法成立，乃至上下一體，氣脈相通，莫不藉官報以爲行政之機關。是以風動令行，纖悉畢達。或謂英國民人政治智識最富，故其憲法程度最高，蓋收效於官報者非淺鮮也。中國風氣甫開，國民教育尚未普及，朝章國典，罕有講求，向行邸報，大抵例摺居多，而私家報紙，又往往摭拾無常，傳聞失實，甚或放言高論，熒惑是非。欲開民智而正民心，自非辦理官報不可。前政務處曾經奏明彙取中外文牘，編纂政要一書，祇因各處鈔送寥寥，未能編輯。今學部、農工商部暨南北洋、山東、陝西等處，已有官報刊行，惟僅關於一部一省之事，亟應兼綜條貫，彙集通國政治事宜，由館派員專辦一報，以歸納衆流，啓發羣治。即如該御史所奏，凡一切立法行政之上諭，及内外臣工摺件電奏，並咨牘章程等類，除軍機、外交祕密不宣外，所有軍機處發鈔暨各衙門隨時咨送事件，依類分門，悉心選録，取東西各官報敏速精確之意，先辦日報一種，一俟鈔送日多，流行寖廣，再行查照前次奏案，擇其尤要，編輯月報，一體印行，以期周備。通國官民從此傳觀研究，俾皆曉然於政令條教之本，無不與民休慼相關，自然智慮開通，共識負擔國家之義，忠愛激發，咸有服從法律之心，非特憲法日以修明，而鞏固邦基，要不外此。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七一　己酉，農工商部奏，各省商辦鐵路，所用材料，請照官辦免税。從之。

壬子，以四川總督岑春煊爲郵傳部尚書，裁缺盛京將軍趙爾巽爲四川總督。命直隸津海關道梁敦彦充出使美墨祕古國大臣。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吕海寰等，加税免釐一事，關繫緊要，現在各國商約尚未一律議定，時已數年，亟應趕緊商訂，俾加税免釐之舉，得早實行。著責成吕海寰、盛宣懷等，妥速籌議，以免久延。

甲寅，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慶親王奕劻著管理陸軍部事務，並責成整頓一切事宜，認真考察，隨時面奏。現在時事艱難，軍機處綜司庶政，所有各衙門事務，該王大臣皆應留心察覈。嗣後内外各衙門務當認真辦事，儻再因循敷衍，徇私偏執，定予一併嚴懲。

《德宗實録》卷五七二　四月乙丑，諭内閣：前據御史趙啟霖奏參新設疆臣，夤緣親貴一摺。當經派令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查具奏。兹據奏稱，派員前往天津詳細訪查，現據查明楊翠喜實爲王益孫即王錫瑛買作使女，現在家内服役，王竹林即王賢賓充商務局總辦，與段芝貴並無來往，實無措款十萬金之事。調查帳簿，亦無此款，均各取具親供甘結等語。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所關，並不詳加訪察，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汙蔑，實屬咎有應得。趙啟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丁卯，陸軍部奏，酌擬近畿軍隊移駐東三省。

又奏，前項軍隊，擬分别補編，以紓饟力。從之。

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各省留學畢業生回國，在五年義務期内者，他省及各部奏調，應繳還本省學費，以免偏枯。下部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大理院奏，司法權限，酌加釐訂，開單呈覽一摺。

著與法部會同妥議，和衷商辦，不准各執意見。尋奏，遵旨妥議部院權限。從之。

辛未，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請改良監獄，以資模範。謹陳辦法四條：一、改建新式；二、養成官吏；三、頒布規制；四、編輯統計。下部議。又奏，調查日本裁判監獄情形。下所司知之。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遵議東三省官制，擬各建行省公署，以總督爲長官，巡撫爲次官。設二廳，曰承宣，諮議，以左右參贊領之；設七司，曰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蒙務，以司使領之；另設督練處以擴軍政，提法使以理刑法。並擬督撫辦事要綱六條，其詳細及變通章程，隨時奏明辦理。從之。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袁世凱等，袁世凱、張之洞電奏，請派梁敦彦會同籌議津鎮鐵路事宜等語。著照所請，外務部知道。

命兩廣總督周馥開缺，另候簡用。以郵傳部尚書岑春煊爲兩廣總督。

丙戌，廣西巡撫張鳴岐奏，盧漢鐵路有失主權，且關繫財政，擬請試辦公債票，清償借款，收回自辦。下部議。尋奏，收贖京漢鐵路一事，關繫緊要，早已豫爲布置。惟專恃募借內債，恐無十分把握。現擬先行試辦公債一千萬圓，藉充贖路之用，其餘另行設法籌措，免誤要需。從之。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岑春煊奏，廣東財政艱難，力籌振興一摺。據稱籌借洋款，辦理地方興利要政等語。著照所請，仍會同度支部妥商，由粵自行籌還辦法。至所辦興利各事，著責成該督認真經理，任用各員，務當慎加選擇，隨時稽查，以期款不虛糜，得收實效，毋稍貽誤。

陸軍部奏，遵旨覆議本部官制，擬設兩廳十司、軍諮處五司、海軍處六司，並酌議現行辦法，隨時整頓。又奏，臺驛各站，請照舊歸併管理。又奏，本部漢員文官丁憂，請援照旗員及武職例辦理。並依議行。

己丑，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學堂風氣囂張，不守禮法，即冠服一端，率皆短衣、皮鞾，仿效西式。請制定冠服程式，以遏亂萌。得旨，所奏甚是，著學部會同禮部，將所擬學堂冠服章程，妥議具奏。尋奏，遵議學堂冠服章程，繕單呈覽。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七三　五月辛卯，大理院正卿張仁黼奏，請派部院大臣會訂法律。得旨，所有修訂法律，著法部、大理院會同詳覈，妥擬具奏。尋奏，議定辦法：一、主事政策，二、行事機關，三、議事方式。請明降諭旨，分飭遵辦。下部議。尋奏，所稱主事政策，兼用守成、統一、更新三主義，洵屬至當之論，允宜定爲準則，爲他日收回法權地步。至法律館應請仍歸獨立，與部院不相統屬，議事各節，亦應俟資政院議決時參酌辦理。從之。

癸巳，閩浙總督松壽奏，遵議民刑訴訟各法，有宜變通緩議者：一、堂訊廢刑；二、指控道路之人犯罪；三、公堂設立陪審員；四、職官命婦，皆可到堂供證；五、民事刑事，皆用律師辯護；六、改用差弁傳審，建築醫院治病。請飭分別酌覈，以免窒礙。下部議。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周馥電奏，撤銷鐵路公司權理等語。郵傳部知道。

乙未，雲貴總督丁振鐸奏，滇緬交界孟連等處，與英人定綫立碑，先後蒇事，請獎出力員弁。得旨，准其酌保數員，毋許冒濫。

丙申，學部奏，大學堂增設滿蒙文學，請添入欽定章程，以資遵守。從之。

丁酉，諭內閣：惲毓鼎奏參樞臣懷私挾詐，請予罷斥一摺。據稱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與。余肇康於刑律素未嫻習，因案降調未久，與該大臣兒女親家，託法部保授丞參等語。瞿鴻禨久任樞垣，應如何竭忠報稱，頻年屢被參劾，朝廷曲予寬容，猶復不知戒慎，所稱竊權結黨，保守禄位各節，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內，因案獲咎，爲時未久，雖經法部保授丞參，該大臣身任樞臣，並未據實奏陳，顯係有心迴護，實屬徇私溺職。法部左參議余肇康著即行革職，瞿鴻禨著開缺回籍，以示薄懲。

己亥，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慶親王奕劻奏，懇恩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一摺。軍機事務繁重，該親王當差有年，遇事悉心籌畫，諸臻妥善。現在時局多艱，該親王誼屬懿親，自應亟圖補救，不忍遽行引退，益當不辭勞怨，力任其難，所請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之處，著毋庸議。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吕海寰電悉，續議商約，即著盛宣懷在滬會商袁世凱、張之洞，妥速籌議。

《德宗實録》卷五七四　丁巳，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各直省官制，前經諭令總覈王大臣接續編訂，妥覈具奏。茲據慶親王奕劻等奏稱，各省按察使改爲提法使，並增設巡警、勸業道缺，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備道，及分設審判廳，增易佐治員各節，應即次第施行。著由東三省先行開辦，如實有與各省情形不同者，准由該督撫酌量變通，奏明請

旨。此外直隸、江蘇兩省風氣漸開，亦應擇地先爲試辦，俟著有成效，逐漸推廣。其餘各省，均由該督撫體察情形，分年分地，請旨辦理，統限十五年一律通行。至一切辦事權限，各項詳細章程，有應由各部及各衙門覈議者，著分別妥議，劃一辦法，奏定陸續頒行。其有未盡合宜之處，仍著隨時修改，以臻美善。當此改章伊始，舉凡用人行政，在在均關緊要，一有不慎，百弊叢滋。該督撫等務當督飭所屬，振刷精神，力求實際，毋尚虛文。總期上合政體，俯順輿情，朝野聯爲一氣，君民得以相安，以爲實行憲政之豫備。

戊午，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直省官制，已據王大臣議擬，飭行試辦矣。惟立憲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氣，去私秉公，共圖治理。自今以後，應如何切實豫備，乃不徒託空言，宜如何逐漸施行，乃能確有成效，亟應博訪周諮，集思廣益。凡有實知所以豫備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條舉以聞。除原許專摺奏事各員外，其餘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門、在外呈由各地方大吏，詳加甄覈，取其切實正大者，選録代奏，但不得摭拾陳言，亦無取繁文詞費，祇要切合時勢，實在可行者，逐一具陳，以便省覽而資採擇。總之，此事既官民各有責任，即官民均應講求，務使事事悉合憲法，以馴致富强，實有厚望焉。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端方等，各電悉，安徽黨匪滋事，巡撫恩銘突被戕害，殊堪駭惻。徐錫麟業已正法，所擒餘黨迅即訊明奏辦。並著端方等督飭派往各員及本省文武，妥爲布置，散脅擒渠，以銷後患而定人心。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

又諭：電寄沿江各省督撫，安徽黨匪滋事，巡撫被戕，殊甚駭異。沿江各省，匪徒素多，亟應嚴密防範。著各該督撫妥爲布置，勿任句結，以弭隱患而定人心。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礦務輟輸日多，請將前奏章程飭部早日嚴定，以杜滋蔓。下部議。尋奏，該督原擬章程，至爲周密，惟前訂部章，立法較嚴之處，遵行已久，自應查酌增改，免致紛歧。至交涉各條，係參酌商約訂定，自可按照辦理，謹覈明呈覽，候旨頒行。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七五　六月庚申，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患病漸深，若再戀棧誤公，内既負咎寸衷，外益難寬世論，懇恩賞假調理。得旨，該督向來辦事認真，兹據因病請假，殊深廑念。著賞假一箇月，安心調理，所有津鎮鐵路及重要交涉各事宜，仍著妥爲經理。

乙丑，度支部奏，外債貽患甚深，亟當豫爲裁制，以防危害。

辛未，辦理商約大臣吕海寰等奏，上海創設紅十字會，在事員紳請立案獎敘。得旨，著徐世昌查明具奏。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東三省興辦一切要政，自應寬籌款項，以資整頓。惟息借洋款，至二三千萬之多，關繫極巨，必須豫籌該省所興之利，確有把握，足以抵還，方免後患。該督等受恩深重，責任匪輕，務將興辦各要政，詳慎妥籌，陸續議借，隨時奏明辦理，毋稍大意。

癸酉，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近日學堂怪風惡俗，不忍覩聞。爲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爲世道計，尤不勝洪水猛獸之憂。謹於湖北省城設立存古學堂，以經、史、詞章、博覽四門爲主，而以普通科學輔之。庶經訓不墜，以保國粹而息亂源。下部知之。

又奏：新造省城模範監獄，詳定章程：一、地址，二、建造，三、設置，四、移禁，五、典獄，六、守衛，七、習藝，八、教養，九、經費，十、規則。俟開辦以後，察看情形，隨時修改。下所司知之。

授協辦大學士張之洞爲大學士，仍留湖廣總督任。命吏部尚書鹿傳霖協辦大學士。

丁丑，御史趙炳鹿奏，擬飭各省速設法政學堂，凡捐納、保舉各員，一律入堂學習，並飭吏部按照奏定治學館章程，添入道府兩班，俾内外認真考覈，以清仕途。原奏由督撫咨送，引見各節，均請毋庸置議。從之。

孫家鼐著授爲武英殿大學士，世續著授爲文淵閣大學士，那桐著授爲東閣大學士，張之洞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

戊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趕緊實行豫備立憲，謹陳管見十事：一、昭大信。請親詣太廟，昭告立憲。一、舉人才。請飭京外保薦，不拘官階，破格録用。一、振國勢。請重交涉，修武備，任胡惟德、陸徵祥等而勿用鳳山。一、融滿漢。臣工有意見較深者，請量予裁抑。一、行賞罰。新政迄無進步，其久無成績及徒託空言者，請分别懲處。一、明黨派。黨有公黨，如曾國藩之用同鄉同里是也，有私黨，如瞿鴻禨之汲引私人是也，請勿概加疑忌，使人心瓦解。一、建政府。立憲國制，皆使國務大臣代任君主之責，請採内閣合議制度，或併軍機、政務處爲一，以固基礎。一、設資政院。比年爭路爭礦，上書抗辯，時有所聞，請因

勢利導，設州縣議事會、省諮議局，遞升於資政院，以借羣力。一、辦地方自治。自治不侵官權，且選舉多數者，必非鄉里見擯之輩，請認真舉辦，行之十年，必有奇效。一、行普及教育。豫備立憲之期，全國臣民，當以振興學務爲第一事，公私財產，當以籌助學費爲第一宗，請詳查學齡兒童與人民財產之數，通盤合計，强迫立學。下會議政務處王大臣會議。

癸未，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求治之道，養民爲先，古人重府事修和，外國亦最尚實業。方今中國生齒日繁，庶而未富，生財大道，亟應講求。國家特設農工商部，綜理一切，乃數年以來，風氣尚未大開，則官吏提倡之力、勸導之方，有未至也。著各將軍、督撫，迅飭所屬，於應興各業，極力振興。凡有能辦農工商礦，或獨力經營，或集合公司，其確有成效者，即各從優獎勵。果有一廠一局，所用貨本數逾千萬，所用人工至數千名者，尤當破格優獎，即爵賞亦所不惜。應如何分別等差，該部即妥議具奏，並逐年如何增進，列表以聞，朝廷於大小官吏，亦以此課其殿最，予以勸懲。敢有怠玩因循，保護不力，定行嚴處，不稍寬貸。總期地無曠土，境無游民，馴致富强，有厚望焉。尋奏，遵議爵賞章程，暨酌改獎勵公司章程，並將歷年記事册表，咨送軍機處查覈。從之。

署河南提學使孔祥霖奏，學部奏定省學務官制清單及勸學所章程，均有酌設視學官一條。惟現在畢業人少，應由各省提學使慎選派充，並請嗣後添設佐治各員，除視學勸業，准用紳士外，其餘應一律迴避本府，以防流弊。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七六 七月壬辰，郵傳部奏，京漢鐵路與比公司借款籌辦，利權外溢，疊蒙垂詢清還洋款限期，謹擬儘明年十二月以前籌款收回。報聞。

農工商部奏，華商設立公司，製造鐵路材料，請予立案，並援案暫行免税。依議行。

甲午，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慶親王奕劻等奏，請改考察政治館專辦憲政，其會議政務事宜，歸併内閣辦理一摺。從前設立考察政治館，原爲辦理憲政一切編制法規、統計政要各事項，自應派員專司其事，以重責成。著即改爲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未設以前，暫由軍機處王大臣督飭。原派該館提調詳細調查編定，以期次第施行，所有軍機大臣、大學士、參預政務大臣會議事宜，著改由内閣辦理。

壬寅，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農工商部奏，南洋華僑商會成立，請派員考察獎勵一摺。南洋各埠，華僑居多，類以商業，自謀生聚。現在商會漸次成立，朝廷時深注念，甚爲嘉許。著派楊士琦前往各該埠考察情形，剴切宣布德意，優加撫慰。如有慨集鉅資回華振興大宗商務者，除從優予以爵賞外，定飭地方官妥爲保護，以重實業而惠僑民。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近來匪徒謀逆，往往假借革命名詞摇惑人心，奸狡情形，尤堪痛恨。雖隨時破獲，而地方已被其擾害，後患不可勝言。惟有破其詭謀，直揭其叛逆之罪，不使藉詞革命，巧爲煽誘。著各省督撫妥酌情形，處以鎮定，務須設法解散，勿任句串固結。凡屬不法之徒，尤當嚴密查拏。至獲犯應得罪名，叛逆即以叛逆論，盜匪即以盜匪論，俱各科各罪，隨時宣布，毋任信口妄供，致使遁而之他。果係著名首惡，或竟甘心從逆，仍予盡法懲治，弗稍輕縱。其被威脅勢迫及家屬之不知情者，均爲網開一面，概免株連，俾釋疑懼，咸與相安。似此以静制動，以寬制猛，庶可漸化人心之不靖，潛消逆迹於無形。該督撫等其各悉心籌畫，加意防維，總不使奸民有詞可藉，亂黨有機可乘，稍紓朝廷宵旰之憂，即默造天下臣民之福。將此各諭令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〇八 端方奏，上海推廣巡警辦法四端：一、建造總局，一、分設學堂，一、擴充區局，一、添練馬巡。估計開辦經費需銀八萬兩，擬於江海關税項下動支。下所司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七六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袁世凱，有面詢事件，著來京陛見。

裁缺御史俾壽奏，請明定報律，以息邪説而重關防。得旨，民政部速定報律，奏明辦理。

兩江總督端方奏，遵擬化除滿漢畛域辦法四條：一、旗人悉令就原住地方，如軍籍例編爲旗籍，與漢人一律歸地方官管理；一、旗丁分年裁撤，發給十年錢糧，使自謀生理；一、移駐京旗，屯墾東三省曠地；一、旗籍臣僚，宜一律報效廉俸，以補助移屯經費。下會議政務處議。

丙午，軍機處代奏，章京鮑心增條陳：一、護惜三綱；一、振興吏治；一、推廣言路；一、政務處設議員；一、賞罰伸大權；一、人才豫甄擇；一、均禄懲貪；一、節省財用；一、新政推行有序；一、部議慎重考覈；一、審察外情；一、不忘國恥。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所陳各節，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該員於憲政本原，未能深悉，應毋庸議。從之。

丁未，兩江總督端方奏，帝國憲法，與皇室典範相輔爲用，請飭編定頒布，以維國本而遏亂萌。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庚戌，陸軍部奏，擬定派駐外國使署武官章程十八條，應守規則九條，辦事章程四條。又奏擬定陸軍三十六鎮，按省分配，限年編練章程。除近畿四鎮、直隸兩鎮業經編定，江蘇、湖北各兩鎮，山東、山西、陝西、新疆各一鎮，四川三鎮限三年，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熱河各一鎮限四年，廣東、雲南、甘肅各兩鎮，廣西、貴州各一鎮限五年，浙江、福建、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限二年。一律編練足額。均從之。

辛亥，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天津試辦地方自治，擬定章程。下部知之。

丙辰，命外務部尚書吕海寰開缺，充會辦税務大臣。以直隸總督袁世凱爲外務部尚書。命大學士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爲軍機大臣。

丁巳，諭内閣：袁世凱奏請收回成命一摺。現在時事多艱，該尚書向來辦事認真，不辭勞怨，自應勉爲其難，所請收回成命，著毋庸議，勿再固辭。

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奏，遵擬化除滿漢畛域辦法，請次第蠲除兵籍，分期酌籌生計，酌改滿臣稱謂及升途，以歸一律。下會議政務處議。

以山東巡撫楊士驤署直隸總督，山東布政使吴廷斌署山東巡撫，調四川總督趙爾巽爲湖廣總督，以江蘇巡撫陳夔龍爲四川總督，調浙江巡撫張曾敭爲江蘇巡撫，以陝西布政使馮汝騤爲浙江巡撫，未到任前，以浙江布政使信勤暫署。

戊午，安徽巡撫馮煦奏，遵擬化除滿漢畛域，惟當以覈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邦本之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不分滿漢，用之不疑；有誤國殃民之臣，不分滿漢，刑之無赦。如是則畛域不期化而自化；否則民之利病不加體察，民之好惡或相背馳，雖日言化除滿漢，而革命黨之急激如故也。下會議政務處議。

《德宗實録》卷五七七　八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所有近支王公，自親王至奉恩將軍，年届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有願出洋游學者，著報名由宗人府彙奏，聽候點派，俟三年期滿回國，試驗果有心得，定當破格録用。儻竟毫無成就，亦必量予懲戒不貸。

修訂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奏，酌擬法院編制法，凡十五章一百四十條。下憲政編查館知之。又奏，遵擬化除滿漢畛域，請嗣後旗人犯遣軍流徒各罪，照民人一體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删除，以照統一。下會議政務處議。

御史石長信奏，都察院官制簡略，請復六科舊制，及變通升階。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各部行科公事，均由給事中統司糾察，自不必循按部分科之舊。至都察院升轉官缺，甫經變通釐訂，似未便再議增改。從之。

命外務部右侍郎汪大燮充出使英國考察憲政大臣，學部右侍郎達壽充出使日本國考察憲政大臣，郵傳部右侍郎于式枚充出使德國考察憲政大臣。

丙寅，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遵旨覈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於現在民情風俗，尚多扞格，逐條附列按語，俾臻妥善，並請先編各項法律，再將民事、刑事訴訟法妥議。又奏，現行律内虚擬死罪之戲殺、誤殺、擅殺三項，改爲流徒，原爲省併繁文起見，然於情法轉不得其平，請改流徒後，仍留絞罪之名，於習藝時分別標識於衣上，使知所警，工作年限，亦酌量加增。均下部議。

壬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實爲行政之本。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著派溥倫、孫家鼐充該院總裁，所有詳細院章，由該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妥慎擬訂，請旨施行。

《德宗實録》卷五七八　丙子，以拏獲句匪謀逆，浙江紹興大通體育會女教員秋瑾正法。予督隊搜捕之已革廣東副將沈棋山，銷去永不敘用字樣。疊獲首要之干總黄福星等三員，獎敘有差。

庚辰，陸軍部奏，建設軍官學堂變通北洋原定章程，選京外成軍各鎮之軍官學識兼優者，入學肄業。從之。

己卯，諭内閣：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從前各省分設駐防，原爲綏靖疆域起見，迨承平既久，習爲游惰，坐耗口糧，而生齒滋繁，衣食艱窘，徒恃累代豢養之恩，不習四民謀生之業，亟應另籌生計，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撫會同各將軍、都統等查明駐防旗丁數目，先儘該駐防原有馬廠、莊田各産業，妥擬章程，分劃區域，計口授地，責令耕種。其本無馬廠、莊田，暨有廠田而不敷安插者，飭令各地方官於駐防附近州縣，俟農隙時，各以時價分購地畝，每年約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數分之一，授給領種，逐漸推擴，世世執業，嚴禁典售，即以所授田畝之數，爲裁撤口糧之準，裁停之饟，另款存儲，聽候撥用。該旗丁歸農以後，所有丁糧詞訟，統歸有司治理，一切與齊民無異。至田畝之腴瘠，價值之低昂，各省互有不同，但以足敷贍養爲度。一面仍將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勒限認真分别籌辦，

以廣旗丁謀生之計。其授田之始，應需廬舍隄堰，暨農具牛種等項，並開辦實業各經費，准由裁停存餉內，覈實奏請，酌量協濟，並著各將軍、督撫等破除情面，實力奉行，不得任聽協參佐領各員，挾持私見，阻撓大計。先由度支部迅籌實在的款，以備撥發，勿稍諉誤，期於化除畛域，共作國民，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

壬午，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豫備立憲，原以君主立憲爲吾國政體所最宜，薄海臣民，咸當確切辨明，免涉誤會；內外百官，俱有長民之責，尤須認真講明，以示趣向。著在京各部院，在外各督撫，迅即將君主立憲國政體，博考各國成案，慎選名人論說，督率所屬各員，分班切實研究，務期宗旨純正，事理明通，其有力學精思，貫通治術，有裨時用者，該管長官據實保薦，聽候擢用，其不能切實研究，於治理毫無體會者，亦應隨時董戒，俾各勉爲通才，共濟時艱。儻或誤入歧途，倡爲謬說，淆亂國是，必須嚴查禁止，以杜流弊而端治源。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上年降旨宣布憲政，業經明白申諭，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朝廷廑懷憲政，盼望至殷，近已降旨先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顧議院言論之得失，全視議員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則民智何由啟發；非地方自治，則人才無從歷練。至教育宗旨，必以忠君、愛國、屏除邪說爲歸；自治法規，必以選舉賢能，力謀公益爲主。著學部通籌普及善法，編輯精要課本，以便通行；並著民政部妥擬自治章程，請旨飭下各省督撫擇地依次試辦，並由該部隨時切實稽查，立爲考成，勿任空文塞責。務使議員資格日進高明，庶議院早日成立，憲政可期實行，有厚望焉。

諭軍機大臣等：據廣州副都統李國杰電奏，各省駐防旗丁，驟聞裁撤口糧，易致驚惶，請飭妥慎辦理等語。朝廷爲旗民廣籌生計，授地耕種，並籌辦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實屬仁至義盡。該將軍、督撫等果能會同認真經理，先籌地畝，妥爲安插，然後按照授地旗丁分數，徐爲裁撤口糧之計，並非操切從事。至分購民田，諭令按照時價，於駐防附近州縣，酌量購買，官民交易，務期平允，不至抑勒強迫。各該將軍、督撫等仍當懍遵前旨，實心實力，認真妥辦，一面剴切曉諭，宣布朝廷德意，務使旗民人等家喻户曉，盡釋疑懼，期副朝廷化除畛域之至意。

農工商部奏，直隸司道大員，設立洋灰公司，請予立案。報聞。

乙酉，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計總則十七章，分則三十六章，共三百八十七條。統計法系，約分法、德、英爲三派，日本則又折衷法、德暨唐、明、我朝刑律之間，風氣所趨，萬難守舊，蓋有悖於時局，鑒於國際，懲於教案，而不能不改者。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七九　九月辛卯，諭內閣：度量權衡，本有定式，而相沿既久，舊制寖違，各省自爲風氣，官私任便濫用，以致名實紛歧，耳目淆惑，官民出納，動滋弊端，通商交易，諸多窒礙，徒爲奸胥猾儈盤剥漁利之資，平民商賈均受其累，殊不足以彰信用而資法守。著農工商部會同度支部，限六箇月內考定度量權衡，劃一制度，詳擬推行章程，請旨裁定頒行，以便商業而利民生。

御史孫培元奏，考試東西洋留學生，請擇尤録用，以杜奔競而作人才。下部議。尋奏，此項限制辦法，應由憲政編查館體察情形，嚴定任官資格，奏明辦理。尋憲政編查館奏，覈定游學畢業生廷試録用章程，暨內外衙門調用章程。依議行。

癸巳，諭內閣：憲政編查館奏，請派修訂法律大員一摺。著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充修訂法律大臣，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奏明辦理。

辛丑，諭內閣：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並爲資政院儲材之階。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慎選公正明達官紳創辦其事，即由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作爲該局議員，斷不可使品行悖謬，營私武斷之人濫厠其間。凡地方應興應革事宜，議員公同集議，候本省大吏裁奪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該省督撫奏明辦理。將來資政院選舉議員，可由該局公推遞升，如資政院應需考查詢問等事，一面行文該省督撫轉飭，一面遴行該局具覆。該局有條議事件，准其一面稟知該省督撫，一面逕稟資政院查覈。其各府州縣議事會，一併豫爲籌畫，務期取材日宏，進步較速，庶與庶政公諸輿論之實相符，以副朝廷勤求治理之意。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外務部奏陳，蘇杭甬鐵路歷年商論情形，現與英公司磋議借款辦法一摺。外交首重大信，訂約權在朝廷。蘇杭甬一路，前經總理衙門允許英人承修，嗣復立有草約在案。三十一年間，商部據浙省紳士呈請自辦，曾飭盛宣懷等妥籌收回，原爲曲體輿情起見，乃磋商數年，迄無成議。而江浙所集股款，亦不敷尚鉅，勢難剋期竣工。英人疊次執言，自未可一味拒絶，盡

棄前議，致貽口實，另生枝節。現經外務部侍郎汪大燮等與英人議明，將借款暨造路分爲兩事，權自我操，較原議已多補救。著外務部即派員按此妥爲議定詳細章程，務期利我民商，慎防流弊，兼商令英公司仍許江浙紳商分購股票，用示體恤。其原有辦路人員，由郵傳部查明，分別奏派差務，以資熟手。並著兩江總督、浙江、江蘇巡撫督率籌辦，提撥借款，迅速造成，一面剴切開導該省紳士，務須仰體時艱，共維大局，勿得始終固執，强行爭持，以昭大信而全邦交。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〇　農工商部奏，本年八月十三日臣部會同外務部具奏核議礦務章程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原奏内稱，此項章程宣布施行日期，應俟奉旨允准後，由農工商部酌定，咨行各省查照辦理等語。現已將奏定章程刊印成書，頒發各省遵照。惟展轉佈告周知，頗需時日，且按照新章，各省應行預備事宜，均須在定期施行之前，次第布置周妥，届時方能一體遵行。臣等體查情形，擬請自本年八月十三奉旨之日起，限定六箇月，算至明年二月十三日，作爲宣布施行日期，届期即一切遵照新章辦理。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欽遵查照，並將應行籌備各事宜，遵章妥速辦理，務於奏定施行日期之前，先行報部查核，以重礦政。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〇　戊申，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時局危迫，美、日有謀我之新艦隊，英、俄等國有置我三等歸其保護之協約，挽回之法，莫急於嚴禁賄賂請託。自徐世昌授東三省總督，駐奉天日本領事荻原守一報其國政府，謂此輩以賄進，不足畏。世昌本袁世凱私人，又夤緣奕劻、載振父子，得此權位。楊士驤、陳夔龍等以貪邪而任兼圻，梁如浩、蔡紹基、劉燕翼等以行賄而任關道，綱紀蕩然。恐自是以後，人知有奕劻、袁世凱，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臣於若輩夙無嫌怨，實見外人勢力欺我大清國至此已極。奕劻、袁世凱貪私，負我大清國至此已極。但有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心，奕劻、袁世凱若仍怙惡不悛，臣隨時奏劾，以報天恩禍福不動其初心，强權或屈於清議。得旨，謝恩。摺件夾片奏事，已屬不合，且當此時局日棘，乃不察時勢之危迫，不諒任事之艱苦，輒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彈劾，尤屬非是。著傳旨申飭。

丙辰，諭内閣：【略】著憲政編查館會同吏部詳訂切實考驗外官章程。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將所屬地方候補選缺到省各人員，認真考驗，嚴定去留，並條列實蹟，咨吏部查覈，以清仕途而端治本。尋奏，遵擬切實考驗外官章程六條：一、變通考試舊制；一、分別學堂等第；一、考驗應條具實蹟；一、甄别須改定辦法；一、候補人員宜通行考試；一、出考上司應酌予議處。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八一　十月己未，直隸布政使增韞奏，推廣旗丁生計，藉實邊陲辦法四條：一、調查邊荒；一、籌貸墾田成本；一、籌設勸農銀行；一、設立管理大員。請飭覈議施行。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原奏各節，皆屬相因之事，清查資遣，擬責成駐防省分，經畫安插，擬責成招墾省分，毋庸另設大員管理。另奏請准旗丁出外謀生，暨退伍漢兵，同時安插，均請照准，以示體恤。從之。

乙丑，諭：電寄端方等，現在人心不靖，亂黨滋多，近因蘇杭甬鐵路一案，各處紳民紛争不已，難保無該黨匪布散謠言，從中煽惑，陽藉争路爲名，實則陰懷叵測。著端方等留心訪查，認真防範，儻或稍涉大意，致令暗相句結，滋生事端，定惟該督撫等是問。

又諭：電寄端方等，現因蘇杭甬鐵路添借英款一案，各處商民，頗懷疑懼，業由外務部電知江浙督撫、將軍等，剴切開導，並將原電呈覽，所敘疊次成案，及此次辦法，實係迫於萬不得已，外顧邦交，内保路權，舍此則無兩全之道。著兩江總督、江浙各巡撫、杭州將軍，按照部發原電，迅速多方勸諭，於民生樂利，必當極力維持，勿任輕信謠言，致吾民驚疑紛擾，以副朝廷曲體輿情，安靖大局之至意。

丁丑，署浙江巡撫信勤代奏，浙江紳士呈稱，遵旨自辦鐵路，不借外款。下部知之。

丁亥，法部奏，酌擬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先行試辦，再通行各省，以昭畫一。又奏，請將宗室覺羅民刑訴訟，仍歸大理院特别裁判，其步軍統領及各衙門奏交之案，暫由大理院審判。均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二　十一月庚寅，法部奏，各國審判制度，有檢察官以保衛原告，有辯護士以保衛被告，而又多設審級，使不服者得按級上訴。一獄之成，准予三審，故官司無偏縱之虞，而編氓受治安之益。然猶恐有決罰不如法者，復規定懲戒裁判法以議其後，用意至爲周密。第上訴案件，雖上級改易下級之判決，苟無枉法情弊，即使下級承審者有因解釋法律或執行職務所生之錯誤，從不加以懲罰，蓋所以保全審判官之名譽，而不予人以媒蘗也。現在京師各級審判廳業經成立，所有辯護士一項，尚無合格之人，應請毋庸置議。其餘辦法，皆係折衷東西各國之制，且臣部有監督之權，而死罪案件，大理院復有駁審之

責，立法已極周備。嗣後各級審判官果有貪贓枉法，及請託情事，故出入人罪者，自應照例論罪。其在上級復控之件有改易下級之處斷者，與平反冤獄不同，應請免其置議。至尋常因公錯誤之事，擬併仰懇天恩准援大理院開辦成案，暫予寬免六箇月公罪處分，以示體恤。一俟臣部詳定法官懲戒章程，再行奏明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二　辛卯，郵傳部奏，擬設交通銀行，挽回利權，官商合辦，股本銀五百萬兩，招募商股六成，由部認股四成，將輪路、電郵各局存款改由該行經理。酌擬章程三十六條，並派署右參議四川建昌道李經楚、山西道員周克昌等充銀行總協理。從之。

署直隸總督楊士驤奏，京津銅圓紛雜，銀價驟漲，遵章查禁，暫保市面，並請飭籌辦法，以維全局。得旨，著該衙門照章查禁，餘著度支部速議具奏。尋奏，嗣後應仍照定章，專禁二千枚以上大宗進口，以免別滋擾累。至各省私鑄盛行，請飭下各督撫再行申禁，從嚴懲辦，並設法查拏外洋私鑄入境，以清幣源。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八三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報律關繫緊要，前據民政部具奏，僅係報館暫行條規，所有應行編纂之報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會同妥訂，奏明辦理，毋再延緩。尋民政等部會訂報律草案，經憲政編查館覆定，釐爲四十五條，請通飭各省一體遵行。從之。

丁未，諭内閣：朕欽奉皇太后懿旨，上年曾經降旨豫備立憲，原以茲事體大，條文繁密，非可率爾舉行，必須上有完備之法度，下知應盡之義務，方可宣布憲法，定期施行。此時尚係豫備之際，歷次諭旨甚明，尤當視國民程度之高下以爲實行之遲速。我君臣上下，各宜切實研究，依次經營，以期憲政成立，共享樂利。惟各國君主立憲政體，率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而施行庶政，裁決輿論，仍自朝廷主之。民間集會，結社暨一切言論、著作，莫不有法律爲之範圍，各國從無以破壞綱紀、干犯名義爲立憲者。況中國從來敦崇禮讓，名分嚴謹，采列邦之法規，仍須存本國之禮教。朝廷豫備立憲，期望甚殷，乃近歲各省紳商士庶，其循分達禮者，固不乏人，其閒亦頗有浮躁蒙昧，不曉事體者，遇有内外政事，輒藉口立憲，相率干預，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訛傳訛，侵尋日久，深恐謬説蠭起，淆亂黑白，下陵上替，綱紀蕩然。憲政初基，因之阻礙；治安大局，轉滋擾攘。立憲更將無期，自强之機更復何望。蓋民情固不可不達，而民氣斷不可使囂。立憲國之臣民皆須尊崇秩序，保守平和，其開設議院，專爲採取輿論，而選舉議員之人與被舉議員之人，均有定格。召集議會及解散議會，均有定式。所議事件亦均立有明條，例章精密，權限分明，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參預。現在京師資政院、外省諮議局業經飭設，原爲立議院基礎。嗣後各省利病，均應由該省諮議局詳細討論，如確有見地，可呈請本省大吏，咨送資政院采擇覈辦，不得陵躐無序，紊亂政體，尤不得胥動浮言，妨害治安。除報律已飭法部、民政部妥速議訂外，著憲政編查館會同民政部並將關於政事、結社條規，斟酌中外，妥擬限制，迅速奏請頒行。儻有好事之徒，糾集煽惑，構釀鉅患，國法具在，斷難姑容，必宜從嚴禁辦。並著京外各衙門督飭所屬，懍遵此次諭旨，實力奉行。儻敢瞻徇故縱，養成禍患，該管衙門不得辭其責。

戊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興賢育才，采取前代學制，及東西各國成法，創設各等學堂。節經諭令學務大臣等詳擬章程，奏經覈定，降旨頒行，獎勵之途甚優，董戒之法亦甚備。如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及離經畔道，聯盟糾衆、立會、演説等事，均經懸爲厲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規矩，造就成材，所以勖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來，士習頗見澆漓，每不能專心力學，勉造通儒，動思踰越範圍，干預外事，或侮辱官師，或抗違教令，悖棄聖教，擅改課程，變易衣冠，武斷鄉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納，國家要政任意要求，動輒捏寫學堂全體空名，電達樞部，不考事理，肆口詆諆，以致無知愚民隨聲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爲世道人心之害。不獨中國前史，本朝法制，無此學風，即各國學堂亦無此等惡習。士爲四民之首，士風如此，則民俗之敝隨之，治理將不可問。欲挽頹風，非大加整頓不可。著學部通行京外有關學務各衙門，將學堂管理禁令定章，廣爲刊布，嚴切申明，並將考覈勸戒辦法前章有未備者，補行增訂，責令實力奉行。順天府尹、各省督撫及提學使，皆有教士之責，乃往往任其緬越，違道干譽，貌似姑息見好，實則戕賊人才。即如近來京外各學堂，糾衆生事，發電妄言者，紛紛皆是，然亦有數省學堂，從不出位妄爲者，是教法之善否即爲士習之優劣所由判，確有明徵。嗣後該府尹、督撫、提學使，務須於各學堂監督、提調、堂長、監學、教員等，慎選器使，督飭妥辦。總之以聖教爲宗，以藝能爲輔，以禮法爲範圍，以明倫愛國爲實效。若其始敢爲離經畔道之論，其究必終爲犯上作亂之人。蓋藝能不優，可以補習；智識不廣，可以觀摩。惟此根本一差，則無從挽救。故不率教必予屏除，以免敗羣之累；違法律

必加懲儆，以防履霜之漸。並著學部隨時選派視學官分往各處，認真考察，如有廢棄讀經講學功課，荒棄國文不習而教員不問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員不加懲革者，不惟學生立即屏斥懲罰，其教員、管理員一併重處，決不姑寬。儻該府尹、督撫、提學使等，仍敢漫不經心，視學務、士習爲緩圖，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之舉轉爲釀亂之階，除查明該學堂教員、管理員嚴懲外，恐該府尹、督撫、提學使及管學之將軍、都統等均不能當此重咎也。其各懍遵奉行，俾令各學堂敦品勵學，化行俗美，賢才衆多，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此旨即著管學各衙門暨大小各學堂一體恭録一通，懸挂堂上，凡學堂畢業生文憑均將此旨刊録於前，俾昭法守。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京師輦轂之下，近聞有聚衆開會演説等事，殊屬不成事體，流弊甚多。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一體嚴行查禁。

又諭：電寄張鳴岐，電悉，諒山邊界等處復有大股匪徒圍攻要隘，實屬異常悍頑，亟應嚴加防範。該撫所稱，備多力分，洵犯兵家大忌，應厚集遊擊之師，廣布偵探，扼要屯紮，遇有緊報，迅往策應，並責成各防守將領，竭力固守，儻有疏失，即按軍法從事。著外務部暨出使法國大臣，迅向駐京法使並法外部切實商辦，以清亂源。

《德宗實録》卷五八四　十二月丁卯，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議設東三省練兵處，彙陳試辦章程。如所請行。

督辦鐵路大臣大學士張之洞等奏，津鎮鐵路改爲津浦，借款興修，與英、德兩公司改定合同。依議行。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三　庚午，民政部、法部奏，報館之設，原以開通風氣提倡公論爲主，其言論所及，動與政治風俗相關。東西各國主持報務，大都爲政界知名之士，而政府亦復重視報紙，藉以覘衆意之所歸。惟是言論過於自由，則又不能無越檢踰閑之弊。故各國皆有新聞條例之設，用以維持正議，防制訛言，使輿論既有所發抒，而民聽亦無從淆惑，意至善也。中國報界萌芽伊始，京外各報漸次增設，其間議論公平、宗旨純正者，固自不乏。而發行既多，即不免是非雜出，若不詳定條規，申明約束，深恐啓發民智之樞機，或爲藉端牟利、惑世誣民者所波累，而正當之報紙轉不足取信於士民。臣部前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將報館暫定條規繕單具奏，當經聲明，報律現正會同改訂，一俟編纂就緒，即請奏定頒行等語。欽奉諭旨允准在案。查此項報律，先經原設商部擬具草案，由原設巡警部酌爲修改，共成四十六條。當以事關法律，非詳加討論不易通行，且以京外報館由洋商開設者十居六七，即華商所開各報，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間，若編訂報律而不預定施行之法，俾各館一體遵循，誠恐將來辦理紛歧，轉多窒礙。迭經咨商外務部體察情形，妥爲核覆。旋准覆稱，各項法律正在修訂之際，尚未悉臻完善，若將此項報律遽爲訂定，一時恐難通行，似應暫從緩議等因。用是審慎遲迴，未敢率行定議。嗣經中外臣工先後條陳催促，仰蒙訓示，飭令妥訂施行，臣等亦以報章流弊漸滋，不可不亟爲防範之計，故先將該律草案摘要刪繁，擬成暫行條規，奏明試辦。一面復調查各國通例，參照内地情形，就原案四十六條斟酌再三，稿成屢易，現經奉旨飭令迅速妥訂，毋再延緩，自應欽遵辦理。臣善耆、臣鴻慈於會議政務期間，面與外務部堂官悉心籌議，參考中西，務期寬嚴得中，放之皆準，以爲推行盡利之地，並經外務部將英使譯送香港新定報律各款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鈔送查閱。臣等查該律内稱無論何項人等，凡在香港境内刷印售賣，或分送各項報章書籍，及一切報告説帖，其宗旨在搖惑中國人心，釀成變亂，或使人民因此犯罪於中國者，得處二年以下之監禁，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等語。按諸現定各款，亦大略相仿，無甚參差，將來頒布施行，縱令有意外之交涉，亦可援引比照，以爲杜絶徇庇之計。節經反覆討論，意見相同，謹將改定草案四十二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擬請飭下憲政編查館照章考核，請旨欽定頒行，一體遵守，庶幾甲令所布，不致成爲具文，而一切邪説横議乃不禁而自止矣。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五　乙亥，御史徐定超奏，翰林院官制屢經廷臣議定，未便率爾更張，若徒增設官缺，而不爲之開出路、定課程，恐徒更虚名，無濟實用。除應仍舊制外，其學士以下，遇有内外缺出，請分别開單請簡，酌增祕書郎四缺爲從六品，京察以六員計額，並專辦講習館，由掌院學士擇成績最優者，每二年密保一次，備各部丞參之用，每次每部不得過二人。從之。

辛巳，以總司榷務宣力有年，賞總税務司赫德尚書銜，副總税務司裴式楷布政使銜。

光緒三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德宗實録》卷五八六　正月丁亥，命醇親王載灃爲軍機大臣。

乙未，兩江總督端方等奏，地方自治先就江甯省城設局籌辦，並於局內附設自治研究所、實地調查所，先從上元、江寧試辦，以次及於他屬。又奏，地方自治局內，附設諮議局，詳加研究，以爲議會之豫備。均下部知之。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近來紗布進口，日益增多，實爲漏卮之第一大宗，民間紡織，漸至失業，固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種植之不善，利源外溢，何所底止。查美洲等處棉花，種類精良，莖葉高大，花實肥碩，所出之絨，細韌而長，織成之布，滑澤柔輭，勝於內地所產數倍，皆由外國農業家於辨別種類，審度土性燥溼，考驗精詳，故能地產日精，商利日厚。中國棉花質性，較遜於外國，種植又不講求，南北各省間有數處所產較勝，而培植仍多鹵莽。是必須博求外國嘉種，采取培養良法，料美工精，自能廣行各省，保全利權。著農工商部詳細考查各國棉花種類、種植成法，分別采擇，編集圖說，並優定獎勵種植章程，頒行各省，由該省督撫等督率認真提倡，設法改良。其果能改良之棉花紗布，經過各關卡，應如何優加體恤，並著稅務處妥籌辦理，以資暢銷。該部未經頒章以前，著各省督撫先行體察該省情形，勸諭商民實力籌辦，或選擇官地試種，或集股設立公司，多方鼓舞。所屬地方官及紳商，如有切實創辦，早著成效，應令將所產棉花，送部查驗，准其奏請優獎。此乃興利急務，勿得視爲具文，致負朝廷振興農務、惠利民生之至意。

壬寅，度支部奏，擬定銀行則例四種，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普通銀行則例十五條，殖業銀行則例三十四條，儲蓄銀行則例十三條，呈請欽定。如所請行。

乙卯，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編定現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礎。下憲政編查館會法部議。尋奏，原章四項，均係循名責實之意，其刪除總目一節，即應照今律三十門分隸，釐正刑名一節，軍罪雖刪，仍應於死刑之次，增入遣罪，安置之次，增入流罪，以存其實。至節取新章及刪併例文，俱爲修例向章，應請照所擬辦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八七　二月庚申，外務部奏，蘇杭甬鐵路改蘇爲滬，刪除英文記帳兩層，先後與中英公司逐節磋商，不用本省押款，不須洋員查帳，訂立合同二十四條，尚無流弊。依議行。

又奏，商民承領部撥存款，路歸商辦，民情已釋疑懼。依議行。

調湖廣總督趙爾巽爲四川總督，四川總督陳夔龍爲湖廣總督。

乙丑，憲政編查館奏，擬訂結社、集會律三十五條，並擬現任職官親涖社會，研究政治學術，必須向本管長官陳明。依議行。

命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仍充會辦商約大臣，前赴上海妥協經理。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四　憲政編查館奏，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欽奉懿旨，憲政編查館會同民政部將關於政事結社條規斟酌中外，妥擬限制，迅速奏請頒行等因。欽此。嗣經御史趙炳麟片奏開會結社，未可一概禁止等語。奉旨，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臣等竊維結社集會，種類甚夥，除祕密結社潛謀不法者應行嚴禁外，其討論政學，研究事理，聯合羣策以成一體者，雖用意不同，所務各異，而但令宗旨無悖於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歐西立憲各國，國愈進步，人民羣治之力愈强，而結社集會之風，亦因之日盛，良以宇宙之事理無窮，一人之才智有限，獨營者常絀，而衆謀者易工。故自學術、藝事、宗教、實業、公益，善舉推而至於政治，無不可以稽合衆長，研求至理。經久設立，則爲結社；臨時講演，則爲集會。論其功用，實足以增進文化，裨益治理。然使漫無限制，則又不能無言嘖事雜之虞。是以各國既以人民結社、集會之自由，明定之於憲法，而又特設各種律令以範圍之。其中政治社會關係尤重，故國家之防範亦彌嚴。先事則有呈報，以杜患於未萌；臨事則有稽查，以應變於俄頃。上收兼聽並觀之益，而下杜囂張凌亂之風。立憲精義，實存於此。【略】臣等仰體聖謨，參酌中外，謹擬成結社、集會律三十五條，除各省會黨，顯干例禁，均屬祕密結社，仍照刑律嚴行懲辦外，其餘各種結社集會，凡與政治及公事無關者，皆可照常設立，毋庸呈報。其關係政治者，非呈報有案，不得設立；關係公事者，雖不必一一呈報，而官吏諭令呈報者，亦當遵照辦理。如果恪守本律，辦理合法，即不在禁止之列；若其宗旨不正，違犯規則，或有滋生事端、妨害風俗之虞者，均責成該管衙門認真稽察。輕則解散，重則罰懲，庶於提倡輿論之中，不失納民軌物之意。國家豫備立憲，必以是爲基礎矣。惟各直省情形不同，其稽查約束之方，如有應行酌量變通之處，由各該督撫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七　丁卯，會辦商約大臣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商辦漢冶萍煤鐵廠礦，宜擴充股本，合併公司。得旨，著責成盛宣懷加招華股，認真經理，以廣成效。

丙子，諭內閣：據外務部奏，籌議禁煙，與各國商定辦法，暨另籌抵補藥稅

各摺片。【略】著民政部、度支部迅即會訂稽覈章程，嚴定考成，請旨頒行。一面責成各督撫，按照政務處奏定成案，督飭所屬，切實舉行，並體察該省情形，將減種、減食實在辦法，先行奏聞。所有按年減少數目，每屆年終，彙奏一次。其藥稅指抵各款，由度支部另行籌補，以備應付。事關國勢强弱，民命壽夭，著內外臣工協力通籌，認真辦理，無論如何爲難，必期依限斷絶，毋得稍涉因循，致干重咎。尋民政部會奏，酌擬禁煙章程，並嚴定考成，繕單呈覽。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八 三月戊子，民政部奏，擬訂直省巡警道官制及分科辦事細則十五條。依議行。

壬辰，署直隸總督楊士驤奏，陸軍第四鎮訓練已滿三年，遵章籲請簡員校閱，以重戎政。得旨，著派慶昌會同楊士驤認真校閱。

癸巳，閩浙總督松壽奏，考試任用鄉官，請定畫一章程，並謹陳大要，曰定職務，籌經費，定期限。下憲政編查館議。尋奏，現民政部正在擬訂自治通則，各州縣之城鎮鄉皆得設立自治會，所有會員，均由本地選舉，與任用鄉官，爲法稍異，收效實同，該督所稱應毋庸置議。從之。

乙未，御史黄瑞麒奏，擬請京師由官設立女子師範學堂，以爲提倡，復飭各省提學使按照省城府城各設女子師範學堂一所，以爲振興女學之地。下部議行。

丙申，順天府奏，京華報館語多悖謬，擬請封禁，並將館主唐繼星監禁十年。如所請行。

丁酉，陸軍部奏，各省編成之鎮已屆三年，應行遵章校閱者，均應明定規條，以資遵守。擬定欽派大員校閱陸軍軍隊章程，釐爲校閱總則二十四條、校閱編制四條、校閱細則四條、校閱辦法十九條。又奏，各省旗新軍，擬由部奏請欽派大員校閱辦理，各省旗毋庸自行奏請，以一事權。均依議行。

己亥，會辦商約大臣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創辦漢冶萍廠礦公司，請籌的款，以充公股而開風氣。得旨，著照所請，股票及利息均著交農工商部。

庚子，郵傳部奏，謹擬江浙鐵路公司存款章程十四條。又奏，籌墊借款虧耗，已面商度支部，及電商江蘇、浙江巡撫分任籌墊，俟江、浙兩公司獲有餘利，儘數歸還。均依議行。

癸卯，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奏，籌辦京師自來水暨紡紗廠，調員董理，以資提倡。依議行。

乙巳，翰林院侍讀周爰諏奏，請飭各省督撫，凡種鴉片煙之地，限兩年一律禁絶。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五 壬子，農工商部奏，創辦京師自來水公司，擬招華股洋銀三百萬圓，並請飭下直隸總督每年籌撥官款銀十五萬，預存銀號爲保息之用。允之。

《德宗實録》卷五八八 癸丑，農工商部等會奏，考定度量權衡，折衷採取，定以一尊，宜設廠專賣而歸本於嚴束在官之人。徧設公估之局，以祛官商通弊，並詳擬推行章程四十條。下會議政務處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八九 四月己未，諭内閣，度支部奏，銀行存儲國民捐款，另籌辦法一摺。京師前辦國民捐款，原爲清償外債起見。現由該部銀行收存生息，在國民捐輸踴躍，具見急公好義之忱。惟統稽成數，清償外債，尚難豫期，所有存儲款項，自應另籌辦法，以維久遠。該部現經附設儲蓄銀行，著照所請，由該銀行通行曉諭，凡捐款之人，有願將原捐取回者，限期執持收照，將本息取出，有願改爲存款者，本息亦聽其隨時收取。該部即督飭該銀行認真經理，以昭信實。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錫良，電悉，該督布置防勦，尚有條理，仍著信賞必罰，激勵軍心，必須力遏兇鋒，迅圖克復。昨已有旨派龍濟光統兵赴援，並飭江南等省接濟軍火矣。

又諭：電寄錫良，滇邊股匪竄擾，官軍疊次失利，朝廷軫念南服，宵旰焦勞，所派援軍，到防尚需時日，而蒙自適當匪衝，情形岌岌。開化鎮總兵白金柱，戰功素著，深諳戎機，當能激發忠忱，力挽危局。著錫良在藩庫内提撥賞銀三萬兩，迅即委員解存前敵，專備該總兵犒賞之需。該總兵果能奮勇立功，遏阻賊氛，朝廷當予破格獎擢，以酬勳績，並著錫良先傳諭白金柱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九〇 庚辰，憲政編查館奏，考覈民政部擬定直省巡警官制，並分課辦事細則十五條，應如所奏，通行各省。惟酌爲改併原奏第二條、第八至第十條，以符體制，並益以第十一條之巡警學堂一項，以期養成警務人員。從之。

署直隸總督楊士驤奏，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開辦半年，漸著成效，請飭部立案。下學部知之。

《德宗實録》卷五九一 五月乙酉，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奏，整頓西藏，以練兵

爲急務。前部議由四川、廣東各撥銀十萬兩，請作爲常年經費，並懇飭寬籌的款，開辦各要政。得旨，著度支部速議籌撥。

又奏，開設印書局，並開辦陸軍小學堂速成科，使邊氓識字，兼明戰術。得旨，著認真籌辦，期收實效。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學部奏，請將中國舊律草案詳慎互校，斟酌修改刪併，以維倫紀而保治安一摺。著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按照所陳各節，再行詳慎斟酌，修改刪併，奏明辦理。

癸巳，農工商部會奏，擬訂直省勸業道職掌任用簡章十四條，俾創辦之初，有所遵守。依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九二 辛丑，御史趙炳麟奏，我朝財政之散，實由於財權之紛，各部經費各部自籌，各省經費各省自籌，度支部臣罔知其數，至州縣進款出款，本省督撫亦難詳稽，無異數千小國，各自爲計，蒙蔽侵耗，大抵皆是。請統一財權，整理國政。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所奏深合立憲國通例，自應酌量籌辦，擬請飭下各該督撫，先行查明出入各款，並將國稅、地方稅，分別覈定，咨明度支部會同臣處，彙擬切實可行章程，請旨頒行各省，分期照辦，至限年設立主計官一節，暫可毋庸置議。從之。

癸卯，農工商部會奏，請變通新定礦章及籌議畿輔農田水利辦法。均依議行。

郵傳部奏，籌畫擴充電政，費增利減，商力不支，擬歸官辦，以恤商艱。報聞。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六 己酉，度支部奏，本年二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外務部奏籌擬禁煙辦法，另籌抵補藥稅各摺片。著民政部、度支部迅即會訂稽核章程，其藥稅指抵各款，由度支部另行籌補等因，欽此。嗣於四月二十四日經臣部會議覆奏，業於摺內聲明，抵補藥稅，由臣部另籌奏明辦理等因，奉旨允准在案。現查藥稅指抵各款，以練兵經費及各省額款爲大宗。今實行禁煙，稅項日減，向時指抵各款，亟應另籌抵補，以備應付。雖印花稅一項，前經奏明辦理，現在甫議開辦，恐未必驟收成效。臣等日夜籌思，際此財力奇窘，苦無長策，必不得已，惟有酌加鹽價，尚可集成鉅款。議者謂東西各邦通例，凡爲國家必要之需，無不由國民共其擔荷，就鹽攤派，天下無不食鹽之人，即無不同盡義務之人。其説頗中肯綮。兹擬按照向來加價之數，酌中核議，無論何省，通行每斤暫加四文，實屬輕而易舉。倘各省實力疏銷，每年當可得銀四五百萬兩，以一半解部，抵補練兵經費，以一半劃歸産鹽銷鹽省分，勻撥濟用。雖於練兵經費及各省額款，未能全數抵補，亦可暫濟目前之急。如各省疏銷不力，以致舊日課釐等項或有短絀，即將應撥該省此次一半加價，先行提補課釐等項原額，有餘再撥給該省應用，其有委員等辦理不善激生事端者，即由該管督撫從嚴參辦。此次酌加鹽價，係爲抵補藥稅而設，各省務須一律遵行，不得彼此參差，致有畸輕畸重之弊。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電咨各省限於本年七月初一日通行照數加收，以濟要需。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九二 庚戌，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奏，時局日艱，請開設議會，以維國勢而固人心。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鐵路爲交通大政，利商賑災，運兵轉饟，以及開通風氣，振興實業，胥賴乎此。近年來各省官辦鐵路，皆能刻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紳商集股，請設各公司，奏辦有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著郵傳部遴委妥員，分往各路，確實勘查。各路工程，應分幾年造竣；公司股本，能否按年接濟。一面妥擬辦法，嚴定限期。儻所集股資不敷尚鉅，或各存意見，推諉誤工，以致未能依限完竣，即由該部會同該管督撫另籌辦理，並將該省所舉承辦人員差使，查照商部歷次奏案，分別撤銷，以期各路迅速造通，上裨國計，下厚民生。如再因循瞻顧，坐誤事機，定惟該部及該管督撫是問。其應行路律，並著該部速議具奏。

癸丑，湖廣總督陳夔龍奏，粵漢鐵路需款緊迫，紳民公議，請仿照二十八年因新案償款籌備鹽斤口捐成案，於湘省境內，行銷川淮粵鹽，每鹽一斤，一律加收口捐錢四文，以維路政。允之。

《德宗實録》卷五九三 六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端方，據電奏，江南財政，窘迫已極，擬請按鹽斤再加二文，以資接濟各節。著照所請，度支部知道。

丙辰，税務處奏，鐵路等公司免稅，擬略示限制，以重榷政而防流弊。得旨，鐵路免稅日多，自應略示限制，但此項免稅，或在合同，或業經奏准，亦須分別詳擬。著該處會同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詳細查明，妥議具奏。尋奏，遵查前項合同免稅，及有關交涉各案，業經税務處奏明照舊辦理。此次所列各案，略示限制，尚無妨礙，應仍照所請，自各該案奏准之日起，予限三年，暫准免稅，限滿再行稽徵。將來或因路綫過長，工程艱鉅，屆期容再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從之。

戊午，以創辦女學，慨捐鉅款，賞前直隸布政使增韞之母一品命婦他塔拉氏，妻二品命婦伊爾根覺羅氏，扁額曰啟淑垂型，曰興學承家。

庚申，學部奏，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擬令遵照奏定章程，切實辦理，並令各省法政學堂，劃一辦法。從之。

甲戌，諭內閣：陳啟泰奏，粵漢鐵路宜定統一辦法，懇遴派廉明大員，督辦路務一摺。粵漢幹路，關繫南北交通，最爲重要，前經張之洞收回自辦，極費經營，乃數年來，官紳商董，意見參差，迄無成效，長此因循，必至坐失大利，貽誤路政，自應簡派大員，統一事權，方可早日觀成。著派軍機大臣、大學士張之洞，兼充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會商郵傳部及三省督撫，督飭在事官紳商董，認真籌辦，所有路務大端，由該大臣通籌三省全局，體察情形，隨時主持裁定，務令各泯意見，聯絡一氣，以免曠日虛糜，致妨交通要政。

丙子，諭內閣：外務部奏，美國減收賠款，請遣使致謝一摺。美國與中國立約以來，邦交素篤，此次減收賠款，尤徵友誼敦睦，允宜遣使致謝，用酬嘉意。奉天巡撫唐紹儀著賞加尚書銜，派充專使大臣，前往美國致謝。

戊寅，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會奏，擬呈各省諮議局及議員選舉各章程一摺。諮議局爲采取輿論之所，並爲資政院豫儲議員之階。議院基礎，即肇於此，事體重大，亟宜詳慎釐定。茲據該王大臣擬呈各項章程，詳加披閱，尚屬周妥，均照所議辦理，即著各督撫迅速舉辦，實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內一律辦齊。【略】該王大臣所陳要義三端，甚爲中肯。如宣布開設議院年限一節，自是立憲國必有之義。但各國憲政，本難强同，要不外乎行政之權在官吏，建言之權在議員，而大經大法，上以之執行罔越，下以之遵奉弗違。中國立憲政體，前已降旨宣示，必須切實豫備，慎始圖終，方不至託空言而鮮實效。著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督同館院諳習法政人員，甄采列邦之良規，折衷本國之成憲，迅將君主憲法大綱，暨議院選舉各法，擇要編輯。並將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各事，分期擬議，臚列具奏呈覽。俟朝廷親裁後，當即將開設議院年限，欽定宣布，以立臣工進行之準則，而副吾民望治之殷懷，並使天下臣民，曉然於朝廷因時制宜、變法圖强之至意。

辛巳，諭內閣：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于式枚謝天下等語。朝廷豫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爲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豫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請。于式枚爲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擅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身爲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譸張爲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

《德宗實録》卷五九四　七月戊子，憲政編查館奏，考覈勸業道官制，並分科辦事細則十八條，以期法制統一。又奏，考覈州縣事實，分別最優等、優等、平等、次等以爲勸懲。均從之。

庚寅，御史張世培奏，都察院官制闕略，宜詳議增訂，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該院官制業經再三釐訂，上年御史石長信奏請改訂都察院官制，業經公同議覆，毋庸再議。現值豫備立憲，奏准中外官制，分年釐定，屆時通盤籌畫，併案辦理。從之。

辛卯，民政部奏，遵設統計處，並訂定章程表式，送憲政編查館覆覈後，頒發各省。從之。

甲午，兩廣總督張人駿奏，刑律草案，應改者數端，曰：正文義、明等差、重名教、尊國制、慎機務、維風俗。得旨，著修訂法律大臣暨法部彙同學部前奏，詳慎斟酌，另訂具奏。

出使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請改立憲政體，欽定憲法并進呈記録一册。又奏，憲政要目，分六類：一、日本憲法歷史，一、比較各國憲法，一、議院法，一、司法，一、行政，一、財政。又奏，國會年限無妨豫定，憲政豫備不可過遲。又奏，宜先立內閣，統一中央行政機關。均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庚子，諭內閣：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察，必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拏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八　癸卯，學部奏，查奏定學堂章程內開京師大學堂爲各省弁冕，規模建置當力求完善，以樹首善風聲，早收實效等語。現在京師大學預科學生，本年冬間即當畢業，自應遵章籌辦分科，以資深造。查分科大學列爲八科，經學、法政、文學、醫科、格致、農科、工科、商科，皆所以造就專門之人才，研究精深之學業，次第備舉，不可缺一。所有分科大學開辦經費及常年經

費，允宜指定的款，分年籌辦，以宏造就。明知財政困難，度支奇絀，應辦之新政待款方殷，水旱之偏災賑需尤亟，但念人才爲百事之根本，現在整飭吏治，籌議邊防，儲備外交，振興實業，若不養成以上各項人才，則雖日言變法，黽勉圖功，恐事事乏才，斷無成效。臣之洞與臣載澤等再三商酌，內顧物力之艱難，遠維樹人之大計，分科大學實難緩辦，雖東西各國大學規模宏廓，用費動至千百萬計，而就中國現在財力與部庫拮據情形，只宜撙節動用，徐圖推廣。擬懇天恩准由度支部撥給開辦經費二百萬兩，分爲四年撥給，每年五十萬兩，俾資應用。（仍）〔係〕分年籌撥，應付或不至爲難，而建築設備所需，更可以從容籌備，逐漸擴充，以仰副朝廷興學育才之至意。

又奏，大學分科明年必須設立，以備高等學生升入之地。按照奏定章程，大學應分設八科：一經學、二法政學、三文學、四醫學、五格致學、六農學、七工學、八商學，門目均屬緊要，缺一即不完備。查德勝門外校場地方，前經臣部奏蒙恩准撥爲分科大學之用，當經派員詳細勘估，圈築地基，繪具圖式，分建各科大學。該處地方廣闊，遠隔市廛，以之建造經、法、文、醫、格致、工、商等七科，均屬敷用。惟農科大學，應以附近林麓河渠之地爲宜，該處地勢高曠，林泉缺乏，不甚合用。臣部復經咨由步軍統領衙門派員履勘，查有阜成門外望海樓地方葦塘官地，約計十六七頃，南〔北〕甚狹，東西較長，若就其地勢，開濬溝渠，堪爲農事試驗場之用。附近民地，亦可設法購買，建築農科大學。惟該地段係歸奉宸苑收租，當經商明該管理王大臣堪以撥歸臣部應用。擬懇天恩，允准賞給臣部作爲開辦農科大學之用，出自鴻慈。

又奏，分科大學現擬開辦，茲當圖始之時，舉凡審定規制，建築堂舍，釐訂學科各事宜，極爲繁重，亟應派員出洋考察，以資參證。茲查有翰林院編修商衍瀛，學部專門司主事何炯時，均在大學堂辦理學務，條理秩然。擬即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大學制度，其一切建築設備事宜，亦即詳細調查，以期斟酌適宜，剋期開辦，往返日期，以兩箇月爲限，即由臣部發給川資，以利遄行。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九四　戊申，安徽巡撫馮煦奏，新刑律草案有宜斟酌者數端：中律向兼懲戒、報復、感化主義，今偏重感化，難以遽行，又專重人格，破家族主義，適足以敗壞人心；至中國女子名節最重，豈宜大潰其閑；若夫法律名詞，有似中非中、似西非西之日本文法，尤不可編諸法典，爲舞文者利用之資。下修訂法律大臣、法部議。

《德宗實録》卷五九五　八月甲寅，諭內閣：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會奏，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暨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一摺。【略】著該館院將此項清單附於此次所降諭旨之後，刊印謄黃，呈請蓋用御寶，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敬謹懸挂堂上，即責成內外臣工，遵照單開各節，依限舉辦。每屆六箇月，將籌辦成績，臚列奏聞，並諮報憲政編查館查覈。各部院領袖堂官、各省督撫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員應會同前任，將前任辦理情形，詳細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諉卸。【略】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爲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凡我臣民皆應淬厲精神，贊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藉端搆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惟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

《光緒朝東華録》二一九　辛酉，民政部奏，本年四月二十六日憲政編查館具奏，核訂直省巡警道官制並分課辦事細則一摺。奉旨允准，欽遵通行在案。查原奏清單內開各項，舉凡官員之任用、警務之得失，臣部皆有督率考核之權，而實行考核，自應嚴定勸懲，但非限以時日，課以事功，無以定責成而覘實效。臣部總攬全國內政，警察乃內政之一端，責任至重，關係至鉅，考查應益加嚴。京師警務繫各省之觀瞻，內外警廳爲臣部所直轄，自應通行考核，一律辦理。臣等悉心商訂，擬具考核巡警官吏章程九條，京師自巡警總廳廳丞以下、各省自巡警道以下，所有辦事成績，均由臣部定期核辦，分別殿最，請旨勸懲。其實係成績昭著或辦事不力者，亦即隨時奏明辦理。似此黜陟兼施，羣下咸知激勵，庶警務日有起色，新政藉以推行，期仰副朝廷實行整頓保護黎民致意。得旨，如所議行。

《德宗實録》卷五九五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進呈聯豫、趙爾豐咨送西藏僧番等稟呈各件均覽悉。國朝撫綏全藏，向從寬厚。近年來藏人與英人搆釁，情勢危急，朝廷不惜鉅帑，代爲賠償，又豐派大臣與英人議定約章，相安互市，其所以保全藏衆者，可謂至矣。此次簡派趙爾豐駐藏辦事，假以事權，厚集實力，歲糜鉅款，在所不吝，亦爲保護藏衆、杜絶窺伺起見。乃該藏衆聯名呈訴趙爾豐枉殺多命，毀寺掠財，情節甚重，措詞且多狂悖。趙爾豐是否辦事操切，致失全藏僧番之心；抑或有狡黠之徒，藉口指摘，希遂其要求之計，著馬亮按照所訴各節，摘要確查，詳細覆奏。至趙豐與藏衆仇隙甚深，將來入藏任事，

能否相安，並著馬亮體察情形，據實密陳。

庚辰，專使美國兼考察各國財政大臣唐紹儀奏，現訂商約，其最重者，曰修律，曰礦章，曰商標，曰畫一權衡，曰幣制，曰免釐加稅，擬請飭議施行，並速定幣制。下會議政務處速議。尋奏，除幣制經臣等擬議請旨遵行外，其餘五事，請飭下各部分別迅速辦理。從之。

《德宗實録》卷五九六　九月丙戌，諭：郵傳部奏，覆減電價、提補經費、以利交通一摺。電務前歸商辦，餘利甚鉅，現歸部辦，亦須妥爲籌畫，逐漸推廣，未可鋪張太過，致多虧累。且鐵路餘利，應備擴充路綫之需，界限必須分明，尤未可與電政牽混挪移，多生窒礙。著該部另行妥擬具奏。

癸巳，諭：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奕劻等會同資政院總裁溥倫等遵議劃一幣制一摺。幣制爲財政大綱，各國以金幣爲主，以銀銅各圓爲輔，規制精密，流通便利，但須累年經營，始克完備，皆非一蹴所能幾及。中國財政紊淆，幣制亟宜釐定，欲以實金爲本位，則鉅本難籌，若定虚金爲本位，則危險可慮。自應先將銀幣整齊畫一，然後穩慎籌措，徐圖進步，將來行用金幣，可望妥實無弊。兹據該王大臣奏稱，中國兩錢分釐，習用已久，實難廢改。從前財政處奏定銀幣重量，亦以兩計。著即定爲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又多鑄庫平五錢重之銀幣，以便行用；並附鑄減成之庫平一錢暨五分小銀圓，以資補助。其兩種銀幣，按九成八足銀鑄造，兩種小銀圓，按八成八足銀鑄造。此項銀兩，除與外國訂有約文，照舊覈算外，京外大小各衙門，庫款收發，悉歸一律，永不准再有補平、補色、傾鎔、火耗、平餘各名目。所有地方官及經收官吏，辦公經費、飯銀並管解川資，著該省督撫體察該省情形，詳擬辦法，咨明度支部彙覈釐定，應增應減，均須明白宣示，永絶胥吏影射侵漁之積弊。至各省市面，銀錢紛歧，成色糅雜，奸商市儈，藉以折扣盤剥，久爲商民行旅之害，並著度支部詳定章程，嚴申禁令，計期分年，務將通國銀幣，統歸畫一，不得稍有參差。銀幣尚未鑄造充足以前，各省舊有大小銀圓，准其與各種生銀，暫時照舊在市面行用。至舊日上庫寶銀，亦准暫照舊兑交，按年搭解銀幣，即將寶銀按年遞減，統由度支部隨時酌量情形，妥擬辦理。

甲辰，兩江總督端方奏，軍政大綱，懇請擇要施行：一、首頒徵兵詔令，以風勵天下；二、明定軍官出身，以昭激勸；三、歸併督練公所，以爲將來建置陸軍都督府之豫備；四、編定陸軍刑罰，並設立軍事裁判所，以保全軍人。下會議政務處議。

辛亥，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據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將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開單具奏，當經降旨，諄諭内外臣工，依期舉辦。查單開各衙門籌備事宜，係就與開設議院最關切近者而言，非謂未列單内之各衙門便可不受責成，逍遥事外。如外務部職在考查外事，作養使才；吏部職在變通選法，考覈任用；禮部職在修明禮教，移易風俗；陸軍部職在鞏固國防，振興軍勢；農工商部職在提倡實業，保守利權；郵傳部職在審度形勢，統籌交通；理藩部職在考查藩情，整飭邊務，皆與憲政息息相通，理應同時並進。即已入單内之民政部、度支部、學部、法部等衙門，尚多有未盡事宜，若顧此失彼，偏而不全，恐屆開設議院之期，規模未備，致滋紛擾。著各衙門統限六箇月内，按照該館院前奏格式，各就本管事宜，以九年應有辦法，分期臚列奏明，交憲政編查館會同覆覈，請旨遵行，以專責成而杜遷延。

《德宗實録》卷五九七　十月丙辰，諭内閣：前以粤漢鐵路最關重要，特派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爲督辦大臣。近詢該大學士籌辦鐵路情形，據稱該路事權紛歧，議論淆雜，諸多窒礙等語。該路交通，大有關繫，詎可長此延緩。嗣後該路籌款、用人、興利除弊各事宜，悉責成張之洞通籌全局，力任勞怨，嚴定期限，各就三省情形，分別妥定章程，因時制宜，主持定斷。郵傳部暨湖北、湖南、廣東各督撫，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所有各該省原派之總理、協理，均聽節制，在事官紳商董，儻有營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即著張之洞據實參辦。經此申諭後，該督辦大臣等務當協力趕辦，不准延緩，以期事權專一，免誤要工。

壬申，諭内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在宫内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

又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授爲攝政王。

癸酉，諭内閣：自去年入秋以來，朕躬不豫，當經諭令各省將軍、督撫，保薦良醫，旋據直隸、兩江、湖廣、江蘇、浙江各督撫，先後保送陳秉鈞、曹元恒、吕用賓、周景濤、杜鍾駿、施煥、張鵬年等來京診視。惟所服方藥，迄未見效，近復陰陽兩虧，標本兼病，胸滿胃逆，腰骸酸痛，飲食減少，轉動則氣壅痰喘，益以麻冷發熱等證，夜不能寐，精神困憊，實難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將軍、督撫，遴選精通醫學之人，無論有無官職，迅速保送來京，聽候傳診。如能奏效，當予

以不次之賞，其原保之將軍、督撫並一體加恩。

諭軍機大臣等：朝會大典，常朝班次，攝政王著在諸王之前。

上疾大漸，酉刻崩於瀛臺之涵元殿。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入承大統爲嗣皇帝。

又欽奉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曾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爲嗣。現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亦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並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又欽奉皇太后懿旨，現值時事多艱，嗣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著攝政王載灃爲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歲漸長，學業有成，再由嗣皇帝親裁政事。

奉大行皇帝遺詔曰：朕自沖齡踐阼，寅紹丕基，荷蒙皇太后幬育仁慈，恩勤教誨，垂簾聽政，宵旰憂勞。嗣奉懿旨，命朕親裁大政，欽承列聖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訓，日理萬幾，勤求上理，念時事之艱難，折衷中外之治法，輯和民教，廣設學堂，整頓軍政，振興工商，修訂法律，豫備立憲，期與薄海臣庶，共享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災，凡疆臣請賑請蠲，無不恩施立沛。本年順直、東三省、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省，先後被災，每念吾民滿目瘡痍，難安寢饋。朕躬氣血素弱，自去年秋閒不豫，醫治至今，而胸滿胃逆，腰痛骾輭，氣壅紘喘諸證，環生疊起，日以增劇，陰陽俱虧，以致彌留不起，豈非天乎！顧念神器至重，亟宜傳付得人，茲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聰明，必能仰慰慈懷，欽承付託，憂勤惕厲，永固邦基。爾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積習，恪遵前次諭旨，各按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庶幾九年以後，頒布立憲，克終朕未竟之志，在天之靈，藉稍慰焉。喪服仍依舊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甲戌，卯刻大殮畢，奉安梓宮於乾清宮。太皇太后疾大漸，未刻崩於儀鸞殿。申刻大殮畢，奉安梓宮於皇極殿。

清宣統帝部（起公元一九〇八年，迄公元一九一一年）

光緒三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宣統政紀》卷一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己卯，諭内閣：本月二十二日欽奉皇太后菩陀峪萬年吉地，今定爲菩陀峪定東陵，著傳知各衙門敬謹遵照繕寫。又諭：本月二十二日欽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軍國政事，均由監國攝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國政，黜陟賞罰，悉聽監國攝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應恪遵遺命，一體服從，懿親宗族，尤應憑守國法，矜式群僚。嗣後王公百官，儻有觀望玩違，暨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者，各情事，定即治以國法，斷不能優容姑息，以致敗壞紀綱。庶幾無負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庚辰，諭内閣：電寄端方等，朱家寶兩電奏均悉。安徽營兵叛亂，虜傷營官，撲攻省城，實屬異常兇悖，亟宜迅速撲滅。著朱家寶重懸賞格，激勵將士，奮力勦捕，務期全行殲除。就獲匪犯，所供黨夥，或另有外應，均須立即認真追究緝獲，不准含糊了事，並電知各處嚴密防範。太湖所遺援兵，即日可到，諒不難剋期肅清也。至沿江伏莽素多，人心浮動，並著端方、陳夔龍、岑春蓂、馮汝騤、朱家寶、陳啟泰、王士珍、程文炳會商妥籌，切實嚴防，相機設法，安定人心，勿得稍涉疏虞。儻各省再有乘隙煽亂情事，以致牽動大局，恐該督撫等難當此重咎也。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端方等，端方、朱家寶電奏安慶兵變，現經勦平，但孫汶有來華之説，難保非暗中主使。沿江沿海各省，恐有逆徒響應。請旨電飭各省，認真防備等語。昨據朱家寶電奏，業經降旨，飭沿江各省嚴加防範。國家新遭大故，逆匪正思乘隙蠢動。著各省督撫，嚴密設法，一體認真防範查拏，萬勿疏懈，貽誤地方。但仍須慎密鎮静，亦不得稍形張皇，致滋紛擾。

《宣統政紀》卷二 十一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近聞有海外逆黨，乘國家多難之際，妄思煽亂，肆意揑造謠言，其誣妄狂悖，直有使君臣上下所不忍聞者。復敢刊印函單，分致京外各衙署局所學堂，淆亂是非，多方簧鼓，居心尤屬險惡。著郵傳部迅電各處郵政局，認真揀查，遇有自外洋寄來漢文函件，字迹封式在五件以上，分致上項各處者，立即拆閱。儻語涉悖誕，即刻一律焚燬。其各埠外國郵信局社，亦由該處地方官婉商仿行，共保治安。並著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暨各督撫，隨時派員認真查訪，嚴禁傳送悖逆各函件。勿得稍涉疏漏，致擾大局。此旨由郵傳部寄電各省埠一體欽遵。

壬辰，諭内閣：朕纘承大統，登極禮成，追念前謨，彌深乾惕。仰維列聖相傳之治法，無非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凡先朝未竟之功，莫不敬謹繼述。本年八月初一日大行皇帝欽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嚴飭内外臣工，務在第九年内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届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頒布召集議員之詔各等諭，煌煌聖訓，薄海同欽。自朕以及大小臣工，均應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統八年爲限，理無反汗，期在必行。内外諸臣斷不准觀望遷延，貽誤事機，尚其激發忠義，淬厲精神，使憲政成立，朝野乂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靈，而鞏億萬年郅治之基，朕有厚望焉。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端方等，端方、朱家寶三次十二日電奏均悉，叛兵雖經被勦散匿，首犯尚未擒獲。著該督撫仍嚴飭地方文武，認真搜捕，務將首犯熊成基懲辦，並將同謀各犯一律殄除，以免死灰復然。皖省各營習氣甚深，正可乘此兵威，切實淘汰，嚴加整頓，庶期兵歸實用，饟無虚糜。

《宣統政紀》卷三 丙午，諭内閣：憲政編查館奏定逐年籌備事宜，關繫重要，將來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全視乎此。是以朕登極後，特申誥誡，期於迅速圖功，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兹據軍機處王大臣奏請設立變通旗制處，自應簡派大員，專司其事。著即派貝子溥倫、鎮國公載澤、大學士那桐、侍郎寶熙、熙彦、達壽總司變通旗制處，會同軍機處王大臣辦理。該大臣等務當即行開辦，毋稍遷延。其餘本年應行籌辦之事，各該衙門著一律按照單開各節，迅速舉辦，以副朕孜孜圖治，實事求是之至意。

丁未，諭内閣：津浦鐵路，前經張之洞、袁世凱、梁敦彦會奏，豫定將來官商合股辦法，迨至第十年後，國家清還借款之時，准令三省紳商自集成本，將此項股票撥與一半，任其收回，此項津浦鐵路即爲官商合辦之路。續據吕海寰奏，豫籌招股章程，因此路南端經由皖境，添入安徽一省，共爲四省。内開十年後官商合辦，無論何年不得退還商股，均經允准。兹復據吕海寰代奏四省津浦鐵路有限公司文稱，羣情疑畏，觀望不前等語。此路既定爲將來永遠官商合辦，自無將

商股退還之理，經此次明白宣諭後，該大臣務當勸導各省紳商，協力相濟，籌集路股，俾免贖路時稍有貽誤，以溥樂利而昭大信。

兩江總督端方奏，江甯省城擬設南洋第一次勸業會，官商合辦，以開風氣而勸農工。又奏，本年罌粟減種，並統稅短收情形。均下部知之。

戊申，諭內閣：朕入承大統，登極禮成，已敬謹恭上皇太后徽號，鉅典昭垂，允宜覃敷恩澤。惟思推恩之序，尤宜首重親賢。慶親王奕劻公忠體國，懋著賢勞，庚子以來，顧全大局，殫心輔弼，力任其難，厥功甚偉，應加優賞，用獎勳猷，加恩著以親王世襲罔替。王其敬承恩命，毋得固辭。

又諭：朕入承大統，登極禮成，已敬謹恭上皇太后徽號，鉅典昭垂，允宜覃敷恩澤。軍機大臣世續等忠清亮直，翊贊維勤，勞怨不辭，深堪嘉許。世續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賞用紫韁；張之洞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鹿傳霖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賞用紫韁；袁世凱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

庚戌，度支部奏：清理財政，要義有二，曰統一，曰分明。本此二義，於分年籌辦之初，而爲臣部職權所應及，與現在急當整理者有六：外債之借還，宜歸臣部經理；在京各衙門所籌款項，宜統歸臣部管理；各省官銀號，宜由臣部隨時稽覈；各省關涉財政之事，宜隨時咨部以便考覈；直省官制未改以前，各省藩司宜由部直接考覈；造報逾限，宜實行懲處。綜此六端，雖不足盡財政奧蘊，實爲九年中分年籌辦初基所託。明知辦理之難，不敢不竭力圖維，期以必行。下會議政務處速議。

《宣統政紀》卷四　十二月丁巳，諭內閣：陳夔龍奏，鄂境川漢鐵路與粵漢鐵路相輔爲用，請簡大臣兼充督辦一摺。前因粵漢鐵路關繫重要，特派大學士張之洞爲督辦大臣。鄂境川漢與粵漢兩路本屬相輔，自應聯爲一氣，方能妥速成功。著派張之洞兼爲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會商郵傳部、湖廣總督，督飭在事官紳認真籌款興辦。即責成張之洞力任勞怨，剔除弊端，嚴定期限，因時制宜，主持定斷。郵傳部暨湖廣總督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以一事權而重路政。

己未，外務部奏，莫啡鴉一物，近年進口日多，流毒日廣，業經照會各國駐京使臣提議，定期禁止販運。疊據照復，一律允從。茲擬定自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號，即中曆本年十二月初十日起，所有莫啡鴉及刺莫啡鴉之藥鍼，概行禁止運進中國各口，並聲明其爲醫藥所必需者，另照所擬辦法辦理。又，中國允許禁止中國鋪户製造莫啡鴉及藥鍼，各國亦允許禁止各國商民在中國境內製造莫啡鴉及藥鍼。以上所擬辦法，應即屆期施行禁令，除咨稅務處飭總稅務司，將海關應辦事宜妥籌辦理外，應請飭下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暨各省督撫，嚴行稽查，一律示禁，不准販運製造，以期永除民害。從之。

庚申，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籌畫旗人生計，創設吉林旗務處工廠，招集旗籍藝徒百六十名，延聘匠師，先分五科，曰革工、金工、織工、染工、紉工，教以藝術，畢業後優給出身，分別派往各處，轉相傳授。十年以後，必能普及全旗。惟創辦伊始，經費困難，謹陳籌款情形三則，懇准飭部立案，俾得及時開辦。下部知之。

壬戌，諭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

憲政編查館奏，遵設專科，考覈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酌擬章程六條：一、於憲政編查館內，設立專科，考覈九年限內議院未開以前京外各衙門各項應行籌備事宜，名曰考覈專科。一、設總辦一人，商承提調，管理本科事務；幫辦二人，協同總辦管理本科事務；正科員二人，副科員八人，分司本科各事務，所有奏咨、文牘，由總辦、幫辦挈同科員詳慎擬草，送由提調覈奪辦稿，呈本館王大臣覈定，分別奏咨施行；其館中編制、統計兩局長，擬均派兼專科會辦差使，以收聯合統一之效。一、九年籌辦事宜，欽遵懿旨，責成內外臣工，每屆六箇月，將籌辦成績，臚列奏聞，並諮報憲政編查館查覈，應自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爲第一屆，以後每年六月底暨十二月底各爲一屆限，每年二月內及八月內各具奏咨報一次，俟報到本館後，查覈所辦是否覈實，於每年四月內及十月內各分別殿最彙奏一次。一、本年應辦事宜，查有尚未籌辦奏報者，由館行文該管衙門，咨催一次，以後每年二月、八月查明是年應辦事宜，行文京外各衙門，豫行咨催一次，如屆限尚有未經奏報者，另行專案酌量分別奏咨催辦。一、京外各衙門，於應行籌備事宜，如有逾限不辦，或陽奉陰違，或有名無實，即由館指名據實奏參，如辦理稍有未協，由館分別奏咨，指令更正。一、以上各條外，如尚有未盡事宜，隨時酌定奏明辦理。依議行。

命外務部會辦大臣大學士那桐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丙寅，郵傳部奏，派員收回東清全路日俄電報。先與俄人商訂合同，所有鐵

路界外電報，皆歸還中國所有，認我主權。計綫路一千五百餘里，局所十餘處，給回收贖價十五萬圓。又與日本訂立合同，計收回綫路一千餘里，界外局所數十處，皆歸還中國，給回收贖價日金五萬圓，每年由日本貼補借綫費三千圓，其餘各條與俄約無甚出入。惟日本前有要求設立關東至煙臺水綫，亦飭令另訂合同，毋使牽混，俾免俄人藉口，並與我國利權尚無損害。下部知之。

《宣統政紀》卷五　辛未，諭内閣：前據憲政編查館奏，議覆度支部奏清理財政章程，當以財政關繫重大，不厭求詳，仍飭度支部妥酌具奏。兹據度支部奏稱，該館覆覆章程，增益條文益加周密，妥善可行等語。方今財政艱難，内外交困，必以廓清積弊，確定豫算爲先，全賴部臣、疆臣和衷共濟，各飭所屬，共矢公忠，按照所擬章程，實力奉行，認真辦理，用副朝廷慎重度支之至意。

戊寅，諭内閣：憲政編查館奏，覆議民政部奏城鄉地方自治並另擬選舉章程一摺。地方自治，爲立憲之根本，城鎮鄉又爲自治之初基，誠非首先開辦不可。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撫督飭所屬地方官，選擇正紳，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將城鎮鄉自治各事宜，迅即籌辦，實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誤，尤須將朝廷惠愛閭閻、官民共濟之意，剴切曉諭，使知地方自治乃輔官治之所不及，仍統於官治之内，並非離官治而獨立之詞。周之比閭族黨，漢之三老嗇夫，其來自古。惟選舉自治之職員，責在州縣；而選擇州縣，責在督撫。官紳皆得其人，方能有實效而無流弊。此外憲政館奏定各衙門應歸第一年籌辦之事，現已據陸續具奏，至明年以後，所有分年應行籌備各事，並著内外各衙門按限妥籌，次第舉辦，毋得始勤終懈，疲緩延閣，以致貽誤實行立憲之期，用昭大信而慰民望。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宣統政紀》卷六　正月癸未，諭軍機大臣等：以大學士那桐爲軍機大臣，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彦爲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左丞鄒嘉來爲外務部右侍郎。

戊子，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江省沿邊一帶，自呼倫貝爾西境起，越瑷琿興東轄境，皆與俄界毗連。除現籌卡倫辦法，另行奏明開辦，及湯旺河業經開放外，其餘曠地，彌望榛蕪，無人過問。臣世昌上年奏陳遷民實邊，請免輪路各費，並陳明先從招民入手，即爲拓殖邊荒之計。本年九月奏陳屯墾一摺，亦聲明沿邊招墾辦法，另行奏明辦理。現在審量沿邊情勢，兼營並進，改收經費，以廣招來，另定獎章，以示鼓勵；減路費以利遄行，嚴限制以杜包攬，選良農以慎安插，速升科以促墾種，暨其餘亟宜變通各節，均經詳細酌覈，務期切實可行。將來新設治地方，所有荒務，即責成各該地方官兼辦，不另設局所，以省糜費。謹擬江省沿邊招民墾荒章程五章共二十四條，恭呈御覽，如蒙允准，應懇飭下各該省督撫遵照辦理。其派往各省招待員司，一切經費，擬由本省各荒段賸存經費項下開支，如有不敷，即飭司由正款動用，按年報部列銷。均下部議。

《宣統政紀》卷七　辛丑，外務部奏，上年駐美使臣伍廷芳與美廷議訂保和會中美公斷專約四款，業經奏明畫押在案。此項專約應由兩國批准互換，現准伍廷芳將漢洋文約本咨呈代奏，應請批准，以資信守而符公例。從之。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雲南交涉使高而謙，著派辦澳門勘界事宜，前往廣東，會同葡國所派之員，詳細履勘，妥議辦理，並商承兩廣總督張人駿酌覈，隨時電由外務部請旨遵行。

又諭：民政部奏，整頓京師内外城巡警廳區，開單呈覽一摺。著依議。

甲辰，恭上皇祖妣太皇太后尊謚曰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

乙巳，直隸總督楊士驤奏，津浦鐵路關繫大局，直隸計地攤款，現據紳士呈請援照河南鹽捐成案，於長蘆行銷直隸食鹽，每斤加價四文，提充路款，分給商民，股票作爲永遠財産。此項加價，十年期滿，洋款還清，即行停止，既非尋常加價歸公者可比，又與豫省奏准之成案相符，擬請俯准照擬辦理，以裨路政。下部知之。

戊申，諭内閣：前經憲政編查館奏定頒行分年籌備事宜，本年各省均應舉行諮議局選舉，及籌辦各州縣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並頒布資政院章程等事。積小高大，乃能綱舉目張，若階級不具，則統匯之區無從措手。著各省督撫及管理地方之將軍、都統等，督率所屬，選用公正明慎之員紳，一律依限成立。其範圍限制，及擇人之權，應盡之職，均應遵守頒行章程辦理，不得延閣遲誤。各省如有不能如期舉辦，或雖已設局，而員紳違背定章，及辦法參差不齊者，統由憲政編查館查催暨考覈駁正，務須妥速完備，俾可依限開辦資政院，以副朝廷勤求民隱，期臻上理之至意。

又諭：前據修訂法律大臣奏呈刑律草案，當經憲政編查館分咨内外各衙門討論參考，以期至當。嗣據學部及直隸、兩廣、安徽各督撫先後奏請，將中國舊

律與新律詳愼互校，再行妥訂，以維倫紀而保治安。復經諭令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詳愼斟酌，修改删併，奏明辦理。上年所頒立憲籌備事宜，新刑律限本年覈定，來年頒布，事關憲政，不容稍事緩圖。著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迅遵前旨修改删併，剋日進呈，以期不誤覈定頒布之限。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禮教，中外各國，禮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異。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干犯名義之條，立法特爲嚴重，良以三綱五品，闡自唐虞，聖帝明王，兢兢保守，實爲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國際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但祇可採彼所長，益我所短。凡我舊律義關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於不敝。該大臣務本此意，以爲修改宗旨，是爲至要。至該大臣前奏請編訂現行刑律，已由憲政編查館覈議，著一併從速編訂，請旨頒行，以示朝廷變通法律，循序漸進之至意。

己酉，恭上大行皇帝尊謚册寶，監國攝政王代詣几筵前行禮。

庚戌，諭内閣：肅親王善耆奏，籌辦海軍基礎一摺。所奏不爲無見。方今整頓海軍，實爲經國要圖。著派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尚書鐵良、提督薩鎮冰按照所陳各節，妥慎籌畫，先立海軍基礎。並著慶親王奕劻隨時總覈稽察，以昭慎重。俟規模大定，再候諭旨。鐵良任重事繁，著開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之差，俾得專心擘畫，以固邦圉。

《宣統政紀》卷八　二月壬子，諭内閣：鎮國公載澤奏，請收回成命一摺。海軍關繫重要，亟應籌辦，以立始基。該鎮國公向來辦事妥慎，籌畫精詳，現筦度支，總司財政，著仍遵前旨，實力計畫，以期早日觀成。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毋庸議。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徐定超奏，重整海軍，首在得人，請飭設機器學堂，精求製造一摺。著籌辦海軍王大臣知道。

乙丑，諭内閣：國家豫備憲政，變法維新，疊奉先朝明諭，分年豫備，切實施行。朕登極後，復行申諭，依限籌辦，毋得延緩。今特將朝廷一定實行豫備立憲、維新圖治之宗旨，再行明白宣示。總之，國是已定，期在必成。嗣後大小臣工皆當共體此意，翊贊新猷，其有言責諸臣，亦當慎體朕殷殷求言之至意，於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剴切敷陳，俾臻上理。儻敢私心揣摩，意存嘗試，摭拾腐敗浮言，淆亂聰明，亦有應得之咎也。將此通諭知之。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會同修訂法律大臣奏，擬訂國籍條例繕單呈覽一摺，著憲政編查館迅速覈議具奏。尋奏，議覆國籍條例開單呈覽。得旨，允行。

庚辰，諭内閣：度支部奏酌擬清理財政處各項章程一摺。清理財政，爲豫備立憲第一要政，各省監理官又爲清理財政第一關鍵。所有正監理官，著該部自丞參以下開單請簡，俾昭慎重，其副監理官，即由該部奏派。

《宣統政紀》卷九　閏二月辛巳，直隸總督楊士驤奏，遵章改設巡警學堂，暨各屬設立巡警教練所。查天津巡警學堂，設於光緒二十八年，名曰北洋高等巡警學堂，學員以二年畢業，學兵以一年畢業。省城巡警學堂，設於光緒三十二年，分高等、普通兩班，用速成教法。高等學生，以一年畢業；普通學生，以六箇月畢業。即以學資高下，派充各廳州縣教員、巡官、區長等差。現查畢業學生，暫可敷用，即飭寬定學期，俾資深造。當於省城天津各學堂，添設完全高等警察一班，定期四年畢業，此後應即遵照奏定章程，將限期課程，一律更定，以資遵守。其各廳州縣向設巡警傳習所，即飭遵章改爲教練所，應習科學，及畢業限期，亦一律遵章辦理，俾歸畫一。下部知之。

甲申，諭内閣：禮部議奏滿漢服制一摺。現當豫備立憲，滿漢服制一事，尤爲倫紀攸關，自應統歸畫一。嗣後内外各衙門丁憂人員，無論滿漢，一律離任終制。其有責任重要，關係大局，勢難暫離，不能不從權奪情者，應聽候特旨遵行。至一切喪服事宜，著禮學館詳細編訂，奏明辦理。另片奏，丁憂之漢員在外投效，滿員在部當差，應如何定章，請飭吏部詳議具奏等語。著會議政務處會同吏部議奏。尋奏，擬將關於吏部考覈之京外滿漢丁憂文職人員，應行開缺終制，及改爲署任奏准留差者，酌訂章程十一條，至武職丁憂事同一律，事關定制，文武皆同，謹並訂武職丁憂人員章程十二條呈覽。從之。

癸巳，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立憲最重理財，擬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以裕財政。幣制欲求劃一，非專用圜法不可；欲專用圜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下度支部知之。

《宣統政紀》卷一〇　戊戌，憲政編查館奏，遵准升任内閣學士寶熙奏，請設貴胄法政學堂一所，凡宗室、蒙古王公、滿漢世爵及其子弟曾習漢文者，皆令入學；閒散宗室、覺羅及滿漢二品以上大員子弟，亦准考取肄業。分爲正簡兩科，正科四年畢業，簡易科二年畢業。其業經從仕貴胄及滿漢四品以上官員，另設聽講一班，以一年半畢業，專授法政大義。擬訂章程九章三十九條，並豫算經費

數目，繕單呈進，擬請派王公一員，二三品大員一員，分任該堂總理監督之職。奉上諭：現在豫備立憲，需才孔亟，凡宗室外藩王公滿漢世爵，若不豫爲培植，其何以儲政才而裨治本？應即設立貴胄法政學堂，以廣造就。著派貝勒毓朗充貴胄法政學堂總理，農工商部左侍郎熙彦、翰林院學士錫鈞充貴胄法政學堂監督，務宜認真經理，毋負委任。至宗室王公暨其子弟，實爲滿漢及外藩世臣之表率，如有及歲尚未入學，與入學後半途退學，或不恪守學規等事，該總理等尤宜破除情面勸懲，一切照章辦理，勿稍寬假。至陸軍貴胄學堂，最關緊要，仍須認真勸勉，廣儲干城，總期安勉兼施，用副朝廷興學、教胄文武兼資之至意。

癸卯，民政部奏，妥籌逐年籌備事宜，繕單呈覽。宣統元年，第二年，擬訂自治研究所章程，請旨欽定，通行各省，照章設立；擬訂京師地方自治章程，請旨欽定；籌設京師議事會、董事會；覆定各省城鎮鄉自治區域，指定各省繁盛城鎮地方，督催照章籌設該城鎮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一次查報户數清册；整理京師内外城巡警廳區，編制撤充京師高等巡警學堂，並推廣内外城巡警教練所；督催各省照章設立省城高等巡警學堂及各廳州縣巡警教練所；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巡警，一律辦齊。第三年，京師地方議事會董事會，限年内成立；考覈上年指定各城鎮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指定各省中等城鎮地方，督催照章籌設該城鎮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地方、首縣照章籌設該縣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上年未經清查各地方之人户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二次查報户數清册；確定京師内外城巡警編制，推廣京師外郊巡警編制，推廣京師外郊巡警；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籌辦之各廳州縣巡警，一律辦齊。第四年，考覈上年續行指定各城鎮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指定籌辦自治之其餘各城鎮，一律照章籌辦，並就近城各鄉地方照章籌設鄉議事會、鄉董；考覈各省省會首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就該省外府所屬各首縣，照章籌設該縣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一次查報户數清册；考覈各廳州縣巡警辦理成績，指定各省繁盛市鎮地方，督催籌辦該鎮巡警事宜。第五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自治之各城鎮議事會、董事會及近城各鄉議事會、鄉董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就所屬偏僻各鄉地方，指定若干處，照章籌設鄉議事會、鄉董；考覈各省將所屬近城各鄉地方巡警，一律籌辦。第七年，考覈上年指定籌辦自治之各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指定籌辦自治之其餘偏僻各廳州縣，一律照章籌設該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考覈各省近城各鄉地方巡警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就所屬偏僻各鄉地方指定若干處，籌辦該鄉巡警。第八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自治之各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考覈上年指定各鄉巡警辦理成績；督催各省上年未經籌辦之各鄉巡警一律辦齊。第九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之各鄉巡警辦理成績；擬訂關於議員選舉事宜之各項程式規則；覈定下議院議員選舉區；督催各省調查選舉人數，編造名册。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戊申，農工商部奏，籌辦畫一度量權衡，現經臣部與各省合力統籌，應請飭各將軍、督撫等實力奉行，並臣部訂購機器，以備設廳製造。從之。

《宣統政紀》卷一一　三月辛酉，德宗景皇帝梓宫奉移梁格莊暫安殿。上詣梓宫前，奠酒舉哀行禮，跪送梓宫啟行。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度支部、郵傳部會奏，查明覆奏一摺。嗣後招商局著歸郵傳部管轄，以符名實；所有路、船、郵、電四項出入款目，均著郵傳部切實考覈，按年奏銷，並咨明度支部覆覈辦理。

乙丑，憲政編查館奏，查地方自治之制，雖東西各國，一律通行，而溯厥由來，實分二派：有由市府而自然發達者，有由國家立憲而漸次推行者。今當中國刱行自治之始，皆本豫備立憲而生。臣等前奏覆覈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首以淵源國權，對待官治，鄭重剖析。茲據民政部擬定自治研究所各條，均屬簡要可行。謹就原章推闡，共訂爲十四條，伏候頒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如所請行。

己巳，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吉林邊務喫緊，延吉、琿春、甯古塔、臨江州等處

皆與韓、俄接壤，必須一氣貫注，乃能呼應靈通。陸軍協都統吳祿貞請派充督辦吉林邊務，並請以兩協之兵歸其節制，飭速赴防。得旨，著照所請，仍著吳祿貞隨時稟商錫良，妥慎辦理。

《宣統政紀》卷一二　四月甲申，諭内閣：度支部奏，各省財政，宜統歸藩司，以資綜覈而專責成一摺。各省財政頭緒紛繁，自非統一事權，不足以資整理。嗣後各省出納款目，除鹽糧關各司道經管各項，按月造册，送藩司或度支使查覈外，其餘關涉財政一切局所，著各該督撫體察情形，予限一年，次第裁撤，統歸藩司或度支使經管。所有款項，由司庫存儲，分别支領，即由各督撫督飭該藩司等，將全省財政，通盤籌畫，認真整頓，仍著度支部隨時考覈，分别勸懲，以副綜覈名實之至意。

《宣統政紀》卷一三　五月戊午，郵傳部奏，京漢鐵路近已收回管理，外人方以接管之善否，觀我程度之高低，則整頓、擴充、改良各辦法宜亟也。查路綫甚長，用人甚多，洋員薪工尤鉅。洋總工程司一員，歲薪六萬佛郎；另駐比洋員十三人，經理撥款、購料等事；又各段覈算、文案、管料洋員數十人。接管以來，業將總工程司及駐比十三人裁撤，工程事務改歸養路處兼辦。向設行車、養路、廠務三處，分派華員總管，其在歐洲撥款購料，改託銀行。全路大段，亦併三爲二。計又遣散洋員三十名，裁去員役一百餘名，歲省約銀十萬圓。其路工材料，從前分段收發，不無弊混。現統歸京局綜覈，計五閱月共進款五百一十萬餘圓，較上年此數月約多七十餘萬。此就已辦者而言。至於應亟辦者數事：一曰添購車輛，二曰建築旅館，三曰修繕軌道，四曰增設站所，五曰籌辦轉運。臣等自應督飭員司，切實施行。

又奏，中國鐵路，以京奉爲最先，進款亦爲最鉅。現經隨時整頓：一、嚴覈工程；一、嚴覈購料；一、歸併職掌，裁汰員司；一、整頓唐山機廠；一、嚴定客票貨票規則；一、清理貨廠；一、整飭事務用人。至已辦到者數事：一、添開車輛；一、酌減運價；一、招商租地；一、添修岔道；一、聯絡軌道，分攤票費；一、代各路製造車輛橋梁；一、轉售各項車輛料件。此皆關於營業，必須整頓者，現據路局徵信册，上年進款較前届約多一百萬圓，而用款反較前届少七萬餘圓，實屬具有成效。

己未，命軍機大臣世續署外務部會辦大臣；調兩江總督端方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迅速來京，未到任前，以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署理；調兩廣總督張人駿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未到任前，著江甯布政使樊增祥護理；以山東巡撫袁樹勛署兩廣總督，未到任前，著廣東布政使胡湘林護理；以署順天府府尹孫寶琦署山東巡撫。

《宣統政紀》卷一四　戊辰，予故革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翁同龢開復原官。

己巳，命奉天巡撫唐紹怡開缺，以侍郎候補。

辛未，外務部奏，美國減收賠款，業於本年正月起實行，則選派學生出洋即應舉辦，非徒酬答與國，實乃推廣育材。臣等擬在京師設立游美學務處，管理考選遣送稽查等事，並附設肄業館，選學生入館試驗，隨時送往美國肄業。以八分習農、工、商、礦等科，以二分習法政、理財、師範諸學。專派監督駐美，管理學生學費、功課、起居等事。至於學生名額，案照各省賠款數目勻給，其滿、漢、蒙、藏亦酌給名額，以昭公溥。從之。

丙子，諭内閣：前經憲政編查館奏定憲法大綱，内載統率陸海軍之權，操之自上等語，已奉先朝諭旨頒行。朕今欽遵遺訓，茲特明白宣示，即依憲法大綱内所載，朕爲大清帝國統率陸海軍大元帥，並敬符我太祖太宗肇基鴻業、親統六師之制，以振我軍人尚武圖强之心。並著先行專設軍諮處，贊佐朕躬通籌全國陸海各軍事宜。即著貝勒毓朗管理軍諮處事務。惟朕現在冲齡典學之時，尚未親裁大政，所有朕躬親任大清帝國統帥陸海軍大元帥之一切權任事宜，於未親政以前，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以合憲法。至一切應如何定擬籌辦事宜，即著軍諮處隨時妥酌，奏請施行。將此通諭臣民知之。

又諭：著派郡王銜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

《宣統政紀》卷一五　六月甲申，諭内閣：慶親王奕劻奏，職任繁重，兼顧爲難，懇恩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以專責成一摺。慶親王奕劻老成謀國，志慮忠純，於所管各項重要差務，贊襄規畫，備著勤勞。茲據奏陳各節，情詞出於至誠，自應俯如所請。慶親王奕劻著准其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以示優加體恤之至意。

《宣統政紀》卷一六　丙申，兩廣總督張人駿奏，粵疆濱海，大洋中洲島甚多，日人占踞東沙島，現已據理力争，即可將該島收回。又查有西沙島，在崖州屬榆林港附近，該島共有十五處，其地居瓊崖東南，適當歐洲來華之要衝，爲南洋第一重門户。業已分别勘明，將各島逐一命名，以便書碑。其島産則有礦砂，爲多年動物所積成，可作肥料之用，一律開採，實足以濬利源。且開闢以後，需

用工役必多，招來而案集之，尤爲殖民之善策。擬即在島内設廠，先從採砂入手，俟東沙島收回後，亦即一併籌辦。得旨，著袁樹勛悉心經畫，妥籌布置，以闢地利。

癸卯，東三省總督錫良奏，部議禁煙期限太寬，奉天等十八行省已能於宣統元年下半年起，全行禁絶。一嚴一寬，實即一禁一弛，適恐漸漸疏懈，別生枝節，懇請一律縮期禁種，以祛積害而維憲政。得旨，著該衙門歸入沈秉堃電奏，一併速議具奏。

丙午，命廣東水師提督薩鎮冰開缺，作爲海軍提督；以南澳鎮總兵李準爲水師提督。

《宣統政紀》卷一七　七月戊申，郵傳部奏，展築張綏鐵路，據工程司勘稱，由張家口起，抵歸化城，計分四綫。現擬由張家口取道大同，北折邊牆，出得勝口，達豐鎮，接北綫四段，再由歸化至河口，即托克托城爲枝綫。邊地早寒，每歲施工祇六箇月，約計八年方能完竣。估需銀一千七百五十六萬餘兩，擬請援京張成案，就京奉餘利項下，分起提撥，不敷之款，即由京張路利撥用。現京張指日竣工，便可專營此路，即飭令京張路局人員一手經理，暫時定名張綏，毋庸另行設局，以節糜費。從之。

乙卯，諭内閣：資政院奏，續擬院章，並將前奏各章改訂，開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覽，該院自職掌以下八章，與現訂諮議局章程實相表裏，即爲將來上下議院法之始基，所擬尚屬周妥，著京外各衙門一體遵行，其各項細則章程，仍著迅速籌擬，奏請宣布。

丁巳，四川總督趙爾巽奏，重慶江北廳境，英商開採龍王洞煤鐵礦，由華商江合公司收回自辦，原訂合同租約，一概作廢。下部知之。

庚申，諭内閣：振興實業爲國家富强要政，疊經諭令各直省督撫實力提倡，並簡派大臣前赴各國賽會，藉以開通商智，爲改良競進之圖。我國地大物博，誠非薈萃觀摩，不足以造精進。兹據農工商部會奏，議覆南洋籌設勸業會及賽物免税一摺。兩江風氣早開，民物繁盛，自應就地設會，樹各省之模型。著派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人駿爲該會正會長，並著各督撫籌辦協會出品各事。所有賽品，准其分别豁免税釐，俟開會有期，届時由農工商部奏請簡派大臣爲審查總長，莅場開會，用示朝廷勸勵農工，推廣商業之至意。

《宣統政紀》卷一八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趙爾巽等，趙爾豐電奏，稱達賴回藏，既不應由德格繞道，且供備烏拉，亦不應自傳等語。本應照章禁阻，惟朝廷俯念達賴由京至藏，程途遥遠，姑准照行，以示體恤。即著趙爾巽將此意傳知達賴，安静行走，勿生事端，並由該督飭知土司，供備烏拉，以利遄行。一面知照駐藏大臣，轉行達賴，嗣後仍著照章行走，其土司烏拉，不得擅傳。

戊辰，諭内閣：電寄錫良等，外務部奏稱，圖們江中韓界務暨東三省五案條款開單呈覽，並陳辦理情形一摺。吉林延吉地方，韓民越墾有年，前因圖們江界務，經外務部與日本使臣交涉，久未就緒。本年該使臣請與東三省未定各案，同時議結，當以此事關係重大，責成該部從速籌商，並由該王大臣等隨時請示機宜，悉心妥議。兹據奏呈條款，朕詳加披覽，所定圖們江源，以石乙水爲界，及墾地韓民，歸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各辦法，均尚扼要。至吉林至會甯鐵路，將來援照吉長鐵路辦理。撫順、煙臺煤礦，聲明尊重一切主權，於互讓之中，仍寓防弊之意。其餘各款，亦均妥協。朝廷顧念根本，慎固邦交，於此事權衡輕重，一以和平爲宗旨，該督撫亦當共體此意。總之，外交之得失，視内治爲轉移。儻能於殖民興商練兵選吏諸要政切實整頓，極力擴充，則雖强鄰環伺，將無可乘之隙。儻或玩愒因循，放棄權利，縱有成約，亦屬空文。該督撫身膺疆寄，責有攸歸，務須未雨綢繆，及時布置，毋託空言而忘實效，毋狃近慮而昧遠圖，是爲至要。

壬申，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請賞給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暨避暑山莊各殿座陳設書籍，並飭撥浄業湖匯通祠各地址，以便剋期興築。又奏，請飭内閣將宋元舊刻，翰林院將《永樂大典》，無論完闕破碎，一併送部交圖書館儲藏。又奏，請飭禮部鑄造圖書館印信。均從之。

甲戌，山西巡撫寶棻奏，晉省禁種土藥，一律肅清。請將查禁出力人員，擇尤保獎，以資鼓勵。得旨，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濫。

《宣統政紀》卷一九　八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奏，報館洩漏機密，有礙交涉一摺。據稱交涉機密要件，紛紛登載，殊屬有違禁令，請飭民政部將北京國報、中央大同日報兩館即行封禁，以示懲儆等語。著依議。

丙戌，以候補内閣學士李家駒協理資政院事務。

戊子，郵傳部奏，京張鐵路全路告成，計長三百五十七里，連岔道計長四百四十九里。此路爲我國鐵路北幹之起點，道員詹天佑總司工程，經營締造，其會辦以及各段工程師暨執事各員，均屬異常出力，擬請優給獎敘，以昭激勸。得

旨，准其酌保數員，毋許冒濫。

辛卯，外務部奏，擬建游美肄業館，懇請給西直門外清華園地畝，以便興築，而隆作育。允之。

《宣統政紀》卷二〇 己亥，諭內閣：大學士張之洞公忠體國，廉正無私。【略】近因患病，屢經賞假調理，並賞賜人蔘，方冀克享遐齡，長資輔弼。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郡王銜貝勒載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賜祭一壇，加恩予謚文襄，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禮部郎中張權著以四品京堂候補，郵傳部學習員外郎張仁侃著以郎中補用，伊孫選拔生張厚璟著賞給主事，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蓋臣至意。

命法部尚書戴鴻慈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以熱河都統廷杰爲法部尚書，未到任以前，以法部左侍郎紹昌暫行署理。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事宜，著歸郵傳部妥協接辦。

丙午，諭內閣：各省諮議局爲採取輿論之所，仰蒙德宗景皇帝欽奉孝欽顯皇后懿旨飭辦。朕御極後，繼述前徽，責成內外諸臣，依限辦理。業據各省陸續奏報，諮議局選舉事宜，均已照章籌辦完竣。茲屆九月初一日，各省招集議員開議之期，用特重申誥誡。各該諮議局議員，於地方利弊情形，均當切實指陳，妥善計畫。務各恪遵前奉懿旨，勿挾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氣，以紊成規；勿見事太易，而議論稍涉囂張；勿權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該督撫亦當虛公採納，裁度施行，以期上下一心，漸臻上理。至開局以後，各該督撫尤應欽遵定章，實行監督，務使議決事件，不得踰越權限，違背法律，共攄忠愛，以圖富強。上以副朝廷勤求民隱之衷，下不失官民守分盡職之義，朕實有厚望焉。著將此諭敬謹繕録，懸挂各省諮議局議場，一體欽遵。

《宣統政紀》卷二一 九月癸丑，四川總督趙爾巽電奏，成都將軍權限虛有其名，遇有邊事，轉多牽掣。請或以將軍統治全川，或以總督兼轄旗營。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請仍留成都將軍一缺，專轄滿營官兵，餘並歸總督治理。請將原頒勅書改據，分別換給，以清權限。從之。

以四川總督趙爾巽兼署成都將軍。

己未，資政院奏，遵擬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謹將編纂大意陳明。查資政議員選任之法，大別有二：一爲欽選，一爲互選，兩者各有取義，辦法已不能相同。而欽選議員中分類既多，等差匪一，論名位則有崇卑之異，校人數則有多寡之分，勢不能以同一之規程，求彼此之適用，要當因宜定制，取便推行。竊維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及外藩王公世爵，階級既高，計數較少，權衡取舍，一秉聖裁，自應開列全單，恭候簡命。至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及納稅多額者，合格人數與議員定額之比例，多少懸殊，若一律奏進全單，不足示限制而便甄擇。考外國上院之制，敕任議員多有先經互選者。今擬略師其意，凡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及納稅多額者，均於欽選之前舉行互選，各照定額增列多名。好惡既卜諸輿情，而用舍仍歸於宸斷。其碩學通儒一項，資格標準確定較難，人數幾何，調查不易，互選之法，勢所難行。擬略仿從前保薦鴻博之例，酌量變通，寬取嚴用。以蒐訪之任，寄諸庶官；以抉擢之權，授諸學部。仍寬定開列名數，以廣取材，冀不失欽選議員之本恉。以上各項，略採各國上院辦法，即爲將來建設上議院之基礎。而資政院既兼有下院之性質，勢不能無民選議員，以與欽選議員相對待。惟創辦伊始，一切準備均未完成，驟行民選，恐多窒礙。故特以諮議局爲資政院半數議員之互選機關，諮議局議員本由各省合格紳民複選而來，而諮議局公推遞升之資政院議員，即不啻人民間接所選舉。立法本意，實在於此。此項議員，即以公推遞升之標準，則去取之法，自不能不以得票之多寡爲衡。但監督之權，在於督撫，非經覆定，不令遽膺是選；而覆選之際，仍以票數之多寡爲後先，與欽選大權，示有區別，乃與下院要義不相背馳。此又臣等釐訂互選一章之微意也。節經公同討論，意見相符，謹分別繕單呈進，恭候欽定。俟命下之日，再由臣等通行京外各衙門，一體遵照辦理。從之。

《宣統政紀》卷二二 丙寅，授協辦大學士鹿傳霖爲大學士，命吏部尚書陸潤庠協辦大學士。

庚午，鹿傳霖著授體仁閣大學士。

乙亥，兩廣總督袁樹勛奏，遵籌粵東禁賭辦法，請特降諭旨，將闈姓儘明年截止，以後無論何項考試，不得再准商人承充。彩票則截至本年冬底爲止，並不准他省彩票到粵運銷，以一禁令。澳門一隅，向爲賭徒嘯聚之所，應仿照禁煙辦法，據理阻止，使外人無所藉口，至番攤及基鋪山票，承饟既鉅，應節節限制。凡無賭之區，不得再開賭博，有饟之區，仍著設法籌抵。允行。

《宣統政紀》卷二三　十月庚辰，孝欽顯皇后梓宮奉安地宮，命肅親王善耆恭詣菩陀峪定東陵蘆殿梓宮前奠酒。恭奉龍輴車，引紼入寶城，永遠奉安孝欽顯皇后梓宮於寶牀上，復詣地宮外恭代行奠酒禮。題主届時，協辦大學士榮慶、大學士鹿傳霖恭題神主，奉安寶座，仍命肅親王善耆恭代行虞祭，禮畢，恭奉神牌奉安黃輿內，跪送啟行。

辛巳，出使大臣伍廷芳奏，在祕辦理交涉情形，已將該國虐待華人苛例，分別駁改，並訂立證明書，互相籤押，以爲他日彼此遵守之據。又奏，索償祕工焚掠華人商店，派員催商。下外務部知之。

甲申，以恭題孝欽顯皇后神主，賞加協辦大學士榮慶太子少保銜，大學士鹿傳霖太子太保銜。

丁亥，調湖廣總督陳夔龍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未到任以前，以布政使崔永安暫行護理。

以江蘇巡撫瑞澂署湖廣總督，調山西巡撫寶棻爲江蘇巡撫，以山西布政使丁寶銓爲山西巡撫。

實授孫寶琦爲山東巡撫。

《宣統政紀》卷二四　壬辰，雲南按察使湯壽潛奏，敬陳存亡大計。治標之策四：曰提早國會，急籌公債，聯盟美國，銳意斷髮，治本之策四：曰注重典學，獨斷用人，通籌財政，議決幣制。得旨，著政務處議奏。

甲午，諭內閣：大學士孫家鼐品學純正，志慮忠誠。【略】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毓朗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酹，加恩予謚文正，晉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陸軍部郎中孫傳榮著以四品京堂補用，伊孫一品蔭生孫多焌、孫多煃均著以郎中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藎臣至意。

以協辦大學士陸潤庠充翰林院掌院學士。

壬寅，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奏，查明粵路弊混確據。該路接收已逾三年，總理已歷兩任，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圓，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里在內。種種敗壞，不可枚舉，請飭部整頓維持，以裨路政。得旨，著郵傳部切實查辦。

癸卯，開復故已革禮部尚書李端棻原官。

乙巳，憲政編查館奏，籌備憲政已届第二届考覈之期，所有京外各衙門籌辦成績，除甘肅、雲南兩省尚未奏到外，餘俱陸續臚陳具奏。計本年應行籌備事宜共十四條，其籌辦城鄉鎮地方自治，則以直隸、廣西兩省成績最著。其籌辦省城商埠、審判廳及廳州縣巡警，則以直隸、奉天兩省開辦最早。其餘各項，均能認真辦理，不涉因循。依議行。

《宣統政紀》卷二五　十一月戊申，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奏，達賴喇嘛陰蓄異謀，久思自立。趙爾豐甫膺駐藏之命，藏人更啟拒漢之心。近聞川兵一千奉旨入藏，竟敢公然具稟，謂無論是何漢兵，決意攔阻，並欲挾制漢屬之土民，即商埠各事，亦欲與英人直接，奪我主權。又以我不欲輕啟兵釁，愈懷輕藐之心。就現在情形，悉心體察，有可慮者三，有不足慮者三。達賴之居心，均已見諸實事。自張蔭棠入藏，令其籌饟練兵，輕棄主權，遂益堅其自立之志。此次私自起用已革之噶布倫邊覺奪吉等事之不合權限者，彼皆有所藉口。若相持日久，彼布置周密，則番氣愈驕，即附我者亦因而解體，可慮者一。俄、英兩國，均設法籠絡達賴，而達賴偏聽人言，親俄而忌英。前英兵入藏，實因達賴信用俄人多治夫之言所致。此次達賴出京，又遣多治夫赴俄，陰相結納，並聞攜帶俄國戎裝者二十四人，如係俄籍，則英人必來詰責，藉口興戎，就近先發，而藏非我有矣，可慮者二。自琦善以兵權財政盡付番官，駐藏大臣屬下僅糧臺及遊擊以下文武數員，制兵則久戍防次，習氣甚深，由藏招募者，且多親附藏人，設有緩急，皆不足恃，可慮者三。然達賴尚未返藏，任用邊覺奪吉等數人，一意拒漢，專橫自恣，久爲藏人所側目。其所派番弁番兵，苛斂搶掠，士心既失，民志亦復渙散，不足慮者一。川兵入藏，知爲奉旨，萬無阻擋之理，邊覺奪吉等奉達賴之命，意圖抗拒，調兵勒派，其槍械、口糧、藥彈均由番民自備。番民素處於專制壓力之下，面從心違，故番官雖日集兵，而民實無鬬志，不足慮者二。番官雖聲言聚兵數千，拒擋漢兵，又煽惑察木多乍了及類伍齊等處，勒令派兵相助。自趙爾豐派兵駐察木多，而浮言盡息，類伍齊亦因藏官勒派而反抗，由察木多經類伍齊而入三十九族，其地本爲我屬，惟至拉里後，由江達抵前藏十三站，皆係藏屬，若有接應，不難奮迅直前，得一二勝仗，則全藏瓦解，不足慮者三。現已派員弁赴三十九族調集土兵，以備調遣。請飭趙爾巽、趙爾豐就近速撥邊軍三四營，作爲川兵後援，以壯聲勢而期策應。至英人通商三埠，照約不能干預西藏內政；俄雖欲干涉，一時未能出兵，惟私濟軍火一事，不能不嚴爲防範。仍請飭下陝甘督臣、西甯辦事大臣認

真稽查。得旨，仍遵前旨，電商趙爾巽、趙爾豐妥籌辦理，已電諭長庚等查禁軍火矣。

癸丑，民政部奏，擬訂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九十條及選舉章程七十八條。請飭憲政編查館覆覈頒行，以資法守。得旨，著憲政編查館覆覈具奏。

乙卯，貝勒毓朗等奏，續擬貴胄法政學堂章程四十六條，並豫算常年經費，請飭度支部如數撥給。從之。

庚申，湖南巡撫岑春蓂奏，已故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以兩湖物力艱難，集貲匪易，款項無著，即鐵路無自觀成，始有籌借外債之策。自借款議起，湘省紳士商民，羣情激發，皆願集款自辦，不認籌借外債。經諮議局議決湘路限年趕修辦法四條：一、毋庸借債，速將章約註銷，以斷葛藤；二、實行商辦，以堅股東信用；三、應由公司任用鐵道學生，改良內部組織；四、多培鐵道人才，俾盡桑梓義務，藉省薪資。籌款辦法十條：一、累進租股法，二、鹽斤加復錢價，三、鐵路銀行，四、分區勸股，五、在外集股，六、就事擬勸之股，七、各界以薪貲入股，八、官缺股，九、鐵道債票，十、各地方公儲股。計畫六條：一、限築期，二、築路費，三、營業利，四、實需款，五、統計出入，六、追加豫畫。應請飭部體察情形，設法取消借款。下郵傳部知之。

《宣統政紀》卷二六　癸亥，命陸軍第六鎮統制官趙國賢赴廣東潮州鎮總兵官本任，以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段祺瑞充陸軍第六鎮統制官。

乙丑，諭內閣：度支部奏陳明淮浙鹽務大概情形一摺。朕詳加披覽，深悉各省鹽務，糾轕紛紜，疲敝日甚，非統一事權，修明法令，無以提挈大綱，維持全局。著派貝子銜鎮國公載澤爲督辦鹽政大臣，凡鹽務一切事宜，統歸該督辦大臣管理，以專責成。其產鹽省分，各督撫本有兼管鹽政之責，均著授爲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各督撫於地方疏銷緝私等事，考覈較近，呼應亦靈，均著兼會辦鹽政大臣銜。該大臣等務當和衷共濟，通盤籌畫，尤須體恤民艱，一切事宜，隨時奏明辦理，以示朝廷整飭綱，興利除弊之至意。

丙寅，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陸潤庠爲大學士，法部尚書戴鴻慈協辦大學士。

戊辰，世續著授爲文華殿大學士，那桐著授爲文淵閣大學士，鹿傳霖著授爲東閣大學士，陸潤庠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

《宣統政紀》卷二七　十二月壬午，賞給游學專門列入一等之詹天佑、魏瀚、李維格、鄭清濂、鄺榮光、吳仰曾、楊廉臣工科進士，嚴復、辜湯生、伍光建、王劭廉文科進士，張康仁法科進士。列入二等之鄺佑昌、李大受、温秉仁、盧守孟、劉冠雄、江起鵬工科舉人，陳聯祥格致科舉人。

乙酉，外務部等奏，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借款築路以興實業，應仍由該督等與美國借款公司訂立合同，咨部覈定。至組織銀行，另借外款，應從緩辦。

又奏，議結滇匪擾亂，滇越鐵路受虧，賠償法國損失銀二十萬兩，作爲收回天津軍糧城法國兵房之費，並與法使商定設立河內領事事宜。均依議行。

庚寅，會議政務處奏，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奏請將德格土司改土歸流。查德格地形，爲川藏扼要之區，其土舍歸心納款，應准如該大臣所奏，將該土司全境收回，改設流官，藉資治理，並賞給該土舍世襲都司實職，以資觀感。依議行。

《宣統政紀》卷二八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慶親王奕劻面奏，職任繁重，難以兼顧，懇請開去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之差等語。著如所請，俾稍節勞，以示優眷。著派貝勒載潤會同陸軍部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事務。

乙未，諭內閣：據都察院奏，代遞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具見愛國悃忱，朝廷深爲嘉悅。【略】現在各省諮議局，均已舉行，明年資政院亦即開辦，所以爲議院基礎者，具在於此。但願我臣民各勤職務，計日程功，毋騖虛文而際實效。茲特明白宣示，俟將來九年豫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屆時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庶於勵精圖治之中，更寓慎重籌維之意。

又諭：憲政編查館奏，覈訂民政部修訂法律大臣會奏禁煙條例，開單呈覽一摺。禁除鴉片，最爲中國自强要政。歷奉先朝諭旨，飭令嚴行查禁，並節經頒定章程，俾資遵守。本年復重申誡諭，責成京外各衙門認真辦理，所爲加以訓勉，示以防制者，不爲不至。現在各省奏報種植罌粟淨盡者，已有多處，人民戒除者，亦逐漸加增。亟應明定懲戒之法，方足以清蠹害而維久遠。查閱所擬覈訂禁煙條例，於應行懲罰諸端，尚爲周備，應即宣布京外，一體實行。所有未報種植禁絶各省分，該督撫務須督飭地方官，將禁種罌粟，設法酌縮年限，以圖及早廓清。已報禁絶者，尤當隨時查察，如果毒卉復萌，即屬違背定章，自必按照條例，施以懲戒。其京師各衙門，歷次奏定禁煙章程，並各省奏請變通年限，曾經允行者，均應作爲定章。如有違背，概照條例治罪。京外大臣，有統轄地方官吏之責者，儻敢始勤終怠，陽奉陰違，亦必予以懲處。總期痼習漸次湔除，民生

日臻强盛，實有厚望焉。

以功德在民，復已故革職湖南巡撫陳寶箴原官。

丙申，憲政編查館奏，彙案會議禁革買賣人口舊習，酌擬辦法，並禁革條款。依議行。

庚子，外務部奏，議以五萬二千鎊向英商贖回安徽銅官山礦地，一切機器房屋，均交還中國，原訂合同，全行作廢，以免再有轇轕。依議行。

壬寅，諭内閣：本日憲政編查館奏，覆覈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並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覽，尚屬周妥。府廳州縣各官，爲國家親民之吏，兼爲執行上級自治之職。此次所定章程，與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相輔而行。即著民政部會同各督撫，按照定章，督飭各該地方官，切實施行。各該地方紳民，於自治事宜，休戚相關，尤當恪守範圍，公同協議，務期官民交勉，治理日隆，用副朝廷實行憲政、樂利同民之至意。

癸卯，諭内閣：本日憲政編查館奏，覈訂法院編制法，並另擬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域分劃及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各暫行章程，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閱，均係參考列邦之制度，體察中國之情形，斟酌釐訂，尚屬周妥。立憲政體，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權限分明，責任乃無諉卸，亦不得互越範圍。自此次頒布法院編制法後，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務，著法部認真督理，審判事務，著大理院以下審判各衙門，各按國家法律審理。從前部院權限未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各節，切實劃分。其應欽遵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籌辦各級審判廳，並責成法部會同各省督撫督率提法司切實籌設。應需司法經費，著該部會同度支部隨時妥籌規畫，以期早日觀成。至考用法官，尤關重要。該部堂官，務須破除情面，振刷精神，欽遵定章舉辦。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准違法干涉。該審判官吏等遇有民刑訴訟案件，尤當恪遵國法，聽斷公平，設或不知檢束，或犯有贓私各款，一經覺察，必當按律治罪，以示懲儆而維法紀。其有關宗室案件，著另訂細則辦法，奏明請旨。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宣統政紀》卷二九　正月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袁樹勛，電奏悉，該省新軍氣習囂張，並有句結會黨情事。去臘因與鋪店口角，不服解散，反與巡警爲難，竟於元旦日，藉端閧營，打毀警局，毆傷警兵多名，更打毀司令部，搶去槍枝子彈，負嵎抗拒，實屬形同叛逆。著該署督迅調水陸防營，嚴密防範，勦撫兼施，務將首要各犯，設法擒獲，悉數殲除。一面將教堂洋行，切實保護。該營管帶將統縱釀事端及辦理不善各員查明叅處，並將勦辦情形，隨時電奏。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袁樹勛電奏，該省新軍有句結會黨，藉端閧營，搶去槍枝子彈，竄出東門，負嵎抗拒情事，當經電諭該署督迅即勦辦矣。近來人心浮動，各處黨會，醜類繁多，往往混入軍營，暗中句引，藉端煽惑。廣東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豫防，早圖挽救。著軍諮處、陸軍部、南北洋大臣於所有新舊各軍，不動聲色，嚴密稽查。遇有行止不端，蹤迹詭祕者，將弁則隨時撤叅，兵丁則加意淘汰，務絶根株，免貽後患。其逆形顯著，查有實據者，即嚴行懲辦，毋稍寬縱。至軍人資格，首重服從長官命令，如有聚衆開會演説情事，是已越乎範圍，無論藉辭何事，皆宜一體查禁，以重紀律而靖囂張。該大臣等受國厚恩，統領軍師，保守疆土，責無旁貸。須知朝廷重視此事，其各實力整飭銷患未萌，萬不可因循敷衍，稍涉大意，貽誤將來，致干咎戾。

《宣統政紀》卷三〇　辛酉，諭内閣：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結，夙荷先朝恩遇，至優極渥。該達賴具有天良，應如何虔修經典，恪守前規，以期傳衍黄教。乃自執掌商上事務以來，驕奢淫佚，暴戾恣睢，爲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爲，擅違朝命，虐用藏衆，輕啟釁端。光緒三十年六月間，乘亂潛逃，經駐藏大臣以該達賴聲名狼藉，據實糾叅，奉旨暫行革去名號。迨該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甯，朝廷念其遠道馳驅，冀其自新悛改，飭由地方官隨時存問照料。前年來京展覲，賜加封號，錫賚駢蕃，並於起程回藏時，派員護送。該達賴雖沿途逗遛，需索騷擾，無不量予優容，曲示體恤，寬既往而策將來，用意至爲深厚。此次川兵入藏，專爲彈壓地方，保護開埠，藏人本無庸疑慮，詎該達賴回藏後，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誣詆大臣，停止供給，疊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前據聯豫等電奏，川兵甫抵拉薩，該達賴未經報明，即於正月初三日夜内潛出，不知何往。當經諭令該大臣設法追回，妥爲安置，迄今尚無下落。掌理教務，何可疊次擅離，且查該達賴反覆狡詐，自外生成，實屬上負國恩，下辜衆望，不足爲各呼圖克圖之領袖。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結，著即革去達賴喇嘛名號，以示懲處。嗣後無論逃往何處，及是否回藏，均視與齊民無異，並著駐藏大臣迅即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繕寫名籤，照案入於金瓶，製定作爲

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奏請施恩，俾克傳經延世，以重教務。朝廷彰善癉惡，一秉大公，凡爾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諭之後，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負朕綏靖邊疆，維持黃教之至意。

御史江春霖奏，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特簡忠良，嚴杜濫進，不足挽危局而贊大猷。竊溯戊戌變政，全局爲前軍機大臣袁世凱一人所壞，世凱因得罪先帝，乃結慶親王奕劻爲奧援，排斥異己，徧樹私人，包藏禍心，覬覦非望，幸而瞿鴻禨退，先朝起監國攝政王以鎮之，世凱進，先朝又召閣臣張之洞以參之。天與人歸，謀不得逞。及我皇上御極，首罷世凱，奕劻恭順以聽，而其黨亦慄慄危懼，中外相慶，以爲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窺見朝廷意主安靜，異派無所登庸，要津仍各盤據。而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署郵傳部侍郎沈雲沛，復爲畫策，汙名嫁與他人，而己陰收其利。被劾則力爲彌縫，見缺又薦引填補。就衆所指目而言，江蘇巡撫寶棻、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則其姪壻，浙江鹽運使衡吉則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壻，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則其子載振之乾兒，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則世凱所薦，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西巡撫馮汝騤則世凱之戚，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尚不在此數。樞臣名有五人，實仍一人攬權而已。現查軍機大臣戴鴻慈業已出缺，若我皇上監國攝政王復聽奕劻薦引私人，或誤用老邁庸懦者，充數伴食，大局之壞，何堪設想。臣在先朝劾奕劻父子及世凱者，疏凡八上，皇上臨御以來，亦屢有言，均未荷蒙鑒納。賤不謀貴，疏不謀親，何苦數以取辱。但念蒙恩寬免處分，並諭指陳遠大，樞臣賢否，實爲治亂攸關，遠大孰有過於是者。緘口不言，無衷滋疚，敢懇聖明攬天下才，極一時選，不論官階崇卑，是否現任，破格擢用，俾效贊襄。奉上諭，御史江春霖奏叅慶親王奕劻一摺，朝廷虛衷納諫，博採羣言，然必指陳確實，方足以明是非。該御史所奏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壻，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各節，果何所據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駐藏大臣聯豫等，昨經降旨，將達賴革去名號，温宗堯開缺赴川，所有藏中一切善後事宜，即責成聯豫悉心經理。另選達賴，原爲維持黃教，自應體察番情，查照例案，妥慎辦理。川兵業已抵藏，著即妥爲布置，藉資鎮懾，必須申明紀律，嚴加約束，毋令絲毫滋擾。其餘練兵、興學、墾荒、開礦以及振興實業，利便交通，添置官吏諸大端，均應及時妥籌，次第規畫，固不可稍事操切，亦不可坐失事機。該大臣向來辦事盡心，於藏中情形，亦甚熟悉，朝廷既畀以重寄，務當殫竭心力，勉爲其難，如有與川省關涉事件，著電商趙爾巽協力通籌，務臻妥善，並將籌辦情形隨時電奏。

癸亥，上諭：前據御史江春霖奏慶親王奕劻一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朝廷早鑒其誣妄，其中謂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壻，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尤屬荒誕不經。當即諭令明白回奏。茲據覆奏，率以數十年前捕風捉影之事，及攻訐陰私之言，皆屬毫無確據，恣意牽扯，謬妄已極。國家設立言官，原冀其指陳得失，有裨政治，若如該御史兩次所奏，實屬莠言亂政，有妨大局。親貴重臣，固不應任意詆誣，即內外大臣名譽所關，亦不當輕於汙衊。似此信口雌黃，意在沽名，實不稱言官之職。江春霖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

命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協辦大學士。

命內閣學士吳郁生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宣統政紀》卷三一 二月辛巳，准陸軍部尚書鐵良以病解職，以陸軍部右侍郎蔭昌爲陸軍部尚書，未到任前仍以左侍郎壽勳署理。內閣學士那晉仍署陸軍部左侍郎，以陸軍部左丞姚錫光爲陸軍部右侍郎，以外務部尚書梁敦彦充稅務處會辦大臣。

《宣統政紀》卷三三 三月乙巳，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奏，粵省辦理審判廳粗具規模：一、編制期限清單，酌定商埠各級廳數，併確計建築經費、官吏薪公；一、造就各項司法人才；一、通籌全省監獄看守所。以上三端，均屬提綱挈領之事，經臣督率主務各員統籌全局，循序進行。又奏，各國法庭皆設律師，爲兩造代理一切質問詰駁等事。日本明治維新，即首定代言人職制，後復改爲辯護士法，推行至今，有利無弊。我國現值改良審判之始，似宜採用列邦通制，以臻完善。且近來通商各埠，人民延請外國律師辦案，已成習慣。將來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後，國際私法之交涉，日益繁多，使非養成多數辯護之才尤恐相形見絀。覈閱現行部章，於法制經書已極詳明，若再加入律師一門，似較完備。現經遴選法政畢業生，專開律師研究班，以資練習。擬請飭下法部，訂定律師專法頒行，一面通飭各省審判廳准用律師參與審問，似於司法前途，不無裨補。均下部知之。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春蓂，初六日兩次電奏，稱痞徒放火滋鬧，其勢更兇，當經擊斃數名，並拏獲五名正法。現正趕辦平糶，市面已照常貿易，並自請從重治罪，派員署理撫篆各等語。此次飢民藉端滋事，膽敢焚燬衙署學堂，

波及教堂，勢甚猖獗，實屬目無法紀。岑春蓂辦事失當，昨已有旨交部議處，著先行開缺，聽候查辦。湖南巡撫著楊文鼎暫行署理，迅速馳往湖南省城，督同文武員弁，嚴拏倡亂之徒，盡法懲治，以儆刁頑。至一切善後事宜，會同瑞澂妥速籌畫，隨時電奏。其辦理不善之該管地方各官，著一併會同查明參辦。

庚申，以力竭捐軀，情節可憫，開復故提督丁汝昌原官原銜。

癸亥，諭內閣：奉天巡撫著即裁撤，東三省總督錫良著兼管奉天巡撫事。

《宣統政紀》卷三四　四月甲戌，諭內閣：前奉先朝諭旨，設立資政院，以爲上下議院之基礎，聖謨宏遠，薄海同欽。朕御極以來，日以繼志述事爲務，疊經降旨，將該院院章暨各項選舉章程釐定頒布，責成內外臣工，切實籌辦。本年九月初一日爲第一次開院之期，所有單開各項欽選議員，宗室王公世爵【略】自應先期召集，以備舉行。著以本年八月二十日爲召集之期，所有該院議員，均即遵照定期，一律齊集，將開院以前應有事宜，妥行準備。該議員等須知此次召集資政院，爲中國前此未有之創舉，即爲將來成立國會之先聲，務期竭盡忠誠，恪守秩序，克擔義務，代表輿情，用副朝廷實行立憲，循序程功之至意。

丙子，閩浙總督松壽奏，閩省禁種罌粟，一律淨絕。在事出力各員，擇尤保獎。得旨，著暫緩保獎，該衙門知道。

庚辰，諭內閣：上年據修律大臣奏進編定現行律，當經諭令憲政編查館覆奏准。茲據該館及該大臣等，將現行刑律黃册並按照新章修改各條，繕具進呈。朕詳加批覽，尚屬妥協。著即刊刻成書，頒行京外，一律遵守。國家律令因時損益，此項刑律，爲改用新律之豫備，內外問刑各衙門，務當悉心講求，依法聽斷，毋得任意出入，致滋枉縱，以副朝廷慎刑協中之意。

《宣統政紀》卷三五　己丑，諭內閣：度支部奏，幣制重要，宜策萬全，當即諭令會議政務處妥議。旋經覆奏，准予飭部設局調查。茲據該部具奏，釐定幣制，酌擬則例繕單呈覽，及籌議舊幣辦法各摺。朕詳加披覽，所擬各節，尚屬切實可行，亟宜明白宣示。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暫就銀爲本位，以一圓爲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鎳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爲輔幣。圓、角、分、釐各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廠迅即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施行。所有賦稅課釐，必用制幣交納，放款亦然。並責成大清銀行會同造幣廠，將新舊交換機關，籌備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將現鑄之大小銀銅圓，一律停鑄，並知照京外各衙門按照單開折合標準及改換計數名稱各條，依限妥辦。將來新幣發行地方，所有生銀及從前鑄造各項銀銅圓，准其暫照市價行用，由部飭幣廠、銀行逐漸收換，並酌定限期，停止行用。迨新幣通行以後，無論官私各款，均以大清銀幣收發交易，不得拒不收受，亦不准强行折扣。至於僞造制幣，大干例禁，緝拏懲治均屬地方之責。著各部院、順天府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督飭所屬，各就所管事項，遵照則例，切實奉行。並轉諭各該處商會，宣演則例大意，使人人知此次改定幣制，專爲便民、便商，剷除向來平色紛淆之弊，以立清釐財政之基。儻有奸商市儈，藉端搖惑愚民，抑揚物價，即著從嚴懲治，用副朝廷利用厚生之至意。

諭內閣：前經降旨，將宗室王公世職等應選資政院議員人員，分別選定，並經豫定召集日期，令該院各項議員，屆期一律齊集。茲據資政院奏，請續行欽選議員開單呈覽一摺，所有單開之納稅多額互選當選人，著孫以芾、李士鈺、周廷弼、林紹基、席綬、王佐良、宋振聲、李湛陽、羅乃馨、王鴻圖爲議員，該員等務各按照定期，與上次欽選各項議員，暨各省互選議員，一律齊集豫備開院，並各懍遵前旨，竭誠協贊，有厚望焉。

以督辦北洋陸軍學務出力，賞副都統段祺瑞頭品頂戴。

《宣統政紀》卷三六　五月甲辰，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收回奉天本溪湖煤礦作爲中日合辦，訂定合同，中日各派總辦一人，以交涉司爲督辦，定股本二百萬圓，各出其半。中國除地股作三十五萬圓外，應籌六十五萬圓，其餘一百萬圓即歸日商擔任。將來除股本年息八釐外，餘利分作十份，以二份五作報效，一份作公積，六份五歸中日股東平分。其釐金礦稅等項，均仿照井陘、臨城合同辦理。下部知之。

戊申，實授瑞澂爲湖廣總督，楊文鼎爲湖南巡撫。

戊午，度支部奏，發行紙幣，固屬國家特權，而政府要不可自爲經理。近世東西各國，大都委之中央銀行獨司其事，誠以紙幣關繫重要，儻發行之機關不一，勢必漫無限制，充斥市廛，物價因之奇昂，商務逐以不振，貽害於國計民生，何堪設想。現擬將此項紙幣一切兌換、發行之事，統歸大清銀行管理，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必使紙票於紛紜雜出之時，而立收集權中央之效。此其要義一也。紙幣發行總數，查東西各國，除法、美二國外，大率無法律明文。豫定發行數目，誠恐事變無常，需要之範圍，亦有所伸縮。中國事同一律，其在

平時，自應以準備數目爲發行數目，一遇銀根喫緊，需要較多，即由銀行體察市情，酌量增發。其應如何明示限制之處，屆時由部覈定，以資遵守，必使銀行任接濟市面之責，而仍不准有任意濫發之弊。此其要義二也。紙幣之流通，全恃兌換以維信用，儻聽其肆意發行，毫無準備，萬一變生不測，市面恐慌，兌現者紛至沓來，危險殊難言狀。查各國紙幣條例，規定綦詳，而於準備金尤爲最嚴之監察。中國發行紙幣，事屬創圖，萬不可稍涉空虛，致失國家信用。現擬於現款準備以外，概以有價證券作爲擔保，必使銀行於孳生利息之中，而仍不失保全信用之道。此其要義三也。發行機關，既已委之銀行，則酌收稅銀，亦屬國家應得之利益。惟收稅之法，考諸各國，不外發行稅、餘利稅二種。揆之中國情勢，民力既瘠，利率復昂，儻更按發行成數以徵稅銀，則銀行必以借貸爲難，恐不免於農工商業多所阻礙。應請於紙幣發行之次年起，視銀行所得餘利，按年徵收若干，並以稅率分作三期遞進，必使銀行於稅額增長之時，而仍不覺義務負擔之重。此其要義四也。茲經督率幣制調查局各員，悉心研討，本此要義，釐訂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進呈。又奏，通用銀錢票，流通市面，殊於幣制有礙。上年臣部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嚴定限制，原豫爲推行幣制之地，應與此項紙幣則例，一體遵守。其業經發行各行號，應即照章按年收回；未經發行及以後新設各行號，即不准再爲發行，違者無論官辦、商辦，查明奏參，照章懲罰。均依議行。

癸亥，諭內閣：據都察院奏，代遞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並直省旗籍各代表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略】本年九月即屆資政院開院之期，業已降旨選定議員，先期集會，如能上下一心，共圖治理，不惟立議院之基礎，兼以養議院之精神。朕纘述前謨，定以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爾等忠愛之忱，朕所深悉。惟茲事體大，宜有秩序，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茲特通行諭令知之。

庚午，以辦學出力，賞陸軍部貴胄學堂總辦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馮國璋頭品頂戴，海軍事務處參贊譚學衡二品頂戴。

壬申，農工商部奏，商法編訂需時，擬就前定之公司律，重加修訂，作爲暫行章程，以資遵守。從之。

《宣統政紀》卷三七　六月乙酉，外務部奏，請設各省交涉使以裨外交一摺。依議行。

庚寅，命籌辦海軍事務大臣貝勒載洵充參預政務大臣。

壬辰，外務部尚書梁敦彥因病乞休。允之。

實授外務部左侍郎鄒嘉來爲尚書，轉右侍郎胡惟德爲左侍郎，以右丞曹汝霖爲右侍郎，實授記名丞參劉玉麟爲右丞。

《宣統政紀》卷三八　七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廣福，據電奏，塔城纏商，在俄屬貿易，俄官收執照銀，封閉鋪户；又俄商運茶灑賣，並無押款等語。著廣福即飭廳局開導纏商，聽候官辦，不得滋生事端。餘著外務部知道。

又諭：電寄科布多辦事大臣錫恆，塔城現有交涉事件，錫恆著迅赴署任，額勒渾亦著迅赴新任。

命貝勒毓朗協辦大學士；徐世昌爲軍機大臣；大學士世續著開去軍機大臣，專辦內閣事務；內閣學士吳郁生著以侍郎候補，毋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命候補侍郎唐紹怡署郵傳部尚書，未到任前以署郵傳部右侍郎沈雲沛暫署；命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赴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

《宣統政紀》卷三九　庚申，諭內閣：軍機大臣呈遞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來電，據稱盛宣懷爲蘇浙路罪魁禍首，不應令其回任，請收回成命，或調離路事，以謝天下等語。措詞諸多荒謬，狂悖已極。朝廷用人，自有權衡，豈容率意妄陳，無非爲藉此脫卸路事，自博美名，故作危詞以聳聽，其用心詭譎，尤不可問。湯壽潛著即行革職，不准干預路事，以爲沽名釣譽，巧於趨避者戒。

辛酉，法部奏，准貴州撫臣電稱，法官考試期在八月，黔省應考人員，合格無多，將來恐不敷考選。查本省法政畢業人員有二年以上程度者，又留學日本法政速成畢業，充當本省法政教員三年者，可否通融准考等語。查憲政編查館覈法院編制法，所定法政法律學堂畢業人員與考資格，均以三年爲斷。惟查法官考試，今年爲創始之端，審判設廳待人而理，就目前論，各省法政等學堂或開辦未屆三年，或原定畢業之期本非以三年爲限，則三年畢業人員自不多覯。至舉貢出身等項合格雖多，而入學堂者少。是此項三年以下畢業人員若仍加限制，不令與考，恐應考者多不中程，而畢業者反形觀望。臣等咨商憲政編查館覈議，現准覆稱，黔地偏僻，風氣未開，自應暫准該省凡留學外國法政速成畢業、在本省充當法政教員三年以上者，及本省法政二年以上畢業、領有優等文憑者，均與第一次考試。仍僅以此次爲限，將來仍照定章辦理等語。臣等更有請者，合格應考人員無多，恐不獨黔爲然，現有江蘇撫臣電稱招考以來，報名無幾，他省

可知。現擬推廣辦法，請將京外凡留學外國法政速成畢業、在本省充當法政教員三年以上者，及本省法政二年以上畢業、領有優等文憑者，均暫准其於此次收考。又如在審判研究所接續有二年程度、畢業領有優等文憑者，本屆亦准此例。從之。

壬戌，以各直省按察使爲各該省提法使。

甲子，諭內閣：大學士鹿傳霖忠清亮直，剛正不阿，【略】遽聞溘逝，悼惜殊深。際茲時事多艱，耆舊彫零，倍增悽惻。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賜祭一壇，加恩予謚，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軍機處存記江蘇補用道鹿滌理著以四品京堂候補，伊孫一品蔭生鹿學槃著賞給郎中分部補用，用示朕篤念藎臣至意。尋謚文端。

《宣統政紀》卷四〇 八月癸酉，度支部奏，遵議釐訂國家稅暨地方稅章程辦法。國家稅與地方稅，名義雖分，徵榷則一。查各國地方稅，多有附加之稅，自非與國家稅同時釐訂，則地方稅即恐無所依據以爲準則。臣等再四思維，似應以本年爲調查國家稅、地方稅年限，宣統三年爲釐定年限，宣統四年同時頒布，庶推行無所妨礙。且國家稅、地方稅劃分以後，所有一切經費，皆應分別支配，似皇室經費，亦應同時釐定，方臻完備。從之。

癸未，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充資政院副總裁。

《宣統政紀》卷四一 丁亥，理藩部奏，藩部豫備憲政，首在振興蒙務。開濬利源，莫重於闢地利；啟牖蒙智，莫急於化畛域，通文字諸大端。謹先酌將舊例，量爲變通，以爲籌辦蒙務措手之方。曰變通禁止出邊開墾各條：擬請將已經奏准開墾之各旗，凡舊例內禁止出邊開墾地畝，禁止民人典當蒙古地畝，及私募開墾地畝牧場治罪等條，酌量刪除，以期名實相副；其已經招墾之各盟旗，或酌照內地旗民交産之例，許各蒙旗與民人交易，報官覈辦；其未經招墾之各蒙旗，或由各邊省督撫，暨各路將軍、大臣、商同蒙旗奏請開放，由臣部咨商將軍、大臣、督撫察酌各處情形，妥擬章程，纂入則例，奏明辦理。曰變通禁止民人聘取蒙古婦女之條：旗漢現已通婚，蒙漢自可仿照辦理。擬由各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凡蒙漢通婚者，均由該管官酌給花紅，以示旌獎。曰變通禁止蒙古行用漢文各條：舊例內外蒙古，不准延用內地書吏教讀，公文稟牘呈詞等件，不得擅用漢文，蒙古人等不得用漢字命名。今則惟恐其智之不開，俗之不變，斷無再禁其學習行用漢文漢字之理。應請將以上諸例一併刪除，以利推行而免窒礙。從之。

戊子，度支部奏，幣制之事，千端萬緒，而究其要歸，總須一國銀圓，皆用新幣；各種輔幣，皆以十進；各處紙幣，皆有儲金。擬將幣制調查局改爲幣制局，分爲四股：曰調查、曰籌辦、曰稽覈、曰編譯，再設庶務處以司全局雜務。從之。

己丑，監國攝政王代詣養心殿，接見美國陸軍大臣狄金生等十七員。

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充訓練近畿各鎮大臣。

庚寅，吉林巡撫陳昭常奏，吉省礦産無窮，强鄰挾其國力相逼而來，華商資本薄弱，實有急不能待之勢。擬援均勢主義，輸入外資。查明吉省礦産，無論大小，同時舉辦，但使主權無失，除日、俄兩國外，歐、美列强均可投資合辦，並擬借外債二千萬兩，專爲興辦各項實業之用。與督臣錫良會商意見相同。現有北洋稽查機器各廠委員德人巴士來華，借調來吉，令其親赴各國，糾合資本，以圖集事，如有成議，或作投資，或爲借款，所有章程條款，自當悉心釐訂，慎防流弊。下外務部議。尋議，該撫意在投資均勢，並蓄兼收，其用意不可謂非是。惟東三省總督有統轄總理之責，此次吉林巡撫所擬借款興業辦法，關繫甚鉅，當經電詢錫良，始知彼此未經商定，則是否合宜，有無窒礙之處，應請飭東三省總督，會同吉林巡撫，酌量情形，悉心籌畫，再行具奏。從之。

癸巳，舉行法官考試，派法部左侍郎紹昌爲監臨，以吏部右侍郎于式枚、理藩部左侍郎達壽、大理院卿定成、總檢察廳丞王世琪爲考試官。

甲午，諭內閣：軍諮處奏，整頓畿輔陸軍各鎮一摺。據稱整飭軍政，當以畫一教育、嚴肅紀律爲本等語。所奏不爲無見。所有近畿陸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鎮，均著歸陸軍部直接管轄；其近畿督練公所著即裁撤。第三、第五兩鎮，仍在東三省，山東照舊駐紮；第二、第四兩鎮，毋庸歸直隸訓練，仍在直隸駐紮，遇有調遣，准由該督撫等電商軍諮處、陸軍部請旨辦理。現在朝廷講求武德，力圖整頓，署陸軍部尚書蔭昌於軍事歷練有年，應即破除積習，認真辦理，毋負委任。

乙未，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擬請盛京大內文源閣前隙地建設博覽館，敬將殿閣恭儲器物，分別移置其中，釐定規章，縱人觀覽，與東西各國設有皇室博覽館用意正同。得旨，所有尊藏器物，准其陳列齊整，敬謹瞻仰，毋庸另設博覽館

名目。

丙申，授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爲大學士，以吏部尚書李殿林協辦大學士，考試孝廉方正。命大學士徐世昌，協辦大學士李殿林、學部尚書唐景崇、法部尚書廷杰、都察院都御史張英麟、民政部右侍郎林紹年、學部左侍郎寶熙、署法部右侍郎王垿、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禮部右侍郎郭曾炘、學部右侍郎李家駒、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顧璜、鑲黃旗蒙古副都統秦綬章、宗人府府丞朱益藩，充閱卷大臣。

戊戌，陸潤庠著授爲東閣大學士，徐世昌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

《宣統政紀》卷四二 九月辛丑，諭內閣：前經降旨，以本年八月二十日爲資政院第一次召集之期，爾議員等各能遵守定章，將開院以前應有事宜，妥行準備，茲據奏報成立，秩序謹嚴，朕心實深嘉悅。欽惟我兼祧皇考德宗景皇帝，慨念時艱，深思政本，仰承慈訓，俯順人情，毅然宣布德音，豫備立憲，開千古未有之創局，定百世不易之宏規。凡我臣民，同深悅服。朕承先朝付託之重，御極伊始，即以實行憲政，爲繼志述事之大端，疊諭內外臣工，按照籌備清單，次第舉辦。而資政院爲上下議院之基礎，尤爲立憲政體之精神。經畫數年，規模已具，中外觀聽，咸在於茲。今當開院會集之初，朕特命軍機大臣暨參預政務大臣，將各項案件妥慎籌擬，照章交議。爾議員等其各泯除成見，奮發公心，上爲朝廷竭協贊之忠，下爲民庶盡代議之責，弼宏功於未竟，垂令範於將來，朕與億兆臣民，實嘉賴焉。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奏，遵議度支部試辦宣統三年豫算，請旨飭交資政院照章辦理一摺。著依議。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張鳴岐奏，請設責任內閣，以尊皇極而罷政權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陳夔龍電奏，時事艱難，臣民望治，內閣爲行政樞紐，宜先行組織等語。著該衙門知道。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恩壽電奏，請先立責任內閣，再行酌定召集國會日期等語。著該衙門知道。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資政院具奏，據順直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陳請速開國會一摺。又據錫良等及陳夔龍、恩壽電奏，組織內閣、欽頒憲法、開設議院等語。著將原摺電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豫備召見。

丁卯，度支部奏，與北京花旗銀行會議借款，總數不逾美金五千萬圓，利息照周年五釐，每一百圓准扣五圓，已由美國資本家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四家聯合承辦。先議草合同六條，該公司等公派在京花旗銀行總辦梅諾克，臣部即派左丞陳宗嫣等於九月二十五日簽字。應請飭下外務部迅速照會美使，以便循照合同所訂各事宜，賡續妥議詳細條款。從之。

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因病解職，以廣西巡撫張鳴岐署兩廣總督，未到任前，以廣州將軍增祺暫行兼署。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寶棻電奏，欽定憲法提前頒布等語。原電著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

《宣統政紀》卷四三 十月癸酉，諭內閣：前據各省督撫等先後電奏，以欽頒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爲請。又據資政院奏稱，據順直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陳請速開國會等語。當將原摺電交內閣、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旋據該王大臣等各抒所見，具說呈進。又於本月初二日召見該王大臣等詳細垂詢，切實討論，意見大致相同。溯自分年籌備立憲，期限定自先朝，朕仰承付託之重，夙夜兢惕，無時不以繼志述事爲心，既不敢少事遲迴，亦不敢過形急切。前經都察院兩次代奏，呈請速開國會，均即明白剴切宣諭。彼時爲鄭重要政起見，誠有不得不一再審慎者，乃揆度時勢，瞬息不回，危迫情形，日甚一日，朝廷宵旰焦思，亟圖挽救。惟有促行憲政，俾日進而有功，不待臣庶請求，亦已計及於此。第恐民智尚未盡開通，財力又不敷分布，操之過蹙，或有欲速不達之虞，故不能不驗向背於輿情，決是非於廷議。今者人民代表籲懇既出於至誠，內外臣工強半皆主張急進。民氣奮發，衆論僉同，自必於人民應擔之義務，確有把握，應即俯順臣民之請，用協好惡之公。惟是召集議院以前，應行籌備各大端，事體重要，頭緒紛繁，計非一二年所能蔵事。著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釐訂，提前頒布試辦，豫即組織內閣，迅速遵照欽定憲法大綱，編訂憲法條款，並將議院法、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及有關於憲法範圍以內必須提前趕辦事項，均著同時並舉，於召集議院之前一律完備，奏請欽定頒行，不得少有延誤。總之，決疑定計，惟斷乃成。此次縮定期限，係採取各督撫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謀議，請旨定奪，洵屬斟酌妥協，折衷至當。緩之固無可緩，急亦無可再急。應即作爲確定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爾內外各大臣，務當協力進行，時艱共濟，各省督撫，領治疆圻，責任尤重，凡地方應行籌備各事宜，更當淬厲精神，督飭所屬，妥速籌辦，勿再有名無實，空言搪塞。必使一事有一

事之成績，一時有一時之進步，無論如何爲難，總當力副委任。如或因循誤事，粉飾邀功，定即嚴懲，不少寬假。顧官吏有應顧之考成，國民亦有應循之秩序。此後儻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踰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斷不使於憲政前途，稍有窒礙，以期計時收效，剋日觀成，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慰海内喁喁之望。

又諭：現經降旨，以宣統五年爲開設議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撫，剴切曉諭，令其即日散歸，各安職業，静候朝廷詳定一切，次第施行。

甲戌，諭内閣：欽定憲法爲萬世不易之典則，現在提前籌辦憲政，亟應首先纂擬憲法，以備頒布遵行。著派溥倫、載澤充纂擬憲法大臣，悉心討論，詳慎擬議，隨時逐條呈候欽定。如應添派協同纂擬之員，並著隨時奏聞，候朕簡派，以期迅速辦理，剋期告成。

丙子，諭内閣：前據都察院代奏，學部丞參上行走柯劭忞等，舉人張春海等各呈稱官紳激變，濫殺無辜等語，當經諭令孫寶琦確查，兹據查明覆奏。山東萊陽、海陽肇亂之初，實由官紳辦理不善，繼則派出文武各員措置亦未盡合宜，自應分别懲處：已革山東萊陽縣知縣朱槐之，已革海陽縣知縣方奎昏庸貪劣，激成變端，均著永不敘用；候補道楊耀林、署萊陽縣知縣奎保張皇操切，厥罪惟均，楊耀林、奎保均著即行革職；都司銜留直補用守備陳忠訓馭兵不嚴，誤斃平民，著革職永不敘用；紳士王圻、王墀放利而行，不恤人言，王景嶽假公濟私，貪鄙無恥，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聲名甚劣，候選縣丞王圻著即行革職，增生王景嶽、歲貢生葛桂星均著褫革，餘著查取職名，一併咨革，均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開缺登州府知府文淇巡視兩縣，接受呈詞，未能秉公審理，亦爲激變之由，著即行革職；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統領軍隊，約束不嚴，著即開缺；山東巡撫孫寶琦仍著免其置議。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資政院奏，湘省發行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有違定章，請旨裁奪一摺。此次湖南發行公債，係奏經度支部議准之件，該撫未先交諮議局議決，係屬疏漏，既經部議，奉旨允准，著仍遵前旨辦理，嗣後各省有應交諮議局議決之案，仍著照章交議。

辛巳，諭内閣：前經明降諭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諭令迅速纂擬憲法及議院法、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暨關於憲法範圍以内必須提前趕辦事項，均於召集議員之前，一律完備，奏請欽定頒行。所有關於憲法之各項法令及一切機關，應責成該主管衙門，切實籌備。其民政部調查户口、籌設巡警等項，度支部清理財政、釐訂税法等項，以及法部應籌設各級審判廳等項，學部應籌辦教育普及等項，均屬關繫重要，不容置爲緩圖，各該管衙門俱有應擔之責任。著即迅將提前辦法，通盤籌畫。凡召集議員以前，必須完備各事宜，分别最要、次要，詳細奏明，請旨辦理。總期通力合作，壹意進行，俾克早日觀成，免致臨時貽誤。

《宣統政紀》卷四四　十一月癸卯，諭内閣：憲政編查館、軍諮處、陸軍部會奏，釐訂陸軍暫行官制大綱，列表呈進一摺。陸軍部總持軍政，責任宜專，所擬各節，尚屬周妥，所有尚書、侍郎、左右丞參各缺，著即裁撤，改設陸軍大臣一員、副大臣一員。當此整軍經武之際，該大臣等務當認真整頓，切實進行，毋負委任。

又諭：立國之要海、陸兩軍並重，前因釐訂官制，欽奉先朝諭旨，海軍部未設以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嗣有旨派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事務大臣，復派載洵等前赴各國考查一切，籌辦漸有端緒。兹據載洵等會同憲政編查館王大臣奏，擬訂海軍部暫行官制大綱，列表呈覽一摺。詳加披閱，尚屬周妥，自應設立專部，以重責成。所有籌辦海軍處，著改爲海軍部，設立海軍大臣一員、副大臣一員。該大臣等務當悉心規畫，實力經營，以副朝廷整軍經武之至意。至應設之海軍司令部事宜，著暫歸海軍部兼辦。

陸軍部奏，將各省督撫所兼之陸軍部尚書、侍郎銜一併裁撤。均從之。

乙巳，諭内閣：前因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業經降旨，將應行提前趕辦事項，責成該主管衙門迅將提前辦法，通盤籌畫，分别奏明辦理。查豫備立憲逐年籌備清單所開事宜，憲政編查館有專辦、同辦及遵章考覈之責。現在開設議院既已提前，所有籌備清單各項事宜，自應將原定年限分别縮短，切實進行。著憲政編查館妥速修正，奏明請旨辦理。

以海軍提督薩鎮冰統制巡洋長江艦隊。

《宣統政紀》卷四五　丁巳，諭内閣：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等奏，才力竭蹶，無補時艱，懇恩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一摺。披覽均悉。該大臣等盡心輔弼朝廷，自能洞鑒，既屬受恩深重，不應瀆請。所請開去軍機大臣之處，著不准行。

又諭：資政院奏，大臣責任不明，難資輔弼一摺。朕已覽悉。朕維設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權，爲朝廷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是軍機大臣負責任

與不負責任，暨設立責任內閣事宜，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

資政院奏，遵章議決著作權律，仍定爲五章五十五條。從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陳夔龍，據電奏，順直諮議局議長等呈請於明年即開國會等語。開設議院縮改於宣統五年，期限不爲不近，所有提前應行豫備事宜，至爲繁賾，已慮趕辦不及。各督撫陳奏亦多見及於此，豈能再議更張。著該督懍遵上次諭旨，剴切宣示，不准再行聯名要求瀆奏。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陳夔龍，據電奏，二十日諭旨遵即恭録出示曉諭，飭巡警道偵查，不准聚衆集議，請願同志會亦飭解散等語。辦理尚屬認真。著陳夔龍嚴飭各員，開導彈壓，如有不服勸諭、糾衆違抗者，仍即懍遵十月初三日諭旨，查拏嚴辦，以保治安。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假滿病仍未痊愈，請開缺。得旨，著再賞假十五日，毋庸開缺。東三省地方重要，提前籌備憲政之時，該督自應力任其難，毋得諉卸。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資政院奏，擬請明諭翦髮易服一摺。前經農工商部具奏，已降旨明白宣示中外矣，著仍遵前旨辦理。此奏應即毋庸議。

雲貴總督李經羲奏，才力不繼，病體難支，請予罷斥。得旨，該督世受國恩，年力尚强，向來辦事認真，滇邊重要，朝廷正資倚任，該督尤當力任其難。所請簡員接任等語，著即毋庸議。

《宣統政紀》卷四六 十二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已明白宣示，作爲確定年限，不能再議更張。乃不安本分之徒，藉速開國會爲名，仍復到處鼓惑。各學堂學生，多係年幼無知，血氣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輕發傳單，紛紛停課，聚衆要求。聞奉天、直隸、四川等省均有此項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無端荒棄正業，奔走呼號，日久恐釀生他變，貽害民生。學堂學生歷練未深，本不准干預國家政治，曾奉先朝嚴諭，刊入文憲，懸爲厲禁。乃歷時未久，復染囂張之習，是皆由辦學人員管教不嚴所致。前已面諭學部尚書唐景崇通飭各省，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再行剴切曉諭，隨時彈壓，嚴飭提學使及監督、提調、堂長、監學等按照定章，隨時開導查禁，防範未然。儻再有前項情事，立即從嚴懲辦，並將辦學人員一併重處，以儆其餘；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定惟該督撫等是問。

丙子，署郵傳部尚書唐紹怡因病乞解職，允之。以右侍郎盛宣懷爲尚書，候補侍郎吴郁生爲右侍郎。

辛巳，諭内閣：前因資政院會期三月届滿，議事未竣，諭令延長十日。現在又經届滿，著即於本日閉會。此次資政院開院，本係初次試辦，粗具規模，徐圖進步。爾議員等自當激勵忠誠，擴充聞見，洞觀時局，默驗輿情，必學與識早裕於平時，斯事與理可期其一貫。爾議員等其加勉焉。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假期又滿，病尚未痊，懇恩俯准開缺，以重邊寄。得旨，著再賞假十五日調理。東三省關繫重要，仍責成該督認真經理，毋得諉卸，不准開缺，懍遵旨行。

壬午，命四川總督趙爾巽來京陛見，以布政使王人文暫行護理四川總督。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東三省鼠疫流行，著豫於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認真經理，毋任傳染内地，以衛民生。

《宣統政紀》卷四七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陳夔龍，據電奏，鼠疫蔓延，爲患甚厲。現議由奉天至山海關祇開頭等客車，其餘暫停開行，並分段節節察驗。所需經費，擬由津海關稅項下撥銀十萬兩應用等語。著照所請。

丁亥，憲政編查館奏，遵擬修正逐年籌備事宜，繕單呈覽。現在欽奉諭旨確定召集議院期限，凡係未開議院以前關繫緊要、必應辦齊，而原單列在第六年以後者，兹均擬酌改年限，一律提前，以期無誤。至組織内閣，實爲施行憲政之樞機，自應欽遵增入。其續辦地方自治各條，循序漸進，計非旦夕所能觀成，兹酌改爲按年續辦，以求實際而免阻礙。此外巡警、教育等項，皆屬普通行政事務，故此次單内未經列入，仍應責成主管各衙門按照原定清單分别最要、次要妥籌辦理。溯自豫備立憲，業經數暮，中外奉行成績如何，亦未一律。今又舉第六年以後應辦要政，責觀成於第五年以前，自不得不遵籌修正，以期綱領之振舉，免名實之乖違。竊謂單内修正事項，此爲豫備開設議院大端，必須勉赴期限，不容稍懈。而尤要者，則在内外臣工協力同心，共襄盛舉，庶幾憲政成立，剋期可俟。依議行。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增祺奏，香洲自闢商埠，請定爲無稅口岸。旋經部議，飭稅司查覆，以種種疑難祇可作爲自開口岸。復經前任督臣檄行司道各官，傳集該商推究利弊，咸謂西人商戰之局恆以廣開無稅口岸爲無上妙策，遠而南洋各埠，近而香港一隅，數十年來最爲發達。況香洲東與香港對峙，北據澳門上游，同是貿易商場，人則一切自由，我則動多縛束。淵魚叢爵之歐，即爲優勝劣

敗之點。若如該稅司所慮，有約各國或相詰難，各省商民援以爲請，似亦無須過慮。至謂粵省稅關，久受港澳及廣州灣之影響，益以香埠，防不勝防，不知港、澳、廣灣，顯分國界，稽察爲難，香洲及自開之埠，操縱本可自由，如照拱北關辦法，建設分廠於往來必經之前山、吉大、對海、北山等處，嚴杜走漏，自不致有礙稅釐。且於內地關廠照章完納，與港澳事體相同，則饟課不虞虧損，且有增加，洵屬有益於商，撫損於國。該埠自上年開辦，日新月盛，該商等之堅苦卓絶，固應有贊成而無阻抑，否則口岸雖開，在民間不過多一尋常之市集，在國家亦僅贏得少數之輸將，於大局有何裨補。合無仰懇恩俯准將香洲新埠定爲無稅口岸，飭部先行立案，再由該稅司另定免稅專章及詳籌防弊辦法，務臻妥協，以興商業而順輿情。下所司議。尋稅務處奏，香洲自闢商埠，體察實在情形，酌予特別辦法。請准暫作無稅口岸，其免稅之範圍及如何嚴防走私之處，應剴行稅務司妥定章程，擇要設立口岸，俾便於稽徵。嗣後如有商民自闢商埠者，概不得援以爲例。從之。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東三省鼠疫盛行，現在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内。著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隨時會，商認真籌辦，切實稽查。天津一帶，如有傳染情形，即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乙未，諭内閣：資政院議決新刑律總則，會同軍機大臣具奏，繕單呈覽，請旨裁奪一摺。新刑律總則第十一條之十五歲，著改爲十二歲；第五十條或滿八十歲人之上，著加入或未滿十六歲人字樣。餘依議。又據憲政編查館奏，新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資政院未及議決，應否遵限頒布，繕單呈覽，請旨辦理一摺。新刑律頒布年限，定自先朝籌備憲政清單，現在開設議院之期已經縮短，新刑律尤爲憲政重要之端，是以續行修正清單，亦定爲本年頒布，事關籌備年限，實屬不可緩行。著將新刑律總則、分則暨暫行章程，先行頒布以備實行，俟明年資政院開會，仍可提議修正，具奏請旨，用符協贊之義，並著修訂法律大臣按照新刑律迅即編輯判決例及施行細則，以爲將來實行之豫備。

丙申，湖廣總督瑞澂奏，患病日深，懇恩開缺，以重地方而免曠誤。得旨，湖廣地方重要，端賴勤加治理之員，該督向來力任勞怨，認真辦事，朕深資倚任，焉能聽其引退。著再賞假十五日，安心調理，如病稍痊，即行銷假。

戊戌，諭内閣：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豫算案，前由度支部擬定奏交會議政務處會同集議，旋經該處王大臣奏交資政院照章辦理。茲據該院奏稱，此項總豫算案，業經斟酌損益，公同議決，遵章會同會議政務處具奏，並繕具清單，請旨裁奪等語。現在國用浩繁，財力支絀，該院覈定宣統三年豫算總案，朕詳加披覽，尚屬覈實，如確係浮濫之款，即應極力削減；若實有窒礙難行之處，准由京外各衙門將實用不敷各款，繕呈詳細表册，敘明確當理由，逕行具奏，候旨辦理。至裁汰緑防各營，於各省現在地方情形有無妨礙，著陸軍部會同各省督撫悉心體察，熟權利害，從長計議，詳晰具奏。又會奏，議決京外各官經費標準一片，著俟編訂官俸章程時，候旨遵行。

以法部左侍郎紹昌爲尚書，轉右侍郎沈家本爲左侍郎，實授王垿爲右侍郎；以法部左侍郎沈家本現在出差，命左丞曾鑑署左侍郎。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孫寶琦，據電奏，煙埠疫勢甚盛，濰縣一帶爲東三府通内地大道，防有傳染，宜阻截往來等語。著陸軍部飭令駐紮山東之第五鎮軍隊就近分撥，阻截往來，餘照所議辦理。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宣統政紀》卷四八　正月癸丑，諭内閣：度支部奏，試辦全國豫算，擬定暫行章程，並主管豫算各衙門事項，分别繕單呈覽。又奏，維持豫算實行辦法各一摺。上年資政院議決試辦本年歲入歲出總豫算案，會同會議政務處具奏，當經飭令京外各衙門極力削減浮濫各款，如實有不敷，必須敘明確當理由，具奏候旨，所以重財權，示限制也。茲據該部奏陳各項辦法，尚屬切實，著即照所議行。現在振興庶政，濬闢財源，部臣疆臣各有責任，朝廷一秉大公，於此中情形久所洞悉。嗣後京外各衙門，務當同心協力，彼此加意籌維。凡經常用項，應即按照認定數目，酌劑盈虚，慎重出納，毋使有絲毫浮費。遇有特别重要事件，籌有的款，方准酌議追加。至各省每辦一事，即責成該省先籌一款，款集而後事舉，切勿徒託空言。總之，部臣專司稽覈，規定固不得不嚴；疆臣力促進行，籌備亦不容少緩；要在内外互相維持，各任其難，以冀款無虚擲，事不誤期。爾諸臣其共勉之。

癸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等奏，鐵路局局長梁士詒平時任事勇往，款項悉歸其動撥，路員聽命於一人，遂不免有把持之名。應請撤銷鐵路總局局長差使，及交通銀行幫辦兼差。又奏，編纂船、路、郵、電四政專律各員，都係熟習洋文，今

擬酌量歸併，以期統一；凡圖書收掌，責諸編纂科；通譯事宜，任諸起草員；所有圖書通譯局及交通研究所，應即裁撤。均依議行。

《宣統政紀》卷四九 二月乙亥，會議政務處奏，四川總督趙爾巽等奏，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土歸流，建置道府州縣，設治章程。擬於德格、春科、高日交界之登科地方，設知府一員，名曰登科府；德格適中龔垭，設知州一員，曰德化州；德化之北，與俄洛西甯毗連之雜渠卡，設知縣一員，名曰石渠縣；德化之南，與巴塘相連之白玉，設知州一員，曰白玉州；德化之西，與乍丫察木多連界之洞普，設知縣一員，曰同普縣；德化之東，與麻書孔撒土司連界之處，暫歸德化縣管理。兩州兩縣皆隸於登科府，並於府治設分巡兼兵備道一員，名曰邊北道，以資督率。均作爲邊疆要缺，府縣屬官，不設大使經歷，而設佐治員。均應准如所請辦理，其應行畫一及建置各事宜，並請飭邊務大臣會同四川總督詳慎妥籌，另行奏明覈辦。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李經羲電奏，英占片馬一案，請飭部堅持，聲明辦法，並交海牙保和會公斷等語。著外務部知道。

己丑，命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學部右侍郎李家駒、民政部左參議汪榮寶協同纂擬憲法。

辛卯，以大學士世續爲資政院總裁，學部右侍郎李家駒爲資政院副總裁。

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回任，以大理院少卿劉若曾爲修訂法律大臣。

《宣統政紀》卷五〇 三月癸卯，諭內閣：【略】朕纘承大統，夙夜維寅，深恐上負我列聖艱難締造之勤，下負我軍人祖若父盡瘁馳驅之烈，用特親任大清帝國統率陸海軍大元帥，以符立憲體制，爲吾民倡。朕未親政以前，所有大元帥一切權任事宜，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業經通諭全國臣民。獨念國之强弱，惟在軍人；軍之强弱，惟視士氣。必上下深明保國之義，然後可保身家，未有先顧身家而能保國，即未有不能保國而能自保身家者。當此萬方競進，非武不揚，我軍人自祖若父以來，已上承列聖涵養教育之恩，下守家世效忠之訓，無不深明大義，何待諄諄。惟朕不敢自耽暇逸，負列聖以負我軍人祖若父效命之誠，固知我軍人亦必不忍自負其祖若父，以負我列聖安危與共之隱。自應交相策勵，鞏固皇圖，異時軍國治安，憲章明備，君臣上下，同履太平，斯則我列聖靈爽式憑，亦我軍人祖若父默啟後人之意也。其訓諭六條，另交陸軍部頒發全國各軍隊，咸使聞知。

己酉，外務部奏，游美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訂立章程，先行開學。從之。

庚戌，諭內閣：張鳴岐等電奏，兼署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因公前赴燕塘地方，查看地勢，兼閱演試軍用飛機，回城時，行至東門城外，突被匪徒用手槍轟擊，受傷甚重，移時殞命。當經拏獲兇犯，嚴飭訊究等語。覽奏殊堪駭惻。著張鳴岐等將已獲兇犯溫生贏切實研訊，有無黨與及受人指使情事，務得實情，嚴行懲辦。該署將軍副都統孚琦猝被戕害，憫惜殊深，應得卹典，著俟該署督等查明具奏時，再行降旨。

辛亥，海軍大臣載洵奏，英皇加冕，大閱兵艦，擬派巡洋艦隊統領程璧光率領海圻巡洋艦前往，以將敬意而敦睦誼。從之。

《宣統政紀》卷五一 甲寅，實授張鳴岐爲兩廣總督。

乙卯，度支部會奏，擬定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借款合同二十一款。

戊午，管理軍諮處事務載濤等奏，本年擬援照舊案，舉行秋操，在灤州、開平一帶調集軍隊，練習野外勤務及攻守一切戰法。所有會操軍隊，擬以陸軍部直轄駐紮小站馬廠第四鎮爲主力，將禁衛軍混成一協及駐紮保定第六鎮步隊一標、馬隊一營、工程一隊酌量併入，編爲一軍，是爲西軍。另以駐紮北苑第一鎮爲主力，將駐紮保定永平第二鎮混成一協酌量併入，編爲一軍，是爲東軍。定於本年秋閒舉行會操。其一切計畫規則及應行舉辦事宜，應督飭員司調查歷次成案，詳細妥籌，務期完善，並分咨禁衛軍訓練大臣、陸軍部轉飭各該鎮協，趕將應行籌備各事，遵照舉辦。從之。

己未，外務部奏，各國在和京會議禁煙，展期開會，擬請簡派出使德國大臣梁誠屆時前往，入會與議，並請頒給敕書，加以全權。從之。

庚申，諭內閣：前據錫良電奏，疫氣已經撲滅，病勢加劇，懇准開缺，簡員接替等語。該督向來辦事認真，在東兩年，精力勞瘁，屢經因病賞假。現在防疫事竣，東三省總督錫良，著准其開缺，回旗調理。

授四川總督趙爾巽爲欽差大臣，調任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

辛酉，以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署四川總督。

命四川布政使王人文開缺，賞侍郎銜，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宣統政紀》卷五二 四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鳴岐，電奏悉，廣東省城猝有匪徒多人，轟擊督署，殊堪詫異。經該督會同李準督飭防營，分投扼守圍捕，擒斃多名，未致蔓延，辦理尚稱迅速。所有文武各員，著照所請，免其置

議。張鳴岐事前已有防範，臨時布置亦尚周妥，所請嚴議之處，著一併寬免。廣東爲沿海重要地方，屢有亂黨句結滋事，實屬不成事體。儻不嚴加防緝，誠恐釀成大變，不可收拾。著張鳴岐認真督飭文武，掩捕餘黨，從嚴懲治，勿任漏網，以靖匪氛而保治安。嗣後尤須加意防維，切實清查，毋稍鬆懈。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此次陣亡各兵弁，並著查明奏請優卹。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張鳴岐，電奏，連日會同提督李準督率營警，分投捕獲匪黨數十名，訊據供認謀逆抗拒，已於軍前正法。此股亂匪，殲滅殆盡，城内外商民始終均未受擾，地方一律安謐等語。張鳴岐等辦理此事，尚稱妥速。著仍嚴飭各營隊盡力掩捕，從嚴懲辦，毋留餘孽，並將善後事宜，妥速辦理，毋任再滋事端。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一摺。該給事中所奏，不爲無見，著郵傳部按照所奏各節，妥籌議奏。

戊寅，諭内閣：上年降旨，飭將官制釐訂，提前頒布試辦並即組織内閣。旋經憲政編查館奏擬修正籌備事宜清單，經朕定爲宣統三年頒布内閣官制，設立内閣，所以統一政治，確定方針，用符立憲政體。茲據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會奏，遵擬内閣官制，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覽，所擬内閣官制十九條，採取各國君主立憲之制，參酌現在時勢之宜，審慎規定，尚屬周妥。又因閣制甫經創辦，必須以漸而進，作爲籌畫試行，並擬内閣辦事暫行章程十四條，權宜損益，均屬可行。曾經召見會議政務處王大臣等面加垂詢，意見僉同。著將内閣官制頒布，遵照此項欽定閣制，設立内閣，並即照辦事暫行章程先行試辦。除弼德院官制同時頒布外，所有内閣屬官制、京外官制，各項官規，仍著遵照修正籌備清單，妥速擬訂，陸續奏聞，候朕頒布施行，用副朝廷進行憲政，力圖自强之至意。

又諭：上年修正籌備清單，經朕定爲宣統三年頒布弼德院官制，設立弼德院。茲據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會奏，遵擬弼德院官制，繕單呈鑒一摺。朕詳加披覽，除酌改外，餘尚妥協。現在已經降旨，設立内閣，該院權限與内閣相爲維繫，所關重要，必須同時並設，用備顧問。著將此項官制一併頒布，即行設立弼德院，以重憲政始基。

又諭：慶親王奕劻著授爲内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均著授爲内閣協理大臣。

又諭：内閣總、協理大臣，業經簡授，其各部行政長官有應同負國務責任者，應即同時簡授。梁敦彦著授爲外務大臣，善耆著授爲民政大臣，載澤著授爲度支大臣，唐景崇著授爲學務大臣，蔭昌著仍授爲陸軍大臣，載洵著仍授爲海軍大臣，紹昌著授爲司法大臣，溥倫著授爲農工商大臣，盛宣懷著授爲郵傳大臣，壽耆著授爲理藩大臣。所有内閣總、協理大臣及各該大臣，均爲國務大臣。

又諭：内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著仍管理外務部。

又諭：本日業經降旨，設立内閣，所有舊設之内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著即一併裁撤。在内閣屬官制未經奏定以前，以上各衙門舊設之章京、侍讀、中書等項人員，著暫由總、協理大臣督率辦理日行事件。其内閣官制内未載之應行改併各衙門，有應照内閣暫行章程辦理事宜，均著暫行遵辦。其未經規定事項，暫仍其舊，其餘無關行政各衙門，均照常辦理。

又諭：自宣統元年五月設立軍諮處以爲軍諮府之基礎，時閱兩年，籌辦已有端緒。參謀軍事，最關重要。著即設立軍諮府，秉承詔命，襄贊軍謀，所有軍諮府官制一切事宜，即著該衙門妥速詳擬奏聞，候朕裁定施行。

又諭：郡王銜貝勒載濤、貝勒毓朗均著授爲軍諮大臣。

己卯，諭内閣：慶親王奕劻、那桐、徐世昌各奏懇請收回成命等摺，朕已覽悉。現在時事多艱，又當創設内閣，試辦之初，一切事宜，均關緊要，端賴老成重臣，竭力贊襄，用資輔弼。所請著毋庸議，即遵昨旨到閣辦事。

又諭：郵傳部奏，遵議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一摺。所籌辦法，尚屬妥協。中國幅員廣闊，邊疆遼遠，袤延數萬里，程途動需數閱月之久，朝廷每念邊防，輒勞宵旰，欲資控禦，惟有速造鐵路之一策。況憲政之諮謀，軍務之徵調，土産之運輸，胥賴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轉機。熟籌再四，國家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鉅，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懍遵此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該管大臣毋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

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

《宣統政紀》卷五三　戊子，諭内閣：端方著以侍郎候補，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會同湖廣、兩廣、四川各總督、湖南巡撫，恪遵前旨，妥籌辦理。

庚寅，郵傳部會奏，粵漢、川漢鐵路，接議英、德、美、法各銀行借款合同，計二十五款，繕單呈進，並請旨簽字蓋印。得旨，著郵傳大臣簽字。

壬辰，諭内閣：【略】現將鐵路改歸官辦，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其宣統三年四月以前已收之款，著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同該省督撫詳細查明，妥擬辦法奏聞，總不使有絲毫虧損，以致失信吾民。儻地方官有隱匿不報者，一經發覺，立予嚴參不貸。此外如有另立各項名目，捐作修路之款，一併查明請旨辦理。著該督撫迅即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以示朝廷體念民艱之至意。

甲午，外務部奏，中俄通商條約，現屆應行修改之期，請簡派修約大臣前往俄京會議。得旨，著派陸徵祥爲修約大臣，給予全權。

又奏，此次外務部正在調查豫備修改俄約，俄使輒藉蒙古、新疆等處歷年交涉未結各案，指爲不遵守約章，疊奉俄政府命來照詰問。經外務部一再剖明，始無異議。其欲保全條約固有之利益，已可概見。今與議修約，如冀挽回一切權利，竊恐我所主持更改，未必能就範圍，而彼轉藉以擴張勢力，多所要求，於事更難期結束。惟查光緒七年之約，當時原以收回伊犂爲重，而以通商、徵稅爲輕。現在情勢已殊，邊境交通，漸形利便，商務亦較前興旺。曩於光緒三十四年間，俄請設立烏里雅蘇台領事，外務部以照約設領，是已認爲商務興旺，應即同時議訂稅則，俄使謂應先行認允設領，稅則可俟釐訂商約時再議。其時俄外部照會我駐俄使臣，亦有日後議約，對此事決不拒絶等語。故此次修約，臣等竊以爲應先提議商訂稅則，就其所已允許，以取因勢利導之功。果能將舊約免稅之條作廢，裨益亦非淺鮮。此外凡關於通商各事宜，均應逐加詳酌，彼此有所商改，必求取益防損。如有未能解決之問題，即仍暫照舊約辦理。蓋商務雖較前興旺，究竟邊陲與腹地不同，祇當撥度時宜，未便過事强争，以免有妨兩國睦誼。依議行。

《宣統政紀》卷五四　五月辛丑，諭内閣：楊文鼎奏，湖南諮議局呈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據情代奏一摺。鐵路幹路收歸國有，業經定爲政策，明白宣示，並飭將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及將已收之股妥籌辦法，係因商辦幹路，徒增民累，朝廷爲減輕小民擔負起見，改定政策，仍不使少有虧損，在百姓當樂從之不暇，豈有反抗之理。該省諮議局不免誤會，所呈各節，語多失實，迹近要挾。楊文鼎身任地方，息事安民，是其專責，既經明降諭旨，果能仰體朝廷愛民之意，曉以利害，剴切開導，羣疑當不難盡釋。乃於甫經決定政策，竟率行代爲瀆奏，殊屬不合，著傳旨嚴行申飭。昨又降旨，飭將湖南省因路抽收之米鹽房各捐，概行停止。朝廷體恤民艱，無微不至。仍著該撫懍遵疊次諭旨，一面切實勸諭，一面會同妥籌辦法，如有匪徒暗中鼓動，致生事端，即著從嚴懲辦，儻再措置失宜，釀成重案，定惟該撫是問。

乙卯，諭内閣：本日朕覽山東巡撫孫寶琦摺一件，所陳宗支不宜豫政，不爲無見。然不知朝廷因時制宜之苦衷，且摺中頗有措詞失當之處。著傳旨申飭，原摺留中。

丙辰，諭内閣：度支部會奏，議准張鳴岐電奏，訂借外國銀行現款五百萬兩周轉市面一摺。著即照所議行，由該部電知該督遵照辦理。惟此次粵省因收回路事，突然倡議不用官發紙幣，紛紛持票取銀，顯係不逞之徒，從中構煽，藉端滋擾。著張鳴岐嚴飭地方文武，隨時防範，認真彈壓，或有不法行爲，立予拏辦，儻敢糾衆作亂，准如該督所請，格殺勿論。

戊午，諭内閣：度支部會奏，遵旨籌畫川粵漢幹路收回詳細辦法各摺片。鐵路收回國有，固以維持路政，實以體恤民艱，前經降旨停收川湘等省各項股捐，並累次諭令將已收之款妥籌辦法。兹據奏稱，請將川、粵、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盡數驗明收回，由度支部、郵傳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常年六釐給息。嗣後如有餘利，按股分給，儻願抽本，五年後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並准將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銀行照行規隨時抵押；其不願換國家鐵路股票者，均准分別辦理，以昭平允。粵路全係商股，因路工遲滯，糜費太甚，票價不及五成。現每股從優先發還六成，其餘虧耗之四成並准格外體恤發給國家無利股票，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湘路商股照本發還，其餘米捐租股等款，准其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並准一律照本發還。其因路動用賬糶捐款，准照湖南米捐辦理。川路宜昌實用工料之款四百數十萬兩，准給國家保利股票。其現存七百餘萬兩，願否入股，或歸本省興辦實業，仍聽其便等語。籌畫尚屬妥協。著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會同各該省督

撫遵照所擬辦法將所有收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朝廷於此事審慎周詳，仁至義盡，經此次規定後，儻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爲名，希圖煽惑，滋生事端，應由該督撫嚴拏首要，盡法懲辦，勿稍寬徇，以保治安。

辛酉，諭内閣：學部奏，中央教育會遵章開會，請派張謇充該會會長，張元濟、傅增湘充該會副會長。又奏，遵章酌擬中央教育會會議規則，繕單呈覽各一摺。均著依議。

《宣統政紀》卷五五　六月庚午，派廣西提督龍濟光充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官，並賞給陸軍副都統銜；以左江鎮總兵陸榮廷爲廣西提督。

丙子，都察院代奏，直省諮議局議員呈稱，皇族内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失臣民立憲之希望，仍請另行組織，以重憲政而固國本。得旨，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值茲豫備立憲之時，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範圍之外。乃該議員等一再陳請，議論漸近囂張，若不亟爲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爾臣民等均當懍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

《宣統政紀》卷五六　辛卯，諭内閣：内閣會奏，酌擬典禮院官制，繕單呈覽一摺。典禮事宜，至爲隆重，亟宜設立專院，恪恭將事。著即將典禮院官制頒布，以禮部改設典禮院，所有禮部舊管事項，有關於行政者，均劃歸各行政衙門管理。其各衙門舊管之關於典禮，無關行政，應歸該院辦理事項，即劃入該院管理。著内閣會同各部及該院詳細釐定具奏，以專責成而崇鉅典。

《宣統政紀》卷五七　閏六月壬寅，諭内閣：電寄趙爾豐，現在風聞川人對於路事，有定於本月初十日開會之説，誠恐聚集多人，藉端滋鬧，或致妨害治安。趙爾豐計已入川，距省不遠，著即兼程前進，趕於初十以前抵省。届開會日期，多派員弁，實力彈壓，除股東會例得准開外，如有藉他項名目，聚衆開會情事，立即嚴行禁止，設法解散，免致滋生事端。儻敢抗違，即將倡首數人，嚴拏懲辦，以銷患於未萌。該署督務即遵旨，迅速赴任，毋稍延緩，並將對待辦法，豫爲妥慎籌畫，先行電奏。

壬子，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於永平附近，舉行大操。派軍諮大臣貝勒載濤，恭代親臨，總監兩軍。

丁巳，調民政大臣善耆爲理藩大臣。

辛酉，内閣會奏，改設内閣官報，以爲公布法律命令機關，酌擬條例十二條，繕單呈覽。依議行。

《宣統政紀》卷五八　七月己巳，諭内閣：電寄趙爾豐，電奏悉，商店罷市，既係有人播弄，省外伏莽，蠢蠢思動。著仍切實彈壓，毋任囂張，並確查情形，隨時電奏。所稱省城兵勢甚單，擬設法籌款，暫添兵隊等語，著該衙門知道。

壬申，諭内閣：電寄趙爾豐，電奏悉，鐵路收歸國有，係爲減輕小民擔負起見，疊經降旨宣布，乃川民仍多誤會，相率要求，其詞雖激，其愚可憫，朝廷亦何忍重負吾民。著郵傳部、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將路款籌劃，妥速清理，明示辦法，以釋羣疑。趙爾豐身任疆圻，保衛治安，是其專責，務當仰體朝廷愛民之隱，剴切開導，設法解散，俾各安心靜候，照常營業。儻或辦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該督是問。

甲戌，諭内閣：著派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張鳴岐、署四川總督趙爾豐、湖南巡撫余誠格各於粵漢、川漢所轄境内，會同辦理鐵路事宜。

又諭：御史温肅片奏，已故致遠船管帶副將鄧世昌以死勤事，應如何加恩等語。著海軍部查覈具奏。

乙亥，諭内閣：電寄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等，端方、瑞澂電奏，均悉現在四川民心浮動，關繫地方大局，至爲重要。著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認真查辦。

又諭：電寄趙爾豐，據端方電奏，川中昌言廢約，事變疊生，現已有罷市罷課之舉，由此變本加厲，焚香設壇，誦經習拳之事，必將接踵而起等語。瑞澂電奏情事相同，此中難保無匪徒藉端煽惑。著趙爾豐懍遵疊次諭旨，切實彈壓，迅速解散，毋任日久釀亂。儻或養癰貽患，致滋事端，定治該署督以應得之罪，並將近日所辦情形先行電奏。

丙子，山東巡撫孫寶琦奏，時事艱難，才力不勝，籲懇開缺一摺。得旨，現在時局多艱，該撫向來尚屬辦事妥協，所請開缺之處，著毋庸議。

丁丑，諭内閣：電寄趙爾豐，玉昆等，電奏悉，郵傳部奏幹路收爲國有，早經降旨允行，決無反汗之理。屢經宣示，乃該將軍等仍以交院議決，暫歸商辦爲請，殊屬不知朝廷維持全國路政之深意，著傳旨申飭。現在附省州縣，已有燒燬局所之勢，定係匪徒從中煽惑，希圖擾亂治安。仍著趙爾豐懍遵疊次諭旨，迅速解散，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爲患。儻聽其藉端滋事，以致擾害良民，貽誤大局，定治該署督之罪，懍之。

《宣統政紀》卷五九　辛巳，諭內閣：電寄趙爾豐，據電奏，川人因路事久不解決，該會長等竟敢存心叵測，實行抗糧抗捐，並出有川人自保商榷書，其中條件，隱含獨立，尤爲狂悖等語。該署督前奏川人抗糧抗捐等情，已屬目無法紀，茲復倡言自保，意在獨立，尤屬罪無可逭。著趙爾豐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確據，實係形同叛逆，無論是否職官，即將首要人犯，先行正法，並妥速解散脅從，毋任蔓延爲患。

壬午，諭內閣：電寄趙爾豐，電奏悉，川省逆黨藉爭路爲名，鼓動愚民，意圖獨立，竟於十五日兇撲督署，肆行燒殺，並砍傷哨弁等數人，實屬兇惡已極。該署督力飭兵隊，將該逆黨分頭擊退，並先將首要蒲殿俊等設法誘擒，辦理尚屬迅速。該署督以該省兵分力弱，請撥得力兵隊數千人來川一節。著瑞澂就近遴派得力統將，酌帶營隊，迅即開拔赴川，暫歸趙爾豐節制調遣。當此事勢急迫，該署督務當督飭兵隊，相機分別勦辦，一面出示解散脅從，以安人心，一面嚴飭省外州縣，妥慎防範，悉心安撫，免致匄結爲患，並將勦辦情形，隨時電奏。

庚寅，諭內閣：前據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載濤等奏，稱禁衛軍兩協已經成立，請旨校閱等語。昨經監國攝政王親往校閱，並頒給標旗，該兩協官兵，均精神振奮，動作如法，頗能仰體朝廷整軍經武之意，成效昭著，深堪嘉許。所有兩協各官長，著載濤等擇尤以軍官擬補，其補有軍官者，著按其職任酌量提升；各目兵等，著每名賞銀二兩，由度支部發給，以示鼓勵。

辛卯，諭內閣：電寄沈瑜慶，成都被匪圍困，勢甚危迫，已飭鄂軍前往赴援。惟路長且險，誠恐緩不濟急。著沈瑜慶酌派得力兵隊，迅即開拔，剋期抵川，毋稍延緩。該軍隊抵川後，暫由趙爾豐節制調遣。

又諭：電寄辦理四川勦撫事宜岑春煊，電奏悉，所陳川事辦法，尚合機宜。著即選帶得力員弁，星馳就道，所有川省水陸各軍，及各省所派赴川援軍，俟岑春煊抵川後，一併歸該督暫行節制調遣。至所請飭龍濟光抽撥得力滇兵，按照新軍營制，編列步隊兩營，配齊槍械，乘輪徑赴宜昌，以備調用。龍濟光能否自行統領，抑交由碣石鎮總兵吳祥達統率赴川等語。著張鳴岐酌量辦理，迅速電奏，並著度支部籌撥的饟，源源接濟。岑春煊未到川以前，仍著端方督隊前進，迅解城圍。該衙門知道。

《宣統政紀》卷六〇　八月丙申，諭內閣：總稅務司赫德於咸豐年間來華，由粵海關副稅務司洊升總稅務司，疊受先朝恩遇，【略】在中國宣力五十餘年，深資贊助。茲據稅務處呈遞出使英國大臣劉玉麟來電，遽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伊子赫承先著賞換雙龍二等第三寶星，以示優異。

壬寅，諭內閣：慶親王奕劻奏，職任重要，精力難勝，懇恩開去差缺一摺。該親王雖年逾七旬，精力尚健，值此時會艱難，百端待理，又當憲政進行之際，正賴老成碩望翊贊新猷，該親王夙著公忠，亦斷不能忘懷時局也。所請開去內閣總理大臣管理外務部差缺，著毋庸議。

乙巳，諭內閣：電寄岑春煊，電奏抵鄂，感受風熱，觸動舊症，萬難前進，請開去差使等語。岑春煊著賞假調理，暫緩赴川。

《宣統政紀》卷六一　庚戌，內閣會奏，今日鹽務難於整理者，其故有二，【略】著即將鹽政院官制頒布，以鹽政處改爲鹽政院，全國鹽務均歸管理，以一事權而重責成。

乙卯，諭內閣：瑞澂電奏，十八夜革匪創亂，拏獲各匪，正在提訊覈辦。革匪餘黨句結工程營，輜重營，突於十九夜八鐘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臺軍械局，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瑞澂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警，隨時布置，並親率警察隊抵禦。無如匪分數路來攻，其黨極衆，其勢極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輪，移往漢口，已電調湘豫巡防隊來鄂會勦，並請派大員多帶勁旅，赴鄂勦辦等語。覽奏殊深駭異。此次兵匪句通，蓄謀已久，乃瑞澂毫無防範，豫爲布置，竟至禍機猝發，省城失陷，實屬辜恩溺職，罪無可逭。湖廣總督瑞澂著即行革職，帶罪圖功，仍著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即責成該署督迅即將省城剋期克復，毋稍延緩。儻日久無功，定將該署督從重治罪。並著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勦辦，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並著瑞澂會同妥速籌辦，務須及早撲滅，毋令匪勢蔓延。

丙辰，諭內閣：瑞澂兩次電奏兵匪構變始末情形各等語。張彪督練鄂軍，已歷多年，竟至兵匪句結，省城不守，可見其平日訓練無方，而事前既毫無防範，臨時復漫無節制，不能固結軍心，竟敢倉皇棄營逃出，實屬大干軍紀，罪無可逭。統制官提督張彪著即行革職，並著瑞澂責令迅速痛勦逆匪，克復省城。所有被脅兵士，如非甘心從逆，即行設法收撫，儻再畏葸觀望，定當加等治罪。現在蔭昌所帶兵隊，已於今日專車陸續進發，到鄂後即著瑞澂會同籌畫，迅赴事機。所

請飭部籌撥饟項一節，著度支部迅速籌撥。

又諭：電寄趙爾巽，兩次電奏均悉，湖北省城失陷，昨已有旨派蔭昌督帶重兵迅速前往勦辦，並飭陳夔龍、寶棻等添派兵隊，保護鐵路。至由奉赴川，道路修阻，緩不濟急，趙爾豐所擬由奉調撥三營之處，著暫行緩議。秋操已飭令停辦矣，奉省爲根本重地，該督務當即速回奉，妥慎防維，毋稍疏忽。

丁巳，諭內閣：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勦撫事宜。四川總督著岑春煊補授，並督辦勦撫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陛見。該督等世受國恩，當此事機緊迫，自當力顧大局，勉任其難，毋得固辭，以副委任。俟袁世凱、岑春煊到任後，瑞澂、趙爾豐再行交卸。

又諭：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迅赴事機，以期早日戡定。

又諭：岑春煊現簡授四川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

又諭：現在派兵赴鄂，亟應編配成軍。著將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編爲第一軍，已派蔭昌督率赴鄂。其陸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著編爲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至京師地方重要，亟應認真彈壓，著將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爲第三軍，派貝勒載濤督率駐守近畿，專司巡護，該貝勒務當妥慎籌備，加意防維，毋稍疏虞。

戊午，諭內閣：王人文著撤去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著仍充川滇邊務大臣，四川總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勦撫事宜，仍著趙爾豐懍遵疊次諭旨，督飭各軍迅速辦理，不得意存諉卸，致誤事機。

己未，諭內閣：電寄新授四川總督岑春煊，據電奏，由鄂抵滬，病益加劇，請另簡賢員督師入川等語。現在鄂亂方急，川事更緊，該督秉性忠誠，威望素著，當此危急之時，尤當念朝廷倚任之殷，川人盼望之切，勉任其難，力顧大局。著即力疾束裝就道，毋再固辭。前調粵兵兩營，著仍督率入川。

辛酉，諭內閣：電寄袁世凱，現在武昌，漢口事機緊迫，該督夙秉公忠，勇於任事，著即迅速調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優加倚任之至意。

又諭：電寄岑春煊，據電奏，因疾再請開缺等語。覽奏殊深廑系。該督向來勇於任事，現在川事緊急，諒亦不忍漠視，務即體念時艱，振厲精神，迅速起程，稍釋朝廷西顧之憂，毋得再行瀆請。

壬戌，諭內閣：陸軍部會奏，遵議各省綠營巡防隊擬請一律暫緩裁減一摺。據稱裁減綠營巡防隊係顧全財政起見，惟當此時局艱危，綠營巡防隊可以輔陸軍巡警所不及等語。所有宣統三年豫算案內，各省奏明礙難裁減之綠營巡防隊，均著免其裁減，並四年豫算除直隸、江、贛等省仍照奏准各案辦理外，餘著一律暫免裁減。

又諭：袁世凱現已補授湖廣總督，所有長江一帶水陸各軍均著暫歸該督節制調遣，會同沿江各該督撫妥籌辦理。

甲子，諭內閣：電寄袁世凱，電奏悉，籌畫一切，均甚妥協。副都統王士珍著襄辦湖北軍務，所有增募新軍、布置後路各事，責成經理。軍諮府正使副都統馮國璋著迅赴彰德籌商一切，如必須第二軍往助，再令迅回帶往，或令各該統制帶往戰地，相機辦理。至請調之副都統銜開缺奉天度支使張錫鑾、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沖、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山東軍事參議官陸錦、直隸補用副將張士鈺，直隸候補知府袁乃寬均著准其調赴前敵差遣委用，並著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馳赴前敵。現在軍情緊急，該督務一面召集巡防軍隊並飭所調各員迅速前往，一面趕即料理先行起程，以便就近妥籌調度，早靖匪氛。

《宣統政紀》卷六二　九月乙丑，諭內閣：朕寅紹丕基，於今三載，勤求治理，夙夜兢兢。茲屆資政院第二次開院之期，爾議員等其敬聽朕命。方今世界文明，憲政尤爲當務之急，自上年十月仰體先朝與民更新之意，俯順內外臣工之請，特降諭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修改籌備事宜清單，期限則年近一年，籌畫乃日繁一日。該院負國民之重望，實協議之權輿，前者已略具規模，今茲當更有進步。所有應議事項，急宜集衆思以廣益，求一是以折衷，以期漸有端倪，日臻完備。除上年該院未經議竣各案，仍應接議外，朕特命國務大臣將各項案件，陸續籌擬，照章交議。爾議員等洞觀國勢，熟審輿情，其各體念時艱，發攄忠愛，總使法立而民不擾，論定而事可行，用以鞏固邦基，弼成郅治，朕有厚望焉。

戊辰，諭內閣：電寄袁世凱，據電奏，現在宜昌、黃州、長沙先後不保，軍情益緊，亟宜厚集兵力。擬請先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迅赴前敵，商承蔭昌先布守局，俟籌備完善，再圖進攻。並請飭下軍諮府、陸軍部即調第二軍陸續開拔，在信陽一帶擇地集合，俟段祺瑞北來，即派充是軍總統，會合第一軍早圖規復等

語。著即照所擬辦理，迅籌布置，以圖進取。

己巳，諭內閣：資政院奏，部臣違法侵權，激生變亂，據實糾參一摺。據稱禍亂之源皆郵傳大臣盛宣懷欺蒙朝廷，違法斂怨，有以致之。該大臣手握交通機關，不惜專愎擅權，隔絕上下之情，於應交院協議、交閣議決之案，一切不顧；於閣制發表之後二日，首先破壞，單銜入奏。罔上欺民，塗附政策，釀成禍階。此次川亂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該部奏定僅給實用工料之款，以國家保利股票不能與鄂路商股一律照本發還，又將施典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怨苦鬱結，上下爭持。川亂既作，人心浮動，革黨叛軍乘機竊發，該大臣實爲誤國首惡等語。鐵路國有，本係朝廷體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幸恩溺職。郵傳大臣盛宣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協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於盛宣懷蒙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該衙門議處，嗣後該大臣等於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務當不避嫌怨，竭誠贊畫，以維大局而濟時艱。

庚午，諭內閣：湖廣總督袁世凱著授爲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其應會同鄰省督撫者，隨時會同籌辦，凡關於該省勦撫事宜，由袁世凱相機因應，妥速辦理。軍情瞬息萬變，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爲遙制，以一事權而期迅奏成功。

又諭：陸軍大臣蔭昌部務繁重，勢難在外久留，著即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俟袁世凱到後，蔭昌再行回京供職。

癸酉，諭內閣：資政院奏請頒布明詔，將憲法交院協贊一摺。我朝列聖相承，深仁厚澤，垂三百年。我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俯念時艱，深維治本，疊降明詔，確定爲君主立憲政體，並頒布籌備立憲事宜清單，按年進行。朕以冲齡入承大統，亦惟兢兢業業，用迪前光。上年十月該院奏請速開國會，當經明降諭旨，定於宣統五年召集議院，並特派溥倫等迅速纂擬憲法，候朕欽定。茲據該院奏稱，憲法爲君民共守之信條，宜於規定之始，詔進臣民商榷；又稱協贊在纂擬之後，欽定之前，於先朝聖訓欽定之義，毫無所妨各等語。著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又諭：資政院奏，內閣應負責任，國務大臣不任懿親一摺。懿親執政，與立憲各國通例不符，我朝定制不令親貴干預朝政，祖訓著有明文，實深合立憲國家精義。同治以來，國難未紓，始設議政王以資夾輔，相沿至今。本年設立內閣，仍令王公等充國務大臣，原屬一時權宜之計，朝廷本無所容心。茲據該院奏稱，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請取銷內閣暫行章程，實行內閣完全制度，不以親貴充當國務大臣等語。所陳係爲尊皇室而固國基起見，朕心實深嘉納，一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即令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並將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撤銷，以符憲政而立國本。

又諭：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摺。黨禁之禍，自古垂爲炯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爲罪言而在今日則爲讜論者。雖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蠲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祓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咸與維新之至意。

資政院總裁大學士世續因病乞休。允之。

以學部右侍郎李家駒充資政院總裁，理藩部左侍郎達壽充資政院副總裁。

命署民政大臣桂春回倉場侍郎本任，以休致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署民政大臣。

《宣統政紀》卷六三　乙亥，諭內閣：慶親王奕劻等奏，奉職無狀，請立予罷斥；載澤等奏，國務重要，請另簡賢能以符憲政而資治理；鄒嘉來等奏，時局艱危，政務重要，請准辭職以定國是而正人心各一摺。所奏甚是，均著照所請。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鎮國公載澤、鄒嘉來等均各開去國務大臣。袁世凱著授爲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著將應辦各事，略爲布置，即行來京組織完全內閣，迅即籌畫改良政治一切事宜。袁世凱未到京以前，此數日間仍著慶親王奕劻等照舊任事。內閣組織未成以前並仍著載澤等、鄒嘉來等照常辦事，均不得少有諉卸。

丁丑，諭內閣：資政院奏，採用君主立憲主義，並先擬具重大信條十九條，繕單呈覽，懇請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一摺。朕詳加披覽，均屬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擇期宣誓太廟，將重要信條，立即頒布刊刻謄黃，宣示天下，將來該院草擬憲法，即以此爲標準。

己卯，諭内閣：資政院奏，懇准此次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並賜擢用一摺。前據該院請開黨禁，業經降旨允准。所有此次黨人，均著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

又諭：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以符立憲政體一摺。所有議院法、選舉法著迅速擬訂議決，辦理選舉，一俟議員選定，即行召集國會。

庚辰，諭内閣：此次各省事變，其宗旨實在改革政治，朝廷與民更始之意，業經屢降明詔，剴切宣示，茲值亂事紛乘之際，仍恐各省軍民未能一體周知。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於軍界夙有聲望，並能關懷時政，熱心改良，著賞加侍郎銜，授爲宣撫大臣，馳赴長江一帶，宣布朝廷德意。即責成該大臣開誠布公，專主安撫，務期薄海臣民，咸曉然於國家不以兵戈靖亂之至意。其有亂事各省，一併由該大臣遴委妥員分途前往，切實勸導，如能一體解散，即由該大臣奏明從優給獎，以示鼓勵。

又諭：法部奏，黨禁既開，擬將監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請旨悉予釋放，並鈔録親供，呈覽摺片。汪兆銘、黄復生、羅世勛均著開釋，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

又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接張勳電稱，鄂渾叛變，四方黨徒響應。金陵爲南洋根本重地，江防一軍，擔任數省防務，非有重兵，不足籌戰守；非有重權，不足資展布各節。張勳饒有勇略，可否假以事權，責成保守南省治安等語。張勳著充會辦南洋軍務大臣。

癸未，諭内閣：資政院奏，遵照憲法信條，公舉内閣總理大臣一摺。朕依憲法信條第八條，命袁世凱爲内閣總理大臣。

《宣統政紀》卷六四　丁亥，諭内閣：現在軍事未定，所有近畿各鎮及各路軍隊並姜桂題所部軍隊，均著歸袁世凱節制調遣，隨時會商軍諮大臣辦理。

戊子，諭内閣：近日各省紛紛告警，朝廷屢經宣布宗旨，改革政治，以期内外相維，上下一心，共救危亡。惟當茲事變紛乘，羣情俶擾之時，仍恐各省士紳軍民人等未能一體周知，亟應選派各該省名望素著人員，分途安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著派張謇爲江蘇宣慰使，湯壽潛爲浙江宣慰使，江春霖爲福建宣慰使，譚延闓爲湖南宣慰使，梁鼎芬爲廣東宣慰使，趙炳麟爲廣西宣慰使，喬樹枏爲四川宣慰使，謝遠涵爲江西宣慰使，柯劭忞爲山東宣慰使，渠本翹爲山西宣慰使，王人文爲雲南宣慰使，高增爵爲陝西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布朝廷實行改革政治宗旨。俾亂事早就敉平，四民各安生業，朕實有厚望焉。

又諭：自武昌事起，各省紛擾，大局岌岌，實爲全國存亡所關。朝廷朐與爲懷，不設成心，亟應徵集國民意見，共謀扶危定傾之策。著各督撫傳諭各該省士紳，每省迅速公舉素有名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爲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剋期來京公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

庚寅，諭内閣：袁世凱面奏，組織内閣，推舉國務大臣。著命梁敦彦爲外務大臣，趙秉鈞爲民政大臣，嚴修爲度支大臣，唐景崇爲學務大臣，王士珍爲陸軍大臣，薩鎮冰爲海軍大臣，沈家本爲司法大臣，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署郵傳大臣，達壽爲理藩大臣。梁敦彦、嚴修、王士珍、薩鎮冰、張謇未到任以前，外務大臣著胡惟德暫行署理，度支大臣著紹英暫行署理，陸軍大臣著壽勳暫行署理，海軍大臣著譚學衡暫行兼署，農工商大臣著熙彦暫行署理。

《宣統政紀》卷六五　十月乙未，諭内閣：資政院奏請翦髮以昭大同。又奏，議決改用陽曆各一摺。著内閣會議具奏。

丁酉，諭内閣：電寄梁啟超，據電奏，懇恩開缺等語。該副大臣久羈海外，時以祖國存亡爲念，乃朝廷所深知。現在政治更始，百端待理，著即遵旨迅速回國，國勢艱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

辛丑，諭内閣：開復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冲原官，交督師大臣袁世凱差遣委用。

壬寅，諭内閣：疊據内閣呈遞第一軍總統馮國璋電稱，武昌革黨於九月二十六日遣悍黨二千餘人，由漢河上游駝嬴口潛師渡河，抄襲官軍右翼後路。當經馮國璋分兵迎擊，黨衆潰敗，官軍踵蹤渡河。該黨防禦極固，並多次反攻，經官軍節節奮擊，次第克復蔡甸、四平山、黑山、梅子山、龜山等處，初七日申時克復漢陽。當兩軍酣戰之際，黨衆由武昌遣兵數支渡江，襲擊官軍左翼後路之三道橋、叛艦海容等船，協力猛攻，均經官軍一再擊退各等語。武昌此次兵變，自稱係爲政治競争，朝廷本不忍以兵力從事，經飭督師大臣袁世凱暫停進攻，疊委道員劉承恩、海軍正參領蔡廷幹馳往漢口、武昌，反復開導。該黨首黎元洪迄不受撫，仍復左右進攻，襲擊官軍甚力，實屬甘心擾亂治安、荼毒生靈。幸前敵將士，深明大義，忠勇奮發，得以克復重鎮，深堪嘉尚。馮國璋著賞給二等男爵，其餘出力將弁著馮國璋查明擬奬，候旨施恩。其傷亡兵弁，著一併查明具奏，分別從優撫卹，以作士氣而慰忠魂。

戊申，諭内閣：電寄三多，據三次電奏，蒙佛宣布自立，率官兵出境等語。覽奏殊堪詫異。庫倫爲蒙邊重地，關繫緊要，該大臣先事既不能加意羈縻，臨時又張皇失措，實屬咎無可辭。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著革職聽候查辦。

又諭：電寄庫倫幫辦大臣綳楚克車林，現在朝廷實行君主立憲，原爲保護内地人民各藩屬起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商卓特巴等，世受國恩，掌管黄教二百餘年，爲蒙衆所敬仰，實由朝廷保護黄教之力。近因各省紛擾，要求獨立，朝廷已分别鎮撫，漸次平静。念該呼圖克圖等遠居漠北，未悉情形，或爲浮言鼓動，或爲時勢迫脅，不能自主於中，妄生摇動之舉，殊負國家二百年尊敬黄教之德意。著派綳楚克車林掌庫倫辦事大臣印信，即剴切曉諭哲布尊丹巴等，使知朝廷實行改良政治，凡從前弊政有不利於内外人民者，一概革除，以蘇民困，毋得輕舉妄動，爲人所愚，致生後悔。並由哲布尊丹巴將此旨，宣布各部落王公及喇嘛等，俾衆周知。

《宣統政紀》卷六六 庚戌，諭内閣：監國攝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據監國攝政王面奏，自攝政以來，於今三載，用人行政，多拂輿情，立憲徒託空言，弊蠹因而叢積，馴致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以一人措施失當，而令全國生靈橫罹慘禍，痛心疾首，追悔已遲。儻再擁護大權，不思退避，既失國民之信用，則雖攝行國政，詔令已鮮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請辭退監國攝政王之位，不再干預政事。情詞肫切，出於至誠。予深處宫闈，未聞大計，惟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兵連禍結，滿目瘡痍，友邦商業並受影響，每一念及，寢饋難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計。監國攝政王性情寬厚，謹慎小心，雖求治綦殷，而濟變乏術，以至受人蒙蔽，貽害羣生。自應俯如所請，准退監國攝政王之位，所鈐監國攝政王章，著即繳銷，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不再預政。著賞給歲俸銀五萬兩，由皇室經費項下支出。嗣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内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承責任；所有頒布詔旨，應請蓋用御寶，並覲見典禮，予率同皇帝將事。皇帝尚在冲齡，保衛聖躬，應有專責。世續、徐世昌著授爲太保，盡心衛護。現在四方多難，國步阽危，諸王公等誼同休戚，各宜體念時艱，恪遵家法，束身自愛，罔越範圍；諸大臣膺兹重任，尤宜共矢公忠，精白乃心，力除錮弊，以謀國利民福。凡我國民，當知朝廷不私君權，實行與民更始，務須謹守秩序，各安生業，庶免紛争割裂之禍而登熙皞大同之治，予有厚望焉。

辛亥，諭内閣：前經降旨，所有朕躬親任大清帝國統帥陸海軍大元帥之一切權任事宜，於未親政以前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現在監國攝政王業經退位，朕方在典學之時，所有陸海各軍暫責成現行專司諸大臣督率管理；其向歸監國攝政王管轄調遣之禁衛軍，著專司訓練大臣督飭認真訓練。

又諭：資政院奏，懇請降旨即行翦髮，以昭大同一摺。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翦髮。

又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徐世昌奏懇請收回成命一摺。保衛聖躬，責任至重，該大學士宅心正大，老成可恃，是以授爲太保，正當抒發忠愛，不辭勞瘁，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毋庸議。

乙卯，内閣奏，請派梁士詒接署郵傳部郵政總局局長，葉恭綽充鐵路總局局長。從之。

辛酉，山東巡撫孫寶琦因病解職，以山東提法使胡建樞爲山東巡撫。

《宣統政紀》卷六七 十一月乙丑，諭内閣：請派大員前往庫倫查辦事件。前因蒙佛宣布獨立，三多率官兵出境，當將三多革職，德候查辦，派綳楚克車林掌庫倫辦事大臣印信，究未得該處實在情形，朝廷殊深廑系。著派車臣汗部落盟長札薩克多羅郡王多爾濟帕拉穆、科布多辦事大臣桂芳作爲查辦大臣，迅速前往庫倫，將該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並將蒙衆商民，妥籌撫輯，設法維持，以保大局。

壬申，諭内閣：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内閣代遞唐紹怡電奏，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以改建共和政體爲目的等語。此次武昌變起，朝廷俯從資政院之請，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告廟宣誓，原冀早息干戈，與國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疊起，予惟我國今日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爲宜，此爲對内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兹據國務大臣等奏請召集近支王公會議，面加詢問，皆無異詞。著内閣即以此意電令唐紹怡轉告民軍代表，豫爲宣示，一面由内閣迅將選舉法妥擬，協定施行，剋期召集國會，並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以奠羣生而弭大難。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養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纘承大統，甫在冲齡，予更何忍塗炭生靈，貽害全國。但期會議所決，以國利民福爲歸，天視民視，天聽民聽，願我愛國軍民各秉至公，共謀大計，予實有厚望焉。

《宣統政紀》卷六八 丁亥，諭内閣：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我朝崇奉

黄教，信仰保護二百餘年矣。爾哲布尊丹巴歷輩以來，承先朝之寵遇，受蒙古之皈依，實由朝廷撫綏藩屬，令其自由信教，故得以無量資財，締善緣而供香火。是爾等喇嘛僧衆所享利益，皆國家之所賜也。乃聞昌言獨立，殊堪駭異。爾哲布尊丹巴坐牀已久，精通佛理，洞達安危，諒不至以一念貪嗔，輕開殺戒，或係被人播弄，爾受其禍，人得其利，甚非爾等之福。前曾降旨宣慰，並更換庫倫掌印大臣，以慰爾等。尤恐未能深悉實情，兹特派郡王多爾濟帕拉木、科布多參贊大臣桂芳等爲查辦大臣，親往宣慰，爾哲布尊丹巴及喀爾喀四部人衆，如有疾痛困苦，當爲爾拯救之；如有政治不良，當爲爾改革之。朝廷慈悲爲念，寬大爲懷，凡爾有衆，偶因一時好事，被迫脅從，一經痛改前非，無不曲予矜全，恩施格外，並賜爾以先朝遺念珊瑚念珠一盤、帶膝貂褂一件、白玉煙壺一箇、翠玉搬指一箇，交該大臣齎往，以表示朝廷優禮黄教，終始成全之意，爾其敬聽焉。

辛卯，保定府城守尉同和病請開缺。得旨，現在時局艱危，内外臣工紛紛奏請開缺，希圖諉卸，置大局於不顧，殊屬不成事體。所請開缺之處，著不准行。

《宣統政紀》卷六九　十二月庚子，内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奏，本月初六日奉旨，國會選舉暨開會地點可酌量變通辦理等因。臣原擬會員每州縣各一人，每旗各一人，地點定爲北京。磋商越二十日，伍廷芳堅持不讓，遂强定爲選舉區二十四處，一省爲一處，内外蒙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每處三人。臣以人數太少，衆情不服，現擬改爲二十八處，一省爲一處，蒙藏合爲六處，每處六人，共一百六十八人，與資政院額數相去不遠。其國體未決以前，民黨懼罹刑網，不敢來京會議，擬酌定爲天津、漢口、青島三處，如蒙俞允，擬仍電商伍廷芳從速覆覆。再，民軍所擬優待皇室條件，前曾代請面奏，此次兩面派人暗中商議，如改爲國會議決國體，則優待皇室條件似亦應由國會議定。能否照前優隆，臣未敢豫決。報聞。

《宣統政紀》卷七〇　己酉，諭内閣：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據岑春煊、袁樹勛等暨出使大臣陸徵祥等、統兵大員段祺瑞等電，請速定共和國體，以免生靈塗炭等語。現在時局阽危，四民失業，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貽萬民以實禍。惟是宗廟陵寢，關繫重要，以及皇室之優禮、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計、蒙古回藏之待遇，均應豫爲籌畫。著授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迅速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

戊午，諭内閣：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内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内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爲總理大臣，當兹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雜録

備録

《青燐屑》

明應喜臣撰

上卷　甲申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黄得功勦寇，内臣盧九德聞變南行，擄掠一空。

總漕黄希憲聞變南行，挾持獨富，東省士民多從之者。山東總兵劉澤清、安東守將邱磊截其家口輜重，數日得還。

番山鷁（高傑之别號）首將李成棟至清江浦，守將張士儀以火攻之，殺獲甚衆。

五月，閣臣高弘圖、樞臣史可法、督臣馬士英、内監韓贊周、盧九德、科臣李沾、臺臣左光先等共擁福藩世子正位南京，改元弘光，遣臣分道安撫天下，從龍定策諸臣進位有差。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守？内監韓贊周言於衆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静寧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老先生鎮撫皖城，屢建奇績，目今番山鷁已至淮南，淮安士民仰公盛德，不啻明神慈父。督是師者，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乎？願受命。」越數日，遂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視師淮揚。

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吴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争之，有「秦檜在内，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時人方之陳東云。

時劉澤清據淮安，維揚士民之懼番山鷁之乞據揚城也，登埤固守，堅不令入。四野居民，奔竄靡寧，而高傑之兵，殺人無忌，莫敢攖鋒。江都觀政士鄭元勳恃其才之足以服衆也，且認時局之線索在乎，岸然出而爲調人，往來高營，酣飲達旦。傑復以幣餌之，元勳氣益揚，語於衆曰：「高帥之來，勑書召之也，馬士英聘書現在，即入南京，尚且聽之，況揚城乎！」百姓未知真實，閧然以元勳與賊通，賣揚城以市德，遂共刃之，寸骨片臠，咀嚼俱盡（先是，士英用金幣往聘番山鷁，弘光帝手詔有「將軍以身許國，帶礪共之」等語）。

元勳有别墅在城西東南隅，水色山光，互相掩映，顔曰影園。壬午春月，牡丹盛開，得姚、黄二本。因言宋錢公輔園亭，曾得此種，賞花同時之客，俱登崇階，爲一代名佐。元勳意頗自得，擬刻影園集，徵名人詩歌以百什計，而竟遭奇禍，何也？

元勳既死，番山鷁大懼，因劫閣部於福緣庵，羅列兵仗，甲士環堵，公夷然處之。將及浹旬，乃爲具疏，以瓜步城屯其士卒，衆志稍安。

高傑横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士賚夜掘坎埋瘞掩骼。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惴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樸質，平易近人，偏裨亦各留茶。自此，將帥視爲易與，矯命横行，大爲跋扈之勢矣。

六月，朝議封黄得功爲靖南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平興伯，是爲四鎮。左良玉、鄭芝龍、唐通等進爵有差。

七月，安撫浙江監察御史左光先疏薦原任徐州碭山知縣應廷吉於朝，有「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微更悉，臣與久處，信而有徵。所當投大遺艱，究其底蘊」等語。部覆授廷吉淮安府推官，閣部具疏請之，奉旨：「廷吉即以淮安府推官職銜、閣部軍前效用。」同得是旨者，爲劉湘客、通判張鐸、紀克用等。

揚州初定，遂於八月督巡淮安，點視劉澤清兵馬，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黄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各有分界。

是月，魯藩從東兗來，信宿而去。

唐藩從鳳陽來，會於淮浦，盤桓旬日。唐藩以閣部有肆業之恩，往還簡札稱門生。唐藩先以罪廢，禁錮高墻，弘光帝登極，閣部具疏救之。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旂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軍前，欲試其實，即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爲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飄忽，其事爲争，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内，當有争鬭之事。五日前後，須防失火，且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燬民舍三間；匝月，遂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大監以王命至。公因其學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九月，從淮抵揚。初定從征文武官員經制俸廩之數，開標額兵三萬人，四鎮同之；每鎮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不等。

閣部請印七顆，設督餉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黄鉉掌之。監軍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高岐鳳掌之。行軍兵部職方司郎中印一顆，以黄日芳掌之；同其官者，爲秦士旂主事、何剛、施鳳儀等。監餉同知一員，以知縣吴道玉署之，無印。監紀推官印一顆，先後掌其印者爲原任僉事陸遜之、原任知縣應廷吉，同其官者爲劉景綍、梁以樟、吕彦良等。從征立功，爲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吴爾壎、滁泗兵備石啓明、開府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鑾、知縣殷垕、支益等，參贊等官不及備載。侯方岳後至，以爲桃源知縣。督師大廳副總兵印一顆，以李正春掌之。督師中軍旂鼓印一顆，以馬應魁掌之；同其官者，爲翟天癸、陶正明等。督師軍前賞功參將印一顆，以汪一誠掌之。

靖南伯黄得功標下監軍職方主事一員，以馮元飈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徐某爲之。

東平伯劉澤清標下監軍道一員，以淮海道加太僕寺少卿張文光爲之；監税知縣一員，以原任贛榆縣知縣方來商爲之（東平鎮淮，睚眦殺人，無所顧忌。北來朝臣韓如愈等，悉被慘殺；其餘泯泯者，不能盡悉。然頤指唯諾，惟熊民之言是聽：樊明片言轉移，全活甚衆）。

廣昌伯劉良佐標下，額設未詳。

興平伯高傑標下，監軍道一員，以王相業爲之；監紀同知一員，以原任安塞縣朱統錝爲之；監紀通判一員，以許鴻儀爲之。

總河軍門王永吉標下，監軍道一員，以黄國琦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楊芬爲之。

江北督師太監高起潛標下，額設未詳。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税，不係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横掠民，民不聊生。

弘光帝既立，以户科右給事中左懋第加兵部侍郎、總兵官陳洪範加宫保都督，使北修和議。懋第不屈，以身殉難；洪範放還，尋亦被戮。

當事者議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舉朝争之。南都人夜書一聯於司馬堂：闖賊無門，匹馬横行天下；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弊政，難以枚舉。南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於演武場云：「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没人擡，徧地職方多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黄蜚自登州來，欲覲南都，路經淮揚，慮爲高、劉二鎮所掠，以書致黄得功；欣然以兵迎之，弗虞高之尾其來也。至邗關外五十里，地名土橋，角巾緩帶，飲馬摩食。高營三叉河守備，不審其由，以得功暗襲維揚，高急；高遂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黄不知也。俄而，士馬圍合，漸漸逼身，馬不及介，人不及裝，箭集如雨。得功以鎗撥去，無及膚者；所乘戰馬價值千金，攢簇而斃。得功奪他馬而馳，隨行三百騎盡爲高營收去。

疇昔之夜，番山鷁以得功離鎮，發兵千人夜襲儀徵。守城副將丘鉞、馬岱等偵知之，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必至，内外夾擊，吾事濟矣。」因閉門堅守，令士卒飽食熟睡；城外四隅虚設烟火，以爲疑兵。薄暮，高兵大至，見已設備，不敢前進。又見烟火聯絡，以爲黄兵營盤，礮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城中望見，馬岱争先殺出，千人喪魄，俄頃盡殲。

番山鷁必欲以揚爲鎮，屢肆要挾，閣部爲請於朝，維揚士紳又復大閧。守土以無禍爲辭，閣部遂遷於東偏行署，以督府居之。入城日，高夫人邢氏號令嚴肅，頗稱安堵（按邢氏，闖賊李自成妻也，番鷁通焉。自成覺之，杖之百，將殺之，番山鷁挾向南奔，自成追之不及。邢氏美而艷，然嚴毅，將士悚惕，番山鷁見之，終身不復議置側室）。

閣部銳意河南，黄日芳、陸遜之叩應廷吉曰：「師相將有事於中州，君意何若？」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當殞上將，天下事未可知也。聞東省探細人至臨淄，士民翹望王師如雨濟旱，何不取道於東？義聲直進，彼中豪傑，必有響應者。」二公默然。

朝廷疏論時政，有微刺公者曰：督師之地，爲招亡納叛之區；閣部之前，爲

藏垢納污之所。蓋指北來諸公而言也。公置之不辯。於是，東平各挾阿私，上疏論薦，中外之勢，同水火矣。

興平定居，閣部遂如儀徵，點視黃得功兵馬，大閱於部，賞賚金帛千金有差。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鷁曰：曩昔千人皆維揚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驅之，假手於黃君之士卒，豈敢敗衂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徵，泊舟吾臺庵側，以爲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苫次與語，稍霽色焉。因命監紀通判許鴻儀，推官應廷吉往高營議和，高雖聽命，而所得馬匹匿弗肯還。往反再四，始償百匹，皆羸瘦不堪者。解至黃營，止收其半，閣部復以二十匹强之，餘三十匹漸次斃矣。高不肯補，閣部不得已，償解三千兩，復令高傑以千金爲黃太母暱，憾始稍釋。

南內出太祖時所積軍器及新造弓矢等件，數可十萬副，解赴閣部軍前。路經儀徵閘，黃營將士搶掠過半，督藩令箭禁不能止。黃營監紀推官徐某解犯令者數人，皆牧豎也，閣部宥而弗治，所失重器亦不可問矣。兵部主事馮元飈來見，閣部以其名家子，禮接之，而倨傲不恭，氣質與得功等。遂令監黃軍，蓋外之也。

儀徵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鷁於初十日祭旂，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大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旂斷、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同列曰：「高藩幕下，智囊濟濟，豈無解此者。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應吉曰：「其然，吾言過矣。」

二十一日，閣部暫駐清江浦，遂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泠時中爲開封府通判，李長庚爲開封府推官，經略中原。時原任户部主事蔣臣、歸安縣儒學生員韓繹祖後至，閣部乞奏官，辭不受。

諸藩各分汛地，長江而上爲左良玉汛地，天靈州而下至儀徵三叉河爲黃得功汛地，三叉河而北至高郵州界爲高傑汛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汛地，自黃家營而北爲史公汛地，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河軍門王永吉汛地。

閣標張天禄爲前鋒鎮，駐瓜州。許大成爲游擊，領忠貫營。李栖鳳爲甘肅鎮，駐睢寧。劉肇基仍總兵官，駐高家集。張士儀爲河協鎮，駐王家樓。沈通明爲參將，駐白洋河。

黃鉉督理糧餉，往來常、鎮；何剛催趲糧餉，往來蘇、松，兼理忠貫營事。高岐鳳爲監軍道，同李栖鳳協防睢寧。高日芳爲行軍職方郎中，秦士奇、施鳳儀副之。應廷吉爲監紀推官，吴道正爲監餉知縣，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天葵爲旗鼓，陶匡明副之，汪一誠爲賞功參將，同駐白洋，以任防河之役。後北兵入揚州，吴道正、馬應魁、陶匡明、汪一誠等死之。

有使從北方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户，持書一函，函題云：「某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令中軍官厚加款待，上其書於當宁，令詞臣擬議報書以答之。

十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磊下獄。劉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心承值，會當書疏，請磊復職。無何，磊竟殺口，雖史公奉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爲之也。

十一月四日，爲閣部懸弧之晨。舟抵崔鎮，各官免參。急報剡城夏固山闌入宿遷。史公愀然不樂，亟召衆官。舟皆未至，惟應廷吉從，因召見，徐問曰：「在昔姜子牙、張子房、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對曰：「三公皆王佐才，不得位置優劣；雖勳名事業成就不同，則時有利、有不利也。龐德公曰：卧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斯言確矣。」公曰：「陳壽有言，將略非其所長。」廷吉曰：「考之傳記，孔明種種調度，出人意表，豈壽所能窺測！他不具論，《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只此數言，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公斂容謝曰：「年兄教我矣。廷吉與公同譜，故云）。」既而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宜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爲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又曰：「連日天象，變異如許，年兄何不擇其善者而言之。」廷吉曰：「據實而言，猶疑僞妄，敢臆説乎！」令取新書二册，贈廷吉而别。

次日，抵白洋河，令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初八日黎明，師濟河，夏固山遁去，遂復宿云。

越數日，夏固山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李二將軍軍於城南，兩將相望，未嘗一矢相加。樵採者出，北兵諭之曰：「爾民即吾民，吾不殺汝，好守城池，勿爲他賊所據！」相持半月，各引去。

邳、宿報至南都，貴陽方箕踞而戲，讀罷，大笑哈哈不住。時東省楊公士聰

在座，驚問曰：「邳、宿淪陷，幸而復完，南北關係不淺，公何泄泄爲！」貴陽曰：「君以誠有是事耶？」楊曰：「寧有無疾而呻者！」貴陽曰：「不然。此史道隣之妙用也。歲將盡矣，陽河將吏例應叙功，耗費錢糧例應銷算，蓋爲叙功、銷算地也。」楊且信且疑。明春，奉使河上，始知無僞。

復有使從北方來，自稱鴻臚寺班周某者，致書如前。公不啓封，沈之於水，重賚其人而遣之。

鹵薄所至，凡一技、一能欲效用者，皆投策進見，隨試隨收；月有廩餼，以推官應廷吉董其事，命曰禮賢館。於是，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甚有獻策請鑿三山街天功坊以助軍餉者。棐臣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躍冶之士，吏無實用。所捐糈縻，亦百姓脂膏也。曷不遣此輩歸塾就業，另儲其才以副實用乎！」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相聚數月，既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始私相謂曰：「求之甚殷，遇之甚疏，吾輩其齊門之瑟也夫！」悄悄引去。城破日，從公及於難者，止一十九人。

額餉雖設，以入不敷所出，遂以户部主事施鳳儀行鹽揚州。

揚州爲高藩汛地，不隔礙不行。復以周某爲理餉總兵，興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爲奸，利之以入，不全在官。遂議屯田，以陸遜之爲大梁僉事官，給牛糧籽粒，另設屬員，迄無成功。復欲應廷吉屯田邳、宿，廷吉辭曰：「國家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恒産焉。所謂閒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於官，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之桃源縣生員有願輸百頭、小麥五百石以請縣官者，斷無是事。爲此言者，而欺公也。」公不以爲然，强之視屯田僉事。

朔風日勁，河陽倍嚴，因令秦士奇等沿河築墩，以爲施放礮火之地。應棐臣曰：「是無益也。黄河兩岸，沙磧坟窴，土性虚浮，春水泛漲，斷必傾圮，安能架礮？」而同事諸公，方欲以築墩多少居爲己功，且欲爲富貴進身地，議格不行。迄今兩岸一望平沙，墩基尚存，識者嗤之以爲搏沙之智。

延陵鄉紳朱一馮者，虎踞灘田盈千累百，家殷富，衆怨所歸。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以塞衆口，朱不理焉。及興平鎮揚，膚訴者沓至，興平遂疏於朝，追贓數十萬。減至四萬，力不能完，一馮浮海赴闕。第三子庠生號長源者，受刑追比，羈管社學，隆冬隔宿，卸梭墮其二指。後北兵入，復與戴姓兄弟糾集灘兵，横行衡命。戴已就戮，一馮父子不知所終。

下卷

乙酉元旦，大風拔木，積雪數尺。自臘迄春，陰凝不霽。白洋河干，聊爲錦蕞；飄灑浸潤，竟不成禮。閣部以糧餉不前，諸軍饑餒，斷葷絶飲，蔬食啜茗而已。興平至徐州，程肖宇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肖宇，豐沛間大盜也。聚衆數千，攻掠無忌。思宗末年，百戰獲之，下廷尉獄。未正厥辜，闖賊蹦入，釋之而南，仍復爲盜。畏興平强盛，率衆附降）。興平遂與歃血定盟，餽遺酬酢，略無虚日。浹旬，酒酣，俱殺以殉。及至永城，鄉紳某者，蓄積甚厚，輸犒數千，興平亦與定盟，旋復見殺，並籍其家。故許定國力爲之備。

興平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疊見，坐卧不寧。陡於白晝無因而火，興平胸首俱焦，狼狽走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天啓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辛巳春，黄河涸，漕艘不行，錢塘江舟人炊飯，水入釜爲火。壬午秋，熒惑入南斗。棐臣歎曰：「伯陽父有言，今周之德，若二代之季矣。象緯告凶，名川枯竭，將毋同乎！」是時，黄河清，泗州麒麟見，閣部謂棐臣曰：「是非休徵與？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棐臣曰：「天心仁愛，托物徵奇，魯獸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公艴然而起。

是月，閣部命監紀通判張鑨往河南，招撫土寇劉洪啓（混名一把沙）、李際遇、楊四等，便道過許定國營，且戒以勿令興平知也。

莫吾至睢州，扎營二十里外，懸王命旂於城堙，令曰：「無故而入城者，視此。」兵民安堵，秋毫無犯。翌日，莫吾率親信精鋭之三百人入睢州城，許定國素服角帶候迎二十里外，執禮甚恭。有千户某者，攔馬投詞云：「定國謀汝。」莫吾不之信，馬前責六十棍，送定國營，許即梟示。莫吾遂與定盟，歃血鑽刀，結爲兄弟。定國以美姝進，莫吾屏不御，徐謂許曰：「行軍之月，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爲吾畜之！掃口中原，以娱吾老。」定國唯唯而退。

興平意欲急行，定國遲遲不果。興平詰之，定國曰：「山妻偶恙。」興平愠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絶他念。前途立功，惟君所欲。倘濡滯不能，吾當爲君除之。」定國驚曰：「此末弟結髮，非他婦比。當即隨行，幸勿見罪。」定國爲上燈之酌，已則侍飲於興平，令伊弟許泗陪宴，諸將各侑以妙伎一人。飲半酣，諸將覺其有異，密告興平曰：「今日之宴，大非昔比。伊弟許泗，神魂不安，將毋懷不仁乎？」興平笑曰：「爾等以定國爲虎狼耶！吾視之，直螻蟻耳。」諸將再欲進言，興平揮之而退。遂各暢飲，人挾一伎，不自知其落於彀中也。興平寢室無宿將健兒，止髫髻之童數輩，所用鐵棍重十八斤，詭稱四十斤，每以自隨。漏將殘，前後左右長鎗叢集。小童急報，興平

急起索鐵棍，失之矣，猶奪他人之鎗，步戰達旦，連殺數人而斃。三百人盡皆開膛，身首異處，覓一全屍不得也。次日亭午，城外將士約略聞之，猶未敢入。越三日，李本深等始率衆至，定國已渡河北向矣。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里，所至之處飛走皆刑。

元正十日，閣部所乘座船桅竿，夜輒作聲，自上向下，復自下而上。中軍官備牲祭之，亦復不止。詢之長年，曰：「無他，不過主人欲更舟耳。」十八日，興平凶問至，公遂如彭城。

興平既没，諸將互相雄長，下弦之夕，幾至血刃。公環甲戴弁，坐以待旦，競競不免。昧爽，與諸將盟，以興平嫡甥李本深爲揚州提督，嫡弟高某爲副將，以胡茂楨爲閣標大廳，李成棟總兵徐州，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爲世子，請卹請蔭。於是，衆志帖然。

東平開藩淮邸，大治宮室，窮極壯麗。造一水閣，費及千金，落成日，淮庠諸生争獻詩賦，稱頌功德。其閣忽傾，二生溺水死。

淮陰紫霄觀，皂莢樹一株産物如飴，色黄味淡，淋漓不徹，士民以爲甘露，縱觀如市。棗臣過而見之，曰：「此爵餳也。白者爲甘露，黄者爵餳。所見之地，期見易主。」

公弟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可程，自北來歸，公疏請歸之司寇。有旨：「卿宣力於外，不遑將蠡母。卿弟可程准居私第，侍奉甘旨，静聽處分，不必引咎。」由是，可程歸於京師。

史公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恐勞人，略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舟中。參伍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坦然如故。後以公務冗煩，以黄蠡源老成練達，欲令與處一舟，面加商榷。蠡源辭曰：「月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師臺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饒爲之；徵兵問餉，胥吏有司事耳。老師但董其成，綽有餘暇，何必晝夜損神，以躬親博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二月，公還自徐州黄澗山，聞英吾之變，啓釁欲襲維揚，代領其衆，守城戒嚴。總河王鐵山，總漕田百源深以爲憂，且慮高兵横軼，令兼屯田僉事監紀推官應廷吉持節安撫，而史公令箭適至，遂並行焉。至邵伯鎮，撤其横税，商民歌舞。

十五日，公自徐至揚，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澗山營，問所欲爲。澗山曰：「吾乃朝廷大將，累立戰功，僻處儀徵小邑，番山鷗一賊耳，有何功績，占據名邦！今既身故，今將泰興興化、通泰二州行鹽地面，盡歸於吾。念其死於王事，權分高郵、寶應、江都等處養其妻子。如拂我意，誓不罷兵。」高營將士，亦摩拳擦掌雄據。不一月，命高、盧二太監持諭解，兵始退去。時人爲之語曰：「誰喚番山鷗子來，闖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保。」二鎮罷兵，高藩邢氏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恐獨立不足以有成，知閣部無子，欲爲螟蛉。公怪之，謀諸將佐，僉曰：「無傷。」公心不然，毅形於色。輒有獻策者曰：「是不難，渠係高氏，有高監在；公盍爲之盟，令父其父，子其子。」公可其議。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備隆意，語高監。監忻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高監止焉。宴畢各散。又明日，高監設宴宴公，並宴高世子。公甫就坐，令小黄門數輩俱圍有衣蟒者，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邢夫人亦拜，以父稱之。公無可奈何，勉强盡歡，怏怏彌日。前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出，召棗臣從，公仰視曰：「垣星失曜，奈何！」棗臣曰：「上相獨明。」公曰：「吾昔位上相，近爲瑶草矣。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

吴爾壏從莫吾北征，睢州變化，流寓祥符，偶遇一婦，自稱王妃。爾壏不察，以爲弘光帝元后也，因開封守臣附疏以進。至京師鞫之，則周府宫人也。爾壏以妄言得罪，楊公留不遣，夜發飛騎，促爾壏至，代疏引罪。爾壏獲免，後守新城，不知所終。

鴻臚卿高姓蒼頭從北平來，路遇一男子，着綉蟒裙。蒼頭驚曰：「子其王子乎？」男子詭曰：「然，吾太子也。」少頃，則曰：「非也，吾乃王戚畹族屬王之明也。」蒼頭因爲設策，令渠冒稱太子，詐往浙江，因報主人曰：「太子渡江而來矣。」高弗審，立命追之，且聞於朝，百僚勘察，舊時認識，盡得其情，高鴻臚棄市。之明尚繫廷尉，未服上刑，弘光帝出奔，北兵未至，市囂數百擁入大内，黄袍加身，三日，斃於亂兵。公向不知顛末，曾爲具疏，後深悔之。

三月，左良玉帥師南下，竪二旂於鷁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其實良玉不知也。首其事者以他詞誘良玉出府，良玉顧問欲何所往？首事者輒令衆曰：「命燒府第。」衆共舉火，烟焰張天。良玉不知所爲，首事者進曰：「小人乘權，儲君未定，袁臨侯等約同舉事。」良玉唯諾。及至九江，繼咸乘城拒守，礮達

於寢，良玉始知爲首事者所賣，驚怖而殂。左衆遂舍九江，歷皖城，逕趨都下。馬瑶草等羅拜黄澍山於榻前，澍山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公等重禮。」遂視師江上，累戰皆捷。左衆計絀，渡江納款。北兵入白上關，澍山臂中箭毒，不能挽强，披甲登舟，竟爲流矢所殪（句容東南數十里，地名白上關）。

靖南罷兵，高營將士皈命投誠，惟閣部是聽。内有忮其威名者，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胤文總督淮揚軍事，公恬不介意，而將士憤懣不平，慰諭再三，終不受命。子安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維揚既設督撫，幕僚集議於公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繕疏請命，將此仔肩交付衛子安、王鐵山乎。」公曰：「曩之分汛，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未爲無見。」遂於是月一日，令棐臣監督參（將）劉恒祚、游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船隻，會黄蠡源於清江浦（時蠡源防河未撤也），渡洪澤湖，向泗州進發。

屯泗之議既定，公謂應棐臣曰：「禮賢館諸生隨軍有時，兼之河防多負勤苦；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才識，量能授官，酬其積勤乎！」因於四月二日，於督撫左廂策試諸士，第嘉禾歸昭、崑山孫元凱等爲甲乙，並授唐大章、唐妍、張大武、陸燧等通判、推官、知縣等官。

盧渭是年充歲貢生，赴揚謁見，實有非分之望。公優禮有加，劇談不倦，及試職銜，識卓議高，詞采濬發，原擬壓卷，公手其文，擊節歎賞，另立特等，贈以路費三兩而已。諸生遷次。次日進謝，公各諭遣，留棐臣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與諸人同。第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亦無持是説者。」棐臣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宫，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發，而又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於袖中出弘光帝手詔示棐臣曰：「左兵南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倘如君言，奈天意何！」執棐臣手，唏噓而别。遂於午刻，發平山堂。

公既赴召，將一應軍務，付棐臣令箭，便宜行事。三之日，棐臣督諸軍赴泗，過淮揚，劉鶴洲以令箭取軍器、火藥、餉銀等件（蓋施誠菴教之也。誠菴以公不假兵柄，心忌應之獨任，且爲劉之私人。且南北危急，謂此餉無主，故令東平取之）；棐臣堅執不與，謂其差官曰：「吾朝廷命官，欽定閣員，非劄委者比。藩鎮令箭，何爲至我！」差官曰：「令箭所以差官也。」棐臣曰：「然！但此軍器、錢糧，受命閣臣督往泗州，今雖暫時隔絶，何可便付？況已薄暮，亦非交割錢糧之時。明晨，吾當親見藩臺，面議可否。」差官唯唯而退。棐臣即以令箭，子夜叩關，退回高郵屯劄。

公至草鞋峽，黄澍山等已敗左兵於江上。公先具疏入告，奉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公登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

諸軍駐高郵，奉閣部令箭云：「左兵順流而下，邳、宿道即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勦。」午刻奉令箭云：「北兵南面，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晡後，復奉令箭云：「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棐臣謂諸將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驚急頻仍，揚城必有内變。吾等第當堅守，相機而進。」諸軍唯唯否否，計無所出，偶語而散。

十一日，公至天長，檄召諸將救援盱眙，單騎當先，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泗州降將侯方嚴全軍敗没，浮橋亦陷。公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尚未得食，城中閧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絶冤對。且云出自公口。十四日五鼓，高兵斬關奪門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爲之一空。

十五日，移泗諸軍尚屯高郵，黄日芳檄防河兵至，適見北來餘艘挂帆江上，蜂擁而來。問之，則劉鶴洲、田百源之勤王師也。棐臣以劉有前隙，遂移屯高郵湖。

是日，有北使至高郵，自稱前庚辰進士陳某，云湖廣人，又云江西人，僚屬無識其面者。捧三函，内一函封題如前；一函題曰某王令旨，仰總河都御史等開拆；一函題曰某王令旨，巡撫淮安都御史某開拆。職方郎中黄日芳等歎之，辨論種種。使者以三罪罪我曰：「爾君藁葬城隅，汝輩聽其凌夷草土，竟不發喪，一罪也。吾國爲汝國報仇，汝輩擅立福藩世子，二罪也。吾國爲汝君發喪歸葬，爲汝國殲除勁敵，罔知報謝，亦無一介行李往來，三罪也。」日芳等云：「先帝變起倉卒，諸臣料理不及；重頓發喪，已差大臣左懋第等恭伸款謝。」使者曰：「土地、山川，皆吾國之餘也，些須玉帛，何足掛齒！今奉天討罪，以有道伐無道，何説之辭！」日芳等辭以主帥不在，徐當另議。彼亦不留，馳騎北去。

十六日，北氛日極，黄日芳檄川將胡尚友、韓尚諒各領本部扎營茱萸灣，以爲聲援。應廷吉帥諸軍來會，屯瓦窑舖，以爲犄角。是日，田、劉撤兵回淮安矣。

十七日，移泗諸軍駐瓦窑舖，何剛率忠貫營兵來會。時方至午食，北哨陡至，射倒棐臣家丁，衆大駭愕，諸君執三眼鎗逐之。既退，復奔邵伯鎮，遇胡、韓

二將兵，斬首七級。適南風大作，諸軍復退邵伯胡盧家嘴地方屯劄。

十八日，城守嵗嚴。公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前鋒鎮移軍天靈洲矣。午刻，公檄黃日芳駐邵伯鎮，即爲汛地，秦士奇副之。黃鉉趲糧未回，以東省未任監軍道孫芝秀署督糧道事，應廷吉副之，駐邵伯鎮，轉運糧儲，胡、韓二將，往來護送。

十九日，公檄何剛督所部兵入城守衛。劉肇基率所部兵亦至，遂共入城。城陷日，剛以弓弦自經死。

二十日，北兵以大礮未至，屯斑竹園。驍將押住單騎劫營，奪馬一疋、斬首一級而還，公賞以蟒紗一襲、白金百兩。

二十一日，甘肅鎮李栖鳳、監軍道高岐鳳帥所部兵四千人至，梁以樟、應廷吉、張鑣、施鳳儀並禮賢館諸生俱入城守衛。

二十二日，李、高有異志，將欲劫公以應北兵。公正色拒之曰：「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爲？如欲富貴，請各自便。」前北兵譴我降人，百計說公，初猶令馬旗鼓往來陳說，是日止令隔河而語。嗣後，有北人來，亦不容矣。李、高見公志不可奪，遂於二鼓拔營而出，並帶護餉用將胡尚友、韓尚諒諸兵北去。公恐生內變，亦聽之，不禁也。自此備禦單弱，餉不可繼，城不可守矣。

二十三日，漏下二鼓，公謂棐臣曰：「移泗餉銀約二十萬、軍器火藥十萬並諸糧米，俱君首尾，棄之可惜。諸將非君至，當靳不與，可夤夜出城，陸續轉運，以濟緩急。」又云：「吾自覺憒憒，以後急務便宜行之，不必關白於我。事竣日，彙報可也。」棐臣曰：「廷吉現守南門，若何！」公曰：「以施誠菴代之。」於是，縋城而下。城陷日，誠菴走至鈔關門，皆中流矢斃。

北兵未集時，劉肇基等請乘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不知坐失事機。及北兵從泗州運紅衣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而死。

川兵既去，護餉無人。二十三日，遊擊韓飛護運糧七百石至楊子橋，遂爲北兵所掠，殺死捎水數人，焚毀略盡。

二十四日，北兵試礮，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怖。知府濟寧任民育吉服危坐城中，城破，死之，眷屬俱投井中。同知曲從直並其子拔貢生某分守東門，皆死之。

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爲興化李官祖塋，樹木陰翳，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爲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爲險，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墻而上，城上鼎沸，勢遂不支。

周志畏以少年兩榜，蒞事江都，頗立崖岸，遂與高營將士不協，時被窘辱，百計謝事，以難其請。適江右羅伏龍至，遂以水土不服議調，而以伏龍代之。羅受事三月，羽檄交馳，周仍不去，公因勒新舊縣令一同守城。城破日，周、羅死之，家口無一免者。縉紳故大司馬張伯鯨，督修重城同知王纘爵，運使楊振興與難。

二十五日，揚城失守，邵伯鎮文武一時星聚，移泗之餉，退屯赤岸湖埜人灣。至二十九日，舊甘肅鎮李栖鳳令其弟栖鸞率衆大掠。時李成棟扎營高郵東門，栖鸞不敢逕進，乃以小艇載輜重潛過，護餉各官，得以漁舟遁去。

二十六日，漕河諸臣望風歸附，劉鶴洲、田百源等從安東航海。三溝閘、瓜步等處，北騎密布。許大成決下河堤，以沙舡至船海，富安場等處避亂。黃斌卿、鄭彩守江口，楊文驄駐金山，築圍墻以避礮矣。

五月初十之夜，大霧橫江，北兵夜取瓜州市廛門扇、柵欄、竹椅、木桌結爲一牌，上然燈燭，大施號礮，亂流而下，以爲北騎之襲江也，悉力攻擊。北兵從坎壈橋狹流輕舟飛渡，不遇一二十人耳。黎明，高阜僻處虛設亭幛，擊鼓吹螺，沿江守兵遂無固守，且竟有先期納款者。江東王氣，於斯盡矣。

閣部沒後，新朝念其忠勤，有司給粟帛以養其母，與西門小房一區以處其室。戊子歲，鹽城人復有竊其名以號召蚩氓者，掠廟灣，入淮浦，震驚白下，官復拘繫其孥。有北將曰：「曩下淮陽，吾當先摧敵，若史公者，業手刃之矣。此因假竊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並釋之。或曰：「今有墓在梅花嶺。」逸史云聞爲裨史威所築。疑假疑真，不必深辨。

唐存德先生言：乙酉元旦，南都一大僚夢至帝所，見冕玉而搢笏者捧册覲帝曰：「此在劫人數也。」帝曰：「南人多、北人少乎？」冕玉者曰：「然。高傑開刀，定數應爾。」帝首肯而退。嗚呼！前定之說，不虛也。

《魯春秋・監國記》

清查繼佐撰

弘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江南及浙西郡縣咸望風下。杭諸紳奉皇太后命,敦請潞王翊鐐監國。甫三日,監國因原任都督陳洪範籍士馬、錢糧北款。錢塘知縣顧咸建忍不從,棄去;諸生沈乘建守城之策,百姓暱王慈,立殺乘;在籍原任兵部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陸培不應召,自殺。於是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詹事府少詹事徐汧、吏部主事夏允彝、生員顧所受、王毓蓍、高孝瓚、王士琦、士琦弟士璵、士珍、趙大中、布衣潘集、周卜年、術士王樂水,咸不屈自殺。

弘光中,潞王奉命居杭。金陵迫,皇太后與乘輿夜遁,閣部馬士英密傳所暱方國安以兵分道護太后詣浙而身從之,不扈駕。洪範,初監討賊,不利。嗣陪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北勞,懋第不屈死,洪範密輸款得先歸,艤浙北關者兩月。至是,力勸監國以兩浙北降。楚將軍華堦麻經爭王前,慟哭躑地求盡,曰:「釋此,吾姓無死所矣。」監國不聽,北去不返。乘,字季中,仁和諸生。武林且款,乘獨大言:「誰主降議,可斬。」請留方、鄭二總兵合守,空武林門外民廛宿師。猝死,論者追惜之。咸建,字恕禮,崑山人,不從款,逸去;執至杭,見戮。道焜,字昭平,以天啓辛酉鄉薦,知南平,歷兵部主事,南都敗,歸里。時新署杭州府爲諸生顧鳴彪,其各邑,朱龍圖爲平湖,胡佩爲嘉善,彭萬里爲山陰,朱承祚爲烏程,沈布畢爲新城,唐士晟爲武康,陳之杰爲海鹽,陶良棟爲臨安,共十七人,咸係本籍鄉薦。道焜與同籍行人陸培拒使,自殺。培,號鯤庭,崇禎庚辰進士,與東林郤;後陳潛夫請於監國,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毅」。宗周,號念臺,山陰人,明道正誼。萬曆辛丑進士,立朝侃侃,不畏强禦,爲東林所推重。筮仕四十五年,一鳴輒斥多蹙議。北帥幣聘奉書,嚴却,絶食死。彪佳,字虎子,天啓壬戌進士,司理興化,擢御史,刷卷南畿。福王登極,請勿遽稱尊,以示無私天下之義。奏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不聽。忤邪黨,出蘇松巡撫,病歸。時作書拒招,夜沈池死。汧,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里居,自題其像,勉於大義。南都再造,作教規當事。起原官,不應。南都敗,自沈虎丘死。允彝,字瑗公,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長樂,以治最,書御屏。通經術,務有用。弘光中,起吏部,病歸。北師下,走,使者招之,答書婉約以見志,赴先塋水死。所受,字性之,吳縣諸生。年七十餘矣,見北安撫使入城,爲殉難諸生許琰作傳訖,潛投泮池死,鄉人私謚「烈節先生」。毓蓍,字玄趾。武林北降,作「致命篇」自誓,以書決劉念臺之義,自沈柳橋死。孝纘,江都人。城破,自題絶命詞於衿,縊學宮死。同里諸生王士琦與弟士璵、士珍,各偕其妻縊死。大中,涇縣諸生。北師下,投泮池不得死,潛投察院空署,家人覺,脱縶歸,卒赴門之塘河死。集,字子翔。博學能文,手草哭其友王毓蓍,沈渡東橋水死。鄉人私謚「義成先生」。卜年,字定夫。工詞章,爲文弔同里殉國王毓蓍、潘集,馳候江潮,躍入死。樂水,江寧人。易姓名,避仇浙中,託星相説書以活。時武林北款,扶其妻琵琶瞽者,同躍土橋水死。

六月,薙髮有令。其護髮自裁者,爲諸生嚴紹英、王台輔、徐埭、張秉淳、嚴心若等,布衣方國煥、翟士鳳,六合甲、市賈歐敬竹、龍游樵江米傳真者、賈餅夫婦、鵜叟、梨園周之蘭夫婦,百川橋乞兒、王瞎匄者。其不奉制見收蹈刃而不悔者,爲吏部主事華允誠、編修楊廷樞、推官顧咸正、知縣劉曙,教諭孫兆奎、眭明永、諸生卞子厚、布衣許德溥、詹履吉等。

紹英,字與揚,無錫諸生,全髮自縊死。有婢從死,題壁曰:「讀聖賢書,義不受辱。使女春生同縊於此。」台輔,字贊明,邳州諸生。完髮鄉鄙,指乙酉以前所困爲周粟;粟盡,餓七日死。埭,字瞻淇。不從令,題案「不願立名垂後代,但求盡節,服先朝」,衣冠自經。秉淳,字不二。以書答友:「虧體則辱親,改制則忘君」。餓楊五十七日而死。其妻哭之慟,噴血死。嚴心若,名塽,以字行。護髮黄蚩營,被執海口,奇計脱,復匿,死亂兵。國煥,字孔文,歙縣老塾師,年七十矣。聞令,移時不語,鍵户引錐刺左股,蘸血題詩於壁,有「冠裳爲重一身輕」之句,爲纓自盡。鄉人私謚「耆貞先生」。士鳳,號瑞卿,武進人。塾師城中,不奉令,以詩訣其兄於鄉,潛書本主「武進義民翟某神主」,列忠義祠信國公神位之側。腰繫小牌,投祠左池水死。牌書「願爲明鬼,不願爲他人;卧水去」十二字(「他」字改)。六合甲,令下,題其室:「朝而冠,暮而髡,生爲鬼,死爲人」。約所善江蛟同死,蛟中變,甲沈水。久之,蛟以新鄉薦爲竟陵令,甫謁城隍祠,見甲如其神,口作甲言,限七日對簿。果七日,蛟死。敬竹,常州業扇格者也。家人勸薙髮,傲不肯,

夜縊死。同里薛叟，畜鵝爲生。以七十觴期，惡去髮，先一日，自縊死。龍游樵者，聞薙髮之令，急釋擔投水死。揚州江米傳真者，同妻縊死。賈餅夫婦，世居蘇玄妙觀前，聞令，咸縊死。之蘭，蘇梨園扮生者。語其妻：「必薙髮，我死。」妻曰：「必薙汝髮，我死。」並投井死。松江瞽匄，薙髮令下，曰：「何以生爲！」北面拜，夜自經死。又百川橋乞兒，亦投水死。允誠，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以工部主事轉員外郎。時銓閣比周，上「三可惜、四可憂」，病歸。南都立，補吏部。見時事日非，亦病歸。乙酉後，完髮杜門者三年矣。事覺，同從孫尚濂坐抗制及難。僕朱孝、薛成從死。廷樞，字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解元，有文名篤行，爲復社所推重。弘光中，授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南都敗，全髮洞庭不屈，必殺之。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崇禎乙卯鄉薦，司理延安。賊自成破陝，被執不屈。東師入陝，全髮逃歸。預松江回向總鎮吳聖兆之籍，就戮。弟咸建已及難，即從前不從潞監國杭款者也。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同里之鄉紳草檄討項煜之從賊者。知南昌，艱歸。完髮蠡口，訣母，訓二子蕃、蓀，不屈就刃。兆奎，字君昌，吳江人。崇禎丙子鄉薦。護髮，與其弟聚奎匿里，不肯公謁。見收苦掠，兄弟咸不恭，盡。明永，字松年，丹陽人。崇禎壬午鄉薦，教諭華亭。題明倫堂之壁：「明命其永，嵩祝（萬）年（明「松」字以避諱改「嵩」，蓋拆其名與字爲句也）。生忝祖父，死依聖賢」。握髮自縊，覺不得死，出投泮水，被執不屈死；子本，走滇露，見殺。子厚，平湖諸生。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其友常熟徐惲，諸生。與項志寧以抗令，咸閉門不食死。德溥，字元南，爲忠節直族子。鐫「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護髮不見人。尋（復）鐫其胸「不媿本朝」；於膊左右：「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覺置法，語極不恭。履吉，宜興人。潛髮山中被執，臨刑曰：「殺汝不成，爲汝所殺，尋常事。」談笑盡。

閏六月之十有三日，浙東西、江南搢紳士民競舞槊起，無所期會。自城守以外，窮鄉僻澨各自爲屯，不計其數（事從紹興起；其迄江右以西，不因魯不載）。

於紹興，爲諸生鄭遵謙及鄉紳王紹美、王亹、周晉等。遵謙，字履公。父僉事之尹，已薙髮，朝杭州。遵謙匿外婦金，連逮獄，奮裹金出，呼無賴，起數百人。紹美及亹，諸生。周晉、王襄、鄭之瀚、張玉鉉等共事。

於餘姚，爲兵科給事中熊汝霖、主事孫嘉績等。汝霖，字雨殷。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歷官敢言，坐降。弘光中，有「事事急做，人人責成」一疏。又云：「『兵餉戰守』四言，變爲『異同恩怨』四字，時政顛倒，不亡何待！」以兵應遵謙，援海寧義旅，敗績。爭誤國馬士英不得復用，欲請上方劍誅之。縣吏王翊，亦贊汝霖起。

於寧波，爲刑部員外錢肅樂、鄉薦楊文瓚、諸生董志寧、華夏、凌之驃、布衣徐睿等。肅樂，字希聲，鄞縣人，武肅四子暉之後。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清，升刑部。會鄉諸紳課北迎羊酒於演武場，肅樂獨不署名。於是鄞縣諸生董志寧、華夏、陸周明、宇燾等五人，即肅樂共起。一布傭戴少峰者，願附肅樂之義，大書「恢復」字樣於額，聲金衢。又賈菜傭願上一金助餉，眡之皆木，千計不啻也，懸之以爲勸。肅樂以衆西守江，合迎魯王監國。文瓚，字贊玉。崇禎己卯鄉薦，與其兄諸生克仲及同學馮京第等從肅樂後共奮。文瓚從唐，授御史。之驃，字馭和，與諸生張能信共起。父士弘，常爲舟山往日本乞師。徐睿，字聖思。賢才慷慨。感時故，錮丈室中不欲有所聞見。會錢員外動衆，破鍵出，橫劍睨人。

於仁和，爲陳萬良（馬）雲龍等。萬良，字鳴皋，仁和故人奴也。年十三，走人爲盜，奇計攫縣餉金四萬兩，令其黨各以爲生，不復盜，故終不敗，衆義之，願爲之死。弘光中，以薦，授遊擊銜。閏六月，與其黨馬雲龍奉道士范大倫爲盟主。大倫死，衆推萬良約束。感薦主俞繩武，爲負逃渡重河。每搏，妻亦裹甲從勿後。

於海寧，爲千户朱大綱等，鄉薦左尹、周宗彝、諸生沈陵、王教主等。大綱，字振暘。衛□職，與同衛蔡國瑛（字亘生）、許定（字□如）、鎮撫潘起龍龍聘、僧穎石爲先鋒，會左尹以龍山義旅及祝君待等合援海寧，逐新令張堯揚去。進士俞元良兄伯昭咸共事。宗彝，字五重。崇禎己卯鄉薦。鼓鄉健於硤石，鍵里門，自稱將軍，弟諸生啓琦副之。陵，字湘岸。起最微，左尹收養。能譎，爲諸生。往受檄，監軍荆本徹起郭店。王教主，江寧人。來龍山，以術惑衆，起衆數百人。夜闖杭艮山（門），無所爲，盤旋各巷，五鼓復走去。

於於潛，爲原任知縣俞文淵等。

於東陽，爲布衣陳倉等。

於富陽，爲生員陸方侯等。地連武林，且逼魯義，走間告密者衆。

於嘉興，爲尚書徐石麒及回向總兵陳梧、諸生王鯤、張翊等。石麒，字寶摩，嘉興人。援事，匿嘉善徐鉉吾家。以青浦籍，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璫奪官。崇禎初，歷南計吏久，遷應天府丞。敢言，晉刑部尚書，多平反。訟都御史宗周無罪，病歸。國變，南兵部史可法檄餉勤王，修答非便。勸可法力固南都，以待後命。福王立，拜吏部尚書。忤士英，病歸。潛水月庵，辭招婉而堅。時諸生以大義脅詞臣屠象美回向，遂與陳梧合議城守。殺新令秀水胡之臣、嘉興吳佩原；知府鍾鼎臣、同知宗室朱沔以得民，仍其任。迎故令平湖龐霦、嘉善詹申，復前署。歷四十餘日，餉竭難守。石麒益勵，入城乞師硤石，不果。

於嘉善，鄉薦錢旃與脩諸生夏完淳及倪人撫起太湖。

於海鹽之澉浦，爲王雲衢（世百户也）、弟雲龍、雲鳳，率韓萬象等徂殺叛將周一誠。監國授雲龍副將銜。雲衢嘗開門，入御史王正中越旅。

於平湖，爲御史陳清原、主事倪長玕、貢士馬鳴雷、官生朱大定、諸生湯雲章等。清原與長玕，領鄉薦，最烈。鳴雷，字伯臺，與諸生馬萬方等抗殺新令朱龍圖，僞爲喜詔，稱「神武」元年鼓衆。大定，爲相公國祚子，原官成都通判。請纓於魯，合吳易共奮太湖。

於崇德，爲吕宣忠，字亮工，爲諸生，好論兵法。進士吳易舉兵太湖，特疏宣忠可共事，立擢都督僉事，加扶義將軍，主號召。

於湖州，爲布衣金鎰、諸生韓茂貽、王光祉等。鎰，字拱玉，長興人。韓茂貽，會元敬子也。與諸健一再恢湖州，殺原任推官馮甲。□□武康、孝豐、安吉諸城，迎楚通城王盛徵爲盟主，王札授鎰總兵銜。

於德清，爲諸生蔡孺法、蔡子標等。乙酉，與諸義奔走。子標先被執，衣冠肩輿臨市六人。忽一人抱子標哭，願從死；子標故異之不得，於是報伏法者七。九月，諸健散，孺法猶抗不如制，質其父兄而索之。時和州載重（字敬之）棄任推官，與韓茂貽等共事湖州。

於永嘉，爲諸生張實孚、知縣俞文淵等。時東陽始事陳倉起陶阬勢烈，實孚亦鼓六甲山之衆以應。文淵遂提其鄉較往合陶阬，復東陽北抗者五年。女淵還里，護所爲定王者以號諸健。

於吳江，爲進士吳易、諸生吳振遠等。易，字□生，崇禎癸未進士。嘗著「南都中興四議」。練兵太湖，表於魯監國，請爲内應；授蘇松巡撫、都御史，懸長興伯以待。振遠，字石仙，吳江人。魯王歷吳江，悦其計畫，與爲工正。因病，乞歸。嘗主盟湖中，與沈天叙各分一旅。天叙，字文宗。初起太湖，奉樂安王甲奔諸義，王札授副總兵。戰不利，亡山中。已復與諸生姜熊飛、（沈）鼎鉉等起，擊殺北師遊擊乙截；北向大戰東濕谿，頗捷。

於崑山，爲□士朱集璜等。集璜，字以發，明經。以兵北抗，殺新令，迎故令城守。同事（陶）琰、顧纘繩等，咸諸生，鼓義。

於嘉定，爲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黄淳耀、鄉薦張錫眉、教授龔用圓等。峒曾，字豫瞻。父吏科給事中震暘，號敢言。峒曾，天啓乙丑進士，以南主政起，歷□政績。弘光中，補左通政，病辭。聞詞臣徐汧自裁，曰：「務兵不成，出此未晚」。弟岐曾，字雍瞻。後與回向松江聖兆及給諫子龍等密通呼吸，冀入魯師共起。淳耀，字蘊（生，崇禎）癸未進士；與弟□生（淵耀）及上海鄉薦僑居錫眉（字介茲），又諸生夏雲蛟、唐昌全、金士起咸從峒曾之後。而用圓者，字智淵；天啓辛酉鄉薦，以嘉興府學教諭。亂歸，與兄弟諸生用廣、用厚咸共事。

於松江，爲原任吳淞總兵吳志葵、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吏部主事夏允彝、兵部主事李向中等。志葵與官舍常壽寧，指揮侯承祖以故較疾起，復松江；令壽寧守府，承祖守金□。於是子龍等共推猶龍爲盟主，而子龍監其軍；向中署兵巡道，史啓明署華亭知縣。適故帥黄蜚統水師來會，軍聲益振。

於江陰，爲中書舍人戚勳及典史閻應元、馮訓導、諸生顧杲、李嵩等。勳，字羽明，爲文華殿中書。甲申二月，棄官歸。弘光中，奉命督閩餉而南都敗。江陰俗尚拳勇，勳與閻典史疾呼起，復江陰。每出奇計，累捷；城陷而復，復而陷數四。杲，係無錫諸生；嵩，係宜興諸生。挾奔，命共事。

於丹徒，爲監軍僉事荆本澈。澈，字大徹，崇禎甲戌進士。司理建昌，譴歸。弘光中監軍，轄下江。監國中，懸授都御史，巡撫蘇松。北禦婁河頗捷，復崇明；承制以王臣縉權署崇明，鄉薦張琦署蘇松道。内變，以水艘逆捷北師施家口，覆敵舟數百。

於宜興，爲中書舍人盧象觀。象觀，南解首進士，督師尚書象昇弟也。弘光中，以中書奉詔徽、寧。後起兵茗嶺，用故校陳安、楊國柱爲先鋒；安死陣茗嶺，乃走合將軍黄蜚太湖。及蜚敗歿吳淞，復與鄉薦麟□□從通

城王，一再克捷湖州。同邑鄉薦吴洪化，字貳公，亦奮同事。

於徽州，爲御史金聲、推官温璜、指揮汪秋漢、余公讚、諸生江天一等。聲，字正希，林寧人。以嘉魚籍，成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薦同官劉之綸、客申甫知兵，改御史監軍。之綸援遵化敗死，聲抨歸。乙酉，與其友天一及指揮秋漢、公讚等恢其府嚴壁，且援旌德及屬邑。所部程士洪、萬會、吴國楨、余元寬等皆豪健。璜，字于石，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司李徽州；從知府唐良懿之策，嚴城守，與聲共事。萬曰吉以謫官，簡較從軍。

於寧國，爲徽寧道楊卓然、推官丘祖德、貢士麻三衡等。卓然，字又先，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杭州司理，降知太湖，講賊城完。閣部嗣昌出師，請爲監軍，聲濯。弘光中，擢徽寧道，振旅北抗。三衡，字孟旋，宣城人。能文章，長弓馬，衆推服。從寧國司理祖德，與北師對仗，已，同學諸生吴霄、項志亨、沈壽嶲、錢士翱、徐朗屢摧不詘。士翱有兄士驤，益敢。

於貴池，爲諸生吴應箕。應箕，字次尾，復社知名，積書充棟，時盡以託其所暱友人，乃傾家飽士，應金聲於徽州，復貴池。

於溧陽，爲道士任培元。南都敗，溧陽知縣李思漢棄印走去。適有彭氏家奴獲印，呼衆城守，培元贊之，諸健競附其義以起。

於句容，爲諸生周鈵與知縣宗室朱議徙等。鈵，字繼序，鑣弟也。起義旅，合原任知縣議徙復句容。議徙，係江右；能文，頗習武，爲宗室所嚴重。句容敗，不知所終。戰長蕩湖及安吉、孝豐之間，還突南京神策門，門破不得入。議徙，益府支也。

時棄家亡去，爲原任知縣郭凝之、山陽知縣湯芬、鄉薦周宗彝、諸生董紫冒、布衣□□□等。其走匿諸苗峒以自全者，不可勝數。

凝之，字大來，海寧人。天啓甲子鄉薦。適在會城，潞王北款，密遣其次子宗祥縋城夜走其鄉，勸所知舉兵北拒，乃以薙髮路梗被殺。從衣帶得書，書言史閣部尚在，左兵逼金陵，黄蜚起太湖，黄光祉聚衆峴山，且發豪奮勿後。已知子宗祥之變，南奔（或云閩京），且大用；唐事敗，不知所終。

芬，字芳侯，平湖人，爲舉義雲章子。崇禎癸未進士。父事敗，單走唐，擢監察御史，依永勝彩。彩適與閣部中藻郤，芬往平之，爲中藻所殺。宗彝，起兵固里，事敗野走，不知所終。紫冒，名雲驤，海鹽人，與左尹同渡江。薦閩京鄉試，唐敗，不知所終。

其矯新制而逃於禪者，爲金堡、熊開元、趙庾、張九臨、王瀚、沈起、徐世臣、周訓導。

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清，罷歸。唐起八閩，以給事中監軍江上，與左尹奕别。閩敗，桂以原官。争孫可望不宜封王，坐口舌戍，爲僧。桂林敗，上箋請收瞿臨桂之骨，和「浩然吟」行世。依粤之雷峰寺天然座側，倡法，法名今釋，字澹歸。又與左尹半奕而别，有倡和之句。

開元，字魚山，湖廣人，進士。以給事中抗疏閣臣宜興，廷杖。申、酉間，鵝義吴江，不就，薙髮入山，爲靈巖繼起法嗣，移錫華山。庾，字涣之，南直吴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未仕。乙酉，薙髮爲僧靈巖，繼起付法。瀚，字原達，南直太倉人。乙酉，兩弟淳、湛徇義死。瀚爲文告廟去，僧華山，法名戒顯，改號晦山以志感。振錫杭之靈隱。起，字仲方，嘉興人。乙酉，棄諸生，爲僧東禪寺，法名銘起，改號墨庵，亦有似乎「晦」之義。有「東山贊飾」諸草。九臨，吴江名士。嘗檄討馬阮，被逮。南都敗，獲免。坐護髮付市，願死後留衣衣母寒，主刑者感之，釋僧去。世臣，名繼恩，杭州人，逃於禪，以字行，爲曹洞三宜嗣。周訓導，任武康學，失其名。好談理學，言忠孝事，津津不去口。乙酉，薙髮入大靈山，侍天水。法名超覺，字了庵。付拂遊錫諸勝，與墨庵（銘起）爲同門兄弟。至今歸安其故里，能言其初棄任事。

遵謙首奮義事，自稱正統制將軍；衆數千人，分五軍徂擊。殺北選山陰知縣彭萬里於清風坊；迎故會稽知縣孫棐於野，還原任。推官陳達情方北款，加銜分守道，以其素得民，亦留原任。稱制，得札授其裨貳，分守要害。榜示三語：「不淫，不貨，不中私仇」。檄方國安、王之仁諸帥合防江。

遵謙初起，聲振浙西，江以南，咸恃以爲義，遠近稱鄭公子云。無不旦夕鄭公子之至也，倚望以待。

秋七月，唐王聿鍵稱尊號於福州，改元隆武。

王爲太祖第二十三子定王楹之後。改福建爲福京。以何吾騶、蔣德璟、黄道周、路振飛及蘇觀生皆大學士，封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達爲定虜侯、鄭彩爲永勝伯，賜芝龍子森國姓。

正統制將軍鄭遵謙同守江文武諸臣合表迎魯王於台州。

王名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十傳爲王。王天姿粹朗，性慈易；能書，諳歌律。甲申，甫襲封四日，而東師入兖州，王南奔浙江，駐台州。杭州北

款，北騎十二疾促王入朝貝勒。會諸較起，沮江北嚴。於是台鄉紳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等率鄉健共前，執殺北騎。而江上諸文武迎王表至，王即紹興。

八月，魯王行祭告禮，監國於紹興，以明年爲監國魯元年，不奉唐朔。

諸臣上「監國之寶」以朝，王慰諭，即道署爲監國府。

起故大學士方逢年爲首輔，除直殿銜；故戎政尚書張國維爲兵部尚書。

逢年，字書田，瑞安人。素厚重，稱長者。國維，字玉筍，東陽人。以天啓壬戌進士，歷巡撫南畿，積軍功山左及江上皖口、蕪湖等處，以事逮獄。弘光中，薦起爲戎政尚書，上「乘時恢剿」之議，忤閣部馬士英。兹以廷臣薦，復起。

以故人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群臣爭之，謂監國先私恩，不可以勸義。之普避位。

之普以山左籍進士，歷官歸，間關扈魯蹕有勞。後卒北去，爲常州太守。

拜方國安爲鎮東將軍、王之仁爲武寧將軍、鄭遵謙爲義興將軍，咸總兵挂印。

國安，字磐石，諸暨人。少無賴，私其里耕牛貿之，爲所發，走固原陸夢龍麾下，轉從寧南良玉。堵賊楚中，自卒伍，歷管軍。敗獻賊大冶，復黄州；走賊武昌，復漢陽諸縣；及岳州臨湘，走賊袁州：盡每先登，升總兵官。弘光中，與輔臣士英善，良玉稱兵内犯，士英懼，密招國安以舟師四千人反擊寧南。北師下，護太后奔杭州，與北師對仗萬松嶺，渡錢塘，阻金華，不獲南。適鄭遵謙兵起，合表迎魯王監國。屯朱橋，進復富陽、於潛等縣。從子元科機捷，嘗礮北督存仁不及咫，徂擊倒其馬。之仁，字九如，順天衛籍，與太監王之心兄弟。弘光中，挂征倭將軍印總兵，鎮定海。至是，移防江，而令子鳴謙代鎮；嘗西興，爲武林對渡，持重不輕戰。遵謙屯小亹，對渡赭山扼要，號令嚴。以書邀海吕左尹，授兵部職方，監其軍。

鎮東將軍方國安請復用故誤國馬士英爲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不許。

士英在國安軍中挾稱定策勳，圖復用，群□騰沸。科臣汝霖至，請付西市以謝天下。諸生陸宇燝等草檄逐之，百姓爲罷市，事乃止。迄無舍，士英匿圮廟，國安私飲食之。

晉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俱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惟樂不受；以下，諸晉爵有差。

録定策功，肅樂以唐王既稱尊，不宜以官私於監國。初擢太常寺少卿，辭；繼加副都御史，益以無功辭。久之，受試都御史。

得銅礮四十二於蕭山署土中，識「洪武六年」，以爲異。鑄神礮，封將軍以領之。

神礮工費千金，大於前礮者倍十。載筏中流睨浙西，崩垛數丈，再發而裂。視師江干，賞賚有差。鑄「大明通寶」錢。

監國止此一出，不再巡。

廷臣請上尊號，不許。

嫌唐兩大，王謙以未造尺寸，力辭。

原任都御史朱大典爲唐守金華，使兵部主事來集之往與平；加大典兵部左侍郎，仍守金華。大典兩受秩，不辭。

大典，字未孩，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丘能，擢兵科給事中。天啓中，凡理財、用人、練兵、治盜，章數十上。魏逆時中立，副使福建，備兵天津。崇禎初，定亂登萊，以兵部右侍郎總漕禦賊，頗捷；坐五賊破城，落職。南都敗，練士，城守金華。時國安以士英南竄，閉金華不納。

九月，唐詔至，文武諸臣疏請開讀，惟兵部尚書國維、都御史汝霖、中書舍人謝龍震正色争之，監國不果開詔。以會稽孫築疾上儀注，罪之。

唐詔略云：「朕與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爲期，朕當讓位皇姪；布衣角巾，蕭然物外」。時廷臣速會稽備儀注上，國舅張國俊恚王怒，王誓不奪。龍震，字雲生，遂手批唐使者劉中藻於殿上。已放築别轉，而以鄉薦殳香爲會稽知縣。

魯文武内外諸臣咸私表於唐，不聞監國。

諸臣以二唐前後厄，自失重援，勢必餉竭，無所呼；且唐詔持至，公誠一家也，悉從唐。使者中藻附表稱賀。國維、汝霖等知之不以聞，原其隱也。

唐加封魯鎮東將軍方國安，賜以銀印，國安受之；亦及義興將軍鄭遵謙以下，餘加秩有差。隨遣科部諸臣分監錢塘諸師，不謁監國。

國安屢捷，進封鎮東侯。

以唐封，故爲加爵。

魯無成算，不能飽諸師入伍，聽自爲義，不相統，止方、王、鄭三師給公廩。有所期會，聯綜發啟而已，不爲公使，敵亦震其聲，不即渡。

自金、嚴迤以東迄定海，守江卒不下二十萬。國安初營朱橋被劫，棄富陽等縣，渡江屯潭頭。兵部國維屯長河，子總兵世鳳統之。武寧之仁屯西興，侍郎大典屯金華，都御史汝霖、嘉績合屯龍王堂，義興遵謙屯小亹，總兵張名振屯白楊，員外肅樂、都御史馮元飈屯瓜瀝。都御史于穎屯瀝海，兵科給事中祁熊佳輔之，太僕寺少卿兼御史監軍陳潛夫亦屯小亹，贊義興。御史王正中屯臨山，兵部主事兼御史監軍左尹亦屯臨山，武寧子王鳴謙以總兵屯定海。其間錦衣朱壽宜、將軍陳梧、諸生倪會壽等不啻數十部，總不挂册，不領餉，多寡去來唯其意。

晉國維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監江上軍；升汝霖兵部尚書，監浙西軍。監軍左尹疏總兵名振營浙西，報可。

浙西之議，始自浙西之破家振義者。事敗，其故黨咸可創起爲內應，斷北師餉道，孤杭，且拊其背。國安連發七將軍，咸託故不進。名振，字侯服，原石浦參將。

晉名振富平將軍。名振還屯石浦，失約；左尹露章劾之，復不至。左尹迺刺血草檄，乞師諸屯，得七千餘人，奉楚將軍華堞爲盟主，刻期且發。廷臣頗疑華堞得衆，監軍陳潛夫疏止之。左尹以朱之彪爲先鋒，兩捷橋司老鹽倉。

初，左尹往說名振，聯兵浙西，名振曰：「必得令旨而後可。」自是加封將軍，反貽書招左尹石浦。左尹益恨，爲血書令監紀推官宋珍爲徧歷江上沈海以激之。衆感奮，割所部聽約束。時華堞不受魯封，衰麻不釋體，痛以恢復自矢。於是潛夫疏入，有云：「左尹一片忠心，百般巧說，而欲以數千之衆入至危之地，此萬不得當之道也。」華堞辭兵止內應，諸較以糧盡次第散。監國大犒橋司之捷。

冬十月，閣部國維以諸屯號令不一，諸遵漢築壇故事，拜國安大將軍，進封荆國公，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節制諸軍。諸軍不奉，進退如故。

國安，先鋒才也。家世微，寡遠略，無大功服衆。諸屯率士大夫主之，不上册名，監國不能食諸屯，以册名歸國安。國安得走諸屯如左右手。以余煌兼禮、兵二部尚書。

煌，號武貞，會稽人。天啓乙丑及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東林以其署名「三朝要典」，頗外之；詞臣倪元璐特原煌苦心無他。嘗論治賊，以爲兵多餉費，餉費民窮，民窮走賊，如循環然。又云驛不可減，多一驛夫，即或少一流賊。且論省兵入衛之議不可行，宜設兵畿近。皆救時碩畫。南都敗，有「手板難書至正年」之句。監國中，力勸親征，爭馬士英不得復入中書。論鄭義興，始之非難，成之爲難；復有三危、三蹙、三非諸奏。加大司馬，不受；拜太宗伯兼大司馬，復五辭，兼宮詹以原銜，乃併受。進吏部尚書，辭。

晉侍郎朱大典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守金華。

唐以閣部救印勸大典，魯拜大典亦如其秩，大典兩受之。

十一月，進封武寧將軍王之仁爲侯，義興將軍鄭遵謙封義興伯，諸進爵加秩有差。時江上無寸功，爵賞濫甚。提督四夷館王思任、尚書余煌先後論奏，且曰「如有後續，其何以加之」！

時浙西棄家赴義，窮來乞師，汝霖請優之，以虛銜而濫膺者，遂不可悉數。思任，號遂東，會稽人。幼穎異，夢騎松蟠而天飛，文益進。萬曆乙未成進士，賜歸娶。以興平令艱，補當塗，止礦監，遷南刑部主事。嘗以詼諧快臆，東林外之，降調；起補青浦，以漕事抗使者，罷歸。稍起，歷備兵九江。著作盈篋，題曰「文飯」。乙酉，跋殉國諸生王毓蓍所爲「致命篇」及同難潘集、周卜年贊，後署「天翻道者思任王」云。監國中，授太常少卿。首陳「四正」、「繼陳「五亂」，皆救時急務。

監軍左尹以兵救赭山，大捷，追奔數十里，多斬獲。

赭山爲小亹對渡，義興兵越江而守，被殘。左尹曰：「不守赭山，是揖敵門庭也。」親往督陣，副將朱之彪先登。

故大盜陳萬良保仁和之臨平，累以衆撓敵，給總兵衙，使扼崇、桐二縣，斷敵呼吸，不與一兵。副將徐龍達私從萬良，並吳家埠入，懸平吳將軍印以待捷，兵寡不得志。

十二月，鎮東師大進西湖，以長河國維之師爲斷後。機露，北師截援，長河師潰。前師深入，不戰解甲降。漢士選鋒五千全陷沒，越勢大沮。

師出鎮東，方元科病，聞之，大詫曰：「以長河不練弱旅爲援，吾見漢士之不歸也！何不稍俟之吾病間以行？」

丙戌，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春正月，加孫嘉績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汝霖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國維以方師大衄，語左尹：「魯不競矣！」盡以所手著付梓，移保上流。左尹遣副將軍朱之彪歸，收東、義故旅，違期服法。監紀宋珍隨部黃國仕等以千人至臨山。

平吳將軍萬良復與副將龍達進橋司，攻德清；義旅先敗，生員蔡孺法死之。龍達戰死城下，萬良間脫。

龍達，字懋功，紹興世家。貧爲盜，收獄。乙酉，走出獄，呼起千人長山，授副將軍。吳家埠之役，無從萬良者，龍達奮饑兵三百人以從，坐擅甲不進。至是，亦懸將軍印從萬良冒刃卒。孺法，初部散匿去，時以二百餘舟師助萬良不利，復匿去。北師執父弟索孺法，孺法出自承，見殺。

唐遣肅鹵伯黃斌卿以舟師伺間吳淞，而都御史張肯堂總督三吳，合駐舟山。

斌卿，字虎癡，莆田人。明末，爲定海參將，而王之仁爲其總兵，郤。弘光中，以征蠻將軍逆擊左師上流，南都且敗，入海。以唐定策勳，得封。至舟山，弱不成旅，併有監軍荊本徹之衆，勢稍振。肯堂，字蜕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以餘干令，擢御史，歷巡撫福建。唐王起，以擁戴功，晉大學士、吏都尚書。議閩勢在鄭，宜善用鄭。主蹕延平。肯堂總督三吳，監斌卿之師於舟山，不進。

二月，御史王正中以臨山之師渡海，襲破澉浦所。移日，棄城歸。

正中以北籍進士，起縣令，募民兵城守。監國初，擢御史，頗通浙西內應。時王雲衢開門入兵，以澉浦所非要害，不足守。

原任都御史田仰以南都敗，間保崇明，偕東平伯故標張國柱、王朝先、張鵬翼等舟師從淮入海達越。拜仰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諸進爵有差。

四鎮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安。北師下，不戰，擬海逸。適巨舟颶風沈海，遂北款。所部不願從澤清者，以殘師棹餘舟至魯。偏將國柱，授總兵。朝先，原任邳州副將，進平西將軍。鵬翼，字效先，諸暨人。崇禎中，以副總兵分鎮山海。時屬東平標，部衆有紀律，與國柱及李士璉、胡學海等依巡撫田仰於崇明。既歸魯，鵬翼駐守寧波。已，晉封永豐伯，調禦衢州；益陽王方駐城，閉關不納，攻破之。時淳安、開化俱失，北師逼常山，永豐弟繼榮守常山力，城破死之。

晉謝三賓東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以陳函輝爲禮部左侍郎，章正宸以尚書晉東閣大學士。

三賓居鄉，頗不協衆望。函輝，初名煒，臨海人。母夢楊椒山過訪而生煒，因拆「椒」以爲字，嘗讀書小寒山，自號寒山子。崇禎甲戌進士，知清江，臺抨歸。弘光中，起監軍河南道，未及任，南都敗。北檄至，投繯蹈水者數。魯王監國，與總兵扈從勞，擢翰林院春坊，轉詹事府。奉諭聯絡溫、台，便道還家。

閣部仰與義興遵謙爭餉鬬於廷，遵謙創，不問。

三月，武寧侯王之仁進爵寧國公。

之仁守西興，不輕一戰，諸師或疑其有二。敵易之，藏甲士於小舟，舟數百，晨撞西興，之仁馳巨艦壓之，箭礮下，小舟覆，沈甲不起。閩兵歷界，命御史柯夏卿、王紹美逆唐閣部黃鳴俊於境上，平之而會。永豐鵬翼守衢州嚴，秋毫無所犯。

唐閣部鳴俊，偕定鹵鴻逵之師出衢州，魯疑入界，夏卿、紹美出講，益堅共事之約。鵬翼以仁義行師，號令畫一，士樂爲用。

開納貢例助餉，文武在事諸臣得按品貶封，因併及在籍者，額助餉有差，亦以先後分次第。

時猶循故體例，監國朕居飾太平之容，步輦以行，整冠而見朝，晨無宸答。奏判依閣擬，縉紳不尚奇計。

舉考選。

東林遺黨益堅，甚水火。時寧、紹各爲黨，餘姚故獨立，浙西棄家依蹕者，獨少援引。

夏四月，唐遣御史陸清原餉江上諸師，不成；清原爲荊國標兵所殺。

唐餉三萬兩，以初諸師私表故。使者清原不聞魯公派無所禀，方、王諸師爭餉被劫。清原死，魯不知，唐亦不問。

議汰義師。

諸防江以糧竭，潛散去，酌要害公屯。

五月，監軍兵部左尹提千人自臨山西渡義奮，病卒涕泣願從，慰留之。繼進千人，舟覆，貲仗俱沈，泊大竹山七日，計出沒示疑，候內應促進。御史王正中師輒登岸，營檀山。內援疾至，左尹赴救，戰嶺上大捷，正中全師歸。

檀山，寧、鹽之界也。北師沿江烽信疾，左尹度王師蹶，内應必縮，不得已，露兵援之。果敵騎至，王師震躡山巔自保。左師促乘嶺，顧兵寡，分伏，約曰：「北騎至山腰，諸伏發號；俟隊亂，鼓之。」嶺陡削，騎果驚，乘高徂擊，馬多洞箭反走，止弗追。時内應鄉健後至，乘夜盡擣北守江諸汛，縱焚之，五十里盡。

北師跨桐廬渡，沿江守鋪數百里一刻燼，諸師宵喙去，不能制。

先是，童謡有「錢塘沙漲」云云，至是果然。北師偶飲馬桐江，馬忽自走渡。守卒饑，意不固，浪云「北騎大至」，各自焚其營，火光澈江水，於是盡拔營，水陸東去。

監國奔台州，次富平將軍張名振石浦。

荆國公國安殘卒躡駕台州，不得；義興伯遵謙、閣部汝霖、侍郎嘉績、員外肅樂等咸航海扈蹕石浦。

魯宫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襲執，北降。元妃張氏見害，諸眷不知所終。

任旦，復傳有「妃周氏，破磁盤，扼喉死」。

六月，北師入紹興。先是烽緊，官民咸走去，會稽知縣殳香猶戒守埤，閉門西拒。百姓争裹之出，舍山僻。

香主「存誠」之學，初履任，露頂網，涕泣語百姓：「此，十年故物也，雖敝不去首」。誅暴掠，緩酷徵。嘗得罪荆國，欲竄之去，百姓奪奪歸。周藩依魯，夢天畀真父母，晨哭烈皇帝忌，香聲極哀，周曰：「此『真父母』也」。榜三字於縣署。

辭任吏部尚書余煌、太僕寺少卿兼監軍御史陳潛夫咸死之。

煌以禮、兵二部尚書改吏部，力辭。五月晦，北烽急，出宿顯聖寺。旦朔，復入城，拜辭家廟，焚其故往來書啓，袖所爲文稿二出。已知城破，早起衣冠北拜，沈渡東橋死。小板出衣帶間，絶命詞曰：「膝不可屈，髮不可披，乘箕而去，孤竹之遺」。遺十誡，末云「立一石，書『明高士余武貞之墓』」云云。潛夫，初名朱明，字玄倩。豫章黄端伯搜落卷得之，房批「此士之特立，救正時弊者」。甲申國變，以開封司李窩賊僞官五，上捷。南都擢御史，按河南。忤閹部士英，乃以凌駟代，歸。以護皇妃童氏坐勘，逮獄。南都敗，監國初以原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小亹。丙戌二月，與荆國合守嚴州。北師渡桐廬，急還小渚。駕亡，遂衣冠祭其先人，拜繼母堂下。黄昏，掌鐙家人咸送，半里許爲化龍橋，妻妾二孟係兄弟，相抱投橋下死；潛夫大笑，從之。

北兵迹監國台州，不及。禮部侍郎陳函輝、御史沈履祥、都督李唐禧死之。首輔方逢年被執，及難。

函輝，素與雲峯寺僧湛明約。至是，自書年譜，末云：「徐陵五願，惟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輝得其死所矣！」復預作「埋骨記」，有曰：「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庚寅之年，死於庚寅之日；占星曰危，應候維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弔之，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爲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入寺索曆，曰：「六月之望可了。」作詩文如常。十有四日，僧或裹單去，函輝笑曰：「豈以我哉？向弄語，乃怕人」。夜徘徊看晚課畢，自攜鐙，竄入寺方池。池淺不得死，僧湛明覺起之，仍索粥飲曰：「且即休。」頃闔户，引繯盡。有六言絶命詞六章，存其二：「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祇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删。」履祥，字其旋，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監國中，歷御史。奉差台州運米，抗北令，與總戎李唐禧同被執。履祥口占一律，有「山河破碎徒留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臨刑，西向拜者再，南向拜者再。唐禧，字長濬。臨刑，鬚戟張。

寧國公王之仁爲舟山唐黄斌卿所劫，自沉其家屬九十三人，衣冠詣南都請死，大聲呼先帝而盡。

之仁，浮妻子出海，將詣斌卿，斌卿以舟師請共擊叛將張國柱，反兵内劫之仁，不備；之仁棄數十艘，盡沉其眷屬。語二子鳴謙、宣左曰：「死此，無知之者。」登澍闕，募土人肩輿謁撫軍土。土勸之降，不屈，請一訣内院洪南都，冠帶及難。鳴謙亡，不知所終。

兵部職方主事高岱有子朗，以諸生公服沈□浦；岱感子義，亦不食死。鄉薦葉汝蕃、妻王氏，同水死。諸生楊守程，嚴于鏻、朱奇生，平遠，傅中黄，布衣倪舜屏、倪伯明咸死之。

岱，號白浦，世千户，歷海所。遊學京師，登賢書北榜，坐借籍，見革。南都立，恩復。及魯敗，子朗初爲諸生，手著檄文，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等語，私披青衿，走偪浦江間渡，至中流，忽舉身躍水，舟子疾持之，齧手其隨潮去。明日，家浮舟招其魂，舟子偶築篙約略死處，有死朗，里人異之。

父岱乃爲其子朗位於側，而自書其主居中，負榻不食求死。有同里邵大有者飽飯而來，就岱同死。三日呻吟，謝岱去，曰：「此事惟公能爲之。」守程，蕭山諸生。扶妻避山中，有邏騎迹之。守程厲聲護髮，被害，妻抱子赴水死。于鱗，字陟明，會稽諸生。與王毓蓍交善，王抗制死，于鱗每引決，輒不得間。歎曰：「至性事，當及時爲之，吾何面目見玄趾地下！」魯敗，臨刑有云：「昨朝吴市梅生志，今日圜中翟義頭。」奇生與于鱗同學，遁野護髮，紿其母曰：「兒欲謁新官。」攜故公服走拜祖塋，投水死。又同學平遠，亦抗制死於獄。諸暨諸生傅中黄，酷飲，賦絶命詞一章，自沈湄池。而葉汝蓻者，義興將軍子婦翁也。崇禎庚午鄉薦，主考黄石齋器之，曰：「科名事，不足了子。」不受爵。以鄭嫺戚，求之急。汝蓻與其妻王氏奔至桐鴈，欲自決，顧妻在，妻請先之，汝蓻下拜曰：「成我者，子也」。與並投阮家灣，汝蓻死，王漂，里人起之，不食數日，卒投水死。舜屏，文正從子也。時爲具邀諸親知，誡曰：「煩公明日來某所。」果明日會集，乃見深坎仰甕，一拜曰：「吾無子，不欲去髮，決入此休。煩爲我舉手覆甕！」衆從之。甕初封，猶喃喃聞其聲云：「共以其遺産，歲爲之一飯。」又其家伯明者不欲活，縱飲火酒自燒死。

御史沈綵、何弘仁、東閣大學士尚書章正宸、諸生陸孝蓋肥遯，不知所之。

弘仁，字書臺，會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監國定策，擢御史。魯敗，僞作書傳衣帶，棄嶺樹下，詩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山河。」復署尾云：「弘仁間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夫復何爲？」遂逃去，囑子僞傳已死，久亦不復通信其家。綵，字素先，會稽人，崇禎癸酉鄉薦。監國中，以御史銜，同王紹美出與閩閣部黄鳴俊平。魯敗，追駕不及，僞投八官江死，匿姓名亡去。正宸，號格庵，崇禎辛未進士。由庶吉士長吏科，號敢言。弘光中請嚴從賊之典，急遣使省視山陵，衹奠梓宫，啓居青宫二王。更乞縞素六師，親蹕淮右，「失今不爲，轉眼秋高，控弦南指，而賊又馳突荆、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不省。轉大理寺卿，解去。監國中，拜尚書大學士。魯敗，走父塋，餓十四日不死，遂削髮雲遊。後北使往往迹之，家人亦不知處。孝蓋者，正宸同縣諸生也。爲死難固原道夢龍之子。

北師至金華，閣部朱大典閉關拒守，力竭城破，一門赴火死。閣部張國維自沈東陽水死，子總兵世鳳被執及難。永豐伯張鵬翼與通城王盛激協守衢州，城破，咸不屈死。

大典中軍沈蘭知兵善戰，以微故見戮，而山陰吴邦璿代蘭都督同知。北師至，力竭城破，大典縱火自焚其家人盡而身躍入火死。邦璿出戰，敗還，令其妻傅氏引帛，身詣城隍廟四拜自剄死。或勸國維釋東陽，匿山莽，大言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投池中死。子世鳳以蔭，歷尚寶卿。逮杭，同五十三人死。鵬翼弟繼榮既死常山，衢守益弱。八月，北師及衢，通城盛激垛三門，鵬翼亦垛三門；通城標内叛，約開門入敵。鵬翼被執，戒其子，識衣裹，從容出謁，貝勒欲降之，語極不恭。乃令釘手足於門，剖其腹。凶問至，妻某氏亦自經。盛徵早引決。鵬翼中軍徐汝琦，字叔玉，山陰人，亦不屈，縱詈死。徐職方失其名，並於是日遇害。

江山知縣方召死其城。

召，字虎隣。聞金華被屠，泣諭父老：「孤城不能北抗，徒死汝等無益」。整冠帶北拜，同其妻赴井死。百姓共爲營葬，祠之。

北師入温州，永嘉諸生鄒維則、張實孚、瑞安諸生葉尚高咸死之。

甌江被兵前一日，維則招其友至家，飲且醉，拉與同觀北師渡江。友不疑，至雙門，出袖中一書告友曰：「爲上吾父云：維則從此去不返矣。」舉身入水，猶回顧拱手者再。尚高呼「小葉」，北師既渡甌，輒服明儒衣冠伺新郡守，半道大聲：「即觀生冠履何如？」大守朱，世家子也，以爲悖制叱之。尚高曰：「君先大人蘭公，世所聞；寧非此冠履？乃厄生！」朱爲面赭。收獄，作祭孔子文及絶命詞，因自盡。實孚，與維則同學，初助陳倉破平陽聲烈，北師招之不顧。久之，倉敗食盡，有健兒最少，勇於義，實孚浪曰：「度吾不能復舉，不如子以吾出爲功。」健兒嘆曰：「是何言！請先自剄公前，明不二。」實孚曰：「果爾，勿遽！」脱囊金付所善僧，曰：「以吾兩人埋土惟僧，棄溝壑惟僧。」出袖三札，令上之當事，以見實孚爲國，死瞑目。於是正衣冠，自縊佛堂，健兒爲週旋氣絶，亦自經實孚之旁。札中有云：「實孚死明爲順，於非明爲逆矣。北師果不容有逆子，吾兒從重典可也。母老不解事，惟哀憐之。」母幸獲全，子亦並免。僧治後事。

義興分標總兵施湯賢、周晉陣死，諸生阮日生、陸芳侯亦死。

湯賢，施忠介從子也。初振義，與義興遵謙並起。監國中，授水軍都督。持劄入浙西，聯絡内應，野走敗，見獲，語不恭，被難。晉，周文節從子

也。嘗從父參將邊海，習行間事。弘光中，投筆從戎。南都敗，亡去，復從遵謙起。八月，獨守龕山，移屯小鷹。監國中，填征西副總兵。渡牛頭灣鼓衆，陷陣死。鄭之瀚，字素予，知兵，與山陰芳侯、會稽日生並陣歿。於是浙西及江以南諸鄉較之起應魯者，咸先後散。文武士庶競義烈、甘鼎鑊，指不勝屈。

嘉興，則吏部尚書徐石麒等。主義衆美，以疑見殺，總兵梧不能令其衆，戰北師西濠不利，城崩，百姓破東門逃。或勸石麒從衆，不可，手弄輭帶，意蕭然也。南、北拜者四，別家廟，已引繯盡。僕祖敏、李謹從死。有僧實，頓石麒屍木櫃，識之。知府鍾鼎臣，字彝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協守西門歸，自縊鼓樓之下。門役一及阜快二，從死。同知朱沔，以宗室換授，亦自盡。都司孫元暘，從起事有勞，被執，獄死。諸生王鯢，字鱗伯，投井死。張翊，字叔庵，端坐室中，見殺。高孟超，字公遠，及其子昌齡抗不如制，被難家十一人。醫生常三益，字星海，口不恭，見戮。獨梧脫走越，掠餉死。石麒養子爾穀，字似之。常與吳易善，易敗匿去，又以曙子龍，逮死。妻孫氏，自沈於河。有毛和尚者，嘗脫爾穀於難，爲裹其屍去。石麒族子肇榮，負逸才，口毒北兵，見殺。澉浦所不守，世百户王雲衢見執，責令出其弟雲龍、雲鳳，死不吐，就法。平湖失，求殺新令朱龍圖者貢士馬鳴雷，被執，不屈死。諸生吕宣忠，加銜總兵都督僉事，應太湖吳易。易敗，宣忠僧去，連及，逮獄，有匄服從島中來者，謁宣忠跪拜肅，忠宣驚扶起，曰：「不敢褻朝廷，且廢將軍法。」導五人就刑，忠宣笑曰：「總是我快。」遺「託志詩」四章，有曰「春風如有權，一夜緑青草」；曰「日月黯墨不可得，大地流泛誰爲撐」？徐有兼藏其遺集，且曰：「其自序一篇久裁定，若預知不終者。」蓋死國，其性也。

湖州，則金鎰、韓茂貽等。初，復府城及諸屬邑，尋以糧竭，得失者再，鎰威名頗著。退守獨松關，戰關下，鎰所騎馬新自敵中來，馬習北號，而鎰南人，不善馭馬，馬竟馳入敵中，爲所縛，死之。同事王光祉等，咸次第盡。茂貽，久寂僧寮。德清諸生蔡子標敗，同學族人孺法尚走野，不利，亡去，繫其父弟索之，乃負髮出曰：「孺法爲之，他無與。」父弟得免。南潯朱生，故輔父肅孫也。以烏程學，鼓衆北拒。事敗，爲北師斷喉死。其友潛抱歸其家，以楮封喉而殮之。妻日痛哭，腸斷死。

杭州，則平吳將軍陳萬良、海寧衛千户朱大綱等，郭店諸生沈陵、龍山王教主。萬良既大挫德清城下，魯敗，保殘卒，戰翁家埠，復潰。藏印田婦饁者飯下，陳明環者得印，迹送萬良。已復戰敗仁和縣之臨平，縱其衆匿去，而身與其黨馬雲龍數人易敵服作北音，敵騎遥問萬良何在？萬良亦大呼萬良何在？稍近，疾攫敵馬倒，騎馬者奮鞭脫去。起餘杭山中，息富陽之尖山。遣雲龍及翁思明、范貴等還，發所藏臨平積金，爲所覺，雲龍見殺，思明逮訊不屈。訊者曰：「若何官？」隨抗曰「若何官？」備極五毒，必不出萬良。思明者，故山陰諸生，高萬良義，易今名，志不忘也，見戮。而范貴曰：「貴能生致萬良。」遂以故裝紿萬良出。萬良廷訊，抗不肯屈膝，語極不遜。繫滿營，鐵索九墩之；回扃固，設衛皆選柝晝夜。未數日，萬良手斷鐵索，摸壁，聳身從空出。覺，閉城搜得之，折其臂肘。前迹餉印陳明環，故不與萬良同事，以萬良字鳴皋，與明環聲相似，並逮。訊者欲釋之，明環曰：「從萬良死，吾所願也。」遂誣服，並付市。而貴以賈主，先磔以示。萬良妻奇計詐死，獲免。薦萬良者胥美繼，以諸生，戰死梅園。大綱等起復海寧，數月力竭城破，大綱投井，井淺，家人起之，復擲下死。許定，巷戰死。蔡國瑛，守北門戰不利，溺死。鎮撫潘起龍，守南門，敗死。進士主餉俞元良，與兄伯昭，伯昭子諸生甲一家及難。沈陵，欲用郭店之衆以起，而猝當敵。其冑而出也異於衆，洞箭死，贈禮部主事。王教主既闖入杭之良山門，疾出，追騎至橫塘寺，千人盡没。或曰教主以術遁去。

蘇州，則總兵王伯牙、遊擊魯之璵及鄉健韋武韜、王公揚，俱各較分戰死。伯牙一家，無少長存者。公揚年七十矣，則蘇松巡撫吳易太湖舟師以糧盡漸散，易往往潛陸地，遂爲請功者所發，逮浙及難。太僕卿朱大定，以諸生起，越敗無所爲，易諸較引奉盟主，欲爲所不可爲。事敗，就鑛。又倪人撫，字曼青，亦挺義，與易同日死。諸生吳振遠，與魯藩有舊，擢監軍職方郎中，坐收獄，口不擇言，必不吐江東虚實。北師戰湖中不利，盡殺獄中人，振遠不免。弟諸生振蘭，字九畹，講濂、洛大指，從兄睨兵，全髮湖中卒。樂安王札授副總兵沈天叙，從王湖中，事敗復起，同諸義被執，傲不恭，伏法。常熟諸生徐守質，亦務兵死。

嘉定，則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黄淳耀等。恢復未幾，婁塘敗績。峒曾知不可爲，或勸且亡，不許。歸拜家廟，已於室後葉家池立水，大言曰：「大

節不可奪。」遂沈水死。揮二子玄演、玄潔速行，行至孩兒橋，皆被殺。北師戮峒曾屍，梟示。有大學士朱之熙者，陰購其首合殮。幼子玄瀞，以僧亡。時弟岐曾遁迹龍江，以曾舍陳子龍，坐辟；母龔氏及岐曾妾俞氏、孫女玉，同赴水死。鄉薦張錫眉、龔用圓、諸生夏雲蛟、唐昌全、金士起、用圓兄弟用廣、用厚，及難。

松江，則吳淞總兵吳志葵等，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等。猶龍方與故帥黃蜚共襲蘇州，適姻家黃庭以北河南府罷歸，欲借以爲功復起，曲說，猶龍笑不答。庭密招北歸李成棟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就法。副總兵薛去疾臨市哭曰：「甚奇事，值許吆喝！」延頸無難色。參將翁英負猶龍渡水中，流矢卒。進士李待問守東門，被難。夏允彝歸，自殺。圍金山衛三日始下，指揮侯承祖並子其杰同日伏鑕。蜚，南昌人，積功爲登萊總兵。弘光中，禦上江，入太湖，與諸路並起。時同事諸生吳福生、徐安遠、張龍文、章簡並見殺；猶龍卒被執，及難。李向中、陳子龍走脱。

常州，則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等，江陰中書舍人戚勳等。武進起事鄉健失其名，常以書通禮部管紹寧，書露，紹寧見殺。象觀與鄉薦葛麟戰敗湖州，被追，咸投水死。麟，字蒼公，與象觀壬午同年也。弟象晉，諸生。抗不肯如制，戚友爲强薙其髮，對薄猶曰：「髮自明時種得。」猶毒恨强薙者。勳守江陰力竭，闔應元亡去，勳令其子亦間亡去。以書訣弟簪：「城破，吾以尺組了吾妾女，吾亦有所自了。」署其小像數語，付僧維新善藏之，闋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其志也夫！」手書堂壁曰：「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勳之宅。」其卧樓壁，復大書「非敢殉難爲死忠之臣，聊求完髮爲大明之鬼」。樓列古蹟、名篇及諸玩好之物甚設，積薪樓之下以待。及城破，冠帶南面高座，呼妾友，一一授之巾帨，早分定縊所；視其既縊，然後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亦就縊。妾女而外，奴婢從死者二十人。同邑共事諸生四人，未詳其姓氏，城危，臨流注酒大甕，約北師入，便共投水死。各浮白未進，互稱「殉義諸公」。一人曰「某公最善，例賞」，賞一卮盡。一人曰「某公即死未盡善，半賞」，賞半卮盡。已一人曰「某公宜死不死，例重罰」，易一大卮盡。移時甕空，各頹然，竟忘投水之約。北師入，僮僕散去，竟疑其僞醉，盡殺之。馮訓導，縊死明倫堂。倉使陳明邇，閉門自焚死。闔卒被執，不屈死。又共事諸生無錫顧杲、泰興李嗀興嘉善姚赤文（字香塵）者，咸死之。赤文臨刑口哦「留取丹心」，未及卒語，頭落。

徽州，則推官温璜、御史金聲，指揮江秋漢、余公讚、總兵羅騰蛟、諸生江天一等。璜與金聲共起，聲被間事敗，璜取餉籍悉焚之，走山中，作書留别知己。妻茅氏，願從死。長女年十五，方寐，茅提之曰：「起從父母。」女醒曰：「何從？從茅曰：「死耳。」遂束帛其頸，氣未盡，璜以匕首絶其喉。茅亦衝刃死。璜遺筆有「世受國恩，一死國報；夫妻與女，一時盡節。薄棺火葬，不必還屍。與地方居停無累」。入户，亦自剄，未殊；踰日，以兩手碎裂其喉而死。索餉籍名不可得，所全實多。金聲初保壁，同郡御史黄澍已北款，間詣聲，紿與共事，猝反聲。守徽指揮江秋漢、余公讚方北禦旌德，聞變，急自刎並死。聲被執在道，題詠不釋。至南都，箕踞語不恭。友天一，周旋檻車數百里。聲至大中橋，坐地内視，持慧力，百掖不起，便刑其處。聲張目指心曰：「欲畢吾事，請從此入。」果其心刑，乃斬首。左右以天一不連，辟之。天一曰：「吾萬不能死聲獨生。」遂衝刃死。初，聲之至南都也，預命治櫬，僕治櫬二。天一曰：「何不治櫬三？」聲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得遂其志云。後籍聲家，次女及從弟金相女，咸擲樓死。時休寧王世德聞聲就戮，自剄以送之。祈門鄉薦馬嘉，字大禮。聞聲變，題詩百首，留别親故，與妻並縊死。戴明徵者，百護聲母、妻、幼子，獲全。騰蛟字雲化，歙人。弘光中，屯守瓜步。南都敗，擬蹈海入閩。適所善李成棟以新命招之，一見，怒罵不絶口，成棟執獻之，語復不恭，及難。

句容，則原任知縣朱議濮及諸生周鋐。南都敗，議濮懷印棄城潛避。鋐振旅一戰，復句容。已城破，戰長蕩及安吉、孝豐之間，皆不利。突神策敗走，鉢募千金，付楊崑招山東響馬爲用。崑敗，連及。時有歐君重者，來與鋐共死，鋐忘之矣，固辭不去，竟與同詣南都。鋐時别閉浴室，及訊，鋐不一屈膝，謾罵不恭，忽有大聲稱「機密重情」，排入，則故君重之願死鋐者也。訊者以鋐能得人，鋐雖力外君重，卒坐君重死。

寧國，則宣城貢生麻三衡等，涇縣諸生查篤生等。三衡同諸生共起，力竭被執，北帥以其貌魁碩，欲降之。三衡毅曰：「生明日，不如死今日。」神中出絶命詞一律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髮，笑棄百年頭。若水心猶裂，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與項志亨、沈壽

堯、錢士驤、士翱同日死。明年，同邑諸生吴霖結死士徐朗等縱火焚城南門，欲入不得，陣死。篤生，初從池州九華山諸健起不經，與黄賡共事。賡，崇禎末武及第一人也。賡敗，籍連篤生，及訊，賡曰：「籍即有之。顧賡素不識篤生，篤生慕賡義，必自附，共謀議。」與閣部黄道周同日死。

貴池，則諸生吴應箕。應箕復貴池，力竭城破，被執，以三事請：「起義自我，毋濫及」，屈指一。「遺書若干，願付某門生，勿災生前筆墨」，屈指二。「吾有弱女，已字某未歸，願得我目前觀其成禮」，屈指三。北將高其義，皆如應箕言。已欲以老儒曲宥之，應箕曰：「即生我，我必自殺。」於是正襟南面而遇害。

和州，則推官戴重。逐諸義，戰太湖不勝，箭洞腰膂，棄爲僧，創發卒。

溧陽，則道士任培元。時潘茂望見北師，匍伏降，獻縣印，受參將銜，反搜前共事，盡就法。鄉紳畏，争納交茂恐後。培元曰：「茂虐過有北十倍，吾不欲有所見聞。」不食六日，久之死。

崑山，則明經朱集璜。力竭城破，書其案曰：「可質祖宗，可對天地；生無可樂，死亦不媿！」投薦嚴寺後池死。同事陶琰、顧纘繩以衆來援，聞變，並自經死。

鄉薦葛定遠，諸生查書繼以魯事敗，失心病癇，語率不恭；多怒，輒手搏人，家鍵以死。

定遠，字瀛辰，海寧人。崇禎己卯賢書。書繼，字二典，與遠同邑。既發狂疾，家人鍵深室，竇飲食之。終天年。

荆國國安從駕台州不及，馳疏海澨，請登陸保黄巖爲後圖，監國不應。北師招國安黄巖，答曰：「某老病，免其薙髮乃來。」僞許之，卒殺之浦城。從子元科遁去，無所爲，病死。

時富平名振棄石浦，護監國匿海澨，國安無依從。北師入閩，半道得通閩職名，坐疑不免。籍其家，妻妾詈不恭，不食死。

故南都馬士英北款，從浦城，北帥以其誤國，誅之。原任南兵部尚書阮大鋮墮馬死。

士英護國安軍中，既北歸，冀大用，與國安同負鐻。時大鋮方自詡膂力可任，騰身上馬，忽有所見，驚墮崖口，作鬼語，立刻死。左尹守江，得其家信，勸無熱中功名，卒不返。

唐平鹵侯鄭芝龍潛北款，預撤仙霞嶺外諸隘守禦。

芝龍初曾馳密表臣魯，監國信之，恃是必不開詔。左尹曰：「芝龍二唐，勢必二魯。」果然。

秋七月，北師覆福京，芝龍北歸。永勝伯鄭彩以兵入海，而國姓成功斷洛陽橋北拒。

永勝保鷺門，收故較，自爲屯。成功書漳、泉爲守。

八月，北帥趨延平，唐王不終。永勝彩恭逆監國，保鷺門。

時扈蹕單，監國封鄭使平南將軍陳輝爲平南伯。

冬十月，桂王慈烺監國於肇慶。

十二月，唐王聿鐭據廣州自立，改元紹武，北師猝至，被難。桂監國正位，改元永曆，以明年爲永曆元年。

聿鐭以唐主介弟，仍封唐，主唐祀。大學士蘇觀生等推戴以拒桂。

永曆元年（丁亥），監國二年春正月，監國在鷺門。

北師招（永）勝彩以監國歸命，爵閩廣王；北歸芝龍亦爲北師作書招彩，彩不從。

進封張名振定西伯。

夏四月，北蘇松總鎮吴勝兆回向，約定西名振爲外援。名振舟師大發，勝兆且起應之，舟覆，不果，勝兆就法。誅共事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主事錢旃、諸生夏之旭等咸執死。名振以民服間歸，弟名相以存較登陸戰，不勝，被執死。

勝兆與舟師期會，夜即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號衆以待。適海師礮震潛蛟舟覆，甲士盡没，失約；勝兆爲其中軍詹世勳所縛，就法。子龍嘗遣諸生夏之旭游説勝兆，敗，海卒欽吴者露其册名，子龍與錢旃與焉。以别發迹侯岐曾家，得子龍，而徐爾穀嘗一坐子龍，並逮。子龍負械沈跨塘死，妻張氏亦自縊以殉，妻弟鄉薦寬，以預謀連及。旃，字彦林，嘉善人。弘光中，歷兵部郎中，亦預四十三人之難。妻聞變，邀娣姒話别，赴水死；子默，進士，匿去。從弟進士棫，亦起兵不終死；□娶夏完淳，亦死。

秋七月，僧王祁以鄖西王常湖起兵破建寧，守之。總兵曹大鎬先登，並下壽寧、政和二縣。桂主封祁鄖國公。

王祁，字拱哲，太倉王氏奴也。乙酉，不肯薙髮，去爲僧。魯敗入閩，棲建寧之大中寺。時常湖以唐敗，亦貌僧脱，嘗託鉢壽寧之鬼足洞。丁亥，祁

亦募洞，見王與同單，密語所欲，鼓三百人起洞。壽寧以兵困洞，乃夜間穴洞他出；疾擊壽寧，走其縣官。時府檄政和兵合援壽寧，祁又間釋壽寧。一夕，破政和。會建安令李甲督糧援里，里父老率衆哀鳴，令不顧則喧，欲入建寧鳴上官。令急，猝傳語鎮將，鄉之人且爲亂。明日，衆共詣城，鎮將閉門，登城睨弓。衆曰：「令以我爲賊，賊無赦，與一決之。」遂奪城外所設保甲兵器，咸仰城。偶火鎗中鎮，鎮倒；知不可解，呼其鄉人間起，揖出祁洞中。祁以王常湖主兵，而身爲國師。建寧道顧南涇棄妻子走浦城，督援騎兵出禦，中礮反。內齋主素善王與祁，咸來開門入，衆塞木器衢巷，礮馬足。於是盡殺騎，而迎王洞，居城。荆國故標曹大鎬者，以兵會，守精。北師攻圍數月，輒不利去。

監國起兵鷺門，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晉錢肅樂兵部尚書。

時遵謙不成旅，會永勝伯鄭彩議建寧。勝勢與閣部汝霖、尚書肅樂等，協力大治樓艦，直逼福州。

九月，命建國彩圍福州嚴，北師閉關不戰，連破長樂、連江、閩清、永福等縣。

福州饑，至殺老幼以食，城久不下。

福州守將湯隆、艾元凱潛出城降，褒封伯爵以勸。

時延平信絶，或傳唐王肥遯；使人迹之，久乃知横塘遇變之實。

以唐訃聞，爲發喪縞素二十七日。

鄖國公祁攻浦城，不下。

冬十月，破福寧州，封降將涂登華爲振威伯。

登華，係荆國國安故部。監國走，密諭招之，其答表有云：「海外豈有天子，舟中安得徹侯？果監國尚在，熊、錢諸公無一字相及？」遂復以書往，登華來歸。其副將章雲龍猶閉城觀望，會原任唐兵部尚書劉中藻兵起協攻，城乃下。

晉劉中藻總制，兵部尚書，不受。中藻連破福安、羅源、寧德、政安諸縣。

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國變歸。唐主立福京，擢兵科給事中。騰唐詔魯，江上文武皆從中藻表唐。閩事敗，中藻走海上，以延平不終之耗未的，奮復諸城，將待後命。

原任知縣林垄聚鄉較恢福清，授僉都御史。陣歿，以垄弟林勉代監其軍。

垄，以進士知海寧，定龍山之亂。北師下，棄官歸，以衆復其邑，禦北師敗，見殺。

以吴鍾巒爲通政使。

鍾巒，字巒稚，武進人。以歲貢，教授中州，附河南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弘光中，歷嶺西兵備道。唐事敗，全髮於閩之城頭鄉，尚書肅樂以監國命招之。

以劉沂春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疾辭，不許，乃趨朝。

布衣蔡奶憨時起兵東昌、兖州等處，間道馳請敕印，封奶憨爲將軍，奉監國年號，雄行數郡。

是時諸生楊威（字武子）部諸健李好賢、張武烈、張廣、王加忠、僧翟五攻圍登、萊二府；孫鳳亭起五鳳山，部有張復玉、金漢章、石化城、聶科等。於是奶憨同束髮王丁化、林分遣、周魁軒、李望樓、彭一點等大援平陰、茌平之間。從海中消息，遥爲鼓舞。又高苑、謝遷、謝萬等以妖術惑衆，破青城、長山、淄川等縣，繫原侍讀孫之獬，伏劍遊示四門而斬之（獬有「臣妻遵制獨先」之疏）。又趙應元者，與其黨楊王休等誘破青州，殺部堂王鰲永；九山王王俊挂總督招討印，攻破高唐、東平等處。奶憨咸與聲息。

十二月，故唐肅鹵伯黄斌卿以舟師數百艘突寧波城下，内應諸生華夏等機洩不得出，逡巡揚帆去，夏見殺。諸生董獻宸等亦聚衆候黄師於鄒谿管江，事猝敗，見執就戮。並收原任御史楊文瓚；瓚兄克仲争死，卒並不免。

華夏等六人與董志寧密通舟山，約内應。鄉紳謝三賓與志寧郤，令人謬與夏等善，爲代持檄於山較王完勳，檄入手，遂發其事。十二月之二日，斌卿果以百舟蕩壯士數千斬招寶，直抵桃花渡。内應盡縛，島兵俟間無所動，疾乘潮返。夏、字吉甫，定海諸生。時逮訊責黨，夏曰：「事自夏，無他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讓與他人。請殺夏足矣。」移訊，復及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黨何人？曰：「黨多人，請給筆札自填。」因盡録倪、黄、姜、史諸先死事者數十人，墨乾乃止。與同事屠獻宸並就法。事連御史楊文瓚，文瓚匿去，兄克仲詣官曰：「從夏，仲爲之，弟無與也。」夏就法明年，忽收文瓚，與諸生馮京第並死。文瓚妻張聞變，不哭，曰：「爲人臣，此死亦後矣。」乃被命服，拜别堂上。人索櫬不得，諸生陸宇燝覓成櫬以上，曰：「請夫人上座，受末燝一拜。」張儼上座，不動色；燝拜，興者四。於是觀夫人義者，無不拜，拜數百人。食冰片僞不能死，乃脱所股

繩索，誡曰：「事已，復束我！」既盡，猶雙手捧冠云。姆氏朱係瑤仲妻，亦自縊斃下。而獻宸同事諸生王家勤、杜應侯亦不免。家勤在獄，猶手録「水經注」不釋日夕，人問之，曰：「留一日餘生，做一日正事。」

永曆二年（戊子），監國三年，監國蹕鷺門。

北總鎮金聲桓回向，爲明守南昌；北總鎮李成棟回向，爲明守廣東；北總鎮姜瓖回向，爲明守大同。

聲桓與養子王得仁北反，自稱輔明將軍，桂主封豫國公。封成棟惠國公。

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沈宸荃爲兵部尚書。

鄖國公祁守建寧饑，丐粟於國姓，成功允而不發。

時成功網繆漳、泉，不與建國彩通呼吸。於建寧之役，益遠不及左右。

建國彩專與大學士熊汝霖隙，令子夢龍誘殺之，家口十八人盡。閣部錢肅樂等請罷朝諭祭，監國畏彩不果行。

汝霖中軍得子方五歲，與彩女結婚，意固監國。彩有書掾陳甲，欲請爲本兵，以行其擅，汝霖力爭之。掾銜汝霖，賄彩卒醉，捽汝霖投之海。彩姬有女者，號必生女翁，彩乃使人扶起，姑佯怒掾以塞。監國自三沙移駐閩安鎮，方彩禁屠，熊卒犯之。時閩安將周瑞素與彩不合，汝霖與書瑞，微刺彩，彩知之。未幾，汝霖有卒持人魚，建國長子夢龍主魚，告彩，則曰：「海上且無鄭也！」彩曰：「聽汝面詰之。」龍竟出不意，擊汝霖死，没其家人。汝霖幼子久在彩舟，彩姬抱之泣曰：「請釋此，念吾與女異日。」彩曰：「汝爲女，亦念吾異日。」奪懷中擲水。

封周瑞爲閩安伯。瑞與義興侯遵謙扈駕至三沙，晉遵謙公爵。

瑞以義師攻閩安鎮，大捷，奪關直入，監國旌其功。

興國公遵謙奉命督福清義師，與建國彩爭餉，彩殺遵謙，監國不敢問。

遵謙一較海上孤，嘗割建國餉自食其軍，彩銜之，使人殺遵謙所暱姬金，投之海。遵謙怒，思戰，力不及。彩使其將楊賡故與遵謙善者，誘遵謙中流，數其罪五，乃進酒爲遵謙壽。遵謙手一飲盡，更酌祭水曰：「少不攻讀書，空手搏起，以身補明運，未足列通侯，死不恨。但不膏敵刃，爲同舟所擠，二祖列宗，地下張目不許。」長嘯拱手自沈。屍浮自海壇，數日不去。監國聞之爲泣下，輟朝五日，不敢問。後贈太保，謚「武閔」。

義興餘較復起，出没林麓北擾者數年。

方維新，紹興籍，淮安人，崇禎癸未進士。乙酉，完髮野走，從少年王正五、夏葵石等角起諸暨，移屯開化等處，唐以維新爲巡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新猶厲衆雄常、玉諸山之間。常和文信國「沁園春」一闋，語不恭甚，尾署「大明臣方維新拜草」。戊子，各師廢散，戰不利，衆已盡走去，出歎曰：「事無能爲，不如死！」遂懷其印，隻身詣金華，大言「某大明都御史，求死至此」。北帥曰：「此何時，乃聞『大明』二字哉？」維新曰：「知不可爲爲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笑入地矣」！與之食，不肯食。臨刑，觀者索詩，隨口付去。衣帶絶筆，有「一點丹心付汨羅」之句。又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見危授命，庶幾無媿」。

王翊，字完勳，餘姚縣吏。初贊熊汝霖起兵，授職方郎中。魯敗，遁四明山中。部數萬人矯衆，獨以仁義。時府、縣郭以外，無不裹明制爲完勳人，監國遥授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久之，師老，糧不繼，走保奉化，土人縛之以獻。肩輿入門，有三門者從，翊揮之不去。謁訊者上座，時一足跣，顧門者：「贛我。」門者跪而上贛，贛已，顧盼儼尊。時聞其弟與故募諸生蔣別被殺，笑曰：「誠不媿完勳家。」負桎梏，口爲文以祭之。作絶命詞四首。臨刑，三門者願同死，訊者去之不得。翊語門者：「莫心亂！心不亂爲神，次亦爲厲，可以報仇；心亂，鬼矣。」並磔。有諸生江虬龍者，夜嘯城上，竊其首；陸春明葬之祖塋閒地。

徐鳴珂，字大夏，寧波府學倅也。性任俠，嘗與其黨盟。盟者有犯其同盟婦不修，鳴珂持義不平，伺橋下殺之。魯敗，復奮兵山中，與王翊相應援；監國馳賜將軍印，晉伯爵。時諸生馮躋仲索故友周昌時助餉，繫之，鳴珂曰：「躋仲忘故交。」以兵篡昌時去。躋仲間告平西伯王朝先，使人伺鳴珂於隘殺之。

謝龍震，字雲生，山陰諸生。與義興並起，授中書舍人。唐詔下，嘗手批其使者劉中藻於殿。魯敗，復收其故部，出没紹興諸山。久之，力竭被執，語極不遜，大呼左右，爲記忠臣絶命之句。詩有「萬里孤臣祇赤心，滿腔熱血化灰燼」云云。

凌之標，字馭和，寧波諸生。魯敗，鼓其同學張能信與北降練總羅奎北反，奎輒悔之，反發其事。能信脱，執之縶索之，之標卒不吐。臨刑，語不恭

甚。其妻馮氏，自鴆以從之。父士弘，走舟山。

原任知縣俞文淵走諸健事不就。時有所爲定王者，文淵密奉以號召山澤諸殘較。事露，執文淵及其家叔侄兄弟共九人，一日並及難。

文淵，字天池，於潛人，崇禎癸未進士。初，合平窑陳倉不得志，其家人告變，云文淵匿故定王且起。二月被執，所爲定王者復亡去。

原副軍楊崑潛走雲南，懷有空印敕數百道，密招各省使内亂。至江上事敗，同難者七十三人。

崑，字崧雲，原名國柱，江寧人。初以副將，從督師盧象昇。昇戰没，謝歸。時以空敕招誘，入册不勝數矣。過安慶，爲關使所覺，崑與汪碩德等被執。其妻急付册名於火，得活全者夥。碩德，字澹石，歙縣人。弘光中，嘗爲副總兵。兄總督碩晝，爲袁繼咸中軍；突窺江右不利，被執，臨刑不肯屈膝，猶從容賦詩書便面自若。時碩德備極五毒，至以火灼其體，不他及一人。其另自發者，爲楊卓然、萬日吉、耿章光等。卓然，字又光，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楊嗣昌出督師，爲監軍。弘光中，擢徽寧道。北抗被執，已册報南都矣，北中軍高謙與卓然有素，百口活之，然已後時。忽報册使中道被劫，失册請補，爲除卓然名，謙又厚爲行李，縱去。崑册填卓然兵部尚書，主聯絡吴、楚兵馬錢糧事，崑敗連及，逮江南。冠麻以見，大不屈。訊者曰：「汝何服？」卓然應聲曰：「服先帝。」曰：「即然，除服久矣。」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釋服。」就戮。收其室，僅得永曆錢四十八文而已。日吉，字允康，黄岡人，崇禎庚辰進士。令崑山，察降。乙酉，同金聲起事不終。隆武中，備兵嶺北道，棄去。崑敗連及，日吉對簿曰：「此心自有，但未嘗一見楊崑。」卒同坐。詩有「山夜憂」一題：「黑雲覆白日沈天，一夢萬山陰又暝。兩眸望千古，唐、虞没，商、周腐；華夷争，萬骨土」云云。答王甫及一律：「雨雪荆榛路，飄飄付此身。無才營醉飽，有淚答君親。湘左沙誠怨，淮南飯獨真。何時希日月，雙照白頭人？」又與楊組玉一律：「海内論交徧，天涯識子真。語皆中夏事，心似上皇人。廣厦勞相庇，名家獨向貧。君家好過日，何必别驚神！」詩心特傲。耿章光，字玄度，東昌人，都御史如杞子。崇崑，丁丑進士，弘光中，歷尚寶卿。乙酉，削髮長齋。崑敗連及，坐死。妻姚氏，率其妾朱氏、家人婦段氏、李氏，共填一井。趙書辦者，起諸屍棺殮之，復勒其妻入井，身從之。章光無子，一女十一歲，最後入井死。時同難，爲古風和尚，廣西人，死最烈。一太監，失其名，既刑不仆，刑者欲取其心食之，忽屍走數尺，冒擊刑者。刑者怒，衆攢碎之。又原任義烏知縣癸未進士朱昇（字君旭）、原任徽寧道乙丑進士俞鵬翔及葉士彦、顧光、余坤、沈士柱等，並與楊崑之難。

於是水陸蹤跡因緣而至死者，爲原任推官周世臣、原任詞臣韓四維等四十四人。

世臣，字穎侯，宜興人。崇禎庚辰進士，司理興化。國變，不起。久之，以匿逋臣李之椿於家，並及之。之椿，字大生，如皋人，天啓壬戌進士。弘光中，歷尚寶卿。扈魯監國海上，間歸。被逮急懸案，例遣子旦外斃謝國寶，失寵上聞，並連四維，存四維子星大。布衣潘國緒，字慧公，海寧人。以誕放，初走諸營，繼聯絡林莽，詭自稱戎政尚書；已而僞爲靖南侯裨將王升之，令導海鹽守卒北抗。事露被執，又詭稱定西伯云。大言曰：「事去矣！旦日百萬發，先失之，天也！」自言金錢最多，善事我，盡以犒若。獄卒奔走惟命，至以妓女樂之。臨刑不屈一膝，且曰：「吾大臣，豈辱國！」責黨，曰：「此堂上下，孰非吾盟風雨者哉？」卒不吐一人，從容死。

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思理初謝事，祝髮爲僧。王敦趨再四，緇素入朝。

福州鄉紳周之夔與林某等先後謀開門速兵入，事洩，咸死之。

三月，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以鄉較破興化府，北兵憲彭遇凱爲内應。監國仍令遇凱署道事守之，繼祚來朝。

先是，窑户王士玉等以義激衆萬餘，取仙遊縣，攻府城，不利。會繼祚與閣部黄鳴俊並逮燕京，釋歸，繼祚潛黄石，密招士玉等復起。時興化鎮將李應元忌遇凱隙，遇凱内不自安，密通繼祚，約是月之十有八日開門納士玉兵。先期宴諸文武，商所以應敵；猝起，殺尚參將及黎知府，諸唯諾。應元逸去，奉城中一完髮者爲縣令，馳捷鷺門，監國爲加銜，仍署守興化。

北副將郭天才奉檄援福州，臨城不戰，猝歸款。監國封天才忠誠伯，令反攻福州。

天才初從熊督師關外先登，後爲北款聲桓所部。時提兵三千南援，忽有四匄者走天才耳語，密致聲桓回向之檄，於是馳款。監國予伯爵，懸侯封以待。約以五月之朔，合攻福州。

夏閏四月，鄖國祁保建寧饑，北部院陳謹以滿師困之。忽是日霧重，梯城，城禦者不能的。城破，祁與鄖陽王常湖咸死之。諸縣復不守。

時守具窮，至鎔白金爲礮子。祁登城禦敵發礮，礮反射。謹師跨霧入城，居民咸縱火自焚，幾盡。祁竄火死，王常湖爲亂兵所殺。

五月，大學士吏部尚書錢肅樂卒。監國爲撤朝三日，賜祭九壇；贈太子太保，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

肅樂居瑯琦山，以建國彩跋扈內殘，魯事不辦，積咽不食。病劇，猝聞連江事敗，以頭觸牀幾碎，遂卒。遺命以崇禎中員外銜斂，自以無功，不受加銜。弟肅範從劉中藻起小福洲，久亦殉城。

秋七月，兵部尚書劉中藻連破壽寧及浙之慶元、泰順等縣。

冬十二月，興化不守，長樂等縣復失，兵巡道彭遇凱及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死之。

北師既破建寧，內各守益堅，不肯下。北師乘勝攻興化，繼祚死殉城。遇凱走亂山中，久之爲所執。繼祚之從子三舍汝極，亦見殺。

壽寧旋失，尚書中藻奇計復之。

布衣俞書素以鄉較起天台，監國給敕印稱將軍，卒無所就。

永曆三年（己丑），監國四年春（正）月，監國由鷺門詣沙埕，議蹕福寧州，不果。

時尚書中藻屯福寧，兵勢頗振，則從臣中有議不合者，遂不復及遷事。

南昌敗，豫國公金聲垣、建武侯王得仁、大學士尚書姜曰廣死之，諸郡城咸不守。

聲垣師老贛州，北帥談泰以滿師擊南昌虛，聲垣棄贛還援，戰一再捷。及是八閱月，糧竭，至於食病者，旋及婦稚，不變。又久力竭，泰大攻德勝門，而精兵破進賢門入，聲垣與得仁巷戰不勝，投水死。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以編修，崇尚理學，爲後學所歸。熹廟中，嘗白鄒忠介之誣，與逆魏忤爲民。起講官。崇禎中，勿任性，勿聽左右小人。□□部侍郎，忤首輔烏程歸里，講學江西。史可法以大司馬東脯正詹之門，爲創見。甲申春，同可法疏請皇太子監國南都。國變，南都擁戴勞，以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嗣爭三案，與馬貴陽忤，歸里。金豫國回向，曰廣欲捷取九江，扼安慶、窺南都，聲垣不聽。至是敗，間投井死。原任知府劉一鵬被執，不屈死；部將湯執中自縊死。

二月，晉兵部尚書劉中藻東閣大學士，賜蟒玉。

惠國成棟以桂命提東粵師應聲垣，協攻贛，適聲垣解贛圍兩日矣，勢單，敗走信豐，溺水死。

成棟奉北命，嘗以十七騎下廣東，至是回向，氣弱。贛守將楊遇明以南昌勝勢出禦，成棟戰敗。兵潰被追，渡信豐河，馬負甲沈，遂不起。

原任中書舍人何兆龍復創呼起，以諸健攻溫州；監國與敕印，稱將軍。事不克。

兆龍集諸林莽再起，應閩中諸師。以餉不足，頗殘，人心不固。未幾，散。

兵部尚書揭重熙野走，聯絡南贛、閩、廣之間，勢不易合。總兵曹大鎬移兵與重熙協力，聲頗振。

大鎬初從鄖國祁嘗建寧，繼與祁郤，棄建寧，走山麓，屢蹶不挫。

夏四月，福安被圍急，副將連琪引兵援之，被襲，琪陣死。北師以琪首徇，城中不動。

閩鄉紳林夢龍兵起桐山，令嚴不殘，百姓走餉如鶩。戰敗，走死。

夢龍忼慷激壯，師行有紀，力矯諸師所尚。每有疏奏，縷縷千萬餘言；監國覽既，輒歎曰：「死死明珠矣。」已聞變，爲之不食。

國姓成功以奉桂朔專，不贊魯一矢；亦二其從弟建國彩，兵不踰洛陽橋之北。

國姓方自保，不奉父令，漸治其旅；諸老將皆安之，願爲用。諸洋稅亦集。北師攻福寧州急，以書招閣部中藻，毅不應。閱四十餘日，糧絕，城垂陷，或曰：「去之。」中藻奮曰：「去何之？」於是懸高皇帝像南面，冠服拜辭引罪，飲醉自鴆死。子思誠，投井死。福寧等諸城咸不守。

初，中藻守建寧，每戰皆捷。久之，堵陴者饑不起。監國方支吾不自立，勢不能援。城中殺人以食，四鍵不啓。久之，敗。

建國公鄭彩還三沙，監國間走壺江、峴崎山等處。

彩既殺義興侯遵謙及閣部汝霖，於是扈監國者咸畏不敢近。適北師有反戈降魯者，彩以分屬中藻；中藻疑其二魯，有間盡殺之。彩以爲殺降，怒欲攻之，御史湯芬爲彩求平於中藻，中藻復以疑殺芬，卒與彩平。彩顧久不

樂，中藻不爲助，及福寧敗，益無可爲。乃竟棄監國走三沙，監國亦不復留之。

秋七月，定西伯張名振護監國駐台州之臨門。

時閩事不可爲，所下州縣，旋不戰北款。扈駕無人，名振迎歸台州，頗近其故汛處。

詞臣張煌言贊定西兵由海道北擾，風覆舟，不進。

煌言，字玄箸，鄞縣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從諸臣扶義，敦魯王監國紹興，賜進士，爲庶吉士；及紹興敗，監國嘗閩，不就。煌言鼓名振揚帆吳淞，風不利；煌言與名振咸登陸，易民服間歸。

晉定西伯張名振爲定西侯（或曰封侯仍以「富平」）。

國姓成功以全師保漳、泉海上諸島。

八月，監國入舟山，故唐肅鹵伯黃斌卿不即納。將軍王朝先及阮進等欲以兵劫之，監國不許。擬晉斌卿爲侯，方開。諭斌卿□□□□，使甲士猝起，殺斌卿。

斌卿，字虎癡。奉唐命，壁舟山，伺間吳淞，聯絡登、萊，不進。劫寧國之仁及監軍本徹師，稍集。及唐敗，私奉桂朔；意忌，頗以氣凌同事王朝先等。名振使其故部阮進及王大振密通朝先，朝先意藉以傾斌卿。會監國俯諭伏馳，朝先馳僞箋，力士猝刀投斌卿，洞其脅。時舟山諸旅頗爲名振所統，海爲怒濤三日，或曰哀肅鹵云。

以參將原署爲監國府。

監國諭定西侯名振總督諸師，蕩湖伯阮進專治樓艕，截洋拒守；仍故唐張肯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肯堂，字蜕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歷都御史，巡撫福建。唐主尊稱福京擁戴勞，拜兵部尚書大學士。同官道周勇與鄭氏不協，肯堂意不能善用鄭氏，芝龍被激，勢必開關入敵，以是與廷議左，主蹕延平。請監肅鹵之師於舟山，遂奉敕總督三吳。唐敗，無所效。

以吳鍾巒爲禮、刑二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向中爲兵部尚書，朱永佑爲兵部侍郎，咸加宮保。

鍾巒，以鷺門扈駕，進尚書。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調秀水，以漕事持，旗軍過索，被殘折臂。以職方兵部就唐，唐敗，扈舟山。永佑，字又玄，松江人，以崇禎甲戌進士，歷銓部。乙酉，從松江義奮，不終。唐藩立，航海入閩，補文選郎中。延平不返，即鷺門依監國，扈舟山。

晉阮進蕩湖侯，周崔芝平彝侯，周瑞閩安侯，王朝先平鹵伯。劉沂春以都御史、沈宸荃以兵部尚書，皆晉東閣大學士。尋以李長祥爲兵部侍郎，徐孚遠爲國子祭酒，陳九徵爲太常卿，王衡、楊璣爲欽天監丞。仍涂登華振威伯，加少保。蕩湖從子駿挂義英將軍，定西標楊晉爵、葉有成，方簡咸與挂印。餘文武加秩有差。

冬十一月，遣太常卿任甲、御史余圖南往日本通好。

冬至，頒監國五年曆於廷臣，行朝賀禮。

時北曆從西人湯諾望所定，二十四氣分地異刻，觜、畢易位；五星之行，無氣孛。惟舟山尚從故曆。

永曆四年（庚寅），監國五年春正月，大學士劉沂春稱病篤，由海道放歸。閩庶吉士張煌言入扈舟山，起拜兵部左侍郎。

煌言兩同富平名振以舟師北擾，皆不利，間脫；遂走陸鼓義，無復振者。時其家已被逮錢塘獄，有僧澹齋日募飯飽其妻董氏與子祺，且十年。

晉李長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初，長祥奮槊山莽，監國遥敕爲兵部尚書。尋與總兵王完勳爭餉，衆散，單身入朝舟山。

閣部沈宸荃見嫉同官長祥，至誣以不道。宸荃憤，棄官引匿舟山之僻，監國不能留。

夏六月，蕩湖進平彝崔芝以事忤，合力攻閩安侯周瑞，併其衆，盡有其艦。瑞以數艘潰圍出，依國姓思明。

冬十一月，監國念扈從諸臣風波辛苦，不能朝夕者，權宜月俸有差，約二十餘人，餘不能徧及。

按二十餘人，爲閣部張肯堂、尚書吳鍾巒、李向中、侍郎朱永佑、張煌言、孫延齡、太常少卿陸九徵、太僕少卿李思密、通政使參議鄭遵儉、御史朱養時、兵部郎中李國禎、禮部主事葉玄、户部主事林之瑛、中書舍人丘之章、國子監學録曾應選、太常寺典簿黄甲等，餘不及考其詳。

冬至，頒監國六年曆，一如五年例，廷臣朝賀。

永曆五年(辛卯)，監國六年春二月，蕩湖阮進以兵攻建國彩於三沙，敗之，獲其艘艦盡。彩單走粵洋自保，己亥北師至，暴卒。

彩擅殺勳舊大臣者二，棄監國不顧，公憤，進等持大義攻之。富平侯名振間擊殺平西伯王朝先，暴其擅投刃斌卿之罪，函其首，爲位於海濱遥祭之。

時斌卿原部頗以斌卿方拜命無罪，朝先矯監國自制，且疑富平陰爲之。名振不得已，慮衆解體，託以他故，稱監國殲之。

降帥振威伯涂登華鎮梅山孤，以其衆北歸。

初，登華以福寧來附受封，時監國保舟山，勢懸隔無依，仍北向。

夏四月，北鎮馬進寶使人密招蕩湖進於南田，進併拉其從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進感而止。

進已潛内款待發，進寶治酒遲之，駿百勸不從。名振馳進舟，索見不得，迺設座南田之陸，望舟山拜哭曰：「蕩湖去，主上安所歸？願自殺。」情詞慘痛，進部俱爲泣下。於是殘北使，示無他。

六月，舟山大旱。監國布袍步禱，群臣咸草具以從。

命兵部侍郎張煌言治兵鹿頸頭。

秋七月，乞粟於日本。其國王許振疾，航餉數千斛。

先是丁亥，周藩安昌王以監國命乞師日本，權以府中人填部寺銜以行。既至長吉島，島通事以權銜報源將軍。蓋日本素所重明兩榜，凡試録、履歷具備，察之無權銜，兵不發。已而，諸生凌士弘與諸生馮京第以閣部張肯堂書及肅鹵黄斌卿血書往。適天主教四舟失，風漂入界，而源將軍方整兵拒防，但接濟軍需，慰所請。此乞粟，爲監國第三往矣。

兵部尚書揭重熙師散，被執於閩之武夷山，就戮。

重熙，字萬年，臨川人。崇禎丙子，以五經雋南闈。丁丑成進士，亦以五經。

授福寧知州，歷主事。入閩京，升兵部職方郎中。鼓敝，應豫國聲垣。南昌敗，猶創呼閩、粵之間。隻身間走桂林，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歸，出没武夷，無所就；爲樵者所覺，被執。在獄，猶借書夜讀。臨刑，加網正幘，與曹大鎮同難。遺筆有云：「行年四十有七不爲夭，官至大司馬不爲卑，文章政事巘有名於時不爲辱。所耿耿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

八月，北師大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戰不利，被殘。

時裨將江天保爲蕩湖進先鋒，以四水艘迎擊定海路獲勝，沈敵十三舟。所俘率斷右臂縱還。

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有大星從西北隕舟山，小星隨之者無數。即日還舟山，未至聞警，御舟不登陸。或請間取兩王子(長弘栩、次弘棟)入舟，定西侯名振曰：「如是，恐以寒守者之心。」監國不强。

越日，北師三道攻舟山，出吴淞及閩洋者島師分禦，皆捷。定閩師復益兵大出，兵逼，盪湖侯阮進失措，戰於螺頭洋不勝，死之。

時舟山精鋭分應南北洋。越五日，北師復大出。會天霧迷咫尺，進激大艘壓之，風失利，艘不前，反爲所乘。進乃手發火桶，倉猝桶觸桅，反入進艘，艘焚，進急躍水以解。蓋犯火以水淬之，無生者。敵起進，進創甚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死。此月之二十有一日也。

時屯田都督張名揚守南門，閣部張肯堂守北門，監軍主事丘元吉、金允彦等督三親標守城。内師攻舟山不遺力，守者亦百法應之；至投書勸降，閣部肯堂等不答。内師輿櫬進徇城，益戮力鍵禦。環圍十晝夜，南北洋二道凱師次十八門，阻不入援。

時諸門皆鍵，號令嚴，氣益厲，軍中有欲竄者，斬之。敵逼城下，被擊重傷頗衆。於是遠礮崩其雉堞者數，輒隨破隨補。

定西侯名振等護監國駕由外洋南泛。

九月之一日，舟山破。

先一日，監軍允彦力窮，潛叛内降，而元吉繼之，爲言城中虚實，導攻具益進，守者猶細醢允彦子傳示四門，以示不二。明日午刻，南門開。

錦衣衛都督李向榮、總兵馬泰、副總兵單登雲等率民兵巷戰，盡死之。

中書舍人顧玢、江中汜、陳所學，皆係舟山籍，於監國有捐助勞。城垂破，閣户咸自焚死。

監國繼妃張氏赴井死，宫眷十三人從之。一内監失其名，扼屍井旁以殉。兩王子北去，浙西原兵部主事申信等争私斂衣食之；至欲贖篡，不果。

大學士吏部尚書張肯堂一門死之。

先一日，肯堂門人蘇兆人(字寅侯)知不可爲，閤户自縊死。肯堂義之，

爲降四拜，善殮之。隨作絶命詩四首，有「傳與後來青史看，『衣冠』二字莫輕删」之句。次日事急，命舉火焚其家屬二十三口訖，遂與妾某氏並投繯雪交亭之下，一女投荷池死。肯堂有僕已度爲僧，法名無凡，鉢普陀。及舟山之變，歎曰：「吾翁無不殉國者！」促航舟山，泣請内帥，願下主懸瘞土，師義而許之。肯堂有孫滋大，諸生陸燦計脱之。

屯田部督張名揚一門死之。

名揚，與名振同母。以總兵理舟山開屯事，家東門。母年七十餘矣，赴兵死。名揚被執不屈，見殺。戚屬五十餘人，皆自焚死。幕客諸生顧心復，南直人，自縊學宫。

兵部尚書都御史吴鍾巒詣學宫自殺。

鍾巒初從監國祭蛟門返，内師初逼舟山，鍾巒間道入城，輒不食，日飲米湯一二合。預持佛寺「萬歲牌」一端，設尊經閣之中，南面；右廡陳高座，積薪與座等。及城破，向「萬歲牌」行五拜三叩頭禮，乃登高座，令家人縱火焚之。鍾巒嘗以「十願」名齋，「十願」中終以「見危授命」，此日自以不負所願云。幼子裔之，越海攜骸骨歸葬。遺集「忠告録」，國變後所著也。長子祐之，尋父粤東，永曆中，授平遠知縣。三子福之，先從太湖義奮，戰敗死。

吏部尚書李向中以艱在内地，越險大能奔，廬舟山僻澨爲位而哭守之。城破，不屈及難。

吏部左侍郎朱永祐被執，不屈死。

永祐知城危，輒冠帶拜别監國，亦望辭太祖，危坐中堂以俟兵入。既被執赴市，語益不恭；受刑更慘，棄屍海濱。久之，有僕竊藁葬舟山之壞。

兵科給事中董志寧自縊文廟死。

志寧初以兵部主事監軍，從諸生華夏等内應島師。事不成，棄妻子間走舟山，改省員，及難。

河南道御史朱養時及户部主事林之瑛、兵部主事劉午陽俱死之。監軍御史梁隆吉手刃全家，自剄。

禮部主事董玄及學録曾應選俱赴學宫自縊死。

兵部郎中李國禎以母在城，間冒險入；被執死。

都督焦文玉悉力拒戰死，妻張氏隨自盡。

温義健林伯起、張瑞初咸赴學宫自縊死。

伯起、瑞初起觸温州事，不就，走舟山方數月。

大學士兵部尚書沈宸荃挂冠郊外，潛泛海歸，風不利，舟覆死。副使高世昌觸石死。

安洋總鎮劉世勳死之。

主事楊鼎臣、李開國死最後，安洋無援，舟山既敗，北師移攻世勳，勞詘，世勳身被數創，猶格鬬不退，死。

舟山屠，墮其城，城以外百姓，率遷内地。

内命巴將軍守舟山，其民復潛歸，有其故業。

兵部侍郎煌言以鹿頸兵，同定西侯名振扈監國於三沙，國姓成功迎入廈門，躬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自稱罪臣。尋居監國於金門，月致供億惟謹。遇節及千秋期，上啓稱賀弗懈。

永曆六年（壬辰），監國七年，監國蹕金門。

國姓成功以兵攻漳、泉，盡有其下邑。北歸總督陳錦援之，成功使人刺殺錦。

時鄭氏故部散漳、泉者咸（呼）集，洋稅復舊例，能食兵。錦方視事，有刺客以國姓密遣，即帳中疾取錦首去。求刺客不可得。

桂主自安龍馳授國姓成功招討大將軍敕印。

國姓以桂無所通監國，引嫌罷供億，禮節亦疏，以見一。監國饑，各勳舊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荃期、徐孚遠、紀石青、沈復齋等間從内地密輸，緩急軍需。

遣定西侯名振以己意乞師厦門，成功不許；至露其背所刺「盡忠報國」四字，爲感激，指腹爲姻，隨得助師二萬。與尚書煌言、義英駿、誠意伯劉孔昭等直遡金塘，獲叛者金允彦，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持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

永曆七年（癸巳），監國八年，監國蹕金門。

内戒漳、泉，國姓謾書北督，稱閩鎮馬進寶、閩道黄澍啓釁，仇在不共，必覆此二釁，乃議罷兵。仍作書遺其父芝龍，要漳、泉、興、福四府。

成功母出自日本，嘗金塑母像，謹祠之，懸以真珠簾。馬、黄兵出郤鄭，私有之，遂指爲兵名。内即逮進寶，澍以示招徠。又上書其父，稱子不稱臣，稱朝廷無「陛下」字樣，語率不恭。

秋八月，太白晝見，亦經天；未、申之刻，碎如泥金，忽明忽没，久之猝下，如有掖之者。凡兩月，浙中雨毛、雨灰。是年，災異重疊不勝數。

永曆八年（甲午），監國九年，監國蹕金門。

春正月，全師復入京口，戰不利，失一副將阮甲，淹四日，退。招討復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陳應蕃等協力抵平洋沙，攻崇明，不克，平原將軍姚志卓憤自剄。還觸吴淞關，掠北戰艦二百七十號。名振以沙船九百號泛登、萊及高麗，乃還。

夏五月，寧波北協鎮將張洪德出款。

洪德，寧波北協鎮也。潛使人通海迹露，被逮至曹娥江。海師合其故部竄洪德，並其妻子大小百餘艘入海。稱制封定寧伯。

秋八月，復地震浙、閩。

國姓遣將軍陳輝總統水軍，同定西名振再窺吴淞，遇風變，師旋。移攻舟山，北督鎮巴成功遣先鋒陳虎出禦，陳歿，巴以城降。令司馬陳六御、義英駿守之。

北令芝龍札子成功入款，成功再答父諭，勒割福建全省及沿海一帶自江、浙以及東粤諸州縣。不得請，統兵攻漳、泉益急。適靖南、平南二王下東粤勢張，退保海澄，無有所動。

冬十二月，台州北鎮將馬信出款，執巡道張、知府劉至舟山，縱歸。

北師大治艦防海，海師間掠其□艦，信懼罪中疑。會降將定寧洪德與信有舊，使人密誘之，洪德詭稱敵至，會文武議城守，猝起，殺□□知縣及典史就海，加封將軍。

定西侯名振卒於舟山，監國震悼，贈賻特厚。

永曆九年（乙未），監國十年，監國蹕金門。

夏四月，國姓成功師出，守將黄（梧）乘間以海澄北降，得封海澄公，世鎮海澄。

秋九月，國姓還駐厦門，改爲思明州，壁大兵。時設四屯：張煌言駐臨門，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牛頭門亦宿勁旅，遥爲犄角相聲應。東南護髮走集者甚衆，獨金門扈蹕諸臣自爲保。

湖廣澧州天裂，相傳中有楷字一行，爲「自條有代静不萬意中治馳」十一字，衆矚分明，留數刻，忽風作，彩雲而散。官府以聞。

永曆十年（丙申），監國十一年，監國蹕金門。

春，桂主自安龍馳敕封招討將軍國姓成功爲延平王，一切軍國便宜行。成功謙，但以「招討將軍」行所屬諸文武，什襲王印不一行。或曰桂主以成功不行王印，疑二字封不稱，改封一字爲潮王，成功益謙不受。

二月之三日，舟山城哭聲若風箏而咽，歷五日始息。雞犬夜登屋而號，無所見。南門發國初湯東甌所建碑，碑中若或有知者。

秋八月，舟山再失。

北師倪將軍師出攻舟山，島師戎政六御、定寧洪德與義英將軍駿分應要害，英標有最捷從檣首飛渡敵舟，猝斷篷索，敵篷墮，壓斃百人，敵勢大沮。相持久，駿舟忽膠淺，不能馳驟戰，敗績。將軍劉永錫（孔昭子）跳水死。六御與洪德合以兵援之，被創並自剄死。將軍楊晉爵截横水洋，孤軍當堅，持兩日不懈，力竭，自剄。太常九徵被執，不屈，見殺。

永曆十一年（丁酉），監國十二年，監國蹕金門。

内海禁嚴，沿海居民内徙四十里計，清野，洋師防其接濟，犯者不赦。

限期勿後，如或戀田廬違限者，輒火之。所徙許借居、寄食於其姻族，拒者有法。其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至有所償過於其土著者。有司無能，以其狀聞。蓋既休息飲食之，復爲之代償賦役，其或缺額，考績仍以是不登。魚蝦小户一竿之外，即稱越界，胥役故縱之，執以責贖。自江南達東粤數千里，鹽場在界内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

夏五月，國姓成功遣將軍馬龍等騷粤，大殘澄海之鷗汀背，仍執知縣祖之麟海去，授之麟兵部侍郎。久之，之麟間脱，逸歸。

海師向集洋稅重值，闌出内粟。至是，遂殘邊以給。

永曆十二年（戊戌），監國十三年，監國蹕金門。

國姓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山。時兵部尚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力，勇圖恢復。自舟山敗後，遥奉桂朔；凡大舉，必與延平合議，不敢顯通監國，用絶嫌疑，以固同愾。監國或間往來鷺門，無定轍。

永曆十三年（己亥），監國十四年，監國蹕金門。

夏五月，兵部煌言合延平王成功，悉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即嚴家沙爲壇，以太牢禡告太祖高皇帝。翊日，亦禡毅宗烈皇帝。斬衰從事，一軍皆帛。舉哀，軍中陪哭，聲震百里；揚、儀及鎮江兩岸官民聞之，無不掩涕，不能仰視。其奉令

專與滿師決，遇緑旗，拱手不舉兵，持不能，難大勝。七里港滿師營將軍傷創甚，巡撫朱部安慶師戰瓜渚，全軍敗没，朱被執，縱之。漕撫亢以淮安師下，半道聲悸，亢夜投水死。下鎮江及瓜、揚沿江一帶郡縣。煌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十里，上印者三十有七，進芻稅者恐後。

時舲艎大小八千餘號，大將張茂之總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鐵索。北師既敗，鎮江知府甲斬辮出降；城中百姓擲帽與堞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關使者獻稅給軍。凡上印者，與明製冠服，仍其官。諸郡縣或不即上印，鄉紳衿多詣官公勒獻册，野健復挺起建旗遥應者，不啻數千部。百姓爭出城逸去以弱守者，禁不能止。或久以詿誤在禁未決者，官爲禮貌善飲食，慰去之。

西至荆、襄，南迄梅嶺，烽信所及，魂夢輸服。其奉二三工爲大言高步以警覩聽者，即或坐不道例，顧視鼎鑊如飴，談笑而盡。聞者益心動。時楚援疾下，歷蕪湖。兵部煌言縱下流馳擊，沈其四艦，餘舟四潰。海師甘輝列十二營於白土山，困江南觀音門，候陸師併力，不即至。閱五旬，師老。

七月之晦，北師穴城夜劫，大獲捷，沿江數百里舟師咸退去。

北總督郎鍵門不戰，衛故明原任鄉紳於公所，杜其潛耗，責輸餉食兵。海師計水戰之具不利陸攻，爲更辦需時，意輕，目無金陵。適北師明將軍自楚還，兵勢頗激，戰桃灣，海師不利。嗣甘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將軍甘輝與副將余日新被執。

内師執訊，責輝勸降國姓成功，酬大爵。輝傲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降國姓也！請速死無他。」怒叱同訊日新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爲！」

蕪湖之師聞石灰山敗耗，中弱水道扼，絶援糧竭，舍舟登陸，轉戰千里，萬人耗散盡。煌言隻身間脱，爲時二十七日，草屨二千餘程，復抵臨門。

煌言師不統於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爲聲援，急全師去圖萬全。煌言不得退，提殘較入霍山界，歷巇嶮，諸衝擊死散盡；至棄騎，僞爲失路賈，輒露，往往得故義健爲曲護之。蓋時中原婦豎，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率不聞人（煌言有「北征紀略」傳世）。

兵部尚書煌言微表陳五月金陵之役於監國。

煌言意望延平再舉，陽疏監國，監國亦曲諒。

秋，桂主遥敕，仍魯王監國，駐澎湖；4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

冬，延平大擾閩之嵩門，北師失利。

嵩門之捷，以書招北鎮張承恩，有曰：「比者，明恩達里舉浙師病没，達素閩師殲馘殆盡。馬既早歸，李、高繼至，可以爲法，馬惟善可以爲戒。」

永曆十四年（庚子），監國十五年，監國蹕金門。

時各較饑，率就内款，寵被過於諸旗；遂有僞造印敕，曾未一驚濤，輒稱方命者。内急來遠，不深求也。

東南辯士多託招徠爲名，弋巍尊；矯語報命，互相結引如傳鉢，率非實耗。

永曆十五年（辛丑），監國十六年，監國蹕金門。

春，桂主依緬甸不終。

緬甸弱畏兵，出桂主乞免。

閣部煌言三上書監國，擬詔書一道，不果行。

緬變確，金門扈從意即真以紹統。煌言未可，幸毋以虚名來射，遷蹕稍近觀變。

壬寅，監國十七年，監國蹕金門。

延平王成功營臺灣，令其長子經督守廈門。

臺灣，故和蘭國貢道候詔處也，闊二千里，袤倍之。氣常春，所産稍似内地。距福州三十七程。延平用所部曹文龍、馬信謀取之，屯重旅，而令統五軍周全斌、忠貞伯洪旭、督餉鄭泰，合守思明。

閣部煌言上書延平，有曰：「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塊乾浄土，何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云：「有明之倚殿下，以能雪耻報仇也。區區臺灣，何與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膽於火輪、宿將摧肢體於沙磧也哉？」成功不聽，舟浮礁間道入。

煌言急内難，恐延平遠自保，必憚勞疏敵；又念金門失恃，臨門一帶萬不能固，故痛言之。而鄭以安其内顧，先爲不拔，不報。

内督鎮諸以書招煌言於臨門，煌言不奪。

答江南總督郎有曰：「不佞所争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答浙江總督趙有曰：「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

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確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

延平成功稱臺灣爲東都，亦稱明京，以候桂主巡狩。緬變確，乃又改爲東寧國。

於東寧隔江築承天城，以居宦東寧者之家。

夏五月，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國姓成功（原名鄭森）薨於東寧。長子經自廈門奔喪，嗣主東寧，仍用桂朔；有行群文武，稱嗣藩令諭。設六部，官名改，不敢擬制。

秋九月之十有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於金門。

王年五十有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子弘甲；周支長楊王術桂（今改寧靖王）收養，棲於東寧。

和蘭國內朝，奉北師合攻思明。思明敗，而金門、臨門、牛頭門、楚山、玉環山諸島之師皆解。

多款北受職者。先是，督餉鄭泰有罪，延平長子經以伏法。泰子北款，挾鎮將馬得功反攻思明，爲周全斌所敗，乃合和蘭報仇。自思明失守，北洋無一傲海上者，全斌亦竟北歸。

甲辰秋七月，閣部煌言被執。

思明州及諸島俱敗，煌言結茅潛於臨門之范澳。是月之二十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尖。會寧波人孫惟法爲北師向導，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海死。舟子林姓者死，不言煌言處。火者悉之，導范澳，執煌言及監紀羅倫（字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玉並二持槊者。時煌言素袍朱履就道，吟詠不輟。至寧波過其門，爲一歎息。

八月，煌言至武林，督撫趙高其義，禮迎之。煌言抗賓座，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酥茶，搖手：「煌言從不知此味。」或覆以滿服，必不可。

出就衛，絕食飲，衛士哀號：「願緩須臾，毋見累！」於是復食飲如故。

九月之七日，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張煌言不屈，就刑，前所並執五人從死。妻董氏、子祺、旋及難。

煌言初被執，作「放言」，有曰：「滄浪揚塵兮日月盲，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馨！」在道諸吟，有「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之句。又有「悲故里」五言古詩，閔曰：「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臨市，口占：「我年適五九，乃遇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妻、子久禁錢塘，僧淡齋募以飯之。移獄至鎮江，就法。

東寧兩經北招，持前要勒以拒。論者曰：鄭氏贍魯祿，尊唐姓，閔桂年抗北，爲不恭者三。

《隆武紀年》

明黄宗羲撰

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封國河南之南陽府。父諱義，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終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壬申，王薨，帝襲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文彦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寇衝，顧其城庳薄，帝捐千金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毅宗震怒，逮震豪置理。帝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

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稱説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争宗藩體統，劾總理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會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護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某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内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玠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滿，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禄不時，資用乏絶。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謫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

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勸潞王監國（時王在杭州）；三日，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户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福京，福州府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乙酉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遥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惠宗）。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爲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虜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黄道周爲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吴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芝龍子）姓朱，改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法，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户、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税内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縣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爲「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萬，上不聽。户部侍郎李長倩請開捐納事例，從之。

自黄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黄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吴牲、高宏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樱、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黄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遥授，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剿江右，上從之，而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

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黄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争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悦。諸生佞芝龍者，上書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挾之。初，芝龍、鴻逵自恃援立功，吸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户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彝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户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餞於殿門。

以天興府學爲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圜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爲西京；封楊國威等爲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江）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爲庶人，幽之別館，尋病死，顧奕等棄市。會册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糾開元，開元辭去。上以王期昇爲總憲，彭遇颺爲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樱封還内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格，非休休之度！」振飛言：「彭遇颺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係宗室），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

十月，黄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略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誥身獎語，給爲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勦穫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故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内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爲北帥張（按原刊爲「長」）天禄所執，殉節於南京。賜謚忠烈。

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位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疏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國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爲，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衆？」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半出其孥帑，知府吴炎焯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炎焯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炎焯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燦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炎焯及燦皆斬，健絞；輔臣、勳臣以下皆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

浙東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禄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戮力同心，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黄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群臣曰：「即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乃妄人假托以惑衆，伏誅。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削彩爵，帶功贖罪。

閩賊李自成爲九宫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十萬。上大喜，告太廟，封何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號一隻虎），自成妻弟高某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郝摇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宗第、牛萬才、張先壁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人蔡鼎，其爲人也多言。李蓮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爲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堦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一百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芑請一榜盡

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而已。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鄭芝龍爲洪承疇所紿，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黄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子，大赦覃恩，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於二十一日啓行。上與中營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死，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楊陸榮「紀事」言：帝與曾妃駢斬汀州城下）。其從死之臣：賴垓（戊辰進士，國子監祭酒）、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被獲於行宫，大罵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別其真僞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又稱紹宗襄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世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勵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宫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曲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圖銘」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國、謀身，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托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黄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魯紀年》

明黃宗羲撰

卷上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父閩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

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定罪，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嘆哉！」時潞王監國（王諱常芳，穆宗之孫），劉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無何，潞王降，宗周遂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閻左爲馳道，執撲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道孫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建義旗，閻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禮。閹人屈尚忠逃至越，遵謙筆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謂宗周）：凡係逃官皆可殺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挾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驗。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於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爲三賓解者，使之任餉而止。

時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爲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安國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群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固讓不許。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爲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户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辰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戍，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司橋，士卒殘破略盡，乃還。當是時，孫、熊二帥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讓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而反惡孫、熊之參決，於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兵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食某地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户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户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户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已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

隆武皇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荆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鄭遵謙爲義興伯。上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鋮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群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宗羲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

兵部主事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

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紹興。以柯夏卿、曹維才爲使，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内。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宗羲與孫嘉績裁量，署爲勝虜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樵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宗羲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宗羲，宗羲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西浙來受約者，尚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吴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時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鋮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鋮未降之前，先同逆案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諸南征者，懸内院之缺以待，大鋮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案潘汝禎之子）時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以靳之，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書，則大喜過望。蹝仙霞嶺，見雷縯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

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驅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絶聲。城崩，北兵隨煙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氣。方、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吴豪彦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宗羲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頗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類矣！」之仁韙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卷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河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虜伯黄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爲叛將張國柱劫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厦門也）。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而以南彝貌類上者服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名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旗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爲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爲相。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崔芝平彝伯、阮進蕩胡伯。周崔芝復海口，以參謀林學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鄖西王某復建寧，率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學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嶼。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爲户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吴鍾巒通政司，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中，黄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之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

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乃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垄、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垄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垄於隆武朝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請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册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故宏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周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舶爲事，遵謙强取二舶，貲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撰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逵；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斯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束藁像彩，每饋食，斬像人以侑哭，彩聞，沈之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養鼎有郤，故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嵋自縊；興泉守道楊棻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郁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畿賦絶命詞，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陷，王祁巷戰死。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之兵及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傅城十里，掘壕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所。閩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振逆之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宗羲，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户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漂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以見上，襴衫巾絛，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黄斌清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閒，請狥邊海，至奉化之鹿頭（一作頸），四、五月而聚衆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黄斌卿。建跳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宫守。於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户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亡何，瑞、

芝有郤，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彩，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巳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郤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殺數十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

北師會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涔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蕩胡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天大霧，北人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篷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孫女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於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薙髮活之，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山（一作夏城）城外，北師購得之，向中縗絰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内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故光祿寺卿陳士京（後遭風溺於海；或云爲鄭成功所沈，蓋忌者誣之）。

《永曆紀年》

明黃宗羲撰

永曆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四？）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爲桂王，其詔有「天下者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爲永曆元年，以府署爲行在。追崇端王爲端皇帝，上太妃王氏尊號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於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没於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史書，固辭群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江津人，癸未進士）等詰責之，諸臣皆伏地請罪。已知閣部師全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縱扈三宮至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爲上集役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永城人，丁丑進士）、晏日曙（新喻人，壬子舉人，原任承天副使）、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往交趾，瞿式耜妾媵衆多逗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金溪人，甲戌進士，原任廣東巡按）、户部尚書吴炳、翰林方以智（桐城人，庚辰進士）、文選郎中吴貞毓（宜興人，癸未進士）、給事中唐鯤、御史程源、中書吴其靄、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吴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没甘竹灘，廣州之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擊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以智爲僧在庚寅冬，兩粤再破時也。法名宏智，字無可。此時入天雪山耳）。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吴炳典閣務。兵部右侍郎張家玉（東莞人，癸未進士）、舉人韓如璜（字姬命，著有《皇明文兹》、《小韓文》），常在何喬遠、李孫宸署中）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榕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以諸生陳大赤領縣事。兵科給事中陳邦彦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黄連，應房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紹興人，辛未進士，原任蘄州副使）爲東閣大學士。河東、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貴州人，天啓辛酉舉人，湖南巡撫）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允錫（宜興人，丁丑進士）駐長沙，聲勢稍振。張家玉使張元榮、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北兵破杜榕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圍新安，家玉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南海人，萬曆己未探花）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彦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彦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爲内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内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並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内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無寧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於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至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彦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彦，邦彦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允用迎鑾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駐劄古泥商邱伯侯性（性以總兵銜駐劄古泥口，上自武岡踉蹌過古泥，宫眷衣食皆乏絶，性往來迎駕，奉上及三宫服御，下至宫人衣被，俱飭辦。三宫德之，乃口授商邱伯）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至是，承允降北爲前導。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等奉上及三宫斬關出，承允引兵追蹕，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三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允引去。上已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晉性祥符侯。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城外，發礮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礮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劄三營於城外，成棟令杜永和、闔可義分攻之，城内亦突圍出戰，將士死者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水而死。成棟又以水、陸二萬争清遠。城破，陳邦彦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絶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黄士俊、李覺斯、葉延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彦及總兵曹天奇至，亦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彦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吴貞毓以間道扈三宫，入南寧。

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歁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同相。賊將郝摇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瞿式耜拒之。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於寢，裸體置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物而去。馬吉翔爲上具袍服，襆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吴其靣、洪上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柳、潯二府爲慶國公陳邦傅所據，不貢賦税，行朝資用乏絶。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于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户，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歙縣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潘曾緯（漢陽人，辛未進士）、李琦三人齎表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皆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圖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妻孥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反正。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兄子也，求援於粤。佟養甲命成棟往牒布政司移餉八萬兩，成棟日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爲辭。時歲大旱，群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粤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棟故令群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於榜尾但書「戊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己所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凡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竊之中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坐間斬巡撫而反正，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遣吴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使成棟。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崑山人，戊辰進士）爲東閣大學士，晏清（黄岡人，己未進士，原任廣東水利僉事）爲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辰文選司郎中，黄雲袞行人，潘駿觀兵部主事，龐天壽司禮監。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閒署，數日間添注幾滿。此外，更有白劄、部劄、欽劄。欽劄者，皇帝用寶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費，大略出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黄金千兩、白金十萬兩、綵紵萬端以備賞賚。政無巨細，受成於成棟。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陳邦彦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遣佟養甲代祭興陵（端皇帝陵），上令李元允磔之江中。養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李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東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琦（三人皆李成棟親信）、兵部尚書曹燁（歙縣人，辛未進士）、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司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士）爲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吴貞毓、給事中吴其靣、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爲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

（錢謙益薦舉）、禮部尚書吴懷、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户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以徵、光禄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光、禮部儀注司郎中徐世儀爲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吴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少卿楊邦翰、職方司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爲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於李元允。元允本姓賈，爲成棟義兒，以守舍留肇慶，朝士争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脚，劉湘客爲虎皮，金堡爲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傅爲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官者，猶日以千計；内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傅，故潯梧參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李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至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傅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於詰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爲言者追改，然邦傅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啓，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傅疏辨：「皇上蒙塵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紛紛若是？以臣爲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所請監紀，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傅，請即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内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傅也，第金堡往日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二十八日起，舊輔黄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爲聲桓謀者，以寧庶人失策於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兵先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而，各省援師集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顧，失利而退。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而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沈。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兵。成棟死，而聲桓亦亡。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爲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被害於大步橋下。贈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軍，封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僞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彝。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能次之，文秀、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爲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爲所愚！」然兩帥接壤，時相搆釁，亦不能有所效力。及滇使至，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於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强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乃改封荆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慴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已倣親王禮行事。而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略定，而北師下沅。張先璧、侯天錫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爲上言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爲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參）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位。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楚降將李赤心等兵敗入廣。初，李賊部曲之降於何騰蛟也，李過（一

名錦）賜名赤心，封興國公；高必正封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爲大學士堵允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郴、桂竟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輩做鞋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爲？」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允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商票擬，政府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是年，封朱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曆年號。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李元允留守肇慶。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户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户科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户科給事中李日緯、御史朱統鐲、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以五顯廟權之），掌衛事張鳴岡鞫之。」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蓋堡嘗駁御史吕爾瑛奉旨疏有云：「臣何人也，爾瑛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爲怏怏！」顧肆言無忌也。獄具，堡與時魁各杖八十，堡邊遠，時魁附近，各終身充軍。湘客、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允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勅往平浪追還。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封。元允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册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爲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允曰：「説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啓」，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云：「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銳，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出兵之途，寧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輩都督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游，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槩行裁革。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師孔有德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一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報至，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泅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曰：『死則俱死耳。』即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矢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别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温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爾兵未至前，正以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東亦先四日爲北帥尚可喜所破。十一日，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傅叛。上初過潯，邦傅留之月餘，欲挾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十二日，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傅劫之。文武墜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傅以上鹵簿儀陳營中。十六日，上幸潯州，户部侍郎陳圭來迎。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曆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詔東閣

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恩、張明志、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爲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理行宮，爲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輿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頃以大行慈寧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中不遑視事；今值服除，當面與大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遥祭祖陵。十八日，葬慈寧皇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二十五日，陳邦傅引兵入寇。上欲移蹕，羣臣以兩江黄茅瘴癘秋甚於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儀等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十月初七日，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兵至遷江，逼賓州。五日，幸瀨灘。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户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師討皈朝叛彝，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賓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彝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内地，然界鄰交趾，尚恐彝情叵測。臣再四思維，惟安隆所（隸貴州普安州）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内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土，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曬利；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羊；三十日，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峒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隆所爲安龍府。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吴之俊賫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戰尤急，故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傅及其子陳師禹（可望戮邦傅等，剥其皮。其殺人剥皮者甚衆）。初，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軍寶慶。沅、靖屢捷，沈首敗遁，大帥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蹶其後。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道也。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斬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兵萬餘，南師迎戰，斬其饒將李四，北兵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謙、左協營吴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鐵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傅城者毋急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令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砲傳警，毋下關；須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擬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師鋭甚，象償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北師大崩，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横尸徧野，追及於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囑一嫗携其幼子出避，曰：「苟得脱，度爲沙彌；毋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遂放火自刎，投火中。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於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護衛軍，稱駕前軍）不發；駕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妬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輩獨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函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絶，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册封之事，行之稍緩。而北帥敬謹親王入衡州，號兵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湖上。始戰少却，北兵乘勝追奔，

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堅，遂蹶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之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邨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叙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吴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聽。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將軍營。討虜爲潰兵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引刀自剄。北兵皆驚嘆，以爲烈士。文秀徹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詔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分守蜀隘，或調征楚省，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允往海南招集散亡，至欽州，爲士兵王勝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爲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馮雙禮爲興國侯，奉旨：「所請封爵事宜，俱依議行。」於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賫勅往，賞軍萬金，行有日矣。而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悦者曰「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廢處劉文秀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如何苦捐身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令出使者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禍。從此，内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爲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陝人，官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爲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上以孫氏故，相之，而可望反疑其二心於己，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爲孫氏用，又時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以令，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追諫者入，而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爲此！」李定國出奔。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略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上勅書以光寵之。」而衆益交相論嘆，以爲此真項羽之刓刻吝封賞也。至有爲定國慮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窮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詿誤，輒遭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不已。李定國又爲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殺，欲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耳。謀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破之，令於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緜。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陣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之州、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招還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己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强之，疏請爲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爲雲興，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吴貞毓以下一十八人（内武臣一人、内侍二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勅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爲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者累日（閩人林日宣著《安龍紀事》一卷，序馬吉翔陷大學士吴貞毓等十八人之曲折甚悉。惜其已佚，世少抄本，附記於此）。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試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單騎出按沅、靖諸營，偏觀險隘，勞邨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出師，由平越進屯於天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

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爲滇都。

永曆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府爲總督，不果。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賫璽書由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路避兵。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遥傳兵至，百官急竄，宫嬪被掠。二十八日，次蠻莫，緬人不容兵器入關。三十日，發蠻莫。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琦賫勅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校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曆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絶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喱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爲緬人隔絶，不相聞，文選亦遂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喱哇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至喱哇城下，次於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六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宿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居。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曆於緬。

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於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勅付緬人，而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閣冗一二輩。馬吉翔爲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唇齒，惟恐定國之至，於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即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宫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碎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酉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賫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宫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宫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宫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並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宫問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吃呪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茲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親王惟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共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數千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縊死，宫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去。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宫，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因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十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乃知其爲北人也。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

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鈕琇記：吴三桂縊之貴陽。或曰：同太子絞死雲南城。錢曾詩箋：辛丑之冬，天兵逼緬；緬人執帝獻於師，挾至雲南省城外草萍驛，吴三桂夜殺之，兩宫、世子皆不免。時李定國尚駐安龍，聞之，大怒，與白文選揀精騎一萬，兩晝夜馳入緬甸，屠畿，緬人幾盡；仰天大呼，力竭自刎。白文選亦死。遺兵尚二十餘萬，多入蠻洞中及散竄安南國。三桂以功，晉封平西親王，即永曆故宫名五華者，攘爲王府，今改作五華書院）。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安國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黿鼉魚鼈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梗之於贛州（陸世儀《江右紀變》稱楊與柯，非高進庫也），則其勢必合，合則江左偏安之勢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壁而問天也！

《所知録》

清錢秉鐙撰

卷上《隆武紀元》 上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號唐。祖端王惑於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義於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已，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言於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爲上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端王薨，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七年，流寇猖獗，上蠲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弗受功，上以爲言，詔逮振豪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爲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護衛兵一千二百人，半爲汴梁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還。」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遣書子壯爭之，稱説典制，援引經傳，言言有本，廷臣顧弗及也。已，因督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劾奏之。上好争宗藩大體，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之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倡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内豎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炌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闒索賄不遂，用制墩鎮法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死。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刲股以進，乃愈。妃曾氏，諸生曾文彦女，本籍江西，上即位，册爲皇后。有司廩禄不贍，資用乏絶。望氣者言鳳陽高牆内有天子氣，淮撫路振飛聞之，以贍罪宗爲名，入内見上，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於法，賑以私錢。

甲申國變，南渡立國，大赦，出高牆。禮部奏請復王爵，不許，命徙居廣西平樂府。乙酉五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招降者，王不能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自京口至，户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至，觀生由保舉爲縣令起家。胥會於杭。杭已降，遂奉上入閩，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請早正尊位，以係人心。芝龍意有所待。羣臣亦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關，號召天下，俟有收復功建號未遲。不報。隨於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以布政司爲行在，司本王審知故宫。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府爲天興府，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遥上弘光尊號爲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爲定虜侯，南安伯二伯皆弘光時封。鄭芝龍爲平虜侯；封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陞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尋加東閣大學士；叙擁戴功也。以黄道周人望所歸，特用爲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臣何吾騶、蔣德璟、黄景昉，又起朱經裕、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樱、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閣。姜曰廣、吴甡、高弘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又以黄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洪謀等爲大學士，獨洪謀未至。以張肯堂爲兵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李長倩爲户部尚書，原任福建學道。黄錦禮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兼蘭臺館學士，新設官名。吴春枝兵部右侍郎，原任福建巡按。周應期刑部尚書，鄭瑄工部尚書，劉若金刑部侍郎，馬思理通政使，一時耆碩，盡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對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督撫藩鎮，題請虚銜爲軍前贊畫、監紀，至濫觴不可勝紀，上亦輕畀之，由是清流往往恥與其列。上特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臣未入關，即蒙首輔黄道周疏薦徐鳴時、徐孚遠、吴德操及臣四人。鳴時、孚遠次第授官。臣後至，同德操上疏言：「臣志在科舉，求俟鄉試。」奉旨：「時方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舉，著吏部即與一體試用，不必更俟鄉試。」然入關言事者紛紛，輒以口舌得官，近於濫矣。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即時實授御史。吴門楊廷樞遁跡不出，不由薦舉，手敕特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凡東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爲其叔父張瑞圖請謚，欽謚文繆，即上意可知矣。御製《搢紳序》，極言先朝門户之禍，分别東林、魏黨，南黨甚析，但於南黨誤云「西林」耳。至若翰林一席，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檢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意其爲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燁，爲督帥何騰蛟賚奏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檢討，以爲騰蛟德也。詞林中乙榜，惟自燁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之難，敕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宫十餘人皆老嫗，於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爲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手撰《三詔》及《與魯監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揮宸翰，洋洋灑灑，諸臣相顧皆不能及也。又極獎勵忠義，聞江陰、涇縣人以守城拒敵被屠，歎曰：「吾家子孫過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批閱章奏，輒丙夜不休，其批旨有多至數十百言者。或送中宫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於屏後側聽，上回宫與共決可否，時有

二聖之稱。

予有《行宮詞》云：宮漏沈沈迴未眠，大家秉燭在甘泉。遥瞻御筆珠簾裏，夜半頻聞手詔傳。　外廷章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道君王看不及，黄羅親裹送中宮。　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

規模闊大，好彷彿漢光武平時思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吴，募能召致者，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爲卿。凡生平無德不報，於從龍諸臣，恩澤尤濫焉。

予有《故人行》云：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耆舊衣冠新。羊裘已隨安車至，釣灘寂寞誰垂綸？滹沱麥飯蕪蔞粥，黄金大郡報不足。共稱天子篤恩私，努力雲臺慰主知。請君試看馮異賜，不是滹沱纔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因觀生不由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招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有子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材器，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

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合八閩、兩粤餉計之，不支一半。請於兩稅内每糧一石，預借銀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督徵，閭里騷然，民不樂從，反愆正供。又令撫按官以下蠲俸助餉，鄉紳大户，責令樂輸。又令察府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解赴行在。芝龍又請清理僧田，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户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於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虚名，居然冠蓋謁公府。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相毆於廷，官不能制，其爲害如此。然猶苦餉不足，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癃不堪用。廷臣日請上出關。上屢下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詘爲辭。芝龍、鴻逵自恃有援立功，驕蹇無禮。上嘗賜宴大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固争之，遂首道周，芝龍快快不悦。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道周迂腐，非宰相才。上怒，敕督學御史挾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朱作楫吏科給事中、葉正發户部主事，皆不允，以是益懷怨望。及行郊天禮於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户部尚書何楷劾奏郊天大典芝龍、鴻逵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楷有風裁，即日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亟請去。上欲曲全之，允其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以去，抵家未久死，蓋芝龍令部曲楊耿害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關，又所爲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爲衆所予，不出關無以弭衆議，乃請以鴻逵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號爲數萬。既出關，仍稱候餉，駐不行。鴻逵住仙陽鎮，嚴禁仙霞關不許四方儒生出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屢檄出關，不應，切責。鄭彩踰關行百餘里而還，乃疏稱餉絶，留如故。

九月二十四日，徽州府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於是，首輔黄道周知鄭氏無出關志，自請出關，號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衆萬餘，親書告身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以是爲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部伍略定，趨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爲内應。至明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張天禄執道周送南京，死焉。事聞，上震悼輟朝，謚忠烈。公到南京，清督洪承疇以同鄉館，使人致意。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備極卹典，焉得尚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講習吟詠如常。都人士争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爲之腫，皆藏弆以爲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吾親在焉！死於此可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刑者憫其忠，遂從之。

予《哭公詩》云：二月長干天書昏，都人争舉李膺幡；死將涕淚辭知己，生索衣冠謝主恩。無路請還先軫首，何人招返屈原魂？當年北寺留皮骨，此日南朝仗爾存！

是時，閩賊李自成敗，奔至九宫山，爲村民鉏梃擊死，獻其首於楚督何騰蛟以聞。自成敗出潼關，逃至九宫山下。飢困，親率十餘騎上山覘形勢，與金住僧，命傳炊飯。僧疑其逃將，有重貨，竊下山語村民，競持鉏梃，上山亂擊以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箭鏃集於其目，乃知爲李自成。梟其首報騰蛟，騰蛟據實奏聞，略無夸張冒功之語，行朝人嘆服之。其衆無所歸，推其兄子李錦號一隻虎爲主，同自成妻高氏乞降。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同道臣堵胤錫徑造賊營，賊帥驚喜，悉聽命。一時增兵十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堵胤錫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其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歌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

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財、張先璧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聲勢頗壯。

九月，兩廣總督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先是，靖江王亨嘉於八月僭稱監國，以楊國威爲大將，據有桂林，閩中頒詔不受。廣西巡撫瞿式耜甫至梧州，聞變，即移書魁楚爲備，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亨嘉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赴桂林任，不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耜，劫其敕印，先用小艇載回桂林。而魁楚調邦傅及趙千駟、嚴遵誥、馬吉翔等與亨嘉戰，敗之，追至桂林。靖江既敗回，窘蹙，仍以敕印還式耜，趣出視事，令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耜在城陰結國威標將焦璉爲己用。兵至，璉與邦傅等合，守城者皆璉兵，邦傅縋而入，遂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奕，桂林推官，爲靖江吏科給事中。至閩，戮於市。廢亨嘉爲庶人，幽死。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

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浙東於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已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中藻頒詔至，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併力，共復國讎，有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即具疏上言。且言：「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爲勢，一旦南拜正朔，猝然有變，鞭長不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熊汝霖等皆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藻廢然返，而閩與浙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嫁首以貪酷被逮。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傳北兵至，倉皇返郡，即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炎燁繼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實未有兵也。健無以自解，乃揭炎燁倡逃，併其平日臧穢狀，炎燁亦揭健，上併逮至。嫁與炎燁論斬，健棄市。勳輔以下皆爲申救，不聽。

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及彭遇颽至行在陛見，上加期昇總督，遇颽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格。」振飛言：「遇颽新進士，降賊而南，依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江，搜括閭閻，以至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徵稱通城王，居然帝制。派餉賣劄，强奪民女，爲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察院事，頗重資格，惡以口舌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芑御史，邦芑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合疏爭之。上重違開元意，令邦芑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闕失」，名爲司務，實御史也。

初，江、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爲「閻羅總」。自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最强。張安者，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恢復臨江。於是楊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陛見，勸上急出，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爲將，不宜爲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皇上親入其軍，效光武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敕印聯絡江上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蘇觀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字道隱，杭州仁和人。庚辰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遥爲聲援。堡入閩，奏其戰功，上大喜，即封志卓爲仁武伯，擢堡兵科給事中。堡以服辭，乃請敕印，假虛銜以墨縗從戎，聯絡江上義師。

堡既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魯諸臣以堡爲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國安，國安遂執堡。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今胡迺爾？」國安悟，云：「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芝龍書，且云：「我縱其去，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取信二鄭也。」潛夫以語堡，堡曰：「我必入閩，繳還聯絡義師敕印。倘中道遇殺，是死於盜耳，命也！」遂行，以次年夏至閩，繳還聯絡義師敕印。上欲奪情，堡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爲黃道周諸正人所不容爲案。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爾比例。」芝龍見之，以爲行將大拜堡也，忌恨益甚。是時行在在延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陰知鄭意，密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若聽其辭去。堡凡七辭，同官朱某等亦爲代請，始允。堡以丙戌八月十五日辭朝，從延平出汀、贛，趨衡州。而上已先有旨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千，趨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臣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隨營。以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鄭鴻逵爲御左營先鋒，出

浙江；鄭彩爲右營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上所部置，皆陽順鄭氏意，移蹕建寧，其實信金堡言，將相機出贛州，趨長沙也。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大風起，天帝及高皇帝位前燭皆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立功。初□日大雨雹，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

予有《閩江冰雹歌》云：閩江正月氣鬱蒸，日午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蛟龍赬，劃然有聲如裂繒。少焉赤散雲澄澈，北風刮雲天晝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鬚眉對面不相識。秦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雹纜江濱。斂襟危坐敬天怒，須臾雹下何紛紛。初如刀劍相擊爭，忽似山摧萬壑鳴。小如玉盌大如輪，恐是天上金銀宮闕一時傾。沿江舢舨半打破，官舫漏徹何由坐？呼童開窗掃雪堆，風亦漸止雹亦過。白鬚罟師老江邊，自言屯異人未傳，此是陰氣盛，毋乃兵禍連。北地沍寒固宜有，南方炎熱今胡然？天時地氣俱變易，老人安見太平年？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陞來賀户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解餉微勞，不宜遽膺顯擢。且言來賀奸黨，周鍾自賊逃回，曾匿來賀揚州刑署中云云。南英與鍾舊有文字隙，至是以爲來賀罪案，人皆笑之。

二月，馬脛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江、楚迎駕疏相繼而至，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爲聲援。芝龍欲挾上以自重，固請回天興，命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受撫，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輒呼之爲賊，絶不與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於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虚名奉上，而上以全閩與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有閩也。馬士英叩關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疏自理。有李蘧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密疏言士英有治兵才，與阮大鋮皆宜在使過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衣視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禄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攫餉，殺清源，而閩浙釁益深。或曰馬士英激使之也。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南，江南義師必爲響應。大兵由閩出浙，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少保，給敕印。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祐加侍郎銜，福州府推官徐孚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於舟山。辛卯八月，舟山破，肯堂蟒衣南面自縊，一門皆死。永祐被執不屈，砍其脇死。僕負屍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潔，死遂無知耶？」血即止。孚遠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遂反厦門。厦門破，孚遠遁跡，爲吴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掌院大學士熊開元去位。錢邦芑改授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入臺，臺中諸御史合疏參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芑有才氣，敢言，言之慷慨，明爽可聽，特爲上所信任。廣西有僧，自稱弘光，云自黄得功營逃出，其被獲者僞也，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係真弘光，失國之君，有尊奉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爲妄稱者，下獄誅之。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以守制不受官，尋卒於家。廷麟兵既破敵，遂乘勝追至樟樹鎮，不戒，反爲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所恃有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舍人張同敞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弘光時，復敕雲南巡按御史陳蕙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西省，南京已失，仍退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帥趙印選、胡一青亦聽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吉爲督師，兵部尚書，召廷麟入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講體統，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既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遴請諸朝，遣其子曾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爲四營兵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即至。

丙戌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扁舟誓師皂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滇兵亦徑越贛，趨南康以去。

四月六日，北兵漸近皂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亟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請救於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鄭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死之，張安率所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削鄭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贛。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爲最急也。有蔡鼎者，泉州人，好大言。

李蓮言其精天文、韜略，薦爲軍師。鄭彩敗回，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蹶，遂逃。

某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胤出汀，將赴吉安，至贛江，無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某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州，悉知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敕書獎賞，皆以李春等爲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季騄名應駟者，忌曾傳燦功，乃間於四營曰：「公等一體受撫，李春獨得官，今敕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謀殺春。曾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爲講明敕稱春等者，并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黃金、高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鬬，則以壞撫局爲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廷韶曰：「我何能爲？爾等其問諸議撫者。」遂一閧而毀曾應遴之室。由是贛州人情洶洶，畏其往吉安，當由贛過，當事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始寧。

余在贛，有《沙邊老人行》云：母聲求子妻求夫，雨中籍籍走且呼。沙邊老人叩頭訴，言是四營兵過城東隅。四營雀苻小盜賊，竄伏谿峒逃天誅。自下黃紙招降詔，召集鄉里千百俱。昔掠村野不近郭，今移全營壁通都。又聞受撫不受納，白晝帶刀街頭趨。街頭公然掠小兒，劫奪不與盜賊殊。滿郊耕牛脯作飯，官家秋來寧蠲租。往時交戰被我俘，今名激叛罹罪辜。梅林截渡不放過，室廬遭毀人遭屠。誰爲朝廷畫此策？云欲招撫漢兩湖。此輩小醜何足戰，徒虐鄉里榮其軀。老人不必涕交鬚，緑林、青犢古來用，功成不擾理所無。爾不聞詔書久懸晉賢爵，乘輿早晚趨洪都，□訴所痛何區區！

是時楊廷麟內召赴行在，聞吉安警，留駐贛州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恃者，亦四營也。

予有《樓船行》贈之，云：北風吼江江怒旋，巨艦山齊萬鎖連。牙旗百丈颺天半，相公秉鉞坐樓船。樓船鷁首排霜戟，吹鐃擊鼓轅門闢，裘帶逍遥如意間，顧盼神明髭半白。相公年纔四十强，當時對策擅明光。集賢學士爭辟易，上書請纓何慨慷！子雲嗜奇羞節義，伯起强項愧文章。漁陽馬塵飛江右，十二城郭盡拱手。袁衣大纛奮袖呼，臨江乘夜開城走。捷奏靈武論公勳，黃麻詔下五華雲。鋒車屢趣不肯入，仍請節鉞領三軍。身兼將相三軍喜，相公終歲樓船裏。呱呱愛子託門人，愛妾山中飢凍死。家信徒來不敢傳，秋燈霜髻獨籌邊。暇時自寫鐃歌曲，鸞翔鳳翥勢翩躚。如今幕府無成策，望公開閣延奇客。如今諸將有先聲，望公勿用緑林兵。樓船一出恢江國，直下石頭收舊京。

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康。萬元吉堅守皂口，所部惟汪起龍兵三百人，觀生發二百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棉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北師泝流上，新威營先潰，起龍繼之，元吉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城内倉卒無備。兵垣楊文薦、元吉鄉試本房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百姓擁以爲主。

予贈之以詩云：楊子疏三吴，烟塵罹家患。泛海入閩來，涕泣授給諫。銜詔赴荆南，憔悴衣腰綻。何意章貢烽，竟阻衡陽雁。攘袂誓登陴，甲冑親自擐。壯士勇爲鼓，戎器除亦辦。屢戰摧敵鋒，齮指西山靦。守將棄城奔，堡障屬游宦。乃知將軍印，古來書生綰。

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瞑焉如寐，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敵營遍山，輒指爲虚營，認馬作牛。兵民有從敵中泅水至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目爲萬安、泰和間奸民，立斬之。江撫劉廣胤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軍張琮領之，由寧都趨湖東。廣胤見贛急，檄琮回救，琮不至，自往寧都趣之。贛人曰：「江撫遁矣！」焚其舟，拘其家口。未數日而廣胤率琮兵至，贛人大悔。是時，四營調往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失，張安兵退，仍調回雩都，楊廷麟親往雩都邀之下贛。敵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日，張琮、趙源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趨利，無部伍，爲伏發所敗。追至河下，人争舟，一時不獲渡，多趨水死，遂大敗。廣胤憤甚，於五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爲衝鋒，思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家丁亦奔，廣胤爲高進庫所獲，後竟逃回，亦異事也。

予有《虔州即事詩》云：拂地驕鷹暗虎頭，錦貂公子夢封侯。杏花落盡田難種，布穀鳴殘麥未收。銅馬豈能扶赤伏？黄巾曾可號青州？江村野哭聲聲苦，獨賦登樓悔久留。　吉州烽火照江干，一夜腥風江水寒。急撤萬安防皂口，早催章貢出棉灘。雲南戍卒全營去，龍武新軍駐馬看。獨見尺書來幕府，誓將堅固抵狂瀾。　南詔諸軍去不回，糧兵纔費羽書催。棉津天塹全虚險，章貢孤城迥自開。中丞屢下徵師檄，司馬難登誓將臺。唯喜臨江楊相國，親提鵝鸛向東來。　西山毳帳接連雲，倏忽颸騎數百羣。營火依星明徹夜，角聲向月慘難聞。父書盡棄長平卒，兒戲羞稱灞上軍。自笑腐儒無《七略》，鐃歌簡出向江焚。　旌竿嫋嫋隔城東，冀馬臨

江壁已空。赤祲滿天休望氣，黑雲壓陣更占風。矛旗早失劉開府，金印新懸張總戎。此日穹廬猶避野，殊思漫錫守虔功。

而廷麟所調四營兵至贛，再戰再敗，遂散。廷麟入城。以上予皆得之目擊。

《鶺鴒行贈劉生御史》：中庭有佳樹，兩鳥鳴高枝。毛羽既相類，聲音亦參差。搖尾躑躅鳥心樂，劉生聽之心傷悲。劉生關西游俠子，兄爲中丞弟御史。中丞開府親握兵，生也謝病卧虔城。不願乘驄趨相府，躍馬彎弓隨阿兄。漁陽馬飛章貢塵，胡兵百戰漢兵新。江東諸將少節制，廉頗突思用趙人。鼓聲纔接列校奔，按劍獨有中丞存。楚師乘勝得知武，宋人棄甲失華元。朝廷是非竟安在，守城論功戰者罪！賜印益令逃將驕，捐軀徒使英雄悔。劉生劉生哭勿哀，友恭自是天性胎。泣血常知寢處溼，上書屢爲時相猜。爾不聞，信國被擒航海脱，李廣遭縛奪馬回。忠孝自獲神明助，中丞不死突圍來。

五月，上命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等祠。殺假官木堅、李之房於市。二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召對稱旨，即以原官補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怒爲所欺，遂誅之。

都督陳謙，稱奉魯監國使命入閩，久駐衢州，持兩端，云魯已封靖夷侯，欲以此邀封於上。上敕芝龍取其侯印爲驗，謙賫印至，上即召入關。御史錢邦芑劾其久住三衢，徘徊閩、浙之界，自以舉足左右爲輕重，因欲要取侯封，以閩要浙，以浙要閩，只恃構鬬之謀，敢行挾制之術。又歷數其在衢奸淫不法諸惡狀。遂下之獄，芝龍疏救，不允。謙，武進人，出身甚微。乙酉春，賚弘光詔，封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力爲申救，行賄五千金於邦芑，請免謙死，邦芑懼，以聞於上，遂決意殺之。即命邦芑監刑，芝龍聞之過市，命且停刑，亟入朝見上，請以官贖謙死。上密敕促行刑，故與芝龍久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屍哭極哀，厚殮之。從此益懷異志。

予有《陳將軍行》云：行宫門外人紛紛，争傳看殺陳將軍。鄭家勳侯上殿救，天子兩耳塞不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勳侯難免雷霆怒。必罰用懲東向心，傷恩豈顧北道主？自從登極行天誅，西市駢首阿大夫。今年二豎冒官職，即時賜死冤誰呼？從來亂國用重典，將軍觀望那得免？君不見鄭侯出抱將軍屍，頸血淋漓親爲吮。

芝龍密致書於清總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筆一管，疑毫端當有密札，索之，一無所有，蓋示隱語以「必來」耳。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王爵啖之，此舉特以患朝廷也。

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吴炳爲提調官，編修劉以修、閔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時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等三十餘人，改爲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焯徑授禮科給事中。

予有《萃士歌》云：中興聖人重文墨，取士恥循舊資格。上書召對無奇才，儲賢有館空自開。廷試諸生本故事，親拔明經稱萃士。木天教習隨庶常，梧垣徑授寵莫當。傳聞館課兼風雅，可憐萃士無知者。羽書已報東吴失，萃士初學調音律。爲語萃士學勿遲，關外需君退虜詩。

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胤戰敗被執，援兵皆不敢前。

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吴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粤兵五千人，與北兵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兵疑援師大至，遂撤城下圍，屯於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爲協守計。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前進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譁也。事聞，削鴻逵爵。芝龍既快快不得志，又爲洪承疇所紿，許封閩粤王，凡各關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芝龍疏稱海寇狎至，臣宜遄回防禦，且措兵餉爲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内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

七月，上誕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恤，剥膚益復可憂。臣以爲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覃恩受賞之時也。且覃恩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將來恢復疆土，何以酬汗馬之勞？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

予有《越東破》一首云：當今天子高皇孫，魯國同是至親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東諸臣殊可笑，誓死不聞登極詔。天子灑筆親致書，相期先謁高皇廟。閩中恃越爲藩籬，如今越破閩亦危。往時紛争

不足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中宮誕元子，通侯誰印何纍纍？中興所重在封疆，恩深溫冒同爛羊。脣亡齒寒古所忌，君不聞元子之誕脣先亡？蓋元子生而脣缺也。

又《讀邦芑諫草》一首云：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賦。橫被黨人名，鈎校同我錮。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船誤。脫身而入關，上書蒙奇遇。片言賜豸冠，宰相苦見妒。吾兄勇報恩，有懷無不吐。會稽初失國，冀馬方來渡。惜鄰宦見哀，況乃脣齒輔。如何元子誕，封爵遍朝紳？稱觴拜新恩，舉朝懵不寤。一疏破羣迷，遂使人主懼。諫草滿皂囊，茲當推獨步。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午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盤，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爲勳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疏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只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官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內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二初終。特諭。」上長身豐頤、無鬚，聲音宏如鐘，著黃布袍，詞氣慷慨，言之舉朝感動。

予有《恭紀詩》云：鐘報御門早，趨朝受命初。府僚班苦後，天語聽全疏。廷宣迎駕表，帕覆出關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有餘。

上擇日出贛，楚督何騰蛟遣郝永忠領鐵騎五千迎駕，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衢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於八月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隨行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等數人而已。

二十七日，至汀州，停蹕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納之，直入行宮。給事中熊偉方趨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從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一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爲代死也。或云衛臣名張致遠。或云與后俱被執，后至九龍投水死，上崩於福州。永曆元年，遥上尊號爲思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餉銀。於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川鎮，聞延平破，知府王士和死之。

予哭以詩云：大運豈遽非，哲人遂云徂。我見謀國臣，嘆息無良圖。豈意匹馬來，開門縱長軀。爭降何紛然，常恐後至誅。賢哉二千石，從容捐厥軀。夫子莊而簡，薄宦初剖符。不謂貞松姿，臨難表所殊。獨湔嵇紹血，莫污溫序鬚。我生既已倖，鄙志寧可渝？乘輿咫尺間，豈復辭崎嶇。回頭望延津，吁嗟烈丈夫！

聞上已幸汀，因即散遣從役，微服奔汀，比及歸化，則汀州已陷，聖駕且蒙塵矣。

《無題詩》：鄞江消息定如何，悵望旌旗洒淚多。野戍啼烏迷漢幟，荒城殘月起夷歌。稽山無計棲勾踐，南粵寧堪王尉佗？谷鳥催人頭白盡，聲聲長在向南柯。

山深輦路費春鋤，江楚遥遥望屬車。豈有千官懷去就，翻勞萬乘久躊躇。朱提喜賜儒生對，黃帕傳看邊吏書。廷議半年長不決，澶淵親詔已全虛。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間鵷鷺片時親。綸扉白髮南陽舊，侯印黃金恩澤新。羽檄遥知邊奏至，龍顏時向內家顰。自聞東越脣亡後，早使憂天泣小臣。

光禄蔬盤出尚方，柘枝新染布袍黃。威儀已睹漢司隸，邊幅還嗤蜀子陽。書藏五車開秘閣，手裁三詔壓明光。六龍此日無消息，夜半上星淚幾行。

《鄞江怨詞》：六龍坐駐禁城傍，鐵騎宮前射錦璫。隆準奇姿人盡識，誰爲紀信代君王？

此日君王行路難，穹廬猶獻八珍盤。金鍾玉箸鬳慧進，豈似伊蒲出犬官？

日落三山烽火迷，乘輿説共左賢棲。長安不作青衣恨，半夜微聞杜宇啼。

龍旌何事久淹留，手詔頻催待鄭侯。今日蒙塵棲毳幙，李陵先已着氊裘。

遂留滯歸化村中，地名胡枋。轉入沙縣。北兵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其餘不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餘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不敢迎降。乃使人言其撤關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當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芝龍以擁立潞王爲疑，貝勒即遣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而事不可爲，天命已去，則當幡然乘時，以建不世之功，所謂識時務者在俊傑也。若將軍無輔立之舉，吾何所重於將軍哉？且兩粵未平，所藉於將軍者不小，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期即來面商地方人材及取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劫衆議降，諸將多不欲，有周崔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於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

握手甚歡，折箭爲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夜拔營起，遂挾之北去，從行五百餘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封，但稱清朝恩德，囑其家世世毋忘。已又曰：「北上面君，是吾本願，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脱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日本長崎王族女也，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發喪後，遂起兵。

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於烈嶼，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移駐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關時，皆傳陳謙子爲前導，領兵報讎，争爲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蒸其父妾，豈能報父讎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海上圖復，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懸其首於黯淡灘。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鋮迎降，方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間道歸閩，漸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且入閩，勸早爲防禦計，以此輸忠，爲入朝張本也。已爲貝勒招出，從入關。及北兵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扛，搜得其疏。貝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月十六日，李永茂所遣吴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間之捷，北兵撤圍屯水西，國祚等亦退守南康。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蘇觀生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收散亡卒數千，太宰郭維經、御史姚奇胤召募滇、閩兵得八千，粤督丁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以當敵。萬元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來從謁所募沙兵三千人，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人，皆留頓南安不下。王其弘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聞水師將至，即於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喪甚衆。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人。列營聞之，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兵。

先是，九月初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城内縋死士，砍墮之。九月，北兵據南康。滇、廣二營既潰，人無固志，各營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各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黄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將謝之良擁衆萬餘於雩都不敢下。粤西狼兵八千人逾嶺，亦不即至。贛人被圍日久，守陴者皆憊。

十月初三日，城内有縋城出者，北兵獲之以爲嚮導，夜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初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砲裂，城遂陷。閣部楊廷麟赴池死。太宰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有云出城卒於家。嶺北道彭期生衣冠自縊於公署。御史姚奇胤趨文廟縊死。職方司主事周瑚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吴國球、胡純，以及編修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錢謙亨、魯嗣宗等，户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來從謁、劉孟鎬、劉應駟、知縣林逢春，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可勝紀。鄉紳盧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爲也，我何能存？」正巾幘，赴水以死。先是萬禁婦人出城，其家人竊萬之姬縋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致合城遇難，故云然。惟楊文驄方病，困卧榻上，不能起，執送南昌，病益劇，絶粒而死。

予有《虔州行》云：烟冥冥，雨啾啾，黄昏鬼火遍城頭。行人白晝不敢過，問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關税兼通閩越賈。船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舞。閭閻撲地樓插天，家家日莫喧笙鼓。漁陽白馬動起來，中原十城九城開。吉安已破皂口失，孤城水上空崔嵬。鐵騎連山風雨集，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士不畏死，夜半縋城砍敵壘。腰間奪得烏孫刀，背上插來白羽矢。紫髯將軍不敢逼，立馬西山時咋指。城懸糧絶無援兵，四面盡是笳鼓聲。初猶食馬後食人，登樓擊鼓鼓不鳴。朔風吹雪酒盞大，守陴人病三日餓。遥見營火渡河來，一半傳更一半卧。兵聲暗雜風雨聲，五更未醒虔州破。閉城刈人人莫逃，馬前血濺成波濤。朱樓燒盡惟赤瓦，義士白骨堆空濠。自從司馬誓城守，老弱登陴誰敢走？清江龍泉居上游，突圍入城今在否？諸君磊落忠義人，死去名節千秋新。可憐虔州十萬户，日暮飛作沙與塵。

《虔州死節歌》：虔州城破相公亡，矢石既絶拳猶張。躍馬奪門鋒莫當，迴鞭赴水慨而慷。楊相公廷麟。太宰清忠海内望，投繯倉卒正冠裳。郭太宰維經。司馬有志不得將，出城欲去中徬徨，幡然裹幘殉封疆。萬司馬元吉。彭公靖節意久藏，匕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此志償。彭兵憲期生。御史一死扶綱常，從容絶命聖人堂。姚御史奇胤。別駕瀟灑酒中狂，臨危不屈項果强。王別駕明汲，金壇人。虬髯鐵面周職方，嚼齒罵賊肉飛揚。周職方瑚。

虜召里居鬚眉蒼，依仗妻兒次等殲，終焉清泠完幽芳。盧員外象觀，虔州人。

《虔州續歌》：虔州陷後死者多，給諫不死意如何？舁去南昌還絶粒，不死鋒刃死沉痾。睢陽激烈氣誠壯，偃師需緩志豈頗？楊幼于給諫至南昌，絶粒而死。南海職方援兵至，入城不出今則那？黎職方美周。吏部絶命無人見，城内誰能逃網羅！龔吏部棻。吾鄉亦有胡通守，舉家煨燼同消磨。建昌通判胡瑟君鈇。其餘流寓復誰在？出城盡喪江心波。玉石俱焚無足道，紛紛請卹殊淆訛。古來節義憑信史，敬採里巷成續歌。

卷中《永曆紀年上》 上御諱由榔。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爲神宗第五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於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率宫眷走粤，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爲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爲賊至也。已見賊衆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後國威從靖江王爲逆，戮於閩。上即位，官其子。遣其旗鼓將焦璉領兵四千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璉入城，覓見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衆且至，璉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粤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王薨。弘光時，謚端王，允王妃王氏請王柩扶回衡州。已，葬於梧州，是爲興陵。王即位追謚，號端皇帝。

次年，思文皇帝正位福州。晉封安仁爲桂王，徙居肇慶府。隆武二年聞虔州警，復返梧州。未二月王薨，上當襲位。思文帝語廷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繫。朕無子，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靖江庶人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庶人帥兵至梧，執式耜，併脅取敕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兩廣總制丁魁楚聞變，急調兵與戰於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邦傅、趙千駟、嚴遵誥、都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懼，復請式耜蒞任。式耜陰結其大將國威、中軍焦璉，與邦傅等合，遂破桂林，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粤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以晏日曙爲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寓肇慶府。會安仁薨，式耜謁，見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與肇慶府知府朱治憪謀，迎至肇慶，還舊居也。及丙戌九月，聞汀州之變，思文蒙塵，式耜倡議，以王賢明仁孝，爲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容藩、原任檢討方以智、户部郎中周鼎瀚、肇慶府朱治憪等，同心擁戴。而粤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閩變，亟返肇慶，以奉有迎駕之旨，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吾騶自閩奔回，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於是，大司馬吕大器自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至是相與定計，合詞進箋，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滇、黔，人情翕然。加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吕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李永茂請終制，其餘陞進有差。

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禮監王坤趣上移蹕梧州，瞿式耜等力争之不得，以十月二十日趨梧。而蘇觀生隨於十一月初五日擁立唐王於廣州。初，觀生奉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己不與議，遂不至肇。諸公亦以觀生棄南雄，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鄧諸王自閩航海至廣，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之，於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登極之詔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邦彦來肇通好，時上已移蹕舟中，召對，邦彦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繫人心。」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彦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已正位號。於是魁楚等始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爲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廣州。耀，廣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入廣極陳正統所在，監國後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遜，遂殺耀，即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耜，力請誅觀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魁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出，遂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於三水。廣兵敗，乘勝追至海口，敵因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淖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敷同死於水。

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舉，聞北兵以輕騎數千突入廣城，執紹武，觀生自縊，聲勢漸逼三水而上。司禮監王坤復趣上西幸避之，於二十六日登舟。瞿式耜方視師峽口，聞之亟返肇，力挽不得，丁魁楚等遂扈駕西上。陞嶺西道朱治憪爲廣東巡撫，留守肇慶。式耜部署畢，疾趨梧，上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州，爲其標將蘇聘所惑，從梧轉入岑溪。王化澄攜中極印走潯州。隨駕者，户部尚書吴炳、翰林檢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吴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吴其靄、吴德操、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璫，本名弘祖。自南都陷，入閩，思文屏不用。至是，宫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爲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庭亦遂夤緣以進。如周鼎瀚本户

部郎中，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曰：「瀚歷部俸深，且有擁戴功，應陞卿寺，今破例而改，非陞也，何以示新政？」然瀚志在給事，卒爲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代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中樞印。會吕大器以病去，墨敕陞化澄爲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有旨奪情，專知講筵。永茂疏薦十五人，坤輒以己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啓沃責茂，茂以十五員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筵事乎？」遂解舟去。已坤疏薦數十人，科臣劉斯等疏論：「内臣不得薦人。」坤大怒，叱逐斯等，其橫如此。斯尋爲都御史，巡撫柳、慶，與陳邦傅不協，以計殺之，屠其一門。然上以坤習知宫禁事，左右導衛，故特親信之。凡倉卒西幸者再，羣臣要留不得，皆坤之爲也。

初，丁魁楚既與吕大器、瞿式耜等請上監國，而王坤適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用爲首輔。召起前大學士陳子壯，子壯聞魁楚秉揆，力辭不起。魁楚復與吕大器争管戎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自韶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趣駕西上，上意在楚，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蹕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棄上走岑溪，舳艫相屬，北將李成棟追及之，盡獲其輜重、婦女。魁楚與成棟有仇，及是薙髮迎降，成棟不禮，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望活？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纔數歲，爲羅成耀子。

永曆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吴炳、方以智爲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粤，粤、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幸楚。是時，肇慶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十，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樂。屠列鰲以精騎直犯桂林，止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扈從。命瞿式耜爲桂林留守，大學士吴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近，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六日，平樂陷，守將陳邦傅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爲防禦計。璉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黄沙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搜漁舟次第得渡。

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岩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虜耶？」急召璉，璉兵悉散遣領糧，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將。璉亦被射中臂，拔鏃更射，又斃數騎。騎奔走，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奪殺，連砍十餘騎，皆中敵號爲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返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蠻侯劉承胤從武岡州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疏逐之。面叱周鼎瀚仰寺宦鼻息，不爲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承胤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昊、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扈駕之勞。於是，吉翔封文安伯，承昊遵化伯，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給事萬六吉、御史吴德操繼論之。吉翔疑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客，指鼎瀚復造蜚語，爲董卓、催、汜之説以激怒承胤。承胤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縛壽登、湘客、六吉、德操於行在午門外。承胤復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承胤與吉翔内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岡。瞿式耜屢疏争之。其逼杖壽登等四人者，亦以四人主還蹕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捷，恐粤西漸安，上將還蹕桂林，遂以四月□□日劫駕移蹕武岡，改武岡爲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桂兵，在城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於五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鬬，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爲首者二十餘人，疏糾承胤馭兵無律狀。十五日，焦璉兵亦出城，赴黄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變，復圖犯桂，大集平樂、陽朔之衆，號召土賊瑶賊，蜂擁而至。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略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於文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創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玉堅、白貴堵文昌門，留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貴等未及厚食，遽開城門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璉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縋城下分哺再戰。日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奔走。副將馬之驥隔江復發大砲，助其聲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栗木嶺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争迎擊，之驥運槊大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膽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驍勇敢戰，得士心，久於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捷聞，封璉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蹕全州，不報。

上在奉天，召户部右侍郎嚴起恒爲大學士，同吴炳入閣辦事。起恒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永道。崇禎十六年，獻賊躪湖南，官兵逃散，獨公守永不去，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賊退，永獨全。上即位，加户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在，爲東閣大學士。爲人清介和惠，雖非經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爲藩鎮所畏伏。湖南流賊曹志建等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長沙，聲勢頗振。

是時湖南有章北院，每戰身先士卒，卒以勞悴死。章名曠，字于野，號栽山，華亭人。由沔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爲章北院云。

余有《章北院行》云：昔年避難遊雲間，章公脱身沔陽還。人言洶洶匿不得，翻然投軀誓馬革。天子親征駐湖南，賜公節鉞收湖北。昔何巽懦今何雄，能騎生馬挽强弓！身先士卒親搏戰，身死人稱章北院。

焦璉既屢戰勝，遂於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朔，下平樂。叛將李明忠據潯以瞰柳，聞之宵遁。陳邦傅亦由賓州、柳州出，復潯州，次復梧州，全粤粗定。留守式耜復具疏請還桂林，奉旨擇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寶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宫踉蹌斬關出，從間道達靖州界。百官星散，大學士吴炳被執死焉。劉承胤舉城降。後聞北帥惡其賣國不忠，回至漢陽斬之。扈駕參將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斷後，與追騎戰死於王家堡。上遂由靖幸柳，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率舟師五千迎駕。會天雨泥淖，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宫婢、内豎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興。性預飭行宫，盛供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喜，太后請於上，面封性商邱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鋭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急。會粤東余龍起兵。龍攻江上盜，有衆萬餘，出没甘竹灘，廣州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北船於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攻東莞，縣令鄭霖開門以應。已聞成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濬村，遣張元瑩、陳瑞圖奉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彦亦起兵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移兵破杜濬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彦共攻廣州。初，邦彦約城内諸降將爲内應，期以是月之三日三鼓内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百舟師薄城，謀泄，北撫佟養甲捕諸内應者，悉誅之，發巨砲擊舟，舟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於白鵝潭。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彦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彦，邦彦率師赴之。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發砲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子壯、而炫皆被執。成棟遂圍張家玉於博羅，城破。家玉復走增城，急攻之。成棟赴救增城，内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千人皆死，無一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絶口，養甲寸磔之，分其胯骼，散置各郡城樓，遍召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懼之。麥而炫從死，而家玉首亦至。東莞李覺斯與家玉有讎，時在坐，請審視，恐爲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未數日，成棟破清遠，陳邦彦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鈎出之，與總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亦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彦事雖不成，然義旗並舉，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猶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爲無功也。

予《弔陳、張二公詩》云：寸磔常山痛未休，當年成敗總難謀。出師不戰身空死，報國無能志已酬。事轉遺孤猶畏害，屍分列郡豈全收？嶺南反正渠兇戮，底事忠臣尚有仇。公遺孤猶爲粤當事所忌。　罵賊都門太史雄，書生殉國勇從戎。南兵烏合知無濟，西幸安驅正有功。里巷仇猶防僞死，頭顱虜亦識孤忠。誰言君父難同報？已博封侯晉乃公。燕京初陷，公獨大罵李賊，賊義舍之。太翁以公功封增城侯。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式耜再疏迎駕，極言粤西山川形勝，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資。上遣閣臣嚴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與式耜酌量移蹕事宜。督師何騰蛟亦至。忽南安侯郝永忠率鐵騎萬餘自湖南來，百姓震駭。復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率鼎、璉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構釁攻殺，幾至犯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督佟養和率兵犯全州、灌陽。騰蛟、式耜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與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破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匹，養和僅以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耜復請駕還桂林。

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蹕桂，太后及兩宫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

天壽奉敕至桂，催兵下梧州，久留桂。王坤既被劉承胤逐，因緣馬吉翔，復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内閣，閣擬復多改票，式耜力争之，不能得。是時騰蛟督諸將列營永福，而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樂，永忠壁興安。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功，晉封騰蛟世襲定興侯、柱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各與掛印。滇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王永祚、蒲纓各與掛印。焦璉晉封新興侯。

二月二十二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興安被襲，急奔回，乘夜逼上移柳州。式耜請俟督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遲至天明，方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適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回，城中烟燄彌天，兵刃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耜亦被劫入舟，行三日放回，泊漳木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耜下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息烟火，收倉備餘粒；草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於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周金湯、熊兆侯、滇帥胡一青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虚襲桂，直抵北門。式耜守城，騰蛟督兵三面出，胡一青領滇兵出拱極門，金湯、熊兆侯領楚兵出武勝門，焦璉隨督師出文昌門。璉纔遇敵人，即奮臂大呼：「諸將軍看璉殺賊！」單騎横矛，直衝敵營。敵圍之數重，璉兵左右奮擊，敵散而復合者數次。璉部將劉起蛟見璉被圍，大呼殺入，與璉合，連砍數十人，貫其營而出。趙興、白貴以鋭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從旁夾擊，敵不能支，遂敗。滇帥胡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敗之。一青騎剪髮馬，敵呼爲「牛」，遇之輒曰「避騎牛蠻子」！一青原作「爲人」。短小便捷，馬上騰挪原作挪。如飛，善用鐵標鎗，於十數步中取人，百發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里。北帥墮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遁去。留守於北門待督師還，並轡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俱鬨散，百姓逃匿山寨間。是時諸將列營榕江，日需米數百石，無所出。式耜多方搜括，得升升往，得斗斗往，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多争出樂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帥出嚴關，與留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也。

上以三月初十日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翔與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吴其濬、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至是，式耜乃上疏訊行在所，候上及三宫起居。上始知留守無恙，桂林復全，爲之泣下，詔褒賞慰勞有加。五月二十七日，督師復全州，其報捷疏有曰：「爲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而已。」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粤東有反正信，而江右金聲桓反正疏至。金聲桓本南寧侯左良玉大帥，既降北，用爲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驍賊，受撫者，兵最强，聲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併陰結帳下諸健兒，以計殺體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南昌。幕中曹子悦，信豐人也，每勸得仁反正。聲桓幕客吴遵周陰與子悦同謀。有黎士彦者，善撰僞印，因南昌鄉紳萬翔以通於二客。兩帥猶豫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按江西貪虐，索取得仁家女樂，得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彦敕印僞封也。遣人賫奏行在，至是始達。

廣東提督李成棟自負有取粤大功，一旦以佟養甲爲總督，受其節制，意不平，亦懷異志。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候至粤，然後舉事。值聲桓已定南、撫、瑞、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密致聲桓蠟書。時養甲覘知上在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又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無餉，觀望不進。養甲趣藩司即行措辦，署布政袁彭年先以庫存八萬付成棟，養甲不知也。三月十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譁言無糧，欲爲變，自詣總督，請養甲親出撫輯。養甲出城，鐵騎布滿城外，馬步五萬餘，擁之大噪。成棟先取總督印握之，三軍歡呼，同時割辮，養甲亦自割辮，即時出榜，以反正曉諭吏民，用永曆年號，檄各屬郡縣改復衣冠，粤東十郡，不半月而抵定。廣西巡撫耿獻忠於梧州聞信，亦率所屬割辮投誠，先遣官至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於是，成棟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西巡撫曹日燁、高雷巡撫洪天擢，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將羅成耀帶甲五千迎駕潯州。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與掛印，袁彭年、耿獻忠、洪天擢、曹日燁，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印信數千顆，獨取總督印密藏之。愛姬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帥松江時，妻孥在焉。姬曰：「丈夫不能割愛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張調鼎謀，輦金賂要人，以取妻孥之在松江者。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方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求援於粤，養甲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給餉八萬兩，彭年故不發，以餉匱辭。成棟因候餉不得，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爲用，謂養甲曰：「贛日暮且亡，粤又寇深如此，嶺外決不可保。

且彼聲言求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猶豫不決。羣盜日逼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於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因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即時解辮，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然某所聞於反正諸公者，實不然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端皇帝陵也。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復全州。

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上蹕梧州，晉封成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大甫樂安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佟養甲雖係滿人，順正不撓，亦封襄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式耜力請幸桂，令檢討蔡之俊，給事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勳恃反正功高，挾上以不得不東之勢，上遂由梧入肇，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銀萬兩以備賞賚。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治爲行宮。成棟釋甲冑，肅衣冠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坐者真天子也，某見之不覺頫首至地矣！」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張父尚存，以增城侯爵陛見。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時六部、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恒請補用反正諸臣，准依思文朝原官銓補。敕召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騶原官入直，以袁彭年爲左都御史，洪天擢爲吏部左侍郎，耿獻忠爲户部左侍郎，曹曰瑛爲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苹等俱列卿寺。兵科給事吳其靈疏言：「反正乃成棟功，於文臣何與？蹔居卿貳，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報。

成棟陛見後，大治宮闕於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上幸廣城。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遠生原名廣胤，贛州戰敗被執，繫南昌獄中。逸出，見思文帝於汀州，復其官，遂以舊字遠生爲名。會成棟適自嶺還，方修行宮，迓乘輿，上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若在此，則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師當不日下金陵，上不返桂林，猶云直從南，韶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遽止其役，第加繕肇慶府城，爲寧蹕之地。有土人獻白玉一雙，皆方廣盈尺，云漁人得之南海，上命製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

是時，南昌已被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疏至，敕書慰勞，改豫國公爲昌國公，建武侯爲繁昌侯，兩勳不悦。識者以「昌」於文爲兩日，私憂兩勳不能久也。一時海内響應，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聽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之不下。而北帥譚太乘虛襲南昌，始舍贛州，還師退保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爲奸僧所紿，擇時日決戰，於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掘深塹，圍合，求出一戰不可得矣。

七月，惠國成棟領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南昌，軍容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僞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某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於南雄守坐上，予言：「贛州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騎出，搜糧三石，捕村民輸入城，日以爲常，志在堅壁清野，無降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聲言攻贛，惠國從間道趨南昌，解金、王之圍，是爲上策。」調鼎以語成棟，成棟笑曰：「書生何所知，其降書方雪片至，寧有疑耶？」已竟不降，而成棟還廣州。

余有《過嶺與太夔談虔州事詩》：虔州亦是咽喉地，天下謳吟金與王。受困五月圍不解，援師只盼嶺南强。我聞章貢頗負固，堅壁清野還贏糧。疑兵綴之肘可掣，且出間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六戰，殺傷過半，所存贏兵不滿千。糧盡，咽糠嚙草，初食馬，繼食人，城中婦女老弱皆食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剔婦人陰棄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

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鼎起，職方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寶慶兩郡，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

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恢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赤心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於是瞿式耜密疏，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勳臣成棟一片血忱，方倚爲江右聲援，一旦拂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恢復，游魂東竄，粵西之背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尚寒。在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無内顧，可畢力以圍贛。而楚師得萬乘親臨，勇增十倍，便可乘勝以長驅矣！」時陳邦傅恃恩驕横，夤緣禁近，與馬吉翔相爲表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思恩侯，已晉封慶國公，又

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瑞伯。中軍胡執恭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敕，行文巡按御史，查核通省錢糧，式耜特疏參之。兵科給事中吴其昌疏論世守非制，併劾撰敕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魯可藻、巡按御史吴德操各有參疏，督師騰蛟亦上疏駁正，湖南勳鎮曹志建皆譁然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實馬吉翔與桂林留守不悦，故加邦傅世守，以擅全省予奪，以撓留守之事權。立光小臣，承旨奉行，及迫於公論，吉翔乃稱原頒敕書止居守，非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傅以改敕之罪，然國體大褻矣。

吉翔與邦傅、執恭皆浙東人。崇禎朝，執恭爲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傅皆由以得官，執弟子禮於執恭，故執恭雖爲邦傅中軍，而邦傅猶稱之爲老師，惟其指授是聽。三人者一線關通，内外呼應，天南半壁，實壞三豎子手也。邦傅駐潯州所行不法，以嫌殺柳慶巡撫劉鼎。

予有《端州雜詩》云：潯州賊帥最卑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旃憑跋扈，檄徵徵原作征。兵馬没臣容。興朝名爵真疑濫，蠻地誅求豈勝供？柳慶撫軍新遇害，司刑無計問渠兇。

誅襄平伯佟養甲。養甲有密表北去，成棟搜得之。上不欲顯其罪，於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胤遣健兒殺之於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朝議封成功爲延平王。

十二月，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陛辭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又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内臣、衛臣不宜干預内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銜之。

惠國湎酒輕儒，再出嶺，有忠宣伯者係隆武朝冒封，醉後戮之。凡各郡敕使，俱被撤回。又嚴禁舉義，尚書楊重熙出嶺，以違禁追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脱。

《端州雜詩》：李公雅負中興略，再出庾關功未成。猛氣豈徒援與國，鋭師何故挫堅城？降書狎至謀難測，戰鼓相聞敵莫輕。整暇不教妨燕飲，底須沉醉虐儒生？

元戎仗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舉兵。烏合自難迎大敵，驍騰或可惜虚聲。冒封恩濫誅無罪，奉使官多撤有名。過嶺尚書旌節棄，幸邀銅馬脱餘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胤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與聞朝政。是時，粤東以反正叙官者滿朝列，惟從蘇觀生擁立唐藩者禁錮不用。如顧元鏡以布政使，於上監國時擢爲户部侍郎，唐王立，即附觀生入相，北兵至，首先迎降，諸反正者極訾其醜。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案。

元胤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爲己子。故與袁彭年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客與決同事。會給事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交日密，朝士中不無異同，漸有黨人之目。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雨，免朝。上在肇慶。督師騰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營塘報，稱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兵，二十二日恢復益陽。於十二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令。於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已時抵湘潭，於十二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隨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闌入，皆燒營棄城東走，湖南爲之魚爛，故再有是疏。

忠貞營者，闖賊後營李赤心十三部也。思文朝受撫，賜號忠貞營，已散入施州衛就糧，巡撫堵胤錫面同督師騰蛟入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亦降寇，素號「混十萬」，既降，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於二年八月，與北兵戰於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復常德，封鄂國公。

予有《麻河捷行》，因監軍毛壽登叙其戰甚悉，援筆述之：中興馬侯占精忠，天子論勳册上公。毛生夜述麻河戰，滿堂骨豎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虜騎驕騰萬馬雄。將軍下令盡棄馬，短刀禿襖來争功。麻河岸高虜初駐，欄楯層層壁壘固。虜馬解鞍兵作炊，我兵突至誰能禦？可憐攻壁壁不開，壁門礮火轟如雷。將軍大呼身先進，人人死戰堅爲摧。壁門既奪虜營亂，黄昏截殺及夜半。鐵騎嘶顫橐駝奔，全軍逼水容誰竄？天風吹月月朦朧，照見虜營營已空。僵屍枕籍安足計？餘者盡葬麻河中。拂廬萬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健兒歌，殘魂何處吞聲哭？將軍破虜檄屢傳，豈似今無匹馬還？積弱累朝初吐氣，昆陽、鉅鹿誰争先？我聞桂林虜來舉城走，瞿相從容袖兩手。焦侯三箭殪三騎，城門重閉至今守。又聞滇帥胡將軍，摧鋒陷城虜中聞。身經百戰鋭不挫，兩人争推等一勳。諸將紛紛膺國號，同時竊位何足道？馬侯封公兩人侯，此爵朝廷庶不冒。

是時，胤錫已加制輔銜，與進忠争禮有隙。胤錫陰入夔，檄赤心從夔門往抵常德，欲令進忠讓城，屯其老營。未至常德百餘里，胤錫先至，與進忠椎牛歃血盟同獎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盟無一語。盟訖入城，即命起營，盡驅百姓，無

老弱悉出城，因縱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郡鎮帥莫不聞風驚潰。忠貞營所至得空城，旋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集長沙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聞往迎忠貞，恐爲所襲，皆不肯隨，僅從隸卒三十人以往。於是馬進忠等，業奉檄前發，聞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退，長沙孤懸湖外，城崩三丈，我兵壁長、湘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徑至湘潭，聞知城中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勸降，勇故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爲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遂自擲於橋下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退，而忠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闌入粵西，沿途肆掠，衡、永、柳、桂皆爲蹂躪矣。督師遂死於長沙，死之日，城外內兵民爲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滇帥胡一青等亦棄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湘王。

予有《悲湘潭詩》：長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變色摧天柱，白日慘淡時行營。往昔百戰不足論，即今還棄垂成功。可憐公長纔五尺，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哮豺虎，仰之乳哺嬰兒同。時危餉詘誰用命？赤手空口驅羣雄。湖南湖北竟千里，捲雲掃霧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游魚命在沸釜中。諸公心勞計轉誤，忠臣兵來五疑懼。常德焚燒寶慶走，諸將旌旗挽誰住？長沙城壞無人登，孽虜將奔守復固。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獨在湘潭住。夜半銜枚虜騎來，湘潭無兵城門開。相公衣冠虜能識，擁之羅拜聲如雷。大罵不絶相公亡，原作無。但見長沙城中哭聲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忠臣義士胡爲哉！君不見忠貞兵過蒼梧界，堵公雙旌導馬回。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率科道十六人入朝，免冠繳印於內閣而出，閣臣朱天麟罷。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令至肇，與湘客酌之，疏參八款，李成棟、陳邦傅、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返正時，邦傅潛通降啓，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爲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堡參中也。

予有《端州詩》：給事趨朝袖草雄，更生筆削果虛公。金吾奉主宜無過，中尉從龍信有功。多難未須增水火，一隅底用判西東？向來本觸元勳忌，豈謂元勳志與同？

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客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時魁掌吏科，蒙正發户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會，國事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爲五虎，以元胤爲黨魁云。吉翔陰鷙，被堡參，署不爲意。邦傅憤甚，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且言「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湖南來，爲北人間諜」云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恒與朱天麟。天麟得邦傅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堡表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着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暗用杜子美「辛苦賊中來」語耳。於是，時魁等入閣大噪曰：「堡論邦傅，請監紀，即令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永忠請其首，亦即與之耶？」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

二十八日，召起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逃回，成棟破廣州，即薙髮出降，與成棟相得甚歡。令修《粵東志》，阿諛新朝，爲粵人所嗤。元胤素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因在士俊前，及至用爲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有言者。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尚、都察院經歷林有聲相繼伏闕，極詆之，皆奪職去。

予有《端州雜詩》云：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年。未知南粵將軍貴，只訝西園公子賢。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權？東來相國休憑藉，激切彈文出散員。　回首神京直北看，天隅數郡豈偏安？比聞政府頻虛席，何事言官輒免冠？國法未嚴臣節見，朝廷多故聖恩寬。即今典制尊神祖，竊恐拘文此日難。

已吾騶與司禮夏國祥交通，爲金堡所參，不安其位，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爲首輔，同起恒入直。起恒每事持平，多不慊五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皆從龍共事久，兩人亦於起恒無忤。時魁等輒指爲邪黨，起恒亦不以爲意。

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凶問至，併聞南昌以正月陷。成棟於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王兩勳俱歿，贛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溯流援贛，直趨信豐。諸將爭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知莫能禦，慷慨欷歔，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沉。三日後，人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退。

予有《悲信豐詩》：信豐城外虜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那敢入？酒酣擊劍劍不鳴，麾下去盡無人聲。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將軍馬弱不得渡。馬聲漸沒將星沉，親吏相隨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匹馬回。關門晝閉烽堠絶，天子震悼舉朝哀。語君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信豐城敗惠國亡，胡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捍章門至，始聞正月失南昌。南昌將軍暗戎機，嬰城坐守聽虜圍。閭閻萬户人食盡，坑塹百道鳥難飛。敵飽城飢夜深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生，王侯刎首色不變。江人莫怪無援師，縱有援師來亦遲。兩勳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來何爲？去年攻虔只自弊，今來守城墮虜計。又聞倡義非同謀，到死相疑還相制。古言兩雄不並棲，何不分兵犄角湖東西？何爲乎一城坐困與俱斃，使我百姓無故成鯨鯢？舊歲此城初反正，即今城破復誰恨？英雄成敗古來多，其如城中人命何！

報至，舉朝震驚。元胤入見上，上對之哭極哀。封元胤爲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胤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惠國公寧夏王，謚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金聲桓爲豫章王，謚忠烈。督師何騰蛟爲中湘王，謚文烈。

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敕遣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以遠生爲諸將同鄉，素與親信，欲因是用之總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爲留後，居然坐軍府開印，行總督事矣。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實不用命，唯賄是求，不復有出嶺之意。

《端州雜詩》：乍喪元戎舉國悲，軍中留後早相推。即愁閫帥權旁落，豈慮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輕節制，同官屬目擁旄麾。紛紛割據知難問，從此關門不用師。

方忠貞潰入粵西時，堵胤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峽關入粵。駐關防守者，保昌侯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謀㙔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欲襲關，堵乃前導，將謀爲内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曹公甚疑君，奈何？」堵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其衆。堵父子逸出，復遣騎追百餘里。有何貢生留宿塞上。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閣臣嚴起恒、詹事劉湘客至梧，安插忠貞。會忠貞已越梧而南，由潯入橫矣。適遇胤錫至，遂載還行在。胤錫入，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構釁。李元胤知之，大言曰：「我輩做韃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爲？」胤錫詆沮。忠貞於懷集、賀縣、富川一帶劫殺甚慘。上命兵部侍郎程峋前往宣諭，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祥，元胤之部將也，元胤恐峋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廷論莫能決。

《端州雜詩》：中丞本意領中樞，詔撫忠貞拜命趨。只怪兵烽窮嶺嶠，何圖使節喪崔苻？馳驅未遂還朝志，漢濱輕捐報主軀。縱使官途多異議，無端陰計未應誣。

及忠貞棄梧入潯，陳邦傅獻女於高必正結好，慫恿必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糧餉分給諸勳，使無侵擾，邦傅計不行。胤錫貽留守式耜書云：「上有密敕：『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耜大驚，謂此決非上意，乃歷書四年朝政，并諸勳人品邪正始末，與胤錫別白言之，『毋挑東激西，以興同室之鬬』。上聞，特發手敕，取胤錫原書，併所奉密敕，務窮究其事。式耜恐別生事端，以業付諸水火爲對，力解釋之，乃罷。胤錫初恃吉翔援，擬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悦。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端州雜詩》：督師失地在蒼梧，敗後猶防列鎮圖。赤地魂銷千里恨，滄江客散一州孤。戎機誤國休輕詆，使相還朝豈易趨？莫怪言官封事激，中湘遺恨滿天隅。

忠貞部四駐施州，躍馬爭衡堵相謀。江上勢方成破竹，穴中聞忽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棄，五路連營兵已收。湖北湘南皆赤地，蒼梧象郡迫生愁。

堵公亦是濟艱材，曾撫荆南萬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疑生諸將志先灰。檄援江右無時去，圍困長沙竟不開。試聽楚人終夜泣，招魂千里爲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知、龔彝至行在，請封。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解元，原任畢節道，與可望戰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爲巡撫，重禮之。彝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事。初，獻忠僭號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爲平東，次李定國爲安西，次劉文秀爲撫南，次艾奇能爲定北。張獻忠敗死，可望等率其衆奔貴州，入雲南。值臨安蒙自土司沙定洲亂，黔國沐天波走永昌，可望討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還，去其僞號，稱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又艾奇能爲貴州鎮帥皮熊砲擊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浸欲自大。而定國、文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天朝者爲真王，而鄰所稱號皆假竊也。思得借此以駕馭兩雄，使受己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號而已。於是，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其言。有宗室朱議霖奏堡把持誤國，疏亦數上。畏知曰：「朱君謬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爭，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特封之，使滇知朝廷特典，不更感恩乎？」貴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言可望名雖僭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爲所愚。廷議久之莫能決。

《端州雜詩》：春王朔末出關門，喜見滇南使叩閽。請附心知天命在，乞封名仰重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宜有特恩。史紀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稱藩？

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王爵，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亦意愜矣。」於是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列侯。差大理卿趙煜爲册封使，同畏知、彝賫敕往，自三月入肇，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畏知，副使彝而外有武弁二員潘嗣榮、焦某，只令護送兩使，不見朝也。胤錫知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星岩，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朝士飲，堡遂面詰之，且責曰：「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胤錫失色，徐曰：「某辛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堡應曰：「勞則有耳，功則謂何？」二弁亦在壁間，盡聞堡語。胤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於梧州。趙煜過梧，竊聞二弁語，不敢行，知胤錫給有空頭敕，乃就胤錫謀，矯詔封爲平遼王，換給敕印以往。

《端州雜詩》：堵相臨邊未建勛，梧州矯詔册滇雲。便宜本自朝廷賜，封事無難咫尺聞。諜啓賊臣憑假借，使煩屬國重紛紜。即今廟議何時決，聖主殷憂孰與分？

潯州鎮將陳邦傅、中軍胡執恭訶知之，與邦傅謀，亦以所給空頭敕矯詔先往。忠貞據有賓州、橫州，勢與潯州逼，邦傅思結强援於滇，意與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先期入滇。或云邦傅、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旨也。執恭遂由間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謄黃布告，受賀三日。而畏知等以平遼王敕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僞封也！」因命執恭與面對，執恭曰：「彼亦僞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敕印具在。」可望大怒，遂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於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

卷下《永曆紀年下》 四月□□日上御經筵。初，留守式耜屢疏請開經筵，薦詹事劉湘客爲講官。至是，乃加副都兼銜，與詹事黃奇遇同直進講。然彭年、時魁等每有建議，必決於湘客而後行。彭年所持者，正綱紀、慎名器，其實只爭體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陋規也。湘客本諸生，由薦舉起家，受知於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亦隨彭年等以資格繩人，人益不服。

《端州雜詩》：故人鬢髻已非初，憂國圖君志未紓。名動宮廷宜早避，官兼清要豈長居？也知宦熱心原冷，莫使交親跡漸疏。同是布衣君最遇，從容脱仕意何如？

時魁頗招權，剛很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爲。正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谿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總憲，核資俸，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衆。又每有自恃同謀反正功，嘗争論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不喜原抄作善。五人。

《端州雜詩》：霜嚴憲府凛難攀，人諫風裁更領班。便殿連朝求召對，敕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强主未孱。底事髯公辭太驀，五千鐵騎動龍顔。

彭年初爲給事，吴其昌特疏參，上不問。至是，有張載述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謂彭年輩抑之也，於是伏闕疏彭年罪。或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爲聖安幸瑞，入閩粤，新用事，與載述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疏。彭年自是氣稍沮。久之，聞母艱，李元胤疏請奪情，不允，遂解任僑居肇慶城外。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粤東來者，以反正功氣

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髮未薙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爲類。久之，遂分爲吴、楚兩局：主持吴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翔、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爲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丁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問，居然一體矣。至於禮部尚書吴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皆吴人，吏部尚書晏清楚人，俱浮沈吴、楚之間。其不得爲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尚書耿獻忠、兵部侍郎曹燁、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毛毓祥、廣東學道李綺，雖與彭年粵東反正，而於楚人氣脈不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留守門者，大半歸楚。吴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踪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爾。

五月，惠國公成棟喪至自嶺北，元胤回廣州治喪受弔，上賜祭九壇，事畢，詔赴行在。時惠國舊部曲董方策、楊大甫各據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胤邀飲其宅，即席稱詔斬之。

《書所聞》：楊帥風聞已就刑，天隅此日識朝廷。漢家有法須明正，都尉陰圖似不經。諸將强梁謀益狡，異時倉卒詔誰聽？南陽問罪功非細，即恐蕭牆禍未寧。

自成棟歿後，庚關不守，聞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奏請寶豐伯羅成耀出鎮韶州，許割南韶屬之，要賄萬餘金始行。

《廣州雜詩》：紅旗影颭角聲喧，南海牙高留後尊。秋至將驕誰出嶺？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官賤，除吏書愁幕府煩。莫怪總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疆，祖餞幢麾擁道長。鸞爵頗疑藩吏賤，輸錢爲助嶺軍裝。懸知節鉞輕難制，即恐關門棄不防。巡海歸來薛刺史，星移同去色淒涼。海道薛宫出巡未回，有謀其缺者。薛竟補南韶道，同成耀去。

六月，留守式耜題尚寶司丞張同敞復原官翰林學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僉都御史毛壽登監督襄國王進才、鄂國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敕印。壽登，公安人，前御史毛羽健子，雅好讀書，有謀略，能耐勞苦，楚奇才也。同敞爲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衛千户，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文帝愛其才敏，特恩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劉承胤，仍還任子之職。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仍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大臣皆以所舉爲得人云。同敞爲人健瘦而髯，有膽氣，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再與敵持，敵亦旋退，卒以此全。意氣慷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嗣，喪妻，蕭然一榻而已。

時，焦、滇二營兵鬬，焦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桂爲老營。滇師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入桂，與璉兵有主客之分，多不和。已而移璉駐平樂、陽朔。元年冬，湖南潰，滇帥趙印選、胡一青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璉争平樂。璉部將趙興於五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興兵敗，滇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殺之。留守式耜引罪自劾，請卹奕昌。檄焦璉斬趙興以謝滇，而移滇老營駐桂林。滇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

七月，留守式耜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戀任不解；且既聞母憂，日以墨縗從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奉旨切責。先是，粵東反正信至，可藻希冒昧躐進，列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官銜，違制。奉旨：革職，於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内推太常寺卿余心度爲西撫，可藻久不離，故再有是疏。

八月初一日，焦璉部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間。璉卧病陽朔，不即行。其部將張明綱、劉起蛟奮勇争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留守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但今兵驕將悍時，獨肯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常總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耜疏請敕印，命宗蛟往，至則蛟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登赴楚，路經柳、慶，爲陳邦傅標下曾海虎劫掠一空。式耜飛檄地方，嚴獲賊首，追取敕書，并鄂國營諸印信，誥敕，立提海虎置之法，遠近稱快。粵督杜永和入朝，粵人黄奇遇、郭之奇以忿争直永和前，爲永和所笑，朝士恥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稱：王進才、劉之良於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曹志建復永興、耒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於十月二十七日恢復武岡。胡一青進屯東安，直取永州。牛萬才、張光翠兵逼寶慶，軍聲復振。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小詩恭紀》：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爲。親同宰相決，兼命諫官隨。賜坐香爐近，還宫蠟炬遲。聖朝機務密，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館乏員，詔敕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於翰林，內閣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桂林留守式耜疏薦部屬臣某某等，堪備館職。上意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遇等議仿唐、宋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敕冢臣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干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以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藝二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奏請詹、翰諸臣，同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官頗通關節。上聞，即時敕遣出，獨留兩輔臣宿文華殿中，賜卧具，小竪司飲饌，關防特嚴。拆卷日，鴻臚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輔臣將閱過卷，分上、中、下進呈，拆號。上詔科道面舉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以來，纔有是舉。此數人，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拆一名，御筆親爲填寫。拆過六卷，遽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二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編、檢。上曰：「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灑宸翰，敕內閣、吏部：「朕親試取中劉蕃、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禎、姚子莊、涂弘猷、楊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臨軒曲》：從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闢制科。格外郎官叨與試，本朝異數想無多。　經年廷試許臨軒，今日真承聖主恩。秉筆曉趨雙闕下，恭隨臚唱入端門。　衮衣黃幄殿中間，玉几憑臨咫尺攀。跪近爐香宣履歷，分明覩面識龍顏。　面對安詳霽聖容，香煙深處閃重瞳。天心可否無人識，御筆高低點不同。　唱罷勾臚前伏齊，小臣分號殿東西。千官班靜相公出，恭請天恩御賜題。　內外關防視鎖閘，金吾侍奉凜天威。書生邏卒尋常見，争似銀貂兵錦衣。　內官黃帕捧書來，香案從容信手開。遥見閣臣承旨出，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拂案黃，欲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違經傳，口詔宣傳有巨璫。　蹕聲起去晷將斜，老筆難矜舊有花。日暮大官勤賜膳，傳聞輦駕在文華。　詞瀾正倒夜偏闌，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輦欲還宫漏促，花磚隊隊宿鵷鸞。　當場洒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訝有神。剔燭細書《光武論》，内家也解點頭頻。　分衡早敕玉堂仙，夜半簾前忽放還。獨召閣臣留使殿，堂餐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慚愧幺麼費聖心。謄録諸臣霑賞賜，同朝争羨主恩深。　未央宫闕卷初呈，内殿班齊賀聖明。面敕言官嚴閒舉，當軒拆號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固請加恩只八人。不是聖朝恩太吝，分明珍惜寵微臣。　最憐新進與同升，郡吏曹郎籍漫憑。曾荷相公援例請，聖恩特賜一條冰。　曠典能無舊例增，榜頭端屬首揆掄。即居盧後猶疑泰，盛事寧堪第一人。　煌煌手詔夜深宣，八士同時入九天。縱是國恩難報日，旁人莫漫羨登仙。　敕使凌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浹春温。榜中詢有馮唐老，爲報青年慰至尊。　新恩那許禁中行，爲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堂前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爲館師。是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奇曰：「黃由推知考選，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曰：「郭以庶吉士浮躁，散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弘光時通賄馬士英轉陞詹事，品行如此，可爲館師乎？」相争久之。輔臣士俊亦粵人也，請並推，候上親自點定，乃已。

留守疏報湖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青與趙印選書，有云：北來者其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實抵衡州，水陸並進，一面發兵往寶慶，一面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爲王永祚、張明綱圍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有德命辰、常鎮帥馬蛟麟爲前鋒，以援永州。十二月十二日，一青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繞出永州河外，一青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没。報至，總督同敞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全州爲粵西門户，危如纍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即鎮峽。爲衡、永之左路；馬進忠兵屯瓜里，爲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逾嶺破南雄，粵東門户已失，粵西亦勉强支持而已。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耀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佺争之尤力。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敕諭諸將。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爲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清遠，聞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雜詩》：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詔開藩鎮泣，風闢海船回。事變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驚猜。

馬吉翔自成棟疏廠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胤共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屣，嗾夏國祥趣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倉皇就道。粵東人皆奔回，

惟輔臣黃士俊獨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敕令回籍，候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胤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殞命於此，何忍棄之！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胤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胤留守，督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定伯馬寶領兵扈駕，軍容甚肅。實陝西人，亦拔自賊中來降者，頗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

二月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稱：爲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仕璉，本田仲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尚久密往投誠，自陳迫脅繳敕印，受北官，惠、潮兩郡遂爲北有。仕璉悉以國情輸敵，督兩郡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關。江右宗族依仕璉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以獻，北兵遂長驅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歿，户部尚書吴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翱、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户科給事中張孝起、李日煒、吏科給事中朱士鯤、御史朱統鏞、王命來、彭佺、陳光胤等十人合疏奏：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龍舟甫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獄，敕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鞫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恒請對，不得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吕爾璵者，爲吉翔門下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璵亦有疏奉旨。堡駁參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爲怏怏，顧且肆言無忌也。」語甚不倫，惡堡者業以是語構於兩宫。是日，程源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該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於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酷。

《梧州雜詩》：請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露章承内旨，詔獄見君恩。負國罪應得，除奸功莫論。虜氛還咫尺，朝局已全翻。　詔獄非仁政，況逢離亂晨。從龍寬典得，請劍小臣頻。狼狽悲同類，艱危附黨人。山陰嚴相國，申救跪沙濱。

堡等下獄，時浔帥陳邦傅方擁兵入朝，上敕邦傅暫駐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留守式耜疏辨五人罪，且云：「就使其罪狀一如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汲汲於倉皇移蹕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傅到梧之時，能無『我雖不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死，謫遠戍。湘客、正發贖徒，追贓。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始至，疏稱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絶不及原敕所封及諸臣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於是，滇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貢獻。貴州總督、兵部尚書范鑛，匡國公皮熊交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式耜請斬執恭，併正陳邦傅主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馬吉翔請於上，封激江王。滇使聞之，力陳非秦無以報命，廷議不能決。輔臣起恒語某曰：「滇必欲得秦，上意決不予，奈何？」某曰：「何不於『秦』字上加一字，或爲『興秦』，或爲『定秦』，既不失滇指要，猶是草澤王號耳！」起恒以爲然。方欲奏而忠貞營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入覲至梧，聞滇使在梧，召至舟次，以大義責之，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事，爾主要求王爵，我寧不足以王耶？」因自叙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間竊據一隅，罪固滅等。今列爵上公，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可望，纚纚數千言，詞嚴義正。滇使唯唯而退，朝議遂寢。

予有《鄖將入對歌》：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辨聲怒嗔，百官拱手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面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流浹背猛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爐烟移近再三陳，但聞誓死報明主。叩頭再拜出召門，憶起胸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説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去夏遣使册封滇，賊臣矯詔封使還。滇人請命求國號，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擬上上未允，鄖國將軍來朝天。將軍入朝沮封議，舊主封者誰敢議？坐召滇使謁接船，詞嚴義正色凛然。自陳已罪犯京闕，汝曹徒擾西南偏。聖恩赦我寧宥汝，與我同心報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上違祖制誰敢許？鞭弭橐鞬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孱。滇使叩頭唯唯退，舉朝争嘆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朽，滇人聞言能信否？爲語使者復命歸，勿謂議出朝廷口。

初，貞毓等以閣臣起恒數爲時魁、堡所指摘，意其銜恨，必乘此下石，不意其申救甚力，卒免於死。江西王化澄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等比，貲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粤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澄留南寧扈太后兩宫，時賜手敕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以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者，初

不知宣慰司與土司等級之懸絶也。諸夷譁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屢被堡參，醜詆之。上亦厭其所爲，因請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恒計，必殺五人而後已。邦傅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恐上不見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已死，兵權皆歸於必正、守素兩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梧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列牛酒犒師，郎國大悦。貞毓等極言：「朝事壞於五虎，爲之主者，閣臣嚴起恒也。公但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頷之。起恒聞其謀，即日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日，請對水殿，必正意忽中變，見上，言閣臣嚴起恒虚公，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於是起恒已移舟去，兩勳請手敕，追及於平浪，邀還。越二日，復召對於龍舟。李元胤自肇慶至，同對。慈寧太后垂簾，上東向坐。元胤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處分？是以臣與堡等爲黨也。歸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説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不如堡等。處堡之後，也不見有勝於堡等之事。」復面質化澄，狗私植黨。化澄窘急申訴，不能成語，上爲解釋之。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應亨，互相糾訐。太后語上：「傳諭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爲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絶言路也。但令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不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臣錢秉鐙上疏言：「昨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爲君子，爲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蹴蹅於蠻荒絶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猶殺之也。伏乞量改近邊，以全堡命。」得旨，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爲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爲堡洗創，竟不死。起恒仍留用。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

《聖德詩》：文帝昔正輦，太宗寶魏徵。古來神聖主，皆百納諫名。我皇仁且孝，至德無容稱。屈己聽臣下，不大色與聲。小臣叨侍從，竊睹神采英。大帥對失措，聖度和且平。所以諸藩鎮，見者識中興。給諫觸太后，愚直氣以盈。舉朝請加誅，受杖罰殊輕。及與羣臣語，往往歎其清。瞿相老崛强，遇事上書爭。縕綸皆手答，曾無勉强情。去年獻史卷，擬同金鑑呈。今復問主上，還經御覽曾。所言過戇直，左右因相傾。上言實未讀，朕殊有愧卿。從此事披閱，勿負諄諄誠。舉朝嘆聖德，臣等實不能。虚懷本天授，皇哉我聖明。

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禦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韶逃將羅成耀至肇，元胤數其棄城罪，稱詔斬之。

《梧州雜詩》：此時昔移鎮，吾知棄嶺逃。此肩難節制，飽肉且旌旄。共有登壇望，寧甘乘障勞。身先諸吏士，惠國爾功高。朝覩南陽奏，强藩已就擒。棄城知法在，問罪見謀深。帳外軍聲寂，懷中帝詔臨。兩年三授首，真是快人心。謂佟與楊，併羅而三。

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守甚堅，總兵吴文獻以舟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絶，行在以是少安。

《梧州詩》：粤東頻奏捷，驍鋭並争先。虜騎孤城合，螯弧正馬蹇。志需堅壁壘，謀勿恃樓船。兩路援兵下，胡爲不肯前。

於是張孝起爲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吴江人。庚午科舉人，孤峻無欲，吴中之錚錚者也。以張載述爲御史，改中書吴霖給事中。吴霖，歙人。在中書司誥敕，著勞已久，輔臣許以清華酬之，爲五人所抑，至是始授今職。兵部右侍郎萬翱，掌兵部尚書印。翱於思文朝授刑科給事中，與黎士彦以僞敕印，誘金，王反正。己亦僞授兵部尚書。入朝，朝議改爲侍郎，謝恩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今授兵部侍郎云。時兩粤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翱請於上，一概晉封。魯可藻既爲留守式耜劾罷，因附吴、萬之黨，冒陞樞貳。晉封之議，實倡之可藻，欲以結援於諸勳也。於是焦璉封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識者謂上公之爵，只以賞敗，則百戰之將，其何以酬功哉？

《梧州詩》：兩粤嗟新敗，朝是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馬且論功。賞極復何勸，恩叨豈覺崇。灰心百戰將，封與爛羊同。

高必正朝回，陳邦傅嗔其不附己，潛遣將襲其老營。

六月十九日，必正請援於桂林，留守發滇營總兵劉崇貴等駐柳、慶，遥爲聲援。上聞之，急敕邦傅諭以和好。

九月初八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敗走。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虎關，志建戰敗，闌入恭城、陽朔地方，將入桂林。焦、滇二營皆洶洶，留守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吴其靄往營撫諭。而北兵亦旋退扎衡州，志建遂營於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於瓜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榕江一帶，皆滇營汛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師退，自全州退榕江，自榕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林襲老營也。」初，東阿任子于元煒督兵桂林，有女許聘平遠伯王永祚矣。趙印選聞之强求焉，遂更嫁印選，由是王、趙成釁。印選又與一青争總統，大閧。一青出守榕江，從事獨勞。印選居城内守老營，惟酒色是躭，心甚不平。三帥各有私憤。璉兵在平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

十月二十九日，一青、永祚俱入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爲空壁。

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知於初四日嚴關諸塘盡掃。留守檄印選出城赴子營，爲城守計，戀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一青、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纓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且迎降矣。獨存留守式耜，危坐府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動操二騎至，邀公速去，再爲後圖。式耜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須死得明白耳！」良動去。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聞知城虚無人，止留守在，遂泅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瀕破時，已拚一死矣。今得死所，夫復何言！子無留守之責，盍去諸？」同敞毅然曰：「死則俱死耳！古人恥獨爲君子，吾師顧不許某同死乎？」遂呼酒，與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召中軍徐高至，以敕印書劍悉付之，諭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執二人去，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遂與偕行，至靖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於正月初十日，差官持咨文、書啓十餘函，詣留守及滇、焦諸勳，陳説天命，指麾人事，爲劫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德見二人至，蹲踞於地，舉手曰：「誰是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死，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無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我天朝大臣，爲皇上供職，豈爲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我居王位，於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禄山、朱泚而自以爲王，何王之賤也！」有德曰：「我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致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敞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部下走狗耳，乃自以爲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爲一拊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一目。式耜曰：「是宫詹、司馬張同敞也，與我同難，應與我同死，烏得辱之！」有德命釋其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椅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召副將全節護之，出幽於民居，雖異室而聲響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彭熿往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請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

十一月十四日，式耜語同敞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其爲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敞曰：「易耳！」即草檄，命老兵間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爲邏所獲，獻之。十七日辰刻，有數騎至繫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敞。肅衣冠，南向拜訖。所手録臨難詩，與同敞唱和諸稿，共一百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遇同敞於道，同敞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詎敢忘之！」行至城隅，見一磐石，式耜曰：「我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敞併遇害。同敞既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人爲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蓋范承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率其衆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州。而陳邦傅叛，謀劫駕，上知之，於十二日衝雨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臣，舟在後者，悉被劫掠，文武諸臣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等。十六日，上至南寧。户部侍郎陳圭迎駕，遂於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於閩者二年，匿影山中，幾死於兵、死於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江西返正，以四月出閩抵建昌，而南昌已被圍，遂退至新城縣。

《旰江感事》：旰江城北亂山荒，愁看塵沙日暮揚。鐵騎不緣倦嶺北，戈船無計下潯陽。甲兵幕府三年備，黎庶章門十月糧。彭蠡烏啼烽火暗，人來親見左賢王。　拂廬氊帳遍西山，仗鉞登陴對壘間。天馬夜嘶流血汗，鬼神陰怒現嗔顔。共知漢將宣威久，相傳關壯繆屢出助戰。遥見胡兒咋指還。郭帥入閩成底事，纔提兵馬出杉關。郭帥天才自杉關旋師入援。　章貢雙江梗不流，兩勳旌節在虔州。謂宜乘勝趨牛渚，何取持堅頓虎頭？五嶺聞風歸版籍，孤城背日作邊愁。中興時異承平久，誤擬文成據上游。

滕王高閣迥含烽，巨壑長圍定幾重。心向海天揚日月，手攜風雨獻蛟龍。蠟丸再睹春王朔，鐵券重頒大國封。扈蹕鑾坡誰草詔？曾無涕淚灑兵農。

兩勳初以隆武號舉事。詔至，稱永曆二年而改豫國爲昌國，建武爲繁昌云。

久之，廣東信至，乃於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月，到行在。覓得兒子法祖，相失三年矣。喜過望，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總憲袁彭年、副憲劉湘客，皆素與交好，見予至，亦驚喜。方行考選，校資俸，以予不及格，法自予始，屬吏部，除膳部主事。予以閒曹無事，吟咏自娱，時事皆託諸篇章以見。三年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門，方候教習，南雄陷，上遂移蹕。是時，倉卒聞變，詔書旁午，吾師山陰嚴公趣召予曰：「有十數敕在此，子可分散同館，各撰數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感激泣下爲善。」予出呼諸子，如子莊、吴龍禎皆粤人，聞警輒已先家去，即不去，亦皆書生，素所不諳。同門李來，獨撰一道，又不得體，不可用。閣中促者數至，亡已，代爲屬筆，勉完十數敕，以呈公，公大喜。此後凡有大詔令，悉送予起草。既至梧，金堡等被拿問下獄，予謂嚴公曰：「此輩素攻公者，公宜極力救之，方得大臣體。」公曰：「是也。」跪沙濱申救，不允。攻五虎者，遂指公爲虎黨，且侧目於予矣。郭之奇謀於王化澄，求爲教習館師，云以職方司一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爲推知者幾人？」公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頷之。未幾化澄請改中書吴霖爲詞員，管誥敕。予上書中堂，引典制力争之乃止，吴霖因改科員。霖與予素善，聞予言亦不以爲嫌也。五月，高必正、黨守素入覲，吴貞毓、郭之奇、萬翱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勳以除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與戎政侍郎劉遠生同庵爲同鄉，召對之辰，過同庵舟中飯。湘客，遠生弟客生也，與袁彭年特邱聯舟，强出與見，高厲聲責之，意甚不善。而予適至，聞兩勳在舟，急去，高望見之，問知爲詞員，即遣人邀入舟共話。高固賊帥，爲人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庵言嚴公過，袖出掌科雷德復疏參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爲嚴賊，付同菴讀與聽，聽訖變色曰：「此疏太過。」予心知其不喜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説此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幾人？」高曰：「恐已見過一半，没有人説他好者。」予嘆曰：「爲要説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多，若某等不要説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説嚴相公不好者，只爲救五虎也。」因指特邱客生笑曰：「此兩客現在坐，去歲此時，五虎攻嚴相公無所不至，若是别人趁此下手報讎，亦不爲過，嚴公不害他，反去救他，公看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高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也，就没有人參他了。」予曰：「孔夫子專有人參，到齊國被晏子參，到楚國被子西參。」歷舉其伐檀，削跡，困陳、蔡諸事。高喜曰：「原來孔夫子也有人參。」遂候對，到班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説。劉使人往竊聽，云：「聽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人參。」劉笑曰：「語投機矣！」及入對，悉如予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宜專委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過當。於是郊迎諸公大失望。

《梧州詩》：僻處朝廷小，虚名禮法持。惟迎鄭國至，不救粤東危。元老盈廷謗，書生一語移。闕前争論日，本體幸無虧。

山陰師聞之，亦不知局之何以頓翻也。次日，師移舟平浪，兩勳用小舟追及之。予後至，笑曰：「往時言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信追蕭何。」郭、高大笑，乃共邀之還朝。不數日再對，予亦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爲君子？爲小人？」無對者。予遂以次日上疏，言昨承上問，無有以堡爲小人對者云云，且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奉旨改清浪衛。此疏出，不惟攻堡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憤問：「何以獨稱堡非小人也？」未幾，予大病請假，命下，與劉湛、李來同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虚日，聞桂林稍清，固請山陰師乞堂假三月，往桂林一遊。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留守薦揚，屢加問訊，曾未識面。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吴廷尉鑑在德操，相距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赴，求以史局自效，師因命予要之同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輩亦皆在桂林，時時聚首於留守之幕。警報沓至，留守公吟嘯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君且衣錦還故鄉。且此地那得有憂？」蓋公初奉粤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月日時皆預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用焦璉諸事，具有成效。是年庚寅，只餘一封，外標「庚寅元

旦發」。發之，有「扶公榮歸」四字。公以「榮歸」必錦旋也。予忽心動，惡其「扶」字將爲「扶櫬」乎？且僅餘一封，亦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顧亦深信其術，每當危急之際，輒處之泰然。諸將帥亦伏公從容鎮静，卒以立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驕，多不用命，而公猶以前事自恃，局外者憂之。

《桂林雜詩》：好客瞿丞相，蠻方秋興高。爲憐雙桂樹，新築小東皐。

家伎尋常出，詩篇唱和豪。此生經授記，不用更焦勞。

又《虞山歌》一首：虞山蒼蒼日初薄，松風江水濤聲合。我乘秋興拜舜祠，丹青玉殿何寂寞！胡來中國天下羶，冠裳委地紛可憐。羣后二妃有何幸，冕旒環珮裝儼然。問此半壁爲誰功？桂林留守虞山公。虞山在吴公發跡，誰知此地山復同。兩地虞山公皆有，生平事等虞山崇。原作「事在虞山守」，「有」與「守」爲叶，今改，仍東韻。留守桂林今五載，裘帶從容羊傅風。胡騎再入城不破，焦侯周將誇英雄。焦侯三箭殪三虜，至今傳看射虜弓。兩雄忘軀爲誰戰？感激公義效精忠。即今烽火關門逼，公仍不變前時色。天生我公原有意，南來早授神仙記。授公諸記函前關，吉凶一一分明示。以兹聽任意常閒，許公今歲錦衣還。還時却别此山去，更入吴中尋舊山。兩山得名以人重，此爲舜帝彼爲仲。我公相帝濟時了，尋仲採藥同歸老。神仙有言不我欺，應在山中待公早。方公有筆大如椽，請公勒石虞山巔。虞山千秋石不毁，我曹名姓附公傳。

適張同敞字别山。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予舟纜其所居灘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歌慷慨，自誓必死。别山無子，手一大卷，盡軍中所作詩文，示予曰：「此即予子也，誰爲我留之？」一日，遥向荆棘叢指曰：「此中大佳。」命軍卒剗開一徑，邀予並馬入其中，朗朗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黨人碑，搨墨如新，閉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所謂龍隱洞也。與予日縱酒其中爲樂，臨别以所愛小史囑予善視之。抽髻簪見贈，曰：「聊以志盍簪之誼。」因欷歔泣下曰：「從此永别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時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爲政，我在則失者可復，死則竟失矣。」别山曰：「雖然，無可爲矣！吾往時督兵，兵敗，吾不去，將士復回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踣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爲？」

《桂林詩》：張髯玉堂客，報國老戎衣。久辦沙場死，還能馬上飛。書生喜見敵，老將讓臨機。堅卧榕江上，師旋獨不歸。

故予聞桂林陷，而知别山之必死也。在桂林晤諸勳：武陵侯楊國棟，豪傑有氣概；興寧伯胡一青，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於眉間；趙印選魁然雄傑，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自娱，戶居餘氣耳。

《桂林雜詩》：滇師聲名久，今知爵太尊。流星邊檄至，卜日上公婚。

直作室家計，愁傷部曲恩。謂王寧遠。稍聞胡衛國，匹馬備關門。

十月，放舟至平樂，曼公先數日發。曼公家寓平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焦璉幕中。璉沈毅有威容，頗好禮。是月，爲曼公四十，因釀分爲稱觴，訖，同訪光禄嚴焯伯玉於仙迴洞，蓋曼公欲移家傍伯玉居，而身赴史局也。留一日出，復送我於昭江。適留守次公子玄錡，字生甫，自吴中泛海省親，至是始到。曼公遂與並舟而西，而予獨東適。御史朱由林巡方復命，舟亦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御史前船回，大呼摇手曰：「不可去矣！上駕已南，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孫瞿昌文檢討自行在至，云：「廣州以初三日陷矣！我輩惟有奔桂林耳。」日晡，廣西潰兵蔽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於初五日陷矣！於是進退無路，昌文奔難而西。予輩捨舟入山，徐作南奔之計。詎意潯州陳邦傅叛，上幸脱於難，諸從官皆被劫掠，墮水死者無算，道路梗塞不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空四月矣。

二月，北兵始至，大帥馬蛟麟遣官賫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知曼公爲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書至，言桂林事。蓋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與予同往仙迴洞嚴伯玉家對。隨發二十餘騎往仙迴，而公亦適奔仙迴，騎傳伯玉，拷掠備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以免伯玉。送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脅之以刃，誘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客，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至梧。而生甫亦竟由昭平南走，至永寧州爲叛民所執，死於獄。萬里尋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以死，悲哉！久之，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同敞同日死。在桂林者，吴其靄以單騎奔柳州；德操被執不受官，盡其橐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瑶峒中；金堡先期已投茅坪庵爲僧，釋名性因。惟丁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日死。予初擬道隱必死，已而别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於僧者也。其書云：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收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兹矣。車騎到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

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恨於王？即山僧亦豈有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體未殮，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數共植彝倫者耶！山僧間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天下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者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人殮。瞿公幼子亦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日付親知歸葬，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家，狼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自以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閒人，不辭多口，既爲生死交情，不忍嘿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使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留守既死，家人盡出。門下士吳江楊藝冒死尋其身首，猶未殊，但刃血在頸耳。具衣冠殮，與張司馬同敝同瘞於北門。適堡遣人上書，藝遇之曰：「吾業已收訖矣！勿生枝葉。」此書遂留藝所。

予久滯村中，有《遥哭瞿張二公詩》八首：桂林屢陷復登陴，此日孤城豈更支。坐嘯但憑天意穩，癡心不信粵疆危。也知滇帥空邀餉，却恨焦侯遠駐師。聞有七人同日死，張巡以外定爲誰？　林生夜夢巨舟沉，獨有□郎□未侵。幕下幾人能脱網？危時早計豈成擒？可憐供帳盤餐却，猶許纍囚倡和吟。司馬奮髯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公心。　仙翁授記有玄機，爲説扶公返舊扉。共信錦衣思結佩，詎知馬革是榮歸？慈孫收血奔難到，愛子趨庭志已違。傳説吳江楊義士，竊攜骸骨出重圍。　天隅文物仗公存，多士從龍半在門。疏拙無因頻荷薦，聖明不□亦銜恩。特乘休沐趨承幕，爲獻新詩賞直言。公生日，予詩有「秋成勿使催科擾，願聽農歌一舉觴。」公吟之流涕。回憶虞山高宴夜，桂華明月最傷魂。　負郭秋燈聚草堂，江頭送别色淒涼。申胥復楚功難就，張悌捐軀志竟償。報國正宜留熱血，完名何苦殉危疆？天涯屈指奇男子，憶爾雄姿淚幾行。　下筆人驚倚馬奇，逢君酒後語何悲？雄文不草收京檄，絶命空傳罵虜詩。七日忍飢還唱和，九原有伴足追隨。尊前怪爾鬚髯戟，長似睢陽嚼齒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堅卧要誰駐壁門？好養健兒曾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士何人葬，遺稿烽中幾册存？敢信江陵還不犯，荆州或有相公孫。　並馬江頭向碧岑，星岩龍隱日追尋。看君摇筆鬚眉□，把我新詩泣涕吟。難裹尚隨門下吏，篋中長寶故人簪。同時屬和張瞿句，佳韻拈來痛不任。

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南寧，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胤自肇慶失守，單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相傳有張護軍者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問：「滇封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與張辨，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死。死一夜，有負公屍出諸岸。

予遥哭以詩：亂日風聞疑至今，蠻江果見大星沈。青天已畢捐軀志，白日空懸報主心。多難相依臣節苦，異時不去聖恩深。中興未奏公先死，淚洒天南聽捷音。　共羨吾師遇主知，五年車駕鎮先隨。邊書忽到催朝急，密旨偏承下直遲。血碧人間千載恨，魂潛淵底原作「挂催天外」，疑訛。幾重悲。乘輿此日蠻荒外，左右顛危更仗誰？　曾爲三策籌滇事，綸閣傳看亦動容。廷議只知争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圖紓國難身先隕，爲荷君恩禍獨鍾。門下有人同日死，九原含笑得相從。聞給事吴霖同死。　制科忝出陸公門，同是門生獨荷恩。規誨每蒙傾耳納，詢謀偏許縱情論。受知不淺常躋閣，相見無時特諭閽。何事違師苦求去？只今西望漫傷魂。

行在大亂，予遂止。又聞陳邦傅以計殺焦璉於武靖州，函其首至梧，乞降於馬蛟麟，盡獻潯、南之地。蛟麟傳送邦傅及其子陳曾禹入桂林。予遂去梧東下，中道被掠，幾不免。復回梧州，晤方曼公，始備悉桂林事。值同鄉彭燨爲蒼梧道，資其行，乃剃髮度嶺以歸。

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殉節海上，哭以詩：兇問初傳暗裏驚，閩關趼足爲誰行？踏穿嶺表三山近，望到天涯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國，白頭畢竟喪真卿。同時義士失聲泣，不爲門牆獨慘情。　冰蘗清風海内望，至今遺愛泣閩鄉。身棲絶島思存宋，夢入先朝只輔唐。閭里自來臣節著，家門都爲國恩亡。相隨惟有雛孫在，此日巢傾孰與藏？　有客乘風自夏門，靈光孤殿巋然存。闔權海上推元老，封事天南慰至尊。蠟詔未叨明主賜，府綸猶出上皇恩。新銜誰印隨頒給，曾慰孤臣萬里魂。　昔歲謬叨漳浦

薦，主恩特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容進，國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濫參延郡幕，三年竊戴侍臣冠。同朝知己捐軀盡，每念師恩淚不乾。

自此之後，上駕日南，音問阻隔，傳聞多不實，自有從行諸臣日紀。予所知者，止此矣。予自戊子十月到肇慶，爲永曆二年。以前事，皆得諸劉湘客之日紀。己丑、庚寅，忝列班行，或得諸目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口，較他野史爲稍確也。

《聖安本紀》

清顧炎武撰

聖安皇帝，神宗顯皇帝第二子福恭王之長子，諱由崧，母曰某氏。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薨，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

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帝凶問至南京。其時，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馬士英遣書南京，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南京户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等，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贊周等集朝内，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兵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黄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於是以福王告廟。

乙酉，弘基等迎王於江浦。丙戌，王舟次燕子磯。丁亥，百官迎見於龍江關。王素衣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馬自三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西門入。至饗殿拜謁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於内守備府。

己丑，群臣勸進，王辭讓；遵景帝故事，以福王監國。是日，清墨勒根入北京。

庚寅，王行告天禮，升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天下，其新加練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爲吏部尚書。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圖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鳳陽等處地方軍務（時朝廷草創，大僚無通曉故事者，以學士兼尚書，非制也）。發銀一萬兩，遣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往犒得功等軍。以張應元充總兵官，鎮守承天等處地方。癸巳，爲大行皇帝舉哀哭臨。甲午，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部尚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左侍郎周堪賡爲户部尚書。乙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復官。遣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南、北等處地方。

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黄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分統之。傑駐徐州，轄徐州及鳳陽之懷遠、五河、虹、泗州、盱眙、宿州、靈璧、蒙城、亳州十四州縣，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良佐駐壽州，轄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潁州、潁上、太和、廬州之六安州九州縣，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安，轄十一州縣，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轄廬州之合淝、巢、無爲州、滁、和二州、應天之江浦、六合十州縣，經理各路援剿事：一切軍民皆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本舊兵皆聽歸併整理，荒無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於境内招商收税，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定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體統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即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襲。其鳳陽舊有總兵官應罷，改副將一員。又言操江舊兵單弱，請添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並從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争江北諸郡；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可法乃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

馬士英以麾下兵至江干，上疏勸進。丙甲，召士英入京。戊戌，群臣勸進至再三箋，王乃許之。

己亥，可法自請督師江北，詔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撫寧侯朱國弼請裁漕鎮，從之。召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政。召前刑部尚書徐石麒爲都察院右都御史。以□□□□鄭鴻逵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九江等處地方；□□□□黄蜚以原官鎮守京口等處地方。以韓贊周爲司禮監秉筆太監。

壬寅，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在京文武各官普加一級，無級可加者進勳階一級，並給新銜誥命。在外督撫監司守令，並依見任官銜給與誥命。在籍閣臣及六部堂上官，年六十以上者存問，其遺配及閒住者並復原官。三品以下先行釋罪，分别酌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察明起用，生員赴禮部報名取印結寄應天府學考試；武官指揮千百户等赴兵部察驗，附在京各衛寄俸。弘光元年糧免十

分之一；北直隸、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全免三年，江北、湖廣免十分之五，四川免十分之三。以盧九德爲司禮監兼筆太監，提督京營。癸卯，以馬士英掌兵部事，仍入閣辦事；以禮部右侍郎顧錫疇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分應天、蘇松爲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徽、寧、池、太、廣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田仰巡撫淮、揚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海防。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左良玉爲寧南侯，仍各蔭一子錦衣衛千户世襲；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加馬士英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乙巳，以大理寺左寺丞祁彪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地方，總督糧儲，提督軍務。禁北來逃官不許入京。丁未，可法出京督師，給銀二十萬兩。密諭參將王之綱等迎母妃於江北郭家寨。

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己酉，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敗之，擒其僞防禦使武愫。

張慎言薦前東閣大學士遣戍吴甡，命召之。庚戌朝，劉孔昭廷訐慎言薦誤國罪臣，且定策時有二心，聲色俱厲。御史王孫蕃等亦劾孔昭，交争於上前。上諭之，乃退。明日，孔昭具疏論劾，慎言乞罷，上兩解之。弘圖、曰廣各上疏乞罷，不許。以萬元吉爲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於杭州居住。設勇衛營，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

壬子，進魏國公徐弘基、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靈璧侯湯國祚、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官衛二級，歲加禄米五十石；弘基仍進左柱國。賜韓贊周蔭弟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仍賜蟒衣及銀。癸丑，可法奏先帝已封劉澤清伯爵，命加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户世襲。甲寅，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祭告祖陵、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

先是，賊陷京師，定遠總兵官平西伯吴三桂降於清，引之入關，大敗自成於一片石，自成走西安，清乃僞稱太子，與三桂合軍入京。及至，則清九王也，遂據京師，爲先帝發喪，傳檄河北、山東皆下之。而道路相傳以爲三桂借兵克復，又言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黎玉田與三桂合謀。德州生員謝陛殺賊所署僞防禦使吴徵文，奉香河知縣宗室帥鍬爲濟王，率士民城守；而傳以爲前東閣大學士謝陛及前御史盧世淮，於是可法以聞。己卯，封三桂蓟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

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定策時懷二心。上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當日効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乞罷，不許。

六月庚申，以福府千户常應僞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壬戌，上大行皇帝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謚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思」字，大學士弘圖所擬也）。以都督同知楊振宗充總兵官，鎮守安慶。癸亥，以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趙光遠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四川、陝西軍務。光遠時鎮守漢中，命未至，已降於賊。甲子，工部尚書程註致仕。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致仕。

士英薦前光禄寺卿阮大鋮可任樞貳，予冠帶召見。户科左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蕃、陳良弼、應天府丞郭維經等交章言大鋮以逆案發配，不宜召；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英不合，各疏求去，不許。吕大器遂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横據國中，縱兵刼掠，賣官鬻爵諸罪。御史黄澍入對，廷劾士英。司禮監太監何志孔助澍言之，上怒。士英更爲志孔請，得不死。

先是，張獻忠自楚入蜀，己巳，陷涪州。

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項煜、周鍾等。

先是，周王薨於淮安舟中，命於安吉，孝豐擇地卜葬。

丙子，劉澤清劾吕大器前巡撫甘肅，以私忿殺總兵官柴時華及受賄事。大器連疏引疾，致仕。

朝議遣大臣北行使清，訪先帝梓宫並賚敕與吴三桂。而士英言有職方司員外馬紹愉者，曾爲陳新甲使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澤清、傑並舉前總兵官太子少師左都督陳洪範，召見，以陳洪範提督下江定海水師，駐瓜洲。會左懋第以母喪在山東，請北行，遂定使清之議。

丁丑，張獻忠陷重慶府，瑞王遇害。

戊寅，封常應僞襄衛伯，食禄米一千石，世襲。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有旨宣付史館。而宗周復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於是四鎮皆怒。己卯，忻城伯趙之龍論先帝廟號「思宗」爲下謚，弘圖疏辨，上是之。

辛巳，以徐石麒爲吏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尚書。以巡按淮揚

御史王燮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山東。壬午，以江西按察司副使程世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加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黎玉田兵部尚書，盧世淮工部右侍郎，俱充山陵使。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督師標下總兵官于永綏等兵及浙兵閧於鎮江西門，焚居民數百家。

癸未，顧錫疇奏奪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温體仁謚。甲申，以□□□□邱磊充總兵官，鎮守山東。大學士高弘圖等奏北使事宜：一、於天壽山特立園陵，厝先帝梓宫並太子、二王神櫬；一、割山海關外地與清；一、歲幣以十萬爲率；一、清已僭號，勢成敵國，或稱可汗，或稱金國主，前代多有之，乞下廷臣集議；一、洪範給銀三萬兩，爲山陵及道里諸費。

秋七月丙戌朔，命魯王於台州府居住。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加張慎言、程註太子太保。

戊子，追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温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生稱也；没而加之，非名也）。遥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先妃黄氏曰「孝哲懿莊、温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懿敬皇太子妃常氏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帝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覩文揚武、克純（一作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建文帝后馬氏曰「孝愍温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遵恭仁康定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庚寅，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加陳洪範太子太傅，往北京。癸巳，以巡按四川御史劉之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貴州總督，以前屯田道參議范鑛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命田仰仍總漕務，專管江北漕額，並催江北各標應給漕米。甲午，以前兵部尚書丁啓睿安撫河南，賜□□□□李際遇、劉洪起各總兵官敕。乙未，依北京更定營制爲五軍、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庚子，萬壽節。癸卯，命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甲辰，追賜故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謚。乙巳，李自成遣兵至保寧府，降之。庚戌，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爲户部尚書，弘圖封還争之，不聽。辛亥，釋高牆罪宗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

壬子，諭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群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閣銜，以尚書兼大學士。萬元吉奏有清平西王吴三桂牌至濟寧州，稱奉大清攝政王旨，兵將南侵。執政謂款使已行，不以爲意。

八月丙辰朔，日食。

戊午，罷偏沅巡撫，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兼理糧餉。辛酉，加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弘圖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曰廣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士英太子太師，進武英殿大學士；鐸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改户部尚書；各廕一子中書舍人。以刑部左侍郎賀世壽爲户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以前薊遼總督丁魁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河南、湖廣軍務，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癸亥，贈傅友德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麗江王，馮勝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寧陵王；祀功臣廟。敕左良玉充提督官，開藩武昌。

甲子，張獻忠陷成都府，蜀王遇害。

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宫，遣靈壁侯湯國祚告於南郊。命惠王於廣信府居住。壬申，以前寧夏巡撫樊一蘅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剿軍務兼理糧餉；前□□按察司僉事充爲事官越其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轄潁、亳二州，提督軍務。

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劉宗周激變軍情，動摇聖駕；又與得功合疏言群臣謀危社稷，指大學士姜曰廣。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鐶候考吏部，因奏曰廣定策時有異謀，並劾前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儀制司員外周鑣結黨亂政，下縯祚等獄。於是吏科右給事中熊汝霖劾統鐶誣詆大臣，通政使劉士禎、禮科給事中袁彭年劾統鐶違制越奏，請究問，不聽，曰廣求去益力。

癸酉，命修西宫之西花園第一所爲皇太后宫。丁丑，贈吴三桂父故□□總兵官吴襄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戊寅，以前總督薊遼軍務爲事官王永吉戴

重罪總督山東、河北等處軍務。庚辰，命選淑女。辛巳，賜北京死節諸臣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謚、祭葬有差；建祠雞鳴山，賜額「旌忠」。癸未，封□□□□□鄭芝龍爲南安伯。以前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申紹芳爲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以前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專辦蜀寇；賜尚方劍一口，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乙酉，以皇太后至京，加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弘圖、曰廣各太子太保，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鐸太子少保，誠意伯劉孔昭等、太監韓贊周等各廕陞有差。阮大鋮入對稱旨，疏陳江防甚悉，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巡閱江務。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劾奏，不聽。

自李自成敗走，山東諸州縣並殺其僞防禦使，牧令復爲明；而朝廷無一官一兵出河北，清遂安置官屬，至濟、兗以南皆降於清，惟濟寧州不下。是月，清將楊方興以兵數千趨濟寧，下之。

九月戊子，封皇太后弟千户鄒存義爲大興伯。庚寅，以都督僉事張福成充總兵官，前往河北、山東。辛卯，上御經筵。壬辰，裁各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甲午，曰廣致仕。乙未，宗周致仕。命黄斌卿移屯九江，黄蜚屯蕪湖，采石，鄭鴻逵屯鎮江。丁酉，以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之綱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鎮守河南。

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等條例。大逆凌遲處死凡五條：凡從賊攻陷京師及爲賊毁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爲賊草僞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官爲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科道部等官爲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繫其妻子，籍没其資産。斬決不待時凡三條：凡四五品京堂及翰林科道官受賊僞命居要地比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免者，凡内外衙門官但受僞命者，凡職在巡方遇變而逃者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僞官者，凡受僞官爲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榷關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二條：凡内閣重臣及部院寺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即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僞職，後自疏遠，先賊未敗，脱身南還者。以上斬、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如各犯認非自投，議減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蓄謀叵測，議於本罪加一等，仍收繫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即無官守，即未受僞官，乃浮沉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偶不逃，爲賊脅留，未受僞官者。杖凡一條：凡初爲賊所拘，未受僞官，乘間先歸者。上曰：「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戰死綏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爲之指斥先帝，規并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既已會議允當，並先奪職。其絞罪以上，三法司行撫按官逮至京訊之；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即訊具奏。其有身雖陷賊而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爲我内應，克建大功，或爲我内間，効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不用此例。」

辛丑，以通政司右參議王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備兵援遼，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糧餉。以□□□□牟文綬充總兵官，鎮守荆州，總理漢土官兵。時荆州未復，命文綬自施州衛收集土兵，出夔州以圖之。癸卯，以後軍都督府都督王允成充署總兵官，鎮守岳州。士英請定童生納銀徑送學道收考，免府縣二試，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乙巳，給越其杰銀十五萬兩，令募兵屯田。追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謚。丙午，召萬元吉還。以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等處軍務。丁未，上皇考陵名曰熙陵。己酉，進封朱國弼爲保國公，爵一等。辛亥，加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命法司逮問吕大器。以中軍都督府右都督盧鼎充總兵官，武漢團練正紀寧南督務。開納助工事例。癸丑，命刑部逮問黄澍。

是月，高傑率兵赴鎮。户科給事中陸朗例出爲福建□□□□，特旨留之。御史黄耳鼎例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與朗並疏攻吏部尚書徐石麒。

冬十月乙卯朔，石麒致仕，耳鼎復爲御史。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成棟充總兵官挂鎮徐將軍印，鎮守徐州；□□□□□李世春充總兵官，鎮守泗州；□□□□□賀允昌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揚州。併巡上下江御史爲一差。故周延儒子奕封乞免追贓。時有舉人汪庶者與延儒弟舉人正儀媚連，中旨欲移坐之而不許其名，以爲曙也，遂坐曙贓六萬，而免奕封所坐六萬之半。丙辰，以鄭芝龍充總兵官，鎮守福建。以黔省援楚副將羅聯芳爲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貴州。己未，以逃官前兵部尚書張縉彦戴罪總督北直隸、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庚申，大學士高弘圖致仕。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察催直隸、浙江、福建金花歲改段價，九庫一應錢糧，仍督兩浙漕糧、鹽課、洋税並一切修練儲備事宜。甲子，加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巡撫湖廣全屬地方。賜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贈謚、祭葬、廕有差。

丙寅，命於杭州選淑女。旨下，有校尉人役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投水自盡者，巡視京城御史朱國昌等以聞。及選入，又不稱旨。上怒，命各城推户舉首，隱匿者罪及地方鄰右，各官重處；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妝飾精妙，無過蘇、杭，於是訪求之使四出矣。

壬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爲吏部尚書。癸酉，改丁魁楚以原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等處地方。追復代宗生母賢妃吴氏上謚曰「孝翼温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惠宗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熥爲「吴悼王」，允熙爲「衡愍王」，允熙爲「徐哀王」。追封惠宗子文圭爲「原懷王」，並附祀孝康陵。復江都、宜春、南平等四郡主爲公主，耿璿、于禮爲駙馬都尉。甲戌，以逃官前左春坊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命鄭鴻逵挂鎮海將軍印。乙亥，以江西按察司副使張秉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丙子，命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南郊。士英請發欵單於各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州縣官，凡贖鍰自杖以上俱注單貯庫，解部充餉，其不注單者以贓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尚書，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爲通政使司通政使。命王永吉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暫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事宜，俟陳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戊辰，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囚。以□□監太監孫呈琇爲山東總監，同王濛行事。濛至安東不能前，有旨令駐淮上。賜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等五人贈謚蔭。癸未，以前吏科都給事中劉安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直隸、浙江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務；通政使司右參議劉若金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廣東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授朱統鐩行人司行人。鑄弘光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討之，賊走大埔。

十一月戊子，西宫成，賜名慈禧殿。續封鄧文克爲定遠侯。辛卯，令生員納銀充貢。邱磊在安東，與劉澤清不協，可法奏其有異謀，遣右鎮總兵官柏永馥執之，下淮安獄，自盡。癸巳，命遼王於台州寧海縣居住。乙未夜，端門外火。時山東及豐、沛並入於清，清分兩道，一入宿遷，一破海州。澤清等以聞，請沿河築牆，與王燮等劃地分守，從之。丁酉，祁彪佳予告。庚子，以兵科右給事中李永茂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以兵部右侍郎張鳳翔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浙江水陸軍務兼理糧餉，巡撫蘇、松等處地方。以浙江按察司副使盧若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以江西按察司副使耿廷籙爲太僕寺少卿。調雲南臨安府土官沙定洲兵馬從建昌入川剿賊。庚戌，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挂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辛亥，士英請於金山、圌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先是，徐州土賊程繼孔擒至京，聞變逃歸，高傑擒斬之，加傑太子少傅、可法太傅、士英太保、鐸太傅。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於九江府居住。丁巳，進封劉孔昭爲誠意侯、劉澤清爲東平侯。孔昭辭，許之。禁巡按御史不許拿訪。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謚。辛酉，以何騰蛟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剿，召楊鶚回部。癸亥，續封徐洪爵爲永康侯。甲子，命程世昌兼督上江漕務。丙寅，改上孝宗后張氏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閱京軍，命士英代。先是，李自成遣兵攻郟陽，撫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起元、分守監軍□□□□高斗樞、□□□□王光恩等出戰，敗之，固守數月不下，命左良玉率兵救之。戊辰，以斗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己巳，陳洪範還奏：「於十月十二日至北京，夷官剛林等語甚誖慢，懋第抗詞不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遥祭先帝。十一月四日至滄州，清遣騎追執懋第等去，國書未投。」因言「閣議主於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上曰：「國家艱難之際，十餘萬金錢遣使外庭，亦欲得當，并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節爲不辱命？我當自强，清之款否，原不足恃！爾文武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乘時恢復，以申大仇！」洪範又密奏，開黄得功、劉良佐皆陰與清通，二人疏辨，上曰：「此清中反間，不足信！」命洪範往督師軍前，尋給假去。

楊維垣上疏，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逞其私，安知忠孝之道？王之寀等已經大赦，姑不追究。《三朝要典》民間尚有存者，禮部訪求一部，送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别復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齊王，又稱潞王，下錦衣衛訊。

壬申，加士英少師。改命王永吉總督防河鎮將。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别衙門用。甲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浙江大瞿等山。丁丑，諭吏部自天啓以前詞臣有勞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蔭。刑部尚書解學龍等奏從賊諸臣獄：宋企郊等十一人凌遲，光時亨等四人斬，秋後處決；陳名夏等七人絞，王孫蕙等十五人

充軍、宋學顯等十人徒、潘同春等八人杖，自絞以下皆聽贖。其在□何瑞徵等二十人俟二三年後定罪，翁元益等二十七人存疑及已用張縉彥等七人，奉旨未用姜荃林等三人，已故吳家周等二人俱不在六等之列。以上諸臣擬罪太輕，命三法司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誥命。分防河汛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以西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氾水，李際遇專防河南一府，曹友義防邳州以西，張士儀防邳州以東。時清豫王兵自孟津縣渡河，李濟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命高傑率兵進屯歸德以備之。戊寅，上御興定宮。是日，傑自徐州進兵。己卯，加徐起元兵部右侍郎，高斗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辛巳，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諫，不聽。壬午，以應天府丞瞿式耜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馬乾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張縉彥以總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諸將防河，恢剿河北潼關等處地方；越其杰巡撫汝寧、南陽、貴州三府，恢剿河南、湖廣等處地方。士英奏請榷酤，從之。癸未，以參將署川東鎮守事務賈登聯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前往四川。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殿工成，加應熊太子太保，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士英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鐸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各賜蟒衣一襲，廕一子尚寶寺丞。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辭太保，許之。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癸巳，命得功、良佐率兵進屯潁、亳，二人受命不行。許定國陰送款於清。傑至睢州，乙未，定國伏兵享傑於城中，殺之。明日，傑部將攻睢州，定國引兵走考城，圍之，定國走降於清。壬寅，命在京諸臣自陳。保國公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劾刑部尚書解學龍賣法庇賊。丙午，奪學龍職。丁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復官。壬子，加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鎮將兵馬，經略開、歸防剿軍務。是月，清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

二月甲寅朔，命於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左良玉薦太僕寺卿王驥可任巡撫。丙辰，以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命高斗樞回京另用。己未，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部事，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爲刑部尚書。人有上書言廣信、建寧、衢州之間有雲霧山爲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國輔往視之。甲子，謚皇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乙丑，命於蘇州製造大婚冠服。丁卯，禮部尚書顧錫疇免官。廕方孝孺裔孫樹節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高傑妻邢氏有子元爵，尚幼，在揚州。可法請以標下□□□□李本深提督軍馬，與諸裨將分屯梁、宋間。上曰：「興平創立軍府，以忠死事；身肉未寒，兼有嗣子，朕豈忍以其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可令其妻邢氏同元爵照舊統轄。元爵年幼，督師輔臣代爲料理，示朕不忘忠臣至意。」李本深仍領前鋒，俟有功優叙。」良佐上書追論傑罪，請別委一人統其衆，不許。又言「本深庸弁，恥與爲伍」。朝廷亦以提督體統尊，難之。已而邢氏上書請以本深爲提督，允文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先是，四鎮之南來也，以揚州富實，各思據之；傑兵先至，揚州人不納，遂圍之。得功引兵至天長，欲争揚州，朝廷遣萬元吉諭之，得功奉詔。可法至揚州，爲傑所要，奏許其家屬居揚州。而得功在廬州，山瘠又新破，嘗怏怏不平，聞傑死，又引兵向揚州。士英以聞。上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黄得功若向揚州，使高營兵將棄信東顧，狡虜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於諸藩鎮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得輕舉以誤國家。」可法在徐州安插高兵，聞之馳還。會上遣太監盧九德、高起潛、李應昇諭得功，得功奉詔。李本深等聞得功向揚州，棄信引兵還。上命起潛駐揚州，安撫將士。

乙亥，追封皇弟由榔爲潁王，謚曰「沖」。禮部請朝日，命待南郊禮成行之。丙子，更上先帝廟號曰「毅宗」。封慈燨爲崇王，命於福州府居住。時廷論多及先朝舊事，欲追罪當日建言三案之人並及門户諸人，上優容不許；而科道交章引繩批根，日益深切，群臣多不自安。袁繼咸以總督在九江，疏言《三朝要典》爲先帝所焚之書，不宜存。已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閒言。當日諸臣妄興誣搆，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黄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繼咸爲之請，許回籍聽勘。御史左光先被收，亦奔良玉，與吕大器皆不至。御史袁弘勳劾繼咸庇護三案，繼咸疏辨，上曰：「袁繼咸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賊信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得借題尋釁。」然自是失職之臣，駸駸有挾藩鎮以抗朝廷之意矣。兵部職方司主事彭遇颸召對，中旨改御史，巡按浙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不戢，杭人蹋署門逐之，改巡按淮陽。

己卯，續封張承志惠安伯。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署部印，失之，士英爲之請，盡易南京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癸未，大悲棄市。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皇太子自北來，今往杭州，上

遣内臣蹤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甲申朔，至京都。人傳言太子至，人人色喜；又言上未有子，且以爲子：京城内外，一日中告語幾徧。太子在興善寺中，發勇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上旨，移太子至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乙酉，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宫講官）。於是百官公服，獨拱乾有罪，便服趨上。太子曰：「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吴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群臣環詰之，遂供出姓名王之明，爲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宫，家破南奔，遇夢箕家丁穆虎聲，乃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丙戌，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掌部事。丁亥，復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温體仁謚。戊子，命司禮監隨堂内官監太監喬尚總監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命督師大學士應熊兼制雲南、貴州、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撫。應熊劾馬乾淫掠不法，奪官下督撫逮訊。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於午門外。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上藩邸時元妃，巡按御史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並逮潛夫至京訊之。以耿廷籙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癸巳，遥祭諸陵。戊戌，以黄斌卿充總兵官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授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究訊兩月以來往來踪跡及主使之人。」於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害太子。黄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真僞未辨，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即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真東宫矣。」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遽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而劉良佐上疏，並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爲群臣所欺，將使天倫絶滅。上曰：「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天逝。繼妃李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即追封后號，詔示海内。卿爲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妖婦，詐冒朕妃。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宫？據供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僞。主之明是駙馬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高夢箕家丁穆虎聲令冒認東宫，正在嚴究。若果真實，朕於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況宫嬪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介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脈？至於舉朝文武，無非先帝舊臣，寧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元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群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祏；宫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闌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義。」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群疑。然而流言日甚。

己亥，上懿安皇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温貞，偕天協聖愍皇后」，更上皇考謚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日，上於宫中舉哀，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遥祭。甲辰，封□□□□□黄九鼎爲雒中伯。己巳，以殿工成，加可法太師，士英太保，鐸少保，弘圖、曰廣各太子太傅。李際遇、許定國既降於清，清盡得河南開封之地，引兵南下，王之綱走宿州。是日，清陷歸德府，巡按御史凌駟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鎮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等處地方，總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丁未，命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總兵官方國安挂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己酉，以光禄寺少卿錢繼登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軍務。贈高傑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户世襲。

左良玉在先帝時已擁兵跋扈，及上即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具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挂平賊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一時失職諸臣在軍中者，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説以贊成之，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壬子，加李本深太子太保，□軍都督府左都督，提督興平標下兵馬。

夏四月丙辰，良玉陷九江府。丁巳，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良玉兵自九江而下，所至焚掠。乙未，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命阮大鋮率兵巡防上江。上諭三法司：「附逆一案，日久不結，殊非法紀。朕新政之初，姑從寬貸。光時亨力阻南遷，致先帝蒙難；周鍾以詞臣降賊，乘馬不下梓宫；武愫爲賊僞官任事：三人即便會官處決。其餘擬斬者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充軍，擬絞者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責令地方撫按官拘解。軍罪以下，並宥爲民，永不叙用。周鑣、雷縯祚結黨亂政，招引外兵，圖爲不軌，於獄中勒令自盡。此外當日有挾持異議者，都與大赦。朕爲天子，豈計匹夫夙嫌？並案内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俱勿問。文武諸臣不許再提往事，屢汙奏章，違者治罪。」是日戮時亨、鍾、愫於市，鑣、縯祚自盡。以光禄寺卿祁逢吉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續封劉允柱爲寧晉伯。庚申，續封張國材

爲安鄉伯。是日，良玉陷安慶府。

初，興平所將皆秦人，於四鎮中最强，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本深等引兵還，□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因留揚州不進。於是清自歸德分兩道，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壬戌，封常澄爲襄王，命於汀州府居住。是日，都督黄斌卿等與良玉兵戰於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沉其船三十艘，上命賚銀幣至軍中勞諸將。是時勤王之兵四集，軍勢稍振。良玉尋死於九江。然淮南單弱，清自此益進而南，事不可爲矣。己丑，清陷泗州；丙寅，渡淮。丁卯，選淑女於元輝殿。潞王在杭州上書，請移僻静一郡，戊辰，命移於湖州府，賜勑奬諭。且命移周、魯二王於江西、廣東。時河南盡入於清，獨劉洪起尚在光、黄之間，己巳，以洪起爲提督汝、寧、開封等處援剿總兵官。庚午，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巡撫揚州一府，召田仰回部。繼登辭，命永吉並撫揚州。時上流梗塞，王驥未行，而言者以湖南多警，命楊鸛仍爲巡撫，駐常德、澧州。於是興平兵盡棄信還，挈其家眷至瓜洲，掠民舟欲渡江。有旨令鄭鴻逵扼守京口，敢有一兵渡江者，以大礮擊之，日有斬獲報捷，而清遂長驅南下。辛未，清圍揚州。甲戌，加得功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丙子，以御史霍達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常、鎮四府，提督軍務兼理糧儲。丁丑，清陷揚州，屠之，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不知所在。戊寅，追封于謙爲臨安伯。

五月壬午朔，以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李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未，命移惠王於嘉興府。得功率兵進擊夢庚，敗之。丙戌，進封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大典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户，諸將各陞廕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肇基賫銀幣往勞。丁亥，封鄭鴻逵靖虜伯。分蘇松、常鎮爲二巡撫，以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轄沿海揚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己丑夜，清以小舟自七里江渡。庚寅旦，抵南岸，鴻逵以水師奔福建，清陷鎮江府。辛卯夜二鼓，上出通濟門，幸太平。壬辰未明，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日晡，已有百姓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入宫，宫中金帛器玩，搶奪一空。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户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山西司主事吴嘉允、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監監生吴可基皆死之。癸巳，上至蕪湖，命大典、大鉞東閣大學士督師，以揚州府同知李繼晟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時無紙，亦不及用寶，各以一幅紙書其官銜姓名。京城百姓，相聚搜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捕斬數十人，閉城門，遣人具啓於清。清兵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丙申，豫王至，營於郊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清執之。明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入援，次上新河，降於清。己亥，豫王入南京。上將幸杭州，命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都督杜弘域扈從，得功率兵斷後。未行，癸卯，良佐率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黄得功死之，其將田雄等奉上如營。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狩。

《福王登極實録》

明文震亨撰

恭聞監國自福邸至淮也，南都文武大臣及科道諸臣方集議擁立之事。僉謂以親、以賢、以序，即當推奉爲臣民主。操臣誠意伯劉孔昭、督臣馬士英、各傳諭所部將士，以代來中興之意。將士聞命感泣，亦願奉爲六軍主，建義旗討賊。諸臣恭謁陵廟，告非常大變，慟哭，乃告奉監國之議。議協，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至浦口，具啓迎駕於淮安；禮部司務官齎南都百官公啓，迎駕於儀真。渡江，泊燕子磯，百官郊迎，命以王禮見。監國素袍角帶，對百官慟哭；百官行禮，手掖之，尋賜茶。言及宗社震驚，大行異變，復哭失聲。因流涕言「封疆大計，惟仗諸先生主持；至迎立，決不敢當。蓋播遷以來，國母尚無消息，故不攜宫眷一人，始意欲擇浙東僻地暫居，以使迎奉。今值國難至此，迎立之事，何忍言」！睿音琅然，而睿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覲，感舉額謂宗社之福。

次日，爲五月朔戊子。從水西門啓駕，由城外至孝陵，乘馬導引官請從東門鄉路入。監國遜避，從西門至饗殿，祭告禮畢，即向懿文大子陵園駐瞻良久。從朝陽門入，至東華門，步行過殿陛，行謁奉先殿禮，出西華門，暫以内守府爲行宫，百官進見，行四拜禮，傳令旨召諸臣入議事。

兵部尚書史可法、魏國公徐弘基、靈璧侯湯國祚各有奏。國祚以户部靳餉，奏對微激。署禮部兵部侍郎吕大器謂非對君體，止之。

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因奏綱紀法度，爲國之本；吏科李沾合諸科道奏，以朝班宜肅。蓋時舊京朝儀久廢也。彪佳又奏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監國皆虚懷納之。

朝畢，羣臣退議登極、監國次第，咸謂「仰窺睿意，必欲發喪誓師，曉然示天下以討賊大義，而後正位。宜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監國寶。以次日入朝，大臣仍面奏勸進，監國復辭。諭諸臣謂：「人生忠孝爲本，今大讐未報，孤不能事君；先王殉節，國母播越，孤不能事親；無遽登大寶之禮。且聞東宫與永、定二王尚在賊中，或可致之。又桂、惠、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諸先生擇賢迎立。」言訖淚俱。大臣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請。監國遜謝如前。署禮部臣大器率百官跪奏勸進第一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逾時，又進第二箋，命傳進，手書批簽，仍允監國，餘所請不允。

又次日，傳旨：「官止服青錦繡，朝拜仍行王禮，不必穿帶朝服。」百官以典禮重大，具朝服入。監國親行告天禮，陞座，百官四拜，魏國公弘基率百官跪進監國符寶。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諸臣尚有言宜即登大位以鎮人心者，御史彪佳謂：「令旨先受監國之請，其名極正，賢德益彰。既可以示謙讓，海内聞之，皆知監國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禮臣、魏國，皆然其議，議乃定。即用右都御史張慎言爲吏部尚書，傳旨合推閣員。疏上，先用兵部尚書可法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如故，户部尚書高弘圖改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而召工部侍郎周堪賡爲户部尚書，鳳督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鳳陽等處如故。而以前會推疏詞林僅推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一人，傳旨吏部：「予察祖制，閣員俱用詞林，至先帝間用别衙門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似與祖制不符。著該部再行添推來看。」吏部會九卿再具疏，仍以曰廣居首，而推禮部尚書王鐸、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汧。令旨再點用首、次二員俱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諸臣以次待用。六卿九列既備官，復催補科道各員，皆一時人望。尋特遣彪佳頒赦諭江南云。

是舉也，羣臣當攀號憤變之後，天柱地維摧陷頃刻矣，值真主纘運，日月重光，實惟二祖列宗在天式憑以有此。海内聞當陽在即，用人行政，動協人情，未有朝端已見清寧而醜類不授首膏鉞者。刻□□復神京，寸磔逆賊；雖在草莽，胥忍死拭目俟之。若諸臣思祖宗三百年德澤在人，大行十七載焦勞求治，洗滌肺腸以事新主，掃除門户以修職業，何事不可辦，何罪不可討，亦何功名不可就哉！

聞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萬歲；見兩大星夾日而行，鍾山紫氣中五色雲見。而先是龍江浮梗楠巨木千章，若爲鼎新大内而出者；兩都並建，聿還舊觀。江北諸大師，皆上表勸進。所傳遼東總兵吴三桂疾馳至山海結虜入關，大殺賊十數萬，奪其輜重無算；邊鎮諸宿將，無不投袂奮劍，以報國仇者。中興大業，豈靈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賜姓始末》

清黄宗羲撰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爲彝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豐采掩映，奕奕耀人。隆武皇帝即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没之，遂召募無賴爲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壻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爲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横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盤，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黄金爲甲，每出則百餘騎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時南安有荀憨（越中徐氏雕本作「荀戇」）、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强。荀憨先亡，劉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芝虎輕舟躍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墜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衆，遂益强盛。江右鄒維璉嗣爲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爲計也。宏光帝立，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晉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即安平鎮），樓船尚五百餘艘。乃爲洪承疇所誘，決意欲降，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

五月，於廈門（即中左所）設演武場。

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

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禮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縣）事。

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

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按原刊爲「集」）、金裕皆死之。知永曆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禄寺卿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永曆三年。

六月，漳浦守將納款。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僉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於梧（浯？）；待成功自南反，泉州襲者始退。

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海澄守將郝（按原刊爲「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接，敗之。

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

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内豎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

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帝在彼爲僧。繼而勅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帥金礪援漳，島兵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出驗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久（按原刊爲「文」）反正，以定海李孟弢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剿。

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上薙髮，不受。潮州復陷。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粤東。

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二月，破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援粤之師失利，統軍者黄梧降級。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

六月，祭海，大演水師。

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陽城，毁澄、普。

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抵城下。

十六日，北師再遣使議和。

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有戎事故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舟山。

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

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縋（按，原刊爲「墜」）城出。

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參將張禮。

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

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

二月，使松江徐孚遠覲行在。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得過，遂返廈門。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歸故里，未葬，子亦死。

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舶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擊撞，義陽王某溺焉。於是反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師從爲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虹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無爲、廣德、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爲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東逃，飯於村店，店中唯一老嫗，大帥遑遽問曰：「今代如何？」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天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諜知島師疎放，樵蘇四出，諸營壘爲空，士卒釋（冰）〔兵〕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並撤鎮江之兵。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彝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君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彝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壘成，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煆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而其門户爲澎湖。澎湖水漲，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彝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攻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源，三日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彝乞降，遂以大船遷國。

成功王其地四年（月？），卒，子錦（一作經）嗣。

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兵爲助。錦引舶入據漳、泉，猶稱永曆二十八年，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

戊午，精忠降〔清〕。

錦於庚申，仍歸臺灣。

癸亥，錦卒，子克塽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即有賢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不下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愚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北征紀略》

明張煌言撰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棲山蹈海，艱險備嘗，俱無論。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軍西征，遭颶風覆舟，陷敵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師徒單弱，迄鮮成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藩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

逾歲，年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軍北指，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户，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

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敵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欲遏我舟師。延平屬命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前且却，兩岸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遂入金山，同艚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舟則十三。嘻！危哉。次蚤，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敵兵殆盡，乘勝克其城。

延平輒欲直指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户，若不先下，則敵舟出没，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鐵甕，而延平猶虞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敵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軍往，且以直達蕪湖爲約。夫蕪湖，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流，爲江左鎖鑰重地。況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何能勝任！雖然，倡義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匡復也，余何敢辭！於時江湖縮朒，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

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齎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字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先一日延平已遣李將軍必單舸往撫，余輒欲引去，閤邑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慰諭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敵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咸稽顙留余保障。余不可，遂行。鷁首所嚮，儀民無不具瓣香相逆者。而濱江小艇，載果蔬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余顧而樂之，以爲儼然王師氣象矣。

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於六月二十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既下，藩師自陸逐北，雖步卒皆鐵鎧，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所號爲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也。」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荻中，兼程而進。

抵觀音門，乃六月二十有八日也。不意藩師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爲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所統戰艦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爲殿，泊浦口。

七月朔，敵偵我大艚尚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卒，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犁艙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艚繼至，敵始遁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敵匿不復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方余與敵對壘之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薄江城中，彼步騎百餘，開北門遁，而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湖，而且扼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四日事也。

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星洲。正商略攻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聲靈丕振，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城爲上游門户，倘留都未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延平但促余遄發。於是率本轄划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與聞矣。

七夕，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虹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溧水、建平，州則廣德，無爲以及和陽。或招降，或攻克，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爲感孚，騰書搢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闌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浙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屯池州，以扼上流；一軍據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而身往來宛陵，姑孰間，名爲駐節雄鎮，而其實席不暇煖也。

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礮姑射城中，而鎮守潤州將帥，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實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蘇松援兵，得長驅集結石城。余聞之，即上書延平，大略謂

「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將，盡取畿輔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檻羊、穽獸也」。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兵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敵諜知，用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竟大敗。

時余在寧國府，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邑，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據守鎮江。余故彈壓上流，不少動。而敵人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於敵，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敵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絶。余遣一僧齎帛書，由間道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爲我守，若能益百艘來助，天下事尚可爲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料延平不但離石頭城去，且棄鐵甕城行矣。

留都敵兵，始專意於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爲余不降，必就縛。各將士始稱色變，然刁斗猶肅然。始余欲據城邑，與敵格鬬，存亡共之；復念援絶勢孤，終不能守，則敵必屠城，余名則成矣，與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眷俱在舟，擬沈舟破釜，既難疾馳；欲冲突出江，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諜報：楚來敵艘千餘，已渡安慶。余慮若與之值，衆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流，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議進止，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尚未聞也；我以艨艟徑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西江略定，迴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八月）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夾，而後隊尚維三山；所云楚來敵艘，果相值。余横流奪擊，沈其四舟，溺死者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敵艘遁往下流，礮聲轟然。轄下官兵誤謂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回蕪湖者，或有入焦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畫餅矣。

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於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爲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路，言「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黄金堆，有安慶敵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關隘，余選驍騎馳擊之，奪馬數十，殺敵殆盡。遂由奇嶺進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轄下甲士素不山行，行數日，皆重趼；且多攜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嚴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罷。余雖知必有長阪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

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遥，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間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爲敵招撫。有一褚良甫者，亦義師，受敵符，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欲借寨屯衆；而彼中已聞石頭師挫，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據至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俱以途窮爲憂。余强起按行，占一數四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蚤發。

是日，余率騎兵前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踰嶺，後軍忽報敵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敵騎已在前矣。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知後軍已爲截斷，首尾不能相顧矣。敵騎漸合，余念鬬死無益，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攜印相隨焉。嗟乎！余之入山，非避死也；尚圖控連江、楚，收湖南、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敗東溪，之不爲空院者，幾希。天耶！人耶！

余去敵稍遠，而土人利散兵財，皆手挾烏銃游弈四山。余牙門將跳而復返，與之值，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岡間，迷失道。土人在山麓者覘見，即趨至山椒，阻去路。余以百金爲壽，土人即匿余山厂，期以日暮導。余三人始變服，而余將泣數行下，惟恐土人之叵測也。余曰：「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我當明言姓氏，舁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脱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復來，裹脱粟相餉。食畢，乘月西行。一夜走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初，余在馬上着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舄，納之實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追晚，十趾血浸，股踵盡裂，余尚竭蹶奔赴。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則賈客也，皆以兵聲遠避而導爲之送往。因具盤飧食，爲進一匕。復行，適余散兵十數過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導者恐耳目，大駭，遂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競前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聲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隨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意謂事露，計不返顧，並余襆被亦負之而趨。回顧余之將與僮，尚鵠立隔溪。余既失道復失導，不得不反就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爲敵卒敗遁者，益環擁，索金錢。余恐村中或有他敵，姑妄應之；且傾所有，分贈諸人，始稍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强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余時但欲得出山達康莊，他不遑計。

是日，又行三十里，託宿焉。逆旅主人，胡族屬也。忽胡之季猝至，招其兄出，耳語，俄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識余行蹤，必將甘心於余，然已無可如何。已而胡却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非逃卒也？」余曰：「然！爾何從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許人過我門乎？避雨旁舍。予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所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爲何許人。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爲余言：「此村中豪傑，向年亦舉義旌不成，受殘虐，故今莫有敢窺敵足而動者。不意此日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矣！」嗟歎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翁云：「當從安慶渡江。」初，余之離無湖而趨上江也，舊相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決裂，此行利鈍未卜」，贈以金，麾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高河埠，能事畢矣。」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

信宿，達高河埠，已薄暮。余令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築室所在？能知朱君別余，復他往，尚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群蹤跡之。市中豪徐某、金某，皆歙産，與朱君善。偶過此，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之蹤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旅老嫗，亦歙人，聞余爲朱君故，止宿余。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朝別余歸。余悵悵無所問津，益無聊。晨興，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去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代余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舟人相期亭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金二人自外入，與余聯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爲何者？余惟詭詞以答。而金與徐素昧平生，言語時，陰左右余，且目余起。余起，金引入空舍中，問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曰：「吴姓。」金曰：「不然。日者我同朱某來江上，從鄰舟窺見丰采，君固司馬公也。業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之？」蓋余同朱至江上時，方作焚舟計事。旁午，金未晉謁，而朱別去，金以踉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之。而朱與金行蹤，徐所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非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時晚之解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金以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廬中丈人者？倘疏虞，可若何！」固邀余至其家，匿之。始各道姓名，備述夜來事如此。二君誠有心人哉！

適安慶敵兵過高河，士民畏之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兵去，金、徐另買賣稻舟，藏余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渡黄湓，抵張灘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張家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其村中，故問津焉。

於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腸鳥道，較霍山尤甚。余復病瘧，扶疾而行。頭岑岑，汗下如雨，形容枯槁，幾作溝中瘠矣。東、建表高山，多小寇出没，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榷金，名曰禦寇，實爲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余行行不止，人多怪之。賴導皆歙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即可達嚴陵。

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闉闍盡閉。蓋彼之叛將新復歸敵，長吏慮有變，因而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簫不是過也。而耳目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黄術，有隱君子風。余至，盛爲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委放行。達街口，有巡司廨，邏卒登舟譏察，見余將北音，貌魁梧，疑爲逃卒，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鬬，而巡司適之郡不在廨，是以事得解。解維至淳安，已入浙矣。省會有文符插民艇載兵絶浮梁，余船藏他港不獲免，爲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此哉！余乃迂道走瑞安，凡兩買棹，始達嚴陵。

余既入浙，晦迹益難。計唯有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然鳥道羊腸，較徽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鄉者導導余，而兹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得至海濱，濱海居人咸來問訊，遠近閧然，知余得生還矣。

回思霍山奔亡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浦江，東，義，台，之天台，寧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何其窮也！復回思自崇明進師瓜步，潤州，而和陽，太平，寧國，而徽，池，廬之諸州邑，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榮辱殊形，是又戲也，夢也？余自丁亥迄己亥，前後入江，皆歲在雙魚；而一再蹟，疑若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俟，不亦重可慨也夫？

使臣碧血

萇弘之事周王，忠於公室以黨於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

碧。此忠之所由積也。今左先生之爲使臣，執節類蘇屬國，抗議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傚。嗚呼！有明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答揚其祖宗於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刑部給事中。甲申春，詔督兵湖襄。夏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涕泣陳中興大計。遂命視師江上，除右僉都御史，理戎政事。

時江左朝事方棘，輔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於我朝，且告祭崇禎帝；衆莫敢行。會懋第母卒於天津之唐官屯，訃至，疏請終制，不聽，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持節，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常鎮遼左，與我國用事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而通書我朝，傅以金帛；因册封平西伯吴三桂爲蓟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第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絰，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我親地下也。」

秋八月，行次滄州。聞我朝已改封吴三桂爲平西王，於是洪範遣使先以册命授三桂，諭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册上攝政王。册文内有「世鎮燕京」語，王覽之固已怒矣。然朝議謂：「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

九月，至楊村。有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等來謁，且言有報國之志，願從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思得義勇以佐中興。汝等之來，是也！」並録署參謀行陣。

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四夷館處使臣，洪範無詞。參謀通判陳（係孝廉，失其名）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所係國事輕重甚大。今陳帥委蛇如此，倘隨勢傾倒，其若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諸事白懋第決之，而洪範遂心貳於左。左謂舌人（通事人也）曰：「我奉祭告先帝及酬謝貴國之命而來，蓋以貴國爲我先帝成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夷館授行人？且我奉御書幣聘至境，若以屬國相待，我必不入；義盡名立，師出有名，我何恤哉！」往返再四。

斯時朝士未知江左虚實，心憚懋第。乃議以鴻臚寺處之，遣官騎來迎，建旌乘輿，肅隊而入。十四日，内院滿大學士剛林來詰曰：「何不朝見？」懋第曰：「議禮定，然後可見。」剛曰：「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國王皆稽首迎拜。今貴國爲先帝成服，是有禮於我，故但以客禮相見耳。」剛大笑曰：「我大清皇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乃以天朝自處，直欲我客禮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禮於我君，故命使來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今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大業？汝何得言朝貢？」剛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先帝遇變升遐，豈有遺詔！今皇帝爲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若何許人？敢言僭位！」剛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第曰：「君所言，可以責在廷諸臣，不可以責我。我奉先帝命督兵剿賊，月餘始聞變。我固爲今日計，徒死無益！」剛曰：「既剿賊，賊破京城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命剿賊張獻忠。犯京城者，李自成也。我聞變，即勒兵北行，路聞貴國已驅賊都燕，是以中止；若即以兵來，非殺賊，是剿平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譬如往年爾國入犯，而琉球、朝鮮乘虚驟滅爾國；失國之罪，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入犯者，爾何能罪之哉？」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愉皆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説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剛曰：「誰言大？」懋第曰：「我説也。」洪範以懋第色變，遽曰：「此大事也，非可以一日決，明日再議耳。」剛遂去，洪範、紹愉俱心危之。

明日，剛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福王僭位」爲詞。懋第曰：「始則福王，今已正大統爲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先帝，因而酬謝貴國，非以請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禮相見？若所行可復命，我即專之；不可復命，我必不行，有死而已！」剛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若何得預看！」剛曰：「且已！但欲見上，須行臣禮。」洪範謂懋第曰：「不如先生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爲祭告先帝，無他事可議。若相見禮少錯，後無一事如命矣，我必以死争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第因舉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幣以謝國王。」悉數之以付剛。剛歡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子也！」時我朝新定鼎，不深悉漢事；兩日所辯，皆漢人爲謀主。而懋第慷慨勁烈，詞氣不撓，故我朝亦不能有加於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餌、禮貌甚隆。

懋第遣參謀通判陳、旗鼓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報言「崇禎已葬，可毋往」。懋第不得至陵，乃陳太牢，服斬衰，率將士北向，哭於寺廳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涕。守卒以其事告攝政王，王益重之，欲生致懋第，懋第終不屈。

而洪範受王約，許以江南降，爵爲侯，有成言矣。二十七日，有數騎來，遣使臣歸國，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六十里，而使臣所從將士尚八百餘。十一月五日，止滄州十里鋪。忽有數騎從常大人來，遮懋第、紹愉還京，獨遣洪

範歸。騎卒有從懋第、紹愉北者，有從洪範南者，常不之問。而我朝已祭告蚩尤之旗，發兵南下矣。是日，懋第入滄州城宿，守者戒嚴。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爲榮，我死無憾！若等從我固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燕，觀動靜，然後發疏，遣人馳奏。」翌日，從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文才、後營副將楊逢春、都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

懋第既返，止太醫院署中，邏禁頗嚴，疏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啓，略曰：「懋第奉命北來，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稽留我使，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艱險以圖國是？必致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也！」啓上，攝政王令內院諭懋第：「第靜聽，勿有違越。」而都司劉英潛至京，與遊擊樊通往來偵事。

明年乙酉正月，英及參謀曹遜、金鑣入訊。書閱不得通，夜踰垣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我以壁上所書示之。『生爲明臣，死爲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啓示遜；遜曰：「此啓足爲使節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是時，僞太子亦止太醫院旁署中。懋第潛使所從將士誘問守門滿卒，滿卒曰：「此真崇禎太子，故加防閑，供應不缺。爾太子常言伯父今在南京，要南去。」懋第因爲書二通，一言當遣使臣速歸，一請皇太子回南辨驗，投內院。內院隸扞之數日，始投，卒不報。

二月，懋第以不能躬叩諸陵，遣樊通、陳尚嘉馳詣諸山陵及崇禎帝陵哭叩之。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忌辰，懋第爲哀表二通，率從行諸臣，以羊豕、香帛望祭，哭叩於太醫院署中，復爲文，以隻雞、尊酒祭忠烈諸臣從先帝死社稷封疆者。

四月，草疏一通，用帛幅細書，藏之蠟中，遣金鑣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遜以告，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已決，毋煩言！」

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薙髮之令。諭懋第降，且髡之，懋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首髡如法，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揮從官立杖斃之。事聞，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若不早薙頭降，而擅自杖殺人，何也？」懋第曰：「吾頭可斷，髮不可薙！我奉命北來，已辦一死，豈肯自敗於今日，與若輩爲伍？且艾大選薙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

二十日，加鐵鎖三，擁入內朝。懋第喪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心雅重之，欲生懋第，且大用之；問在廷漢臣曰：「卿等云何？」吏部侍郎曰：「爲崇禎來，可恕；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我言乎！」侍郎語塞。兵部右侍郎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恥？」於是在廷無復言者。攝政王曰：「爾既爲明臣，何爲食我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懋第曰：「爾入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力中原，亦有藉外國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聖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政王色變，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第，同列掣其裾止之，趙不得前。遂擁懋第之宣武門外菜市。懋第昂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至，南向再拜，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忘其名）揮淚稽首懋第前跪，泣不止。少頃，徐起舉鑕，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風，晝晦，都人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勝紀。懋第既擁出朝，趙開心始得前，啓王曰：「死之適足以成其名，不如釋之！」王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髡令下，馬紹愉即率所從將士薙髮降，而懋第參謀陳用極、傅宣、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千總張良左俱以不從令，同日被殺。遊擊樊通收殯懋第屍於彰義門之白馬院，並取用極等諸人瘞之。而前所遣楊三泰所齎蠟書，以是年冬泛海入越，始達魯監國發之。

初，懋第之至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面之，懋第叱曰：「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兵革，先帝賜祭，加醮九壇，優以蔭邸。承疇死久矣！何以至今日尚存？若來者，鬼也！」洪至，且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訪之，閽者通謁，懋第曰：「老奴何得尚存？昔督兵討賊，先帝特寵餞之；乃既不以身殉國難而又降仕他人，亦有何面目見我哉！」李聞，不得見而去。嗣是朝士欲見者，率遭唾罵。於是咸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之意。及江南平，聞懋第題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銷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訖如其言。

二十五日，滄州守知懋第已被害，以告前所留將士楊逢春、張友才等，於是三百餘人皆號泣散去。

明年丙戌六月十九日，陳洪範有疾，忽言左公至，驚悸而死。始，洪範之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之，事成，世加侯爵。而洪範舊通遼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而心賣懋第。及還，又率南征之兵平江南。懋第見殺，而洪範定爵爲侯，甫期年，卒爲懋第忠魂所殺。

《隆武遺事》

明佚名撰

乙酉五月，南都失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退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至福州，與巡撫張肯堂、巡按吴春枝，原任禮部尚書黄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議唐王監國。王太祖後，封南陽。初失愛於祖父，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爲之請，得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鎖高牆，會赦，出。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灑灑數千言。鴻逵請正位以厭衆心，芝龍意别有在，固争以爲不可。諸大臣皆言監國名正，俟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亦疏言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之心，不報。擁戴臣貪定策功，不數日，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大赦。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拔木揚沙，駕回宫，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玉璽墮地，損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内。封鄭芝龍平虜侯，鄭鴻逵定虜伯，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户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吴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祥爲刑部尚書，鄭瑄爲工部尚書，馬思禮爲通政司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爲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起蔣德璟、黄道周、黄景昉、蘇觀生、何楷、陳洪謨、林欲楫、朱繼祚、黄鳴俊爲大學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起曾樱、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柱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員；其遠不能至者，尚有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其有票旨，隆武帝手爲之，閣臣閒居而已。德璟、景昉，欲楫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首請親屯練軍。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統二十萬之兵，合八閩、兩浙、兩粤之餉計之，尚不給，然竟成築舍。

時内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悉委之芝龍。芝龍，泉州人，城南三十里安平鎮，其故府在焉。芝龍從幼在海爲盜，凡海盜皆其故盟，或其門下。自就撫後，海舟非鄭氏旗號不能往來，每舟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富擬於國。自築城安平海梢，直逼卧内，可逕達海。守城兵餉皆自給，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盜有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弟芝虎，勇冠三軍，昔征劉香老，歿於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赫奕東南。芝龍開府城南，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其貴倨如此。

粤西靖江王某，於八月亦稱監國，不奉詔，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移書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靖江王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見，式耜不往。未幾，靖江王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以兵脅之，卒不奪。靖江王旋爲魁楚所敗，返桂林。時粤西總兵楊國威亦從靖江王，式耜授計於焦璉（國威旗鼓），而邦傅亦應檄至，遂擒靖江王及國威並吏科給事顧奕等，械至，斬之。封魁楚伯爵，式耜進兵部侍郎。

時浙東亦奉魯王監國。先是，清兵入杭州，潞王以城降，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水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絶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塔秦示瞻詩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争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弊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先生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即投浙橋而死。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海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至野寺不食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殺浙江招撫使某於江上，遂同張國維、方逢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函輝、陳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王於台。會朱大典於金華亦遣唐珏上表勸進，王遂監國於紹興，以國維、逢年、之普爲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其子世鳳爲將軍。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安伯。補陳潛夫原任御史，加太僕寺少卿，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時兵馬雖集，各不相統，部曲騷然。國維疏請「剋期會戰，則彼此迭入，我有番休之逸；而攻堅擣虚，敵無應接之暇。且必聯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可使人人之功罪化爲一人之功罪。」馬士英奉弘光帝太妃至，紹興人士猶未知弘光所在。國維首疏參馬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原任禮部□□王思任疏請斬士英以謝天下。王疏云：「戰鬬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

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醽醁；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兑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横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矇，滿口謊説，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絶色，卧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苞桑可固也。」乙酉五月，又上揭士英云：「爲一人定國，可以因敗爲功；千載留名，可以去邪從正事。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所素欣者慕者。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毅然主之，以定時局，豈不中外悦服，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何快同幸！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强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高皇帝鼎鍾之華闕，麝聚腥羶。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憤極神人，懼兼夷夏，恐閣下展轉清夜，夢寐亦不得安！略計將來，良心亦不盡死。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閣下妻孥子孫，庶幾可留苗裔。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號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所謂一人定國者也。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煙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絶。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越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以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麑。言粗意妄，不勝皇恐！」第二揭云：「爲明主宜明，正人宜正，懇乞亟請皇上當陽以還剥復事。某伏處林泉，耄病無識。然聞道路悲啼，仳離逃竄，豈乎殆哉，朝不保夕矣！輒歎國家之事，遂至於此！詢問乘輿，俱云不知去向。堂堂天子，可以喝招乎？可以寄放乎？可以藏匿乎？閣下自許，豈不附於正臣；然皇上乃大明之主也，當曉然與衆共知。啓蹕何日？駐蹕何方？經過行在，委曲圖存，自當一一大書，布告中外。而今閣下以揆首樞元拋撇主人，擁兵自衛，託言護太后駕來，亦如虜中事，謂之『攝政』，豈不羞鬚眉而喪衣冠之氣耳？閣下身爲大臣，又爲親臣、愛臣，形影相依，呼吸相應，豈有不知今上所在者！而詭秘若此，無非慮虜之追上，而且自爲逃也。正乎？不正乎？皇上何以待閣下，而閣下設心至此，天容之否！且某聞之：君猶日也，日有晦有蝕，而天上斷無二日之理。天上不可一日無日，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帝座虚十幾日矣，有何妙用，有何奇謀？某以爲光明正大，仍是我朝君相之事；若再欺蒙苟且，不明不白，則中□□□□閣下主何意矣！近聞黄靖南戰勝，虜遁。閣下即當從皇上所在，立請復至留都。如皇上駕在浙境，亦當請至會城，定位以安天下，庶爲正理，閣下仍猶不失爲正臣。嗟乎！閣下果肯盡忠如靖南之戰，皇上既已親征，正是祈父戮力之時；而閣下星夜走避，帶此十萬兵至浙何爲？閣下勿謂天下人盡無手眼，考終命三字不易，子孫三族所係也，閣下試低頭思之！」十月，清兵至□□，方國安嚴陳禦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策應，追戰於草橋門。會天大風雨，礮石俱不得發，遂各斂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閩中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應之，監國遂下令返台，士民復皇皇。國維馳至紹興，上疏隆武帝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當同心戮力，興復大業。俟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若以倫叙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勢；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遥制，脣亡齒寒，猝然有變，悔何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入，議始定，而浙、閩已成水火矣。

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粤督餉。應奇往，參遲誤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命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户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釐毫皆解。又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於是倡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顧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稱職官，則立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然猶苦餉不足，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癃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十月，會后至，乃暫止。

初，隆武帝子身南來，鴻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構宫殿，卮匜之器，悉用黄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

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后於屏後共決進止，隆武帝頗嚴憚之。而尚未有嗣，芝龍乃令子森入，賜國姓，改名成功。每伺隆武帝意所向，輒先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其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被盜截其耳，詔求賊不得。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鄭氏攬權告隆武帝，帝切責芝龍。芝龍怒，佯謝事，帝隨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龍潛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者矣。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談兵，即得召對；片言合旨，賚賚錠、賜官爵。久之漸多，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饜衆心，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於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

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講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効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被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死於西市。

吏部尚書張肯堂與郎中趙玉成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由海道直抵金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帝大喜，促芝龍造舟，芝龍笑諾。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眷屬以防潛逸者，帝遂止。

丙戌春，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隆武帝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具疏迎請，隆武帝欲往江右，意未決，而芝龍固請回閩，閩人數萬呼擁，因駐蹕劍津。而以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蔣德璟自請行關，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無一可爲，德璟告病去。而户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而用編修劉以修爲主試官，取中舉子葉瓚等百餘人。一時（？）皇子誕生，群臣表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賞。大赦，覃恩，凡鄭氏斯養，俱得三代封誥，撰勅織軸者，日不暇給。時兵弱餉匱，當事無談及者；舉朝如醉如夢，不待識者而知其敗矣。

時清遣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人通款，而隆武帝日與魯監（國）相仇。監國遣都督陳謙、行人林垐奉使，趦趄未敢入關，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隆武帝大怒，下二人獄。芝龍疏救，不聽。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齎弘光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啓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進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謙。有鎮江錢邦芑者，本出芝龍門下，以召對稱旨，擢爲御史，爲隆武信任。密啓曰：「陳謙爲魯心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變！」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楮，別移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遂疏稱「海寇犯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遄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敕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蓋微聞錢塘信也。

錢塘自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裂。王之仁疏言：「始事之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之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惟有前死一策，以所隸舟師決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朔，清兵開堰驅舟入江。國維命之仁統舟師江心接戰，值東南風作，之仁揚帆奮擊，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帝命陸清源賫詔至江幕師，馬士英嗾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帝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清兵守杭州。監國議抽兵命國維西征，而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事，督師江上。時清貝勒王屯兵北岸，江涸可試馬，用礮擊南營，碎國安廚鍋。國安曰：「天奪吾食也！」因念隆武帝曾以手敕相招，往必大用；否亦可入滇、黔。遂於五月二十七夜拔營走紹興，劫監國南行。次日，江上諸師聞之，俱潰，鄭遵謙移貲入海中。二十九日，王之仁兵尚在，亦將入海；國維議抽其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今清兵數萬倏渡南岸，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舟可入海，公並無舟，何以爲計？」國維乃追扈監國行。尚書余煌盡啓九門，令民出走，既畢，整衣冠赴水死。六月朔，清兵過錢塘，國維行次黃石巖。方、阮、馬三家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兩行云：「方馬至此止。」國安、士英定謀，出獻監國，遣人入守。值守者病，監國脫登海舟，傳諭國維退保四邑，遂過東陽。六月十八日也。二十八日，清兵破義

烏。有勸國維入山者，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次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作絶命詩三章；詩一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詩二章「念母」曰：「一瞑纖塵不掛胸，惟哀耄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詩三章「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絶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所生！」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從容赴園池死。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並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南京，裁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内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寺，作絶命詞八首。詞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黄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虚度一生世法；但嚴心内《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删。」「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埋骨文」，從容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蕃同妻王氏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絶食死；子朗爲諸生，亦赴水死。通政司使吴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其諸生死者，諸暨方炯、山陰朱煒赴水死，蕭山楊雲門（一作雪門）自縊死。醫生倪舜生（一作年）正襟危坐磁缸内，命人掩覆，朗聲誦佛死。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以紅衣礮攻之，城陷，大典縱火自焚死。其子師鄭邠，武進人，亦死之。張鵬翼守衢州，標將秦應科等爲内應，城陷，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遇害。阮大鋮、馬士英輩猶擁殘兵數請入關，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旋爲清兵搜獲。大鋮投降，貝勒令辦事内院；方逢年、方國安及尚書蘇杜等俱投順。

時舊撫田兵及方氏、鄭氏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透迤而南，所在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四五日，關門無一守兵。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從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由仙霞也。潰兵先過者，焚掠求食。至建寧，科臣黄大鵬、按臣鄭爲虹發倉廩犒之，皆歡呼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城，百姓請降，爲虹不可。及兵入，擁爲虹見貝勒，迫之跪，爲虹不屈。貝勒嘉之，勸以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生亦何爲，寧死不從也！」明日，復召見，責以輸餉，爲虹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詹躍奪刀，自刺其胸不死，遂見殺。義僕陳龍、標下遊擊原某、千户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俱從死。大鵬亦同日殉難，浦民立祠焉。

隆武帝自芝龍既去，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始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至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奔，從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黄鳴俊數人，既而吾騶、維經亦散去。清兵至順昌，搜龍槓，得士英、大鋮，國安於既降後有「請駕出關爲内應疏」，追之，大鋮方遊山，投崖而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數口盡給賜兵丁。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某帥數騎追駕，欲爲父報仇，及於贛州。時隆武帝將入廣，因停一日曝龍鳳衣，遂爲所及，並擒曾后及朱繼祚、黄鳴俊。械至福州，隆武帝與曾后皆遇害。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別遣固山韓某、李成棟略興、泉、汀、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絶食死。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守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降，皆仍舊職，不數日，鄉兵起義，被殺。

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皆即梟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宫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礮聲不絶震天地。以前遣洪、黄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効，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吾，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内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而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

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悦。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脱於淵」，不願降。而芝龍田園徧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駕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布告，誇投誠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摇，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别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往舟山，依魯監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

丁亥秋，鄭彩、鄭成功殺掠漳、泉諸郡，皆破之，汀、邵並亂，遂據建寧。戊子夏，清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泉州，鄭氏兵復遁入海。

附記

初，福建既陷，惟曾慶據平樂，劉中藻據福寧。己丑冬，清分兵攻之，慶既降，被殺；中藻勢窮，自縊。而延、漳、汀三州界連江右，延平所屬又處萬山中，乘清兵既回，復擁立德化王慈煒，取大田，復龍溪。十一月中，清復遣靖南王耿□□來攻，尚書羅南生出降，王被獲。

癸巳，清兵克舟山；魯監國□□□、張肯堂死之。

己亥夏六月，鄭氏復率舟師大舉北伐，人心震動。師次京口，進攻江寧；軍行不戒，爲梁化鳳乘間襲殺，大敗而去，海氛遂靖。至庚戌，鄭氏有投誠之志。朝廷遣大學士吴□□、吏部侍郎蔡毓榮、學士明珠經理其事，遂命興化知府慕天顔往復臺灣，業有成局；而三藩不欲，事遂寢。又十餘年，三桂就滅，諸藩盡芟。至癸亥、甲子，鄭成功之子□□偕故明之後□□歸降。時天下大定，法網久寬，遂受之，而處之齊、魯之間，海波由是永息矣。

隆武皇帝親答監國魯王御書

王邇來無恙！謝來使齎到書啓、禮物，披閲再四，嘆王意之殷厚，媿朕躬之無似也。

吾太祖夜不解甲，日不去戈，十四年而成一統洪業，封諸藩以周天下。仰窺聖意，一日千秋；或亦曰年穀歲豐，四海咸寧，天子萬年，本支百世而已。朕與姪王同分高廟，喪亂之後，存吾二人。但使稍明理道，何忍一線嫌疑，即是自亡高廟！若求無嫌無疑，惟各善體祖意。有唐蹀血，萬世唾焉；靖難云云，痛祖斯甚！使朕處之，蓋必有道；既見今人笑往，斷不令後人笑今。此實朕志，王勿汎觀也。

朕性至淡，遇每違心。家難垂三十年，荷吾威宗，幸不墜祀。七載奉藩，日以圭綏爲桎梏，辭爵雪父，蒙難八年。昨春寇變，初夏時鳳鎮牟文綬三請進營，願躬擁戴，朕志守節，以死自甘。今其人固在，不可欺也。聖安恩宥，溯流遇變，抵嘉興，擁勸頗衆，朕復以死自誓，出揭首奉潞王。臨安再覆，黄道周、鄭鴻逵翼戴於前，鄭芝龍、浙閩臣奉迎於後，朕猶出揭讓賢；如姪王者，亦在此「讓揭」之内。其時虜勢如傾，人心如沸，瑞、桂、惠王近枝既邈不可問，但有朱家一庶宗，能發憤而纘鴻名，使我祖祀不斷，朕實甘心北面，惜不見此！乃爲文武所逼，以巢、由之身被堯、禹之服；一毫利此，則天地、祖宗誅之殛之，四方萬世誅之殛之！蓋朕雖才非光武，而志願頗效周文。秦、漢以後，帝制太濃，使篡弒接踵，傷哉此位，至苦至危，故祖制所以有「親王樂過天子」之教也。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登極，誓以身殉祖廟；御詔求助萬方，猶曰「始借大號以復舊疆，終必訪道而全高尚」。然今半年，名曰天子，依然長素布袍，宛一疇昔故我；所增者，三鼓批覽不休，黎明寒暑先起。見一好臣，如得性命；聞一警信，似痞埋胸。焦兵勞民，憂文悼武，多少傾不盡苦。朕年近知命，未耀前星；疲面癯形，或亦殉祖之實狀也。王以七月十七日監國於台，八月十六日迎至於紹；朕方喜有分勞，而慮開歧視。日盼王之善音，如冀衣食寒暖。陳曜之回，詞愈於理，音得而未善也；今柯、曹二臣至，音善而猶未盡也。蓋「膝下」之稱，以父待予，是王之過厚；而猶曰啓、曰書，則似婉示朕不足纘鴻名而雪高廟也，朕實虚心自慙。

焦勞六月，各路之師未至，江上寸土未復；親征遲緩，累吾姪王枕戈，臨戎忍痛，然亦非無自也。姪王雖值虜衝，然所當西興一帶數百里，稍易爲力。朕自頒詔四方，雲、貴、兩廣、楚、豫、江、川奏賀畢至，虜寇交訌，錢糧一分未至。而數千里安危仰成於朕，致朕左支右吾。拮据六月，幸賴祖靈，闖逆授首於楚省，靖江底定於粵東，江右境土漸復，三吴臣民踵至。痛念□戰六月，杭虜猶抗，徽逆尚梗，師未奏功。是用今臘六月，朕已親自臨戎，直趨江干督戰；先衢暫住，俟王回音。或諸臣不信朕之坦懷，各恐失其佐命；王或不答，或再復以責備，朕一定怡然自咎。惟期奮力江干，贖朕無能之過。或又不爾，則實不敢舍温、衢，自絶八閩咽喉，躬率兵將於建、撫，爲上游瞻仰孝陵之計。王勉事武林，期與姪王

共至金陵。以情不忍將秦比祖，以地不得不借成説，聊以自明。蓋如所謂「先入關者王」，當關舊京，不當關一杭。咸陽之定，原有成法，是諸臣之小誤當政，勿令義帝笑人。萬一姪王排紛紛之群議，不以列國自待，而負一統高皇；朕之處王止有一讓，王之處朕豈恁恝然！監國既奉欽命，何難一表明尊；此實高廟之靈，非朕福德所至！然存亡關頭，實在於此。朕有言曰：「今而後，斷與王以玉帛見，斷不與王以弓矢見。」王未帝則無不盡其挽，王稱尊則無不盡其讓；朕志決矣，願王首善爲高廟計，次善爲朕與王計也。

總之，雖變遇萬籌，朕第有朴誠自待。信筆無文，惟貴達意。王雖自有其曆，朕曆亦不忍遍頒四方而獨遺王姪不贈也。朕心切盡，置用惟王！

十一月二十日，册封親、郡十王，令徽遼再續，功繼崇陽，以上答我高廟。王或不厭所聞，故於書尾併及。冬寒珍重，惟監國姪王亮之！

《紹武爭立紀》

明黃宗羲撰

紹武皇帝諱聿鎮（鎮係英宗諱，恐誤，或曰聿鐫），思文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

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在藉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而外，何吾騶仍爲大學士，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后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尚，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是月十八日，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

已而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非西江陳大士）。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礮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遂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

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閱射，群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敵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爲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遁至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

觀生遇吏科都給事中梁鏜問計。鏜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宗、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思文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苟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揚州十日記》

清王秀楚撰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蹌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二十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碁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鄰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共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餘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興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予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尚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韁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胄拋戈，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礮不得展，城垛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訇訇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鞠然，四響不絕。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闥，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户，人烟屏息。予廳後面城墻，從牖隙外覷，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鄰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拂衆議，姑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牖窺城上，則隊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鄰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雖相達咫尺，而聲息莫聞。迄稍近，始知爲逐户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次及予門，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弟扶婦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墳後，肘腋皆窶貧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静。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待口，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大，數人共擁一氈，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静，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爝燃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憂，淚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内皆有；婦又覓一破衲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簧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

二十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内。忽東廂一人緣墻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趕如飛。望見予衆，隨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卒恐避匿者多，紿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兄謂予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忽來婦人，内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横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覩馬蹄，或籍人足，肝腦塗地，泣聲

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委迤達前户，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即三卒窠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少婦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即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並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澀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横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尚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牧駝馬，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即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路出，惟旁有街可通後門，而街門已有長鐵釘鋼。予復由後街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入，必疑有詐，禍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堦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虚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街門，兩手捧錐，摇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響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摇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扉，扉，木樸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於錐。予迫甚，但力取扉，扉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頹，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即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即於喬宅左鄰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絶，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墻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强而後可。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予幾不免焉。頃之，卒仍挾婦人而去。室有仰屏，似蔀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兩手扳樑，行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旦暮。久之，軍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枕籍，天暝莫辯爲誰，俯尸遍呼，無應者。遥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即予婦也。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紿諸婦出。出即遇洪嫗，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嫗者，仲兄内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潛出户外，田中横屍交砌，喘息猶存。遥見何家墳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洪宅，婦欲覓死，予竟夜與語，不得間，東方白矣。

二十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磚，久絶人跡。予蹲亂草中，置予於柩上，覆以蘆席。婦傻居其前，我曲附於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至晚，予等逡巡走出。彭兒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嫗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姪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

其四矣，相與覓舊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饑達旦。是夜，予婦覓死幾斃，賴洪嫗救免。

二十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嫗謂予婦曰：我昨匿柩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柩後同匿焉。未幾，數足入，破柩劫嫗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啁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搠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且索金，以金始釋予，尚曰：便宜爾婦！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摻長刃直抵予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予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紿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啓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予謂此地人逕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於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跌於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廊。予與婦急趨門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鄰閭婦女，留婦而卻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予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搠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予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者倒扒而出。予復至婦所，婦同衆婦女皆伏卧積薪，以血塗體，糞綴其髮，烟灰飾面，形如鬼蜮，鑒別以聲。予乞衆婦，得入草底，衆婦女擁卧其上。予閉氣不敢動，幾悶絶，婦以竹筒授予，口啣其末，出其端於上，氣方達，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戰慄。忽哀聲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不旋顧。天漸黑，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有王姓將帥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次日，則二十九日矣。

自二十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傳洗城之説。城中殘喘，冒死縋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予匿池畔浮草中，婦與彭兒哀卧其上。有數卒至，爲劫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狠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予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於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潰透。先是，婦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累子！故予遠躲草中，爲不知焉。予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於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突遇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予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户焚死者，由數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予與婦子並往卧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喬木燒着，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聵，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聲震響，慘呼震心，回看墻畔，則伯兄被獲。遥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趕去，此卒即前日劫吾婦而復捨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搖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流血滿身。彭兒拉卒，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衣物置兩甕中，倒覆堵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項有銀鎖，將刀割去。去時，顧予曰：吾不殺你，自有人殺你也。知洗城之説已確，料必死矣。置兒於宅，同婦急出，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聵忽甦。安置畢，予夫婦復至墳處躲避。隣人俱卧亂草叢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歸，與吾同走。婦亦勸余行。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

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絶，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遥聞礮聲三，往來兵丁漸少。予婦抱兒坐糞窖中，洪嫗亦來相依。有數卒擄四五個婦人，内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内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對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爲恥，十數人互爲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予認知爲集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此，驚駭之下，不勝嘆息。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予曰：視爾非若儔輩中，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獲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婦子，問是誰？具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又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予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與予别去。時已暮，予内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洪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衆心稍定。

明日，爲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烈，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十餘歲起，擄掠殆無遺類。是日，興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殘破，難以奉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偕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即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擔，片時蕩然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脛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成行。搶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强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燻，屍氣薰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烟結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人骨成灰，以療兄瘡；垂淚領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人，便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處野畔，其粧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擐戈而各擎槌，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於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復論。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

時爲督鎮裁，惟有一死謝百姓。或曰，督鎮大臣也，守官當死，督鎮不當死也。夫不絶者，將幸免爲守江計。死易，守江難；爲真難者，舍其易者，賢矣。獨計守江、守河、守廣陵，一也。不能澄清河溯，則守白洋。白洋不守，則守廣陵。廣陵又不守，奔以守江南。無論關不能越，江不克渡，借使潰圍得渡，猶之白洋、廣陵也，亦何益哉！

揚城陷，每滿卒一隊，必有内地一二奸宄爲之引。故初但知殺人取財，後乃知某爲顯官，某爲富户矣；初但知深入閨闥，後乃知破壁啓窖，凡隱微之處無不至矣。大約維揚百姓，始終死於高傑。崇禎一變，即肆鴟張，假争鎮之名，冒扶立之績；虎踞邗溝，而關厢之地盡爲瓦礫。及道鄰（即督鎮）爲和事老人，專務調停。抑萬里長城之靖南（指黄得功），而倚狼子野心之叛寇（指高傑），竟爲安插舊城；遂使故巢春燕，化爲别宅秋鴻，反客爲主。十餘年名重天下者，乃舉動狼狽至此！迨乎睢陽計就，逆藩授首，元爵以乳臭厮養，謂宜圖之反掌，釋其兵力而乃錫封蔭伯，豢數萬豺狼於危城之中，遂使宿將因之越疆，敵國以爲口實，手讀定國先期之檄，未嘗不切齒於當事者也。乃北騎渡河，不能用而故縱之，借以回北旆之指；致傑兵一出，如窮寇無歸，沙洲一帶悉遭狼噬，大橋東路殺人如麻。而紛紛愚氓，至反以圍中爲樂土；攜老負幼，望危城如飛蛾之投火。自四月初八至二十四日入城者何止數萬，盡驅之鋒鏑之下而殲焉，是誰爲之咎者乎！乃城陷之後，復使其假虎威，嚙殘喘，真可謂天道無知矣。予友廷直鄭子之言曰：壞西北之天下者，孫山谷也；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鄰也。知言哉！

《嘉定屠城紀略》

清佚名撰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己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吴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吴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悦，即日拜官，使降人黄家鼎佐荃，單騎安撫吴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吴，家鼎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没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鼎等戮於市，獲取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免，間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鼎等，始發兵入吴。三吴禍本，實基於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贓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紈袴子，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步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明嘉定總兵官吴志葵，求遣卒衛送出境；並疏倡禍數十人姓氏，欲悉抵於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間出亡。

六月初一日，吴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

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救，釋之。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土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内閣爲内院。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因結綵於路，出城迎之，競用黄紙書「大清順民」四字揭於門。旋緘邑篆並册籍，上於郡。

清授新邑令吴郡張維熙至。

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哺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然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鳴鑼發礮，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奔，遺棄嬰兒，失散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葵復發兵來，城内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聞維揚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脱走，至是從志葵入城，遽趨庫，僅存銅鋭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豚菽麥，亦席卷而去。貧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

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與宦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吴淞。是夕，泊東關外，恣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維熙以角妓應之，成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家人，忽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吴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虐；婦女不勝其臕，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貿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笑如舊識。維熙議使人舁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吴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内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熊賫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栅圍之。本鎮即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於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勦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蝟集，謬傳志葵自劉河東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青岡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即在城居民，亦以爲志葵已入城矣，門遂徹夜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於客歲縛誅閻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清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膽氣甚壯，競舉火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毘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爐，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舡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投水中，水淺尚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

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吴淞，狼狽得達。初，成棟至吴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絶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舡，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善戰，募吴淞居民朱〔宏〕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即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奔，鄉兵追及，攢矟刺死。惟一騎苦戰，得脱。前隊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吴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線。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里徙略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倏忽食既，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黄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

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瞟貌甚雄武，絶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薯蔡云。

成棟悉鋭攻羅店，屯兵馬橋。

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命守吴淞，與羅店無仇釁；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癡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鋭卒東渡練祈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吴宏宇爲鄰，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耀復大書"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

唐培誓不反顧，清兵鋭箭並發，培被殺。鎮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尚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清兵四集，身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毁略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毁其室。明徵，故尚寶卿須之彦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即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劫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摇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入；特啓關納之。問鄉兵何在？漫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並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姓，迎成棟兵，合城驚擾。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假莫辨。明微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挺擊之，疾呼稱冤，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縻碎。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玹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袞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啓閉，仍用屋木、亂石横塞道途，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並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户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户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

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諜。鞫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吴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罔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當事者議云：新令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尚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牌互異；嚴鞫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崎僞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黄諸縉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絶於路。城上揭白旂，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百姓薙髮訖，即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户，與妻子對泣；强者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因念燒矬一事雖志葵首禍，使非支益扇動其間，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胖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並頭懸城上。頃之，南翔獲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絶。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居於城；聞南都破，於勸農公署起鵠社，傳籤巡更，與何凌虚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於南翔諸富賈户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犯夜。南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於敵。有洪濱者，暴起諸生間，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群擁之門，陟與其從叔抗之，濱等對衆猶嫚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殺之，分投捕殺諸李，赤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即縛去，亂鎗戮死，棄尸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亢旱，災咸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即絶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橋，諸生朱元亮出薪炭數十簍，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撒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吴淞，哭於路也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絶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將相對涕泣。奈鄉兵本村農烏合，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即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旂迎風招颭而已。成棟於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於義陽王，以計脱其妻子，遁歸雲間，斂諸鄉衰暨富貴金建牙泖湖矣，許即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旂大署「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内應，募急足賫至吴淞境上。成棟諜者早伏近郊，纖悉畢知。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於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癃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鍰簡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内，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被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人市羊豕祭旂，傳令於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争赴水奔逃，追騎以鎗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喬尚卧舟中，聞變驚起，持鍰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吴淞，分遣步兵於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吴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强壯益之，兵勢復振。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逦以北。當事者懸十金

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扎營磚橋。鄉兵預於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略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鎮猶傳清兵自吴淞來，一路爲鎮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於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礪兵而來，峒曾、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泪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

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累。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遥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戛，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壻諸生徐文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義，獨揭一紅旂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旂者，宜作前鋒。執旂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鋭氣，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兵攢矟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尸骸亂下，一望無際。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算。選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户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於衣領間，有「女墻無樹不棲鴉」之句，疑於此處有内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淳耀怫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烟焰張天，累日夜不息；於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一置者，每近黄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城中掩泪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

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衆至，盡鋭攻城，礮聲轟轟不絶。守城百姓，股栗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扃鎖甚堅，尚有存者，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土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磚城，最稱完固。清兵發大礮衝之，頹落不過數版，乃多舁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即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於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礮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此買命錢也。捱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泡爛，瞪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濕，食飲俱絶，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桌覆其面，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而過，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死亦大難事！欲顧見一伍伯，乃其兵憲時隸也，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聲，復

不死。爲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之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旂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繩絶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急捧歸，篋送廠頭里，覓尸身不得。其僕哭於路曰：主君殉難時，下體着黄紗褲，用緑絲帶結襪。有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方城破時，西門尚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有亂石走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啓關。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繾城逸去。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尚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絶，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潭甚，淵耀自控一馬至，趨淳耀及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友陳俶讀書處也。主僧毫無等者尚在，獻茶。啜茶畢，諭事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因起鍵户，取筆書云：遺臣黄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氣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尚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縊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於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既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尚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

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絶命詞，大書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兹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水，方自溺。龔教諭用圓，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尋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尚在東關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余隣人偶匿蔽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剳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彦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虜；白晝於街坊當衆奸淫，恬不知愧。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聞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脱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内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將李成棟等俱遁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輦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敢寧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啓，偶入閑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於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給已經薙髮者免死牌，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岡、馬六、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烟焰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有徐元吉者，明吴淞所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納紬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資巨萬，以薙髮爲名，日出行劫，割人手，啖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内草木朱殷。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間炊烟斷

絶。忽婁東浦嶠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興，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賊，剥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汝於市。嶠掩面反走，歸愬成棟曰：嘉定恃其囂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本鎮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合外岡鎮鄉兵扎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刃奮呼，乘鋭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死追擊，且戰且行。有清將一，失其姓氏，身長八尺餘，面色如鋭，乘馬壓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旁登溷，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喚聲甚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争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五升槃。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戰，共斬七十二級。鄉兵懽聲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眼覷葛隆鎮矣，遂稍懈散。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清兵入鎮，居人尚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没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岡、葛隆二鎮已破，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剿絶，後必有變，因力勸成棟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齕齕不留。嶂既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於是，邑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嶂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尚呼嶂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脱口，並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脈遂絶。遺民重足而立，嶂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十里無寧居者。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並括取木棉器物，滿載婁東。於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嗚呼！孰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吴淞，明百户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吴淞遠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松江府，以嘉猷署吴淞總鎮事。嘉猷於地方多所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憚之。原任陸營把總吴之蕃者，父斗南，於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門，聞手下百户降，怒曰：奴輩皆世賊，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鑿汝筋，抽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吴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

之蕃於江東起兵，至吴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於是，挺鎗欲赴鬬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蕃素抗直，不疑，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兵。即於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吴之蕃本吴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此事，豈非没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内外死者二萬餘人，縉紳則有侯峒曾、黄淳耀、龔用圓、李廉、張錫眉、貢士則王雲程、青衿則黄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横罹鋒鏑，尚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絶無僅有之異變也。余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多爾袞攝政日記》

清李若琳等

五月二十九日

大學士等入見，户部官啟事畢，王上曰：「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爲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常無禮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説。予一向憐愛羣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强。今既紛紛如此説，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大學士等啟言：「王上一向憐愛臣民，盡皆感仰。況指日江南混一，還望王上寬容。」又吏部啟參看山東巡撫方大猷擬革職爲民。王上顧問大學士等曰：「該如何處？」大學士等言：「方大猷此事錯悞該處，但念爲地方亦有勤勞，或從降處。」王上又問：「如何降處？」大學士等言：「前朝有降調者，亦有降一二級照舊者。」王上曰：「還實降爲是。著降兵道用。」大學士等啟：「要降兵道，須更調地方。若在本處，恐無顔面展布。若果能作好官，還可照舊巡撫。」王上又諭：「都察院既奉旨參看，該有一定處法，如何二三其説？以後還該秉公執法，以盡職掌。」大學士剛跪啟數本，賜茶趨出。

學士李若琳恭記

六月初三日

大學士等入，王顧賜坐，各部官以次入啟事。王顧問：「代王有遺腹子，不知他有住處否？有養贍否？著撫按查明，與他養贍。」大學士馮等叩頭謝。王問云：「給代王養贍，爲甚叩頭謝？你們到底是念你舊主。」大學士等對：「王尚且篤念，何況臣等？且前人有成語，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以使一君。凡不忘前朝的，推此心即能盡忠本朝。」王又問：「比如封賞如今親王，你們未必謝。」大學士等對：「王戲言耳。諸王懋功膺賞，臣等敢不贊服？」各官啟事。少頃，王又言：「凡人臣事君，全在精白一心，不在面貌上。」王又問：「江南既下，有甚好人物？」大學士等對：「地方廣大，定有賢才。」王又言：「不是泛論地方賢才，只是先生們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學士等對：「錢謙益是江南人望。」王又問：「如今在否？」大學士等對：「昨歸順文册上有名字現在。」王頷之。須臾，賜茶。大學士剛啟讀本章畢，諸臣退。

侍講學士高爾儼恭記

六月初四日

大學士等入啟事，王上賜坐，叩頭謝。大學士讀章奏，各隨事處分訖，賜茶。王上問：「殿工大木産於何處？」大學士等對曰：「川廣。」又問：「大木可常有否？」對曰：「極大者亦甚難得。殿柱間有三合、四合、六合者。」王上又問曰：「聞皇極一殿，費至六百萬金，果否？」對曰：「誠然。其兩廠見貯木料尚不在數内。」王上曰：「一殿之工至六百萬，何太侈耶？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況六百萬乎？然文帝吝惜百金，亦覺太儉。大凡天下事，自有中道。太過與不及，俱都不是。如堯之茅茨不剪，亦過於儉。帝王所居，豈宜如此？」大學士等對曰：「太古之時，原自渾朴。」吏部、兵部各啟事畢，退。

侍讀陳具慶恭記

六月二十九日

大學士等入叩頭，賜坐。大學士剛宣讀都察院本。王曰：「茶馬一差要緊，必須擇人。」都察院臣劉漢儒以廖攀龍對。王顧問：「漢儒何方人？」大學士等對：「北直人。」漢儒出。吏部過持籤一握，次第啟奏。王曰：「這用的滿州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漢人，其賢不肖，予皆不曉。」又云：「在外有司撫，按薦者多，參劾者少。天生好人，每一地方不過一兩箇，那得有如許之多。」大學士等對：「外官除參處外，都該獎薦。此舊例也。所薦的人撫按多有同者。若參的人絶不雷同，一箇是一箇，且入境有參，復命有參，鹽臣有參。至三年有大察，所去的官亦不爲少。」王曰：「應選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裏選將軍，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大學士等對：「初選的人何能即知？待到地方，不好的自然參處。」大學士剛讀楊方興本。王曰：「此官做得何如？」大學士等對：「極好。」王曰：「他是從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少頃吏部奏陝西事。王曰：「闖賊暴虐，百姓痛恨。我大清此來新政也只如常，小民便自悦服。」大學士等對：「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王上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王曰：「善與不善，惟天可表。」又云：「崇禎之亡，天數已定。彼時總有良臣，也濟不得事。」又云：「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云：「予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爲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王上良久復云：「御史趙開心駁了他一箇本，再不見上了。人臣進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説的不

是，何妨再上。」大學士等對：「想他有敬慎的意思在。」王曰：「他家中定做下幾箇本也，不可知。」言訖，大學士剛等持冠帶、品級圖跪前呈覽。是日也，王上霽色而談，言無不盡，諸臣悉爲踴躍，移時方出。

侍讀宋之俊恭記

閏六月初四日

啟奏。大學士剛奏，御史趙開心本。王笑曰：「賜他騾子，遂有此本。」又奏御史宋一貞本。王問曰：「匠役生事害人，是何匠何人？大凡言事須要指名，屢經申飭，如何不遵。這本不該封覽。」大學士奏曰：「通政司收在外各官及民本，可以封駁。此乃言官本，所言是與不是，必須封進，聽旨定奪，臣等豈敢徑不封進？」又奏諸王府夥計事。王曰：「諸王供事不給，一切養兵賞賚甚費，不是生利自用。這御史全不代諸王設想，仰體其心。只說有妨於小民，通是偏向小民的意思。」大學士等奏曰：「百姓是王的百姓，愛百姓正是尊王。臣等意謂，諸王應給祿米賜贍田，自然足用。明朝每年錢糧，半是朝廷與王府供用。我朝諸王勞苦功高，尤厚祿。」王曰：「即如明朝宮女數千，王府亦多宮女。此時也照此行之，可乎？」遂問宮女選於何處。大學士等奏曰：「朝廷傳旨令禮部選，王府請聖旨，選於其國。」王笑而問曰：「目前就行此事，何如？」大學士等奏曰：「此時天下初定，民心驚恐，此事必不可行。臣等仰見王上聖德，亦必不行此事。」王又曰：「明時百姓家有蓄積數十萬金者，此時諸王府未有一二萬金之藏，非經營生利，不足用度。」大學士等奏曰：「明時多藏，乃明之所以亡。今諸王無厚蓄，正是清朝之所以興。」反覆問對者久之。王又言：「紂王拒諫飾非，予今反覆言之，不是不聽他說話，只是言不知爲上者不得已之心事。待天下大定，漸次定制，頒賜宗祿，目今難以遽禁，這御史本改票行。」又奏英王大捷，當祭告郊廟社稷。擬票內有「神人共憤」語。王曰：「明朝人博學固多，只是這等說話似乎不宜。人心之憤，固自可見，若天之憤，從何而至？今王師剪寇，便如此說。倘兩軍相持，不分勝負，豈天在憤不憤之間乎？」大學王等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王上奉天討罪，天下無敵。天意確有可憑，理之必然也。」少頃，王言：「方今天下未常乏才，但朝臣賢否，須久任方見。」大學士等奏曰：「王論久任，洞見治理。但今缺多人少，遷轉不得不驟。一兩年間，方可行久任之事。」王又諭：「治天下全在得人。但新官語言不通，且多不識面。何法可得好官委用？」大學士等奏曰：「漢唐以來，君臣言語相通，何常盡能得賢？因大臣不得其人故也。如臣等內院及吏、兵二部得人，則在京官員自然得人。外面各處督撫巡按得人，則道府州縣自然得人，天下可不勞而理矣。」王諭曰：「是。」頃之，手取弓矢賜大學士馮銓，銓即於座前謝恩。王入，召大學士剛林，賜蟒袍。又賜明晉王朱燿烜、紀城王朱慈頰及投順總兵官馬科之子馬如騏袍服。召大學士等進殿內列坐，賜饌，謝恩。饌畢，肅出。

檢討成克鞏恭記

閏六月初六日

啟奏。王問：「趙開心日日上疏，想他皆屬宿搆。」大學士等奏：「趙御史明蒙欽賞，圖報方殷，自然有懷必盡。」王問：「金陵既已底定，其餘諸省即當遣人齎詔招撫。」大學士等奏：「招撫自是自策，但別議遣人，不若即除各省撫按等官親往詔諭，自己地方責任，定然處事精詳。百姓既有係屬，草竊無不立解。」王嘉納，允行。王諭輔臣，當遣書英王殿下，江南歸附諸臣，如馬科、白廣恩等都，著來京陛見，其餘統兵頭領亦然。此外士卒或解散歸農，或檢選充伍，務令行間周詳，安插得宜。王問：「兵部侍郎金之俊自有本部事務當言，如何旁及漕運？」大學士等奏：「之俊舊司漕務，且生長江南，事頗洞晰。漕運係國家大計，廷臣皆得條陳，即庶民上言亦無不可者。」王曰：「言漕亦可。江南平後，告廟祀天，此是禮部職掌。且已具疏言過，之俊何又瀆陳？百官各有所司，越俎局外，反致本等職業不修。可批駁申飭行。」王問：南京明太祖守陵人役數目。輔臣奏：「孝陵定制，會典及户部可查。」王諭：「桑芸一疏，謂滿漢言語不通，致有猜疑推諉。及着他指名奏來，乃說原無實跡，恐或有此事。夫言官爲朝廷耳目，必所言實可行，然後聰明有益。今浮泛無據，入耳經心，徒費精神。人之精神有限，若勞頓于無間切事，至於軍國重務反致照管不清。」大學士等奏：「人臣防微杜漸，功令三令五申，皆所以預止流弊，消彌未然。若待事有成形，挽回或恐無及。先幾入告，言官之職當然也。」王諭：「方今國家多事之時，余豈憚勤勞，輒圖晏安自便。但幾務日繁，疲於裁應。頭昏目脹，體中時復不快。年齒漸增，每遇冗雜無間之事，心輒燥懣。去歲乍抵燕京，水土不調，爲疾頗劇。今差健勝，然亦未盡愈也。以後章疏都須檢擇切要者以聞。」王問：「江西各省有人才可用否？」大學士等奏：「諸地俱不乏人，未敢率爾漫舉，容詳擇奏聞。」王問六部尚書例從例數。大學士等奏：「多寡不齊，大約二十人上下。」王諭儀從姑緩，其帽頂等成，誠屬急務，作速頒行。

檢討高珩恭記

閏六月初七日

大學士等入見，奏署延綏巡撫趙兆麟本爲銷算錢糧事。王上曰：「錢糧事宜只須咨會户部奏繳，何必一一奏告？」大學士等啟曰：「錢糧關國家重務，凡有支銷，自當奏聞。若徑咨會户部，不經上聞，恐後世滋弊，不可爲訓。此前朝舊例，似不可廢。」又宣讀山東巡撫丁文盛本，内有「中軍不避火砲」等語。王上曰：「火砲迅疾，難見難避，非人不欲避，欲避之而不得也。若見砲不避，是痴人矣。」王因言及昔年大兵攻錦州時，洪軍門於南山向北放砲，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砲，我兵存身無地，神器實爲兇險。後破錦州，以此言語大壽。大壽張惶失驚云：果有此事，如彼時砲中王馬，爲之奈何？王笑謂大學士等云：「彼時兩雠相敵，惟恐不中。大壽言不由中，誠爲可笑。」王顧問大學士等曰：「本朝大兵平流賊甚易。當時明朝虚張聲勢，動説兵數百萬。若果有精兵數十萬，自足破賊，爲何任其流毒，致十數年不結？」大學士等曰：「賊至都城，尚云不足慮。只因人心懈怠故耳。」大學士剛又宣讀御史王顯條陳吏部本。王上曰：「這係吏部職掌。明朝宗藩、蒙古諸王俱丁衰運，全不見有奇偉豪傑。」大學士等曰：「此中實無豪傑，誠如王諭。」王又問曰：「明朝俱説分黨，若是同心爲朝廷，這等的黨也是好的。」大學士李奏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從國家百姓起見，這是和；從身家私欲起見，這是同。和與同，原有分别。」大學士馮奏云：「諸臣所言所爲，俱難逃王上洞察。」王曰：「别的聰明我不能，這知人一事，我也頗用工夫。」大學士李奏云：「帝王之治，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知其賢而用之則民安，不知其不賢而用之則民危。王上智勇大授，然不可自恃知人之明，還要兼聽。」王曰：「説的是。」因諭大學士曰：「我每見攻陷一城，輒有死節，良由明朝諸臣讀書明理使然。即此可見明朝還有好人，所以國祚延三百年。難云如此都是爲身後之名，不是君恩感激的。只見崇禎身没，並無一官同死。我故云爲名死節，不是爲君死節。」又諭大學士洪曰：「我在東邊，只聞洪軍門是至清的好官。其用兵上陣，亦有可觀。如松山之役，我頗勞心焦思，親自披堅執鋭。卿後雖無成，亦足見卿之能。我之體弱精疲，亦由於此。」大學士馮奏云：「洪軍門前雖得罪，今承使南方，功成亦可贖罪。」王曰：「我亦見他做得來，諸王也薦他好，故令他南去。」諸臣飯畢，王各賜香瓜一銀盤。大學士等頓首謝，趨出。

檢討羅憲汝恭記

閏六月十四日

内院諸臣奏事。先是，霪雨，是日天霽。王諭曰：「昨日君臣引咎分過，今日天即清爽，上下宜各盡乃心。」内院臣頓首。王曰：「成湯以六事自責，天便大雨，也只是他自修德。若後世之君，便身爲犧牲，天未必應。」内院臣對曰：「人君一言之善，亦可回天。身爲犧牲，亦只躬親料理犧牲之事。犧牲乃有司之責，成湯以身親之，非真以身代犧牲也。」王諭曰：「明季税法太煩，細小物件亦有税課，競説不盡。此是祖宗舊規，抑是後來巧取？」内院臣對曰：「會典所載乃爲正税，其餘悉是加添。大抵貪官好吏設法侵欺，朝廷亦未必受其利。此弊政之最大者。」王又諭曰：「近來人家皆設佛堂，不知何意。人果善，天必佑之。若不善，祈福何益？」内院臣對曰：「愚人無知，妄爲希福。更有善跋邪説，惑世誣民，尤爲可恨。須聖人之教大明，則異端邪説自止。」王諭内院臣洪承疇曰：「凡我所心愛之人，雖萬金不惜。昨賜卿衣帽，所直無幾。卿此行，須用心做事。」承疇對曰：「感王上厚恩，敢不竭盡心力。」奏畢，各退。

檢討劉肇國恭記

閏六月十八日

大學士等啟事，讀總督軍門楊方興奏本。王曰：「總督楊軍門自受事以來，兵馬錢糧，事事幹辦，可謂恪共乃職者矣。」大學士等對曰：「誠如王諭，楊方興不曾遲誤一事，不曾差錯一事。」王曰：「欽天監占，十六日夜月食，云有陰云微風自西南來，主吉，年歲豐稔，前此有占。又云：主有災祲疾厲等事。倏吉倏凶，何所信從？」大學士等曰：「占驗有書。書云吉則言吉，云凶則言凶。占候官不過據書奏報。」啟事畢，賜茶，趨出。

學士李若琳恭記

閏六月二十一日

大學士等入啟事，讀山西巡撫馬國柱奏本，言土賊擾害岢嵐州一帶。王上問：「岢嵐州在何處？」大學士等對曰：「在太原府西北方。」王上問距黄河遠近。對曰：「不遠。」大學士剛又讀順天提學御史曹溶本。王上曰：「順天何須御史泛爲條陳，此等不切要本章，徒費人精神，批答可出旨駁正之。大學士等曰：「人臣進言甚難，亦不可概爲禁止。」王徐曰：「從輕駁之，令知警省足矣。若駁之太嚴，恐阻言路。」大學士等因推廣王意，引古事伸説。王上笑納之。王上諭大學士等曰：「予近覽《洪武寶訓》，皆説軍國大事，實有經濟，足裨治理，未常泛及章奏。」大學士

等曰：「實録上亦載有本章。若祖訓，皆載人君謨誥耳。」大學士剛又宣讀山西巡撫馬國柱本。王上曰：「李鑑、馬國柱不可並在一處，當更調一人。大略滿洲人心實，説過便了，漢人似不如此，恐不擠之死地不止。」王上又諭大學士等曰：「本朝恩禮前朝諸王，衣服飲食時加賞賚，公主與諸王一體，禮宜優恤。予因政事未暇，尚屬闕典。今欲加賞前朝公主衣服飲食，未知與例合否？」大學士等對曰：「欽賜出自聖恩，無不可者。」王上諭及新定冠服之製，曰：「一品官用東珠，係極珍貴之物，止許用三分重者。如重過三分者，當禁止。」啟事畢，趨出。

學士李若琳恭記

閏六月(二)十二日

啟奏。大學士剛奏事，及逃兵事，皇叔父攝政王曰：「我朝兵力强盛，兵逃非畏死也，想緜錢糧不足，不能自贍耳。姑從輕處。」六部都察院諸臣入見，賜茶。王諭諸臣曰：「方今江南平定，人心歸附。若不乘此開基一統，豈不坐失機會？諸臣各宜同心一力，因時建功。凡屬職業，當務切實，恪共底績。毋尚虚名，徒飾浮説。」吏部左侍郎陳名夏同都察院副都御史劉漢儒奏云：「應天、江西、湖廣已歸版圖，宜速遣撫按官前去撫定。江楚久被左兵蹂躪，民如倒懸。若早遣官一日，百姓早受一日之利。推用撫按各有地方責任，自去料理，不必另設招撫官。況福建路緜浙江，兩廣路由江西，川貴路由湖廣。此三省巡撫尤當先設，須有條理次第。」劉漢儒奏云：「招撫須用大有擔當的去方可。」王曰：「未平地方，宜用大臣先去招撫，隨設撫按繼之。」陳名夏復奏云：「臣於江南道里頗悉，願承命往。」王問諸臣所見何如？禮部左侍郎孫之獬奏云：「未定地方，宜用大臣去宣揚威德，招其來歸。」王曰：「俟再思之。」六部諸臣趨出。王問大學士馮曰：「昨見御史馬兆煌一疏，與予心甚不合。馬御史本内言天時積雨，民居半傾，有死傷人民，宜賜棺賑濟。此亦仁政一端。予想行政施仁，宜普宜實，有重有輕。若止盜虚名，不審時度勢，則政何由行？」遂問大學士等曰：「府州縣道地方霖雨，亦同京師否？如同，自宜溥施賑恤。若止恩及京師，内外異視，惡乎可？」大學士等奏云：「馬御史巡視該城地方，職所應言。況京師爲根本重地，亦無非從朝廷百姓起見。」王曰：「予不説馬御史不是，但我素性遇有干譽邀名之事，不惟我不肯爲，即見人爲之，亦不勝其羞恥。」大學士等奏云：「京師爲首善之地，原與外郡縣不同。馬御史此奏事體雖小，或不必行。自後恩澤似宜加厚。」王曰：「是。卿等大臣凡事俱要匡救，不可面從。」賜大學士及學士史官等飯。王曰：「文王澤及枯骨，古今相傳以爲美談。向使桀紂行之，便貽笑於後世。古今異勢，不相沿而治。若必執堯舜之道行之今日，亦有不便者。惟因時制宜，務使百姓普被恩澤方可，若沾沾小惠，我所不爲。」大學士等奏云：「文王仁政極多，枯骨特其一耳。臣願王上法堯舜文武之道，以治天下。」王問曰：「張獻忠今安在？」大學士等奏云：「張獻忠聞據四川，地險而富，負固未服。」王諭大學士曰：「天下未定，民生未遂。我焦心勞思，匪朝伊夕。幸邀天眷，疆宇日廣。惟速宣治理，務致化成。但恐草野之間特起豪傑，則難爲收拾。」大學士等奏云：「天下大矣，豈無豪傑？但豪傑最識時務。朝廷之上，政治詳明，雖有豪傑，亦退而聽命。倘事有不善，則此輩伺隙窺覬。臣願王上常惕此心。」王曰：「鄉試進場秀才三千，可謂多人。」大學士等對曰：「進場秀才向來有四千五百餘人，皆由提學官選擇起送。其中式者不過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又讀工科朱鼎蒲一本。王上問：「明朝凡遇興作，是發銀還是派夫？」大學士等對曰：「明朝一切大小工役，俱是發銀僱覓，並無派夫之例。至於濬溝一事，止宜各家自濬門前溝渠。若派南北二城民夫濬中東西三城之溝，誠爲苦累。」王上問京師居民若干。對曰：「崇禎二年，曾查過内外二城，共七百萬。」王良久曰：「此役不過暫借一時，後不爲例。」王又曰：「這本據事指陳，正是言官職掌，准下部議。」王又曰：「章奏一事，是非可否自有一定之理，君臣不妨明講。是者固宜嘉納，非者亦宜折中。若槩爲包容，似乎不可。」大學士等奏都察院具揭，爲趙開心討衣帽。王云：「與他。」良久，又云：「不是爲剃頭賞他，但因他敢言。大率趙開心言事十件，未必盡是，然可聽者居多。」大學士等對曰：「敬如王諭。」事畢，趨出。

侍讀陳具慶恭記

七月初九日

啟事。王曰：「今天下一統，事務漸繁，文職自宜廣用。」王問：「凡盜劫財傷人，或宜分首從。槩置之死，似乎不忍。」輔臣對曰：「强盜結夥爲暴，法均無赦。或人數衆多，元惡伏罪，其餘情係脅從者，亦與解釋。」王曰：「説得是。」王又言：「凡問刑定罪，仍該巡按御史再審者，無非詳慎之意。但經御史審過，還宜奏聞。」副都御史劉漢儒王以御史差多員缺聞，本日吏部考選，中行評博，計不過數人，恐不足用。王以問輔臣，輔臣奏：「察今御史缺十五人，合取在外推知考選，并部屬改授。」王曰：「著揀選用。」

檢討白胤謙恭記

《永憲録》

清蕭奭撰

卷一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康熙六十有一年，歲在壬寅。

上諱玄燁，章皇帝第二子。以前辛丑春正月即皇帝位，時年八歲，逾年改元。計踐祚已六十二年，按享國之久，自帝堯以下，惟商太戊七十五年，餘未有越六十者。

春正月丁亥朔。

上御殿受朝賀。

辛卯，賜千叟宴於乾清宮，以憂勤誠敬之旨遍諭羣臣。

大學士集部院大臣年七十以上十五人合成千歲，爲上獻壽。因召六十以上、八十以下大學士、九卿、翰林、科道七十人，文武有職官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宴於乾清宮。御製瑶章，命諸臣各依韻賦詩。詩成，名千叟宴詩，並繪圖以傳。是日宴畢，上御東煖閣，命大學士以下諸大臣進，皆賜氈坐，諭曰：今日天氣晴和，又值無事，朕躬亦甚安豫，與爾等閒談舊事。從來帝王任大責重，最爲勞苦，享祚綿遠者甚少。他人不知爲君難，輒崇奉佛釋，溺信仙道，荒湎酒色。朕自即位以來，實能絶此三者，故臨馭十年不意至二十年，二十年不意至三十、四十、五十年。五十年之後斷不存到六十年之想，今已六十一年矣。史册所載人君壽至七十者不過三人，此皆朕之幸也。人君以一身臨天下，前後左右皆足熒惑其心。或大臣擅權，或婦女豫政，或閹寺專命，甚至偏聽私人，如天子門生之類，此非有英斷之才不能獨持綱領，杜絶弊端。然每見英斷之主往往果於殺戮，使朝臣不能保其朝夕，朕則待下寬恕，於諸大臣務期保全，故爾等俱耄耋安享富貴，得以功名終始，君臣相對，鬚髮蒼然，致足樂也。朕年少時自恃膂力過人，三百斤石上復置一石，手能舉之。馬上馳騁如飛，即馬或顛蹶，身躍立於地，未嘗沾泥土。今則雄氣已除矣，去年刻一圖書，用戒之在得四字，蓋深自知足耳。朕臨政年深，於軍務尤有灼見。往歲西陲用兵，傳言朕欲親征，以致劉蔭樞上摺勸阻。人臣批鱗直諫，原屬美事，不知兵有虚實，不可拘泥。如西賊騷擾邊外諸番，議者咸謂祇宜守邊。夫我兵不能救援諸番，則邊外部落勢必爲賊所併，此時而議守邊，庸有濟乎？去年臺灣反叛，人頗驚疑，朕知一時窮民激變，即當平定，並未令九卿議剿議撫，及督撫提督報捷奏至，克復之期不過七日間耳。先年朕親征噶爾丹時，曾作詩以志勝敵之略，大學士張英奏俟大捷後宣示於人。後噶爾丹授首，張英歎服豫算之神。朕於河務尤極留心，先年高、寶一帶地方俱被水淹，朕凡六次閱視河工，知之甚悉，諭張鵬翮云：爾但遵朕指示，河工自成。張鵬翮果恪遵朕訓，黄、淮安瀾二十餘年，令人不知泛溢之事。去秋河南武陟縣黄河口冲決，濫至山東張秋鎮，運道阻隔。朕繪圖指示，遣官堵塞，不日成功。張伯行議引沁水濟運，與朕意適合。後張鵬翮奏，地形高下，若引之，恐有遺患。遂停前議。朕以至公處事，初無成見，惟言之是耳。爾諸大臣從窮苦中來，今已富貴，或不能記憶。朕從富貴中來，惟恐小民艱難，故令各省督撫於地方事務不時奏聞，凡閭閻疾苦，莫不周知。又於他省來人，問以經過地方雨晴米價，令臣下時存一惟恐上聞之念，百姓地方受益不淺矣。朕教養天下六十餘年，官吏兵民感恩戴德，疆場之上武職効命，緑旗兵一皆奮勇争先，與滿洲無異，此本朝最好事也。朕今所治之天下即明代之天下，所居之宫殿即明代之宫殿。朕登極時，明代遺臣尚多能言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朝事甚詳。明時宫監多至數萬人，宫女至二萬人。今朕所使内侍及諸王所用太監不過七百人，宫眷妃嬪年長者已七十餘歲，所使之人總不過五百人而已，宫中如永壽、景陽等宫皆空閒無人居也。書生評論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爲公平，言金世宗行政果如此人言即堯舜矣。又朱子言讀書不要被書欺了，此言最妙。嘗見詩賦有鰲山百尺，今太和殿高不過百尺，鰲山安可置乎。大凡讀書人多尚虚文，又高自位置。前代諸儒惟朱子學問最大。《性理》内載朱子論鬼神性命，實能囊括釋道全藏。其云，爲人須盡這箇人的道理，此言所包者廣。朕平日習聞贊頌之詞，地方每遇豐登，必歸美於朕，若遇荒歉，又誰諉乎？此皆虚套，朕所不取。總之，誠敬二字盡之最難，無論大事小事，能盡誠敬，必無差誤。爲人能盡無欲害人之心，自然有福有壽。諸大臣年俱七十八十，在古雖爲懸車之年，但朕同事日久，上下俱不忍相捨，諸大臣勿以年老求退。今日談深坐久，可各回安息。諸臣以次起，令内

侍扶掖出宫。按漢武帝、唐高祖、明太祖皆壽七十一，聖諭或謂此。沁水出上黨，至滎陽入黄河，自高而下也。康熙己巳、己卯、壬午、癸未、乙酉、丁亥上六次閱河，加以甲子祭孔林、南幸，凡七至江浙。己卯春河決高家堰以及邵伯鎮，屢堵屢潰。庚辰春命兵部尚書范承勳、工部尚書王鴻緒、吏部侍郎王掞、户部侍郎田雯、兵部侍郎布雅努、刑部侍郎喻成龍、工部侍郎顧藻、副都御史壽鼐、王紳爲督修官。起原任户部尚書王日藻、左都御史董訥、兵部侍郎楊雍建、内閣學士李應薦、廣督朱弘祚、漕督馬世濟、安撫高承爵、陳汝器、浙撫金鋐、線一信、福撫宫夢仁、廣撫江有良、西粤撫王撫元、雲撫衛既濟爲分修官。督修者九月撤回，以張鵬翮代于成龍爲河督，專任其事。至壬午四月，河工以次告成。康熙乙丑作延禧、永和、景陽三宫于宫内，是年滿漢大臣，其名見卷内者不載，外則吏部左侍郎勒什布、户部左侍郎李永紹、禮部左侍郎薩哈布、王思軾、右侍郎羅瞻、景日昣、兵部左侍郎查克旦、右侍郎王度昭、刑部左侍郎阿錫鼐、右侍郎劉相、工部左侍郎郝林、右侍郎常壽、王懿、都察院副僉都御史牛鈕、伊忒滿、張大有、江琼、鄒汝魯、通政司使傅善、陸經遠、左右通政黨古禮、潘錦、陳九恭、魏方泰、大理寺卿常泰、左右少卿顧爾泰、郭徽祚、任奕鑒，一時人物，特備志。

甲午，上幸暢春苑。一作園。

苑在京師西北，上時駐蹕，計一歲之中幸熱河者半，餘駐暢春又三之二。内有澹寧居、淵鑒齋、露華樓，皆臨政所。韻松軒，皇子讀書處。佩文齋，貯書畫地。他如蒼然亭、清遠亭等處，未能悉詳。

命吏部科道考察六十年大計職官。

户部進編審户口。

始命滿漢監察御史巡察臺灣。

封皇三子和碩誠親王胤祉子弘晟、皇五子和碩恒親王胤祺子弘昇爲世子。

今上登極，禮臣奏諸王子名應避同御諱一字。旨：此皆皇祖所賜名，不必避，臣民亦仍之，只去一點。

丁未，上行幸霸州，講春蒐。駐蹕南苑。

冰凌積水冲決武陟馬家營、滎澤秦家廠隄工，漫溢至山東東阿之張秋、直隸長垣等地。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蔡升元免，以工部尚書陳元龍爲禮部尚書，兵部左侍郎李先復爲工部尚書。左都御史黨阿賴罷，以正黄旗漢軍都統安泰爲左都御史。

春二月丙辰朔。

戊午，上駐蹕趙北口。

在京師之南。有東西二淀。上水獵所。

鎮守澎臺總兵官陳策卒。

策由千總爲淡水營守備，朱一貴亂，力保淡水，擒獲賊首范正文等，功加左都督，擢澎湖總兵，未數月卒。澎湖有三十島，孤懸海中，官軍所駐者止二十里許，一無所産，日用取資於臺，一遇風濤，往返動經月餘。一貴亂後，部議鎮臣移澎湖，以控制臺灣，督撫累言不便，是年五月得旨復還臺。

敕征西靖逆將軍吏部尚書富寧安、振武將軍都統祁禮德攻傅爾丹，進兵土兒番，乘機襲擊澤旺阿喇蒲坦。

上諭征西將軍：祁禮德摺奏，澤旺阿喇蒲坦於去歲將沿界之人撤去，土兒番人移往哈喇沙兒，其阿爾泰、烏魯木齊等處無一哨汛。傳聞伊已身故，宜乘機襲擊。按澤旺阿喇蒲坦，厄魯特噶爾丹之姪，踞波羅搭拉地，名衣立國，在雲南金沙江之西，最强盛，幅幀之廣數千里。素與哈密爲仇，以其舊臣服而後備藩於我也，遂縱兵取烏斯藏，以窺哈密。上命都統顔後作延。信掛平逆將軍印，統尚書富寧安、提督師懿德等，合陝西、四川、雲南之師，克復藏地。繼命皇十四子胤禵往視師，屯三大營，以十五萬衆守之。蓋哈密爲通諸番之咽喉，固哈密所以拒諸番，不得已而用兵也。烏斯藏即吐番，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元時爲郡縣，明洪武初，詔各俟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自是番僧有封國師及王者，本朝皆請換敕印，修職貢。哈密古伊吾廬地，明永樂初設衛，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本朝請封貢奉朔。其地産美瓜，供御用。金沙江通麗江。懿德字秉如，陝西寧夏人，是年爲鑾儀使，以目翳告歸，嘗提督江南，有賢聲。烏斯藏産異寶，其宫室、服飾、器具，中國帝王有不及也。側聞達賴喇嘛所居皆奇材異木，座旁設黄金塔二，七寶莊嚴，高丈餘，遭澤旺之難，失去一塔，朝廷代爲修補，所費數十萬。鋪地以大紅瑪瑙，飲食器皿皆黄金。有五色蠻，吐五色絲，織成大錦，愈浣愈鮮明，中國所賜錦緞遜之。以時朝貢珍珠、珊瑚、寶石、各色毾㲪、各色氆氇、各色番布、花褐布、花綿氈、慈獸皮梵袒紅等貴重之物。

甲子，上獵於材圈頭。

乙丑，上駐蹕玻璃。

琉球歲貢。

是年入貢諸國，皆照荷蘭例加增賞賜，以卹遠人。成例，貢期，琉球二年，朝鮮每年有年貢、節貢，安南三年，荷蘭五年，暹羅三年，土魯番五年，西番各寺皆三年，惟西洋以地遠未定貢期。順治元年設四譯館，館有十，曰：韃靼、女直、回回、緬甸、百譯、西番、高昌、西天竺、八百媳婦、暹羅。十五年，裁韃靼、女直二館。今向化日廣，國名、貢期未悉詳。按明永樂初始設八館，有女直、韃靼，無八百、暹羅，百譯作百夷，蓋諸國各有字書，必加翻譯乃知。如朝鮮、安南、琉球諸國，疑與中華同文。回回、天竺、高昌皆西域國，西番即吐番，烏斯藏等部是。暹羅在南海，百譯在滇西南，八百、緬甸皆其種類。韃靼部落不一，即前代之匈奴、突厥、契丹。女直，盛京北奉朔之蒙古也。

安南歲貢。

命核兩淮官商侵蝕加根課銀。

兩江總督常鼐索取兩淮規禮無厭，而巡鹽御史張應詔清廉，不遂其欲，乃乘總商賀節赴署，以草薦卷程庭倒控之，逼令誣服。因參應詔前任運使侵蝕加根銀三十二萬，節儀四萬八千兩。上令新巡鹽內閣學士魏廷珍核實，奏康熙三十四年始派餘銀十五萬兩，三十八年上南巡豁免，及織造曹寅、李煦更番歷任鹽差十年，又加織造銅觔等銀每年二十七萬餘兩，增至三十二萬，曹、李任滿，例應除之。後再命工部尚書李先復、通政司使圖蘭往理，雪應詔之枉，坐商人程庭等賠補。鼐尋卒。應詔內補御史。

乙亥，上回鑾。

丁丑，上駐蹕南苑。

嚴順天頂冒考試。

各省士子在京，以冒宛、大商竈等籍入學中式爲捷徑。刑部左侍郎王景曾請禁，上命移歸本籍。禮部議，嗣後順天商竈生員另編字號，取同鄉官印結入試，一百卷取中一卷。其商竈及衛籍童生亦取同鄉官印結應考，五十卷取録一卷。進取難則頂冒自禁。上從之。往例，教官、典史之子准於所在地方考試進取，解官移回本籍，雍正九年並禁止，其直省凡係冒籍者皆令移回，以示廓清。

命內閣學士阿克敦、一等侍衛宗室佛倫往朝鮮册封國王李的弟延成君昤爲世弟。

國王無子，奏本身甚弱，遂允所請。海外諸國惟朝鮮奉朔，凡詔誥與各省一體頒發。當太宗時，朝鮮先歸順，故職貢比於藩王。

臺灣叛逆賊首朱一貴等伏誅於京師。

一貴與脅從李勇、吴外、陳印、翁飛虎、王玉全、朱阿三等俱淩遲，杜會三與自行就撫之杜君英、陳福壽等減等立決，其同宗有服之親，照叛逆例分別治罪。六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臺灣南路木崗山後坑底地方匪類朱一貴等聚衆爲亂，竪立大旗，上書大明討□大元帥朱。鎮臣歐陽凱聞變，遣兵撲滅，於南北二路失利，守備馬定國自刎，餘殺傷過半。凱親督兵往援，連敗賊衆。五月一日，賊四面蹂躪，凱力不支，没於陣，副將許雲等皆殲焉，遂陷府治。厦門提督施世驃統大兵於十一日飛赴澎湖，以扼其吭。十六日攻進鹿耳門，安平鎮，賊衆披靡。二十二日克復府治，賊走鳳山。世驃分遣署參將林秀、王萬化、遊擊邊士偉等追入，南北二路賊多降附。閏六月初八日，鳳山居民獲一貴，勇等獻於林秀，臺灣復平。用兵之際，總督滿保駐師厦門，以爲聲援，調遣將士，接濟軍需，故速成功。林秀時官遊擊，世驃報功抑之，雍正三年，引見各省保舉武職，始叙前勞，擢參將，至總兵。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紅毛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近小琉球，周袤三千里，水陸之産咸備。明末海寇鄭芝龍出没其中，歸明後，地爲紅彝所據。及芝龍輔僞隆武，王師下浙閩，芝龍降，少子成功竄入海，集兵寇閩、粤，侵江、浙。順治十八年圍臺，敗荷蘭，遂有其地，僞永歷遣人封成功爲延平郡王。至子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傳孫克塽。康熙癸亥入我版圖，封克塽漢軍公。三世僭亂三十八年。荷蘭一曰和蘭，即紅毛。其國船高三十丈，銃長二丈餘，發之洞石城，震數十里，中國傳其制，號大將軍。相傳礮之爲用，石則震之而開，若入土一尺即不行，故行陣之間，機每向上，騎兵多受傷。而《元史》載西域人亦思馬因造礮攻襄陽，入地可七尺。兩存其説以俟辨。餘詳後卷。

春三月丙戌朔。

上回宫跳神。

丁亥，上幸暢春苑。

兵部議奏蕩平郭羅克善後事宜，設長司守之。

四川提督岳鍾琪前領兵抵郭羅克交界，賊番伏兵對敵，敗之。追至中郭羅克納務等寨，連克一十九寨，斬首三百餘級，擒賊首酸他兒蠟索布六戈。復督兵至上郭羅克等寨，該頭目旦增等將不法賊番首惡假磕、賊從格羅等二十二人縛獻軍門正法，率闔寨男婦老幼八百户匍匐歸誠。朝議設土長官司管轄。以雜谷土司板第兒吉親叔囊索沙加布老成服衆，堪領其職，籍其番蠻户口姓名所管地方界址，並取永保無虞印甘各結，請旨，從之。郭羅克内通陝之西寧、川之松潘，外連西海，爲口外往來必由之地。其部落番人惟以刼奪爲事，歷年受其荼毒，上令發兵進剿，一舉而歸命焉。鍾琪，陝西臨洮人，故四川督昇龍之子，以候選同知改授松潘遊擊，陞永寧協副將，復藏有功，超擢今職。

福建水師提督姚堂奏臺灣善後事宜。

一、澎湖總兵仍駐臺灣。一、臺灣鎮協標兵難以裁汰。一、臺灣道標兵宜歸臺鎮。一、臺灣府治宜建城郭，部議，澎湖總兵令其不時稽查臺灣。厦門道標兵裁歸臺協，分設南北要路，其臺鎮協標所裁兵丁仍舊設立。至臺灣在海外，無庸建城。臺灣鎮標三營及南北二路淡水等營共步兵四千九百九十名，安平副將水師兵二千五百名，雍正三年准巡臺御史禪濟布，景考詳奏，各營設馬兵三百名以備緩急，五年又准文武紳士捐立府治木柵周千八百丈。

天旱，命户部開倉平糶。

派八旗官兵駐劄湯山馬圈。

浙閩總督覺羅滿保題薦征臺奏績職官。

水師千總董方赴厦門領餉，遇朱一貴倡亂，隨提臣施世驃與澎湖守備林亮爲頭隊先鋒，於六十年五月十六日先奪險攻入鹿耳門，二十三日又於西港仔蘇厯甲地方大敗賊衆，克復臺灣，題補水師守備。又南澳鎮標守備吕猶麟，千總陳瑞俱於十九日在崑身奮勇殺賊，二十二日在西港仔大敗賊衆，克復臺灣，題補南澳遊擊、守備。臺灣之北沿海，沙積爲隄，名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止。

癸卯，上萬壽聖節，御殿受朝賀。

設四川銅梁、岳池文廟儒學師生。

川省自明張獻忠之亂，國初人民彫散，爰有歸併之縣。重慶之定遠、銅梁、安居歸併合州，順慶之岳池歸併廣安州，幅幀延亘至四五百里。今户口繁滋，知州難於總理。六十年，總督年羹堯請以定遠仍歸合州，安居則歸銅梁，與岳池各設知縣，典史。因令二縣更設教職一人，入學各八名。此外歸併者，成都附郭之華陽歸併成都，雙流歸併新津，彰明歸併綿州；重慶之璧山歸併永州，大足歸併榮昌，武隆歸併涪州；夔州之大寧歸併奉節，大昌歸併巫山，新寧歸併梁山；潼川之安岳歸併樂至，嘉定之成遠歸併榮縣。其成都之彭縣，崇寧，眉州之彭山、青神，未詳所併。雍正七年後多復設。前歲乙酉，張獻忠謀襲西安，盡殺川人，以絶顧望，曾計殺衛軍七十五萬，兵二十三萬，士民三十餘萬。丙戌元日。命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分路捱户草殺，五月上功，計殺男婦六千餘萬。其御營及二十一營總兵數無考。又殺已兵數十萬，川人殆盡。賊平，移湖廣民以實之，百年始將復舊，亦從古未有之殺刼。詳具毛西河《後鑒録》。

兵部奏，征澤旺阿喇蒲坦陣亡將士前湖廣總督額倫特、侍衛色楞、副都統查理、四川提督康泰、涼州總兵康海、宣化總兵司九經，各予贈廕有差。

丙午，上詣西山祈雨。

戊申，京師得大雨。

上幸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園。

自六十年兩遇萬壽，雍親王皆奏請駕臨，奉觴演劇，以祝無疆。天顔每霽，向妃嬪稱孝養焉。

開軍前運米捐納例。

海寧海塘成。

塘以障海潮，前年崩潰，海鹽沙地將四十里，自是爲東南鉅工。署總督河道陳鵬年請定河工銓補官分之制，以杜鑽營。

夏四月乙卯朔。

丙辰，復祈雨。

吏部尚書張鵬翮查勘河工，報堵塞張秋決口工竣。

詔增歷代帝王崇祀功臣配享。

上諭大學士等：朕披覽史册，於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長短，無一人爲帝王公言者。

朕見每朝崇祀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甚未允當。今宋、明諸儒尚以爲宜衹孔廟者甚多，自古帝王從未有人奏請崇祀者。朕意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然，並應增從祀功臣，詳開奏聞。大學士馬齊等將歷朝帝王並功臣與入正統不入正統及被弒亡國者各開一摺，請上欽定。按明洪武四年，始命參考歷代聖帝賢王在中華安養人民者立廟合祀，共三十六主。六年，禮臣言內有父子祖孫相繼合祭未安，應別立廟，故止祀創業之主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尋去周文王、唐高祖，又去隋文帝，止十六主，其餘二十主令有司春秋祭於陵寢，則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成王、康王、漢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魏文帝、隋文帝、唐高祖、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嘉靖二十四年，從給事中陳棐議，撤元世祖廟祀及侑饗木華黎五人。本朝順治二年增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一位。而順治中，禮部尚書王崇簡曾建議更定廟祀，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明之孝宗七君，宜百世祀，不當以成見格。部覆未行。廟凡五室，三皇一室，五帝一室，三代兩漢帝王一室，唐遼金四帝一室，宋元明四帝一室。每逢遣官致祭陵寢，二十一帝外與明略同，但有女媧氏，無漢武、唐宣、宋孝、理及隋文也。詔卹故大學士熊賜履幼子志契、志夔。

上諭：大學士如李蔚、王熙、杜立德、張玉書、李光第、王項齡等之子孫皆爲職官，惟熊賜履居官清正，學問優贍，朕每念舊勞，不忘於懷。其長子有瘋疾，次子尚幼，熊賜履爲試官，所取門生不下千人，身後竟無顧卹其家者，令諸臣扶助，以望成就。於是門生大學士王掞、王項齡等助銀三千餘兩，命交江寧織造曹頫生息，給予用度。賜履字素九，號青樵，江南上元籍，湖廣孝感人。順治戊戌孫承恩榜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在相位最久。甲戌、丁丑、庚辰、癸未屢典會闈。卒謚文端。蔚號垣園，直隸高陽人，順治丙戌傅以漸榜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立德字純一，直隸寶坻人，明崇禎癸未楊廷鑑榜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辛丑馬世俊榜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貌不及中人，一生恬退和緩，在相位二十餘年。庚寅隨駕熱河卒，上爲詩弔之，賜謚文貞。餘見後。志契字敷五，乾隆初，録用爲翰林院孔目。其長兄志伊近騃，文端歿後曾特旨召見，奏對含糊，命授編修歸里。凡科目例列榜首名，後不重載科分。兩朝同者繫年貌，餘亦省。

通政司使明安罷，以盛京刑部理事官圖蘭爲通政司使。

丁卯，上幸熱河避暑。

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胤禵隨駕至清河太平莊，辭赴甘州軍。

大將軍於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陛見至京，上命誠親王、雍親王領內大臣郊迎。當時詔旨奏章悉稱大將軍王。凡大將軍印收貯內閣，命將則授以行，如所征與印文名義不符，另撰鑄給。師旋繳内閣。清河由關外入開原，合諸水以達關内，通武清、三河等地，在京城北境。

戊辰，上駐蹕馬圈。

己巳，上駐蹕湯山。

庚午，上駐蹕南石槽。

命再議歷代帝王崇祀、功臣配享。

上以大學士等所議應崇祀之處尚有未詳，復降諭，明代甚近，朕少時嘗聞故舊宦官云，愍帝無大過惡，萬曆、泰昌、天啓時國勢已壞，至於愍帝雖勵精圖治，終無能補救，故愍帝不可與於亡國之列，萬曆、泰昌、天啓不應崇祀。至於配享之功臣，大槩開國元勳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莽武夫，劉基乃元之進士，皆遭遇其時，得以成功，遂居配享之列，或治世之臣輔佐太平有功君國者，反不得列於配享，此皆未爲允當。大學士會同九卿等從容分別確議具奏。明崇禎帝甲申五月，我朝以明臣中允李明睿爲禮部左侍郎，議故君后謚號，議上曰懷宗端皇帝，后曰烈皇后，以與朝謚前代之君理不稱宗。後禮臣具奏，改爲莊烈愍皇帝。至思宗烈皇帝則僞弘光所謚，國初人文集多誤稱，或曰莊烈陵固名思陵也。

始令漕運總督親催糧艘赴通。

辛巳，上至熱河行宫駐蹕。

江蘇巡撫吴存禮題免上元等處六十年旱災地丁銀七十五萬四千五百兩有奇，米豆一萬一千七百餘石。

軍前効力詹事府正詹事王奕清奏捐銀萬兩回京省親，兼以老病乞恩。

不報。

大學士王掞於六十年冬請上復立廢東宮胤礽爲太子，諸御史連名陳奏。上怒，嚴旨切責，俱謫軍前。奕清代父効力。御史知名者陶彝。任坪、范長發、孫紹曾、高玢、吴鎬、高怡、范允鍅、陳嘉猷、王允晉諸人，東宮再廢，疏請復立者。始則大理寺勞之辨忤旨，發刑部杖四十削籍，時年逾七十。繼之編修朱天保處極刑，父坐枷示，家口籍没，在已亥年。於是知聖意殆不可回。之辨字書升，號介嚴，浙江石門人，康熙甲辰嚴我斯榜進士。天保奉天正紅旗人，康熙癸巳王敬銘榜進士。

起前大理寺卿李敏啓以原官。

詔安南國王黎惟禐照舊聽各商往販黄銅。

定督撫提鎮保題官弁之制。

上諭：在京職官皆易知賢否，外省保題之官非所深悉。其河工、臺灣、廣西、雲南極□之道府以下雜職教官以上仍舊保題。至增添之缺並條奏交與督撫，保題之缺永行停止。武職副參遊都守各官，仍遵中樞考定例揀選衛缺相當題補，其餘督撫提鎮請增請調補永行停止。廣西慶、思、南、太諸府地處烟瘴，凡出缺，取附近之員蒞任已久服習水土者調補。此定制也。

京師山東得雨。

敕征西副將軍阿爾納統領官兵自哈喇河黑河番語哈喇果爾。移駐阿克塔斯。謹加防範。

夏五月乙酉朔。

上駐蹕熱河。

定捐納郎中道府以下官初任試俸三年方實授陞轉。著爲令。

丁亥，總督漕運施世綸卒。

癸巳，夏至，有事於方澤。

暹羅歲貢請通海。

上命伊國用夾板船往交貿易，准糴米十萬石於廣東、浙、閩，免其抽税，民船仍禁阻。按海禁因臺灣之變而嚴。

禮部尚書賴都罷。

己酉，命京師祈雨。

詔輕罪人犯循例寬釋，以待秋涼。

夏六月甲寅朔。

上駐蹕熱河。

京師再祈雨。

癸亥，總督直隸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趙弘燮卒，御製詩弔之，賜謚肅敏。

定陷臺逃職各官罪。

廈門道梁文煊、同知王禮、臺灣令吴觀域、諸羅令朱夔立決。知府王珍已故，戮屍。臺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典史張青遠秋後處決。

令盛京沿海毋禁民販。

浙江巡撫屠沂病免。

沂字艾山，湖廣孝感人，甲戌胡任輿榜進士。戊子江南、庚子順天兩主鄉試，稱得士。

廣西道監察御史陳時夏奏平米錢價值之法。

上見時夏奏摺，召至行宫諭云：米價騰貴，因漕船不到。回奏：皇上發好米五萬石，糶與民間，買米俱用錢，再於八月放錢糧時將錢配搭支放，自然價落，錢亦充足。從之。

効力軍前原川陝總督鄂海貪污削籍，限追贓款，籍其家人魏二財産入官。

秋七月甲申朔。

上駐蹕熱河。

乙酉，河決臨漳。

《分類字錦》告成。

御試行在隨駕三十三人詩文。

賜編修沈宗敬詩扇。

宗敬字恪亭，江南華亭人，戊辰沈廷文榜進士，告假於家者二十餘年。素善畫，每稱旨，即於所進扇親灑宸翰賜之。父荃，號繹堂，順治壬辰探花，書法爲上所重，仕終正詹，謚文恪。詹事之有謚自荃始。

留鎮西藏兵，敕署四川巡撫尚書塞爾圖前往統轄。以翰林院掌院學士蔡珽爲四川巡撫。

議政大臣奏：辦事西藏東川知事石如金稱，於駐劄喇嘛達爾齊母藏布咨文籌看在藏官兵不睦，因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柔善，以致副都統常陵、翰林院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忒馬等恣意胡爲，年羹堯聽信奏請撤兵。查西

藏地方被澤旺阿拉蒲坦潛令策林敦多布取藏，殺害喇藏，殘害圖白忒、湯古忒等。皇上遣大將軍王往木魯烏蘇會兵安藏，拯救圖白忒、湯古忒、唐古時等性命，不可不留兵固守，亦並無生事不睦之處。年羹堯越分管理，應嚴行議罪。上令滿都、巴忒馬、石如金、達爾齊母藏布一同由西寧撤回，西安布政使塔林進藏，跟隨將軍印務署川撫塞爾圖進藏管轄綠旗兵丁，同策旺諾爾布協助治事。塔兒寺在西寧邊內，青海羌王奉旨共尊胡必拉漢在此寺中。胡必拉漢即未受封之達賴喇嘛也。拉藏殺大護法第巴，請旨又尊一達賴喇嘛立於藏中，自爲大護法。其衣立國測罔阿完布嘆遣其姪測稜敦多布殺拉藏，廢拉藏所立之達賴拉馬，並謂塔兒寺之胡必拉漢皆非真正活佛，立後藏班禪主黄教，遂與中朝抗拒。此出原廣東巡撫効力軍前法海所紀事。其名字譯寫互異，兩存之。達賴喇嘛之號自元明已有之。萬曆七年，烏斯藏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即闡化王達賴喇嘛也。號活佛，以傳經説法戒淫殺爲諸國所尊，禮佛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五年，套寇黄臺吉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奉堅錯教，無淫逞者，其尊崇如此。蓋諸番以僧主國事，朝廷錫以封號敕印，即奉約章，修職貢，故《會典》皆載各寺名。僧有國師、禪師、都總、喇嘛之别，印有鍍金、銀、銅、象牙、圖章之異，敕有敕書、誥命、勅諭、劄付之分，亦多踵明制。

命叙安藏在事有功官弁。

上諭：原定西將軍噶爾弼等遵朕指授，率領官兵往從古用兵未到險絶之域，俱各奮勵。由拉里路進兵克取之員，從前所領之銀，免其扣取。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令總督年羹堯分作三等議叙。年羹堯以廣南守蔡起俊，開化同知丁棟成，永寧道遲維臺，順慶守馬世楙，東川守石如金，岳州同知王國相，保寧守安定昌，成都同知王洵，嘉定牧李弘澤，叙州守周元勳，合州牧張植，鳳翔守金德蔚等以及武臣百餘人奏聞。爾弼是時以託病規避免，後爲奉天將軍，卒於官，世宗命革職以彰國憲。

賜提督福建陸路總兵官穆廷栻謚清恪。

秋八月甲寅朔。

上駐蹕熱河。

乙卯，上行圍哨鹿。

辛酉，上自行圍回鑾，駐蹕八里臺。

原福建陸路提督謫發阿爾泰軍前藍理卒。詔寬免贓罪，放歸其妻子。

河再決馬家營。

秋九月癸未朔。

甲申，上駐蹕熱河行宫。

浙閩總督覺羅滿保題核陷臺將弁功罪。

疏言：臺灣鎮遊擊劉得紫被擒不屈，絶食七日，拘禁五十餘日。把總吴益戰死復甦，被擒不屈。千總馬雲驥襲捷入山招集，固險自守。把總吴德化、李信、陳宋無汛守之責，俱未割辮。守備張成、把總黄道隆等亦未割辮，然不能殺賊致命。均准復職。把總陳雲、韓升等皆爲勢力難支，雖割辮尚未授職。把總周應瑞、千總康朝功、何泰皆係割辮爲僧。均照例革職。把總張文學，賊起崗山，首失汛地。千總阮欽被江國倫獲去，用作隨從。南路把總李興隆等降門賊。均照反叛例斬。千總陳徽、把總鄭高招集義勇攻復山營，澎湖千總李耀國助戰受傷，金門千總陳賢、劉師均等亦戰敗逃回，未陷賊營，令其照舊供職。

上自熱河回鑾。

丁未，上駐蹕么亭。

己酉，上駐蹕湯山，受在京百官朝。

辛亥，上幸暢春苑。

命議鼓鑄流通之法。

上諭大學士馬齊等：朕臨御寰區，時以民生爲念，凡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差遣進摺人及從外來者，必詢問雨暘收穫與米糧物價。近聞京師制錢之價甚貴，今年五月間以錢價漸長，故將兵丁月餉銀錢兼放，至今尚未得平。昔年錢價亦曾騰貴，時科爾坤爲户部尚書，奏請鼓鑄小錢，將大錢停止鼓鑄。後以大錢漸少，錢價又貴，不能流通，九卿復請鼓鑄大錢，將小錢銷毁。朕以小錢行之已久，驟用大錢，未知於民有無利益，令暫大小兼用，行之一年再定，且令每季奏聞。錢價並未增添，百姓亦甚便利。朕所降諭旨俱有記注可驗也。從前商人辦買銅觔時，錢價尚平，自趙申喬奏請交八省督撫採買，以致遲悞。朕以採買始交八省，從寬免其治罪。後雖陸續解至，不能全到，有誤鼓鑄。銅觔少則鼓鑄悞，鼓鑄悞則錢少價貴矣。凡事不可執一，須隨時立法。鼓鑄一事，屢經更改，錢價何故驟貴，如何使之得平，九卿、詹

事、科道會同確議，並可否大小兼用具奏，買銅之費於各關稅銀及四省蘆課內支用，寶源局鼓鑄。康熙二十三年定每月二卯，每卯鑄銅五萬觔，每歲共鑄銅一百二十萬觔。五十三年更制每年定限三十六卯。按泉貨流行，惟兵餉可以及遠，然解運有費，亦不能遍及。故兩廣以嶺隔，猶用唐宋錢，莫禁也。督撫採買派於各知府任之，多以遲悞賠累。乾隆六年後仍屬銅商承辦。

冬十月癸丑朔。

乙卯，上進大內。

丙辰，跳神。

丁巳，上御殿受朝。

命議虧空完補之法。

上諭大學士馬齊等：朕臨御天下六十餘年，年至古稀，幼時猶及見太祖、太宗所用舊人及明大臣內監，閱歷世務既久且多，且性好讀書，講求治理。凡事變易，皆難預定，惟和平公正，因時制宜，不可預執一見。故夫子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勞，無刻不以民生爲念。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今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而陝西爲甚。其所以致此者，皆有根源，諸人未嘗一言及之。蓋自用兵以來，大軍經過之地，領兵之人，督撫皆助其鞍馬衣服，州縣等官食物供應，不無煩費，倉卒應付，不能不動用官銀。及兵回之日，又各給兵丁馬匹銀兩。即如川、陝回京之兵，中途所得，過於正項。又各官捐助軍需動以萬計，此費皆何從來乎。至於捐納一項，多有並未交銀而空取實收者，此皆爾等之所知也，州縣安得不虧空乎。凡此虧空，寬其時日，尚可酌量完補。是以用兵之地，歷年奏銷，每緩其期，前蕩平三藩所用軍需至四十年始清。蓋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以不悞國帑，下可以不致病民。去年陝西虧空官員俱行參革，今因軍需緊急，無從追比，巡撫噶什圖密奏欲將通省火耗加增，以完虧空。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大，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各官供應差使，故於正項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是私事，若准其加添，則與正項一例肆無忌憚。此摺若批，則官民皆謂皇上所知，朕豈宜受加派之名乎？又如賑饑一事，自應於夏麥無收之後散賑，方於百姓有益。今各省每於三四月間，或遇冰雹，或雨澤愆期，輒以青黃不接，具題請賑，開銷倉穀，及至五六月時，民間乏食而倉廩已虛。此皆州縣藉此開銷虧空，實未曾賑濟饑民也。目下各省雖有虧空，而陝西關係尤大，應作何完補，無累小民之處，九卿、詹事、科道詳悉確議具奏。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康熙十一年據雲南、貴州、四川叛，靖南王耿精忠十二年據福建叛，俺答公尚之信十三年三桂兵至肇慶降附，據廣東，至二十年以次削平。當分藩時，其子皆尚公主，授額駙在京。如尚之隆、之孝、耿昭忠、聚忠諸人亦免溯減。三桂爲亂首，子應龍伏誅。其叛也，三人皆握重兵，漸專制一方，累形跋扈。三桂且用皂旗，擅除官，開藩下鄉試科，朝議撤回京，遂各僭逆。三桂僞稱國號曰周，錢文曰利用。至孔有德順治九年守桂林，孫可望、李定國攻陷之，有德及家口百二十人悉死，女四貞逸出走京師，歸其夫孫延齡。及三桂反，延齡亦從逆據廣西，吳平乃降。有德雖未叛，而女亦以叛終焉。

禮部尚書陳元龍請復選拔生員入太學制。從之。

疏言：國子監生皆由捐納，是以頂冒滋多，而能文之士甚少。舊例，每遇寅年，各省學臣於府州縣學生員之內每學拔取一名，送入監內肄業，名曰選拔監生。此例自三十九年准川陝總督席爾達疏所參學臣奇貪，稱嗣後每遇拔貢之年，陪貢准作拔貢，停止已久。明年皇上七旬萬壽，四方士子無不踊躍觀光，應令照三十六年例舉行一次。府學起送二名，其□各學起送一名。滿洲、蒙古二名，漢軍一名。如該學無文行兼全者寧缺額。按明宣德八年，令天下考選生員，年四十五歲以上者送國子監，增開貢例，後累行之，意即選拔之權輿。至成化後始有生員納粟入監之例，景泰時先有納粟上馬入監者矣。

以左都御史安泰爲杭州將軍，山東巡撫李樹德爲福州將軍，兵部右侍郎查弼納爲兩江總督。

癸酉，上自暢春苑幸南苑。

督學順天翰林院侍讀陳世倌題旌烈婦新安辛氏、容城孫氏。

兩廣總督楊琳請編廣東商籍生員爲鹹字號，額中式二名。

廣東鹽務寖敝，督臣爲固結人心計，六十年九月請設立商籍歲科，進取童生各二十名，附於廣州、南海、番禺三學肄業。至是又請鄉試額有中式，部議每入試一百名許中一名，過二百名不得再加。尋兩淮鹽臣援例上請，部議江南商籍每科附入揚州府學，與本省生員一體鄉試，非廣東外商可比

而止。順治十一年題准商電籍入學，直隸附河間府，江南附揚州府，俱照大學考取儒童。浙江附杭州府、錢塘、仁和三學，共取儒童五十名。其山東、山西、陝西另設運學，山東屬濟南府，陝西屬寧夏府，俱照小學考取。山西、河東、運城照大學考取，三運學皆兼取武生。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進明年萬壽七旬聖節行慶典禮，上諭曉之。

上諭：覽諸王大臣所奏慶賀紅摺，皆過於實事。朕以冲齡即位，賴世祖章皇帝入關以來深仁厚澤，立不拔之基，至今八十年之太平有自來也。朕自幼讀書，覽前代帝王之忿懥憂患累其內，操心橫慮妨其外，年歲不久，景運不長者，未嘗不撫膺長歎。朕以涼德，幸得承運曆，逾花甲，歲登古稀，鬚眉皆白，血氣衰憊，當此之際，翼翼小心，常恐不及。善後之策不能預料，保全之心夙夜永競。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轉運罷敝，民生乏食，物價昂貴，正是君臣同寅協恭濟萬姓於將來之時。自古慶賀多者，後人不取。朕自六十年來，正旦之外未嘗受慶。卿等所請，止于正月初一日、三月十八日進表行禮，除此無多議。

令崇祀歷代帝王，一代彙載一牌，創始居中，餘分昭穆。

賜蘇州紫陽書院御書「學道還淳」額。

書院在滄浪亭前，巡撫張伯行修建，亦名正誼。竊意御書命意，院中或祀言子也。滄浪亭，宋滄川蘇舜欽流寓吳門，於府學東南築以自適，康熙中，巡撫宋犖修建以成名勝，又引水達署中，作小滄浪，一時題詠甚夥。

冬十有一月壬午朔。

免山西平、汾、澤、沁等處旱災折色糧銀二十四萬兩有奇。

是歲江浙、湖廣、山東西等省各報夏秋旱災。

戊子，上由南苑復幸暢春苑。

己丑，上不豫。

傳旨，偶冒風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靜養齋戒，一應奏章，不必啓奏。

甲午戌刻，上崩於暢春苑。

上宴駕後，內侍仍扶御鑾輿入大內。相傳隆科多先護皇四子雍親王回朝哭迎，身守闕下，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次日至庚子，九門皆未啓。又上大漸，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餘詳後覺迷上諭。按上久道化成，治幾無爲，是年所可見者，以上數條而已。良法美意，亦得其萬一，已昭千古。

乙未午刻，傳大行皇帝遺詔：皇四子雍親王爲人貴重，事朕以孝，政事皆好，堪膺大任。

傳大行皇帝遺詔：命領侍衛內大臣總理鑾儀衛事嗣三等公馬爾賽、提督九門巡捕三營統領兼理藩院尚書隆科多，武英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馬齊輔政。

令旨：大行皇帝梓宮前設鹵簿大駕，每日早晚供飯桌，午供餖餙，王以下孝服，文官於景運門，武官於隆宗門，日三次舉哀三日。諸王妃嬪下至宮女俱割髮。內外文武天下軍民孝服二十七日，百日不嫁娶，一年不音樂，京城各廟撞鐘三萬杵。百日不剃頭疑遣。

丙申，冬至。

戊戌，頒大行皇帝遺詔於天下。

詔曰：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敬天法祖爲首務。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共天下之利爲利，一天下之心爲心，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忘，爲久遠圖計，庶乎近之。今朕年屆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涼德之所致也。歷觀史册，自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孫百五十餘人，天下安樂，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然念自御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未嘗稍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爲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爲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爲前代帝王剖白言之，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爲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如舜雖稱無爲而治，然身没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爲，清静自持乎？

《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云當取，太宗皇帝云：「明與我國家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係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闖寇，入承大統。稽查典禮，安葬崇禎。昔漢高祖係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于漢。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真主驅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又年力盛時，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把箭，用兵能戎之事，皆所優爲，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户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嘗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爲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預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孫百有餘人，朕年已七十，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以及蒙古人等無不愛惜朕年邁之人，今雖以壽終，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禮親王、饒餘王之子孫現今俱各安全。朕身後，爾等若能協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着繼朕登極，即皇帝位。即遵典禮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凡頒遺詔，自宫捧出，至乾清門外，禮部堂官跪接，由中道捧至午門外，安層台上，張黄蓋，滿漢文武各官素服三跪九叩頭，復跪聽宣詔畢，立舉哀。又三跪九叩頭，禮部堂官捧詔奉安龍亭内，由中道出大清門，至禮部，遣官頒行天下。按黄帝元年甲子，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共七十四甲子，迄今當四千四百七十八年。詔云三百五十餘年，疑邸抄有誤。存考。

辛丑，世宗憲皇帝即位，免百官朝賀，詔告天下，以明年爲雍正元年，恩赦有差。

詔曰：惟我國家受天綏佑，聖〔太〕祖、神〔太〕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武緯，海宇寧謐，歷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升龍馭，親授神器，屬于藐躬。朕皇考大行皇帝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爲聖慈鍾愛，寢處時依，恩勤倍篤，不意中年神志昏憒，病類風狂，皇考念宗社重任，付託爲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之十有餘年，沉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皇考升遐之日，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欲一體相關，敦睦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意，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稍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内外諸大臣，朕亦亟資翼贊，以期終始保全。各宜竭盡公忠，恪守廉節，俾朕得以加恩故舊，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國紀，既負皇考簡拔委任之恩，又負朕篤念大臣之誼。部院屬吏，直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己奉公，不得推諉上官，自曠厥職。天下百姓，被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間有愚氓，干犯律令，皇考每遇讞決，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少有可生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孝親敬長，畏罪懷刑，以副朕仰法皇考好生之意。茲因諸王、貝勒、文武大臣、官員人等僉謂天位不可久虚，宗社允宜早主，再三陳請。朕勉徇輿情，暫抑悲痛，於是月二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雍正元年。仰體先志之遺承，深望皇圖之永固。式昭新化，期愜舊恩。所有事宜開列於後云云。於戲，追慕前徽，繼述無忘於夙夜；廣推聖澤，恩膏願被於寰區。凡爾親賢文武，其共矢丹誠，各輸心膂，用紹無疆之業，永垂有道之休。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恩詔：軍民年七十以上免丁侍養，八十以上給絹一疋、米一石，九十以上倍之，百歲給與建坊銀兩。

恩詔：會試臨期請旨加額，鄉試中式，大省加三十名，次省二十名，小省十名。

恩詔：直省舉孝廉方正之士，賜六品頂帶以備召用。

召皇十四弟撫遠大將軍固山貝子胤禵馳驛入臨，印務交總督年羹堯。進封輔國公延信爲固山貝子，赴軍署理大將軍事。

尊聖母德妃爲皇太后。

上諭禮部：朕惟君國之道，必崇孝禮；化民之務，本重尊親。惟我母后，仁承天德，順協坤儀，恭儉慈温，懋昭淑範。恩勤顧復，誕育藐躬。朕纘荷鴻圖，恭承懿訓，顯揚聖善，儀典宜隆。式考舊章，恭上皇太后尊號。爾部詳察禮儀具奏。

羣臣請喪服以日易月，上諭曉之。

上諭：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罕有倫比，爲亘古未有之神君，朕亦不宜用近代相沿之典禮。釋服之制以日易月，雖始於漢文，而高宗諒陰三年，獨非古制乎？朕不能上比高宗，而哀慕之情不能自已。況朕有賢好昆弟，親信民臣，庶政可以代理。若謂二十七日之制，皇考既已行之於前。皇考御極之始正在冲齡，朕非行前代未行之典禮，以爲超越前人也。本朝舊制，釋服亦待百日，庶減思君思父之哀。諸臣其諒之。

羣臣請朝皇太后。傳懿旨不受。復固請，從之。於梓宫前拜叩謝恩，仍還舊宫。

懿旨：我自幼入宫爲妃，在先帝前毫無盡力之處。將我子爲皇子，不但不敢望，夢中亦不思到。我原欲隨先帝同去，今皇帝説，太后聖母若隨皇父同去，我亦隨太后聖母同去。哀懇勸阻，未遂其志。若穿錦繡，受我子行禮，實爲不合。凡朝太后之禮，是日，太后儀仗樂器全設於宫前，上具禮服乘輿出隆宗門，率王以下及大臣、侍衛等詣太后宫。至宫門外降輿，入至宫前丹陛上之東，西向立。王以下公以上於丹陛下立，文武大臣、内大臣、侍衛於宫門外立，三等侍衛於左門外分班序立。鴻臚寺堂官二員，鳴贊官二員於丹陛上，又二員於丹陛下，又二員於宫門外，又二員於左門外，俱相向立。糾儀御史二員於宫門外，又二員於左門左侍立。禮部堂官傳諭，内監奏請皇太后陞宫座。皇太后具禮服御宫，作樂。陛座樂止。上由中階詣丹陛立，鳴贊官贊行三跪九叩頭禮，諸王、大臣、内大臣、侍衛等皆隨行禮。上行禮時樂作，禮畢樂止，上復原位立。禮部堂官傳諭，内監奏請皇太后還宫。樂作，入宫樂止。上出宫門外，來，還宫。凡大朝賀，上先詣太后宫行禮後，御殿受慶，如元旦也。

諭各省督撫提鎮三司，非詔旨毋赴京進香。

順天府尹俞化鵬罷。

追贈内監海青等品秩，遣官致祭。

追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爲太子太傅，刑部右侍郎励杜訥爲禮部尚書。

令援赦之人各加案記，以儆將來。

上諭：此番赦罪，非朕本心，以諸臣援例陳請，又朕即位之初，故從衆允行。援赦之人，須詳加記注檔案，如不改過，加倍治罪。恩詔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内亂，妻妾殺夫告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真正人命，蠱毒魘魅藥殺人，强盜奴變，十惡等真正死罪，及軍機獲罪，藏匿逃人不赦外，咸赦除之。

封皇八弟胤禩爲和碩廉親王，皇十三弟固山貝子胤祥爲和碩怡親王，皇十二弟固山貝子胤祹爲多羅履郡王，皇二兄胤礽子弘晳爲多羅理郡王。

胤禩前封貝勒，以罪革。胤祥戊子九月以舊東宫事波及，亦削貝子，後再復。次年以履理譯音相同，改履爲嘉。皇十六弟胤禄尋封莊親王。時日未詳。

禮臣奏諸王名應避同御諱一字。傳皇太后懿旨，以允字代之。

以諒陰，命廉親王、怡親王、九門提督隆科多、大學士馬齊總理事務。怡親王兼掌户部稽查三庫，廉親王兼掌工部。

諸王掌部務，太宗初制也。此後每命諸王監之。

詔諸王大臣文武各官集景運門，恭擬大行皇帝尊謚。

上諭禮部：朕惟古昔賢聖之君，必有顯號徽赫，以昭功德之盛，垂于萬世，此國家不易之鉅典也。仰惟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早承大統，寅畏小心。明旦凜昭格之盛忱，效祀親升中之典禮。監于成憲，率由舊章。孝養兩宫，問安視膳。展敬陵廟，備物盡誠。總攬萬方，阜成兆姓。蠲賦動盈千萬，賑卹曾不稽時。水旱先籌，雨暘必達。恩寬宥赦，德洽好生。盛暑則釋□□，嚴寒則賑饘粥。兵糧預給，優賞頻頒。淮甸屢巡，動億萬之帑金，運睿謨而九河底績；魯郊特幸，行數千年之異禮，屈帝尊而親拜崇師。覽奏牘而利弊周知，覲臣使而賢愚立辨。保全勳舊，庇蔭宗支。廣音八寸，敦厚風俗。布昭聖略，申討不庭。元裔背叛而旋踵就殲，三孽逆命而刻期獻馘。俄羅斯占喀爾喀之疆圉，諭以聖德，即奉約章；喀爾喀遭厄魯忒之暴殘，蘇其困苦，皆登衽席。噶爾丹肆毒邊境，三臨朔漠，掃靖烽烟；澤旺摧殘與國，出師命將，恢復藏地。臺灣置郡，紅苗革心。南朔東西，無思不服。天維生知，日新好學。講筵時御，考定六經。廣博士於五賢，配先師於十哲。功邁百家，道符千聖。貫徹天文，總括地理。旁搜數衍，考正元聲。研索羣編，鑒裁纂輯。凡此難名之美善，洵亘古首出之一人。雖復累牘連章，不能紀述萬一。朕與天下臣民均叨怙戴，不意龍馭上賓，顧余沖

人，嗣膺大統，仰承佑啓之思，載復顯揚之禮。謹考彝章，宜升尊謚。爾部詳察典禮具奏。又諭：皇考繼統之主。例應稱宗，但皇考豐功鴻烈，六十餘年，手定太平，論繼統爲守成，論事業則爲開創。朕意宜追崇爲祖。但大典必須僉議，以合天下萬世之人心，方成定論。諸王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詳考舊章，確議具奏。按前詔。邸抄多有遺錯，俟考正。又丹旦特忒等字國語每通用，後多有之。竊維大行皇帝功德巍巍，實所難名，然綜其大節，已具上諭中，謚議即奉此爲準。以編纂一事言之，成書不止數十百種，亦從古帝王所未有者。曾見其目，惜未登記。

傳大行皇帝遺旨，分糶倉米於五城，以濟貧民。

傳大行皇帝遺旨，修補倉庾，添設在京廒座。

以內閣學士勵廷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以盛京工部侍郎覺羅蘇庫爲禮部尚書，戶部左侍郎敦拜爲左都御史。

召淮安理事同知馬爾赤哈爲監察御史。

冬十有二月壬子朔。

命總理事務隆科多奏章稱舅舅。

擢原庶吉士傅敏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以翰林並諸進士俱平常，惟原任庶吉士傅敏學問優贍，且教導皇子有方，超擢之。敏字龍翰，滿洲正黃旗人，丁丑李蟠榜進士。乾隆初，大學士福敏爲一人。

諸王大臣擬上大行皇帝尊謚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聖祖。

上持針刺血書聖祖二字，命中堂封貯皇史宬。皇史宬建於明嘉靖十三年，貯歷朝寶訓及實録，在當時文華殿西，今未詳所在。頒設滿官司職守，與天地、社稷、太廟、堂子同。

甲寅，奉移聖祖仁皇帝梓宮於景山壽皇殿。

大學士馬齊等擬上皇太后仁壽徽號，傳懿旨：梓宮未奉詣山陵，不忍即受尊稱。

逮侍奉翊坤宮太監張起用等十二人發遣邊地，籍没其家。

上諭：張起用買賣生理甚多，恐伊指稱宜妃母之業。宜妃母居深宮之內，斷無在外置産之理，令內務府大臣逐一查明入官。復降諭：張起用與高王卿、四公主之太監王士鳳、狗□太監王大卿發往土兒番耕種。太監劉禿子、王章、四公主之太監王明發往齊齊哈兒與窮披甲人爲奴。太監殷覺、田成禄、九貝子之太監李盡忠、二公主之太監趙太平發往雲南極邊當苦差。九貝子之太監何玉柱發往三姓與窮披甲人爲奴。俱籍没其家。又降諭：伊等俱係極惡，盡皆富饒，如不肯遠去，即令自盡，護送人員報明所在地方官員驗看燒竣，仍將骨頭送至遣發之處。

免常州府進獻新籼，著爲令。

自明初職例，常州府每年秋成後進新，在常供外。

免旗員畜養鷹犬當差。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籲請節哀，上諭曉之。

上諭：皇考大故，五內慘痛，實不能已，非朕欲博孝子之名也。況天降絳雪，林木變白，烏鵲環繞梓宮，哀鳴七夜，仰觀天意，俯察物理，朕能已於哀痛乎？朕於釋服之內，每日詣壽皇殿一次，一月之後數日一次，庶可稍釋悲思。諸臣其諒之，不必覆奏。康親王每遇大典，皆率諸王奏請，必天潢之近屬，或曰皇叔父行也。乾隆初嗣王名巴爾圖。

免古北口及皇陵一路大興、宛平、順義、密雲、平谷、三河、昌平、通州、薊州、遵化等地明年錢糧。

上以累年聖祖出幸熱河，及今辦理陵寢，沿途居民甚堪矜卹，豁免之。

詔閣部內外諸臣各舉所知，直言得失。

上諭：朕惟敷政，用人爲先，闢門籲後之典，由來尚矣。爾閣部大臣蒙皇考知遇，任以股肱，況梓宮靈爽式憑，爾等哀感交迫之時，自當竭力盡忠，仰報深恩。內而大臣以及閒曹，外而督撫以及州縣，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練者，各具真知灼見，從公密奏。古人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爾等果係公忠，以人報國，或素日同僚共事，或同鄉同年，或門生故舊親戚子弟，俱准陳奏。但不可徇私援黨，沽名市恩，輕信風聞，言過其實。有一於此，則負諮詢之意。朕在藩邸，不與朝臣往來，不能悉知。所需者人才，但當有舉無劾，毋得修怨陷害。至於政事，有應行改革，深知利弊，亦各行密奏。朕即位以來，用人行政，有未當者，其直言無隱。且觀爾等所舉之人，所奏之事，便知爾等之居心矣。

勅內外諸王大臣：凡聖祖一應硃批諭旨俱封進，隱匿燒燬者坐罪。

上諭：皇父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諭旨，妄行指稱，爲生事證據，有關皇父之至治，其一槩封進。至朕嗣後親批密旨，下次奏事亦必封進。

命皇十七弟固山貝子允禮會同署理工部户部尚書孫渣齊監造聖祖陵寢，兼修昭、孝諸陵。

逮禮科給事中秦道然，追銀十萬兩目送甘肅充餉。

勅蒙古未出痘之人毋因聖祖喪入臨。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陳邦彦、左庶子王圖炳、左贊善汪應銓，編修薄海、張廷璐、檢討張照侍直南書房。

准盛京上三旗滿洲蒙古漢軍包衣佐領子弟一同考試進取。停各省督撫貢獻，俟三年後請旨恭進。詔開鄉會恩科。

上以登極，恩命於癸卯、甲辰正科外先開恩科，如前詔廣額中式。部議以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十月殿試，其正科三試改期於二年二月、八月、九月補行。

命前工部尚書穆音岱、刑部右侍郎周道新護守陵寢。

戊辰，撫遠大將軍固山貝子允禵奉詔入臨，至自西寧。

貝子遵旨限二十四日赴京來傳。至密處奏請謁梓宫賀登極孰先，命先謁梓宫，遂易喪服而入。

詔禮臣加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世祖章皇帝、孝康章皇后及仁孝、孝昭、孝懿皇后尊謚。

命諸王公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年過六十五歲者得乘馬至景運門。

命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蕭永藻致政總理陵寢事務。

永藻字采之，奉天海州衛鑲白旗人。由廣西巡撫改授陝西提督，内轉吏部尚書，大拜。爲人謙約節儉，無子，夫婦持齋，家産不及中人。

命禮部尚書陳元龍辦理陵寢事務。

拜兵部尚書白潢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攝本部事。

詔拜征西靖逆將軍吏部尚書富寧安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於軍中。

以吏部右侍郎張廷玉爲禮部尚書。

長洲候選州同知朱介奎至通政條陳六事。

一、請□□官盡職以昭新治。一、請免捐俸以勵廉隅。一、請定捐納以清仕路。一、請嚴學政以興文教。一、請禁規禮餘銀以杜詐欺。一、請減蘇松浮糧以甦積錮。因違例來御前。而上於二年中此六事次第施行。介奎一作圭。乾隆初知茂州，次年春前内閣學士楊瑄潛入地安門進摺，律比大逆不道，從寬戍奉天。因令閣部院堂司官不得擅入後載門，進出皆記。按瑄字玉符，松江人，丙辰彭定求榜進士，年逾七十。可謂行險而不知命矣。

赦戴名世、方苞等族屬出旗。

改未經館選進士回籍，候選後不留京教習。

開纂修聖祖實録館，以武英殿大學士馬齊爲監修官，文華殿大學士松柱、白潢、吏部尚書張鵬翮、禮部尚書張廷玉爲大總裁。内閣學士額黑納登德、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左侍郎勵廷儀、左都御史朱軾爲副總裁。

纂修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吴士玉、修撰王世琛、編修查祥、徐本、鄂爾奇、俞兆晟、徐雲瑞、萬承蒼、吴家麟、檢討姚三辰、朱曙旂、張元懷、德齡、何世堪。至九年告成。

召工部左侍郎署湖廣總督滿丕回京，以廣東巡撫揚宗仁爲湖廣總督。起原安徽布政使年希堯爲廣東巡撫。

命皇九弟固山貝子允禟往駐西寧，以代大將軍。

上諭：大將軍至京，其往復尚在未定，俟胡圖克兔喇嘛等到日，再爲商榷。西寧不可無人駐紮，令九貝子前往。部議貝子額隨帶從人員□膳事務，俱關照年羹堯，係行菴放之也。

封武英殿大學士馬齊爲二等伯。

令吏部尚書隆科多嗣一等公，加給一等阿達哈哈番，以長子岳興阿襲。

皇舅祖一等公佟國維於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卒，贈謚承襲尚未舉行。

封嗣和碩裕親王保泰子一等侍衛廣善一作福。爲世子。

保泰皇伯父裕憲親王之嫡子。

禮部進元旦慶賀典禮。

秦家廠工竣復決。

擢工科給事中倉場監督陳守創爲順天府尹兼倉場總督。

卷二上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雍正元年，歲在癸卯。

春正月辛巳朔。

上詣壽皇殿謁祭梓宮，不御殿受朝賀。

欽天監進元年時憲書，頒賜諸王大臣文武官吏。

命致祭故大學士阿蘭泰、王熙。追贈大學士李光地、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趙申喬太子太保。

丙戌，上時享於太廟，祀太歲之神。

總督河道陳鵬年卒於武陟工所，賜謚恪勤，以一品廕其長子樹芝。

召川陝總督年羹堯馳驛赴京叩謁梓宮。

辛卯，上祈穀於上帝。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掞年八十乞休，詔以原官致仕，留京備顧問。

封大將軍子弘春爲世子，班列誠親王世子弘晟下。

封廉親王、履郡王、怡親王、大將軍女爲和碩格格，增給額駙秩。

封皇姪弘曙爲長子，依貝子品級，班列裕親王世子廣善下。

未詳何王之子。或曰皇二兄允礽之子。

命巡撫兼理關稅。著爲令。

上以往例内務府官點關差，侵挪無厭，歸併撫臣。其正課與餘銀一同解部，缺令賠補。於是滸墅、揚州、龍江、蕪湖、湖口、贛州、大平橋、福海、粤海九關，暨從前已交地方官兼管之天津、淮安、鳳陽、北新、南新、臨清、荆南、江海、浙海九關，併交兼管，餘小抽分仍照常差。

以山東按察使司齊蘇勒爲河道總督。

復謫纂修《古今圖書集成》總裁陳夢雷於戍所。

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並罷。

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鵬翮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以三等侍衛衣都額真宗室伊爾登爲國子監祭酒。

衣都額真一作衣度額真，掌啓閉殿門宿衛之職也。

兩淮鹽商已完加根銀十三萬兩准抵積欠，餘盡豁免。

時積欠一百三十五萬兩有奇，分三年帶徵，並裁督撫每年規八萬二千餘兩，以抵補從前尾欠。後圖蘭請侵蝕之商人程庭等皆援赦免罪。

以雍正寶座銘考試翰林諸官。

編修成文用興利除弊語，上諭：皇考聖旨有何弊，朕何以除之。伊有條奏，八旗十五歲以上俱令讀書，則一應護軍挑取何人。伊教習二十阿哥，爲人甚狂妄，着革職。仍令悛改前非。文字絅齋，滿洲正白旗人，康熙乙未徐陶璋榜進士，有文名。

命總理事務王大臣甄别漢御史、郎中等官，黜陟有差。

命通政司右參議李鳳翥、原順天府尹連肖先賑濟直隸、河南、山東被水災黎。

申明公侯及八旗軍民婚嫁喪葬之制，以崇節儉。

春二月辛亥朔。

甲寅，傳皇太后懿旨，以嫡妃那拉氏爲皇后。

傳皇太后詔曰：風化之基必資内助，人倫之本首正坤儀。此天地之定位，帝王之常經也。嫡妃那拉氏，懿範性成，徽音夙著。孝敬盡乎承歡，惠慈彰於逮下。宜承鶴極，顯號中宫。應立爲皇后，以宣帝教。頒此。朕祗遵慈訓，立嫡妃爲皇后，應行典禮，禮部詳察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陳時夏請於滇省鼓鑄制錢。

以内閣學士宗室佛格、兵部左侍郎勵廷儀爲刑部尚書。

廷儀官司寇者十年，壬子以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吏部尚書，仍兼刑部尚書，卒，上賜祭葬，贈謚備至。在任之久，九卿一人而已。子宗萬，十二年官至侍郎。

安奉先朝惠妃金棺於陵寢琉璃門内寶城。

上諭禮部：昔日皇考特建妃衙門於陵寢之琉璃門内寶城，將妃母等安放。只有敏妃母，皇考曾下旨暫安於寶城。今遵皇考原旨，凡皇貴妃但舁往安放，應行之禮，爾部議奏。惠妃、良妃等衙門在蓮化諸皇后陵旁。惠妃之薨時日未詳。康熙二十年以嬪進位貴妃者四人，惠妃、宜妃、今皇太后德妃、榮妃。自孝懿皇后崩，遂不立后。宜妃生皇五子、九子，眷顧最深。乾隆元年今上降諭，朕自幼齡蒙皇祖撫育宫中，命太妃、皇貴妃提攜看視，朕心感不忘。意欲兩太妃千秋後另建園寢，可於景陵哨後擇地營造，規制稍卑，抑以昭敬禮。欽此。則或雍正中所加封之太妃也。俟考。

戊午，上祀太社、太稷。

吏部左侍郎李旭升以老病乞休，詔加尚書致仕。

命皇十弟允禮送活佛濟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靈龕歸西藏。

澤旺阿拉蒲垣來歸，賜使臣筵宴紵幣有差。

川陝總督年羹堯差官赴澤旺阿拉蒲坦，示以威福，諭令投誠，帶伊所差親臺吉五人進表闕下，遂各罷兵。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張鵬翮陳情葬父，兼以老辭。温旨慰留，允俟山陵事竣予假歸里。

復左副都御史李紱職。

浙閩總督滿保奏，朱一貴亂，臺灣義民李直三等曾帶領鄉勇協助官兵殺賊。詔賞其功。

御製思親詩。

命大學士會同翰林掌院詹事正詹甄別屬員，黜陟有差。

改捐納教諭、訓導以縣丞、主簿用。

設會考府，以總理事務廉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馬齊、吏部尚書隆科多主之。

專司各省事件，及一切奏銷錢糧。設左右二司郎中、員外、主事等官。

時以諒陰故創立。

傳皇太后懿旨，封側福晉年氏爲貴妃，李氏爲妃，格格鈕氏爲妃，宋氏、耿氏爲嬪。

先朝總管太監梁九公自縊於景山。

己巳，上率諸王大臣恭奉册寶，上聖祖仁皇帝尊謚於梓宫前，詔告天下，推恩有差。

庚午，上率諸王大臣恭奉册寶，上仁壽皇太后尊號於太后宫前，詔告天下，恩赦有差。

諭五城御史資送山東、河南饑民回籍。

署直隸巡撫趙之垣罷，以守道李維鈞爲巡撫，西安守桑成鼎爲守道。

改古北口總兵爲提督，馬蘭峪副將爲總兵。

春三月庚戌朔。

傳皇太后懿旨：封皇弟允禵母爲貴妃，允禩母嬪晉爲妃，餘封嬪、貴人有差。

令督撫幕賓果効力盡心。奏明授職。

上諭：今之幕賓即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即拜表薦引，其仿古行之。乾隆元年，兵部右侍郎吴應宗請督撫設七品幕職二員，兩司設八品記室二員，府州縣設九品掾司一員，以仰體此意行之。

廣東道監察御史向日貞請復刊鄉會録呈進。

戊戌，仁壽皇太后萬壽聖節，百官表賀。

叙前安藏功，封太保川陝總督兵部尚書年羹堯爲三等公。

是月。進隆科多、馬齊、年羹堯太保階，登極恩也。部議，康熙十三年，以撫遠大將軍圖海剿平察哈爾布爾尼，又克定平涼，詔封爲三等公。宜將年羹堯照此例封爵。按康熙十二年，遼東元裔部落希爾根叛，以多羅信郡王爲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爲副將軍，討平察哈兒，獻俘闕下。十五年以圖海爲大將軍，平定慶陽、固原等地。部議封海爲二等侯，有旨封三等公。將軍張勇進爵靖逆侯，提督王進寶進奮威將軍，總兵孫思克進涼州提督。察哈兒其部落名，希爾根忒其酋長，平涼、固原等地乃所竊踞，且蔓延至四川保寧諸處。

復宗室普照輔國公爵。

追封先師孔子五世祖木金父爲肇聖王，高祖祈父爲裕聖王，曾祖防叔爲詒聖王，祖伯夏爲昌聖王，考叔梁紇爲啓聖王，啓聖祠改爲崇聖祠。

丙午，上舁送聖祖仁皇帝梓宫赴景陵奉安享殿。

夏四月庚戌朔。

壬子，上祭聖祖於享殿，奉太后車駕回鑾，命貝子允禵留駐湯山。

梓宫奉安後，上欲留數日，群臣奏，現奉太后車駕在此，必日增悲痛，遂次日祭畢回鑾。乾隆二年三月今上亦欲留泰陵數日，莊親王等引前事，且言：禮曰既葬而卒哭，又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筵設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安奉既畢，原無復居住之文。前代帝王親送梓宫者少，亦無成憲可稽。從之。

癸丑，上淨髮。

國制：八旗服喪以不薙髮爲盡禮。即莫外薙。凡官於外而歿，或留滯不能還，還京則家人有留髮致挽髻者。外省八旗駐防之兵丁身故，每用火化骨殖，及其妻子攜解回京，歸其故旗，妻或另配，俗謂之寡婦兵，家人亦不薙髮以待葬。蓋八旗皆隸京師，外省特遣駐於一時，無子孫永留之例，並禁在駐防處置墳塋田産也。漢軍同。

乙卯，上進大内。

羣臣請御門聽政，以梓宮未奉安地宮，不允。

免各省錢糧解部隨平羨銀。

總理户部三庫事務怡親王允祥奏，各省解到地丁鹽課關税錢糧，自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三月，共收隨平銀三十七萬六千七百餘兩，未解銀二萬四千七百餘兩。乞將前解隨平銀並飯食銀俱作正項開銷，嗣後停止解進。上嘉納之。

逮貝子允禵家人雅圖、護衛孫泰、蘇伯、常明，永遠枷示。

上送梓宫時，傳問貝子家人，向日貝子在軍，聞有吃酒行兇之事。回奏並無。上怒，拿送刑部，永遠枷號，伊等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皆枷。又天津監生徐蘭在貝子府教阿哥書，亦以其人不端，逐還原籍，交地方官收管。

除山、陝樂籍。

浙江道監察御史年熙條奏，山陝樂户沉淪醜穢，無由自新。王大臣議，壓良爲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爲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使數百年相沿陋習一旦廓清。並通行各省一體遵依。從之。

熙字用晦，羹堯之長子，以辛卯舉人捐授副使，上登極，擢御史。後不詳所終。一云改名德柱，先卒。

免江南江蘇等府積欠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一作五十四年地丁銀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兩有奇，米豆四十三萬七千二百餘石，蘆課十九萬二千七百餘兩。大學士王頊齡等表謝。

上以户部所奏江南積欠三疏雖非恩詔應免之項，但恐累窮民，盡行蠲除。按米豆蘆課皆不在免例，此曠典也。

追封皇太后曾祖額爾根、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佐領額參、父護軍參領魏武俱爲一等公，妻一品公夫人。以武子白啓襲。

禮臣奏額爾根爲本朝舊族，太祖時撫育禁庭，視同子姓。額參歷事三朝，軍功茂著。魏武天挺秀傑，篤生聖母，宜加峻秩，以協美章。白啓後爲散秩大臣，稱舅舅，駐景陵。

賜王公怡親王允祥、隆科多、馬齊、年羹堯御書額。

怡親王額曰藩式宗英，隆曰世篤忠貞，馬曰朝之雋老，年曰青天白日。

上硃批安置貝子允禵諭旨，封付年羹堯回任。

和碩莊親王博果鐸薨，以子宏裕襲。

禮臣進躬迎神主禮儀。

奉天府丞唐執玉請增滿洲、蒙古、漢軍入學額數。

令監關差筆帖式停其差遣，應得分銀交内務府廣儲司庫。

謫湖廣糧儲參議程鎌効力軍前。

勅直省督撫確舉孝廉方正以應詔。

上諭：恩詔内有每府州縣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暫賜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一條，數月未有所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詔者。誠恐有司怠於採訪，殊負殷殷延攬之至意。着直省督撫速遵前詔，確訪舉奏。

命内閣侍讀學士田文鏡賑濟山西平定、壽陽等地。

追封都統善壽爲輔國公。

封怡親王世子弘昌爲固山貝子。

丁卯，上允諸臣再請，始御門聽政，百官朝服行禮。

定滿洲翰林進士陞補之制。

逐部院衙門缺主與年滿書吏回籍。

復設日講官、起居注衙門官吏。

頒上諭十一條，勸儆内外文武官弁。

其詳遺失，俟考載。

設滿洲、蒙古翻譯取士科。

琉球歲貢遇風覆艘。

貢使毛宏健並隨從水艄百二十人俱沉没，福建巡撫以聞。上命表文各物俱免補進，所餘亦賞回給賞次船林宗璉等歸國。

上以廉潔訓羣臣。

上諭：昔人立身首重廉潔，蓋廉以居心則制行純白，潔以飭身則舉動端方。所以杜貪黷之源，裕公忠之本，道至要也。自後人不能讀書明理，謹身節欲，以致處心積慮，不能自檢，廉潔之道，往往有虧。始行苟且之心，繼以掩伏之術。究之幽獨難安，形迹表著。雖强爲端人正士，而人皆不信。即有才智，俱無足觀，豈不可惜。古人云：欲學廉，先學儉。又云：務潔其身。可見聖賢教人，不外廉潔二字。惟當節儉以立其身，潔身以充其量，不愧衾影，不犯名教，則儒者守身，純臣敬主，胥在此矣。朕願天下共勉之。

追封皇舅祖一等公佟國維之祖養真、父圖賴爲一等公，加贈太師，予優謚。兄一等公國維、國綱贈太傅。

叙監造景陵功，封固山貝子允禮爲多羅果郡王，餘給世職有差。

夏五月己卯朔。

進封皇七弟多羅淳郡王管理正藍三旗事允祐爲和碩淳親王。

端陽節，上始御中極殿受朝，賜王公大臣各肉一方。

禮臣疏言，宋、明歷代帝王即位三月之後，行朝會之儀，據《淮南子》「仲夏之月，斗柄南指，王者離於明堂」。五月正當朝會之期，故允所請，至奏樂賜茶並停止。

詔勸民開墾寬起科之限。

上諭：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給納，倘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户口日增，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陋規，墾荒之浮費過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閒曠荒蕪，豈不可惜。嗣後有可墾之地，聽民相度地方，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永爲定例。其府州縣官有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叙。督撫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叙。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至意。開墾例，原六年起科，後改十年，此又引舊制，分别水旱以爲差。

馬蘭峪總兵范時繹進孝陵新産薯草，羣臣表賀，宣付史館。

祭酒宗室伊爾登請滿洲屬員嗣後悉用科第出身。從之。

尋復諭：亦惟賢是任，不拘科目。

上憂旱，命禮部虔誠祈禱。

上諭：大喪之後必有凶年，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喪皆如此，朕常以是恐懼。今三月十二日雨雖霑足，迄今旱乾。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雨水不調，朕宫中虔誠祈禱，尚未霑足。王大臣其一體齋戒，以迓天庥。

辛卯，皇后千秋令節，百官表賀。

禮部奏，是日皇后率貴妃、妃、嬪、公主以下内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精奇尼哈番妻詣皇太后行禮畢，皇后還宫升座，貴妃率妃、嬪、公主、王妃以下内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精奇尼哈番妻詣皇后前行慶賀禮。禮畢，將諸王所進菓張羊隻齊備筵宴。今照此例行禮，其筵宴暫停一次。朝鮮來臨聖祖仁皇帝喪。

凡外國進香，王以下奉國將軍以上及文武三品官侍衛以上皆齊集，陳設祭品，鳴贊官贊，來使行禮，讀文致祭，捧祭文送焚畢，衆皆散。

賜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朱軾人參紵幣，予假省親。

軾前父喪奪情，六十一年二月給假葬父，至是母冷氏年八十，再乞假。

上賜軾母帑金二千兩，封一品太夫人。

賜吏部尚書兼九門提督隆科多黄帶，川陝總督年羹堯雙眼孔雀翎。

革貝子允禵禄米。

令各官按品級帶素珠、馬褂、踢胸、放引馬及紡絲坐褥，毋越分。

起原廣東巡撫法海督學江南，帶俞都御史。

海前爲巡撫，奉聖祖命巡四省海疆，陛見忤旨，諭發軍前五載。因隨貝子允禵哭臨來京，起用之。

以内務府慎刑司員外郎鄂爾泰爲江南布政使。

令八旗舉人生員俱免當差，給以錢糧，資其學習。

山西道監察御史鄂奇善疏請，八旗舉人生員選内閣中書，筆帖式，例由國子監考試揀選，此後照漢學教習例，擇旗下舉人生員爲官學教習，亦欲其毋荒廢學業意也。

天旱，詔求直言。

上諭：天時亢旱，朕夙夜焦勞，敬謹齋戒，久未得雨，或用人行政之間尚有缺失，不能仰召天和，以致甘霖未沛。朕欲在廷諸臣直言得失，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賜大學士馬齊、松柱、王頊齡、白潢、張鵬翮、左都御史朱軾母御書聯額。

丁酉夏至，有事於方澤。

庚子未刻，遣使馳召貝子允禵於湯山。

辛丑丑刻，仁壽皇太后崩。

壬寅，復遣使馳召貝子允禵於湯山。

癸卯，頒大行皇太后遺詔於天下。

詔曰：予自幼承侍聖祖仁皇帝，夙夜兢業，勤修坤職，將五十年。不幸龍馭上賓，予欲相從冥漠，今皇帝再三勸阻，以爲老身若是如此，伊更無所

瞻依。涕泣啣哀，情詞懇切。予念聖祖付託之重，丕基是紹，勉慰其心，遂違予志。後諸王大臣按引舊典，恭上萬年册寶。予以聖祖山陵未畢，却之再三，實出至誠，非故爲推諉也。今皇帝視膳問安，未間晨夕，備物盡志，誠切諄篤。皇后奉事勤恪，禮儀兼至。諸王皆學業精進，侍繞膝前，予哀感之懷，藉爲寬釋。奈年齒逾邁難挽，予壽六十有四，復得奉聖祖仁皇帝左右，洽予夙志，夫亦何恨。今皇帝勵精圖治，愛育蒼生，海内乂安，兆姓樂業，天下萬世稱君德之休明，推功啓佑，予殁有榮施焉。惟是皇帝前當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時，哀毁過情，今復遭予之戚，若悲傷太甚，則予冥冥之中實所未安，當念宗社攸關，勉自抑損。中外羣臣，亦各恪奉乃職，竭忠盡慮，以副皇帝任用之意。悉遵典禮，持服二十七日即行聽政，無忽萬幾。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藐躬之故稽遲大典，百神祀事亦悉如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令在京文武日舉哀二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一次，三日。内外文武孝服二十七日，百日不剃頭，不音樂，軍民二十七日。

甲辰，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於壽皇殿，詔諸王大臣恭擬尊謚。

上於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詔封貝子允禵爲郡王，勉以改過自新。

上諭：貝子允禵原係無知悖謬，心高氣大，朕教訓俟其知改，然後施恩。今欲慰母后之意，封爲郡王。若仍前不改，自有國法，雖治以重罪，伊亦無怨矣。

嘉三屯副將李如柏誠信，賜白金千兩，擢總兵，赴軍前。

上諭：十四貝子前不能與皇父大事，又不及臨太后之喪，是伊之不幸。副將李如柏向伊攔阻，誠信可嘉，而十四貝子即如李如柏之阻而止，亦甚可嘉焉。李如柏係漢人，猶執大理如此，較之公吴爾湛身爲宗室，看守二阿哥咸安宫時，皇父所交之事不行欽奉，將旨藏匿，趨順時宜，爲何如耶？李如柏賞帶孔雀翎，有要總兵缺出，即補用。並將此旨傳示看守咸安宫及大阿哥處王大臣、管侍衛内大臣、都統、前鋒統領。武職大臣當以此爲規範。如柏號蘭峯，陝西寧夏人，康熙癸巳武狀元。

令自元年會試後，二場仍用《孝經》命題作論。

命皇十五弟固山貝子允祺往駐景陵，郡王允禵仍留湯山。

按允禵進爵郡王，未賜封號，注名黄册仍稱貝子。

追封皇后父前征西將軍領侍衛大臣都統費揚古爲一等公，妻照貝勒女封爲多羅格格。修理墓院，遣官致祭，子孫世襲一等侯。

按費揚古前以領兵征噶爾丹爲大將軍，及西域蕩平，進封一等公，見恩詔。或後降爵侯者。

禁各省遏糴。

上諭：山西平定州等處山多田少，粒食維艱，小民向賴陶冶器皿，輸運直省，易米以供朝夕。近聞直隸州縣因米貴禁糴，此方百姓何以仰給？昔春秋時各君其國，尚申遏糴之禁。今天下一家，自宜緩急共有。川陝總督年羹堯運米萬石至山西，甚洽朕意。豈有坐視鄰封乏食，反行禁遏之理。自今凡鄰省郡邑，偶遇荒歉，即相與賑卹，毋得各分疆界，漠不相關。所有應行禁止者，官户規利，販米萬千，在沿海數省，運米出洋，至肩負之民，貿易度日，悉從民便。直省督撫各宜知悉。

青海厄魯特苦苦腦兒羅卜藏丹金逆命，令太保、三等公、總督川陝兵部尚書年羹堯統兵出口，措置邊防。

上諭：苦苦腦兒臺吉弟兄内有反相不睦之事，如邊方有事，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現在五姓駐劄，還路迢遞，不能趕及，凡一應軍事，朕已諭總督年羹堯，其調兵糧餉之處一帶邊地駐劄之諸大臣，西寧一帶辦理糧餉侍郎常壽，以及川陝撫提、雲南督撫提鎮等官，悉依年羹堯調度所事。凡邊事互相知會，須咨署大將軍。青海部落吹拉克諾木齊係苦苦腦兒臺吉，聖祖授稱盟長，封貝勒。弟阿爾布坦温布，亦封貝勒。因欲娶伊孫蘇爾雜之妻常馬兒，乃殺其散秩大臣徹淩查布邊，以常馬兒爲妻。恐被譴責，潛蓄異志。弟藏把紮布則未受封爵。羅卜藏丹金糾合三人爲亂，搶掠各部，竄處釵達木。青海即西海，在西寧、洮州等衛，周百餘里，外此皆番羌所踞。意厄魯特西番之總名，羅卜等則苦苦腦兒之部落也。其授爵與起衅之故未詳。查噶爾丹兵敗時，其酋長皆授秩，一爲瑚瑚撫兒，即苦苦腦兒。夏六月戊申朔。

始命漢軍監察御史巡視奉天、黑龍江船廠。

黑龍江船廠二地，向止武臣駐劄。上以旗民雜處，商賈聚集，事件繁多，今宜文職巡察，永以爲例。奉天則滿、漢各一人。從御史梁文謙所請也。

典試山東貴州道監察御史柯喬年條奏山東飢民逃散情形，命户部郎中博爾多、太僕寺卿須洲往賑。

令熱審循例減刑，罪輕者暫釋，秋後再拘。

令自小暑至立秋亡故之人，禁火化焚紙錢，砍伐青樹。

晉封右宗正貝子阿布蘭爲多羅貝勒。

湖南糧儲參議王奕鴻請捐銀五萬兩親齎赴軍前，以代父兄効力。許之。

奕鴻奏稱，世受國恩，涓埃未報。父揀，老病致仕。兄奕清雖在軍前，並無効力之處。情願捐銀前往，以盡犬馬之報。

川陝總督年羹堯請令軍前効力原任江西巡撫王企靖、湖廣巡撫張連登、吏部右侍郎前□□巡撫王之樞捐貲築布隆吉爾城垣，以固西陲。

疏言：臣前至巴里坤，路經布隆吉爾，地方寬廣，北連哈密，西接沙州嘉峪關，約五百餘里，實爲緊要之區。請建城一座，蓋造營房，屯兵駐劄。去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過此則沙衣、赤斤、苦峪等衛，以至哈密，即古燉煌郡。布隆吉爾地當沙漠，四年城，即傾圮，再爲營繕，實爲邊戍重鎮。後設兵備副使一人駐之，又設同知一人駐瓜州衛。之樞號恒麓，直隸定州人，與企靖皆乙丑陸肯堂榜進士。連登旗人，是年皆發軍前。

督學浙江翰林院侍讀馬豫以貪污削籍，追贓助軍。

免甘肅所屬增額備荒銀米，蠲除舊欠。

地丁每兩增三分，糧米每石增三斗。自軍興以來，有此加派。上以有加派之名，無賑濟之實，自元年爲始悉停止。康熙六十一年春，河南道監察御史賀有章曾有蠲免加增銀米之請，未允，隨命効力軍前，並察訪邊廷利弊。上登極，有章再奏，上以忠君愛國嘉之，擢山東糧儲道。

効力軍前詹事府正詹事王奕清削籍。

奕清赴軍二年，仍令做官，朝廷寬大如此。自是挾子姪之在朝者，惟姪原任吏部尚書原祁子編修暨一人，浸加顯秩。原祁亦庚辰進士，由知縣行取擢給事，至九卿。素善畫，繼祖煙客之長。

定聖祖四后並祔太廟之制。

詔河南、山西開捐穀例，以裕積儲。

逮原山西巡撫蘇克濟，籍没家産，以償虧空。

潞安守加璋訐告克濟索取各府州縣贓銀四百五十餘萬兩，命將伊奚子達爾布等四人解往山西質審，虧空革職，限追家人趙七家貲二十餘萬並入官。

召休致庶吉士蔡世遠、安慶教授王懋竑、捐納教諭喬崇修赴京引見。

卷二下　雍正元年秋七月戊寅朔。

令嗣後大計軍政不在八法者，知縣、守備以上，督、撫、提、鎮註明考語，報部察議。

詔留漕二十萬石，貯山東備賑。

令在外降革文武官弁案件完結，許赴都察院彙題親試録用。

諭修建天津倉廒，遣官差買盛京、江南、江西、湖廣米穀四十萬石，積貯備荒。

以内務府郎中慶元爲監察御史，督理淮河關稅三年。

總督漕運張大有疏稱，河漕兩院事煩任重，不能兼攝淮河關稅務。巡撫又相距七百里，難於稽查，請仍差遣。元，隆科多之弟，以侍衛放郎中。

中元節，命康親王冲安代祭聖祖仁皇帝於安奉享殿。

監察御史于國璧請嚴武生考校統轄。從之。

詔褒録進藏復臺已故官弁。

設臺灣彰化縣。

免江西積欠運糧脚耗等銀五十萬兩有奇，米六十餘萬石。嗣後例支給在官。

上諭：江西漕糧各州縣先運至省，自省倉上運船，有脚耗扒夫修倉鋪墊等費。康熙二十三年，部駁不准支給，行令追還。三十四年，聖祖特諭免追。三十八年，部議又以脚耗扒夫等項分晰未清，仍令追還。至今三十餘年，積累增多，究無完解，其悉蠲免，以後仍准支給。

命清理耕田，以虔祀事。

以旱災詔停徵山東、河南、山西新舊錢糧。

復開纂修明史館，以吏部尚書兼九門提督隆科多、武英殿大學士王頊齡爲監修官。署武英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朱軾、禮部尚書張廷玉、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覺羅逢泰爲總裁官。

令出征官弁應陞之員照例遷轉。

上諭：澤旺阿喇蒲坦用兵已經八年，其出兵之京城八旗、盛京、烏喇、

寧古塔、西安右衛等處滿州緑旗官兵應陞之人，若朝中員缺，只將朝内之人挑選。實在勤力官兵陞路反壅滯矣。嗣後與委放之人一體陞轉。

改編修、檢討、庶吉士以部屬、道、府、州、縣官用者百人。

禁六部經承專用紹興人。勒天下衙門吏胥之限。

以各省吏員考取六部經承，天下衙門吏胥多者汰之。

山陰、會稽、蕭山之人專習錢穀刑名之學，盤踞天下大小衙門，相傳已久，積弊漸多，故加以廓清。

秋八月戊申朔。

浙江巡撫李馥題前廣西撫標守備李瑞生百歲，詔加遊擊職，食守備全俸。

遲羅歲貢。

朝鮮賀登極。

令湖廣鄉試分南北兩闈。

上諭禮部，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洞庭湖，湖面浩瀚，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急，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爲惻然。今欲於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於明春即分南北兩闈考試，其取中之數，督撫公議具奏。議覆，湖廣額中九十九名，湖北中五十名，湖南中四十九名。副榜湖北十名，湖南九名。武舉湖南北各二十五名。

賜刑部尚書勵廷儀御製詩扇。

詩曰：喉舌宣王命，綱維轄衆僚。星辰羅紫極，劍履上青霄。獨坐心常凜，中臺法自昭。書思頻獻納。退食肯逍遥。

賜直隸巡撫加兵部侍郎李維鈞御書清明撫御額。

逮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滿丕，籍没其家。

上以皇太后崩，丕不舉哀，未請聖安，命廉親王嚴刑審問，查訊其家貲。

禁直省建慶祝聖壽道場。

加廣西巡撫孔毓珣總督職任。

上以兩廣相隔寫遠，督臣難以統制，軍務殷煩，授以部銜行總督事。毓珣字東美，號環岩，至聖裔。甲子聖祖幸闕里，賜恩貢生。由徐州牧洊陞至今職。九年總督江南河道。卒。弟毓璞字輝山，亦由貢生爲揚州守，洊陞至左都御史。雍正十三年中，聖裔之顯者此二人。

禾黍瑞應，羣臣表賀，宣付史館。

五月，江南鳳陽等縣獻麥莖兩歧。八月初二日，山東進瑞穀數百株，一本雙穗，禾長丈餘。初六日，内池蓮房並蒂。初八日，進蜀黍二幹，四穗，抽拔丈餘，穗大如帚，粒大如椒。皆爲元年嘉祥。

議叙山西捐賑人員，授秩有差。

刑部右侍郎盧詢請定案件審結限期。

盜案一年，命案六月，欽部件四月。例以到案之日爲始，不得咨展限，止許一月。詢字舜徒，奉天鑲紅旗人。

巡鹽兩浙監察御史鄂爾泰請除紹興墮民籍。

疏言：墮民爲宋罪臣之遺。宋將焦光贊部落以叛宋故，斥曰墮民。勇帽以拘形狀，女不長衫裙，以横布區其門曰乞户。雖有産不得充糧里正長。男子則許捕龜賣餅逐利，婦人則伴良家娶，爲人髻冠髮，穿珠花走市巷，兼就所私，醜穢不堪，與樂户無二。請照山陝樂籍，一例削除。部議，捕龜、賣餅、穿珠、作媒，俱係貧民餬口常業，較之樂户另編籍貫逼勒爲娼不同，若行削除，終致失業。應令該撫轉飭屬官，如有豪强倚勢，勒逼淩賤，有傷風化者，嚴行禁止。奉旨并與削除墮民籍，此後多改業，無復往來市巷矣。

己未，上率諸王大臣恭奉册寶，上孝恭宣惠温肅定裕贊天承聖仁皇后尊謚於梓宫前，詔告天下，推恩有差。

詔曰：朕惟國之盛典，報本莫重於尊親；禮之大經，易名實垂於永世。念恩深顧復，必當著以徽稱；惟事極尊崇，爰有資乎顯號。彝章攸在，簡編具存。欽惟皇妣大行仁壽皇太后，端莊恭儉，和惠柔明。仁孝本乎天資，静專同乎坤載。夙事皇考，懋著壺儀；誕育兢躬，備隆母道。劬勞鞠育，恩殫弱齡；諄復命提，誨因成立。寬仁逮下，厚澤洽於宫庭；謙約持身，盛德孚於禁掖。及朕祇承丕業，繼纘鴻基。每因定省之時，敷切憂勤之儆。慈施中外，化及家邦。方期合萬國之歡心，以永奉慈闈之孝養。夫何遽昇仙馭，莫逮瞻依。感愴方深，啣哀何極。惟借鴻名之典，少伸孺慕之誠。是用稽考謚文，恪遵舊典，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於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册寶，上尊謚曰孝恭宣惠温肅定裕贊天承聖仁皇后。既展追崇之大義，當推教孝之宏仁。所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於戲，聖德洪恩，豈揄揚之可盡；隆名渙號，若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使聞知。

恩詔：軍民婦女年七十以上給布一疋，米五斗。八十以上絹一疋，米一石。

九十以上倍之，百歲給與建坊銀兩。

成例：孀婦百歲旌表建坊曰貞壽之門。及乾隆元年，上皇太后崇慶尊號，推恩加九十以上民婦授職榮身，給八品官服。

召直隸巡撫李維鈞、督學順天翰林院侍講吴襄於西煖閣，賜御製詩扇。

壬戌，省方盛典總裁前經筵講官户部尚書王鴻緒卒於京師，詔賜祭葬如例。

刑部浙江司主事李五福四世二百餘人同居無異，詔表其門。

叙安藏功，封西安將軍貝子延信爲多羅貝勒，餘賜爵進秩有差。

兩路率兵之將軍等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議政大臣給與拜拖拉布勒哈番，副都統奢蘭太給與拖沙拉哈番，護軍校驍騎校給與頭等功牌二面，仍加一級。其年羹堯、延信咨送緑旗有功官員，頭等者照攻取打箭爐加一倍，二等者功加一等，三等者功加二等。其滿洲漢軍緑旗之外委官亦加議叙。上諭：此次叙功，因無例可援，以後亦不得引以爲例。按奢蘭太或統領總尉等官之名，俟考。打箭爐，川之口，在雅州榮經治内，近小金川。前爲番蠻所踞，攻復之，未詳其時事。

羅卜藏丹金縱兵渡河，外藩親王察罕丹津出奔歸我師。理藩院右侍郎常壽赴賊營曉諭被拘。因分兵犯我鎮海堡、南川、北川及西寧。

羅卜藏丹金令舍吹拉克諾木齊等八人搶掠，未入伊當之郡王鄂爾特尼厄爾拖克拖奈等部皆奔赴我西陲。遂移師渡黄河，欲搶刼察罕丹金。因遣常壽往諭，反被拘。旋分兵犯西寧、鎮海堡及南北川。常壽尋放還。

乙丑，上舁送孝恭仁皇后梓宫至景陵奉安享殿。

丙寅，上回鑾。

令發外國寄居浙、閩二百餘人回籍安插。

諭鹽商崇節儉以輸國課。

上諭各省鹽院，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欲厚風俗，莫大於崇節儉。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内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然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内實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窮極華麗，飲食器皿，備求工巧，俳優伎樂，醉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虚日。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各處昏然，淮揚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不可勝言。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省一日之廉費，即可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儆惕，敦尚儉約，於民生亦有裨益，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不知悛改，或經訪聞，或督撫參劾，必從重治罪。

禁私選鄉會闈墨、刻窗稿。

凡鄉會墨卷，命禮部、翰林院官選擇佳文，呈御覽裁定，發順天府、江蘇巡撫，給與歷來情願刊刻發行之人，頒布天下。其舉人、進士窗稿，亦送禮部選行。按此令一再行而弛。

禁提督、總兵、副將在任置産、解官入籍。

國制，八旗外任文武官員解任，必勒限歸旗。而漢提督、總兵等官每有請入籍於所官之地者，故並禁之。

庚午，廣東雷州颶風災。

改雲南麗江土知府爲流官。

禁八旗大臣奏事稱奴才。

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對皆自稱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稱奴才，而大臣亦稱奴才，甚不合體，禁止之，後惟革職官可以此稱。

通政司右通政錢以塏請嚴虧空追補之法。從之。

疏言：凡虧空官員題參時，一面嚴拴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員，封其家産追變，庶不致隱匿寄頓。又言州縣錢糧，命知府及同城官當堂拆封，即起解通報，使不得挪移。皆如議施行。元年，天下大員以現任及前任虧空革職查封家産追審者：湖廣布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原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吴仁禮、江蘇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前江安糧道李玉堂諸人，未及詳悉。是時有以無名摺奏者，見之邸抄，必上已准行，附載之。摺言：欽惟我皇上好生如天，刑期無刑。臣前任刑部時，每月旗下以吃酒行兇送家奴者不一，而部内司官不加訊究，據來文發遣。臣查律内凡命案、大案、免死減等者發口外，吃酒之罪不至於此，重行兇者當有實據，乃不詳審明確，竟離異其夫婦，分拆其子女，與盜賊等同科，似非刑罰之得中也。臣於辦事之暇，不時詢訪。各旗狂倖之奴固多，其主行不端，每窺家人妻女，不便行私者，輒以吃酒行兇，遠遣其夫，其妻女可踞爲己有。其奴恐蹈不測，亦隱忍遠去。如此者往往有之。請嗣後須詳審明確，可疑者止鞭枷示懲。果應遣者令其妻女偕行，以免骨肉生離之苦，並可消强暴玷辱之念，奴隸下賤永戴皇仁矣。查律新例，各旗行止不端之人，欲佔奪家人妻女，捏以吃酒行兇送部者，不准發遣，交

與佐領，將伊妻室子女轉賣身價給主。或係因此奏定例歟。

叙前復臺灣功，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兵部尚書，給故提督施世驃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贈殉難總兵歐陽凱太子少保，餘賜爵優卹有差。

明史館總裁朱軾薦上海生員葉滋、鄂縣生員王心敬、歸安生員嚴鴻逵任纂修。

鴻逵托病不至。見後。

乙亥，上赴景陵。

秋九月丁丑朔，上奉安聖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梓宫於地宫。命隨行諸王大臣易蟒服奉迎神主至京師。

上諭大學士馬齊、松柱、王頊齡、尚書田從典：點主事關係甚重，必取有名望正氣道行學問之人當此職，爾等爵位已至，人品亦好，須潔誠齋戒，誠意所鍾，一若聖祖神靈洋洋如在筆間，方副朕一點孝思，勿得委爲故事。時隨駕大臣九十一員，辦事官八十七員，俱加恩進級有差。

上净髮回鑾。

己卯，上至京師。

庚辰，上恭奉聖祖仁皇帝暨孝誠、孝昭、孝懿、孝恭四皇后神牌升祔太廟，詔告天下，推恩有差。

命禮部左侍郎景日昣知貢舉，固山貝子領禮部事允祹爲監臨，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兼管吏部尚書朱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爲大總裁。

以户部尚書田從典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張廷玉爲户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户部右侍郎張伯行爲禮部尚書，刑部右侍郎盧詢爲兵部尚書。大學士不須攝部務。

浙江巡撫李馥報所屬三十二縣二州一衛秋旱災，詔免所在錢糧，加意撫綏災黎。

福建巡撫黄國材舉故廣東巡撫彭鵬二孫莆田貢生勝坦、廩生勝垣孝廉方正，以年幼不稱旨。

新建京倉成，命名萬安。

六年後又建儲濟、裕豐二倉，凡倉廒制，以五間爲一座，亦有四間、六間者，每間七樑六搭椽，面闊一丈四尺，進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簷柱高一丈五尺五寸。頂有氣樓，廒底用磚砌漫土鋪木板，廒門牆俱留孔，以洩地氣。每倉約十數門。

祭酒王圖炳請復以恩、拔、歲、副貢生考取八旗教習。

康熙五十年後改教習悉歸舉人、進士。部議内廷内務府及八旗需人甚多，故圖炳請八旗仍歸恩、拔四項，以宏作人之化。從之。

户部陳鼓鑄之制。

省福建巡鹽御史及商人，令州縣官照額徵納課銀。

總督滿保奏：沿海窮民曝曬鹽觔醃魚易米豆度日，官吏但知規例查拿，不顧小民困苦。乞將鹽利歸之窮民，照粤灶徵課之例均攤。各場派佐貳一員監管平買賣，而以興泉道總其事。按明時福場無巡御，以行鹽無運地。河東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場兼之，巡運皆無。逮護守景陵前總管太監魏珠監禁，籍没其家。

珠與梁九公等幼侍聖祖，甚蒙寵眷。令護守景陵時，私使人在陵上割草。致與兵卒斯打。總兵范時繹啓奏，拿付三法司，會議具奏，魏珠在陵寢牆外砍山砌牆，關係風水，大不敬，應立決。得旨：魏珠侍奉聖祖多年，朕不忍加誅，仍看守，另有發落，内務府封鎖家産人口。

謫督學江西編修徐昂發効力軍前。

致仕禮部左侍郎加尚書職李旭升陛辭歸里，賜御書衡平者碩額。

辛卯，上御殿受朝，以班行不齊，嚴飭鴻臚、御史等官。

督學四川編修方覲請分派訓導於雲陽、巫山、建始、太平、萬縣、屏山、樂至等學，不必屬縣令兼管。

大學士等議奏虧空官員子孫出仕者解任，代賠全完後復職。從之。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王頊齡年八十有二乞休，上慰留之。

淮江蘇巡撫京口將軍何天培請開各色捐穀例，以裕積儲。

雲南道監察御史田嘉穀請重經藝取士，以敦實學。章下所司。

禁非公事擅騎驛馬。

京師賑粥，令五城御史親臨散給。著爲例。

詔拜太保三等公總督川陝兵部尚書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進爵二等公，以剿羅卜藏丹金。多羅貝勒西安將軍延信復掛平逆將軍印，擢陝西督標中軍副將

田峻爲涼州總兵，從軍協助。

准恩詔從前殿試違式事故李徽等二十五人再許殿試。

禁官員去任造生祠、書院，現在者留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

追封西部外藩貝子丹仲爲多羅郡王。

仲前在軍前，累著功勳，總督年羹堯奏請，故加優卹。

開纂修律例館，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朱軾、兵部尚書盧詢、刑部左侍郎阿錫鼐、詹事府正詹事伊都立爲總裁官。

冬十月丁未朔。

上時享於太廟。

行鄉飲酒禮，命加謹，毋視爲具文。

賞給厄魯特歸順頭目波羅忒達西查普等六人銀幣。

輔國公普貴有罪削爵。

會試總裁朱軾、張廷玉進五魁卷請欽定，上嘉其公忠。

康熙乙丑科會試前十名進呈欽定，後每行之，且有一榜俱請欽定，及請上命題者。此後會試及順天鄉試四書三題皆出上裁。今上登極後，凡各省四書題皆考官命下，即請上密封付之。

原總河道趙世顯虧空國帑，下刑部獄，籍没家産。

康熙六十年冬，効力河工聲大煊訐告世顯縱容家人崔三等剋扣沿河工料，侵蝕國帑諸弊，得旨拏問，籍没家産，賠補不足，遂斃於獄。世顯奉天旗人，始爲兩淮運使，陞江蘇按察使，皆有賢聲。復巡撫山東，總河張鵬翮内拜户部尚書，薦爲河督。在任十九年，窮奢極欲，廢弛河務。揚州崔大獻其妻於世顯，遂兄弟三人皆同事，各擁巨貲行鹽，簒登仕版，至是皆罹刑獄，家口入旗，人咸快之。淮關原額銀一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兩。五十八年，世顯請歸併河院管理，而增加銅觔脚價銀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四兩，淮安倉項下銀三萬一千七百四十兩，又代交光禄寺銀三萬兩，交與慶問銀五千兩，並節省銀十五萬兩，盈餘銀三萬兩，合之則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六十兩，遂以爲例。困商民而累後官，其以虧空罹罪，可爲漁利者戒。乾隆十年中再加核減，尚有二十萬一千九百六十兩零。

令直省建忠義、節孝二祠。

停各官捐俸助公。

江西巡撫裴俅度因吉水等處蛟水泛漲，民人被災，議各官捐俸散賑。

上命以後遇有公事，即奏請動用正項，俸以養廉，永停捐助。

頒聖祖遺旨，詔録明太祖後裔以奉享祀。

設山東兗州總兵。

轄兗州中右兩標及德州、臨清等十四營。從前山東只登州一總兵，統全省。

始命滿洲監察御史杭奕禄、檢討德齡、理藩院郎中平柱、刑部員外郎憲德同爲學院，考取八旗翻譯。吏部尚書隆科多、禮部右侍郎登德爲監試官。

諭内閣、九卿進賢退不肖，各抒忠悃，勿避嫌怨。

鄉試，會試迴避舉人及搜拔遺卷得士周龍官、張江等九十人俱賜進士，一同殿試。

是科正榜中額仍照舊一百八十名，此則恩詔加額者。龍官籍江南淮安，江西南城人，有才名。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督師次西寧，議軍機上聞。上指示方略，假以便宜從事。

上諭：督師年羹堯、侍郎常壽題報征討羅卜藏丹金，令親王剎漢并金領兵過黄河八百二十二河州。部將岳兆龍報稱，剎漢并金自言抵攻一次，再若不能抵，我也進河州口等因，差人來趙。今羅卜藏丹金顯屬反叛，若□剎漢并金，則羅卜藏丹金其勢益强。且級已經差使到漢朕所剎□處，彼此相邀，非會同澤旺阿喇布坦造反，即係去歲軍興之際，應預爲詳細籌畫。即今西寧、松潘、甘州等處兵馬，務令整齊精壯，方可出口。且羅卜藏丹金自夏季在藏用兵以來，人困馬乏，現離口外不遠，若不及今剿滅，致使伊等有整備，關係甚大。須詳細籌畫，務在必勝。一面即行，一面具奏。按剎漢丹津，前作察罕丹金。

以天寒命移殿試於兩廡。

上諭管理禮部事務貝子允祹：今年殿試，天氣已寒，諸貢士若照舊例在丹墀對策，恐硯池冰結，難於書寫。着於太和殿内兩傍對策，傳諭總管太監多置火爐，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免陝西長武、西鄉浮額錢糧。

長武原額九千七百五十兩零，西鄉原額銀八千六百六十二兩零。免數俟考。

命武英殿大學士馬齊、文華殿大學士松柱、署武英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吏部尚書田從典、刑部尚書勵廷儀、吏部右侍郎史貽直、兵部右侍郎李紱、內閣學士阿克敦、吳士玉、查嗣庭、詹事府少詹事塞楞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汝穀爲殿試讀卷官。

辛未，羅卜藏丹金兵困西川之鎮海堡，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擊敗之。次削平莊浪等地截路行刼賊番。優詔褒嘉。

嚴賭博之禁，以絶盜源。

凡犯賭博者，旗人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各枷號兩月。其造牌骰之人，亦照賭博治罪。學智拳勇者罪亦如之。更設立鄉正里長，不時勸諭查察，違者報官究治。從內閣學士吳士玉所請也。復以民皆玩法不悛，七年准立誅。八年定例，初犯枷責，再犯徒，三犯流徙，三犯以後斬。

以工部右侍郎尹泰爲左都御史。

以太常寺卿王沛憲爲通政司使。

癸酉，策試天下中式貢士楊炳等及特賜進士張江、復准殿試李徽等二百四十六人於太和殿。

刑部尚書宗室佛格有罪削籍，謫置右衛。以領侍衛內大臣續封一等公阿爾松阿爲刑部尚書。

格役圈禁貶所，姪祭酒伊爾登亦同謫右衛。

移湖口關於九江。

兩江總督查弼納覆奏，湖口縣背山面湖，左右兩石，鍾山巉岩尖峙，直插江中，止有鍾山脚下虹橋一港泊船，春冬水涸，不能進港。兩江、閩、楚、川、廣七省之船無由直徑經行，必從梅家洲嘴轉十餘里，牽挽維難。若經暴漲，湖水江流交會於虹橋港口，甚爲洶湧，少有微風，不免漂溺。三十九年，左都御史王澤弘請移九江，另於大姑塘設口岸抽分，撫臣馬如龍奏止之。今既移九江，仍於大姑塘設立口岸，庶使江南、江西來往船隻不致漏稅。

甲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遣兵敗羅卜藏丹金之衆於北川之新城。

新城離西寧九十里，遊擊馬成輔領兵八百鎮守。賊二千餘同拒後山，圍繞攻擊，成輔奮勇礮擊，殺傷甚衆。大將軍恐賊協力攻城，因挑選西安、固原兵三千人，令中軍副將王嵩、參將宋可進前往救援，從山後繞出，賊不能敵，殺死厄魯忒百餘口。此行帶子母礮七十位，所向披靡，我軍不損一人。

丙子，上萬壽，不御殿，百官表賀。

冬十有一月丁丑朔。

賜殿試中式貢士于振、戴瀚、楊炳進士及第，張廷珩等出身有差。

副都統祁爾薩條奏喜喪儀制，以杜奢侈。

考選新進士五十五名爲庶吉士。

前貴州巡撫劉蔭樞卒。

工科給事中赫碩色請禁私製通書。

通書起自康熙五十年間，徽州治堪輿□編次一年宜忌，以時憲書爲君而雜以選擇條款，□□□□民間尚之。禁革後定例，各藩司頒發時憲書，分給各屬，教之民間，以所□□刷刊紙張錢糧。乾隆初於時憲書上下□印宜忌星辰，亦通書之故智。私加之特不另刊，或兼林選擇書也。選擇書見前頒時憲條。

令都察院兼轄六科。

吏、户、工三科掌印給事中崔致遠、王澍、康五端奏：六科自唐、宋以來俱在午門辦事，轉察□部院事。□□現在稽查都察院事，不便令其兼轄。不報。尋調三人爲員外郎。

禮部尚書覺羅蘇庫罷，以軍前尚書塞爾圖爲禮部尚書，仍在軍前。

上以忌日欲親謁景陵，康親王冲安等援引古禮，請遣王代祭，各賜肉一方。

命大學士松柱等二十三人前往陪禮。

戊子，至聖六十七一作八代孫太子少師嗣衍聖公孔毓圻卒於京師，賜謚恭愍，以長子傳鐸襲。

己丑，聖祖仁皇帝忌日，上躬祭壽皇殿，賦詩志哀。

考試辛丑科散館庶吉士，留館授職者二十一人。

以敗賊功，給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內貂一千二百張、內緞百端、庫緞千疋，分獎有績官將。

詔修太學，以偏親詣釋奠。

上諭禮部：孔子道冠古今，爲萬世師表，薄海內外，無不俎豆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聖祖仁皇帝親臨雍釋奠，典禮攸隆。朕纘承大統，景仰先型，羹牆如見。念國學爲辟雍造士之地，聖教四禮，莫先於此，恐

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閱視。凡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堂學舍，務須整理周備，俾廟貌聿新，以伸景慕，朕將親詣焉。

又降諭禮部堂：臨雍大典，所以尊重道爲教化之本，朕覽史册所載，多稱幸學，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凡一應奏章記注，俱改幸爲詣。按順治九年、康熙八年皆詣學釋奠，推恩有差。學舍明初制有六，曰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第監生之等次以次升堂肄業，升率性者方爲積分。一季三試，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與半分，歲内積至八分者與出身。後此制不用，而六堂至今仍之。太學在安定門内學前街内。成吴與江寧同名，自前朝也。

内閣奏南郊御殿典禮。

内閣請增大計吏員卓異，以示鼓勵。

朝鮮來臨孝恭仁皇后喪。

令各省揀選舉人分别録用，定爲制。

吏部奏，各省舉人已經揀選未經截取者，於明年鄉試後，督撫會同主考驗看，分别造册報部，以□知縣教職分選。例三年一行。

辛丑，冬至，上祀天於圜丘，尊聖祖仁皇帝以配天。

壬寅，上御太和殿受朝賀，頒詔恩赦天下。

禁塘報、小抄、晚帖，違者以詐傳詔旨論罪。

内閣侍讀學士拖沙喇哈番殷查納病免。

冬十有二月丙午朔。

賜兩江總督查弼納御書清慎和平額。

福建巡撫黄國材請寄可省之奏章毋瀆聖聰，上切責之。

疏言：知縣以下佐貳官員遇有事故應斥革者，流犯脱逃與承審命盜遲延地方官應議處者，皆請准咨部彙題。斬絞已結各犯病故，管獄官請只咨部查考。至所犯軍統罪亦請咨刑部完結。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請明年大舉會剿羅卜藏丹金，以四川提督岳鍾琪、西寧總兵黄喜林、興漢總兵武正安統領官兵五路出塞。

令裁府州縣佐貳冗員。

選武進士爲侍衛。

國子監請令衍聖公四氏後裔暨天下監生馳赴京臨雍。

疏言：至期必落落多中，布滿□□，以襄大禮。規矩禮儀，務期爛熟。通行直省，監生除年過六十、不滿十六及有老親患重病者，俱馳赴監，演習禮儀。

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爲皇后，詔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爲貴妃，李氏爲齊妃，錢氏爲熹妃，宋氏爲裕嬪，耿氏爲懋嬪。恩詔，婦人犯法除十惡外赦免。

准訪求年老良醫赴京考試。

翰林院侍講學士戚麟祥請令太醫選取生員能明張仲景《傷寒論》、張景岳《靈樞素問》、李時珍《本草綱目》三書者，授爲醫學教授，俾其訓迪醫業之人，并考取精通者爲生員舉人。部議，儒、醫兩途，難於合一，宜同教授，不時考課生員，令其深通醫術，以應上選。而擇精通醫理者爲教授官，恐年老良醫憚於赴京考試，先授其子弟以經歷、吏目等職，以寵其行。麟祥素精醫術，故有是奏，後亦不行。

上祫祭太廟，命郡王允禵代祭景陵。

國制：歲暮行大祫禮。按明洪武元年定禮宗廟四代各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歲除則合祭於高廟。歲凡五享。今略同。

卷三　雍正二年歲在甲辰。

祭酒張廷璐請廣宣《聖諭廣訓》，以宏教化。

疏言：翰林院侍講學士覺羅逢泰已請在京八旗每月宣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照又請行之於試士訓蒙。臣更請令各省將軍、提、鎮轉飭所屬武職宣講，則兵丁黎庶均霑聖化。試士之法，由縣府及學政覆試童生，令默寫《廣訓》一條，不錯一字者准取進。平日各學擇有品行生員朔望宣講，蒙師用以訓迪幼稚。繼右參議孫勷更請遴選教官宣講《廣訓》，化導兵民。種種雖不盡實力奉行，而外官考成列薦必以勤宣《聖諭》爲第一義也。勷字子朱，山東德州人，康熙甲子解元，乙丑進士，有文名，是年老病免。

署山西巡撫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堯侵蝕茶鹽之利，命吏部左侍郎史貽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往勘。

疏言：陝西咨追私茶，生員王敬菴等愿罰銀九萬兩，羹堯並未奏明，又縱容運同嚴士俊私佔鹽窩漁利，以入利藪。

令嗣後旱潦成災，督撫據實馳奏，庶可及時修省，以邀天鑒。更以天人

相感之理指示百寮。

允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王頊齡致政，俟孝恭仁皇后服制滿日加恩歸里。

太常寺少卿李鍾峨請庶吉士分省簡選。不報。

疏言：癸卯恩科館選六十二人，漢軍、河南、四川缺人。甲辰正科館選四十三人，蒙古、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州皆缺人。請嗣後館選時，仍俟天心簡任，暫停覆試保舉，庶邊僻省分咸霑覆載之仁。部議，覆試保舉乃聖心至公至慎之良法，鍾峨不過爲鄉曲私情起見，無容議。

申明大人出京文官朝服武官披掛迎送之禁。

考試滿洲、蒙古、漢軍食糧免差舉人董齡等五十五人，文理不通者裁其廩給。

諭滿洲、蒙古因祖父拖欠錢糧治罪者概予寬免，後不爲例。

削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都統、嗣一等公夸岱職任，止以公爵在領侍衛大臣裏行，革舅舅稱。

丙申，起送密親王金棺暫安奉黄花山福金攢院。

夏五月戊戌朔。

都統汝福、馬爾薩有罪削籍，拘禁誠、廉二王府。

汝福前左都御史黨阿賴子，誠親王屬下人。馬爾薩詳後上諭中。

以年羹堯僭越諸罪示朝臣，飭羹堯明白回奏。

上諭大學士馬齊：御前侍衛遣之効力軍前，年羹堯帶至西寧，使之擺隊墜鐙，是誠何心。況聖祖時亦揀發侍衛於將軍富寧安、傅爾丹處，未聞其奴隸使也。來京陛見時，督撫原無跪接之例，且伊又未帶大將軍勅印，而令李維鈞、范時捷跪接，是誠何心。青海之叛逆，伊係征剿大將軍，王、台吉等或可令其下跪，至無罪犯之蒙古王等亦令下跪，況扎薩克郡王阿寶係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是誠何心。爾等行文著令明白回奏。

增國子監滿洲助教四員，俾各任一旗，以責課程。

舊制：滿助教十六人，蒙古四人。今廣四人，則三旗分任，合之二十四人也。

戊申，夏至，有事於方澤。

直隸總督李維鈞劾年羹堯奸欺貪殘諸罪，飭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年羹堯心實奸回，行皆欺罔。逞悖直而貌忠誠，挾權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更有甚者，西海久已蕩平，而大將軍勅印不賫繳，心跡行事，大不可問。去年進京時，題報勅印令内閣學士懷親看守在署，乃十月十一日行文到臣，備回陝夫馬，則仍用大將軍印，欺罔之罪，其何能逃。原任湖南巡撫王之樞在陝修城，所有定州田房自應變解，乃並未咨查，早爲羹堯所得。至今年四月，始將之樞零星田房移臣追變。又原任江西學臣徐昂發軍前効力，具呈原任江西巡撫王企靖得伊銀三萬兩，此係贓銀，理應題奏，乃竟自咨追。臣見來文未曾聲明題奏，所以之樞、企靖二家不敢嚴追。由此以推，則數年發往陝西人員，羹堯先飽己橐，何可限量。又陝西喇嘛寺内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誅無孑遺，獲其輜重數十萬金。殺無辜而利厚貨，罪不容追。且歷年軍需，冒銷無算，莫敢觸破，既私壟斷，又耗國計。似此奸回欺罔，貪黷險刻，何可姑容聖世。臣與羹堯有舊，因其不臣若此，公憤難遏，若隱默不言，私羹堯而負皇上，臣罪不幾與羹堯同乎？仰祈乾剛獨斷，明罰勅法，以爲不臣之戒。企靖字芯遠，直隸雄縣人，乙丑進士，派築布隆吉城，營求羹堯，以病告歸里，行至蘭州卒。

庚戌，皇后千秋令節，以孝恭仁皇后服制未滿，仍停慶賀筵宴。

命禮部右侍郎三泰致祭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成例：太常寺官典祀事。兹以追封三代爵號，特遣官祭告。道書言五月十三日爲帝降神期，而世所傳則誕生日，此與國志不合者。

以年羹堯攘恩示惠之罪曉諭在廷。

上諭：從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兩江總督印務，年羹堯曾奏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貽悞地方，是以罷其署理之職。朕即位，特召高其位陛見，看其人老成忠厚，善氣迎人。適年羹堯在京，遂令詢問高其位，以鑾儀使、都統、提督三缺令其自擇陳奏。高其位奏都統事未熟練，鑾儀衛又無効力之處，遂令回松江。此朕加恩老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參劾，反市德於其位，而其位亦以爲出於年羹堯之贊助也。去年其位進松江漁船所得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適年羹堯在京，又必居功，冀其感激。聞得年羹堯將蘇州一無

賴小人王廷貴薦與其位，其位不察能否，授爲把總，不久又擢千總。年羹堯攘君恩以示己惠，高其位遵私囑如奉公令，即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而内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朕特爲發年羹堯之奸巧，非罪高其位也。以上情節，令高其位明白回奏。王廷貴即遣來京，朕自閱看。

勅侍郎史貽直、高其佩並勘河東運使金啓勳部陽捕鹽戕害平民罪。

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捷劾年羹堯欺罔貪婪諸罪，飭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年羹堯立心詐僞，秉性凶頑，欺罔多端，貪婪無厭，擅作威福。虐害官民。臣同在陝西署陝撫，知之甚悉，謹一一爲皇上陳之。一、年羹堯因運米四萬石至軍前，照依西安起運每石費銀三十六兩之例，不於西安買米，私向沿途買運，侵蝕脚價銀四十萬兩零。自恐敗露，止以總用銀一百四十四萬兩報部。一、捐納事例每駝一隻、米一石各折銀七十二兩，年羹堯皆額外勒銀三十六兩，計共捐銀六十一萬六千餘兩，年羹堯共婪銀三十餘萬兩。管捐之原任西安府知府桑成鼎、金啓勳可訊。一、陝省奉公，向因軍興，督臣鄂海題明捐補各項，雍正元年十一月奉旨永停此例。年羹堯稱經奏明，照舊公捐。及臣催取公捐支銷册檔，藩司胡期恒匿不交出，明係私用，計共侵雍正二年俸工銀五萬餘兩。原藩司胡期恒可訊。一、將軍、督撫自王以下俱平行，先時圖海爲大將軍，與督撫往來俱用咨文。年羹堯妄襲允禵之例，與將軍、督撫擅用令諭，書官書名，妄自尊大，蔑視官常。各衙門行文可證。一、年羹堯保題各官，悉多營私受賄，贓私巨萬，用伊家人魏之耀、嚴大等過付經收，不能悉其細數。必須刑訊魏之耀、嚴大等，方盡得實情。以上種種惡跡，巨在陝親知灼見。似此大奸奇貪之員，上負隆恩，下妨民命，人所共疾，國法所不容。伏祈將年羹堯並通同欺妄之桑成鼎等一併提審治罪，庶奸惡知儆，國法得伸矣。

南贛鎮總兵黄起憲以聯姻魏之耀削籍。

飭杭州將軍年羹堯帶原發陝西候補人員及侍衛赴新任，請旨措置。

上諭：去冬年羹堯奏請帶往陝西候補人員，除侍衛查爾扈、高其位之弟高其傛仍著來京，其餘或有請託，或年羹堯自欲帶往，或督撫大臣官員子弟欲作質，當各將帶往情節與年羹堯所行事跡聲明繕摺，交與岳鍾琪轉奏。如不能聲明，仍隨年羹堯前赴杭州學習。至前歲揀選發往之侍衛，本朕左右隨侍之人，至彼貪其貨財，竟以奴僕聽命，既甘卑賤，即令仍隨年羹堯前往杭州。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至杭時年羹堯請旨定奪。於是編修汪受祺、胡彦穎、金以成、竇啓瑛等皆隨赴杭州。得旨令地方官查察，毋致生事。左僉都御史吴隆元議刑部罪案悖謬，嚴飭其奸險。以察吏之旨曉示臣工。

上諭：爲政首重安民，必先察吏。向者不肖有司，不能仰禮聖祖仁皇帝寬仁德意，吏治漸至廢弛。是以朕即位以來，嚴加訓戒，整飭官方。乃有庸懦之督撫，迎合朕意，似出於不得已而參劾者。前滿保曾奏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致無人辦理。魏廷珍亦曾奏湖南屬員參革已大半，容再查出參劾等語。夫屬員之去留，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之多寡，朕心總出於至公，而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爲窺測乎？又聞外間議論云，朝廷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此語尤爲荒誕。朕臨御以來，蠲免舊欠錢糧不下千百萬兩，又免蘇松、南昌額徵銀五十餘萬兩，豈屑屑較量於財利之間者。況現今裁革私派陋規甚多，所謂聚斂者何所指乎？但虧空侵蝕，貪婪枉法，既寬其誅，若不嚴追，國法安在。此朋黨匪人捏造之語，特諭衆知之。内外臣工各秉公據理，不可存迎合之見，則吏治民生，均有攸賴。

四川按察使劉世奇黨年削籍，罰修河南隄工。

辛酉，孝恭仁皇后忌辰，命大學士嵩祝等致祭景陵。

廉親王允禩奏移府，以天暑勞民諭止之。

逮年黨宋師曾，追完長蘆運使任内虧空，籍其貲産。

師曾於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以前任虧空，爲巡鹽御史傅賚所劾，令効力軍前。至是御史莽鵠立再參師曾未完事件，上諭：去歲年羹堯來京，曾面奏宋師曾所欠錢糧全完，請以原品休致。其夤緣請託，情甚可惡，着將伊提拿，交與刑部會同莽鵠立嚴審具奏。師曾江南長洲人，前大學士德宜之孫。以左都御史尹泰爲盛京禮部侍郎兼奉天府尹事，起前四川巡撫能泰爲左都御史。

上諭：蘇努在盛京爲將軍八年，毫無裨益地方之處，諸務廢弛，着尹泰以原品往彼輸誠整理，挽回風氣。

再以隆科多、年羹堯諸人之奸曉示在廷，令諸臣解散黨羽。

上諭：朕臨御之始，將舅舅隆科多及年羹堯寄之心膂，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視爲一體，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倖爲邀結。

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幾陷朕於不明，竟無以對天下。但解其權柄，不加刑誅者，正以見朕信任太過，惟有自責，而於伊等從寬也。若伊等怨望不遂，怙惡不悛，朕豈姑息以養奸耶？至於二人門下向來趨附奔走承奉者，宜急解散黨羽，洗心革面，若仍念舊情而負國恩，定以黨逆正法。向日明珠、索額圖因擅作威福，聖祖仁皇帝解其要職，置之閒散。而二人不能回心禁慝，仍詭密招攬，如在位時。隆科多、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局，則萬萬不能也。殊恩不可屢邀，覆轍不可再蹈，朕亦斷不貳過矣。又諭：朕寬厚居心，慈祥敷政，訓飭臣工，惟欲散其黨援，化其積善。乃有屢訓不悛，如馬爾薩、鄂倫岱、阿爾松阿、汝福等。馬爾薩之父馬哈達原任奉天員外，與將軍蘇努同惡相濟，聖祖喚回，發於允禵門上，又指使允禵作不法不義之事，聖祖重責，不許跟隨允禵。朕即位，隆科多保舉馬爾薩，由牛羊群總管拔至都統，畀以議政，且署領侍衛大臣事。乃不知報朕擢用之恩，而但感激隆科多薦引之私。一日，果郡王與馬爾薩同進景運門，舅隆科多見而起立，果郡王前行不覺，伊連聲告曰：舅舅起立矣。直待果郡王欠身微趨而過方止，聖祖時，隆科多與皇子相見，俱跪一足問安。諸王於聖祖爲父子，而於朕則爲兄弟，隆科多不照前恭敬，而反傲慢若此，其何所稟承而然耶？又如汝福在朕前大肆狂悖，朕詰問時，馬爾薩等猶曲意袒護，及嚴旨切責，同出乾清門，馬爾薩故作泰然不懼之狀。藐視君父，罪莫可逭。況馬爾薩當年在鑾儀衛爲雲麾使，即結黨阿靈阿，最爲親信。如阿爾松阿，朕念其勳戚之後，優待任用，冀其贖父之罪。乃與鄂倫岱等固結不解，用爲刑部尚書，將原被告各夾一足以取口供，撓亂政事，其居心行事可知矣。舅舅隆科多於此數人力加解護，而屢參廉親王，必欲朕致其身命，其意將廉親王多年結成之黨羽收羅以爲己手足耳。蘇努、鄂倫岱、阿爾松阿、汝福、馬爾薩等與允禩、允禵之固黨，皆應立置重典，因朕心不忍，故薄加懲治，倘仍執迷，必行正法，如范時捷、李維鈞皆年羹堯親密之人，今能醒悟改悔，列款參劾年羹堯。不明大義之人，反議二人心懷兩端，患得患失，前後反覆。朕所製《朋黨論》，謂當與君上同其好惡者，正謂此也，甚爲可嘉，何罪之有。若以二人之解散黨羽爲罪，則鄂倫岱等之固結不悟反爲可稱乎？按明珠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在康熙二十年間專權任事，妹爲貴妃，生皇長子，男尚主。弟傅臘塔節制兩江，佛倫節制川陝。子成德癸丑成進士，揆叙其季也。索額圖爲孝誠仁皇后弟，故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户部尚書，後官包衣昂邦，癸未以有罪斃於獄。

署山西巡撫刑部左侍郎伊都立請改沿邊衛所爲寧武、朔平二府，寧武、偏關、左雲、天鎮、神池、平魯、右玉、陽高、五寨九縣，設官分治。

夏六月丁卯朔。

詔江南蠲免浮糧。禁止誦經立碑，蓋造龍亭，聚衆演劇，以爲答謝。

上諭：朕軫念民生，蠲租賜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使斯民共霑寶惠。並無一毫市恩之念，欲以崇尚虚文。彼處士民感激朕意，爲朕祈福，雖或出於愛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幾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以仰報皇考之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且非徒糜費金銀，更恐不肖官役里胥借名私派，乾没肥己，貽累小民。着督撫嚴行禁止。

律例館總裁吏部尚書朱軾進纂修全書告成，命再加詳察，以副慎刑之意。

原律四百五十七條，今删九條，並增二條，移易一條，更名四條，改律文及小注字句一百三十條，共四百六十條。合前例詳校，增入四百八十六條，共八百二十四條。名曰《欽定大清律》，御製序文，頒行天下。

軍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懷親劾年羹堯前恩詔兩至西寧，不行宣讀曉諭。飭羹堯明白回奏。

前川北總兵王允吉獻年羹堯勒令告退手書。飭年羹堯明白回奏。

書云：該鎮位已尊，年已邁，何不告老，以全終始。若能自愛，一面具詳。一面遣汝一子來我軍前効力，受我末了之恩。允吉二年九月予告歸。命議叙駐防烏斯藏義木多官兵。

自康熙五十九年復藏之後，四川、雲南撥兵駐防，踐更已六年，故軫邮之。

復遣王奕鴻効力軍前。

奕鴻由年羹堯奏令振武將軍祁禮德帶回京師侍父。上蠲免蘇松浮糧，大學士王掞向人言，曾奏過聖祖，未蒙俞允。上查閲宫中無此條陳，降旨嚴飭，掞欲自沽美名，以不美之名歸之聖祖，負恩悖義。伊子詔媚年羹堯，復令伊兄奕清一同効力。

大理寺少卿年當、副都統年興、驍騎校年逾、乾清門頭等待衛總理侍衛事兼

鑾儀衛使玉柱削籍。玉柱隆科多子。

署山西巡撫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堯營私網利、掠美市恩諸罪。飭年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先年西塞用兵。選調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官員赴甘肅効力，奉上諭酌量發回。年羹堯借端勒令每員幫銀四千兩。又陝西樂籍改良，年羹堯攘爲己功，索澤州樂户贖經榮謝銀十萬兩。至晉省各官虧空，多由大同參革知府樂廷芳借名科派軍需所致，乃年羹堯反以有各屬欠項可抵廷芳虧空，欲帶往陝西，蒙聖明洞鑒不允。其受廷芳之賄，人言藉藉，臣之所聞，曷敢容隱。

以不附隆、年邪黨，加署川陝總督岳鍾琪、雲貴總督高其倬、湖廣總督楊宗仁、福建陸路提督吴陞、湖廣提督魏經國、太子少傅兩廣總督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兵部尚書。

嗣曲阜令孔衍澤病免，以毓珣襲。

年羹堯奏繳上在藩邸批責戴鐸狂悖稟摺，以杜招摇。上頒示在廷，列其心跡叵測諸罪。飭年羹堯明白回奏。

上諭：據年羹堯奏稱，原任四川布政使戴鐸將主子在藩邸時所批摺子一扣與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敬收臣處，今附摺恭繳。戴鐸昔年曾具稟摺，甚狂亂，朕手批切責之。今將其原摺發與九卿公閱，所批之語有何招摇。而年羹堯奏摺中故意隱約其詞，以啓天下之疑，不知何心。朕藩邸門下之人，向惟年羹堯、戴鐸肆無忌憚。昔年羹堯啓摺中今日之不負皇上，即他日之不負王爺，朕比時手批切責，有云爾此語真亂臣賊子之言，看今日之負我，知他日必負皇父之諭，即欲將其啓摺於皇考前參奏，年羹堯再三懇求而止。着年羹堯將伊啓摺與朕當日批諭繳上，恐存伊處招摇。當日不即參奏此二人者，因伊二人居心陰險叵測，各處結黨狂悖。且年羹堯又明珠之孫壻，或希此發露以誣陷，朕豈肯墮其術中，是以切責批發，直書朕之衷曲，即附摺收存，以爲憑據。朕深知戴鐸行止狂亂。而不置之於死者，恐年羹堯等又加朕以殺戴鐸滅口之名也。着問年羹堯，昔日所批伊之啓及朕所行之事，所説之言，或戴鐸向伊曾如何説，朕果有不可以對今日之臣庶者，年羹堯一一據實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見之，若一言一字隱諱，乃天誅地滅人也。又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静候綸音。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遛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俱着明白回奏。按年羹堯妻元年以公蘇燕之女授爲縣君，後又因宗室故發還母家，或先爲明氏婿。追乾隆初忠勇公傅恒建功相國，公亦明氏壻。珠之後人復録用振起，如江蘇布政使辰垣有政聲。

以策妄阿拉布坦信使往來，禮儀恭順，詔撤土魯番科什圖等地官兵，歸併巴爾庫爾。靖逆將軍富寧安先行曉諭，毋致驚亂番回。

直隸總督李維鈞劾年羹堯心跡悖逆諸罪，飭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年羹堯奸回欺罔。罪積邱山。臣前疏列參，猶屬昭著。若察其心跡，徵諸辭色，負恩怙惡，隱而彌彰。上年十一月内，年羹堯赴陝過保，向臣云，明歲三四月前，朝内必然有事。臣聞之駭異。伊云，你是漢人不知道。詞近詛咒，罪豈勝誅。又云，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廠，而内草率不堪，矯情違意，其志可見。臣聞此言妬賢嫉能，不覺心寒。又囑臣摺奏年羹堯近患怔忡，由京赴陝一路緩程，雖伴意何敢蹈欺誑之罪。至年羹堯過保時，見有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絶人行。他如狡兔三窟，廣置田房，定州而外，保定郡城置大房一所，住家口百數十人，滄州、涿州、房山、深澤俱置房産，或係强買，或係賄受。其心跡行事，必無追悔。仰祈皇上乾斷，亟行天誅，以彰國法。

湖南巡撫王朝恩請附近苗傜州縣於額外廣苗傜入學三名，俾其向化讀書。

以天暑，命順承郡王錫保、禮部尚書賴都、兵部尚書孫柱、都統范時捷釋放輕罪應枷號者，取保以待秋涼。

禁内外臣工投拜門生及主考官赴任抽豐。

辛巳，河決睢寧朱家口。

征西靖逆將軍武英殿大學士富寧安夫人卒，特予祭葬，以慰勳臣。

直隸總督李維鈞劾年羹堯僭侈貪罔諸罪，飭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年羹堯種種罪惡，臣已兩次奏參。今臣姪宗渭由西安過保定，於六月初八日入臣署内，臣細詢年羹堯舉動，其僭妄驕侈、奸貪詐罔之跡，謹爲我皇上陳之。一、年羹堯自西寧回後，凡遇出署，先令百姓填道，臨時打街，各口兵丁把守，店鋪關閉門面。一、凡送禮與年羹堯皆稱恭進，年羹堯與人之物皆稱爲賜，各屬稟謝皆稱謝恩，屬員新到舊員領參皆稱引見。一、去冬年羹堯自京回陝，有懷慶同知補掛素珠向巡捕官長跪回話，巡捕

立聽畢，該員方敢起立。一、年羹堯令州縣採買積貯穀石，俱比市價少二三錢。一、雍正元年秋間所差往各省發買木植人員至今未回，今軍功册内已有其名，餘可概推。一、四川山中素産杪木、楠木，年羹堯差莊浪典史朱尚文將各種木植運至湖廣、江南、浙江發賣，獲利數十萬，商民盡怨。一、川陝各屬及四方送禮絡繹不絶，必有禮物分送伊家人魏之耀、嚴大二人。之耀進京，州縣道旁打躬，遊擊守備跪道，之耀乘轎而過，全不答禮，魏、嚴各擁家貲數十萬兩。河東運同嚴士俊出身胥吏，認嚴大爲父，自咸寧縣而陞運同。一、年羹堯五月十七日起身赴浙，未行之前，驟馹車載出關者已不計其數。起身之後，尚有一千馱未行。現在西安及三原、涇陽等處捉取驟車，不計行商寫傭。以上各款，皆悖逆已極，爲王法所必誅。至一切侵蝕冒銷受賄苛派等惡，又人人所不平也。

户部左侍郎蔣廷錫條奏通源節流，修水利以濟運道。章下所司。

一、廣濬泉源以裕灌注。一、開復湖地以預瀦蓄。一嚴定築壩開壩日期以撙節水泉。一、修築坎河以防滲漏。一、分漳資衛之故道當復。

總理三陵事務領侍衛内大臣額駙松阿延鑽營削爵，謫守公主墓。命大學士蕭永藻、總兵范時繹協理三陵事。

七月，南陽總兵佟世鱗以代松阿延販馬各營削籍。降旨，松阿延一稚子，尚趨承如此，隆科多暗囑之事，其竭蹶奉行，又不待言。按此松阿延爲隆科多之子姪。

督學江蘇翰林院侍講俞兆晟請援恩准靖江生童應試。

鴻臚寺少卿葛繼孔以夤緣年羹堯削籍，罰開濬安徽河道。

上諭：朕即位，聞葛繼孔行止不端，未見其人，故解其江蘇臬司之任，調爲内閣侍讀學士。後見年羹堯參奏之摺，遂將繼孔改爲鴻臚寺卿。乃繼孔於年羹堯入覲時，又私納賄賂請託，朕降旨詰問，始供原識年羹堯，去冬拉臣手索古董，臣將青緑花瓢一、壽窑瓶一、圖書一匣、宋人尺牘册頁一、宋本書二、宋元畫六，共十二件，送與羹堯，遂約臣往見。及見又云，久知你才情好，自然照看，還要給我幾件古董。臣又將玉杯一、元人尺牘一、明畫三，共五件，送與羹堯等語。葛繼孔人品不堪，夤緣鑽營，殊屬可惡，着革職，發與李成龍，令開濬河道。如推諉，必治以重罪。至年羹堯始初參劾葛繼孔爲匪人，繼又與之殷勤親密，着一一明白回奏。又年羹堯摺内稱原任福建巡撫陳璸乃伊所薦，因璸薦繼孔於聖祖，遂與璸絶往來。陳璸之清操，乃聖祖所久知，舉朝所共曉。昔爲四川學道，與年羹堯同城而居，亦不相交際，是亦疾之已甚耳，後絶往來，乃璸絶羹堯，非羹堯絶璸也，不可不辨。璸號眉川，廣東海康人，甲戌進士。初爲臺灣令，自開闢以來，禮樂制度，至璸乃備。累進巡撫。操守清廉，一塵不染，聖祖曾比之入定高僧。戊戌卒於官，詔贈禮部尚書，予祭葬，謚清端。子居隆，時舉孝廉方正。

逮年黨胡期恒、桑成鼎、金啓勳、魏之耀、嚴大等赴京質審罪款，籍没家貲。

吏部范時捷所參各款，令年羹堯回奏。乃於侵冒軍需止認銀十二萬兩，勒索捐納止認銀八萬兩，私用俸工狡稱數年以來動用。至擅用令諭，已經自認，理應提拏，並經手與伊家人一併解京質審。上命年羹堯姑緩提拏。令嗣後府州縣官實有冤抑被參革職者，許赴都察院呈明核實奏聞。勅各省嚴查年羹堯藏匿貲財。

上諭：據隨年羹堯揀選知府高大魁遵旨奏稱，年羹堯往杭赴任時，一車兩馬，僕從數人，布圍轎車等語。年羹堯平日狂妄，貪污狼籍之處，不可枚舉。今以總督陞授將軍，有何屈抑，而爲此困苦怨望之狀？其意不過欲使人見之，謂朕挫折清介効力之臣，令不美之名歸之於朕耳。掩其贓私，以示廉潔，此等狡詐，將欲欺誰？聞其貲財分散各處藏匿，而直隸、四川、江南尤多。令督撫、提鎮通行地方文武官員，許藏匿寄放之家自首免罪，倘有隱漏，一經發覺，照黨逆立斬，其不嚴查行之督撫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高大魁奏摺發與年羹堯明白回奏。

改直隸大名所屬濬、滑二縣隸河南衛輝，内黄隸彰德，以專運道責成，不致隔省牽制。

大名原轄一州十縣，有金濬銀滑之謡。

原兵部職方司主事錢元昌遵旨列年羹堯僭越諸罪，劾年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臣與年羹堯素無交與，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忽傳旨令臣隨往陝西効力，及至，又無委任。臣在外所親見，一一爲皇上陳之。臣於上年出京，見一路墊道鋪橋，鑿石平路，行臺相望，堂官幕賓，皆設公館，勞民傷財，怨聲載道。其轅門行走之人，俱恃公府之名，欺壓平民，甚至逼死。又年羹堯之於屬員，或有所與，每於轅門外或大堂下，向北叩頭謝恩。皇上進饌稱用膳，而羹堯亦稱用膳。皇上設宴稱排宴，而羹堯亦稱排宴。御駕出入墊道，

而年羹堯出入亦必墊道。皇上朝期，每月不過三次坐班，而年羹堯逢五逢十，必令文武官員穿公服到轅門坐班。皆年羹堯僭越狂悖之惡跡也。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董玉祥遵旨奏年羹堯誣劾原由，飭年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臣由擺呀喇歷陞興漢總兵，年羹堯劾臣不堪任職，揆厥緣由，寧羌守備何天寵，係伊先生之子，患病令不必填入軍政，臣不敢徇私，照例填註。又伊嚴管家吩咐漢鎮坐省提塘，以馬百餘匹發賣，每匹價銀十五兩，臣驗看俱係瘤疾不堪，豈敢買用。二者取怨羹堯。今蒙天語指示，理合奏聞。

貴州巡撫毛文銓奏猴子廠礦脈衰微，請勅封閉。

令安籠總兵控制貴州、雲南、廣西三省苗彝。

上諭：滇黔、西粵俱苗彝雜處。黔之安籠，滇之廣羅，廣南、粵西之泗城、鎮安、安隆、上林等協營，爲三省交界。層巒疊嶂，苗彝巢穴其間，每與鄰省小嫌，轉相仇殺，此地捕緝，則竄往鄰省。必得大員統轄，始爲有濟。查安籠鎮本爲控禦苗蠻而設，駐劄之地與二省接壤，若將二省接壤之土司與改流地方各協營汛，悉改安籠鎮節制，其將兵之舉劾，兵丁之汰補，糧餉之銷算，仍照本省舊制，惟於苗蠻仇殺刦虜諸事，悉令安籠總兵就近調度，庶有專責。三省督撫商酌具奏。

令道府州牧等官，其族屬迴避止於本省調補。

命總理陵寢大學士蕭永藻、尚書盧詢、總兵范時繹監造密親王墓院衙門，依皇伯父裕憲親王式。

削年羹堯太保階，一等公俸。

治誣參金南瑛等罪，削太保。都統噶爾弼正月領兵回京，年羹堯時代陝撫事，應支給兵丁一月口糧直達京師，又以途中不能多帶，止給半月。適新撫入境，遺漏移咨。律以官員遲延預備軍需，永停俸米。

京師霪雨。

是月庚辰至次月朔大雨連綿，房屋傾頹，加以海潮泛濫，畿輔屬邑災。

秋七月丙申朔。

命西藏、青海軍功冒濫遏抑者許據實呈首。

命核鎮海堡之戰，都統五哥果否失律，並查卹在事出力官兵。

上諭：前據年羹堯摺奏，鎮海堡城外之戰，我兵已敗賊人，都統五哥領滿兵及察哈兒兵開城追賊，搶掠物件，以致賊兵折回，砍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兒兵二名。五哥首先敗回，又復冲碰綠旗隊伍，致傷鎮海千總及兵卒十餘人。再席倫圖輕浮狂言，妄動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臣是以即行撤回。朕即令具本參奏。而年羹堯奏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乞賜寬容，置之閒散。今據護軍參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金侵犯康城邊界，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五哥，隨帶西安滿兵及察哈兒兵，守鎮海堡凡四晝夜。今陞總兵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來赴，臣與都統五哥、參將張嘉翰率在城兵與賊戰，賊即奔敗。因深入賊壘，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領四哥、鑲藍旗拔甲達山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騎校吴進泰等五六人皆帶重傷，察哈兒兵亦多陣亡受傷，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當日在事官兵洵屬可憫，應加優卹。年羹堯既稱五哥失律，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參，此案功罪豈可含糊歸結，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逮貝子允禟太監姚子孝，謫戍邊外，籍没其家。

嗣衍聖公孔傳鐸請頒賜《聖諭廣訓》、《朋黨論》，上諭勉之。

上諭：覽卿奏請頒發二書。我聖祖仁皇帝教諭羣生，御製上諭六條，期以厚民風而端習俗。朕仰承先志，推衍發明，著爲《廣訓》，使愚氓亦曉，日用可遵。凡兹作述之間，悉本先師孔子之道，以爲是訓是型之本，並無一語新奇出乎聖教之外。卿爲至聖後裔，果能祇遵祖訓，身體力行，則修身齊家之道，化民善俗之謨，莫大乎是。且植黨爲聖人之所深戒，向來孔氏子孫亦無趨附匪黨之事。所請二書，不必頒發。卿其好學力行知恥之旨，能光家乘，即廣國華，勉之勉之。上時以二書分賜内外臣工，而未及於公，故上請也。

署陝西巡撫西安布政使圖禮琛請以西安、延安二府遠縣分隸屬州，改商、同、華、邠、耀、乾、鄜、葭、綏德九州爲直隸。

吏部劾年羹堯私引增給侵用庫帑罪。

上命年羹堯遵旨回奏。河東鹽引不敷，權宜接濟，擅發印票。查鹽引發由户部，理宜題請，乃敢僞引私行。至所收課銀及商人所發欠庫銀皆係正項，年羹堯擅用三十三萬餘兩，恣意自專，應提拿嚴審。上命暫停拿問。康熙六十一年冬，停河東巡鹽御史不遣，命年羹堯兼理，是年復遣馬喀巡鹽河東。

議政大臣左都御史蔡珽辭上賜所籍年羹堯服飾、什物、貲財。

吏部尚書朱軾請廣貤封之典，以光孝治。

削隆科多太保階。

都察院劾隆科多議年羹堯罪，始則徇庇，於司官説堂議革公爵删去不奏，乃會同兵部奏革將軍職。繼又過堂議盡革職銜，並收回賞賜之物。故爲擾亂，應革職。上命姑從寬，削太保。

勅吏、兵二部：凡年羹堯在總督任保題參革降調文武各官，查明原委，調京引見。

飭隆科多、年羹堯禁用所賜黄帶、紫扯手、雙眼翎，繳四團龍補褂回朝。

吏部尚書朱軾奏孝恭仁皇后三年服制將滿，届期祫祭釋服，再請蒐輯吉凶賓嘉禮文，勒成全書，頒行天下。

江蘇巡撫張楷請華亭、婁江、上海、嘉定之分縣設治於青村、金山衛、南匯、吴淞各城，以重海防。

楷奉命查閲應分縣治，疏言：分縣與舊縣同城，部議固屬省便，但當因地制宜。松屬華、婁、上三縣舊治所轄大半在黄浦江之東南，居民以浦面横截，輸納往來非便。且地近海濱，匪類潛藏，若非地方官就近彈壓，難以肅清。應就浦東適中之地，華亭仍分設金山衛，上海仍分設南匯。再查金山衛之北，青村之南，相懸各五十里，有柘林一城，宜分駐海防同知一員，兼司捕盜，則浦東沿海之民所補非小。至蘇屬嘉定風俗刁頑，縣署偏居西北，吴淞一城適居半邑之中，請仍分設，以順輿情。從之。

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白潢病免，詔拜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高其位爲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

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川陝總督。

朝鮮國王李昤表謝賜前王祭謚及册封附貢方物，請以庶子緈爲世子。許之。

遣吏部尚書隆科多往阿蘭善山等地造修城房，踏勘開墾，攝理藩院事。

上諭：托賴阿常馬兒鄂孰他喇等處肥饒之地，並阿蘭山地方，着令滿洲人等僱民夫開墾耕種，築理城堡，令其居住。隆科多理應効力贖罪前去，將一切詳看確議，畫圖具奏。若聽信年羹堯之言，不盡心効力，回奏之日，朕亦知道。同差者内閣侍讀學士傅德、侍講佟志即後通智，阿蘭山一作賀蘭山，蒙古部落。

朝臣合詞請誅奸悖逆亂之年羹堯，以正國法。命諮詢天下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酌議處分以聞。

上諭：覽内閣、九卿、詹事、科道參劾年羹堯奏章已悉。本應即加處分，因伊立有青海之功，朕意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任，授爲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露，至於此極，實爲法之所不宥。如當日鰲拜以開國元勳輔政，犯罪三十餘條，遂致不可保全。年羹堯今日之功，豈能及鰲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鰲拜。朕展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有鳥盡弓藏之譏，然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卿等合詞參奏，乃在廷公輔公論，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内外，僉謀畫一，可降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抒己見，平情酌議，應否作何處分，即速具奏。

巡鹽長蘆大理寺卿莽鵠立請改天津州爲直隸，以順天武清、河間静海、青縣屬之。

鴻臚寺少卿前岷洮道單疇書劾年羹堯任用私人濫竊名器諸罪，飭年羹堯明白回奏。

疏言：寧夏僚屬或倚勢姻民，或假權市恩，臣所目覩，請爲我皇上陳之。一、駐劄中衛西路同知常璽係年羹堯題補之員，六十一年委令在中衛買米三千石運至甘肅，每石原價三兩，璽止發銀二兩五錢，撥民車短給脚價等事。臣據實詳揭，年羹堯只批記過一次。一、惠安堡鹽捕通判閻輔世循分供職，羹堯忽調赴西安，而令其表姪周仲舉署理。半載有餘，忽又將世輔嚴押解回，仍不令其理事，置之局外而假手他人。一、寧夏署印監收同知郎廷槐原任四川通州，緑事解任，發往軍前。羹堯委署同知並中路同知印務，漁利貪緣，旋題遵義通判。恣睢暴戾，惟所欲爲。一、寧夏監收同知趙健，其父爲羹堯幕賓，由知縣捐陞，逗遛西安，羹堯遂令補寧夏監收同知，亦令兼攝中路同知印務。漁利剥民，以飽慾壑。此四官者，寧夏屬員，俱用私人，冒濫名器，貽害地方，竟置功令於不問。

禁官員去任，士民擅行鳴鑼聚衆，罷市保留。

該員在任，實有政績，惠澤在人，愛戴出於至誠，理應赴上司具呈陳請。即或清正廉幹之官，冤抑被劾，百姓爲之抱屈者，亦可赴闕申理。

左都御史能泰奏趙之恒控訴年羹堯、李維鈞設計陷害原委。飭羹堯、維鈞

明白回奏。

鈞維回奏：趙之恒於元年正月向臣言，要獻銀三十萬兩。臣云，此事須度力量，不可移挪庫銀。今反誣臣慫恿。又年羹堯向臣言，趙家事非盡家資恐不可免。及之恒獻銀，致干聖怒，是羹堯始而恐嚇獻銀，既而勒誘具呈回籍，得伊銀數十萬金。之恒猶信其哄，冀保題總兵可得，至赴杭而後有此控呈，反稱羹堯與臣設計圖謀巡撫之缺。臣之受誣，必邀矜察。之恒父宏燦，五任總兵，兩陞提督，爲兩廣制軍最久。之恒多財致敗，九年復起爲通政使。

兵部尚書盧詢罷，仍留鑲黃旗漢軍都統，督理陵工。以議政大臣左都御史正白旗漢軍都統蔡珽兼署兵部尚書。

户部題報山東濟南、歷城等十七州縣被水秋禾災。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請以舉人爲直隸州同知，恩、拔、副榜貢生爲州判，與知縣教職一體陞轉，俾可統轄屬縣科第官。

内閣等衙門議年羹堯所犯各罪，以次降爵爲一等阿達哈哈番。

治不將修城銀貯司庫擅行給發罪，降爲二等公。治郃陽捕鹽梟貽害地方罪，降爲三等公。治寧夏任用私人罪，降爲一等精奇尼哈番。治南坪寨激變番人罪，降爲一等阿思尼哈番。治誣參程如絲罪，降爲一等阿達哈哈番。

新授川東道程如絲爲四川按察使。

如絲遵旨直陳，言臣於康熙六十年選馬湖知府，赴任，道經陝西，聞年羹堯凡赴任者必重送贄儀，講明規禮，臣獨不在陝見，先拂其意。迨至馬湖，并未請安，又違其志。嗣因撫臣蔡珽委署夔州府，而前官劉天觀見羹堯私人也，凡伊進獻羹堯之處，如各屬節禮糧規、夔關耗羨，臣皆裁革，且盡去其借名軍需加倍派收各屬之糧石，所以積恨成仇，必欲將臣參革，以便復用天觀也。川陝大小各官第知有羹堯，不知有國法。如莊浪典史朱尚文，奉羹堯命運木排至江南發賣，不過一末秩微員，而令革職之按察使劉世奇爲之發價，令革職之重慶知府周天祐爲之行牌，現任之巴縣知縣周仁舉爲之撥役護送。巴役范雲龍竪立大將軍公旗號，先至雲陽河下買鹽帶楚，無人敢捕。及尚文木排上明堆鹽包，示人以必不敢拿之勢。臣集兵擒獲，稟明撫臣，將鹽給賞兵役。羹堯聞之，反誣臣賤價勒買，倍價販楚，草菅人命，行同殘賊。上聞，百計煅煉，多方羅織，必欲誣服，且暗囑扳扯撫臣蔡珽。再臣拿問時，夔民閧鬧，詈辱謫印知府周天祐，亦出一時憤激。羹堯又以商民聚衆誣陷多人，兩案牽連，自去夏至今春未能審結等語。上命陝撫石文焯審理，特賜昭雪。初授左江道，既改川東，未十日復有臬司之命。如絲，浙江烏程人，幸而獲免，反負恩悖義。五年，以貪污罪問斬，聞命先自戕。

廣西巡撫李紱請以柳州、梧州二府遠縣分隸屬州。改賓、鬱林二州爲直隸。

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復盤查茶鹽之制。

河決儀封、蘭陽。

詔舉經筵。

革年羹堯將軍職任，以閒散章京安置杭州。

上諭：年羹堯補授杭州將軍，伊起身之先，曾繕摺奏稱患病，到浙乞假數月調養，再辦任内事務。及朕令速赴新任，又背旨逗遛儀徵等候。今至任所，僅奏報到任日期，並未謝恩。夫以總督補將軍，亦屬陞任，並不謝恩，有失大臣之體，情殊可惡，著革退。外省將軍、副都統而下，爲固山大，爲參領，爲佐領，爲閒散章京。年授蘇喇章京，即散騎郎也。

尋有旨。盡革所有職銜。

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臨清、館陶漳神通商濟運，夙著靈顯，請勅褒。

四川冕山賊番阿底加巴擄刦鐵廠居民，總督岳鍾琪請兵進剿，平之。

秋八月丙寅朔。

議政大臣都統鎮國公吴爾詹有罪廢爲庶人，謫置盛京，以所有包衣佐領給固山貝子弘暢。

命賑卹直隸、山東、河南被水災黎。

三省暨江浙皆霪雨爲災，河水海潮泛溢，隄防潰決，房廬圮塌，米價騰貴。上命督撫實心誠求，如卹子孫。又勒盛京將軍綽奇、府尹泰從海上運米十萬石至天津，以備賑。

督學順天翰林院侍講吴襄上言，頂冒生員移歸本籍，恐滋弊竇，請遵舊例，入籍二十年者聽考。從之。

丁卯，致祭先師孔子，詔天下學宫悉用太牢代鹿，色尚黑。著爲令。

嗣衍聖公孔傳鐸奏繳年羹堯田産。

疏言：年羹堯前任陝西巡撫時，臣族叔今兩廣總督毓珣爲布政，羹堯

託毓珣與臣父聯姻。臣父以嫡叔原任博士毓珽之子傳鏞聘羹堯之女，幼未婚配，從羹堯在汶上買莊田十九頃，康熙六十一年，託毓珣轉付傳鏞，以爲妝奩之資。臣不敢隱匿，以滋罪戾。

直隸總督李維鈞劾年羹堯奸逆顯露，請亟行天誅。

疏言：臣查保定郡城有年羹堯房屋一所，家人魏之耀、之輝居住。臣同布、按二司及各官往檢點，查出鎖子甲二十八身，密針箭頭四千根，長七寸，盔四個。此係軍前之物，私藏於家，意欲何爲？上命該部嚴察議奏。

貝子允禟有罪革爵，撤其佐領屬下人員。

兵部彙題開國以來滿洲、蒙古、漢軍臨陣捐軀、守土授命文武官弁二千二百九十餘人祀，特建忠臣祠。

順天府尹兼大理寺卿張令璜進耤田瑞穀雙穗至七穗九穗，羣臣表賀。

庚午，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王頊齡卒。詔輟朝一日，加贈少傅，謚文恭。

增設營汛，以鎮江浙太湖。

景州牧張泰基遵旨自首青海無功。

刑部等衙門劾直隸總督李維鈞所參年羹堯三疏，預留可辯，陽拒陰附。飭李維鈞明白回奏。

罷會考府。

上諭：會考府之設將近三載，察核各部院奏銷錢糧共五百五十件，內駁回改正者九十六件，工部即居五十八件，似此則廉親王之居心可知矣。但恐多一衙門，即多一事端，著將會考府停止。凡爾部院堂司官各宜秉公抒誠，勿謂無人稽查，遂爾草率朦混。至工部俟二三年後彙集事件，派人考核。年來辦理會考府之王大臣官員甚屬盡心，着議叙。於是隆科多、朱軾、白潢、盧詢及前郎中塞楞額、吴隆元等各加級有差。

設巡察御史分查江南、山東、河南、湖廣盜賊站墩臺。

上諭：安民必先弭盜。近聞不但江南多盜，即山東、河南、湖廣路上有過往官員被刼。州縣賄賂，事主隱匿，司道既無覺察，督撫亦受蒙蔽，以致盜賊無忌，此必有平日窩藏之處。巡按御史久經裁汰，自不可復，今或於滿漢御史、給事部員内揀選賢能，令其專司題參隱諱不報者，並巡查驛站煙墩，一切地方事務不得干預。若該員生事滋擾，必從重治罪。

詔避孔子聖諱。

治黨年罪，革直隸總督李維鈞職任，赴京聽勘。

吏部等衙門劾李維鈞固黨營私，藏匿年羹堯産業財物，又將魏之耀家中所有書信自行藏匿，不令司道等官見。復以抄没之銀私給年羹堯家人三百餘兩。不法殊甚，請一併嚴審。上命革職，免其拿問，令隨馬爾賽赴京，與趙之恒質審。餘照九卿所請行。

丙戌。上祫祭奉先殿。

御書生民未有四字額，懸先師廟，頒布天下學宫。賜顔、曾、思、孟、閔、仲六賢廟及七姓後裔匾額，以示尊崇獎勵。

欽定江南分設十三縣名，曰元和、昭文、新陽、震澤、鎮洋、寶山、奉賢、金山、南匯、福泉、陽湖、金匱、荆溪。

蘇州分長洲爲元和，分常熟爲昭文，分崑山爲新陽，分吴江爲震澤，分太倉州爲鎮洋，分太倉之嘉定爲寶山。松江分華亭爲奉賢，分婁縣爲金山，分上海爲南匯，分青浦爲福泉。常州分武進爲陽湖，分無錫爲金匱，分宜興爲荆溪。以舊縣之訓導移入新縣，同城者不添設學宫。按崑山有新洋江。震澤太湖古名。吴江源出太湖，一名笠澤。明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於嘉定縣青浦築土爲山，立候表識，工成賜名寶山。金山設治於金山衛，大海中有大小二金山。南匯設治之地舊名福泉山，又稱薛道山，以薛泠雲所居得名。陽湖太湖之陽也。荆溪古名，在荆南山北，周孝侯斬蛟處。餘俟考。福泉乾隆初併入青浦，省縣名。

御製聖跡圖像序文，親洒宸翰，賜衍聖公。

逮永昌副將劉紹宗，正不援新城失陷城池罪。

上諭兵部尚書孫柱曰：羅卜藏丹金未叛之先，聞劉紹宗早知逆謀，乃與守備李國祥搬移家屬。及逆賊臨新城堡，去永昌六七十里，紹宗不救援，而用土壅填永昌城門，以致新城、張義二堡失陷。焚掠至永昌，紹宗亦不出救。百姓避難至城下，紹宗閉門不納。年羹堯並不題參正法，反令帶領甘涼兵赴布隆吉爾駐劄，以爲避罪之計。後又借更番送戍之事逗遛内地。似此怠玩軍機，失陷地池，著將劉紹宗鎖拿，交岳鍾祺嚴審定擬具奏。

戊子，上釋服即吉，移御乾清宫，羣臣奉觴上壽。

諸王大臣奏：按《唐六典》云，皇帝即吉之辰，百官表賀進宴於紫宸殿。

宋《嘉祐禮》云，仁宗天聖二年宮中改吉，百官奉觴上壽。今引此禮行。

庚寅，上御文華殿，經筵進講。

諸王大臣再請幸圓明園。

壬辰，上幸圓明園駐蹕。

江蘇巡撫張楷奏查録子張子後裔蕭縣顓孫誠道承襲新賜五經博士。

按子張子陳人，年十四從先聖往來鄒、魯，家於蕭子國，即今蕭縣。墓在掘坊枋。唐宋累封陳國公，置博士世官。又閔子後人亦多占籍於蕭。

河南巡撫田文鏡進瑞穀一莖三穗。

起原刑部左侍郎涂天相爲太僕寺卿。奏謝忭旨，復斥罷。

秋九月乙未朔。

上駐蹕圓明園，令在京漢官按俸增給禄米。

辛丑，總督浙閩兵部尚書覺羅滿保卒。

設駐防天津八旗官兵，立水師滿都統正副督領之。

丙午，上祀歷代帝王。

西洋教化王伯納地哆遣使哈達都易得豐來朝。

拜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朱軾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議政大臣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正白旗漢軍都統、署直隸總督蔡珽兼吏部尚書職任。

逮四川提標中軍參將阮陽璟，治黨年罪。

嘉諸王實心爲國，操守清廉，增怡親王允祥禄一萬兩，果郡王允禮俸米護衛如親王，順承郡王錫保執事接續果郡王。

襄陽總兵張殿臣以黨年削籍，罰修宣化城垣。

署直隸總督蔡珽請更督撫薦劾屬員之制。

疏言：督撫具疏，必令會稿，司道揭參，然後題奏。或有司道揭而不參者，從無督撫欲參而司道不揭者。嗣後凡大計，均督撫提鎮公同商議，然後具本。若薦劾人員，俱令各自陳請。至參劾或由司道府揭，或司道府徇庇，俱載入疏内，庶無參後取揭之欺，亦無擔延洩漏之虞。

詔免部陽明年錢糧，撫臣加意撫綏。

以雲南巡撫楊名時爲兵部尚書，江蘇布政使，鄂爾泰爲雲南巡撫。

召天下司道府州縣能員六十五引見擢用。

逮年羹堯赴京。

上遣議政大臣、内監、中書等至杭，會署將軍誠親王長史兼副都統鄂密達，署巡撫吏部右侍郎傅敏，至年羹堯家，上鍊反綁，訊問口供，封貯貲財。械羹堯子五人及年壽家人王德、張鼎、王仁、石四等赴京。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陳萬策考試天下貢監生，查核頂替，銓補州縣佐貳。

冬十月乙丑朔。

上時享太廟，幸圓明園。

以各省年豐，命議勸輸積貯及州縣補完虧空。

是歲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兩廣、雲貴各報有秋。

命督撫勸輸，紳衿黎庶各從所願，不勒多寡之限，以積貯備荒。乾隆初，大學士鄂爾泰奏准，凡願輸助賑者，皆以樂善好施四字旌之。

兵部議武弁功加授職疏通之法。

戊辰，野虎入年羹堯家。

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年羹堯舊宅，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鎗斃之。上降諭：朕將年羹堯解京，本欲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將虎仍還伊家。相傳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煙稠密，環衛森嚴，竟無人見虎所由來，亦非偶然矣。

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學臣歲科事竣，會撫臣傳集歲貢，驗明送部銓選，不致年老物故，懸缺咨補。往例，恩、拔、副貢起文就教，乃註選，歲貢則照册挨銓，多有物故年老不堪者。此後准著爲令，恩、拔、副貢亦一體驗看。

前江蘇巡撫于準奏召陛見，以衰老復職放回。

辛未，納耜田所穫五穀於神倉。

陝西巡撫圖禮琛獻禾生兩歧，穀發五穗。

禮部進萬壽慶賀禮儀。以聖祖仁皇帝三週祀典未行，仍停筵宴。

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卜羅胡爾哈朝貢至京。

丁亥，命大學士、九卿、總督岳鍾琪、巡撫李衛同侍萬壽筵，進演劇回宫。

刑部奏朝審罪犯，上親定妥書立決四十八人，餘監候減等有差。

大理寺少卿王廷揚奏嚴私鹽之法。

疏言：私鹽之由，一因竈户有餘鹽賤售若輩；一因商人認引行鹽，值歲歉難銷，減價盜售，以致興販糾合無賴，動輒拒捕。請拿獲興販之徒，必根究買於何所，將不禁而自止。至竈户煎鹽，以供朝夕，如商人力薄，不能

全買，賣人收買囤積，轉售商人，報明官司，則竈户無遺漏之虞。若承運之地，銷鹽不能及額，許過額之商通融代銷，則商人亦免虧課之累。

甲午，上萬壽聖節。百官朝賀於圓明園。

冬十一月乙未朔。

上駐蹕圓明園。

江蘇巡撫張楷進蘇松秋禾三四五梗及七歧八歧，爲蠲免浮糧瑞。

丁酉，上回鑾進宫。貴妃年氏以不懌留圓明園。

年羹堯械係至京。

上諭大學士九卿：將關係年羹堯一切事件詳行查看，問寫問話交與提督阿齊圖訊問。從前年羹堯曾改換硃筆旨意，伊不能清字，着嚴查代筆之筆帖式。年羹堯圈在允祹空府，年壽交刑部，其家口令希堯給與飲食。聞國法圈禁有數等，有以地圈者，高牆固之。有以屋圈者，一室之外，不能移步。有坐圈者，接膝而坐，莫能舉足。有立圈者，四圍並肩而立，更番迭換，罪人居中，不數日委頓不支矣。又重罪頸手足上九條鐵鍊，即不看守，亦寸步難前也。

壬寅，上率皇后、諸王大臣赴馬蘭峪，恭行聖祖仁皇帝三週祀典，告祭孝莊文皇后安奉吉期於享殿。

丁未，上成禮於三陵。

庚戌，上回鑾，由景山西門赴壽皇殿行禮。

壬子，冬至，上祀天於圜丘。

上幸圓明園。

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查看直隸天津、武清等七十二州縣被水情形，興修水利，部署營田。

丙辰，貴妃年氏薨于圓明園，詔追册爲皇貴妃。

賜皇貴妃年氏謚肅敏。

辛酉，葬肅敏皇貴妃。

四川巡撫王景灝以黨年罷。

臨洮革職知府白訥侵蝕布隆吉城工帑金，年羹堯令景灝經營，代開銷銀十九萬兩，解往與訥質審。

冬十有二月甲子朔。

上駐蹕圓明園。

左都御史能泰罷。

從督學山東左諭德王希曾請，嗣後名宦鄉賢，均照節義具題請旨。

往例，督撫、學政會核名宦鄉賢即准入祠，多爲有力所得。

逮候補副使年如、四川建武遊擊年悦，永遠枷號於廉親王府。

督學山東左諭德王希曾陳奏瞻徇罷。

詹事府少詹事錢以塏請試廕生以文武分別録用，不致武臣之門概授文職，或用違其才。

寧夏總兵王嵩、興漢總兵武正安以黨年並削籍，發往邊外備耔粒種地贖罪。

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二書告成，議叙侍講錢名世、原進士方苞、編修俞鴻圖等有差。

二書開館於聖祖時。

癸酉，卯刻，安奉孝莊文皇后梓宫於昭西陵地宫。

議政大臣等奏審術士鄒魯與年羹堯謀逆情實擬罪。

刑部等衙門審占象人鄒魯與年羹堯謀爲不軌。據魯供：雍正元年七月，有年羹堯門生四川舉人年乙酉典試四川。王維時，自陝西回四川，對小的説，我把你學問對我老師説過，教我帶你去看看。就同小的到陝西。時已九月盡了，年羹堯却在西寧。小的又同王維時往西寧。十一月二十邊到了西寧，就進衙門居住。常在他内書房談論占卜事。二年六月初十同回西安，亦在衙門内書房居住。月半間他將所有圖讖碑記對小的説，《玄象賦》上云，赤雲飛上隴頭山，此日江分九鼎逢。紀歲木火，畢當承運。早前静一道人對我説，紀歲兩字是箇年，木火是乙丙兩字，分九鼎者分九處也，此理甚通，此解甚是。他先將替我看了坟塋説後當出大貴。小的對年羹堯説，位至三公，掌天下兵權，大貴極矣，或者還要封王。年羹堯説封王還不止，只看五六年後，我又是一個光景。到分九鼎之時，我已有川陝兩省，據天下上流，更兼兵馬强壯，誰人敢當。我只有老父子孫在京，甚是掛念。静一道人對我説，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這個日子何如？小的對他説，以奇門上論起來是好的。到了二十二日，他又下書房講起静一道人，稱羨不已。又説，你若把我老父子孫看一日子接到西安，纔算你的功勞。又

講起他二十年前做夢的好處。說未完，小的對他說，此事何必這樣憂愁，成捕風捉影的勾當，若果有此事，何怕有甚父母妻子。年羹堯又對小的說，你看我的數如何？小的說，公爺到後來，儘有無窮好處。六月盡，辭他往湖廣搬家眷。年羹堯在西寧時，替小的在四川成都府郫縣籍貫捐一監生，在議敘册上送部。又向小的說，你在西寧實在勤勞，回西替你捐一知府。小的從西安起身時，他又說，我打發人替你買房屋在郫縣。小的就辭他起身回湖廣，至十一月到家。今年正月起身，於四月到郫縣，看時房屋俱未曾有。小的只得從四川又到陝西，五月十一日到西安，此時年羹堯已離總督任，在公館，小的去見他，一連三次不許見。小的從門上發了幾句言語，他就說，即刻有人來請。小的進去見他，他說，我有病，不知你來了。小的抱怨他，把郫縣房屋提起，說公爺到弄得我上下兩難，將老母寄居人家。年羹堯說，我已打發人帶了四百兩銀子到四川替你買房屋，或者此人不着實，悞了你的事。此時捐納例已停止了，非是我不替你捐，我給你八百兩銀子，你回去罷。小的就對他說了兩句着氣的話，在去年相待何等的好，今年到此，連門上人打起我來了，非公爺吩咐，他們也不敢打我。總之我有兩句直話，公爺莫怪，人在時旺中，雖有毛病，人畏其勢，誰敢向前；到事敗時，硬話也有些難說。年羹堯說，我怕你怎的？隨又回嗔作喜說，我給你一千五百兩銀子。此時小的就起身向外，不辭而去。他知小的進京來，打發一個姓秦的在路上趕回小的，小的不肯回去。至六月間，小的到京師，年富接進家去。小的把告狀的話略提幾句，年富即着忙了。他說我父親有慢你，有書來教我盡力看承你。我家的金銀儘有，你拿幾萬兩速去，不要在京居住。以上所供皆是實情等語。又問鄒魯：你說年羹堯要做皇帝，爲甚麼只說要封王？再你說年羹堯家有白氣，怎麼不寫入口供？據鄒魯供：做皇帝的話，原是年羹堯想做皇帝，把讖語與静一道人的說話講過，即問小的，你看我數如何？小的對他說，果然要做皇帝。再去年六月內年羹堯半夜起來，叫小的同看他住房上的白氣。他說是王氣，他說，大凡白氣皆是王氣。又說他生時金光滿室，也是一件奇事。又說依各種道理看來，明年三四月京師定然有事，隨即南邊亦有事。後來西安亦難平定，我有川陝之權，牢不可破，誰人敢當。又說，静一道人說我丙午年三月初一的日子，你看利在那一方？小的說起這個日子萬方俱利。又說在陝西有大礮三千，甲冑槍箭俱是現成的話。據年富供：鄒魯來京，我給與他銀子緣由。因我父親有信到，教我儘力接濟他。他來時是好好的話，我給了他一二萬兩銀子。後來話有些硬了，我心裏怕事，又給他萬金。到第三次話越說大了，他說我父親謀反，他要告狀。我心中愈怕，若寫字問我父親，又恐遲了，只得湊銀與他。原教他早些出京，不料事情敗露。至謀反的事情，只問我父親就明白了。據年羹堯供：我兒子所說浙江姓曹的，不知是静一道人不是，我父親曾差他到那裏。這個姓曹的有六七十歲了，有妻子家住嘉興南門外。再去年十月我到京，曾勸阻聖駕今年二月不必前往皇陵，四月間或者四方有些事情。又口稱奴才因天旱求雨下雨之時見有白氣，都是奴才的話。奴才彼時口奏，不知是病是瘋，及至今日，回想這些信口胡言，竟是痰迷心竅，或是邪祟所憑。迄今一載以來，疾病纏綿，心神恍惚，肢體殘廢，身犯重罪，稍知醒悟，追悔無及等語。據此，年羹堯與鄒魯謀爲不軌之處，俱已自認。查律内，謀反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祖父子孫兄弟同居之人不分異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者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歲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姊妹若子之妻妾付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産入官。鄒魯照律應淩遲處死，行令湖廣、四川巡撫查其家口解部，分别立斬，給發財産入官。静一道人行令浙江、直隸各省督撫、將軍、提鎮嚴緝務獲。解部另結。

議政大臣等臚列年羹堯九十二大罪，請誅大逆，以正國法。

會議得年羹堯世受國恩，身蒙殊遇，聖祖仁皇帝選置清班，超擢四川巡撫，又優陞總督職銜。後大兵進剿西藏，聖祖仁皇帝以其薄有轉餉之勞，旋命節制川陝。賞懋位崇，寵榮已極。皇上御極之後，復加委任。青海叛逆由年羹堯激成，厥後西陲綏靖，皆由廟算高深，將士奮勇，羹堯憑仗國威而已。我皇上赦罪勵勳，鼓舞臣下，晉以三公之位，錫以五等之封，賜予便蕃，恩綸稠疊。苟懷犬馬之忱，宜竭頂踵之報。及羹堯貪冒天功，不揣涯分，輒肆猖狂，爲所欲爲，略無忌憚。聖慈優厚，未即罷斥，頻頒訓諭之旨，曲賜生全之路。羹堯罔有悛心，日益悖戾。今罪跡昭彰，彈奏交至，案牘等邱山之積，罪惡踰谿壑之深。除已經議處及尚未發覺諸案外，謹陳其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四。查年羹堯與静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大逆

之罪一。將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毀破，輒敢倣寫進呈。大逆之罪二。汪景祺《西征隨筆》，見者髮指，羹堯亦云曾經看過，視爲泛常，不行參奏。大逆之罪三。家藏鎖子甲，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大逆之罪四。僞造圖讖妖言。大逆之罪五。郃陽用兵，致死無辜良民八百餘口，奉旨查問，始以並無傷損回奏，繼又止奏李雲斗等五人。欺罔之罪一。縱容私人邊宏烈等，恣行騷擾，激變番民，不即參奏，奉旨察問，仍巧稱措設段落，不能清楚。欺罔之罪二。捏參都統五哥等鎮海堡失律。欺罔之罪三。西安起身，私囑咸寧知縣朱炯買人保留。欺罔之罪四。通同趙士河作弊，將劉以堂假冒趙勳，赴武功縣任，又佯爲不知，巧飾具奏。欺罔之罪五。將西席張泰基父子，幕賓趙士河之弟趙祺、伊兄年法堯、上荆南道，并高之傅、鹽井衛教授。等十八案冒入軍功。欺罔之罪六。家人魏之耀家産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房産斷不出一二千兩。欺罔之罪七。西寧之効力者六十二員，册報一百零九員。欺罔之罪八。將退役王治奇名浮冒入軍功，令他人頂替，選授廣德州判。欺罔之罪九。出門黄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僭越之罪一。驗看武官用緑頭牌引見。僭越之罪二。設坐當會府龍牌正坐。僭越之罪三。穿用四衩衣服、鵝黄佩刀荷囊。僭越之罪四。衣服俱用黄包袱。僭越之罪五。官員餽送俱云恭進。僭越之罪六。伊子穿四團龍補褂。僭越之罪七。凡與屬官之物令向北叩頭謝恩。僭越之罪八。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接，公然受之不辭。僭越之罪九。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僭越之罪十。行文督撫書官書名。僭越之罪十一。進京陛見，沿途填道壘橋，鋪面俱令關閉。僭越之罪十二。坐落公館牆壁俱綵畫四爪龍。僭越之罪十三。轅門鼓廳畫四爪龍，吹手俱穿緞蟒袍。僭越之罪十四。私造大將軍令箭，又將皇上所頒令箭燒毀。僭越之罪十五。賞賜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僭越之罪十六。兩次恩詔到陝西，並不宣讀張掛。狂悖之罪一。奏摺在内房起發，並不穿朝服大堂拜送。狂悖之罪二。同城巡撫不許放礮。狂悖之罪三。勒娶七姓野人部落名。貝勒之女爲妾。狂悖之罪四。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並令執鞭墜鐙。狂悖之罪五。大將軍印不肯交出。狂悖之罪六。妄稱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俗例。狂悖之罪七。縱容家人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補掛，與司道提鎮等官同坐。狂悖之罪八。在儀徵地方違旨逗遛。狂悖之罪九。勒令川北總兵王永吉以老病告休，並令其子來受未了之恩。狂悖之罪十。與行止妄亂之沈竹、乙未進士以中允改參領。戴鐸結黨營私，煽惑衆聽。狂悖之罪十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狂悖之罪十二。將本内朝乾夕惕故寫作朝乾夕陽。狂悖之罪十三。郃陽縣建築城堡，不行題請，擅發帑銀。專擅之罪一。將侍衛李峻等題請委署守備，奉旨不准，不即行令調回。專擅之罪二。擅用私票一萬二千張作引十二萬道行鹽。專擅之罪三。將奉旨停捐雍正二年俸工仍令照舊公捐。專擅之罪四。拏獲私鹽李乾勝，擅令銷案。專擅之罪五。面囑興漢總兵董玉祥，將患病守備何天寵不照例填註軍政。又囑直隸總督李維鈞，勒令清苑知縣陸豫接受前任王允猷虧空交代。專擅之罪六。題補官員受謝規銀四十餘萬兩。貪黷之罪一。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二十四萬兩。貪黷之罪二。收受趙之恒金珠等物值銀二十萬兩。貪黷之罪三。收受樂户寶經榮脱籍銀十萬兩。貪黷之罪四。收受宋師曾銀一萬兩並玉杯等物。貪黷之罪五。徧置私人私行茶鹽。貪黷之罪六。私佔咸寧十八處鹽窩。貪黷之罪七。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餽送古玩。貪黷之罪八。勒索屬員甘山道傅澤淐賄，明知虧空，不行查參。貪黷之罪九。勒索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効力人員每員銀四千兩。貪黷之罪十。參革大同知府欒廷芳賄，奏隨帶陝西。貪黷之罪十一。搶掠各番衣服等物掩爲己有。貪黷之罪十二。私徵新撫各番雍正二年租銀。貪黷之罪十三。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入己。貪黷之罪十四。差家人高四同馬販子高文顯販買口馬一萬餘疋。貪黷之罪十五。令家人嚴泰將私販馬匹分發興漢各鎮，勒索重價。貪黷之罪十六。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買木植。貪黷之罪十七。令馬起龍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貪黷之罪十八。冒銷四川軍需銀一百六十餘萬兩。又加派銀五六十萬兩。侵蝕之罪一。冒銷西寧軍需銀四十七萬餘兩。侵蝕之罪二。運米四萬石至軍前，冒銷運脚價銀四十餘萬兩。侵蝕之罪三。侵用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三年各員俸工銀十四萬九千餘兩。侵蝕之罪四。借名建築布隆吉城，冒銷工料銀十九萬兩。侵蝕之罪五。隱匿夔關歷年稅銀八萬八千兩，又加派軍需糧規銀五萬餘兩。侵蝕之罪六。將拿獲私茶取罰贖銀四萬餘兩入己。侵蝕之罪七。侵用河東鹽政盈餘捐修銀五萬六千兩。侵蝕之罪八。將現貯西安未用米一萬石控稱運至西寧，冒銷脚價銀四萬六千兩。侵蝕之罪九。將寧夏各衛所貯倉耗米

一萬四千石並不題報，並收留寧拴養馬匹工料銀一萬五千兩入己。侵蝕之罪十。侵用城工餘剩銀一萬六千兩。侵蝕之罪十一。買貯咸長等八縣米，浮冒銷價銀一萬六千兩。侵蝕之罪十二。抄没塔兒寺硼砂、茜草等物，私變價銀一萬四千餘兩。侵蝕之罪十三。侵用紀廷詔等捐解銀一萬兩入己。侵蝕之罪十四。斫取桌子山木植，借稱公用，存貯入己。侵蝕之罪十五。淩虐現任寧夏職官閻輔世，遣調離任，縱用私人，後又奪缺委署。忌刻之罪一。軍前官兵支給口糧實册，不先咨明晉撫諾岷，欲令其遲悞獲罪。忌刻之罪二。尚書綽奇至軍營商辦糧餉清字咨文，差趙成送交新任總督岳鍾琪，謊説非交代事體，欲令鍾琪遲悞軍需致罪。忌刻之罪三。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買私鹽，殺傷多人。忌刻之罪四。欲薦李維鈞爲巡撫，設計陷害原任巡撫趙之恒。忌刻之罪五。抑遏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共六案。忌刻之罪六。出示訪拿鹽梟曹猪頭，該縣將馮猪頭錯解，並不覈實，即行枉殺。殘忍之罪一。無故將筆帖式戴蘇鎖拿監禁。殘忍之罪二。急欲出缺與私人。誣劾金南瑛等七人。殘忍之罪三。不善安輯蒙古臺吉濟克濟札卜等，致困苦失所。殘忍之罪四。以上各條。凡九十二款。供狀昭著。年羹堯亦心死詞窮，無能置喙。《易》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書》曰：自作孽不可逭。羹堯惡積罪大，孽由自作。按律内，凡謀反不分已未發覺皆淩遲處死。又大不敬者斬。詐傳詔旨者斬。大逆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官員交結朋黨者斬，妻子爲奴，財産入官。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變亂成法者斬。妄造讖緯妖書與妖言惑衆者皆斬。大臣小官暗邀市恩以結人心者斬。大臣專擅自用者斬。假與人官者斬。僞造茶鹽引者斬。在外大小各衙門官員有人遞送呈實封公文至御前而上司官令人於中途邀截取回者斬。侵盜錢糧入己滿數三百兩者斬。有一於此，法即不宥。而年羹堯所犯至九十二大罪，其他尚難枚舉，内外文武諸臣合口齊聲，恥同覆載，皇上已宏三宥之恩，羹堯實膺萬死之法，伏祈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其父與兄弟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斬。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産入官。仍將臣等審訊年羹堯惡迹昭示中外，以爲天下萬世人臣大逆不道負恩罔上干犯名義者戒。以上供招罪案詳録不遺，所以深著其罪，而後世子孫仍復恩寬赦宥，仰見聖天子如天之度焉。

賜年羹堯自盡，斬年富，鄒魯於市，餘從寬戍免有差。

上諭：年羹堯不臣之心顯然，俱因喪心病狂，昏憒顛倒之所致。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迹尚未昭著。朕念年羹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著交與提督阿齊圖，令其自裁。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猶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尚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職寬免其罪。一應賞賚御服、御筆等物俱着收回。年羹堯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與年羹堯相類，着立斬決。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年羹堯之妻係宗室之女，着發還母家。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資俱抄没入官。其現銀將百十萬發往西安，交與岳鍾琪、圖禮琛補年羹堯川陝各項侵欺案件。其父兄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員者俱着革職。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次第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爲官。日後有隱匿過繼年羹堯之子孫者以黨附叛逆治罪，着内閣明白記載。鄒魯着改爲立斬。其親弟兄子姪着僉發往黑龍江，與披甲之人爲奴。其餘皆從寬免。餘依議。年羹堯案内朋黨胡期恒、金啓勳、邊宏烈、王景灝、彭振義、劉世奇、張泰基、趙建、黄起憲、王嵩、武正安、周仲舉、周仁舉、郎廷槐、白訥、常璽、朱炯、趙成、阮陽璟等，其名已見前外，陝西則前按察使黄焜、甘肅按察使張適、神木道李世倬、鳳翔守彭耀祖、西安撫民同知楊廷柏、延安守李繼泰、涼州同知張梅、商州牧王希曾、郃陽令周文澤、鄠縣令靳樹榛、興平令梁奕鴻、南鄭令嚴世傑、三元令劉子正、醴泉令馬灼、朝邑令王持權。四川則川東道金德蔚、川南道周元勳、保寧守王國正、遵義通判崔鴻圖、重慶同知楊文斌、嘉定牧金式訓、資陽令靳光祚、南江令高世禄。及山西平陽守董正坤、曲沃令魏世瑛、解州牧楊書等。或以私人，或因事連，皆削職，審擬有差。

浙江道監察御史錢以瑛陳奏庸鄙。

禮部進元旦升殿慶賀禮儀，命皇后前停止行禮。

諭緩決金啓勳。

上諭：金啓勳侵蝕貪婪事件甚多，俟清楚之日再行請旨。凡年、隆案内獲罪之人，上多從緩處分，仁慈不殺，曠百王所未有也。

逮罰修河南隄工劉世奇，審理侵冒四川鋪司工食及黨年各案。

四川按察使兼理驛鹽事務，康熙六十年，年羹堯題請四川設立鋪司兵

八千五十八名，迄今未設立。雍正二年，巡撫王景灝猶以工食銀三萬六千餘兩具本開銷，景灝削籍，復逮世奇審理。

令捐納教職改除佐貳者合前俸論陞，仍引見甄別録用。

後引見，於才具可用之員多擢州縣正官，且有留爲部屬者，以見上之知人不次類如此。

起年希堯爲内務包衣昂邦。

前希堯赴工部任，諸司不行參謁，廉親王奏諸臣恥爲逆臣兄屬吏。上嚴飭廉親王所使，故旋罷而旋起。包衣昂邦即總管，治宫禁内事。尚有總包衣昂邦，皆近密顯秩也。遐齡後五年卒，詔給賞還原品級。

給養濟院米百石，勅五城御史查卹露處凍餒流民。

詔湖廣買米數十萬石，積貯各屬。

汪景祺伏誅。

景祺，康熙癸巳舉人。雍正二年，至胡期恒任所打抽豐，因得交年羹堯。曾於羹堯幕中作《西征隨筆》，内詩句有「皇帝揮毫不值錢」，譏訕聖祖。又譏誹聖祖謚法，雍正年號。作《功臣不可爲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以鄙褻無稽之語污張鵬翮。律以大逆不道立決梟示，妻子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期親兄弟叔姪革職，發寧古塔披甲人爲奴。編修汪德榮、汪受祺與焉。受祺先隨年羹堯在陝西，既命同往杭州，奏伊父霽年八十有疾在京，願侍養。上飭其何不陳請於赴陝時，又隱匿羹堯劣跡，不遵旨回奏，故並逮治。霽字東川，浙江錢塘人，以丙辰進士授行人，舉博學鴻詞，改檢討，仕至户部右侍郎。景祺之妻，巨室女也。一云，大學士徐本妹。遣發時，家人設危跳，欲其清波自盡，乃盤蹠匍匐而渡，見者傷之。是獄發于錢塘令楊夢琰。琰字玉行，江南江都人，康熙辛丑進士。上登極，遴選庶吉士有吏治才者，首以夢琰爲錢塘令，王士俊爲祥符令。夢琰累遷至河東運使，乾隆初，大學士福敏薦其才，以取怨當軸，託告病歸，遂昏迷失智而歿。

卷四　雍正四年，歲在丙午。

春正月甲午朔。

上御殿受朝賀。

朝鮮歲貢。

丙午，上幸圓明園。

允禟密寄郡王允禵西洋字書，爲守陵軍士所獲，命宗人府會刑部嚴勘之。

允禟令筆帖式佟保之子寫寄允禵，人皆不識。繼令刑部左侍郎黄炳往江南訊問教導允禟之監禁秦道然。

詔加恩從征苦苦腦兒桌子山等處漢土官兵。

加巡視河工鑲黄旗漢軍參領靳治豫爲工部侍郎，協同齊蘇勒督理河務。

令降革留任官員於别案禠降調者，將從前之案繕寫聲明。副都統李林森請給八旗傳事關防，以防詐僞，命篆書鑄給。

定年黨罪案，胡期恒、桑成鼎應絞，魏之耀、嚴大、趙士河應斬，皆監候。

期恒錮獄十年，乙卯今上登極赦免，凡有罪諸人多予寬宥，鐫秩之員且有准起用者。期恒歸揚州無家，當事憐之，俾登梅花書院講席，以詩學爲訓迪。沾廩穀以終其身。梅花嶺在城北，古跡也，時因構鹽義倉取土，消爲平地，低處轉成池，而仍以嶺名作書院。

設揚州鹽義倉，以裕積貯。

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題，衆商公捐甲辰綱銀二十四萬兩，又爾泰應得公費銀八萬兩，願捐部撥解。上命於中賜爾泰銀二萬兩，其三十萬兩即在揚州買貯米穀，蓋造倉廒，每年存七糶三，米貴之時開倉平糶，於地方甚有裨益。爾泰與商人黄光德等分别議叙。

怡親王允祥劾吏部尚書隆科多婪贓諸罪，飭由邊外回京，九卿會提督阿齊圖廷訊之。

故罪臣揆叙家人安圖夤緣隆科多，自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二年，計銀三十餘萬兩。又娶紅帶之女爲妾，逼勒自縊。事覺拿交刑部，籍没其家，因逮隆科多家人牛倫等質審。安圖之父安三，當明珠爲相時甚用事，聖祖洞鑒，珠令潛處揚州，挾巨貲行江西吉安等四府三十萬引鹽。及珠病革，聖祖欲問，又以安三祈恩，故復還京師。及揆叙卒，無子，以所有家財八百萬獻於宫府。令九貝子掌之，予安三銀百萬兩資生，以贍養叙母妻。叙字凱功，爲翰林掌院學士兼工部尚書者十餘年，聖祖最親信。其卒也，相傳欲以皇孫爲之嗣，或即指允禟子。圖之弟對，隸允禟門下，仍居揚州行鹽矣。上登極，命對回京，屬照親王府供採買，得無過。紅帶係皇族之疏遠所稱覺羅者，若親近則稱宗室，世乃以覺羅爲國姓，誤矣。

定各衙門逐日輪奏之制。

以督理西邊屯田内閣侍讀學士通智、太僕寺少卿單疇書爲大理寺卿。

免山東歷城等四十三州縣、德州五衛本年地丁銀兩。勅撫臣詳查被水輕重，分別緩免漕糧。

各省彙題節孝，並予旌表建坊。

癸亥，欽定增復從祀文廟賢儒二十六人神牌入太學，釐正位次，以蘧瑗、林放爲兩廡首，統前計一百二十三人。

以吏部右侍郎傅敏爲左都御史。

革隆科多吏部尚書及所賜世職，罰祖阿爾奉等路邊界屯田贖罪，家人牛倫伏誅。

刑部議奏，隆科多罪情重大，萬難姑貸，應將尚書、一等公世職革去，照大不敬律斬立決。上諭：隆科多貪贓犯法，深負朕恩，本應即行治罪。但其才尚有可用，倘能盡心辦理，尚可贖其前愆。至牛倫招搖受賄，斷難寬宥，即行處斬。其隆科多名下應近□仍行限追賞□之。奉天承程光、陳准、徐道、張其仁等皆削職議罪有差。

設駐防開封八旗官兵滿副都統一人總領之。

太子少傅調江南提督魏經國陛見，至自湖廣，諭加尚書職，世襲拜拖拉布勒哈番。

督理蘇州織造兼監滸墅關稅胡鳳翬革職，與妻年氏、妾盧氏雉經死。

以兵部尚書遜柱爲吏部尚書，署尚書法海爲兵部尚書。

以貴州布政使劉師恕爲通政使。

誅護軍參領拖克拖和。

拖克拖和爲原允禟長史阿蘭圖之子，引見所屬人員，不分次第混行，及拿問時，全無畏懼狀。上以其怨望，誅之，子阿爾吉善發黑龍江。按貝子無長史，疑係允禩。

和碩廉親王允禩有罪削去宗室，止稱親王。

上以允禩所行狂悖之事令諸王大臣廷訊。允禩口啣小刀，指天發誓，一家不獲善終，跡近詛咒。從寬革去宗室，與凡公侯一例朝集。

賜部院衙門匾額。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疏廉親王允禩不孝不忠諸罪，命寬免其死。告祭太廟，廢允禩、允禟爲庶人。

冲安率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合疏題參允禩不孝不忠，悖亂奸忌，與允禟、允禵等結爲朋黨，欺詐人心，勾通大監，希圖大位。從前聖祖仁皇帝曾降諭諸臣，允禩奸險叵測，結謀弒皇太子，而允禟、允禵力保無他，聖祖震怒，欲誅允禵。再聖祖御門曾降諭，皇太子既廢，允禩邀取美名，愚弄衆人，希圖册立。朕則堅持大義，欲正國家之名分，端君臣之大義。並曾降諭，朕駐蹕幺亭，允禩以將死之鹿二隻來進，又先至湯泉候駕，並不請旨。朕震怒，心中寒戰，幾乎危殆。允禩惑於相面人張明德妄稱伊有人君之福，故謀弒皇太子與□使子，招集賊衆，謀弒太子，其將連刃朕躬之處，伊並不念及，可以知其不孝。欽此。允禩如此不孝，原應正法，皇上纘承大統，寬其罪惡，封爲親王，屢加恩典，乃並不實心報効。伊妻之母家爲賀封王，反謂有何喜處，不知何日隕骨(首)。他如剋減山陵之夫役，幾失大禮。指陵上紅土之價值，以省脚費。阻回科爾沁臺吉，不許謁陵，以省口糧。裁減御廐之馬匹，以不美之名歸之皇上。攬亂國政不枚舉，屢經諸臣參奏，皇上俱從寬免，以望悛改。乃允禩悖亂愈甚，將包衣批中之事妄議裁減。護軍九十六不遂伊指示，立斃杖下。又因長史胡什屯供出歐死九十六實情，揪其髮辮，將從前在幺亭獲罪聖祖硃批諭旨及一切書札俱行燒毀。皇上召允禩於諸王大臣前訊問，伊公然指天發誓，並無欺誑。及詢問伊太監長春，則燒毀書札俱爲確實。允禩種種犯法，顯有背國之心，斷不可容於盛世。查太祖、太宗、聖祖時，宗室之王、貝勒有大干法紀者，即奏請處死。乞將允禩正法，以爲不忠不孝背國奸紀之戒。又聖祖臨御乾清門，曾傳諭，允禩之妻甚屬不婦，允禩亦懼伊妻。今允禩之妻暴戾不仁，仍然欺侮其夫，又因將母家治罪，不曾頒示，唆使其夫，以致惡亂已極。近將伊逐回母家，伊毫無畏懼，忿然而去，甚屬可惡，亦不可容於盛世。

詔避孔子聖諱，改讀爲期。

上諭：前禮臣議奏，聖諱雖用古體，仍是本音。嗣後除詩書五經外，凡有此字及地名姓氏，俱加阝旁，依古韻書讀作期音，庶爲允協。以副朕尊崇先師之至意。

令庶人允禩妻自盡，仍散骨以伏其辜。

散骨謂揚灰也。一云以庶人殯殮。非邸抄之訛，則宗人府議罪如是耳。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朱軾母喪乞終制，命給假三月赴京，以備委任。

甲申，上御經筵。

丁亥，上躬耕耤田。

拜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張廷玉爲文淵閣大學士兼户部尚書，仍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授户部左侍郎蔣廷錫爲户部尚書。

總督浙閩兵部尚書高其倬陛見至京，命吏部尚書遜柱、内大臣嗣一等公馬爾賽郊迎，以勞有功。

春三月癸巳朔。

舉行京察。

逮副都統工部右侍郎馬進泰，勘問黨惡罪，尋寬免其死。

進泰與允禩爲黨，又嘗教唆伊本旗廢王保泰所行惡跡，且奏對含糊。命上九鍊，發刑部勘問，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予户部郎中□明亦以附和允禩擬斬監候。

宗人府請於玉牒除允禩、允禟、吴爾詹子孫世系。更名隸各旗佐領下。

宗人府奏，三人自告祭日爲始，臣衙門已將允禩之子弘旺掣其黄帶，行文都統楚仲將允禟長子弘晟、次子弘暐、三子弘晅、四子弘曉、五子弘暟及未開名之六子、七子、八子並弘晟未開名之長子掣其黄帶。又行文盛京將軍將吴爾詹之子永年、偕壽掣其黄帶。既逐出宗室，不得不改名。三人之女子品級亦應革退。除臣衙門黄册已除名，仍請玉牒改正。

山東巡撫陳世倌請追封啓聖王前配夫子施氏位號，祔享曲阜聖廟寢殿。增聖兄孟皮氏配食天下崇聖祠，稱先賢，位列四配。上從之。

發庶人允禩歸正藍旗卓鼐佐領下，改允禩名阿其那，弘旺名菩一作善。薩保。

詔緩徵畿南被水七十二州縣新舊錢糧。

嗣和碩簡親王雅爾江阿不謹廉隅削爵，以奉國將軍神保柱襲。

令漢軍照滿人例，不得爲直隸道府以下官。

允川陝總督岳鍾琪請，追謚故四川提督岳昇龍。

昇龍陝西臨洮人，由千把陞天津總兵至提督。康熙五十年以目疾罷，尋卒。當蒞川時，見制於年羹堯，不安其位。及病，以其子鍾琪爲託，年亦釋前隙薦拔之。

辛酉，上回宫。

夏四月癸亥朔。

翰林院侍講錢名世以詔附年羹堯逐回原籍禁錮，御書「名教罪人」四字榜其門，命朝臣各爲詩歌刺譏之。

上諭：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頗有文名，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置之閒散。而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歌，頌揚奸惡年羹堯。但所犯不至於死，今革職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造成匾額，懸掛其宅。凡在科目出身官，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彙寫進呈，給付名世，以聲其家。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人，癸未欽賜進士，殿試探花及第，與年羹堯己卯鄉試南北同年。年羹堯至京，作詩送之，有「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自注云：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其名與字互同戴名世、周亮工。正詹事陳萬策詩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大稱旨，作詩謬妄者，翰林院侍讀吴孝登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侍讀學士陳邦彦字世南，邦直字方大，皆前禮部尚書元龍子，皆落職。邦彦乾隆初再起原官。

直隸總督李紱至自廣西，賜蟒服御書，侍宴内廷。

兩江總督查弼納奏章違旨，飭馳驛赴京。

發庶人允禟私造清書十九字頭，於諸王大臣公閱議罪。

會議得清書十二字頭，自太祖、太宗以至聖祖，累世永守。允禟妄行增添七字，亂政背國，理應即行正法，並查拿造書協助之人。十二字頭如漢書之字母，隨口繙譯。加一字以成聲。

總理水利營田使和碩怡親王允祥請改河南彰德之磁州歸直隸廣平管轄，收澄陽水利，裨益民田。

治結黨罪，革郡王允禵爵，追回前固山貝子册命，籍其佐領家貲入官。黨附之護軍統領阿林保、護軍參領邁柱等罪應斬絞有差。

琉球歲貢。

命副都統宗室楚仲撤庶人允禟至京，家口看守西寧。

朝鮮國王李昤奏辯四世祖莊穆王倧篡逆之誣，乞改正《明史》。九卿會議，優詔許之。

改庶人允禟名塞思黑。

夏五月壬辰朔。

上駐蹕圓明園。

令嚴保甲以弭盜。盜止十名下者，責州縣緝獲，寬武職處分，使文武不致推委。

以滇、川、閩、粵等省地處邊遠，選授教職，每至曠缺，命吏部議銓補之法。

勅奉天將軍噶爾弼斬罪臣鄂倫岱、阿爾松阿於貶所，其妻子爲奴，財産入官。從寬免。

親王大臣於三年秋奉命議三人交結朋黨紊亂朝政罪，本上留中。至是降旨處分，寬本岱不問。鄂倫岱長子補熙，九年，官至都統。上之不棄故舊多如此。

加湖廣食鹽每引五十觔。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漢軍都統蔡珽奏職掌太多，命止兼攝兵部。

封右宗正輔國公滿都護爲固山貝子。

戊戌，兩江總督查弼納赴圓明園請聖安，奏對忤旨，上九鍊綁出宫。命果郡王允禮訊問結姻蘇努。

上以孝恭仁皇后三週祀典，屆期欲親謁景陵。和碩康親王冲安等以天暑妨農，請命皇四子今上皇帝赴陵代祭。

議政大臣和碩怡親王允祥請撤鎮西大兵，召靖逆將軍武英殿大學士富寧安、都統查克日等回朝。

疏言：皇上以利害開示策妄阿拉布坦，永相合好，明定邊界，將應給之地方給與伊等，其不便給與者畫地爲界。巴里坤、土魯番之兵丁在外年久，自應撤回。但恐兵丁撤回，策妄阿拉布坦差伊屬下前往哈密偷奪馬匹，除已發哈密之五百兵外，再派安西兵五百名前往哈密，令副將、遊擊各一員統領巡哨防守。如賊勢衆多，則布隆吉爾安西兵即行救援。俟哈密城防修完，將此五百兵一併撤回。其餘大兵令富寧安率領回京。再嘉峪關起至西沙州、哈密宜安設軍臺，遞送緊急事件，交與總督岳鍾琪、巡撫石文焯妥議辦理。其□州□兵亦令都統查克日撤回。是時統兵將軍祁禮德、傅爾丹已先後回京。

誅捏造小抄慈谿民何遇恩、仁和民邵南山。

小抄元年冬已奉禁革，今秋載初五日王大臣赴圓明園叩節，隨上登龍舟鼓樂從行，賜王大臣蒲酒，由東海至西海，申刻回宫，蔡珽密陳之。上命珽與法海搜捕各省提塘，而得遇恩等。嗣後小抄永絶矣。

庚子，釋查弼納罪，用爲内務府包衣昂邦兼鑲紅旗固山額真事。逮蘇努、七十子孫，監禁刑部，籍没其家。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會議得，原任總督查弼納供，蘇努與七十、揆叙、阿靈阿、鄂倫岱、阿爾松阿結黨協力，願將阿其那致身大位。蘇努原交結塞思黑，曾説塞思黑氣象大。塞思黑又與阿其那相好，結成一黨，藐法亂行。再隆科多專擅威權，結交揆叙、阿靈阿，邀買人心，索取銓選官員重賄。奴才畏其威勢，與之結交，罪皆萬死等語。除查弼納既據實供出，應寬免外，阿爾松阿、鄂倫岱已經正法，揆叙、阿靈阿已將罪惡勒石示衆，均毋庸議。隆科多現在口外，俟回日議罪。蘇努、七十係阿其那、塞思黑黨亂罪人，雖已身故，應照大逆律戮屍揚灰。阿其那、塞思黑密樹黨援，窺伺神器，請即正典刑。蘇努、七十之家産抄没入官。其蘇努之子十人，孫十五人，曾孫十四人；七十之子三人，孫十人，曾孫二人，一併詳加查看，有黨惡妄亂者具題正法，餘發白都納等處當苦差。蘇努之四子赫席恒曾官副都統，在甘州軍營。六子勒席恒，十子珠爾陳現禁京城。長子蘇爾金等俱在右衛。七十之二子傅永等俱禁刑部。七十二年八月發遣右衛，九月死。蘇努之死未詳時日。弼納子佐領那清阿爲蘇努增。弼納所供可謂一網盡之。

甲辰，皇后千秋令節。

暴阿其那、塞思黑等惡跡，頒示中外。

上召諸王大臣面諭：阿其那等不孝不忠，結爲黨援，倍甚於二阿哥。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赫壽等亂臣往來，内則與皇考御前侍衛、邦有阿、太監等交結。若非皇考神明聖智，未有不爲所誘惑者。皇考年高之人，而種種激怒，以致聖躬憔悴成病，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奸僞結黨種種可誅所致也。皇考曾謂阿其那爲吴三桂之再姓，梁山泊之逆黨，父子之恩絶矣。伊等得罪於宗廟社稷皇考之人，朕即位以來，寬宥其罪過，封阿其那爲親王，簡用總理事務，乃仍不改其覬覦背逆之心，有意敗壞政事，以美譽自居，惡名歸朕。至在衆大臣前發誓，公然詛咒，連及朕躬。其封王

時，妻家爲伊賀喜，乃云我頭不知落於何時。及看守之日向太監云，我向來每餐止飯一碗，今加二碗，我所斷不願全屍，必見殺而後已。豈有身爲臣子，而如此暴戾悖逆之理。再阿其那於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事，以叨君父矜憐，不能保其貝勒，不能不犯罪鎖拿，不能保伊乳公乳母之首領，不能保其妻子家産，則其才具福分可知矣。以阿其那之不孝不忠，倘至於大位，豈能安宗廟社稷，報答祖父之恩，澤被生民哉。果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登大寶也。至塞思黑乃癡肥臃腫，矯誣妄作，狂悖下賤無恥之人，皇考不比之人數，弟兄輩將伊戲謔輕賤。阿其那知其庸昧無能，引誘愚弄，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阿其那慫恿之所致。朕即位以來，將伊遣居西大同，望其更改惡逆。伊覺朕之寬仁，決不傷其性命，肆行放言，欲激朕誅之而後已。如寄允禩書，有事機已失，追悔無及等語，怨望君父，與國爲仇，有是理乎？乃賄買棍徒，到處稱譽，小人惑於流言，以塞思黑可邀大位，自古未有不自度量，靦顏無恥，可殺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禩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地之高厚。皇考知伊在家生事，遠遣出征，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而又不顧聲名美好，妄費國帑，肆惡貪饕，騷擾地方。又令塞思黑在皇考前巧爲設法，娶青海臺吉之女，逐日醉飲淫亂，衆皆知之。身爲大將軍，自當勉力粉飾，遂伊願望之私，乃醜行不法如此，似此伎倆人品，若至大位，何所不爲，豈能爲萬姓造福耶？不過令同黨不忠不孝、結黨亂國之數人僥倖而已。朕即位後，降旨喚回允禵。於未到京時，即露種種狂悖。到京之日，向朕輕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可枚舉，朕皆寬宥，於皇妣梓宮前封爲郡王。全不思報朕恩，改其朋黨之初心。近者蔡懷璽投伊院內字帖，內有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爲太后數語。允禵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塗抹，交與總兵范時繹，令其不論如何完結。其悖亂之行，史書內亦屬希有。至於允禩乃一介下賤無恥之人，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劣行，舉國共知。阿其那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爲羽翼，交結匪類，偏處稱揚，以爲邀買人心之計。遂至人目之爲佛，此皆伊等招搖惑衆所致也。朕自幼時，諸兄弟皆恭敬朕躬，朕於兄弟中亦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皇考所深鑒，衆人所共知也。昔朕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爲之解釋，以寬解皇考之怒。朕非邀名，亦非爲伊等，乃仰體君父年高耳。蒞位以來，但欲伊等改其凶悖之性，以及於善。設使朕先有希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又與伊等何仇乎？若朕從前被伊等淩辱，或致朕於惡地，或於朕有虧損，倘有私怒，亦必不能掩衆人之耳目。朕甫登大位，因素性不干預政事，臣工皆所未識，恐其隕越遺漏，故自晨至暮，總無閒暇。伊等不能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造言謂朕每日早理事，日中即醉飲。又謂日中酒醒，日昃方理事。朕從不能飲，若彼時即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日久自明。今經四載，衆已共知。今郭元進作書拋入塞楞額轎中，內因朕庚屬午，遂指馬造出異言詈罵。又云十月作亂，八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云朕即位以來，遭旱潦飢荒之災。又各處粘貼妖言，內云災禍下降，不信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禩等朋黨之奸逆，以及行亂作惡之書辦、皂隸、旗棍等見朕將各衙門私弊革除，不能行其刮掠訛詐之事，始恨於朕，造此悖亂之語也。如謂民心怨朕，有此謠言，即如直隸去歲偶值水災，朕即發粟數百萬石賑救，又令修治隄塘，大開水利，軫念元元，愛民如子，何故反生怨恨。若以懲治阿其那之故，天下軍民胥怨，則此輩斷不可留於人世矣。今者，內有郭元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造作謠言，實國家之蟊賊，不可不正法。我朝太祖、太宗肇造區宇，至我皇考，百有餘年，滿洲世沐恩膏，一心感戴，聆此諭旨，當必駭然共恨。嗣後有如此妄造謠言者，訪拿誅殛，以儆將來。倘有隱匿，與犯人一例治罪。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等即行正法，甚爲有理，但伊等種種惡逆，中外及八旗軍民人等尚未徧知，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備悉言之，使知此輩正法亦屬當然，亦不得議朕。即朕姑留之，亦不過數名死人耳。爾等謹記此旨，録出傳與京城內外八旗軍民人等一體知之。相傳允禵督師在外，西羌青臺吉以諸土隨圓和者貌美伺應，禵心傾慕之。及侍飲帳中，此土獨不與，乃知女奸僞作男裝，奏之以結歡。追禵內召，此土仍留番中。

辛亥，上齋戒還宮。

甲寅，夏至，上祀地於方澤。

丙辰，上幸圓明園。

刑部右侍郎黃炳奉命拘罪犯秦道然赴京，命果郡王允禮等會勘塞思黑虧空各案。

道然繫獄四載，所審案件皆無左證。家計貧寒，餉遺莫繼。後出獄，及塞思黑敗，仍禁江南，乾隆改元始寬免，卒。子蕙田字味經，丙辰探花及第。

十年，官至禮部右侍郎。其入官家産復邀令上恩給還焉。

命固山貝子滿都護、内務府總管常明馳驛赴景陵，撤回允禵，圈禁壽皇殿。令追思聖祖教育之恩，以待改悔。

奸民蔡懷璽被逮自盡。

夏六月壬戌朔。

定年黨罪犯金德蔚、周仁舉、崔鴻圖應監候。

封皇十五弟固山貝子允禑爲多羅貝勒，皇二十弟允禕爲固山貝子。

免左僉都御史王廷揚交結允禵罪。

廷揚山西巨商，以知州捐貲効力軍前。當允禵爲撫遠大將軍時，曾代甘肅布政使哲爾金輦送饋遺致允禵邸，事發議罪。上以廷揚畏其威勢，情有可原，免革職治罪。七年秋起，由通政使轉户部侍郎，管理三庫，協理直隸水利營田。九年卒。復以姪浙江驛鹽巡道鈞理三庫事。

以督學浙江詹事府少詹事彭維新爲直隸按察使。

湖北巡撫鄭任鑰題所屬捐軀盡節湖北糧儲道葉映榴等十八人祀忠義。

秋七月辛卯朔。

命多羅貝勒允禑仍駐劄景陵，正藍旗固山貝勒允禕賜居塞思黑舊府，以塞思黑所有包衣佐領什物分賜之。

加贈故建昌知府陞任兩淮鹽運使殉難高天爵爲禮部尚書，並予祭典。

禁造流言非議朝政。

上諭：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人之家産，輕信風聞之言，以爲用舍。不法之人原有籍没之例，朕將奇貪極酷之員没其家貲，以給賞賚，尚保全其性命妻子，不過使人知儆畏。如各省蠲租不下數百萬，賞賚兵丁，興利除患，所費亦不下數百萬，朕初無吝情，豈希此貪官污吏之些微。近聞市井中鬮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譏刺朝政，甚屬可惡。朕因人情多詐，必須公聽爲勸，方合機宜，又恐大小臣工有所挾制，不敢直言，是以令其密摺具奏。及令廷議，有裁去本人姓名者，不過欲諸臣無所回護，直言無隱耳。至密奏中薦舉參劾者，朕未嘗輕信一人之奏而即施行也。此疏中二事皆阿其那等同黨之小人懷忿，造此狂悖之語。更有一種貪贓犯法之徒畏懼抄家參劾，造此語言散布，希冀因流言停止。似此奸惡之徒，一經被獲，律在必誅。

始命滿漢監察御史四人稽察内務府。

改淩遲奸民郭元進立斬梟示，命以法外施仁之意，垂訓子孫，爲因怒濫刑者戒。

元進天津州民，假託在獨柳地方遇洪覺一作寬。禪師傳授韜略，造作詭異之言，偏播市口。漸江命犯歐秀臣代爲刊刻，布散遠近，以惑人心。並坐斬。

賜和碩怡親王允祥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額，列其功勳實跡，頒示在廷。

丁卯，上有事於奉先殿。

上親祭奉先殿。戊辰爲太宗文皇帝忌辰，故升祔歟。太廟殿爲奉先。

令自雍正五年元旦起改律强盜仍不分首從皆斬。

强盜律原不分首從皆斬，聖祖法外施仁，定爲首起意並傷人之犯罪斬，餘減等。積久恐民玩法，故復舊制

己巳日，上御經筵。

改直隸通永、天津二道專理河務。

兵部尚書法海罷，調吏部尚書遜柱、蔡珽爲兵部尚書。以議政大臣内務府包衣昂邦查弼納爲兵部尚書，署雲南巡撫楊名時爲吏部尚書。

海以行止狂悖，留尚書職，協辦禮部事兼内務府總管。柱、珽以案件多錯悞，復回原任。名時仍署滇撫。

飭江蘇巡撫張楷違道干譽。

陞廣州將軍威寧總兵石禮哈報剿狆家苗彝，攻破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坦等處，擒首從阿革阿紀川敗等。優旨褒嘉。

以右通政繆沅爲通政司使。

秋八月庚申朔。

改湖北景陵縣名天門。

設内閣侍讀漢官二員。

復舊制。内閣僚屬，除學士四員、中書舍人外，無漢官。

設順天府教授、訓導二員，裁京衛武學官。

降經筵講官署武英殿大學士、户部尚書徐元夢爲内閣學士，職掌票簽繙譯。以署兩江總督正藍旗漢軍都統范時繹爲户部尚書，仍署兩江事。

飭輔國公阿布蘭、鑾儀衛使吴達禮朋黨欺罔。

上諭：原任工部右侍郎常奉因虧空入本旗公阿布蘭辛者庫，罪已止此，而阿布蘭奏摺云當時加懲治，似欲報其私怨。數日前更鼓錯誤，令鑾儀衛查問，吴達禮簽掣一人認罪。阿布蘭原係蘇努之黨，吴達禮則爲隆科多門下走狗，皆懷怨望，顛倒是非。又如祝廷珍係阿其那西席，向在湖南令查虧空，乃云屬員題參大事，再參必至無人，若朕喜於督撫參革官員者。然平日庇附黨援，其出言行事必至敗露如此。

順天府進耤田瑞穀雙穗至九穗，上以敬天勤民之道曉示羣臣。

令直省府州縣衛所設立先農壇，歲仲春亥日，官吏率耆老農夫恭祭先農，推耕耤田，以所穫供地方祭禮。

發蘇努子孫魯爾斤、赫席恒、傅爾陳、舒爾陳、吴爾陳、庫張於山東、河南、山西、江寧、蘇州、浙江督撫，圈禁衙署内。

給八旗參領印信。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一等侯朱之璉條奏，八旗佐領與州縣無異，乞頒印信，爲之移憑。部議，佐領共一千一百餘員，給印浩繁，宜以總歸參領，每旗五員，佐領事務由其詳核呈報上司。參領、佐領如漢官之府縣，凡旗人各有所屬，稱佐領某人下，如漢某縣人。從前每旗惟都統有印。

河南巡撫田文鏡進瑞穀雙穗至十三穗，上嘉其實心爲國，以召天和。

降議政大臣兼散秩大臣正白旗滿洲都統、理藩院尚書宗室拉錫爲一等侍衛，管太僕寺卿事。

上諭：拉錫從前干犯法紀之條甚多，俱從寬免，令其悛改。乃自允禵圈禁，阿爾松阿正法之後，伊屢蹈罪愆，實不可寬。但伊辦理旗下事亦有效力處，朕尚未深知其存心，從寬免交刑部，歸侍衛班効力贖罪。

勅部院堂官保題所屬後有劣跡許即參奏免罪。

光禄寺少卿前淮關監税慶元有罪籍没，命刑部左侍郎黄炳赴淮會勘，元自戕。

參革淮徐道潘尚智以二萬金賄元，營謀復職。迨元解任，索取原物，元復僞爲退還。其子世球私令家人於中途刦取，漕河督撫並以聞。命炳赴淮會齊蘇勒勘問。元行至宿遷，促令自盡。蘇勒奏報，屍之不斂者月餘。尚智、世球罪斬絞監候，家私籍没。隆科多親兄弟八人，多以貪婪罹罪，繼以弟慶復襲公爵，仕至川陝總督。乾隆十三年，大金川用兵，誤報番目班滾焚斃，事覺鋼獄，賜自盡。旨佟國維所得孝懿皇后之一等公停其承襲。佟氏一門三公，近世罕有。

秋九月庚寅朔。

逮盛京户部侍郎傅鼐、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岳興阿，發刑部勘問隱匿贓私。

上諭：傅鼐曾在朕前口奏岳興阿甚抱怨伊父隆科多，云我家荷國恩深厚，應將所得貲財據實奏聞。及該旗承追日久，其家人故意延挨，各處藏匿。今據伊姪婦王氏出首，岳興阿並不將伊父隱匿之贓據實交出，與傅鼐從前之言不符。傅鼐原與隆科多甚密，故意誑奏，以爲隆科多保全，着革職，上九條鍊解京，與岳興阿質審。相傳岳興阿爲隆科多嫡子，痛母死非命，及父有罪，乃請清查家財入官。遂刑訊伊父愛妾，以報私恨，殘逆如此。

九(月)(日)，召諸王大臣侍宴内廷，上首唱，命諸臣次第賡和，用柏梁體，以紀昇平。詩成，御製序文勒石，賜内外臣工。

塞思黑死於保定。

上諭諸王大臣曰：塞思黑素性奸惡，行止陰邪，與阿其那、允禩、允禵結爲死黨。又與其妻父七十及蘇努、阿靈阿等通同結黨，潛蓄邪謀。在皇考時，種種不孝之罪，難以枚舉。及皇考升遐之日，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傲慢，意甚叵測。凡祭奠行禮，從無悲切之狀。朕知其素性凶殘，是以發往西寧居住。在途並無悔懼，與伊子傅什渾及七十子勒錫忻等一路嬉笑，且與允禩等私相往來，寄書有機會已失之語。造作字樣，巧編格式，縫驟夫衣襪内，暗傳消息。又數年前，收留山西無賴之民，其人在西寧投京帖，稱願輔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欲糾合山陝兵民以救恩主等語。塞思黑不行出首，且向其人云，我弟兄們無争天下之理，並囑勿令楚冲知之。又伊太監在西寧奉旨撤回，每人賞金條及西洋金若干。重賞厚物，私買人心，目無國法。今令伊回京治罪，一路毫無改悔，談笑如常。復令前往保定，以觀行止。前李紱奏伊患腹瀉，比即降旨，令紱選醫調治。不料惡貫滿盈，獲罪天祖，已伏冥誅。可見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似此不忠不孝、大逆大惡之人，雖未受國法，必不能避天譴也。令李紱料理殯殮，俟其妻子搬回保定，再行請旨。傅什渾係改名，勒錫忻原官乾清門侍衛。

逮隆科多子玉柱、家人常禄、太監三元，赴京勘問贓私。

逮副都統宗室楚冲、乾清門侍衛胡什禮，命左副都御史常泰赴保定勘問違上拘係塞思黑罪。

上諭：胡什禮奉旨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冲擅用三條鍊鎖拿塞思黑，又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即便宜行事之語。朕聞知駭異，令胡什禮星馳往諭，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冲前不待諭旨私行鎖拿，又故意寬鬆任其脱卸，明係有意欺妄，著拿問。按此常泰與前罪廢之工部侍郎爲二人。

鑲紅旗鎮國公準達卒，追封爲固山貝子，予謚典。

命内務府總管協理禮部尚書法海、太監王自立、郭進玉馳驛赴西寧，撤塞思黑妻子家口至保定，查取埋藏金銀。

四川冕山賊番金格叛逆，提督周瑛不按軍機，召回京。命甘肅提督馬會伯提督四川軍務。

會伯陝西寧夏人，庚辰武狀元，尋改四川巡撫。瑛掌鑾儀衛使。

江蘇巡撫張楷奉召至京，綁付刑部。

上諭：張楷係微末之員，朕以爲道府時，尚有聲名，於十四（？）年間拔至巡撫。到任以後，務沽虚名，不實心任事。朕令范時繹親至蘇州傳諭張楷，看其言論及彌補虧空之事。則云既免浮粗，即於此内酌量彌補。似此荒誕悖理之語，朕何如主，而出此言。又云，我應將此事先啓我王爺，先探討意見，然後再奏。怡親王公忠體國，張楷乃以私心忖度，非但不知朕心，並不知怡親王之心矣。即始請增分設各縣入學名數，並不將婁縣舊例聲明，欲人歸德於己，朕降諭訓飭之，乃接奉嚴旨，竟自稱臣有潔己愛民之心，而無振作有爲之能。張楷在任優容，不肯管束鹽梟盜賊，公然以愛民誇於君父之前，有是理乎？又張楷在京陛見時，奏有私債不能清還。朕格外加恩，許其借藩庫銀二萬兩，以償夙負，將來陸續還庫。乃竟將關税贏餘動用二萬兩，具摺謝恩，並不提還清款。朕爲天下主，豈能以天下經費任督撫私用，是安得謂之潔己乎？似此大奸大詐，不知君父之義，尚靦顔自命爲讀書之人乎？張楷原係安親王門下旗人，今屬怡親王，必是顧戀安親王門下，荒唐悖謬，其心不可測，着將張楷鎖拿，各項情節發與九卿審擬具奏。

改明年會試於三月。

令考試八旗外任文職騎射，武官副參以下不得乘轎。

阿其那死於監所。

塞思黑歿後，上諭：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諸王大臣屢請將二人正法，朕遲回不忍。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朕心惻然，欲將阿其那從寬宥免。諸王、大臣、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忠誠抒己見，議阿其那罪，可否寬宥其罪定奪。

禁京師用黄銅器皿。

在制大學士朱軾假滿至京，命三年不拜原官，凡朝會宴享皆不與，以成其志。

用素服協理内閣、吏部、都察院及營田水利事。

以命題譏訕逮江西正主考禮部左侍郎查嗣庭，交三法司治大逆不道罪。

上諭：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在朕前薦舉，今其内廷行走，授爲内閣學士。復見其語言詐僞，兼有狼狽之相，未之任，隆科多又復薦舉，遂用爲禮部侍郎。今歲典試江西，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夫堯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舉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題，顯與國家取士之相道背謬。三題「介然用之而成路」爲問不用則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謂。《易經》次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詩經》次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歷代年號論》，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統，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紀元，若以字畫分拆，則如漢元封、元狩、唐之開元、貞元，亦將以爲一元乎？又如漢世祖之建武、明太祖之洪武，字内俱有止字，此二帝皆稱賢君，歷世久遠，尚得不謂之吉兆乎？即如奸民蔡懷璽、郭元進造作妖言，謂今年水旱爲災，人民疾病，八月内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語。現今四海清寧，田禾豐稔，十年所罕見，彼奸民造此無稽之語，不過自取誅戮耳。今查嗣庭所出經題，前用正字，後用止字，而《易經》第三題則用其旨遠其辭文，其寓意將前後聯絡，顯然與汪景祺語相同。又二場表題以京察爲謝表。前查嗣庭告假回京時，奏稱途中不見一人，惟與淮關慶元相會。及其自陳，將此節又自招欺罔之罪，九卿咸請革伊職，朕從寬准其留任。今以此命題，欲士子代謝乎，抑心懷怨望而出此題乎？至策題内有「君猶腹心，臣猶股肱」，不稱元首，是不知君上之尊矣。且在内廷三年，未進一言，海塘一事，令其條陳，而皆不可行，可知其於國家政事從不關心。及遣人查其寓中行李，有日記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則前書聖祖仁皇帝升遐大事，越數行即書其患病，曰腹疾大

發，狼狽不堪，其悖禮不敬至於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後，凡遇朔望朝會及朕親行祭奠之日，必書曰大風，不然則狂風大作。偶遇雨則書大雨傾盆，不然則大冰雹。其他譏刺時事幸災樂禍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之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之正法爲因江南流傳對聯之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斥革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官員淹死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誕之言，而公然造作書寫。又有塗抹一處，乃極詆滿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語。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科場關節作弊之事不可枚舉。假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乃種種實跡彰著，尚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着將查嗣庭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具奏。其副主考官俞鴻圖，若出題時曾經勸阻，則與伊無涉。趙晉字晝三，福建閩縣人，癸未榜眼，康熙辛卯主試江南，以作弊斬。對句謂「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左謂左都御史正主考官左必蕃。方名湖廣保康人，官山陽令，以分房賄中鹽商程光奎，與句容令王曰俞賄中鹽商吴沁，皆坐斬，捐銀贖罪。是科中式，兩淮則鹽商八人，蘇州則銅商、當商八人。又爲其徒代筆，得其實有三字關節，亦獲雋者三人。遂有「八旗三剪綹，七典一銅商」之謡。必蕃以場後風聞檢舉，聖祖命吏部尚書張鵬翮至揚，會同督撫審問。晉時有寵於東宫提調布政馬逸姿，又總督噶禮徇庇，其書係斬三七夾訊而不承，逸姿、鵬翮依違案牘進呈。巡撫張伯行與禮互相訐參，因再命户部尚書穆和倫、刑部尚書張廷樞往理。時東宫再廢，故晉擬斬，癸巳春聞命自盡，其妾賦詩從殉。監臨安徽巡撫葉九思懼罪殂，禮與必蕃皆斥罷。禮之母聖祖保母也。嗣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禮妻以别户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毁屋，淩虐其母，致叩閽，交刑部鞫實，應淩遲處死，賜自盡。康熙五十三年事。名最得民。淮紳給事中許之漸素與光奎隙，慫恿必蕃奏之。逮名時，合邑士民盡毁之漸居宅。名初蒞任，夢前令來訪，詢之，則前江南正法之簾官。順治丁酉科江南鄉試賄賂公行。世祖震怒，主考李振科、田耜及巡按多官等皆誅。舉人覆試有族者，以太后言得減戍。而光奎之中式，淮安知府姚陶與晉私囑而逼成之。必蕃廣西舉人，前以太常寺少卿兼官揚州知府，母喪留任，揚人集四書文詬之，破云「所惡於左，通國皆稱不孝焉」，聞之恨刺骨，未幾以他故被逮。再申嚴賭博馬弔之禁。

紙牌骰子，嚴禁發賣，准輸錢之人出首免罪，仍追還所輸之銀錢。漢軍官員以馬弔爲解悶之具，大玷官箴，嗣後有此，揭參。

冬十月己未朔。

諸王大臣進萬壽禮儀，詔停止慶賀筵宴。

令寬免允禵、允祹正法，以待悛改。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奏請將阿其那、塞思黑戮屍，允禵、允祹正法。上諭：諸王大臣執法固至公之論，但阿其那、塞思黑既伏冥誅，從寬免戮屍。允禵乃狂妄無知之人，爲阿其那、塞思黑所愚，入其邪黨，尚非首惡，故將伊禁於壽皇殿，以俟其悛改。當日皇考拘執阿其那之時，允禵與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亦曾邀約朕躬，伊又私藏毒藥，願與阿其那同死。昨阿其那身故之後，朕遣人詢問允禵云，阿其那在皇考時，欲與伊同死，今伊身故，爾欲往看，爾與同死，悉聽於爾。伊回奏，我向來爲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誅，我不願同往等語。據此，或有悔心之萌，或作僞語留其身以圖將來報復，均未可定。着暫緩其誅，若竟不悛改，再行正法。允祹痴庸卑鄙，若將伊與阿其那等同死，亦覺不稱。今既寬允禵之死，允祹亦免其正法。至阿其那、塞思黑之妻妾子女如何完結，諸王大臣再議具奏。八年秋，因怡親王薨，降旨矜卹允禵，欲加委任。相傳令大學士馬爾賽諭以聖意，回奏有殺馬爾賽方任事語。上置之，賜居圓明園旁關帝廟。十三年，上不豫，特旨召見，先示勉勵之訓，後申寄托之意，堅以病辭。今上即位，封其子爲親王，阿、塞後人亦賜爵賞焉。

逮允禵原屬下護軍參領二德，勘黨附罪，誅之。

上出巡，見德顔色不善，因詢以允禵舊事，頗多隱諱，逮治立決。

逮阿其那原屬下廢員巴海，一作奉。戴鐸，沈竹鑽營結黨罪。

仿唐制設觀風整俗使於浙江，以督學河南光禄寺卿王國棟爲右簽都御史領其職。

上諭：浙江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肆行訕謗，毫無忌憚，可見浙省風俗澆漓。而今科進呈陳萬策之策，中間有「敝俗頹風，頗喜争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而鑿空妄指。刁風未革，積弊日深」等語。可知浙省

之難於化導，爲衆所共知者也。若不力爲整理挽回，及其罹於重罪，後加以刑，實所不忍。朕意專遣一官，省風問俗，稽察奸僞，勸導紳衿，懲治士庶，使有所儆戒。盡除浮薄窩淩之習，歸于謹厚，以昭一道同風之治。吏部議奏，唐貞觀八年曾以蕭瑀、李靖等巡行天下，號觀風使，今仿此制爲觀風整俗使。後以奸民煽衆，亦設於福建、湖廣、廣東、廣西各省。

詔直省學臣三年任滿各舉才守俱優之生員，親試録用。

安徽布政使陞通政司使博爾多挪庫帑削籍，令督撫監追完庫，如推諉即正法，爲藩邸諸人戒。

爾多字魯亭，滿洲鑲白旗人，以壬午舉人授中書。上登極，因藩邸人通文墨，推郎中，轉布政。

浙江布政使佟吉圖罷，起前陝西按察使許容爲浙江布政使。

上諭：佟吉圖爲阿其那信用之人，前爲内府廣緒庫司官，革逮閒居。朕即位後，因其才具可用，擢爲山東按察使，旋陞布政。後報銷貽悞河工，朕復寬免，仍用爲布政。全不實心報効，着調來京。陝西按察使許容參馬喀將發價鹽觔誑請帶銷，甚屬欺妄，朕令許容會審，聞容欲實參奏之言，嚴刑逼勒商人承認，是以將許容一併解任。今岳鍾琪審明並無逼勒承認之事，理應開復，着補浙江布政使。浙江紳衿士庶刁頑澆漓，如汪景祺、查嗣庭肆力訕謗，陳世倌陷害平民。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寄書於父云，王友揚事邑令極爲出力，應作一札致謝，庶見感激之意。近來如某道長往往有意外横逆，不得不周全當事等語。據此則紳衿等挾制官府，顯然可見，着行知李衛加意參奏懲治，如因循容隱，一併治罪。其海寧縣缺，内閣九卿公舉數人引見。嗣以前督學河南王國棟所保舉之光明學正申程章加知州銜爲海寧令。容河南虞城人，康熙癸巳進士，頃以爲巡撫李衛妹夫，改任福建。乾隆五年，巡撫江蘇，廉明著聲，父憂去官。父以宜興知縣罷歸，居鄉厚德，歿時正届元宵，一城聞之，皆不張燈，足徵其爲人之惇厚，而中州之風土人情猶近古也。

降兵部尚書蔡珽爲奉天府尹。

上以珽近日言動狂妄，辦事草率，故有是黜。

命刑部停決天下罪犯，情有可原者減等，以示寬大。

奸民沈秀臣改絞，年薫趙士河改遣三姓與披甲人爲奴。

蘇禄國王母漢母末拉律林遣正使駙馬阿石丹、陪使龔廷綵、通事楊珮寧向化來朝，閩浙總督高其倬以聞。詔沿途厚待，以懷遠人。

始命滿漢監察御史六人巡察直隸所屬紳衿事務。

江西巡撫汪漵、布政使丁士一以科場罷任，赴京質審。

漵以房一所，值千餘金，售於查嗣庭。上以嗣庭出差在外，又非所居之地，漵不問銀所從來，以房相售，此中不無私弊。並邸寓收得與嗣庭往來私書之官員，皆令赴京候訊。漵字屺瞻，江南休寧人，占籍湖廣江夏。甲戌進士，督學浙江，以稱職，撫臣朱軾保再任三年，士林戴之。士一號可峯，東昌人，丙戌進士，有文名。

甲申，遣太保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二等伯馬齊、領侍衛内大臣馬武、錫和碩怡親王允祥册命金寶。

詔今科中式五經副榜准作舉人一體會試，爲明經者勸。其兩中副榜者亦准會試。後不爲例。

勅六部堂官甄别屬員，留任、改除、休致有差。

戊子，上萬壽聖節。

冬十一月己丑朔。

命川陝總督岳鍾琪親赴成都，相機調度，剿撫普雄作逆番苗。

琉球國王尚敬表謝頒賜御書、綵幣、玉器，附貢方物，命存貯以作歲貢。

上諭：本朝於朝鮮進獻若不收受，即交内務府收留，以作年貢。今琉球貢獻，朕不忍收受，其依朝鮮例，以示朕禮卹遠人之意。

命大學士議學政畫一職銜。以重任守。

户部彙題前二次恩詔頒賞天下民婦七十至百歲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人，給絹布牌坊銀八十九萬兩，米一十六萬五千石有奇。上以太平盛事，勅民間務崇節儉，重農務本，以同登仁壽。

乙未，征西靖逆將軍、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富寧安奉詔率領從征將士回至京師，命諸王大臣郊勞有功。

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其位年八十，再疏乞休。詔以原官致仕。

浙江巡撫兼理兩浙鹽政李衛奏衆商公輸以備積貯，命照兩淮設立鹽義倉。以太常寺卿遜柱爲通政司使。

此遜柱與兵部尚書爲二人，亦滿籍。

令翰林科道告病給假者一體起用。

增闢聖大帝解梁後裔五經博士一人。

庚戌，上幸湯山。

壬子，上回宮。

禮部左侍郎郝林以老乞休，詔加尚書致仕。

策出師西域勳，封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富寧安爲世襲一等侯，賜御服、帑金、黃扯手、雙眼翎。

上諭：富寧安此番軍中所行，甚屬可嘉，但未得剿滅策妄阿拉布坦耳。富寧安身任將軍，一心肫篤，爲國家宣力，曾再三以進兵請於皇考，皇考憐念噶爾丹生靈，不忍剪除，未允其請。倘欲剪除，富寧安定能擒滅策妄阿拉布坦矣。歷年統兵諸將，聲名未有出富寧安之右者。朕爲皇考推心置腹，富寧安亦能實心奮勉，不負任使，益彰皇考用人之明，朕實嘉(受)〔愛〕，其賜賚御服、暖帽、補褂、數珠，並緞疋、銀兩、黃扯手、雙眼翎子，特行旌賞，封爲世襲侯爵，以示殊異。諸臣皆當效法。至祁禮德亦一將軍，而行止不端，若欲如富寧安一體恩榮，人豈以朕爲是？朕雖不罪之，言之尤甚於加罪也。策妄阿拉布坦即襲時叛亂噶爾丹之姪，因以嫂爲妻，遂與姪分其部落。妻驍勇無敵，我軍以紅衣大將軍出其不意擊其壘壁，因殲妻首。將軍孫思克復從山後攻其背，噶爾丹奔竄，不敢投其姪部落。孫思克號齊復，滿籍奉天廣寧人。爲時名將，封公。

丁巳，冬至，上祀天於圜丘。

嗣和碩裕親王廣寧有罪削爵。

冬十二月戊午朔。

督學廣東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士奇任滿，薦舉番禺貢生胡方文行兼優，以年老，命有司月致羊酒，爲士子勸。

停浙江士子鄉會試。

上諭：查嗣庭日記，於雍正年間事無甚詆毀，且有感恩戴德之語，而極意謗訕者，皆聖祖仁皇帝已行之事。誰無君父，能不痛心切齒？昔孔子作《春秋》，歷代因之，以爲法戒。若悖逆之人顛倒是非，私行記載，則史册皆不足憑，豈非千古罪人。浙江風俗惡薄如此，挾其筆墨之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則開科取士又復何用。且巡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場懷挾細字，密寫文章數百。爲查氏子弟如此，浙江人習以爲常，不但藐視國憲，亦且玷辱科名，應將浙江鄉會試停止，至生員歲考仍舊舉行。鄉會試既停，且使浙江人中師生同年請託營求爲之肅清，將來人心共知改悔，風俗赴於淳樸，朕確有見聞，再降諭旨。朕爲風俗人心，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內閣九卿等定議具奏。會議奏，鄉會既停，若三年之內，生員止歲考一次，愈加放曠矣。請將科考照歲考例，以六等考校，不許一名不到。俟風俗稍移，皇上再降諭復舊制。從之。己酉復准開科，庚戌派中進士七十人，會元三鼎甲皆屬浙江。探花梁詩正字養冲，錢塘人，教習內廷，爲今上保傅。乾隆十年，官至户部尚書。是科仁和之吴焯字觀揚，號南溪。休寧之張□□字湘筠，爲御史，侃侃直陳，曉達政事，歸之義理，尤一時建言諸人所不及。科場懷挾細字，不獨浙省有之，凡業五經者，預藏試院，以供抄寫。辛酉福建武生入文闈，以五經遂作解元，人情鼎沸，未幾發覺，皆置於理，並停文武互考之例。

張楷罪斬赦免，籍其父兄子姪入怡親王辛者庫。

楷所犯七罪：一、欲將阙免蘇松浮糧内彌補虧空。一、縱容胡鳳翬自縊身故。一、保慶元居官甚優。一、請增分縣入學名數。一、奉旨馳驛，乃乘轎徐行。一、侵用關税二萬兩。一、奏章紙色沾染改變，面頁僵綸。以大不敬擬斬立決。十三年，今上登極復官。六年，巡撫安徽。□分縣生員之例。以現在者新舊二學三分一半，不論居址歲科，進取文生二十五人，武生十五人亦各平分，其零數以錢糧多者得之。歲貢二學依次輪貢，選貢二學合試拔取一人。

浙江巡撫李衛奉命籍没李維鈞貲産，劾其貪污。

疏言：抄出元寶四萬兩，上鑿直隸各縣名，明係侵盜庫帑。寄頓當鋪銀二十四萬兩。其餘藏匿不吐。應將維鈞子李蔓革去廕生，以便追究。再維鈞繼室張氏乃家奴張大之婦，先佔爲妾，原與魏之耀認爲乾親，現膺誥命夫人。理宜參請追奪，以爲無恥小人之戒。奉旨：李維鈞既已獲罪，自有定例，何必特行參奏，攻發人之陰私。維鈞字餘山，浙江嘉興人，以丙子舉人官至直隸守道，年羹堯薦爲巡撫。兄陳常，字時夏，癸未進士。矯飾清名，官至兩淮巡鹽御史。乃廣殖田園，多畜聲伎。其貌甚怪，俗呼爲正面

蟒，以面長麻而鼻以劓也。及卒，貪婪敗露，罰及其子宗仁。維鈞陰奉權貴，陽爲崛强，上優待日深，乃持兩端，操倒戈以自固。如參羹堯諸疏，致魏之耀於法，堂下面數其非而其妻曾奉之爲義父，諸多醜行，仍以黨惡營私致敗，可不爲行險徼倖者戒哉。

改四川東川軍民府隸雲南。

飭山東巡撫陳世倌因循瞻徇，回籍守制。

禮部進元旦升殿慶賀禮儀，命停止筵宴，皇后前停止行禮。

庚午，睢寧朱寧口堵築成功。

浙江巡撫李衛參永嘉舉人曾紹嗣敗俗傷風，命衛嚴治之。

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奏整齊浙俗十事，勅巡撫觀風整俗使施行之。

一、童生縣府試不得求鄉紳請託，以端進身之始，違者府縣鄉紳父師本童各坐罪。一、生員不得奔競當事，投拜門生，通謁顯貴，乞求關節，及造作揭帖，污衊官民，違者以光棍治罪。一、士子禁刊刻詩歌獻媚權勢，及淫詞艷曲。一、禁生監舉貢遇地方事務哭廟攙神，及通私書關節與鄉紳顯貴。一、禁鄉紳關說公事。一、生員不許連名公呈。一、禁無賴棍徒包攬衙門。一、禁衙役作弊勾引鄉紳訟棍挾制本官。一、禁士子紙牌馬弔及打降等事。一、禁賽神演戲地棍硬派强斂，及少林、天竺婦女嬉遊，男女混雜其中，不遵官長約束。奉旨：據沈近思奏稱浙江一省逆種疊生，越水增羞，吴山蒙恥等語。朕謂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是洗越水吴山之羞恥。其所陳整齊浙江風俗十事，切中情弊，甚屬可嘉，着照伊所請行。

總督雲貴兵部尚書鄂爾泰奏報剿平冕山狆苗，詔在事官兵從優議叙。

上諭：狆苗凶悍不法，數百年擾害平民。今鄂爾泰、石禮哈、馬會伯率兵剿撫，成功甚速，地方寧謐，甚屬可嘉。如景蒙參將劉業俊，當用兵之際退縮不前，著嚴察具奏。

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前濫舉孝廉方正朱遵，降罷。

新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參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枉法諸事忤旨，令革職，嚴訊其朋比。

上諭：田文鏡秉公持正，乃天下督撫中所罕見。謝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不知何心。從前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朋比作奸，私賣本章，嚇詐賭賽，薦舉參劾多由囑託，及敗露之後，藉口風聞，以解免其罪，是以屢降諭旨，停上風聞之事。朕即位以來，惟恐政務未能周知，故令文武及科道皆用密摺奏事。乃科臣崔致遠等挾私妄奏，是以摒其密摺，專用本章，猶恐惡習尚存，是以諄諄訓誡。若自恃言官，可以白簡從事，而胸懷詭詐，顛倒是非，爲國法所斷不可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審其緩急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古人云，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朕爲天下主，豈恃此區區小節，而忘經國之遠圖哉。謝濟世但稱風聞，是顯悖聖祖仁皇帝之諭旨，而於欽差大臣審定之事，盡欲翻案，並將各案始末情由及田文鏡納賄徇情諸事委曲描寫，若所目覩，則其受人囑託，聽人指使，欲假田文鏡以快其報復可知。若不嚴刑訊問，則如鬼如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心風俗何由端正乎？倘有謂言官不應加刑者，即據情陳奏，不得面從而退有後言。按風聞言事始於唐武后之殘害忠良，宋人遂援爲故事，失平明之政，此聖主所深惡也。

總督河道兵部尚書齊蘇勒報江南所屬黄河澄清三日，自虞城至桃源上下六百餘里。

詔再議平定青海功績。

命左副都御史鄭任鑰覆查江南留漕平糶，以濟饑民。

續編雍正五年歲在丁未。

春正月戊子朔。

上御殿受朝賀。

辛卯，上幸圓明園。

開直隸營田捐贖例。

調直隸總督李紱爲工部右侍郎，命湖廣總督宜兆熊會同禮部右侍郎劉師恕協署直督事。

上以紱陳奏草率，舉劾不公，故有是調。

以京口將軍何天培爲兵部尚書。

諭河南巡撫田文鏡解所參信陽牧黄振國、唐縣令關陬、固始令汪誠、息縣令邵言綸赴京，正結黨謝濟世罪。

上諭：李紱、蔡珽曾奏諸人之枉，遂致謝濟世參田文鏡，欲翻前案。查四人罪不過罷官，何至結黨營求，令提解來京，九卿明示以死於李紱、蔡珽、謝濟世之手，仍以前擬罪處分。文鏡疏參振國等，民間流言文鏡非科目出

身，故所參皆係科目，以伸夙憤。文鏡上聞，欽差刑部右侍郎海壽、工部左侍郎史貽直往勘，擬振國、誠律斬監候，隸、言綸發邊遠充軍。六年夏，珽、綏、振國同赴市曹，及旨下，止斬振國。

以秋禾災，詔江南開捐穀例，以裕積貯。

九卿議，江南賑卹，既差官確查，貯漕以備平糶，恐未必敷用。請照康熙六十一年浙撫屠沂所請，依河工例開捐，酌量地之大小，以爲數之多寡，額滿即止。

赦年羹堯發遣邊遠諸子回籍。

上諭：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朕出於無奈，將伊治罪。又恐其黨援固結，若將伊子留京，或彼此比附，又生事端，故徙居邊遠之地，曾有旨遇赦不赦。今見同黨之人皆悔過解散，非如阿其那、塞思黑、蘇努、鄂倫岱等之黨固結，牢不可破。而當日平定青海，伊亦著有功績。着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遐齡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年羹堯驕縱貪殘，而上始終念其青海之功，蓋用兵臨戎，實有不可及者。嘗聞一二逸事：當調兵復藏時，陝西、四川、雲南三路並舉，羹堯遣將啓行，傳令士卒各帶竹竿長七八尺，棕繩長二丈。人初不解，及至流沙，無以濟，乃結筏而過。過河計十五程，萬野草荒，略無人跡，忽土馬臨前，大軍驚愕。彼問可是舅舅人馬，羹堯心腹從軍者授以書，一軍懽呼，迎我師至其國。國號竹裏，羹堯數年前飾美姝爲己妹，以適其王，故稱舅舅。我師在竹囊休養二十日，臨行，彼又遣士卒代運芻糧二十程，是以兵强馬壯，一鼓而復藏也。出兵時，岳鍾琪爲將領，與陝師會彼，少四十日糧。鍾琪借糧以濟，歸而嘉其能，薦爲提督，而雲南所出之兵復藏時尚未至云。其乘危反噬之流不旋踵皆敗。十三年，上傳位今上，降諭太子仁賢，曾密奏無殺羹堯及抄家諸事，當時舉朝無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極後，逮年希堯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殘骨肉焉。逮尚書法海，命順承郡王錫保訊其悖亂妄行諸罪。

上諭：舅舅佟國綱素性乖謬，昔爲都統，每薦舉人員，强求聖祖擢用，如不俞允，即有拂然之意。聖祖將緑頭簽擲之於地，伊猶無恐懼之色，冒瀆無禮，時懷觖望，聖祖每賜包容。後往烏蘭布通出兵，聖祖知其諷陋，但令管火器營。臨陣時，伊獨穿出色甲冑，單騎出鹿角之外，以致中鎗身死。有意輕生，甘辱國體，聖祖念其陣亡，仍加卹典，恩禮可謂厚且渥矣，其子孫應倍加感激。而諸子剛愎無禮，大與其父相同。朕即位，念其爲太后戚屬，仰體聖祖推恩至意，於佟國綱之祖父特加曠典，贈以崇階，錫以美謚，修墓建祠，御書匾額對聯，以光祠宇，恩施稠疊，寵榮倍至。乃鄂倫岱、法海等不知感激，反以爲優待隆科多所致，負恩悖義，一至於此。法海乃佟國綱微賤侍婢所生，自幼父兄不以爲子弟，後憑藉外戚之勢，濫得科名，遂益肆狂縱。至法海之兄鄂倫岱不孝於父，通國皆知。法海之生母没，鄂倫岱不容其葬入祖墳，彼此遂成仇敵。其父子兄弟情誼乖離，大率如此。法海本屬無能之人，聖祖因係舅舅之子，且念伊父陣亡，由翰林擢用廣東巡撫。操守雖好，然行事乖張，於地方事不能辦理。且進呈奏摺敝紙惡墨，聖祖怒其不敬，曾痛責其進摺家人。而法海毫無悔懼，狂悖自如。聖祖怒其貽悞封疆，將法海革職，令其軍前効力。伊至西寧，遂與允禵私相交結。允禵貪縱不法之事，法海並不勸阻。及朕即位，令允禵來京，法海未奉朕旨，即潛至京師。適年羹堯陛見至京，奏法海已到，且薦其可任用，朕因命爲江南學院。蒞任後頗有聲名，朕欲擢爲浙江巡撫。年羹堯又適陛見至京，奏法海止可爲學院。朕思既堪學院之任，則亦可用爲巡撫，遂將伊補授浙江巡撫。詎意其狂妄暴戾之性依然不改，嫚罵司道，肆無忌憚。佟吉圖奏，伊稱年羹堯爲天下第一豪傑，所言狂悖，臣實不愿爲伊屬員。目下杭州將軍鄂密達陛見，亦奏法海前爲浙江巡撫，行止乖張，是其不能勝任，人所共知。朕前將伊調回，授以部院事務，冀其時聆訓旨，或能悔過効力。朕之加恩不爲不厚矣。法海曾自西寧進京時，曾奏允禵向伊云，我與皇上已成仇隙。朕思向在藩邸，與允禵並無嫌隙，揆之於理，允禵決無此言，此特法海與允禵交好，捏造此語，以見朕若處分允禵，即爲報復仇怨，無非深爲允禵預留地步，巧圖救護之意。今遣人詢問允禵，回奏並無影響，情愿與之對質。據此則法海居心奸險，罪惡顯然。至鄂倫岱結黨悖逆，擾亂國法，朕將鄂倫岱正法，並未株連法海。法海與鄂倫岱平昔本如仇敵，乃鄂倫岱被誅之後，法海時露怨望之色，此其大奸大詐，尚有人臣事君之體乎。朕近命法海往西寧搬取塞思黑家口，伊竟不請訓旨，冒昧前往。前月二十一日塞思黑家口一到保定，伊便欲獨自進京。其同差之太監王自立、郭進玉向伊云，我等同辦此事，今尚未奉旨，大人獨自進京，我等甚是害怕。伊對王自立、郭進玉云，我總是有罪之人，進京皇上必將我拿問，彼時必另差人來料理。伊隨於二十

六日自保定來京，奏聞，朕諭以前此既不請訓旨，今又何必瀆奏。伊竟不候旨，公然自往保定，將塞思黑家口帶領來京，强交内務府收管。似此悖亂妄行，法難寬恕。將法海革職，拿交刑部，着順承郡王錫保、管侍衛内大臣、各部院滿大人等一一審明具奏。烏蘭布通距京師七百里，康熙庚午，厄魯特噶爾旦逆命，朝廷遣裕親王偕皇長子統兵征剿，曾誘敵至此。噶爾旦戰敗奔逸，仍復猖獗，以致聖祖親征。臨陣時國綱勒馬指麾，忽飛礮去其頰，以致身亡。海字淵若，號悔翁，甲戌進士，選庶常，累官侍講學士。於懋勤殿侍皇十三子、十四子讀書。戊子九月，皇十三子今怡親王因廢東宫事波及，削爵，海降檢討。乙未起原官，旋命巡撫廣東。在任二年斥罷。海生於戚里，而好學能文，詩亦勁爽，但賦性孤介傲物，歷任顯秩，兩袖清風，老而無子，亦不作家人計。當在粤東時，聖祖有恙，既失請安，孝惠皇太后崩，又失進香，聖祖目爲瘋顛。在江南學使任，甄别知人，士吏更畏其風采。然不免履盛而驕，以至於敗。

沿河各報河清，詔加恩内外臣工。

復允在外諸臣進獻方物。

太子少傅、三等公、總督川陝、兵部尚書岳鍾琪報擒冕山賊首金格、阿租、關壽等，普雄寨峒諸番悉投誠。詔加恩在事官兵。

上諭：賊番金格恃險肆行，以刼奪爲生，煽惑普雄一帶番苗負嵎抗拒。當日岳昇龍、年羹堯曾請征剿，未獲渠魁。前歲因賊蠻阿底加巴等搶奪不法，游擊蘇凱遣兵追捕，將阿租之父姑姑踢死，遂與其叔金格挾仇報怨，刼擄鐵廠民人。又將營兵魏國臣砍死，以祭姑姑，干犯法紀。今前往剿撫，岳鍾琪悉心調度，趙儒、建昌總兵。張成龍化林副將。勇敢争先，當寒天冰雪之時，直抵普雄寨。峒賊咸知畏懼，將金格等擒獲投獻。渠魁既已伏辜，餘黨宜加安插。地方寧謐，甚屬可嘉。在事官兵俱加恩議叙賞賚之。

以同年師生之道曉諭羣臣。

上諭：查嗣庭案内李元偉、劉紹曾、楊三炯私書請託情節，李元偉因沈元佐係查嗣庭同年，求其轉囑陳世倌；楊三炯亦係查嗣庭同年，懇其囑託牛鈕，可見漢人於同年師生黨比成風。似此頹風，不知起自何時。夫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風俗正人心。所謂以同道爲朋，於國家方有裨益。今乃往來囑託，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途，爲植黨徇私之藪，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科甲出身之人。即如趙申喬乃大臣中有令名者，臨終時囑其子孫，有門生三人從未謁見，不許其登門來弔。以趙申喬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其他可知。又如李紱薦舉徐用錫，稱其人品端方，而年羹堯則參奏其人品不端。後李紱又奏徐用錫爲君子，參奏者爲小人。及朕詢問九卿，僉云用錫實憸邪小人，乃李紱偏執己見，終以衆論爲不公。又如陳世倌、世倕本屬弟兄，彼此互詆爲小人。可見爾漢人各挾偏私，黨同伐異，皆由同年師生之見膠結於中也。向時條陳禁淫詞小説，小説中淫褻之詞其害尚小，至於師生同年聯絡聲氣，以私滅公，惑人聽聞，其害於世道人心者更大。且爾漢人中師生之情同於父兄子弟，自當教之忠君立身，今乃教之貪緣請託，父兄之所以訓其子弟者，固當如是乎？爾等由科甲出身者，動輕别途，人才何項蔑有，古來名臣碩輔，不由科甲者甚多，即皐、夔、稷、契，豈定科甲乎？且不但詆誹捐納之人，即薦舉之孝廉方正，亦譏其不文。豈知孝廉方正者，未嘗不譏其不孝不廉也。甚至進士則輕舉人，舉人則輕生監，不知果能相勝乎。即如江、浙則詆山、陝爲愚蠢，山、陝更詆江、浙爲柔靡，如婦人女子報復之禮固如是也。若山、陝之人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推重山、陝之武，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豈不美哉。本朝立賢無方，非若明代專用科甲。若科甲中徇私結黨，撓亂國政，朕爲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之計，豈肯容若輩朋比妄行，必至盡斥棄科目而後已，此皆科目之敗類有以致之。有議朕不重科目者，朕亦所不卹。若畏浮言而不能果斷，此庸主所爲也。國家首重科目，朕於一長可用之人尚必録用，況科甲出身乎？且鄉會中式，文章知遇，師生禮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絶。但能以黨援爲戒，以道義相規，無負名教，共矢公忠，則爾等同受科甲之榮，而朝廷亦收得人之效，朕亦不致受薄待科目之名，諸臣勉之戒之。元偉原廉州守，紹曾慶都令，三炯濟寧河道，元佐原雲南驛鹽道。世倕康熙丙戌進士，以御史爲河南河道。用錫字擅長，江南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編修。雍正二年五月，紱奏帶用錫赴任，作爲教授，訓迪粤西人才。上諭：用錫險僻小人，當年大學士李光地被欺，薦於聖祖，招摇生事，隨劾罷之。今李紱復被其愚詐，着發回原籍，地方官禁其出境貪緣。李光地爲用錫會試座師，用錫與年羹堯則鄉試同年，必平時見惡於年而詆誹之。當己卯京闈，主試李蟠、姜宸英賄囑公行，士子揭其實於朝市。聖祖震怒，宸英以老

斃於獄，蟠戍邊。覆試揭中中式者，用錫名列一等一人，得無過，餘亦多從寬宥。因令下科壬午設官字號，十名中分中一人，以爲限制。蟠江南徐州人，丁丑狀元。宸英號西溟，浙江慈谿人，丁丑探花，有才名。嘗見《輟耕録》中載元時科場作弊，士子揭其實曰非程文者，刊刻以傳於世，稗官並及街談巷議如此。今亦從其例，並附録之：朝廷科目原以網羅實學。振拔真才，非爲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之具。況聖天子加意文教，嚴飭吏治，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明詔。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絶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鏹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王熙孫景曾，李天馥子某。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工部尚書熊一瀟子本，左都御史蔣宏道子仁錫。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皆爲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雲鵬子。韓孝基、張三第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攜湖撫資囊，潛通昏夜；年遐齡子餽一萬。朱世衍舁督學臧畜，直達寢門。北直學院朱阜之姪。勵廷儀則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訥子。收嚴密乃修同譜私情，不嫌乳臭。榜眼嚴虞惇子。總是老師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姪而獨收其堉；狄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師之堉。更恐言路關頭，必欲逢迎之盡致，遂因其弟而並及其兄。副憲劉謙子姪皆中。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不敢違其囑託；王熙西席二人，管當子二人一齊中式。所可奇者，總督之長班賤役，致無弗盡其收羅。王朝柱父范總督長班。費士龍以居停關説，半現半賒；費爲黄編修之舅。蔣廷錫餽學道遺貨，如攜如取。河南學道伊子託嚴虞惇餽三千。王守烈憑虞山一錢，數月前先結狐羣；王因嚴虞惇獻三千。廖賡融恃相國專房，百名外續居狗尾。賡融父鳳徵爲北門館客，時出入其家。張翮許魁選而得羲經之殿，嫌其少也；預報元魁云魁定，張翮以所餽少，名次略後。姚觀以同鄉而兼姻婭之親，豈爲文乎。姚乃宸英妻親。三場代筆，魏嘉謨遂占高魁；魏代熊本終場，本方十四歲。午夜夤緣；劉師恕儼居首選。督捕右堂劉國獻數日前夜至李、姜寓囑託，其子遂中式。胡承謨之半萬均係徽商，李杲年之八千專爲廢籍。山東革職閑學李膺薦之子。編修豈能蔭姪，知借力於家兄；陳恂弟澍餽銀三千，遂中北籍。僉事誠爲有兒，亦貽謀於乃祖。趙繼汴濟寧道景從之子，皆其祖吉士所通。趙熊詔因王以通李，數倍於王；熊詔託王守烈獻李銀三千。徐陳基獻靳以媚姜，名先於靳。周顯杭州人，挾貲五千託徐轉交姜，二人皆中北籍。二賀父子異籍，具大神通；壬辰進士賀寬子宏道中南籍，孫秉鋐中北籍。兩黄兄弟連名，若合左券。黄宏□、宏湛兄弟各五千。魏龍巨萬，洵是魁才；魏嘉謨係乙丑進士，專期子龍河家有巨萬。吴李多貲，果爲首選。吴琏徽商，係陳恂説合。李治亦鹽商。借藏身爲活計，徐用錫之陰謀；徐藏身直撫李光地幕中，知縣獻以關節。托假館以夤緣，謝緒宏之狡術。謝乃洮岷道儲光之弟，假館於姜而納賄。胡天禾弔，任輿獨少佳兒；爲主考通線索者，張豫章、陳恂、嚴虞惇子姪皆中。胡任輿無子，但得居間錢耳。黄物有靈，叔璥豈真難弟。黄叔琳居間，中其弟。不閱文而專閱價，滿漢之巨室歡騰；變多讀而務多藏，南北之孤寒氣盡。取人如此，公論謂何？況夫數世長隨，擢居鼎貴；李蟠祖父皆作長隨。八旬老子，拔置清班。姜宸英年老。朝廷待彼，不爲薄矣；二君設心，何其謬哉！獨不念天聽若雷，神目如電。嚴虞惇撫床而囑，何偏值受命之辰；嚴初六日至李寓囑託，子姪皆中。黄夢麟餽參爲名，何必在赴宴之後。姜宸英赴宴後，差人至黄取參半觔，中其舅費士龍。龍門未啓，題目何以喧傳；蓝榜未懸，元魁何由預報。預報諸名分毫不爽。售關節於殺妻之凶犯，豈謂知人；王兆鳳本姓賈，高郵人，殺妻問罪，逃至京師，匿良鄉傅署中，李、姜屬意，中爲解元，冒北籍。寄耳目於舐痔之懷來，寧云擇侶。此番皆懷來縣錢安世把持。嗚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爲人；李蟠中狀元後，投拜内監鮑三老門下。不赴親喪，早已窺其短行。姜宸英親死不奔喪。身辱者心必喪，李。孝虧者忠必衰。姜。似此敗檢，貽玷清流。以禦魑魅，未足蔽彼厥辜；肆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輩進退不苟，死生惟命，務請尚方之劍，斬彼元兇；當路風聞既確，目擊又真，何惜彈劾之章，達諸天聽。不然，苟白簡之遲遲，致羣情之洶洶。一旦有義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於國門，或殺之於車下。四方聞之，恐笑士大夫之無人也。官卷之制。内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吏、禮二部司官、外官藩、臬以上、武官提、鎮以上之子孫，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另編官字號，每舉人進士十名派中官卷一名，副榜如之，邊省免。

春二月戊午朔。

左都御史裴徠度以前撫江西徇比虧空削籍，命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兼領總憲事。

上以江西倉糧虧空，從前之存七耀三，皆爲掩飾計，原任布政張楷、陳

安策扶同欺隱，令鎖解江西，交與查倉吏部右侍郎邁柱與徠度質審，各縣虧解官並解任聽訊。安策時官太僕卿。徠度字香山，山西曲沃人，以捐貢筮仕至總憲。本朝制，凡漢官內閣、六部、九卿及科道、吏、禮二部司官俱用科第出身，前江蘇巡撫宋犖以蔭生內陞冢宰，具疏辭，聖祖命赴任致仕。上加意作人，立賢無方，不拘成例也。

飭奉天府尹蔡珽前撫川多受餽遺，罰修永平城垣。免傅鼐發遣黑龍江，令至奉天察看珽行事以聞。

丁卯，上赴馬蘭峪謁陵，命順承郡王錫保、大學士富寧安留京總理事務。

准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命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淑德、前山東巡撫陳世倌、總督河道齊蘇勒、兩廣總督孔毓珣會同時夏踏勘江蘇河道，建立閘座，疏濬淤淺，以資灌溉宣洩。

興泉道陶範貪污被參，自經。令逮其子弟家人追贓，爲不俟審明、輕生爲子孫計者戒。

謫謝濟世，左中允姚三辰於阿爾泰軍前。

上諭：謝濟世參田文鏡各款，經滿漢大臣僉言事事皆虛。李紱曾奏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未幾振國又解赴京，不知李紱受何人指使。今謝濟世與李紱所奏符合，必有大奸大詐之人暗中指使，令朕有殺言官之名，若行嚴究，必株連多人，着革職發往阿爾泰効力。諸臣當秉公持正，是是非非，以永享昇平之福，其共勉之。又降諭：今日面加訓誨，諸臣惟姚三辰詞色神氣，不以朕言爲然，必係查嗣庭、汪景祺之同類。朕因浙江風俗頹壞，力加整頓，浙省之人，自應感激愧悔。乃姚三辰心術不端，全無儆懼之意。着寬免革職，令同謝濟世効力軍前，使習觀本朝兵制，練達邊遠地宜。濟世號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大學士張廷玉保舉，以檢討授御史。三辰號聖湖，浙江仁和人，康熙癸巳進士，後起用。濟世乾隆初亦復官。

己巳，上駐蹕琳河。

庚午，上謁祭三陵。

甲戌，上回宮。

督學貴州左贊善王奕仁請設義學，化導苗民，增入學數各一名，以示鼓舞。從之。

令自今八月二十七日先師孔子聖誕之期，三月十八日聖祖仁皇帝萬壽舊節，天下虔誠齋肅，禁止屠宰。

廣東巡撫楊文乾請開捐穀例，以裕積貯。

令江寧駐防滿兵如天津，鎮江設立水師。

處分江西科場案內職官，降巡撫汪漋爲光禄寺少卿，餘分別輕重，革罰有差，追主考私受牌坊銀兩，給本科舉人。

協理河南道山東道監察御史陳學海請直省錢糧火耗畫一，無分士民，以杜寄糧包攬。

各省每有紳衿火耗較輕者，故富民寄糧省費，紳衿遂有包攬之事。

四川威州黑虎、沙壩等寨番民愿入版圖，歲納蕎糧，以充兵儲。詔督撫多方撫綏。

浙江巡撫李衞劾在籍翰林院侍講學士戚麟祥搆僕潛通故禮部尚書蔡升元侍妾李氏，命衞案治之。

疏言：麟祥與故禮部尚書蔡升元同鄉，升元歿，遺妾李氏，被麟祥勾合升元長子應龍之僕朱二，暗約李氏踰牆挈貲連夜潛遁。麟祥遣心腹沈憲等接應，藏於僻地，竟與李氏成婚。應龍控告地方官，而麟祥直認作補房。查麟祥於升元係同鄉後輩，且曾爲升元館客，借勢走名，得至今日。即使伊妾情願媒嫁，亦不應越禮犯分。乃搆僕潛通，利其貲財，不顧名節。況浙江風俗澆漓敝壞，屢奉諭旨諄切，凡在紳士，尤當凜惕儆醒，而蔑禮貌法如此，乞將麟祥革職治罪，庶人心快而强横知儆也。麟祥號瓶谷，浙江德清人，康熙己丑進士。素通術數，丁酉主試江南，稱得士，且預定榜中人升沉，豈未暇身謀歟？後擬斬監候，應龍亦削籍。升元號方麓，壬戌狀元，其父少夢蔡升元狀元及第，因以自名。屢試童子不利，改名晟，得爲武生，仍以是名其子。升元得第後，曾進女於椒寢，爲士林所不齒，告假於家，十餘年始起用。至總憲，進尚書。六十一年春，葬親回籍卒。初以援例入學，屢請復此制，聖祖皆不從。

朝鮮歲貢。

浙江巡撫李衞劾罪謫監察御史程鑣逗遛未至軍前，聞赦私回。命衞案治之。

鑣於元年四月奉發軍前，至是回籍，供稱五月至崑都地方染病，遇牧羊人收留，飼以羊乳，得不死，因逗遛在彼，養病四年。聞赦思歸，復遇販煙人

附車進口云。

詔開濬陝西鄭、白渠龍洞，以溉灌醴泉、涇陽等處水田。

免故直隸總督趙弘燮應追贓私。

巡察湖廣吏科掌印給事中黎志遠差滿，命往江南與副總河靳治豫稽察工程錢糧，以防浮冒侵蝕。

令西安八旗官兵駐潼關。

春三月戊子朔。

以河清應瑞，命兵部右侍郎楊汝穀、左副都御史常泰致祭江南清口、河南武陟河神。

引見効力江南水利人員，特允浙江舉人沈玉岱、褚菊書入江南省分一體會考，榜後仍往辦水利。

引見保舉福建拔貢生藍鼎元，擢廣東普寧令。諭所在督撫酌題道府，以展其才。

癸巳，命禮部左侍郎唐執玉知貢舉，刑部尚書勵廷儀爲會試大總裁，左都御史兼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工部左侍郎史貽直爲副總裁。

飭奉天府尹蔡珽解任，速完城工，赴京質審。

珽與年羹堯互相傾排，而禍福倚伏，曾不旋踵。聞年羹堯賜自盡時，諸大臣咸在，羹堯遲回引決，欲一見天顔而死，珽獨厲叱之，勒令自裁，假公義以快私憤如此。

諭陝西提鎮揀選緑旗勇壯兵丁百名，移駐浙江，分撥各標，令其教習訓練浙兵。

上以浙江兵丁懦弱，弓馬生疏，故撥往訓練。果能約束教習有效，即拔補千、把。倘兵丁内有不愿往者，則招募以充其數，沿途皆給與資斧。

己亥，上躬耕耤田。

壬寅，上幸圓明園。

命吏部尚書查弼納、左侍郎查郎阿於會試翻譯後，考試八旗食糧舉人生員，甄別勸惰老邁，毋致虚糜。

令盛京五部司官與在京部員對調用。

命會試後吏部揀選舉人，九卿各舉所知舉人，公舉所知，引見擢用，務得猷守兼優之士，不必以親知避嫌。

上延攬賢俊，多用保舉，亦鑒於古鄉舉里選爲至善，而科目之虚文不如實行也，可謂意美而法良矣。

吏部尚書楊名時罷，以湖廣總督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爲吏部尚書，吏部右侍郎署江西巡撫邁柱爲湖廣總督。

令盛京參革犯法滿洲、蒙古、漢軍官員酌量歸旗，或安插各省八旗駐防，使不致生事滋擾，鑽營朋比，敗壞風俗。

會試舉人奏謝改期，及天寒遣重臣加意供給。上諭曉之。

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白潢以撫江西時擅裁經制稅銀奪秩。

以閒散宗室賜親王品級食俸廣禄襲封和碩裕親王，命禮部添註於金册。

詹事府正詹事陳萬策在籍擅令有司平糶，没其貲産，散給窮民，降爲檢討。

上諭：丁士傑身爲提督，乃曲意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視之，私自借人輕用，又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奏聞，着交部嚴察議奏。候選州同李遵於聖祖忌辰演戲，大干法紀，陳萬策始則説與知縣，令其究問，又令其姑緩，甚屬多事，情弊顯然。陳萬策强令地方官平糶，又查問倉穀數目，又煽惑鄉保具呈，無非恐嚇地方官員，博鄉人之感頌。陳萬策既欲加惠鄉里，着福建督撫將伊所有家産貲財換易米穀，散給伊本地窮民。萬策主試浙江，允便道歸里，假提督儀仗祀祖，而天聽已在兹，蓋密摺奏事則無不上聞。往例科道及職守大臣始得言事，今凡引見各官，下及舉貢生員，必有條奏，以觀其才識，上之明目達聰也至矣。士傑亦黜罷。

閏三月丁巳朔。

勅署安徽布政使兩淮巡鹽學士噶爾泰疏濬上江河流所用錢糧令巡撫魏廷珍賠補歸庫，爲膜視利弊者戒。

復外戚倫布一等公爵，追封故都統賴塔爲一等公，以孫博爾屯襲。

革太常寺少卿吴隆元職。

隆元字炳儀，號易齋，浙江歸安人，甲戌進士。以奏章草率，袒護科甲，且係隆、年力薦人，其不罷任者恐反得自已也。未幾於嚴鴻逵案内敗。

改貴州平溪、清浪一衛爲縣，曰玉屏、清溪，隸思州。移湖南靖州之天柱縣屬黎平。

復設威遠府、鎮沅府，隸雲南。宣威州、恩樂縣，屬鎮沅。會澤縣，附郭東川府。

改四川建昌衛爲寧遠府，設西昌、冕寧、鹽源三縣，移遵義之會理州並隸之。

改廣西泗城土知府爲流官，移思恩之西林隸之。復設南丹、那地二州，屬慶遠。

令抽撥福建兵丁更迭防守臺灣。

是月，命督撫駐劄之地建龍神廟。

秋九月甲寅朔。

改武會試以二十七日爲頭場。

兵部奏，天下應試武舉一千六百餘人，較上科將少二千人。故改期俟其續到。

設駐防德州八旗官兵。

《縉紳》列於青州，或(青)〔德〕州之譌。舊制京城外十二城及山東德州等四城皆設防守尉，分駐八旗兵。又或增德州之數而統以大員歟？俟考定。

設廣西右江總兵官，轄思恩協新設安隆、上林等營，駐泗城府。

左江源出貴州都匀，右江源出雲南曲靖。二水至南寧城西合爲一，流入橫江，一名欝江，即古夜郎豚水，下達交趾。粵西恃二江爲險阻。禁天下軍民埋藏金銀。

不遵旨事發及被人偷掘者，皆入官，充地方賑卹之用。上自即位以來，惟鴻臚寺卿李鳳翥奏迎神賽會男女嬉遊煙火燈碾酒船有禁，准兵部右侍郎牛鈕奏，民間穿用八團紗緞及上用內造字樣有禁，婦女入廟燒香有禁，學習拳棒有禁，鬬鷄鵪鶉秋蟲有禁，以抑浮澆而崇節儉，意至厚也。未及詳載。

改貴州威寧府爲州，所屬大定爲府，轄平遠、黔西、威寧三州，畢節一縣。

改四川遵義府歸貴州，貴州永寧縣歸四川敘州，以軍糧同知駐轄之。

築西寧邊外西大通、白塔川、測免三地城垣，設一鎮兩營，以固西陲。

工部右侍郎申大成請貴州軍田每畝上稅五錢，報司給契，與民田一體買賣。

黎平改設總兵，鎮撫苗彝。

改臺灣學政事務歸巡察御史。

往制廈臺道攝學政事，上以道員事煩，改歸巡臺漢御史。

再以黃銅、賭博、宰牛三禁爲念切民生，重農惜用至意，曉示天下。令嗣後諭旨，內外諸臣皆當記載，地方官刊布通知。

雲貴總督鄂爾泰奏江南水利事宜，優旨褒美，章下所司。

疏言：皇上命臣胞兄鄂禮同往協辦江南水利，誠恐鄂禮才具少軟，不能決擇。據臣所見，冒昧陳奏。按劉河、白茆河奉旨開濬，此湖海二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郡城，內外交資不及。今大加疏瀹，日久湮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佔已久，故址尚存。揚州之邵伯、高寶，直達淮安。此一帶稍遇水大，一望汪洋。若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亙三百里，往往黃、淮、湖一時匯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一遇水勢泛溢，多被冲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安。若鎮江之漕河，一至冬月，輓運艱難，每年挑濬隨淤，以致起旱盤壩，公私交困。向例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更兼奸胥蠹役地棍人等借名洒派，脚役驢户人等勒索高價，因以爲利，樂其堵塞，不樂疏通。凡有可比陽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至於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佔堵塞，應飭有司盡行疏通。但河路甚多，帑金勢難徧給。其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俾瀕河兩岸居民各浚其半。其在港內不臨河者，量爲協助，鰥寡孤獨悉以攸免。至無民居之地，或需拆物砌岸等工，勸令紳衿富户輿賈趁商量力捐輸，毋許納派。臣自任江南，私心耿耿，適蒙聖主軫念及此，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云云。上諭：覽鄂爾泰所言江南水利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越職之事，而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既有見聞，即當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實爲盡職，非越職也。如孔毓珣經過鳳陽，即以水利情形奏聞，朕甚嘉之。鄂爾泰所奏，著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陳世倌、鄂禮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諭核查各省恩詔賞給民婦粟帛浮冒侵蝕官民。

時各省官吏多以侵蝕獲罪，上疑奏報皆不實，小民恐未霑恩，故是命。

禮臣彙請錫諸王公妃、夫人册命誥封。

冬十月癸未朔。

禮部請萬壽升殿受朝賀，命停止慶賀筵宴。

增王公及大小官員居家帽頂之制，以別等威，頒賜在京王公三品以上官。

免浙江嘉、湖二府正額餉糧八萬七千二百八十餘兩，永著爲令。給杭、寧九

府額徵銀十萬兩，益各官養廉費。定四川錢糧耗羨加三，革除一切供應陋規，以甦民困。

上諭：朕御極以來，本欲將各省耗羨悉爲革除，因廣爲諮詢，知府縣實有不得已之用度，若將耗羨盡行禁止，在廉謹之員實難支持，而貪污不肖之徒必有恣意苛索之事，百姓轉受其累，惟於火耗過重之員重治其罪而已。查各省耗羨最輕者莫如浙江，每兩不過五六分，地方官以不能敷用爲苦。各省賦稅，如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每府多至數十萬。蓋始於明初洪武時，四府之人爲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富民之田爲官，按私租爲稅額，夫員同之，罪在士誠一人，而乃歸咎於百姓，此洪武之刻政也。明二百餘年裁減不一，我朝亦照例徵收軍需經費，未便遽然裁減，雍正三年，朕仰體皇考寬賦之聖心，將蘇、松額徵浮糧豁免。因浙江風俗澆漓，不便啓其望恩倖澤之心。今浙俗漸次轉移，可望改行遷善。查嘉興額徵銀四十七萬九千二百餘兩，湖州額徵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著各減十分之一，永以爲例。至是浙江省各官養廉之資，以通省計之，耗羨僅十四萬兩。督撫、將軍、副都統、學政、藩臬、道府、同知、州縣等官共一百二十餘員，用公度費，取資於此不足支應，除嘉、湖二府外，著將杭州、寧波等九府額徵銀二百五萬，按十分之一內存一半計算，得銀十萬兩，賞給各官養廉。合之州縣耗羨，則有二十四萬兩。以雍正六年爲始，令督撫酌量分給各官。倘官民負朕愛憐之苦心，仍作奸犯科，隱糧逋賦，及侵漁國帑，剥削民膏者，天理國法，俱難寬容。又四川錢糧甚少，官員用度供應皆出里民。岳鍾琪、憲德奏稱，將通省羨耗定爲加三，革去里民一切供應陋規，從前貪吏有加至五六者，既革除陋規，則加三實減耗，非加耗，將來地畝開墾，自可次第減裁等語。朕恩及於官民，務使上下相安，姑且令行，諭衆知之。養廉之制，督撫歲一萬至四萬兩，藩臬歲六千至八千兩，道員歲四五千兩，以及府州縣官，皆以地方之煩簡，贏羨之多寡爲等差，而教職與州縣佐貳雜亦均有波及焉。張士誠據蘇時，待民甚寬厚，及明太祖以蘇、松等處負固，加賦以困之，益思張王，立廟虔奉之。會見張相國英《竹枝詞》：「寒食由來傳施食，諸神盡向虎邱行。招魂四六何人作，笑殺頭名張士誠。」可知已。又張符驥《依歸草》載，海陵有醃魚販蘇者寓神廟，夢神告曰：吾思故鄉，請朝獲倍利。欲舟載神像歸，蘇人不從，乃另塑送回，供奉泰山墩佛宇。其靈異如此。

彝陵總兵杜森奏，父呈源前從征吴逆捐軀赴難，乞賜贈卹入忠義祠。

呈源，陝西寧夏人，昔爲寧夏鎮標千總，隨勇略將軍趙良棟進剿吴三桂，守建昌，衝鋒陣亡。與今古北口提督揚鯤父光裕同難，鯤已先奉請得允。

令嗣後各省鄉試同考試官，調鄰省在籍進士、舉人充任，不用州縣職官。

復設四川管理驛傳鹽茶僉事，駐省城。

國初以地方事簡裁缺，令臬司兼攝之。

令兵丁不得拔補本營千、把。

多羅貝勒延信有罪革爵，發宗人府會刑部勘問。

刑部審奏：延信與阿其那、塞思黑、蘇魯、阿靈阿、拉錫、普啓等結成惡黨，聖祖令往防守藏地，託病規避。伊鑽營年羹堯代題捏飾，乃蒙寬宥，恩封公爵。皇上即位，授爲將軍，歷封貝勒。不思報恩，反因惡黨治罪，心懷怨望。所行不法，其大不敬之罪四，私結朋黨之罪七，欺誑亂政、違誤軍機、侵蝕帑銀等罪九。經諸王大臣審明，擬斬立決，恩寬誅戮。繼大學士富銀安將伊家藏逆婦王氏大逆不道之字、黄粧緞被、八團繡補服並天下官兵馬匹船隻數目查出，奉旨再交刑部審訊。據王氏供，雍正四年，延信訪知伊等，遣領催僧保帶領伊子阿林那往，問以時事。王氏先與徒弟孫明性商謀大逆不道之言，即答以過了雍正四年就該大亂，五年三月就有應驗，延信根基深，取了天下就保住國家太平了。延信即給與衣服，又給銀修土窖，令伊等居住。據阿林那、僧保所供皆同，並將王氏解説之語告訴延信，令其收藏候驗等語。據延信供稱，這是王氏誇獎我的話，我已是被孫道士哄了。所説的話在我家裏搜出，這就是我的死罪了。再天下官兵馬匹船隻數目是從原任巡撫圖理琛處鈔寫是實。黄粧緞被、八團繡金補服俱是我買的，這都是我的罪死，有何辯處等語。應將延信凌遲處死。其子阿林那、揆舉英及年十六歲以上子孫按律擬斬立決，其年十五歲以下及正犯之妻女等查明入辛者庫，財産入官。王氏照大逆凌遲處死。其子來文中途病故，無庸議。孫明性於定興病故，應請戮屍。其延信、圖理琛所藏天下兵馬等數目，追取銷燬可也。奉旨：阿林那、王氏立斬，孫明性戮屍梟示，延信及阿林那之子孫俱入顯親王辛者庫，王氏、孫明性之家屬給付功臣家爲奴。延信暫與隆科多圈禁。延、隆後皆斃於監所。延信，太宗之曾孫，前聖祖上諭云親伯之

孫，則本朝嗣統皆未立長，顯親王亦太宗之文孫，或同出一支歟。

總督河道齊蘇勒報泗、虹、桃、宿等處沿湖新淤地二萬二千餘頃，應升科銀二萬八千餘兩。上以川澤感應，遣官致祭河源龍王諸神。

辛亥，上萬壽五旬聖節。

冬十有一月壬子朔。

甲寅，祭三皇廟。

命内外文武諸臣各舉本籍一人，以備簡用。

上諭：京官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副將以上，旗員參領以上，每人各保舉本籍一人。文職、武職亦許互保。不論現任補選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山林隱逸之士，有爲有守、品行才具足備國家之用者，各密封奏摺，不得懷私濫舉。觀所舉之人，即可知舉人者心術公私，識見明昧，不使諸臣得以行私也。

授浙江巡撫李衛爲總督兼理巡撫巡鹽事，浙閩總督高其倬專制福建。

尋以衛弭盜安民爲諸撫臣之冠，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理江南、江蘇巡撫所屬捕盜事務，鄉士亦在所蒞。田文鏡兼轄山東，稱河東總督。衛字又玠，江南徐州人，丁酉捐授户部員外。與同部郎中錢塘王璣、武進謝旻爲上在藩邸所知，皆致大僚。文鏡亦侍上於藩邸，而與衛相水火。文鏡奉天正黄旗人，以苛刻繩屬員，己無子，壻專横用事。且上禁賭博則奏河南獨無，上勤賑卹則報豐收。如蘭陽水旱八年，人民逃散，致婦女應有司追比，而匿不以聞。十年卒於官，今上登極，明詔罪其隱災不報，爲害地方，幸伊早死，得全要領。若衛始以寬容和緩見稱，所劾虧空寥寥，蓋代爲彌補，以免禍及身家。迨母喪留任，委用益專，遂事苛虐，作威福，遷卒四布，以興大獄。探聞江寧風鑑張某許江都鹽商程漢瞻富貴，又薦其徒書有代爲安插語，遂指爲逆謀。搜其旅邸，得歷相留驗底本，由是牽連五省之人。上令果親王密往案治，皆從寬典，而江蘇按察使馬世炘、總督中軍副將王英皆以代漢瞻鑽營得罪。英憤懣暴卒於法堂，總督范時繹逮問，以勳臣後免死，漢瞻流徙，得揩贖留京師。緣漢瞻欲投拜衛爲門生，衛索銀二萬金，乃以二千金贊見時繹，時繹受之，遂因私憾啓大禍，十年，總督直隸，乾隆三年卒，謚敏達。時繹繼起河北總督，内拜工部尚書。

烏斯藏部落波羅鼐等搆兵，命左都御史兼吏部左侍郎查郎阿、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兼王府長史邁禄統兵前往安輯。晉郎阿吏部尚書，禄正黄旗滿洲副都統。

上諭：現今西藏玻羅鼐帶兵來報康濟鼐之仇，阿拉布已帶兵彼此成隙，戰鬬相持，爲此大臣領兵前去安頓料理。曾經繕寫諭旨頒給達賴喇嘛，俟來年青草發萌時，所派兵丁跟隨大臣進藏，派西安滿兵四百名隨大臣前去。命散秩大臣品級之鑾儀衛使周瑛統四川緑騎兵、西寧總兵周開捷統陝西緑騎兵，總督鄂爾泰派總兵一員，副將一員統雲南緑騎兵，内留一員剳駐叉木多。其陝西、四川、雲南兵丁俱聽周瑛管轄，承領到藏，令查郎阿總管。賞瑛銀四千兩，開捷並雲南所派之總兵各營三千兩，副將各銀一千兩，參將各銀五百兩，遊擊以下酌議富足賞給，以免困乏。郎阿號松莊，滿洲人，乾隆初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此行所得藏寶甚多，私爲己有，十一年跡露，詔籍以入官，亦免相。

命太子太傅、一等侯、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富寧安赴陝措置軍興事宜，攝西安將軍事。

辛卯，冬至，上祀天於圜丘。

先期禮部奏請定例冬至次日百官慶賀，命停止一次。

令嗣後外官告病回籍請愿起用者仍復原官。

成例，京官因病告假者，病愈仍以原官補用，外官即休致。上惜人才淪棄至意，亦以杜規避之端也。

以張慶麟襲職漢天師。

令嗣後沿海革職守備、千、把籍係本省者，派往山東、河南等省入伍食糧，以免在籍生事。副將以下請旨。

叙剿撫黑倮野功，給雲貴總督鄂爾泰世襲阿達哈哈番。

雲貴威遠有黑倮，以打牲刦殺爲活。新平江外有野倮，亦以搶擄爲事。威遠賊首札鐵匠、新平賊首李有疊各率衆刦搶，總督鄂爾泰命臨沅總兵孫弘本、督標游擊李化龍征剿，生擒倮賊六十人，殺戮賊衆九百四十二人，斬首三百八十四人，安插男女一百八十口。擒獲札鐵匠，其餘各番俱投誠安插。論功進弘本都督同知。打牲西番盜邊之别名。爾泰號毅菴，滿洲鑲藍旗人，己卯京闈與成文、蔣廷錫皆出行唐令泰興己未進士張玉履之門。官内務府郎中。上登極，擢江蘇布政使。在任以振興文教爲先，如釐定文廟

祭器，優禮書院士子，而清風亮節，表率百僚。至開濬蘇松河道，捐俸以助積貯，利賴尤多。及撫雲南，值用兵，上以署總督楊名時書生，令爾泰代其事。乃剿撫苗彝，安定地方，開苗疆，植郡邑，可謂文武兼全。素善病，而蹇蹇匪躬，希風古人。當在蘇時，松江教授郭嗣齡文行表士林，嘗呼先生而不名，郭高不見之，鄂益惓惓致殷勤，其生平可知矣。十年，加少保，拜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世襲一等伯，加十二級。噶爾丹側楞侵哈密，拜平郡王富彭爲定邊大將軍征之，命爾泰爲巡邊經略，賜尚正。位望隆重，一時無匹。兄鄂禮，弟鄂爾奇，子鄂容安，姪鄂昌、鄂敏等先後顯於朝列。爾奇字季五，康熙壬辰進士，十年，至户部尚書。容安雍正癸丑進士。

飭在籍守制翰林院侍讀前督學四川廖賡謨出貲十萬兩，助正定城工、蘇松河道之用。

令直省督撫歷年所奉諭旨繕録成册，每日觀覽，交代時傳與後官。

十一年集後前所頒諭旨刊刻成書，布諸天下。後每年續增爲制。

庚午，先朝貴人白氏薨。

江蘇巡撫陳時夏請開興修水利捐納例。不報。

丙子，起送先朝榮妃白貴人金棺至妃衙門。

榮妃未詳薨時。先朝四妃，惟宜妃無恙，就養恒親王府。八年薨。

雲南巡撫朱綱劾前署撫楊名時徇比虧空，削籍逮問。

改湖南永順單民宣慰土司爲府，設流官，轄新設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四縣。

賜原土司彭肇槐參將職，世襲拖沙喇哈番，賞銀一萬兩，入祖籍江西。

龍山等邑皆改宣慰長官土司爲縣。

令欽天監，凡國家忌辰齋祀之日，不註民間嫁娶祭祀於時憲書。

冬十有二月壬午朔。

乙酉，葬榮妃白貴人。

以征苗功，擢黎平守張廣泗爲貴州按察使。

以河南總督田文鏡弭盜有功，停巡察御史，江南尋亦省。

以通政司使兼太常寺卿孫柱爲刑部左侍郎，詹事府正詹事留保爲通政司使。

考試新科武進士，分别録用。

吏部尚書前署湖廣總督傅敏剿花苗有功，交部議叙。

以疏慢職守，削公品級護守景陵宗室廣善爵爲閒散章京，革總理陵寢事務大學士蕭永藻職，以都統宗室佛倫代之。

命給事中高維新、馬維翰、英濤、吴鳴虞往四川，會同四道丈量地畝分派開墾。

禮部進元旦升殿慶賀禮儀，命皇后前停止行禮。

以監察御史性貴爲大理寺卿。

貴後作桂，滿洲正藍旗人，十年至兵部尚書，總督漕運。

督理江寧、杭州織造曹頫、孫文成並罷。

文成在任二十餘年，頫之祖□□與伯寅相繼爲織造將四十年。寅字子清，號荔軒，奉天旗人，有詩才，頗擅風雅。母爲聖祖保母，二女皆爲王妃。及卒，子顒嗣其職。顒又卒，令頫補其缺，以養兩世孀婦。因虧空罷任，封其家貲，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之惻然。寅演《琵琶傳奇》，用蔡文姬故事，以正伯喈之誣。内裝潢魏武之休美，或謂其因同姓，然是舉實阿瞞一生好義處。又演明末米脂令邊大綬與陝撫汪喬年掘李自成先塚所紀《虎口餘生》，將一時人物備列，表忠義而褫叛逆，可敦風教。並附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卒，詔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予謚典，蔭一子入監讀書。

詔天下選拔生員入太學更例六年一次舉行。

以禮部侍郎唐執玉爲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錢以塏爲禮部右侍郎。

改吴淞海岸土塘爲石工。

赦李紱死罪，妻子財産免入官，令至纂修八旗志書館効力。

刑部奏審紱貪污不法欺罔之罪二十有一條。如蠻僮莫東旺之案，不行早結，以致刦獄。廣西侵占州地擅奪民房之逆賊羅又剛，並不早除，遲誤軍機，以致文剛脱逃等罪。俱坐斬立決。上以紱既悔過認罪，情詞懇切，且學問甚優，特從寬典。十三年，今上登極，復紱官户部侍郎。首所建白，則並禁民間用紅白銅器。按黄銅之禁，御史勒因特條奏啓之，而諸臣喋喋，以期順承，豈料今上即弛其禁歟。

禁旗員外任擅將子弟十八歲以上者隨行，並捐納驛丞、典史官，以圖規避

廢業。

以漢軍衆多，諭管旗都統酌議佐領，毋致閒散。

直隸布政使張適、按察使魏定國有罪斥罷聽勘。

上諭：朕待内外大小臣工，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而爲臣者，尚忍以僞妄欺詐待朕，實可寒心。宜兆熊乃旗下無能之人，因其忠厚，聖祖擢用至福州將軍。及朕即位，畀以畿輔節制之任，訓誡再三，宥其過愆，朕恩尚可負乎？劉師恕向來過失多端，屢經敗露，其人尚小心謹慎，且年力精壯，是以令其協助直督事，朕恩尚可負乎？張適係獲罪之人，且虧空錢糧，朕念伊祖張玉書在聖祖時効力多年，而伊之過犯，大約由年羹堯挾制，於是赦其罪愆，用爲直隸布政使，朕恩尚可負乎？魏定國由知州擢杭州知府，見朕假作淳謹，又經傅敏、法海力薦，是以用爲直隸按察使，推恩及於其父，朕恩尚可負乎？曾逢聖實係市井光棍，鑽營而至大名府事，被參虧空，朕令曉諭地方，若有受害被屈之人，准其控告。而張適將控告之秀才夾訊斃命，以箝衆人之口，宜兆熊、劉師恕若罔聞知。魏定國專司刑名，而一任張適恣意妄行，置身事外。魏定國居心行事，非沽取虚譽，即傅敏、法海袒護科甲而保薦也。張適、魏定國著解任。令傅敏、史貽直將曾逢祖各案秉公嚴審究擬，不得徇隱取罪。敏等審擬，皆罪斬，籍其資財償虧空。上諭：原大學士張玉書一生勤慎，効力多年，伊孫張適從寬免死，發回原籍，地方官嚴加管束。令出銀一千兩，給付生員寶相可之家。魏定國奸險狡獪，罪本不可追，但既寬張適，定國亦從寬免死，發黑龍江當差。未幾，宜兆熊、劉師恕皆免，傅敏削職，明詔申斥。敏以藩邸之人，因其教阿哥讀書尚屬謹慎，加特恩由革退翰林擢用至大臣，深加信任，乃伊署浙撫時，竟庇護大奸大惡之佟吉圖，通同欺隱，甚屬可惡。後名福敏，官再起。十年，以左都御史協理大學士事。今上登極，大拜。師恕號艾堂，江南寶應人，前兵部督捕侍郎國黻子。庚辰第進士，點庶常，方弱冠，聖祖命回籍讀書十年，再赴京。後亦再起福建觀風整俗使，進内閣學士。乾隆初，以侍郎同劉於義協署陝督事。七月淮陽大水，高、寶士民挾賑，内有師恕族人，遂因此削籍。定國號慎齋，江西廣昌人，康熙丙午進士。乾隆元年赦還，官至安徽巡撫。適字叔度，罷歸居常州。乾隆十一年，以田土與丹陽賀姓相角，巡撫陳大受准適取贖。及轉撫福建，命滿侍衛安寧署撫事，盡反所爲，劾適恃富而横，旨令查其家産，竟没入官，適病卒於獄。十三年，江南米價昂貴，蘇耆籲請平價，觸寧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斃杖下。及後奉旨枷責，只餘六人，原寧放米出洋，暗受其賄，樂米貴，商船始來，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相傳今上十六年南巡，適母史氏見太后訴其困苦，詔歸故産云。

雍正六年歲在戊申。

春正月壬子朔。

上御殿受朝賀。

甲子，上幸圓明園。

令江濱新漲地畝争訟不決者入官，招民墾種，所獲歸常平倉。

江州漲坍無常，民易争奪，動至殺人，有訟獄數十年不決者。江蘇巡撫陳時夏請行之。

定世僕之制。

漢人契買及投靠招配婢女之僕，照滿洲例嚴定主僕名分，將文契赴地方官用印。庶民之家不許存養良家男女爲奴僕，違者杖一百，即放從良。其已經贖身而不依主豢養者，本親及子孫見主仍存主僕之分。至小户附大户之村佃種大户之田者，本係良人，不得拘世僕之例。從安徽巡撫魏廷珍條奏也。

春二月壬午朔。

建風神廟於京師。

朝鮮歲貢，詔永減常貢米六十石，以卹遠人。

往例每年貢米百石，以供祭祀之用。今以該國路程遥遠，運送匪易，減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止貢江米四十石。永著爲令。

户部尚書署兩江總督范時繹題，兩淮商人於丙午綱捐銀三十萬兩，開修五塘、串場等河。

上諭：兩淮商人感戴朕恩，急公念切，將正項及帶銷銀兩全完，又捐銀數十萬，辦理地方公事，甚屬可嘉。今又公捐以佐公費，朕聞之心甚不忍。或係伊等實心踴躍以報國恩，或係大臣地方官授意而有此舉，著詢問真情，呈報該督，再行請旨。串場河始於康熙二十四年，聖祖南巡，高郵士民郭天祚等叩閽請開復，以洩六壩之水，由范公堤入海。前後以按察使于成龍、侍郎孫在豐爲下河副總河治其事。但河由高郵運河東注於海，中有湖横截數

十里，於湖中挑築兩岸，使所注水夾流其中，不致散漫入湖，以分上河黃、淮、湖之壅漲，工巨而費大，久之報罷。乾隆十年復奉旨成其事，總督尹繼善復請下河田畝如江濱挑築圩岸，以爲捍禦，由是澤國變爲膏腴，食利無窮矣。揚之鹽商輕財好義，最賢者爲汪應庚、宋上章，如植萬松，構亭臺於平山堂，以成名勝，與同輩復梅花嶺故址，建書院以課養士子，修蕭子祠墓，每年設藥局以濟貧，皆身先之。十年各邑買稻積貯，皆分派富户任之，江都當二萬，以一人代辦，合邑若不知有此事者。十二年朝命特授光禄寺少卿以旌之。乾隆二年又獨力鼎建府縣兩學宫，費五萬餘金，又捐銀萬二千兩置田以供後日修理。其所餘助士子鄉會應試，遠近尤稱異。若琳宫梵宇，求其一文施捨不得也。子起守寧波，亦多惠政。昔范文正宰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築堤跨通、泰、海三州海濱，長數百里，利賴無窮，名范公堤。追復一等公鄂拜爵，以孫大福襲。

上諭：昔聖祖皇帝稱鄂拜功大，勞績甚多，但因罪重，不得已將伊等治罪。伊之孫達禮善，朕甚欲施恩培植，但其人甚庸，行止不端，故時時降旨憐憫之。朕數年來，惟聞鄂拜甚是僭妄，擅權作威，無人臣禮，而未悉知伊之功勞。昨因大福引見，朕始知其人可用，及閱《世祖皇帝實録》，見鄂拜功勞超卓之處甚多。五十二年，聖祖特旨查明鄂拜之子孫，施恩賞給頭等阿思哈尼哈番。皇考既已施恩，將鄂拜之罪寬宥，應將鄂拜所得之一等公復行賞給，著大福承襲，授爲散秩大臣。鄂拜著諭祭一次。其施恩立碑之處，該部查例奏。鄂拜即見前之鰲拜，聖祖踐祚，拜居輔孤四臣之例，後以擅權處死。乾隆初續封四輔遏必隆孫訥親爲一等果毅公，因孝昭皇后戚屬，或亦追念也。

兵部尚書何天培罷，以吏部左侍郎嵇曾筠爲兵部尚書，仍留辦副總河事。户部左侍郎史貽直爲吏部左侍郎，刑部額外侍郎何世瑛爲户部左侍郎。

甲午，天下守土官始行歲祀關聖大帝禮。

督學山西翰林院編修勵宗萬請每府試竣，即以舉黜優劣報部，以杜奉行不力。令通行直省。

勅部院、督撫、提鎮密封副本揭帖咨呈，以防露洩。

宥法海斬罪，發往插漢拖徽効力水利工程。

上諭：法海原係革職發往軍臺効力之人，伊到軍前，並無出力之處，惟極力鑽營，阿附允禵，自謂有所倚庇，輒敢擅自回京，又有種種不法之處，本應按律正法。今從寬發往插漢拖徽，交與通智、單疇書管轄，聽其差委，在水利處効力，一切事宜無許干預。如仍不實心任事，狂妄虚詐，通智、單疇書即行參奏。八年，召海回京，護守景陵，卒。插漢拖徽寧夏地，後設縣名新渠，尋省。

兵部奏，省武舉應停會試。諭以士習澆漓不干武途，照舊舉行。

疎言：文武互試，恐浙江文舉就試武科。上以文生難習武技，況浙省文有餘而武不足，毫無不便之處。

再定捐納貢監學臣約束之制。

應行衙革事屬督撫者，地方官申報督撫轉咨學政；事屬學政者，地方官申報學政轉咨督撫，使各有約束之責。

賜揀選江南舉人陳大龍進士，一體殿試。

勅查州縣隱匿稅課。從前多收，免其究追。

往例，民間買當田房，赴本州縣納稅印契，課無定額，有司多私飽。此後用布政司契尾過户納糧，以杜隱漏，稅銀解藩庫。從河南永寧令趙國用所條奏。

復設河北參政，轄彰德、衛輝、懷慶等，理河務兵備，駐武陟。

四川烏蒙土知府禄萬鍾叛，雲貴總督鄂爾泰會兵襲擊，大敗之，萬鍾詣川陝軍門降。詔與鎮雄土知府隴慶侯解赴滇督，治勾通作逆罪。改鎮雄爲州，設流官，隸雲南。

上諭：征剿烏蒙，搗其巢穴，係雲貴官兵奮勇，總督鄂爾泰調度之功。然非川陝總督岳鍾琪將晃山、涼山等處不法之番彝剿撫，去其犄角之勢，則雲貴官兵亦不能成功如是之速。白女底禄未甲敢於抗拒官兵，鄂爾泰屢遣禄鼎坤招撫禄萬鍾，而萬鍾不就撫，及勢窮又至岳鍾琪軍前投到，欲以巧脱重罪，甚屬狡詐，著解往雲南質審。白女底禄未甲擒獲之時，亦著解往雲南質審具奏。又諭：四川土司隴慶侯向與禄未甲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著解送雲南審結，鎮雄地方改爲流官。涼山爲烏蒙，高廣百餘里，土人夏月於此納涼，故名。

嚴經承庫吏責成。

上諭：州縣錢糧之虧空，不出侵欺、挪移二項，經手之經承自無不知。

不稟阻而慫恿，以便作奸分肥，迨至本官監追，而經承反悠游事外。朕意凡州縣官到任，先揀選殷實老成吏胥一人，以充錢糧總吏，通詳報部。凡徵收即令隨徵報解，不得存留。承辦五年無虧空者，將總吏咨部，以九品雜職用。如本部少有虧空，該總吏力行稟阻不聽，許赴司院呈明免罪。若該吏不行稟阻，致本官以虧空糾參，即將經承一同監追，罪減本官一等。其如何詳察定議之處，九卿會議具奏。

令有罪解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之犯，仍生事被人毆斃，將下手之人分別減等治罪。

輔國公阿布蘭有罪削爵，圈禁於家。

宗人府奏，隆科多向阿布蘭將王牒清底要求收藏，上謂不知是何意見，布蘭革爵，其情由飭隆科多回奏。

以蔡珽之奸詐曉示在廷。

上諭：從前朕用岳鍾琪爲陝西總督，蔡珽奏岳鍾琪不可深信，朕諭之曰，岳鍾琪之父素與年羹堯不合，岳鍾琪受國家厚恩，赤心報効，斷無違背君父而有瞻顧游移之理。及岳鍾琪到京，則甚稱蔡珽。此時蔡珽諸事尚未敗露，是以未將蔡珽讒諂之處向岳鍾琪明言。年羹堯用兵之時，蔡珽應運糧餉，年羹堯欲借此陷害之，故意將岳鍾琪所統之兵紆道往來調遣，使蔡珽轉運不及，而岳鍾琪則予中設法周全，即此岳鍾琪有大功於蔡珽，而蔡珽不應以讒言報之也。至於平定青海，實係岳鍾琪之功，年羹堯不過坐鎮指揮而已。岳鍾琪進京過保定時，蔡珽向伊言，怡親王甚惱，傅鼐囑伊留心。以此無稽荒謬之言，不過欲惶惑岳鍾琪之心，使其茫無定見，得過於朕前，以實其前言也。蔡珽詐僞彰露之後，朕面加詰問，乃仍敢於欺罔，堅不承認。岳鍾琪奏願與伊面質，朕批示岳鍾琪曰：以朕股肱重臣，豈肯令與市井小人質對，所奏朕已知之。今繼舒來京與伊面質，理屈詞窮，自認不諱。似此大奸大詐，負國負恩，內閣九卿可將此旨宣諭之。其前後議罪，彙爲一本，定擬奏。會議，珽罪斬監候，命俟四川案件案結日請旨。

夏四月丁亥朔。

上時享於太廟。

戊子，策試天下中式貢生彭啓豐等二百二十五人於太和殿，賜殿試中式貢士彭啓豐、鄧啓元、馬宏琦進士及第，鄒一桂等出身有差。

飭在籍刑科掌印給事中前督學山東陳沂震捐銀三十萬兩，修築松江海塘。

上以沂震前任山東學政受賄，又貪緣撫臣李樹德保題留任三年，因年已老，令監其子追比。沂震號猶亭，江南吳江人，庚辰進士，未幾憂悸卒。

康熙中凡任學政而操守欠清廉，率派修城治河以懲之，此例也。

吏部尚書查弼納降罷，仍理兵部尚書事。以左都御吏傅敏爲吏部尚書，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爲左都御史。

弼納保舉部屬効力水利，濫舉故罪臣赫壽與兵部郎中舒申，忤旨降五級。按是時文淵閣大學士嵩祝已去位，兵部尚書孫柱已大拜，皆未詳其時事。

擢揀選教職孝廉方正廣東海康舉人陳居隆爲工部都水司主事，仍准會試。

揀選各省舉人鹿啓、周頤元等三百餘人爲學正、教諭官，撫臣以次銓補。

上諭：向來教職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訓爲事，朕屢降諭旨，而積習如故。因於爾等下第舉人中，擇其文理明通者命往，務須勉力供職，六年之內，果有成效，督撫題薦，朕格外加恩，如仍前怠惰，一經題參，朕不姑容。繼准條奏，教官月課諸生一次，一次不到責懲，三次不到除名。人命失盜，雖兄弟不同居時不得爲苦主失主。每年取具並無欠糧事訟，五人互結，上之學正。所以嚴束士子者至矣，端士習，正人心，舍是蔑由也。

令條奏各官曾經發議允行者吏部記檔，後因事被參，將建言之處寫簽本內進呈，酌量寬減，使人受敢言之效，共知勗勉。

詔直省州縣教職等官保舉貢生、生員引見擢用。

上諭：朕即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盡朕心力。因念學校以養育人才，爰命學臣保舉賢能，並聞於朝。乃直省學臣草率塞責，不得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義，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體達用之人？著州縣會同教官，將府州縣學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能辦事，而文理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僻遠小學實無可舉者，知縣教官具結，該督撫查奏。朕舉此曠典，所以斥浮華而資實用，州縣教官尚敢輕忽濫舉，照溺職革職，徇情受賄則加倍治罪。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佐領亦具結令該部統彙奏。各項保舉於八年八月皆停，以舉多非其人，殊負旁求至意。是舉，江邑與選者管弘進，引見

授縣丞。

停軍政舉劾千把。

優者隨時拔補，劣者咨部斥革，使該管上司不得於軍政以微員參劾塞責。而總河標下拔千把亦停引見。大計卓異增雜職，軍政舉劾去千把，皆制之最善者。

命議叙雲南剿彝倮有功官弁，優卹被傷兵丁。

上諭：彝倮妄行，大干法紀，其倡亂要犯刁如珍等五十餘人，及助惡諸兇百餘人，悉已擒獲，招回彝户三千餘户，在事官弁奮勇効力，殊屬可嘉，交部議叙。其被傷害兵，著鄂爾泰分別優卹。刁如珍等交督撫、提鎮嚴審定擬奏。

諭督撫糾參虧空官員，將挪移侵欺分別審結，毋使借移挪脱罪。

總督河道齊蘇勒請沿河徐、邳等十七州縣官，取就近屬員會督撫揀選題授，以重河務責成。

向來沿河府州縣正印官不隸河工，河務緊急，每徵取柴草木料，州縣官率多推諉，故請並隸總河衙門，而以熟諳河務承辦巨工者任之。於是河南、山東、直隸沿河州縣皆歸沿河諸臣會題。至乾隆中，此例又有改易。

設寶豐、新渠二縣，隸寧夏。

乾隆初省。

勅江南督理水利諸臣，劉河、白茆爲太湖歸海要道，務深廣徑直，以復故址，無許土豪地棍阻撓。

劉家港在嘉定，白茆港在常熟。劉河即古婁江，爲三江之一。

令揀選將用人員，後有貪婪，督撫據理秉公參劾，毋得瞻顧，所劾之員加倍治罪。

起一等侍衛官太僕寺卿事拉錫爲鑲白旗滿洲都統。

兩廣總督孔毓珣陛見，奏免淮徐道、揚州江防同知兼管宿遷關、瓜州由閘稅務，專任河防。

夏五月丙辰朔。

己未，夏至，上祀地於方澤。

命户部郎中鄂禮代李淑德督理江南水利，開濬揚州五塘三壩，以資灌溉，濟漕運。

隸隆科多至京，勘問擅權納賄諸罪。

戊辰，皇后千秋令節。

設稽察宗室監察御史二員，以宗室爲之。

正故犯查嗣庭罪，戮屍梟示，族屬減等流徙，寬釋有差。

刑部請誅大逆不道之賊，以彰國憲。以正人心。除前上諭已載不録外。疏列罪款：查日記中，如聖祖體卹庶常，令關差鹽差給與幫費，而查嗣庭以爲衙門清苦，無所不爲。疏通翰林，以科道部屬分用，而查嗣庭以爲衙門擁擠，不得開坊。編檢中堪任臺垣者俾予考選，而查嗣庭以爲恥莫大焉。講讀中諳練政事者俾補京堂，而查嗣庭以爲失體甚矣。京官冗缺衆多，量行裁汰，而查嗣庭以爲詞林獨當其危。翰林告假招摇，故令休致，而查嗣庭以爲凌虐縉紳。百官引見，所以重職任，而查嗣庭以爲拂意者即行罷斥。三年計典所以彰黜陟，而查嗣庭以爲有力者無不徼免。提鎮督撫量才□用，而查嗣庭以爲貽累地方。大宰宗伯惟賢是任，而查嗣庭以爲破盡成例。眷養老成，故在庭舊臣不輕解退，而查嗣庭以爲乞身甚難。獎勸賢勞，故臺灣遠吏三年量遷，而查嗣庭以爲官如傳舍。廣益集思則九卿會議，而查嗣庭以爲不過應名。分曹議事則該部定議，而查嗣庭以爲甚多可歎。欽賜進士特拔奇才，而查嗣庭以爲故事。教習進士造就人材，而查嗣庭以爲創舉。殿試不完卷者應行革退，而查嗣庭以爲殺一儆百，即非罪亦不暇卹。鄉會有兼通五經者加增中額，而查嗣庭以爲綑載入場，一經不通皆可入選。賊臣如吴三桂，而查嗣庭妄推其戰功。逆寇如噶爾丹，而查嗣庭侈許其梟張。明□西山對聯敢逞吠狂，而查嗣庭乃紀載爲異聞。恭逢皇上繼統，查嗣庭又復狂悖不敬，怨訕詛咒。如雍正元年元旦，景運方新，雲燦日華，而查嗣庭揑記大風。每於皇上親詣壇廟及吉禮之期，必和風霽日，而查嗣庭必揑大風、大霧、大露、大雨、大電。記内廷進見乃敢謂寂無一人，記候迎聖駕乃自稱是日用膳。繕寫上諭即私誌以爲己作，欽奉諭旨敢私議以爲難行。殿試武舉，因嚴寒先行賜食，待暄暖而後較射，乃説皇上午後始出。萬壽聖節妄記督撫、提鎮進獻甚多。記赴宴禮部，敢以恩榮之典爲草率。以上各款，惡積如山，罪難悉述。至於諂附隆科多，蔡珽，邀求薦引；收李元偉箚禮札爲請託，並且各同考官餽送銀兩，鑽營貪黷，無所不爲。除各輕罪不議外，查律内大逆不道者凌遲處死，其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斬，十

五歲以下及正犯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産入官。今查嗣庭已經病故，應戮屍梟示。其家人已經解部者，兄嗣瑛、慎行，子雲，姪克念、基，應斬立決。子克上，病故免議。餘子長椿、大樑，姪開，皆在十五歲以下，發功臣家爲奴。又伊子克纘，姪學，俱年十六，依幼小罪論，亦給付功臣家爲奴。伊弟嗣瑮，雖出繼親叔嗣繼爲子，而又冒慎行籍行，仍以崧繼爲父，中式及出仕仍用嗣繼三代，照生童假冒例革職，發回原籍等語。上諭：查嗣庭著戮屍梟示。查嗣庭之子查雲改爲應斬，秋後處決。查慎行年已老邁，且居家日久，南北相隔徑遠，查嗣庭惡亂之事，伊實無由得知。查慎行父子俱從寬免治罪，釋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瑛，胞姪查基，從寬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擬給付功臣爲奴之各犯，亦著流三千里。其應行拿解之犯，令該撫一併發遣。查嗣庭名下應追家産，留於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崧繼字柱青，後改名遺，字逸遠，爲人豪邁尚經濟，世居海寧之園花里。生四子：慎行、嗣瑮、嗣庭、嗣瑾，以冒順天中式除名，改今名，號悔餘，癸酉仍中式順天，癸未欽賜進士，選庶常，爲内庭供奉，有詩名。嗣瑮字德尹，庚辰進士，官編修。嗣庭號育木，康熙丙戌進士。嗣瑛未詳。

禁内務府莊頭及八旗莊屯人員藏匿逃人賊盜，總督巡察滿御史覺察搜捕之。

往例，旗下事務，地方官不得過問。自設巡察，則各地皇莊皆絶逋逃矣。國初漢人犯法，以投身旗下爲避罪地，既而脱逃，故律載藏匿逃人之罪，其條例至詳。一家犯此，則鄰里保甲該管官吏皆有處分，而拏獲逃人者以多少爲陞遷等次。近五十年投旗之風不習聞，足徵聖明治化，滿漢一體也。

令徒犯限滿回籍，地方官嚴行管束，如再生事，流配遠省。

考選新進士三十七人爲庶吉士。

夏六月丙戌朔。

改四川烏蒙土知府爲流官，隸雲南，設縣曰永善，兼轄新改鎮雄州。

勅外任諸臣萬壽五旬聖節照常表賀，免赴京。

定參劾劣官即行解任之令。

貴州布政使祖秉生條奏，凡錢糧刑名應行降調革職之員，題參之日即摘印委署，俟定案再行開缺。若奉旨留任，仍復原官。且言凡降調革職之員，一有參劾，自知功名不保，類多改途易轍，種種劣跡，爲害地方。上以所言切中情弊，定加防範，定爲令。

定學政貪劣提調官一併議處之令，使不得通同作弊，表裏相制。

從宣化總兵李如柏請，天下廟宇關聖神像不得偏坐側立。

詔停天下大計一次。

上諭：各省官員，數年以來，已經督撫隨時舉劾，今屆大計，停止一次。以禮義廉恥訓内外臣工。

上諭：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以禮言之，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爲臣皆知忠，爲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夫，則當以一夫不獲爲其所恥，爲臣者行義道達，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不爲堯舜爲恥。若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窺小節而不知其大，此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

分派都統、御史等官稽查京道各倉。

上諭：倉場乃國家第一要緊政務，關係重大。朕宵旰焦勞，曾降旨令修理完固，托時、陳守創自當仰體朕意。昨遣大臣查看，則各倉牆壁損壞者十居八九，所貯米糧漸濕霉爛。以如珠如玉之米糧，而視爲泥沙之棄擲，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若不嚴查，無以儆怠忽而清弊端。在京十倉，或都統、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一員，專任清查修理，如有缺少，著落倉場監督等官及派出之都統、御史分賠。其通州各倉，責成於通永道、通州副將稽查。

蘇禄使臣奉表至京。

表稱：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知中國必有大聖人。微臣捧閱歷朝紀事，原有觀光之例，頌功朝天之誠等語。部議，查海外諸國初次表奉納貢，例頒欽賜敕諭一道，給來使恭捧還國。至筵宴頒賞事宜，交禮部照例行。頒諭未詳。

開雲南墾田捐納例。

上諭：鄂爾泰請開墾田事例，於地方實有裨益。但本内有贖買一款，其應准與否，必須準情度理。如營田水利有贖罪之條，朕令隨時奏聞，請旨定奪。若在外省，頻頻請旨，似屬難行。至於捐納一項，向因各例人員甚多，難於銓選，故降旨停止。數年以來，將次用完。再越數年，必至無捐納之人。而需用科目，朕近見科目之人苟且因循，而貪贓壞法者亦復不少，至於師友同年，貪緣請託，比比皆是。若仕途盡係科目，則彼此網結，背公營私，於國計民生爲害甚巨。古聖人立賢無方，不可執一而論。且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職，便不希冀功名，亦是肅清科場之道。其如何開墾，九卿定議奏。

刑部尚書塞爾圖罷，以山西巡撫德明爲刑部尚書。

降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捷爲侍衛。

上諭：都統、副都統引見人員往往班行不整，朕教導指示，約計二三十次。而希爾根、范時捷此次實出有意違抗，希爾根著革職，從寬留任。至范時捷乃年羹堯門下鷹犬，年羹堯稱其才品超羣，及年羹堯敗，其案内牽連伊處甚多，朕俱不行究問，授以都統，以圖報效。乃數年以來，辦事昏庸，奏對糊塗，或以朕處治年羹堯之故，觸望於心。著革去都統，諭衆知之。

西洋噶爾國遣世子波爾都一本無此三字。麥德樂來朝，宴勞歸國，命御史常保柱伴送至澳門。

西洋凡十六國，明永樂中各遣使入貢，若默德那則回回祖國，其人能識寶，每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此云麥德樂，或其國也。

秋七月乙卯朔。

議政大臣等奏，審隆科多大罪四十一條，擬斬立決。詔革一等公爵，從寬免死，嚴行圈禁。以弟慶復襲承恩公。

議政大臣等奏，隆科多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亂朝政之罪三，奸黨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貪婪之罪十六。擬斬立決，財産入官，妻子入辛者庫。上皆寬免。因令一等公夸岱渾選族中可用之人，隨將慶復、内閣侍讀佟世德、進士佟泌引見，命復襲世爵，世德改刑部員外郎，泌往福建，以知縣用，而貪緣隆科多之安圖伏誅。

嘉河南巡撫田文鏡忠誠愛民，加兵部尚書，授爲河南總督，兼理巡撫事，總兵以下悉歸節制。

上諭：朕以民間膏腴之壤，栽種煙葉，拋荒農務，諭令督撫勸導，使之務本。竟有將民間已種之煙葉拔去者，不能領會明旨，又使農禾兩失。惟田文鏡前二年因天旱直陳民困，竭誠祈禱，二日得雨，此後三年皆獲豐收，故加殊恩以獎之。又諭：地方官員政治不修，化導不力，以致民氣不舒，災祲見告，或自顧己私，匿災不報者，除直隸之玉田、寶坻等處，江南之泗州、盱眙等處，湖廣之江陵、沔陽等處，廣東之圍基等處，濱江近河，素稱沮洳，難以定計外，其地方官員並令嚴加處分，乃可實心愛民，以召天和。

禁臣工奏章祝頌習語。

副總督河道嵇曾筠奏，沁、黄二河水勢安瀾疏内，有「洪福齊天、河伯効靈」語，上以齊天字樣實爲越禮，即效靈亦覽之不安，通行禁止。

工部尚書伯綽奇、李永紹疏忽職守，並罷。以領侍衛内大臣嗣一等公夸岱、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署兵部侍郎黄國材兼拜工部尚書。

倉場總督户部右侍郎托時、陳守創並削籍，以吏部右侍郎岳爾岱、詹事府正詹事兼順天府尹劉於義爲倉場總督，少詹事張廷璐爲正詹事。

江南潮溢，秋禾災。

刑部右侍郎高其佩罷，仍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以大理寺卿督理西邊屯田單疇書爲刑部右侍郎。

前山西巡撫伊都立以袒護在籍員外崔致遠所行不法削籍，發往鄂爾圖拉管理種地贖罪。

巡撫德明疏參崔致遠居鄉不法，在服制音樂娶妾生子，及縱弟販鹽獲利等事。擬斬監候。致遠號静菴，山西曲沃人，康熙丙戌進士。都立滿洲正黄旗人，與致遠同年，律以袒護。子富增額尚和碩公主，爲正黄旗滿洲都統。四年三月公主薨，父子皆失勢而敗。

工部右侍郎李紱有罪逮問，以左僉都御史申大成爲工部右侍郎兼順天府尹。

秋八月甲申朔。

督學貴州左贊善王奕仁奉命留任三年，陳情養母，以編修徐本代之。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賴都罷，以户部右侍郎常壽爲禮部尚書。

己丑，上御經筵。

癸巳，上幸圓明園。

革原左副都御史鄭任鑰職，罰捐修湖廣江岸贖罪。

左都御史署湖廣總督傅敏、湖北巡撫憲德合參鑰在湖北布政使任内，爲伊戚林四周代詳督撫，得受販買硝磺銀一千兩。上以外博清名，暗收實賄，發審杖責戍邊。降旨寬免，尋以江工無措，錮於獄。任鑰字魚門，福建侯官人，康熙乙酉丙戌五經聯捷，以侍講督學江南，頗著清節，知文能得士。十年，赦回籍，卒於途。

《戊戌履霜録》

清胡思敬撰

卷一《政變月紀》 日難初平，德釁旋發於膠，士論囂，廟謨不定，一二行險僥倖之徒，託名忠愛，鼓煽公卿；於是李端棻言學，榮禄、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議設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文省曰總署。采貴州學政嚴修議，以内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奏開經濟特科，別爲經濟歲科，附鄉會試並行；刑部主事張元濟，立上海通藝學堂，請頒發同文館書籍；編修黎榮翰，請總署護照，赴東洋游學，皆許之。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署，籌辦京師大學堂，從御史王鵬運之言也。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疏陳鈔票之利，言：「日本維新以前，國勢寖弱，行鈔法，即轉弱爲强；俄羅斯昔時地廣民貧，行鈔數十年，國用充裕，至今賴以周轉。奴才於光緒初年，在黑龍江副都統任内，親見愛暉商賈，行用皆係俄帖，華商購辦貨物，必先以銀易帖，始可易貨，以致邊界數百里，俄帖充溢；迨後調任琿春，見華、俄互市，仍以俄帖爲重。由今思之，中國如早行鈔票，則以票換帖，兩相抵制，自可堵塞邊隅漏卮。」事下户部，部議欲行鈔票，必先寬籌成本，日本西鄉之亂，紙銀一元，不敵銅元二百；俄國歲計亦載：俄羅般一易紙羅般六；可爲成本不足，不能流通之明證。現值洋債困於外，餉糈耗於内，出入相抵，不敷甚鉅，何從籌大宗的款，爲鈔票成本之用。議上，事遂不行。依克唐阿又請設京師總銀行，外省提庫銀各設分銀行，各口岸由關道籌款設通商銀行。詔令盛宣懷體察上海銀行情形以聞。

二月，以刑部尚書廖壽恒爲軍機大臣。自軍機設，兩内閣擁虚位；雖李鴻章以平定東南大功，賜爵居首輔，徐桐以上書房總師輔，皆不得與聞朝政；唯總署以變法故，頗參預其間，非故事也。廢武試弓刀石，以槍礮代之。是時新法初興，承積弱之後，諸大臣皆屬意武備，榮禄尤好言兵。既改變武科，又挑練神機營萬人爲先鋒，保衛宫禁。總署雜采各國儀式，酌定寶星章程上之。湖南巡撫陳寶箴，請撥庫款充時務學堂、武備學堂經費，從之。從左都御史徐樹銘言，詔各省舉行蠶政。

三月，以李占椿爲江南提督。時南北洋各練新軍，北洋稱新建陸軍，袁世凱統之，駐天津；南洋稱自强軍，占椿統之，駐江陰。皆改用洋操，聘西人爲教習。詔各省實行保甲，聯絡漁團，並勸辦義倉，修荒政。

閏三月，上奉皇太后閱神機、火器，健銳三營新操，嘉其訓練有法，管理王大臣各加一級，翼長操官兵弁賞賜有差。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覲，行次上海，聞沙市亂，放還。麟書薨，以榮禄爲文淵閣大學士。胡燏棻籌辦津榆鐵路，以款絀故，請仿海防鄭工例，開鐵路捐，部議不許。

夏四月，恭親王奕訢薨，上輟朝五日，命配享太廟，謚曰忠。王彌留時，上入視，張目語曰：「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也！」上頷之。王少時好讀《通鑑》，宣宗極鍾愛之；文宗之臨没也，遺詔令輔穆宗，故破例入參樞務，同光以來，國事咸取決焉。上及太后皆嚴憚之，亦多賴其調和；王死，而翁同龢獨持朝政，兩宫之聲氣始隔矣。購德國鐵甲船三，曰海容、海心、海琛；魚雷艇四，曰海龍、海鷹、海星、海化。威海之敗，北洋兵艦悉爲日本所取，至是購此七艘，謀復海軍；而旅順、大連灣、膠州皆爲敵踞，幾無屯泊之所。從侍郎榮惠言，詔宗人府保薦近支王公貝勒，出洋游歷。賞李鴻章、張蔭桓頭等寶星，前此所未有也。調董福祥甘軍，由平陽移駐正定。浙江征藥牙鋪税，温、寧大亂，河南、湖北、陝西皆奏請緩辦，詔悉停之。御史楊深秀疏請釐正文體。詔中外大臣舉人才可使異國者。上既銳意變法，廷臣不便者，多依違其間，口不言而腹誹，已而徐樹銘疏攻陳寶箴，新舊黨始分門户。

大學士徐桐雅負時望，主攘夷，生辰張宴賀，出片紙，疏列門下士二十餘名，榜於門，戒閽人勿納，皆好言新法者也。又密參張蔭桓，詆爲罪魁，上滋不悦，旋下詔。【略】或譖翁同龢於太后，太后惡之，又追咎中東戰事，免其官，放歸田里。徵王文韶入軍機，以榮禄爲直隸總督。是時舉子會試集輦下者七千餘人，憤國威不振，既辱於倭，又逼於德，人情蠢蠢欲動。浙江、江蘇、廣東各聯合鄉人，詣都察院上書，台臣拒不納，則麕聚而譁。天津報館刊布《瓜分中國圖説》，遠近震恐。御史黄桂鋆請禁訛言，勿許。樞垣自恭親王薨，同龢突遭嚴譴，錢應溥稱疾不朝，上惡剛毅執拘，常切責之，廖壽恒視諸臣爲後進，尤不能有所指陳；上欺廷臣無一可倚，適徐致靖力保康有爲、黄遵憲、譚嗣同、梁啓超、張元濟五人，始一意嚮用新進矣。

浙江巡撫廖壽豐，奏陳經濟歲科，當仿特科六事，徑由學堂選舉，總署議准，

並酌定章程六條上之。康有爲上疏請定國是，援據中外古今故事，凡數千言，辭甚偉；上大奇之，立下總署議行，總署不能詰。又命軍機議之，軍機以爲不便，事遂寢。詔二品以上大員，凡陛遷賞賜均具摺詣太后前謝恩。張之洞奏請將湖北丁漕減征，平餘仍舊征收，以充學費。下部，議行。

五月，詔從部議，各省營兵，均由天津新建軍、上海自强軍派員分往教練。康有爲爲宋伯魯代草一疏，請廢制藝。上以近日章奏，多被廷臣駁斥，制藝自宋、元、明迄今，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驟欲改革，衆議必譁，或援祖制取懿旨以相阻遏，事終不行；遂不付廷議，徑下詔著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策論。陽湖汪文博，聞伯魯疏出有爲手，因貽書有爲，言：「科舉之弊，舉者非所知，而決以一日紙上之文；學者無所教，而歆以三年弋獲之的；錮人才，墮國本，莫此爲甚。今縱改試策論，而剽竊以爲長技，易地可行，倉卒而求立談，濫竽不免。同蹈空言，無裨實用。鄙人以爲宜并廢科舉，大興學校，府廳州縣設小學校，省會設中學校，京師設大學校，合文武爲一途，貫中西而并課。入小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中學校，視秀才；入中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大學校，視舉人；入大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廷試之，而授以職。學成之日，即縻爵之年，梼橾無僥倖之望，才幹無論廢之憂，以視苟且充數，昏暗摸索，孰得孰失，毋俟智者。若科舉不革，雖有學堂，如贅疣，如駢拇耳。中國無學校久矣，日復一日，何以自立；及今新政初頒，若不盡革前敝，一經定制，遂難復返，且恐維新無效，轉爲守舊訾警，始事之圖，不可不慎。」

有爲得書大喜，欲攘其言獻之，恐曠日持久，不能收效旦夕，乃疏請改各省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爲中西學堂；毀鄉里寺廟，没入其公産，以充學費。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責令民人子弟，年至六歲者，皆入小學，教以圖算、器藝、語言、文字；不入學者，罪其父母。上以事體繁重，未可遽議施行。旋從張之洞、陳寶箴議，鄉試首場試論五首，以歷代掌故爲主；次場試策五道，兼及五洲各國政藝。分場去取，如府縣試，落名者先後罷歸，而以經義殿三場焉。會試亦如之。遠近帖括之士，驚怪不知所爲；書賈乘時射利，獵取中外時報，補綴成篇，標以俗名，如三場要訣之類，以誑呫嗶小生，獲利亡算。

治馬神廟公主廢第爲大學堂，内自編檢司員，外自道府州縣，俱令入學；以孫家鼐爲管學大臣，許景澄爲總教習，美人丁韙良副之。時百事草創，學校事尤繁賾，禮部不敢主議，諉之總署，總署私屬梁啓超；啓超乃采日本東京學校規則，草議八十餘條上之。宋伯魯言八股既廢，經濟歲科當並正科爲一途，從之。從總署議，設譯書局於上海，命梁啓超總理局務。張之洞既規定文科，復議以武科並入營伍，非兵弁不得與試，疏入，報可。侍講黄紹箕方典試自湖北回，攜之洞所著書曰《勸學篇》者以獻，上讀其書善之，優詔褒獎，頒示各省大吏。都人士求其書不得，則輾轉傳鈔；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間，凡三易板本。究其陳説，亦無以大過人，但稱頌祖宗功德，多媚詞；後陳寶箴、李端棻均以奏薦康、梁得罪，之洞獨免，此書之力爲多。書中變科舉一篇，即與寶箴所奏行者也。

盛宣懷奏設上海南洋公學，分立四院：一師範院，即師範學堂也；二外院，即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堂也；三中院，即二等學堂也；四上院，即頭等學堂也。招商、電報二局，歲各捐二萬金充經費。御史曾宗彦奏言：「洋人自通商以來，竭澤而漁，中國精華，朘削殆盡；且新增條約，又准改土貨爲洋貨，販運既捷，成本愈輕，銷路愈廣；今又佐以鐵路，將以開中國之利源，適以竭中原之膏血。中國地屬温帶，土宜最廣，可耕之地，若以西法經營之，利可六倍。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一萬六千人；又推算中國之地，若用農學新法，每年增款可六十九萬萬兩；縱不必盡如其數，但能得半，中國即歲增三十餘萬萬。江、浙紳士集同志於上海，創設農學會，兼采中西各法，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内，在興利之中較有實際；乞明降諭旨，亟予激勵，使天下聞風盡奮，美大之利，計日可收。」疏入，詔劉坤一取上海農學會規則，咨達總署。總署又采用宗彦言，請予百工專利。

改制以來，諸大人先生，始言養兵，繼言養士；孫家鼐進大學堂經費表，歲用二十八萬八千六百有奇，創辦倍之；司農所入，半充軍餉，新軍仿泰西裝械，耗費尤多。上知國用窘乏，非訓農通商惠工，亟求本富之術，不足振興庶務，旋下詔曰：【略】於是京朝官聞風而起，王宗基創會文學堂，陳時利創道器學堂，王照創八旗奉直學堂，楊銳創蜀學堂，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皆不謀而同，立社購書，考求時務。梁啓超康門高足，所著《西學書目表》，稱其師爲南海先生而不名，主上海報館二年，哭世罵人，謬以述作自任。軍機章京陳熾，著書數十萬言，上之當道，勿售，遂中狂病，幾死；至是漸有求其書者。天下好奇之士，莫不攘臂奮興，思出其言若藝，以應天子之求。相傳蕭開泰火鏡，熱力大至二萬噸，可代煤；彭新三德律風，較西製加遠三倍；閩人沈朝安，善製髹漆，一棹面，值番銀千圓，英、法爭購之；會稽陶七彪，精於木工，能於二尺方匣内，藏一棹一椅一

几一架，凡日用器皿皆備，美人以金表二枚易去；其事皆未上達。編修徐琪奏保粵人區金鐸通曉電學，能以電光鼓動機輪，作爲電燈、水龍、水車諸器；旨下粵督譚鍾麟，徵其器入京，趣之就道，將大用之。

孫家鼐本東宫舊僚，在廷臣中，最稱拘謹，官書局初起，編修熊亦奇等，區處既定，求家鼐代陳，以此得名，遂領學務；至是采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之，其書雖主變法，皆咸、同以前舊説，近三十年中，時局大變，諸通人已棄置勿道。上從家鼐言，命閣部院寺諸臣，就馮氏書，分别可行不可行者，逐條簽注，候旨酌裁。盛宣懷奏設通商銀行，請飭部通行各省關，凡官款均交銀行匯解。派奕劻、色楞額、永龍管八騎驍騎營，崇禮、載卓、蘇魯岱管理兩翼前鋒護軍營。驍騎營官兵七千一百四十一員名，護軍營官兵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名，令半習洋鎗，半習洋機擡鎗。八旗漢軍礮營藤牌營，悉廢。

詔改書院爲學堂，省會爲高等學堂，府廳爲中等學堂，州縣爲小學堂，肄業者以次遞升。頒示京師大學堂章程。凡廟祀不在典禮者，盡墮之改建學舍。學堂課本，悉由梁啓超編譯，於是梁氏學盛行於時，論者至比之王荆公經義，欲羣起而攻之矣。浙江學政陳學棻言策論不便考試，詔罷學棻，以唐景崇代之。王文韶由天津入見，上詢北洋商務，文韶言粵商張振勳創煙台釀酒公司，數年後可獲鉅利。又北洋出口貨物，以駝絨羊毛爲大宗，就地置機，仿造呢羽毯氈等物，亦可漸收利權，上命榮禄切實舉行。盛宣懷請就南洋公學内，設立譯書院，從之。御史宋伯魯奏言：【略】事下孫家鼐議。家鼐以啓超既任編譯，不遑兼顧報館，力薦康有爲主上海官報，欲因是擠而出之，詔如所請。新法初起，家鼐雖依違其間，心實不懌；至是編譯局成，恐梁啓超專主康氏一家之言，定爲課本，敗壞士習，因奏言：【略】奏上，不下所司，但詔家鼐傳知康有爲遵照。

六月，康有爲重申前議，請立制度局於内廷，分設十二局，總理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郵政、鐵路、鑛務、游會、海陸軍等事，各省分道設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如學政例。朝論譁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從御史韓培森言，詔各省預籌積貯。時徐、海連年水災，飢民數十萬，顛沛流離，死亡相繼，無賴乘機竊發，誘脅鄉愚，白晝持梃相劫殺，官司莫敢過問。劉坤一請開淮北賑捐，格於部議不行。河決山東，漂没濟南，臨淄二十一州縣。粵西馬平會匪，攻陷容縣，北流、陸川、興業四城，浸及楚南、廣東邊界。黄槐森視師柳州，相持累月，未能肅清。大足奸人余棟臣，因法國華司鐸，偏張僞示，侵擾川東。北則通化馬賊，踞朝陽鎮，焚左翼官署。上深憂之，並命嚴行保甲。

以榮禄、張之洞督辦蘆漢鐵路。裕禄由閩浙總督入見，上慰勞再三，詢及船政情形，裕禄以款絀對。即日命户部指撥銀百八十萬兩，解閩濟用，留裕禄爲軍機大臣。從李端棻言，令各部删改則例，另定簡明目録，仿史法分門列表。盛宣懷勘路至涿州，馳陳蘆漢鐵路情形。蘆漢之創議也，估費五千萬金，撥部帑千萬，餘議招股。久之，集官股三百萬，商民無應者；張之洞乃倡借外債，保宣懷爲鐵路大臣，南北兩端，兼營並進，限五年蔵工。至是京津、淞滬、津榆次第工竣，關外大凌河一帶，方議推廣。山東委之德，山西委之英。容閎辦膠沂不成，旋謀津鎮，英、德復覬覦之。粵漢正路初議越嶺經江西，楚人上書力争，始改議由廣州經佛山、三水，過長沙，北達漢陽支郡；東由惠、潮抵閩，西由三水抵梧、桂。唯蘆漢關係南北血脈，幹路不成，則旁支皆無所附。借比債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經營三載，北端未及保定，南端未及孝感，朝旨責宣懷不符前議，詔勘路畢即由涿州入見。礦務與鐵路相輔而行，西人考察中國礦産，言山西一省，可抵全歐。巡撫胡聘之以太行艱險，不便轉輸，議闢鐵路，由潞安達邯鄲，直接蘆漢，旋以集公司不成而止。

臺灣素稱煤旺，既割畀强鄰，二年之間，又輸出償款二百餘兆，搜括既空，司農計無所出。王文韶、陳寶箴、依克唐阿皆以開礦爲言，湖南綢繆累載，最後乃得永州銀礦。江督劉坤一委胡家楨爲理鑛專官，先從龍潭、棲霞、雙石嶺等處試辦，折閱且甚於湖南。俄人窺喀什噶爾金穴，陝甘總督陶模，恐利源外溢，遣洋員林輔臣，探至和闐而止，以荒裔不毛，未敢視爲利也。先是有旨令雲南籌辦鑛務，總署崧蕃奏言：「雲南五金各鑛，承平時計有六十餘處，兵燹以後，除銅務一項已派唐炯督辦外，其餘金銀錫鐵各廠，尚有三十餘處。或洞老山空，久經停歇；或從前極旺之地，現在積水過深，無從著手；或現雖開辦，而所出無多，僅敷成本；或官雖封禁，而附近無業貧民，不時私自采取。雖云籌備官本，招股次第興辦，亦難收速效。當事者求之不得其説，則争咎中人之寡學。」

考鑛之無師，於是上方以帑藏爲憂，簡王文韶、張蔭桓爲路礦大臣，設總局於京師，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文韶奏言：「漢河歲解户部銀約二十萬兩，幾經駁查，而其礦山界址采礦章程，與沙丁盡分四六成生金，猶是藏頭露尾；黑龍江又尤而效之，非令和盤託出，不足以拓商務而闢利源。」會道員啓紹借洋債五百萬，以叙雅礦務請；蜀人官京朝者，恐其勾結夷人，遂爲

一鄉之患，聯名具疏阻之。舉鄉人李徵庸、宋育仁籌款合辦，自保利權，詔許之。前江西巡撫德馨以貪污落職，出二十萬金開奉天礦，賄學士濟徵以聞；即賞給布政使銜，令爲會辦大臣。人以是嗤德馨巧宦，而朝廷憂貧爲太甚矣。

康有爲日以伸民權開議院說上，上頗惑之。舊制：京官循資至老髦，乃躋一二品；非兼領樞要，終歲不得面陳一言。太后之歸政也，奕訢實專國柄；翁同龢以毓慶宮舊恩，頗蒙寵幸。奕訢没，太后疑變政之舉，皆同龢嚮導，逐之去位，上孤立失所倚，有爲始乘機而進。諸所改革，上欲藉廷議以箝太后之口，廷臣奉詔不謹，議駁者十居七八。上積不能平，乃大開言路，求通下情，詔翰詹科道日輪四員隨班入對，司曹有條陳時政，士民詣都察院上書者，即時據情奏聞，阻格者罪之。禮部主事王照，慷慨負氣，敢大言，私擬一疏，求堂官代奏。疏言：「英主每歲避暑至法、俄皇徧游歐洲；請上奉太后巡幸東洋，以次及英、法各國。」尚書許應騤斥其紕繆，照以微詞侵之，袖疏稿悻悻而出。應騤忿甚，會六堂聯銜參照挾制無禮。上屢詔求言，兩月間未有所聞，頗疑諸臣壅蔽。應騤以有爲故，與新黨互相攻訐，已大犯時忌；疏入不納，反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念諸舊臣多不利變法，非大創之無以懲後，別降中旨，盡削禮部二尚書四侍郎職，賞王照四品京卿。時徐會澧、曾廣漢，均以他官兼攝少宗伯；當應騤與照交詬，廣漢蒞任甫二日，會澧及滿尚書懷塔布，皆不與聞。照以大言欺謾長官，遽躋顯職，時論頗驚怪之。後數日，復劾張蔭桓濫保革員張上達、黄璣、陶錫，朝貴皆斂手，謹避其鋒。

曾宗彦奏言：「各省營兵，需餉約三千萬，以江南自强軍餉章計之，僅足二十餘萬人兵食；請令各省將實存勇隊，嚴定去留，實支餉糈，量爲歸并，然後一律挑練。」胡燏棻亦言：「海軍無力猝辦，自以精練陸軍爲主；沿海最要，沿江次之，腹地又次之。」并云：「神機營舊用鳥鎗，難與洋鎗争勝，請參用西法改練。」事下軍機大臣、八旗都統，先後議行。

詔五城分設小學堂，舉貢生監一體入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孫家鼐議定官報章程上之。乙未以後，士習日囂，無賴者混迹報館，奮筆抵掌，議評國政。農學、商學、算學、蒙學諸名色，此猶一家言也；津、澳、閩、粤、湘、漢之間，私署地名，大張旗幟，以次流衍，都二十餘家。而時務報蔓延最廣，論者至比之《明夷待訪録》。張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縣官，各備貲購閱。祭酒王先謙治漢學家言，譔述甚富，主講岳麓時，每見生徒輒勉以閱報。官報既設，旋命康有爲定報律。有爲領上海官報，實逗留京師不去。是時主時務報館者，爲浙人汪康年，與有爲積不相能，聞官報既領公帑，私改時務報爲昌言報。梁啓超不悦，發康年陰私，著説一千餘言，掊擊不遺餘力；袒康年者，又譏啓超一旦得志，遂挾天子以令錢唐一布衣。兩家文字往來，互相攻訐。總署密電黄遵憲查勘，康年抗言受人牛羊，敢忘芻牧。識者謂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而啓超專恃筆舌之妙，以義始者以利終，侮人爲太甚矣。

賞大學堂西教習丁韙良頭品頂戴，聘爲客卿。詔整頓沿江沿海水師學堂，增學額；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均增設學堂。遣李盛鐸、楊士燮、李家駒、壽富赴東洋考察學校。工部主事金蓉鏡請援會典例，開則例館；博徵通達大儒與明習律令之士，爲總裁纂修等官。銓選則立專格以究職掌，專科之人，以補專官，由本衙門遷除，不得縱横他調。錢糧則列專表以明歲計，專款以待常用，餘款以待雜用，年清一年，不准前後牽混。上嘉納之。孫家鼐代奏梁啓超譯書章程。發帑金二萬，充開辦費，别籌常費月三千金。

秋七月，罷新進士朝考，廢試帖楷摺。康有爲請興農學，言：「泰西新法，鳥糞可以培肥，電氣可以速成，沸湯可以煖地脈，玻罩可以禦寒氣；播種則一日可及數百畝，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食人一家；安有萬里之地而憂貧者哉？」有爲與上密陳天下大計，章奏亡累十數，唯此疏見諸邸報，都人頗疑怪之，鮮有窺其奸謀者。

立農工商總局於京師，各省皆設分局。工部郎中端方新簡霸昌道，以邊地瘠苦，遷延不赴任；旋營求得保，遂開缺，賞給三品卿銜，與道員徐建寅、吴懋鼎共理局務。是時東南苦澇，西北苦旱，四方以災告者不絶；廣東米價奇貴，越、遲船無一至者；藩司張人駿出示勸農，至有抱金珠餓死之語。端方等因先從農務經始，請立農務學堂，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聘美、日農師，而徐及工商二事。然以一局責成三人，往往執意見互相訾警，每晨起議事，日中未有所決；王文韶患之，密言於上。改派建寅主工，懋鼎主商，端方主農。自是廷臣條奏，若寧述翁請廣購機器，王鳳文請設賑廠招工，蕭文昭請立茶務學堂，蠶桑公院，皆下端方等議之，而局所漸奪部權矣。

大學堂之初立也，京外官投名願附學者，踰七百人，學堂不足以容。總署乃倡言學齊語者，當引而置之莊嶽，日本於我爲同文，其教純用西法，宜選派同文

館學生及編檢司員，就學東京。請諸日使矢野文雄，允之；議選二百人，給資先行。詔各省奉諭交辦之事，均著由電報傳知督撫，即行遵辦，無庸專候部文。

王錫蕃請設商會，詔劉坤一、張之洞先就上海、漢口行之。廖壽豐請飭出使大臣，就寓洋華人，曉以忠義，一體建立學堂；仿經濟常科例，各就所學，録尤取進，爲經濟科商籍生員，准其回華鄉試。其有才具出衆者，即令使臣保薦，派充領事參隨等官。並責使館繙譯夷書。詔下總督，議行。詔：九月奉皇太后慈輿，閱兵天津，先期布告天下。榮禄奏直隸煤礦，計開井硐十二所，在內邱者四，曰上坪、曰磁窑溝、曰南陽寨、曰永固，在臨城者八，曰岡頭、曰石固、曰膠泥溝、曰楊家灣、曰新莊、曰竹壁、曰牟村、南陽寨、焦村、竹壁、磁窑溝次之，膠泥溝、楊家灣、新莊又次之，皆濱臨大道，爲蘆漢鐵路必經之地。

梁啓超請附編譯局設立編譯學堂，從之。岑春煊請改官制，上采用其言。【略】詔書既下，主持新政者，先提議六部，或云：「有尚書則侍郎爲冗，有郎中則員外爲冗，凡額外主事、員外、郎中，無兼差而食俸尚淺者，皆可回籍候資。」於是始議并司。禮、兵、刑、工，皆觀望吏、户二曹；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户部尚書敬信，持不可。徐桐曰：「先革去老夫，徐議未晚。」敬信曰：「予不爲怨府。」嚴旨屢下敦促，則議裁司務廳督催，所以謝過。又提議翰林院，或曰：「定編檢額四十，新授職者皆罷。」或曰：「改議院。」訛言一夕數驚，皆惴惴不自保。李鴻章等旋據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閣，太僕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禄、鴻臚并禮部；諸翰林始知不在議裁之列，然頗悔舊時耗日力於試帖楷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前功盡堕，言者猶喧噪不已。主事吴錫寯奏廢屯衛各官，請以軍田歸州縣，因是并及漕院矣。

詔各省籌辦團練，頒行曾國藩清訟章程，凡實缺計典，候補委署，及年終密考，俱以清訟功過，分别予奪優劣，皆從張蔭桓之議也。

擢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品卿入軍機，參預新政；别以大内密室處之，諭旨皆令撰擬，寵任在軍機大臣上。陞倉場侍郎李端棻爲禮部尚書，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錫蕃爲左右侍郎，皆喜言新法者。

道員劉慶汾，請用機器仿西法鼓鑄銅錢，與金銀錢並行。時圜法日壞，舊制錢爲奸商銷毀，及流入外洋者，不可勝計，白金一兩，只易京錢五百枚，市賈攙雜沙滷用之，公私俱困。慶汾久遊東洋，知其利弊，故以是請，聞者皆迂其言。

武試之廢弓刀石也，事下諸臣詳議。王毓藻謂開弓以驗横力，掇石以驗直力，舞刀以驗横直力，宜留之以待材勇之士。張汝梅、劉樹堂、饒應祺、德壽、黄槐森皆言不宜遂廢。而張之洞、鄧華熙、楊福臻欲合營伍、科舉、團練爲一事。中外臣工，前後凡二十餘奏，言人人殊。至是兵部采諸臣條議，奏定非由軍營學堂練局出身，不得與武試。其考試之法，首場馬槍，二場步槍，留技勇爲三場；内場試兵法論一篇，策問一道，則參用劉坤一、譚鍾麟、崧蕃、胡聘之、魏光燾、朱福詵等之説也。上以爲未盡，令再議之。

始户部立昭信局，恭王獻二萬金，爲諸臣倡，各省陸續輸納，已踰千萬；四川、廣東等省，所司勸辦不善，民情大擾。張承緐、黄桂鋆、李經邁皆以爲言，遂停之。議增設鐵路、礦務、農、工、商等局委員，安置被裁各官。孫家鼐參用徐致靖言，奏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備顧問；另片奏設醫學堂，並從之。令督撫、藩臬三年一述職。江蘇學政瞿鴻禨奏改江陰南菁書院爲學堂，以書院舊管沙田，試辦農學。詔嘉獎之。從刑部主事顧厚焜、優貢沈兆禕言，推廣郵政，裁驛站。從侍講學士瑞洵言，飭順天府、五城御史，勸辦報館；用策論考試各部司員。

初中東之役，劉坤一督師出關，張之洞實代其任。之洞久困武昌，不足供其揮霍，私念江南繁富，勝湖、廣十倍；曾國藩承寇亂初平，已具高掌遠蹠之勢，與他省不同。甫至，即增兩淮鹽引百三十票；借洋債籌辦江防；又倡議改折南漕，謂歲可增貉金五百餘萬。户部尚書敬信不從，其議遂寢。至是瑞洵復以爲請，言：「國家歲轉南漕百餘萬石，關係數十萬人計口授食之需，向使輪船未通，奴才亦何敢冒昧上陳，輕言改折。今則海道暢行，有如衽席，南來包米盈溢市廛，官運朝更，商販夕湧。若必苦守舊章，牢不可破，坐令百萬金錢，耗散於官吏、户胥之囊，而不思變計，豈不可惜？」上深然之。恐部臣復執前説，特詔奕劻、孫家鼐會同户部議之。

禮部六堂既罷，言路大開，凡部院所收條陳，即將原封進呈，不得拆看。舊例，各衙門分班值日，至是，以條陳太多，詔令隨到隨遞，不必案定班期。又詔州縣以下官，有上書言事者，由督撫將原封呈遞；士民言事者，由道府隨時代遞，一言上達，立見施行。時樞臣擯退無權，專倚參政四卿決事。【略】

福建舉人張如翰，請設農學科，舉中西樹藝畜牧之法，占驗攷察之書，令士民悉心講求。歲科二試，每學拔取數名爲農學生，咨集會考，略如拔貢之例。廷

試列高等者，觀政農部，與拔貢小京官同；其次用作州縣農師，與教官並重，移訓導一缺任之，俾事有專司，且資教習。事下部議。

孫家鼐奏改金臺書院爲順天中學堂，拔所屬二十四州縣生員四十名，入堂肄業；另設南學額二十名附之。胡燏棻進天津海光寺行宫圖，以備閱兵巡幸。直隸州知州陳維藩請簡知兵大員，督練蒙番，使分駐邊要。每路正副各一人，將迤北一帶，東至吉林，西至伊犁，内外各旗蒙古番族，就其自有之餉，簡其所部之卒，勤加訓練，以防强俄。直隸、山西、陝西之北，以恰克圖爲要；甘肅、新疆各邊，以塔爾巴哈台爲要；西南則喀什噶爾至和闐各部土回，環居青海之蒙番土司，甘肅、四川、雲、貴沿邊各土司，均練爲内數路，前後藏練爲外二路。其原設之將軍都統，才勝任者仍之；參贊、辦事、駐藏各大臣，一律裁撤。上大韙之，以内政亟，未遑措邊事也。

詔曰：【略】屯衛之設，仿於明代，本以養兵實邊；至國初屯軍次第裁汰，唯有漕運省分，仍隸衛所，乃專爲贍運之計。現漕糧既歸海運，衛所半屬虚懸，若改衛爲屯，徵租充餉，於國用不無裨益。詔著兩江、兩湖、浙江各督撫，通飭所屬，澈底清查各衛所屯田地畝實在數目，詳定徵租章程，奏明請旨辦理。先是陝西按察使袁昶條陳時務，於八旗生計，清理屯衛二事，擘畫甚詳，故有此詔。

八月，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由天津入見，譚嗣同密薦世凱將才，詔開缺以侍郎候補。户部主事蔡鎮藩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庶吉士丁惟魯請編歲出歲入表，頒布四方。皆下廷議，未及議行，而康黨亂作。

卷二《康有爲搆亂始末》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八月，倭人潛師渡海，脅朝鮮變政，敗我援兵於遼東，京師大震。越明年，從大學士李鴻章請，割臺灣，納幣二百兆，與之議和。南海舉人康有爲，方入都應試，率公車三百餘人，上書都察院，力陳不可，請遷都西安，急圖變法自强。俗傳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此其一也。和議既成，有爲旋舉進士，以主事簽分工曹，大失望，攜其所著書曰《新學僞經考》者，徧謁朝士大夫。或傳其字長素，蓋以素王自比，争呼聖人揶揄之，有爲益喜自負。

先是有爲未通籍時，御史安維峻見其書，大惡之，密具疏糾參，比之少正卯；事下兩廣總督李瀚章案問，瀚章爲剖辯之，得無罪。朱一新講學浙東，五致書與論學派源流，真若有爲之才，足以鼓煽徒衆，隱然如一敵國者，由是康聖人之名震天下。翰林侍讀學士文廷式，刑部郎中陳熾，方糾約四方名士，立强舉會於京師，有爲與焉；都人駭其議論，旋爲言官楊崇伊論止。有爲見四方無事，無所逞其陰謀，會太后逐翁同龢出毓慶宫，汪鳴鑾、長麟以言事削職，黨獄將興，公卿不敢見士，益懼禍及，始乞假南歸。至上海，立强學分會，遣使四方游説，湖廣總督張之洞，輦金助之，附者漸衆。所出月報，不用國號，以孔子降生紀年，之洞不悦，有責言。又因狎游爲娼寮所窘，遂奔桂林，夤緣臬司蔡希邠，倡聖學會。粤西僻在一隅，士純樸，不尚聲氣，久之無所發舒，不得已，蹔踉返里。

有爲雖名詭譎，其藉以煽動流俗，不外勤請謁，結社黨，卒亦無他技能。其徒梁啓超者，新會舉人，好讀周秦諸子，閱《四庫總目》，三與計偕不第，方徘徊海上，落魄無所歸。强學分會雖散，器皿宅舍具存，因收拾餘燼，與浙人汪康年，改設時務報館。甲午款夷後，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嚴，屢興大獄，無敢輕掉筆墨譏時政者。自時務報出，每旬一册，每册數千言，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争傳誦之，行銷至萬七千餘册。由是康門之燄張，而羽翼成，黨禍伏矣。有爲既屢躓不用，家居二載，益揣摩中外時局，其弟子流散四方，稍稍復集，理其一家之業，援據《公羊》何休學，著爲《孔子改制考》一書。大旨謂《春秋》既作，周統遂亡；雜引董子、《淮南》諸篇，附會牽强，以證孔子改制稱王之實。蓋私揣乾隆中葉以後，漢學大興，不搆一漢儒之獄，尋隙攻經，未足傾動士林；而中國君權至尊，欲隱避辯言亂政之名，又不得不文飾經言，託之孔子。其後梁啓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説；葉德輝、賓鳳陽、梁鼎芬等，起而攻之，盡發其覆，其説遂不得行。

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膠州事聞，有爲拊掌喜曰：外禍亟，吾策行矣。徧觴親友，得多金，挾以渡海；滬瀆遇文廷式，方罷官僑居，授以書，甚祕。抵京不十日，即草疏數千言，求總署代奏。其疏發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説，末斥帝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總署得疏，大驚，指其疵，令删汰以進。有爲執不可，疏卒未上。然有爲得廷式書，交通内廷，左右已先爲之地。既而給事中高燮曾上疏密保，上大喜，欲召對，爲恭親王奕訢諫止，乃命總署隨時接見有爲，諮問大計，並索其書觀之，大驚歎不置。於是《日本變政考》、《彼得變政記》諸書，以次上達；而請定國是之疏，總署亦爲之代達矣。有爲頎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學經生，繼治名法，未乃變爲縱横。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産幾何，里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録其名，儲夾袋中。是時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闊步之士，雲集輦下，争暱交康先生；有爲亦傾身

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

戊戌三月，開保國會於粵東館，京僚集者四百餘人。有爲登臺演說，謂異時有不忍言之事，我輩士大夫，即欲學錢蒙叟作貳臣，西人設官，各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學熊魚山作僧，西教專毀佛寺，僧且無依；無已，其蹈海而死，中國既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衆皆拊掌稱善。御史李盛鐸初與有爲倡議開會，既入康黨，又依附榮祿，聞潘慶瀾欲參倡會諸人，乃撿册自削其名，先舉發之，疏留中勿問。

四月，廣東學政張百熙應詔舉有爲使才，侍讀學士徐致靖論薦尤力。上問翁同龢，同龢雅慕文才，好延攬，凡江、浙名流，悉羅致出其門下；當東方兵釁未開，有爲上書當道，言日本畜謀叵測，高麗、琉球將盡爲所啗，後卒次第如其所言，同龢甚奇之。及乙未再來上書，引往事徧告同僚，有援用之志，重於發言。至是適承上詢，遂贊上召有爲入對。

有爲見上，極陳英、德、俄、法之强，教堂徧地，無刻不可起釁，礦產徧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朘削無已，亟宜改用西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以俄皇彼得之心爲心。上曰：「巨室世臣，多因循守舊，罰不及衆，奈何？」對曰：「舊臣何患之有，陽以禄位尊寵之，陰奪其權，則謗議無從作矣。世宗設軍機，而内閣如故，文宗設總署，而會同四譯館如故，前事可師也。」上嗟嘆再三，即日詔入總署充章京。

有爲既蒙召對，自以不時遭際，功名可旦夕成，旨下僅得章京，意頗怏怏。一日詭言出京，潛徙内城，匿僧舍，結珍妃母弟志錡，使覘宫中動静；又廣交言官王鵬運、楊深秀、宋伯魯等，日夜聚謀，由是内外黨援漸堅。以私意牽合新書，綴成《俄皇彼得傳》、《英國變政記》、《普國作内政寄軍令考》、《列國統計比較表》、《列國官制憲法比較表》、《法蘭西革命記》、《波蘭滅亡記》等篇，先後進呈，盡售其保種合羣諸謬説。上讀其書善之，又左右譽言日進，遂一意傾嚮新法，恨得有爲晚。時翁同龢已罷，廖壽恒新參樞務，上眷有爲甚，時有宣問，密授壽恒達之，有爲諸陳奏，亦緣壽恒得進；同時四大軍機，不盡與聞政謀，而内批稍稍出矣。

初阮元總督兩廣時，開學海堂延士，漢學大興，其後陳澧、朱次琦分爲兩派，各有門徒。有爲雖及朱門，考據甚疏，粵人談漢學者，屏諸户外，有爲引爲大恥；因集門徒，別樹幟講學，遂僞羣經，翻成案，敢爲大言。又素行不檢，頗干與外事，陰持大吏短長，粵人按手咤罵，比之邪匪。順德李文田、乙未典禮闈，有爲座主也，其初入謁見，字文田曰約農先生，自稱貢士；又廷試策卷，文田簽其破體字，抑置下等，心甚銜之。進用之初，唯張蔭桓以同里，日與之游，常以總署密情相餉；二人稱服泰西，私相褒重。尚書許應騤、副都御史楊頤以下，視之蔑如也。時粵人官京朝者，唯應騤位最崇，守舊最堅，聞有爲聚講粵東館，則遣人喝止之；既又密參其居鄉搆訟，及入京干謁營求諸款。宋伯魯、楊深秀起與之爭，詆應騤竊位蔽賢，阻撓大局。上令應騤自陳，而有爲嚮用如故。御史文悌，在臺臣中頗稱强直，始有爲曲意勾致之，欲引以爲助，令參粵東沙田事，文悌不從，又令倡率全臺，伏闕痛哭上書，請變法，復堅持不可。至是憤應騤之不直也，遂疏攻宋楊庇黨，有爲奸邪不可用。上主先入之言，責文悌沽直好名，以不勝臺職黜之。應騤、文悌既先後譴罷，公論大沮，有爲益堅僻自用，對人言，謂：「突遭許、文狂噬，即拂衣欲去，不意劉整彈章，反成禰衡薦表。」言辭咄咄逼人，甚盈滿自得。

五月，改上海時務報爲官報，孫家鼐薦有爲主報務，上陽許之，有爲藉口進書，實逗留不去。一切變法章奏，皆其主使，力詆各部寺院諸臣老悖不諳外務，請天子御門誓衆，仿日本參謀本部，萃天下精兵猛將，拔置親衛，自將之。又倡議立十二制度分局。都人驚相走告，謠傳有爲力伸民權，將開上下議院，盡革九卿六部諸衙門。既而改律例，裁冗官，兵制、學堂、農、工、商、礦各政，日有設施。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入參新政，内廷別闢一室，值宿其中，論旨皆其撰擬。言事者，雖布衣得露章直達，四卿裁決後，取中旨，徑付所司，樞府不得與聞。禮部以阻格司曹上書，兩尚書四侍郎同日褫職。江督劉坤一、粵督譚鍾麟皆受詰責。或有獻謀裁撤内監者，閹黨大懼，則搆蜚語謀陷於太后之前，而兩宫浸成嫌隙矣。

太后自歸政後，避居頤和園。一日，上詣園朝謁，太后責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上泣諫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爲天下後世笑也。」置酒玉瀾堂，不樂而罷。

七月，李岳瑞請易服色，張元濟和之，有爲實主其謀。上猶豫未決，有爲奏曰：「自古言變法者，皆云小民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今二二老成人，尚張利口，牽掣執政之權，築室道謀，安能成事。古異姓受命者，必變服色，將與天下更始，

而不一新其耳目，數千年沈痼慣習，其何術瘳之。」上可其奏，潛遣中使購西服五百餘襲，雜優人衣冠以進，將改元開化，擇吉謁廟，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趦趄不敢遽發。既又議開懋勤殿，招致東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

或洩其謀於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爲玩弄，老婦無死所矣。」上由藩邸入承大統，謹事太后，不敢示異同；獨用有爲變法，排衆議，毅然行之，不少絀。然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內廷奔走宦豎，服侍西宮有年，多爲太后耳目，上雖驟欲自强，勢孤，恒惴惴如防大敵。至是聞太后恚怒，有違言，內不自安。欲用一人調停，恭王新厭世，奕劻、世鐸，皆疎遠不甚倚重，外廷諸大臣，失職怨望，尤不愜上心，察四卿中，獨楊銳沈毅，可屬大事。二十九日昧爽，召銳入宮，告以故，泣涕商保全。銳辭曰：「此陛下家事，當謀之宗室貴近，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上曰：「爾胡然。」出手詔一道，命就有爲商之。銳退語嗣同，嗣同捧詔大哭，奔告有爲，有爲曰：「太后當國幾四十年，是更變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爭也。」嗣同曰：「是不難，當爲主上了之。」引有爲入卧室，取盤灰作書，密謀招袁世凱入黨，用所部新建軍，圍頤和園，以兵劫太后，遂錮之。有爲執嗣同手，瞪視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諫也，事成請自拘於司敗，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啓超、林旭，啓超稱善，旭言世凱巧詐多智謀，恐事成難制，請召董福祥，嗣同不可。

時世凱以臬司內擢侍郎，嗣同所密薦也；恃推轂恩，自以爲緩急可恃，遂獨造之。世凱延入上坐，執禮甚恭。嗣同曰：「新政將成，而滿員內外阻壓，明公苟出而圖吾君，北洋之位，可取而代也。」世凱曰：「唯朝廷所命，敢不盡死。」嗣同曰：「榮祿、剛毅，實播弄口舌，挾母后以臨天子，今將借明公刃，取二人頭以謝天下。」因出手詔示之，且告以兵諫密謀。世凱許諾，請回天津，簡軍實，戒將士，先誘誅總督榮祿，疾驅入都，聽命闕下。嗣同頷之，戒勿洩。

世凱至天津，適聶士成以軍事上謁制府。士成淮北驍將，統武毅軍五千人，駐蘆台，非有急，不輕離營。世凱疑榮祿已覺其謀，北洋兵權，盡萃督署，士成外，尚有董、宋兩軍，勢不敵，遂叛有爲，反輸其情於榮祿。榮祿大懼，遣人變服齎蠟書，馳告奕劻，奕劻言於太后。上聞變愕然，密旨趣有爲出都。有爲知事敗，介教士李提摩太求援於英使，英使避暑之西山，【略】不遇，遂奔唐沽，時八月初五日也。太后漏盡四鼓還宮，即收上印綬。翼日，緹騎四出索有爲，已遠颺不可得；執其弟廣仁及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誅之。有爲至香港，英人以國事犯任保護，上海懸十萬金購募不得。楊崇伊請太后訓政，太后暮年再出垂簾，盡反前政，倚榮祿練兵，剛毅籌餉，召禮部尚書懷塔布等，使復其位，始稍稍偏任滿人矣。

《戊戌政變記》

清梁啓超撰

卷二第四章《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垂簾，皆因嗣君幼沖，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

「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簾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鷄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命在旦夕矣。況復下硝粉於食品，無行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弒，吾亦知其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弒君也。嗚呼，疼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全無人心至於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然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弒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祚，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既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即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鷄無辰，牝雞司辰，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論語》君薨聽于冢宰。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我國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弒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卷四第三章《論西后及今政府將來之政策如何》 或問曰：西后今茲之舉動，其頑固雖已極矣，然內憂外患之急如此，彼其預政之後，或鑒於時局而悟改革之理，亦未可知。前者，日本公使矢野氏覲見時，進以忠告之言，而西后固已納受矣，是或可望也。

答之曰：凡物必有原點，然後體質生焉。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鷄不能育卵，枯木之不能開花，彼其無原點也。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憂國圖强之原點故也，有十年讀書之學識在也。今西后則除一身之娛樂，非所計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論，無所聞也。彼其前此當國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則彼前者，應改革已久矣。今將其歷年以改革之費作娛樂之事，略舉數端於後。

光緒十年，馬江之役，見侮於法蘭西，其後羣臣競奏，請辦海軍備款三千萬，欲爲軍艦大隊。乃僅購數艘，而西后即命提全款，營構頤和園。問海軍衙門，所管何職，則頤和園之工程司也。頤和園之內外，遍貼海軍衙門之告示，頤和園之員役，遍受海軍衙門之俸給，中國前者所謂海軍省，其情形如此。故自平壤失利，軍警正急之時，乃命停撤海軍衙門，當時各國莫不駭異，而不知其實停頤和園工程也。此非局中人不能知者也，此一事也。

蘆漢鐵路之議，起於十年以前，亦備三千萬，以爲興築，旋改築山海關通道盛京，亦提其餘款，以修園囿，今至今兩路之鐵道，皆無成日，此又一事也。

昔閻敬銘爲户部尚書時，因京僚俸薄，而無養廉，乃歲籌二十六萬金，以資

津貼。西后知之，悉令提爲宮中糜費之用，此又一事也。

自兩年以來，還日本兵費之款項，貸之於歐洲各國，計臣圖償還之策，乃創行昭信股票。而辦理不善，酷吏擾民，道路既已嗟怨；乃所得千萬，應償國債者，而西后乃劃提全款，命榮禄築天津行宮。他日各國之國債，不知向何處籌償，而昭信股票之本息，又不知向何處籌償，西后皆非所計也，此又一事也。

此皆犖犖大端，顯而共見之事，若其壓國勢於冥冥，壞全局於細故者，殆更僕難數也。蓋西后之心，只知有一身，只知有頤和園，只知有奄豎，而不知有國，不知有民；既不知有國，不知有民，而欲其爲國民圖幸福，烏可得也。且友邦信其面從忠告之言，而冀其他日之能改革，是亦不察情實之甚者耳。彼於八月十一日所降諭旨，不嘗云一切自强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得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禁上書、停學校、復八股、罷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封報館、拿主筆、禁學會、廢折漕、復冗官、復武試弓刀石，其推翻新政之事日出，而未有止也。彼於八月十四日所降之諭旨，不嘗云一切改革黨人，不株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革捕陳寶箴、黄遵憲、陳三立、江標、熊希齡、文廷式、王錫蕃、張元濟、李岳瑞、洪汝冲等，及報館主筆，學會會員，且日出而未有止也。然則西后之言，其可信否乎？今各國因其面從忠告之言，而信其能改革，恐非各國本心之論也。如果屬本心之論，則吾直謂各國人之無識可也。

西后及頑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爲主義。内則敷衍公牘，外則敷衍外交，但求目前之無事足矣，一年以後之事，非所計也；但求京師之無事足矣，一省之外之事不計也。語以分割之禍，彼則曰：「吾但善敷衍之，求其現在之無事，吾年今且六七十矣，數年之後，雖有禍而非吾身當之矣。」彼其主義如此，君臣一心，盈廷盡然於此，而欲以改革之事望之，是猶祝斜日之東還，望洪江之西流也，其可得乎？

然則滿政府竟無一政策乎？曰：亦有一焉，練兵也。雖然，彼其練兵之宗旨，又別有在焉。一曰：練旗兵以壓漢人；二曰：借俄兵以敵各國。昔有某國公使，謂醇親王曰：「中國之兵力如此，不足以當萬國之衝，宜早設法矣。」醇親王曰：「我國之兵，爲防家賊而已，非爲禦外侮也。」某公使喟然而去。蓋「防家賊」三字，實爲滿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從此三字演出也。故剛毅常語人云：「我家之産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朋友謂於俄國，家奴謂漢人也。往者，李鴻章聘於俄，俄皇語之云：「全世界中，專制君權，完足無缺之國，惟俄及中國而已。東西各國與中國皆嘗開釁，惟我俄則數百年相敦睦誼，蓋諸國皆將不利於中國者，實心與中國相提攜，惟我俄國而已。」李鴻章告諸西后及守舊黨，皆大信之。是爲清國密約之起點。蓋聯俄（沙俄）之意，亦欲藉以保此專制之君權，而施其抑壓之政策也。吾知其政變之後，於此事必益加注意，是可預斷也。今者已有在□□□□各練旗兵二千之舉矣，又有請俄人代練蒙古馬隊八千人之舉矣。嗚呼！此實俄人可殺克馬兵踐蹈東亞之先聲也。一二年後，此種馬隊，其數益增，其練益精，俄人不費一餉，不勞一卒，而已養成全隊俄軍於東亞滿洲；政府日日供給之，代作馬牛，是猶豢虎狼以待其啖而已，猶且感而謝之。悲夫，西后及榮禄所謂實行改革者，其手段殆如此矣。

《戊戌朝變紀聞》

清蘇繼祖撰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三日，下詔定國是，行新政。

自甲午、乙未兵敗地割，求和償款，皇上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强，社稷難資保守。每以維新宗旨商詢於樞臣，輒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屢言而駁之，上憤極，往往痛哭而罷。惟大學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非變法難以圖存，前曾擬變法詔勅十二條，商及恭邸，爲恭邸阻之。有與翁不和者，暗中譖於太后，謂翁取悦於皇上，妄思改變成法，此肇亂之道，恐其蠱惑皇上，宜早防範。翁之前此出毓慶宫，即因此也。

南海張侍郎曾使外洋，曉然於歐美富强之機，每爲皇上講述，上喜聞之，不時召見。其爲人雖無足取，然啓誘聖聰，多賴其力。朝中守舊諸大臣皆忌之，呼翁爲老奸巨滑，呼張爲漢奸。至廿三年冬，德人佔據膠州，上益憂懼，至今春，乃謂慶王曰：「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慶邸請於太后，始聞甚怒曰：「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慶力勸始允曰：「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説。」慶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覆命，於是商諸樞臣，下詔定國是。

四月二十四日，太后召見慶王、榮相。（説爲陵工事，不知尚有他事否？）

四月二十五日，上諭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着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

上年冬，德人佔膠州，康有爲來京上言，極言事迫萬分，亟須變法自保。上覽奏，欲召見面詢，爲恭邸阻，以成例四品以下不得召見，命大臣詢問代奏可也。上從之，令總署王大臣詳細詢問變法大計，並令告知，如有陳奏事件及著述書文，即由總署代陳，勿許阻難，此正月初間事也。至四月恭邸薨，上始得與翁常熟一德一心，商辦變法事宜；又值太后許假事權，故敢下詔，定國是，召見康有爲焉。

正月，康初上之書，上呈於太后，太后亦爲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曾有懿旨焉。否則王大臣未見，未虚心下問也。是日太后又召見慶王、榮相、總管内務府王大臣等。

四月二十七日，硃諭罷大學士翁同龢。

翁爲皇上二十餘年之師傅也，誼甚親密，自醇賢親王薨逝後，益與之親切；上之操危慮患，翁亦俱能仰體，現雖罷其毓慶宫，仍在樞廷行走，可以日近天顔。自甲午之後，閱歷時艱，恍然於强弱存亡之所在，近日輔翊皇上，籌畫新政，僅其一人；曾保薦康有爲，才堪大用，甚爲滿朝忌而惡之。當康去冬來京上書時，有守舊之大員於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爲此來，聞是翁、張所引，將樹朋黨以誘皇上變法者，亟宜防備之。」恭邸阻見康有爲者，蓋有先入之言也。近見恭邸薨逝，康復見用，太后亦爲所上之書感動，乃極力排擠讒謗皇上及康也；因太后已許不禁皇上辦事，未便即行箝制，故於未見康時，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諭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諭後，驚魂萬里，涕淚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鎮物了。」

又召王文韶迅速來京，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着榮禄暫署。

四月二十日後太后召見慶邸、榮相、剛相，詢及皇上近日任性亂爲，要緊處汝等當阻之。同對曰：皇上天性，無人敢攔。剛伏地痛哭，言奴才婉諫，屢遭斥責。太后又問，難道他自己一人籌畫，也不商之你等？榮、剛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剛又哭求太后勸阻。太后言，俟到時候，我自有法。此時軍機大臣恭邸薨，禮邸病，剛暫領銜，自此氣焰日熾矣。

翁既罷，太后意令榮相入值樞廷，力辭，並謂去一漢員，仍宜補一漢員，太后改用王制軍。榮相自求北洋大臣，意在攬握兵柄，且目中久已蔑視皇上，今更不滿意於變法，借此可遠避之。並與太后密商，以皇上任用匪黨，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陸軍可資鎮制，太后深謂然，即日請訓。太后連日召見賞膳，午後召對，密語甚久，皇上心甚疑懼。

緣榮相與皇上久不相能，其無君神情，每見於面，上深恨之，又以太后所喜，畏不敢言；以前媒蘖諸端，上亦有所聞，繼見連天召見密語，益疑之。而榮相卻早已商請太后垂簾，今將出京，又再三懇請。太后曰：「非圖安逸，恐又招攬權之譏。」榮對曰：「攬權者，臣下之謂也，非所論於太后，明事人斷無是言，不明事者何足重輕。」榮曾於皇上決意變法之時，四月初間，遍邀王公大臣，聯銜懇請訓政；又命貽穀邀致講讀輸詹等官，李盛鐸、楊崇伊邀致御史，皆聯銜籲懇，兼參劾康有爲，辯言亂政，私立保國會，白日集衆千人，舉國駭然。奈人各一心，奔馳數日不果。其必欲聯銜入奏者，亦太后示意也。

榮相久已蓄志北洋，近數月以來，予北洋將士，加意籠絡，於袁、聶、董三軍尤甚。

榮有世交，以知府分發直隸，曾託王制軍照拂，榮告以不必忙，王夔石亦太猾，少待數月，或在我到北洋云云。此丁酉冬月事，可見榮早有成見也。

恭邸初薨，太后欲往天津閱兵，皇上諫止，太后甚怒其阻撓，此舉榮相迎合者也。據云：連日召對所商，即遊覽天律之事，此說甚合，尚有人說，此亦榮屬人奏請者，蓋以閱兵爲名耳。

又召京外二品以上大員，俱着具摺，詣太后前謝恩。

又張之洞着無庸來京。

甲午正月，有內務府大臣某，私詣太后前碰頭，上斥其不懂事。蓋既歸政，凡大臣遇太上皇太后有賞，應由皇上代奏謝恩，示尊崇也，太后反疑皇上禁制。近日與親信大臣言及，深恨皇上監制於己。某大臣乘便言到康有爲蠱惑亂政，大小臣工，竟有附和求榮者，臣深慮之；太后不肯垂簾，亦須接見臣下，以制其妄爲之心，否則日久更無忌憚，彼時恐太后收籠不住。太后然之，故有是詔。

南皮張制軍，久矣簡在帝心，自甲午權署兩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輔政，爲翁相國、孫萊山尚書所阻；本欲以兩江久任之，乃本任劉公，內則賄結宦寺，外乞援權貴樞臣，屢爲劉公請旨回任，上遲疑不允，竟以懿旨壓制皇上，而回任焉，上至今猶惡之。今春上既決意革故圖新，乃召張公來京，輔翊新政，守舊大臣，恐張異己，百計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令回兩湖本任。時人多惋惜之，以爲得張公入朝，其聲望才德，足以制服康、梁，斷不至有八月之變云。

竊謂爲惜張公未來之說者，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張之未能到京，正天之所以福張公，或有待於將來也。獨不見翁常熟、張侍郎、陳中丞乎？當太后許假皇上事權之日，已有深意存焉，況媒孽者，日伺其間，一張公之力，何能補救於萬一，徒自取禍耳！於我皇上及一切新政，又何益焉？聞直督裕公入值樞垣，因未敢如衆人之拂忤皇上，曾恭奉新法之詔，竟不見容於朝，遂使出督直隸，奪其事權，以爲異己不逆君者戒。使張公入朝，能於新政一掃而擯之乎？必曰不能。不能則不見容矣，請觀八月以後，一概歸復舊制，可想而知之。舉朝之行事用心，於此等處，宜體會之。

有至交某問於余曰：「張制軍非首開風氣者乎？何戊戌八月以後，不一言及朝政之失，無怪各報紙毀之甚也。」余因作《讀蘇文忠大臣論書後》以示之，且告之曰：「自戊戌以後，張制軍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話亦不能說一句。」某曰：「余固知張制軍之孤立也，子之言可謂知張制軍之深。」相與嗟嘆者久之。榮相之切齒側目於助皇上變法維新者之甚，竟有不可解者，如翁相久不相能，不必論矣，以張侍郎之狡猾，巧於趨避者，且亦趨奉取悅於榮相矣，而竟不能免，幾罹殺身之禍。至於陳中丞向每稱許之人，此次力保者也，祇以其異己，而反以遵奉諭旨力行新政之故，即深恨之，其他主持新政者，更無論已。

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爲於頤和園之仁壽殿，奏對甚久，命在總理衙門章京行走，並許專摺奏事。上久欲用康有爲，以上畏太后不容，下恐羣臣猜忌，未召見以先，每令翁相詳細咨詢，既召見以後，仍引嫌不敢隨時召見，凡有顧問之事，由總署代傳，或有章奏條陳，亦由總署呈進，特派廖公專司之，朝中呼之爲廖「蘇拉」。正月以來，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衆口譁然，謠言四起，多由顯者口中傳出，故信之者衆，彈章紛紛不絕，至此時更甚於前矣。朝野議論，無處不談康有爲，內言傳於外，外言又傳於內，愈出愈奇，不值識者一笑。再四訪聞，康於召見後，五月底曾蒙私見一次，因大費周折，不敢再見矣；而手諭不時下頒，說帖時有進呈，南海張侍郎曾代傳遞二三次，皆紙筆所不能達者。八月事變後，傳遞之太監二名，守宮門之太監三名，皆杖殺之。張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

聞四月以來總管內務府大臣，密派精細「蘇拉」數名，常於東華門、神武門，並內廷二門暗查出入之人，回堂又有太監數名，稽查各宮門出入者，值班之王公，貝勒，亦巡查甚嚴，據說太后有密旨也。紫禁城各門外官廳，係步軍統領分派八旗，兩翼輪流值班，聞亦奉堂諭，令其認準康有爲面貌，車馬僕役，如在各門，認名稟報。謠言日甚，有由來矣。或言康有爲兄弟常常進宮，於此可知其妄。

或謂榮相請訓時，太后兩次密語者，即天津閱兵將行廢立也。竊謂不然，此皆皇上攝於積威，媒孽人衆，恭邸薨，常熟見逐，勢孤心悸，有草木皆兵之勢，而新黨雖有忠愛之心，惜昧於審勢度時，妄扭於前代權臣叛君，皆以兵力壓制衆人之見，未免過於深視太后，高視榮相矣。故曰，昧於審時度勢也。

夫太后、榮相每以爲此其時也，可以廢立矣，必在宮中調兵入衛，決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舉動也。況今日京師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廢立，尚有敢謂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壓制之耳，所以蓄意五年不敢遞行者，恐天下

不服，外人干預也。天津一區北洋數軍，能抗天下，能拒外人乎？太后、榮相寧不知之，故知斷非來天津行廢立也。一念之差又不擇人，貿然以刀柄付之，致我聖主有倒懸之危，誰之咎哉？

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後，凡遇新政詔下，樞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禮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剛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頭，皇上之孤立，可見一斑也。

康氏兄弟進宮之謠，無人不知，且有污穢宮闈之語，苟有人心，皆不忍聞。欲知造此謠言者，乃當道王公，尚有咸廟皇孫在內，誰不知珍妃久禁高牆，皇上欲一見而不可得，況外人乎？狺狺獸語，不足聽聞。

五月初二日，御史宋伯魯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阻撓新政，上諭令許應騤明白回奏。許公迎合守舊者也，係康之座師，因其上書主持變法，深惡痛絕，常言已逐絕於門牆之外。近以交禮部議定特科章程，許猶力持八股詩賦，百計阻撓新政，以分畛域門户，皇上怒之，未敢發之，聞係康屬宋劾之。旨僅令其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而剛已代許申訴於太后之前。

五月初六日，停止八股考試。

五月十五日，召見舉人梁啓超，賞六品銜，命辦理譯書局事務。

五月十七日，硃諭軍機大臣、總理衙門會議交議事件。

五月，康有爲上書，力陳變法條理，以除積弊、定官制爲要義，請於京中先設制度局，並立十二局，選拔英才充之一摺，當交總署議奏，至四月底，尚延宕未奏覆。上自四月，日日催之，繼之以怒。慶邸暗將摺內改官換人諸大端，潛陳於太后，太后諭以既不可行之事，只管議駁，於是總署奏駁。上憤，又令樞臣同總署切實再議。未幾覆奏，僅將摺內不關輕重之事議准，餘仍議駁。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設立鬼子衙門，用鬼子辦事之謠；竟有老邁昏庸之堂官，懵懂無知之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詛謗皇上，痛罵康有爲而已。

據康有爲此書，并無裁官之說，僅言於京城設立制度局，并十二局之議。而當時之物議沸騰，且因新黨中少年高興，到處議論某官可裁，某人宜去，現已如何奏請皇上飭辦，而皇上發下何旨；肆意矜張，爲守舊中有心相仇者聽去遍傳也。辦大事者，慎言語，慎用人，幾事不密則害成，於人乎何尤？

五月二十日，旨，所有天下淫祠，盡改爲學堂。

此旨一下，皆謂皇上又入天主教矣。而守舊大臣，有謂康有爲曾進藥水，上服後性情大變，急躁異常，並有在宮中設立禮拜堂之說。嗟乎，此二十年前，市井婦孺之謠，謂凡入天主教者，皆先服藥一丸，歸家即焚毀神像，從此不供佛不燒香也；不意至今日，此等議論竟出之當國諸鉅公口中，尚欲與之圖富强，講權利，能乎？否乎？無怪其錮蔽日深，視變法爲仇也。吾直欲呼列祖列宗九廟之靈而痛哭之，此數百萬滿蒙生命，真不知死所矣，悲夫痛哉！

京中僧尼道三等人，其氣勢等於顯官，且聲氣廣通，門徑直達大內，素皆聯絡太監故也；王大臣之門路，更不足數。竟有不肖官吏，因之以干求富貴者。此旨下後，若輩奔馳鑽營，冀可挽回，不遺餘力，亦與新政爲難。不謂富强大計之敗，此輩亦與有力焉，良可悲也。

京師有賢良寺者，大廟也，其主僧交接皆朝貴，無權公侯不足承其顏色。當僧道奔競時，有當軸告之曰：勿怕，少安勿躁可也。西山之僧，多與內監廝熟，亦曾聞諸有權太監言，有太后在，能拆廟宇乎？此等事，俟大局定後辦之未晚，因小失大，太不值也。

五月二十三日，上諭：各國傳教載在約條，各省將軍督撫責無旁貸，勿存歧視，務當竭力保護，以仰體朝廷諄諄誥誡之意。此旨爲沙市教案總督擬請者，而京中閧傳爲皇上入教之據，曾爲某大臣抄出示人。上至頤和園，太后曾問何旨保教？上呈閱始恍然。人言可畏如此。

六月初一日，大學士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請派康有爲督辦其事，此樞臣之囑也。奉旨依議，俟康有爲將所著各書進呈再令出京。

六月初十日，旨責江督劉、粵督譚於交辦各件，任意遲延搪塞，褒勉湘撫陳。凡有舉行新政發交外省各件，自直隸起，概不奉行，亦不議奏，電旨嚴催，置之不覆，上憤怒萬分，故有此旨，責劉、譚者，意在警榮相也。

六月十一日，李端棻奏請刪改簡明則例，以杜吏胥任意准駁之弊一摺，着照所請各該衙門，迅速辦竣具奏。奉旨後，仍是敷衍搪塞，無一堂官實力奉行者，司員中尚有數處諄諄查辦，從此各署胥吏，信口謠傳，亦與皇上、康氏爲難矣。

六月二十九日，設立農工商局，派直隸西伯昌道端方，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均着賞給三品卿銜，並准專摺奏事。此康有爲請設立者也，而所派三人，端爲剛相保，徐爲裕制軍保，吳爲王制軍保。

七月初十日，復有旨嚴責直督榮、江督劉、粵督譚。

六月已有旨，切責劉、譚兩制軍於交辦之件，任意遲延搪塞，而褒勉湘撫陳中丞焉。聞劉、譚皆觀望於直隸，直督榮相胸有成竹，有恃無恐，上乃責劉、譚而褒獎陳，不知正爲陳公取咎在此。至今又有一月，仍未覆奏，上乃不能忍，又下嚴旨，並榮而責之，榮亦自知不免，益極力求自保之計。

七月十四日，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並湖北、雲南、廣東三巡撫，東河總督，一併裁撤，及各省無運可辦之糧道，無場銷鹽之鹽道，亦均着裁缺。

從太僕寺少卿岑春煊所請。上深惡冗官糜費而無用，即准此請，裁撤歸併，京師惶恐，正符將欲裁九卿六部之謡。

七月十七日，罷禮部六堂官，主事王照着以四品京堂候補。皇上求言之切，不自今日，當初不能自主，自親政後，即首重求言，惟恐不盡，近又力行新政，日日誘使進言。尚書許公與康樹敵，曾劾康，康又使人劾許，互相攻訐屢矣。今見王照所言，大都維新之道，正觸其惡，不欲代奏，王又爲康友，素知許與新黨爲難，故面斥其背旨，壅蔽言路，復具一摺劾之，請其代奏，因不敢不代遞之，加片劾其咆哮挾制。上正在急欲求言，又惡許阻撓新政，故六堂皆罷之，實皆許一人所累也，然此係皇上承統以來，第一次黜陟人才也，不意因之受禍。

懷尚書守舊之無能者也，此番因人受累，深蒙太后憐之，召赴頤和園詳詢本末，令其暫且忍耐，而懷急欲作官，復有天津之行，諸公之淫於富貴，亦可嘆可憐矣。

七月二十日，召見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均着賞給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

楊銳，四川人，内閣候補侍讀。

劉光第，四川人，刑部主事。

均湘撫陳中丞保薦。

譚嗣同，湖南人，江蘇候補知府。

湖南學政徐保薦。

林旭，福建人，候補中書。

少詹王錫蕃保薦。

皇上年來蒿目時艱，講求新法，而在廷諸臣，惟知墨守舊經，凡有顧問之言，所答皆非所問。諸臣不自責其無識，每以恭守祖法，抗忤上意，上亦深知諸臣之不足與謀也。方今改革在亟，乃命四臣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自是每日章奏條陳，上擇要披閱外，皆四臣閱看，新政詔諭，皆命恭擬，並代進呈康有爲條奏，較由總署速且便也。軍機大臣除辦日行例事外，不能贊置一詞，咸忿忿不平，怒眦欲裂於此四臣矣。選此四官，康之保薦。

又旨，修理京城街道，挑挖溝河。

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廳。管理溝渠河道司官，順天府，大宛兩縣，步軍統領衙門。前三門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謂嚴且備矣。究其實，無一人過問焉，以至任人踐踏，糞土載道，穢污山積，風即揚塵，雨即泥濘，春夏之交，變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來宴如也。洋人目之爲豬圈，外省比之爲廁屋。然每年碎修經費，所出不貲，及勒索商民、訛詐鋪户，款又甚鉅，奈皆衆人分肥，無一文到工者。歲修之項，工部分其半，該管又分其半，巡查打掃之費，步軍統領衙門營城司防内外城分之，訛詐勒索，工部不與焉。近日有人條奏，上盡悉其詳，乃命該管各衙門即行查勘估修，以壯觀瞻，并大清門、正陽門外，菜蔬鷄魚攤肆，一概逐令於城根擺設，以示體恤。於是官吏閭民，皆稱不便，官吏慫恿百姓，聯名呈懇體恤。

又二十後一日，皇上面諭軍機大臣，停止海防捐。

樞臣奉諭後，即力陳北洋淮軍仰給此項，若一旦停止，淮餉無款可籌；更兼新政創行，諸多用費，請少緩再停。上不允。樞臣再四瀆請，上怒曰：「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體否？勿多言！」樞臣不得已，即商於北洋，稟知太后，皆謂皇上任性胡鬧也。

七月二十二日，旨，李鴻章、敬信着無庸在總理衙門行走。

七月二十二日，湖南舉人曾廉，請殺康有爲、梁啓超。劾康有爲、梁啓超叛逆不道，其在湖南時務學堂講義，專主民權自由。上令譚嗣同逐款批駁，始呈太后閱看。

是日天津有人見自京乘火車來督署者數人，勢甚耀赫，僕從雄麗，有言内中即有懷公塔布、立公山也。

蓋自榮相蒞任以來，親友往還，不絶於道，人亦不復措意。

京中有言立玉甫曾於七月奉太后密諭，潛赴天津，與榮相有要商也。

懷、立兩公均爲内府大臣，爲太后所信任，究之立公之爲人，才具心地，均優於懷，且於上前不敢藐視，即至今日，論及皇上，亦無不遜之言，但既奉密諭，不能不有此一行耳。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過津。

八月之變，幽禁皇上，株連新黨，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發難，

實由於伊籐之來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沖等上書，請用客卿，朝臣斥爲漢奸，將引外人從中取事；及至伊籐到津，皆云係康有爲勾引而來，將入軍機矣。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鑿鑿，竟有陛見之督撫大員，曾謂軍機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伊籐在津日，又值皇上電詢，可否在津多留數日？伊籐答以兩禮拜，守舊者皆惶悚不安。榮相接待，宴於北洋醫院，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蓋將藉此發難，以惑太后聽耳。

七月二十八日，旨，許士民上書言事。

在廷諸大臣最惡言事者敗事，嘗告人曰：「自伊犁事、法越事、以至甲午日本事，皆辯言亂政者僨事所致，欲天下無事，杜絶言路，自然安靜，而辦事者，亦可順手。」今上廣開言路，正與之相反，不便於諸公之事，此爲第一切膚之痛。

又皇上赴頤和園請安。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選舉英才，并延東西洋專門政治家，日夕討論講求治理，從康請也。蓄心多日，未敢發端，恐太后不允，至是決意舉辦；令譚嗣同引康熙、乾隆、嘉慶三朝諭旨擬詔，定於二十八日赴頤和園時，稟請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異常，懼而未敢申説。

皇上自四月以來所有舉辦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稟白，而後宣示，雖假事權，並未敢自專也。每有稟白之件，太后不語，未嘗假以辭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實由於皇上説話，不及媒蘗者之言悦耳易入也。

案皇上變法以來，欲行各事，曾未聞有議改衣冠之説。即上書者，亦不過言去拜跪，免忌諱，開議院，用客卿，取法泰西者，此爲至極矣；亦不曾聞有易衣冠，廢禮樂之議論，何至京中遍傳皇上將改衣冠，剪辮髮，絶無影響之謠？大抵懵懂無知之徒，日在夢中，向不知外事，亦不辨各國之名，一聞西法，即以爲入天主教矣；一聞變法，即以爲隨鬼子矣；若聽取若輩醉生夢死之言爲是非，罔有不敗事也。蓋皇上變法不便者多矣，將激惑此輩妄口亂言，而讒人得行其浸潤之術，保其蒙蔽之權；國之安危，民之生死，若大都城，無一念及此者。更可恨可憐者，莫旗人愚之至也，本生全之而反以爲仇，本殘害之而反以爲可恃。洋人謂華人少於教養之道，吾嘗爲京城人大聲而言之。

七月二十八日，諭康有爲等密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少年英勇之士，不能變法。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婉勸，太后反怒。今朕勢難自保，汝與康有爲等同心設法相救，十分危急，不勝盼切之至。特諭。」

是日楊崇伊至天津見榮相。

七月二十九日，召見楊銳。

皇上自頤和園回宫，見太后神色迥異尋常，自知有變，召見楊銳授以密諭，命與康有爲等設法挽救。

七月三十日伊籐到京。

派候補道王修直陪送到馬家堡。

是日早車有榮相密派候補道張翼進京謁慶邸，呈密信并稟要事。據有見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頁八行書之多。

張翼者，南苑牧人子也，醇賢親王駐苑時悦之，編入本府包衣，賞充三等護衛，隨侍左右，善承人意，王寵遇之。後捐道員，薦於左文襄公，至江南左相鄙之，乃歸就北洋奪開平礦務局及鐵路總辦。今又迎合榮相，當此奔走媒蘗皇上之密差，亦酬報王之恩遇也。

八月初一日，召見直隸臬司袁世凱，着開缺以侍郎候補。

上以變法故，自知不容於太后，結怨諸臣，浸潤於己，其最甚者，榮相、慶邸爲最，端邸、剛相等次之。自榮相請訓出京後，益不自安，日夜憂懼，密謀於康有爲等，皆以形迹可疑憂之。譚嗣同請上恩給袁世凱，可爲天津閲兵時保護之地，今見事迫，乃召來京，將厚結其心；召見後，乃有擢用侍郎之旨。

又上諭催促康有爲迅速出京，赴上海辦官報。

日來勑康有爲(者)極多，上知諸臣不容，故下旨催促出京，俾可免禍。

八月初二日，召見袁世凱。

是日楊崇伊等赴頤和園，奏請訓政。

是日慶邸、端邸同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且言伊籐已定初五日覲見，俟見中國事機一洩，恐不復爲太后有矣。

八月初三日，皇上赴頤和園請安。召見林旭。

是日言官數人，聯銜請皇上籲請太后訓政。上知事局已敗，召見林旭，付以密諭，康密諭令其即日出京。據八月後守舊黨云：太后曾於皇上屋中，抄出給康有爲手諭，令他速投英、日，設法救護；太后所以大怒，爲他勾外國謀我，其心可殺。

據天南報云：曾刊康所奉密諭，大意與前相同，決無令其投英、日之說，以此觀之，袁世凱所奉密諭可想矣。不然，既欲聲正皇上之罪，謂將謀殺太后，何不將此諭宣示天下乎？不肯宣示，中必有詐。然謀頤和園殺太后，吾不敢信；若云謀天津殺榮祿，恐密諭中不免也。吾料此諭，終必見於世，彼時將用之聲正造言生事者之罪焉。

是日天津來電，言英、俄在暉春開仗，各兵輪遊弋大沽口，速調袁世凱回防，連電總署催袁回津。

八月初四日，太后於酉刻還宮。

原定初六日還宮，皇上於初三日代傳懿旨，忽於初四日酉刻進城，諸務倉卒未備。所以忽忽回宮者，爲明日監視皇上見伊藤也。

天津報：榮相原定初六日驗看兵輪，忽傳諭改期。

聞皇上於是日謂樞臣曰：「朕不自惜，死生聽天，汝等肯激發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

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袁世凱請訓回津。

初二日，袁世凱謝恩。召見，勵以盡忠王事，盡心練兵。是日譚嗣同夜至袁世凱寓，口述上意，欲其於天津閱兵時，倘有他變，命以兵衛聖躬。袁佯允之，且請付以手諭。故初五日召見時，付以密諭。

天津督署調武毅軍十營，即日來京，聲言備用皇差彈壓，實因聞袁世凱賞以侍郎，頗覺駭異，先詐稱英、俄開仗，調袁回防；預調聶軍，防袁有變。袁到津時已晚，即進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

是日巳正，覲見伊藤博文於勤政殿。

伊藤爲日本改革領袖，皇上急欲面詢變法方略，預定於殿內間設酒果以便詳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後坐聽，以鑒察之，上僅能與照例數語而退。

張侍御仲炘劾張蔭桓、康有爲、楊銳、林旭及新進諸臣；先一二日貽穀參李端棻、陳寶箴濫保匪類，皆未批發。

八月初六日，下詔訓政，懿旨拿康有爲。

是日太后御便殿，召慶王、端王、軍機御前大臣，跪於案右；皇上跪於案左，設竹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訊問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爲！諸臣者，皆我多年歷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爲，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爲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又顧諸臣曰：「皇帝無知，汝等何不力諫，以爲我真不管，聽他亡國敗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察管束；我雖入在頤和園，而心時時在朝中也。我唯恐有奸人蠱惑，所以常囑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盡心國事；現幸我還康健，必不負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詳，并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爲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擁立者，他若亡國，其罪在我，我能不問乎？汝等不力諍，是汝等罪也。」剛先對曰：「屢次苦諫，每加譴斥，其餘衆臣，亦有言諫過者，亦有不語者。」復向皇上曰：「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爲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皇上戰栗對曰：「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并不敢聽信康有爲之法也。」太后勵聲怒曰：「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爲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皇上本已魂飛齒震，竟不知所對。復厲聲問：「汝知之乎？抑同謀乎？」皇上戰栗對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還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殺。」此即密拿康有爲抄南海館之旨。太后并謂諸臣言，我常教你等小心，就怕如近年這些佞臣賊子煽惑也。遂幽禁皇上，帶同太監搜查皇上書房，究查御前太監。此第一次訊問皇上大略情形，言語極多，傳者不勝記憶。

初七日，太后單訊皇上一次。

初八日，又同諸臣質訊一次，若原被告焉。此乃太后前近御太監傳出，渠亦甚憤。十二日出宮採辦節用，氣忿而訴於人者，而十四日亦被殺矣。

又是日晚，步軍統領衙門派官數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爲。

八月初七日，各國公使至總署，詢問「訓政」究屬何意？

又是日停火車。

京津人心惶恐，謠言紛紛，停車至申後，忽一汽車挂一花車，自京來津，至督署密語久之，據云楊姓大臣也。

又有言官參劾康有爲者。

八月初八日，皇上率百官恭賀訓政。

太后旨，命皇上拜於堵下。禮成，復於便殿召羣臣質訊皇上，將所抄皇上書房中及康有爲寓中奏章說帖等件，逐條審訊，以諸臣質之。內有楊銳、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問皇上，上不敢認，推楊銳之意。時太后已接

北洋袁世凱出首密告之事，追問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譚，否則立受廷杖矣。當即飭下步軍統領捕拿張蔭桓、徐致靖及新進諸人，禁皇上於瀛臺，將近御各太監看押，另派太監二十名，隨侍皇上，實監禁之，二十名太監，皆太后心腹也。

八月初九日，旨，近來新進干預新政諸人，傳至六項公所，命禮、慶兩邸訊問，有無與康有爲朋比爲奸情事，查實治以應得之罪；訊後并交步軍統領衙門監收。楊崇伊又參康有爲叛逆不道，雖已在逃，請旨各省嚴拿，其數月來新進之人，請皆罷斥。

八月初十日，下召醫進京之旨。

此時京中議論洶洶。有太監云：皇上有病，正須靜養，不能接見臣下；當軸大臣有謂皇上因服康藥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訊明酖弒逆謀之黨，方聲張，恐逆黨逃去也。

是日張蔭桓、徐致靖、康廣仁、楊銳、譚嗣同、林旭、劉光第下刑部監禁。又御史楊深秀於政變後上書，阻訓政，是日同下刑部監禁候旨。

楊之爲人，敦品勵學，爲士林所敬服；林則年少才美心亦無他；若云有圍園弒母之謀，吾敢以身家性命相保。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千古奇冤也。

又召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大學士榮祿迅速來京。帶印進京。

八月十一日，上諭：復七月十四日所裁詹事府等七衙門。

禁不應奏事人員言事，以符定例。

各省廟宇無庸改爲學堂，以順民情。

刑部奏：案情重大之張蔭桓、徐致靖等，請欽派大臣同審。

八月十二日，召見榮相，賜膳。午後又召見，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八月十三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着裕祿補授，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

旨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着即行正法。張蔭桓非康有爲之黨，發往新疆効力。徐致靖着永遠監禁。冬月十六日密旨：張蔭桓着於發遣之地永遠監禁。

欽派會審大臣定於十三日會審。午正有旨言有人奏，若稽時日，恐中有變，即行正法。

太后深惡張侍郎蠱惑皇上，定欲殺之。上代白非康黨，慶邸亦奏并非康黨，始獲生全。

徐仁鏡、徐仁鑄革職，永不敘用。

旨江西巡撫並江蘇、湖北督撫密拿文廷式解京，聞楊崇伊奏也。後又有拿獲就地正法之密旨。

八月二十三日，撤農工商局，派辦三員皆撤去卿銜，惟端方係剛相所保，八月以前與康甚密，至政變後求剛庇護，剛乃代奏，係奉所命入康黨探其消息者。八月底太后召見，問其外間人言定否？對曰：「自訓政後，人心大定。」太后叱皇上聽之，又進《勸善歌》，太后大悅，命天下張貼，京中呼之爲「升官保命歌」，亦可笑矣。

八月二十四日，罷經特科，廢官報局，禁報館，復八股考試。

是日何乃瑩召見，太后問八股考試外議如何？曰：「二百餘年開科取士并不乏人才，且天下士子相習日久，不宜更變，人多惜之。」於是復用之考試。何鑽營無恥人也，專恃逢迎，極得榮相歡，使是日太后問之他人，尚不至即復。緣八股一事，守舊大臣中稍明事理者，亦不謂然，不過此際與皇上、康有爲樹敵之心，重於是非心也。稍遲時日，或可設法，可不再復，不意遇此小人，想亦中國人才之厄運未已也。

榮相春間曾告人曰：「近日皇上大爲任性胡鬧，我不能與之共事，極思出京，你們聽前日因德藩來京，已鬧了多日，且曰『我向不拘細節，你們竟知在無味虛面上用心，到了大節割地賠款事，即一籌莫展。你們嫌我講西法，我將要改變西法，汝等其奈我何云云』。此等話像話乎？何足以治天下也，配作皇上乎？」戊戌六月諸守舊大臣以皇上變法，焦愁不已，多有問之榮相者，榮相笑曰：「俟其鬧至翦辮子時，必有辦法，此時何急哉？」

京中謠言四起，謂皇上將改衣冠，有地安門外大估衣店請教於滿大臣某者，果有此說，以便出貨。某曰：「若容皇上鬧去，必至如此，恐其鬧不長耳。」此七月中旬之言，想早有布置矣。

榮相謂人曰：「康有爲立保國會，現放許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國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爲，非殺不可。你們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

榮相於五月有一日謂人曰：「我若非太后慈恩，早不伺候了。現又囑我以重要之事，奈何奈何？我欲辭又恐無能辦之人也。」

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

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諸大臣中，並非皆與皇上有嫌，皆與康有爲不兩立耳，所以然者，忌之、恨之、畏之。蓋康之上書，曾有云：「緩變不如急變，小變不如全變。」又云：「變法尤須變人。」又曰：「衰老大臣精力不足以輔新政。」兼之裁冗官，許言事，用新進，凡諸臣之求富貴保身家之道，將盡行蔽塞之矣，安得不以死命爭之。非禁制皇上，不能去康有爲也，故謗之詛之，思求其得以禁制皇上之道，不遺餘力以謀之，遂激成八月之變。訓政後，此輩曾告其戚友曰：「數月來寢不安，食不飽，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八月，有問皇上消息於當軸者曰：「已皆問明，盡招認矣。」又問：「終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數日，定有辦法。」問：「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問：「如此囚禁，無異犯人，實屬難過。」曰：「自作自受。」

九、十月，有問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斷無病好之日。」

又有問樞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萬歲後，再出來，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藥石可能奏效。」

十月初，有執事太監，爲其姪取婦，原定臘月，忽催其媒人改十月底，其親再三問故，乃密曰：「皇上病重，並有傳宗人府近支宗譜，凡十二歲以內，溥字輩，皆預備太后召見之旨。」當時買小花衣袍者極多。

皇上謀圍頤和園謀殺太后，人人言之，若追究所據，則言人人殊；變衣冠亦有言者，追究之亦如此；是以知皆莫須有也。所問者，皆問當道者也，泛泛尚書侍郎，不足論之。

懷尚書之罷斥時，其家人已知其不久仍出來，且曰：「一換皇上就好了。」雖小人言語，有由來也。

九、十月間，風聲甚緊，幸洋兵進城，洋醫請脈，懼外人將干預也。英、法使臣同至總署，薦法醫，總署奏請，懿旨辭之，又請之，又辭。使臣謂總署曰：「薦醫者非爲治病吃藥，緣貴國此番舉動離奇，頗駭聽聞，各國國家商定驗看大皇帝病症，爲釋羣疑，已奉國家之電，不能不看。」慶邸復請於太后，直陳其故，乃命樞臣同剛毅曰：「皇上有病，外國豈能干預，且外國醫生，也不配看皇上病。」羣商片時，不得不令其看視，太后特派端、慶兩邸并樞臣監同看脈，洋醫自帶翻譯。

太后覲見各國使臣夫人，特備二人充作瑾、珍二妃，防人問也，足見未嘗不心虛也。

皇上今冬十一月，止穿一珠毛皮襖，寒冷之色見於面，蓋袍褂見人之衣，外臣召見者皆見之，故有人預備，便衣無人見之，即無人預備拿出也。

皇上、太后膳房例膳，皆不堪下箸，向皆太后內廚房另備一桌，太后另賜皇上數樣。自八月後，皇上即不得此另賜之餚，僅例膳一席，且殘羹冷炙，不堪入口，撤去，左右人皆不食也。

太后所派伺候皇上之太監，出來輒怨差苦任重，時時防備，連吃皆無，須自賠墊，幸太后憐恤，另賞以津貼之。

榮相與皇上何不相能之甚也，蓋有故焉，由來久矣。榮相小有才，不讀書，性情驕侈，猾巧而多忌。初以户部銀庫員外郎，值咸豐年清查庫款，幾爲肅相所殺，極力營脱，改捐道員。候選時醇賢親王創立神機營之初，以其先世所遺陣圖獻之，王喜，派在神機營當差，一力提拔，擢至工部尚書，兼步軍統領。當時京中忌之者，誣其爲王之外寵。光緒爲言官攻訐，太后惡而罷之。副都統容貴又譖於醇王之前，王亦漸漸疏之，以是益不滿意於醇王矣。壬辰授西安將軍之命。甲午奉旨祝嘏來京，正恭邸復出，軍務倥傯，立督辦軍務處，遂倚之如左右手，事皆取決，於是熱燄復熾。思太后、恭邸皆與醇王不合，先誹謗醇王於恭邸，廢其所辦之事，去其所用之人。既取悦於恭邸，得推心委任之，又恐太后忌其爲醇王拔識之人，自此藐視皇上，反噬醇王，以明非醇黨，而保位固寵焉。

乙未普陀堪歲修之工，因連年大雨，滲漏較多，請款派查估。初派敬子齋尚書勘估，請訓時翁相謂之曰：「上意以爲時艱幣絀，尚有償款并善後事宜，工但可保，不可任意鋪張。」並述上之深意。雖未明言，實以此工爲醇王承修，恐貽醇王咎，且增嫌隙，是皇上之苦心也。敬乃估以三十萬，太后疑之，復派慶邸、榮相再勘之。榮竟不會同慶王，肆意鋪張，但求迎合慈意，斥爲當日工料不實，必預拆毀重修，計款百五十萬。太后大怒，命查取當初監督監修職名，欲罪之。榮復代乞恩，意謂此工皆醇王受木廠之賄也。太后遷怒敬信，罵其喪盡天良，是誠何心，將貽害於我死後。其實怒醇王及皇上也。皇上以此事不安者年餘。

及至丙申，醇王福晉，皇上之生母，太后之胞妹也，薨逝安葬時，太后臨弔，見醇王墓上有天生極大白果樹，命去之。樹根盤繞棺上，斧斤難施。命取石灰萬斤，和水穴而灌之，則墓中棺槨皆爲灰水所浸。其意不過洩工程不實，貽害死後之恨。而皇上目覩隱痛在心，忿恨榮相之離間，辜恩負德，不免於召對時形於顏色。從此榮相益怨皇上，則當面抗拂，背後詛謗，一意承太后歡矣。

又明年，上以膠州被據，旅、大、威海，盡以淪胥，欲遜位以求事權，太后佯許之，將尋疵而甘心也，榮實與預謀之。太后向樂聞人數皇上之罪過，則必謂有良心於我矣，浸潤之多，有由來矣。此等情形，翁常熟當備知之。翁以二十年之師，尚不見容於上之左右，況一康有爲乎？不待八月初六日，已明知有此禍矣。且康於召見日，遇榮相於朝房，榮顧而漫謂之曰：「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蓋輕薄之也。康以非變法不可對。榮相曰：「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忿然曰：「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榮深怒其狂悖，已有必殺之心，即其請訓出京時，暗請太后留神，敦請太后訓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禍萌也。

吁！不遇兩宮之深嫌，固無此變；即遇兩宮有嫌，而無榮相之媒蘗，以取悅於太后，亦無此變；即有榮相之媒蘗，而不遇皇上之積仇，康有爲之觸怒，或迫於大義，或懷念舊恩，亦可無此變。奈何羣相搆難，萃於一時。而榮之顧忌瞻循，更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新法行不足以顯我矣，顧皇上不可以自保矣。今日者勢成騎虎，社稷有傾覆之禍，皇上有倒懸之危，所傾社稷，危皇上者，不得不歸咎於康有爲也。安得忠義之士，同心協力，扶社稷衛皇上哉？

《崇陵傳信録》

清惲毓鼎撰

義和拳之爲邪教，即八卦、白蓮之支與流裔，勞玉初京卿考證最詳。顧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卒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爲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争，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京師演拳，始於三月間，不一月，其勢漸盛，涞水至戕彈壓武官楊福同。朝廷雖屢嚴諭孥辦，復命樞臣趙舒翹往涿州，名爲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其皆市井無賴，乞匄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嚮之，不以實對。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於馬家埠，日日燬教堂，殺教民，株連無辜。二十日，復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二百年精華，一朝而盡。其時使館街西兵擐甲實槍，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乃跪於檻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樞臣禮親王世鐸、榮祿、王文韶、趙舒翹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諸臣皆面南，樞臣剛毅則出京察看拳民未歸。既跪行一叩禮，上首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後，與毓鼎相接，默語毓鼎，適在提督董福祥許(所)，董自任可驅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聞，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伸大指厲聲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懾，不能畢其詞，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併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后又曰：「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説，將何以處之？爾等有何見識？各攄所見，從速奏來。」羣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勦，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面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遂麾羣臣出。毓鼎與光禄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勦，但誅數人大事即定。張閻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辨。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臣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毓鼎復言：「風聞鑾輿有西幸之説，根本重地，一舉足，天下摇動矣。」太后力辨並無此説。四臣遂起，太后於祖謀之出，猶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復傳急詔入見，申刻召對儀鸞殿。上先詰問總理事務衙門大臣尚書徐用儀，用儀奏辨，語細不可聞，惟聞上厲聲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羣臣咸頓首曰：「臣等願効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會有四條，而所述祇得其三，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其時載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戰，語尤激昂，太后復高聲諭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爲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羣臣復叩首言：「臣等同心報國。」玉音一則曰諸大臣，再則曰諸公，羣臣咸震動。於是命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者，可即下旗歸國。立山以非總理衙門辭。上曰：「去歲各國使臣瞻仰頤和園，非汝爲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難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當往；不敢往，亦當往。」三臣先出，即諭榮祿以武衛軍備戰守，復諭曰：「徐用儀等身入險地，可派兵遥護之。」羣臣既退，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會事質之譯署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疑北洋督臣裕祿實傳之，亦無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云有機密事告急，既見，以四條進，榮相繞屋行，旁皇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説也。故二十五日宣戰詔，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復傳入見，籌議和戰，少頃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見於

儀鸞殿，太后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往告各國使臣，限二十四點鐘內出京，派兵護行。上雅不願輕開釁，牽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誤事。」侍郎聯元諫曰：「法蘭西爲傳教國，釁亦啓自法，即戰，祇能讎法，斷無結怨十一國之理，果若是，國危矣。」言且泣，額汗如珠。聞有與辨論者。即派載潤等加意扞衛宮牆，備不虞，賞內膳房飯食，不必下班，諸臣皆退。旋傳諭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見。次晨俱集瀛秀門外，使臣來照會，要慶、端二王往議，召二王及樞臣先入見，剛毅適還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譯署復使臣：「有言，但以書來，二王不能往也。」須臾，樞臣下，傳旨撤全起，（內呼召見曰叫起）蓋戰議成，無事諮謀矣。是爲庚子御前四次大會議。方事之興，廟謨蓋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爲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寖熾，雖西朝亦無可如何，親暱如立山，視其駢誅，莫能阻也。當宣戰之日，固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風怪雨，不轉瞬而月星明穊，雖割地以贖前愆，亦所不恤，無如一勝之不可倖邀也，天也。

六月，詔莊親王載勛、大學士剛毅提督義和團，裹團爲義民，月賜太倉粟，在虎坊橋湖廣館發米，拳民益發舒，紅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誰何。一紙書可啓內城門，王公府第皆設壇，勢張甚。擒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永，囚莊王府三日，送刑部獄；殺編修劉可毅，京朝官紛紛南遁，曹部闃無人。武衛軍大掠東城，入東單牌樓頭條衚衕壽州相國宅，剽劫一空，相國衣短衣舁出，居安徽會館。侍郎陳學棻朝回，馬驚而馳，甘軍槍擊之，彈穿車中過，輿夫立斃。棻相遣材官持令箭彈壓，兵以槍擬之，跳而免。

使館皆在東交民巷，南迫城牆，北臨長安街，武衛軍甘軍環攻之，竟不能克。或云榮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砲，且陰致粟米瓜果，爲他日議和地也。法國天主教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譁譟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是日風霾晦冥，見者冤痛。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而不分首從，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應飭刑部詳讞分別以聞。」疏入，獄已具；時趙舒翹長秋官，未慮囚，遽結正附成其獄，法司爲失職矣。

二十日，下户部尚書立山於獄。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莊親王載勛爭之，不能得；立山久長內務府，家豪於財，載勛貸鉅資，亦不能得，積忿，遂誣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庫，潛爲接應，故教堂久不下。矯詔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無所獲，乃囚之。詔文荒誕鄙俚，官文書所不載，特録存之，以爲此詔非出宮廷之證。其文曰：「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聞户部尚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跪祕，著該大臣查明辦理。該大臣至該尚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尚書拏至壇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蹤跪祕，該尚書神色倉皇，著即革職交刑部牢圈監禁，倘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孝欽顧立山厚，雖下獄猶諭趙舒翹曰：「立山素吸洋煙，汝其善視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詔數其辦理洋務，各存私心，莠言亂政，語多離間，大不敬，斬西市。袁太常詆拳匪最力，致書慶親王奕劻，請其勸載漪勿爲禍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勢位，與醇賢親王相同，尤當善處嫌疑之地。」書爲載漪所得，遽上聞，諭旨所謂離間，指此也。外傳太常有諫止信拳開釁三疏，或云疏雖草爲儕輩所阻，實未上。許侍郎則帝黨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申刻，併立山皆斬於市。徐以辦理洋務，貽患甚深，立聯皆以離間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沈陰慘霧，微雨時作，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俱晝閉，氣象蕭條，士民愀然，知大禍之將至矣。徐、許、袁皆浙人，立山內務府旗人，本姓楊，聯閣學既廷阻戰事，退與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爲帝所信，故及於禍。先是載漪力主外攘，累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温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將以次及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恒、侍郎那桐等，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聯軍陷京師，乃免。復矯詔殺已革侍郎張蔭桓於新疆。蔭桓廣東人，用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機變，有清沿明制，吏、禮二部，漢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預，蔭桓獨以監生貳宗伯，戊戌新政，康有爲時主其家，密疏藉以上達，孝欽深恨之，謫戍伊犁。初蔭桓嘗以西藥進御，事頗聞於外，至是載漪訟言上奉天主教，宮闈多入教者，率大師兄（拳匪呼團長曰大師兄。）入宮大索，幾及聖躬，卒無左證，追坐蔭桓罪，賜死。（按庚子御前會議及殺五大臣事，公私記載皆不得其詳，余故悉著其實，備後世秉史筆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館，久無功，法亦不効，日妄言乾字團將至，或謂山東老團且至，以誑上而欺衆，太后寖厭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講和意。二十二日詔保護教堂教士，除戰事外，所殺洋人及焚毀房屋什物，均俟查明辦理，以全權大臣畀李鴻章。詔已具，會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議和戰

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師到京，朱學士祖謀、馬編修吉樟先要諸途，述京師亂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見，當力爲太后言拳匪恣謾狀，苟議和，大禍紓矣，督師深以爲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聲曰：「鑑翁，萬世瞻仰，在此一舉。」鑑翁者，督師字鑑堂也。復見剛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變，奏言：「外國多，不可滅，異日必趨於和，然必能戰而後能和，臣請赴前敵決一戰。」太后大喜，命統率武衛全軍及陳澤霖等各營，武衛軍實不成軍，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聞敵將至，師潰，督師吞金自盡，隨員王編修廷相投河死之，皆藁葬通州東關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萬壽，猶御乾清宮受賀，東華門不啓，羣臣皆入神武門，冠裳寥落，僅成朝儀，紅巾滿都市，服飾詭異，持刃恟恟殺人，諸臣入賀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倉皇乘車出德勝門，甫出門，自旗徧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綢衫，皇后及大阿哥隨行，妃嬪罕從者。瀕行，太后命崔閹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運門外），推墮井中。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廷式感奮驟言事，遼東敗問亟，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丙申，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台，上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日本軍護禁城，內庭晏然，乃出妃屍於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學士祖謀、王給諫鵬運賦落葉詞紀其事，余亦賦詩云：金井一葉墮，凄涼瑶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徐相宅在使館街，與法館對宇，兵事起燬焉，遷居故相國寶文靖園中。聯軍入城日，徐相謂其子承熊曰：「我爲首輔，遭國難當死，汝三兄位卿貳，當知所以自處，我死汝可歸隱易州丙舍，課子孫耕讀，勿仕也。」三兄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僕於屋梁繩兩結，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頸，猶以目視右結，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殮其父。承煜刻深矯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實主之，徐尚書等刑西市，承煜監斬有得色，或請用誅大臣禮，怒斥曰：「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爲？」數姓孤兒銜之甚，或告日本軍官發其奸，與尚書啓秀同被囚，啓秀憤自經，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議和條約懲禍首，詔俱斬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鏡攝影去。

京師既陷，承恩公崇綺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瘞死，併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聞變自縊蓮池書院，竟絕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鐵珊跌宕有奇氣，憤時事危亂，七月十八日賦絕命詩，自縊於所居六安會館，遺書曰：「吾不忍見白旗也！」御史江蘇宋承庠，二十一日覩北城火發，疑爲宮禁，旁皇終夕，亦縊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將投井，徘徊井闌旁，子恩某自後推之墮，或謂將以邀卹蔭也，事爲日本軍官所聞，槍斃之。祭酒山東王懿榮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師傅寶豐，崇壽皆自經死。熙祭酒直隸總督裕祿子，父子俱死國難。崇公謚文節，王謚文敏，熙謚文貞，寶謚文潔，崇謚文勤。（城內旗官恐受戮辱闔門自焚者頗多。）

戊戌新政，各國盛稱上英明剛斷，拳匪之亂，皆知非出帝意，使聯軍入時，上獨留，出而與西帥相見，治首禍諸臣罪，事當易了。孝欽慮帝留之不爲己利也，挾之俱西，既達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爲，頗有意復辟，已而鄂督張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懷貢使首至，所以媚茲者甚備，太后乃大悅，知天下未予叛也，意潛輟，然上視在京日稍發舒矣，議和締約，用平原函首故事。剛毅已病死中途，遣尚書葛寶華誅莊親王載勛於蒲州。載勛讀詔訖，從容再拜謝罪負，闔户自經。命布政使何福堃殺毓賢於長安市，命巡撫岑春煊賜趙舒翹自盡。舒翹故健實，吞金不死，服洋藥不死，春煊迫待覆旨，有老刑卒獻策，以桑皮紙浸燒酒，閉口鼻，氣始絕。安置端郡王載漪於寧夏，鎮國公載瀾於安西。載漪既謫，大阿哥法不當立，遂宣詔廢之，襆被出宮門，居八旗會館，士民無憐之者，時辛丑四月也，蓋至是而戊己之局始結。

辛丑和議成，中外交章請回鑾，太后躊躇未敢歸，召尚書敬信赴行在，詢知宮廷無恙，十月始啓鑾，駐蹕開封者十餘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門。正陽門經拳匪縱火後，樓堞殘缺，垣棟傾頹，無復承平舊觀，太僕少卿陳璧筦將作，皆粉堊而新之，識者謂足安聖母之心，而河北蕪萊之意則唏矣。次日上告謝太廟，三品以上進名起居。先是車駕在保定，詔詢禮部謁廟服色，曹郎議當素服，而尚書徐郙主朝服，上閱奏怒，擲諸地，乃改常服行事，樂設而不作，並祀太廟後殿。上還宮，即召見乾清宮，太后曰：「我不意猶能見爾等。」失聲哭，諸臣伏地痛哭。太后歷數出都日途中艱苦狀，淚與聲俱。又曰：「予聞爾等在危城中，多有損失，不知爾等近狀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諸臣對曰：「皇太后、皇上垂詢及此，真天地父母之恩，臣等託賴安福，得保餘生，感激無可言報。」上復温諭數語而退，隨傳諭給事中御史暨各衙門實缺司官排日入見，見之日，諸臣輒先哭數聲，若舉哀焉，慈顔則稍霽矣。

《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録》

清劉以桐撰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定興縣義合團民起義師，殺天主、耶穌教民，並焚毀教民房屋。至涞水縣，焚殺無異。二十四日，統領楊某（楊福同）帶隊前往彈壓，不服，繼放洋槍；團民等不肯束手待斃，致殺傷多兵，而楊統領亦隨時被戕。查該團總名，取朋友以義合之義，故彼此稱謂，皆曰「師兄」。老師傳法後，周隸各團，無恒安處；惟其善卜，能知未來，遇有疑難，燒香焚表，雖遠在千里，頃刻可至。起自山東，始以一百零八人爲一團。先書乳名于表，神前焚化，視焚而乳名不化者，爲在團之人。八卦旂分五色，畫八卦。壯幼皆以紅布裹首，與元末劉福通自號紅頭巾者，上多一「佛」字。無論白叟黄童，皆可學習，一百零八天即成。初練之時，東南三揖，神即附體，用刀用槍，舞弄自如，殺人不甚費力。洋人用何邪術，一算即知破法。均自備口糧，毫無滋擾，洵扶大清之義師也。斫殺教民，燒燬教民房屋，不足爲奇。所奇者，奉教之老少男女，住宅市房，一望而知；稍有游豫，焚表問神。故從未錯燒一房，妄殺一人，又實滅鬼子之神兵也。而奉教者遇之，任其刀斫槍扎，一無抗拒。語云：「耗子見貓，」正今日之謂。到處設壇，供奉文武聖人、孫臏真人、王禪老祖、洪魏（疑是「鈞」字之誤）老祖諸神；每日焚香、演過刀、過槍、閉火門法云。

五月初一日，蘆保鐵路，起琉璃河，至豐台火車站，均被燒拆，共計一百餘里。由天津至通州二間地面，電線杆數處拆毀。燒通州教堂洋房，隨教住房亦被燒毀。（據該處來京人云：義（合）〔和〕團民，手執高粱桿，沿鐵路行走，口中喝云：「燒、燒。」即火起矣。拆，則土人爲之也。）

初二日上諭【略】

初十日上諭【略】

十一日，連日義（合）〔和〕團民，三五成羣，頭包紅布，手持刀械進城，絡繹不絶。

十二日上諭【略】

十四日，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造言惑衆土匪李羣仔一名請交刑部。（曾見董軍門諭，令在永定門内外扎營，不准洋人出入。）不知姓名人，沿街飛跑，口中叫喊「上門」。各舖户、住户，誤爲鬼子作亂，驚惶無（錯）〔措〕，即時罷市。廳官帶領官人，勸速開市，旋將造言之人拿獲。

教民紛紛而至，婦女繩穿鼻子。詢厥由來，男教民被團民斫殺净盡，伊等畏權，不願隨教。鬼子怒其反悔，令吃藥少許，即自行將鼻子穿繩，任鬼子牽之，如拉駱駝狀。（藏西什庫内。）又將婦女前後身膏藥貼住，揭之即死，賣於人間，二元洋錢一個。買而後死者，不計其數。又將婦女皮扒下，釘在塔上，以防火燒。

軍機大臣趙舒翹由良鄉等處，宣布曉諭，勸團民解散，各安生業。回京請安。

署甘肅提督董福祥，到京請安。

上諭【略】

十五日，永定門外，洋人坐紅拖泥大鞍車，前後頂馬，行至橋頭，被不知姓名人從車内抓出，立刻刀穿胸腹而死。詢知爲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也，而行兇之人逃避無踪。

是夜南西門外開花廠天主教民房屋，燒燬無遺。

十六日早，燒姚家井教民房屋。

是日，日本向總理衙門要殺害杉山彬之人，直以甘軍所殺爲辭。董帥令其指出名姓，以便正法，日本人語塞，祇好作爲罷論矣。

十七日上諭【略】

洋人將崇文門把住，不讓出入。團民囑舖户、住户夜晚燒香，以閉洋人槍砲火門。

是日午前，德國誘拿義和團幼童一名，刀斫不動，槍打不入。正在殺之不能，放之不可之時，提督崇禮前往説合，勸令放出爲是。德國尚屬活動，而該幼童堅執不肯。洋人無法，送交瀾公爺釋放。

晚間，團民焚表，邀請衆師兄來救，紛紛而至者數百人。内有老僧，手持禪杖，云其頗有法力，能知未來。相約到抄食胡同會齊，同進崇文門。

午後，東單牌樓路北奉真堂，八面槽路東天主堂，并東城數處教堂，醇親王府左右教民房二三十家，前後火起，燒燬無算，而鄰佑概未殃及一家，誠神異也。

聞十三日晚間，通州新城南門外教堂燒燬。十四日早，通州西門内教堂火

起。該處離倉房甚近，本州向火光叩頭，祝禱過往神靈，保護倉房。忽見空中金甲神立在火光上面，移時不見。倉房與左右鄰，均無妨礙，僉謂關聖帝君顯聖云。

十八日上諭【略】

午前，順治門外內城根（應是順治門內南城根天主堂。）天主堂，義（合）〔和〕團民炸則橋，（？）會齊圍燒；喝令窮人搶取財物。午後，順治門外大街路西耶穌堂燒。十二點鐘，觀音寺時則齋鐘表舖燒，教民開設故也。

（生意家有存火油者，俱倒在河內；有洋燈，俱摔在街；家户亦然。）

十九日，假和尚聲稱入團講論法術，頗能入彀。勸師兄等不必上神，且看伊之本領。正在假作施爲，猝來洋人若干，開放洋槍，轟斃團民多人。師兄等始知該和尚係鬼子買出之人，立即刀剁肉泥於順治門外。

午前，燒西單牌樓絨線胡同教堂。午後，燒西交民巷教民房屋。前門西城根，燒鐘表衞姓住宅，奇特東西甚多，窮民分搶無遺。婦女均赴洋人處躲避，多年奉教故也。

上諭：「前因幾輔一帶，拳匪滋事，擾及京城地面，經諭令京營及近畿各軍，分途彈壓解散。昨復寄諭步軍統領等衙門，嚴拿首犯，認真梭巡。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復有焚燒房屋情事。輦轂重地，匪徒肆行無忌，尚復成何事體。仍着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迅飭派出弁兵練勇，嚴行查拿，將首要各犯，悉數務獲懲辦，并解散餘黨，毋任聚衆，再滋事端，以儆奸宄，而靖亂萌。欽此。」【略】

二十日午前，燒在教所開之老德記，團民不讓救。惟恐人救，延燒別家。不料中和園少執事，將旁設尿桶，迎頭一潑，致干神怒，殃及多家。團民算定何人潑尿，立將少執事抓住，擲于火內，然已無及。查延燒之處，東至大街西止，西至蘊和店止，北至河沿止，南至小齊家胡同止，西河沿路聚興爲度，排子胡同燒一層止，蠍子廟至中成當止，取燈胡同至同興飯莊止，楊梅竹斜街至蘊和店止，觀音寺至晉義永止，路南四和居止，煤市街至大齊家胡同口止，路西染房止，同仁堂夾道留，糧食市路西至萬年居爲度。大街前門樓燒，南至裕祥皮舖止，西河沿獨留廣裕金店一家，東西荷包巷月牆全燒。晝十一點鐘起火，夜十一點鐘止。是日，正陽門橋頭，原設有香案一，水缸二，傳言關聖帝君下降，救護衆生。團民正同水會撲救之際，失於防範，一老媪攜帶四幼女，圍跪水缸四面，不知用何物冲去神祇。水缸破，而正陽門樓亦成灰燼，前門外數千餘家，付之一炬，良可慨也。

火神廟神像，如水渡一般，更可怪也。

武衞軍保護正陽門，洋人立在城上，出我軍不意，放槍打傷數人。我軍以大隊迎之，斃伊二三十人，始全行退去。

剛中堂由涿州曉諭團民解解，各安生業，回京請安，交片。

皇上在西苑門召見翰詹科道、六部九卿、文武各大臣，若藉詞推諉不到者，定行嚴加參辦。

二十一日早，屏則門外石路旁教堂一處，團民大師兄騎在十字樓上，破其安置。陡然出衆多婦女，白衣白帽，意在破團民之紅衣紅巾也。不料大師兄法力無邊，當時將伊等殺死，擲於火中。

二更後，團民初次燒交民巷。知會商民，街上不得潑髒水、焚香，聲言「殺鬼子」，衆口一音。槍砲不絶者徹夜。改交民巷爲切洋鷄鳴街。

拿獲牆上畫白圈，寫十字教民十四五名，立斫於西河沿。

合街生意關閉，錢票、銀票俱不能用。

午後，花兒市伏鸞，得濟公禪師降壇詩云：「歲次庚子年，便將海底翻，山搖地也動，將將出神仙。嘻，來在塵世上，拳棒把人傳，只要虔心至，那怕不成仙。嘻、嘻、哈、哈、哈，大衆嫌説多。不叫吾説，却叫誰説。天下奉教多，不把情理説，欺天子，滅神佛，拆廟宇，免香火，捨善書，反理説，總要把國謀，問人曉得莫。咳、咳、咳，那裏有人才。一班贓與汙，竟（罷）〔把〕清朝弄壞。不料洞門大開，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動人心槍刀排，扶保大清不壞。可喜天子不受害，官敗民不敗。自帶口糧來，除國之大害。可惱，可惱，空把玉歷佩好，忘了是護國法寶。」

上諭【略】

二十二日，北原教民開設小鞋舖被抄。

聞山東撫臣袁世凱有信來京云，海口開仗，義（合）〔和〕團傷鬼子七千餘人。老團因而總未到此。

是日四點鐘雨，至夜半丑刻止，約四寸餘。

四恒錢號關閉。

二十三日，吴廷瑚侍讀來説，皇上着各國使臣趕緊出境，派兵護送，慶王代求不允。諭定明日巳刻起身，不得遲延。

義和團馬步多人，赴端王府議話。

喜鵲胡同電報局燒燬。

崇文門外馬圈燒。

琉璃廠東北原馬姓一家，被團民殺死無遺。

廠店中西大藥房、豐泰照像館，前後拆毀，藥瓶大小擲地作洋砲聲。

廠西門外，永光寺裁縫舖燒。

天津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紫竹林火起，燒死鬼子甚衆。

洋人用棺木一口，僱人抬出永定門外。團民知之，披開内是兩個洋人，俱用刀殺死。

樂亭燒殺鬼子數千人。

午後，西四牌樓西、八角胡同、溝沿，燒燬教民房，至殺死教民不計其數。

東四牌樓燈市口，出使大臣玉庚市房多間，被燒無存，奉教故也。

御河橋教堂，正在念經禮拜之際，團民破窗而入，殺死教士、教民二百餘人。

西直門内八角胡同，二毛子假充義和團，殺好百姓，被地面窺破，邀集真義和團前往勦除。

團民焚燒交民巷，知會商民燒香，喊叫「殺鬼子」。

西城鬼子帶領雙身婦人，冲動義和團神壇。衆人正在吃飯之時，急切上不上神，致被斫傷多人。

洋人有藏於箱内者，有藏於棺内者，用人抬出城外，便於逃避。不料行至永定門，遇見義和團斫殺之，所謂「怨家路窄」是也。

二十四日，草場八條胡同謙盛恒間比燒。

甘軍練義(合)〔和〕團者五百餘人，外穿號褂，直闖交民巷。在路殺死鬼子二名。蓋德國杜士蘭，照會總理衙門，要朝廷將大沽口砲台退出，歸伊看管者也，適由總理衙門出來，竟被甘軍殺死。此兩家失和，互相戰争，不肯罷休矣。

昨日午刻，西城甘石橋西斜街，路北吴宅、路南王宅、城隍廟易宅房屋，同時被焚。

東華門南池子房屋，亦成灰燼，所謂在教者俱難逃也。

二十五日上諭【略】

上諭【略】

椽板胡同法國府一帶教堂全燒。

交民巷東西兩頭燒。

菜市口廣生店被兵民搶掠一空，董帥派勇拿獲九人，立地正法，號令示衆。

爛麪胡同草舖燒，執事實係教民，早被殺在别處。

土匪搶德國馬十餘匹，鬼子開槍，追之不及而返。

連日開仗，法國人不知逃在何處，甘軍將府佔住。

鬼子府所埋地雷八尊，均被團民破了，火藥化成黑水，不能點放。

西單牌樓二道街藥房燒。鄰佑潑水救，延燒數十家。糧店跪求，團民手執小紅旂上房，口中念念有詞，用旂一揮，火即飛過糧店，焚燒别家矣。

南喜門左近，隨教者頗多。今日午刻，有施助義合(和)團舂秋刀者，其人將刀交納訖，身帶藥包，團民搜出。問在大磨廠車舖生理，往問是實。藥係鬼子所給，以洒壇中者。車舖代求不允，殺之。車舖亦焚。

前門大街，忘其字號，有大白狗忽入其内，團民立斫之。云係白蓮教所爲也。

人静後，有沿門摩血者，捉獲殺。蓋得鬼子金數十兩，連性命亦不要也。

西城當舖胡同，教民某被燒後，抄出四尺許布人一個，身穿黄綾裙子，刀斫頭上有血流出。團民云，遲數日即可上天。

午後，孝順胡同教民舖户燒。

西什庫開仗，忽有赤身婦人走出，團民受傷者衆。樓周圍挂婦人皮，并各穢物，以致團民難以得勝。東交民巷亦用此法。

團民捉住俊美男子，言其在鬼子府伺候女鬼子，好處甚多，難以盡述。問訖，斫死于地。

有在前門賣粳米粥者，砲子飛出，中顱而死。

晚間，交民巷團民在前，甘軍在後，殺傷鬼子七八十名。火門閉住，雖有槍砲，不能施放，故致于敗。

二十六日，棋盤街各住户舖户，教民藏匿甚多，團民不得已而用火攻之。交民巷、西什庫連日焚殺，互有損傷，砲聲不絶者已數日矣。

二十七日，由前門内東城根篦子捉鬼子四名。

東交民巷、西什庫，砲聲不絶者徹晝夜。殺傷鬼子二三十名，有逃避肅王府者，肅王穿漢榻出府。(漢榻，應作汗榻，爲北京人對汗衫的俗稱。)

二十八日，驗看者某人，行至棋盤街，車役被甘軍誤傷，聞係借自李宅者。

馬提督到京，准各拉進大砲九尊，以備轟西什庫用。拿一女鬼子，釘在崇文門柵欄上。

上諭【略】

交民巷鬼子，由地道內攢出搶大砲，甘軍知覺，傷鬼子二十餘名。

二十九日上諭【略】

廠西門拿住教民男女各一，殺之祭旂，大書「玉帝勅旨」四字。

隨教人扮成團民樣子，混出城，均騎大馬，出正陽門，團民窺破捉殺。

琉璃廠周姓婦，求壇云：「改過自新，不敢再隨耶穌教。」討取保人，殺宥不究。晚間到壇焚香，忽要取保人見面，保人云其未保。喝問承招，將周氏殺之街衢。

金鐘廟教民母子二人，遇見團民，問話之際，小孩方八個月，路人憐抱，團民將小孩用手一拍，頭上現出十字，如慈菇狀。并告路人云：「今日你憐他，恐他將來不憐你耳。」男女二鬼子，身穿中國白布小衫，頭帶草帽，要混出城，官兵拿住殺之。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庫將赤體婦人，釘在樓上，或將婦人皮釘之，所以槍砲不過火。竟有將孕婦開膛，小兒頭至腹外者，慘毒極矣。

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團民要殺。官兵云：「留之，咱們好賣。」後問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爲零割，以快人心。

西什庫搶得銀櫃二，董軍門賞與中兵分之。

三十日上諭【略】

二品頂戴納繼成，被團民殺於順王府前。以其交仗之時，打鬼子則裝藥，不裝鉛子；打在鬧熱之時，回身打斃團民不少。團民質之端王，納繼成頭上實有十字現出。再三哭求端王救命，端王擬交刑部。團民云：「王所遵者皇上，我們遵者玉帝，如定須放宥，團民等即散去矣。」無可奈何，任其殺之。其眷口實未奉教，團民焚香，有點不着者，有出黑烟者，團民竟赦之，不連坐也。

上諭【略】

六月初一日，甘軍圍打交民巷不下。由外挖地道與德、法二國通，實秦椒面關東梗子中，點着扇車扇，燻出大鬼子七、小鬼子三，嘱小鬼子逃去，死生由命，畢投於火中。小鬼子牽送端王府，餘鬼殺盡。改作糧台插紅旂焉。

初二日，西什庫圍牆倒塌。中間高樓轟擊不動，蓋由工堅，亦由裸體婦人釘挂滿牆，砲子不能入。義和團民到彼，神即不上。攻打十餘日，難奏厥功。本日聖帝端王體直上其樓，擒獲鬼王，而纖(殲)滅焉。鬼王者二百餘歲人也，練妖法，能謀善卜，運籌帷幄，衆鬼卒迷聽調度，身穿穢物，諸神退避。今被擒，醜類不難屠平矣。三更後，大風雷雨。董帥飭軍士假寐，以防不測。俄鬼子由地道出，軍士正在夢中，被驚醒。忽電光一掣，望見衆鬼子眼光如炬，沿城板走，遂開砲擊斃甚衆。蓋非此雷電，大局不堪設想矣。雖曰董帥預作准備，然亦有數存焉耳。

初三日，觀音寺福隆店某、琉璃廠二酉齋某均被氣槍暗傷，登時殞命。

初四日，趙統領達元正在督隊出戰之際，身後鉛子飛來，穿脇而亡。統領係記名提督，兄弟五人，公居長，湖南籍。甘省回匪作亂，公轉戰數十，所向無敵，從未少挫銳氣，軍中稱爲福將。被么魔小醜所害，良深惋惜。

上諭：天津各海口最關緊要，必須厚集兵力，方足以資防守。聞天津水會七十二局，不下萬人，該處民人，素懷忠義，若能與團民聯爲一氣，亦足以壯聲勢而挫敵鋒。着劉恩溥尅日前往天津，迅速招集水會，挑選强壯，編成隊伍，與武清、東安、通州三處團民，分起擇要駐紮。并着會同裕禄，撥給軍械，賞給銀米，令其認真訓練，以禦外侮。欽此。

順治門外瑞樓居，改爲官店，男婦買米者，必候人齊，方肯量給。有婦人焉，忽然朗誦經文，聲達於外。團民知爲教民也，牽出斫之。前門外捉獲暗放氣槍之人，立剁如泥。

初五日，鬼子由地道出，甘軍獲而殺之。插紅旂地道口，在城上前門，崇文門西，更相左近。

瓦匠三人，投董帥營，供其在鬼子府做活二十一年矣，今因困餓不過，特來出首。鬼子飲食已絶，藏匿地道內，宰殺人馬爲食。情願領出搜查，求赦死罪云云。

直隸總督裕禄奏摺云，初二日，静海縣張德成率團衆五千人來謁。馬玉崑初三日到津，與鬼子見仗，大獲全勝云。

初八日，著名脚色孫處，服毒身死，合家自盡，奉教故也。

刻下中外衅開，各省重兵，調集京師，藉資防守。晉省與直、齊、豫接壤，丁丑年後，三省之民，紛來沓至。其中良莠不齊，以致搶奪之案層見叠出。幸而南北兵强勇練，各大憲嚴飭各地方官，設法彈壓，始得各安生業。今聞兵力單弱，

萬一聞風遙起，擾害閭閻，焦城葫蘆峪，北通草地，其中雜處廣集者，多非良善，倘變起倉皇，將何以禦之。雖有兵力防護，其法皆係虛應故事，張樹屏因裁勇而力告退者，職是故耳。即是恐此處一變，勢難以防禦耳。思維再三，在在均關大公。視之憲厘△△擬奏，請回籍辦理團練，藉卜憲勞而保桑梓。皇上之允准與否，預料國難，當想兩可，而小臣之籌畫必周。查團練得人爲難，于募勇尤難於其難籌餉。查商務局存款甚巨，彼時富國便民，當此時艱，自應先其所急，擬（原缺四字）作練勇之費，較爲妥協。祈查明數目，以便奏請。聞絳州機器局，動用庫款五十餘萬之多金無着，荷前護撫憲何，首令前河東道楊交出銀一十五萬，免爲細核。此款正在交出彌補之際，何撫憲因病出缺。

《庚子國變記》

清李希聖撰

義和拳者，起自嘉慶時，有嚴禁，犯者淩遲。

戊戌八月，榮祿喉楊崇伊，請太后復出聽政。康有爲以言變法獲罪，所連坐甚多，逢迎干進者，皆以攻康有爲爲名，稍與齟齬，則目爲新黨，罪不測。張仲炘、黄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狀危，告天下。各國公使謁奕劻，請以法醫入視病，太后不許，各公使又亟請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后聞之不悦。

已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讎必報！」時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志也。」而梁啓超亦走保日本，使劉學詢、慶寬並刺之，無所成而返。

乃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儁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風各公使入賀，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儁。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后及載漪内慚，日夜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杰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脅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后愈益怒。

而義和拳自山東浸淫入畿輔，衆亦漸盛，遂圍涞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勦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剛毅等復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遂焚鐵道，毁電線，至者數萬人，城中爲壇場幾徧。

其神曰洪鈞老祖、驪山老母，來常以夜，燎而祠之，爲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槍砲令不燃。又能指畫空中，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呼市人向東南而拜，人無敢不從者。以仇教爲名，至斥上爲教主。太后與載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匪黨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謂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

五月初十日，俄使格爾思上書，言亂民日益多，英法藉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方睦，逾二百年，義當告。總理衙門得書，不敢上。俄使欲入見，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以禮部尚書啓秀、工部侍郎溥興、内閣學士那桐入總理衙門，而以載漪爲管理。

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剖其尸。

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内火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一僧爲之長。

十八日，往宣武門内火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衆。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言拳匪作亂當勦，而匪勢愈張。

二十日，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

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哭，出羅嘉杰書示廷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儻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欷歔，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民不可恃。」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及户部侍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亂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睹矣。況諸國之强，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載漪曰：「董福祥勦叛回有功，以禦夷，當無敵。」上曰：「福祥驕難用，敵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無賴。載漪語不遜。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載漪、剛毅遂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雪仇恥。」載濂亦上書言：「時不可失，敢阻撓者請斬之。」聞者莫不痛心，詆爲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説夷兵，令無入，道遇拳匪刼之歸，景澄幾死。其後夷兵援使館者，亦以衆少不得達，至落堡而還。

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余心亂矣，今日廷論，可盡爲上言。」兵部尚書徐用儀曰：「用兵非中國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

寧有幸乎？」侍讀學士劉永亨言：「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今以爲亂欲誅之，人心一解，國誰與圖存？」上曰：「亂民皆烏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爲兒戲？」太后度載漪辯窮，户部尚書立山，以心計侍中用事，得太后歡，太后乃問山，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色變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争，是且與夷通，試遣山退夷兵，夷必聽。」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不習夷情，且非其職。」太后曰：「德親王亨利昔來遊，若嘗爲供給，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對，載漪詆立山漢奸，立山抗辯。太后兩解之，罷朝。遂遣徐用儀、立山，及内閣學士聯元至使館曰：「無召兵，兵來則失好矣。」

二十二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館，太后許之。聯元頓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雞犬皆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殺聯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斬之，莊親王載勛救之而止。聯元，載勛包衣也。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絀兵單，衆寡强弱之勢，既已不侔，一旦開衅，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許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太后陽慰解之，不懌而罷。自是嫌景澄。

太后意既決，載漪、載勛、載濂、載瀾、剛毅、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煜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内帑銀十萬兩。載漪即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揎腕並起，而言滅夷矣。

城中日焚刼，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焉。

王培佑以首附義民，擢順天府尹，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爲奇貨。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含璧輿櫬何異，則下策矣。」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殆二千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御史陳嘉言，自謂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吉林將軍長順，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則教堂自焚，已忽不見。太后喜，大以爲神人也，下其書，覽示天下。羣臣又時時言山東老團一掃光、金鐘罩、九龍鐙之屬，能役鬼神，燒海中船盡壞，居一室斬首百里外，不以兵。於是太后焚幣玉，自禱祠之，而未嘗至。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吴國鏞及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言義民所過秋毫無犯，請令按户搜殺，以絶亂源；刑部郎中左紹佐，請斬郭嵩燾、丁日昌尸，以謝天下；户部主事萬秉鑑至謂曾國藩在天津殺十六人，償豐大業命，損國體而啓戎心，請議卹；户部侍郎長麟久廢，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釋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龍文至請早定大計以應人心，其言尤悖逆。

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焉，謂之保護。

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于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不聽。

遂以載勛、剛毅爲總統，載瀾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勛、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載漪夙暱慶恒，亦不能庇也。户部尚書立山，不甚附載漪，候補侍郎胡燏棻治鐵道，侍讀學士黄思永嘗請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與李鴻章有連，皆號爲習洋務，拳匪欲殺之，燏棻夜亡走，依袁世凱，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下獄，其罪狀則神語也，曰「通夷」。殺遊擊王燮，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煒、翰林院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兵部主事楊芾，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編修劉可毅死於道，失其尸。

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總理衙門，載漪伺於路，令所部虎神營殺之。虎神營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詛也。頤和園起漸臺，高二十餘丈，文曰「鬼見愁」。亂初起，令各公使皆反國，期一日夜盡行，各公使請緩期，故入總理衙門議，而德使死焉。殺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後日本執殺之。克林德已死，許緩行，又請遷入總理衙門，各公使不敢出。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衛中軍，圍攻交民巷，榮禄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砲聲日夜不絶，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夷兵裁四百，四面爲營壘，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爲必

死，皆奮。圍攻五十餘日，晝夜番戰，苦相持。董軍及武衛中軍死者無慮四千人，拳匪亦劣(多)有傷亡，皆引退。而剛毅、趙舒翹方坐城樓趣戰，飲酒歡呼。剛毅曰：「使館破，夷人無種矣！天下自是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悖逆，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盡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廟，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義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聖明，公以身報國，盡除秕政，與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於公見之矣。」剛毅大喜，自行酒屬舒翹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翹字也。舒翹之入政府也，剛毅援之，故事之尤諂。

方是時，董軍武衛中軍，因緣刼殺，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工部尚書陳學棻、内閣學士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寺卿陳邦瑞皆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榮禄，榮禄不能制。民居市舍，數里内焚掠皆空，使館故用塞門泥，不能破也。

啓秀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臺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曾廉、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謂夷砲不然，其術固驗；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者也。普法本妖人，余蠻子以攻剽爲羣盜，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漢有心疾。徐桐謂：夷且請降，不可許，納貢獻地稱臣，償兵費數萬萬，疏十事上之，盡如約，乃受。

朱祖謀請毋攻使館，上使榮禄召問狀，祖謀具爲禄言宜罷兵，禄不肯白。祖謀敢言，匪初起，祖謀首建議請驅除，啓秀惡之，揚言曰：「非祖謀無足與任此者。」太后亦不樂祖謀。曾廉聞之曰：「祖謀沮大計，可斬也。」御史蔣式芬及彭清藜、吴國鏞亦請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

拳匪既不得志於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庫教堂，副都統阿克達春爲前鋒，戰不利，載漪大怒，立斬之，而教民皆堅壁以待攻。剛毅帕首韜刀請督戰，張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數百人，剛毅跳而免，忿發罵曰：「公等在涿州時，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與之俱受其戮矣。」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訖不能入，而載漪爲匪黨論功，除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虚日，車騎服色，擬於乘輿，至自稱九千歲，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

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草也。以法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砲臺爲詞，其實砲臺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營官封得勝手然砲，傷英兵艦一，已而兵大至，遂陷，得勝死焉。提督羅榮光走天津，久之，仰藥死。而裕禄方報大捷，張戰狀，自爲功，語絶誣，時地盡無據。太后及載漪大喜，犒賜將卒白金再十萬焉。

時有詔徵兵，海内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奕劻、徐桐、崇綺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間，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莫年用事，尤驕横。太后亦以桐舊臣，更事久，以忠憤號召揣摩取富貴之士，負當時大名，思壹用其言以風動天下。

遂遣倉場侍郎劉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餘萬人，傳太后旨，賚給之，來者日益多，頗不得賞，則公爲寇盜，虜略殺人，脅取財物，不能應，輒夷其宗，喜縱火延燒，常數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於道遮殺之，曰「防姦細」，坐死者又十數萬人。自有書契以來，蓋未聞奉詔爲官寇，寇而獎謂忠義，如今日者也。裕禄亦盛言拳民敢戰，連敗夷，所擊斬過當，夷甚懼，至以客禮見紅燈照；紅燈照者，匪黨自謂不如，袨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

初敵兵攻西沽，聶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謂我怯耶？」遂連戰八里臺，陷陣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勦拳匪，已而朝議大變，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馬玉崑代之。

六月十三日，以李鴻章爲直隸總督，辭不至。

十五日，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杰不主義民故也，而雍謹事之。吴橋令勞乃宣、景州知州王兆騏請勦匪，無令蔓延，雍詆爲誖謬，西北之民慘死者，至連村堡，血流有聲，而雍由此大用矣。拳匪之殺教民也，謂之二毛子，其實十九皆平民，而教民往往得他逸。

十六日，殺張蔭桓於新疆。始蔭桓以康黨繫刑部，太后盛怒，欲殺之，求救於英人，得戍邊。兵興，蔭桓上書總理衙門，言宜守約，戴漪及剛毅惡之，爲蜚語以聞，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

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題在山東，不得至天津也。

十九日，貴州提督梅東益免官。東益勦拳匪滄州，而楊柳青當通道，匪遮擊，殺人尤多，東益大縱兵攻之，斬首虜三千餘人，河水盡赤，裕禄恚之，東益坐是罷。

二十一日，以崇綺爲户部尚書。綺之再出也，與徐桐比而言廢立，以是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先是一老人謁載漪，自言有禁方，載漪視其書絶誕，謝之，老人辭去，曰：「異時事急，請東向呼者三，當至。」拳匪之始萌芽也，載漪置酒，召徐桐、崇綺而告之，桐、綺皆曰：「此殆天所以滅夷也！」呼之則老人已在門，一座大驚。遂入言之太后，太后幸頤和園，試其方盡驗。或曰老人大盜王覺一也。

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德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强起之。

二十七日，以余虎恩爲喀什噶爾提督。虎恩貪而好色，多大言，納賄於榮禄，將三千人。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讎，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禄前，語侵之，福祥欲殺虎恩，榮禄以身翼蔽之，乃免。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見寧壽宮，語移日。秉衡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以李鴻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無與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初三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榮禄微争，太后笑，禄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許，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刑，色獨喜，昶笑謂承煜曰：「勉爲之，吾待公於地下矣！」景澄亦呼家人與言，皆陽陽如平時，顔色不變。徐桐曰：「是死且有罪。」崇綺亦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昶初召對，即言拳匪當痛勦，退又兩上疏力争，故尤爲載漪所恨；景澄以使俄故，匪黨頗側目焉。徐桐與景澄有郤，至榜其名，戒門者不許通刺。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既屢有殺傷，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羣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與載勛，載勛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千人，莫不頓足歎息，憐其冤。彭述獨曰：「此亂民也，不殺之，變且不測。」問之，則曰：「飛刀嘗及其屋云。」

初十日，北倉失，裕禄走楊村。

十一日，楊村又陷，裕禄自戕死，宋慶退蔡村。敵方得天津，晝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炸砲居陣前，更番迭擊，玉崑散萬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砲發而三百人者皆死。玉崑力戰三晝夜，會日入，天大雨，夷潛師出玉崑後，玉崑兵亂，夾擊盡破其軍，玉崑大敗，退至武清，不復能戰矣。榮禄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斬袁、許，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時已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菽麥問遺之。英使竇納諾笑曰：「貴國以兵戎相見，朝報不至月餘矣，請爲我致之。」瑞諾而出。美使康格爲書報美，送總理衙門，不許，乃還之。而各國以書問使臣在亡，皆尼不達，議遣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復書甚嫚，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皆笑。

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套、如意鉤、火牌、飛劍，謂之「八寶」。當是時，義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數十萬人，號爲「禁旅」。大抵皆倚秉衡爲名，秉衡亦羈縻之，取虚聲而已，驕恣實不能使也。

十四日，蔡村失，宋慶走通州之于家圩。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夏辛酉敗於河西務，死者十四五，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以秉衡奏入軍，兵敗皆脱身走。廷相諂附拳匪，比於連文沖、鮑琪豹，而闖茸過之。載瀾、剛毅連名奏，廷相屬草焉，嘗上格天疏，請以大阿哥監國，尤好言用兵，秉衡信之，使總軍事，以走死，而鹿傳霖爲請卹，優詔褒其忠。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砲聲，一軍皆潰，秉衡走通州。

十六日，太后議西幸，陰戒榮禄，董福祥以兵從。計已定，或謬言秉衡軍大勝，所擊殺至數萬人，乃止。自北倉之敗，又圍攻使館，董福祥、余虎恩、武衛中軍、虎神營、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而總理衙門又時致書與議款，欲以誤之。是日載瀾請斬王文韶，太后問榮禄曰：「文韶何致人言之多也？」榮禄曰：「文韶忠謹，歷事多，人言不足信也。」瀾方主用拳匪，及城破，又請斬載漪，冀自解。

十七日，李秉衡敗於武清之馬頭，通州失，秉衡死之，拳匪殺平民無算而歸。秉衡由丞尉起家，至開府，負清名三十年，及死，而人無惜之者。通州已失，乃召宋慶、馬玉崑守京師，駐南苑。

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刑。用儀尸横道二日，無收者。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寵信者謀於中，欲遂行内禪，山意不謂然，太后寖疏之，竟用以死，家貲累巨萬，盡没入之。太后復出總大政，上居瀛臺，飲食不

時通，采槿花而食，日一醫案，宣示内外臣民，稱病篤。聯元内召，頗見親，因奏見言事畢，逡巡起，立太后前言曰：「皇上當保全。」語未終，太后罵曰：「皇上當保全，予不當保全耶？」元爲人口吃，語塞而出，死所從來矣。榮禄方入對，知將殺用儀等，至殿門，與徐桐約俱請，桐曰：「吾嘗劾用儀，今豈肯爲之請？且誅内奸以清朝列，何請爲！」色甚厲。至前，太后袖出詔，禄頓首曰：「祖宗時不輕殺大臣，今誅之太驟，罪不明，臣亦見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與他人事耶？爲我謝奕劻，行將及若矣！」旬日之内，連殺五大臣，詔辭忸怩，無左證。又欲殺奕劻、王文韶、廖壽恒、那桐，會城破而免。

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獄，載漪有私於寶生，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城破，與徐致靖、襲照瑛、何隆簡、黄思永、席慶雲皆逸出，其後致靖諸人皆詔釋，而寶生獨以太后旨斬昌平。寶生，昌平人也。

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類矣，寧不能相球耶？」廷臣愕眙，皆莫對。太后欲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乞和，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臣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争也。」榮禄曰：「不如與書觀其意。」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與文約，旦日遣大臣來，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莫北風急，砲聲震天，風雨皆止。

二十日，黎明，城破，夷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駐郊壇，禁軍皆潰，城中無一兵。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福祥起降人，爲大將，太后倚信之，寖驕不可制。榮禄嘗召諸將飲，福祥上坐，酒酣，福祥秦語字榮禄曰仲華，榮禄默然不樂，罷酒。彭述嘗言福祥有威名，敢戰，夷人憚之，請大用。

是日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無一至者，太后謂載瀾曰：「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爲衛乎？」載瀾曰：「臣無兵，不能任此。」六趣軍機入問計，莫敢言。載漪請張白旂，榮禄曰：「姑寓書使館，請停戰，徐議和，宜見聽也。」太后曰：「速圖之，余母子性命視此矣！」皆失聲而出，已無所達書。拳匪在城中者尚數萬人，俄頃而盡，牆陰屋壁，掊視往往得紅巾。

二十一日，天未明，徐會澧以兵部尚書謝恩至地安門，聞哭聲，乃走。載瀾馳入宫，言夷兵且攻東華門，太后知事急，衣寶衣，欲赴水，載瀾持其衣曰：「不如且避之，徐爲後計。」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髮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隨之。至西華門外，上坐英年車，太后坐載瀾車，從者載漪、溥儁、奕劻、善耆、載勛、載瀾、載澤、溥興、溥倫、剛毅、趙舒翹、英年及内監李蓮英，太后夙所愛也，以立大阿哥，進官一品。珍妃有寵於上，太后惡之，臨行推墮井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載勛，始知上所在。

諸宫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數十人。其餘走出安定門，遇潰兵被劫，多散失。載瀾妻女皆亡，令萬本華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

是日駕出西直門，日莫，抵昌平貫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時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夜然豆萁，人相枕藉而卧。甘肅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來見，太后對之痛哭。春煊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未至，而國破。貫市李氏者，富商也，從取千金，易贏轎。昌平令裴敏中已先遁，其後太后至西安，召案敏中，敏中自殺。

二十二日，出居庸關，至岔道，兵不及二百人，延慶州知州秦奎良進膳，從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懼，太后慰遣之。

是日馬玉崑至。

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轎，莫至懷來。縣令吴永，供張甚辦，左右皆有饋遺。時塞外嚴寒，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留一日，擢永知府。

二十四日，奕劻稱病請留，許之。載漪謀欲殺奕劻，溥倫解之，乃止。

二十五日，上及后皆易轎，駐懷來沙城。口北道鍾培進衣及被具。

二十六日，至宣化雞鳴驛，霸昌道英瑞獻五千金，太后喜，拊勞甚至。

二十七日，至宣化，知府李肇南獻千金。剛毅夙驕蹇，倨見肇南，肇南讓之。因召謁，劾毅誤國庇亂民，罪最大，太后不悦，肇南卒罷歸。宣化令陳本，賂李蓮英六千金，代其位。

是日載濂、載瀅、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後行。英年前驅，主置頓，李蓮英恃寵甚驕，所過供張多逾制，年頗裁抑之，蓮英愛幸，與於廢立，上入朝太后，蓮英踞坐不爲起。嘗與太后博，同食飲，自徐桐、榮禄皆附之。

八月初一日，至懷安佐衛。

初二日，至懷安。命奕劻回京議和，許便宜行事。太后遣人至懷來，取其子

爲質。

是日崇綺死。綺，穆宗后父也。后與太后不相能，故太后惡綺，屏居二十年，不復奉朝請。及立大阿哥，太后使榮祿起之，授書弘德殿。太后之再訪政也，綺建言廢立，以草示徐桐、榮祿，桐、祿善焉。綺推桐、祿首銜，桐、祿亦讓綺，久之不決。自是榮祿、徐桐交薦之，遂起爲傅。城破，走保定，使人間道歸視其家，皆已死，遂自經。

徐桐之死，在崇綺後遠甚，桐爲人慘急峭深，欲盡殺諸言時務者。城破，桐不知，方坐翰林，以故事見屬官，屬官莫應。已而夷人欲誅首禍，以桐爲詞，桐子承煜請桐自裁，桐猶豫，承煜引繩進之，桐不得已就縊，而詐言死於城破時。桐自名正學，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禮之，及是而奸盡露矣。桐故與前西寧辦事大臣豫師善，大阿哥之立，桐就豫師草詔焉。

初三日，至天鎮。天鎮令額令騰額不辦，自殺。

初四日，至陽高。董福祥至。是日夷兵入宮，各公使提督皆往，從兵三千人。焚正陽門城樓，火光照數里。宮人內監留者，僅三十餘人，皆無所得食，日本遣兵守乾清門外，人日給薄粥數升。

當是時，勤王兵在保定者數萬人，不敢復言戰。而上書自名忠義欲攻夷者，皆走竄山谷，彭述至棄其母而逃。日本執啓秀、徐承煜囚之，爲圈牢，窘辱備至。而怡親王溥靜至爲奴鞭撻而死。

初五日，至大同聚樂。山西按察使升允至。升允先以陝兵勤王，與河南蔣尚鈞同護運道者也。

初六日，至大同。留三日，以載漪爲軍機大臣，載瀾爲御前大臣。護軍練兵瑚圖理英山奪民馬，殺之以徇。然榮祿、董福祥嘗大掠京師，太后不問也。又以需索殺內監張天喜。自吳永及大同令齊福田，以餽獻得官，所過郡縣括民財，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賂遺左右，動至千金。潞安府知府許涵度，以拳黨厚賄李蓮英，得召見，擢冀寧道。潼關廳賂少，蓮英大怒，立言於太后，逮問之，而天喜獨死。

初八日，以溥倫管理前鋒護軍練兵事。山西布政使李廷簫至，進銀十萬兩。趣百官赴行在。時潰兵皆起爲盜，道不通。京西數百里之間，炊煙幾絕，麥苗委地，崑岡以告，得旨「報聞」而已。

初十日，至懷仁。命榮祿、徐桐、崑岡、崇綺、崇禮、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陳夔龍爲留京辦事大臣。然夷方分地而守，無能過問者。竟夷兵去，不敢夜行，米至石萬錢，達官多賣漿自給。十一日，至山陰岱岳鎮，以敬信權步軍統領，不敢問事，盜賊亦時時竊發，無如何也。

是日奕劻還京師，以日本兵爲衛。

十二日，至代州廣武。

十三日，至代州陽明堡。太后過雁門，臨關門，北望悽然，意甚不樂。岑春煊進黃花，太后曰：「塞上早寒，得花遲，京師今盛矣。」泣下霑衣，顧左右取乳茶賜春煊，迺去。

十四日，至崞縣，原平，以榮祿爲全權大臣，夷人拒不納。李鴻章之自日本歸也，失勢居蕭寺中，賓客皆引去，榮祿新用事，將五大軍，貴幸傾天下，大從車騎過之曰：「兩宮方隙，君之所知也，即有變，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鴻章笑曰：「君何憂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慮？」祿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禍之所集也，太后百歲後，吾寧能爲魚肉耶？」鴻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爲計，太后方盛時，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祿頷之，遂結歡而去。鴻章起督廣東，榮祿餞之，劇飲大歡，解貂裘而別。及鴻章以直隸總督內召，太后意不測，榮祿私報鴻章，鴻章謝病不行免，故德祿尤深。拳亂起，祿以武衛中軍攻使館，董福祥又祿所部也。夷人誅首禍，祿名在約中，乃求解於鴻章，鴻章出之，至其所以脫，事祕世不盡知也。祿內主拳匪附載漪，而外爲激昂，稱七上書爭之不能得，頗揚言自解，世或多信之。

十五日，至忻州。江蘇巡撫鹿傳霖至。以敬信爲户部尚書，裕德爲兵部尚書，懷塔布爲理藩院尚書，英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桂春爲户部侍郎。

十六日，至陽曲黃土寨。

十七日，至太原，居巡撫署，帷幄器物甚設，比於宮中，高宗幸五臺時故物也。太后色喜，旂兵及岑春煊、馬玉崑、董福祥、升允、鹿傳霖兵至者，七千餘人，散而爲盜者，十五六矣。會山西歲不登，米價騰躍，從兵不得食，時出劫掠，民苦之。陝甘總督陶模至行在，乃以模節制諸軍，亦不能禁也。

十八日，命善耆回京察夷情，遣吳永至湖廣，刑部郎中俞啓元至江蘇徵餉。

二十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連名劾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庇拳匪。奏行，而之洞中悔，請削銜，然無及矣。太后之復出也，之洞懼禍，持兩端，名聲遠在坤一下。奏至，上呼載漪等嚴斥之，太后色不怡；久之，

乃謂王文韶，出草詔，自載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輕。太后猶不悅，謂文韶曰：「諸臣皆爲國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復誰肯盡力者。」文韶嘿然。文韶爲人善趨和承意，拳匪起，唯阿而已，未嘗敢言。上已出走，在道中，顧謂文韶曰：「禍今急矣，不兩全，宗社爲重乎？抑人臣爲重？」文韶不對。上以載漪、剛毅在，屏出之，卒問文韶，文韶躊躇有間，迺曰：「上所言固當，然外人方未有言，迺先自導之，如國體何？恐任事者寒心矣。」上不樂而起。其偷合自全，皆此類也。黨於榮祿，剛毅亦不甚惡之。

閏八月初二日，以鹿傳霖爲軍機大臣。克林德賜祭一壇，命大學士崑岡往（祭），歸國，又命户部侍郎吕海寰再致祭如儀，書致德，德人辭焉。杉山彬令那桐往祭，予銀五千兩，日本亦拒之。杉山彬之死，日本書來徵其尸，以一日夜爲期，送使館，尸已殘失，無可歸，遂不答。自是日本不收我照會，英語謂之「哀的美敦」。及議和，乃受。

初三日，山西巡撫毓賢免，以湖南布政使錫良代之。賢以能治盜，稍遷至山東巡撫。拳匪起平原，平原令蔣楷請按誅之，賢不許，以他事劾楷去，匪由是盛矣。已而徙山西，紅巾坐堂上，盡殺夷人之在山西者。學政劉廷琛言賢喜事釀禍，啓秀持之，廷琛幾得罪。其後劉坤一、張之洞亦合劾賢，太后怒，抵其奏於地。

是日以陶模爲兩廣總督，岑春煊爲陝西巡撫，魏光燾爲陝甘總督。

初五日，黑龍江將軍壽山、盛京副都統晉昌罷。時山已前死。山初得詔書，計未決，求援於晉昌，昌力持戰議，許濟師，山亦以氣自負，思立功，且恃昌無恐。而海蘭泡俄兵數千人，議假道齊齊哈爾城，護哈爾賓鐵道，山不許。而俄兵遽至，山軍突起，掩擊之，斬獲數十人，又擊敗俄船。俄大怒，華人之在江北者，頗殺略之。愛琿副都統鳳翔，渡江急擊俄兵。典軍來鶴，懼深入無後援，麾軍退，大敗。七月初九日，俄兵爲華裝，自五道河潛渡，翔誤謂漠河礦屯也，不備，陷愛琿。翔退守内興安嶺，士失亡已多，力戰敗俄兵，翔亦歐（嘔）血死。

二十二日，陷墨爾根。

八月初三日，攻齊齊哈爾城，壽山自殺，副都統薩保以城降，而晉昌援師竟不至。

初四日，陷寧古塔。山之始挑衅也，幕僚山陰王煥上書切諫山，煥自知不免，乃亡去，山捕煥繫吏，煥又從獄中上書，遂殺之。而朝廷方以國書致俄，及英、法、德、美、日，皆藉口亂民，非國家之意，欲以甘言緩夷兵，又陽以詔書戒壽山無生衅，而實陰嗾之。奉天將軍增祺，自度軍單欲毋戰，召五部侍郎清銳、崇寬、薩廉、溥頲、鍾靈及訥欽、晉昌入計事。晉昌後生，厲聲曰：「敢違旨者罪之。」遂下令，縱拳民大掠，殺俄護道兵，俄兵退海城，東昌，連報大捷，已而俄兵大至。

七月初五日，攻遼陽，破之。

十八日，攻海城，又破之。琿春、三姓、營口、牛莊、蓋平、熊岳相繼陷。

八月三十日，入吉林，而奉天最後破，東三省盡入俄。其後晉昌以禍首論戍。晉昌者，上書請斬譚嗣同等詒穀之兄也。昌所奏，多依物怪傳會之，皆受詒穀旨。

初七日，以善耆爲宗人府右宗正，溥倫爲左宗人。

初八日，幸陝西，上不欲行，怒謂載漪、載勛曰：「朕倉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豈惜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無慮矣，若屬善侍太后，朕當歸京師，竟議約，以冀大難之早平也。」太后不許，力持之，無敢諫者。奕劻、李鴻章、崑岡、劉坤一、袁世凱皆請回鑾，不聽。北倉之敗，李鴻章度太后且西遷，白草奏，極言「當安坐，夷兵雖入城，論公法，保無他慮，倘車駕出國門一步，則大局糜爛，後患將不可勝言。」致書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約連名，坤一、世凱皆許諾。之洞答曰：「公不見徽欽之事耶？吾不忍陷兩宫於險也。」鴻章得書，大失望，奏遂不行。後之洞與客飲而醉，私語客曰：「吾亦知無五國城之禍，然太后在京，夷兵必挾之歸政，事尚可問耶？」故之洞不敢請回鑾者，恐歸政也。

十一日，至介休。拳匪郭敦源犯蹕，捕殺之。敦源能合衆，名亞張德成、曹福田，德成、福田賞賜累萬金，而敦源以誅死。介休令陳日梯坐縱容罷，不復收。然是時拳匪聚黨阻山川者，所在而有，大群至萬人，圍固安，破懷柔，懷柔令一家皆死，而諭旨尚謂拳民，爲拳匪所脅云。自河以北，大抵無慮皆匪矣。鑄錢掘家，劫掠行人，死者不可勝數。李鴻章令梅東益剿之，而朝廷以解散爲詞，上下相疑，不敢正名爲匪也。

十七日，李鴻章至京。鴻章在天津，謁德帥瓦德西，瓦德西曰「吾統兵主戰，君主和，職事不同」。謝不見。鴻章之至京也，以俄兵百人自衛，英、日本甚忌之。

十八日，至聞喜。剛毅以病留，太后使何乃瀅護視之，三日而死。白戊戌以

後，毅與榮祿枋政，擬於共和，榮祿主兵而毅喜言利。康有爲走海外，爲書丑詆太后，辭連上躬，毅獻之，欲遂行大事。榮祿曰：「太驟，將有變，不如徐圖之。」及立大阿哥，祿定策爲多，而毅弗與，毅已心望不能平。拳匪起，毅欲尊大功，傾祿，祿頗示異同，故與祿交惡。祿善爲詭合，毅剛愎過於祿，而巧詐不如，叔事李蓮英，公與上爲讎敵，擢用滿人尤力，至中國强，滿洲亡。毅陽爲公廉，獻遺無所受，然嘗以多金坐市求利，不能售其欺也。

是日以奕劻爲全權大臣，劉坤一、張之洞，許便宜行事。先是李鴻章以衅巨寇深，議授奕劻、榮祿、坤一、之洞皆爲全權議款，從其請也。

自宣戰之詔出，長江多盜，盜稍稍起矣。天門燒教堂，衡州繼之，江西所毀尤獨多，而浙江寇至，連陷江山，常山諸縣，殺西安令吴德瀟，聚者數萬人，東南大擾，然卒以無事，坤一、之洞功爲多。坤一、之洞之初得詔也，意猶豫，不知所爲，李鴻章首倡不奉詔之議，坤一、之洞和之，遂遣沈瑜慶、陶森甲至上海，與各國領事議互保長江，各不相犯，立約而還，雖用以自全，而國亦蒙其利矣。廣西巡撫黄槐森，言義民雪國恥，坤一、之洞謀自保，私與夷約和，使夷兵得並力趨京師，誤大局，因袁世凱奏之，世凱懼，以告坤一、之洞，坤一、之洞念奏入，且獲罪，匿奏又慮爲槐森所持，計無所出，問於李鴻章。鴻章報曰：「吾思之熟矣，即被譴一身任之，不相及也。」使世凱置其奏，勿與通，且遺書德壽，告槐森，詰責之。槐森卒以毁教堂去廣西，幾陷罪。當是時，微李鴻章，東南且亂，而袁世凱亦有應和之功焉。世凱之在山東，殺紅巾以萬計，德州以南無一拳。河南巡撫裕長、漕運總督松椿，好拳，拳頗從之，然不振。

二十日，李鴻章、奕劻合劾載漪等罪重法輕，請嚴議。時德美書請殺首謀，乃並奏焉。給事中王鵬運亦言非嚴議不足以謝外人。久之而事下鴻章、奕劻治，論分别圈禁遣戍，朱祖謀、王鵬運及御史李擢英、萬本敦，又連名請斬載漪、載勛，皆不報。

二十日，令李鴻章領武衛中軍，榮祿赴行在。祿初由保定走太原，剛毅忌之，詔不許前往，至平定而還。及載漪出軍機，剛毅死，李鴻章爲祿請，太后亦念之，故復用。毅之持節東南也，以搜括號增餉數百萬，榮祿因間之，請以毅代劉坤一，毅聞之，銜祿尤甚。嘗論事，至交閧太后前，太后兩蓄之。毅死，而祿獨進矣。

二十三日，德兵、法兵、英兵入保定，廷雍以牛酒勞師。居久之，以縱匪殺雍。按察使沈家本論訊無狀，乃釋之。又殺道員譚文煥。文煥，江西人，首率拳匪攻天津租界者也。裕祿亦遣練軍何永盛助之，不能破。保定既已失，自是略永平，蹦承德，歷三邊，並塞而南，東擾河間，過真定，自河以北大抵皆苦兵，出井陘，循六國時用兵故道，浸尋及於山西矣。至易州，聲言欲發西陵，李鴻章固爭，又欲燒陵樹。先是太后遣人掘利瑪竇、南懷仁冢，故夷議報之。

二十四日，德帥瓦德西至京，居儀鸞殿。自聯軍之入城也，時掠取財物，而德兵尤横，公卿貴人多被笞辱，砲擊太廟鴟尾，鑿禁垣爲門。夷兵至騎驢上三殿，玉帛圖籍，焚掠無遺。户部銀三百餘萬，内帑倍之，盡以資敵。大治道涂，穿城爲鐵道，通正陽門。俄英兵迭居頤和園，及出而薪木皆盡矣。

瓦德西欲見李鴻章，鴻章謝曰：「君所居太后宫，吾中國大臣，又老病不賴行，不能以人臣禮見，奈何？」亦不往。居久之，瓦德西不出，乃往見焉。二十八日，夷人還我太廟，奕劻請之也。珪幣俎豆皆失。

九月初一日，李鴻章劾剛毅、董福祥，時毅已死，而張之洞、劉坤一亦先言福祥啓衅，罪當懲，太后滋不悦。

初四日，至西安，居北苑。載漪在道，數謀逆，御前大臣那彦圖，護上躬甚至，計不得施。而夷議首禍，持益急，乃令載漪、載勛留蒲州。載勛私入臨潼，勒還之。載漪走寧夏。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縣供億，皆取於民，民重困。詔乘輿所過，無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盡征，取應故事而已。武衛軍又大掠，至公略婦女入軍。内閣侍讀學士裴維侒以聞，榮祿佯不省。孫家鼐遇董福祥軍華陰，盡虜其資，徒跣走入，言於太后，太后默然。

十八日，李鴻章與瓦德西見於儀鸞殿。普法之戰，瓦德西與焉。至是大督九國軍，號二十萬，自負老知兵，尤輕侮中國；及見鴻章，色甚和。已而奕劻至，握手相問勞，良久而出，然不及和議也。其後儀鸞殿栽，瓦德西乃出居頤年殿，而武英殿亦火，宫闕皆已燒殘。

方是時，各國議中約，往往相難，約久不出，兵連未解，頗四出侵擾，闌入長城嶺，至大同，山西戒嚴。李鴻章亟因赫德請之。而全權大臣雖奉詔，無璽書，瓦德西難之，不肯認也。欲奏請，又稽期，乃請開乾清宫用璽，自爲敕許之，以示瓦德西。

十一月初三日，日斯巴尼亞使臣葛絡幹，居中國久，班最先；與德意志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奥斯馬加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齊幹，比利時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姚

士登，美利堅全權大臣柔克義，法蘭西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鮑渥，英吉利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薛道義，義大利使臣薩爾瓦格，日本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荷蘭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克羅伯，俄羅斯全權大臣格爾思，以約來與奕劻、李鴻章，法、英、德、中文各一，爲綱十二，要必行。奕劻、鴻章不敢議，乃奏聞焉。

其一，中國應遣親王赴德謝殺使臣克林德罪，克林德死所應立碑，用辣丁、德文、中文各一，述中國皇帝惋惜慚悔之意焉。二，中國首禍諸臣，各國所名索，皆應以罪輕重，用中法嚴治之，各國人民被害各郡縣，不得行文武試五年。三，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戕死，中國應以優禮謝日廷。四，各國墳塋或被污或掘，應各立碑，命之曰「滌垢雪侮」。五，中國所需軍械火藥，及製造軍械火藥諸器機，不得概運入。六，各國教士商人，及中國人之給事各國者，被亂以來所損失貲財，中國應盡償；又應他籌歲入，以當償款。然非各國所許不得行。七，各國應留兵衛使館，並設防；中國人民不得居使館域內。八，自中國京師通道至於海，大沽砲台以十數，盡削平之。九，自海至京師，恐道斷，應留兵。十，中國應禁人民結會仇視他國人，違者論死。各省文武大吏以下所轄境，倘復有戕害外人，及凡他違約事，應嚴懲。已革職，不得借他事開脫復用之。懲治首禍及凌虐各國人之城鎮，罷文武試，皆應以諭旨曉示各省，凡二年。十一，凡通商行船各約，及通商各事宜，各國謂宜修改者，中國應聽從，不得持異議。十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章應盡變。各公使覲見儀節，由各國議改，照會中國允行之。

以上諸約，中國非盡從，則京畿所在各國兵不復退。

太后得約，度不許，兵且西；又方以首禍當議己，常悁慄不自安；及見約無之，喜過望，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張之洞獨疏爭不可許，尤齗齗於約中奉內廷諭旨攻使館云。之洞亦知不能爭，特以是爲名高，附太后。

其後遣醇親王載灃往德爲謝罪使，德志也。德皇欲令載灃拜，載灃至瑞士，留不前，久乃得免。日本遣那桐往謝，且歸賻焉。

償兵費四百五十兆，期三十九年償，爲息四釐，得九百餘兆。抵以鹽課鹽釐，及凡通商口岸五十里內之常關稅，改歸稅務司。俄許增進口稅，英持之久，乃令稍稅他食物之免征者。又海關稅名雖直百抽五，物價日漸騰，實不逮，亦許取盈焉。皆以抵償款。

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唐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皆駐兵，兵八千人；而京師守使館兵二千餘人不與焉。使館拓地廣袤至數里，翰林院、詹事府、兵部、工部、鑾儀衛、太醫院、欽天監、理藩院堂子皆失。築壘爲壁，守甚嚴。軍械火藥各機器，不許入二年。濬治大沽口，黃浦江，中外均其費。黃浦江年四十六萬金，大沽口年十二萬。總理衙門改外務部，班列六部前。諸所立碑，償使館侵地，墮砲台費，皆取於我。使臣覲見，輿轎加黃繖，至景運門外，換椅轎，至乾清門，他如故。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令議卹，許還原官。而詔書頗護前。瓦德西以書相詰問，李鴻章權詞解之。其後英美又請雪張蔭桓，久乃許。蔭桓嘗使英，英女皇維多利亞在位六十年，而蔭桓爲賀使，故英美請之。

宣戰以後嘗所詔，皆坐罪諸拳臣矯擅，盡燬之，謂之爲僞。自議講以來，明年七月畫約，用璽焉。撤兵約大定，其他所請，大抵皆盡從之矣。

令盛宣懷議商約，語甚多，不能盡記也。約既粗定，俄議歸我東三省，別爲約，爲目亦十二：一，俄許以滿洲全省還中國，中國設官辦事悉如前。二，中國應許俄留兵，一以議鐵路，一以衛地方；中國將軍都統及故(?)他官，待俄人應益加輯睦，並管理所在糧食焉。三，滿洲有變，俄得助中國用兵，中國兵一皆遣散，未失之軍械火器砲台營寨火藥庫，盡拆毀之。四，中國不得駐兵滿洲，亦不得再練兵。久後若練及駐兵，應先告俄，限其數。軍械火器車不許運入滿洲。五，滿洲各地方官，應歸指派；辦理失宜，俄得請中國懲辦，中國皆應從。六，中國訓練北方水陸軍，應歸俄，他國不得預。七，自旅順口以北及金州，中國不能悉自主。八，滿洲、蒙古、新疆、伊犂一帶礦川鐵道，與其他利益，非俄所許，不得讓與他國人，中國亦不得自辦。除牛莊外，不得賃人爲租界。九，中國應償俄兵費，俄兵退有期，迺議。十，鐵路被毀，皆於中國取償之，他產業視此。十一，俄自用兵以來所失及所費，中國應以滿洲全省或一省之利益爲抵償。十二，中國應許俄由滿洲支路及幹路，再造鐵道至長城，及中國京師。

約既出，英、日大譁，爲書爭尤力。而上海士人會者數百人，上書奕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辭甚危；坤一、之洞連疏請無許。之洞尤以爭俄約自名，鴻章頗厭之，置不答。遂以國書與俄，請改約。俄乃稍許得練兵，還金州，爲答書，書辭甚異。鴻章又以國書請曰：「敝國東三省已失守矣，而大國許見還，朕圖報不遑，何忍違異。無如東三省主權一失，各國皆從而生心，中國將無以自立，大皇帝欲尋舊好，而不免各國藉口分爭，度必不忍出此也。況來書所云：仁至義盡，敝國自慶如天之福，大國必昭大信之言，前此之衅，朕知過矣，今日之事，惟

大國實保全之。」俄得書，亦以各國起相持，久之不復問，乃與增祺爲守約，益發兵至五萬人。而朝廷以詔書責劉坤一、張之洞，居南方久，袒英，置京師根本，不諒朝廷苦心。令李鴻章主俄約，俄亦許改前議。會鴻章病，約不成。英、日益造爲詭辭陰撓之，幸議不成，有他變，蔽罪俄始禍，得割地攘他利益遂其私，張之洞、劉坤一又固争，朝廷不能斷也。自各國請重懲首禍諸臣，太后意終庇之，不忍決，瓦德西過李鴻章曰：「君良苦矣，計且窮，屢請不見聽，今罪人方居中用事，吾當自引兵往取之，鬱鬱久居此，無爲也。」李鴻章曰：「待我三日，不獲命者且報君，行未晚也。」遂疏言：「聯軍將渡河，不速誅首謀，西安必不保。且刑賞國家之大柄，今禍變至此，宗社幾危，微外人言，亦豈能無罰，況諸臣夙自許忠義，殺身以紓急難，固遂其初心，又何惜一死？」太后覽奏不説，蹙額良久，不許。上泣請曰：「吾力不能庇矣，强庇之，禍且及吾母子，不如早斷，吾母子猶可全也。」太后不得已，恨甚，許之。

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賜載勛自盡於蒲州，令户部侍郎葛寶華往視。太后意甚恚，寶華請入辭，不許，及歸請對，又不許。方事之殷，載勛以步軍統領下令，能捕斬一夷人者，賞五十金，生致者倍之，婦女嬰兒以差次受賞，實無所獲，竟坐此殺其身。拳匪爲關壯繆謁載勛，載勛跪迎，至不敢仰視，爲具騎從，往攻西什庫，死焉。載勛不悟也。

初四日，殺毓賢於蘭州。賢已論戍新疆，至道中，乃當斬，令甘肅按察使何福堃監刑。始拳匪起山東，李秉衡提倡之，秉衡以鄆城攻教堂，德持之，落職，遂切齒於外人。賢代秉衡，翼亂民尤至，詫爲神，王公貴人及太后左右皆信之。而山東人官京師者，王懿榮、李端遇又翕然稱其忠，相附和。故事急時，太后猶詔山東召老團。語云「涓涓不絶，遂成江河」，賢之謂矣。而曾廉、王龍文獨爲之頌冤。甘肅布政使李廷簫懼誅，已先死。毓賢之戮教士也，至五十餘人，廷簫實左右之，飲金屑自殺。

初六日，賜英年、趙舒翹自盡。年、舒翹已下按察使監視，岑春煊遺年藥，年死獄中；舒翹服諸毒不死，竟勒殺之。年善望氣，以術幸太后，太后使視醇賢親王奕譞塋，塋東白杏高百尺無枝，氣成五采，年視之，大吉，歸報太后曰：「物莫能兩大，此其祥也，請伐之。」伐之得白蛇不可勝數，樹若有血焉。其夕塋樹盡死。載勛爲步軍統領，年以右翼總兵佐之，爲拳將橫甚，陵轢大臣，然視載瀾爲謹矣。

舒翹習律令，以刑部主事外任，五遷至尚書，頗自喜。大阿哥之立，大召對羣臣，太后出詔書徧示之，皆失色，舒翹獨前賀曰：「賴社稷之靈，天下臣民有主矣，復何疑，臣猶恨其晚也。」太后大喜。其自涿州歸，極知拳匪當肇禍，以附剛毅故，盛繩之，卒以此死。拳匪之殺白蓮教也，獄不具，即反有迹，案律婦女不同謀，不緣坐，舒翹心知其冤，私竊歎，然不敢言。其於速化取容，天性也。

浙江衢州鎮總兵喻俊明、山西隰州知州崔澄寰、曲沃縣知縣王廷英、孝義縣知縣姚學康、壽陽縣知縣秦錫圭、黑龍江副都統鳳祥、浙江布政使榮銓、直隸灤平縣知縣文星，均革職發極邊，永不釋回。

浙江巡撫劉樹堂，革職永不叙用。倉場侍郎長萃、呼蘭城副都統倭克金泰、直隸大名鎮總兵王連三、景州知州洪壽彭、元城縣知縣王錦陽、南樂縣知縣鞏英、河南署南陽鎮總兵尹嘉賓、鄭州知州湯似慈、浙江衢州府知府洪思亮、湖南衡州府知府裕慶、清泉縣知縣鄭炳、山西歸化城副都統奎成、澤州府知府陶家駿、潞城縣知縣璧理、高平縣知縣于岱霖、山東恩縣知縣秦應逵、夏津縣屠乃勳、江西按察使陳澤霖、南豐縣知縣鄧嘉猷、南城縣翁寶仁，均革職永不叙用。

河南河北道岑春榮、武安縣知縣陳世偉、江西吉安贛寧道涂椿年、山西臨縣知縣孔繁昌、四川名山縣知縣盧鼎曾、河南南陽縣知縣袁福齡，均革職。已故直隸總督裕禄、駐藏大臣慶善，均追奪官職。清苑縣知縣張丙喆，業經革職，著永不叙用。大名縣知縣苗五珂，著改爲革職留任。山西太原城守營副將石鳳岐革職永不叙用。長子縣知縣恩順著改爲革職。

塔拉特王著革爵查辦，阿拉善王、中喀爾王均傳旨申飭。其後又續請奉天團長常志德，發極邊永不釋回。

署山西大同鎮總兵楊鴻禮、太原縣知縣何宗遜、署寧鄉縣知縣郝振麟、代理岳陽縣知縣劉藜輝、署榆次縣知縣吕繼純、太原武官馬得勝、四川邛州知州李常霈、直隸望都縣知縣嚴培烈、河南西華縣知縣林廷賡、周家口通判汪垣，均即行革職永不叙用。

吏部主事洪嘉與、劉指血上書，請縞素大哭三日，盡徵天下兵。工部主事夏震武，自請使俄，反侵地，薦洪嘉與許珏從；又請斬王文韶。翰林院編修夏壽田請斬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上覽奏大怒。

而太后獨深念舊人，往往臨朝而歎。翰林院編修林開謨，以河南學政入辭，

太后爲言剛毅、徐桐至流涕。英年、趙舒翹之死，岑春煊還報，太后掩袂泣數行下，曰：「吾無面以見人也。」董福祥歸固原，入見，辭曰：「奴自此不復見顏色矣。」大哭，太后亦哭甚哀。奕劻、李鴻章每奏至，常稱病不視朝，亦以此忽忽不樂，且病矣。

自甲申以後尤好音，優人譚心培、孫處、田際雲皆食五品俸，供奉禁中，賜予亡度，及是岑春煊因李蓮英請之，亦不許。然頗召名匠鑿地磚，爲花鳥，費不貲。上見之，愀然曰：「吾方播遷時，豈期有今日，得一椽屋蔽風雨幸矣，何厚飾爲？以重吾過也。」吏部侍郎張英麟疏言：「管仲之告齊桓公曰：願公無忘在莒；臣亦願太后無忘出居庸時，求一杯水尚不可得，躬行節儉，損膳減衣，爲自强之本。」太后大怒，欲即殺英麟，榮祿、王文韶頓首力爭，乃免。又欲殺翁同龢。英麟自免歸，不復召。英麟，山東人，同治中，與編修王慶祺以弘德殿召，英麟辭，慶祺卒以房中術媚上敗，英麟本碌碌，而大節有稱焉。

始德、日本以國書請回鑾，各國亦以相要約，敬信自京師至行在，賓客送者數十百人，皆言：「京師無恙，太后當早歸。」信既至，承榮祿旨，不敢言，嚅囁，太后大怒，使宦者崔永安往視，永安還對，以實聞，太后左右視，不答。侍讀學士惲毓鼎，御史鄭炳麟、黄曾源請回鑾，皆不報。奕劻、李鴻章又數請之，乃有七月十九日之詔。而鹿傳霖方買田宅咸陽，數言敵情叵測，勸太后無北歸，太后亦恐遂歸政，不欲行。

左右多更進言不便，文悌又大治河南宫室，請遂都洛陽。洛陽周公之所營新都也，平王遷焉，卜年幾六百，遂風旨河南巡撫松壽，以行宫不辦，請改期。壽在江西毁教堂尤衆，與湖南巡撫俞廉三名在首禍，鹿傳霖爲壽請於李鴻章，出脱之，榮祿曰：「壽，滿人也，不如與俞廉三並請，示大公。」而廉三亦以教堂償款，私賄入十萬金，故皆得免。而浙江巡撫劉樹堂獨坐失官，自長萃、陳澤霖以下所處分至數十百人。澤霖嘗攻景州教堂故也。

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啓蹕，儀衛甚盛，發卒數萬人，各省所供獻太后私財六七百萬，盡輦之而東。

自中法連兵，和議定，號爲太平，大治海軍，開報効，實盡入頤和園，土木之費，幾七千萬，窮極奢麗，過於乾隆盛時，圜萬壽山，複道周閣相屬，排雲殿在山上，度高景山爲秋風亭，臨玉泉，象海中神山蓬萊、方丈、瀛洲焉。太后之所常居也，自鐵道火車電燈輪船皆備。每歲元日至中春，爲魚龍百戲，曼衍空中，曰「放花」，皆買自日本，歲費數百萬。自諸王大臣皆有進奉，盛宣懷獻銀百萬，以此得管蘆漢鐵路，攬利權，遣中使求京師名花海棠、牡丹、辛夷之屬，盡移植園中，花時如雲，千頃無際，及夷兵入，刈以爲薪焉。戊戌以後，不敢復郊居，歲時一遣人往視，然所費猶日萬金。

今天子即位，國家多故，財匱，以賣官爲歲入，然無救於乏，吏道日雜多端矣。至西安山陝大旱，人相食，待振縣官者數十萬人，益賤其直。乃稍稍言報効，廣東人黎國廉、陳昭常召見蒙優答，而劉毓藻、陳時利、左宗蕃皆以入貲取九卿，天下益鶩於財矣。車駕至臨潼，臨潼令夏良材，以供應獲譴，於是郡縣承風，各除道，繕治宫室，設廚傳，修寺觀神祠以待幸，作者數萬人，費亦各數十巨萬，大興兵衛，道死者相望。諸貴人奴隸，至榜笞州縣官，釋不問。而松壽令江西浮梁鎮進瓷盤，至十二萬，他物稱是焉。一驛之費，幾五萬金。

九月十七日，至雒陽，文悌謁見，泣請遂留都，即徇人言北渡河，臣請先死之，不能爲亡國之虜也。又頗言榮祿短長。榮祿亦以子墮馬死，渭南王鵬運又前劾祿畏讒謝病，不肯出。祿之自保定復召也，盡進其私人達斌、胡延之屬，皆爲大官。而湘潭人袁樹勛，以十二萬金得海關道。樹勛齷齪無他長，而善哭，獨榮祿尤喜之。蔡鈞使日本，黄承煊、韓慶雲、張成勳除道員，視貲多寡，爲肥瘠取償焉。奭良革員，以其宅賄祿，宅直十餘萬，得復用。而李鴻章爲龔照瑗請，報効三萬金，不許也。天下頑鈍貪鄙之徒，皆輻輳其門，所得以鉅萬億計。許涵度者，毓賢之所任舉也，陽護教士出境，資送甚厚，而遣人爲拳匪，襲殺之道中，毓賢大喜。事發，使人多持金錢干榮祿，遂用冀寧道徙延榆綏。政以賄成，天下事大抵皆決於祿矣。余虎恩忤祿，下刑部，而董福祥如故。

九月二十六日，李鴻章卒，以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袁世凱權直隸總督，漕運總督張人駿爲山東巡撫。奕劻方召赴行在，至保定，聞鴻章病甚，奏請進止，詔仍至開封。方夷兵之入京師也，鴻章遷延不肯進，屢詔敦促之，其詞皆甚哀，同於祈請。及和議已得要領，乃數蒙譴責，所請率駁斥不盡行。鴻章不能無少望，而俄約已大改前議，退兵歸地有端倪，與俄使已議定畫約矣。鴻章所請，俄亦重違其意，曲從之。鴻章方自以爲有功，有驕色，度朝廷必見從，及奏上，而太后惑於張之洞、劉坤一言，不許，鴻章恚甚，歐血遂死，追封一等候，謚文忠。

鴻章爲人，疏闊有大度，然是非利害所在，不敢昌言也。其督兩廣，太后使

掘康有爲、梁啓超祖父墳，鴻章頗枝梧，太后意甚怨。然太后喜聯俄，鴻章雅與俄善，太后欲倚鴻章結俄歡，至盡舉中國海軍船畀俄，日本爭之，乃止。太后恐各國之議己也，欲引俄爲衛，俄亦自許能衛我，太后及鴻章皆信之。張之洞初上書請聯俄，戊戌以後，又主聯英、日，實忌鴻章居大名，欲立異以抗之。然鴻章盛時，之洞依附之獨諂。之洞佞巧，善迎合，不主故常，薦吳求爲異才，尤爲時所笑，然北人以善宦致總督，惟之洞爲有聲。

十二月初二日，至開封。二十日廢溥儁，仍食八分公銜俸，即日出宫。（以下原本闕）

《中法兵事本末》

清羅惇曧撰

光緒七年，英人要求通商雲南。諭雲貴總督劉長佑議覆，長佑復陳通商不便，議遂寢。是歲秋九月，長佑以法人志圖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云：「越南爲滇、越之脣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黄崇英，窺取越南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即命師往援。法人不悦，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師，内外夾擊。越南招用劉永福以折法將沙酋之鋒。廣西兩軍分擊賊黨，覆其巢穴，殲其渠魁。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終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險，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東埔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軍僅鳴礮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即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主。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攘礦山金錫之利。現已時有法人闌入滇境，以覘形勢。儻法覆越南，逆回必導之内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邊防，密邇外寇，不敢聞而不告。」奏入，不報。

十月，駐英法使臣曾紀澤以越事迭與法廷辨詰；福建巡撫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備告總署，總署以聞。諭令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並諭沿邊、沿江、沿海督撫密爲籌辦。

光緒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陽，將攻取東京。直督張樹聲以聞，諭滇督相機因應。

三月，移曾國荃督兩廣。

法人攻越南東京，破之。張樹聲令滇、粵防軍守於城外，以剿辦土匪爲名，藉圖進步；並令廣東兵艦出軍，遥爲聲援。

五月，令滇督劉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帶兵出境，與廣西官軍連絡聲勢，保護越南。旋召劉長佑入覲，以岑毓英署滇督。

長佑奏：法人破東京後，每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十萬金取保勝州。劉永福屢請越廷決戰。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黄桂蘭屯諒山。永福自保勝赴越之山西，與總督黄佐炎等禦敵。經諒山謁桂蘭，言方分兵赴北寧助守，保勝有所部嚴防，法人當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

劉永福者，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亂，永福率三百人出鎮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永福逐而去之，遂據保勝。所部皆黑旗，號稱黑旗軍。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法將安鄴勾結賊首黄崇英，謀佔全越。黄崇英擁衆數萬，號黄旗，勢張甚。越南使諭永福歸誠。永福率所部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内，一戰而斬安鄴。越命議和之大臣適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師黄佐炎亟檄永福罷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宣副提督。黄崇英餘黨爲廣西提督馮子材所滅。永福屢自備饟械剿匪，黄佐炎不上聞，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積怨於佐炎。佐炎爲越南駙馬、大學士、督師，督撫均受節制，若清初之年羹堯也。馮子材爲廣西提督時，佐炎以事來見。子材坐將臺，令以三跪九叩見，佐炎銜之刺骨。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佐炎督永福出師，六調不至。法軍忌永福，故越王始終思用之。

時法人佔東京後，焚而去，以兵艦東下海陽，分駛廣南西貢。劉長佑奏謂：「山西有失，則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獨保勝無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須步步設防。非滇、粵併力以圖，不足救越國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廷諭長佑密爲布置。長佑命藩司唐炯率部屯保勝。

會國荃至粵，命提督黄得勝統兵防欽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廣西防軍提督黄桂蘭、道員趙沃相繼出關。

法人要中國會議越事，諭滇、越籌畫備議。法使寶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

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撫劉永福，中旨發雲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粵，謁曾國荃，甚韙其議，資之入越。見永福，爲陳三策：上策言越爲法倔，亡在旦夕，誠因保勝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襲河内，驅法人，中國必能助饟，此中策也。如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中策勉爲之。」

三月，法軍破南定。諭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出關，會商黄桂蘭、趙沃籌防。李鴻章丁憂，奪情，回北洋大臣任，鴻章懇辭。至是，命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粵、滇、桂三省防軍均歸節制。鴻章奏擬赴上海暫駐，統籌全局。法使臣寶海商

界事久不協，奉調回國，以參贊謝曼禄代理。

劉永福與法人戰於河内之紙橋，大破法軍，陣斬法將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營効用，並陳永福戰蹟。

朝旨促李鴻章回北洋大臣任，並詢法使脱利古至滬狀，令鴻章定期會議。脱利古詢鴻章中國是否助越？鴻章乃以邊疆剿匪爲詞。法國新簡使臣巴德諾就任。法兵攻克順化，迫越南議約。鴻章與法使議不就。法兵申言犯粤，廣東戒嚴。總督致法使書，言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剿匪，力爲保護。今法人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我軍駐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朝旨令徐延旭飭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内，法軍如犯北寧，即令接戰；命滇督增兵防邊，唐炯迅赴前敵備戰，並濟永福軍饟。旋命岑毓英出關督師。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將犯瓊州。以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粤師。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顯係圖我滇疆，冀專五金之利。不特滇、粤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須嚴備。彼以虚聲，我以實應，疲於奔命，必到財力俱窮。據候補道王之春言，有鄭官應者，幼從海舶徧歷越南、暹羅。暹王粤人，鄭姓，其掌兵政者皆粤人，與官應談法、越戰事，皆引爲切膚之痛。伊國與越之西貢毘連，嘗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由暹羅潛師以襲西貢，先覆法酋之老巢。又英屬地曰新加坡極富庶，粤人居此者十餘萬。擬懸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國兵到時，舉兵内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此二端較有把握，擬密飭鄭官應潛往結約。該國素稱忠順，鄉誼素敦，倘另出奇軍，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擬再派王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届時密催在越各軍同時並舉。西貢失則河内、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除，越南可保。」奏入，諭曰：「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加坡，孟加拉等爲英所據，受其挾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强敵？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恐難以口舌游説，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加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需款尤巨，亦慮接濟難籌。法人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礮，未能渡海出師，擣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況英、法迹雖相忌，實則相資。彼見暹羅助我用兵，則猜刻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西貢未能集事，而越國先已危亡。該尚書所奏多採近人魏源成説，移其所以制英者轉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啓無窮之邊釁。倘機事不密，先轉播新聞紙中，爲害尤巨。該尚書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

越南王阮福時薨，無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喪，以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佔之，入據都城。越嗣君不賢，在位一月，輔政阮説啓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至是乞降於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

越王諭諸將退兵，重在逐劉團也。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勝，黑旗軍士皆扼腕憤痛。副將黄守忠言，公可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永福乃不復言退。

徐延旭奏曰：「越人倉促議和，有謂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有謂因廢立之嫌，廷臣植黨搆禍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抄寄和約，越誠無以保社稷，中國又何以固藩籬？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即須翻案爲詞，請無撤兵。劉永福仍駐守山西，法人擬添兵往攻。越王阮福昇嗣位，具稟告哀，並祈准其遣使航海詣闕乞封。越國人心渙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並將法越和約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來稟録送樞府。

大學士左宗棠出爲兩江總督，嚴備長江防務。

粤督張樹聲自請出關。得旨命帶兵輪赴富春，樹聲奏廣東無巨艦可出大洋，乃不果行。

左宗棠請飭前藩司王得榜募勇赴桂邊扼紮，得旨歸徐延旭節制。

十一月，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政、按察至河内，槍斃之；進攻山西，破之。劉團潰，永福退守興化城，雲軍統領總兵丁槐來撫潰師。

十一月，越嗣王阮福昇暴卒，或云畏法偪自裁，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前王阮福時第三繼子爲王，輔政阮説之子也。

徐延旭奏報山西失守，北寧斷無他虞。廷旨責其夸張。

光緒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禄署江督。

李鴻章奏：「越南山西之戰，滇軍與劉永福所部憑城固守，殺傷相當，卒致退舍；非鏖戰之不力，實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購新式槍皆精堅適用，淮練各軍皆改習洋操；而滇、粤、閩、浙防軍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講求。臣已分購德、美新式槍礮，咨商滇、粤、閩、浙各督撫，先令分撥之數照原價領撥。各省誠能嚴督練習，庶折衝制勝，稍有把握。」得旨，報可。

唐景崧在保勝上樞府書言：「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

連絡。越南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莫如遣使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黨，則敵燄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若不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則，首鼠兩端，未有不歸於敗者也。」

劉永福謁岑毓英於諭關，毓英極優禮之，編其軍爲十二營。法軍將攻北寧，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軍赴援。桂軍黃桂蘭、趙沃方守北寧。山西之圉，桂蘭等坐視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勸桂蘭離城擇隘而守，桂蘭不從。

二月，法兵攻扶良，總兵陳得貴乞援。北寧援師至，扶良已潰。法兵進逼北寧，黃桂蘭、趙沃敗奔太原，劉永福坐視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欺蔽；與趙沃有舊，偏信之。趙沃庸懦，其將黨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廷旭，敵犯北寧，敏宣先遁。陳得貴爲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舊部，驍勇善戰。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並怨得貴。及北寧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方寸亂，調度失宜，有旨革職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辦廣西關外軍務，接統徐延旭軍。黃桂蘭懼罪，仰藥死。

時樞臣屢被劾，孝欽后亦極不慊於恭親王，乃降旨言：「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在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副列聖之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録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只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命禮親王世鐸、户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故事，召見樞臣皆全班進，亦間有首輔獨對者。是日，獨召領班章京入見，御前擬諭旨以上，硃書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也。

三月，諭曰：「徐延旭株守諒山，僅令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駐北寧。該提督等遇敵先潰，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職拿問，黃桂蘭、趙沃潰敗情形，交潘鼎新查辦。」

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德榜辭不拜。

唐炯未奉諭旨，率行回省，不顧邊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職拿問，以張凱嵩爲雲南巡撫。奕劻管理總理各國衙門事務。諭江督會國荃嚴備江防。

北寧敗後，延旭以唐景崧護軍，收集敗殘，申明約束。延旭謂景崧曰：「吾誤信黃、趙，致事敗至此，悔不早用君。」把總石中玉謁延旭於諒山，痛數北寧將帥之誤。延旭曰：「汝何不早言？」中玉曰：「吾數請謁，而左右拒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館側，詈延旭左右弄權蒙蔽，達旦不休。延旭從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

醇親王奕譞奉太后命，會同商辦軍機處要政，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蓋隱若首輔，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奏言：「醇親王自光緒建元以後，分地綦崇，不當嬰以世事。當日已自請開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贊樞廷之旨，綜繁賾之處，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柄，則怨讒易生。嘉慶四年，以軍機處事煩，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後以國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罪而罰，罰所不忍。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況醇親王又非恭親王之比，請收回成命。」左庶子錫鈞言：「若令醇親王入直內廷，聖心有所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以尊親之極，處嫌疑之處，反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趙爾巽言：「樞臣恃有商辦之名，遇事便於諉卸，設有貽誤，廷臣論列莫得主名；醇親王謀國之苦衷，與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此次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大臣會商，本爲軍機處辦理要政而言，並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奕譞已一再堅辭，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再降諭旨，始暫時奉命。軍機政事，樞臣亦不能諉卸。」

王德榜力辭廣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

法軍進據興化。粵税司(美)(德)人德璀琳告李鴻章，願居間議和，鴻章以聞，命鴻章妥籌辦理。又諭言：「李鴻章屢被參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

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搆衅，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即前此總理衙門王大臣亦一併治罪。」

法人以兵艦八艘窺廈門，命沿海邊防力籌守禦。朝廷以將帥多撓敗，思用宿將。前湖南提督鮑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寶楨存問，並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隸提督劉銘傳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鴻章促召來京。

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法人將來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加意保全。諭鴻章等先事籌計。

前大學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來京。

法艦窺上海吳淞口，江督曾國荃命提督李成謀、李朝斌嚴防。

命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均專摺奏事。是時，大澂等好談兵事，佩綸、寶琛尤以彈劾大臣著風節，與張之洞、寶廷、鄧承脩、劉恩溥好論時政，陳得失，一時有清流黨之目；孝欽后亦紓懷聽從。以海疆多故，同時有會辦之命，蓋欲試其才也。

是時，李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和，條款將就緒，諭滇、桂防軍候旨進止。鴻章旋以和約五款入告：其一，中國南界毘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如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其二，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其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軍費，中國應許以毘連北圻之邊界，法、越貨物聽其運銷；其四，法國將來與越改約，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語，並將以前與越所立約，關礙東京者，全行銷廢；其五，兩全權簽押三月後，另訂細款。朝旨報可，予鴻章全權畫押。

鴻章奏言：「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脫利古等，往復辦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變愈壞。迨山西、北寧失陷，法燄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爲，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刪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爲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藉詞背叛？通商一節，諭旨不得深入雲南內地；既云北圻邊界，則不准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六百萬鎊，經囑馬建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尚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是爲中法和好互讓之據。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趁法兵單寡之時，屢斬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法外部商議，由中國設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增募四千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採虛聲，欲依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令滇、桂疆臣酌定妥置之法。惟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翻覆，法兵必漸減撤，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整頓。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滇、桂嚴明約束，酌加淘汰，妥籌安置，則保全多矣。」鴻章始終主和，而士論皆主戰，彈劾鴻章無虛日。法、越搆釁，綿延三年，致法佔越南，和戰仍無定見。鴻章堅持和議，而法約已明認越南歸法保護，尚飾言不傷中國體面，越南不敢藉詞背叛。當時外交皆以推宕粉飾，致喪主權，多此類也。

岑毓英以興化萬難駐師，轉饟不繼，退守邊境，毀興化城樓而去。劉永福軍退駐保勝。其時電報未通，奏摺往返須五十餘日。滇、桂軍隊相距遠，常月餘不通問，而每事必候旨進止。毓英既退館司，中旨切責。粵督張樹聲請展辦廣州至龍州電線，關外始通電報。

樹聲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撫張之洞署粵督。

法總兵福祿諾臨行，言派隊巡察越境及驅逐劉團；鴻章不以聞，疊旨申斥。法使以簡明條約法文與漢文不符相詰，朝旨責鴻章辦理含混，責成竭力籌備爲自贖之地。輿論均集矢鴻章，指爲通夷，致比諸秦檜，賈似道，朝廷亦屢切責之。然舍鴻章外，更無練習外事者，故洋務仍一依鴻章。

當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國領事館，法人要挾甚奢，英、美助其迫挾。曾國藩爲直督，置天津知府、知縣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謝法人。朝野大詬國藩，呼爲賣國賊；湘人擁國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請免國藩，以鴻章代之。鴻章受任時，普、法之戰起，法人倉皇自救，天津教案遂漸消滅。時論以鴻章外交之能，百倍國藩，朝廷遂倚之，洋務必以付鴻章。總督諸臣無習外事者，鴻章亦益自負。外事始終託鴻章，前後三十餘年，然法、越之役及與日本共同保護朝鮮之約，皆貽無窮之害。當定約時，鴻章固自謂甚當也。

法使借端廢約，朝旨令關外軍嚴防，若彼竟來撲犯，當與之接仗。命岑毓英諭劉永福率所部來歸。

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圖犯谷松、屯梅二處，桂軍械缺糧乏，恐不可恃。諭責

其飾卸。

鴻章仍欲始終維持和議，詔予議約全權便宜行事。續命錫珍、廖壽恒、陳寶琛、吳大澂會同鴻章妥籌法約。當朝廷不知全權爲代表君主，既率意與鴻章，又續派錫珍等會同議約，時清議既皆擊鴻章，朝臣皆不敢附鴻章，議益相左矣。

法軍欲巡視諒山，抵觀音橋。桂軍止之，令勿入，法將語無狀，乃互擊，大勝之。奏入，諭進規北寧。川督丁寶楨奏鮑超病愈，諭率五營赴滇助防，並令提督黃少春率五營赴鎮南關外助戰。並照會法使，責其先行開礮，應認償款。並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諭各軍，如彼不來犯，不必前進。

法使續請議和。諭前敵桂軍調回諒山，滇軍回保勝，不得輕開釁。

左宗棠病愈，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

法將孤拔欲以兵艦援海疆，諭沿海疆臣嚴備迎擊。法使巴德諾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國荃全權大臣，陳寶琛會辦，派邵友濂、劉麟祥隨同辦理。諭言：「兵費卹款萬不能允；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須由我措置；分界應於關外空地作爲甌脫；雲南通商應在保勝，不得逾值百抽五。現在福州、馬尾有警，如已開仗，曾國荃等無庸赴滬。」

六月，法將孤拔以兵艦八艘窺閩海，欲踞地爲質，挾中國議約。何璟、張佩綸以聞。諭粵、浙酌撥師船協助。

法艦至臺灣之基隆購煤，臺撫劉銘傳拒之，遽攻基隆礮臺。

曾國荃、陳寶琛等與法使議約於上海，國荃許給撫卹費五十萬，奉旨申斥；並言陳寶琛向來遇事敢言，亦隨聲附和，殊負委任，並傳旨申斥。寶琛與國荃論事不合，國荃恒輕之，寶琛亦力詆國荃，自申斥後，愈齟齬矣。

美使居間調停和約，諭國荃等候之。粵督張之洞請飭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閩，諭南北洋商定。彭玉麟請飭彭楚漢、程文炳率兵赴閩助防。

滬中議約久不就。諭言：「曾國荃電送巴德諾照會，無理已甚，不必再議，惟有一意主戰。着曾國荃、陳寶琛即回江寧辦防，許景澄同往助理，劉麟祥隨同辦事，並婉謝美國。」又諭岑毓英令劉永福先行進兵，迅圖規復北圻。岑毓英、潘鼎新關內各軍陸續進發。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國。

李鴻章以戰事起，慮招商局輪或淪於敵，因命道員馬建忠以招商局產歸美國旗昌洋行認售，由律師擔文保證，候戰事定原價收回，爲言官所劾，朝旨責鴻章。鴻章言：「各國通例，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衅之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旗，有二艘換旗於戰事前三日，遂爲法人所奪；復有二艘易旗於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爲英國所奪。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此萬國通商之公例。馬建忠知法事將行決裂，毅然定議；將來收回關鍵，惟擔文是問，不容稍有反覆。法人疑招商局輪船並非實售與美，尚思乘間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鑒而曲原之。」

七月，法國公使謝滿祿下旗出京。

鮑超以兵少，不願出關，命招集舊部赴前敵。

法兵攻破基隆礮臺，總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戰卻之。

朝廷思依劉團擊法兵，乃賞劉永福記名提督；以連絡劉團爲唐景崧功，賞景崧五品卿銜。以總署乏才，命李鴻章令道員馬建忠入見。

諭旨宣告法人罪狀，言：「越南爲我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闇懦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挽回無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當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屬藩，與法絶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員進取，力爲鎮撫。忽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本可峻詞拒絶；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開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礮轟擊，我軍始與接戰，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廢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屬仁至義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圖。乃竟始終怙過，飾詞抵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挾；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臺北基隆山礮臺，經劉銘傳迎剿獲勝。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壞船廠。雖經官軍焚毀法船二隻，擊壞雷艇一隻，並陣斃法官兵，尚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復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

申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

時總署大臣至十餘人：奕劻、福錕、崐岡、閻敬銘、徐用儀、錫珍、許庚身、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獨陳蘭彬曾使美國，而才識庸闇，餘皆不達外事者也。張蔭桓以道員入爲太常寺卿，精敏號知外務，以最後輩務攬權，爲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舉，士論恒卑之。御史孔憲穀乃摭其致上海道私函爲洩漏祕密劾之，諭退出總署。太后亦以總署大臣多不勝任，乃並罷周家楣、吳廷芬、崐岡、周德潤、陳蘭彬，皆緣蔭桓被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蔭桓矣。

漕督楊昌濬赴閩督師。潘鼎新以越南瘴重，方暑艱於進攻，請俟秋後出師。諭言，劉永福一軍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進。

御史吳峋以法國交涉事劾總署諸臣，尤痛詆閻敬銘。時敬銘以精刻得太后歡，屢降旨辨敬銘，斥吳峋。

左宗棠在樞府，怙功偏執，同列苦之，以閩省軍務，出爲欽差大臣。以將軍穆圖善、漕督楊昌濬充幫辦，學士張佩綸充會辦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還京。命宗棠駐兵於閩、浙之處主調度。

法艦將攻吳淞口，曾國荃嚴備之。

張佩綸奏：「法提督孤拔以兵輪入馬尾窺伺船廠。閏五月二十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駐防馬尾。其時法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及兩艋船共三艘。尋何如璋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亦以飛雲、濟安來援，我軍聲勢略壯。法乃大增兵輪二號，魚雷二號，入口相逼。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船、商船雜而牽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軍則止於兵船、礮船兩號。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銜尾，奇謀祕策，不可復施。臣知不敵，顧求援無門，退後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詞甚甘，其事則嚴。臣亦知其意，而無如與國牽制何！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風勢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有初三日風定法必妄動之語。未刻，而法人礮聲作矣。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礮登山與水師相應；一面與何如璋各升山巔觀戰。緣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入一大船，發礮爲號，猛攻我軍。我船本約以各輪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夾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則以六艘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輪、一魚雷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爲敵魚雷所碎，法船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捩甚靈，放礮亦捷，酣戰不退；而艋船用礮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一大船中礮退駛，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大小過懸，衆寡不敵，未幾而該船及兩艋船相繼沉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礮駛上中岐，則我上流之船已沒。其下流之船，法以雙桅三篙烏波鐵船爲最大，振威爲其所擠，立斷爲兩。飛、濟二輪還礮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則驟爲我臺上一礮所中，立沒於水，而烏波亦爲我礮攢擊火漿艙，立時焚沒。飛、濟兩船即帶火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礮擊中而死。我所餘之艇哨各船及所製雷船與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逆激不能上，皆爲法乘勝轟擊都盡，併迫近廠河之商船亦焚。計法焚一輪，壞一輪，沉一雷船，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即行駛回。此次法人誦計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鄰疆畛域，士卒孤疲，輒乘雨後急潮，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思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既制於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狃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將臣革職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至連日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燬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死，或曰烏波管駕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我軍既已大折，彼亦應稍有死傷，傳聞異詞，即確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與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捏飾，一語含糊，再蹈奏報不實之罪。」何如璋亦奏，內海各師船被法艦隔林礮掃盡，輪船被燬九隻，與佩綸略同。諭言：「此次因議和之際，未便阻擊，致法人得遂狡謀。各營將士，倉猝抵禦，猶能殄敵，並傷其統帥，其同心効命之忱，實堪嘉憫！」提督黃超羣等賞賚有差。閩督何璟、閩撫張兆棟下吏嚴議；以學士張佩綸措置無方，意氣用事，奪三品卿銜，下吏議；將軍穆圖善功過相抵，免議。命許庚身入樞府，鴻臚卿鄧承脩入總署。

八月，李鴻章拜大學士。

諭言：「聞廣東督撫出示曉喻沿海居民忠義報効，令在海面將法船帶水淺

擱，食置毒物等語；並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華人一併備及。此等告示，在內地張貼，措詞轉失正大。新嘉坡等處，既非屬地，恐輾轉訛傳，反生事端。彭玉麟、張之洞等，均傳旨申飭。」

諭關外軍逼西貢，以緩攻臺之兵。命劉永福迅攻太原、北寧。永福意不願行，諭岑毓英促之。

馬江之戰，張佩綸漫無佈置，倉卒敗釁，閩人恨之深。李鴻章力持議和，屢戒佩綸勿輕啓釁。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屢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於佩綸。佩綸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佩綸狃於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閩口。及法艦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嚴諭各艦不得妄動。及法人遽發礮，各艦燈焉。閩人切齒於佩綸，如璋，並詆如璋通款於敵。及佩綸飾詞入告，皆大憤。編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皆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朝廷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捏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審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岐異，不得不披瀝上陳。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張成達之何如璋，祕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皆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椗，始馳告，而法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爲請。比登敵舟，而礮聲已發，戰船猶未起椗裝藥。敵開巨礮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也，煅輪船九，龍槽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沉，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則僅沉魚雷一艘。此初三日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礮聲，即從船局後山逃走。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鄉。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快安施祠，鄉人焚祠逐之，賓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後踉蹌出就張佩綸於彭田鄉。張佩綸恐敵蹤跡及之，紿何如璋出廠，自駐彭田鄉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出奔之情形也。何璟、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佈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饟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饟無專責，議者故知閩事之必敗也。所恃爲長城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中外戰局伊始，身膺特簡，臨事必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偕劉銘傳往。劉銘傳渡臺，即封煤廠，逐法人。張佩綸出都，即聞其意頗怏怏，到閩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乃以入告。張得勝緝得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尚侈然自大，漫不經心，水陸各軍，紛紜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奉旨禁勿先發爲詞。臣等不知各口各擊之諭，何日電發，不應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併輪船起椗，管駕請軍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登於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緩師於敵，如國體何？開礮而先狂竄，如軍令何？中岐即馬尾，彭田即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迥隔何？敵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奈不能撙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實匿戰書，張佩綸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問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於外間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聞戰脫逃，肆無忌憚如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且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意尤叵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局存銀二十六萬，藉名採辦，私行兌粵，衆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並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所不敢信！若不嚴懲辦，何以謝死事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揶揄之口？請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徹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狀。」得旨，派左宗棠、楊昌濬查辦。

滇督岑毓英自請赴前敵。已革滇撫唐炯檻送至京，下刑部獄嚴訊。吏議張兆棟、何如璋皆褫職。

諭：「此次法人肆意要挾，先開兵釁。中國屢予優容，已屬仁至義盡。現在戰局已成，倘再有以賠償等詞進者，即交刑部治罪！」

法人攻蘇元春關外之軍，元春擊沉法艦一隻，斃法酋一人，連戰屢捷。奏

入，獎元春孤軍當勁敵，賞賚有差。王德榜久無功，朝旨切責。

提督方友升、總兵周壽昌與法軍戰於郎甲，教民導法襲入，友升等大敗。劉永福命黃守忠、吳鳳典進窺宣光。

法船擾臺南，澎湖危甚，劉銘傳乞援於北洋。李鴻章以北洋艦小不足當巨艦，無從赴援入告。諭旨但勉銘傳固守，不能救也。

以劉銘傳爲臺灣巡撫。

左宗棠議援臺，派南洋兵輪五艘、北洋兵輪五艘會於滬上，命楊岳斌統之入閩，爲援臺之師。曾國荃電告鴻章，言南洋兵艦脆弱，不能當巨艦，鴻章以聞。朝旨言：「臺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曾國荃竟存漠視，不遵諭旨，可恨已極！着交部嚴加議處。即着妥派兵輪，與李鴻章派出之兵輪，迅赴福建，交楊昌濬調遣。該大臣等倘再遷延致誤戎機，自問當得何罪！左宗棠、楊岳斌迅速赴閩，無稍遲延！」國荃旋革職留任。

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滬尾。提督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候其登岸擊之，斃法酋一人，奪其旂。劉銘傳以聞，賞賚有差。

初，法人之攻臺灣，劉銘傳自守基隆，孫開華守滬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銘傳戰卻之。滬尾警急，銘傳以滬尾爲基隆後路，離府城三十里，僅恃一線之口，藉商船以通聲問，軍裝盡在府城，如滬尾有失，則前軍不戰而潰，府城必危；乃移師專守滬尾，遂勝法軍。時論以基隆之失，歸咎於營務處知府李彤恩三次飛書乞銘傳棄基隆而保滬尾。朝旨力敦促諸帥逐基隆法軍。左宗棠乃奏：「法軍不過四五千，我兵之駐基隆、滬尾者數且盈萬。劉銘傳係老於軍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臺北，日久無所設施？後詳加訪詢，始知基隆之戰，劉銘傳已獲勝，因知府李彤恩以孫開華諸軍爲不可戰，三次告急，銘傳乃拔隊往援，基隆遂不可復問。其實滬尾之戰，乃孫開華諸軍之功。知府陳星聚屢請攻基隆，劉銘傳謝之。獅球嶺法師不過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營，因劉銘傳有不許孟浪進兵之語，不敢仰攻。臺北諸將領多願往攻基隆，劉銘傳坐守臺北，不圖進取。恭譯電旨，劉銘傳仍應激勵兵勇，收復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敵滋擾。臣思劉銘傳之懦怯株守，或一時任用非人，運籌未協所致。李彤恩虛詞惑衆，致基隆久陷，厥爲罪魁，請旨即行革職遞解回籍，不准逗留臺灣，以肅軍政。」諭楊岳斌迅速赴閩援臺，李彤恩先行革職，交楊岳斌查辦。劉銘傳以左宗棠未加詳察，遽劾彤恩，亦上疏抗辯，言：「基隆、滬尾駐軍四千餘人，左宗棠疏稱爲數且盈萬，不知何所見聞？基隆疫作，將士病其六七，不能成軍。八月十三日之戰，九營僅選一千二百人，尚有扶病應敵者。當孤拔未來之先，屢接警電，滬尾兵單，炮臺尚未完工，無險可扼，危險不待言。臣先函致孫開華、李彤恩，如敵犯滬尾，臣即撥基隆之守來援。及法船犯滬尾，迭接孫開華、李彤恩、劉朝祐先後來信，俱稱法兵直犯口門，升旗開礮。臣與孫開華等早有成約，無用李彤恩虛詞搖惑。左宗棠前據劉璈稟報，稱孫開華所部並淮軍士勇三路迎戰獲勝，此次又奏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對於臺事未加訪察，即奏報中亦自相矛盾。臺北知府陳星聚每見必請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諳軍務。經詳細告以不能進兵之故，該府隨言隨忘，復稟請進攻，臣手批百餘言，告以不能遽進之道。該府復慫恿曹志忠進攻，並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時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陳星聚妄聽謠言，謂基隆法兵病死將盡，故日催進攻。自十五日以後，始自言不諳軍事，不再妄言。基隆靠近海口，敵船入口即不復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險，敵之所恃者器利。彼來攻我，我得其長；我往攻彼，彼得其長。且敵營據山傍海，兵船往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船出口，縱窮陸軍之力，攻亦徒攻，克猶不克。臣治軍十餘年，於戰守機宜稍有閱歷，維事之求實，不務鋪張粉飾。若空言大話，縱可欺罔於一時，能不遺笑於中外？臣實恥之！」旋經楊岳斌奏覆，李彤恩第知滬尾兵單，不知孫開華諸將之足恃；第知臺北爲重，不知基隆一失難以速收，未免貽誤戎機。其三次飛書告急，實由未嫻軍旅，臨事倉皇，與虛詞搖惑者有別。請照原擬，革職回籍，不准逗留臺灣，追其餘罪。是時朝廷方依銘傳，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誤，楊岳斌遂以囫圇之詞覆奏。

張佩綸既敗，閩人攻之急，亟欲離閩，請鴻章代乞還京，不許。

鴻章命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偕林泰曾、鄧世昌率快船援臺。

八月，提督蘇元春與法軍戰於陸岸縣，總兵陳嘉、副將蘇元瑞戰甚力，敗之，賞賚有差。

曾國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會式百齡援臺。內閣學士周德潤奏官軍進取越南，宜以正兵牽制河內之師，別用奇兵由車里趨老撾，直走哀牢，以暗襲順化，募用滇邊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詳察籌辦。

當時朝士以談兵爲能，每戰事起，恒交章論兵事，朝廷亦不專依閫外，得封章付將帥籌議，或徑采行之。蓋士夫慕曾、左之功名，恒思因事自效，或空言以搏時名。朝廷亦喜用書生，故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皆同時並出也。

是時，朝鮮内亂，提督吴兆有率同知袁世凱等統兵入王宫代平其亂。朝命吴大徵偕慶裕、續昌往籌善後，命李鴻章調回援臺之兵輪，隨丁汝昌赴朝鮮，别遣吴安康帶船入閩。

劉銘傳以軍糧不繼，請就地開捐實官助糧，許之。

與德國訂購軍械，並商借美款。

徐延旭檻送至京，下獄嚴訊。

法兵久佔基隆，嚴諭劉銘傳迅圖攻拔。銘傳奏法增兵集基隆、滬尾，乞援兵，朝命楊岳斌、程文炳馳救。

彭玉麟、張之洞以粤防糧絀，請暫弛閩姓賭博之禁，徵糧濟軍，報可。

蘇元春、陳嘉與法軍戰於紙作社，陣斬法兵官四人。

先是，詔士民上書言事，知縣王文超奏江南防務疏懈，從九品李昌振奏劉錦棠、金順、張曜等侵蝕軍糧。朝廷畏擾，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

吏議唐炯、徐延旭斬監候，命秋後處決。李鴻章、左宗棠於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輒以人才廢棄可惜，奏請録用；丁寶楨臚舉唐炯從前戰蹟，代爲乞恩；均分别議處。張之洞保荐徐延旭文武兼資，實屬失當，姑念在粤頗著勤勞，從寬察議。陳寶琛、張佩綸力舉唐炯，徐延旭堪任事，貽誤非輕，陳寶琛嚴加議處，張佩綸於馬尾一役尤屬調度乖方，即行革職，來京聽候查辦。前軍機大臣恭親王、寶鋆、李鴻藻、景廉等亦昧於知人，業於本年三月降旨懲儆，從寬免議。

廣東以購械商借英款，報可。

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張佩綸棄師潛逃，何如璋乘危盜帑案，爲之辯護，僅請交部議處。得旨，佩綸、如璋從重戍邊。左宗棠、楊昌濬夙負人望，乃意存袒護，蹈此惡習，均傳旨申斥。

張之洞以援臺兵艦不能達臺，遥泊無益，請調粤防海。付李鴻章、左宗棠議。浙撫劉秉璋又請將兵船調回南洋，不許，諭鴻章仍飭赴臺。

十一月，王德榜軍大敗於豐谷，蘇元春軍不往援。唐景崧與劉永福、丁槐軍攻宣光，力戰大捷，優詔獎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怨蘇軍不救，以致豐谷之敗，亦不往援，蘇軍敗退威埔，諒山戒嚴。馮子材幫辦廣西軍務。

十二月，法軍攻諒山，據之，潘鼎新等退駐南關，龍州大震。

唐景崧、劉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餘不能拔。諒山失守，岑毓英慮景崧等斷後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

馮子材與法軍戰於文淵，互有殺傷。法兵攻鎮南關，轟毀關門而去，提督楊玉科戰歿。鼎新退駐海村，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駐幕府。王德榜自負湘中宿將，與督師不洽，屢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職，所部歸元春轄之。鼎新意氣自用，與諸將不和，而獨袒蘇軍，故蘇軍雖敗，朝議不及。

法軍攻劉永福於宣光，永福軍潰，唐景崧等退駐牧馬。

欽、廉防急，彭玉麟請調馮子材軍防粤。朝旨令鼎新議。鼎新素不協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關外防緊，不肯退，玉麟乃令專顧桂防。

潘鼎新軍久無功，褫職，以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

馮子材自以老將，久爲督辦，元春新進，乃踞己上，恒悒悒。法兵既毀鎮南關，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爲安輯。子材久駐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懷之，人心始定。乃築長牆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後爲犄角。法兵揚言某日犯關，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決先發制敵。鼎新止之。子材力争，乃率王孝祺軍夜犯敵壘，殺敵甚多。法起諒山之衆撲鎮南關，子材誓衆曰：「法再入關，吾有何面目見粤人？必死拒之！」士氣皆奮。法攻長牆急，礮極猛烈。子材使諸統將屹立，遇退後者皆刃之，自開壁，率兩子直犯敵軍。諸將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敵，皆感奮，殊死戰。王孝祺、陳嘉率部將潘瀛、張春發等隨其後，王德榜軍側至夾擊之，斃法兵極衆。鏖戰兩日，法軍大敗，潰遁。子材率兵攻文淵，法軍棄城走。諸軍三路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力，連戰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進兵貴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界。越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幟，關外肅清。自海通以來，中國與外國戰，惟是役大捷，斃法兵官數十，法軍受巨創，全國震駭，皆子材之功也。子材從張國樑軍於江南，久著戰功。國樑歿，子材統其餘衆，治軍四十餘年，嚴明愛士卒。自廣西提督辭職，老於家。張之洞至粤，禮起之，率粤軍防邊，建此殊績，亦之洞知人之效也。

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窺浙之鎮海，提督歐陽利見扼北岸礮臺，率吴安康三船拒之。澄慶、馭遠兩兵輪爲法艦所逼，駛入象山之三門灣。法船封圍港口轟擊之，二船沉焉。利見轟傷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屢以魚雷突入，皆被擊退。法船併力猛進，復沉其一，法艦遂遁。

法兵六千犯臨洮府，復分兩隊：一北趨珂嶺，安平，一南趨緬旺、猛羅。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寶、李應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軍當中路，皆有斬獲。法軍遂合趨臨洮府，滇軍拒戰，南北路迴軍夾攻之，陣斬法將五人，法軍大

潰，奪獲器械無算。

法兵艦窺臺灣之澎湖，據之。

諒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鴻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費。鴻章既始終持和議，天津約成，鴻章曾奏言，法人必無翻覆。及法人毀約開戰，鴻章負重謗。今法人來求和，鴻章極欲護前約，乃奏言澎湖既失，臺灣必不可保，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朝廷遽納其議，立命停戰。臨洮之戰，乃在停戰後電諭未達前也。鴻章遽請簽約，令諸軍皆退還邊界。將士皆扼腕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張之洞屢電力爭撤兵。而朝旨以津約斷難失信，嚴諭遵旨辦理。又電鴻章，分諭各督撫、統將，言「桂軍甫復諒山，法兵即據澎湖。馮子材等若不乘勝回師，不惟全局敗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一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我版圖，援斷糧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此時既已得勝，何可不圖收束。着該督分電各營，如有電信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不得違誤，致生他變。」當時關外糧道大通，士氣激昂，法軍已大挫，法國至罷其外部。乘勝而逐法軍於越南，困臺之師自當速退。而朝臣習於苟安，又偏信鴻章之言，倉卒而成和議。雖關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長敵燄，皆苟且誤之也。自諒山一役後，中國不復有榮譽矣。

日本以朝鮮亂事，遣伊藤博文來津議，要求懲治吳兆有、袁世凱等。鴻章等拒之，而與訂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公同保護之約。日後朝鮮之失，已伏於此。

是歲，鴻章所訂兩約蓋並失越南、朝鮮矣。

法人要逐劉永福於越南。張之洞乃擬令永福駐思、欽，永福堅不肯行。唐景崧危詞脅之，朝旨嚴切，乃勉歸於粵，授總兵；而馮子材奉督辦廉欽邊防之命。

約既成，越南歸法國保護，而法國交還基隆、澎湖，各還其俘，海疆解嚴，滇、越通商焉。

《英夷入粵紀略》

清佚名撰

鴉片之流毒我中華也久矣。皇上憫斯民之陷溺而不知覺，以給事中黃公爵滋奏，即嚴禁烟土。道光十九年，命兩湖總督林公則徐爲欽差，來粵專辦烟土。林公至粵，即以兵困唳夷烟商義律，顛地於公司行，義律畏威，即遵繳烟土二萬餘箱，飭令義律此後不得載烟土來粵，如違貨則入官，人則正法，義律允遵，然後釋義律回國。詎料義律心藏叵測，竟肆言誣林公允准每箱烟土發回價銀貳百員，假以討烟價爲名，累思跋扈。水師提督關公天培，與林公同心協力，四處海口，嚴爲之備，義律不得逞志。至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英逆攻沙角、大角砲臺，三江協陳連陞與子鵬舉俱陣亡，此我粵英逆倡亂之始也。初沙角、大角砲臺，督憲林公原撥兵八百名屯駐砲臺後山，又暗藏釘桶於砲臺後路，約十數丈，以防逆兵後襲。八月林公革職，十一月欽差琦侯善到粵，旋授兩廣總督，於是將砲臺後駐兵與釘桶盡行撤去，故逆兵得取道從砲臺後夾擊，以致失守。聞琦善語逆夷義律云：「打得快，和得快。」今粵人無不知其語，無不切齒。砲臺失守，皇上震怒，將琦善革職留任，省中軍務仍交琦善辦理，後以閩浙欽差裕公謙疏奏琦善通夷賣國等語，四月皇上始查抄琦善家產，拿京治罪，而廣東險隘盡失，都爲英逆所據，逆船直造羊城，皆琦善撤去各處兵備，掣肘將官，有以致也。所謂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松按：《明史・陶成傳》，正統中爲浙江僉事，成有智略，倭犯桃渚，我密布釘板海瀚中，倭至觸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觀此林公釘桶，良足□□。

十八年戊戌，林大人未除欽差之前，人競傳有識語云：「閩人爲天使，廣東作戰場。」十九年林公來粵查辦烟土，是年十二月，果有唳夷之亂。林公，福建侯官人也，其天數耶？

戊戌感事十八詠。時洋烟流毒，例禁特嚴，督憲鄧公廷楨發兩廣巡船四隻，以備緝捕，廣州協韓肇慶，委守備蔣大彪，効力職員王振、高例，千總徐廣督領巡船，因之用以載私。傳聞韓、蔣等竟與唳夷勾通，唳夷月奉規銀三萬六千兩，於是兩廣船公然滿載烟土，往來傳遞，無有捎阻，如有快蟹私載，兩廣船即攻擊之，烟土入虎，全歸兩廣船矣。好事者蒿目時事，爲作十八詠云：聞道廷臣急理財，海疆新令走風雷，無多烟户供朘削，既倒銀瓶望挽回。生道殺民原聖德，變通盡利賴宏才，此邦凋敝難堪命，況復頻年水火災？　元寶如泉布百蠻，分明津要失防閑。望洋空嘆銀濤湧，籌海虛糜鐵鎖環。時恐唳夷猖獗，虎門橫檻，預爲之備，海面用木排鉄鍊橫鎖之。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年年悖出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　蠻烟流毒遍關津，輿霧蚩尤術固神。拯救有權仍在我，誅鋤爲事反狗人。效雖可必先防擾，法亦何常不外仁。正惜羣魚甘受餌，翻教釜內作游鱗。　遠物焉能遍市闠？水師沿海可防奸。渴來不飲貪泉水，飛渡難過大庾山。君子有財斯有土，今人爲暴即爲關。然犀試向源頭照，百怪呈形咫尺間。　樓船威照粵西東，全改盧遺蛋户風。蛋户本盧循軍士遺種，兩廣船之設，始自盧制軍敏恪公，因借用之。曾列戎行皆巨富，縱抄民物亦奇功。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鄧通。正本清源誰不解，同官無奈要和衷。　鐵艦喧傳節鉞臨，月錢三萬六千金。江湖盜賊收王振，錦繡妻孥羨蔣欽。自許得名兼得利，須知能縱始能擒。至今翻覆波瀾處，擘海茫茫怨毒深。　時平偏易立功名，不用文官只用兵。牙爪倍承祈父恤，腹心誰向武夫傾。一坏土繫愚民命，萬灶烟屯大將營。怪得牧猪屠狗輩，紛紛投筆請長纓。　鴉軍飛遍越江湄，送往迎來任所之。新政忽聞尊國體，宿贓早已浚民脂。道途竟欲拘淫具，江海焉能塞漏巵？到處營私兼犯法，如公原不是謙詞。　風土人情久漸移，烟霞痼疾急難醫。法當最密行宜恕，利到能興害轉滋。鬼滿棘林聞夜哭，人多菜色忍朝飢。怪哉冤積蟲無限，吉了能言鳳或知。用白居易《秦吉了歌》。　鶯粟花香分外濃，晨昏忙煞兩衙蜂。棄灰尚自難逃死，比户居然盡可封。幾處閭閻齊罷市？半年囹圄已難容。下民易虐渾閒事，那見痾瘵達九重？　直同兒戲捉迷藏，息鼓箐燈夜泛航。越境誰能識官長，倒戈況是自傷戕。貪功趙括威名喪，十八年七月廿八日，督憲鄧密委巡捕趙濬、順德縣咸昌，帶差役百餘人，夜入黃埔馮族搜索烟土。馮族人見無地方官長并本縣差役，以爲大盜假官搶劫，咸出堵禦，趙、咸差役，懼其拒捕，倒戈奔逃，夜黑不辨，自相擊捕，至傷人命，遂釀巨案。爲政張君德頌長。廿九日，廣州協祺公壽帶兵到黃埔勦捕拒捕傷官匪徒，番禺縣主張公錫藩，洞知馮族冤，爲之上下調停，官兵入鄉，秋毫不犯，市肆如故，只勦馮氏交出匪人數名治罪完案，鄉獲安全。今馮氏建報恩祠祀祺、張二公，示不忘也。假使當時聲罪討，村甿焉敢抗王章？　欽恤何人解泣辜，漸看法網似秋荼。逃亡家室生何計？貧病纍囚死未殊。坎地埋書徵合比，呼天無罪夢良夫。從來南海神祠外，曾見親祠獄鬼無？南海獄中鬼哭，縣令祭之。　羊狠狼

貪案牘繁，狐埋兔揭孰平反？木人屢竊江充智，蹇苡争鳴馬援冤。時有插贓誣陷兩案，皆馬姓人。黔赤萬家愁大索，倉皇半夜走訛言。請看貫耳巡軍日，時弋獲食洋烟人，貫耳遊行。秦鏡歡呼照覆盆。　小民畏罪復何求？武士貪功卒未休。種禍詐財奸屢敗，誘人犯法術彌周。飛蛾有母將焉往？野雉無媒肯自投？王道從來稱正直，也同餌敵任權謀。　但見纍纍日被拘，未聞研鞫脱冤誣。食洋煙人被獲，固無一得免，即其不食洋烟之戚友，在坐同時被獲，到官即收監，亦無一得昭雪者。三章新改蕭何律，一卷誰陳鄭俠圖？執法取辭民怨讞，宣威剛被鬼揶揄。感君寬厚培風俗，遮道牽衣盡博徒。烟禁既嚴，陋規無出，因寬賭博之禁，甚至當街設局，遮道招邀。　官吏追呼徧石濠，用杜工部《石濠吏》章。尚防沾溉有殘膏。淡烟已逐波中散，時獲解烟土，官於海濱爲池放水銷毀。明月虚從浪裏撈。掩耳盜鈴聊自慰，拖泥帶水不勝勞。地皮刻盡君知否，猶當黄金鎮日淘。　無復天津估客船，都從橋上聽啼鵑。難通百貨價三倍，已散四方人數千。屈指有畀庚癸日，驚心又近丙丁年。可憐粵海繁華地，城市荒涼似禁烟。　希旨誰求固寵榮？全抛國計與民生。但將驚擾爲能事，幾見申韓致太平？入境逢人皆槁瘠，斷烟無目不清明。長歌當哭吾何敢，半是嗷嗷澤雁聲。此十八詠余從省中録得，不知何許人作。聞督憲鄧已將此詩入奏，謂是吸烟人見禁烟太嚴，恐將來斷食，故作此以詆毁官吏云爾，然而豈其然耶？

戊戌七月，省城靖海門内西街有找錢鋪，櫃圍前地忽流血如箭，標起三尺許，頃刻乃止。按《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又郎仁寶《七修類藁》云：「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地裂，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皆是，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算。」據此當爲二十、廿一兩年，逆夷攻陷大角、沙角、鎮遠、靖遠、威遠諸砲臺，烏涌土臺卡座，殺死官兵以千數。廿一年四月又攻省城，湖南兵虐殺我粵義勇，義勇又反殺湖南兵，亦殺死千數之應。

二十年庚子十一月，嗅逆蠢動，督憲五營公館千總某請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寧，四月虚驚，五月鬼去，六月康寧。」後果正月無事，二月初四、五日，逆攻横檔、亞娘鞋、威遠、靖遠、虎門諸砲臺，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碣石鎮標都司署水師提標遊擊麥公廷章皆死之，砲臺盡爲逆所據。初七日，逆船至烏涌，攻烏涌土臺卡座，署湖南提督祥公福、遊擊沈公占鰲、守備洪公達科死之。初十日，又失琵琶洲土臺卡座。十三日又失獵德砲臺。十四日，又失二沙尾砲臺，諸守砲臺官兵皆聞風先遁。二十日，大戰鳳凰岡，江西南贛鎮長公春，砲擊中逆火輪船，逆船少退。廿一日，復攻鳳凰岡，逆砲利害，我軍不能支。初楊侯芳預伏地雷於營壁，度逆得勝必登岸毁拆營帳，至是我軍徐退，逆兵耀武登岸入營，地雷一發，轟燬逆兵二百餘人。越一日，逆又攻大王窖砲臺，守臺將官水師千總湯其釗，督標外委倫傑，慮無師船接應救護，孤臺難守，先暗藏地砲六位，然後與逆對攻，至力竭勢迫，度不能守，乃燃地砲，擊死夷兵數十百人，砲臺又失守。廿二日又失新造砲臺。廿六日，逆以大兵船數隻與水師營對砲，小兵船與三板數十隻，冒險而進，於是水師營、西寧、永靖、海珠各砲臺盡皆失守，省城震恐，城内外男女四散逃生，漫山遍野。是夜霖雨，道路無所棲止，死亡散失，不可勝數。數百年來，生民塗炭，莫此爲勝。

廿七日，逆夷遽稟請大憲，不討别情，只求通商。廿八日，憲准其請，即日出示通商，夷虜始靖，此罹兵之應也。三月無事。又三月，果勇侯楊傳令趕緊各處添鑄大砲，煉火藥，又造木排、木城、火船、籐牌、槍刀等，日不暇給，所謂不寧也。四月初一日夜，大將軍奕忽發令攻夷，我火船失利。初二日，逆攻省城，是日東南風，我火船不得占上風泊岸，轉延燒城外近海鋪舍數處。城外沿海預設大砲轟夷，皆不得一中，逆兵登岸，我粵水勇并福建水勇，奮勇拒逆，殺死逆兵十數人，詎料湖南兵心懷忮嫉，從後殺我水勇，先斷其辮，僞作漢奸以邀賞，於是水勇解體，省城被困。初六日，逆夷由城西南岸登陸，暗度城北，攻東、西得勝并四方砲臺，時湖南兵守臺，聞鬼子來，便羣呼相率奔竄，三砲臺遂爲逆夷所據。四方砲臺，即永寧臺也。逆夷擬欲從砲臺架砲攻城。初七日，逆船又攻東砲臺，東砲臺又失守。時大將軍與參贊暨各鎮副將官，俱團駐貢院，逆遂懸砲於檣盤，下擊貢院。大將軍大恐，督糧道朱崇慶慫恿大將軍令摇白旗，夷人以白旗爲和旗，逆即止砲，大將軍即令廣州府余保純縋城説和。義律索銀六百萬員，重四百二十萬兩，余並不敢與争，如數許賂，和議即成。聞洋行人有與義律識者云：「義律云：始願不及此，悔不奢索八百萬也。」是役也，羊城西砲臺，俗名火枝砲臺，爲入珠江隘口。時四川川北鎮張青雲大人鎮守，逆船合攻西砲臺不震不動，砲臺轟壞，督率軍士隨即修補，審視逆船度中，然後發砲，三砲轟没逆夷二檣大三板三隻，逆夷氣奪，臺兵只傷一人。自後逆船不敢近，俱從河南渡入珠江。河南去西砲臺頗遠，砲不能擊，河南原有永靖砲臺，與西砲臺對峙，時永靖已失，故逆得

沿河南而入也。是役也，將官堵禦悍夷，惟張公一人而已。逆夷雖得勝仗，而我兵民傷死不過二三十人，將官千、守以上無一遇難者，所謂虛驚也。十二日，三元里鄉兵復東、西得勝各砲臺。十三至十八日，逆船盡離省城，或退出虎門，或退至長洲蠔墩。至五月初二三日，義律、百麥與各兵船盡退出虎門，所謂鬼子去也。仙乩皆驗。又北城人請仙呂純陽先師降乩，中有云：「白雲山上陳師旅，萬里奴夷九曲通。」白雲山在省城北，去省城十餘里，即有兵屯，亦當在山下，斷無陳師山上之理。不知是役外省調來之兵，湖南爲多，湖南之兵怯懦而淫暴。兵初到粵，屯於東較場，東較場去瘋院不過二三里，瘋人婦女入城，必經過東較場，湖南兵恃强羣誘挾瘋女，肆行淫辱，又劫奪其首飾衣服。瘋女既被淫污，又劫衣服，無不恨入骨髓。凡瘋疾傳染，重則一月，輕則二三月，如百日即發，未幾而傳染疾發。湖南兵懷羞忿，聞粵人云：「童子肉已瘋疾。」於是相率要孩童于路，殺而烹食，或孩童有父母兄弟與争，即並殺其父母兄弟。聞城中雙門底有婦人攜一童子，湖南兵殺母奪子而食，又恃係外省兵丁，逢我粵買賣人，或義勇，即便要殺，而我粵義勇亦不下數千人，同仇共忿，羣轉而反殺之。湖南兵本怯懦，詎能當我義勇之精悍？所殺過當，湖南兵懾懼，至改其裝束，不敢自認湖南。議和後，兵無所用，楊侯又恐粵人尋仇不相容，於是令湖南兵遠屯於白雲山頂。是役之敗，其咎皆在湖南兵。四月初三日，逆夷三板共有三十餘隻。初招徠撥歸總局之快蟹二十餘隻，與順德水勇拖船三十餘隻，暗約快蟹誘三板入罾步濠，至濠半快蟹即反攻。拖船先埋伏罾步左近，聞砲聲即入砲夾攻，三板必無一存。是日快蟹誘三板至濠口，濠口有湖南兵二百餘名，見快蟹誘三板入濠甚恐，即發砲先擊快蟹，快蟹不敢入，轉奔石門，三板追至石門，不敢窮追而返。拖船聞砲響，以爲三板中計，即出接應，遇三板自石門回，共攻拖船，拖船不能支，各赴水逃竄，於是三板盡燒拖船，拖船水勇有逃奔至佛山者，遇湖南兵又殺水勇數人。計四月數次打仗，我粵義勇水勇與民人死於逆夷者十之一二，而死於湖南兵者十之八九。嗚呼，我粵其劫數當如此耶！何湖南兵之淫暴而不一置之法也！我粵大角、沙角、横檔、虎門，此四處砲臺真天險，所以制外夷，距料琦侯撤去砲臺後援，逆攻沙角、大角，逆兵從左近登岸，繞出砲臺之後，前後夾攻，攻横檔亦從西河繞攻臺後，致皆失守，逆夷竟長驅而入，直至珠江。逆夷原短於陸戰，詎料由南岸暗度城北，據三砲臺，分兵虜掠，竟至蕭岡馬頭，有三十餘里，豈止九曲而已哉？又逆船重大，水淺輒膠於泥，不能進，逆輒五六人駕小三板，所至遍詢漁人河面地名，以長繩繫鐵錘，沿河探水淺深，與河底泥色，一一筆記，以爲兵船進退道地。東北探至香山城，西探至石門，西北至罾步滘，西南至佛山，南至市橋、沙灣等處，凡百餘里，是水路亦不止九曲，純陽先師兩言亦驗。

庚子年八月後，啓明星伏不見，至十有二月始見，農人咸云。蓋農人披星而出，飯而後田，恒視啓明爲早炊之候，故備悉啓明隱見。松案：《宋書・天文志》：「西晉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爲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又《隋書・天文志》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今啓明伏不見，亦當見不見，當同此占。廿一年辛丑二月，嘆夷作亂，水師提督關大人天培，署湖南提督祥大人福等陣亡。於是嘆逆直造珠江，省城被困，百官震恐，庶民流散，不得已以賂求和。嘆逆勒大將軍奕、參贊隆、楊，並各省來粵之兵，俱要退出城四十里，然後准和，逆船乃退出虎。於是大將軍奕、參贊隆，出住金山寺，惟參贊楊仍在省城，湖南、四川各兵或出屯燕塘，或屯清遠，有屯白雲山頂者。此皆百官庶民流散，諸侯微滅之應也。然按《明史・天文志》，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辰星隱，至四月戊辰復見，時正當承平。《宋志》之占，恐未必然。

夷逆之入虎也，從横檔西河而繞攻臺後，以致失守。於是威遠、鎮遠各砲臺，亦皆失守。聞横檔、鎮遠敗仗兵丁云：「上年十二月時提督關大人已發文到省，請塞斷横檔西河，並請備辦茅草火船二三十隻，以防逆船從臺後轟擊，督憲琦固執不允。關公又叠次申請，琦不得已，乃與廣州府余保純酌量，余云横檔西河水淺，逆船不能進，草船二三十隻，猶以一頁紙錢而燒合圍之柱，必不能濟也。琦難重違關公所請，時余辦軍局，只得行文仰東莞縣知縣備辦以塞責，知縣又忖上官意，遲疑觀望，自十二月至正月，關公行文累催，竟付之不聞。至二月初三日，始有砂石二船到横檔，横檔西河非石二三百船不能濟事，時逆帆蔽海，躍欲鬬仗，關公仰天長嘆，對屬官泣説曰：「余受皇上恩厚，度今事勢，斷不能支，惟辦一死，以報君恩耳。」屬官皆飲泣，乃先封印，委官送交督憲，以示必死。初四日，逆夷攻臺，横檔不支，關公在鎮遠，親督將弁發轟八千斤大砲，一炸一豎，逆船環攻，關公力竭自刎，陣亡。逆夷登臺，見關公尸，關公威名素著，夷目義律憐其精忠，取紅氈二，移關公尸於氈上，復以紅氈覆之，十二日始委官殯殮，關公面色如生。關公靈柩發引開船，義律令所有兵船，各放砲以送，義律與各夷目夷兵，俱著黑一日，夷禮以黑爲孝服故也。嗚呼，我朝精忠之臣，逆夷猶畏敬之而

不敢辱，而臨事掣肘關公之員，可勝誅哉！使當日琦侯如關公所請，塞斷横檔，西河草船多備，逆船不能繞攻臺後，必不致失守，逆夷無能爲矣，此可爲長太息也。

廿一年辛丑，正月十日，督標馬把總繼援，在虎門寨，見一大星從寨隕於鎮遠砲臺，其星煌煌，有尾長數十百丈，時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猶在省。至二月初四日，暎逆攻横檔各砲臺，關公陣亡於鎮遠。

辛丑二月初五日，暎逆擊横檔砲臺，砲臺失守，逆人登臺，有一步兵額外姓張名遇祐。逆欲割其辮，張堅執不肯，且曰：「辮爲我天朝所最重，頭可斷，辮不可割也。」遂引頸呼逆，即速殺我，逆義之，爲報兵頭義律，義律亦義之，與銀一百員以旌其義，張力却不受。固與之，張怒曰：「我雖貧，不受逆金，急持去，毋污我目！」義律釋之。廿六日逆船直至珠江，止求通商。廿七日，廣州府余保純奉參贊果勇侯楊公命，面諭義律，准其通商。和議既成，義律因詳道續外張遇祐志節，儘堪録用，余稟達果勇侯楊，即賞外委頂戴。時前閩浙總督鄧公廷楨留粵，協辦夷務，有詩贈之云：「截髮何如竟斷頭，盤空硬語壓夷酋。男兒要膂堅如鐵，愧殺夸毗慣體柔。」「煢煢孤寡影形隨，張母年十八生遇祐，是年夫亡。遇祐遇逆時，年亦十八。去日含悽歸益悲。母節寒松兒勁柏，雙清好報九泉知。」逆夷凡得勝仗，遇我官兵必剪其辮，彼低首甘受逆夷剪辮之將官，聞張遇祐之風，真堪羞煞矣！

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暎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大角砲臺。其攻大角砲臺也，自辰至申，大角砲臺前面灰沙牆被逆打倒數段，火藥局亦被逆打穿，火藥轟發，并延燒兵房十餘間。逆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砲臺，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恐砲位被搶，即督兵將好砲往福建，攻厦門，厦門失守，皆此次縱逆之所致也。時有《枯楊詞》十八首，刺果勇侯也。詞云：質原蒲柳本尋常，噓植何緣到上方？一自阿麼曾賜姓，頓令非種亂青楊。

昔日芳榮得遇春，朱門依傍慣因人。如今老去當搖落，猶詡秋風百戰身。

費盡靈和殿上栽，柔條不稱棟梁材。要知大樹將軍號，都歷蟠根錯節來。

翠蓋亭亭拂翠微，緑絛金縷舊光輝。也經漢苑稱人字，休負將軍腹十圍。

春到蠻烟瘴雨天，終朝三起復三眠。笑他自負凌雲志，偏遇黄楊厄閏年。

禁烟時節正舒眉，插户家家仰翠旗。人道楊枝能辟鬼，奈何無力禦封姨。

搖蕩驚心草木兵，荒臺盡角助悲聲。可憐細柳屯軍地，無復蒼松翠竹亦因時，幾見凌霜傲雪姿。惱殺春風狂似虎，折腰先是最高枝。

霧障烟迷日欲昏，纔聞羌笛亦銷魂。傷心葉敗枝殘處，辜負緑楊城郭變荒陬，亂絮顛狂勢未休。倘使閨中重望見，應教紅粉薄封侯。

折得金絲贈楚兒，濃陰偏護漢江湄。往來亦解憐行役，不管流離管別離。

搜神紀異事猶傳，柳下何來擁萬錢？從此魏金家裏樹，移根只合種貪泉。

忽見生稊向艷陽，强將金色逗姚黄，更兼獻媚來張緒，引得風流老更狂。時有鄉宦姚某、張某，進美婢以媚楊云。

海國春深不遇春，欲邀青盼竟無因。那知九烈靈堪乞，汁染藍袍别有人。松按：《明史・李賢傳》，也先數貢馬，賢謂輦金帛以强寇自弊，非策。夫以金帛易馬，且猶不可，矧以四百萬金賂逆耶？我邑蔡樹百先生，抱甕齋詩草》，有《秋窗紀略》云：「少楊昔日建奇功，匹馬臨營靖逆風。可惜黄花無晚節，珠江千頃恨無窮。」注：「楊芳軍中稱少楊，以别昭武侯。戰功亦多，陝甘散遣鄉勇致變，侯單騎説降，功最偉，後禦暎夷于羊城，一籌莫展，縱兵虐民，聲名掃地矣！」

辛丑二月初七日，暎逆攻烏涌土臺卡座，土臺失守。是日日色黄暗，一連四五日，日色皆然。按《隋書・五行志》：「日或黑或青或黄，師破。」此其驗也。

辛丑六月初二、三，連日颶風，初八日復颶，暎逆所據香港之裙帶灣，又名裙帶路，被颶打壞兵船貨船共九隻，淹斃逆夷數十人。山上篷寮所貯棉花諸貨物，亦被颶半掃落海。此二次颶風，破虜暎逆，不下數十萬，兵頭義律亦被風打去新安某灣，得漁人救援，乃免。虎門口外，又沉暎逆兵船二隻云。又裙帶灣多毒草，草拂人足初則癢，漸而癢不可忍，手搔血出，癢仍不止，俄頃則痛，隨出毒水，毒水所至，内盡潰爛，三日之間足無完膚。此處雜草太多，被毒之人，亦不知其何草。松按：杜工部有《除蘚草》詩，注云：「草有害於人，蜀名蘚麻。」《墨莊漫録》云：「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土人呼爲蘚麻，其枝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蘚，《廣韻》音掃，《集韻》音潛。又《文選》鮑明遠樂府《苦熱行》：「瘴氣晝熏體，菌露夜沾衣。」注：《宋永初山川記》：「寧州瘴氣菌露，四時不絶。菌，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潰爛。菌音囷。」今裙帶灣毒草葉有毛芒，觸人如蚤，以人溺洗之，可解也。灣之毒草，豈即蘚麻與？抑菌草也與？否亦其類也。灣之水亦有毒，人多腫足，久則瘡瘍。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月初九日，颶風起省城。諠傳廣州府署頭門內甬道左右，有榕樹二株，大四五圍，被颶打斷，根上二尺許，平如刀切云。是年廣州府余保純以罷試勒令離任。至二十六年乙巳，廣州府劉潯以酷虐，人民鼓噪，督撫

又勒令離任，此其應與。

辛丑，嘆逆所據之香港裙帶路，七月廿六夜四更時候，有黑氣從沙角、大角來，砂飛石走，灣中街道，如千軍萬馬，奔騰踔躁，灣中人以爲官兵卒至，有潛匿地臺板下者，片刻乃止。灣人震恐，即日散去數百人。此必大角、沙角陣亡將官兵士雖死，忠魂靈氣，猶欲吞滅夷虜，故顯斯異，而爲滅逆之兆也。

省城東門聚陞弓箭鋪吴某善卜，辛丑正月時在省卜嘆逆，謂二月四日必爲亂，省城亦遭驚擾，所幸死人不多。八月復小亂，然自七月中旬以後，嘆逆所向必敗云。至七月十一日，逆攻福建厦門，十二日砲臺失守，爲逆所據，不數日官軍大敗嘆逆，福建行商人家書到省云：「七月廿四日官軍大敗嘆逆，焚燬火輪船四隻，三枝桅船六隻，二枝桅船十二隻，小三板三十六隻，圍困大兵船八隻，殲殺白鬼七百餘名，黑鬼九百餘名，生擒二百餘名，殺夷目四名，有級無屍，其在船上被燒夷兵水手，不計其數。」又香港裙帶灣有人云：「聞逆夷兵鬼説，七月廿四日，嘆逆大敗，被官兵打破七十四位砲，名心地科大兵船一隻，火輪船三隻，三檣兵船六隻，大小三板三十餘隻，斬燒死逆兵二千餘名。」又洋港生地波有人回，説逆夷敗仗，與此不同，但云殺死逆兵二千餘名，中有五百餘名係漢人，初逆船在裙帶灣以修船起貨爲名，雇漢人做工，共七百餘工人，至日中便揚帆，直往福建，故有如此多人云。此吴某之卜之應也。

又辛丑八月初四日巳刻，番禺署前，旋風忽起，捲去白衫三領，高數十餘丈，南北盤旋，食頃二領下墜，一領直捲入雲，不知何去。從來旋風未有如此之怪者，亦一異也。余按：葛稚川《西京雜記》：「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自殺。」又《晉書・賈充傳》：「元康九年六月，飆風吹賈謐朝服，飛上數百丈，墮於中丞臺，明年謐誅。」又：「元興二年正月，桓玄遊大航南，飄風飛其幃輦，至三月玄敗。」《南齊書・五行志》：「宋昇明二年，飆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疋入雲，風止下御道。紀僧真啓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金史》：「衛紹王允濟崇慶元年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辰門。明年爲胡沙虎所弒。」《南史・齊始安王遥光傳》：「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後遥光以謀反伏誅。」《梁・蕭棟傳》：「侯景奉棟爲主，及即位升殿，歘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後爲朱買臣沈於水而死。」《隋書・五行志》：「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謀逆亂，月餘而敗。」據此旋風所吹白衣，未知爲何人之衣，其必有災眚乎？衣色白，白者兵象也，其人或死於兵乎？

又辛丑八月廿七日亥初，余坐心遠小樓，見一星從西北隕於東南，其光如日。越五日二弟茂之，同族姪鏡湖，往大箍圍小羅塘地方，覓龍羅塘。鄉人云：「是夜戌亥之間，有一星墜於羅塘對鄉東杈之田，到田作霹靂聲，分而爲三，一從東飛去，一從南飛去，一仍升於天，不知何祥也。」夫羅塘在我鄉之南三四十里，隔山嶺數重，故止見其墜于南，而不見其分而爲三，二飛去，一升天之異也。

又辛丑八月十八日巳時，空中有物數百千點，大如緑豆，在陽燄中白光閃閃，忽散如亂星，忽聯續如雁字，長數丈許，自東而西。

辛丑七月十二日，逆夷佔據福建厦門口岸，其死難將官，閩浙總督顔公伯燾七月二十一日續奏云：「查金門鎮江繼芸在水操臺，率將士開砲攻擊，因夷兵上岸，該鎮持刀追逐，落水身死。准升福鎮遊擊現護延協副將凌志，因夷兵搶土砲臺，該將持刀殺退，夷衆一擁上前，該將身受重傷，奮勇力拒，遂被割首剖腹。汀州守備署灌口都司王世俊與凌志，同在砲臺力戰，亦遭慘害。又陸路提標左營遊擊那丹珠，在砲臺抵禦，被夷砲擊穿左腿。水師遊擊楊清江在鼓浪嶼身面均受重傷，猶復率兵擊沉兵船三板三隻，逆夷擁動搶上，該遊擊又連攻殺退。有一夷賊，繞至該遊擊身後，用刀斫倒，經兵勇搶回，現在養傷未斃。又水師把總紀國慶、楊肇基、李啓明，均被砲擊傷身死。其餘兵丁尚多傷亡，現飭確查，再行陳奏」云云。

辛丑六月，有一遊方邱道人，不知何名，至各鄉云：「華山有讖語云：『你是胡人二百秋，拆完廟宇有人收，紅花出水黄花落，更有胡人在後頭。』」時人人傳。愚謂此妖言，實邱道士僞爲讖語以惑世，爲王法所當誅，有識者毋爲其所欺。

今俗園林別墅書房小廳之類，多牆壁粉白，效鬼子樓樣，小帽頂尚尖鋭，如回子帽，衣衫尚窄，竟有袖僅容臂，袖口僅能出拳者。又用鬼子鈕扣，遥望與鬼子無甚異别。斯雖俗尚細故，愚謂此亦服妖之類。按《宋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盤，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帽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産於胡，而天下以爲帽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於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

是其應也。」據此，今之俗尚，未始非暎夷叛逆困省城、據香港之兆。夷人相見以脱帽爲大禮，揭帽爲小禮，暎逆亂時，聞廣州府知府余保純，素與暎逆言談，熟識者偶遇於城外打銅街，暎逆揭帽，余亦揭帽以爲禮，道路以目，一時譁然，咸謂余與暎逆揭帽，戾禮傷教，羞辱朝廷。嗟乎！以堂堂太守，而用夷禮，恬不知愧，其重廉尚恥，反出於行道人之下，不知是何居心，且不知何祥也！

辛丑，自七月廿六不雨，至於九月初一微雨，初八小雨。廣州一切山鄉坑田與高隴之田，禾槁八九。

辛丑，廣州府余牌示：八月初二日在學憲署内開考各屬文童試，南海縣頭場。是日余轎到署，文童譁然，皆云：「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節義廉恥，不考余漢奸試！」蓋以余行賂求和，并禁三元里諸鄉義勇不得圍殺佔據四方砲臺之逆夷也。余初猶委屬員教官禁止勸諭，然愈禁愈誼。時南海、番禺兩知縣亦在場，皆以軍功賞六品頂戴藍翎，諸文童指其頂而詈之曰：「有如此清貴之金頂子不戴，而戴此污糟白石奚爲？」又手玩弄其翎曰：「何羞而得此，既重欺皇上，不宜拖在後，宜拖在前，庶足少遮羞顔也。」兩縣謝曰：「本縣蒙賞，非以軍功，以籌辦軍務也。」譁猶不已。余度衆怒難犯，即上轎回衙，各文童以瓦塊擲擊，轎爲之破。撫憲怡亦知余之所以得罪於百姓而諸文童一時負義之故，於是即勒余解任，調雷州府易公長華代理廣州府事，再示試期初七日開考，頭場仍南海縣，諸童帖然。夫四月之役，余本納賂求和，稱言代還商欠，其欺甚矣！既和之後，大將軍保舉將官水勇義勇既多，賞賜白石頂子花藍翎不一而足，時人有「有頂皆白石，無帽不藍翎」之語。省城里巷，孩童嬉戲，嘲笑口令，又有「鬼子來，走得快，有白頂，藍翎戴」之謡。

初辛丑正月，總督琦善約暎逆兵頭義律定初五日燕會於獅子洋石樓之蓮花岡，岡下蓋大篷廠，爲燕會之所。是日義律以一火船拖一小兵船至獅子洋，琦先撥兵二千餘名屯蓮花岡以自衛。巳刻義律率各兵頭馬哩信、瑕畢等共八人，隨帶鳥鎗兵八十名至，琦令知府參遊以下屬員排班以迎。琦接見義律，稱義律大將軍。燕畢，義律令鳥鎗兵演鎗數次以示精練畢，琦與義律皆下船，琦邀義律過船，屏人與語移時，義律乃返。琦餽義律籐牌十面，牌刀十張，弓十把，箭十枝。義律餽琦火箭二枝，西瓜大砲彈二個，另木小箱一個，其中不知何物。聞箱中所載，都是義律挾制我朝各款條例。是役軍民人等在蓮花山觀看者，不下數千人，咸道其燕會情節如此。余是日偶得感冒疾，不得親往目覩其事，爲可憾耳。夫牌刀弓箭，乃我朝得勝長技，而逆夷之所短者也，奈何以之與逆耶？聞説十九日，琦又出蛇頭灣，初逆夷猶疑不敢攻我横檔各砲臺，是日琦會義律，因與義律遍觀各砲臺，義律見我砲臺砲位砲車，累笨不堪，意遂決。至二月初一日，逆遂攻陷三角砲臺。初四日攻陷横檔各砲臺，遂長驅直入，職此之由云。

辛丑，聞督標把總覃光耀出差，自京回粤，道過江蘇徐州府，黄河水清澈見底，砂石分明云。愚按《符瑞志》云：「黄河清，聖人出。」《明史·梁潛傳》：「潛字用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改陽江陽春，皆有治聲。」此雖非黄河，然常濁而忽清，亦當與黄河同瑞。

九月下旬，省憲探聞閩浙總督顔接據寧波府鄧廷彩來稟云：定海縣地方八月十二日，有夷船侵犯，經官兵擊退，經稟在案。自十二以後至今，久無聞報，正在懸望間，忽於十八日申時據署定海縣事舒恭壽之堂弟舒恭烈賫印到營，哭訴定海縣自十三日至十七日官兵連打勝仗數次，用砲擊壞夷船夷匪無數。該夷因新築土城，堅固不能取勝，隨於曉峯嶺地方，別用杉板小船，載夷兵由陸攻取。先經三鎮會議，曉峯嶺道路險要，必應重兵防守，遂經壽春鎮王錫朋帶領壽春兵八百名到彼堵禦。乃自十五日至十七日午時，壽春鎮兵極力殺賊，前有陣亡者，後隊繼進，業將逆賊殺退數次，無奈愈殺愈多，我兵擡砲至於紅透，不能裝打，壽春兵仍復捨命死戰，王鎮身受重傷，不知下落。夷賊隨由曉峯嶺回攻竹山，處州鎮鄭國鴻被砲轟擊，糜爛無存。逆由竹山門至東岳宫攻打，署定海鎮葛雲飛勢孤，亦即陣亡，舒恭壽身受重傷，城陷之後，旋即身死。該署令於危急之時，將糧臺用剩銀九千兩，面委典史鄧均同候補同知黄維誥等，途送内渡，又將印信交其堂弟舒恭烈攜送到營等由。後見浙江裕謙大人定海失守奏疏云：「壽春鎮王錫朋被砲打斷一腿陣亡。」

暎逆火箭，是其長技，能射數百丈，狀如中華之起火。起火以竹爲尾，火箭以堅木爲尾，長八九尺，或丈許。受藥之筒，長二尺，大三寸，以薄銅或馬口鐵爲之，筒下旁環六孔，以引火，箭尾之木，以鐵羅絲緊貫於筒中，筒上又貫銳木尺許。木末或用鐵如槍筒，内三之二受起火之藥，三之一受爆竹横藥。箭到藥燃，筒轟迸裂，火即散飛，延燒營帳房屋。四月之役，逆從永寧臺發火箭數十百枝，射入城中，攢聚於火藥局，無一燃者。咸云：見一白衣婦人，以袖拂箭，箭落不燃，咸謂觀音山慈悲大士顯聖云。昔韓世忠敗於金兀朮之火箭，張世傑又敗於

元阿朮之火箭，夷人火箭利害，自昔然矣。然此火箭今我粵匠亦能倣造，但放發無準，爲少遜耳。

九月十三日，浙江來文云：「鎮海縣於八月廿六日被逆夷攻破，該處文武不知下落，提督余步雲大人，現收聚殘兵。欽差裕謙大人，因旬日間連失二縣，跳水自盡，經百姓救回。」十六日來文又云：「裕謙大人因跳落水自盡救回後，於廿八日身故。」又來文云：「寧波府城亦已於廿九日失守，余步雲大人不知下落，寧紹道臺鹿澤長、寧波府鄧廷彩，均已受傷跳水，經救回，現在生死未卜。」然九月初間，有人見澳門夷人買辦來書云：「八月廿六日，唝逆攻福建，被官兵燒燬心地科大兵船一隻，三桅兵船六隻，虜獲大兵頭七名，一船主被砲打去一腿，廿九日火船載回澳門醫治。」然浙江失鎮海，即八月廿六日。大抵逆攻福建而分兵略鎮海者也。十月初間有香港蛋人回云：「聞夷兵說九月廿六日逆在杭州府河被兵民用石塞斷河流，逆船三十餘隻俱不能出擊，殺逆兵四千餘名，逆夷氣喪，又有一大兵頭亦被磔殺梟示云。」

沙角砲臺之失守也，逆兵蟻赴砲臺，陳公連陞與子鵬舉手强弓，射殺逆夷二三十人，矢盡短兵接，又殺數逆，乃遇害。橫檔砲臺之失守也，守臺將官爲督標中軍副將達邦阿，肇慶協慶宇。砲臺失守，逆登砲臺，慶宇改裝如兵卒，逆見其狀不類，疑是將官，究問之，他云：「是官親，來觀打仗者，」逆釋之，而剪其辮，慶宇俯首受剪，其有愧於張遇祐多矣。鎮遠砲臺之失守也，大砲炸後，關公天培知天意不就，人無能爲，呼諸將官兵弁泣而告曰：「大砲已炸，砲臺斷不能守，爾等各自逃生，無遭逆夷之毒。我受皇上恩重，義不辱於逆，惟一死以報國耳！」諸將官兵弁皆涕泣不能仰視，關公揮之使去，遂自刎而亡。烏涌土臺卡座之失守也，初六日祥公福至烏涌，遍觀土臺砲位，知不足恃，即日雇泥工乘夜加築土臺，以易置砲位。至初七巳刻，逆船已至，泥工盡散，旋即打仗，不能設施。時東南風急，逆占上風，砲烟冲覆我營，水又暴長，砲位多没水中，只有東南角一砲，可以攻逆，而砲架累笨，地又鬆軟，不能寸轉，砲發不應。逆知卡座不濟，遂發三板數十隻，蝟集土臺。祥公福與沈公古熬、洪公達科等，仗刀督率兵弁，奮勇堵禦，逆登土臺，被我兵烏槍擊斃二百餘人，我兵火藥且盡，欲且擊且退，詎料逆兵蜂湧而至，逆槍齊發，彈子如雨下，我兵不能當。祥公、沈公、洪公陣亡。土臺後路原隔一涌，闊二三丈，祥公本欲爲背水之戰，不搭浮橋，故我兵退走不得渡，多爲淹斃。是役湖南兵弁，最爲奮勇，陣亡者五百餘人，死於逆槍者四之一，死於水淹者四之二也。自後湖南兵弁，一蹶不振，聞鬼子來，便心驚膽裂，望風逃竄，無復烏涌之勇敢矣。琶州土臺卡座之失守也，守臺千總某、把總外委某某，逆船未至，先已逃去，所留兵弁百數十人，見逆船影即便發砲，苟且塞責，各鳥獸散。惟一把總劉公，不知其名，以其短小膽勇，軍中咸稱矮仔劉，與管下兵丁十餘人，挨逆船至近而後發砲，砲中逆船。惜船大砲小，不能轟沒耳。遥見三板赴岸，兵丁咸速之退走。劉曰：「不必忙，俟逆近岸再發烏槍一排，不能擊退，我奔未晚也。」後槍發不能退逆，乃被逆槍中其臀，四五兵丁掖之而去，此亦一勇士也。東、西得勝與四方砲臺之失守也，守臺將官某□常春，初夷兵止七十餘人，取道潛至砲臺，時守東、西得勝并四方砲臺湖南、四川暨各省兵弁共有六千餘人，聞鬼子來，便争先逃竄。常春不知逃往何處。兵弁有逃至白雲山滴水岩上者，岩上有一客家茶寮，茶寮餧鷄食餘糠飯，逃兵争啖，喘息未定，羣問茶保，此處鬼子來得否。又有兵弁數百人，逃至白雲寺求寺僧贖米以食，每升銅錢一百文，僧贖之，各皆就炊。僧念逃兵太多，而寺米無幾，恐後不給，必受搶攘，乃生一計，使十餘工人，從山後怱怱奔回寺中，大呼：「鬼子來了！鬼子來了！」逃兵無措，舍炊而奔，頃刻散盡，所遺炊飯，寺僧十餘人接淅暴乾，可作一月食云。

辛丑五月，逆船退出虎後，督憲祁公墳欲修建省河各砲臺，慮夷情反覆，恐工興而逆船擾阻。六月間遂敦請廣州知名教官曾釗、王培芳、陸殿邦、何春培等，督辦石船運石，填塞逆船來省所必經，如大石之三杈海，暨瀝滘、獵德各海口，工將就半。傳聞先是六月初八日颶風，義律亦遭風險，廣州府余，遣人往澳候問，有云：「他日會面，備談一切之意。」此是我中土候問常語。義律認以爲真，七月中旬，義律委人到省報謝，見南北兩路水口，紛紛填塞，即駛報義律，義律委兵頭瑕畢駕一兵船，欲到省面會廣州府余，船到大石三杈海，不能進，於是出一僞示，張貼大石，并曉諭鄉人云：「兩國既和好，何爲塞河？俟後不得再加填塞，如再加填塞，我斷不依云云。」其僞示云：「大唝國都督瑕畢爲曉諭事：照得甫到粵港，得接照會，兩國和好。兹看各處河面，俱用木石填塞，顯有交兵之勢，是以先拆毁横檔砲臺，以逞兵威，自後有似此失信者，必先預爲攻擊也。大唝國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月　日，道光廿一年七月廿八日示。」又沿海遇有往省渡船，亦以此示之，欲其上達官聽也。督撫憲一聞此信，愈益惶恐，於是傳諭近省沿海鄉紳，廣招義勇，南路則汀橋以至大岡脚暨大石、大山、三山、石頭村、西塱等處，北路則獵德員村、四大股圍等處，俱堅築土臺，多設大砲。鄉紳督率

義勇，不時操練，以嚴堵禦。獵德之築土城也，在獵德涌口之東，其地遍植洋桃，土地所宜，洋桃以獵德爲最，鄉人衣食於此，凡十餘家，聞官取此臺地，地價照契發回，又洋桃每株給回洋銀一兩，而鄉人猶有怨咨者。愚曉之曰：「君不見《明史·湯和傳》乎？洪武間倭寇上海，帝顧謂和曰：卿雖老，强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能量地遠近，置衞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倭無所得入，入亦無所得，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帝曰善。帝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於浙西東，並海設衞所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三萬五千人築之，而民家牆除碓磴之石，率發以佐築，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讁矣奈何？曰：成遠算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國無備，及於戈鋌，井里將墟，安所得碓磴乎？復有讁者齒吾劍。踰年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明年閩中並海城工亦竣，所築沿海城戍皆堅緻，久而不圮。正德、嘉靖間，倭屢入寇，浙人賴以自保，多歌思之。今暎逆入寇，官度地於獵德而築土城，亦猶是也。而地價樹值，官皆發還，較之湯襄武之築浙海衞所城，民間牆除碓磴之石，率發以佐築，其恩怨爲何如也？」鄉人乃悦。惟我粤素受西水之患，今阻塞大石、瀝滘、獵德等處河流，吾恐將來西水之災，更甚於暎逆之亂也。

裙帶路人回説：「十一月初二日，有逆夷火船載二兵頭尸回香港埋葬，蓋在浙江被箭射死者。」又云：「暎逆甚貧，前月擄得回省天津船一隻，貨物即日喊去，夷人投賣貨物謂之喊。又劫掠新安渡船數隻，敝壞衣物，雖值錢數十文，亦皆喊去云。」夫暎逆以假仁假義，籠絡中土，其素志也，至擄中土之船，喊渡船之貨，其貧困可知也。今裙帶路火船兵船，止各二三隻，逆之潰敗，又可知也。吾聞勢師襲遠，兵家所忌，暎逆萬里重洋，寇我中土，其兵多黑鬼，皆出於招雇，其舉事皆暎逆各富商釀銀爲之，勝而得地，則此地賦税，富商先收十年或二十年，然後歸於逆王，所有軍餉兵船，皆出自富商。如兵船不足，則勒取貨船，兵丁不足則抽選貨船水手，夷商不敢抗。敗則各商自抵，或船破兵殺，皆富商賠墊補恤，暎王亦不之罪也。夫以無多之兵船，有限之軍餉，而欲與天朝抗，猶以卵擊石，其斃可立而待也。今暎逆貧，兵餉將不繼，利於速戰，然天嚴冰結，朔風凄烈，黑鬼畏寒，不時死喪，又不能戰。余謂堅守内地以老其師，嚴封内港以乏其食，加其貨税以匱其財，則暎逆進退支絀，不攻而自遁矣。又澳門人云：「十二月逆夷劫長洲渡，掠去銀一千二百兩，另客貨及衣物。渡主爲唐亞澤，澤託夷目買辦盧亞景關説兵頭，納銀贖渡，兵頭不允。至壬寅正月初四日，馬里信回澳問景，唐官近有何議，景云：不聞其他，但聞官云暎國甚窮困，日間專掠船隻銀貨，以充軍需，必不能久，聽其自敗可也。馬里信聞此，即着兵頭盡將所掠船隻釋放，銀兩如數交還，貨物不計，於是長洲渡得脱，盧亞景亦蛋中之黠狡者哉。

十一月，新安縣有稟到省云：「本月初二日，暎逆火船駛入城河索詐，聲言要辦一萬兩銀伙食，其銀文武各半，如不應辦，立即攻城等由。暎夷放肆已極，令人髮指，然未始非四月時賂義律四百萬階之厲也。」越五日又稟云：「逆夷於初六日將縣屬之南山砲臺拆毁，并將各砲毁去砲耳，遂欲攻城，因縣屬各村莊百姓齊出保護，逆夷立即退去。先是新安、長洲渡船，被洋賊劫掠，時賊船四五隻，賊以一小船泊渡逐客搜剥衣物，盡闌入小船，任其飄盪，賊即扯渡帆駛去，天寒風利，客船適飄近，逆夷兵船有通夷語客，即以被賊告，賊去猶未遠，且指告逆夷，逆夷即傳令火船追賊，逆砲利害，賊勢迫，賊亦發砲轟逆，將近南山，砲臺守臺兵弁，以爲逆夷劫民渡船，又發砲擊逆，逆自負我爲中土擊賊，本以保護百姓，官不以爲德，反以怨報，遂怒而攻砲臺，砲臺失守，逆是以有拆毁砲臺之舉。」

逆夷最畏我朝刑法，聞裙帶路人回説云：「諸逆兵常相與語，若打敗仗，寧即死於刀砲，不願被獲，中國刑法慘毒不堪。廣人益甚言刑烈以恐逆兵，逆兵即色怖震慴。」夫制人者必中其所畏，苟獲得逆夷，無論兵頭水手兵役，立即處以極刑，梟示海濱，一則以生逆夷之畏，二則以奪逆夷之氣，此亦制逆之一法也。計年來各處所獲逆夷不下百數十人，解至省，白鬼則令夷廚供火食如上賓，黑鬼則交官看守，仍厚其飲食，不聞有一人正法，逆夷或以卑辭求請，或假花旗名記，或以强語恐愒，即便釋放。聞前督憲林時購獲得一白鬼即百麥也，琦侯至即委官送回逆船，而委官反受逆夷鞭辱，不敢與較，逆夷之所以輕視我粤者，職是故也。且古之人，有行之者。唐郝玼，貞元中詔城臨涇爲行原，以玼爲刺史，玼在邊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兒啼。又明韓觀，洪武二十七年，拜征南左副將軍，討更吾、蓮花、大藤峽、思恩、都亮諸蠻，平之。觀生長兵間，綜練武略，黠悍，誅罰無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羣蠻所在蜂起，邊民苦之。將士畏觀法，争死鬥，觀得賊，必處以極刑，間縱一二，告諸蠻，諸蠻膽落，由是境内得安。又彭倫，成化初，從趙輔平大藤峽賊，進都指揮使，討叛苗，以邛水諸砦不即邀遏，乃下令：賊入境，能生致，與重賞，縱者置諸法。由是諸司各約所屬，凡生苗軼入，即擒之，送帳下者纍纍。倫大會所部，目把縛俘囚，訊得實，

置之高竿，令卒亂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烹噉諸壯士。罪輕者，截耳鼻使去，曰以此識，再犯不赦矣。羣苗股栗，不敢犯。又劉寧，有膽智，爲大同副將，時入貢者數萬人，懷異志。寧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衆駭愕。寧下馬與諸部長坐，舉策指畫，宣天子威德，一人語不遜，寧摑其面，奮臂起，其長叱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皆感悟，卒如約。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此萬古不易之法也。

辛丑十一月廿二日，新造米肆客李氏過余館，説云：「本月初二日，有一逆船從浙江回載戶五六百名，在尖沙嘴之黄婆沙埋葬，尸皆是在浙凍死夷兵夷目之尸。」此亦天滅逆夷之兆也。李氏爲米賈，又作石船。時官招集石船載石，填塞大石灘窖、獺德各處河道以防逆，李氏船常出潭洲南沙取石，道經尖沙嘴，其伴親見回説云：「二十二年正月，浙江委員稟報内有云：一寧郡山民仍貿易負販，往來道路，並未阻梗。又聞鬼子並不怕冷，一路吃雪，每早晨必用冷水洗身。」夫逆夷詭譎，必使逆兵先食壯煖之藥，然後吃雪洗冷，示不畏冷耳。且示弱者不弱，示强者不强，逆夷吃雪，其畏冷也必矣。逆夷來粤，天氣瑟縮，住房亦熾火爐，不聞有吃冰洗冷者，矧浙之寒，與粤大相逕庭耶？余爲黄埔鄉人，鄉前夷船叢泊，鄰族時有爲夷人買辦，頗知夷性，我軍將官，慎勿爲其所愚。

十二月初八晚，初更時候，觀音山脚理事廳火藥局失火，燒去藥局一座，燒斃工人十一名，幸不延燒民房。

《明史・陶成傳》：「成子魯，字自強，弘治間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板渡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伍用之，故常得勝算，而機不洩。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可乘，潛師出城，中夜合圍，曉輒奏凱。賊善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兩廣人倚之如長城。」松讀至此，輒爲之贊嘆。陶公之所以每戰奏凱者，誠以謀定後戰，機事不洩也。感時撫事，又未嘗不太息今日唉逆之亂，半敗於機謀之不密也。辛丑二月，唉逆陸梁，夷帆直到珠江，羊城被困，而督、撫二憲轅門，日報某日委某官往石門催辦木排，委某官往佛山督鑄大砲，某日委某官備辦茅草火船若干隻，如此之等不一而足，省城旁午傳派，逆又善偵，大將軍、參贊、督、撫，每定一謀，不踰時逆輒先知，逆有不利，預爲之備，而我積數十日籌辦之勞，糜千萬兩軍需之費，都無所用，所謂機事不密則害成，安在其能不敗也？噫！

盧亞景，蛋民也。素充唉逆兵船金不多，唉逆倡亂，官禁斷兵船火食，景則竊往香港裙帶路，串通香山、新安奸民，仍供兵船火食。廿一年十一月靖逆大將軍奕與督憲祁密購軍民縉紳人等之與景生平厚善者，説使歸誠，回省賞以六品頂戴藍翎，多人説景，景面斥，且出不遜言。既而得諸生馮某，景先曾受某恩者，潛往反覆説景，景意肯，託外賬數萬，一時不能收拾，須俟清款，然後回省。至廿二年正月，復遣馮某直攜翎頂造裙帶路賞給景，景受之，亦不回省，仍爲唉逆金不多。景今在裙帶路，儼然六品官員，且拖翎矣。金不多者，譯言買辦也。夫景不過唉逆一買辦耳，是唉逆之役也，何足重輕？但逆船以火食爲重，景能備供唉逆牛羊鷄豕麵頭包乾之等，無使不給，故唉逆以景爲能。唉逆無上下尊卑之分，故義律暨諸兵頭常與景執手，至於兵船進退，打仗與否，不與景謀，景不得而阻也。聞景之受頂翎也，景先具情節，稟明兵頭，堅命之受，然後受。受之日，大張筵宴，凡景知故與在裙帶路之一面識者，皆與焉。夫景役於唉逆，唉逆喜則與之揸手，怒則鞭罵斥逐，景俯首受，不敢與抗，此唉逆臨買辦，買辦奉承唉逆之素，不獨景也。聞唉逆戲景曰：「我金不多亦爾國六品之員，州縣不足道也。」嗟乎！夫以天朝六品拖翎之員，而爲唉逆買辦，斯亦名器掃地矣，此可爲長太息也。俗謂夷人曰番人，謂中土人曰唐人，聞景在裙帶路，儼然官長，唉逆委景彈壓唐人，唐人有犯，發景鞭箠，景藉以爲奸，因招集不逞凶徒數千餘人，分駕草扁拖罾數百餘隻，在虎門外洋面，肆行劫掠，其坐艙賊頭，名曰「屎揩」，俗謂男陰爲屎，音鳩，又謂竊賊爲亞屎仔，謂凶惡出類爲揩。又謂有所硬阻爲揩，揩音傾，去聲，字書無揩字，然廣州上諭京抄紅單，俗田房典按契内，常書不得揩阻，揩俗字也。屎揩者，男陰龜頭之名也。陰頭有稜，故謂之揩，故俗謂龜頭爲屎揩。故裙帶路人，呼賊頭渾名爲屎揩也。凡賊欲爲屎揩，必關白景，景准將賊名牌示，俾人皆知某人作新屎揩，於是新屎揩設席請諸舊屎揩，舊屎揩各具儀稱賀以爲榮。聞今有屎揩一十三起，皆出自景，每起船或二十至三十隻，每船賊或二三十人不等，火食砲械俱備。自道光二十一年八九月間洋面成盜藪矣。出海貨船，均須打單，否則劫略虐殺，官不能治。屎揩鹵得財物，景坐分肥。景洋盜之渠魁也，以盜魁而膺六品頂戴拖翎，此又可爲長太息也。聞二十二年四月，夷目堅，察知景爲盜渠，譴責景，即革去景買辦。嗟乎！逆夷尚知賊之害民而疾惡之，而我官吏不爲之芟除，且獎賞之不暇，此又可爲長太息也。後景禽緣鑽堅，悔罪自責，堅意

解，今仍充金不多。自暎逆講解後，于是委員到裙帶路，武員自千總以下見景，皆叩頭，文員如從九未入流，見景請安，亦叩頭，咸稱景大老爺云。彼從九未入流，混名叩頭蟲，其喪廉減恥，不足怪也，若千總、外委，倘能發揚奮勇，即他日提鎮之選，而亦搖尾于景，安望其臨仗致節哉？此又可爲長太息也。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有逆夷雙桅兵船進臺灣口門，參將邱鎮功等，在二沙灣開放大砲，擊中逆船，桅折索斷，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湧驟起，冲砰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或飛水上岸，或上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駕舡趕往，一白夷自行投水，前後各官兵擊逆，共計斬首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撈獲夷砲十門。又十九、二十三等日，許長明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八卦形，一係尋常夷服，胸前刺有蓮花形，左右腿或刺人形，或蓮花形、鳥形、獅子形。又云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遣義勇丁役等，十七日駕舡搜捕至外洋車嶼，有白夷二人，紅夷五人，攜帶圖册，在彼存匿，經役等上前圍拿，該夷俱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搜獲夷圖一幅，中繪山海形勢，册頁五十一頁，夷書二本，又夷字十紙，其夷書内亦繪有城池、人物、車馬形狀云，詳見臺灣道鎮會奏疏藁。十月上諭到省，加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着賞戴雙眼花翎，臺灣道姚瑩賞戴花翎，臺灣知府熊一本交部從優議叙，此天亡逆之兆也。十二月又聞回粵洋客云：「十一月日在某處洋面，目覩一暎逆兵船被火災燬，船破人溺，無一留存。本船船主云：此船乃暎逆王家所發，内有兵頭數十名，暎兵七百兵，當兵船焚燬時，船中夷皆號呼咨嗟云。」此亦天亡逆之兆也。

沙角砲臺失守，三江協陳公連陞死之，公所乘黄驃馬，逆夷牽去裙帶路牧養，將以自乘也。馬至裙帶路，凡夷人與之食不食，唐人與之食乃食，馬初見唐人輒垂淚，久而習慣，淚且乾，今不然矣。夷目乘之，輒長嘶翻滾，逆夷怒鞭之，兩肩膊及前腿無完膚，至臭爛生蛆，逆夷兩刺刃於其腹，未深，得不死，終不肯與逆夷乘，逆夷無如之何，遂棄之，今無粟豆之食，惟囓裙帶路青草，羸瘦骨露，見逆夷猶怒目視。二十二年有客從裙帶路回，説：此馬刃傷猶未痊，而皮潰肉腐，咀蛆嚙，我見猶憐，真義馬也。初此馬金黄色，毛滑澤，而綢茸白面，實馬之異種，今則虺隤玄黄，不堪言狀，安得一仗義之士，載回羊城，稟知大憲，豐其芻豆，以旌其義，使我粵咸知陳公不負國，馬亦不負陳公，而大憲賞功，恩不違馬，我粵將官義勇，誰不激揚踔厲，赴湯犯火，勵節致身，以狥國家之急哉？後數月，督憲委員載馬回省，豐其芻豆，二十三年五月，馬以病死，埋之以帷云。又二十四年，欽差督憲耆公英來粵，總辦撫夷善後事宜。五月耆公在虎門寨水師提督衙内，請夷官某會宴，耆公令取馬一匹與夷官，騎至中途，馬一翻滾，夷官倒墜於田，衣帽頭足，泥濘沾污，觀者譁然。然則我粵無不義之馬，畜類且然，而況我粵士庶乎？

《平夷録・廣東軍務記》

清佚名撰

今夫嗅夷之爲粤患也，其爲厲（一作禍）有自來，其所積有由漸。蓋自道光十八年，首嚴烟禁，制軍鄧乃徒塞其流也。上因特命大臣林則徐爲欽差，隆以節制關防，專辦夷務，實屬清源之意。到任以後，聲色不動，首制逆夷，使其狡獪無所逞，猖獗無所肆，然後願將鴉片二萬餘箱，全行繳出。雖威逼稍過，若使成終成始，自有可觀者焉。惜乎，嗅夷反間之譎計得行，而賄賂之陰謀有濟也。

二十年十一月，復有欽差大學士琦善來粤，兼署總制，一到則盡撤海防。甫及兼旬，於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兩砲臺，即爲嗅夷攻破，三江鎮陳連陞父子陣亡。

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大學士琦善親往虎門，與嗅夷由後海登蓮花山宴會修好，遂有割香港議（一作講）和之約，逆夷守待一月，未獲報音。

二月初七日，由後海而入，攻破橫檔砲臺，竟入虎門，提督關天培自刎身死。初九日，由獅子洋闖進內河，攻擊烏涌，拔去木樁，砍散木排，官兵失守，逃散死傷者數百人。遂一路抵黃埔，至獵德，打破砲臺，絞起諸塞河口石舡，而省城由是騷動矣。

夫國家昇平二百年來，民生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含哺鼓腹，渾（一作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天者，道何隆也？間有小寇，亦只延擾各鄉，從未逮省。今一旦睹此凶橫，殃及池魚，則人民之瑣尾流離可知矣。

初九、初十兩日，鋪盡罷市，家盡扃户，城廂内外，遷徙搬運，道路填塞，擔夫索重貲，船户獲厚利。街衢里巷，各設壯勇防守，晝角之聲，連宵達旦。自此彌旬，編民之籌居，靡有定止，西關一帶，前爲繁縟鄉，今忽易爲閨寂境耳。數日以來，所有附海鄉村，多被滋擾，土匪亦有乘機竊發，而隨處防守綦嚴，不爲大害。

十三日，欽差參贊大臣楊到省，百姓聞風企羨。嗣廣收馬桶，排岸沿河，計辦棉胎，蘸油放海，扎作桿人紙人，採訪策士謀士，貪鄙者因沾澤潤，汙賤者忽沐恩榮。且也，城隍廟内，臺築禳星，東郊方隅，甕埋符水，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禦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

二十一日，奉到上諭，天威震怒，將琦善鎖拿解京，民心慰悦。

二十三日，逆夷探知水道，分兵西向，直來攻擊大王滘砲臺。

二十六日，由鳳凰岡進攻水師營及西砲臺、海珠砲臺，官兵奔散，遂致失守。申刻由十三行登岸。據云公司行内值有粤省壯勇一名，姓曾名阿妹者，其時奮不顧身，殺死逆夷二名，惜獨力難支，竟爲逆夷放槍轟死，後參贊楊賞卹頂戴，委南海縣丞爲文致祭，從厚殯殮，以慰忠魂。由是無人敢拒逆夷。是日火砲喧天，四城閉塞，西關之未有遷徙者，扶老攜幼，倉皇失措，深可憫也。是晚花旂夷人與洋商伍議請求和通商，廣州府余面會嗅逆義律，往來定議。翌日出示通商安民，民因以稍定，而各砲臺遂爲逆據守矣。

夫逆自虎門突犯以來，砲臺傷破，大砲毀壞，軍器不備，空城難守，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也。與暫爲約和通商，仍合兵家權變善道，洵爲忍辱負重者矣。於是即開靖海門，不數日兩湖、江西、廣西、四川、雲貴大兵數萬雲集，欽差靖逆將軍奕、參贊隆、總督祁暨侍衛等皆抵省，由是士民相慶安枕，以爲有恃而無恐也。既而將軍、總制，果出示招奠流亡，而民亦陸續遷轉故居，各國夷船，亦開艙貿易。而各大憲則鑄大砲，製軍械，備餱糧，堆沙土，辦草船，扎木排，招壯丁，練水勇，封拖船，操快蟹，兩月以來，軍機縝密，督辦森嚴，萬姓咸舉手加額，歡心引領，以爲此一舉也，鼓蓄銳之精兵，決運籌之勝算，有不醜類悉殲，囂塵盡掃者哉？

四月初一日，大將軍號令亥刻與夷接仗，始則火光衝天，繼則砲聲震地，直至寅刻，我兵報捷，湖南官兵，因而拆毀公司行一連三（一作五）間，疋頭洋貨各什物，搶奪殆盡，門扇窗檻，破滅罕存。於是逆怒益憤，逆船益增，遂轟擊西砲臺，傷壞官兵，直抵泥城，打破欄柵，官兵數千，水勇數百，皆四散奔逃，嗅夷發火燒去拖船數十隻，木排草船，盡行燒燬，大砲悉被投水，西門閉塞，午刻兩邊火砲罷攻。

初三日，泥城添換官兵，復欲設立欄柵未成，而嗅夷三板船數隻，火輪船一隻闖進，轟砲數口，逆夷登岸者數十人，官兵看見，相喊：「鬼子來了！」二千餘人，竟亡命奔逃，逆夷追至醫步西場乃止。火燒去西場茅寮數間，督憲遷至撫署居住。

初四日午後，嗅夷由西砲臺直至東砲臺，沿河攻擊，城廂内外，火箭砲子，紛紛射打，河岸一帶官兵，不能抵禦，盡皆逃散。申刻四城緊閉，砲聲喧慘，至戌初方止。所有河旁大砲，盡被毀塞，初更發火燒西河、新墩一帶，至四更後始熄。

初五辰刻，夷船由泥城直進醫步登岸，一路逐隊而行，由西村後首（一作黃）勝塘（一作橋）至北門外流花橋，連放火箭，直射北門外方、圓兩砲臺，而守臺軍士，發砲數口，各自棄甲投戈，望風而走，而砲臺悉爲逆據。於沿路遍捉鄉民役使扛砲，午後攻城，城内發砲，互相攻擊，火箭頻發。城内督標撫標旗滿官兵，均欲奮勇出城決戰，大將軍仁慈不肯發令，以爲無濟於事也。城内居民，聯名稟赴各大憲，懇恩拯救。是日也，内外居民，目愴有天，穴鑽無地，衢路徬徨，庭堂瞻企，竹杖老羸，弓鞋幼女，莫不慘目傷心，摧肝切齒，較前此之仳離，豈倍蓰之可比，真爲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大可哀也。加以薄暮，逆夷又發火燒潮音街、金利埠，及湖南洲嘴、永清門外，由接官亭至城門口止，共約燒房鋪數百間，直至初六日午後方熄。其時日夜兵火交迫，民生塗炭，百姓究何辜，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論者謂逆夷今之如此凶暴，皆由拆毀公司行而起。吾謂唉夷素性貪殘，罔恤民命，觀於定海，可爲鑒矣。

初六日，逆夷在鷄翼城河面，向貢院攻擊，砲火火箭紛紛打射，貢院門扇傷毀，將軍參贊遷避。又攻破東砲臺，竹横沙（一作河）、東關税廠一帶，均被火燒，又復沿河施放雙響，城内城外，徧地居民，幾無立身之地。幸藉天降大雨，房屋未被火燒。晚間小東門自不戒慎，引着火藥，延燒城外橋邊一帶，城樓不能完保，幸城門未有燒脱也。是日城内徧插白旗，廣州府余綝城而下，即偕洋商伍同至逆船，與新夷目嘉符相見義律，款接議和，要給回兵費，並公司行内所失貨物，共銀四百二十萬兩，限六日交清。先請大將軍撤兵移營後，方陸續退出虎門外，將各砲臺交還等語。兩邊議妥，翌日先交銀一百萬兩。是日大雨後，申未酉初，虹亙中天，日氣蒸雲，竟天作黄金色，約半時許，不敢久視，變硃紅色，亦半時許方晡也。

初七日，在藩庫畀銀百萬兩，委廣州府余送交義律，款留宴會，備極歡洽。

初八日，始開靖海門及大南、大東二城門，人民出城者數萬計，午後又開西門，歸德門，自此民心稍安。惟是門外方、圓兩砲臺，被逆佔據後，肆行無忌，於附近各鄉，晝夜巡擾，打破門扇，搶奪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婦女，發掘墳墓，禍及枯骨，種種貽害，不可勝言。

初九、初十日，逆夷又往三元里及蕭崗各鄉，復行擾（一作攘）害，由是鄉民共憤，鳴鑼聚衆，殺死逆夷六七人，餘逆脱回。因率衆而下，約數百人。鄉民復鳴鑼會集各鄉，約數千人，與夷決戰，幸彼蒼默佑，未刻迅雷甚雨，鄉民佯敗，引入黄婆洞（一作浦）磨刀坑，殺死逆夷百餘名，内一人説是西洋兵頭，義律借來相助者，全身盔甲，刀砍不入，手持寶刀，裝嵌寶石，映日不可逼視，亦被殺死。餘夷脱逃者，或被坑水沖淹，或爲失路飢斃，悉無漏網，其餘（一作夜）各處鄉民，來攻逆夷者，尚源源不絶，而唉夷亦從此膽寒潛踪（一作氣餒）矣。

且夫（一作當）逆之自入内河也，戰無不利，攻無不取，鋒莫能犯，勢莫能當，養其桀驁不馴之心，縱其貪狼自肆之欲，進而日上，得遂無厭，既據砲臺，頻施荼毒。初七至初十日，北門外一帶鄉村，驚男竄女，鷄犬難安，籲天呼地，狼狽莫倚。夫罹殃而妻受辱，兩命皆亡，子被縛而母困居，身家俱殞。而且田園被傷，室廬被毁，丘壟被掘，老少被淫，貧者室如懸磬，富者家徒壁立，洵屬鬼神積憤，草木含愁，故鄉民一旦志切同仇，摧兇折衄，實足以敵王愾而挫逆鋒。然後知民心之堅固不摇，而聖化之漸摩，良有以也。

十一日，鄉民仍鳴鑼傳遞，富者捐資，貧者出力，備乃器械，持乃糗糧，響應風從，不謀而合者，遥遥百有餘里，聚至百有餘鄉。將方、圓兩砲臺，四面圍住，各處設伏，奮呼攻打，晝夜不息。逆夷各狐憑鼠伏，潛避兩砲臺中，不敢出入。

十二日，逆夷義律，極目遠望，見遍地旌旂炫耀，刀戟縱横，鄉民蟻擁蜂攢，布滿山麓，約有十餘萬衆，逆夷更覺膽落心寒，亟請廣州府余暨南、番二縣代求解免，情願刻即撤兵下船，不敢復行滋擾。兩縣乃飭諭鄉民，勸令退息，而鄉民之激於公義者，出語唐突，致冒官長，此固無知細民，奮義忘身，亦理直氣壯使然也。嗣廣州府余婉言排解，鄉民始行退散，唉夷即俯首下船。

十六日，將軍奕、參贊隆，撤營金山居住，由泥城下船，即有逆目數名，駕三板過船，與之送别，所謂息兵而講禮，棄武而修文，不意干戈擾攘之中，復見揖讓雍容之事！其日仍委廣州府余將銀四百二十萬兩，找足送納。

十四、五日，夷船退出泥城。

十八、九日，退出大王滘。

二十五、六日，逐漸退出虎門，而省會人民始漸安息矣。

夫以鄉民之有此一舉也，亦一時奮激之心使然矣。使非有理義以激之，利害以動之，凌辱以加之，災禍以迫之，則心不能勃然而興，翕然而協。當此之際，使有人焉，因十萬雄心之衆，乘巨魁落膽之時，鼓城中欲戰之兵，應城外除殘之旅，而隆之以禮，結之以誠，厚之以金貲，動之以禄位，則民心愈勵，而戰氣百倍。因而制勝出奇，變通盡利，計逆夷之兵，不能上萬，今登岸者，已有數千，則船必

空虛。吾於水路擊其虛，陸路攻其實，使其首尾難顧，接應不暇，有不一鼓成擒者哉？以後得其船砲，爲我所用，則善後事宜，更易爲力。乃計不出此，使下民生際盛明之世，妄罹慘殺之災，豈逆夷之數，尚未當殄滅耶？抑亂刼之猶未有盡耶？古人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有心者所爲觸目而深扼腕也。

方今各大憲，存心仁愛，別具謨猷，軫念下民之生，重惜軍士之命。故今逆夷之犯順也，始雖示之以威，繼則懷之以惠，洵可謂剛柔有體，恩義兼隆，而府尊余則王事賢勞，屢不辱命，深合懷柔之道，且服遠夷之心，亦何莫非愛民之苦衷也乎？是爲記。

《平夷録・軍務記》

夫魚在釜中則飲泣，獸罹網内則哀鳴。我東方不幸，禍起蠻夷，南國多殃，端由首惡。謂是役也，有琦善者，蒞任未及半載，流毒已極千條。有意賣津，虎門之弓衣盡撤；無心爲國，羊城之戈甲不修。香港因而遇災，烏涌從而致害。近洋一帶，望海吁嗟，聽赤子之呼嘵，淚隨聲下，聞蒼生之啼叫，目觸心傷。凡百淒涼，萬言難盡，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屢矣。幸而皇上明並日月，觸發奸謀，愛切寰區，誓除民害，選才命將，發詔興師，廣東之民，莫不舉手加額，以爲重見天日矣。不料將也昏迷闖幄，師行無紀，肆掠城廂，欲謀財則捏良爲漢奸，欲邀功則指民爲逆黨，無端被戮，有口難言。更可痛者，湖南士卒，全無節制，宣淫疾婦，競染痲瘋，欲起沈疴，廣求靈藥。謬云：食人可愈，因而刳孕爲羹，俎鼎民身，脂膏骨血，見者魄散，聞者心酸，滄海沈冤，蒼天變色。嗟嗟！上天以生生爲心，皇上以好生爲德，今官兵若此，是官兵之至，轉酷於鬼子之至也；是死於夷人之手，轉勝死於官兵之手。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而忍見此慘毒哉？語云：「獸相食，人且惡之。」身爲大將，不能殺賊以安民，猶復縱兵以食人，紀律如斯，從古未見，欲求克敵，夫豈能哉？

果也，四月朔日，夷兵數千攻城，官兵望風逃走，一兵不發，百姓逢兒，鬼子縱火燒街，我民焦頭爛額，哭聲震地，怨氣彌天。而彼從不關心，褒如充耳。試問王師至此，究竟何爲？豈教其日夜閉城而已乎？而猶曰誘敵用民，未遑姑息。何乃任意刻命，總不誅鋤？許六百萬賄以求和，先交千金以作定。一時白鏹青銅，未充其數，復勒洋商當户，立刻捐資。斂民財以助軍資，則有之矣，破民産以資敵國，曾有是乎？在洋商獲夷國分毫，解囊猶可，而當户乃朝廷餉典，去橐何名？且彼何不捐妻子捨身家以與之乎？煌煌天朝，體統何存？無怪夷人和議之後，猶復縱兵四掠也。

四月十日，夷兵踏糜南岸，騷擾西村，焚燒屋宇，荼毒生民，挖掘山墳，禍延白骨，姦人之妻，淫人之女，貞魂烈魄，夜夜聞聲，赴井墜樓，紛紛無數，義士撫膺而泣血，壯士嘗目以愴懷。難忍此心，盡圖報復，爰集各堡，戮力鋤奸。三鼓斬其千人，一併圍其大衆。夷兵喪膽，不敢交鋒，壯士雄心，争先踏刃。務要生擒孟獲，盡殺夷人，下與閭閻雪冤，上與朝廷出力，得行斯志，然後甘心。何圖獻俘在即，可標銅柱之威；滅虜將成，竟有金牌之下。先使縣令往諮詢，復著府官爲彈壓。示以已成和議，無得妄殺夷人。百姓聞之，一齊泣下。意欲抗違斯命，奈伊勢位巍峩；意欲從順拋戈，怎忍從前欺侮？爲威所逼，飲恨無窮。當斯時也，江水爲之不流，神鬼聞而歎息。百姓年時納税以養官，而官不爲之保護；百姓仗義捐生以殺賊，而官又不許其自防。民究何辜，罹此凶禍。嗚呼，公子卬之無能，人知之矣；秦伯國之所作，我亦云然。然而鶴唳風聲，敵人怖懼；詎意導行宿衛，太守殷勤。以蹂躪土地之奸夷，荼毒生民之惡黨，竟然事之若父，敬之如賓，彼實何心，昏庸若是，誰非天子之元元也，而反出於逆夷下哉？今而後廣東無遺民矣。被夷人殺者十之三，被官兵殺者十之二，將來各國，勢必效尤，皆視嘆夷爲例。興言及此，能不悲哉？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況目前之禍，猶未靖耶？

伏念我國家開創百九十餘年，列聖相承，殷情黎庶，今上御宇，愛洽海邦，斷不忍羣墜深淵，衆遭酷烈。惟恨訴天無路，難伸精衛之冤；溺水難援，共效鮫人之泣。所願普天下仁人君子，廣布斯文，俾直閣賢臣、諫臺御史，有能忠心爲國，矜憫無辜，得知此段無文，肯作虞廷之耳目，則廣東之人，萬世沾恩矣。嗚呼，筆未落而淚已傾，口欲言而心已竭，撫膺一慟，良用愴然，草罷數行，如何是可？

《武昌紀事》

清陳徽言撰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粵匪僞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江華等處，分遣賊黨，遠近散布僞示；是月杪，武昌城内外所在，亦多有之。巡撫龔裕大索姦人，先後捕獲斬之。乃請徵鄰兵，奏發帑金三十萬，以爲防堵費，報可。江夏知縣繡麟會同漢陽知縣常懿麟統查江上划船，按船户名氏取保人，編列字號，書牌，釘於船舷，以杜藏姦。清户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設防堵總局於布政司署。諭紳士募人團練，城内外計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撫常大淳蒞任。

七月初二日，巡撫常大淳周閱城垣，委官修築。招集湖南木幫首事，團練木簰壯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撫常大淳往岳州省視疆界。岳州隸湖南，水陸交衝險要，爲北省門户，因奏歸北省防堵，請發帑金興築西門外城，包岳陽樓於内，以在籍内閣中書吴士邁董其事。募洞庭湖漁户二千餘人以爲漁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駐火藥局。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自岳州回，委官解經費銀，及軍裝、礮械、火藥赴岳州。

二十日，獲姦人許么。新授江南提督雙福過境，巡撫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許之。

八月初一日，夜三鼓，撫署災。

初二日，平旦，九門移時不啓，知府董振鐸以昨撫署火，恐有姦人，密搜不得。晷加辰，始傳鑰開城。

初三日，鹽道王東槐赴岳州經理防堵事宜。時提督博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舉行壬子科鄉試。是時聞賊於七月二十七日犯長沙，諸路戒嚴，九門設兵詰姦，司道各官皆出衙夜巡。九門倩人負土，皆於月城内堆積數百石。謠傳賊將於中秋日至，城中大户挈家遠徙者甚衆，人心惶惶。巡撫常大淳諭守門兵：「凡出城者許攜一隱囊，其輜重捆載而行者，概不許出。」

二十九日，委官統帶鄉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統帶鄉勇分赴蒲圻、崇陽、通城諸要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繼至。自是安慶防江營壽春鎮，及本省諸路兵皆先後踵至，多者千餘，少或二三百人，於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龜山等處築營壘，使守之。築石門長虹橋，上鎔鐵包之，極堅固，後賊至，惜無兵守，賊因更築長牆翼之。迨提督向榮擁兵南來，賊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繞攻東面，不能直冲城下，職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統帶練勇分駐城外。

十九日，貯穀豐備倉。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視堵禦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撫常大淳偕提督雙福往廠關閱戰船。

十一月初五日，聞岳州於初三日失守。調城外兵勇及金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衛。

初六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下令毀城外十丈内民房。布政使梁星源發銀二萬買米，又發銀采買油鹽，以貢院爲糧臺。

初七日，毀城外民房。城門皆閉，惟漢陽、武勝二門開，城外男婦入城者衆，漢陽門擠斃數人。城内街巷皆閉肆。按九門鑿新井九眼，舊井堙塞者悉重啓之。毀望山門外橋、保安門外舊橋。

初八日，毀城外民房。九門洞開，居民搬運器物、磚瓦、木石者接踵於道。二鼓餘，聞賊至簰洲，守城兵勇叫呼達旦。巡撫常大淳與提督雙福相議，以城外民房不及盡毀，下令先自平湖門外舉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築九門。城上以長繩繫人出入。城外火光四起，煙燄上騰，太陽赤色，男婦號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募紳勇得三千餘人，紳士分帶登城助守。提督雙福下令每家門外懸鐙，備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黄鵠磯頭觀音閣，志稱劉宋頭陀寺故址，宋明之代，迭經兵燹，國初參政宋某修建，鑄金笵大士法像，高二丈餘，巡撫常大淳以閣勢崚嶒，偪接女牆，焚之。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賊至望風先潰，既奔至省，巡撫飛章劾之，逐居城外待命。晡後，獲姦人二。黄昏時，有二舟自上流來，城上望見以爲賊至，喧呼開礮，已而知爲敗兵回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總兵常祿、王錦繡統滇、蜀兵勇二千七百，自長沙逕繞賊前，來鄂助守，皆繩繫入。匪徒搶奪民物，捕二人，荷校於南樓示衆。巡撫

常大淳出示云：「匪徒搶奪，地方官捕獲立斬，應捕者格殺勿論。」城内獲姦人六。陝、甘有千餘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餘在路。聞蒲圻於初九日失守，賊入城屠殺甚慘。謠傳將拆城内近城民房，衆情洶洶，勢且激變。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嚴密，以防姦匪溷入。城外民房，非離江岸不遠，即距城根較近，兵法以清野爲先，若不早爲毀除，非特有礙礮路，且廣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毀除未盡，致賊藏身，潛掘地道，前車可鑒，是以奏明毀除。況未經火燬之先，曾經諭令各居民及早遷徙，即被毀之後，現在委員清查户口，急爲安撫，籌慮不爲不周。乃聞有等不識時務之輩，安行訕謗，甚至因城外民房燒毀，即謠傳城内近城房屋，及漢陽、漢口亦將燒毀，殊屬荒謬。獨不思毀除城外民房，係爲清野而設，何至無故毀及城内竝漢陽、漢口民房？揆厥由來，保無不法姦徒，乘機造此謠言，爲煽惑人心之計。本部院率同文武，籌辦防堵，晝夜辛勞，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説，殊堪痛恨。除嚴密飭拏外，合行出示曉諭，仰閤城紳商士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務各安業，静以待捷，慎勿輕信流言，致爲姦匪所惑。如有妄造謠言，摇亂人心者，即非姦匪，亦屬樂禍之徒，一經查拏，定按軍法從事。」於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以土石塞七星閘、萬年閘。鹽道王東槐至自岳州，丁艱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賊舟揚帆徐徐順流下，須臾盡泊對岸鸚鵡洲，桅檣林立，約數千艘。外委余朝鳴發礮，擊墜其二艘。城内獲姦人五。總兵王錦繡令垛口置滾木、礌石，復傳令守垛兵勇，毋得諠譁。是夜城上寂然。是日漢陽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我兵乘戰艦渡江擊賊，至中流轟礮震天，抵暮乃還。賊大隊自陸路至，踞城東鉢盂山、洪山、小龜山、紫荆山，向所築營壘皆爲賊有。復圍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等門。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諸獄。糧道成觀宣出示諭軍民人等舉報姦人，審訊得實者重賞，容隱者查出從重治罪。易防堵總局曰軍需總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賊舟由鸚鵡洲沿漢陽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銜尾徐行，我兵以城上礮擊，沈賊舟三。夜，對岸沿江賊鐙如火龍。賊聯舟爲二浮橋，比明已成，上由鸚鵡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隄口。賊於城南數十里外多築長牆，死守於内，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拏獲長髮賊一人，賞銀二十兩，拏獲短髮賊一人，賞銀一十兩，能告奮勇出城殺賊，臨事視功大小，從優定賞。城外屋宇焚毀略盡，所餘高牆，賊藉以庇身，穴牆開銃礮擊我守垛兵勇，城上技無可施，乃分遣兵勇連日縋城毀之，各賞賚有差。夜四鼓餘，賊乘霧放毒煙，須臾咫尺不辨，賊衆來攻城，火箭礮矢雨至，我兵以水龍沖之，見賊皆塗面，豎雉羽，羣乘梯上，急將木石擊下，槍礮繼發，聲撼屋瓦，賊死傷如積，乃負屍遁。川勇縋城掩擊，大敗之，生擒長髮賊二人，奪獲長梯四十餘乘。質明，計賊死者三百餘人，我兵傷者二人，參將羅兆元陣亡，紳士夏維楨中礮死焉。

十六日，巡撫常大淳賞兵勇各銀一兩，共賞銀萬三千餘兩。賊舟往來江上，多傍對岸，城上苦槍礮不能遠及，總兵常禄置八百斤大礮黄鶴山頭遥擊之。日昳，賊數十人遊行東門城下，練勇縋城疾掩之，賊遁，生擒一人歸。

十七日，九門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許，上覆巨瓶，使瞽者更番卧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聞賊聲。練勇縋城搜長春觀賊，賊急閉二門，攻之未克，賊夥來援，乃奪其擡銃戰鼓還。卓午，西南煙燄沸騰，聞張家祥擁兵至，與賊鏖戰。總兵常禄傳令民間備草人七十二，已而勿用。發糴官米，每日糴者不得踰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縣繡麟發腰牌分給衆民，諭以賊來攻城，一方有急，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禦。城中黄鵠山繚繞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黄鶴樓至東門横互數里，士民登其上觀者萬人。巡撫常大淳坐衙齋望見行人蝟集，命以諸色大旗分樹山脊，以眩賊目。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勿論士庶，能毀賊江上一浮橋者，賞銀五千兩，上下流二浮橋全毀者，賞銀萬兩，燒一賊船者，賞銀二十兩。川勇縋城擊紫荆山屯賊，奪其器械，生擒執黄旗長髮賊二人，復以釘釘其大礮，引對門賊夥，賊自東摇旗來援，我軍引還。賊焚東岳廟。夜三鼓，賊以長竿舉草人攻武勝門，城上礮石齊下，賊退。

二十日，練勇縋城擊文昌門外賊，殺賊數百，練勇傷者數十人，戰歿者二人。賊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獲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稱欲入城放火，搜其身果有火彈。

二十一日，城北觀漢樓下賊築礮臺，擊斃我把總韓定邦。夜，大隄口沿江一帶賊築營壘。

二十二日，賊自下游擄鹽船十餘艘至，分泊江中，鹽艘皆四桅，長十餘丈，舳

艫高聳，狀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賊上流浮橋忽然中開，以筏聯之，已而賊舟自南至者有數十艘。向晚，賊頻射火箭入城。夜五鼓，賊攻觀漢樓，我兵禦之，礮聲達旦。天曙賊退，殺傷之者二十餘人，城上兵勇傷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入豐備倉舂粟。食時，聞提督向榮兵至東郭，鉢盂山白燄障天，舟中賊多疾走奔赴之，巡撫常大淳登黃鵠山，以西洋遠鏡瞭望，見來兵奮勇，火毬如星，傳諭援兵雲集殺賊獲勝，於是軍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鹽，兵民購買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諭各油鹽店户，仍前發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買鹽不得過二兩，買油不得過四兩。賊於城北掘地道，練勇絕城擒獲一賊，面有火印，供稱沿城已掘九洞，惟三洞有水。賊於沙湖樹木樁覆板爲橋，直抵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

二十六日，撫標目兵張麟甲自提督向榮大營齎書回城，巡撫常大淳將來書交城上官弁紳耆傳閱，始確知向統大兵於十三日至李家橋，與賊轉戰，連獲勝仗，兹大營已駐卓刀泉矣。先是，麟甲偕一目兵奉令偵探，而賊於水陸諸要徑皆置竹釘，既泅水偷渡，其人爲竹釘中傷要害，旋死，麟甲四肢刺傷，比抵大營，血污衣袴，見者莫不壯而憫之。向來書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即超擢，以示鼓勵。」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各賞銀百兩，立授把總，予硃碟頂戴。竟日陰雨，一鼓餘雨益甚，賊來攻城，城上木石礮火迸發，賊攻愈急，忽然雷電交作，賊退。是日適交小寒，序屬殘冬，猛聞霹靂，人咸嗟異。雨勢聯緜，守陴者警呼徹夜，礮聲不絕。按察使瑞元晝夜周巡城上，陰雨無月色時，巡察尤勤，遇守垛兵勇偶倦假寐，輒重責之。

二十七日，黃鵠山頭轟大礮，擊沈對岸賊舟二。諸商閉肆，强半市儈居奇之見，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終日持銀竟不能易一錢，百物昂貴，日用惟艱，軍需總局出示諄諭諸店户照常公平交易，於是始稍稍有開張者，兵民稱便。設遊勇，每門二十人，不分晝夜，更番巡歷。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榮自卓刀泉分兵十隊，攻奪洪山賊營，進剿小龜山、紫荆山賊。守備葉承清率兵勇五百繞城夾擊，鮎魚隄橋賊已先斷，我兵以大木接續，蜂擁而過。賊皆短兵，矢礮不繼，川勇執蜈蚣大赤旗登山頂而舞，衆軍繼之，賊中礮及落水死者無算。城中士民登黃鵠山觀者如堵，望見我兵驍悍，驅賊赴水如羣鴨，鼓噪笑呼，懽聲動地。夜三鼓，大風奮發，江水喧豗，賊上下浮橋皆吹散，舟沉數十艘，溺死賊甚衆。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匹百，銀鞘二，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啓，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舂，麾下多磨糠糙。賊復聯舟爲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張國樑即張家祥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夜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分，各引軍還。夜四鼓餘，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足有大木樁排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登登有聲。巡撫常大淳率屬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内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搜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黎旦，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文昌門城頹二十餘丈，蓋賊於地道以匱盛火藥轟烈也。時守城兵勇有入帳就睡者，有下城買菜物者，賊八人揚旗先登，見垛口疎落，招颺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閱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同，高郵人，進士，子恩晉，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皆戰歿。

江夏知縣繡麟甫回署，猝聞警信，忿不欲生，將印藏弃，揮雙刀上馬，率子伯春，僕谷祥青，縣義勇李成章等共數十人，奔赴武勝門堵禦，遇賊奮刀左右刺，連殺數賊，賊後至者亂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時陣亡。繡麟，滿洲廂黃旗人，舉人。典史楊瀚冠帶坐監門，賊至被執，瀕死罵不絕口。瀚，大興人。

候補知府唐光照自捐貲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門，賊至督勇力戰死。光照，零陵人。

前漢陽通判林寅，大興人，與女夫陸筠孫執梃斃數賊，戰死鐵佛寺。

前監利知縣彭鳳池守武勝門，賊至持刀力拒，殺賊數人，身受重創，卧地不起，後三日，其僕見之積屍中，氣奄奄未絕，舁之回寓，鳳池曰：「世受國恩不敢負。」是晚自縊。室王氏、妾張氏、子蔭曾同死。鳳池，龍川人。

荆州同知舒綸，内府旗人。候補同知朱祖培，臨桂人；周汝翼，長沙人。江陵知縣俞昌烈，宛平人。咸寧知縣黃兆奎，如皋人。試用知縣董師雍，仁和人；

楊明善，大興人。候補布政司照磨葉慶恩，仁和人。從九葛璜，大興人；程慎田，婺源人；洪文潮，慈谿人；凌茂松，石門人。當陽典史劉紹光，武進人。皆守城殺賊，力盡不屈死。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盡，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號泣，拔刀自殺之，乃自剄。幕友潘傳鍒同死。瑞元，滿洲正黃旗人。司獄張運鈺，肅衣冠守獄，厲聲罵賊，遇害甚慘。運鈺，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保守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慎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瞑目視賊，一賊挺槍貫其頸，舁尸於外，事平覓不獲，舉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人，舉人。

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廂藍旗人。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岡同知周祖銜辦理軍需總局，在局罵賊死。祖銜，商城人，進士。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死。愚，灤人。鹽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入各格殺數賊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鄂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罵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縣學教諭魯唯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訓導阮熙仁自縊於明倫堂。熙仁，黃安人，舉人。

前鹽道王東槐推幼女落井，與妻蕭氏自縊。

巡撫常大淳時已調任山西，留辦軍務，城陷殉難，子集松、巡捕增喜、楊文先、馬登雲同死，其親戚家屬遇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陽人，進士。增喜，漢軍旗人。文先、登雲，皆江夏人。學政馮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進士。

城陷，殺聲喧闐，城中鼎沸，已而賊大隊入漢陽門，傳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傷。」賊入獄釋諸罪囚出，而報復雪讎，兇暴彌甚。夜三鼓，賊執械明火巡街。鬼聲四起，或至打居人門户，自是夜靜往往皆然，聞者心悸。

初五日，殺人盈街。太陽慘黯無色。賊三五爲羣，入人家搜括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夜新街失火，賊驚起往救，尋撲滅。賊因有戒心，下令云：「儻更有失火延燒者，四鄰皆斬。」於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興孽也。

初六日，賊入城日衆，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賊收羅軍器，使人舁火藥局硝磺入船。僞東王楊秀清傳令「止殺」，脅城中人相從，謂之拜上，蓋入彼教必以拜上帝爲重也。分設寫名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羣居一所，初以十人爲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爲一館，皆設頭目領之。荆門知州金雲門，休寧人，以寒素起家，潔身愛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時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宦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縊，弟人銘守尸三日不食，賊至排闥大呼殺妖，人銘凭樓闌從容云：「我兄爲清白吏，何妖之云。」賊怒登樓，既見三尸，始相視歎息。已欲脅人銘降，人銘據胡床仰視大言曰：「死耳，降則不能也。」意態自若，賊目壯之，往復婉言，勸使拜上，乃曰：「無論大節萬無可踰，且我一降，對此三尸何？」賊目知其心不可回，遂弗強。賊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無領，無馬蹏袁，使民間效其服飾，故帽領等物，亦皆棄置弗敢御，惟人銘一無更易，自始至終，抗義不撓，可謂難矣。徽言嘗書其事彙入文集中，而識其崖略於此。賊搜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櫺及木具爲薪。賊設僞聖庫於長街汪姓紬店，凡珍貴之物咸納焉。賊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於黃鵠山脊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於望樓中窺見，即以次飛報，乃整衆凭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陴也。

初七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兩路兵大舉剿賊，守備薩國亮獨先争上小龜山，衆奮勇繼之，敗賊於東郊，日暮引還，國亮陣亡。自是間一二日輒進攻，聞賊每不利，未知其詳，不能縷述，後凡我兵大勝，得確耗則書之。僞東王傳令：「使民間收拾積屍，潔净街衢，違者斬。」於是多舁至漢陽門外投之江。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賊皆拋擲城下，積柴焚毀，穢氣薰天。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賊，以紅帕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視長髮賊彌兇而狡，雖窮巷甕牖之家，亦莫不囊空餅罄，寸物無遺，時因目之爲「本地王爺」，蓋民畏長髮賊，呼曰「王爺」，故於若輩云然。賊婦入城，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二百斤，服飾都麗，雅弗稱體。賊造浮橋，自對岸晴川閣至漢陽門江岸，以巨纜横縛大木，上覆板障，人馬來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賊令民間掃雪。賊首僞太平王洪秀全入城，僞王、僞官等從之者甚衆。僞太平王居撫署，以黃紙貼大門首，硃書「天朝門」，大堂書「天朝殿」。僞東王居藩署，僞西王居督署，僞北王居臬署，僞翼王居學政署，亦以黃紙貼大門首，硃書「某王府」，大堂書「某王殿」。僞南王馮雲山賊中今無其人，蓋先敗死全州。

賊竄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獨帶楚勇扼之於蓑衣渡，攔截鏖戰，三晝夜無少休，復伐大木於下游，築壩塞河，賊大窘，夜悉棄舟遁。是役也，陣斬雲山，竝僞國宗偉（左本作韋）正足閒亦擊斷，賊死者二千餘，所遺輜重皆爲我有。惜河東無營斷賊右臂。

初十日，冰雪交融，檐溜聲滴瀝竟日，泥淖滿街，賊見人著油韃皮履者，輒强取之。漢陽門外有鄉民來，肩挑貿易，皆鷄、豚、魚、鰕、餅餌之屬，賊許人出城買物，自是亡者甚衆。後賊覺之，始命守門賊盤查嚴密，然脱逃者如故，不幸見獲，亦甘殞命。賊僭設僞進貢公所，使民間進貢，凡金銀、錢米、鷄鴨、茶葉皆可充貢，且云「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貢與拜上異，拜上則爲兵，進貢者依然爲民也，於是人争趨之。時城中錢米富有者無幾，皆捧盤米，上壓百錢或千錢，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貢黄金多至數百兩，貢銀錠累置案上，前後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僂指也。初，賊謂埋藏金銀搜出，闔門斬首，膽怯者遂束手無策，任其取攜，及是聞進貢仍得爲民，皆不惜傾囷倒廩出之，至僞公所，次第擠入，數長髮賊各以其黨收訖予一紙，上鈐僞印，大書「進貢」二字。其貢金銀者給僞執照，署楊秀清、蕭朝貴二逆左輔、右弼僞銜號。

賊使婦女歸館，以數姓併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爲率。

十一日，凌晨，賊往閱馬廠講道理。賊本邪教，講道理者，如禪家説法之類，先期建高臺，有戴紅氈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繫玻璃眼鏡，手持白箑，儼然踞上座，旁一童子執刀侍，賊揮箑招人近臺下，若相親狀，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有壯者排衆直前，抗論折之，賊怒甚，以五馬縛其首與四肢，鞭馬四駛，卒不能死，乃刃殺之。其人頻死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見祖宗地下矣。」惜當時不傳其名氏。

十二日，賊至貢院點名，使人鳴鑼傳呼於街曰：「凡城中人及進貢者皆往聽點，遲悞者斬！」於是人麕至，滿堂滿院，語聲喧雜，數長髮賊據案拈筆，招呼唱名，勢紛紛不暇給，已而人逾衆，一虬鬚賊起視晷影已西入，意欲歸，共事者議不合，至相詬厲，推案而起，遂罷點。是日，賊入黄州。

十三日，賊使城中人分駐城外，又有過漢陽城者，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爲一營，使二長髮賊爲正、副營長領之。自是賊搜人出城，殆無虚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矣。

十四日，賊傳令駐城外已入營者，概行短裝挂號布，長衣皆裁半，雖紫貂、海龍外套，亦一剪斷之。賊分十軍，曰前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一、中二，其號布鈐木印刷，截黄布方長可半尺餘，前曰「太平某軍」，後曰「聖兵」。賊始謂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至是皆挂兵字號布，乃知前言詐也。賊營僞正、副長繕人數清單，簡一能書寫者掌書記，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爲正牌，老幼爲牌尾，有疾者爲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爲診治。賊忌病字，故有疾人謂爲能人，然不解其命義何居。

十五日，賊率脅從之人往蔡店擄米穀財物，途次賊潛逃七十餘人，倩人薙髮，酬錢一貫，脅從人逃者尤衆。

十六日，賊傳令城外已入營者各執器械。

十七日，大風，斷賊江中浮橋。

十八日，我兵乘風縱火，焚賊寮篷，敗之中和門外，殺賊甚衆，奪踞其營，獲器械無算。

十九日，賊復縛木爲浮橋，更多繫大鐵錨重三四十斤者拋江中，視前益穩固，雖大風浪不能動。賊令城中婦女更遷往火巷歸館，遲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衢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爲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其居僻巷先與四鄰聯數十人爲一館者得不遷。賊於城外長牆多建更棚，夜間使人更番擊鼓，時有僞官巡查。

二十日，賊至青山沿江邨舍，擄人歸，鄉民懼賊裹脅，來售食物者漸稀。

二十一日，賊有闖入女館欲行姦者，婦女號呼不從，賊目聞之，駢戮數賊，懸首漢陽門外。

二十二日，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賊搜出決臀數十，即於城中歸館。其老耋聾瞽殘疾者，分別設老疾館處之。

二十三日，賊傳令凡衣服美者，皆須有聖庫印，方許服襲。城内外僞官十數人，分途鈐印，紛紛竟日，遇狐貉輕裘，僞官輒攫去曰：「若何堪服此？」賊日使脅從人擔城中各倉穀米入船，力弱不能勝者，沿途少休，輒遭鞭斥，人不堪其辱，或復投水死。豐備倉穀最多，賊一時不能空之，竄後猶餘數百石。

二十四日，天氣嚴寒，附郭諸湖冰凍堅厚，上可行人。潮勇二百餘人降賊，潮勇及廣西捷勇俱極跋扈，沿途肆擾，搶奪財物，褫人衣履，淫婦女，强占邨舍，瀕行則焚毁，天寒所居左右林木伐盡，爲害與賊相埒。古云「旅舍無煙，巢禽無

樹」，不幸於今見之。提督向榮駐營卓刀泉，嘗於姚氏祠堂誘誅百餘，其黨遂有降賊者。

二十五日，賊私造僞時憲書：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序淩亂，以是日爲歲除。首逆僭稱選妃，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廠聽講，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即偪令入撫署，從此沈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賊僞官等進貢首逆，賊婦進貢僞妃，皆鋪黄紙案上，羅列巨盌，所盛蔬肴餅果，務期豐滿，使二人舁之，鼓吹前導，備諸醜態。每營賊給豬一頭，錢數貫，爲度歲之需，亦間有給牛羊者。

二十六日，僞官詣首逆慶賀，賊婦詣僞妃慶賀，皆著梨園衣甲，是處金鼓鞺鞳，楚垣儼然一大劇場。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至寸許。

二十七日，我兵進攻，大獲勝仗，殲賊千餘，斬僞官八，殺傷者尤衆，賊於是震恐，遂有竄志。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舁之登舟。

二十八日，賊舁銅鐵礮入舟。

二十九日，賊傳令各營備一月糧，勦秋四具。

三十日，夜四鼓，賊於府監後空屋舉火，鄰舍婦女睡夢中驚覺，披衣曳履，逃出四竄，包裹、繦褓、簪珥之屬，狼戾道上，天將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榮、總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張國樑共督兵進攻，大敗賊於東郊。賊治裝登舟，賊婦亦紛紛捆載出城。驅火巷女館婦女概行登舟，人衆舟不能悉載，有坐江干凍餒徹夜者，有登舟奮身躍入江濤者，有死力挽賊婦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賊婦入僻巷各女館搜括財物。僞王、僞官等詣首逆辭行，退至僞東王府會齊，以次出城，須臾，首逆僭乘黄氈轎啓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城外各營賊皆由浮橋過漢口，惟東門外有賊千餘抗拒我兵。薄暮，始倉皇渡江，半渡賊即傳令焚浮橋。是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往來，纖悉畢見。我兵由忠孝門、中和門兩路攻入，城中賊奔竄，踩蹤掩擊，中礮落水死者無算。侵早賊舟皆於對岸下逸，提督向榮率兵追剿，留副將瞿騰龍守城，武昌克復。

《髮逆初記》

清江左明心道人撰

髮逆之興，肇自粵西桂平縣金田村民韋正也。是鄉有客民、土民之別，客民係粵東潮郡所遷，讀書是務，紳士居多。土民則心地樸實，業農者多，呼爲獞民，乃苗、猺、峒、獞四類之一。而韋正即係土民，爲天誅教首，教内有男女千人。溯於道光二十六七年間大疫，教中人無一染者，於是投教日加，至數萬計。其里鄰之石貢生達開者，家道殷實，係客民，延教讀馮雲山，廣東人，與韋正同教。韋正始得入石生之門，每乘學生課罷，夜輒往談，漸益交密，慕列紳士爲榮，商之馮雲山，報捐監生，名韋長輝，喜有頂戴，倩紳題一匾額，以光門閭，嘲之曰登仕佐郎，覺而去之，羞怒交集，而又不能列爲紳士，仇恨愈深，甚至誓不共戴一天，以爲有數萬之衆，何事不成，馮雲山遂薦焦大爲謀。

焦大者，湖南新寧縣人也，質本聰慧，一目數行，好論兵法，以諸葛自居，盜名曰亮。每於朔望，伺地方官謁廟，呈戰策而希拔擢，邑宰以其爲不安本分，考試屢不取列，是以至廣西桂平縣貿易也。渠曾遇妖人，給一竹筒，筒内有木匣一個，四十九日後，如事值疑難，詢能決答。焦亮近在縣城，邀之即至。韋長輝爲逆首，以馮雲山爲僞左軍師，焦亮爲僞右軍師，發石達開家資造軍器，禁其全家。教中人不分男女，六十歲以上者令其自戕，十齡以下者責其父母致斃，以死爲上天堂，梟首爲挂紅，淩遲爲穿大紅袍，婦女大半不裹足，執迷爭上天堂，悍於男子，百數村莊付之一炬，由是頭裹紅巾爲號，不暇薙髮而蓄，讎殺諸紳，攻城焚掠爲亂。

僞左軍師馮雲山服劇中武侯所穿八卦衣，執鵝翎扇，斂酒别置一室，密攜醉仙桃，（如鮮毛栗子，開花長而色白，即闊楊，葉大數掌，夏榮冬枯。若與人戲耍，摺仙桃密置酒中，便做可笑狀。其酒與人飲，飲即醉，醉即做出如前可笑之狀。是處遍地自生。）先期獨往作法，（便做猛不顧身狀，摺前藥密置酒中也。）次日，令賊衆出擾，時殺數小兒，瀝血酒内，復焚僞符投入，以堅衆心而朦其秘，出擾之賊各飲一斗，則勇往直前，不顧生死。（仙桃力也。）承平既久，官軍畏避，每多挫折，然此酒力不過一時即醒。廣西向軍門榮識破是機，初不接仗，待一時以後擊之，獲勝。僞右軍師焦亮恐後來敗露，改姓爲洪，影射洪武後裔，以冀人心摇動，更名秀全，進退戰守，悉決於渠。渠再有疑，復決之竹筒，加以數萬效死之衆，爲禍實非淺鮮。

帝命林文忠則徐勦捕是股，逆聞震怖異常，正投散猜疑之際，公值中道云薨，遂成此患。逆之畏公也威於斧鉞也，公之輔君也慮精圖治也，每遇一事，立筆一策，自顛至末，已無不中，復令隨帶多員，逐加參議，講求日夜，各盡其長然後折衷去取，次第依行，故能事無鉅細，談笑而成，中外爲之欽服也。公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謂之文；爲朝廷謀，不爲己謀，以致衆嫉而潤譖，是謂之忠；予謚文忠，仰見明良一德，惜催人歲月，未竟其勳。

洪秀全以竹筒能言，秘而不宣，竊窃一甎，藏於高牆之内，是其所卧之室，俱用黄紙裱糊，（此在粵西所爲，逆子至江寧則以黄綢糊牆，而妖物久已無矣。）即彌縫此物也。密與竹筒約，呼之謂天父，教中賊詢知爲天主耶穌之父，名耶火華，而天父獨能與洪秀全問答，想必天命在渠，衆心日益歸向。韋長輝亦信爲真，遂甘遜讓。洪秀全即僞爲天德王。其長壻楊秀清，素不安分，僞爲東王。其次壻蕭潮潰，係一蠢物，僞爲西王，俱廣東人。馮雲山僞爲南王，韋長輝僞爲北王，石達開以傾財故僞爲翼王。廣東尚有林十八一股，亦係髮逆，幾及萬人，約同起叛，爲葉無車名琛設計撲滅。廣西另有添弟會數股，呼會首曰阿哥，自萬餘人以及千計。有擇要路，强索商旅税銀，貿人勒贖者，有流擾何邑，助資而令出境者。張軍門國樑由此向化也，原名加（嘉）祥，廣東人，常赴廣西貿易，經過匪卡，被衆迫爲會首，出於無可如何。是以遇仗裹入官軍，有傷力爲醫治，愈則贈資給騎回營，官軍感而訂交，此投誠之苦衷也。

羣匪之肇也，由於巡撫鄭祖琛偏執好生，如決囚一名，必誦《金剛經》一遍。陽朔縣生員胡以洗，民人陸亞保等謀爲不軌，事敗，獲犯三百餘名，解省正法，鄭巡撫窮一日之力，僅誦經二十餘遍，正法二十餘名，其餘以苦於誦經，勒令紳士各保十囚而釋。此中多名，復爲髮逆，明火劫奪，拒傷事主者，一見申詳，立時參撤，州縣知爲重人命而不分良莠，勢必隱忍不言，坐視不理，粵西盜賊從此蜂起矣。繼又不能寬猛相濟，遂成滋蔓難圖，疊易大臣，未能得手。

咸豐元年春，上命賽帥尚阿督兵前往，夏抵桂林，分兵勦辦會匪，令大軍由猪子峽、風門坳進勦髮逆。秋，屢獲大捷，逆勢窮蹙，棄巢敗走。有永安州捕役羅亞旺者，又名大剛，年過五十，本係軍犯，州牧令其帶守城勇，惡役乃暗結逆黨，引陷州城。向軍門榮因之褫職，棄而不用。官軍紮於州城北十五里之山口，名古排塘，逆日攻撲我營壘，有退入山口之勢。道人函謂廣西鄉撫軍鳴鶴曰：

「統帶北路官軍，非向前軍門榮不可。」鄒撫軍飛函推轂。冬，賽帥令向前軍門榮統領北路官軍，給木質關防，六品頂戴。向前軍門榮抵營，轉而爲捷，旬餘日步步移營進紮，直薄北城下，賽帥親督圍攻，復向軍門職。奈連朝陰雨，兩月有餘，逆又盡力死守，我軍日必進攻，互有傷亡，實難得手。是處東西山疊，南北通衢，南路係都統烏蘭泰堵截，逆情進退維谷，自至此間已斃悍賊兩千有餘，所存男女不過七八千衆，始悔此來非策。屢撻羅大剛，渠熟悉是方山谷居民，爲之招脅三千人以補其數，逆厚待之。

二年春，賊糧迨盡，不可久踞，兩路不敢衝突，城東里許，有一水道，名古蘇沖，乘夜由此入山，北路各軍追擊，路塞積尸，行不十里而至大峒，有湖南鎮箪鎮標官軍，見一少艾，趨欲輓之，婦正色而指曰：「你不拏楊秀清，（楊秀清自此而悞。此婦滿腔怨恨，乃係被脅良民，惟言出倉猝，實洪秀全也。）要我做什麼？」遂捨婦追殺轎夫而擒此逆。南路統領都統烏蘭泰因得逆竄消息過遲，安兵不動，帶數十人趕至，怒色厲聲，（羞老變怒，自分副帥，以向軍門不稟知賊逸故也。）飛報賽帥云，伊戈什哈（清語係左右聽差官兵也。）全玉貴生擒逆目楊秀清，向軍門榮頗生疑畏，任其要功，不與之較。賽帥據報即行入告，以此不能改移，而全戈什哈不明統領用意，力辯非其所獲，被棍責四十，保升都閫。

都統烏蘭泰前在京師火器營，爲僧邸歷薦，簡任廣州副都統，復命帶隊赴廣西軍營，歸賽帥調遣，保升都統。賽帥早知其能，原期大用，每多信任，達鎮軍洪阿忠勇過人，令還京旗，是其嫉譖。其大峒有三峽，高直爲險，路悉盤旋，雨尚淋漓，各軍一日夜未食。向軍門榮謂將士曰：「天色已晚，我營紮此第三峽嶺，遏其退路，兵勇得以稍息飽餐。如其北竄，必過仙迴嶺，有總兵王錦繡，部員盧應祥，各山口有監司張敬修、許祥光、大令李孟羣、守戎張國良，各帶步隊分紮堵截。釜底之魚，不須過急，計可除也。」均以爲然。獨都統烏蘭泰以獲逆優獎，意氣愈揚，又非伊領隊伍，明知枵腹，立令追勦。翼長長鎮軍瑞卑禮苦口，以向軍門所議爲是。烏都統妄加苛黜，翼長憤其越分不馴，策馬前驅。其胞弟長鎮軍壽馳過兄前，翼長止之曰：「老母年逾八旬，遠未回旗，賴汝侍奉。」令其退後，伊弟不允，攜手前進。鎮軍董光甲、邵鶴齡繼進，向軍門榮、都統烏蘭泰、鎮軍和春、總兵劉長青、副將孔廣順、參戎馬龍、鄧紹良，遊戎虎嵩林，各統帶兵官隨之，悉至大峒東麓。前有隱約一旗，後二十餘賊，時已黃昏，不能細辨，山下橫有一河，北約數百衆繞河而來，向軍門榮令催隊伍，下至半山，相怨曰：「功屬他人，我們忍餓不能打仗。」一嘩而返。（鎮箪兵也。天下勁旅此軍爲最，惟不能稍受屈抑。烏都統獲逆目之要功事小，而壞大局矣。）頃逆至，僅董鎮軍帶豫省河北鎮標官兵百名，頗稱得力，而衆寡不敵。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四鎮軍皆戰歿。向軍門榮等退回大峒第一峽，值大霧始免。於是潰兵懼匿，餘將怯單，逆勢復張，軍威頓減。賊衆無後顧之虞，盡數北竄。賽帥知烏蘭泰情性改常，亦不甚悅。

全玉貴解擒逆至帥營，問其是楊秀清麼？答曰：「楊秀清是我臣崽。」又問你是何人？曰：「我是天德王。」即擊掌曰：「這就是洪秀全矣。」逆見合營甚是欣駭，即狡曰：「我非洪秀全。」更欺詐云：「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飲，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則不能，我項上縛有鐵索，（時獲大小賊目俱有短鐵縲挂項下，想是脫身之計。此次竄入山谷，窮蹙可知，若非兵潰，定能一鼓殲除。）弟兄不睦可知。」堅不吐實，未便刑訊。復思免脫，云：「現在弟已無路可逃，如令我去招其投順，必能聽從。」聞此欣以爲立奏膚功，令其作書數函，擬縛箭桿射入賊中，以冀受降。道人聞之轉陳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四鎮陣亡，衆軍畏罪逃散，方虞去而復返，何堪引虎出山，此逆供係僞天德王，以楊秀清爲臣崽，其爲逆首洪秀全無疑，如置營中，非所宜也。」賽帥於次晨解逆入都，竟寢招降之議，奏報擒獲逆兄洪大全，沿途撥兵護解，籠禁寄監，至秋曹則愈不吐實矣。途中作詞，其一云：「寄身虎口運籌工，賊徒不識英雄。妄將金鎖縛飛鴻。幾時舒羽翼，萬里馭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恨都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其二云：「踞身高卧日光紅，愁煞英雄，悶煞英雄。壯情都付碧荷筒，非是謀窮，非是途窮。仰天吁氣化長虹，萬願皆空，萬恨皆空。多時受制緑林中，大命將終，大運將通。」此狂妄語，非逆首而何？節經細審，賊內並無洪大全其名，從此亦無洪秀全其人，即傳令僞稱，均改東王有令，不聞天王有令矣。先是洪大全解至長沙，新寧縣典史周穎初（此係其號，未憶其名。）問之曰：「汝是焦亮也。」答云：「我如今改名了。」有此數證，可知洪大全係洪秀全之假名，焦亮係洪秀全之真名，當無疑義矣。

向軍門榮於永安大營，請賽帥令免兵勇之罪，而收潰散之軍，剋帶北馳，以期迎頭截擊。孰意仙迴嶺之防兵及勇各千五百名，竟無所用，統帶各官，終日醉鄉，險要之木卡塹坑二十餘處，同時平燬，逆衆悉得由天平坳竄出重山。適向軍門榮至荔浦縣，逆迅北驅，繞小路而至陽朔縣，逆由旁竄，攀藤拊葛，由巖僻無路而行，冒雨入桂林省垣，而逆接踵，三城百姓，相慶再生。賽帥駐節陽朔，令烏蘭

泰統兵前進，墮誘敵計，被伏賊擊中腿膝，全軍驚潰，營壘盡失。賽帥知其無能，亦不甚惜。城外兵力微弱，逆得日夜攻撲，內應乘間放火，幸有游軍，立除危險。其東南半城，民居稠密，西北羣山，絶無人迹，兵少民稀。南有象鼻山聳峙，賊礮不時轟擊，撫署礮子積有盈斗，未損一人。鄒撫軍鳴鶴，向軍門榮幹守一月，始克解圍，但未能力挫凶鋒。

當概職時，有妄題獨秀峯（在廣西省城之王城内，突如竿立，高約四五十丈，廣約三四畝，上下巨細無稍異。盤旋而上，周生叢樹，炎暑皆凋，樹根與石相依，稱爲名勝。）詩三十首者，（晝夜不安枕蓆而能賦詩，亦雅人深致。竟能置死生妻子於度外，冒充省垣中人，作於危城，何欺人若是？天下決無此情此理，必係從戎無聊，藉筆墨以報恩怨耳。）匿名揭帖也。點染是非，逞其私智，即以都統烏蘭泰而論，名實判若天淵，要功嫉勝，逼敗逞心，束縛虎狼，縱愈凶惡，驍勇軍旅，潰迫飢寒，載道怨聲，萬人唾罵，實爲莫大罪人，何以極揚其譽，比若嫖姚，君子仁人，了然胸次，其他不問可知，恐爲縫惡嫌能所作。（傳聞係烏都統幕下士捏名摹作。前賽帥行次保定時，奏調丁憂在籍之前任浙江秀水縣知縣江忠源來營差委，到營後賽帥派赴烏都統帷幄，薦升司馬，翠煥花翎，而賽帥隨員濟濟，兩年未獎一人，其難易如此。）夏，逆衆東竄全州，總兵劉長青接軍門篆，統兵追勦，旬日未接一仗，坐視州城陷，荼毒甚慘。全都閻玉貴不候調遣，憤而進攻，帶黔兵四百名，儘數衝入賊隊者三，馮雲山斃於此陣。楊秀清知洪大全不可復回，遣多賊攜厚資由山僻至新寧，（山路甚捷。）引其仲弟前來，以作洪秀全復生之計，猶恐賊思離散，造大黄轎一乘，擡者七八十人，中密置僞天德王木牌，以斂衆心，而鼓其氣。竄湖南永州，衒賽帥職，暫留督師。適湘水漲，賊弗獲渡，永郡得以保全。南擾，踞道州，易鎮軍和春統帥。值洪大全之仲弟及三子由新寧來，其仲弟忘其名，係諸生，有迂腐氣，爲官軍格斃。（洪秀全又無矣。）

洪大全之三子改辰潛入逆中，演戲慶會，長次愚蠢無能。楊秀清假天父所命，（洪大全被擒，竹筒亦不知去向，天父不復能言，無以信於諸賊。楊逆每突伏於地，口中喃喃，俄頃作清醒狀，便托天父所命如此。僞有被脅之民犯賊科將殺，頓生一計，亦如前法，僞云天父以我罪本該死，因某事有功，蒙赦宥。竟免死。）以其幼子爲逆首，（洪秀全又有了。）而除僞天德王之木牌，其仲弟妻亦忘其氏，美而能文，孝廉之妹，爲楊秀清致函煽惑，狂悖執迷，招八百衆，悉服縞衣，旗書代夫報讐。駱撫軍秉章調兵立除，洗其遺類，此婦與夫弟，目爲夫婦而逃，經官民盤獲，解省盡法。

時因炎暑，相持月餘，逆由桂陽州、安仁、瀏陽等縣北竄，圍撲長沙省城，教匪持香紛紛投入。秋，特命前廣西提督向榮赴湖南軍營差遣，疊著戰功，授湖北提督。賽帥馳抵長沙，就近調度。計防勦三箇月之中，逆恃新脅挖煤錫者，呼爲土將軍，而開地道不少，居民不敢夜卧，發地雷轟倒城垣數處，賽帥親督鎮箚兵力堵，化險爲夷，礮斃蕭潮潰於城外。

冬，易徐帥廣縉督師，先令總兵福興統帶四營，馳往勦賊，窺伺逆竄長沙，跟踪進紮道州，搜羅盡净，士民切齒，改紮湘潭，以迎徐帥爲心，去賊尚在百里。及見徐帥，並未責其數月擁兵之咎，復有必殺向榮之譖，帥未聽從。向軍門榮慮逆北竄，徐帥調總兵福興赴岳州遏堵，撥兵數千名，旬餘屢催不往，而逆竟於是險北竄矣。徐帥褫職，即由於此。

上命向帥榮督師追勦，至湖北省城外，始及逆踪，洪山獲捷。巡撫常大淳不許一兵出城，如夾擊可以大捷。及武昌陷，荼毒之餘，悉被裹脅。楊秀清出廣西全州時，已有窺竄江寧之計，石達開勸令先行入川，再圖四擾，楊逆不從，此石逆之必至四川也，可豫知之矣。長江萬艘，悉爲賊有，順流東下，勢極鴟張。總兵福興職後，隨營効力，向帥不念舊惡，派爲翼長，每令督隊，將士先憂必挫，而竟從無一勝，惟舌戰能爲帥喜。追至江西地界，向帥復及賊尾，以八百之師，當數萬之衆，敗績，僅以身免，乘騾竟獲渡江，（汊港也。）蔡協戎應龍附驥尾得生。

三年春，竄至江寧，地雷轟倒北城，中軍副戎死禦，不能撲入，枕骸幾遍，逆俱登城，力竭戰殁，而滿城猶復堅守。賊多日久，力不能支，有一女子乘馬躍出，刀矛並下，斃賊二三百名而殁，惜俱未憶名氏。江寧省城陷，鎮江、揚州兩郡城先後失守，以爲犄角之勢。向帥跟踪追至，疊挫凶鋒，令前湖南余軍門萬清撥兵圍勦鎮城，而遏南擾蘇杭富華之地，自帶萬餘人由句容進攻，直薄江寧東城下，紮營紫金山，聲威並震。復令鎮軍馬龍、傅振邦、虎嵩林、副戎張國樑等，遏紮各要隘，聯絡聲勢，杜絶犄角，一載之中，妥籌布置，以期周密而圖進攻。

其揚郡有江阻隔，不能兼顧，上復命琦善督勦。雙鎮軍來，乘機帶隊登城，大啓北門，飛報琦帥，乃以爲未奉號令，非特不爲接應，立令各軍收隊回營。時逆衆正聚南城觀劇，各歡呼快極之際，忽聞攻進北門，大驚奔出城外，見我營揜旗息鼓而還，逆即整隊而返，以致兵亡將折，難民死者尤多，（官兵係難民縋上城也。）萬姓號呼，沸騰議論，不可解者一也。越日，琦帥登高阜，觀城内賊情，被礮擊阜腰，從人皆仆，悉未受傷，岔礮子重二十餘斤，帥令刮垢磨光，設牲而祭，納礮還擊之，正逆首出，立斃，復擊倒石牌樓，斃賊無算。（凡火器祭之有奇驗。）乘機

即可攻克，乃托辭恐其報復，將大營退紮四十里之桂花莊，艱於出隊，攻城往返，總須一日，不聞勦賊事矣。每接見文員曰：此賊需天數盡，非人所能及也。而逢迎者，以爲老督撫頗有識見，此萬姓所不可解者二也。其奮勇前敵之馮協戎景尼、師參戎長彪、張領隊小虎，（咸稱小虎，蓋勇往也，不知是何名何職。）均紮營城下，晝夜圍攻，逆衆棄城夜遁。收復揚城後，將師參戎、張領隊發戍新疆，馮協戎立正軍法，以爲縱賊者戒。而遥遥相持者，轉得置身事外，薦牘標名，勇既憤而成變，民雖怒不敢言，營官痛罵於帳前，而若不聞，勇士寒心於隊下，莫名其妙，此萬姓所不可解者三也。馮協戎柩櫬回家，沿途數百里居民，具雞豚祭奠焚紙山積者，不約而同，幾無間斷。

四年春，向帥調廣東水師拖罾紅單各礮船數十隻，吴鎮軍全美帶至，逆於城東北用鐵縴三道横截大江，以木筏浮起，筏覆以土，急難除之。是晨微有東風，乘霧命舟人駕皮小艘駛至上流，值水漲流急，持巨斧兩斫，而三縴皆折，各礮船揚帆銜尾西進，兩岸賊礮不歇，我船有罾以禦，毫無損傷。行至安慶，見所裹民船悉停於此，以蔽江流。南北履如平地，我船驟發火器，頃刻灰飛，大江東去，壁又赤矣。斃賊十萬計，奏告八千，以多報少，非目擊誰敢信之？曾帥國藩以實告，率土同聲不誣也。

夏，造四萬斤鐵礮成，食葯六十斤，食子一百二十斤，此向帥蓄志遂之矣。然後定日燃擊，調集諸軍，礮發擊倒石城數丈，衆軍一擁而入，先已探明逆懼，全數避出城南，忽見旗幟蔽空，數倍迎敵，恐探不的，致墮姦謀，傳令急退，孰料此礮一點之後，即有裂紋，不堪再用，城亦修固。及詢内探所由，始知城内迎敵多賊，悉係婦女，遥不辨，然重地不能不慎。冬，李都閫定太約同六人，誓乞地雷，越一河一濠，運入火葯二千斤。五年春，密調各軍，黎明葯發，地震二十里外，飛落殘尸甚遠，喜爲得手，烟氣散消，城復如故，轟倒係屬内隍。向帥慟哭，知此功非其竟矣，憂益深而病日篤。（常有一猴狀同卧日夜不能成睡，不知是何病症。）

其時粤東敗匪蟻聚湖南邊界，石達開由江西一路竄擾，意在迎合此股。張鎮軍國樑謂向帥曰：「將虞賊衆兵單，如今招其遣回之軍，（渠部本有萬人，因饟需不裕，遣回八千名，祇留一千二百名。）尚能得力。」緣饟無所出，不從。六年春，石逆糾合之賊，自皖南江北鎮江而來，大肆猖獗。夏，江蘇吉撫軍爾杭阿於高資（由江寧至鎮江要道。）戰歿，余鎮軍萬清傾家資犒賞軍士，力遏南竄。向帥先令張鎮軍國樑統領四營，渡江助勦，甫調回營，復令迎擊，鏖戰兩晝夜之久，賊時更換，兵力不支，收隊暫息，賊踪瀰野，以不盈萬之師，詎當數十萬之賊，所慮杜截馬鞍山，我兵便無出路，即令張鎮軍遏紮於此，全軍夜退句容。

所踞江寧逆首的係洪大全之第三子，呼爲四，男女不易長也，不知其名，有疑爲洪秀全，悞矣。年過弱冠，耽於逸樂。楊秀清自洪大全被擒後，即獨攬逆權，心擬除此贅瘤，而爲己有，僞云天父因我功勞大，應在逆首之上。逆首知其心變，密作血書，命韋長輝援救。從前楊逆以韋逆站班未到，責六十板，致有積怨，一接此書，遂其報復，數楊逆罪而殺之。驍悍刁謀惡賊，無不屬楊逆拔超，韋逆盡行搜殺，大泄私憤，乃乘勢欲殺逆首，閉門獲免，於是衆執韋逆，尸分五馬，屠盡闔門。石達開因逆首之兩兄不睦，憤而他去，復擾廣西，自爲一股，以後輾轉竟斃於蜀省。逆中内鬨數日，無暇出擾，我軍得以復整而安營壘。此自咸豐元年春至六年夏間事也。

所有起叛逆酋林十八、洪秀全、馮雲山、蕭潮潰、楊秀清、韋長輝六名，次第殄滅，昇平有慶，他記者必倍精詳，此後不煩贅叙，由斯而止。是顛初記，僅以髮逆所萌之因及逆首所擾所踞之地而言，至於分竄逆跡頗繁，除興京而外，已無不到之省，出没靡常，未能一一縷述。其間廣西、兩江、兩湖、兩浙被害最深，西鄙尚淺。斯記也，察訪兼求，專以實字爲務，聊免傳説互殊，特鳴腹鐫，而備采訪，但恐憶之有疏，聞之不的，況迫於衣食，橐筆浪游，意緒紛如，或多差繆，尚祈原諒而斧削之，此則私衷默禱者耳。江左明心道人記，時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初冬日也。

備論

《世祖實録》卷首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康熙帝序）

朕惟自古帝王膺圖御籙，顯揚遺烈，必有信史以紀政績而範來兹，典綦重也。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文武聖神，竝隆千古，固已光昭典册，炳若日星矣。我皇考世祖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達孝承先，洪仁撫世，以天縱之姿，奮有爲之業，掃除寇亂，奠安生民。六師所加，有征無戰，莫不望風慴息，競迓壺漿。即殊方異域，聲教未通之地，亦皆受吏請封，凜遵正朔。不數年間，天成地平，區宇寧謐。於是戢戈櫜矢，而典章文物興焉。制禮作樂，仁漸義摩，百度維新，四門時闢。至夫詔命之宣布，廟算之運籌，禋祀之精誠，政刑之損益，罔不斟酌百王，標準萬世，遂致絃歌比屋，玉帛遐陬。時若歲登，湛恩熙洽。猗歟盛哉！蔑以加已。朕纘承鴻緒，宵旰靡寧。每念厥隆，常深愾慕。爰開史局，選辟儒臣，發祕府之藏，檢諸司之牘，捃摭較訂，萃爲一代成書，紀載班班，洵奕葉之榘矱矣。雖化神德峻，巍煥難名，而因事徵心，亦足以見惕勵憂勤，致治太平之有由也。於戲！功高在昔，美冠將來。一事一言，皆二帝三王心法所寄，豈第簡策之裔皇也哉！朕將紹庭陟降，時誦遺徽，垂之子孫，令知我皇考勳業之隆，永篤覲揚於萬世矣。是爲序。

進實録表（巴泰）

伏以聖人受命，謨烈昭一代之弘規；至德承庥，簡册示萬年之大法。監於成憲，文獻足徵；慎兹永圖，典型無缺。欲對揚夫盛美，爰有事於編摩。欽惟世祖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天禀聰明，聖兼述作。大一統而首出，萃六合以爲家。近悦遠來，允矣至人不殺；東漸西被，皇哉神武維揚。鼎建燕都，殄羣醜於風行雷動；檄傳南服，奠萬邦而海晏河清。答純佑之天心，郊壇躬祀；闡淵源之聖學，講幄時臨。尊德報功，治内以治外；慎刑納諫，無黨而無偏。特重科目以掄才，屢蠲租税而裕下。宸章垂諸金石，大訓炳若日星。蓋不但制禮考文，識成功之俊偉，猶當思櫛風沐雨，追創業之艱難。在位歷十八年之憂勤，升遐動億萬方之哀慕。不緣信史，曷表鴻猷。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乾隆帝序）

我國家受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宫府之政，罔不參稽古訓，溥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兹。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而流澤長也。洪惟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冲齡踐阼。紹我太祖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吴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燕京，殄羣寇，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主郊禋，式頌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虚己以尚賢，推誠以納誨，斟酌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爲謨訓，載在簡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

進實録表（徐本等）

伏以帝治天開，建極定八紘之統；皇圖日煥，揚庥垂百世之謨。册府增華，超漢唐之功烈；典章爲憲，儼羲禹之圖疇。編摩必重以再三，義例斯昭其晝一。欽惟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德備三才，恩周六合。聖人作而萬物覩，耆定神京；大勳集而百姓寧，永清寰宇。靖中原之沸釜，烽燧俱銷；除南服之苞芽，壺漿競迓。起瘡痍而登衽席，蠲赦之詔頻頒；釋戈甲而進詩書，舉辟之綸屢下。郊壇鉅典，親陟降以申虔；宗廟明禋，肅烝嘗而感愴。敬承慈訓，徽稱與孝養兼隆；愛篤周親，爵號共車旗竝錫。講幃時御，闡至道之淵源；太學躬臨，重先師之俎豆。釐度支以均賦役，定律令而滌煩苛。激濁揚清，澄九州之吏治；興仁講讓，敦四海之民風。言路廣開，每切周諮之義；刑書惟慎，式昭欽恤之仁。禮樂修明，紀綱燦設。允釐百度，合宫府内外以貽休；丕冒多方，統侯甸要荒而受治。梯航畢至，海隅日出之鄉；寶贲俱陳，塞北流沙之域。規模宏遠，從古罕儔。

《聖祖實録》卷首　聖祖仁皇帝實録序（雍正帝序）

粤稽古載籍以來，聖帝明王，德隆業茂，莫不揚休紀美，照耀簡編。若夫上天純佑下民，聚扶興積厚之氣，篤生至聖，備道德之崇廣，集皇王之大成，經綸宇宙，彪炳帝紀，巍巍乎，蕩蕩乎，自羲軒至今，未有如我皇考聖祖仁皇帝之盛者也。洪惟太祖太宗肇構鴻基，發祥垂裕。世祖開天建極，統一寰區。暨我皇考天亶神靈，丕承先烈。以徇齊敦敏之質，而學有緝熙；以繼體守成之時，而事兼

開創；以光華格被之勳，而日新盛德；以郅隆熙洽之運，而時敕幾康。臨御實阼六十餘年，曆服緜長，超越千古。仁漸義摩，文經武緯，典章大備，聲教覃敷。峻德崇功，蟠天際地。有如敬天禋昭事之誠，尊祖切覲揚之志。郊壇禋祀，歲必躬親；廟享薦馨，心虔對越。用致蒼穹之昭格，聿彰謨烈之顯承。奉事兩宮，尊養備極；承歡致敬，閱數十年。巡幸則躬扶鸞輅，侍疾則步禱南郊。送龍輴而親行，瞻寢園而灑淚。自古天子之孝，莫與比隆。友愛裕親王等，垂老靡間。視疾臨喪，恩禮交至，推仁宗室，教育天潢，展親惇族，誼莫厚焉。宵衣旰食，明目達聰，親政六十餘年，夙夜勵精，始終惟一。臨軒召對，虛己求言。敷陳有益於民生，必蒙採録；廉能實見諸治效，立荷寵褒。眷耆舊而體貌優崇，簡俊乂而程材器使。小廉大法，百僚皆得其人；綱舉目張，庶司各修其職。四方之利弊周知，萬里之情形洞燭。愛民如子，軫恤維殷。普樂利於農桑，裕蓋藏於積貯。偶遇水旱，立沛恩施，發帑蠲租，動以數百萬計。即在屬國，運粟賜糧，視同一體，德洋恩溥，故黎庶樂業，中外阜康。慎重刑章，哀矜庶獄。每於奏讞明允之中，施仁法外，嚴寒停遣，盛夏弛刑。大逆寬族誅，叛人無孥戮。如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欽恤之仁，無以加矣。講幄弘開，精研道要。考六藝之折中，抉性理之精義。宸翰則鸞迴鳳翥，天章則玉振金聲。御定諸書，包涵萬有，融貫百家，緗帙瑶編，充牣册府。生知天縱，莫名聖學之高深，加以重道尊師，表章儒術，親詣闕里，瞻拜加虔。賜博士於五賢，躋紫陽於十哲，訓飭多士，敦崇實學。加科廣額，惠浹儒林，壽考作人，於斯極盛。聖武布昭，神謨密運。天戈所指，立奏膚功。平三逆，收臺灣，布爾尼應期而授首，鄂羅斯望風而請命。躬率六師，三臨朔漠，殲噶爾丹而蕩服乂安；命將徂征，長驅絶域，復達賴喇嘛而西陲寧謐。銷鋒瀹燧，俾薄海内外，永慶昇平。厘念河防，親臨指授，覽全河之形勢，運疏瀹之神功。開中河，築高堰，而淮黄底績，東南獲衽席之安；濬永定，隄子牙，而漳滏順流，畿甸享膏腴之利。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至若躬行節儉，而大官服御，務崇樸素之風；秉德謙沖，而徽號鴻名，屢却廷臣之請。至誠不息，而朝乾夕惕，本行健以法天；聖敬日躋，而肅廟雝宫，儼動容之中禮。凡兹盛美，莫罄名言。是以久道化成，太和翔洽，天庥滋至，歲奏屢豐，户樂盈寧，人登仁壽。自古未賓之國，重譯踵至，戴高履厚，莫不尊親。升遐之日，自僻壤遐陬遠暨蠻夷荒服，含生負氣之倫，感慟哀號，如喪考妣。羣臣恭擬廟謚曰聖仁，祇薦祖號，萬口一心，允孚公論。猗歟休哉，至矣大矣。

聖祖仁皇帝實録序（乾隆帝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燦古今，積惠襲恩，淪浹寰寓。功德之盛，具載實録，垂千萬禩。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上天孚祐下民，列祖垂裕後嗣，篤生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仰思繼述皇祖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列祖實録，周而復始。皇祖實録，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閱矣。緬惟《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於舜曰：「無爲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予嘗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鉏三藁，蕩定南疆。滇黔閩粤之奥，揭日月而掃氛霧。海内赤子，嗚嗚向風。由是亭之毒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間南奠臺澎，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歷吴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巡關隴，抵雲中，三覲祖陵，觀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畎庶樂業，市廛殷阜，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於焉正晷緯，考律度，定元聲，煥爲宸章，灑爲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邺，肆赦緩刑，指揮深宫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潤涵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迴溯鼎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恍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民無能名者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民皞皞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烏能名之？憶自幼冲蒙皇祖撫愛，日侍左右，用人行政，皆睹記所及。簡册紀載，政如杓衡規天，臚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爲之序，以志紹庭繼序之忱於罔斁云。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世宗實録》卷首　世宗憲皇帝實録序（乾隆帝序）

國家受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皇考世宗憲皇帝荷三聖之洪庥，祇紹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衍億萬年無疆之祉，厚德

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盛軌，未有逾茲者也。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蚤歲承歡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廟號尊崇，莫不定自宸衷，符乎典則。仰惟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濊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皇考承郅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惕於熙時，綿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爲後嗣子孫法焉。薦馨郊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微愆，祈禱深宮，罔弗潛孚立應。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隆禮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蔚有德造。辟雝鐘鼓，後先疏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爲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下至庶司百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暨封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厪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安。刑罰者，所以佐政教之不逮也。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明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户曉，翕然從風。河防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黄流，匯以百川之水，兖徐而下，歲苦沮洳。皇考默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闢三省之引河，渙發帑金，厥有成績。又吴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修舉之。先是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扎什巴圖爾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畧於閫帥，戈鋋所指，電掃風驅，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蠢動西陲，數肆患於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皇考爲藩服計久遠，爲遐陬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文武諸臣，隨宜搜勦。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届。賜安南之地，滅朝鮮之貢，鄂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天潢之胄，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頒訓諭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遍萬國，而服御有經，見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聖德之謙焉。蓋我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纂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迄今五載，恭成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

進實録表（鄂爾泰等）

上言伏以帝治協生成，八表茂昇平之祉；皇猷昭典則，千秋騰紀載之光。炳大業以貽型，禮樂兵農，爲章玉册；煥綸言而立訓，都俞吁咈，永著琅函。用垂有道之庥，丕衍無疆之慶。抽毫額手，捧牘薰心。欽惟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精一執中，蕩平建極。劑剛柔於三德，善政與善教咸修；奏歌叙於九功，仁聞共仁心懋著。撫累洽重熙之景運，秉朝乾夕惕之純衷。展祀郊壇，奉兩儀而合撰；薦馨祖廟，歷九獻以加虔。昔在藩封，早協歡心於問視；嗣膺統緒，備伸永慕於情文。篤宗親而惇叙維殷，眷耆舊而寵光渥被。經筵肇舉，闡載籍之微言；太學親臨，布宫牆之雅化。緬鍾祥於至聖，五代推恩；增執事於廟庭，百官式序。輝煌鳳藻，雲蔚霞蒸；璀璨鸞書，銀鈎鐵畫。禮門義路，聿修善俗之經；秋賦春官，廣闢掄英之典。執權衡以馭物，偏黨胥消；勤批答以敷言，範圍不過。小廉大法，甄陶克盡乎羣材；激濁揚清，懲勸兼孚於衆志。惠周寮寀，制禄從優；褒及忠良，專祠特建。播萬言之彝訓，發蒙警聵，愍懋保赤之誠；慎三尺之科條，肆赦祥刑，浩蕩好生之德。偶逢災祲，賑貸頻施，即屬偏隅，蠲除必遍。濬水泉於畿輔，煙耕雨耨，農田資蓄洩之功；繕隄障於江淮，海晏河清，澤國底平成之績。既仁恩之溥洽，亦聖武之布昭。恤兵無事之時，整旅修文之後。天戈所指，青海獻俘；帝命甫申，西陲納款。化蠻疆爲郡縣，重譯傾心；奠藩服於金湯，窮邊跂踵。持盈保泰，視遐荒在户牖之前；明目達聰，周睿念於寰瀛之表。神人協應，愈嚴陟降於深宫；符瑞駢臻，倍飭修和於庶府。凡夫慈祥愷悌，無非體聖祖之心以爲心；間有損益變通，祇是法聖祖之政以爲政。鴻圖廣運，殫十三載之憂勞；龍馭遐升，動億萬方之愴慕。内寧外謐，樂利無窮；綱舉目張，規條斯在。制治保邦之軌範，洵可法而可傳；福鍾善慶所留遺，遂彌昌而彌熾。恭惟皇帝陛下元善長人，孝思錫類。本覲揚而御宇，旰食宵衣；善繼述以綏猷，誠民阜物。體乾常健，靡忘兢業之心；際泰方亨，普被和恒之化。溯前徽之丕顯，彰寶幀以長新。

《高宗實録》卷首　高宗純皇帝實録序（嘉慶帝序）

皇清荷上天之眷顧，龍興遼瀋，肇造丕基。太祖太宗開創鴻業，休有烈光。世祖定鼎燕京，版圖式廓。聖祖久道化成，覃敷厚澤。世宗整綱飭紀，立政明倫。洪惟我皇考高宗純皇帝上繼列聖之心傳，下垂億齡之統緒，聖德神謨，一辭

莫贊。臨御六十三年，主敬克勤，孜孜不倦，全始全終，有如一日。予小子承古今未遇之隆恩，際國家昇平之盛世，大廷授璽，日領訓言。龍馭上賓，攀號曷及。爰命儒臣涓吉開館，敬謹纂輯實録。歷八寒暑，修成一千五百卷，炳炳麟麟，猗歟盛哉！綜千古帝王之心法、治法、道統、政統，靡不賅備，自有載籍圖書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服膺庭訓，蠡測管窺，我皇考之實心實政，大端有四焉。一曰敬天。大祀歲歲躬親，聖壽彌高而精誠益勵。康健純常，自强不息。昭事聿懷，恒久不已。軍國重務，悉準以天理。至誠感格，如響應聲。親製大雩祝文，齋心步禱。駕未還宫，甘霖立沛。此尤真切著明，相通呼吸所由，先天弗違，如形召影，本於欽若之實心也。一曰法祖。五朝實録，晨興敬觀，六十三年，周而復始。四莅盛京，珠丘展祀。敬覩先朝服御，追思水源木本，感慕無已。恭述太宗文皇帝戒萬世勿改衣冠，勒碑以昭法守，於萬斯年，引之勿替。爰在沖齡，蒙聖祖仁皇帝恩眷獨隆，有福過於予之諭。當世宗憲皇帝大事，盡衰盡禮，純誠純孝。恭侍孝聖憲皇后，承歡頤慶者四十餘年，掖輦則祇奉慈寧，居廬則永言孺慕。篤念本支，推恩惇敘。軫開國之親藩，復其封號；聯宗潢之譜系，優以品秩。唐帝之睦族，周室之展親，何以踰此？法祖之至誠，仁孝之極則也。一曰勤政。萬幾綜攬，鉅細躬親。晨興手披奏牘，召對臣工，周詢民隱。凡莅政所，悉以勤政題額，無逸書屏，垂示後人，敬守成憲，孰敢稍耽晏安，有負慈訓。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法天行健，純一不已。六十三年之大政，皆本於大聖人主敬克勤，奕禩蒙庥，永循程式，誠勤政之明效大驗也。一曰愛民。君臨九有，奉天治民。禮樂政刑，獎善懲惡，皆所以愛之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如我皇考之肫誠懇切，洞悉羣情，軫念雨暘，周諮稼穡，偏浸偶告，惠愷遍加。不令一夫失所，念藏富於民；損上益下，爲厚生至道。普免漕糧者三，錢糧者五，蠲免積欠，賑恤歉荒，億萬京垓，不可數計。省方觀民，行慶施惠，河防海塘，親臨指示，永沐安瀾，保全生命。聖德之感孚，直至於奕代，獲福無量。明刑弼教，尤於庶獄矜慎周詳，存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寓仁育於義正之中。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淪肌浹髓，含生肖翹，靡不思慕，聖人愛民之聖澤至矣盡矣。金甌鞏固，玉燭長調，實基於此也。夫此四端，爲我皇考心法治法，彰明顯著，不待敬述，而典章作述，酌古準今，欽定禮器圖式，煥然詳備。肇建辟雍，復古而不泥古，軌物修明，極千載一時之盛焉。經文之德，皇哉唐哉！聖製文三集、詩五集、詩文餘集，苞羅萬有，陶鑄羣言。評全史以昭懲勸，訂諸經而正異同。欽定《四庫全書》，貯之四閣，又頒江浙珍藏，合爲七閣，迥非二酉三倉所能仰方萬一也。舉制科者再，特開恩榜者七。棫樸菁莪，登瀛洲，列廊廟者，英才碩輔，接踵而進焉。壽考作人之雅化，美矣備矣。緯武之烈，巍巍乎，蕩蕩乎，莫能名焉。我朝弧矢開基，武備尤重。聖人天縱，曾發二十矢中十九，御神鎗無虚發。每歲行獮木蘭，蒙古王公麟集景從。開誠布澤，懷德畏威，藹然家人父子，和雍親睦，皆至德所感化也。頒行紀律，整飭戎行，成兩朝未竟之志。開拓新疆二萬餘里，五年之間，平準噶爾，定回部，聖武遠揚，兩勳並集。田田宅宅，同我太平。若哈薩克，若布嚕特，常通朝貢，其全部歸順者，則有土爾扈特四十餘萬衆。實力撫綏，傾心向化。兩金川自作不靖，天戈所指，掃穴犁庭。若緬甸之悔罪投誠，安南之敉闢面内，廓爾喀之齋表輸忱，靡至絡繹，上蒼佑啟聖衷，成曠古未有之大武鴻勳。至齊倫、甘回、臺灣、林莊等，小醜蠢動，咸伏刑章。功溢於十全，化孚於九有。皆本於念昔先猷，不忘肄武。是以所向克捷，荷天之恩眷，開萬世太平之基。豐功駿烈，超越往古。盛德大業至矣哉！我皇考本誠敬以事天，抒誠敬以法祖，用誠敬以勤政，敷誠敬以愛民，故德福兼隆，備五福，綜四得，五世同堂，親見七代，紀年週甲，符告天初願。晉稱太上皇帝，授璽貤躬，訓政三年，恩垂億禩。敬思皇考六十三年中之實心實政，盡包括於一千五百卷實録卷帙之中。

《仁宗實録》卷首　仁宗睿皇帝實録序（道光帝序）

天佑一德，撫綏函夏。太祖太宗締造鴻圖，昭垂大烈。世祖統壹寰區，廓清宇宙。聖祖耆定武功，遠方向化。世宗作法作則，内脩外治。高宗文德武功，克紹前猷。欽惟我皇考仁宗睿皇帝繼列聖之貽謀，開萬年之景運，聖神天縱，仁孝性成。臨御二十五年，克勤克敬，是訓是行。雖晏處深宫，時以四海蒼生爲念。而敦崇儉樸，躬率臣僚，尤爲史册之罕覯也。庚辰秋，巡幸灤陽，子臣扈從鑾輿，時承色笑。孰意甫抵避暑山莊，疾成大漸。嗚呼！我皇考肆武綏藩，一遵成憲，遽爾捐棄，臣民攀號莫及。予小子驚承遺命，悚慟倍加。敬奉神輿，還京成禮。仰述舊規，命儒臣開館編輯。閱三年，敬成實録三百七十四卷。巍巍蕩蕩，燦若日星。合帝王之體，用述祖宗之儀型。大經大法，靡不周備。是皆據事書實，編年紀月，非若往古之頌揚論譔者也。我皇考幼齡，即蒙皇祖高宗純皇帝寵眷。是以默告天祖，聖志先定。迨嘉慶丙辰，太和授受，訓政三年，尤爲曠古未有之盛。我皇考孝思肫篤，問安侍膳，一如曩昔。嘉慶己未春，猝遭大故，哀慕異常。自古已登大寶，躬承彝訓，成服三年，盡孝盡禮者，有如是乎？仰惟我皇考以天

地祖宗之心爲心者有六焉。一曰敬天。自踐阼以來，每歲南郊三大祀，必躬親之。御製《南郊》《北郊》二記，理貫天人，克誠克享。定祈穀禮，以春後得辛。常雩大祀，以立夏後舉行。社稷壇遵用上戊，創定祈晴儀禮，編纂樂章。癸酉春夏之交，京師亢旱，親製祝文，躬詣三壇祈禱。又步禱社稷壇，甘霖立霈，天既於昭。廬河防，特命御園創建天后惠濟神祠，以申禱謝。又定廣潤祠、白龍潭神祠春秋二祀，此皆爲民祈歲，精虔丕應也。親政後，有司以合璧聯珠奏，飭戒臣工，侈言符瑞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壬戌秋，日月薄蝕，詔求讜言。戊寅夏，風霾示儆，下詔求言，恐懼修省，弭變於未形，遠邁禹湯已也。一曰法祖。每日晨興，恭閱六朝實録，周而復始。凡用人行政諸大端，莫不取法鴻模，因時損益。兩詣陪都，叩謁三陵，緬開創之艱難，述邠岐之遺緒，御製詩頌，罔不該備矣。裕陵敷土，躬親者再，用展誠孝，哀慕無窮。普宴宗親於惇叙殿，復製宗室訓，並訓飭宗人府王公及諸族長支。定宗室鄉會試例，補用六部司員。又增宗學額缺，録用宗室官蔭。命簡宗室，移居盛京。或錫類推恩，或因時教誨，或豫籌生計，或禮用賢能。永期惇睦天潢，本支百世。一曰勤政。凡召對批章，綜理庶政，歲無虚日，日有常經，特製《勤政殿記》《勤政箴》《勤政論》，頒文武官箴。遇變罪己，詔命王大臣等剴切敷陳，復命薦賢能，虚心求治，日凜幾康。至於禁貢珍玩，停納玉石，酌減各關餘課，嚴飭言利之人，此乃還淳返本，藏富於民。奏牘不得用副封，則防微杜漸；飭門禁，則或防不逞；行保甲，則良莠分明。各省建立昭忠祠，選録賢良大臣後裔，查取殉難諸臣後嗣，普錫恩膏，酬庸靡弗及也。一曰愛民。各直省偶遇偏災，於蠲賑之外，歲首必降恩綸。或加或緩，務令均沾實惠，普荷春祺。辛酉年，京畿偶逢水澇，即命侍衛卿員四出履勘，問民疾苦，惟恐地方官吏有所隱飾，不惜帑金，多方拯濟，並命編輯工賑記事全書。更慮天下有匿災之處，特申禁諭以宣之。凡各省逋賦在民者，弗忍催徵，概行豁免。復嚴禁州縣官浮收之弊。蘇民困，衛民生，則淀津巡幸閱視長隄；安畿輔，興水利，則大清子牙河隄普行修築。法祖以綏藩，爲民而祈福，則有五臺之幸。河臣慎選，機宜密授，疏濬雲梯關海口，使全河有建瓴之勢，南邦免潰決之虞。又復度地因時，埭堰移建，允協啟閉之宜。堵築漫工十餘處，無不立頒帑藏，克成厥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心尤業業焉。每逢秋讞，披閱招册，至再再三。盈廷諮訪，雖無可恕之情，終有不忍之意，是以特定慎簡覆驗之規。此敬述愛民之大端。若夫隨時補助，去莠安民，己飢己溺之懷，實難備舉也。一曰文德。欽惟聖學鴻博，德業進修，潛邸書齋，日課即成《味餘書室全集》一部。御極後，於理政之暇，仍復研精典學，發爲文章。文有初集、二集、詩有初集、二集、三集，續有詩文餘集，皇哉富矣！赫若淵乎！敬仰奎章之炳煥，彌欽保治之精勤。或占晴問雨，即境攄情，無不殷懷民莫，廣播仁風，非若文人學士徒争靡麗也。慎典則則有續修會典之命，昭文治則有重編文穎之書，鑑古昔則唐文明鑑，親加裁定，薈萃成書。至若臨雍釋奠，幸院分賡，皆所以闡明正學，景行前猷。四開恩榜，釀化覃敷。命各省駐防附近鄉試，增設内務府官學，廣奉天、承德中額。所有軫恤寒儒，加惠士林者，至優至備。是以棫樸菁莪，造成多士，一藝之長，靡不取録也。一曰武功。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壬申春，幸南苑，躬擐甲冑，親佩弢鞬，御安俊黄，遍視諸營。升黄幄，閲甲兵，數萬貔貅莫不勇氣倍騰，知方用命，威德上昭耿烈矣。楚南黔省，有苗弗靖，命將討平之。川、陝、楚三省教匪蟻聚，鴟張數年之久，抗逆者誅之不赦，脅從者予以自新。大地銷兵燹之患，斯民獲祗席之安。凡神謨睿算，宵旰憂勤，《平定三省紀畧》書中備矣。誰知鬼蜮潛遺，窟鼠晝伏，癸酉秋，又有滑縣教匪蔓延山左，轉熾都京。全賴上蒼佑順，聖武布昭，既神且速，計日殲除。靖海洋則閩粤洋匪斂跡，綏邊藩則青海事宜欽定，飭馬政則大凌河之羣牧宜嚴，述國風則教誠八旗勤習清語騎射。至於開墾吉林地畝，移駐京旗，伊犁駐防屯墾，又命分賜伊犁八旗田二萬餘畝，增設八旗及内務府三旗養育兵額。凡施惠旗人，富之教之之道，無微不至也。載續武功，勤修家法，秋獮木蘭，習勞講武。諸藩部歲歲趨承，無不欽服神武，共荷仁恩。是皆我皇考聖德神功，名言莫贊。廿五年之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垂爲模範者，備載於三百七十四卷之中。予小子敬仰鴻文，勉承宗器。雖日凜訓言，實難纘述於萬一也夫。謹序。道光四年四月二十日。

《宣宗實録》卷首　宣宗成皇帝實録序（咸豐帝序）

我大清受命統壹寰區，撫綏方夏，綿綿延延，蓋二百有餘歲矣。此固上天眷佑之隆，祖宗詒謀之遠，良由以聖繼聖，克肖其德，上足以答天祖之貺，下足以愜臣民之心，用能新景命，鞏不基，申錫無疆，至於若斯之盛也。皇考宣宗成皇帝聰明天亶，仁孝性成，聖德神功，卓越萬古。御極三十年，崇儉樸，屏浮夸，景化龐鴻，無遠弗届。至於海隅蒼生，動植之物，罔不咸若，大哉斋乎，靡得而罄焉。歲己酉十二月，皇祖妣孝和睿皇后慈馭升遐。是時聖躬先已違和，哀慕摧傷，寢

至不豫。爰以庚戌正月十四日，特降手詔，立子臣爲皇太子。方冀昊蒼垂佑，頤養康彊，如皇曾祖之臨軒訓政，藐躬得稟承恩誨，太和授受，再覩隆儀，豈非予一人之至幸，天下億兆人之至願哉！詎意甫承付託，遽痛彌留，捐棄臣民，攀號莫及。伏讀所遺硃諭，於配上帝，祔太廟，建豐碑，陳遺器，參稽禮經，準酌時宜，欲及身而罷之。雖詳咨衆議，尊親之忱，咸不容已，而聖人淵量沖懷，固已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於戲！此豈自古帝王所恒有哉！敬念崇徽，謹循舊典，爰簡儒臣，恭纂實録，閱五年而書成，凡四百七十有六卷。盛德大業，彪炳日星，要皆據事直書，一無夸飾，布在方策，永垂無窮。溯自齔歲受經，初圍射鹿，兩朝寵異，期勖已深。嘉慶己未四月初十日，皇祖遵家法密建儲貳，緘名上告，天祖默孚。迨癸酉九月，逆賊潛入禁廷，親御神槍，奠安宗社。厥功偉矣，推而弗居。洎乎山莊受璽，寅承寶祚，奉彝訓以飭幾康，内聖外王，巍巍翼翼，景鑠洪懿，久道化成，綜其大綱，可略述焉。惟聖饗帝，端本一誠。我皇考欽若奉時，乾元協撰。祀郊壇而躬詣，虔祈報而心齋。大雩步禱，爲民請命。通微合漠，立召和甘。初未嘗以天心之既格而稍自懈弛，讀三壇祈雨諸祝文，責己省躬之意，殷殷然情溢於辭。其在《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有同揆焉。此敬天之實也。伊古賢聖之君，必監於先王成憲。我皇考執中御寓，揚烈延厥，述七聖之隆規，以貞釐百度。累朝實録，夙興繹誦，動遵前矩，事鮮更張。莅陪都，覽舊俗，瞻仰先代法物，穆然思創業之艱難。凡法制所關，必敬述遺訓，播諸詩歌，爲世世萬子孫示典則。此法祖之實也。孝乎惟孝，至性過人。自灤陽頒詔，祇奉神輿還京，特諭行三年之喪，百日縞素。倚廬之禮，盡敬竭哀。恭上皇祖妣孝淑睿皇后尊謚，有懷顧復，愴感靡極。厥後昌陵敷土，祇謁諸陵，橋山展拜，聲發涕隨。孺慕之忱，蓋終身如一日也。敬事皇祖妣孝和睿皇后，愉色婉容，温清無間。六上徽稱，行慶施惠，歲時介壽，舞綵頤顔，雍雍乎極天家之樂事。此孝思不匱之實也。宅心澹定，弗御珍奇。嗣服初元，即詔罷閩省及和闐、葉爾羌玉石、荔支諸貢。誠欲以樸素先天下，不欲以天下奉一人也。酌吉地之制，簡行殿之規，遊觀之所，廢而不修。偶有興作，斥雕屏飾。繩繩乎警驕奢戒燕逸之意，首見於《聲色貨利諭》，而《慎德堂記》、《重修圓明園三殿記》中尤三致意焉。在昔夏后卑宫，漢文輟築，以今絜古，異代同符。此躬行節儉之實也。典學遜志，惟日孜孜。灑翰幾餘，苞華遹煥。臨雍之宣講，經筵之抒論，以及箴羣僚，詔後禩，監古攄心，因時寫臆，何莫非存誠去僞，制治保邦之深意。慮衡校之有遺才也，則申搜落卷之命；慮倖進之溷真才也，則有增覆試之命。屢開恩榜，加額黌宫。横經鼓篋之士，涵濡教澤，鬱然振興。至若懷舊學於三天，疊申巽命；進昔賢於兩廡，用表幽光。重道崇儒，於今爲烈。此文德誕敷之實也。我朝開國首重騎射，丕顯丕承，厥風無改。行圍閱武，弧矢必親。而申諭八旗及各直省駐防緑營，蒐簡軍實，至再至三。往者和卓木逆裔張格爾蠢動於庚辰，跳梁於丙戌，煽熾種落，連陷嚴城。命將徂征，聲罪致討。廟算方略，數萬里如運諸掌。用能生縛巨憝，懸首槀街，刊石銘勳，告成太室。赫哉焯哉，足與純廟之戡定回疆後先輝映矣。外此若滇、蜀、楚、粤之頑夷，齊、晉、臺、洋之奸慝，天戈所指，立就殄滅。藉非聲靈震疊，能若是之神乎？此武功耆定之實也。若夫篤念宗親，推恩錫類。敬禮尊行，則跽拜之儀可略；孔懷同氣，則手足之愛益深。滌慾尤而勉以自新，念勳烈而修其祀事。告誡諸王公及子弟，懇懇肫肫，無微不至。擇賢能而授之職，籌生計而奠厥居。九族之惇叙，非於變之權輿乎？敷天之下，率土之濱，業已澤浹梯航，誠輸琛贄。而猶時時飭諭邊吏，宣示德威，毋或以細微召釁。八方之柔服，不由於撫馭咸宜乎？進退臣僚，惟公惟明。六計之察，首重清廉；三宥之條，不寬貪墨。有勞必録，有過必懲。開言路惟恐不廣，飭宦寺惟恐不嚴。明罰敕法，好生之德，協於民心，而食爲民天，民爲邦本，夙夜尤兢兢焉。每遇旱潦偏災，湛恩立霈，蠲賑緩貸，無歲無之。甚且頒内帑以資博濟，命大吏巡行以監視之，起溝壑而全活者無慮數千百萬。天之幬也，地之載也，父母之生成也，聖仁周浹殆兼之矣。其他籌海運，慎河防，懇邊荒，整黌務，莫不因時制宜，變通盡利。此則敬宗收族，柔遠綏藩，撫世長民，用人行政之實，而悉數之莫能終者也。以德之盛若此，以治之隆若彼，而淵懷沖挹，自視欿然。至於武成告慶，卻尊號而不居；瑞應呈華，屏貞符而弗道。至矣哉！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小子勉承宗器，懼無以慰在天之靈，而於此四百七十有六卷中，瞻三十年之實心實政，黽勉從事。冀迪前光而康乂我兆民，則益懍然於陟降之在庭，而恪守鴻謨於勿替也。

進實録表

伏以元模開泰運，顓書昭柱地之勳；皇極紹乾符，軒籙表光天之業。纂鴻圖於虞史，舜紹堯而心矩同符；詠駿烈於周京，武纘文而神樞合撰。溯在昔衢歌巷祝，總難忘至德之彌綸；迄於今海澨山陬，疇不感先皇之燾載。德功言大，猷丕冒，市方區而過化存神；日月星實政炳垂，轍遂紀而信今傳後。莊藁捧牘，

肅罷陳編。欽惟宣宗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濬哲生知，欽明表被。貫三才以立極，巍巍乎，蕩蕩乎，大莫能名；嗣列聖以垂庥，噩噩爾，渾渾爾，夐無以尚。粵自擷芳誕瑞，早徵徇齊敦敏之奇；洎乎念典研精，益勵遜志修來之學。初圉引射，賜翎喜溢乎宸章；中所頤顏，鞠膆歡承乎壽醳。聿新奎額，基聖功而賜翰親題；克享天心，眷主器而緘名默告。御神槍智平寇逆，策古今未有之勳；頒恩綍封晉親藩，荷忠孝兼全之獎。溯潛居之育德，已備於主敬存誠、勤學改過之箴；摹建極之全神，莫外乎慎始圖終、保泰持盈之念。綜百世之龐洪顯鑠，道苞乎羲書禹疇；仰一心之兢業幾康，義括乎湯盤武几。籥捫槃扣，極盛徵莫罄形容；鑿測筦闚，舉大端適昭隆懿。惟天佑聖，惟聖憲天。嚴昭事於無形，懷至誠之不息。大祀首圜丘方澤，廑欽若而躬親；精禋崇右社先農，慎肅將而對越。步臨壇壝，特修鉅典於大雩；親撰版文，并達真忱於東岱。浹幽明而叶契，祥霙膏澍，每教應念立雹；卻珍異而不書，共穗駢莖，弗令侈陳爲瑞。猶且戒君臣之共勉，怵臨鑒之難欺。已召和甘，仍返躬而省己；偶逢霾翳，屢賚詔以求言。川嶽徧懷柔，每瞻天上頒題之額；日明通泃穆，更繹禮成敬述之章。惟昊貺之克承，信聖人之能饗。此聖敬之日躋也。夫丕顯丕承者政之原，善繼善述者孝之大。稽初政之紹聞衣德，惟念切於求章；企全模之制治保邦，總心廑於嗣服。移璇題於寢殿，嚴顧諟以接心源；跋綾本之奎函，謹襲藏而珍手澤。原陵敷土，比山阜之增崇；寢朝居歆，達馨薇而盡恪。景遺型於實録，宛接羹牆；覽舊俗於陪都，式瞻鐙椅。事文母而綺春視膳，尊長樂之母儀；奉懿徽而愛日延祺，頌思齊之徽範。嘉辰侍輦，極愉婉以承娛；慶典稱觴，率宗支而上壽。洎璇宫之棄養，盡哀慕而有過恒情；值聖體之違和，感慈恩而更傷暮齒。至若誼敦長長，念篤親親，猗哉風俗，懸書讀法非具文，治匿訐，禁奇衺，除莠安良有常制。肄武而兵彊東省，墾荒而穀稔西陲。沈璧防河，茭玉告平成之績；飛艫漕海，倉箱賡秭億之辭。貞百度而政肅霜清，徧八埏而化行風動。此聖治之恢閎也。祇勤于德，率乂于民。惟一人之作猷，斂五福而敷錫。雨暘入告，手批廑稼穡之艱；旱潦偏災，心燭照流亡之屋。慮偶屯夫膏澤，緩徵減賦，時廑保赤之誠求；防中飽於吏胥，免稅蠲租，屢戒謄黄之徧示。恩施冬令，畿疆皆挾纊含餔；羨錫春祺，寰宇共饗鼓軒舞。賑洊饑而頒内帑，特簡重臣；逢慶典而豁陳逋，必蠲實欠。貸刑書於既耄，每念錫類之隆，允矣推恩之嫩。此聖孝之繩承也。首庶物者乾之健，照四方者離之明，思其艱而克艱，慄乃逸而無逸。旰食宵衣之罔間，一日二日飭其幾；民生國計之攸司，三德六德凝其績。欽恤者庶言庶獄，必昭刑罰之平；勤求乎汝翼汝爲，用協康和之治。法行自近，不寬於戚懿宗親；恩逮惟周，并及於士司伯克。禁令迭申於宦寺，豫防闕預之端；器名不假於輿臺，嚴飭衣冠之僭。官方惟期澄敘，絶夤緣而首重六廉；案牘屢飭清釐，懲延翫而弗稽五聽。宏翕受以開言路，而弗詢之謀勿庸；酌經權以裕度支，而興利之説必斥。正人心，厚前勞，嚴庫藏之追償，猶寬後嗣；體大德曰生之旨，矜獄仁覃。引脅從罔治之經，雞竿赦普。此聖德之廣敷也。竊惟經天緯地，約在禮者博在文；覺世牖民，身爲度者聲爲律。溯始基於蒙養，廿四卷垂養正之編；覘宏業於觀文，初餘集廣文思之被。薈雅頌典謨之要，既同賡雲漢之昭回；包禮樂刑政之全，非徒侈天章之焜耀。講筵著論，探自彊不息之原；辟水修儀，闡允執厥中之奥。攷輿圖而志成一統，洽聲教於車書；纂通禮而治敕五惇，備典章於秩敘。申曲法徇私之諭，期内外之從風；識息兵罷役之辭，亦敬勤之流露。滂施教澤，嘉惠士林。興賢則十舉正科，行慶則五開恩榜。命直省勤搜落卷，弗抑真才；詔駐防改試國書，毋忘本業。談經槐署，漸至教於海邦；錫宴瓊林，獎熙朝之人瑞。此聖謨之丕煥也。綏懷藩徼，整飭旗營，皇威誕赫於寰瀛。武事必先夫騎射，彼回疆之鵲突，久被生成，乃遺孽之鴟張，爰申撻伐。長驅虎旅，行師符地水之占；迅翦狼弧，洗甲喜天河之挽。甫一年而蕆績，撤十三部鐵勒之兵；逾萬里以捻渠，越七百梯雪山之路。消氛蔥嶺，獻馘藁街。入太室以告成功，奉慈闈而上尊號。鏤勛玄石，特琛在頖之碑；繪像紫光，親製浚煙之贊。克揚鉅烈，悉本廟謨。凡龍旗夔鼓之相臨，豈螳斧蝟鋒之敢逞。固宜巴蜀滇黔之鬼蜮，不血刃而胥殲；楚粵齊晉之鼠狐，乍揚戈而即殪。通郵衛藏，早平瞻對之夷；鼓楫夏門，再戢臺洋之慝。誠邊吏毋滋邊釁，統九譯而俛首來賓；擴遠圖以服遠人，胥八荒而傾心内嚮。此聖武之布昭也。至若躬行節儉，力戒驕奢，娛耳悦目之胥捐，寡欲清心之是尚。用紓丁力，覈採珠獻璞之條；深恤驛騷，輟鮮果時花之貢。停興事於涼臺燠館，并無文囿之經營；緬上儀於皁帳綈衣，遠遵漢家之制度。振浮式靡，情每見於文辭；返樸還淳，命屢申於詔誥。量裁縟節，酌減常供。慎乃德以懷永圖，率有邦無教逸欲。緬鴻基之寅紹，六七作皆神聖之傳；仰龍衮於辰居，三十載總憂勤之念。蓋至德已臻於美備，而聖量尤極於淵沖。玉几之初憑，展丹毫於四事。論自古郊廟之配祔，尊親原有常經；而及今審度於時宜，限制應從豫斷。議道自己，爲

百王未有之規；謙尊而光，實億禩爲昭之法。至若豐碑簡要，勒石無文，服御留遺，設裳有節。此又頌文明之盛範，邁簡册而莫與比倫，窺恭謹之精心，徧遐荒而同深思慕者也。凡此旨千文萬，罔非克勤克儉克寬克仁之懋修；同欽咸五登三，悉本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廣運。基命嚴於宥密，單心上協乎穆清；養民政在修和，兆姓同深其淪浹。方幸紫闥就日，敷天依羲御之暉；何期翠輦騖雲，薄海切軒弓之慕。無疆休無疆恤，瞻巍煥之長新；不盡意不盡言，竭揄揚而曷罄。

《文宗實録》卷首　文宗顯皇帝實録序（同治帝序）

我大清肇造丕基，統壹方夏，聖以繼聖，久道化成，荷上天眷佑之隆，承祖宗貽謀之遠。洪惟我皇考文宗顯皇帝聰明天亶，大孝性成。恪遵皇祖宣宗成皇帝硃諭，總以國計民生爲重，十一年中，有如一日。批章召對，日昃不遑。每念時勢孔艱，四海瘡痍未復，輒中夜傍徨，不能自已，以至聖體違和，然猶且宵旰憂勞，不自暇逸。至十年八月秋獮木蘭，子臣扈從鑾輿，次年即命於圓莊就傅。方冀昊蒼垂佑，頤養康彊。詎意聖心屢欲回鑾，未及啟行，寖至大漸，捐棄臣民，攀號莫及。閔予小子，嬛嬛在疚，遽膺付託，悚慟倍加。幸蒙我兩宮皇太后於摧傷哀慕之中，思有以竟皇考未竟之志，予小子始得有所稟承，敬奉神輿還京成禮。仰述舊規，命儒臣敬謹纂輯實録，閱六年而書成，凡三百五十有六卷。炳炳麒麟，治法心法，粲然具備。粤稽自古帝王，握乾符，闡坤珍，罔不兢兢業業，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先務。皇考在青宫時，即奉皇祖恩命，恭代郊壇大祀，百神受職，俎豆居歆。御極後，每遇圜丘方澤辛祈雩祭，齋居虔肅，翼翼小心，無時不以省咎報天恩爲念。對越精誠，形諸手諭。瞻齋宫「畏天命」扁額，聖懷乾惕，發爲詠歌，其昭事之忱有如此者。皇祖至德謙沖，特申遺諭，於郊配升祔大典欲及身而罷之。我皇考詳咨衆議，參酌禮經，曲體在天之靈，爰定萬年之制。於建立豐碑一節，恪遵成命，含淚濡毫，御製鴻文，敬揚先志。追念孝全成皇后誕育聖躬，愴懷靡已。孝静成皇后恩勤撫育，堯門奉養，典禮加崇，視皇祖之奉孝和睿皇后侍膳承歡無少異。以及潔蠲廟享，展謁橋山，祖述憲章，隆禮由禮。其纘緒之勤有如此者。傳籤警寐，秉燭視朝，載籍所陳，咸資考鏡。皇考健行不息，日理萬幾，部務軍情，農桑禮樂，事無鉅細，綜攬靡遺，莫不求精意而絶具文，燭先機而籌盡善。煌煌訓諭，力戒因循，期與百職羣工，交修罔懈。特派翰詹各官，恭繕《朱子全書》《貞觀政要》以進。性功治術，一以貫之。其措施之正有如此者。民惟邦本，食爲民天。皇考躬履耤田，勞農勸相。建元之始，詔免天下錢糧千有餘萬，湛恩汪濊，率土優霑。嗣因江南豐北決隄，發數百萬帑金，爲民捍患。浙東海塘傾圮，河南蘭陽告災，念切鴻嗷，屢頒恩旨。並籌及京師粥廠，蹕路丁徭，僻省偏隅，偶遭荒歉，無不議蠲議賑，視民如傷。免稅則以示招徠，編保甲以防邪慝。其慈惠之敷有如此者。若夫撰文奮武，修己治人，則又本一心，以垂爲典謨，而爲百王之大法。壬子秋，皇考初御經筵。癸丑春，臨雍講學，宏敷聖教，嘉惠士林。命各直省學臣於考試時，增性理論，頒示四言韻文，以端士習。敕武英殿增刊《孝經合璧》、《大學衍義新語》，以重國書。慶榜兩開，正科四舉。各省晉臣，奏請增加中額學額，邀恩准者，指不勝屈。人才樂育，藹吉弹冠。此則文教之隆也。粤西小醜，萌糜金田，自楚而吴，擾及晉、衛、齊、燕之境。皇考赫然震怒，簡命親藩，征勦巡防，膚功疊奏。當北方軍務肅清，凱旋之日，御勤政殿，賞賚諸王大臣，腹心干城，極一時之選。大江南北收復諸城，指示機宜，霆擊雷震。此則武功之盛也。在昔神禹卑宫菲服，後世濬衣弋綈，傳爲嫩談。我皇考躬行節儉，爲天下先，鹵簿不令增華，宫室從無侈飾。納諫臣之疏，緩興作之工，停歲進之例貢，以省轉輸。辨喪祭之等威，以坊奢濫，聲爲律而身爲度。嘗書事示廷臣曰：「即使天下既安，更防恬嬉之漸。持盈保泰，惟懷永圖。」此則制節謹度之宜也。明罰敕法，國有常經。皇考天縱英明，大公至正。於穆彰阿之固寵竊權，耆英之巧詐欺罔，諄諄曉諭在廷諸臣，舉以爲戒。其帶兵大員，有糜餉勞師、擁兵自衛、遷延貽誤、越境偷生者，或立寘典刑，或嚴加譴謫。薄海内外，咸曉然於天威之不容假借，寬典之不可倖邀，激厲有爲，爭先恐後。故能乾綱在握，駕馭羣材。如張國樑、李世忠等奮迹探丸，濯磨效命，恩威並濟，宇内歸心。此則飭紀整綱之效也。皇考盛德巍巍，卓越今古，誠非稱揚所得而罄。於惠親王以叔父之尊，具奏不名，内廷免其叩拜，歲時賜禮有加。是周成王之展親也。於恭親王情同一體，迥異尋常，棣華寶鍔諸編，奎文彪炳。惇親王、醇郡王等分錫桐珪，永盟帶礪。是漢顯宗之友愛也。軍務未平，民生未遂，輒引爲己咎，從不諉過諸臣。責躬之詔，至再至三。是禹湯之罪己也。蒙古内外扎薩克諸部，獻馬納金，輸將效順，科爾沁親王簡率精鋭，躬冒矢石，勠力行間。東北羣藩，稽首來庭，無侮無拂。是堯舜之賓門也。褒揚忠烈，破格推恩，以獎殉節之蓋臣，以勵從征之將士。是《采薇》《出車》之遺意也。御製詩文初集，敕内廷翰林編次成書，幾餘揮灑宸章，輒令諸臣賡和。是明良颺拜之庶風也。迺猶起廢員，訪遺逸，矜庶獄，拯困窮，謹關梁，速郵驛，飭宦寺，肅門禁，防微杜漸，慮遠思深。閱

澤宏猷，際天蟠地。自來躬處艱虞，斡旋氣運，未有如皇考之神功默運，佑啟後人者也。予小子繼序以來，先收安慶、蘇、杭，克復金陵，蕩平羣逆。殲石達開於蜀境，縛陳玉成於蒙城，所任將帥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等皆皇考委用舊人，克覩成功，景懷前烈，今日之寰寓粗安，兆民相慶者，何一非皇考所貽留哉？繼自今任人立政，制治保邦，凡經國典章，悉載於玉簡琅函之內，肆予沖人，永敬承於無斁，以仰酬皇考付託之恩，紹列祖創垂之統，用綿我大清億萬年無疆寶祚。是則夙夜孳孳，勿敢逸豫者云爾。謹序。

《穆宗實録》卷首　穆宗毅皇帝實録序（光緒帝序）

我國家受天成命，締造丕基，歷聖重光，詒謀垂裕，用能方夏戴德，景運日新，揚無斁之庥，成中興之瑞。洪維我穆宗毅皇帝，天錫勇智，純孝昭格。自咸豐十年八月，隨侍我皇考文宗顯皇帝秋獮木蘭，次年承命就傅山莊，聖德日躋，少成若性。辛酉七月，皇考晏駕，仰膺付託之重，即奉兩宮皇太后回鑾。惟日孜孜，事親典學，勤求治理，無閒始終，一十三年，不遑昕夕。親政以後，憂勞益勤。方冀鼎盛春秋，昊天篤祜，乘乾行健，日進無疆。詎意末疾偶膺，寖至大漸，上睽慈訓，下棄臣民，率土哀號，瞻天何極！肆予沖人，屬當神器。幸賴兩宮皇太后撫臨鞠育，訓誨周詳，事有遵循，冀無隕越。謹依成憲，命儒臣恭纂實録。閱五年而書成，凡三百七十四卷。日星炳煥，江海淵深，美備悉臻，足昭萬古。粵稽往聖，握符臨御，大經大法，總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先。穆宗自在沖年，端居宸極。每逢大祀，雖命諸王恭代，而深宮齋戒，肅於臨事。洎兩宮皇太后將行歸政，先承慈命，躬涖郊壇。凡圜丘方澤，上辛常雩，虔恭寅畏，翼翼維嚴。蹕路清塵，先期出舍，祁寒暑雨，容止益莊。俎豆馨香，百神受職，臣民觀感，駿奔恐後。其對越之誠有如此者。昔我皇祖宣宗成皇帝聖懷淵若，盛美不居，遺命身後，遂罷郊配升祔之禮。我皇考以大孝之心，述在天之志，爰議尊崇大典自宣宗成皇帝以後，不得更請。穆宗博咨廷議，詳考禮經，於升祔則克永孝思，於郊配則仰遵成命。追念孝德顯皇后作配皇考，坤儀天合，尊親享祀。【略】上請兩宮，暫管萬幾。一切章奏，力疾披視，兢兢以怠荒爲慮。其敷布之勤有如此者。元二之初，東南粟沸，民生之戚，日抱恫瘝。時降詔招徠，冀紓水火。逮金陵克復，江浙蕩平，即普免同治三年以前民欠錢糧。其後山東、河南、直隸、陝西凡被捻回蹂躪之區，烽燧既清，恩膏立沛。滇黔大定，隴省肅清，詔予蠲除，悉如江浙之例。江北、山東、黄河決溜，隄圩莫保，漕運爲憂，歲發帑金，動以億萬數。畿輔永定河溢不常，籌賑災黎，修營隄岸，如傷之念，時切疇咨。其餘各省水旱偏災，疆吏上聞，綸音即下，議蠲議緩，惟恐後時。甚至截漕粟以贍飢民，設粥廠以活餓者。即兩次謁陵禮畢，鑾輅所經，無不薄其差徭，寬其賦稅。其子惠之深有如此者。若夫揆文奮武之謨，修己治人之道，則又謹承家法，垂範百王。穆宗天縱聰明，尊師好學，自在青宮，皇考命李鴻藻爲上書房師傅。暨正大位，兩宮皇太后先後命翁心存、祁寯藻、倭仁、徐桐、翁同龢、林天齡在弘德殿行走，緝熙懋學，勤若儒生。凡經訓之醇深，史文之美富，鉤稽矻矻，融貫一心。故發爲文章，垂爲訓誥，皆能闡微燭隱，覺牖斯民。申命儒臣，務端士習，正科五舉，慶榜一開。直省有因寇警緩試者，疆場甫靖，立命補科，或值試期，即令帶補。其因捐輸奏請，加廣中額學額者，既沛恩命，以廣登庸，復示限制，以昭覈實。惟以樂育人才，振興學術，爲致治之要。故多士雲蒸，俊髦蔪蔪。其文教之盛有如此者。粵寇鴟張，海隅魚爛，皇考簡任曾國藩爲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浙軍務。穆宗繼御，首簡綸扉，委任益專，戎行愈奮。復用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等，敷揚廟算，指授機宜。數載之間，東南厎定，捻渠犂穴，天討大伸。凡洪秀泉、洪幅瑱、李秀城、李侍賢、汪海洋、石達開諸兇酋，駢首受誅，無有漏網。又殲苗沛霖於皖北，戮陳玉城於河南，羣帥效能，士卒用命。然後先除逆捻，次埽亂回，張總愚、賴汶洸僵踣於先，杜汶秀梟夷於後。南窮蒙詔，西極滇泉，一洗腥羶，盡歸版籍。論功行賞，五等以差。其武功之烈有如此者。遇災修省，哲王所先。穆宗率履不愆，冰淵惕若，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每聞儆予之言，輒下罪己之詔。己巳之歲，書殿偶災，減膳卑衣，深自刻責。癸酉之冬，詔修園籞，以奉慈歡。嗣以軍務未竣，虚懷納諫，明綸停止，捷於轉圜。其戒懼之誠有如此者。國有典刑，親貴不貸。即位之初，即明正載垣、端華、肅順之罪。大奸既去，百辟畏威。他若陳孚恩、黄宗漢之植黨弄權，何桂清、勝保之殃民僨事，或投禦魑魅，或分賜刀纚，俾海内咸知威福之不可妄干，恩寵之不可固恃。小廉大法，激濁揚清。其撫馭之精有如此者。至於内行肫全，孝友純備，尤有夐絶古今者。奉養兩宮無微不至，劬勞之報，明發畢生，侍膳問安，宫無虚日。上陵扶輦，躬率干掫，南苑閱兵，暫離長樂。進鮮獻獲，相望道途。三晉徽稱，親奉册寶，鞠歷盡禮，悦懌慈顔。至寢疾稍瘳，即懷顧復之深恩，再議尊親之大典。此則虞舜之大孝也。惠親王以近屬尊行，視弘德殿，憲章皇考故事，不拜不名。復詔叔父尊行，禮同惠邸，歲時賜賚，恩意有加。此則漢章帝之致敬也。踐阼之始，追念二阿哥憫郡王襁褓岐嶷，保齡不

禄，特加封謚，仰慰慈懷。於榮安長公主顧同氣之無多，爲天家之盛事。翟車下降，恩禮豐隆。此則宋藝祖之篤友也。孝哲毅皇后作儷璇宫，徽音克嗣，有明德之静嚴，比長孫之直婉，視同賓友，恩眷彌深。故龍馭甫升，鳳輦隨逝，六宫陰教，踵美思齊。此則周文之刑于也。仰維盛德豐功，非可殫述。敬陳其略，昭示來兹。他若富擅藝文，編琳琅之御製；指揮方略，輯謨烈之成書。倚任親賢，褒崇史義，矜恤庶獄，愛護人材，絶宦寺之萌，節内廷之用。推恩效命，恢飛徧逢掖之孤；破格旌貞，綽楔及未笄之女。所以翔潛咸感，血氣知尊，梯航萃於遐陬，金馬輸於藩索。島夷西極，膜拜而瞻天；比景南交，頂禮而祝聖。蓋自來斡旋氣運，宏濟艱難，本精一於一心，泯幾微於萬事，未有如我穆宗毅皇帝之盡美盡善，克始克終者也。予沖人敬承大統，仰纂鴻猷，制治保邦，率由悉備。玉函金匱，紬繹都詳。用緜我大清億萬年之寶祚，以永列祖列宗之休命，是則惟日孳孳，無敢或失者爾。謹序。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德宗實録》卷首　德宗景皇帝實録序（宣統帝序）

我國家受天成命，景運聿開，歷聖累仁，欽崇天道，用能丕承基緒，揚萬世無疆之休。洪維我兼祧皇考德宗景皇帝，生而神靈，默膺眷佑。當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我皇考穆宗毅皇帝晏駕，欽奉兩宫皇太后懿旨，入繼皇祖考文宗顯皇帝爲子，纘承大統。仰念付託之重，孜孜典學，德乃日新。復秉慈謨，勤求治理。親政以後，恢張聖治，宵旰憂勤，三十四年，有如一日。方謂自天錫嘏，如日方升。詎意未疾偶膺，寖至大漸。上違慈蔭，下棄臣民，率土哀號，瞻天何極。肆予沖人，寅紹丕基，冀諸事有所遵循而無隕越。謹依彝憲，命儒臣恭纂實録，閱十有一年而成書，凡五百九十七卷。覩光揚烈，創制顯庸，美備悉臻，足垂萬古。粤稽往聖，膺圖受籙，罔不兢兢於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德宗爰在沖齡，端居宸極。歲時大祀，雖命諸王恭代，而深宫齋戒，必誠必莊。洎夫歸政有期，凡圜丘方澤上辛常雩，必躬涖郊壇，隆其典禮。若祈暘禱雨，則本諸悲憫之念；寅畏有加。且禋望圭修，百神受職。臣民觀感，祀事具明。其對越之誠，有如此者。德宗甫及勝衣，即親享太廟，懍承歆格，愾見優聞。及涖萬幾，奉慈鑾三謁東陵，再謁西陵，依慕橋山，彌徵純孝。至其爲政，雖或因時損益，而罔或越于列聖之彝章。其紹述之殷有如此者。德宗自在諒闇，即奉慈命，在毓慶宫讀書。天亶聰明，探乎治本。雖仰秉垂簾之訓，恭己而爲，而用人行政之方，洪纖洞悉。逮親裁大政，披覽章奏，召對臣工，昕夕焦勞，靡閒寒暑。凡課吏造士，理財整軍，慎刑恤下，綏藩柔遠諸要政，綜攬無遺。且軫時局之艱難，採列邦之成法，籌備立憲，期以九年，馴至寢疾彌留，猶復拳拳垂注。其敷布之勤有如此者。元二之初，西北未靖，濟師轉饟，疲敝東南。乃輸入外資，冀紓民力。迨至班師振旅，仍議蠲賑，拯此瘡痍。嗣是秦晉荐饑，畿疆苦潦，或飛蝗傷稼，或河溢爲災，詔發帑藏，每除逋賦，元辰布惠，歲以爲常。慶典舉行，恩膏立沛。甚至鑾輅經行之地，無不寬租税而薄差徭。其子惠之深有如此者。若夫揆文奮武之謨，修己治人之道，則又懍遵成憲，垂範百王。德宗重道尊師，敏而好學。既正尊位，兩宫皇太后先後命翁同龢、夏同善、孫家鼐、張家驤、松溎在毓慶宫行走。遜志時敏，道積于厥躬。故垂爲訓誥，發爲文章，罔不有倫有要。然欲闡揚文教，覺牖斯民，側席求賢，惟恐不及。正科九舉，慶榜四開，恤邊陲特命分闈，推湛恩屢加中額。易首場以策論，設經濟之特科，常格不拘，登庸益廣。厥後徇臣下之請，興學堂，廢科舉，亦實具作育人才之厚望，而不設成心。其文教之盛有如此者。回逆鴟張，蔓延數省。德宗畀左宗棠以重任，指授機宜，埽穴犁庭，肅清西域。他如江蘇之幅匪，雲南之夷匪，四川之蠻匪，浙江之教匪，廣東之黎匪，貴州之苗匪，捻渠散脅，指顧盪平。繼先朝未竟之功，成四海永清之治。安内攘外，無思不服。其武功之烈有如此者。古昔哲王，遇災修省。德宗冰淵惕若，百姓爲心。念每廑於儆予，詔屢嚴於罪己。辛巳六月，彗星北見，引爲天戒，祇懼乃心。廷臣陳寶琛、張之洞、周德潤、洪良品先後陳言，虚懷採納。戊戌元旦日食，懍《春秋》之義，避殿減膳，申籲昊蒼。其戒懼之誠有如此者。國有典刑，不容干犯。德宗於内外大小臣工，以時申儆，惟能揚清激濁，因而大法小廉。其有弄權納賄，僨事殃民者，朝覽封章，夕頒嚴旨，褫官遣戍，不少姑容，去其害羣，天下咸服。庚子之變，嚴懲禍首，雖親貴而不阿。其撫馭之嚴有如此者。至於内行純備，尤有夐絶古今者焉。踐阼之始，奉養兩宫皇太后，問安視膳，悦懌慈顔。辛巳三月，孝貞顯皇后仙馭升遐，泣血椎心，哀動臣下。若事孝欽顯皇后愛日彌長，三介壽觴，五崇徽號，備尊親之大典，酬顧復之深恩。又若篤念本生，特隆規禮，遠軼有宋，近邁前明。此則虞舜之大孝也。惇親王、恭親王、孚郡王爲近屬尊行，謹依穆宗故事，詔不拜不名，以示優異，而歲時賜賚，恩意有加。此則漢章帝之致敬也。念同氣懿親，及歲命入上書房讀書。既長，復命聘問列邦，增其學識。洎西狩旋軫，更使之親習政事，勤勞王家。此則宋藝祖之篤友也。孝定景皇后作儷璇宫，徽音克嗣，資其内助，恩眷特深。而教率六宫，倍形謙抑。用是齊明義曜，

合德乾元。此則周文之刑于也。他若節儉躬行，惡衣菲食，而遺身利物，愛及一夫，惠暨乎僑民，賑施夫鄰國，澤被於已枯之骨，恩加於待決之囚，其仁如天，包涵罔外。所以翔潛咸感，血氣知尊，梯航集乎萬邦，琛賚來乎四裔。蓋自來斡旋氣運，宏濟艱難，本精一於乃心，泯幾微於萬事，未有如我兼祧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盡美盡善，成始成終者也。予沖人寅承統緒，仰纂謨猷，思監成憲以罔愆，重念敬承之不易。薄海之謳思未艾，在天之靈爽式憑。用敢臚舉大端，爲天下萬世敬告焉。謹序。

《宣統政紀》卷首　大清宣統政紀序

伏以河圖龜書，文肇羲皇；雲紀鳥官，治垂軒后。唐書虞典，載颺言拜手之歌；周誥殷盤，溯詰屈聱牙之史。甘露黃龍而外，別開西漢紀年；上元儀鳳之前，特記大唐拊業。以及宋有《東京夢華》之録，明有《弇州別集》之編，莫不掞藻鸞綸，揚榮駿烈，附鴻裁於班馬，闡雅意於雕麟。況當累洽重熙，復繼文謨武烈，論治則聖人在位，有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之祥；論德則大道爲公，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之量。固當赤文緑字，紀功德於億萬斯年；玉檢金泥，詳登封於七十二代者也。欽惟我皇上明兩作離，居東出震。天鍾聖哲，星流虹渚之祥；生而神靈，日角龍顏之表。既秉圭而告廟，遂負扆以臨軒。訟獄謳歌，天下咸歸子啟；制禮作樂，周公用相成王。固已數莫朔而紀元，撫蘿圖而御宇。華蟲藻火，法南面之垂裳；白麟芝房，頌西京之寶鼎。比量於泰山河海，莫測高深；繪容於日月乾坤，難爲名似。謹陳大略，厥有數端。一曰敬天。皇上合德玄微，精心對越。絅桑作樂，鏘麟鼓以郊天；縮秬升香，絜犧尊而祀地。辛祈重穀，崇報賽春秋；雩祭嬗柴，用禳禳水旱。舉嶽瀆山川之祀，咸秩無文；祭風雲雷雨之師，諸神受紀。其昭事之誠，有如此者。一曰法祖。皇上恪承家法，懋踵前模，瞻松柏而展敬山陵，潔粢盛而薦馨宗廟。雞鳴三盥，修問膳於慈宫；鳳紼萬年，晉徽稱於壽母。經筵再啟，乾行協健德之符；典學方新，蒙養得聖功之正。其述事之隆，有如此者。一曰勤政。皇上允釐庶績，無曠萬幾。崇政早朝，傳籤警寐。邇英答詔，衡石量書。破格用人，不限資勞門蔭；定章課吏，仍兼書判身言。覃恩則露湛蓼斯，起廢而春回黍谷。邊氛靖埽，武伸蟒斧之威；禮館宏開，文復蜡蘭之盛。綏外則重瀛遣使，講周旋於玉敦珠槃；撫内則諸道置官，嚴督察於繡衣持節。其求治之劬，有如此者。一曰愛民。皇上亶聰作后，其仁如天，貸蹕路之籽糧，加五城之米石。蠲逋以賙魯豫，沛一朝汪濊之恩；發帑以賑江淮，拯億萬生靈之命。草野之嗷鴻有託，河固茭防；花村之吠犬無驚，風清崔澤。驅疫羣於方相，伏癘潛消；屏毒卉於神農，沈疴盡起。其保惠之懷，有如此者。至若昭回新命，布理憲文，仰窺炎帝帝魁之隆，實纘太王王季之緒。是以博諮衆議，論採芻蕘，觀治一鄉，利謀桑梓。登版圖天府，户數丁推；遣計吏京師，塵清甲簿。干掫設警，見徼道之綺交；聽訟分庭，喜琴堂之花落。便知書於徒隸，奇觚傳急就之章；懲無業於游民，魯削補考工之政。銖稱雀，兩稱燕，度正星衡；地用馬，天用龍，法更泉府。商勳析爵，封卜式爲關内之侯；農部設官，命陳寵作行田之使。且也以元首而兼元帥，追蹤周武戎衣；以庶政而公庶民，軼美鄭僑鄉校。《周禮》之官六十，别創隆規；《吕刑》之用三千，改從輕典。羽林增子弟，殿前駐龍武之軍；冢宰總百官，門下奉鸞臺之敕。固皆隱隱然各得其所，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尤所難及者，則在憲政提前，年限縮短。明堂改歷，以甲子朔旦爲期；洛邑和民，暨風雨四方來會。父有作而子則述，繼九年未集之勳；民所欲而天必從，開百王未有之局。當此共和協贊，與周家實異而名符；益欽揖讓無爲，見虞陛風同而道一。臣等備員禁籞，珥筆史成，刻石鼓而誦周京，逢金人而思漢室。太平故吏，曾覩開元貞觀之休；淪落遺山，尚記大定明昌之事。塗生民而改清廟，敢比韓文；藏名山而副京師，願成遷紀。此後惟天爲大，永傳巍煥之文章；他時候日再中，更草河汾之封禪。

引用書目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注
清實録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影印本	
福王登極實録	文震亨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六六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青磷屑	應喜臣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四〇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	
魯春秋・監國記	查繼佐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一八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	清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一九八四年版	
嘉定屠城紀略	朱子素	清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一九八四年版	
賜姓始末	黄宗羲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永曆紀年	黄宗羲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魯紀年	黄宗羲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隆武紀年	黄宗羲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紹武争立紀	黄宗羲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多爾袞攝政日記	多爾袞	清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二七册，線裝書局二〇〇三年版	
所知録	錢秉鐙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余行邁等點校
聖安本紀	顧炎武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三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隆武遺事	顧炎武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三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北征紀略	張煌言	清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一八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版影印本	
明季南略	計六奇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點校本	任道斌等点校

明季北略	計六奇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點校本	魏得良等点校
國朝宮史	鄂爾泰等	清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左步青校點
東華録	蔣良騏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林樹蕙等校點
永憲録	蕭奭	清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朱南銑點校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文慶等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	齊思和等整理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	賈楨等	清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寶鋆等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版	李書源等整理
小腆紀年	徐鼒	清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	王崇武點校
國朝柔遠記	王之春	清	中華文史叢書，臺北華文書局一九六八年	
英夷入粵紀略	佚名	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平夷録・廣東軍務記	佚名	清	鈔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平夷録・軍務記	佚名	清	鈔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武昌紀事	陳徽言	清	據雲南叢書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髮匪初記	江左明心道人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天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東華録	王先謙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東華續録	王先謙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崇陵傳信録	惲毓鼎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	

庚子國變記　李希圣　清　〇〇〇年版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光緒朝東華録　朱壽朋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張静廬等校點
戊戌履霜記　胡思敬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清廷戊戌朝變記　蘇繼祖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民教相仇都門聞見　劉以桐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曧　清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版
宣統政紀　清　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影印本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　傑
　　姜學中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馮寶志
　　宋志英
　　谷笑鵬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上海市《中華大典・歷史典》工作小組

組　長：王興康
組　員：吕　健
　　郭子建
　　占旭東
　　張旭東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輯部

負 責 人：吕　健
工作人員：占旭東
　　吕瑞鋒
　　徐樂帥
　　王　珺
　　陳麗娟
　　張旭東

《編年分典・清總部》

責任編輯：李夢生

歷史典

編年分典

上架建議：中國史
ISBN 978-7-5325-8447-5
9 787532 584475 >
定價：820.00 圓（全二册）
易文網：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259456
SS号=14259456